A9VG

游戏文化区 2006-2010

游戏文化

第三卷:剧情小说,同人文字

序

提笔写下此文之际，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在 A9 注册了 4 年多了，按照年份来看自己业已无法再称呼自己为新人了。但该如何说呢，自己感觉自己的一些部分依然保留着学生时代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些到底乃是好事，抑或坏事。老实的说，自己对于与 A9 相识的机缘和理由业已忘记的几乎差不多了。额，记得应该是 05 年的时候，那是自己在另外的一个论坛内做一个版主，当时在这个论坛内有个会员的帖子里无意间提到了 A9，然后自己处于好奇还注册了自己的这个 ID，其实当时自己是想注册莱茵哈特皇帝的（当时自己对银英传比较喜欢），不过发现这个 ID 业已被人“抢注”，无奈之下只能注册了现在的这个 ID。不过在注册后，在 A9 其实没发过多少帖。当时自己因为是新人的关系，在 A9 认识的人几乎没有，当时几乎只在文化区和怀旧区出现。要说在那里出现的理由，个人是觉得自己对于游戏背后的一些东西的喜好更大于通关的乐趣，还有个很重要的理由，自己的家庭经济环境老实的说不怎么样，如果说要让我不断的跟进次世代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因为如此，对于一些老游戏自己有独特的感觉，而老游戏当时不少制作者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作风也确实是现今不少游戏制作者所缺少的。当年命大的一篇《人间二十年》（这个标题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信长公）让我找到了区内的一丝“家”的味道，我属于父辈那些称为 80 后的那批人之一（当然本人对于这样的分类比较反感），而和我同年龄段的人应该都有过迷恋电软的那段时光。当时的电软上有个栏目叫“闯关族的家”，可以不怎么太夸张的说，在文化区和怀旧区都让我感觉到了这样的味道，也因为这点，至今文化区和怀旧区也是我上 A9 后必看的 2 个区。虽然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日后对于 A9 是否还会有现在的喜爱程度，甚至我也不知道几年后自己是否还是会在文化区和怀旧区出现，但是，对于当年这个区带给我的感动和那份感觉，我想我是不会忘记的吧。

彩虹给我 PM 让我作为文化区的元老（其实自己实在不配这样的名号），为她在 A9 发的电子书（书内收录了文化区不少的精华文章，今天惊觉自己过去写的不成熟的 SH 的文也在，实在惭愧），故而滥竽充数的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字。是为序。

帝国皇帝

2010.3.10

目　　录

[12 国记同人] 將 離

泡泡璐

他說,我要走了,回巧國.
她微不可察的搖了搖首,卻什麼也沒說.

然後他便轉身離開了,剩下她一人.

慶國去巧國並不太遠.
巧國到慶國也是一樣.
但她知道,那會是她最後一次看見他.

此後便是無盡的寂寞..

那只青鳥,早被她送給了別人.
因爲不需要聯絡,她也能知道,他很好.
在她心裏,他一直都很好.
微笑還是那個微笑,溫柔還是那種溫柔,疏離也還是那樣疏離.

沒關係,即使他不在她身邊,她也不會再害怕了.
她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軟弱的少女.需要他幫助的少女.
如今的她,是君臨天下的王.
她想,她已經足夠堅強了.
至少,在看著他離去的背影時,她並沒有哭.
對,即使他不在她身邊,她也能笑得很溫暖.

只是,偶爾午夜夢回,那種可怖的靜謐總會讓她不知所措.
仿佛,她又回到了登基前的那個無助的少女.
那個,需要他的少女.
對這樣的自己感到有些氣惱,但又無可奈何.
她甚至不知道爲何自己會如此.如此想念他.
這時便看到水禺刀上熒熒的蕩漾著藍光.
以及,那個人在星空下輕聲的念著她的名字.

陽子.. 陽子..

他並沒有抬頭,淡色的髮梢被晚風吹得飄動起來,額頭微微反射著星光.
稍稍蹙著的眉頭,睫毛的陰影.
還有,那個有些疏離的,卻又無比溫柔的微笑.

藍光漸漸消失,一切重歸黑暗.

鼻子有些酸酸的,眼眶也微熱起來.
但是依然沒有淚水.
自從她對他承諾,她會成爲王,創造出一個他想看到的國家之後,她便再也沒有哭過了.
她想,明君是不會哭泣的吧..

然後,便睜著眼,直到天明.

那晚之後,水禺刀再也沒有發光過.
而她,也再也不曾在半夜驚醒了.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她終于成爲了人人傳頌的明君.
登基百年慶典上,延王在敬酒時,突然勾起好看的唇角,淡淡的問:

陽子,你快樂嗎..?

端著酒杯的手,一時竟有些不穩.
杯中琥珀色的酒晃來蕩去,卻終究還是沒有漾出來.
便含笑舉杯.

國泰民安,夫復何求.

延王愣了愣,又笑了,說:

陽子,作爲女孩子,怎麼可以自稱"夫"呢.. 你果然還是沒有變呢..

然而,延王接下來的話,她都未能聽見.
很久很久以前,似乎有人曾那麼說過..

陽子,身為女孩子,應該要謹慎一點.

是誰呢..?

陽子.. 陽子..

又是誰曾那樣切切的喚著自己的名字..?
胸口絲絲的抽痛,腦海裏波濤洶湧.
在想起來的前一個瞬間.
她放棄了.
因爲她知道,有些東西,她永遠都無法放棄.

多年之後的一個傍晚,她莫名的感到煩躁,想是有些倦了,便獨自去禦花園散步.

卻無意中在河邊拾到一片順流而下的落葉.
還有,落葉上的詩.

既不回頭,何必不忘.
既然無緣,何需誓言.
昨日種種,似水無痕.
今夕何夕,君已陌路.

這是哪裏的詩呢..?
念著念著,她突然發現自己似乎遺落了什麼比生命還要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呢..?

還來不及細想,就看到祥瓊急急的尋了來,身後還跟著雁國的麒麟.
不明白他們臉上那種説不清的哀傷,下意識的想要逃跑.
因爲,她還沒有好好的讀讀那首詩.
不行,她一定要找到她遺落的那樣東西.
是的,一定要.
只是,在她把目光投向那片落葉之前,她還是聽到了.
那个人的死讯.

她就那麼定定的站在那裡,覺得這上百年的人生都像畫卷般飛掠而去,漸漸模糊虛遠得只像個背景.
在那背景之上,那三十二個方塊字漸漸浮凸而起,閃爍著淡淡星光.
就在那一刹那,她竟深刻的理解了那首詩的含義.

淚水,終于決堤.

忽然憶起,當年的港口,溫暖的擁抱.
那個人低低的喚著她的名字,仿佛稍稍大聲一點,她就會消失不見一樣..

陽子.. 陽子..

才明白,那個她願意付出所有一切去重溫的短短一刻,再也無法回來.

再也無法回來.

□□□□□□□□□□□□□□怨念的分割綫□□□□□□□□□□□□□□

還是來解釋下先,這篇文的男主角是樂俊同學,女主角當然就是我們的陽子女王.
沒錯,我是樂陽派!!而且還非常非常討厭景陽!!!
蛋糕麒麟只有配給舒覺美人才算圓滿嘛!
赤樂赤樂.. 多麼顯而易見的王道配對啊.. /_\

不過感覺在十二國的世界裏,終究還是沒有想當然的愛情.
尤其是在王的身上...

555... 我可憐的陽子主上... >_<

另外,因爲實在是很喜歡那篇『只是當時』,所以便借用了讀詩的那個構思.
哎,人果然只有到離別時刻,才能發現自己的多情吧..

最後說說題目.
將離,是芍藥花的另一個名字.
古人在離別時,総習慣為即將遠行的人簪上芍藥花.
因此芍藥,又名將離.

我愛這兩個字..

- Fin -

Chain Mail--流行り神第 0 话剧本

luoxiqofy

流行り神 剧本(第 0 话)

出处:bbs.a9vg.com

作者:luoxiqofy

转帖请保留以上信息.

--因为没有电视卡,内容都是抄到本子上再翻译到电脑上的.速度不敢保证.请见谅.

--开始想做全剧本的..但实际做起来才知道难度很大..先做完 0 话吧.以后的有机会再做.

--游戏中可以更改主角姓名.行文以默认姓名"风见纯也"为准.

--涉及选择分支时,为保证行文的流畅性,给出笔者的选择.

第 0 话 Chain Mail

不幸的信...

不提极端非现实的拙稚的内容,收到的人都会受到"会不幸"的心理压迫.讨厌它是因为被害者象鼠疫一样蔓延的恶劣性质.随着时代的变化,通讯手段也在剧烈的变化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机,进入了靠短信来表情达意的时代.

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不幸的信"消失了,但逐渐进化为"Chain Mail(连锁短信)",蔓延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悲剧是从一次 Chain Mail 开始的...

这里是警视厅的地下 5 层.是保管着相当大数量的书籍的资料室.但是警视厅仅仅有地下 4 层.这是公认的...多数在警视厅工作的警察,不出例外都不知道地下 5 层的存在.而知道的,则是从喜欢怪谈的同僚那里听说的..

警视厅里,流传着这样的怪谈..现在的警视厅本部大厅完成于 1980 年.当时,在地下 5 层发现了接受上层的密令,带着特殊任务的警察的尸体.据说即使经验丰富的老侦探也不忍目睹那奇怪而悲惨的死状.之后地下 5 层的入口就被埋住了,它的存在也从官方的记录中消除了.

但是,那之后数年,流传起一个奇妙的怪谈..据说能听到电话的铃声.直到数月前,我都认为这是毫无价值的怪谈.但是,现在,我就在地下 5 层工作.这里的工作内容,和普通的警察的工作相比很另类.至于什么另类...

"前辈,听说了吗?据说那起连续杀人案件又有了新的受害者..."

这个身材魁梧的人是 小暮宗一郎 巡查部长.从外表看,是打破了传统警察形象的人.一个完完全全的老警察跃然纸上.小暮先生无论如何都要叫我"前辈".

我 23 岁.而小暮先生虽然看起来干这行有 20 年了..但实际上只有 27 岁.和我一样都是独身.除了我的职位警部补比小暮先生的巡查部长要大,其他不论从年龄,经验上来说小暮先生都是我的前辈.和他说起这个时,他都推辞说阶级是绝对的,让他不要叫前辈他也不听.

"前辈,事实上呢,听说了这样的事情...之所以抓不到杀人鬼,是因为犯人不是人类..这之类的,还真是有人喜欢造这种不象话的谣言呢.."

作为这些"不象话"的人中的一员的小暮显得非常恐惧.

"那么,犯人是怪物吗?"他试探着问我.

"当然不是!怪物之类的,自己绝对不相信!"我做出了这样的拒绝反应.

不提这个,不断地听到各种怪谈和谣言,会使人的心理变得非常复杂.

"喂,关于那个连续杀人案件,现在电视上正在广播."这个操着大阪腔的女性是 犬童兰子 警部,我的上司.不管多么深刻的话题,有这个人参与的时候紧张感就会消除.自然和率直的小暮关系不是太好.

"警部阁下!还在看电视吗!?我们警察的薪水可是用百姓的血汗钱纳的税,这样做的话..."

"啊,天真热呀.这样的话,还是调查下事件的情报吧."上司心不在焉地说着话..警部正直地工作的场景,我一次都没看到过.

说到调查事件的情报,因为我们是警察,所以不光是电视,事件的资料过目后都要提出来.

"怎么了,风海?在说什么?"

"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用了."

"CAREER(国家公务员上级合格者)组的警部补果然是不一样呢.""原来是 CAREER 的呢."

"那么,不管怎样,看,连续杀人案件的新闻."

(电视新闻)

"威胁都市女性的连续杀人案件,昨天,又增加了新的受害者.被害者依然是年轻女性.住在衫并区的OL,名叫白石千春,23 岁.回家途中,被犯人袭击杀害.衣着工整而且没有财物被抢的痕迹,所以被警察认定为同一罪犯所为..下一条新闻.."

讨厌的事件.我的视线从电视上移开.

"目标只是年轻女性的犯人..最好早点抓到."

"的确是这样.但是搜查一课现在也很着急,现场什么都没剩下了,所以搜查起犯人来会很麻烦.."

现在这起连续杀人案件,因为被害者只是年轻女性而被广泛传播.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被害者只是年轻女性.另外一点,则是没有公布的..."

我和小暮看着对方,警部慢慢张开了嘴.

"被害者身体的一部分都被挖走了.."

旁边的小暮咽了口气.

"那么,现在的事件.."

警视厅 非公认事件记录 た-4 号

Chain Mail

看完连续杀人案件的新闻的我,怀着满腔的不快回到写字台旁.

最初的事件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牺牲者在逐渐增加,而犯人却没有一点下落.因为搜查队伍的无能,煽动对警察组织的不信任感的传媒在以周为单位的增加.

这样下去首都的年轻女性将不能安心的生活下去了.我们警察必须做些什么...

正在考虑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胸口的口袋里突然传出了收到短信的声音.

奇怪呀,平时应该收不到信号的呀...

我一边想着,一边查看短信.

"(短信内容)

我目击了都内发生的连续杀人案件的犯人.短信里说不清楚.但是.我想阻止犯人的行为.想帮忙的话就回电话.帮忙有困难的话就在 3 天内发给 10 个朋友.如果不发的话,连续杀人案件的下个牺牲者就有可能是你.."

"谁呀?女朋友吗?"突然从背后传出一个声音,吓了我一跳.

"不,不是呀!""哦,那是谁呢?让我看看."

警部把手机抢走了.

"哦..目击了连续杀人案件的犯人...开玩笑吗.."

"我知道那条短信!被称为"Chain Mail",在网上是很热的话题呢."

"Chain Mail?"

"是的.普通来说就是"不幸的信".只是恶作剧罢了."

恶作剧吗..真的见过犯人的话就应该去找警察了,这样告诉帮助者电话号码的做法的确挺奇怪.这条短信..只是恶作剧?还是..

(选择分支)我:

--为了信念回短信

认为很愚蠢所以无视

我用自己的手机输入号码回了短信.

"啊,还是回了吗?前辈."

"真是笨呀.从明天起就有你的忙了."

随便怎么说都好.我选择了我坚信的道路.听说过用 Chain Mail 来募捐鲜血者,最后救了人的事情,而通过这条短信抓住连续杀人案件的凶手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我决定赌一把.

那之后几十分钟..

电话.谁打来的?电话号码是未知的.我迅速按下接听键.

"喂?...喂喂?"信号真的很差.

而地下 5 层能有信号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喂.."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回我短信的..是你吗?"

是 Chain Mail 的发起者打来的.难道这么快就有回应了.?

"..喂,在听吗?"

"啊,是,是的.是我回的短信."

我表现出了自己都能感觉得到的兴奋感.先不暴露自己警察的身份,看看对方的态度.电话里的女性,无视我的警戒心对我表示感谢.

"谢谢.大部分人没有回信.偶尔告诉电话号码也会感到心烦.."

的确是的.告诉不认识的人电话号码,我之外几乎也没有别人了.还是先确认她的情况吧.

(分支选择)那是

--问"你真的见到犯人了吗?"

问"你多大年纪了?"

问"为什么不告诉警察?"

"你真的见到连续杀人案件的犯人了吗?"我单刀直入."如果你真的见到了,我会很高兴的帮助.但是,如果是玩笑的话..."

"真的."简短但异常坚决的回答.

"我见到连续杀人案件的犯人了.你真的能帮忙吗?"

她在寻求帮忙的人,所以这个问题貌似必然.理应怀疑未曾谋面的男人.

"我是警察.叫做风见纯也.原来觉得是恶作剧,但现在没关系了.请来警视厅."

"你..是警察吗.."

难道她没想过对方是警察吗...

"..."短暂的冷场.然后她又说话了.

"我相信你,真的要帮忙吗?"

"恩,当然了."

"谢谢.."

感觉到电话那边是发自内心的话语.正在这个时候她说:

"不好.对不起.到时间我要挂电话了."

"诶?"被突然告别让我很困惑.

"犯人呢?犯人是谁?"

可能没有下一次说话的机会了,我用焦急的声音向话筒喊着.

"犯人是..hattorierisa..."

"喂?"再说话已经没有应答了,话筒里传来"嘟嘟"的机器声.

"hattorierisa.."这是犯人的姓名吗?

..等一下,有些奇怪的..她说"目击"了犯人,如果只是目击的话,为什么连姓名也知道呢?

"......"

但是,hattorierisa 是引出她的唯一手段.

(选择分支)我用这个名字

在过去的公式犯罪记录里调查.

在过去的非公认事件记录里调查.

--通过互联网来调查.

我把手提电脑接上网来搜索 hattorierisa 这个名字.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很容易就能得到很多信息.
同时,虽然网络犯罪不断蔓延,但也不能否认只输入关键词就能得到必要情报的便
利性.

我用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来搜索 hattorierisa 这个名字.吃惊的是居然有 2000 多件.

"川原美雪(原名:服部江利沙)"(译注:hattorierisa 在日语中有服部江利沙的意思.)

这次试着搜索川原美雪."!!"吃惊的是居然有 74900 件.

"是这样呀,想起来了.."头脑中映出电视 CM 和杂志广告的画面.

川原美雪,受到广泛支持的国民人气歌手的名字.对于艺能痴的我即使不知道服部江利沙,也知道川原美雪的名字.难道和这种大人物有关系吗..

"啊!那不是美雪的官方网站吗!前辈!莫非..前辈也是美雪的 FANS 吗?原来前辈是同好呀.真高兴~~"

我寒.

"那个,小暮是美雪的 FANS 吗?"

"是的!当然是!"为什么要用当然...

小暮说她是 10 年一遇的人才,21 世纪型偶像之类的,

似乎就是他的初恋对象一样..

"刚才的电话.."我决定强行转换话题.

"刚才的电话,是送 Chain Mail 的那个女人打来的."

"她说目击了连续杀人案件的犯人.而且说犯人叫做 hattorierisa.."

"不可能!这绝对是恶作剧!就算她目击了犯人也和美雪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同名同姓的人罢了!"

"是的.因为嫉妒她的人气,设计陷害她也不是没可能的.."

"所以那个女人在说谎话!"

的确..想不到人气绝顶的偶像歌手会成为连续杀人案件犯人的理由.但是,没有公开的一点,被害者身体的一部分都被挖掉取走.很奇怪的杀人..

仅仅是因为讨厌川原美雪搞的恶作剧,还是有同名同姓的人呢..

这也是必须考虑的..

(self question)告发的真伪

关于"hattorierisa=川原美雪"的想法.

--有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

也许是同名同姓的别人.

对于"hattorierisa=川原美雪"的告发者的话可以信任吗?

不能相信.

--可以相信.

相信她的话的理由是

冒着危险打电话.

--自己也不清楚.

那电话是恶作剧?还是真的?我也不知道.虽然相信她的话,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但是也没有证据就此断定是谎话这也是事实.唯一能证明的那个女人现在也不在电话那边.因为是非通知设定所以从这里不能打电话过去.只能回短信了.

"希望联络"

短短一行表达了我切实的感受.

下面只有等她来电话了...

第二天..

赖在电视边的警部,努力工作着的小暮,所有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我却放不下心.一直在想她什么时候来电话.小暮看着我.他也在担心那个女人的事情.铃声响起的瞬间,条件反射的拿出手机来.液晶屏上显示"非通知设定".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喂?"

"喂."和昨天一样的声音.没错了.就是她.

"这样不管的话,马上就会有人牺牲了.."

昨天告发了犯人的姓名,这次又预告了罪行.

不管是真是假,为什么她会知道这些的疑问在我脑中翻滚.

(分支选择)我

--问"你是谁?"

说"犯人就是你!"

"犯人是谁?"极其简单的问题.

知道犯人姓名和下次杀人的女人.谁都想知道是谁.

"..在电话里说不明白."

"那么,告诉我犯人的情况吧."

"那个.."话筒里传出嘀嘀咕咕的声音.

(分支选择)我

--要求见她的面.

严重警告她的恶作剧行为.

我要求和她见面.

有必要通过她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知道了.那么,还是见下面吧.

我想知道点详细的内容."

"诶?"对她来说可能是很意外的要求.

"现在还不能 100%的相信你.所以想通过见面来了解更详细的内容.请一定要答应..!"

短暂的沉默后,她做出了回应.

"知道了.在哪里见面呢?"

警视厅附近的一家家庭餐馆.我们在这里等着电话里的女性.小暮看着手表,很着急的样子.

"前辈,疑犯会来吗?"

约定的时间是下午 1 点.已经迟到 40 分钟了.

"疑犯吗..对她你还什么都不了解吗?"

"不是.陷害美雪的人都要抓起来~"

这就是滥用职权吧..

"好了好了.再等等吧."

"好吧."

我们是在约定时间前的 15 分钟到的.等了快 1 个小时了.怪不得小暮心情不好.

"请问.."一个美妙的声音,面前站着一位年轻女性.

感觉也就是 20 岁左右.

戴着太阳眼镜,穿着也很入时.

"你..?"小暮看着她,好象很迷惑的样子.

"恩.对不起.因为工作的事情.."

说着就低下头表示道歉.

"我们也有工作.迟到了 1 个小时,最近的年轻人呀.."小暮摆着长辈的姿态在说教..

首先,让她看了我们的身份证.证明我们是警察.到现在为止说起我们是警察她都半信半疑.

从她的嘴里说出了"哎..真的是警察呀.."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样,见到她了.

在她面前要保持冷静.小暮说的马上就把她逮捕的话也没有实现.我们进了餐馆听她说话.这家店是首都最繁华地段里相当大气的一家.

"那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风海.这位是小暮刑事."

她还是没有说话.因为害怕叫她去警视厅可能会引起她的警戒所以选择了在餐馆见面,难道这样反而起了反作用?吵闹的店内,这张桌子上保持着沉默.她可能还是有所防备.在刑警这个特殊的职业面前还能收放自如的人的确不多.

"简单的问,你目击了连续杀人案件的犯人吗?"我抛开顾虑直接问她.

"请一定要详细地说清楚."

"......"

空气再次凝固了.

她的表情既悲伤又迷惑,带着深深的忧郁.

"电话里说,犯人是 hattorierisa,那是.."

"是说川原美雪吗?"

我们通过 hattorierisa 推出了川原美雪.

"川原美雪不是杀人凶手."她明确地否认了.

"当然了!美雪怎么可能是犯人!"小暮随声附和.

"...难道刑警先生也是川原美雪的 FANS 吗?"

"是的!FANS 俱乐部会员编号 0023!小暮宗一郎!"

"哦.那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样说着,她把太阳镜摘了下来.

"啊啊啊!"我们象看到 ET 一样吃惊地喊了出来.被声音吓到的顾客都看了过来.

"川原美雪?"

"正解~呵呵"

川原美雪.国民偶像.人气 NO.1 的歌手.我们面前坐着的就是川原美雪本人.对于艺能白痴的我来说都难隐藏自己的吃惊,所以很难想象对 FANS 俱乐部会员编号 0023 的小暮的冲击了..

"呵呵.小暮先生是吗?真的是我的 FANS 吗?"

"恩!当然!这是 FANS 俱乐部的会员证!"一边这样说着,一边从胸前口袋中拿出会员证.

"呵,是真的呀,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她笑着说.

问题是她的证言,让日本女性陷入恐怖的连续杀人...这个杀人案件的犯人,是由国民人气歌手来告发的.

"电话里说的事情,能再详细地说一遍吗?

你知道连续杀人案件的犯人是谁吗."

"哎..知道."

"那么是谁呢?"

"......"

"电话里说犯人叫 hattorierisa,而你的本名是服部江利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我焦虑地发问.

"前辈!美雪不是犯人!"小暮提出了抗议.

"小暮,我也不认为她是犯人.只是想让她说得更详细点."

"好.好的.."但是,川原美雪默而不答.

"美雪,无论如何请告诉我们犯人的事情.如果这样放之不管,还会有更多的牺牲者."

"如果感觉身处危机的话,我小暮宗一郎将代表全国的美雪 FANS 来守护你!"

"谢谢,小暮先生."

"好吧..我把我见到的全说出来."透过太阳镜,她的眼睛浮现出坚强.

"那是大概半年前的事情吧..开始也没有留意,周围不断的出现奇怪的事情..舞台变荒凉了..包中不知道谁放的小刀..而且感觉谁就在我附近.."

"是刺客吗!"

小暮显得很激动.的确,往包里放小刀性质很恶劣.

"和事务所的社长商量,他说作为偶像人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从那以后,一直感觉有人在附近..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一周前,我见到了她."

"一周前是世田谷的 OL 上班回家时被杀的日子."小暮小声告诉我.

"那天正好是休息.所以去买东西.回去的途中路过下北站.那之前几乎感觉不到的有人在身边的感觉突然变强了..眼前变暗.脑子也变得..怎么说呢,完全没有现实感了.象进入了无意识的世界...等到有意识的时候,我站在微暗的街道上,在那里看到了她.

她...在杀人...一次次地用刀刺入已经不能动的尸体中...非常憎恨的样子...之后...用刀割下了尸体的头皮..慢慢地..慢慢地..我吓得没有喊,完全被惊呆了..完成之后她站起来,我和她目光接触了!"想起那时的恐怖,美雪用纤细的双手捂住了脸,身体开始颤抖..

"心脏吓得要跳出来了..那..不是人的脸..更恐怖的是..我问她"你是谁?"...她回答"hattorierisa"..

怎么可能!服部江利沙是我的名字..!?为什么那样恐怖的杀人鬼和我是一个名字...?是偶然吗?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失去意识了..等醒来时已经在床上了..."
以上是川原美雪的证言.

"那些事情..你们能相信吗?我最初认为是幻觉..幻觉,妄想,两重人格..各种怀疑的可能性都检查了,我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结果,医生的诊断是单纯的疲劳过度.可笑吗..?我要怎么做才好.."

我和小暮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和警察联系过一次,但什么作用也没有..但是不能这样不管..于是我想起了 Chain Mail...这样可以找很多人帮忙.."

原来如此.她用 Chain Mail 也是下下之策.但是她好象还隐瞒着什么似的.具体什么也没有说.

"...对不起,失陪一下."她说着离开了座位.回忆起杀人现场让她身体虚弱,走向洗手间.

"小暮.她的话你怎么认为?"我才看到小暮的脸也变青了.

"虽然我是全面支持美雪的..但她的话的确有不清楚的地方..为什么犯人和美雪有一样的名字"hattorierisa"呢?为什么作为目击者的她没有被害呢?"

小暮的疑问是正确的.美雪的证言里的确有疑点.看来很有必要再冷静地想一下她的行动了.

self question

她进行 Chain Mail 的方法是什么?

即使不知道姓名也发送

--发送给不特定的多数人

她的目的真的是阻止犯人吗?

--是的.

也有不是的可能性.

她是重要的目击者.我们应该:

--保护她.

再考虑一次.

只听她的证言的话,应该是有同名同姓的杀人鬼的.而现在相信她是比较妥当的.目击杀人者的美雪那

个时候没有被杀是个迷.所以今后会很危险.现在应该优先保护她.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暮.

"好的!我也赞成!"小暮鼻孔也膨胀了= =.

川原美雪回来是在这之后几分钟.

"对不起,警察先生."美雪站起身来.她的脸色还是不好,但是和刚才感觉上不一样了..

"不要紧吧,美雪?"

"哎..我还有工作,现在要马上去摄影现场."一边说着一边打算溜走.

"请等一下~!"我下意识地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细,而且很冰冷.

"你是杀人案件的目击者.现在很危险,请让警察保护你~!"

"我是要去工作的,而且还有很多 FANS 在等着呢."

"如果你因为杀人鬼受伤的话就麻烦了.."

"为了 FANS 请你接受我们的保护!"作为 FANS 代表的小暮说.

"我会和经纪人商量后改变计划的.但是这次的活动不可以取消了."

"那让我们在途中护送你过去吧."

"我没事的,经纪人就在不远的地方等我,而且拍摄现场有车,你们就放心吧."她语气平稳地拒绝了.

为什么这样拒绝呢?自从她从洗手间回来后整个人都似乎变了一样..开始是她在寻求帮助的呀..我捕捉到她的心境变化了.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跟着你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妥协.

"难道你怀疑我吗?"

"不是的.你目击过犯人,所以很危险.确保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好吧.一起去吧."

我们出了店,一起前往拍摄现场.我们一直走了 20 分钟.美雪默默地在前面走着,我和小暮跟在后面.完全没有看到她开始说的经纪人.

小暮忍不住问美雪:"拍摄现场到底在哪里呀?"

美雪突然转到了地下通道里.我们跟进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她果然还是讨厌我们跟来.

"怎么办好呢.."地下通道里很暗,而且构造象迷宫一样.让人颇感不安..

(分支选择)我

--还是先找美雪.

改变计划回家.

我和小暮决定分开找美雪.

"等等."我突然被一个没有见过的女性堵住了去路

"你要找的人在尽头的废墟大厦里."

"你是..?"

她没有回答我转过身去走开了.

"等一下.."好象没听到我的声音似的,她消失在黑暗中.

代替她的,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和我分头搜索的小暮.

"见到美雪了吗?"小暮问.

"那个女人..."

"美雪吗?"

"不..没什么.."

不管那个女人了,还是先找美雪重要.

我们按照那个女人说的来到了尽头的废墟大厦.

"看那儿!"我反射性地朝小暮指的地方看去.

大厦那里站着一个女性.是美雪吗?看不清楚.她的嘴在动,似乎在说着什么.

"救...救..我..."

我不会读唇,是从她的眼神中感觉到的."上去吧!"

我和小暮进入了大厦.到了 4 层.里面很黑.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继续往上走.

"那是.."小暮发出吃惊的声音.

难道这里就是拍摄现场吗?

摇晃着的蜡烛灯火,用途不明的器具,以及用没有见过的文字写的古文书.这不是恐怖电影中使用的黑魔法的祭坛吗..这里的场景有异常的压倒感,没有丝毫的现实感.

(分支选择)我

--接近古老的肖像画.

接近巨大的铁块.

"那是什么?"我指着那张肖像画.

"那是西洋人的肖像画吧.."很美.但是是病态的美.瞳孔里隐藏着深不见底的狂气.这只是拍摄工具吗...

突然,我感觉到背后强大的压迫感.

"前辈.."小暮也感觉到了.

"那是什么?"

"是美雪吗.."

"去看看吧.."

"啊..!!"小暮发出女人一般的悲鸣.也许是我发出的.对面是一个没有理性的肉食兽.它飞奔过来..锐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两腕..让我动弹不得.这种超出常理的力量..让人感觉根本不是人类..

"放开!"小暮大喊着.那个怪物注意力转到他身上了.

就是现在!我猛地用脚踢怪物的腹部,从它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了.但这只是一时的逃脱.

"那是什么..?"

"不知道..唯一能确定的是它很不友好.."

现在的心境只有逃跑了..必须和不知来历的对手作战,我开始回想所担当的事件是怎么开始的..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觉悟吧.

正在这个时候,小暮的手机响了.

"这个时候是谁来电话?"等等.这个铃声对怪物好象有意想之外的影响.

怪物表情苦闷.."住..手..."

"它似乎讨厌铃声。。"

的确是这样.怪物塞住耳朵好象很痛苦的样子.

"小暮!拿到近处!"

"好的!这就是美雪新单曲"Phantom"的力量!"

怪物发出意味不明的喊叫,我们只能理解为咒语..

最后,它倒下了.

为什么它会对铃声产生拒绝反应还是一个迷,不过还是先确认它的身份吧.

"美雪..?!"

袭击我们的怪物,和美雪是同一个人物..真是口胡...需要冷静地回想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雪的正体是(杀人鬼)

美雪和服部江利沙的关系是(2 重人格)

美雪的意识逐渐恢复了..

"我...我..."

"美雪..不要紧吧?"

"不要过来!"她强烈的拒绝了.

"美雪..?"

"果然..我..是杀人鬼..但是我不相信...不相信..可是却什么都没阻止.."

"你不是用 chain mail 来寻求协力者了吗?"

"警部?你怎么在这里?"

我颇感意外.

"啊.买赛马券偶尔从这里路过的."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没人会相信的是偶然.

"你得了重病.双重人格或者幽体离脱什么的.."

"正常人是不会变成那样的杀人鬼的.你内心里有什么原因吧.."

"原因?"

"比如..这个屋子.明显是用来做黑魔法的."

美雪这个时候才注意到这个屋子.

"啊.."她凝视着一点.

"什么?想起什么了吗?"

"那张画.."

"警部..那张画有什么问题吗?"小暮显得很着急..

"没什么.."

扭过头来时美雪已经不见了.

"她想死了.."警部说出这句话时我的心脏强烈的震了一下.

作为杀人鬼,绝望的她,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吧.

"去阻止她!"

我们在废墟大厦的顶楼找到了她.这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美雪,不要呀."

我们大声地呼喊着.

"对不起.."

"已经..晚了..

看到那张画的时候,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被害者的事情...

对不起..."

最后一个"对不起"既是对我们说的,又象是对被害者的忏悔..

"美雪!"她还是了断了自己跳了下去....

两周后.

美雪依然意识不明.医生说她可能一生都会保持睡眠状态.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报道着美雪的不幸..警视厅一筹莫展,采取了在美雪恢复意识之前不做任何答复的办法.真相,大概会一直埋藏在黑暗中.

"警部.."

"什么，风海?"

"这次的事件你怎么想的?"

"恩?"

"你知道的东西..比如现场.."

"想听吗?"

"当然"

"你相信轮回转生吗?"

"轮回转生?"

"对.这是很多宗教的生死观.人死并不可怕.灵魂会一直保存着.也许还会带来前世的记忆."

"这是警部对美雪的调查吗?"

"被古代恶灵凭依的歌手..单单地妄想."

我还想追问,冲动地想知道真相.

"在这个世界中,不知道一些事情会比较幸福吧..比起这个,还是去安慰那边的家伙吧."警部已经拿着赛马的报纸走掉了..

"啊..."

小暮在美雪跳楼后也一直是那个样子.

"前辈..我现在该相信什么.."

很让人意外的一句话.

"她没有杀人的动机.杀人不是她的意思..她用 chain mail 来寻求帮助,充满着恐惧和不安的她,不是在和另外一个自己做斗争吗?可悲的是,也许这样是对她最好的结局吧.."

"前辈.."小暮的泪落到了夹克上.

从变貌的美雪那里救下我们的是那个铃声.从通话记录查到是美雪打来的.简直不感想象.那是她抵抗的结果吗?

小暮说那铃声的名字是"Phantom"."Phantom"是亡灵的意思.美雪也许是用歌来寻找自己体内的灵魂吧.

的确是可悲的 ending theme.知道真实还是不知道,哪个才是幸福的?

我一直在想...

第 0 话 chain mail 完

ffta 同人外传 火之红

fakewings

......

伊瓦利斯，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世界，这究竟是个怎样运转，如何构成的世界......

［法则］、［界］、［五大种族］、［魔法］、［裁判］、［宫廷］、［色魔法］、［艾迪罗阿国教］、［社团］......

这些名词为了什么而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构成这个世界的主要命脉......

欺骗、憎恶、嫉妒、仇恨......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真诚、善良、信用、忠贞......

这些东西又在哪里......

宫廷十三圣骑士......那是什么......

暗、刚、蚀、火狐、印、隼、翠鸟、巨塔、盾、百合、兰、鹰眼、光......

为什么我会认识这些名字......我们又为了什么，曾经聚集在一起......

我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在这个世界上，又算是什么......

我是谁......

弟弟......

弟弟。

弟弟！

弟弟在哪里？！莱多纳！回答我啊！

不，你不是莱多纳！你戴着面具，但你绝不是他！我不认识你，你是谁？！

莱多纳，快回到我身边，你不是答应我的吗？要永远在一起，我们的戒指，我一直保存的好好的，你看，就在这里......

......

灰蒙蒙的天空不知是否昭示了即将来雨的信息，即使身处于密林之中，也会让人感到那种空气中浓重的压迫感。但就是在这奇怪的时候，伊瓦利斯最为有名的树城之一罗斯特林的银铃盾之门——一种内心中空敲打时会发出清脆声响却又质地坚硬的木材——被叩响了。

访客是一个身材修长的红发女子，只穿着一身简单的粗麻长裙，看起来从容不迫的站在高耸如云的巨木前。

蓦然一阵树影婆娑，仿佛有轻柔的湿风吹过一般，但出现的却是数只在暗中瞄准了女子的弓箭。访客慢慢转动眼睛，一一扫过那些常人难以发现的哨兵。

“Chechilla（你好），陌生人！虽然这个时候应该对你说欢迎，但今天的天气真让人心情好不起来。那么，请问有何贵干？树城罗斯特林可从不接待没有请柬的客人。”

一个声音朗声说道。

“我是个流浪者，正在找寻弟弟......我游历了几乎整个大陆，都未能够与他相会......有人建议来罗斯特林来看一看，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性......请问我有必要把手举在你梦能看到的地方吗，老实说，被这么多箭指着让人很不舒服......”

红发女子的声音听起来很没精神，那淡淡的语调的确很具说服力且能打动人心。

树林中的几只弓箭垂了下去。

“原谅我，姐妹。看来你在这趟寻亲之旅上经历了不少的磨难。但我们也必须尽到我们的责任。

你能告诉我你的指引者是谁吗？"

"塞奇莉阿，游侠（弓箭手/猎人兼职）塞奇莉阿.布朗宁告诉我这里的方位。"

是塞奇莉阿......

树林中的哨兵们悄悄传递着这个消息，然后陷入默然，似乎在等待着首领作出决定。

红发女子耐心的等待着。

果然，一个精灵使随后出现在她身旁的树影中，身材高挑的维埃拉族自信而优雅的向访客走去，但 出乎她意料的，那份自信和优雅很快便莫名其妙的被什么东西消磨掉了。

那是个怎么样的女人啊！

精灵使在内心中暗暗感叹。

红色的长发如同晶莹的玛瑙，不加任何修饰的自然散在颈后；皮肤白皙而柔软；酷似维艾拉族的精致五官与之纤细高挑的身形完美的调和在一起；那粗制的布服带来的不协调感丝毫没有影响她周身散发出的女性魅力。

但这样的一个璧人，竟然也有瑕疵......

她只有一只比头发更红，闪动着火焰光芒的眼睛......

精灵使略觉惋惜的看着那破坏了脸部美感的眼罩，暗暗思忖着这个陌生人失去了一只眼睛的原因是否和她的寻亲之旅有关。

"你好，姐妹，我是驻守在这里的林间守护者伊丽娜，。虽然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对你不明来历的质疑，但罗斯特林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一个抱有善意而来的访客。那么，请跟我来......"

红发女子微微欠身，算是道谢。

"对了，姐妹，如果你不介意，能把你的姓名告诉我吗？即使是假名，至少让我好在大家面前介绍你。"

伊丽娜在发出开启银铃盾之门的信号前，半转过身问道。

红发女子轻轻抿起唇线。

"名字吗......你可以叫我尤尼斯。"

"很好，尤尼斯姐妹，欢迎进入罗斯特林！"

随着精灵使一声清脆尖锐的口哨声响起，雄伟的银铃盾之门缓缓离地升起......

"木屋"，这通常被认作是小孩子们的秘密基地的场所在树城罗斯特林却是居民们重要的宿屋，而无论是从体积和外观上来看，这些别致典雅的居舍是外界的孩子们永远也无法想像的美丽与神奇。

走进银铃盾之门后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翠绿的草坪以及互相有规律的间隔的高大树木丛，在离地十三四米左右的地方，似乎从未经雕琢却又浑然天成的木屋通过由藤蔓与木板制成的索桥互相联结，构成了整个树城的主体。不少的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嬉闹着经过伊丽娜与尤尼斯身旁，而站在木屋阳台——由木板铺垫并装有护栏——和走在索桥上的人们也正亲热的互相交谈。其中有些人明显可以看出并非属于纯血统的任何五大种族之一。

他们是混血儿。

＊＊＊

在这个名为伊瓦利斯的大陆上，西方的森林要塞罗斯特林，维埃拉族聚居的隐藏之街缪斯卡，以及传闻中有谜之生命体妖精们存在的萨利加树林是仅有的三个［树城］，而同时作为［协调者同盟］——一个从事逮捕、退制、保护魔兽等工作的求取类人生物与魔兽间关系融洽的半盈利性组织——的三个半公开基地，其存在更是为了大陆上所有反对统治势力［宫廷］的人们提供了可以彼此联络、休息的据点。

而在这些反抗者们之中，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混血儿。

伊瓦利斯的几大种族：代表魔法的发展力量的［恩．莫族］和代表科技的发展力量的［莫古利

族］，以及代表力量的纯男性［邦加族］和代表柔美的纯女性［维埃拉族］构成了整个社会最基本的对立面，而统治者的人族则作为两个杠杆共同的支点，利用这十字天平维持着世界在不断的磨合与此消彼长中的不断进步。

而混血儿们的悲惨宿命，也便来自于邦加族和维埃拉族这两个对于极端的男权和女权社会的完全具现化象征。

由于族内都为同性，所以为了繁衍后代，维埃拉族和邦家族必须要与外族通婚，所产后代各有二分之一几率随同父体或母体的族别，而其余三个种族间通婚则不会产下后代——这让宫廷颁布了自由通婚令的原本是伊瓦利斯几乎亘古不变的定理，但却在四十年前突然被打破。

从那以后整个伊瓦利斯便再不能简简单单的用五大种族来互相区分了，人－邦家族、人维埃拉族、莫古利－邦家族等等各种混杂的种族不断出现，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引发了作为社会主流的五大种族居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开始以极其严厉苛刻的手段对付这些无辜的新生命以及他们的父母，甚至还发生了种族排斥的狂热分子对混血种族的孩子进行集体屠杀的［血之贤者之日］这样的极端事件。而宫廷对如此恶劣事件的暧昧与默许的态度则彻底惹怒了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给予自己［第六种族］族别的混血儿们，也为后来受压迫者们旷日持久的反抗斗争拉开了序幕。

但在五大种族之中，也有一个种族最先意识到了混血儿们的无辜与无助，那便是女权社会主导的维埃拉族。或许正是那份属于全族族民的隐藏在美丽外表下的母性激发了他们对于这些可怜人们的同情与关爱，于是在做出最深刻的忏悔后，那三座隐秘的存在于密林中的［树城］变迅速成为了流亡者们的收容所。

而其实同上古种族［妖精］有着密切联系的森林之子的维埃拉族族民们，则似乎受这些传说中有些淘气的智者们的旨意，赐给了混血儿们一个心灵的归宿，一个让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能得到其低语安抚的早已失落的神祇——因为国教艾迪罗阿的太阳神早已抛弃了他们。

那位神祇的名字是，月之女神艾比伦......

＊＊＊

尤尼斯顿住脚步，注视着前方聚集的一小片人群正团团围住一个精灵使，兴奋得仿佛在等待着什么的场景。

“那是什么？”

红发女子饶有兴趣地问道。

“哦，是［萌芽］的仪式。”

伊丽娜满怀着敬意的双手合十，念出它的名字。

“［萌芽］？”

这名字让她若有所思的捻着头发。

精灵使将这样的反应当成了对于这种古老仪式的好奇与兴趣，但并没有进一步讲解下去的意思，因为它马上就会进行。

“啪嗒！”

随着清脆的手鼓拍击声响起，站在前面那棵大树下的精灵使开始翩翩起舞，来自维埃拉族柔软的身体作出了高难度的旋转与背弓，却并未因为这大幅度的动作而丧失了那种独特的优雅，而此外的一袭绿色的着装则使她看起来更像林间的仙子。

与此同时，最神奇的是那棵树本身的变化。

那棵大约有十米高的大树，竟仿佛也在随着精灵使的节奏舞蹈，渐渐伸展出了比之于同棵树干上任何其他的都要宽硕巨大的一枝，而其上弯曲的树瘤处也渐渐涨大，几个连聚起来互相包裹，形成了花苞型的“木屋”的前体。

精灵使停止舞蹈，双手合十的在树前祈祷。而围观的人群则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哦......”
尤尼斯轻轻发出了一声短叹。
“尤尼斯姐妹，虽然我并不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但月之女神艾比伦的确是一位非常伟大而容易亲近的神明。很少有人能在他的观赏过她的神迹后而不折服......”
红发女子挥了挥手打断了伊丽娜的话语，随后弹了弹自己的眼罩。
“自从被赋予这个开始，我就一直没有相信过任何神祇，太阳神艾迪罗阿也好，月之女神艾比论也好，对我来说都丝毫没有意义。不过......”
她耸了耸肩榜。
“谁知道呢？假如她能帮助我找到弟弟，侍奉她或许也不错......”
伊丽娜知趣的点点头。
“Lifa eri sophitoria。生命就像蒲公英。姐妹，或许你只需要一股命运的风。”
“嗯......但我想我现在更需要一张命运的暖暖的床......”
“好吧好吧......请原谅我的多嘴多舌，因为我实在无法相信身为混血儿的你会拒绝月之女神。但让你露宿可不是罗斯特林的待客之道。跟我来，虽然我们只有这一家旅店，但这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郁积了一个下午的阴云最终还是在晚间洒下雨来，尤尼斯在房间洗过澡后，正定神的看着窗外。黑暗现在差不多已经笼罩了大部分罗斯特林，窗外只有模糊的雨丝化过的痕迹。但对于有着特殊视力的红发女子来说，即使现在让她完整的叙述出楼下走过的人的详细面部特征都并非难事。
“奥奇教授......”
尤尼斯轻轻敲着敲窗台，另一只手则玩弄着一枚晶莹的硬币大小的徽章。
一枚刻有华丽的飞龙纹样的金质徽章。
“得得......”
有人敲门。
红发女子迅速的翻过手，随即掌中空空如也的打开房门。
是伊丽娜。
“姐妹，如果你愿意，下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有不错的苹果酒，当然，或许也能打听到关于你弟弟的消息。”
精灵使露出友好的邀请的神情。
尤尼斯勾起嘴角。

“sophitoria”在妖精语中意为蒲公英，是所有信奉月之女神艾比伦的信徒们的吉祥物之一，它本身便代表了女神的部分教义——真相不会因为你视而不见而就此消失，因此请正视命运，随其前行。
虽然这样的教义从某些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可对于正踏在反抗命运之途上的混血儿们来说，却未免有些讽刺与消极。因此“tia-ta’orc toria”，通用语种称为特拉库奥的月亮花便因其只能生长在阳光无法照射之地的特性而成了流亡者们表达自己反抗国教艾迪罗阿的太阳神决心的象征。
但混血儿们依旧重视原住民们的想法，也因此把罗斯特林这唯一的一间——因为精灵使们极度厌恶伐木建屋这种破坏自然的做法——建立在地面上的酒馆命名为“sophitoria”，以迎接那些初来乍到的新同胞。
......
“sophitoria”共有两层，其中第一层的空间相当巨大，10 张大桌和几张零散的小桌仍然填不

满其全部，而靠墙的那张横贯东西两边 20 米的超长吧台则更是这里的一大风景。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的混血儿聚集在这里——当然是以具有邦家族血统的居多，而不少的原住民也十分喜欢这里温馨而快乐的气氛。

歌声、欢笑、畅谈，这些一度被夺走的东西......

如果说罗斯特林为混血儿们带来了新的家园的话，那无疑是"sophitoria"为他们重新带来了丧失的，作为"生命"的快乐......

而第二层便是提供给流亡者们的住宅区，虽然由于第一批的混血儿已经住进了［萌芽］建成的木屋中，现在绝大部分的房间都空了下来，但由于不是会有来自其他树城或什么地方的协调者同盟成员到访，所以店主倒也热心于每日里对房间的打扫，否则尤尼斯住进得就可能使布满蜘蛛网的房间了。

......

沐浴过后的尤尼斯换下了来时的那件粗布服，穿上了伊丽娜为她准备的林间住民的衣服，一身绿色的及膝袍裙。本来红发女子就让人难以直视的美貌在换上如此得体的一件衣服后更显得愈发艳丽动人。也因此会在下楼时使整个房间突然鸦雀无声起来。

精灵使有些好笑的看着那些男性酒客们睁圆的眼睛和不少女侍有些自惭形秽的揉弄一角的动作——虽然每个维埃拉族人都至少抱有一些对于自己容貌的自信，甚至尊严，但伊丽娜丝毫不觉得嫉妒，这或许是月之女神的教导使然，更或者是她已经臣服于了这位陌生访客的影响力......

谁知道呢。

等到尤尼斯找到了一张靠近角落的无人桌子落座后，人们才渐渐继续刚才的话题，大部分人则开始"不经意的"偷偷端详起这个陌生的女人。

但尤尼斯十分坦然地坐在那里，点了一杯冰水，然后轻轻扫了扫半干的头发......这一切都那么随意自然，就如同如此美丽的她却丝毫不掩饰那带着眼罩的左眼一般。

与其临席而坐的伊丽娜好奇而欣赏的看着她。

这到底这是故作的样子还是本性使然？

不管怎样，精灵使心中满怀的是对这个尚有着太多谜团的陌生人的友情的渴望。

......

"恩，伊丽娜指引者，打......打搅一下，能否过来......我......有，有事跟你......"

正惬意的边听着由莫古利曲艺士和动物使、恩莫族魔兽使伴奏的维埃拉族歌姬曼妙歌声，边欣赏着眼前美人的精灵使突然惊醒，自觉有些失态的窘迫了一小下，然后整顿心神望向声源。

是一个看来年事已高的恩．莫族老人。

伊丽娜略为有些吃惊，匆忙起身快步走了过去。

克林特．杰弗森教授，原宫廷魔道协会统领议会［贤士会］的前首领，于三年前突然同数位贤者在王都贝鲁贝尼亚失踪，并随即出现在了罗斯特林树城的银铃盾之门前。那时的情形虽然十分怪异，精灵使们更是全数投入了对这几位贤者的监视之中，但不知为何，这些老人们并没有述说任何理由，只是满脸诚恳的央求进入罗斯特林。

监视工作进行了两年有余，这几位贤者看来的确并没有什么恶意，相反，还将大量魔法知识带入了这片森林，使得不仅是混血儿们，就连原住民都获得了莫大的好处。也是这样的情况让这些恩．莫族人不再遭受监视，从而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与尊敬。

这其中便以性格开朗，健谈而见识卓越的克林特教授最为德高望重，虽然今夜过后他的信誉度可能会稍稍有所下降——因为耳力甚好的伊丽娜刚刚听到了其同一班半大小子大声讨论什么"爱的药水"（春药）的情形。

啊啊，贤者......也有这种嗜好吗......

精灵使在心中苦笑了一下，但对于曾经指点过自己魔法学习的老贤者依然尊敬的双手合十——

月之子们的基本礼节，并特别鞠躬致敬。

看来已有数分醉意的老教授摇摇晃晃的举手合十回礼，然后打了一个酒嗝。

看来他今天是喝的多了些。

"小伊啊......呃！......那......那边那位美丽的小姐是......是谁......呃！......刚刚，刚刚那帮臭小子还激我说我不敢去找他搭话......呃！谁......谁说的......我，我年轻的时候......"

伊丽娜捂着鼻子皱起眉头。

"教授，您喝的太多了！"

恩．莫族人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但是很知趣的也捂住自己的嘴继续说。

"是......是......我知道，你......你别骂我......我也作了２０多年的贤者啦......规矩......呃！......老是守着规矩不放会腐化的，你知道吗？树木就会腐化！......嗯，对了，你是精灵使哦......不知道什么是树腐化是什么样子......我......"

"教授，我知道的......"

伊丽娜从腰囊中取出了些具有清爽神经效果的药草，塞进了对方的嘴里。

"呃......我只是，想......想知道一下那位小姐的名字，仅此而已......真......真的......而且......"

克林特突然拉高了声音，一时间让精灵使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大家也一定想知道那个漂亮小姐是谁对不对？呃！"

底下下传来一片迎合的声音。

老恩．莫族人起身表演性的鞠躬谢礼。

伊丽娜有些苦恼的挠挠头，求助的望向尤尼斯。

红发女子放下了手中的杯子，依旧从容不迫的站起身来，只手按胸，先轻轻鞠了一躬。

"十分对不起，我没想到我默不作声的出现在这个场合会对大家造成如此大的困扰，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尤尼斯，是一个正在寻找弟弟的流浪者。"

"喔......一个这么美丽的'流浪者'，你弟弟知道了后肯定会深深自责吧......"

看来伊丽娜的药草的确是停止了克林特的酒嗝和口吃，但并没有让他恢复清醒。

尤尼斯相当有涵养的以微笑来作为这句话的回答。

精灵使开始向老恩．莫族人怒目而视了。

"呃......好嘛好嘛，伊丽娜你别这个表情......我又不是故意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打赌......"

"伊丽娜，没关系的，如果我能够为这位老先生做些什么，我很乐意效劳，作为罗斯特林收留我的谢礼。"

"哈哈，你看，小伊，这位美丽的小姐......叫尤......有什么来着......自己都提出了要求了。嗯，尤......尤什么小姐......"

"是尤尼斯，可亲的老人家。"

红发女子带着像是哄着宠物的主人的神情看着对方。

精灵使感到相当难堪，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可亲的老人家......哦，这是多么让人愉快的话语。那么......尤......尤什么小姐......你能，能唱个歌吗？"

尤尼斯微笑着扫了扫肩膀出的头发——这一动作才使德意志呆滞的望着她的所有男性的眼珠有了生命般的晃了晃。

"对不起，我不会唱歌......"

"不会唱歌......哦，这真是灾难，你......你要知道，贝鲁贝尼亚图书馆中的记载描述的月之女神可是一位能歌善舞的祝福之神，难以想象几乎可以美得比美她的你竟然不会唱歌。"

虽然不知情的混血儿在听到这位老教授的话语后会勃然大怒，但在场的所有人竟没有一个人有着和他相左的想法。

而这位"女神"继续保持着那坦然的笑容。

"我把这当作是您对我的夸奖，作为回礼，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是还是回一些能够当作表演的小把戏的。"

尤尼斯边说着便走向大厅中央，原本那个乐队所在的位置......

不知什么质地的硬币在光芒的照射下闪动着晶莹的光芒，在尤尼斯灵巧的指节间翻滚，然后突然消失不见。接着在人们哗然的惊叹声中，双手空空的红发女子又从身边一个女侍的耳边发际取到了这枚硬币。

很多人都卖力的鼓掌叫好，即使是一些熟识这些小把戏内幕的行家也不禁为这个陌生人丝毫没有破绽的动作而折服。

伊丽娜目不转睛的看着她，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

但尤尼斯随即表演了更为高级的技巧。

她用一张桌布盖住了由九个空杯子组成的小方阵，一阵仿佛凌空招物的肢体动作之后，掀开的桌布下，九个杯子竟然全都盛满了啤酒。

这下子，连那些"行家们"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了。

而尤尼斯则将啤酒推给了最靠近她的几个人，轻轻鞠躬。

"这些是我请你们的，作为见面礼......"

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欢呼。

"好......好厉害......"

红发女子突然听到了一个稚嫩的童声，略觉好奇的半转过身。

那真的是个孩子，个子不高，红润的脸蛋上闪烁着青春的光彩，即使这个年纪，维埃拉族所赋予的修长身形也让她看来十分赏心悦目，独具魅力。

但认出了这个小女孩的伊丽娜立刻涨红了脸，比刚才克林特教授的还红几分。她快步走了过去，拉住对方的手，小女孩明显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薇妮，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先早点睡吗？你跑到这里做什么，这里是只有大人......"

"可是，姐姐，我好无聊......而且......"

"别顶嘴......在这能有什么带给你好处的东西，啤酒和烟斗，无论哪一个都是身为淑女所不应沾染的东西。"

"那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这里有特别的事情要做，你跟我不一样，快点回去！"

小女孩挣扎着要推开伊丽娜的手。

"呃......对不起打搅一下......"

不知怎么的，精灵使刚刚还抓着薇妮小胳膊的手突然握空，女孩现在却正被尤尼斯半怀抱着。而在酒吧中的其他人也只感到眼前一花，但情势却已有了不小的改变。

"不论怎么样，我觉得都应该温柔点的对待孩子，况且她是你的妹妹......"

她焰色的双眸缓缓眨动。

"否则假若有一天，你被迫像我这样不断找寻她的时候，你会抱憾终生的......"

皱着眉头的伊丽娜凝视了躲在红发女子身后的薇妮一会儿，然后双手合十。

"十分抱歉，是我失态了......薇妮，来......对不起，姐姐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责备你，但是这里的确不适合你，至少是现在......"

"可是，我只是来听听歌曲......而且还听说这里有人会变魔术。"

精灵使的眼睛轻轻扫过尤尼斯。

"呃，话说如此......"

“嗯......如果可以的话，今夜能不能稍稍破个例，就当时我跟你讨了个人情......让我在给她变些东西让他开心后再送她去睡觉。”

红发女子一边说着一边将右手握住左手，再次打开时持着一枝蔷薇花。

“......可以吗？”

“哇！太厉害了！”

薇妮高兴的叫声响彻“sophitoria”之中。

尤尼斯一连变出了好几支蔷薇花，一朵朵的抛向小女孩，使得对方开心的几乎合不拢嘴，然后她将向伊丽娜借来的外套轻轻在女孩身上的“花丛”上一盖。

随即在抽开的时候，那外套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只有克林特教授的头顶上多了一轮蔷薇花环。

老恩莫族人受宠若惊的鼓掌称好。

......

“谢谢大家能赏脸观看到现在，但旅途的疲惫实在使我无法继续下去了，我自此对大家说一声晚安，明早再见！”

红发女子说完，便缓步走上了楼梯。

而其余的酒客们也丧失了兴致，纷纷告别后离开了“sophitoria”。

雨好像停了，空气中弥漫的是泥土芳香的气息以及一直顶着那蔷薇花环的克林特教授哼唱的小夜曲。

伊丽娜抱起早已睡得香甜薇妮，静静的露出微笑。

然后她仰起头看向天花板——那里正传来有人移动的脚步声。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呢......尤尼斯......”

她摇摇头，也转身离开。

奥奇教授焦急的在房中徘徊，突然颓然的坐倒在床上，习惯性的咬着指甲。

那双火红的瞳孔......

她怎么会到这里来......该死......果然......当初做了要命的事情吗......她来这里......是那个原因吗......可恶......

老恩莫族人常常的叹出一口气，然后突然注意到镜子中一闪而过的寒光。

他飞快地掉转过身背靠墙壁，冷汗滑落额头。

尤尼斯正站在刚才他身后的位置，手中握着一把通体在烛光的照射下通体显出晶莹银白色的细身剑，美丽的面容露出嘲弄的微笑。

“奥奇教授，好久不见了......刚才在酒馆一看到我便转身就跑，久别重逢这本身有这么可怕么？”

“是你......这么多年了，宫廷始终还是找到了这里吗？哼，我可是不会乖乖就范的......”

语音未落，老人的两只长袖突然飞起，双手同时在互对的掌心中划写下一连串的魔法文字，动作迅捷利落得简直不像他这个年纪应有的行动能力。

“特技：古文字爆发。”

眨眼之间便已完成整套魔法阵构成动作的恩.莫族人却在最后合并双掌，让魔法力量得以循环流通之时受到了阻碍。

红发女子的长剑抢先刺来，刚好夹在奥奇教授的双手中间。

焰眸靠近了对方。

“您就真的这么人心下手吗......‘爸爸’......”

仿佛被迎面打了几拳的老人踉跄着退开，不敢正视到访者。

“‘爸爸’……”

“对……”

尤尼斯的细腻白净的手指滑过整个覆盖左眼的眼罩。

“创造出我和……莱多纳的……‘爸爸’……不是吗？前宫廷皇家贤士会［第六种族］开发组的副组长奥奇教授……”

老人坐倒在地，痛苦的捂住头。

“别说了！……那是个错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那时……只是盲目一心盲目的追求［水晶］的力量，丝毫没有注意到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才会有了你们姐弟俩……还有罗斯特林的这些无辜的孩子们……这些，全都是我的错……”

红发女子摇了摇头。

“这并非错误哦，当时已经被所有研究者认为会给伊瓦利斯带来极大灾难的我们姐弟俩，是因为你的暗中保护，才得以被保存下来，并成为了［完全体］。当然，也不是没有瑕疵……我没了一只眼睛，莱多纳失去了原来的脸……”

“孩子……尤尼斯……听我说，你们的出生本就是个错误，是我们当时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滥用水晶的力量，就不会导致混血儿的出现，也就不会发生这之后那么多的惨案……我们几个人之所以当初在失踪后躲到这里，也便是因为怀着一颗赎罪的心，虽然我们知道，这根本无法掩盖我们一丝一毫的过失……”

奥奇教授忏悔的诉说被尤尼斯冷酷无情的声音打断。

“您太傻了，这根本就不是过失……”

“你说什么……”

“所谓的真正的［第六种族］，是结合了恩．莫族的思考力，莫古利族的理解力，邦家族的力量，维埃拉族的敏捷以及人类的协调力的高级人种。而只不过最多拥有着两种血统的混血杂种，也配跟我们相提并论……既然已经毫不掩饰对于这个称谓的觊觎，那么即使受到了惩罚也应该有所准备吧……”

奥奇教授的面孔扭曲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梦想中的［完全体］？开……开玩笑……拥有这样冷酷骄傲的心的家伙，怎么会……”

尤尼斯不以为然的耸耸肩。

“不管怎样，我此行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跟您探讨我本人出生的因该与否，而是向您传达蕾美迪女王殿下的旨意。”

他偏过眼睛。

“女……女王的……”

红发女子掏出了那枚龙纹的徽章。

“奥奇教授，虽然你一度做出了背叛宫廷的恶行，但鉴于你曾经的贡献，本王，特别宽恕了你，并会在尤尼斯处死了克林特教授之后，正式授予你［贤士会］新［大贤者］的称号。假若你仍愿意为宫廷效力，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否则，便请踏上和克林特教授一样的旅程。”

恩莫族人警觉地看着尤尼斯。

“处死……克林特……”

“没错……”

“喂……喂……别开玩笑了，就算他没有见过你的［完全体］的真实面貌，可是要在罗斯特林杀他是不可能……怎么回事！”

突然从外面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巨响，奥奇教授的“木屋”也因为一阵仿佛地震般的运动而不停的摇晃着。老人挣扎着站起身来，惊恐的看着红发女子。

“难道……”
尤尼斯美妙的唇部曲线弯曲起来。
“没错。克林特教授……已经死了。”

开着一个圆圆的小窗的“木屋”单间中，雨后的阵阵晚风袭来，带来微凉的湿意。伊丽娜轻轻为薇妮盖好被子，然后再其额头上轻轻一吻。
可爱的小女孩在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梦中露出了甜甜的笑脸。
她的姐姐也轻轻笑了笑，打算站起身。
“咚～～～～～！！！”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突然响起，漫布窗外景色的火光中，急劲的气流使得伊丽娜也难以保持平衡的坐倒在地。薇妮被惊醒，正在不知所措的嚎啕大哭。
精灵使迅速起身察看了一下妹妹的状况，确定没有问题后翻身从窗户跳了出去，如同豹子般矫捷的直接落下到十几米高的地面。
“发生了什么？！”
快速跑到了出事地点的伊丽娜，惊呆了的看着眼前被爆炸的巨大破坏力生生崩碎的“木屋”和树干，冲天的火焰燃着在一片焦黑的残迹上。
先到了一步的树城守护者面色凝重的回过头，向她，还有更多陆续到来的其他人宣布。
“是克林特教授的木屋……人……已经没得救了……”

“不许动，将手放在能让我们看到的地方！”
突然从克林特教授木屋的对面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伊丽娜和同伴们面面相觑，然后飞快地赶了过去。
是林间守护者，似乎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物。
伊丽娜屏住呼吸。
夜风中摇曳火光的映衬下，那个人的红发与焰眸流动着不可思议的眩目光采，仿佛在她身上正绽放着难以计数的红莲。
代表毁灭的红莲。
那一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刹那间认定，这样的一个舞台，似乎早就是应该为这个人所准备的。
所以，在下一秒，林间守护者们呈环形将对方为了个严严实实。
尤尼斯淡然地看着这些蠢蠢欲动的潜在敌人慢慢摇了摇头，一撮头发从耳畔荡下，盖住了她的眼罩。
“这算是……对我的控诉吗，伊丽娜？”
虽然心中十分不情愿，但是理智与个人情感的天平上，精灵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维护树城罗斯特林。
“在本该睡下的时候，却能够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仅这一条，便足以让你被送上怀疑的审判台……”
和她站在一起的奥奇教授挥动双手，企图吸引众人的注意。
“小伊，大家，别紧张……尤尼斯和我认识，我们刚刚只是在我那里叙叙旧，听到了这里的声音才赶过来的……”
恩莫族老人诚恳地看着林间守护者们。
“怎么办……有贤者为她作证的话……如果只是无稽的怀疑可能会招引混血儿的不满……”
一个靠近伊丽娜的同伴低声询问着。
“……没办法了，至少不能放走具有重大嫌疑的犯人之一……”

精灵使略微沉吟了一下，依旧指挥着其他人首先制住尤尼斯。
红发女子根本没有反抗的意思，仿佛在检视这另一个时间的事物般的看着系在自己手上的绳子。
"小伊，你......"
"对不起，奥奇教授......"
伊丽娜只手抓住了老人的手腕。
"连您的行动也必须受到我们的限制，如果你坚持为她辩护的话......"
恩莫族人沉默的点点头。
伊丽娜的表情一时之间变得有些奇妙，她看了看尤尼斯，然后皱着眉头下达了新的命令。
"带他们到监狱去！"

仿佛是毫无弹性的规定般，罗斯特林的一切建筑设施，似乎都要与树木沾上边，就连监狱这种警备性设施，竟然都是依托树而建成的。由于被掏空了许多土壤而形成的地洞就在大树的正下方，繁杂交错的粗壮树根便成为了类似栅栏的东西。
奥奇教授和尤尼斯各自带着相异的表情正呆在里面。
奥奇教授双臂抱膝，紧皱眉头，不是发出几声悠长的叹息，然后斜眼注视红发女子良久。
而相比之下尤尼斯却仍然保持着那种镇定自若的态度，这一度让伊丽娜感到十分尴尬，现在，则轮到了正在外面看守的林间守护者。
"新来的，别紧张，我们并没有恶意。假若我们已找到真凶，便会立刻放你出来的。"
那假若没找到呢？
奥奇教授在心中默默的念叨着，但合自己处境相同的同伴却只是弯了弯嘴角，当作回应。
恩莫族人完全可以肯定只要尤尼斯打算动手，即使在这里所有的战力联手都无法将其打败，但她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目的，否则或许也不会在这里乖乖受人绑缚。
但他很快便又想到另一点。
各种能力普遍出众的混血儿们在这些所谓［第六种族］的族人面前都不止一晒，那么纯血的五大种族岂不更是不被他们放在眼中？这些经由千辛万苦的实验与各种各样的牺牲才最终培养出来的［完全体］具备巨大知识储备量和强大的战斗能力，现在反过来嘲笑起作为其原身的五大种族，的确是一件很令人费解而疯狂的事情，或许，更因说是可悲。
是的，我们究竟为了什么来制造他们出来。
只是为了让自己变成嘲笑的对象吗？
尤尼斯没有任何回答，只是以一个相当慵懒的姿势靠着可作墙壁的树干部分，闭目养神。
那些狱卒们有些无奈的交换着目光。
他们将由无数枝条密不透风的编织在一起的"盖子"挡在了"栅栏"前......
奥奇教授仔细倾听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迫不及待的坐起来，黑暗中，他带着些敬畏的感情看着那双焰眸燃起火光，仿佛点亮了整个空间。
"可是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外面警备森严，要想随随便便的突破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就什么都不要做，等别人来救我们好了。"
女子满不在乎的微笑说道。
奥奇教授愣了一下，然后语带惊讶的低声问道。
"你是说......有援军？"
虽然对方可能在黑暗中看不见，尤尼斯还是耸了耸肩膀。
"像您和其他教授这么贵重的'货物'，当然要'皇家信使'亲自来运送。"
"'皇家信使'......你是说那对夫妇？"
老人刚刚舒了口气，突然又像想到什么事情般哆嗦了一下。

“两个［Ａｖｅｎｇｅｒ］级别的［宫廷十三圣骑士］，难道说你们要把罗斯特林......”
“想要毁灭它是自然而然的吧......在这个伊瓦利斯的世界上，多亏有了［法则］这种东西才让很多人免于死难，但竟然会有人反抗这种慈悲的限制。三条死之街与三大树城，罪犯们与林间守护者都可以自由的使用刀剑，但却也会因此轻易的死亡。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没有了［法则］，都是一班可以随随便便就被碾死的可怜虫。”
“可是如果你动手的话......你到底是要救出林间住民，还是杀死他们？！”
贤者依然抱持着无数年来没有动摇过的慈悲之心，
“我此次的目的只是救出你们几位教授并毁掉［中心之树］，毕竟我要在此大开杀戒的话会给维埃拉族斥责宫廷留下极大的话柄，不过顺手消灭些颇惹女王头疼的混血儿倒是不错的选择。”
奥奇教授听完后叹了口气，慢慢躺下。
“尤尼斯，我的孩子......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制造出你们姐弟俩......”

“什么人！！！”
虽然不速之客有着相当高明的潜行技巧，但由于这个不宁静的夜晚刚刚发生了重大事件，林间守护者们自然比平日里更为谨慎。
一小队哨兵现在正以高速追逐着两个灰色的人影，为首的一个青魔道士轻轻一挥手，两个游侠便灵巧的攀上树木，在枝间掠过。
“巴特！”
首领再此发令，这次应答的是身旁大汉的一生充满野性的嚎叫。
纠结的肌肉颤抖着隆起，呈现金属光泽的肌肤上伸出浓密的毛发，而随着第二次的怒吼，四足着地开始奔跑的他领先于其他追踪者扑了出去。
这位恩莫－邦家族的混血儿变成了一只豹子。
眨眼之间，兽化变形的德鲁伊教徒（魔兽使／变身士）的利爪已然抓向了两个人影。
血花飞溅......
一道白光沿着“豹子”的头部至腹部的路线闪过。
两个人影随即消逝。
前方恢复了沉寂。
青魔道士大为惊讶，搓唇做哨指示树上的两个游侠在远处实行狙击。
......
没有反应！
怎么可能！
他迅速止住脚步，抽出腰间的弯刀。冷汗已经布满他的额头。
开玩笑，对方是什么人。
他握住腰间可以召集同伴的海螺贝，然后突然将目光锁定住前方。
一道闪光划过。
青魔道士愤怒的长大了嘴，但是他既无法发出声音，也无法吹响号角。
一把极长的骑士剑正塞在在他的咽喉中。
他脑中最后所剩的信息，只有凶手冰冷如大理石般的面容和一句轰鸣在心底的话语。
“［Ａｖｅｎｇｅｒ］......”

对于奥奇教授来说，即使并没有树屋家中软软的床，还能够安稳的睡下的夜晚也不算很长，但能够在尤尼斯旁边睡过一晚，或许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和勇气也无法做到。
早已远离宫廷，远离原先制度性生活的贤者在这三年里不知不觉间坏毛病增加了不少，至少现

在没有早饭可以吃的话，他在心底便会颇不高兴的暗自咒骂。但理所当然的是，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直面那焰眸说出这些话，即使他还算是某些〝父亲〞性质的角色。

黎明的阳光透过那〝树盖〞倾洒在栅栏的地面附近，奥奇教授贪婪的望着那里，但没有靠近的行动。因为在黑暗的角落中突然有股火焰烧了起来。

尤尼斯迅速的坐起身，仿佛感应到什么般的慢慢走近栅栏。

然后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踩中了老恩．族人的神经。

……

星之梦

桜樹

序言:
既然提到星之梦,正好想起来以前写了这么个东西.
要说原创,是因为我自己完全凭玩完后的感动写的,并没有反复再去查原文弄的像抄写.但却不能算原创,因为本来想改动下剧情,却发现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破坏原作,到头来像是自己再复述了一边似的.
所以只能说是个杂谈.
这是发生在一个虚幻世界中的事情，但是我想看过的每个人这生都不会忘记这个故事。有人说悲剧其实最美丽的，也许用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不过到现在我也宁愿去自己想象个美丽的结局而不愿接受这个结局...
(含剧透..)

故事
前言
“欢迎大家光临天象馆，这里有着无论何时都绝不会消失，美丽的无穷的光辉，漫天的星星等候着大家的到来”
“如果我有一个愿望的话,我希望是机器人和人的天堂永远不要分开......”
“原来是果然是我自己的故障....”

序章

我，一个废墟猎人，在这个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中搜寻一切可能用来生存的东西，吃的，喝的，用来交换的东西，一包香烟，一瓶啤酒都是奢侈品，怀中防水盒中的一只香烟已经珍藏很久了。
由于细菌武器和核武器的使用，30 年前世界人口在第一年减少了一半，第二年又减少了一半...到现在，许多都市都是用来消灭人类的自律型作战兵器，而不是人类了。当然目前这个也不例外，侵入这个封印的都市就遇到了三位同行，在我的摩托和他们的胸膛都失去应有的作用后，我只能在瓦砾中匍匐前进了，这也是为了不被作战兵器发现，我可不想仅靠手上只有三发的溜弹发射器拉爱对抗他们。身上的防水服已经被酸雨-大战的遗留物-所浸透，沉重无比。
路边的商店早被别的猎人洗劫一空，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去维持生存的价值了，更别说酒这类奢侈品了。望着远处的大厦，这一直是这座城市最显著的建筑。“那圆形的顶楼是雷达站吧，那应该有军事储备”....随后我朝着那里进发了.

相识

夜视仪中突然设来刺眼的白光，我迅速的摘下，不然我就要当一辈子的盲人了-其实真盲了，在这个地方也活不了多久，不被作战兵器的生命系统捕捉到，就是要饿死-所带的备用粮食在刚才交战中丢失了。

“欢迎大家光临天象馆”眼前出现了一位少女说着奇怪的话。
“这里有着无论何时都绝不会消失，美丽的无穷的光辉”她在继续说着，装束很奇怪，大约只有 14、5 岁的样子，长长的银白的头发，女服务生一般的工作服，在空中飘动的头带，不时变换的颜色。
“漫天的星星等候着大家的到来”，我发现她还有手中一堆奇怪的电子零件。
我警戒的用发射器对准了她，但是她没丝毫的惊讶，仍然用安定的眼神看着我。
“欢迎你成为本馆第 250 万位游客”她又开始唠唠叨叨的说个不停了。
“请你接受礼物，这是花束”，说完，把那堆电子零件递向我，难道这些旧灯棍，麦克风，二极管就是所谓的花束么。
我突然意识到对方是谁了。“你是机器人么？”
“是的”她面带微笑的回答着，丝毫不对我的枪口有什么不良反映。
我这才注意到不远处门口的应急灯还亮着，说明这个大厦的电还在供应。战后能有这样的地方真不多，而且竟然能有残存的机器人。除了外面那些作战兵器之类。
“我不是你什么客人，也不喜欢这里”我强硬的回答，我可不想纠缠在这里，备用粮食已经不多了。
“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你不是第 250 万客人，我是为了您高兴才这么说的”接下来是一堆长的不能再长，让人疯狂的道歉。
“其实我认为我的系统存在故障，而且自我修复功能也有故障”。。也许她的唠叨就是故障，我是这么想的
“那个，客人，这是本馆的优惠卷，还有本馆特别的纪念演出”说着她从耳朵边里抽出一张纸条递给了我。
“我可没什么兴趣”话是这么说，我还是答应了她去里面坐一坐，至少找个椅子休息下我是需要的。。

翌日
“欢迎大家光临天象馆，这里有着无论何时都绝不会消失，美丽的无穷的光辉，漫天的星星等候着大家的到来”翌日，她仍旧站在大厦门口重复着这一句话，而事实上这座城市已经空了 30 年了。

交谈中得知（被她罗嗦的不耐烦了，索性搭下话她反而少多了，和同老年人讲话一个道理吧），由于电源已经切断了，这座城市使用的是后备电源，她一年中只有几天是处于活动状态的，但即使是这样，三十年来她也仍旧重复着机械性的动作，即使知道是程序，但是仍旧这样坚持着，心中难免产生一丝的怜悯。。

身体的疲惫让我睡了整整一天，这个大厦也没什么好找的，一楼食品集散地早被水淹没了（如果那还叫水的话，天空中的雨是需要净化才能喝的），“客人，如果您饿了，或者身体不舒服，我可以联络本花菱大厦 1 楼食品部”“暂时无法和服务部联络，请您稍等”又是永无止境的唠叨。。。
既使我用再怎么强烈的话语去打击她，她仍旧微笑着回答：
“客人，你身体不舒服么”“没什么大毛病，习惯了”
“如果您身体不舒服的话，做为本馆服务员我有义务。。”“够了，我自己静一下。。”
这是我这几个小时来第 N 次这样阻断她的对话，但是知道过不了 10 秒种，她还是会继续说的。

我不知道这地方究竟用来干吗，橘红色的穹顶，一排排整齐的椅子，房间中央巨大的黑色机器，带有 2 个大圆球，上面有无数的透镜，整体想一个哑铃一样，或者说天平矗立在那里。
“你好，客人，距离本次天象开始还有几分钟时间，请您坐好”“我可没什么兴趣”她没有理会我的反抗，面带微笑的转身走向那个黑色的机器。

“你好，我是本馆星象解说员 星野梦美，由我来为大家解说，请允许介绍我的搭档，耶拿小姐”“什么？！“我警戒那起了枪
“其实呢，就是我身后这台机器，那么开始了”她头上的彩带变化着绚丽的色彩
一片寂静……
“那么开始了，耶那小姐”
还是一片寂静……
“我说，不是要开始表演么”我问倒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又是一连串的道歉，“其实耶拿小姐很久不能动了，似乎出了什么故障，我已经联络修理部了，但是并没有反馈”“不过您不用担心，本馆维护人员马上就会来”我想说这不可能了，对一座废弃 30 年的都市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不出来，看着她那天真的脸狭，我不忍心告诉她真相。
我帮你修好吧，我没说出来，但是想这么干了，天啊，我这是在做什么，一个猎人的职责告诉我应该迅速离开这里的。

维修中，我得知这是个星像仪，很古老的东西，怨不得她说客人越来越少呢，因为全息投影仪之类更好吧，虽然没客人真正原因我说不出口。
“馆长说，大家都去旅行了，有一天会回来的”
“我是廉价型机器人，很想知道眼泪是什么呢”
除了话之外，她还不时递给我各种工具，
“请问，你需要这个么”一个扳手
“该轮到使用它了吧”一个锤子
实际上我需要的仅仅是螺丝刀和一快破布，用来擦去仪器上用来保养却凝固的润滑油。
“如果有天堂的话，我希望....对不起，到了休眠时间了”
“耶拿修好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她显然很高兴
“谢谢，下次星象开始于…….”还是程序式的话，但明显透着无限的喜悦

我只从巡回教师那听说过星空，我记事起天空就已经开始下雨了。
当我看到穹顶上无尽的星空后还是惊呆了
深蓝色的天空，闪烁着白点的星空，被梦美称做银河的东西，如此耀眼。
梦美陶醉的讲解着各个行星，还顺带着希腊故事中相关的内容，这个时间她就是主角。
“为了答谢你是本馆的第 250 万位旅客，特别邀请您观看本馆的特别演出”
当一切准备好的时候，一切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与寂静
当我注意到连门口的应急灯都灭了的时候，就知道这不仅仅是耶拿的问题了，这座城市电源断了，30 年来他没断，有一个机器人天天守侯在这里等待着游客，却在她精心准备的特别演出前断了。
“听我说，梦美，不要停，继续讲”
“可是，客人，耶拿已经不能工作了”
“没关系，你继续讲就是了，我很想听”
“是，我明白了”梦美高兴的回答。
接下来是人类如何从热气球到飞机，从火星文明到地球文明，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看着黑暗中微微发光的,也许这一天她盼了很久了.
“虽然目前地球上人类因为资源等问题互相争执，我相信有一天还是会一起飞翔太空的”听着梦美这么说，我真的想外面的世界要是如此就好了。

离开

“我该走了”说这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忧郁，这里没电了，当她再进入充电模式后就会一直坐那里等待着电的来到，可是...
“客人，您的病不重要么？”完了，看来我有病是很难从她印象中抹去了“是的，机器人记忆一向很好”她的回答真令我哭笑不得。
“护送老年人和有病客人是我们的职责”“但是你不是要工作么”“今天是休息日”...
“我一直认为机器人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希望能一直在一起”事实上机器人已经沦落为杀戮的机器了，比如在外面游走的作战兵器。。
“客人，这是您的”说完，递给了我那朵花，假如那可以叫花的-各种电子器件。
我带着她蹒跚的走在小道上，为了不被作战兵器发现，她并没意识到什么不对，认为是下雨马路上才没人，甚至提议我去买个蛋糕吃-虽然我根本没吃过，虽然那家店早被同行洗劫一空了。城市还是保留着 30 年前人们迅速撤离前的样子，而她甚至都不知道撤离的事实。
“听着，在这里呆着，不许动，这是命令”和她多次交谈中似乎这话最有效。
“帮我保管好”不知道为什么，在要去解决最后那台机器时候，我要把花束交给她保管，我明明不喜欢的..
她听话的答应了。

当我把枪口瞄准巨大的作战兵器后，脑海中不禁想到逃出封印都市后和她一起讲解星空，一种新的生活，即使她只是个机器人..
流弹按照预想集中目标，但是，是哑弹..
我从那刻起就知道这场战斗我输了
在瓦砾堆中我想起了以前队长说的话，如何对付这种兵器，想到了她。。
我必须趁援军到之前击败它，带着梦美离开这封印的都市。
第 2 发打中了作战兵器的腿部，但即使这样它还是用主炮命中了我后方的建筑物体
随着白茫茫一片，我想到了“死亡”2 个字，还有就是无尽的雨
下一炮它绝对不会打偏了吧。。。
熟悉身影，工作服，银白的头发，飘动的发带，挡在了我和作战兵器之间。

不。。。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集中了作战兵器，因为她在中间，我才有机会时间击中稍微迟疑的作战兵器，但是...
密集的机枪集中了她，纤细的下身化为无数的碎片

"其实我想向他发送停止攻击信息,但是似乎没用呢,我代表他向你深深的道歉"
“梦美！”望着眼前只有头部和胸部的梦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想无力的向空中嘶叫
“别担心，机器人是不会痛苦的”她看到我注视着裸露的电线后安慰的说，可是她的语气和表情分明说明她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眼前出现了黄色斑点，是梦美的全息投影仪，记录了她往日所珍重的一切，她所看的一切：
一群人站在梦美面前，手里拿着东西-防毒面具，显然是撤离时候的影象

“梦美，大家要去旅行了，不好意思留你在这里”
“没关系，我会和耶那照顾好一切”
“梦美，对不起，他们禁止带走人以外的东西”我可以从影象里看到背景里正有化学细菌武器掉落
“梦美..”一个年轻小姐站在了梦美眼前
随后是跪下紧紧搂抱着她“梦美，对不起，对不起.....”虽然年代很久了，可是仍然能清晰的听到所有人都在哭泣
“我等你们回来，大家要玩的愉快啊”

“其实”说话已经很困难的梦美开口了“我自己的数据库和自学型数据库一直分析馆长他们不会回来了，但是我坚信他们会回来的，所以我认为自己出现了故障”
“不，我其实是带你回来的，你看墙的那边，有新的形象仪，新的观众，馆长也在那等你”
“是么？果然是我出现故障了呢”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程序么，是程序的话，你不该相信啊，梦美
“我脑后有一片黄色的记忆芯片，把他插到新的机体上，我就可以再次活动了”实际上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制造出她身体的人了，
但是我还是说不出口
“其实我的愿望是，天堂里不要分开机器人还人类，大家能快乐的在一起，机器人永远可以服务人类，我就很高兴了”

“欢迎...大家光...临天象..馆..”
“这里有..着无论何时都绝...不会消失，美丽的...无穷的...”

我曾经听的腻了，我多么想听你说完，说完吧，梦美，求你了...
但是回应我的只有头带颜色边暗而已...
让我嘶叫我，我想，但是我不忍打扰熟睡的梦美
最后她流泪了,自称为廉价品的她流泪了,不过即使这样,脸上仍然带着微笑,看着他的瞳孔由翠绿渐渐变为深绿....
我轻轻拔出黄色的记忆卡，远出传来隆隆的履带声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我将枪扔向了一边，握紧那黄色的记忆卡，缓步走向远处...
(完)

由于游戏出了有段时间了,相信可能有人已经玩过了.玩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听游戏中的音乐,残缺悲伤的结局始终只能用这种音乐来寄托.

ICO,迷失在古堡的灵魂

忘了时间的钟

写在前边的话：

ＩＣＯ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清新，幽静的风格｀｀我很难说清楚它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清楚它在我心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直就想写一篇ＩＣＯ的剧情小说，但ＩＣＯ的剧情非常的简单，甚至连对白都不多，所以一直担心无处下笔｀｀但真正写起来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游戏留给我们玩家的空间太多了，可以说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ＩＣＯ故事.

说起来，还要请看这篇小说的朋友见谅，最初我也是想按照ＩＣＯ本来的故事进行的，但写到后边，忍不住就自己发挥起来，增添了许多原本不存在的人物，变成了一个ＹＹ文～也许只有主线和结局才能让你看明白这是写的ＩＣＯ，希望你能喜欢｀｀

第一章　序篇

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至少村子里的大人们都是这么说的，村子里别的孩子也不愿意和我一起玩，我知道他们嫌我是怪物，我的头上比他们多了两个角。

不过，我倒也无所谓，没有人和我玩，我就自己玩。我最喜欢一个人穿过村子前的那个森林，来到海边的沙滩上一个人尽情的疯狂。在沙滩上像没头苍蝇一样疯跑，和沙滩上的小螃蟹聊天，甚至干脆一头扎进海水里把自己融化进去。累了就躺在沙滩上来个彻彻底底的日光浴>_<

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可不知道为什么，村子里的大祭司，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海边，甚至把饫锪形　遄永铜慕　亍?-

不管这么多了，这样更好，就让这成为我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王国吧^^

我常常就这样躺在沙滩上傻望着蓝天，一望就是一整天。不是我不想回去，而是我害怕看到爸妈看我的眼神，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透露出那么一种哀伤。

不过，在我 15 岁生日这天，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哀伤。

这天一大早，村里的大祭司带者他的几名侍卫，闯入了我的家中，请我跟他们一起去完成一个仪式。与其说是请，倒不如说是命令，看着他们威严的面孔，根本就容不得我说一声不。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慌张，似乎早已预知了这一天的到来。－－我麻木的跟着他们一道出发了，尽管不知道会去到哪儿。我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村子，村子里已经聚集了和我看起来同样麻木的人们，还看到了伏在父亲肩头抽泣的母亲，我的心理突然也抽搐了一下，不过只是那么一瞬间。可能这个地方真的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吧。

跟着他们不知道走了多久，结果来到了海边。我心想：早知道是来我的秘密王国，就早说嘛，我知道好几条近得多的小路。－－！

不知道他们从哪弄来了一只小船，我们开始向大海的深处进发。大祭司就坐在了我的对面，两眼直直的盯着我，不知道要干嘛，难道要把我仍到海里去```＝＝！

“孩子，也应该告诉你你的命运了。”他突然开口说话了。

我警惕的望着他，说不定真的是要把我扔下去了！＝＝

第二章　萨索尔

他见我没说话，便自己说开了：“说起来，你还记得萨索尔吗```”

突然听到这个名字，我心里不由得为之一怔，怎么会不记得呢，萨索儿比我大三岁，他是村子里唯一肯和我一起玩的人。其实，说起来也是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头上长了角的孩子。记得在五年前的一天，我又被村子里的孩子们排挤了，独自一人坐在树林里发呆，这时萨索尔出现在了我面前。

“哎，小子，很孤独吗，带你去桓龅胤健！？

我抬起头来，眼前是一个很清秀的男孩子，飘逸的头发，晶莹透亮的瞳仁　　侨赐嘎冻鲆恢钟朊湃炅浜懿幌喑暗男θ荩

“带你去一个你会觉得快乐的地方，有兴趣就跟上吧。”

说完，他就自顾自向前走去。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我，我也起身，跟在他身后向树林深处走去````

终于我们穿过了树林，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阳光，沙滩，碧蓝的海水。

“这里怎么会这么美啊！”我情不自禁的喊了出来。

“呃，原来你会说话的－－”萨索尔看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萨索尔有一种令我畏惧的威严。

“好啦，我又不会吃了你，既然来了，屯娴每　牡惆伞彼　遍乙恍Γ　缓笙蚺懊团芗剑　煌吩　肓Ｋ　铩

“哎，你还在干嘛，不会游泳吗？”他猛的从水里冒出了头，冲我喊道。

我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萨索尔无可奈何的耸了耸肩，慢慢的踱到了岸上来，旁若无人的在沙滩上摆了一个大字。

“哎，小子，你觉不觉得这里的天特别蓝```”

我连忙抬起头来，但为什么我觉得这里的天空与我平时见到的天空没什么分别呢```

“你那样傻望着累不累啊，到这来躺下慢慢看吧。”

原本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像命令一样，我不得不顺从的躺在了他的旁边。躺下来以后，我突然觉得天空变得更宽广，更蓝了`````

“其实这样才能感受到天空的广阔的，因为只有躺下来的时候，身体才最放松。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轻的，轻到好象你自己也融入了那一片蓝似的```”

“是啊，感觉自己好象变成了海面上的海鸥一样```”

他扭头看了我一眼，“其实我的话已经够少的了，想不到你比我还能耍酷```”

“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的，我已经习惯做一个哑巴了。”这是实话，所有人都像避怪物一样避着我，我想找人说话也找不到。

他噢了一声，便闭上了眼睛，好象真的是把自己融入这海天之间似的。

趁这个时候，我仔细的打量了一下他。被海水打湿的 刘海搭拉在长长的睫毛上，棱角分明的脸庞美得让人赞叹。不得不赞叹一下造物主的神奇，竟然还创造出了比女生还漂亮的男孩子。突然，我全身为之一震，他的头上竟然也有两只角，和我头上的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沙滩是村子里的禁地。”他没有睁开眼睛，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啊！村子里的人们常说的禁地就是指这里吗？！”

我变得异常慌张起来，从小就听到村子里的大人说，村子里的任何人都不准踏入这禁地一步，否则会被驱逐出村子的。

他睁开了眼睛，用那晶莹剔透的瞳仁盯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他的眼睛里蕴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一下就把我那颗原本慌乱不安的心给抚平了。

“怕什么，我已经把这里征为我的私人领地了，我就是这的国王，想唱就唱，想跳就跳，你呢，就当我的仆人吧，这样你也就能随意进出这个地方了。”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如果以后还能跟他在一起玩，当他的仆人也没什么不好的，我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可能是相同的境遇能让我们找到彼此的共鸣吧。

“真的没问题吗```？”我怯怯的问道。

他翻身坐了起来，望着大海的深处，说道：“对村子里的其他人来说，这里也许是禁地，但对我们来说，也许无所谓了`````”

“我还是教你游泳吧，不然你这个仆人就太不称职了。”他突然又亢奋起来，拉着我的手向海浪冲去，这次我没有再拒绝。

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属于我和他两个人的世界里尽情的挥霍着自己的青春，虽然他嘴上口口声声的把我唤为仆人，但我知道其实他一直把我当成弟弟看待的。在这段日子里，他教会了我很多，教会了我游泳，教会了我捉螃蟹````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生活的态度。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自己是多余的。现在他让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能取代谁。

就这样，我和萨索尔一起度过了两年的快乐时光，直到有一天，我照例去海边找萨索儿，但我等了整整一天，他始终没有出现。萨索尔突然消失了，消失得是那样不露痕迹，好象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我的生活渐渐的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但不同的是我现在拥有了一个沙滩，和一颗不再自怜的心.

第三章　　神秘的古堡

“你是不是很奇怪，萨索尔突然消失了```”

大祭司的话将我的思绪从过去时光拉回了现实。

“是的，你知道他去了哪儿？”我怯怯的问道。

大祭司叹了口气，将视线转移到了海平线上。

“其实，萨索尔是我的孩子```”大祭司的话语突然变得有点颤抖。

我惊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回不过神来。说起这个大祭司，在村子里也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他不是本村的人，听说是在十几年前，突然来到村子里的，听说他出现在村口的那天怀里就抱着一个婴儿``````

那时，我们这个村子很弱，经常被周围的部落攻击，由于经常受到天灾，人祸的侵扰，眼看村子即将土崩瓦解。这时，他适时的出现了。因为他拥常人所不具备的魔力，所以为村子做了非常多的事，使我们村子一下成为了方圆最繁荣的部落。大家都非常敬仰他，于是，他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村子里的大祭司，守护着这个村子。

不过，他同时也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不过这不重要。大祭司是村子里的支柱，这点就足够了。

“其实萨索尔有一点和你是一样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大祭司转过头来，盯着我。

“因为我和他头上都长了角，是吗？”

“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其实你们最大的相通点就是你们都很孤独，并且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大祭司叹了口气。

“因为萨索尔和我都是被遗弃的人啊，我们只能为自己而活着```”

“果然，你受萨索尔的影响很深```”大祭司摇了摇头，“每个人都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实在不明白他的意思，“呃，我们到底是要完成什么仪式呢？”

“两年的一天，在萨索尔 15 岁生日那天，他也进行了这个仪式```”大祭司的声音有点哽咽了。“在这片海的深处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堡，那是一个各种各样的灵魂的栖居地。这些灵魂曾经警告过我，凡是村子里出现了头上长角的孩子，就必须在那个孩子 15 岁生日那天把他作为供品送到古堡里去，否则村子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我心里一惊但没有表现出过分的害怕，反而很平静的接受了这样的现实。“那我被送进了那个古堡后会怎么样？”

“孩子，这就是你和萨索尔的命运。至于以后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你们祈福吧。”大祭司闭上了眼睛，不再看着我。

管它的呢，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觉得有点解脱了。我舒舒服服的躺在了船头，望着一望无际的天空，依旧是那么蓝。偶尔看到从头顶掠过的海鸥，觉得他们真惬意，不用受什么命运的羁绊，想飞到哪就飞到哪去。

就这么，我竟然很惬意的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被叫醒的时候，一个巨大，神秘的古堡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这时，大祭司的两个侍从上来架住了我。他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退下。

“孩子，我们进去吧。”大祭司走上前来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我点了点头，深吸了一口气，走了出去。当我踏上了这片土地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象有一种力量在悄悄的灌入我的身体，使我的身体忍不住产生了颤抖的预感。

“还好吗？能不能继续往前走？”大祭司显然觉察到了我这细微的变化。

“恩，没问题。”我点了点头，跟着他们继续像古堡里走去。这股神秘的力量渐渐灌满了我的全身，最初的不适应渐渐的被极度亢奋所取代。

我们来到了古堡的大门口，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两扇门，足足有十几米高，而且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很独特的水晶砌出来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很暗淡无光。

“把那把剑拿来。”大祭司对其中一个侍从说道。那个侍从点了点头，走到一个僻静处，拨弄了一下墙上的油灯，刷啦一声，旁边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隐蔽的密室。侍从从里边拿出了一把巨大的剑，这把剑看上去似乎被封存了很久，剑鞘上已经布满了灰尘。

大祭司接过了这把剑，一下把这把剑拔出了鞘，这把剑顿时焕发出了夺目的光芒，并且伴随着一道道激光激光向古堡的大门扑去，这一道道激光如同蛟龙一般缠绕在上边，这两扇巨大的门顿时像被注入了无穷的力量一样，一下变的异常的光辉夺目。

古堡的大门慢慢的开启了`````

第四章　优尔坦

“我们进去吧。”大祭司没有看我，而是漠然的望着前方。

我们就这样，进入了这个神秘的古堡，来到了大厅，这里比我想像的还要大很多。虽然很宽广，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

我们走了很远，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大殿里，这里的四周竖立着许多巨大的棺材，棺材的表面看上去凸现出了人的面布的轮廓。我以前听到过村子里的人说过，这种人面棺材有一种巨大的魔力，能够封印死者的灵魂。

我们来到了其中一个棺材的面前，侍从将我抱了起来，小心翼翼的放到了这个棺材中。

棺材的门被合上了，但是有一个小窗口，还是可以看到外边。

“孩子，不要怪我们，这一切也是为了村子```”大祭司不断的在外边重复这句话，声音伴随这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我慢慢的坐了下来，光线变得越来越昏暗了，我开始有点感到不安。从小我就莫名的对黑暗感到恐惧，每当夜晚降临，当我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自己的手脚慢慢的被黑暗吞噬，就会觉得自己心像是被狠狠的撕开了似的，血流不止，痛得说不出话来。

我索性闭上了眼睛，慢慢的进入梦乡```

在梦里，我打开了这个活棺材，不过梦中一切都是那么朦朦胧胧，我只能追寻着前方隐隐约约的光亮，麻木的向前走着```

不知不觉的，我走到了一个环形的阶梯处，前边没有路了，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了上去。这里实在是太高了，好不容易走到了最上边，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了。

这时我发现在天花版上挂着一个巨大的笼子，里边似乎关着一个人，但光线太昏暗了，一点也看不清楚。正当我想靠近点看看清楚的时候，突然一双手从我的身后一把将我抱住，接着我便失去的知觉。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竟然已经躺在大殿的地板上，我回头看了看，关我那个棺材早已经掉在了地上，摔成了几节。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进入了这个古堡以后，我身体里的那股神秘的力量越来越沸腾，这突然而来的力量显然已经超出了我身体的负荷，我已经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快承受不住了。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在正前方有一扇门，我慢慢的走了过去，推开了那扇门。没想到的是映入眼帘的正是我刚才在梦中见到的那些熟悉的场景。

我走了进去，抬头望向天花板，那里果然挂着一个巨大的笼子。于是，我踏上了那个环形的阶梯，想上去一探究竟````

终于来到了阶梯的尽头，现在的光线比梦中要光亮了很多，我已经隐隐约约能看清笼子里关着一个人了，他（她）？全身绻作了一团，还是看不太清楚。难道他（她）也是跟我一样被送到这来的供品吗？我突然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是啊，在这种环境下，能找到一个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同类，不管是谁，应该都会很激动的吧```

我俯在前边的栏杆上，朝他（她）喊道“你是谁，怎么会被关在上边？”

他（她）应该是听到了，坐了起来，但是并没有回答我的话。

“你等一下，我这就救你下来。”我已经发现旁边有一个机械的拉杆了，应该是控制这个笼子的吧。

我用力的压下了这个拉杆，果然笼子开始慢慢下落了，我也赶快往下边跑去。

我到了下边的大厅里却发现笼子并没有完全的落下来，而是停在了 3 米高的半空中。这可怎么办才好，我突然发现了竖立在旁边的两座巨大的人面石像，足足有两米多高，我忽然有了办法。

我奋力爬上了这两座石像，运了运气，猛的往前一跳，总算攀上了这个巨大的铁笼。没想到这个铁笼已经好象是年代有点久远了，被我这么一折腾，上边的挂钩竟然突然断掉了。整个笼子的重重的饿掉在地上，我的屁股也差没摔开花```- -不过，铁笼的门倒也一下子摔开了。

笼子的人走出来了，站在了我的面前，我坐在地上抬头望去，洁白的连衣裙，雪一样的肌肤，清秀的脸庞，雪白的瞳仁，甚至连利落的短发都是乳白色的，飘逸的刘海搭拉在长长的睫毛上，天哪，简直就像是堕落在凡间的雪的精灵。她看上去比我大两三岁，个子也比我高出不少```

“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她的声音也很空灵。

我回答道：“我是附近村子里送到这来的供品，因为我头上长了角，村子长了角的孩子都会被送到这里来的```你``也是吗？”

她没有说话，而是慢慢的蹲了下来，用她那雪白的瞳仁盯着我，仔细的打量着我，好象从来没有见到过活生生的人类似的。

“你```叫什么名字```？”我被盯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随便问个问题来打消这尷尬的局面吧。

“我叫优尔坦。”她又开口说话了，她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我，眼睛里写满了好奇```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悄悄逼近了我们`````

第五章　古堡迷踪

优尔坦很认真的注视着我，仿佛我是天外来客似的，她慢慢的伸出了她的右手，慢慢的抚向我的脸庞，好象要将我一探个究竟。我的心忽然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紧张得快要窒息了。她的手好修长```好漂亮```

突然，一个神秘的黑影出现在了优尔坦的身后，一把将她抱住扛在肩上转身就跑，而不远处的地上，也出现了一团黑色的旋涡。这个神秘的黑影扛着优尔坦跳进了这个旋涡里，旋涡旋转得越来

厉害，那个神秘的黑影已经完全融入了那个旋涡里，而优尔坦则像被卷入了沼泽一样越陷越深，转眼间就只剩半个身子还露在外边了。

我被突然发生的这一切惊呆了，身体迟迟不能动弹，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我的身体定住了，只能眼看着优尔坦那惊慌失措的眼睛，和她越陷越深的身体。

这时，从对面的天窗上突然射出了一束紫色的光环，穿透了我的胸膛。我只感觉到心口一阵疼痛，我死了吗？我依稀的看到了那个窗口出现了一个人影，我的身体在往后下落```目光渐渐远离了那个天窗，随着我的脑袋重重的摔在地板上，眼里的天花板上的大吊灯也变得摇摇晃晃的。

我还有知觉```我还没死```我的身体竟然能动了！我挣扎着站了起来，赶忙向那个黑色旋涡看去。

不好！优尔坦只剩下一双手还伸在外边，整个身体都已经被卷入了旋涡之中。我来不及多想，快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使劲的把他往外拉。

这个旋涡里不知道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我只感觉到一股强大力量在和我抵抗着，而我的力量似乎实在是太渺小了，眼看着优尔坦已经越来快整个陷下去了，而我却越来越无能为力。

正当我开始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我感觉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从优尔坦手里传出绵绵不绝的灌输到了我的手里，大脑里，一直到灌满了身体```

我突然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力量，我再用力的往外拉，优尔坦也渐渐的露出了刚才被旋涡吞噬的身体。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把她给拉出了这个可怕的旋涡。

不过，还没等我们喘口气，刚才那个黑影又从旋涡里爬了出来。它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实体，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影子，两只冒着蓝光足足有碗大的东西似乎是它的眼睛，正恶狠狠的盯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向我们逼近```

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勇气，一把将优尔坦拉到了身后，与这只可怕的恶魔对峙着。眼看着它越来越近，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没办法了，先发制人吧，我拾起了掉落在地上一根火把不顾一切的挥舞着冲了上去```想不到，原来它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恐怖，看到我这么恶狠狠的冲了上来，它居然也有点害怕，不住的后退，躲避着我的攻击```^^

他的移动速度很快，我挥了几次都没有打中它，而我已经累得半蹲在了地上。它见我已经疲惫得站不起来了，于是便放心大胆的向优尔坦走去。在它走过我的身边时候，我突然用尽我最后的力量，向这个恶魔发起了攻击，它来不及躲闪，没几下就倒在了地上，黑影慢慢在在空中飘散，那两只冒着蓝光的眼睛升到了空中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它已经被我消灭了吗？原来恶魔也没有我想象中的恐怖嘛```- -

我不敢丢掉木棍，天知道还会不会有别的恶魔出现```我回过头来，优尔坦还坐在地上呆呆的望着我，我向她走了过去。

“刚才那个是什么？有人要害你是吗？为什么？”我一口气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优尔坦依然只是呆呆的望着我，什么话也没说。算了，如果她不肯说我也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一天她愿意的话应该会自己告诉我的吧。

“你继续呆在这里太危险了，我带你一起离开这里吧？”我向她伸出了我的手。

优尔坦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了她的手```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那种神秘的感觉又出现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永远也不放开她的手```

以前是一个人，现在突然多了一个优尔坦，感觉自己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我不能再为自己而活，因为现在的我还背负着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了她，我一定要找到出路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

说到出路```这么大的一个房间，却一直没有看到哪里有出去的通道啊－－！

我们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出路，自己倒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了，还是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吧，我们靠着那两个巨大的石像坐了下来。

正当我们为找不到出路而懊恼时，优尔坦的身上突然散发出了一种奇特的光芒，这种光芒似曾相识，我想起来了，大祭司用来打开这个城堡的大门的那把神秘的巨剑焕发的就是这种光芒＝＝！优尔坦看上去也很疑惑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突然一束强烈的激光从她身上射出，这道激光跟那把剑散发出的激光也如出一辙。从优尔坦身上射出的那道激光迅速的缠绕在这两座石像上边，石像开始变得有了光泽起来，并且慢慢的分开了，原来在石像的后面有一道隐蔽的小门。

“你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力量，你到底是谁？”我实在很奇怪。

她只是摇了摇了头，捂住了自己的脑袋，显得很痛苦的样子```算了，可能她真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是谁吧```

“我们还是赶快从这离开吧”我对优尔坦说道。

她点了点头，我们踏上了新的旅程，虽然不知道该去到哪儿，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携手前进，一定能找到出路的。

隐约中```我也感觉到这个神秘的优尔坦很不简单，怎么拥有这神秘的力量```她到底是谁呢``````

第六章　重逢

我和优尔坦一道跨入了这道暗门，来到了这间大殿的外边，想不到这外边居然别有一番洞天。头顶上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偶尔掠过几只海鸥发出“嗷```嗷```”的叫声，在这空旷的古堡里显得是那么凄凉。眼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连接着古堡的另一间大殿。

优尔坦按耐不住的冲上前去，环视着天空，张开了他的双臂，像是从来没有见过这外面的景象似的，脸上写满了惊讶与好奇```

我小心的俯在走廊的栏杆上，朝下面望去，我只感觉到一阵晕眩。这里实在是太高了，一眼望下去只有一片礁石和碧蓝的海水。没办法，只能继续向走廊那边的大殿走去。

优尔坦似乎还沉侵在她的世界里，迟迟没有跟过来。

“优尔坦，快过来```”我冲她招手。

优尔坦回过神来，对我点了点头，小跑着朝我这边过来了。她那乳白色的头发迎风飘了起来，清秀的脸庞完完全全的呈现了出来，她真的好美，她的美甚至让我联想到了另一个人，萨索尔。

正当我看得出神的时候，突然优尔坦脚下的石板开始松动起来，不好，好象要跨了。我赶忙向优尔坦冲去。

果然，随着轰的一声，石板一下崩裂了，优尔坦掉了下去，而她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我扑了上去，奋力的一抓，总算抓住了她的手。而她似乎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被吓得失去了知觉```

我费力的将她拉了上来，自己也摊倒在了这条奇怪的走廊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刚才真的好险```

我慢慢爬了起来，看看身边的身边的优尔坦，她还是处在昏迷中，清秀的脸孔上似乎写着一丝恐惧。

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旋涡，这个旋涡比刚才的那还要大得多，我下意识的抓紧了手中的木棍，准备应付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果然，从这个旋涡里又浮现出了一个黑影，这个黑影比刚才的那个还要巨大的多，而且还挥舞着两只巨大的翅膀，瞪着它那牛铃般的冒着蓝光的眼睛，默然的盯着我们。

不过这次我已经不那么害怕了，经过上次的一战，我发现这些恶魔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很有点外强中干的感觉^^

它慢慢的落到了我们的面前，跟我们就这样默默的对峙着，气氛一下变得异常紧张起来。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流逝过去，终于，它开始慢慢的向优尔坦走去```

不行，我不能让它伤害优尔坦！我握紧木棍，冲了上去，用力的挥了出去````

随着“铛”的一声，木棍掉落在了地上，我的手也被震得发麻。它回过头来，默然的看着我，随着他的巨爪一挥，我的身体就飞了起来，跟着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它太强了，我根本就不是它的对手```

我痛苦的抬起头来，眼看着它把优尔坦抓了起来，放到了肩上，然后慢慢的走向了那个黑色的旋涡。不行，我不能让它带走优尔坦！她是我的同伴，我说过要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我还没有尽自己的全力呢，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放弃！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拾起了地上的木棍，不顾一切的冲了上去，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向这个恶魔发起了攻击```但它的身体像钢铁一样，实在是无从下手，而它只是两眼一睁，我整个人便又飞了出去```一切都结束了吗？我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优尔坦，但是现在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优尔坦慢慢的堕入地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我果然一无是处```随着我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我分明听到了自己心里那仅存的一丝幻想被摔得粉碎。

眼看着这个恶魔已经扛着优尔坦走到了旋涡的旁边，它却突然轻轻的放下了优尔坦，转过身来两眼直勾勾的盯着我。

“ 依蔻，好久不见了```”它突然开口说话了。

这个声音！难道是`````= =！

“萨索尔，是你吗！！？”我声音有点颤抖。

眼前的巨大的黑影在慢慢消失，随着一团黑雾的渐渐逝去，一个清秀的少年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你不是应该叫我主人的吗```”萨索尔看去一点都没变，晶莹剔透的瞳仁，棱角分明的脸庞，依然是那么俊美。不过奇怪的是为什么他还是两年前的样子，一点都没长高的样子，脸上也依然透露出那么一丝的稚气```

“呃```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依蔻，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他转而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茫然的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不过```萨索尔，想不到还能见到你，这两年里你过得怎么样？”

“我还好啊，倒是你，还是那副标准的苦瓜脸。” 萨索尔笑了，他的笑容足以融化整整一个冰山。

他这看似不经心的一笑，一下子就打破了我们刚刚那不和谐的隔阂。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强忍着眼里的泪水冲上前去，想要拥抱他。

但是我的双臂却穿过了萨索尔的身体，眼前的萨索尔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依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切都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萨索尔没有回头，平静的说道。

我转过身来，不解的望着萨索尔```

“在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灵魂，欢乐，痛苦，希望，悲伤`````各种各样的情感互相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这个世界，而这座古堡就是这些灵魂的栖息地```”

“我还是不明白，那为什么要把我和你送到这里来呢？”我不解的问道。

“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是被神选召的孩子```”萨索尔转过身来，盯着我的眼睛。

我惊得张大了嘴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随着这个世界的发展，人类的世界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于是神只能不断的创造新的情感来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而我们这些头上长角的孩子则是被神选召为这些新的灵魂的载体，在我们 15 岁生日这天，我们体内的灵魂已经变得成熟，而我们也会在这天被送到我们的归宿地，将我们的肉体进行永久的封印```”萨索尔的声音依然是那么平静。

我彻底的蒙了，载体！？难道大祭司所说的我的迟早会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吗？连自己的生命都是虚幻的，哪里来的价值```两滴清泪渐渐的从我的脸庞滑落`````

“是不是觉得神很不公平```不过``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许多的不公平编织而成。”萨索尔的态度依然很冷漠，“依蔻，你放弃吧，这个女孩子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的，离她远一点吧，这是为了你好```”

“不行，我向她承诺过，一定要带她离开这里，我会保护她的！”我快崩溃了，歇斯底里的喊道。

“哈哈哈`````”萨索尔大声的笑了起来，这笑声在这幽静的古堡里显得是那么的放肆，我的脊背只感觉到一阵阵的发麻，他真的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和蔼可亲的萨索尔吗```

“你说你要保护她，但你凭什么她，凭你那副瘦弱的身躯？还是那根吓吓小孩还行的木棒？”萨索尔看着我，眼里写满了鄙夷。

“我```我```就凭我这颗誓死守护她的心！”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冲萨索尔吼道。

萨索尔收起了笑容，继续说道：“你想保护她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个古堡的深处有一把被封印的剑，那把剑的名字叫曙光，以前也有一个和你一样试图将优尔坦带离这个古堡的人，但是他失败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将自己化身成为曙光之剑，并且封印起来，一直在等待一个能拯救优尔坦的人出现，你如果真想守护优尔坦就去找那把把剑吧```”

“那把剑在哪儿？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找！”我不能他说完，迫不及待的问道。

“别那么心急，曙光之剑被封印在古堡的深处，并由古堡里的喜，怒，哀，乐四大神族守护着，要想取得曙光之剑你必须先去打倒这四大灵魂之神```依你的力量你觉得可能吗？”

“我不怕！为了我的诺言，什么样的危险我都愿意面对！”

“话别说得太早了，我说过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只存在我们的意识中```要想打倒喜，怒，哀，乐四大灵魂只能靠你自己来参透这四种情感，而这四种情感恰恰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一辈子都参透不了的东西。”

我顿时哑然了``````

“而且你到底是不是曙光之剑等待的人这也是一个未知数```顺便再告诉你一件事吧，优尔坦是一个被剥夺了记忆的女孩子，在她身上其实发生过很多故事，不过她都已经不记得了```”黑色的旋涡又浮现在了空中，萨索尔转身开始离开。

“萨索尔，你要去哪？难道你不能留下吗？我们三个一起闯出这个讨厌的地方！回到属于我们的村子里去！”我冲他喊道。

萨索尔没有回头，边走边说：“依蔻，你还是没有明白，这里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

我低下了头，想到了村子里的人们看我的眼神``````

萨索尔突然伸出了他的右手，一颗火红的晶球渐渐渐渐呈现在了他的手上，他小心翼翼的将这颗晶球放到了地上然后继续朝前走着。

“这个晶球里装的是优尔坦与曙光之剑之间的记忆，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吧```”萨索尔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黑色的旋涡里`````

空空旷旷的长廊上，只留下了我和寂寞的影子，还有昏迷中的优尔坦，以及那颗火红火红的晶球`````

第七章　曙光之记忆

我小心翼翼的走上前去，拿起萨索尔留下的火红的晶球，顿时，一种奇妙的力量冲入了我的脑海，只感觉到周围变成了一片火红的颜色，片刻后，恢复了平静，而在我的眼前分明却出现了一个笼子，而我竟然被关在了笼子当中```我在这一瞬间化身成为了记忆中优尔坦`````

“我的名字叫作优尔坦，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不记得自己的过去```我是谁```为什么会被关在这个冰冷的铁笼里```

每天我都拼命的去搜索这些问题，但大脑里却始终一片空白```

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的飞逝而过，正当我渐渐的习惯了这拘禁的生活时，他出现了```

“你好象被关在这里很久了，一定很孤独吧```”突然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抬起头，循声望去，眼前出现了一个异常俊美的少年。“你```你是谁```？”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带你离开这个地方的，你愿意跟我走吗？”他反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没有任何的迟疑，脱口而出“我愿意！”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答应得如此干脆，也许是实在厌倦了这被拘禁在笼中的生活，抑或是他那真诚的眼神抹去了我心中所有的不安```

就这样，我踏上了和他一起逃离这座古堡的征途```

“你叫什么名字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城堡里呢？”这是我时常问起他的一个问题。

“我的名字一点也不重要，我说我是你的守护者，你相信吗？”他每次都是这样回答，可能是在敷衍我吧ＴＴ

我们就这样一起携手度过了许许多多的难关，他成了心中最好奇，也是最依靠的人```

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恶魔被他消灭，他的身上似乎蕴藏着一种强大的力量。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怎么会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他笑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神赐予了我强大的力量，专门派我来保护你的，我说过我是你的守护者嘛。”他顿了一下，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起来，我给我这神秘的力量取了个名字--曙光，相信凭借着它的力量，乙荒芙　愦　稣飧龉淼胤健！？

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就这样他成为了我心中最好奇，同时也是最依靠的人。

“优尔坦，说真的，你相信我能将你带出这个城堡吗？”有一天，我们走累了，背靠着背坐了下来，他突然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我相信你，也相信曙光的力量！”我不是安慰他，通过这段的相处，我已经深信，只要牵着他的手，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关。

他又笑了，不过看上去很欣慰，但没有再说话，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一直到他慢慢合上了眼睛```

我将他的脑袋轻轻的枕到了我的腿上，他太累了，这段时间里他脑袋里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就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我轻拭着他额上的汗珠，仔细端详着他那张俊秀的脸庞，清逸的眉毛还还因为时刻的警惕而显得剑拔弩张。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似曾相识，但同时知觉也告诉我，他和我之间有一道深不可测的逾沟```

正当我看得出神的时候，他突然从睡梦中经醒，一下子跳了起来，警惕的环视着四周。

“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紧张，让我也不免有些担心。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用手指在地上画出了一个大大的三角形。“优尔坦，站到这个三角形的结界里来！记住，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这个结界，知道吗！”

我顺从的站到了那个三角形的结界里，冲他点了点头，直觉告诉我这次我们面对的敌人非同小可， 我开始为他担心起来。

“你真打算带优尔坦离开这里吗？那样你将会为你的决定而付出代价的。”一个异常冰冷的声音突然回荡在整个大殿里。天空中渐渐浮现出了一个浑身缠绕着无数黑雾的女人，她看上去异常的冰冷，长长的黑指甲，冷如冰霜的长长的睫毛，美得级致的脸上透露着一种目空一切的神情，她的冰冷让我的心也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是的，带优尔坦远离这座古堡，是我很久以前就立下的誓言，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他向这个冷得像冰的女人发起了攻击，一束金色的曙光剑气从他的指间射出，直奔这个女人而去。

可这个黑衣女人只是轻轻的一挥手，曙光剑气便偏离了轨道，穿透了她身边厚厚的城墙，一束刺眼的阳光从这个破裂的城墙射了进来，令我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怎么办，我开始慌乱起来，他不可能是这个女人的对手的。

果然，这个黑衣女人高高举起了她的右手，在她的手上下次浮现出了许多的冰凌，，她再轻轻的一挥手，这些冰凌便迫不及待的冲了出去，一个接一个的穿透了他的身体。随着他的一声惨叫，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个黑衣女人依然是一副冷漠的表情，“死心吧，优尔坦是不能离开这个古堡的，如果你依然执迷不悟，我就只能将你永远的封存```”这个黑衣女人又伸出了她的手，一大团寒气，渐渐的汇聚在她的指间，就像是拉满了的弓，随时都会挣脱出去```

他的眼神看起来很惶恐，满是伤痕的身体早已不能够动弹```而这时这股寒气终于还是倾斜而出了``````

我不顾一切的冲出了结界，挡在了他的面前，身后传来了他撕心裂费的呐喊，“优尔坦！！！”

我觉得我的身体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冷，身体慢慢的冻成了冰块，我渐渐的开始失去了知觉。恍惚中，我看到他爬到了那个黑衣女子身边大声的哀嚎着什么，但声音跟眼前的影象一样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一直到一片漆黑```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他的怀里，从他的眼里我还看得到依稀的泪花，而黑衣女子已经消失了```

“一切都过去了吗？你还带着我继续上路吗？”我长舒了一口气。

“不，优尔坦，我已经不能再带你继续上路了，因为我已经迷失了方向，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错得很彻底```”他那晶莹的瞳仁又开始泛起了泪光```

我一下子呆住了，“为什么？！你不是说要带我离开这里的吗？你不是说你是我的守护者吗？”我清醒过来，冲他拼命喊着。

他强忍住泪水，咬牙对我说道“原谅我，优尔坦，我不能再做你的守护者了，我会化身为一把剑，忘掉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你也忘记我吧，就当我从来不曾出现过```抱歉，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但我必须从你脑中拿走属于我们的回忆了。”他的手慢慢的伸向了我的脑袋，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再次昏迷了过去``````

这时，我的大脑也一下从晶球的世界里弹回到了现实，晶球的记忆显然已经到此为止了，但我的内心却迟迟不能平静。不知是被曙光之剑与优尔坦之间的故事所震撼，还是`````

望着身边依旧昏睡的优尔坦```我越来越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渺茫```

第八章　欢乐之城

晶球慢慢在消失，优尔坦对曙光之剑的记忆渐渐消逝在了风中。望着身边昏迷不醒的优尔坦，脸上带着令人怜惜的一丝恐惧。

我没有叫醒她，而是守在她的旁边，静静的等待着她的苏醒```空气开始变的凝重起来，以后的道路终归还是要自己去闯，只是这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闯得过去```优尔坦渐渐苏醒了过来，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似乎这一觉睡得相当不错呢```

“我刚才怎么了？”她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没什么，你刚才晕倒了，就干脆让你好好休息了一下```既然你醒了，咱们还是继续上路吧```”我拍了拍屁股，站了起来。

“恩，好的```”优尔坦也很顺从的跟着我站了起来。

“优尔坦，你记得曙光吗？”我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曙光？挺好听的名字```是谁啊？”优尔坦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

“呃```没什么```”也许，在某一天当有人问起她，我的名字时，她也会这么回答吧```

就这样我们一道穿过了这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了一扇两米多高的大门前。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这扇大门，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呈现在眼前分别是四道青，红，黑，白色的铁门，在这四扇上写着喜悦，愤怒，哀伤，欢乐的字样```难道这么快，就要让我来面对这来自四大神族的考验了么```

“依蔻，这四道门后边是什么？”优尔坦瞪着她那漂亮的瞳仁好奇的问我。

“我也不知道门后边有什么，优尔坦，我只能告诉你，这四道门是为了考验我们而存在的，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去冒险吗？”

优尔坦楞了一下```“我愿意！”她对我笑了一下，让我的心里也释然了不少。

“那我们先开哪一扇门呢？优尔坦，由你来决定吧```”

优尔坦来到四扇门前仔细的观察了一番以后，在青色的喜悦之门前停住了，“先进这个门吧```”

我点了点头，上前握住了优尔坦的手，屏住呼吸，猛然的推开了青色的喜悦之门，一阵白色的强光迎面而来，让我们不由得捂住了自己的眼睛。恍惚中，感觉自己的身体渐渐的被这阵强光给吸收进去了，眼前一阵眩晕```

当我们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在一个很大的城门前，许许多多的人正排在城门口等待入城，而高高的城墙上挂着一个大匾，上边清楚的写着“欢乐之城”

“欢乐之城？依蔻，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去问问那些排队的人们吧。”我也很迷茫。

我们来到城门前，随便找了一个正在排队的老者问道“你好，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排队呢？”

老者眯着眼睛仔细的打量着我们，“你们不是本地人吧？这里是欢乐之城，这个城里有一个叫作玛裟的城主，据说他是掌管着人间欢乐的神，而这个欢乐之城就是人间的乐土，在这里，你会忘掉所有的痛苦。每年的今天就是他接纳新的城民的日子，我们都是闻名赶来希望能入驻这个欢乐之城，做他的城民的。年轻人，你们的运气不错，来得正是时候。”

“ 原来还有这种地方，优尔坦，不如我们也排个队，见机行事吧。”

优尔坦点了点头，于是我们也随着人流慢慢的朝城里走去```

“欢迎大家来到欢乐之城，我们伟大的城主玛裟正在城中的极乐殿恭迎大家，请大家随我前去朝见他吧！”一个非常高大的侍卫出现在了城门口，对着人群宣布着玛裟的旨意。人群顿时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朝城里行进，我和优尔坦也跟随在其中。一路上，我发现城里热闹异常，整洁的街道上，每个行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就连原本应该很喧闹的集市上也显得气氛格外融洽，大家都是那么彬彬有礼，谦让有礼。让人的心情不禁也变得格外舒畅起来。

我突然发现带领我们前进的侍卫们身上一把刀剑也没有，这可真有点奇怪，我忍不住问了问身边的一个侍卫，“大哥，为什么你们侍卫都不佩带一些武器呢？这样如何做好侍卫工作啊？”

这个侍卫大哥转过头来，冲我一笑，“这是我们伟大的城主玛纱规定的，因为在他的领导下，城里的居民是绝对不会出现什么邪念的，这里的人只会相敬如宾，既然是人间乐土，当然用不着刀剑这些东西的存在了。”

“原来是这样```”我点了点头。看样子，这还真不错啊，远离尘世的一切纷扰，就是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也不错啊```同时，我也对城主玛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不过既然这么多人拥戴他，应该是个不错的人```

这时，一座清新幽静的宫殿出现在了眼前，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很宽广的大殿上。“极乐殿到了，有请我们伟大的城主！”带头的侍卫突然喊道。

“恭迎城主殿下```”所有人都齐刷刷的跪下了，我也赶忙随着人流一道跪下，优尔坦却很好奇的望着大家，呆呆的没有跪下。我想去扯她的衣角提醒她跪下，但却来不及了，玛纱出现在了大殿高高的平台上。

金光灿灿的长发迎风飘舞着，棱角分明的脸庞显得英气十足，深褐色的瞳仁里散发出一种平和的光芒，脸上始终带着平易近人的微笑。不得不承认，他给我的这第一印象非常的好``````

“大家起来吧，在欢乐之城里，没有君臣之礼，大家把我当作你们的朋友吧，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和不解的话不妨到这里来找我吧，我随时恭候大家的大驾光临^^”发表完演讲，他又盯着优尔坦，“呵呵，这个女孩子挺有趣的，其实大家就应该像她这样，随意一点吧，这样才符合这里为人间乐土的含义```”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定居下来吗？真的能从此就只感到快乐吗？”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说实话，我几乎从来没感到自己快乐过，所以还是有点担心。

“当然，你们都可以在欢乐之城定居，不论你以前过得是多么的不愉快，或只多么的失落，但只要到了欢乐之城，你会很快感到幸福的。因为这里只有快乐，再也容不下别的东西了。”他似乎洞察了我心里的疑惑```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接下来就由侍卫们带领你们去分配属于自己的房屋了，我得去休息了。”说罢，玛纱转身走出了大殿。

就这样，我和优尔坦开始在欢乐之城定居下来，这里生活的确很开心，渐渐的竟也让我们忘却了要逃离古堡的初衷```不过，这也没关系，这片人间的乐土不正是我们所有人一直追寻的东西吗```

玛裟没有骗我们，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罪恶```只有欢乐``

“优尔坦，你```还想着离开这里吗？”一天，我们坐在院子里的樱树下闲聊。

优尔坦理了理额前的头发，笑着问我，：“那你呢？你想离开这里吗？”

“不想```从小我就在人们鄙夷的目光下长大，村子里的人都视我为不祥之物，避之不及。但在这座城市里边，所有人对我都很友好，大家相处很融洽```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尊重”我望着不断飘落的樱花喃喃的说道。“不过```优尔坦，我说过我会一直守护你的，如果你想要离开的话就请告诉我，我一定会跟你一起走的。”

“恩``这里就像是人间的乐土```我也不想离开了，毕竟这里比笼子里的生活好太多了~^^”优尔坦朝我扮了一个鬼脸```

日子一天天的的过去了，我的优尔坦的生活渐渐趋于平静，惬意得甚至令人感到厌倦。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感觉到失去了点什么东西似的。我想起了玛纱，他说过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去找他倾诉。于是，我第二次踏上了极乐殿```

“依蔻，你来了。”玛裟已经端坐在极乐殿前的王座上了，似乎早已预知了我的到来。

看到我的脸上写满了疑惑，玛纱突然笑了，金色瞳仁变成了迷人的月牙，“不用这么惊讶，其实这几天我每天都在这间大殿等待你们的到来的。因为这段时间是你们这些新的居民来找我的高峰期，怎么样，现在的生活还习惯吗？”

“原来你知道我会来找你的？那你应该也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了？”我看着玛纱的眼睛``他的眼神依旧是那么平静```

玛纱微笑的看着我，他的笑容是神才独有的，平和得能令所有浮躁的心彻底的安静下来。“是的，你的心里是有一样东西正在慢慢地溜走，它的名字叫--痛苦。随着你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会慢慢的摘掉深藏在你们心底的所有痛苦，直至你们完全的融入这片乐土。”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难怪我对自己以前痛苦的经历印象越来越模糊。谢谢你，伟大的乐。”我诚心的给玛纱鞠了一躬。

“不用这么客气，消除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是我一生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已经和我的哥哥斗争了好几个世纪了。”玛裟的的眼神里突然浮现出了一丝的无奈。

“你的哥哥？”我不解的望着玛纱```

“是的，我还有一个哥哥，他叫玛卡，掌管着愤怒之门，他是怒```他总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由哀伤和痛苦编织而成的。他是那么的固执，为此，我们已经斗争了千百年了”玛纱叹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样```”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同时也很纳闷玛纱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对了，跟你一起来到这里的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玛纱突然回过头来看着我。

我心里一惊，玛裟为么要突然提起优尔坦呢？不过，我还是如实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优尔坦````”玛纱若有所思的小声嘀咕着```

“请问，她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提起她来了呢？”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玛纱回过神来，忙说道：“噢，没什么大事。不过，我在试图拿小埋藏在她心底的痛苦时，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拿不掉。似乎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在抗拒着```”

我吃了一惊，想不到优尔坦身体里的力量竟然强大到连乐之神的力量都能够抗拒```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起身向玛纱道别，转身准备走出极乐殿的时候，玛裟突然叫住了我。

“依寇，稍等一下，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帮我转告给优尔坦```”玛裟的神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我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着玛纱，等待着他的下文```

“我察觉到优尔坦的身上蕴藏了极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是我和玛卡都无法企及的```”玛裟平静的说道，“我希望能借助优尔坦的力量打倒玛卡，彻底消除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痛苦，而优尔坦也许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下个月初一，我将启程去到玛卡的哀伤世界和他决一死战，届时，你能让优尔坦和我一起上路吗？”

不等我回答，玛纱又继续说道：“当然，此行也许会相当危险，优尔坦也可以选择不去，我不会强迫你们的。那天，我会在这里一直等到黄昏时分。如果她没来，我就将独自上路。”

玛纱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了亲切的微笑```

我点了点头，“我会转告优尔坦的````不过``有一点请你注意。”

玛纱看着我，示意我继续讲下去```

“我向她承诺过我会一直守护着她，绝不会让她独自上路的，到时，如果她答应了，就应该是我们三人一同上路了。”

玛纱微笑着点了点头，金色的瞳仁里浮现出了一丝异样的光芒```

我也转身步出了这间极乐大殿`````

第九章　　玛卡的执着

早晨的极乐殿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对于我和优尔坦的如期而至，玛纱似乎是早已预知，早早的等候在大堂上了``

"我们出发吧``"并没有什么客套话，玛纱就带我们踏上了前往愤怒世界的征途``不一会儿，红色的愤怒之门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优尔坦真的不害怕吗？可她牵着我的那只手分明颤抖个不停``这时玛纱已经打开了愤怒之门，一片有如鲜血般的火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如果你们现在放反悔的话，还来得及，毕竟去到那个世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玛纱回过头来望着我和优尔坦说道.

优尔坦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马上回答说""不，我们不会反悔的，请你带上我们一起上路吧``"

刚才才还颤抖个不停的身子，现在竟然也变得如此坚毅. 优尔坦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呢？

玛纱笑了，"那我们便进去吧``"说完，转身步入了愤怒之门里的火海内``而优尔坦和我也并肩走了进去``脚下突然一下子变得很轻，好象踩在云上一般，我低下头去一看，原来我们竟然踩在了这片火海的水面上！这片海也很奇怪，所说是海，但却一点也没有海水的放肆与无情，倒像是

一片巨大的湖水显得格外的平静，从容``只是那湖面上不停燃烧的火焰着实令人恐怖``这时迎面一股热流扑来，优尔坦害怕得闭上了眼睛``

"不用担心，这不是真正的火焰，伤害不了我们``"玛纱在前边说道``

恩，的确如此，刚刚从一进来我就很奇怪，这片火海虽然看上去那么凶猛，但掠过我们的身上，却是毫发无损``说起来，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一丝很特殊的气息``

"闻到了吗？这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那是玛卡屡次和我战斗后留下的仇恨，它们在这片无极之海里生根发芽，并散发出这仇恨的火苗``"玛卡继续说道，"说起来这里的火势比我上一次来还要大得多了，看来玛卡已经做好准备来向我发起战争了``要不是这片无极之海将他和我之间隔绝，也许他早就打到我的极乐大殿去了``"

我和优尔坦都沉默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仇恨啊，竟然能令这片广阔的大海都燃烧起来``

好不容易，我们总算走过了无极之海，来到了红莲之城. 相比玛纱的欢乐之城，这个红莲之城显得格外的大气，与雄伟，只是破旧不堪的城门，与衰败的建筑却印证出这里的人似乎过得并不好``走在城中的街道上，这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紧张，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

"啊！！"优尔坦突然大叫一声.

"怎么了？"我赶紧把优尔坦拉到身后，警惕的望着四周``

优尔坦躲在我的身后，伸出手来指着前边一个废墟说："那``那儿``"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具白色的骷髅摊倒在旁边的废墟里``再仔细的审视一下这片废旧的街道，才发现废墟中还有不少的骷髅，在这荒凉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的惨淡```

"这些都是玛卡的战士``"玛纱突然说话了，"这里经常会发生战斗，而他们是这一次次残酷的战斗的印证``"

战斗？什么样的仇恨值得他们去战斗至这个地步！我的内心突然变得极其愤怒``而优尔坦此时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什么，不停的抽泣，劝都劝不住``是为了这些惨死的战士而哭吗``

穿过了狭长的街道，我们来到了玛卡所居住的修罗之殿，而玛卡则好象早已预知了我们的到来，站在高高的城墙上俯视着我们``我原以为这么热衷战斗的玛卡一定是个五大三粗的野蛮人，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眼前却是一个相当清秀的男子，修长而又结实的身材，火红的长发几乎快垂落到了地上，俊朗而又清秀的脸庞和玛纱几乎长得一摸一样，火红的斗篷迎风肆意的飘舞着，光是那股慑人的气势就令人不禁打了个冷战``

（未完待续，下章预告“哀伤之门”）

同人小说——兰古瑞萨 II

alick126

引言

谁能告诉我到底应该怎样定义这款游戏？穷尽自己所有的词汇依然不能回答自己；一款发售了十余年的作品，时光的尘埃确始终无法掩盖它眩目的光华，以至于"经典"二字在它的光芒面前都是那样的黯然失色，战胜与和平、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男人的理想、战士的信念、骑士的忠义、少女的温婉......太多的情感交结在这前生后世的轮回之间，在鲜血荡涤过的战场之上，战士的灵魂和信念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即便转瞬即逝，这却是我一生戎马中最高亢的旋律，这就是我曾经驻足人世的最好的证明！

从"兰古瑞萨"我认识了 SLG，而它带给我的感动绝非一般游戏可以相提并论，所以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这款作品对我来说，已经渐渐蜕去了它作为游戏层面的含义，更多的，是一份情感的宣泄和寄托；以至于今天，我仍然不愿意把它作为一部游戏来回顾，同人也好、小说也罢，仅以下面这些文字，祭奠这部传世佳作......

第一章 序

我叫埃尔文，尘世间一个迷途的战士，和无数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样，我对自己的双亲没有丝毫的印象，只是听一直被我视为父亲的剑术师傅说过，他们是曾经拯救过这个世界的光辉的后裔，还说我头上的饰物和一头红色的卷发就是继承了这传奇血统的最好证明......我不相信所谓的"宿命"，却无法摆脱魔族对我们凶残的追杀，当奄奄一息的师傅微笑着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便更加憎恨这一切，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师傅微闭的眼角沁出一滴泪水，任凭我多么大声的呼唤着他的名字，回答我的只是无尽的沉默......
送别了师傅，我开始了无尽的修业之旅。

在大陆南端的一个小村落，酒馆里喧嚣的气氛中，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和自然，战火俨然还没有肆虐到这个边陲小镇。

"嘿！老板，给这位红头发的先生再来一杯......"

这个永远精力充沛的蓝发小子叫做海恩，我在这个边陲小镇新结交的朋友，他是个有趣的家伙，以"要成为大陆第一魔法师"为目标努力修行的"魔法爱好者"——以他现在的能力似乎只能这样称呼他。

"艾尔文，别总是这样板着脸吗......人生有时候要学会享受......"

或许他是对的。

村外一阵纷乱的喧哗声打断了我们，酒馆的门被慌张的村民撞开，“帝国军！是帝国的骑士团！”村民语无伦次的大叫着。

雷卡特帝国——东北方新兴的军事势力，它的强横和霸气在这片大陆上尽人皆知，奉行铁腕军事政策的雷卡特帝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统一了北方的大部分疆土，这完全得益于帝国强大的帝王巴恩哈特和他手下四支所向披靡的“龙之兵团”，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个无名的边陲小镇为什么会引起帝国军的兴趣。

“在村子的西北，他们要把利亚那抓走！”

“你说利亚娜！”

从海恩勃然变色的脸上我知道这个“利亚娜”一定对他非同一般。

“利亚娜......就是你和我说过的那个儿时的玩伴么？”恍惚之间我突然想起之前似乎听海恩提过这个名字。

“没错，就是她，艾尔文！快帮我去救救利亚娜！”

出于朋友的立场我似乎别无选择，可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帝国会对一个边陲小镇中的无名女孩下手，先不管这些，我紧了紧身上的盔甲和海恩一起冲出酒馆。

我的想法果然没错，这似乎是帝国的一次隐秘行动，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大兵压境，只是几只小分队在执行这次任务，村子西北角的两队人马中一名红衣女子格外耀眼，看来利亚娜已经落入帝国军手里了。

许多年来因为对抗魔族的不断追杀让我视现在面前这些武装到牙齿的帝国士兵如同草芥一般；倒是带队的那位蓝色骑士引起了我的主意，在高跨的战马之上，平和俊朗的面容下面却透露出傲人的威严和锐利的光芒，他身边还有一位银色盔甲的年轻骑士，虽然不及他的气势慑人，却也散发出无尽骁勇和睿智的英武之气......这就是帝国军么，网罗如此精英般的战士于麾下，难怪帝国的势力扩张的如此迅速......

就在此时，北方领主罗伦的警卫团巡逻经过此地。

“竟然会是帝国军！全团戒备！”随着警卫团长声嘶力竭的吼叫，领主军迅速进入战备状态，两大队人马，几百人霎时间剑拔弩张......

从人数上看帝国军处于绝对的劣势，除了架着利亚娜的那队人马之外，那位蓝色骑士只带了不到十个人。

“枪兵队，准备突袭！”警卫团长似乎对这场战斗有着绝对的信心，稍有战术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枪兵队是骑兵的克星，以蓝色骑士那边的兵力应付警卫团看起来无异于以卵击石。

战局电光火石般的突变并没有让蓝色骑士的表情有过丝毫的变化，“巴德尔！你带着利亚娜小姐先到帝都去，这边我来应付。”蓝色骑士的声音是那样的泰然自若，根本没有把面前十倍于自己兵力的警卫团放在眼里。

“巴德尔”？远远望去，那队人马中一个满脸凶相的家伙似乎就是挟持利亚娜的小队长，叫做巴德尔吗？

“去 TM 的！没想到竟然是这种娘娘腔的任务！”巴德尔小声抱怨着，显然不想让蓝色骑士听见。

“快走！该死的娘们！因为你老子的剑都要生锈了!”巴德尔用力的推搡着利亚娜......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柔弱的女子映入巴德尔贪婪的眼睛——她显然是被吓坏了，坐在地上无助的瞪大了眼睛......

“哈哈哈~~~猎物吗？正好借你来解解闷......”

“不要！”银色骑士似乎已经发现了巴德尔的企图，但是已经晚了，少女已经倒在了巴德尔的剑下，依旧还是那双惊恐的眼睛......

“你疯了吗！”蓝色骑士猛的勒住丝缰，转回头来大声的质问道。刹那之间，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原本温婉的骑士瞬间变得那样的不可一世，威风骇人，原本一触即发的战场因为他的一声大吼而瞬间停滞了下来，这种无可亵渎的威严，我之前还从未见过......

“我不是告诉你绝对不可乱杀无辜吗！屠戮没有抵抗能力的妇孺，青龙骑士团不需要这样的人！如果你胆敢再犯，下一个倒下的就是你！”蓝色骑士字字如同钉子一般，刚刚还耀武扬威的巴德尔也不得不老实的低头认错，“利昂大人......属下......属下再也不敢了......”。

他叫利昂吗......

“利亚特！”

“属下在！”

“这次的作战是为了确保巴德尔的退路，跟我一起上吧！”

“是！”

随着利昂一声令下，利亚特随着他策马扬鞭向警卫团的阵营冲去，黑色的战马嘶鸣着，大地仿佛都在震颤。

“长枪队，坚守阵地！”警卫团长高声的叫喊着，仿佛面前冲过来绝非是单人独骑，而是势如江海的百万大军。

“他疯了吗？”海恩不解的自言自语。的确，在任何人看来，利昂的举动无异于自杀行为，可我知道，就算再增加三倍的兵力，警卫团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果然，转瞬之间那道蓝色的闪电已经将警卫团引以为自豪的阵地撕得粉碎，长枪队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己手中的长枪就已经被那道闪电悉数折断，他身后的那位银色骑士也好似一把利剑，所到之处灰飞烟灭。警卫团长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兵队竟然无法伤他分毫......

“天哪！这简直就是战神！”海恩眼望着战局唏嘘不已......

“留神吧，该我们上了！”我和海恩冲出酒馆旁边的围墙，拦在巴德尔的面前。

“欧？不知死活的小子，你知道你在跟谁做对吗？再不退下伟大的巴德尔大人马上让你人头分家！”

“......”

对于这种无聊的渣滓我根本无话可说，显然巴德尔的脾气比他的实力要强劲很多……没有三个回合，这个粗暴的蠢货就倒在我的剑下。

村东头，警卫团长仍然在拼命抵抗着利昂凌厉的攻势，这个也曾经身经百战的战士却怎么也不能接受眼前的一切，刚刚经过祭司魔法加护，无坚不摧的长枪和坚如磐石的盾牌在他面前怎么会好像蛛网一样若不经风？自己引以为自豪的精英战士在他面前怎么会一个个都面如土色！

"喂！你们怎么啦！该死的，站起来！他们只有两个人啊！"警卫团长耗尽全力大声的嘶吼着……即便这样，他也必须承认，在这个蓝色骑士的利剑刺穿到自己之前，他的威严和霸气早已经将警卫团所有人的心志统统击溃，丧失了斗志的战士，在战场上无异于任人屠宰的羔羊……

"是谁在我的领地里撒野！"就在这个时候，地平线上又闪出一票人马，遮天蔽日，气势骇人。利昂勒住战马，打量着那个身着红色斗篷的战士……

"领主大人！是领主大人！"警卫团长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汗水和血渍，没命的叫喊着，仿佛在无尽的黑暗中终于觅得一丝光亮……

"罗伦领主吗？在下是青龙骑士团的团长，久闻大名！今天公务在身，叨扰了！"利昂的话音依就是那样的清晰有力，面对着罗伦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军，即便单人独骑也丝毫没有一点怯懦。

利昂回过头来，转身看见巴德尔死尸倒地，而此时利亚娜早已经不知道被海恩藏到哪里去了……

利昂稍稍皱了皱眉，仍旧用平和的语气说道："打扰了，领主大人，巴恩陛下随时欢迎您到帝都做客……"

就这样，两骑战马瞬间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一阵寒暄之后，为了感谢我们维护了村落的安全，罗伦邀请我们到他的城堡中做客，早已经疲惫不堪的我们当然愿意接受这诚挚的邀请。

而我们谁都没有察觉到，命运的机缘就在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村落中迸发出奇迹的火花；就在这一天，我命运中最忠实的朋友、最牵挂的女人和宿命中最强悍的对手都汇集在这平凡无奇的方寸之间，光与暗的轮回，就此开始……

RPG 主角

zent0r

飞鱼是一款测试 rpg 里诺里克王国的见习战士，穿着量产的盔甲，使用量产的短剑，从头到尾只说两句话——"你们是什么人！要进入诺里克王国就得先打倒我！""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的，我要守护我们的王国！"。其他见习战士都很羡慕飞鱼，"瞧瞧，多么好的机会，等主角一行来了后就他可以说话，是数值唯一和我们不一样的角色啊！"然而飞鱼则感觉自己的生活很无聊，整天只是排练这两句话，他的顶头上司——一个肥胖的宪兵队长则更多一些台词"你们就是那为了打败大魔王而旅行的英雄吧？"，"国王在王宫已经恭候多时了"，"我们的部队完全不是魔王手下的对手"。

我们的部队完全不是魔王的对手？飞鱼很不以为然，因为诺里克王国部队根本没和魔王的手下交手过。那些精彩纷呈的人魔大战只是几段 cg 动画，并非是我们战士的即时演算，根本就是在歪曲我们英勇的诺里克王国士兵的形象嘛。而"我要守护我们的王国！"更是被飞鱼认为是临阵逃脱的懦夫行为。"如果有我们在，还不是两下就干掉魔王了"飞鱼得意的想，"诺瓦克士兵这么强悍，而且武器店和道具里永远卖不完的东西，我就不信耗不死那个什么魔王！"

"主角来了，各就各位！"一个在哨岗上放哨的见习战士兴奋的呐喊，飞鱼搭个哈欠，拿起武器和几个 见习战士按照预定游戏程序去见主角。当他到了门口时，看到几个落魄的流浪者——一个英俊而疲惫的青年，一个美丽温柔的少女，一个凶相毕露的大叔和一个带着拳击手套的袋鼠。"你们是什么人！要进入诺里克王国就得先打倒我！"飞鱼极富专业精神的念出这句台词，他有点心理不平衡，看着这些看似落魄实　际上却被制作人万般宠爱的流浪者，"兄弟们，上！"于是飞鱼带领 8 个士兵和主角发生了战斗。

"恩？怎么只剩 3 个了？那 5 个呢？"飞鱼疑惑的问到。

"组长！这是机能的演算问题！"战士 A 回答。

"啊！组长，我不行了"战士 B 倒下了。

"我靠！吊钢丝吧？？？人怎么可能飞那么高？"飞鱼对于主角的飞空破龙斩十分惊愕。

"组长，我......也......不行......了。"战士 C 也挂了。

"旺财！旺财！！！你中了什么招怎么全身漆黑？难道是暗黑流星拳？我这就你给你放血！"飞鱼十分悲痛。

"组......组长......啊！！！"战士 A 中了一个陨石魔法。

"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啊！！！！！！"飞鱼暴走了，他抄起地上战友的剩下的三把刀冲向主角一行。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四刀流侠客？"主角眼前一亮，他和大叔耳语一番。大叔一挥手势，袋鼠一个熟练的朝天拳把飞鱼打的在空中转了 18 个圈后以头部朝下自由落体的方式和大地热吻——飞鱼立刻进入战斗不能状态。"笨蛋......你这样会害死他的。"主角责骂着袋鼠，"幸亏他还有一句台词没说，死不了。"少女则温柔上前给飞鱼一个水魔法（其实就是泼一盆冷水）。飞鱼醒了过来。主角则按照剧情那样对着飞鱼伸出了手，"来吧，英勇的四刀流侠客，加入我们吧。"飞鱼受刚才的那次撞击后完全糊涂了，他迷迷糊糊的和主角握了手，还说了一句话，"好啊，我答应你。"主角脸色有点难看，他又问了一次，"你确定么？不保护你的家乡？"飞鱼点点头，"我确定。"

主角脸色立刻晴转阴，转身就走，"作者！作者你死了没！"他大喊着，"你请的这什么废柴演员，连两句台词都背不熟！"

"对不起，对不起"作者擦着汗出场，"他今天得了感冒，有点晕。您宽恕则个"

"这怎么行，都这么愿意，我怎么办？要是都这么演的话，那一路上包那么多人的食宿费我不是要破产了？"

"那个......多一个不算多，出场费给您多算，下一个剧本还是您主角好不？"

“都是你们这种作者，先给我安排一个袋鼠做同伴，又找这种跳起没两米高的家伙来加入我的团队，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拖累，到时候打魔王才会那么辛苦么！”
“算了算了！”大叔在远处打个圆场，“就收他一个吧，反正缺一个背道具的。”
主角又看看少女，少女只是温柔的用眼睛放了一个电魔法。就这样飞鱼战士荣幸的加入了主角队，一起进城参见了国王。

————————————— 我割————————————————

在听完国王的长篇大论后，主角一行立刻离开了诺里克王国，为什么要立刻呢？因为信息时代消息实在是跑的飞快，主角们下塌的旅馆几乎都被挤爆了：众多市民都是冲着飞鱼来的——诺里克王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能加入主角旅行团的英雄。还有不少企业想找飞鱼排广告，乡亲们则用各种名义比如“飞鱼 7 岁时买过雪糕的道具店”等大捞外快，最离谱的是一夜间就出现众多人抱着孩子说是飞鱼的......等等等等简直一地鸡毛。为了安全起见主角一行决定提前离开这个掀起“飞鱼热”的王国。
“真是艰苦的旅行啊”主角站在山顶看着曾经呆过一天的诺里克王国感慨万千。
“是......是啊......”被众多道具武器压的抬不起头的飞鱼远远的落在后边，气喘吁吁的回答。
“怎么处理他？”大叔问主角。
“很简单，”主角对着飞鱼说，“选择吧，自己跳下去还是我们把你扔下去。”
“这样不好吧，”少女插嘴说，“我可不想再杀......”
“轮不到你说话，”主角很不客气的打断了她的话，“你看看，带这么个蜗牛，等到去了魔王那里就晚了。我不是不人道，实在是世界需要我们去拯救，不能因为一两个人而耽误整个世界。”说完后主角拔出剑，“小子我给你一个机会，从那堆道具里选一把剑，来和我一决胜负吧！”飞鱼一想别无选择，他卸下道具，硬着头皮随便挑起一把剑，握住剑后豪气顿生，转念一想反正都是死，飞鱼就大喊一声：“来吧！”主角没想到飞鱼还会摆个有模有样的抵抗驾式，“我要把你切成麻辣豆腐！”他愤怒的先跳起旋转 32 个圈，然后连点两下前冲向了飞鱼，飞鱼也不甘示冲向主角。就在双方马上就要近距离白刃的时候，突然飞鱼被脚下石子一绊，倒在一边。
“啊！！！！”
只听一声惨叫和周围人的惊呼，主角没料到飞鱼做为一个职业士兵会有这么业余的动作，而他自己冲的过猛，飞出了悬崖。
飞鱼爬起来后不明白怎么回事，他疑惑的看看张大了嘴的大叔，惊愕的少女和不断摇头的袋鼠，“我还活着？”
大叔走到悬崖边上，“他还没落到底......”过了三十分钟后大叔又说，“恩，落到底了”
少女则战战兢兢的问，“死了吗？”
大叔则摇摇头，“我不能描述，描述出来这文章就会被禁了......”
随后大叔，少女和袋鼠窃窃私语，飞鱼则不知所措的站在那里发呆。
过了些许时间，大叔走到飞鱼面前，“我们决定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主角。”
“什......什么？？？我成主角？”飞鱼不知道听到这个消息是该为自己高兴还是该惋惜前任的不幸，他的脸部肌肉分开两派开始激烈对抗。
“是的”大叔点点头，“旅行不能因为主角个人的死亡而结束，就象他自己说的‘我不是不人道，实在是世界需要我们去拯救，不能因为一两个人而耽误整个世界’”大叔叹口气，“虽然时间不多了，而且你很弱，但我会把你尽快训练成能打败魔王的主角，先穿上这个”
“这衬衫和裤子能穿着去打败魔王么？衬衫可以当连衣裙穿，你在拿我开涮吗？”飞鱼迅速的进入了角色，“还有这皮鞋，哦！我怎么没发现裤子中间还有根带子？老大，你想玩死我这里就说吧......”
大叔不理会飞鱼，只是示意袋鼠，“让他闭嘴。”
5 分钟后，飞鱼穿着大叔给他的衣服出现在众人面前。
“果然很象八神庵啊”大叔满意的点点头，“你很有 cosplay 的天赋，再试试这一套《战国无双》伊达政宗的衣服。”
“大叔，我想让他穿穿斯考尔的衣服看嘛。”
“等会先，让他先试这个......”
“不如我们组织一个 cosplay 全球巡回表演团吧，哈哈......”
“我不干了！”飞鱼愤怒了，“这就是主角的训练么？我还以为是什么呢！你们有点职业精神好不好，

毕竟是要打败魔王啊。”
“职业？？？我做的衣服已经很职业了啊。都是按照人设本上一个一个仔细核对的。”少女不解的回答。
“就是嘛，我的声优也可是置鲇大人哦”大叔也一本正经的说。
“不是这个啊！”飞鱼对于自己的社会交流能力有了一些怀疑，“我是说......时间不多了，不去找魔王，等他强大到无法战胜了怎么办？”
大叔和少女交流了一下意见，走过来和飞鱼说，“你看好啊，别把你吓晕了。”
飞鱼点点头，“我做好准备了，现在就是魔鬼都吓不倒我，来吧。”

————————我再割——————————

顿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大叔瞬间幻化成一个巨大的恶魔张牙舞爪。
飞鱼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天边那一阵风/你就这么带走我童年的梦想/公主，城堡，恶魔/那些在我梦里伴随我美好的回忆/都随着云朵而去/长大后/我才发现/这些早已在现实中存在/只是抽象了许多
飞鱼流着眼泪看着夕阳念念有词。
魔王则变回人形，过来和他解释，“这下明白了吧？我就是魔王。”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啊！！！”飞鱼郁闷的大叫着，“到底是为什么？”
“咳咳......”魔王咳嗽了两声，“其实主角他们在5年前就击败了我了，不过就在他准备手起刀落的时候，我告诉他魔王如果死了，主角们顶多被封个英雄，说不定晚年会穷困潦倒很凄惨。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当时考虑一会就决定让我活命，并以大叔的身份和他们一起旅行，每到一处就让我找空子显出真身恐吓当地人一下，继续让魔王的传说存在，这样我们不但可以免费到处吃住，而且还开演唱会，出自传，给厂家代言产品......”
“哦~~~~~~~”飞鱼绝望的躺在地上，“你们也真能想的出来啊。”
“不是么？”魔王笑着说，“不这样，主角他们恐怕早就在5年前打败我后就被封存到人民的记忆里了吧......”
“我会让你永远消失！”愤怒的飞鱼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拿起剑就砍魔王。
魔王闪过飞鱼的攻击，把他象老鹰捉小鸡一样提了起来，“你放心，我不会毁灭世界的，我也是这个世界孕育的，我毁灭他做什么？别以为魔王都喜欢那种黑暗，腐臭而肮脏的地下迷宫，都想着毁灭世界什么的，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不和人类解释一下？”飞鱼还是不理解。
“你瞧，你算很明白道理的人了，你都不清楚，我们可能和人类谈和吗？”大叔叹了口气，“人类不会让另一个种族平等的和他们分享地球的。上次主角讨伐我就是因为人类认为我们的魔鬼王国会毁灭人类才派出他们的。”他放下飞鱼，扭头看看夕阳，“其实我才是受害者啊，终年只能呆在黑暗，腐臭而肮脏的地下迷宫，等着一代又一代的主角来屠杀我们。地上的时光过了多长时间了？苏联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那里最先进的游戏机是红白机，最时髦的歌曲是《美酒和咖啡》。其实我们也很想玩玩ps2，看看最新的大片，听着hip-pop摇摆一下，可是不能啊~~~”他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没想到魔王的眼泪也是如此辛酸......”飞鱼用自己的手擦去了大叔流下的眼泪。
突然，飞鱼心头一颤——大叔抓住了他的手，眼睛也从夕阳那个视角转了过来，对他含情默默。夕阳下，两个人仿佛溶在一起。
“等等，”飞鱼感觉不对，“这样不可以的......这篇文章会被禁了......”
“那算啦”大叔放下了飞鱼，“我们一起走吧，如何？话说回来，现在还真是神仙生活。免费各地走穴，白吃白喝白住白拿钱，人类的生活就是舒服。”
飞鱼点点头，脱口而出一句话“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的，我要守护我们的王国！”
众人愕然，飞鱼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的，我要守护我们的王国！”
大家哈哈大笑，飞鱼则和大叔，少女，袋鼠一行开始了新的旅行......

“阿嚏！”程序员甲打了一个喷嚏醒了过来，他迷迷糊糊的看着电脑屏幕，“这是什么？The End?

我没设计这种结局啊？”
程序员乙凑了过来，"你啊！已经连续工作好几天了，都出幻觉了，该休息休息啦。”
"是啊，"程序员甲皱皱眉，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现在要构思一个新颖的游戏太难了，我想了这么多天都没头绪。啊～～～～～～～～～～～～～～～我先回家休息一会，拜拜了～”
"拜拜。”

寂静岭同人小说:《重返寂静岭》

john

Back to the Silent Hill

　　平静的海面上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他在远方寻找着什么？
他把什么遗弃在故乡？
风声急急，浪声涌起。桅杆弯着腰声声在叹息。
啊！他不是在寻找什么幸福，也不是把幸福逃避！
帆下，水流比蓝天清亮，
帆上，一线金色的阳光。
然而叛逆的帆儿在呼唤风暴
仿佛风暴中有宁静之邦！
　　　　—莱蒙托夫

序

浓浓的雾慢慢地吞噬了整个医院，寒冷的天空又开始向下散落起雪花------这是这里特有的天气。玛丽(Mary)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嘴角微张着，似乎有话要说，枕头落在床边，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娃 娃。窗口的瓶子里，插着一支白色的小花，据说叫白色克劳蒂亚，不过已经枯萎了。墙上的挂钟指着四点十五分，它停住了，这一切仿佛成了永恒......

一、沉寂的山崖

一辆孤独的墨绿色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陪伴它的，只有收音机发出的沙沙声。"玛丽，你真的在这里積　　笨　档氖且桓龃┳拍　躺　馓椎哪腥耍　　姓材匪?James)。墨绿色的男人开着墨绿色的汽车，仿佛要想和这墨绿色的丘陵容为一体。他头上顶着柔软的金发，俊俏的面容却掩盖不住深深的忧郁。他已经很疲倦了，但是被浓雾掩盖的道路似乎有一股特殊的魔力，吸引着他继续开，于是他不自觉的加大了油门，车窗外的小白花散发出迷香，这种平和的香气使他更加昏昏欲睡，在他昏过去之前的一个瞬间，车停下了------前面已经没有了路。一个巨大的残破的欢迎语下，沉重而厚实的铁门紧锁着。詹姆斯在旁边的公共厕所清醒了一下，开始环顾这个他似曾相识的地方。
"在我无休止的梦里，有一个小镇，寂静岭。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地方，我们曾在那里度过最美好的时光。詹姆斯，你答应我，答应我，带我在来这里一次。这是我们之间的承诺。我 的病真的不会好吗？难道我会拖累你吗？带我来呼吸新鲜空气吧。我好想回到属于我们的那个地方......"
"玛丽，你真的在这里吗？你还活着吗？"詹姆斯拿着信，自言自语。他看了看旁边"欢迎到寂静岭"的牌子，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的到了那个地方。现在本是温暖的春天，但是这里却不合时宜地下起了雪。詹姆斯紧了紧外套，把信收好，他拿起一份地图，却连看也没看就收进口袋里，他深吸一口气，好象下了很大的决心，走进了铁门旁一条泥泞的小路。
好长的一条路。缠绵着山，弯弯曲曲，没有尽头。两旁的树，上部完全淹没与雾中，显的十分高耸，庄严肃穆。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东西，好象都失去了生命。詹姆斯越走越快，竟开始小跑起来。他不知走过了多少，他不敢往后看，他相信这并没有什么，但他只是心里发毛。终于，他看到了一扇铁门，冲了进去。

墓地。詹姆斯喘着气，他已经回不去了，他不愿意再走一次那长长的小路。青灰色的冢之间，有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她穿着白色的线毛衣，脸上带着痴迷的表情，虽然衣着老套，但是从她清秀的面孔来看，她不过十八、九岁。她很仔细地看着墓碑，好象在欣赏着一件件艺术品，丝毫没有察觉詹姆斯的存在。
"对不起，请问......"
"啊！ 吗......吗......"少女突然跳了起来"我......我......"
"请问你知道去寂静岭的路吗？"詹姆斯问。"我想，我想我迷路了。"
"迷，迷路？这里只有一条路，沿着这里走，就可以到城镇了。我来这里是找我的妈咪~，啊不，我是指我的母亲。也许，我的爸爸和哥哥也在这。"
"你来这里干什么？"
"来找人。"
"找谁啊？"
"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詹姆斯不想在跟她罗嗦下去。
"我叫安吉拉(Angela)。这里好象有些什么，有些什么不对。"
"你是指这里有危险？"
"......"
"我一定会走下去的，我要找到她"
"但是这雾......太......"
"我找的人对我很重要，没有她，我不知怎么生活。"
沿着小路往下走，就是城市了。在这迷雾中的小镇，平和的外表下，其实是有深远的历史的。据说在南北战争时期，这里有着独特的宗教信仰。人们把一种长着天使的翅膀，猎犬的头部，人的身体的一种神秘生物，当作万物之主。人们疯狂的信仰着它，并为它制造了独特的魔法阵------一大一小两个同心圆，内嵌着三个小圆。整个图案为血红色，非常鲜艳的血红色。只有教会的人才能接近这个标志，据说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据点。
詹姆斯站在街道中间。繁华的城市此时此刻却没有一个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此时此刻，他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死一般的寂静。这里没有一点生的气息，所有的东西仿佛就是浓雾中的摆设。詹姆斯停住了，他的脚下是一滩干涸的血迹。
"这是人的血吗？这里到底发生了......"詹姆斯想，但是他极力遏制住这个念头。那血迹延伸向远处。也许是毫无头绪，也许是好奇，詹姆斯决定沿着那血迹走过去看看。
所有的交通灯都没有亮，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街道上也没有车。商店的大门是陈旧的，一切都好象许久没有人使用。詹姆斯走着，地上的血迹竟成了他在浓雾中唯一的路标。詹姆斯觉得自己的思想越来越朦胧，四周白蒙蒙的一片，咋眼看去，竟觉得美丽。
"沙......沙......，沙沙......"。血迹在一个垃圾堆前面消失了。"沙......沙......"詹姆斯向四周看了看，想寻找这奇怪声音的源头，他一个健步走过去，从垃圾堆里拣起一个收音机-------这就是他来的时候，车上收音机的声音。突然，詹姆斯面前出现了一个人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丑陋的怪物，双手象是被反绑在身上，上半身的突起物应该是头了，全身靠两条细细的腿支撑着。它扑向詹姆斯，并喷出毒雾。詹姆斯马上跳开，但是那怪物追着他不放，他看见身边有一根插着钉子的木条，于是抄起木棍狠狠地挥了过去。木棍击中了怪物，它尖叫着倒在地上，丑陋的身躯冒着血，詹姆斯突然感到极其的厌恶，他对着怪物狠狠的一脚踩下去。
寂静。
收音机不响了，怪物也不出声了。詹姆斯喘着气，继续搜索着，他开始感到迷茫了，自己究竟该不该来？玛丽已经死了，而且是在三年前，但是她却给我寄来了信。詹姆斯把手放进内袋，摸了摸那装着玛丽照片和信笺的信封。"我一定要找到你，等着我"

二、破旧的公寓

詹姆斯又回到那具怪物的尸体旁。他在怪物边发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人类尸体，在旁边还有一把钥匙。钥匙上有一个小布条，上面的字已经大多看不清了。只看见上面隐约写着"蓝山公寓"。詹姆斯看看四周，迷茫的雾里闪动着另人不安的的影子。"这里充满了怪物吗？"詹姆斯拿着地图在雾中

摸索着，在穿过一扇铁丝网门，詹姆斯走进了一座古旧的巨型建筑。大堂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有一副公寓的指示图，詹姆斯把它拿在手里。这是一座老式公寓，只有三层，但是每一层都有许多的房间，建筑中间是一个花园，现在的城市里已经很难见到这种房子了。詹姆斯不禁想起自己的父亲，母亲早死了，自己从小在父亲的公寓里面长大。那也是这样的公寓，环形的建筑，中间有花园。他还想起，在他上学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小孩默默的站在 302 房前面。这座在山上的城镇的浓雾，还有寂静，无一不让詹姆斯感到恐惧，但对妻子的思念一次又一次地鼓励着他，他真是太爱自己的妻子了。他决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找到玛丽的机会。所有的设施都已经不可用了，也看不到一个人的影踪，但这里居然还通着电。凭着少数还没有坏的灯管发出的微弱的白光，詹姆斯可以慢慢的逐个房间搜索。许多房间的门被粗暴的用木版钉起来，或者直接用水泥糊上。詹姆斯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灰暗，公寓墙壁上的粗俗的涂鸦让他感到难受。几乎所有的房间布局都是一样，肮脏，杂乱，詹姆斯来到走廊尽头，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房间，詹姆斯想打开地图看看，但是灰暗的环境不允许他这样做，在犹豫之后，他还是打开门进了去。

〝啊！〞詹姆斯被一道强光刺的睁不开眼，过了好久才缓过来。这间房间的布置与众不同，除了茶几，没有其他任何家具，房间的正中间有一个服装店用来展示服装的塑料模特，模特穿的女式套装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打开的电筒。詹姆斯把电筒插在自己胸前的口袋，现在他终于可以稍微仔细的观察这一切了。当他看清这女试套装时，他突然感到头疼，一些奇怪的东西突然进入他的大脑，他看到医院，病房，护士，一切都在他眼前闪过，他低下身子，玛丽的信掉在地上，詹姆斯突然发现，这就是自己妻子的衣服！詹姆斯还想仔细查看，旁边突然站起来一个上下都是两条腿的东西，这怪物就象是用两个服装店模特的腿硬拼起来一样，它挥舞着上面两条腿，向詹姆斯扑过来。詹姆斯吓了一跳，夺门而出，但是他突然发现，公寓的走廊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怪物，而且都向他扑过来。詹姆斯一路狂奔，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在他身边，怪物刺耳的惨叫声此起彼伏，他的脸上，手上，也被怪物的毒液灼的火辣辣的疼。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防火安全通道，詹姆斯在突破了怪物的包围后，一把拉开防火通道的门。

一扇窗户。

在詹姆斯眼前，是一扇窗户。仿佛在这个门的后面，是另外一个世界，窗子里面黑黑的，看不到什么东西。正在这时候，怪物又冲上来，詹姆斯没有办法，只好闭着眼睛跳过去。

另一间公寓。

如果刚刚的公寓只是破旧的，那这个简直是废弃的了。房间里放着一张双人床，上面有一张极其肮脏的床单，已经变成褐色了。衣柜的门一边掉了下来，地板上散落着发黄的不知是什么时候的报纸。詹姆斯想离开，却不能动弹。他的头破了，浓血慢慢地流下来，手划破了，几乎失去知觉。詹姆斯向四周查看，陈旧的桌子上有一个雪白色的东西。那是一个急救包，看起来还很新，〝似乎不久前有人来过〞詹姆斯想。他在里面找到绷带，消毒剂。给伤口做了简单的处理。他又发现一小瓶像鸡精一样的东西，写着〝健康饮料〞下面还有一张发黄的报纸，上面还有那〝健康饮料〞的广告〝只是一小瓶，绝对让你生龙活虎。〞詹姆斯把那瓶饮料拿起来，还没有过期，看起来似乎能喝，詹姆斯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用颤抖的手，把这饮料喝了下去。一股暖流从肚子里贯穿全身，他感到自己有力了，手也不颤抖了，好象获得了新生，他又拿起那瓶子，出于习惯，看了看配料，除了一大堆没听过的草药外，就是一个叫白色克劳蒂亚花的的名字最特别了，詹姆斯想起，这种花好象是寂静岭的特产，据说还与什么毒品有关。〝管他的〞詹姆斯拿起木棍，扔掉瓶子，走了出去。

詹姆斯来到走廊，他突然看见远处有一尊雕像在看着他。好像是一个人，拿着大刀，他身上一片猩红，看不清长相，詹姆斯想走进查看，猛然发现他带着一个巨大的头盔，准确的说，他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三棱锥。那三棱锥向下倾斜着，使他看起来似乎低着头，样子仿佛在忏悔。詹姆斯还想在细看一会，那雕像突然动了，这并不只是一座雕象。詹姆斯一惊，顺势闪进了一个房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房间，在这寒冷、沉寂的地方，这里居然让人感到少许的温馨。墙上贴了橘红色的枫叶墙纸，地板似是木制的。原来内间的门被封死了，旁边又开了一扇新门，詹姆斯推门进去，只见整的一面墙都被改造成了大镜子，就象体操房。一个少女侧躺在地板上，眼神呆滞，手里拿着刀，刀上残留着红色的液体。

〝不，不要！〞

〝啊，是你。〞少女回过头。

〝是我，詹姆斯。慢慢来，把到放下。〞詹姆斯这时才认出，那个少女就是安吉拉。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一切都会结束，不是吗？”安吉拉眼睛盯着刀，这把到似乎有什么特别的魔力，把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
“你找到你的母亲了吗？”
“没有”
“她不住在这公寓吗？”
“......不知道......”
“你找到你的那个人了吗？”
“没有，她是我的妻子，你见过她吗？”詹姆斯想起了什么，他从已经划破的外套的内袋拿出那封信，有小心翼翼地从信封里拿出那张照片，给安吉拉看。安吉拉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刀，看了看照片。她摇摇头，表示没见过，突然又站起来。
“我想......我要去找我的......母亲了。”说着就要往外走。
“等一下，你，还是把那个留下吧”
“不！你想干什么！”安吉拉突然双手握紧刀，对着詹姆斯。“你不要过来！”
“放松点，我只是想帮你保管那把刀，你一个女孩子拿着太危险了。”
“真的吗？对不起......我......”安吉拉把刀房在房间的桌子上。“你会还给我？”
“当然，下次见到你的时候还给你。小心，这里充满了怪物。”
“是......吗？我，我会注意的。”
詹姆斯拿起刀。这是一把厨房的切肉刀，刀口并不锋利，但由于刀是尖的，应该还能刺死人。刀身沾有红色的干涸的液体，好象是血。詹姆斯发现自己的破外套已经放不下这些东西，于是他再次搜索这房间。他发现，在原来安吉拉躺着的地方，放着一个扁扁的学生用的挎包，似乎能装不少的东西。“可能是安吉拉的吧”詹姆斯想，于是他背上挎包把身上的物品放进去，顿时觉得方便了许多，他又在厨房和客厅的角落里找到两瓶健康饮料——从某个时刻开始詹姆斯就刻意的收集着这东西。詹姆斯走到门口，把那把小刀放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离开了房间。
走廊空荡荡的，安吉拉已经离去。詹姆斯朝之前铁三角头站着的地方，那里也是空荡荡的。詹姆斯看到了公寓的出口，他快步跑过去，结果门锁住了。“也许这并不是最坏的。”詹姆斯想。在这之前，所有的门不是被完全封死了，就是锁整个绣死了，还有就是被人把门和墙壁完全焊接起来。那些是完全不可能打开的了，所以这扇通往如此重要的地方的大门，虽然锁住了，但还是有可能开的，于是詹姆斯决定在剩下的一个墙角里的房间找钥匙。
刚进门詹姆斯就吓了一大跳，铁三角头正站在厨房不知在对刚刚见过的那种四条腿的怪物做着什么，那怪物正边惨叫边挣扎着，铁三角头的脚下，还堆着几具怪物残骸。詹姆斯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他慌张地躲入门对面的衣柜里。几分钟后，那怪物不动了，铁三角头把它仍在一边，拖着自己的大刀准备离开，经过那衣柜的时候，詹姆斯正在里面瑟瑟发抖。铁三角头突然盯着衣柜，不，应该是是盯着衣柜里的詹 姆斯，那巨型而笨重的铁三棱锥应该完全遮住了它的视线，但他仿佛有极强的感官能力，可以轻易探测到周围生物的位置，而且那铁三棱锥而丝毫不会减慢他转头的速度，使他可以第一时间，把他那极有魄力的三棱锥的前倾的尖角对准他的猎物。
詹姆斯现在已经在惊吓中混乱，他想用自己的大脑想对策，但是他的大脑完全给不出对策，反而涌现出自己过去的许多生活片段，他甚至想跳出去跟他谈判，也许那可怕的铁三棱锥下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兄弟，又或者是其他什么人也来到这个鬼地方，为了保护自己，找了个铁三棱锥作防具。他甚至想拿出玛丽的照片，问他有没有见过照片里面的人，但是，很明显，眼前这个带着铁三角头的东西，决不是与詹姆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詹姆斯的木棍早打折了，现在身上没有一件象样的武器，他在衣柜里摸索，摸到一根锈迹斑斑的长钢棍，便紧紧握住，外面下着雪，但公寓里面却闷热，汗把衣服给打湿了，内衣与身体紧紧的贴在一起。詹姆斯突然感到头有点昏，耳朵好象听到了防空警报，他眼前开始迷糊，就在这个时候，铁三角头忽然仍下詹姆斯，走了出去。
一切都消失了，防空警报、头昏，除了恐惧。惊魂未定的詹姆斯从衣柜里出来，他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根铁棍，他不敢出去，只好在房间走来走去，他听到厕所有响动，他拿好铁棍，架好姿势，战战兢兢的走过去。
一个胖子在呕吐，在胖子的斜对面，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上面有明显的几个枪伤，但这起码是个人类尸体。

〝你没事吧？〞詹姆斯看那胖子吐的厉害。
〝没……事。〞胖子抬起头。〝刚有个怪物追我，我有点害怕，就躲到这里来了。〞
詹姆斯这才看到他的脸，脸色很苍白，头上反扣着一顶鸭舌帽，仍掩盖不住头上乱乱的金发，身上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休闲衣，他虽然有点胖，但是并不笨重。
詹姆斯看了一眼那具尸体，胖子突然站起来：〝我没有杀他！不是我干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发誓！〞
詹姆斯被吓了一跳，等他慢慢回过神来，又问那胖子：〝是刚才那个铁三角头干的吗？〞
〝什么铁三角头，我没有见过什么铁三角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算了吧，我叫詹姆斯，你叫什么？〞
〝艾迪(Eddie)。〞
〝你来这干什么？你也是来找人吗？〞
〝不是，外面有一堆人不知为何追赶我，我就跑到这里来了。〞
〝好象我们都被某个原因引到这里来了。〞
〝我也很后悔来了这荒芜人烟的鬼地方！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我的妻子。〞詹姆斯又拿出那照片。
〝抱歉，我没见过她。〞
〝算了吧……你跟我一起走吗〞
〝不，你先走吧，我还想在这里在呆一会儿。〞
詹姆斯环顾这个房间，墙上贴满了各种海报，大多是足球明星的，房间内很凌乱，客厅有陈旧的小木马，应该是个男孩子的房间。墙边的小桌子上的金属反光引起了詹姆斯的注意，他走过去仔细看，发现是一把沾满尘土的钥匙。后面还系着一个小布条，写着〝2F 防火通道〞詹姆斯小心地把他捡起来，把灰弄掉，装进口袋，然后他又走到门口，把门轻轻地打开一条缝，等到看清铁三角头已经不见了后，才出去。
空气再次变的凝重起来。詹姆斯刚进门就发现门被反锁了，门正对着的通往楼下的楼梯，完全积满了脏水，水一直淹到二楼楼梯口。铁三角头正在墙角摆弄另一头怪物。詹姆斯又一次陷入了绝境。他现在手里只有刚刚在衣柜里还来不及用的铁棍，上衣口袋里插着之前安吉拉曾紧握住过的小刀，他现在只好愣在门口，等待铁三角头发现他，他已经准备好决斗。
铁三角头放下怪物，缓缓的转过头。它似乎早就预料到詹姆斯会在那里，预料到他会在发抖，会紧紧地握着那跟铁棍。铁三角头慢慢的向詹姆斯走去，大刀拖着地板，发出无比刺耳的尖叫声，他把大刀向詹姆斯挥去，詹姆斯赶紧向一旁闪开，大刀碰到墙壁，发出巨大的声响。趁着铁三角头收不住招，詹姆斯迅速迂回到它后面，对着它的头狠狠地敲下去。
〝当！〞詹姆斯顿时感到虎口有点麻，差点失手掉下铁棍，铁三角头却纹丝不动，就象根本没有被击中一样。铁三角头右胳膊抬起给了詹姆斯一拳，詹姆斯躲闪不及，被打的退到了墙边，铁三角头还是不慌不忙的，詹姆斯利用铁三角头，慢的弱点，跑过去跳起来，把全身的力气压在铁棍上，向铁三角头再次狠狠打去。〝咣当！〞这次居然连铁辊也弯了，但是铁三角头还是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它挥起大刀，向詹姆斯砍去。詹姆斯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情急之下，向铁三角头飞起一脚，踢到它没有被铁三棱锥保护到的身体上，发出沉闷的声音，仿佛踢到了沉重的沙袋上一样，但这一脚似乎让铁三角头减慢了速度，但刀还是砍了过来。詹姆斯把铁棍杵在地上，希望可以挡一挡，可是铁三角头的力量巨大，刀虽然砍到了铁棍上，巨大的冲击力打断了铁棍，还让詹姆斯撞到了另一面的墙上。詹姆斯被撞的眼冒金星，脑子开始模糊，他拿起剩下的铁棍，发现上面被砍断的缺口很利，他看一眼向他慢慢逼近的铁三角头，他端起铁棍的一头，向拿着矛一样，他疯狂的向铁三角头跑去，铁棍的一端插在了铁三角头身上，但没有深深的插进去，铁三角头好象连身体也是用铁做的一样。铁三角头手一挥，詹姆斯就倒在了地上，铁辊也掉到了地上。铁三角头把刀高举过头顶，像刑场的刽子手一样，准备给詹姆斯最后一击，詹姆斯抬起头，黄豆大的汗珠从他苍白的脸上流下，他死死的盯着铁三角头，准备好面对死亡，他拳头紧握，心想也许这是命运，他不是来这里找玛丽的吗？玛丽三年前已经去世了。詹姆斯的心揪在了一起，许多过去美好的回忆有涌上心头，他又隐约听到那防空警报声，这是迎接死神的信号吗？他又抬起头，却发现铁三角头已经放下了刀，转身向充满了水的楼梯走去。他还是不慌不忙，好象从来就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它顶着看上去十分沉重的铁三棱锥，脚步却十分轻盈，巨大的刀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走进水里，水很快就完全没过了它，

但是铁三角头似乎完全不需要呼吸。詹姆斯听到一声开门声，楼梯里的水很快就都排走了。
詹姆斯回过神来，他习惯性的看了一下表，但是表早停了，从上面的时间来看，似乎是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有推了一下他旁边的门，发现原来被反锁的门已经可以开了，但他实在是不想回去，他想试着站起来，但是刚才抵挡铁三角头时所受的伤非常疼，他现在动弹不得。詹姆斯感到十分疲倦，他不知铁三角头是否走远，而且是否会回来，他的脑子现在十分混乱，许多奇怪的东西涌入他的脑海里，他无奈的趴在那里，渐渐昏了过去。
詹姆斯慢慢的恢复了知觉。刚刚发生的一切，仿佛就是一场噩梦。现场已经没有任何痕迹。詹姆斯看了一眼楼梯，发现楼梯是干的，只是很脏，他用手扶着墙壁慢慢的站起来，他长长的吸了一口气，用手摸了摸伤口，却愕然发现伤口不见了。
"难道刚才是我自己做了一场梦？"詹姆斯想。詹姆斯挪动一下脚，发现还是十分的疲倦，他翻了翻口袋，发现还有几瓶健康饮料，就开了一瓶喝了下去，顿时感觉很好。詹姆斯向四周看了看，捡起剩下的铁管，从旁边的楼梯离开了公寓。

三、玛利亚（Maria）

天色完全没有变。浓雾还在延续。
也许是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詹姆斯感觉似乎好点了。公寓的后门连接的地方是一条小巷，在雾中也看不清它通往什么地方。詹姆斯仔细看，在小巷的墙上，似乎有一个身影，从大小看，不像是大人，倒是向一个小女孩，于是他就走了过去。
小巷子的围墙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小小的年纪，却生德一头十分漂亮的金发，头发的颜色与詹姆斯很像，如果他们一起出去一定会被认为是父女。小女孩脸上带着狡黠的微笑，似乎完全不被这地方的寂静所带来的恐怖所动。
詹姆斯走过去的时候，小女孩好象正在自己想什么。
"像你这样的小姑娘在这干吗呢？"
"你是瞎了还是怎么着！"
"这是什么话！"
"不关你事！"
詹姆斯很气愤。他虽然出身低微，但是也没有被人如此无礼的呵斥过，更何况，对方只是一个看上去七，八岁的孩子。他想起他小时候，在父亲的公寓里看到的那个经常徘徊在 302 房的奇怪的小男孩，即使被房客如何欺负也不会这样。
小女孩站起来打算走。
詹姆斯很恼火，甚至忘记了提醒她这个城市很危险，充满了怪物。
"你根本不爱玛丽。"小女孩突然出声了。
詹姆斯一惊，心想她怎么知道玛丽的事，他抬头望去，发现小女孩已经离开，他大喊："等一下，你怎么知道玛丽的名字！"只是没有人回答，那女孩很快消失在浓雾中。
詹姆斯孤伶伶的站在巷子里。他觉得这件事不那么简单了，先是奇怪的信件，居然来自已经去世的妻子，之后这一切又是这样的奇怪，所有人都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城市，还有那些怪物，难道说人们都感染了奇怪的病毒，从而变成了怪物？他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妻子的病，想起她患病后那可怕的样子，想起医院各种仪器发出的奇怪声音，他突然打了一个寒颤。詹姆斯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也许他们想绑架我，把我骗到这里来。"他想，可是詹姆斯并没有雄厚的家底，也没有一份特别赚钱的工作——他只是在药厂工作而已。然而实际上，在玛丽去世后，詹姆斯的生活早就毁了，他经常活在幻想里，他总是想着如果玛丽还在，在他的家里面，只有零乱，但是他却拒绝搬尽管回去跟父亲一起住。如此，他还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过着混乱的日子，但还是知道事实是什么。在这一刻，他又把玛丽寄给他的信拿出来，他抚摩着信上的字迹，苦苦地回忆着，却怎么也记不起最后的那些时刻，"玛丽，你真的在这里吗……"他心里又一次问。突然见几个雪花打在他脸上，他感觉有点冷了，旁边的公寓突然生出压迫感，詹姆斯无法再回去，于是他决定继续走下去。
穿过长长的巷子，拨开浓雾，出现在詹姆斯面前的是另一条大街。这条普普通通的大街，却让詹姆斯眼前一亮。
坐落在 Nathan Ave. 大道旁边的，是一个叫 Rosewather 的公园。旁边就是 Toluce 湖。在湖

的对 面，有一座湖滨宾馆，三年前，这里还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詹姆斯就是千千万万慕名而来的游客之一，他和他的妻子玛丽想重新渡一次蜜月。他们每天早上都会从宾馆的码头上租一条小船，慢慢的荡漾到湖的另一边去，在早晨的薄暮里，一切都透出朦胧美。湖的两岸都设有灯塔，他们就这样每天一起追随着这唯一的光，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他们就这样享受着这单纯的乐趣。
等到上了岸，薄暮已经散去，阳光斜照在大地上，湖面泛出金色。这是詹姆斯和玛丽总会双双出现在 Rosewater 公园里。寂静岭虽然是一个现代小镇，却人烟稀少，即使将近中午，也是冷冷清清。于是詹姆斯和玛丽尽情享受着这天赐的自由。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变。
冷清的街道，远处闪烁着鬼魅的身影。
詹姆斯注视着公园门口树起的写着" Welcome to Rosewater "的牌子，三年的风风雨雨，竟没有为它增加一条划痕。只是雾更浓了。
詹姆斯于是顺着路慢慢的走。公园的安静几乎让他相信刚刚在公寓里遭遇到的都是自己的幻觉。路边设有凉亭，不过都是湿漉漉的——雪依然在下着。随着视野的开阔，他来到了湖边。
一位女士正出神的望着湖边。她穿着时髦的红色短衬衫，下身一条看起来似乎是蛇皮的裙子在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她的装束跟天气实在是相差甚远，尽管天还下着雪，她却完全不为之所动。
詹姆斯走过去，从怀中拿出信，他突然很想跟这位女子答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当他走近那位女子的时候，他愣住了，虽然服装，发型不同，但是他还是认出了她，詹姆斯的嘴唇颤抖，他想说却无法出声。
" M……Ma……"詹姆斯结巴着。
那女子察觉到詹姆斯的响动，她转过头，带着微笑看着詹姆斯。
"玛丽？"
"怎么，我长的很像你的心上人？"女子脸上依然带着轻松的微笑，似乎刚才欣赏湖面的美景，给她带来极大的愉悦。
"不，你长的很像我已故的妻子。你的脸、声音，都跟她一模一样，你们仿佛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我叫玛利亚（Maria）。"那女子说，突然她抓起詹姆斯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你看，我不是幽灵，我身上还是热的。"
詹姆斯一把抽回了手，玛利亚的动作使他吓了一跳。
"你不是玛丽！"
"我说过我叫玛利亚"玛利亚还是保持着微笑。
"对不起，我搞错了。"詹姆斯转身准备离去。
"等一下！你要去哪里？"
"我去找玛丽，你见过她吗？"
"你不是说她已经去世了嘛。"
"是的，三年前她就病逝了。可是，我最近收到她的一封来信，说是在老地方等我。"
"这里就是你们的'老地方'？你们只是在这一个地方吗？这里确实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人来过。"
过去的一幕一幕又在詹姆斯的脑海里浮现。他下意识的望了望湖对岸，却没有找到他所希望的那道光——湖畔宾馆的灯塔所发出的光。
"我们当时住在湖对面的湖畔宾馆里，那个湖畔宾馆，现在还在吗？"
"湖畔宾馆，当然还在了。你们当年住在那里，那里可是非常浪漫的地方。"
詹姆斯转身要走，却被玛利亚拉住了。
"不要激动嘛。而且旅馆也不在那个方向，而是在这边。"玛利亚指了指相反的方向。
詹姆斯于是顺着玛利亚指的方向走。玛利亚也跟了上去。
"你……打算跟着我？"詹姆斯不解。
"难道你想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
"让我一个弱女子跟那些怪物在一起！"
詹姆斯猛然想起了什么，这里的安静，而且与玛利亚的相遇，让他完全忘记了这里还充满着怪物，他回想着这一路以来所发生的，想去刚刚那个小女孩，想起在公寓碰到的艾迪以及之前的安吉拉，实际上自己一直处于很大的危险之中。他本来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在这段路上，结识什么新朋友，甚

至他也没有叫上一两个伙伴，他不知怎么回答玛利亚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想让这个女子跟自己一起。
"我当然不是想让你跟那些怪物在一起，只是......"
"我一个弱女子，其他人有全都跑了！我长的很像你的玛丽是吧？你爱她对不对，又或者你恨她......"
"别开玩笑了！"玛利亚触到了詹姆斯的痛处，他急忙向前走了两步，玛利亚又紧紧的跟上他。
"这么说你是没有意见了吧"
"你......随你吧。"詹姆斯无可奈何，又想着前路茫茫，只好同意，他并不喜欢像玛利亚这样的女子，即使她长的很像玛丽，但是多一个同伴也许会没有这么危险。
沿着玛利亚指着的方向走，他们来到了公园的另一个出口。实际上，他又回到了他刚刚经过的那条路。詹姆斯正想抱怨些什么，却发现这条路中间断开了，中间的部分就像是消失了一样，断裂的地方参差不齐，仿佛是被蛮力撕开，詹姆斯走过去查看，发现中间被完全挖空了，形成了一个万丈深渊，下面有一些像云一样的东西，阻碍了视线，使人无法望到底。
"我早说过这里过不去。"玛利亚带着得意的神情。
"是的，这确实让人意想不到"詹姆斯显得有点无奈。
正在这时，詹姆斯的口袋里突然传出"嘶......嘶......，嘶......嘶......"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詹姆斯正准备给玛利亚看看自己之前捡到的"神奇"的收音机时，突然出现并慢慢向他们逼近的怪物打断了他。
"快跑！"詹姆斯拉起玛利亚的手，向旁边的汽车旅馆跑去。
"干什么！"玛利亚被吓了一跳，胡乱挣扎着。
"嘘。"詹姆斯按住她的嘴巴，并悄悄的跟她说："有怪物。"
果然，很快一群詹姆斯刚才在公寓里遭遇的怪物聚集在刚刚他们站着的地方。看到怪物，玛利亚显的非常惊恐，她紧紧地靠着詹姆斯，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感到一点安全感。而此时此刻的詹姆斯心中也是无比的惶恐，他之前唯一的武器——木棍，早在跟铁三角头决斗的时候没了。詹姆斯向四周望去，这里停满了车，但是每一辆车都好象已经停放了数十年，没有一辆看上去是能开动的。就在他们快绝望的时候，玛利亚发现了一辆车的引擎盖上，插着一跟铁杆。铁杆上面布满了锈，看上去却很坚硬，它的一端插在车里，另一端扁了，但是切口和边角都很锋利。詹姆斯想过去把它拔下来，却突然感到浑身无力，他突然发现自己裤腿处有血渗出，想必是之前在公寓面对铁三角头是弄伤的。眼看那一大群怪物就要发现自己，詹姆斯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突然见，从口袋里传出的的玻璃碰撞声提醒了他，那是他一路收集的健康饮料。詹姆斯打开喝了一瓶，很快的，他就站了起来。
当詹姆斯拿着从引擎盖上面拔下来的铁杆来到汽车旅馆附近的保龄球馆门口时，玛利亚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突发事件中恢复过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还是很紧张。但是当詹姆斯提出要进保龄球馆看看时她却坚决地拒绝了。她甚至对詹姆斯说："我最讨厌保龄球，死也不会去那个地方。"詹姆斯向远处望望，发现他们已经逃出怪物们的视线范围了。四周也很安静。这一带，对于现在的詹姆斯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而且照现在的情况来看，许多路段都发生了断裂，即使有地图，也不一定有用，再说，从地图上看，从这里走陆路去到湖滨宾馆也是要走非常远的路的，眼前就只能先去这个保龄球馆里探索一下了。经过了慎重的考虑，詹姆斯把手上的铁杆交给玛利亚，只身走了进去。
"等等！别去太久！"玛利亚说。
"我也不是去玩的。"詹姆斯打开了保龄球馆的门。
连着这扇门的是仓库，里面凌乱不堪，看起来已经好久没有人来过了。在一张肮脏的桌子傍边，一扇半开着的门连着球场。詹姆斯正准备过去，却听到谈话的声音。
"你在干嘛，抢劫犯！杀人犯！"詹姆斯认出那就是之前他碰到的小女孩。
"你！别这样，你搞错了。"
"哈！没胆量的肥猪！"
"你到底想干说什么？"
"我在想你自己说过警察在抓你"
"不，我是因为害怕才跑，我也不知道那些警察想干什么。"
"要是你没干过坏事你为什么要不停地道歉?'哦~~我只是害怕才跑的~'"
"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没有人相信我。"

詹姆斯推开门进去。只见艾迪一个人坐在那里。
"你找到，呃……那个，那个人了吗？"艾迪正在吃着披萨。
"艾迪？"
"你是……哪个……"
"我是詹姆斯，我们在之前在公寓见过。"
"哦，我想起来了，但是……"
"你一个人在这儿"詹姆斯看了看周围。
正在这时，一个绿色的保龄球从角落滚过来。一个矫健而瘦小的身影闪了出去。
"拜~拜！"
"等等！"詹姆斯追到门口，无奈小女孩不见了踪影。"来，我们一起去找她！"他急忙对着艾迪说。
"啊？你说劳拉（ Laura ）？为什么要追她？"艾迪还在安然地啃着他的披萨。
"什么，劳拉？她叫劳拉？"
"她自己是这样说的，她还叫我不用管她，她说她自己可以照顾自己。"艾迪依然面不改色，他很专注的吃着披萨，和詹姆斯上次在公寓见到他在呕吐的样子截然不同。而且他似乎完全没有经历过刚才的危险，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恶心的公寓。
"你居然还在吃披萨，在这充满了怪物的地方？你居然放心让一个孩子自己在一个如此危险的地方游荡！而你却可以安心的在吃披萨。"
"这……我也办法，只是……"
"服了你。"詹姆斯没再理他，一个人退出了房间。
玛利亚还站在那里，抱着那根铁杆。她一见到詹姆斯就很激动的说："我刚刚看见一个小女孩跑过去啦。她跑的太快，我追不上。"
"得把她找回来。一个小孩子太危险了。"
"我看见她是往那里跑了"玛利亚指向旁边的一条路。
詹姆斯突然感到自己充满了责任感，他虽然已经结婚，却没有孩子。从第一次见到那小女孩的时候，他就觉得亲切。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有这么一个女儿。詹姆斯发现自己已经渐渐追上劳拉了，便加快了脚步。
劳拉跑进了一个巷子里。在巷子的尽头，有一个小夹缝，是相邻的两个建筑留下的。劳拉屏着自己瘦小的身躯，从中间挤了进去，詹姆斯由于体型较大，只能在那里干瞪眼。
玛利亚跟了上来，她看见詹姆斯一个人站在那里，便问："那个小女孩呢？"
"从这里溜了。"詹姆斯指了指那夹缝。
"你知道吗，刚刚我差点就跟不上了。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人在这种恶劣的天气，行走于这种迷宫似的小巷里，真不敢想象！你知道这条夹缝通去哪儿吗？"
"也许是这条街的另一边。"詹姆斯拿出地图"我们应该可以穿过这栋建筑就可以到达。应该是从这里进去。"詹姆斯注意到夹缝的旁边有一扇门，就上前试了试，可是万分不幸的，门锁了。
"怎么了，进不去吗？"玛利亚用嘲笑的眼神看着詹姆斯。
"要不你来试试，这门锁死了"詹姆斯避开了玛利亚的目光。
玛利亚推开了詹姆斯。只见她的手从头顶拂过，手里便多出了一跟小小的银针，她用另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握住了一根小铁丝。她熟练地把银针和小铁丝绞在一起，插进门的锁孔里，轻轻地搅动着，不时发出金属碰撞声，而锁孔也慢慢的向一个方向转动。詹姆斯对眼前的一切十分震惊，他本来就认为眼前这个女子十分可疑，现在更是惊讶她的来历，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在这个奇怪的小镇就只见到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收到玛丽的来信？尽管玛利亚看上去并没有恶意，但是她所展示的奇怪技能使詹姆斯深深地陷入疑惑之中。
就在詹姆斯沉思的时候，玛利亚突然转过头瞪了他一眼，他一惊，急忙躲闪玛利亚的目光。就在这时，玛利亚微微转身从开的很深的胸口处的衣领拿出了另一根顶端有个小圈的铁丝，插入锁孔，随着"喀嚓"一声，门开了。
"看到了吧，我并不是你的累赘。"玛利亚闪在一旁，脸山带着狡黠的微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詹姆斯寻人心切，看到门开了，就走了进去。
这里是寂静岭著名的小酒吧，天堂之夜（Heaven's Night）。曾经是这个安静的小镇最热闹的地方，但现在也是破旧不堪。地上到处散落着玻璃瓶，旁边堆积着一箱箱看上去是食品的东西，但

是上面的日期已经是好久以前了。墙上贴满了便签和海报。两旁的房间都焊死了，无法打开，唯一一个有看上去还能用的门锁的门，也被横七竖八的钉满了木条。詹姆斯突然觉得很安静，他回头看了一眼玛利亚，发现她正在低着头想些什么，眼神很是黯淡忧伤，也许她也有什么亲人因为怪物而遭遇不测吧，詹姆斯心想。

沿着楼梯走下去，沉重的脚步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让人的神经时刻紧绷着不能放松。另人惊讶的是，在陈旧的楼梯下，到还有几分生气。霓虹灯依然开着，给这个简陋的小舞台蒙上了温暖的色彩，周围的墙上还贴有舞女的海报，虽然已经十分残破，却还可以看出，海报上的人穿着红色的短上衣，就像玛利亚身上穿的。吧台和上凌乱的摆放着一些书报杂志，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的能引起詹姆斯的注意。在角落的一个箱子里面，他到是找到了不少健康饮料，这也许是这里唯一的救命良药了。在一张桌子上，有一张暗红色的纸，看上去已经很旧了，詹姆斯想起在之前的公寓，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纸张。奇怪的是，没次看到这种纸，詹姆斯就感到头疼，似乎有许多信息在向外面涌，他突然很想坐下来，在上面记点什么。

"我们离开这里好吗"玛利亚小声说。

"啊？好。"詹姆斯这才想起，他们要寻找那个小女孩。便叫上玛利亚，离开了酒吧。

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詹姆斯三年前完全没有来过这里。他向后望去，退路已经被切断了。空气显的十分凝重。远处的雾中，隐约闪过一个小小的身影，从这里看，她似乎进入了一栋建筑。

詹姆斯和玛利亚随即跑过去。显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栋庄严的房子。上面写着"Brook Heaven Hospital"。

四、护士还是恶魔，医院还是地狱？

"你确定她走进了这房子吗？"詹姆斯望着这威严的建筑显得不安。

"是的。这周围只有这一栋楼。"

詹姆斯环顾周围，这里的的确确只有这一栋建筑。虽然是医院，从门面上来看，却像一座教堂。矮矮的围墙透露出院子里的景色，浓雾却有把它遮的严严实实。外表墙上的斑驳告诉我们它已经经历过不少岁月。医院虽然不高，但是上面的楼层深深的陷入于浓雾里，让人感到不安。

詹姆斯正犹豫着，他看看玛利亚，她似乎也没有主意，他再看看大门，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诱惑，这座阴森的医院仿佛有许多故事要述说，它似乎需要一个忠实的听众。詹姆斯突然感到这座医院在呼唤他，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在让他进去。

漆黑，不是一般的漆黑，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寂静，不是一般的寂静，而是死一般的寂静。

詹姆斯打开插在胸前的电筒，却被站在他面前的玛利亚吓了一大跳。

"你的准备还挺充足的。"玛利亚说。

"不，这是我在之前的公寓里捡的。"

"是吗......"

詹姆斯没有再搭理玛利亚。医院勾起了他不愉快的回忆。他又想起玛丽生病的情形。一开始只是咳嗽，谁也没有在意，到后来身上就开始溃烂了，只好送到医院，却再也没有好起来。病魔夺去了她的美貌，医生还说她很危险。某夜詹姆斯听到隔壁房间的病人发出的呻吟声，他感到很恐惧，第二天他经过隔壁病房时，却发现病床空了，而且换上了新的床单。詹姆斯感到毛骨悚然。他每天都陪在玛丽身边，希望她能好起来，玛丽虽然被病痛折磨着，却似乎感到很安慰。每天医生们好像都很忙碌，但是每天都有病床被推出去，詹姆斯觉得很痛苦，但他忍受着，直到......

詹姆斯不敢在想，他一直不愿意面对，甚至对于后面的事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他感到玛利亚在轻轻提醒他，他猛然转过头看着玛利亚，面对这个酷似自己妻子的女人他甚至感到自己产生了幻觉。

"你......没事吧？"玛利亚轻轻的问。

"我......呃......没什么......"

詹姆斯手上的铁杆已经被他的汗湿透了，但他依然紧紧地握着。

借助着门口获得的地图以及电筒微弱的光，他们发现通往病房区的门以及楼梯的门都锁了，电梯也用不了。他们发现一楼还有一个房间，是医生办公室。他们猜想，劳拉只能躲在那儿，只要找到她，他们就立马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们来到那里，玛利亚试了一下门，没锁，于是就把它打开了，但眼前的景象却让她捂着嘴巴一下子跳开，这时詹姆斯才看清楚，门的另一边站着一个人，她穿着非常肮脏的护士服，从头到脚完全溃烂了，脸上完全看不清楚五官，她手里拿着一根铁棒，向下垂着。这个东西的颜色看上去完全不像人，到是有点想黏土。突然间那"护士"的手动了，它渐渐把铁棒举了起来......

那东西猛然向后仰了一下，然后倒在地上，它还在挣扎，并发出刺耳的声音，就在刚刚那一瞬间，詹姆斯抄起铁杆狠狠地打了过去，面对挣扎的怪物，他又狠狠地踩了一脚，那怪物终于不动了，它的尸体下，居然流出一大滩脓血。

"那到底是什么？"玛利亚惊恐的看着那穿着护士服的怪物。

"不知道，但一定是恶魔"

詹姆斯把玛利亚拉进房间，虽然很陈旧，但是设备却很齐全。詹姆斯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里面却没有声音。

"看起来这里所有能跟外界联系的东西都不能用了。"詹姆斯叹了口气。

"这个小镇就像是被这个世界所遗弃了。"

旁边的书架上，塞满了各种医学质料，下面还有一堆的实验记录，它们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在角落的一张办公桌上面，一堆散落着的泛黄的纸张引起了詹姆斯的注意。上面写到："我今天偷偷地去了那疯子的房间，他真的疯了，居然在床上堆满各种欧洲艺术画册。我讨厌这些东西，我把他们搞的乱七八糟，那疯子一定会气坏的。

......（此处破了无法阅读）

当维纳斯用自己的手臂揩去蒙娜丽沙的眼泪，真相将重见天日。掌握了真相的智者，将得到上天的指引，找到通往天堂的路。并享受最初的晚餐。

——《大番茄密码》

......（以下字迹无法辨认）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跟过来的玛利亚看到詹姆斯在阅读纸上的内容。"维纳斯不是没有手臂嘛，还有，我只听说过蒙娜丽沙的微笑，难道这里的人把她弄哭了？另外，好像也只有最后的晚餐。"

"可能只是精神病人的涂鸦吧......这里好象不是普通的医院，而是一家精神病医院。"

詹姆斯放下那堆纸的时候，突然见从那里面掉出一把钥匙。上面还贴着一条小小的纸条"楼梯"。

他们很快打开了楼梯间的门，詹姆斯把电筒伸进去仔细的照了照，发现并没有什么怪物。一楼并不是这座医院的最底层，向下延伸的楼梯仿佛通往无尽的黑暗，然而面对通往楼上的楼梯，也依然看不到一点光亮。詹姆斯看看玛利亚，又向下看看，玛利亚也看看詹姆斯，他们似乎达成了什么共识，于是便慢慢地靠着墙向下走。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一扇铁栅栏，栅栏后面堆满了杂物。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詹姆斯和玛利亚不约而同的松了一口气，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一楼的位置，尽管楼梯还是这么阴暗，但确定背后是一条死路后，确实能让人感到安心，因为背后逐渐追上来的的黑暗能吞噬所有勇敢者的勇气。二楼的门反锁了，他们又来到三楼。这次是玛利亚开门。其实这里并不是楼梯的尽头，詹姆斯沿着楼梯向上望，在他们的上面，还有一扇门——医院的天台。

门"喀滋"一声开了，他们两个的神经又绷紧了。走廊还是很安静，他们自从遭遇了那穿着护士服的怪物时，就觉得这座医院不寻常。的确，詹姆斯发现在这凄凉的小镇里，似乎所有的东西都不寻常，一开始路上遇到的怪物，公寓里面上下都是两只女人腿的东西，现在又出现了怪物护士，但这些，凭着手中的铁杆都能应付，但是要是碰到铁三角头，自己应该如何是好，还有玛利亚。自从于玛利亚结伴，自己好象轻松了许多，难道她跟玛利亚有什么关系吗？难道是玛丽装扮成其他女人的样子来考验我吗？她们甚至连名字都这么相象！玛丽不是去世了吗？那这封信又是怎么来的呢？詹姆斯的心揪着，现在眼前唯一的光就来自他的电筒，他们就这样在这窄窄的走廊里慢慢的探索，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袭击。

三楼病房区的门很顺利的打开了，顺着电筒的光望去，引面站者几个刚刚的那种怪物护士。玛利亚躲在詹姆斯背后，詹姆斯紧紧的握住了铁杆。

那护士没动。这个跟一楼的有点不同，它好像真的没有生命。它脑袋耷拉着，手里也拿着棍，但当詹姆斯靠近它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反应。另外两个怪物护士向詹姆斯扑了过来，虽然它手里也有棍，但是没有詹姆斯的长，所以显的很吃力。詹姆斯与它们纠缠着，他突然听到了玛利亚的尖叫，他回过头，身上却被重重的打了一棍，詹姆斯退到了墙边，那一下打的非常狠，以致于詹姆斯差点倒下，他抬起头，想寻找攻击的出处，却惊讶的发现，刚刚对他完全没有反应的怪物护士突然活了。

怪物门正向詹姆斯逼近，它们身上发出腐烂的腥臭味，与医院弥漫的刺鼻的消毒水味混在一起，几乎让人无法呼吸，这种恶心的气味此时此刻却激发了詹姆斯的求生的本能，他猛的站了起来，抓住铁杆对准一个护士狠狠地刺了下去，它撞到了旁边的墙上，脓血和烂肉飞溅的到处都是。詹姆斯一个转身，用尽全身的力量将手里的铁杆抽出去，铁杆煽起的风将两个怪物护士同时刮倒，趁着它们还在地上挣扎的时候，詹姆斯有冲上去，将铁杆插进怪物的身体。
墙上，地上，到处都是脓血，两个怪物护士，几乎完全被铁杆贯穿，因而串在了一起，詹姆斯感觉自己的体力完全透支了，他好不容易才把铁杆从怪物身上拔出来，转头却看到玛利亚虚弱的靠着墙喘气。
詹姆斯搀扶着玛利亚走进了走廊的一间病房。病房很小，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和一张床，窗户外面白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玛利亚捂着肚子，表情很痛苦。
"你还好吗？"詹姆斯说。
"我的胃好疼……"玛利亚的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开始从额头往下滚。
"你试试这个吧，我有很神奇的饮料。"詹姆斯掏出一瓶健康饮料。
"不，我喝不下"玛利亚坐在床上，无力地说。
"要不你躺下休息一下吧，我在这里陪你。"詹姆斯把健康饮料放在床头柜上，示意玛利亚感到稍微舒服点就喝一瓶。
"不，你还是先走吧，劳拉现在不知怎样了，她是否遭遇了危险？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但是……"
"我就在这里等你，你一定要回来找我，答应我，一定！"
"好。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千万不要乱跑。"
詹姆斯向门口走去，他好几次回过头看玛利亚，发现她好象睡着了，他放轻脚步，慢慢地离开了病房。
走廊上那三个怪物护士的尸体还在那里，发出恶心的气味。詹姆斯捂住鼻子快不往前走，其他病房的门都被封死了，詹姆斯一直走到尽头才发现有一个病房是可以进入的。这个病房里几乎空空如也，灰色的冰冷的混凝土地面上零星的散落着一些金属碎片。在房间的正中间，有一个矮矮的桌子，在桌子的正中间有一件小小的工艺品，詹姆斯把它捧起来，发现是维纳斯的雕像，詹姆斯看着这雕像，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他突然发现，这雕像，竟然是有手的。
维纳斯的手臂，蒙娜丽沙的眼泪，还有那个什么《大番茄密码》，詹姆斯想起在一楼看的纸张。这一切实在是太蹊跷了，似乎一切都被笼罩着。詹姆斯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这个维纳斯小雕像放进了口袋。他走出病房，三楼已经没什么地方可去，詹姆斯向着楼梯的方向望去，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地方——顶楼。
走入楼梯间，望着下面似乎无尽的黑暗，詹姆斯的心又提了起来，现在连玛利亚也不在身边了，他突然很希望顶楼的门是坏的，或者被封死了，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回去叫上玛利亚离开这个鬼地方，告诉她自己被劳拉耍了，那个小女孩肯定是自己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詹姆斯把手放上去，发现门把手还在，他又小心翼翼的扭了一下，居然还可以转动，他在稍微用力，门"滋"的一声开了。
白蒙蒙的一片，就像之前詹姆斯和玛利亚在医院门口观察的一样，整个医院的上层，都沉浸在脓雾里。阳台的边缘围着铁丝网，是这里仅有的安全措施，在一个角上，铁丝网还破掉了，詹姆斯走过去，发现地上有一片血迹，在血泊中，有一本打开的日记本。

5 月 9 日　　　　雨
整天盯着窗子，这里很安静，无事可做。我仍然不能出去。
5 月 10 日
仍然下着雨。
偶尔和医生说点话。如果我没有一个家庭供养，他们会治疗我吗？我知道我是可怜的，软弱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坚强的。
5 月 11 日
雨还在下着。今天，药物使我不舒服。如果只有麻醉药使我好一点的话，到那时，我究竟还能知道我是谁吗？
5 月 12 日
像往常一样下着雨。

我不想为任何人而引起麻烦，但是对于任何一方来说，我都是一个麻烦，一些人可能这么说，但是他们不必沦落到像我一样的境地。这也许是自私的，但这正是我想要的，像这样太难受，真的很难受。
5 月 13 日
外面很空旷，医生告诉我已经可以出院了，我必须回家，我......（日记到这里就中断了）
詹姆斯正在研究着日记，突然发现旁边多出来一条奇怪的影子，影子上面还是尖的。詹姆斯心理暗暗叫苦，他慢慢的回过头，铁三角头正威严的站在他的旁边，三角锥的尖正对着他，手中的大刀寒光闪闪。
詹姆斯本还想先发制人，他紧紧的握住手中的铁杆，想寻找机会刺过去。铁三角头拿刀的手动了一下，詹姆斯所有的勇气一下子消失了，他猛的一下子向门口跑去，但是在浓雾中却突然失去了方向感，他跑着跑着，却一头撞到了阳台边上的铁丝网，他回头想另寻出路，但是铁三角头已经到了他面前，等到詹姆斯回过神来，刀已经砍到了他的身上，詹姆斯只觉得自己腾空飞了起来，他感到自己躺在云上，抬起头看着医院，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玛丽的样子，他感觉玛丽在向他招手，玛丽手里还牵着一个长的好像劳拉的小女孩，他突然又看见那好像是玛利亚，他感到耳朵旁边风在"呼呼"地刮，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逝，詹姆斯觉得自己扎进了医院的内部，四周越来越暗......

朦胧......
四周很朦胧......
詹姆斯在跑。在花园里，玛丽正收拾着花草，所有的植物都开了花。偶尔有落叶飘下来，落在詹姆斯的身上。在路上，有小女孩跟他笑着打招呼，周围的人都和谐的喧闹着。詹姆斯带着玛丽来到郊外的宾馆，詹姆斯却找不到自己订下的房间，跟着她们一起去找。宾馆好大好热闹，大家都玩的很尽兴。
他们不知疲倦的跑着，跟着的人渐渐的少了——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住处。跑着跑着，玛丽要分头寻找，于是他们就在一个路口分了手。詹姆斯跑啊跑啊，他先选了一条路，结果是通往商场的，他只好折回来，又找了另一条路，却是去餐厅的，他没次跑一趟，就发现周围的人少一些，但是他却感觉的到周围的喧闹，他想回去之前的地方仔细的找找，但是当他回到那个岔路，却发现少了一条道——他来的那条道。他开始感到奇怪，后来他竟发现自己已经迷了路，而且周围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停的跑啊跑，觉得周围越来越狭窄，胸口越来越闷，周围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暗下来......
詹姆斯猛的张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处在一间小房间里，才发现原来刚刚的是一个梦。
房间很小，詹姆斯摸摸头，却发现右手还拿着铁杆，铁杆居然被两面的墙卡住了。四面的墙壁和地板都铺上了软软的皮垫子，看来是为了防止这里面的人自杀用的。四周的垫子沾满了暗红色的污渍，隐隐地散发出腥臭味。詹姆斯准备出去，却发现旁边的墙上有一堆血写的小字：
"我是一个钥匙，掌握我的人掌握了去天堂的路。我在等待着他，等待着智者的到来。 ——梦上。"
下面还有一些像是后来的小字：
"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
詹姆斯无法理解这神秘的句子，刚刚受到的重击现在让他苦不堪言，他赶紧拿出一瓶健康饮料喝下去，带着稍微清醒一点的头脑才慢慢看懂墙上的话。
二楼仿佛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十分破旧，地上到处都堆满了垃圾。这里一共有三个像刚刚詹姆斯呆过的那种"单人房间"，詹姆斯还想打开另外两间看看，却发现门锁已经坏掉了。
门外就是病房区，从詹姆斯出门开始，身上的收音机就不停的小声"沙沙"做响。詹姆斯用电筒仔细的照了照，楼道很空。狭窄的走廊加上烦人的声音越发使人不安，詹姆斯甚至觉得头部在隐隐作痛，他把收音机关掉后才发现，这里竟然弥漫着女人的哭声，而且就像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那样。
病房的门大多都打不开了。詹姆斯跑到楼梯口，却发现门竟然是被从里面给钉死了。詹姆斯开始紧张，因为如果这样，他就会被困死在这里，他想起刚刚自己昏迷的时候所做的梦，突然间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他开始认真的考虑之前在医院各处看到的文字，他开始感觉到，所谓的"天堂之路"就应该是离开这里的出路。
詹姆斯走进一间病房，发现这里竟然躺着一具怪物护士的尸体。詹姆斯狠狠的朝它的头上踩下去，一直到脓血溅了一地。房间里乱七八糟的，詹姆斯准备离开，突然发现了一幅画，是达芬奇的名画

《蒙娜丽沙》。
这只是一幅很粗糙的仿制品，在本应该是微笑着的脸上，居然不知道被谁用兰色的蜡笔画上了几滴眼泪
"当维纳斯用自己的手臂揩去蒙娜丽沙的眼泪，真相将重见天日......"
"难道所谓的蒙娜丽沙的眼泪指的就是这个？"詹姆斯想。他把手伸进口袋，感觉到那个有手臂的维纳斯工艺品还在。詹姆斯把它拿出来，把手臂的部分在油画上划，却怎么也不能刮掉那些兰色的笔迹。詹姆斯很恼火，他狠狠地用力划过去，画一下子破了，露出的画板部分上面，写着几个数字 "8609"。
詹姆斯再次来到了走廊。杀死了刚才的那个怪物，他突然感觉到安静了许多，在他确认那个怪物已经不能在对他构成任何威胁的时候，他甚至感到了一丝快感。
"8609......"詹姆斯默默的重复着这个数字。很明显他在这里看到的字并不是所谓精神病人无意识的涂鸦，反而让人觉得是事先安排好的，但这里的陈旧、凌乱有否定了这一切。他所看到的东西仿佛是本来就在那里的，而不是被某个人处于某种原因而临时搞出来的。
"8609......"詹姆斯现在无法捂这几个数字到底代表着什么，但这很明显是一组密码。
病房的门都已经打不开了，他们不是锁坏了，就是被人为的封死了。詹姆斯感到很烦闷，他无意掉到这个地方来，却发现这里没有出路，他本是来寻找妻子的，却连自身都难保。
"玛丽，你真的在这里吗？这封信真的是你写吗？你真的病势了吗，还是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难道如果我要见你，就一定要去死......"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詹姆斯马上把它沉入脑海深处。
"喀滋"终于有一扇病房的门打开了。这已经是走廊最后的一个房间。房间很小，比之前的房间小得多，甚至无法放下一张普通的病床。房间里唯一的病床斜 45 度卡在中间，床上放着一个被数条铁链缠住的小箱子。小箱子看上去很破旧，但是很精致。
詹姆斯查看了一下，发现上面居然有两个巨大的密码锁。詹姆斯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把"8609"输了进去。
没反应。
詹姆斯很失望。他又拿起另外一个密码锁，还是没有反应。
詹姆斯立刻陷入了一种绝望，仿佛掉进了深渊。他突然拼命地用铁杆捅那箱子，却没有任何效果。
走廊安静的让人心里发凉。詹姆斯在这里徘徊着，他经过电梯再一次按下了按钮。
依然没有反应。
詹姆斯靠在电梯边上。他很绝望，他抬起头，看到的却只是黑黑的天花板，他感到胸口发闷，就又拿出一瓶健康饮料一饮而尽。随着一股暖流由腹部流入大脑，他感到轻松些。詹姆斯再一次端详那电梯，猛然发现他刚刚靠的地方露出了一点白色——一块牌子，本来淹没于厚厚的灰尘，因为詹姆斯蹭掉了部分灰才露出来。牌子上写到："电梯上午 7.00~12.00，下午 2.00~8.00 运行。其他时间如果需要使用，请自行使用钥匙。"
"原来电梯还有钥匙！"詹姆斯恍然大悟。但是很快他有低下了头，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这里的钥匙，况且，在这个看起来已经废弃的医院，即使有钥匙也不一定能运行这电梯。
詹姆斯低下头，他无聊的用脚蹭着地板，踢着地上的一堆堆垃圾，突然，一个金属物的反光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低下头，发现一个洞——一个被掩盖的排水口。
排水口里面有一个小钥匙。詹姆斯仔细看了看，那小钥匙的尺寸跟电梯按钮上的很吻合。他于是把手伸进去，无奈手指不够长，他翻翻口袋，想能否借助一些工具，也许身上有一些铁丝之类的东西，结果，什么都没有。
詹姆斯突然狠狠的踢了电梯一脚，发出"咣"的一声，那声音在走廊中久久回响，把詹姆斯吓了一跳，仿佛害怕惊动了什么。
詹姆斯再次回到了那间病房。
怪物的尸体还在那里，脓血到处都是。詹姆斯走到那幅画前，那确确实实是《蒙娜丽沙》，尽管詹姆斯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这实在是太明显了。"难道这所谓的一切，跟那个箱子完全没有关系？难道这一切真是某个精神病患者无聊的把戏，难道这里真的被完全封死了，没有任何出路？"
詹姆斯的脸扭曲了，他心里很痛苦。突然间，他眼前一亮，他真后悔以前没有认真的去热爱艺术，这差点葬送了他的生命，他发现那《蒙娜丽沙》放倒了！
他马上又把他倒了过来，这次他得到了一组新的数字：6098。詹姆斯飞快的跑过去那箱子那里，

把这串数字输入密码锁，随着"吧嗒"一声，锁开了，现在只剩下一条锁链。
詹姆斯鼓足了精神，他再次看到了希望。剩下一个密码应该就是他在他一开始掉下来的地方所看到的文字。于是他又回到那个小房间。
"我是一个钥匙…… ——梦上"詹姆斯仔细读着。下面的一段小诗看上去应该是解决迷题的提示，但是谜面呢？他有仔细的看了看周围的墙，结果一无所获。
詹姆斯很着急，却苦无头绪。一个谜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无法理解谜面，然而，这次詹姆斯所面对的，甚至找不到谜面。
"我是一个钥匙…… ——梦上"他反复诵读着。他感觉，谜面应该就隐藏着一段话里。"梦"詹姆斯嘀咕着，从字面上看，这把"钥匙"叫"梦"，难道后面的小诗就是解释这个字的？他自己的看了看。詹姆斯并不认识"梦"这个字（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发现这是一个方块字。另一方面，所谓的密码，应该是四位数的，如果想从这个字中，按照刚刚的小诗的提示得到四个数字，那应该就是 "梦"的四个角了。而上面的"林"可以看成两个十字（Cross 交叉）在根据"叉四插五方块六"则可以得出"44"，而下面的"夕"中，有一撇一直撇到左下角，上面的诗歌却有没有关于撇的描述。詹姆斯发现，这一笔写的很直，几乎没有曲度，这使整个字显得别扭，而这一笔却解决了撇所代表数字的问题。"横一垂二三点捺"詹姆斯想，那么干脆当成竖来看待好了，而右下角没有笔画，就当做零吧，则加起来就是"4420"。詹姆斯默默记住这个数字，朝有箱子的房间走去。
锁打开了。缠绕着小箱子的锁链滑了下来。詹姆斯注视着这个箱子，它表面上刻着古老的花纹，尽管已经布满了灰尘，却向外界隐隐发出墨绿色的光，它透露出的贵气与周围肮脏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詹姆斯注视着这个箱子，如果一切都是认真的，那这里面就装着所谓通向天堂的路。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一把折叠梯？一把钥匙？又或者干脆是一捆能把封死的门破坏掉的炸药？詹姆斯猜想着，他竟然开始犹豫要不要打开这个箱子，这个箱子仿佛是一个潘朵拉之盒，给他带来诱惑和恐惧。
詹姆斯一下子把那盒子打开了。他现在终于看到了关于盒子内容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非常惊人——那盒子竟然是空的。詹姆斯感到昏厥。这感觉从他一开始被扔到这里就已经有了，但从来没有如此的强烈，他又看了看那盒子，暗红色的天鹅绒发出高贵的气息，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此珍贵的盒子不需要任何物品来体现它的价值。詹姆斯又把手伸了进去，他还不甘心，他辛辛苦苦的找到打开这个箱子的方法，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接受这个盒子里面没有东西，这里面应该有玄机。
一阵刺痛。从詹姆斯有点麻木的手指传来。是盒子里插着的那根针，由于反光，很难觉察的到。针上还有一根女人的长发。
詹姆斯带着这两个东西来到电梯前，他把针搞弯了，又把头发当成线从后面穿过去。经过了这么一次头脑训练，他感到思维活跃了，经管他宁愿箱子里有一捆炸药——这样事情可以简单些，但他还是用这简陋的工具找到了出路。他把用针做成的小钩子伸进排水口，挑出了那把小钥匙。
电梯门开了，里面的灯光让习惯了黑暗的詹姆斯眼睛刺痛。只要从这里下去，就可以去到一开始锁着的一楼病房区了，他已经几乎走遍了整个医院，如果劳拉还在，那她只能在那里。
"不知道玛利亚怎么样了呢？"詹姆斯想。她一个人呆在那狭小的病房，从詹姆斯掉下二楼，到醒来后找到出路，应该已经过了不少时间。詹姆斯隐隐约约感到，这医院似乎有生命，它仿佛为没一个到访者准备了独特的欢迎仪式，而且是不友好的，换句话说，这里充满了危险。"玛利亚你一定要呆在房间里等我回来。"他暗暗地说。詹姆斯隐隐约约 又听到收音机声，他摸摸口袋，想起收音机已经被他关掉了。仅仅一层楼，电梯好像走了很久，仿佛下面是无底洞。

五、另一个世界

电梯门缓缓地打开了，比起之前的种种，这里还算正常。电灯坏了，远处却传来灯光，一个病房的门打开着，那里面正是光线来源的地方。
走廊里面弥漫着小女孩唱歌的声音，那是一首古老的民谣，轻柔的童音给冰冷的医院带来一丝的温暖。
詹姆斯松开外套的纽扣，仿佛也被这温暖所感染。他轻轻地走到病房前，劳拉正在里面。她聚精会神的玩着一些简陋的娃娃，口中含糊的唱着歌。病房很亮堂，病床上整齐地摆放着被子与床褥，外面白色的套子还很新。

詹姆斯正准备开口叫她，却被她发现了。
“劳拉”
“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小女孩头也不回。
“是艾迪告诉我的。”
“那个贪吃的大肥猪？”
“你怎么知道关于玛丽的那些事？”劳拉的态度让詹姆斯很不爽。
“知道又怎么样？”
“为什么你不能只是好好的告诉我？”詹姆斯有些愤怒了。
“难道我不说你就会大声骂我？”劳拉回过头看着詹姆斯。
“你！不——我不会的”
“我和玛丽是好朋友，我们去年在医院碰到的……”
“你撒谎！”詹姆斯突然跳起来，他把手中的铁杆高高地举起，瞪着大大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浑身似乎有些颤抖。劳拉突然间受到了惊吓，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啊………对不起，我……”詹姆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把铁杆放下。
“别信我啊！不要相信我啊！不要问我啊！”劳拉眼睛里有些闪烁，似乎是流了泪，她的有点苍白的脸绷的紧紧的，似乎很委屈。
“可是无论如何，玛丽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算了，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劳拉收起玩具，跟着詹姆斯往门口走，她从裙子里的小口袋中拿出一个小电筒，他们于是成了黑暗中的两到光。
“这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小孩呆的地方，我真惊讶你居然没有一点伤痕。”
“我为什么要受伤？”劳拉脸上带着不屑的微笑，她身上的小牛仔群显的脏兮兮。
走廊显的好长，四周好安静。在电筒的余光中，詹姆斯仿佛已经看到了远处的锁着的门的锁栓，它似乎还没有生锈，还可以打的开。
“糟了！我还有东西没拿。我要回去！”劳拉突然说。
“算了，那个就放那里吧……”詹姆斯不自觉的加快了脚步。
劳拉挣脱开詹姆斯的手，她想往回跑，却被詹姆斯一把抓住。
“那东西对我非常重要！”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了！”
他们拉扯着,剧烈的晃动使原本就不怎么明亮的光线变的更加微弱,墙上投影着两个摇晃的长影子,仿佛神话中的鬼魅。
“那是玛丽留给我的信！”
詹姆斯突然间放开手，因此劳拉差点撞在强上。他下意识的摸了摸胸口的内袋——那封信还在那里。
“你说是玛丽给你留的信？”
“是的。”
“你确定吗？”
“是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去一下。”
走廊的另一面已经没有了光，詹姆斯从那病房里出来的时候顺手把灯给关上了，然而他刚刚并没有注意到到底是哪一间病房，因此，在面对之前来的路，他很茫然，可是劳拉却好像对这里非常熟悉，她轻车熟路，很快就把詹姆斯带到了一个开着门的房间。
墙上贴着瓷砖，上面有些红锈。几张病床平行的放在一起。詹姆斯用眼睛扫了一下，床单上好象还有些暗红色的血迹。
“就在前面的柜子里，帮我找找好吗？”门口传来劳拉的声音。詹姆斯打开柜子，却只发现一排恐怖的手术器械。
“在哪里，我没看到。”
“你仔细找找，我放的很里边，大概在某个角落。”
詹姆斯一无所获，他转过头，却发现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上了，他还听到了从门锁传来的“咔嚓”声。
“拜拜！”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小妮子！你混蛋！”詹姆斯大骂着，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人，现在却在骂一个小女孩。他冲过去，用脚狠狠地踢门，可那门锁的紧。

“沙——沙——，沙——沙——”口袋里的破收音机又响了起来，詹姆斯想把它关掉，却发现开关已经打在了“关”。他转过身，瞪大了眼睛，他的嘴巴睁的大大的——他看见了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两个铁架子挂在天花板上，几条血管似的东西到处甩动着，在铁架子里面嵌着一团血肉模糊的肉，隐约的像个人型。这绝不是天然形成的，反而像是某人做成的标本。它们向下滴着橙黄色的脓液，散发出镇镇的恶臭。这两个怪物摇摇晃晃地向詹姆斯慢慢逼近。

詹姆斯感到眩晕，怪物体液发出的恶臭让他无法呼吸，收音机发出的噪音使他无法冷静的思考，他拿起铁杆，却无法把它举起来。

詹姆斯的脊梁紧贴着被锁上的门，他已经无路可退了。他把手伸进旁边的柜子乱摸，渴望上天赐他救命之宝。他感觉到自己的手摸到了一个圆柱形的东西边一把抓住并抱在胸前。

一把霰弹枪。

詹姆斯差点把它当成一条木杆扔出去，直到最后才发现是一杆霰弹枪。这是一杆装满了子弹的霰弹枪。

铁架子被巨大的冲击力打的直摇晃，旁边舞动的管子到处胡乱的抽打，詹姆斯不慎被击中了一下，身上立刻就流下了一根血痕。他端起霰弹枪疯狂的轰着，橙黄色的脓血溅得到处都是。

“咔”枪里传来空膛的声音，子弹已经用光了，但是詹姆斯的手还紧紧扣动着扳机。铁架子里面的肉块被打成了马蜂窝，他摇荡地挂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了，流下的体液也由橙黄色脓变成了红色的血。詹姆斯用全身的力量一脚踢了过去，那个铁架子从天花板上面掉了下来。

铁架子一落地马上就腐烂了，好像是这医院的天花板给他提供了生气，詹姆斯靠着门想喘口气，却一下子把门撞开了，他几乎晕厥，于是又从口袋里拿出健康饮料喝了下去，他突然觉得身体轻飘飘的，眼前的景物变成了朦胧。

远处漏出一点光，渐渐扩大，慢慢地周。围出现了一些景物。詹姆斯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站在二楼电梯门口。关于他是如何回到这里来的，他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自己经历了一场恶战，他检查了一下，信和铁杆都还在。詹姆斯正准备坐电梯回去，旁边的房间里却传来了古怪的电话铃声。

这里的一切通讯都应该已经切断了。詹姆斯已经试过，没有一个公用电话是可以打的通的，也没有一台电脑可以打开上网，连接外面的马路又已经断掉。这一切是多么疯狂！詹姆斯来到房间，发现是员工的储物间，而声音正是从其中储物柜里面发出的。他于是把它打开，发现居然有一个公用电话在里面。詹姆斯拿起电话，听见了玛利亚断断续续的声音：“快来......快......救我，在二楼尽头的 M11 房......快......”

面对玛利亚的呼救，詹姆斯却看着别的地方，他抓住电话下面的的一条线，慢慢地那出来——它早就被扯断了。

“M11。”詹姆斯回忆着，在他的印象中二楼病房区好象只有 M10 房，但是他并不肯定，于是沿着走廊一直找。

走廊很安静。詹姆斯又在墙上看到了那种红色的纸，他可以的回避它，很快走到了尽头，在末端的墙上，有一扇好像病房那样的门。上面写着“M1X（已经看不清了）”。

“这......”詹姆斯犹豫着，因为他上次来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这个房间，从空间上来讲，这里已经是医院的边缘，外面应该是空的。詹姆斯想起了公寓的走火通道，他感觉自己一来到这个地方就怪事连连，也许这都是他的幻觉，他于是尝试推了推门，门开了。

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通道。无论是上下还是左右，都生满了暗红色的锈。整个通道都被铁皮包着弥漫着一股醒味。詹姆斯每走一步都留下重重的回音。詹姆斯胆怯了，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来这里，刚刚电话里的声音绝对是劳拉的恶作剧。他刚回过头，一扇铁闸门从天而降，封住了退路。他还想尝试把闸门举起来，但他很快停手了，他注意到一个恐怖的现象：周围的墙在冒血。

几滴血从墙上冒出来，像出汗一样。血流过的地方形成了一条血痕。血越来越多，渐渐形成了一个血泊，一条手臂渐渐伸了出来，它抓住周围的铁皮，把自己的身体拼命向外拉。

詹姆斯拼命跑。他发现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四周都在进行着，有几个已经完全走了出来。詹姆斯的头在剧烈的痛，仿佛要撕裂一般，从墙里出来的怪物长的像人一样，他们飘在空中，耷拉着脑袋，向詹姆斯缓缓飞来。这些僵尸一般的东西大多穿着病号服，少数穿着白大褂。詹姆斯狂奔着，

但还是回头看了一下，里面没有玛丽和玛利亚，也没有劳拉。
前方有更多的僵尸从墙上正在钻出来，渐渐透支的体力使詹姆斯慢了下来。他感觉到自己被一只强有里的手抓住了，他使劲挣扎，却被更多的手抓住，他感到自己的精力正在丧失，眼前的画面越来越朦胧，他举起铁杆却无力攻击，他试图思考一下对策，脑子里却涌现出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
"詹姆斯......"
"玛丽？"
"这里真是太美好了......"
"是啊。寂静岭......"
詹姆斯慢慢的醒来，他发现自己正在一小片草地里，周围被铁皮包围着。他抬起头，几滴雨滴在他脸上，天已经黑了。詹姆斯拉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它们已经完全粘在身上了，环境突然变的十分燥热，詹姆斯在一面墙上发现了一扇门，它已经锈的像周围的墙一样了。詹姆斯仔细回想，却无法想起来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他感觉自己好像受了很重的伤，但是身上却没有伤口，他想咳嗽一下，却被强烈的头疼止住了。他于是又拿了一瓶健康饮料喝了下去。
每次觉得绝望，詹姆斯总是喝健康饮料。这真是神奇的饮料，不但给予人身体上的补充，还带了心理上的极大鼓舞。不知出于某种原因，这种饮料在这鬼地方散落的到处都是，而且非常多。詹姆斯随手把瓶子扔了，摔的粉碎。
詹姆斯打开门，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立刻把门关上。他看见一条恶心的走廊，墙壁上满是血迹，暗红发黄的碎纱布满地都是，旁边一排房间的门向外凸了出来，仿佛里面发生了激烈的冲撞。走廊上放着老式的生锈的病床，上面放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詹姆斯把铁杆放在胸前，他的背脊梁紧紧贴着那扇铁门，尽管已经完全变了样，但是从那熟悉的地形可以看出，他还在这家医院。詹姆斯回想起之前的一切，回想起安吉拉，她难道也面对了这些吗？还有艾迪，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很轻松的吃着东西。玛利亚、劳拉，她们怎么样了？他们碰到了吗？还是劳拉已经离开了医院？他看了看手中的铁杆，两头都沾满了怪物的血迹。他甚至想起了铁三角头，那是人吗？如果是，那铁三角锥下面到底是怎样的一张脸？詹姆斯拿出一瓶健康饮料，刚想喝，又放了回去，他似乎下了决心，他想起了自己应该是来寻找玛丽的，三年来他从没再见到她，那怕是墓碑！他意识到他需要一个真相。
詹姆斯咬紧牙关，冲了出去。
远处的一个侧翻的轮椅，上面扭曲变形的轮子还没有停止转动，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詹姆斯快步走着，只要出了尽头的那个门，他就可以马上离开医院了。豆大的汗珠在他脸上流淌着，偶尔滴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声音。经过那生锈的病床时，他瞥了一下，病床上是一个人形的物体，上面盖着白布——詹姆斯无法鼓起勇气把那布掀起来。
尽头的门完全被破坏了，金属的门和嵌在墙上的门框完全扭在了一起。
詹姆斯感觉自己崩溃了，他脑子里面已经一片空白，尽管如此，他还是紧紧的握住了铁杆，他发现自己好像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的多，他踉跄的来到中间的电梯处，按下按钮，电梯门居然开了，他于是冲了进去，在电梯门缓缓的关上时，詹姆斯无意中发现，生锈的病床上的东西好象动了一下。
电梯里的灯光让詹姆斯重新找回了安全感。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白布，而且裹的紧紧的。
电梯只到二楼就停下了。詹姆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二楼还是老样子，只是所有的墙壁地板都蒙上了雪白的布。詹姆斯走到病房区的尽头，确实没有M11，他用手摸了摸白布，确实只是墙。
詹姆斯看看旁边病房的门，他想起自己就是在这里找到了逃出生天的方法，现在却又回到这里来，远处有几个身影在浮动，走廊里的空气凝重的让人难以呼吸。病房的门上面钉满了木版，四周虽然洁净，但是空气中却弥漫着腥臭味。
电梯旁边的门引起了詹姆斯的注意，上面画了一幅修女像，修女的手优美的抬起来，五指纤细，似乎在向别人展示着什么，她脸上带着和谐的微笑。詹姆斯不禁把手放上去，却发现手的部分居然是凸起的。其中的两只手指上面有细细的黑圈，仿佛曾经戴过戒指。詹姆斯尝试了一下，结果门锁了。从地图上看，这里应该是楼梯间。
走出病房区，迎面站着了两个怪物护士，詹姆斯早以习惯了它们的丑陋。他敏捷的避过它们的攻击，并一棍子把它们打倒。脓血的腥味让他皱了皱眉头，他又对着在地上痉挛的怪物狠狠的踢了一脚。

詹姆斯来到了楼梯间，这里曾经是他探索这间医院的起点，这里把他带进了噩梦，现在，也许只有这里才能让他走出去。
下面依然是黑洞洞的，上面的楼梯却被杂物堵死了。詹姆斯向下走了一步，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刚才一楼恐怖的景象，他发誓再也不要回到那里。詹姆斯一步一步往下走，他时刻仔细观察着墙壁，担心它会再依次渗透出血迹，他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脑子与手上，以便可以面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场景。
一楼的门被封死了。看到横七竖八的木条，詹姆斯松了一口气。他站在那里，稍微休息了一下，思考着自己下一步的路线。
旁边的楼梯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通往地下室的，他记得，早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地下室就已经被封了，但是，在现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会不会......詹姆斯伸过头去看了一下，杂物和铁栅栏不见了，楼梯空荡荡的。远处黑色的空间散发出极大的神秘感，刺激着好奇的人大大的探索欲望，同时它又像一只张大嘴的野兽，充满了危险。
"詹姆斯！"詹姆斯吓了一跳，只见一个红衣女子从楼梯后面跳出来。
"玛丽......"
那女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并朝他大声吼叫："你心里就只有玛丽！连我都不认得了吗？"
"玛利亚......"詹姆斯一边回避她的攻击一边说。
玛利亚突然扑进詹姆斯的怀里，詹姆斯虽然无所适从，却也没有拒绝。
"你知道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是正常的，它太疯狂了！我还以为除了我其他人都死了......"玛利亚哭了起来，詹姆斯想放开她却又与心不忍，他不知道在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看起来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玛利亚情绪稍微安定了一些，她放开詹姆斯，默默地站在一旁。詹姆斯通过手电发现后面还有一扇门，他问玛利亚是否去过，玛利亚说没有。
"我一直呆在这个角落不敢动，到处都伸手不见五指，"
詹姆斯过去想打开，却被玛利亚抓住。
"求求你，别走了。"
"我们一起走把，上面已经没有其他的路了，现在只能希望这里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对了，你找到劳拉了吗？"
"我们先别提她了......"
詹姆斯打开门走进去，玛利亚在后面默默的跟着。他们来到一间正方形的小木房间，里面没有任何家具，除了角落的一件老旧的空书架。詹姆斯走过去，发现旁边有平行的刮痕，证明这书架曾经移动过。
"你在干什么？这里什么都没有！"玛利亚看见正在摆弄书架的詹姆斯。书架虽然是空的，却十分的沉重。
"可以帮一下吗？我一个人搬不动，我感觉这下面有东西。"
"你如此一个大男人居然让我一个小女子帮忙......"
玛利亚于是走过去。他们两个人费了巨大的力气，终于把书架沿着刮痕慢慢的移动开去，只见地板上出现了一个方型的洞，还有一把向下延伸的梯子。
"难道还有地下二层？"詹姆斯拿出地图，发现他所在的地方跟地图上画的完全对不上号。
"我们迷路了？"玛利亚问。
"也许是吧，但我确定我们还在那医院。"
詹姆斯用电筒照了照，发现下面只是很小的一间房间。他于是下去了，让玛利亚在上面等。
一件完全是木头组成的房间，地板，墙壁都铺上了木版，到处都散发着腐烂的气味，跟上面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詹姆斯到处寻找此房间被如此隐藏起来的原因，却始终一无所获。
"喂！"詹姆斯回头，发现玛利亚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来。她手上拿着一颗金属戒指，正端详着。
"你这个是在那里来的？"詹姆斯问。
"地上捡的，跟地板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
"能给我看一下吗？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们女孩子对这东西就是特别敏感，你要就拿去，我才不要这铜制的破烂。"玛利亚似乎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她一脸不屑的把戒指交给詹姆斯。

经过之前的磨难，詹姆斯已经渐渐习惯于这诡异的地方，只要是有奇怪的东西，总是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到，他仔细回想之前的经历，除了一开始那血腥的通道（他发誓再也不回去了），就只有二楼的画着修女的房间没进去过，而且那个房间并不是打不开，而是锁上了。
詹姆斯拉起玛利亚开始往回跑。玛利亚显然之前是被吓坏了，一听说要回去马上变得很不安，直到她听说可能找到了出路。
"那破戒指可以帮我们出去？"
"也许，我肯定那是一把钥匙。"
詹姆斯突然闪过一中不祥的预感，他们经过一楼入口的时候，尽管怀着恐惧，詹姆斯还是看了一下，木板还在那里。整个门向外凸起，仿佛要冲破木板的束缚，里面似乎曾经爆发出巨大的力量。门的周围并没有奇怪的现象，门缝里黑洞洞的，无法看清里面的情形。
虽然只有三层楼，却好像永远无法达到尽头，等到他们来到二楼时，他们已经气喘吁吁了。在经过那两具怪物的尸体时，玛利亚紧紧的挨住了詹姆斯。
他们回到了画着修女的门那里。门上的修女的眼睛，似乎会转动，正在观察着他们两个。玛利亚对眼前的这副画很是惊讶，她上去用手触摸画面，突然被凸出来的手臂部分吓了一跳。
"你不是觉得这戒指……"
"对，应该就是这里的的。"
詹姆斯把戒指给门上的手臂戴上，在戒指滑下的同时，他们听到了清脆的"喀嚓"声。门缓缓地开了，发出尖锐的声音，外面的光线逐渐流入门的另外一面。一条石头砌成的向下延伸的楼梯展现在他们面前，石头上留有青黑色的纹路，詹姆斯和玛利亚顺着石纹看下去，却又是无尽的黑暗。
"确定这是唯一的路吗？"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没探索过，不过你绝对不想去，那太恐怖了。"
玛利亚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她抬起头，看了看向下延伸的楼梯，有看了看詹姆斯，好像毅然做出了什么决定，她张开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拉了一下詹姆斯。
"走吧。"
"恩。"

六、地狱的最深处

楼梯似乎无法走到尽头，詹姆斯回头望去，已经看不到他们门进来的那个门口了，现在前后都是黑漆漆的。
"地图上怎么说？"玛利亚问。
"它只是说这里是楼梯间。"
"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从而楼到一楼，我们走过的路程足够了。"
"难道你想回去？"
"我，我不想……"
詹姆斯想起了之前，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就是之前的那个世界了，他在二楼那个神秘的多出来的门里面那诡异的通道的遭遇。他眼睛紧紧的盯着两边的墙，害怕它在渗出些什么，地板很滑，从这里滚下去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詹姆斯不知道玛利亚之前看到过什么，会不会跟他看到的一样，他不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她，害怕她再次失去理智。
两个人默默的走着，尽管楼梯很窄小，但是他们总是并肩走着，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或者后面。慢慢的，在他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堵墙，他们终于来到了楼梯的转折点，詹姆斯走了许多楼梯腿已经开始抽筋了，现在终于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休息一下。
平台上有一本散落开的日记，日记的旁边滴着几滴血。日记的样式跟詹姆斯之前在天台看的很像，似乎就是它的下半部分。
"你干吗？"玛利亚见詹姆斯停了下来。
"我想看看这个，也许对我们有帮助。"

我被锁在了地下室的地下室里，这里非常阴暗和狭窄，我很害怕。我落下了我的宝贝戒指，但我永远不会、无论何时都不会到那里去了……（字迹无法辨认）

“这是什么？”玛利亚一脸疑惑的问。
“也许我们在我们之前也有其他人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遭遇。”
“这里也许经历过极其恐怖的事，所有的人都不见了，而且没有尸体。”
詹姆斯没出声，他想起自己在一楼病房区闪进电梯前看到的蒙着白布的东西，他突然感到毛骨悚然。
他们又继续往下走，尽管前路茫茫，但万事总有个尽头。
这次他们很快就走到了底，他们看到了门，一扇仿佛几百年都没有人用过的门。詹姆斯想起这鬼地方很多门都打不开，万一这门也打不开的话......他不敢往下想。
“你可以开一下吗？”
“为什么！我......”
“算了，还是我来吧。”
詹姆斯走上前，门很轻松的就被打开了。这次是一系列九曲十八弯的通道，而且十分狭窄，两个人只能前后走。
“我走前面吧。”詹姆斯说。
玛利亚点点头。空气十分的凝重，好像胶一样，却有触摸不到，詹姆斯把铁杆紧紧握在手上，准备对付随时出现的敌人。突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他们迅速的回过头，发现铁三角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口，它手里的大刀不见了，现在，它拿着跟詹姆斯手上的铁杆很像的长矛。
它向他们冲了过来。
詹姆斯抓起玛利亚就跑，现在，他实在没有任何的勇气面对铁三角头这样强悍的敌人。只是这弯弯曲曲的通道严重的拖慢了他们的速度，好几次，玛利亚都差点被铁三角头的长矛捅到。
“你难道没有一点办法吗？你之前总是能打到它们。”
“我已经两次差点死在这玩意儿手上了，这东西......根本就是无敌的！”
“那，那怎么办！”
“希望尽头不是一堵墙。”
铁三角头追的很紧。詹姆斯和玛利亚进入了一条直路，他们惊喜的发现，就在正前方，有一部电梯！
詹姆斯加快了脚步，他没有注意到自己放开了玛利亚的手，他一头扎进电梯，甚至撞到了电梯内墙上。
“玛利亚！快！”
“玛利亚的体力显然不支，但还是比铁三角头更快的到达了电梯口，正当詹姆斯想把她拽进来的时候，电梯门突然开始关闭了。
“不要！不要！詹姆斯！不要丢下我！啊！”
随着撕声裂肺的惨叫，在电梯门就要完全关上的瞬间，詹姆斯清楚的看到铁三角头的长矛插进了玛利亚的身体，并在另外一头穿了出来，玛利亚的血溅到了他的身上，他突然感到眼眶湿润了，他似乎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尽管他跟玛利亚并不太熟，他看着玛利亚的脸，碧绿色的眼睛慢慢地失去了生气，铁三角头抽出了长矛，玛利亚的身子又抖动了一下，然后沉重的摔在了地上。
电梯门完全关上了。
詹姆斯靠着门坐了下来，他的脑子一片空白。玛丽，玛利亚，这两个如此相像的女子居然有如此相同的命运。她们都死了，而且都是死在医院里。“不要丢下我......”玛利亚最后的喊声在他心里回响，他突然感到这个声音竟然是这么的熟悉，好像在之前听过似的。他又拿出那封信，看到那张照片，信上的笔迹被詹姆斯的汗水浸过而变的模糊了，他又突然感到天气已经不再是他来的时候的那种寒冷，反而变的闷热，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遭遇铁三角头的情形，想起自己在醒来后伤痕消失的事，他多么希望这次又像上次那样，只是自己的幻觉？他的手碰到了衣服上玛利亚的血迹，它是那么的真实，甚至还是温热的！他回过头，发现电梯已经停住了，他来到了一楼的大堂。
所有的东西都被雪白色的布紧紧地包住，不知道是为了防御还是掩饰，詹姆斯看了一眼住院部的门，发现已经被木板钉死了，怪不得他之前无法打开。他踉跄的来到医生办公室，想寻找一下医院大门的钥匙，却看见桌子上一大堆写着字的红色的纸张，于是便坐下来阅读。

“我在找我的女儿，她叫雪柔。她只有七岁，请看到她的人一定要照顾她。

哈里•梅森

（另外一张纸）这地方实在是太疯狂了！学校、医院，本来好好的却突然变了样！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铁丝网，到处都是红锈！整个建筑就像一个被剥了皮的人！我站在他的血肉中！到处都是怪物！我快疯了！我不能在这里呆下去！雪柔，你在哪里？你一个七岁的女孩子怎么呆在这种地方？我一定要找到你，无论多么艰难我都一定要找到你！
后面的内容没有署名。詹姆斯抬起头，他惊讶的发现劳拉竟然哼着歌在窗外的黑暗中走过！詹姆斯看到旁边放着健康饮料，他拿起来一饮而尽，他随后又在房间里到处寻找健康饮料，甚至没有发现桌子旁边的角落放着一把小手枪。詹姆斯的口袋里塞满了健康饮料，他找到了钥匙，迅速的离开了医院。
天完全黑了，雾已经散去。詹姆斯站在医院门口，不知道该向何处去。他手收到玛丽的信，让他到寂静岭找她，却在这里碰到了玛利亚。两个十分相似的女人。难道玛丽就是玛利亚？但如果如此玛利亚为何不承认？难道这一切都是对我的考验？但是玛利亚已经死了。
詹姆斯发现，就在他面前的围墙上，竟然写着这样的几个大字："如果你想见玛丽，那你应该直接去死！"詹姆斯突然冲过去，对着围墙狠狠的踢了一脚。整个围墙为之震动，墙上掉下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詹姆斯亲启"詹姆斯把他打开，里面只有一幅破旧的寂静岭的地图，好像曾经浸过血，在地图上"寂静岭历史博物馆"的位置，用记号笔画了一个圈，下面还有几个血红的字，"挖出你的钥匙"。
从医院到博物馆的路程是漫长的。詹姆斯提着他的铁杆慢慢的走着。他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牵着鼻子走，一些神秘的因素让他经历了这一切。
环境完全变了，白天变成黑夜，大雾褪去，寒冷变的闷热。詹姆斯拉扯了一下粘在身上的衣服，缕了一下被汗湿透的金发，他突然觉得，这个小镇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而这力量，似乎控制着一切。詹姆斯觉得自己的头昏呼呼的，自从开始服用健康饮料之后就会这样。在经过一条街道时，他发现远出的强上用血画了一个圆形的古怪标志——两个同心圆，中间套着三个小圆。
一路上，许多怪物在街上无意识的游走着，詹姆斯每次都故意饶开。他经过之前去过的保龄球馆，发现那里已经被完全封死了。有些地方，地下的水泥路损坏了，露出了铁丝网。詹姆斯想起了之前看到的文件。在此，詹姆斯并没有看见过像刚才那纸张上所描绘的恐怖场景，除了医院一楼的住院部。还有，劳拉到底是什么人，从刚才的文件来看，似乎不只一个小女孩在这里到处游走，是什么让她们的胆子如此大？在这个连成年人都无法确保安全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个已经遇害了！她们竟可以通行无阻，况且劳拉还认识玛丽，她一定知道玛丽在哪里。詹姆斯想，自己一定要尽快来到湖滨宾馆，他突然想到，就在历史博物馆的后面，有一个码头可以渡湖，他感觉到，一切的真相，就会在那里被揭开。
想着想着，詹姆斯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寂静龄历史博物馆。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在它的门前草地上，被血一般的红漆画了一个"叉"，上面还插着一把铲子。
詹姆斯挖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还有一把钥匙。詹姆斯用这要是打开了博物馆的门。

七、历史无法掩盖的秘密

历史博物馆里，亮着几盏微弱的墙灯。黄色暗淡的灯光使这里陈列的历史文物显得庄严肃穆。四周的东西很凌乱，但所有珍贵的古董都完好的放在那里。展览柜台的玻璃被大碎了，碎片与里面的展品混在一起。另一个展厅的墙上，挂满了一些与寂静岭的过去有关的油画，其中许多人的画像，詹姆斯都可以叫出名字，其中甚至还有他之前去过的医院——Brook Heaven Hospital，从上面的解说可以得知，这里曾经收容了许多得了瘟疫的病人，并且许多人在那场瘟疫过后，就下落不明了。詹姆斯参观着，直到他来到一幅巨大的画像前面。
画上画的是铁三角头，而且还有两个，它们手上拿着杀死玛利亚的长矛，旁边还有两个铁架子，挂在天花板上，里面似乎装着一个人型的物体。詹姆斯仔细的看了看，发现铁架子里面的人穿的竟然是玛利亚那样的红色衣服。詹姆斯禁不住把手放上去摸了一下，那幅画竟然掉了下来，更让人惊讶的是，画的后面，居然有一个大洞。
这个洞很明显是被人用蛮力直接凿出来的，只是在这个洞的后面，竟然有一条通道，又是一条向下延伸的楼梯，幽绿色的石纹引诱着人向下走。
詹姆斯不在害怕，他发誓无论遇到什么东西，都义无返顾的向下走，哪怕找到的只是玛丽的尸体。他不能在犹豫，他一定要坚强。詹姆斯把手放进口袋，里面是他在医院看到的红色的纸，上面记载

了某个叫哈里•梅森的人找女儿的事，他想，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豁出去算了。
大概十分钟后，詹姆斯来到了一扇门前。这扇门比刚刚医院的那扇门更古老，门上面有一个小窗子，只看到一团漆黑。打开门，却去到一个办公室模样的地方。看起来十分陈旧的办公桌上，詹姆斯随手拿起一打纸，然而，它却因为年代久远而碎掉了，从碎片看来，是一本名单册。办公室里没有任何现代的东西，比如电脑，甚至连电话都没有，而且，所有的桌椅也不是现代产品的样式。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詹姆斯终于在一堆纸中找到一张地图，由于用的是较好的纸张，它还没有碎，只是破旧不堪。从上面残缺的字母，詹姆斯还是认出了，上面写着"监狱"。
穿过办公室另外的一扇门，詹姆斯来到了一条走廊，这里完全是石砌的。詹姆斯还惊奇的发现，即使在这地下的深处，竟然还能看到他之前在公寓看到的那种怪物。詹姆斯上去了结了它。
破旧的走廊上有一些房间，里面都挂着一些人物的画像，每幅画像的下面还有文字，大多是描写此人行刑时的场景。詹姆斯来到了走廊的尽头，他脚下是一个铁栅栏，看起来到是很像一扇铁门。詹姆斯抬起头，却发现上面有一个天井，然而无法望到尽头。詹姆斯正要回去，他的目光却被某个东西吸引住了——墙上竟然有门，而且是打横开的，与詹姆斯的身体互相垂直。
这并不是一座天井，而是一条竖起来的走廊。一条长长的走廊，插在这个路口里，整个建筑，仿佛就是一块被打乱的魔方。
铁门打开了，发出"噶叽"一声响，似乎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通道深处的黑暗，时时刻刻打动着詹姆斯的好奇心。
詹姆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他似乎听到了从黑暗中传来的呼唤声，好像是玛丽的声音，又好像是玛利亚的声音。似乎大家都在里面，大家都已经到达了终点。詹姆斯站在铁门边，把身子慢满向前倾，他停住了，好像在张望，突然间，他纵身跳了下去。

八、坠落

詹姆斯感觉自己在飞，在这条走廊上，他觉得自己周围开始变暗......
冰冷的地面。清脆的滴水声。
詹姆斯醒来，却已经躺在一条走廊内。他站起来，把手放进口袋，却被刺了一下，原来是安吉拉的刀，他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玛丽的照片还在。
詹姆斯此时可算是一无所有，来时穿的外套，一路上许多地方都以已经烂了，脚上好像有几个伤口，还在隐隐做痛。现在，就只剩下手上粘满血迹脓液的铁杆以及一大堆的健康饮料，还有就是这封信和这照片了，照片上的玛丽在对他笑，每次他看这照片，仿佛可以直接用手摸到她可爱的脸庞。一路上的汗水沾湿了纸张，显的发皱，在一个角落，还沾上了血迹。詹姆斯没有把照片直接拿在手上，他害怕自己手上的秽物会将其玷污，他小心的把信收好，重新拿起铁杆，继续他的征途。
这里弥漫着一股金属特有的腥味，这里十分狭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属制品。不知道是什么合金，竟发出银的光泽。地板上有些地方，刻有精美的花纹，刻痕里面，残留着一些暗红色的东西，似乎在暗示这条神秘通道的用途。
走廊一直延伸到一间正方行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大约一平方米大的洞。
詹姆斯站在洞口向里面张望，下面黑洞洞的，看不见底部，却感觉并不那么深。这里已经没有别的路了，詹姆斯突然感到紧张，无法集中精力，凝重的气氛好像控制了他的思维，他感到难受，却无法逃避，他再次看了看洞口，一咬牙，跳了下去。
詹姆斯被重重的摔到了地上，他挣扎的爬起来，惊奇地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受什么伤，他四处张望，发现自己处在一口枯井之中。
青色的石砖上长满了青苔，恐怕是无法爬出去了。詹姆斯突然笑起来。
"我什么也做不了，玛丽也一样，玛利亚也一样。她们都死了。劳拉也跑掉了，在这样的地方，似乎连一个小女孩都能处的非常轻松。"他拿出玛丽的照片。"你一直在看着我是吗？你一直在注视着我是吗？你为何不肯安息，反而要给我一封信来折磨我？我知道你一直在看着我，也许在天上。你看见我碰到了安吉拉，碰到了玛利亚，你看见我带她走了，但其实我只是想去找你。对了，你认识劳拉吗？她说她认识你，她是个怎样的小姑娘？我就要死了，现在我也到了这样的境地了，我就要见到你了吗？也许，这里某个砖头会变成门，然后你会从里面走出来......"
詹姆斯转过身，铁杆碰到青砖发出"咚"的声音，他于是就无聊的用铁杆到处敲打，他突然发现自己

其实已经好久没说话了，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安静，甚至强迫自己连脚步都是轻的，他拿出收音机，却发现它已经打开了，现在，他开始感到无比的寂寞。突然，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声响，铁杆敲在某一块青砖上，发出的不是刚才的"咚咚"声。他又用力敲了一下，这次，一片青砖倒了下来，詹姆斯如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到，这里居然会有这东西。
一扇门。
也许是玛丽听到了詹姆斯的话，给了他一条生路。詹姆斯定了定神，然而他此时什么也无法想起来，看着眼前的门，詹姆斯走了进去。
另一条走廊，和詹姆斯一开始跳下去的那条很相似。匪夷所思的是，在这条不知道废弃了多久的通道里，居然有零星几盏光管还亮着。通道的走边被铁栏杆拦住了，往里看去，一片黑暗。詹姆斯开始仔细端详着它。这里绝对是一个大型建筑，而且是一座管理很严格的地方，每隔数米便设有一个铁栅栏，把通道分成好几个区域，连接每个区域的，就只有铁栅栏上的小铁门。在每个铁栅栏的旁边，还有一副桌椅，像是登记处。詹姆斯在桌子上找到一份地图，地图一共有三张，但是后面两张居然是白纸。桌子上的墨水瓶里插着一只羽毛笔，制作的很精美。市面上早已找不到这样的产品。桌子旁边放着一把椅子，是木制的，上面刻有花纹，显的很古朴。詹姆斯坐了下来。他再一次发现了那种红色的纸。这种纸仿佛是之前某个探险者一路散落下来似的，总是零星的落在这里的角落。每当詹姆斯看见它，脑里总是浮现出一些模糊的记忆，好像要冲破他的脑袋，直观的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提起笔，在红色的纸上写到：
"这里很危险。"
詹姆斯把笔又放了回去。他微笑了一下，嘲笑自己居然在这种环境下竟然还想写点东西，他又看了一眼那写了一行字的红色的纸，它又变德跟这里年代久远的文件似的了。詹姆斯继续向前走。
经过一扇门，他来到了囚禁犯人的地方，比直的走廊，右边是一个个简陋的单人牢房。这里似乎回荡着呼喊声，但当詹姆斯集中精力想听听是什么的时候，却又一片寂静。
第一个牢房里散落着一堆画，其中有一幅画着一群人看表演的情形。画中舞台的上方有乐队在演奏，下面则有六个人似乎在演唱，舞台的背景是垂直于地面的木条。詹姆斯端详着，突然他看到画中舞台上的六个人的脖子套上了绞索，而下面的三百多人正起劲的看着他们被行刑，其中有人昂首挺胸，有人低垂着头，吊起他们的绳子跟背景的木条重合，这其实是杀人现场！詹姆斯向后退了一步，他额头上渗出了冷汗，等他稍微平定后他在看那幅画，却只看到舞台上有六个人在唱歌。
另一幅画画的是一座大型建筑在火中燃烧，简陋的风格使人无法辨认出到底是哪里，但是画面前方的小码头似乎在告诉读者，这是就是湖滨宾馆。
牢房里堆砌了许多画，已经全部无法辨认了。但是从刚刚看到的那两幅画来看，这位犯人画家的品位并不高。
詹姆斯继续往前走，在刚才有画的牢房旁边，一间单人舱里放满了书。牢房的一面灰色的墙壁上，画着一个圆形的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标志，在两个红色的同心圆中，有三个小的圆环。桌子上有一本打开的书，很厚。詹姆斯走上去，书皮是暗红色的，纸张的质量很好，以至于岁月的风霜仿佛没有对它造成什么影响。詹姆斯想上去阅读，却始终无法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字上，这本书似乎有天然的抵抗力，拒绝凡人思想的入侵。
在詹姆斯研究这些奇怪的文献的时候，收音机悄悄地响起来了，声音很微弱。詹姆斯向远处望去，走廊空荡荡的，没有一丝生气。突然，胸前电筒的灯光中出现了一个怪物，在牢房里，扭动着身躯，拼命地向外喷着毒雾。
怪物所在的牢房的锁被完全铸死了，詹姆斯的渐渐神经松了下来。他想在看看那本红皮书，却被书旁边的小手工艺品吸引住了。
"请带我走。"
一个用黏土捏成的小人，下面用羊皮纸写着这样的一行字。詹姆斯随手把它收进口袋里，转身走了出去。
怪物的出现让他感觉很不自在。詹姆斯来到这个地方，早已经习惯这里的安静，他想不到那些丑陋的怪物竟然已经渗透到这个地方来，提着铁杆的手又紧张起来。
这里还是很危险。
穿过两个铁栅栏，詹姆斯来到了走廊的尽头。在他的面前，有一扇厚重的铁门。笨重的金属散发出透骨的寒气。詹姆斯不想进去，他发现这并不是唯一的路，在他的脚下的地板上，有一扇正方形的

铁板，只是 把手不见了，上面只有一个槽。詹姆斯试了一下，打不开。
他拿出地图，发现上面并没有标注他面前的房间的名字，他突然感到恐惧，不敢走进去，他轻轻的拉铁门的把手，渴望门锁着是发出的声音。
这里是一个广场。没有锈迹斑斑的通道，没有深不见底的大坑，没有成群的怪物，也没有铁三角头。只是在远处，三个影子晃动着。
这里异常的寒冷，詹姆斯转身想回去，门突然打不开了。他伸手拿出一瓶健康饮料想喝，却失手把它掉落在地上。
远处传来一声惨叫。詹姆斯整个身子瘫在门上，他用手不停的在门把手处乱摸，试图将起打开，突然，他摸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门的把手上套着一块马蹄铁。
詹姆斯一把拿开马蹄铁，顺手塞进了口袋，推开门跑了出去。
一切如旧。只有詹姆斯自己的脚步声在狭窄的走廊里回荡。詹姆斯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他确实被吓到了，从医院那锈迹斑斑的通道开始，他就已经承认了自己并不胆大，他想起玛利亚的遭遇，想起住院区那蒙着白布的东西。他把手伸进口袋想再拿出一瓶健康饮料，却拿出了刚才的马蹄铁和黏土娃娃。
他又看到地上的门板，那里本应该有一个把手，他把马蹄铁放过去试试，刚好可以插进去。詹姆斯灵机一动，想起自己有一个打火机，虽然他从不抽烟，但总是带着一个打火机，想不到在这个地方，这个打火机居然救了他的命。
黏土娃娃受热很快熔化了，粘稠的液体滴进门板上的槽。这样，马蹄铁和门板就粘在了一起。詹姆斯用了一拉，门板就打开了。
下面竟然是空的，就像之前詹姆斯跳进去的那个正方形的洞一样。詹姆斯毫不犹豫的跳了进去。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尽管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忍他过多的考虑。他突然直觉的认为，下面会有出路，一个声音在他脑中回荡，跳下来吧，给你解脱。
"詹姆斯......"
"玛丽？"
"这里好美丽，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好吗？"
"好啊......"
"啊？"詹姆斯睁开眼睛，自己好像在一个报废的公寓走廊里。他发现自己坐着却无法站起来————他被绑在了一个生锈的轮椅里！豆大的汗珠从詹姆斯的额头上流下来，有些流到了他的眼睛里，使他无法看清。突然，收音机剧烈的响起来。
被青苔染成绿色的墙壁，开始渗出血迹，班驳的红色与成片的绿色交织，强烈地刺激着詹姆斯的视觉神经，他已经感觉到有一只冰凉的手抓住了自己的肩膀。
詹姆斯拼命的摇动着轮子，由于年代久远，每向前一步都非常的吃力。地上长满了青苔，偶尔有一些恶心的液体滴落到詹姆斯的头上。
血腥味让詹姆斯开始感到晕厥。他隐约看到前面有一扇门打开着，他感觉到那里是出路。詹姆斯感觉自己的肩膀上的手松开了，他回头一看，发现并没有任何东西在追赶他。詹姆斯刚刚松了口气，却立刻又陷入绝望中，他发现轮椅居然自己在走，并且越来越快。
离前面打开着的房间越来越近。詹姆斯想用铁杆迫使轮椅停下来，却发现手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轮子转得飞快，手无法靠近。
此时，詹姆斯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他又看见了一个更恐怖的景象：在前面的房间里，根本没有地板！墙上发黄的瓷砖一直向下延伸，好像这房间本来就没有地板似的。詹姆斯再也忍不住了，他嚎叫起来，他的脸上挂着水滴，不知道是汗珠还是泪珠，他并没有把眼睛闭上，他的眼神失去了光彩，嘴巴张的大大的，他两只手紧紧地把着轮椅的把手。
轮椅突然在房间门口停住，詹姆斯腾空飞起。门框从他身上掠过，他感到自己在飞，他感觉到建筑物本身向上转了九十度，本是地上的洞现在到了头顶，一切飞快的向詹姆斯后方逝去。

九、安吉拉

詹姆斯恢复了意识。他站起来，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走廊，和刚才的十分相似。
"我记得......"头部的剧痛让他不得不停止了思考。走廊的尽头有一扇青色的大门，似乎是通往某个大厅的。

詹姆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自卫能力了。他之前唯一的可以用来防御的东西————那条已经粘满血迹的铁杆，现在也已经丢失。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发现上面有些地方也因为经常使用那锈迹斑斑的铁杆而被磨破了，有些甚至正往下滴着血。他在想，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他脑袋里有点印象：自己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掉下来的。但是又是怎么来到这个"密封"的通道？难道他已经死了，而这里就是地狱吗？
詹姆斯的步履有点蹒跚，他已经很疲倦了，他甚至懒的从口袋里拿出健康饮料来喝。他想起自己先是遇到无尽的浓雾，后又陷入深沉的黑暗，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阴谋？他知道胸口的内袋里装着东西，他感觉到玛丽的信和相片就在那里。他突然想起，玛丽很喜欢漂亮的时装，而自己却从来就没有给她买一件，她本应该穿的像玛利亚那样，玛利亚......
詹姆斯推开了厚重的门，一股腐烂的气味再次触动了他已经麻木的神经，眼前的景象更使他的神经绷紧到了极点。
这里居然是一间停尸房。两边的冷冻柜似乎被人毁坏过，许多门已经变形了，旁边一张被血染成暗红色的平板床上堆满了许多缠满了绷带的木乃伊，某些地方还被流出的黏液沾湿了。一些尸体掉在地上，发出浓浓的恶臭。詹姆斯把目光移到一具尸体上，他愕然发现，这具尸体快速的抽搐了一下。詹姆斯用脚尖碰了那具尸体一下，尸体软软的，流出些脓液，似乎已经完全腐烂了，流出的脓血越来越多，渐渐漫到了詹姆斯的脚边，詹姆斯连忙从停尸房的另一扇门跑了出去。
詹姆斯走到了尽头。地板是金属的，发出冰冷的气息，地板上满是凝固的血迹，血迹无一不指向一个地方，前面的深渊。
"又是这样！难道我要无限的重复下去，到底哪里才是底端？"詹姆斯回头望去，门缝中飘出腐尸的臭味，"也许这里的人把尸体扔下去"詹姆斯想。他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具尸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似乎被什么控制着。他觉得自己也是这样被别人抛弃，或许他觉得，他抛弃了玛丽，"玛丽......你在这吗？"詹姆斯低下头，默默地注视这下面的黑暗，他缓缓地举起双手，弯下腰，猛的跳了下去。
光。
詹姆斯感觉到自己的眼睛被刺了一下，在此之前，他都是通过胸前的这个小手电来观察这个疯狂的世界的。他揉了揉眼睛，这次他看清楚了，这里是一个类似矿井的地方，在他面前有一部敞开试的电梯。
詹姆斯看到了希望，他猛的站起来，甚至忘记了检查自己内袋里玛丽的信有没有遗失，他跑进电梯，他知道现在终于有东西可以带他上去了，他突然觉得这里还是挺可爱的，甚至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幻觉，而一切都要梦醒了。
在詹姆斯走进电梯的一瞬间，门关上了，电梯开始下沉。当詹姆斯反应过来的时候，四周只能看到棕黄色的岩壁。詹姆斯想阻止它，却突然发现，这里没有一个按钮。
电梯继续往下走。
詹姆斯在地板上发现了一瓶健康饮料，便把它拿了起来。他在小小的电梯里不安的来回度步，他本来还想让电梯停下来，现在又突然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不想自己永远被困在这个岩洞内。詹姆斯拿出了玛丽的信开始读：
"在我无尽的梦中，我看见那个小镇，寂静岭。你答应过我，总有一天会带我重返那里，但你没有做到。现在我独自一人在那里......在我们的"特别的地方"......等着你......等着你来见我。但你从来没有。而我一直在等，被痛苦与孤独的茧束缚着，我知道我之前对你做了残忍的事，令你永远无法原谅我的事。我希望能挽回，但我做不到。我很沮丧，丑陋的躺在那里，等着你......我每天盯着病房里墙上的裂缝脑子里想的只有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公平......今天医生过来了，他告诉我我可以回家呆一段时间，这不意味着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了，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你明白么......即使如此，我也很高兴能回家。我太想你了。但是我很怕，怕你并不真的希望我回家。每次你来看我，我都看出你承受着多么大的辛苦......我分不清你是恨我还是可怜我......也许是厌恶我......我真得很抱歉。第一次听说我有可能会死时，我实在不愿接受，我时时处在愤怒之中，对每一个爱我的人发火，尤其是你，James.所以我了解你为什么会恨我，但我希望你能了解，James,我永远爱你。
即使我们终将分离，我宁愿用整个世界换取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已经写了这么多，该说再见了。我请护士在我死后把这封信交给你，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死了，我不敢奢望你能记住我，但我无法忍受被你遗忘......

在我生病的最后几年里……我为自己对你，对我们所作的一切感到后悔……你为我做了这么多而我却不能回报你一点点……
多以我希望你能一个人活下去，好好的活着。…… 詹姆斯，詹姆斯……
你带给我幸福。”
随着猛烈的摇摆，电梯停住了。
前面出现了一扇类似公寓房间的门，它是米黄色的，周围的门框以及墙面与岩洞的内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仿佛在进行着侵袭与反侵袭，门的正上方，挂着一盏小灯。詹姆斯正准备进去，却发现了一张报纸，一张带血的报纸。他用手把报纸拎起来，发现还可以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消息。
“那男人的尸体稍后确认是 Thomas Orosco，伐木工（39 岁）被发现时横躺而且面不朝下，死因可能是由于颈部和躯干左部被利刃刺伤所致。估计死亡时间是 11.00 am—12.30 am 之间，由于房间内有搏斗的痕迹且凶器未被发现，警方认为，这个凶手是早有预谋的，证据表明，房间内的现金未被接触，而且 Orosco 先生生前有酗酒和暴虐的历史。警方认为，罪犯不是以抢劫为目的而行凶。”
“Orosco……很独特的姓。哼，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报纸，这里一切都是带血迹的，现在在我眼里，所有的一切。”詹姆斯看了看自己的右手，已经变成了暗红色，有些伤口不知道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自己的血，怪物的血，报纸上的血，玛利亚的血……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凝固了。
詹姆斯推开门走了进去。所有的东西都是米黄色的，墙，门以及地板。两边贴满了报纸，许许多多的破旧的报纸重叠在一起。詹姆斯从一些破碎的信息发现，这些居然是今天的报纸！
他走进了走廊中的第一扇门。
詹姆斯无法得知自己来了这个地方多久，他只记得自己好像是在早上出发，他看看手腕上的表，早已停了，也许从他踏进这片领域的时候就开始停了，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时间，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是詹姆斯自己在傻乎乎的转。他伸手想把手表摘下来扔掉，却停住了。他想起他以前，每次失去动力的时候，只要看见手表还在走，就会继续奋斗下去，后来，这块表又见证了他一段美好的婚姻。然而，现在，玛丽死了，表停了，玛利亚遇害，劳拉下落不明，他突然想起了艾迪，还有安吉拉，他真想把自己所有的心理话都说出来，他真想得到她们两人的鼓励，如果他们还都在的话。
一个极其丑陋的怪物，詹姆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物。它用四个脚趴在地上，看起来就好像一张床，上面突起的部分血肉模糊，但居然呈现一个人型。詹姆斯楞了一下，他突然又发现，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安吉拉。在安吉拉的旁边，居然还有一个电视机以及一个电视柜，并且布局得就像家里一样
怪物正在向安吉拉逼近。詹姆斯突然发现他身边靠墙放着一把双刃的长剑，应该是什么宗教用品，于是他抄起长剑狠狠地向怪物劈去。
一下，两下，飞溅的鲜血并没有引起怪物的丝毫注意，它还是试图靠近安吉拉，詹姆斯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长剑大力地插进怪物的身体。一股黑色的血液喷了出来，怪物依然想向前走，詹姆斯则更加用力，剑越插越深，血越溅越多，渐渐的，怪物停了下来，慢慢地趴在了地上。
“爸爸！爸爸不要！”安吉拉惊恐地说。
“你还好吧？”
安吉拉突然抓起旁边的电视机猛的向怪物砸去，电视机砸在血肉上发出可怕的声音。
“安吉拉！”
安吉拉并没有住手，电视机砸烂了，她又用脚狠狠的踩。
“不要这样！”
“别命令我！”
“我没命令你。”
“那你想干什么！啊……我知道了，你是想对我示好，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从来都一样，你们都只为了那一件事……
“不！根本不是那样！”
“你用不着演示，直接说出来吧，或者对我暴力相向！”
安吉拉跌坐在地上，她头往下垂，表情很痛苦。她开始落泪，似乎在回忆什么。
“你们向来只关心自己而已……”安吉拉越哭越厉害，以至于无法把话说完，詹姆斯走上去，想用手安抚她一下，他刚把手伸过去，却被一把甩开。

“不要碰我！你让我恶心！”
安吉拉慢慢站起来，她渐渐停止了哭泣，她略擦了一下眼泪，对詹姆斯说：“你说你的妻子已经死了，对不对？”
“是的......她生了病”詹姆斯一下子没料到她直接问这个问题。
“骗子！”詹姆斯楞了一下。“我知道，你一定是不想再见到她，你大概是找了其他什么人了。”
“我没有，从来没有......”詹姆斯辩解着，这时，安吉拉已经插过他的身边，出了门。
詹姆斯想追出去，却站着没动，安吉拉的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默默的走到怪物边，拔出刚才的长剑，走了出去。
刚打开门，一个上下都是两条腿的怪物便出现在面前，用上面两条腿向詹姆斯狠狠踢来，詹姆斯没有反应过来，被推到了墙上，怪物又踢过来一脚，詹姆斯赶快侧身闪开，当怪物准备踢第三脚的时候，詹姆斯拦腰一剑，把它砍成了两半。
血顺着剑锋流下来，滴到地上，形成一条血溪，还有部分飞溅到詹姆斯身上，他已经麻木了。直直的通道两旁站着很多这样的怪物，像雕像一样。剑很锋利，剑身刻有文字，似乎是强大的诅咒，让敌人闻风丧胆。每当怪物突然向詹姆斯袭击，都会被斩成两半。
詹姆斯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在此之前，他把剑拖在地上走，发出刺耳的声音，就像以前拿着大刀时候的大铁头一样。地板不知不觉的变成了铁丝网，无法看到铁丝网下面还有什么，顶上也是铁丝网，似乎这里还有更上一层楼。
詹姆斯感觉到除了自己还有另外的脚步声。他抬头时惊讶的发现，铁三角头正从他的头上经过，它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詹姆斯，或者说它完全不在乎詹姆斯。铁三角头渐渐远去，脚步声也逐渐消失。
詹姆斯闪进了一条岔路。他不想看到铁三角头，他觉得自己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物，被这里整个环境愚弄着，而铁三角头就是操纵这一切的人，他甚至开始怀疑，是否就是这个戴着铁三角面具的家伙绑走了玛丽，并害死了她。
走边的路被铁线封住了。詹姆斯不知道这有什么寓意，如果无法通行，直接用木条钉死就可以了，他还上去用长剑砍了一下，搞不开。詹姆斯只好沿着另外一条路走。
前面所有的灯都灭了，视野缩小到电筒照到的地方。詹姆斯来到了一个正方形的铁皮包着的房间。这里大概只有五平方米左右，中间有个奇怪的方块，上面刻有人头的图案，似乎还可以转动。詹姆斯突然发现自己的正上方有个门，四周的墙上也有门，不过都是横七竖八的。詹姆斯转了一下中间的方块。方块转动的时候，伴随着很大的声响，詹姆斯突然又发现，周围门的位置又变了，他领悟到什么，于是不停的转换方块中人头的朝向。
终于，方块的前方出现了一条通道。詹姆斯走过去，发现者这又是一条向下的楼梯。
“我已经在地狱第几层了......”詹姆斯心中暗暗地想。他开始小跑，想尽快结束这段楼梯，楼梯很滑，尽管詹姆斯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仍然只是缓慢的前进，直到他慢慢看到光......
前方是一间单人监牢，铁闸后面坐着一位红衣女子，似乎正露出谄媚的微笑，随着步伐的迈进，她的轮廓也逐渐清晰，当詹姆斯走到铁闸前的凳子时，他突然发现，眼前的就是玛利亚。
“你还活着？玛利亚......我以为那家伙杀了你......”
“根本没有，你看不出来吗？”玛利亚微笑着说，她的头发和衣服都很整齐，不像经历过垂死挣扎。
“玛利亚......那家伙......刺穿了你，血流的满地都是！”
“刺穿我？你在讲什么？”
詹姆斯上前把住铁栏杆，医院地下室的那一幕有重现在他眼前，他无法相信眼前的那个人，难道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幻觉？
“就是刚刚，你不记得了？”
“亲爱的詹姆斯，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走廊分手后，你把我和其他什么人搞混了吗？”玛利亚突然笑了起来。
“玛利亚......”詹姆斯一下子无话可说。
“你说东西都带齐了，可你忘了那盘录象带，我怀疑是不是现在还在那儿......”
“你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是不是玛利亚？”
“我可不是你的玛丽。”詹姆斯感觉自己被玛利亚的眼神看穿了，他脸上挂满汗珠，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栏杆的铁条，另一只紧紧的抓着那把长剑。
“那你就是玛利亚了？”

“我是......如果你希望我是的话。”
詹姆斯放开栏杆，在小牢房里面转了一下，他突然又把连凑在铁栏杆的缝隙，眼睛直直地盯着玛利亚，说：
“我是谁都不重要......我为你而存在，詹姆斯......”
玛利亚站起身，慢慢的向詹姆斯走去，她把手伸出栏杆，摸着詹姆斯的脸。
“你看......我是真实的，你难道就不想碰我一下吗？”
“我......不知道。”
“那救我出去吧，隔着这栏杆我什么也做不了。”
詹姆斯这才回过神来，他告诉玛利亚；“就呆在这里，我很快回来。”
一路小跑回来刚才的铁皮包着的立方体中，詹姆斯发现，入口旁边的电箱被打开了，里面有一把剪线钳。詹姆斯想起之前有一个通道被铁线封住，而玛利亚所在的牢房好像在另一边还有一个入口。于是他抄起里面的剪线钳，跑了回去。
在一排铁丝的后面，是弯弯曲曲的长廊。地板是木制的，到处都是残缺，而没踢错一步，都会直接掉下深渊。詹姆斯小心翼翼的走着，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喀嚓声。每前进一米，周围就黯淡一分，墙壁越发陈旧，发出阵阵霉味。最后，詹姆斯走进了一个大厅。
这里应该是食堂。两边整齐的排列着固定在地上的桌椅，上面布满了污垢，旁边的桌子上甚至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用过的盘子。沿着中间通道望过去，在通道的尽头还有另外一扇门，门的旁边躺着一个浑身鲜血的人，脑袋上面还有几个血洞。艾迪正背对着詹姆斯站在尸体旁，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手枪。詹姆斯正准备上前搭话，艾迪却突然突然转过头，把手上的枪顶着自己的脑袋，带着挑衅的表情向詹姆斯说到：
“杀人真是很简单的事......只要把枪对准他的脑袋......砰！”
“你真的杀了他？”詹姆斯有点惊慌失措。
“可......这是他逼我做的！”
“冷静点，艾迪，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艾迪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枪，他用手抹了一把脸，擦去苍白的脸上的汗珠，他的眼神稍微变得缓和，但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变的支支吾吾。
“......那，那个人......就这么走过来了，我什么都没有做。他追着我过来......而他的眼神分明在嘲笑我，就像那个人那样！”
“就因为这个你杀了他？”詹姆斯瞪大了眼睛，虽然他一路上杀死了不少怪物，但是看到自己的同类被杀害，看到人的鲜血，他心理还是感到十分的不安。
“什么叫‘就因为这个’？”艾迪目光冷峻，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看你的眼神就杀了他”
“啊？是吗？为什么不能？”艾迪瞪大了眼睛，一脸的迷惑地看着詹姆斯。“至今为止，我一直让那些人踩在脚下，就想那条蠢狗一样！”
“艾迪！”詹姆斯不知不觉的把长剑收在背后，他下意识的握紧它，乞求少许的安全感。
艾迪突然大笑。“呵呵，我只是开个玩笑，詹姆斯，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真的！总之，我要走了......”
“你要走？你一个人？”
“恩......”说完，艾迪转身从那扇门走出了房间。
“艾迪......”
现在只剩下詹姆斯一个人的声音在这里回荡，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尸体，胃里不禁翻滚，他注意到，尸体的旁边也贴了一张暗红色的纸。这暗红色的纸就像一个个长途旅程上的据点，没隔一段，就会冒出来。詹姆斯把手放进口袋，发现已经没有健康饮料了，他于是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下，最后在右边的桌子上找到了一瓶，詹姆斯毫不犹豫的把它猛的喝下去，立刻感觉好了很多，现在这东西已经成为了他的生命之水。
艾迪已经不在那了。展现在詹姆斯面前的又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地上流着水，看上去好像是下水道，电筒的灯光打在水上，反射出来的光线隐隐约约照射出，前面有一扇小门。詹姆斯突然强烈的感觉到，那就是玛利亚的所在地。
詹姆斯向那门跑去，那门却仿佛天上的月亮一样，越是追随，越是遥远，周围的景物开始变的扭

曲。詹姆斯越跑越快，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张大嘴巴，尽可能的增加吸气量，他一只手疯狂的摆动着，另一只手拼命的向前伸。

就在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他的手碰到了门柄。

詹姆斯几乎是破门而入。

地面上很干净，就像是被人刻意打扫过，玛利亚躺在床上，很安详。詹姆斯崩溃了，他默默的回过头，面对着门。他在想，之前还在跟玛利亚说过话，难道这一切都是幻觉？而且玛利亚之前不是就已经死了吗，当时她的血甚至还溅到了自己的身上！詹姆斯又摸了摸已经破烂不堪的外套，却发现上面粘满了各种血迹，已经分不清了。他走了出去，坐在门口。到底哪个是幻觉，哪个是真的？到底他们怎么样了，安吉拉、艾迪、劳拉甚至玛利亚，他们都是假的吗？那么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这一切为什么又显的这么的真实？詹姆斯回过头，他发现这里的门并不是像这地方其他的门，反而像是房间的门，家里面的门。"三年了......"詹姆斯感叹到，的确，三年了， 哪一刻不是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现在自己却要来这里找玛丽，仿佛她并没有死。但是玛丽寄来的信现在正在自己的手上，而且也是同样的真实。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突然间来的头疼打断了詹姆斯的思维。他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电击。

詹姆斯站起来，他感觉自己似乎短暂的失去了意识，他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却不知发生在哪里。他向前走了几步，看到了一条岔路—一条印象中没有的岔路。詹姆斯推开路口的铁闸门走了进去。事实上他别无选择，他也无路可退，他不想回到玛利亚的那个地方，他也不想回去，他要生存，直到找到他所要的。

詹姆斯来到了一座墓地，尽管看上去像是室外，但四周还是被铁皮包裹着。在经历过磨难后，这本应该是恐怖的场景反而让人感到一丝安详。墓地中几乎所有的墓碑上面的字都已经被岁月腐蚀掉了，无法阅读上面的内容，詹姆斯环顾一下周围，发现有三座新墓并排矗立在一个角落。

"Eddie（艾迪） Dombrowski"詹姆斯从第一个开始读。墓碑前面是隆起的新土，"看来躺在这里的那个人也叫'艾迪'"，詹姆斯自言自语。

当他看到第二个墓碑的时候，他颤抖了一下，上面写着："Angela（安吉拉） Orosco"詹姆斯记得这个姓，这是个独特的姓，之前报纸上的死者就是姓这个的。詹姆斯突然开始担心起来，他并不对安吉拉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但毕竟在这个地狱般的城镇，他只认识了这几个人，尽管不是同伴，但总比一个人好。现在玛利亚已经死了，他实在不能想象这些人是否面对着比他更艰险的生存环境。
第三个墓碑前面没有新土，只有一个长方形的洞，比棺材略大一点，但是却深不见底。墓碑上的字并不清楚，詹姆斯把电筒对着它才能看的清楚。

"Jam......"詹姆斯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因为墓碑上写的"James Sunderland"正是他自己的名字！

"难道又要开始了吗？又或者这根本就没有结束......"面对黑色的洞，詹姆斯想。"看来它在暗示我一定要自己跳进去......"詹姆斯又想起自己刚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对面墙上写的字"你如果想要见玛丽，那你应该干脆直接去死。"他慢慢蹲下来，把长剑伸进去探一探，摸不到底。詹姆斯把身子整个往前倾，猛一下子跳下去。在黑暗中，他仿佛看到了飘落的白花，他似乎闻到了淡淡的香气，他好像看到远处有穿着白衣的女子，在向他招手......

十、挣扎

当詹姆斯恢复意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跟刚才类似的食堂里。前面有一具尸体，上面有许多弹孔。詹姆斯还没反应过来，却听到身后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他猛的回过头，发现艾迪用枪指着他，并慢慢向他逼近。

"艾迪！你疯了吗！"詹姆斯一步步后退。

"看吧，你也一样，你就和他们一样！詹姆斯。"

"可是我没那个意思。"

"别废话了！我明白，你一直在嘲笑我，对不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要杀了你，詹姆斯！"艾迪向詹姆斯开了一枪，詹姆斯侧身一闪，子弹打在他身边的桌子上。艾迪突然从他身边的门跑了出去。詹姆斯追出去，发现这是一条直直的走廊，却不见艾迪的踪影，通道两旁的墙壁散发出的寒气让人直大哆嗦。

詹姆斯快不前进着，他突然感觉到四周的光线渐渐地暗了下来，并且变的越来越寒冷，他向四周望去，突然发现四周的墙壁已经由刚才的白色变成一片血红！血雾从周围的任何一个缝隙里散发

出来，后面的空间完全被这些东西占满了。
詹姆斯冲进了前面唯一的房间。艾迪正拿着枪指着詹姆斯。
“如果是你会如何，詹姆斯？”艾迪说。“当你被厌恶，被冷落，被吐口水，就只是因为你的长相，就要一生被嘲笑。所以我杀了狗之后跑掉了。像个受惊吓的小姑娘一样。”艾迪围着詹姆斯走着，他眼睛里射出怒火，他心里不知有多大的委屈。“对，是我杀了那条狗。真有意思！他都要吓破胆了，最后缩成一团死掉......然后'他'就来追我，我就开枪射了他，打在右腿上，他居然哭的比狗还响！膝盖变成那样他以后踢球可就困难咯......”
“艾迪！”詹姆斯朝他大喊，“你杀了人还这样无所谓！你需要帮助！”
艾迪冷笑了一下，他把手枪上了膛，并对准詹姆斯，“别假装圣人了！这座镇子也呼唤着你，你和我是一样的，我们和其他人不同，你还不明白吗？现身吧！加入我的狂欢会吧！”
艾迪开了枪。詹姆斯猛的一个转身，跑进旁边挂的一堆肉里面，子弹打在他身旁的肉块上，溅出一大片血。这里很冷，周围挂着的肉发出浓浓的腐臭味，以致于詹姆斯的身体不能向平时那样灵活，现在这样的情况，他只能在肉堆里跟艾迪周旋。
“快出来！快滚出来！”艾迪大叫，他失去了目标，现在正用眼睛拼命搜索着。
詹姆斯把长剑紧紧地握在手里，等待着机会，现在艾迪正背对着他，之前的多次死里逃生，已经使他变的非常老练，他已经不会让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艾迪突然发现了詹姆斯，他立刻转过身来，想用手中的枪给予詹姆斯最后一击，詹姆斯也从肉堆里跳了出来，向艾迪扑了过去。
艾迪倒在了地上，他拼命瞪大了眼睛，生命之光一点一点地从他碧蓝色的眼睛里流逝，他拿枪的手慢慢的垂下，最后终于贴上了冰凉的地板，周围的寒气使他苍白的脸变的更加没有血色，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詹姆斯爬起来，发现自己的长剑插在艾迪的身上，血还在往外流。
“我......我......”詹姆斯惊慌失措，他迅速跳开艾迪的尸体，企图逃跑。“我......我杀了一个人！”詹姆斯的突然双腿发软，他一下子跪在了地上。艾迪的眼睛睁的大大的，盯着天花板，好像在思索着什么。“我，我杀了，一个人类！”詹姆斯盯着艾迪的尸体，不停的重复着这句话，他不敢看艾迪的眼睛，于是看着他手中的枪。詹姆斯脑袋一片空白，他站起来，踉跄的走过艾迪的身边，想把长剑拔出来，但是由于这里实在是太冷，血已经凝固了，长剑跟艾迪的身体仿佛长在了一起。詹姆斯用里一拔，又一股血液喷了出来，溅的到处都是。
詹姆斯拖着长剑向门口走去，长剑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就像当初公寓里的铁三角头一样，他的身后印着一个个血脚印，脚印一直延续到门口—这是这座冰库的另一个出口。
打开门，随即看到刺眼的光，黑暗似乎已经过去，现在，展现在詹姆斯面前的又是雾霭茫茫的一片。他走了两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湖的边上。他向雾中眺望，隐隐约约看到在雾中，远处有若隐若现的光芒。
“玛丽，你真的在这里吗？你真的还没死吗......”他沿着路跑，最后来到了湖边的小码头。码头边系着一只小船，随着湖水荡漾。詹姆斯坐上船，慢慢的向那到光划去。一切就向三年前一样，每天早上和玛丽一起从湖滨宾馆划着小船来到公园，日落时分又从那里划回去。现在，因为这机缘詹姆斯又上了小船，却永远只剩下他一个人。桨插入水中，发出悦耳的声音，现在詹姆斯已经身陷浓雾，除了那到光，他无法在辨别方向。

十一、湖滨宾馆

“寂静岭......”詹姆斯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这个小镇呆了多久，一天一夜？但他总是感觉到这里的天黑天亮不像是自然的行为，到是像两个世界。就在前数十分钟，他还以为自己身在某个还未发掘出的古迹里，起码在地底下。而且，他还杀了人。
船不知不觉的到了岸边，被雾所遮盖而若隐若现的湖滨宾馆显的格外的庄严。现在在这里，完全体会不到一丝惜日的热情，只有沉重和冷冰。
詹姆斯推开大门，大厅的风格还是那样的古朴，两边大窗户上的半透明窗帘，在微风的驱动下飘舞着。
“这地方一点都没变，就跟三年前一样。”

詹姆斯走到接待处，柜台上并没有灰，却好像很陈旧，仿佛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了，上面有一张被笔记本压着的纸，上面有典雅的手写字："尊敬的詹姆斯先生，您在百忙之中遗漏了一盘录象带，我们一直为您妥善地保存着，您可以随时回来取回这盘录象带。"詹姆斯抬头望去，在接待处的办公室里面，有一排储物柜。
旁边突然传来钢琴声。詹姆斯被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又平静下来，他顺着琴声走去，来到一个偏厅。一抬卧式大钢琴，待詹姆斯更进一步时，后面跳出一个小女孩—劳拉。
劳拉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神情，很难想象，一个小女孩是如何跨越如此长的距离，来到这个地方，中间还隔了一个大湖。詹姆斯自己打量她的全身，发现她身上没有一点上，甚至连一点脏了的痕迹都没有。
"我吓着你了吗？"劳拉笑着跟詹姆斯说。
"是啊，吓了我一大跳。"詹姆斯想起自己的遭遇，面对这个"罪魁祸首"，他却没有一点动怒的想法，现在他离开了之前的大陆，来到这个独立的小岛，也许很快就可以结束，自己也很快就可以回到家，这里应该没有铁三角头，没有怪物，甚至没有艾迪......詹姆斯突然浑身颤抖了一下，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他感觉艾迪会变成这里的怪物而且到处拿着枪追杀他。
"你是来这里找玛丽的，对吗，詹姆斯？你找到她了吗？"劳拉带着天真的眼神看着詹姆斯，她也许真的不知玛丽已经去世了。詹姆斯低下头，眼光与劳拉相遇，他突然觉得劳拉很可爱，看起来很亲切，如果他自己有女儿的话，也应该这么大了。
"......没有。"詹姆斯有点迟疑，"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你也在这里。"
"她就在这里，是不是？如果你找到就告诉我，我真的走累了......"劳拉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
"我到是希望我知道......"
"可是她在信里说......"
"什么信！"詹姆斯现在才知道原来除了自己还有其他人也有玛丽的信，而且她就在自己的身边。詹姆斯现在才明白艾迪临死时候的那句话"我们都是被这个镇子召唤来的......"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劳拉从裙子上的小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
"想看吗？"她把信拿在手里晃动着，詹姆斯把它一把抢过来。
"那你要保证不跟莉雪儿（Rachel）说哦！"
"谁是莉雪儿？"
"我们的护士，信是我从她柜子里面拿的。"
詹姆斯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一长写满字的纸，上面确确实实是玛丽的字迹：

我亲爱的劳拉：
我留下这封信请莉雪儿在我离开之后交给你。我现在在很远的地方，一个很宁静，美丽的地方。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好好保重，劳拉。不要为难护士小姐们。还有劳拉，关于詹姆斯，我知道你恨他，因为你觉得他对我不好，但请给他一次机会，虽然他有时候是有点阴沉，又不经常笑，但其实他本质上真的是一个好人。劳拉，我爱你就像爱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如果事情能有所不同（有奇迹出现？），我希望能收养你。八岁生日快乐，劳拉。
你永远的朋友，玛丽

"劳拉，你多大了？"詹姆斯把信合起来问。
"上个星期八岁了。"
"所以说玛丽没有死......三年前......他真的在这里吗？这是她说的'宁静，美丽的地方'吗？"
"我和玛丽经常说起寂静岭。她还把她所有的照片都给我看，她真的很想回到这里，所以我来这里找她。如果你有另一封信大概会了解......"
"是的，我有......"詹姆斯把信还给劳拉，把手伸进自己的内袋，他把信封拿出来，从里面拿出玛丽的照片和那张折起来的信纸。他把信纸摊开，里面却什么也没有，这是一张白纸！
"这......这怎么可能！"詹姆斯把信翻来覆去的看，整张纸就只剩下他在医院不小心弄上去的血污。
"怎么了？"劳拉关切的问。
"没......没什么......"

“我要走了，我要去找玛丽了。”劳拉说着就走了出去。
偏厅里现在就只剩下詹姆斯一个人。
旁边的大型落地窗中，显现出广阔的湖面的美丽景色，一切都显得十分古朴典雅。偏厅后面的门打开着。詹姆斯并没有去追劳拉，突然他开始相信，这个小女孩不会受到伤害。詹姆斯从后门走了出去。他发现，其实自己根本没有的选择，以前还总是在地图上做一系列的标记，看看哪些地方探索过哪些没有，但实际上，一直就只有一条路，冥冥中自有指引。
穿过几扇门，詹姆斯来到了储藏室。这里有数百个金属小柜子整齐的摆放着，其中有一个打开了，里面露出一点白色的边。那是录象带后面写标注所留的白边，跟它在一起的，还有一把钥匙，钥匙上面写着：312。
詹姆斯的心里颤动了一下，这是他三年前和玛丽来度假时候所住的房间。他把录象带放进口袋里，却把那钥匙细心的跟信封（里面现在只是一张白纸）放在一起。他没有去尝试打开其他的柜子，因为他知道那并不是为他准备的，这个小镇确实有它神奇的力量，它已经用这股力量决定了一切。詹姆斯感觉到，312 房间将是最后的一个地方，一切将在那里揭晓。
走廊还是没有一个人，甚至连之前遇到的怪物都没有。詹姆斯想上楼，却被楼梯口锁着的铁门挡住了。 他只好顺着走廊一直走。
大厅。
很空旷，中间的地毯看上去很高级，地毯的中间有一个大钟，詹姆斯知道，那不仅是个钟，还是一个音乐盒。大厅有一个主楼梯，可惜只能上到二楼。詹姆斯走过去，发现钟也停住了，他下意识的看看自己的表，发现它们听着的时间刚好一样。詹姆斯想起自己的表在来寂静岭的路上就已经停了。他摆弄了一下那个音乐盒，它却只发出了几声怪响。詹姆斯又仔细的看了看，发现上面还有三个小音乐盒，分别写着：“小美人鱼，灰姑娘，白雪公主”。小音乐盒上分别刻有这三套童话里主人公的雕象，很是精美，但是“小美人鱼”和“白雪公主”调换了位置。
詹姆斯把它们反了过来。音乐盒开始歌唱，顿时一首凄美而又诡异的乐曲响彻整个大厅。音乐盒上的大钟的指针开始快速转动，发出微弱的摩擦声。
“咯！”音乐盒下面的小抽屉突然打开了，里面有一把小钥匙。詹姆斯小心翼翼地把钥匙拿出来，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音乐继续在房间里回荡。詹姆斯估计这可能是楼梯口小铁门的钥匙，于是立刻跑回去。
当詹姆斯跑回去的时候，铁门已经开了。楼梯上的地毯伸了出来，几乎横过整个走廊，似乎是在表现它对詹姆斯的欢迎。墙上挂着油画，画上都是寂静岭的景物。詹姆斯注意到上面有医院，还有历史博物馆。詹姆斯还是上去了，每一脚踩在台阶上的地毯，都发出闷响，每一声闷响在楼道里回荡后，有传入詹姆斯的耳朵，仿佛是一位高贵小姐轻轻的脚步声。
詹姆斯直接来到三楼，一切都没有变，完全是三年前的老样子。房门的样式，地毯的样式，甚至楼梯口花瓶插着的花。312 房间就在左边。316，315，314......一个个号码牌从詹姆斯眼中飞过，他差点都扔了一路上用来防身的长剑。
詹姆斯在 312 房间面前停住了。无数条锁链缠绕着房门，横七竖八的，门上还有用指甲抠出的字迹“不要进”，锁链最后聚集的地方，挂着一个大锁头—门被彻底封死了。詹姆斯无奈地准备离开。突然，他的头开始剧烈的疼痛，许久也没有动静的收音机也猛的响了起来。詹姆斯眼前的景物开始变的模糊，耳朵也开始听到奇怪的声音。他感觉自己到了一条陌生的走廊，朦胧中他看到一个好像自己的人在跟别人对话：
“玛丽会死？......你......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我很遗憾。”
“可你是医生啊！救人性命的天职！你怎么能让她就这么死了！”
“您请冷静下来。作为她的医生，我保证我已经进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针对她的情况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
“她还有多少时间？”
“恐怕不能给您一个确定的答复。最多三年......也许六个月......不可能说的准。”
詹姆斯慢慢地昏了过去，刚才的对话钩起了他最深处的回忆，玛丽真的去世了，她真的病死了，她根本没有来过什么信，所以信封里面是白纸。
他猛的睁开眼睛，自己还站在 312 的房门前，四周的环境并没有任何的变化。詹姆斯突然想起了

什么，他把手插进口袋，迅速从里面掏出刚才从音乐盒里面得到的金属小钥匙，把它插进锁头里。
"砰！"锁头突然崩掉了，四周的铁链也开始崩开，几个连接链子的铁环崩开之后，铁链整个掉了下来。"312"这个门牌号码在詹姆斯胸前的电筒照射下反着金光，詹姆斯突然发现，整个走廊就只有这个门前有灯光。他现在要坦然的面对这个真相了，在这个小镇的安排中，遭遇了如此多的痛苦，现在终于是一个了断，詹姆斯把颤抖的手慢慢伸入内袋，掏出房门钥匙，一把仿古造型的钥匙，具有长柄及交大的锯齿，他把钥匙慢慢的插进去，每进入一点，就会听到部件吻合的声音，没有遇到一点阻力，这两个天生就是一对，只是分开的太久......
门开了。它缓缓地张开，发出"滋"的声响。房间采光很好，即使是在如此的浓雾里，也很亮堂。
詹姆斯走进去，这里的一切都收拾的非常整齐，一切都似乎为了詹姆斯的到来而准备好。桌子上一尘不染，没有任何书信。
詹姆斯环顾着这一切，想起玛丽生前的样子，她的音容笑貌，历历再现。他在电视前的沙发上坐下，却没有打开电视，因为他早已经试过，这个小镇所有的电视，电话等都无法使用。在这个房间，电视下面还有一台录象机。詹姆斯盯着电视，仿佛里面有有趣的图象，他似乎能通过黑色的屏幕看到其他的什么东西，他在打量着这套设备，这套三年前的"家庭影院"。然而他的眼睛突然停住了，目光聚焦在录象机的上面，在录象机的左上角亮着一个小小的绿灯。它似乎还可以运作！
詹姆斯走上前去，他的手因为激动而不停的抖动，他把口袋中的录象带拿出来，费了好大的尽才把它塞进录象机里。电视上开始出现雪花，之后是扭曲的画面，渐渐的开始变的清晰......
"你不要告诉我你又在拍？拜托，别这样"玛丽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如此宁静，这整个地方曾经是神圣之地......答应我，你会带我在来这里一次的，詹姆斯......"电视上的玛丽就在现在詹姆斯看录象的地方，那时她还这么得青春，充满着活力，比玛利亚漂亮的多了。玛丽开始坐在床变，出神地凝视着窗外的风景，当时也是一个大雾天，并且，寂静岭也是一个有名的雾都。这一切都从詹姆斯脑海深处钩出美好的回忆，可惜那台摄相机已经丢掉了......
突然，画面开始扭曲变的模糊，一个古老的片段代替了之前的内容：因为病而全身溃烂的玛丽静静的躺在床上，嘴角微张着，似乎有话要说，旁边的白色小花已经枯萎了。荧幕上，詹姆斯走到旁边，低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突然拿起一个枕头，狠狠地捂住玛丽的脸，直到她不再动......枕头落在床边，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娃娃。
荧幕变成一片雪花。
劳拉突然推门进来，跑到詹姆斯的身边。
"你找到玛丽了吗？你找到你的信了吗？如果没有，那我们一起走吧，离开这个地方。"
"玛丽已经去世了......"詹姆斯无力地坐在沙发上。"玛丽已经死了。"
"骗人！撒谎！"劳拉围着詹姆斯跑，显得很生气。
"是......真的。"
"她......她真的是生病而死？"
"不......我，我杀了她......"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根本就不关心她！"劳拉气地跳起来。她不停的摇着詹姆斯的肩膀，大喊着。"我恨你！我恨你！她一直在等你......为什么？"
劳拉哭着跑了出去。
詹姆斯耷拉着脑袋，呆坐在电视前的沙发上，"很对不起......很对不起......劳拉"他不停的自言自语，口袋里的收音机又开始发出沙沙声，沙沙声中，詹姆斯听到了玛丽的声音。
"詹姆斯......詹姆斯......你听到我的声音吗......你去哪里了......"詹姆斯想把收音机关掉，它却依然发出声音。"我想见你......詹姆斯......你迷路了吗......我就在附近等你......快来找我......"
詹姆斯站起身，现在他明白了一切。所有残缺的记忆已经紧密的联系起来，成为了一个整体。寂静岭的浓雾再也掩盖不住真相，他也再逃不过杀害妻子的罪！他慢慢的走出去，现在，他要用自己的手了结所有的一切。
走廊的灯已经全灭了，墙上显示出斑斑黑点，仿佛被火烧过，詹姆斯胸前的电筒的光线逐渐暗淡，最后也灭了。窗外已经不见浓雾，反而变的漆黑。在 312 房间旁边的门上，贴着一张暗红色的纸。
"这是最后一张纸......"詹姆斯暗想。
连接走廊两边的大门现在变成了一堵墙，唯一的路就只有下楼。詹姆斯本来还想回到一楼，却发现楼梯底部也变成了一堵墙。两旁的墙壁似乎变的越来越旧，越来越破旧。地毯还是红色的，不过像

是浸过了血，墙上仍然挂着壁画，画中的医院显得更加深沉。
詹姆斯来到二楼。本来这里应该是客房区，但是所有的门牌上面被打横的刻了一到深深的刻痕，刚好遮盖了号码。每一个房门都一模一样，让人无法理性的选择。
詹姆斯于是随便的打开一扇门进去，却发现自己仍然在走廊里，只不过是来到走廊的另一边。
环境变的更加破旧，这里很安静，却总是有一些东西在冲击着詹姆斯的耳膜，像是金属撞击声，又像是呼吸机发出的声音。这里有无数的房门，就是有无数种空间组合，而且没走一次，周围的环境就变的更加破旧，墙壁变的越来越黑，家具变的越来越扭曲，就像被大火烧过！
詹姆斯已经无法回到他来的那个地方了，他每走进一扇门，干脆直接进入对面的一扇门，就这样，在走廊两边来回的穿梭，伴随着墙壁的脱落，事物的扭曲，詹姆斯迷失了，在这个精心为他准备的迷宫里。
他终于停住了。现在，墙壁已经完全不成样，脱落的地方露出了铁丝网，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烧焦气味，几乎让人无法呼吸。詹姆斯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在撑下去，他决定沿着走廊碰碰运气。他已经无力把手抬起来，于是索性将其插入口袋，却以外的碰到了一个瓶子，他还有一瓶健康饮料！一股暖流从胃部散开，流向四肢，他甚至感觉到头也没有这么疼了，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刚才那样让他恐惧。
他沿着走廊走，每经过一扇门，就把它打开，第一扇门的后面居然是公寓的布置，而且就是詹姆斯得到电筒的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个服装店才会有的塑料试衣模特，而詹姆斯突然发现，模特身上穿的套装，竟然是自己妻子玛丽长常常穿的那套。
他没有进去，而是继续往前走。他推开第二扇门，里面是一间病房，天花板拼命往下滴水，就像下雨一样，墙壁上，床单上，都蒙着雪白的布，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第三间是精神病院里面才独有的防止病人自杀的房间，四周的墙壁上铺着厚厚的垫子，但是上面全是血迹。
第五间房里面什么也没有，却不停的从里面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第六间里向下垂着一块布，另人毛骨悚然的是，布的下面露出了一双脚。
第七间，第八间......
每一个房间都不同，有的房间里面的窗户射入下午温暖的阳光，有的房间十分阴森寒冷，有的房间全是标本，有的房间墙上全是铁钉......
只剩下最后一个房间了，前面是水泥糊成的墙。詹姆斯迟疑了一下，还是把手伸向了门把手。
一个电梯。没有指示灯，只有一个呼叫按钮，无法判断是否还能运作。詹姆斯按了一下，门竟然开了，里面还有灯。如果是平常，这里面看起来是这么的自然，现在，却变的如此的诡异。然而后面已经没有了退路。
门关上了，电梯上方的显示器里面没有显示任何的东西，面版上却有三个按钮：3F、2F、1F。詹姆斯依次试了一下，皆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就在他仔细打量面版的时候，突然发现 1F 下面还有一个按钮"B"
"奇怪......刚才好像......"他按了下去，电梯启动了，开始缓缓下降，显示器始终没有出现任何的信息，但此时的詹姆斯已经心若磐石，他感觉到，玛丽，即使是鬼魂，也一定在下面等着他。
在剧烈的摇晃中，电梯终于停住了。詹姆斯身上的收音机开始发出声响，他举起了长剑（他居然还保留着这东西），做好应敌的准备。
门开了，一堆污水涌了进来。詹姆斯艰难的固定住自己的身子，向外面走去，却发现大水冲来了许多扭曲的怪物。他看到了远处有光，于是拼命向那里走去，他疯狂的挥舞着长剑，到处血肉横飞。怪物喷出的毒液滴在他脸上，腐蚀着他的皮肤，四处喷洒的鲜血，燃烧着他对过去自己的愤怒。
詹姆斯一路砍杀着，他感觉到他听见了玛丽的声音，而他正跟随着这呼唤，他跑向那发光的门，他艰难的克服水的阻力，他终于把门打开，他闪了进去。
这里是楼梯间，但着了火。墙上还是挂着画，但画中却是黏土般的凸起物。大火很快堵住了詹姆斯的去路，这时，他看清楚，在浓烟中，还有一个人，一个少女，是安吉拉/
"妈妈！妈妈！我一直在找你！现在只剩下你了，也许......也许我终于可以休息了......。"她说着便向着詹姆斯跑过来。
詹姆斯急忙向后退。安吉拉还在往前冲。
"妈妈！你为什么要跑？"她突然又停住了。她仔细的看着詹姆斯，一脸的恍然大悟。"你不是我的

妈妈！是你！是你！我......很抱歉......”
“安吉拉，没关系......”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更希望你没有......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应，连我妈妈都这样说......”
“别这样，安吉拉。没有这回事。”詹姆斯迎上去，想安慰她。
“不，用不着可怜我，那不值得......”
安吉拉的表情突然变了。
“你以为你能拯救我？能够爱我？治愈我的伤痛？就这样吧，詹姆斯。把我的刀还给我。”
“不！我不还，我不会让你......”
“那你留给你自己吧......”
“给我？我是不会自杀的，绝不！”
沉默，只有火燃烧发出的声音。自杀，詹姆斯之前居然从来没有想过，但这个词确实刺激了他，甚至在一开始，他还一直抱着拯救的心态，他突然很伤心，感到心在滴血。他好像被什么刺痛了，他想说什么，却无法张口。
“这里像地狱一般热。”
“你也看到了？然而对于我来说，它总是这样......”
安吉拉转身走向火海。在她头转过去的最后一瞬间，詹姆斯仿佛看到她在微笑，他从没见过安吉拉在微笑，她笑起来的样子，其实也很美。
詹姆斯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了火海中，他没有留住她，没有上去拉着她，也许这就是她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被召唤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罪。
泪水突然从詹姆斯的眼睛里涌出，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痛哭了起来。他大声的嚎叫，以宣泄心中的不满，他整个人爬在地上，拼命地敲打着地板，竟然忘记了大火带来的热量。呜呜的哭声盖过了大火燃烧的声音，现在所有人都走了，就只剩下詹姆斯一个人！
詹姆斯用尽全力的痛哭着，泪水让周围所有的东西变的扭曲，又或者是他内心的扭曲，所有的都是红的，火红，血红，他感觉自己飘在空中......

十二、救赎

詹姆斯醒来的时候躺在楼梯间。四周已经没有火，周围像冰一样的凉。墙壁黑黑的，是烧焦的痕迹。他沿着楼梯向上走，最后来到了两个威武的大门前。门旁的墙壁上，整齐的贴着一堆暗红色的纸，数量刚好是詹姆斯一路以来见到的一样，詹姆斯甚至还在中间找到了自己的字迹：“这里很危险......”，也许，这是在暗示，詹姆斯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暗红色的纸上浮现出了一些文字：
我是深红色的。就像笼上了一层薄雾。除了我，他们都看不见。年完全知道我是唯一的，是的，我就是唯一的。信徒听信我，二十个标记的人和七百只野兽。他们都留意我的讲话，他们将会服从我，即使在骄傲和残忍的阳光下。我将击碎你的复仇之心，而你会遭受我永恒的惩罚。美丽干枯的花朵和垂死挣扎的人，这些都是我的祝福，你曾经要求我和所有我在的地方保持沉没，唉，为你灵魂之芬芳而自豪吧。
旁边并排的两扇大门十分威严，就像古时代的城墙，然而现在詹姆斯还应该身才湖滨宾馆，但他还是推开门走了进去。
地板是铁丝网的，中间有一个大的圆，里面还套有一个小的圆，在两个同心圆之间，又有许多奇怪的符号。墙壁是灰黑色的，血迹斑斑的。詹姆斯抬起头往上看，玛利亚正被人倒吊在铁笼里。旁边站着两个手持利矛的铁三角头。
“詹姆斯！”玛利亚也看到了詹姆斯并大声呼救。
“放下她，你们放下她！放过我们！”詹姆斯声嘶力竭。
铁三角头完全不为他所动，它们一起转向玛利亚，把长矛刺了进去。惨叫声响遍整个大厅。
詹姆斯跪了下来，他的头向下垂着。似乎在请求宽恕。
“我曾经很懦弱......所以我才需要你......需要一个人来惩罚我......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知道了真相，该做个了断了。
两个铁三角头缓缓地向詹姆斯走来，带着沉重的脚步声。詹姆斯也站起来，拿着长剑冲了过去。
但是铁三角头走到中间就停住了，它们一起把手中的长矛反过来，插进地上的铁丝网，又一起把自

己的下颚狠狠的插了上去。
它们在也不能动了，现在，它们只是无用的尸体。两个红色的圆球从它们的手中滑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詹姆斯把他们捡起来，塞进了对面大门的两个洞里。大门打开了。
前面是一个大大的水塘，一条金属的楼梯盘旋而上。伸入浓雾中，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似乎是为了补充水塘里不停流失的水分。
詹姆斯全身都湿了，衣服所吸收的水气让他的脚步更加沉重。他踏上了阶梯，慢慢的向上走，每走一圈，后面的梯子就收起来一截，地面逐渐变的遥远，到后来，周围都是白蒙蒙的一片。他慢慢的走着，好像在享受着这周围的云雾，他两手空空，他已经把那宝剑抛弃，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除了疲倦的身体和痛苦的心。
他最后来到一个天台，天台的正中央摆着一张生锈的病床。一个女子穿着玛丽最常穿的套装，正坐在床上。
"玛丽？"
那女子抬起头，詹姆斯发现她跟自己的妻子一模一样。
"玛丽已经死了，你杀了她！"那女子冷冷的说。
她突然站起来，身上开始溃烂，头发开始向上伸长，一直到勾住顶上的突出的木头，她身体周围出现了一个铁框，把她紧紧罩住，最后，她整个"人"吊在了半空中。
"詹姆斯......詹姆斯......"她口中不停地重复着。
詹姆斯不停的退后，却没有玛丽变成的怪物移动的快，很快他就被逼到了墙角。
玛丽身上插满了管子，现在这些管子就像触须一样飘舞着，它缠饶住詹姆斯的身体，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詹姆斯无法挣脱，她的力量太大了，那些管子仿佛被灌输了思想，竟锁住了詹姆斯的每一个关节。
詹姆斯渐渐无法呼吸。玛丽虽然变成了怪物，但是她的脸还是以前的样子。现在詹姆斯可以跟她对视了，从她碧绿的眼睛里，詹姆斯看到了她的思想深处，看到了以前的玛丽。
管子越勒越紧，詹姆斯的四肢开始发白，他已经无法分清眼前的东西，他的脑海里不停的涌现出过去美好的回忆。
突然，连接着铁框的发丝断了，玛丽和詹姆斯都摔在了地上，导管开始萎缩，最后化成一滩滩浓血，玛丽则嵌在铁框里，无法动弹。詹姆斯挣扎地爬起来，玛丽在用嘶哑的声音呼喊：
"詹姆斯......詹姆斯......你得为我做点什么......救救我，快点，把我从这里解脱出去......"
"玛丽？"
"对不起......詹姆斯......我太痛苦了......我不想再拖累你......反正始终......要来......"
詹姆斯走过去，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把刀，那是之前安吉拉的，他把刀锋对着玛丽，玛丽突然不在说话，她的眼光中闪过一丝柔情，他们对视了一下，玛丽闭上了眼睛。詹姆斯用刀插了下去......
尾声
雾，在不知不觉中散去，起风了，带来一丝丝的凉意。詹姆斯跪在床边，好像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天台。玛丽安静地躺在床上，仿佛睡熟了，这个房间就像家一样。劳拉推开门走了进来。她看了看床上的玛丽，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詹姆斯回过头来，发现她脸上多了两条泪痕。
"你会领养我吗？"劳拉突然说。
"你是我最好的女儿，我承诺。"
寂静岭仿佛在雾中沉睡了。在这神秘而美丽的小镇，有多少人在这里死亡，又有多少人在这里永生。平静而广阔的湖面上，多了一只小艇，留下长长的粼波。太阳使出浑身解数拔开厚厚的云，用光芒为它祝福。
詹姆斯和劳拉再次来到了那片墓地。他们是从这里进去的，现在又从这里离开，在推开大门的时候，詹姆斯再次回头看了看，在小教堂的前面，并排的三座新墓，上面分别放着鲜花：Eddie Dombrowski，Angela Orosco，Mary Sunderland。

FFTA 同仁……我不猥琐……

苏罗非萨

关于职业与爱情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做个歌姬。

可是那个时候，我只是一名小小的，黑魔法师。

我的家庭，是那种最普通的家庭，我的父亲的黑魔法师，我的母亲是黑魔法师，所以我也只是一个黑魔法师。莫古利族有很多天生就是黑魔法师，听说好像是因为我们的发音很擅长咏唱黑魔法。既然能咏唱黑魔法，为什么却不能唱出美妙的歌声？而我更是从小就会用黑魔法，而且从小就用得比同年纪的伙伴好，但再好也没用，因为黑魔法师，就只能拿着黑魔法棒，永远也不可能弹奏竖琴。

因为父母是什么职业，孩子就是什么职业，生出来是这个职业，以后一辈子也只能是这个职业。小的时候，我一直这么执着的认为。

直到有一天。

命运的那一天。

我接了任务，退治山贼。可是万万没想到，当我赶到的时候，在我面前的却不仅是山贼～～还有……还有另外两只莫古利。

我一惊："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诺～"

那两只莫古利也是同样的惊讶："这个任务是我们先接下诺咕～"

我不敢再多说，急忙抽出法杖，咏唱起咒语。不管是谁先接下的都好，只要先打倒敌人，就一定能先得到赏金！

"啵啊！"那两个笨蛋直到我咏唱完了才反应过来，其中一个也急急忙的抽出法杖，而另一个却是从怀中拿出一把枪~啵咕，居然是个枪手？看来家境应该不差。

但还是被我抢先了一步。当然啦，一个还只会耍几招初级的黑魔法，而另一个更是好像连自己的武器都不会用的样子，能赢我才怪。

等我利落的将敌人捆绑起来的时候，那两个呆子终于暴发了：

"都是因为你～～你看人家都会晋级黑魔法了，你个白痴还在用初级啵！"

"怪你才对！好好的动物使不啵，非要耍帅做什么枪手～～你啵咕连枪都不会拿啵！"

“什么我不会~~我的确是刚开始学习拿枪啵~~哪像你，你才是笨蛋一个！学了十几年的黑魔法啵咕~~却连一个小莫莫（等同于人类的‘美眉’）都不如......”

“怪你！”

“怪你啵咕！”

“你你你你咕咕咕咕......”

我还没离开之前，两个莫古利已经扭打成一团了。

但我却介意于刚才听到的那句话。

——刚开始......学习拿枪？

我又看看正打得满地尘土的两个莫古利，决定还是不问了。

估计是我听错了呢。

γ γ γ γ γ γ
“给，这任务的奖金。”任务仲介所里的介绍人说着，把满满一袋子的金币丢到我手里。我一般是不会数有多少的，因为那样子看上去太小气，我只是学着人类或是邦加族的那些游侠一样顺手掂掂，就拿走了。小时候看着人类和邦加族的游侠们这样做的时候，觉得很帅气，所以自从我第一次接任务以来，就一直这么做。果然我假装根本不在意钱袋里有多少金币，只一甩辫子转过身，用眼角总能瞄到我的同族，正用异常钦羡的眼光望着我。

不过，我其实并不在意这些目光的，因为我的追求更高更远。我抬起头望向天空，如果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维艾拉族就好了......可是我不是，而且这样无聊的整天羡慕维艾拉族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不看路走路的下场就是被同样不看路的笨蛋撞倒。

“啵咕~~”我闷哼一声倒在地上，还没睁眼看是谁，就到撞到我的人似乎回音一样的“啵啵咕咕~~”两声惨哼，接着就是那两个声音的主人异口同声的开口指责对方的声音：“你怎么不看路？害我撞倒，还撞倒了人家小莫莫咕~”接着又异口同声的反驳：“是你撞倒我才啵~~咕！”

这场面怎么这么熟悉？我抬眼一看，哗，不正是刚刚和我抢任务没抢过的那两只莫古利吗？那两只莫古利也立即站了起来，过来扶我还帮我拍拍土：“咕~莫莫你没事啵？”也同时认出了我：“啵~~？是你啵咕。”

我斜睨着他们，看他们会说出什么样难听的说来，结果他们二人却只是异口同声的说了句：“对不起咕~都怪他诺~”就又开始争执起来，好像之前的事已经全不在意了。

于是不好意思的反而是我了，于是我道：“你们...现在是想去酒馆接任务的吗？”

两人同时回头望向我，并同时点头：“啵咕。”接着使黑魔术的莫古利指着另一个家伙道：“还不都是因为他啵咕，把人家的小飞空艇的排气囊给弄坏诺...”

另一个急忙分辩：“不是，我是只是想看看排气囊的工作原理啵咕......”

“唔......”看来他们不是什么坏家伙呢，我更不好意思了。

“我接了一个任务呢...不过看起来很难的样子...要不咱们...一起去完成吧？”我提议，“而且刚才...也没任务了。”任务都被接光了，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抢到的这个任务呢，我真是好人啊~

两个莫古利怔了一下，出乎我意料却同时回绝道：“啊不了啵咕，我们再去别的城市转转诺。”说完转过身就打算往城外的方向走。

这回换我怔了。咕？居然拒绝了我的帮助？居然选择了宁愿辛苦的跑到别的城市去找工作的方式？他们两个...真是两个不错的家伙嘛。

走出很远才想来...咕啵忘了问他们的名字了。不过，一定有机会再见的。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转过身，信步向下一个任务的地点走去。

γ γ γ γ γ γ
但我也没想到居然这么快。

刚一到任务点，就见那两个笨蛋莫古利二人组正与我的任务对象陷于苦战......

等一下...这是我接的任务吧？

•任务名：请带我到雪山去
•任务定金：一千二百 G
•任务内容：最近雪山的怪物突然暴戾起来，行人的安全都受影响了~有谁，能带我通过雪山吗？
•任务要点：无
•任务报酬：火炎之黑魔杖一支，八千 G 奖金
•任务接受人签字——

明明是我嘛...难道......又是个乌龙任务？这仲介所到底怎么回事？我有点生气了，一声不吭的站在旁边。哼，算了，不和他们抢了，反正也无所谓...我真大方。

而那两个笨蛋莫古利又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似的，很是费力的消除着怪物~终于完成了，两莫古利气喘吁吁的坐倒在地：“呼呼...这样子该安全啵。”

“啵咕~可以一起通过雪山，到山城斯普罗莫了...啵咕。”说着，两个互相搀扶着站起身来，互相拍着对方身上的土。

“等啵......等一下啵咕！”我急忙高声招呼他们。

两莫古利一回头看到是我，忙走上前来：“啵咕...是你咕~~刚才没注意到你啵咕，怎么，你受伤了啵？”

“没有...”我有点脸红，嚅嚅的答道。

另一个问道：“那么...你也要过雪山啵咕？正好大家一起上路~”

“不......不是.........”我咕咕啵啵的说不出话来，只得将那张任务单拿出来递上前：“这...这个啵...”

其中一只莫古利接过在手，怔道：“任务单？啵咕？”不解的抬头看着我。

“是……是我接的任务……可是……可是被你们完成了……所以……啵啵……”

“啊啊～”另一只急忙道，“我们是无意的…我们没有接这个任务…所以我们不是想和你抢诺咕…”

“我知道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所以其实我早就来了……啵咕却都没有帮忙，所以这任务其实是你们两个完成的…应该由你们去交啵咕。”我脸红红的把话说完。

使魔法的那个有点犹豫：“啵咕…可以吗？”

我点头：“只把把定金还我的话……”

两只莫古利同时苦了脸：“一千二百 G…我们没有啵咕…我们的钱全用来修理人家的排气囊了…所以只能接六百元以下的任务啵咕。”

“那可是……”我突然想到，“那样的话，就先去交任务吧～等拿到了奖金，再把定金还我就好了啵～”

“咕啵～啵咕咕～”两只莫古利同时欢呼起来，“莫莫～～你真是莫古利族第一美女啊～～”

我不由得有点脸红。第一美女，这个我可不敢当呢。

于是我们三莫古利结伴上路。

“莫莫，你叫什么名字？”使枪的那个莫古利问。

终于想起来要问别人的名字了吗？我摆出一脸不在意的表情：“问别人的时候，当然要先说自己的吧？”

“说得是诺～”使枪的那个用手指抓抓自己头上的帽子，“我叫诺诺，那家伙叫莫布兰咕啵。”

接着就被打：“什么叫那家伙……？”

两个人又扭打起来：“就是你啵就是你～～”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诺～我的名字叫莉莉丝。”我特意把那个“丝”的音念得特别清楚。

果然两个笨蛋一脸崇拜：“诺咕…莉莉切啊……真是个好名字呢～”

“是莉莉丝啊～你这笨蛋～”

“还敢说我～你这正笨蛋……”

我怔了一下，转过头来看着那个使黑魔法的莫古利：“你刚刚…在叫我莉莉丝吗？”他叫什么来着……莫古兰？

“你不是叫莉莉丝吗？”他回答，一脸担心，似乎以为他念错了，我会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把任务单也带走。

“很少有莫古利第一次就能叫对我的名字诺。”其实是由于我们莫古利族的标志三瓣唇，天生就不擅于发出类似“丝”的声音的缘故。所以每次我报名字的时候，都会很骄傲着念着那个“丝”的音，因为大部分莫古利，都要练习好久才能正确的念出我的名字。一见面就能这么清楚的念出我的名字的莫古利，这还是第一个呢。

“为什么诺？这可是一个好名字啵咕。”他回答。

我仔细的打量着他，怎么看，也是傻傻的样子，看上去好像还比我大一点呢，居然还不会咏唱晋级黑魔法......难道果然人不可貌相吗？

“是啊，莉莉.........气。”另一个就没那么聪明了，难道是因为是枪手的缘故？枪手？我突然想起我的疑问。

“你是枪手吗？”

“是啊～”那个枪手回答。

“枪用得很烂诺～啵咕。”我说。

本来是想迂回的问问他关于职业的事，可是他的表情却好像受了天大的打击一般，一条一条的黑线密布在了他的额边。

“其实......其实我是才转职的咕～～之前一直做动物使的啵咕。”他有点伤心的辩解。

我大吃一惊：“啊？你这个动物使也会拿枪咕啵？”

我是真的不知道做动物使的也能做枪手，可是他听了我的话，居然身周围都暗了下来，只头上一道光打下来，凄凉的蹲到了墙角画起了圈圈。

“啵咕......”真是麻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难道......难道职业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啵咕？”

使魔法的......叫什么来着？莫诺诺？一边拼命安慰着使枪的，一边在百忙之中抽空回答：“当然不是啵咕......”我松了口气，正待发问，只他继续道：“要学习什么技能才能晋级转职成为什么职业，是有规定啵......”

“转职～！”我跳到了他的面前，吓他好大一跳，“‘转职’......是什么啵咕？”我的这个问题更是吓坏了他，两个莫古利都一脸见鬼的表情望着我。

“是什么？”我拿出任务单在他们面前晃着。

两个莫古利迅速站起，争先恐后的回答道：“就是指职业晋级啵咕～”

“比如学习了三种以上晋级黑魔法就可以晋级成为时之魔导啵咕～”

“如果再学习五种以上白魔法就可以晋级成为幻术师或是炼金术啵咕～”

“还有......”

时之魔法师～幻术师还是炼金术师，我都不关心，我最关心的只有一样......

“那......那可以‘转职’成为......‘歌姬’吗？”

两莫古利顿了顿，同时回答：“不知道......诺咕。”

那个黑魔法师还多嘴的加了一句：“维艾拉族到是可以......”我用力的一棒子敲在他头上。

也许......我假装听不到身后传来的惨叫，虽然只是也许......但是，改变职业，是有可能的！父亲～母亲！女儿还是有可能成为歌姬的！

“那，转职的时候，应该去哪儿转诺？”我顺手揪起枪手的衣领，顺便扬起手中的任务单。

“去教会啵咕！”他眼光片刻不离我的手，“转职是要大祭祀的认可才可以啵咕......”我不等他说完，就跳了起来向我来的城填跑去。

“啵咕～～！”两个莫古利还在大惊小怪惨呼声从我身后远远传来，怪凄惨的：“任务单诺～～～咕～～～”

γ γ γ γ γ γ

任务来不及交了，我们三莫古利直冲到教会。

大祭祀正在关教堂的门......？我急忙冲上前——那两个笨蛋只能也跟着冲过来：“等一啵咕～！诺咕～～！”

“教堂要关门啦，明天早上六点准时开放。”大祭祀满脸威严的看着逼近的我。

我上气不接下气，边跑边拼命的摇着头：“啵咕～我～我等到明天一会死～～会死的啵咕～！”

“死？”大祭祀吓了一跳，一回头看到我身后遥遥追近的那两个笨蛋，“是有人要加害于你吗，我的孩子？”

终于跑到了......我再也支持不住了......莫古利族天生身材瘦小就根本不是跑马拉松的料，我一头栽倒在大祭祀面前，气都喘不上来，哪有空回答。

等我稍微回过神来......咦？大祭祀呢？就这样不顾我的生死，跑掉了？我正愣神，就听到身后两声好像回声一样“啵啵咕咕”的惨叫，还夹杂着大祭祀那威严的声音：“在神的面前～你们居然追杀一个小女孩～～就让神的力量惩罚你们吧～～～”我转头寻声望去，就见大祭祀正动用高倍重力术把那两个笨蛋压得动弹不得，急忙跳下教堂的大门扑了过去抱住了大祭祀的腿：

“啵咕咕咕～～你弄错了诺～～咕～～”

γ γ γ γ γ γ

“转职？”大祭祀皱起双眉，“今天教堂已经关了，明天再来转吧。”

“不行啵咕～～！”我用力拖着他的腰让他重新坐下来——其实是因为我也只能够得到他的腰——“不行啵咕～～今天不告诉我我会睡不着觉啵咕～他们也交不了任务啵咕～人家的小飞空艇也修不好啵咕～他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并穿越危机四赴的雪山到山都斯普罗莫去了......这样的两个可怜的孩子，也许就这样死在那儿了～～您的能忍心这样做啵咕？”

那两个笨蛋的表情，就像是看到一群大祭祀穿着维艾拉族的小短裙刚刚从门口跑过。

也许我那清澈动人的泉水一样的大眼感动了大祭祀，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两个家伙，重新又坐回了座位：“呃......那你......都学习了哪些技能？想要转成什么职业？”

“歌姬。”

“不可能。”大祭祀斩钉截铁，双眉又皱了起来，“莫古利族是不可能做歌姬的。”

“为什啵咕？为什啵咕？为什啵咕？为什啵咕？为什啵咕？”我死缠着大祭祀的腰不松手，“我就想做歌姬啵咕，要么你告诉我啵咕，要学习什么技能才可以做歌姬？”

大祭祀大概头都大了：“莫古利族是不可能做歌姬的，就算做了，也一定非常勉强......因为你们的发音方式，就不能用来吟唱诗歌......”

“我可以！可以的啵咕！”我爬爬爬，爬上了他的腿上，直视着他的脸，“我从小就会唱歌的啵咕！而且，您在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也教育我们，有些事情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努力来完成实现的吗？我从小就很努力的练习过自己的咬字和发音诺~咕！我的名字叫做莉莉丝，莉莉丝诺！你听，我不是念得很标准啵咕？”

大祭祀用力摇着头：“好啊，那你把‘万能的神啊请佑吾全家’的最后一句唱来给我听听？这是教会歌曲，你肯定会的吧？”

“这有什么难的！万能的啵咕神啵咕请佑咕.........”我越唱越低声，没办法唱下去了，委屈的泪水轻轻顺着我额边柔软的毛滑落在地上。

莫古利族的发音和呼吸的方式，都决定了我永远也不能唱出一个完整的长音。

大祭祀似乎觉得有点过分了，轻轻揉揉我的脑袋和脑袋上面的小辫子上的小红毛球：“好啦，孩子，能认识并正视自己的不足，也是非常勇敢的行为呢......不能逃避真实的自己啊。”又道：“教堂要关门啦，明天六点准时开放。”说着站起身走到了门边，回过头来默默的望着我们。

教堂里一片寂静......静得连泪珠跌在地毯上，也清晰可闻。

那个黑魔导士......叫什么来着？走近我轻轻拉起了我的手：“走吧，莉莉丝。”

我泪眼婆娑的抬头看他，突然再也抑制不住，“啵诺~~~”一声号淘大哭起来——

不能唱歌，生命就没有意义。

不能唱歌，生活就没有光彩。

不能唱歌，生为莫古利的我，永远也不能唱歌。

“可是......人家就想唱歌啵~~~咕~~~就只想唱歌啵~~~咕~~~”我大声的~抽搐着哭喊。为什么，为什么我生下来就是一只莫古利，而不是一个维艾拉呢？魔法可以学新的，技能可以学其它的，连职业可以改变，却永远也不能改变，我学会不会唱歌这个事实。

γ γ γ γ γ γ

那天我是怎么回家的，我自己也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亏得有那个黑魔法师和那个枪手在，我已经不记得他们安慰过我什么，只记得自己哭得好伤心。

咦？那两个打成一团的家伙......难道是......？我快步走上前，一个迟缓术将两人动作同时延缓下来，伸手用力将两人扯开......果然是这两个家伙。

“早啊，莫古兰，诺布！”我笑嘻嘻的打招呼。

两个家伙一脸不满：“喂……你……怎……么……老……是……叫……不……对……我……们……的……名……字……啵……咕……？”

啊啊，忘了，他们中了我的迟缓术呢，只好再施加速术还原他们的速度。

“我的名字是诺诺而他的名字是莫布兰我们的名字很普通怎么你老是叫不对还说一般人不会叫对你的名字诺咕你就从来没把我们的名字叫对过一次啵咕！”没喘一口气、鸡叨米似的说完一大段话，那个叫诺诺的枪手脸都青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转……职……成……了……时……之……魔……导……士……的……？”而那个黑魔导士莫布兰居然还是迟缓状态，我的法术施用有问题吗？没道理啊～～我可是天才的魔导士呢。

“就那天晚上之后的第二天啵！”我回答。

“嘎嘎真了不起不像是某某兰学习了黑魔法也有将近半年了居然还连几个最普通的小黑魔法也学不会莫古利与莫古利之间的差别真是大啵咕！”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掐着自己的脖子说出来的，白眼狂翻，看上去都快要晕倒了。

“还……是……魔……导……士……适……合……咱……们……莫……古……利……啵……咕……”不理会诺诺拼着老命都不要了说出的一番冷嘲热讽的话，莫布兰宽心的冲着我笑笑。

我不仅有点感动：“也不会呀...嘎嘎，我早就想通诺，就算不当歌姬，也是可以唱歌的啵咕！”

他们同时停了脚步，瞪大眼睛望着我，就好像我走着走着突然飞起来了。

我嘟起嘴：“你们不信么？”

两人大瞪着双眼，同时摇头，默契好的就像双胞胎。

我小心的藏好差点露出的有些奸诈的笑容：“不信嘛？跟我来啊，我要亲自唱给你们听～～”说着我转身就走，我有把握他们一定会跟上来的。

果然在我身后，那两个家伙，还是一脸惊疑的跟了上来。唉唉，人类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好奇心杀死猫”啊。

我随便走进一个无人的小巷背后，看着他们走近，回头笑得无比奸诈：“嘎嘎……听好啵，我要唱诺！”

一声惨叫……

在被振到的土墙下面，一个黑魔导士，一个枪手，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γ γ γ γ γ γ
“啵咕～～今天莉莉丝就回来了～！”

“咱们逃咕......”

“你们在说什么？”

那两个笨蛋一回头，脸色同时由白转青，由青转黑，真不愧是两个合作多年的搭档。

“我回来了，你们不欢迎吗？”我插着腰，直直的瞪着这两个笨蛋。

“欢......”那个笨蛋的枪手诺诺咽口唾沫，“莉莉丝，欢迎回来啵咕......”说着用力一拍莫布兰的肩膀，“嘎嘎，你们小两口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啵咕......我......我就不打扰了啵咕......”说着背起枪、跨上袋子、推开窗户、翻身出房，动作一气喝成、酣畅淋漓，利落得连以武力见长的邦加族见到，也一定会忍不住赞叹几声。

“啵咕～～～回来！你这没意气的家伙啵～～！”莫布兰反应过来，诺诺早就成了窗外的一个小黑点。

“你女朋友......自己搞定啵......祝好运......咕......”远远的从远处传来小黑点飘渺的声音。

“莫布兰......”我刚开口，一脸铁青的莫布兰就突然跳了起来：“对了！莉莉丝，我有件大事要告诉你。”

“什么啵？”我把这次任务的奖金随手放在桌子上。

“我......我想组一个社团啵咕。”他说着，轻轻拉着我坐在他身边。

“很好啵咕！”我颇兴奋的道，“我一直好想组一个社团呢，和你......再加上诺诺三个人，一起......”

“不是！”莫布兰摇着头，表情很郑重，“我的意思是啵咕，是只我一个人去组一个社团。”

我怔住了：“不......不和我一起啵？”

他点点头，小心地看着我的脸色：“一直以来，我都很软弱......什么也不如诺诺......更不如你啵咕，我很不......很不......我不想这样过一辈子......我想自己去外面组一个社团......我想试试看啵咕......莉莉丝，你会支持吗？”

我望着他温柔，而且亮晶晶的大眼睛。在我最难过的时候，他不是一直在默默的支持着我吗？现在我能开口说出一个“不”字来吗？

“啵咕......当然啦！你会渐渐成为一个大英雄的啵咕～我有这个预感。”我深吸一口气，用力装出高兴的样子，“好啦，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嘛，就由我来唱上一首......”

“唔嘎～～！”他跳了起来，满头的汗，“莉......莉莉丝，咱们可以换个方式庆祝，比如我却买些酒咕啵......”

“那太慢了，去之前我可以先唱一首......”

“不用咕～～！”莫布兰用力抱住我，我突然就......吻到了他软软的小兔唇。

庆祝......的确是有很多种方式的......但是我就是想唱歌。

不过比起唱歌，我还是更喜欢莫布兰，那软软的小兔唇呢......

γ γ γ γ γ γ
我知道，就算当初遇到的不是莫布兰他们，我也会遇到别人，知道转职这码事。

但是我还是庆幸，当初我遇到的是莫布兰。

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想当一个歌姬。

当然在这之前，莫布兰的软软的小兔唇，和他的软软的小耳朵，嗯，比喜欢唱歌，更加喜欢。

惊爆草莓同人 KUSO 文

银牙白虎圣兽

这文完全以 KUSO 为主,虽然还达不到这效果,图是自己画的,很久都没认真画过画了,就算比例和透视完全不对也好

又一个暑假过去了，新的学期开始了。在阿斯托拉亚山丘山的三所女子学校，因为六年级的学生已经毕业的缘故，所以学校中有些学生的职位发生了少许变化，在圣米亚特尔学校，原六年级的学生会会长六条深雪毕业后已经离开了这所学校，她的位置由刚升上五年级的凉水玉青担任，新的艾特瓦鲁由圣史毕加学校的凤天音和此花光莉担任。而变化最大的则是，三所学校的总校长退休了，位置由原圣米亚特尔学校的花园静马担任。
修女带领着静马到校长室，一打开校长室门，在里面迎接静马和修女的却是一位男性，静马立刻吓呆了。

静马：“不能让男性踏足的阿斯托拉亚山丘，居然会有男性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男性：“我是前任校长的助理，三年前就在这里了，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修女：“这件事除了前任校长外，知道的就只有我了，话很长，我们坐下慢慢说吧。”
男性：“那我去倒些茶好了。”
修女：“这件事，要从三年前开始说起...........”
三年前
一天，修女和校长离开了教堂正要回草莓舍的途中看见不远处有个人稍谝豢檬飨拢 蛭 氲锰叮 允悄惺 究床磺宄 苯咏 揭欢尉嗬胧辈趴辞宄 歉鏊婕撕劾劾鄣纳倌辏 瓷先ブ挥?0 多岁的样子。
修女：“这里......怎么会有男生？”
校长：“会不会是被地雷炸飞到这里来了？”
修女：“校长，我们这里有地雷吗？”
校长：“没有，我胡说而已。”
修女：“...........”
再看那晕死过去少年，听到修女和校长的对话后开始醒过来了，但看似很痛苦的样子，校长立刻过去抬起少年的头。
校长：“少年，振作点。”
少年用力睁开双眼望着校长
校长：“还没死，太好了，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来这里？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还没听完校长说完，少年又再晕死过去了。
校长：“喂，少年，醒醒啊～～“
修女：”校长，现在怎么办？“
校长：”他还没断气，还没死，快送他去医务室，还有这件事一定要保守，无论怎样也不能说出去。“
修女：”是“
傍晚，修女和校长一直坐在医务室里等待着少年醒来，终于，少年缓慢地睁开双眼，看着已经睡着了的校长和修女
少年：”......这里是......“
听到少年说话了，校长和修女也清醒了过来，立刻来到少年床前，问道
校长：”啊～～少年，你醒了“
少年：”请问......这里是？“

校长：”这里是女子学校，我是这里的校长‶

少年：”是女子学校啊…………什么？？女女女女子学校~~~？？？？~~~？？？哎呀！好痛‶

少年听见校长说这里是女子学校，惊讶得跳了起来，因为特如其来的激动，令到身体的伤口发痛
少年：”我，我为什么会在女子学校里的？‶
修女：”我们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倒在外面了，而在这个山丘的范围内都是三所女子学校的地方
少年：‶三所这么多？″
校长：‶对了，你满身伤痕，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了？″
少年沉思了一会，用手托着头说道：‶抱歉，我完全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的记忆……″
校长：‶那你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少年：‶我的名字……斯，我只记得我叫斯……″
校长和修女沉思了一会，校长说道：‶这样吧，在你身体康复之前先在这里修养吧，但千万不要离开这里″
斯：‶为什么？″
修女：‶因为你是男的，你正身处女字学校，被女学生们看见就不好了，我会定时拿食物给你的″
斯：‶那我上厕所怎么办？″
校长邪恶地笑到：‶有两个选择，一，女装″
斯吞了口口水，继续问道：‶那……第二个选择呢？″
校长：‶做变性手术，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准备医生″
斯再次晕倒……
修女：‶校长啊，请您不要吓他了″
校长：‶我说笑而已，对了修女，帮斯准备一套假发和露利母学校的校服″
修女：‶真的要帮他女装吗″
校长：‶做变性手术对他来说太残忍了，这有这个选择了″
修女：‶是″
  三天后
校长在校长室工作时，突然有人敲门
校长：‶请进″
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修女和另一个不认识的穿着露利母校服的女生
女学生：‶校长，找我有什么事？″
校长：‶你是？？″
女学生用手除下了头上黑色的假发，原来是穿着露利母校服的斯
‶……是我……″斯红着脸说道

(漂亮的露利母校服被我画到乱七八糟了)
校长：‶噗~~~~~~~~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斯身旁的修女已经笑到捂着肚子了
斯：‶修女……校长，您也笑得太过分了吧……″
校长：‶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回归正题，你身体怎么样了？″
斯：‶嗯，多得修女照顾，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我这条命是校长捡回来的，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吧″
校长：‶正是这样才叫你来的，怎么样，有兴趣做我的助理吗？也就是校长助理″
斯：‶可是，我什么也不懂″
校长：‶没关系，我教导你就行了″
斯：”嗯，哦‶
校长：”不过，是以女装的身份‶
斯：”………………‶

修女：”然后就一直做助理做到现在‟
静马：”哼哼哼哈哈哈哈哈～～～～～～‟
红着脸的斯：‟喂喂…………”
静马：‟不好意思，难道你就一直女装了三年吗？”
斯：‟在校长室的时候不是，只是外出的时候女装一下，下山散步买东西的时候要准备多一套衣服，出门女装，下到山就换回男装”
静马：‟那不是很麻烦？”
斯：‟已经习惯了，虽然很麻烦，但我一点都不讨厌”
静马：‟对了，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花园静马，以后请你多多指教了，斯助理”
斯：‟以后也请您多多指教了，静马校长”
静马：‟那么请你继续女装吧”
斯:喷茶

在这晴朗的晚上，在草莓舍外面的凉庭中，两名艾特瓦鲁——天音和光莉正在明亮的月光下浪漫地倾诉着爱意，在月光和星光的照耀下更添几分温馨，而一直喜欢光莉的夜夜只能在宿舍里隔着窗户孤独地望着二人相爱，在房间中微弱的灯光衬托下其背影显得十分孤单和寂寞。
光莉：‟天音学姐，明天我们一起帮星光（天音的马）洗澡吧”
天音：‟光莉来帮忙的话星光一定很高兴，说起来，除了我外，光莉你就是星光最喜欢的人了，而且还很喜欢听你的歌声”
光莉：‟天音学姐”
天音：‟光莉”
天音和光莉互相看着对方的脸孔，在这温馨的气氛下，光莉那天使般迷人的脸更令天音心动。两人的脸慢慢靠近，心跳加速，光莉也闭起了双眼，其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这样，两人的嘴唇结合在一起了，在这结合的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从花坛传出的蟋蟀叫声也听不到，两人已经沉醉在这浪漫的 KISS 中。
舌头互相交接，唾液已混合在一起，天音把光莉的舌头吸进了自己的口中。天音越吻越激烈，双手还不停地抚摸着光莉全身，而光莉也任其抚摸，就像是在享受着甜蜜的幸福一样，对光莉来说已经很足够了，但天音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而是继续对光莉进行‟猛攻”，光莉也没有反抗，天音轻而易举就把光莉推倒在地，自己也趴在光莉身上。
天音：‟光莉”
光莉：‟如果时间能一直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
天音：‟光莉，我们一起去吧”
光莉：‟嗯”
于是，两人继续 KISS，在这浪漫的夜晚，两人也得到了想要的幸福，但越界的事她们并没有做，天音还是保持着理性的，虽然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扰，但这里毕竟是公众地方，惜可而止能加深两人的爱。
在被窝里的夜夜：‟这么晚了，光莉怎么还不回来…………”

第二天休息日。校长室
斯：‟呼～～终于忙完手上的工作了，得上街轻松一下才行”
正当斯戴上假发的时候，静马说到：‟斯助理，你这么的身材就算女装也不会有人看得出吧”
斯：‟…………”
斯（女装）走出校长室后，静马转身隔着窗户望着风和日丽的天空，说道：‟这么好的天气，不如找渚沙出来约会吧”

草莓舍。千华留的房间
千华流：‟唔～～做衣服的布料不够用，画纸和颜色笔也快用完了，要上街补充一下才行”
千华留来到车站，刚好碰见正在等火车的斯，今天的斯和千华留都没有穿校服，千华留是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外加一件红色的外套，戴着一副太阳眼镜。而斯则是白色衬衣加蓝色牛仔裤，脖字

系着一条皮带，当然，假发和纹胸是有戴的，背着的包包就是用来装这两样东西。两人也认得出对方，斯也有好几次拜托千华留做衣服，但都没有开口说话。其实这次斯完全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千华留，处于礼貌，千华留向斯打了声招呼，斯也只能用微笑点头来回礼。其实，斯正打算在这里换上男装的，还好没换。此时，千华留对斯系在脖子上的皮带感到好奇，于是上前问道
千华留："现在潮流兴在脖子上系皮带吗？不过这样看起来也不错，有点野性的感觉"
斯哭笑着，心想："其实是为了遮掩喉咙用的"
正当斯不知所措的时候，火车到站了，在两人面前打开了车门，斯向千华留做出了"请上车"的手势，等千华留上了车后斯才松了口气。
斯："呼～～得救了"
一上车，斯就直奔厕所，把假发、纹胸和皮带全部御下装在包包里，然而他还没发觉自己已经是满身破绽。
从厕所出来后，四处张望想找个位置坐，但貌似已经满座了，再找了没多久，终于见到空位了，而这个空位置，正好是跟千华留面对面。
斯走过去说道："不好意思，我坐这里不价意吧"
千华留："没关系，请坐吧"
斯刚一坐下，千华留已经发现了眼前这个男生的衣着怎么跟刚才的那位女同学一模一样呢，而斯自己却还没发觉。
千华留问道："先生，您这身装束好像在哪里见过......"
一言惊醒梦中人，千华留这么一说斯才意识到自己的衣着完全没有换过，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会再次见到千华留。
斯（汗）苦笑道："着个............可能纯属巧合吧，哈哈哈............"
千华留："真是这样吗？"
斯看着千华留，虽然千华留也是微笑着看着斯，但她的眼睛像是看透斯的一切似的
千华留心想："哼哼，有意思～～"
随后，两人做了自我介绍和到城去的目的，聊得还挺开心，中午时候千华留还提出一起吃饭的主义，当然是斯出钱了，其实这是千华留想找出斯男女装身份的目的之一，吃饭过程，千华留巧妙地把果汁射了一点到斯的衣袖上，当然迟钝的斯并没有发觉，这是千华留想找出斯男女装身份的目的之二。到最后坐火车回程时也一起坐，这次斯醒目了，为了不让自己身份被识穿，故意不在学校那站下车，而是坐到总站在坐回头车，千华留并没有陪他一起，回到草莓舌后，清点了一下买回来的物品，休息了一会，然后来到通往学校的道路上，要回学校的话这条是必经之路。
"应该差不多了"千华留说到
果然不出所料，前方不远处有一个人正走过来，这正是女装后的斯，而斯却意想不到千华留会有此一着，见到千华留后，斯整个人都呆了......
斯心想："我现在是女装，她认不出我，我现在是女装，她认不出哦............"
千华留："对不起，中午吃饭时我不小心弄脏了您的衣服，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帮您把衣服洗干净吧，斯先生"
斯：".."

光莉给哥哥的 E-MAIL

银牙白虎圣兽

这是翻译游戏惊爆草莓里的,尽管只是写了个 4 月，我日本语水平不好，很多地方都只能坷斫?

这游戏，开始时可以选男子模式和女子模式，女子模式就是写日记，而男子模式就是给哥哥写 E-MAIL，当我知道后，每次玩都只选男子模式了

4 月 1 周开学,没有,4 月 2 周开始，每天的 E-MAIL 都分为早和晚

4 月 2 周
早
亲爱的哥哥,好吗?
最近过得怎么样了?
光莉非常想念哥哥啊,哥哥不在身边真的感到很寂寞啊,不过,我每天都回写 E-MAIL 给哥哥的
我在草莓舍的每天都过得非常好,相信今天也会过得很好的。

晚
哥哥，好吗？
今天，光莉所住的草莓舍召开了新生欢迎会，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欢迎会哦，而且还认识了一位新的朋友，她就是 1 年级的新生蕾。
蕾从幼稚院开始就和想进入斯毕加学校读书了，对斯毕加的认识比我还要高……和蕾一起真的非常快乐啊。
哥哥，我还会继续写 E-MAIL 给哥哥的，所以请不要担心我了。

4 月 2 周休息日
亲爱的哥哥，好吗？光莉过得很好哦
哥哥，今天是我入住草莓舍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日
草莓舍的周末有草莓三文治吃哦，我最喜欢草莓三文治了
除了斯毕加外，美阿托尔、露利母的同学们也会到教堂进行祈祷，当然我也会去祈祷，连哥哥的份一起
我还有很多话想跟哥哥说哦，如果哥哥也能来草莓舍就好了
我在草莓舍的一切生活都会告诉给我最喜欢的哥哥知的。

4 月 3 周
早
哥哥，早晨
哥哥现在是什么时间休息睡觉的呢？
我一到关灯时间就会感到寂寞，就想给哥哥写 E-MAIL 了
所以今天一早就给哥哥写了
光傈和草莓舍的新的一天生活开始了

晚
哥哥，那个

今晚我的宿舍来了一位很棒的客人哦
这位很帮的客人就是露利母的千华留姐姐，我把所有不开心的事都告诉千华留姐姐了，她还不断地激励和鼓舞我，真的是位非常善良的姐姐啊
还有，我的泳衣今天已经到了，很可爱哦，当然，我穿上泳衣的样子也很客气哦
哥哥，今天我写的东西觉得怎么样呢？
我会等待哥哥的回复的

4 月 3 周休息日
早
光莉最喜欢的哥哥，好吗？
到现在我还没习惯草莓舍的生活，哥哥每天都要为我加油哦
今天是休息日，哥哥那里也是难得的 1 天休息日吧
今天我会过一个开心的 1 天的

晚
今天和笼女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我和笼女还一起吃了最喜欢的食物哦
对了哥哥，跟同是女生的笼女出来约会会不会觉得奇怪呢？
啊~~这么晚了
向哥哥报告一下，我今天过得很快乐
今晚就到此为止了，哥哥
不要和我断绝联络哦

4 月 4 周
早
哥哥，好吗
没见哥哥已经 1 个月了，没有哥哥的日子真是有点寂寞啊......
哥哥的 E-MAIL 已经收到了，光莉过得很好，多谢哥哥的关心了
不知道今天草莓舍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哥哥，我今天也会加油的

晚
哥哥，晚上好
我现在很高兴，因为今天和天音姐姐一起外出游玩了
[世界的玛莉亚展]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展览呢？我觉得展览的内容很有意思，和天音姐姐一起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不知道为什么在天音姐姐面前感觉有点奇怪......
不安......是有一点，但是也有高兴的时候
这次的休息日真是非常期待呢
祝哥哥有个好梦

4 月 4 周休息日
光莉最喜欢的哥哥：
哥哥，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休息日哦
在这一天总我的心猛跳个不停
因为，变装......和千华留姐姐一起......
千华留姐姐的水着身姿真是太迷人了，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加速条个不停
千华留姐姐看见我这么紧张于是便和我一起洗澡，当然是有穿泳衣的啦，哥哥别想歪（这句是我加的）
千华留姐姐还很温柔地帮我擦背，我的心跳也再次加速了
之后......被千华留姐姐......拥抱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特别是被拥抱的一瞬间

总的来说，今天和千华留姐姐度过了快乐的一个休息日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后会有期，哥哥

明天写上 5 月的 E-MALI

5 月 1 周
早
最亲爱的哥哥，好吗？
哥哥最近过得怎么样了？光莉已经开始习惯草莓舍的生活了，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草莓舍的同学们都是善良的人，这样我也就能放心了
今天我会和某人约会哦

晚
今天，我和天音姐姐一起过了愉快的一天，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我们在树阴下坐着的时候，突然有只蝴蝶停在了我的头发上
于是天音姐姐就用鲜花引走了蝴蝶
我和天音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红着脸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最后还和天音姐姐一起吃晚餐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的哥哥

5 月 2 周
早
亲爱的哥哥，早上好
光莉最近开始参加体育祭的联系了
为了哥哥，我会尽全力加油的
不知道今天哥哥会是怎样的一天呢

晚
今天受到夜夜的拜托一起去了图书馆
在图书馆中夜夜找到了一本很重要的书，但是看见夜夜好象有点不开心，我真的有些担心呢
夜夜一直都是向前看的，所以我知道她一定会看得开的
哥哥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呢？
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哥哥

5 月 3 周
早
光莉最喜欢的哥哥，好吗？
体育祭的训练实在太累了，但是一想到哥哥，我又充满力量了
光莉的体育祭，哥哥会来看吗？
如果哥哥来了的话，我一定会介绍草莓舍的好朋友给哥哥认识的
说到这次的体育祭，是斯毕加的姐妹学校美阿特尔和露利母一起举办的
最近，草莓舍的各位都为了体育祭而拼命练习呢
大家真的很好很善良啊，今天光莉也会和这些善良的好朋友一起过的

晚
哥哥，今天玉清姐姐告诉了我一样很美妙的事
就是，原来光莉的教室是居住着天使的
虽然我见不到，但大家都说确实是存在的，真的很有意思哦
我会继续祈祷，希望能有机会看见天使
啊～～对了，下周就是体育祭了，我已经决定参加了
到时候会把一切都用 E-MAIL 告诉哥哥的
记得要看哦

5 月 4 周
早
光莉最爱的哥哥，好吗？
今天是光莉的学校举办的体育祭哦
哥哥不能来参观真是太可惜了
光莉会加油的
斯毕加的体育祭是姐妹学校美阿特尔和露利母一起举办的，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晚
哥哥，光莉今天心跳得很厉害
因为，千华留姐姐说光莉就是天使......
今天体育祭后，我去找千华留姐姐的时候，见到千华留姐姐和天音姐姐在一起谈话，就是这个时候，千华留姐姐说......我就是天使......
那圣洁无暇的天使就是我......
真是太高兴了，但也有点不好意思
怎么办呢？今晚肯定睡不着了
对了，哥哥睡不着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请告诉光莉吧，好有，晚安

6 月 1 周
光莉最爱的哥哥，好吗？
现在已经是 6 月了
今天光莉的学校的同学们全部换上了夏服，而光莉也有种新鲜感
斯毕加的新制服，真想让哥哥见识一下
啊～～对了，光莉要上学了

晚
今天晚上，我和夜夜一起参加了一个派对
这个派对绝对不能被修女知道的
但是，光莉一到朋友的宿舍就睡着了......
因为，那间房间很黑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很紧张......
之后在想，这是不是夜夜的恶作剧呢？
我会继续给哥哥发 E-MAIL 的，那么，晚安

6 月 2 周
光莉今天在上课中收到了一张派对招待状，但还没看清内容就被修女没收了......
所以，光莉只能晚上一个人在草莓舍探索
结果碰见了天音姐姐
然后天音姐姐和我一起寻找发招待状的那为......
周围都很黑，但在天音姐姐的身边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我在想，是不是又是有人在恶作剧呢？
最后，跟天音姐姐道谢后就回来了

6 月 3 周
哥哥，今天美术课画的是人体素描
模特就是美阿特尔的静马姐姐，静马姐姐的姿势实在太优美了
最后，我在画上帮静马姐姐加上了一双翅膀，但又有种不好意思的感觉
看着姐姐的脸时，不小心把橡皮擦掉到地上了......
今天就给哥哥报告到这里吧，那么，晚安

6 月 4 周
今天和天音姐姐一起参加了书道活动
光莉真的很高兴啊
能和天音姐姐在一起，光莉有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天音姐姐，真是了不起啊

7 月 1 周
早
亲爱的哥哥，好吗？
现在已经进入 7 月了，每天都是这么的酷热
哥哥那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光莉和是很喜欢酷热的夏天的哦
现在和草莓舍的各位过着欢乐的美一天
所以哥哥不用担心我了

晚
哥哥，今天我在美术课中晕倒了
今天的美术课是室外写生，我不知不觉就晕倒在地了
幸好天音姐姐把我送到保健室，所以哥哥不用担心了
那张画已经完成了，一定会带回来给哥哥看的

7 月 2 周
亲爱的哥哥
光莉最近非常开心，因为，夏休时光莉就可以回家了
能够再见到哥哥，真的很开心啊
今天演剧部的部长突然来教师找我，要我帮忙演绎一位角色
但是，我对演剧一无所知呀，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天音姐姐来帮我了
最后，我还是拒绝了部长的请求
那个时候天音姐姐的脸好像有点失望的样子
是怎么回事呢？
光莉没有接受请求真的好吗？
哥哥又是怎么想的？

7 月 3 周
早
光莉最爱的哥哥
1 个学期过去了
光莉自从入住草莓舍后每天都过得很愉快
夏休时我会把草莓舍的朋友介绍给哥哥认识的，都是些很好的朋友哦

晚
今天从学校回来的途中突然下起了雷暴雨
这才发现忘记了带雨伞
这个时候天音姐姐来到了我的身边，天音姐姐和我一起掌一把伞了
天空还打着响雷
光莉是很害怕雷的，但是在天音姐姐的保护下，光莉觉得安全多了
哥哥......光莉好像对......天音姐姐......
真的，光莉喜欢上天音姐姐了

之后，光莉就和天音一起了

汪达同人：因为爱

xiaoyao1



序章

“你是多尔明吗？听说在大地尽头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有位连死人的灵魂都能够操纵的神明……”我几乎用恳求的语气在和眼前这个看不见的“神”说着话。
“的确，我是多尔明，你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多尔明不紧不慢地说着，可他怎么知道，我的内心是何种感觉？

“我的爱人……因为被诅咒而受到了束缚，随之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我希望用您的力量来帮助我唤回她的灵魂……”我苦苦哀求着多尔明。
“哈哈哈哈……就是那个女孩的灵魂吗？你应该知道，灵魂一旦失去，就不可能返回了，这是人类的戒律吧？”多尔明的冷漠让我感到绝望。
“不过，如果有你手中那把剑，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多尔明沉默了许久，终于再次开口说话了。

“您说的是真的吗？”我一下了又来了精神。
“你看见排列在那两边的雕像了吗？如果你把那些雕像全部都破坏掉，我就满足你的愿望。不过那些雕像并非依靠人类的双手就能办到的。”多尔明还是那么不紧不慢。
“那我该怎么办？”我很焦急地询问着。
“在这片土地的某处，应该有与那些雕像一一对应的巨像存在，你如果能够打败那些巨像，也就能破坏这些雕像了……”
“我明白了。”我有些兴奋，绝望过后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然而，这样做你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我早有觉悟！”我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好吧，在有光线的场所高举手中的剑，如此，剑的光芒将会集合在某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巨像的位置了。那么，你可以出发了……”

多尔明说完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我走到女孩的面前，仔细地端详着她，我的手情不自禁地摸着她的脸颊，泪水在眼里打滚。思绪，仿佛又飞回到了我和她相识的时候……

一、儿时的约定

说起我和她的最初的相遇，其实也要追溯到小时候，我的家和她的家离得很近，平时我们经常一起玩耍。她尊称我为哥哥，我也很疼爱这个并不是亲生的妹妹。或许青梅竹马就是这样的吧。

有一次，村里有一对情侣正在举行婚礼，我和她正在附近玩，听到了吵闹的乐器声，我们都好奇地看着不远处的人群。
“哥哥，我们也去看看吧？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她拉着我的衣角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
“好啊，走！”我也很好奇，大人们为什么喜欢把这样的仪式弄得很隆重。
我拉着她的手奔向了人群，我努力地挤开一条缝。人们载歌载舞，似乎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在这一刻了。我那时候不懂结婚的意义，只是以为结婚就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穿着漂亮的衣服，在一大群人的带领下逛大街。
“哥哥，以后我们也结婚吧？”她天真无邪的看着我，那时候她一定不知道结婚是什么。而我，也不知道。
“好啊，我们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穿上漂亮的衣服，让村里的所有人都看见我们！”我积极地回应了她。
“恩，说好了哦，我们来拉勾勾！”她似乎怕我忘记。
“好，来拉勾，谁骗人谁是小狗！”
也许这就是命运，在一个小孩子看来，这样算不上是什么誓言，本来以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会忘记儿时的许多事。可是，在日后我才知道，原来在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只属于她一个人……

二、甜蜜的一刻

十六岁，这是一个花季般的年龄，也是诞生许多美丽回忆的年龄。

我比她大一岁，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成为族里的一名战士了,而 15 岁的她，也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似乎和她一起闲聊的时间减少了很多，但是她似乎并不介意，只是希望我好好地为族长效劳，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称呼我为“哥哥”。虽然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天真无邪地一起玩耍了，但是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那时候我族正在和外族打仗，和平的日子一下子就好像消失了一般。我身为我族的勇士，发誓要保卫自己的家和保护自己爱护的人而拼死战斗。就在我挥剑杀死外族首领的时候，我也受了足以致命的伤。从爱马阿格罗身上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不知流了多少血，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就一直这样昏迷着，似乎作了一个很长的梦。当我缓缓醒来时，发现在我眼前的是个熟悉而美丽的脸庞。

“你醒了？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清晰地看见在她的眼角有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我怎么了？”我看到她的泪光有点心疼。
“有人说，族长派你去杀死外族的首领，结果你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 2 天前，阿格罗飞奔回来，它用嘴咬我的衣服，看上去似乎很急的样子，于是，我就跟着阿格罗来到了你倒下的地方，阿格罗把你拖到了一个比较隐蔽的树林里，我和阿格罗就这样把你带回来了，我以前跟着父亲学过点医术，你受了足以致命的伤，我一直以为你醒不过来了……”说到这里，她又开始抽泣了。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挣扎地坐起来，尽量用柔和的口气对她说：“谢谢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个约定吗？”
“什么约定？”我感受到她的心跳在加快。
“有一次我们看人家的婚礼，记得我和你拉勾，说好长大要娶你。”我坚定地望着她。
“……我……记得……”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嫁给我好吗？这次我是认真的。从我离开你去打仗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你，哪怕是受了致命伤，我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在没有说出我爱你之前不能死！我的生命早已属于你！”或许是受伤了导致大脑有点发热，我大胆地说出了我的想法。
“……”她只是红着脸，没有说一句话，但却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内心的狂喜再也压抑不了，我抱住她，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我们要永不分离，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功名利禄，一切都无所谓了。只有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最珍惜的人！”
重伤是不幸的，但是重伤却带给我一个自己深爱的人，狂悲后的狂喜，人生的失落与美丽，都在今晚与我邂逅，佳人在侧，伤口早已经变得不重要……



三、邪神的诅咒

我的伤好了，并且很快就和她订了婚。也许上天觉得我这段日子太幸福了，就在我订婚 5 天以后，我被族长叫到了身边，得到了一个足以让我崩溃的消息……

“汪达，你是我族里最勇敢，也是最强的战士，你也应该有自己的婚姻，但是，你不能娶你现在的这位！”族长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我顿时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
“为什么？族长，难道她不好吗？她的为人族长你也应该很清楚啊！”我努力为她辩解着。
“我昨天拜祭了守护我村的神，得到了神的启示，你的未婚妻从出生的时候起就是个受了诅咒的人，神说她不能活过 16 岁，今年她已经 15 了吧？也就是说，她的日子不多了，汪达，你自己好自为之啊！”族长无情地将事实说了出来。
“不，我不信，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歇斯底里地冲着族长大叫着。
听到族长的一番话我犹如五雷轰顶......
“冷静些，汪达，神启示说，邪恶的根源之封印将被打开，原因在于一位可以拥有治愈能力的少女。这个少女只能活到 16 岁，16 岁之后必定是献给神的祭品。汪达，你是个勇士，有多少姑娘愿意嫁给你，为了一个快要死亡的人，你太可惜了。”我所尊敬的族长在这时候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我死死盯着族长的脸看着，或许是怨恨，或许是失望，又或许，是绝望吧。

“好了，你退下吧，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保重自己。”也许是被我盯得有些发毛了，族长下了逐客令，我转过身就冲了出去，再也不想在那里多呆一刻。

回到家里，我重重地叹了口气。还有几个月她就 16 岁了，难道神的诅咒是不能动摇的吗？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难道就这样灰飞烟灭吗？为什么命运是如此残酷，如此不公平？不，我不相信命运，命运是人类自己把握的，就算要粉身碎骨，我也要让她好好活下去！我这样在心里发誓。

四、残酷的现实

族长已经 3 个多月没有找过我了，正好我也不想见他。这 3 个月我和她生活得很快乐，我们在一起时我只感觉到整个世界之属于我们，我的心里只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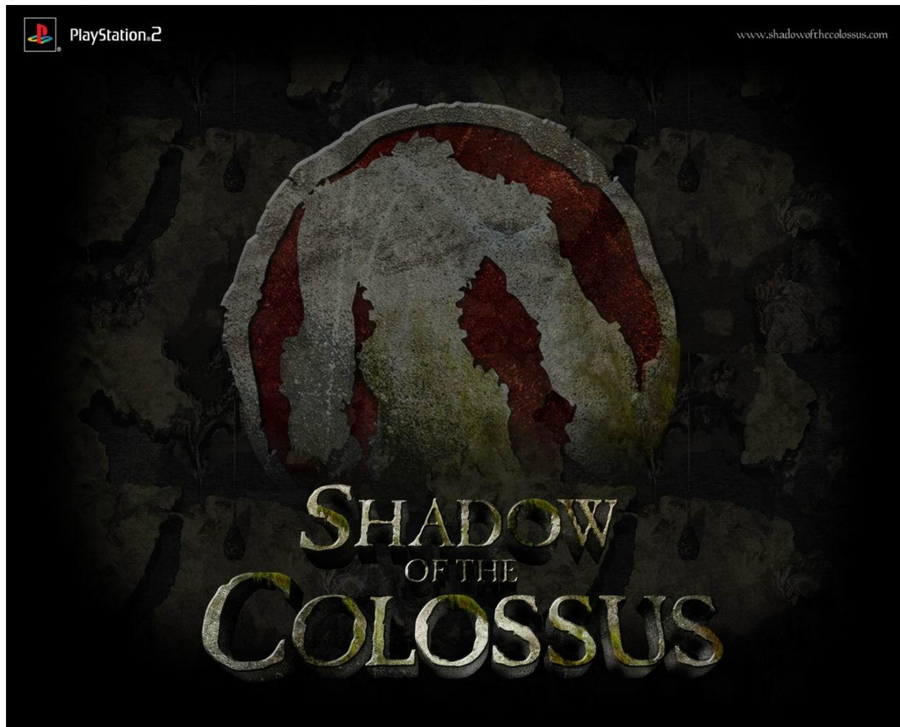
“汪达，我们出去走走好吗？”吃完晚饭，她跑过来问我。今天是她满 16 岁的生日，我的心里始终觉得有一点的慌张，但是我决定，要让她过个最快乐的生日。
“好啊，一直在家里也挺无聊的吧？”我笑着回答她。
她挽着我的手，我们并肩走在黄昏后无人的林间小路上，真的感觉很惬意。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从小时候一直聊到将来，我喜欢憧憬，总是认为美好的未来是由我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虽然族长的话让我有些不安，但是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她，保护自己的最爱，给她一生的幸福。

我们聊了很久，忘记了时间。回到家里，她看起来有些累。
“汪达，我先去睡了，我很累。”她边说边走上楼去，我也没有很在意，只是有些担心，今天的快乐过后，明天会怎么样呢？明天她就满 16 岁了，神的诅咒究竟怎么去破解？我该怎么去保护她？如潮水般的问题向我袭来，我也经受不住疲倦的侵袭，意识开始渐渐模糊，在完全入睡的朦胧之际，我似乎听到了午夜的钟声......

第二天，我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太阳，似乎已经快要中午了。我的身旁，她还是安详地躺着，我仔细端详着自己心爱的人。忽然，我只觉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观察了她很久，我没有看到她有呼气吸气的状态，安静的让人感到可怕。难道不幸真的就在这一夜间来临了吗？我拼命地推着她，喊着她。可是，她的回应，只是一片沉默。我已经崩溃了，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我呆呆地站在床边，傻傻地望着她，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任凭天色渐渐变晚，我依然这样看着我深爱的人，回忆着幸福的片断......

已经不知道腿酸了，我一直盯着她看，奇迹出现的幻像不停地在我的脑海浮现。可是每一次幻影过后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一段失落。

过了很久，很久。我的大脑开始渐渐地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深爱的人已经离开了，再也回不来了，一夜间，狂喜狂悲的心情把我折磨够得很累了，原来那次散步是我和她最后一次并肩行走，最后一次聊到天南地北。这样的心情，又有谁会了解呢？



五、贤者的指点

在她离开我的第 3 天，我出门了。连续 3 天没有进食，只感觉到腿有些软，头有些晕。抑郁的心情让我有些透不过气，离开她以后，我失去了笑容，本来还算开朗的我变得很忧郁。

漫无目的地在无人的路上走着，猛地发现，这条路就是我最后一次和她一起散步的那条路。泪水止不住再次流了出来。身旁的爱人已经不在，留下了我一个孤独的身影，走在这条孤独的路上。风吹落的树叶从我身旁飘落，或许这样的一幅画面很悲凉吧……

好不容易在这条路上出现了人的影子。我前方走来一个老人，我不认识他，但是他似乎认识我，并且和我打招呼。

"年轻人，看你的脸色，似乎碰到了什么伤心的事吧？"老人看起来很有学问。
"老伯伯，是的，我的爱人 3 天前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说下去，因为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年轻人，你是你们族的最勇敢的战士，坚强一点，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老人果然认识我。
"老伯伯，你怎么会认识我的？"我擦了擦眼睛，有点好奇。
"呵呵，族里的大功臣，是你为那场战争打开胜利之门的，我怎么会不知道你？"老人慈祥地看着我回答着。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人，老人似乎并不吃惊。
"年轻人，我听过这个传说，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吧：神创造的第一代人是黄金的一代，他们生活的无忧无虑，几乎不会衰老，这代人感到死期来临时便沉入安详的长眠中，当命运之神判断他们从地上消失时，他们都成为仁慈的保护神，维护世间的次序和公正。

于是神创造了第二代人，他们如同黄金人类般受尽神的恩宠，力量强大，却生性好斗放纵，无法控制激烈的负面感情，相互你虞我诈，并渐渐不再祭奉神灵。可是由于神开始赋予白银人类的力量与能力过于强大，于是他们恩准生命中止后，作为魔神，准许维持原来的力量存在，游离于地面与天空之间。

在白银人类存在的年代，出现了一个枭勇而而狂妄的人，他就是多尔明，他具有赋予毁灭与重生的力量，于是强大的欲望便促使他的野心膨胀，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神，操纵生死与命运，并欲效仿宙斯创造神的年代般开辟新的纪元，策划了白银军队甚至向神宣战。

神一开始只创造了天与地，连接之处在于世界的边缘"遗迹"。白银叛变后，展开的战斗令天与地发生剧烈的碰撞，于是世界由"遗迹"第二次分裂，形成地面与地狱（冥府）。经过此战后，死去的白银人类数量过大，于是神将其灵魂净化，放置地狱内（冥府）封印起来，并作为神的奴隶，只听从神的召唤。

于是神有创造了，第三代人。这便是地面上的人类，传说中成为青铜的人类，他们经历生老病死和各种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可是始终无法抗拒死亡，当他们离开晴朗而光明的大地后，便降入阴森可怕的地狱（冥府）。

至于多尔明，神迁怒于他的所作所为，将他封印在"遗迹"中，并用"遗迹"的巨石混入地狱中最强的净化魂灵制成镇守多尔明的十六个巨兽，将他常年封印在"遗迹"的神殿中；并且，为了避免多尔明可怕的威力破除封印，制作了能克制他的神剑—"往昔之剑"，流传于人世，以备用人类的力量遏制多尔明的复生。可是由于多尔明的力量太强，虽然被封印，肉身粉碎，但其强大的精神力仍然存在，因此将死去的灵魂从冥界召唤回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往昔之剑可以刺杀黑魂、封印魔神，当然它是巨兽以及多尔明的克星。从此"遗迹"成为禁地，世世代代由巨兽封印着多尔明。少女从出生开始，就是传说中被诅咒的人。"老人的故事让我很震惊。

"那么我该如何去拯救我的爱人？"我开始有点相信老人所说的话了。革陉

"传说中，拥有'往昔之剑'，在世界的边缘—'遗迹'则有机将死者复生，可是该地乃禁地，你去了以后可能自己也会送命的。而往昔之剑就在族长的房间里。你要想清楚啊。"老人在忠告我。

"谢谢老伯伯的指点，我早有觉悟！"我已经按乃不住内心的喜悦，在黑暗中抓到一丝希望的我谢过了老人，泪水再次流出，只不过这次是激动的泪水。多尔明，我一定要找到他！

六、希望的征程

夜，很深很深。我牵着阿格罗，阿格罗的身上陀着我的爱人。我不停地看着手中这把刚刚从族长家里偷来的"往昔之剑"，它是那样的平凡，但是在这平凡的外表下，却有着神奇的力量，还拥有，改变我命运的钥匙……

前往遗迹的路是漫长的，我选择在深夜出发，是为了避开不必要的麻烦。通往遗迹的路想必在我们族里只有族长和他的随从才知道，就在我碰到神秘的老人之前，我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传说。

2 天过去了，我走了整整 2 天，却还没看到遗迹的影子，但是一想到阿格罗身上的爱人，我似乎就顿时拥有无穷的力量，我擦了擦如雨点般的汗水，拉着阿格罗继续前进。

不知道走了多久，第 3 个夜晚也已经过去，我发现天似乎蒙蒙亮了，在我眼前已经是陌生的场景了。荒芜的大地，零星的树木，果然是一派"遗迹"的感觉，老人告诉我遗迹的入口是一座很长的桥，我看了看四周，根本没有桥的影子，但是我感觉到，我离开胜利已经不远了。

月亮和星星随着太阳的苏醒而渐渐退出了天空的舞台，暖和的阳光洒到我的身上，洒到阿格罗的身上，也洒到了我的爱人的身上。远处，我已经看见了若隐若现的一座高大的建筑物，随着我目光的移动，一座雄伟的大桥出现在我的视野。我真的到了吗？这座大桥远处看上去是那么的壮观，我停顿了下，喘了口气，对阿格罗说："阿格罗，我们终于到了，走，我们进去！"

桥真的很长，我大约走了 10 多分钟，展现在我面前的便是先前看见的，也是老人指点我的，一座巨大的祭堂。随着盘旋的楼梯走到祭堂的底部，有一个圆形的水池，祭堂在太阳的照耀下显得很明亮，2 边各有 8 个动物的雕像，看起来很结实，也很陈旧。走到祭堂的出口处，外面的风景和先前路上经过的截然不同，似乎是 2 个世界。但是我没有欣赏风景的心思，我把我的爱人放在祭坛上，把裹在她身上的布拉开。我看着她的脸庞，不知道等会的结果是什么，多尔明终究是个邪神，但是我早有觉悟！！！

我觉得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猛一回头，看见了几个黑影在祭堂的正中央看着我。我拔出手中的剑，耀眼的光芒将那些死者的灵魂驱散了，我知道，多尔明要来了。

"？？哦？你手中的是往昔之剑吗？"有一个沉重的声音在祭堂的顶部回响起来。

"你是多尔明吗？听说在大地尽头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有位连死人的灵魂都能够操纵的神明......"我有些激动，几乎用恳求的语气在和眼前这个看不见的"神"说着话。

"的确，我是多尔明，你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多尔明不紧不慢地说着，可他怎么知道，我的内心是何种感觉？

"我的爱人......因为被诅咒而受到了束缚，随之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我希望用您的力量来帮助我唤回她的灵魂......"我苦苦哀求着多尔明。

"哈哈哈哈......就是那个女孩的灵魂吗？你应该知道，灵魂一旦失去，就不可能返回了，这是人类的戒律吧？"多尔明的冷漠让我感到绝望。

"不过，如果有你手中那把剑，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多尔明沉默了许久，终于再次开口说话了。

"您说的是真的吗？"我一下了又来了精神。

"你看见排列在那两边的雕像了吗？如果你把那些雕像全部都破坏掉，我就满足你的愿望。不过那些雕像并非依靠人类的双手就能办到的。"多尔明还是那么不紧不慢。

"那我该怎么办？"我很焦急地询问着。

"在这片土地的某处，应该有与那些雕像一一对应的巨像存在，你如果能够打败那些巨像，也就能破坏这些雕像了......"

"我明白了。"我有些兴奋，绝望过后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然而，这样做你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我早有觉悟！”我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好吧，在有光线的场所高举手中的剑，如此，剑的光芒将会集合在某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巨像的位置了。面对巨像再次举剑，就知道巨像的弱点了。那么，你可以出发了……”



七、艰苦的初战

我走出祭堂，举起手中的剑。顿时，耀眼的光芒让我一时间睁不开眼睛。等我慢慢适应了后，我顺着光芒，将目光移到光的聚焦点上，原来，第 1 个巨像就在我眼前的不远处。我唤来了阿格罗，朝着目的地狂奔而去。

抓住长长的树藤，爬上高高的大山，一个长得有点像牛的巨大的怪物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面对这样一只庞然大物该怎么去战斗，但是此时，我想起了多尔明的话：“面对巨像再次举剑，就知道巨像的弱点了。”我举起了剑，耀眼的光芒再一次让我睁不开眼睛。这次，光芒聚集在了巨像的头顶。这座巨像足足有 50 米高，我该怎么到达头顶？我仔细地观察了下这个巨像，他行动缓慢，全身长满了浓密的毛，这些毛一直延伸到它的左腿上，恩，我应该利用这些长长的毛。

我收起剑，冲向了它的左腿，纵身一跃，我就抓住了那些毛了。想要爬上去真不容易，巨像时不时的会晃动左脚，似乎发现有东西在它的左脚上面。但是我不能被它甩下来，我用剑狠狠地朝巨像的左腿上一刺。巨大的疼痛让巨像跪了下来，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收起剑奋力地往上爬着。

巨像的腰部有 3 快石板，我在那里休息了一会，挥了挥酸痛的手，便一口气冲到了巨像的头顶。原来巨像的弱点就是一个会发光的标记，想必这里就是多尔明的灵魂被封印的地方了。我知道这样做会让多尔明复活，但是我没有选择，我的爱人，同样等着我把剑刺入巨像的封印。我拔出了剑，朝着闪光的封印，用足了残余的力气刺了进去……

巨像伴随着一阵抽噎轰然倒下了，我重重地摔倒了地上，发现从巨像封印灵魂的地方飘出无数黑色的影子，瞬间穿越了我的身体，我两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祭堂内了，刚才的感觉犹如做梦一样，我没有醒来，但却感觉到有一个黑影在我身后一直看着我，这种感觉像是被偷窥一样。而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第一个巨像所对应的石像也破碎了。祭堂的顶部又传来了多尔明的声音："下一个对手在海边的洞穴，它行动迟缓，鼓起你的勇气，打到它吧……"

我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牵着阿格罗，再一次走出了祭堂……

八、虚幻的梦境

有了第一个巨像的经验，我很快地就解决了 7 只巨像了。黑色的灵魂一次次地穿越我的身体，已经有些麻木这些感觉，对于那些"监视"我的亡灵们，我也已经习惯了。

第 8 只巨像出现在一个古老的竞技场里，我利用竞技场的缺口朝着它射箭，想引起它的注意。虽然伤害力很渺小，但是似乎还是达到了我的目的，它爬上了墙壁，朝我过来了。我举起剑，光芒告诉我它的弱点在腹部，我没有准备闪躲，想速战速决。

或许有点轻敌，这个怪物居然喷出了剧毒气体，我顿时感到四肢乏力，但是我知道一定要逃离毒气的范围，不然只有死路一条。我拼命地跑，绕了几乎半个竞技场，终于逃脱了毒气的侵袭。我看了看这只巨像的四条腿，每条腿都发着幽幽的光。总体来说，它长得有点像壁虎（- -b）。我举起弓箭，尝试性地朝它的腿射去。结果太令我惊喜了，它居然在墙壁上一个踉跄，我及时地朝他另外一条腿射去。它痛苦地从墙壁上摔了下去，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我趁此机会，纵身一跃，跳到了它的腹部。封印已经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用往昔之剑刺入封印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机械式的重复。看着每一只巨像的眼睛慢慢失去了光芒，任凭黑色的恶灵侵入身体，我知道，我，即将再一次回到祭堂……

刺眼的阳光让我有些睁不开眼睛，但是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祭台上有一个人坐了起来，好像在朝我这边看。是我的爱人醒了吗？但是为什么我看不见她的脸？为什么眼前的身影显得如此陌生？似乎周围窥窃我的黑影越来越多了，我不能行走，巨大的压抑感让我感到很痛苦……

"下一个对手，沉睡在一个连树木都无法存活的地方，它苏醒后会狂暴无比……"就在我半梦半醒之际，多尔明的指点让我彻底地醒了过来，原来，祭台上的女孩还依然安静地躺着，周围也没有什么黑影，这一切，只是我的一场梦，离开最后的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起身，柔和地抚摸着爱人的脸庞，在她额头深深地一吻，对着她说："等着我，我一定会让你醒过来！"

我牵着阿格罗，再一次出发……



九、极限的挑战

一只只巨像的倒下，一尊尊石像的倒塌，我感觉自己所犯的错已经罪不可赦了。随着第 15 只巨像的死亡，我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从宝剑的反光中，我看到自己的脸上布满了黑色的条纹，头上长出了 2 只恶魔般的角。眼前的自己已经不属于我，我明白我的身体正在被邪恶渐渐吞噬，但是，我爱的人，她正等着我，等着我把她的灵魂从地狱中解救出来，所以现在，我还不能放弃！因为，我早有觉悟！

跟随着宝剑的光芒，我来到了一个圆形的大石门。利用剑的反光，我打开了石门，来到了一个断壁。脚下的石块有些松动了。阿格罗飞奔起来，它似乎知道这里快要坍塌了。果然，在阿格罗开始奔跑后，身后的石块开始迸裂了，一块块落下无底深渊。天空开始变得灰暗，阿格罗在快要到达对面的断壁时，用力地将我甩了出去，自己却随着迸裂的石桥坠入深渊……

"阿格罗~~~~~~~~~~~~~~~~~~~~"我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它的名字，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这匹战马已经跟随了我好几年了，自从打仗的时候起，它就一直陪伴着我，经历了许多同生共死的时刻，没想到在这最后的一刻，它却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效忠我，阿格罗，你千万不要死，我们一定还会再次相见的！

我擦了擦眼角残余的泪水，向着这片神秘大陆的最高点继续前进。天空已经完全黑压压的一片了，硕大的雨点开始击打我的身体，狂暴的雷声仿佛在最终巨像的命令下威吓着我。但是我怎能被这些阻止前进的步伐？我的爱人等着我的拯救，我也更不能辜负阿格罗的牺牲，爱人，爱马，我决不会退缩！

穿越了不知道多少地道，我终于看见了最后一个巨像的真面目了，它相当高大，相当雄伟，比起之前的 15 座巨像，它显得更有威慑力。

"轰~"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颗类似于光弹的东西在我身边不远处爆炸了。我微微地笑了下，握紧手中的宝剑，朝着终极巨像冲了过去。

光弹频繁地在我身边爆炸，我以曲线跑着，左手捂着胸口刚刚被炸伤的伤口，右手握着往昔之剑不停地奔跑着。雨越下越大，闪电和雷鸣也越来越猖狂。我顾不得这些，终极巨像已经离我很近了，我的使命也就快完成了。"不要停下，千万不能停！"我这样对自己鼓励着，虽然我的体力已经几乎为零了。最后一个敌人已经在我的面前，我也用尽最后的体力，开始了最后的攀爬……

在它的腰部看见了一个封印，我用力刺了下去，它一下子疼得用左手来捂了。我看准机会，纵身跳到了它的左手上。我抬头看了看它的左臂，上面还有一个封印，我顾不得刚才纵身一跃擦破的伤口，拼命地往上爬。当我刺入它左臂的封印时，它的右手又来捂了。或许这就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吧，我毫不犹豫地跳上了它的右手。而它在此时也似乎发现了我，但是我没有理会它，朝着它的右手狠狠地刺了一剑。顿时，我感觉到它的右手平稳地停在了它脸的正前方，似乎在看我，看着它手上的这个像虫子一样渺小的人类，又或许，在看它的伤口吧。我已经看到了它头顶的封印，借助平稳的右手，我一箭射向了它的肩膀。一切都如我所料，它用右手去捂了受伤的肩膀，而我，也成功地跃上了它的脖子。胜利已经离我很近了，雨水打湿了我的全身，一丝丝凉意侵入我的身体，天空变得越来越暗淡，仿佛在为这最后一座巨像即将的倒塌而哭泣。

我来到了它的头顶，看着眼前的封印，又看了看手中的往昔之剑，这把剑上已经沾了许多巨像黑色的鲜血，这也代表着释放出了许多邪恶的灵魂。巨像头顶上的封印发着淡淡光芒，现在显得特别惨淡。我抓住它头上的毛，将往昔之剑高高举起，又重重地刺了下去......

结束了，这一切都结束了。巨大的石像随着黑色血液的喷出渐渐地坍塌了，从伤口中飞出的恶灵再一次穿越了我的身体，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没有一点点力气，任凭自己从高高的巨像头顶朝着地面摔下去......

十、惨烈的宿命

朦胧中，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祭堂，看到了爱人，也看到了族长......

"果然是你，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不仅偷走了往昔之剑，踏上了这片禁忌大陆，甚至发动了禁术，唤醒了多尔明。你本来是我们最优秀的战士，现在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族长气得说话都有些打结了。但是我没有理他，现在我只想亲眼看到我的爱人睁开双眼，16 次的摧残已经让我没有力气与族长争论什么了。我想要的，只是能够亲眼看到我的爱人睁开双眼！

"你知道吗？你只是单纯地被利用了而已！快，你们快处决他，他已经是恶魔的化身了！"族长看来也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

卫兵用弓箭对着我的腿。当我的腿被刺穿时，仿佛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但是我的身体却还是摔倒在地。

"与其如受人忌讳，遭人抛弃而苟活在人世，倒不如早点死去......"族长看来已经恨透我了。

卫兵拿着我刚才掉落的往昔之剑，对准我的心脏，刺了进去......可恶，我的爱人还没有醒来，我却已经支持不住了。我看见自己流出的血液是黑色的，意识，渐渐模糊，身体，渐渐没有了知觉......

许久过去了，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死，但是我仿佛变成了巨像般的大小，看着眼下的族人，真的很渺小。此时，也传来了多尔明，不，或许是我的声音吧："将吾之力量封印在十六个雕像中的愚蠢的人类啊......吾名为多尔明......"

"终于苏醒了吗？"族长有些惊慌。

"吾将借此战士的身体重新复活......"我早已料到多尔明要我的身体复活。

"赶快封印这里，或许还有希望！"族长召唤随从们封印这里，而我，不，应该是多尔明的意志却想要我杀死他们。

我行动缓慢地朝着水池移动，看着族长将往昔之剑丢到水池底。强烈的光芒很快扩散开，我感觉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被吸入水池……

身体在慢慢地恢复原来的样子，我的爱人，她还没有醒过来，神啊，求你让我看着她睁开眼睛再让我死吧。

我拼命拉住水池的边缘，不让自己被吸进去，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爱人。祭台上微风拂过，轻轻扬起她的裙角。阳光洒在她的身体上，显得格外的漂亮，格外的耀眼。我的爱人，一生中有你的陪伴，是我最大的幸福！我的生命，自从儿时的那个约定起，就已经属于你了。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快乐。失去你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痛苦。现在，我求求你，求求你醒过来吧！

水池的吸力越来越大了，我的手臂也已经没有了力量。终于，随着最后的一丝光，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被水池卷入，意识，已经很淡很淡，我的爱人，你醒了吗？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阿格罗，你还活着吗？上苍保佑你，我心爱的战马……

意识，完全消失了，在消失的瞬间，我感到了一丝疲倦，我，已经很累了……

尾声

女孩终于醒了过来，但是周围的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阿格罗托着受重伤的腿吃力地爬上了祭堂的阶梯。女孩轻抚阿格罗，可是爱人呢？

水池中，女孩发现一个头上长着角的婴儿。或许，这就是宿命；或许，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生化同仁（丫丫）小说 这不是一块豆腐

苏罗非萨

被小青蛙感染了......还是......忍不住写了......

而且由于时间太久了......好多原游戏的设定和流程都忘 得差不多了......如果发觉有什么不对......请......不要嘲笑我......

黑之章 汉克

我叫汉克。今天三十一岁。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军中曾完成人称不可能完成的绝密任务大小不计其数。

但因为都是绝密任务，所以直到退伍，我的名字很多人仍然听都没听过。

退伍之后，我进入了国际知名生物化工公司安布雷拉的绝密任务特别执行部。凭借自己的实力，我一越成为了执行小队的队长。

既然有着像我们这样的小队，安布雷拉私底下在做些什么勾当当然想都想得出来。

因为我不属于公司必要成员，所以高层有什么任务都是直接下达命令和目的，而从不曾和我们讲什么原因。

这次也是一样。

我得到的命令很简单，拿着从其它小队那接手的箱子，从丧尸横行的浣熊市街头脱出。

不但要平安脱出，还得把那个箱子保护周全。

当然不会告诉我箱子里面是什么。

我的弹药补给有限——自浣熊市"出事"以后，想活着的人把能搜刮到的武器几乎全用光了。不过这不是什么问题，事实上我更喜欢用小刀——或者说，更喜欢小刀划过人的脖颈时，那热乎乎的液体向外喷溅的快感。

我绝不能受伤——哪怕只是划破一层油皮，也有可能导致我变成和那些浣熊市里的"居民"们一样。

我的时间有限——美国当局已经决定要动用核武器将整个浣熊市沉入历史，只是要动用核武器的手续还未完成，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五分钟，核弹头就会从我头上落下……谁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充满了未知的任务，令我热血沸腾。

而且我坚信，即使在整个美国，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的，也没几个人。

但我的上级却话锋一转："……不过因为公司另外给你安排了绝密任务，所以这次的这个任务，我们决定，由你们组的新进成员来完成。"

我惊。这样的任务都不安排给我，难道还有什么人能比我完成的更好？

我的上级道："嗯，让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成员，豆腐。"

一块豆腐，也能做得比我好？我哧鼻。我坚信我才是最优秀的特别组成员，无论我的对手是人还是豆————

"豆腐！？"我怪叫。

我的上级沉着的点头："不错，豆腐。"上级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别小看这块豆腐。它是由加州特产阳光大豆做原料，以正宗中国工艺制造，安布雷拉规范生产线生产，高温七百度消毒，真空无菌保鲜，保质期两天的超级特大号乳豆腐。公司对这块豆腐抱有厚望，对它能完成这一次的特别任务很有信心。"

我眯起眼："那您呢？您个人怎样看待这次的调动？"

上级眯起眼睛："照我看……"他脸上露出高深的微笑，"照我看，如果这块豆腐真的能平安的完成任务，那它就不再是一块豆腐了……"

"不是一块豆腐？"我心提了起来，难道说，就进化成了亚种新人类？成为特别执行小队的得力干将？会完全替代我？

上级不回答，只抽了口烟，深深喷出。

"总之，"他继续道，"公司希望你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能协助你的后辈，保证其百分之百完成任务。"

靠……它不完不完成任务关我 P 事，怎么好像如果它完不成，就是我的责任似的？

而我要执行的另外那个绝密的、高难度的任务呢……是开着直升机带着个密封的大罐子，到浣熊市警察局的正上方往下一丢……OK，无爆炸，无污染。搞定了，收工。

——什么破任务。

白之章 豆腐

我是一块豆腐。一块乳豆腐。

我有奶白色的细嫩皮肤，身高两米、宽一米、厚一米的四四方方的标准身材，怎么看也是豆腐中的西施。

接到任务之后我就立即被空投到了浣熊市的——下水道里。见鬼。难道没人告诉过他们这样的气味对豆腐的皮肤不好吗？

而我的顶头上司——那个叫什么汉克的家伙，只是很冷漠的回应了一句："少废话了，完成任务才是最首要的。"然后又嘲弄的道，"不过......幸好你只是一块豆腐。"

我立即反驳："我是一块豆腐怎么了？"我很不满的暗想，难道你不吃豆腐？居然对我们豆腐怀有歧视！

"我不是这个意思......"汉克道，"因为那些'家伙'们只是喜欢攻击含高量细胞蛋白的东西......比如健康人类的肉。虽然报纸曾说过豆腐的蛋白质含量仅次于肉类......但......"汉克说到这里咳嗽了一声，"相对而言，你还是比较安全的。"说完就结束了通话。

说得也是。我暗想。不管怎么说，我也还没见过有丧尸吃豆腐的。

走过下水道，除了要小心铁丝网会把我割成无数块小豆腐之外，还算没出什么特别大的惊险。那些蜘蛛啦、鳄鱼啦之类还算友好——因为它们全都不吃豆腐。

但正当我稍微有点放松警惕的时候，从下水道一爬出来，却意外的见到一堆丧尸正在无聊的看报纸，我小心的路过...却还是被发现了，丧尸们抬头看我，突然眼中凶光大盛。

咦？咦？咦？没搞错吧？我只是一块豆腐啊，一块豆腐而已，又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别......别走过来......哇！

这时候不用小刀也不行了，我努力活动着我庞大的身躯，边跑边砍。——嗯？问我为什么不用枪？废话，你在豆腐上压把枪试试？我腰上能挂把刀，已经是质量好的不得了的豆腐了！

怎么回事？丧尸居然也攻击起豆腐来了！难道是看我长得漂亮？难道美貌也是错？

好不容易逃到了丧尸的死角——一条背光的小巷内，我打开通讯器，向我的顶头上司——汉克报告我的现况。

看到汉克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我还未来得及开口，汉克冰冷的声音已经响起："哼，恭喜，看来你还活得挺精神。"

这是什么话？我心念一动："喂，你说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豆腐的蛋白质仅次于肉类......是在什么报纸上？"

汉克耸耸肩："让我想想......《浣熊日报》吧。不过日期也是好几天前的了。"汉克不当一回事的道，"怎么，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吗？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有时从别人的角度出发看自己，会另有一种感觉呢。——要不要那篇文章的原文？我传给你。"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屏幕已经开始“be——”一声自作主张的接收了起来。

我打开一看，吓得半死，只见“健康专栏”上明白的写着，什么“经研究发现，豆类食品含有仅次于肉的高蛋白，而且不含动物脂肪，不会令人发胖......”靠！难怪那些丧尸用那么暧昧的眼神看着我，谁看了这篇报道都会对豆腐感起兴趣来的吧！我恨浣熊日报~~~~！我恨健康专栏~~~~！

我连忙把这样的情况对汉克汇报，汉克却一点不惊讶，只冷冷的道：“你是想说，丧尸突然懂得看报纸，而且还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身材来了吗？”

我反驳道：“当然我也难以理解，不过既然我作为一块豆腐也能来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的话，其它也没什么事不可能的吧！”

汉克眯起眼睛，道：“就算是又怎样？难道还要我去浣熊市为你宣传一下，‘请广大丧尸同胞继续吃活人的肉，豆腐其实没什么营养，吃多了也没用’？”

我一时口拙。汉克继续道：“别娇气了，虽然你才刚刚出厂一天不到，可是你是安布雷拉绝密执行组的队员，就好好完成你的任务。我期待你的表现。”说完就收了线。

靠，说得真轻松。从警察局穿过的时候我数次想死的心都有了。要知道我体形足足有一米宽，要通过一扇门都要小心再小心才不会被门框撞掉一地豆腐渣，窄一点的过道和走廊我连转个弯都是问题，更别提灵活的躲避丧尸的围攻了。

而通过一个房间的时候，我更是被一群蜘蛛堵在了房里。什么世道啊，这年头，连蜘蛛都开始注意起饮食的营养协调了。

从那个房间里逃出来我又遇到了一群狗的追求。我感觉我辈子都没跑得有这么快过——虽然我的一辈子只是从早上到现在而已。

再次打开通讯录，汉克一看到我的脸，就有些嘲弄的道：“哦，身材苗条了不少，减肥终于有成效了？”

我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当然苗条了，也不看看我都流了多少豆浆出去。喘了半天气，我才报告了我位置，而汉克则一副兴灾乐祸的口吻鼓励我说：“只要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就有专人来接应你了。”

“还有多远？”我喘着气问他，“我都被那些‘家伙’们咬了好几口了！”我给他看看我身上的缺口。
汉克听出我声音里的疲惫，冷冷的道：“怎么，受不了了吗？看起来你的脸色还挺红润的嘛。吃点草药，忍耐一下吧。我们全是这样过来的。”

脸......脸色红润？虽然他是我上司......可是我终于还是抓狂了：“拜托你有点常识好不好！我们豆腐天生都是白皮肤的！我......我这是都快发酵成豆腐卤了！你闻闻这味道！”

“味道好极了！”汉克顺口答道。

“你.........”我要抓狂了，“而且......你什么时候见过豆腐吃草药？”

“我也没有见过豆腐提着刀满世界砍人的。”汉克回答，又咳嗽了一声，道，“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并不是会时时与敌人真刀真枪的硬拼的，那要看情况。”

“情况？什么情况？”似乎终于要说些有用的话了，我冷静下来。

“大多数情况，我们会采用另外的战术，比如躲避和伪装。”汉克继续道。

伪装......我似乎有点灵感了。“哎？等等，”我反应过来，“这么重要的经验，你怎么不一开始就教给我？”

汉克又咳嗽起来，然后道：“总之，你加油吧，如果你不能平安完成任务，我也会有麻烦呢。”说完就收了线。

唔......伪装......

我眼神瞄向走廊转角的喷漆。

先在腰间打横喷一道......再靠着正面把侧面喷一圈......再在正面靠左侧喷出两个阴影......啊，差点忘了，还在正面的右上角喷出一个标志......OK！我照着镜子，左转右转，怎么看，我也像是一台量产化的电冰箱。我满意的点点头。正得意间，突然走廊那头，脚步声传来，还有一男一女交谈的声音。

难道......是健康的活人？？我紧张的皮肤都皱了起来，急忙贴墙站好。

果然是两个健康是活人，而且好像是无意间躲到这里来的似的，应该和我的任务没关系......走过来了......接近了......走啊......接着走啊......别回头......拜托......

“这里怎么有个破箱子？”——终于还是被那女的发现了......怎么，箱子不能摆在停车场吗？——等等，太失礼了吧，明明是冰箱！

男也回头看了我一眼，很是奇怪的低头想了想，也走了回来：“真奇怪......还是安布雷拉产的。——安布雷拉居然也产生活用品？”

是啊，我不会画别的公司标志，就只会画安布雷拉的不行吗？怎么样，打我啊！

“还有股怪味。”那女的皱皱眉头。

男的也很同意，道：“你看这颜色，锈渍斑斑，就是根本没人用过的结果，有怪味也是当然的。走吧！”

“说得也是。”那女的点点头，似乎很同意那男人的说法，两个人又并肩走开去，走远了还听见他们的谈笑声：“说不定箱子里面放着尸体呢......”

等他们完全不见人影，我才跳了起来：“什么叫锈渍斑斑！你才是装尸体的呢！555555555555555......”我趴在墙上哭得好伤心。

虽然伪装很成功......可是......可是我可怜的、小小的、纤细的、脆弱的自尊啊~~~就这样又被他们这两个神经的家伙狠狠刺痛了一百遍~啊一百遍~~......

黑之章 进化

我叫汉克。今天三十一岁。我效命于安布雷拉生化公司绝密任务特别行动小组。无婚，无娶，无女

友。

我在等我的出去任务的组员安全归来，向我复命。

而"它"，也终于出现了。

"我......我回来了......任务......圆满......完成了......""它"气喘吁吁的报告道。

我冷冷的看着它——一块豆腐。不过现在，还能叫它做豆腐吗？

我突然想起在它出发之前，我的上级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照我看，如果这块豆腐真的能平安的完成任务，那它就不再是一块豆腐了......

如今我也终于明白了这句话所包含的深意，不得不赞叹我的上级的远见和卓识。

浣熊市的气候温暖而潮湿。

被传染的病毒，已经在它体内表皮滋生繁衍。

完成了这种对我而言都很困难的任务，现在的"它"，已经不是再是一块豆腐了。

而是成为了一块——

臭豆腐。

记念曾经幕末浪漫剑客的传说

路飞斗索罗

浪客…….逆刃刀…..十字刀疤…….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
人称斩人拔刀斋的男人…….
像风一样…….
穿梭在岁月的洪流之中…..
小时候的悲惨经历……
让他对那个战乱的年代有种特殊的意味…
保护……
.用我的双手去保护需要保护的人…..
要让全天下的百姓能够从战乱中解脱．．．．．．．．．．．．
能够让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也许….
.对于他这个剑客来说….
拿刀的意义就在于此吧…..

樱花飘满的京都……
留下的是他那从容的身影……….
人行穿往的街道………
也印下了他的足迹……..
在这个乱世之中….
对于一个浪客意味着什么……
他曾经也迷茫过…..
曾几何时…….
为了小时候就定下的信念…..
他做了一名刽子手………
在不断的反复的杀人中……..
他也曾迷失过自我…….
到底我拿刀是为了什么…………
到底是要杀人还是要怎样……..
我到底如何才能把百姓解脱于乱世当中……..
怎样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幸福……..

一个风潇潇的夜晚．．．．．．．．．
一个动乱的年代．．．．．
一个叫做比古清十郎的剑客．．．．．．
在这样的夜晚若隐若现．．．．
喝酒是他唯一的嗜好．．．．．
飞天御剑术是他唯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突然．．．．．．．

他看到在不远处．．．．．
有一群强盗在进行无谓的杀戮．．
惨叫声此起彼伏．．．．．
划破了这个宁静的夜空．．．．．．．．
在那群被杀戮的人中．．．．．．
基本上都是女子．．．．．．．
之间还有个小孩子．．．．．．．
杀戮行动进行的很快．．．
不一会那群女人就停止了呼喊．．．．．．
只留下一个惊恐而不知所措的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心太＂
＂这个名字太弱气了，不适合男孩子，你以后就叫剑心吧，和我一起学剑＂
从此．．．．
这个叫做剑心的孩子和他的师傅比古清十郎开始学习剑法．．．．
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早已有了自己的信念．．．．．．．．．

人诛．．．．．．．．
这个让所有幕府的人都畏惧的称谓．．．．．．．．
一时间让所有的旧势力们人人自危．．．．．．
生怕有一天．．．．．．
那个不幸的事情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清理．．．．．．．．
显然就是这不幸人的之一．．．．．．

本来满心欢喜的还想准备和未婚妻完婚．．．．．．．
可就在这样的夜晚．．．．．
他的心愿还没有完成．．．．．．
便死在了拔刀斋的刀下．．．．．．．．
不过．．．．．．
他还是在那个人称快子手的脸上．．．．
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刀疤．．．．．．．．．
有个传说．．．．．．．．
含有极度怨念的人在对方身上留下的刀口．．．
将永远不会愈合．．．
而显然．．．．．．．．
顺着剑心脸夹流下来的泊泊的血渍．．．．．．
已证明了那个传说是属实的．．．．．．．．

桂先生．．．．．．．．
一个长州的维新志士．．．．．．．．．
把剑心作为自己的心腹．．．．．
对剑心的满腔的热血．．．．．．．
像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百姓的守护神．．．．．．．．
而剑心．．．．．．．．
一个心里只有不停杀戮才能得到解脱的男人．．．．．
＂巴姑娘．．．．．．剑心就像一柄出鞘的刀．．．．．锋利无比．．．．．

可他无法控制住自己．．．．．．．．
你愿意做他的剑鞘吗？"
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
一个好象是剑心冥冥之中注定会相会的女人．．．
被桂先生委于了重托．．．．．．．．

池田屋事件．．．．．．．．
打乱了维新志士们的计划．．．．．．．
而不得不让剑心和巴两个人选择逃亡的生活．．．．．
只有假扮夫妻．．．．．．．．
才能躲过人们的视线．．．．．．

剑心和雪代巴．．．．．．．．．
就这样在命运的撮合下做了会夫妻．．．．．．．．
而剑心．．．．．
在这最平静的几年里．．．．．
感受到的是从前没有过的幸福．．．．．．．．
下地种田．．．．．．． 上山卖药．．．．．．．．
日子虽然过的不富裕．．．．．．．
可这种宁静的生活．．．．．．．
是剑心一辈子都没敢奢望过的．．．．．． 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从前只知道杀戮的男人．．．．．
在一个对他百般呵护的女人面前．．．．．．
被融化了．．．．．．．．
爱情．．．．．．．． 剑心人生中的第一次的爱情．．．．．．．
他深深的感受到了．．．．
"谢谢你．．．．．．．．． 阿巴．．． "

也许这样的好日子终究对剑心来说是种奢望．．．．．．
不久美好的梦就被打破了．．．．．．

当剑心知道了阿巴是曾经被他杀害的，在他脸上留下永久记忆男人的未婚妻时．．．
当他知道这一切原来真就是个美好的梦．．．．．
而阿巴的目的则是要陷害他时．．．．．
他又一次感到了绝望．．．．．．．
和他小时候的那次一样．．．．．．
充满了惊恐与无助．．．．．．．

可他不知道．．．．．．．．
就在他和阿巴做假夫妻的这段日子里．．．．．．
阿巴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个曾经让她绝望的男人．．．．．．
也许．．．．．．
这真的就是命中注定吧．．．．．．．．．

在剑心寻找到阿巴的时候．．．．．．．．．

他已经严重的体力不支. . . . .
在和几个强敌的打斗中. . . . .
他身负重伤. . . . . .
可他的意念仍支持着他. . . . .　找到阿巴. . . . . . .
找到他唯一深爱过的女人. . . . .

刀. . . . .　随着那刀在阿巴身上划过的那一刻. . . . .
对剑心来说. . . . .　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似的. . . .
阿巴在最后. . . . . . .　还是忍不住用自己的身体. . . . .
挡在了敌人的刀口前. . . . . . .
替剑心挡住了致命的一刀. . . . . .

天. . . . .　依然很黑. . . . .
雪. . . . . . .　依然下的很大. . . . .
而剑心深爱的女人. . . . .
生命却要走到尽头. . . . .

阿巴用最后的力气. . . . .
在剑心留下刀疤的脸上. . . . .
深深地划过一道. . . . .　留下了一个十字伤. . . . .

" 再见了. . . . .　夫君. . . . .　"
不知道阿巴临死前的这句话代表了什么. . . . .
可是剑心听到了. . . . . . .　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酸楚. . . . . . .
他欠阿巴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 . . .

这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女人....
那个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刻刀疤的女人............
那个在他生命中留下永久记忆的女人.........
改变了他的一切..................

保护............
保护我要保护的人..........
保护需要我保护的人........

把百姓从乱世中解救不需要非杀人不可.............
我也可以靠我自己的方式来解救他们............
保护............
我拿的刀从此不是用来杀人的...........
人称的斩人拔刀斋将永远不会存在...........
存在的............
只是一个浪客...........
一个保护需要保护人的浪客..........
刀也不再是用来杀人的刀.........
.而是用来保护的刀........

一个真正能够解救众生的刀...........

志志雄．．．．．．．．．．
一个和剑心有着同样身份的男人．．．．．．．．．
本应该在幕末就死掉的男人．．．．．．．．．．
又重生了．．．．．．．．．
怀着无限的怨恨．．．．．．．．． 重生了．．．．．．．．．

也许他和剑心注定了要再次相会．．．．．．．．．．
两个在幕末最强的男人．．．．．．．．．
要在明治维新这个和平的年代．．．．．．．．．． 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在大久保先生被刺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两个人的相会．．．．．．．．
是命运使他们相会．．．．．．．
为这个幕末遗留下来的旧帐做个了断．．．．．．．．．．

刀刀相拼．．．．．．．．．．
招招入骨．．．．．．．．
双方没有任何的保留．．．．．．．．
一个为证明是最强．．．．
一个为了要证明．．．．．．
剑．．．．．．．
不是杀人的武器．．．．．．．．
而是用来救人的工具．．．．．．．．．

最终．．．．．．．．．
在志志雄被火烧之中．．．．．．．．．
战斗也结束了．．．．．．．．
那一切的恩怨．．．．．．．．．
也随着火．．．．．．．．
消失在尘埃之中．．．．．．．．
而各自所追求的信念．．．．．．．．．
将会在烈火中永生．．．．．．．
涅磐．．．．．．．．．．．．．．．

在剑心离开的时候．．．．．．．．．．．
＂再见了．．．．．． 薰姑娘．．．．．．．．． ＂
在他回来的时候．．．．．．．
＂我回来了．．．．．．． 薰姑娘．．．．．．． ＂
他不知道．．．．．
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对阿薰的意义有多大．．．．．
知道了他从此就算离开．．．．．．．．．
有一天也一定会回来．．．．．．．．．

神谷薰.............雪代巴..........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对一个浪客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爱情???是友情???还只是一种责任?????
也许...........
对一个浪客来说.......
这两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她们意味的实在太多太多......
是可以改变浪客人生道路的人...........
是一个路人........
或是一种寄托.........

身边的朋友........
欢笑嬉闹.........其乐融融..........
泪水也从我们的身边倘过........
也许我有一天会离别.....
.但决不是永远.........
一个浪客........
.即使身在天边..........
但信念永存.........
对.......
只是个浪客..........
一个漂泊在乱世中的一片叶子...........

在两人终能安定的生活的时候. . . . .
两人也有了可爱的孩子. . . . . . .
可作为一个浪客. . . . .
他始终摆脱不了漂泊的宿命. . . . .

当他身患重病. . . . .
将可能客死他乡的时候. . . . .
他的心里终究有份不舍. . . . .
因为他知道. . . . .
每时每刻. . . . .
那个在远方的妻子. . . . .
都在想念着他. . . . .
不论何时. . . . .
都坚信着他一定能够回来. . . . .

他回来了. . . . .
带着奄奄一息的身体. . . . .

可还是那句话．．．．．．．．．．．．．．
＂薰姑娘．．．．．．．．．．　我回来了．．．．．．．．　＂
这对这个深爱着他的女人就是最好的问候．．．．．．．．．．．

两人在樱花树下相拥而泣．．．．．．．．．．．
也许．．．．．．．．．．．
这时候任何的话语都显得多余了．．．．．．．．．．．
能够这样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而那个创造了传说的男人．．．．．．．．．．．．
那个在幕末的风雨岁月中走过的男人．．．．．．．．．
闭上了他的眼睛．．．．．．．．．．．．．
而他脸上的那个十字伤疤．．．．．．．．．
也随着消失．．．．．．．．．．．

怨念．．．．．．．．．．．．．
仇恨．．．．．．．．．．．．．．．
泪水．．．．．．．．．．．．．．
在这一刻已划作了尘埃．．．．．．．．．．．．
随着飘飘落下的樱花瓣．．．．．．．．．．．
在小溪的水面上泛起了一圈美丽的涟漪．．．．．．．．．．．．

浪漫的传说.........
在那散满花瓣的樱花树下...........
在那流淌清澈小溪的岸旁...............
在那飘零着雪花的寂静的山岭............
浪客的信念..........
会飘洒在世上的任何地方................


PConline.com.cn
HTTP://WWW.114DESK.COM




ANIMIC

生化危机 4:HUNK 同人小说

zhrwk

自从 1998 年公司表面垮台后,我们原安布雷拉的人员一直都在地下活动,公司的活动也更隐秘了.我们特殊一组的成员主要在南美活动,而我已经是这个组的组长了.最近我们又有新的任务了,目的地是西班牙的一个某个无名岛,具体任务不明,据说到时会有人接应我们.

于是我们在 10 月 25 日出发了.全组共 8 人分别乘坐 2 架"休斯"直升机来到了一个荒芜的海边,转由海路上岛,这样可以不被发现.

当我们来到一个可以登陆的石崖前,发觉旁边的石崖凹陷处停着另一艘快艇.看来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客人".时间不容我们有过多的思考,我立刻命令手下的人完成登陆和行动前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

通信塔上的二人对话:

"我不信任你,WESKER 也是,你敢耍花样的话我就会宰了你"带着贝雷帽的强壮男人一手拿刀指着说.
"貌似我认识 WESKER 比你早的多了"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轻蔑一笑.

在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跳下通信塔后, 带着贝雷帽的强壮男人打开了通信机.

<登陆完毕的一行人>
"嘀...嘀....嘀"别在 HUNK 腰上的微型通信机响了.
"目标"HUNK 简练地问道
"兰色瓶装的样本" 通信机里声音一样的简练.
"方位"
"地图已经传到你的 PDA 上了"
"ROGER"
"OVER"

带着贝雷帽的强壮男人一边把通信塔的线路破坏一边说:"还是和这样的人合作有感觉".
"好了,现在没人可以来打扰我们了,LEON" 贝雷帽男的嘴角露微微上仰了一下.

话说 HUNK 一行人,分成二组,一组负责支援,一组负责取样本.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刚离开登陆点就被人发现了.

"!@#$%^......."对方说着听不懂的西班牙语.HUNK 果断地举起了枪,一串子弹飞出膛,那人倒下了.HUNK 带领的回收组迅速通过了那人的看守区,支援组留下一人负责清理尸体.清理尸体的那人本打算将尸体推入海中的,当他将尸体搬到海边时,尸体的手突然动了起来.
广阔的海面上传来一阵枪声和肌肉被割开的声音............

HUNK 等人来到一个类似于军事基地的地方,但是这里似乎没什么人,到处都燃烧着,看来是先到的那批"客人"的杰作.
"也好,至少我们可以省力了"HUNK 觉得晚到点并没什么不好.

"呵啊~~~~~~~~~~~~"

忽然听到有人大叫--------刹那间基地内涌出大量的人来.有那链锤的,电棒的,扛火箭筒的,拿弩箭的,还有拿雷管的.
HUNK 立即对手下人说:"支援组留下掩护,XIAOYAO1 你跟我来."随即扔出 2 个手雷,2 人从侧翼冲了出去.

就在 HUNK 等人走后没多久,支援组就将基地内的杂兵消灭的差不多了,同时他们伤亡 2 人,轻伤一人,带的弹药也不多了."OK,我们也快去和 HUNK 他们汇合"XIAOYAO3 替 XIAOYAO2 包扎好伤口边扶他起来边说道.

"看~~~~~~~~"XIAOYAO2 指着某处露出惊异的表情.
"嗒嗒嗒嗒嗒嗒嗒.........."一串 12.7 毫米子弹穿透了 XIAOYAO3 和 XIAOYAO2 的身体.
XIAOYAO2 看着胸前喷出的鲜血,就像这不是自己的血,他只是个旁观者,因为他完全不感觉到疼痛.
XIAOYAO3 觉得胸前一阵刺痛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整个人跟着惯性往后倒, XIAOYAO2 扶着他的手也松开了,二人同时摔倒在了地上. XIAOYAO2 觉得好困好困,眼睛慢慢地闭上了-------"如果这是个噩梦,请快点结束吧"
XIAOYAO3 则是看到了死去的父母在朝他挥手,他想伸出手去抓,无奈身体没有任何力气,右手的手指微微动了几下后,口中冒出大量鲜血--------"爸爸,妈妈,我就来看你们了"

听到枪声,XIAOYAO 4,5,6 本能地伏下身子,躲过了第一轮的扫射.
XIAOYAO6 借助对面的一个反光镜发现射击的源头是台阶上一个身材巨大的机枪男-----------他的双手举着一挺"卡特林"机枪.

XIAOYAO6 对其他 2 人使了个眼色------"掩护我"
XIAOYAO 4,5 同时台阶上扔出了手雷,机枪男被爆炸影响,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正是这一步,
XIAOYAO6 果断地举起了狙击,瞄准了他的心脏部位--------------"你去给我下地狱吧"
步枪子弹慢慢地枪膛飞出,画着美妙地弧线,准确地射进了机枪男的左胸.普通人这么来一下非死也要成植物人,但是这么重的一击造成的仅仅是机枪男又往后退了一步, XIAOYAO 4,5 一看形式不对,2 支 MP5 的火力全开, XIAOYAO6 也立刻上特种弹头.但是 MP5 的 9 × 19 mm 手枪弹无法对机枪男造成任何影响,连硬直都没有. 机枪男开始了对三人藏身地的扫射.此时
XIAOYAO6 也换好了特种弹头,2 人同时开枪,结果就是---------------- XIAOYAO6 头部中弹直接死亡; 机枪男的身体从内部炸裂开来.没有全尸.

XIAOYAO 4,5 把 XIAOYAO6 身上的装备卸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死亡之地.
他们心里很清楚-------死亡对他们自己来说并非是件坏事.
他们刚走, 贝雷帽男就出现在高台上.
"塞德勒那个老狐狸,防卫的还真严实,要不是 ADA 那个婊子,说不定我已经得到样本和 LEON 的头了"说着贝雷帽男狠狠地劈了一下左手,顿时左侧的岩石被劈开"好吧,既然已经这样了,那我就把他们小俩口的尸体一起寄给 WESKER"
说罢, 贝雷帽男对着天空扬起了自己那异化的左手

"就用这无敌的力量——————"

此时 HUNK 和 XIAOYAO1 已经各自分别在冷冻室和观察室取得了一份样本,也与 XIAOYAO 4,5 在冷冻室门前汇合完毕.
"OK,还有最后一个样本,收集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HUNK 边指示 XIAOYAO 1,4,5 警戒,边打开 PDA 寻找最后一个样本的所在地.
"哼~~哼---哼........"
"我说安静,别乱出声"HUNK 很讨厌别人在工作时打扰他.
"哼~~哼~~~~"
"OK,全员准备出发,不许再'哼哼'了"HUNK 收起 PDA 说道.

“队长,快看~”XIAOYAO4 指着个拐角大喊.
众人闻声望去-----------只见一个满嘴利牙的人型生物正慢慢地向他们走来.
“怪物~”HUNK 顿时想起了 6 年前在浣熊镇的情形..
“快撤,快离开这儿,穿过冷冻室旁的门,快!”HUNK 边说边拔出一颗燃烧弹朝怪物扔去,这颗燃烧弹是他在冷冻室的箱子上找到的.
怪物瞬间被火焰包围,4 人也乘势逃到了垃圾处理区.
“呵~呵~”四人都喘着粗气,看来吓的不轻.
“头儿,这里距离最后一个样本远么,我可不想再经历刚才的那一幕了”XIAOYAO 5 首先打破了寂静.
“再过 2 个区就到了,加把劲,我们就可以回家了”HUNK 用手摸了摸背包里的二个样本.
四人继续前进,来到一个类似于实验室的地方,在正中的冷冻柜里终于拿到了最后一个样本.
“啊~~~~~~~~~~~~”负责警戒前门的 XIAOYAO4 发出了惨叫.
“噢,上帝啊~~~~~~~~~”警戒后门的 XIAOYAO5 也大叫道.
“XIAOYAO1 你先去看一下,我随后就到”HUNK 边把样本放进背包中边扔给手下人一盒弹药.
“好的,头儿” XIAOYAO1 点头接过弹药就往最近的前门冲去.
随即 HUNK 打开 PDA 查看了一下撤退的路线.
“嗒嗒嗒~~~~~~~~~” XIAOYAO1 手里的 MP5 子弹如数射进了刚才那个怪物的身体里,但是那个怪物死咬着 XIAOYAO4 的脖子不放,看来 XIAOYAO4 已经挂了.^_^bbbbbb
“是怪物,刚才的怪物” XIAOYAO5 在后门处边射击边叫道.
“这边也是怪物,XIAOYAO4 死了” XIAOYAO1 也对 HUNK 喊着.
“该死,你们快撤回来,记得把门锁住”HUNK 觉得是中了敌人的陷阱了.
“前门有一个.”
“后门也有,而且它的身上都是刺”
HUNK 正在对自己说:”冷静下来,冷静下来,6 年前不是也碰到过么”
“现在我们距离脱离时间”HUNK 看了看时间”还有 12 分 40 多秒”
“而我们必须从这里”HUNK 指着 PDA 的一处”到达这里”
“砰砰砰~~~~~~~~~~”怪物开始哐门了,并且在门上留下了一个个凹陷.
“快用通风管道,我们可以直达目的地”XIAOYAO5 搬来一张桌子.
HUNK 第一个跳上了通风管道, XIAOYAO1 紧跟着 HUNK,随后是”哼哼”.
XIAOYAO5 被那个带刺的”哼哼”从桌子上拉了下来,执行了中世纪的酷刑”IRON MADDEN”
虽然 HUNK 已经是以最快速度在爬了,但是 XIAOYAO1 还是被那个不带刺的”哼哼”抓住了脚,正撕咬着.
“头儿,快走,我要红烧怪物了”说着 XIAOYAO1 从腰间拔出了最后一个手雷.
HUNK 找了一个通风口,刚跳下去,只听”轰~”的一声整个大地都震动起来了.
这里就是 ADA 消灭军舰的那个港口,也是他们脱出的目的地.

水面上冒出了条条水纹.
“哗”地一声,一条印有安布雷拉的小型潜艇出现在 HUNK 眼里.这种潜艇可以乘座 10 人,又很小巧,真是居家旅游杀人必备之良艇.
“你可真准时啊,死神”无线电耳机里传出了驾驶员的声音.
“快让我离开这儿,我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OK,我这就来”
“哼~哼~哼~”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HUNK 怀疑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
“什么?我什么都没听到” 驾驶员茫然地回答.
“没什么,可能是我累了.”
“其他人呢?”
“死了”HUNK 的声音轻轻地没有任何的语调.
“喔” 驾驶员也习惯了这样的事情.

“哗啦~~”突然从某处窜出一个巨大而又丑陋的怪物,它有长长的舌头,人型的脸和右手,左手部分是一条鞭子装物体,它还有六条腿(其实就是 U-3 的实验版本).距离 HUNK 等人有 60 多米的距离.

“噢,天那,那是什么” 驾驶员惊呆了.
“好了别看了,快下潜”显然 HUNK 对付这种情况有经验的多了.

潜艇慢慢地沉如水中,HUNK 静静地坐在一边,像是闭目养神.

“我说死神,又是你一个人活着从地狱回来了”
“地狱是死神的地盘”

HUNK 报告书

尊敬的依克西昂大人:

此次任务已经于今日 21:46 分完满完成,样本箱已经按照规定的 1080P 号程序交给了保管部门,其相应的 142 项检查条例也全部合格,现在正以标准冷冻状态保存.
此次任务由于一些未知因素造成我组 7 人死亡,皆于以后对不明情况的危险性考虑,请在事先出发时告知我们,以做好准备,否则很难将任务很好地完成.
明早 10 点,将开始新的任务,敬请及时补充新的组员,否则无法展开新的活动.

-------------------安布雷拉特殊组南美组:HUNK

免责声明:以上人和事物并不针对谁请不要自由联想



最终幻想 12 同人小说

pupu99

第一章 主人公的秘密

序幕

“什么事啊这么热闹？”路人甲问路人乙，“是谁要结婚么？”
“不是。”路人乙，“是最终幻想 12 开始拍摄了。”
“最终幻想 12 是什么？”
“谁知道，不过我和你说，我们不是真的，是虚构的 NPC。”
“啊！有这种事！我不信，我不信！”路人甲嚷了起来，“我是真实的存在！”
“小样！～”路人乙撇了撇嘴不屑的说，“一看就知道你没演过 FF10。”
“你这个畜生，竟然敢这么侮蔑我的人生观，你有什么证据没有？！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就告你妖言惑众，影响社会和谐！”
“嘘……”路人乙压低了声音，“你怎么较真起来了，这种话大家听听就算了，如果你实在不信，抬头看看。”
“……”路人甲看了一下天空，然后哭了起来，路人乙摇头叹了一口气向远处走远。
只见，无数的飞空艇像苍蝇一样在路人甲头上盘旋着，“等等我！！”路人甲突然叫住了路人乙，然后挤到他身边压低了声音说，“兄弟，告诉我，啥地方领中饭成么？”

1

ASHE 一脸幸福的表情，望着他。
他眼里含着泪花，想要说什么的样子。
但是 ASHE 知道此时什么语言都不需要了，礼车，鲜花，人群和掌声淹没了一切，是的，我们是最幸福的，但此刻，只需要这样默默相望就足够了。
在她眼里，他永远都是一个帅哥，年轻，俊朗，阳光，一张男主人公的脸庞，和这样一个人结婚，是作为女主人公的她的命运。
她是达尔马斯卡王国的公主，虽然生在一个战乱时代，但作为美貌与荣耀的化身，她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但是，她忽然发觉，在他俩缓慢靠近乃至亲吻的瞬间，一抹淡淡的忧愁在他的脸上凝固。
“我的爱人，你在为什么而悲伤？”她用颤抖的语气问他，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
“你注意到了？”ASHE 的问话让他吃了一惊，“我还以为你不会发现的。”
“什么？”
他一听此言，脸上马上露出了松了一口气的表情，但一股更大的悲伤旋即浮现于脸上，不过，他选择了闭上双唇，眉毛的末梢如刀锋一般收了一下，就转过脸去。
“究竟是什么事，快告诉我！”显然，ASHE 不止是一个公主，还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即使是天大的灾难，在这一刻她已经决定要和他一起承担，这，其实也是主人公的命运。
“……”他轻轻摇了摇头，还是不语。
“难道你不爱我了？”泪水突然涌出了 ASHE 的眼眶，“你在刚才吻了我，难道现在准备告诉我你心里有了别人？是不是这样？！”

她的语气变得嘶哑，表情也一改往日的端庄，只等着接下来的那个可能会毁灭她一生的答案。
这全被他尽收眼底，他的双眸也开始湿润起来了。
“既然你一定要听，我就告诉你好了。”
ASHE 眼含泪光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我刚才还以为你察觉到了，但是，果然你一直就没有发觉，现在只是开始，你知道么？”
“什么开始？”ASHE 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
“开始就是开始，反正我和你说，现在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罢了！”
ASHE 没有说话，只是上前摸了一下他的额头，发觉没有发烧，但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一看到她这样，他的表情马上就泄气了，他换成一种无所谓的语气继续说下去：
“索性就全部跟你讲了好了，现在只是开始，至于是什么的开始也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接吻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就行了！”
“为什么呢？”ASHE 还是忍不住问。
“真是天晓得你怎么这么笨，算了，我就再说的直接点，这说明了我不是什么主人公，马上就要有厄运了！好了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ASHE 一听他这么说，总算有点醒悟，原来他是害怕自己的脸长的不够主人公，可是我觉得非常主人公啊，算了，可能是和我的美貌相比的缘故吧，总之，我得安慰安慰他。
“你放心，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我死也和你在一起，I SWEAR！！”
听着她斩钉截铁的语气，看着她信誓旦旦的容颜，他的心突然软下来了。“算了。”他说，“我刚才说的你不要在意，其实我一直在为另一件事郁闷，这件事真是他妈的太让我恼火了！不过不关你事。”
“还有什么事让你生气？全都和我说好了，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听众和粉丝。”
“他妈的，就算龙套也应该有专业精神，竟然连个名字都不帮老子起！！操他大爷的！！”
“……”ASHE。

2

“喂，醒醒，你还好么？”BASCH 看到这个命在旦夕的年轻人后，拼命地想救醒他。
“快醒醒！”
年轻人的眼睛似乎张开了一条缝，但马上又闭上了。
VOSSLER 不满意的说：“BASCH，现在是管这个的时候么？要来不及了！”
“不行，我们得救他。”
“大哥，我们救他有什么用？”
“我们只要救醒他，然后对他说，现在这种危机关头你快回家去吧，来勾起他对家人的担心，再加上我们救他在前，他肯定会义无反顾地跟着我们拼命的。”BASCH 认真地对 VOSSLER 说道，“你说对不对？”
“果然还是你有一套，那好，咱快救醒他，苍蝇肉也是肉，蜡枪头也能吸引火力啦！”
“快醒醒！”，“小兄弟快醒醒”BASCH 又对着那个年轻人大喊起来，可是年轻人纹丝不动的躺着，彷佛已经快死掉了，完全听不到 BASCH 在讲什么。
“大哥，已经过了 10 分钟了，光这么拖下去可不是办法啊！”VOSSLER 有点急了。
“别急！”BASCH 镇定的说，“他一定会醒的。”
“大哥，你咋能这么肯定呢？”
“他有一张男主人公的面孔你发觉没有？你觉得‘那个人’会安排他就这么死掉么？”
VOSSLER 这下明白了 BASCH 的意思，可是年轻人始终那样一动不动的躺着，身体的温度也在不知不觉的溜走。
“算了，管他呢，咱们走吧。”BASCH 终于失去耐心了，“再不走‘那个人’要生气了。”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正在他们刚要进门的时候 VOSSLER 突然怪叫了一声，“我知道怎么救那个年轻人了！”
VOSSLER 拖着 BASCH 三步并两步跑到了年轻人面前。
“快醒醒，小兄弟你还好么？”BASCH 又俯下身子叫了起来。

“不对，应该是这样才对。”VOSSLER 摆了摆手，站在原地，摆了一个 pose 对着年青人缓缓说道：

“这位兄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 REKS，这里是哪里？”BASCH 还没反应过来，REKS 已经一屁股坐了起来，大声的说道，“我的名字叫 REKS，我还有一个两岁的弟弟叫 VANN，请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兄弟，快逃吧，敌人杀进来了！”VOSSLER 皱着眉头说，“现在我们国家危在旦夕啊！”

“不行，我在出来的时候弟弟就对我这样说‘REKS，我会以你为榜样的，终有一天，我会成为你那样的人’，所以，我绝对不能退缩，死也要战斗到底，保卫祖国！”

“REKS！”BASCH 露出了明白的表情，拍了拍 REKS 的肩膀，“那么我们就并肩作战吧。”

3

在瑟瑟的晚风中，到处可以听见短兵相接的声音，冷酷的月光像白纱撒在坚硬的大理石上，每一个门背后都是深不可测的黑暗，彷佛要把他们完全吞噬。

是的，虽然早已有所觉悟，但是 REKS 还是没想到战斗会进行到如此惨烈的程度。

如忍者一般，只见黑暗中突然又有 10 个黑影提着亮闪闪的军刀朝他们杀过来，REKS 咬紧牙握住了手中的利刃冲了上去，可就在他跑了一半路程的时候，BASCH 已经一边嘴里喊着“杀！杀！杀！”一边把他们全放倒了，而 VOSSLER 也展开了他灵巧的身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所有死人身上的财务都搜刮了一空。

“大哥，好身手！”VOSSLER 一边说着一边把所得的一半塞在 BASCH 背包里。

REKS 知道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正在犯愁之际，一艘敌人的军舰突然从空而降，挡在了他的面前。

“是 BOSS！”REKS 深受鼓舞的大喊起来，“是 BOSS！！”

他知道这下他终于有机会上场了，BASCH 绝对没法一下子就把它给料理掉，他这次怎么也能分一杯羹。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马上让他目瞪口呆，只见屋顶上，小路旁，草丛里一下子窜出 N 条身影，都穿着和他一样的小兵装束，只见他们瞬间就把那个 BOSS 挤的水泄不通。REKS 完全不知道他们都是在这里埋伏已久呢还是因为他刚才的大喊才把他们引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下又没他的戏了。

“这种事很一般啦。”正当 REKS 垂头丧气的时候，VOSSLER 走过来拍了拍他肩膀说，“其实我才郁闷呢。”

“你郁闷什么？”REKS 不满意的看了一下他的背包，气呼呼的说。

“等会儿你就明白了。”VOSSLER 欲言又止，虽然 REKS 从他的深邃的双眼里没看出一点眉目，但感觉那是一种和自己有某种程度相似的苦恼。

正当 REKS 思考着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耳旁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喊“都闪开！！”，REKS 连忙回头一看，那是 BASCH 的声音，只见他推开了众人，摆了一个猛龙过江的 pose，大吼一声：“冲击波！！～～”

“这下你明白了吧？这还是特写呢！”这时 VOSSLER 苦笑了一下，“就因为他和‘那个人’关系好。”说完，他没再理 REKS，朝 BASCH 奔了过去。

“假的吧？”REKS 还傻楞在原地，心想：“还龟仙人呢！”

4

“我和你讲，这个是水晶球，可以免费帮你回复体力哦。”一边上楼梯 BASCH 一边说，“别说你不知道‘体力’是什么哦？”

“我知道。”REKS 马上大声回答。

可是不一会儿，BASCH 却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折了回来，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

“还能作‘那个’？”REKS 问。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那个'啊！"REKS 有点急，额头渗出了汗珠，"'那个'和'那个人'一样，都是不能说出来的啊！"

"哦？"思考了大约 5 秒钟，BASCH 露出'明白了'的表情，"我说的不是'那个'。"

"那是什么？"REKS 不解的问。

"我悄悄的和你说哦......"BASCH 凑到他耳边露出了神秘的表情，"可能别人都没注意到，这个水晶球敌人不能用......"

"啊，竟然有这种事！"这下 REKS 吃了一惊，"真惭愧，因为我是新手，多谢大虾提醒哦！"

"好说好说，咱们快走吧。"BASCH 朝 REKS 挤了挤眼。

"不过......"心思电转的 REKS 在思考这件事应该怎么说出口才好，但为了避免让 BASCH 看出破绽，他还是没多做掩饰的说："BASCH 大哥，你快点走吧，我来帮你断后！"

"断后，不用吧？"BASCH 楞了一下，心想自己一只手就可以放倒 10 个，还用你断后？

此时 REKS 从 BASCH 迷茫的眼神中看到了机会，压低了声音说："大哥，你快走吧，听我的就对了！再拖在这里，小心 VOSSLER 背后去'那个人'那里告状哦！我和你讲，他想坐你位置已经很久了！"

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一闻此言 BASCH 马上就振臂抱拳，大声道，"那接下来就有劳兄弟了，国难当头，容我先走一步！"

等 BASCH 一走，REKS 的表情马上就舒展开，他坐在了台阶上，当听到背后源源不断传来脚步声的时候，他望着蓝色的水晶上闪烁的光芒，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之后，但也可能是三个钟头左右，REKS 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总之，当钵满盆溢之后，他才气喘吁吁的朝蓝色水晶走去，摸了一下，他又一下子恢复了精神，不过背包里实在装不下了，他只得无奈地朝前方走去。

但直到他赶到国王所在的大厅时他才发觉，这世上没有最贪，只有更贪。

[第一章结束]

GTA 同人——我的一生

ps42

第一章 诞生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美国东部一个小镇贫民窟的酒吧里，人们正在尽情的喧闹。女人们疯狂的扭动着那算不上纤细的腰肢，露出雪白的大腿，竭尽所能的勾引着那些男人们。而此刻，男人们丝毫不理睬这些惺惺作态的婊子们。他们的眼神，全都集中在桌上那不停转动的小筛子上。

其中，有一个白人特别引人注目，在满是黑人的贫民窟里，如此的肤色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叫乔治，是一名退役的雇佣兵，说是退役，其实不如用遗弃更为恰当一点。在一次惨烈的肉搏战役中，他为了救一名黑人同伴而被砍断了一只左手。那场战役结束后，他被要求离开，那名被救的同伴决定和他一起离开。于是，他们俩带着一笔雇佣费来到了这里——黑人同伴的老家。并用那笔不菲的雇佣费开了这么一间小酒吧。

那名黑人没有名字，或许是有名字的罢，但是作为贫民窟的一个下等人，名字又有什么用呢？别人都叫他 CJ，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一个称呼而已。CJ 从小就在这里出生、长大，靠着强壮的身体和机智的头脑，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然后有一天，他被一个长满白发的老头带着离开这个地方。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直到有一天，他带着一个少了一只左手的白人回到了这里。

凭着人们对他的记忆和如今他那更为强壮的体魄，他顺利成章的成为了那些人的首领。也因此，人们接纳了那位肤色不同的白人——乔治。

筛子还在不停的转着，乔治瞪大了牛羚般的双眼，拿着酒瓶的手微微的颤抖着。虽然是冬天，可是他身上的汗珠却依然不停滴落。随着筛子的转动渐渐变慢，人们也都变的安静起来，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仿佛那一点点的气息也会改变筛子的命运。

终于，筛子停止了转动。一刹那，死一般的寂静，随后又忽然爆发开来，赢钱的欢呼，输钱的懊恼....

CJ 坐着冷冷的看着这些滑稽的人们。他从不赌博，也不关心那些赌博的人们。他现在所关心的，就是家里那个即将临盆的老婆。满脑子的思绪，使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此时的乔治。

乔治已经输光了今天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此时的他显的尤为暴躁。虽然他还是这个酒吧的老板之一。

但是，那早已是名义上的事了，因为这几年，他早输的几乎不剩什么了。如今的酒吧，实际是 CJ 一个人在拥有。

一阵喧闹引起了 CJ 的注意，乔治正在和一个黑人干架，酒瓶破碎的声音，娘们尖叫的声音，使得 CJ 意识到应该阻止这场纷争了。他站了起来走向前去....

贫民窟的另一边，一个女人正坐在火炉边静静的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她双手轻轻的抚摩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想象着孩子出生后幸福的场景。忽然，一阵抽动，随后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她意识到自己要生了。她痛苦的大声呼喊，希望有人能够听到。幸运的是，有人来了，隔壁的莎米夫人闻声赶来了。

当了解到这里即将发生的情况后，莎米夫人果断的准备亲手帮助这位即将生育的女人完成这个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一刻。而莎米夫人的孩子，则急匆匆的赶去酒吧，通知即将成为父亲的 CJ。

酒吧里，CJ 上前抱住了乔治，企图把他从混战中拉开。他们两气力相差无几，但是，酒醉使得乔治犹

如一头疯狂的公牛，CJ 渐渐有点力不从心了。而那个黑人，趁着乔治被抱住之际，从腰上掏出了一把弹簧刀。有人开始尖叫起来，大家纷纷散开，企图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混乱的场面使得这个原本就很小的酒吧变的更加的混乱了。只见那个黑人趁着混乱，亮出那把闪亮的刺眼的小刀冲着乔治刺去。

CJ 看见了这一目，出于本能，他顺势将乔治用力向旁边推去，然后一个侧身准备夺下那个家伙的小刀。然而，事情远比想象的要糟糕。由于乔治的发疯，由于 CJ 的力不从心，在推开乔治后，CJ 失去了重心，在伸手准备夺取小刀时，重心使他向前摔去......

天空，一道流星闪过...

酒吧的门被推开，莎米夫人的孩子站在门外。眼前的一目使他惊叫起来："啊.........................."

"哇.........................."伴随着哭声，孩子平安的降生了。

"恭喜你，是个男孩。"莎米夫人开心的说着。

莎米夫人一边擦拭着床上的鲜血，一边欣慰着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在他母亲怀里大口的吮吸着奶水。鲜血，从 CJ 的身上不停的滴落下来，如此的一幕使得乔治完全清醒过来。擦拭，再多的擦拭也阻止不了鲜血的向外溢出。那把小刀插入了 CJ 的心脏。

CJ 努力的想向乔治说些什么，可是，无力的他却怎么也说不　　清楚"孩子，孩子"他不断的重复这个字眼。

混乱的场面，喧闹的人群...

第二章 小时侯

篮球场上，一群黑人孩子正打着篮球。玩的兴高采烈的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此时，正有一群

白人孩子向他们靠近。只见一个黑人孩子带球上篮，在球即将进入篮框的一瞬间，跃起一只巨大的手，将那个球煽的老远。好一个盖帽，正当那个男孩还在为自己的漂亮动作洋洋得意时，那群白人孩子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面前。其中一个高大的白人男孩一脚踩住了那个篮球。

"离开这里，你们这群黑鬼，这个篮球场现在开始归我们了。"那个白人男孩叫嚣着

"哦，我的天啊，你们有谁听到一个大白鹅在唧唧喳喳？"一个黑人男孩戏谑着告诉他的同伴们。"哈哈哈哈"他的同伴们大笑起来，丝毫不把这个白人男孩放在眼里。

白人男孩似乎有点愤怒，握紧的拳头由于用力太猛而有点颤抖，但是他很快镇定下来："你们的头是谁？我要和他谈谈。"

顺着指向，一个高大的黑人孩子印入眼帘，只见他正在聚精会神的坐在旁边的看台上看着一本书。

"嘿，CJ，这个家伙要找你谈谈。"

那名看书的黑人孩子抬起了头看了下，然后跃下看台，将书合上，小心的放在旁边。书名赫然写着

《教父》。

不错，这个孩子就是 CJ 的儿子。他出生的那天，他的父亲去世了，所以他从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唯一对父亲的了解，也只是从他父亲以前的手下听来的。他的母亲从不提他的父亲。

他没有名字，人们都叫他小 CJ。自从他出生后，就一直由母亲一个人把他带领长大，而他的那个乔治叔叔，将那个小酒吧变卖以后，给他们母子俩留下了一笔费用就不知所踪了。小 CJ 从小喜欢读书，他身材高大，却从不随意欺负别人，他喜欢教父，没错，就是那个老头子，他渴望成为老头子那样的人物。

CJ 来到那个白人面前，虽然在贫民窟里，他算是十分高大的了，但仍比那个白人男孩矮了半个头。他抬起头，眼光锐利的注视着那个男孩。

白人男孩明显有点被 CJ 的气势所吓倒，"请你们离开这里"白人男孩的口气似乎有点软下来了。

"不，我和你单条，谁赢了谁留下。"CJ 一句一顿的说着。

"单条？"白人男孩有些诧异，不过马上反应过来，他撩起了袖口，准备迎战。一个篮球迎面飞来，他

作出了阻挡的姿势，可是，球速太快，还是击中了他的脸部。鼻子有些酸酸的，眼泪差点流下来，他努力控制住自己，好显的自己不是太狼狈。

"喂，是篮球，不是打架。3 球定胜负。"CJ 嘲笑般的说着...

"篮球？"白人男孩终于明白了，一道思绪闪过，"自己比那小子高出半个头，要打篮球的话，自己是绝对占优势的"想到这里，刚才原本差点被击毁的自信心又迅速积累起来，他抬起头，挺起胸："没问题，你先开球好了，省的到时说我欺负你。小子，记住你刚才的话，输了就立刻滚出这里！"

CJ 撇了撇嘴，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比赛开始了，CJ 慢慢的运着球，白人男孩站在篮下，他自恃身材高大，想依靠着身体占据绝对优势。然而，CJ 还没有靠近篮下就出手了，一个漂亮的弧线，球应声入网。"一个"CJ 举起一个手指向白人男孩挥了挥。

白人男孩捡起了球丢还给 CJ，刚才是自己太大意了，不过他并不在乎，因为他确信是自己的疏忽给对方捡了个便宜而已。

CJ 再次运球，白人男孩这次没有象之前那么大意，他紧逼了上去。只见 CJ 一个虚晃向左闪去，白人男孩立刻向左扑去...眼看就要触到球了。谁知 CJ 右手一翻将球往身后方向甩去，一个漂亮的身后运球，随后，左手顺势接球向右边带去，轻松的晃过这个大个子上篮得分。

"两个"CJ 再次挥了挥手。

白人男孩愤怒了，最后一个不容有失，他必须使出十二分精神对付眼前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家伙了。

CJ 又开始运球了，这次还是和之前的一样，一个向左的虚晃，可是白人男孩早有了准备，他放低了自己的重心，没有上当。CJ 见自己的虚晃没派上什么用场，又向右边虚晃了一下，可是白人男孩又怎肯轻易上当，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CJ 早已看出了空挡，只见他将球往对方的跨下运去。白人男孩为了放低自己的重心，把双脚趴的很开，原本以为不会再被 CJ 的虚晃骗过，哪知道又露出一个巨大的破绽。只见球迅速的从他双脚之间穿过，而此时的 CJ 早已经绕开他运球向篮框走去。

一旁的黑人吹起了口哨，白人男孩的同伴恼羞成怒了，他们向 CJ 冲去。

"站住，都给我站住！"白人男孩阻止了他的同伴，朝 CJ 走去。

“你叫什么？方便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会记住你的。我叫迈克”

“CJ”

“CJ？奇怪的名字，好的，我记住了。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到了那时，我会要你好看的。”

白人们离开了，黑人孩子们为刚才的胜利庆祝着。而 CJ，回到了看台，拾起了那本书。

“CJ”一个小男孩飞奔过来“你妈叫你回去，你家来客人了，是个白人！”

CJ 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拿起了外套，懒洋洋的向家里走去。

第三章 乔治叔叔

此时在 CJ 家里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乔治。是的，他回来了，而且发了财。

CJ 的家门口，早已经围满了好奇的人群。的确，象这么个贫民窟里，很少会有有钱的人光顾，何况还是那么的有钱。单是那辆加长型林肯和数名身体壮硕的保镖，就足以让人津津乐道了。

CJ 来到了家门口，还没来得及进门，周围就响起了一片羡慕的声音和眼光

“嘿，CJ，这下你们可发财了，哪来的大人物啊！”

“嘿，小子，以后发达了可别忘记我们啊！”

“真好啊，要是我也有这么个亲戚就好了！”

CJ 撇了撇嘴，丝毫不理睬周围的目光。

门打开了，CJ 站在门口打量着这个奇怪的陌生人，高大的身躯，体面的衣着，可是却有一个袖口是空荡荡的。而那个陌生人则欣喜的站了起来，“这个就是小 CJ 吧，和他父亲简直是太象了！”

“CJ，还不赶快进来，呆在门口作什么。”他母亲呼唤着 CJ。

CJ 向母亲走去，可是那个陌生人却十分热情的拥了上来，向 CJ 抱去。CJ 皱了皱眉头，却依然没有拒绝，象木桩似的接受了那位陌生人的拥抱。

“嘿，CJ，我叫乔治，你母亲一定和你提起过我，对么。”

“乔治？”一道电流从 CJ 脑中闪过，一个熟悉的名字，但是母亲却从未对他提过。到底是哪里听说过这个名字，CJ 努力的搜索着满脑子的思绪。忽然，瞥见了那个空荡荡的衣袖。“原来是他！”CJ 曾听父亲以前的部下提起过这个人，自己的父亲也是因为救他而死的。想到这里，CJ 已经理清了自己的思绪。他朝乔治撇了撇嘴算是回应。

乔治搂着 CJ 坐了下来，开始侃侃而谈。而此时的 CJ，说不上对这个人有什么亲切感，却也没有仇恨，生活在贫民窟里那么久，CJ 早已经看透了许多事情，为了生存，那些生生死死也仿佛是理所当然的，况且眼前这个人，也不是杀他父亲的凶手。

……

……

原来那晚，那个黑人失手将 CJ 捅死之后，自知麻烦不小，连夜匆忙逃走了。而乔治，则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最亲密的战友，自己的好朋友在自己眼前死去。虽然当初答应了要照顾 CJ 的孩子，但由于实在愧对他们母子俩，他自认无脸面在面对他们，于是匆匆处理了一些善后的事，然后变卖了那间小酒吧，给他们母子两留下一大笔钱就离开了这里。

离开以后，乔治四处的流浪，始终没有安定下来。

那天，他来到了西部一个小镇上。小镇很偏僻，几乎没有什么人，路上也没有什么灯，暗暗的。乔治走累了，于是走进了一家酒吧。

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的确，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镇，几乎没有什么外来人口，忽然闯进一个陌生人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的。

"老板，给我来一杯威士忌。"乔治说到。

酒保很快给他倒了一杯，乔治接过酒独自喝了起来。他感觉很疲惫，然后就趴在桌子上渐渐的睡着了。等被人叫醒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乔治摸了摸口袋，准备结帐离开。忽然发现，自己的皮夹不见了。他问酒保是否看见有人靠近过他，酒保却怀疑他根本没有钱。

乔治勃然大怒，和酒保争执起来，然后开始推搡。弱小的酒保怎么可能是乔治的对手？只见乔治右手抓住酒保的领口，左手准备向前挥去。忽然发现自己的左手早已不在，他愤怒的将酒保推开，抬起脚准备给那个家伙狠狠的来上一下。

忽然，他停住了，因为脑袋上已经被一个东西顶住了，当过兵的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如今的情况下，他只能认输了。

"嘿，小子，将手放在头上转过来。"背后的人说着"在我的地盘上撒野，看来你是不想活了。让你看看我到底长的什么摸样，好让你死的瞑目！"

乔治将手放在头上，慢慢的转身，他从余光里看见，那是个大个子，满脸的骆腮胡子，看起来想当可怕。他一边转身，一边盘算着该如何应付眼前的场面。

转身，站定，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那个大个子，乔治的脸就已经被猛击了一拳。头有些晕，鲜血从鼻腔里滴落下来，乔治勉强站稳。可是，第二拳紧跟而来，乔治摔倒在了地上。乔治知道今天要完了，他倒在地上无力的挥舞着双手。大个子正准备给乔治狠狠的来上一脚，忽然，他停住了。因为他看到乔治的左臂，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

大个子仔细看了看乔治的脸，忽然惊喜的大叫起来"嘿，乔治！你这个家伙，怎么是你？"

乔治疑惑的抬起头？仔细辨认着眼前的这个家伙，可是他实在不记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家伙。

"嘿，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彼特，你们以前喜欢叫我大熊来着。嘿，你这个家伙，真的把我忘记了么？还是被我打晕了？"大家伙喋喋不休的说着，"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我以为你这个小子早死了呢！"

"彼特？"乔治实在不能把眼前这个彼特和以前做雇佣兵时的那个战友彼特联系起来。

的确，那时的彼特虽然个子巨大，却从不留胡子。而如今的彼特，满脸的胡子。不过，透过胡子，隐隐约约的仿佛是彼特那张脸。

乔治没有回答，只是指了指桌上的酒杯。彼特哈哈大笑起来，赶忙将他扶起来，为他倒了一杯上好威士忌。

乔治喝了口酒，稍稍稳定了下情绪，刚才被这个家伙揍的生疼生疼，一下子缓不过劲来。

渐渐的，乔治缓过来了，他二话不说，挥手给了彼特一拳。彼特毫不在乎。捂着脸哈哈大笑："好了好

了，刚才是我不对。这下当我给你赔不是了。”

接着，两人攀谈起来。彼特听了乔治的历程后叹了一口气‟唉，CJ 这个家伙，是好样的，可惜死的那么早。不然一定能有所作为。”

乔治看了看彼特说：‟你这个家伙，什么时候离开部队的，怎么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

彼特说：‟你们离开部队不久，我们又接到了一次任务，那次任务我们完成的很圆满，拿到一笔丰厚的雇佣费。于是，我带着那笔钱来到了这里，我当兵前有个兄弟叫杰克在这里倒卖军火，我加入了他们和他一起干了。然后我们越做越大，几乎控制了周围 10 公里范围的所有地盘。后来有一伙外来势力想来吞并我们，于是我们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次交火十分惨烈。我们死了很多兄弟，包括杰克。但是，那股外来势力总算是被我们消灭了。如今这里都是我的地盘，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留下来和我一起干吧！”

乔治没有考虑，答应了下来，因为如今的他根本没有地方可去。而且，他们这些退伍了的军人，是最适合干这行的了，都是提着脑袋在吃饭，去哪不都一样......

在乔治和彼特的联手合作下，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势力也越趋稳定下来。在做了几笔大的军火买卖后，他们发了一大笔横财。于是，乔治想到了他那个侄儿——CJ 的儿子。自己自从留给他们一笔钱之后，就没有在尽到自己的义务。不过，那时是身不由己。但是现在不同了，他有钱了，他要回去找他，把他当作自己亲生儿子那般呵护。

......

......

‟嘿，小 CJ，你愿意和我一起离开么？我会带你去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我们会过上一个更好的日子，你会成为大人物的，相信我！”乔治亲切地对 CJ 说着。

CJ 没有回答，而是看了看母亲，母亲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哦，亲爱的，你不用担心你的母亲，我已经帮他安排好了一切，她会过上别人羡慕的生活，她会象一个贵夫人般受到别人的崇敬！”乔治不失时机地说道

‟我可以成为教父么？”CJ 终于开口了。

‟哦，当然~当然可以，请相信我，你可以成为教父，你甚至可以比他更加的伟大！”

CJ 再次看了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依然没有什么表情。

‟好的，我答应你，我跟你走！”CJ 意识到自己是离开的时候了，这个小小的贫民窟已经无法实现他伟大的梦想了，他必须要走了。

第四章 离别

机场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过客，CJ 也不例外。

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即将坐上飞机，CJ 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东张西望。可是，充满好奇的脸上却隐隐的有一丝悲伤。的确，这也是唯一一次即将离开从未分开过的母亲。

广播里已经开始提醒旅客们准备登机了，此时的 CJ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紧紧的拉住了母亲的手。而他的母亲也用力握住了 CJ 的手。母子俩都明白松手的含义，所以谁都不愿意放开...

"嘿，小 CJ，我们该走了。"乔治看了看手表，"你看，你的母亲生活的很好，她会一直过的那么好的，所以你不必担心。"

CJ 抬头看了看母亲，母亲穿着一件名贵的貂皮大衣。可是，如此华丽的行头却和她本身的嶙嶙瘦骨显的格格不入。

拉着母亲的手加大了力量，此时的 CJ 已经顾不得母亲是否疼痛，他就是不愿放开。

母亲没有对 CJ 说什么话，她只是对着 CJ 笑了笑...

CJ 一惊，母亲笑了！记忆中的他，从没有见过母亲笑过。可是，今天母亲却笑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在他们即将离别的时刻，母亲竟然笑了。她笑的是那么的美，那么的甜，以至于 CJ 确信这辈子都会记得这个笑容，世间最美的笑容。

CJ 松开了拉着母亲的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松开，但是他却松开了。还未来得及懊悔，乔治早已见机一把抓住了 CJ 的手往机场深处走去。走了没几步，CJ 一下甩开了乔治的手，转过身去望着母亲。此时的 CJ 多么希望母亲能够对着自己张开双臂，那么，他会毫不犹豫的回到母亲的怀抱，哪也不去了。

可是，母亲什么也没做，只是微笑的看着他。

CJ 不舍的望着母亲，他的眼睛渐渐湿润了，可是他要不到想要的答案。

终于，CJ 转过了身，用力擦了擦自己眼角上的泪珠，大踏步地向飞机走去......

母亲仍然微笑着，望着 CJ 离自己而去，CJ 的背影越来越模糊，已经分不清是因为他走远了，还是自己的泪水挡住了视线。儿子长大了，是应该出去闯一闯了，虽然有万分的不舍，但是决不能因为自己的小小私心，影响了孩子一辈子的前途。自从 CJ 出生后，自己没有再哭过，却也没有再笑过。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 CJ 抚养长大，没有怨言，也没有后悔，如今，儿子终于要展翅高飞了，高兴却又不舍。坚强的女人，第一次微笑，第一次流泪

第五章 拉斯维加斯

终于，乔治一行人带着 CJ，来到了他们西部的大本营——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一间豪华赌场。

这间赌场是乔治和彼特一起开的。一开始他们只是想利用这间赌场做为掩护，清洗他们贩卖军火而得来的黑钱。但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赌场的本身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盈利。于是，他们开始认真照料起这个赌场，使它渐渐的成为了拉斯维加斯数一数二的赌场。

如今，赌场由乔治来打理，而彼特，则继续负责军火的贩卖。

豪华的赌场内，人来人往，美女佳肴，大家极尽奢华的享受着。

CJ 趴在乔治办公室的窗户上，看着人来人往的景象，这间办公室是赌场内位置最好的，它可以把赌场最繁华地方一目了然的尽收眼底。CJ 怎么也不敢相信，背后的这个人，居然是眼前这繁荣景象的拥有者。

"嘿，小 CJ，你过来。"乔治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叠钱，"这个给你，一会我会找人带你去打扮

下，然后你就拿着这些钱去赌场好好的玩一玩。"

CJ 望着眼前的钱，犹豫着是该拿还是不该拿。

"快点拿着"乔治开口了，"今天玩的痛快点，明天我会带你去看你的彼特叔叔，他以前可也是你父亲的好朋友啊。"

CJ 不知所措的接过了那叠钱，别说拥有，他以前可是连看都没看见过那么多的美圆。

人靠衣装这句话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手下人帮着 CJ 精心打造了一番：笔挺的礼服，油亮的皮鞋。使得 CJ 立刻象换了个人似的，好似生来就是高高在上的的公子哥。

打扮完毕，CJ 来到了赌场，换好了筹码，开始盲目地四处游荡起来。他不知道他应该玩哪些东西，确切的说，他不知道该如何花掉手上的这笔钱。于是，他决定去门口透透气。

赌场外依然是那么的豪华，名贵的跑车，漂亮的喷泉。看着眼前的景象，CJ 暗自感叹着世事的难料，眼前的景象，居然就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觉得激动，又觉得有点荒唐和可笑。想着想着，CJ 不自觉的撇了撇嘴。

忽然，两个人引起了 CJ 的注意，仿佛是父女两，又好象不是。他们的争吵引起了很多人的驻足观看年纪大的拉扯着那个女孩，而女孩则拼命的抵抗。忽然，那个年纪大的家伙挥手狠狠给了女孩一巴掌。女孩摔倒在了地上，用手捂着渗着血丝的脸哭泣着。那个家伙似乎仍不肯罢休，一边硬拽着地上的女孩，一边嘴里骂着难听的脏话。女孩没有再反抗，只是默默的哭泣着。

不知道为什么，CJ 忽然从内心产生出一种无法言语的痛，他看着那个女孩，红肿的双眼透着一丝哀怨，枯黄的头发在苍白的皮肤下显的是那么的无力。CJ 一直看着那个女孩，看着她被拖入汽车，远远驶去......

这一突如而来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另 CJ 的情绪变的相当的低落。他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了，他忽然感觉很累，于是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CJ 起的很早，他昨晚失眠了，直到凌晨 3、4 点的时候才勉强睡着。在睡梦中，他看见了自己的母亲，也看见了那个女孩。他看着母亲带领着女孩越走越远，他急忙大声呼喊。结果这一喊，把自己从睡梦中喊醒了。

10 点整，乔治很准时的来到了 CJ 房间的门口，此时的 CJ 早已经整理完毕，等待上路了。

路途很长，也很颠簸，CJ 勉强在摇摆不定的车厢里小睡了一会。最后，车子停靠在了一个小镇上，荒凉的小镇。他们一行人下了车，然后换乘了一辆早已经在小镇等候的吉普车。吉普车一路饶着山路盘旋着，终于来到山顶。只见一间巨大的别墅耸立在山间，周围绿树成林，相当隐蔽的地方！

还没下车，就已经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迎了上来。CJ 知道，这个就是彼特。

彼特热情的拥着 CJ 和乔治进入了别墅，随后他们享用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又愉快的畅聊了一下午。

傍晚时分，乔治和 CJ 打算告别离开了，在临走时，彼特叫住了 CJ："嘿，小家伙，等等，我有样礼物送给你。"说完，彼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打开盒子，一把做工精美的小手枪赫然在目。

CJ 惊喜的收下了，虽然他不知道他要手枪来做什么，可是，直觉告诉他，他喜欢。

第六章 谈判

来到拉斯维加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CJ 每天除了吃就是玩。在别人眼里，这是多么值得羡慕的一件事情。可是，CJ 并不觉得快活，因为每天的无所事事对于他，完全就是一种折磨，一种痛苦。终于，CJ 去找了乔治。

"乔治叔叔，我可以进来么？"CJ 在乔治办公室门外小心的询问着。

"哦，等...哦，当然，进...进来吧。"乔治的语气有点奇怪

CJ 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正好瞥见了乔治挂上了电话。

乔治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望着 CJ："嘿，小 CJ，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谁那么大胆，快来告诉你乔治叔叔。"

CJ 看着乔治，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毕竟，来到了这里，已经受到了几乎无微不至的照顾，又怎么能抱怨呢？

乔治温和的看着 CJ："孩子，有什么事就说吧，不要害怕。如今，我是你最亲的人，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一定帮你解决。你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我想，我想找一些事做做。"CJ 开口了，"每天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难受。"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你想干些什么呢？"乔治笑了起来

"我，我要干大事，象教父那样！"

"那又何必呢？如今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那样的事呢。要知道，那样的事是相当危险的，弄不好是会送命的。"乔治忽然对这个孩子感起了兴趣。

"我不怕危险，我也不怕死。"CJ 低声的说到，"我只想做大事，做大人物。在贫民窟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往上爬，只有那样，才不会受欺负，才不会挨饿。"

"哈哈哈"乔治大笑起来，"可是，孩子，如今你已经不会挨饿了，你不会再受到别人的欺负，你可以得到几乎你所想要的一切啊。"

CJ 涨红了脸，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乔治。虽然内心充满了渴望，但是却无法表达出来。忽然，乔治严肃起来："你真的想么？你真的不怕死么？"

CJ 用力地对着乔治点着头

乔治和 CJ 对视着，一阵沉默之后......

"唉，这里始终都是要交给你的，也是该锻炼你的时候了。"乔治低声的说着。"这是一份十分危险的行业，虽然我们表面看起来十分的风光。可是，背地里的残酷是别人所不认知的，如果你介入进来，你的生活将完全的改变，你的生命也将得不到保障，你还愿意么？"

“恩，我不怕，我愿意！”CJ 大声的回答

“你真的不后悔你所做的决定么？”乔治问到。

“不后悔，真的，我不会后悔！”

“好吧。”乔治有些失落又有些惊喜。失落的是，眼前的这个孩子从此将走上一条不归路，万一有所闪失的话，他怎么对的起为自己而死的兄弟。惊喜的是，眼前的 CJ 多么象他当年的父亲，从他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不久的将来，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下个礼拜我有个谈判，届时你和我一起去吧。”

“真的？”CJ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有想到居然那么快就可以去见识如此的场面，在他从书中的了解，谈判就是那些勾心斗角，惊心动魄，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场面。想到这，他不自觉的摸了摸腰间那把精致的小枪。

“是的，和我一起去。”乔治说到，“你先去好好的休息吧，到时我会派人来接你的。”

“是的”CJ 说便转身离开了。

一周以后，乔治果然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派人来接 CJ 了。

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一间会所前。会所前站了许多人，看见乔治他们来了，都上前来迎接他们，其中以一个老头为首。

CJ 隐隐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老头，只是来不及多想，就早已被热情的人群拥入会所中。

会议室相当豪华，大家谈判的气氛相当融洽，仿佛就是一次简单的聚会，丝毫没有 CJ 想的那么激烈和紧张。他有些失望，开始无聊地东张西望起来。可惜，周围除了站立严肃的保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东西。

“咚、咚、咚”忽然有人敲门，随后走进来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子，大家都注视着她，CJ 也是。

“克丽丝，怎么现在才来，都让客人等急了”那老头不满意地说着“来来来，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小女克丽丝。克丽丝，怎么还不和客人们打招呼？真没有礼貌”

“恩~大家好，我是克丽丝。”那女子淡淡的说着。然后，她安静地坐在那个老头的身边，低着头。

CJ 看着那女孩，忽然想起了那夜赌场外的一幕“是她，一定是她”CJ 暗暗的叫道。这就是那夜晚上 CJ

看见的女孩。

谈判还在继续着，CJ 早已经不关心谈判的内容了，他一直盯着那个女孩。那女孩仿佛发现了 CJ 的目光，把她的头低的更低了。时间过的很快，谈判转眼就结束了，似乎大家对结果相当满意。老头执意留乔治他们享用晚餐。乔治不置可否地看了看 CJ，忽然发现这个小子的表情非常奇怪。不经意间，他发现了克丽丝的表情也同样奇怪。一秒后，乔治爽快地答应了那老头的邀请。

晚餐后，大家随意地坐着聊天，而 CJ 则四处寻找着女孩的身影。终于，在泳池边，他发现了克丽丝。她一个人正呆呆地坐着，微风轻拂着她的长发，简直美极了。CJ 站在女孩背后，显得焦急不安，因为他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上前与她搭话。

克丽丝发现了 CJ，泳池的倒影出卖了 CJ，她回头看了看 CJ，对他微微一笑。向他招了招手。

CJ 惊呆了，他早已经没有了知觉，以至于丝毫没有理解到招手的含义，仍就呆呆的站在那里。

“嘿，你想一直站在那里么？”

“她的声音真美”CJ 暗暗地想着“啊？啊，什么。哦”CJ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为自己的迟钝而感到

懊悔，撇了撇嘴，不好意思地走到了克丽丝的身边......

他们就这样淡淡地坐着，静静地聊着，没有杂念夜晚，一切是显得那么的美好。

终于，乔治他们要走了~~他呼喊着 CJ。

“克丽丝”

“恩？”

“我，我要走了。”

“是呢，时间过的真快，那么，我们还会再见的，对么？”

“是，是吧”CJ 有些犹豫，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黑人，根本不配和克丽丝那样的人做朋友。

“恩，那么再见了，今晚我过的很愉快，谢谢！”

“我也是，那么再见了”说完，CJ 依依不舍的离开了...... 难忘的夜晚，难忘的人，CJ 知道自己再想些什么，只是他觉得可笑。他脑袋里反复回饶着克丽丝

的话，又是一个不眠夜！

第七章 瓦解

自从那次谈判以来已经很久了，可是 CJ 对克丽丝的想念却是有增无减。这天，他坐在乔治的

办公室里呆呆地看着赌场内的人来人往，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忽然，赌场一阵骚动，CJ 瞄了一眼，立即准备赶到现场去。如今的 CJ 已经不是当时无所事事的 CJ 了，谈判以后，乔治尽量地在各方面都锻炼着 CJ，CJ 学的很快，如今的他，已经可以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了。

来到现场，那个闹事的家伙早已经被巡逻的保镖抓了起来。CJ 略微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原来那个家伙输了钱不肯认帐，在那里闹事。然而，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处理的方法就是将那人揍上一顿，然后扔出赌场了事。可是这次却没有这么简单。那人自称是侯选议员威尔森的手下，而那个威尔森，则是当地的重要人物，如果他赢得这次议员的选举，那么，包括乔治在内的人，都要竭力的巴结这位大人物。因为没有他的庇护，在这里做任何事情，都将得不到支持。那么，最终的结局只有夹起包袱滚蛋！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也不能放了这个家伙，因为这个家伙打伤了 CJ 的一位手下，他必须给兄弟们

一个交代。

CJ 命令保镖们先把这个家伙软禁起来，等待乔治回来处理......

乔治回来了，在 CJ 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了软禁那家伙的房间。

那家伙很拽地躺在沙发上，看见乔治他们来了，爱理不理的样子。

此时的乔治已经大致了解到了那个人的情况，这个人名叫史密斯，是威尔森最器重的助手。乔治觉得头疼，怎么会遇上这么一件麻烦事。如今正是议员大选的日子，两位侯选议员正纷纷在拉票好帮助自己在大选中获胜。可是，如今两位议员的势力不相上下，得罪了哪一边都很危险，所以自己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好等到情势明朗的那一天。

如今遇上这么一件事。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就这么放了他，兄弟们那不好交代，不放的话，就得罪了威尔森，万一这次威尔森当选议员，那么，离自己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正当他隐隐有了决定放掉那个家伙的时候，雷纳议员前来拜访了，乔治连忙出去迎接。将那个史密斯丢在了房间里。很明显，雷纳是来拉选票的，他的态度明确，希望乔治支持他。他承诺，如果他竞选成功，那么包括乔治在内所有支持他的人，都将得到巨大的回报，包括打压其他赌场的生意来帮助乔治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如果乔治不答应支持他的话，那么，一旦他竞选成功以后，乔治将会得到他的惩罚。

在雷纳咄咄逼人的话语下，乔治没有机会选择，他只能搏一下了，他答应了雷纳的要求，然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力支持雷纳并且祈祷雷纳竞选获胜。那么，他才能在拉斯维加斯继续他的买卖。

在送走了雷纳之后，乔治命令 CJ 将史密斯除掉，只能怪那个家伙不走运了，谁叫他是威尔森的得力助手呢？除掉了他，就等于除掉了威尔森的左膀右臂。可以趁此机会大大的打击一下威尔森的势力。而且，那个家伙的嘴脸，着实让乔治觉得厌恶。

CJ 和他的助手 BIG SMOKE 来到了房间里。

CJ 说："你可以走了"

那家伙得意的站起了身，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瞧你们这些熊样，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还不是不敢对我怎么样。"说完，他拾起了沙发上的外套。

BIG SMOKE 趁着他转身拿衣服的机会，拿出藏在身后的棒球棒狠狠地向那个家伙的脑袋砸了过去。那个家伙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昏倒过去。

随后，CJ 和 BIG SMOKE 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麻袋，将史密斯装了进去，然后开车去了海边将这个倒霉的家伙沉入了海底。

事情做的十分顺利，没过多久，CJ 就将这件事淡忘了。

随着大选的临近，乔治也变的相当忙碌。有时。甚至可以看到彼特也来到赌场商量着什么。

原来，随着大选的来临，支持双方的势力都渐渐浮出水面了。于是，各方面的冲突也渐渐多了起来。而最近，据说位于北面的一家赌场被一伙势力接管了，那伙势力相当的猖狂，渐渐控制了那块区域。随后，越来越多的人来赌场闹事。

乔治明白这是对方的挑衅，不过，他没准备忍让，因为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一丝薄弱的表现，都将另对方更近一步。这样，对雷纳的竞选着实不利。

竞选终于开始了，第一次投票雷纳占据 45%的选票，而威尔森占据了 44%的选票。剩下 11%的选票处于中立状态。但由于双方的选票都没有超过半数。所以 10 日后将再次选举。于是双方都开始为最后的 11%的选票做最后的努力了。

乔治去拜访了东区一家歌舞院的拥有者毕利，他们的家族在东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如果他愿意

支持雷纳的话，那么，雷纳简直就可以将胜利纳入囊中了。

商议的节奏进行的十分缓慢，毕利那家伙始终在拖着时间，想等着最后的时间和议员们迫切的心理获取更大的利益。

眼看离最后的竞选还有一天的时间了，乔治按捺不住了，他带着 CJ 连夜赶去了毕利的家里，答应了那个小人入股自己赌场的要求，因为如果雷纳选举失败的话，自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雷纳也答应选举成功后，给予乔治更多的利益做为补偿。

事情终于办完了，乔治疲惫的回到家，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准备好好休息来迎接明天的胜利。

第二天的竞选如期进行，此时的乔治坐在电视机前轻松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因为及时地拉拢了毕利，他们如今只需要等待着结果的公布，然后大大的庆祝了。

电视里的雷纳显的意气风发，他已经知道乔治搞定了毕利，所以非常的得意。

忽然，电视的镜头一阵摇晃，现场显的十分狼狈。然后出现了两位警察......

原来，毕利死了，毕利死在了竞选前一天的晚上，有人向警察提供了线索，在那个录象当中，只有乔治和 CJ 去过毕利的家，而众所周知，乔治是雷纳的人......

选举就以如此狼狈的结局结束了，很明显，是威尔森的人捣的鬼。但是，乔治他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因为，录象带中出现的是他们。

乔治知道大事不妙了，在此关键时刻，他决定一个人承担这个恶果。他命人帮 CJ 准备好了去日本的机票，让他尽快离开，跑的越远越好。

然后，威尔森顺利当选了议员，雷纳接受调查，乔治被捕，而 CJ 在逃。赌场也在一个星期后由一个势力接管。幸好的是，由于彼特平时很少来到赌场，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因此没有被牵扯进去。

不过也必须安静一阵子了。

新鬼武者武侠同仁——醍醐的花见

苏罗非萨

传说，有世界的不知哪个角落，有一个叫"醍醐寺"的地方，那里一年四季如春，风景宜人。在"醍醐寺"里，长着一棵巨大的樱花树。

传说，这棵樱花树每过五十年才会开一次花。它的花瓣光彩夺目，比阳光更绚烂；色彩艳丽，比彩虹更斑斓；气味芬芳，比春风更和煦。但它的花期极短，当你看到它花朵盛开的瞬间，它就已经枯萎了，流星划过天际的时间与之相比，长久的就像是永恒。

传说，如果你能够在它开花的时候直到花谢这一瞬间许下一个愿望，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愿望，都一定可以实现。因此，这棵树，也被人们称为："幻魔之母树"。

而在醍醐寺里欣赏幻魔之母树樱花盛放的这种传说的美景，就被人称之为——

醍醐的花见

▪ 柳生 十兵卫 茜 ▪

苍鬼刚从酒馆出来，就听到一阵惨叫。扭头一看，又是本地的那两个不争气的混混，正被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红衣少女打的抱头鼠窜。

苍鬼信步走到他们的面前，在少女的面前停住脚步："喂~喂，请不要在这里打架吧！"

少女似乎意犹未尽，怒道："搞没搞错，是他们先来招惹我的！"

苍鬼耸肩："我当然知道......不过，还是请你把刀收起来吧，会给大街上其它人造成困扰的。"

那两个混混在苍鬼插进来的时候，立即踉踉跄跄爬起来打算趁乱溜掉。

少女看出他们的意图，怒冲冲的把刀对准了苍鬼，道："快给我让开！"

苍鬼叹了口气："饶过他们不行吗？你看他们已经在讨饶了。"在苍鬼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两个混混已经飞也似的逃去无踪了。

"你......"苍鬼不让路那少女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两人消失在视线中，很不甘心的把刀锋对准了他："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吧？"

"我是路过的......"苍鬼还没说完，那少女就举着刀冲了过来："那么你受死吧~！"

这打得算是哪和哪的架啊。苍鬼有点哭笑不得，微闪身抬手在那少女手腕上一托，人已转过身来，伸肘在那少女咽喉处撞去。那少女反应奇快，苍鬼手肘一抬，她便看出意图，后空翻向后越开，拿刀的手势已与之前有了些许差别，刀尖却仍然直指着苍鬼，似乎在考虑下一步要从哪儿开始进攻。

“别打了吧。”苍鬼却没有追赶的意思，“你气还没消吗？”

那少女微怔，突然发现自己现在与苍鬼打架似乎已经与当初追赶那两个混混的目的悖去太远，自觉也颇无意义，收了刀，眼神却仍然警觉：“喂，你居然可以一招之内逼退我，你很不简单呢，凭你这样的武艺，为什么要和那样不入流的混混搅在一起呢？”

苍鬼摊摊手：“我从来也没说过那是我朋友吧？我想制止你们是因为街上这么多人......你们打架难免不会伤到无辜。”

少女皱起双眉，用力点头，出人意料的干脆道：“说得也是。好吧，那不和你计较了。”说着便转身欲走，却又停住脚步，回过身来：“不对！”她又走向苍鬼，叉起腰来：“那我被他们偷去的钱包呢？你让我以后几个月怎么生活？”

苍鬼有点头大：“要不......你的家人在哪儿，我去联系他们来接你......”

少女用力挥手：“谁要回家啊！我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我要去醍醐寺！”

“醍醐寺？”苍鬼怪叫，“怎么会想到要去这么个奇怪地方？”

少女道：“怎么啦？有什么不对？你没听过那个传说？每五十年才开一次花的‘幻魔之母树’......”

苍鬼挥手打断少女的话：“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传说我当然听过，可是......这毕竟只是个传说吧？”

少女道：“不是！我听说这是真事！因为五十年前，似乎真的有人许了愿望，然后还被实现了！”

苍鬼道：“好吧，就算这是真事，可是你又为什么要去找那个玄幻的......呃，我是说，有什么事非要去找那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幻魔的母树’呢？”

少女道：“当然是有愿望啦～！人生怎么也会有那么一两个渴望实现的愿望吧！”

苍鬼耸耸肩转过身，少女以为他要跑路，急道：“等下！”他又回过身道：“我当然有。不过我觉得，与其花费我的青春和时间去找那些都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传说，还不如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梦想。”

少女沉默了片刻，抬头迎视他的眼：“你不明白......有些愿望，无法实现就是无法实现，是依靠人类的力量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苍鬼抿起唇，少女又道：“你少管那么多！反正，你要赔我路费！”她舒开羊脂玉手，纤纤十指向苍鬼摊过来。

苍鬼苦笑：“你真像哪家娇惯出来的千金大小姐。”

少女怒而后退，弯腰手搭在了剑柄上：“居然敢出口侮辱本姑娘！”说话间“呛”一声短剑已经出梢，直指向苍鬼：“告诉你，本姑娘可是柳生家第三代传承人：柳生十兵卫茜！下次要是再敢用这种口气对本姑娘说话，我要你好看！”

“要我好看？怎么要我好看？”苍鬼双手抱胸，“你不是偷跑出来的吗？‘柳生’可是很出名的大家族呢，我有个朋友就是柳生家的......”

柳生茜顿时面无人色：“等......等下......”她的脸突然笑得阳光灿烂，“我说，鬼哥哥啊～～～”

苍鬼后退了一步：“干......干嘛突然笑这么恶心？”

柳生茜道："那......那这样好不，要是你认识刚才那两个混混......帮我把钱追回来，我就当没发生过这些事，怎么样？"

说来说去还是得缠着他一阵了吧，唉，早知道理想不是这么容易实现。

"好吧。"苍鬼回答，"说到底也的确是我的错，也的确是应该由我来帮你找回路资的呢。"

▪ 灰烬之苍鬼 ▪

"大人您回来啦～！您是想先吃饭，还是想先洗澡？"

连住店的钱都没有，柳生茜只得跟着苍鬼回到苍鬼所住的地方。一推开门就吓一跳，一个大约七八岁、牙都没长全的小男孩蹦蹦嗒嗒就跳了出来。

"先为柳生小姐倒茶吧，米之吉。"苍鬼道。

再打量这房子，更是令柳生茜啧啧出声。这也能住人？一堆破木板搭的桌子，一个大箱子上面盖条草席就叫床。

"你平时就住在这儿？"柳生茜上下打量着苍鬼，"看你修养不差，我还以为你也是哪个有钱人家公子哥呢。"

"这和住的地方没关系吧。"苍鬼道，"要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连张草席铺地也是没有的呢。"

柳生茜不以为意的撇撇嘴："如果长得身强体状就像偷我钱包的那两个混混，没饭吃、没房住又有什么打紧？就怕他们不知道要自力更生，非要去偷去骗去乞讨，那才可怜。"

苍鬼脸色微变，嘴角微微抽动，没有答话。

米之吉把茶端上，道："柳生小姐，请喝茶！"

柳生茜跳了起来，指着胸口道："是十兵卫啊！柳生十兵卫茜！不要随便省略别人的名字啊！"

米之吉显是吓了一跳，苍鬼忙举手道："好好，十兵卫。"他道，"米之吉，你去做饭吧，这边交给我。"

等米之吉出房间，苍鬼道："那么......所谓'五十年前有人许了愿而且还实现了'这件事，你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我爷爷的研究笔记。"十兵卫重新落坐，"我爷爷的研究笔记上写着，五十年前，地点不明，原因不明的地方，有一个姓名不明、来历不明、长相不明的男人在'幻魔之母树'花开的瞬间许了一个内容不明的愿望——喂，你要死啊？"

她还没说完，苍鬼就已经无力的躺到了地上。

"这算什么'研究'？"苍鬼道，"这比传说更虚幻！"

十兵卫道："第一，这是我爷爷的研究笔记，第二，五十年前提出愿望的似乎是，希望能够得到天

下......结果，他就真的打败了上一朝的织田信长，而代替他得到了天下！”

苍鬼吃了一惊：“什么？”

十兵卫道：“不错，那个男人就是丰臣秀吉！”

“不可能！”苍鬼立即道，“这决无可能，肯定是假的。”

十兵卫怒道：“你太失礼了！居然这样否定我爷爷的研究！”

苍鬼道：“本来就是前后矛盾的故事！前面说是什么地点不明、身份不明......后面却又突然跳出这样的结论，根本不合情理的嘛！”

十兵卫道：“你又怎么知道？本来又傻又瘦小的丰臣秀吉，突然从五十年前开始发迹（纯属胡说！好孩子们千万不要相信）......难道你就一点不觉得可疑？”

苍鬼很不高兴的道：“我到觉得有可疑的是你。看不到别人的努力就随便下这样的结论，你的爷爷明显也高明不到哪儿去！”

十兵卫又一次跳了起来，气得嘴唇也哆嗦了：“你......你到底是什么？你有胆就报上你的大名，我一定会牢牢的记住！”

“我叫......”苍鬼微一犹豫，“也没什么特别的，”他回答，“你就叫我苍鬼吧。”

十兵卫却吃了一惊：“苍鬼，灰烬的苍鬼！”她道，“你就是最近一直在暗中破坏丰臣工厂的那个人？”

苍鬼也是一惊：“你怎么知道？”

十兵卫得意道：“小看了我们柳生家的情报网，可有得你的苦头吃。”又道，“既然你也在和丰臣秀吉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为敌，不如咱们就一起干吧！”

苍鬼怔道：“一起干嘛？”

十兵卫道：“笨啊～～～你，一起去和丰臣秀吉捣乱啊！”

苍鬼皱眉摆手道：“少来！我干的事可不像是你们小孩子过家家酒。”

十兵卫怒道：“苍鬼！你已经第三次如此出言激怒本小姐了，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说罢抽出剑蹂身就向苍鬼冲了过来。

苍鬼的房间十分狭小，而十兵卫的柳生剑法使得却是小太刀，比正常的日本武士刀短上三分之一，挥舞起来力量虽有不足，速度却是很快，而且招式灵巧多变，在这样狭小的房间中战斗简直如鱼得水。

苍鬼一见她拔刀立即后退，右膝微曲，伸手将斜放在床边的一把大太刀抄在手中，反手护在身前，十兵卫接连三刀砍来，却全被苍鬼用大太刀挡下。狭小的房间反而成了苍鬼的有利条件。

十兵卫急攻如雨，进退小小房间，竟未打翻一样家具——虽然本来也就没什么家具。苍鬼急刀如风，一把大刀在他手中灵活的如同十兵卫手中小太刀。

苍鬼道："住手啊！你也差不多一点吧！"

十兵卫怒道："除非你收回你的话！对爷爷的侮辱，对我的侮辱！"

两人说话间已经相斗十余招。十余招还不能分出胜负，这在当时的日本武士的打斗之中是非常少见的了。苍鬼沉默，仍然没有对自己的言论有什么表示，但招式却明显已经有点松懈了。十兵卫看准破绽挥刀从苍鬼的大太刀的缝隙间插过，苍鬼连忙收刀侧头避让，十兵卫左手持刀鞘已然跟上。这一招名为"双龙闪"（请绯村迷们不要打我......），是柳生剑法的里奥义之一，本来应是双剑齐使方显厉害，但十兵卫毕竟年纪幼小，里奥义还并未精熟，使柳生流剑术的时候还未到可以同使双剑的时候，所以她出门为了减轻行囊就只带了一把刀出来，这一招出的急了，她用刀鞘代替了本来应该握于左手的小太刀，但出其不意苍鬼的脑袋还是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击，闷哼一声便向一旁仰倒。

十兵卫见终于见效，也不追击，收刀而立于苍鬼面前，得意洋洋的道："哼！这就是小看我们柳生家的下场！"

苍鬼听她说完了这句话，才从地上爬坐起来，道："是啊是啊......柳生流刀法果然名不虚传。喂，我说，你根本就是个小子假扮做女生来的吧？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十兵卫叉腰道："哼女人味能用来干嘛？退寇杀敌，还是斩妖除魔？你要是把心思少放一点在女人身上，也不会中我这一招了！"

苍鬼摸摸鼻子道："那可未必，你可是女中豪杰啊。"

十兵卫听他这样说，脸色微微一红，嗫嚅半晌，轻轻道："要不是有十成的把握，我也是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她蹲下身和苍鬼平视，"喂，认真的听我说，咱们合作怎样？"

苍鬼听她仍然执着于自己的念头，不由头痛，勉强道："你......你到底想怎样？"

十兵卫道："你毁了不少丰臣秀吉的幻魔兵工厂，"她道，"下次，带上我怎样？我想，说不定他工厂里，会有关于五十年前的事情的一点端睨，也说不定呢！"

苍鬼皱眉道："都说了这可不是小孩子的玩意......"他看到十兵卫举刀连忙改口，"嗯，当然，你已经这么成熟稳重另当别论。"

"不是很好吗？"突然米之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手上还端着饭菜，"苍鬼大人和身手矫健的柳......十兵卫小姐联手，不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美事吗？苍鬼大人～～"

苍鬼无奈的摊摊手："好吧！——但是你要答应我，一有感觉不对就立即逃走，千万不要被抓。——你也不想给你们柳生家族的脸上摸黑吧？"

十兵卫嘿嘿冷笑："你以为我是谁？柳生家的探索术可是天下第一！以后有了我在，他丰臣工厂里什么阴森恐怖的小密道我都能给找出来！"

苍鬼头痛道："哦，是吗，那就拜托了......"

十兵卫靠近他，贼兮兮的问："那——之后，咱们的下一步目标是？"

苍鬼后退一步道："萨塔岭。我打听到，那里似乎藏有丰臣的幻魔兵工厂。"

▪ 南光坊 天海 ▪

萨塔岭幻魔兵工厂座落在骏河原不远的山中，，要去那工厂要先通过一段山路，苍鬼拗不过十兵卫，只得带了她同行，走到一半时就看到路边看守的幻魔兵。十兵卫头一次见到那些幻魔兵的可怕的模样，吓了一跳，一出手就是柳生剑法单刀秘奥义"红樱乱舞"，那小兵连吭也没吭一声便仰天化为烟尘，一股怪味扑来冲得十兵卫头晕脑胀，待见眼光刀光一闪，才发现另一小兵已经举刀砍到，自己却已经闪避不及。下意识举刀往身前一挡，苍鬼抢到她身前一刀斩落，那小兵被劈为两半，照样吭也没吭就化为了烟尘。

十兵卫有些反应不过来，道："这......这就是......"

苍鬼道："嗯，如果你喜欢，可以叫'幻魔'。"

十兵卫道："怎么......柳生家的刀斩起来都感觉这么生涩......这就是......"她突然省悟，回身对苍鬼道："它们叫'幻魔'？听，名字都一样，肯定是当年的愿望许下的！不然世上哪会来这样的怪东西！"

苍鬼道："不，这种名叫'幻魔'的生物，早在织田信长统一天下的时代就有了。"

十兵卫丧气道："哦，是这样啊。"又有点不甘心，道，"那当时我怎么没有听说？"

苍鬼道："当时'幻魔'本来是织田信长想作为切礼，留着打德川家康的，却不料后院明智光秀起火在先，'幻魔兵'便没有用上。"

十兵卫道："那照这样说来，现在天下统一安定，就更没有使用幻魔兵的必要了，丰臣秀吉......难道是在策划什么新的战争吗？"

苍鬼叹道："无论他在策划什么，'幻魔'这种东西存在于世，就是对人类的威胁！"说话间突然回身纵身一跃，一刀将一个偷偷摸过来的幻魔兵斩为两截。

十兵卫猛然一惊，道："你的武艺似乎比我高得多......"苍鬼道："小心！"又是数刀斩过，只听那些幻魔兵肢体被斩断的奇怪声音不断传来，苍鬼已然杀开一条通路，回头对十兵卫道："我来吸引他们的兵力，你身材小，说不定可以先钻过去。"说着往通路旁的小山道一指。

十兵卫问："那你呢？"苍鬼耸肩："我不打紧，你别忘了给我开门。"十兵卫道："不成问题！"说罢伸手按于剑柄，矮身便向小路穿行而入。

她虽不识路，但机灵异常，见有幻魔出没的山隘便抢上，一路上也没遇到什么强硬的抵抗，只有三三两两几个杂兵，待得发现她的时候，十兵卫出手如电，早收拾了。只是山道弯曲，难免会有绕路，待转过一道山角，果见幻魔兵工厂的墙壁上忽明忽暗，几簇鬼火。工厂的大门与围墙皆是由巨木所制，高达一丈余，墙基宽阔结实。十兵卫窃喜，伸手抽刀扎在墙上，借这一扎之力飞身空翻膝盖攀住墙头，手腕一抖剑从墙上拔下，腰上使力跃上墙头。

工厂里面的守备反不如外面严密，只听得似乎不远处有什么机械类铮铮做响。十兵卫自围墙匍匐前进，向外窥探，只见苍鬼正在大门不远处，举大太刀与数个拿大斧头的幻魔兵斗在一处。那举斧头的大兵身材修长，拿头巨斧竟混若无物。苍鬼大太刀使开来，力道沉猛，那数名斧兵反被苍鬼打得手忙脚乱。只是斧头兵数量太多，间或有弓兵在一旁放冷箭，苍鬼一时也不易取胜。

十兵卫自墙头跃下，放倒守卫兵打开工厂侧门，连连向苍鬼招手。苍鬼与斧足兵斗得正欢，哪里看得到。十兵卫有些发急，又不敢离门太远，随手从围墙的巨木上撕下来一块树皮，以放苦无的手劲

向外掷出。但树皮轻飘飘实无重量，前行不远便既落地。十兵卫暗骂自己一声笨，这里是山中，哪里没有石头之类，弯腰随手拾来，手腕一抖又再掷出。石头"啪"一声滚落苍鬼的脚边，苍鬼却浑没在意，仍然只是一味剧斗。十兵卫心下有些着恼，又复拾得更大块的向外掷出，苍鬼却仍不在意，大块石头滚落脚边，他只抬脚随便避开，似乎根本忘了她十兵卫的存在。

十兵卫见苍鬼这样忽视自己，心中大是恼怒，抬眼瞄了一眼巨木制的巨大厂门，拔刀切断门栓，弯腰将大门双手平托起于头顶，耍腰奋力向苍鬼砸去。

苍鬼与斧足兵相斗刚占上风，正欲追击，听得身后声音不对，回头一看吓得半死，只见一大爿门扉虎虎生风冲着自己当头就砸了过来。日本古代也有暗器，但大多属苦无、手里箭等，体积较小，大多绑在袖子里或大腿上，用着方便。有暗器的历史以来，会用这么大的巨木门扉做暗器的，十兵卫也算是头一个。苍鬼侧空翻避开，趴在地上，只感觉那门页紧挨着自己的耳朵飞过，他身前那数名斧足兵躲闪不及，全被撞趴在地，瞬间化为一股发着怪味的烟尘消失了。苍鬼狼狈万状从地上爬起，背上冷汗直冒，回头一望，只见十兵卫得意洋洋坐在墙头冲他招手："早啊鬼哥哥，恭候多时啦！"

苍鬼气道："不是让你给我开门吗？干嘛打我？"

十兵卫指着坏掉的门道："是啊，这不是开了吗？"

苍鬼长叹口气，待得尘土散尽，只听远处数人脚步急奔，似是听到了大门动静，向着这边来了。苍鬼大刀收回刀鞘，向十兵卫道："快来。"伸手将她从墙头拽落，侧身躲入墙边阴影之中。二人刚隐起身形，就听同时数只幻魔张口大叫，声音近在耳边，但幻魔毕竟有别于人类，脑袋似乎颇不好使，只一直在大门里外转圈圈，却不知四下搜索。

苍鬼侧头看着幻魔的动静，心中暗暗着急，不知这些幻魔兵几时才能散去，自己躲在此处迟早会被搜出。却听十兵卫轻轻道："是这里了！"苍鬼回头道："你别乱跑。"十兵卫道："谁乱跑啦？这有密道。"

苍鬼"啊"了一声，探头去看，只见地上原来压着一块石头被十兵卫移去，拔开表面尘土，露出地上一块木板。木板四四方方，上面镶有九颗琉璃，红蓝绿各三颗，散乱的排在木板上。十兵卫道："糟糕，这个是丰臣家族密钥，恐怕只有丰臣家的人才懂得怎么开启，我不会开！"苍鬼问："如果弄错了会怎样？"十兵卫道："不知道。"

越是不知道，才越是感到可怕。

苍鬼伸手推她道："你让开。"十兵卫见他大有要解密码的意思，急道："喂，你不要乱来！"苍鬼耸耸肩："有什么可怕？既然都来到这儿了，难道你想空手回去？"

十兵卫想想也是，便侧身让开。苍鬼探手转动琉璃，才两三下，就听到"卡"的一声，苍鬼道："好了。"十兵卫惊道："不是吧？？丰臣家的密码......这......丰臣家没有能人了吗？居然这么简单就......"见那密道已经打开木板，露出木板下阴森森一道密道，还竖着一支木梯。苍鬼抢先探身下去了，十兵卫急忙跟上。

刚下了一半，突然听到工厂大门处有个男人的声音道："什么事，这样乱？"十兵卫吃了一惊。那声音，难道是"那人"......十兵卫微微偏头，想向大门看上一眼，苍鬼却在下面提醒她快下，她也只好合上木板跳进密道。

初进密道四下里一片漆黑，苍鬼在前而十兵卫在后两人共同摸索前进。苍鬼为免无意碰到十兵卫尴尬，所以故意与她拉开了一段距离，时不时只听十兵卫在身后抱怨怎么连灯都没有，这密道又阴又长还有股怪味，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啊。苍鬼道："听，声音越来越大了，应该离工厂很近了。"说

话间只听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笃"的落在地上。这时密道越走越是宽畅，由远处透出的光线把密道也照得越来越亮。

苍鬼说完这句话，却半晌听不到十兵卫的回答，回头望去，不见十兵卫的踪影。苍鬼一惊，急忙原路返回，又听耳边似有物"笃"一声敲击地面，十兵卫蜷曲着身子，倒在密道一角。

又是"笃"一声脆响，近在耳边。

苍鬼拔出大刀，向四周张望怒喝："什么人？你敢现身出来吗？"

他若说"有本事现身出来"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效果，他那句"敢现身出来"的话音一落，就见眼前似乎涌起一团黑雾，一个全身红色铠甲的男子缓缓自那黑雾中现出身来。那男人一头银发冲天束起，长长垂落脚边，面上带着一副鬼面具，手中握条锡杖，似乎是个僧侣。苍鬼数次听到的那"笃"的一声，便是他将锡杖提起又杵在地上的声音。

苍鬼举刀向他怒喝："你是什么人？你把十兵卫怎样了？"

那人并不答话，反手将锡杖提起，便向苍鬼冲来。苍鬼人侧身让开，反手一刀将那人手中锡杖弹开。那人虽用锡杖，使得却是枪招，借苍鬼一刀之力反转了锡杖，端头一挽向苍鬼又是一连刷刷三招抢攻，被苍鬼一一挡下。僧侣用的锡杖冲天的一端固然或有枪尖可以伤敌，而着地的另一端却是平头，戮在人身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碍，他将锡杖反转了来进攻，明显就是对苍鬼有意容让了。

两手又斗得数招，苍鬼竟始终不能占得上风，想着十兵卫还不知怎样了，心中不由急躁起来，他心中一乱招式不免有些散乱，被那人看出破绽接连两杖刺向他下盘。苍鬼一咬牙豁出去了，不闪不避举刀也向那人一刀斩落，竟是两败剧伤的打法。只听"笃笃"两声，苍鬼左右大腿骨上连中两招，奇痛入骨。同时，苍鬼砍向那人的一刀也斩落在地。

那人微一阖眼，面对苍鬼奋力一斩，表情竟不如何恐惧。苍鬼忍着腿上剧痛把刀收起，心中惦记十兵卫的情况，不再与那人缠斗，返身向十兵卫望去，却听她表情安详，呼吸沉稳，原来是......睡着了。苍鬼哭笑不得："居然这个时候睡觉......"

那人却屹立不倒，似乎根本没有受伤，只是面上的面具一分为二，"啪嗒"掉落在地上，面具之后，露出一张颇为刚毅隽秀的脸庞。

那人看着苍鬼背影，淡然问："为何不下杀手？"

苍鬼也不回头，道："我从不杀人。"

那人唇边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淡淡的微笑，又迅速收起表情道："你就是人称'灰烬'的苍鬼？"

苍鬼见十兵卫没事，也就放下了心，道："对，你是......"

那人伸手打断他的话，道："自我介绍等一下再做吧。"话音未落就突听从密道苍鬼来的方向，有人"虾、虾、虾、虾~~"一串怪笑，缓步向这边走来。

▪ 柳生 宗炬 ▪

那密道的入口自苍鬼下来之后并未封堵严实，只要稍有留意自然就会发现。苍鬼弯腰托起十兵卫，

将她抱到靠近密道里侧比较阴暗的位置，拔出刀挡在她面前。只听四声怪笑之后，那发笑之人也慢慢从阴暗处走近，是个大约三四十岁、披头散发的独眼武士，身着有奇怪花纹的铠甲，左右两胯各悬一柄小太刀。见到苍鬼等人之后，阴阳怪气的道："哎呀？这不是我们可爱的小天天吗？唉唉唉，怎么到处都能见到你啊，也请你适可而止一点可以吗？"又看了一眼苍鬼，微微皱下了眉："哦？小天天还交了新朋友......你是......"他轻敲着额头，"叫做'灰烬的苍鬼'是吗？小苍苍？你又干嘛来了？唉，怎么现在的少男少女哇，到了青春期都这么任性呢。"

苍鬼感觉阴风阵阵，如同一群乌鸦从头顶飞过，一脸骇然的望向那个叫做"小天天"的僧侣。

"小天天"回头白他一眼，又转过头看向来人："你不是一样么？怎么，这么想知道'醍醐的花见'的秘密吗？"

那人脸色微微一变："不好，"他道，又继续走近了少许，"不好，留着你太危险了。"

在说到"险"字时候，他离苍鬼明明尚有丈余距离，可说到"了"字的时候，苍鬼眼前突然白影一晃，那人双刀竟已攻到咫尺眼前。

苍鬼大吃一惊，已然来不及举刀挡架，双腿一屈身体后仰，但觉鼻前一凉，那刀锋几乎是贴着自己的鼻尖划过。那来人变招奇速，一刀不中不待苍鬼转过头来，左手横刀又斜斜向苍鬼斩落。苍鬼惊骇更甚，用力扭腰，侧翻身避开。腿还未伸直，又觉后脑凉意森森，知道那来人转手刀锋已又向自己后脑削来，无暇多想就地扑个滚，转过身苍鬼料到他会接下杀招，眼前尚未视物剑先抬起，却听"当"的一声，果然那人又已经掠到他面前一刀斩落，却与苍鬼剑剑相交，弹了开去。苍鬼双臂都被振得发麻，太刀几欲脱手飞出，脑中却灵光一闪，未喘过一口气，突然回刀劈向那来人左侧腰腹之间，同时那人左手刀已经斩到苍鬼眼前，"小天天"本来脸上一无表情，此时眼看二人要同时血溅当场，却也不仅面色大变。那人变招竟是快到匪夷所思，疾刀进攻的当口却又突然后跃，苍鬼刀大攻击范围极广，那人一跃之后苍鬼的大刀就居然伤他不得，收刀抱胸，凝壁而立。

苍鬼这短短几秒钟时间，竟数次死里逃生，深知今次所对之人，实是生平之所未见的强敌，冷汗淋漓而下。最后一招他死里逃生也实属侥幸：那人双剑齐出，右手一刀刺去趁对手躲避之时左手刀同时刺出，令敌人避无可避，本来威力奇大，苍鬼若不识此招是必被他斩杀，可他机缘巧合，之前见过此招，知道这一招的弱点所在，就是左手出刀之后左腰处的空白。只是这一招使出时速度实在太快，若非像苍鬼这般，见他右手刀甫一动便也疾速回斩，是绝然无法命中的。

两人刚一站定，"小天天"便立即举杖挡在苍鬼身前，向那人道："为何要突然向无关的人下杀手？"那人却不以为意，只是自顾自的摇着头："果然最近沉迷于女色太多了......居然连一个黄毛小子也收拾不了......"

苍鬼不甘于被挡在后面，走出与"小天天"并肩而站，道："你用的是柳生家的拔刀术......你是柳生家的人？"

"在下柳生宗炬喔，小苍苍。"那人仍然阴阳怪气的回答，"你居然识得我们柳生家的拔刀术，果然颇有些眼光呢。"

苍鬼苦笑："怎么最近......和柳生家的人物别有缘似的......"不过也亏得如此，才识出了他使的"双龙闪"。

柳生宗炬却不以为意，道："唉......小天天再加小苍苍......看来这次的情形对我有点不利呀～"

苍鬼转头向"小天天"望去。此人的实力，竟连柳生宗炬也颇为忌惮，刚才与自己对招，虽明知道他是有意容让，却也想不到他竟至如此，连自己的性命也不放在心上。如若自己刚刚一刀斩下未留力，

那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正胡思乱想间忽听身后劲风起，红影跃出，正是十兵卫，高叫一声"看招"一刀向柳生宗炬纵劈而下。柳生宗炬只手执刀，随便挡下，惊讶道："呀？今天出门看来应当算上一卦......"十兵卫身体不待落地，手腕一翻斩向他颈间，柳生宗炬侧头避过，另一手突然抬起，正中十兵卫小腹，十兵卫闷哼一声，向后翻倒，但她身手灵活，眼见要摔跤，在空中却突然转正身子，只是落地之后仍不免后退数步方才站稳。

柳生宗炬道："你又为什么要和这些怪人混在一块？现在的柳生当家对你不好吗？"

苍鬼回头向十兵卫看了一眼，心想他们难道不是一家人吗，却见十兵卫气愤填膺，握刀道："宗炬叔......不，宗炬！只有你这家伙......只有你这家伙......"看表情，似乎随时准备冲过去打架。

"小天天"却突然把锡杖一横，挡住苍鬼和十兵卫，道："今天不如到此为止吧，拙僧似乎与诸位也全是素不相识，不想插手诸位的恩怨，不过拙僧也不想有人犯杀生过，不如到此为止，如何？"

柳生宗炬先收起了刀，耸肩道："在下无所谓，反正你们也是无功而返呢......"

十兵卫尚咬牙切齿，苍鬼却寻思如果"小天天"不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今天肯定讨不得好去，就此收手似乎是上策，但明明已经近在工厂之前，让他就此收手......他微闭下眼，将刀收入鞘中。柳生宗炬待要开口说话，苍鬼却突然转身，向密道深处发足狂奔。

余下三人都是一惊，接着红影晃动，便是"当当当当"一串急响，却是柳生宗炬爆起追敌，却被一直注意他动向的十兵卫举刀拦下，两人的刀法同是柳生流，以快打快，刚一交手便已经换了四招，两人同时落地，又同时爆起，接着又是"当当当当"四声，二人再次落地，十兵卫却再也站立不住，一跤坐倒，显是吃了亏。柳生宗炬正待向苍鬼追去，"小天天"横过锡杖，打斜里向他突然一杖刺来。柳生宗炬急忙收脚，侧过身还了一招，嘴里倘嘟囔："喂喂，说过了不算可不好那！"

"那么请阁下先收手，""小天天"接口道，"连自己的家人都如此下重手，拙僧有些看不过去。"

柳生宗炬似乎对"小天天"的锡杖颇为忌惮，竟不敢硬碰硬，只一直举刀向他身上招呼。"小天天"锡杖舞了开来，柳生宗炬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只是身法迅如脱兔，"小天天"也不易将他制服。十兵卫在旁稍做休息，提刀复又攻上，但只三两招，就又被柳生宗炬逼退。

三人斗的正酣，地面却突然一晃。三人同时一惊，接着阵阵震波不断传来，三人站立也渐感困难，也就都收了手。却听密道尽头隐隐嘶声大作，似乎什么动物正被接连屠宰一般。柳生宗炬皱起眉头，摇头晃脑的道："真是槽糕......"话音未落，突然四下一片尘土大作，一块大石砸下，落在他刚刚站立之所。

"小天天"和十兵卫具是一呆，却听柳生宗炬的声音自石头背后传来："看来这里不怎么安全......小天天，我就先走一步啦！"说话间声音远去。

"咱们也得快点离开才行！"十兵卫反应过来，以柳生宗炬的身手，又怎会被石头砸中，他到是趁机跳到了密道之外，而她和这"小天天"反到被困在石头后面。

"小天天"点点头，与她一前一后向洞口奔去。此时密道内震动剧烈，连洞口也几乎被碎石泯没，二人若非出得快，几乎找寻不到。临到洞口二人回身向洞内遥望，只是洞内已经全是碎石尘土，声音吵杂，什么也瞧不见。洞口也已经开始歪斜，二人不敢多耽，只得抢出洞外。出洞一看，整个工厂的地面都在摇晃，那些幻魔却都只是站在原地傻愣，似乎无人下令，它们便不知如何逃走，连阻挡十兵卫等的行为都没有。二人刚跑出工厂外的山道，突听身后巨响，脚下摇晃要扶着山壁方能站立，

山壁上也不断有碎石被震下。

待得四下寂静，工厂已成一片废墟，幻魔们多半也已被压身废墟之下，放眼望去，竟无一个直立的人。

▪ 目标：伏见城 ▪

“鬼……鬼哥……鬼哥哥！！”十兵卫眼前此般形状，不禁面上变色，向密道入口方向奔去，却又哪里能找寻得到？入口也早已被塌下的碎石埋结实了，根本无迹可寻。

“鬼哥哥！”十兵卫急得只是大叫，“鬼哥哥！”

却听苍山翠谷之间，一遍又一遍的回响：鬼哥哥——鬼哥哥——

除此之外，便无声息。

十兵卫从未经此变故，竟不知如何是好，突听身后“笃”一声轻响，这才想起，身边还有一人。回头只见那红甲僧侣大步走向废墟中央，锡杖抬起，又是“笃”一声击在地上，淡淡道：“在这里。”说着锡杖拨开地上碎石，隐隐露出地上通往地下的另一处入口，虽然也已经变形，却并未毁坏。

十兵卫欢呼一声，急忙抢到洞前，搬开沙石泥土，向内高呼：“鬼哥哥——”

里面隐隐有人回答：“在……唉，都是第五遍回答你啦。”

十兵卫喜道：“鬼哥哥，你没事吧？能出来吗？”

又是一声巨响，苍鬼灰头土脸的从地道入口冒出头，道：“能。”十兵卫伸手将他拉起。见他安然无恙，那红甲僧侣也不禁淡淡一笑，但笑容仍是一闪既隐，若不用心观察，便看不到。

苍鬼拍拍身上的土，道：“今次可说大丰收……走，回‘家’吧，米之吉一定等急了。”

十兵卫道：“是啊是啊，快回去吧～～我快饿死了……”

苍鬼又向那红甲僧侣招呼道：“走，先去我家略坐如何？”

红甲僧侣略一沉吟，点了点头。

于是三人回到骏河原苍鬼居住之地，洗了澡吃饱饭，米之吉把房间打扫干净，三人坐回榻前，苍鬼道：“重新介绍下吧，我是苍鬼，灰烬的苍鬼。”

那红甲僧侣道：“拙僧南光坊天海。”

苍鬼惊讶道：“啊，天海。听说你和石田三成交手数次了。”

天海道：“嗯，但拙僧始终也没占到便宜。”

苍鬼道：“你与石田三成有什么恩怨吗？”

天海叹息道：“恩怨到是没有，只能说，命运如此……”他还未说完，十兵卫早已不满他们一言一语

似乎全当自己不存在，大声道：“我与柳生宗炬那老伙很有恩怨，你们又怎得不问？”

苍鬼失笑：“啊，不知姑娘贵姓？家住何方？今年多大？可有婚嫁......”话没说完就被十兵卫用刀背打翻在地。

天海淡然问十兵卫：“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告知拙僧你的姓名？”

十兵卫挺胸道：“十兵卫，柳生十兵卫茜！”

天海略一皱眉，道：“十兵卫...听说柳生一族，世代最强之人的称号，便是叫做‘十兵卫’......难不成这一代柳生家最强之人，是小姐你？”

十兵卫道：“是啊，怎样，怀疑吗？”

苍鬼啧啧出声：“倒不如说是可怕吧......”

天海伸手拦住举刀欲殴打苍鬼的十兵卫道：“那你是柳生家当家才是...怎么却和自己家人过不去？”

十兵卫道：“宗炬那家伙......早就不是我们柳生家的人了！那家伙......那家伙......”说着，两行清泪顺着脸颊落下。

苍鬼吃了一惊，头一次见到十兵卫流泪，一时也找不到干净的手拍，手忙脚乱抬手替她擦拭。十兵卫平素彪悍威武，此时却像小孩儿一般任他摆布。

天海道：“愿闻其详。”

十兵卫稍微镇定点了，苍鬼扶着她重新坐下，十兵卫道：“本来......本来我们柳生家，实力最强的就是宗炬叔......不，就是宗炬那个乌鸦男了......”苍鬼插口：“乌鸦男？”十兵卫道：“嗯，那家伙平素说话阴阳怪调，还老喜欢说些冷笑话，我们背地里都叫他‘乌鸦男’。”苍鬼想起柳生宗炬那口吻，觉得甚为贴切，忍笑点点头。十兵卫继续道：“可是那个家伙...空有一身傲然剑术，却不思进取，整日只知溜马玩狗养乌鸦......听说因为看上了长井家的一个谁谁姑娘，就非要去长井家做个武士......我爷爷要他回来继承家业，他却道柳生家那点东西，随便找个人练练继承了就得了，何必非要改变他的人生......我爷爷一怒之下......吐血......”她哽咽不已，不能成言。

苍鬼面色微变，似是想起了什么心事，眼神远远飘了开去，喃喃道：“长井......”十兵卫继续道：“后来爷爷过身以后，我去长井家找他，他却很惊讶的说：啊？难道柳生家没有能人了吗？啧啧，真是可惜呀。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口吻。我......于是我......”十兵卫略顿，继续道：“于是我盗用了‘十兵卫’这名字......我一定要找到‘幻魔的母树’...求它赐予我最强的柳生剑术......打倒宗炬那家伙！”

天海面色也是一变，似是也想起了什么心事，眼神也遥遥飘了开去，喃喃道：“醍醐的花见......”

苍鬼与十兵卫同时回过神看他，同声问：“什么？”

天海站起身，道：“五十年开花一次的‘幻魔的母树’......”似乎有什么疑难，犹豫着踱来踱去。

十兵卫性急，抢着问：“你也是在找‘醍醐花见’的资料？”说着向苍鬼斜撇一眼。苍鬼道：“丰臣秀吉他......他应该和‘幻魔母树’无关......”

天海略一怔，反问：“丰臣秀吉？”

十兵卫抢道：“对呀！我爷爷的研究笔记......”天海道：“你爷爷是‘新阴流’剑术唯一承继人柳生石舟

斋宗严吗？"十兵卫点头。苍鬼心下起疑，道："怎么，你认识吗？"天海道："不，并未得识。"又转向十兵卫，问道："你爷爷的研究笔记怎样？"

十兵卫道："我爷爷研究笔记有记载，五十年前有人参加了'醍醐的花见'实现了愿望，而天下的格局，也自五十年前，开始变动了！"天海道："原来如此，所以你爷爷怀疑是丰臣秀吉，也不是没有道理。"十兵卫甚是得意，白了苍鬼一眼。

苍鬼不与她争辩，问天海道："听你的话音，似乎你另有发现。"天海道："拙僧是另有些看法......不过是不是什么有关系的发现尚说不准。"苍鬼问："那和你阻止我们进入秀吉的幻魔兵工场有关系吗？"天海道："拙僧当时以为你们是前来阻止拙僧的敌人......"苍鬼一怔："你的目的......难道也是......"天海道："不错......恐怕同阁下一样......打败丰臣秀吉，捣毁他的兵工厂。——而且和这位小姐一样，"他向十兵卫虚指一下，"拙僧认为与其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去破坏，不如直接找寻'幻魔的母树'来的更快些。"十兵卫接口道："所以才要在丰臣秀吉那儿找线索，是吗？"

苍鬼有点不耐烦了，道："好，"他道，"既然这样，咱们一起去京都吧。"

十兵卫和天海同声反问："京都？"苍鬼道："不错，正是京都。反正你们都对当年事抱有疑问......干脆一起去京都吧。——就算丰臣秀吉那里有什么线索，他也必定会随身携带的，因为他就是那种多疑的人。"十兵卫点头："说得也是。"

天海别有深意的看他一眼，道："阁下对丰臣的事，似乎倒是了解得很。"苍鬼道："是，我是从京都出来的。我知道京都有一条小道，可以直插进伏见城中。"天海扬扬双眉，十兵卫急道："怎么不早说！怎么走？"

苍鬼道："急什么，咱们先吃个饱再睡个好觉......明天一早就出发。"

龙背同仁+游戏心得

苏罗非萨

● 遇 ●

传说，十八年前，这个世界曾沦为地狱。

那完全是一场来历不明的战争，敌人好像都是凭空出现，力量都强到普通人无法匹敌。他们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一路杀向"神喻"所居住的圣殿，把"神喻"逼得弃殿而逃。

然后，英雄出现了。有五个力量强到可以以一挡千的勇者，挺身而出，向这群不知从哪来的敌人挥起了自己的武器。

其中的一位勇者，据说就是现任的大神官长。

但是，五个人之中最强的强者，却不是这位位居万人之上的大神官长，而是一位拿剑的战士。传说他冷酷而强悍，力量足以与神匹敌。他虽是五个人中的首领，却从不与其它任何勇者交谈。他总是出现在战斗的最前锋线上，跨骑一匹红龙，从天而降，红龙的烈炎与那勇者手中的剑，就是死神的招待券。

但是传说的东西，我又能信多少呢？

那场战争已经过去整整十八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后来我曾经想探寻一下战争的真实情况，可是却没有一个再愿意回想起当年的惨状。有一次我向一位看上去很健壮的老兵打探，结果他回忆起了当年，就一口气没上来死掉了。我也就不敢再去碰触人心里的这块禁忌的领域。毕竟对于活下来的人而言，能继续活着，就是最重要的。至于历史怎样，当然也只能由我们这些吟游诗人，去帮助大家记忆。

白雪皑皑的山坡上一个人漫步是件清闲的事，尤其是在战火刚刚燃烧过的世界。人类世界的战争何其惨烈，处处尸横遍野、残垣断壁，但是待上了雪山，远远望去，却只零星的看到斑点的焦黑。在整个大自然里，人类算得了什么？

我弹起十二弦——这是我们吟游诗人常见的乐器，我们经常带着它到处跑——就盘腿坐在雪地里开始歌唱。雪地真是个好地方，声音绝对传不出多远。

"第一天里神创造了黑白交替的世界
"第二天里神创造了山河
"第三天里神创造了在世上生长的万物
"第四天神感到无聊
"将石头投进水中
"于是有了龙——神的第一位奴仆
"第五天神创造了精灵与其它奴仆
"第六天里神创造人

"第七天里神倦怠了
"问自己说'我在追求什么，一切都是这么无聊
"'我要把一切毁灭，好从头来制造'
"查觉了神的意图的龙与神的其它奴仆
"还有人类，惊恐万分
"一起跪在地上，祈求神的宽恕
"他们哭诉：'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如果您能让我们继续生存，敬爱的神
"'我们将永远忠于您，将您敬仰爱慕'
"听到了这泣血的悲呼
"神露出一丝的笑容......"

"啊～！真是少见呢！在这里居然还有人懂得这首歌。"

我心中暗自叫糟，站起身来，见从雪山的另一侧，缓缓的走过一队军人，口气冷漠的调侃道："这首诗是禁诗，已经被封印了将近六十年了，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老一辈的人都会唱，只是不敢唱出口而已。"我扶了扶帽子，尽量的保持我优雅的姿态，"你好，卡达尔阁下，我叫妲达妮亚。"

那个名叫卡达尔的军人明显不想理会我叫什么，只是一挥手给他的手下下着令："把她抓起来！"几个军人就抽出骑士剑向我冲过来——天知道，我可只是屈屈一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小小吟游诗人。

他们抢走了我的十二弦，把我的双手向后反翦铐了起来，我只得随口问道："呃......卡达尔阁下，以您的经验，我这罪会判多少年？"

卡达尔接过我的十二弦，看了半天，才哼了一声："至少十五年吧，如果大神官心情不好，可能根本不经过审判。"

其实我是知道的，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因为唱了禁歌而被判了火刑——为他审判的那个神官正好那两天看她不顺眼。现在我只能祈祷着这个该被诅咒的神能为我派出另一个看我比较顺眼的神官来审判我的罪行。

"您怎么这么有闲情来到这荒僻的雪山来巡视呢。"我有点不满的咕噜着。

那个名叫卡达尔的军官咳嗽了一声，显然不想回答我这个问题，只是道："你，你怎么知道我叫卡达尔？"

"您的士兵这样叫您。"我回答。实际上，他的士兵叫的是"这个该死的该被天杀的吃猪食长猪脑的卡达尔"。

卡达尔有点怪异的回头看了一眼他的兵们，当然不会有谁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这么叫的啦。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我的一生恐怕也不能离开这冰冷的地方了。站在被月光穿过的小铁窗下，我无言的叹息。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在看着这样的铁窗，冰冷的铁栅栏，脏腻腻的墙壁，被各种秽物铺满的地板砖。我

就是在这里长到十二岁的，真是想不到才出去几天就又回来了。

一丝幽幽的烛火从走廊的侧面传来，人未到，几个可怕的被放大无数倍的鬼影子就已经先映在墙上了，脚步声在阴森的地下牢里听起来格外响亮和恐怖——是的，地下牢里也几乎没几个人，战争刚结束，原本关在这里的囚徒们，不是被杀，就是被救走了。

我算不算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位地下牢客人呢......我有点自慰的想。

"......是在无人之处演唱了禁歌吗？"我听见那位神官边走边问。

"是的，无人的雪山上。"一个士兵回答。

"可是毕竟是演唱了禁歌......"另一个听起来相当陌生的声音也插进来，应该是行政官什么的吧。

"在无人之处演唱，可以考虑减刑。"神官说着，光亮越来越亮，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急忙向他们行起曲膝礼：

"早——呃不，晚——呃，凌晨好，各位大人。"

别人还好说，最多只是面对我的行礼冷哼一声，而那个年轻的神官却是大吃了一惊，几乎是失态的冲过来抓住冰冷的铁栅栏："妲......妲达妮亚！怎么会是你？"

我只好继续向他单独行个礼："凌晨好，年轻的神官，你看起来很精神嘛。"

神官的衣角在微微的颤摆，行政长官与士兵全吓了一跳："呃......阿尔巴特大人，你们认识的啊。"

我有点尴尬的笑道："呃，是啊，认识，别来无恙呢。"

行政长官道："等等，妲达妮亚......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猛得抬起头来："啊，你就是阿尔巴特长官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个被烧死的魔女的女儿，妲达妮亚？"

我的脸立即沉了下来，阿尔巴特一直在注意我的神态，立即反驳："不！不是我们说的......是我在考神官资格的时候，从家世资历上查出来的......"

我点了点头。只要不是他父亲说的——当然也是我父亲，只是还能叫他做父亲吗？一抹冷笑挂在我的脸上。

行政长官道："妲达妮亚有魔女的血统，恐怕这事情不简单......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报告给真神议会......"他小心的看着阿尔巴特的脸："就算是阿尔巴特大人的妹妹，也......"

阿尔巴特用力挥动过衣袖："不，克比大人，这事您看......我妹妹的母亲和我妹妹没什么关系不是吗？我妹妹的母亲也已经被处死了，而且我妹妹的行为在情节上看来也是可以减缓刑罚的......"

行政长官提高了声音："可是她有着这样的血缘，而且还在无人山坡上放声高歌六十年前就已经被禁止演唱的禁歌，这难道是偶然吗？我认为绝对不是！"看着我哥哥那焦急的脸颊，口气又软了下来，"当然，就像您说的，阿尔巴特大人，事情说不定没那么严重，可以酌情减刑的。"

"克比大人......"

"行了！"克比用力打断阿尔巴特的话头，"阿尔巴特大人，您才刚当上神官没两年，千万不要绊倒在自己的鞋带上啊。"

阿尔巴特一时无语，克比拍拍他的肩膀，便带着那士兵走了，留下哥哥和我两个人，呆站着。

"我把事情搞砸了。"阿尔巴特不知所措的摆着双手，"怎么办，妲妮？"在没人的时候，他总在会叫他自创给我的小名，妲妮。

"今天...呃不，昨天，是我母亲的忌日。"我背靠着铁栅栏，淡淡的说明我的理由。

"干脆，我现在就打晕典狱长，把你放出来。"阿尔巴特说着，摩拳擦掌就要动手。

"啊，算了吧阿尔巴特，你能打得过那群山一样的士兵吗？"

哥哥带着哭腔："那我该怎么办？好不容易见到了你......却......却又是在这里......"

我淡淡的笑笑，道："如果你能陪着我去真神议会的话，我就原谅你。"

不理会失落的在我身边直转圈的阿尔巴特，我乐得唱段送行的小调：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回归腐土
"这是万物的特性
"如果你先走了，答应你
"我不悲伤
"如果我先走了
"不许哭
"摘下紫色的天堂风送我，说好了
"这是我们的约定......"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石廊。

石廊连着石廊。

空阔的几乎让人窒息的石廊，两侧的墙上遍布着真神的七天造物的传说的绘像——神是如何在第一到第六天创造了世界和人类，而在第七天里安睡了的绘像。

我冷笑。六十年前神还在在想着如何毁灭着世界，六十年后神就摇身一变成了我们慈爱的天父，这速度实在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们前行。在石廊的阴影与间隙的阳光之间。

廊外的环境出奇的好，绿草遍布，偶有喷泉，水清澈。红色的花叫卡罗拉茶花，黄色的花叫曼娑罗株，紫色的花叫天堂风，白色的花叫新娘草。

蝴蝶，遍舞。

真是看不出人类的世界是刚刚经历过如此浩荡的战火洗礼呢。

我的左边跟着阿尔巴特，右边跟着另一个神官。本来应该是一个神官加两个军人的，而且接手我的

案件的神官阿尔巴特是我的直系亲属，本来不应该让他前来，但在他坚持之下，当地的教会只得另委派了一名神官陪同他一起前来。

天知道，我可只是屈屈一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小小吟游诗人呢。

脚下突然一晃。

我们的步伐并没有就此慢下来。

我的幻觉？我抬着看看高到不可思议的廊上的烛火。隐隐的，它在颤。

又一是晃。

这一晃比刚刚那一下要厉害许多，我们停了脚步，有点惊异的四处看着。

因为真神的庇佑，真神议会厅是绝不可能会有地震的，颤抖的来缘——难道是外力？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呼从廊外传来。我双眉一皱。接着又是重重的一晃，这次，还伴有一声闷响，接着，士兵们吵杂的呼喊声与跑步声也接二连三的传了过来。

"去守住门口——快！"隐隐的，一名长官的声音传来。

我身边的神官和那两个军人总算明白出事了，一齐向廊外望去，却只见烟尘阵阵，一小队又一小队的士兵正前赴后继的向门口的方向跑去，但——惨叫，连连。似乎有着什么猛兽怪物，从地底的深处跑出，窜到外面来吃人了。

两个军人"刷"的抽出军刀，与另一名神官急忙前去助阵，阿尔巴特看了看前方的事态紧急，回头看了看我，先把我的镣铐打开，道："正是好机会，你先跑吧！"

我正色一把抓住他："那么多人已经赶过去了，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一起跑吧。"

他的表情在一刹那犹豫了，虽然就那么短短一刹那，他是多么想与我两个人远走高飞，看他那一刹那的表情我就很清楚了。但是，一刹那之后，他仍然只是摇头："不行妲妮，我是一名神官。"

惨叫，血点。

溅落在我的脸颊。

我转过了头去，与阿尔巴特一起面对着门的方向，一刹那我似乎听不到其它声音，我似乎看不到其它人，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心完全被我眼前的这个敌人占满，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敌人前进时空气在颤抖，大地在怒吼——虽然没有声音。

我以为我就算面对怎样的猛兽怪物也不会太惊讶，但我万万没想到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人。

一只眼睛的男人。

男人的唇紧抿，脸上的棱角刻划着沧桑。那只瞎掉的眼睛还挂着血痕，可能新伤不久。头发半长不短，正好遮住他阴霾的眼神——他剩余的那只眼睛，是憎恨，是愤怒，是悲伤，是绝望，是痛苦，是许多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在接触他的眼神的那一刹那，他的感情就如同千万把利剑向我刺来，将我切割的体无完肤。我的心在流血，流着自己的血，混着他的血。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感情，居然能激烈到如此地步，难道就是那激烈的感情，赐与了他如此强大的力量？

感情，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怪物。

他的身边，肉体支离破碎，血点如雨。他每向前踏近一步，那手中剑随手一挥，就是数个人的支离破碎，血点如雨。石廊的大门挡不住他的前进，近百名士兵的剑和盾挡不住他的脚步，神官自然更是休想能减缓他一点半点。

突然我又能看到其它人了，突然我又能听到了其它声音了，我明确的感觉到阿尔巴特大叫了一声，明明知道不可能，他似乎仍要试一试，他舞动着神杖，似乎想念诵一个能令眩晕的魔法，但他手中的杖还没拿起，那男子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剑。

那剑的目标是我的哥哥阿尔巴特，魔法的唱讼已经来不及了。我扑上前紧抱住他，用力扭腰将他甩到身后，抱着他一起飞扑了出去。

背后的感觉没有了。

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已经被切成了两半，毕竟感觉太相似了。地上被染得粘腻腻的，我就趴在那粘腻腻的血与泥土的混合物上。那男人只是向我这边看了一眼，但也只是看了一眼而已，就继续挥着剑赶着他的路，不发一语。

真让我有点小失落。

失去意识的时候，我对自己笑了笑。

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失落呢。

● 痛 ●

我睁开双眼，看到的，是墙。

满是泥土——好新鲜的泥土的墙。

恢复意识首先感觉到的，是麻木。

从背后传来的，麻木的痛感。

我吁了口气，既然我没有被切成两半，我哥哥也肯定没事。

我活动着四肢，居然只有一点点的麻木，基本上还是活动自如，应该是麻药之类的还没过劲，万幸，我背上的骨头也没事。可能当时那男人根本不是专门砍向我哥哥的，只是随手轮了一下而已——不然，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能解释我和哥哥能从那男人手中的剑下逃脱。

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人，倒像是地狱的使者。他的力量太可怕了，如果那也能算人类，那我就算说自己是只猴子也简直是高攀。

我努力活动着脊背，使我的脑袋可以四下转动。看起来这里似乎是一个山洞，几只秉性阴湿的小虫子从我鼻子前匆匆爬过，我恶作剧的突然吹出一口气把它们吹得四脚朝天，我笑，接着背痛。

痛啊......

“你干什么？”突然光线被不知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努力转过头——其实不用转头，随便用个脚趾以下的部位就能猜得到来的人是谁。

“早啊，阿尔巴特先生。”我道。

阿尔巴特道：“两个人的时候就别叫我‘先生’了吧。感觉怎么样。”

“可是我的哥哥是一位神官呢。”我回答，“这是哪里？”

我可以清晰的听到阿尔巴特的不满与悲哀的情绪，沉默了半晌，才回答：“神殿后面的小山洞。放心，这附近没人。”

我侧过脸看他，却看到他脸上犹挂着泪痕，身上穿着一身纯白的神官服，袖子与衣摆处围有黑边，淡淡的问：“谁过世了？”

“我父亲……”他的声音阴郁了起来，“‘咱们’的父亲。”

这当口上，还是不要与他争辩为妙。我小心的措着词：“呃……那么……强大到几乎无敌的圣骑士团长……”

“那个男人不是人类！”阿尔巴特激动了起来，来回踱着步子，“他到底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而来……难道就是大老远的跑来杀死我父亲，和大神官长先生的吗？”说着，指尖轻扶着我背上的伤，口气又柔软起来：“不过还好，你没事……”

我不接口。我也不能相信那家伙仅仅是为了来找个人打一架就算了，他的感情太激烈了。如果用味道来比喻，苦、辣、酸、咸、麻——除了甜味，几乎一切感情都能从那个男人身上感觉得到。就在与我对视的一刹那，所有的味道就几乎一起重重围住了我，令我窒息，差点淹死。人类在他的眼中，也不过是一群会动的肉块。

大概……我也不例外。不，应该是比其它肉块更小了点的肉块。

我轻轻按住自己的胸口，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心思总在那家伙身上打转。我侧耳倾听着阿尔巴特的心之声，和我的好像。

我突然惊觉——原来，这叫做挂念。

我微笑。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挂念。

“时间太久了，我该走了。”阿尔巴特说，“现在大殿上还是一片混乱，死者的葬送法事让我们这些幸存的神官忙不过来。”他有些歉意，“如果需要，”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盒子，“用这个找我，我马上就能赶来。”

我嗯了一声，他又摸了摸我的头，终于走了。我听着他的脚步声，刚一走远，我就努力着活动着的身体，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我小心的动作好不牵扯到背部的伤，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再小的动作，也能令我痛得龇牙裂嘴，冷汗直流。

哪怕再傻的人回过神来，也能想得到还有一个“案犯”从“现场”逃跑了，自然就能联想得到那个“案犯”的亲哥哥当时在场，自然更能联想得到那个“案犯”的哥哥还是自己拼命要求参加这次的审判的……我才没那么傻，当然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说。

出了山洞，阳光出奇的好。为了不在地上留下血迹或别的什么痕迹，我很小心的一点点挪动着身体。哪怕慢一点，但是要别人追不到。

咬着牙硬是撑过了一个山沟，我回过头看看自己的成果，很是满意。现在面临是另外一个问题，生存的问题——虽然我对生的渴望也不是非常强烈，但也不想好端端的就这么死了。而且背后的痛倒罢了，痛啊痛啊的也就习惯了，只是没有吃饭喝水的痛苦实在令人难以忍耐。好渴，而且，肚子好饿......这该死的严冬，连根可以吃的草都没有......

香味。

我嗅嗅鼻子，是肉的香味。

脑袋本来已经晕沉沉的几欲晕倒，但是现在却突然又清醒起来。闻着味道我摸索着前行，不知这味道飘散得有多远，我拨开层层在冬日的阳光里枯败的树叶，终于看到烟火，还有那烟火和香味的来源——几条小小的烤鱼，用木棍穿着，支楞楞的扎在地上、一小堆火的上方，旁边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溪。

简直就是天堂的景象......可是我的腿却如同钉在了原地，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就这么转身逃跑。

天堂与地狱总是一体的。因为那几条小烤鱼的旁边，那个单眼的男人，就背对着我，垂着头，坐在那里。

他每向前踏近一步，那手中剑随手一挥，就是数个人的支离破碎，血点如雨。

剑在他脚边。

我的运气不会这么虽吧...？我都想哭。刚刚逃得一命，就又自动把脖子送到了剑口上。我闭着气一声也不敢出。

半晌，没有动静。

那个男人会不会是睡着了呢...我暗自思忖。微微向前挪动了点脚步。

他还是不动。若不是头发和衣角会随着他的呼吸微微摆动，我都会怀疑这只是一个人型的石像。

他既然睡着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实在是饿得惨了。我就像吃饿得要命连饵都吃的老鼠，就算下场可能死得非常惨，也先吃饱了再说。

蹑手蹑脚的走到火堆旁边我慢慢的伸手，打算抽出一支小鱼。就最小的这支就好，如果这男人突然醒了，也不至于会为了一条这么小的小鱼和我拼命吧......我乐观的想。

我蹲下身，慢慢的伸出手，用力吞吞口水，烤鱼烤鱼我来了～～

溅起的火星和飞扬起的尘土告诉和我乐观的人通常都是死得多么的快。

明明看起来他就如同睡着了一样的死了——呃，是像死了一样的在睡觉，可是我的手指刚刚碰到树枝——真是刚刚碰了一下下，那男人的那柄宽大的大剑已经横在了我和那些小鱼之间。我听不到那男人衣角的摆动，甚至没听到剑是怎样被拿起的，如果不是火星与尘土被大剑的剑风吹起，我甚至觉得这剑可能一开始就已经在这里了——只是我刚才没有注意到。

他下一步是要拨出剑来斩杀我了吧...我想起那天，在我眼前纷飞的血雨。果然那把剑很快就被他抽了回去。

他的剑一离开我的面前我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抓起那条最小的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塞进了口中，然后闭目待死。

剑没有落下来。

时间也太长了吧，有这么折腾人的么！我一边开始嚼那条鱼，一边转过头向他怒目而视，拜托给我个痛快行吗？

可是我看到他的眼，却是不屑与嘲笑，就像一只已经吃饱了的猫在看掌中的老鼠，那眼中浓浓的寒意浓得让我打个哆嗦。

简直不像人类的眼睛。

但却又拥有人类最激烈的感情。

我对他而言，大概是太过渺小的存在，渺小到他懒得单为我而特地挥舞他的巨剑。剑又收了回去，依然放在他的脚边。他瞄着我的背上的伤，又看了看我脚。他在测算如果我起身逃跑，速度能有多快，他要在我跑出第几步的时候起身追我，才能让我更能体会绝望的滋味。

反正横竖是个死。我左右开弓又抓起两条小烤鱼，用力的咬啊咬。哪怕人生没有为我准备一丝一毫的美好时光，至少我还能在临死前吃个饱，生命真美妙啊真美妙。吃了三条鱼之后我满意极了，就算立即死了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了。我盘膝坐在地上，他也没有什么动作和表示，大概想看看一个活生生的少女临死前会要什么花样吧。

我咳嗽了一声，道："您好，这位先生，我有没有向您介绍过，我是一位吟游诗人，我叫做妲达妮亚。如果你不忙的话，你完全可以坐下来，听我唱上那么一小段。"我伸手摸向头顶，却摸了个空，我当然不可能继续戴着我的帽子啦，我有点尴尬的把地上的树叶摆了摆，"如果您听得开心，可别忘了活动您的手指。我们令您开心，您令我们生存。"

说完我轻轻互击的双手——打得太重了我的脊背也会痛——打着节拍，继续唱起那段禁忌的歌曲：

"第一天里神创造了黑白交替的世界
"第二天里神创造了山河
"第三天里神创造了在世上生长的万物"

男人的唇紧抿，仅剩的那只眼睛有些出神的望着地面，难道他没听人唱过歌么？我继续打着拍子：

"第四天神感到无聊
"将石头投进水中
"于是有了龙——神的第一位奴仆
"第五天神创造了精灵与其它奴仆
"第六天里神创造人......"

我的身后突然骚动起来，该死，难道又是巡逻兵？这些巡逻兵们到底在寻找什么？荒僻的雪山上以及障气四溢的密林里，居然全都有他们的身影。——当然不可能是为了我来的，因为我的罪还不至于到全国通缉的地步。当然更不可能是冲着我面前的这位客人来的——除非他们觉得活着太无聊了，都急着赶着想来寻死。

男人的脸色突然变得浑浊起来，甚至开始怀疑是我把我背后的那些巡逻兵给带来的。随他怎么想吧，我不想就此打断自己，我正唱在兴头上：

"第七天里神倦怠了
"问自己说'我在追求什么，一切都是这么无聊
"'我要把一切毁灭，好从头来制造'"

男人站了起来，连同那把剑。他看了看我，带着一丝不齿，劲风就突然从我头顶掠过。一片血雨，溅落我的周围。

"哇啊……怎么……是……是那个单眼的男人！"近乎绝望有呼声，尖响。

见鬼，喊那么大声做什么，我唱的本来就挺费劲的，声音自己都快听不到了：

"查觉了神的意图的龙与神的其它奴仆
"还有人类，惊恐万分
"一起跪在地上，祈求神的宽恕
"他们哭诉：'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如果您能让我们继续生存，敬爱的神
"'我们将永远忠于您，将您敬仰爱慕'……"

我每唱出几个字，就会听到一声惨叫，与肉体被切断的噪音——那声音绝不美妙，当然只能评价为噪音。在巨大的力量与恐惧面前，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逃跑。但是那男人的剑风过处，连冬天的枯树也成片的被切成两截，何况是人体脆弱的骨骼，纤细的皮肉。

"听到了这泣血的悲呼
"神露出一丝的笑容：
"'好吧，'神回答，'我将为你们
"'赐下最后的神喻
"'誓死保护神喻吧，经历千年万年……"

那男人似乎根本不关心那群人是跑来干嘛的，他所做的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清除一切挡在他眼前的阻碍。当最后一个士兵腰被斩断，哭着爬出数米才终于气绝身亡，我尽量不去看他那涕泪横流的恶心的脸，总算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继续演唱完歌曲：

"'千年万年以后，我将降下我的使者
"'它会前来人间，会直接面对神喻，与它对话
"'如果神喻，无法在使者的面前
"'保有自己的性命的话
"'我施于你们的恩，也就到了终点'
"神最后的奴仆，神所创造的玩偶
"诚惶诚恐的接受了神喻
"这是神与人最后的对话
"当历史变成故事，传说变成神话
"神与人的真实，静静的被掩埋在尸体与泥土之下
"静静的融入水中，然后蒸发
"静静消逝在阳光的隙狭"

唱完我顺便给自己鼓掌顺便喝彩，天知道其实客人的欣赏才是我们这些吟游诗人的最终动力。更令我惊讶的是这男人居然能听完我唱这一整首的禁歌还不斩杀我，虽然在我唱完最后一个长音的时候，剑刃就突然重重的砍在我的面前。

好奇怪哦，他居然在犹豫，要不要杀我。我伸手抹去脸上被溅得斑斑点点的血污，却又急忙跳了起来，抬首瞪他："你才是没血性的怪人呢，杀了这么多活生生的人你都不知道可惜，还居然嘲笑我不懂得恐惧和害怕？！"

他的双眉竖了起来，唇也紧紧的抿在了一起，只一伸手，就捏住了我的脖子。

就算我看不到，我也可以听到，就算我摸不到，我也可以感觉得到，每个人的心之声。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吟游人都和我一样，但是我从一生出来，就有这个才能。

好辛苦，没有空气的感觉意识渐渐模糊，从那男人的手上传来的尖锐的情感，不断的把我仅存的意识切成小的、更小的、更更小的碎片。

火。
血。
夜。
咒。
封印。

"安吉尔......"

脖子上的力道突然松了。我摔倒在地，背后的伤痛加上喉咙的撕裂般的热痛，令我浑身发麻，眼前全是星星。我咳喇着，努力站起身，到离得不远的小溪水边大口的喝着水，顺便冰冰背后的伤痛，再顺便洗洗脸上和发上的血污。要杀死一个吟游诗人，捏断他的喉咙真是最痛苦的死法了。我侧头看看他为什么没有突然放了手，却他痛苦的用力揪着自己的头发，牙齿也被他自己用力咬得嘎吱作响。

他又大步的走过来，一把把抓住我的头发，用力把我拉高，一只眼睛里迸发出的，是憎恨，是愤怒，是悲伤，是绝望，是痛苦，如同一团火，向我迎面袭来。

"是你......你自己叫着这个名字的......"我急忙解释，甚至别过了眼，不敢与他对视。我心跳得如雷，连我的双手都开始抖振了起来。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难道，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恐惧？

我苦笑。

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感觉到恐惧呢。

大概是我的笑容更加刺激到了他，他的唇更紧得抿了起来，用力的一甩手将我重重摔在地上，背后着地令我痛得热泪盈眶，接着他一脚踢过来更是令我又一次见到了满天的星星。我咬破了自己的嘴唇，顺着唇角处溢。

他喘息着，不发一语，突然蹲下了身来，看着我，粗糙的大手擦着我唇角的血迹。

听到他的心之声拼错了我的名字，急忙纠正："是妲达妮亚......不是旦旦尼来......"我话音未落，我的脑袋又突然被他用力捏住，向上托起。

热吻。

不，准确的说，他是在吸吮着我口中血的味道。

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感觉我的舌头和我的嘴唇都快被他咬掉了，发麻。终于他放开了我的口，却又顺着血的痕迹一路向我的脖颈滑去，我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又咬紧了牙关。很显然，是我身上所特有的女性的血的味道，勾起了他的兽性——其实正常男人都有，只是教会方面习惯这样称呼而已——的确呢，不知他一个人，在痛苦中挣扎了多久。当血与死亡与尸体与黑暗长年压抑的时候，任何人，也都会突然暴发，寻求着另一种解放的手段。

我正好是这样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我的衣服在他看来，明显比一张纸强不到哪儿去。他的痛苦，径自长驱直入，把我的身体，从内到外，寸寸撕裂。他的感情，径自爆发着，吞吐着烈焰，席卷我的全部思维，将我燃烧殆尽。我数度感觉自己已经化为焦土，但接下来更为深刻的痛苦又提醒我仍然活着。我咬得自己满嘴是血，因为我实在不想发出那些士兵一样撕心裂肺的噪音，我宁愿在高唱禁歌的时候使用我的喉咙，它可是我全部的自尊与骄傲的源泉。

天空。
红龙。
女神。
女孩。
好友。
黑龙。
伙伴。
妹妹。
红龙。
神。
帝国兵。
大神官长。
小小的勇者。
血。
天使。
剑。
红色的眼睛。
红龙。
安吉尔。

这男人所有的记忆，就像打碎的玻璃的碎片，我每看到一个片段，它就已经狠狠的扎在了我的心里。
眩晕。我甚至根本不能分清，哪些痛苦是我的，哪些痛苦是他的。
痛苦。

我突然又想笑。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什么是痛苦呢。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原本只是用溪水冰冰背部的伤口让它好受一点，现在我却要冰凉整个身体，让它好受。

当然背最痛。

冬天的溪水冰得我皮肤发木，几乎没有感觉。我就是要这种没有感觉的感觉，让痛苦减到最轻。

那男人又恢复了那个坐姿，背对着我，垂首坐在火堆旁，出神的望着跳动的火苗，不发一语。

实在受不了，水太冷。我脸色紫青哆哆嗦嗦的从水里站起身来，爬行到那些死尸堆里，找出一个切得比较整的，把他的衣服剥下来，极度好运的是，我居然还找到了些外伤用药。我看了看在这男人的魔掌下，已经化为一堆破布条的我的唯一一件衣服，长长长长长长长的叹了口气，在身上比了比距离，把药涂在布条上，缠在后背。药很灵验，裂开的伤口很快就止了血，身上其它部位的零碎伤痕我也都涂了涂，把剥下来的衣服小心的穿上。

他的心理似乎并不觉得理亏或抱歉，也没有得意洋洋或是喜悦的情绪，他的心理一如既往只有愤怒和痛苦，根本没把刚才的行为以及我的存在放在心上。只是看着我的行为，他还是有点好奇和嘲弄。我不满的撇撇嘴，小心的绕过他的身边，拾起一根小木棒棒，慢慢的接近火堆，看着他的反应，小打算成功的引一堆火就走。

木棒棒着了起来，我拿着它刚直起身，那男人的手却慢慢握在了剑柄上。那目光，如刀，直刺向我。双唇紧抿。但他清楚，哪怕他不发一语，我也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急忙摇头："不是……！我只是不想和尸体共度一夜而已……尸体会爬上小虫虫，而且迟早也会把狼引来。"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我道："那是自然，你那么强，一两头狼你怎会放在眼里，我可只是区区一个小小吟游诗人而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事实上，我怀疑狼就算有幸遇到他，也只会本能的掉头拼命逃跑，只恨自己没有长着八条腿。

他又低下头，不再理我，手却仍然握在剑柄上没有松。我如蒙大赦，一刻也不想多呆，急忙开溜。离那男人越远我就越安全，尽管他在我身上造成的伤令我还不能正常的行走。我擦擦额头的汗，为了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我哼起小调：

"春天万物复苏，我在亚冬青的树下清醒
"我张开双眼
"伸出双臂，在树叶的缝隙间，与阳光拥吻
"雪化成溪，绢滴成雨
"有人说，亲爱的，还记得么
"在这里，我与你初次相遇……"

● 交织 ●

战后人民的生活都很不好过，比如像我这样拣尸体衣服穿的人，走在路上也没人回头多看一眼。叶城也算是一座大城了，仍然满地都是乞丐。别说我手上没有十二弦和他们没什么分别，就算我手上有十二弦，也不过就是一个会唱歌的乞丐。

但会唱歌的乞丐，也至少会唱歌，可是我连这个资格现在也是没有的。我观察着整个街市，从哪儿能弄到一把十二弦呢……

在职业用具行的窗户里挂着呢。

我在十二弦的样品面前踱来踱去，流连忘返。真是漂亮的样品，虽然它的支架只是最普通的金属，但它的每一根琴弦却都听得到它们的声音，每一根琴弦都有渴望，渴望有一位懂得它们的内心的人能来拨动它们，让它们唱出属于自己的，高傲的歌声。

"客人很识货，这个琴是我们这里的上等货，现在生意不行了，只售四枚银币。"店主看出我的喜爱，忙不迭上前推销。

我摇摇头，只能就此离开。可我刚一转过身，那家店主人却脸色大变的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你......你......"他仔细辨认着我这件衣服衣领的位置绣着的图案，我心中直喊糟，只听他颤着声音道："这是我儿子的衣服......你从他的身上剥下来的......"

我咳嗽一声："我遇到了强盗......"一出口就觉得借口太糟，强盗为什么杀了圣骑士却不杀死我呢？这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他眼睛大大的凸了自己的眼眶，面色死灰，发觉情况不对劲的越来越多的人也围了上来。

"你......是你杀死了他......"

"我没有！"我急忙分辩，"我怎么可能杀得死一个骑士呢！"

他浑身颤抖："那就是...那就是你和强盗是一伙的......"

我分辨道："那，那我跑到这边来做什么？而且和强盗一伙我能连衣服都没有得穿吗？"我用力挣扎着手臂，"你儿子的死和我没关系......"

旁边有人插嘴道："或许是分赃不均......"

我想打他。

突然一个细细的声音插了进来："千万别放手......搞不好，她是一个魔女！"

"魔女！"

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同时抖了一下，向后退了开来，却又引来了更多的看热闹的人。那店主也怔了一下，随即更是坚信了这个的判断，手的力道几乎快把我的胳膊捏断，表情变得更加狰狞。

我没力气了。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偏偏生为女儿身呢，要是我生下来就是男人，他们会以什么理由来冠以罪名，"魔男"？好像没听过有人这么叫。

我心里正在算计，几个士兵却已经走了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几乎是十数个同时尖声回答："我们抓到了一个魔女！"

"魔女？"那几个士兵起了兴趣，急忙赶上前来，分开人墙，争着一睹我的风采。

"要小心！"有人还提建议，"先铐住她比较好！晚上就铐不住啦！"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我的一生恐怕也不能离开这冰冷的地方了。站在被月光穿过的小铁窗下，我无言的叹息。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在看着这样的铁窗，冰冷的铁栅栏，脏腻腻的墙壁，被各种秽物铺满的地板砖。我刚刚才从水月城的地下牢逃出来，这才出去几天，就又回来了。

我还听见外面看门的士兵还啧啧的发着感慨："果然魔女都是美人儿~不过要是金发就更有诱惑力了。"

另一个立即教训他道："你真笨，魔女发色和衣服都是漆黑的，到夜里才方便消失在黑暗中嘛。"我冲天狂翻着白眼。早知道还有这条原因，我就该把头发剔秃。

"你说魔女会怎么处置呢？"讨论还在继续。

"烧死呗~"另一人看来比较老道，"我在水月城的时候，亲眼看到过很多魔女被烧死呢！"

"真的？"这这这士兵，声音这么兴奋干嘛，"怎么烧死？"

"还能怎么烧死？就是绑在木桩上......不过，要烧死魔女，也要经过神官的批准呢。"

"只要神官批准就可以？"

"好像是吧......"

外面继续着对魔女的从生到死的无聊讨论，我已经没耐心听了。何必打听这么仔细呢，等过两天烧死我的时候，仔细看不就完了么。我在牢房里踱着步子，开始倾听着其它房间里的犯人。

"我是无辜的......"
"真倒霉到了家，才干了一票......"
"明明说好只关我十五天，这都六年了......"
"不想在这里过一生......"
"不要绞死我、不要绞死我、不要绞死我、不要绞死我、不要绞死我......"

听多了也觉得腻了，渐渐我眼皮沉重起来......

"当当！当当！"

突然有人很用力的敲着我的牢房的铁门。

"起来起来起来！还有心思睡觉么？都快死的人了！"

我茫然的爬起来，一个士兵有点不满的咕咕哝哝，前来打开了我的牢房门。

"出来！"看我不动，那个敲门的士兵有点不耐烦的发话。

又干嘛？我随着他的意思走出牢房，他一把把住我的镣铐向外拖到一个神官的面前："加上这个，魔女死刑犯，正好二十人了！"

那神官皱皱眉："魔女？经过审判了么？"

那士兵摇头道："没有，但是听说是因为赤手空拳杀死了一个小队的全副武装的骑士，有十几个人作证说亲眼看到。"

我长长长长长长长叹口气，却换来一个耳光："干什么！给我老实点！"我低头顺目不语。那神官也叹了口气："好吧！加上这个——嗯——魔女，一起跟我到神水之键吧。"

"做祭品么？"我问。

又换来一个耳光："少废话！给我老实点！"

我才刚说了一句话而已，哪有不老实嘛......不过看看那士兵一脸凶相，聪明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和他理论为妙。

那个神官却沉稳道："不错。"他不管那士兵不满的眼神，回答我，"不过准确的说，应该叫殉教——这是在真神面前，赎清你罪恶的最后的机会！"

我点头，表示知道鸟。什么过程和名目都不重要，反正下场都一样。

那神官见我很有觉悟，满意的点点头，转身向那士兵道："那现在就走吧。"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神水之键，是传说中用来支撑这个世界的五个重要的封印之一。真神议会给人类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主支柱——即"神喻"和五个辅支柱一起支撑的，如果"神喻"被破坏了，世界就会崩溃，而"神喻"则就是由这五个辅支柱支撑的。换言之如果五个辅支柱坏了，那个世界也就完了。

不过，真神议会给的说法，我能信多少呢。反正也没人真正见过"神喻"是什么东西。而且，这个世界，本来就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它毁不毁灭，我也懒得操心。

这个神水区，环境还真是糟糕呢。虽然叫神水区，可是地面居然寸草不生，偶尔有棵树也都早已枯死，明显是长年缺水的样子。一条长长的人龙，接在唯一的一个小水洼前，轮流从小水洼里舀出少少的水，供自己或是全家人生活。

啧啧。这么看来，满是流民乞丐的城市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一般。

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心之声。

"气炎......人民......苦难......神水......宝光......释放......救赎......逃离......封印......"

"请等一下。"

与这个心之声同时扬起的，是一个女人淡漠的声音。我们全都回过了头来，向她望去。

也许是我多心，我总觉得这个女人有点眼熟。她皮肤白皙，面容娇好，一头如阳光般灿烂的金发标明了她至少是贵族出身。在我们平民百姓全都衣衫破烂服不遮体的时候，她却故意裸露着自己的小腰翘和一双纤细的手臂，看得我哭笑不得。她和神官以及骑士队长似乎争持起了什么，我并不关心，因为我的耳中，几乎充满了她的心之声。

"神水......人民......键......苦难......神水......键......释放......逃离......封印......救赎......天使......神......是我的错......是我的错......神水......赎罪......"

和其它人类濒临死亡而呻吟的心之声不同，这个女子的心之声却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救世主——好像满大街的流民乞丐都与她有关，只有她才能救赎万民于水火之中。虽然如此，可她的心里全是

一堆不成章法的片断，就像在阳光里的角落一样，看起来明明很温暖，却又有着某些我所无法理解的阴冷的扭曲。

我听到神官在怒斥："你什么也不懂，不要再假装自己是个救世主了！"

女子声音依然淡漠，只是平添了一丝恼怒："为什么，为什么向真神发誓要永远以爱待人民的你们，却会做出这样的事？亲手把活生生的人命葬送，这难道就是真神的教义么？"

神官一时口拙。但我可以清楚的听到他的心之声，他绝不认为自己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或许是真的有他的无法明确说出口的理由内。我暗想。

那个骑士队长拔出了剑来，怒道："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只是一名骑士，只知道我要忠于圣骑士团和真神教会！你要想对神水之键不利，就得先过我这一关！"

那女子咬了咬下唇——啊，那个样子真让人心疼——也觉得多说无用，缓缓的抽出了自己的武器。

脚下突然一晃。

两个似乎未觉，毫不停步的同时向对方冲过去。

又是一晃。

这一次晃得更厉害了。这可是封印之地啊，一切自然的力量都不可能会这里造成什么影响的，那这晃动的原因...难道，是外力？

所有人一起向键的唯一一个入口望去，却只听到惨叫，连连。

怎么会......我颇有些不解，然而那个女人的心之声却再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只一瞬间，这个女子就突然似乎陷入了极大的恐惧，心之声完全因为恐惧而极度的扭曲和变形，嘈杂的令我听什么也听不清，只隐隐抓住了一句还算完整的片断：

"我不回去......不要回去......凯姆......"

我如遭雷击。

那个单眼的男人。

她怎么会认识那个单眼的男人？而且她心目中的那个男人的样子，虽然一样的沧桑阴沉恐怖，两只眼睛却都好好的没有受伤。她与他之间有过什么事？

我的胸口，好像突然燃烧起来。一遇到和那个男人有关的事物，我就完全无法保持平静，脑中轰然作响，连人耳可以分辨的声音也几乎听不到了，更别提人的心之声了。

再度回过神来，是神官的上半截身体与下半截身体之间仅剩一根肠子连着、在空中飞舞的时候，溅我一脸血。他惨叫的比杀猪强不到哪儿去。我用袖子擦擦脸，就看到我的眼前，一双男人的脚，踏着火一样的仇恨和愤怒，停在我面前。

不是真的吧......我抬起头，啊啊怎么居然果然是他——那个单眼的男人——也颇为诧异地皱起双眉直视着我。

我干笑："我只是路过的......在这里完全是偶然。好巧啊，哈哈，别来无恙。"他却突然举起了手中

的巨剑，我下意识的一闭眼，却听"喳"一声响，手上一颤，突然轻松了。我睁眼一看，原来他砍的是我的手铐。

我摸摸手腕，转过身追寻他的踪迹，却见他疾趋，带起血雨飞溅，一路就向着神水键的内部走了过去。
那个想要来救我们的红眸女子，见他逼近自己，腿都软了，一直后退，刚才的气势全没了。我能理解她的心情，面对这个根本就是一台全自动绞肉机的男人，哪个有正常感情的人会不害怕呢。

头顶突然一暗，劲风吹得我不自觉向前扑倒。我听到那个——那个谁谁来着，诺威？——大声叫着："玛娜！——妲达妮亚......？"我抬头一看，却看到一条苍龙的尾巴从我头上扫过，扬起的尘沙令我无法睁眼。待风稍息，诺威、苍龙和那个叫玛娜的女子全都变成了蓝天上的一个青色的小点。

是龙耶，是活生生的龙耶！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正的活龙说。我站起身来，环顾四周——整个神水键，大概只省下我还活着吧。

诺威的女朋友么......？我没听说过呢。我回头看看那个单眼的男人，他咬着牙，一脸忿恨的望着苍天，待稍微回过神来，又转头怪异的看向我。

我道："呃......诺威他，他是我按血缘关系应该叫'父亲'的人的义子。"实际我们好像也就见过那么一面吧，真佩服他的记性。

他眯起眼。

我解释："我......'父亲'，嗯，就是那个人，和你对打最长时间的那个。——真没想到，他好强啊。"我由衷的赞叹，真没想到我"父亲"居然能和他一拼高下？看来我以前是小瞧他了。

他有点不高兴的抿起唇，我忙道："不是我偷窥，是你的感情太强烈了，它自己跑过来扎在我心里的。"每扎过来一个感情的碎片，我自己的感情就要小小灼痛一下。

他又望了望了天空，看来没办法了，反正神水键已经被破坏了，他慢慢转过身，打算离开这里了。
啊啊，我也早该逃跑的，回过神来，我突然发现来路有点太窄，就算发足狂奔，也不一定能逃得过这男人的随手一斩。何况我浑身是伤。

他脚步很慢，好像在考虑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走，我提醒道："下一个应该是珠宝之键......我听到那个叫玛娜的女人心里的这个地名。"

我的本意是告诉他好让他快点离开，谁知他的脚步反而停顿了下来。

小女孩。
红眸。

我不仅"啊"的轻呼。难怪觉得眼熟，这个叫玛娜的女孩，就是他心里那个血红眸子的小女孩。在他的感情里，这个女孩并不是最激烈的部分，却是最阴暗的部分。联接着这个女孩的感情的，是刀剑，是战争，是罪恶，是毁灭，是血，是尸体，是暗红的天空，和在天空飞舞的成群的巨大婴儿。

婴儿们大声的啼哭，随手抓起数个活人便生生撕吃。血海，惨叫，偶尔吃剩的人的残躯。无论用什么武器攻击，婴儿皮肉无损。几乎所有的人都几乎同时扔掉了武器，大声的号哭，没命的狂奔。敌人，朋友，全都不重要了，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逃命"。亲人，爱人，谁也顾不得自己以外的任何其它人了，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可是，能往哪儿逃呢？无论往哪个方向走，婴儿们都在眼前。只要随便手一挥，就是数个人的活活生吃，红的血，白的肉体，从它们的嘴角滑落。

用绝望这个词，最能形容当时的场景。

我恶心的吐吐舌头，胃里感觉很不舒服。这算什么影像啊。难怪传说，当年的战争把人间沦为了地狱；难怪从那场战争里逃生的过来人，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样的回忆，真的能把人摧残至疯狂。

我恶心的吐吐舌头，胃里感觉很不舒服。这算什么影像啊，称之为"地狱"也毫不过分。这男人从这样的环境里一路打拼过来居然还没疯，绝对算得上铁人了。

那个男人好像很烦躁，来回的踱着步子。我慢慢靠近他。他的手握住了剑柄，却似乎并不打算挥动，也并不打算阻止我靠近——也许是知道我实在是太没威胁了吧，就算想用刀子扎他，也得先花个一天时间学习刀子该怎么握。

我慢慢伸出手。

确定他也没有砍我的意图，我慢慢的把手罩在了他瞎掉的那只眼睛上——是啊，我无论如何也想知道，这大概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懂得"好奇"吧——他的身体微微僵硬了一下，但也只是那么微微的一下。

剧烈的疼痛从他的眼睛刺入我手上的神经，扎穿我的眼睛，刺碎我眼珠后面的骨。红眸的女孩，一脸玉石俱焚的表情，面目狰狞的挥动着手中的短刀。可是男人的心里却像是在感受什么另外的痛苦，深邃的、无尽的、难以捉摸的却又没有终点的痛苦。那种痛苦从不知何处传来，烙在男人的心里，痛到男人用力抓紧胸口才能继续呼吸，痛到连失去了一只眼睛的痛楚也变得如此轻微，以至于他根本懒得去管那个女人——那个让世界沦入地狱、夺走他的一切、被他一手带大、而又趁他分神的时候狠狠的刺瞎他一只眼睛的这个女人是生是死。

安吉尔......

我缩回手，也不得不用力抓住胸口才能确定自己仍在呼吸。好痛苦，我无力的跪在地上。我能从这个男人身上感受到的，仅仅是他的表皮或是心的深处所残留的痛苦的记忆，而这个男人当时感受到的痛苦，又是怎样的呢。

看到我的样子，男人淡淡的一丝冷笑。

我骇然。

这男人他当时感受到的痛苦，却又仅仅是那个叫安吉尔所承受的很小很小的一小部分。

安吉尔，正承受着这样的痛苦。

安吉尔，这男人的所有感情与痛苦的根源。

我脸色惨白的抬起头来，看着我眼前这个铁人，不知道能不能问他。如果他再暴走，倒霉的肯定还是我。

但我居然还是问了......所谓好奇心杀死猫啊："安吉尔......是谁？"

他冷笑，抓起我的手，贴在他胸口。

天空。

红龙。
血。
刀剑。
红龙。
热炎。
红龙。
神喻。
妹妹。
红龙。
伙伴。
天空。
红龙。
安吉尔。

我的头发突然被他用力抓起，逼我不得不抬头向他。

接着，深吻。

如果他每次感情的交织在最激烈的时候，都需要另外寻找一个发泄的途径，那么，算我倒霉，两次都刚好离他最近。

而且，貌似两次把他逼的抓狂的也都是我。好吧，我咬着发麻的唇，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呢……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安吉尔，原来就是那条火爆高傲的红龙。

为了这个单眼的男人，情愿选择被封印在永不结束、无尽的黑暗之中。

而且，离了封印之地后故地重游，却又发现加诸安吉尔的封印，似乎又更多了，安吉尔所受的痛苦，也更深、更远，那是一种人类所不能查知的痛，连只是隐隐察觉它的感觉的男眼男人，也无法忍受的痛。

是大神官长，为了人类，多加了五道封印，为了永远的禁锢住安吉尔的灵魂。

不可原谅……明明是当初一起与真神的使者——那个叫玛娜的女孩——共同作战的伙伴，明明是一起最终在天使——那一群在天空飞舞的婴儿——手中解救了世界和人类的伙伴，却又怎么会不考虑安吉尔的感受？这是背叛，彻头彻尾的背叛。

当单眼的男人一路杀进真神议会厅，向这个昔日的战友举起手中的剑的时候，战友——前大神官长却只能淡淡的苦笑。他选择了人类。而选择了人类，就只能放弃安吉尔，就注定安吉尔的灵魂，将永远痛苦，不会结束。

听不进任何解释，也不必再说任何解释，男人选择了安吉尔。

为了安吉尔，人类不重要。

为了安吉尔，世界不重要。

为了安吉尔，即使杀光所有人，即使成为真神的又一使者——就像当年的玛娜那样——而导致全世

界的毁灭，一切，都不重要。

我突然想笑。

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明白了什么叫嫉妒。

● 键 ●

这次我拣衣服，深刻的吸取的上次的经验，很仔细的用刀刮掉一切可能标识死者身份的花纹、字样、图形......再反着穿在身上。

那个单眼的男人似乎有些疲倦，在我忙着四处拣衣服的时候，又坐在了我的背后，双手搭在膝上，低垂着头不发一语，剑在他脚边。

我突然想起，道："难怪神官对玛娜说她的行为根本不是什么救世主，原来是这个意思。"

男人听着。

我继续道："因为她以为她自己解救的，是我们这些做祭品的贫苦百姓，却不知道她到最后解放的，是成为神喻被封印的安吉尔。"

男人身体颤了一下。

我继续道："玛娜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珠宝之键——"我顿了下，"宝光和珠宝，差不多么。——好吧，宝光之键。你要不要先去下下一个的明——明明之键那里等她？——明命和明明，不是一样的么......"我咕浓。

男人站起了身来。

我答道："不会！五封印最后的天时塔之键是由现任圣封印骑士团团长在填守，是个很强的家伙。诺威那个人的心之声我听过，他是个极没主见的家伙，谁比较强势他就会跟随谁。而那个叫玛娜的美女......"我微微顿了下，"她的心之声，非常扭曲，虽然表面的声音装作很坚强伟大，阴之声却给我非常懦弱、害怕失败与伤害的感觉，所以，她才会努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救世主。她绝不会先去找现在骑士团内最强的人——圣封印骑士团长和大神官长的麻烦，而一定会先去欺负比较好欺负的的宝光与明命两个地区的骑士队和神官。这样她才能更多的尝到胜利的甜头。"

他向我瞄来。

我连连后退："呃，没，我，我真的没有偷窥别人心之声的爱好......好吧，我承认，那是我的乐趣。"

他古怪的看我一眼。

我不满。你有资格说别人古怪么，杀人如切菜的家伙。当然这句话我绝不敢明说出口。

他的大剑却伸到了我下巴前，我茫然的抬头，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只快被晒死的蚂蚁。我急忙露出讨好笑容："是啊，您说得对，在下是有点古怪，努力反省 ing。嘿嘿嘿。"该死，他居然学会察言观色了。大剑过了半晌才从我脖子前收回，我脸都笑得快抽筋了。

然后我接口："嗯。恐怕她和诺威都不是现任圣封印骑士团长的对手。大神官长也不好对付的说。"

我惊骇："啊？大神官长是玛娜的双胞胎哥哥？！"

玛娜。我撇撇嘴。当作为神的使者的玛娜，面对着作为神喻的单眼男人的妹妹的时候，一句"你对你哥哥所抱有着的，那是不会被任何人所原谅的不论的爱情"居然令她无地自容，挥刀自尽。

我叹息。不论之恋，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

"比如我的哥哥阿尔巴特，"我说，"按血缘来说，是我的亲哥哥。——就是那天我想救的神官。他和别的神官不同，他是——"我突然犹豫起来。是什么呢？是唯一的亲人？貌似我还有一个有血缘的兄弟也还活着；是最关心我的心？别人的关心只会成为我的负担；是我最关心的人？貌似我最关心的人是眼前这个男人；是最亲密的人？这个字眼我宁愿留着用在我的十二弦上，想了半天我才顿出一句："是我——的哥哥。"说完我有点泄气，这个解释根本就是一句废话，"可是，他对我爱慕之情，却几乎从不遮掩。他父亲看出这个可怕的苗头，所以硬逼着他出家当了神官。——嗯，他原本一心只想做个手工艺者的，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如何用不同的材质，做出不同样子的小尖头皮靴。"

也许我听错了，这个绞肉机居然也会笑。虽然是一闪即逝的一个好小、好小、好小的小小的笑容。

于是妹妹自杀了，在使者的面前。于是神喻被打破了，真神降下了天使，毁灭这世界。于是这单眼的男人、前大神官长、现大神官长和另外两名勇者一起，挥起了剑，努力击败天使，拯救了世界。

我哼起那首，被真神议会明令禁止演唱的禁歌：

"神露出一丝的笑容：
"'好吧，'神回答，'我将为你们
"'赐下最后的神喻
"'誓死保护神喻吧，经历千年万年
"'千年万年以后，我将降下我的使者
"'它会前来人间，会直接面对神喻，与它对话
"'如果神喻，无法在使者的面前
"'保有自己的性命的话
"'我施于你们的恩，也就到了终点。'"

单眼的男人的目光突然又有些浑浊了起来。每当他开始回忆往事，他的眼光都会如此。

妹妹。
哥哥。
神喻。
使者。
青梅竹马的好友。
挥刀相向的敌人。
黑龙。
十二弦————？

难怪他那天听我演唱诗歌会有点犹豫要不要杀我，因为我令他想起了他唯一的朋友——或者说，曾经，是朋友的男人。

对于他的这个唯一的朋友，单眼男人的感情居然有着些许伤感。一直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却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力量，用自己所爱的人——神喻，唯一喜欢他的歌声，与黑龙定下了契约，本来想想凭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却无意间伤害了安吉尔——这对于单眼的男人而言几乎是不可原谅

的，使得最后两个青梅竹马的好友终于落得拔刀相向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摇头："真复杂哦。"

大剑在我面前砍下，我急忙低头躲过。剑落在我身后，砍起的石子打在我的脚上。男人有点怒，因为我老是在偷窥他的感情。收回剑他大概是采纳了我意见，向明命之键的所在地进发了。只要他决定的事，就会直前无返，不再回头多看一眼。看着他的背景我长出了口气。算是又拣回了一命吧。

如果安吉尔真的被解放了，这个世界恐怕又要再现一次那天的婴儿在天上乱飞的地狱景象了。我撇嘴。我在不舍些什么呢？

单眼的男人。

我叹口气。嗯，我又学会了一样感情，就是不舍。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没想到这么快我就又回来了。站在被月光穿过的小铁窗下，我无言的叹息。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在看着这样的铁窗，冰冷的铁栅栏，脏腻腻的墙壁，被各种秽物铺满的地板砖。我刚刚才从神水区逃出来，就又回来了。

一个士兵认出了我的"魔女"身份，急忙去通知了当地的教会，接着，刚刚被委派来的神官就来到了我的面前，几乎一个趄趔摔到我面前："妲……妲达妮亚……怎么……怎么会是你？"

我叹气："嗯。街上的士兵说我穿得太暴露了有碍风化，明显是魔女的作为，就把我抓进来。"

神官——我的哥哥阿尔巴特打量着我的穿着。衣服上好多破破洞洞，那也的确都是我故意剪下来的——是为了衣服上不会有能让人辨认出来历的字样图案花纹。结果呢？我哧鼻，结果还不是一样，仍然是魔女，仍然是被抓。等待着我的，可能仍然是火刑。

阿尔巴特挥手让其它士兵离开，低声问我："后来我去山洞找你，你不见了，我给你的联系用的新娘草，你也没有带着。"

新娘草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白色小花，他那天给我的那个小盒子里，装的就是那种花。很多神官都喜欢用花草树叶之类的作为魔法的媒介。

"我不适合带那种圣洁的花。"我随口推脱。

阿尔巴特的表情好像受了什么伤害。

我问："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当神官了？"

阿尔巴特道："调职了，就是与这里的神官互相交换岗位。听说过两天，我可能调到气炎区去。"

气炎？我一怔："啊，怎么，在这里呆着这么短，就又要调职么？"听说是要两年一次调职的。

阿尔巴特道："不知道。听说神水区和气炎区的神官都被杀了，所以神官大调动。——先不要提这个了吧，现在的问题是，你要怎么才能从这里出来！"

我很委屈："出来干嘛？到处都在抓魔女，过两天搞不好就又进来了。而且这里有饭又有床，可比外面好过呢。"阿尔巴特用力摇头："达妮～～说不定哪天，这里的行政官或是新来的神官，会把你

抓去做祭品啊。”怕什么，又不是没做过。

阿尔巴特眼睛一亮：“对了，你也可以受洗。”

“受洗？”

“对，以纯洁的少女之身，接受真神的庇佑。那样，你就不会再被当成魔女了。”他两眼放光。

我真是不想打击这个单纯的哥哥：“阿尔巴特，你父亲已经不在了，现在在圣封印骑士团里，你已经没有靠山了，怎么可能突然令一个血统低贱的、有‘魔女’之赚的女人突然接受真神的洗礼？——何况，我也已经不是纯洁之身了。”

我的话令他的神色又黯淡下来，慢慢低下了头，听到我的最后一句话，他突然抬起头来，一脸惊诧：“什......什么？”

啊，说多了，我吐吐舌头。

“你......你说什么？”他用力摇着铁的栅栏，“达妮～！”

“没什么啦！”我摇摇晃晃的走回床边坐下，“如果你被调职，把我当祭品一起带走行吗？”

阿尔巴特仍不罢休：“达妮！”

我皱眉：“是谁都无所谓吧？要是没有所谓一夜情这种圣封印骑士团里的流行玩意，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阿尔巴特终于停了手，面如死灰，失魂落魄的转过身。然后又猛地转过身来：“我不会把你当祭品的。”他斩钉截铁的道，“我不会放弃的，无论如何，我也要试一试。我一定要救你。”说完，转身就走，再不回头。

何必呢？唉，再这样下去，搞不好会弄得两个人都没好下场。趁现在只牺牲我一个人就可以把事情摆平的时候，乖乖的放弃我不就好了么？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突然一声震天巨响将我大半个身子都从床上震到了地上。

好像是什么怪物的怒吼，而且感觉，这一声闷吼距离这里相当远，居然传到这里还有这么强的力量，真不简单。我眯着眼睛摸索着重新爬回床上。

士兵们和其它犯人们议论纷纷：“什么声音？”

“好可怕，像是什么怪物的叫声？”

“什么怪物的叫声？传了这么远......难道......难道......是龙？”

牢里一时寂静。但也只几分钟而已。

“我不想死～！”

“放我出去~~！我也不想死啊~~！”

“我是冤枉的……”

几乎所有的犯人都约好了一样，同时用力的撞起铁门。

“不要吵，不要吵！”狱卒们用剑或盾敲打着铁的门，“当当当”的声音震耳欲聋。

好吵。我皱眉，抱住脑袋。

那吼声好像是从东南方传来的。

难道……是圣殿？我猛得睁开双眼。

那么说来，一定是宝光之键被破坏了吧？我从床上坐起，封印的力量已经消失了一大半了，所以，安吉拉的灵魂，已经从无尽的黑暗与痛苦之中，清醒了……

我睡不着了。只是和那个男人有关的事，总是让我心思潮涌，难以止息。

作为前大神官长，他的选择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是长久之计吗？

男人在惊诧于发现了事情的真实之时，也在暗自庆幸自己还活着。只要还活着，他就一定能破坏封印，释放安吉拉。

玛娜，极度的害怕和憎恶着单眼男人的存在，时时恨不得他早日死去，却是做着和他同样的事。她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事，使自己看起来俨然一个救世主，但是她真的理解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结果吗？

我闭了闭眼。

还是静待事态的发展吧，然后把它们传唱成歌，这才符合我们吟游诗人的工作内容么。

我又重新躺下，为了能令自己平静下来，我唱起小调：

“春天万物复苏，我在亚冬青的树下清醒
“我张开双眼
“伸出双臂，在树叶的缝隙间，与阳光拥吻

牢里随着我的歌声，慢慢安静下来。

“雪化成溪，绢滴成雨
“有人说，亲爱的，还记得么
“在这里，我与你初次相遇

有人跟着我，一起唱了起来：

“夏天百花盛放
“密叶成林
“蝉鸣，雷雨，炽热的阳光
“我在无垠的草地追寻风的踪迹
“嬉笑，缠绵，你的爱语

"我们幸福而甜蜜......"

我终于把自己唱睏了，不管其它人还兴致盎然继续合唱，翻身继续神游太虚幻境去也。

● 萌 ●

"呃？"我一脸茫然。

"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骑士有点不耐烦了。

"妲达妮亚啊，入狱登记上没写么？"我茫然。

"歌姬？"那个骑士看着登记薄。

我看看他身后跟着的阿尔巴特，阿尔巴特道："是吟游诗人，有持琴证的。"

"吟游诗人妲达妮亚......"骑士有些怪异的看着我，"从今日起，你和其它苦役者一起前去服役！"

我惊讶："服......服役？"

阿尔巴特在后面道："你要负责给其它人打气，用你的歌声和十二弦。"

"十二弦？"我两眼放金光，兴奋的声音都变了。阿尔巴特一个劲给我打手势，示意不要太嚣张。

骑士到没什么反应，只是叹了口气："那天在牢里唱起四季小调的就是你么？声音还真不错呢。"他在上面签了字，"好好表现吧，争取能早日赎清你的罪孽！"

我向他行曲膝礼："多谢您的赞美~客人的喜爱就是我们的动力~"顺便问一句："我们将去哪里服役内？"

骑士道："云城。"

我的脸有点抽搐。

云城，正好在明命之键和天时塔之键的正中央。

不会的。我安慰自己，虽说在中间，可是离两个键真正的位置也还是颇有一段距离不是。只希望我能一直弹奏十二弦，平平安安的度完我无聊的一生。

骑士先出去了，阿尔巴特长出了口气，向我微笑了一下，也就跟着出去了。

我也长叹口气。

真的从内心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到阿尔巴特了。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原来苦役就是这么个服法。

战后的城填重建，当然要靠战俘，或是奴隶。在这里，无论男女都是苦役......只是男女天生的身

体条件不同，干活的份量和内容当然也就不同。比如在云城的女奴们，大部分就在处于地下的纺织工场，把棉花纺成棉线织成布，或是把羊毛纺成毛线再织成披风或是护膝，再不然就是给新生产出来的骑士盔甲加上皮带扣子。很多女奴大约十岁左右就开始来到这里开始工作，一天下来眼睛会被药水熏肿，喉咙会被飞起来的棉絮或是毛料的最细的纤维部分呛得咳嗽不止，手腕痛得吃饭的时候都拿不起汤勺，晚上都会整夜整夜的偷偷啼哭，可是一个月以后也就差不多习惯了，然后，每天，每天，每天，都做着重样的事，直到死亡，才会停止。

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给吃着肉、喝着酒的工场管理员——那些骑士爷爷们演奏着时尚的小调，或是弹唱一段他们家乡的俚歌。难怪送我来的那个骑士看我的眼光很是可惜，原来这样的工作性质与其说是吟游诗人，不如说是个歌姬。不过，为了我的未来能够平淡、无聊的一直弹奏十二弦、唱着小调生活到死，我就是乖乖的做个歌姬吧。

可怕的是，当那些骑士喝多了酒的时候，看我眼神令我直冒冷汗，有次他们甚至把舞姬都遣出去了，只留我一个人表演，吓得我连连明示暗示我得了当地流行的传染病，又一劲咳嗽到肺都快出血了，才得以逃出厅外。当天晚上我就连夜爬到了工场旁的小教会，几乎是跪着求教会里的炼金术师给我开张药单，他却以炼金术师不能草菅人命为由，就是不给我，恨得我牙痒痒。回到工场宿舍的时候，我却被看门的老奶奶拦住，被告知我已经被另外安排了住宿，说着伸手一指角落里的一个小茅草房。小茅草房好啊，虽然可以隔着草看到天上点点的星光，还有好多小潮虫在我床边爬来爬去。

之后我被叫去唱歌的次数也是大幅下降，我乐得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时候，步行到附近的密林，自己弹给自己听。我最爱唱得仍然还是那首被教会严令禁止演唱的禁歌，唱完了再给自己鼓掌喝彩。

这日晚饭后，我又跑去"练习"，可是唱到兴头上我的手指却突然一颤，一个音被我狠狠的弹到了五千公里以外。

我背后，似乎有团火在燃烧。

不会吧......这这，真神在给我开什么玩笑......我扭曲着面孔的慢慢转过身。

那个单眼的男人，浑身是血，似乎很努力才用剑撑在地上、靠着一棵树站着。看到我的表情，似乎一直绷着的弦一下子放松了下来，摇摇晃晃的就倒在了地上。

见他这样子无法砍杀我，我跳起身撒腿就跑。

一路逃回小茅草房的惊魂未定。我估计那个单眼的男人强得足可以与龙抗衡了，怎么却伤成了这样？他在明命之键见到诺威和玛娜了吗？难道诺威那小子真的继承了"父亲"的真传，成为了能够超越单眼男人的恐怖骑士？但我马上就把这个可能否定了。那小子，儒弱又怕事，以前见他的时候，记得他连"晚餐想吃荷包蛋"都不敢说出口。他能把单眼男人伤成这样，到不如那个玛娜自己动手来得快。

我伸手按住胸口，心跳得那么快，就好像有火在里面烧。

我抬头望着天空，没有一丝星光，而且风很大。看来快下雪了。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我叹着气，把自己从头脚骂得狗血淋头，却还是一步一步的向密林走近。

那个男人，从我见到的那地点，居然又向前爬行了数米，但还是终于晕倒在了一棵树下，手里还

紧紧的握着他的大剑。如果有人胆敢靠近，必定拼死一刀斩杀。

我把怀里的东西先丢在地上。躺在这里不行，到了半夜下雪的话一定会被冻死——呃，我更正，是"正常人"一定会被冻死，但是这个男人会怎样，我可不确定。

他手里紧握着大剑。我走近他，他手腕突然一紧。我忙道："是我啊。"他手腕又沉了下去。

我走到他身边，看了看他的伤势，从左边架起他的身子。还好我没事就在这附近转，知道不远处有一个大树，树根的部分有一个好大的洞，里面铺满了枯叶，貌似是个熊窝，但一直没见到熊回来住，我借用几天应该也没什么要紧。

把他慢慢扶进洞里，我又跑回来拣起我抱着的东西，先在洞外升起火来，然后拿着药进洞。单眼的男人似乎很痛苦，伤得比较轻的左手扶在自己的额上，手指轻轻发颤。

我道："让我看看你的伤。"他不动，好像没什么反应。我小心的扶起他的半身，褪下他的披风，解开他的护甲，小心的用刀割开他的衣服。他几乎整个身体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你和谁打架了，萨格拉斯（传说中最强悍的泰坦族战士）吗？"我问，用刀子挑下他已经结痂的血块。还有不少皮肉已经烧焦，好些地方已经和沙子泥土长在了一起，难以处理，我只好把它们都割掉。单眼的男人一声不出，双唇紧抿，只是右手紧抓着自己的大剑的剑柄，很用力的扭动，青筋暴跳。

原来真的是诺威——所骑的那条苍龙。见到面对强大的单眼男人，诺威就要小命不保，苍龙跳了起来，大张着火盆巨口就向单眼的男人扑了过来。

血斗，剑飞，炎舞。力尽，苍龙把单眼的男人连同自己一起撞下了山涯。单眼的男人晕迷了不知多久，睁开眼只见苍龙的尸体，躺在不远处。

我骇然，看着他的脸色，很不确定的问："你你你......你是人类吗？"他左手突然伸出，向外推着我的脑袋，我仰面重重摔倒在地。

龙，我记得我们的唱词中记载说，是一种高傲而强大、非常危险的动物，从不屈服于任何人。可是安吉尔却为了单眼男人宁愿选择成为"神喻"忍受无尽的痛苦；而那条苍龙，也为了诺威，而宁愿选择与单眼的男人同归于尽——只是它稍微有点看轻单眼男人的生命力而已。

我叹息，为他的伤口上好药包扎好，我从包里拿出一个面包，撕下一点递到他嘴边。

他微微扭转头，别过脸。

我非常严厉的道："必须吃～！你必须补充体力，今天可能会下雪。"

他不语，也不回头。

我叹了口气："乖啦，虽然面包不怎么可口，可是还是很有营养的，这还是我特意从无数个面包里特意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个最大、最圆、奶油最多的呢。"

他微微摇头。

我皱起眉："不行，你不能喝酒。受伤的人不能喝酒，这可是常识～！"

他微微皱了下眉。

我道："那好，非人类，你先把面包吃了，我回去看看能不能弄得到酒。"

他又想打我，可是我早有准备，他手还没扬起来，我就已经向后以青蛙状跳出两码远，一边跳一边道："你打不着～你打不着～"趁他重伤未愈，此时不嚣张更待何时。

可是我马上就发觉，"常识"这种东西永远也不能用在某些人身上，比如这个单眼的男人。他立即就双手撑着地面，慢慢的坐起了身来，手里抓着他的那把大剑。

我魂飞天外，掉头手脚并用飞一般窜上了树，就算猴子见了我估计也要赞叹一下我的灵活和速度。真没想到我居然还有这样的天赋，以前我可从未拿过比十二弦更重的东西呢——当然镣铐除外，那准确来说不能算是我"拿"的。

他喘息着，扶着树干以剑撑地站在树下，藐视着我，却仍然还是不能支持很久，慢慢滑坐在地上，看了看我扔在地上的面包。

我无奈，只得从树上跳下来，左右绕着圈子接近他身侧，拣起面包，吹面的土，递到他口边。

他终于还是吃了，一小口一小口，嚼得很勉强。我急忙用他的披风从小河里打水来，慢慢拧给他喝——不过他的披风也真够脏的，触手全是血迹和泥土。然后我再扶他躺回去。他仍然手扶额头，不过看脸色缓和了许多。

我伸手摸摸他的额头，把还含着水的披风捂在他头上。

下来就是退烧药的问题了。我怎么才能弄得到药呢......我拣起一块石头，砸断自己的胳膊？不要啊......我抬头看了看树......要不要从上面跳下来？一定会痛的啦......跳着小溪里？貌似第一次遇见这个单眼男人的时候，我都在里面游了个泳了，也没什么事。我把手压在他的剑刃上，犹豫啊犹豫......何必呢？何必为了这么一个和我完全不相干的人......我转头看看他，他仍是那个姿势没变：因失血过多而苍白干裂的唇紧抿，左手轻轻扶着自己的额头。

我一咬牙，用力把胳膊从他的剑刃上划过。单眼的男人自手的缝隙中有点不解的看着我。别看着我，我自己都想不通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站起身，急急忙忙的跑向小教会，去找小教会里的炼金术师。

那个炼金术师一看到我的伤口就皱起双眉："你，这真的是遇到了强盗？"

我一口咬定："当然是真的啦，不然会是我自己划的不成？"

炼金术师看着我的眼睛，我左顾右盼，不和他对视。然后他叹了口气："好吧，我给你点伤药和退烧药。"

我连连道谢，他又道："其实，你完全没必要这样伤害自己，你背上的剑伤，不是也还没完全好么？"

我怔了一秒钟，用力击掌："对哦～！"我怎么把背后的伤忘了？白白多受一次痛，冤啊。

炼金术师把药给我，叹了口气："做人，最好还是守住自己的本份，妄想只会令人丧失立足之地。"

我不语。

出门时，天上飘起了小雪，零星。雪色轻柔，不带一丝声响的落在地上，不待我伸脚去踩，已经

消逝了，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这世上。

我抬眼看着天空，几点凉意冰着我的脸颊。我记得，我母亲就是在这么一个天气里被烧死的，因为演唱了禁歌，当时的神官定的罪名，就是"魔女"。行刑的时候，烧了一个多小时，她惨叫的声音，和那焦糊的味道，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海。

"做人，最好还是守住自己的本份，妄想只会令人丧失立足之地。"

我长长的叹了口气，每一脚落下都虚飘飘的，没有实感。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我在厨房附近转来转去，看以什么理由能偷得到酒。

一个满头红发的小 MM 看我老在附近转，就跑出来问我："有事吗？"

"我......"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说实话，"我想喝酒。"

她"哦"了一声，转身回到厨房，一会出来的时候手里拎了一整瓶："给，这些够吗？"

我扬眉："啊，你不会被骂吧？"说着伸手接过，就想走。

她笑起来好甜好可爱："不会！我叫艾莉萨！你是妲达妮亚对吗？我喜欢你的歌。"

我忙向她行礼："谢谢！客人的喜爱就是我们的动力。"

她嘻嘻的笑道："你就像是个吟游诗人！"我本来就是吟游诗人。我撇撇嘴。她又继续道："我也想早点通过核查，当上一名厨师！"又拍手，"想不想尝尝我自己做的面包？"

"不好吧......"我急着想走。她却不让："等我一下！"她说，就又跑回去，拿了好大一个面包出来给我，"你尝尝看！这是我自己做的，完全没有人帮忙的说！"

我咬了一口——酸、酸死我了。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还不错......"

她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你觉得，我有天分吗？"

我真的好想早点离开："嗯，天分不如努力来的重要。"

她却笑得更灿烂："嗯！"她靠近我，很神秘的样子，"'他'也是这么说的。"

"谁？"我心不在焉的随口问道。

她搅着衣角，脸色粉红："他...他说，我只要是我做的，他都爱吃！"

一尖下巴的英俊骑士，一头灿烂的金发，两撇帅气的绅士小胡子。

她的脸幸福洋溢。

"恭喜你。"我言不由衷。

她很是开心的冲我摆摆手，回去继续干活了。

“做人，最好还是守住自己的本份，妄想只会令人丧失立足之地。”

大概，只要是女人，都难免会对爱情怀揣妄想吧。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拎着酒、抱着十二弦到密林的树洞前，我惊讶的发现地上居然躺着几尾鱼。单眼的男人虽然烧已经退了，脸色也比较像人了，可是他已经恢复到可以下河捉鱼的地步了吗？不会吧。那鱼是从哪来的呢......大树在微微颤抖。我抬头一看，却看到一头棕熊，以昨天我的姿势浑身发抖的扒在树梢上，满脸恐惧的看着树下的单眼男人。

“你吓唬它来的吗？”我问。

单眼的男人摇摇头。是他身上那斩杀万人的杀气和血腥气，将想把入侵自己洞穴的敌人赶出去的棕熊，吓得一溜烟的窜上了树，死活不再下来。

“那来烤鱼吧。”我说，很有兴致的升起了火，把鱼一尾尾的穿在树枝上。反正离把鱼烤熟还有好一段时间，我抱着十二弦盘膝坐在了地上，咳嗽一声：“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您走得累了，不防停下脚步，听我为您演唱一小段‘英雄的赞美诗’，缓解您的疲劳。但您也别忘了偶尔活动您的手指——我们令您快乐，您令我们生存。”

单眼的男人喝了两口我带来的酒，有点出神的望着天时之塔的方向。

我继续道：“‘英雄的赞美诗’，讲述的是在十八年前，有五位英雄从来历不明的军队手中解救了整个世界的故事。”男人的眼光有点怪异的向我看来。

我拨动十二弦，开口唱道：

“当真神降下使者，直面神喻......”

刚开了个头，单眼的男人就突然伸脚向我踹来，我闪开，心里暗自偷笑，却露出一脸不明所以：“不喜欢吗？那好吧，客人，我为您唱一段四季小调吧。——啊，你没听过？那可要一定要听听的。”

我咳嗽一声，拨了下琴弦，确定音阶无误之后，我边弹边唱：

“春天万物复苏，我在亚冬青的树下清醒
“我张开双眼
“伸出双臂，在树叶的缝隙间，与阳光拥吻
“雪化成溪，绢滴成雨
“有人说，亲爱的，还记得么
“在这里，我与你初次相遇
“夏天百花盛放
“密叶成林
“蝉鸣，雷雨，炽热的阳光
“我在无垠的草地追寻风的踪迹
“嬉笑，缠绵，你的爱语
“我们幸福而甜蜜......”

到这里是一小段花式演奏，我随着琴声旋着的调子即兴哼唱出梦呓般的语言。我的声音随着琴声高而扬起，随着琴声低而和缓，兜兜转转过几个弯，我停了唱腔，快速拨着弹弦，以一小段音节为主旋律，或高、或低、或快、或慢，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曲调深含的感情。弹到激烈处如百花盛开，弹到空灵处似万里绵云，弹到柔软处像春雨浸润冻土。曲调转和，我带着一丝哀伤接着往下唱道：

"秋天树叶调零，候鸟舍弃家乡
"迁徙到了遥远南方
"我伸手触摸不到你的温度，找寻不到你的热情
"我掩面哭泣，你还在吗，你还在吗
"虽然我看不见你，可是我们根与根深深羁绊
"那天我收到的那株白色的新娘花，是你送我的
"最真挚的爱语，永远爱我的誓言......"

琴音更加低沉缓慢，我随着琴音沉浸在曲调的感情中：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回归腐土
"这是万物的特性
"如果你先走了，答应你
"我不悲伤
"如果我先走了
"不许哭
"摘下紫色的天堂风送我，说好了
"这是我们的约定"

唱出最后一个音，我拨动十二弦，弹出一段急促的旋律，琴音节节拔高，高到第十六阶促然止歇。琴弦倘在颤动，余音半晌方止。

我抬起头，长长出了口气，把十二弦横在膝上就打算给自己鼓掌，却突然听到有剑磕在地上的声音。我抬起头一惊，然后又暗自好笑——经常是我一个人来这里演唱，把单眼的男人的存在都给忘了。
他用剑磕着地面，出神的看着自己的剑，对我的表演不予致评。半晌，才似乎是长出了口气。抬眼看向远方。刚下完雪的天空阴云密布。

"不好听？"我也不是很在意，放下琴走到烤鱼面前，应该烤好了，我拔下一条咬了一口——哇~呸呸！怎么这么腥！腥到发臭，腥到发苦！这这这能吃吗？我张口就想吐，转念一想却硬生生吞了下去，露出微笑，又拔下一条递到单眼男人的面前："还挺香的。"

他有点心不在焉的接过，咬了一口。我立即又以青蛙状向后跳出，以猴子状迅速爬上了树。男人尝出味道，几欲做呕，一脸怒意的看着已经窜上了树的我，恨不得把我剁成肉末做成汉堡。

我终于忍不住大笑，明知道下场可能会很惨。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笑这么开心呢。

男人站起身，手中的大剑指向我，却又有点喘息靠在树上，无奈的看着我。——我看错了吧，他似乎轻轻叹了口气，却终于还是没有把鱼吐出来，而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努力嚼着，费力的咽下肚去。

吃完一口他就得休息半天，看着还剩下的两尾半小鱼，又抬头看看我，恨得牙痒痒。

我不看他，转过了脸窃笑得浑身发抖。

他突然身子一晃，慢慢软倒在地。我吃了一惊，滑下树，慢慢、慢慢的挨近他。他呼吸平和，心思紊乱，听不出是晕过去了，还是只是太累了所以躺着。我靠近看他的脸色。

他突然睁开眼，手掌推着我的脚踝，向外一摆。出奇不意我一跤跌倒在他身侧，他坐起身，举起剑，架在我的脖颈上，轻轻一颤，我脖颈就是微微一痛，已经划出一道细小的血痕。我忙讨饶："是我不好......我错了......"把眼睛睁得大又圆，闪啊闪啊望着他。

他冷冷的看我，手里大剑微微向上提起，只待再向下一落，我就身首异处鸟。我一脸对自己刚才的行为痛心疾首的表情："我真的知道我错了，相信我，我已经在深刻反省了......"
男人手指糊如砂纸，轻轻刮去我脖子上的血迹，很有滋味的放入口中舔舐着，看着我冷笑。我冷汗直冒，他又露出这表情了，就像一只猫看在看着已经被自己扑翻在地的猎物。就算下一秒，他把我撕着吃了，我也不会太惊讶。正这么想着，他就低下头来，开始舔吮着我脖子上的血痕。

这种感觉......不是吧......我哭笑不得。不过这一次，至少他不是因为想到了安吉尔。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我看着他的身体。明明已经包得像法老王——当然是已经死去的那一种——那么多的体力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仍然躺着，左手扶着额头，右手抓着自己的大剑。我坐起身，拣起我的衣服，他突然伸手抓住我的头发。"我得回去了......"我急忙向他解释，"我还得准备你换的药，还有你的食物。"

他手的力道松了，我却惊讶："你这身体...不多养两天了吗？"这么快就要往圣殿出发？这男人果然不是人类。我看着他的身体啧啧惊叹。

他很是恼火我总是不拿他当人看，手上用力，我头皮吃痛，急忙改口："没有啊......你当然是天下第一奇男子......世上最强伟男儿......"他这才松手。

"时之塔也许近期就会被玛娜解放......"我顺着他的思路道，"这么说来的话，的确是先去圣殿等着安吉尔觉醒的时机到来更合适些。"奇怪，这次我提到安吉尔，男人的痛苦虽仍然如钢针一根深扎在心中，而愤怒与仇恨的感情却明显下降了不少。甚至有了某种......柔和的感觉。

"好吧，再见了。"我说，穿起衣服，殊无留恋。单眼的男人也坐了起来，我道："要不要我多准备点外伤药给你？你浑身都是伤呢。"在给单眼的男人包扎伤口的时候，他的身上除了与苍龙一战留下的新伤，还有无数旧伤。剑伤，刀伤，魔法伤，全都破破烂烂的贴在男人的皮肤上，记念着十八年前的战争。

十八年前，玛娜自诩为"真神的使者"，创立了以"破坏'神喻'"为目的的"天使教会"，为了能把住在"圣殿"中的"神喻"打破，她把教众化为一群魔鬼，把战火燃遍整个世界。而且，她的教众即使被俘虏，宁愿死也不愿吐露她的身份，使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始原因，一时间成为了"迷"。最后，"神喻"被打破了，而结果却是"天使"从天而降，开始毁灭这世界。玛娜那时才发现自己的愚蠢，她也开始号哭，开始逃命——也难怪，她当年还那么小。

而她的教众们，这才明白自己完全是受了"真神"的愚弄，"天使教"就在一瞬间，土崩瓦解。

可是，我突然好奇，单眼的男人在击败了真神的降下的天使拯救了世界之后，为什么不杀死玛娜，而是把她带在了身边，还把她养这么大？我走近单眼的男人，伸手贴在他身上。

是憎恨。没有玛娜，妹妹不会死。没有玛娜，朋友不会和自己反目成仇。最重要的是，没有玛娜，

安吉尔不会成为"神喻"而被封印。就是因为憎恨，所以单眼的男人不要玛娜就这样死掉，他要她活着。要她活着看自己当年犯下罪，要她活着看这世界被她和她创的"天使教"所做的一切留下的伤口。他要她活着去感受痛苦，去感受人民的痛苦，安吉尔的痛苦。这是比让她死掉，更狠一百倍的惩罚。

我撇嘴，唔，这就教育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惹这个单眼的男人。他有比龙更强壮的身体，有比蛇更恶毒的心肠。穿着衣服的单眼男人看我的表情又点怪异，知道我又没想他什么好事，伸手就握住了剑柄。

我急忙微笑正欲解释，突然听到有个男人的声音，似乎往这边来了。单眼的男人双眉一皱，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笑着跑了过来。

你是妲达妮亚对吗？我喜欢你的歌！
你尝尝看！这是我自己做的，完全没有人帮忙的说！
他...他说，我只要是我做的，他都爱吃！

艾莉萨。

我脸色微变。单眼男人，大剑挥起。

传来的，却是一个男人的怪叫。我抬头，看见血，如雾，从我眼前飞过。那个金发还留着小绅士胡子的骑士，涕泪屎尿齐流，除了怪叫，似乎什么反应也没有了。单眼的男人举步上前，抬手一挥，就断了那没完没了的噪音的根源。

我慢慢走近艾利萨。她的身体被拦腰截断，但天气太冷，她居然一时没有便死，血与泪一齐从她的眼眶流出，很痛苦的向我伸出手。我蹲下身，握住她的手，她只能大口的喘着气，嘴里鼻里全是血。她终于没能说出一句话，手就突然松了。

我站起身，对单眼的男人解释："嗯，我认识她，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小厨娘。"

我摇摇头，继而微笑："不，她死得正是时候。"至少，她是怀揣着对幸福的无比憧憬与渴望的梦想死去的。将来，当她被那个小胡子骑士抛弃，她也一定会因为失去立足之地而流亡至死，而且那时，她一定是死得非常痛苦、悔恨以及不甘愿，一如我的母亲。

我叹了口气："看来我也不能在这儿呆了，必须离开。"否则，这起事件迟早会查到我头上来。

单眼的男人用手钳起我的下巴，逼我抬着看他。

值得庆幸的是他听不出我的心之声，我微笑："随便啦，我是一个职业的吟游诗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饿不死我。"我拍拍手中的十二弦。

他突然吻我，狂野。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他又突然放手，转过身，向着圣殿的方向走去，再不回头。

是的，只要是他决定的方向，他就决不会再回头多看一眼。

这一点，我也是一样。我转过身，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不管前方会到哪里，那都是我的未来。

希望，那也能是个真正平淡到死的未来。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在单眼的男人彻底离开了以后，那只可怜的棕熊才从树上跳下，可怜兮兮的拔弄着我烤的鱼，抓起来连树枝一起放入口中。

好腥……棕熊"呸"一口吐在地上，十分郁闷，大掌一挥，把剩下的一条也远远打飞了出去，一头栽倒在自己的窝里，负气的蒙头大睡。

肚子里传来的几声闷响令它很不甘心的"呼噜噜"呻吟出声：

好饿……

终于还是腹饥难耐，棕熊又爬了起来，去拣那条被自己打飞鱼，仍然是连木棒一起放入了口中。很是勉强了嚼了两下，终于还是不堪腥臭，"呸"一口吐在地上，痛苦的双手抱树，用力摇啊~摇——

为虾米——这一切都是为虾米——

● 安吉尔 ●

怒吼，冲天。

如同地震，如同海啸，地面开始龟裂，天空开始燃烧。

再迟钝的人也明白灾难降临了，都放下了手上的事，纷纷跑到大街上，一齐向圣殿的方向望去。

看一眼圣殿，所有的人都揉下眼睛，再揉一下。圣殿似乎被血雾笼罩，朦胧的感觉就像眼睛被鲜血糊住。

有的人突然互相拥抱，有的人突然大声哭喊，更多的人突然跪了下来，虔诚而颤抖着向真神祈祷。

我也慢慢站起身，整个酒吧里的人都已经傻了，没人再理会我。唉，又是一次白做工，早知道不唱这么卖力了。我把琴背在肩上，自顾自从吧台上拿起一瓶低度数的酒，慢慢走出酒吧，打开，尝一小口。

吼声，阵阵。连远在粟城的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得到空气传来的阵阵抖动。吼声不绝，声斯力揭，带着愤怒与狂躁，带着长期的压抑与瞬间的解脱。

我知道，是安吉尔。

我想象玛娜看到安吉尔被解放时的表情，忍不住偷偷的笑。她现在必定悔得肠子都青了，可是内，已经来不及了，再做什么也来不及了。"神喻"已经再次被破坏了，再次经由玛娜的手。世界已经无可挽回的再次走向灭亡了——除非"神喻"能突然以另一种方式降临于世。

不知道那些白白胖胖的巨大婴儿——"真神"的"天使"降临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一 PP 坐塌一座城堡？我路过一个面包摊，随手拿起一个就大嚼起来——摊主不会介意的，因为他正看着天空发傻。

难道是我的错觉，我怎么听那个吼声似乎离这里越来越近了……我又顺手拣起几根香肠，呼呼，好烫啊，好烫。

恐怕不是我的错觉。因为地面明显的剧烈摇晃使我们一个城的人都被振了半空，那是因为爆炸，就在这个城的附近。不会吧？圣殿离这里可是有着相当远的一段距离的啊。我被狠狠抛起，又被狠狠的的摔到地上，万幸的是东西和十二弦都没事。

一个黑影几乎完全挡住了城里仅剩的阳光。我抬头，却见一头身形伟岸的红龙，正正的悬停在城的上方。

安吉尔。我笑着冲它挥挥手。初次见面呢，看来你很精神嘛。

大家在怔了大约三四秒钟之后，无不同时怪叫，竭尽自己全力的怪叫，已经完全没有章法了，所有人都开始狂奔起来，没有目的，没有理由，只是所有人都要用最激烈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金钱、权力、爱情那些永远只是装饰品，面对这种远超人类理解范畴的巨大力量，人类所有的欲望就只有生存、生存、还是生存。

安吉尔开始深深的吸气，再次呼气的时候估计就要吐出足够可以消灭半个城镇的烈焰了。

人们完全没有章法的奔逃把我撞得东倒西歪。我左躲，我右闪，香肠还烫得不能吃，我吹吹被烫得火红的手指，突然被正上方降下的某物砸得躺倒在地。这个"某物"似乎也被摔得不轻，压在我身上半天动弹不得，我只得重重闷哼一声以示抗议。这"某物"躺舒服了是不，怎么还不起来。

听到我的声音那个"某物"仿佛才意识到自己下面还躺着个人似的，挣扎着爬起身来回头道："抱歉......"又带着哭腔："妲......妲达妮亚！怎么会是你？"

这个声音......我很是费力的也从地上爬起来："阿尔巴特先生？"我咬了口面包，"你不是在气炎的守护区么？"

安吉尔突然张大了口，巨大的火球从我头上滑过冲到我左侧，剧烈的振动把我们都振上了天，而同时巨大的轰响声让我什么也听不见。好大一片商业街，一眨眼就成了一片废墟与瓦砾。——看来根本不用等那些"天使"降临，安吉尔就会先把这世界给毁灭掉了。

我浑身被盖上厚厚一层土，嘴里眼里耳朵鼻子全是土，估计阿尔巴特比我强不到哪儿去。我手脚并用的把满头的土努力拨个干净好能睁眼看人开口说话，微微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却见到一双非常熟悉的鞋子，和一把非常熟悉的大剑，杵在我的面前。

不会吧！！我真的没语言了！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命运"?

我慢慢抬起头，果然，那个单眼的男人，那副表情——啊啊真可惜我不是一个绘颜师，不然真想画下来让全国人民都看看——一脸见了鬼、却又不能相信自己是真的见鬼的表情，看着我。

我干笑："怎么这么巧，嘿嘿，你看上去精神不错嘛。"他皱眉，没心思和我打什么招呼，又转过身，焦急的在空中寻找着安吉尔的去向。

安吉尔已经又向南方飞去了。

阿尔巴特吐着满口的砂土，大声问我："妲达妮亚，你怎么会在这里？"

"路过。"我耸肩，急忙四下寻找不知被震到哪儿去了的面包酒和香肠，还有十二弦。酒瓶子都碎了，面包芯还是干净的能吃，香肠上面沾了好厚的一层土，我努力的用袖子擦啊擦。

阿尔巴特扯下我手中的香肠："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想着吃！快跑吧，快点离开这里！"他急得腔调

都变了。

"你们才是，怎么不在气炎区好好呆着呢？"我问，说话间安吉尔双翅一并居然又滑了回来，一个俯冲就从我头上落到我背后的居民住宅地，又是一大片砂石瓦砾四下崩飞，我又被震到了半空，然后再次落在地上。还好地上全是土，没有受伤。

不用阿尔巴特回答，我已经明白了。生性凶残、高傲的安吉尔本来就是为了单眼的男人勉强自己成为"神喻"的，而受了如此长时间的深刻的折磨之后的它更是因愤怒、痛苦和憎恨而完全失去了理性，连单眼的男人也不认得了，一心只想要发泄，只想要报复。

于是从圣殿突然恢复自由的安吉尔开始的大范围的疯狂破坏与杀戮，从圣殿，到气炎的守护区，再到粟城。

做为气炎的神官的阿尔巴特，忠于真神教会的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和单眼的男人一起拼命的追赶并阻止安吉尔，结果，双双被安吉尔从高空抛下，正落在我头上。

单眼的男人追向安吉尔落下的方向了，阿尔巴特也颇想追过去，又不放心我，反复对我道："妲妮，你快逃！快逃，听见吗？"

我皱眉："你去了也没用。"他怒道："我是一个神官！"我耸肩："至少，我比你更清楚她在想什么。"

阿尔巴特正待反驳，一个冷俊而威严的声音自我身后响起："不错，他去了也没用。"

我回头，阿尔巴特急忙行礼："啊，大神官长殿下！"

一时间我以为站在我眼前的人，是个缩小版的玛娜。一样的金发，一样的白皙的皮肤。与玛娜不同的是，这个小版的玛娜，长着一双标准贵族的天蓝色双眸。虽然他年纪尚幼，可是俊俏的面容透露着稳重与干练。整个城镇已经化为废墟，我们全部浑身是土狼狈不堪，可是这位大神官长先生，一身紫底白纹、纹着金丝线边的神官袍，就像是刚刚新做好一样干净清爽，微微在风中飘荡，甚至连他的头发，也没有一根零乱。

这就是现任的大神官长先生？我向他行礼，他淡淡的点了点头。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看上去这么小捏？我颇有些疑惑。

他淡淡的回答："因为力量。十八年前的战争我渴望得到力量拯救世界，于是用我的永远不变的八岁外貌，与恶魔签订了契约。"阿尔巴特大惊："大神官长殿下，这不是教会的最高秘密……"大神官长伸手制止他继续说下去，稚气的童音却透着不容反驳的气势："无妨。即使我不说，这孩子也一样能从我心中读到我的秘密。"

我微惊。他知道！他知道我可以读取人的心之声？

他点点头："是的。其实我已经从很多人——包括你的父亲那里，听过你的事迹。"

我默然。那个死老头能说我些什么我能想象得来，决不可能是"我的天才女儿"之类的话。

远方传来阵阵波动，和安吉尔隐隐的嘶吼，似乎是与什么人已经斗在了一起。

是单眼的男人。我暗骂自己笨。只有他，才有这样的力量，能与安吉尔打得旗鼓相当。

阿尔巴特想早点赶到安吉尔和单眼男人所在的地方，大神官长却道："请等一下，阿尔巴特先生。"

阿尔巴特回头看向大神官长。大神官长却抬眼望着一波又一波烈焰与剑风相交的地方，似乎有些出神。

我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更别提阿尔巴特心急如焚。半晌大神官长这才长长叹了口气："这让我想起了往事，十八年前的往事。"

如果是别人这个时候说这么一句话，阿尔巴特早就一拳砸到他脸上了。偏偏站在这里发神经的是现任的大神官长先生。阿尔巴特手脚气得直哆嗦，可是也只能忍着。

大神官长转过脸来，看着一脸看笑话的似的我，淡淡的道："现在能让安吉尔恢复平静的，不是剑与魔法，而是你的努力。"

"我的努力？"我好奇。

他点点头："你，你能把凯姆的心之声，传达给红龙知道。"

我吐吐舌头："你是说，你让我……"我下巴往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战场指了下，"到哪儿去？"

阿尔巴特觉得这个大神官长简直不可理喻："大神官长先生，我妹妹她……"又被大神官长伸手打断："否则，这个世界恐怕就会在今天毁灭"

"我干嘛在意？" 我换了个姿势听他能讲些什么道理出来。

"会死很多人的。"

"死就死了吧。"我耸肩，我从未从这世界上得到任何好处，"凭什么我要去冒这么大的险？"阿尔巴特在一旁用力点头。

大神官长先生有些不悦的扫了阿尔巴特一眼，淡淡的道："这世界一点也不值得你留恋？"见我摇头，他又道："也没有一个人值得你留恋？"他看看阿尔巴特。

单眼的男人。

我脸色微变，不接口。

大神官长察言观色，立即道："你不觉得，哪怕为了那一个人，你的努力，就不是白费的，是有意义的吗？这个世界毁灭了，你不能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如果你挽救了局面，也许你就挽救了你最关心的人，你不觉得这很值得一搏的赌注吗？"

如果我挽救了局面，也许就挽救了我最关心的人。我深吸口，暗暗懊恼。大神官真不愧是大神官，三言两语就能抓住别人的要害为自己利用。

"可是安吉尔清醒了又怎样？事情不一定就能就此完结，如果'神喻'不能重新出现在这世上……"我道。

大神官长淡淡的道："不，'神喻'已经现世，就在安吉尔的封印解开的一瞬间。"

他轻轻挥手。从墙角走出一个包着披风的女人。披风是什么颜色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因为全是土。

"封印……神喻……解封……隔离……苦难……人民……是我的错……神喻……救赎……"

这......这......这个扭曲的心之声......我苦笑。这真是讽刺。是"真神"给予我们这些平凡渺小的人类最大的嘲弄。

"我从没试过把自己的心之声传给别人......"我犹豫。

大神官长冷漠的微笑一闪而逝："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我把十二弦拎在手上，抬眼看看安吉尔和单眼的男人所在的方向。硬着头皮去试一下吧？如果不行，反正也是一死，到哪儿也逃不掉。

阿尔巴特带着哭腔拽拽我的衣服："不要......不要去......"他眼神拼命的在我眼中寻找着我的意图。我却只能回给他一个淡淡的微笑。

对不起阿尔巴特，对不起。我永远也不能对你的感情做出任何回应。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哥哥，而是因为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你。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γη
这哪有一点像是我这等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小小吟游诗人所能介入的战场？

单眼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仗剑逼近安吉尔的身边，却一次又一次的被安吉尔以烈焰和巨大的翅膀扇起的劲风所逼退，完全不能近身。身上的伤口裂开了，头发衣服再次被烧焦，男人咬紧牙关，绝不放弃，一次次的被逼退，他就又一次次的再逼近安吉尔的身边，周而复始。

这是一场力与力的拉距战。

再次被打倒，男人大口的喘息着，努力用剑撑着身体，想再发起下一轮的进攻。安吉尔却突然伸出爪子向他抓来，男人翻身滚开。

多么冷漠无情好像看待猎物一样的眼神。那是安吉尔的眼神。

多么急切而充满渴望与炽热的眼神。那是单眼男人的眼神。

我突然眼前一片模糊，似乎有东西从脸上滑落。我伸手一摸，凉冰冰的。

是泪，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滴眼泪。虽然很快，就因为周围的热力而迅速的被烤干了。

安吉尔双翅左右开弓，单眼的男人左支右绌。安吉尔突然张大口就向单眼的男人咬来，我飞身扑出，用力抱住她的脖颈："安吉尔！"我大叫，"安吉尔！"

安吉尔和单眼的男人都被我的突然出现而吃了一惊，单眼的男人想把我拉下来，可是安吉尔大幅度的摆着脑袋令他不敢下剑。

安吉尔的心，完全因痛苦而错乱的心。

"你不记得了吗？你不记得了吗？你不记得你自己是谁了吗？你不记得你为谁而选择受苦的吗？"

安吉尔的心，完全因愤怒而关闭的心。

“你看不到了吗？你听不到了吗？你不认得你眼前的人是谁了吗？你不记得你们曾经过往的一切了吗？”

灼热！如火，突然从她的皮肤上从内向外透出。我的发梢已经焦了，发出难闻的胡味。

“你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吗？在很多年前，你就曾与单眼男人相遇过。
“你们排斥过，但因为互相需要对方的力量协助自己，你们一起战斗过。
“那条黑龙与那个吟游诗人袭来的时候，你和单眼的男人，都竭力的想保护着对方，你们为对方受伤过。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为了单眼的男人——仅仅为他一个人，而选择成为‘神喻’而封印，你为他牺牲过。”

我的衣服开始燃烧。单眼的男人伸手向我，满脸的焦急。他说不出一句话。

安吉尔的动作，慢慢缓和了下来。

那个男人......

“是啊，是啊，就是那个男人。你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你，曾让愤怒与痛苦充斥着自己的心。
“你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你，失去了他的眼睛。
“你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你，举剑杀死了自己的战友——那几乎是他唯一的亲人。
“你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你，宁愿做一个斩杀万人的恶鬼。他不在乎是否会重导玛娜的复辄，他不在乎这世界是否会再次轮为地狱，他不在乎，他什么也不在乎——因为安吉尔，因为你一人，就等于全世界！”

火焰开始吞噬我的皮肤，就像我母亲死时的味道。

是他......

“你不记得了吗？你不记得你们的相识了吗？你不记得你总让它骑跨在你的脖颈上，你们一起冲锋陷阵了吗？你不记得每次战斗手，他都会把头枕在你的身上，安静的小憩了吗？快点睁开你的眼，快点打开你的耳朵！”我大声喊道，“快点打开敞开你的心！”

我觉得我已经支持不住了，过度的疼痛开始让我出离疼痛。我强迫自己的意识高度集中，为了单眼的男人。

凯......

“快点想起来！他就站在你面前！”我竭尽我最后的力量，我的声音因高热而沙哑，“快点想起来！叫出他的名字！”

“凯姆————”

安吉尔仰天长嘶，声音卷着烈焰冲天而去。天空突然晴朗，阳光普照。尘埃落尽，冰雪消融。

我的全身却都因为高热，而完全粘在了安吉尔的皮肤上。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是啊，是凯姆。你终于想起来了，你终于记起他了。

我也差不多被烧糊了。

到最后，我居然还是和我的母亲一样下场——尽管不同过程、不同目的，但结果都一样——被烧糊。如果火候轻一点，说不定撒点盐还能吃呢，我突然想。

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脚或是嘴巴在哪里，它们好像全都融化了。我也完全听不到声音了，连我自己的也听不到了。

就算真神没有给予我一丝美好的时光在我的人生，至少给了一个我心爱的人。算了！就原谅真神，然后安心的去死吧。

啊，好累，而且，好孤独。

单眼的男人，会悲伤吗？还是正因为我的"尸体"弄糊了他的"爱龙"安吉尔的身体而正在不爽？我淡淡的微笑——好吧我承认，我只是"感觉"自己微笑了一下。如果这时候我的脸上真的有笑容，恐怕也只会让人怕到作恶梦吧。

越来越深，越来越可怕的孤独。

原来死亡，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也是我，最后领悟的感情。

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可是我感觉自己似乎在唱着小调：

"冬天来临......我们......回归......尘土
"如果......你先......答应你
"我不......悲......
"如果......我先走......
"不许......哭......
"摘下......紫色......的天堂风......说好了
"这是......我们的......"

呼...完了...没力了...我死了。

● 终章·圣白花冢 ●

真神议会厅的环境出奇的好，绿草遍布，偶有喷泉，水清澈。五颜六色的鲜花遍地盛开，蝴蝶遍舞。

红色的花叫卡罗拉茶花，黄色的花叫曼娑罗株，紫色的花叫天堂风，白色的花叫新娘草。这些花我都认识也都见过的，只是种在真神议会厅附近，怎么感觉都比别处的更鲜艳好看。

我东看看，西看看，一切都那么新鲜。

领路的月见之巫女很不耐烦，我急忙跟上她的脚步，忍不住问："你见过大神官长吗？"

"要叫'殿下'。"月见之巫女冷冷的回答，"当然见过，在真神教会的工作的人几乎人人都见过。"

"他帅吗？"我接着问。

月见之巫女脚步微微顿了一下，大概怎么也没想到我能问出这么一个问题吧。

“如果是...二十年前的话，应该是很帅吧......”她犹豫的回答。

“原来是个老头子。”我很是失望，长叹口气。

月见之巫女一脸不可思议，伸手推我的额头：“你......你想什么呢？那可是大神官长殿下啊！”

我揉揉额头，有点委屈：“别的神官是不可以结婚和恋爱的，可是大神官长是位居万人之上的大神官长呢，也不行吗？”

月见之巫女看我的表情，就像是看一个有理说不通的白痴。我吐下舌头。

忽然一个老者的声音迎面响起：“你们在讨论什么？”

月见之巫女忙转身跪了下来：“大神官长殿下！”又拉拉我的裙角。

我直盯着神官看。

一个男人，无论年轻的时候多英俊，在四五十岁的时候都难以再用“帅”字来形容。可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居然做到了。他一头浓密的金发已经花白，带着些许不羁卷曲着；他的腰身笔挺，稳稳的站着，就像一棵树，只有衣角随风微微摆动，宣告着他的刚毅与威严；最吸引的人的却是他的双眼，他双眉似乎深锁着一泓忧伤，那双棕色的双眸似乎隐藏了无数哀伤的过往，让人心疼。

只这么一瞬间，我就发现自己的心跳都似乎不是自己的了。

PP 狠狠的痛了一下，是月见之巫女在狠狠的掐它。我几乎跳了起来，急忙也跪下行礼：“你好，大神官长先生。”PP 又被狠狠掐了一下，好痛，我泪眼汪汪的听到月见之巫女在悄声怒斥：“要说‘您’！要叫‘殿下’！”又很多事的道：“大神官长殿下请您原谅，这是新来实习的清洁女工，还不懂规矩......”

大神官长淡淡的一笑——啊，那一笑也浸着无限的悲伤，使他的脸看上去帅到了家：“无妨。——你叫什么名字？”他看着我，目光和蔼。

“妲达妮亚！”我立即回答。PP 又被狠狠掐了下。这该死的月见之巫女，见我 PP 比她长得丰满好看嫉妒我是不是！？

大神官长的脸却猛然变了色，衣袖的下摆也微微的摆动起来，他伸手按住胸口，抬眼望天，轻轻的重复着我的名字：“妲达妮亚......”

我的名字又什么不对吗？我很好奇的看着他的脸，他却笑了，可是眼神却就像是在哭：“你叫做妲达尼亚么？不错的名字呢。”

那是，我笑得阳光灿烂。

大神官长伸手拉我起来，道：“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说罢转身就走。

我回头看了一眼同样茫然的月见之巫女，管他呢，我急急跟上大神官长的脚步：“去哪儿啊？”我问，“远不远？”

大神官长只是微笑：“到了你就知道了。”

转过一个又一个弯，我的眼前却突然一暗。

好一片郁郁葱葱静寂的竹林。

大神官长足不停步，径自就走进竹林的深处，我当然也就毫不犹豫跟着就进。

竹林似乎被加了封印，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丝阳光射下，好像完全与世隔绝，静得出奇。偶有小鸟或是小老鼠急葱葱的从我面前跑掉，扑啦啦一声响都吓我好大一跳。

突然大神官长停了下来，淡淡的道："就是这里。"正左顾右盼的我一个立足不稳几乎撞到他身上——然而还没碰到他的衣角，就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把我稳稳的托住了。

我绕过他，向前望去，却吃一惊。

一片圣结的纯白。

我慢慢的走近。

原来是一座墓，一座盖满了纯白的新娘花的墓。

墓的周围没有竹子，午后的阳光从空中直射而下，新娘花的白色花瓣在这圣洁的阳光中似乎都透明了，由高到低、层层落落把阳光一朵一朵落在墓地的土上。

新娘花的花语，我记得是"永远深爱的人"，大神官长他......我回过头，很疑惑的向他看去。

大神官长却不理我，慢慢弯下腰，轻轻抚摸着一朵新娘草的纯白的花瓣。

"这是......谁的墓？"我问，惊疑不定。

隔了好半晌——那时间长得我都以为他不会回答我了，他才淡淡开口："是我的妹妹。"

原来是他的妹妹。我长出了口气。——哇咧奇怪，我这么在意作什么。

"那这些花......"我仍然没有完全放下心，继续追问。

他淡淡的笑："你回头看看竹林缝隙。"

缝隙？我茫然四下环顾，又是一惊。刚才一路走来光线太暗我都没有看到，整个竹林的竹子与竹子的缝隙之处，盖满了紫色的天堂草。

天堂草的花语好像是"安息的灵魂"，是每缝葬礼丧典大事时的专用花，居然在这里铺了一林子。

大神官长站起身，淡淡的道："这个墓地，是我造的。当时并没有用新娘花，全部用的是天堂风。因为我妹妹曾自嘲的对我说，她并不适合这种纯洁的花。"

我慢慢靠近他，看着他脸上那深深的悲痛的伤痕。

大神官长似乎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在放肆的欣赏他的容貌，继续道："可是到了第二年我妹妹的忌日，我再来这里，却突然发现她墓地的土上的天堂风全都不见了，被人另外种上了这一片洁白的新娘草......"

我接口："是你妹妹的恋人吗？"

大神官长就带着那深深的哀痛笑了："之后，我时常来，都看到新娘草旺盛的长满一整墓，没有一朵长出墓的土地，也没有一块墓的土地露出来。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清楚的看到，似乎有人来这里坐了很长的时间留下的痕迹。二十年，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无论怎样的严冬或是酷夏，哪怕外面的世界已经寸草不生的干旱，这里的新娘草都被小心的呵护着，一年四季，开得整齐，开得艳丽。"

我叹息："那个人是谁，你见过吗？"

大神官长似乎陷入了深远的沉思，轻轻点点头，又轻轻摇头："从没有跟他正面照过面，也许我见过，也许没有，但都不重要了。"他轻轻抚着手指间的那株白色的花朵。

他妹妹一定是个美人。我莫名生起气来。

大神官长并不关心我在想什么，只是轻轻问我："你会唱四季小调吗？"

我点头："当然啦，应该谁都会唱的吧。"

大神官长不看我，淡淡的道："唱给我听听，行吗？"

我惊讶："在这儿？"死人的墓前唱情歌？不太礼貌吧？

大神官长抬起头来，看着无垠的万里晴空："唱吧，就在这儿。"

我清清喉咙。唱就唱，谁怕谁呀，我爸爸还时常夸赞我有当吟游诗人的天赋呢：

"春天万物复苏，我在亚冬青的树下清醒
"我张开双眼
"伸出双臂，在树叶的缝隙间，与阳光拥吻
"雪化成溪，绢滴成雨
"有人说，亲爱的，还记得么
"在这里，我与你初次相遇
"夏天百花盛放
"密叶成林
"蝉鸣，雷雨，炽热的阳光
"我在无垠的草地追寻风的踪迹
"嬉笑，缠绵，你的爱语
"我们幸福而甜蜜......"

我的背后突然微微一响，尽管声音很小，可是我却仍然吃了一惊，大神官长就伸手搭在了我的肩上，阻止了我回头："继续唱下去。"

他的手好暖，我感觉被他触摸的地方开始燃烧。别说让我唱下去，就算让去死，我也会乖乖的听话。

"秋天树叶调零，候鸟舍弃家乡
"迁徙到了遥远南方
"我伸手触摸不到你的温度，找寻不到你的热情
"我掩面哭泣，你还在吗，你还在吗
"虽然我看不见你，可是我们根与根深深羁绊
"那天我收到的那株白色的新娘花，是你送我的
"最真挚的爱语，永远爱我的誓言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回归腐土

"这是万物的特性
"如果你先走了，答应你
"我不悲伤
"如果我先走了
"不许哭
"摘下紫色的天堂风送我，说好了
"这是我们的约定——"

最后一个尾音唱罢，竹林万物归寂。死一般的沉寂，似乎就连时间也静止了。

过了好久，我的脚都麻了，大神官长把手从我的肩上放下来，淡淡的道："我们走吧，妲妮。"

我"哦"了一声，又很奇怪："哇大神官长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还知道我的小名叫'妲妮'？"转过身我想看看刚刚站在我们身后的是什么人，竹林却只有一片黯然的阴影，似乎从未有人来过。可是我猜想刚刚一定有人，否则大神官长不会阻止我向后看。

大神官长却不停步，只是心不在焉的回答道："哦，是吗，真巧啊，我只是随便叫叫看而已。"

"是啊，真巧呢。"我犹豫了一下，跟上他的脚步，"大神官长先生，您相信缘分吗？"

听到我这充满孩子气的话，大神官长只是淡淡一笑："不知道，但如果是真神所赐的，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

"我相信呢！"我继续道，"虽然，好像迟了点……"

"迟了？"他慈爱的看我一眼。

我问："大神官长先生，我以后可以经常唱四季小调给您听吗？"

他淡淡的微笑："那你就是真神赐给我礼物了，妲达妮亚。"

"您叫我妲妮好啦。"我嘟起嘴。叫妲妮多亲切啊。

"好吧，妲妮。"大神官长淡淡的回答，"好像我也耽误了你太多时间了。"

我点头。不过现在还是要告诉他的好，因为现在的我，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出了竹林我冲大神官长摆摆手，转身向叉着腰等我的月见之巫女跑去。

对，什么都有可能的。以后我与大神官长相处的时间还很长、很长、很长的呢，不是吗？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如果您走得累了，不防停下脚步，听我为您演唱一小段，缓解您的疲劳……"

突然劲风起，在我的身后。这竹林不是被加了封印的吗？又怎么会有风？我回头，却见一头体形巨大的红龙，腾空而起，向无尽的苍穹远远飞去。

· 全篇完 ·

附上游戏心得

《龙背上的骑兵 1&2》玩后感

* 画面

一还算好吧，毕竟是两年前的作品了，而且 SE 始终是画面方面的强手。虽然整个游戏场景都是多边型的石头和仅有两张面片的树，但至少他们懂得很巧妙的利用视角和视点来弥补——比如大部分战斗把视角拉得很远——这样就看不到人物的锯齿；而在普通剧情的描写方面，由于视角拉得很远而使人物很小，无法很好的表现人物的表情，所以他们特意在画面的右下框再做出一个人物的大头 CG 来，方便玩家看到他们的表情，而文字是直接出现在画面上的，为了能让玩家看清文字会再配上看不清的、杂乱无章的半透明底图，使整个游戏对白的气氛更加诡异。

而二呢，反而使用了固定贴图加对话框的方式来表现对白，游戏气氛下降了不少不说，人物的感情表现力也少了许多。算得上是退步了。而其它方面，二的画面貌似也没有什么明显进步。

* 音效

一绝对要赞一下。诡异之处诡异，宏大之时宏大。由于主角不能说话表达感情，到了某情节之时，主角的心理或感情几乎完全可以从背景音效来了解。在游戏未开始的菜单画面，完全没有背景音，菜单的选择的音效短簇而平淡，选关的时候翻动书页音效的干燥，给游戏更增加了一丝沉闷的气氛。= =还要赞叹一下主角的配音演员，虽然只配了少少几句话，可是却非常敬业的把那几句的感情发挥到了极致。还有比较深刻的是小妖精的配音，声音是多么的纯洁，语气却又是多么的可憎。

二么......不想说什么了，没什么进步，而且在气氛的渲染方面反而退步不少。也许比之一作，二的气氛和背景都相对光明柔和了许多的缘故吧。要对主角的配音吐个糟，除了偶尔的声斯力揭的狂吼，根本听不到一丝感情。可能是想塑造一个对什么事都没兴趣的性格吧，可是也并不是说，他那永远好像没睡醒的声音就可以算得上冷漠或是木然了。

* 人设

一作，不用说，力赞。这是无可争议的。男主角是从第二关起就失去了声音的人，而且人物画面表现也使得玩家看不清他的表情，可是玩家却可以通过他的搭档红龙、主角的动作行为或是其它人的反应，在心理明确的架构出主角完整的性格，有血有肉。（而且我最喜欢的一点是主角也并不是一个救世的英雄，甚至他并不想当一个救世的英雄，支撑着他向神的使者和天使举起了剑的感情，其实是仇恨与愤怒，故事的最后其实也是事情走到了那个地步，把他逼到那里了，非下个决定不可，所以他才无奈拯救了世界。）红龙——应该是所有游戏中最有特色的女主角了吧= =!不但体形和力量比一般女主角要大了好多倍，性格也是众女主角中最沧桑老道残忍好杀的，就连配音都是所有女主角里（不光是游戏中）最难听的（没有之一）= =!。不过，这个女主角却也同样是最具个性和魄力的女主角了。二作的时候她羽化登天的情景，恐怕也使不少玩家声泪俱下吧（我就是其中之一......）其它的人物，表面言行正派悲天悯人的大叔，内心却是个正太控——这在剧中没有一个字眼提及，全是星星点点的征兆；一个完全神经病喜欢吃婴儿肉的美女姐姐——性格不正常到连与她的正常沟通都成问题；神的使者是一个天真可爱有着极度恋母情结的小 MM；主角的妹妹外表纯洁善良，却对自己的哥哥抱有不伦的情感，而且也为此深深自责，生怕被人发现；主角妹妹的原未婚夫更是一个悲剧中的悲剧：他和主角及妹妹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三个好朋友，却一直生活在主角的阴影之下，对主角的妹妹对自己的哥抱有不伦的感情这件事也有察

觉，但令他感觉胜过主角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主角的父母把妹妹许给了他——主角和妹妹感情再怎么好也始终不能结合的么，妹妹到头来还是自己的人。结果世事无常，主角的妹妹突然成了女神，不能再与他结婚不说，就连日常见面都难。战争一起，妹妹就更加需要主角那样的强人来保护，自己吟游诗人的身份，更显得可有可无。于是硬是抛弃了歌声——虽然那是妹妹唯一欣赏他的地方——换来了力量——与杀害主角全家的黑龙签订了契约，想把妹妹夺走自己保护，最终却只换来了妹妹的全身心的抵制厌恶与主角的拔刀相向。唉～！虽说在小说漫画或是游戏里这样的角色不少见，可是龙背一里的这个角色，塑造的最为成功。全剧中唯一正常的是"小小的勇者"——以往的游戏或漫画里，在成群的健康向上的美少年和美少女之中，一两个自私自利或是 BT 的角色显得很个性很引人注目，而在龙背一这款灰暗的游戏里，反到是这个绝对主角相的正常可爱天真善良纯洁的小 P 孩儿显得弥足珍贵= =

二作么，人设也是一赞。当然那个极没主见又见色忘义的男主角，和那个懦弱胆小、由极度自卑演化到极度自大而最终认定自己是一个救世主的女主角，也能算是塑造得非常成功而完美，但如果编剧的本意是想沿袭龙背一的传统把男女主角的性格想塑造得灰暗不招人喜欢的话，那么恭喜他，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一对可以说是所有游戏中最招人讨厌的男女主角之一了。其它人物么，己方主要角色的苍龙一路就像慈父那样支持着主角的行动，而到了故事最后还反串了一把最终 boss 也使这家伙显得魄力十足。"小小的勇者"一跃成为了背景人物，出场次数急剧下降，使得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深刻印象。与主角们相反，五个封印之键的守护者各个特性鲜明，从性格到内涵都完全盖掉了主角的光芒。而这一作主角仍然有个青梅竹马的好友，当然还是拔刀相向的下场，而这次这个好友的下场更惨——为了主角而被封印了。Orz 就算编剧你想模仿一作里红龙为了主角而选择被封印的桥段，也拜托你把二作的主角描写的更好一点，为了这个重色轻友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你值得么？？？？orzMM 啊～～你完全被这个正太的外表骗了冏。而全剧最亮的亮点 orz 我真的很无言……仍然是前主角凯姆。因为突然跑到了二作的主角的对立面上成为了反面角色，他的力量强大到了传说的地步，故事背景伤感到了煽情的地步，最后虽仍然难免一死，但离死前阴郁的脸上那短暂的一笑绝对能将他作为永恒的回忆载入众同人 MM 们丫丫的光辉史册。冏，因为这个角色表现太成功了，使得站在他对立面的两位正派的主角的存在变得非常可恨，这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 剧情

一作没得说了，赞吧。剧情大概是"神"派出使者，玩弄人类与世界于鼓掌之间，最后使者和他派来毁灭世界的天使都被主角一行打败的故事。但和别的游戏不同的是，很多别的游戏的主角们不满"神"的存在或是"神"定下的法则，最终都是直接和同伴们一起跑去把神一顿群殴，于是世界从"神"的魔掌之中解放了，人类自由了……唯独这个游戏，主角们努力了一整，总算挽回了世界毁灭的局面，却仍然无法打破"神"定下的游戏法则，也更无法以区区人类之力直面神的存在，使得世界最终仍然是回到"神"派下使者之前的"和平"的假象中。而性格各具缺憾（除了那个小 P 孩儿）无一完整的人物，没有终点和光明的旅途，可以用"地狱"来形容的许多场景，以及游戏的这个 BT 的结局，都使得其蒙上一种别的游戏难以超越的灰暗色调，单单剧情部分，一作可以堪称史诗巨著。

二作么 = = 当"神"的游戏规则已经成为人类习以为理所应当的潜在存在的时候，居然大家都适应了！没有人再去挑战神威了！最终 boss 和一作相比，变得有点像只能在"神"盘子里蹦哒的小丑……这种感觉让人哭笑不得。系列的那种绝望的色彩大打折扣，对于"女神"的处理也显得好像是为了为主角除去后顾之忧，远不如做为"封印"的红龙来得更重要。大概是一作里最终战前的天使之战魄力太强，为续作设了一个太过高的门槛，二作打量自己是怎么也不可能跳得过去了，无奈之下只好另想办法突围了吧。冏，这就告诫我们，以后系列的第一作，千万不要做得太好……

* 系统

一作的系统里最让人沉迷的当属已经发展出的故事情节可以反复自由选择进行，还有就是武器的收集和进化变形的系统。某些故事只能在某个章节里达到某种条件才能出现，这也使反复游戏有了乐趣。而二作里，居然把这些全部取消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作里最令我难以想象的当属主角和伙伴的关系了——主角可以使用特殊按键令伙伴上来助阵，可是伙伴们没有 HP 和 MP 的限制，只有上场的时间限制，和次数限制。伙伴们的魔法攻击都超强，还可以无限使用。所以只要主角遇到急难，就可以招出伙伴来放魔法清屏，这这这这哪里是一起做战的战友，根本就是一群召唤兽！这样的战友关系，当属所有游戏里最具特色的了。而二作这一点算是正常一些，至少战友也有 HPMP，战友和主角一样是可以不限时随意切换控制的角色......

* 手感

两作游戏中最为诟病的地方、评价最低、最让人无法进行下去的地方，都在这里。武器的使用要么太沉，要么太飘，没有远程攻击或是大范围攻击的武器，甚至没有锁定键，要往哪个方面攻击，几乎完全要靠玩家手动调整控制。而且游戏中的杂兵们视野都非常宽阔，AI 都非常之高——高到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地步。空中战至少还有视角和火力锁定，而且几乎每攻击四五次就可以放一次魄力威力都奇巨大的全屏攻击，打得顺手了反而颇爽快。为什么空中战都能设定视角和锁定了，地面战反而没有呢？一作是如此，二作居然仍是如此，一点进步都没有，制作人的思维也未免太连贯统一了吧，真是让我这种普通老百姓抓破了头也想不透。

* 总评

除去动作的部分，一作可以用"极品"二字来形容其经典。但作为一款动作游戏，你操作部分如此糟糕，让玩家玩些什么呢？剧情人设之类再优秀，也永远无法弥补其手感上的硬伤——当然啦，也有少数玩家如我，为了剧情和人设的优秀而硬撑着继续游戏。而二作么，其实总体来说也差不到哪儿去，只是一太优秀了，二的那些若有若无的进化显得那么渺小不可见，甚至有不少地方还退化了，就更影响玩家游戏的动力了。但作为一款动作游戏，它却和前作一样，手感仍然是个不可弥补的硬伤。目前 SE 社危机重重，这个游戏的制作人又早已被高层干掉，看来幻想着这个经典能在下一作继续延续下去，只怕就像龙骑士传说或是时空之轮一样，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圣斗士：水瓶座卡妙同人

xiaoyao1



姓名：卡妙（CAMUS）
性别：男
年龄：20 岁
身高：184CM
体重：76KG
生日：2 月 7 日
血型：A
出生地：法国
修炼地：西伯利亚
必杀技：钻石星辰、曙光女神之宽恕

冰，水为之。冰与水在水瓶口倾出，化作钻石星辰，在这繁星点点的夜空，让人想起，那个会"曙光女神之宽恕"的卡妙......

冰与水的魔术师

我是法国人，却被送往终年积雪的西伯利亚进行修业。我不怕冷，师傅告诉我将来的水瓶座黄金圣斗士就是要诞生在无限的严寒中。为了这个梦想，我天天修炼得很卖力。而心，也随着这里的冰块一起变得越来越冷。

2 年后，我打碎了北极巨大的冰山。在那一片雪白中发出了耀眼的金光。那便是水瓶座的黄金圣衣了。没错，虽然我还只有 7 岁，是个小毛孩子，却成为了黄金圣斗士。

初来圣域，我只认识一个叫艾俄罗斯的男孩。他比我大 7 岁，是个很善良的人，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渐渐地，我认识一个叫撒加的，比我大 8 岁的人。他的脸像天神般美丽。只要撒加与艾俄罗斯在这个圣域存在着，我觉得不管什么敌人都不可能击败圣斗士。

半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来个一个叫米罗的圣斗士，和我同样的年纪，却和我完全不一样。我看得出，他有一颗炙热的心，是一个热血男儿。

在天蝎宫中，我和他认识了。可短短的邂逅过后，我隐隐约约感觉得到，迟早有一天，我和这个在圣域里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会发生冲突……

圣域的生活很枯燥，每天就是这样在自己守护的宫殿里坐着。也许，这些枯燥的日子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而已。

果然没过了几天，艾俄罗斯大哥就被修罗用圣剑惩罚了。我跑去教皇大厅，教皇告诉我艾俄罗斯大哥犯了死罪，想要刺杀雅典娜。我半信半疑地看着宝座上那个高大而孤独的男人，感觉到他的小宇宙很不稳定。我不知道教皇的秘密，来圣域后也没有和别人谈论过教皇。但自从那一天后，另一位大哥：撒加，也确实在圣域人间蒸发了。

圣域在平静中度过了 13 年。米罗因为教皇下令解散黄金圣斗士而回修炼地去了。13 年来，我们没有什么联系，而我回到西伯利亚，收了一个徒弟和 2 个徒孙。

我和米罗见面了，他长高了，20 岁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幼稚了。我们聊了很久，他告诉我教皇派他去摧毁了仙女岛的事。我只是微笑着听着。米罗很爱说话，而我，却似乎和西伯利亚的冰块融为一体了。我们聊得很开心，可是以后还会有机会这样聊天吗？

教皇那里传来消息，有一群青铜小鬼在意图谋反，而其中，我的一个徒孙冰河竟然也在战斗的前线。我不知道教皇和那个小女孩之间谁对谁错，但是如果那个小女孩是个普通人，又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来挑战教皇？不管怎么说，我和冰河正面交锋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终于，圣斗士之间的正面冲突爆发了。说真的，我不知道现在的教皇是谁，或许女神真的不在教皇大厅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让我不由自主地相信了在圣域下面的那个中箭垂死的女孩。

我的心情很复杂，虽然之前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看着冰河被双子宫里那股强大的小宇宙送到天平宫时，我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痛楚。在左右为难中，我决定，到无人把守的天平宫，把冰河永远地从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拉出来。

米罗还守在天蝎宫里，我从他身边走过时，告诉他我要去解决冰河，他似乎很诧异。我没有回头，

向下走去……

天平宫中，冰河垂死挣扎着。他是第一次向我这个师公出手。钻石星辰的威力小得不能再小，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对他的信任了。希望他能取代我也许是个错误，他这个样子，到前面的神殿里一定会被修罗杀死。作为师公，现在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阻止他。我亲手将他母亲的遗体打下了万劫不复的海底深渊。同时，我也用了自己从未用过的冰灵柜，将这个男孩，我的爱徒永远地留在了天平宫。也许有一天，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这场战斗早已完结，这样，即使所有人都死了，他还会活着，这也是我这个做师公的留给他最后的礼物了。

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冰河会这么快就从冰柜里出来。我不由得再次陷入了沉思。我的徒弟：水晶圣斗士，在不久前为了引导冰河而选择了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许 3 个小时后，我也会走他的道路……

米罗让冰河展现出了平时我没有看到的一面，我真的要谢谢米罗，原来冰河是这么有斗志，这么坚定的信念，这些优点，我是第一次感觉到。米罗放过了冰河，我已经决定，要教会冰河我最强的绝技。

冰河来了，和 3 个小时前的冰河一样，但是我却像是在面对一个陌生人。和他的这次战斗与先前那次完全不一样，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再次从我的冰柜里逃了出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拥有了这么强的小宇宙，发出的寒气竟然可以让我的黄金圣衣冻结。

2 股曙光女神之宽恕的力量对上了，冰河经历了和米罗的那次战斗已经完全将自己的第 7 感发挥了出来。我的身体被弹开了，可我却没有感觉到痛苦，取而代之的是欣慰。水晶战士，你看到了吗？冰河把我这个做师公的打败了，他真的成熟了。

临死前，我看见冰河满脸泪痕，他仿佛要想谢我，可是又没有说什么。我倒下了，意识渐渐模糊。在最后一刻，我听见冰河倒下的声音，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冰河，你不能死，千万不能死，要活下去阿……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普通的黄昏，我被从死亡之国中唤醒。是冥界之王哈迪斯的亲信，他要我们几个死去的黄金圣斗士重新回到圣域，取回雅典娜的首级，并且会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作为圣斗士的我当然没有理会他们，但是撒加还有前任教皇史昂都答应了下来。史昂用意念告诉我们几个应该怎么做。我们几个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完成任务，就算被烙上鬼畜不如的骂名。就这样，我，撒加，修罗 3 个人又一次回到了圣域。

迪斯马斯克和阿布罗迪作为先头部队，被穆的星光灭绝又送回了冥界。该是我们 3 个现身的时候了。我撕开黑色的布，那颗被水瓶座的冥衣心正在流着血泪。我向穆挥出了钻石星辰，穆被弹到了白羊宫的柱子上。穆倒下了，我们的心也随之碎了，曾经的战友，现在却为了雅典那不得不兵戎相对，有谁能够体会到其中的痛苦与无奈呢？但是为了女神，为了世界，我们有了舍弃一切的觉悟。

史昂封住了穆的行动，看来是不想让一名值得依靠的黄金战士死在这里。在通往金牛宫时，我回头看了穆一眼，竟然也看到了五老峰的老师。该来的都来了，这件事情老师是不知道的，只有作为前教皇的史昂知道真相。看来这场圣战注定要血流成河了。

金牛宫顺利通过了，阿鲁迪巴的小宇宙消失了，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有许多正规的冥斗士跟着，难道阿鲁迪巴被冥斗士打败了？此时此刻，我也来不及多想。这样的非常时刻，我们只想要尽快赶到雅典那的身边。因为 12 个小时后，我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

本来是撒加守护，现在应该空无一人的双子宫有着强大的小宇宙。撒加让我们先走，自己留下来对付那个突然出现在眼前，身穿双子座黄金圣衣的神秘人。

我和修罗在这座双子宫里跑了好像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总是找不到出口。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双子宫的迷宫？回头看不见入口，前方看不见出口。这座双子宫，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和修罗冲了出去。我知道是撒加赢了。在撒加缓缓走出双子宫时，这个坚强，充满霸气的男人竟然热泪滚滚了。也许，那个穿黄金圣衣的人，是撒加失踪多年的弟弟。我们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在双子宫浪费了太多时间，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在空城巨蟹宫中，我们竟然看见了冥界的入口。只有撒加看出了这是幻觉，他拼命地放出银河星暴，也仅仅是打破了幻像，而幻像是无休止的。撒加不愧是黄金战士中最具领导力的一个，他看出了沙加的诡计，银河星暴穿越了狮子宫，将处女宫炸得粉碎。那尊佛像消失了，可接着就是沙加的天魔降伏将巨蟹宫变成了废墟。

跟着我们的冥斗士不停地寻找着我们的尸体。他们以为我们死了，可我们不会就这么死去的，撒加让我们封闭了自己的小宇宙。我和修罗在他们不注意时，杀了他们其中的 3 人。穿上了他们的冥衣，混入了冥斗士的队伍。那些冥斗士找了许久，没有发现什么，以为我们被打得形神俱灭了。我们跟着大队人马，向着狮子宫前进。

艾俄利亚果然是只张牙舞爪的黄金狮子，金光一闪，便有 5 人横死在狮子宫的门前。我们还以为在这里就要暴露身份了，但是突然出现的蚯蚓人意外地〝帮助〞我们通过了狮子宫。可是接下来的一场恶战恐怕是逃不了了。

在处女宫，撒加封住了沙加的绝技，他脱去了冥衣，同时，我们也脱去了那难受的盔甲。沙加出人意料地让我们通过。我们警惕性很高地慢慢向出口走去。瞬间只听见身后一阵惨叫，相信剩下来的冥斗士都被沙加收拾了。果然，沙加叫住了我们。他让我们说出自己的本意，而得到的回答依然是：要取雅典娜的首级。

沙加的双眼睁开了，我们被带到了沙罗双树园。从一进这里起，我们 3 个就有了预感：沙加有想死的念头。我们相继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果然不出所料，沙加这个接近于神的男人是个厉害的角色。他的天舞宝轮让我们攻击不能，防御竟然也防不了，做他的敌人，真的是件非常头疼的事情。

沙加不停地提示我们用那个很久以前就被雅典娜禁止使用的黑暗战术：影子战法。可是只要使用了，就会永远被剥夺圣斗士的资格，永远失去了作为圣斗士的荣耀。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5 感只剩下最后一感了，撒加也决定使用影子战法了。我们早就发过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回到雅典娜身边。我们勉强地从地上站起来，留着泪，对着沙加用了这个黑暗的战术。瞬间，沙罗双树园变成了一片狼藉，沙加也随着强大的力量从人间消失了。这样的心情，甚至比死亡更难过，心碎的同时，却还要坚持回到雅典娜身边。我们留下了男儿的泪水，是为沙加的死亡，是为心中的无奈，也是为无限的悲伤……

打开沙罗双树园的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穆和艾俄利亚，还有青铜圣斗士。我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冰河再次邂逅。或许此刻的我在他心中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他可能认为我不配做他的师公。而此时此刻，米罗竟然也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处女宫里。终于，我们这对好朋友发生了正面的冲突。承受了艾俄利亚的光速拳，米罗的猩红毒针，我只感到身上已经没有一丝的力量。可是我们再也不能耽搁了，为了雅典娜，撒加和我们又一次摆出了影子战法的架势。

两股强大到足以和小规模宇宙爆炸的力量奇妙地形成了平衡。可是我们再也没有退路了，米罗，原谅我这个朋友，到了这种地步不是我们的本意。原谅我，冰河，师公又一次让你失望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冰河和其他 3 个青铜圣斗士把两股 AE 的力量奋力送往天空。我无力地倒在处女宫的地上，已经没有再次站起来的力气了。慢慢地，我失去了知觉。

我只感到自己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缓缓地睁开眼睛，我看见米罗咬牙切齿地瞪着我。原来我们 3 个被送到了雅典娜的神殿。雅典娜竟然握着撒加的双手将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脖子。一瞬间，我只是感到天旋地转，仿佛世界末日的来临。虽然我们有过这种觉悟，可是作为一个圣斗士，就这样看着雅典娜死亡，让我们怎么去接受这个事实？我的脖子被米罗用力地卡着，他很生气，将所有的怒火全都放在了双手上。朋友，请原谅我。我用意念告诉米罗我们是必不得已的。

接着，撒加把事实的真相说了出来。一下子，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人生的五味在此刻全都打翻了，友情，亲情夹杂着泪水，我们都沉默了。米罗的双手松开了，我听见他对我说：卡妙，我们一定会去和哈迪斯战斗到底的。我笑了，还有什么比得到朋友的理解更可贵呢？

我和撒加还有修罗来到了地上的冥王城。12 小时的时间快到了，我们无力地倒下。塞咯斯被我的钻石星辰打中后，他用脚用力地踩我，他在报复，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冰河他们将塞咯斯收拾了，我嘲冰河笑了笑，在冰河的手中，身体渐渐消失，化作灰尘。我们再一次回到了死亡之国长眠了。

水瓶座的圣衣带着我的灵魂到了叹息之墙前。我再次穿上了水瓶座的黄金圣衣。老师告诉我们要用太阳光来破坏叹息之墙。我们 12 个战士首次并肩作战，拼命地燃烧自己的小宇宙。

艾俄罗斯拔出了箭，我们准备好了一切，相视而笑。没有遗憾，没有恐惧，只有希望和对 5 个青铜战士的信任。

小宇宙燃烧到了极限，我知道过了这个极限，我们 12 人再也不会复活。但是，我们还是带着微笑来面对死亡。当我 13 年前打穿西伯利亚的冰山时得到水瓶座的黄金圣衣时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命运，注定了这一刻。我们没有选择，为了世上的爱和正义，身体随着那支黄金箭一同飞向了叹息之墙。这是最后一次的圣战了。在灵魂消失的瞬间，我们依然微笑着。死亡对我已经不陌生了，我只希望冰河和他的同伴们能够胜利。我们 12 个人一定会在天国守护你们................

（全文完）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playxp

========PART.1========

“轰”随着一声巨响，震碎了原本寂静的夜空，也惊醒了睡梦中的我。

“发生什么事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坐起身子，意外的发现，牢房的门开了，被震坏了。我终于可以走出这音暗，潮湿，散发着腐尸味的牢房了。

我迅速站起身，冲出牢房，忽然间想起父亲被关在另外一个区域，我必须去救他。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只好同时扮演母亲的角色。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一切，坚强，独立，他给了我他所拥有的一切。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美好的，但这美好的生活都在那一天结束了。

那一天，父亲匆匆忙忙跑回家，告诉我说他所在的“伞”公司正从事一项可怕的计划，不知情的他被骗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公司一定不会放过他，所以他要带着我去非洲避一避。正当我们收拾东西时，一帮手托 M4A1 的人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的抓了父亲。我极力反抗，最后被敲晕了。醒来时就已经在这里了。后来从守卫的口中知道父亲被关在另外一个区域，他也说我们这一辈子都别想逃出这个岛了。绝望，放弃可不是我的作风。我一直在等待逃跑的机会，我坚定的相信，和父亲快乐的在一起的生活一定会再度来临。而现在幸运女神终于向我微笑了。可是父亲被关在哪里我还不知道。看守所里不是有电脑吗？里面一定有这方面的资料。

对，主意打定，我向看守所跑去。

看来刚才的爆炸非同小可，四处都是碎石烂瓦，还有熊熊大火，将原本漆黑的夜晚映照得通亮。

“奇怪，怎么没有看到其他人呢？”我一边跑一边小声的嘀咕。突然间，一声凄惨的嚎叫传入我的耳朵，“呜嗷”令我浑身一抖，这像是一头饥饿的野兽正在寻找食物。

奇怪，这岛上难道有怪物不成？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该死的安布雷拉，这笔帐总有一天要和你们算！”我暗暗的起誓。“咦？”一个意外的惊喜，前面竟然有人！

那人背对着我站着，借着火光我看出他也是一名囚犯。

“太好了，真的有生还者。”我暗自庆幸着。“喂，那位仁兄。”他可能听到了我的喊声，缓缓回过头来。

我惊呆了，他的脸，如果那还算是一张脸的话，已经严重腐烂，暗红的肌肉组织不停的在抽动。双眼深深的陷进去，不，应该说没有眼睛了，只有两个黑黑的洞，透出对肉的渴望，对血的饥渴。等到他全身都转过来时，我才清楚的看见，不止是脸，身体也大部分都腐烂了，血从他的每一个毛孔渗出，渗透了他的囚犯服。

“呜嗷”从他那不成型的嘴里传出这含糊不清的叫声，伴随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一滩暗红的

液体从他的嘴里流出。一阵恶心立刻涌入我的胃。

我强忍着，后退了几步。这怪物慢慢向我走来，看来他是认准我是他的晚餐了。

我转身想跑，而眼前的这一幕却让我怎么也迈不开脚：一群同样的怪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将我包围了，并缓缓的向我靠近。在他们后面，他们的同类，正爬在地上贪婪的啃食着地上的尸体。一阵阵腐尸的臭味扑鼻而来，还有那听着就让人汗毛直立的恐怖叫声。

我也要变成他们的晚餐了吗？不行，我不能死在这里。我立刻想到了我的父亲，既然这里有这么多的这种怪物，父亲那边的情况肯定也不容乐观，我必须去救他！

我操起脚边的一根铁棍，“滚开，你们这些令人恶心的怪物！”对着最近的那只怪物的头一棒下去，被打中的那只怪物的头顿时象西瓜一样暴开，白乎乎的东西溅了我一手。又是一阵难以言喻的恶心。

这些怪物也许由于腐烂的关系，似乎经不起重击，但和他们缠斗下去明显对我不利——他们的数量太多了。别说是我一个人，就算是十个也未必应付的来。难道这就是父亲说的可怕的计划？

越来越多的怪物向我围过来。我开始有点绝望了。忽然间，我想起刚才逃出来的时候，在看守所的哨楼里有一挺重机枪。这个平时我最厌恶的东西这时竟然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哨楼就在前方的不远处。我看到了希望，于是，挥着铁棍杀出一条血路，奔向塔楼。

随着重机枪愤怒的火舌，怪物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不久，所有的怪物都化为了乌有。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总算大难不死。夜晚又恢复了平静。

我坐了下来，定了定神，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岛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这里的人都变成了这种怪物，可能没有幸存者了。慢着，父亲！他会不会遭到这些怪物的袭击呢？我急忙站起身，想下去找父亲。一个影子闪过。还有怪物？我马上查看了一下重机枪，还有子弹。

“哼，下地狱去吧！”我端起枪向它扫射。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它竟然躲开了，紧接着也用枪打破了我身旁的探照灯。他不是怪物，是人！

“住手，住手！”我大叫。我可不想错失这个可能是唯一的幸存者。

“我这就下去。”我跑下塔楼。他端着枪走过来，更令我吃惊的是，她竟然是个女人！

“为什么向我扫射？”看的出，她非常生气，手里的枪一直指着我。

“抱歉，我错把你当成是和这些一样的怪物了。”我急忙解释。

“你是说那些丧尸？很可惜，我不是。”原来那些怪物叫丧尸。这时我才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女人。一个标志的美女，棕榈色的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垂在脑后，一双水灵的大眼睛狠很的盯着我。看来她对我刚才卤莽的举动还在耿耿于怀。唉，女人真是小气的动物。

“你好，我叫斯蒂夫。我为刚才的事道歉。对了，你一个人怎么会在这里？看你的穿着应该不是这里的囚犯啊。”

“我叫克莱尔。我是被抓到这个岛上的。”她放下枪，语气温和了很多。她的声音很甜，有一种让人沉醉其中的魅力。被抓？和我的遭遇一样啊。啊，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父亲还在那些丧尸的

威胁下，我必须快点走。

“抱歉，克莱尔，我还有要事在身，失陪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我们一起走吧，两个人总比一个要强。”她掂了掂手里的枪。

“谢谢，不过你们女人很碍事的，我还是喜欢单独行动。”说完，我转身跑开了。

父亲，等我……

========PART.2========

意料之中，看守所里一个人都没有。意料之外，这里也没有丧尸。但救父心切使得我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么多。

我跑进屋里，这里果然有一台电脑。而且好象还可以正常使用。

我打开电脑，输入父亲的名字，开始查找。

“恩，父亲被关在 C 区域，离这里并不远。咦？暗杀名单？克里斯？START 小队？生化实验？”我越看越糊涂。这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事情。整个事件就像一团乱麻困扰着我。正在我思索之际，一个甜甜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斯蒂夫！你在这里干吗？”

我回过头，那张漂亮的脸蛋再次映入我的眼帘。是克莱尔。她看来没受伤，太好了。恩？为什么看到她没受伤我会这么高兴呢？

“我在查些资料。”

“你看我哥哥的资料干什么？”

哥哥？难道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克里斯？那为什么他会被列在暗杀者名单里？难道他也像爸爸那样知道了安布雷拉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招来杀身之祸？我心中的迷团越来越多，整个事件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管那么多了，我必须赶去 C 区域救父亲。

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一盒手枪子弹，是在看守所哨楼里找到的。

“克莱尔，我还有事，得先走一步，这个给你，希望你能用的上。”我递过手枪子弹。“太感谢了，我正好需要它！”克莱尔喜出望外的接过子弹。看来这对她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她笑起来嘴边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十分可爱。

我发现我好象喜欢上了这个女孩的笑容。看见她的笑容我忘记了紧张，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丧尸横行的世界。

“那你自己呢？你不需要武器吗？”她的说话把我从陶醉中拉回现实。

“我？谢谢关心。我一个大男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我在说什么疯话啊！没有武器我可能根本活不到下一秒。

“那你自己要小心。”她边说边给手枪上好了子弹。

“知道了，那我先走了。你也小心。”我转身打开门，向 C 区域跑去。

那些迷团依旧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克莱尔与克里斯是兄妹，那她被抓来就是情有可缘的事。也许她也知道了一些关于安布雷拉的秘密，该死，刚才应该问问她。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她我的脑子就一片空白。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了。我加快脚步，希望父亲安然无恙。

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我来到了一栋大房子前。

“好气派的房子。这座岛上原来有一户这么有钱的人家。”

就在我为之惊叹之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入我的耳朵。又是丧尸？不对，听脚步声移动速度很快，绝对不是人类。我向传来脚步声的黑暗中望去，六个亮点出现在黑暗中。象六盏明亮的灯。渐渐的，我看清了，身体不由自主的哆嗦起来。那是三条狗！它们的身体和丧尸一样严重腐烂，唾液不停的从它们口中滴落。

它们紧紧的盯着我，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冲过来。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其中的一只已经冲到了我面前，一跃而起，张开血盆大口，对准我的左肩，我急忙委身躲过，它从我的头上跃过。另两只也到了我面前，同时跃起。不过这次它们瞄准的是我的喉咙。我向左一闪，躲过一只，但还是被另一只的利爪抓破了左肩。鲜红的血立刻涌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

我急忙捂住左肩，以防血流不止。而这些畜生看见鲜血似乎更激动了。它们浑身都在颤抖，伏低身体，随时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击。

我强忍住剧痛，心想：以一敌三我肯定没有胜算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急忙转身冲进大屋，迅速关上门。它们在门外疯狂的吼叫，抓门，但这扇门比它看起来要坚固，任凭它们怎么抓都纹丝不动。

我松了一口气，看看被它们撕裂的左肩，好长的一道口子，血似乎还没止住。我撕开一边衣袖，把伤口包住，扎紧，然后环视了一下大屋内的摆设。和在外面看到的一样，屋子很大，这里是一栋有二层楼的复试屋子，右边的楼梯通上去左右各有一个门。正中间有一幅大得惊人的人物肖像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脸被刮掉了，从身材上看应该是个男性，也许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左边有两个门，一个是洗手间，另一个就不知道是什么房间了。

外面还有那群嗜血的畜生在徘徊，我也出不去，不如在这屋子里转转吧，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武器。

我上了 2 楼，左边的那扇门打不开，似乎需要特殊的钥匙。我只好进了右边的。

这里看起来好象是一间书房，桌子上放着一本日记，封面用金字刻着：亚历山大家族族谱。我猜想这应该是这栋屋子的主人的名字。在这座岛上能把金字刻在日记本上的除了这里的主人我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我翻开本子，前半部都是一些陌生的名字，最后一行则吸引了我的注意：亚历山大.艾丽斯亚

（女），亚历山大.艾克斯（男）。这两个名字我之前好象听守卫说过。但对于他们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两个人，在看守所里听看门的人提到过。至于他们的身世则是一个迷。我继续往下看。

18 年前，亚历山大家族诞下了两个婴儿，一男一女。他们是用特殊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妹妹艾丽斯亚拥有超越正常人 2 倍的智商，而哥哥却意外的是个失败的作品，和正常人一样。但这样做终究是有副作用的。妹妹在 5 岁那年死于心脏病发。只有哥哥存活了下来。我们家族的野心也随之毁灭。

〝这是什么家族啊。〞我合上日记，叹了口气，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那三只怪物还守在门口，大有一种等不到猎物不罢休的势头。我苦笑了一下，刚想转身离开，一个黑影迅速的冲到楼下。我定睛一看，是个金发男人，他戴着墨镜，穿着一身黑色的特种装，身材很健壮，那三只畜生见有食物自动送上门。不由分说的同时向那个男人扑去。但那个男人却不慌不忙，扬起一脚就把一只丧失犬踢出至少十米远，紧接着一个右勾拳正打在另一只丧失犬的左脸颊，也飞出五米远。然后伸出双手抓住最后一只的上下颌，硬生生的把它撕成了两半。

这些动作都在一瞬间完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速度，还有那力量，绝对不是人类所能拥有的。

轻松摆平了三只丧失犬后，男人发出了阴冷的笑声。这笑声比丧失犬的嚎叫更让人心惊胆寒。

〝哼，安布雷拉也就只能造出这种废物了。不能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要快点找到艾丽斯亚，她要是醒过来就麻烦了。〞说完，他纵身一跃，从走廊的围墙跳了出去。惊人的跳跃力！

虽然刚才发生了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再见到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我也不觉得奇怪了。但这个男人还是让我为之一惊。还有，他提到的艾丽斯亚，她不是 13 年前就已经死于心脏病了吗？醒过来是什么意思？难道她还没死？这个男人又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他和安布雷拉又是什么关系？我心中的迷雾更浓了。

还是先别管这些了，既然他已经替我收拾了下面的怪物，我就可以离开了。我下到一楼，在里面的房间找到了两把金色的手枪，先拿着防身吧。在卫生间清洗了一下伤口，离开了这栋大楼。

========PART.3========

离开大屋，我继续向 C 区域走去。

一路上都是尸体，腐尸夹杂着浓烟迎面扑来。我宁愿自己是在梦里。也不知道克莱尔现在怎么样了。

正想着，我听到一声尖叫。那声音，是克莱尔，没错。她遇到危险了！

我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源。〝妈的，到底在哪里！〞我心急如焚。终于,在一扇窗户旁边看见了里面的克莱尔正被一个独臂长手怪抓住头，她正在痛苦的挣扎。

我顾不得多想，一脚踢烂窗户，跳进去的同时朝那个怪物连扣两枪。那怪物禁不住枪痛，放下了克莱尔。

〝你没事吧？〞我关切的问。

“那怪物！”克莱尔指着我身后焦急的说。

我转过头，只见那怪物正扬起长长的手臂欲向我进攻。很显然，刚才那一枪一定使它非常愤怒。纵然它是怪物，遭到这样的攻击不可能不火冒三丈吧。不过你的手再怎么长也不可能我的子弹快吧。我迅速举起枪，对准那怪物毫不犹豫的射光了枪里所有的子弹。当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它的同时，那怪物倒在了血泊中。

“还真耐打啊。”我走过去，检查看看它是否真的死了。结果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啦。

“嘿，别担心，克莱尔。你看，骑士来救你了。”我收起枪，打趣的说。

“少臭美！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她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怎么？你受伤了？”她看见我左肩的伤。

“哦，没事，被几只小臭虫给弄伤的。没什么大碍。”我拍了拍伤口。奶奶的，真痛！！

“你手里的枪，我需要它！它是打开一扇特殊的门的钥匙。”克莱尔指着我手上的枪说。

“好啊，给你。”我双手奉上。但立刻又担心起来：手里没有武器怎么去救我父亲呢？

“这个给你。”她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两把微型冲锋枪。

“这个？给我？太棒了！”我接过枪，“有了它，再多的丧尸都不怕了。谢谢你。”

“哈哈哈哈！”不知道从哪里传来这阴阳怪气的笑声。“看来骑士终于出现了。克莱尔，我到要看看你和你的骑士怎样逃出死神的魔爪，哈哈哈哈。”

“他是谁？”我问。

“艾克斯。”

“艾克斯？亚历山大.艾克斯？”

“你知道？”

“恩，我看过他们家的族谱。他还有个妹妹......啊！” 我们站着的地面开始下陷。我这才发现原来我们站在一台大型升降机上面。

“去地狱吧，骑士和公主，去地狱继续你们的缠绵吧，哈哈哈哈。”头顶上又传来那令人厌恶的笑声。

“别担心，克莱尔，我会保护你的。”我掂了掂手里的枪。“看我的！”我冲出电梯的门，“来吧，愚蠢的丧尸们！本少爷今天就送你们去见马克思！”

一只只丧尸在我猛烈的炮火下一命呜呼，虽然他们已经是死人了。不出多久，我们就冲出了丧尸的包围圈。

“看，克莱尔。还是男人比较能保护女人吧。”我回头冲她笑。

“快走吧。”她有点不好意思了，脸上泛起一丝绯红。更显得迷人。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方才回过神来。现在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的时候啦啊。

眼看就要到门口了，地板却因为年代久远，禁不住剧烈的震动和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塌了。我们双双摔了下来。

"克莱尔，你没事吧？"我正好摔在沙包上，没受一点伤。

"没事，只是腿被木版压住，拔不出来了。"

"别急，我就来帮你！"我跳下沙包。

"斯蒂夫，小心，你身后！"

"呜！"光听这声音我就知道身后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家伙。

"哼，名不经传的臭家伙还敢来送死！"我迅速转身，当我举起枪瞄准了那家伙的头的同时，我的身体僵硬了。

那张脸，虽然它已经严重腐烂了，但是我依然认得出。站在我眼前，这个和其他丧尸一样，渴求鲜血的怪物并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

"不，不，不可能的。！"我举着枪的手开始颤抖。我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为什么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要让我们父子俩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为什么！

"斯蒂夫！快开枪啊！它要扑过来了！"克莱尔大声叫唤着。

"别过来，别过来！"不行，我下不了手！我不能亲手杀死养育我 18 年的父亲。就算他已经变成了没有感觉的行尸走肉，但他仍然是我的父亲。我不能那么做！与其让我杀死他，不如让他亲手结束我的生命。是他给了我生命，也当然可以由他来结束。

慢慢的，我垂下了拿着枪的双手。闭上眼睛，等待着他咬向我的喉咙。那张曾经循循善诱教导过我的嘴如今却要作为低级怪物啃食食物的工具。而且是咬在自己的儿子的喉咙上。想象着自己再过不久也要变成这种丑陋的怪物，和它们一样为了血而四处游荡。这就是命运吗？

"斯蒂夫，你怎么啦？"克莱尔仍在那里叫唤我的名字。

对不起了，克莱尔。我不能保护你了。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骑士。我只希望自己变成丧尸后不要向她展开攻击。

"斯蒂夫，救我！"我睁开眼睛，发现"父亲"正缓缓向躺在地上，不能移动的克莱尔走去。可能是她的叫声吸引了它。"斯蒂夫！"克莱尔的叫声越来越急促。

"我，我，我做不到！"

"你怎么了？你不是我的骑士吗？你不是要保护我的吗？"

对！我要保护她！面对现实吧，父亲已经死了！我要保护自己喜欢的人！我不能再失去一个对我如此重要的人！

我猛的举起枪。"父亲，原谅我！啊！"我发疯似的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直到枪膛弹了三下，我才意识到子弹已经打光了。父亲倒在地上抽动。他的嘴角却似乎挂着一丝微笑。

“斯蒂夫。”克莱尔的语气变的很温和。她似乎明白了一切。我丢掉枪，跪在父亲的尸体旁，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父亲！！！”悲伤的叫喊回荡在漆黑的夜空。（未完待续）

========PART.4========

我知道，克莱尔是想安慰我的。但我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

我一动不动的坐在那儿，把头深深的埋进膝盖里，脑子里不停的闪烁着父亲那熟悉的笑脸。过去和父亲的快乐生活像电影胶片一样从我脑海里穿过。

“斯蒂夫。”克莱尔的手轻轻的放在了我的肩膀上。“别难过了，我给哥哥发了 Email，相信他很快就会来救我们了。”

“我想自己静一下。”我没有看她。

“好吧，我去看看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离开这里。你自己要小心啊。”克莱尔站起身，从她的语气中我听出一丝悲伤和失望。

父亲，我看着躺在地上的“父亲”，看着那张已经腐烂的脸，耳旁又回响起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斯蒂夫，作为一个男人，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坚强的活下去，不为别的，就为了你最重要的人。

“父亲，您最重要的人是谁啊？”

“哈哈，小傻瓜，当然是你啊。”

我用力擦了一下眼睛，我知道，父亲，我会坚强的活下去，我一定要带克莱尔逃出这座岛！

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左肩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环顾四周，真走运，右边的吉普车上有两排子弹。我整理好身上的装备，离开了这里。父亲，你就在上天保佑我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之前我拿到的那两把金枪和大屋里那扇小门上的枪的形状很象。也许那就是打开那扇门的钥匙。克莱尔可能猜到了才会问我要那两把金枪。现在她肯定是去了那里，我得赶过去和她汇合。

路上七零八落的散落着丧尸的残肢。这肯定不是克莱尔的枪造成的。我下意识的想起了那个戴墨镜的强悍男人。他到底是谁？是敌还是友？还有他那非人类的力量，想想就让人心里发毛。顾不了这么多了，当务之急是快找到克莱尔和她汇合。

我跑过台阶，正准备转弯到大屋，那边却传来了克莱尔的声音。

“你是威斯克！怎么可能！你不是在洋馆事件中就死了吗？”

我贴在墙边，小心翼翼的探出头去。克莱尔显得惊慌失措，而站在她面前的正是那个戴墨镜的男人。他的名字好象是叫威斯克，而克莱尔好象认识他。

“哈哈。”他又发出那令人不寒而立的笑声。

“没错，我是死过一次。该死的克里斯把我的计划，我的野心统统粉碎了。我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幸运的是，威廉为我量身订做的 XXX 病毒在最后关头救了我的命，还让我拥有了超人的力量。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们兄妹俩亲手送入地狱！就先拿你血祭吧！相信克里斯看到你的尸体一定会非常伤心的，哈哈哈哈！”

威斯克一把抓住克莱尔的下巴，单手就把她提了起来，然后重重的摔出好几米远。克莱尔勉强想爬起来，威斯克又以非人的速度冲过去，一脚踩在克莱尔的肩上。

“我对你们兄妹的恨不是单单要了你们的命那么简单就可以发泄得了的。我要你们体验体验我当时所受的痛苦。计划失败，我不得不把自己的灵魂卖给另外一个公司。现在只要我拿到艾历西亚身体里的 T 病毒，我就可以东山再起，到时整个世界都是我的。而你们兄妹，就在黄泉看着我的世界吧，哈哈。”

“你认为我会让你这疯子得逞吗？”我闪出去，同时用枪指着威斯克的头。“这么近的距离我可以 轻易打暴你的头，可别小看我的枪法啊，墨镜男。”我慢慢靠近他。

“原来还有一只老鼠啊。”他扭头看看我，一副不屑的样子。

“放开你的脚！否则我就在你身上多开几个洞”我大声说。

“哼哼，你以为凭你能杀得了我？”

“那要试试才知道。”我毫不犹豫的扣动了扳机。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威斯克一个侧身闪过了子弹，紧接着冲到我的面前，用肩膀把我撞出至少 5 米远。而这一切的动作仅仅用了不到 0.5 秒。我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了醒过来，看见克莱尔正焦急的看着我，喊我的名字。

“斯蒂夫，你没事吧！”

“呃啊，没事，这么点小伤还不至于要我的命。”我笑着说。

“闭嘴，别说不吉利的话。”她破涕为笑。 她笑的样子真迷人。

“那墨镜男呢？”

“他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后就走了。”

“可恶！”我硬撑着站起来，刚才那一下没有撞断我的肋骨已经很走运了。

“我们快走吧，以免他再度回来。”我实在不想再和这个非人者再度交手。

“恩，好。”

我们走进大屋，上了 2 楼。那两把金枪真的就是那个门的钥匙。打开那扇门，我们穿过了一条狭长的走廊，来到了一座古西欧式的城堡前。

“这里竟然会有这么一座城堡？”克莱尔显得很吃惊。说实话，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再见过这么多古怪的事之后对这个也就见怪不怪了。

“进去看看吧，说不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克莱尔提议。

“恩。”感觉我除了保护她没什么可做的了。

我们向城堡走去，可是我们谁也没注意到一旁树上的摄象机已经悄悄的对准了我们……

========PART.5========

这座城堡的主人似乎对小女孩情有独钟。城堡内到处都挂着小女孩的塑像。然而最令人令人不解的是：每个塑像都是残缺不齐的。不是少了腿就是少了胳膊，有的还被从中间掏空了。唯有脸部保持完整。仔细看方才发现，这些塑像的脸都是一样的。真是一座古怪的城堡。这城堡主人的嗜好也够怪异的。

在 1 楼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我和克莱尔来到了 2 楼。

解决掉 2 只丧尸，我们进入了一间看似卧室的房间。

这间屋子倒是布置的有摸有样。古老的唱碟机，柔软的床，古西欧式的坐椅。除了这些好象就没什么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了。

正当我们想离开时，一个熟悉的笑声在背后响起。

“哈哈哈哈，欢迎光临寒舍，公主和骑士。” 我转回头，一个金发蓝眼的男子正端着一把狙击枪对着我和克莱尔。等等，这个诡异的笑声我好象在哪里听过的，对了，是艾克斯的！艾丽西亚的哥哥。那都不重要，他是怎么进来的？这个房间明明只有一个门，难道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躲在屋里？不可能啊，刚才我仔细检查了整个屋子，别说是人了，连一只老鼠都没有。

“放下你的武器，骑士，否则你将和你的公主永远的说再见了。我想你当然不希望那吧。”他满脸洋溢着胜利者的笑容。我心里顿生一阵厌恶，但没办法，主动权掌握在他的手里，我只能慢慢的放下枪。

“你们到底为了什么？”克莱尔生气的问。

“为了什么？哈哈，象你们这种鼠辈怎么可能能理解我们亚历山大家族那伟大的理想。不过你们就快死了，作为送你们去天堂的礼物，告诉你们也无妨。我们亚历山大家族三代都是安布雷拉公司的高级研究员。他们为安布雷拉的病毒研究作了十分大的贡献。我的父亲在一次实验中意外的发现了 G 病毒的变种——T 病毒。T 病毒拥有比 G 病毒更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不会破坏宿主的大脑。换句话说 T 病毒是真正意义上能强化人体机能的病毒。但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只能在宿主体内培植，而且培植时间相当长。培植一代的 T 病毒大约需要 15 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要是宿主有什么病就有可能破坏它，让它无法生存。”

15 年？从现在开始距离日记上记载的艾丽西亚死亡的那年正好相隔 15 年，而且墨镜男也说过万一她醒了就不好办了。难道她……我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好了，让你们知道这么多已经十分仁慈了。对着两个要死的人说再多也没用的。现在，去死吧，

哈哈哈哈！”

抓住他仰天狂笑露出的破绽，我迅速伏下身子拣起地上的枪，而他在吃了一惊后也冲我扣动了扳机。幸运的是他这枪打歪了，子弹只是擦伤了我的手臂。我也不甘示弱对他连扣三枪，有一枪命中了他的腹部。

“啊！”他惨叫一声，娘娘跄跄的退到墙边。

“斯蒂夫，你没事吧！”克莱尔急忙过来扶住我。

“没事，只是擦伤。”我咬咬牙，“那家伙跑了。”

艾克斯推动身后印在墙上的塑像，那竟然是一扇旋转门！他穿过门，我急忙追过去，但他已经不见踪影。

“可恶，让他跑了。”我愤愤的说。

“那不重要，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克莱尔拉过我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净的手帕扯成 2 条，小心的为我包扎好。说实话，这种程度的擦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被她这样抓着手，我却不由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伤口包扎好后我急忙抽回手，“谢谢。”

“嘻嘻，别客气。”她又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她笑起来真的犹如天使般。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要保护她的决心。我一定要带她安全的离开。

“警告，警告。自动爆炸装置已经启动，各单位人员自行撤离，各单位人员自行撤离！”

“该死的家伙，想用爆炸让我们死在这座岛上吗？”我气得直咬牙。

“别急，我之前看见仓库那边有一辆运输用飞机，应该还能用。我们可以乘那个离开，看，这里有仓库的钥匙。”克莱尔从抽屉里翻出一把银色的钥匙，上面的标签十分醒目的写着“仓库”两个字。看来这原本是艾可斯为自己逃走准备的，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竟成了敌人的逃生工具。事不宜迟，我和克莱尔一起向仓库奔去。

丧尸们似乎也知道大难临头了，它们无暇向我们发动进攻，向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这倒为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力气。很快我们就找到了这“传说中”的飞机。上了飞机才发现忘记了一件最关键的东西——飞机的能源没有了。

这架飞机看来有相当长时间没人使用了，油箱和备用油箱均是空的。我想起在另一间仓库里见到过机油。但从这里过去有一定的距离。不知道能不能赶在爆炸前回来。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了。去做好歹还有一半的机会，不然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克莱尔，我去取机油，你准备好启动飞机。等我回来。”我拿上枪，打开机仓门。

“斯蒂夫，你要小心啊。” 我转过头，冲她做了一个 V 的手势便跳下了飞机。

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我冲到了目的地。呵，这里竟然还有一把榴弹枪！这可是强力的武器啊！我想也没想就把它背在肩上，提上机油，抓紧时间往回赶。

眼看就快到了，我突然觉得背后有什么异样。

“轰！”一声巨响，我的身后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而我也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飞出去。

“好大的爆炸，要是再迟一步说不定我就见不到克莱尔了。”正当我暗自庆幸劫后余生时，前面不远处缓慢的走过来一个人型的东西。因为我已经认定这里不会还有生还者了，所以对于那个家伙我也没有抱任何指望。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这怪物长的十分魁梧，四肢异常发达。身体并不象丧尸般腐烂不堪，它的身体非常完整，只是右手，不，那不应该说是手了，那是十分锋利的利爪。估计它把我撕碎会比撕破布还来得还容易。它恶狠狠的订着我，一步一步向我走过来。 但步伐十分慢。我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刚刚拿到的熘弹枪，任你什么怪物我都不会放在眼里。

“不论你是什么怪物，只要挡在我面前的一律格杀勿论！”我快速朝它开了一枪，正中它的胸口。怎料熘弹枪的威力非但没有伤它分毫，连令它后退一步都办不到。我又朝它开了几枪，结果都是一样。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怪物突然以极快的速度向我冲来，左手一拨，打掉我手上的熘弹枪，右手对准我的胸口就是一挥。我急忙向后一闪，但那怪物的速度太快了，我没有完全闪过。它锋利的爪子在我的胸口上划出了 3 道口子，鲜红的血液顿时涌了出来。

“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跪在地上。而这怪物并没有停止攻击的意思。它抬起巨爪，对准我的头，用力扎了下来。我赶紧向旁边一滚，闪过这致命的一击。顺手拣起旁边的流弹枪，砥柱它的头，这么近的距离多少总会造成一点伤害的吧。

“傲！”那怪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抱着头向后退去。

我强忍着胸口的剧痛，站起来。我知道了，头好象就是这怪物的弱点。它身体的其他部位可能都被钢铁般的肌肉保护着，惟独头是没有任何保护的。但失血过多使得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不清。身体也渐渐失去力量 那怪物这时已经恢复了，咆哮着向我冲了过来。它挥舞着巨爪，气势汹汹。

我不行了，我可能要被这怪物的利爪刺穿胸膛而死了。

“斯蒂夫！”正当我要放弃时，耳边传来了克莱尔的呼唤。她还在等着我！我不能死！最起码我也要把机油送到，让她安全的离开。对，我还不能死在这里！

我用力睁开眼睛，使近浑身的力气举起枪。而那怪物因为抓狂，完全没有躲避的意思。只是一个劲的朝我冲来。我对准它的头。

“去死吧。”我射出了最后的一枪。因为我再也没有力气再次扣动扳机了。

“傲！”那怪物挣扎了一下，倒了下去，再没站起来。

“呼，总算赢了。虽然是以这种状态。”现在的我别说对付丧尸了，连站着都十分困难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胸口上是难以言喻的剧痛，血还在不停的流。我勉强站起来，拖着机油桶，向飞机走去。

========PART.6========

“斯蒂夫！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看到我如此狼狈的样子，克莱尔显得十分着急。

“呵呵，没事，不过跟一个猛男玩了一回摔交游戏，不小心受了一点伤。”我靠在机舱上笑着对她说。

“还说没事，出了这么多血，不是让你小心点的吗，你真的很让人担心啊！”她边说边给我包扎伤口。飞机里的急救包现在算是派上用场了。

“好了，你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她回到驾驶座。“好，我们走吧！”克莱尔启动了飞机，螺旋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使周围的水激起层层波浪。飞机起飞了。

“呼，终于逃出了这座恶魔之岛。”克莱尔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去哪呢？这么好的时光我可不想去医院啊。”我打趣的说。

“恩，让我想想，现在是夏天，去夏威仪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吧。”她俏皮的转过脸，正好和我的目光撞个正。四目相对，我发现她真的好美。 从她的眼睛里我感觉不到一丝的恶意。现在我是真正明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啦。

“好啊，就去夏威仪。”

“这算是你邀请我吗？嘻嘻。”

“随便啦。”被她这么一问，我有点不好意思，扭过脸去。

“哈哈哈哈，恐怕你们哪里也去不了了。”喇叭里突然传来了那阴魂不散的笑声。

“艾克斯！”

“正是我，没想到吧。”屏幕上出现了那张令人厌恶的脸。“你们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有那么容易吗？”

“飞机失控了！”克莱尔尝试旋转方向盘，但无济于事。

“艾克斯，你这家伙……”

“别担心，不会坠毁的，不过飞机暂时由我来控制。你们就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旅程吧，哈哈哈哈。”图象消失了。

“怎么办啊？”克莱尔问。

“没办法了，这飞机上没有准备降落伞。只有等它停下来再找逃出去的办法吧。”我靠着机舱坐下，“先休息一下吧。”克莱尔坐在我旁边。我真的是很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飞机还在行驶，克莱尔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看着她象小孩子般的睡相，我深深的陶醉了。我突然很想吻她！虽然我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没有争得她本人的同意，但我却控制不了自己身体。

慢慢的，我不由自主的靠了过去……差一点亲到他的时候，她动了一下，好象要醒了。我这才清醒过来：我在干什么啊！怎么能做这种小人的行为呢？我忙退开，站起来，走到窗边，伸了个懒腰，

但外面的景色却吓了我一跳：外面是一片冰天雪地，白茫茫的世界。

这怎么可能！现在是夏天啊，怎么会有雪？我冲到仪表盘前一看：南纬 83.5 度。这里是南极？！

“斯蒂夫。”克莱尔醒来了，走过来。“这是哪里？”

“看来我们似乎到了南极了。”

“南极？！”她和我一样吃惊。 忽然，飞机剧烈的晃动了一下，紧接着就开始急速下滑。

“该死，那家伙不会是想就这样摔死我们吧。”我急忙抓住机舱，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克莱尔。我不能让她受一点伤！

“轰！”飞机撞入了冰山。

……
“克莱尔，你没事吧。”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飞机撞入了一座很大，像仓库的地方。

“恩，我没事。这是哪儿？”克莱尔拍拍身上的灰。

“这好象是一座基地。”我拣起掉在地上的榴弹枪，递给克莱尔。“拿着它会比较安全些。”

“那你呢？”

“我有它们啊。”我掏出微型冲锋枪晃了晃。“走吧，我们分头行动。这样会比较快。你自己小心。”说实话，我根本不想和她分开。但是我身受重伤，不能担保自己不会成为她的负累。

“好吧，你也要小心啊。”克莱尔并没有发现我的真正意图。

我摸摸胸口的伤，虽然血是止住了，但还是很痛。我咬咬牙，跳下了飞机。克莱尔随后跳下来，但她落地的时候没有站稳，向我倒了过来。我急忙一把把她搂进怀里。被她这么一靠，我脚下也滑了，我们一起摔在地上，我依然紧紧的拥抱着她。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像触电一样瞬间传遍我全身。我闻到了她头发散发出来的淡淡幽香，感受着她柔软的身体。多么希望时间就此停住啊！

“谢谢你，斯蒂夫。”克莱尔的话把我拉回到现实。我赶紧松开了手。她站了起来，然后伸手来拉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想拉她的手站起来。我低着头，没有言语，自己站了起来。

这里很静，而且挺干净。没有发现有丧尸出没的迹象。不过艾克斯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呢？难道这里也是他们的研究所？

我和克莱尔按照预定的计划分头行动。

走着，走着，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小子，我们又见面了。”

我转过头，一副墨镜映入眼帘。竟然是威斯克！

“你，你，你是威斯克！”

“哼，真高兴你还记得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来找艾丽西亚的。”

“艾丽西亚？”

“没错。看来你也知道她是谁。15 年前她把仅有的一点 T 病毒注入到了自己体内进行培育。然后一直沉睡到现在。现在是病毒成长完全的时候了。”

原来如此，艾丽西亚真的没有死。她以自己的身体作为 T 病毒的培植器。之所以对外界宣称她死于心脏病是为了掩盖 T 病毒存在的事实。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哼哼。”他扶了扶墨镜。“你和克莱尔破坏了小岛，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本来我可以抓住艾克斯来要挟艾丽西亚交出 T 病毒，你们却将他杀了。”

“等等，我们没有杀他。”

“无谓的狡辩。不过也没关系。最终还是给我找到了这个秘密地方。而你们，只会坏我好事的 2 个小老鼠。在小岛上就应该杀了你们。现在你可没那么好的运气了。”话音刚落，他就迅速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喉咙。“你们两个小东西害我费了这么大的周章，现在，我不容许你们再坏我的好事了。去死吧。”

“你......”我挣扎着，试图掰开他的手，但是没有用。他的力气太大了。我一拳打掉了他脸上的墨镜，看到了墨镜下的眼睛，是金黄色的！

“不错嘛，还有力气反抗。”他掐得更用力了，我眼前渐渐黑了。

“哈哈哈哈。”这时，耳边传来这熟悉的笑声，是艾克斯的？

“艾丽西亚？！她已经醒了！妈的。”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一下子甩开了我。我撞到墙上，重重的摔了下来，昏了过去。冥冥之中，好象有个人向我走来，是克莱尔吗？眼前变得一片漆黑。

LAST PART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张椅子上。我扭动着挣扎了一下，不行，绑着我的皮带很结实，丝毫没有要脱落的迹象。

“你醒了吗？帅小伙。”是个女人的声音。我竟然没发现身边有人！？

我寻声望去，只见一个约莫 20 岁左右的金发女人，站在我前方三步之遥的地方。等等，这张脸我好象在哪里见过。对了，是古堡的塑像！虽然有一点差别，但特征基本都是一样的。难道她是......

“艾丽西亚？”我脱口而出。

“真意外，除了我哥哥之外，竟然还有人知道我还活着。”她走到我的身边。

“克莱尔呢？你没把她怎么样吧？”

“你放心，她是我宴会的重要嘉宾，当然要给予特别的待遇啦，哈哈。”她的笑声和她哥哥一样令

人讨厌。

“快把我放了。”

“放了你？那怎么可以。你是我重要的研究对象啊，怎么能让你走呢？”

“你说什么？”

“我已经在你体内植入了我最新研制的 T-2 病毒。它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你的潜能。但是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就很难说了。我曾经给我的父亲用过，结果他就变成了没有人性的怪兽，可惜还是被那个小妞给打败了。没用的东西，害得我连最基本的数据都没收集到。至于你嘛，我可是充满了期待哟。你会变成威力无比的超人呢，还是...和我父亲一样的怪兽呢？”

“你这个这个恶魔女人，竟然对自己的父亲...”我下意识的看了看自己的手背，隐隐约约浮现了绿色的血斑。

“哈哈哈哈。你知道蚂蚁是怎么生活的吗？整个蚁群只有一个蚁后，其他的都是工蚁，都只配为蚁后服务，为蚁后工作。我就是那高贵的蚁后，而父亲和哥哥都是没用的工蚁，甚至比工蚁还蠢。他们只配给我做研究对象。”

“难道是你杀了艾克斯？”

“我怎么忍心杀死自己的亲生哥哥呢？他现在正和威斯克玩得起劲呢，哈哈哈哈。”

我真恨不得一枪打死眼前这个恶毒的女人。“哼，克莱尔一定会来救我的。到时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啪！”一个巴掌结结实实的打在我的脸上。左脸顿时一阵热辣。

“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不过真是可惜，像你这么能干的人作我的部下一定非常好用。”

“哼，与其帮你做事不如让我去死。”

“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的。我要让你遭受百般痛苦的折磨后死去。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你该去赴宴会了。准备好吧，哈哈。”她给我打了一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慢慢的，又昏了过去。再度醒来时，耳边响着克莱尔焦急的呼唤声。

“斯蒂夫，醒醒，斯蒂夫！”我睁开眼睛，克莱尔正在用力的摇我。

“你终于醒了，刚才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看见我醒来，克莱尔露出开心的微笑。

我发现自己已经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房间。房间两旁都摆放着巨型的古西欧骑士铠甲。这次我却没有被绑着，倒是胸前的巨斧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和克莱尔用尽吃奶的力气都没有将它挪动一丝。

“不行，太重了，我搬不动。斯蒂夫，你忍一忍，我再想想办法。”克莱尔环顾着四周。

突然，我觉得心跳骤然加速，血液在身体里像沸腾了一般。好热，全身像被 1000 度的大火焚烧。

“斯蒂夫，你怎么了？”克莱尔看出了我的不妥。

“克莱尔，你快走！” 我看见，手背上原先隐约只有一点的绿色血斑正慢慢扩散到整只手臂。胸口像是有东西要冲出来。“哇！”一滩鲜血从我的口里吐出来，而那血不是红色的，是绿色的！

“斯蒂夫！”克莱尔惊慌失措。她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手开始变化了。锋利的爪子冲破皮肤，慢慢的长出来！我知道自己正在变成没有人性的怪兽。

“快走开！克莱尔！”虽然我很想这样说，但是我的喉咙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根本发不出声音。紧接着，我的手也渐渐开始不听使唤了。那把原先我和克莱尔一起都没办法移动的巨斧竟然被“我”轻易的拿起来。我最害怕的事发生了。我已经失去控制的身体挥动着巨斧向克莱尔发动进攻。 住手啊！我大叫。可是没有用。我的身体依然挥舞着巨斧，不断的向克莱尔发动进攻。

“斯蒂夫！”克莱尔一边躲闪一边大叫我的名字。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该死的女人，竟然在控制我的身体同时还保留了我的意识，而我现在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在自己的手上吗？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父亲的血，现在还要沾上克莱尔的血吗？不，不行！我要保护她，我要保护克莱尔！

克莱尔因为躲避时没有掌握好重心，不小心摔倒了，现在她已经不能再躲闪了。这时，一条看似触手的东西破墙而入，紧紧的卷起了克莱尔，她痛苦的挣扎着。而“我”，正举起巨斧，向下劈去。

“斯蒂夫！” 不，不，不！快住手，快住手啊！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要这样！千钧一发之迹，我竟然战胜了 T-2 病毒——我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了！但我知道，这也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我的身体一样会被 T-2 病毒占据。但有这短暂的时间已经足够了！我挥起巨斧，对准触手用力的斩了下去。顿时，触手被斩断，绿色的液体不断的涌出来。克莱尔也掉到了地上。

触手因为刚才的一击十分愤怒。它转向冲向我，给了我重重的一击。我被这一击弹飞好远，撞到墙上。可能是因为痛，也可能是刚才触手的一击的关系，我的身体渐渐恢复了人型。但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因为我听得见死神的召唤。

“斯蒂夫！”克莱尔哭着跑过来。“坚持住，哥哥来救我们了。”

“你哥哥来了？太好了。”每吐出一个字，我的胸口都像是被撕开一样痛。“对不起，克莱尔，我不能保护你了。”

“不，你可以的，你忘了吗？我们还要一起去夏威夷的，斯蒂夫，别死。”克莱尔的眼泪滴在我的身上。

我拿过她的手，贴在脸上。好温暖。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好象冰块一样。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手也开始没有了知觉。我看到它正慢慢从我脸上垂下去。

“我爱你，克莱尔。”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完这句话，我的手完全垂了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支撑着它了。

“斯蒂夫！”克莱尔发疯似的叫着我的名字。

我开始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渐渐听不到克莱尔的声音了。她的样子，也开始慢慢变得模糊……克莱尔，你听得见吗？我爱你，能认识你我真的很高兴。

再见了，克莱尔。冥冥之中，我好象看到父亲微笑着对我伸出手。 （全篇完）

寂静岭同人

帝国皇帝

序章

“处刑者拿着它的屠刀向死囚走去，它慢慢的，慢慢的把它手里的刀拿了起来。然后又立刻的挥舞了下去 被处决的死囚带着一声惨叫，不断的流出鲜红的血液。但不知道为什么，死囚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并非鲜血 而是绿色的液体。这已经是它今天处决的第 21 个死囚了。它对此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把看的书丢到了一边。我已经被类似的庸俗恐怖小说里的那些血腥描写麻痹了自己的恐怖神经。从自己 被自己那可恶的老板辞退后，自己已经潜心与恐怖小说 1 个多礼拜了。几乎把自己书房里可以找到的恐怖 小说看了一个遍。自己已经对这样的恐怖描写感到了厌倦。自己想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彻底放松的度假场所 于是把几年前从超市买来的旧地图打开。在已经泛黄的地图上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马上有一个小镇 就进入了偶的视野。这个小镇在地图上表注的名字是寂静岭。在镇子的名字下不知道为什么画着 1 道红色 的线。并在旁边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度假场所。但是或许也会成为最不好的度假场所”。但当时的自己所要找的只是一个度假场所。对于这个度假场所这种危险的评语自己并没有在意。

决定了度假场所后。我随意的买了点东西。就驾驶着自己的爱车。开车驶上了第 8 公路。

汽车快速的在公路上不断的行驶，不一会就到了加油站。在加油站里加上了几加仑的汽油，买了点要吃的东西后我就继续爬上了我的爱车。开车前。偶又翻看了下地图。地图上显示，我离开寂静岭这个小镇大概只差几公里的路了。而且剩下的路基本算一条直路，对于我这个在自己的街区都有可能迷路的人来说，或许应该感谢上帝吧。车在公路上快速的行驶着。但如果不是你往窗外探出脑袋，看到不断向后倒退的路灯的话。或许我会认为世界就是这样永远的静止的吧。为了缓解独自开车时候的无聊。我打开自己车上的车载音响。把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专集放了进去。车厢内开始流出了专集的封面歌曲“黄色潜水艇”就在车内因为甲壳虫乐队的歌曲而有了一丝忧郁气氛的时候。忽然我发现前方有一个不断闪动的警示灯。然后我又开了没多远后，就发现在公路旁似乎停着一辆车子。有一个女子正在修理自己的汽车。

于是。我把自己的汽车开到了公路的安全区里。下车走近了那个女子。
“嗨，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对那个女子说道。
“哦。该死的。汽车居然在这个地方坏了。亏我还在出门前检查了好几次了。”那女子略带不满的说道。同时偶稍微的打量了下那个女子。似乎有 25 岁左右的样子。长的还算清秀。虽然谈不上有多漂亮。但依旧给我一定的好感。
“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车上有修理的工具。要不要我帮你一起修？”我试探性的问道。
“看样子是不成了。我捣腾了老半天了。刚才才发现。原来是车子的离合器出了点问题。要换个离合器了。你。。应该不会自己带着离合器上路吧？

“这。。。。。”确实，应该没多少人会带着离合器上路的。“那。你到哪里？如果和偶顺路的话让你搭个顺风车吧。”
“恩。。。我到寂静岭去找我的未婚夫。他在寂静岭湖畔的玫瑰旅馆工作。不知道为什么，那里的电话一直不通，平常每个周末都给他电话。这次有好几个礼拜都没联系上他了。我有些担心了。所以去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这车居然。。。哎。。”
“去寂静岭？我和你同路。让你搭顺风车一起过去吧。也算是我们有缘分吧。。。”我向她发出了这样的邀请。那个女孩迟疑了一会。不过在打量了我一阵后。点了下头表示自己同意了。于是我这次的孤独的度假旅途算是添上了一个旅伴。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在上车前。我听到那个女孩似乎在轻声的嘟囔着：“21，21，第 21 个出现了”。不过，一来因为对她嘟囔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二来作为我来说，这个女孩只是自己旅途里的一个调味剂罢了。我打消掉自己其他的杂念。又开始驾驶自己的爱车车上我有一句没一句的和那个女孩搭话，在又经过了一段无聊的高速公路后。那个女孩又开始不断的嘟囔起上车时候的话了。
“21，21，第 21 个出现了”。就在我别过我的脑袋要和她搭话询问到底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的头忽然痛了起来。偶的眼前忽然一片灰暗，脑袋就像要裂开了一般。虽然我想在意识模糊前把握好爱车的方向盘。但很快。自己的意识就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

1.自由撰稿人与小镇的灰色历史

等我醒来的时候，不，准确的说是被冻醒的时候。我打开地图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寂静岭。原本坐在自己车副驾驶座上的旅伴居然已经消失了。副驾驶旁的门敞开着。就在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在我的座位下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蓝色圆珠笔用极为潦草的字迹写到：

“看你一直没苏醒，我先独自到玫瑰旅馆去了。感谢你的好意。 俫德上”

一眼看去是女性秀美的笔迹。看来应该是原来在我车上的旅伴写下的。不知道何故我把这张便条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把副驾驶的门关好，转动车上的钥匙打算继续自己的旅途。可是我转动了好几次钥匙。自己的爱车完全启动不了。自己跳下车打开前盖后发现。自己爱车的水箱已经被冻住了。一时也无法处理。无奈我只能把车门关上。独自在街道上游荡寻找着能修理我爱车的地方。一路上在这个小镇上居然一个人都没有。仿佛所有的人都忽然蒸发了一样。街道上安静的仿佛坟墓一般。还笼罩着大雾让人看不清前方。这样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天空里不停的下着与季节不太吻合的小雪。我把自己所穿夹克的领子拉高以抵御寒冷。在自己向北走了没多远后。我打开自己带来的地图。。

发现了一家加油站。我确认了下地图。那个加油站的名字叫做 TEXXON。

虽然我不确定这个加油站内是否和街道上一样有没有人。但为了能让我之后的度假之旅（虽然在这样的小镇上是否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实在已经不抱有什么信心了）能够更加的顺利。我还是进了那家加油站。

这个加油站和我来的时候加油的加油站没什么区别。不过，和偶的想象一样。在原本应该有加油站员工的加油点那里也是空无一人。罢了罢了修理冻住的水箱只要能找到工具就是。人有没有也没太大的关系。就在我如此这般想的时候。在不远的大道上走来了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现自己之外的一个人带给我的居然不是快乐。而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从对方的眼睛里我似乎也读到了这样的不可思议。

"你是这里本地人吗？"对方用这个作为了开场白。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下对方。对方是一个 23 岁的年轻男子。不过从他的表情内却可以让人看出一种与这个年龄不太符合的老成。上身穿着一件 T 恤衫。下身是淡色的牛仔裤。戴着一副眼镜。肩上跨着一个旅行用的行李包。有些玩世不恭意味的问我道。

我摇了下头。"不是。我只是想到这里来度假的。"
"度假？这......"他用一种无法相信自己耳朵一样的感觉看着我。"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小镇的可怕传说吗？"
"不太清楚啊。我只是在地图上看到这个小镇后我就来了。之前完全不了解这里。"
"原来如此。"对方有点明白的感觉。他把自己的眼镜向上面顶了一下。"那。我就来和你介绍下这里的可怕传说吧。不知道你知道后是不是还会继续你在这里的度假之旅。这个小镇。。。。"
"这个。。。。。"我打断了他的话问到，"你应该不是这里本地人吧？"
"恩？恩。。。是，从我的旅行包上知道的吧。我是这里邻近一个小镇一家报纸的自由撰稿人。靠写点报纸社会栏的社会新闻勉强度日。我叫 G。杜宾。你呢？"
"我？我叫保罗詹姆士，很普通的人。"

"哦。。。继续继续。。这个小镇形成的不早。实际是在独立战争的时期才形成的。当年原本是一个很普通小镇。人口也才几前人而已，基本都是当地的原住民。不过，南北战争前的 10 年这里发现了银矿。一些精明的投机者开始逐渐的聚集在这里，开始开发这里的银矿。后来也有不少南方派的人士来这里，用开发银矿的名义。用来买卖军火和北方政府对抗。据说这里小镇的名字最初是叫银丘。不过后来南北战争结束了。林肯他们得到了胜利。然后不少南方派的战俘被遣送到这个小镇来进行关押。顺便这些人也被拉到原来的银矿做苦力。不少人都死在了那些银矿兼监狱里因此后来那些被特赦的囚犯把银丘都用俚语叫做寂静岭。因为这个俚语太形象了。所以原来的名字都已经被遗忘了。当年在不少的囚犯中都有流传一种宗教。那些囚犯称做自己的宗教为 21 圣徒洗礼。他们这个宗教的教义里认为收集齐全 21 圣徒，然后用自己的生命作为祭祀就可以让大圣徒降临自己的后世就可以得到救赎。社会上普遍认为这个宗教在日后随着这些囚犯的死去或者被赦免已经彻底消失了。但是。。。。"杜宾在这里顿了一下。

"但是什么？"我追问到。

“但是这个宗教似乎在 20 年前又出现了。”
“不会吧？”我有点不可思议“不是说已经彻底消失了吗？”
“恩。。但是据我的调查，我发现 20 年前有一个离奇的事件和这个宗教有关。”
“什么事件？”
“你看下这个剪报。”对方从包里拿出了一张有点泛黄的报纸。上面记着这样的一条消息：

1918 年 11 月，在一个被大雾笼罩的日子里，一艘承满旅客的帆船－利特儿.男爵夫人号，没有返回港口。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在事后认定“船很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沉没”。尽管警方经过广泛的搜寻，却依然找不到帆船的碎片和 14 具乘客与船员的尸体。在 1939 年，一个外地人恰好发现了失踪的帆船。 许多尸体仍然沉没在湖底。他们的手骨举过头顶到达船顶，也许，他们为了朋友仍想回到岸上。

“这条消息怎么了呢？”我不解的问到。

“当时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恶劣的天气造成的方向迷失然后撞上了礁石沉没的。然后在 1950 年宣布结案。不过，有不少人对这个结论有怀疑。

因此关于这次事故的一些研究书籍极多。我当年也因为对这个事件有兴趣。也曾经对其进行过几年的调查。后来我发现，其实在当年沉没在湖底的尸体口袋里其实都有一张纸条。上面都写着“14 已经完成。大圣徒降临”的字样。后面似乎还写着“红色的恶魔”的字样。但是红色恶魔是什么所谓的 21 圣徒的仪式如何完成我不还没调查的太清楚。所以。我劝你还是早日离开这里比较好。顺便说一下，似乎这里连接到镇外的道路都被破坏了。

路边的电话也使用不了。我试试找下其他离开小镇的路了。”杜宾又习惯性的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一下，向我挥了下手。离开了几步后又转回来对我说道。“如果你还是想继续的话可以先到寂静岭历史博物馆去看确认下我有没有说谎。那个博物馆在这里的西面一点。过去一段就会马上看到。看你的眼神似乎还不太相信我。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确认吧。虽然眼睛得到的未必是真的。再见了。重新回到寂静岭的人。祝好运了。”

“等下。为什么说我是重新回到这里的人？？喂。。喂。。。你等一下。”我拼命的喊叫着。不过我的喊叫被漫天的大雾所吞噬。。。

2.寂静岭历史博物馆与 21 圣徒

望着某人已经被大雾所吞噬的背影。我足足呆立了几分钟。我已经被这个地方给彻底的弄糊涂了。与季节不太符合的小雪。还有这不明所以的大雾。还有忽然出现的自由撰稿人。对，还有忽然消失掉的女子。我把手伸入了自己的口袋。把自己带来的地图又展开。确认了下博物馆的位置。确实，和杜宾说的一样。博物馆在加油站的西面。我继续投入到这个不知道尽头的迷雾里去了。

花了我 10 分钟的路程。我发现了在路旁的一块牌子。上面用绿色的字迹写着"欢迎参观　寂静岭博物馆 开馆时间 每日 8：00 AM-5：00 PM 节假日休息"的字样。再一转头后。我发现了一座整体色调为砖红色的建筑物。在建筑物顶上的牌子上赫然用绿色字体写着寂静岭博物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博物馆让我有一种自己要被它所吞噬掉的感觉。该如何描述这个建筑的风格呢。这个建筑让我想到了一些野兽派风格画家的一些画作，但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窗户却让我感觉有毕加索一些作品的风格。"我不是来确认建筑风格，而是来确认到底那个家伙有没有胡说的。
"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道。边这样想着。我边推了下博物馆的黑色金属门。

原本在加油站的经验让我认为或许这个博物馆里应该也没人。但是，处于一种义务，我还是"礼节性"的敲了下门。果然不出所料，没人。但是在不经意间。偶低头看了下黑色金属门的门缝。我又看到了一张纸条。我不假思索的把它从门缝里拿了出来并打开。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

"我知道你会来这里。呵呵。用自己的眼睛进去去确认吧。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　俅德上"
从署名来看。还是在公路上碰到的那个女子留下的。我很惊讶她也来到过这里。因为湖畔的玫瑰旅馆看地图是在博物馆的南面。来这里后再去旅馆的话。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做。而且我对这张字条的话很疑惑。到底她要我去确认什么呢？似乎是因为这个疑惑的缘故。我根本都没有考虑门后到底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就推开门进去了。

让我有点意外的是。那扇似乎很沉重的门被我轻轻一推就开了。立刻印入我眼帘的是一个仅有 20 平方米的小房间而已。我打量了一下，展品也只有可怜的 20 多件而已。个人似乎这个博物馆有点名不副实。与其叫做是博物馆。不如把这里叫做一个小镇历史展示厅更合适。墙壁上挂着一副画，我凑到前去看了看。描绘的是一个戴着金属头盔的一个刽子手在把自己手上的斧子砍向一个似乎是死囚的人。但是，让我有点感到恐怖的是。那个死囚流下的居然不是红色的血。而是绿色的血。让人感觉刽子手砍的不是人而是一只昆虫。这副画的下面写着题目--污秽 ，而在这副画的旁边也是一副画，那副画的画面上只有一个绿色的类似纹章的东西。那个纹章有 2 个同心圆组成。同心圆内有一些类似阿拉伯文的字符。我实在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画的下面也写着题目--圣徒纹章。在这些画的旁边零散的放着几个书架，架子上杂乱的摆放着几本书。其他的书似乎都被很厚的一层灰尘所覆盖，但却有一本书放在旁边给参观者坐下休息的椅子上。这本书上的灰尘比架子上的书少很多。而且似乎有最近被人翻动过的痕迹。书中还有几张书签夹在书内。

我把这本书拿了起来。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厚重。让我想到了以前在自己的大学里曾经借着看过的年鉴（大学的时候本来不想看的。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查资料我才去借的。论文的题目至今我还感到可笑，叫《日本泡沫经济概论》，当时自己主休的日本经济）。红色的封面，书脊有些破损。但是不算太影响阅读。书的名字叫《寂静岭--失落的记忆》。我翻到了第一张书签所夹的那页，只见上面这样写到：

"21 圣徒，乃是吾教的一种仪式，该仪式需要拥有********（此处破损太厉害，看不清楚）力量

的圣徒，共 21 人来完成的仪式。完成这个仪式后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作为牺牲，这样便可以召唤到大圣徒。大圣徒的名字为*******（此处被血覆盖，也无法看清楚）。这样吾辈就能得到永远的救恕，圣主是仁慈的。因此圣主也并非一定需要 21 个。如果能找到恰当的人选。用其一人作为牺牲也可以召唤到大圣徒。但是所得到的圣徒只能让吾辈教徒得到现世的救恕而已。切记。切记。。。（此下的一页似乎被人撕掉了）"

第一张书签夹的书页就只有这点。我又继续翻到第 2 张书页所夹的那页，上面似乎是一种植物的图，该植物似乎有点像常见的柠檬，但是却是绿色的，图下面写着这样介绍：

"圣域的果实　　在进行 21 圣徒仪式时候，所有参加仪式者在仪式开始前都需要使用该果实的汁液。此乃通往圣域必须之药物。当然该果实的叶子也是可以的" 在该文字的后面似乎还有关于该果实的一些种植和制作的办法。但似乎也被人撕走了。

"看来，那个家伙对我说的是真的。"我自言自语到。正当我打算把这本红色的书合上并放回到书架上的时候。从书中掉下了 2 张旧剪报。剪报的部分被血浸透了。但是标题和部分内容还是可以阅读的。似乎原本来自与一份 1980 年 4 月 8 日和 5 月 4 日的报纸上。4 月 8 日的那张的标题赫然用红色这样写到：

"一男子在湖畔溺水 警方怀疑为自杀"

我倒吸了口凉气，继续看了下去。

"本日一在湖畔经常早锻炼的一男子向警方报案。称自己发现在湖畔有一具男性的尸体，该男性为白种人。年龄大概为 50 岁左右。根据警方发言人的说法。

目前从遗留在男子尸体口袋里的身份证得知。该男子名为***詹姆士（之前的部分有血迹。看不清楚）。该男子有一个女儿，名字叫俅德。死者的死因初步怀疑应该是溺水。因为现场没有打斗的迹象。尸体的口角处也有一些分泌物。目前其他消息暂时还无法向媒体公布。警察说相信结案应该会很快云云。"

而在 5 月 4 日的报纸上的标题这样写到：

"溺水男子自杀似有其他内幕 警方对此不置可否"

内容如此 写道："在几周前发现的那具男性白种人尸体的死因警方已经结案。警方发言人说已经确定该男子是在进行早锻炼的时候，忽然心脏病发作。摔倒在湖泊内，引起溺水然后死亡的。但是据记者调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说。在该男子的口袋内有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9

已经完成。大圣徒降临”和“红色恶魔”的字样。似乎与 1950 年结案的 1918 年在湖畔发生的案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考虑到这些字样和情况与本案件的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引起警方高层的注意。当我新闻社的 G。杜宾对警方发言人就这个疑点进行发问时。发言人以‘该问题涉及到警方程序，不便于回答’的方式拒绝回答云云。”

G。杜宾？这个名字。。。。。难道就是加油站碰到的那个自由撰稿人？俫德，女儿，难道是那个女子？这。这到底是？

“该死。。。。”忽然，在来时的那种让我无法忍受的头疼又出现了。我的意识又开始逐渐的远去了。。。。

我。。。到底。。。。。怎么。。。了。。。。。。。

3.女孩与日记

等自己的意识重新恢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白色的床上。四周的墙壁都是红色的，墙壁的颜色让人立刻想到红色的血。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抱着自己的头并向四处张望。想要确定自己所处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来到了我的床边。看样子她似乎才 10 岁左右。她的脸上带着一种让我感觉十分温暖的表情。对我说道：“你醒了？”

“恩。这里是哪里？”我问道。

“这里是我的家。”女孩回答道。

“你的家？那。。你的父母在哪里？”我疑惑的问道。

“父母？我没有父母。”女孩平静的回答道。

“没。。。父母？”我不解的问道。

“恩。是啊。5 年前在大火里死去了。”

“抱歉了。。。。”说完道歉的话后我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了。

“没什么。不是您的错。爸爸当时是在旅馆工作的。冬天的时候。妈妈刚好去给爸爸送衣服。结果遇上了大火。。。爸爸妈妈都没逃出来。。就。。。”女孩抽泣起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她。顾不上只是和她第一次见面。把她抱在怀里。只是想安慰她。

“谢谢了。”女孩用了如此简短的话回应了我的举动。

忽然，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你爸爸妈妈死后你和谁生活在一起？”

“我的舅舅和我住在一起，他照顾我的生活。不过。。。。。”那个女孩欲言又止。嘴边出现了一丝冷笑。

“不过什么？”我问道。

“恩~~~”她摇了摇头，“没什么，你饿了吗？我舅舅出差前在冰箱里放了点方便食品。不介意的话让你吃了吧。”边说着女孩开了门走了出去。

那女孩离开后我依然有点困惑。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个女孩叫什么？她怎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不见人迹的小镇？还有最重要的，为什么这里的墙壁是血红色的？

“算了。。考虑再多也没用。还是先把肚子添饱吧。那女孩不说我到还没觉得。”我如此对自己说到。

“啊~~~~~~~~~~~~~不要。不要过来。救命啊~~~~~~~~~~~~~~~”

就在我如此考虑的时候。从对面的房间里忽然传出了那个女孩的惨叫。来不及多想。我向对面的房间跑去。不断的敲打着发出惨叫的那间房间的门。

“喂，怎么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高声的喊叫着。

“不要。不要啊。救命。。。。救。。。命。。。。。。。。”房间内的呼叫慢慢的变的微弱了。我不断的转动着门把手。但是门似乎从内部被锁死了。无奈，我只能用自己的身子撞着那扇木门。一下，二下，三下。门在我数次的撞击下随着一下“砰”的声音被我撞开了。但是，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在房间内居然空无一人。刚才与我说话并被我拥在怀抱内的女孩如烟雾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让我吃惊的到不是这个，而是房间内的陈设。房间内的陈设毫无一个普通 10 岁左右女孩的摆设。不对。毋宁说是像一个囚室。房间的角落里杂乱的堆放着一些成人杂志，杂志上的发行日期基本上都是 5 年前。在房间的左上角用一些铁栅栏围起来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其中摆放着一张儿童床，床锈迹斑斑，让人想到了恐怖电影常见的场景。床单上还有血迹，床的铁把手上还晃悠着一个手铐。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床单上放着一张略带血色的笔记本，封面上用很幼稚却简练的方式画着一幅画。画面上有 21 个小人，小人似乎都被一根什么东西吊着在接受什么仪式。21 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似乎是坐着的人。头是三角形的。拿着一把刀似乎在戳那 21 个人。那些小人的肚子部分似乎都在流什么东西。旁边还写着“绿色”2 个字。

打开笔记本后我发现似乎这是一本日记。日期都是 5 年前的。第一页这样写到：

1 月 6 日 阴
爸爸妈妈死了，我好难受。不过舅舅会来和我一起住，爸爸妈妈其他的亲戚都不要我了。好谢谢舅舅。

我翻到了后一页，但是发现少掉了几天的日记，第 2 页已经是 10 号的日记了。上面这样写到：

1 月 10 日 雨
舅舅昨天用手铐把我铐在了床上，然后用他的手在我的身上。。。。（这里似乎写了点什么但又

被划去了）爸爸，妈妈，我该怎么办啊？看到这里我似乎有些明白这个房间里的摆设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继续翻了一页，发现了这样的文字：

1 月 31 日 雨
爸爸，妈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是那个大姐姐告诉我的。那个大姐姐告诉我，她会来救我的。

2 月 5 日 阴
爸爸，妈妈，大姐姐来救我了。舅舅不见了。大姐姐也不见了。

2 月 28 日 雨
爸爸妈妈，舅舅一直睡在红红的水里。我怎么叫也叫不起来他。我只能离开这里去找你们了。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

日记到这个日期就结束了。日记的最后是一张寂静岭的地图。我发现在地图上的湖畔旅馆上用绿色的荧光笔画了一个圈，然后旁边写着这样的话:"爸爸妈妈，我来了。一定要等我哦"。但是在这些字的旁边我还发现了似乎是新写上的字。上面这样写道："爸爸，为什么你还待在这里呢？
请跟上自己的女儿吧　俫德上"

女儿？那个女孩是我的女儿？我连婚都没结，那里来的女儿？而且为什么还是这个俫德？虽然有被她牵着鼻子的感觉。但不知道是处于对那个女孩的牵挂还是对俫德她的好奇，我决定也到湖畔的玫瑰旅馆去看看。。。。

Persona3 风格小说[Blues]

magicdias

"2049 年,12 月 30 日,是神对人类进行判决的一天.世界将在这天毁灭,伴随着几亿人的绝望与苦闷,消失在宇宙的碎片中...."

深灰色的老旧电视机犹如宣告者一般机械地重复着世界末日的预告.少年叹了一口气,躺倒在了床上.

这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在科技发达的年代,这里基本上还保持着大自然的清秀与人性的淳朴.少年的屋子在一条小溪的边上,他一个人住,父母亲在他三岁时的一场车祸中死去,这 15 年,一直由村里的长老养育着他.少年回忆着一个星期前长老对他说的话,劝他离开这里,去别处的星球生活,因为这颗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星球就快灭亡了.搭载星际船的费用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村里的村民年纪都很大了,在大家的商讨之余,决定竭尽大家的财力在灭亡之日来临之前让村里最有希望的年轻人逃离.少年从怀中掏出那块足以左右其生命的登机卡,仿佛是在感受长老递给他时手中的余温.少年用纤细的手把它放回了口袋,虽然大家一直催促他尽快离开这里,可是对少年来说,他有不想离开这里的理由.

三十日的早晨,太阳比往常早升起了一个小时,似乎在向人们炫耀他那无穷尽的生命.少年整理了一下衣物,在望了自己生活了 18 载的地方最后一眼后,轻轻地关上了屋子的门.四周如同往常一样,朝露与花草共舞,鸟雀也鸣叫着.少年徜徉在鸟语花香中,嘴角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他摘了路边那白色的花,放进早已准备的玻璃瓶中.也许他想带走这应属于他的记忆吧.

从山村到城市需要乘坐 3 小时的特快列车.平时熙熙攘攘的车厢中今天显得有些冷清,少年所在的车厢中算上他自己也只有三个人,和满地的世界末日宣告的传单.这二人中坐在少年对面的是一位上班族,手中紧紧握着他的公文包,简洁的眼镜与他文诌诌的脸相当和恰.镜片下是一双暗淡的眼,冷漠的表情似乎是死亡也不能为所动.坐在少年右边的是一位寺庙的住持.从他一身的佛教打扮中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老者手里纂着粒大的念珠,口中念念有词,腿上搁着一本佛经.也许他在今天仍然相信着神会眷顾人们,给他们带来光明吧.

三个小时的车程似乎在声声佛经中也变短了吧,当少年看见渐渐靠近的车站和充满城市气息的的水泥丛林时,已是上午 10 点了.

城市似乎没有那么冷清,街市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唯一不同的是,这热闹中,还夹杂了些疯狂.少年刚走出车站就目睹了一起抢劫,疯狂的歹徒用刀刺死了一位奔跑着的衣着华贵的妇人,然后将妇人的财物洗劫一空后飞也似地逃走了.人们似乎对这种状况早已熟视无睹,人们的眼神中没有同情,只能感受到空洞与绝望.平时维护治安的警察此时也不见踪影.少年做不了什么,他把瓶中的白花拿出一束,放在了妇人的身旁,然后离开.

街边不时传来人们绝望,疯狂的叫喊声,信教徒们手持教典高声诵咏,希望主能慰藉他们渺小的灵魂.平时热闹非凡的商店街现在是人们绝望的坟墓.突然迎面一辆汽车飞驰而来,车上的一对情侣狂叫着,似乎在为他们未完的爱情作最后的狂欢.少年闭上眼睛,尽量不去注意这活地狱般的场景.
时间如风般流逝,不知什么时候,少年已站在那熟悉的学校前了.在过去的日子里,这所坐落在繁华都市中的美丽校园承载了他多载的欢喜与忧伤.少年仿佛能看见学院门前穿梭的伙伴们的身影,还能透过残破的玻璃窗看见数学老师那幽默剧般的授课.少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但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时间的沙尘之中.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学校废弃已经半年多了.

少年推开一扇教室的门,那依旧洒满了阳光的课桌椅,还未来得及被擦去的最后的板书,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校园的温存.只是那永远停留在 6 月 5 日的日程表还在提醒着他,命运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事.阳光下一枚白色的羽毛在微微颤动,少年俯身拾起它,那是在最后一天他与同学们尚未完成的梦.白色的纸映衬着一颗颗年轻的心,大家在纸上留下自己最后的梦想,虽然它也许已无法实现.......

时针已指向正中,少年尽量避开那修罗般的街,前往当地的宇航中心.那雄伟的白色巨塔似乎是人类最后的救世主.宙间穿梭机边上已驻满了人群.其中不乏名家显贵,他们大声嘶喊着,用力推搡着,争相钻进那灰色的大匣子.而更多看上去并不富裕的人们只能守候在外围---政府的军队在维持着秩序.少年穿梭在人群中,手中紧紧地捏着登机 ID.他看见意图强行登上穿梭机的男子被一名士兵毫不留情地击毙,从梯子上翻滚下来....一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在苦苦哀求,希望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少年渐渐停住了脚步,任凭耀眼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少年把那张左右着生命的卡片握得更紧了....

少年僵漠的脸也许是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一种难以揣测的微笑浮现在那张白淅的面孔上.少年又迈开了步子,他来到一位政府要员的面前,将手中的 ID 与装着白花的瓶子一起交给了他.然后在那位高官尚未从惊愕中反应过来时,少年已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转眼之间黄昏已降临,金色的余辉洒落在小山村的每一处绿上.少年躺在山坡上,湛蓝的眼望着金黄的天空,过去他时常来到这靠近家的山坡上享受黄昏.他想起长老曾经对他说的话,黄昏对他来说还太早了,甚至难以理解这金黄色的落寞.远处的森林曾经是他儿时与玩伴的天堂,整个在捕虫中渡过的暑假依然历历在目.更远处的山峰曾经出现在他的梦中,深秋漫山遍野的红是如此地吸引着他,以至于梦醒时分依然恋恋不舍.屋前的大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如果不是今年这上帝留给人们最后的如同春天一般的隆冬的话,那棵参天大树应该会换上美丽的银装吧.少年闭上眼睛,与村人渡过的每一天都令他感到快乐,去年的收获祭上村长跳的那支有趣的舞蹈他真想再看第二遍.邻村的伙伴们也来不及与他们一一惜别.学校里的同学是他在城市里最密切的朋友,没有逃课没有恋爱的学院生活现在想来真的不算完美呢,可惜早已没有再体验一次的机会了.街边那时常光顾的寿司店里寿司的美味与老板娘的热情洋溢让他感叹自己一生的短暂.少年掏出怀里一直陪伴他的那架口琴,吹起了他最爱的曲子.红日随着他忧伤哀婉的曲调从水平线上落下.宙间穿梭机流星般的弧线划出了这世界最后的一道美.空中的红色妖星象绽放的红色花朵,为这颗寿终就寝的星球祈祷.少年感受到了丝丝倦意,琴声也变得微弱了.少年看了一眼他最爱的星空,嘴角挂着最后的微笑,缓缓合上了眼,也许这最后的决定,无论何时,他都不会觉得后悔的吧........

今夜,蔚蓝的星与我共眠.

花痕·Okami 同人

彩虹泪影



==

这是什么国度，
山明草青，水秀花香，
白天的日头有彩云相伴，
夜晚的明月有雾虹环绕。

彩云绚烂多姿，
好做那神女身上的衣裳，
雾虹轻柔绵长，
牵在神女的手心。

每天日升的时候，
神女出现在最东边的山上，
丝线拴着忠诚的白狼，
姑娘们说，能看到这一幕，
便能得到贞节清澈的爱情。

每天日落的时候，
神女出现在西边海风吹拂的悬崖上，
丝线拴着忠诚的白狼，
小伙子们说，能看到这一幕，
便能拥有正义强大的力量。

雍雅的女神，

为什么你可以赐给姑娘们爱情？
威武的白狼，
为什么你可以带来人间正义的力量？
女神啊女神，
你能否把故事从头讲起，
告诉我们你和他传奇的经历。

＝＝＝
＝＝＝＝＝＝＝＝＝＝＝＝＝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这个叫做神州的地方，
有上古的妖魔作乱，
凶猛的野兽和它们为伍。

妖魔肆虐横行，
用瘴气覆盖田野，
野兽恣意妄为
把鲜血洒满路旁。

人们憎恨妖魔，
因为它们，人们得不到必需的食粮，
人们恐惧野兽，
因为它们，亲戚朋友不能互相来往。

生机已经停顿，
大地默默品尝着死亡，
剩下的人们躲到洞穴和深壑中，
以为这样便不会被发现。

妖魔在田间找不到人畜，
野兽在路上徘徊饥饿，
直到最后一片树叶从枝头凋落，
世间的凄凉直要超过地狱的惨状。

有魔头从地下上来，
听我说，流浪人间的妖魔野兽，
人还没有彻底灭亡，
我还嗅得到活物的气味，
只不过他们都在深处藏匿。

通往洞穴和深壑的道路非常艰难，
最顽强的人才可以通过，
但这对于妖魔野兽不是难题，
相信你们天赋的神力，
只要你们依照我指明的方向。

洞穴往地下深入，却没有另一头的出路，
沟壑深埋山林之中，却没有可以逃出的地方，
平地的雨水缓流，
怎比得上从高山咆哮而下的山洪，

坑洼里的巨石只是肃立，
怎比得上悬崖崩岸的碎石压顶。

洞穴深壑里的人们无处可逃，
洞穴深壑里的人们无力抵抗，
魔头的笑声伴随着惨叫声飞扬，
难道人们这次真的要彻底消亡？

东山的密林里，
还有一个幸存的小村庄，
人们沉默着忙乱，
接受不知何时就会来到的命运悲凉。

只有一个小伙还在准备弓箭，
他要做自己最后的抗争。
昏黄的烛光摇曳，
他把名字刻在刚刚做好的弓上。
==

还没有人能够逃脱妖魔的追捕，
也没有人能在成群的野兽面前逃脱，
那为何还要反抗？
何况现在魔头的到来，让妖魔们更加强壮。

小伙放下手中的弓，
伸手接过她递来的热汤，
她擦擦小伙头上的汗滴，
朱唇轻启，语气心疼又骄傲。

这世上树木数不清，
只有神木最华丽坚硬，
这人间的英雄说不完，
只有我的情郎最勇敢。

天上的众星捧月亮，日头逐影长，
星星却透不过阴云，
太阳却射不穿永夜，
自从世间遭灾变，日月星辰都已经把情义遗忘。

地上山川交错，四季更替，
流水却不堪血污和野兽的践踏而干涸，
春夏秋冬都不愿和死寂凋零作伴，各自隐藏，
自从灾变降世间，这些相依相存的精灵都把情义遗忘。

孤单的月亮惨白，
孤单的影子沉默，
看不见流水的高山悲号却无泪，
没有四季的神州和地狱无异，滋养着鬼怪兴旺。

不过就算星月分离，山水绝唱，
我的情郎却一直陪在我身旁，
我们相亲相爱，
此情天上不见，此景地上无双。

妹妹我的姑娘，
我对你的爱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
我其实也不能阻挡任何的命运，
但如果能为你多活一天，
我也一定要全力尝试。

哥哥我的情郎，
你的心意我岂不明了，
我不能拉弓持剑，
但如果能陪你多一天在人间，
我也不会轻言放弃。

我的傻哥哥，我的好情郎，
天很晚了，弓也做完了，
不如我们休息一下，
这世界被破坏的面目全非，唯有记忆依然美丽如昔，
你还记得你开头是怎么把我爱上？



======================================

小伙在村子生活了二十年，
虽说父母早亡，
乡亲们待他如亲子，
生活其实不悲伤。

小伙子跟村里人学手艺，
年纪轻轻，已是远近闻名的工匠，

他做的木鸢引来百鸟飞翔，
他雕的鹿，能把林间的小鹿骗得晕头转向。

他为村子打造的兵器，
让每次出猎的人们都满载而归，
他为大家打造的家具，
是远近新人最喜欢的嫁妆。

打来的猎物开宴席，
全村人们都欢畅，
崭新的嫁妆惹人爱，
新郎新娘都感激。

可是小伙子没有父母，
在狂欢的宴席上偷偷独自心伤，
小伙子还没有妻房，
在婚宴的喜庆之后只能一个人叹息。

那天，有个戏班来到村上，
里有位美貌的姑娘，
自幼漂泊，跟着戏班流浪，
她的表演美丽绝伦，
小伙子忍不住上前把心事讲。

姑娘抬头望，
确是一个俊俏的小伙，
他健康强壮，他眼光明亮，
他看上去忠厚老实，他一定心地善良。
那边的哥哥你让我心跳得慌，
你说的孤单和我如此相仿，
既然我们在这里彼此看上，
爱我便能结成双。

取来最美的佳酿，
奉上最肥的牛羊，
哥哥没有父母，
村里宠爱他的长辈作为高堂，
妹妹没有爹娘，
天上的星星接受敬献。

村里人交口称赞，
小伙儿是个好儿郎，
领来的妹妹是个好姑娘，
祝你们情深意长莫相忘，
愿天地保佑新人无忧伤。

相遇之后已三年，
谁能料到世间灾变突降，
流落至此，时间已尽，
只有一盏烛火昏黄，

回忆驱不散恐惧与绝望。

==

一夜过去，人们陆续打开房门，
虽然人间已经没有艳阳高照的白天很久，
但平日昼间依然会有惨淡的昏光，
今天却连一丝光线也无，好像直接到了又一天的晚上。

村里的长老点燃烟斗，
端坐在门槛上看着山上，
它们来了，长老喃喃自语，
它们来了，它们来了......

妖魔从林间溢出，
虚空的身体行动悄然无声，
漆黑的身影在浓夜里不可分辨，
唯有它们杀人时的血光，在村子里闪耀。

仿佛深不见底的池塘上溅起的血色水花，
又激荡起赤红的波浪推向四面八方，
长老的烟斗落在门旁，
鲜血熄灭了最后的火星，
长老的身体早已不知去向。

野兽往木屋和洞穴里冲杀，
所过之处，
留下粉碎的废墟，
那是混杂着血肉和木石。

有一个黑影在村口站定，
双眼闪烁着磷火般的光芒，
手里握着枯骨制成的权杖，

魔头亲自来到，
他扫视几乎已被夷为平地的村子，
然后加入正屠戮如狂的妖魔野兽，
用神力把死亡注入每一个遗漏的角落。

自从人们退居深山沟壑，
妖魔和野兽再也未遇到顽强的抵抗，
但居然有人在从那边的石墙后射出利箭，
穿透妖魔的心脏，妖魔化做青烟，
穿透野兽的喉咙，野兽呜咽着倒下。

人间的弓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
怎么会把野兽的皮甲穿透？
人间的箭若没有法术加护，
怎么可能和虚幻形体的妖魔接触？

蠢笨的妖魔和野兽疯狂的扑向同类倒下的地方，
箭如雨下，织成黑夜里的铜链铁网，
不容邪恶穿越。
魔头察觉到一丝不寻常，
他拾起落地的箭仔细端详。

那不过是最普通的木箭，
就是附近山上的木材，
甚至连铁质的箭头都来不及装上，
箭上没有任何气味，
还没有什么克制我族的法术能逃过我的鼻子，
这是什么人，把普通的兵器用到如此万鬼不当？

魔头喝退周围的小妖和野兽，
慢慢走近石墙。
又是一支箭呼啸着飞来，
魔头的力量毕竟不可小视，
他伸出权杖将木箭击落。

魔头飞身跃到石墙前，
猛力扫过去，砖石横飞，周围的树木都站立不住，
乱石堆后，小伙子扔开弓，拿起一旁的铁剑，
小伙子的眼光坚定而勇敢，
那姑娘就站在他的身旁。

你是什么来历，
谁赐给你这样的神力？
那位女孩你的家族在哪里，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是流浪到此的一个普通工匠，
我自己打造的兵器没有任何神力，
但为了她，
我发誓用自己生命抵抗。

我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女孩，
我家族的全部就在你眼前，
为了陪着他直到最后，
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普通人不可能在黑夜百发百中，
否则我的军队早就对人类臣服，
普通人不可能伤到我的小妖的灵体，
否则你们何以狼狈的东躲西藏？

你们有勇气在这里和我开战，保护人类，
为何对自己的身份百般隐藏？
告诉我，你是什么来历？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魔头话音未落，手已伸向姑娘身旁，
小伙子岂能容忍妖魔在自己身边张狂，
他挥剑砍向魔头的胳膊，
魔头急忙抬起权杖。

小伙子武艺也不精良，
但勇敢的心可以把宝剑舞得有模有样，
寒光逼人的宝剑和枯骨权杖在黑夜里碰撞，
恐怖死亡的声响在山谷激荡。
小伙子的眼光越来越坚定，
魔头感觉战斗完全没有希望。
姑娘就在几丈距离，
却总是无法抓入手掌。

这确实十分的奇怪，
看他们的眼神，只有爱情和仇恨，
却没有任何的神秘和隐藏，
然而人类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

是我遗忘了什么？
我是地下万能的魔头鬼王，
神的谱系里我也是高高在上，
为什么今天我会突然有来到此处的欲望，
难道是为了这对让我迷惑的青年和姑娘？

你就是危害人间的魔头鬼王？
听说你的手下不可战胜，
我也曾被他们所伤，
今天却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难道你不应该是神通无边，
今天却为何感觉只和我能力相当？
莫非天有定数，劫难轮回，
你该把所有的罪孽在这里偿？

可笑的人类，
我承认你的作为让我惊讶，
但也还轮不到你对我说教，
我会回来，等我查清你们的真相。

既然我的小妖伤不了你，
你还有数日的时光可以和她共享，
下次我回来时，不会再有时间让你张狂，
无论你们是否打算继续把身份隐藏。

那边的姑娘，
哪有人生来无爹无娘，
我不知你为何把你的身世遗忘，或是故意抛到一旁，
但我对你开始有了模糊的印象，容我细细回想。
顺便一说，你如此的美貌优雅，庄严圣洁，
等我回来杀了他，也许你可以改作我家的新娘。

阴风飘散，
浓雾黑夜随着魔头的凄厉啸声远去，
山谷的上头，
太阳居然露出脸来，
许久不见人间的他，脸庞比以往还要红颜。

虽然只是一小片晴天，
在这个悲剧已经被人习以为常的地方，
这几乎是创世一般的神迹再现，
剩下的人们满心喜悦的冲出来，
顾不得打扫遍地的瓦砾尸骨，便开始跳跃狂欢，
那时神州大地消失已久了的景象。

==

大王，离开那山谷已经一整天，
那里的人都开始欢庆胜利，
那对青年被人们奉若神明，
不知大王有何打算？

退下，愚蠢的东西，
难道你觉得我们在那里失败的还不够？
在我查清他们的来历之前，
我不会有轻易的行动。

大王，离开那山谷已经整三天，
阳光让山谷重新被上绿装，
我们的兄弟无法接近他们新筑起的围墙，
难道就这样让他们张狂？

住嘴，愚蠢的东西，
我可曾说过让你们暂时只要观望？
凭我的力量尚且不能抓那姑娘，

你们过去难道还会有什么其他下场？

大王，离开那山谷已经七天了，
山谷上的阳光越发耀眼，
已经把周围其他隐藏在洞穴山谷中的人们唤醒，
他们不顾我们路上的劫杀，
拼死往那对青年身边汇聚，
这样下去恐怕会生变故，
大王对他们的来历是否已知其祥？

我想我开始清楚他们的来历了，
如果谷上的阳光确实变的越来越强烈，
那女孩果然不是凡人，
我在她面前难怪会有迷茫，
但我警告你这个让我心烦的家伙，
再来打扰我，你就要给自己在地狱准备一块地方。

大王，休要怪我多嘴，
我们离开那山谷已经半月，
四周环绕的山峰都已经被阳光被泽，
山泉都开始用出清水，
那水会烫伤我们的兄弟，那些人类却饮用无妨，难道......

魔头回手掷出权杖，
小鬼话音未落，
已被死死钉在地上，
青烟散去，魔头踩碎还在地上滚动的眼珠。

果然是神啊，
这样的计策你都敢做敢想，
但你帮助的人类终究是虚弱蠢笨，
你依靠的人类终究是软弱无能，
来啊，你们去人间把这个消息四处传扬，
然后，如此这般，我必有奖赏。



==

东边的山坡上有人来，
小伙儿和姑娘出门迎，
安顿休息治疗身上伤，
听听带来的传闻，
竟有这样的传说？

西边的密林中有人来，
小伙儿和姑娘出门迎，
收下粮种好备种植，
聊聊他们的传说，
故事里的说法和刚才的非常相像。

四面八方的人们看到阳光，
都来聚集到这山谷中央，
类似的故事越传越神，
小伙子开始慢慢信上。

据说在不远的北边，
有一个唤作神泉的地方，
那是星河流落人间的池塘，
这神州曾经经历多次灾荒，
只要有英雄能把那里的水引向干枯的河床滋润四方，
这世界就能重新披上绿装。

小伙子心直又莽撞，
我在此为大家杀敌，
总也不能把问题彻底解决，
既然我可以和妖魔野兽对抗，战无不胜，
那我何不去那北方看一趟，
若真能引下神泉之水，

我们从此也不用在这里躲藏。

听完小伙子的话，
心思细密善于思量的姑娘答道，
我勇敢的哥哥，
我善良的情郎，
此事莫要慌张，
待我把最近的事情给你细细讲。

我们都是从小失去爹娘，
吃着百家饭长大，
我更是到处流浪，
这灾荒发生已有些日子，
为何之前从来没有老者把这个故事讲？

若是我们祖辈真的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
勇者和奇迹的故事必然代代传扬，
怎会等到这个时日才有人提起？
难道最危急的时刻大家把这些统统遗忘？

我们都看见了那个恐怖的魔头，
他显然是这些妖魔的大王，
这个故事却对他只字未提，
难道不理会他也可以结束他带来的动荡？

我勇敢的哥哥，
我善良的情郎，
我觉得这个故事来的蹊跷，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也许我们的村落消息闭塞，
也许之前我们只顾着到处逃亡，
也许人们看到了阳光仿佛看到了希望，
所以才开始把这个故事讲。
传说总不如书上的文章，
若是巨细都明，
那反而要怀疑是不是今人杜撰自创。

我们这几天在四周走动，
所听所看，尽是人们把这个传说反复交谈，
虽然没有人明着对我要求，
但我能察觉到他们对故事中奇迹的渴望。
我们的神力也不知来自何处，
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把妖魔抵抗，
此去那神泉之处也不过两天路程，
既使事情是假，待我探明回来，
也可以把风波平息，
让大家努力把更有用的方法想。

我心爱的妹妹，

你不用担心太多，
为了你我不怕和魔头战斗，
何惧这路上一些野兽妖魔？
我心中惦记着妹妹不忘，
为了你，
我也要出去闯一闯，
只有几天的时间，村子很大了，也有阳光，
我想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只管在这里等我回来，
妹妹一定把心放。

小伙子背上弓，
挎上宝剑，
再挑选四面八方赶来的勇士十人，
大家一起出发，去探寻故事中的神泉。
姑娘捧出新做的衣裳，
织工精细，针脚绵密，
哥哥你把这衣服带上，
保佑你一路顺利，
我只求你平安归来，
不要让我孤单一人痴痴盼望。

==

小伙子带着勇士们爬上山顶，
绕过绝壁悬崖，
这里还没有阳光，
黑暗和死亡依然统治着这片地方。

一路没有生气，
一路没有流水的迹象，
大家不知走了多久，
如果按照传说中的描述，
大概应该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然而四周都是干裂的平原，
这地方没有高山起伏，
也没有河川纵横，
地上没有草木的痕迹，
也没有人畜留下的骨骸，
朦胧的黑雾延伸无边，
这里看上去不曾有任何人来过的迹象。

大家计算了一下离开的日子和距离，
传说所指的地方肯定已经走到，
即使再看下去也不想会有收获，
剩下的干粮还够回程，
不如掉头回去，告诉村里人真相。
这是一个恐惧而混乱的年代，
这样的故事必然如同插上翅膀。

众人刚要掉头离开，
阴森的寒风从背后吹来，
四面都有黑影团团围上，
一个声音炸雷般从天空落下，
没有回去的路了，自大而愚蠢的人类，
我们等你至此，马上就要把你们撕成碎片。

众人大吃一惊，
急忙聚拢到小伙子身边，
小伙子摘弓搭箭，
对准声音来处，
现身吧怪物，你们的魔头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把我留住。

呵呵，悲哀的人类，
你低头看看周围的情况，
我的妖精和猛兽都已经忍耐多时，
我也不像那个家伙会突然沉迷于思考，
再说你的秘密我们都已经知晓，
我不会再和你多说。

你不妨用箭瞄准的我妖精，
你不妨挥剑对准我的猛兽，
我会乐于看到人间最绝望困惑后悔的表情，
是怎样写在你的脸上，
再见了，
那可怜的姑娘正在哭泣，可叹没有人给她擦去泪水了。

小伙子心里愤怒不已，
仇恨在全身的血脉激荡，
眼睛瞪得就要突出眼眶，
牙齿咬得嘎嘎作响，
无论多少妖魔也要消灭，
再多在凶的野兽也要战胜，
定要杀出血路返回村庄，
不能让心爱的姑娘遭殃。

弓拉的比任何时候都圆，
箭咆哮着射向妖魔漆黑缥缈的躯体，
但却穿越而过，消失在茫茫黑雾之中，
如同叶片掠过浓烟，有谁见过浓烟可以被斩断？
箭呼啸着射向野兽肮脏粗糙的皮肤，
但却半分不能深入，生生折断，落在他们的身边，
如同用细枝去开凿山岩，怎能期望山岩半点损伤？

小伙子愤怒的抛开弓箭，
挥起手中的宝剑，
试图砍伤那妖魔和野兽，
妖魔跟宝剑完全没有接触，

野兽的利爪把宝剑反震到天上，
落在远处，被那边的野兽折断，被踩踏入泥土，消失不见。

跟随而来的勇士们早就没有了主张，
死的死亡的亡，
小伙子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两天前还可以用来所向无敌的兵器，
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候就变成了不堪一击。

没有时间留给勇敢的小伙子再去思考，
没有时间留给冲动的小伙子再去后悔，
鲜血和思想一起离开了他的身体，
他和世间每一个平凡可怜的人一样，
根本无力反击抵抗。

无论他的心有多大，
无论他的爱有多深，
也挡不住死亡的降临坚定而迅急，
他倒在干枯龟裂的地上。

血顺着缝隙流入不知多深的地下，
他的眼睛还瞪着天，
他的手还握着拳，
他的新衣几乎变成碎片，
些许还借着凝固的血粘在身上。

一道闪电击打在他的身边，
都退下，我要他的身体在这里腐烂，
他的白骨在这里被风吹成粉末，
但在这之前，我还要把那姑娘带来，
让她看到，惩罚她那迷糊而低廉的善良，
任性的胡作非为，
救不了任何人类，
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痛苦。

==

姑娘在家里焦急的等待着他，
等不来情郎，
等不来消息，
却只见浓云又慢慢遮住太阳。

我的好哥哥啊，
我给你带的新衣不知你有没有穿上，
那传说中的北边，
是不是真的有神泉流淌。

我的好哥哥啊，
昨天我梦见你们走在空无一物的地上，

大家给你们准备的干粮够不够用，
若是没有头绪，哥哥你先回来，
我们再把这事情细细想。

我的好哥哥啊，
你可知道这里的情况开始变坏？
我好像也不再能安慰大家的忧伤，
若是有神泉保佑你快点找到，
若是没有奇迹，也请你快点回到我身旁。

新发芽的树开始迅速枯黄，
新种下的秧开始枯萎倒躺，
山涧的水从泉涌变成滴落，
村里的家畜变化性情开始把人伤。

姑娘的心头愁云密布，
一直安定清晰的头脑也变成沉重迷糊，
一定出事了，
我早该拼死劝他不要相信那谣言，
或者至少跟他一起去走这一趟。

入夜，魔头带着妖怪和野兽重新来到这个山谷，
任意破坏吧，
任意饱餐吧，
但记着不要伤到那个姑娘，
把她带来我面前，
我有话要跟她讲。

还我的丈夫来，
你这个无恶不作的魔头，
他现在在哪里？
你们把他怎样？
是不是你设下这奸诈的毒计，
把他引到圈套里重伤！？

哦，我的姑娘，
看来你依然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既然能用出这么大的神力，
怎么会把自己身世如此干净的遗忘？
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能把我的鬼族扫荡，
甚至能和我正面对抗？

你们这些妖魔人人痛恨，
即使是我到了最后的时候也会反抗，
我的身世我清楚，你休要岔开话题故作神秘，
快告诉我你们到底把他怎样？

他不过是个普通的人类，
全凭是你的神力在他身旁，
他才能射中我的妖精，

砍死我的猛兽，
是他的勇气--这点我得承认，
激发了你的潜力，你才得以把阳光召唤，让生机复还。

我若不散布谣言，把你们俩分开，
怎能如此容易的把把他杀死，又把你抓来手上。
他是如此的冲动鲁莽，
我知道他肯定会急切切的往我布下的罗网里闯。

他在北边最后一次射箭的时候，你不在他身旁，
他在北边最后一次劈砍的时候，他没有你的神力相帮，
魔头把浸满小伙子献血的新衣片扔到姑娘面前，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
你觉得他的下场应该怎样？

姑娘听完摇头后退，
姑娘面色惨败，眼噙泪霜，
事情怎么会一夜之间转成这样，
姑娘晕倒在地，
手指落在那块血红的布上。

我还准备让她去看看那人死时的惨状，
她居然如此脆弱，
哪里有半点神女的模样。

把她小心带回去，
莫要把她弄伤，
人类已经没有几天的日子，
这个姑娘我们想想怎么处置，
我不想惹来无法解决的麻烦，
但我也不会这么轻易把她放。



===

多谢这位婆婆救命之恩，
我永世不忘，
还请婆婆指点迷津，
我的姑娘现在流落何方？

年轻的小伙子，
你不要激动，
那姑娘身份非同寻常，魔王早已把她放。
现在你静心仔细听我讲，
这场灾变的来由，
她的身份，
还有你的未来，人间的希望。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邪恶，
这个世界离开我们创造的景象太远，
神为此争吵不休，
是应该去人间一一纠正，
还是应该再来一次创世，让新的美丽世界从头开始。

这场辩论持续了很久，
衰老的天神都无力坚持到底，
辩论变成吵闹，
我们为了你们的世界甚至互相打斗。

我们的打斗在天上，
你们的世界却要承受灾难，
雷电洪水和暴雪的降临，
在我们决心未定的时候，
就已经在世间流行，
我非常抱歉。

天神终于决定放弃这个无谓的讨论，
因为世界已经被破坏，
地狱之主，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魔头，
极力主张干脆把世界消灭，
等人类的灵魂在地狱的火焰和风雪中得到彻底的提炼净化，
再让生机返回地面。

绊光女郎是他的支持者，
她掌管着魔界的妖精和妖魔化的野兽，
她先把这些东西放到了地面上，
从未得到过我们的允许，
等我们知道，为时已晚。

然而人类的坚强，
比如你这样的人，
实在让我们神灵惊讶，
你们坚持的耐性，
你们在躲藏中表现的智慧，

都让那些妖魔和野兽无可奈何，
地狱之主这才亲自上来，
于是有了你们在山谷里的惨祸。

但也有天神同情人类，
比如那春之苏神，
比如那森木女神，
那森木女神有一个女儿是木精，
她迷恋人间，
流连人世，
甚至爱上人间的年轻人......

尊敬的婆婆，
莫非我的姑娘，
我在溪水旁遇到的她，
就是这位女神？

那是她，
是她在人间的样子，
那不是她，
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神的力量和记忆。

我们可以同情人类，
但却不可以到世间和人类混杂，
如果一定要破坏这个规矩，
那么她作为神的身体就要被惩罚。
加上还有那些执意要消灭你们的神灵，
那女孩要去到人间有怎么容易？

我们没有想到她的决心如此的大，
她不顾一切的逃到人间，
但还是被天庭的雷火剥夺了力量，
森木女神暗中保护了她的女儿，
把她的记忆在她的心底深藏，
日后若是有合适的人间英雄来到她的身旁，
那记忆才会苏醒，
和那英雄一起把世界拯救。

年轻的小伙子，
看来那记忆选择了你，
你慢慢唤醒了她的力量，
她在你身旁成就了你的英名，
现在你应该明白，
为何你可以击退地域之主，
为何你又会被妖魔和野兽轻易杀死。

绊光女郎素来心狠手辣，
死在她面前的，灵魂都会被消灭成灰，
她却独独没有驱散你的魂魄，
也许你命中注定，

反抗不会在那种地方罢休，
我把你的魂魄重新提炼熔铸，
让你有机会知道这事情的真相。

多谢婆婆把这一切言明，
她贵为木精女神，
但依然是我心中的妻子，
我不会把她丢弃，
我应该如何把她寻找？
我的魂魄凝聚在此，
但没有身体我如何和敌人作战？

年轻的小伙子，
你莫要慌张，
你的姑娘流落人间，深藏记忆，无人能认，
一旦她恢复了真身，神力耀眼，地狱之主也无法把她隐藏。
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达那深深的地下，
但森木女神和春之苏神不会让她这样受苦。

地狱之主不肯这样放人，
责怪二位天神的管教不严，
处理人间这样的事情，
怎容得木精这样的下等女神插手。

闯关伤神已是违反戒律，
下界成婚更是无法无天，
帮助人类抵抗神意太可悲，
数典忘祖辱骂我辈太可恨，
我今天把她抓来关住，
不严加惩罚决不罢休，
既然你们偏袒纵容无法下手，
那就让我代为处置莫要妨碍！

森木女神听了火冒三丈，
春之苏神听到怒不可遏，
你这鬼王莫要太过嚣张，
你和这妖女一意孤行，
已经让大家愤愤不平。

我女儿本就是生命的女神，
她为了人间奋不顾身我非常骄傲，
隐藏了神力是为了磨练她的本领，
也是为了不要被你这样的卑鄙小人追杀。

她爱人间的生灵，
你没有资格干涉，
她为心爱的人儿生活，
你永远也没可能体会，
若非你们用计设下陷阱，
恐怕今天在牢笼中的就是你。

你可知那青年没有死去，
你可知人类还在世间生存，
杀戮不可能带来新生，
鲜血浇灌不出纯洁的花朵，
这世界需要整理，
这人间需要关爱，
唯独不需要你的残暴，
唯独不需要那女妖肆虐，
快些放了我的女儿，
你好做你的鬼王，
我们从此不再来往。

她破坏规矩私嫁人类，
她刁蛮成性伤我鬼族，
她需在此间关押千年，
少一天不足以让我出气，
二位可以在此耐心等待，
千年之后再来把她领走，
我怎会为了一个低劣的木精，
和你们纠缠不清。

水火不容难消解，
天地相对难弥合，
二位天神使出手段，
定要将地狱打翻，
把女儿救出，惩罚恶鬼。

那战斗从地狱的门打倒最深的地心冰坑，
火山崩碎，
血池沸腾，
冰原消融，
落石成山，
地狱几乎改变了模样，
地狱之主在两位天神的权杖下不得不投降，
木精女神被带走回到天上，
绊光女郎被消去神格改变模样永远流放。

那么我的姑娘现在难道在天上？
她身体是否安好，
我如何能够和她团圆？
还请婆婆继续指点。

==

年轻的小伙子，
她在天上醒来的第一句话，
也是那样把你问起，
你们真是天造一对，地设一双。

那姑娘还惦记着大地，
她还要把人间的生机追寻，
天神赐给她诸般法力，
让她回到人间实现愿望。

年轻的小伙子你听仔细，
下面是你的未来，
我虽重炼你的魂魄让你复活，
但你已经不能再转生为人。

木精姑娘的努力需要另一个大神相伴，
你若愿意，
我可以把你的魂魄注入他的体内，
你将要化身为白狼，
和她一起努力，为这个饱受摧残的人间疗伤。
森木女神和春之苏神也在人间等候，
大家在一起把新的世界开创。

我本是已死之人，
我的性命全赖婆婆挽回，
若能为这个世界出力，
若能再陪在她的身边，
化作白狼又有何妨，
请婆婆施展法力，
恩情永世不忘。

你不能用弓再来伤敌，
我赐你，
真经津镜
八咫镜
神兽镜
边津镜
冲津镜，
斩妖除魔。

你不能再用箭来伤敌，
我赐你，
八尺琼勾玉
道返玉
死返玉
足玉
生玉，
制裁魑魅魍魉。

你断裂的剑，我已重新熔铸，
我将那些碎片化作，
都牟刈太刀
草薙剑
天叢云剑
八握剑

七支刀，
助你完成愿望。

我在你的眉间，
用木精姑娘的叶花头饰，
刻下印痕，
作为你们爱的凭据。
你可以离去了，
去人间寻找你心爱的姑娘，
也不要忘了把你重生的责任担当。

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把什么问题想，
你会在和她一起的旅途中再次遇到我，
那时候我会让你见到我的真模样。

==

是你么？
我朝思暮想的情郎？
是你么？
让我寝食难安的情郎？
你眉间的花痕印记一定是来自我的叶花头饰。

原谅我没尽到妻子的责任，
原谅我没能把你牢牢守护，
让你吃了这许多的苦，
还变成这般模样。

你不用言语，
我知道你的心里所想，
你不用承诺，
我知道你对我的情深意长。
这白狼也是世间大神，
和你一样英俊神武。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
我要把你牢牢拴在我的身旁，
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
让我们一起继续把这个世界描绘成本来的形象，
好让我带你自由自在的四处流浪。

这个世界的颜色如此单调，
等我们一起来把彩云和七色的虹画上，
这个世界还缺乏勃勃生机，
我们可以重新让绿草生长，花儿开放。

我要你在那边的山后画上玫瑰红的太阳，
然后陪我上去看日出和夕阳，
我要你在那边的水面画上微风和荷叶，

然后陪我去静静的坐下把美景分享。

走吧，
已经没有那么多危险，
跟我来，
因为我们都爱这个地方。



[生化危機同人]Chris 報告書

kyosquall

聽從李其桑的建議，發到這裡來了
希望大家喜歡

前 3 章是很早前寫的了，第四章前幾天才完成，所以就一起發過來
預計 5 章以後會在不久后補完
因爲本人是同人出身，所以可能會稍稍的有那麼一點點傾向，基本上也不會妨礙，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我會加快速度的 XDDD
我對 Chris 充滿愛，所以，我一定要他對自己好點= =

1

「Chris Redfield，空中作戰司令部第 4 航空隊隊長」我在上將面前端正的敬了個軍禮。
這是他第二次見到我。
第一次是在半年前的軍事演習上，我的演習引來了他的讚揚
現在，他還認識我，在我做着自我介紹的時候，他微微笑了
「在這裡工作的還好麼？」
我沒有感到意外，是的，我對自己任何時候都是充滿自信
「非常好，Captain！」回答的簡單，有力

到了傍晚，我接到電話，上將要找自己談談

這讓我感到些許意外，至少在我的記憶中司令是不會主動要求與自己這種職位的人議事的

「Chris，請坐」 司令在對我說第一句話的時候用了「請」這個字。我笑笑，坐在一邊的沙發上。
這個房間沒有保鏢，沒有秘書，只有自己和上將兩人
「你的父親現在還好麼？」
司令的第二句話問得很奇怪，我卻也回答得乾脆
「我的父母在幾年前因車禍去世了，現在我還有一個妹妹在就讀高中」
「這樣的話，你可以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浣熊市的警備上班麼？」
司令的第三句話，問得直截了當
我看着他眼中一閃而過的光輝，提出自己的要求
「可以，但我想知道原因」
司令那戴着白色手套的雙手拿出一張小型碟片和播放器，伸手遞給我
「很高興你做了個明智的選擇，碟片看完后會自動處理掉，所以，請記住裏面的東西」
我點點頭，按下了 Play 鍵

播放器中的畫面讓我微笑挂在嘴角，我想這在別人看來也許有些冰冷。很快，碟片就變成了一縷青煙，與上將口中吐出的香煙混合在了一起
「我需要一些適當的理由離開這，給我三個星期時間，我會按照你們的意願來進行」 我說完站起身「司令，我可以走了麼？」
「可以，關於這件事，請嚴格保密」
「今天晚上除了您對我工作的肯定，還有別的什麼事發生過麼？」

三星期后
RPD 局長辦公室

年長的警員 Barry 站在局長面前進行着討論
「作爲被 Joe 司令誇獎過的前空軍隊長，我認爲他的工作能力是值得肯定的，您不應該因爲他在隊中與上級發生摩擦而被開除的這種原因拒絕一個優秀的人才來這裡工作」
我站在 Barry 身邊不發一言，只是留意着局長身邊玻璃幕窗外那些工作的人們。當局長把視線放在我臉上時，我也與他的目光對應上，然後我在很適當的時候向面前的人做出解釋
「我認爲在這裡工作是對我能力的肯定，局長，請您信任 Barry 的推薦」
我沒有往自己身上貼金，也沒有說出任何不敬的詞彙。Barry 是偈裏的老前輩，在這工作了 30 餘年，任何人都他都懷尊重，就算局長也一樣。
於是局長考慮了片刻就很快答應下來「那麼，明天你就在這裡開始新的工作吧」

晚餐時間，我請 Barry 來到一家餐廳，點了幾個比較另類的菜
「Barry，謝謝你，沒有你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我真誠的道謝，我想這能讓 Barry 對我的印象好一些
「別那麼客氣，大家以後就是同事了，明天我領你熟悉一下環境，這裡警偈的佈局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第一次獨自去那裏的人很可能會在找洗手間的路上迷路」
說着他又細細的觀察可片刻有些不解的我，然後笑了「爭取加入 S.T.A.R.S 吧」
「S.T.A.R.S？」 我猜現在的自己現在表情一定是如在夢裏，滿腦子不解
「也就是 R.P.D 特別行動小組的名字，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地方，你要多加油了」Barry 說的時候伸手拍拍我的肩膀「飯菜的味道很不錯，下次讓你嘗嘗我妻子的手藝^^」
「那真是太榮幸了！」
我笑得盡量天真，至少我需要 Barry 那麼認爲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讓自己穿的不算整齊，但很乾淨。至少這也是對以後同事們的尊重
早上 9 點，我很準時來到警偈門口，Barry 已經在那裏等待了
「Chris，昨天和你說的你没忘吧？」Barry 提醒
「當然，我會注意的，麻煩您了」我很謙虛，也很客氣的回答。

進了警局大門，我與一名金髮的男人擦肩而過
看着他的背影，Barry 笑了「他就是 S.T.A.R.S 的隊長，Albert Wesker。如果不是他，就沒有 S.T.A.R.S 的今天」
Wesker，就是他麼？
的確，他和我昨天見到的那些[同事]不太像。至少他給人的感覺不是那種衝鋒陷陣的，而是在幕後操控一切的
「也許我應該追上去和他打聲招呼」我同樣笑起來
「他喜歡沉默，剛才已經向我們點頭了，你大概會習慣的」
彎彎轉轉一陣子，終于到了偈內。我開始有些慶幸這兩次都有 Barry 帶領，否則鐵定迷路。
「這裡是外勤处，那邊正在啃麵包的是 Kevin，別和他聊女人，其他都可以。這邊正在看《閣樓》的是 Mark，別和他聊男人，其他都可以」
Barry 左右指指點點，細心程度簡直讓我想笑
又轉了幾個彎路，終于到達 Barry 工作的地方。我看到眼前的情景不禁有些心寒：還以爲只有自己從前的軍營才會那麼擁擠，没想到這裡更甚。最重要的是...我坐哪裏？
「那邊很有人緣的女士是 Jill，我相信你和她會合得來。這邊這位比我年輕不了多少的是 Enrico」
位置上正在忙碌的 Enrico 似乎被什麼話語刺中了神經，馬上把目光反彈到我這邊「Barry，我比你年輕多了」
Barry 裝作没聽到，又向我介紹起其它同事，很快，我的禮貌與開朗讓自己輕鬆的融入到大夥中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大家來到我的公寓
因爲早有準備，所以我讓別人幫我租了一套不太大的房間，還讓他們把裏面的東西放置的井井有條
「哈！Chris，你一直住在這裡麼？」Jill 看着我的衣櫥，有些好奇
「不，我是爲了方便工作才搬來的」我一邊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咖啡，一邊回答

那晚我從大家口中聽來很多有意思的事，唯獨沒有關於 Wesker 的，而且，Wesker 沒有來

幾天過去了，我對局內每個人的關係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我在大家面前也還是那個謙遜有禮，而且做事認真的人，這讓局長在內的人都比較滿意。
可惜對於進入 S.T.A.R.S，最重要的是 Wesker，他的意見決定一切，不過我實在看不透他，因爲他能給人的印象只是一條直綫，遠目看不到盡頭，交叉在一起，卻又苦于過後會越走越遠

「看來，需要用實際成績來證明自己的能力了」我在電話裏說

接下來的一個月，犯罪情況明顯增多，而我也總沖在最危險的任務前面，不少歹徒都被我抓獲，因此我也被侷內的人十分看重。
可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也只想要 Wesker 的認同
於是我假裝無意的在 Barry 面前提了短短的一句，我知道，他會幫我的
果然不出所料，一個星期以後，我破格成爲了入侷時間最短的 S.T.A.R.S 隊員，同 Jill 和 Barry 一起被分在了 α 小隊
而 α 小隊的直接領導者，就是 Wesker。
Wesker 的領導風格與我之前所見過的所有上級都截然不同，但這也許正是 Wesker 的獨到之処，在他的管理模式下，所有隊員的各種技能都逐步更爲優秀，這就是我所接觸到的，和所聽聞到的

進入 1998 年，一切都顯得那麼生機盎然
四月
「Chris，晚上去 Capcom 酒吧，Wesker 隊長請客」
Jill 很興奮的跑來通知還沒吃下午餐的我，對此，我感到一絲意外，而她到是很開心
「Wesker 隊長說有事向我們宣佈，阿哈，Capcom 那麼高消費的酒吧裏，除了宣佈訂婚之類的好事，還能有什麼呢？」
「Wesker 請客？你確定自己不是在開玩笑？」我又問了一次，在我看來 Wesker 絕不可能那麼做
「當然，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昨天....」
「..........好吧，昨天騙你被隊長說是我的錯，對不起。不過這個事的確是真的，我用我的身材擔保」
「好，我信了」我堅信 Jill 敢用身材作保証的事一定是真的
「那麼晚上 7 點，進 Capcom 的時候，說是 Wesker 的人就好了」Jill 拍拍我的肩膀，又興奮的去通知 Barry 他們了
微笑的看着 Jill 說完這事以後大家各個驚訝的表情後，我又把目光轉向 Wesker 的辦公室，透過玻璃窗，我看到他正在翻閱一些資料，而他似乎察覺了到了什麼，擡頭，正對上我的視線
可惜我看不到 Wesker 墨鏡下的神采，否則我應該可以感覺到一些有用的東西。所以我只是朝 Wesker 笑笑，禮貌的點頭
意外的是，他的嘴角也挂上了一絲笑意，冰冷，陌生
這讓我不自覺地在心中打了個寒磣，也許，應該在這個男人面前，收起一些自己的想法。至少，在把他們交給我的任務完成前

當天晚上
Capcom 裏面除了 Wesker 和 S.T.A.R.S 的成員，就再沒有其他人了
Wesker 讓 Jill 給大家點了一些飲料，並開了口
「我準備隊組內進行一次訓練，至於內容，只能告訴大家，可能會很艱苦」

話音落下，大家面面相覷
隨後 Jill 站起來，朝 Wesker 做了個乾杯的動作
「Wesker 隊長。我們不會讓你失望的」
真的，很想笑。可終究我也還是拿起了玻璃杯

對於生活在危機中卻自以爲幸福的人來說， 延續無盡的謊言是讓他們安心的唯一藥劑

閒聊了片刻後大家各自離開，畢竟 Wesker 的沉默不語也不能使氣氛活躍。不算太晚的時候，Capcom 裏只剩下我和他
Wesker 摘下自己的墨鏡，這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
「爲什麽要一直戴着它？」我的目光停留在墨鏡上
「你不覺得那樣比較 COOL 麼？」Wesker 笑着回答
我也笑了，不可否認，Wesker 的笑容是非常有魅力的那種，可我同樣也覺得冷
「的確很酷，不過我覺得改變一下也不錯」
「改變有好有壞，我只會選擇好的，而壞的，就必須丟棄」
「被丟棄的東西也許會對你產生仇恨也説不定，你該怎麽辦？」
「那麽在丟棄之前，就徹底把它們毀滅掉」
「如果它們是有生命的呢？ 」
「如果真的對我不利，就必須毀滅，如果那生命有智慧，就不應該給比它強的一方帶來不利」

深夜回到公寓，立刻撥通了電話 ①
我細細的講述了 Wesker 今天所公佈的事情，電話那頭沉默了良久
「Sir，計劃已經啓動了，希望您能和之前說的一樣，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幫助」我不再等待電話裏的沉默，這對我來説是在浪費生命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那頭的回答去卻破壞了一切我預先的佈局
「計劃暫時中止，Wesker 對我們來説還有很大的用處，Chris，你不要輕舉妄動」
我啞然，那頭一定是出了什麽問題「但是…Sir…」
「請不要違抗命令」語氣變成了以往上級對待下級的腔調
「是的，Sir，我聽從你們的命令」我回答
我冷笑着挂上電話
真的不喜歡自己的辛苦就被那麽簡單放棄，看來我必須在這之前讓使計劃順利進行的理由出現

步入五月，似乎很長的一段時間天空都與太陽隔絕，天總是陰沉沉的
反常的氣候総會使心情變糟，每個人都一樣
又是那麽一天，Wesker 第二次把大家召集到了 Cpacom 酒吧，看樣子酒吧老闆可能與 Wesker 很熟，因此這次又只有我們幾個隊員在場
Wesker 站在一行圍坐在座位上的隊員中間，開始了今天的討論
「相信大家都知道幾天前那起離奇的案件了」他說着審視了四周，在大家沒有任何疑問的眼神下，繼續「局長請來了國內最好的 CSI 機構，可是很意外的是他們的發現也少之又少」說完他不自覺地笑了。
我知道，他不喜歡局長的處理方式
「現在我們的處境很微妙，如果做好了這件案子，我們會與天堂平行，相反，如果我們做不好，S.T.A.R.S 的地獄之旅也會即將光臨」
話音剛落，大家皆譁然
如果 Wesker 沒有做出之後的決定，我一定會在心理嘲笑他的大驚小怪，可對於他的智慧，我無法作出過早判斷
他看了看每個人臉上的神態，開始提問
「Jill，你有什麽見解？」
Jill 的確有些地方的處理很獨到，所以 Wesker 先聽聽她的想法也是非常有道理
「我聽説那死者的死因是身體多処咬傷造成的傷口嚴重感染，初步判定傷口周圍是生物毒素留下的

痕跡，如果我没記錯，前段事件也有過那麼一個例子，當時局內人定襲擊死者的是他飼養的三歲大黑貝，在找不到它的動機時，他們推測是因爲它的大腦受到驚嚇而導致行爲失常」
Jill 的回憶讓 Bard 笑了起來「當時我就說一向聰明的黑貝不會那麼做了」
Jill 也笑了「先別急着補充我的發言。這個問題很奇怪，黑貝這樣的狗如果不是遭遇到巨大的傷害，是不會變成那種樣子的，問題是它到底受到了什麼樣的傷害或者驚嚇？或者說，是什麼傷害到它的？」
Wesker 點點頭，看來他覺得 Jill 的發言對大家很有幫助
接着是 Barry「看來我們需要重新做一次實地調查，現場封鎖了三個月，不知道還能不能有收穫」
然後 Wesker 看向了我，我站起來「調查現場的事情就交給我吧」
「你没什麼提議麼？」Wesker 墨鏡之下露出一絲寒冷，似笑非笑
對不起，在這事件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還不想發表任何建議，於是我傻傻的說「我認爲 Jill 說的很對，我也是那麼覺得」
怎麼可能？那可愛的女人，過於單純
Wesker 輕嘆了口氣，開始分配任務
「β 小隊，這次的調查交給你們，α 小隊會全力協助調查」
這分配還真是怪異，不過也許用不了多久，α 小隊就會感謝他的決定

「局長給我們兩個月時間，這個案子大家要多費心了」β 小隊隊長 Enrico 坐在會議所，交流着早上與局長談話的內容
兩個月，看來他老人家也想把事情辦好，那次讓 CSI 丟臉的帳可能時間一到就要算到他頭上
我那麼想着，就不自覺地笑了
「Chris，你想到什麼了？」Jill 問
「我想，你今天穿的內衣，應該是黑色吧」我回答

2

七月，浣熊市的夏季不算炎熱，只是辦公室的風扇還是不能停止它的旋轉
β 小隊昨天按照案件的綫索前往了 Arkray 山區，可不幸的是，他們在途中失去了聯係
整整一天，沒有任何他們的消息
確切的說，他們失蹤了，整個 β 小隊的 5 名成員
Wesker 用最快的速度組織好 α 小隊，營救任務即刻開始
但没人知道這次事件是什麼樣的陷阱

當我們來到 β 小組失蹤的地方，那裏的情景讓所有人目瞪口呆
以往我只是從傳真裏知道一些變異体的外形，而並不知道它們真正出現在自己面前時竟然那麼讓人作嘔，Jill 在目睹同伴被幾只全身腐爛著的獵犬撕破至死時連逃跑的動作也似乎被它們吞噬。
好吧，我承認自己救她是另有目的。
在逃離那些東西的追擊時，我一個人離開了剩下的三名隊員。
一路上的人形生物我姑且稱它們為僵屍好了，雖然與我印象中的僵屍是差了很多
在調查過程中我的體內通訊與司令那邊的聯係上。
「Sir，Wesker 的研究似乎與你之前說的不符」
「你在說什麼？Wesker 現在在做什麼？」
「他正在想方設法消滅一切證據」
「……你剛才在說什麼研究？」
「Sir，如果你對我有所隱瞞，恐怕我也沒辦法幫你」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麼怪東西？」
「我的四周到處都是怪東西，剛才還差點被一個手上綁著鎖鏈的怪物打到」

「麗沙...」
他默默的念叨起一個女人的名字，我完全沒聽說過的名字，但至少我因此可以判定自己還是很多事情是絲毫不了解的
「Sir，我最後說一次，如果你到現在還要繼續讓我的計劃暫停，那麼不久后 Wesker 有可能會繞過你的關係直接取得他的信任。到時候我是無論如何也幫不上忙了！」
我說這話的時候語氣擡高不少，也許他自從當上高官后就再沒有年輕人敢于用這種口氣與他交談，所以我的做法讓他的思路暫緩了幾秒，然後他開口
「這事情並不是我能做決定的，三分鐘后我會給你命令」說完他終止了與我的聯綫。
我不自覺的笑了，看來理由終于出現，現在是繼續的時候麼？
三分鐘后，我預想的答復出現。
「計劃重開，Chris，一切按照之前碟片上的指示辦」
在我用極力僞裝著的冷峻面容接下指示時，心裏早就笑成了一團。等我把事情解決后，應該請他和 Jill 吃飯，當然，這是在 Jill 還能活著的前提下。
關上通訊器，我開始前往 Wesker 的身邊。
也許我應該佩服 Jill 這個女人，她的努力讓 Wesker 手忙腳亂了片刻，所以當我來到他應該所在的地方時，那裏卻空空蕩蕩，除了容器中長相怪異的大型變異体，T。
看來這東西已經接近完成。不過，我不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於是亂糟糟的按下幾個按鍵后，T 一陣掙扎就絲毫不動了。
彈彈身上的塵土，我走出這實驗室大門。
站在升降機裏，我考慮見到 Jill 以後該說些什麽，也許她的存在對以後的我來説並不輕鬆。當然，這只是也許，也只是以後

前行了片刻便在拐角処見到正在攻擊僵屍的 Wesker。
我沒有多想就舉起槍，可之後我開始疑惑：槍口應該對準誰？
Wesker 背對着我，絕好時機。可如果我的這槍沒有致命呢？如果他不幸存活下來..
是的，我的作風是不允許冒過多險，於是我幫他消滅了前面的那堆東西

看到我出現並沒有對他造成多大意外，他只是輕輕笑了，似乎對於我的歸來是种心安理得。這又是怎麽回事？
我胡亂的編造出一大堆謊言用來填補之前失蹤的空白，顯然有些地方他不太相信，不過誰還會在這種時候去追究真假？
「Jill 和 Barry 呢？」我滿臉困惑的問
他看了我一秒鐘，回答「我正與他們分開行動」
看到我理解的點頭，他又說「這裡很不安全，我們需要找到離開的方法，Chris，跟我一起來」
真好笑，把一顆炸彈放在自己身邊還自以爲減少了危險？
既然這樣，我當然要答應
於是我和他一前一后的開始了撒網式搜查

在一処陌生的房間，他和我一同進入便關上了門，唯一的門
「Chris」他叫出我的名字，且慢慢走近
我不覺得這樣的畫面多麽讓人安心，與此相反，簡直就要用怪異來形容。用放鬆的心情看待眼前的人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使我靠在床的一角，神情恍惚
他沒有笑，只是用手擰捏着自己的眉頭，然後他在我面前第二次摘下墨鏡
「Joe 司令找你談過話了？」
他的問題簡直就是利劍，直插對方心房，但我絕對不能在他面前表示出驚訝
「對，他當着很多隊友的面，問候我」裝傻，別無他法
他嗤笑着又問「他給你的碟片，是不是要讓你在必要的時候除掉我？」
嘿....這次可真是....見鬼了
他居然什麽都知道....什麽時候知道的？誰告訴他的？
「看來我都猜對了，那只老狐狸」Wesker 冷冷的笑了

我一動不動的看着他，等待他下面的話
他拿出了一個電子儀器，從頭到尾把我掃描一遍...
天，我居然開始有點想笑，這東西的屏幕上連我內褲的牌子都顯示得一清二楚
等到全部掃描完成，我體內通訊的信號放大器被他扔到一邊
接着，所有能傳輸信號的東西也全部納入了 Wesker 的視線中
說實話，我不喜歡讓一個男人搜我的身，尤其是他那樣的男人。
真彆扭

等到他把手從我的視線中移開，我才輕嘆一口氣「Wesker，你到底在幹什麼？」
他從自己的衣袋中丟出一個幾乎和我一樣的通訊裝置
「想活下去，就住口」
正如他所願，我不再發問
他站在我的面前，這讓我不得不仰頭與他對視。第一次，我知道了什麼叫壓迫感
「現在，我要和你談談合作的事」他緩緩的開口
「合作！？」
「不用裝的那麼驚訝，我和 S.T.A.R.S 那幫傢伙不一樣」
一點也不客氣的稱呼，不過他的確和他們不一樣，這樣也好，可以把話張開談了
「OK，首先我想知道你怎麼知道我這些事情的？」這一切都弄清楚才能考慮怎麼做對自己比較有利
他打趣地看着我「你真認爲 Barry 那個老家伙，是因爲愛材才會在局長面前推薦你進警侷？那麼讓我告訴你，這世界上已經沒有免費的勞動可以讓人那麼盡力了」
這次我真的有些驚訝了，看來我接觸到的人還不足讓我識破謊言
但如果 Wesker 是爲了挑撥我與那幫人的關係呢？不...Wesker 那麼做沒理由
我苦笑「是 Barry 告訴你的？他是司令的人？」
「你認爲可能麼？Joe 那個人，老了，他想在自己退任之前做些什麼來提高自己的名望。所以他並不重要」
「那麼，到底怎麼回事？」
「我在研究一種病毒，與我精選出的有最優秀基因的人類配合，會有絕對意想不到的效果。等我成功，Joe 背後的操縱者將會出面與我直接對話。我想你有必要知道他是誰」
「等等，我還沒決定是不是肯定幫你，你對我說那麼多內幕真的合適麼？」
99/100 的可能我不會與他合作，畢竟在這之前 T 已經被我動過手腳，他若是失敗，對我來説正是完成計劃的第一步不是麼？
讓我意外的是他笑意更濃「你會與我合作的，Chris，我這也是在救你」
「救我？」也許事情的確不像我想的那麼簡單，因爲到目前爲止似乎還有很多的秘密我還未能解開
「是的，你應該聽説過中國的俗語[鳥盡弓藏②]這句話吧？」
我不得不為他知識的淵博感到心寒，這個人太危險，可我細細考慮片刻那句話后又想到了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他的那句話放在我身上，又或者真的靈驗，那麼我就一直都是在自掘墳墓？
「如果你能全力與我合作，那麼得益的將是我們雙方，所以，Chris，你做決定了麼？」他與我對視，滿是自信。
但是，我討厭這種自信

兩個小時以後，房間的門被打開
Jill 進入
「Chris！」她看到我時似乎非常喜悅
之後她告訴了我關於 Barry 和 Wesker 的事：
Wesker 被自己研究出的東西刺穿了胸膛，Barry 在正義與家人之間選擇救助她
Barry，他果然已經收到我與司令之前的對話了！否則他不會知道 Wesker 啓動 T 後注定的失敗
狐狸....卻和我很像
只是沒想到 Wesker 會失敗的那麼徹底，這完全不是之前與我交談的他

但不管怎樣，也應該考慮逃脫的問題了，畢竟那些東西已經不在他們和平解決的能力範圍內

在我們三人的努力下，出口終于出現在不遠處
這時候遠方又傳來了怪物的嚎叫聲
見鬼，真是見鬼
Barry 假裝正義的沖到最前面，我當然不能讓他離開我的視線，天知道他會在我和 Jill 未離開的時候做出些什麼事，於是我也十分「英雄」的欄在 Jill 慾阻止的動作面前
「Jill，女士優先」我紳士的輕聲
「但是！」
Jill 是個好女孩，她不會放下危險自己離開，唯一的缺點就是過於單純，於是我對她笑了
「可以給我們一些自己的時間麼？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
Jill 堅強的點點頭「對！你一定要多小心！」
我不再說話，追了上去

「Barry」我看到他猶豫的神情叫了他的名字
他和藹的面孔和往日一樣，只是在這種危機四處存在的環境下多了一些別的東西
也許他還不知道我來找他的真正原因，也許我在他的眼中只是一個自己迎頭亂撞的棋子
還在我走向他的時候，他開了口「Chris，有些事情你必須知道」
我停下步子，問「什麼事？」
「Spencer 把一切任務交給你，是對你的信任」
「所以？」
「Wesker 死了，那麼，你就是他最得力的部下」Barry 說這話的時候甚至有些動容
看來他的確是如 Wesker 所說的那種身份，但，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 Wesker 不在了，如果真有鳥盡弓藏一說的話，必須找到解決的方法
否則，天知道下一個死掉的會不會是自己？
我理理自己的思路，笑了起來
「也許他最得力的助手是你。我只是一個新來的警員，比起你的老謀深算可差太遠了」
「就算這樣，我也總比不上你和他的那..層,,,,」
「啪！」我沒有等他說完就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他踉蹌後退幾步，眼中泛起笑意
「看來我說對了」
「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這種事，否則我一定讓你死！！！」
往日的沉著居然就因爲他的一句話被打破，我想這就是我的致命傷....看來必須在他把事情擴大之前找到洩露的源頭，然後，讓他們全從世界上消失
Barry 揉揉自己的肚子
「走吧，Jill 會起疑的」
我沒有接他的話，而是一言不發的進了升降梯
「你知道應該在局長面前怎麼解釋這件事」
Barry 站在我身邊，一副長者的語氣
「有 Jill 在，她是最好的證人」
為了讓別人認爲我與公司有不共戴天的仇，我必須和 Spence 以及那公司劃清自己的界限，爲此，Jill 一定要活下去
另一方面
「局長？他有什麼用？」我冷冷的問
實在搞不懂，既然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要顧忌他幹什麼
「你會明白的」他說

離開的飛機上，Jill 靠在我的肩膀，靜靜休息。我與 Barry 不說一句話
也許，我和他都已經因爲 Wesker 的事故而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一切過錯，現在的我真的負擔不起

3

回到市區，我們在第一時間與局長作了彙報
儘管我用了生平最激烈的詞彙和最粗暴的動作來解釋我們受到的傷害和背叛，可局長竟絲毫不發表自己的任何看法和意見
實力的懸殊和勢力的差距讓他低頭
我開始覺得眼前的人是那麼可悲，但，我不也一樣麼？

回到公寓，收拾好行李，在離開之前，信箱裏的信讓我的心情平靜了許多
那是妹妹 Claier 寄來的：
[哥哥，你好嗎，我在這裏一切都好。昨天 a 班的 David 譏笑我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還說我根本没女生的味道...没措，我就是把哥哥作爲學習對象的，像女生就奇怪了吧？所以我為這個和他打了一架...
哥哥，我好想你...]
「這個傻妹妹」我不自覺地微笑挂在臉上，這讓站在我面前的幾個人感到無措
把信收好，我看向他們「我的行李可不輕」
「這没關係，我們的飛機足夠裝你的這些東西了」他們回答

幾小時後，我乘坐的直升機來到巴黎 Umbrella 總部
夜晚的空氣總是散發着青草獨有的清馨氣息，這和星星的輝光形成了最美麗的世界
我被幾名工作人員帶領進入總部大樓
從外面看它並没有和它的名氣成正比，可進入了内部我才發現自己錯的徹底
豪華的超現代裝潢讓我知道什麼叫眼花繚亂
我和他們一起進入地下，那裏是儼然一副 18 世紀宮廷畫的風格
雖然很想看看那些別具一格的雕塑，不過時間卻不允許

來到地下二層最深處的房間内，一個男人正背對着我，靠在黑色皮椅上
熟悉的畫面...
是的，Wesker 也經常那麼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
皮椅慢慢轉了過來。本以爲坐在上面的男人也會和 Wesker 一樣給人絕對的壓迫感，或者，威懾感。可事實上，用和藹可親來形容他的外表似乎也完全可行，如果他走在大街上，我還能非常肯定會有路人攙扶他過紅綠燈的馬路！
這樣的 Spencer 和我想象的差太多了...太多了
他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我半分鐘以後終于開口
「Spencer 先生在樓下等你很久了」
「..................」我 KAO 咧

総的說來地下三樓的地形複雜程度比起 RPD 來更甚，我開始懷疑他們兩者之間是不是有什麼特殊關係
當我還在思考到底哪才是個頭的時候，領路的人開了口「Chris 先生，請進去吧！」
門那邊，明亮的燈光讓我有瞬間難以習慣
皮椅上的男人看着我，眼中滿是喜悅的神采
他站起身，蹣跚的走到我面前，仔細打量我的全身上下
「Chris，你長大了」
我臉上的笑容此時是極度的虛假，但，我不知道除了微笑，還能怎麼樣面對他的這句話
「Boss，也許是我記憶不太好，不過我還是想大膽問一句：我們見過面麼？」
他似乎能意料到我的回答「25 年前，我見到你的出生，25 年前，沒有我，就不會有你」
那看似風度翩翩的老人面孔在我面前變的寒冷，我知道他在說什麼，可我不願接受
「我的父母早在幾年前便死于一場車禍，否則他們聽到后一定會與您閒聊的」

「Chris，一定要這樣麼？我老了，也許過不了幾年就要病倒在這裡，集團需要人來繼承。Chris，我不管你的意見，繼承這裡的人，只能是你」他没說完，喝了一口紅茶，繼續「你在洋舘的處理結果雖説不是最好，但至少能讓我滿意」
開門見山的要求我見得夠多，只是這次，過於突然
「你只是要找一個有能力的人，這世界比我優秀的人數都數不完」
「能力是主要，没錯。但更主要的原因你應該比誰都清楚」
他說的這層原因我根本不想知道，可惜原因也的確存在，不過既然他執意要那麼做，那麼...
「Spencer 先生，很感激你是如此信任我，我也會做出一些讓大家同意我坐這位置的事情，您是這意思麼？」
是的，我已經知道什麼是自己應該做的了，這讓我的計劃提前一大步，我應該感謝這老頭子
他很快樂的點點頭，接着，我們一起笑了起來

同樣都是虛僞，同樣別有目的

離開之前他又交給我一張碟片「Chris，那個 Joe 不可靠，你暫時住在我給你安排的地方，剛才帶你進來的那個人會給你安排一切」
我收下了那東西，正慾離開的時候，想到了一些必須知道的事，於是回頭問他
「Barry 是為你辦事的麼？」
「Barry？讓我想想...不，我不記得的他」
「那麼，你說的那個原因，還有誰知道？」
「這世界上除了我們外，有關的人都已經不存在了」
「是麼？安排我這幾天行程的人，叫什麼？」
「Leon，你有什麼需要可以聯係他」
「那麼，再見」
出了門，我朝站在門口的 Leon 笑笑「這幾天就要辛苦你了」
他也笑了，不可否認，他笑起來的樣子很漂亮，至少，女人們會喜歡

走出總部的大門，我坐上 Leon 指定的轎車，看得出來，玻璃和車身都是經過防彈處理的
行駛在不算寬闊的公路上，四周都安靜的讓我發悶
「準備一直為他工作麼？」
我看着遠方的路口，漫不經心的問
Leon 卻給了我最有用的回答
「不，過兩天我就要去'別的地方'了」
「厭倦了在這賣力？還是別人的指派？」
我繼續追問，他卻不再回答，只是微笑着搪塞過去
「浣熊市是個好地方」他說
原來是被派去那個地方...
「真的好麼？如果我是你，寧願選擇去南極」我笑着給了他忠告
他應該明白我說這話的意思，但他沒有回應。看來他是那種不撞南墻不回頭的人，和我，完全不一樣

當車行駛到郊外一処別墅前，停了下來
Leon 大概很少見到喜歡坐在副駕的客人，而且大概也没見過自己開車門的客人
我下了車，遞給他一支香煙，他卻微笑着拒絕了「對不起，我不抽煙」
簡單的說，我是不太喜歡和這種乖乖的男人在一起，不過我知道眼前這個人將來一定會對我有用，所以在這之前，我要讓他信賴我，超過任何人
我對自己說：Chris，考驗你的時刻到了

進入別墅，令我十分高興的是裏面的結構雖然豪華卻不復襍，就算没人帶領，我也可以很輕鬆的找到洗手間

Leon 讓我在沙發上坐下，自己則站在我面前，和我講解着最近幾日的日程安排。看來那老頭子都已經計劃好了，不過...
「Leon，可以坐下來麼？」
我不喜歡這樣的交談方式，它讓我想起一些不愉快的回憶
「可以」Leon 從儲藏室拿出一個凳子，坐了下來
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多嘴「坐過來，你這樣讓我良心不安」
「......」他看着我，似乎很不理解我這話的含義
我哈哈大笑起來
「你多大了？」
「21」
「和我妹妹年齡相近嘛！有什麼害羞的？」
他聳聳肩，的確沒什麼好害羞的，於是他坐到我旁邊的沙發上
「可以幫我寄一封信麼？」我問 Leon
他沒有正面拒絕我，只是又把這兩天的行程重復一遍
我依照他之前的樣子同樣聳聳肩
「知道了知道 ，我不會讓你難做的」
他似乎對我的理解很開心
這小子....

就這樣交談了將近一個小時，Leon 離開別墅
我從窗中看到他駕車駛遠后才拿出播放器，放入那張碟片
[Chris，我很高興你打開了這部影像，在你接受我的提議並把它實現之前，我認爲公司的一切你都應該有多一些了解....]
長達兩小時的公司簡介，我不禁對之後的計劃失去些自信。
一縷青煙過後，所有的資料成爲空氣。我有點後悔，自己沒那 DV 把剛才看到的影像翻拍下來，這些所謂的證據

次日，Leon 帶我來到總部的地下一樓。在那裏我了解到新型病毒的研發狀況
T 之後，也許還有更強的病毒，但研發的過程中總會有拿來實驗病毒威力和效果的人群和場所，下一個犧牲的地方是哪裏？想到這，我不禁為妹妹擔心。那單純的孩子會因爲我多日的音訊全無而做出些什麼吧？我只希望她能平安，尤其是不要去危險的地方
第三天，Spencer 與我直接通話。他的語氣與第一次會面時的截然不同，不過我並沒有想太多。他對我說
「Chris，公司內部的大致情況你應該已經了解了。現在，有地方出了點小差錯，Leon 會去處理，你繼續留在這裡」
也許是近日的鬆懈讓我失去了往日敏銳的洞察力，所以在他說出這些后我没有多加思考就接受了他的指派

不過偶爾意外的過錯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月底，Leon 動身離開
在他啓程前，我用朋友般的語氣與他作過一次交談
「兄弟，祝你好運，千萬要保重，等你平安返回。浣熊市還等着你的努力呢」
他看着我，往日的笑容失去蹤影，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
「鳥盡弓藏，Chris，希望你不會那麼做」
語畢，他轉身坐上了路邊的直升機
我的遲疑放走了問清這次事實的唯一機會，等到下次再與 Leon 聯係，已經是三個月后
那天我起的很早，在這裡的作息讓我的生物鐘有些混亂，我煩躁的打開 E-Mail，Leon 署名的信件③進入我的眼中

對於這次湊熊市的事件，我感到震驚。如果沒有 Leon，恐怕我的妹妹已經出現意外。而我也感謝 Leon 在這件事上的保密是如此周詳，但如他所說的，G 病毒，是 Umbrella 製造的麼？如果 William 從頭到尾都是在為 Umbrella 賣力的話，他們爲什麼要殺他？只是爲了讓病毒的資料不外泄？還有另外一份資料上所說的，第三种病毒在南極即將完成，由 Ashford 家族年齡最小的妹妹...而她的哥哥現在去向不明
一切都有一個共通點，那些曾經為 Umbrella 公司努力過的有才者，無一例外，全部仇視起它
這不是巧合
也許 Leon 說的對，「鳥盡弓藏」，那我呢？是弓？還是鳥？

總之到了現在我已經無法信任這裡的一切
Umbrella 用浣熊市作爲試驗場，還特意把 Leon 調去，我想作爲當事人，Leon 也不會再全心全意為它服務了，這正是我的絕好機會
不過在此之前，我還要去追查 Ashford 的下落，希望 Claire 不要出什麼事才好，畢竟，我已經沒有能力在這時候找尋她的去向了

12 月，冬天的寒冷讓我的身體有些伸展不開
我打開絕對保密的信箱，Leon 的新郵件又出現在那裏
信的內容很簡單：他被 CIA 捕獲，現在正為他們效命
可當我看到信的最後，思路突然出現了瞬間的暫停
[Chris，很不好的消息是，你的妹妹爲追尋你的下落，去了公司總部，而且不幸被捕，据我所知，現在她已經被關押在洛克佛特岛刑务所。我没辦法為你做更多的事情了，Chris，小心，小心你四周，小心 Wesker]
Wesker？Leon 怎麼會提起他？他不是已經不在了嗎？難道 Leon 遇到了什麼與他有關的事情？
我來不及多想，馬上來到 Spencer 那裏
「你知道她是我的妹妹」我開門見山，語氣絕對冰冷
他沒有多加考慮便回答「Chris，她會給你帶來麻煩，我那麼做事希望你能全心全意投入到公司來」
好一個爛理由，真當我是冷血的麼？
「可她是我唯一的妹妹」
「沒有血緣關係的妹妹？」他笑着問
看來他根本不了解 20 多年的感情到底代表了些什麼，既然這樣......
「說的也是，謝謝你為我考慮的那麼周到」我也笑着做出回答
他沒有繼續客套，說出了自己的要求
「Chris，忘記過去的生活吧，現在起你只屬於 Umbrella」
我強忍住揮拳的衝動，只是爲了無視把我當成物品看待的話語，看來自己的脾氣雖然變差，但總還能控制
「是的，我一直那麼想」我在心中告訴自己[Chris，冷靜！戰必勝之！]
他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回答，很是高興
「Chris，很高興你做出了明智的處理，下面會是對你的考驗了：找到 Ashford 家族的繼承者，並帶她回來。記住，她是我們最傑出的試驗品，不要傷害到她」
「如果我被她傷害到呢？」
「我相信你會作出最好的應對，Chris，我對你充滿信心」
信心個頭！我開始在心裏咒罵這個死老頭子，完全把我推到了懸崖邊緣！不過這也讓我有了一些自由的時間，這時間應該足夠我去營救 Claire 了
短暫的沉默后，我輕鬆的答應了他的要求，同時我問
「有時限麼？還有，我需要一些技術支持」當然，我不會直接問他失敗后會有什麼懲罰，這是愚蠢的
「Chris，這只是個測試，你的能力需要大家的肯定，事情越快辦妥越好，支持大概不能給與，畢竟我不能讓大家說你是靠我的幫助才能繼續」
老奸巨滑，為了拋開我與他們的聯係麼？這樣就算失敗也不至於讓 Ashford 知道我是他們的人？何況管理者應當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人力和物力來解決重大的問題，而不是自己「挺身而出」來做

英雄吧？
看來，事情已經朝不利的方向發展了
走出辦公室，我無奈的嘆了口氣。
Claire，至少在這段時間你一定要平安啊

4

來到洛克佛特岛的第一步就出了差錯
帶有可以和總部直接通訊的通話器以及我最習慣使用的武器都隨同自己的背包掉入腳下的深海
我保證，那麼一瞬間我猶豫了。因爲我在衡量着自由時間與安全的同時忘記了背包中還有一些生存必須品
不過運氣不錯，Claire 在箱子裏給我留下了一些武器，我也很快從一名重傷的男人口中得知了她的一些信息
很好，妹妹的能力比我現象的更高

在島上兜兜轉轉的尋找妹妹的綫索時，我發現了 Alexia 的映像
屏幕上她抱着懷中的男人，哼着還算優美的音符
那個男人，看樣子已經沒有意識了。會是她哥哥麼？
見鬼
不想見到她的時候她爲什麼要自動找上門？
我朝四周環視一圈
更見鬼的是我看到牆角正在工作的監視器
希望那頭不會有人看到我所見到的一切，如果見到的話，也希望不是傘公司的人

真的，只是一瞬間的希望
在見到仍然存活的 Wesker 后，我改變了自己的希望
也許事情総該從兩方面考慮，再從八方面着手解決。否則，総會有過多紕漏
比方說現在，Wesker 冷笑着死死卡住我的脖子，將我頂在墻面
天殺的！想我死麼？力量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大？
我狠狠一拳打在他臉上，奇怪的畫面在下一秒出現
他被我打掉的墨鏡下，一雙蛇一樣細長的眸子，閃耀着金色的光芒
如果說我沒有吃驚，那肯定是假的，不過多虧它，我似乎有些明白 Wesker 存活的原因了
可儘管是這樣，呼吸也漸漸跟不上
或許這些要玩完了？Claire，哥哥不能來救你了…
當我準備放棄抵抗的時候，我面前的屏幕上，那位叫 Alexia 的女人又一次出現了，還發出近似嘲諷的笑聲
這顯然讓 Wesker 有些生氣
他甩手把我砸到地上，惹得我五臟六肺差點蹦了出來
該死的
當我站穩準備躲閃時，Wesker 居然已經不見了
呃…這下麻煩了

我揉揉自己酸痛的手肘，卻發現了意想不到的東西
一張小紙條：
You must understand something you have to know and come to me if you want to leave here alive
打印体的字，我不清楚 Wesker 什麼時候塞進我腕表下的，不過這件事也讓我提高了警惕
看來身上還有一些傘公司能竊聽或監視自己的信號端

也許我該謝謝 Wesker，至少在這件事上，他幫了我個忙
在我將紙條燒毀后，開始尋找起上面提示的地址
20 分鐘后，我站在一個房間的門口

有些猶豫的打開門
一道強烈的光束照射在我全身
God，如果這時敵人的攻擊，我已經玩完了，因爲現在的我根本睜不開眼
還在想着，光線變弱了
我開始適應起房間的亮度，卻看到 Wesker 站在我身邊
他用極慢的速度伸出手，解開我的外套
我不該有什麼激烈的反應，他的速度告訴我，他現在不是在傷害我
所以我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任他將手伸進我的外套內襯
隨著"刺啦"一聲，一個小型竊聽器掉到地上
Wesker 狠狠擡腳將它踩爛
然後，他朝我伸出手
「好久不見了，Chris。關於我上次提出的合作，你是否已經考慮妥當？」
我用冰冷的目光盯着他腳下的廢件
煩躁佔據了我大半的思維

說到底，他們還是不信任我
這東西銷毀后，他們一定會察覺到什麼
如果我回去以後說沒有發生任何關於他們事，他們會信麽？
問問自己吧！Chris，別人說他身上藏匿的竊聽器突然失靈而又沒有任何事發生，你會信嗎？
傻子才信
可惜，那些人不是傻子
無奈的聳聳肩，我也伸出手，與面前的人握上
「考慮清楚了，但在這之前我還要去救助我的妹妹」
「Chris Redfield，我的計劃你會感興趣的，因爲，你和我。我們是一類人」說着，他觀賞了四周的門窗「這裡是絕緣的，即使紅外勘測的衛星也絕對捕捉不到我們的行蹤」
「你很細心，說說你的計劃吧」
...
...
很快，我從他口中得到妹妹身在南極的信息
他的計劃讓我有些吃驚，他很有野心。說得對，和我是一類人
在聽完他的一些要求和建議后，我離開了小島

南極基地
在那裏我找到了被軟絲粘在墻面的妹妹
見到她真讓我感動的有些眼紅
可妹妹似乎還在挂念另一個男孩
我突然意識到，她長大了。真的，長大了

還在我和妹妹一前一后上樓的時候，一只令人作嘔的觸手又鑽了出來
很慶幸，它只是拍斷了樓梯。很不幸，我從樓梯上摔下來，腳崴了
妹妹猶豫着該下來幫助我還是該去救助那個男孩，這讓我從心底來説還是有些酸酸的
不過哥哥只是哥哥，我讓她不用管我，救那個男孩要緊
見到我没什麼大礙，又聽到那男孩的嚎叫，她咬咬牙，朝聲音的發源地跑去

我記得有句話，叫因禍得福
現在就是我驗證它的時候了

因爲之前腳的傷，我一個人獨自坐在墻邊。以往 S.T.A.R.S 的緊急治療幫了我不小的忙，很快我的傷就得到適當的處理
這時，我聽到 Wesker 的聲音
探出頭，看到他正對站在二樓的 Alexia 說，希望得到她（身體中的病毒），而她似乎對他的話嗤之以鼻
很快，他們的交談結束了
那女人用燃燒的液體攻擊起 Wesker，惹得他很是狼狽
我想，現在是我出現的時候了
於是在她又一次攻擊下，我從立柱後面躍了出來
Wesker 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後冷冷的笑了
他當然知道 Umbrella 交給我的任務，所以後面的事也很知趣的交由我來處理
令我意外的是 Alexia 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難以應付，幾顆榴彈就把她搞定了
過會我就將把她屍體的照片傳給 U 總部，不過現在黨務之急是找到妹妹

找到通往妹妹所在地的機關對我來說並不是很難，可那扇怎麼也打不開的門讓我額頭佈滿汗珠
當我拿着妹妹交給我的 ID Card 並聯係上 Wesker 時，他的問題讓我有些不安
「Alexia 的屍體呢？這和我們之前的安排不相符」
天知道那該死的女人去哪了
但這無所謂，我現在需要做的只是救出我妹妹，她和那男孩的屍體関在一起，我不放心，這一向堅強的妹妹從門縫中叫給我 Card 時哭得像個孩子
我不能再讓她離開我視線一分一秒了

開啓那閃厚重的門並不容易，我想盡了一切辦法也不奏效
無奈之下，只好動用最危險的方案：
自爆
自爆的倒計時開始時，那些緊急出入口的大門應該都會開啓
只能這樣了

下一秒我再次聯係上 Wesker，告訴他我要將這裡炸毀，並說病毒並不止存在于 Alexia 身上，在我帶妹妹離開后，他可以拿走拿男孩的屍體，並提取他需要的東西
他考慮幾秒就答應下來。挂斷前，他說
「Umbrella 在這裡的上空設置了衛星監視系統。我們還需要安排一些故事來掩蓋他們的懷疑」
「正和我意」我笑着說
這是一出必須演出的戲份
爲了讓妹妹天真的以爲我仇視並痛恨 Wesker，也爲了讓 Umbrella 有着同樣的理解
不過事實也是這樣，Wesker 太危險了，有必要的話，我會在適當的時間想個適當的方法解決他，真正的
不管出於什麼理由，他都將，或已經是，最大的威脅

在我啓動自爆裝置后，妹妹逃了出來
我本來想和她一起離開，但對於突然出現的 Alexia，是我的失策
我太低估她的實力了。以至於最後動用了綫性粒子炮才將她粉身碎骨
離爆炸還有五分鐘
我回頭，發現身後已經因爲 Alexia 的死亡而變成一片火海
再不逃就來不及了
於是我隨着妹妹的氣息，前往電梯間
可我又犯了個錯
Wesker 提出的表演，現在，我不能不去完成它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只能讓妹妹先一步離開
在這種環境下，她在這，不會有任何好處

可妹妹似乎對 Wesker 提到那男孩屍體的事很不滿，她竟想沖上去與他理論
傻妹妹
她怎麼會知道這一切都由她的哥哥一手造成？
不過沒有關係，她很信任我
所以她聽從了我的建議，在飛機上等我回來

獨自面對 Wesker，我後悔自己沒有事先安排好這故事的細節與劇情
這讓我吃了很大的苦頭
但没辦法，對於一個正常的我來説，想要用武力戰勝 Wesker 這樣的異能人，簡直就是癡人説夢
不過我知道，也正因爲這樣，此時此地可以利用的道具變得不少
於是我趁他硬直的時間，放下他頭頂的鉄條
這没影響，他搖搖晃晃的重新站起來
該死的，什麼時候才是結束？
還在為自己會不會被炸死在這冰天雪地感到煩躁的時候，內部爆炸的火焰竄到了 Wesker 和我之間
他的臉被火灼傷了，原本讓任何女人都會心愛的面孔此時變得猙獰而恐怖
我有些驚訝，聽他對我說
「今天算你運氣.....但是下次就不會這麼走運了!! 」
「也是你的運氣，我們還會在見面的!! 」
「我很期待，那麼以後再見吧!! 」
一邊回頭，一邊聽到他在我身後冷笑
使用任何手段都好，我會讓他償還今天這幾拳的

操縱着回程的飛機上，我開始考慮該把妹妹安排在哪裏暫時居住
Umbrella 如果想找她的話，我没辦法解決
而妹妹，更不能讓她猜測到我正在為 Umbrella 工作的真相
一種深深的不安籠罩在我心頭
爲了妹妹，我必須儘快想一個辦法，來解決自己與 Umbrella 的問題

北欧同人：世界树

小马飞起

简介

西幻么前途`可是我还是会坚持的`各位有空的`来支持我一下吧`

http://www.cmfu.com/showbook.asp?bl_id=135892

这是一部以北欧神话作为背景的小说。
混沌的最初，永恒的世界树诞下了三颗果实：一颗产下了神族，一颗产下了巨人族，最后一颗产下了精灵族。
一万年前，巨人族向神族发动了战争，战争的目的便是抢夺由神族保管着的世界树。在节节败退之际，神族的领袖奥丁向精灵族求助，希望她们能帮助自己打败巨人。
在精灵的帮助下，巨人族终于被打败，并退缩到了他们远古时候的居住地——约顿海姆。
神族与精灵族交合，生下了懦弱的人类。
一万年后的现在，世界树开始腐化。神族则发生了内乱，古老的华纳神族与众神之王奥丁领导的亚萨神族发生了战争。
奥丁为了增强兵力以对抗强大的华纳众神，再一次从人间搜寻勇敢的英灵。

第一章 安格纳的复仇

当风把冬天的雪吹进解冻的河里的时候，安格纳带着从雪山深处拔出的宝剑，告别了愤怒的女巨人，头也不回地划着船向海中驶去。经过了一刻都没有停留的三个昼夜，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故乡。

踏上被柔软的雾包围着的故土，清晨的安宁并没有让安格纳心中有稍微的平静，他将路边娇羞含苞着的一朵花摘下，使劲往掌心一捏，还没来得及绽放清香的花蕾，便已破碎在复仇的心间。

天空从阴暗变成了蓝白，安格纳从岸边开始，走过了森林与河流，山脉与村庄，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城堡。他走进了喧嚣的酒馆，听到的都是对他弟弟的赞美：征服蛮夷带来奴隶和土地，讨伐盗贼带来平安和贸易。这无疑是一名伟大的国王所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一名伟大的国王所应得到的拥戴。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本应属于眼前这位穿着破烂不堪衣布的流浪汉。

如果世界上有最无辜的人，那一定是这位只是说了自己伟大君主几句好话的人。就在他不断地赞美着领主的时候，安格纳的宝剑用闪电一般的速度划向了这个可怜的人。长年与女巨人的撕混，让安格纳养成了残忍暴躁的性格。在他把整个酒馆染成蔷薇一般的血红之后，他迅速地逃离了那里。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用最昂贵的价格通缉了他。他无路可逃，只有躲进了森林的最深处。在森林中央的泉水旁边，盗贼团的领袖发现了安格纳。

盗贼跟安格纳说：“你好，我的名字叫做霍尔德尔。”

安格纳狐疑地看着盗贼头子，随时都准备着拔出自己的宝剑。

霍尔德尔接着说：“也许你愿意跟我做笔交易？”

“什么交易？”

“我帮你逃离这个国度，”阴险的盗贼说道，“代价是你手中的剑。”

安格纳笑着说：“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你却叫我离开？”

“难道你不知道，此刻你最好的选择便是离开吗？”盗贼似乎并不明白安格纳所说的话，“你知道吗？国王现在可是在用 5000 个金币通缉你。”

“我是不会走的！我需要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吉洛德的死！”安格纳坚定地诉说着他的信念。

“愚蠢的人类！你口中的吉洛德便是这万里疆土的主人！你凭借什么来赢取千人守护的国王的头颅？！”

安格纳看了看围着他的盗贼们，“只要你们愿意帮助我，我将告诉你们巨人族埋藏宝藏的地点！”

“远古的巨人们生活在遥远的北方，你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秘密？！”盗贼中的一个在驳斥着安格纳。

安格纳拔出宝剑指向天空，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现出缤纷的颜色，“这就是巨人族从亚萨园掠夺来的巴尔德尔之剑！得到它的人将获得无限的力量！”

盗贼们聚精会神地看着天空下的圣剑，完全沉溺在了对巨人们无尽宝藏的幻想当中。

霍尔德尔终于开口了：“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安格纳放下宝剑，说：“还有比这更愚蠢的问题吗？”

“要我们帮你杀死吉洛德吗？那样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会非常地高！”霍尔德尔看了看他的手下们，“也许我们会死很多人，甚至我们整个盗贼团都会灭亡！”

“同时，你们也将得到巨人们独一无二的宝藏！”

最后，贪婪战胜了恐惧，在安格纳的诱惑之下，盗贼们为了传说中的宝藏整日整夜地研究着谋杀国王的计划。

森林的早晨是如此的美妙，清新的空气渗透着柔和的阳光弥漫在人类呼吸的瞬间，四处觅食的鸟儿欢快地唱着悦耳的歌声，迎接着新的一天。安格纳慢步走在森林的小道上，飘零的树叶在他的眼前轻轻地散落。

十年前，人间有一个国王，生有两个儿子，叫做安格纳和吉洛德。当安格纳的年龄有十个冬天那么大，吉洛德有八个冬天那么大的时候，兄弟两人有一次摇着小船去河里捕鱼。不巧的是，在他们捕鱼的地方突然刮起了大风，把他们的小船吹到了远远的大海上。小船在漂了很久以后，终于在一处海滩上搁浅了。这时候，夜已经降临了。

两个年幼的兄弟弃船登岸，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陆地走去。不久，他们找到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农夫家，并且受到了农夫夫妻的精心照料。在这户农夫家里，兄弟两人和老夫妻共同度过了一个冬天。在这个冬天里，农妇照料和教育年长的安格纳，农夫则照料年幼的吉洛德，并且教给了他很多知识和智慧。

春天到来的时候，农夫给了兄弟两人一条小船，让他们驶回自己的故乡。农夫夫妻动情地把他们送到海边，挥手告别。临分手的时候，农夫又把吉洛德拉过一边，神秘地对他面授了一些机宜。

安格纳和吉洛德摇着小船，顺利地回到了他们父王的国土。但是，就在他们靠岸的时候，站在船头上的吉洛德一下子跃上了岸滩，然后转身用力将小船推开岸边。大风吹来，加上吉洛德的一推之力，载着安格纳的小船又向海中漂去。吉洛德根据农夫的授意，无情地做了这一行为后，还得意地对他远去的兄弟喊道：〝你随便漂到哪里去吧！〞

接着，吉洛德独自一人回到了他父王的宫殿。那时候，老国王刚刚亡故，众大臣们看到一个王子平安归来，非常高兴，便拥戴吉洛德做了国王。

可怜的安格纳被大风和自己的兄弟推向了遥远的北方大陆约顿海姆，这里居住着邪恶的巨人族，巨人们抓住了安格纳，并强迫他与女巨人们生孩子。受尽屈辱的安格纳每天都在一颗巨大的岩石上划一条线，当他看着这些线的时候，他的心中便升起了无边的怒火。在他划了一千条线的时候，他获取了巨人们的信任，并偷取了他们埋在最高一座山上的藏宝图；在他划了两千条线的时候，他穿越了十二座大山来到了雪山的最深处，拨出了曾经属于光明之神的宝剑；在他划到第三千条线的时候，他开始秘密地制作一条小船，他决心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国家，惩罚无耻的弟弟。

回忆就此结束，安格纳日日夜夜的愤怒，终于在盗贼们的帮助下看到了得以发泄的曙光。每年的初春，吉洛德都会惯例地到各地视察，这是他一年里唯一能确定的离开守卫森严的城堡的时间。也就是说，这是在战斗力处于绝对弱势的盗贼们谋杀国王的最好机会。

霍尔德尔收集完情报之后，他开始布置计划的实施，伊斯特成为了谋杀的主场所。伊斯特是南方的一座小村庄，这里人烟稀少，森林环绕，盗贼们可以藏匿在村庄的周围，对国王的亲卫军实行偷袭。

当记恨了十年的仇人穿着华丽的衣饰骄傲地走进自己眼帘的时候，安格纳的心情就像燃烧着的火山熔浆一样沸腾，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马上就要冲下山去与虚伪的弟弟做殊死搏斗，但霍尔德尔制止了他愚蠢的行为。

就在国王微笑着发表演说的时候，霍尔德尔一声令下，无数的圆木从山顶奔向伊斯特，冒着火星的弓箭疯狂地射向了围在村子中央的人们，不过一会儿，山下已变成一片火海，安格纳带领着狂暴的盗贼们冲向了自己的弟弟，当国王的士兵晃过神来的时候，剑与斧头已无情地砍向了他们。鲜血四处飞溅，叫喊声在山间不停地回荡。

安格纳发疯地寻找着弟弟，他手中的宝剑已经等候了如此长的时间！为的便是这一天！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踏尽了村庄的每一片土地，阅尽了倒地的每一个人，却都无法找到狡诈的国王。

霍尔德尔生气地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的事情了。我们花费巨资袭击了这个贫瘠的村子，最后却什么也得不到！"

"等你们帮我杀死国王，你们将拥有一切。"安格纳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但还是继续引诱着盗贼，因为他现在清楚地知道，没有他们的帮助，凭自己一人之力不可能达到目的。

"我们当然非常愿意帮助你，"霍尔德尔斜着眼虚伪而阴险地说，"但是你知道，这场战斗花费了我们所有的积蓄，我们已经没有钱来准备第二次袭击了。"

安格纳没有说话，他明白霍尔德尔的意思。

"我们需要资金，"霍尔德尔把话挑明："你也许愿意告诉我们巨人们宝物的藏匿地点？否则我们无法再帮助你。"

"好吧，"安格纳终于下定了决心，"宝物藏在约顿海姆东边大陆的第十三座山上。"

"山上的哪里？"霍尔德尔急切地追问道，"确切的地点呢？"

安格纳从怀中掏出了一块黑色的烂布，用身旁的火焰点燃了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火焰闪烁着耀眼的五艳六色的光芒吞噬着灰布，可却怎么烧也烧不尽，渐渐地，黑色开始褪去，留下了一页灰白色的纸张。

"这就是藏宝图。"

霍尔德尔激动地接过地图，翻来覆去地把弄着，最后确认了这是真正的藏宝图之后，高兴地大笑起来。

"你一定要帮我杀死吉洛德！"

"好的、好的，放心吧，我一定会的。"霍尔德尔边笑边拍着安格纳的肩膀。可就在此时，他突然从身后拔出了一把匕首，刺向了安格纳的心脏。

安格纳闪躲不及，倒在了地上。他感到了死神的临近，黑夜在默默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为什么？"安格纳心里懊悔不已地这样想着，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

"安格纳。"一个女性的声音在安格纳的耳边喊道。

安格纳看了看周围，只是一片无尽的黑暗，可当他转过身去，发现一名身穿铠甲的女子正漂浮在半空中。

“你是谁？”

“瓦尔基里。”女子安详地说。

“瓦尔基里？女武神瓦尔基里？”安格纳吃惊地说道。

“是的。”

“那这里是？”

“你已经死了，我将指引你去瓦尔哈拉，奥丁所在的伟大殿堂，你以后将为神而战。”

“为神而战？我只想复仇！”愤怒的烈火再次在安格纳的心中烧起。

“可你已经死了，人间的一切你都无法触摸了。”

“为什么！我还不想死！”

“为神而战，你将得到你想要的。”

(第一章结束)

相关神话背景，仅供参考。

霍尔德尔——黑暗之神,一说为巴尔德尔的孪生兄弟,双目失明。他生性忧郁孤僻,阴险而又凶残,坚持与光明为敌。他受火神洛基指使,置欢乐的光明之神于死地。

约顿海姆——冰霜巨人们的住地。

亚萨园——神的家园。亚萨园里的神祇们是人类的保护神，掌管人类的知识、智慧、诗歌、历史、和平、战争、力量、财富、狩猎、渔业、海港、爱情、婚姻、生育等各种事情。人类战争中牺牲的勇士则被选择到亚萨园中的华尔哈尔宫，继续为神祇服务。

伊斯特——取自“复活节”(Easter)

巴尔德尔——奥丁的儿子,光明之神。他才貌出众,满面春风。当他微笑的时候,人们都感到无比喜悦。

他做过一个恶梦,预感到将遭人暗算。众神为此着急,奥丁便派出令官,严令一切鸟兽草木都不得伤害巴尔德尔。但令官没有传令给槲寄生,因为他觉得这种脆弱无能的植物不需要加以防范。火神洛基却利用这可乘之隙,用槲寄生做成利箭,煽动黑暗之神霍尔德尔出面,并扶着他的手弯弓瞄准,将巴尔德尔射死。

瓦尔哈拉（Valhalla） ——奥丁所在的伟大殿堂

奥丁（Oden）——众神之王,世界的统治者,又有"天父"之称。他头戴大金盔,肩上栖息着两只神鸦,分别象征"思想"和"记忆"。它们每天早上飞遍全世界,回来向奥丁报告它们的见闻。奥丁脚下蹲伏着两只狼,专司警卫之责。为了增加聪明才智,预测未来,更好地进行统治,奥丁一心要喝智慧井里的水,即秦皮树根旁的圣泉。但守护这口井的巨人弥米尔要他以一只眼睛作为代价,奥丁不假思索,当即挖掉一只眼睛。喝了井水后,就变得博学多才。他发明了北欧古文字(罗纳),司命运的仙女即用这种文字把命运记载在盾上。

瓦尔基里（Valkyrie）——是服侍奥丁神的女战士，在北欧语中，是"身批狼皮的女 战士"的意思。瓦尔基里们驾着坐骑，穿着闪闪发光的战甲，在战斗中引导着方向。
每当战士们死去，她们就会指引着英雄们的灵魂来到 Valhalla ——奥丁所在的伟大殿堂。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北欧人（主要指维京人）认为一个战士，如果在战场上战死，就会得到瓦尔基里（Valkyrie）的死亡之吻，从而进入圣殿。以后，每当天空打雷，那就是奥丁（或战神提尔）带领着死去的战士们在天上继续战斗——然而，如果一名战士在战场上逃走，在病床上死去，就失去了人生的所有价值，所有人都会当他已经死了。这也和狂战士的传说有关——在战前痛饮烈酒，挥舞着巨斧斩下敌人的脑袋，一发起狂来就会一直战斗到死，进入毫无恐惧与疼痛的状态。

第二章 蒂阿兹的手镯

肆虐的暴风雪埋葬了山上的一切，苍凉的白色吞噬了无际的天空。

约雷德尔的意识渐渐地回复了过来，他隐约地感觉到有人在使劲地晃动着他的肩膀。

"醒过来了吗？"

约雷德尔睁开了眼，看见跪在自己眼前的是一位双鬓苍白的老者。

"孩子，你倒在了雪地里，差点就被埋起来了。"老者说完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水袋，"来，先喝点水。"

当约雷德尔喝下水袋里的第一口水之后，他顿时精神百倍，当他喝下第二口时，他的身体内充满了神秘而沸腾的力量，就在他准备喝第三口的时候，老者制止了他："好了，你现在可以站起来了。"

约雷德尔非常轻快地站了起来，怀着无比的谢意说："尊敬的老者，我该如何感谢您的恩德？"

老者说："你叫作什么？来荒芜的雪山干什么？"

"我的名字是约雷德尔，我正在寻找女巫萨勒姆。"

"萨勒姆？伊米尔大陆最强大的女巫吗？"

"是的。"

"我也要去找她。"老者出人意料地说道，"我们一起走吧。"老者说完便把自己的手搭向了约雷德尔的肩膀，两个人神奇地飞了起来。在跨过了二十座高山，穿越了浓密的乌云之后，他们降落在了一座山的山顶上。

伫立在山顶中央的是一座样式奇异的灰色小屋，小屋旁边生长着黑色而丑陋的树，肮脏的树枝别扭地纠缠在一起，仿佛在向擅闯此地的人们发出愤怒的警告。

"哦哈哈哈哈……"

不寒而栗的笑声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可却让约雷德尔迅速地拔出了腰间的剑。

"无耻的小人，你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小屋的门突然打开，伊米尔大陆最邪恶的女巫从里面走了出来。"而且，居然还带着这个软弱无能的男人。"

"约丽丹在哪里？！"约雷德尔发疯似地朝萨勒姆叫着。

女巫从始至终看都没看他一眼，这让约雷德尔彻底地失去了理智，他举起剑便往女巫冲去。可无论他怎么使劲地奔跑，却永远都无法向萨勒姆走近一步。

"我想，你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老者终于开口了。

"呵呵，只可惜当你的第一只脚踏上我的土地的时候，你的兄弟已经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里。"

"什么！你是说，奥丁已经来过了！"老者吃惊地叫道。

约雷德尔停止了挣扎，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人"。

"是的，他还从我这带走了许多东西。当然，包括你想要的蒂阿兹的手镯，"

"不！"老者扭曲着绝望的脸。火焰顿时从他的体内升起，扑向女巫把她包裹了起来。

"你杀不死我的，"面对着骇人的熊熊炼火，萨勒姆出奇地镇定，"我的灵魂会得到永生，跨过彩虹桥，到达神的彼岸。"

"你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这个吗？！"

"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吗？哈哈哈哈哈哈！"女巫得意而狂妄地笑着。

“那你就打错主意了！即使是到了亚萨园，我也照样可以把你撕成碎片！”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那样做呢？”萨勒姆挑衅地说道。

老者目无表情地盯着女巫，“传言，你曾把蒂阿兹的手镯分成了两半，并打造成了两只一模一样的手镯？”

“哈哈哈哈哈哈哈！”无数的皱纹在萨勒姆的脸上尽情地跳舞，“是的。如果我当初没有把手镯分成两半，那我想今天就是我要被撕成两半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怪异的笑声响彻在云霄的中央，约雷德尔麻木地听着他们之间的奇怪对话。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老者手中的火焰渐渐地熄灭。

“那你又为什么要救你身旁的年轻人？”

“哼！奥丁拿走的是一个还是全部？！”

“一百年前我把手镯分成了两半，然后让侏儒国的工匠辛德里用最纯粹的黄金打造了两只一模一样的手镯。当然，这两个手镯跟以前的那一个也完全一样。”萨勒姆停了一下，神秘地说：“十年前，我为了某种目的，把其中一只手镯给了辛德里。”

“侏儒国的辛德里吗？”

“不错，也许他还没死，你最好尽快去找他。”萨勒姆把脸转向了约雷德尔，“那么，接下来是这边这位了。”

约雷德尔马上回过神来：“约丽丹在哪？！你把我的约丽丹怎么样了？！”

“哈哈，”萨勒姆笑道，“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为了延长寿命，需要年轻女子的鲜血啊！”

“那你！”

“你美丽的未婚妻非常幸运，就在我即将割断她的脖子的时候，奥丁出现并救了她？”

“奥丁救了她？你们说的，是主神奥丁吗？”

“是的，他不仅救了她，”从萨勒姆的瞳孔中射出阴险的光芒，“而且他还看上了美丽的约丽丹，在用花言巧语骗取了约丽丹的信任后，他们在我的客房里度过了美妙的一个夜晚。”

“不可能！！！”约雷德尔发疯地叫着，“这不可能！”

“也许他们现在还继续在亚萨园里玩乐呢！而你，就死在这里吧！”说完，萨勒姆便从空中凝聚出一道闪光，可就在她准备把这道闪光扔向可怜的约雷德尔时，老者挡在了她的面前。

“我可不想救他第二次。”

“呵呵，我明白了，我还以为这次可以让我帮你动手呢。”

约雷德尔痛苦地倒在地上，这时候他也许更乐意有人能给他致命的一击。对现在的他来说，他已经

失去了一切。

老者在约雷德尔的耳边说着什么，他想要说服约雷德尔：既然你已经不用去害怕失去什么了，为什么不去让你的仇人失去些什么呢？

曾经的一幕幕沉重地映现在了他的脑海，他无法控制这些回忆不在他破碎的心中刻下永难磨灭的印记，从这些渗着血的印记里，流出的是夹杂着痛苦、憎恨和愤怒的地狱之火！受了老者蛊惑的约雷德尔，决心要让奥丁和背叛了自己的爱人付出代价！

"可他是主神，我该拿什么去对抗他？！"

"你只需要做三件事，"老者自信地微笑着，"第一，喝下这袋水，你将拥有神一样强壮的身体！"

约雷德尔接过老者递过来的水，一饮而尽。

"第二，扔掉你那把破烂生锈的铁剑，我将送给你这把世界上最锋利的宝剑！"

"巴尔德尔之剑！"一直在一旁看着的萨勒姆禁不住失声大叫。"远古战争时期丢失的光明之神的宝剑，你是怎么将它找到的？！"

老者并没有理会女巫的叫嚷，继续说"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你以后必须听命于我！"

"只要你能让我报仇！"约雷德尔坚定地说。

"那么，当务之急是先去把那另一只手镯拿到手，"老者盯着女巫说，"假如你骗了我，我发誓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哈哈哈哈哈哈.........."

伴随着萨勒姆恶心的笑声，老者与约雷德尔离开了冰冷的山锋。穿过了长得不能再长的曲折潮湿的洞穴后，他们到达了隐藏在地下的侏儒国，并顺利地找到了号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工匠——辛德里。

显然，贪财，狡猾而且爱撒谎的侏儒并不会乖乖地把珍贵的宝物拱手相让。老者和约雷德尔只好偷偷地在辛德里的岩石洞穴旁钻了一个小洞秘密地监视着辛德里的一举一动。在经过了三天三夜的不眠不休之后，他们终于发现辛德里把蒂阿兹的手镯藏在了墙壁中央的一个暗格里。

于是他们趁辛德里睡觉的时候，把手镯偷走。可就在他们走出门口并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他们碰见了辛德里的弟弟布洛克。

老者虚伪地说："你好布洛克，你的哥哥让我们帮他把这只手镯送给伟大的主神——奥丁。"说完他便拉着约雷德尔，化作一整风从布洛克的身边离开。

纳闷着的布洛克进入洞穴之后发现哥哥竟然在睡觉，赶忙把他叫醒。惊醒的辛德里发现自己珍爱的手镯被偷，马上跑了出去追寻着两名盗贼的踪迹。蜿蜒的隧道散布在宽广的地下，这是侏儒们日日夜夜都经过的道路，自然是再熟悉不过。

可老者和约雷德尔早已在来的时候记下了逃走的便捷之路，就在辛德里即将能把自己亲自打造的黄金捆绳甩向盗贼们的时候，老者和约雷德尔已经到达了阳光普照的地面。侏儒们是不能见到日光的，如果被日光照耀到了的话，他们就会变成石头或者熔化掉。

老者的目的达到了，他笑吟吟地戴上手镯。"那么我们可以起程去约顿海姆了。"

"是的，但在那之前能否告诉我您的名字？"约雷德尔一直想打破心中的疑问。

突然他的眼前一闪，待他睁开眼的时候，老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仪表堂堂，面容英俊高贵的青年男子。

"我叫洛基。"

（第二章结束）

————————————————————————————————————
以下为北欧神话相关背景，仅供参考。
蒂阿兹—— 海洋之神

侏儒—— 大地下面的侏儒国里，许多侏儒居住在岩石洞穴里和黑色的泥土下面。这些小小的黑色精灵不能见到白天的光芒，如果被日光照耀到了的话，他们就会变成石头或者熔化掉。但是，这些躲在阴暗角落的侏儒们却素负能工巧匠之名，特别是善于用金子打造各种各样精巧而神奇的宝物。在侏儒国中，最负盛名的是老侏儒伊凡尔第和他的儿子们，他们是所有侏儒中最有才华的匠人，据说伊凡尔第的儿子里面以辛德里名气最大。

洛基——冰霜巨人的后裔,火神。　亚萨神的首领之一洛奇，其双亲均是巨人，所有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可怕的巨人。但是在很久以前，洛奇和众神之主奥丁有缘八拜相交，成了生死与共的结义兄弟。后来，洛奇也因为这一层关系，在亚萨园中成了众神的首领之一。他貌似和善,性实诡谲,经常出言不逊,同其他神争吵不休,惹事生非。

第三章　约顿海姆的巨龙

最寒冷的北极之地，肆虐的狂风撕扭着孤独的大海，猛烈的海浪打出无数的浪花。高大强壮的冰霜巨人们恭候已久，他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了洛基和他的仆人。

约雷德尔颤栗地看着黑暗的天空，乌云低压，空气凝聚，仿佛随处都能滋生恐怖的邪恶之力。他已经无法回头，他也不愿回头。

洛基傲慢地走在最前面，他将带领所有人去寻找远古战争之后巨人们被封印了的盟友——冰霜巨龙。他们一直往北走，在越过了五十座高山，穿过了三十个洞穴之后，一条看不到对岸的深渊横阻在了他们的面前。巨人们耐着性子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赶造了一把巨大的弩，这把弩必须由二十二个巨人才能将它扛起来。洛基和约雷德尔坐到了弩上，借助着弩强大的力量和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神力，两人在天空中飞行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看到了深渊的彼岸。

等洛基和约雷德尔穿过了一片寂静的雪原之后，他们看见了一望无际的冰海。坚实厚重却又平滑无比的冰层向远方无尽地延伸，封印着沉睡在海底的巨龙。

"沉睡的巨龙们啊！"洛基举起戴着蒂阿兹手镯的左手，大声地喊道，"从万年的等待中苏醒过来吧！

你们的主人在召唤你们！”

在一连串古老难懂的咒语过后，远方传来了响彻天际的爆炸声，粗大的水柱撞穿了封印的冰层，破裂的冰面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大窟窿。冰面下开始响起阵阵的鼓动声，声音传播得越来越广，听上去就像整个大陆在颤抖。还没来得及让约雷德尔仔细去分辨这响动，成百上千条巨大的白龙已经从大窟窿中冲了出来，飞向空中，不断地尖叫盘旋着。

当整个苍穹都飞舞着这些奇异的生物的时候，窟窿突然停止了继续输送这些巨龙，原本兴奋得哈哈大笑的洛基也停了下来，严肃地看着归于平静的水平面。突然一阵波动袭来，能看得见的所有冰面都被震成了碎片，一条足以遮掩住天空的巨龙从海中拍打着翅膀缓缓地升起。

“温德斯瓦尔（见注释 1）！”洛基叫道，“便是我！打破了万年的封印！让你重见旭日的光辉！”

巨龙仰望着天空，从鼻子喷出的气息足以吹翻任何一座人间的城堡。

“啊……”温德斯瓦尔发出低沉沙哑的吼叫，“你，不是艾吉尔。（见注释 2）”

“是的，我不是艾吉尔，但我同样拥有海洋的力量，拥有能将你们的封印打破的力量！”洛基说道。

“你是巨人族的后裔，”冰龙们的首领注视着洛基，“是什么欲望让你敢于侵犯神的利益？”

“是的，我的确是巨人族的后裔，我的名字叫做洛基，尊敬的龙王，”洛基面对着这出乎他意料的庞然大物，仍然自信地说：“一万年以前，你曾是我的祖先最坚定的盟友，当你们不幸地被可耻的众神残忍封印之后，我的祖先便一直在寻找解救你们的方法！今天，我以我祖先的名义起誓，衷心地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组成最强大的军团！”

“哼…….”温德斯瓦尔压着嗓子在思考着眼前这个眼光阴险的巨人的话，“一万年以前，我曾听信了你的祖先的花言巧语，参与了巨人们对神发动的战争，可是，最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万年的冰封！”

“这确实是很遗憾的事情，”洛基开始运用他聪明的头脑，“可就在现在，愚蠢的神族们正在忙着内战！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永远摆脱神族压迫的机会！”

龙王沉默着，洛基最擅长的蛊惑伎俩眼看便要再次成功。

“他们有世界树，而且一旦他们遭到攻击，精灵族会不顾一切地帮助他们！”温德斯瓦尔对一万年前的噩梦仍心存忌惮，“我们凭什么打败神与精灵的联盟！”

“可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不利用这次机会，那我们以后就不要再想推翻奥丁的统治！”洛基继续说，“况且，等到神族们的战争结束，你认为他们会对重归天空的你们坐视不理吗？”

“那又怎么样！如果他们想跟我们在天空作战的话，我会把他们统统撕碎！”温德斯瓦尔愤怒地咆哮着，嘴里喷出严酷的暴风雪，“总之，我是不会再拿龙族的安危来冒险的了！”

这下轮到洛基沉默起来了，但这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就在约雷德尔眨了三次眼的时候，奥丁无奈地说：“也许我忘了告诉你关于世界树的事情了。”

温德斯瓦尔拍打翅膀的频率突然加快，两眼直直地盯着奥丁：“世界树怎么了？”

“世界树，已经开始腐化了。”

“霍……”巨大的龙王似乎在笑，却又像是在叹气，“世界树...你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洛基以无比肯定的语气说。

“世界树，开始腐化了吗？”龙王的眼中闪现出奇异的色彩，呆滞地望着远方，“那也就是说，伊米尔（见注释 3）要复活了？ ”

“是的，”洛基似乎对温德斯瓦尔知道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的失望，“你最好的朋友，一万年前巨人们勇敢的领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复活在伊米尔大陆的某个地方。”

“霍霍霍.....!!!”激动的龙王难以压抑自己亢奋的情绪，疯狂地挥动着他那巨大的翅膀，“伊米尔！伊米尔！我最强大的朋友！我们将再次结盟！我们将统治世界！”

传说中伊米尔的强大果然不假，就连因强悍而无比傲慢的温德斯瓦尔也禁不住对他发出来自内心的赞叹。而龙王的这一席话，让洛基的脸色变得异常的难看。

一万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巨人与冰龙的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就几乎占领了整个亚萨园。在亚萨园的正中央——瓦尔哈拉，巨人们花了整整十天十夜的时间，才找到要用月光才能打开的暗门，在暗门背后的秘室的最底层，他们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的世界树。急切的伊米尔迫不及待地割开了世界树的根，贪婪地吮吸着从里面流出的汁液——古老的传说叙述了能与永恒的世界树同在的故事，这便是引诱伊米尔这样做的原因。

妄图获得永恒生命的伊米尔马上开始后悔，因为世界树的汁液不段地在他的肠子里翻滚，并且像烈火一般燃烧，如寒冰那样冷酷。渐渐地，他体力不支地倒在了地上，然而痛苦的呻吟并没能减轻他的罪孽，世界树的汁液由里到外折磨和毁灭着这个连奥丁都无法打败的巨人。就像从高空掉下砸在地面的水滴，伊米尔的身体化成了一粒粒的分子，消散在充斥着哀叫的空气中。

失去了领袖的巨人们慌乱无比，眼看着反击的众神即将到来却不知该何从下手，结果自然被借助了精灵之力的众神打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打败了失去领袖的巨人和冰龙，得意的众神们做出了他们认为最伟大和正义的判罚：巨人将被赶出由他们的首领伊米尔发现的大陆，而残暴的冰龙们则将被永远地封印在海洋的尽头。

就在众神开始实行他们英明的决定的时候，从世界树的中央传来了伊米尔雄浑壮烈的声音：我最挚爱的兄弟和朋友们！我已与世界树同化，可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将冲破世界树给我的束缚！复活在你们的身边！请静静地等待那天的到来！！！

“既然你已经同意再次结盟，”洛基虚伪地笑着，“那我们应该好好地做一些计划。”

“不。”温德斯瓦尔拒绝了洛基的提议，“我们首先应该去吃点什么东西！”

饥饿了一万年的冰霜巨龙们听到龙王的话，不约而同地发出恐怖的嚎叫。

“你们准备去哪里？”

“也许我们该去看望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了，”温德斯瓦尔低下头，它扭曲的脸几乎就要碰到洛基，“最近的精灵国在哪？”

（第三章结束）

——

注释 1：在北欧神话之中，温德斯瓦尔（Vindsval）是冬天之父 。（仅供参考！）
注释 2：在北欧神话之中，艾吉尔（Ager）是海洋之神，谷物女神吉尔德的父亲。（仅供参考！）
注释 3：在北欧神话之中，伊米尔（Ymer） 巨人族的始祖。远古洪荒时代，太虚混沌世界的中间有一条宽大无底的的金伽依裂缝，冷、热气，火焰、冰块、烟雾和蒸汽相互作用在裂缝边缘形成了壅堵化成了巨人伊米尔。伊米尔的后代奥丁、维利和威长大后杀死了伊米尔，用他的躯体形成了世界：血化成湖泊海洋；肉化为土地；骨头化为山；牙齿化为岩石；脑髓化为云；头盖骨化为天空；眉毛化为一道栅栏。 （仅供参考，本文中的伊米尔只是巨人族的始祖。请与神话区分开来。）

第四章　精灵国的毁灭

当晚风拂过尼亚莱特的时候，精灵们开心地点燃了篝火，围在一起愉快地跳舞。欢笑和歌声弥漫在热闹的夜空，引来了好奇的动物和羞涩的树妖。他们本想就这样快乐地欢闹下去，就跟往常一样——看着月亮的升起，直到月亮的落下。所以当普莱提把剑刺进国王光之精灵卡拉尼斯的心脏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弑王的普莱提没有逃跑，在他干脆地结果了年老力衰的国王的生命之后，他放下了手中的剑，静静地微笑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犯罪，精灵的长老们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发誓将要用任何可能的刑罚来惩罚罪犯滔天的普莱提。

精灵族与人族之间长久以来的矛盾终于被摆上了桌面，随着国王的被刺死，已经没有谁能压抑或掩盖这些矛盾。一些激进的精灵要求人族离开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尼亚莱特，因为虚伪的人族带来的不仅仅是肮脏和堕落，更有无耻的弑王者；而人族也不甘示弱，表示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尼亚莱特已深深地留下了人族的烙印，现在的尼亚莱特，几乎便是由人族一手创建，他们还明确地指出，普莱提的体内，同样无可否认地流淌着精灵族的血液。

双方各不相让，剑拔弩张。这时人族的长老提出，在解决人类和精灵的矛盾之前，首先应该做的是弄明白曾身为圣骑士的普莱提为何要刺杀国王。

在精灵族和人族的长老面前，无论用哪一种酷刑逼迫，也无论用何种东西来引诱，普莱提的嘴巴始终没有张开，只是偶尔露出轻蔑而得意的微笑，换来又一顿鞭打。精灵族决意要将普莱提尽快处死，以慰民心；而人族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还没弄清普莱提蓄意何在，现在处死他为时尚早。

三天之后，滴水未进的普莱提被打得皮开肉绽。精灵们已经彻底地失去了耐心，况且，最重要的是，谋杀国王本身就是死罪。他们决定在第二天拂晓的时候将他处死。

让精灵们意想不到的是，人族同样已经忍无可忍了。当第二天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尼亚莱特的时候，人族的骑士把剑架在了精灵族长老们的脖子上。人族正式向精灵族宣战——在他们的偷袭成功之后。

人族毫不犹豫地处死了精灵族的长老，以及当初的那些激进派，罪名是叛国。普莱提同意了人族关

于合作的提议，他需要活命，而人族需要他的力量来对抗精灵。精灵们群龙无首，只好纷纷向茂密的森林逃去。这时人族内部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主和，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穷寇莫追；另一派主战，认为应当把握时机彻底扫清后患。

"精灵们只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是不会放弃尼亚莱特的，待他们在森林内选出新的首领，重整旗鼓之后，肯定会再攻回来。"最后，普莱提的一席话，使人族内部的意见趋于统一。

果然，四散的精灵们在森林里重新集合，一边咒骂着人族的背叛一边商讨着如何夺回他们的王国。对于对付人族，他们还是持有相当的自信，毕竟作为最原始的三个种族之一，即使是和人类同化了几千年，仍然保留着强大的神力。这些神力使在战斗中的他们能够敏锐地观测出人类的动作，对人类的意图做出有效的预判。他们还拥有大地的力量，这些力量使他们即使是在夜里也能清晰地看见所有的东西。此外，精灵们永远的盟友——树妖，也是人族不得不重视的威胁。

不到两天的时间，编制好了的精灵军队便开始了与追击而来的人族进行了战斗。就在精灵们浴血撕杀的时候，突然从他们的后背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嚎叫，成千上万条恐怖的巨龙从密林深处飞来，它们挥舞着锋利的爪子，发疯似地屠杀着它们所能见到的任何一个生物。

精灵们受到前后夹击，无路可退，结果全军覆没。同样受到攻击的人族士兵们恐惧万分，零零散散地逃回到了城堡。人族的长老们惊慌失措，连夜商讨，可谁也不知道这些凶悍的巨龙是从哪来的，也不知道如何去对付它们，他们决定应先去邻国特维斯特求援。

特维斯特在尼亚莱特的东边，是一个以人类为主的国家，跟尼亚莱特的关系一向很好。到达特维斯特需要穿过巨龙霸占了的森林，为防不测，长老们派遣了三名信使，其中一名是尼亚莱特最强大的骑士——普莱提。

巨龙们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吃光了它们所能搜寻到的森林里的所有精灵，意犹未尽的它们把目光投向了近在咫尺的尼亚莱特。它们显然并不畏惧那些外表看似神族实际却懦弱无能的新鲜动物。

当太阳落下，巨龙们飞上了城堡的上空，喷下了寒冷的暴风雪。人族的士兵们坚强地抵抗着，无奈实力相差悬殊，在战斗了一个晚上之后，人族的尸体遍布了整个城堡。冰霜巨龙们停止了攻击，享用着这难得的早餐。

余下的人们逃进了巨龙找不到的各个地方，他们坚信着邻国的救援即将到来。遗憾的是他们的等待将是徒劳的。就在三名信使离开城堡，走出人们的视线的时候，化装成普莱提的洛基迅速地杀害了其他两名信使——早在巨龙们悄悄地潜伏在森林深处的时候，真正的普莱提便已被洛基杀害。弑王，国家分裂，民族战争，这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洛基的阴谋而已！

尼亚莱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狱，古老的城墙破碎在狂暴的撞击之下，哀号的人们被一个个地撕裂，血腥的气味久久地回荡在颤抖的空气之中。待尼亚莱特的邻邦们发现情况异常之时，巨龙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盘踞地。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独自攻入这个不毛之地，但他们同时也非常地清楚，如果不把邪恶的巨龙们连根铲除，他们随时都可能是下一个尼亚莱特。各国的代表聚集在了特维斯特，策划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就在人族同盟请求精灵给予帮助的时候，精灵们立刻给予了拒绝。其他国度的精灵们已经彻底地对人类失去了信心，他们由从尼亚莱特逃出的精灵那里得知了人族的罪行，他们说宁愿独自去承受冰霜巨龙致命的风暴，也不愿意和肮脏的人类做一丁点的交易。并且由于尼亚莱特周围都是人类统治的国家，而愤怒的精灵们又声称不愿意在人类的土地上停留哪怕只是一个日出，所以剿灭巨龙的这场战争，人类压根就没从精灵那里得到半点好处。

勇敢的人族战士冲进了尼亚莱特的森林，他们首先发现的不是什么会吐冰霜的巨龙，而是由一名年轻男子率领着的高大强壮的巨人兵团。这名男子手持光辉的宝剑，每砍下一刀，便挥洒出一道耀眼的闪光。或许是因为对手人多势众，巨人开始节节败退，一直往森林的深处退去。联盟领袖决定要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于是不顾一切地展开追击。就在他们顺着巨人们留下的脚步追了一天一夜之后，后方传来了惊人的消息——特维斯特已经陷落。

趁着人族联盟大举攻入茂密森林的时候，温德斯瓦尔率着密布天空的冰龙群，袭击了空虚的特维斯特。懊恼的人族联盟痛苦地后悔着自己的大意，但已于事无补，面对极有可能出现腹背受敌的情况，联盟领袖们冷静地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他们将要撤到尼亚莱特的南方边境——那里有与尼亚莱特接壤的三个人族国家。

这个时候，天上众神们的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两个神族之间没有半点和解的迹象。亚萨园的奥丁抱怨着瓦尔基里们，认为她们送来的英灵实在太少，根本不能帮助他们彻底地打败华纳神族。

"我需要强大的英灵，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无论是崇拜我的或是反对我的。只要他们愿意为我服务，我将赐予他们永恒的生命！"

（第四章结束）

第五章 约雷德尔之死

黄昏的余晕撒在约雷德尔的身上，在头颅中了一箭之后，他只能躺在地上默默地等待死神的降临。身旁的巴尔德尔之剑已经被人拿走，陪伴他的只剩刺骨的寒风。失败的巨人们争先恐后地朝北方逃去，人族的士兵则为他们的第一次胜利欢呼雀跃。

在占领了尼亚莱特和特维斯特之后，狂妄自大的巨人们便马上朝南方攻来，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起码在人族联盟的首领们那里，他们的确是这么想的。

瓦尔基里漫步在硝烟后的战场上，她感应到了一名英勇绝伦的战士正在消逝。

"呵呵，你就是瓦尔基里？"

"是的。"瓦尔基里狐疑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对于自己的死，你似乎一点都不感到恐惧。"

约雷德尔沉默着，女战神则继续说："你愿意为神而战吗？"

"愿意。"约雷德尔不假思索地说道，眼中露出一丝轻蔑。

"那好，我将带你到达神的殿堂，你将在那里获得永恒的生命。"

"是奥丁所在的地方吗？"

"是的。"

约雷德尔的灵魂跟随着瓦尔基里往高空飞去，穿过层层白云之后，他们来到了天空的大陆——华纳海姆（见注释 1）。

瓦尔哈拉内的奥丁疑惑地看着这名新来的英灵，他的眼里似乎正不断地射出敌意，但碍于无法洞察他的意图，主神也就不好为自己无端的揣测发问。约雷德尔安顿好后的第二天，他便用洛基给他的隐身斗篷，悄悄潜入奥丁的后宫，从约丽丹的背后狠狠地刺死了这个他昔日深爱着的恋人。

地面上龙与巨人挑起的战争正迅速地蔓延着，忙碌的奥丁无暇顾及弱小的人类，反而因为伊米尔大陆上的战士不断地死去，亚萨神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战力。（见注释 2）华纳神族一向以正统自居，反对神与精灵的后裔——人类踏进华纳海姆半步，他们认为这是对祖先以及华纳海姆的亵渎，而这样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无法从人族身上获得半点支持。

得到了神的力量的英灵们，英勇无畏地战斗着，局势也因此逐渐明朗起来，华纳众神眼看不妙，决定求和。他们派出了能言善辩的格尔薇克（见注释 3）作为使者出使亚萨园。智慧的奥丁当然明白她此行的目的，这其实也正合他本人之意，下界的人类纷纷地倒在了巨人的蛮力和冰龙的利爪之下，再旁观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奥丁露出和蔼的笑容接待了格尔薇克，并让她先在亚萨园住上一晚，待明天亚萨神族的众神们集齐的时候再作商讨。

但就在第二天早上众神们因使者的迟到而愤怒地闯进格尔薇克的卧室时，他们看到的是满地的鲜血和床上被砍断了脖子的华纳神。现在轮到华纳神族愤怒了，对于声称格尔薇克偷取了亚萨园的宝物并妄图加害奥丁的亚萨神族们，华纳神族发誓说他们将为此付出最昂贵的代价。

找不出凶手，和解也已不可能，奥丁觉得现在只有彻底地征服华纳神族才行了，骄傲自大的他企图依靠强大的兵力和前期形成的优势一口气冲垮对方，然而被激怒了的敌人士气大增，巧妙地将主神的军队引进一个巨大的山谷后，切断了他们的后路，并用侏儒工匠辛德里（见注释 4）送给他们的神奇的网把整个山谷都罩了起来，还在上面涂满了毒蛇的唾液。盲目奋进的亚萨神们被围困起来，孤立无援，只有抱希望于后方能够尽快遣来援军。

在亚萨神们为无法逃脱而困扰了两天之后，忠诚的安格纳（注释 5）率领三千名英灵匆忙赶到，艰难地击退了因得意而开始松懈的华纳神族，救出了亚萨园的众神。奥丁的军队被大败，死伤过半，众神回到亚萨园，异口同声地埋怨起主神来，他们认为愚蠢的领袖导演了这白痴的一幕，不仅使主力军伤亡惨重，还使高贵的众神们受尽屈辱，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痛苦地忍受这些煎熬的时候，奥丁自己却仍然安全而自由地坐在瓦尔哈拉舒适的宝座上。

奥丁的威信大跌，但与华纳神族的战争还要继续。现在的形势已经从根本上逆转，原本处于攻势的亚萨神因为奥丁的决策失误而不得不转入守势。

华纳海姆的夜空是如此的美丽，圆月淡然，繁星点点，静谧的和风拂过深邃的天际，安宁的云朵漫入欣赏者的眼帘——只可惜这一刻，并没有谁会去注意这些对击败敌人没有任何帮助的东西。奥丁决定依靠世界树来摆脱目前的危机，于是他走进了瓦尔哈拉地下的秘室。

无边的黑暗之中，庞大的世界树正从根部开始腐烂，连全能全知的主神也不知道当世界树全部败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而此时，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当前最紧迫的是，他需要利用世界树的树叶，来预测敌人的行动。

他采摘了顶部的一片叶子，放到了从他手中喷射出的强烈得令人窒息的业火之上，火焰努力地燃烧着世界树的树叶，一点点影象开始慢慢地在火焰的上空显现，这是华纳神族们的一举一动。

掌握了对手的行踪，奥丁又有了击败他们的信心。于是他带领亲自选定的英灵，在华纳神族必将通过的森林里埋伏了起来。这一场战斗非常的顺利，豪不知情的华纳神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后只能仓皇逃窜。

趾高气扬的奥丁和他的手下们回到了亚萨园，迎接他们的是鲜花、掌声、赞美，另外还有世界树的进一步腐化和人族联盟被重创的消息。

世界树的腐化加剧已在奥丁的预料之中，这其实是因为他摘下了世界树的树叶造成的。所以当众神问及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主神避而不答，而且故意把话题转到人族身上。

"我们需要跟华纳神和谈，并和他们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互相残杀下去，必然会使洛基鱼翁得利。"

（第五章结束）

注释 1——北欧传说：很久以前，天地之间除了伟大的亚萨神们以外，还有一支古老的神族居住在一个叫作华纳海姆的地方，称为华纳神族。（相关神话背景，仅供参考）

注释 2——关于"雷加鲁克"即诸神的黄昏：据说，在这可怕的毁灭日子将要来临之前，一定会先有预兆。最先显示的预兆是人类将面临从不曾遇见过的寒冬。雪不停的下降，严霜使大地冰冻，刺骨的寒风在黑沉沉的天空呼啸，狂风暴雨不见阳光的日子一直持续下去。像这样悲惨的寒冬接连了三次，中间没有夏天，每天都是阴惨惨的日子。所有的人所期盼夏天全部落空。大雪不停地下，到处都结了冰。 在刺骨的酷寒中，宇宙充满了战争和冲突的阴影，旷野的恶兽为了寻找食物四处徘徊。人们彼此不再宽谅互助，手足相残、父子成仇，在丑陋的欲情竞争中互相残杀。（以上是北欧相关背景，仅供参考，与本文无直接关系。）

注释 3——远在亚萨神族兴旺发达、建筑起豪华辉煌的巨大宫殿以前，亚萨神族和华纳神族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一个叫格尔薇克的女华纳神带着华纳神族的使命来到了亚萨园，她似是来和亚萨神理论两大神族哪个该受到人类的顶礼摩拜的，但是亚萨众神却断定她来意不善，众神之主奥丁首先将长矛掷向她以示宣战，众神也纷纷向她发动攻击。然而，格尔薇克是一个有魔力的女神，尽管众神用长矛刺杀和用火烧死她达三次之多，她却每一次都能死而复活。正因为亚萨神胡乱格杀格尔薇克的缘故，忿怒的华纳神正式向亚萨神们宣战了。
（相关神话背景，仅供参考）

注释 4——辛德里是伊米尔大陆最有才华的锻造师，曾在第二章中出现。

注释 5——安格纳即第一章中出现的英灵。

第六章 精灵的反击

一万年前。

伊米尔率领的巨人军团，凭借着冰霜巨龙的顶力相助，势不可挡地侵入了华纳海姆。焦急的奥丁已无计可施，只身一人来到了精灵诸岛寻求援助。但当时的精灵领袖拒绝了奥丁的请求，认为这是他们与巨人之间的恩怨，与精灵们没有半点关系。奥丁磨破唇皮，精灵却无动于衷。

奥丁没有办法，虽然非常失望，但华纳海姆的局势已十万火急，他不得不尽快赶回。而就在他离开精灵的宫殿的时候，精灵族的元老之一，大地精灵尼亚莱特叫住了他。

"尊敬的奥丁。"

奥丁回头看了看他，"你好，尊敬的尼亚莱特。有什么事吗？"

尼亚莱特从奥丁的眼中看出了焦急，"对于华纳海姆现在正承受的一切，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老谋深算的主神从对方的语气中读出了希望："只可惜，贵族的首领似乎有不同的见解。"

"首领始终坚持与世隔绝的族规，不愿与世界上除精灵自己之外的任何一种生物交往。"尼亚莱特无奈地说。

"那么即使是您，也无法让他听取哪怕一丁点建议吗？"

"是的，他的固执，是谁都不可撼动的。"

"现在巨人已经攻入了亚萨园，如果不尽快挽回局势的话，一旦神族失败，那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你们精灵族。"

"可我们不能违抗首领的决定。"尼亚莱特以一种暧昧的眼神看着奥丁。

"首领？如果他把你们带向毁灭，那他还配称得上是首领吗？"奥丁决定策动一次政变。

"格兰迪的支持者们为数众多。"

"我想您的支持者们也不会少吧？"

"大概三分之一的精灵，跟我有着相同的理念，"尼亚莱特停了一下，"我所担心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将会不再被允许踏进精灵岛半步——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帮助了你，我们将被永远地赶出精灵岛。"

"哈哈。"奥丁眼看对方已被自己说服，欣喜若狂地承诺道："这个不需要担心，等我们联手打败了巨人族，你们将得到整个伊米尔大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甚至可以在华纳海姆定居！"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我尊敬的精灵族领袖！"

于是，神族与叛离精灵岛的精灵们联手打败了失去了伊米尔的巨人和冰龙们，并把他们驱逐出了伊

米尔大陆。奥丁遵守了他曾许下的诺言，把原本属于巨人族的大陆交给了尼亚莱特。在之后的一千年里，神族与新兴的精灵族不断交往，生下了第四个智慧种族——人族。人类的生命非常的脆弱，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而且也没有强大的力量和聪明的才智。但他们的繁殖能力却强得惊人，在不到五千年的时间里，人族的后代便遍布了整个伊米尔大陆。

随着人族与精灵族的持续混居，精灵们发现他们自己正开始逐渐衰老，甚至死亡。恐惧的他们认为这是肮脏的人类污染了他们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与人族分地而居，彻底隔绝。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已染上了贪婪、懒惰、奢侈诸多习性的精灵们，仍无法摆脱衰老与死亡的降临。甚至有部分精灵开始完全地放纵玩乐，堕落成了只能在夜里行动的黑色精灵，这些精灵后来发展成了另一只种族——侏儒。

尼亚莱特认为没有必要过分排斥人族，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另一部分精灵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在伊米尔大陆的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建立起了只有精灵存在的国家。尼亚莱特决定统一精灵族，但就在他的军队正准备开向东方的时候，他便被暗杀身亡。为了纪念尼亚莱特，一个精灵族与人族混居的国家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国名。

一万年后的现在。

就在天空大陆华纳海姆上的众神们再一次开始和谈之时，伊米尔大陆的东海岸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精灵船，船上装备整齐蓄势待发的军队，来自遥远的精灵诸岛。

万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怨恨的消散，古老而纯正的东方精灵们决定帮助这些曾背叛过他们的伙伴，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是闪电，也没有他们射出的箭那样威力无穷。巨人与冰龙们的优势转瞬不在，他们首次在这块大陆上遇到挫折。洛基想不到保守而固执的诸岛精灵居然会原谅那些贪婪的叛徒，这完全在他的计划之外。加之如果内乱的神族达成和解，界时必定参战，这对于巨人和冰龙们来说，无疑意味着大难临头。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来到亚萨园的华纳神们各自配备了三名来自华纳神族的守卫，而奥丁也派出了五名亚萨神和三十名英灵在华纳神的住处担当保卫之职。

在长达三天三夜的激烈辩论之后，众神们终于达成了和解的共识，并一致认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救下界正遭受无尽痛苦的人类，而与精灵们合作则是最好的方式。奥丁亲自来到了精灵的大本营，会见了格兰迪。

“好久不见，尊敬的精灵之王！”

“是啊，我想我们已经有一万年没见面了吧？自从你离间了我和我的部下之后，尊敬的奥丁。”格兰迪显然仍对尼亚莱特的背叛耿耿于怀。

“哦！我还以为您早已把那件事遗忘了，伟大的格兰迪。”奥丁尴尬地说，“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一起面对目前我们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敌人？”格兰迪抿着嘴巴似乎在笑。

“是的，我们共同的敌人。”主神虚伪地笑了笑，继续说道：“非常感谢您和您的军队，你们的举动为我们拖延了不少时间。”

“哈哈！为你们拖延时间？”精灵之王大笑着，“好让你们结束那无聊的内战？”

奥丁感到事情也许并不如他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尊敬的格兰迪，我想我们应该组成强大的联盟，

以对抗邪恶的巨人。”

“联盟？呵呵，”格兰迪依旧嘲笑着奥丁，“我们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但如果我们联手，打败巨人和冰龙将易如反掌！”

格兰迪沉默了许久，然后以无比坚定的语气说：“联手可以，但在战争结束后，世界树将不再由你们神族保管！”

（第六章结束）

第七章　洛基的阴谋

奥丁义愤填膺地拒绝了格兰迪，并指责一向自诩与世无争的精灵居然也会提出这种贪婪而无理的要求。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精灵族在奥丁离去的十天后停止了对巨人联盟的进攻，并迅速地与洛基达成了停战协议。此时的伊米尔大陆，北部被巨人与冰龙占据、东部和南部则由远古精灵所统治，至于软弱无力的人族和伊米尔大陆的精灵联盟，只能萎缩在大陆的西南部。

在神族的会议上，主神奥丁的长子雷神托尔认为无需理会自大的精灵族，由神族自己收拾无知的巨人和冰霜巨龙已经绰绰有余。真理与正义之神福尔采蒂则持相反态度，他始终认为笼络精灵族是最好且必须的方法。

奥丁驳斥了福尔采蒂，因为精灵族除了世界树之外，即使是对亚萨园最贵重的宝物，他们也无动于衷。“精灵们此行的目的显然是世界树。”

“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巨人和冰龙，精灵族也还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满脸红胡子的托尔圆睁豹眼，挥舞着手中的魔锤。

“是的。”奥丁环视众神，“而且，我想现在精灵族已经顺利地建立了前线基地——他们现在控制着伊米尔大陆近一半的土地。”

“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开战！”福尔采蒂说，“这样只会两败俱伤，让邪恶的巨人渔瓮得利。”

“精灵跟巨人已经停战了，”奥丁皱着眉头，“所幸的是，他们双方都等待着对方向神族发起进攻。”

“那我们该怎么办？”众神疑惑着自己的命运。

“首先我们要巩固神族内部的关系，然后再等待精灵们的下一步动作，下界的他们要想攻上华纳海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后，别忘了我们还有忠实的盟友——人族。”

“但万一巨人和精灵们结成联盟呢？”爱神弗丽嘉提醒奥丁，“别忘了诡计多端善于鼓惑的洛基。”

“亲爱的妻子，”奥丁说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只有依靠世界树了。”

胶着的状态持续了三个月。

狡猾的洛基在停战协议之后又一次拜访了精灵王格兰迪。

“伟大的精灵之王，感谢您的宽容与理解。”洛基开始奉承道：“在您英明而智慧的领导下，精灵族繁盛不衰，所向披靡。”

“废话少说，你来有什么事？”格兰迪绷一张着顽固严肃的脸，面对着臭名昭著的火神。自我标榜代表正义与和平的精灵王，对于洛基的突然到访，显然害怕会引起部下们的猜测和不满。

“那我就开门见山地直说了，”洛基微笑着，“神族已经腐败不堪，摇摇欲坠，而他们却仍然霸占着关系世界命运的世界树，假如再由他们任意妄为地烂用世界树，相信不需要过多长时间，灭顶的厄运将连带地降到无辜的我们身上。”

格兰迪一言不发，洛基略显得意地继续说，“世界树是我们三个远古种族的起源，自然应该由我们三族当中最强大的那个种族来掌管和保护——而不是最腐败最堕落的那个种族。现在，依我看来，最强大的显然是由圣明的您领导的精灵族。”

“呵呵，”精灵王冷笑着，“那又如何？”

“我想是时候让我们结成联盟，共同对抗虚伪的神族了！”

“开什么玩笑！”一直站在旁边的精灵族元老伯利大声地向洛基呵斥道：“凭什么要精灵跟你们结成联盟？单靠我们的力量，足以击败任何敌人！况且没有任何一个精灵能够忍受你们那肮脏的外表、恶心的臭味和狭隘的心胸！”

“哈哈哈哈！”洛基大声地笑着，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尊敬的草之精灵伯利，如果现在的你们仍然强大到足以击败任何的敌人，为何还要与我们弱小的巨人达成停战的协议？”

伯利惊讶万分，无言以对。

“我想你们后院的事你们自己最清楚不过。”

“你没有必要在此大放阙词！”

“不，不，”洛基在一瞬间突然又恭谦了起来，“伟大的精灵王，我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以最友善的诚意请求您与我们同盟。”

精灵王再次陷入沉默，三个月前东方诸岛的叛乱使得他进退两难：进则早已失去后方支援，以来到伊米尔大陆的十万精灵之众，实难同时撼动神族与巨人联盟；退则必将前功尽弃，一无所获，世界树腐烂之势却愈演愈烈。

“我们需要点时间，来讨论你的建议。”

“好的，”洛基狡黠的眼中漏出了胜利的光芒，“希望一天以后我能得到您英明的决断。”

在洛基走后，精灵的会议一片死寂。虚弱的光亮痛苦地挣扎着，乱舞的飞蛾甚至还没来得及扑向摇摆的火焰，便已窒息在了冷峻的空气之中。

“也许，”精灵王终于开口道，“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奥丁的提议？”

“那骄傲的神族将再次依靠我们的力量打败他们的夙敌！”草之精灵伯利恼怒地说，“而且别忘了，我们原本的目的是从神族手中夺得世界树！”

“难道你要我们跟十恶不赦的巨人合作吗？”

“我们只是利用他们，”伯利低声地说，“等到我们拿到世界树，平定了叛乱之后，再收拾巨人也不晚。”

平静的一天悄然逝去，洛基准时地来到了精灵王的面前。

“怎么样？伟大的精灵王，你的决定将成为新世界的里程碑！”

格兰迪正视着洛基，“我同意与你们建立联盟。但前提是，”

“前提是你们将获得世界树！”

“是的。”

“这没有问题！不过，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总得拿些好处。”

“你指的是伊米尔大陆吗？这同样不是问题！”

“还有，”洛基停止了微笑，欲言又止的神情表明了他正沉浸在犹豫的苦恼当中，“我想你还需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精灵族不能使世界树再继续腐败下去。”

洛基的话使得格兰迪感到无比的困惑，“我们不会自私地利用世界树做任何事情。”

“只是，”格兰迪试图为自己心中的问题找到答案：“只是据我所知，巨人族远古时期的领袖——也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力量——伊米尔的灵魂在一万年前被封印在了世界树的体内。如果因为滥用世界树而使得它持续腐烂的话，伊米尔很有可能就会破除封印得到重生。难道，难道你不希望你们强大的领袖复活吗？”

“世界树可是跟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还不想死。”洛基轻描淡写地说着，脸上的表情却寒冷无比，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即将成为盟友的精灵，而是足以改变他命运的深渊。

就在一刹那，格兰迪突然恍然大悟，而他眼中的火神洛基，深邃双眸的背后，延长出一道恐怖的阴影，伸向那未知的远方。

垂暮的残阳，似乎象征着诸神的末日。

（第七章完结）

世界篇完结

人族篇

人族篇 第一章 雷加鲁克

温柔的雾霭沉浸着清晨的安宁，滴落的水珠唤醒了沉睡的鸟鹊。坐落在森林深处的伊斯特默默地等待着朝阳的升起。青山绵延，巨林环绕，往往容易使人忘记这座淳朴的村庄。当旭日东升，眩目的光辉冲去弥漫一夜的湿气，村里的人们便如各地的百姓一样，辛勤地挥汗在赖以为生的土地——只不过他们时常可以藏身于古老大树的荫蔽，和享受屡屡袭来的凉风。

他们并不厌倦与世隔绝的生活，却也热烈地欢迎一年一度的国王来访。他们没有兴趣学习过多的知识，却总是满足于丰收经验的累积。他们不清楚远古时期的混沌，却知道是伟大的神族创造了人类。

没有不安，也不存在恐惧，只有偶尔的争执和野兽四处乱跑所带来的困惑。伊斯特的人们总是微笑着怀念过去，努力地享受着现在，然后满怀憧憬地展望未来；甚至连森林里号称永远都快乐着的妖精们也只能无奈地给他们送上由衷的羡慕。

为了感谢并纪念大自然给予的恩惠，每当村中有婴儿降生，他们便会为他取一个源自自然的名字。十七年前的一天，当红透的夕阳逐渐黯淡，庞大的夜幕即将拉下，铁匠家的女人终于顺利地生下了一名男孩，对于这个一生下来就能咧着嘴笑的婴儿，他们决定给他取名叫雷加鲁克，意为黄昏。

雷加鲁克在温馨的伊斯特茁壮地成长，他似乎有着天生的神力，在十五岁的时候，他便能举起就算是壮年男子都难以撼动的巨石；而同时他又聪明无比，连村长都感到困扰不惑的难题，竟然让他易如反掌地迅速解决。

当雷加鲁克十七岁的时候，他茶褐色的卷发已披肩而袭，棱角分明的脸上横睁着一双坚毅的眼，挺直的鼻子下则总是撅着一张倔强的嘴。

他喜欢发现并接触新鲜的事物，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无论是山里最高的古树顶端，还是森林中央默默流淌了几百年的神秘清泉，都留下了他欢喜的脚步。他总是无法停下，他需要一直行走，一路探索。所以现在，雷加鲁克便厌倦了伊斯特的群山。

有一天他突然飞奔着跑回了家，他兴高采烈地跟自己的老母亲说：“妈妈！妈妈！国王在应征士兵，我想去参军！”

他的母亲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儿子，“不行！绝对不行！”

“为什么？妈妈！”

“行军打仗实在是太危险了！你只能呆在伊斯特，哪里都不能去！”

“我可以只去当铁匠啊！”雷加鲁克哀求着母亲，“我只是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而已。”

可是母亲仍然固执己见，毫不动摇，并且生气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刚回到家的老铁匠。老铁匠知道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地揍了自己的儿子一顿。

雷加鲁克难过地在屋顶上数着星星，每当他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他总要这么做。当天空上的星星都差不多被他数完了的时候，他终于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要离开这里，而且就在今晚！

静悄悄地回到屋内，看着熟睡的父母，他突然有点不舍起来，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因为外面的世界似乎有着某一样东西正在不断地召唤着好奇的他。他收拾好了衣物，留下了一张纸条，便匆匆出门。

纸条上写着：尊敬的父亲，亲爱的母亲，我要离开这里了，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不会去从军的——即使饿着肚子我也不会去做危险的事情。等我看过外面的世界之后，我就会回来！

破晓前的黑夜里，雷加鲁克摸索着走在森林的小路上。幽静寂寞的世界，只有脚步声和被吵醒的动物们埋怨的叫声，在微冷的空气中来回萦绕陪伴着他。

天边渐渐地泛黄，一直往东走的他终于等到了日出的来临。金色的阳光从远方撒向大地，抹黄了天空中松散的云朵。树叶里的露珠无奈地滑落，在碰到地面破碎的瞬间，散射出缤纷的色彩。吹拂在清新的风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雷加鲁克觉得自己仿佛获得了重生，快乐的鸟儿演奏着悦耳的歌曲，娇艳的花蕾绽放出扑鼻的清香。

仍然是熟悉的风景，只是有着不一样的心情，两年前的雷加鲁克便走过这条路，但他的母亲嘱咐他，一旦走到了路的尽头，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必须回家。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顾忌，他要一直往前走，到达村民们不屑的外面的世界。

他激动地走出了森林，踏进了他所一直向往着的世界，他第一眼看到的，是瓦蓝天空下，漫无边际、起伏不平的大草原。雷加鲁克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声地唱着歌。

收拾好兴奋的心情，雷加鲁克继续向东。没过多久，一片宽阔的湖水跃进了他的眼帘，低矮的芦苇围着清澈的湖面，静谧的湖水倒影出另一个天空。他用手捧起少许湖水，仔细地端详，努力地寻找着与家乡的水的不同之处，然而他始终都没能找到。他洗了一下脸，决定沿着湖边往北走。

他一直走着，也不觉得有半丁点儿的劳累，到了黄昏时分，远方一座被红透了的火烧云压着的城镇慢慢地出现在了雷加鲁克的面前。

雷加鲁克想要在镇上呆一晚，可是身上却连一分钱都没有，于是他只好敲开了一家铁匠铺的门——因为雷加鲁克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天底下的铁匠全都是好人”。

开门的是一位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人，当他看到站在自己房子前面的是一名陌生的年轻人的时候，突然生气似地吼道：“你要干什么！我已经关门了！”

雷加鲁克一惊，“对不起，我来自西方的伊斯特。我想...”

“什么！”不等雷加鲁克说完，老人便打断了他，老人的火气看起来更加大了，愤怒使得眉毛和巨大的鼻子几乎就要碰到了一块，“伊斯特？！那地方还有人吗？！”

“是的，我想...”

“你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想借住一晚。”

老人目光炯炯地由上往下看了看雷加鲁克，大声地说：“不行！”

雷加鲁克窘迫万分，“那、那对不起了，我去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也不会收留你！”老人的大嗓子似乎是想要附近的邻居都来看热闹，“这个镇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愿意去收留你！”

“为、为什么？”天真的乡下小伙想不明白。

“哈哈哈！你是白痴吗？”老人开怀大笑，“凭什么收留你？”

雷加鲁克一脸尴尬，老人则继续说：“你可以留下，但代价是你必须留一个月——为我工作一个月！”

“......”雷加鲁克考虑了一下，觉得既然已经来到了外面的世界，便应该一步一步地继续下去，不能退缩半步，当然也不可急于求成，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地方安定下来，然后再慢慢计划以后的事情，于是他高兴地答应了老人的要求，并在旁边的一间小茅屋里住了下来。

（第一章结束）

人族篇 第二章 约瑟夫与尼莫

雷加鲁克在诺克郡愉快地住了一个月。每当清晨湖面泛起粼粼金光的时候，他便起床挑水劈柴，为铁匠老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由于父亲本身也是铁匠的缘故，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雷加鲁克，稍微加上一点自己的聪明才智，便很快成为了老人得力的助手。虽然现在老人对他说话的口气仍然很恶劣，但起码老人已经愿意让他进屋子里来一起共进晚餐。

老人名叫安德鲁，出生在诺克郡，并在这里居住了七十多年，无儿无女，也没有妻子，孤寡一人以打造和贩卖狩猎的武器为生。镇上的人们似乎并不喜欢他，一个月来没有一个人曾来探视过老人，甚至每次雷加鲁克因为闲暇而在镇上悠闲地散步的时候，都会感觉有人在背后奇怪地指指点点。可是无论如何，这与自己无关，雷加鲁克即使有着再热烈的好奇心，也不便去向老人询问些什么。

今天雷加鲁克做完老人吩咐给他的工作之后，照例高兴地来到了湖边钓鱼。无风的湖面平滑如镜，远远望去，就像印下了整个世界：纯蓝的天空飘浮着凋零的芦苇，白皙的云朵跳跃出欢腾的鱼儿。他安静地坐在地上，耐心地等待着美味的晚餐上钩。

突然间“啪”的一声，雷加鲁克美味的晚餐没等到，却从后面挨了一记闷棍。

"你们？"被袭击了的流浪汉迅速地转过身并站了起来，然而让他吃惊不已的是站在自己眼前的居然是两个孩子。

他们一看就是两兄弟，长得极其相象。大的那个约莫十来岁，一头齐眉的金发下狠狠地瞪着两只精明的小眼，衣服很脏，却很整齐；小的那个则只有七、八岁左右，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躲在哥哥的后面，惊恐地盯着雷加鲁克。

"快跑！尼莫！"哥哥突然大叫，扔掉手中的木棍转身就跑，而且跑得极快，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

紧张的弟弟显然是被吓坏了，呆在原地动都不动，"啊、啊、"当他终于意识到哥哥已经跑远了的时候，不禁大声地哭叫了起来："呜、呜呜呜呜呜，哥、哥哥！哥哥！呜呜呜呜呜呜～"

"哈哈哈哈哈！"看到此情此景，雷加鲁克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摸了摸被打到了的后脑，其实一点也不疼，只是有点发麻而已。

"我说你们啊，为什么要打我？"

"呜呜呜呜呜呜呜……"小胖子哽咽着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

"我做了什么坏事了吗？"雷加鲁克伸手捏住他的脸颊说道。

"呜呜呜呜呜呜呜……"小胖子猛地摇着头，"请、请你、呜呜、不要吃我。"

"哦？那就奇怪了，我为什么要吃你？"

"呜呜呜呜呜呜……你、你是安德鲁的朋友、呜呜呜呜呜呜。"

"什么？"雷加鲁克不解地问，"安德鲁的朋友怎么了？我不吃你，你给我说清楚点。"

"放开我弟弟！！！！！！"刚才逃走的哥哥突然又杀了回来，手里拿着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木枝，大声地吼叫着。

"哇啊！！！！！！"弟弟看见哥哥，哭得更大声了。

"我叫你放开他！安德鲁的走狗！"

雷加鲁克想了想，抓住弟弟的手臂，恶狠狠地说："你们为什么要袭击我！"

哥哥怔了一下，犹豫不决地看了看弟弟，弟弟看到哥哥在看着他，大喊道："我、我什么也没说！快来救我啊！哥哥！"

"快说！"这话顿时激起了雷加鲁克的好奇心，他摇了摇弟弟，恐吓道："否则有你们好看的！"

"好、好吧，我告诉你。"哥哥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我以为你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所以…"

"就因为知道了你的秘密，你就袭击我吗？"

"我只是想打晕你而已…而且，谁叫你要跟安德鲁那种人住在一起？"

"安德鲁？我觉得他可是个很不错的人呢。"雷加鲁克松开手，仍在哭泣的弟弟一下子摊坐在地上，

“你们为什么那么讨厌他？”

“我妈妈经常说不要接近他，他是个非常邪恶的人。镇上的许多人都讨厌他。”

雷加鲁克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那你们到底有什么秘密？”

哥哥不说话，雷加鲁克又说：“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吗？你不会希望我告诉镇上的人吧？”

这似乎刺中了这名倔强男孩的要害，他不得不向雷加鲁克妥协：“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不可以告诉其他人！”

“当然！”雷加鲁克显得有些得意。

“我叫约瑟夫，他是我的弟弟，尼莫，”约瑟夫说完停下来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其他人后神秘地说道：“半年前，我们在这个湖的下面，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约瑟夫屏住呼吸，压低声音说：“一座城市。”

“……”雷加鲁克怀疑自己的耳朵，“什么？一座城市？”

“恩。一座城市，我哥哥没有骗你。”尼莫已经停止了哭泣，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你们在开什么玩笑？真另人难以置信，一座城市？！”

“你不信就算了！总之你不要说出去，尼莫，我们离开这里。”约瑟夫说完就去拉尼莫的手。

“等一下！”好奇的雷加鲁克从来都不会去否认任何稀奇古怪的东西，“你们是说，湖的下面有一座城市？你们亲眼看见过吗？”

“我们不仅亲眼看见过，我们还去过那里！”

“尼莫！给我闭嘴！”看来约瑟夫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你们去过那？”

两个人都不说话，雷加鲁克只好又威胁道：“三个人知道总比所有人知道要好吧？”

约瑟夫沉默着，雷加鲁克知道他的内心正在做挣扎，“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只是有着一颗好奇的心而已，你带我去参观水底的城市，我不带走任何东西，我所知道的一切仍旧属于你和你的弟弟。”

“……………”

“那你跟我来吧。”

雷加鲁克跟着约瑟夫往北边走去，不知走了多远，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太阳的余韵使得宁静的湖面映射出一片金光。

“就是这里。”尼莫开口说道，并冲着跑到一块草地上弯下腰来。

等尼莫把跟他一个高度的野草踩在脚底下，一个洞口出现在了三个人的眼前。

“这个是入口，”约瑟夫说，“沿着这个洞口一直走，就能到达水下的城市。”

“可城市不是在水的下面吗？我们在水里怎么呼吸呢？”

“不，它只是有一部分在湖的下面而已，它还有另一部分是在地底的空洞里面。”约瑟夫看了看天空，“天已经暗了，我们要回家去了，否则妈妈会担心的，而且地下没有火把是看不见的，我们明天带着火把再来吧。”

雷加鲁克想了想，同意了约瑟夫的提议。

（第二章结束）

人族篇 第三章 神秘人



第二天太阳还没升起，雷加鲁克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湖边。现在两兄弟都还没来，雷加鲁克只好一个人不耐烦地坐着。这时他突然想起了约瑟夫昨天说过的话，于是走近湖边仔细地往深处的水底看，可一直等到大声嚷嚷的尼莫出现，他也没能发现些什么。

“哥哥居然不叫我！”尼莫一脸生气，跟在他后面的是垂头丧气的约瑟夫。

“怎么了？一大早脸就那么红？”

“哥哥今天又想一个人偷偷地溜走！幸好我早有准备，否则就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地下的城市玩了！”

看来约瑟夫并不想让弟弟跟来，

“好了，我们走吧。”约瑟夫略显失望地说道。

微风徐徐，阳光灿烂，湖水荡漾着少年们匆匆的身影。雷加鲁克压不住心中的疑团，好奇地问道：“你们说湖底有座城市，我怎么看不见呢？”

约瑟夫转过头看了看他，“只有在下午的某个时间才能见到，而且还要有阳光强烈的照射。”

“怎么你们镇上的人都没见到过那坐城市吗？”

“不知道。”

很快洞口就到了。

“每人一个火把，我走最前面，尼莫你在中间，雷加鲁克你在最后，没问题吧？”

“没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未知，雷加鲁克显得异常的激动。

潮湿的空气弥漫在广阔的空洞之中，阴森的黑暗被火焰的光明不断趋散，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陈旧的建筑和散落一地的破碎器具。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看不清的小动物在爬来爬去。房屋整齐而有秩地排列，连绵地伸向黑暗的尽头。

雷加鲁克被这些前所未见的奇形建筑深深吸引，它们有着用石块堆砌而成的圆锥形顶端，下面的墙壁镶嵌着圆形的窗户，整个房屋的色彩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难辨认，只留下粗矿的纹理在努力地叙述着曾经的遭遇。

“喂，你们发现了吗？这些房屋的门都有点儿小。”雷加鲁克晃动着火把，朝前面的两兄弟喊道。

“我觉得都差不多呀！”尼莫似乎感到疑惑，对他来说，这里的门已经足够大了。

约瑟夫听了雷加鲁克的话，在原地转了一圈，“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到，确实比我们的门要小。”

“以前住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继续朝前走，雷加鲁克问约瑟夫：“你们难道一点都不害怕吗？居然敢独自跑到这种地方来。”

“只是一片黑暗而已，没什么好怕的。”

“跟着哥哥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雷加鲁克忽然佩服起他们来，他想，也许外面世界的孩子们都是这么大胆的吧。

他们也曾进到过一些房屋里面去，但除了古老得不知用处的瓷器和写着看不懂的文字的书籍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越走下去四周就越潮湿，松软的泥土不断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前面也许就是漏在

泥土外面的另一半城市。

"我们一直想要寻找宝藏，但哥哥说看来有点困难。"

"是吗？但我想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宝藏！"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以前居住着的是谁？又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使得整座城市下陷到了地下？"雷加鲁克试图向小尼莫解释他那难以压抑的兴奋，"这一切都是如此的让人着迷！你一点都不想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吗？"

尼莫不解地摇了摇头："不，我不想。"

"往那边走似乎有一个图书馆，我们曾到过那，里面有很多书，可惜上面同样写着我们看不懂的字。"约瑟夫握着火把，指着一条街道说。

"那我们去那看一看吧！也许我们可以从那带些书回去研究一下！"

三个人走进了"图书馆"，并从里面挑选了两本看起来最昂贵的书带走。随后他们四处逛了逛，便决定结束今天的行程，改日再来继续探索这座神秘的城市。

"哥哥说可能宝藏都藏在了湖水的下面，因为那里的建筑看起来非常的雄伟，就跟宫殿一样！宫殿里总是有宝物的，是吗？"

"恩，应该是吧。"雷加鲁克聚精会神地翻着手中的古书，敷衍着尼莫认真的问题。

很快就走到了洞口，可当他们走出洞口的时候，一个颤抖的声音叫住了他们。

"你们在干什么？"

三人大吃一惊，转过头一看，是一个穿着非常奇怪的人。他拄着一根顶端雕着蜥蜴的黑色拐杖，用一块很大的灰布裹住整个身体，甚至遮住了半个脸，只留出白苍苍的胡须和说着话的嘴巴。

"他是你们镇上的人吗？"雷加鲁克侧着头低声地问约瑟夫。

"不，我从出生以来就没见过这个人。"

"哦，"雷加鲁克很快就反应过来，礼貌地说："尊敬的老先生，我们住在这附近，请问您是？"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老人的声音洪亮，让人感到非常的庄严，"我刚才看到你们从地下爬了出来，你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干。"约瑟夫辩解着。

"那他手里的书是怎么回事？"老人的目光转向雷加鲁克，"难道那些书不是你们从地下的都市里面偷来吗？"

"我们不是偷的！"一直躲在哥哥身后的尼莫突然开口说道，"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你知道地下有一座城市？"雷加鲁克注意到老人显然知道些什么。

“唉！”神秘的老人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你到底是谁？！”

“你们必须把书留下，”老人没有回答雷加鲁克的问题，“那不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但也不属于你！”

“把那些书给我！你们要来也没用，里面的文字你们根本就看不懂！”

“现在看不懂，但不代表以后看不懂。我们走。”

让三个人想不到的是，老人并没有跟着他们，而是默默地站在洞口的旁边，一直注视着他们离开。

当雷加鲁克和两兄弟回到诺克郡时，已是中午过后，强烈的阳光烘烤着大地，镜子般的湖水反射着金色的光芒。就在此时，一个模糊不清的巨大轮廓出现在了湖底，那就像是许许多多的房子聚集在一起，轮廓随着波浪的摇摆仿佛正在逐渐地从水底里浮上来，但无论如何却始终让人感到依然遥远。轮廓里的内容越来越清晰，铺在屋子上的纯白色瓷砖在被折射了的阳光的照耀下，闪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彩，难以计数的房屋经过严格的统筹，整齐地规划在一个圆形建筑的周围。遥远的距离掩盖不住圆形建筑的雄伟，即使经过岁月无情的冲刷与侵袭，宫殿当初的金碧辉煌和细腻精致仍旧在水和光的衬托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这座建筑物的主人，必然是富甲一方的王侯将相。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三个人都几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这、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水底的城市吗？”

“不，”约瑟夫摇着头，“我们以前看见的并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比以前清楚得太多了...”

“这就是尼伯龙根（见注释一），以前一定是一座非常美丽的都市。”

众人大惊，回头一看，先前的老人居然正站在他们的身后！

“你什么时候？！你到底是谁？！”

面对惊慌的雷加鲁克，老人摇着头，“你们应该把书给我。那对你们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是我们的！”尼莫愤怒地叫着，“你想要的话自己去洞里面捡！那里多的是！”

“我已经找过了，”老人双手褪去原本盖住头部的灰布，将自己的整个脸都漏了出来，“但没有一本是我需要的。”

老人一头白色的短发，半白的眉毛粗大浓厚，眼神犀利，瘦削的大骨骼脸使得他看起来非常的古板。

“你需要的是什么书？”雷加鲁克好奇地问道。

“没有时间解释了！”老人焦急地说，“快点给我，否则......”

“否则怎么样？”约瑟夫打断了他，“现在我们已经站在诺克郡了，你能把我们怎么样？”说完他就从雷加鲁克的手里抢过书，牵着尼莫的手往镇上跑去。

“等一下！”老人喊着，但却不能阻止两兄弟的脚步，这时他转向了雷加鲁克，“你必须听我说，这两本书将带给你们毁灭！”

“哦？”雷加鲁克的语气充满了不屑，“就不会带给你毁灭吗？”

“我的意思是...”

“够了，我不想再听了，我们有缘再见吧！”

雷加鲁克抛下了最后一句话，大摇大摆地朝铁匠家走去。

（第三章结束）
——
注释一：该城市名称参考自日耳曼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北欧神话是由古日耳曼民族（也就是今德国人）创作的...
德国民间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曾长期被称誉为“德语圣经”，是欧洲中古文学作品的杰出代表。书中内容涉及到了北欧神话。电影《尼伯龙根的指环》便是由《尼伯龙根之歌》改编。

人族篇 第四章 毁灭

那天晚上，雷加鲁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黑暗之中，他疯狂地奔跑着，可他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也不知道该跑向何方——他只是疯狂地跑着。

莫名的恐惧在他的四周萦绕，刺骨的寒风在他的身上撕咬。没有一个地方存在着光亮，没有一个人给予他帮助，他拼命地跑着，看不见任何的希望，却也不知道后面有着什么在追赶。

这是一个总是重复着的梦，但这一次让雷加鲁克感到幸运的是——他很快便惊醒了过来。然而这种感觉在他醒来的那一刻便骤然消失，特别是当他看见满眼的烈焰和听到鼎沸的哀号之时。

火星肆虐地飞舞在整个房间，被烧焦的草屋顶棚不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摇摇欲坠得随时都准备掉下来压向惊慌失措的雷加鲁克。雷加鲁克鼓起勇气把门撞开冲了出去，就在他冲出来的那个刹那间，一道耀眼的闪光在他的眼角处掠过，他转过头，看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一个人向上伸直着脖子，僵硬地慢慢倒下，血淋漓地淌着，不断地染黑着月光下的地面。

那个身穿黑色披肩，内裹灰衣的凶手手持长剑，缓缓走向彻底惊呆了的雷加鲁克，可就在他举起剑即将劈下的时候，一把沉重的大铁锤猛地从侧面出现并敲烂了他的脑袋。

“雷加鲁克！雷加鲁克！”铁匠安德鲁拼命地摇着雷加鲁克的肩膀，“快逃！雷加鲁克！！！”

“这、这是、怎么回事？”雷加鲁克终于回过了神。

“目前还不清楚，”安德鲁看着火光四射的城镇，“但这些人穿着统一行动缜密，他们肯定是有组织

的。”

“组、组织？为什么？为什么要袭击这个偏僻的小镇？”

“……”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湖底的东西...你见过了吗？”安德鲁始终皱着眉头。

雷加鲁克大吃一惊：“那个、那个城市吗？...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不出其他的事情能跟现在的状况连在一起，总之不要再多说了，你快跑！”安德鲁坚决地推着雷加鲁克。

“那你呢？你要去哪？”

“我，我要留在这！”

“留在这？你疯了吗？！”在雷加鲁克眼里，只有失去理智的疯子才会选择留下，诺克郡已经全然被毁，不需要到早晨，整个城镇就会被烧得只剩下灰烬；而更重要的是，残忍的偷袭者仍然在进行着无耻的屠杀，在他们的眼里，无论是老人或者孩童、妇女或者伤残，都不会成为他们手下留情的原因。盛大的火焰不断地向着黑暗的天空怒吼，遍地的尸体悲惨地保持着挣扎的姿势。

“我，”安德鲁的眼中充满了哀伤，“我已经老了，身体很快就不听使唤了，况且，况且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不想离开这里。”

“可、可是！”雷加鲁克仍在试图说服眼前这名倔强的老人。

“不！你快走！别管我！”老人一说完，马上转身向另一个方向奔去。

雷加鲁克急忙地跟在老人的后面，但当安德鲁鱼贯地穿过几条巷道之后，便消失在了熊熊的烈火之中。而就在雷加鲁克焦急地寻找着老人踪迹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那两个孩子：约瑟夫与尼莫！于是他决定放弃寻找老人，因为如果正像老人所说的那样子的话，现在最需要帮助的，应该是拿着两本古代文书之一的两个孩子！

雷加鲁克冲回了自己的草屋，从床下抽出傍晚时约瑟夫给他送来的那本书，然后直朝两个孩子的家中奔去。可惜他来晚了，他们住的房子已经彻底地被大火吞噬。

“约瑟夫～！尼莫～！”雷加鲁克大声地叫喊着，但除了呼啸的狂风和低吼的火焰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声音给予他回应。

就在他犹豫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听到从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雷加鲁克急急忙忙冲进房屋前面的一堆草丛里躲了起来。

“是这里吗？！”一个嘶哑粗鲁的声音说道。

“我记得方位应该是这里...”

雷加鲁克对回答者略带颤抖的话感到十分的吃惊，因为那个人的声音，他似乎并不陌生。

“你们把整个镇子全都烧了...也包括这里。”回答者继续说着。

当第二次听见这个声音之后，雷加鲁克的心中找到了某种答案，为了证实自己的揣测，他轻轻地伸起头看了看。

一堆人围在高高的炼火之前，冷漠地注视着眼前的情景。由于他们都是背朝着雷加鲁克站着，使得他实在是难以看清他们的脸。但区别与其他服饰整齐、手握武器的人，手持拐杖站在中间，全身上下就像是被一块布包裹着的人特别引起了雷加鲁克。

那个人说：“书恐怕已经被烧毁了...”

“哈哈哈哈，”站在旁边的人嘶哑地笑着，“这可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呢，尊敬的苏尔特（见注释一）阁下。”

被叫做苏尔特的怪人并没有再说话，而是默默地转过身准备离开。这时雷加鲁克看清了他的脸！他便是当初在湖边向自己索要古代文书的人！

难道？难道这场灾难的起因就是为了那两本书吗？！雷加鲁克痛苦地跪在了地上，懊悔涌进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这一切！这被无情的火焰摧毁的每一间房子！这被残酷的屠刀砍杀的每一个人！仅仅是因为自己今天简单的一句话？！

雷加鲁克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四周开始亮了起来。诺克郡已变成了一堆废墟，虚弱的烟雾袅袅地弥漫在残垣断壁之间。昨夜疯狂屠戮的人们已经离去，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躲在茂密草丛中的雷加鲁克。

雷加鲁克精疲力竭地站了起来，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便来到了湖边。他朝湖面望了望，一样白色的物体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那似乎是一个人...也许是一条尸体？雷加鲁克这样想着，而就在这一刻，他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些什么，纵身跳入湖中，把“物体”拖上了岸。

“醒醒！约瑟夫！约瑟夫！！！”

——

注释一：北欧神话中的苏尔特（Surt）是一名火巨人，穆斯帕尔部落主神。（仅供参考，与本文无直接关系！）

人族篇 第五章 复仇



“约瑟夫！约瑟夫！”

在雷加鲁克声嘶力竭的呼喊声中，约瑟夫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

“约瑟夫！怎么样？你还好吗？”

约瑟夫迷迷糊糊地晃了晃脑袋，似乎仍不清楚目前的状况。就在雷加鲁克开始放下心来的时候，他突然挣脱掉雷加鲁克的手，扭过身去吐了起来。

“约瑟夫，清醒一下。”雷加鲁克轻拍他的背，帮助他把肚子中的水吐出来。

“呵……”约瑟夫停止了呕吐，满脸疲惫地看着天空。

“……”雷加鲁克实在是不知该说些什么好，“约瑟夫…”

就在这时，约瑟夫的脸部开始扭曲，声音开始啜泣，昨夜的恐惧又再次降临在了他的眼中。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让他失去了一切，命运以最残酷的方式愚弄了他。他在这一场鲜血与业火组成的噩梦发生之前，因为睡不着而偷偷地一个人来到了湖边，可当他听见刺耳的喧嚣时，回到家看见的竟是一片火海，惊恐万分的他手足无措，在屋子前慌乱了一阵之后他突然意识到现在应该去找人帮忙，可当他妄图向别人求援的时候，得到的回应却只是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叫。他哆嗦着避开了嗜血的刀锋，幸运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可惜他面对贪婪地燃烧着的熊熊烈火，依旧是无能为力。悲惨的哀号夹杂着疯狂的喊声，吓坏了约瑟夫，几近崩溃的他失去了理智，向背着城镇的方向冲去——他想要离开这个地狱，结果却不小心掉进了目睹了整个灾难发生的湖中。

“约瑟夫…”雷加鲁克看着躺在地上痛苦地哭喊着的少年，“我们离开这里吧，也许，也许那帮人还会回来……”

约瑟夫全身上下不停地抽搐着，失去亲人的疼痛使他忘记了一切——除了哭泣。

雷加鲁克紧握约瑟夫的肩膀，“听我说约瑟夫，我们必须走了，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约瑟夫抬起了头，红肿的眼睛麻木而空洞，“妈妈和尼莫……”

“我知道。”雷加鲁克低下了头，“我们去找他们吧。”

他们来到了约瑟夫曾经的家，这里已经变成了废墟，大火把一切都烧成了黑色的灰烬。母亲和尼莫的尸体不可能再找到，约瑟夫就像从背后中了一箭一样，上身后仰跪在了地上。他连亲手将自己至爱的亲人埋葬的机会都没有。

所有的屋子都已经垮掉，僵硬的尸体苍凉地躺在被毁灭的街道中，肮脏的苍蝇们闻到了血腥的气味，争相恐后地飞舞在诺克郡的上空。

雷加鲁克带着约瑟夫，朝自己的故乡——伊斯特走去，他决定先不告诉约瑟夫昨晚他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如果让这名失去了所有亲人的孩子知道，导致整个城镇彻底毁灭的厄运是由他自己所带来的，恐怕就不只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了。

从诺克郡到伊斯特的路程并不遥远，当初雷加鲁克用最悠闲的步伐也都只是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他毅然地离家出走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竟然会如此之快地重新踏上这条路。

不到半天的功夫，他们就穿过了草原，走进了森林。森林的一切对于雷加鲁克来说是如此的熟悉，风与树叶摩擦产生的声音，树身与草丛混杂出的颜色，都给了离开家两个多月的年轻人一种难以压抑的亢奋之情。进入森林没走多远，天就已经暗了下来，鉴于约瑟夫虚弱的身体状况，他们决定先停留一晚，休息好后再继续动身前往伊斯特。土生土长的雷加鲁克深知这座森林并不存在什么危险动物，于是在找了一些野生水果填饱肚子之后，他们很快便在一棵大树底下酣睡过去。

这天晚上，雷加鲁克又做了那个可怕的恶梦。当他再次惊醒的时候，金色的阳光灿烂地穿过蓊郁的树叶，照射在温暖的大地上。

他们继续行走，每接近伊斯特一步，雷加鲁克的心情就愈加急切和紧张，虽然平时几乎都没想念过故乡，可真到了这个时候，心里却激烈地憧憬着能赶快回到自己的家里。当雷加鲁克欣喜地走到可以看见整个村庄的地方时，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窒息。

时间仿佛停了下来，诺克郡的噩梦再次降临。真实而残酷地摆在他们眼前的，是
大火过后的废墟和腐烂不堪的尸体。这是一次再明显不过的屠杀，善良和蔼的伊斯特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即使是不知来处的流浪汉，他们也会给予最无私的帮助。

只有最邪恶的恶魔才会对手无寸铁的村民施以屠戮，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温馨的家园，此时的雷加鲁克，深刻地体会到了约瑟夫的心情。但他比约瑟夫要幸运——至少他找到了双亲的尸骨——虽然亲眼目睹父母的惨状，使得他更加的痛苦。

在埋葬了他们所能见到的所有尸体之后，雷加鲁克决定停止哭泣，去做一些他应该做的事情，“这大概是同一伙人干的，我们去谒见国王吧，恳求他能为无辜死去的人们报仇。”

约瑟夫默不作声，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该死的畜生...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雷加鲁克愤怒而哽咽地说着，“你曾去过与诺克郡相邻的

城镇吗？”

约瑟夫又点了点头。

“那我们走吧，先去离我们最近的城镇，告诉人们我们的遭遇。”

约瑟夫偷偷地看了雷加鲁克一眼，原本凌乱的褐色长发不知何时已被他系了起来，盘在脑后，两天的经历，让这个曾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瘦了一圈，眉宇间少了许多幼稚，取而代之的是坚韧的褶皱和锐利的眼神。

雷加鲁克心里面非常地清楚，他要去惩罚那些毁掉他生活的人——他也要毁掉他们的生活，而他首先需要做的便是：坚强起来。其实从离开伊斯特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而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的时候，他也同时意识到自己必须得去承担某些东西。在这之前，雷加鲁克承担着实现自己梦想的责任；在这之后，他将承担着为亲人复仇的责任。

——
（第五章结束）

人族篇 第六章 国王吉洛德

靠着约瑟夫的指引，两个人带着悲伤与憎恨，来到了繁华的商业城镇萨尔诺。萨尔诺身处诺克郡以北，沿着鲁纳湖一直走，当到达草原的尽头时，喧嚣的城镇也就出现在了眼前。

萨尔诺的人们早已得知诺克郡与伊斯特的灾难，所以当他们得知远道而来的雷加鲁克和约瑟夫正是来自那两个被摧毁了的地方时，是既同情又好奇。人们纷纷围着围在他们的身边，不断地问问题。一名年迈的老妇人端来了面包和水，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过东西的两个人，用尽全身仅剩的力气努力地嚼咬着食物。

没过多久，萨尔诺的镇长便闻讯赶来。

“孩子们，”镇长和气起说，“我叫克莱恩，是这个镇的长官。”

满脸愁容的约瑟夫看了看克莱恩，他是一个身材微胖的矮个子，头发略秃，长细的眼睛正认真地看着自己。

“你们，你们是从诺克郡来的吗？”克莱恩看着雷加鲁克，轻声地问道。

雷加鲁克点了点头。

“啊...”克莱恩叹着气，“两天前我们镇上曾有人去过你们那里，结果他回来告诉了我他所看到的一切，我马上派人去诺克郡，只可惜，一个幸存者都没找到。”

“你们能活下来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年迈的妇人皱着干瘪的嘴唇，吃力地说着。

“呜呜呜……”约瑟夫难过地蹲下来，抱着头低声哽咽。

“我们的亲人全都被残忍地杀害了，”雷加鲁克的眼神恍惚迷茫，在来萨尔诺的路上，他已经为失去的一切哭泣了无数次，“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我想我派去的人证实了这一切，那显然是一种肮脏而无耻的屠杀。”

“镇长，”人群中的一个人喊道，“先是诺克郡和伊斯特，那这帮土匪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我们？！”

大家听了那个人的话，立刻紧张了地议论了起来。

“大家安静！”镇长举起双手，“大家安静！请大家放心！我已经向国王派出了信使，过不了多久，国王便会派人来调查这次事件，并绞杀掉那些该死的犯人！”

“可也许他们今晚就会来！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在昨天建立了临时卫队，他们将在每天晚上轮番在镇上巡逻，”克莱恩翘着弯卷的胡子，大声地喊着，“从今晚开始实行宵禁，大家晚上都不要出去了！”

“孩子们，”克莱恩转过身来，“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情，但现在你们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你们先在我安排的地方住下，等到国王陛下的使者一来，他一定会还给你们公道的。”

“但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再也不会回来了。”

第二天，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国王吉洛德居然御驾亲征，统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来到了萨尔诺。原本正在城郊布置防御的镇长克莱恩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参见了以外的访客。

“尊敬的国王陛下，”克莱恩躬谦地说道，“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恩，”身着银色铠甲，左手握着配剑柄端的吉洛德用他那一双犀利的鹰眼，冷浚地盯着克莱恩，“萨尔诺镇的镇长——克莱恩，是你派人来告诉我这次事件的吗？”

“是的，正是在下。”克莱恩有点疑惑，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已经五年没有亲自统率过军队的国王，竟会率领上万精兵来到这里，“尊敬的陛下，请饶恕我没有给你应有的接待，只是，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你将来此的消息。”

聪明的吉洛德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次确实有点唐突。可是从你送达的信息来看，鉴于这伙匪徒的无比凶残，我想我们应该以最认真的方式对待。”

“他们确实毫无人性，诺克郡和伊斯特的人们，全部都无辜地惨遭他们的毒手。”

“所以，我决定亲自来铲除这伙败类，而且，”国王停了一下，“不久之后也将是我对萨尔诺视察的时候了，利用这次机会，我可以顺便看一看你们的情况。”

克莱恩突然吃了一惊，他突然想起，按照以往的惯例，伊斯特和诺克郡都应该是在萨尔诺之前接受国王的视察，而前两者被袭击的时间，恰好正是国王预定的视察时间！这种想法使他不寒而栗，无论与国王是否直接有关，萨尔诺本身却确实是危在旦夕！

吉洛德似乎看出了端倪，他安慰道，"亲爱的镇长先生，请你放心，在我的保护下，萨尔诺不会有半丁点儿的危险。"

听了国王的话，克莱恩有点不知所措，但他马上恢复了平静："这点我们坚信不疑，尊敬的陛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直捣凶徒们的巢穴！"说完国王就往门外走去。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更不知道他们在哪呀！"

"哦，"国王停了下来，回过身微微抬着头看着克莱恩，"当你的信使将消息通报给了我之后，我就马上派出了巴特霍姆最优秀的侦察兵。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了消息，那些邪恶的匪徒们正藏声在伊斯特的森林里。确切的位置我们也差不多清楚了。"

吉洛德没有再说什么，戴上头盔走了出去。

就在军队整备完毕，即将出发的时候，从围观的人群中硬生生地挤出了一个人，他飞快地奔向刚刚骑上马的吉洛德。但他没能走出多远，就被国王身边的卫兵冲上去拦了下来，并将他按在了地上。

"你想干什么！"正用手按着他脖子的卫兵大声地向他呵斥着。

"对、对不起！"克莱恩听到了嘈杂声，出来看见了这一幕，连忙赶了过来，"对不起！这孩子名叫雷加鲁克，是诺克郡的幸存者，我想他并不是坏人。"

听了镇长的话，卫兵并没有松开手，反而是更加用力地掐住雷加鲁克："不是坏人？你知道他刚才做了什么吗？他想袭击我们尊贵的国王陛下！"

"不！"雷加鲁克的脸贴在地上，他拼尽全力地抬起头挤出了一个字，可又马上被按了去。

"巴格！"国王朝那个说话的卫兵喊道："好了，放开他。"

"是的，陛下。"听了国王的话，瞪大着眼的巴格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手。

雷加鲁克挣扎地站了起来，"陛下！请您答应我一个请求！"

国王顿时惊讶于眼前这名衣裳褴褛的少年，他居然勇敢地向尊贵的国王提出了请求，"好，你说吧，看我有什么能帮助你。"

"请让我跟随您一起去剿灭那些恶徒！"

吉洛德沉默了，他觉得雷加鲁克实在是过于冲动和卤莽："你想要为死去的人复仇的心意，我十分了解，但你也应该同时意识到，我们的对手可是真刀真枪的暴徒，他们手中染过的鲜血，足以将你整个淹没！"

"我知道！陛下！"雷加鲁克坚定而执着，"正是因为他们的双手染满了鲜血，我才更想要亲手将他

们铲除！”

“不，不行。”国王威严而彻底地拒绝了意欲复仇的少年，“这是军队的事，无需你的插手。”

“即使您不允许，我也会跟着前往伊斯特！”雷加鲁克大声地说着，围观的人们安静地看着，等待着国王如何处置这名胆敢向最高权威挑战的少年。

“随便你！”国王不想再浪费时间，“你想来就来吧！但我们不会保证你的安全！”

“自大的蠢驴。”一直站在雷加鲁克旁边的巴格轻蔑地嘲笑道，“你以为你是谁？你就等着被吓得尿裤子，然后悲惨地死去吧！”

人族篇 第七章 阴谋家的微笑

镇上的人们怀着至高的崇敬，目视着国王的军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他们给萨尔诺带来的不只是希望，还有足以为死去的人们复仇的火焰。

雷加鲁克向克莱恩要了一匹马，好让自己能够像骑兵一样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即将展开的战场，他恨不得马上就冲向凶手们的老巢，可惜他不是国王，他没有任何资格指挥这千军万马，而且这里也根本没有谁会拿正眼去瞧这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毛头小子，在几乎每一个士兵的眼里，他只是一个让复仇冲昏了头脑并即将为此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愚蠢而可悲的人。

当庞大的军队整齐有序地集结在伊斯特森林前的时候，磅礴的场面震撼住了涉世未深的雷加鲁克，这时国王的护卫巴格转过头来轻蔑地朝雷加鲁克笑了笑，嘲弄着这名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

虽然人多势众，但在浓密的森林里与狡诈的盗贼们作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经验丰富的吉洛德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入密林，碰到敌人后详装撤退，把他们引出森林，然后巴特霍姆（见注释 1）的主力军再从两面夹击，并且封住森林的入口，到时候这帮亡命之徒将插翅难逃。

雷加鲁克红着眼睛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罪该万死的恶贼们狂妄而莽撞地冲出森林，踏进埋伏着大量骑兵的平原；等待着国王威严而庄重的一声令下，好让自己一血亲人被杀、朋友被害的切骨之仇。也许旁人难以理解，区区一名乡下的少年，居然也胆敢跟随千锤百炼的军队出征讨伐残忍凶暴的狂徒，但失去了一切的雷加鲁克知道，唯有手刃自己的仇人，才能告慰自己悔恨着的心。他一直都没有告诉国王关于古代文书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叙述这个故事，其实他也根本接近不了国王。

事情有时候总爱朝着人们预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先遣部队进入森林没多久便出来了，他们的身后并没跟着愚蠢的盗贼，但与进入森林之前不同的是，他们的队伍里面多出了一个衣裳蓝缕的人。

盗贼自知无法抵抗强大的军队，所以派出了使者妄图进行和谈。

“伟大的国王陛下，”丑陋的使者扯着他那尖酸的嗓子说道，“您的军队威风凛凛、战无不胜、所向无敌！”

“哼！”吉洛德狠狠地干咳了一声，“既然知道，那就叫你们的人不要再负隅顽抗，乖乖地出来受死！”

“尊敬的陛下，”使者谦卑地低着头，眼睛往上翻，“您也许愿意听一听我的话。”

看见国王不说话，使者赶紧继续说：“我们的首领知道您此行的目的，所以偷偷地让我来见您。”。他把“偷偷”两个字说得特别地重，仿佛在向国王暗示着些什么。

吉洛德听着使者的话，嘴唇突然颤动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又恢复了平静，并挥手示意让旁边的人走开，自己要单独和眼前这名老鼠一般瘦小的盗贼谈话。

“你以为我的目的是什么？”国王鄙夷地斜视着使者，“我的目的是铲除你们这帮败类！”

“不、不，”使者笑着说，“这不是您真正的目的，起码，不是您的首要目的。这里已经没别人了，我们不妨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呵呵，那你说吧，”国王奇怪地干笑着，“我看你能说出些什么东西来。”

“英明的陛下，我的名字叫做霍尔德尔，是盗贼团的领袖。也就是说，半个月前，您在伊斯特遇上的袭击，便是由我策划的。”

吉洛德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他实在是想不到，现在正以最下贱的口气跟自己说着话的人，居然在半个月前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您别生气，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一个月前，一个自称跟您有深仇大恨的人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并向穷苦不堪的我们许诺，只要我们能够帮助他，他将使我们荣华富贵，富甲一方。可怜的我们终究抵挡不住罪恶的贪婪向贫困的我们伸出的魔爪，才做出了那件令人发指的蠢事。”

“是吗？！”国王生气地吼叫着，“你们将为此付出你们那卑微的生命作为代价！”

“是的、是的！”霍尔德尔附和着暴怒的国王，“我们的罪行实在是不可饶恕，可是，尊敬的陛下，那万恶的罪魁祸首，更应该是您施以屠戮的对象。”

“你什么意思？”吉洛德虽然盛怒于半个月前的弑王行动，但使他威名远播的冷静在此时又一次显现。

“陛下，您在成功逃离伊斯特之后，为什么封锁了您被袭击的消息？”

这句话问得吉洛德无言以对。

“您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公诸天下，是因为您不想让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暴露在您的子民面前。而且，您还要成功地捕杀这个人，并且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吉洛德继续沉默，只是他的眼中露出了强烈的杀意。

“如果让这个人逃脱了，对于您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奸诈的盗贼得意地弯着嘴，“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们剿灭！”国王努力地想把话说得强硬，但声调却不由自主地比之前降低了许多。

“也许您可以将我们轻而易举地剿灭，却不一定能够达成你真正的目的。那个阴险狡诈的流浪汉，拥有不可轻视的能力——足以巧妙地逃脱重重包围的能力！”

“那，你想怎么样？”

“我们可以帮助您。希望您可以考虑一下。”

国王左手摸着下巴，不断地来回走着，他正在忖度着狡猾的盗贼是否可以信任。

“虽然你们的行为可耻而令人厌恶，但不可以否认，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谢谢您的赞美 ，我最伟大的国王。”霍尔德尔看到了希望。

“好吧，也许你们能帮上我的忙。那么，你有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只需要您点一下您尊贵的头。”

“要我放你们离开吗？”

“哈哈，尊贵的陛下，”霍尔德尔非常难看地大声笑着，“如果我们只是需要‘离开’而已的话，我们早就走出森林远离这里了，还会无聊地让您那自以为是的探子监视我们长达半个月之久吗？”

“那就赶快说出你们的愿望吧！”其实国王也一直在困惑着盗贼们为何不尽快地逃走，因为即使是幼稚的孩童都会明白，回到国都的国王，一定会迅速地派出大军回到这里，将所有想要谋害自己的人统统杀死。现在看来，答案即将揭晓。

“你为那个人悬赏了五千个金币，显然，当你在伊斯特看见了他之后，他的价值便远远地超出了五千个金币，不然，您也不会亲率大军来攻击一伙散漫的盗贼。”

霍尔德尔继续说：“我要两万个金币，这对于统治着富饶美丽的巴特霍姆的您来说，绝对不算什么。”

“好，没问题，”吉洛德爽快地答应道，“你把那个人的头提来见我，我不仅赦你们无罪，还将赏给你们两万个金币。”

盗贼见骄傲的国王竟然如此轻易地答应了自己的要求，不免心生狐疑，于是他说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话：“伟大的陛下，非常感谢您的慷慨，我在此郑重地向您承诺：无论是您看得见的或是看不见的我的手下，都不会将您的秘密泄露半句。”

这些话明显是在威胁国王，因为狡猾的霍尔德尔知道，在民众中口碑甚好的国王，极有可能在事成之后，把整个盗贼团赶尽杀绝，所以他不得不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告诉国王：自己的手下众多，假若自己遭遇不测，他们将把国王的秘密宣传得路人皆知。

国王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并非泛泛之辈，他也清楚这个人正在威胁自己，但他别无选择，起码在现在是别无选择，更何况，区区两万个金币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成交。”

注释 1：巴特霍姆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前面一直没加上去，算是一个 BUG 吧~）

人族篇 第八章 国王的决定

与盗贼首领霍尔德尔交谈完之后，国王下令全军结束战斗准备，并驻扎在离森林不远的地方。对于来访使者居然能让一向固执的国王做出如此的决定，令军中的将士们吃惊不已。

将军瓦利（见注释 1）是吉洛德最得力和最信任的助手，他南征北伐，为巴特霍姆王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国王临时停止进军的命令，他同样感到非常的困惑，因为他实在是想不出这群乌合之众能够给富有的国王开出什么足够吸引的条件，以抵消他们那罪该万死的无耻行经。他决定去参见国王，并试图探知事情的真相。

"尊敬的陛下。"

吉洛德正坐在帐篷里看书，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自己的将军，"你终于还是来了，瓦利。"

"是的，陛下。"

"我知道你肯定是要来找我的，"洛德放下了手中的书，慢慢地站了起来，"你想问我今天那个盗贼到底跟我说了些什么，是吗？"

"尊敬的陛下，"瓦利向前走了两步，使自己更加靠近国王，"不只是我，全军的将士们都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您不愿以最快的速度惩治那些不可饶恕的凶手们。"

瓦利是在暗示国王，如果没有正直而恰当的理由，实在是应该与邪恶的敌人划清界线，否则，标榜正义的军队将不得不面临民众和士兵的质疑。

吉洛德当然清楚瓦利想要说什么，"亲爱的瓦利，我想你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对手并不软弱。"

"是的，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谨，行动统一。可是以前无论何等强大的敌人，您都不会畏惧半分。"将军的意思再明显不过：这根本就不能算是和谈的理由。

"但目前的形势与以往不同。"吉洛德不耐烦地说完之后，用他那犀利的鹰眼盯住瓦利。

瓦利怔了一下，原本他条件反射地想问为何"形势与以往不同"，但国王的眼神改变了他的想法。

吉洛德是一名十分冷静的君主，而每当冷静的人发起怒来的时候，往往显得更加的恐怖。五年前寒冷的冬天，位于巴特霍姆以西的克格特王国派出了凶残的骑兵入侵了吉洛德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抢掠奸*。圣明的国君亲率大军，经过二十七个昼夜的奋战，成功地将侵略者们赶出国界，但这并没有结束，吉洛德决定倾尽全力，穷追不舍，三万大军越过国界进入克格特之后，巧妙地绕到自以为安全无忧而顿显散漫的骑兵团前面，前后夹击，团团围住。自知不敌的克格特军无奈只有投降。吉洛德召集众将，问如何处置降军，群臣们意见大致统一，那就是让克格特的国王亲自来赔礼谢罪，然后再杀掉骑兵团的首领，以示警戒。吉洛德听完大臣们的意见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示意可以这样去办。克格特的国王询问了众臣的意见，觉得现在巴特霍姆军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国家，而且主力军几近被俘，再战下去对自己十分不利，于是只好决定卑躬屈膝地前往吉洛德的营地。但

就在他刚走进巴特霍姆军军营的时候，亲卫队队长巴格就突然出现，率领着十几名士兵迅速地将与其随行的护卫全部杀掉，并把他绑了起来押到吉洛德的帐篷前。吉洛德从营帐中走出，手持利剑，看见跪在地上的克格特国王，二话不说，一剑刺死。可怜的克格特国王还来不及说出一句话，便死在了吉洛德的骗局之中。巴特霍姆的众臣大惊失色，因为吉洛德不仅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来进行和谈，而且还杀害了克格特的君王，这势必意味着这场血腥的战争将长久地继续下去，而终结之时，恐怕两国已是两败俱伤。将军们慌张地把所担忧的事情告诉国王。

吉洛德扔掉染红了的宝剑，用侍从递来的白布抹去手中的鲜血，他盯着眼前的尸体，淡淡地说："今晚把那些降兵处死，尸体运到最近的一个城镇前烧掉。"

众将纷纷怀疑自己的耳朵，如此极端残酷的作法怎么会出自素来贤明的国王之口？

吉洛德看了看目瞪口呆的众人，仍然淡淡地说："这样他们以后就不会轻易地做愚蠢的事情了，我想其他人也不会了。"

"那可有五千多人啊，难道真的要把他们统统杀死吗？"将军瓦利开口问道。

"当然，全部杀掉。"国王的眼神尖锐无比，仿佛要刺穿所有反对他的人："五千多人不算少，加上你也无所谓。"

克格特的新君主似乎害怕了凶残的吉洛德，在五千多名士兵在自己的领土中被烧成焦碳之后，他懦弱地向巴特霍姆的国王发誓说克格特将永远向巴特霍姆称臣。从此以后，吉洛德威名远播，边界安宁，外敌畏惧，不敢来犯。

五年后的瓦利，又一次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问下去了。

吉洛德绝不会将自己哥哥的事情透露出半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试图自圆其说："我在等待一个机会，刚才的盗贼跟我说了，他早就受够了盗贼首领的蛮横无理，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进行叛乱，并且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准备等他们发生内讧，然后元气大伤之时再轻松地一网打尽。"

这些话根本蒙骗不了跟随国王多年的瓦利，更何况即使是再强大的盗贼团，无论如何都还是乌合之众，哪里有能力面对劳师动众的王国大军？但聪明的瓦利不敢揭穿他，于是应声附和道："尊敬的陛下，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您并没有被狡诈的盗贼蒙蔽，"吉洛德听了，转过身去，瓦利则继续说道，"现在看来显然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您对您所做出的决定始终明确和了解。"

"不错，"吉洛德努力地漏出笑容，"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无需担心。"

"那么我就先退下了。"

"好，你退下吧。"

瓦利一走，国王又马上苦恼了起来，由于害怕善于流蹿的盗贼们散布有关安格纳的消息，他不仅不能杀死
他们，反而还要受他们的威胁支付一万个金币。到时候自己又怎么样跟部下和民众交代呢？

（第八章结束）
——

注释 1：在北欧神话中，瓦利（Vale）是主神奥丁之子
　　瓦利是林德与奥丁的私生子，他一出生即迎风就长，刚过一昼夜便能上阵打仗，他不洗双手也不梳头，直到抓住巴德尔的仇敌霍德尔，为光明神巴德尔报了仇。

人族篇 第九章　森林的相会

在与盗贼密谈许久之后，国王临时改变了主意，由主动出击变成了按兵不动。

皓月当空，星光黯淡，雷加鲁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实在是想不通为何国王会做出如此莫名其妙的决定，嗜血如命的暴徒就在眼前，凭借骁勇善战的王国大军，消灭他们根本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然而万人之上、身经百战的吉洛德，却让急于复仇的少年失落到了极点。他疑惑而彷徨，愤怒而压抑；他恨不得马上杀进密林深处大开杀戒，用仇人的鲜血洗涤自己狂躁的心灵，却又总是在回忆的悲伤和理智的羁绊下不知所措。

微风袭来，拂过帐篷的门帘，柔弱地吹在雷加鲁克的脸上。他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出帐篷，进入银白色的世界。不远处的森林正安详地躺在天空与大地的交接处，皎洁的月光被阻挡在层层树叶之外，它的里面便显得愈加的漆黑。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翁翁的节奏，似乎有寂寞的夜莺在低声地吟唱，雷加鲁克闭上疲惫的眼睛，默默地感受着这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本寂静的世界也不再沉默，受了惊吓而闭上嘴巴的青蛙又勇敢地开始放声高唱，自以为安枕无忧的蟋蟀则高兴地在草丛中不停地跳着看不懂的舞蹈，欢快的萤火虫成群结队地在空中四处漫舞——这也许是它们为了求偶而尽情抒写的咒语。时间仿佛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平静、美妙、幸福的记忆之中。

可惜这一切都不会再属于雷加鲁克：每当他的心中掠过一丝喜悦的时候，他的眼前总会出现父母悲凉恐怖的死状；每当他试图停止回忆以求解脱的时候，他的耳边便响起了诺克郡那惊天动地震人肺腑的惨叫。他无法停止回忆，也看不见创造未来的曙光。

雷加鲁克睁开双眼，凝视着睡着了的军队，时间已经过了两天，国王妥协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他到底在等待什么呢？是富饶肥沃的土地？不，不可能，长期四处流窜的盗贼，不会有任何一寸土地，那么是便天下无双的财宝？如果是的话，它竟然有如此的能耐将睿智且富有的国王彻底地迷惑？但无论盗贼和国王做的交易到底是什么，森林的深处一定埋藏着令人惊讶的真相。难过的雷加鲁克又一起想起了美丽温暖的伊斯特，他始终想要再看一眼那美丽温暖的村庄，即使需要用他余下的生命来换取，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其实更重要的，是有一股奇怪的力量正在隐隐约约地召唤着雷加鲁克。这股力量神秘而强烈，庄重而直接。一向好奇的雷加鲁克，终于决定〝前往〞伊斯特森林一探究竟。

黎明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雷加鲁克不愿继续等待白昼的到来，对于土生土长的他来说，在掩人耳目的黑夜中进入熟悉无比的森林里面，总比光明正大地走进盗贼们的视野里要好得多。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无意告诉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其实他也无法靠近尊贵的国王——他没有任何义务，也就没有任何权利，充其量，他只是一个村庄被毁、亲人被杀的受害者，然而却不自量力，擅自跟随军队，妄图与残暴邪恶的盗贼战斗。

雷加鲁克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囊——包裹着几块干粮和一壶水的破布，用丝带在腰间扎住破烂生锈的铁剑

，便匆匆迈开了前往伊斯特之森的脚步。

月色虽然迷离，凉风也许清爽，雷加鲁克却无暇去顾及或者感受，越往前走，谜一样的欲望就越在他的心中不断蔓延，这早已超出复仇的概念，这是对神秘本身的探索，这是一直燃烧着的幻想。

森林并没有因外来者的侵入而惊醒，所有的生物都依然甜蜜而贪婪地酣睡着。雷加鲁克在黑暗中缓慢地摸索，他一步一步地朝能够看得见的光亮前进。也许是古老的森林想要跟曾与自己亲密无间十七年的孩子开一些没有恶意的玩笑，雷加鲁克为了达成目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总是失败于萤火虫摇摆的光辉或者他头脑发热而产生的幻觉当中。

然而雷加鲁克并无意与曾孕育过自己的森林做过多的交流，就在他踏进故地的那一瞬，复仇的业火刹那间便又在雷加鲁克的心中重新燃起，现在的他，恨不能一把火烧尽这万顷森林，烧死狡诈的仇人，同时也埋葬掉已化作废墟的伊斯特。

找不到方向，脑海中又不停地闪现着不堪回首的往事，雷加鲁克的神经蹦紧得几近崩溃，终于，失去理智的他抽出别在腰间的那把破烂的铁剑，发疯似地胡乱挥舞，周遭无辜的树木惨遭蹂躏，纷纷断裂在猛烈的撞击之下。

突然一个影子在雷加鲁克血红的眼中出现，他不禁一惊，慌忙转向那个不知何时便靠近了自己的“人”。

“谁？！”

没有任何声音来回答雷加鲁克颤抖的提问，被吓坏了的少年紧握手中的武器，使劲地分辨着眼前那模糊不清的影子。不知什么原因，黑色的影子逐渐明朗，模糊的轮廓逐渐清晰。

世界已沦为无边的黑暗，能看得见的只剩下雷加鲁克面前的长发女子，她头戴发光的银盔，一头金色的卷发盘在左肩一直袭到腰间，紫色的眼眸纯净清澈，身着晶莹明亮的蓝色盔甲，手握镶嵌奇异珍珠的宝剑。

看到对方并不像盗贼，雷加鲁克的心稍稍平静，“你是谁？”

穿着华丽的女子仍然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少年，她眼神深邃，在猜想或者犹豫着什么。

“你到底是谁？深夜时分在这阴森的密林里做什么？”

“……”女子微微张开了嘴，声音非常地小：“你...可以看见我？”

“恩？”雷加鲁克一头雾水，“我当然可以看见你。”

“……”女子一阵沉默，“你是谁？”

“我叫雷加鲁克。”少年疑惑地看着她，“你又是谁？”

“我叫布伦希尔特（见注释一）。”

“那么，布伦希尔特，你来这里做什么？”

“……”又是一阵沉默，“我是来找人的。”

“找谁？”好奇的雷加鲁克继续发问。

“也许你认识他，但请你原谅，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第九章结束）

注释一：布伦希尔特，瓦尔基里之一。

人族篇 第十章 潜入

居然在深夜时分寻找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不由得引起了雷加鲁克的怀疑，他警惕地说：“你到底是谁？”

称自己为布伦希尔特的女子木无表情地看着前方，从她那黑洞的眼中透露着无限的神秘，她默默地看了雷加鲁克一眼，“我预感到的强大的力量。。。。。。难道是你吗？”

“我？”雷加鲁克既奇怪又好笑。

“不是你吗？”女子依然冷冷的表情，“那。。。你又是为了什么而来？”

简单的一句话，顿时使得雷加鲁克哑口无言，虽说其的确复仇心切，但这还远不足以成为他卤莽地闯进盗贼营地的唯一理由。

“强大的力量。。。”雷加鲁克不由得想：难道我也跟她一样吗？

夜风抹去云雾，原本模糊的天空得以清晰，明亮的月光穿过茂密的树叶，在青苔的地毯上铺起一层淡淡的银膜。英俊的少年在古老的松树下静静地沉思，这一幅优美的画卷仿佛将要永久地定格在时间的隧道之中。

“你在想些什么呢？”布伦希尔特打破了宁静。

沉思的少年恍过神来，没有找到答案的他一脸怅然，快快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听了少年的话，布伦希尔特什么也没说，转过身便向密林深处走去，雷加鲁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树木围成的阴影很快便将她吞没在了寂静的黑暗之中。

女子的离去使得雷加鲁克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他决心找到盗贼们的营地，并且对那里一探究竟。可惜现在的他毫无头绪，正当他因此而坐下来苦恼不已的时候，一尾白色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落在了雷加鲁克的面前。吃惊的少年目不转睛地盯着漂浮在半空中的羽毛，一个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我离去的方向不远处有一些人在安营，也许你也要找他们。"声音柔弱清晰，雷加鲁克当然不会忘记——这是刚刚离开的布伦希尔特。

原来她是往盗贼们的方向走去了吗？事不宜迟，勇敢的雷加鲁克立刻朝着女子离开的方向奔去。果然不出一会儿的功夫，便看见了盗贼的营地。

盗贼们的帐篷随意地搭放着，丝毫没有任何秩序可言，而帐篷的主人也同帐篷一样——他们昨晚肯定是喝得酩酊大醉，否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以着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睡姿肆意地躺在草丛中或者树叉上。雷加鲁克看着此番情景，心里不禁十分懊恼：如若国王率领大军直捣盗贼营地，歼灭盗贼将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现在到达了营地，雷加鲁克反而没了方向——他的初衷本是想着寻找真相，可当真的等到机会让他解开真相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好了。

晨曦的曙光已将悠远的天边染成了鱼肚白，刚从破晓中睁开眼的鸟儿们正断断续续地清着嗓子，爬在树上的蔓藤在清新的空气中向外伸展，万物像往常一样苏醒在白日降临的瞬间。随着阳光的到来，雷加鲁克的视野也不断扩大，原本模糊不清或是看不到的东西逐渐展现出来。不远处的一棵树吸引住了雷加鲁克，确切地说，应该是那棵树上掉着的东西吸引了他。

那隐约是一个人的轮廓，仔细分辨，那确实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条早已死去的尸体。"他"的一条腿被绳子栓住系在树叉上，头发凌乱地散向地面，全身的衣服大部分呈黑颜色——这也许是由于鲜血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凝固而成的。从其肌肉干瘦，皮色灰黄来看，起码已经死了有一周的时间。残忍的盗贼将他杀死之后，把他倒吊在了树上。这也许是内讧中的牺牲品，也许是盗贼之间的叛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伊斯特村庄的人，雷加鲁克敏感的心情因此稍微平静了一些，虽然知道村里除了自己之外已无人幸存，可如果是亲眼看到自己熟悉的人被施以如此的凌辱，愤怒之情必然难以控制。

"亲爱的朋友。"

冷不丁的一句话，突然从背后传来，雷加鲁克条件反射地转过身，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裹着黑布，弯着腰的人。那人抬起头，咧开嘴，破烂的牙齿伴着肮脏的臭味，他脸色诡异，似乎在笑，可却目光阴险，总让人觉得他心里有着一股压抑着的怒火。

他就是来与国王谈判的那个人，雷加鲁克一眼就认出了他，并且立刻拔出了剑。

"噢、噢、噢！"霍尔德尔往后退了几步，"你这样子可不好哦，我的朋友。"

"你、你！"雷加鲁克看着眼前的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冷静点，朋友，听我说，冷静点，"盗贼的头目试图缓和少年的情绪，"你从哪里来？为何要来这里？"

"我来自地狱，为的是取走你们的脑袋！！！"雷加鲁克说完便一剑劈向霍尔德尔。

狡诈的盗贼敏捷地往旁边一闪，灵巧地躲过挥来的钝剑，并迅速地从袖子里面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刺了过去，扑空的少年当然不甘示弱，倒地之前风一般地转过身，将剑扔出甩向盗贼，低估了少年的霍尔德尔对突如其来的骤变反应不及，被飞来的铁剑正正刺中胸膛，穿过背后。

盗贼的头目张大嘴巴，原本便很尖的瘦脸现在拉得更长，左手捂着肚子，圆瞪着的眼注视着自己伸向前方的右手，此刻的他就跟被他杀死的安格纳一样——懊悔不已。他本是想戏耍一下闯入虎穴的

少年，却没想到反被对方狠咬了一口。他还有着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太多的酒没有喝、太多的美食没有吃、太多的女人没有享受，还有巨人们那无穷无尽的宝藏，他其实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资金，作为到达北方大陆的保障，他只需要做的仅仅是将国王需要的头颅割下来，然后送到需要它的人那里去。可最后他却不断地在彻夜的狂欢中耽搁了时间，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

第一次杀人的雷加鲁克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看着被他亲手结束掉生命的尸体，他一点都没有害怕，却反而精神大作，心里面油然升起几许兴奋之情。这是报仇雪恨的快感，还是为民除害之后自己对自己的赞许？当然也有可能两者都不是。而假如让雷加鲁克知道，躺在身前的这个人，竟是臭名昭著的恶贼霍尔德尔
，那时的他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心情？

忽然一阵微风刮来，一个身影出现在了雷加鲁克的身旁，他连忙转身一看，居然是一名穿着黄色服饰的少年。少年衣装华丽，头戴圆帽，他看都没看雷加鲁克一眼，便径直朝趴在地上的霍尔德尔走去。

“你是谁？！”雷加鲁克慌忙站了起来，向少年问道。

少年并没有理会他，而是说出了一句让雷加鲁克一头雾水的话：“来得真巧呀。”

（第十章结束）

人族篇 第十一章 黑暗之神

少年走到已经死去的霍尔德尔身旁，弯下腰，似乎在仔细地观察着尸体的脸，看了一会他突然笑了起来，“哈哈，长得还真像啊！”

雷加鲁克满脑子疑惑，不知从何而来的少年不声不响便走到了自己的身旁，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况且他年纪轻轻，竟然敢孤身一人独闯虎穴？

少年往后拖了一下头顶上的紫红色圆帽，伸手握住插在霍尔德尔身上的铁剑，微笑着转过头看了看雷加鲁克，“这是你的剑吗？”

雷加鲁克点了点头。

“那谢谢你咯，这样我就不必亲自动手了。”

说完右手向后一拉，鲜血随着剑的抽出溅向空中。

“你说什么？”雷加鲁克想不到竟会遇见与自己怀有相同目的的人，“你也要杀他吗？”

“是的，”少年面色冷静，话语坚定，丝毫没有半点犹豫，“所以我才要感谢你呀！”

雷加鲁克稍感放心，眼前的神秘少年看来并不是敌人。但他的心里更加不解，对于这名长相稚嫩的孩子所说出的话和表现出来的勇气，无论是谁见到都会觉得难以置信。

“对了！”少年突然睁大了眼睛，美丽的蓝色瞳孔有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你是怎么认识布琳的？”

“布琳？她是谁？”

“不认识？”少年诡异地笑着，“呵呵。”

“不，”雷加鲁克摇着头，“我不认识她。”

“恩...”少年撅着嘴仰起头，“那她为什么一直躲在你的背后保护你呢？”

雷加鲁克大吃一惊，转身一看，布伦希尔特居然不知何时来到了自己的身后！

“布伦希尔特！”雷加鲁克问道，“你怎么会.......”

“呵呵！还说你们不认识！”

“她就是布琳？”

“是啊，在亚萨园里大家都是这么叫她的。”

“亚萨园？”此时的雷加鲁克脑子里开始瓮瓮地响，“你们到底是谁？又是从何而来？”

“下贱的人类！”就在极其短暂的一瞬间，少年突然勃然大怒，抬起左手狠狠地抓向雷加鲁克，“低等的生物！你有什么资格来对我们进行询问？！”

少年站在原地，隔着五、六步的距离，他的手其实根本就碰不到雷加鲁克；但与之间隔着一段空气的雷加鲁克，却猛然发现：自己的脖子正被看不见的东西紧紧抓住，使得他无法呼吸。

雷加鲁克难过地用手捂着脖子，但无论他怎么寻找、挣扎，都始终找不到勒着他的那只手。

“哈哈哈哈！”黄衣少年张大了嘴巴恶心地笑着，刺耳的尖叫震荡在雷加鲁克的耳边。在那一刹那，雷加鲁克仿佛听见了地狱的呼唤，他的知觉慢慢地消失，眼睛缓缓地闭下，灼热的烈焰在他的身上燃烧，无止尽的痛楚在他的心里爆裂。

在一片看不到尽头的黑暗当中，雷加鲁克清晰地看到了少年的脸，原本平静而微笑着的神情，突然间变得狰狞邪恶。渐渐地，他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少年的背后充斥着一股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这股力量强烈地吸引着他，不错，这便是雷加鲁克在踏入伊斯特之前感觉到的那股力量！

蓝颜色的力量突然腾升到雷加鲁克的头顶，像火焰一样热烈地燃烧。然而力量的靠近并没有使雷加鲁克感到一丁点的不适，相反，源源不断的暖流正从四面八方涌进他的身体！

“放开他。”

感到自己正在不停地膨胀着的雷加鲁克忽然听到这么一句话，柔弱而有力。

他睁开了眼，看见的是熊熊火焰中少年惊讶的脸。

“你？”少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对自己的力量拥有绝对的自信，可现在居然杀不死一个软弱无能的人类，“是你搞的鬼吗？布伦希尔特！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了他！”

布伦希尔特沉默不语，庄重而坚定地拔出了腰间的宝剑。

“怎么？你还真是要护着他吗？”少年说完，放下了举在空中的左手，雷加鲁克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你的目的...”布伦希尔特的声音依旧很小，“不是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吗？”

“恩，”少年摇了摇头，向坐在地上的雷加鲁克努了努嘴“我现在的目的是他。”

“他对你没有任何用处。”

“不，他能让我杀了他。”少年展示着自己别扭而恐怖的嗜好，“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布伦希尔特低下头想了想，“除非你把霍尔德尔交给我。”

雷加鲁克很快便从混乱的精神中恢复过来，听了布伦希尔特刚才的话，他吃惊地看着她：难道这个女人要把自己的生死当成筹码，跟那个疯子进行交换？她要换取什么？他们到底是谁？

他想要逃走，可脚却虚弱无力，不听使唤。这也许是被眼前的两个人施了什么魔法！雷加鲁克忍不住沮丧起来，自己的死期到了吗？！

“我说啊，”少年扔掉一直握在手中的铁剑，“奥丁的手下永远都这么愚蠢！”

“洛基......”布伦希尔特握紧手中的宝剑，“你终于还是要背叛神族吗？”

被称作洛基的少年似乎被说中了要害，眼神陡然狠了起来，空气随之凝聚起寒冷的气息，周遭的树木裂开了皮骨，脚下的泥土逐渐炙热。

双方僵硬地对峙着，但没过多久，少年便又恢复了笑脸：“亲爱的布琳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你说是吧？”

见布伦希尔特不说话，“洛基”继续说道：“那么，霍尔德尔，你出来吧！”

少年说完，左手举过头顶，往侧身方向一挥，已经死去了的霍尔德尔居然立刻出现在他的身边！

霍尔德尔一现身，马上张牙舞爪地冲向坐在地上的雷加鲁克：“我要杀了你！！！”

雷加鲁克急忙用手一挡，可霍尔德尔并没能碰到他——“洛基”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肩膀。

被抓住肩膀的霍尔德尔就像触电了一样抖动了一阵。

“霍尔德尔啊，”少年微笑着说，“那么你现在告诉亲爱的女武神瓦尔基里，你是愿意跟着我呢？还是愿意回去，服侍那众神之王——奥丁？”

“黑暗之神霍尔德尔！”布伦希尔特抢在霍尔德尔回答洛基的问题之前说道：“1000 年前，你因为谋杀了你的哥哥，而被正义的主神奥丁夺去神力，抹去记忆，贬下了人间，现在是你回归亚萨园，回到你父亲——奥丁身边的时候了！无需犹豫！现在的华纳海姆正处于亚萨神族和华纳神族之间的战争中，我们需要你的力量，来尽快结束这场灾难！”

"哼！"黑暗之神已经恢复了所有记忆，"什么'正义'？！什么'回归'？！什么'需要'？！你在开什么玩笑？！布伦希尔特！如果不是误以为我是强大的英灵，你会远道而来请我回去？！"

确实，女武神没有想到，发出强大信念的人，竟然是曾位属众神之列的霍尔德尔。而且，即使是被夺去了神力，霍尔德尔的身上始终流淌着神族的血液，所以当他在人类间轮回转世的时候，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他的神力将再次崩发。

这个意外，便是一向身怀异心的洛基：他在召唤黑暗之神，他要趁现在神族之间严重内乱的机会，达成他险恶的目的！

（第十一章结束）

人族篇 第十二章 黑暗之神（下）

黑暗之神霍尔德尔的苏醒出乎瓦尔基里的意料，她在向主神奥丁通报之前，必须尽全力阻止洛基对霍尔德尔的鼓惑和笼络。

但这谈何容易？在霍尔德尔弑兄的一千年前，他便总是乐于与狡猾的火神为伍，他们两个经常趁主神外出旅行的时候，在天庭招摇撞骗，惹事生非：偷窃宝物是常事，羞辱众神则更是无所忌惮。而关于霍尔德尔把自己的兄长光明之神巴尔德尔杀死一事，奥丁一直怀疑是由诡计多端的洛基在背后指示，可碍于没有证据，霍尔德尔又坚持是自己一人所为，主神无奈，只有在众神面前惩罚他了结此事。

亚萨神族与华纳神族之间的内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身为亚萨神族的洛基却在一开始的时候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想到居然在寻找英灵的途中遇见了他，此时的他，正化装成仪表堂堂的少年，站在布伦希尔特的面前。

雷加鲁克在一天内遇到了三个奇特得让他瞠目结舌的人：一个是神出鬼没、身穿盔甲的美丽女子，一个是性格乖张、脾气古怪的英俊少年，还有一个是肮脏无耻却死而复生的凶恶盗贼。而事实上更重要的是，面对着这三个剑拨努张的三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走出这座他出生的森林。他们三个肯定不是人，他们是神吗？涉世未深的少年不断地这样想着，从小在安静的伊斯特无忧无虑地成长的他，只是零星地听过老人们讲述的关于神的故事，现在他终于把那些残破的记忆连接起来，把眼前的三个人与遥远的、幻想中的神连接起来。

"我不会再回到奥丁的身边了，"霍尔德尔张着嘴巴，尖舌头在不停地搅动，"他永远都只知道巴尔德尔、巴尔德尔，他从不会拿正眼看我。"

"那么你是决定跟随洛基了？"女武神的语气依然柔弱而清晰，她说完看了看正在霍尔德尔身旁洋洋得意的火神，"他也许想要背叛你的父亲，那样你也愿意成为他的爪牙吗？"

"布伦希尔特！"洛基愤怒地大声吼道，刚才还在微笑着的脸上顿时青筋曝露，"你必须注意你的言辞！否则！"

布伦希尔特注意到了从洛基身上冒出的蓝色火焰，那是他狂怒得即将爆发的标志。洛基虽然外表高

贵，面容英俊，但却脾气古怪，性情乖张。平时喜欢故作镇静，笑容待人，可一旦稍有不如意，便艴然变色，大发雷霆。而他又喜欢惹事生非，欺诈行骗，有一次甚至把力量之神托尔之妻，美丽而善良的西芙女神那比金子还要美丽的长发剪得一干二净。只是他总能够凭借他的智慧和计谋，在众神的愤怒中为自己解脱，更何况他还曾与主神奥丁称兄道弟，于是亚萨园便总是对他的任意妄为无可奈何。

“否则？”女武神冷静地说道，“你想要杀了我吗？”

双方争锋相对，各不相让。

眼看战斗将一触即发，狡猾的洛基突然双手一握，掌中的火焰瞬间熄灭，“噢、噢。亲爱的布琳，你在说什么呢？请不要说出那些吓人的话，我可是一直都对伟大的奥丁忠心耿耿的！”

“布琳”看见洛基改变姿态，寻求和解，心想自己并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便将手中的宝剑插回了剑鞘之中。

“是嘛、是嘛，大家都是熟人，没必要搞得那么僵，”洛基心想现在不是跟亚萨神彻底翻脸的时候，转过身去跟霍尔德尔说道，“那么，霍尔德尔，我们就先走吧。”

看到女武神收回宝剑，这应该是对自己追随洛基的一种默认，霍尔德尔也就放心地准备离开，可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于是迅速地弯下腰在躺在地上的“尸体”身上摸来摸去，在摸出一快灰白色的纸张后，飞快地揣进自己的怀中，靠近洛基低声说着什么。只见洛基脸色大喜，却马上制止了霍尔德尔继续说下去。

“哼、哼！”狡猾的火神干咳了几声，“布伦希尔特，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

说完，他便跟霍尔德尔化做一阵烟雾，飞上了空中。

“巨人…的宝藏吗？”布伦希尔特的声音比蚊子还要小，她自言自语的时候肯定忘了身边还有一个人类——一心复仇的雷加鲁克。

此时的雷加鲁克并没有过多地关心女武神口中的话语，而是庆幸于自己的大难不死。当然前提是，女武神不会取掉他的性命。

所幸的是，布伦希尔特跟那两个男人不一样——这点雷加鲁克还是比较清楚的——虽然就在刚才她还在拿他的小命作为交换黑暗之神的筹码，可那仅仅是因为他还有那么一点利用价值。现在的他，对于女武神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你走吧，”布伦希尔特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在那些盗贼们醒来之前。”

雷加鲁克犹豫了一下：“不！我要杀了他们！”

布伦希尔特微微转过头，斜视着莽撞的少年：“他们有上百人，凭你一人之力，是战胜不了他们的。”

“……”雷加鲁克低头想了想，“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女武神似乎猜透了少年的想法，她沉默不语。

“你是神吗？”少年继续问道，“我相信你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我看见了，就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我亲眼目睹了你的神力，你拥有难以置信的神力，还有那个全身火焰能让死

人复生的奇怪男子，你们一定是神。”

“……”

“能够帮我一个忙吗？”雷加鲁克决定将自己大胆的计划附诸现实，“帮我杀死他们！”

“他们是十恶不赦的盗贼！他们杀人放火，奸*掳掠，无恶不做！多少年迈的老人被他们割破咽喉！多少幼小的孩童被他们刺穿胸膛！多少无辜的妇女被他们无情凌辱！所谓的神，不就是注视着我们、守护着我们的吗？”

一名天才的人类演说家，正在努力地说服他眼前的神。

“你能够无动于衷吗？面对着这无数的冤魂，难道你不愿意帮助他们一下吗？”

“……你，很恨他们吗？”女武神终于开口道。

“不共戴天！！！”雷加鲁克咬牙切齿，艰难地从牙缝中挤出了这几个字。

“他们杀害了你的亲人？”

“他们夺去了我的一切！”

“……”

“你在森林里见过一座村子吗？不...应该是一座村子的废墟……那里叫作伊斯特，曾经是我的家。还有森林东边，草原上湖水旁的小城镇，它们都被这些可恶的凶手们毁于一旦！”

“你要我帮你杀死他们吗？”

“是的！”少年坚决地说道，他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女神的身上。

（第十二章结束）

人族篇 第十三章

“不。”女武神的嘴唇几乎没有张开，只是轻轻地动了动。

时间已渐清晨，昏沉的天空开始苏醒，耀眼的阳光正式宣布白日的到来。

布伦希尔特拒绝了雷加鲁克的请求，蓝紫色的眼睛散发着淡淡的冷漠。她想不出理由，来使她帮助眼前这名陌生的少年——即使他很勇敢，即使他能看见人类无法看见的自己，即使，他要杀的是一帮罪该万死的盗贼。

雷加鲁克失望地仰着头，仇人就近在眼前，自己却无能为力。

“求求你了！求求你帮助我！”无助的少年仍然苦苦地央求着强大的女神，企图得到她的怜悯。

“不。”又是一个柔弱而坚定的音节，女武神没有再说其他多余的话，闭上眼睛轻轻一跃，便离开了这座被盗贼们糜烂了的森林。

肮脏的盗贼们依然酣然大睡，这也许是他们好吃懒做，长年养成的习惯，在高枕无忧的日子了，也许要一直等到火辣的太阳冲上苍穹的顶端，他们才会慢腾腾地从地上爬起来。

骄傲而自信的霍尔德尔看透了国王的弱点，在拿到那诱人的两万个金币之前，在向藏满宝藏的北方大陆起航之前，他与他的手下们进行了奢侈的狂欢，这是寂寞无聊的海上生活的前奏，其实也是他们例行的公事。他以为捉住了国王的把柄，自然也就没有了诸多的顾虑，盗贼团纪律的松懈自不必说，就连在伊斯特森林驻扎之后每天都进行的巡逻任务，也被他大手一挥，轻易取消了。

如果没有洛基的及时出现，自以为是的黑暗之神，将会堕入作为人类转世的又一个轮回。

看着布伦希尔特跳上半空，消失在自己的眼前，雷加鲁克没有再感到丝毫的吃惊，今天的他经历了太多，太多他无法想象的东西。

大难不死，现在雷加鲁克的脑袋已经十分清醒，面对数量众多的盗贼，他只能选择尽早地打道回府，否则仅凭一人之力，在盗贼们醒来并发现他们的首领惨死之后，自己将只有死路一条。

没能如愿报仇的雷加鲁克并没有过多的沮丧，因为他并不是一无所获。其实一开始他就不可能战胜近百名凶恶残暴的盗贼，他闯进伊斯特森林的主要原因，是这里存在着一股吸引着他的神秘力量。

这股强大的力量源自被称为洛基的男子。

女武神寻找的力量则是黑暗之神，也就是身为盗贼团首领的霍尔德尔，她并不知道潜伏在森林附近的火神洛基。

由于天已经明亮，原本便对森林了如指掌的雷加鲁克非常轻松地回到了军队的营地，没有人对他的归来感到吃惊，因为谁都不知道他曾去过森林，他只是一个不会被人注意的小人物。

雷加鲁克走向吉洛德所在的帐篷，准备向国王报告他进入伊斯特森林之后所看到的一切，可就在他即将要跟守在门口的士兵说话的时候，帐篷里传出来了一声吼叫。

“愚蠢之至！愚蠢之至！”这是国王的声音。

“行军打仗，岂如儿戏？！”国王继续着他愤怒的音调，“荒谬！荒谬！！！”

“父王！”一个非常年轻的声音说道，“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想要跟随您，一起为我们的子民战斗而已！这有什么错吗？懂事之后，您一直是我心目中追赶的目标，而我已经 16 岁了，却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战斗！您在您 16 岁的时候，不是已经成功地讨伐过盗贼，平息过叛乱了吗？我也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强壮的、万人歌颂的国王！”

“战场可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国王的声音比刚才小了许多，“它随时都会要了你的命！”

“我从小习武，苦读兵书，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可你今年才满 16 岁！”

“为什么您总要把我当成不谙世事的小孩呢？在我这个年龄，您不是已经披荆斩蕲、南征北战了吗？”

“……..”

国王无话可说，眼前这个倔强的孩子，简直就跟他自己一模一样。

在两人四目相对，僵持无语的时候，一名士兵匆匆走了进来。

“陛下。”

“恩，有什么事吗？”吉洛德看着士兵，对着年轻人挥了挥手，示意他下去。

但是年轻人却纹丝不动，仍然固执地站在原地。

国王无奈，只好向跪在地上的士兵说道：“起来吧，发生了什么事情？”

“雷加鲁克，也就是我们在萨尔诺遇到的少年，他说他昨天晚上进去过伊斯特森林。”

“什么！”国王刚刚走回到自己的宝座上准备坐下，可还没彻底地坐下去便又立刻站了起来，显然他对这个消息十分地吃惊。

“你说什么？他到森林里面去了？！”

“是、是的。”士兵被国王的失态吓到，差点连话都说不清楚，“据他说，是、是这样的。”

“他现在在哪里？！”

“他已经回来了，现在就站在帐篷门口。”

“去把他叫进来！快点！”

“是。”

士兵退下去后没多久，雷加鲁克便走了进来，“尊敬的陛下。”

吉洛德恼怒地扫视了一下跪在面前的少年，他身上本不完好的衣服现在已经愈加破烂，而且满是泥土的痕迹。

忽然他转过身去跟站在一旁的年轻人说：“你先下去！”

年轻人似乎仍然不愿意离开，满脸哀怨地看着国王。

“我叫你下去！”国王大声地吼着，“立刻给我下去！！！”

年轻人不敢抵抗国王爆发的威严，只好悻悻地走出了帐篷。

待他走后，国王使劲地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向雷加鲁克问道，“你，你说你去过森林里面了？”

雷加鲁克被刚才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住，听到国王的发问，紧张地说：“是、是的，我昨天晚上进入了森林，刚才才回来。”

国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说，你都看到了些什么，或者，听到了些什么？"

"盗贼们现在非常地松懈，一个巡逻的守卫都没有！如果您现在能率领大军直捣黄龙，必将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大获全胜！"

"你被他们发现了没有？"

"我被其中的一名盗贼发现了，就是那天来跟您谈判的那个使者……我把他杀死了。"

雷加鲁克的话就像一支尖利的弓箭，精准地命中了吉洛德的心脏。

"你把他杀死了？"国王的语调有气无力，盗贼首领的死对他来说，也许是一场恐怖的灾难。

"是的，我确实把他杀了。"雷加鲁克说完这句话，正打算把盗贼的死而复生、奇怪的少年和装备整齐的女武神告诉国王，但他突然发现国王那锐利的鹰眼正在紧紧地注视着自己，另人窒息的眼神让雷加鲁克说不出话来。

国王的脑中闪现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的属于他的灾难，首先是盗贼散布关于自己残害兄长，篡夺王位的消息，接着便是王国子民对他的质疑，当然更可怕的是长老院里的那帮老不死，由于这几年自己一直在削弱他们的权力，早就心存不满的他们，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难保不会做些什么事情出来。还有万一霍尔德尔还没有把安格纳杀死，那局面可就要更加混乱了。

"你下去吧。"吉洛德意识到就算把雷加鲁克杀死也已无济于事，而且还会引起士兵们的疑虑。

雷加鲁克还想说些什么，但国王的犀利的眼神，使他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

无奈的他只好走出帐篷，漫无目的地走在军营里，忽然一只手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肩膀。他转身一看，是刚才在国王帐篷里见过的年轻人，其实他就是巴特霍姆王国唯一的王子，国王吉洛德的继承人。

"你好，我叫安格纳。"（见注释一）

注释一：可参考《北欧神话》第四章第二节。

（第十三章结束）

人族篇 第十四章　故事

为了纪念原本应该登上王位，却不幸死于海难的王子，巴特霍姆王国的众臣们向国王吉洛德建议：将他所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安格纳。吉洛德没有过多的犹豫，便答应了这个尽显人情的请求。

王子安格纳在国王光辉的荣耀下茁壮成长，王室及众大臣更是对其呵护倍至；他从小便聪明伶俐，勤奋好学，而且性格温和，待人友善，所以上至宰相，下至民众，无不对其喜爱有加。

也许是因为过于的溺爱，虽然从小便让安格纳勤练剑术，苦读军法，但国王吉洛德却始终不允许他参加任何的实战。年轻气盛的王子为此苦恼不已，他早就想要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挥剑斩刃，驰骋沙场。可每次当他热血沸腾地向父王请战时，换来的却总是严厉的呵斥。

这次国王亲征盗贼团，耐不住寂寞的安格纳又一次跟在了部队的后面，然而结局就像以前一样：失望的王子在愤怒而强硬的国王面前，只能无奈地选择屈服。

"你好，我叫雷加鲁克。"雷加鲁克并不认识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个人，但他穿着华丽，举止优雅，使国王大发雷霆却依旧能够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这一切都表明他的背景非同一般。

"恩，"王子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自我介绍，他摘下头上的灰色羽帽，一头金发凌乱地向四处发散，"尊敬的雷加鲁克。也许你愿意答应我的一个请求。"

王子看看了周围，继续说："也许你愿意告诉我，我的父亲与你谈了些什么？"

"父亲？你是？"

"咳！"安格纳干咳了一声，"国王吉洛德，是我的父亲。"

"那么你是，王子殿下？"雷加鲁克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眼前的年轻人完全符合一位王子的标准。

"是的，"王子精明的眼睛转了转，马上将话题切了回来，"你跟我的父亲到底谈了些什么？"

雷加鲁克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王子，没有梳理的金色卷发下，是高挺的鼻梁和一双坚定锐利的眼睛；铁质的银色轻装盔甲崭新发亮，红黑色的披肩袭到地面。

"我，"雷加鲁克有点犹豫，"我们谈了一下有关盗贼团的事情。"

"什么事情？"王子急切地问道，"父亲决定什么时候攻打盗贼？"

"不，我并不知道这些。"

"是吗？"安格纳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但他似乎并没有完全相信眼前的少年所说的话，"真的吗？你真的不知道吗？"

"是的，我并不知道，我并不是军队中的士兵，更何况，"雷加鲁克看了看王子。

"更何况？更何况什么？"

"连身为王子的您都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我一个平民百姓呢？"

"这、这个，"，安格纳尴尬地把羽帽套在头上，"那些军队里的事情，我并不是十分感兴趣。"

"哦，原来是这样。"

王子异样的神情已经曝光了自己临时编撰的谎言，但雷加鲁克并没有拆穿它。

"那么，你先忙去吧。"

"是的，殿下。"

王子习惯地微笑了一下，正了正自己的帽子，便走开了。

可没走几步远，雷加鲁克便喊住了他，并且三步并成两步地走到了他的身边。

"尊敬的殿下，"雷加鲁克低头想了想，鼓着勇气说道，"有些事我不知道当不当说。"

"恩？"，这话立刻引起了王子的兴趣，"什么事？"

"……."

"说吧，什么事？你说吧。"

"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陛下到现在还是按兵不动。"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啊？"王子反问道，"这也许是战略上的考量吧，我并不知道父亲他们是怎么安排的，但是父亲和他的将军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他们的勇敢和谋略都是为世人所歌颂的，我想你并不需要为此而担心。"

"不、不，"雷加鲁克意识到王子误会了自己，"尊敬的殿下，我并不是有意冒犯您和您的父亲，国王的英名宏扬于世，我想不会有人对他的胆识和才智进行任何的怀疑。只是..."

"只是什么？"

"昨天晚上，我曾偷偷地潜入到伊斯特森林之中，并见到了松散盗贼们。"

"什么？！"雷加鲁克的胆量深深地震撼了安格纳，这个意外使他愈加地陷入了好奇的旋涡，"你是说，你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到森林里面，并且靠近了凶恶的盗贼？"

"是的，殿下，其实我是伊斯特村庄唯一幸免于难的人，我从小便在这座森林里长大，我对这坐森林的地形非常的熟悉。"

"哦。"王子恍然大悟，"原来你是伊斯特的人，我在来这里之前也曾对盗贼们的所做所为略有耳闻，"王子停了停，轻声说道："我对你的遭遇感到非常的难过，我想，这也就是你迫切地希望国王能够剿灭盗贼的原因吧？"

雷加鲁克紧紧地咬了一下嘴唇，继续说："我到了森林里面，发现盗贼们的警戒非常地松懈，他们在晚上喝得酩酊大嘴，一个个都像死尸一样凌乱地躺在营地的周围。

"一个凶狠的盗贼发现了我，我在他失手的瞬间将我身旁的铁剑扔向了他，铁剑穿过他的胸膛。

"可是接着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恩？"安格纳完全沉迷在了冒险般的故事之中，雷加鲁克的停顿让他非常地着急，"继续说呀，继续说呀！"

“……”

“怎么了，怎么不继续说下去了？”

“接下来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我担心您会认为我在胡说八道。”

“不！”王子坚定地回答道，“你说吧，我相信你，继续说下去。”

雷加鲁克深呼了一口气，“一名穿着华丽的少年突然出现，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他，他的出现让人感到非常的压抑，满嘴让人听不懂的话语，接着又是一个身穿铠甲的女人...更离奇的是，原本应该死去了的盗贼死而复生，站在了‘他’自己身体的旁边……”

雷加鲁克倾尽全力地把昨晚的遭遇以最详细的方式描诉出来，王子则在听讲的过程中一直摇头。

当事人已经讲完，王子却依旧沉浸其中，“完了吗？你讲完了吗？”

“是的，尊敬的殿下，然后我便回到了这里，向国王陛下禀报，接着您就在这里把我叫住了。”

“这是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这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陛下。”雷加鲁克认真地看着安格纳，“您不相信我的话吗？”

“不，我相信。”

“王子殿下！”

忽然一个声音从雷加鲁克的背后传过来，他条件反射地转过身去，看见的竟是苏尔特——那个焚烧了萨尔诺镇的男人！

（第十四章结束）

人族篇 第十五章　仇人

刻骨铭心的仇人就近在眼前，雷加鲁克全身的血液都猛烈地沸腾起来。

苏尔特也认出了眼前的少年，片刻惊讶之后马上恢复了镇静，微微低下了头说：“王子殿下，您怎么来了？”

“嗯，”安格纳并不回答他的话，而是反问道：“亲爱的苏尔特，你又是怎么来的？”

“哦，我因公务路经此地，正好来拜见一下国王陛下，”苏尔特斜瞟了一眼雷加鲁克，“这位是？”

“这是我的朋友，雷加鲁克。”

苏尔特抬起头笑了笑：“你好，雷加鲁克先生。”

雷加鲁克并不作任何的回答，只是死死地瞪着他。

“那我先退下了，殿下。”

苏尔特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愤怒的视线，可是铁剑却瞬间拔出挥向了自己的脖颈。

“当！”

就在年迈的老人以为自己即将身首异处的时候，王子那镶嵌着昂贵珍珠的锋利宝剑挡在了他的面前。

“你想干什么！！！”安格纳大声地呵斥道。

雷加鲁克仍然不说话，而是往后一挥收回铁剑，紧接着便朝苏尔特的腹部刺了过去。

苏尔特向后一退，不甘示弱的王子则使劲向下一砍。

“乓！”

只见生了锈的铁剑断成两截，摔倒在地的苏尔特惊魂不定地喘着粗气，王子的宝剑指向了一脸怒气的少年。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雷加鲁克似乎回过了神，“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了他？！他是我的仇人！我亲眼看见他跟盗贼们一起毁灭了萨尔诺！”

“什么？”

“他就是我的仇人！我要杀了他！！！”

说完，雷加鲁克又猛地想要扑过去，可是却出现了几双手从后面抓住了他——附近看见事情经过的士兵已经跑了过来，把他按在了地上。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父王最重要的三个辅佐大臣之一，掌管文书院的苏尔特大公！岂会是你嘴中所谓的盗贼！”

“哼！”被完全压制着的雷加鲁克依然不屈不挠地扭动着，“什么大臣！什么大公！他的脸就算化成灰我都不会忘记！！放开我！！！”

“你怎么还在满嘴胡言乱语！说了你认错人了！”

“放开我！我要杀了他！放开我！！！”

“你真是不可理喻！”

“王子殿下。”苏尔特大公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我并不记得我曾跟这位少年见过面，我想，他是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我要杀的就是你！”雷加鲁克怒不可遏地狂吼着，“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这个时候国王的亲卫队队长巴格闻讯赶来。

“怎么了？”

“他想要袭击苏尔特大公，幸好王子殿下及时出手阻止了他。”

“嗯。”巴格满脸堆笑地对安格纳说道：“王子殿下可真是武艺高超，举世无双啊！”

王子并没有理会队长的恭维，而是转过身去跟不停地拍着身上尘土的大公说道：“苏尔特大臣，你没有受伤吧？”

“我没事。”

“哼哼！”巴格没有拍到王子的马屁，转而迁怒于仍在地上挣扎的雷加鲁克，“胆大妄为的混小子！竟敢袭击国王的大臣！”

“叭！”

说完他便朝着雷加鲁克的头部狠狠地踢了一脚，“这可是死罪，而且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正所谓铁证如山，我想如果将你就地正法的话，你也不应该有什么怨言了！”

巴格边说边抽出腰剑的利剑，准备严厉地惩罚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少年。

“等一下！”

听见苏尔特大公的喊声，亲卫队队长停止了挥剑，“怎么？尊敬的苏尔特，您想要亲自动手吗？”

“不，”苏尔特走到巴格的旁边，“这只是一个误会而已，没有必要将他杀死吧？”

巴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在说什么？他想要杀害的人可是您啊！”

“我说了这只是一个误会，他认错了人，所以才会做出那些无礼的举动。”

“是的，我认同苏尔特的话，”王子顺着大臣的话说道，“相信这只是一场误会而已，只要他道歉并发誓，以后不会再做出这些不敬的事情来，我想没有理由就此夺去他的性命。”

“我想陛下并不会这么认为，他不会允许有人疯狂地袭击他最重要的大臣。”

“所以，”安格纳摘下了他的灰色羽帽，“我觉得你应该在我的父亲发现这件事之前，把他赶出我们的营地。”

混身酒气的巴格突然打了一个饱嗝，他认出了王子手中的那只帽子，那是王子 16 岁生日的时候，南方小国格罗宁根特意派遣使者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据说这只灰色的帽子，是由十七名工匠用一百只鸽子的羽毛编织而成的，它的质地珍细，柔软坚韧，帽沿被镶嵌了一道金边，象征耀眼的光辉，

寓意着巴特霍姆的未来。

这只宝贵的帽子代表着王子的权威——至少包括亲卫队队长在内的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而现在在巴格看来，由于王子对这次事件的看法，这个举动便更象是尊贵的王子对自己的一种妥协和请求。

这种想法彻底地满足了巴格的虚荣心。

“虽然我相信尊敬的陛下并不会完全满意这种结局，但我想王子殿下也有这样做的理由。”巴格凑到王子的身旁，压着破嗓子低声地说道。

“嗯，谢谢你，巴格先生。”

“那么！”王子的感谢之辞让亲卫队队长的精神异常地振作，他的声音也随之大了起来，“懦弱的雷加鲁克，仁慈的王子和和蔼的大公已经原谅了你那愚蠢的行为，我想你最好马上道歉，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滚出我们的视线。”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雷加鲁克，按着他的士兵们不自觉地扭了扭手臂，从始自终都不愿意屈服的雷加鲁克差点就用野蛮的力量征服了他们——如果不是同时有着 4 个人一起对付他的话。

“你太卤莽了，你一个人无法打败他们。”

（第 15 章结束）

人族篇 第十六章　离散

“你太卤莽了，你一个人无法打败他们。”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难以动弹的雷加鲁克使劲把头扭了过去，不出所料，站在士兵们旁边的，正是自己在森林中遇见的神秘女子——布伦希尔特。

“你怎么在这里？！”

“……”布琳说道：“我被召唤来这里。”

“召唤？”

又是一些听不懂的话，但雷加鲁克还来不及多想，就被巴特狠狠地踢了一脚：“你在说什么呢！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他们看不到布伦希尔特，看到的只是愚蠢的雷加鲁克朝着空气在瞎嚷。

看着周围的人对自己发出的奇怪眼神，雷加鲁克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他沉默着不再作声。

“那我们怎么处置他？”巴特征求着王子的意见。

王子想了想，转过头对苏尔特大公说道：“我们把他赶出军营吧，再也不要让他来这里了。”

“哼！我早就说过了，军营重地，怎么可以随便让一个不知来历的外人进来？只是，就这么放了他？”

“好吧，”苏尔特大公认同了王子的提议，“把他放了吧。”

“就这么放了他？这么便宜他？！”巴特非常地不甘心，在他眼里，暴打一顿可是再宽容不过的惩罚了。

“嗯，”安格纳说道，“尊敬的队长，把他轰出去吧。”

“该死的混小子，你可真他妈的走运。”巴特一边低声嘀咕着，一边向着士兵们挥手示意。

士兵们不敢怠慢，拖着雷加鲁克就往外走。

布伦希尔特静静地站在原地，丝毫没有挪动一步。

雷加鲁克离开了之后，安格纳跟苏尔特来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您没事了吧？”

“是的，王子殿下。”

“您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吗？你们认识吗？”

“不，我们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是吗？其实他刚才跟我说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什么？”苏尔特突然紧张了起来，“什么事情？他跟你说了什么？”

王子注意到了大公异常的神情，但他还是平静地继续说道：“他跟我说，他在森林里面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森林里吗？”苏尔特听到这里，原本蹦紧的脸顿时松弛了下来，“什么奇怪的事情？”

“他说他遇到了几个很奇怪的人……”

听完王子简短的陈述，苏尔特突然想起了刚才雷加鲁克说了一句匪夷所思的的话——“你怎么在这里？！”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说那句话，除了他自己。而在王子的故事之中，森林里的神秘女子则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能看见我吗？”。

来去无踪的少年，死而复生的盗贼，还有强大神秘的女子，这些只能在传说中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今却在现实中让苏尔特困饶了起来。作为巴特霍姆最有学识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些人类无法看见、无法触及的人物，只有傲居于天空中那雄伟宫殿里面的神族们；而那些被允许看见神族的人类，是被主神奥丁所选中的伟大勇士——不久将来的他们，也将会化为神的存在。

雷加鲁克是神所选中的人吗?

"亲爱的苏尔特，"王子打断了大公的思路，"您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啊、尊敬的殿下，"苏尔特说道，"请原谅我的无礼，我正在想着这个问题。"

"那您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不，我不认为他说的是真的。"

"为什么？"

"太荒谬了，这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

"可是，"在昔日老师的面前，安格纳始终对自己的学识没有任何过多的自信，"我是说，也许他看到的是神族？"

聪明好学的王子读过有关神族的书籍，这并不意外。

"我以前曾在许多书中读到过，被神肯定与接纳的人，将被允许看见神的踪影，而雷加鲁克看见的那些神出鬼没，拥有强大力量的人，我想应该就是神族吧？"

"尊敬的殿下，我想他说的并不是实话，"苏尔特反驳道，"他只是一个卤莽、冲动、没有头脑的年轻人而已，神族所看中的人类，应该是骁勇而自信、博学而理智的佼佼者，而那位名叫雷加鲁克的来自荒野山村的少年，有什么资格获取神的青睐？至于他口中所谓的经历，大概是他听了什么神族的传说，然后自行编造的吧？"

"他为什么要骗我？"

"为了得到您和您父亲的信任，从而依靠你们的力量，来剿灭杀害了他的亲人的盗贼们吧！"

"真的是这样吗？"王子依然半信半疑，他已经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幼小孩童，不会再对长辈所说的话深信不疑。

"我想是的！"大公的语气非常地坚定，"尊敬的殿下，希望您不要为他所蒙蔽，世上的人心是难一琢磨的。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请允许我先行告退。"

"哦，好的，感谢您花时间与我谈论这件事情。"

在被赶出军营之后，雷加鲁克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在茫茫的草地之中。无家可归的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最后他选择了回到森林中去，这其实也是他心里唯一的选择——母亲说得对，伊斯特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死去的地方。

烈日当空，失去了一切的少年茫然地走在若有若无的风中，远处摇曳的树影迷离地摆弄着冷酷的身姿。他曾勇敢而快乐地冲出这片森林，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憧憬着无限的未来；可是现在留在他心中的，只有痛苦的深渊和冰冷的死亡。

(第十六章结束)

人族篇 第十七章 尼亚莱特

时间的河在阳光的抚摩下安静流淌，古老的槐树在嘈杂的人声中缓缓醒来。昨夜醉酒狂欢的盗贼们在明媚的早晨中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了他们惨死的头目。他们惊慌恐惧，不知所措，事实上他们对首领的死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只是国王的军队就在咫尺之内，虽说已经达成了停战的协议，但霍尔德尔的意外身亡，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放下心来。更何况国王的智慧与残忍，早已名扬天下，威慑四海，他会容忍有人挑战他的权威吗？他一定会使尽所有手段，来残杀迫害那些胆敢顶撞他的人。盗贼们越想越害怕，仿佛国王骁勇的军队，马上就要冲进森林与他们撕杀一般。

群龙无首的盗贼团犹如一盘散沙，谁也不愿听谁的号令。但他们很快便达成了一条共识，那就是——迅速逃离这里。

从伊斯特森林的西面出去之后，再走三天三夜，就可以越过国境，到达克格特王国，但这个国家已彻底地臣服于吉洛德的*威之下，所以即使走到这里，依然是在巴特霍姆王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盗贼们决定沿着边境，再一路北上，到达一个人族与精灵共存的国度——尼亚莱特。

尼亚莱特是一个神秘的国家，虽然有着相当的人类在那里生活，但那里的主导权却始终由精灵们掌控着。也正因为精灵族一贯的保守和冷淡，尼亚莱特与周边的国家接触甚少，对于一些只有人类居住的国家，更是几乎没有来往。巴特霍姆便是这些国家之一。而精灵们不畏强权的天性，也注定了他们不会为新近崛起的巴特霍姆王国所胁迫。总之，潜逃到这里的人类，也许不会被尼亚莱特的民众所接受，但是也不会存在被遣送回国遭受绞刑的风险。

盗贼团人数众多，一起行动的话声势未免过于浩大，容易引人注目，于是他们决定错开时间，分开行动，以几个人一组——或者独自一人，前往尼亚莱特，到了之后再以盗贼们独有的方式进行联络。

就这样，失去领袖的盗贼团决定移师尼亚莱特，在行进的途中，他们当然没有忘记散播有关吉洛德杀害兄长、篡夺王位的消息。盗贼们零零散散地走在各自的旅途之中，即使碰见了伙伴，也只是微微地点头示意，不敢做出过多的举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受到来自国王的追杀和阻挠。

还有令盗贼们更加困惑的事情，那就是当他们沿着国境越往北走，就越加地感到寒冷。此时本是酷暑之后初入凉秋，应该风轻气爽，不冷不热，可现在却寒气逼人，冷风刺骨；就连曾经长年混迹于北方的几名盗贼，也搞不清楚状况。

洁白的雪花在苍茫的天空中漫漫飘零，冰冻的空气紧紧围绕在人们的周围。一路荒凉，但即使是再坎坷的路程，盗贼们也已别无选择。年迈的累倒在荒野之上，瘦弱的冻死在雪地之中，盗贼们跌跌撞撞，历尽千辛，在顶住数次暴风雪的肆虐之后，终于踏入了他们憧憬已久的国度——尼亚莱特。

绵延无边的森林，直破苍穹的古树，还有午夜般的寂静，这就是来到精灵与人类共存的国度——尼亚莱特的最好证明。森林的正中央耸立着一座古老而威严的塔，塔的底盘由坚硬无比的花岗岩筑成，16 条雕刻着奇怪文字的圆柱围绕并且倾斜着顶向塔身，它们的另一端则深深地嵌入大地，塔的中

间凸出着 7 个圆环，连着塔身的圆环排列有秩，光滑如镜，塔尖与塔身一样都是由大理石构成，只是在塔的最上部，树立着一个奇怪的棱形，这个棱形就像一只眼睛，太阳的热烈从它的中间穿过，月亮的孤独映射在它的面前，它冷眼地注视着妄图穿越这座森林的人们，寂寞地旁观着国土上发生的一切。这就是传说中的拜兰塔(见注释 1)——一切精灵国家的象征性建筑。

这里本是盗贼们梦想中的避难天堂，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们目瞪口呆。被白雪覆盖的森林里透着一股阴森的寒气，昏暗的天空遍布着低矮的灰云；他们越过拜兰塔往前走，恐怖的景物不断地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没有了肉的骨头四散在雪地之中，显眼的血迹刻在周遭的每一棵树上；从恶臭熏天和骨头上斑驳的血迹不难推断，这场残忍的杀虐就发生在前几天。然而再次让盗贼们意外的是，他们搜寻到的头颅，全部都有着精灵族的特征——尖耳以及丝绸般的长发。这些四分五裂的尸体，难道是始于人族的大屠杀？可是人类哪里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足以撕裂这数量众多的精灵？那么是凶残狂暴的野兽？但自称万物之灵的精灵族，怎么会栽在大自然的手里？

“哈！！！！！！！！！！”

就当盗贼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的时候，一阵让人撕心裂肺的吼叫划破了长空。整个森林都颤抖了起来，雪尘不停地在空中飞舞，树木猛烈地在恐惧中摇动。还没等弱小的人类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数十条庞大的巨龙便拍打着翅膀从天而降。

盗贼们想要逃跑，但还没等他们迈开脚步，巨龙的嘴里便喷出了冰冷的风暴，把人类的身体冻僵在苍凉的雪地之上。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想要逃离这白色的地狱，可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白费力气，他们根本就无法动弹。强大的巨龙们看着那一张张扭曲的脸，就像在看着可笑的小丑在努力地表演一样——只是它们并没有笑，哪怕是半点礼仪性的假笑。

它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什么也不做，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也许，是等待着看完人类痛苦的挣扎，然后再舒服地享用不会反抗的美食？或者是，等待着比它们更加强大的首领，来处置这意外的猎物？

注释 1:为了纪念远古时候精灵族的伟大战士风之精灵拜兰而建立的塔.

(第十七章结束)

人族篇 第十八章 相遇

雷加鲁克仰望着天空，密密麻麻的乌云聚集在他的头顶，远处渐渐地传来轰隆的声音，起初他以为只是预兆即将下雨的雷鸣，但轰隆声却越来越响，地面更是出现了猛烈的震感。

当约顿海姆的冰龙王拨开树木出现在盗贼们面前的时候，人类脆弱的神经立即崩溃在死神冷酷的嘲笑声之中。这是存在于他们想象之外的事物。对于只是在偶尔的流言中听到过巨龙传说的人们来说，眼前这硕大无比，威慑十足，浑身散发着冰冷邪气的丑陋巨龙，只能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可是混夹在盗贼们中间的雷加鲁克并没有感到一丝的害怕，早在下定决心混入盗贼团的那一刻起，

他便已将生死置于度外。盗贼团人数众多，而卤莽粗野的盗贼们又生性大意，雷加鲁克便轻松自如地跟随着他们来到了尼亚莱特。

长相酷似神族的人类手足无措的可笑表情并没有吸引温德斯瓦尔，他那敏锐的洞察力使他看见了人群之中隐藏着的那一双坚韧而强悍眼睛。

这是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

“呼..........”

龙王突然喷出一股夹杂着冰霜的冷厉气息，这股气息就像暴风雪一样几乎把盗贼们掀翻在地。温德斯瓦尔嘶哑而大声地说道：“中间的少年，你，叫做什么名字？”

恐怖的邪龙竟然盯着自己发问，这不免让雷加鲁克的心中生出几许紧张，但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在确认了龙王是对着自己说话之后，他镇静地说道：“希格尔德！我的名字叫做希格尔德！”(见注释 1)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雷加鲁克向盗贼们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希格尔德吗？”伴随着一阵诡秘的沉默，温德斯瓦尔陷入了沉思。

盗贼们在这一场窒息的寂静之中，扮演的是被巨龙锋利的爪牙敲碎希望的被征服者，他们用恐惧的眼神等待着征服者对他们的发落。在今天之前，一直扮演着别人生命的决策者的人，想不到突然转换了角色，变成了即将被蹂躏的对象。他们只是先行到达尼亚莱特的盗贼团的一小部分人，通过暗号才在踏入森林之前得以聚集，对于几十个凶狠熟练的盗贼来说，如果靠以前偷拐抢掠的方式还能勉强应付生计的话，面对着这些从天而降力量惊人的巨龙们，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束手就擒。

他们无数次赐予别人以死亡，这一次，死亡终于找上了他们。

“啊哈~”

天空中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众人仰头望去，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好久不见了，我的朋友。”

雷加鲁克感觉眼前一晃，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一步。就在一刹那，一位仪表堂堂，面容英俊高贵的青年男子，微笑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呵呵，原来你叫做希格尔德吗？”

“希格尔德”背后突然一凉，从身后传来的尖酸恶心的声音让他汗毛直立。

盗贼们看见站在雷加鲁克身后的“人”，无不大吃一惊，有人甚至喊出了哀号般的吼叫。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本应死去了的盗贼团昔日的主人——黑暗之神霍尔德尔。

“哈哈哈哈哈！”霍尔德尔张大了他那黑色的嘴唇，毒蛇般的舌头不停地朝着天空搅动，“惊慌的眼神和恐惧的嚎叫，这就是你们迎接你们主人的方式吗？”

“你、你不是死了吗？你的身体就像石头一样冰冷，你的表情就像旋涡一样扭曲！这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你的尸体更是我们亲手埋葬！怎么回这样？！”

"哇哈哈哈哈哈！"黑暗之神晃动着自己那骷髅般的脑袋，"愚蠢无知的笨驴！渺小可悲的人类！哈哈哈哈哈！！！

"我是黑暗的使者，统治暗夜的神王。我有着不死的身躯，永恒的智慧。吞噬光明是我毕生的信仰，鞭打众生是我由衷的追求！"

黑暗之神向雷加鲁克瞪大了双眼，眼球几乎就要跳了出来，"弱小卑微的人类，和那布满铁锈的区区破剑，如何能够将伟大的我杀害？"

他转过身去，张开双手面对着他的部下，"亲爱的伙伴们！在我英明的领导之下，你们可以纪律松散而无所顾忌！我慧眼识人，过目不望，指挥有方！盗贼团不断地吸纳新人，茁壮成长而你们则根本无需考虑资金的困乏、敌人的间谍，人际间的关系！你们只需要遵循我的命令，烧杀抢掠，吃喝玩乐！"

"是的，你的领导能力有目共睹。我们无不钦佩！可是……"

"所以你们也乐于不去思考，终于养成了懒惰愚钝，麻木不仁的心境！你们可知道！杀害我的凶手，便是混杂在你们中间的这个人！！"

矛头直指雷加鲁克。盗贼们第一次遇见这名所谓的新人是在伊斯特的森林里，当时他们正在激烈地讨论未来的去向，"希格尔德"不知何时混杂在了他们中间，并提出了"分散撤离"这一宝贵意见。虽然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他，但是盗贼团是一个松散而庞大的组织，几百个人不可能互相都认识，所以也就没有人对他的身份提出过异议。

雷加鲁克并没有进行半句反驳，现实使得盗贼们羞愧难当，他们个个咬牙切齿，仿佛是要把"希格尔德"活活吞下一般。

"是的，就是这种眼神，我需要你们，需要你们这种眼神。"黑暗之神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如果不是他，我们现在已经在迈向无限宝藏的旅途之中了，那光辉耀眼，无穷无尽的宝藏，足以让我们荣华富贵十辈子的宝藏！

"不过，目前这种状况看来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照样可以追求那美丽的未来。只要，你们从新听命于我。"

"当然！"盗贼们看到了活命的曙光，兴奋地说道："我们非常乐意听从您的指挥。"

"只是"，一个盗贼环视了一下围在四周的冰龙们，"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呢？比起这些令人恐惧的巨龙，我们的能力实在是微不足道啊！"

"哈哈哈，"一直在旁默不做声的英俊男子开口说道，"我们需要你们的身体..."

"那么我想我们是时候考虑..."霍尔德尔微微侧着头，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雷加鲁克，"如何痛苦地把你折磨至死了。"

"磅！"

黑暗之神刚说完话，温德斯瓦尔便突然张开血盘大口咬向"希格尔德"，冰龙王这意外的举动使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但他并不在意愕然的旁人，甚至没有进行任何的嚼动，兀自把少年生生咽进了自己的肚子。

注释 1：北欧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希格尔德（Sigurd）（《尼伯龙根指环》中的齐格菲尔德(Siegfield)））

人族篇　第二卷　尼伯龙根的指环

人族篇　第二卷 第一章 阿尔维斯

由于神族无私的庇佑和保护，人类的足迹断断续续地踏向伊米尔大陆的各个角落。广阔的土地不停地被开拓，未知的生物也陆续地被发现。起初为了便于对土地和资源进行更好的分配和管理，人族和精灵族建立了一个组织——阿尔维斯（见注释 1），阿尔维斯的任务便是对被发现的新事物进行认证，然后上报到人族和精灵族的高层，由他们对新事物进行合适的说明和处理。

精灵族是一个保守的民族，实际上他们对伊米尔大陆的新鲜事物并无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安宁度日的地方，所以，阿尔维斯的主导权逐渐地被人族蚕食。就在伊米尔大陆的整个地图被人族描绘得差不多之后，各个地方的居民也先后以生活习性、民族结构、管理问题等诸多原因，宣布建立独立的国家。

在人族想要将触手伸向遥远的外海之时，神族用激烈的闪电和狂暴的海浪强硬地否定了他们的贪婪。既然探索未知已经成为了不被允许的事情，那么阿尔维斯也就成为了没有意义的存在，阿尔维斯随之解散。

若干年后，人们不断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许许多多神秘的遗迹，这些遗迹大多是伊米尔大陆以前的主人——巨人族所留下来的——这点可以从精灵族们保留着的古老书籍中查知。但是一些极少量的遗迹仍然没有逃脱人类的眼睛，这些遗迹与巨人们的相差甚大，单从建筑物的形体上来看，就比巨人们的要小得多，甚至比人族的还要小。而且，这些遗迹还有一点与巨人遗迹有着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巨人遗迹都是残留在土地之上，而这些遗迹却无一不是深埋于土地下面。遗迹的古老程度也非巨人遗迹所能比拟。

大陆历 8366 年，在几个人族国家的秘密策划下，阿尔维斯重新建立，此时距阿尔维斯宣布解散已经过了五百年。这次行动，人族对精灵族，还有他们所一直崇拜的神族，都进行了完全的隐瞒。

注释 1：
全知者 阿尔维斯（Allvis）
阿尔维斯欲取雷神托尔的女儿为妻，前往求婚。托尔心里大怒，遂以一连串的问题来考测阿尔维斯对自然现象的知识，阿尔维斯却是对答如流，托尔一时难不倒他。托尔用智力问题缠住阿尔维斯，不让他在天亮前潜入地下，待到太阳升起，小精灵被阳光一照化成了石头。

人族篇　第二卷 第二章　尼伯龙根的后裔

诺克郡是一个美丽和平的小镇，虽然没有邻居萨尔诺那样悠久的历史和繁华的街道，但这里的人们

却总是沉浸在一股满足的幸福当中。

这座背靠湖水，面向草原，六十年前才刚建立起来的小镇，在热闹的商业城镇萨尔诺的影响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居住。

在巴特霍姆王国里，鲜有像贝尔湖这样宽广的湖——甚至在整个伊米尔大陆里面，贝尔湖也算是最大的湖了。湖中鱼虾众多，种类繁杂，诺克郡的人们有时会来这里打捞一番，收获的鱼虾也就成为了晚餐里的美食。

少年时的安德鲁最喜欢的事情，便是在午后时分，烈日之下，狠狠地跃入清凉的湖中，与惊慌的鱼儿们尽情嬉戏。他时而深入水下，时而腾至湖面。他仰望天空，幻想着蓝天里的白云朝他微笑；他凝视远方，期冀着轻风中的芦苇向他招手。

二十年来，安德鲁总是这样在孤独中寻找着快乐，没有同龄的玩伴，甚至还要忍受大人们敌视的眼光。诺克郡的人们并不喜欢他，确切地说应该是不喜欢他的父母，而实际上，安德鲁的父母亲更加不喜欢这些突然从北方远道而来并驻扎在这里的人们。

为了表示对先来者的尊敬，人们曾怀着善意去拜访了这个比他们更早在湖边居住的家庭，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用微笑和礼物换来的，居然是愤怒的咆哮和无端的咒骂。

人们感到不理解，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竟能如此地激怒对方，这里不是私人领地，移民到这里来也是向国王申请并予以通过了的，这些反对他们到这里来的人有什么立场生气？

他们也许是一个隐居于此，躲避外世的家族，而既然他们那么厌恶与其他人打交道，那移民们也就决定远离这伙人。安德鲁曾多次问过父母亲为什么要敌视那些新搬来的人，可是每次的回答都只是深邃目光下的轻轻摇头。

二十年过去，诺克郡的人们与安德鲁家族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着一种隔阂。而由于缺少与他人的交流，安德鲁逐渐养成了孤傲自闭的性格。

今天，安德鲁的父母决定把深藏心底的秘密向儿子坦白，他们把安德鲁从屋外叫了进来，并严实地关上了门。

施密特怜爱地看着自己至爱的儿子，自己即将告诉他的，是从他出生的那一刻，便在他的血液里注定了的宿命。

“你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那些来这里居住的人吧？”

安德鲁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等待父亲把话继续说下去。

“我们的家族成员分布在伊米尔大陆的各地，他们几乎都像我们一样，与世隔绝地生活着。唯一有固定联系的也只是我们家族内部的通信和联姻。”

“家族的血液导致了我们奇特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宿命，因为我们必须守护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继续隐藏，不被发现。”

“我们是尼伯龙根的后裔。”

“尼伯龙根，是比现今一切种族都还要古老的民族，是比所谓的神族还要早的存在。”

“远古时候，因为一场灭顶的灾难，让我们的民族几近灭绝。极少部分人幸存了下来，为了避免灾难的再次降临，我们开始了隐居的生活。”

“我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已经在那次灾难中彻底覆灭，我不知道该如何给你叙述祖先们创建的繁华，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正是贪婪、无知、狂妄，导致了惩罚的降临。

“现在，新生的种族——人类，发现了我们民族的一些遗迹，而在那些被掩埋了的地方，存在着大量曾属于我们的古代文明。”

“守护遗迹里的古代文明，不让它们再一次被利用，这是我们存活下来的尼伯龙根族人的责任。数万年前，当现在的世界还处于混沌之中的时候，我们便把它们封印了起来，这些强大的文明所拥有的能量，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是当今世界的主宰——神族，也无法企及。”

“伟大的主神赐予了我们聪明的头脑，而我们却在贪婪中滋生着无穷无尽的狂妄。”

“有一天，当尼伯龙根最智慧的学者制造出轻而易举便能将世界毁于一旦的兵器时，愤怒的主神终于无法忍受我们对大地和生命的蔑视。坚硬的寒冰从破碎的天空中猛烈划下，炽热的岩浆从爆裂的大地上疯狂涌出。世界被黑暗覆盖，混杂着毒气的烟尘席卷我们的都市。这种可怕的情形持续了三年，草木枯萎，饥饿的野兽四处徘徊。人们的精神彻底崩溃，没有了亲情的概念，也失去了道德和理智，血腥的杀戮和丑陋的欲情随处可见。”

“但有一些人在这场史前的浩劫中艰难地存活了下来。为了感谢主神的宽容，他们决心彻底放弃尼伯龙根的文明，代之以最简单的方式生活——即使这意味着未来将像野兽一样劳碌地奔波。”

“我们便是这些存活下来的尼伯龙根人的后裔。我们看着新生的神族崛起，目睹了巨人伊米尔踏上这块大陆，当然还有神族和巨人族那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我们小心地躲藏着，不被他们发现。而在巨人们统治这块大陆的几千年间，尼伯龙根的遗迹也幸运地没有让粗心大意的巨人们所察觉。”

“可现在人族却大量地发现了我们的遗迹，从他们近乎疯狂地对古代文明的研究来看，他们对强大力量的渴望甚至超过了我们的祖先。不难想象，当人类得到那恐怖兵器的时候，世界面临的将是主神再一次的愤怒。”

“即使没有来自主神的天谴，世界也会被那个魔鬼一样的兵器毁灭。”

施密特稍稍停了一下，从怀中掏出一枚戒指，递给了安德鲁，“这是尼伯龙根族的指环，现在我把他交给了你，你以后将承担起守护尼伯龙根的责任。”

“这枚戒指凝聚着神奇的力量，它能使你飞上天空，潜入水底，还能让你听懂动物的喃语，看见暗夜中的精灵。”

“一直以来，我们以为用一些遮眼法便能将我们的遗迹从人类的眼皮下蒙混过去，但显然我们错了，目前这个糟糕的局面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性。”

“人类为了研究古代文明，组织起了一个叫做‘阿尔维斯’的组织，这个组织凌驾于国家之上，是由人类联盟直接管辖的。”

“我的孩子，我希望你能进入这个组织，”施密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并想办法把这个组织带向毁灭的深渊。”

大天使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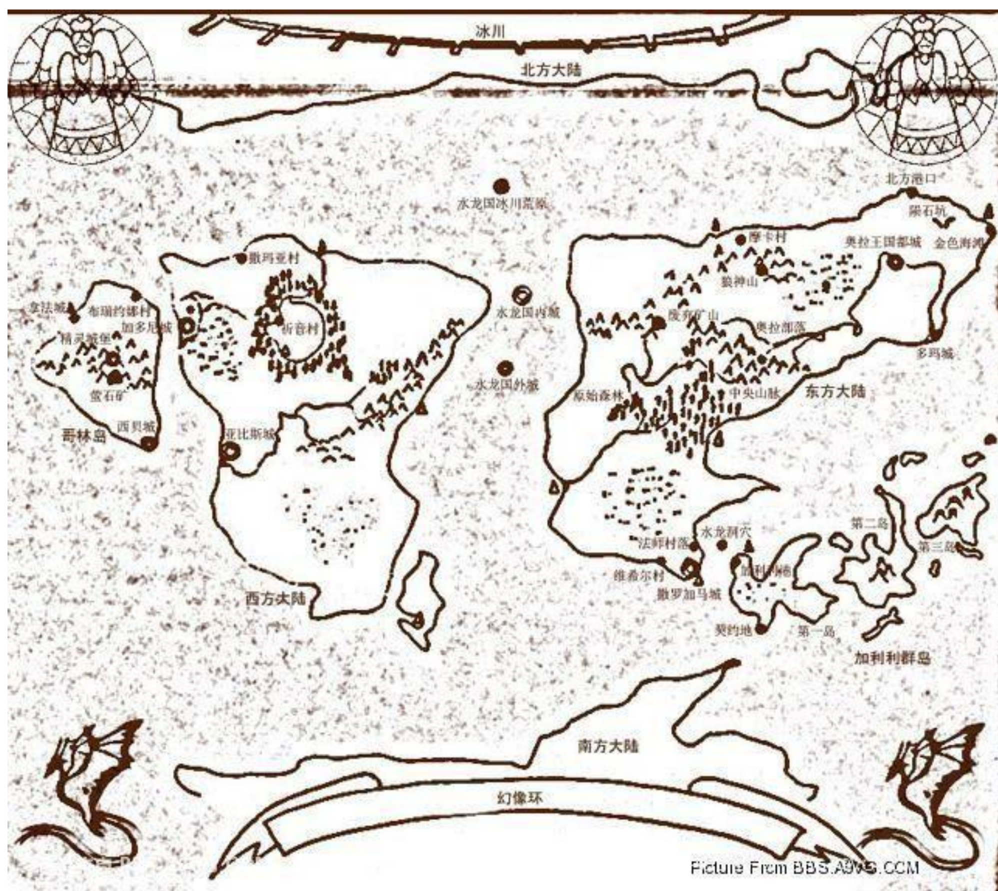


这是原来写给我们亲爱的团长的一个构思中的 RPG 游戏的剧本。

人物介绍：

Jelack:天界第四天大天使。
Sorty:水龙国祭祀院一位长老的小女儿。
Lubemed:天界第五天大天使。
Aimmide:天界第九天大天使，大天使的首领。
Rexpo:天界第七天大天使。
Huponal:疯狂的人类勇士，一生都在追求金龙族的秘密。
Gesult:Jelack 和 Sorty 的大儿子。
Dailure:Jelack 和 Sorty 的小儿子。
Sralys:Lubemed 的侍从，被派下人间帮助 Jelack 完成他的冒险。
Orinia:Sorty 家的一个丫环。
Xerosine:Orinia 小时候的好朋友。

世界地理：



这个世界是球形的，有东南西北四块大陆。

北方大陆连接着天国，其内陆通往天界的通道被冰川所阻隔，南方大陆连接着金龙族禁地，其内陆通往金龙族的通道被幻像环所阻隔。北方大陆和南方大陆都没有成规模的人类聚集点，只有偶然到达的冒险者留下的足迹。

哥林岛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岛，在西方大陆的西北边，隔着并不宽的海峡。这个岛还是世界上重要的精灵和地精族聚集地。前者基本与世无争，但自视高傲，不愿意和人类来往。后者和人类在对于自然资源的争夺上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哥林岛萤石矿和东方大陆的废弃矿山都是地精相关的剧情，前者其实是早前的地精先王为了保护矿脉的继续深入不至于破坏大地根基的一个措施。Jelack 在支线任务最后得到的先王的遗卷上，记载了当年他们发现这个可怕的事实的经过和最后做出决定的痛苦历程。

西方大陆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内陆湖，环湖的森林据说是天国在下界的仆人的聚集地。东方大陆下面连接着三片大的岛屿和无数小岛组成的加利利群岛。群岛上的火山据说是地狱的入口，同时群岛还和南方大陆突出的一个半岛隔海相望，这是探险者前往南方大陆最常用的路径。

这个世界并没有统一的大王国，而是由林立的领主和小城邦组成，任何一个城堡或者村庄的首领都可能自称国王。不过这个世界确实大致分成两派，靠北方的更加相信天国的教义，而靠南方的则更加相信龙族的神秘力量。冲突在某些对立激烈的地方时有发生，但缺乏大国在背后统一支持和安排，即使是统一信仰的国家之间也更加注重各自的利益而不是整体的势力，所以这些小冲突从来没有演化成遍布大陆的全面战争。

这个世界共有四种龙族，水龙，陆地龙，火龙和金龙。

世界的其他地方被海水覆盖。水龙族的国度在这些陆地的下方，以人类所不知道的潜水暗流连接到海

洋，找到岛屿或者海滩边对应的洞穴是进入水龙国的唯一办法。地图上的三角形标出的位置，是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入口。具体水龙族洞穴在地下的详细分布和走向，还没有人探明。

陆地龙种族也是这个世界上的龙族之一。游戏中只在加利利第一岛冰原中以 BoSralys 的身份出现了一次。因为这个种族实在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的生存空间和人类重合，没有水龙族和金龙族那样的基本与世隔绝的独立领地，因而被恣意扩张的人类日益排挤。在有些深山中或许还存在着小的陆地龙聚集地。他们也擅长魔法，可以飞翔。

魔界位于更深的地心中央。火龙族生存在这里比较靠外的几层，以及火山岩浆洞窟和魔界连接的通道中。

天界共有九层，每层都有一位大天使看守。其中 Jelack 负责看守第四层，执掌这个世界人间的家庭和社会组织。Lubemed 负责第五层，执掌天气，地理和灾害。Jelack 去过的第七层是灵魂城所在地，所有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新生命都是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新的灵魂，这里的负责着是第七天大天使 Rexpo。他的使命就是挑拣成熟的灵魂让他们在世间降生。这里的息院是人间传说中的天堂，其实是被赐福的灵魂通往第九天真正天堂之前的休息地。第九天是最崇高的天界，这里是天父，和天父座边的灵和焰所在的地方，灵和焰一般不会动手参与具体事务的处理，他们的责任是负责观察，赞美和思考这个世界与神。第九天的事务管理者 Aimmide 是所有大天使的首领。大天使环印是大天使对这个世界所能独立使用的最强的处罚手段。图中从十二点钟方向开始，逆时针依次是从第九到第一天的大天使的符号。环的中央是天使文字的咒语。Aimmide 在 Jelack 翅膀上刻下的禁咒就是他自己的符号。

金龙族城和金龙族禁脱离于大陆，漂浮在空中。它们之间以及金龙族城和南方大陆中心以魔法通道相连接。金龙族城是一个美丽优雅高贵的地方，这是金龙们生活的地方，花园和城堡是这里的主要建筑。金龙族禁地则是一个八层的环境恶劣的地方，第六和第七层之间是保存圣杯的圣杯塔。禁地里充满了火山，沼泽，迷雾，崎岖的山路，崩落的岩石，以及世世代代在此巡逻的圣杯守护者。圣杯的存在使得金龙族有了近似天界的权威。这个种族对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族类有着指导和关怀但又保持神秘的倾向。龙族中的水龙族和陆龙族对金龙是绝对臣服的，水龙陆龙和火龙的龙族圣物和王族血脉的指定权都控制在金龙族手里。曾经有过金龙不守规矩，闯入禁地，试图以圣杯的力量挽救一场几乎遍布整个世界的大瘟疫中受害的人类，他希望天界能够克制使用那样的破坏性手段，尽可能的多帮助而不是裁决人类。他本身的力量无比强大，加上偷出来的圣杯，和大天使们战到天昏地暗，最后被大天使环印镇压，也就是 Jelack 在陨石坑任务中看到的那个金龙。那次之后，圣杯虽然被金龙族拿回，但它在生命轮回上的法力被天父削弱了，加入了天使灵力的辅助因素，以确保金龙族不能再单独启用圣杯。

整个北方大陆，西方大陆的东半边，东方大陆的西半边，加利利第二岛，加利利第三岛火山口以下魔界部分，天界第八第九层，金龙族禁地第七第八层（疯狂的 Huponal 最后死在了这里）：这些地方都不会在主线剧情中接触到......可以随便塞满迷宫和 BoSralys，隐藏武器等等，用来挑战和升级，或者放一些无关的支线任务。

<场景>
剧情
（迷宫，战斗）

==

第一章

Jelack 是天界的九位大天使之一。他的权柄位于九重天界的第四天，执掌这个世界人间的家庭和社会组织。那一天，这样一件事情被汇报到他的面前:在哥林岛西边的一个小王国，有一只雌性年

轻的水龙作害。她向这个王国要求每年进献一个英俊少年，少年必须擅长音乐和诗书，而且没有经历过人世间的爱情。虽然这个国家的人们都不知道到底水龙每年要求进献少年的目的何在，但因为从来没有人再看到过那些被水龙带走的少年，大家都认为这些少年一定是被害了。国王请来勇士和法师，但都无法治住这条水龙。终于，这一年，国家的大祭祀告诉国王，轮到他的小王子被送去做祭品了。国王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他和王后日夜虔诚的祷告，这祈祷传上了天界，让 Jelack 知道了这件事情。

<拿法城>
Jelack 于是带着自己的银丝剑，在祭奠的那一天，降临到这个国家，在海边用柔软的剑丝，缠住了那条雌性水龙的脖子，将她收服。
（洞穴，水龙 BoSralys 战）

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恳求 Jelack 将水龙杀死，以低偿这些年来国家失去的很多美少年的生命。水龙告诉 Jelack，那些青年并没有受到伤害，自己只是把他们收集到了水下的洞穴里，陪自己玩耍而以。Jelack 决定跟水龙走一趟。水底洞穴里果然是富丽堂皇，有她四处收集来的珠宝首饰，有人鱼族和蜥蜴族的侍从，还有那些从人间被带来的少年。在这里，他们的容颜一点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老，永远的青春朝气。Jelack 见水龙并没有说谎，收集美少年建立后宫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伤害，除了这些年的离家的思念。于是 Jelack 决定，让水龙立刻把所有的少年送回人间，并把那些珠宝作为赔罪，送给这个国家。水龙在大天使面前只能同意，在做到了这些之后，Jelack 施展法力堵住了这个洞穴，也好让水龙无法再回来继续之前的行为。国王在堆积成山的珠宝面前忘记了除掉水龙的诺言，百姓被活生生的和自己记忆中还是一样的少年们的归来所感动，于是也忘记了跟水龙复仇。

<哥林岛北平原>
Jelack 要离开人间了。年青的雌性水龙却眼泪汪汪含情脉脉的跟在后面，Jelack 的俊美和气质，岂是人间的少年所能比拟，岂是着迷于后宫的她所能抗拒。Jelack 让她立刻回到自己的国度去，她却辩驳说自己已经在水龙族没有家庭和朋友，否则又怎么会到这里来收集美少年。Jelack 一路走，水龙跟着，行动时帮 Jelack 打探领路，休息时为 Jelack 吟唱作诗，但以这个龙形象在人间行动，让 Jelack 颇为烦恼，鉴于她的心思和作为，却又不忍心将她甩掉。水龙知道了之后，在路上一处湖边，借着水的神灵的力量，把自己变成了人类的少女外形。在湖的另一边的 Jelack 沐浴回来，大吃一惊。知道了事情经过之后，Jelack 也不禁为她人形的美貌和姿态所打动，加上本来也觉得她无家可归挺可怜，于是答应收她成为自己的侍女。凭着她本来龙族的灵力，跟 Jelack 上天也不是什么难事。Jelack 要求她不要提起自己的本来身份的事情。水龙答应了，只说自己是 Jelack 这次任务中从陆上顺便搭救的一个人类少女，她的名字叫 Sorty。

<天界/第四天>
Jelack 所在的第四天正好有星河流过，星河的支流在这层天上布置下了很多湖泊。Sorty 对这样的环境自然是十分的满意。正如大家所期待和预料的......这样的生活，让 Jelack 和 Sorty 相爱了。天使把平凡的人类带到天界，并婚配，这实在是让天界神灵们十分不满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纪录中从来没有好的结果和口碑。但 Jelack 作为天界九大天使之一，并没有多少人可以有权利去处罚他。第九天的高位者碍于 Jelack 的权柄和身份，就把事情冷处理了。然而 Jelack 和 Sorty 的爱情此时已经一发不可收拾。Sorty 甚至为 Jelack 生下了两个男孩，哥哥在早晨出世，弟弟在日落时诞生。可爱的小生命让第四天的其他天使也都受到了感染，喜庆的气氛在这里蔓延。在确认了 Jelack 的神性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之后，来自第九天的首席大天使 Aimmide 宣布，在两个孩子成年之前，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但之后 Jelack 必须为这次违反天界规则的行为接受处罚，Sorty 必须带两个孩子离开，回去她所来自的地方。

平静的 16 年过去。兄弟俩从父亲身体力继承的神性在成长，他们从母亲身体里继承的龙族的血，也准备开始沸腾。

终于，不懂得如何控制自己体内两股力量的兄弟俩在众人面前露出了形态和习性上的马脚。他们，和他们母亲的龙族血统被揭穿。谣言份传对 Jelack 一家的处罚会比预料的来的更快，更严厉。Sorty 为此烦恼不已，在 Jelack 依然需要每天应付大量的天界事务的时候，家里的事情，两个儿子的安危，都只有 Sorty 一个人在家里扛着了。

兄弟俩看见母亲为自己心碎劳累的样子，心里也很难过。于是他们决定偷偷下人间一趟，去弄一些首饰宝贝上来，Sorty 很喜欢这个，而最近烦心的事情太多，母亲也挺久没有玩赏过新的珠宝了。从小就和这里的天使混到无比熟悉的兄弟俩，伪装成 Jelack 的信使，毫无困难的通过了下三天，甚至没有遇到什么盘查。

<奥拉王国>
兄弟俩第一次下界，事先也没有打探好到底该去什么地方收集珍宝。他们无意中降落在东方大陆的一个叫做奥拉的王国里。他们在旅店里无意中得知，王国的金色海滩有个洞穴里，埋藏着可以匹敌这个王国有史以来全部收藏的宝藏。兄弟俩并没有听完故事的后半部分，就高兴的直接冲了出去，往王国最东边的海滩出发。

<金色海滩>
一路杀到洞穴的最深处，除了确实富可敌国的宝物之外，兄弟俩也看到了刚才他们因为过于心急而错过的故事的下半段。这里还有一只强大的水龙，在这个潮湿的洞穴的核心，看守着这些她私人的宝藏。兄弟俩决定干掉这条水龙便是。他们的力量确实无愧于他们的高贵出身，但他们的经验实在是太少太少。水龙用她甜美的歌声将兄弟俩魅惑。弟弟完全不能抗拒，在本来已经乱成一团的刀光剑影中，他失手将自己的宝剑刺入了哥哥的胸膛。等到哥哥的血沿着剑流到他的手上让他清醒过来，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了。因为悲伤愤怒而疯狂的弟弟依靠自己无法控制的狂暴力量，把这条水龙的生命也结束了。等一切都平静下来，洞穴里静静的躺着哥哥的尸体，水龙的尸体，和脑子一片空白的弟弟。满洞穴的财宝却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弟弟找了半天，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了水龙尸体上，水龙的角上镶着一个云纹的蓝宝石。弟弟觉得这个纹饰有一种奇妙的亲切感，于是用剑将它翘下。抱起哥哥的尸体，回家。
(金色海滩，洞穴，水龙 BoSralys 战)

<天界/第四天>
两天不见了儿子们，Sorty 心急如焚，确又不敢声张，怕引来更大的麻烦。只盼 Jelack 能快点回来。听到急促的敲门声，Sorty 跑出来，看到的却是第五天的大天使 Lubemed。他是 Jelack 最好的朋友，在 Jelack 这件婚姻的事情上，也是一直帮着 Jelack 的。不过这次，Lubemed 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第一天的天使卫士们，抓住了满身血污的弟弟，和已经冷却的哥哥的尸体。

<天界/第一天>
Sorty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悲剧不给人喘息疗伤的机会。Sorty 问弟弟，他手上的那个云纹蓝宝石是从哪里来的。弟弟哭哭啼啼的把来由说过，很期待这个能稍微给母亲一点安慰。Sorty 傻笑着，从怀里掏出另一个云纹蓝宝石，刚好和弟弟手上那一块和在一起。兄弟俩误打误撞，杀死了 Sorty 失散了好些时候的姐姐。姐妹俩自从家族有变被逐出水龙族地盘之后，还从来没有见过面。这两个半块的云纹蓝宝石，今天重新合在一起，没有伴随着重逢的喜悦，而是为了见证家族最后一个亲人的离开。弟弟疯狂大叫着冲出第一天的边界，天使卫士试图去拉住，被 Lubemed 挡住。弟弟已经犯下了杀兄灭亲的大罪，留在天上只能是死路一条。Lubemed 试图去安慰一下 Sorty，面对这样的突然打击，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Sorty 站起来，把宝石远远的扔出去，疯疯癫癫的往天门外面走，Lubemed 过去拦住，却被已经得知了消息赶过来的首席大天使阻止了：让本不该属于这里的离开这里，让给这里带来不洁的永远不再回来。

<天界/第四天>
Jelack 终于从公务中脱身，回到家中。家里没有家人，另外八个大天使在等着他，还有从天父座边下来作为威慑的灵和焰。

Jelack 的伤心让他无力去争辩什么。第九天的决定是：

“Gesult 已经为出身的原罪付出了生命，不再追加惩罚，他的灵魂将在虚空中飘荡，直到末日。Dailure 出身的原罪未了，又犯下杀兄灭亲的罪。他将背负着这些罪名的负担，在人间流浪，他的一切神力被收回，他将体会人间的杀戮和痛苦，却不能因此而死亡，除非这伤，是来自他的亲人。Sorty 的罪被她丧子丧亲丧夫的伤痛所赎，她的灵力被清除，龙族亦不能使之恢复。Dailure 依然是她的牵挂，在这个牵挂没有完结之前，她要被所过之处的人们不齿，她不可以找到洞穴躲避。Jelack 必须忘记这些人和这些事，大天使的名保留，权柄被收回。Jelack 离开第四天，到第七天的灵魂城事工，直到经过 Jelack 的手所降临与人世间的灵魂所行的善事，足以抵消这次的罪，他才可以恢复身份。”

<天界/第七天>
如果不是这次的节外生枝，本来第九天对于 Jelack 的事情也就准备小小的惩罚一下，让 Sorty 带着兄弟俩离开天界，不再和 Jelack 公开见面，不再返回天界就是。但这次的事情在天界，人间，和其它地方传开，给天界和大天使的名都带来的很大的影响，也成为天界纯洁高贵独立的形象的污点。天界不得不做出姿态。然而，对 Jelack 安排依然是很有情面的。大天使之间一般是不会互相操作他人的事物的。这次 Jelack 来到灵魂城，等于是插手了第七天的事务。而且这里和息园一水之隔，确实是一个让人忘记伤痛平复心情的好地方。更重要的是，Lubemed 主管的第五天和这里很近，他会常常来看望 Jelack，为 Jelack 带来美味的食物和酒水，迷人的舞蹈和音乐，以及，一些人间的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龙族的。说是有人神奇的闯入了水龙族的国度，但却不是像以往的传说中那样为了龙族的财宝，是为了寻找一个自己的爱人。这个人仿佛有着天神一般的力量，水龙族对他无可奈何，虽然凭他一个人也无法强迫水龙族做什么。然而倔强的他就决定一个人在这里留下来，直到找到他要的人为止。而前不久，有人在哥林岛上看到了这个传奇的英雄，居然真的和一个女子走在一起了。看来，他真的凭自己的力量，从水龙族国度里抢回来了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财宝。

哥林岛，神力的人类，水龙族，所爱的人，这一切让 Jelack 想起了他还在人间的小儿子和本为水龙的 Sorty。难道 Sorty 竟然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 Dailure 也居然最终找到了她？不对，Dailure 的神力应该已经被剥夺，Sorty 说过她在水龙国度已经没有家。但这个念头既然已经产生，就不可避免的在 Jelack 心中缠绕，无法消散。以至于那天在挑选灵魂时，他居然犯下了让一只不成熟的灵魂离开天庭降生人间为妖的错误。Lubemed 看在眼里，心里很快就明白了,Jelack 想走了，他还是没有忘记他们，他要去找到他们，让这个残破的家团圆，哪怕一起受苦。

<天界>
Jelack 还是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了。他潜回第四天自己的家中，拿回那很久没有上身的玫瑰甲和银丝剑。继续往下走，直到一路避开岗哨，躲过巡查，来到第一天。这里，他再没有捷径好走，唯一的出路只有天门。当然，如果只是那些个普通天使守卫，Jelack 可以轻易的过去。但此时在门口等着他的，是八位大天使。Jelack 也明白，自己要走，终归是要被知道的。如果没有这一战，即使跑到了人间，也一样会被追过去，那还不如现在交手，失败了，那是天命，成功了，那就起码能争取来一段自由的时间，去找 Sorty 和小儿子。
（第七天迷宫，第六天迷宫，第五天迷宫，第四天迷宫，第三天迷宫，第二天迷宫，第一天迷宫）

<天界/第一天>
大天使的高贵和孤傲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这样的对局中一哄而上。Jelack 和自己昔日的朋友们一一过招。每一战之后，对手都会给 Jelack 疗伤，恢复部分灵力，让他能够公平的和下一位战斗。Lubemed 则根本没有出手。Jelack 知道，大家根本没有和自己认真地做对，当最后一个，首席大天使，第九天的 Aimmide 站在他面前时，Jelack 知道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已经连战六位大天使，Aimmide 用剑在 Jelack 翅膀上刻下禁咒：Jelack 的所有权和灵，在这里都被收回，你

的身体你可以带走，你的力量你必须留下，你的翅从此不可以在展开。你的兵器不再能施展变化，降为凡人的你才能把握；你的盔甲不再闪耀震慑敌人的光芒，降为凡人的你才能穿上。你离开天界，将不能再返回，除非是要回到那块为你预留的墓地里。走吧，你已是凡人，我不和凡人作战。
（大天使 BoSralys 战*6）

==

第二章

Jelack 司职人间的家庭和社会组织，对于龙族的生活其实并不了解太多，Sorty 在天上的那些年，一来因为过去的悲伤经历，二来因为要隐藏身份，所以不愿也不能过多的提起龙族的事情。现在 Jelack 突然来到了人间，要找寻传说中的水龙族国度，也是无从下手。何况他的神力都已经被剥夺，Jelack 只能像一个初涉江湖的新手一样，从自己仅有的那一点点线索开始打探。

<撒玛亚村>
Jelack 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这里位于西方大陆的北角。Jelack 开始探听关于哥林岛上那个勇士和水龙国的故事。遗憾的是这里的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人建议 Jelack，既然是哥林岛的事情，那么还是往西边走，到了离海峡比较近的地方，也许会有消息。

<森林>
（迷宫）

<祈音村>
通过大森林，这里就是西方大陆内陆湖的湖边了。一些老资格的祭祀，精灵，神兽，以及化作人形在人间做事的天使在这里居住。Jelack 在这里的被一个人认了出来。原来是 Lubemed 在 Jelack 被逐出天国之后，派下来的一个守护天使，让他要一路照看 Jelack，但他此时也不知道 Sorty 和 Dailure 的行踪。但起码从现在开始 Jelack 有了一个一起作战的同伴。在这里补充了一些物品和装备之后，Jelack 和守护天使 Sralys 出发，继续往西边走。

-------<支线一，内陆湖的魔物>
这个内陆湖本来应该是非常宁静纯洁的地方，但最近湖里常常有红潮泛起，并且有无风而起的巨浪，威胁到湖边的人们。前去探究原因的法师，神兽，勇士等等都没有回来，大家只能期盼天界早点注意到这件事情，派一个有力量的天使下来解决问题。
（内陆湖通道，湖底洞穴，Boss）

<草原>
（迷宫*1）

<加多尼城>
这个靠海的都市是西方大陆的一个重要都城。哥林岛从这里的港口出发就可以到达。Jelack 到了这里却进不了城，发现原来这里的国王病危，两个王子为了继承问题争执不下，城内气氛紧张，除了卫队和给国王看病的人，一律不准通过。Jelack 和 Sralys 只好先退到边上的一个村落住下。在这里他们打听到，离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赭石山，山顶的石花可以救国王的病，平息这场纷争。但那里有神鸟守卫，常人根本无法接近。Jelack 和 Sralys 商议决定去拿这个石花然后以送药的名义进城，或许这样国王病好了，派船送他们去哥林岛也就顺理成章。即使没这么好，进了城，也可以再作打算。于是 Jelack 和 Sralys 出发，在赭石山顶杀死了神鸟之后把石花带回来，第二天早上

两人准备起床带石花入城，却发现自己被两个王子带卫队包围了，石花也不见了。原来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旅店的老板，是故意安排的。他从 Jelack 和 Sralys 的武器和盔甲以及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俩应该是力量不弱的武士。若要借他人之手拿到这几乎不可能得到的石花，这次机会相当宝贵。于是才会故意让 Jelack 和 Sralys 听到这个石花治病的故事。事实上石花根本不能治病，倒是这个神鸟本是加多尼城城邦的象征物。而石花在炼制魔法中有重要的作用，旅店的老板夜里偷偷的报告了城门的卫士，带走了绝大部分的石花逃之夭夭，留下几片花瓣作为陷害 Jelack 的证据。Jelack 和 Sralys 此时面对王子的卫队和面前的石花花瓣，百口莫辩。俩人和卫队大战一场，终于杀出重围往南逃去。王子忌惮与 Jelack 能够降伏神鸟的武力，也没有继续追下去。

显然这个城是进不去了，这个最佳的渡海港口也没有办法利用了。两人继续往南走，找寻下一个能够渡海的地方。

Jelack 只有在完成了第三部分支线五之后，解除这个误会，才可以重新返回这个城市。
（赭石山迷宫，神鸟 Boss，卫兵战）

<亚比斯城>
这里曾经是一个比加多尼还要繁荣的城市，但这里正好处于南北方交界地。宗教信仰的冲突不断，最终把这个城市变成了废墟。废墟中居住着一些秘密教义团体和无处可逃的穷人，城市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人们跨过边界总是为了暗杀偷窃斗殴散播谣言这类无聊的勾当。Jelack 和 Sralys 面对这样的城市非常失望。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Jelack 发现自己身上的银丝剑被偷了。两人追踪下去，发现是一个还未成年的小偷所为，而这个小偷属于一个秘密的地下教团。和这里其他很多的这样团体不同，这个教团厌倦了长期的斗争，大家正商议着要离开这里，渡海前往西北方的哥林岛。Jelack 和 Sralys 于是留下来打探跟他们一起走的可能性。教团的长老接见了 Jelack 之后，决定，只要 Jelack 帮忙，把他们丢失已久的圣剑从对南方的地牢里偷回来，就带他们一起走。船已经造好藏在海边，只差这个圣剑，得到了，大家就没有牵挂了，可以立刻离开。Jelack 和 Sralys 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于是闯了一次南方的地牢，在深层的宝物库里，Jelack 看到了长老描述的那个宝剑。一切准备停当，大家把藏在海边岩石和杂草后面的大船推下水，教团的人，带着他们的圣物，和 Jelack，Sralys 离开了西方大陆，踏上了前往哥林岛的旅途。船在快靠近哥林岛的地方救起了一个翻掉的渔船，和船上幸存的哥林岛渔民。从他们的口中，Jelack 证实了哥林岛少年和水龙国故事的真实性。这让这一直以来毫无头绪奔波辛劳的 Jelack 重拾起信心。
（神秘教团地宫，南方地牢/前半段，宝物库 Boss）

-----------<支线二，重逢>
在去南方地牢之前，教团的一个女子告诉 Jelack，他的丈夫被南方所俘虏，和大儿子一起被抓去了南边，留下自己和小女儿在这里无依无靠。她希望 Jelack 能把他们俩救回来。关押的地方也在地牢，但在比宝物库更深的后半段。如果 Jelack 事先没有接受这个任务，那么 Jelack 也可以在得到圣剑之后继续探索全部的南方地牢，但女子的丈夫和儿子不会和 Jelack 相认。若 Jelack 接受了任务，则可以把他和他儿子临时加入战斗队伍，带回来，完成任务后离开队伍。
（南方地牢/后半段，监狱守卫 Boss）

<西贝城>
Jelack 在哥林岛登陆的地方。之后就和教团分散。Jelack 开始拼命四处打听那个少年的消息。然而几天过后，让人失望的是，虽然很多人都说确实有这个事情，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仔细描述出少年和那个女人的具体形象。不过可以确认，最初看到他们，是在哥林岛东北边的一处海滩，夜里。Jelack 和 Sralys 出发，往东北走。

<山地>
（迷宫）

<哥林山>

这是这个岛中央的山脉。精灵占据着山表面的森林，地精占据着山下面的洞穴。一般外人根本找不到洞穴的入口。Jelack 和 Sralys 只好爬山。爬到险峻处，是精灵的城堡。Sralys 以天使仆人的身份传话，精灵族同意让 Jelack 通过，进城。Jelack 开始打听那个少年的事情，精灵族对此十分愤怒。Jelack 和 Sralys 莫名其妙的被扔出城外，一路上还有精灵族召唤出的树妖追杀。两人连滚带爬逃出哥林山。
（哥林山前山，哥林山后山，树妖 Boss*3）

----------<支线三，哥林山的萤石矿>
完成第三部分相应剧情后，Jelack 可以重回哥林山精灵城，得到山下洞穴的入口地图和钥匙。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萤石矿，地精在此从事开采工作。并在数百年开掘留下的洞窟里，建立了辉煌的地下宫殿。然而最近老矿区的资源日渐枯竭，新的矿藏又难以开采，地精族的生活充满了悲观情绪。Jelack 在复杂的迷宫中四处打探，消灭那些曾经在开矿工作中死去的老地精的灵魂，最终打开了一个新的巨大的萤石矿脉。
（萤石矿迷宫，地精先王的灵 Boss）

<布瑞约娜村>
哥林岛东北角的靠海的渔村。这里就是 Jelack 一直追寻的那个传说的发源地。Jelack 搜寻了大家描述的村子外面的海滩，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下面，发现了一个类似当年初次看到 Sorty 时她所居住的洞穴的地方。在洞穴的深处，Jelack 找到了可以通往水龙国的通道。突然一个神秘的少年出现，但 Jelack 和 Sralys 都无法从看清他袍子下面的面孔和身材。少年在作战时也一直把自己隐藏在洞穴的黑暗处。最后，他大笑着说，能有你们这样的强力的人去再玩弄一下水龙国，也好，也好，便离去，留下了打开水龙国通道的钥匙。
（洞穴，神迷少年 Boss）

<前往水龙国的通道>
（迷宫）

<水龙国外城>
Jelack 心急如焚的打听 Sorty 的事情，Sralys 劝他小心一点不要太过张扬。不过 Jelack 哪里冷静的下来。水龙族的权贵很快知道了这个和水龙族有过让天上天下所不齿的丑闻的大天使居然来到了水龙国的消息。在确认了 Jelack 已经没有了任何神力之后，他们毫不客气的把 Jelack 连同 Sralys 逮捕，送到了水龙国荒凉的冰川世界去了，那里的永世冰川是水龙国清澈的地下水的来源，也是他们流放本族的罪人和闯入的外人的地方。

<冰川>
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Jelack 和 Sralys 遇到了一个雌性水龙，她在知道 Jelack 来这里的目的和原因之后，非常惊讶，Sorty 姐姐的死和 Jelack 和 Sorty 的爱情悲剧让她痛哭了好一阵子。原来她是之前 Sorty 家的一个丫环，叫 Orinia。在家族被驱逐之后，她也被流放到了这里。Sorty 的家族本来是水龙国的一个高贵家庭，掌管着水龙世界的美学和艺术。这也是 Sorty 何以会对宝物和诗歌音乐如此有兴趣和研究的原因，她们的美貌加上如此的出身和家教，她和她姐姐是这个国家最让人爱慕和追求的一对女神。在姐妹俩成年之前，水龙国到了为老国王找一个继承人的时候。作为水龙国祭祀院长老之一的 Sorty 的父亲也成为候选人之一，而且是老国王最觉得可靠的接班人。但这位基本沉迷于学术的长者完全不想参与权位的争夺，他支持老国王的儿子继位，而国王根本不喜欢这个没有一点能力的儿子。这引起了掌管自然的大祭司的不满，他一直想着联合其他几位祭司，把权力拿过来。可怜的老人根本不懂得这种权术斗争的险恶，整个家族被一起看似无意却是卑鄙阴谋的洞穴塌方事故所加害。所有当时不在家中的仆人和下人，都被扔到了冰川世界。Sorty 和她的姐姐被流放到人间，理由是她们俩企图迷惑年轻的王子，从而让她们的父亲从暗地里掌握大权，结果一头雾水的王子也被流放，最后一直娇生惯养的他难耐冰川荒原的艰苦生活死在了里面。Orinia 是到现在还坚持活着的为数不多的家族的人之一了。其他的也许还在这无边的冰川的某处苟延残喘，

但也无法联系到了。Orinia 对于 Jelack 所说的 Sorty 回来，甚至被人救走的说法表示无法相信。但她愿意跟 Jelack 和 Sralys 一起逃出这里，找到小姐。Orinia 加入队伍。MP<1/2 最大 MP 时表现为水龙形态，MP>1/2 最大 MP 时表现为人类女性形态。Orinia 给 Jelack 看了小姐以前写的一篇日记，那是 Sorty 和她姐姐在家里看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时根据那些古老的传说改写的小短文。游戏里一共可以找到四篇，这是第一篇。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一）

<流放者聚居地>
三人在此稍作停留，补充物品和装备后，出发

<冰川>
（冰迷宫，雪迷宫，雪迷宫看守 Boss，水迷宫，水迷宫看守 Bo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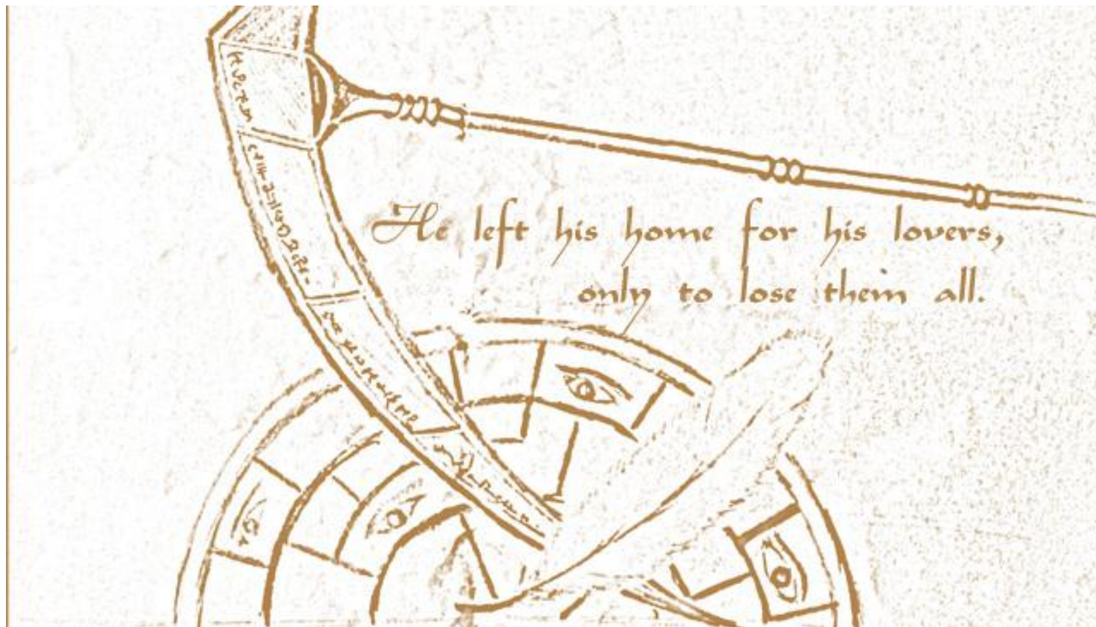
----------<支线四，作恶者的结局>
在冰迷宫的路上，Jelack 三人在一个冰窟中休息，准备等这阵子的刺骨寒风过去再前进。休息时，又进来一个条水龙。Jelack 不要和他对话三次以上，否则 Orinia 就会认出这人的相貌和声音，正是当年被收买在那次洞穴塌方事件中作为内应的叛徒。因为怕走漏风声，他也被流放到了这里，算是兔死狗烹。Orinia 也是到了这里之后，才从一些流言中理出头绪，才反应过来有这么个恶人存在的。叛徒看事情不妙，冰窟狭窄也无法逃脱，猛地对 Orinia 发起攻击。Jelack 把 Orinia 一把拉开，结果他的重重一击在冰窟的地面打开了一个洞，他自己也掉了下去，Orinia 二话不说跟着就追了下去，Jelack 和 Sralys 见状也只好跟着跳下。最终他们在这个秘密通道里追上了这个家族的叛徒，将他斩杀。
（冰窟秘密地道迷宫，Sorty 家族的叛徒 Boss）

<水龙国外城>
Jelack 重新出现在水龙国，带着消失多年的 Sorty 家族的丫环 Orinia。已经掌权的新水龙国国王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派人把 Jelack 三人带到内城，详细问话。

<水龙国内城>
虽然大家对于这个道貌岸然的新国王恨的咬牙切齿，尤其是 Orinia 巴不得能立刻揭穿他的真面目，但大家也知道眼下的局面三个人根本不可能斗地过水龙国。Jelack 说明来意，只想知道 Sorty 是否真的回来过。回答出乎意料，原来那个少年，正是 Jelack 和 Sralys 在布瑞约娜村海滩洞穴的对手，而他是哥林山精灵城的大王子，他爱上了一个人间的少女，这个少女不巧被水龙国抓作侍女带回了这里。结果大王子一怒之下大闹水龙国，最终逼得水龙族不得不把少女交还。精灵国对于大王子这样不顾身份结交低等的人类同时破坏和龙族传统邦交的行为十分光火，视为本族耻辱不许公开谈论。所以才有了精灵城 Jelack 那一问之后被立刻扔出城外的事情。而大王子也不愿意和本族招惹麻烦，所以很少在白天公开在岛上露面。原来让 Jelack 放弃一切离开天界经历如此考验的故事，和他并没有任何的关系。Jelack 十分的沮丧。Orinia 鼓励他，希望他能像那个精灵族大王子一样为了自己的爱人战斗到底，而且 Sorty 家族的冤情，不管 Jelack 是否在意，她 Orinia 也一定要找到小姐回来要个清白。Jelack 和 Sralys，Orinia 决定离开，继续从头开始寻找。但水龙国企能让知道太多的他们就这里出去，把事情传播开来。虽说至少在找到 Sorty 本人之前，Orinia 的话不会有人去相信，但留着总是一个危险。Jelack 三人为了离开只好和水龙国卫士开战。但终究实力不济，在几乎要被再次抓住的时候，精灵族的大王子出现了，原来他一直在关注着和他一样的原因闯入水龙国的 Jelack。水龙国拿大王子一个人尚无可奈何，何况加上 Jelack 和 Sralys。他们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大王子和 Jelack 带着 Orinia 离开。
（水龙国卫士 Boss，大王子在第三战结束后剧情出现）

离开水龙国之后，Jelack 三人回到哥林岛的布瑞约娜村。他们跟大王子道谢过后，继续开始找寻

Sorty 的旅程，这一次，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

第三章

既然又来到了哥林岛，Jelack 决定去到岛西边的拿法城去一趟，就是 Jelack 最初遇到 Sorty 的地方。Orinia 也同意，她很想看看小姐离家之后的藏身之地。

<拿法城>
当地的人民认出了 Jelack，大家都很热情的接待了他。国王得知了消息，也亲自在宫殿里宴请了 Jelack 三人。因为当年 Jelack 从洞穴里带出来留下的财宝，这个小国的国力可谓是空前的得到加强，百姓的生活也是幸福快乐。Jelack 带 Orinia 到当年收服 Sorty 的地方，这里已经被 Jelack 用神力封闭，Orinia 也只能从外面感觉一下那些年小姐的生活了。Jelack 跟国王提出要回到大陆上去继续寻找自己的亲人。从这里出发上船，既可以往东，回到西方大陆，也可以往西，行的稍微远些，到东方大陆。而到东方大陆的话，最近的港口就是奥拉王国的金色海滩。也就是这一连串悲剧开始的地方。大家觉得 Sorty 也许会去她姐姐的这个当年的藏身地去看看。于是拜托拿法城的国王，坐船来到东方大陆的奥拉王国。

<金色海滩>
大家在海边的小镇休息，顺便打听关于那个洞穴的消息。从当地人的口中，大家得知，自从两年前，其实也就是 Jelack 的两个儿子下界那天之后，这里往日平静的气氛就被改变了。大家一直知道那个洞穴里有水龙控制的事情，但好处是，有水龙控制的地盘，其他海中的生物不敢来捣乱。而那天 Sorty 的姐姐死去，一下子让一直在附近海中和海滩上的妖精魔物来了精神。其中尤其是一条力量不弱的海蛇，干脆盘踞了当年 Sorty 的姐姐的地宫。这类魔物对于收藏宝物和诗乐艺术没有兴趣，只是贪婪于残杀人类和其他弱小的生物。金色海滩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Jelack 和 Orinia 决定去除了这个妖孽。一路的战斗，Jelack 和 Orinia，Sralys 也看到洞穴里四处遍布的人类尸体，以及以前的优雅地宫的被破坏的残迹。在洞穴底，Jelack 三人看到了那个海蛇。不过海蛇似乎身负重伤，只能自顾养伤。Jelack 拔出银丝剑，毫不费力的从海蛇口中问出了这身伤的由来。原来 Sorty 竟然真的来过，而且还是和 Dailure 一起来过，两人看到这里被海蛇破坏至此，姐姐的尸骨也荡然无存，怒火中烧，和海蛇大战了一场。母子两人虽然都被禁了神力，但合力起来对付一个不

入流的海蛇妖，也足以把他打成重伤。随后 Sorty 带着 Dailure 走了。海蛇也真的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又去了什么地方。这个消息让虽然对于尽快找到 Sorty 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起码大家确定了他们俩都还在这个世界，而且，两人的安全看来是可以靠他们自己保证的。至于母子俩如何在人间相遇，又如何在因为当年的判决而不能和别人正常接触的情况下生存，进而找到这里来的，依然是没有丝毫线索。洞穴的迷宫里可以找到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二。
（金色海滩，洞穴）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二）

<奥拉王国都城>
这是这个世界里最大最繁华的都城之一。都城里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和其他这个世界的生物。几乎所有东方大陆的消息，都可以在这里打听的到。Jelack 三人觉得在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之前，不如在这个都城暂时落个脚。在每天的交往之间，或许能得到关于 Sorty 的情报。

//
奥拉王国都城段关卡安排：
Jelack 等人继续剧情的唯一办法，是进入王国祭祀院，从那里得到关于 Sorty 的消息。王国祭祀院并非一般人可以进入，Jelack 必须提高自己的王国公民等级到第五级。提高的办法是，接王国政务院的公开任务。每完成一个增加一点，从零级的流入民开始，至少做完五个任务。这里安排十个任务关卡，随意挑选其中五个完成即可去祭祀院继续流程。如果玩家完成了全部十个任务之后还没有去，自动发生剧情，祭祀院召见 Jelack。
//

<政务院任务一，打通北方港口>
在都城的北边，是这个王国的北方要塞。从那里下海，可以到达传说中的北方大陆。王国一直期待着能够有一天探明航线，从而打开那片神奇的连接着天界的大陆的入口。然而似乎是存在着来自天上的诅咒，这个北方要塞自打建成之后始终没有人能从城门走到海边，不是在里面永远的迷路，就是自己又绕了出来。原来，天界为了避免来自人间的更多干扰，在这个要塞布下了迷雾和空间的漩涡。有守卫天使在此看护。Jelack 需要冲过这个迷阵，击退守卫天使，把这个港口重新展示在人类面前。
（要塞外城，漩涡迷雾，要塞内城，守卫天使 Boss*2）

<政务院任务二，血门>这个都城里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有一些民居的门上，出现了来历不明的血迹。血迹没有明显的形状，看不出什么来头。门上出现血迹后，那个家庭十日之内必然有人去世。有些去世的人甚至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其他大陆，但却是跟这个家庭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王国为这个事件烦恼不已，如果事情继续扩大，就会给国家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了。Jelack 去这些家庭探查，切换 Sralys 为队伍第一人，Sralys 的天使身份让他感觉出来，这些人家里有恶魔血。天界在处罚恶魔的时候，偶尔会收集一些极端不洁的血，作为将要被封印的血系在天界下咒保存。这些应该就是某次收集中无意落在人间的。这样的遗落偶尔发生过，一般都会导致一片地区的灾祸或者瘟疫流行，直到天界意识到下来处理，或者这些血被其他势力清除。Jelack 和 Sralys 在其中一户有血门的人家的后院发现了血池的入口。这段时间以来，落在此地的污血已经慢慢集中，在血池里化作跳动的恶魔的心脏，通过地下的血脉向四方伸展，从某户人家里破土而出的时候，就是这家出现血门的时候。受到污血感召的魔物也在血池聚集。Jelack 和 Sralys,Orinia 最终将血池净化。
（血池迷宫，恶魔之心守护者 Boss，恶魔之心 Boss）

<政务院任务三，大法师寻找继承人>
大法师终于决定招收徒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培养人才。现在，他需要挑选六位有天赋的年轻人。Orinia 作为龙族的人，对魔法这个古老的智慧有着比人类更高级更细腻的认识。她对人类中有这样天赋的人的感觉也更加强烈。切换 Orinia 为队伍的第一人完成这个任务。六个年轻人分布在东方大陆北半边的几个不同的城市和村落里。

（根据去到的地点不同经历不同的迷宫）

<政务院任务四，狼神的传说>
王城西边的大草原上，本来有很多野狼出没，国家一直派士兵帮助当地的人民驱逐狼群，保护家园。但很快这些士兵的行动超过了自卫的范围，开始对狼群的屠杀，而狼群也变本加厉的报复。不过最近狼群突然大大的减少了对普通百姓的骚扰，但士兵的命运开始变得悲惨，即使是无意的巡逻或者在营中值班，都会被狼攻击，而且毫无还手之力。百姓中开始流传狼神的传说，这狼神并不以一般百姓为敌，但非常痛恨人类的武力，希望人类能和自然各退一步，达成信任的平衡，和谐的生存。王国要求勇士出来，澄清这个留言。Jelack 最终真的在草原西北的山上见到了传说中的狼神。Jelack 以狼神赐给的牙骨项链为证物，说服了王国从草原撤走绝大部分士兵。狼群也未再随意的干扰百姓的生活。
（草原，狼神山，狼神 Boss）

<政务院任务五，治理多马城>
王国东南方的一个新兴港口，便利的交通和优美的生活环境同时也给手工业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聚集地。城市发展的很快，这也引来了一些地下势力，开始给这个新兴的多马城的繁荣蒙上了阴影。Jelack 接受任务来到这里，在城市明察暗访，打听到了这里最大的一个地下帮派的聚集地，并和 Sralys,Orinia 一起镇压了他们。Jelack 惊讶的发现这个团体的一部分人来自他曾经在以亚比城投靠过的那个教团，而如果当时 Jelack 完成了第二段的支线二<重逢>，那个被 Jelack 救出的男子会加入 Jelack，Sralys,Orinia 的队伍直到 Jelack 离开奥拉王国。他和妻子将以手工业者的身份从此在这个多马城安家。
（帮派聚集地迷宫，原教团长老 Boss，新教团长老 Boss）

<政务院任务六，把水源夺回来>
跨过草原继续往西南走，那里的山脉的清泉是这个王国的淡水主要水源。不幸的是，和西方大陆一样，这个处于中部的地区，陷入了北方和南方不同教义的纷争中，而污染和掐断水源成了两帮人互相攻击的手段。这给处于河下游的奥拉王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Jelack 接受任务，去到那里，把那里的南方势力驱逐掉。战败他们并没有什么困难，难的是这些人顽固不化的思想，Jelack 出于自己和龙族的关系，不忍心将这些有着龙族信仰的人全部消灭，而他们又宁死不愿意撤退。僵持不下的时候，Orinia 出面，显出龙形的真身，编了一通既威严又充满诱惑的说辞，让这帮人乖乖的离开了。
（山脉迷宫，南方军营，南方主将 Boss）

<政务院任务七，陨石坑下的秘密>
王城的东北，在金色海滩和北方港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陨石坑。一直有传说，说陨石的下面有复杂的地宫，掩盖了一个被镇压的魔物。这个魔物的力量甚至可以和天界对抗。王国的一切资料中都没有关于陨石坑下面的具体情况的记载，他们很想弄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Jelack 接受任务下到陨石坑，陨石坑下的地宫，最后到达底部，发现了所谓的被镇压的魔物，是一条龙，已经死去很久，却依然有着无上的威严和骄傲，身上被大天使印环所覆盖。Jelack 非常吃惊，这个印环可是说是在第九天那些顶级权位的灵和焰不出手的情况下，天界所能拿出的最强大的压制手段了。Orinia 告诉 Jelack，这是一条金龙。他们不用于和人类分享这个世界的水龙和陆地龙，他们的智慧同样直接来自于这个宇宙本身，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和天界是平等的，他们也不在这个世界生活。传说中金龙掌管的圣杯，也是有着净化整个世界和对灵魂终极宣判的能力的。如果这只金龙真的是族中很高位的长者，而又有足够的野心的话，那么单个大天使，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为了做的干净不留后患，出手大天使印环也可以理解。这是 Jelack 自己第一次面对金龙，虽然作为大天使之一他也知道这个种的存在，但忙于人间事务的他还真的没有接触过这个种族。
（陨石坑，地宫*3，金龙王座，金龙幻像 Boss）

<政务院任务八，加利利群岛的地形>
加利利群岛的火山一直是据说的地狱入口。王国希望能派人去了解一下哪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任务

很简单，把加利利群岛第三岛地图探到 100%。火山的中央是地狱之门。
（第三岛迷宫，火山迷宫，火山地宫）

<政务院任务九，精灵族出现>
狼神山再往北，有从那里回来的人带来传说，说是有精灵族的人出现了。精灵族的老家在哥林岛，一般他们只在这个岛和西方大陆靠岛的半边活动，很少有听说他们来到东方大陆，尤其是如此深入大陆的内部。王国希望有勇士去打探精灵的真实身份，以及，可能的真实目的。什么精灵会跑这么远来到人间？Jelack 翻山越岭到了那里居然发现，这个精灵正是那个救过他和 Sralys,Orinia 的大王子，这一次他的那个人类女友也在，果然是能让人放弃国家也要陪伴终身的倾城美人。一打听才知道，是为了精灵国丢失的一些文书。似乎是被这里的一个人类法师组织偷来了。大王子自嘲，为了美女丢了国家，但却依然关心着自己族类的事情。大家出发，在附近的一处谷地里找到了法师塔。寻回了精灵族的古卷。大王子说自己不愿意再回哥林山精灵城，托 Jelack 将东西送回去。这一战精灵族大王子强制加入队伍。如果之前已有四个人，选择除了 Jelack 以外的一个人替换。
（法塔迷宫，大法师 Boss*2）

<政务院任务十，散落的历史>
王国自己也面临着记录历史的文书丢失的情况。接受任务，把散落在民间的关于王国的一些记录收集回来。文书共有五卷，前四卷分散在王城附近各地的民宅和图书馆中，最后一个在大陆靠西边的一个废弃矿山中。这个矿山当年的主人是从奥拉王国出来的一个王族分支，他的家人曾经在皇室负责文书记录工作。被他带出来的这一卷，现在在原本文字的行间和页面的留白，都写满了关于他家族试图往西部发展，起初的艰难，发现矿藏的喜悦，鼎盛时期的辉煌，被地精攻击的恐怖，以及最后一切毁灭的绝望。
（矿井迷宫，地精王 Boss）

<王国祭祀院>
Jelack 得以进入王国祭祀院（或者被召见嘉奖）。这里有着丰富的文献和许多博学的长者。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各地的奇闻异谈，魔术魔法，都可以找到你需要的资料。就是在这里，Jelack 听到了关于 Sorty 和 Dailure 的新的消息。在这些留言中，他们被描述为一个不能见人的巫女和一个丑陋不堪浑身是伤的男仆。他们白天四处躲藏，夜里赶路，巫女从来不和人打交道，男仆负责要饭或是偷抢，他非常容易受伤，总是旧伤未愈新伤又至。Jelack 明白这都是那段天界的惩罚的具现。传闻说他们去过金色海岸，这和 Jelack 三人在那里问到的消息一样，而传闻对他们母子俩的描述也和海蛇的形容非常类似。Jelack 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 Sorty 和 Dailure 了。人们说他们往大陆的南方去了。Jelack 立刻收拾停当，和 Sralys,Orinia 出发。

（中央山脉迷宫）
（原始森林迷宫）

<撒罗加马城>
东方大陆最南边的都城。Jelack 在城外就又听闻了关于 Sorty 母子行踪的传说。果然，当 Jelack 赶到都城码头的时候，远远的看见刚刚离开岸边的大船上，Sorty 和 Dailure 的身影。Jelack 发了疯似的要求船家立刻把他送过去追上大船。但天不随人愿，这是冬天来临之前离开大陆前往加利利第一岛和南方大陆的最后一次航行，没有人会愿意在海上飘雪之后冒险南下。Jelack 郁闷的在都市的街道走，四处打听有没有补救方法。有人推荐他去问问这个城里一个相当有声望的魔女。魔女看出了 Jelack 的大致身份，说你要问我什么可以，但你大天使也有来求助于我人间魔女的时候，那么我对不起提个小小的要求，城市东边有个法师村落，我想要他们藏在地窖里的一个法仗。Jelack 于是去当了次毫无缘由的小偷。Jelack 回来问他有没有可能在冬天之前去到南方大陆。魔女说这绝不可能，然后指着 Jelack 身边的 Sralys，即使你这样的低阶守护天使，都很难闯过南方大陆，因为这里几乎是金龙族的势力范围了。但当她看到 Orinia 的时候，语气却转变了，如果你是一条水龙，那么倒不是没有可能。这里有一个水龙族的地下暗河，可以连接到加利利第一岛，到了那里，你们可以再想办法。

（魔法村地窖，法师 Boss）

----------<支线五，洗冤>
城市的西边也有一个小村子，村子里住着一个孤单的法师，刚搬过来不久。村民们一直在议论他神秘兮兮的行为。如果 Jelack 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探索他家后院，可以发现一个地道，下面有一个炼制室。里面放着神鸟的尸体和石花。原来这个法师就是之前在加多尼城利用陷害 Jelack 的那个老板。Jelack 捉住他，把他和神鸟，石花一起带回加多尼城，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就可以进加多尼城活动了。
（法师 Boss）

<地下暗河>
三人在城外的沼泽地里找到了这个非常隐秘的水龙族暗合通道。半路上遇到了一个 Orinia 小时候的好朋友 Xerosine。他相信 Sorty 家族一定是被冤枉的，但没有证据也无法作什么。Orinia 把 Jelack 和 Sralys 介绍给这个人，表示他是个信得过的人。于是也把 Jelack 和 Sorty 的故事说给了他听。Orinia 的这个朋友表示，如果他没有猜错，那么从他们的行动来看，Sorty 是要一路往南去找金龙族，利用圣杯的力量把这个悲剧挽回。Jelack 还想问更多，但其他水龙族的人来了，他只好立刻让 Orinia 带着 Jelack,Sralys 离开防止再被发现抓住。选择立刻逃走或是留下一定要告诉我圣杯力量的事情。
--------立刻逃走：临走之前，他叮嘱了 Jelack，如果他的猜测属实，那么一定要阻止 Sorty 去找圣杯的行动。
（无战斗）
--------留下，一定要告诉我圣杯力量的事情：被水龙族人发现，Xerosine 被杀，临死前叮嘱了 Jelack，如果他的猜测属实，那么一定要阻止 Sorty 去找圣杯的行动。
（水龙族士兵*3）

<加利利第一岛>
这是最接近南方大陆的岛屿了。岛上已经非常寒冷。地下暗河的出口离这边的港口还有一段距离。事实上除了港口的那一小块，岛上荒无人烟。

--------------<支线六，Jelack 的罪>
这个港口大约一年前诞生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似乎天生就不具备完善的精神，无法理解人类的教育，无法遵守规则，嗜血，残忍，但却生长极其快速。大家把这个怪物扔到城外，这里恶劣的环境却无法杀死一个一岁的婴儿，不过，具看到的人说，他已经长到成人大小，俨然一个魔物了。Jelack 在城外找到了他，大家合力消灭了他，他的灵魂离开躯体的时候，Jelack 认了出来，这个天生残破的灵魂，正是他在灵魂城事工时，因为思念 Sorty 而犯下错误选出的一个未成熟的灵魂。
（城外荒地，残破的灵魂 Boss）

（冰原，水龙族守卫 Boss，陆地龙守卫 Boss）

<契约地>
加利利第一岛和南方大陆隔海相望的地方。这里是所有追求金龙族秘密的人的旅行在人间的终点。千百年来不断的渴望和好奇，让人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建立起了一个探险者的聚居地和资料库。和人打听之后，Jelack 知道，Orinia 的那个朋友说的没有错，Sorty 的真的是在寻找金龙族圣杯。一个资料馆的常客 Huponal 看到她和 Dailure 在这偷偷的阅读那些相关资料，当然他也知道了关于 Sorty 一家的传说。他想去金龙族很久了，觉得这次跟上 Jelack 同行利用他们的力量是个不错的注意。于是恳请 Jelack 带他一起走。为了让 Jelack 信任，他主动详细介绍了契约地的情况。Jelack 觉得到了这里，再往下便是即使是天使也是无法全部了解的最神秘的种族，金龙族的地盘了，有一个这样的人类带路也不错。于是同意。Huponal 加入队伍，最终的四个人 Jelack,Sralys,Orinia,Huponal。准备停当之后，被传送到南方大陆。图书馆里可以找到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三。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三）

//
关于契约地：
进入南方大陆之后就不再有补给功能全面的城镇存在了，因为金龙族不需要，而人类无法在那里建立城镇。契约地是进入结局部分之前的最后一个补给地。
契约地可以找到会传送魔法的法师，可以在世界各地旅行，回去完成支线任务，炼级。
//

<南方大陆>
大家一边前进，Huponal 一边解释圣杯的具体故事。据人间的传说，这个圣杯是金龙族之所以能和天界平等对立的根本所在。它有两个功能，一是圣杯不停的在吸收世间一切生物的血，圣杯血溢出之日，就是金龙族的力量降临人间的审判之日。Jelack 对次不屑一顾，因为 Jelack 认为这样的末日审判显然因该是由天父来做的。圣杯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接受牺牲的血，把生命传递给另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圣杯来挽救生命。这个时候大家才都明白过来，Sorty 和 Dailure 的目的，就是为了用这个圣杯，把死去的 Gesult 和姐姐找回来，这样 Dailure 的罪也就不存在了，一家又可以团圆。Jelack 惊讶 Sorty 如何会知道这些事情。Dailure 年幼无知不可能是这个决定的作出者。Orinia 觉得她是水龙族的一个侍女，都知道金龙族的一些传说，Sorty 的才华和知识要高出很多，如果真的从什么渠道知道了圣杯的细节，也是很可能的。Huponal 嘲笑 Jelack，作为一个大天使，却根本不知道甚多这个世界的重大秘密。看来天界过于自大，也是有点在自欺欺人的味道。

（南方大陆迷宫一，南方大陆迷宫二，南方大陆迷宫三，金龙守卫 Boss）

（幻像环迷宫一，大金龙守卫 Boss，幻像环迷宫二，大金龙守卫 Boss，幻像环迷宫三，金龙长者 Boss）

<金龙族城>

很少有人类可以到达这里，到了这里的人，都是被金龙族承认为勇士的人。当然，金龙族知道 Jelack 一帮子人的本来身份。金龙告诉 Jelack，Sorty 确实和 Dailure 来过了，而且已经过去了。他们曾经试图阻止两人继续往下面的金龙族禁地走，但看守还是疏忽了，让他们冲了过去。Jelack 向金龙族求证圣杯的事情，金龙族表示，圣杯的事情，请 Jelack 不要太执著于人间的传说。但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告诉你，立刻去把 Sorty 和 Dailure 带出来，不要去动圣杯。天意的悲剧没有弥补的可能，想要加重，却是有一万种方法。金龙族禁地金龙族的人不可以进入，除非是为了在末日那天取出圣杯。Jelack 决心要进去找到 Sorty，然后再说，Orinia 也一定要找到小姐。Huponal 面对就快要见到的圣杯，想象自己就要成为人类最伟大的英雄，早就激动不已。大家于是进入金龙族禁地。

<金龙族禁地>
（
金龙族禁地第一层
金龙族禁地第二层，圣杯守护剑士 Boss
金龙族禁地第三层
金龙族禁地第四层，圣杯守护骑士 Boss
金龙族禁地第五层
金龙族禁地第六层，圣杯守护王 Boss
圣杯塔。
<圣杯禁坛>

结局：禁坛上放着传说中的圣杯，四面的墙上都流着血。**Sorty** 和 **Dailure** 的身体被血墙吸收了大半，头还露在外面。**Sorty** 形容憔悴。**Dailure** 几乎已经不成人形，露出的不大的身体部分，也是伤痕累累。**Jelack** 现在才明白，以他俩的能力，如何把这一路坚持下来的，几乎就是靠了 **Dailure** 那因受天国诅咒而脱不去的怎么受伤都不死的躯体。这一路寻找圣杯，即是为了消除杀亲的罪，也是为了让自己解脱。显然两人都给圣杯奉献了血，所以才会吸入血墙，但没有任何人被救活。人间的传说基本是对的，但却漏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圣杯必须要天界有神性的血，加上这个牺牲者的魂魄，才可以复活另一个生命。圣杯不过是一个可以把魂魄和灵重新组织转移的工具。**Sorty** 和 **Dailure** 都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俩的血换来的是白白的牺牲。等他们身体全部陷入血墙，他们的生命也就离开了。这也是之前金龙族要求 **Jelack** 尽快找到 **Sorty** 阻止他们接触圣杯的原因。现在一切都晚了。在场的只有 **Jelack** 还可以做点什么，虽然已经失去了大天使的力量，但不可磨灭的巨大灵性使得他依然可以拯救一个人，但将要失去自己的生命。在灵魂城的经历，使得 **Jelack** 明白，每一个灵魂的诞生都是无比严肃的事情，逝去的魂魄会在审判结束后重回天堂，随意的重生是不应该的，于是，他在和还没有完全失去感觉的 **Sorty** 和小儿子说明了自己的想法。**Dailure** 说，他一路能够保护母亲走到这里，无论结局如何，自己赎罪的心愿已了，根据天界的审判，他死之后，**Sorty** 的牵挂也可以结束，不再受世人的唾弃。**Jelack** 说他很对不起 **Sorty**，自以为能给她带来幸福，结果却酿成如此苦果。现在他用自己的一命，换回 **Sorty** 的平常生活。**Jelack** 自己已经无法返回天国，如果留在这个世界上，却看着 **Sorty** 死去，他无法承受这样的生活，还不如让自己的死有点意义。**Sorty** 在血墙上哭着看着小儿子被强大的圣杯超越天界的审判规则结束了生命，而 **Jelack** 用银丝剑把自己的血引入圣杯，同时释放了自己剩下的所有的灵力。**Sorty** 从血墙上被释放出来，**Orinia** 赶紧冲上前去抱住。**Sralys** 带着 **Jelack** 的尸体，**Orinia** 扶着 **Sorty**，从塔里出来，准备回去。**Huponal** 看见金龙族禁地还有更深的两层，也顾不是本来就只打算利用一下的 **Sralys** 他们，自己继续走下去了，盼望能实现自己成为最强大的人类勇士的梦想。
金龙族禁地第七层
金龙族禁地第八层
)

Orinia,Sralys,Sorty，三人带着 Jelack 的尸体，回到金龙族城，金龙族破例允许 Sralys 跟天界的 Lubemed 联系。大天使数千年来第一次出现在金龙族的天空，Lubemed 带走了 Jelack 的尸体，如当时 Aimmide 所说的，“你离开天界，将不能再返回，除非你是要回到那块为你预留的墓地里。”Jelack 的坟上有一朵小花，那是 Sorty 托 Sralys 带上天放在那里的。同情 Jelack 和 Sorty 一家的 Lubemed 和金龙族长老们演了一出逼真的苦肉计，已经失去了 Jelack 的天界不想看到金龙族真的再把 Lubemed 干掉，显然在金龙族的地盘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天界无奈同意除去了 Sorty 身上的咒语，但依然不允许她上来，哪怕只看一眼 Jelack 的坟。Orinia 继续以侍女的身份，在人间陪伴 Sorty 生活。

-Game Over

===

===

隐藏结局：

//条件：
一，主线结束时 **Jelack lv.>85% Max lv.,Orinia lv.>Jelack lv.**。
二，完成过支线四：作恶者的结局。
三，地下暗河剧情选择了立刻逃走，即 **Xerosine** 没有连累被杀。

Orinia 带 Sorty 回到人间，等 Sorty 身体和心理的伤都稍微淡去之后。跟她开始商议重回水龙国的事情。天界除去了 Sorty 身上的咒语之后，Sorty 的力量也开始慢慢恢复。两人找到 Orinia 的那个朋友 Xerosine。大家秘密商议之后觉得，虽然现在的水龙国王有着那么阴暗的过去，但没有权威和实战的力量，只靠 Sorty 带着 Orinia 和 Xerosine 完全没有可能夺回王位。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把 Sorty 当年在天门那奋力一掷扔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的两个半块云纹蓝宝石拿回来，作为 Sorty 自己的身份证明。然后，去求助对 Sorty 感情还不错的金龙族帮忙。

<云纹蓝宝石一>
Sorty 三人开始在世界上到处搜寻关于这块宝石的消息。这个作为水龙族珍宝的宝石，有一个神奇的特性，那就是可以维持周围环境的潮湿，聚集水汽。Sorty 在西方大陆旅行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这块大陆南方的沙漠里，最近突然出现了一些降雨，最多的地方居然积成了湖泊，沙漠周围的居民都以为这是上天终于开始在这个地方施行神迹。Sorty 去到那里一看，果然感觉到了这个蓝宝石的呼唤。最终，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半块云纹蓝宝石。只不过这么一来这里又恢复了彻底炎热干燥的天气，觉得有点对不起当地居民的 Sorty，顺手把这一带沙漠里频频出没作恶沙虫干掉了。
（沙海迷宫，沙漠核心，巨大沙虫 Boss）

<云纹蓝宝石二>
但几人在世界上继续打听下去，却无法发现另一半蓝宝石的消息，也没有类似那个大沙漠一样的反常现象出现。在港口城市多玛城，大家听说最近去加利利第二岛的船只总是会看到水龙出没，而且这里水龙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对于过往船只毫无兴趣。Xerosine 第一个反应过来，水龙国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 Sorty 的行动，他们如果不想 Sorty 回去的，那么应该也在派人寻找剩下的半块蓝宝石才对。大家于是来到加利利第二岛，果然立刻就被人跟踪。Sorty 感觉到了云纹蓝宝石，应该在离岛不远的海沟下面。战胜了水龙国派来的人和海沟里的海怪之后，整块云纹蓝宝石终于回到了 Sorty 手里。宝石掉在本来就这么多水的地方，当然不会引起什么可见的变化了，也不会有传闻从这么深的海沟里传出去。若不是水龙国人手众多，光靠 Sorty 三个人，恐怕很难找到这里来。
（第二岛的海湾，水龙国将领 Boss，海沟迷宫，深海海怪 Boss）

<重返金龙族>
既然水龙国已经知道了并且找到了 Sorty 本人，那么下面也就无需偷偷摸摸了，而且事情要尽快解决。三人从第二岛出发，经过第一岛，南方大陆，在幻像环入口被水龙国杀手追上，但金龙族人同时恰巧出现，把 Sorty 等人带到了金龙城。

金龙族长老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后，表示可以帮助 Sorty 重建水龙国，但只能在最后出面作为整个龙族的最上位者，给 Sorty 加冕，宣布新王，而不能直接出手帮 Sorty 杀回去。Xerosine 表示这样就可以了，他希望金龙能赐予一个权柄的证明，让 Sorty 回去先收服人心。金龙长老在 Sorty 额头刻下了水龙族王族的印，并将水龙族圣物，一块名叫星之泪的盾交给了 Sorty。Sorty 发现这个盾上居然刻着 Jelack 的第四天大天使印。金龙长老告诉 Sorty，龙族的这些圣物，包括圣杯，最初都来自天界。这块盾，便是第四天星河里的聚集的天光凝结而成。

龙族长老感叹，也许，Sorty 和 Jelack 的事情，是第四天和水龙族种种古老联系的必然吧。
Sorty 带着云纹蓝宝石，星之泪盾和水龙族王族的印，回到人间开始逐一收服各个水龙洞穴和水龙部落。

地图上共有十个水龙族洞窟入口，除掉 Sorty 自己的那个已经被毁掉，其他九个需要 Sorty 一一走过，击败或者收复沿途的水龙，从而控制整个水龙国的外围。在其中一个水龙族洞穴里的某处可以找到最后一份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
（水龙族洞窟，水龙族将领 Boss）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四）

<团圆>
最后 Sorty 和支持她的水龙们来到了水龙国内城，直接面对这个邪恶的国王，和他的祭祀团。
（祭祀团长老 Boss*3，水龙国国王 Boss*1）

击败了曾经杀害自己几乎全家，篡夺权位的国王后，金龙长者如约而至，宣布了 Sorty 成为这个世界水龙国的新的女王，云纹蓝宝石成为水龙国流传的新的王族信物，Sorty 额头上的印化作她身体里血的一部分，见证她的王族血脉。Sorty 将星之泪盾亲手交还金龙长老，下拜。

此时的 Sorty 已经不再是一般的水龙了，她的力量足以让自己重返天界了。看着在天门外长跪不起的 Sorty，天界终于打开了一直对 Sorty 紧闭的大门，Lubemed 和已经回到天界的守护天使的 Sralys，带着 Sorty，回到 Jelack 的坟墓前。Sorty 的泪，滴在那朵当年她托 Lubemed 带上来的，早经枯萎风干的小花上。

-The End

===

===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一：月之海）

深夜了。星星拥簇着月亮走出他们的宫殿，在天空列队散开，太阳知趣的回到家里，收敛起光芒不去打扰夜色的宁静。众神也都休息，只有你还在辛苦的劳作。织布机的声音打破夜的沉寂，你擦了一下额头细细的汗珠，看看窗外。嗯，很晚了，不妨出去走走，让疲倦的身体得到恢复，让外面清新的空气冲走头脑里的昏昏沉沉的感觉。你出门走到银河边，踏上备好的木筏，向上游撑去。这银河没有波澜，水清澈透明，苍穹上的星光被折射，天空下的星光也可以透射过来，木筏仿佛浮在星团的光上。银河的上游连着西海，海里的情况要复杂很多，你不敢轻易一个人尝试走得更远。于是，在河口海边的那棵大桑树下，你把木筏靠岸拴好。这桑树高有万丈，枝叶繁茂，桑叶如火般红艳，桑椹如紫水晶般耀眼。这桑椹不同凡间的果实，吃了，能与天地同寿。可是物以稀为贵，大桑树并不愿意时常提供着珍奇的果实，每一万年，才可以有幸运的人得到他的垂青。即使是在天庭织了不知道多久的布了的你，也无缘见到。每次跑过来玩，都只能靠在树下，望着桑叶，和桑叶随风摆动的间隙中透出的星光，感受海面的凉风。星空，银河，西海，桑树，和仙女，这幅美景让大自然陶醉，但在你的心中还有些许的遗憾。你想着，想着，你的思绪被海风带走，飘到白帝的宫殿，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他。现在还是夜里，那少年为何出现在天空？掌管日夜交替的神没有出错，你的头脑此刻也异常的清新，真的是他，深夜里出来，不是为了去启明，而是为了你。少年从天空落下，落在大桑树下，落在你的身边。古琴的弦在他的指尖跳动，乐声正配合夜凉如水的气氛，你忍不住跟上他的旋律，开始哼出小曲。那是谁教你的小曲，你也无法记起，那是你在云端俯瞰大地，从人间学来的情歌吧。他把你的木筏装点一新。他在船尾竖起桅杆，那是桂树的树枝。桅杆上还有随风飘动的旗，让小船多了一分活泼的美丽，你忍不住把脸凑近，发现这是薰草的叶，还散发着刚刚采摘的玲珑香味。要到大海深处了，四面八方都是水，接到越来越低的天边，星星是不是也可以欣赏自己的倒影。你有点担心如何回去。少年好似看穿你的心思，捧出一只玉鸠。这器物巧夺天工，竟能感知风的方向，甚而随着时间和季节的变化也细细察觉。你于是放心的笑了，在小船上坐下，依偎在少年的身边，古琴曲绵绵不绝，你惊讶于自己的脑子里，居然记下了如此多的情歌，可以一直唱下去，少年也不时的用他的歌声作答。那样的晚上，无人去唤醒太阳，没有人去催促星星回家，海面愿意一直保持平静倾听你们的对歌，风儿只是一直轻抚不敢打乱指尖和弦的交响。你们都是神，不用像其她织女那样担心天庭的召唤和世俗的压迫，不会害怕银河的阻拦和时间的消磨。若不是你害羞的催促，少年还不会回到天空自己的位置。银河为证，大桑树为媒，你的爱情一定会有最灿烂的结晶。

==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二：创世）

你来了。那就抱紧我。天一直灰蒙蒙的，下着小雨，我有点冷，我需要你们的体温。我的手滑过你长发，掠过你的眼睛，从柔软的唇，延伸到你的耳根，再往下，退去肩上的薄纱，顺着你的手臂，经过我们彼此接触的肌肤，和你环绕在我腰间的手，握在一起。你的手心有汗，我忘了你们是把这种感觉叫做紧张，还是叫做兴奋。"没有问题么？"
"嗯，就今天吧。" "那，我们开始吧......"

朦胧中我看见了光，原来这就是光。光是如此的明亮，带着温暖。我看见东边的日，日光夺目耀眼，热烈威严。我看见西边的月，月色似水清凉，苍白忧郁。我看见前后的繁星，布满天空，明快雅致，不过我抓不住焦点。我让目光回到身边，原来只有这里是灰色的，不过我发现了，你的眸子是这片灰色的光，我想既然我能很快地看清这世界上其他的光，你一直试着给我解释的深情的目光，我也一定能看透。可是很快我的眼睛就模糊了，你的目光的烁热超过太阳，冷峻尤甚月亮，游弋不定想要捕捉更难于星星。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涌上来，我的眼睛流出水来。"它们坏了么？"
"没有，傻瓜，那是泪。你的眼睛刚刚睁开，一下子接触了这么多东西，需要休息休息了。"

"今天继续吧。" "好。"

啊，这是什么感觉？我的心体会到一种节奏，一种韵律。房檐滴下的水，身边吹过的风，草丛里的虫子，池塘里的碎浪。这样的节奏和振颤从四面八方袭来，我无法选择。一会儿雨下得更大了水珠沉重的砸向地面，一会儿云略为散开，水花轻柔的跳跃。从这起初杂乱无章的节奏里，我慢慢开始能够分辨不同的旋律，开始留意这些内心波动的组合，于是理解了这种奇妙共鸣的来源。我慢慢伏倒在你的身上，用我的耳朵，你的新的杰作，靠近你的胸膛。我听见一种亲切熟悉的声音，远比外面的虫鸣风啸单调却充满了生命的动力。"这是什么呢？"
"心脏，好在你有心脏，要不然要给你做一个，可比眼睛耳朵难度大多了。"
"心脏的声音真好听......对了，我休息的时候，要像闭上眼睛那样，把耳朵闭上么？"
我用手把耳朵拉下来压住，这个姿势和我认真地口气把你逗得前仰后合。"不用，你真是个孩子，睡着了，耳朵就自己休息了。"

"今天做完，就只差最后一个了。" "七是我的吉祥数字。" "巧合罢了......"

我深深的吸气......"来，你之前看到的，听到的，今天再换一种方式去体验。"
阳光的味道，阴霾的味道，雨的味道，土地的味道，树叶的味道，花草的味道。"你应该早点把这个给我。"
味道是那样的殷勤主动，它不像光芒那样需要你去努力寻找，不经意之间，气息就来到你的身旁。味道也不像声音那样霸道，从各个角度包围你的全身，偏偏耳朵还不能闭上，不经意之间，流动的气息就又离你而去了。"彩虹有味道么？"
我指着天边问你，"不知道，谁也没有到过那里，也没有风从那里过来............不过是你的话，也许可以靠近了试试的吧。"
"你等着，有一天我会带回来让你也知道的。 "
相比凝视你的眼睛和倾听你的心跳，用鼻子搜遍你的全身吸取你的味道更能让我满足。于是这天我留下了身上你的蕾丝，放在枕头边入眠。梦中我来到彩虹那里，给她也扎上一圈蕾丝花边，好吧她的味道用这样的方法带回来。

"最后一个了。" "完成吧，我不能再等了~"

你的手离开我身体的瞬间，我的记忆苏醒了。
那是亘古永恒的光，穿透了万年的黑暗，击碎了一切障碍，把缝隙变成决堤的裂口。那是万物初创时的鸣响，被冰封千世之后终于溶解，势不可挡的冲来。恍惚中还有我们初识时埋下的琼浆的香味，占据我感官最后的一点空隙。我想起来了，世界本该是这样的，这无尽的霏霏细雨，是我心灵的外化，如今我的记忆回来了，雨，也该停了。雨水，都变成了泪水，冲淡了你给我画的眉，浸透了我的睫毛，我的感觉，你的杰作，在泪水的冲刷下一点点消失。我的躯体在溶化，我躯体里苏醒的记忆开始离我们而去，飞散在整个空间，甚至让这个空间充满，往未来的时间里蔓延。

这是命中注定，你不用这样惊慌失措，你的杰作，将是整个世界。

还有，这雨一停，也许彩虹就会在近处出现，那一定是你能够走到的距离。

==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三：青丝系梦）

这里离你出发的地方，已经是很远很远了吧。

我爱你。不要急着辩解，我看得穿你的心思。你的狡诈在战场和大殿里无人能及，但在儿女情长上，你的智慧不及我的万分之一。在营帐里，在河水边，我陪你照看人民的时候，我拉你去看美景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说谎。

我知道你在担心追随你的人们。但你看不见他们此刻正沉迷的安定生活么？他们很累了，这里很和平富饶，足够让你，和你的子民，世世代代繁衍下去，建立城邦。他们走了很久了，你看他们谈论的，尽是故乡的印象和童年的记忆。你的愿望不能实现，他们只好从思绪中提取欢笑。曾经意味着丰收的秋天已经变成了萧瑟寒冷的季节，曾经热闹的夏季，现在只意味着烈日和干渴。竹海，密林，村落，路人，这些曾经他们生活中快乐元素，在漫长的漂泊生活中，已经被危险和恐惧代替。他们连夜晚给人温暖的灯光都不再信任，只懂紧握自己的火把。面对这些，你的担心，是不是有点自私？

漂泊不是英雄的归宿。这里有山有水，有珍禽异兽，有奇异宝藏。你的子民，可以让这里变成万顷良田，变成繁华都市。其实美丽就在身边，幸福就在眼前，你的子民们都意识到了，为什么，你还要执著？

而且，这里还有我。

所以我决定不让你走。即使一时你不理解，我相信我的爱，和人群中重新传出的笑声，会让你回心转意。不要以为只有夜晚的营帐中我能把你留住，白天，我也有我的办法。

你看，这些妖精，是我的朋友。我们的认识，就是这片神奇土地所哺育。你是人间的英雄，天神的后裔，我们无力强行挽留你，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你的去路，遮住天空的阳光，迷惑四周的方向。这样你就不得不留下。放心，白天，我们还会帮助你们建立新的城市。我们的荧光，不也很美丽？你看，你的子民们，正为新生活的开始欢欣鼓舞。

也许我太自信，也许我太爱你。那天晚上你给我的发带，我一点都没有怀疑。也许当时，我至少应该想想，像你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有如此精致的发带，你的身边，之前并没有女孩。

那是连身为这一方水域的女神的我，都从没有见过的高贵和华丽。我的姐妹们都对我羡慕不已。我把它系上，明天白天在天空飞舞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个发带，成为最显眼的女神。

是的，那个发带是如此的特别。本来即使是你的眼睛，也无法在天空中，从众多的妖精里分辨出我来。现在，这个发带成了你的目标。

你的弓箭陪了你好多年了吧......它一定为你立下过赫赫战功。不知道在我之前，它贯穿的最高贵的身体，是谁？

你赢了，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不再温暖，我不能再飞翔，不能再和你缠绵。你甚至不屑于从我的身上拔出那只箭。我看着天空中妖精们惊恐的散去，看着你招呼起所有的人，重新踏上旅途。我落在水上，重新溶入我的自然的母体中。也许，下一次站在河边，需要一千年。

你不后悔吗？你的决心是强大的，即使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你，以你的力量，也一定能感动上天，让奇迹出现在你面前。是的你会胜利，只不过，到底为何你要放弃我这里。

你给我的发带，沉在了河底。一千年以后，我会带着它，站在河边，向路人打听你的国家和你的后裔。

希望你下面的行程，不会太远。

==

（Sorty 姐妹的神话日记之四：惭）

姐姐，你们的生活还好吗？你们的国家是否繁荣？
妹妹，你在天上过得如何？你的丝是否依然得到天帝的喜爱？
我已经来到天界三年，这里的一切早已习惯。天后娘娘养育着我的后代，她们把天庭打扮。
他和我的生活幸福美满，他外表虽奇异，但智慧不输给常人，这里的政务井井有条。
我还记得他刚来家里的时候，是一只五彩斑斓的龙狗，一切的其他牲畜，都在他面前低头。
可不是么，不过唯独妹妹喂养的那匹白马，依然桀骜不驯，他们俩竟然成为好友。
那以后的皇宫后院花园和猎场，便成了他们的天地，容不下别的飞禽走兽。
妹妹你骑马打猎的样子，我依然记在心中。
姐姐你陪龙狗玩耍的镜头，才是让我一辈子羡慕。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的忽然而至。

是啊，父王松开牵着我们的手，握紧冰冷的宝剑，脱下高贵的龙袍，披上沉重的铠甲。
姐姐，你还记得父王出征远去，留给母后的叹息和愁容么？
我怎会忘记，妹妹，你也应该注意到，边境的战火，是怎样将王城的生气快速的消磨。
姐姐，要不是他，胜利不会到来。
妹妹，要不是他，父王不会归来。
你说，谁能将那作乱的房王的头颅砍下，谁就能得到你得芳心。
你哭着说，谁能把已经在战场失去了音讯的父王找回，你一定嫁作他的妻子。
姐姐，你可曾想过那满朝文武，会是如此的懦弱？
我没有想到。但那些无能而冷血的在外大将，是不是也让你一度放弃了希望。
我承认，我很害怕，很无助，直到你的他，带来奇迹般的捷报。

我也感到吃惊，居然是他，从敌人毫无防备的营帐中，将房王的首级咬下。
我们士气大振，捷报让王城年轻了十岁，然而，母后却没有从纱帐后走出来。
的确，我的诺言应该兑现，可是，我应该如何嫁给那只英勇的龙狗？
姐姐，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他说话时我们的惊讶么？他居然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段话是我终身难忘的声音，"把我罩在金钟下面七天，王子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七天，那是天帝造人和万物的时间，你一定觉得太长了。
那几天我辗转难眠，我的他，会是什么模样？有没有父王那般的尊严？多情战胜了理智，第六天的傍晚，愚蠢的我让奇迹沦陷。
姐姐，不用悲伤了，相比我的任性孤傲，你已是我行为的典范。虽然，这一天，让他的变化没有完全。
嗯，狗头却也可爱，加上完美的身体和优雅的举止，把自己交给他，也不只是为了承诺的兑现。

姐姐，我好后悔，为什么我没有你的智慧和气度。
其实，也不能全怪你。毕竟，你的白马在硝烟散去的战场上把我们的父王发现并驮回来之后，没有用语言表明他的心愿。
他只是一匹马，我应该和你一样，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诺言。姐姐，你应该相信我，他的死，确是意外。
我不觉得你有丝毫的理由去杀害他，虽然，这一次，白马让我们全家都很为难。
流矢并不常出现在王宫的后院，但我听说他倒下的时候，身上是插着一只箭。
妹妹，不要再去追究这些细节，自责也无法把时间逆转。你走近那张马皮的时候，就已经把一切勾销。

那时我好害怕，马皮紧紧地抱住了我，让我无法站立，让我不见日月。
我们很担心你，看着你刚刚探出头，却又吐出丝来，将自己裹住，缠绕着你和他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

让他永世披在我的身上吧，这样的亲密永不分离，才能赎去我年幼时的罪。
你没有罪，你已是欧丝之野的主人，是天帝和天后宠爱的蚕神，你的心血，织就无尽的美丽。
姐姐，带我给王问好，上天降福于贤明的君主，你们的国家万世承继。

==

纵是一死也倾城: 如龙 (yakuza)

finalwish

我想,有些事情是义无反顾的.

就像 1996 年 10 月 1 日那个晚上,自己心爱的姑娘在房间角落里瑟瑟发抖,自己的兄弟手里握着枪慌张失措,窗外传来警车刺耳的呼啸声, "我杀了他,我们的大哥,他要伤害 yumi",自己兄弟惊慌却不后悔的声音,心爱的女孩子抬头看着自己那含着泪水的眼神,一瞬间,什么远大前途,什么生死荣辱,都比不上眼前患难与共的一刻. 于是,微笑着作出了决定,"nishiki,带 yumi 走." "可是....""没有什么可是,你不是还有个妹妹下个星期做手术,may be her last operation, without you, she won't survive" 不用再说下去了,自己的兄弟已经明白了一切,搂住了自己心爱的姑娘,慢慢走了出去,"kazama,不要死." 而半刻钟后,持枪的警察鱼贯而入,随着"freeze"之声转过来的沉静的面容上面没有悲伤,于是开始了牢狱中的十年,空白的十年.

在监狱里,自己的兄弟,自己心爱的姑娘都没有来看过他,他是没有后悔的. 手里紧紧握着当年送给自己的女孩的那枚戒指,偶尔在晴朗的天气里怀念起当年三个人一起在酒吧里喝酒的样子,眼眶偶尔会湿润,但是会立刻低下头去,微笑着又抬起头来.
十年夜雨,义无反顾.

我想,有些事情是生死相依.
就像是在东京新宿街头面临着几十个要取他性命换取 house,money,women 的 rioters. 深深的看着自己身边的那个小女孩,不舍的拉着自己的衣角,然后微笑着伸出的手抚摸在她的脸上,是多么相似的表情啊,她和她的妈妈.十年前,为了这个表情,自己义无反顾的抗起了一切,现在,他知道自己只能也只会说一句话: haruka, don't worry. I will get you to see your mom, no matter what. 然后用着只有 dragon of dojima 才可以用的嚣张的语气说着, you mother*ers, step shit up! 那么努力的拼命,无论怎么样的伤痕都坚持着不倒下,只为了没有说出的一句话, I will protect you with my life. 于是, 爆怒的像狮子一样的击倒, 迅捷的像狼一样的一闪, 沉静的只有 lengendary dragon 才有的冷酷, 而幻化成的华丽的演出. 于是,在一切都结束的时候,自己熟悉的一切都崩溃的时候,自己的兄弟在背叛之后而又微笑着替自己去死的时候,在自己心爱的女人替自己挡了致命的一枪然后在怀里喃喃说出她十年的依恋的时候, 当自己第一次可以真真切切的抱着她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当一切都不再是一切,当一切都已完结,当生命只剩下虚无和长达一辈子的思念的时候,能够有勇气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眼前的这个纯真的笑容.

"如果说你深深相信的深深爱着的,会给你带来同样深深的伤害,你会怎么办?"
"伸出手,保护她,尽全力的保护她."我想,有些事情是超越血缘.

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那个中年男人就一直对自己很亲切. 说不出的亲切的笑容有种很柔和的味道. 而让人常常忘记他是一个黑道大哥. 那样的笑容总是让人想起阳光的味道.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所有的穿着黑色西服的叔叔们, 平常彪悍着狂放着叫嚣着的叔叔们都只敢低下头叫着"oyabun". 而自己也是这样长大. 那次 snake tirade 手里被 lau 折磨的时候是他第几次来救我了? 他总是轻描淡写着说,救你,I can take a bullet. 而从此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记不清多少次,他总是微笑着对我说,kazuma,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其实没有什么对明天的计划,我什么都不懂,只会替 family 收钱打人,闲下来的时候就去 reina 开的 serena 里坐着和 nishiki 喝酒. 而那里有我最心爱的姑娘, yumi. 前天我送给她了第一次礼物,一个戒指,便宜的地摊货. 而她那一刻惊喜的脸, 然后是微笑着问我: kazuma,你是知道送给女孩子戒指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说,我知道啊,是你好吗的意思. 才不是. 她红着脸转过身去. 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一直是知道的. 她不知道,大哥已经想推荐我自己开 family 了,等一切都上了轨道,我就会用一个好大好漂亮的钻石戒指来换这个戒指,然后和她成亲.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雨夜改变了一切. 让我离开了她,也让我离开这个养我的男人十年. 第一次见他

的时候,关怀未变,一切未变. 而我现在怀里的他身体正慢慢冷去,我看着他,温暖的笑容, 多少年对我都没有变过. 他的腿,为了我残废的一生. 我能回报的不过就是在此刻,用力的抱着他,大声的喊着他已经再也听不见的话: you are my real father!

"其实,你的父亲是我杀死的. sunflower 孤儿院的小孩的父母全都是我杀死的."
那有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我身后永远站着的让我看着他背影成长的男人,是你.
你是,父亲啊.

我想,有些事情是超越了时间.
第一次见到 yumi 我几岁已经忘了. 爱上 yumi 我几岁也已经忘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开始温温柔柔的陪在我身边. 每天 kazuma,kazuma 的叫个不停. 我也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注意到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纯净,那么灿烂,忘了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喜欢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看她脸红. 我知道她一直等着我开口说要娶她. 我都知道. 我只是一直努力着努力着,为着 dragon of dojima 所保留的一点尊严努力着, 等着我有一天可以开自己的 family,然后娶她回家. family, 多么温馨的字眼. 十年前的那个雨夜, 把她从我身边带走. 我单纯的以为这是在保护她,保护我的兄弟,保护我珍惜的一切,可今天,抱着她柔软的身体,看着她胸口因为替我挡枪所渗出的血,我终于明白,当时我是在 run away 啊,从 nishiki 对她的感情,我对她的感情,她对我的感情中 run away 啊. 说到底,爱人这个东西,不就是流氓也罢,囚犯也罢,都生死相依,不离不弃吗? "kazuma, 我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我还是记得你的样子,很努力的记得你的样子,看到我的刺青了吗? queen of night, 我只求能再见你一面, one night 也好,one glimpse 也好, 我都只想再见你一面. "听着她温温柔柔的话语,心碎掉的声音,还有眼里流出的泪水,是幸福还是悲伤? 于是,用力抱紧着,喊出十年前就该说出的话: 我爱你.

不为什么,我就爱你.
不是前生,不是来世,我要得是你这一辈子.

于是,kazuma 在摩天大楼的顶上,无声的看着满天飞扬的 100 亿日元都换不回的自己女人温柔的一瞥. 于是, "nishiki 不在了,oyabun 不在了,连 yumi 也不在了,我还留着干什么? 警官们,请逮捕我罢." 说着这样的冷静的话的 kazuma 心里留着的是那个超越了时间的人的身影. 就像是她就连失去记忆的时候都牢牢握住的项链中所保存的发黄的他的相片.

无论怎么去努力,无论怎么去珍惜,无论怎么去深爱,无论怎么去哭泣.
那个人都不会再回来了. 只因为从来没有人理解的天意. 也就是众人口中的缘分.

所以,迎着 haruka 纯净的笑脸走过去的男人一如即往的平静. 所以, 在当上 tojo clan 的 fourth chairman 的当天退位给另外的人,说着那个人是有能力领导 tojo clan 的 kazuma 心里只是厌倦着这一切,这个无情的城市,无情的灯红酒绿的街罢. 静则风云从如何? 怒则天下惊又如何? 成为了传说又能怎样?

还不是只能孤单的活下去.
于是离开. 于是结局.
ps: 上个周末,用了 3 天时间打穿了 sega 的游戏,如龙,英文版叫 yakuza, 很难说清楚,但是自己深知自己是怎么的感动了. 喜欢它,是因为它的自由, sega 完美的复制了东京新宿的一条街; 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男儿那种虽万千人吾往矣; 喜欢它,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想起了 3 年前那个同样炎热的夏日和自己一直后悔的没有说出来的话. 如今,真的就像是 kazuma 一样,空白的时间后面所延续的无言的结局. 一切都已经注定了罢,从 10 年前那个雨夜,从 3 年前那个夏日. 而我在今天,只能一遍遍打着 chapter 8,那一气呵成的 snake tirade 的部分, 心里却温柔的记起那个变幻的素手.

PS: 你真的看懂了吗?

以上
Yi

日出之都，日落之国……

斯特拉斯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上只有一个国王，卑微的蝼蚁们，记住我的名字，祖鲁的沙卡——大地震撼者！”

那个，这其实只是一份觉得好玩而随手写的战报，基于我个人游戏 Civ4 的一次经历而构成，并不代表任何倾向。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Civ4 这款游戏，全名 SID MEIER‘S CIVILIZATION，是一款策略摸拟类游戏，在游戏中你将扮演一名文明的领袖（介于游戏的需要，他/她是不朽的），带领你的人们从落后的原始文明，通过科技，外交，政治等手段，逐步状大，依次经历古典，中古，启蒙，工业并最终进入信息时代，直至走向最后的胜利。对于憧憬人类文明那广阔的历史绘卷的人们，游戏的过程将是一种美妙的经历。
既然做为历史摸拟类游戏，其中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历史知名人物，国家和宗教。在游戏中这一切都是随机的，所以当你在文中看到他们与历史不符时请不要谅讶，甚至于愤怒，记住！这只是游戏而已。。。。。。。。。

远古史：
公元前 4000 年前的太阳第一天升起了，在过去的日子里，祖鲁人民一直居无定所，现在他们决定拥护沙卡做为领袖，放弃游牧生活，并建造一座城市。于是他们在太阳升起的方向筑起了第一座城市，定名为 UIUNDI，即祖鲁语中“日出的国度”。祖鲁的人们赋于沙卡最高的权力，并相信他可以为祖鲁开创一个崭新的文明。
此时的祖鲁人民，已经揭开了农业文明的序幕，学会了种值作物，他们砍倒灌木丛，把地上的枝蔓烧光，把谷穗搓碎后撒播到泥土里，当秋风吹起时，祖鲁的女人们拿来石镰，割下了成熟的谷子，成为了他们基本的食物来源。尽管掌握了农业技巧，但尚武的祖鲁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狩猎的习性，事实上，作为人类早期的蛋白志来源，捕猎不仅丰富了食源，还为人们提供了御寒的方式。

公元前 3505 年，一种由实心木雕刻成的圆盘被发明了出来，这种发明被后人喻为人类文明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即轮子的雏形。

第一位邻居：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狩猎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人类只能依靠粗糙的石块和石矛去和凶猛的狮子，熊等动物作战。公元前 3465 年的某一天，祖鲁的一部落在围捕野鹿的过程中，遭到了狮子的攻击。正当他们慌乱之际，一群不知名的人突然从树丛中窜出，帮助祖鲁人打退了危险的狮子。没有语言的双方在互比手势中惊讶的发现对方都不属于自己的部落，而从对方的发音中，组合成一个名字“叶卡捷琳娜”。至此，沙卡了解到了除自己以外的第一个首领。

公元前 2500 年，祖鲁人迎来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习惯于定居的农业社会。这使得驯养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们驯养了猪，因为能得到更好的肉，狗是人们狩猎的好帮手，而牛则是用于农业生产最好的牲口。

公元前 2200 年，随着祖鲁人农业和驯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迫切的需要一种坚固和不透水的容器来存放他们的食物以及牲口饲料，于是陶器被发明了出来。

进步：
公元前 1915 年，祖鲁人民进了青铜时代，青铜便宜，坚固和耐用，祖鲁人民将它们用于铸造武器和盔甲。随着农业和武器的发展，人们可以越来越少地面对死亡，人口的增长使得原始的部落制度

开始解体。此时，在沙卡的带领下，祖鲁人民开启了奴隶制度的大门。奴隶制度的统帅者——也就是沙卡从此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他开始征战各个部落，然后将他们全体贬为奴隶，强迫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任何事而不用承担一切。他大肆建设宏伟的宫殿和神庙，维持庞大的军队，从此沙卡站在了祖鲁的顶端。

第二位邻居：
从早期的记录可以发现，当时的祖鲁人有狂热的人牲习俗。而与阿兹特克首领——孟祖玛特的会面，将它的嗜血和野蛮推向了极致——当然，对沙卡和孟祖玛特这两位统治者来说，这应该称之为辉煌。据 UMGUNGUNLOVU 山洞的壁画所推测，为了举办这场盛大的宴会，祖鲁和阿兹特克各献出了 5 万名奴隶举行人牲仪式。奴隶们或被直接烧死，或被活活吃掉，还有一些人被当做进行游戏的奖品，他们被胜利者绑在木柱上，胜利者拿起削尖的木棒。。。。。。。。。。。。。。

公元前 1660 年，在沙卡的要求下，祖鲁人民建造了第四座城市 KWADUKUZA——祖鲁语中"一个人所有"的意思。

蛮族迈锡尼：
迈锡尼位于祖鲁王国的东部，以农耕和狩猎为主，长期与祖鲁进行着冲突。公元前 1640 年，迈锡尼人攻击祖鲁城市 BULAWAGO，抢走和烧毁了大量的财富，当然还包括大量的奴隶——不过沙卡显然只注重前者。愤怒的沙卡召集了他所有的军队与迈锡尼开始了长达 60 年的军事冲突。起初，拥有大量军队的祖鲁人并没有占领多少优势。此时的沙卡大胆进行军事改革，淘汰了传统的投射型长矛"阿塞盖"，代之以刺杀型短矛"伊基瓦"。他还让手下的战士装备能保护整个躯体的盾牌。沙卡还指导他的战士组成一种名为"牛角"的新式作战阵形。中央阵线负责阻止敌军前进，左右"牛角"则负责包抄敌军的侧翼，迈锡尼人无法抵御这样强大的攻势，最终被沙卡击破。半数以上的迈锡尼人被做为人牲祭品，其余人被贬为奴隶。至此，强大的迈锡尼被完全征服。。。。。胜利的沙卡又举行了 8 万人的人牲仪式，自称为"大地震撼者"。
征战的胜利为沙卡带来了更大的财富和声望，马基亚维利在所写的史籍"阿尔维利"中将当时祖鲁喻为最富有的国家。

佛教的传播：
长期以来，远古的人民对大自然力量充然敬畏与好奇，人们尝试着对种种现象提出解释并发明了葬礼，然后将这些解释在部族中传诵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西方叶卡捷琳娜的国度创立了一种名为佛教的宗教。而这种宗教，随着文字的发明，由西方传入了祖鲁。叶卡捷琳娜派来的使者说："我们的神可以在一天内击败你们的神，归依佛教才是你们明智的选择。"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沙卡皈依了佛教，并立佛教为国教。于是，一神论在祖鲁的国度中发展开来。

公元前 650 年，铁器在祖鲁大规模应用，它比铜更坚硬且不易断裂，被人们用来制造更锋利的兵器，从此祖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古代史：

第三位邻居：
早在铁器时代以前，位于祖鲁东北阿尔喀斯半岛的英国人已经开始与祖鲁进行贸易，地理环境使得英国人拥有优质而丰富的海资源，其中鱼类和蛤蜊最为典型。而在祖鲁人手里，畜牧业发展的猪和牛同样也深受英国的青睐。这种断断续续的贸易关系直到公元前 640 年，发生了改变。随着 KWADUKUZA 的逐步状大，统治范围已经彻底涵盖整个阿尔干平原——英国与大陆唯一的连接通道。迫于种种现实，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携带大量珠宝亲自来访祖鲁，向他们伟大的领袖沙卡表示友好。这次来访十分成功，沙卡接受了伊利莎白的献礼，并同意签署了双方开放边境的条约。从此祖鲁与英国的贸易开始由零散走向系统，并逐渐趋于繁荣，在这其中，佛教也借由此契机开始在英国传播。公元前 590 年，伊利莎白将佛教定为国教。

公元前 450 年，祖鲁伟大的先知蔡伦发明了一套字母系统，这套系统被认为是最早的字母系统。随着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加深，这套系统被传入英国与俄国，以后的英语与俄语均由这套系统发展而来。字母表的发明对文明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从此人们可以不再依靠记忆和口述就能传播思想和记录历史了。

第四位邻居：
祖鲁人民第四位真正意义上的邻居，是位于祖鲁东南面法国人。当时的法国正与他们东面的奇努克人进行军事冲突，双方势均力敌，战争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法国的皇帝路易十四是个老谋深算的狐狸，在公元前 280 年，法国使者出使祖鲁，除了携带大量财富外，还向沙卡提供了一项名为数学的科技，在法国使者的演示下，沙卡很快会这种复杂深奥的概念所吸引，做为报酬，沙卡提供了字母系统以及比路易十四所携带的更多量的黄金，并表示友好。在稳定住祖鲁人的动向后，路易十四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动用全部的国力，终于在 30 年后击败了奇努克人，征服了他们的领土。

制度：
毫无疑问，在当时世袭制度开始普遍发展的时代，祖鲁依然沿用着古老的专制制度，并持续了很久。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与沙卡的残忍和老练是分不开的。通过暗杀或莫须有的罪名，在短短的十年内沙卡将他的儿女全部屠尽，当发现他的儿女可能将不断地给他的统治造成威胁时，这位好色的皇帝竟然将他所有交配过的女性，只要怀有身孕的全部处死。在那个缺乏良好避孕手段的年代，被沙卡强暴对女性来说往往只有一种结果………

空中花园的建成：
空中花园是祖鲁文明独特的建筑之一，令当地人民深深的为之自豪。空中花园建设于公元前 220 年，为了满足沙卡逐渐庞大的虚荣心，国家的大臣决定建设一个令人惊叹皇家庭园来取悦沙卡。整个工程由当时著名的圣手托马斯•爱迪生指挥，耗时十年完成，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工程设计，由一系列建筑在台阶上的花园组成，其上覆满了各种树木，灌木和蔓生植物。以至于从远处看去，像一座矗立在城市中央的巨大的砖制绿色山丘。

第五位邻居：
印度是印度教的发源国，它位于法国的东面，以盛产熏香而闻名。公元前 210 年，沙卡派使者提普苏丹远赴印度圣地德里，促进双方交流。2 年后，印度首领甘地之女出嫁祖鲁沙卡之子，从此双方结为友邦。

开战：
在当时，祖鲁与阿兹特克已经成为西部最为强盛两个国家，双方边境磨擦不断。终于在公元前 200 年，正面冲突爆发了。现在战争的导火索已不可考，但在史学家们的种种猜测中，有一种猜测颇令人玩味。据考证，当时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正处于人口和经济的膨胀期，但周围的领土已被印度，阿兹特克，祖鲁等国瓜分，所以在军事实力不足的局面下挑起两大强的战争伺机谋猎成了他的首选。而可幸的是，无论是祖鲁的沙卡还是阿兹特克的孟祖玛特都是野心膨胀的独裁者，无时无刻都想着扩张他们的版图。于是，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战争的开始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第一次祖阿战争：
战争的第一枪是由阿兹特克发起的，他们突入 KWADUKUZA 边境，俘虏了当时正在伐林的工人，烧毁了当地的房屋。消息传入了沙卡的耳中，震怒的沙卡立即挥师，从 KWADUKUZA 越过国境攻击阿兹特克的城市 TEXCOCO。在第一次交锋中，沙卡引以为傲祖鲁矛兵遇见了与他们棋逢对手的美洲虎武士。（美洲虎是阿兹特克人信仰的图腾，他们用些来命名他们中最为精锐的战士，美洲虎战士装备黑曜石磨制的短剑和木质盾牌，身披虎皮，头顶虎头以恐吓敌人。只有那些最骁勇的阿兹特克人才有资格成为美洲虎战士，具体的条件通常是在战斗中捕获四至五名敌人。）正当祖鲁人为美洲虎武士的强大而震惊不已时，孟祖玛特率领的战车和骑手突入祖鲁人的战线。国境内没有盛产马匹的祖鲁人遇见这种骑在马上的战士立刻慌了手脚，于是在战车和骑手的掩杀下，祖鲁人兵退 KWADUKUZA，不得不修筑城墙来抵御包围他们的阿兹特克人。虽然一度失利，但缺少攻城兵器

的阿兹特克人也无法攻陷祖鲁人的城市，无从给于祖鲁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速不台是祖鲁文明中伟大将军，诞生于公元前 190 年 BULAWAGO。他从小被送进祖鲁大型特训兵营 ikhanda 接受训练，12 岁便参加了对阿兹特克的战争。战斗中他勇猛果敢，在接连杀死了阿兹特克两位将领后，他很快就被提拔成了将军。20 岁那年，速不台率军冲破 TEXCOCO 国境，在 TEXCOCO 速不台发现了阿兹特克的马匹饲养场，并果断了摧毁了他们，然后率军长期占领这块地域，坚守了 30 年之久，死后由他的儿子继续占守。失去了马匹供应的阿兹特克没有了战车和骑手的支援，最终在公元 100 年，TLATELOLCO 失守后宣布和解，至此，长达 100 年的第一次祖阿战争以祖鲁人的胜利而告终。

公元前 180 年：祖鲁人苏格拉底发明了第一部历法，它开始时被用于占星术，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发现可以它用来确定播种和收割的日期，于是历法便传播了开来。

公元 100 年：随着城市的成长，其内在经济活动也开始复杂化，出现了社会分工，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被发明了出来。一开始的货币是金银，但随后祖鲁人发明了一种方法，他们将贵金属熔铸成固定的形状以取代金银来以交易，这个方法很快流传了开来，从些人们摆脱了以物换物的诸多限制，大大提升了贸易活动的发展水平。

第六位领居：
高丽王国位于整个大陆的中央，地土辽阔，物产丰富，特别以丝绸而著名。同时做为犹太教的发源地，高丽领袖王建建立起了一个强盛的文明，无论在经济和文明上在当时都位居前列。
公元 120 年，王建派人出使祖鲁，祖鲁国王沙卡盛情接待了高丽的使节，并以礼品回赠高丽。

公元 380 年：随着祖鲁文明的发展，人们需要一套严谨的社会准则来维持社会安定，同时为了维护自已的统治，沙卡建立了人类第一套法典：三首骷髅法。以严刑俊法来统治他的国民，虽然在当时看来极其野蛮的法律，却起到了令人惊讶的效果——要知道，当时的祖鲁人可以连门栓都没有。

第二次祖阿战争：
虽然经历了上一次战争的失败，但阿兹特克依然是个富有实力的国家。但沙卡的野心也没有停止过，为了打通与高丽王朝通商的道路，沙卡将目标指向了阿兹特克西边的重镇 TLAXCALA。孟祖猛特在 TLAXCALA 布置了大量的军队，正当沙卡一筹莫展的时候，他获得了一个有趣的消息。阿兹特克的专制统治在 TLAXCALA 很不得人心，与是沙卡派人潜入 TLAXCALA，打着解放的旗号，到处是一片欢呼。与是在民众的里内外合中 TLAXCALA 被攻陷了。在迎接的队伍中，沙卡不禁泛起冷笑，那群雀跃的人们，全然不知自已又落入了另一个专制者的手中，民众就是这么愚蠢，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若能让他们选择自已的枷锁，他们就会对你感激涕零。

公元 480 年，随着神学由俄国传入祖鲁，祖鲁人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世纪：
第七位邻居：
据种种资料显示，祖鲁染指高丽的想法早在其实际行动的几百年前就存在。但是什么让野心膨胀的沙卡迟迟不予行动呢？高丽王朝东面的美利坚王国就是答案，自文字发现以来，美国领袖罗斯福就与高丽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通商方面，更包括着军事层面的协作。尽管没有文字外交上的保证，但这种实际存在的相互关系的确相当程度地制约着周边列强的军事压力，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军事协约。

分封制度的形成：
在第一套法典建立之前，祖鲁文明一直执行着最为古老的法律体系。在那个时代，强者可以任意侵吞弱者的财物，土地，甚至配偶和子女。任何争端均通过打斗来解决，力量就是一切。直到公元 604 年，沙卡推行分封制度，其中经过八年的动乱，祖鲁的人民才终于开始接受这种新的制度，公元 612 年，改革完成。

公元 732 年，纸草被发明了出来，这项祖鲁学者祖冲之的发明革命性地改变了当时的信息传播技术，在这之前，人们记录的载体通常是兽皮和泥板，它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或是太过昂贵和珍稀，或是太过容易碎裂。而纸草正好弥补了这些缺点，但它也并非完美，其中在潮湿气候下容易腐烂则是它最大的要命处。这项技术后来由法国预言家圣奥古斯汀所改进完善，成为了现在的纸。

公元 740 年，祖鲁文明开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与创造力，在这段时期内，社会生产力持续提升，科研进展层出不断，整个祖鲁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第八位邻居：
公元 740 年，一艘划桨船悄然进入了祖鲁的国境，开启了祖鲁与希腊贸易的序幕。希腊位于大陆的东南面，其领士半数以上由小岛组成，是名符其实的群岛国家。希腊领袖亚历山大热衷霸权，在漫长的征战中，先后击败了亚述人，毛利亚人和努比亚人，最终在阿尔曼地区站稳了脚跟。希腊人拥有丰富的白银资源，而祖鲁拥有同样丰富的黄金来源，于是两国达成了就当时而言，最为遥远一项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确实为祖鲁带来了财富和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但也因此损害了与高丽，法国的关系。两国曾多次派谴使者要求停止与亚历山大的贸易协定，但都被沙卡以同样多的次数给拒绝了。

公元 812 年，罗盘发源于祖鲁，就如纸对信息传播技术的影响一样，罗盘的应用对航海业同样是一种革命，它使得航海者不必再完全依赖地理标志物和星辰的位置进行导航。

叶卡捷琳娜三访祖鲁：
做为世界上最知名的两位女性，与终生为国操劳，鞠躬尽粹的伊利莎白相比，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评价则更多地集中在她的美丽与聪慧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有着逊于伊利莎白的爱国心。公元 845 年，为了从祖鲁手中获得罗盘的使用方法，叶卡捷琳娜出访祖鲁，试图以同宗姐妹的身份来说服沙卡，但令她失望的是，沙卡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对她所说的一切不屑一顾，最终空手而归。4 年后，叶卡捷琳娜携带大量黄金再访祖鲁，试图以此为交换来获取罗盘的传播，但仍然被拒绝。正如前面所说，这位俄国女沙皇以美貌而著名，而沙卡也无疑是她的追求，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希望叶卡捷琳娜做他的情妇，于是 4 年后，女沙皇再度空手来访祖鲁。
“哦，伟大的祖鲁国王，弱小的俄国需要你们的帮助，为此我们能为您提供什么呢？”
“你没有必要提供什么，美丽的女沙皇，你知道，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感谢你，尊贵的沙卡，如果这能激起您的恻隐之心的话，我愿意接受。”
喜出望外的沙卡闻后，便决定下令国内的神职人员出使俄国以传播罗盘和机械方法。
“国家的事办完了，那什么时候办我们两个人事呢？”
“没想到你会这么积极，我的叶卡捷琳娜”
“当然，强大的祖鲁愿意与俄国分享他一切的智慧和财富，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大地震撼者”
“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佛教的教理规定，当男性与女性交合时，他们便融为一体，并彼此分享一切。做为国王，整个祖鲁都是你的东西，不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况且你认为我会承认吗”
“你当然不会记得，因为你只是名义上的佛教信徒。你当然也不会承认，但你的民众会承认，做为一名睿智的王，我想你应该知道如何对待这场赌局。”
就这样，叶卡捷琳娜不费任何代价即获得了罗盘，也给了沙卡一个狠狠的教训。

公元 880 年，祖鲁文明的黄金时期结束。

公元 950 年，文官制度正式在祖鲁普及，做为一种官僚系统，它有着规格的办事流程，责任与阶层的分离使得它能清楚地记录每一件事，这使得祖鲁的政府显得更诚实和有效率。从此，祖鲁的选拔不再靠贿赂和推荐，而是通过一套标准的科举考试来选用合适人才。科举制度的建立很好的替代了以前臃肿庞大的选官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为中小地主阶级提供了一个发展才能的用武之地。

第九位邻居：
当时列强中，最有实力的莫过于高丽东南面的奥斯曼帝国，在领袖穆罕莫德二世的统治下，奥斯曼由起初的一个小邦，发展成囊括整个中东地区的辽阔大国，并拥有当时最强的军事实力。奥斯曼的官方信仰是伊斯兰教，它主导整个帝国的司法系统，穆罕莫德二世本人也是位强烈的穆斯林信徒。而穆斯林最大的敌人，则是以高丽王朝为首的犹太教，公元 980 年，沙卡与穆罕莫德二世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这场会谈直接影响了以后的世界局势。

神权统治：
神权统治是由神职人员管理政府机构的一种体制，它的主要特点在于，神职人员管理政权是出于神的意志，反对他们就是对神的背叛，会被认为是魔鬼的异端。沙卡对神权统治的推行一度引起了多年的政治动乱，所幸不久之后，祖鲁社会还是回归了秩序。

公元 990 年，行会概念逐渐渗入祖鲁人的生活中，骑士制度也开始形成。

最后一位邻居：
埃及位于大陆最东面，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是沙卡最后一位接触的首领，公元 995 年，双方与道教圣城底比斯进行会面，并表示友好。

圣战：
在当时，祖鲁最贵重的东西不是黄金白银，而是丝绸，高丽这块令人垂涎的地块正像一个卖弄风姿的荡妇一般不断诱惑着沙卡。但无奈高丽王朝拥有不亚与祖鲁的军事实力，贸然开战只有失败一途。为此沙卡需要一个合理并有煽动力的借口，这并不好找，但借口这东西，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用心去挤，总会有的，两次战败的阿兹特克现在只是一只负伤的狮子，而这只狮子却不顾自身的伤痛一心想要夺回他失去的土地，这就给了沙卡一个绝妙的机会。他悄悄派人进入阿兹特克去煽动孟祖猛特，这很容易，他实在是有太多的理由了，但接下去才是重点。孟祖猛特不是傻瓜，以阿兹特克现在的实力无法正面与祖鲁抗衡，为此他势必会要请同一宗教的高丽帮助，说到高丽的邻袖王建，这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他是个声誉和实力几近完美的统帅，妥善衡量得失后，如果他拒绝的话沙卡的野心就会成为泡影。于是沙卡重金收买几个利欲熏心的地主，"佛教将要发动战争来毁灭他们的异教徒"，坦白说，这个造谣真是不够专业，任何有理性的家伙都不可能去相信这种无稽之淡，但可惜的是，民众恰恰就是一群无理性的白痴的聚合，随着的蒙祖猛特的煽风点火，上万名犹太教徒聚集在王建的府抵，要求他们的领袖给个主意。正当王建竭力阻止时，一份沙卡署名的信文出现在高丽首都首尔，其中高傲和不屑的言词彻底激怒了那些骄奢而又狂妄的贵族地主们，在来自各个领域的鼓动下，人民要求战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高呼着"圣战"的口号，希望他们的邻袖带领战士去击溃愚蠢的祖鲁人。圣战？发明这个词的人真是个天才，它是多么的美妙啊，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打着民族，自由，亲情和家情的理由都是不能够被拒绝的，何况还有神明在指引着，此时的王建已身不由已。
就这样，战争于公元 1020 年爆发了，宗教间的战争牵涉的可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同为佛教的英国与俄国无法明哲保身，相继决定参战。在战争初期，沙卡悄悄撤出了留守边境的驻军，于是高丽军队长驱直入冲入祖鲁国境。宗教的狂热早已使高丽人丧失了人性，大量的奸*，掠夺与焚毁现象出现于 KWADUKUZA 周边地带。公元 1025 年，祖鲁国内抗战的呼声提升到了极点，民众咆哮声不断，于是在沙卡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讲后，大规模的东征开始了。
在正面交锋以前，国内传来的一则消息让王建震惊不止，奥斯曼帝国正式宣布对高丽的战争。慌忙之中的王建急忙至信于美国和印度，寄望于他们能伸出援手。然而上天又一次眷顾了沙卡，美国与埃及边境冲突正式升级，此时的罗斯福已无暇顾及其它。紧接着，法国也宣布加入对高丽王朝的争战，而印度的甘地在多次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无奈宣布中立。至此，战争性质已发展成了多宗教对犹太教的围攻。
公元 1040 年，蔚山被祖鲁攻陷。
公元 1060 年，济洲沦陷，祖鲁军势包围首尔。
公元 1090 年，釜山被奥斯曼攻占，穆罕莫德二世充许他的军队在釜山劫掠三天（这个在当时是惯

例）大量的人口被*，奴役，屠杀。整个高丽王朝摇摇欲坠。
尽管沙卡的计画进程的非常成功，但阿兹特克的骁勇却超出了他的预计，迫使沙卡不得不撤出相当数量的军队来应付阿兹特克人。而在大陆的另一面，希腊人突然向奥斯曼宣战，这彻底打乱了祖鲁人的步骤。而此时，王建也发挥了他英雄的一面，国内以迅雷之势翦除了当年参于造谣的王公贵族，重用优秀的将领，采用坚守和游击相结合的战术，非常有效地对各国军队展开反击。

公元 1125 年，迫于各种压力下，沙卡接受王建的求和，以高丽赔偿两千万黄金结束了祖鲁军队的侵略。而此后几十年内，王建依次于法国奥斯曼和解。

公元 1180 年，印刷机被发明了出来，从此祖鲁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启蒙时期：
公元 1185 年，火药由俄国传入祖鲁。火药是一种化学混合物，由硫磺和硝石构成，它有着燃烧迅速并引发爆炸的特点。起初的火药只是于爆破施工中使用，随后人们将之应用于武器的制造上，由此导致了火器的诞生。作为军事史上的重要转折，它彻底改变了传统战争的形式。

凡尔赛宫的建成：
“圣战”的胜利让祖鲁掠夺大量财富的同时将它们的声望推向了顶峰，为了夸耀自己的文治武功，沙卡花费大量的金费建造了一座集雄伟和辉煌于一体的宫殿。凡尔塞宫于 1185 年建造，由当时最著名的设计师约塞夫•马利•雅卡主持建设，这在当时引起了财政部门痛苦的抗议，但最终，这座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太过奢华的宫殿于 1215 年建成。据说在建成之后，仅维持它的运作就是耗费当时祖鲁税收的百分之三。

公元 1270 年，教育制度为祖鲁人所接受。教育是将前人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后者的一个过程，一个国家受教育人数的多少直接主宰着这个国家的命脉。在祖鲁，教育起初只限于高等贵族之中，因为沙卡不想让他的国民接受太多的知识，以方便统治。但这种自私的决定最终让沙卡遭到了报应，对知识的漠视让祖鲁的科研能力逐渐落后于世界列强。为此，沙卡不得不做出妥协，将它变成男性的专利，并最终普及成了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

宗教改制：
尽管后世对沙卡统治的评功总是离不开残忍和专制，但事实上，只要不涉及他的统治权威，沙卡的确是一名相当英明并有开拓精神的领袖。对犹太教的“圣战”让沙卡深深体会与反思了宗教一系列属性。它是一柄不折不叩的双刃剑，对于民众，它能让人们道德高尚，又能让人丧失理性，对于国家，它能成为最好的统治工具和侵略工具，但反过来又是颠覆国家最好并最强有力的工具。公元 1300 年，沙卡对祖鲁进行宗教改革，采用自由信仰，废除佛教的国教地位，并允许任何宗教进入国境以及实行传播。整个改制历时 6 年，在经历了一系列不满和统治压力后，于 1306 年完成。

夏尔特叛乱：
在当时，祖鲁文明那绚烂辉煌的文化深深影响着周边诸国，很多人们仰慕并希望加入祖鲁。其中法国边城夏尔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元 1322 年，夏尔特市民引发叛乱，于 4 年后正式加入祖鲁。虽然沙卡出于外交考虑最终摧毁了这座城市，但这以不能挽救两国外交逐渐恶化的现实，夏尔特之乱成为了之后祖法两国争执的导火索。

公元 1366 年，出生于祖鲁城市 KWADUKUZA 的书圣伊本 穆克拉创作了名为“蒙娜丽莎的微笑”的著名画像并使他与整个城市闻名于世。

公元 1348 年：天文学由希腊传入祖鲁，它使得船只能通过观星来确定它们的航行位置，这套理伦大大延伸了人们的航行距离，并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

公元 1350 年：祖鲁第一套宪法完成，UIUNDI 宪章描述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间各

部分的关系，并定义了治理国家的最基本准则，规定了国家权力者的限制。

俄国的附庸：
公元 1352 年，虽然拥有着世界高端的科研水平，但在军事实力上相形见绌的俄国感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威胁。于是叶卡捷琳娜决定向当时她最亲近的友邦——祖鲁求援，没有了同宗信仰为后盾的叶卡捷琳娜，于沙卡的交涉中充分发挥了她女性所有的优势，加上自身过人的聪慧，在再度打碎了沙卡企图迫使其成为他情妇的梦想的条件下，还最终使得沙卡签署了附庸条约。祖鲁人答应在必要的时候为弱小的俄国提供军事援助。

公元 1354 年，祖鲁人开始实行自由市场政策。所谓自由市场，指政府不试图通过价格和配额等手段控制生产活动，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控制以维护竞争自由，使之不会产生袭断和腐败。

军事改制：
火药的发明改变了战争的形式，而军事制度的发现则改变了战争的理念和面貌，也同时改变了军人的定义，并促使传统的骑士制度演变为严格的军人行为准则。从埃及引入了腔线后，沙卡花费了几乎全部的国库进行军事改革，淘汰了陈旧了长弓十字弩，改为更造合攻击的榴弹兵和更擅长防守的来复枪兵，骑士们则装备起了火炝成为了更具威胁的火炝骑兵，而事实也证明了沙卡当时的明智之举，这些新式军队在之后的祖法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祖法战争：
公元 1388 年，一心想着自己国家出头的路易十四终于按奈不住了，以煽动夏尔特叛乱为由，正式向祖鲁宣战。就当时而言，祖鲁的确拥有近乎两部于法国的土地，但长年的争战和维修费的支出使得沙卡无法维持庞大的军队，加上辽阔土地所需的相应驻军和虎视眈眈的高丽阿兹特克，时局十分不利。同年 10 月，法国率兵马 3 万围攻祖鲁城市 NOBAMBA ，而祖鲁驻军不过 3 千，正当路易十四认为胜券在握准备考虑下一步方案时，来复枪兵发挥了出乎意料的实力，快速填充和强劲的穿透力让法国骑士们屡屡挫败，直至第二年祖鲁援军赶来时，法军仍然无法攻破来复枪兵组成的防线。初战如此受挫让法军和路易十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尽管法军以不屈的毅力顽强地抗击着祖鲁的火器单位，但科技实力所带来的巨大鸿沟不是单靠勇气可以弥补的，法国各处相继沦陷。
整个战势转变于 1402 年的奥尔良之战，在传闻听见天使声音的少女贞德的带领下，法国奇迹般地抵抗住了祖鲁火枪骑兵的连番攻击并等来了援军。一位出身卑微的少女，贫穷的道教信徒，为奥尔良等来了援军，这个惊讶的消息让人们由恐惧转为虔诚，虔读转为炽热，并愈演愈烈。圣女贞德最终为法国带来了胜利，她说服路易十四花空所有的财产进行军事改制，并在 5 年内相继夺回失地。这种结果的确可以谓之奇迹，不过她起的作用并不在于她善于用兵，事实上她并没有指挥权，或者出奇制胜，而在于戴带圣女光环的她做出了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的榜样，鼓舞了士气，击溃了敌人。圣女的出现让沙卡不得不接受现实，他抢来的土地将不得不归还给法国。脑羞成怒的沙卡在愤怒之余，策划了一个邪恶的计画来报复毁灭他野心的贞德。路易十四的女婿查理是个贩卖奴隶，卷敛国库的小人，事实上这种事在当时几乎每个领主都在干，但查理干得太过招摇。于是沙卡悄悄派人把这个消息告知给几个贞德所率的法军将领听，并以重金希望他们煽动贞德动身讨伐查理公爵。与是在他们的唆使下，善良并富有同情心的贞德，解放了查理领下的奴隶，扣压了查理的庄园和财产，在这个过程中贞德等人又发现了一连串的连锁腐朽的王室名单，自负正义感又年轻气盛的将领们要求贞德上表路易十四以严惩查理等人。但老谋深算的查理等人却在此时倒打一耙，他们宣称她受制于魔鬼并使用巫术，以一系列宗教异端的理由将贞德送上了火刑柜。正直的人企图为贞德脱罪，但当时要求贞德上表查理的人们却反唇相讥。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作了对不起贞德的事，才对她恨之入骨，因为这才能帮他们找到平衡。自我批评的勇气只会出现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在危急时刻，保护自已和自己那可怜的面子才是大多数人的本性。1407 年，圣女贞德死于火刑柱上，19 岁。
整个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但沙卡明白，贞德事件在他的背后其实路易十四也在计划着。天真的年轻人们自以为只要煎除了腐败就是为了国家，却不知腐败是人的天性，而民众同时拥有着腐蚀领导者的能力，而路易十四不可能不明白这种事，但肆意剪除理查等人就于拆毁了国家的脊梁，而所谓的脊梁可并不等于几个当政者这么简单。于是贞德成为了他政治目的的牺牲品，二十年后路易十四为

其平反，但将理查等人投入狱中，受到永世的唾骂。

公元 1415 年，科学方法的引入，祖鲁人紧接着奥斯曼，高丽等国进入了工业时代，此时随道逐年下调的科研经费，人身自由所引起的罢工和原高丽都市的叛乱，祖鲁王朝陷入了低谷。

工业时代：
国民待遇：
"一个人不会为了每天半个铜板和一点荣誉就付出生命，你必须鼓动他的灵魂才能激发他的斗志！"民族主义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鼓吹国家事务应作为人民心中的第一要素，人们首先考虑和献身的应该是国家。看似激动人心的背后其实有着令人难以想象，和宗教狂热相当类似的危险，别人用心的人们，比如祖鲁的沙卡，可以利用这种民族情绪引发国民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确有着减少内部纠争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它相当适合于战争。公元 1421 年，祖鲁启用国民待遇。

公元 1435 年：炼钢技术由希腊引入祖鲁，在这以前人们是将铁矿石和木炭混合在熔炉内加热，通过煅打熔化的金属然后除去其中混杂的矿渣，制成了早期的钢。钢比铁更坚韧，也不容易生锈，在"鼓风炉"发明后，钢开始被大规模生产，以制造战舰和车辆。

公元 1455 年：蒸汽机由印度传入中国。最早的蒸汽车出现于奥斯曼，由当时的学者欧内斯特•卢瑟福发明。蒸汽机的原理为：水被加热后变成蒸汽，而蒸汽则产生压力并带动活塞运动。活塞推动涡轮，涡轮的转动产生能量进而推动物体运动。这项机械原理应用非常广泛，并给带来了一系列决定性发展，而其中蒸汽机车几乎在内燃机发明以前占据着运输行业所有的统治地位。

共同防御：
无论在什么时代，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事迹总是充满着传奇色彩。作为女性，叶卡捷琳娜集知性，美貌和勇敢与一身，她了解自已的优点，也更懂得如何去利用这些优点。身为一国之君，能够游刃有余地周旋于诸国之间，并以出色的外交手腕来赢得利益。公元 1422 年，祖鲁战争的余孽未曾停止，尽管不再爆发出大规模的军事冲动，但局部冲突仍然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窥见了祖鲁的军事疲软后，女沙皇果断地中止了附属合约，正式脱离祖鲁宣布独立。数十年后，局势逐渐平稳的祖鲁正慢慢地恢复了原有的军事实力，而此时的俄国，随着内燃机的发明感到了日趋增长的威胁，内燃机给舰船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各国借此组建了大规模拥有跨洋战力的舰队，而埃及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查觉到了虎视眈眈的拉美西丝二世后，叶卡捷琳娜于公元 1482 年来访祖鲁，说服沙卡签署了著名的 UMGUNGUNLOVU 连防条约，条约中双方做出承诺，一旦任何一方遭受他国的武力威胁时，另一方将无条件提供军事援助。就当时而言，除了埃及和希腊的跨洋舰队外，其它任何国家想要攻击俄国则必然先通过整个祖鲁，无疑，女沙皇在这次外交谈判中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 1487 年：流水线的概念出现于祖鲁，它的灵感起源于工业制造过程，人们将产品流程分成数个工作点，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由一个工作点送到另一个工作点，而每个工作点的工作人员在相应的地方执行重复而又独立的工作流程。这种专业化工作形式和自动化的使用彻底改革了复杂产品的生产制造，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又减少了人力成本。该套流程一经推广便广泛受到各国的欢迎，很快，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采用了这种制造模式。

公元 1492 年：在落后了数十年后，沙卡终于成功地从甘地手中获得了内燃机的使用技术。内燃机的引进，极大地推动了祖鲁工业时代的进步，小型化高效化内燃机的使用，使得汽车工业和航运业进入了繁荣期。

希腊断交：
亚历山大是个才敏过人，勇敢果敢的统帅，但在外交手段上却明显地缺乏远见。在他的统治时期，希腊先后触怒了拉美西丝二世，甘地和罗斯福，伊莉莎白等人，公元 1498 年，罗斯福至信祖鲁，

在信中他语气强硬的威胁沙卡断绝于希腊的交往。在衡量得失后，沙卡答应了罗斯福的要求，停止了白银和染料的供应。获悉至举的亚历山大大为震怒，从这以后两国断交的关系持维了百年之久。

公元 1518 年：阿尔-花刺子模发明了灯泡，其后经许多科学家的努力，终于成功得将电变成了平民大众也能普遍运用的能源。

沙卡与爱德梅：
（爱德梅这个名字取自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名著《莫纳普》，作为我最早并极少数读过的爱情小说之一，怀念下~）
沙卡作为祖鲁的最高权力者，毫无疑问地拥有过大量的女性。而在这所有的女性中，如果说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是他唯一没有得到过的女性的话，那么爱德梅则是他唯一没有征服的女性。爱德梅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从小被送进道庙学习道教文化，10 岁时随着父母前往奥斯曼，在那里的留学期间，爱德梅接受了当时先进民主意识的熏陶，成为民主自由的拥护者。16 岁那年，在回法国探亲的路上，不幸地遇上了祖法两国的军事冲动。在战争的波及中，爱德梅的双亲被杀害，她本人也被祖鲁军队俘虏，或者是命运的安排，当时祖鲁军的指挥官就是沙卡。沙卡第一眼就看上了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爱德梅，并按他的作事风格，将爱德梅带进自己的住所并强暴了她。整个过程就如沙卡对待其它女性一样平常，但出乎意料地是，沙卡并没有将她像垃圾一般送去妓院或军营，而是将她留在自己的府邸。至于为什么沙卡会一改以往的行事作风，至今无人知晓。

沙卡与爱德梅 2：
经过与当时沙卡最为亲密的几个将校证实，爱德梅虽然名义上是沙卡的情妇，但自从那一次后沙卡并没有与她同过床，每当沙卡企图对她施暴时，她就会拼命反抗，搞得沙卡兴致大失，最后怏怏而走。沙卡的一反常态不仅体现在这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与爱德梅越走越进，甚至会在半晚走进她的房间和她花时间谈论政治，哲学还有爱，要知道，这对于沙卡来说可以前所末有的事情。一开始他还有些勉强，毕竟这不属于他的行为模式，但慢慢地，或者是被爱德梅所吸引，他慢慢放开了。然后爱德梅开始将她在法国奥斯曼的见闻告诉沙卡，并希望他能采取更宽合的仁政，比如废除奴隶制，还以人民人生自由等等。每当这时，沙卡都会愤怒地拂袖离去。
半年后，沙卡终于按奈不住了，一天夜里，他忽然冲进爱德梅的卧室，粗暴地撕开她的衣服，骑在她的身上。爱德梅害怕极了，她死命推开沙卡，手握藏着的匕首退至角落。
“不要过来，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你不会的，我的爱德梅，我发誓。”
“你认为我没有自杀的勇气？”
“不，你有。事实上你的勇气让我欣赏，但你的眼神告诉我，你不会自杀的，并不是说你害怕死亡，但是你希望改变我，将我改变成你所说的那种善人。在没有做到这点以前你是不会甘心去死的，你否认吗？”
“你这个恶魔！”
“或许，尽管我不这么认为。”
说完，沙卡将爱德梅按了下去.........

沙卡与爱德梅 3：
在揭露了爱德梅的心事后，沙卡终于完全征服了爱德梅的肉体，她也从此不再反抗。但做为交换，爱德梅从末停止对沙卡的劝说。良好的修养加上美丽的容貌，爱德梅很快成了沙卡身边最亮眼的名星，凭借着沙卡的特权，爱德梅多次插手沙卡的事务，她催促沙卡改善政策，采取更为宽容和开明的统治方针，并在公众场面公开进行演讲，企图从思想上解放祖鲁人民。公元 1522 年，沙卡启动言论自由来替代国民待遇，允许个人发表任何言论，它使得人们可以充分地讨论政府和政策和行为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这项措施大大解放了民众的思维，增强了人民的民主意识。虽然没有官方表态，但爱德梅从中所起的作用早以不言而喻。
“你可以走了，爱德梅，你是我唯一倾心过的女人，但现在你正不断给我造成威胁。快点离开这里，你自由了”

“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谁来帮助你去从善？上天赠给我这么个机会来帮助你和祖鲁人民，我不能放弃它”
“帮助祖鲁人？哈，你？一个法国人？爱德梅，你的博爱真是让我惊讶。”
“我从来就是这么做的，这点你心里清楚。“
“你将会被我杀死”
“我早有心理准备！“

沙卡与爱德梅 4：
史学家们一至认为，如果没有爱德梅，祖鲁民主主义制度的推进将延后近百年。言论自由推行后，长期被禁锢的祖鲁思想受到了解放，人们纷纷开始讨论他们的国家和政策，并公然提出对现状的不满。这一切都在爱德梅的预料内，一年后，爱德梅以 UIUNDI 学生代表的身份上街演讲，宣扬民主和自由。热情洋溢的讲话很快受到了青年学生的欢迎，大量的有志之士加入，民主的呼声愈来愈高。不仅在民众间，爱德梅在整个祖鲁政府内也广交人脉，深受礼遇，大量的年青将校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学者们也纷纷表示欣赏这位法国女孩的意志。她利用的是自已动人的外貌和内在魁力，会随时拿出别人需要的印象，同一层民众和上层社会打交道一样得心运手。正当条件已经成熟，革命的火种一触即发时，冰冷的枪声划破了人们的心神，1524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1 时，爱德梅倒于 UIUNDI 中央广场，当场死亡，时年 22 岁。暗杀者很快逃离了现场并永远地消失了，人们纷纷猜测谁是这起暗杀事件的主使者，起先人们怀疑沙卡，但沙卡闻讯后表示出的震怒和悲伤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歇斯底里后，沙卡才开始慢慢平静下来，3 个月后宣布推行民主制度和人身自由，或者是为了记念爱德梅，又或者只是因为原先的奴隶制度已无法支撑起祖鲁社会的运作，总之，一切的真相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一系列事件的确直接导致了民主制度于祖鲁的实行。

公元 1547 年：随着莱特兄弟的首部载人飞机的出现，人们飞行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而祖鲁也借此正式进入了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

公元 1551 年：工业制度兴起于祖鲁，它通过劳动的自动化和生产的自动化，大大降低了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成本，并最终减少了消费者购买产品的花费。这种革命性的改变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工业发展水平，并同时改变了人民的消费水准。

公元 1562 年：五角大楼与祖鲁首都兴起，建成这座占地 60。8 万平方米的建筑花费了当时祖鲁国库的三分之一，但紧接着它就体现出了其应有的价值，起初只是陆军的设施，很快五角大楼便发展成了祖鲁国防部的中枢所在地，并在接下来的世界大战中，为祖鲁军队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材和珍贵的战术预案。

公元 1563 年：沙卡解除对希腊的贸易禁令，并于同年向他们提供了航空飞行的核心技术，做为回报，亚历山大将火炮技术引入祖鲁，两国交易正式开始恢复。

公元 1571 年：祖鲁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了核原子的裂变，当一个较大的不稳定的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或更多较小的较稳定的原子核时，会同时产生极巨大的能量及持续不散的致命辐射。这项科术起初被用开发电厂的建造，以高效无污染的核电站取代老式并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火电站。随后，科学家们意味到了这项技术与军事上的潜力，开始将之运用于核武器的制造上。

公元 1581 年：一种人工合成的物质传入祖鲁并再次对祖鲁产品制造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就是塑料。最早的塑料被称为“帕克赛恩”(parkesine)，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逐渐发明出了更先进的塑料并取代了老一代的产品。塑料被用于制造各种产品，无可争议的说，现今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塑料的基础之上。不过这也是有代价的；塑料难以降解，这使得难以在不破坏这个世界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处理它们。

世界大战：
随着奥斯曼王储事件的发生，整个世界燃烧了。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利益集团之争原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理由，各国开始了世界规模的战争。为了抑制日益状大已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的奥斯曼，高丽，美国和亚历山大结成"三帝同盟"，并以石油管制为由正式向奥斯曼宣战，也同时开启了世界大战的序幕。在战争最初的两年中，由于三帝会议上无法就利益问题达于共识，各国军队止步不前，战略同盟形成虚设，反被奥斯曼抢成得先机。联军节节败退，美国城市洛杉矶于 1605 年被奥斯曼攻占。随着一年后印度的加入才使得战略同盟真正有效地开始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强大的奥斯曼也无法同时面对 4 个国家的军事打击，2 年后被迫由攻势转为守势。公元 1608 年，战争局面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拉美西斯二世所率领的埃及军队突袭美国边境，并摧毁了美国边镇费城。同年七月，祖鲁沙卡正式以奥斯曼同盟国的身份加入战局，至此战争的局式开始胶着化。

公元 1609 年：无线电技术与祖鲁开始普及，从此人们进行长距离传输时不必再依靠邮件和有线电报，这项技术大大缩短了世界间的距离，人们得以更方便的交流和传递信息。

百老汇是 UIUNDI 市中心一条大街的名字，在这条大街上，布满了大大小小近 200 余家剧院，这些剧院有些大获成功，有些却在短短几个月内倒闭，但同时又会涌进一披新的剧院投资者。剧院区如此激烈的竟争环境给祖鲁带来了蓬勃向上的表演艺术，发展出了大量热销世界的歌剧和知名艺人。但百老汇给祖鲁带来的贡献不止这些，对同盟军的宣战使得祖鲁的贸易环境大为恶化，曾经长期协作的老朋友——比如甘地和亚历山大，都纷纷停止了与祖鲁的通商。国内顿时出现奢侈品的不足，民怨声不断。为此，俄国和英国成为了沙卡寄于希望的目标，"一件东西，只要受到女人的青睐，男人们便会趋之若骛；只要被上层社会所看中，下层的人们便会争相效仿"，"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价格，所谓精明的商人，就是能找出它并开出它的人"明白了这两点，一切就方便了起来，伴随着炒作和谣言，百老汇热门歌剧和知名演员安娜 卡特尔名声大噪。而前者更是被晋升进了奢侈品这一行列，至此，沙卡又有了新的筹码。

尽管十几年过去了，但世界规模的战争并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反而愈燃愈旺。1612 年，阿兹特克宣布加了同盟军。1613 年，俄国和英国则加入了祖鲁埃及奥斯曼的联合方。1614 年，法国也正式加了同盟军。至此，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了这场战争中。由于领土的接壤，资源的协调作用和优秀的战略配置，同盟军与战争中渐渐掌握了主动，而联合军则开始溃败。为了挽回败势，祖鲁，俄国，英国和奥斯曼共同进行了一项核武器的研发计画，其代号为曼哈顿工程。数百名联合国中顶尖的科学家，专业工程师以及他们的家人被集中到与世隔绝的地点，直到计划完成才得以重见天日。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安全管制也极其严格，无数军队士兵和科学家们忍受着艰苦的环境，生理和心理上的疲惫。但几乎没有人选择放弃，支持他们继续工作的动力是他们的爱国心，以及对同盟军强大和残忍到足以威胁他们的家园和家人的忧心，为了能够阻止这一切，他们以不惜任何代价。公元 1629 年工程完成，祖鲁拥有了世界第一枚原子弹。尽管他们科学家们可能无法预料，他们的汗水和热血并没有带来想要的效果，反而给整个祖鲁甚至于整个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改变。

强化监控：
长期持续的战争，以及遥不可及的胜利，让祖鲁人彻底失去了信心，长期压抑着的各种情绪一齐爆发了，群众纷纷走上大街，高举反战标牌向祖鲁政府怒吼，要求沙卡停止这场荒唐的战争，并一一落数沙卡在长年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以威胁其放弃祖鲁的统治权。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沙卡对游行采取了极其血腥的镇压，据称单祖鲁首都，一日内埋葬的尸体就将近上万。此后，沙卡不断强了秘密警察的力量，对人民大众实施严格的控制。政治自由被完全禁止，任何人发表对政府不满的言论都可能受到监禁甚至死刑的惩罚。强化监控的残暴统治是确实有效的，它使得沙卡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保持着对祖鲁人民的控制，并强制人们从事符合国家利益的活动而不必考虑个人利益，相当程度地延续了沙卡的统治。

日落之都：

尽管拥有了核武器这张绝定性的王牌，但祖鲁，或者说整个联合军并没有多少起色，步步败退的阴影仍然没有离开他们。公元 1635 年，面对逐步逼近的同盟联军，沙卡按下了绝对性的按钮，代号为"杀虫剂"的原子弹坠入了高丽首都首尔，爆炸泛起的蘑菇云覆盖了整个城市。"杀虫剂"的破坏力是毁灭性的，这座曾经被喻为世界最艳丽的五座城市之一的首尔变了一片废墟，34500000 左右的人口在一瞬间变为灰烬，曾经幸存下来的人们，也于放射性污染的影响下备受摧残。杀虫剂震憾了整个世界，人们为之颤抖和恐惧，出于对这种非人道行为的愤慨和害怕第二枚原子弹坠于自已头上的担心，每个国家甚至于祖鲁的人民，同时将矛头指向了按下红色按钮的沙卡，公元 1637 年 10 月 23 日黄昏，祖鲁首都 UIUNDI 沙卡的官邸陷落，沙卡本人也被愤怒的民众所逮捕。无论出于何种原由，无论他是否能承担起这一切的责任，总之他必须为这一切付出最大的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和所有的一切比起来显得如此地微不足道……..但我们知道，当公元 1637 年 10 月 24 日的太阳升起来之时，祖鲁人民将走入一个新的时代……

XZ 大冒险同人：秋儿的烟花



前几天通了 XZ 大冒险 DC 版之后就觉得最后部分 pikaqiu 和 HADES 这对 Boss 之间关系有可供想象的余地，而且他们俩就这么成为大和的配角随随便便的死去也很可惜。所以便有了这篇同人文。既然是同人那就不免借用、“改编”了一些原作中的地名和人名，希望雷鬼、a 叔等原制作人不会追究。

游戏下载的帖子：http://bbs.a9vg.com/read.php?tid=691237&fpage=2

天色渐渐暗下来。皮卡秋依然睡意全无，他坐在书桌前，反复的翻阅着哈蒂斯留给他的日记。日记已经被读过了无数遍，甚至是特定文字的书写方式，都已经深深的印在了皮卡秋的脑海里。
“明天......明天，我们......也许......就能见面了......”
皮卡秋把日记翻回开头，扉页上，是哈蒂斯的一幅自画像。
“明天看到你的时候，你真的会是这样子么......”皮卡秋的眼睛里闪烁过一丝久别的恋人重逢的喜悦，随之又被深不见底的忧伤和疑虑所淹没。

“你说明天很重要，那还这么晚不休息......”一个仆人打扮的女孩端着温热的牛奶走过来，放在皮卡秋的面前，然后靠进皮卡秋的怀里撒娇。女孩轻轻的夺过皮卡秋手里的日记，只看了一眼就索然的放下。
“自打认识你你就天天看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好的......”女孩用娇嗔的口气责备着皮卡秋，“比我更重要么？”说着女孩就要去吻皮卡秋的嘴。皮卡秋微微低下头，让女孩的嘴唇碰在了他的鼻尖上。
“烟烟，你跟了我这些年，我也不能做什么去报答你。明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有些事情，今晚我要让你知道。”

女孩惊讶的看着皮卡秋，他的语气有些过于庄重严肃了，这让女孩很不适应。不过天真的她很快又恢复到可爱的状态，“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一定等你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然后......”

“烟烟，听我说。”皮卡秋把女孩从自己身上再次推开，“我要把我和这本日记的作者的故事告诉你，然后请求你的原谅。”
“你待我很好啊，要我原谅什么？”女孩疑惑不解，转念又想到眼前的男人又要去说这本日记的事情，便觉得很委屈。“你一直不让我追问这本日记的事情，现在又要专门和我说它的故事......”

皮卡秋完全没有回答，思路似乎已经开始沿着日记本中的笔迹延伸出去，他下意识的搂着女孩，眼睛望着窗外的黑夜，开始絮絮叨叨的讲述......

“你可知道，这本日记的作者，是我的恋人。哈蒂斯，他是我生生世世唯一的真爱......”

“哈蒂斯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儿时的玩伴。我们出生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我家开了一个小酒馆，从我记事起我就在酒馆里帮我父母干活。通常只是一些跑上跑下的杂活，偶尔会让我出去买些东西。村子里有个古玩店，收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有珠宝，有兵器，有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精巧的工具，也有发黄散发着霉味的古书。这个古玩店远近闻名，很多过往的旅人都一定要去看看，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小古董带走。于是，我就有了很多带客人去那里的机会，或者是帮他们取送东西。”

“哈蒂斯便是这个古玩店老板的儿子。”

“他比我大两岁，也是在店里跟着父母做些杂事。我小时候总是很害羞，不爱和大人说话，当然也不善于和古玩店的老板交流，于是每次去都是他来跟我说话。他对我很好，带我看店里的东西，给我介绍那些稀奇古怪的古玩。他会偷偷的送我一些退色的小宝石，跟我讲讲那些古书上的传说故事。我想那个时候，和我说话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了，能陪他在屋子里不停的捣鼓那些古玩的，也就只有我。其他的孩子们，都喜欢出去玩。”

“我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花在了和他在一起上，我开始忘记父母和客人交待给我的事情，有时候会在他家里呆到很晚很晚才会过神来，想起自己还有要紧的事情没有作完。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容易沉迷于哈蒂斯玩弄那些古董的动作和表情中。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并没有从中了解到多少古董本身的知识，我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哈蒂斯身上。我早就忘记了那些宝石和魔法书的名字，但却还能回想起哈蒂斯跟我讲述它们的时候的表情和动作。一切一切都是模糊的，只有他的样子还是那么清晰。”

“稍微大了一些之后，哈蒂斯开始带我出去挖一些所谓的宝贝。当然我们俩个小孩子不可能走得很远，村庄的附近也没有什么古迹可言，我们无非就是装模作样的找个地方随便的闹腾。也许我们曾经挖出过几枚古钱币，但肯定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真正值得加入他们家店里收藏的好东西。我和哈蒂斯也不在乎，只要能和他在一起，我们就都很快乐。我们会弄得满身泥土，衣服上沾满了草叶，然后揣着根本不值钱的东西回到家里，被父母严厉的训斥。我想这是一个纯粹属于我和哈蒂斯之间的游戏，大人们不会关心，其他的孩子们也不愿意参与。他们的注意力都更多的放在学习和锻炼上，那是将来他们长大了之后离开村子，出去闯荡的资本。那个时候我和哈蒂斯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至少我没有，我就想一辈子留在村子里，陪他开古玩店，陪他挖宝贝。”

“再长大一些，我们的家长都开始对我和哈蒂斯这样的亲密关系感到不安，我们也到了应该去找工作，去找女朋友的年龄了，但我们都对这些同龄人最为关心的事情提不起兴趣。哈蒂斯多少还懂一些关于古玩的知识，我则是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和女孩子也可以相处的很好，很亲切，但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我父母所希望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关系。有女生跟我暗示，希望我可以和她走得更深入一些，我回答说我做不到，我一直用姐姐或者妹妹的称呼来避免进一步的尴尬。然而我对哈蒂斯却有着莫名的好感，我在家里不敢说的话，和朋友们说不出的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轻松的说出来，而他也总是愿意认真的倾听，愿意搂着我安慰我。我想我很害羞，不敢和女孩子牵手，但却可以自然而然的去抚摸他的手臂。我曾经偷偷的跟踪他和其他女孩子的行迹，我发现他也不愿意和女孩子牵手，或者只是轻轻的把手指搭在女孩的掌心。我很高兴，我想我干过得最蠢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他急着要回家，那女孩又不肯放他的时候，我冲了上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示威一样的把他从那个女孩面前拽走。”

“然而我的父母并不会允许我和他之间的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村子里的人也在背地里叽叽喳喳的议论。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如果你们是要我选择一个自己爱的人，那么我已经选择到了，而且一直在一起的。你们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我的幸福，却把我最最幸福的时光说的不值一提不堪入目。我十七岁生日那天，父母又在饭后跟我苦口婆心的说起找女朋友的事情，我低着头默默的听了很久，然后突然冲出门，跑到哈蒂斯家，把他拉了过来。我抱着哈蒂斯的胳膊，拽着他和我一起在父母面前跪下，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我说，爸爸，妈妈，儿子对不起你们了。他就是我决定要一生跟随的人。儿子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养育之恩，今后的日子，我会和他一起度过，不管多苦多难，我们都会一起生活。请祝福我们。”

“说完这些话我觉得自己都进入了眩晕的状态，根本不知道父母的表情和态度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拼命的跳，我怕自己会软绵绵的倒在地上，于是更加紧紧地抱住哈蒂斯的胳膊。我也不敢抬头去看他的表情。不过我相信他是高兴的，我不用去看他，从他握着我的手上我就能感觉得出，他开始很惊讶，然后立刻就转变成欣喜。哈蒂斯把我抱着，我觉得他在和我父母争论着什么，

但我没有心思去听，我把自己的身体努力往他的怀抱里送，我希望他不要和我的父母再说什么，最好立刻抱着我就走，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村子，带着我出去流浪，找我和他幻想过无数次的古墓和宝藏，找我们对着月亮和萤火虫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中描述的美好天堂。"

"很显然我的父母不会这样轻易的让我俩得逞。我想我的父亲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大动肝火，他恨不得把我和哈蒂斯砍死，他一定觉得如果让我俩这样走出家门出现在全村人的面前，是对他们，对这个家族莫大的耻辱。我不敢抬头看，我知道哈蒂斯在努力保护着我。我知道他的一切，或者说我以为我知道他的一切，他和我一样不喜欢体育锻炼，我相信要是打起架来，他肯定不是我爸爸的对手。但我万万没想到他会魔法。现在想想，我知道那些法术应该是他从古玩店收集的老的魔法书里学来的。他是个天才，村子里没有出过魔法师和幻术师，不可能有人教他，那些应该全部都是他自己从古老的魔法书里琢磨出来的。我的父母被哈蒂斯突如其来的魔法反击吓到了，趁着这个机会，他拉着我的手，冲出屋子，拼命的就往村子外面跑。他的家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没带任何东西，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是玩命的朝着一个方向逃跑，那个时候我和他脑子里都只有一个概念，离开这个村子，越快越好，越远越好。事实上没有人来追我们，倒不是因为我俩跑得有多快，我觉得肯定是无论我的父母还是哈蒂斯的家人，都对我俩叛逆的恋情和私奔深以为耻，根本不屑于找我俩回去。我们就这么离开了家，开始了这段无穷无尽的流浪。"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树林里过夜。我第一次知道哈蒂斯他居然偷偷的学了那么多的魔法。他用眩晕术抓来林子里的小动物，然后又用炎魔法点火，烤东西给我吃。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说虽然这些魔法的诀窍他已经在脑子里反反复复的念过了很多遍，但在村子里的时候从来不敢尝试，所以手法还很生疏，他为了点燃那堆木头花了好久，呵呵，我还记得当时他努力的可爱的样子。说实话，他烤的那些野味一点也不好吃，也许明天能见到的他的话，我该教教他到底怎么做。不过我们还是高高兴兴的吃完了，然后，他又用一些花哨的法术给我变戏法看，抓月亮啦，画星座啦，用焰火写我们的名字，再套上一颗大大的心，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看着直到深夜，最后困的不行了，就靠在他肩上睡了。我记得朦胧中有印象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他用金黄色的流星轨迹，描绘我们将来的家。这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魔法，居然也有人有心把这些小把戏记载下来。他跟我说，这些都是他特意学了准备表演给我看的，只是，谁会想到第一次的表演，居然会是在私奔的夜晚。"

"我们很快就发现根本没有上来追赶的事实，于是我们干脆放慢脚步，一路欣赏风景，花了三天才走出这片树林，来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镇子。"

"天天看风景打野味画星星虽然很浪漫，但日子总不能就这样过下去。我和哈蒂斯开始商量以后的打算。开始我们决定不如就在这里定居，但转念又一想，虽然家里不会刻意来寻找我们，但这么近的镇子，难免不会偶然遇到从我们村子里过来的熟人，为了避免尴尬，我俩一致同意还是走走歇歇，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落脚。这样我们就要筹措一些旅途的费用。我们身上除了衣服什么都没有，哈蒂斯想了想，决定在镇子上摆个摊子，表演他的魔法，赚一些钱，够用了我们就出发，去下一个镇子，然后再表演，作一对流浪艺人。"

"你可能觉得这是很自然也很容易的事情。不过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国家里，私人修习魔法是被严格禁止的。每一个王朝认可的魔法师都要持有说明自己师承身份的证件。而哈蒂斯显然没有，不过他说，他只会表演一些观赏性的法术，对外就说是魔术戏法就可以了，只要不过分张扬，没有人会注意到的。他那么说，也就那么做了，我一开始就在一边准备准备场地，收收钱，我什么都不会，也帮不上什么忙。小镇上的人很喜欢他的这些绚丽的戏法，这第一次的表演出人意料的顺利，没过几天，我们就有了足够的钱。于是我们购置了一些旅行必须的东西，就出发了。"

"哈蒂斯绚丽的魔法让所有的人倾倒，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险冒的很值得。我们压根不会想到后面引出的麻烦，那些知识，他本人也不知道。我俩那个时候毕竟接触外面的世界还是太少了。更谈不上对于魔法师行业的了解。"

"我们一路走，每到一个城镇就停留几天，做一些表演。我说了刚开始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不过后

来我们发现那些其他的戏班子变戏法的时候都是一男一女，女孩子会配合魔术师的行动让表演更加的吸引人。呵呵，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是的，不过我事先没有告诉他，那天早上我偷偷的早起，在黎明的微光下仔细打扮自己，然后坐在他床前等他醒过来。”

“哈蒂斯醒过来揉揉眼睛，被我吓得几乎滚下床去，半晌才认出他眼前这个少女其实就是一只陪着他的皮卡秋。我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头发，脸，身材都打扮的像个女孩，我不喜欢户外运动，我的身材就是很瘦弱的那种，皮肤也很好，所以我也不怕露出肩，腰和腿，这样我看上去就更吸引人一些。哈蒂斯开始很不同意我的做法，不过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还是屈服了。我们决定安排一些我出场的表演，也不用很出色，当然我也做不到很出色，只要能配合他的戏法就好了。”

“什么？你想看看我女装的样子？呵呵，现在不行了，我老了，都好多辈子过去了。而且就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换了衣服化过妆之后做个女孩几乎没有破绽，但我的声音还是男孩子的声音。我在跟他一起表演的时候从来不说话，去收那些看客的钱也只是微笑，不敢说谢谢。我们后来在旅途中听到过有人说这一带附近有一个帅小伙子魔术师和一个哑女流浪表演的故事，当时可把我和哈蒂斯逗乐坏了。
”

“我们的行走并没有特定的方向，三个月之后我们误打误撞来到了当时那个王国的都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壮丽的城市，各个地方的人，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城里的闲人和富人都多，我俩在这个都城的表演收入特别的高，甚至有人开始固定的天天来看我俩的表演。不过我和哈蒂斯都觉得这样的大城市并不会合适我俩定居下来，我们想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也许，我俩的骨子里从来都是想去寻找一个家乡村庄那样的替代品。在这个都城我们停留了整整一个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小地方，哈蒂斯多少积攒了一些名声，有当地的女孩子想追他，有些看上去还是富家小姐，不过我可从来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后来他跟我说也有当地的富豪跟他打听过我的身价，想要把我当女仆买过去，不过在哈蒂斯告诉他们我是个哑巴之后，那些人很遗憾的放弃了。”

“一个月之后我们觉得真的要走了，然而就在我们收拾好了所有的东西准备出发前的晚上，有人来我们投宿的旅店找我们，说是他家的老爷和太太非常想看我俩的表演，希望我们能到他们府上去专门表演一次，然后再走，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钱。送走了这个人，我和哈蒂斯商量，我不是很想去，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到谁的家里去表演过，我们只会在街边和戏台上玩，根本不懂这样的大户人家里的规矩，而且，我的男扮女装的身份，也许也会露馅。何况我们是要去流浪，并不需要很多的钱，也不想真的成为什么魔术师。我想拉他连夜走人，可是哈蒂斯最后却决定还是多留一天，就把这个戏表演了再走。也许，当时他多少有了一些表现自己的欲望，他不是那个心里只有我的那个单纯的少年了。”

“如果我能再坚持坚持，也许，我们就不会落入这个陷阱，我俩的悲剧，也不会开始。”

“我那天化妆的特别仔细，希望千万不要出错。不过这一切根本就是百忙，我们按照约定到了这家的门口之后，来带我们的人并没有把我们领到厅堂里去，我们七弯八扭的从大陆走到小路，从小路走到没有路，又从地上走到地下，一路上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我们，我怕得要死，又不敢开口问哈蒂斯。最后我俩被带到一个地牢里，这里的装饰虽然阴森恐怖但绝对的威严高贵，因该是一个秘密行会的集合地之类的场所。当然，现在我早就知道了，那是当时那个王国法师会的总坛。”

“有人上来就扯下了我的假发和上衣，显然他们早就知道我是男生，哑巴当然也是装出来的。几个衣着非常高雅的人--都是当时那个王国最高级别的法师，走到我们面前，开始审讯我和哈蒂斯。”

“我俩被问的一头雾水，直到我们和那些法师都口干舌燥，大家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他们早就盯上了我和哈蒂斯，哈蒂斯表演的那些小把戏在常人和一般的法师看来，都不过是魔术级别的东西，娱乐而已。但这些有着极其渊博的知识的高阶法师却看出了其中的问题，那就是，哈蒂斯所表演的这些魔法，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早已失传的原始法术。他们只在法师会和王国的大图书馆里

见过关于这种原始法术的描写，但从来没有见过，也无人可以练习。按照书上的记载，这种原始法术有着恐怖的威力，可以直接联系自然的灵气，赋予修习者神一般的力量。王国和法师会各怀鬼胎，都极其渴望得到这种力量。现在居然有一个流浪艺人在街头天天表演这种传说中的法术，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按照他们的说法，即使我们那天没去，怎么想办法逃走了，迟早也一定会被王国政务院的人抓到。而之所以政务院和法师会都没有敢明目张胆的抓我们，是因为怕我们法术高强，一旦逼急了，会大战到不可收拾。”

“不过很快他们就失望了，我是压根就不懂法术，而哈蒂斯则是除了表演用的那些法术，对于真正可以用在他们感兴趣的方面的--也就是战争和破坏--法术，根本就是一无所知。我可以作证真的是这样，哈蒂斯可以轻松的画出满天星斗然后化成光芒落满你的全身，但你要他用炎魔法烤出一只可以入口的兔子那可要有充分的耐心，我那一路上看得还不够多么。可是法师会对我们的辩解始终半信半疑，最后我俩被关在了地牢的监狱里，我和他分开，虽然能看见彼此，但再也不能拥抱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当时哈蒂斯是怎么想的，法师会对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严刑逼供，他们当时因该依然是不能确定我俩的身上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到底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还是在假装，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能，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想冒立刻失去我俩的风险或者看到逼我们做出他们所担心的事情的情况出现。”

“于是我们就这么耗着，我天真的以为总有一天这些家伙会相信我们然后放我们离开，我还要和哈蒂斯继续寻找我们的天堂的旅程。审问还在继续，问题慢慢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如果真的我们没有

任何和的师傅，那么这些法术的来源就一定是某些古老的书籍，连王国都城都没有收藏的宝贵书籍。我当时心里就一高兴，觉得自己怎么就把那些破烂的旧书给忘掉了，只要把那些泛黄发脆的破书交待出来，他们去找他们的书，我们就可以走我们的路了。但是转念一想又不对，这样的话，恐怕我老家村子所有的人都会遭殃，哈蒂斯的父母如果是无意中收藏了那些古魔法书，那么下场至少也和我俩一样，被关起来审讯，如果哈蒂斯的父母是知道这些书的内容故意收藏而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从来没有跟哈蒂斯提起过，那就更糟糕，战斗就不可避免了，无论如何，虽然在处理我和哈蒂斯的恋情的问题上我对那些老家伙们咬牙切齿，但毕竟是我们的父母，我不愿意把这样的灾难引过去。我一直坚持说没有什么魔法书，一切都是无意中看到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们早就忘了。”

“换作现在的我，绝对不会说出如此明显的谎言。我不知道哈蒂斯天天是怎么辩解的，也许我应该装疯卖傻每天换一个说法对付他们。但无论如何，法师会的人逐渐失去了耐心。他们决定冒险，处决我们，如果成功了，那么说明我们没有任何的真正掌握了古魔法的能力，失去我们总比让政务院的人得到我们好，如果在死亡的关头我们忍不住做出了些什么让他们感兴趣的事情，那么他们也就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得大哭，那个时候的我确实很没用，我只想让哈蒂斯抱着我，保护我，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看牢房的人被告知可以在处决之前让我们各自给对方说一句话。我想了一会儿，最后只想出最无趣的三个字，我爱你。哈蒂斯带给我的话却很特别，他说让我不要害怕，他为了我们的生生世世的幸福，还保留了最后一个小魔术，到时候要给我一个惊喜。”

“他太厉害了，在完全没有师傅指导的情况下，一个人居然能把失传千年的古魔法研习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我是说如果，他有那么一点点战争和征服的欲望，也许现在这个世界都不会存在了。可是他还是很单纯，居然通过狱卒把这样的话传给我。也许是为了让我放心，也许是看我哭得太可怜了。其实，要是他也只说他爱我三个字，然后在关键的时候给我那个惊喜，这个世界上，谁也奈何不了我们。”

“呵呵，我现在跟你说你也许不会相信，哈蒂斯当时说要给我的惊喜，那个最后的小魔术，其实是一个可以让人灵魂不灭，反复转生的法术，而且，被施法的人可以永久的保存自己的记忆，这样便等于可以永远的活下去。他想要和我永远永远的恩爱下去，也许下辈子我会变成女孩，我可以嫁给他。也许下下辈子他会变成女孩，我可以娶她，或者再下辈子我们都变成女孩，我们也一样可以以姐妹的身份恋爱，如果都还是男生，我就还这样依偎着他，我们不会忘记彼此，我们总会找到对方，不管我们的身份变成什么样子，出现多少奇奇怪怪的组合。你也想要？嘿嘿，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这种法术了，除非明天哈蒂斯可以回来。”

“狱卒把他的话转告给了法师会，他们可不像当时的我那么笨，以为这只是一句安慰的话，或者真的只是一个小魔术。法师会的头头们立刻把自己埋进了书堆里，搜寻类似的古魔法的蛛丝马迹。他们真的找到了，关于这个永世转生法术的纪录，但他的书里没有关于法术的细节，当然也没有任何可以破解这个法术的方法。”

“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他们那本破书里关于这个法术的记载的故事。那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妖女迷惑一位上古的大英雄，大英雄禁不住美色，堕落成屠害生灵的恶魔。后来这个英雄终于醒悟，要把自己和妖女的性命都结束，来中止这场灾难。但妖女没有放弃，她在被杀之前对自己和这个英雄使用了永世转生法术，可怜的英雄可以一次次的终结自己的生命，但却又不得不带着痛苦的记忆一次次的转世，不可避免的被妖女找到，她利用他的力量作尽了坏事，人间没有方法可以彻底驱除他们。那个故事没有结尾，书上没有说到底这两个人最后怎么样了，什么样的力量最终抑制了他们。”

“但这么一来法师会就害怕了，他们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和哈蒂斯身上，而他们同时又觉得可以像故事里的妖女一样，来利用哈蒂斯的能力，去征服世界。关键，是怎么才能控制的了哈蒂斯。而且哈蒂斯的这句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最初的想法：哈蒂斯肯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绝对不止于几个

烟花戏法那么简单。也许他们觉得我就是那个妖女，我男扮女装陪哈蒂斯卖艺有一段时间了，也太符合故事里的记载了。他们最终决定，让哈蒂斯使出这个法术，同时一定要除掉我。"

"嗯？你问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当然，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在后来一次一次的转世中慢慢了解到的。"

"这帮家伙最后想到的办法是，用一种生命力转移的法术来对抗我和哈蒂斯。这个法术很邪门，它可以抑制住灵魂的转世，当然只是抑制，不过这就够了。我们被施加了这个法术之后，虽然都还可以永远的转生下去，虽然可以保留永远的记忆，但我们却不可能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生就意味着他的死亡，他的灵魂会在地下安眠，直到我的生命终结，他便会再度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从此永远活着，永远记着对方，但永远不能再见面。"

"他们还有着侥幸的心理。那天晚上他们偷偷的就要来先杀我，我和哈蒂斯都没有睡着，哈蒂斯听到门口细微的动静，便起身对他自己，对对面监牢里毫无准备的我，施下了他所说的那个最后的小魔术。那是我几千年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让人舒心的光华，从四面八方笼罩着我，和他，那光浸透了我的每一寸身体，让我感觉到和这个世界隐隐流动着的灵力的联系。等那两团光华散去，大法师们进来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刻着深深的无奈和愤怒。他们对我俩释放了生命力转移的法术，然后就干脆利落的结束了我和哈蒂斯的生命。"

"你很惊讶......我知道，对不起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起过这些事情。你现在看到的我，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转生过后的我了，所以不要指望我还能打扮个女装给你看，不过我也曾经很多次以女孩的身体生活过，哈蒂斯也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能控制自己转生的具体细节的，可惜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生为女孩的样子，呵呵。开始我还记得那是第几次的重生，离一开始有多少年，我会回家乡去看那里的村庄和我的家人，家人的后裔，反正没有人可以认出我来。后来我再也记不清确切的次数，准确的年份，我的家乡早就不存在了，那个王朝也已经埋入了地下的废墟许多许多年。我和你们一样需要从历史书里才能知道准确的纪年，今年，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 2736 年了......"

"也就是他的第 2738 年，这么多年里我们基本上各自生活了一半的时间，在另一半的时间里，我俩轮流在地狱里沉睡。两千七百多年了，我们就是样阴阳相隔的思念着，彼此用自己的死，换对方下一次的生。"

"不要哭，我和哈蒂斯都习惯了......"

"我死了之后立刻就转生了，也许是因为我身体比较弱，断气比他早了几秒钟，呵呵。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开始有模模糊糊的关于前世的回忆，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的想起了上辈子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开始想我的哈蒂斯。我的表现比同龄的孩子成熟很多，因为我曾经有过十七年多的生命。"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俩在法师会的地牢里死前被施加的魔法的真正意义。我觉得既然我能活过来，那一定是哈蒂斯说的那个最后惊喜起了作用，那么我的哈蒂斯也一定没有死，我应该去找他。那一次我是个男孩，出生在一个还算富有的商人家里。于是我开始打听王城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他们都很奇怪我怎么会想象出这样一个地方。直到有一天，我的这个爸爸的一个商人朋友从远方贩卖东西路过这里，我才终于知道了王城的下落。"

"我那次出生的国家和我记忆里的王城的那个国家隔着大海，他们很惊讶我如何对一个这里的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有着那样精确的描述。而从他们的描述里我也确认了，自己离上一次生命结束的时候，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于是我开始思考，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我可以复活，但不是立刻的，需要花上大概十年多的时间去恢复之前的记忆。其次，我应该不能控制自己的复活的地点，这个地方离记忆里的王城很

远很远，下一次也许更近，也许更远。再者，我的哈蒂斯和我并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复活，我怎么也无法在附近的人群里找到有着他的特征的人。当然，我那个时候肯定哈蒂斯也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寻找着我。"

"哈蒂斯说过他的小魔术是为了我们的生生世世的幸福，我当时就相信如果我再死，也还会复活的，这才叫做生生世世么。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我有些太过乐观了，如果那个法术是需要每次在死亡之前都释放一次才有用，我的生命也就彻底结束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做出了当时自以为最聪明的决定：立刻自杀！我要验证我关于这个转生魔法的一些想法。"

"我不知道客人走了之后，我把剪刀插入自己的心脏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我那一次的家人因该会很悲伤，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我这么做的真实目的。"

"又是十多年之后，我的记忆再次完全的恢复，我开始跟四周打听王城的消息，这一次的情况喜忧参半，喜的是，起码我和王城同在一个大陆上，忧的是，我出生的这个国家，正在和那个国家处在战争当中。我仔细调查了周围的人群，依然没有我的哈蒂斯的消息。我确信了我关于这个转生魔法的猜测。我相信哈蒂斯一定也在找我，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共同会想到的地方，第一就是那个王城，其次是我们的家乡，但家乡的小村子实在太默默无闻，我无法打听到那个地方，王城就是我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哈蒂斯也是一样会这样考虑。于是，我决定，偷偷越过战火中的边界，去王城。"

"那一年离开我和哈蒂斯被处死已经有四十多年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我两次转生后一共只活了不到三十年，那么，还有十多年去哪里了？对，你一定想到了，这段时间是哈蒂斯第一次转生后的生活过年月，而那十几年里，我在睡觉。不过当时我是抓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个为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转生要耗去很多时间，我要立刻去找我的哈蒂斯。当时我甚至在想，会不会等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头了。或者，他等不及又自杀了，所以我会看到一个还在学说话的哈蒂斯宝宝。"

"哦，忘了说了，这次我是个孤儿，女孩，从我记事起就是在一个孤儿院里的。后来被人领养，在一个牧场干活。"

"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到邻国的王城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还是一个女孩，也不方便自己在外面行走。牧场的主人管我们这些女孩也管的很严，我知道逃走并不是最好的主意。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临了，这个国家继续在大量的征兵，包括女孩子，他们需要女孩来照顾前线的战士们。我偷偷的逃工，跑到最近的镇子上，报了名。我表现得非常懂事，因为我也确实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相对同龄的其他女孩子而言，于是很轻松的就被选上了。夜里我就和其他一些新被征召的男孩和女孩一起在官兵的带领下出发，朝着两国边境的战线走去。"

"这一路上跟着征兵的队伍，麻烦少了很多，也认识了很多人。我一直在注意有没有像是哈蒂斯的人，当然也一直没有遇到。不过我相信，离王城越近，遇到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也跟这些人打听了很多那个国家的消息，战争状态下的流言总是很多，开始我还不敢主动去提起法师会的事情，但慢慢的各种关于法师会和国家的矛盾，种种阴谋的说法也都传入了我的耳朵。有一种说法，说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两边的法师行会为了争夺一对有着天赋异能的青年男女引起的，这些负责国家祭祀的法师们怂恿国家投入战争，为的就是自己追求力量的私欲。我听了觉得很好笑，首先我不是女的，那个时候不是，其次我和哈蒂斯也都已经死了，没什么好争夺的。现在的我俩，就是站在法师会那帮家伙面前，他们也认不出来的。"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毕竟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那帮陷害我们的人，至少也七八十岁了。"

“到了前线之后我被安排去做护士的工作，我的心思更多地放在和那些战士和俘虏们打听前线的情况上。我要摸清这个地方离王城有多远，怎么走，怎么才能避开战火从交战的边界上溜过去。事情比我预想的要乐观，原来我早就已经走在了那个国家的领土上，这边在战争中占据了优势，已经占领了对方很多的土地。这里离对方的王城只剩下不到两百里路，那个国家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了。”

“当然我很高兴，一方面是下面的路不是很长，二来这也意味着那个国家该死的法师们会得到惩罚。护士的工作总是在后面接受伤员，为了离前线更近，我主动要求去参加战争第一线的救护工作。不过开始上面并不同意，因为在第一线的那些医生其实都是会一点救护魔法的人，他们要能尽快的处理紧急的事件。没有办法，为了继续走下去，我开始跟我们护士团的团长央求着学魔法，呵呵，做个女孩子还是很有好处的，我想我的美貌可人很快就打动了他，我这三辈子积攒的知识也让我显得非常聪明又有天赋。于是在抢救伤员的空隙，他开始教我一点基础的救护法术。为了学习到可以上前线的地步，我在这个地方又耽搁了整整半年。”

“军队也稍稍又往前推进了一点点，当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前线的时候，我离那个王城已经只有一百多里路了。听说王城里面已经是一片混乱，有传言国王和大法师都已经逃走，每天都有难民不断的逃离那个昔日繁华的都市，每天也都有许多别处逃荒而来的人在这个地方歇歇脚。总之我觉得一切都对我很有利，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悄悄的越过战线的机会。”

“我表现的特别勇敢，比一起参加任务的那些男人都勇敢，其实就是为了得到去战场最前沿的机会。我想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如此的表现让我的上司赞叹不已，于是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趁着黑夜，去刚刚大战完的地方，检查这个国家法师的尸体，他们身上有重要的施法用的红宝石，这些宝贝要尽可能的回收。当然，能把人救活带回来就更好了。法师通常不会出现在战斗的最前沿，但这次前线的将军过于乐观的估计了形式，如此大规模的法师损失，在战争中还很少发生过。医疗队组织了二三十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在夜里悄悄的往前线走，一路上好几次有人让我先把已经找到的宝石和被救活的法师送回去，但都被我回绝了，我说我还要再往前走走，前面也许还有人等着我们去救。当然，你知道，我心里根本就没有要救任何人的想法，我只是要继续的往前走......往前走......”

“只到天亮的时候，我发现身边偶尔出现的尸体所穿着的盔甲和战袍已经变了样子，我身后也没有任何的人跟着我。我心里一阵狂喜，这意味着，我已经来到了战线的另一边了。”

“为了能通过下面这个国家的审问，我特意去救了一个还有一口气的伤员，然后换了身衣服，假装是这边逃亡中的老百姓，无意中给自己国家的军队救回了一个战士。果然这一招很灵，这边的岗哨不但没有为难我，还对我在逃往途中依然不忘对国家效忠的行为大加赞扬，他们给了我一些碎银子，指给了我逃往王城的路。我混杂在难民的人流中，朝着王城挪去。”

“当时我很兴奋，我觉得离和哈蒂斯团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梦见他在以前我们表演戏法的老地方等着我，他还是那么的阳光帅气，而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子了，我会从他背后悄悄地走上去，蒙住他的眼睛，让他猜我是谁，呵呵，我让他猜一万次他的笨脑瓜也一定猜不出来。然后我会跟他讲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故事，我们傻乎乎的诺言，羞涩的情话，让他知道他的皮卡秋回来了，可以跟他继续流浪的旅程，还可以给他生一堆孩子......”

“哦，对不起，你看我又想到哪里去了。事实上这样梦在我踏进王城的第一步的时候就破碎了。那个王城哪里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虽然一路上的流言早就让我心里有所准备，但还是无法预料到如此的破败和混乱。我凭着记忆找到当年我们卖艺的地方，那个地方已经是一片废墟，很多人在这些残垣断壁的下面搭起帐篷，躲避风雨。”

“那天我哭了很久......”



“后来一个好心的大妈收留了我，我于是也在这个地方搭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棚，住了下来。我和那位妈妈的帐篷面对面，我帮她做些家务事，帮她出去抢一点吃的东西。她对我也很好，总会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安慰我。我告诉她我在等一个人，我和他上次分手就是在这里，他一定会回来找到我的。我会在这里永远永远的等下去。”

“嗯？对......你说得对，但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在人间等待的时间无论多长，哈蒂斯也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只有当我放弃等待选择死亡，他才能有机会来找我。那一次我等了多久？没有多久，我当时发誓要等到生命的终结，只是我没有料到生命的终结来的那么快。一年之后这个国家的防线彻底崩溃了，我曾经服务过的那个国家的军队开了过来，血洗了这个已经是人间地狱的王城。我和那位和我相依为命了一年的老妈妈都死在他们的屠刀下。天知道，也许杀我的那个士兵，是一年之前我从前线救回来的。”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又复活了，这次我出生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国度里，当我确认了这个从这个地方要回到那个王城根本就是不能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结束了这次毫无意义的生命。”

“第四次复活过来的时候，运气又回到了我这一边，我出生在那个王城当年所管辖的国度里的一个

边远的山村里。然而伴随着记忆的恢复和对于地理位置的调查的完成，另一件事情让我的心凉了下来，也让我终于开始认真的思考复活的问题，一定还有关于这个魔法的秘密没有被我掌握。”

“不错，就是时间的问题，这一次我恢复记忆的时候，已经离开我和哈蒂斯分手一百三十年了！除去头两次复活的四十多年，以及这第三次和第四次复活的不到三十年，还有六十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在干什么。难道每一次复活所需要的间隔会越来越长？还是说复活法术的法力越来越弱了？我很害怕这样的解释，但又无法找到能说服自己的答案。后来我无意中发现，自己上上一次复活的时候，学习的那一些治疗法术，居然还可以用。也就是说，不但我对于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忆没有消失，我学会的技能也不会消失。我完全可以慢慢的学习魔法，也许有一天，我能成为像哈蒂斯一样的魔法师，这样我就可以找到解开这个复活魔法全部秘密的途径了。”

“当然私自修炼魔法依然是被禁止的，我跟家里吵着要进魔法学校去学习。我知道应该怎么说服他们，只要我常常无意中说出一些不是我这个年龄的本地人应该见识过的东西，让他们觉得惊讶就可以了，他们慢慢的就会觉得我有着神奇的天赋，应该去学魔法这样的东西，而不应该浪费时间去锻炼身体。”

“我从地方的魔法学校毕业，到高一等级的魔法学校继续学习，然后再被选送到更高等级的魔法行会，最后被介绍到王国新的法师会里，成了高级学徒。我又回到了这个熟悉而陌生的王城，这次，花了我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不过好处是，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的表演魔法，可以自由的进出法师会和国王的大图书馆，在书堆里找寻我需要的东西。”

“法师会早就全部换了人，当年那批老家伙一个也不剩了，我在法师会的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当年发生在我和哈蒂斯身上的事情的记载。当然作为学徒的我还是有很多更加机密的资料无法接触到。也许我应该耐着性子慢慢来，想想着都两千多年了，我当时又何必去争那几十年的时间。但我还是做了，我急不可耐的偷偷的潜入秘密书库，去查找相关的资料，结果被人发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之前，就被抓到了。他们想废掉我身上所有的法力，然后再把我踢出法师会。我可不会让自己的心血白费，在他们下手之前，我自己扑到了旁边士兵的长剑上。”

“然后我又复活，这之后我都一直坚持走上魔法学校这条路。只要我发现在自己出生在王城统治的范围内，我就去考魔法学校，当然我的表现是一次比一次来的好，因为我的法力并不会因为死亡和转生而丢失，我需要做的，反而是注意隐藏自己还没有学到的那些魔法，不要被人发现破绽。如果我发现自己出生在其他国家，就干脆的自杀。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少次，我开始发现在我两次复活之间的间隔时间有长有短，并不是越来越长那么糟糕。这让我稍微安了安心。我也越来越清楚，要真正揭开这些法术的秘密，了解到法师会的隐秘的历史，我需要做到大法师甚至是首席大法师的位置，这真的很难。而且这样的高级职位还不接受女性担任。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复活机会中，我都只能停留在白袍法师的地位上。”

“直到有一天，我从民间听到了这么一个传闻：说的是王城的一个著名老艺人，据说他在王城花街的广场上，从二十多岁起，表演了整整五十年的焰火戏法。从一个小伙子到成熟的中年人，到垂垂暮年的老者，最后死在某一天的寒冷的夜里。而他从来不向观众所要钱币，他只要求所有看过他的戏法的人，帮忙替他传一句话，他会在这个地方表演一辈子戏法，希望一个叫做秋儿的人能有机会来看看。我被这个名字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秋儿是当年我们在老家山村里哈蒂斯对我私下的称呼，我们私奔之后就再也没这么喊过，我想他之所以说秋儿而没有说皮卡秋，应该还是怕这个名字会被法师会的人在古老的卷宗里查到。等我回过神来继续打听，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三十七年，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而我那一年，正好三十七岁！我那一次转生和上一次死亡之间，相隔了七十四年！”

“我恨死了我自己，为什么刚刚好在这七十四年里都在地下偷懒睡觉，哪一年复活不好，偏偏要在他去世之后复活。这到底是不幸的巧合还是悲剧的必然，我没有概念。我觉得自己有点自私，哈蒂

斯为了等我可以一个人在广场卖艺直到老死，我却躲在法师会里希望从书本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一次我真的很伤心，很悔恨，满脑子都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哈蒂斯的想法，根本就没有仔细的去继续考虑这种年份上的精确吻合背后可能的情况，我一个劲的哭，最后实在受不了这种自责的痛苦，割了自己的手腕，看着鲜血慢慢流尽，闭上了眼睛。"

"这里有个小插曲，后来我在法师会的档案里看到了对于我这次自杀的记载，原来当时他们已经准备把我提名下一届大法师候选人，结果我却原因不明的自杀了。"

"又过了许多年，我又听到了那个故事，只不过要神化了很多，说是每隔十几或者几十年，就会有一个人来到王城的花街广场，这些人或老或少，或男或女，但表演的都是同样一些戏法，都对过往的看客提出同样的一个关于给秋儿带个口信的要求，不论表演者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多大年纪，最后都会在这里与世长辞。时间久了，大陆上开始流传一些关于秋儿和烟花的传说，大抵都是一些俗套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我更关心的是这些表演者出现的时间，后来我又来到王城，跟当地人的老人们反复打听，大致理出一点头绪。"

"没错，虽然前后会有年把的差异，但很显然，这些时间和我最近几次复活的时间都能对上。我并不是每次复活后都能最终走到王城，但看上去我的哈蒂斯是无论花去多少时间，都要坚持在那里出现，哪怕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风烛残年。在我问过的那些老人中，不止一个跟我提起，所有的这些人都有一个习惯，他们一定会让当地人记下他们到王城时的岁数，似乎这个对于表演秋儿和烟花的戏法的人来说，是个行规，有个老太太神神秘秘的对我说，我笑了笑。但我也懂了哈蒂斯的意思，他是故意要在故事里留下自己每次转生的准确年月，让我在后面的探访中可以知道。"

"这样的结果让我不得不作出一个正确但却很伤人的判断：我和哈蒂斯只能轮流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永远远生存下去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一起恩爱，结果却变成了生生世世被思念煎熬。这个转生的魔法是哈蒂斯施加在我俩身上的，如果他知道魔法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他就根本不会用的，这样还不如直接死了痛快，何必去每一辈子都这样苦苦的折腾自己。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错，一定的。"

"魔法的世界真是太复杂了，越来越多的谜团随着答案冒出来，我给自己解答的越多，疑问也越多。那一辈子我在王城生活了三十多年，中间有一次我居然遇到了一个魔术师来花街表演烟花戏法。我跟自己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双脚以最快的速度奔跑过去，当我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的时候，我才失望的放下心来。他不可能是我的哈蒂斯，他的手法不对，只是普通的魔术表演，而且他没有像故事里说的那样是准备长久在这里呆下去，只是表演几天就走。不管怎样我还是在他要离开之前叫住了他，问了他一些问题。原来这个关于秋儿和烟花的传说真的已经快要尽人皆知了，有一些魔术师开始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做这个主题的表演招揽顾客。我哭笑不得，这些人懂什么。"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麻烦，如果很多人都把表演这个故事当成生财之路，那我的哈蒂斯以后再转生的时候，就很难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他这条表演的线索也就要断了。我不能让他的辛苦白费，于是我努力在国会里以大法师的身份游说，最终得以在花街他总是去表演的那个地方，立了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像，那雕像是照着我记忆里老家山村里十几岁的我的样子做的，一个很弱气很恬静的男生。我希望他还能够记得我们最初的样子。"

"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我在雕像下面设计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暗盒，然后用金属片刻了几句我思念他，也让他放心的话。但愿他能发现这个机关，说实话这很冒险，如果被别人发现，我和他当年的这个案子就会重新被人提出来，几百年前的事情被拿出来重新审查在法师会而言是很平常的，即便是几千年的传说旦有蛛丝马迹他们也从不会放过。我调整了很多次设计，才勉强让自己相信这个东西既会引起他的注意，又不至于让常人起疑心。"

"雕塑修好之后没多久我就死了，人的生命真的是很奇妙，有时候你可以凭借着生存的欲望在不可

思议的环境下坚持很久，而有时候，若是你一心想死，再好的身体再好的环境，你也可以无疾而终。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但我很高兴，我希望自己的身体衰败的再快一些，现在该让哈蒂斯登台了。最后的时刻，我告诉自己，这一次轮回，我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的哈蒂斯几分钟之后就会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降生，他那么聪明，一定可以找到我给他留下的话。"

"然而之后连续的几次复活，我都失望的看到那个从来没有被人打开过的暗盒。关于魔术艺人和秋儿的传说还在继续，但假冒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规律可以查询。我相信我的哈蒂斯还会来，只是，到底怎样才会让他意识到我已经收到了他找寻我的信号了呢？"

"我要想个办法让他注意到雕像下面。"

"既然他可以在民间创造一个传说，最终流到我的耳朵里，那么我也可以这么做。于是接下来的几次转生，我都没有再去王城，而是随便的到处游历，在不经意的地方轻描淡写地说出真的有秋儿这么个人，或许是个仙女，她曾经在夜晚那个艺人熟睡的时候，悄悄的去吻过他的额头，并在他的枕头下面留下她的字迹。每个地方我说的故事都多多少少有些区别，一般说过几次之后，我就随便找个地方自杀，换一个身份，几十年后再去接着说。"

"你问我有没有信心？没有，一点都没有，尤其是为了避免把故事说的太过露骨让暗盒被无关的人发现，我总是只能去暗示，而不能像他一样大胆的喊出秋儿的名字。只是我知道既然他能坚持一直的这样找我，我也应该一直坚持下去，世界就只有这么大，我们俩的心一定早晚能重逢。"

"后来据说那个国家又爆发了内乱，王城在战争中被彻底毁成了废墟，那段时间是他活着的时候，我不知道具体的经过。等我下次醒来，焦急的赶到这个记忆中还很繁华的地方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已经是一个长满了青草和树木，被泥土掩盖大半的古城遗迹了。"

"神奇的是我的花街广场没有被完全破坏，看上去是街两边高大的建筑物的巨石在倾斜倒塌之后相互支撑，搭起了一个天然的棚子，那个我多少多少年前树立的雕像除了岁月的腐蚀和轻微的划伤，基本完好如初。这空旷的遗迹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呆呆的望着这个这尊寄托着跨越生死边界的思念的雕像。"

"我默默的俯下身去，打开了那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暗盒，取出里面的金属片。"

"上面多了一行字：一千年了，秋儿，我们终于还是找到了彼此。"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么，我的心里积攒了太多太多的话，太多太多的委屈和寂寞，我都忘了从我俩被杀，到十几次的转生之后重新找到彼此，花了足足一千年。我把那金属片紧紧地抱在自己的胸口，跳着，大笑，放肆的流泪。我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那只是一个刻了他的一句话的金属片，但在那个时候，它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接受我的欢笑和泪水的东西，我沉浸在喜悦的眩晕之中，很久，很久。"

"最后我还是冷静了下来，也许因为是太累了。我反反复复的看着那行字，然后又发现金属片背面也被他刻上了一行字：回我们的家乡去，去找一堆这样的石头，我把我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事情的原因写在了那里的一本日记上。旁边画了几个堆成五角形的石块。"

"幸好之前我已经花了断断续续的几十年的时间找到了我们那个古老的村子，当然那村子早就变成了树林的一部分，还有些石板和墙基的痕迹而已。我按照自己的记忆一路走，几个月之后，便又重新回到了我和他的旅程开始的地方。"

"嗯？你问我有没有怀疑过这些文字的真假？有，但都是从我的脑子里一闪而过，当然有可能这是好心人发现了这个暗盒后留下的安慰的话，也有可能是法师会的人发现了之后安排的陷阱。不过就

算是，你觉得我又有什么选择呢？如果我不相信这些话，那么我前面，他前面做过的一切努力，也就都是假的了。而且，我有保护自己的最后一招：随时可以自杀，十几年之后，我又可以接着重来。”

“我在应该是靠近当年他家边上的乱草堆中，找到了他所描述的石头。哼，他画画的本事真是差，居然一千年都没有长进，这些石头明明绕成一个圆形。我扒开石头，从下面的泥土里挖出一个陶罐，里面装着的，就是这本日记。”



“我一直不让你看这日记，这里面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华丽的词藻。你想想，要是我和哈蒂斯都把所有的小事全部记录下来，那这一千多年，多少本日记也不够用了。我们只在这里写下关于能解除施加在我们身上的两个魔法的线索，慢慢的，这日记也就变成了世界上最深奥的魔法书之一了。当然，没有其他人看过。”

“他在日记上留下了关于那个魔法的细节，原来他也曾经和我一样以法师的身份进入过王国的法师会，调查过和我们这个案子相关的卷宗。这才解开了我心里一直的谜团，原来是我们死前的又被施加了一次诅咒的魔法，所以才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哈蒂斯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联系上，

那么下面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诅咒魔法的问题。他说他以后都会在世界各地的魔法行会里求职，希望能接触到更多的魔法知识，了解更多的上古法术的秘密，从而最终和我团圆。他希望我也这么去做，然后我们俩每次临死之前都把最重要线索记在这个日记本上，埋在这里，或者换其他什么地方，只要提前一辈子告诉对方就可以了。这听上去很不错，我相信他，我也会尽可能的帮助他，总有一天，这个该死的诅咒可以被消除。"

"这以后是很多很多年的法师生涯，说实话我做了不少好事，法师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你真心的愿意用来帮助别人，你可以成为他们眼中的神。我也多少理解了为何很多国家的法师会都多多少少的存在和国家政权存在矛盾的原因，他们在无意识的和世俗权力抢夺民心。不过这不是我的兴趣，我看过好多国家在战争中被毁灭了，魔法的力量在其中多数时候都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关于施加在我俩身上的魔法的调查进展缓慢，我和哈蒂斯已经多次在数个不同的国家担任过当地法师会的头领，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所谓绝密卷宗，有用的信息却没有得到多少。有些事情真是很好笑，我会在一个国家看到关于某件事情的完整记录，然后又在他的邻国看到关于这件事情的种种猜测，然后是驴头不对马嘴的调查，自寻烦恼，甚至引发冲突。这些东西往往成了枯燥乏味的阅读中的调料。"

"直到有一天我游历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部落里，部落里正在欢庆酋长的生日。那些几乎没有开化的人们跳着原始的舞蹈，带着稀奇古怪的面具，大呼小叫。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用原始的乐器弹奏一些简单的旋律，然后就有人出来表演戏法，居然是和我的哈蒂斯一模一样的手法，但是不那么熟练，不太连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出错，偶尔又会有叹为观止的奇迹。"

"别胡说，我的哈蒂斯怎么可能转生成这种原始人......"

"我很惊讶，于是摸近一些仔细观看，我可以确认他的手法真的是和哈蒂斯的法术完全相同，有些动作我从来没有在哈蒂斯身上看到过。我在树林里一直等到天黑，这帮猴子一样的家伙彻底散去，然后悄悄的跟踪那个表演者，来到他的洞穴里。我施展了一点点小魔法让他昏睡过去，然后开始四处搜查。"

"我找到了三本魔法书，看封面，和一千多年前我在哈蒂斯家的古玩店里看到的那些肯定是一个系列的。不同的是，这些书里有很多的插图，我想着帮原始人应该是按照图片练习的。书中的文字我居然一点都不认识。我已经前后活了一千多年了，学过许多的语言和古文化，居然还有这样的文字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书里显然有和上古魔法相关的东西，也许就包含我们幸福的未来。"

"我兴冲冲的偷走了这三本魔法书，回到我们上一辈子约定的地方，把日记和这三本书都埋下，日记里也告诉了他我找到这些东西的地方，然后得意的自杀，幻想着哈蒂斯来看到这么重要的线索后该是多么的惊讶，然后感激我，更加的疼爱我。"

"那些文字真的很难解读，哈蒂斯也一时摸不着头绪。不过我相信他一定能解开这个秘密。于是我决定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更多的留给他。所以每次我复活之后，就去看看土里的日记，如果他说还没有读懂，我就马上自杀，好让他能尽快的回到人间，继续寻找钻研。"

"什么？......是啊，这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生和死对于大多数人都只有一次，你只能去面对，而不能去享受。对我和哈蒂斯来说就不一样了，生死的交换不过是平常的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我们各自都只能出现在每一天一半的时候。我们只能用留下的文字来彼此交流。死对于我来说，就像你们每天上床睡觉一样，你们知道天亮了一定会有太阳，你一定还会醒来；我也知道过几十年我一定也会醒来，然后我就会去泥土里，寻找我睡觉的这段时间里，哈蒂斯活动的印记。你会不会在夜晚来临的时候躺在床上企盼明天早早的到来好和你的恋人开始新的一天？我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能盼来的只是一小段文字的更新。"

“我就这样耐心的等待着，最后等来的是一个让我不敢面对的好消息。哈蒂斯说他终于理解了那些古文字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东北方的一个国度里，有一个叫做极乐净土的地方。那是这个世界上古的先民们诞生的地方，他们从那里出发，一点点地把生命和文明撒播到整个世界。后来随着人类的繁衍越来越多，这些古代的人类逐步开始退缩，他们并不希望和事实上是自己的后裔的人类们争夺。但人类并不了解这些，他们继续驱赶这些所谓的恶灵，一边又偷偷的学习古代的魔法，这些被偷学出来的法术慢慢演变，加上人类自己的改造，成为了现在所谓的正统法术，真正的古魔法，却被当作异端邪术禁止了。”

“古代先民们最后又退回了极乐净土，那个地方冰峰环绕，终年大雪，没有人可以活着走进去。这样他们的纯洁的文明就得到了维持，他们也可以继续从那里俯瞰整个人间。这段关于极乐净土的传说和解读古文字的方法都是是他从蕾娜斯城图书馆最深最阴暗的角落里翻出来的。那个城市我也去过好几次了，但却还是漏过了这样重要的线索。故事没有到此为止，后面还有一段关于我前面说到的妖女和大英雄的传说结局的记载，按照这里的说法，那个大英雄最后被妖女炼成了一个有着毁灭全世界的力量的魔物，越来越严重的灾难终于引起了极乐净土里那些先贤的注意，他们把大英雄和妖女都抓回了极乐净土，在那里去掉了他们身上的魔法，并感化了他们。两个人以凡人的身份在极乐净土生活了很多年，终老之前才在再三的恳求下被允许返回人间的世界，最后死在蕾娜斯城。这也是人间也许唯一的一份保存下来的关于极乐净土的记载了。很遗憾的是那三本古文字的魔法书除了记载了差不多相同的故事和更多的极乐净土的事情以外，并没有提到如何破解我们身上的诅咒。”

“哈蒂斯于是想用和故事里同样的方法引起这些上古先民们的注意，从而可以被他们解救。”

“我不同意他这么做。我不要我们俩中的任何一个人去在人间做恶，我们逃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一起过上平淡幸福的生活。再说问题是出在当年法师会施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妖术上，而不是导致反复转生的古魔法。那些极乐净土里的人肯定可以消除古魔法的效果，但能不能把妖术除去，谁也不知道。然而哈蒂斯觉得我们俩在世界各地魔法行会里探索了快两千年了，既然还找不到破解妖术的方法，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妖术本身也是某种没有完全传下来的古魔法的一部分。就算不是，人类的魔法也都是从古魔法延伸而来，如果有什么人可以研究出新的方法破解它，那也只有去相信极乐净土里的人了。这一点，我无法反驳。而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重复历史上的悲剧就是最好的方式，任何其他试图引起他们注意的方式，都肯定需要更强的效果和更长的时间，而哈蒂斯说，他一心只想着要和我重逢，要早一点见面，为了这个，什么代价他都愿意付出。这一点，我更加无法反驳。”

“关键是，反驳也是没有用处的。他做那些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只能在地下沉睡，等我再次醒来，只是一次次地看到更多的他的破坏的恶行。我知道那是为了我们，是因为对我的思念和爱，但这样的做法，难道可以因为两个人之间的爱就被宽恕么？”

“你可以看到日记在这些年间的片断，我都不愿意说什么，但那段时间每次转生活后我都努力的活下去，然后用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来医治哈蒂斯在人间留下的创伤。可是我的法力本来就不如他，挽救的效果怎么也赶不上破坏的速度。我相信他的罪恶行迹已经开始被这个世界所注意。人间开始流传新的传说，说有一头魔兽，每隔六七十年就会来人间兴风作浪，无论人们怎么消灭它的肉体，都无法阻止它换个躯壳再次回来作恶。日记上都是他歪歪扭扭的字迹，告诉我他的力量和处罚他的力量都越来越强，他让我相信，引起极乐净土那帮先民的注意的时候，肯定不远了。”

“我觉得他变了，不再是我当年愿意安静的抱着的撒娇的那个小哥哥了，他也不会再傻乎乎的给我讲述古董珍玩的传说，不会再笑着给我画星星摘月亮逗我开心。我爱着的那个哈蒂斯不见了，他的心里只剩下重逢这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吞噬了他的人性和灵气。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太奢求了，两千年没有见过他了，就只依靠这日记本上几句话和晨雾般缥缈的回忆画面，我们怎么可能维持这段感情，我拿什么去拴住我的哈蒂斯的心。”

“我回到那个千年王城的废墟前叹息，这个世界真的变了很多，一个巨大的内陆湖包围了它，不知道什么年月里就积攒了如此多的水。大部分的王城废墟都淹没在了湖面以下，只留下当年王城最高处的教堂，依然坚定的耸立着。”

“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大教堂一定见证过许许多多的自然奇观和历史事件，如果他有记忆的话一定可以写成一本比任何魔法古卷都好看的书，如果他也会在风平浪静的月夜里做梦，他的梦一定如史诗般宏大壮丽。当然，他一定不会记得我的，以及我和哈蒂斯在他身边游戏的每一天，我们不过是每天那成千上万过客中不起眼的两个孩子。他的记忆中应该会有天天绕着小岛游泳的鱼，还有每天飞过头顶的水鸟，每个季节都换着花样来打招呼的风，还有轮流着从湖后面的山坳里爬起的太阳和月亮。不过不要紧，他还是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记忆力出现，我的记忆里有无数其他耀眼的都市，神秘的城堡，怪诞的雨林，雄伟的雪山，但能把我和哈蒂斯拥抱起来的，只有他了。”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跳入湖中，我游进这个充满了我和哈蒂斯的回忆的地方，伴随着我们的笑声和呼喊声。他的幻影从我身边滑过，有观看我俩表演的人向我挥手，我高兴的点点头，于是我的幻影也从身体里分离出来，跟着哈蒂斯跑过去。我有点担心这个宁静湖底的古城不会喜欢这么吵闹喧嚣的游客，尤其是还在他的身体里。我们走的好快，我的幻影比我跑得快，他比我轻吧，哈蒂斯在花街的小巷和石阶里跑着，我紧紧地跟过去，等我有点眩晕的转出来，我发现我跟丢了。我的眼前是一重一重的石拱梁柱，像是两面正对的镜子里的景象，在虚空里无限延伸下去。我轻轻的往前走，走过第一重石柱，呵呵，哈蒂斯在整理背包，你又有东西找不到了吧。第二重石柱后面，呀，哈蒂斯在偷偷的看着今天又有一个仰慕他的女孩给他的情诗。我笑笑摇摇头，走过第三重石柱，我和哈蒂斯的脑袋挤在一起，从狭小的窗口看集市上匆匆的人群。再走过去，啊，我们俩在悄悄的干什么呢，还是不要看了，快走。又过一段，我俩在对着要塞内墙砖块上的文字端详，争执嗯，我看到我自己了，傻瓜，这些文字的意思有什么好去讨论的呢？它们都快要被水底的珊瑚掩盖了。忽然我们又都从自己休息的地方起身，聚集到楼梯口，哈蒂斯说说这里好阴暗，去中间的那个大院子里玩吧。”

“绝对的好天气，阳光刺眼，即使你不抬头也不行，那金黄色的砖墙，嫩绿的草地，雪白的鸽子，都仿佛镜子一样在反光。我们围坐在庭院中央的一棵大树下，打开各自的背包，准备午餐。这么好的环境，这么美的日子，大家轻松的聚餐吧。哦，不行的，我想起来了，这可是一顿颇为辛苦的午餐，我们对付了很多敌人。果然，我们还未来得及动手，许多鸽子和调皮的小孩便蜂拥而至。他们清楚地知道那大树下放着的都是美味，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围坐在大树下的那群人，是绝对不会伤害他们的。他们需要的，只是耐心和灵巧的身手，我们跳着，叫着，打闹着，鸽子穿过大树的枝丫，带落了片片绿叶，连同从枝叶间隙投下的斑驳的阳光，落在我们全力保护的食物上。我坐在另一边的阴凉处的草地上看着，笑的不可收拾。”

“我摇了摇头，这水下哪有什么耀眼的阳光。五彩的珊瑚和晶莹剔透的鱼群在我的眼前晃动着，我任由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沉下去，感觉自己好像躺在柔软的草地上，享受傍晚凉风的吹拂。幻觉里，太阳终于收敛了白天的霸道的光芒，改用温暖柔和的橙色和红色的光线笼罩天地。天色是红色，王城的砖墙也被夕阳的光辉重新刷过。我们的影子在草地上越拉越长，爬上身后的墙壁。我想靠在哈蒂斯的身上，却发现他的身体满满的变得透明，满满的消失，我扑过去抓他，弄得满手都是沙砾。”

“我无意识的张口，让身体里最后一丝空气化作舞动着的泡泡离开了自己，湖水灌满了我的嘴，这水好苦涩，像是眼泪的味道。我觉得，总有一天，这些苦涩的泪水会把所有的甜美记忆统统淹没，洗刷干净，最宏大最坚固的王城--我们曾经的舞台--也会从此不留痕迹。”

“然而哈蒂斯的脚步不会因为我的多愁善感而有片刻的停留。他真的是做了太多太多的坏事了，来自极乐净土的先民如他所愿的终于注意到了这个所谓的周期性出现在人间作乱的魔兽。有一次我醒来之后赶到上辈子约定好的地方，在记号下面却怎么也找不到埋藏的日记了。就在我面对着空空的土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些奇怪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从这个人间带走，来到了极乐净土。”

“很显然，哈蒂斯被这些深不可测的古人制服了，然后他们又顺藤摸瓜找到了我。哈蒂斯的魂魄被他们收在特制的石棺中，这样就不可能再回到人间世界去轮回转世。我努力的跟他们讲述着两千多年以来发生的事情，我和哈蒂斯只是为了要破除那该死的妖法，重新团圆。那个王国早就崩溃，那一支系的法师会团体也早就消亡，我们不可能去找谁复仇。我们唯一的错，就是这最近几百年来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所做的破坏。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人类可以走到极乐净土，哪怕再难，我们也一定会反复尝试的。”

“可是那些上古先人并不打算因为这个借口就原谅哈蒂斯，毕竟，他已经十三次化作魔兽，在人间作恶六百多年了。”

“我无言以对，六百多年，我自己也看到了，多少国家在他的手下毁灭，多少家庭在他的火焰中化为灰烬，多少生命被他的雷电所终结。”

“他们让我好好休息，过几天就除去我身上的所有法术，让我在这里终老一生。哈蒂斯永远不会被从石棺中再释放出来，这样我俩的悲剧，就可以以在地狱和黑夜里重逢而结束。”

“......是的，我也觉得这帮老家伙太过分了。当年那个妖女和大英雄的故事里，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到最终的宽恕，而我和哈蒂斯就不行？我不服气，我要再作最后的努力。”

“他们除去了我身上的所有魔法和妖术效果。我于是装作乖乖的留下不再怀念哈蒂斯和人间的样子，老老实实的生活。有可能的时候，我就去偷听他们在会议城里的讨论，原来，这些上古先人所谓的魔法，都是建立在魔力宝石的基础上的。对，就是些和我以前在人间见过的法师用的红宝石一类的东西，只不过这东西更加强大，更加珍贵。而他们要镇压住我的哈蒂斯，要消除我身上的魔法效果，都需要依赖使用这些魔力宝石。他们一定是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在他们的对话中，我慢慢得知了宝石矿和宝石库的消息，只要我能偷几个宝石出来，我的法力还可以恢复，我自己也可以把哈蒂斯救活。”

“这个极乐净土城很小，找到宝石库的位置并不困难。更好的是，因为这里从来没有外来人类的威胁，他们也就从来没有设置过任何的岗哨和侍卫。除了最高位上的那些长老，一般的人对于我这个几千年来头一次出现在极乐净土的人类都是好奇大过戒备。”

“我一直在小心的准备，不敢贸然尝试，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对我的行踪起了疑心开始派人专门看管我，那我就彻底玩了，我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不过等待是我最拿手的事情，两千多年我都等过来了。”

“终于机会让我等到了，那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看他对宝石库多少有点了解才故意交上的--在宴会之后醉醺醺的跟我说要给我一个看点好东西。他拉着我偷偷摸摸的进到我渴望了十几年的宝石库里，让我轻轻碰了其中一块闪亮着淡紫色光晕的宝石。”

“我觉得一股暖流从手指尖传到全身，我的法力瞬间就恢复了。我克制住内心的狂喜，用一个最小的昏睡魔法把这个算是我救命恩人的家伙放倒。我当时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想法，我只要尽快找到自己需要的宝石，回去给哈蒂斯用就可以了。我的打算是一直收着那个宝石，直到我快要老死了，那个时候我去请求要见哈蒂斯的石棺最后一面，这样不会显得我有什么特殊目的。我想即使到时候我要求和哈蒂斯的石棺单独相处一会儿也不会有人反对，那么我就可以用自己的法力破坏石棺，让他的灵魂接触到这颗宝石，然后在他复活后立刻把他杀死，我再自杀。我们都会再复活，这一次我们就可以同时复活了，我们一定会在记忆里约定的地点见面的。”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我能够找到破除诅咒让灵魂复生的宝石之前，就有人带着会议城里的长老们堵住了我的出路。我不可能逃走。”

“我当时就疯了，我的心里没有恐惧，只有恨，我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为什么从我和哈蒂斯相爱的第一天起，整个世界就都在阻止我们，我们的亲人反对，法师会的迫害，最近几百年来人间对于哈蒂斯的反抗，以及这些古代先人们对我们遭遇的冷漠无情。我爱上哈蒂斯到底做错了什么，需要承受这么多的惩罚。我克制不了这种情绪，愤怒冲出我的手掌化作烈焰，把宝石库化作了火海。”

“我以为我死定了，他们不过是损失了一点宝石，我算是彻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过我又错了，这宝石库一着火，立刻没有人来管我了，他们拼命的去救火，把我撂在一边不问。原来这些宝石经不起火烧，高温下它们会剧烈的爆炸，我坐在地上看着这个不可挽救的毁灭场景，傻笑着死去。”

“三十多年后我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围绕着极乐净土的冰山都消融了，看来它们也是依赖着宝石的魔力维持才能存在的。极乐净土变成了真正的净土和焦土，会议城几乎成了死城。这么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人类却像昆虫一样迅速的蔓延到了这里，在这个本来圣洁神秘的地方勉强建立起了新的小城镇。”

“我于是在这里定居下来，继续探寻大火后的遗迹。让我欣喜的是，放着哈蒂斯石棺的地宫没有被完全破坏，哈蒂斯的魂魄还在地下深深的掩埋着。而宝石库和宝石矿虽然都在我引起的那场大爆炸中化为灰烬，但深山下的宝石矿脉还在生长。只要假以时日，我还可以得到需要的魔力宝石，把哈蒂斯救回来，而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了。”

“我花了三辈子的时间在这里重新建立起属于我的王国，复原了极乐净土和会议城的建筑，我心里对他们还是有一丝的抱歉的，虽然我也无能为力。我秘密的开采着宝石矿，一点一点挖掘地宫的通道。哦，对了，现在我已经可以控制转生后出世的地点和时间了，所以我不需要在每次都长途跋涉。我每次自己死去，就化作这个王国的小王子，然后长大后夺取王位，继续我的计划。”

“所以......这辈子，你终于把宝石攒齐了？”烟烟问道。
“不错，地宫也挖通了，明天，我就可以去和哈蒂斯见面了。”皮卡秋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以后就不爱我了么？”女孩撒娇道。
“烟烟......谢谢你陪我这一生，你是我王宫里最美丽最温柔的精灵。但是......但是我的每一转生都经历过很多的男男女女，多少次的爱情故事，可我的心里还是一直只属于哈蒂斯的，这两千多年没有变，再过两千年，两万年，也不会变。何况......我还是更喜欢男人。”
“那让我陪你最后一个夜晚好么？”女孩把皮卡秋揽入怀中，这一次，皮卡秋没有拒绝。

第二天早上，烟烟在床上醒来，发现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那是从她认识皮卡秋起，皮卡秋就天天不离身的首饰。她知道皮卡秋不会再回来了，如果他成功的把哈蒂斯复活了，他们会远走高飞，如果失败，皮卡秋也绝对不会再一个人坚持下去。烟烟握着项链下的挂坠，一动不动的趴在皮卡秋躺过的地方。枕头和床单上，还留着昨夜流下的眼泪和汗水。

皮卡秋其实还是没有跟烟烟把故事讲完。他连续这么多年在极乐净土开挖宝石矿和探索地宫的行动虽然保密，但人间哪有不透风的墙。一伙以 ahwjy 和大和为首的人虽然无从知晓皮卡秋的真正动机，但却看出了皮卡秋的目的，他们要来阻止这个曾经在人间肆虐的哈蒂斯魔兽再次复活。皮卡秋离他等待和准备了千年的幸福，还差最后一战。

石棺开启，宝石接触到哈蒂斯的魂魄，大和的剑也同时刺穿了皮卡秋的身体。

“哈蒂斯，我成功了，我们又能活着出现在彼此的面前了，虽然这次千年之后的重逢过于短暂。不要为难你面前这些孩子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让他们杀死你，然后，我们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转世投胎，这次我要和你做一对双胞胎，从出生前就拥抱在一起，我要你带着我的吻痕来到新的世界里。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我也等着听你过去这两千年里的寂寞是如何打发的，有没有梦见过我。”

“秋儿，等着我，我又新学了一些焰火戏法，你一定会喜欢。”


BBS.A9VG.COM
Picture From BBS.A9VG.COM

蓝龙剧情小说

琳斯雷特渥克

故事序幕

在位于大陆一个角落的村落里有一名好奇心异常旺盛的少年 Shu(シュウ)，他正在村内的一个风车小屋子下的石块上午睡，太阳高高挂在天空，微风轻轻从身边吹过，这时没有任何的迹象可以预计得到可怕的[紫云]将会出现。

[紫云]也即是紫色的云朵，也是近十年来为村落带来灾难的先兆，每年只要有紫云的出现就会为村落带来巨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村内的人们都纷纷害怕紫云的来临。

Shu 受到阳光的刺激刚刚从睡梦中醒过来，他经过了一个小斜坡跑回村庄，突然间村内刮起了大风，一团紫色的云彩逐渐飘近，地面也开始作出轻微的震荡，村民们都纷纷朝着天空的方向望去，头还未抬起，村内的阳光就被厚厚的紫云所覆盖，就如黑夜快速降临一般，村民都开始慌张了起来，纷纷离开家，带同家人一起跑到高处的山坡，唯独是 Shu 并没有跟随大家跑到山坡处避难，反而跑去广场，愤怒的望着这团紫云。这时村内的男性们都大声喊道："地鲛来了！快到避难所去！"

村民的叫喊声也惊动了在安于家中的 Shu 的爷爷布士拿(フーシラ)，他也不禁为孙儿担心了起来，出来一边呼喊孙儿的名字一边寻找，可是四周都看不到 Shu 的踪影，于是他开始怀疑到："难道那家伙..."

不一会村民们就都到达了高处的平台避难所，众人都露出了不安的表情观察着地面。忽然在地面上的水井位置的地面突然下限，地鲛将水井破坏令水花四溅，地鲛的背鳍渐渐从地底慢慢浮上并向民居出撞去。而在避难平台处的布士拿也焦急地寻找孙儿的下落，他向各个村民打听，可是没有人知道 Shu 的下落，大家只是在为着痛失家园而感到悲痛，从来没有人打算去反抗。布士拿则越来越紧张，便走到阶梯处寻找 Shu，就在这个时候村民们突然开始鼓噪，其中有一名秃头的老翁突然指向地面说道："布士拿，那不是你的孙儿吗！"

布士拿听到此话后就望向地面，看到 Shu 果然还留在地面。地鲛几乎把所有的民居都移为了平地，这时看到 Shu 手持着自制的大剑毫不畏惧的冲到地鲛的背鳍附近。

"你来吧，地鲛！我是不会输的！"

Shu 坚毅地拔出大剑面对着地鲛。

地鲛发现了 Shu 的存在，停顿了一会后又继续在广场上面徘徊，这时另外一位和 Shu 年纪相若的少年 Jiro(ジーロ)也从树荫处跑出来，跟 Shu 说："拜托，Shu！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要跟作战计划一样！"

Shu 手持着大剑逐渐接近地鲛，并大声的回应着"明白！"

Jiro 是 Shu 的好友，两人住在同一个村庄，凡事都计划周详。当他从树荫处跑出来时其父母才知道他正跟 Shu 在地面处对付地鲛。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犯险，但 Jiro 却充满信心的对父母说："爸爸，妈妈，看吧！我们会收拾地鲛的！"

"你在说什么"

Jiro 的父亲紧张的地大声说道："不要，来这边吧！你们面对着那种怪物是什么都做不了的！"

在众大人的反对下，Shu 却坚持地说：“究竟能否做到，不尝试的话是不会知道的！”

跟地鲛的战斗立即展开，Shu 利用手上的自制大剑向背鳍砍去，可是却不能给它造成伤害，就在他屡次攻击之下背鳍处突然露出了红光，Jiro 立即提醒 Shu 向红光点刺去，他看准时机总算击中了红光点，但他手中的大剑却断开了两截，看见手中的大剑断了他的自信心也大减，Jiro 立即激励他道：“Shu，冷静点！不跟随作战计划不行！”

“绝对... 不会输的！”

Shu 重新振作道。

可是 Shu 却并没有离开，一直站在原地看着地鲛的背鳍，Jiro 紧张的道：“你在做什么，快走！”

Shu 却似乎并没有把 Jiro 的话听在耳中，反而把已经断掉的大剑扔掉，从口袋中拿出了短剑，Jiro 再道：“那样细小的剑是行不通的，Shu，快走！”

“不走，怎么可以让这个家伙... 一点伤都没有！”

Shu 说罢便拿着短剑向着背鳍处冲了过去，就在要相撞的前一刻，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石头击中了背鳍令其改变了方向，从而帮助 Shu 拾回了一命。

在旁边看到了整个过程的 Jiro 立即朝石头飞来的方向搜索，才知道原来是同年的朋友 Kluke(クルック)所为，Shu 走到她面前道：“回去吧，Kluke！”

“我不是救了你吗”

Shu 说“即使这样，也太危险了！”

“我只不过想为父母报仇”

Kluke 紧握拳头说。

Shu 和 Jiro 听到她这么说后都没有阻止她，这时 Jiro 再三提醒 Shu，对付地鲛必须根据作战计划进行，Shu 再次走近地鲛，诱使它掉到由 Jiro 事先准备好的网内，为了把它截停，再借助大量的木条和两旁的树木，最后总算是能够按照 Jiro 的计划将其阻止。Shu 一边行近一边毫不客气的说：“好了，认命吧，地鲛，我要把你分开三件！”

没料到当他拿着短剑走近的时候地鲛却再次动起来，还把两旁的树木扯断并向村外冲去，不甘服输的 Shu 紧紧抓着缠在地鲛身上的绳子，Jiro 连忙抓着 Shu，而 Kluke 也紧随而上，结果三人都被地鲛拖到了村外。在避难平台上的大人们也都无能为力，只好目送着三人随着地鲛离开村庄。

“停止下来，这家伙！”

Shu 怒道　“Kluke，不要理我们，你放手吧！”

Jiro 向 Kluke 说。

“在这个情况下放手会死的！”

Kluke 大声地道。

地鲛往村落外的一个地穴冲去，那是村长禁止 Shu 等人前往的古代遗迹。

古代遗迹

Shu 等人被地鲛拖到村外的一个古代遗迹，从地面掉进地底带来的冲击令三人都晕倒过去。Shu 醒来后看见地鲛的背鳍，他四周张望寻找 Jiro 和 Kluke，就在附近的杂物处看见二人浮倒在地上，Shu 立即上前呼叫二人的名字，由于四周空旷，他的声音夹杂着一点回音，令二人一起醒来。

“这儿是...?"Kluke 东张西望的说。

“两个人都没事吗？”

Jiro 接着问道：“地鲛呢？”

“不要紧，他似乎坏了。”

Shu 把目线转移到背鳍处。

“Shu，这儿是..."Shu 接着回应：“对，是古代遗迹。”

“古代遗迹？”

Kluke 惊讶地说后 Shu 再道：“我和 Jiro 时常来这探险的。那个捕鱼网也是从遗迹中发现的金属制作出来的，就是这样。”

“等等，不是严禁进入遗迹的吗？”

Kluke 问道 “就是因为这样才叫人兴奋！”

Shu 回应。

“Jiro... 如果再跟 Shu 在一起，即使有几条命都不够呢。”

Kluke 埋怨说。

“说的对... 但，打倒地鲛...是为了...Kluke。”

Jiro 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小显得害羞，Kluke 似乎不太明白，Jiro 再说：“不，因为 Kluke 和村内的人都被地鲛杀掉，我认为 不可以再这样逃避下去，并不是被 Shu 拉拢，是我自己决定的。”

“...对不起，我说得太过份。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希望你能最初开始就把我当作同伴。”

Kluke 低下头说。

“怎样也好，三人总算可以阻止地鲛！”

Shu 插口说。

“那只是一瞬间。”

Kluke 讽刺地说。Jiro 听到此话便沉思下来道：“我计算错了吧...”

“Kluke，说得太多了！”

Shu 指责 Kluke 才想起 Jiro 的不容自己失败的性格，便立即向他道歉。

“Jiro，虽然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此处也是初次来到吧？”

Shu 问。

“对，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就算有不认识的地方也不奇怪。”

Jiro 回应说。

空中基地

三人在遗迹内搜索，就当他们打开地鲛背鳍处的一个宝箱时地面突然震动了起来，没想到的地鲛逐渐从地底下浮出，原来被石头包围的地鲛震开所有石头的掩饰，露出机械的部份，三人也被这个情景吓呆了。地鲛不断向上升，他们就这样站在地鲛的身上，由于地鲛全身都是机械制造，所以地面变得圆滑。Kluke 开始害怕得脚步变软，不小心向下滑，就在危急之际，Shu 及时抓住她的手，总算没有掉进地下。

地鲛浮起后高度不断上升，由地下古代遗迹直飞到天空的紫色的云层内，Shu 眼见自己远离村庄，再往高处看却看到一个飞行船，他们就这样乘着地鲛进入飞行船内部。当地鲛完全停顿下来三人便离开地鲛，踏入机库内部。由于四周都是由不同的金属制成，所以对于 Shu 等人来说也是相当新鲜。三人在机库内搜索，之后 Jiro 终于得出结论：“或许我们来到了地鲛的秘密基地。”

“秘密基地？在天空上？”

Kluke 好奇地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小心，你们二人不要离开我。”

Shu 认真地说。

“还在装模作样...”

Kluke 不满说。

“我没有装模作样！”

Shu 否认说。

此时突如其来的震荡打断了三人的对话，在机库内已经有三支机械手做足准备把三人抓着并抛到一个隧道内，三人沿着隧道掉进一个广阔而又华美的房间，Shu 站起来时就看到前面的一台浮于半空的人型机械，他怒道：“你是谁！？”

这台人型机械立即用枪指吓着他说："不得无礼！"

"Szabo(ザボ)，不要这样。就算是虫，他们也是客人，是我令他们来的。"

一把年老的声音从后方传出。

Szabo 立即把枪收起并向这位老人下半腰行礼："真失礼了。"

当 Szabo 站在一旁后这时 Shu 才看见这声音的主人，这位老人戴着眼镜，手持拐杖，还坐在一个浮空的机械上，而他左肩膀上还有一匹会重覆他说话的细小生物。Shu 激动地说："你是谁？"

"我还在想是怎样的人会露出獠牙，原来是小孩。这样程度可以了吧，这种有勇无谋的样子正适合小孩子。"

"就是你操纵地鲛！"

Shu 怒道。

"地鲛~？你们的世界是这样称呼它吗？你们每年一次遇到地鲛，想必是十分高兴？"

听到老人说出这种惹火的话来，Shu 怒道："不要说笑！"

他怒火中烧，立即冲向老人处，欲教训这位老人时，老人的眼睛露出红光，其背后立即出现一匹从未见过得巨大怪物影子，影子向三人作出一击就把三人轻易打倒。Shu 完全没有还击之力，虽然是这样，他们三人还是勉强站了起来，老人看到他们不肯屈服的样子便道："...堕落的人，完全没有才智。这三人真的没有问题吗？"

"Shu，没事吗？"

站起来的 Jiro 说后 Kluke 再道："振作一点！"

"没事，怎可以感觉痛...我是不会输的。"

Shu 紧握拳头道。

"要是你们操纵地鲛的话！我就要为父母报仇！"

Kluke 站前一步大声说。

"为什么要袭击我们的村落..."Jiro 接着说。

"是因为我想听到你们的悲鸣声。"

老人回应说。

"...不要做些无聊的事！"

Kluke 说后 Shu 的怒火已经到达了满点说："可恶！"

就在三人还没有再次向老人攻击的时候，老人吩咐道："Szabo，已经够了！弃掉吧！"

Szabo 接下吩咐，立即把三人抓到一个位置，地面突然打开了一个大洞，三人就这样经过隧道掉落到基地外面，他们以高速掉落，穿过紫云。眼见自己快要掉进大海时，Shu 心有不甘地大声说："可恶！绝对绝对绝对！不会输的！"

当他大声的嘶喊过后三人就奇异地被一股力量所拉回，再次经过紫云回到空中基地外，还以为快要死掉的 Kluke 说道："为什么会这样？"

"身体被拉上去...?"Jiro 说。

"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刚才说了不会输！"

Shu 回应道。

"怎样也好先快些就我们！"

Jiro 说。

他们在空中停留一会后就被拉到空中基地的顶部内。三人再次站起来，虽然身在空中基地内，但明显是别的房间，在房间的中央有一团火，光中分别出现三颗光球，三人在好奇心之下伸出手取下光球后突然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把光球吞下吧..." "你们听到了吗？"

Shu 紧张地问道。

"听到！"

Kluke 接下 Jiro 的回应道："声音从脑中..."

"是谁！在哪儿！出来呀！"

Shu 边四周张望边说。

"不用慌张！我是你们的同伴。"

Jiro 回应说："同伴..."

"可信吗？"

Kluke 道。

"那就出来吧！"

Shu 说。

此时 Kluke 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靠近这儿，她话刚说完，一群机械人已经出现在各人面前，三人合力把机械人打倒之后就往北面唯一的通道逃去。三人穿过通道后 Jiro 发现可以利用旁边的活门，把通道的大门关上，于是 Shu 赶快走到活门用力将它扭动，经过他的努力总算成功把通道的大门关上，就在他们以为安全的时候，机械兵竟然集中破坏大门。Shu 只好转身寻找其它办法，结果发现一艘小型的飞行船，他说："这跟地鲛相似，有点像散落版的感觉。"

"那乘这个就可以离开这儿？"

Jiro 道。

“但如何令它起动？”

Kluke 说。

“无论如何也要一试！”

Shu 说后立即被 Jiro 驳回：“如果失败的话怎么办？”

这时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在三人脑中浮现：“吞下光球吧！”

“又是你！究竟是谁！既然看着我们就出手相助吧！”

Shu 不满地说。

“现在还不是时候让你见到我的样子。”

神秘声音回应道。

“...的确，实在太可疑了！”

Kluke 道。

这时门的破裂声响起，通道大门已差不多快要被破，Jiro 道：“已经没时间了！”

“吞下光球吧！这样你们就可以控制机械逃脱！赶快！”

由于三人已经别无选择，所以他们只好依照神秘声音的指示吞下光球。三人吞下光球后突然感觉到喉咙处异常灼热，这个时候他们的影子突然产生了变化，之后便浮出了 Dragon，Minitaur 和 Phoenix 的影子。

东 Lot 荒野

在空中基地被机械兵追捕的 Shu，Jiro 和 Kluke，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为了逃离出空中基地，他们只好听从神秘声音的说话，把刚才在基地顶部房间得到的光球吞下，就在他们感觉到喉咙灼热得快要死掉的时候，他们的影子产生了变化，浮出 Dragon,Minitaur 和 Phoenix 的影子。三人发现自己的影子变成另外的一种生物感到相当震惊，Shu 抬头大声地向神秘声音问道：“喂！古怪的声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快说明呀！”

可是他们并没有得到神秘声音的回应，在同一时间，机械兵群已经成功把通道大门破坏，并且冲到三人的面前，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下，三人只好一战。Shu 主动地向机械兵作出拳击，虽然他不能直接命中目标，但是其影子 Dragon 却跟随他的动作命中机械兵，令其瞬间倒下不动，影子的力量强得惊人，完全是想象之外。机械兵被影子打倒后，他们立即乘上小型飞空船，由 Shu 负责操作，就在还在准备启动时，Jiro 眼见一群机械兵涌来，不禁也感到有点惊慌。

不一会，Shu 总算完成好飞行船的启动程序，船身慢慢升起，引擎也开始运作，接着便高速飞离空中基地，飞空船在紫云内飞行，完全不见天日，经过 Shu 的努力操作总算穿过了紫云，回到了

碧蓝的天空，顿时令三人得以松弛下来。当看见下方的海洋之后，已经可以知道自己距离达达村很远，原来打算利用飞空船直接回村的 Shu 等人，在海洋上空航行不久，就发现飞空船显得不对劲，Shu 连忙把船只驶到附近的陆地，怎料飞空船的状况越来越坏，在峡谷航行的时候，不慎地让机翼跟峡谷壁发生摩擦而折断，被迫降落在 Lot 荒野的一个小绿洲处，幸好三人并没有因为这次迫降而受伤，Shu 对今次的失败感到不服气地说："不会输的！"

"已经输了。"

Jiro 接下说后 Kluke 也插口道："再不快些离开的话..."

由于三人得到影子之力，对机械总算是有点认识，经过 Kluke 的忠告，他们也不怠慢地快速离开飞空船，三人离开飞空船一定的距离之后，船身发生爆炸，暴风将三人轰倒在地上，沙尘飞过后 Shu 勉强地重新站起来，连忙望向二人，叫道："你们二人，没事吗？"

听到 Shu 的呼唤声，Jiro 和 Kluke 也分别站起来，Kluke 似乎被爆炸吓坏了："...发生什么事？"

当她说完这话后发现右手有明显的痛楚，自然地按着伤处再说："很痛..."

Jiro 突然显得紧张起来："Kluke!"

话刚说完，从其后方出现的 Minitaur 影子向她施展出回复魔法，受到光环的包围后，她的伤势立即痊愈，感觉转好的她动动右手说："...利害...已不觉得痛！完全康复了！谢谢你！Jiro"

"...我？"

Shu 接下说："一定是 Jiro 你治好她的！利用古怪的影子！"

"果然那是魔法..."

Jiro 想了一想再道。

Kluke 表示认同这个说法，Jiro 把使用魔法的感受说出："我只是想着如何为 Kluke 的伤想办法，希望快些能治理，之后影子就出来...影子就好像把我的感受完完全全地演变成力量。"

"那即是 Jiro 的内心演变成影子和力量？"

Shu 回应 Kluke 的疑问："一定是这样！"

"这力量似乎是和我们的心情连动。"

Jiro 解释说　故此他们对影子力量有初步的认识，经过这漫长的一夜，还未有食物进口的 Shu 感到喉干，于是便以附近小瀑布的水来解渴，喝过瀑布流出来的水，发现这的水不但清甜，还带有回复体力的功效，使得三人精力充沛，趁着体力完全回复过来，他们就决定步行返回自己的达达村去。在 Lot()荒野上，有不少怪物生息，幸好有影子的协助才能够应付，不过这个 Lot 荒野非常广阔，行了大半天，体力也耗尽，三人只好站在一个角落处稍作休息。眼见 Shu 和 Kluke 都喘着气，Jiro 向二人问道："大家，没事吗？"

Shu 和 Kluke 还未能回应，他就利用影子 Minitaur 向二人使出回复魔法，使他们的体力回复过来，受到光环包围后的二人状况立即好转，这状况不免令 Shu 产生好奇："...为何我们二人不能使用这种魔法？"

“你是指回复魔法？”

Kluke 说。

“我们大多是攻击的技能，Jiro 却大部份是回复系，是否早就被决定了所使用的魔法。”

这个问题连 Jiro 自己也不清楚，不过随着三人的成长，影子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

荒野羊族营地

三人穿过东 Lot 荒野，来到一个野营地，原来那是羊族族人的集落，由于距离达达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所以他们决定在此借宿。羊族人是一群无居定所的一族，分布于世界各地，喜欢一边旅行，一边生活。Shu 在此整理身上的装备，顺便向此地的人打听一些情报，紫云出现带来不吉的事，似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就连这群羊族人也受到了紫云的祸害，一名叫杜柏()的羊族人自从上次紫云出现后失去踪影，因此令不少羊族人相当挂心。

三人休息过后便前往西 Lot 荒野去，一踏入这个西 Lot 荒野，可以见到一个不寻常的大洞，这个大洞深不见底，撕毁被什么东西挖掘，Jiro 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大洞出现的原因，三人只好继续往北走，就在快要穿过西 Lot 荒野的时候，听到从不远处传来的求救声：“救命啊~~”

Shu 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发现求救声是来自于一名羊族人，三人走近羊族人所隐藏的岩石峡谷了解，那羊族人请求道：“有匹巨大而可怕的家伙在这附近，请你们想想办法！”

“巨大而可怕的家伙？”

Shu 问道。

话还未说完，地面突然震动起来，他们四周观察，原来羊族人所指的可怕家伙，就是一匹于此处栖息的巨型恐龙，这匹恐龙似乎把众人当作了晚餐，Shu 等人只好利用影子和它一战。这匹恐龙皮肤坚硬，一般的攻击根本不能伤害它分毫，细心的 Jiro 发现长此下去会对自己不利，于是提出利用魔法集中攻击头部的战术，最后终于成功把它打倒，羊族人看见恐龙倒下便立即跑出来，称赞三人的能力，从对话中得知原来他就是早前失踪的杜柏，为了感谢三人的救助，他把光之结晶和影之结晶送出作为谢礼，然后独个返回羊族营地去。

钻探机械

一行人穿过 Lot 荒野，来到 Lot 荒野东部的另一侧，在这个广阔的荒野上，却见到无数的大洞，这些洞显得十分的不自然，而在荒野的中央，有一台拥有钻探器的巨型机械屹立不动，三人走近机械观察，发现机身印有一个鲜明的红白色标记，跟空中基地的老人 Nene()身上的标记不同。而且机械的体积很大，让人感觉自己的渺小，Kluke 惊叹说：“很利害的机械...”

经 Jiro 观察便得出结论：“那些洞全部都是这东西挖掘的吧。”

“或许这东西也是像地鲛一样，受那家伙操控的”

Kluke 接下说。

“难道今次利用这东西来攻击我们的村子！？”

Shu 惊慌地说。

“不要慌张，进入内部看看吧。要是干得合宜，说不定可以利用魔法力量来操作它，那么我们不是可以乘着它返回村吧？”

“噢！Jiro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作战！”

Shu 摆出拇指回应。

三人小心翼翼爬上连接机械的梯子，进入钻探机械的内部，由 Shu 带头 Kluke 在最后，就在她踏进钻探机的内部时，门突然关掉，整个钻探机产生震荡，这突然其来令三人步脚不稳，Kluke 惊说：“它移动了！”

钻探机移动了不久就停了下来，接着钻探机启动，机身往下垂直，向地下进行钻探，这时机身变得平稳，再没有激烈的震动，Shu 就趁着这个机会，在机内搜索移动，他们乘坐机内的升降机到达 3 楼，看见有警备机械在通道上巡查，他们把警备机械逐一打倒，沿途中遇到一名特别的警备机械，这警备机械看到 Shu 等人就显得紧张地说：“这是我的宝物，这是我的宝物，你们是来打我的宝物主意的吧！”

警备机械说完这话旧立即展开攻击程序，Shu 利用水属性来应付，令其不能正常运作，警备机械发现情况不妙，就立即服输求饶，还决定把自己的宝物送给三人，那是可以让 Shu 等人透过世界的传送器作直接场所的移动，此外警备机械更为三人打开通往驾驶室的门锁，让他们可以经 3 楼的中央通道前往驾驶室去。当三人来到驾驶室前时，从驾驶室传来一把尖锐的声音：“你们是谁？不要妨碍 Maro!”

“Maro?”

Jiro 回应 Shu 说：“并不是 Nene 的声音。”

“Nene 也没有称自己作 Maro 呢。”

Shu 道。

“也不像吞光球时的声音。”

Kluke 插口道。

这时在驾驶室门前突然出现 Nene 的机械兵，令 Shu 立即摆出战斗体式说：“出来了！”

“这东西出现的话，那把声音的主人是 Nene 的同伴？”

Kluke 说。

“那就好，或许可以打听到如何前往 Nene 的所在地。”

Jiro 说。

三人利用影子的力量很快就将机械兵打倒，发觉机械兵比想象中还要弱，他们进入驾驶室看见驾驶者后，Shu 惊道：“这种样子，你是恶魔族？”

这位拥有恶魔面孔，各自矮小的恶魔族的少年 Maro，离开椅子显得不耐烦说：〝已经说过不要防碍我！〞

他刚说完其背后出现一匹 Saber Tiger 的影子，令 Shu 感到相当惊讶：〝他可以使用魔法吗！〞

〝果然是 Nene 的同伴！？〞

Jiro 说　听到 Jiro 的话令 Maro 显得更激动，他边摇着头边大声地道：〝不要把我和那种家伙相提并论！〞

战斗也因而展开，经 Jiro 的观察，似乎这位恶魔族少年 Maro 并不喜欢 Nene 这家伙，他使用钻探机相信是有一定的原因，再加上大家都是使用影子之力，战斗变得难分难解，想不到这三位不速之客竟然拥有和自己一样的影子力量，就在这个难以分出胜负的时候，钻探机突然发生强烈的震荡，令双方战斗中断，Maro 喜道：〝成功了吗！〞

古代医院遗迹

钻探机械钻出一个相当深的地底，来到埋在地底多年的古代遗迹底部，钻探机械停下掉到遗迹的门前，钻探机械与地面撞机力，令 Shu 三人都倒在了地上，幸好钻探机械拥有相当坚硬的外壳，并没有因为这次撞机而受损，Maro 二话不说立即离开驾驶室跑到外面去，Shu 也相继站起来并怒道：〝那家伙逃走了。〞

〝虽然是唯一有关 Nene 的线索，但那家伙应该不是坏人。〞

Jiro 道。

〝为什么你会知道？〞

Jiro 回答 Shu 说：〝因为他曾经说过不要把他和那家伙混为一谈。他认识 Nene，却带有敌意。〞

〝不要再说了，我们也跟着走吧。〞

Kluke 走向出口回头向二人说。

三人跟随 Maro 所乘坐的升降机到钻探机械 1 楼的另一面，经过梯子离开钻探机械，他们打开遗迹大门，看见内里非常广阔，虽然四周已经破坏不堪，但是仍然有部份电力供应，令三人都大为惊叹。

〝是遗迹... 在这地下内竟然会有... 跟我们探险的遗迹相当不同呢。〞

Jiro 说。

〝对。〞

Shu 回应后再观察四周说：〝...那家伙究竟去了哪里？〞

三人在遗迹内探索，希望寻找 Maro 的踪影，这的环境相当特别，有不少文件，椅子，药柜，仪器，病床和独立房间，这些独特的环境不禁令 Kluke 产生疑问：〝...这不单只是遗迹...是现在称为医院的建筑物吧...〞

“医院？”

Kluke 点头回应 Shu 说：“对，这一定是治疗病人和伤者的地方。我的爸爸和妈妈不是医生来的吗？这很相似呢...这的环境也...拥有医院独特的空气...”

“可是这的空气和其它东西，也是很久以前的建筑物了。”

Shu 说。

“既然这是古代的医院，那位恶魔族究竟来此有什么目的？而且那个钻探机械相信不是恶魔族的东西。”

Jiro 边思考边说。

“只要问那家伙就会知道一切。”

Shu 道。

三人继续往深处进发，在一个房间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仪器，虽然对于 Shu 和 Kluke 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东西，但却令 Jiro 产生好奇。

“Shu，等一下！”

Shu 回头问：“嗯？什么事？”

“等我一下！”

Jiro 说后走到旁边的一台[T]字型的机械前说：“总是觉得这机械有点可疑。”

“是这个机械？”

Shu 走近机械说。由于 Shu 露出好奇的样子，Kluke 为免有事发生便喝止说　：“Shu,你不可破坏它。”

“我没有干什么！”

Shu 露出一点不满来回应，不过话刚说完他便伸出手边触摸机械边说：“这样能启动吗？”

机械因为 Shu 的乱按而运作起来，一度蓝光包围他的全身，Kluke 惊道：“等，等等！Shu！”

“Shu,你没事吗？”

Jiro 说后 Shu 回应：“没有什么特别。”

“太好了！真叫人担心，Shu。”

Kluke 说。

“Shu，因为有很多事都不知道，不要胡乱按任何按键！”

Jiro 认真地忠告他说。

“对不起，对不起！ 不过体力都回复过来了。”

Shu 显得不好意思的说。

“说起来，受伤的地方也痊愈了吗？”

Jiro 再问。

“说起来...”

Shu 边检查自己身上的伤边说，Jiro 接下再道：“这机械似乎可以治疗伤口，要是受伤的话就来此处回复吧。”

三人经过楼梯来到 2 楼，发现因沙石的阻碍而不能往另一侧去，他们只好先前往 3 楼搜索，在 3 楼中可以见到两匹狗型的幽灵怪兽在追逐，看似内扛，他们就趁着这个机会走到另外一个阶梯，当到达 2 楼的另一侧房间，发觉内里的设备与别处不同，没有病床，也没有治疗病人的仪器，只是多台监视器，Kluke 不禁开口说：“这房间...跟其它的不同呢。”

“或许这是建筑物的控制室。”

Jiro 说后 Shu 接下道：“那就要好好搜索一下。”

他们在房中搜索，在监视器附近有多个仪器，Shu 逐一将他们启动，可惜大部份都没有反应，相信已经坏掉，幸好电梯的电源开关还保留了一点电力，三人将电梯启动后，乘上中央的电梯到达 3 楼的另外一侧，沿着大道来到医院的大堂，在广阔的大堂里终于找到那恶魔族的少年，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到 Shu 的存在，因为他正集中精神和一匹怪物战斗，从形势看来，Maro 还处于劣势，为了查个究竟 Shu 二话不说就决定上前协助。这匹怪物同时拥有炎和水两种属性，经过 Jiro 的细心观察，即使它拥有两种属性，在同一时间内也只能持有一种属性，Shu 根据 Jiro 的只是，灵活地使用两种相克的属性攻击，令到怪物毫无还手之力，怪物倒下后 Kluke 走近 Maro，伸出手以示友好并观看他的伤势。

“有没有受伤？”

Maro 怀着不满大声地回应：“我可没有要求你们帮手！”

他的声量高得难以让人接受，三人不得不用手掩盖着耳朵，Maro 说完此话，Shu 反驳：“我们也没有受到你的委托！”

Kluke 再次伸出手以示友好，可是 Maro 却不明所以，还摆出警戒的姿态说：“这手是什么！刚才也是这样伸出来！”

“是握手，成为好朋友的象征，是我们打招呼用的。恶魔族不会这样做的吗？”

“恶魔族是会跳舞的！”

Shu 听后惊道：“跳舞？”

“恶魔族的友好舞蹈！”

Maro 边说边跳起舞来。

三人看见他的舞蹈都惊奇得目瞪口呆，从没见过这种特别的友好象征，待他完成整个舞蹈后 Shu 向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Marumaro!"

Kluke 接着道："对了！Marumaro，为什么你的声音会那么大..."

"不知道！"

Shu 接着问："你也能够使用魔法，是曾吞下了光球吗？还是 Nene 的同伴？"

"谁会是那种家伙的同伴！"

Marumaro 越说越激动，再次又高声地叫喊："怎会是同伴-！"

三人也受不了他的声音盖着耳朵道，Shu 埋怨说："知道，知道，拜托请不要再这样大声！"

Kluke 望向 Shu，带着少少讽刺的态度说："虽然跟 Shu 的声音有几分相似。"

"对了，Marumaro，那机械是怎么回事？应该不是你制造出来的吧..."

Jiro 问　"呀！对了！我可没有时间和你们玩，Maro 是为寻药而来！"

Kluke 问道："药？是什么药？"

"不要跟来！再不快些找到药剂的话，妈妈，还有大家都会死的！"

Shu 接下说："喂喂...听到这样的事我们怎能放下不管，我们也一起寻找吧？"

"的确是。"

Kluke 认同 Jiro 的话接着说："比起一个人找会更有效率吧？"

Marumaro 见三人这样热心，并不打算拒绝，便说："哼！随你喜欢！"

他跑到大堂后方的房间，三人随即跟上，他神情显得紧张，当看见内里全都放满胶囊，高呼道："是这儿！"

"这么旧的药，还能使用吗？"

Kluke 好奇地问。

Marumaro 一边四周搜索，一边回应道："能使用的，那家伙是这样说的！"

"那家伙？"

Marumaro 回应 Shu 的提问："对！是那家伙！"

"那家伙是指谁？难道是 Nene?"

Marumaro 停下来说："这种事，有什么不可以！"

“喂！Marumaro...”

Shu 未说完 Kluke 立即打断他的话：“Shu，现在还是不要追问。”

“但是...”

Kluke 再道：“...似乎当中还有原因，取得药剂救村上的人并不算坏事吧？”

听到 Kluke 这样说，Shu 只好在房间内协助搜索，并将胶囊逐一打开，结果找到一个完整的药瓶，Marumaro 兴奋地解释说：“就是这特效药，有这个就可以救大家了！已经没有时间了！”

Marumaro 拿着药瓶急速返回钻探机械，无论 Shu 如何喝止，他也听不进去。

Lago 村

Shu 等人跟随 Marumaro 回到钻探机械，乘坐它以告诉的速度驶向恶魔族的村庄 Lago 村去，即使面前有石壁的阻挡，Marumaro 利用钻探机将之破坏，以最快和最短的路线回到村内。不一会钻探机械驶到 Lago 村，他第一时间把药带到长老面前。

“Marumaro，这就是药？”

Marumaro 回应长老说：“是！”

“那就快给大家喝。”

Marumaro 点头：“是！”

他拿着药瓶跑到公民馆内，长老看见 Shu 三人随后赶来，还呆呆地站着，便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达达村的人。在途中遇到 Marumaro，并且一起寻找药物。”

Jiro 解释。

“那真是...听说达达村也受到地鲛的破坏变得很糟糕...”

Jiro 回应说：“是。”

“除了 Marumaro 以外，大家都很健谈呢。”

Kluke 回应 Shu：“对。”

“这村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然要借助古代的药物，似乎也很...”

Jiro 问道。

“Marumaro 没有告诉你们吗...”

Shu 埋怨说：“那家伙，说非救大家不可之后就眼红红地走了，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是这样吗...”

长老说后便邀请三人进入公民馆内了解情况，当进入了公民馆内，发现馆内有不少恶魔族人都卧病在床，咳嗽声掩盖整个公民馆，这可怕的景象，令身为医生女儿的 KLUKE 不忍道："很可怜...这是流行病吗？"

"我们并不清楚...其实是三日前的事，大家突然变成这样，并倒下来...原因不明，就如你所见变成这样子。"

长老回应说。

KLUKE 走到病人的床边仔细观察，发现他们除了不停咳嗽外脸上还有古怪的斑点，她再问道："直到现在也是这种症状是？"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症状，村内的医生也束手无策。"

长老摇头说。

"这就是 MARUMARO 焦急的原因。"

SHU 说。

"对，真是很可怜呢..."

JIRO 点头回应。

这时一位恶魔族人拿着药物来到患者的床边，KLUKE 便想起那时 MARUMARO 带来的药，可是长老不肯定地说："要是有效就好了..."

MARUMARO 将带来的药物平均分给各患者，由没患病的恶魔族负责补给，一直担心他的 SHU 和 JIRO，来到他的亲人床边，看见一群年纪小小的恶魔族，面露难色，异口同声地向身为哥哥的 MARUMARO 说："MARO 哥哥，爸爸妈妈一定会康复吧？"

"会康复的。"

MARUMARO 肯定地说。

当所有的患者喝下由 MARUMARO 带来的药物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还有恶化的迹象，整个馆内的患者，可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这样！？那家伙说只要喝下这药物后便会立即康复！为什么会这样！？"

MARUMARO 紧张地说。

"喂...怎会这样？大家都..."

SHU 奇怪地问。

"对，大家也是一样，喝下药物后大家的病情恶化了！"

JIRO 道。

咳嗽声越来越严重，明显地药物并不奏效，长老和 KLUKE 也不希望相信这个事实，SHU 也因而紧张了起来，向 MARUMARO 发出质问："MARUMARO，你有没有用错药？"

"没有这可能的！"

MARUMARO 边说边摇头说，并把药瓶交给 SHU 看，接下说："那家伙说寻找印有着纹章的壶，还说里面的是特效药来的。"

"看见情况没有转好，小孩们都显得异常焦虑和害怕，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从公民馆外面进来的年轻人高呼说："村长！天空..."

"天空？天空怎样？"

年轻恶魔族人再说："紫色的云在扩大中！"

听到紫色的云出现，SHU 等人立即离开公民馆，他们往天空望去，果然和达达村的紫云一样，那时 NENE 的把戏，MARUMARO 立即带同药瓶从公民馆出来，希望得到解释。风越来越大，一个浮于空中的要塞逐渐从天而降，MARUMARO 越想就越气，决定把药瓶打破时，怎料在他抛弃的一刻受到了魔法的阻止。

"MARUMARO，发生什么事？"

MARUMARO 道："身体不能动..."

此时 NENE 和其随从 SZABO 透过从空中基地射出来的一度光来到众人面前，SHU 视他为敌立即呼出影子，JIRO 和 KLUKE 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喂！我们又见面了！"

JIRO 忠告 SHU 说："要小心一点，那家伙的魔法在我们之上。"

"我知道。"

SHU 回应后 MARUMARO 指责 NENE 说："喂！你说谎！你是在骗我们吧！"

NENE 并没有回应，只是以笑声来回应，SHU 已经急不可待地说："MARUMARO！交给我们吧！"

为了提升取胜的机会，JIRO 向二人提议三人同时进行攻击，KLUKE 和 SHU 都表示明白后，三人同时操纵影子集中攻击 NENE，可是 NENE 双眼发出红光，展出强力的结界，立即抵挡三个影子的攻击，而且还把他们三人弹到远处，看见同伴处于下风，自己又不能作出什么，MARUMARO 大声地叫道："大家！"

被打到远处的 SHU 立即站起来："果然利害！"

三人再次呼出影子，打算作第二次攻击时，NENE 走近 MARUMARO，并展开结界魔法令 SHU 等人不能动弹，随后 SZABO 趁着这个机会将他手上的药瓶取去。

"呀！你想干什么！"

NENE 回应说："我没有说谎！因为这药对于我来说是必需的，所以叫你帮我寻找。"

SZABO 拿出酒杯，把药瓶的药灌注在杯子内，让 NENE 喝下，当这大魔头喝下药物后，全身发出紫色光，似乎有什么异变，紧握着拐杖后紫光突然消失，NENE 望着酒杯说：“这个也不行吗？”

“你...骗我！”

MARUMARO 大声地说。

“喂！NENE！是你令恶魔族变成这样的吧！你说过要听我们的悲鸣！这村庄也是因为你的魔法而染病，不会只是因为想听取他们的苦叫才这么做的吧！”

SHU 怒道。

“...要是我说是有如何。”

SHU 怒道：“我要打倒你！”

“真的是因为你吗！”

MARUMARO 不甘心地说。

“果然只有这个方法。”

NENE 说后便与 SZABO 返回空中基地内，MARUMARO 相当不甘心，大声再道：“等等！告诉我真正的特效药！”

可是 NENE 并没有理会他的说话，就把空中基地慢慢驶回紫色云层内，而被施加的结界和魔法，随着紫云的消散而解除，SHU 大声呼道：“NENE！下次再见时不会再只是这样！你要有所觉悟！”

“那家伙...要那药干什么？”

JIRO 说。

“...村内的人明明已经很辛苦...还要利用人！”

KLUKE 说。

身体回复自由后 MARUMARO 因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边大声地哭边走，SHU 等人立即随后追赶，在崖边看见他因此而痛哭。

“已经不行了！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会死的！”

SHU 激励他说：“MARUMARO！振作！这样很难看的！MARUMARO！怎么可以那么简单地就说大家会死！你不要擅自的决定没希望！还没有输的！一定还有其它的方法！既然有时间哭哭啼啼，倒不如去寻找拯救大家的方法！大家都在努力啊！”

“...SHU”

JIRO 接下说：“SHU 说得对！MARUMARO，我们可以使用魔法，可以试下用回复魔法。再一次前往遗迹，说不定可以找到其它药物。”

这时 KLUKE 像记忆起什么，她说："MARUMARO，那种病症我曾经见过！"

他听到此话，立即回复过来，KLUKE 跑回公馆内，大家跟在后面，仔细观察病人的情况，她再说："之前爸爸曾经为拥有这种病症的人诊断过。颜色，甚至是脸上斑点的扩散也跟当时的非常相似，在森林生长的毒花，把它的叶子煎药来饮用，毒就会消失。"

KLUKE 画出那毒花的形状，展示在大家面前，SHU 注视着所画的画说："只要寻找这花的叶便可以了吧。KLUKE，在哪里可以找得到这种花？"

"...对不起，我不知道。"

SHU 显得有点泄气："还是不行啊！"

"没办法，那时的我还很小。"

这时长老插口说："在南方的死之森林，曾经见过这东西，在深处的沼地，湖泊那应该长得很茂盛。"

"MARUMARO，我们也一起去吧！"

SHU 道。

MARUMARO 点点头回应，但心中仍然在害怕再次失败，于是把村子染病和得到影子之力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MARO，在大家染病的时候出外打猎。在 3 日前，那个紫云来到了村庄，一团古怪的雾就包围了整条村子，吸入这些雾的人们都倒了下来。当 MARO 得知爸爸妈妈倒了下来时便回来了，但完全不明所以，认为这病是因为吸入那古怪的雾所引致。在我再次离开村子时，那家伙就出现在 MARO 面前，那家伙说只要有藏在地下的古代医院的秘药就可以救大家了。因此为了拯救爸爸和妈妈，只有吞下光球。也拜它的福，MARO 能够使用影子和魔法，就连机械也能操作。怎料到...全部都是谎话！那家伙只不过是自己想要那药！"

MARUMARO 的说话令 JIRO 产生疑问："不过...很奇怪呢。"

"什么？"

SHU 问后 JIRO 回答："既然知道药物的所在，为什么 NENE 不自己去寻找？"　的确有关于 NENE 的行动，到现时为止仍然是个谜，无论 JIRO 如果思考也不能找出答案，他只好先集中精神寻找药草，先救助这里的村人。

湿地带~海底洞窟

SHU 连同新加入的 MARUMARO，一行四人准备一切后离开 LAGO 村，往南方的湿地带进发，他们穿过湿地来到海底洞窟，在海底洞窟内搜索，从宝箱中找到一块相当美丽的六角水晶，沿途中除了可以见到不少珊瑚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水沟，可是也因为这样，有部份水沟阻挡着去路，就在大家都在寻找越过水沟的方法时，KLUKE 发现附近的珊瑚礁上有个六角形的凹痕，SHU 把刚才得到的六角水晶按上后，水沟的水位上升，令浮于水面的珊瑚块浮起，四人踏过珊瑚块，就在快要到达出口之际，突然受到一匹巨型的四头蛇袭击，似乎不让四人通过这里，在并不得以的情况下，四

人决心一战。这匹四头蛇的攻击带有巨毒，一不小心就会染上毒素，幸好有 JIRO 的回复魔法，总算能够防止中毒情况出现，SHU，KLUKE 和 MARUMARO 不停以魔法进行攻击，最后终于消灭了四头蛇。

森林羊族营地~死人之森

穿过海底洞窟，四人来到死人之岛，发现在不远处有个营地，走进营地里面，原来是爱好四处旅行的羊族人营地，SHU 等人趁着这个机会休息和整理装备，便可以向死人之森进发。

死人之森就如其名一样，四周都充满了幽灵和骷髅怪物，为了寻找毒花叶，他们不得不仔细的搜索，在森林搜索了一会，发现四周只有枯木，完全看不见植物的存在，不禁令 SHU 感到怀疑："在这里真的会找到吗？"

"不要满口不满，走吧！"

JIRO 道。

"我没有不满！一定可以找到的，MARUMARO。我怎会输给 JIRO。"

SHU 说。

"怎么突然就要分胜负，SHU 真是大惊小怪..."

KLUKE 奇道。

SHU 和 MARUMARO 先行搜索，KLUKE 和 JIRO 随后跟上，四人沿着道路行走，JIRO 看见远处的紫雾，心感不妙，立即喝止三人继续前进。他们绕道往北走，在一个广场中听到一把求救声，原来那声音是来自一颗失去灵魂的枯木，希望四人可以协助他寻回被夺去的灵魂，四人在森林中搜索，只发现一个发光体，相信那就是枯木的灵魂，枯木为了感谢四人，便把毒沼的水位下降。

"能够取回我的灵魂，却只能协助你们这些，我的心仍然有点难过，请问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那么，可以告诉我们，毒花之叶(叶)在哪？"

JIRO 问道。

"毒花之叶？的确是曾在这森林的深处，是群生植物...无奈地因为这些毒雾的影响，即使去到那也..."

SHU 问道："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毒雾的出现全因位于北部的机械，要是阻止他就可以令毒雾消失。当毒雾消失后再回来这里，我告诉你们毒花之叶的位置。"

SHU 得到这个情报之后，便穿过原来被毒沼掩盖的吊桥，来到北面森林，他们四周搜索，很快就找到了制作毒雾的机械，SHU 二话不说就立即把它关掉，使得森林的毒雾随风消失。他们回到老木处，得知毒花之叶就在东南面，他们经过吊桥往东南方向走去，终于找到毒花的所在，就在 SHU 伸出手探摘之际，突然传来一度阴森的声音："寻找这森林最后毒花之叶的丑陋灵魂啊。"

"不是，我是为了拯救大家的！"

MARUMARO 大声地回应说。

“所有欲望都不能舍弃，什么也想得到，什么也是为了自己，没错---就像我们一样！”

当声音消失后一匹巨大而载着皇冠的恶灵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看来战斗是在所难免，SHU 等人利用神圣的魔法来对方恶灵，恶灵也不甘示弱，经常展开范围攻击，不过恶灵的最大弱点，就是太过看中财物，只要 SHU 向准他头上的皇冠攻击，他就立即慌张起来，也因为这样，四人最终也获得了胜利。恶灵消失后，SHU 取下毒花之叶后向三人说：“各位...回去吧。”

Lago 村

SHU 与 MARUMARO 等人在死人之森的深处取得[毒花之叶]后，立即运用附近的传送器返回 Lago 村，回到村子的公民馆内 KLUKE 负责制药，把由[毒花之叶]制成的药物分为各小份，并分发给在公民馆内卧病在床的各人，MARUMARO 亲自把药交给父亲，父亲喝下药后虽然还未有转好的迹象，但病情也没有恶化。

“怎样，父亲！？感觉有没有变好？”

MARUMARO 紧张地问。

“不要那么急，MARUMARO。”

SHU 说。

“KLUKE 不是说过饮过药物后要好好地休息一晚才会有结果的。”

JIRO 接下道。

“是真的吗！那么明天早上大家都会康复！绝对是这样吧！对吧！对吧！”

MARUMARO 向 KLUKE 再三确认地说。

她观察四周，心中既不安又不敢言，当看见 SHU 和 JIRO 向自己点点头，便用力吸了一口气向 MARUMARO 说：“没问题的，放心吧。”

各病人喝过药后都入睡了，SHU 等人也到 MARUMARO 的家中休息，等待明天的来临。晚上圆圆的月亮高高在挂，经过长途跋涉的 SHU 总算能够安睡，不过在上格床上睡觉的 MARUMARO 即使入睡也不能安心，经常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他，在半夜掉下到 SHU 的身上，被撞击力弄醒的 SHU，发现 JIRO 和 KLUKE 都不在床上，于是便离开 MARUMARO 的家，四周寻找二人。

他走到悬崖边和村内广场，也看不见二人的踪影，于是他静悄悄地进入公民馆，看见二人正在为病人制作明天份量的药物，KLUKE 的样子显得十分不安，坐于床边观察病情的情况，不一会 JIRO 行近她身旁：“...KLUKE。明天份量的药汤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虽然小的时候已经想当医生，但想不到首次就有这么多病人。”

KLUKE 站起来回应。

“对，的确是呢。”

KLUKE 望向四周的病人道：“不过太好了，大家都睡得很甜。”

“可是 KLUKE 似乎没有好好地睡呢。”

KLUKE 回应道：“JIRO 不是也没有睡吗？”

“我...是因为看见 KLUKE...所以很担心。”

KLUKE 再道：“--谢谢。”

SHU 并没有进入馆内阻碍二人的对话，只是稍微跟随在二人的后方，未免妨碍病人的休息，二人离开公民馆，走到村内的悬崖边坐下欣赏月色，KLUKE 边望着月光边说：“...其实我真是很害怕。”

JIRO 奇道：“害怕？”

“早上会来临吧。”

JIRO 接着道：“是因为到时会知道药物究竟能否有效。”

“...对。”

KLUKE 说后沉默了一会再道：“爸爸诊治这症时我只有 8 岁...所以要是我记忆有错的话...”

“没事的。”

KLUKE 再道：“MARUMARO 说绝对会康复的时候，若不是绝对的话...现在这村人们的生命都交托给我...当想到此...就很害怕，不能入睡。”

“可数，不睡的话，明天当大家康复时也不会有精神。”

KLUKE 回应说：“很细心啊，JIRO。”

“我很担心，即使是这样...”

KLUKE 道：“...谢谢。”

“因为 KLUKE 经常一个人努力...例如想哭的时候，在大家面前哭也可以的...还有我...”

“的确是呢。”

JIRO 再说：“你时常一个人哭...”

“嗯？”

JIRO 回应说：“那是 SHU 说的...”

“你们都知道了吗...”

JIRO 继续说："眼泪是用来洗去悲哀的，所以不妨哭出来比较好。"

"JIRO,谢谢你！"

KLUKE 道。

这个晚上对于 KLUKE 来说是相当的漫长，JIRO 陪伴着她到天亮。很快鸟儿群在上空飞过，哼着歌声，代表早上已经来临，MARUMARO 第一时间就跑回到公民馆，观看父母的情况，当他看到父母脸上的斑点都消去了，幸福地大叫起来："成功啦！成功啦！成功啦！"

他的叫声令村内上上下下的人都纷纷跑到公民馆，一看之下，公民馆内的病人除了恢复了正常之外，海特别精力充沛，恶魔族的孩子们都纷纷跑到父母的怀中，为了庆祝他们疾病的康复，MARUMARO 父亲叫嚷道："大家也一起跳舞吧！跳恶魔族的欢庆舞蹈！"

恶魔族的大大小小，纷纷走到大神像前的舞台，一起围圈跳起舞来，刚来到公民馆的 KLUKE 看见他们这样高兴，向 MARUMARO 说："太好了！"

"谢谢你！KLUKE！谢谢你！谢谢你！"

MARUMARO 兴奋地抱住她大声地说。

完全忘形的 MARUMARO，并没有发觉自己的声线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受不了的 KLUKE 说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请不要在我耳朵旁这样大声..."

这个时候恶魔族的长老也从外面来到了，看见大家都跳起舞立即向 KLUKE 道谢："真是很感谢你！大家也一起跳舞，向你们作谢礼！"

长老向众人道谢后也跳起舞来，SHU 等人看见所有恶魔族都这样高兴，总算得以安心。他们离开公民馆，准备之后的旅程，这时有三名恶魔族的小孩拿着一个破壶，大叫道："MARUMARO！大件事了！来这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

一名女恶魔族的小孩说："你立了大功！"

"那是托他们的福。"

恶魔族小孩说："MARUMARO，看看这个！"

"这个壶怎样？"

女恶魔族说："我们刚才从喷水池底打捞出来的。"

"从喷水池中？"

小孩再说："你仔细看看，这个破壶上的徽章跟之前那位老人给你的钻探机上的徽章是一样的。"

"什么？"

MARUMARO 惊道。

这时四人才留意到无论是钻探机，特效药，甚至是这个破壶都有相同的徽章，JIRO 想了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果然，村人的病是和 NENE 有所关联..."

"这个可恶的家伙..."

SHU 紧握拳头怒道。

"不能原谅。"

MARUMARO 说。

SHU 向 JIRO 和 KLUKE 打过眼色，在二人的同意之下，接着说道："MARUMARO，之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村子而不得不跟那家伙战斗。"

"MARO 也要一起去！"

听到这话三人都感到惊讶，KLUKE 插口说："你的爸爸妈妈已经康复了，那不是已足够了吗？与家人和大家在一起是最好的..."

"今次由 MARO 协助大家。请带我一起去！对 MARO 来说，单单是被别人协助并不好过！"

SHU 见他有这样的决心，并不好拒绝："好！明白！"

MARUMARO 加入后离开 Lago 村的一刻，他好奇地问："那我们要去哪？"

"回村吧！"

SHU 认同 JIRO 的话再说："对！"

"是达达村！"

JIRO 继续说："对！把 NENE 的事告诉给大家，之后要如何跟地鲛战斗，不想出作战方法来是不行的。"

"MARUMARO，知道如何可以回到达达村？"

KLUKE 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只要穿过 Gulu()山脉就可以！"

MARUMARO 回答说。

这时长老刚来到，似乎听到了四人的对话，便插口说："要是穿过 Gulu 山脉，的确只有这方法才能返回达达村！"

"只有这方法！"

MARUMARO 和应说。

"那记着这舞蹈吧！"

长老说后便跳起舞来，虽然对于 SHU 来说可是相当困难的舞蹈，但对于 MARUMARO 来说，很容易便将之记下。

“是这样的舞蹈吗？”

MARUMARO 边跳边说。

“对！对！MARUMARO，你记下了吧。这时打开 Gulu 山脉的石碑咒文之舞。”

MARUMARO 点头道：“已记下了。”

　“好，大家！那可是个危险的地方，请万事小心。”

长老说。

Gulu 山脉

　一行四人离开 Lago 村，向东北方进发，他们穿过西 Lot 荒野到达 Gulu 高原，在高原中有不少巨熊阻挡去路，幸有 MARUMARO 的加入才能轻松穿过，在高原搜索之外，在南面泽发现了一个巨大石碑，令 JIRO 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山脉的入口。

“这大概是山脉的入口吧。”

MARUMARO 接着说：“对！对！”

　“村长教授的舞蹈还记得吗？”

SHU 问道。

“恩...大概...”

MARUMARO 回应说，得到 KLUKE 的应援，他便走到石碑前跳起舞来，当舞蹈完结后石碑同时一分为二，打开通往山脉的大道。四日进入山脉，在入口处遇到一位外貌相当古怪的人(鸟山明)，他一看见 SHU 等人便兴奋地走近说：“哎呀！在这种地方进入会遇到人！不，相隔很多天呢，直到现时为止道上都是怪物，啊！我是谁？嘿嘿嘿，好好听着！什么地方有机会隐藏起来的，相当有名的大冒险家鸟山明！”

　可是 SHU 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一直保持沉默，鸟山明见到他们的表情并不惊讶，继续说：“呜？没有听过吗？真的？...是这样吗。算了，暂且不管...能够在这种地方遇上你们，总有点缘分，我可以以自己的发掘品，来跟你们的金属作交换，不妨看看吧？价钱会每换一个而增加，这些都是贵重品来的，你要见谅。”

　SHU 看过他的发掘品，的确有不少贵重道具，利用手持有的金属交换数个有用的道具后，他便赶着离开此地，更称要前往 Oroa 遗迹去。SHU 等人继续往深处进发，一直沿着道路前行，不一会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个缺口，KLUKE 向大家说：“SHU，JIRO，那会看到达达村吗？”

　四人立即跑到缺口去，来到悬崖边终于看见达达村，他们心中不禁有点喜悦。SHU 说：“--终于回来了。”

　“总觉得离开了很久呢。”

KLUKE 接下 JIRO 的说话道：“大家没事吗。”

“我们去了便会知道！”

MARUMARO 说。

达达村

四日穿过 Gulu 山脉回到达达村，可是村内不但不见人影，还变得荒废，就如同一个死城一般，这个情景令 SHU 等人感到非常震惊。MARUMARO 以为这是地鲛所为不禁盖着头说：“很过份...太静了。这是地鲛所干的吗？”

“爷爷！”

SHU 边大声地叫边跑进村内。

JIRO 也随后跟上并尝试寻找父母的踪影，可是无论二人怎样叫，也得不到任何回应，四人在村子内搜索，只看到一匹匹怪物在村内徘徊，他们分别到 SHU，KIRO 和 KLUKE 的家中，也找不到人影，只见 KLUKE 得双亲留下的日记。

“明天 KLUKE 已经 8 岁，她长大了。就如昨日还是婴孩般，虽然这孩子经常患上感冒，相当叫人担心，但能够像现在般长大成人实在叫人高兴。你是我们的宝物，是这世上最美，不会消失的存在。只要这孩子能继续成长，对于我来说是最幸福的。KLUKE，妈妈一边亲你的脸，一边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着这份灿烂的笑脸。”

“爸爸不太懂得说话，所有只能在日记上写上自己的感受。爸爸希望 KLUKE 你总有一日会知道我的感受，不，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要看着你的样子，声音和行为已经可以知道，不管爸爸是有多爱你，你也会一样是多爱我的，真是谢谢你。”

看过两本日记以后，SHU 走到爷爷布士拿得作业场内，找到一封信，那是布士拿爷爷给三人的字条。

“SHU，JIRO，KLUKE，要是你们看见这封信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得以安心，我们所有人都没事。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再在这村子内居住下去，因而决定迁往别的土地，自从你们被地鲛带走以后，每日这都受到地鲛的袭击，村子已经变成就如你们现在所看见的样子般，隐藏我们决定搬到 Gibral 城下町去。虽然距离 Gibral 非常远，而且路途严峻，但总比现在要害怕地鲛的迫害要好，大家已经决定。我们会沿着海道前往，并希望看见这信的你们也能来到 Gibral，大家也会祈求你们平安无事来到。布士拿”

看完此信后三人总算是明白了，知道大家都离开了达达村。

“是去了 Gibral 吗...”

MARUMARO 接着 KLUKE 的话说：“MARO 不知道那，很远的吗？”

“沿着海岸前往要花三日时间才能到达，不过大家似乎都平安无事，可以放下心头...”

JIRO 道。

“还未能可以安心下来的。村内所有人一起移动的话，那么也包括了小孩和婴孩吧？”

SHU 说。

“拉特先生那边，在前阵子才诞下一个女婴，至今还未到一个月吧？”

KLUKE 说。

“那么他们或许三日还到不了 Gibral 的。”

JIRO 说。

“那就快些去追他们吧！”

SHU 认同 MARUMARO 说：“对！不快些去追他们的话不行！要是村内的人受到怪物的袭击就麻烦了！”

“等等！”

JIRO 打断他的话说。

“什么事？”

JIRO 再道：“要是这么赶急，不如走壁画谷的路。”

听到此话的 SHU 神情显得异常惊讶：“呀～！那儿！”

“村内的人选择海岸的路线，相信一定是不想通过壁画谷。”

JIRO 解释说。

“为什么？”

MARUMARO 好奇地问。

“壁画谷的壁画是活生生的，曾有人称他们会袭击和猎食旅人...”

JIRO 继续说。

“我也没有见过，不过流浪商人也常说这事呢。”

KLUKE 说。

“去吧！在这单是思考什么也开始不了。”

SHU 道。

西壁画之谷

四日离开达达村，从东南方的壁画之谷进发，来到壁画之谷的西部，那的情景不禁令他们叹为观止。在道路两旁分别有巨大的墙壁，而墙壁上有一张巨大蜥蜴型壁画，就如传闻一样，相当阴森可怕。

“哗…很利害！”

JIRO 和应 SHU 的话：“虽然曾听闻过，但…确实也真的很利害呢…”

“这壁画是活的吗？”

KLUKE 问道。

“活的？是这么一回事？无论怎么看也都是一张画吧！”

MARUMARO 道。

四人沿着道路前进，还以为没有受到阻碍的他们，却被刚才发现的活壁画所拦截，就如流浪商人所称，这些活壁画专门袭击旅人，为了通过这里，一边把活壁画打倒，一边前进，走了大半天，KLUKE 开始感到有点疲倦。

“SHU，等等！”

SHU 停下脚步问：“呜！什么事，KLUKE？”

“不如稍作休息？”

JIRO 赞同说：“对呢！因为我们也走了很久。”

“MARO 也很累。”

MARUMARO 叹道。

“JIRO，还有很远的路吗？”

SHU 问。

“要穿过谷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可作小休的地方应该在前方不远处。”

SHU 说：“是吗！那就加油吧！大家！”

Moire 村

一行人穿过西壁画之谷，来到一个相当古怪的建筑物处，他们进入建筑物观察，虽然四周的设施都破损不堪，但墙壁上却有人型的画像，跟谷外的很不同，除了像人型外，这些画像就如人般活生生，SHU 奇道：“这是什么？这家伙不是怪物吗？”

“这些壁画也是活的吗…是活的…很利害…”

JIRO 叹道。

“真不可思议，这也是古代人所描绘的吗？他望着我们。”

KLUKE 仔细地望着壁画说。

说话令众人立即注视她面前的壁画，怎料到壁画的眼睛突然眨动，还作出打招呼的动作向众人说：“你们好吗？”

“会说话？”

SHU 惊道。

“Hey，Girl，你叫什么名字？”

KLUKE 回应说：“...KLUKE。”

“KLUKE！好名字！这是可爱的名字！喂！大家快来！已经相隔不知多少年了，有客人啊！”

那人型壁画说后，从两旁走来几个差不多样貌的人型壁画，吓得 KLUKE 有点惊慌失措。不过经过众人的观察，发现这里的人型壁画并没有恶意，于是他们就在这座谜一般的建筑物内搜索，得知这里叫做 Moire 村，在 300 年前已经存在，可是很久已经没有人来访，这里变得相当荒芜。他们走到第二个房间中央，发现一座黑色的古怪仪器，好奇的 SHU 触摸它后，仪器利用广播器向众人细说这星球的历史。

“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星球是由魔法所支配，强大的魔法使用者，以王家长子身份继承王位。即使是魔法也有法律存在，对于这个以魔法支配的时代来说，一出生其魔力弱的人，又或是不能使用魔法的人，将会有很大的差距，王子为了协助这里不能使用魔法的人，制作出辅助机械，同时也令机械技术发达起来，最后还成功把魔法和机械融合，利用魔法力运作的永久机关因而诞生。可是，沉迷于力量后的结果就是灭亡的命运...最初只是一场小小的战争，却在瞬间卷入全世界，力量是以力量来镇压。”

“之后...大家也灭亡了吗？”

JIRO 问道。

“历史只能说和谈，答案就要靠自己去发现，聪明的人啊！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聪明人啊！请到中央的房间去。”

SHU 等人根据仪器的指示，前往中央的房间，在中央房间内，分别有四个石碑，这些都是在贩卖道具，咒文书和装身用具，他们整理好装备和药品，往别的房间前进，在沿路上发现地上有闪光，SHU 上前将之拾起，发觉那是一件他们不能使用的东西，为了慎重起见 JIRO 建议 SHU 带在身上，相信总有一日会派上用场。四人继续搜索，找到通往壁画之谷东部的出口，就在离开时被一名人型壁画截停。

“等一下，那位哥哥。要是你们往谷的方向前进，有件事想拜托你们的...有一本叫破烂不堪的书，应该是藏在谷的某处，因为我不能动...所有想你们帮我寻找。”

“我们找到的话会交给你的。”

SHU 道。

“在谷内有匹巨大而凶暴的火鸟，要是你们可以忍耐炎攻击的话，用风对付它可以令其受伤，那么那本破烂不堪的书就拜托你了。”

东壁画之谷~往 Gibral 城之道

一行四人踏入壁画之谷的东部，来到吊桥的部份突然受到一匹被火炎包围的巨鸟袭击，相信就是那人型壁画所称的凶暴大鸟，他们根据人型壁画的指示，以风的力量轻松地把它打倒。四日继续沿着道路前进，在道路上拾到人型壁画所指的书籍，于是便折返回 Moire 村,把破烂不堪的书交给人型壁画，人型壁画立即以咒文书作为厚礼。

众人再次踏入壁画之谷的东部，吊桥因为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承受不了四人经过的重力和摇晃而断，幸好让 JIRO 发现，可以利用断桥爬到谷的底部去，于是四人小心翼翼沿着断桥爬到最底层，终于成功到达前往 Gibral 城的必经之地。他们在道上搜索，看见前方步远处有两台马车，SHU 认出那是达达村的人，便大叫："啊！是大家！"

"情况有点古怪！"

KLUKE 接着 JIRO 的话道："那不是怪物吗！"

四人见形势不妙，立即赶上前及时阻止三匹老虎向村人袭击，负责保护老幼的达达村成人们，当中包括了 JIRO 得父母和 SHU 的布士拿爷爷，看见三人平安无事，感到非常诧异，可是情况危急，SHU 为了解除村民的危险，众人分别召唤出影子，决定把这群来袭的怪物打倒，影子的出现令各人都感到惊讶，尤其是 JIRO 的父母。

"JIRO，你那影子是？"

JIRO 回应父母说："没问题，不用担心！"

"各位，去吧！"

SHU 道。

由 SHU 带领下，四人利用影子的力量把三匹食铁老虎打倒后，再将无头人马怪打倒，怪物都被四人打倒后，JIRO 的母亲第一时间拥抱自己的孩子，确认 JIRO 仍然生存，布士拿称赞 SHU 能够回来大家的身边，总算可以一家团聚。

达达村营地

经过 SHU 等人的努力，终于能够赶得上千万 Gibral 城的达达村村民，村内的人们看见 SHU，JIRO 和 KLUKE 平安回来都非常高兴，特别是 JIRO 的父母，第一时间就抱住了爱子。由于距离到达 Gibral 城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大伙决定在附近扎营休息，大家分别建立起帐篷，并在广场的中央燃点起煮食用的火堆，当个帐篷铸好了之后已经踏入了夜中时分，SHU，KLUKE 和 MARUMARO 坐在火堆旁边用餐，边把离开达达村的经过，逐一告诉布士拿爷爷和拉特夫妇，MARUMARO 因为太饿，只坐在旁边吃边听。

"--就是这样，这家伙叫 MARUMARO，是恶魔族。他跟 NENE 也有点因缘..."

可是 MARUMARO 只顾着吃，并没有回应 SHU 的说话，于是 SHU 督促说："喂！MARUMARO，跟大家打招呼吧。"

听到此话的 MARUMARO 立即放下食物，站起来边跳舞边说："好！恶魔族的招呼舞蹈！"

不过他的声线过于尖锐，令到在旁的拉特夫妇手抱着的婴孩哭了起来，KLUKE 便指责说："哎！MARUMARO！你吓到别人了！"

"呀！对不起！恶魔族的对不起舞蹈！"

MARUMARO 边跳舞边说。

这时拉特的小孩回复过来，还带着欢笑来回应 MARUMARO 的对不起舞蹈。吃饱的 SHU 离开火堆，看看 JIRO 的情况，他走进营地内最大的帐篷，看见 JIRO 正在和父母用餐，为了不打扰三人用餐，他决定站在外面观看。JIRO 一边吃晚饭，一边把所有事情告诉双亲，几天没见，JIRO 发现父母双手因伤包扎，于是便询问二人的因由。

"...你说这个吗？"

JIRO 伸出手来问道。

JIRO 点头回应："对，母亲也是..."

"这是...JIRO 和地鲛一起消失于地上时..."

父亲接下说："最初是由妈妈开始先...即使指甲折断，也不停地掘，说要把被活埋的你挖出来。"

"虽然大家有阻止我，但我都没有听，我也完全忘记。"

母亲说。

"我们也快要到 Gibral 了，过于用力掘才得到这个下场。虽然这想法不行..."

父亲乐观地说。

听到父母为了自己而受到伤害，心中非常难过，JIRO 低下头说："令你们挂心，对不起..."

对于父母的爱，JIRO 感动得流泪，母亲摇头说："能够活着回来已经足够...再不要做些危险的事。"

"...那不行...我还有非做不可的事。"

父亲走到 JIRO 背后，双手轻按他的肩膀接着说："JIRO，加油！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看见如此感人的一幕，SHU 也决定不进入 JIRO 一家的帐篷内，他回到火堆中，坐在木条上，布士拿见时候不早便吩咐各人："差不多是时候要睡觉了。"

"对呢！明天要很早起程。"

KLUKE 认同说。

"距离 Gibral 只差一点点...却只有被保护的份，说起来都有点可耻。"

布士拿接下说。

"没问题！爷爷！我们会保护大家的。我们已经懂得和习惯使用魔法的方法，你看！"

SHU 说后便站起来，走到一旁召唤出 DRAGON 的影子，希望得到爷爷的安心，可是 DRAGON 的巨大影子，却给布士拿爷爷另外一种感觉：“刚才看见时的确有点惊讶，但这个看来真是很利害呢。”

往 Gibral 之道

隔日早上，众人都收拾好行李，并分成两辆马车，沿着道路往 Gibral 进发，在整个移动过程中，均由 SHU 等人负责保护马车，沿途中虽然不断有怪物出现，但数量不多，很快就被 SHU 等人打倒，就在快要到达 Gibral 时，突然有多匹老虎出现埋伏，并且包围两辆马车，令马车不能前进之余，也不能后退。

“太多了！完全被包围了！”

JIRO 说。

他们观看四周，根本没有空隙可以逃离，MARUMARO 惊道：“不行，SHU！到此为止了！”

“MARUMARO！你！”

SHU 说后气得拍他的头再说：“现在放弃还很早呢！”

“用突破做出出口吧！令村民们先行离开。”

JIRO 说。

“我们只能做饵！”

SHU 接着 KLUKE 的话道：“爷爷！在我们抑制他们时就走吧！”

“虽然我想认同你的话，但 SHU！无论怎样也好，现在已逃不掉...”

布士拿说。

“连爷爷也，说出这种话的话，就真的完了！”

SHU 气道。

这是老虎群逐渐接近众人，面对着这不利的情况，SHU 更加不想放弃，紧握拳头自语：“要干的话就要干！就算大家放弃，只剩下我也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他刚说完此话，欲召出影子之际，老虎群突然受到不明来历的弓箭射击，SHU 往弓箭射来的方向看去，在上方的山坡上有一队乘着马匹的军队，在军队中央的白马，相信是军队的首领，他一发号令，整队骑兵从山坡上冲下来对付来袭的老虎群，士兵们把老虎逐一牵制，乘着老虎群陷于混乱时，军队的首领走到 SHU 等人面前，作简单的解说：“我是 Gibral 16 世，我是来协助你们的！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达达村来的。”

KLUKE 回应后 JIRO 接着说："我们正在前往 Gibral 的途中。"

"既然是这样，不如把村民转移到我们的马车去，受我军保护，一起前往 Gibral 吧！"

没想到在这可以遇到 Gibral 国王 Gibral 16 世，布士拿认为这是唯一最好的办法，于是通知马车上的各人，在这个时候 MARUMARO 注意到在 Gibral 军队当中，有一名身手不凡的女子，她不但勇敢的和老虎战斗，而且脸上的神情也显得异常冷酷，完全被她的容姿深深吸引着。当村民们都准备好转移马车，国王立即命令自国的马车驶来，并且吩咐 SHU 等人一起乘上马车，不过 SHU 并没有依照其吩咐，还召唤出 DRAGON 影子回应："我们也要战斗！"

DRAGON 影子的出现，令到国王感到惊讶，还吸引了正在战斗中那位神情冷酷的女子前来，并插口道："你们也能使用影子吗？"

这女子的话令 SHU 感到奇怪，因为她不单感到惊讶，还用"也能"

这种字眼，于是便重复女子的说话欲求明白，可是女子并没有回应，只是转身向国王说："殿下，先带领村民离开，其他的就由我去办。"

"好！交给你！ZOLA()。"

国王点头说。

不希望单单是受人帮助的 SHU 连忙说："我们也--"

但他还未说完 MARUMARO 便插口打断他道："一起干吧！"

"我是 Gibral 王旗下的剑圣师团团长 ZOLA。好吧！我们去！"

女子边说边召唤出影子。

ZOLA 的影子为 Killer Bat，外型和样貌都跟恶魔族的神像相当近似，完全令到 MARUMARO 着迷，SHU 对于有第五人拥有影子感到惊讶，并终于明白为何她从不因自己拥有影子一事感到好奇。

"你也...可以使用魔法！"

ZOLA 接着说："你们也不要慢吞吞！"

MARUMARO 似乎着迷的忘形，脚步渐现不稳，大叫道："好，好帅啊！我喜欢！"

他兴奋得倒在地上，SHU 完全不明所以便奇道："喂，MARUMARO，发生什么事？"

不一会，达达村的村民终于完全转移到 Gibral 国的马车上面，ZOLA 向国王说："殿下，请尽快！"

"好！"

国王回应后再大声地向士兵说："出发！"

SHU，JIRO，KLUKE 和 MARUMARO 跟随 ZOLA 的行动，一起对付这群老虎，ZOLA 以领导的身份高呼："去吧！能够使用魔法的同伴！"

四人依照她的指示，一起召唤出影子，把所有剩下的老虎群打倒。

Gibral 城下町~Gibral 城

在 Gibral 国王和 SHU 等人的保护下，达达村的村民跟随着 Gibral 国的马车部队，终于安全到达 Gibral 城前，国王高声命令守城门的士兵打开城门，马车驶进 Gibral 城下野，布士拿抬头看见 Gibral 城的外观，不禁感叹道："是 Gibral 城...总算无事来到了。"

ZOLA 和 SHU 等人快步跟随后上，页安全到达 Gibral 城内，对于这次的护卫作战，已令他们异常疲倦，他们在城门前停下喘着气，当稍微回复了一点气力后 JIRO 伸出手，以示合作成功的姿态向 SHU 说："成功了。"

"对。"

SHU 边回应边拍了 JIRO 一下，KLUKE 双手放在胸前欢喜地说："太好了！没有人牺牲。"

"...对呢。"

JIRO 接下 SHU 的话再道："全靠 Gibral 王的协助..."

一直显得古怪的 MARUMARO，又突然高呼道："MARO 以为会称呼你做 ZOLA 大人！"

"ZOLA...大人？"MARUMARO 完美没有理会 SHU 的说话，主动走近 ZOLA 面前再说："可以吗？可以吗？ZOLA 大人！"

MARUMARO 的行为虽然令人费解，但对于 ZOLA 来说，毫不在乎，只是冷冷地回应："那...也可以的。"

"这家伙真是古怪。"

JIRO 解释给 SHU 说："ZOLA 的影子是会变成蝙蝠吧？曾听闻过恶魔族对于蝙蝠之类的东西，不但应该是恶魔，还会给他们十分的魅力。"

"或许是这样吧，不过我却觉得 ZOLA 有破魔之感。"

KLUKE 接下说。

"你们真是了不起呢。"

ZOLA 赞扬说。

"--你也一样。"

ZOLA 接着 SHU 的话再说："暂时休息一下吧。"

ZOLA 说罢后便返回城内，而 SHU 等人走到城下町，寻找达达村民们的落脚点，他们在城下町内搜索，在宿室门前找到布士拿爷爷，据称 Gibral 王已经吩咐宿屋的老板，为达达村等人暂时免费提供住所，因此达达村的人都在此暂住。

"SHU，你真迟呢！村内的人们都出去了。"

布士拿说。

“大家去了哪儿？”

布士拿回应 KLUKE 道：“村长和几位村民都往城里去了，向 Gibral 王做出请求。其他的村民就在城下町内参观，大家暂时会留在这宿屋内住。”

“那么我们也回来这就可以了吧？”

JIRO 道。

“没错！你们也在这大都市上见识一下吧。”

布士拿说。

SHU 等人游览过城下町后便前往 Gibral 城去，就在城前的广场遇到达达村内的小女孩丝花()，KLUKE 好奇问道：“丝花妹妹！你在跟小狗一起散步吗？”

“嗯！阿祖他发现这位老伯。”

丝花道。

小狗阿祖对折这位手持拐杖的老伯，摇头摆尾，似乎很喜欢他的样子。老伯也感到不好意思说：“呵呵呵，完全被他缠着。”

“可爱的女孩和小狗是很受欢迎的！”

MARUMARO 道。

“我喜欢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们，我们一定会再见的，那时总会成为你们的力量。”

SHU 走进城内看见 JIRO 的父母正在与城内的士兵们聊天，也有部份达达村的人们在内参观，四人在城内乱碰乱撞，来到老大臣的房间，怎料这位老大臣跟刚才遇到的老伯十分相似，SHU 奇道：“你不是刚才被小狗缠着的老伯吗？”

“呵呵呵，你们来了啊！其实我也是这个国家的大臣，你们是否有什么请求？”

“请帮助达达村的村民！可以的话请让他们像住在达达村般...”

KLUKE 道。

“哦，竟这样为村落着想，心肠很好呢，我跟其他大臣计划一下。另外，你们也想见 Gibral 王吧？那就到上层的王之间去。”

SHU 等人离开老大臣的房间，由士兵带领前往上层的接见之间去，一进入接见之间，四周的气氛都显得异常严峻，ZOLA 似乎早就预料到四人的来访，早就在此等候。MARUMARO 看见她就高兴得忘形，并大声地道：“呀！是 ZOLA 大人！”

此时他的行为相当失礼，SHU 立即按着他的头说：“等等！你这家伙！”

士兵向 ZOLA 敬礼并说：“SHU 与其余三人已经带来了。”

“辛苦了！之后就让我来吧。”

ZOLA 回应说。

士兵退下后 ZOLA 示意要四人跟随其后面走到国王面前，这种情景对于 SHU 来说也是首次，使得他的心脏不停跳动，他忍不住道：“总是叫人很紧张。”

“尽量不要露出丑态。”

JIRO 忠告说。

听到 JIRO 的忠告，却令到 SHU 反感起来， 态度和刚才完全不同说：“什么！那有什么所谓？反正我们都是乡村的人。”

又要 KLUKE 知道 SHU 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她只能自己讽刺说：“态度突然改变...”

四人跟着 ZOLA 往前行不久，来到王座前，ZOLA 蹲下并有礼地向国王说：“殿下，已经带他们来了。”

看见 ZOLA 这样蹲下来，四人也模仿她的动作，纷纷蹲下来，国王 Gibral 16 世向四人问道：“达达村的年轻人啊！要如何称呼你呢？”

“我叫 SHU。”

SHU 站起来用拇指指向自己说，JIRO 也随后站起来道：“我叫 JIRO。Gibral 王。”

“我是 KLUKE。”

MARUMARO 接着说：“MARUMARO。”

“哦，你们看来很精神呢。”

SHU 摸着头皮，带着粗俗的语气说：“不，都是因为国王大人协助我们吧！”

SHU 言语中不但粗俗，还没带有半点礼仪，令 KLUKE 和 JIRO 显得不知如何是好，KLUKE 只好细声的向他提点：“对方是国王，你想清楚才说，不要说错话好吗？”

不过他似乎完全不明白 KLUKE 的意思，国王见他们年纪还小，而且出身自遥远的村落，所以并没有介意他们的无礼。

“不要紧，不要紧，首先要让你们安心。我已经安排村民到宿屋内休息，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你们整村的人来到 Gibral？”

国王接着说。

“是因为 NENE！”

国王听 SHU 的话后产生疑问：“NENE 是？”

“操纵地鲛的坏人！”

MARUMARO 接着 SHU 的话道："那家伙还令 MARO 的村子曾经受难！"

二人一唱一合，还显得非常合拍，令国王也不禁带着笑脸说："你们二人真像兄弟呢。"

KLUKE 见二人并没有清楚说成来此地的原因，于是便为 SHU 补充："其实，Gibral 王！详细情况就让我..."

JIRO 为了减轻他的负担也插口说："看来二人还是说不到要点。"

可是 SHU 对于 KLUKE 和 JIRO 的批评感到不满，就反驳道："不过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吧！"

虽然 MARUMARO 支持 SHU 的说话，不过 JIRO 还是决定把事情详细地说一遍，国王看见四人的言行举止，也忍不住笑起来。

"达达村每年都要发生一次，紫云来访时就要受到地鲛的袭击，因为这样村落被破坏得不能再住下去...所以村内的所有人都希望来到此地，并得到 Gibral 的保护。"

"每年出现一次的紫云吗..."

国王想着说。

ZOLA 和国王对于达达村出现紫云一事，并不感到惊讶，相反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二人互相点头示意，国王立即从王座中站起来，并向四人说："请你们一起跟我来！"

SHU 跟随在国王的后方离开接见之间，往上层的城顶去，在城顶中看见一个又一个四方的水砖漂浮在空中，大家对于这些水砖都产生同样的疑问："这是什么？"

"我们称它为[海啸之核]。"

ZOLA 说。

"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国王回答 JIRO 的提问："那是每年一次，在这带发生的海啸所引起的东西，而且每次连同紫色的云一起出现。"

"紫云！？"

SHU 惊道。

"是 NENE 所干的！"

MARUMARO 肯定地说。

"我国也因而损失很大，但在半年前，我们成功击落一台从紫云飞出来的飞空船，并且成功捕获。"

国王道。

"飞空船？"

KLLUKE 接着 SHU 的话道："是指飞行船吧？"

“我们把捕获回来的船进行结构性分析，并找出秘方，可以把与紫云一起出现的母船击沉。”

“利害！请让我们加入！”

SHU 说。

“哦！我在等你说这番话。其他人如何？可以加入我们的攻击队吗？有你们的魔法，事实上可以成为我们兵队的强心针！”

“这当然的！我们会协助你！”

JIRO 回应后国王点头再道：“感谢你们。”

“我知道在各国每年都受到一次各式各样的灾难，袭击达达村的事件是 NENE 干的，那么各地的灾难相信都是由他所引起，我们为了观察灾难的情况，每年环绕各国一次，就在回来的途中遇到你们。”

国王补充说。

“ZOLA 大人也一起战斗吗？”

ZOLA 回应 MARUMARO 说：“当然！”

“真是冷言冷语。”

MARUMARO 反驳 SHU 的话：“你不会明白的，SHU。ZOLA 大人笑的时候很可爱的。”

这时国王下令向 SHU 四人开放地下研究室，再加上距离战斗的日子不远，并且希望他们能到研究室一趟，ZOLA 也会为大家简介一次作战内容，四日离开城顶返回大广间，经过左侧的通道往地下研究室去，进入研究室可以看到四周都是机械的碎片，内里有不少学者在整理资料和进行各种研究，而在研究室的中央，放置了一台 NENE 的小型飞行船，相信那就是国王所称的飞空船。在研究室内一位身穿紫袍，样子特别与众不同的，就是这的所长，他对这世界任何物品都会作出深入的研究，当 SHU 听到所长这样称呼自己，便立即把 MOIRE 村拾得的谜之部品交出，希望得到答案，所长仔细检查这个部品，得出一个结论。

“这部品是使用古代超技术而制成，因为十分强力，所有被分成三个种类，要是把三种收集起来，我应该可以帮你们组合起来的。”

得到这样的情报，SHU 决定先找到三件部品，然后再回来此处找所长。四人继续参观这个地下研究室，在永久机关解析场内再遇上 ZOLA，她见四人来到便开始解释：“利用这个永久机关，就能将[海啸之核]破坏。这样做的话，相信母船会现身的。”

“利害--!”

JIRO 接着 SHU 的说话问道：“可是之后要如何跟母船战斗？”

“到时就要看看如何！”

ZOLA 说。

四人离开地下研究室后，不停地思考，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ZOLA 的影子是从何而来？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便决定千万位于城内 2 楼的 ZOLA 房间找她询问。进入房间内 MARUMARO 便主动地问道："ZOLA 大人的魔法很利害的吗！很帅啊！不过，不过，难道 ZOLA 大人也是从 NENE 处得到魔法？还是像 SHU 等人一样，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指示，吞下光球所致？"

"呀...不，我是--"

她说后沉默片刻后再说："跟 SHU 等人一样，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指示而吞下光球..."

"你是在哪里？我们是在 NENE 的空中要塞内..."

SHU 说。

"不，我从没有见过 NENE，我也是首次从你们口中得知这名字。我是--"

ZOLA 说后便忆起当晚于森林练习剑术时的情况。

当晚月亮高挂，一人在森林内独自练习剑术的 ZOLA，突然受到大批怪物包围，心知不妙的她也勇敢地面对敌人，宁死不屈，可是对方的数量太多，只得她一人根本不是对手，就在危急之际，四周的时间突然停顿，只有自己能够移动，她并没有因此而逃脱，这时从天上降下一颗光球，还有一把陌生的声音从脑中响起。

"把光球吞下吧！这样就拥有打倒恶魔的力量..."

就是这样，她便吞下光球，得到 Killer Bat 的影子，并轻松地为自己解围。

ZOLA 说到此 MARUMARO 就忍不住叫起来："很帅啊～～！"

"这个已经知道啦。"

KLUKE 反驳 MARUMARO 说。

"你知道那个声音的主人是谁吗？"

SHU 问。

"不...你们呢？"

SHU 回应说："不知道，但应该不是 NENE 本人。"

"难道除了 NENE 之外，还有别人..."

JIRO 边思考边说。

"...还有另外一人吗？"

ZOLA 道。

这时大家都沉默不语，因此此事似乎可大可小，但对于天真无邪的 MARUMARO 来说，这些都是无聊事，便说："这种事情怎样也无所谓吧。"

“一点也不好！因为这证明了有人让我们可以使用魔法...”

JIRO 说。

当 JIRO 说出这个要点，MARUMARO 也无话可说。

Gibral 城顶

经过整日的劳动，四人都开始感到疲倦，于是他们离开了 Gibral 城，回到地下町的宿屋休息(跟布士拿交谈)。就在当天晚上，在大家熟睡的时分，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巨响，令熟睡中的 SHU 立即惊醒过来。

“什么，这声音...?”

布士拿也被巨响吵醒了说。

SHU 打开房间内的窗户往屋子外面观察，却见到紫云正在城外的顶部聚集，面色一沉，布士拿也行近窗户往外看，心知道孙儿 SHU 将会前往城内跟军队与 NENE 作战。

“不要勉强。”

布士拿对 SHU 说。

SHU 从爷爷手上得到 10 个凤凰抓，以作保命之用。SHU 连同 JIRO 等人离开宿屋，穿过石桥往 Gibral 城去。在同一时间，在城顶的 Gibral 国王和 ZOLA，正为作战做好准备，紫云越积越厚，眼见从紫云中打来的雷声，完全命中浮于空中的[海啸之核]，就如以往一样，NENE 又再一次为此地带来海啸，为了阻止悲剧发生，国王下令打开水门，让装有永久机关的船只驶出。不一会 SHU 等人来到城顶，跟国王和 ZOLA 会合。没想到 NENE 先下手为强，令一块[海啸之核]掉进海中，即时令到海面翻起巨浪，浪花直接打进城堡，幸好城堡外墙坚固，并没有因而受损。刚好装有永久机关的船只驶到[海啸之核]的中央，在第二击来到的时候，赶得及启动机关，让所有[海啸之核]都消失于空中。

学者的研究成功把所有浮空的[海啸之核]消去，令城内所有士兵都兴奋起来，士气高涨，这时紫云不停地打着雷，令 KLUKE 感到不安：“NENE 在发怒。”

“我就是想这样，令敌人混乱，把母船引出来！之后就是今次作战的重点。”

国王说。

“快点给我出来！”

SHU 紧握着拳头说。

“会来吗？”

JIRO 回应 MARUMARO 说：“会来，一定会来。因为那家伙似乎乐于向人张牙舞爪...”

众人望着天空等待了一会，终于见到 NENE 的空中要塞从雪层中降下，国王立即下令："准备绳索！"

士兵们听从指令，把一台又一台的大炮推出，内藏有铁制成的绳索，由拥有巨大身体的哥哥()族人负责操作，调效位置，锁定目标。国王再度下令："空舰队，准备！"

士兵群纷纷为空舰燃起氢气，各士兵均走进空艇前做好战斗准备，一切都准备就绪，乘空中要塞最接近城顶的一刻，国王挥手号令，各绳索炮台瞄准空中要塞的船身射出铁锚，距离刚好，铁锚均插进船内，国王大声下令："把它拉下来！"

这时负责操作绳索台的各哥哥族人，用尽全身的力量，把铁制绳索收回，为了减轻哥哥族人的负担，其他士兵们也协助拉回铁制绳索，SHU 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也协助拉回绳索，眼见 NENE 的空中要塞越来越接近城堡，国王说："已经成功牵制敌人，之后就是潜进去！空舰队！出发！"

巨大机械

在空艇前的士兵纷纷进入空艇内，并起航往空中要塞进发，国王也决定亲自出征，并乘上专用座架，往空中要塞的顶部去，ZOLA 向 SHU 等人说："你们和我一起吧。"

SHU 与 ZOLA 乘坐同一艘空舰，往目标进发，MARUMARO 在舰内兴奋地说："能够与 ZOLA 大人一起战斗！"

这时 NENE 的空中要塞作紧急浮上，但经过哥哥族人的努力拉扯，似乎空中要塞并不能脱离 Gibral 军的攻击，空舰队飞到要塞的上空，ZOLA 作出突击的号令，各舰分别向要塞放出绳索，士兵们经过绳索走到要塞的内部去。NENE 为了保护要塞，并派出大量机械兵应付，为了成功把要塞击沉，国王命令 ZOLA 说："去吧！这就交给我！你们进入内部把永久机关破坏！"

"我们去吧！"

ZOLA 跟 SHU 等人说。

由 ZOLA 带领，SHU 一行五人来到要塞的内部，他们经过第一层的升降机来到第二层，寻找永久机关的位置，整个要塞的第二层，都是以圆形设计，永久机关就位置在中央的地方，可是通道甚多，而且结构复杂，所有只有一条路通往各永久机关。当他们经过一个长的桥梁，终于找到一个永久机关，永久机关和机械仪器差不多，ZOLA 立即把永久机关关掉，不明所以的 JIRO 便问道："

你在干什么？"

"像这规模的船，只有一个永久机关是动不了的。"

ZOLA 回应说。

经她这么一说，众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永久机关的荧幕上，从荧幕上得知整艘共有 6 个永久机关，虽然现在关掉一个，但是剩下的五个必须尽快找出，五人继续在船内搜索。由于要塞失去一个永久机关，惊动到在控制室的 SZABO，刚好 NENE 也来到了控制室，SZABO 只好报告现状。

"阁下...很对不起，永久机关被..."

NENE 说："给我收声！你知道导向这无谋之勇的成功是叫什么吗？SZABO。"

"...愚昧的我是不知道的..."

NENE 说："就是吧。是因为你操作这船。"

"是因为你。"

NENE 肩膀上的宠物接下说。

"换作是我，就不会把他们招来这艘船上...若是我的身体能够如思考般灵活的话，就不会这样失态！"

"这是我的责任。"

NENE 再说："那么你应该知道要如何做。"

SZABO 为了补偿今次的失误，便立即离开控制室，准备应付 SHU 的对策。他到达机械研究室，把四个沉睡于胶囊内的机械人解放。

"真是不希望使用这些家伙..."

SZABO 一边解放封锁，一边说。

在这四个机械人之中，似乎全都有点不灵，其中一个更不争气，用手抓住 SZABO 的头。SZABO 利用控制仪器，把这台暴走中德机械人手收回，再自语："为了令他们都可以依照命令行动，只好使用制御装置。"

SZABO 把制御装置的系统完成输入四台机械人内，便向四台机械发出命令："知道吗！去吧！把入侵者杀掉！"

四台机械人分别被送到各永久机关前把风，无论如何也要阻止 SHU 等人的破坏。当 SHU 等人走到第二哥永久机关前，遇到一台外貌瘦削，两手持枪的机械人。

"...入侵者...我的名字叫沈默之克胡... 我的枪术可是数一数二...让你尝下！"

这台机械人虽然枪术非常了得，但是体力方面不足，而且五对一，并不是 SHU 等人的对手，很快 SHU 等人便将他解决，进入中央部把第二哥永久机关关掉。他们继续到另一面走，走到第三个永久机关前时，再次受到机械人的拦截，今次的机械人，外型虽然跟刚才的不同，但是明显是属于同类型。

"SZABO 所说的入侵者就是你吗？我叫波乱之玛伊，托你的福，我可以再次出来！"

这台双手持刀的机械人，拥有不凡的剑术，加上他的剑技不但威力高，还可做范围性攻击，比起之前的沈默之克胡更对应付，不过经过五人的努力，总算成功把他打败。他们走到存有第三个永久机关的地方，将之关掉后，再寻找第四个永久机关的所在。他们绕到西边，把第四个永久机关关掉后，正打算回到北面寻找新道路时，再次受到机械人的阻拦。

"...破坏...破坏...破坏...把你和你的同伴...全部都炸掉！"

体型肥胖的机械说。

这台机械明显地跟以往的不同，他似乎爱好破坏，而且不像之前的有理性，虽然身体肥胖，但是火力十足，时常利用身上的炸弹作主攻击，JIRO 立即想到，只要向准其手上的炸弹以火属性攻击，他就会自焚起来，就是这样各人都依照 JIRO 的建议来攻击它，结果成功把它打倒。

五人来到北面找到一个转移装置，透过这装置来到第五个永久机关的所在，正当 ZOLA 走到永久机关前，再有一台机械人出现。

“能够打倒三台机械，以人类来说已经算了不起。可是，我这个怒涛之基斯是不可能和那三台机械混为一谈的，就让我慢慢把你们切开。”

这位全身充满小刀的机械，以飞刀术见称，动作敏捷，但攻击力不高，加上拥有致命性弱点，五人均对其弱点进行攻击，很快就把它打倒。ZOLA 走到第五个永久机关前，把它关闭后，从荧幕中看见要塞正向 Gibral 城发出炮击，外面情况似乎并不理想。

“糟了！”

KLUKE 接着 JIRO 道：“不快些的话。”

“剩下的永久机关就在这下面。”

ZOLA 道。

这时 JIRO 发现地上出现两个转移点，问道：“有两个穴，不知道哪边才是正确的路。”

“我们分两条路吧。”

SHU 道。

“好！我去这边，你们就到那边吧。”

ZOLA 道。

“明白了！去吧！”

SHU 说。

ZOLA 独自一人往右侧的转移点，SHU 等人则到左侧，四人来到要塞的飞空船船坞，穿过布满红外线感应器的通道，到达飞空船出发口，他们看见 NENE 和随从 SZABO 就在眼前，还打算乘飞空船逃离这个要塞。

“NENE！”

NENE 转身说：“哦哦...那家伙的眼光似乎转好了...”

NENE 说完令人费解的话后，从自己的座椅中浮起，可是似乎他的体力不足，突然掉下来，SZABO 立即把他扶起来，但是 NENE 似乎不太满意被扶起的感觉，他推开 SZABO，自行飞到飞行船的驾驶室中。眼见他欲乘坐飞行船逃走，SHU 便立即跑上前去，但却受到了 SZABO 的阻拦：“我是不会让你触碰阁下的一根毛发的！”

SZABO 说后立即按下旁边的机关，把 NENE 的飞空船弹射出去，SHU 怒道：“你这可恶的家伙！”

“你几次向阁下说出这样无礼的说话，我可不能让你活着！”

SHU 再说：“这应该是我们的台词！”

跟 SZABO 的战斗可谓不可避免，基于四人都拥有对付机械人的经验，所以都知道水属性魔法是他们的最大弱点，于是便集中以水魔法来攻击，SZABO 被打败后四人已经累得难以站立，但为了把元凶打倒，SHU 勉强地站起来说：“成功了...NENE 呢？”

“用那个吧！”

JIRO 指向前方不远处的飞行船说。

“去追吧！不可以让那家伙逃走！”

KLUKE 说。

SHU 等人乘上另一艘飞空船，利用魔法的力量把船驶出，就在同一时间，ZOLA 也成功把最后一个永久机关关掉，并从荧幕上得知清楚 SHU 等人已经离开要塞，ZOLA 快步返回国外战斗的地方。由于要塞失去了五个永久机关，动力也渐渐失去，要塞很快便向下沉。经过长时间战斗后国王也开始乏力，不会感到疲倦的机械兵渐渐处于优势，就在国王累得要蹲下来休息的时候，机械兵欲向国王袭击，幸得 ZOLA 赶时把机械兵打倒，才避过一劫。

“永久机关已经全部关掉，船要沉了！”

国王站起来道：“好！撤退吧！”

士兵们听到国王的撤退号令，士兵们利用降落伞向下方的海面逃去，而在飞行船的 KLUKE，也注意到空中要塞堕落的现象，这代表作战已成功，JIRO 不禁赞扬说：“ZOLA！了不起！”

“是。只剩下 NENE！不可以让他逃走。”

SHU 说。

他开尽引擎终于追到 NENE 的专用飞行船，怎料到 NENE 先发制人，向 SHU 的飞行船开动机械炮，虽然 SHU 成功把船身移开，但是 NENE 似乎没有放过他们的打算，JIRO 认为绝不能这样下去，便向 SHU 建议：“反击吧！”

“知道了！”

SHU 说。

两艘飞空船不停互相追逐，双方互不相让，就两艘迎面飞过得一刻 KLUKE 看到 NENE 笑着来应战，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觉。SHU 和 JIRO，一人负责操作，一人负责攻击，二人相当合拍，NENE 的船最终也被迫下降，SHU 从后追赶，可是当他们跟着 NENE 冲出紫云后，却不见 NENE 得飞行船之踪影。

“去了哪儿？”

SHU 四周张望说。

“被逃脱了...”

MARUMARO 回应 JIRO 的话："怎会！"

"去了哪一边？"

KLUKE 问。

"北面...吧。"

SHU 回应 JIRO 说："那样也不会知道吧！"

"只欠少许！若能再作出一击的话！"

KLUKE 不甘说。

Gibral 城

SHU 等人把飞行船驶回 Gibral 城，看见 NENE 的空中要塞快要沉进海底，紫云也逐渐消散，Gibral 城内外的士兵们都兴高采烈，为了祝贺今次的胜利，国王准备战胜祝宴，他们在舞会内用过餐，便跟 ZOLA 表示离开宴会。国王虽然对今次作战成功感到满意，但是仍存有不安，于是吩咐 SHU 四人前往接见之间。

"事情还未曾解决...必须把 NENE 根绝，所以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们。"

国王说。

"那是什么？"

国王接着 JIRO 的话说："明天一早，我会派 ZOLA 到北之地去。"

"北方？为什么？"

KLUKE 接着 SHU 的话说："是 NENE 飞行船消失的方向..."

"在极北之地，有一个古代遗迹。这个遗迹从住在隔壁的村民处听说，一般认为那是战争用的机械。"

ZOLA 道。

"要 NENE 仍然活着，把那些机械启动的话，会变成怎样？由地鲛开始，全部都是古代的机械，或许还会引来灾难..."

国王接下说。

"我们也去吧！"

SHU 踏前一步说。

"MARO 也去！"

MARUMARO 也踏前一步说。

JIRO 和 KLUKE 也踏前一步表示会一同前往，国王不得不赞扬说："SHU，你真是一位可靠的男孩。"

"因为让 NENE 逃跑了是我们的责任。"

SHU 说。

听到 SHU 这样说，KLUKE 奇道："想不到 SHU 也会这样正经地说话。"

"不要说这些多余的话！"

SHU 埋怨说。

"有你们来帮手，便可安心。"

ZOLA 说。

"真的！"

SHU 接着 MARUMARO 道："好！就这样决定！"

"要常对你们...说这种话真叫人痛心。拜托你们了。"

国王说。

Gibral 城下町

SHU 等人答应国王明天一早往极北之地后，便返回城下町去，在途中遇到大冒险家鸟山明。因为 SHU 等人在今次事件中活跃，就连他也知道了四人的事迹，为了祝贺今次作战成功，便把巨大光结晶送出。他们收过礼后回到宿屋前，达达村的长老表示赞扬 SHU 等人的功绩，并以他们为荣。SHU 一行四人回到宿屋找布士拿爷爷，跟他交代之后的旅程。

"我们又要踏入旅程..."

布士拿说："加油！"

没想到爷爷的反应是这样冷静，SHU 感到奇怪，布士拿再说："我已从国王的使者中知道一切。"

"爷爷..."

布士拿说："你已经成了了不起的男孩，被授予大家都不能使用的力量，不得不好好使用这力量啊。"

"是。"

布士拿继续说："老实说，我真是很担心...今日好好地休息吧。准备明天的旅程。大家也好好休息吧。"

就在这个晚上，ZOLA 在城内的庭园中练剑，为明天的长征作热身，她感觉到有人正进入这个宁静的庭园，转身一看，原来是国王 Gibral 16 世。

"殿下，找我有事吗？"

国王回应道："是，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是怎么样的事？"

国王说："要你到北之地去，想把可以保护生命的东西交给你...希望你能戴上。"

这时国王拿出一支指轮，再说："虽然是很旧，但是我们王家代代相传的，曾被说有特别的力量封在指轮的石里，就如在无数的战斗中，代代国王也受到士兵的保护般，所以这一定可以保护你...不，是你们。"

"那我就收下。"

ZOLA 把手放在胸前说。

她收下指轮后把指轮戴在右手的尾指，这时国王大惊道："ZOLA，那儿是..."

"？"

国王再说："...不，在我国中，那是代表结婚的神圣尾指..."

"即使你这样说，我也只能戴进在这手指里。"

ZOLA 说。

国王感到有点害羞，但又不知应该如何回应，不过既然是这样，也不打算破坏今夜的气氛。想不到国王向 ZOLA 送出指轮的过程，都被 SHU 和 JIRO 看到。

"还以为 ZOLA 会去哪儿..."

JIRO 说："那二人，气氛不错呢..."

"我也向 KLUKE 送出指轮吧。"

JIRO 听后大惊："什么？"

"我很明白国王的心情，ZOLA 是同伴来的吧。"

JIRO 再说："并不是这回事..."

但是 SHU 并没有理会 JIRO 的话，便快步离开了庭园，在回城下町的途中，JIRO 认真地问道："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什么？"

JIRO 问："SHU 认为 KLUKE 怎样？"

“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JIRO 说：“没...没什么。”

“同伴。JIRO 和 KLUKE 都是我的同伴。”

JIRO 见 SHU 似乎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再说：“对，是同伴。但...SHU。”

“什么！由刚才开始已经怪怪的。”

JIRO 接下说：“虽然我不知道 SHU 是因为什么理由而向 KLUKE 送出指轮...但我是...”

“我？我是因为觉得国王把指轮送出时很帅！”

JIRO 说：“那么我们来玩个游戏好吗？”

“游戏？”

JIRO 点头道：“对，我们二人送出指轮，看谁可以令 KLUKE 开心，KLUKE 认为最美的一方为胜。”

“哦！很有趣！一定让她说喜欢我的。”

SHU 说后就快步向装身具屋跑去，突然又再转身说：“等着瞧！JIRO！她一定选我！”

“哎！真是叫人费心的家伙...”

JIRO 叹气说。

二人走到装身具屋找老板，一起制作指轮，经过一段时间，二人都成功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指轮，他们立即返回宿屋找 KLUKE，她对于二人的行动感到很意外：“送指轮给我？”

“是护身符！”

JIRO 接着 SHU 的话道：“我和 SHU 各自制作的。因为我们见到国王当作护身符般，向 ZOLA 送出由祖先传下来的指轮...”

“就是这样！来吧！”

SHU 说。

二人在同一时间把已经制成的指轮拿出，SHU 和 JIRO 都要她选择其一，可是 KLUKE 非常苦恼：“一定要选择其一吗？”

“对！你看我这个，很美吧！”

JIRO 也说：“我的也很美！”

可是 KLUKE 取下 JIRO 的指轮后，再取下 SHU 的指轮，并将两支指轮戴上后说：“不能选择，因为是二人的重要护身符。谢谢你！SHU！JIRO！”

KLUKE 离开后令二人都对结果感到非常失望，想不到比起与怪物战斗，这种事却更为累人。

追放之森

隔日早上 SHU 连同 ZOLA 一行五人离开 Gibral 城，开始进行今次的远征。他们往东南方走，穿过平原进入追放之森，这个森林并不大，而且带着很浓厚的雾气，在森林的中央却有一个相当深的洞穴，当 SHU 走近入口时，一个男声响起。

“不要过来！”

SHU 对着入口说：“是谁在这儿？”

“不要进来...”

SHU 四周张望再说：“喂！你在哪儿？”

正当 SHU 打算进入洞内时，ZOLA 突然出言阻止：“不要去！”

“但是...”

ZOLA 再说：“这些雾很危险。”

“这儿是放逐之地，是诅咒的雾和被染上罪孽的人沉溺的地方。”

男声说。

“那么，为什么你在这...是负上罪名吗？”

JIRO 问。

“...没错,我是罪人。”

男声说完此话，令 MARUMARO 突然感到一寒说：“MARO,很可怕。”

“旅人啊！要是有心的话可以到哥哥族村一趟吗...之后希望你们能帮我传话给史拉知道，放弃鸣钟吧。”

“放弃？”

男声道：“说这些她会明白的。”

“总是觉得有什么内情。”

KLUKE 说。

“明白...虽然不太知道原因，但只要去哥哥族的村便可以吧。”

SHU 说。

这时令 JIRO 想起在 Gibral 城内作战时遇到的巨人，便插口说：“说起哥哥族...是那个巨人族吧。”

“由这去不会很远，那就去传话。”

ZOLA 道。

“麻烦各位了。拜托...”

男声道。

Alumaru 村

一行人离开追放之森，往南边的哥哥族 Alumaru 村(村)，整条村都是拥有巨大身体的哥哥族人居住，哥哥族分为三大类人，第一种是头上长有长角，体型巨大，样子还像猿猴的。第二种是体型如人类般大的男性，虽然头上同样长有角，但比起前者的角还要细小。而第三种就是体型如人类般大的女性，她们的头上并没有长角，但身型瘦小，肤色比人类黑，但从外表看来，跟人类没有两样。她们进入村后，由于不知道谁是史拉，于是 MARUMARO 便大声叫道：“喂！史拉小姐！！！”

他的声浪高得令整个村子的村民都听得很清楚，于是附近的一位男性哥哥族人接近 SHU 等人，并道：“你是来找史拉的吗？”

“我们从附近的放逐之地来的，而且有话想跟史拉小姐说...”

JIRO 解释说。

“什么！？你见过克路吗？”

在旁的巨大哥哥族人惊说。

“克路？”

男人回应 SHU 说：“对，偷去由 Gibral 王恩赐的宝玉，把神圣的力量据为己有，是位很大胆子的家伙。”

“是村庄捷拉拉总算把他逮捕，并放逐到放逐之地去。”

巨大哥哥族人补充说。

“宝玉？是前代国王为了感谢展年的交易而赠送的那个宝玉吗？”

ZOLA 边想边说，她再看看手上的指轮再说：“跟这指轮同样，是被称为隐藏了 Gibral 王家传说之力...”

“史拉就在那边的大钟楼处。她说跟克路约定，所以一直在钟旁。”

男人接下巨大哥哥族人的话再说：“大家都说克路不会回来，但是史拉却...”

SHU 等人便到村的中央广场的钟楼处找史拉，SHU 便跟她说：“史拉小姐...克路那家伙...”

“你见过克路？”

KLUKE 接下道：“叫你放弃鸣钟...”

“是吗...”

史拉边说边走到钟前，把钟打响，感到奇怪的 SHU 正想向她询问因由时，她突然向众人解说：“我是为了他而鸣钟的，代表我不能忘记你...他根本没有偷去宝玉，是被嫁祸的。”

“是被嫁祸...？”

JIRO 奇道。

这时 Alumaru 村的村长捷拉拉连同两名仆人来到中央广场的钟楼前，并说：“不要再鸣钟了。克路被关在放逐之地，直到死也不可能出来。”

“应该说了很多遍了，我拒绝！”

捷拉拉说：“那么这也是不得已了...就如原先约定的一样，把这个钟没收。”

“不要呀！”

史拉紧张说。

可是两名拥有巨大身体的仆人并没有听到史拉的哀求，并把钟楼上的巨钟拆掉，村子捷拉拉再说：“这样你就不能再鸣钟了，放弃吧！你何时也能来我的宅邸。”

村长说完此话，就连同两名仆人，把巨钟带回自己的宅邸，史拉伤心地说：“那个...钟...是能把我的思念带到他那处的...”

“那家伙...真叫人讨厌！”

MARUMARO 气道。

“那就是村长捷拉拉...？”

史拉接着 JIRO 的话道：“对，一直以来，他是不断向我追求的讨厌家伙，偷去宝玉的一定是他。”

“什么！是真的吗？”

JIRO 接着 SHU 说：“有什么证明？”

“很可惜没有...但是以村长的身份和地位，他却常常被人说使用过卑劣的手段。”

史拉说。

SHU 听完她的话，觉得村长捷拉拉相当可疑，于是决定走到捷拉拉的宅邸仔细调查，他们走到村内最豪华的大屋，发觉大门被锁，此时 JIRO 听到在大屋的后方传来一些古怪的声音，于是便决定绕到大屋后查看，怎料到在大屋的后方，有一个大闸，而刚才搬走巨钟的两位捷拉拉仆人，正为着如何将巨钟搬进大闸内的宝藏库内而烦恼，幸好这两位仆人是酒厂内的舞蹈家古露莲的支持者，他们为了欣赏古露莲的舞蹈，决定放下巨钟前往酒厂去。待二人离开后 SHU 便立即走到大闸内，发现大闸并没有上锁，便进入宝藏库内查看。

一行五人进入宝藏库，怎料 ZOLA 的王家指轮立即产生反应，从指轮中发出强光，这光化作一个细小的光球，渐渐升起。SHU 奇道：“为什么突然会这样...？”

“它呼唤着...”

ZOLA 回应后 SHU 再问：“呼唤什么？”

“我们跟着它的指示前进吧。”

ZOLA 建议。

五人便根据光球的引导，走到宝藏库的最深处，光球降在一个大宝箱内，他们打开一看，发现宝玉就在宝箱内，这证明了史拉所说的话确实属实。

“是 Gibral 王的宝玉...”

KLUKE 接着 SHU 的话说：“应该被偷去的宝玉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们在这干什么！”

村长捷拉拉得声音从后方响起。

“捷拉拉？喂！竟然是这么一回事！”

SHU 怒道。

“说是被偷去...原来是...”

JIRO 接着说。

村长捷拉拉听到二人的话，却大笑起来，回答道：“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所以给我利用一下罢了。”

“是史拉的事吧！”

捷拉拉回应 KLUKE 说：“我与克路已经相识很久，以朋友来说是不错。把假的烂宝玉拿出来的话，跟 Gibral 交易就会很危险，长久以来他代我顶替这个罪名，真是蠢才...也因为这样，不管我如何向她求婚，她也不喜欢...我还打算慢慢得到她的心...”

“这个理由真是无聊，实在太无礼了。”

ZOLA 说。

“哼...你们这班人...既然知道秘密，就不能让你们离开此地。你们！不要让他们活着！”

捷拉拉说。

这时捷拉拉的仆人，拿起巨斧对付 SHU 等人，不过对于拥有魔法力的 SHU 来说，这些哥哥族的巨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虽然眼见自己的手下被打倒，但是捷拉拉却并没有感到惊讶：“哦...你们能够使用魔法吗？”

“下一个就到你了！”

SHU 说。

捷拉拉亲自动手，虽然他拥有不凡的武技，但是要单独同时对付五位拥有魔法力量的人，始终不能应付，在激战过后，捷拉拉不力蹲下来，战斗时所发出的声音惊动到宝物库外的哥哥族人，他们来到后发现村长受伤倒下，自然走到村长旁边，将他扶起，村长道："你们，快把他打倒！"

为了让守卫知道真相，于是 ZOLA 立即展示宝玉："你们看！宝玉没事！"

"捷拉拉说谎！"

SHU 说。

守卫们听到此话后都表示惊讶，KLUKE 接下说："所以这个人才是犯罪者！"

"我们去放逐之地吧，把克路救出！"

ZOLA 道。

"是！"

SHU 接着 MARUMARO 的叫声，向被捕的捷拉拉说："捷拉拉！你不能再做坏事了！"

追放之森

SHU 从宝藏库的最深处的阶梯离开，穿过捷拉拉得大屋，从正门出来时，看见史拉正在此处等候众人，希望得到新消息。SHU 便上前跟她说："史拉小姐，克路是被冤枉的！"

"什么？"

SHU 向自己的胸口拍一下说："安心吧！我们会带他回来的！"

"克路是被冤枉的吗..."

史拉按着胸口说后想了一想再说："拜托你们！你们一定要帮助克路！我会这这等候的，我无论等待何时也没关系的，克路就拜托你们了。"

SHU 一行五人离开 Alumaru 村，返回追放之森，这时在追放之森的雾气已经消散，再没初来时那种咒怨之气，而且洞穴的入口显得更清楚，SHU 走进洞穴的最深处，诅咒之雾仍在，并且看见可路先生被四匹怪物所依附，几乎失去了自己的意识，JIRO 惊道："他是克路先生？"

"是雾...诅咒之雾依附着他..."

SHU 接下 KLUKE 的话焦急地说："要怎样做才好！"

"只有把这些异形消灭，在那个时候再使用魔法吧！"

ZOLA 说。

为了把克路救出，SHU 等人便依据 ZOLA 的说话，集中攻击在他旁边的四匹怪物，当依附在克路的怪物被打倒后，克路即时倒在地上，由于他还未醒来，所以不能自行回村，SHU 便建议："带他回去吧。"

“可是他似乎很重。”

JIRO 说。

由 SHU 和 JIRO 一人一边，把克路扶起，离开森林返回 Alumaru 村，由于哥哥族人的体型比人类大，所以对于 SHU 和 JIRO 来说，可是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好不容易才把克路扶进村内。二人把克路扶进广场前时，克路终于苏醒过来，他借用二人的肩膀慢慢站起，看见眼前的 Alumaru 村光景，就如做梦般难以置信，在这时史拉走来村前迎接，当看见爱人就在眼前，两人不禁互相拥抱起来，那种实在的感觉，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二人互相拥抱一段时间，SHU 便从旁插口道：“喂！你还记得我们的事吗？”

“你曾拜托我们向史拉小姐传言。”

JIRO 接下说。

“是你们吗...原来是这样。”

KLUKE 再说：“一切都是捷拉拉的阴谋来的。”

“宝玉也没有事。”

ZOLA 把宝玉拿出来说。

“什么...那么我已经...”

史拉点头接下说：“对！你可以留在这。”

“史拉，我可以在你的身边吗...”

史拉点头回应后向恩人 SHU 说：“我应该如何报答你们...”

“这算得上什么...这可是好事！”

SHU 摇头道。

“你们二人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KLUKE 接下说。

“哦-哗！恶梦族的感激舞蹈！”

MARUMARO 边说边跳。

之后 ZOLA 把手上的宝玉交给克路，当克路接下后 ZOLA 再说：“我们要走了。哥哥族今后也是 Gibral 的朋友，不用担忧。”

“多谢。”

克路和史拉分别说。

“那么，再会。”

SHU 说。

Laser 地带

一行人离开 Alumaru 村，穿过追放之森，回到 Gibral 平原，再往北面的山脉进发，来到被称为[Laser 地带]的地方，他们走进深处发觉这的地形跟以往所遇到的不同，地层的切面非常古怪特别，不但有高有低，形状都有不同，从这无数的切面组成的地方，感觉上景色十分美丽，虽然是这样，但却给 SHU 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当来到北侧时，SHU 总觉得天上的月亮越来越大，就像它正在接触这个星球般。

"总是觉得月亮越来越接近..."

SHU 的说话令众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天上的月亮上面，MARUMARO 兴奋地说："哗-有很多月亮，赏月，赏月！"

就在大家都注意着月亮的时候，却发现月亮竟然不寻常地移动，KLUKE 惊道："什么？它动了！？"

SHU 惊说："真是动了！为什么？"

此时月亮自转，从月亮的后方露出，原来那并不是月亮，而是漂浮在太空的机械，月亮的表面是用作掩饰，而后方则是向地面发出雷射攻击的大炮，ZOLA 见形势不妙，立即指示众人往旁边的巨岩处躲避，雷射攻击击中地面，造成一个大坑洞，要是他们被击中，相信已经没命，可是为了前往北地，五人必须穿过这里，他们边走边利用四周的岩石来避过从天空射来的雷射攻击，他们从西北方走去，雷射攻击却越来越密，JIRO 说："这样下去我们支持不了多久了..."

"只有离开这儿。"

SHU 同意 ZOLA 的话说："好！"

"走吧！"

ZOLA 一声号令，五人一起往前走，在途中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个圆形的铁盖，似乎是通往地下某个地方，而且在铁盖内有一支机械手正在挥动，似乎是在呼唤众人往这个地下通道逃去，在无可选择之下，五人便决定跳进这个地下通道，总算避过从天空而来的雷射攻击。

Baroy 町

来到地下通道的 SHU，虽然总算避过从天空来的攻击，但是身处的地方并不见好，四周的环境漆黑，而且十分宁静，从周围的机械环境来看，明显地是古代的建筑物，这时 JIRO 想起刚才看到的招手的机械："刚才的机械手呢？"

"不知道。"

ZOLA 接下 SHU 的话说："可能是陷阱来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儿。"

KLUKE 望向远方的阴暗处说。

“我也感觉到了，还在看着我们。”

ZOLA 道。

这时 SHU 也仔细地往前方的阴暗处望去，果真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偷看着，于是他大声说：“是谁！”

　那机械人被 SHU 等人发现后，便立即往更深处逃去，SHU 立即从后方追赶，沿着通道走去，结果在一度大门前，成功给 SHU 抓住那偷看的机械人。

“找到你了！你这家伙！是谁？”

SHU 边说边向机械人作出一下拳击，可是机械人的身体相当坚硬，这一拳反而令 SHU 的拳头造成疼痛，这时大门打开，机械人不停摆动身体，将 SHU 甩掉后便走到大门内。这时他们才发现在大门内的广场，全都是外型差不多的机械人，看见这情景的 ZOLA，不禁想起在 NENE 的空中要塞内的机械，并说：“果然这是陷阱...”

　虽然是这样，但这些机械人并没有作一些恶性行为，经 KLUKE 细心观察便说：“不过总是觉得有点古怪...”

　“的确...要是真是敌人的话...”

ZOLA 接着 JIRO 的话说：“他们在害怕着...”

　“这些家伙，完全没有怪物的感觉吧？”

MARUMARO 道。

既然眼前的机械人群似乎没有恶意，SHU 便决定上前询问：“你们究竟是什么？”

　这时在机械人群中走出以为体型细小的机械人，他向 SHU 等人说：“无事真的好了。”

　“你是来救我们的？”

机械人回应：“协助人类是我们的工作。”

　“工作？”

KLUKE 奇道，机械人再说：“我们是很久以前，在繁荣的魔法文明时代被制造出来的，我们并没有打算加害于你们。”

　“我们只是为破坏战斗机械而来的，也没有打算跟你们战斗。”

ZOLA 回应道。

“被你们所救，真是感谢。”

SHU 说。

“请问...”

SHU 说：“什么？”

“可以让我们为你服务吗？”

SHU 奇道：“什么？”

“因为太久没有服务人类...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们为你服务。”

SHU 点头说：“好吧。”

“大家都听到吧！相隔这么久终于可以服务人了，快去工作吧！”

机械人向自己的同类说。

“知道了。”

机械人群同声地回应，机械人向 SHU 等人说：“各位，请不用客气，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

SHU 等人仔细地在广场内参观，发觉原来这个地下广场，其实是一条村落，只是在这居住的不是人，而是机械人，在这个名为 Baroy 町的地方，除了有宿屋外，道具和魔法书也可以在这的商店中购买，村内除了有各式各样的设施，在广场还有一座很大的建筑物，而且还有因为太久没有人来而被封闭的另一侧，他们先走进村内最大的建筑物，被机械人称为神殿的地方。

一位似曾相识的机械人前来说：“刚才真是失礼了...”

可是却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机械人再说：“向大家挥手，引导各人来此地的是我。”

“是这样吗！谢谢你！我叫 SHU。你叫什么名字？”

SHU 说。

“我叫 61 号。”

SHU 奇怪道：“那是什么？大家都是用编好来称呼对方的吗？”

“是。”

JIRO 接着说：“因为是机械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机能上的差别吧。”

“难得能够认识你，61 号这个名字实在太难听了。”

“真是对不起。”

SHU 再说：“喂喂...你真是硬先生。”

“很对不起，我们的身体多少也是金属装甲...”

SHU 摸不着头脑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对了！让我为你改名吧！”

“那不行的，主人大人会发怒。”

SHU 奇道：“主人？”

“你们的主人是？”

KLUKE 插口道。

“主人大人就在那边。”

61 号说后把身体移开，让大家看见前方的机械像和一个巨大荧幕，他们走近巨大荧幕前，可是却看不见任何人影，只见一台战斗机械的半身像，SHU 问道：“这个？”

“是...可是在过去这一万年间，主人大人的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1 万年~~？”

众人一起惊道。

“我们正在等待新的主人在这出现。”

JIRO 说：“古代人因为战争而灭亡，所以我认为新的主人不会出现...”

“那为什么还要等下去？”

MARUMARO 问道。

“因为等待也是我们的工作。”

KLUKE 回应 61 号的话：“真是令人难过的故事。”

这时一位身形比 61 号还瘦小的机械人高速走来，用一些不满的语气向 61 号说：“61 号！”

“是，35 号！”

35 号指责：“是谁说可以让客人进来的！”

“很对不起...我只是向客人说明主人的事。”

35 号质疑：“这是客人有必要知道的吗？”

“喂喂，是听到有关主人的事后才告诉我们。”

SHU 为 61 号辩护说。

“这是迎接主人的地方，并不是客人可以随便进入的。”

35 号说后立即把 SHU 五人推到神殿外，35 号显得毫不客气说：“客人应该像个客人，让我们来招待就可以了。”

被赶回广场的 SHU 不满说：“怎么！态度真差！”

“这是规则，请注意一下。再见。”

35 号说后便返回神殿内。

“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MARUMARO 认同 SHU 的说话道：“MARO 也不喜欢那家伙。”

这时 61 号从神殿出来向众人道歉：“很对不起，请原谅 35 号。”

“他的性格太差了。”

35 号回应 KLUKE 的话说：“起动时大家都是一样的，除了服侍主人和佣兵以外，会因应工作状况而改变性格。”

“那跟人类一样呢。”

ZOLA 道。

“60 号的主人一定很友善！”

JIRO 纠正 MARUMARO 的话：“是 61 号，MARUMARO。”

“什么！是吗？”

SHU 接下说：“真是麻烦，还是有名字会比较好。”

SHU 想了一想再说：“你叫日沙特，刚才的家伙叫希尼特，就这样决定！”

“日沙特？”

JIRO 接下 MARUMARO 道：“希尼特？”

“实在太没 Sense...”

KLUKE 说。

“日沙特？是我的名字吗？”

SHU 回应 61 号说：“对，好吗？”

刚好 35 号从神殿内走出来，看见 61 号还站在这便问道：“61 号！工作怎样？”

“对不起，35 号。”

61 号说后 SHU 插口说：“是希尼特！”

“那是什么？”

SHU 回应说：“你从今日开始叫希尼特。”

“...客人，不明白你的意思。”

SHU 解释说：“是名字，名字。”

“我是 35 号。除此之外我没有必要添上名字。”

KLUKE 说：“你的性格真是糟透了。”

“这样的行为实在让人看不过眼，我可以把你们都抛出去让射下来的雷射打中。”

61 号说：“这可不行！希尼特！”

“你叫我希尼特。”

61 号说：“是，能够拥有名字，你不觉得很高兴吗？”

“我要向 1 号报告。”

35 号说后便返回神殿。

“喂喂，你要去打小报告？”

SHU 说后得不到希尼特的回应，便向日沙特问：“可以让他去吗？”

“不要紧，你们是我的新主人的话多好。”

SHU 回应说：“要当主人总是不太好，朋友已经足够。”

“我也是。”

JIRO 接着 KLUKE 说：“对，能跟机械当朋友总是很特别呢。”

“MARO，回到村的话一定可以很自豪。”

MARUMARO 道。

“很多谢你。”

61 号边说边向众人敬礼。

61 号返回神殿继续自己的工作，由于不能再到神殿，SHU 只好到别的地方参观，刚才前往村的另外一侧之大门已经完全维修，他们便进入被称为 Gate Room 的地方去，在 Gate Room 四周的墙壁都充满一个个胶囊，可是却受到蓝色的结界所包围，在结界内的继续人不能离开，SHU 忍不住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结界？在壁中似乎有机械人。”

JIRO 说。

此时在室内徘徊的 42 号机械人前来，向众人解说：“要打开那个大闸，就先要把结界解除。”

“那要如何才可以解除结界？”

42 号回答 JIRO 的话说：“解除结界的方法，就被封印在神殿的地下，不过没有主人的魔法力是不能发动的。”

“魔法吗...我们的魔法或许可以发动。”

JIRO 边思考边说。

“那么我们去试一下吧。”

SHU 说。

他们离开 Gate Room 返回神殿内，这时发现希尼特并不在神殿，乘这个机会 SHU 便往地下搜索，在地下道处遇到日沙特，日沙特奇道：“有什么事？”

“听说在这有解开结界的方法...”

日沙特回应 SHU 说：“是！通过那的话就可以不用被雷射攻击而能够往北去。”

“我们一定要往北方去。”

JIRO 说。

“知道了，我带路吧。”

日沙特道。

由日沙特带领众人来到地下一个广场，而在广场的中央有一个圆形物体浮在空中，在物体的前方有一个控制台，日沙特向五人说：“就是这个。不过听说只有主人才可令它运作。”

SHU 不理会日沙特所说，自己胡乱地按下面前控制台上的按钮，ZOLA 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迎面而来，怎料到从浮空的圆形物体中跑出一支马型的机械，这台机械明显不太友善，于是 SHU 等人便跟这匹被称为炎麒麟的敌人战斗，日沙特为了避免卷入战斗，也退下回避，炎麒麟的属性为火，SHU 决定利用相克的水属性来作主攻击，强力水魔法，不断向炎麒麟进行攻击，炎麒麟最后都受不了水击便倒下。战斗结束后日沙特便来询问：“刚才的是？”

“我也不太清楚。”

JIRO 接着 SHU 说：“似乎得到一个古代机械，利用这个的话...”

JIRO 按下手上的机械，面前的蓝色结界立即消失，这令日沙特感到惊讶：“好利害...难道你们是...？”

SHU 得到可解开蓝色结界的机械后，边离开神殿返回 Gate Room，看见于 Gate Room 内所有的蓝色结界都消失了，原谅被困在结界内的机械人都得到了自由，为了感谢 SHU 等人，纷纷向他们出售特别武具。

地下水脉

一行五人离开 Baroy 町来到地下水脉，整条通道中，充满大量青蛙怪和人面蛇，尤其是在蓝色结界的后方广场，青蛙怪的数量简直多不胜数。五人把那的青蛙怪全部打倒后，正打算离去时，一匹巨龙从天而降，SHU 不得不战，这匹巨龙拥有惊人的速度，而且力量会不断增加，可以算是非

常难缠的对手，以 SHU 和 ZOLA 作主力攻击，巨龙受到好几次伤害时渐露疲态，SHU 乘这机会全力攻击，结果巨龙最后也不支倒地。他们往水脉的出口走，就在出口旁遇到伟大的冒险家鸟山明，他对于再次遇到 SHU 感到兴奋。

“嗨！又见面了！刚才被雷射雨袭击，总算捡回条命逃到这个地下去，原来与水脉是相连着，真叫人吃惊。比起这些，你们的衣服没问题吗？因为是我唯一的好衣服。说了又说，有没有东西想买？”

鸟山明一串话说了这么多，SHU 未能回应他就把身上的货物拿出，利用几个金属换取有用的道具后，鸟山明又说：“这的景气也真不错，虽然我是为了前往 Orora 遗迹而来到此地，但从没想到会有这种地方...”

“在这水脉前还有一个机械人町，不如在那打听一下遗迹的事。”

SHU 说。

“哦！这是个好消息！那么我走了，希望能在某处再会。”

鸟山明说后便往 Baroy 町的方向离去，SHU 也希望他能达成心愿。这时 ZOLA 对于这位大冒险家却有一点意见：“他竟可无事来到此地...”

“不愧是伟大的冒险家。”

JIRO 说。

“MARO 也感到惊讶。”

ZOLA 接下说：“从那样子看来，他也会找到 Orora 遗迹，要是他能够在雷射雨之中安然无恙，表示他并不是一般人...”

古代工厂

一行人穿过地下水脉，来到古代工厂，看见眼前的机械，明显是一个制作机械人的地方，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已经停产，但仍然散发着些微的恐怖感。SHU 观察被吊起的机械人，可是由于太高，粗心的他并不能分辨出是什么类型的机械，他好奇地问：“是佣人用的机械人？”

“不，仔细地看，那些机械人拥有武装，那些都是战斗用的机械。”

ZOLA 回应说。

“四在古代战争中使用的呢。”

JIRO 说。

ZOLA 静心地聆听四周，总觉得这不太对劲，那些古怪的声音，令她有不安之感，她说：“这声音，跟刚才听到的声音一样，没有错。”

“你这么说，这些机械还会动？”

JIRO 问。

‟日沙特等人都已经运作了 1 万年吧？所以这的机械都可以运作也不奇怪。”

SHU 说。

可是身为恶魔族的 MARUMARO 却有种十分不安和讨厌的感觉，跟在 Baroy 町时完全不同，KLUKE 察觉到他有点异样，便问：‟什么事？”

　‟总是觉得很叫人讨厌。”

MARUMARO 的说话令众人产生注意，他继续说：‟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总是有种讨厌的感觉。”

　此时整个工厂突然震动起来，工厂内的所有设施立即运作，JIRO 惊道：‟果然还会运作！”

　‟...战争明明已经完结，还在做战斗的道具。”

KLUKE 叹说。

机警的 ZOLA 感到有什么东西正要接近，她说：‟有什么东西要来！”

　这时工厂内的大闸自动打开，一台又一台持盾的机械人纷纷走出来，工厂内的盗灯也启动，照射着 SHU 五人，持盾机械人停在众人面前，并摆出战斗的姿态，ZOLA 再说：‟明显地他们是敌人。”

　‟什么！想攻击我们吗？”

SHU 也摆出战斗姿态说。

‟与月雷射的道理是一样，对吧！”

JIRO 说。

‟MARO 也不喜欢魔法。”

MARUMARO 说。

‟就是这样。”

KLUKE 接着 SHU 的话道：‟这种说法未免太...”

　KLUKE 的说话都未说完，机械兵均向众人展开攻击，可是无论他们如何攻击，也不能伤到这些机械的分毫，主因是他们全都展开了红色的结界，物理攻击和魔法都无法穿透进去，长此下去非常不利，JIRO 立即建议各人还是尽快逃离这些机械人的视线，一行人立即收回影子，往工厂深处跑去，尽量避开持盾的机械人，他们一直往西面走，来到一个圆形的广场，在广场内有一条可通往顶部的通道，于是他们沿着通道走，希望能返回地面，就在出口的门面，有一台持盾的机械人在把守，不过他的样子似乎不像入口那些，看似还未完成，不但行动缓慢，就连红色结界也不能展开，SHU 乘这个机会，将把守出口的机械人打倒，机械人被打倒后掉下一个机器，外型跟解开蓝色结界的相似，JIRO 把它拾起，虽然这机械已坏掉，但也决定把它带走，相信对日后会有用，他们打开出口的门，终于回到地面，到达华亚高原。

华亚高原

穿过古代工厂，回到地面的 SHU 等人，看见面前的翠绿草原，以及和暖的阳光，总算可以松一口气，正当他们在享受阳光带来的温暖时，地面突然产生剧烈的震荡，似乎有什么东西正要前来，SHU 立即摆出战斗姿态，准备应付来袭的敌人时，在他们面前的一块草原突然裂开，从裂缝中跑出来的一台又一台的战斗机械，数量多得难以想象，五人看见后都目瞪口呆。

"不是吧..."

SHU 惊道。

"是刚才工厂内的机械..."

JIRO 说。

战斗机械逐渐接近众人，数量犹如军队，KLUKE 说："对于他们来说，战争还持续着！"

"那就把他们全部打倒！"

MARUMARO 接下 SHU 的话说："MARO 也去！"

SHU 和 MARUMARO 二人冲到机械人群前，站于最前端的机械人并没有作出攻击，反而停下脚步，把头部变成一个荧幕，在荧幕上播放着 NENE 的样子，看见 NENE 的 SHU 和 MARUMARO 立即停下脚步。

"是 NENE？"

MARUMARO 说："果然你还活着！"

"殿下所说的是正确的！"

ZOLA 说。

"他在哪儿？"

KLUKE 慌张地问，JIRO 回应："不要焦急，一定是在附近的，而且还在看着我们。"

这时所有战斗机械的头都变化成荧幕，一起播放着 NENE 的样子，令到整个场景显得更加可怕，NENE 突然说："踏死他们！"

机械人听到 NENE 的命令，立即一起行动，在无路可选的情况下，五人聚集在一起，JIRO 连忙把刚才拾得的机械拿出，似乎欲使用它展开结界。

"JIRO...那是刚才的？"

KLUKE 接着 SHU 的话说："不是用不了吗？"

"我知道，现在只好一试。"

JIRO 边说边按下手上的机械按钮。

可是无论 JIRO 如何按，也得不到任何反应，战斗机械人越来越接近，他不停摇晃机械，埋怨说："可恶！完全没反应！"

就在这个时候，结界机械突然运作起来，刚刚把五人包围着，战斗机械人并没有因而却步，还不停撞机结界，每当战斗机械人撞机结界，都会产生爆炸，而战斗机械人也因而这样消失。战斗机械人不停撞击结界，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可怕的是，战斗机械人并没有因为爆炸而减少，反而不断增加，没完没了。经过一段时间，结界还未被撞破，机械人仍然剩下很多，NENE 开始感到不耐烦，便决定命令机械人停下。SHU 见机械人停下便说："喂！你听到我的说话吧！"

"...你们这班小虫。"

SHU 接着说："不要说我们是小虫！"

"这个星球是我的。"

KLUKE 惊道："这家伙在说什么..."

"喂！出来吧！堂堂正正出来分胜负！"

SHU 怒道。

"分胜负？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分胜负？为什么一定要干这种事，我没有理由。"

"不要胡说！即使你没有理由，我们也有！"

NENE 回应说："我讨厌你们。对于你们代我统治这个星球感到讨厌...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王！去吧！"

NENE 的号令又再度令机械人群冲往结界，SHU 无奈地说："要怎么做..."

在同一时间，在 Baroy 町居住的机械人们，纷纷走到神殿，似乎感觉到主人回来，神殿内的荧幕显示出 NENE 的样貌，机械人说："哦！主人！等你很久了！"

"主人回来了！"

NENE 回答机械人群说："很久没见！各位。"

"主人！"

NENE 道："虽然很仓促，但也要向你们下命令..."

"不论是什么，今次需要多少台？"

NENE 回答道："要你们的全部！"

这时在结界内等待的 SHU 已经感到不耐烦，说道："我们要这样到何时？"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JIRO 说。

此时机械人停下冲击，还排成左右两列，在中央上来的却是 Baroy 町居住的机械人们，他们逐渐行近并撞机结界，SHU 和 JIRO 对于此事感到诧异，他们一个又一个因撞机结界而遭到破坏，KLUKE 不忍看着他们这样被杀，摇着头并叫道：“不要！”

“喂！你们在干什么！不要呀！”

SHU 向机械人说。

“只差少少，只差少少结界就会消失，你看他们工作得多漂亮！”

NENE 说。

“对于主人的赞赏，实在很高兴。”

机械人道。

机械人说后便撞向结界爆炸，SHU 对于机械人的行为完全不能理解：“怎会...”

“不要！大家不要这样！”

KLUKE 叫道。

“怎么办？SHU！”

SHU 也不知道如何回应 MARUMARO：“你说怎么办...”

“不要把结界解除！维持到限界为止。”

ZOLA 说。

“为什么！？大家都救过我们！”

KLUKE 说。

“这个结界没那么容易被破的，现在敌人正在自我毁灭，尽可能消耗敌人的战力是兵家常事！”

ZOLA 道。

“ZOLA 大人...”

JIRO 接着 MARUMARO 说：“以战术来说...ZOLA 所说的是正确的，但是...”

“我怎会理这些！难道要见死不救吗？”

SHU 说。

“那些是机械来的！产生感情的话便中了 NENE 的计。”

ZOLA 道。

“不过他们能够说话，添上名字时又会感到高兴，他们是有心的！”

SHU 道。

“JIRO！停止吧！”

KLUKE 道。

“不行！不可以停止！”

ZOLA 冷冷说。

“停呀！”

SHU 大声地说。

这时 JIRO 处于两难的状态，不过他跟 SHU 和 KLUKE 一样，不忍看着 Baroy 町的机械人这样被破坏，于是他决定把结界关掉，当结界消失后，机械人一个又一个倒下，在这些机械人群中，走来一台似曾相识的机械人，那是日沙特。

“各位！”

SHU 说：“...是日沙特！”

“你们的主人是 NENE？”

KLUKE 问后日沙特也立即回应：“对...古代人是大家的主人。”

当大家知道这个事实以后，都变得无话可说，NENE 立即向机械人群作出下一个命令：“捕捉他！”

古代牢狱

SHU 一行人穿过古代工厂来到华亚高原后，被 NENE 的机械人兵团包围，最后因为受不了日沙特等人被 NENE 利用，以自灭式方法把 SHU 的结界破坏，JIRO 只好把结界关掉，被机械人兵团打晕。

当 SHU 苏醒过来时发现只有自己在牢狱内，在牢房中可以见到四周有雪迹，空气也带点寒意，他在房间搜索，可是却找不到有任何离开牢房的方法，他不停地思考，不一会，希尼特正为 SHU 等人送餐，打断了他的思路。

“是希尼特？”

希尼特说：“我可没有这样的名字。”

希尼特把食物放下，再跟 SHU 说：“不一会，主人会来这儿。”

“你是指 NENE 吗？”

可是希尼特并没有回应他的话就离开了牢房，SHU 连忙再问：“喂！NENE 那家伙来这干什么！希尼特！”

可是希尼特并没有回应他就转身离开，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刚好肚子也打出雷响，只是伸手取面前的食物。这时一台外型矮小的机械人前来，他抬头一看原来是日沙特："日沙特！请帮我取前面的食物！希尼特这家伙真是恶搞。"

SHU 说完此话，牢房的闸门自动打开，完全是 SHU 想象以外，日沙特说："请出来！"

"干这种事可以吗？"

日沙特说："你也是我的宝贵主人，因为你给我名字。"

"...谢谢你。不过若是这样的话，食物的事可暂且不理，要先救助大家。"

"那么我带路吧。"

SHU 回应说："不，你告诉我他们的位置就好了，你跟我一起不是太冒险了吗？"

"我知道了。警备机械被配置于四周，请你万事小心..."

SHU 点头道："我会！你也是。"

SHU 在牢狱中搜索，很快就在附近的牢房中找到 JIRO，可是无论他如何拉扯，也无法将牢房的闸门打开，他决定寻找牢房的钥匙，当离开了牢房区域，SHU 立即遇到了警备机械，他以一己之力把警备机械打倒后，之后从警备机械的残骸中识得牢房钥匙，于是立即返回牢房把 JIRO 救出，二人回合后由于在邻近牢房看不见 KLUKE，ZOLA 和 MARUMARO 的踪影，所以便离开此地往其他地方搜索，他们穿过通道到达另外一侧，总算让二人找到了 ZOLA 和 MARUMARO，SHU 利用牢房钥匙把二人救出，不过在众多牢房中，仍然不见 KLUKE 的踪影，SHU 显得有点不安："还找不到 KLUKE..."

"或许被送到别的地方。"

JIRO 认同 ZOLA 的说法再说："待在这也没法子，我们暂时离开这吧。"

一行四人离开牢房，在通道上搜索发现一道大门，不过大门被锁上，在 JIRO 细心观察之下，发觉旁边的灯光，跟牢房的排列十分相似，并想到这个灯光跟牢房有着什么关系，于是他们尝试把中央牢房的闸门打开，其他的都关上，结果成功令大门打开，他们沿着道路走，SHU 突然听到一些古怪的声响，四人便立即小心翼翼的贴近墙边，这时从前方通道来到的却是日沙特。

"SHU 大人！是我！日沙特！"

SHU 细声地问："日沙特？发生什么事？"

"是日沙..."

MARUMARO 兴奋得大叫起来，SHU 连忙用手遮盖着他的口说："拜托不要这么大声。"

"日沙特，托你的福才可以离开，谢谢。"

JIRO 说。

"我也向你致谢。"

ZOLA 说。

“致谢...对了！NENE 大人快要来到这了。”

SHU 惊说：“NENE？”

话刚说完 NENE 连同多台机械兵走到不远处的牢房前，机械兵走进牢房把晕倒的 KLUKE 抱起，并与 NENE 一起离去，SHU 等人与日沙特随后跟上，当来到广场时希尼特赶来向 NENE 进行报告。

“主人！很对不起，让其余的四人逃走了！”

NENE 说：“什么！”

躲在一旁的 SHU 听到希尼特的报告，心知不妙，日沙特想出方法便说：“由我来拖延时间吧，引开注意，你们就趁机会救 KLUKE 大人吧。”

日沙特说后就走进广场内，JIRO 也赶不及阻止，日沙特向 NENE 说：“主人！”

“你是？”

日沙特说：“是 61 号。”

“有什么事？”

日沙特回答：“歧视是有关于那些人类的事...”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是你让他们逃走的！”

希尼特插口说。

“没有这回事！他们是自己逃脱的！利用魔法...”

NENE 道：“你看见了吗？”

“不是那样...只是从牢房的样子看来...”

希尼特说：“很可疑，主人。61 号跟那些人类很要好的，快调查他的记忆回路，那么就可以立即知道他是否是在说谎。”

“初期的机械原来只有这样的程度。”

NENE 身旁的怪物 Deathroy 也接下说：“只有这程度。”

NENE 立即从眼中发出闪光，把希尼特吹飞到远处并产生爆炸，NENE 的决定令躲在旁边的 SHU 也感到惊讶，NENE 接下说：“真是没用的东西。”

Deathroy 接着说：“没用。”

“好了...让我看你的记忆回路吧。”

日沙特害怕得发抖：“主...人...”

再这样下去日沙特也迟早要被破坏，SHU 忍不住决定走到广场上救日沙特，虽然 ZOLA 欲阻止他，但是却被拒绝，见 SHU 独自先跑进广场，JIRO 和 MARUMARO 随后跟上，ZOLA 也只好跟着前去。

"NENE！在这儿决战！"

SHU 道。

NENE 并没有回应他，正当 SHU 欲展开攻击之际，突然从两旁跳出大量的机械兵，把众人包围之余，更埋满了整个广场，他们利用魔法不停把面前的机械兵打倒，可是每打倒一台，机械兵就出现多一台，没完没了，根本无法达完，SHU 一边战斗，一边大声地叫道："KLUKE！"

"这样根本不能接近 NENE！"

JIRO 说。

"数量太多！"

ZOLA 说后 SHU 向晕倒的 KLUKE 叫道："KLUKE！醒来！KLUKE！"

经过一段时间，机械兵群的目标突然改变，反而走近 NENE，还渐渐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机械兵，更往顶部爬去，眼见 NENE 抓住 KLUKE 就这样逃走，SHU 什么也没理会，第一时间跳到巨大机械兵的脚部，并跟随巨大机械兵离开了古代牢狱，回到地面上。古代牢狱位于世界北面的雪原大陆，巨大机械兵着地后一直往北走，从行走中所产生的震动，把 SHU 等人抛到雪地上，他并没有因而放弃，立即站起来从后追赶，在追赶时从巨大机械兵上不停跳出机械兵群来阻挡 SHU 的前路，他逐一避开机械兵，乘最接近巨大机械兵时，立即向脚部使出魔法攻击，好不容易，总算成功将巨大机械兵的脚部打破。

"怎样...终于停下来！"

JIRO 说："SHU，快去救 KLUKE！"

正当 SHU 欲爬上巨大机械兵时，NENE 再次出现，并向 SHU 等人说："你们这班虫..."

"NENE！"

JIRO 接下道："想用 KLUKE 作盾牌吗..."

NENE 并没有理会众人，只是举起右手，令到巨大机械兵原来被破损的部份还原，巨大机械兵再往北走，NENE 也返回巨大机械兵的内部。

"怎会这样..."

MARUMARO 接着 SHU 的话说："难得把它破坏了..."

巨大机械兵走到崖壁前，一跃而起，跳到大陆的另一侧，四人只好目送 KLUKE 被 NENE 带走。SHU 不甘大叫道："KLUKE！"

Paches 町

眼看着 KLUKE 被 NENE 带走，他们只好另想办法，沿着大峡谷的崖边行，来到北面的一个村落 Paches，SHU 一直在想着 KLUKE 的事，并没用留意到者村子被一个绿色的结界包围，他走进村内的广场，被一位名为达比拉的少女截停。

"你好，你们是这村的人吗？为何这么陌生。"

SHU 回应："不...我们刚从外面进来的。"

"刚进来？从哪进来？如何进来？要怎样才可以出去？"

达比拉紧张地问道。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进来了，对于能否出去..."

JIRO 回应说。

"是吗...若能入来的人可以出去就好了，这条村是被结界封闭，没用人可以从这离开，你们要是真的从外面来的，真是抱歉。"

达比拉说。

"不要开玩笑！谁会相信这种事！"

SHU 激动说。

SHU 向四周的村民打听，得知这的人都不能冲过结界离开村庄，这个结果令 Paches 町完全独立，达比拉向 SHU 再说："如果使用魔法的话，或许能够把那结界打破的..."

"魔法？"

达比拉回应说："这个结界也是由邪恶的魔法建起，所以只有同样地使用魔法才可以将其破坏。"

SHU 听到此话后，立即走到村口的结界前，唤出龙影向结界攻击，他的举动令村内的人都目瞪口呆，可是结界并没用因而被打破，反而令村内的人民害怕四人，SHU 感到莫名其妙，便决定找村长商量对策，他们往小丘上的大屋前进时，却被抛出的石块击中，SHU 回头一看，发现原来是村内的小孩向他抛出的石块。

"你走呀！"

小孩再次抛出石块说。

"喂！你干什么！"

SHU 不满的走近小孩。

小孩立即躲在大人的后方，明显地突然受到村内的人所厌恶，SHU 只好尽快找村长，希望能够消除误解，他们经过木桥来到大屋内，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村长。

“是因为你们能使用魔法吧。”

SHU 问“什么？”

“使用魔法是不可信任的。”

SHU 再问：“那究竟是为什么！”

“你们的魔法跟 NENE 的魔法一样。”

村长说。

众人听后都感到惊讶，村长再说：“你们是 NENE 的部下吗？是要再次为村子带来灾害吗？”

“不是不是，我们是跟 NENE 对抗的！”

SHU 说。

“我们是在不知什么因由下变得能够使用魔法，绝对不是可疑的人，请你相信我们。”

JIRO 解释说。

“是真的！是真的！MARO 是好人来的！”

MARUMARO 点头说。

“...跟 NENE 战斗？这是真的吗？”

SHU 回应村长的话：“已经说了这是真的！”

“我希望你们能相信。我是 Gibral 王的直属佣兵 ZOLA，若这样也不能令你相信，那这指轮的意思你应该会明白吧？”

村长看见 ZOLA 手上的指轮，惊说：“...是 Gibral 王的纹章...”

“知道吗？我们是一夥的。”

村长回应 SHU 的话：“...好吧，我跟大家解释。”

经过村长的解释，村内的人再没像刚才般敌视 SHU 等人，他们再次来到广场内，达比拉向 SHU 说：“以后也辛苦你了，新来的！”

“什么地方也无法离开村子，大家都放弃了。”

达比拉回应说：“那是因为以后已试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可是结果都是一样。你们也很快便会习惯，着急也没法子。”

“无论是如何，我也一定要离开！这样下去 KLUKE 会...”

达比拉再道：“既然是这样不如用你的魔法试试？虽说我认为没用。”

SHU 不甘心就这样留在 Paches 町，于是再次走到村口的结界前，呼唤出龙影攻击结界，可是无论他如何尝试，也无法破坏结界，SHU 开始不耐烦地说："可恶！明明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干这样的事的！"

"进入这里是我们的失策。"

MARUMARO 道。

"不要这样说！我是认为这里应该有 NENE 的线索！"

SHU 怒道。

"冷静点,SHU。即使是我，来这也认为是失败的决策。"

JIRO 说。

"你太过冷静！"

JIRO 反驳说："现在不管怎么做也没办法了吧！"

"你不担心 KLUKE 吗！"

JIRO 再说："很担心！是非常担心！担心得要命！"

二人吵个不停，令 MARUMARO 感到厌烦，并在二人的中央大声叫道："很烦呀！"

"我可不要受你指责！"

SHU 和 JIRO 异口同声指责 MARUMARO 说。

当晚 SHU 一人在池边的断木上沉思，希望能够想出离开这的方法，在他思考得入神时，完全没用察觉到 JIRO 的到来。

"原来你在这..."

SHU 说："...是 JIRO。"

"...刚才的事，很对不起。"

SHU 接着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JIRO 坐在他的旁边，SHU 继续说："我想过 KLUKE 的事。这样下去，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制造指轮，明明是护身符，却一点作用都没有。"

SHU 拾起小石抛向池中发泄，JIRO 也作出同样的动作后说："我一定要救 KLUKE。"

"你不要这样古怪，当说到 KLUKE 的事就古怪得叫人害怕。"

JIRO 说："是因为我喜欢 KLUKE！"

此话令原来还在抛小石的 SHU 停止了下来，惊说："...你说什么？"

“我喜欢 KLUKE，所以一定要保护她给你看。”

SHU 想了又想：“呜...”

“你的反应只是这样？SHU 如何看待 KLUKE？我时常在想，SHU 也喜欢 KLUKE。之前 KLUKE 曾说过，当一个人的时候，想起双亲时眼泪就会流个不停，SHU 知道这件事，但却没有跟我说--我真是很嫉妒你，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那就像是你们二人的秘密般，我真是很嫉妒。”

“知道，知道了，你突然说出这种事来弄得我也很烦恼。”

JIRO 再说：“对不起，不过如果 SHU 喜欢 KLUKE 的话，我放弃也是可以的。若是你的话一定能令她幸福。”

“等等，等等，等等！你似乎误解了吧？”

JIRO 摇头说：“我认为没有...”

“不过...她取下两支指轮时，我总是觉得不安，我喜欢女生的话会有生理反应，但 KLUKE 是特别的。”

JIRO 点头回应：“对。”

“绝不能原谅令她难过的人，因为我知道她直到现在，无论多痛苦也在努力地支撑下去。JIRO 喜欢 KLUKE，而我就觉得 KLUKE 是特别的，这样不是可以了吗？”

“对呢。”

SHU 再说：“明天一定要离开这，然后追 NENE，把 KLUKE 救出。”

正当二人讲得投契，MARUMARO 和 ZOLA 也来到了，并指向村长的家说：“SHU，那是什么？”

“那儿有光。”

MARUMARO 接下说。

“那个位置似乎是长老家的后方...”

SHU 接着 JIRO 的话说：“很可疑呢。”

于是四人便前往村长家查看，进入村长家后发觉村长并不在屋内，只看到他的女佣，据女佣称村长曾吩咐不要撞屋内的花瓶，感到可疑的 SHU，决定调查一番，结果在村长的寝室中，发现古代机械，利用这古代机械打开一楼的石门，四人沿着通道走，来到村长家后方的建筑物内，发觉墙身都刻有古怪的壁画，村长见众人来到便惊道：“是你们...”

“这儿是什么？”

MARUMARO 接着 SHU 的话说：“很古怪的画，是伯伯你画的吗？”

“不，这些画是祖先传给我们的古代人之末路...被称为最终之日。”

“这...是什么？”

村长回应 SHU 说：“有关这怪物，曾有这样的说法，古代的人为了阻止长期战争，养了一匹怪物，可是它吞下魔力，违抗人类，把灾害带给人们，即使人们飞到空中，把月亮燃烧也不能封印那怪物，自此火炎和恐怖令古代人的时代完结。”

“我不明白。”

ZOLA 接着 MARUMARO 的话说：“以力制力的结果。”

“结果什么也没有诞生，或许时代也归化于无。”

村子说。

此时 MARUMARO 注意到房间中央的浮空仪器，便走近问：“这是什么？”

“不可以乱碰！”

村长刚说完此话，MARUMARO 就用手按下仪器上的按键，此时在天空上高挂的月亮，作了 180 度的自转，露出背面的雷射炮，并向着 Paches 町进行攻击，幸好结界把攻击全部挡了下来，才没有受到破坏。

“这是...难道这能操作月亮？”

JIRO 说。

“是，似乎是了。”

村长说。

“我们使用月雷射吧！”

MARUMARO 接着 JIRO 的话说：“但这东西坏了。”

JIRO 走近仪器观察，发觉仪器上有个凹位，明显还有其他部品，村长说：“是 NENE 干的。”

“NENE？”

村长回应 SHU：“部品就在那穴的下面，他曾叫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拾回，靠自己去学习使用的方法。”

“为何他总是玩弄大家...”

JIRO 起疑说。

Paches 町地下

为了利用月雷射把 Paches 町的结界破坏，SHU 等人决定走进地下的穴内，寻找遗失的部品，可是村长并不建议他们前往冒险。

“内里很危险的！”

SHU 说："不要紧，就让我们去取部品，然后把那仪器复原，再破坏结界。"

"你们...要万事小心。"

村长道。

四人沿着绳索来到 Paches 町地下，这的环境跟古代工厂相当相似，不但有各式各样的机械，还布满制造机械人的工具，他们在这个工厂内搜索，让他们发现了能够改变输送带的机关，利用输送带到达工厂的东侧地下仓库，遇到一台下半身像蜘蛛的骷髅机械，JIRO 发觉他的头部有个玻璃盖，于是便吩咐众人集中头部工具，不一会玻璃盖因为受不了强烈的攻击而爆裂，骷髅机械露出头部后，SHU 趁着机会利用圣属性魔法，向头部作强烈的攻击，结果骷髅机械不支倒地。从残骸中他们找到了一个跟仪器凹处形状相似的部品。

"这个应该是雷射装置的部品。"

JIRO 说。

"好！那么我们回去！"

SHU 说。

一行四人沿道返回地面，发觉太阳已高高在挂，才知道村长在建筑物内等待他们已有一整晚时间。

"哦！你们没事回来！找到部品吗？"

SHU 说："嘻嘻！当然！"

"那么就快些安在这古代机械上。"

村长急不可待的说。

JIRO 小心翼翼将部品安装在古代机械上，安装成功后渐露不安说："这样可...但是..."

就在众人为着如何控制月雷射的时候，MARUMARO 突然擅自按下仪器上的按键，JIRO 紧张地说："没有设定输出的力量，要是过强的话或许会把整个村子摧毁！"

"什么！快停止它！"

SHU 连忙说。

"没事的！没事的！"

MARUMARO 坚定地说。

这时天空上的三个月亮，作 180 度的自转露出雷射炮，向准 Paches 町发动攻击，多发的雷射攻击令村子产生轻微的震动，震动到村内的村民们，纷纷从屋内走出来观看，由雷射炮击所产生出来的热力，开始令结界逐渐溶解，经过月雷射的射击，结界终于被破，蓝色的天空重现众人眼前，月亮就如完成任务般，作 180 度的自转回复原状。村民们对于今次事件都议论纷纷，还怀着将会有什么灾难降临的心情，纷纷聚集在广场上，SHU 一行人与村长一起来到广场，看见大家都因天空的颜色改变而惊慌起来，其中更有一名村民向村长说："长老，天空变了！"

“是，利用古代机械把魔法结界打破了。”

村长说。

“是真的吗！”

一位高大的村民说：“那机械还能动吗？”

“一切都是因为他们。”

另外一位村民感到疑惑说：“会像古代战争般吗...”

“的确，我们是有这样的力量，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争夺力量而使用的。”

ZOLA 认真的回应说。

看见村民们仍然处于不安，MARUMARO 喜悦道：“不要再罗嗦！这个天空可是真正天空的颜色！”

“对了！应该可以到村外的！”

SHU 说。

SHU 说后便走到村口一尝离开村庄的感觉，可是村民们仍然半信半疑，没有人愿意跟随他们尝试离开，但是渴望到村外玩的天真无邪小孩们，却毫无顾忌地跟随 SHU，到达村外游玩，这时村内的大人才真正相信，现在的天空才是真正的天空，而且自己也真正得到了自由。

大峡谷~大冰原

SHU 成功把 Paches 的结界打开后，便立即离开村庄，继续寻找 KLUKE 之旅程。他们正在为着如何前往西北方的大冰原而烦恼之际，突然前方的巨岩受到月雷射的攻击，SHU 惊道：“怎么一回事！”

受到月雷射的攻击，巨岩立即倒下，刚好形成两个大陆的桥梁，这时 Paches 的村长从后方前来说：“我还未回礼给你们。”

“那么刚才的是长老你？”

ZOLA 问道。

“请拿去这个。”

村长拿出在地下工厂找到的部品说。

“可以吗？”

村长回应 SHU 说：“这对我来说已是过时的东西，请你们好好地利用它吧。”

SHU 取下部品后从此便可以控制其中一个月雷射，JIRO 和 ZOLA 分别向村长道谢后便沿着岩石，往西北方的大冰原去。他们越是接近冰原的北部，机械兵就越多，明显地 NENE 的基地就在

附近，正当踏入一个巨大陨石坑，终于找到捉去 KLUKE 的巨大机械兵，这巨大机械兵并没有任何反应，而且下半身被埋在地下，SHU 指向坑的中央说：“...那不是捉去 KLUKE 的巨大机械兵吗！”

“那么即是表示 KLUKE 在这儿！？”

MARUMARO 说。

“...我觉得你们断定得太早了。”

ZOLA 道。

“有可能是陷阱，我们想下作战方法吧...”

JIRO 认同说。

“那么我们接近看看便可以知道了！”

SHU 紧握拳头说。

着急的他并没有听从 JIRO 的劝告，就独自走向巨大机械兵，由于不能让他一个人冒险，所以众人都纷纷随后跟上，正当各人跟巨大机械兵有一定的距离时，地面突然震动起来，犹如地震一般，地面的土壤产生变化，再观察巨大机械兵，才知道它正在往上浮，浮动的力量不但令到沙尘四起，更令土壤形成流沙，过于接近的话，很容易会被沙尘活埋，SHU 等人连忙往上跑去，可是沙的缩退度相当快，不但难以向上爬，更快要把矮小的 MARUMARO 吸进去，ZOLA 立即抓紧 MARUMARO，尽可能赶快回到平地，就在 SHU 认为快要被吸下之际，巨大机械兵突然停下，流沙现象也因此消失，SHU 回头一看，看见在巨大机械兵的头部，有团黑影，那是 NENE 和一台普通的机械兵，而在机械兵手上躺着的却是已经晕倒的 KLUKE。

“NENE！”

JIRO 接着 SHU 的话说：“快把 KLUKE 还给我！”

NENE 冷笑一会，便举手示意，在旁的机械兵把手上的 KLUKE 抛向地面，SHU 眼见 KLUKE 被抛出，完全不知所措，机警的 ZOLA 说：“快使用魔法！接着她！”

JIRO 立即呼唤出 MINOTAUR 的影子，向 KLUKE 使出风魔法，可是风力过强，把 KLUKE 吹得更高，JIRO 察觉到自己不能好好地操纵风力，开始慌张起来：“糟了!风...”

“再使用一次魔法吧！”

ZOLA 道。

“已经赶不及！”

SHU 说。

他说罢后便立即跑去巨大机械兵的身上，并看准时机，从机械臂的位置跳起，在空中接着正向地面掉下的 KLUKE，SHU 抱着她，以免让她先着地，就在二人快要接触地面时，JIRO 的 MINOTAUR 影子向二人使出风魔法，风力令二人安全着地，这次由他所演的英雄救美令 MARUMARO 不忍叫道：“太帅了！”

SHU 望向 KLUKE 叫出她的名字，眼见她仍然有反应，就向众人说："没事的！她没事 ！"

听到她没事，JIRO 总算松了口气，这时 ZOLA 注意到在 KLUKE 颈上戴着白色的颈环，于是便问道："...这是什么？"

经 ZOLA 这么一提，SHU 才察觉到这个颈环的存在，他怒道："NENE！这是什么！"

NENE 并没有回应，只是在冷笑，JIRO 伸手尝试触摸这个颈环，却有触电的感觉，SHU 说："怎么样？"

"...不知道，手也麻了..."

JIRO 按着手说。

"NENE！你究竟干了什么！"

SHU 大声叫道。

但 NENE 仍然继续冷笑，没有回应他们的问题，SHU 只好把 KLUKE 弄醒，KLUKE 醒后似乎知道自己被救一事，她向各人道谢后向 SHU 作出请求："...SHU,放下我吧，我已经没事了，可以自己站起来。"

SHU 把她放下后 NENE 突然按下手上的控制器，与此同时在 KLUKE 身上的颈环也亮起红灯，KLUKE 才发觉自己身上的颈环，手抓着颈环惊道："这是什么？"

"现在让我把它除下！"

SHU 说。

当 SHU 伸手抓紧颈环时，立即被电流弹到远处，可是他并没有因而放弃，还吩咐 MARUMARO 一起合力把颈环除去。无论二人多努力，也无法把颈环除掉，反而他们还要受到电流之苦。

"算了吧！SHU，不要勉强！"

SHU 说："不行！"

"就如那女孩所说，还是不要勉强较好啊！"

NENE 道。

"什么！"

NENE 再说："还有一小时。"

"一小时？"

NENE 继续说："那女孩颈上所戴的是炸弹，一小时后就会爆炸。"

"炸弹？"

SHU 接下 JIRO 的话道："那家伙！又再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身上！"

“想阻止吗？要阻止的话旧来我这里吧，在爆炸之前，将这个引爆装置取去，阻止其爆炸。”

NENE 说完此话，巨大机械兵的底部浮出圆形的巨大要塞，SHU 等人受不了因要塞的浮现所产生的地面震动，纷纷被卷进流沙内，他们躲在一旁看见 NENE 要塞渐渐露出，MARUMARO 叹道：“这家伙真是什么东西都有...”

这时要塞向众人伸出阶梯，就如邀请众人内进般。

“要我们进去吗...”

JIRO 接着 SHU 的话说：“真是想得周到。”

“时间是不会等你们的。”

NENE 说。

“KLUKE...一定会救你的！”

SHU 坚定地说。

NENE 要塞

一行五人进入要塞的第一层，沿着通道来到砂之间，这个地方相当特别，就如同另一个空间般，拥有独立的天空和大地，他们在一个圆形的平台上，眼见四周跟之前的通道完全两样，SHU 奇道：“这是什么地方？”

“小心，应该会有埋伏。”

JIRO 说。

“这是 NENE 的庭园吗？”

MARUMARO 说。

“是吧。”

KLUKE 回应道。

突然地面震动起来，就如 JIRO 所说，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现，一台鱼型的机械，穿过地底再浮上地面，跳进平台上，看见这台似曾相识的机械，不禁令 KLUKE 惊道：“是地鲛！”

“这就是地鲛吗？”

ZOLA 道。

“想不到在这种地方会遇到地鲛，这次不会像上次那样了！”

SHU 怒道。

由于地鲛曾经跟 SHU 等人有恩怨，所以 SHU 决不会手下留情，他们不停向地鲛使出火炎攻击，令地鲛体内的气温不断上升，地鲛的反应炉负荷不了，结果停下一切的机能，趁这个机会，SHU

向地鲛作出致命的一击，还以为成功打倒了地鲛之际，地鲛突然产生变化，变得有如人的体型般长出双脚和双手，虽然它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比起之前都有所加强，但是弱点还是没变，所以 SHU 继续用火炎攻击，最后终于辛苦得打败了地鲛。地鲛被击倒后再平台的中央有道绿色的光柱，通过这道光束便可以来到要塞的第二层。他们继续沿着通道来到了岚之间，跟之前的砂之间一样，这里拥有这独立的天空，众人来到平台上遇到了 NENE 的助手 SZABO，虽然 SZABO 的外表和之前很不同，但仍然能够辨认。SHU 惊道："是 SZABO..."

"明明已经把他打倒了..."

JIRO 说。

"我是机械，只要把坏掉的身体修理便可以。托阁下的福，我能够再次有机会跟你们战斗。"

"真是狡猾..."

JIRO 接着 SHU 的话说："...那么 NENE 不将你修理的话，便会完结...是这样吗。"

"那真是糟了！"

MARUMARO 说。

"收声！阁下只会承认有用的人存在，没用的人只能死。"

SZABO 说后呼唤出四台机械人，分别是沈默之克胡，波乱之玛伊，热波之沙尔和怒涛之基斯，他们都和 SZABO 同样，外形和之前都有所出入，似乎要跟 SHU 等人作最后一战，拥有丰富战斗知识的 ZOLA 不禁说："...是背水一战吗。"

"那是什么？"

ZOLA 回应 SHU 说："那家伙知道再次失败的话，身体就不能复原，并以死作出赌注，相信会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我们也是一样！这可是关乎着 KLUKE 的生命！"

SHU 道。

初次出战的就是机械兵团四人众，并以沈默之克胡为首，虽然他们的外型和能力跟上次有所出入，但是四人的特征和弱点却并没有改变，于是 SHU 决定先破坏最具威胁的热波之沙尔，之后再逐一击破，热波之沙尔能够抛出具杀伤力的炸弹，就趁着他抛出炸弹前以水力集中攻击，结果他不支倒下，剩下的三人，因为攻击力不高，不但不能作出致命攻击之余，体力还要比热波之沙尔为低，结果 SHU 很快便将四人全部击倒。接下来就是强化后的 SZABO，SZABO 决定以身上的炮台作为主力武器，但是 SHU 却以炮台为最优先的攻击目标，结果 SZABO 未向他们作出最强的攻击就已经被 SHU 等人打败。

"这是最后了！"

SHU 道。

"哼...真是可怕的东西，你们这些人类！竟然能够把魔法运用自如。"

SZABO 说后才领悟到主人的目的："原来这才是主人所求。"

就在此时不知从哪里来的雷射，射穿 SZABO 的身体，令其体内的机械发生爆炸，MARUMARO 惊道：“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是 NENE！会飞的光，一定是那家伙的魔法...”

ZOLA 说。

“我们所做的事那家伙一直在看着！”

KLUKE 说。

“SZABO...刚才说了什么话？”

JIRO 回应 SHU 道：“他说[是 NENE 所求]。”

“什么意思？完全不明白。”

MARUMARO 道。

众人都不明白 SZABO 的说话，只好继续沿着绿光到达第三层，在第三层的尽头，被称为月之间的房间，他们只见有三个月亮在里面，月亮突然自转成雷射炮，并向在平台上的 SHU 等人攻击，他们只好在平台上分散躲避，但是月雷射的攻击越来越频密，根本无法前进，SHU 说：“JIRO！我们要用刚才的东西！利用月来反击吧！”

“对！”

JIRO 回应后拿出部品再说：“我们只能操纵一个月亮，其他的应该是 NENE 操作的。”

“有一个已经足够了！”

SHU 说。

由 JIRO 负责控制，看准时机把月雷射逐一打破，当他成功打倒三个月亮时，从后方再来了四个月亮，JIRO 开始变得手忙脚乱，但经过他的努力之下，总算把所有的月亮打倒，他们再沿绿光走来到要塞的第四层，他们进入机械之间，看见无数的机械兵，这些机械兵灾 SHU 众人面前融合起来，形成巨大的机械兵。

“又是这家伙！让我一口气收拾它！”

SHU 说。

“刚才看到了吗？”

JIRO 说后再说：“当中有一个是 LEADER，这家伙是由 LEADER 所控制的，只需要破坏 LEADER！”

“但是，LEADER 在哪儿？”

KLUKE 说。

一行人现集中向巨大机械兵攻击，直到他露出裂缝，普通机械兵从裂缝中跑出来，让 JIRO 相信当中有一台是 LEADER，SHU 为了避免麻烦，决定一口气收拾，利用土属性的魔法，一口气将所有普通机械兵打倒，机械兵被打倒后，巨大机械兵也停止运作，正如 JIRO 所说，只要打倒机械兵群的 LEADER，便可以取胜。

五人再次沿着绿色光到达要塞的第五层，进入工人之间后看见面前的升降台，不得不令他们相信，NENE 就在要塞的最上层。当他们走近升降台时，一群机械人突然出现，那是大家视为朋友的日沙特。

“日沙特...”

KLUKE 说。

“你们来了，没办法！由我们将你们打倒！”

日沙特说。

“怎会...连你也变成了敌人！”

SHU 道。

“去吧！”

ZOLA 说。

“不行！我可不能跟他们战斗！不要这样！日沙特！”

SHU 说。

“很对不起，主人是因为我让你们逃脱而非常生气，我已经不能再叛逆，否则就会被改造，为了拯救 KLUKE 大人，请在这把我破坏吧！”

“都说了不能了，大家都是朋友！”

SHU 说。

“求求你们！把我破坏吧！”

日沙特说。

日沙特的反常令 SHU 感到可疑，他们一边回避跟日沙特战斗，一边在寻找，终于给 JIRO 发现日沙特手上的吸尘机不但印有 NENE 的标记，更是令日沙特反常的源头，于是众人都集中破坏洗尘机，最后日沙特总算回复过来。

“没事了吗？有没有不妥？”

KLUKE 问。

“是，已经没事了，很对不起。”

日沙特边转圈边说。

“不用谢了！”

MARUMARO 接着 SHU 的话说：“太好了，日沙特！”

　“你还是离开这比较好。”

JIRO 说。

“是！各位请赶快！”

日沙特说。

这时五人走进升降台，正往最顶层去，怎料到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 SZABO。即使他只是剩下上半身，也誓要阻止 SHU 众人，ZOLA 知道这样下去只会成为 SZABO 的标靶，于是她独自跳回房间，决定对付 SZABO。

“这家伙由我应付！”

MARUMARO 说：“MARO 也要去！”

　“你跟着 SHU 吧！”

ZOLA 再说。

听到 ZOLA 这样说，MARUMARO 也决定留在 SHU 身边，不一会他们终于来到最顶层，NENE 坐在王座，向他们说：“来得正好！”

　“欢迎至极！”

NENE 再说：“只要战胜试练，虫也会成长为蝶。”

　“试练？”

JIRO 说后望着 KLUKE 的颈环再说：“那也是试练？我们如此拼命的去干，你却在这里笑着来看热闹！”

　“不要开玩笑了！”

SHU 边说边跑近 NENE。

可是 NENE 眼中发出红光，把他弹到远处，NENE 拿起控制器，按下按钮，令到 KLUKE 的颈环产生反应，并长出三条铁枝，铁枝直插地面，令 KLUKE 吊于半空中，SHU，JIRO 和 MARUMARO 各自负责一边，一起往后拉动，他们一边用力拉，一边使用影子能力，NENE 看见这情况不禁露出笑容道：“...没错！只差少少...是个机会！”

　这时一度奇怪的力量把 SHU 三人弹开，他们的颈上均戴着和 KLUKE 一样的颈环，并且长出三条铁枝直插地面，令四人都吊于半空，MARUMARO 用尽力拉开自己的颈环，却无法拉动。

“除不掉啊！”

SHU 接下 MARUMARO 的话说：“这究竟是什么！NENE！”

“这个颈环不是什么炸弹...由最初开始就以我们为目标了！”

JIRO 说。

“你们干得真好，那种不屈，那种勇气，相当适合作为养育我的灵魂之器。”

NENE 说。

“什么！”

NENE 回应 SHU 说：“我比起古代人更早觉醒，以前我染上奇怪的急速衰老病，身体变得衰弱无比，犹如等死一样，你知道吗？除了我之外，谁都在歌颂年轻的力量，却只有我一个人渐渐变老...为何只有我受到这样的对待？为何大家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恐怖感？绝对不能原谅！不能原谅！”

“嘻嘻嘻嘻！已受够了？”

NENE 接着 DEATHROY 的话说：“是，已经够了，DEATHROY。我知道古代的事，我唯一的朋友啊...要不是你还生存着，我会不堪忍受孤独而发狂至死。”

“那真是不得了。”

NENE 再说：“让我回收吧！容器啊！”

NENE 双眼发出红光，令 SHU 等人身上的颈环扣得更紧，并把他们体内的光球迫出来，失去光球的四人，顿时失去意识，NENE 把他们的光球逐一吞下，光球的力量令到 NENE 的身体产生变化，样子再不老迈，力量充沛的他，望着自己的手自语：“非常好，是我，还是我！我回复这种力量，在这时代觉醒真有意思！魔法的时代苏醒了！”

NENE 唤出巨大鸵鸟形机械，欲施展身手时，晕倒的 SHU 站起来，NENE 赞扬道：“不愧是我的容器。你的任务已完成，竟还留下这样的力量。”

“留下来...我还有力量！怎会就这样放弃！”

SHU 道。

“虫就应该像虫一样！死吧！”

NENE 说。

鸵鸟形机械的脚部向 SHU 踏去，SHU 不屈的精神，让他充满力量，双手抵御压下来的机械脚，蓝色的光包围着他，仿佛还留下影子的力量，NENE 对于此事感到震惊：“你们应该已没有魔力！”

鸵鸟形机械向 SHU 使出更大的力量，但是 SHU 不但没有因而倒下，他的影子还化身成 DRAGON，这时 KLUKE 醒了过来，看见他仍然在抵抗，SHU 向 KLUKE 说：“走吧！快些！”

“...我动不了，即使只剩下 SHU 也...”

SHU 说：“KLUKE！”

KLUKE 再次晕倒，令 SHU 知道再这样下去根本无法活过来，NENE 趁机会说：“怎么样！尽管来吧！”

为了大家的安全，SHU 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利用魔法将四人带走。

“...现在只有逃...但总有一日！一定会回来的！”

SHU 说完此话，DRAGON 影子向四人使出魔法，令四人瞬时逃离这个要塞。NENE 看见 DRAGON 影子帮助四人逃脱后，便奇道：“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影子！魔力应该已经回到了我的灵魂处...”

Devour 村

运用全身力气使出魔法，把众人和自己带离 NENE 要塞的 SHU，之后他失去了意识，在迷糊中看见自己身在一个井底，抬头一看却见不到天空，KLUKE，JIRO 和 MARUARO 仍然晕倒，没有醒来，他慢慢爬近同伴，欲观察同伴的状况，怎料到突然其来的巨型机械一脚把三人踩死，亲眼看着同伴被杀，顿时失去常性大叫起来。当他快步接近三人时，却被 NENE 从后抓主，并抬到高处。

“NENE！放开我！放开我！”

SHU 边挣扎边说。

“这个世界是我的。”

SHU 回应道：“你想说什么！放开我！”

NENE 一边大笑一边把 SHU 带到窗口处，这时他只看见，整个 Gibral 城都变得颓垣败瓦，令人感到惨不忍睹，发觉身处一个陌生地方的床上，才知道刚才看见同伴被 NENE 所杀的事全都是梦境。他站起来离开房间，来到地下的客厅见到一位老妇人。

“哎呀，你醒来了。”

老妇人说。

“请问...”

老妇人说：“睡得舒服吧。你已睡了 3 天，是 3 天。你在这三日里一直在睡。”

“三日！？”

老妇人继续说：“你在村子的附近倒下来。”

“其他人在哪里？”

老妇人回应道：“他们已经醒来了，刚才在广场上还见到他们。大家都很担心，因为只有你没有醒来，那女孩子还在哭呢。”

“是在广场呢！对了！这村子叫！”

老妇人回答说：“叫 Devour 村。”

“我是达达村的 SHU，多谢你救了我们。”

SHU 说。

他离开老妇人的家，在村内寻找 JIRO 等人，就在装身具店的附近，看见三人的踪影，SHU 便上前叫道：“各位！”

　三人看见 SHU 无事醒来，都感到高兴，MARUMARO 更扑上前和他拥抱，SHU 对于大家的热情感到有点难为情，他再问道：“大家没事吗？”

　“SHU 你也没事吗？我从 KLUKE 处听说...”

JIRO 道。

“我没事！对了！ZOLA 呢？没有来吗？”

SHU 道。

“对--”

MARUMARO 失望地说后 KLUKE 再道：“ZOLA 一定可以成功离开的，可能已经回到 Gibral 王那里去了。”

　“是吗...”

JIRO 好奇问：“SHU，你是怎么样从 NENE 要塞中离开的？”

　“那不是梦境吧？我们被 NENE 打倒...”

KLUKE 说。

“--不是梦境。JIRO 还记得 NENE 说过有关容器的事吗？”

SHU 说。

“我记得，那个光球是 NENE 的灵魂，让我们可以使用魔法，养育灵魂...一切都是为了治疗他所患的急速衰老奇病。让我们看见快要被杀，把不放弃的奋斗心拿出，全部都是为了用来养育魔法。”

　“我们已经不能使用魔法了吗？他明明已经达到了目的，为何我们还留下了这个颈环？”

KLUKE 道。

“可以使用的。”

SHU 回应后令众人感到惊讶，他再说：“...虽然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可以使用的。也因为这样，我才能带大家离开。那时的我，只是想着逃走，那是我强烈的意识。”

　“你放弃了！不像 SHU 呢！”

MARUMARO 道。

“的确，我放弃了。”

SHU 感到难为于是把说话对象转为了 JIRO："JIRO，我已经明白。放弃和逃走并不算很差劲，现在逃走是为了明天的胜利，就是这样的作战。时常有着不会输的想法是不行的...我已经明白了。"

　　四人会合之后，决定离开村庄，当他们走近村口时，突然听到不远处穿来的尖叫声，他们向着叫声的方向走去，看见有位男人被旁边的古怪树干抓主了，并从半空抛下，那男人站起来不甘望向斧头说："这样也不行吗？"

　　这时那古怪的树干就像人般有思想，把男人的斧头弄破，令全村子的人都感到害怕，MARUMARO 叫道："不是吧...木头比斧头还强！这个世界有没有搞错。"

　　"对...是错了。这村子...哎..."

一位老人和应说。

"什么？"

老人指向广场中央的巨树："我们是在养育那颗树木。"

　　"养育？"

SHU 惊言后一位名叫莎莲娜的女孩低下头说："我们是那家伙的饲料，就在村子的中央，那颗食人的树..."

　　"会食人的树？"

JIRO 说后男人再说："你们也是倒在一个不妙的地方，究竟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

　　"这..."

JIRO 接着 SHU 的话说："我们也想知道呢。"

　　"真是可怜，自己的命运被诅咒。食人树在今年内有好几次把抓到的人吃进肚里，是支可怕的怪物。即使想离开村庄，也会像刚才般被树干抓主，无法离去，就算想把根斩去也是一样！"

男人越说越激动。

"难道这也是 NENE 的..."

KLUKE 说。

"那家伙..."

SHU 怒道。

为了离开和拯救这村子，SHU 决定走到广场中央，想办法破坏这颗食人树，这时拯救众人的老妇人前来劝告："你们不要接近它！"

　　"但是，这家伙是食人树吧？不破坏它不行！"

SHU 说。

“都说过不行了！”

老妇人说。

SHU 并没有理会老人的劝告，独自走到食人树前，JIRO 道：“魔法？我们已经手无寸铁！”

“或许可以使用的。”

MARUMARO 问：“为什么？刚才也不能使用的！”

“跟 NENE 战斗时曾经使用过！”

SHU 充满仔细说。

这时 SHU 拿出身上的短刀，向这匹食人树攻击，但是没有魔法的他，始终不能发挥出以前的力量，他不断努力，也在不断呼唤影子，结果被食人树一击打晕了。JIRO 连忙把他带回老妇人家内治伤，在深夜时分，SHU 终于醒来了，坐在旁边的老妇人说：“你醒了...你真是相当不听话的孩子。已经没办法了,我们只有等待那树木枯萎。没法子，只能无视那树木继续生存下去。”

SHU 离开老妇人的家，在广场内寻找 JIRO 的时候，在今早被树干抓住得男人紧张地前来说道：“喂！快到宿屋去！你的同伴，那女孩子突然倒了下来，好像是被送去了那里。”

“是 KLUKE！”

SHU 紧张地说。

他立即赶往宿屋，掌柜看见 SHU 进来便道：“是你...我想你已经知道，那孩子突然被送来，快到里面去。”

SHU 走到宿屋内的房间，眼见 KLUKE 卧病在床，大家都显得十分担心，JIRO 说：“她在发高烧，而且还很严重...”

“她在作恶梦呢！”

MARUMARO 道。

“不要来...为什么...要干这么残忍的事...不要！”

KLUKE 边摇头边说。

她不自觉的伸出手，SHU 立即紧握着，JIRO 再说：“是梦见 NENE 的事吗...”

“...说了又说，那时 KLUKE 什么也没说过...”

MARUMARO 记忆起与 NENE 战斗时的事。

SHU 看着她手上所戴的指轮，渐感愤怒道：“...这，这没用的指轮...”

就在 SHU 欲脱下她手上的指轮之际，JIRO 立即喝止：“不行！”

“不过这东西根本没有保护 KLUKE！”

SHU 说。

“KLUKE 被 NENE 捉去后说过，因为有指轮在，所以我们还可以见面。她是这样相信着。”

“如果可以使用魔法...”

MARUMARO 插口说。

SHU 见 KLUKE 病重，单是待在身旁也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方法，于是他离开宿屋，走到宿屋附近的崖壁，坐在石上望向月色，思考拯救 KLUKE 的方法，就在此时，他看见莎莲娜就在不远处，正朝向崖壁行去，而且并没有停下来的意识，他感到不妙，于是便立即跑近莎莲娜，将其拉回崖上，莎莲娜不断挣扎，欲求跳崖一死，可是 SHU 并没有放手，在挣扎期间，莎莲娜用力把 SHU 推开，自己失足掉落悬崖，幸好 SHU 及时将她捉紧。

“放手...让我死！”

莎莲娜道。

SHU 没有理会，将莎莲娜拉回崖上后指责说：“在这种地方掉下去会死的！”

“对！我就是想死！”

SHU 说：“那我就更不能不管。”

“这跟你没关系！”

SHU 说：“什么！”

“反正生存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倒不如死掉更好！”

莎莲娜说。

“你不要放弃生存！”

莎莲娜盖住耳朵再道：“很罗嗦！大家都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啊。有些说话总是重复没有意思，这也包括你！”

“为何要这样说...”

莎莲娜说：“...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

莎莲娜说：“ 我的双亲都被食人树吃掉了！为了救我...被留下的我，可知道有多痛苦？在这一生里，都要怀着双亲为救自己而死的心情生活下去。”

“但是...”

莎莲娜继续说：“你是在路上倒下的人吧？外人根本不会明白，要跟食人树一起生活的心情，根本没有好的事情。若要被吃掉而死，倒不如我先死掉，这种生存方式我已经够了！”

“不要开玩笑了，要是我的话一定会战斗！把那家伙打倒！”

SHU 说。

“单单用口去说当然什么也可以！”

SHU 反问：“被双亲救回的生命，可以这么容易就放弃吗？这样你的双亲会开心吗？”

“说得真好...”

SHU 叫道：“真罗嗦！即使是因为双亲被杀而想哭，也要强忍微笑，在你面前努力的人都在，而且还有很多！”

莎莲娜听到此话后变得无言，SHU 放下心情再说：“--怎么变成了在教导别人。”

“你想说的话我理解，但...”

SHU 摇头说：“不，不，总是觉得自己很笨...最初的时候本来不想理会的，但是...”

“对于已经放弃了的人来说也是没用的，我的处事方式是绝不放弃的。”

SHU 继续说。

他走近崖边看着日出，紧握着拳头说：“我绝对不会认输！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等待被树木所吃掉！我曾经做到的！就算没有光球！我也会再次做到的！”

SHU 张开双手准备运气，刚好 JIRO 来到了：“SHU，你在干什么？”

“是 JIRO 吗？我要取回魔法！”

JIRO 说：“不过刚才不是试过不行吗？”

“那时我认为可以，可是我自己也没有相信魔法，但是现在或许可以成功。”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SHU 再说：“是因为这孩子，这孩子刚才打算寻死，放弃一切寻死这种事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就算是说出了不会放弃或者是不会输也是相当简单的，不只是言语，不用这家伙的力量就不会变强，即使是生存下去也会变得很困难。我已经明白了！”

这时 SHU 全身被蓝光所包围，影子也渐渐发生变化，DRAGON 影子渐渐形成，SHU 自语：“回来吧...我的力量！我的魔法！保护大家的力量！”

DRAGON 的影子再次出现，并把 SHU 颈上的颈环弄破，DRAGON 向天空吼叫，把体内的 DRAGON 影子吐出，SHU 看见黑色的 DRAGON 影子，便说：“这已经不是从 NENE 处借来的魔法！是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东西。要战胜自己吗！”

黑色的 DRAGON 影子的威力跟 SHU 的相同，可以说是没有差别，但是 SHU 的影子成功地现实化，一击就把黑色的 DRAGON 影子打倒，将所有的魔法取回。黑色的 DRAGON 影子消失以后，JIRO 上前用双手按着他的肩膀。

“SHU！真的取回魔法了...”

SHU 接着说：“我们走吧！”

“我也能做到吗？”

SHU 坚定地点头回应 JIRO。

这时一直在旁边观看的莎莲娜，感到相当惊讶说：“...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二人回到宿屋的房间，SHU 高兴地说：“KLUKE！回来了！魔法回来了！”

“不是吧！”

MARUMARO 接着说：“为什么？为什么？”

“看看吧！”

SHU 说后呼唤出 DRAGON 的影子，并向 KLUKE 和 MARUMARO 使出回复魔法，立时令二人回复了精力。

“哦！已经不痛了！”

MARUMARO 兴奋地说。

“真是...再感觉不到痛苦...是魔法的力量吗？”

SHU 点头道：“对！”

“要怎样做？要怎样做？”

MARUMARO 追问说。

“--总之...成功了。”

MARUMARO 不满：“我不明白。”

“那么 JIRO 呢？”

JIRO 回应 KLUKE：“我已经试过了，但是不行。”

“MARO 也要试！MARO 也要！”

MARUMARO 说后不断在催促自己，结果却放出个屁来。

“很利害的攻击魔法...”

MARUMARO 害羞说：“对不起。”

“不可思议呢，为何只有 SHU 可以...”

KLUKE 说。

“或许能够利用这力量打倒食人树！我们去吧！”

SHU 说。

KLUKE 回复精神后，四人再次一起行动，立刻宿屋前往村子中央的广场，SHU 呼唤出蓝色的 DRAGON 影子，令村内的人民都目瞪口呆，他运用强力的火魔法，终于把这颗食人树烧毁，眼见食人树枯萎，全村内的都集体欢呼，不单是食人树，就连村内的所有古怪树干也枯萎掉了，成功把食人树打倒后的四人，决定离开村庄，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旅程。

食人之森

就在四人离开村庄之际，莎莲娜走来截止了众人，SHU 走到她的面前，莎莲娜拿出一个小袋子，看着他说：“这个我我做的。是果子...饿的话就吃吧。”

“谢谢。”

莎莲娜低下头说：“对不起，曾经指责过你的话。就如你所说，当看见你们把食人树打倒后...比起你的说教，还要有效。请继续能力，我们支持你！”

这时 SHU 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来作出回应，脸红红的样子，吸引 MARUMARO 走来插口道：“你喜欢 SHU？”

听到此话后 SHU 向他发出一拳，这令众人愁眉不展的莎莲娜也笑了起来：“你说是喜欢...我想是尊敬吧。”

“尊敬？”

MARUMARO 奇道。

SHU 与莎莲娜握手后，SHU 便往村口走去，与 JIRO 会合，对于 SHU 受到别人的尊敬，KLUKE 也赞扬说：“SHU 也是首次被别人这样称赞呢。”

“那夜我来之前，你们说了些什么？”

MARUMARO 接着 JIRO 说：“SHU，喜欢那女孩吗？”

“你们！说够了没有！”

SHU 大声地说。

四人离开 Devour 村往南走到食人之森，在森林内搜索，其中发现一座古怪的石碑，经 JIRO 仔细调查之下，发现这个古老石碑有不完整的地方，似乎欠缺什么东西，于是 SHU 四周搜索，找到一个外型十分古怪的石块，SHU 决定尝试把这石块按进石碑上，结果成功启动了机关，原来阻挡前路的树干都消失了。他们继续往南走，沿途中遇到了伟大的冒险家鸟山明，鸟山明显得很慌乱，但当知道是 SHU 等人后总算安下心来：“真是把我吓到了！在这么暗的环境中不要突然跟我说话，你知道吗，自从那次之后我就很惨！上次跟你们分别后，经过分歧道时...因为见到了大量像青蛙的怪物，害怕得不小心失足掉进河里！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古怪森林的附近，我看见可怕的东西跑进来，怎料到被树干困住了。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非常可怕的体验。”

SHU 把手上集回来的金属，跟他交换一些有用的道具，他便急于离去。 这时大家都觉得这位冒险家真是神出鬼没呢。四人继续前进，MARUMARO 突然停下脚步说："MARO 还是想使用魔法！"

"我明白你的心情，虽说 SHU 成功使用了魔法，但是却始终不了解实情。"

MARUMARO 接着 JIRO 的话道："但是 MARO 不喜欢单单是被保护。"

MARUMARO 说后再次催逼自己，JIRO 和 KLUKE 立即远离 MARUMARO，JIRO 再说："要是引发出来其他的力量，我可是非常困扰。"

这时 MARUMARO 的身体渐渐露出蓝光，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出现，SHU 为了 MARUMARO 的身体着想，便向他的头挥出一拳，打断他的运气，KLUKE 说："要怎么做才好，虽然过于依赖魔法并不好...但是现在纯粹是想得到力量。"

"对呢。"

JIRO 回应说。

"不过也不用急的，既然 SHU 成功的话，我们一定也可以成功的。"

KLUKE 说。

"不要放弃，我们只能这样相信。"

JIRO 道。

Noluta 村

四人穿过食人之森，沿着雪道来到一个被冰封着的 Noluta 村，这的建筑物不但被冰封锁着，就连这的村民都被冰封了，整条村有如死城一般，看见这样惨不忍睹情况的 SHU，不禁开口说："为何会这样--"

这时从不远处传来的一个声音，那是前方被冰封着的小孩的声音，似乎被冰封着的人还有意识，未曾失去生命。

"很冷...紫云..."

小孩说。

"这也是 NENE 所为吗！"

SHU 愤怒道。

众人走近这位被冰封着的小孩处，得知小孩的名字叫夫拉特，并且住在旁边的小屋中，他不但感到寒冷，还渴望能够回家。为了夫拉特能够安心，JIRO 决定到他的家中寻找其父母，就在夫拉特所指的小屋前，看见一位被冰封的男人，这位男子看见 JIRO 等人便用尽气力说："有没有...见到我的儿子夫拉特？他穿着和我一样的防寒衣。"

“我们在村的入口附近见到他，他还活着。”

JIRO 说。

“哦！夫拉特，太好了，儿子无事。我是为了儿子才跑出来，可是却在家前变成这模样。虽然很想去做一些事，但结果却什么也做不了，看来要这样等死了。”

夫拉特的父亲说。

“不但会为你传话，而且我一定会救你们的。”

JIRO 说。

一行人走到夫拉特家，发觉夫拉特的母亲并没有被冰封着，似乎只有走到外面的人才会被冰封，夫拉特的母亲紧张地向众人打听有关孩子的事，当她知道儿子仍然在生，总算感到安慰，可是夫拉特的母亲却打算离开小屋，与家人一起被冻结，因为反正待在屋内河待在屋外也根本无异，宁可与家人一起等死，JIRO 立即组织她，从此事件中令 JIRO 体会到亲情的可贵：“为了救自己的亲人，大家都以必死的心态去干，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地鲛潜入地底后，父母为了救我不惜弄伤双手不停地在地面上挖掘，这并不只是我的战斗，不过我不振作的话什么也开始不了！”

为了得到更多的情报，众人再次走进一个民家，在屋内居住的老人看见 SHU 等人能够从外面进来，还以为冰封事件已经得到解决，KLUKE 向老人解释真相，才知道同样在屋内的小女孩，希望能够出外寻找双亲，其双亲在前往 Devour 村后就一直没有回来，KLUKE 把 Devour 村内所发生的事情转告给老人，老人显得平静，并无奈地说：“我知道，大概那孩子的双亲已经...反正我也活不长久了，倒不如在这冻死，让这孩子不知道双亲的事，或许会较为幸福呢。”

这时在旁边的小女孩向 KLUKE 询问是否冰融化后其双亲就会回来，这令 KLUKE 记忆起以前失去双亲的事，也因而激发起她心中的斗心：“不能让这个世界再增加像我这样悲哀的事情，不但是为了自己，还要为这小孩，我一定要取回魔法。”

他们走到村中央的河边，看见一班小孩被冰封，其中一位身高跟 MARUMARO 相似的女孩，向 MARUMARO 说：“很冷，哥哥！请救救我！”

“加油，加油！MARO 为了救你们什么也会做的！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加油！”

MARUMARO 回应后继续向这班小孩打听，小孩们都受不了寒冷和饥饿，严重到宁可求死，MARUMARO 忍受不了 NENE 的恶行说：“若放下 NENE 不管，MARO 的兄弟们也会变成这样，我要打倒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打倒 NENE！为了这个一定要取回影子！把 MARO 真正的影子取回！”

这时 JIRO，KLUKE 和 MARUMARO 的内心燃起亮光，回到村上的广场上，三人都同时停下脚步，并向 SHU 表示现在要立即取回魔法，SHU 听到此话感到惊讶：“什么？”

“一样的，在各个村子运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为人们带来恐怖，进而享受在别人对他的恐惧中...”

JIRO 道。

“太过份了！NENE 太过份了！”

MARUMARO 叫道。

“这种事绝对不能原谅，我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KLUKE 流出泪光说。

三人再不能容忍 NENE 的行为，燃起了斗心，各影子也开始浮现，KLUKE 再说：“我要救大家！”

“我想要力量！”

MARUMARO 接着 JIRO 的话说：“魔法回来吧！”

这时 SHU 感觉到三人拥有自己当时同样的气，惊说：“一样...跟我那时一样！”

SABER TIGER,PHOENIX 和 MINOTAUR 的影子被呼唤出的同时，三人身上的颈环也随之破碎，SHU 终于明白到当中的意义：“我明白了...我们的魔法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制成了魔法...”

接着三个影子分别吐出黑影，JIRO 道：“是我们的心吗...”

“我感觉到，在这力量变成我的东西时，魔法变成了真实。”

KLUKE 说。

“成为自己的东西，要如何做？”

SHU 回应 MARUMARO 的话：“战胜自己的影子吧！”

JIRO，KLUKE 和 MARUMARO 分别跟自己的影子进行战斗，他们都懂得令影子现实化，一击就将黑影打倒，三人终于都回复了自己的力量。SHU 赞扬说：“这就是我们心的力量！”

成功取回魔法力后，为了拯救这个村子，四人在广场上调查被设置的古代机械，可是却发现这台古代机械已经坏掉了，并不能使用，JIRO 建议众人先回宿屋稍作休息，并建议如何启动机械的事宜。于是一行人便走到宿屋内，SHU 便好奇地问：“...那机械有什么地方卡住了？JIRO”

“这个村的人即使被冻结，也能活着，你不觉得奇怪吗？”

MARUMARO 回应：“说了也是，还能活着真是奇怪。”

“一定是那机械的力量令他们还能生存，要是用力量强行破坏机械，大家都会死去。”

“对，这也确实是很像那家伙做出来的事...”

KLUKE 说。

“因此，我们要想出方法，利用机械的力量把大家回复原状。”

JIRO 说。

就在这个时候，在宿屋赞避的一名 Gibral 侦察兵突然插口：“正如 JIRO 所说，我们也是为了调查此事而来，只要把今次的情报带回给 Gibral 王，一定可以找出方法，相信对于取回魔法的你们来说，要返回 Gibral 城是相当容易吧。”

SHU 便利用传送器到 Gibral 城内，到国王的房间中向 Gibral 王报告，NOLUTA 村子的情况，根据国王所述，原来位于城下的研究人员，早就向古代机械作了多年的研究，并且曾听说只要利用暗号就可以启动机械，得到这情报的 SHU，便走到城地下的研究所找所长，查询有关暗号的事情。所长听到有关 NOLUTA 村的事，便决定把解除冰封的密码告诉 SHU，他把密码记下，并利用传送器返回 NOLUTA 村，当回到村内的古代机械前，SHU 又停下脚步，称自己忘掉了密码，幸好 JIRO 细心记得，当 JIRO 把密码输入后，四周突然震动起来，一台原来被封的铁巨人苏醒了过来，并向众人作出攻击，四人只好作出还击和对抗，虽然这台铁巨人的弱点是火，但是其攻击力非常强劲，难以正面和它周旋，为了尽快把他解决，SHU 等人把影子实体化，向其作猛烈的攻击，终于成功把石巨人打倒。

铁巨人倒下后 JIRO 从残骸中拾起一个控制器，使他相信这个控制器可以解除村内的冻结状态，他按下控制器上的按钮，结果村内的冰块全部溶解，村内的人们都重获自由，夫拉特总算能跟父母团聚。SHU 等人往南方的出口走，突然被一道闪光吸引，他走近闪光，拾起一个道具，正当他们欲离开村庄的时候，又再次遇到了伟大的冒险家鸟山明。

"等等~~！我找寻这件道具已经很久了！这是可以引导到 Orora 遗迹的传说道具，求求你！请把这道具让给我！"

既然鸟山明这么说，SHU 决定把刚刚拾得的道具送给他，鸟山明因此非常高兴，并决定把水晶首饰给他作为谢礼。

Lal 山脉 sheep 族营地

一行人离开了 NOLUTA 村往南走，终于离开了极寒的冰天雪地的地带，在沿途中看见 SHEEP 族的营地，他们便决定走进营地内稍作休息，整理好装备以及道具以后，众人在此处向 SHEEP 族打听一下情报，据知南方的沙漠地带，有座相当巨大的玻璃塔，而且那还相当危险，这令 SHU 等人直觉这跟 NENE 有关，于是便决定前往查看。他们沿着通道往南走，在沙漠前遇到一匹双头犬，它就如守护者般看守着通往沙漠的去路，为了前往沙漠，只好把它打倒。这匹双头犬同时拥有风和土的属性，经 JIRO 的细心观察，把弱点告诉各人，结果成功地击倒了敌人。

巨大沙漠

SHU 一行人来到这片巨大沙漠，在中央位置找到 SHEEP 族人所称的玻璃塔，这座塔非常巨大，而且还有好几座，像玻璃般半透明，成一直线排列，实在不可思议，塔的外型不禁令 SHU 说："很像地鲛呢..."

"玻璃地鲛！"

JIRO 接着 MARUMARO 的话道："要是地鲛的话又实在太大了。"

就在众人在观察这座玻璃塔的时候， 从天空传来了一种机械声，吸引 SHU 往天空望去，却发现一艘飞空艇正在上空徘徊，这时令众人都产生了戒心，纷纷呼唤出影子，可是飞空艇并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攻击，还在众人的面前下降，SHU 对于 NENE 的机械存有很重的警戒，相信乘坐在飞空艇内的会是 NENE。飞空艇停下， 从机内出来的人，原来是大家都熟识的同伴 ZOLA，他们才消除了所有的戒心，当中 MARUMARO 最为兴奋，立刻跑到 ZOLA 旁边，抱着她的脚道："ZOLA 大人也没事！没事太好了！"

MARUMARO 得行为虽然令 ZOLA 感到惊讶，但也没有抗拒，ZOLA 向 SHU 道："终于见到你们了。"

“那之后你怎样了？”

ZOLA 回应 SHU 的问话：“SZABO 也真是棘手...我好不容易把他打倒，在打算会合你们的时候，那要塞开始潜入地底。我在要塞内走来走去，从格纳库中找到这东西，然后逃了出来。”

“不愧是 ZOLA 大人！”

ZOLA 继续说：“在乘坐飞空艇离开时，从窗口中看见你们的状况，NENE 把你们的光球夺去...”

“什么！那时你来救我们就好了！MARO 还以为真的会死！”

MARUMARO 说。

“对不起，因为当时我不能接近要塞...a 那光球应该是魔法之源，理应是不能再使用魔法的，但是刚才那影子是...？”

“我们的确是曾经不能使用魔法，但是现在已经取回了。”

JIRO 道。

“是如何取回的？”

SHU 说：“不能原谅 NENE 的心情吧...在 ZOLA 你离开之后，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任何一个村落都被 NENE 弄得很惨...不得不阻止这种事，不得不救大家的情况下，渴求力量...当想到此处,魔法就哄哄地...”

“哄哄地？”

KLUKE 接下说：“我们控制不了怒气，之后，大家就回复了魔法。”

“哦...我也曾在 Gibral 王处听说过，古代人是把魔法寄宿在自己之中，并称为寄宿之光。”

“自己之中？”

MARUMARO 接着 SHU 的话道：“光？”

“与心共同产生的光，只会在刚出生的婴孩身上露现。但是，只要把这东西控制，就能把力量有效的运用。就如同只要有光，影子就会出现的道理一样，要是把自己的光像旋涡中制造出影子，那就会成为可以获胜的真光。光与影合一，就会引发无限的力量...”

“很难理解呢...ZOLA 大人。”

MARUMARO 摸着头说。

“虽然不明白固中的道理...但影子出来时，我们也是本能地...认为不控制这影子不行。”

JIRO 道。

“我们最后都成功了。”

KLUKE 说。

“是本能吗...原来如此...”

ZOLA 说后把视线移向 MARUMARO，再说：“MARUMARO，你的影子很帅呢。”

“真的？真的真的？”

ZOLA 说：“是，从此之后多多指教！”

ZOLA 说后向 MARUMARO 亲了一下，令到他既高兴又兴奋，还在四人前跑来跑去，这令 KLUKE 对 ZOLA 的看法有点改变：“还以为你是一位很冷漠的佣兵，想不到也有好的地方。”

MARUMARO 一边跳着恶魔族的兴奋舞蹈，一边劝诱 SHU 等人一起伴跳，这时 ZOLA 说：“...自己体内的光...察觉到了在养育 NENE 的灵魂这件事了吗？”

SHU 被 MARUMARO 弄得头昏昏，便说：“ZOLA，我们出发吧。比起战斗，跳舞更为累人。”

“你说过 NENE 得要塞潜进地底了吧。”

JIRO 问。

“对！我们乘坐飞空艇，一起追他。”

ZOLA 说。

与 ZOLA 会合后，众人便乘上飞空艇，在沙漠上空徘徊，KLUKE 从飞空艇内的窗口望去，发现沙漠上的玻璃塔有点异样，不禁说：“刚才是在动吧？”

“怎么会...”

SHU 否定 JIRO 的话：“不，好像在动。”

“果然是巨大的地鲛！”

MARUMARO 说。

不一会，沙漠上的玻璃塔就如鱼的背麒般向着一个方向移动，SHU 仔细地观察发现沙漠内的巨大地鲛，不只是一匹，还有另外一匹在，JIRO 走到操控台，看见仪器上的光点，便问道：“那光点是？”

“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玻璃塔正朝向那方向而去。”

ZOLA 说。

“那么，那儿就是正在运作的古代机械地方？”

JIRO 说。

“是 NENE 干的吧，这次又想开始做什么？”

SHU 说。

“前往这些光点查看便可以知道了。”

KLUKE 说。

DEEP ZONE

一行人准备就绪后便前往大陆的东北面，地图的紫光地方，这有个大洞，相信就是 NENE 的隐身之地，正当飞空艇驶近时一股力量正把飞空艇吸引，JIRO 惊道：“要被吸进去了！”

“NENE 大概就在这里面，要塞钻进地下里了。”

SHU 回应在驾驶的 ZOLA 道：“那我们去追吧。”

“不，先等等。”

MARUMARO 奇道：“为什么，ZOLA 大人？”

“从这空气的流动来看，进入以后或许就不能出来了。”

JIRO 说。

“对，即是单程票，怎样？”

ZOLA 道。

众人点头决定进入这个大洞跟 NENE 作最后的决战，ZOLA 便把飞空艇驶进洞内，此时身在舰内的 KLUKE 感到不安， 从窗口望向外面后叫道：“等等！”

“什么事？”

JIRO 回应 SHU 道：“有点古怪！”

“地震！是很强烈的地震！”

MARUMARO 道。

“星星在摇晃...”

ZOLA 说。

“一起向上升吧！”

ZOLA 回应 JIRO：“明白。”

ZOLA 把飞空艇往上升去，离开大洞，这时他们从高处看到，整个星球就如发生了大地震一样，天崩地裂，在地上生活的人民都心惊胆战，仿佛末日就要来临，JIRO 说：“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ZOLA，再向上升吧！”

SHU 道。

飞空艇一直往上升，并展开了一个结界，以免空气向外流走，飞空艇驶到近宇宙的地方，从这个高度一看之下，看见整个星球渐渐分裂，在星球的中央，由无数立方体形成一个区域，这个情况叫人难以置信。

“难道...那是真的...”

ZOLA 道。

“是怎么一回事？”

ZOLA 回应 SHU：“我在 NENE 要塞内逃脱时，曾经到过一个古怪的房间，看见一个奇怪的东西，分成两个后，再集成一个大的古代遗迹。当时还没有想到那就是代表着这个星球...”

随着飞空艇不断上升，机室内也开始变成了无重力状态，为了安全 ZOLA 决定下降返回星球内，怎料到空中露出了紫云，NENE 利用紫云展示出自己的样子以及向所有人作了一个演说：“听着！我的名字是 NENE，是世界的统治者！这个星球的真正面貌已经苏醒，失去魔法的你们已经没有了生存的价值，若能向我发誓忠诚于我，就可以让你们以奴隶的方式到乐园去，这个样子就是古代，也即是我所生存的世界，那里才是人所生存的世界！不过若是选择违逆于我的话，就不容许你们进入乐园，好好在没有魔法的外世界上，一尝永远会发生天灾异变的环境。好好地想清楚！然后选择！要忠诚！还是绝望！看到吗？灾难并不只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村落...或许之后就到你们的村子了！”

“那家伙...是恶魔！”

JIRO 道。

“去吧！”

MARUMARO 同意道：“好！怎能让那家伙乱来！”

“NENE 应该在内部世界的某处。”

ZOLA 说。

他们利用飞空艇飞进星球的中央，在前往内部世界的通道里，遇到了地鲛的阻拦，为了能够走进内部的世界，由 ZOLA 操作飞空艇，SHU 利用艇上的机枪攻击地鲛，经过一番追逐战，总算成功把地鲛击退，当他们来到这个内部世界，看见四周都是一个一个立方体，这些立方体四周漂浮，JIRO 说：

“你看！那些...古代人把星球改造成这样！”

“为何要做这种事？”

MARUMARO 说后 SHU 插口说：“不会是...魔法力吧。”

“魔法？”

JIRO 接着 KLUKE 的说话道：“有魔法的话什么也可以做出的...若是变成这世界的话...NENE 把此地称为乐园也不奇怪。”

“就是因为这样才把大家的世界破坏！这可不算是道理！自己称自己为王！绝对不允许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神！”

SHU 说。

Mecha Robo Cube

一行人利用飞空艇往西飞，驶进其中一个名为 Mecha Robo CUbe 的立方体，前来迎接的却是日沙特，这令 SHU 感到诧异，不禁大声叫道："日沙特！"

"太好了！你没事逃出来了！"

MARUMARO 说。

"是！谢谢你们。"

日沙特说。

"这真是太好了！"

KLUKE 说。

原来一众机械人，都移居在这个立方体上，一行人在 Mecha Robo Cube 中补充道具和整理身上的武器，各机械人们陆续送出各式道具为 SHU 打气，五人完成整备后便乘坐上飞空艇离开。

Primitive Cube~内部

飞空艇驶进东面的立方体，发觉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沿着通道走，四周都是花木，清澈的河水和宁静的环境，完全不像是 NENE 的大本营，这样的环境令到身为恶魔族的 MARUMARO 心境舒畅，可是 JIRO 却并没有这样的心情。

"明明地上还被破坏得很惨..."

JIRO 道。

MARUMARO 一边沿着大道大步大步般前进，一边观察四周，发现前方不远处有颗果树，他毫不犹豫地将果子摘下来，然后转身向众人说："MARO 很饿！"

"MARUMARO，或许会有毒--"

JIRO 还未说完此话，他就吃下了果实。

"毒？"

KLUKE 说："NENE 就在这！可能会有不为人知的陷阱。"

"这个很甜。"

JIRO 接着说："看来他也很累呢..."

"NENE 真的会在这吗？"

ZOLA 问。

众人都不知道如何回应她的疑问，刚刚吃完果实的 MARUMARO 把吃剩的核心抛到远处，怎料到击中了一匹大型恐龙，这一匹恐龙带着怒气从业林中冲出，战斗也立即展开，在战斗时，SHU 等人发现这支恐龙的身体竟然有一部份是机械，于是便决定用土魔法集中攻击，结果很轻松地将恐龙打倒。就在此恐龙倒下的时候，去从其机械眼部照出了 NENE 的影像。

〝是 NENE！〞

NENE 赞扬说：〝能把魔法活用自如，真是了不起。〞

〝你在哪！〞

NENE 接着 SHU 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中，能够使用魔法的就只有我和你们。〞

〝那又如何！〞

NENE 再说：〝我可以让你们成为我的部下，如何？可以站在不能使用魔法的愚昧人类之上。〞

〝别开玩笑了。〞

NENE 继续说：〝啊！对了！下次能登上王座的人，就从你们中间选出，来我这吧。回到这个世界真正统治者的身边，让我教会你们使用魔法的奥妙之处。〞

NENE 说到此处影子便消失了，与此同时位于前方不远处的建筑物也自动把门打开了，就如欢迎众人进去般，SHU 开始感到混乱，双手抓着头发说：〝呀！又来了！他又说出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他究竟想怎样。〞

〝是国王。〞

MARUMARO 指向自己自豪地说。

〝MARUMARO，我不是这个意思--〞

MARUMARO 回应：〝 不过，是国王吧？要是成为国王的话，就要有自己的体制。〞

〝的确。〞

KLUKE 否定 JIRO 说：〝这跟 Gibral 王的伟大不同。〞

〝那是令人不幸的体制。那家伙完全错误的使用了力量，那种骄傲曾经令过去引发战争，历史只会再次重演，令世界步向灭亡。〞

ZOLA 道。

一行人进入 Primitive Cube 内部，这明显是古代人所建造的地方，机关甚多，并且充满着像星球的熔岩物体，他们一边把敌人打倒，一边启动各机关，终于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没想到在这走廊上遇到了火蛇，他们只好和火蛇一战，幸好火蛇的弱点相当明显，众人一起向它使出强力水魔法，火蛇即时倒下。

Primitive Cube 深部

众人把火蛇打倒后利用面前的传送器到达了 Primitive Cube 得深部，在同一时间，在深部的尽头房间，一个巨大的机械启动了，从机械中走出来的，却是 SZABO 和机械兵团的混合体，SZABO 显得充满了力量。

“机械是用来战斗的东西。去吧！那些人还留着我灵魂的欠片，把它取回吧！”

NENE 下令。

一行人在深部搜索，分别到东南和西南面发现机关，可是均有机械在把守，由于这些机械的能力不强，SHU 等人很轻松地就将这些机械打倒了，就在他们进入北面区域，受到 Pyro Dragon 的袭击，SHU 等人只好停下脚步应付，Pyro Dragon 拥有令人失去魔法的能力，幸好 SHU 准备十足，令它的攻击完全无效化，反而更被 SHU 等人针对其弱点进攻，最后 Pyro Dragon 都不敌倒地。

神殿之间~最深层

透过深部尽头的传送器，来到神殿之间，看见一台巨大而又古怪的机械，当众人抬头一看，才知道那是 SZABO。

“等久了...”

SHU 道：“是 SZABO？”

“不是已经被 ZOLA 大人打倒了吗？”

MARUMARO 惊道。

“是 NENE 令它复活的。”

ZOLA 说。

“没错！我是以最强战斗机械的身份复活的。”

SZABO 说后便立即向众人展开攻击，奇怪地称为最强的他，攻击并不十分强烈，只是体力特别充沛，攻击力和形式也差不多，或许这是因为他古怪的身体，令其不能好好地发挥，乘着这个机会，SHU 等人便立即使用强力的水魔法，把他打败。第三次被打倒的他，主身体掉到地上，MARUMARO 认真地说：“你这家伙！绝不容许你再阻止我！”

这时 ZOLA 伸出手来阻止 MARUMARO，她拔出剑高速向 SZABO 斩去，SZABO 的身体随即产生爆炸，不过 SZABO 并没有因为损伤而失去活动性，ZOLA 用剑指向他的头。

“你想怎么样？”

ZOLA 说：“NENE 在哪儿？带我们去吧！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复活了！”

“我知道。”

SZABO 说后站起来，带着众人穿过传送器到达大釜之间，这相当广阔，四周漆黑，在广场的四周布满了显示 NENE 样子的镜子，从这些镜子中发出紫光，光线集中在广场的中央，NENE 从紫光的聚点出现，SHU 等人毫不犹豫呼唤出影子，准备跟他战斗。

"这些伎俩已经看过了！那么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吧！"

NENE 说后便呼唤出自己的影子，影子外貌如龙，还把 SZABO 打到远处，看见 NENE 的行为 SHU 不忍道："真残忍...他可是你的同伴！"

"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没用了，但你们是特别的，你们对于我来说还有用呢。"

JIRO 说："又擅自决定..."

"不但能把我的病治好，现在还可以操纵我的魔法，身为人类的你们，这是叫人吃惊。所以你们是可造之材，想要当下任国王吗？"

"才不要呢！"

SHU 愤怒道，同时 DRAGON 的影子也向 NENE 作出攻击，可惜不能突破其力量。

"这就是你的答覆吗？"

SHU 再说："当然！我就是为了说不要而来到此地！"

"那么你已经达到目的了。"

NENE 说后向 SHU 放出颈环，颈环从脚部开始逐渐向上升，SHU 利用意志作出抵抗，结果从身体内制出光球。

"这就是心的光吗--"

ZOLA 说。

光球飞到半空，并且露出 DRAGON 的影子，渐渐返回 SHU 体内，SHU 说："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光。我要把这个星球回复原状！"

"随着我的灵魂成长，来养育自己的灵魂吗，你们真是非常优秀的后裔！"

"后裔？"

NENE 再说："可是...你们不知道使用魔法的真正方法！实在太可惜了！就让我让你们消失吧。"

与 NENE 的战斗立即展开，SHU 等人都用尽全力向 NENE 作出进攻，可是却伤不到他，在众人感到困惑之时，JIRO 想到那是跟广场上的镜子有关，就在大家寻找如何把镜子破坏的方法时，SZABO 趁机会把镜子破坏了，失去镜子的 NENE，力量就与 SHU 等人均等了，集合五人之力 NENE 终于不支倒下，不过 NENE 并没有因而认输，他渐渐升起，飞近一台浮于半空中的永久机关处，说："魔法是这样使用的！"

NENE 跟永久机关融合，得到无限的能量，再向 SHU 等人展开攻击，虽然 NENE 的力量比之前强，但是对于不能移动的他，任由五人的攻击，最终达到了不能负荷的状态，结果 SHU 还未用

尽体力，永久机关因为负荷过重而产生大的爆炸，NENE 从永久机关处掉下，虽然是这样，但他还未曾失去生命。

"ZOLA...还给我吧..."

NENE 说。

这时 ZOLA 沉默不语，走到 NENE 处蹲了下来，她的行为令众人感到诧异，他们从没有想到她竟然和 NENE 隐藏着别的关系。NENE 笑道："ZOLA 是我的忠实仆人。"

"怎么会！"

MARUMARO 说。

"为什么？"

MARUMARO 接着 JIRO 的话边说边走向 ZOLA 面前道："ZOLA 大人！怎么可能！"

ZOLA 站起来转身呼唤出 KILLER BAT 的影子，仿佛准备要向 SHU 等人作出攻击，可是面对着同伴，根本无法出手，双方站在广场不停僵持，MARUMARO 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说："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做！"

"把寄托在你那的灵魂还给我。"

NENE 说。

这时 NENE 手上出现了颈环，并自动为 ZOLA 戴上，ZOLA 并没有作出任何反抗，NENE 便解释说："这个女人，跟我相遇时，因为被同伴舍弃而打了败仗，正在逃走的她，知道没有力量就什么也做不了，谁也救不了，不信任任何人，于是就被我的力量所诅咒，我说能把力量给你，这女人就完全接受了魔法，从此之后这个女人就以仆人的身份，为了让我变回年轻时的样子和改变世界为我寻找灵魂的容器，就在那时候发现了你们。"

"还记得这声音吗？为了能操作飞空艇，把光球..."

ZOLA 用一个较柔性的声音叙述。

听到此话后令 SHU，JIRO 和 KLUKE 三人记忆起在初到 NENE 要塞时的状况，没想到那个声音是 ZOLA，在这时候 ZOLA 的身体突然发出亮光，制作出光球，SHU 说："什么...你真要背叛自己的同伴吗!"

"...只有 ZOLA 和我们不同，她是自愿接受魔法，那是 NENE 的灵魂，为了以防万一的做法..."

JIRO 道。

"ZOLA，为什么？你留在 Gibral 王的身边也是为了 NENE 吗！回答我！"

KLUKE 说。

"ZOLA！"

SHU 叫道。

ZOLA 仍然没有回应，NENE 只是望着光球说："力量现在就回来吧..."

可是由 ZOLA 制造出的光球现出了 KILLER BAT 的影子，并且返回 ZOLA 的体内，那是属于她的光，颈环也因此掉到了远处。

"我已经把你的灵魂舍弃，并且也感觉到体内的力量。"

ZOLA 说后再向 SZABO 说："SZABO，把光球抛过来！"

SZABO 把颈环抛出，直接扣在了 NENE 的颈上，ZOLA 再说："我背叛，并不是打算背叛 SHU，而是你 NENE！"

"什么？"

ZOLA 接着说："你记得吗？我说想要力量，之后你就显示出你的力量，那时我一直在想，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的力量会强到哪种程度呢...没错，从那时开始我就以你的力量作为目标了！"

NENE 被带上颈环后失去了魔力，而且样子逐渐变老，ZOLA 继续说："NENE 的怪病主因是魔法，灵魂作为魔法的力量，而这家伙却学得过度，得到了强大的魔法力，但身体却不能够承受，所有就需要强大的灵魂支撑...但我就不同，我知道要如何使用力量--"

ZOLA 说完这番话，就呼唤出影子把 NENE 了结，由 NENE 体内吐出的光球从天而降，众人都害怕 ZOLA 会步向 NENE 的末路，纷纷上前阻止，ZOLA 说："要如何运用它，由我来决定！"

她说后手握着光球，呼了一口气就把光球拿去，这令一直相信她的 MARUMARO 非常感动："ZOLA 大人！果然是 MARO 的 ZOLA 大人！"

"真是被你吓到了！"

JIRO 接着 SHU 的话说："完全被隐瞒了，不过确实是完美的作战！"

"一开始时就是这样预定的吗？"

ZOLA 回应 KLUKE 的话说："...或许，被背叛的我的确感到十分疲倦，曾经被 NENE 的力量迷惑了，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有人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力量。"

在这个时候，一个阴冷的笑声传来过来，朝着笑声的方向望去，看到是 SZABO。

"ZOLA 不要的话我要。"

阴冷的声音说。

"不要！立即吐出来！"

SHU 说。

"我才不要！"

KLUKE 奇道："跟之前的 SZABO 不同了。"

"他不是 SZABO。"

SHU 说。

这时 DEATHROY 从 SZABO 的头部出现，他不但吞下了光球，还跟 SZABO 的机械身体同化，DEATHROY 说："把封印之锁切断了，真是要感谢你们！这样我就自由了！"

DEATHROY 一边吸收四周的物件，一边变大，样子也跟平时的他不同了，并且令 SHU 记忆起壁画上的故事。

"这个...不是跟壁画上的一样吗？"

JIRO 说："令古代文明灭亡的生物兵器...就是他！"

"为何会在这种地方？"

MARUMARO 说。

"曾经听说 NENE 是在遗迹中捡回来的...于失去魔法的这个时代。他一直当他为以前的生物而非常重视。"

ZOLA 说。

"和你一样，佣兵！我也是为了等待复活的机会而寄生在 NENE 处，念在你们的魔法力惊人，就让我吃掉你们吧。"

DEATHROY 说后便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击，SHU 等人用尽全身的法力应付，可是 DEATHROY 始终太强，跟 NENE 相比还要强大得多，五人用尽全身之力，把自己的影子实体化，经过一番激战，DEATHROY 终于被击败了。

终焉

DEATHROY 被打败后掉进平台下的熔岩内，而他吞下的光球也回到了 ZOLA 的手上，当 ZOLA 欲握紧光球，光球自动破碎，JIRO 叹道："...这样就结束了。"

"对，战斗已经结束了。"

KLUKE 接着 SHU 的话说："我们还有事情要做，要快把世界回复到以前的样子！"

ZOLA 点头回应，一行五人利用传送器，到达 Primitive CUbe 的制御装置前，这个像球一样的制御装置漂浮于空中，SHU 按下装置上的按键，装置立即启动，球状分成上下两份，中间的数块立方体浮出，再慢慢跟着星球的轴心运行，自此各地出现的灾难，豪雨，地鲛和极寒天气等都纷纷消失，让世界逐渐回复原状。

虽然世界上再也没有灾难，但是星球被分成了两份，和立方体世界出现的事已经成为了事实，回复原状的只是和平状况，现在人们在新世界中继续生活，SHU 藉着这个机会，驾驶着飞空艇四处探险，务求寻找到新种花朵。他来到一个草原上自语："既然变成这样的世界，一定有未曾见过的花朵..."

他在草原上寻找了一会，终于给他发现一朵新种的白色花朵，他小心翼翼把花朵摘下，放进盆栽里，他高兴得急不可待的要赶回家去。驾驶着飞空艇离开草原，穿过多个立方体，再经过

Gibral 城的上空。并看见 ZOLA 和国王在平台上聊天，这时 ZOLA 正在教导国王如何使用魔法，国王天性聪敏，很快便掌握到使用魔法的方法，手中已经可以发出细小的火炎。

"如何？我做得对吗？"

ZOLA 点头说："对。"

"我们也可以令魔法复苏吧？在这个和平时代，魔法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我还未能够预知魔法的未来。"

"不用为此事感到焦虑，魔法将会步往什么方向，就全要看殿下的心了。"

"...要如何使用自己心中的光，才可以令心体合一。"

ZOLA 道："我也曾经像这样受到过 SHU 等人的教导。"

"是吗。"

ZOLA 再说："原来的他们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心，让我领会到了魔法的真正价值。"

这时 MARUMARO 一直站在后方，样子显得相当羡慕般，他忍不住走到 ZOLA 旁边，他还未曾开口，ZOLA 便跟他说："你一直在那儿？"

"什么！你察觉到了？"

ZOLA 说："弟子是不可以离开师父的！"

"对！不会离开的！"

MARUMARO 高兴地说。

SHU 离开了 Gibral 城，经过建设中的小镇，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他的新宿，在他进入屋内的时候，KLUKE 刚刚把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吹灭，在场的人一起为 KLUKE 唱起了生日歌，为她庆祝生日，这次应该是她首次有这么多人为她庆祝，包括了恶魔族，哥哥族的史拉，DEVOUR 村的莎莲娜，SZABO，以及各位曾经受到过 SHU 等人协助过的众人，SHU 连忙把采摘回来的鲜花送给 KLUKE 作为生日礼物。

"KLUKE，祝你生日快乐。"

KLUKE 说："谢谢，SHU。"

"...对了，JIRO 已经把礼物送给 KLUKE 了吗？"

JIRO 道："还没..."

"对了，我还没有收到你们两个的..."

KLUKE 还未说完，SHU 便拿出了那盆花："这，就是生日礼物！"

"很美...谢谢！"

JIRO 插口道：“SHU 也真是懂得装模作样。”

“既然变成了新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会有新品种的花。”

KLUKE 点头道：“对，这种花也是首次见到。”

“就是！就是吧！我可是很辛苦才找到的！我已经明白了，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对你...”

SHU 还未说完 JIRO 便立即插口：“等等！这是我的礼物！”

“谢谢！JIRO...可以打开吗？”

JIRO 点头说：“打开它！”

当 KLUKE 打开盒子，看见一个外观非常美丽的贝壳，便高兴地说：“哗-！这个也很美！”

“我觉得这个当饰物的话非常适合，颈饰或发饰都可以。我可以制作的。”

SHU 又插口道：“我也！我也！我也可以制作！”

“SHU，你那个会枯萎的。”

KLUKE 道：“那不如把花变成干花，再用容器装上就可以了。”

“KLUKE，这样做的话，就代表完全接受 SHU 了。”

KLUKE 再说：“没有这回事！”

“那，选择哪个？”

SHU 问。

“对，喜欢哪一个？所清楚吧！”

JIRO 点头道。

KLUKE 低下头想了又想说：“可以留到明年的生日再回答吗？”

“不行呀--！”

SHU 和 JIRO 异口同声说。

看来他们的三角关系，仍然需要维持一段时间。

生化危机 4：艾达同人剧情小说

xiaoyao1

PS：本文纯属 YY 帖，铁杆 FANS 嘴下留情啊



序章

浣熊市内——

我用枪指着里昂，一步步逼近他，让他把 G 病毒的样本交出来。可是，突如其来的攻击让本来就身受重伤的我从身旁不牢固的铁丝网桥上坠落深渊。里昂的手很温暖，我微笑着挣脱他的手，任凭自己往下落。脑海里浮现出刚才和他的偶遇，和他并肩作战的一幕幕。这，或许就是命运吧。。。。。。在我接触到地面的瞬间，我只感到双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清晨的风，轻轻地拂过我的脸庞。丝丝凉意让我轻轻地睁开眼睛。微微的亮光，从我没拉严实的窗帘缝中穿越我的卧室，洒在我的被子上，随着窗外的风，在我床上调皮地跳动着。我揉了揉双眼，回味着刚才做到的那个重复了多年的梦。。。。。。

距离浣熊市的那场灭绝人性的悲剧已经过了 6 年了，可是我依然经常梦见那一天发生的事。或者确切地说，应该是摆脱不了 6 年前的噩梦,也许，还有些想念那个金发的小伙子。

我从床上起来，星期天本来是个休息的好日子，但是身为间谍的我不得不开始我的任务。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通讯器，看着上面前些日子威斯克给我的新任务。欧洲的一个小村落，发现了组织一直在找的光明教的寄生虫样本，而我的新任务就是像 6 年前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寄生虫的样本，为了威斯克，为了 umbrella 的重生。和他一起工作了多年，我知道威斯克正在酝酿着一个惊

天的计划，不过他对我来说仍旧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内心世界。6 年前从浣熊市把我救了回来之前，我也一直为他效力，直到现在，我依然不喜欢与他一起工作，他让我感到很压抑，没有丝毫的愉快。但是我却不得不与他一起工作，这也就是我的无奈之处吧。。。。。。

"那个村庄有我们的熟人，你如果发现他就给我把他干掉，虽然他现在还不成气候，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阻碍。"威斯克的那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熟悉的人"。。。难道真的会是他？那个与我短暂的邂逅并阔别 6 年的金发的年轻人？想到这里，我感觉到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然而我对于他的记忆也一直停留在那个年轻、有些愣愣的菜鸟警官身上。6 年前的他看起来很不成熟，但是从他的手心却流露出一股温暖，他给我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正义"。。。。。。。

忽然，窗外一阵刺耳的游艇汽笛声让我停止了回忆。我从沙发里站起来，换了套开衩的红旗袍，将通讯器别在腰间，带上我的 TMP 和来福枪，心中埋藏着一系列的疑团和些许的兴奋踏上了这一次欧洲之旅。。。。。。

一、光明教的钟声

说实话，我接受并执行这项任务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只是为了更进一步接近我自己人身的目标。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能让任何人察觉到这一点。当然，暗中行事并不是我的做事风格，这看起来像个小偷。不过我也会偶尔出现在幕后提供一些建议。

游艇在一座看上去比较荒凉的村庄边缘靠了岸，迎接我的仅仅是几只乌鸦。威斯克刚才在通讯器里告诉我这次任务的关键人物是路易斯·塞纳。寄生虫样本就是他研究的，他以前是个西班牙的警官，因为这方面的才能，光明教教主塞德勒便让路易斯为自己开发寄生虫的试验品，这次他们居然反目，路易斯看来是不想再继续为那个邪教的老头子工作了。这对于我来说也正是一个取得样本的好机会。

一路上，丛林密布，乌鸦不断从我头顶飞过。我拔出抢，朝着其中的一个倒霉的家伙试了试准心，看来虽然很久没有执行任务了，但我的枪法还是值得信任的。这个偏僻的村庄隐藏的很好，看来塞德勒是做过手脚了。经过了一番艰苦的跋涉，似乎看见了一群建筑物，想必威斯克说的村庄就是这里了吧。我快速来到围栏边，拿出望远镜，向远处观察。。。。。。



村民们看上去很勤劳，完全没有半点凶恶的样子，村庄中洋溢着一片祥和的气氛,这里果然有浓重的欧洲村庄的风格，看起来很适合度假。我巡视着四周，想了解一下地情。可就在此时，我听见了脑后有斧头和地面的磨擦声。长年的间谍经验告诉我：有人要攻击我。我猛地一回头，果然，发现了一个大婶和一个大叔年纪的村民正朝我走来，嘴里还嘟囔些我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我笑了笑，在他们攻击的瞬间避开了，紧接着一个闪身，从他们 2 人中间闪了过去，用我手中的 TMP 对着他们扫了一阵，2 人才倒地身亡。我拍了拍旗袍上的尘土，将 TMP 插入枪壳，杀了 2 个人看来用了不少子弹，真是和浣熊市的丧尸完全是 2 个档次的敌人。我正准备继续察看时，通讯器响了起来。



“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已经按时抵达村庄了吧？”屏幕中出现了威斯克的身影。

“是啊，但是他们似乎忘记给我铺红地毯了。”我半开着玩笑说，暗示着村民们的反常。

“整个村庄已经被光明教完全地控制了，村民体内被植入了寄生虫，变异后会自动攻击任何闯入者，包括你也不例外。但是如果你敲响村庄中教堂的钟声或许可以让他们稍微安静一会儿。”威斯克似乎懂我的暗示，给我解释着说。

“哼，听起来他们好像乖孩子们一样。”我对那些已经失去头脑的村民没有丝毫的惧怕。

“差不多。不过，时间对我们来说可已经真的不多了，你尽量多地去收集关于寄生虫的情报，早点完成这次观光吧。记住，这不是度假。”威斯克说完，就关了通讯器。

我也关了通讯器，看了看地上的尸体，抬头望着眼前陌生的村庄，开始了我的任务。。。。。。



我在村庄里搜索了一下，找到几枚闪光弹。望着眼前几具村民的尸体，觉得他们真可悲，寄生虫的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能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具具行尸走肉，让我不得不想起 6 年前浣熊市的丧尸。不过，这里的村民看来还拥有自己的意识，并不是完全地成为塞德勒的棋子。

在村里唯一一幢有 2 楼的房子边，我看见了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从窗户旁闪过。

里昂，果然是里昂。6 年没见了，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看起来比那时候更成熟了。他看起来现在正陷入麻烦中，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出现在里昂的面前，我想起了威斯克告诉我敲响教堂的钟声可以让村民们安静。为了以后能够利用里昂的能力帮助我找到样本和完成任务，我凭借着刚才仔细观察过地形，很快就来到了通往教堂的小屋面前，用我的枪对着门锁一阵狂扫，便进入作为连接教堂和村庄的通道了。

这间作为通道的小屋构造比较简单，前面看上去像餐厅，但是后面却没有卧室，取而代之的是一间 3、4 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有一个通往地下通道的楼梯。

我来到了地下，这真的可谓是别有洞天了。通道内的油灯像路灯般的将眼前的道路照得通亮，一条不算窄的通道伸向远方，一路上有许多弹药，可能是村民放的吧，不过正好，我可以补充下我的枪，虽然没有红地毯来迎接我，但这也算是送我一份厚礼了吧。

也不知走了多久，一路上也消灭了不少的村民，当然也拿到不少有用的工具。终于，一条通往地面的楼梯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通道的出口是隐藏在一个木棺中的，就在我刚走出去的时候，又一位大婶样子的村民飞快地用飞斧迎接了我，当然，我也送给她几颗子弹作为回礼。看起来他们可真是“好客”啊。

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了，夕阳的余光看起来就像是在作垂死挣扎，在一片乱葬岗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走过坟地，教堂便出现在眼前，但是似乎要把门打开还需要特殊的工具，就连机枪的子弹也打不开。我收起枪，环视了四周，可除了树上的鸟巢就没发现什么了。但是任务是必须完成的，而且里昂现在想必也正陷入极度的麻烦中。想到这里，我就试探性地往教堂旁的小路一直走，想发现什么工具或者密道可以进入教堂。。。。。。

果然，在教堂的旁边就是门锁，不过想要取得门锁还是要先打开这复杂的机关。我看了一会儿，发现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只要通过机关将光明教的丑陋的寄生虫标志拼出来就可以了。我顺利地取得了门锁，同时，也顺利地进入了教堂。

看起来这里的村民真的很不欢迎我，一进入教堂我就遭到了袭击。但是我快速地爬上楼梯，来到了 2 楼，干掉了把守钟的守卫。我触动了教堂大钟的机关，看起来这些机关都是经过精心构思制造的，不过我也没有时间去感叹这巧妙的设计。伴随着巨大齿轮的转动，教堂的钟也终于响了起来。楼下不断涌入教堂的村民瞬间安静了下来。看起来，我来到欧洲的第一个小任务也就算是完成了。。。。。。

二、路易斯·塞纳

我紧接着受命来到了这个村庄的主人——村长的家里。这是一间坐落在林间的别墅，远离喧闹的村庄中央和农场，周围的风景也不错，除了那些讨厌的乌鸦，这里非常的安静惬意。要不是身上负有那么重的任务，我还真想来这里度个假，享受一下欧洲村落的宁静和安详。

我随意地翻阅着村长办公桌上的文件，那些扭曲的西班牙文让我完全看不懂纸上在说什么。而就在此时，威斯克又发来了新的任务讯息。。。。。。

“许多证据已经足以表明，我们这次的搜索计划已经被 Illuminados 知道了。”威斯克看起来似乎有点不高兴。

“你是想和我说那个不断游荡的无业西班牙人对吧？那就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被关在这个村庄西北方向，也就是农场后的一所废弃的屋子里，在他找到样本之前，你决不能让他死。”威斯克像是在命令我。

“哼，用不着你提醒我！”我很不喜欢被男人这样吆喝，顺手便断了通讯。

“路易斯·塞纳。。。。。。”我自言自语地说着。。。。。。

在所有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里面，路易斯·塞纳可以算是关系最浅的一个，换句话说，也就是最自

由的一个人。他不为任何组织工作，能够自由决定自己的行动。而我也是唯一告诉过组织他的重要性的人。我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比较欣赏他出众的能力。他以前的故事也颇有几分吸引力。在这之前，路易斯一直狂热地致力于一种远古时代的寄生虫的研究，也就是我现在要找的样本。但是当邪教光明教教主塞德勒在暗中进行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行径令他起疑心后，他积压在心中许久的问号终于产生了抵触情绪。急于摆脱邪教控制的路易斯决定向他大学的老同学发电子邮件求助，然而最碰巧的是路易斯的老同学，正是我的前男友——约翰。当然路易斯对于约翰的死也毫不知情。

机缘巧合之下，我前几天收到了路易斯的电子邮件。在我对他说明了我的身份后，他几乎是在乞求我要接受保护。他对我说："我对于 Las Plagas 和这个愚蠢的祭祀已经没有任何的感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需要重新获得平静的生活。"我叫他给我一份寄生虫的样本作为证明。看起来，他仍是少数几个取得塞德勒信任的人。虽然对我来说，解决他直接取得样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我怀疑这些邪教徒在他逃脱后会有异常的反应。所以我现在会引导他，并且让事实平稳地进行下去，希望不要惊动那些邪教徒。

一阵乌鸦叫让我停止了思想，我将手中的枪上了上膛，从村长的办公间顺着楼梯向楼下走去。楼下是餐厅，在这里有许多可以补充我弹药的子弹，看来这里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村庄本来的面目了，这里成为了一个战场，一个寄生虫的实验室。。。。。。

我悄悄地推开了一点点门缝，看见远处有一个手拿电锯，头上套着牛皮纸袋的壮汉似乎正等着我。看来他们真的把我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贵宾了。当然，我也不能让别人白白地等我。我把刚刚拿到的子弹上了膛，一脚踢开门，以最快的速度对着这个电锯狂的脑袋用我的枪扫了一把。鲜血四溅，随着一声惨淡的叫声。这个看起来有点虐待倾向的村民还没来得及启动电锯就被我收拾了。我朝着枪口吹了一口气，继续踏上前往拯救路易斯的路。。。。。。

村庄里的村民不多，为了不浪费过多的时间，我选择了回避看起来很迟钝的他们，反正我也已经很熟悉这里的地形了。我快速来到了村庄西北角的农场，环视了下四周，似乎没有发现有废弃的屋子，路易斯看来被关在更远的地方。

继续往前走后，我经过了一个看起来像隧道一样的通道，2 幢破旧的小屋便出现在我的面前。看起来，这里应该是条死路，那么，路易斯就一定在前面一幢上了锁的房屋内了。就在我正要上前去侦查的时候，职业的本能让我听到了远处有人向这里走来的声音，看来我来得还真不是时候，我迅速闪进了另一幢没有上锁的破屋子里，通过破旧的窗的缝隙，正好可以看到路易斯所在小屋门前的动静。

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小群村民走过来了，进入了路易斯所在的小屋。我站在屋里等了一会，那几个村民就扛着路易斯和里昂一起出来了。我没想到里昂居然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不过既然这样，那就暂时让路易斯和你们呆一段时间吧。塞德勒也不会这么快就杀死这个为他带来不少好处的西班牙人和里昂的。

我离开荒废的屋子，经过没有人的空旷的农场回到了村长的寓所，房内似乎有动静，我谨慎地靠在门上听了听，有 2 个喽罗似乎在说着西班牙语。我用绳枪来到了屋顶，我吃了一惊，里昂居然已经恢复了知觉，并且在那间房子里，似乎和村长在争执着什么。不过想到里昂的能力后，我便很快镇定下来，仔细听着他们的对话。。。。。。

"看起来你流着和我们一样的血液，但不管怎么说，你始终是个局外人。如果你惹我不高兴了，你就等着被收拾吧！"这是村长的声音。

"什么？一样的血液？这是什么意思？"

接着就似乎没有语言上的交流了。我正诧异着，忽然身下一震，接着就是一声枪响。我感到事情不

妙，马上利用绳索来到了窗外，只见村长用脚踩着里昂的身体，里昂呼吸看起来越来越困难了，看来已经发生冲突了。我拔出枪，朝着村长的背部就是 2 枪，我不能让里昂死，他对于我的这次任务来说很关键。村长回过头，猛地朝我扑来，我也看准时机，一闪身就上了屋顶，然后朝地下看了看，村长好像摔得不轻，但是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快速地朝村子的方向撤离。而村民们似乎早有准备，将通往村庄唯一的路封得死死的，我正考虑着怎样脱离，但只觉得脖子在刹那间一冷，就渐渐失去了意识，在昏倒的前一刻，我知道，我中了催眠弹。。。。。。





朦胧中，我只感觉到耳边有人在念念有词，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我猛地睁开眼睛，只看到一个村民正拿着把斧头朝我劈来，我眼疾手快，一个翻身，算是躲过了这一劫，不过右大腿却火辣辣地疼。我看看我的大腿，一道鲜红的口子出现在我本来光滑的皮肤上。可恶，这些家伙真不懂得怜香惜玉，不懂得皮肤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既然弄破我的皮肤了，又怎么能放过你们这些喽罗？我拿起手中的闪光弹一扔，对着那个砍我的村民头上就是一脚。比起我腿上的伤口，这一脚远远不够宣泄我心中的愤怒。但是身上负有任务，我不得不尽快跳出了这个类似祭台的石窟。从洞口出来，我朝着四周一看，原来，我正处于一个巨大的缆车控制台下。

进入控制台，我看了看控制器，想要启动应该还缺一把钥匙。该到哪里去取钥匙呢？没办法，我只能顺着唯一的一条山路往下走着，我在这次任务中第一次这样漫无目的。

已经通过了 2 道门了，我似乎又来到了一条死胡同。尽头是一间类似仓库的房子，看来想要找到钥匙还真是大海捞针啊。不过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地找些补充弹药，我的枪似乎正在对我叫"肚子饿"。

不开门还好，我刚开了门，迎接我的居然又是拿电锯的变态大妈。不过这次她脖子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吸引了我，这不就钥匙吗？难道这就是启动缆车的钥匙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利用残余的子弹打断了大妈的腿，再利用身上的匕首朝着她的脑袋狠狠地刺了下去。。。。。。

我拿着手中刚刚得到的钥匙，以最快的速度向缆车控制室奔去。。。。。。

乘着缆车，我来到了村庄的边缘，这里出奇地安静，似乎预示着要发生什么。而我也刚刚接到威斯克的最新指示，路易斯和里昂在崖下小道的另一头一幢独立的小屋内。是时候该和路易斯聚聚首了。

一路上我发现了不少的弹药，这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在我面前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跳下来一个身高足有 5 米的巨人，他那狰狞的面目比当年浣熊市的丧尸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度扭曲的表情和震耳欲聋的斯吼仿佛是在宣泄着内心的痛苦，想必他也一定是寄生虫的试验品。不过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它纠缠，我要尽快找到路易斯，对于这个巨人，我还是避而远之吧，况且，我现在的弹药也所剩不多了，接下来的任务还不知道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呢。这个巨人，就送给里昂当作小礼物吧。

我边想着边以最快的速度避开了巨人的攻击，穿越了很长的一条小路，来到了一幢四周空旷的 2 层楼的屋子前。此刻，屋子的门也打开了，而开门的，也正是路易斯。



“路易斯！”我在屋子的不远处叫了他一声。

“嘿，艾达，我的好日子真的就要到头了吗？”他听见了，朝我走过来。

“样本呢？”我冷冷地问。

“好吧小宝贝儿，让我们跳过虚伪的寒暄吧，你没看到我正要准备去拿那个东西吗？”

“哼，听起来还不错的样子，不过动作最好快点儿。我可没那么多时间。”

“好的，女士。但是你这又是在干吗呢？或者，你现在正在为什么样的组织效命呢？”他看来对这事挺好奇的。

“世界上有一些事情不知道的要比知道的好，这个事情就是其中之一，少知道一点可以活久一点。”我当然不能告诉他。

“好吧，我无所谓了。我不在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能干掉村子里面的那个老家伙和他的同伴帮我逃出去就行了。。。。。。”他看起来有些害怕了。

“呵。。。。。。”我背朝着他笑了一声，然后朝着远处的丛林深处走去。。。。。。



三、月下古堡的重逢

天已经完全黑了，幽幽的月光勾勒出远处城堡的轮廓。我行走在村庄通向城堡的羊肠小道上，两边的树上还是布满了乌鸦，时不时地用它们沙哑的破喉咙为这个诡异的夜晚增添恐怖的气氛，但是我丝毫不理会这些杂碎，低着头走着我脚下的路。我边走边想着心事，夹杂着些许激动和说不出的感觉。里昂，6 年了，我们该碰面了，等着我。。。。。。

通向城堡的吊桥看来已经被教徒们放下，我很顺利就进入了城堡。一路上已经没有多少敌人了，所以我立刻就到了城堡内的花园旁的走道。房间的门已经被里昂打开了，在远处已经可以看见他的背影，似乎比 6 年前更结实了。我脚下似乎下意识的放慢了脚步，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如何去打开 6 年前的回忆，而且现在更不能让他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我该怎么说呢？

有时候事情真的很巧，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我的 TMP 枪从手枪袋里滑了出来，而我天生的幽默细胞抑制住了我的犹豫和沉默，看来我一点都不适合装深沉。我将枪捡了起来，并且将行李包里一副内置闪光弹的太阳镜戴在鼻梁上。我决定和里昂开个小玩笑，这样似乎能掩盖一时找不到话题而冷场的尴尬，又或许，我们见面一点也不会冷场，谁知道呢。。。。。。



我轻轻走进了那扇敞开的房间，将枪口顶在里昂的腰间，让他不许动。里昂不愧是警官出生，以一个转身就把我的枪夺走并且卸了弹药扔在一旁。我向后翻了个身，缓缓地摘下眼镜丢在地上，或者说，是摘下了闪光弹。

“里昂，很久没见了。”我尽量抑制住心脏的狂跳，用平和的语气对里昂说着 6 年来的第一句话。

“艾达！！！”里昂看见是我，也似乎很惊讶。不过他立刻停顿了一下，控制住了情绪，然后接着说道：“那么看来这是真的了。”

“真的？什么真的？”我当然知道里昂说的“真的”是指什么，只不过装傻而已。

“你，现在正在为威斯克工作！”里昂的态度之生硬让我有些吃惊，本来还想给他个惊喜，但是现在看来，是他给了我一个惊喜，我把一直拿在手中的闪光眼镜扔到了地上，同时，也意味着闪光弹即将产生效果。



“我想你又开始干起你的老本行了，里昂！调查得真彻底啊。”看来里昂的脑子里只有工作，我或多或少有些失望。不过我还是有点佩服他的判断能力。

“艾达，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为威斯克工作！”里昂用质问的语气说着。

“呵，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一边看着闪光弹一边说着话。进入了倒数读秒了，我也快要离开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又为什么会这样出现？你身上都是武器，不要和我说巧合什么的！”里昂对工作还真是认真，不过我现在没时间陪他了，闪光弹在这一刻爆炸了，我看准了时机，趁里昂还没有回过身，一个闪身将枪拿了回来，并以最快的速度跳上了窗台，此刻我真感谢上帝没有让我的体重增加。

“后会有期~”我对里昂挥了挥手，就利用绳枪跳进了楼下的花园里，想必里昂也不会来找我，因为他的身上也有很重要的任务。



我来到了花园的最深处，还没有打算下一步该怎么办时，威斯克的命令准时来报到了。我打开通讯器，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不讨人喜欢的男人了。

“卫星告诉我，路易斯现在已经成功取得了样本。他正在城堡的中央等着你，尽快去和他碰头，拿到样本。”威斯克还是一样的命令的口气。

“明白了。”我回答道。

“你也应该看见过那个美国政府的走狗里昂了吧，如果碰巧和他打了照面，就送他见上帝吧，决不能让他干涉我的计划。”这番言语着实把我怔住了，虽然我的身份和里昂并不是同伴，但是我从没有想过要杀死里昂，尽管这是命令，我还是难以接受杀死他这个现实。

“他对我们的一切还一无所知，根本没必要担心他。”我这话只能算是垂死的求情了吧，我知道威斯

克是心狠手辣的人，一旦是他决定的，就很难改变。

"你别忘记，他是浣熊市的幸存者，能从那场灾难逃出来的都非等闲之辈，况且他还和克里斯有过工作关系，这在日后足以对我们组织构成威胁。听我的，绝对不能留下他，把他干掉！"威斯克的态度很强硬，看来是没得商量了，我狠狠地把通讯器关掉，朝着刚才我和里昂见面的房间望去，口中不由自主地轻轻念着他的名字："里昂。。。。。。"

我在花园里寻找出口，想要回到刚才的房间。在这个构造复杂的花园里埋伏着许多教徒，他们的攻击力明显比村民们要高，手中还拿着狼牙球等中世纪的复古武器。然而尽管这样，对我来说，干掉这些被魔化的教徒仍然不在话下。曲折的花园的在幽暗的灯光下显得如此的恐怖，我走得很慢，谁知道哪个昏暗的角落有埋伏呢。如果在这样陌生的地形中被偷袭的话，那将会是致命的。

走了许久我终于找到了花园的出口，用枪扫了几下门锁，同时，也吸引来了几个教徒，我没有理会，依靠我的绳枪把自己带到了刚才和里昂见面的房间门前，而那几个行动缓慢的教徒也就只能干瞪着眼，他们是绝对不可能跳上来的。看起来里昂已经离开了那间房间，往城堡的深处走去了。我知道里昂和路易斯认识，我决不能让里昂把样本拿走，所以，我往另一条路，也就是城堡外侧的通道，赶往威斯克指示我路易斯的所在地点。我想要尽快离开这里。

我不得不感叹威斯克的卫星系统，他给我的城堡地图让我快速地通过了城堡外侧的通道，回到了城堡内。我经过餐厅，进入了一个类似客厅，但是却没有一个沙发的奇怪的房间，这里安静得有些可怕。我正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忽然，一个硕大的铁笼子从天花板落下来，还没等我来得及回过神来，一个强壮的，带着铁爪的怪物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跳了进来，和我形成了一对一的局面。

这个怪物的眼睛被很粗的麻线缝了起来，它似乎是依靠听力来判断敌人的位置，并用手上的铁爪进行攻击的。而身材却是一个人的身体，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怪物和先前那个巨人一样，是光明教的寄生虫试验品。不过由于速度很快，这东西比巨人要危险得多。

我又扔了一颗闪光弹，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翻滚到铁笼的出口处，用子弹打开门锁。而那个瞎子怪物当然也肯定听得见这刺耳的枪声，它疯了一般朝我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我一脚踢开已经破损的铁门，闪电般地逃出了铁笼子。不过看来还没有结束，那个怪物也跟着冲了出来。

"哦，抱歉，我可没兴趣和你两个人开派对。"我自言自语了一句，接着从背上卸下了我的爆炸弓弩，对着瞎子头就是一下。爆炸弩果然是应急的武器，瞎子痛苦地狂叫着并抱住了自己受伤的头。我就趁此时，一个箭步上去，用我的 TMP 对着怪物背上露出的寄生虫狂扫了一把。那个寄生虫扭曲地垂下了那恶心的触角，而瞎子怪物也随着寄生虫的死亡而慢慢停止了自己的行动，变成了一具尸体。

我握着枪，知道在城堡里还有更多的埋伏，决不能掉以轻心。收拾了那个瞎子怪物后，我打开了前进的门。一进入通道，就听见楼下远处传来了阵阵枪声，我知道那个开枪的人肯定是里昂，看来，我还来得及赶在他前面到达威斯克的指定地点。但是里昂看起来战斗得很辛苦，10 多个人围着他一个人，而他也只有一把枪而已。

"里昂，很对不起，我现在不能来帮你。原谅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虽然很想下楼，但是我不能，我身上有重要的任务，而且，对于里昂的能力，我是非常信任的，相信他能够一个人应付过来的。想到这里，我加快了前进的脚步，离开威斯克指定的地点已经不远了。

我顺着城堡的走廊来到了唯一的一扇门前，一路上被我解决了不少敌人，这些教徒还真是杀之不尽

啊，一批接着一批，简直没完没了。我进入了眼前的那扇门，一个大厅便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在我纳闷不见路易斯的人影时，我听见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我赶紧躲到离门最远的一根石柱后面，观察着开门的人会是谁。

原来是里昂，看来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刚才还面对那么多敌人，居然和我用了差不多的时间到达这里。我正胡思乱想着，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我要找的人——路易斯。

"里昂，我找到了。。。。。。"路易斯的话只说了一半，就很诡异地停顿住了。似乎被什么东西按住了喉咙。

"路易斯？"里昂也感到奇怪。

后来我看到的一幕恐怕可以和 6 年前丧尸吃人媲美了。一个粗大的，类似于镰刀的东西从路易斯的胸腔中破皮儿出，鲜血像是失去控制的水龙头，夸张地往外喷着，没想到塞德勒居然会变出这么个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杀死路易斯。里昂也吓呆了，就站在那里。路易斯被甩到了空中，接着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已经听不见路易斯对里昂说什么了，他甚至连惨叫的力气也没有，这下他完了。样本被那个恶心的塞德勒抢了回去，我无奈地打开通讯器，准备向威斯克报告这失望的消息。



"我已经找到了路易斯，不过看起来来晚了，他被塞德勒杀了。"我向威斯克报告说。

"你拿到样本了没？"他只关心样本。

"还没有，塞德勒杀了路易斯后把样本夺回去了。"

"唔~那只有再等下次机会了。对了，你找到机会干掉里昂了吗？"威斯克这句话出口以后，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神经受到的刺激让我一下子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还没有。"我抬头看了看里昂，对威斯克这样说道。

"不过这样也好，我们现在可以拿里昂来做诱饵。找个机会把 illminados 给完全消灭。另外，你最好到基地岛的通讯塔去一次。"威斯克果然天生是个精明的人，大脑运转的速度非常快。事情仿佛从一开始就在他的控制之内了。



“好~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应付完了威斯克，关了通讯器，就离开了大厅，往威斯克所说的基地岛出发了。

里昂，我不会让你死的。我在心里这样默默说着。。。。。。

四、杰克·克劳撒

过了很久，我穿越了构造复杂路线曲折的城堡，按照威斯克所说的地点找到了游艇，不过这地方看起来像是城堡的隐藏出口，四周都是岩石砌成的墙壁，后方有一扇门，门前就是用来充当临时码头的平台。我跳进了小游艇，刚发动了马达，里昂就从出口里面跑出来了，他办事还真讲究效率，身上肮脏的衣服也似乎表明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斗。这时候他应该也要去远处的那个作为基地的小岛。

“帅哥，要搭船吗？”我问他。

“哦，原来是你。”他不假思索地上了船。我开动了游艇，朝着远处若隐若现的那块陆地进发。

一路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威斯克坚持想要干掉里昂，而我又不能对里昂直说。我该如何去帮助里昂？而里昂却一直呆呆地看着在夜幕的笼罩下黑乎乎的大海，似乎也在想着心事。看来真的很难找到话题打开话匣子。我们就这样默默地没有一句对话，直到我到达了目的地，用绳枪攀上了岸上的岩石。

“旅途愉快。”我向他挥了挥手，就一下子上了岸，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船上。。。。。。



很出我的意料，我在通讯塔的控制室里遇到了几乎和我同时被派到这里的另一个特务——杰克·克

劳撒。

克劳撒是组织最为广泛研究和调查的课题。无论是否在战场上，他都觉得他是最好的，他的能力和人格正在接受组织的检验。威斯克这次同时派我和他一起来目的很清楚，就是让我们互相监视，我们对于威斯克来说，都只不过是帮助他办事的棋子。

克劳撒不久以前就被寄生虫强大的力量所征服了，身为特种兵的他当然不会放弃这次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机会。他现在的左腕因为注入了寄生虫而有着惊人的爆发力。我曾经试图研究如何对付他的左手，如果随着情况的发展，我有必要和他战斗的话，我也丝毫不会回避。也就是说，我和他的战斗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也早就在威斯克的预算之内了。

"威斯克对我说了。看起来，你似乎很在意里昂。"克劳撒刚见到我就毫不掩饰地对我说。

"呵呵，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笑了笑回答道。

"哼，我们彼此知根知底，老实说，我一点也不相信你，当然威斯克也是。如果你想要什么小聪明，我一定会宰了你。"克劳撒恶狠狠地说，这像是在警告我。

"是吗？不过你好像忘了，我认识威斯克可要比你早多了。"我丝毫没有害怕，沉着地说。

"哼，不信你就试试看吧。"看来他觉得威斯克很信任他。

"是吗？那我们走着瞧吧。"我朝他挥了挥手，不想和这个没有头脑的肌肉膀子再多呆一秒钟，拉开门就走了出去。

我刚走下了通讯塔，威斯克又来消息了。

"里昂还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呢，城堡的城主也被他干掉了。不过我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塞德勒手下的人已经进入完全疯狂的状态了。毁灭对他们来说只是时间问题了。而现在就是取得样本的最佳时机。"威斯克看起来很满意。

"等里昂带回了阿什莉，他的任务就结束了，不会再给我们添麻烦了。"我还是想试着让威斯克放过里昂。

"不用了，我已经把里昂送给克劳撒了。你就负责快去拿样本吧。"威斯克说出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脏猛跳了一下，差点窒息。我停下了脚步，只感到头脑有些乱。我关掉了通讯器，里昂现在很危险，他根本不知道克劳撒有多可怕，一个没有丝毫防备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就被克劳撒杀死。不行，不能让里昂死，就算这次的计划流产，我都要帮助里昂。也许你忘了，威斯克，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按照你的规则来办事。

想到这里，我快速地利用绳枪下了楼梯，落到了底层，将栖息在地上的一群乌鸦一哄而散。时间很紧，我必须赶快找到里昂。心中的焦急让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加快了前进的脚步。

五、及时的一枪

我行走在基地里，弯曲的路线使我不得不放慢行走的速度。可是时间对于我来说又是那么的重要，我必须在里昂遇到克劳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克劳撒守株待兔地守到里昂之前我必须先找到里

昂。我知道克劳撒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而里昂对此却一无所知，他更不知道克劳撒的左手里有着惊人的秘密。

我正边走边想着如何去找里昂时，脚下忽然一阵巨响，接着是轻微的震动。基地有地下通道我是知道的，难道在那个几乎平时没有什么人去的通道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脑袋第一时间想到了那个"肇事者"是里昂。这也是我现在寻找里昂的唯一线索，我赶忙回过身，找到了地下通道的一个非常规的入口，利用绳枪跳了进去。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进入地下通道后，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火海，看起来这里刚刚发生了事故。我拿出我的绳枪，跳过了这片火海。我清楚地看到爆炸的是 2 辆汽车，一辆车的车舱里没有驾驶员，而另一辆车的驾驶室里可以看见一具被烧焦的尸体，不过我坚信，那不是里昂，他那另人生畏的求生能力不得不让我赞叹。而他也是这次任务中最让人兴奋的部分了。

利用绳枪，我爬上了通气管，那里算是现在唯一可以通往外面的道路了，本来的出口已经被车祸所破坏了。

通气管外面可谓是别有洞天了，看到眼前的一艘巨大的军舰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怪威斯克说塞德勒的手下都疯了。

我试探性地往前走着，步步为营，说不准那些疯狂的教徒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四周寂静的有些可怕，但是我知道事情决不会只有那么简单。如此庞大的军舰周围不可能没有值守的人。我缓步前行，而后发生的事也应证了我的想法。当我走到一块较空旷的地方时，旁边寂静的军舰一下子向我这里开火了，我一个翻滚到了建筑物后边，与此同时，我的四周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许多疯狂的教徒。我举起手中刚刚补充完弹药的枪朝那些疯子扫去。

成群的尸体横倒在我的面前，而军舰上的枪林弹雨还是不间断地朝我这里射来，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在我的不远处，有一座大型的机关枪，这可是在紧要关头上帝给我的礼物啊。我一个侧翻，在地上滚了一圈，然后迅速地来到机关枪后，我瞄准对面军舰上的一门门大炮，一个个地摧毁了它们。失去了大炮的军舰现在看起来和渔船已经没什么区别了，我用我的绳枪迅速来到了军舰上，从另一边走出了这个疯子的火药库。。。。。。

我来到了一个好象工业工厂的地方，不远处传来了刀战的乒乓声，看来我还来得及，里昂现在一定在和克劳撒火拼了。我利用绳枪来到了工地的最高处，看起来里昂还是没能够干掉克劳撒，他已经被克劳撒打倒在地了。我从枪壳里拔出枪，瞄准了克劳撒那把即将刺进里昂喉管的匕首。子弹准确地将匕首射飞了，而克劳撒看起来似乎相当地冒火。

"是你这个红衣服的婊子。"克劳撒随着枪声朝我这里望来，看见了我。

"呵呵，看来我们都心照不宣。"我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心里却相当地火，这头肥猪竟然骂我婊子。克劳撒，如果下次在这里被我看见你还活着，我一定会替里昂干掉你！

"或许你还能活得更长一点，但是你终究逃不过一死。我一定会干掉你。"克劳撒恶狠狠地说道，看来我们这下倒是真的心照不宣了。

克劳撒说完腾空一跃，就从天窗逃走了。看来这个胖子已经真的不是人类了，完全向塞德勒那个疯子臣服了。唉，算了，现在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管他。我从台阶上跳了下来，走到里昂跟前。

"你们从前认识么？"我问里昂。

"也许吧，或多或少都认识一点。"里昂这小子现在说话也学会用这么暧昧而模糊的态度了。"艾达，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了么？"里昂倒是真想追根问底啊。

"嗯，或许下次吧，拜拜。"我挥了挥手，跳下了铁架台，往门外走去。。。。。。



六、这次任务结束了，但是新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过了几个小时，我来到了荒岛的基地。一架直升飞机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我拿出通讯器，威斯克看来又要我去杀死里昂了。

"汇报一下，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威斯克在通讯器的那头冷冷地说道。

"克劳撒被里昂干掉了。"我也面无表情地回答着。

"真的？嗯。。。想要里昂的小命还真不容易啊，不过现在倒可以利用他帮助我们除掉塞德勒。你想办法让他们交上手，总有一个会死在对方的手里。"威斯克看起来早有打算。

"这都是你算计好的？"我暗自对威斯克过人的思维打了个冷颤。

"另外，无论谁能胜出，干掉剩下的这个人就是你的新任务，可别忘了谁是这场好戏的导演，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决不能让他活到明天，我们的目的是要夺取样本，这就必须除掉一切干扰我们计划的障碍。"威斯克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强调着样本。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关掉了通讯器。看来，他是不想给我反驳的机会了。不过算了，我也不会按照他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有我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让里昂活下来。

我的面前是一段峡谷，塞德勒在这里建造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天然的要塞。看来要突破这里光靠潜入是不行的，必要的时候就要冲锋陷阵。我的上帝，塞德勒这个疯子。

我穿越了要塞的前半部分，这里的士兵不是非常得多，看来他们还没有完全做好战争的准备，就连先前的那艘军舰也处于准备期。塞德勒一定没想到，他重金买来的军舰就这样连一次露脸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我摧毁了。

我在阵地上捡了许多弹药，穿越了寂静的密道，来到了一片看起来像是遗迹的地方，而里昂也正好刚刚走进遗迹，我走上前去，他看起来有些不舒服。

“嘿，里昂，你还好吧？”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可是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里昂居然用双手死命地掐住我的脖子，从他的眼神中我看见了那些村民和教徒的眼神。里昂体内的寄生虫发作了，我被他掐得一点都喘不过气。说时迟那时快，我用剩下的力气拔出腿上的匕首，朝着里昂的大腿刺了进去，接着对着他的小腹一记飞腿。里昂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而我，也不停地咳嗽，努力把刚才的那口气给缓过来。.

“艾达，对不起。”里昂捂着自己的大腿虚弱地说着，然后把手里似乎早就准备好的解药吞了下去。

“你怎么样？你看起来并不好。”我问里昂。

“恩，我没事。。。”说完，他就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看来他是怕寄生虫再次发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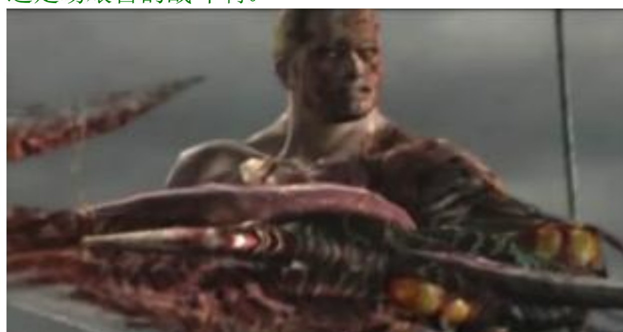
我目送里昂，直到他消失在我的视野。我一个人继续往前走着，眼前是一座遗迹外的监狱，锈迹斑斑的铁栅栏说明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使用了，随着遗迹一起变成了塞德勒的要塞。高高的大墙，以及空气中弥漫的微微的腥臭味让人感觉到一阵死亡的气息，就连我这样的特工也有些不寒而栗。我加紧步伐，快速地进入了这破旧的监狱。

房顶上不时地往下滴着液体，也不知道是血液还是其他什么水，安静的出奇的房间、湿漉漉的水泥地、不时飞过头顶的乌鸦都更增加了这里的恐怖感。我手里拿着枪，小心翼翼地向出口走去。。。。。。

我推开尽头的门，一阵微弱的阳光透过云无力地射在地上，乌云密布着天空，快要下雨了。

忽然，我听到头顶上有东西呼啸而过，凭借着特工的敏锐反应，我知道有东西向我飞过来。我快速地一闪身，一个有 2 米长，半米粗的铁管刺在了我原来站的那块地上。我抬头朝房顶上一看，居然是克劳撒，他还活着，看来寄生虫让他重生了。

“哦，不好意思了，克劳撒，我才刚刚向威斯克报告了你死亡的消息。想想报告里我怎么说的？要是现在你还活着，那我岂不是要被炒鱿鱼？”说罢，我用绳枪来到了房顶，克劳撒已经完全变身了。他的双手变成了翅膀，手臂上的青筋异常的突出，这已经不是人类了。我拿出我的弓弩，朝着克劳撒的头射去，谁知道这家伙这么大的身躯，速度倒是一点也不慢，他躲过了我的弓，并且对我实施了反击。克劳撒用他变异的手向我刺来，但是我的速度也不慢，一个侧翻便躲过了他的攻击。看来，这是场艰苦的战斗啊。



我与克劳撒仍在僵持之中，克劳撒被我击中了几次，但是都没有击中关键的要害，所以尽管他身上流着血，但是看起来这一点也影响不到他。

“你这个该死的臭娘们，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这次你死定了。”克劳撒恶狠狠地说完，再次用他变异的双手刺了过来。

“哦，我的弟弟，看来是时候教教你怎样尊重女士了，比起我来，你还嫩着呢。”我再一次闪过了他的攻击，与此同时，我快速拔出匕首，刺进了他的腹部。顿时，血如雨注，克劳撒痛苦地捂着肚子，用他的右手疯狂地、漫无目的地挥舞着，我趁此机会，对准他的头猛地踢了上去。他终于被我击倒了，我拿起弓弩，趁他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对准他的头部放出了我的弓。。。。。。

“你这变异的玩意儿还真巨大啊，不过男人输了太没面子了，我不喜欢。”我缓缓走到克劳撒仍然喷着血的尸体前，自言自语地说。接着，用绳枪来到了最近的建筑物楼层，这里看似好像是个实验室，我将耳朵贴在墙壁上，细细地听着房间里的动静。

似乎是里昂，他在和塞德勒争吵着什么。我用绳枪瞄准窗口，一下子就进了这个房间。

我看见塞德勒正在“收拾”里昂。看来寄生虫在很大的限度上影响了里昂的能力，我拿出我的 TMP，对着塞德勒一阵扫荡，将塞德勒压制住了。里昂显然是被枪声吸引了，他带着感激的眼神朝我这里看了看。我对他喊：“里昂，快趁现在，带着阿什莉快跑。”里昂点了点头，拖着阿什莉，往门外跑去。而此时，塞德勒似乎也换过神来了，他丝毫不理会我的子弹，竟然仍追着里昂。我环视了下周围的地形，发现里昂逃脱的大门上方有几个汽油桶，这就好办了。我用枪对着那几个桶开了几枪，那些东西听话地爆炸了，落下来也正好把大门堵住，这样，里昂就可以安全逃脱了。而我，就顺便把塞德勒给收拾了吧。

塞德勒用他变异的尾巴很快就冲上了 2 层楼，也就是我所在的楼层。我拿出爆炸弓弩，准备着大战的来临。

那根触手真的很难缠，我被这东西紧紧地卷住身体，似乎像蟒蛇缠绕般让我丝毫透不过气。我的潜意识让我拔出了匕首，并狠狠地刺了下去。那根东西一阵哆嗦便缩了回去，终于，我的一口气换了过来。我用弓弩对准塞德勒的身体射了出去，但是一点都没有反应，这老东西刀枪不入吗？不可能，即使是浣熊市的暴君、追踪者、它们都有自己的弱点，这老家伙肯定也有，我一定要找到。

塞德勒不停地用这根触手攻击着，我一边躲闪，一边观察着塞德勒的行动，想要找出他的弱点。在数十分钟后，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当我的弓弩射在他的头上时，他的嘴里就会出现一个眼球，而弓弩打中他身体时，则什么反应也没有。我的经验告诉我，只有他的头是可以攻击的，而嘴里的那个眼球就是他的弱点。我举起弓弩，对准他的嘴巴射了出去。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他的那个变异眼球再次出现了。我知道这是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用我早就准备好的匕首对准那东西飞了过去。

那只眼球喷射出了土黄色的“血液”，而塞德勒也随着一声惨叫而倒下了。我笑了笑，朝掉落在地上的寄生虫样本走去。。。

“多谢了，这样子跟客户解释起来还真是非常烦呢。”我拿着样本，得意地说着。但是似乎我还没来得及享受成功时，就只感到脑后一阵冷风，两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了，因为刚才身体似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建筑工地的地上。里昂正在和塞德勒争吵了，我看了看他们，依稀听到些对话。

“这有什么好笑的。”里昂愤怒地叫着。

“哼哼，我想你应该知道，这种对白方式和英雄救美的情节一般只会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哦，肯尼迪先生，你让我感兴趣了。为了表示感谢，让我把你从陶醉于自己幻想的世界中唤醒吧。”说罢，塞德勒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我顿时大吃一惊。

此时，里昂好像也发现我醒了过来，问道：“艾达，你好点了吗？”

“看起来比刚才好点。”我回答着。

“那你快退后，这里交给我。”里昂还是像 6 年前那样，想要独自一个人对付眼前这变态的塞德勒。但是我知道，凭借着里昂现在的能力，可能一个人对付不了塞德勒。我站了起来，用绳枪来到了工地的上方，想要寻找能够派得上用处的武器。

里昂在和塞德勒苦斗着，而我经过不懈的寻找也有所收获，远处平台上的火箭筒吸引了我。我马上用绳枪来到了那个平台，拿起那个火箭筒就丢给了里昂：“里昂，用这家伙。”

塞德勒真的死了，不过可不能把寄生虫的样本当作是给里昂的奖励。就在里昂拿起样本的时候，我的枪口也对准了里昂的脑袋。

“哦，抱歉，里昂，把它交出来。”我冷冷地说。



“艾达，你知道这是什么的。”里昂缓缓地把样本给了我。而我给他使了个眼神，趁他回头的时候，我跳上了早就准备在海面上接我的直升机。

“放心吧，里昂，我会好好照顾它的。”我朝里昂挥了挥手。

“艾达。。。。。。”



“接住！”我把手里的一串钥匙扔给了里昂，聪明的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做，“我该走了，后会有期了。”说罢，直升机朝着日出的方向飞走了，留下里昂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



海面上的风有些凉爽，我望着手中的样本，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总算把任务顺利完成了。不过我也送了威斯克一个小小的礼物——假装和他一起工作很带劲儿。

威斯克......我很想知道接下来他究竟要做什么，很多迹象表明这次事件也许只是他庞大野心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对他来说，Umbrella 这个名字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打着这个嚎头来打他自己的算盘，不过如今，Umbrella 已经不复存在了。在 Umbrella 的废墟上，许多人想要重现它的辉煌，他们也很清楚将在谎言和欺骗中挣扎，这也是威斯克为什么不公开他的复兴计划的原因吧。可以预想，我和威斯克之间的猫鼠游戏还将继续下去。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暖和，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这次任务虽然已经结束，然而，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欢迎砖头和鲜花 

抵抗：天使的召唤

彩虹泪绘

根据《抵抗：人类没落日》第一、第二关内容改编。文中的事件、战斗过程、背景叙述并非全部忠实于相应游戏流程。



英国，约克城，1951 年 7 月 11 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06:13

"你们几个从右边，你们从左边贴着街道走，你，跟着他们提供火力支援，快！快！"在长官催促的命令声中，又一波美国士兵从战壕里奋力冲出。城市已经在人类和异种之间猛烈的炮火摧残下几乎变成了废墟，天空被土黄色的烟尘遮蔽。炮弹，被炸飞的砖瓦，被击落的直升机夹杂着，不时地从云雾里坠下。

内森·哈尔中士冲在队伍的后面，最前方的战友已经开始和异种交火。街道已经不能被称为街道，到处都是障碍物，有些是双方故意布置的，有些是被击溃的部队慌乱中留下了，有些就是旁边的房子被炸碎的瓦砾。不过这至少带来了两个好处，第一，有了很多天然的掩体，第二，可以搜寻到很多的弹药补充。

异种在欧洲和人类的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这期间它们以惊人的速度扫平了欧洲大陆，然后从英吉利海峡下面开凿隧道，绕过了人类在海岸修筑防线，一夜之间让英国几乎完全沦陷。美国终于在种种原因驱使之下向英国派兵增援，内森·哈尔便跟随着美军的队伍，来到了战火纷飞的英国。

异种的战斗能力非常强，还有着人类所无法比拟的伤口自愈能力，加上人类从来也无法弄清楚的种种奇怪的科技为支持的武器，人类在这场战争中的处境艰难，也许是人类这个种族内部战争中从来无法想象的。此时的哈尔已经习惯眼前的惨烈战场，一批士兵冲上去，很快就全部牺牲，人类的尸体和异种的残尸交叠在本来就已经难以前行的路上。然而人类绝对没有在这场战争中放弃的意思，更多的美军战友从哈尔的身后和头顶上被投入这个绞肉机中，一寸一寸的向着异种的阵地推进。

哈尔看到一队美军的直升机被导弹击中，直升机在天空爆炸，拖着烟火坠入街边的残垣断壁中，几个美军士兵满身被火球包裹，大叫着从直升机上跳下……

哈尔继续小心的沿着街边的建筑和满街的障碍物前进，绕过街角，哈尔看到了一个刚刚坠落的鹰式运输机，爆炸声还在继续，两个身受重伤的美军士兵扭动着焦黑的身躯，试图从浓烟和火焰中挣扎出来。哈尔扭过头去，但却阻止不了弥漫在空气中刺鼻的焦味。刚在这个鹰式运输机的损失很快被更多的鹰式运输机机群所补偿，刚刚赶来的新的鹰式运输机机群悬停在哈尔的头顶，发动机噪音掩盖了战场的枪炮声和爆炸声，更多的士兵从直升机上滑下，冲向前方的异种要塞：一栋防守严密的大楼。街道在这里中断，大楼前的广场也被异种占领，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拿下这栋大楼，从里面冲过去。

哈尔混杂在这新的一波的美军士兵中，在广场的四处寻找掩蔽，在异种猛烈枪弹的空隙还击。有些士兵在掩体后面按捺不住，探出头去，全神贯注的试图仔细瞄准工事后面和楼房上的那些异种，但却被从窗口和栏杆后突然飞来的子弹击中。人类的士兵顽强的利用最基本的阵地战方法，轮流用手雷和火力压制掩护战友，一点一点的往广场对面的楼房大门逼进，甚至有些士兵冲到了和异种的杂交人只隔着一堵水泥障碍的地方，哈尔看到他试图偷偷的看看障碍的前方的情形的时候，被等在那边异种杂交人扑上去压倒在地，撕咬。哈尔马上想用手里的枪赶走这个正在吞噬着战友身体的怪物，却被来自楼房上的一梭子子弹压回了掩体后面。在靠近楼房很近的地方，掩体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它们可以阻挡前方射来的子弹，但对于处在楼房上居高临下的异种士兵毫无作用，人类的士兵在它们眼前一览无余。部队的伤亡越来越大，后面上来的士兵不得不把堆积在掩体后面的尸体推出去，才能有足够的空间蜷缩在最安全的位置。战事慢慢陷入僵局，虽然人类的士兵依然不断的增援过来，但却总在里大楼几步的地方倒下。异种的士兵似乎也意识到了人类不断增援的问题，虽然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但如果如此让援军不停的投入战斗，冲破防线也就是时间问题了。于是它们开始把枪口对准天空中的运输机，要在他们把更多的士兵投入战场之前解决掉。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但却致命的策略。它们击中了一架飞得很近的运输机，飞机几乎要失去动力，看样子是无法把机上的士兵放下来了，坠落已是不可避免，机长做出了一个英勇的决定，他作着最后的努力，把即将爆炸的运输机调转方向，朝着眼前这栋大楼冲了过去。

运输机重重的砸穿楼顶，整栋大楼都在震颤，接着又从内部传来一连串的巨大爆炸声。来自异种的枪声瞬时安静了下来，看来它们被这个毫无征兆的自杀性攻击压制住了，至少是暂时的。地面上眼看着这一切发生的美军士兵明白这样的机会意味着什么，大家马上重新振作精神，利用这个空隙冲进了大楼。

楼房内部被刚才坠落的直升机的爆炸破坏的七零八落，楼层之间的天花板也被震塌，不用走楼梯便可以爬上高层。异种的杂交人士兵刚刚从被攻击中缓过神来，各自寻找自己本来的位置，试图恢复防御。一只杂交人丛哈尔面前飞奔而过，它并没有注意到刚刚进门的哈尔，似乎只一门心思的要赶快回到楼上去。哈尔抬手就是一枪把它撂倒，前面已经有早先进来的友军士兵开始逐个房间清理。楼房里的视野本来就狭小，到处堆放的箱子和家具又制造了很多死角，还有那些几乎无法提防的从隔壁甚至是上下楼的墙壁被破坏出的缝隙里放出的冷枪。美军几乎每前进一个房间，都要留下一具尸体，当然他们肯定会拉上几只异种陪葬。无论异种如何的抵抗，它们现在已然没有了地形上的优势，美军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在房子的另一面打通了出口，重新回到街道上。

其实战争到了这个时候，伤亡的代价大家早已习惯。

哈尔在出门不远的地上捡起了一把被异种丢弃的牛眼枪，弹夹还有很多子弹。虽然在漫长的战争中人类已经缴获了很多这样的装备，但却一直无法解析出其中的科技秘密。比如这把枪，乍一看也就和人类的突击步枪一般无二，但它却有着神奇的目标锁定功能，可以发射出导向标，这种似乎只是一个能量团的东西可以黏附在几乎任何目标的表面，用来引导之后从牛眼枪里射出的子弹，拐弯抹角准确无误的击中被标记的对象，无论这个对象怎么运动，躲藏，都无法甩开接下来的一整梭子弹。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人类的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对于哈尔来说，原理毫无意义，这把枪的现实价值是，哈尔可以躲在掩体后面朝着被标记的目标盲射了，这样生存的几率就大了很多。当然，这也意味着这里附近的异种士兵，也在等待着随时锁定哈尔。

又是一小波美军士兵从身后赶来，哈尔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批新被派来增援的友军了。最早和自己一起冲出战壕的战友们，早已一个个躺在了前进的道路上。来不及多想，远处传来的异种的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把大家拉回战场，眼前是一个拱门，两边都是围墙，拱门是大家离开这个废墟城市的唯一出路，也是异种部队的声音传来的方向。大家各自在占下合适的位置，全部的枪口都对准这个狭窄的拱门走廊，等待着异种的冲击。

战场突然变得异常的安静。一只异种的杂交人在拱门走廊的台阶下探出头来，张望了一会儿又缩回去，又更大胆的探出身来，观察着城市里面的动静。一个美军士兵差一点激动地扣下扳机，还好被身边的士官制止住了。果然在自以为确认了安全之后，一队异种士兵大摇大摆的出现在拱门走廊下，那个密度，就好像在呼唤子弹的攻击。

于是它们就得到了满足。不光光是愤怒的子弹，还有许多同时扔出的手雷，在狭窄的空间里爆炸。十来只异种的杂交人没来得及放出一枪就全部被消灭了，只是这堆烂糊糊的尸体让哈尔和战友们走出去的时候感觉非常恶心。大家咒骂着终于走出了城市--应该说是走出了瓦砾堆。郊外有接应的友军已经在等待，哈尔跟随着队伍沿着杂草丛中的小路，往接应的士兵指示的方向开去。郊外的这片土地还没有被战火直接摧残，但从城市里飘出来的尘土还是落下了厚厚的一层，草和树叶都看不出绿色，而是一片褐黄。

哈尔他们正在行走的路是一个干枯的小溪的河床。有人说听到奇怪的动物穿梭的声音，再仔细去追寻却又无法定位。多数人都只顾着继续赶路，早点到达集合地点，没有注意到，也无心去理会。在大家感觉，这不过是野外寻常的风吹草丛的声音而已。又或者是一群还没有被战火吞没的小动物经过。

"那边草丛里真的有东西！"终于有人忍不住朝着野草漫无目的的扫了一梭子子弹，不过除了四处乱飞的草叶什么也没打中。
"哪个混蛋在浪费弹药！"带队的士官回过身来大声训斥，"你是要把异种士兵引过来吗，引来了你准备和它们拼牙齿吗？白痴！"
"走吧，也是只是一个花黎鼠。这次到达营地之后你是应该好好休息几天了。"那个士兵身边的战友拍了拍他，准备继续前进。

草丛里的嘈杂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似乎从各个方向包围了这一群美国大兵。

恐惧开始迅速的在士兵之间的传染，大家都颤抖着端起枪，试图对准这些无处不在但又无法发现的目标，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士官，此刻已经是汗如雨下。如果是看得见的杂交人，起码还可以拼死一搏，这些看不见的小东西，人类是完全无能为力了。

无数的异种爬虫从河床两边高高的草丛里倾泻下来，这些东西只有甲虫大小，根本无法来得及用子弹去抵抗。它们爬上人类士兵的身体，钻进衣服，头盔里面，士兵们扔掉手中的枪械，扭曲着身体，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徒劳的想把身上的小爬虫抓下来。

小爬虫不但无法被从衣服和身体上抖落，还开始往人类的身体里面钻，它们似乎有着寻找人类身体的一切开口的本能，从所有可能的地方钻进人类的肉体，去完成它们这个低等生物的唯一使命：散播异种病毒。

大多数美军的士兵都已经倒下，包括哈尔，爬虫继续从他们的嘴巴等地方往体内钻。少数几个强壮的人看着自己皮肤下面蠕动的异种，作着最后的凄惨而又无用的反抗：他们割开自己的肉体，试图寻找那些小爬虫，把它们从自己的身体里清除出去，但完成了病毒散播的异种爬虫立刻都会死亡化成脓液，在自己身体上刻下的伤痕的数量，怎么也赶不上钻进体内的爬虫的数量，他们的抵抗，只是给自己增加了更多的痛苦，却也避免不了和其他人一样的最终命运。

这一群异种爬虫消失在这些美军士兵的身体里，这些美军士兵全部倒在干枯的河床的泥土和尘埃上。病毒正在他们体内起着悄悄的变化，等他们再次醒来的时候，就是一群新的杂交人士兵。这些年笼罩了欧洲的战争和屠杀中，还从来没有过人类自发产生对异种病毒抗性的案例被报道或者记载。

等候在集结地的军官见队伍不但迟迟不来，还失去了联系，于是又派出一支小队沿着河床小路搜寻过来，队伍里的医疗兵首先发现了这一群已经全部牺牲的美军战士。有些人身上毫无创伤，有些人身上则明显的有着恐怖的自我割裂的伤口，这一幕让医疗兵立刻明白了刚才发生在这里的惨剧，他掏出步话机，准备跟长官汇报不幸的消息，没有人会在那样的攻击下生存下来......

步话机还没有接通，眼前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把医疗兵全部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哈尔居然自己从休克中缓过了神来，慢慢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医疗兵。

"你......没事？"医疗兵小心的问到，步话机那头长官大声地喊叫着，但此刻医疗兵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奇迹般复苏的哈尔身上。
"......我还好，发生了什么？大部队呢？"哈尔平静的口气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医疗兵不由分说地走上前去对哈尔进行了迅速简单的身体检查，除了体温稍微有点高，其它一切正常。"我希望你能来战地医院做进一步的仔细检查。"医疗兵稍微松了口气。
"我很好，告诉我大部队在哪里。"哈尔一把推开医疗兵，他看了看周围已经死去的战友，默然的蹲下去，开始收集他们留下的枪支和弹药。
步话机依然开着，里面传来长官更为严厉的训斥声，医疗兵这才反应过来，捡起话筒，眼光却依然根在哈尔身上："对不起，长官！他们在一次异种的感染袭击中，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牺牲，我现在立刻带他回来！"
"你个混蛋刚才聋了吗？赶紧回来，我们需要每一个活着的人参加这次守卫战。还有人能从感染袭击中幸存？见鬼了，我们需要这样命硬的家伙！"

医疗兵收起步话机，除了一句跟我来之外也不敢再和哈尔说什么，因为他害怕看着哈尔的眼睛，那对从死亡中重新绽开瞳孔里，闪烁着人类不因该有的光芒。

两人前进了没多久，又遇到了几个零散的美军士兵，大家继续朝着约定的集合地前进。草丛里又传来动物穿行的声音，这次的声音和动静都比哈尔刚刚遭遇的那次要来的大，这是异种的跳虫，一些除了攻击和吞噬人类血肉之外没有任何意识的东西，不过起码这些家伙还是可以用子弹去抵抗的，虽然它们的攻击和爬虫一样有着巨大的数目，但却不意味着绝对的死亡。

跳虫一波一波的从前面的小土坡上涌下来，哈尔和战士们一边后退一边扫射，火力虽然密集，但也总还是有漏网之鱼。跳虫扑到士兵的脸上撕咬，每消灭一波跳虫，都有一两个战友面目全非的倒下，直到丛林再次恢复安静，哈尔看看身边，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哈尔自己的颈部也受了伤。

奇怪的是哈尔觉得伤口并没有那么的疼痛，在如此要害的部位但却没有大量的失血。踩着铺满路面的跳虫的尸体，哈尔终于走出了这段河床小路，绕过身边的木桥，来到一个被布置成要塞的两层小楼下面。三个杂交人士兵象征性的对哈尔放了几枪，哈尔稍微一回击，它们便闪身躲进了房子，留下无人把守的台阶，似乎是在引诱哈尔上去。理智告诉哈尔，这是一个陷阱，旁边一定还有别的路可以绕过楼房，但那些异种士兵留下的一些东西却让哈尔体内燃起兽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很快压制了人类的理性，控制和哈尔的脚步朝着台阶上跑过去。

那是一罐泛着荧光的黄色粘稠液体，异种士兵用这种液体来修补自己身体的创伤。根据从战场上得到的样品，人类的科学家化验出其中含有病毒成分，科学家们认为这些病毒是异种得以迅速修补自身肉体的关键。当然异种那超过正常人类十二倍的代谢速率肯定是它们超强的伤口自愈能力的原因之一，但从战场的记录来看，如果伤口很严重，它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这种"病毒汤"。病毒在修补了异种的伤口之后便自行分解了，成为它们新的肉体的建筑材料。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实验室中，还没有发现任何的人类可以从这种"病毒汤"中受益。

此刻的哈尔却有着无比强烈的欲望想要把眼前的这罐黄色液体喝下去，他颈部的伤口还没有痊愈。伤口的瘙痒让他更加不能拒绝这面前的美味。哈尔也不再细细思考，闭上眼睛仰头把这罐以前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全都喝了下去。

哈尔觉得身体里有一股热流往伤口处涌动，他抬起头来对着楼房门上的玻璃，看见自己的伤口边缘迅速的泛着细小的泡沫，然后渐渐愈合，然后热流的感觉慢慢散去，留下一道微弱的浅红色的伤痕。

哈尔微微一笑，端起枪，踹开门，冲进了房间。异种们分散在楼上楼下各个角落里，占据着最为有利的射击位置，这场战斗本来应该是一次轻松的围猎，不过，像哈尔这样动作迅速又不畏伤痛的人类，异种们也是头一次遇到。

一群猫在窝里等待着老鼠的自投罗网，但破门而入的，却是一头狮子。

两分钟之后，哈尔已经站在了楼房另一边的出口处，面对宽阔的街道，他的制服上又多了几个枪弹穿透的破洞，但没有血液流出，哈尔看上去也没有任何异样。

离哈尔走出楼房的地方几米远处，停着一辆 M-12 坦克，坦克的电台还在嘶哑的呼叫着，听上去还是集合地的那位指挥官，试图让周围的重型武器也集中过去，增强工事的防御力量。哈尔循声走过去，发现两名乘员都已经死在了坦克后面，驾驶坐上躺着也许是没来得及逃出来的驾驶员，额头上鸡蛋大小的弹孔。这里往前到集合地的路途都是开阔的道路，只有每隔一段距离就被布置下的很难翻越过去的路障，而不像之前那些被残垣断壁几乎堵满了的小街道，还可以寻找掩蔽，而道路两边的楼房上都有异种的身影在晃动。哈尔觉得自己一个人想杀过去或者偷偷摸摸的过去都不太现实，还不如利用这个坦克，一路轰到集合地。他费力的把死去的驾驶员从位置上移开，也顾不得去清理那些血迹和脑浆，便开动了坦克，沿路碾压过去。

异种立刻发现了哈尔和他的坦克，它们从楼房和街道的工事窜里出来，试图包围攻击坦克。不过 M-12 毕竟不是吃素的，主炮的火力可以轻松的一次解决掉好几个敌人，异种设置在道路中央的工事和火箭弹发射器在也可以一炮轰平。路的两旁陈列着不少油罐和弹药，可能异种觉得这里比较安全，把这一带当成了后方，才把这些军需物资露天密密麻麻的随意堆放。此刻，它们成了哈尔的坦克主炮寻找的最理想的目标。异种也会出现在道路两旁的楼顶上，哈尔惊讶的发现 M-12 的主炮可以抬高到如此的程度，在相对还是比较狭窄的街区里，居然可以直接瞄准楼顶的敌人，这样一来哈尔就不用冒着危险爬上炮塔去操作重机枪了。

坦克沉稳而坚定的推倒一道道的栅栏，穿越整个街区，留下一路的异种尸体和烟火之后，从街道尽头右侧的大拱门下开过，终于来到了集合地：公车停车场。

哈尔到的还不算太晚，温特将军正在跟大家交待任务。美军的后续部队需要一个着陆场地，这个已经被废弃的公车停车场刚好可以满足要求。然而，异种依然控制着停车场的另一半边，大家必须在美军后续部队到来之前，把停车场范围内所有的异种都清除掉，然后坚守住，直到任务完成。

哈尔此时遗憾的发现，自己开过来的 M-12 并没有办法进到停车场内部，南门那边依然处在异种控制之下。据守工事的异种大概有二三十个，不过它们控制着三挺重机枪，封锁了大部分的正面场地，能够突入作战的美军士兵也不是很多，直接冲击毫无疑问是自杀的行为。不过这是一个公车停车场，

虽然废弃了一段时间，但还是有不少的破旧公车停在这里，尤其是靠着北面的围墙和水罐那边，公车的停放尤其密集，那里也是异种重机枪火力的盲点。大家商议之后决定，在正面只做火力牵制，同时派士兵从北面偷偷的摸过去，等摸出了那一堆公车之后，也就来到了异种的侧后方，短兵相接了。

哈尔跟随着攻击的队伍出发了，大家尽量小心的前进，不让异种注意到自己。每个人心里都在祈祷异种此时只把眼光盯在正面的火力对峙上。

这支队伍出乎意料的顺利的潜进了公车堆里。

军规上说，当你行动过于顺利的时候，那肯定是落入了敌人的陷阱。

早也已躲藏在公车之间和公车上的异种杂交人们，开始肆意的屠杀卡在公车夹缝之间的这批美军，战士们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避，他们现在才发现，这些公车停的是如此的密集，连转身都很困难。哈尔知道不能在这种地方挣扎下去，这样只有一个一个被扫到的份。他和几个挤在中间还没有落入异种瞄准镜的战友迅速伏下身去，从公车低下外北角的墙边移动。当然这不是耻辱的逃亡，他们在经过的每一辆公车底下，都粘上了炸药。

公车堆里的枪声渐渐平息，异种挤到被美军尸体塞满的公车夹缝里，得意地用牙齿清点战利品。

缩在墙角的哈尔和几个战友交换了一下眼色，按下手中的引爆器。

公车立刻一辆接一辆的被炸药和旁边着火的公车引爆，化成火海，把牺牲的战友的遗体和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的异种一起埋葬在烈焰和浓烟中。

最靠近这堆公车的据点附近的异种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连环大爆炸吓了一跳，纷纷转过头来看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几秒钟后，哈尔他们从黑烟中冲了出来，对着异种的阵地疯狂的扫射。重机枪手试图把枪口扭转过来对准哈尔，但却徒劳的发现这边完全是射击的死角，等它想起来去拿身边的步枪的时候，已经被冲上来的哈尔一枪托砸晕。士兵们分散开来，占据了这个一分钟之前还是异种火力点的阵地。哈尔的眼光则转向了下面两个重机枪阵地，那边的地形更加难以进攻，而且也不像这个是露天的，后面的异种龟缩在小房子里，从窗口往外射击，重机枪也在里面，想要靠过去谈何容易。

哈尔躲在沙包后面没有动，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这里看上去应该是停车场的加油站，油泵就在异种剩下的两个阵地位置之间，哈尔的视线顺着从油泵牵出的管线走，管线居然没有像往常加油站一样的设置那样走入地下，而是延伸到了位于异种阵地上方的顶棚之上。哈尔努力后仰身子，看着上面，居然是一个位于高处的油罐。 哈尔端起枪，对准油泵一阵扫射，两个阵地位置上的异种都被身边传来的爆炸声吸引了过去，不过油泵没折腾出什么名堂，就在异种们回过神来，重新要投入防御的时候，从油泵沿着管线烧上去的火苗引燃了异种们头顶的巨大油罐。地动山摇的爆炸一下子就炸塌了顶棚，燃烧着的汽油和炙热的碎片暴雨一般向着来不及躲避的异种们洒过去。固守在房子里的最后一个重机枪阵地的异种们也被四周燃烧着的火焰和油烟包围，不得不弃屋逃出，成为火海里美军士兵的靶子，一一倒下。

停车场终于从地狱一般的火场中慢慢冷却下来，大家的心情也刚刚平静下来，要开始清理场地给将要来到的美军准备的时候，温特将军急冲冲的出现在大家面前。

原来虽然他们完成了清理着陆场的任务，异种赶来增援停车场的部队也快要赶到了，大家必须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坚守住阵地，击退第二波异种军队的反扑。

而据情报说这次的异种部队带来了大面积杀伤性武器。

"小伙子们，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再顶住最后几分钟，我们的大部队就要来了，到时候我们要这些杂种好看！"温特将军一边做着激动的手势一边继续大声呵斥。

士兵们重新抖擞精神，装填弹药，占据有利的射击位置，准备迎击异种的反扑。哈尔进到被烟熏得焦黑的小屋子里，里面的重机枪还可以使用，还有异种留下的弹药。哈尔趁人不注意，偷偷的又喝了一罐子"病毒汤"，然后把枪口扭转过来，对准旁边围墙的缺口处，等待敌人出现。

不过这波敌人出乎意料的虚弱，甚至没有结成队形的冲锋，只是零散的几个杂交人士兵露了露头，扔几个手雷，放点冷枪，似乎它们并不以冲入停车场和人类直接交锋为目的。大家都对此疑惑不解。

天空中传来撕裂空气的呼啸声，有人以为是友军的飞机终于来了，忍不住走出来抬头看看。

但却看到七八枚异种的长芽导弹尖啸着朝着停车场飞来，扎入地面，周围十几米方圆的水泥和路基都被掀翻。美军的士兵还没有从这地震中恢复身体的平衡，长芽导弹的弹头仓打开了，从每一个弹头里，涌出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的异种小爬虫，如同黑色的喷泉一样，蔓延开来，覆盖了整个停车场......

温特将军这才明白，情报里说的请注意大面积杀伤性武器这句话的意思。他想咒骂些什么，喉咙却已经被爬虫堵住。

一般来说，异种只有当需要把一整个城市的人类全部感染、转化的时候，才会发动长芽导弹的密集攻击，人类的科技对于这种武器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看到它们在天空出现，也就等于看到了死神。七八枚异种的长芽导弹对付一个小小的公车停车场，看来异种也是对于这里人类士兵战斗的顽强无可奈何。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小爬虫们才逐渐从地面散去，一部分应该已经成为了这里美军士兵身体里的细胞，大多数也许从各个方向离开，去寻找更多的目标去了。天空上出现了飞行器，但不是美军的增援部队，而是异种的母舰。躲在停车场外的杂交人士兵这才走了出来，把已经被完成感染的人类一个一个的装上母舰，运送到它们秘密的转化中心。

哈尔当然也在其中。

===



格里姆斯比，7 月 12 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03:15

哈尔从昏睡中醒来，觉得身体除了稍微有点发热以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异常。他看了看周围，自己应该是被关在了一个小的牢房里，而所有的武器居然都还在身边，没有被收走。哈尔暗自庆幸，天知道这是为什么。一个异种杂交人兵在牢房门口漫不经心的晃来晃去，守卫并不森严，也许异种觉得哈尔已经不能成为什么威胁了。趁着这个守卫转过身去的时候，哈尔悄悄的把枪捡回了手中，射杀了这个倒霉的异种，然后整理停当，拉开牢门，试图从这个鬼地方找到出去的办法。

这里看来不是什么军事要塞，哈尔一路上乱打乱撞，也没有遇到几个正经的士兵，都是些看上去是劳役的低级异种。它们行动速度很慢，也没有什么致命的攻击方式，唯一的威胁是，这个地方很黑暗，哈尔的视力即使打开了手电也无法看清全部的情况，而这些劳役们似乎完全不受黑暗的影响，会从哈尔无法预测的角落里突然跳出来攻击他。

不过它们到底不是哈尔的对手。

穿过一间间屋子，哈尔在另一层楼的房间里又看到了关押着人类的小牢笼。一个里面是两个英国士兵，另一个里面是一个女性，从制服判断应该是英军情报人员，他们看上去都没有被感染。哈尔决定把这几个人救出来，也好在逃出这个地方的路上有人照应。就在哈尔还在试图寻找打开这些小笼子的办法的时候，一些爬虫已经被释放到了关押着两个英国士兵的牢笼里，哈尔看着他们痛苦的倒地，爬虫消失在他们的嘴巴里。幸运的是，旁边的女情报人员还是来得及被哈尔救了出来。

"这是什么地方？"哈尔问道。
"这就是你们美国人见到女士打招呼的方式么？"女情报员奚落到，她抬头看了看哈尔，注意到哈尔的眼睛，凝视了几秒，然后转过身去整理自己的东西。"......这里是异种的转化中心，谢谢你把我救出来，不过我不想和你一起走，我们各自寻找出路吧。"
哈尔目瞪口呆的看着女情报员离开了，显然她没有走正常的路线，也许是从通风管道之类的地方走，毕竟情报人员总是有着对于各种机密的额外了解。哈尔耸了耸肩，继续一个人往下一个房间前进。

这个女人是拉切尔·派克，英军情报局的，上尉军衔。作为一个女人能在对异种的战争中迅速爬到如此的地位，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她的运气也不错，在没有被感染的情况下被抓到转化中心，又在被处理之前的最后时刻被路过的哈尔救出。也许她有着自己特殊的使命，也许她并不信任哈尔这个陌生人和他要走的路，要不然，至少哈尔也可以从她这里多问出些关于异种和转化中心的事情。

自己一点点探索也是一样的。转化中心内部的敌人并不强大，除了要担心劳役的偷袭，还有一些跳雷之外，哈尔并没有感觉到多少战斗的阻力。恼人的是，无论怎么在这些房间里穿行，无论怎么上上下下的奔跑，哈尔依然找不到处去的路，感觉只是在这个巨大的转化工厂里兜圈子，甚至越走越深。在零星的战斗之余，哈尔也终于完整的目睹了人类，是怎么在流水线上被加工成异种的。

这个异种的转化中心并不是它们自己从头建立的，而是在一个老的鱼罐头的工厂基础上改造的。现在的转化中心管道蛛网密布，被捕捉到这里来的人类就在这些管道里运送，从孵化的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

异种的病毒通过那些小爬虫感染人类之后，立刻就会让人陷入休克。病毒便开始在人的肉体内工作，把人体的结构改变成异种的体质。不过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尤其是异种病毒还被限制在俄国境内的时候，这种自然的转化是很慢的，效率也不够高，许多人类的身体无法经受转化的剧烈过程，在露天的环境下，在自身突然变得非常高速的新陈代谢而产生的热量下，往往来不及等到异种转化的完成就腐烂，或者衰弱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异种很聪明，它们很快发现了这种自然转化过程的弱点，于是开始设计，修建专门的转化工厂。

哈尔在前进的道路上，便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人茧。

这些茧大部分包裹着厚厚的皮质，背后还长着小小触角，正面没有覆盖皮质的地方，鲜红的色一层薄膜下隐约能看到扭曲变形的人体。不知道这些皮质和膜是从转化中的人体里生长出来的，还是被异种特意包裹上去的。许多的人茧被吊挂在孵化房的天花板上，哈尔看着那些薄膜下面的血肉，感觉仿佛到了屠宰工厂一般。

事实上这些人茧的里面，发生着比哈尔看得见的更为恐怖的事情。到了这个阶段，人体已经基本不存在了，病毒在加速的转化过程中会把人体分解，然后再重组成异种的身体，根据病毒的种类不同，这个裂解人体和重组的过程也有不同，从而才会产生不同的异种战士。比如这里作为劳役的那些异种，和外面的杂交人战斗力就有天壤之别。有时候，为了制造出特别强大的异种战士，一个人茧里面会包裹着多个人类的肉体作为原料，茧的孵化时间也会更长，这样的转化过程在天然状态下是闻所未闻的。

哈尔继续在转化工厂里前进，现在他已经发现自己其实是在随着异种转化的生产线在走，根本没有接近出口的意思。一路上的几个平台把哈尔送到越来越深的工厂内部。这里开始有一些杂交人士兵出现，哈尔前进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这里已经是转化工厂的最后一个阶段：异种的"婴儿室"。茧在这里被打开，转化已经完成的异种被从里面提出来，提出来之后立刻就被在背上插入一套冷却设备。因为异种的代谢速率实在太高，这虽然带来了极高的战斗能力，带来了神奇的自愈能力，但也带来了它们身体无法承受的发热。如果没有额外的制冷设备，异种恐怕走不到战场就会被自己热死了。

穿过这个最后的"婴儿室"，哈尔又重新来到了室外，也许离终于脱离这个鬼地方不远了。这是一个露天仓库，异种有一些士兵在这里守卫着。哈尔看了看四周，军需物资堆积成山，并没有留出明显的道路可以通过。哈尔怕如果贸然走进这个仓库迷宫，恐怕只会重蹈公车停车场的覆辙，于是他小心的爬上那些物资箱子，慢慢的，轻轻的，从守卫的头顶旁边爬了过去。几次哈尔都看到了就在自己身边地面上巡逻的杂交人士兵，有一个甚至控制着机枪的位置。哈尔忍住没有从它们的头顶和背面开枪，只希望不要被其中任何一只发现，能安全的走出这个地方便好。

过了露天仓库之后，哈尔在南面的墙上看到了一个洞，刚好可以出去。哈尔看看四下以无异种士兵看守，迅速从这里逃了出去。

派克居然也在这里，看样子她已经逃出来有一段时间了。

"你终于出来了。"派克问道。
"你们英国人就是这么对待战友的么？"哈尔冷冷的回应。派克并不在意，她已经联系了大本营的人来接应，而且准备把哈尔也带走，不过不是带回战场，而是带回北方司令部详细询问。因为她已经察觉出哈尔身体的种种异常。
"还是让我来给你检查一下身体吧。"
这次哈尔并没有反对，这一天在转化工厂里的逃生和一路看到的景象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也正好休息一下。
检查的结果让派克有些失望，虽然哈尔的眼光依然透露着非同人类的信息，但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状态都没有明显的异常，连发烧都没有。显然哈尔的被感染非常的特殊，也许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迹，也许，哈尔的身上，有着人类抵抗异种的希望。

"伟大的英军情报局，呵，那么你应该知道很多关于这些怪物的事情。"哈尔一遍整理衣服和装备，一边问派克。
"你想说什么？"
"也许，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哈尔递给派克几张染着血迹的纸片，是他在转化中心里捡到的几页零散的战地日记。

派克接过来，勉强读出上面的字迹：
“22.6.51
1736 GMT。一群裂趾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占据着他们的窝。我希望有机会在爬行者攻击我们之前看到他们感染的样子。我打赌他们和滑头兵有过一场恶战。
2118 GMT。他们惨叫着好几个小时了。Jensen 懂一点俄语，他说那帮人在叫喊着“愤怒的夜晚”就要来临了。这些疯狂的杂种。
2322 GMT。那些奴隶终于开始感染他们了。裂趾人没有和爬行者战斗，他们全部把自己手腕上的静脉咬了出来，流血而死，没有被转化。”

派克看完叹了一口气，看来出现在约克郡附近的异种兵团，也许是这帮俄国裂趾人给故意引来的。
“裂趾人又是什么个玩意？”哈尔追问。趁着接应部队还没有到来的空隙，派克跟哈尔说了一些这场人类和异种战争的背景，当然这里面许多的东西，都是派克在军队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49 年 12 月份是异种冲出俄国，扫荡欧洲大陆的开始。不过从我们收集的情报来看，异种在俄国内部作乱，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了。当然，没有人能进到俄国腹地去，异种到底怎么起源的，我们也还只能是猜测。
汉斯·盖格 1908 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发明了检测离子化辐射能的装备......”

“喔，喔，你是准备说长篇科幻小说么？1908 年？”哈尔忍不住打断道。
“如果你想听，最好就把嘴巴闭上，再说你觉得这场战争和科幻小说有什么分别？”派克毫不客气的回答。哈尔对于前半句很不满意，但关于这场战争堪比科幻小说的说法他也无法反驳，谁会想到现实世界里会出现如同噩梦一般的异种。
“那一年俄国的西伯利亚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巨大爆炸，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森林被夷为平地，大气的波动远在冰岛的气压计都有记录。如果有什么原因给俄国带来了人类的变异或者外来生物的话，这次大爆炸，在我们历史上的调查中，是疑点最多的。”
“1914 年到 1919 年，欧洲大陆爆发了大战，俄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不是说经济上或者土地上如何，他们的社会从此再也没有稳定下来。战后欧洲建立了欧洲条约国组织，试图从战争的创伤中欧洲重新恢复起来，不过这些对于俄国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俄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反政府武装发动内战，强硬的帝国政府总是用武力去镇压。他们对待邻国的态度也越来越粗暴，21 年他们在国内抓住了 12 个法国谍报人员，结果二话不说全部处决。欧洲的国家对于俄国这样的状态非常的担心，也非常不满，俄国意识到这个威胁，他们显然不想在天天镇压国内起义的同时还要去对付外国的干涉，于是他们开始修筑把自己和欧陆国家隔离开来的围墙，那围墙每天都在延长，都得到加强，他们把这个全钢筋混凝土”的围墙称作‵红色帘幕′，长度早已超过了中国的长城......”
“不过我们认为修筑这堵围墙还有其他的目的，20 年的时候俄国的一个地质探险队神秘的失踪了，他们和俄国科学院本来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那一年也是这种异常寒冷的冬天出现的第一年，也许他们都在这个无法预料的早冬的风雪里被冻死了......”
“我听说以前的冬天不是现在这样的。”哈尔还是没忍住插了嘴，他看到了派克不满的表情，龇着牙耸了耸肩：“我是 1922 年出生的，南达克塔人，当然，你也许不知道这个地方......”
派克轻蔑的哼了一声：“是的，从那以后，冬天才变得如此漫长和严酷，事实上，这场从西伯利亚蔓延开来的气候改变，已经影响到了全球。”
“1923 年整个北美和欧洲的渔业都受到影响，气候改变了洋流，带来了充足的养料，那一年渔场大丰收。哼，如果异种的活动带来的都是这样的改变就好了。”
“俄国封锁了所有的陆地通道，但还是在一些河流的出海口上疏忽了。直到 1928 年的一次意外事件，我们才更加确信的知道，俄国树立这个长长的围墙的目的，绝对不是单单为了防御和欧洲国家的战争。伏尔加河的河水杀死了亚述海几乎全部的水生生物，附近的村民也有死亡的报道。乌克兰一所大学的科学家们检测了河水，里面的氡含量超过常量的 1000 倍。俄国的土地肯定出了大问题。”
“1930 年的时候，美国本土也开始受到从北冰洋过来的异常天气系统的影响，大平原上雨水不断，我想这个你应该从你们的新闻里知道了。哦，我忘了你那年才 8 岁，也许什么都不记得了。”

哈尔无奈的挥了下手，摇摇头。
“1938 年的时候事情开始变得更加严峻起来，瑞典创纪录的低温冻死了很多人，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毕竟大家对于一年一年变冷的天气也都心里有数。恐怖的是另外两件事情，芬兰伊马特拉的警察局被来自俄国的大量难民冲击，在一团混乱之中警察击毙了 125 个俄国人。芬兰很紧张，想要和俄国道歉，他们不想惹祸上身，既然边界进不去，他们就尝试和俄国取得无线电联系，然而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回应。德国的情报人员在白俄罗斯和俄国边界的地方，发现了好几个空无一人的村庄。没有尸体，没有暴力的痕迹，房子上涂满了当地民俗里驱鬼的画符。俄国过于安静了，没有无线电联系，没有人的大片村庄，这比之前战乱不断的俄国更让欧洲，和整个世界担心。欧洲随后便成立了联合防御军。”
“1942 年，拉托维亚有人报道看到了不寻常的强光和飞行器。1947 年我们在爱沙尼亚的大使馆遇到了一个据信是俄国难民的人，他的双手都被彻底的冻成了冰块，被小皮套包住。我们试图把他运回国内调查，可惜他死在了半路上。”
哈尔的心里微微的震颤了一下。
“但我们还是多少注意到了些什么，加强了对俄国的调查。48 年的时候我们在乌克兰境内的一个无线电监听站开始扫描俄国所有的广播波段，持续了 6 周，然而在这 6 周里除了一小段不断在循环的内容之外什么也没有听到，那段话重复着‘兄弟，力量，坚忍，愤怒之夜’这些词。俄国应该有 1 亿人，当时我们假设俄国还有人类的话，有着一万两千多个广播电台，但却毫无例外的都在重复着几个词汇......”
“所以六周之后你们就放弃了？”哈尔问到。
“你还真是会挑时机提问，”派克又有点不高兴：“在监听结束前两天，来自俄国境内的电磁辐射突然剧烈增强，强大的信号甚至直接把接收台融化了，五个情报人员当场被电死......”
“对不起......”哈尔不知道故事的这个部分有着如此以外的悲剧结尾。
“1949 年 9 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交通完全被中断了，原因是一大群疯狂逃命的红鹿和其他的动物。它们看上去状态很不好，口角泛着白沫，践踏沿途的一切东西。动物往往有着比人类灵敏很多的感觉，我们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逐它们。果然，到 12 月份的时候，异种全线冲破了俄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围墙，劫难开始了。”
“我知道你们美国国内有着很强的反战力量，认为自己安全就好，不要参与到欧洲和异种的战争里来。”
“那和我没什么关系。”哈尔回答。
“你不过是一个听命行事的小兵而已，”派克继续说道：“不过也许你们应该知道这样一些事情。波兰的华沙是一个有着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异种扫荡过后，从这个城市逃出来的人还不到 1000 个。意大利的士兵在所有战地日志上都不约而同在使用同一个词：不可战胜，来形容异种这个人类全新的敌人。在攻占了法国了雷恩之后，异种开始改变它们的战争策略，长芽导弹这种东西开始被使用。对，就是长芽，你们在公车停车场遇到的东西......”
说到这里，哈尔和派克安静的对视了几秒钟，哈尔暗暗的握紧了手里的枪，直到派克把眼光移开，继续讲述，他才松开，已经满手是汗。
“欧洲大陆的沦陷只需要四周的时间，英国靠着海峡的保护，成了最后的抵抗根据地。我们以为异种会从空中和海面进攻，到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皇家空军已经除了运输机什么都不剩下了，海军的舰只全部完好无损，但所有的舰船都成了幽灵船，异种用长芽攻击我们的舰队，带走了所有被感染的士兵。”
“异种完全摧毁了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但却没有从空中和海面进攻。它们开始挖洞，从地下穿过了海峡，让我们设立在海滩上最后的防线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作用。10 月份我们决定退守伦敦，结果驻扎在伦敦城区的八万士兵在两天之内全部被感染。我们的指挥中心对空对地都有很强的防御，异种无法直接攻破，结果它们还是再次利用地道，把泰晤士河的水从地下灌进了指挥中心，一万四千人活活被淹死在里面，他们无路可逃。诺维奇的东线指挥中心两万士兵也全部牺牲。那段时间，英国上空的异种母舰--就是运送被感染人类的飞行器--的队伍，能排成几百英里长，现在，它们已经很少能找到活着的聚居的人类了，母舰舰队也慢慢的看不到了。”
“裂趾人是今年一月份才发现的，它们应为留下的奇怪手印得到了这个名字。这些家伙应该也是从俄国出来的，它们和人类和异种都为敌，而且一旦被感染就会残暴的自杀，决不让自己变成异种。

也许是仇恨让这些家伙不需要病毒也就自己变成了恶魔吧......”

接应哈尔和派克的飞机打断了他们的故事，飞机飞向曼彻斯特。英军在那里正试图回收美军丢失东西，那个据说是战胜异种的最后希望。体检的结果让派克更加希望能够把哈尔顺道带回营地调查。但就像派克开始怀疑哈尔一样，哈尔也从这位女情报员的话语和行动中察觉到了派克的心思。哈尔并不理会派克的劝说，执意加入了在曼彻斯特的英军队伍，重新投入了战争。

派克给了哈尔一个专门用于相互联系的对讲机，以便随时掌握他的动向。

要结束这场战争，人类就必须掌握异种的科技，从而发现有效的抵抗方法。英军在这么长时间的作战中倒也不是除了牺牲一无所获，他们捕捉了一个可能会揭开异种生物体和社会网络秘密的关键东西，然而英国此时几乎已无一块安全的地方，他们决定把这个关系着人类命运的宝贝交给美军，带回相对安全的北美大陆去研究。

这个英军和异种都在追逐的物品几次易手之后，现在大致被定位在曼彻斯特城的西边，那么，哈尔参加的部队就必须穿过很大的一片城区，以及一个大教堂。这片所谓的城区也已经被战火损坏了无法辨认了，到处都是工事和断墙，每一个角落里都可能站着异种的士兵，在这样的开阔地带打城区战，进攻一方无论结果如何都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当然，只要异种不使用长芽，胜利的几率总不会是零。大教堂曾经是这里的战地医院，不过现在也已经被异种完全控制了。里面应该有不少的弹药和医药补给，应该也有不少的异种等待着。

城区的战斗果然异常艰难，哈尔总是保持着和大部队的紧密联系，一个人走丢在这样的战场上必然意味着死亡。哈尔注意到身边的面孔总是不停的更换，这意味着不知道第几批士兵已经被投入了这个血池地狱之中。异种很难被清理干净，因为死角太多，部队已经是小心翼翼的前进，但冷枪还是不时地从背后和侧面传来，把刚刚长舒一口气的战友撂倒，然后立刻再有新人补充上来。哈尔也受伤了，不过在这样一团混乱的局面下，他的自愈能力不会引起人的注意，而且大量的异种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的"病毒汤"可以喝，只要不给同伴当场看到就可以了。

好不容易通过了城区，大家以为教堂会好走一些。哈尔和战士们都期待着更多的异种士兵出现。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士兵。

占据教堂的并不是高等级的异种人形战士，而是包括跳虫，和一些从被感染的野兽转化而来的异种低等生物。它们固然没有什么智商可言，但攻击起来，更加的野蛮凶残。

刚一进门，上百只跳虫便从各个方向向哈尔和友军士兵包围过来，大家被迫退到狭窄的门厅，想利用这个门厅和大堂之间较为狭窄的通道解决这些异种。然而跳虫不是杂交人士兵，这些跳虫可以从墙壁和天花板的各个角度冲过来，速度也比杂交人要快很多，个体更小，也不容易击中。跳虫迅速的如同撒网一样布满了门庭的地面，三面墙，和天花板，把哈尔和战士们团团围住。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的胡乱扫射，反正各个方向都是跳虫，这样的压力下，再有经验的士兵也会崩溃。满屋子飞舞的子弹让跳虫们从天花板和墙面上雨点般的落下，哈尔的战友们也一个一个得倒下，哈尔大叫着对着周围的地面扫射的时候，一个跳虫从背后突然袭击过来，抱住了哈尔的头。

哈尔眼前一片漆黑。

一声枪响，子弹穿过哈尔头上的跳虫，在哈尔的后脑刻下深深的弹痕，跳虫应声落地，哈尔也被这重重的一击打得晕死过去，在他倒下的瞬间，他看到墙角一个士兵端着枪指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那个士兵打死了门厅里最后一只跳虫，他以为他也打死了这里最后一个人类，然后身负重伤的他靠

在墙角，身体慢慢冷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哈尔从眩晕中清醒过来，他摸了摸脑后，伤口已经基本愈合。然而让他心有余悸的是，为什么那个墙角的士兵会对着他头上的跳虫开枪？是因为他看穿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了么？他知道自己是不会死在这样的枪伤下的？还是他决定同时解决跳虫和一个未来迟早要变成异种的人类？那丝奇怪的微笑让哈尔不寒而栗。也许，留给哈尔的时间不多了。他拨开满地的跳虫尸体，继续前进。

英军终于已经找到了丢失的重要货物的详细地点，哈尔走出大教堂之后跟着遇到的另一股部队朝着回收地前进。好的消息总是要伴随着不幸的"但是"来转折，情报部门很快确认，在回收地，也发现了潜猎者的行踪。这种异种重型装甲战斗机械的存在，让简单的回收变得不可能了。

"那么我们就撕碎这个什么潜猎者！"一个看上去是新兵的家伙兴奋的叫到。
"得了吧，这东西对地对空都有强大的火力，身上的装甲很本不是我们的枪炮能穿透的，你应该祈祷一辈子都不要遇到这个东西。"走在前面的一个老兵头也不回的教训道。
新兵伢子依然没有放弃，他追问："什么叫我们的枪炮无法穿透？难道这东西无法战胜了？我们的坦克呢？"
"哈哈，坦克，坦克在它的面前就和你妈妈开的老式敞篷轿车一样无用。"
队伍顿时传来一阵哄笑。
"据说办法还是有的......"有人在队伍后面慢悠悠的说，"这些潜猎者炮塔的背后有突出的能量球，如果能用重火力直接命中这个能量球，潜猎者就完了。"
事实上谁都知道，潜猎者的炮塔旋转速度极快，无论是人类士兵还是车辆，都不可能在一对一的情况下绕到它的背面去，潜猎者总是能保持正面对着你。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下几十个火箭筒从四面八方同时包围它的情形，只不过，这种沙盘推演的场景在战场上总是无法复制的，如果潜猎者靠着街角或者建筑物，或者有多个潜猎者相互倚靠，那就是等于一个不可攻克的要塞。

哈尔一队人赶到回收地的时候，潜猎者正在那个宝贝货柜边上游荡，周围埋伏着很多的异种士兵。

谢天谢地，只有一个潜猎者。

英军立刻展开进攻，士兵们先不去理会那个潜猎者，上帝保佑它没有在几百个人类士兵中挑选自己作为目标就好。指挥官命令大家集中精力先解决所有固守阵地的异种，然后再去包围对付这个潜猎者。对付一片废墟上的异种阵地这样的战斗大家已经经历了很多了，没过多久，战场被肃清，没有留下一个异种，当然，回收依然不可能，因为运输机绝对不可能靠近潜猎者。大家开始从四面八方寻找掩体，慢慢的包围这个装甲怪物。

但潜猎者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根本不留给士兵们瞄准射击的时间，好几个很不容易摸到它背后的士兵都在聚精会神的通过火箭筒的瞄准具瞄准的时候被它无情的轰成了碎片。哈尔觉得这样并不合适，太多人在行动，动静很大，潜猎者一直处在极端的警觉状态，即使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重火力攻击。他迅速的靠到指挥官的身边，提出了这个建议。指挥官沉默的看着哈尔，点头表示同意。

命令下达，回收场地迅速安静下来，人类的士兵都一动不动的躲在了各自的掩体后面，不再主动寻找射击的机会。

战场只剩下被围在中间烦躁不安的潜猎者还在制造着噪音。一分钟过去，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它始终无法定位敌人，似乎便对于战争失去了兴趣，动作也缓慢下来，不再机警的戒备。能量球清晰的暴露在士兵们的眼睛里。

一枚毫无征兆的火箭弹呼啸着集中了能量球，潜猎者猝不及防，等它转过炮塔对准刚才火箭弹飞来的方向的时候，那边又重归于一片寂静。潜猎者暴躁的在这片战场上兜圈，寻找着目标，然而又是

十几分钟过去，掩体后面的英军士兵死一般的安静。

猎潜者的动作再次慢了下去，这次招呼它的是两枚火箭弹的攻击，它依然没能反应过来。这下，它再也没有机会作出反应了。能量球的爆炸从内部摧毁了猎潜者，也烧毁了内部机构，只留下装甲的碎片。

"难怪到现在我们都弄不清这机械怪物到底怎么工作的，要么你被它杀死，要么你击破它也就彻底毁了它"
老兵在感叹异种科技的高明和设计上的深思熟虑。

终于可以回收这个货柜了。想想多少人为了这个东西牺牲了性命，包括哈尔的许许多多美军战友。哈尔想过去看个究竟。然而驱使着哈尔靠近这个货柜的力量，并不是这种好奇心，而是货柜里的什么东西在和哈尔的神经产生共鸣，也许可以说，里面的什么东西在命令着哈尔走过去。货柜里的密封罐有着 14 英寸厚的铅壁和外界隔离，但却隔不断里面的生物和哈尔联系。

哈尔迷迷糊糊的朝着货柜走过去。

"快把他拉过来！"派克突然出现在回收场，她应该是跟随着回收这个东西的大部队过来的。

被拉上救援直升机的哈尔慢慢恢复了人类的常态。派克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的情况已经不妙了，从来没有任何关于人类自发的产生对异种病毒抵抗性的记载，哈尔可能是第一个，这个宝贵的样本有着和那个货柜的密封罐里的生物体一样的价值，他们都可以提供给人类赢得这场战争的珍贵信息。派克决不想让哈尔再回到战斗中去，无论他的能力变得多么强大，在这样和异种的战斗中，超人也不能保证长久的胜利。派克坚持要求把哈尔带回指挥中心作调查。

货柜被运送到北方司令部存放，等待时机再和美国方面联系，把这个重要的样本运到尚未被异种侵扰的北美大陆去做详细的研究。

哈尔也明白自己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和货柜里那个神秘生命体的交流让他感到恐惧和仇恨。那是一种异类试图对自己的思维加以控制的力量，这力量几乎要把他体内残存的人性夺去，把自己彻底的变成一个异种。

不管那个罐子里是什么，哈尔决意要弄个明白。他再次成功的逃离了派克的看管，追上了一队英国士兵，打听到货柜的去向，然后就朝着这个这时已被他当作命运的归宿的地方出发。

其实哈尔根本不需要打听什么地名和路线，他的思维和罐中神秘生物的联系，自从建立起来之后就没有彻底断裂过，就像那神秘生物可以从每一个异种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牢牢的控制它们一生的行动一样。神秘生物的呼唤，把哈尔一步一步的拉向北方司令部的地下密室。

等到哈尔终于来到这个曾经是英军抵抗的重要据点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异种已经血洗了北方司令部的绝大部分。哈尔明白，异种来这里的原因和自己一样，是为了这个罐子里的东西，当然自己是为了来一个了断，而异种们则是要解救它。恐怕异种能准确地摸索到这里，也是因为和自己一样被这个东西感召了。司令部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的资料，记载比那天夜里派克跟他说的还要详细。一张张血淋淋的地图记载了异种从俄国蔓延开来的过程，记载了欧洲大陆几亿条生灵消灭的悲剧。当然也有关于异种病毒在人体内作用的一些初步研究，虽然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果，但司令部的六千多条人类案例清晰的说明了一个共同点：绝对没有人有对异种病毒的天然抗性。

哈尔看完这个记录，对自己的命运已经完全没有丝毫的疑虑，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两天，或者三天的人类寿命。但异种加在同胞和自己身上的痛苦，哈尔决心一定要在这两三天内得到一些偿还。作为人类的他已经在几十个小时之前死亡，几十个小时后，他将变成异种，去毫无意识的屠杀人类--自

己的同胞。如果想要为这个自己曾经属于的种族做点什么，现在是唯一的机会了。

机密档案室里，同样也记载了这个被英美军方视为珍宝的货柜的资料。

“代号：天使

这个物种最近才被确认。据信它们是目前在英国范围内的最高等级的异种。它们通常在异种要塞附近被发现，当然战场上也有见过。初期的观察证实天使对其它的异种生物有指令权。这种联系的程度上不清楚。作为一个指导种，它们并不亲自参加战斗，它们的战斗能力也尚不明了。”

一个被人类俘获的天使，被深埋在地下密室，透过十四英寸的铅罐，在几百英里的范围里召集着异种的军队，屠杀了北方司令部的几乎全部人员，来解救自己！

时间已经容不得哈尔继续阅读和思考，异种的机械钻破了人类的最后一层防线，来到关押着天使的房间。司令部里最后剩下的十几个人类士兵，依然在顽强的抵抗。哈尔用坚韧的毅力抗拒着天使的召唤，加入人类一方，保卫这个铅罐。

然而哈尔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不想被里面的天使控制，也不想去做什么研究。

战斗结束后，和这一路上很多时候一样，哈尔是人类和异种之中唯一的幸存者。

身上又多了一些不会流血的枪孔，哈尔挣扎着爬起来，一步一步的走向关押着天使的铅罐。哈尔人类的思维和天使的控制在做着比枪林弹雨更加激烈的搏斗......

罐子里的天使开始焦躁不安......

派克的小队在北方司令部的门口作了短暂的停留，他们已经清楚了里面发生的事情，进去已是毫无必要。就在派克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哈尔出现在电梯的门口。

从哈尔的眼神和面容上，派克看出，哈尔已经面对面的和天使战斗过了。既然哈尔活着出现在地面上，那么解释就只有一个：天使死了。哈尔的行动变得更加类似异种，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的表情再也没有疑惑和畏惧，抓住自己最后的一点人性，为了异种施加在他身上痛苦复仇，是他生命最后几天全部的目的。他要去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完成的事情，走一条只有他才能走到底的路--沿着电力管线，寻找异种在英国的能源核心。英军情报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无论起始于什么地方，但都会汇聚于伦敦的网络，问题是，这些管线容不下大规模部队推进，而且能量塔防御严密，如果没有内应根本无法从外部攻克，小分队潜入虽说是最好的办法，但没有人类可以孤单的坚持那么长的距离，只手消灭沿途所有的异种。

当派克清楚了哈尔的行动之后，她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人类在短短的两三天里失去了天使和哈尔这两个最宝贵的科学标本；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是哈尔的话，潜入计划确有成功的可能。

伦敦，7 月 14 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06:13

派克再次联系到哈尔的时候，他孤身一人沿着电力管线潜入异种在伦敦的核心能量塔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派克说服了军方派出最后的武装力量协助哈尔摧毁了这个对于异种来说无比重要的建筑。虽然这离战胜异种还很远，但起码，这是人类抵抗历史上第一次的成功。核心能量塔爆炸前有足够的时间让里面的士兵们离开，即使如果对普通人来说不足够，对哈尔来说也一定是足够的，如果他想逃命的话。

但是在那个时间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图片来自 BBS.A9VG.COM
Picture From BBS.A9VG.COM



泰坦尼亚国，王城的街道

商人：自从龙消失了之后，泰坦尼亚又变成了一个不错的地方，感觉好多了。你从哪里来？你自己也不知道？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奥斯华匆匆跑过。
商人，对奥斯华喔，小心你走的路！回过头来继续：啊，你一定是来找廉价东西的，我猜对了么?我都有，看看吧，也不花钱。
梅塞蒂斯落下在商人身边：我要一个梦幻果。
商人：当然。递给梅塞蒂斯一个，梅塞蒂斯接过来走人。
商人，继续讲述：今天是你的幸运日，那是一个我们称作妖精的生物，你不会在这里常常看到他们的。这个城市最近很有生气，许多新人来这里，比如角落里的那个性感小姐......
康奈利斯和莱薇特说了些什么，两人跑开。
商人：多么奇怪的一对啊。你有什么好东西？卖给我吧，我给你这个特别瓦沦丁纪念币。听着，就我俩知道，据说这是一个可以实现愿望的稀有硬币。听上去很公平，不是么？
格温多琳从天上飞过。
商人：嘿！那是个女武神，她看上去像是奥丁王的女儿，天哪，难道西边又有战争么？如果你想做生意，那最好避开那片地方。哦，原来你是一个作家，你是在写作你的旅行么？很好，当你写的时候，记得写一些关于我的事情。好了，保重，很高兴和你谈话，如果我们再见面，让我买一本你的书。嘿，等等，让我问个问题，你的书的题目会是什么？

《奥丁领域》







有一个古老的预言：
"绝望之兽吞噬人类，
毁灭希望，
死亡的狂怒冲破束缚，
饥渴的窥视着生命的光芒。

火焰烧焦一切
王座周围的东西，
在呼吸着绝望的魔法炉里，
先人的血液沸腾了。

当利维坦，龙族最后的成员，
吞吃了血石之后，
道路就会被关闭，
世界归于虚无。"

从这里，我们开始讲述五个英雄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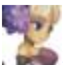


主要人物

奥德特：冥界女王

奥丁：拉格纳维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和格莉卓娜的父亲，被人们称为魔王

格温多琳：奥丁的小女儿，拉格纳维尔王国小公主

格莉卓娜：奥丁的大女儿，拉格纳维尔王国大公主

伯利根：奥丁手下最重要的将军

阿珐莉娅：妖精王国的女王

梅塞蒂斯：妖精王国公主

梅尔文：阿珐莉娅的侄子，奥斯华的养父

马修：妖精王国的老矮人，梅塞蒂斯称呼他为爷爷

布罗姆：杰出的矮人工匠

昂尼克斯：炎之国国王

加隆：泰坦尼亚国老国王

埃德蒙多：泰坦尼亚国现任国王，康奈利斯的父亲

康奈利斯：泰坦尼亚国王子

康奈利斯的兔精灵形态

奥斯华：影骑士，拥有泰坦尼亚国皇家血脉

从冥界逃回人间的瓦沦丁之王

莱薇特：瓦沦丁王国流亡公主

明威：瓦沦丁王国流亡王子，和莱薇特同胞兄妹

：明威的青蛙形态

米瑞斯：格温多琳的兔精灵奴婢

梅罗：兔精灵仕女

科瑞尔：莱薇特的导师，梅罗的父亲

贝利亚：被三贤者控制了灵魂的龙

韩德尔：可以预言未来的贤者龙

瓦格纳：天空之王，力量强大被所有人畏惧的龙

三贤者：厄泽，贝尔多，思库迪






冥界
拉格纳维尔国
艾丽特森林
森林古堡
雪山
泰坦尼亚王城
瓦沦丁废都
魔炉战场
妖精王国
炎之国
Map of
ERION
图片来自 BBS.A9VG.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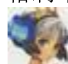
女武神之章



战场黑云笼罩，尸体堆积。格温多琳发现姐姐。

：格温多琳，周围很安静，战争的声音远去了，我无法跟着王继续战斗。拿着我的武器，我不用了了。我杀过很多人，王会理解的。我看到你眼里的泪，不要哭，我是以一个勇敢的武士的身份死去的。这里好黑暗，妹妹我看不见你......

格莉卓娜的身体软了下去，格温多琳扑上去抱紧。

：格莉卓娜，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的。等着我，我很快就去找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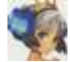
回到战场

小兵：我们输了，敌人太多了。

说话的时候就有尸体被抛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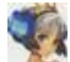
一个黑影闪过，小兵们倒下

小兵：这就是影骑士，据说他和死神达成协议，交换了力量。他真是强大。

格温多琳跑过来：让我来对付他。
小兵：公主？千万不要啊。
格温多琳继续上前，黑骑士转过身来，只一回合，格温多琳就被摁倒在地上，黑骑士握剑对着格温多琳的脖子，却下不了手。
：现在就杀了我！你还打算这样压着我多久？
：走吧，战斗已经结束了，任何继续的牺牲都是多余的。说完黑骑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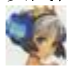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爬起来。小兵赶过来：哦。公主殿下您没事，太好了，我还担心......
：这样的状况，我不可能回去！
格温多琳去追黑骑士，小兵：等一等......可是，我们的军队已经失去了领袖。

格温多琳追过战场，杀了一些敌人的小兵。

格温多琳回到魔王的宫殿
：格温多琳，你回来了。起身走下王座。
格温多琳下跪王，我有一个事情要禀报。在战斗中，我们军队失败了。敌军的援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被迫进入一场消耗战。您的女武神们死伤惨重，包括格莉卓娜，我们的指挥官。
：我知道格莉卓娜的命运。
起身上前：姐姐为您勇敢的战斗到了最后。她在最后的时刻把这杆枪交给了我。
：她是我最英勇最高贵的战士，这杆枪是一种特殊的魔晶武器，它可以收集战场上游荡的灵魂，并利用这种力量去摧毁敌人。从今以后，你可以有幸挥舞这杆枪了。
，走下来，背对着格温多琳：我们要再对敌人发动一次进攻，这次我会亲自参战。等你准备好了就发兵吧。
，转身：父王，格莉卓娜牺牲了您就只有这样的表示么？
：任何言语也不能把你的姐姐带回来。
格温多琳沉默
：没有时间自作多情了。
离开，格温多琳扭头看着王宫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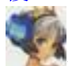
城堡里

女武神：公主，我们应该把能作战的人都集中起来，现在我这有四个士兵整装待发。下命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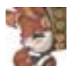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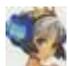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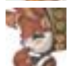
心想：我们现在的军队还不到开始的一半，每个人都是急着去送死。

士兵：公主，刚才真是太危险了。我听说黑骑士是一个妖魔，但在我看来却像是一个人类。他为什么会放过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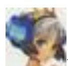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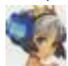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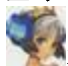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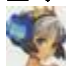
：什么？格莉卓娜的死都是咎由自取，因为她自己冲得太靠前脱离了大部队，而不是因为我太慢。

心想：伯利根将军，也许你确实是我们王国的英雄之一，但你太自作主张，而我的父王没有劝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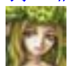
士兵：那个卑鄙的妖精女王？她召唤了恶龙！
士兵：那个恐怖的怪兽，她真是邪恶！

：格温多琳公主，我好担心您，请一定保持坚强。
：谢谢。
：过一会儿我给您送茶去。

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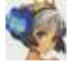
来到一群女武神面前：我们现在出发，通知部队！
女武神们散去。
格温多琳抱着格莉卓娜给她留下的枪，沉思。一个蓝色的小鸟飞过来。
蓝鸟：所以你为了赢得你父王的爱才去作战的。
：不是这样的，我是为了我的王国和自己的尊严而战。就算我牺牲了，这也是我的子民们必须面对的命运。
蓝鸟：不用在我面前试图掩饰你的内心，你一心求死，这样你就能获得你极度渴望的爱。
朝着蓝鸟挥动枪，但被蓝鸟轻松的躲开：安静！
蓝鸟：我只是一个幻影，但我反映了你的内心世界。
蓝鸟模仿着格温多琳的语气：我太可怜了，从出生那一天起我就没有被人爱过。
蓝鸟：把你的生命交给的父亲并不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你会像格莉卓娜那样死去。
跪倒在地上，放下枪，捂着脸，哭腔：停止吧，如果我为了自己的使命放弃生命，我父王一定会喜欢我的。一定的......
蓝鸟飞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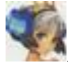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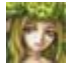
瓦尼亚前线总部
更多的敌人赶往前线
一个士兵回来：女王陛下，我有军情汇报。埃瑟方面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全力进攻我们的总部。圣骑士们们英勇的作战，但被压制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吮了吮手指，奥丁，这样的策略，你是在拿自己生命作赌注。传达我的命令，让所有的部队从正

面撤退，然后从他们的背后发起攻击。尽我们的全力，包围，消灭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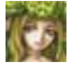
传令兵还没来得及走出去，就被格温多琳一枪撂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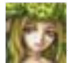
：我们的王拥有神圣的荣耀，小心你自己吧，幽灵女王！

上前，举起枪指着女王：我，奥丁王的女儿，格温多琳，要来取了你的性命！

：啊，你把我称作鬼魂。魔王的女儿还真是大胆。

格温多琳刚要上前，大地开始震动

：哈哈，看来我的援军到了。

女王飞到半空中：差不多是时候了，我的妖术师。

妖术师从一团烟雾中出现：尊敬的女王陛下，我为我的迟到诚挚的道歉。出现吧，贝利亚，我忠诚的龙。

女王在空中：我们来试试看，在我的伟大的龙的面前，你是不是还敢这么无理的说话！

贝利亚入场，仰天长啸，挥舞着爪子。

战斗

战斗结束，奥丁入场。

女武神：奥丁王，欢庆吧，敌人撤退了。

：看来终于结束了。让伯利根的军队追歼那些剩余的敌人，

： 对另一个女武神：你去通知我们所有的士兵关于胜利的消息，吹响号角，让他们庆祝我们的荣光。去吧。

矮人：奥丁王......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结晶魔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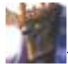
巨大的机械物体，看上去破损了，半埋在地下。炉体上一些管道出口闪耀着红光。

从矮人中间走过去，到魔炉前那些妖精把这个东西藏了很久了。

魔炉仿佛开始呼吸，碎裂的缝隙里透出黄色的光芒。

哦，看到这个神秘的光没有？现在我终于得到它了。这个力量将保证我可以获得任何战争的胜利。

巨响，魔炉加速颤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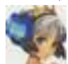
惊讶的后退半步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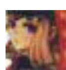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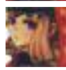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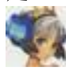
魔炉的管道口红光突然变得非常耀眼，然后变白，消失。整个魔炉安静下来。

后面的矮人趴在地上：哦，不，这些亮光都哪里去了！魔炉的光辉不见了！

格温多琳在战场上走。遇到一个女武神。格温多琳叫住她：你知道我的父......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的王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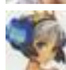
王正在结晶魔炉那里。女武神行了个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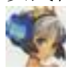
：什么？惊讶的跑过去。遇到了一个红衣女孩挡路。站在那边的是谁？你在这里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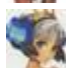
：又是这些愚蠢的战斗。魔炉是灾难之源。
转过身来面对格温多琳我不会允许再有人继续使用魔炉的。你不能，妖精女王也不能。说完飞走。
：等等……

城堡
矮人：她的技术很高超，我们无法使用魔炉了。
矮人：那个森林女巫把魔炉的火熄灭了。
矮人：她怎么能把魔炉停止的。
心想那个女孩是森林女巫？如果我知道的话就决不会让她逃走的。

：女巫是一个被攻克的帝国的难民，她还能活着都是王的错误。
伯利根将军，请不要在士兵面前说出这么苛刻的言辞。
：我无法在虚弱者面前保持沉默。

女武神：公主，您能请求国王收回让我结婚的命令么？我还能战斗，我宁愿战死也不要做人的妻子。
：我也想，但这是法令啊。
女武神：不能继续战斗的仕女都要嫁给勇士，养育英勇的后代。她们的荣耀和骄傲被剥夺，永远活在男人的指使之下。

：格温多琳，如果没有那个可怕魔炉的话，这些杀戮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闭嘴，我父亲的策略永远都是正确的。

两个矮人战士还在继续谈论黑骑士，显然谁也不想在战场上遇到他。

格温多琳出去追击红衣女孩，出战，艾丽特森林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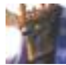
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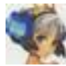
走上来：你懂么？我们在这里牺牲了很多了！如果只是为了一堆废铜烂铁，这是对死者的不敬！我要去把那个女巫抓回来，用她的血涂满魔炉。她要是敢装聋作哑，她的脑袋就要搬家。

：来人，在那个疯子离开之前制止他！两个女武神追了出去。不，他怎么会认真的反对我！
格温多琳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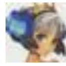
走过：我会找到那个女巫的，格温多琳，剩下的交给你了。

：父王，请等一等。王怎么可以为了这样的事情放弃城池？要不是我把那个女巫放走了，这些都不会发生。请允许我重新证明自己，我会把女巫抓回来的。格温多琳说完就要跑出去。

：格温多琳，等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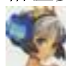
： 是的，父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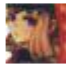
： 记住我的话，不要过分的伤害那个女巫，她是......这个......她......很特别，你要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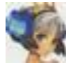
沉默，下跪：如您所愿。父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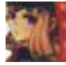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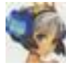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终于在森林深处追到了红衣女孩。

落在红衣女孩前面：这次我不会让你逃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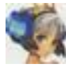
：你不会得逞的，女武神。随便你怎么对抗我，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回去告你的魔王，我不会听你们的乞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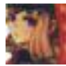
：你没有选择。如果你坚持不帮我们修好魔炉。话说到一半格温多琳低身就一枪刺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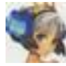
： 跳闪躲开：你那个邪恶的长枪和我的锁链都是魔晶武器，如果我们打起来，可能就不好收场了。

上前举枪指着红衣女孩：你在犹豫，虚张声势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珍惜生命的话，就听我的王的话。
红衣女孩挥起锁链荡开格温多琳的长枪。格温多琳后跳了一步。

：你这个无知的笨蛋，掺和我的事情只会让你的寿命缩短。使用结晶魔炉会把整个世界推向深渊。这个被诅咒的魔炉是一个扳机，它造成了我的祖国瓦沦丁王国的沦陷。红衣女孩的语气变得诚恳而凝重。它孕育了末世浩劫，它本就不应该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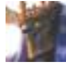
：你说的故事我都知道，据说伟大的魔法国家瓦沦丁在一夜之间被毁灭了。瓦沦丁的神喻说这个世界会被五大灾难所摧毁。其中一个就是会吐出绝望的熔炉。你的意思是这句话就是说的结晶熔炉？这不过是从一个废墟世界里流传出来的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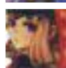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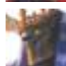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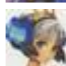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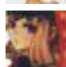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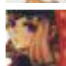
：战争已经遍布了整个世界，最终获胜的国家将会统治天下。你们国家的雄心不过是那个魔王廉价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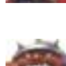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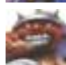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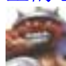
：你是说我的国王在欺骗所有的人么？我不会相信你的鬼话的。格温多琳走上前：别再废话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会终结你的生命。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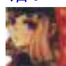
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奥丁出现。

：你们俩都给我住手！

：父王，您怎么会在这？
：我预感到事情会闹成这个地步，所以我来了。
：奥丁......
：我不能让你们俩互相伤害。
格温多琳上前试图插话
：格温多琳，你让开！不要打断我下面的话。莱薇特，你看上去真像你的母亲。
莱薇特沉默无语。
：我亲爱的女儿，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
还是忍不住叫了出来：女儿？
：不要喊我女儿，你以为我是傻子么？当瓦沦丁王国和拉格纳维尔王国交战的时候，你用那些甜美的话语虚伪的诱骗了我的母亲，瓦沦丁的公主殿下。等她怀孕了你就迅速的逃跑。我的母亲因为生下了我这个敌人的孩子而被处死，这都是因为她爱你！这和你亲手杀了她有什么区别？
：不是这样的，我的孩子，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我没有逃走，我们是被迫分开的。我真的爱她。
莱薇特低头闭眼不语。
：父王......
哀伤愤怒的语气，指着格温多琳：骗人！如果你真的爱我的母亲，那这个女儿又是从哪里来的？
格温多琳在一边无比尴尬。
：我不把你当作我的父亲，我也不会帮助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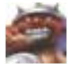
笑声从背后传来：很好，很好，我跟踪着王过来，无意中看到了这幕皇室的纠葛。王居然跟敌人有奸情，谁能想到？
：伯利根......
： 虽然说瓦沦丁王国的灭亡很突然，但他们依然是我们的敌人。战争还在狂热之中，我们王居然爱上了他们的公主，还有了一个孩子。相信我，下属们知道了这些事情会很失望的。奸笑,不过我是王的忠实臣仆，我会把这个秘密保守到坟墓里去的。
跳到莱薇特的身边：但是魔炉的事情还是另当别论。现在跟我来，可爱的小巫女。你会帮我们恢复魔炉的力量的。大笑。

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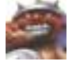
伯利根将军，奥丁，格温多琳，很多矮人围成一圈审问莱薇特。
矮人：你怎么把那个魔炉弄熄灭了？肯定有什么类似钥匙的东西。说话，巫女，如果你珍惜生命的话。
平淡镇定的语气：我就是说了，你们也没办法。那个魔炉只会被一个叫做 Titrel 的魔戒所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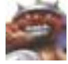
现在这个戒指被一个恐怖的龙控制着，世人都畏惧的瓦格纳把这个戒指吞吃到了肚子里。
矮人：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偏偏是瓦格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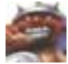
：王，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如此深刻的伤害了我们的国家的女孩？如果我们不能使用魔炉的力量，在不可避免将要来到的最终战斗里，我们就会遭到和瓦沦丁王国那场悲惨的战斗一样的结局。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士兵和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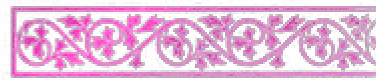
压抑着怒火转过身去：我知道......

：我们必须把这个女孩当作祭品献给那条龙，拿回戒指。请允许我来执行这个牺牲。用这个女巫的血来安慰所有人的愤怒。
奥丁无语。

咄咄逼人的走上来，奸笑着，故意问到：我觉得我们王有点不干心啊，难道有什么理由要保护这个女巫么？我们的王和这个敌国的女孩有什么关系么？

忍无可忍，回头伯利根，你......
话还没说完，伯利根就转身面对莱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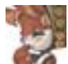
：很好，陛下，我听到了你的指示。女巫将被作为祭品处死。
两个矮人战士上前把莱薇特带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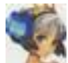
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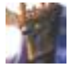
女武神：我听说过那条龙。奥丁王曾经和它战斗过，但没能把它杀死。如果连王都杀不死它，我们能做什么呢？
女武神：那个女巫，我们的王留下了她的性命，她却以怨报德。格莉桌娜用生命换来了魔炉，现在什么意义都没有了。
女武神：伯利根将军一定会给她足够的惩罚的，就在刚才他带着那个女巫上雪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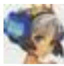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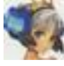
矮人战士：格温多琳公主，战争已经来到了埃瑞昂世界，和王预计的一样。魔炉很重要，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且征服整个大陆。

：你的面色苍白，G 公主，你生病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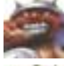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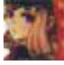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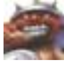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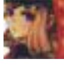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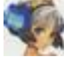
王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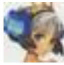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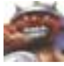
：父王，那个女孩，莱薇特，对你来说很重要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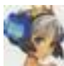
：她就和我曾经爱着的那个公主一样......现在，我又要再次失去她......格温多琳，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格温多琳行礼，退下。

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和姐姐都把性命交给了王，但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他跟我表现出这么多感情的话语，从来没有。
蓝鸟飞过来：如果你不去管，莱薇特就要被处决。这样你就是王唯一幸存的女儿了。你再也不需要和任何人争夺他的爱。
低头：是的，如果莱薇特死了的话。又摇头：但是，如果她死了，父王会更加的悲伤。
蓝鸟：你是说你要去救这个女孩么？她对你一点都不关心。如果你这么做了，就是背叛的行为，你不会再被欢迎到这里来。你真的要坚持这么愚蠢的行为么？
格温多琳沉默，转身，跑了出去。
蓝鸟：你这么做了就无法救赎自己了。你怎么能自寻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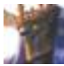
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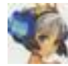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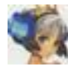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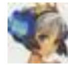
山顶，莱薇特被绑着坐在地上，伯利根将军带着矮人战士走过。背后云海翻腾，透出紫红的光，偶尔有闪电夹杂。
：我们还没有找到龙，瓦格纳真的像这个女孩说的一样在这里么？去找，你们统统都去找！
：我不在意那条龙是不是在这里，我根本就不想见到那条龙。就算我们把你敬献给龙，也不能保证我们就可以得到戒指。我才不会无缘无故冒这样的风险。
：你到底打算干什么？
：奸笑：我会这样告诉你的父亲。龙在这里听从我的命令把你给杀了。说着就举起了铁锤。
格温多琳从天而降，击退伯利根将军。
惊讶的：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趁机给莱薇特松绑:快点逃跑吧。你要是还想活下去，快走！
莱薇特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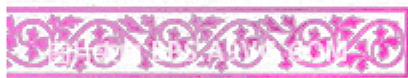
咬牙切齿：格温多琳，你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这恐怕和使用魔炉没什么关系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她死？
：你真的想知道么？等她死了，我就会通告全国，这个女巫其实是王的女儿，伯利根步步紧逼：他先和敌国的公主通奸，然后又残忍的杀死了这个女儿。哈哈哈哈，人民就会怀疑这样的人是否有资格成为国家的王。

愤怒的：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父王最信任的一位将军居然是如此的靠不住。
：等我先解决了你，我再去抓那个女孩，敬献给龙。你为什么不祈求我的原谅？也许，你可以成为新的王的女人？嗯？yin 荡的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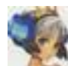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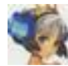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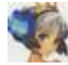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击败了伯利根，被众人带回城堡，在奥丁面前。
：太让我失望了，你违背了我的命令，杀死我的将军。虽然你是我的女儿，但也免不了处罚。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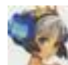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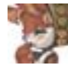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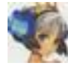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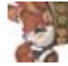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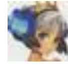
民们不会原谅你的。
蓝鸟：你在颤抖，你为你的行为后悔么？
摇了摇头：我不想为我的所作所为找什么借口，我愿意面对一切后果。我能承受一切的惩罚。
下面的矮人和仕女们窃窃私语。
起身：反叛的女武神，你将要按照规定接受处罚。
把格温多琳揽入怀中：你将被施加睡眠魔法，当你醒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属于一个陌生人。你的骄傲和荣誉都被剥夺。你的生命从此属于那个男人，为他生子，直至老去。
：我不在乎，我的行为把您从悲伤中拯救了出来。
：哦，亲爱的，我都作了些什么啊……你不用心存疑虑，我最爱的女儿。
：我……我一直在等您的这句话……父亲……
格温多琳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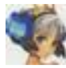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在一个屋子里醒来。红色的帷幔，雪白的床单，烛台没有点亮。格温多琳换上了一身普通女孩的衣服，蓝白灰色的裙子，一头长长的白色发，带着蓝黑色小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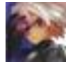
：就这样了么……我已经不是仕女神了……走下床，一切都想是做梦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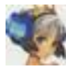
：你还是和往常一样可爱。
：啊，这是我的枪，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他说是奥丁给他的，你是奥丁的女儿，对吧？
心里想：怎么会把这个姐姐临终前交给我的枪给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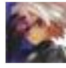
：我觉得我会一直睡下去……
：您还好吧？我去给您端茶。
：看到你在这里我感觉好多了
：无论有没有人交代，我都会一直照顾你的。
：太感谢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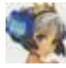
走进来:你在这里，格温多琳。

转身，自言自语：奥斯华，影骑士......我居然被迫成为敌人的首席骑士的老婆，看来我注定是要遭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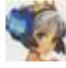
：我马上要出发了，但在我走之前，想给你一个东西。伸手......
格温多琳没有伸手，奥斯华把她的手拽了过来，戴上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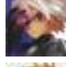
端详着戒指：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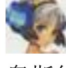
：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别的值得送给你的东西了。这个美丽的戒指是我从一个叫做瓦格纳的龙那里得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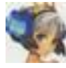
：啊 G 格温多琳吃一惊，Titrel 戒指？
奥斯华完全没有注意到格温多琳的神情，继续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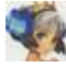
：你会接受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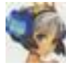
后退了半步：你为什么给我这么珍贵的东西？

：嗯......怎么说呢。好吧，是因为......我想看到你的微笑，我想让你高兴。

：我，我是一个战士，只有战斗才能给我带来高兴......转身，面对阳台外面，看着戒指，闪光。
奥斯华也没说什么，转身离开。
蓝鸟出现：你的语气不那么确定，你爱上他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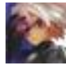
摇头：不，那个男人是我的敌人，每当我想到那些被他杀死的我的战士，我就不能原谅他，不管他对我多好。父王的咒语让我有这样的感觉。这不是爱，这不可能。面对蓝鸟，冷酷的语气：一旦有机会我就会复仇的。这肯定也是父王希望我做的。
蓝鸟：你没有理由对一个放弃了你的王继续效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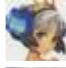
低头，小声：我......我只想做能让我父王高兴的事情。
蓝鸟：刚才奥斯华就是这么跟你说的，飞到格温多琳面前，他寻求你的爱，就如同你寻求你父王的爱。

：无所谓，现在，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人捉回家的囚犯而已。
蓝鸟飞走，格温多琳继续看着戒指。

：奥斯华，你这么快就要走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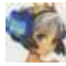
：是的，我要遵守诺言。
格温多琳从后面悄悄地走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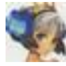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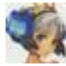
转身：格温多琳，等我好么？

毫无表情的：我现在都属于你了。如果你命令我等着，我就会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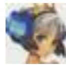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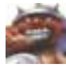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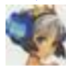
走上前去，几乎贴着格温多琳：你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东西，我也不会让任何人那样对待你。永远不会。

格温多琳闪身。
奥斯华走出去。突然又停下：我走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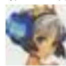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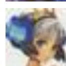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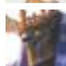
继续看着戒指:这个戒指毫无疑问是 Titrel，这个东西可以让魔炉重新启用。我一定要把它交给父王。走出去。

格温多琳换回战斗的装束，回到王宫，在走廊上遇到一个士兵。
士兵：公主！
：我给国王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
士兵冲下台阶二话不说就把格温多琳砍倒在地。
爬起来：你干什么！也许我是被放逐了，但我不会容忍这样的待遇的！
士兵：国王命令我们看到你格杀勿论。几个女武神也冲了过来。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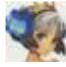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王宫。
看到奥丁，奥丁立刻扭过头来攻击。
向后跳闪：父王！
：恐怕不是吧，你不认识我了么？
伯利根的灵魂从奥丁的身体里闪现出来。
：地狱的女王很看得起我，我被派来处罚奥丁，因为他偷取了地狱的宝物。看着吧，这个可怜的王现在只不过是我的意志支配下的玩偶，这个国家现在终于落到我的手上了。
：所以，你才是这片土地的混乱背后的原因。你欺骗了我，赶紧从父王的身体里滚出来。
：哈哈哈哈，我要把你的翅膀撕下来，忘记我关于你的耻辱的记忆。你的灵魂会成为我的玩具。
大笑。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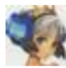
伯利根终于到下，灵魂化作红黑色烟雾离开。
急忙跑过来：父王，您回来了。
：格温多琳，你安全的回来了。
：我违反了您的命令，但我有一个重要东西带给你。伸手，请把这个拿去，这个戒指，就是Titrel。
:做得好，格温多琳，我挑逗那个男人是对的。
：挑逗？父王，您这是什么意思？
转过身去：他和我有一个协定，如果我把你交给他的话，他就去杀了瓦格纳龙。很明显，他成功了，这个戒指就是战斗的奖励。你最近的作为已经赎回了你过去的背叛的罪。欢迎你回来，我的孩子。你的荣耀已经恢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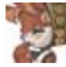
却走向一边，想：那个影骑士，奥斯华，他居然是为了我去和那条龙战斗的。对奥丁，不，这里已经不是属于我的地方了。转身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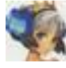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

下跪行礼：再会了。祝愿您和天堂都好。
离开。

格温多琳回到家。无聊的时候看看戒指。

：他还没回来么？

：没有。听上去你最近脑子里只想着他，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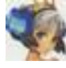
：哪里有啦。害羞，结巴。

：不过确实挺长时间了

：你太不负责了，你都没告诉我你去了那里，我很紧张。如果你有什么不测，他会很哀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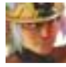
：请告诉我，他去哪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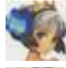
：他去了炎之国，为了完成他对那里的王许下的诺言。他去了有一段时间了，也许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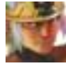
忧心的走开，自言自语：为了完成诺言？炎之国发生了什么？我的心随着一天天的过去而伤痛，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就这么等下去。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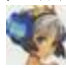
炎之国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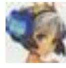
仕女作揖：昂尼克斯王就在前面。
格温多琳答谢，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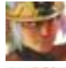
伸展双臂：欢迎拉格纳维尔的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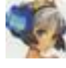
：很久不见了，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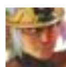
：你还是这么美丽。和以往一样很荣幸欢迎你来到我的王国。这边来，请允许我们招待你。昂尼克斯转身要带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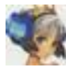
上前：陛下，我是来寻求答案的。
昂尼克斯停下，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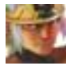
：我听说我丈夫奥斯华来过这里，您知道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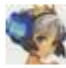
：我对此知无不言，在你这样的美人儿面前我无法撒谎。他确实在这里，他为我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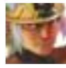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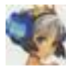
：是的，对付一个威胁我们国家的龙，有人说这个龙就是利维坦，那个末世预言里提到的龙。我们的火焰和利剑对这个新生的龙都毫无作用。我觉得他的 Beldriver 可能能起什么作用。但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所以我觉得恐怕他也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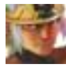
：为什么是奥斯华呢？

走下来：你可能不知道，但奥丁已经答应把你许配给我，这有助于我们两国结盟，但你的父亲食言了，把你交给了那个扭曲的灵魂。为了让这个问题安静的被解决，奥斯华跟我许诺，只要我需要，他就会不惜生命为我战斗。

：奥斯华做这些都是为了我？

耸耸肩，笑：他也许会死，也许已经死了，我可以取消我和他之间的协议，救他出来。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新娘。伸手托起格温多琳的下巴，看你的了，格温多琳，只要你答应作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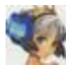
扭头走开，愤怒：炎王，你和家里那个男人没什么区别，我不是一个可供随意驱使的东西。

甩手，生气：什么？来人，抓住她，拿下她但不要伤害她。
侍卫全身冒出火焰，飞起来，冲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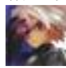
熔岩山洞的战斗，快，奥斯华有危险。

山洞最深处，奥斯华在和宝贝龙战斗。小龙还顶着蛋壳。
小龙吐出火焰，奥斯华躲开，趁机把龙砍倒在地。但自己也被龙击中倒地。小龙又爬了起来，飞在半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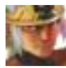
趴在地上，气喘吁吁：根本没用，感觉好像死亡女王减弱了我的武器的威力，我的身体好像铅那么重，居然就这样被一个新生的龙打败，可不怎么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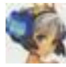
突然从上面刺下来一枪，把龙打飞：奥斯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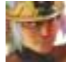
抬头：厄？你为什么来这里？
格温多琳追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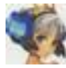
也想跟上去，但体力不支：我不行了，没办法继续了......扑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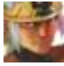
击败利维坦龙，跑回奥斯华身边：他的伤很重，必须立刻治疗。

：看到他的骄傲付出的代价了吧？别管他。声音传来，走近，你因为给国家带来耻辱而被放逐，不过你的能力还是很令人吃惊。你击败了预言里提到的龙，这让我更加对你感兴趣了。

：奥斯华为你而战，龙也已经被击败了。我们要回家了。说着就俯下身去抱奥斯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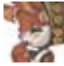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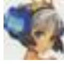
不解，生气的：为什么？为什么选择他？死亡女王选择了这个男人，他最终会死去成为她的仆人，他的生存只不过是一场炼狱的惩罚。放下那个被诅咒的灵魂，来牵着我的手。

：陛下，如果你继续对我的丈夫不敬，我的枪会刺中你的手。如果你不想看着你的生命消失，就从我面前立刻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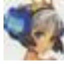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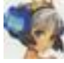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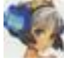
大笑：真强烈，像火焰一样，我应该尊重这种强烈的感情，现在退下。斜眼看着格温多琳，诺言已经履行了，就这样吧。但记住，你才是点燃了我心中热火的人。带着仕女离开。
格温多琳俯身照顾奥斯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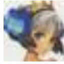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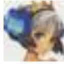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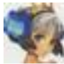



回到家，奥斯华躺在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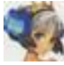
：奥斯华没事了，送了口气。
：确实啊。

：千万不要再这样了，不要不告而别，但不管怎么样，看到奥斯华安全的回来我也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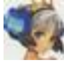
家里
：奥斯华状况好些了么？
：他在休息。
：哦转身看着阳台外面。
：走过去：能问您一些事情么？
：什么事情？
：我听到留言传说奥斯华和死亡女王有某种联系。
：这个......嗯闪烁其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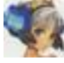
声音从背后传来：为了增强我的 Belderiver 的力量，我的父亲把我出卖给了她。奥斯华从床上下来，上身还缠着绷带，行动不太方便。
：奥斯华!你需要休息。
自顾自的继续：就和他期望的一样，我获得了影骑士的力量。但作为这个条约的代价，死神在我周围四处潜伏。他们等待着我的力量消散的那一刻。
：好可怕好可怕。
转身：只要 Belderiver 还在我的手里，死神就害怕，不敢靠近。但这个力量延续着我的诅咒。这次几乎就差一点，我一定要谢谢你。但是格温多琳，你干吗要去炎之国？你和昂尼克斯都谈论些什么？
对不起我没有按照你的命令留在这，但是，但是我好担心你，我不能就这么傻乎乎的坐等着。

嗯？你担心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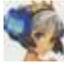
我......我......那个......

公主殿下！奥丁女武神飞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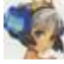
：你是我父亲手下的人，
女武神点头，下跪：我有情况汇报。拉格纳维尔王国被瓦尼亚进攻的不行了，他们在新的女王的带领下，已经封锁了魔炉周围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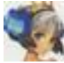
：怎么会这样？父王怎么样？父王没事吧？
女武神：王被弓击伤，退回城堡了。但他的伤很重，无法再参加战斗。敌人一定会乘机攻进来的。公主殿下给王的重要的戒指也被抢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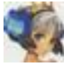
听见，心里不爽：啊，你把我给你的戒指给别人了？转身靠在床边，心痛的，哦，这都是魔王奥丁的计划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被当作玩偶操纵了。走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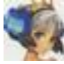
：等一下，我真的......哦......

女武神：公主殿下，现在，请回我们的王国来协助奥丁王。

：我不能回到我父王身边去......但我还是会尽到王的女儿的义务，战斗的。请告诉王我的意思。
女武神飞走。
格温多琳换上战斗装束。
蓝鸟出现：你一个人就去进攻？你这是找死。

：如果我能夺回那个戒指，整个战争的形式都会变化。
蓝鸟：你是为了父亲才这么做的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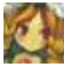
：......
蓝鸟：还是为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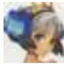
：我从来没有想过失去某个人会是如此的可怕，我不想失去他。哭腔。
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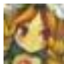
战斗

妖精森林的宫殿，森林的阴影中的草地，各色的花儿盛开，闪烁着荧光。

一个仕女只身一人来到这样的地方，矮人说。

：这是奥丁的女巫，让我们来问问是什么把她招引到这里来了。

下跪：女王殿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格温多琳，我是奥丁王的女儿。我已经被从我的国家放逐了，但眼下的情况迫使我到这来。我只有一个请求，Titrel 戒指，那是别人给我的一个礼物，很珍贵。我卑微的请求您把这个戒指还给我。
矮人：你闯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说这个？真是无礼啊。你还真指望我们把这个能控制魔炉的戒指给你么？

上前：我们不能把这个戒指给你。这是我们和魔王奥丁战争的战利品，现在归我了。如果你不走，我就要被迫展示一下我的弓的威力了。

小妖女们上前搭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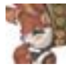
击败妖精女王塞蒂斯。

城堡

米瑞斯和布罗姆，走过小石拱桥。

：奥斯华，你去哪里了？米瑞斯转过身看着布罗姆。

：我跟他说了要休息的。

：哦，布罗姆，我看到他了。

：啊，他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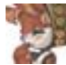
看着地上的武器：没必要的爱情是痛苦的，但是被一个你毫无感觉的人拘禁是更痛苦的，格温多琳，我心里有过一丝微弱的希望，现在，希望破灭了。死神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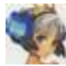
在后面远远的看：那是什么？那是……死亡使者？大叫着跑上去，奥斯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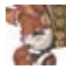
死神：奥斯华，怎么了？你的剑就在你身边，如果你不握着剑，我的镰刀就要取你的性命了。你既没有希望，也没有力量。你只不过是一个人形的躯壳，盛满了绝望。现在，跟我来吧。你属于我的女王，永远永远。

血光闪过。

格温多琳拿回了戒指，往回跑。半路遇到了米瑞斯。

气喘吁吁的：哦，格温多琳，看到你安全真让人轻松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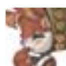
：奥斯华在哪里？

掩面哭泣，说不出话来：啊……格温多琳，请听我说，事实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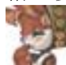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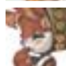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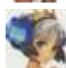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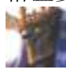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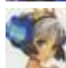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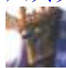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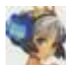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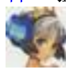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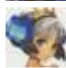
回到家

：自从那以后，奥斯华一直很悲伤，都不愿意吃饭。当你醒来之后，他高兴多了。现在却又被死神夺走了。布罗姆也受了重伤，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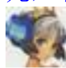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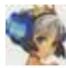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换上战斗装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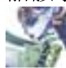
：死神去了冥界，一个活着的生命无法到达的地方，你不可能把他救出来的。

：不，我知道一个可以做到这些的人。
：谁？惊讶的
掉头安静的走开：魔王......奥丁。
米瑞斯吃惊，捂嘴。

格温多琳来到奥丁王座前。
：你看上去瘦了，我一直在等你，格温多琳，我听说了你的战绩。只身一人攻击敌军，从那狡猾而机灵的小女孩那里夺回戒指。只要控制魔炉的戒指在我们手上，他们的计划就不会得到实行。你是全宇宙最好的女儿，你和那个戒指一样宝贵。
格温多琳一直跪在下面，无语。
走下来：现在，把你的战利品交给王。
：这个戒指代表了我和某人的特殊的联系，我不能交给任何人。我今天来的原因，是寻求如何进入冥界的方法。
生气，不耐烦地：这都是些什么愚蠢的话题，把戒指给我！
：您应该知道的，父亲，你去过那里收集水晶。能请您听听我的请求么？父亲，求求您了！
往外走，半路停下：一个被放逐了的女儿，居然希望和他的父亲，这个国家的王，作交易谈条件？猛捶墙壁。转身，好吧，为了交换戒指，我会保护你直到冥界的国界。
：父亲......
：现在，把戒指交给我。
起身，摇头：不，在我安全的从冥界回来之前，不给你。
走了出去。

冥界，烟雾缭绕，枯树盘根错节，诡异的石头，骷髅满地，幽灵骷髅举着烛台游荡。

死神的王宫，遍地蓝色水晶，女王一身黑衣靠坐在残月雕饰上。手和脊柱都是绿色骷髅，面色惨白，红色眼珠。
：真烦，没有邀请就擅自闯入，你和你父亲一样自大傲慢令人讨厌。你这个偷我宝贝的小贼的女儿，不要以为你可以活着离开这里。
：伟大的死亡女王，请允许奥斯华离开，请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大笑：很好很好，你跟着你的主人，就像一个宠物狗。
巨大的骷髅手臂从后面伸出，奥斯华躺在手心，死了。
：奥斯华!
：他的生命给了我，为了交换力量。他在死亡的深渊的悬崖上行走，同时为我服务，在他遇见你之前就已经发誓成为我的人了。你的出现打扰了我们。请允许我亲手结束你的生命。

：奥丁的女武神是不怕死的，如果死亡不可避免，那我们欢迎这样的命运。把奥斯华交给你比死还要难受。
骷髅手收了回去。
：你这么说......你真是什么都不懂。你打算用那个镶嵌着我的宝石的枪作什么呢？看看你四周，很多灵魂凝固在一起形成水晶，然后返回上面的世界。你用那个枪就是在拿你自己的灵魂冒险。现在，该到了让你接受惩罚的时候了。

击败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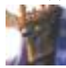
：啊......活着的和已死的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是因为我把这两个世界联系了起来，现在那些还活着的永远也进不来了，通道将被关闭，所有和你们世界之间的联系都会切断虚弱了，身体软下来，死亡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恐怖可恶。当这个世界的人们看到大崩溃的时候，记住这是你放出的狂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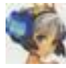
女王的肉体像蜡一样融化，骨骸卷入黑色虚空。

宫殿开始颤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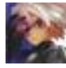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跑向倒在地上的奥斯华。

：格温多琳，坚持住飞过来，把两个人都带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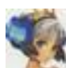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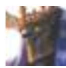
回到城堡
：冥界已经被封印了，现在除了死亡，再也没有到达那片土地的方法了。

奥斯华哼哼唧唧的从地上爬起来。
：奥斯华，你醒了。
奥斯华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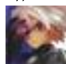
：只有纯爱能超越死亡，我再也不能从那个地方收集水晶了，但如果我能拿回魔炉的戒指的话，那也无所谓了。遵守你的诺言，给我那个戒指。伸手，严肃的语气。

看着戒指：这个，这个是奥斯华和我的爱的标志，现在，它就是我的全部，如果你把这个拿走了，我也就什么都不剩下了，如果你一定要拿走，那就连我的性命一起带走。
：格温多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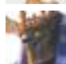
：停止这些无意义的废话，你当成全部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幻影。你和他结婚那是我的命令。转身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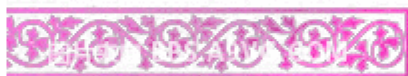
：爱情开始总是虚幻的，我不怕丢失荣誉，但我很害怕丢失这份爱的幻影。
转身：你这个白痴，难道你要为了这个爱牺牲你的生命和骄傲么？愤怒的举起拳头对着格温多

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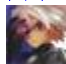
上前：住手，你真的要对你自己的孩子做这些事情么？

：这不能原谅，你破坏了我的计划，但我亲爱的女儿，看看你的父亲，我在你的决定面前无能为力，如果我要当一个好的父亲，我就必须原谅你。随你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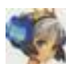
：父亲，
：闭嘴！什么都不要说了，不忠的人。Belderiver 的持有者，我的女儿交给你了。退出。




回到家。

：格温多琳，在我知道了你有着这样矛盾的心理之后，你继续留在我身边让我心痛。但即使知道了这些，我也不能停止追求你。
摇头：奥斯华，我不在乎我的感情是不是因为咒语而来，只要能留在你身边，我可以接受任何的困难考验。
：你是我在这片黑暗的土地上徘徊的时候的一颗闪亮的星星，在我遇到你之前，我的心是空虚的。格温多琳脸红，奥斯华上前抱住，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体会过快乐和恐惧，体会你的爱的光辉是快乐的，害怕失去它的感觉让我恐惧。你的光辉比生命本省更加的宝贵。
抬头看着奥斯华：这个光辉永远不会消失，我的爱将会像星星一样永远闪耀，永远。

拥抱，亲吻。

：奥斯华，别离开我......
蓝鸟飞走。





兔精灵王子之章



：康奈利斯，你又要去森林么？国王上前，一个魔法师跟过来。你最近变了，我以为学会了担负起责任，但你还是这么的不成熟。不论森林里的那个女孩多么的迷人，记住你是一个王子。做事要合理，别再像个傻瓜一样了。

：陛下，王子只是想趁着年轻多随处撒点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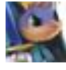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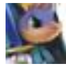
：别来掺合这件事情，你这个宫廷里的小丑。

惊恐的语气：把皇家魔法师说成是傻瓜真是太粗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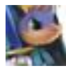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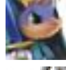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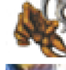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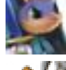
：父王，就像我所说的，这不是游戏或者玩笑。我的感觉是真诚的。
：我告诉了你发生在你叔叔身上的事情，你还记得么？你的意思是你要再去犯下同样的错误么？我的兄弟爱上了乡村的一个普通女孩，从而被老国王断绝了父子关系。在经受了那样的耻辱，逃离国家之后，他一病不起。
：父王，这不一样，我爱的女人不是一个低级的平民。我不相信她的身份会给皇家丢脸。
：一个没有了祖国的公主，当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她对你有什么期望？
：父王，不要再贬损她了，您是我的父亲，但我不会听着她被抨击的。转身要走。

：康奈利斯，我知道另一个公主，更漂亮，更有名誉，更富有......让你的那个森林公主，知道我的想法，好么？
：不管你说什么，我的主意已定。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放弃我的继承权，走开。
追上去一步：康奈利斯，等等......
凑到国王耳边：陛下，王子早晚会想通的，现在还是让他去吧。

冥界痛苦绝望之地

黑云消散，但还是看不远，兔子从地上爬起来。
：厄............我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
低头看自己，吓了一跳，发现自己变成了兔子。
：我怎么了？我的身体玩弄自己的大耳朵，我的耳朵，我，我变成了一个动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在作梦么？四处走走，摇头，不，这种忧伤，寒彻我的骨头。这太真实了，这个地方，好奇怪，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如果关于冥届的传说是真的，这里应该就是了。嗯，我一定要找到回去的路。回到泰坦尼亚，我一定要回到公主的身边。

漫无目的的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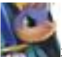
：站住！看不见人，恐怖的声音
：啊？兔子先被吓到，然后四处张望
：我能闻到你的气味。你是泰坦尼亚皇家血脉？兔子左右张望，走动。
：是的，我就是，我是康奈利斯王子，当我醒来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了。
：康奈利斯，我看不见，但我知道，的确就是你，
：这个从黑暗中用恐怖的声音和我对话的人，你是谁？
：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

兔子往声音传来的地方走。

：不要靠近我，我的肉体不过是蛆虫和其他不洁生物的大餐罢了，如果你看到我的身体，你的灵魂会颤抖。你的血液会凝固。兔子后退，一把剑从声音那里飞过来，插在兔子面前的地上，拿去，会有用的。身为泰坦尼亚王子，这是你的责任。

兔子拔起剑，仔细端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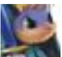
：这把剑会最终让你见识到我的真面目。

把剑放到身后：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是否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么？

：走吧，如果你不想悲剧永远的追逐你，朝着你的家的方向，泰坦尼亚。你的命运在那里等待。

：靠近上去等一等

：请离开，让我休息

：他走了，哈哈，这是个梦，这都是幻觉，我一定还在床上睡觉。请让这些都是梦幻吧。请让我从这个噩梦醒来，让太阳温暖的光线迎接我。无奈悲伤的语气。从背后拔出剑，但我没有选择，我必须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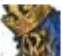
艾丽特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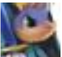
我一定要跟你说话，事情紧急，请在老地方等我，我要最终除去自己长久以来的不确定。我的爱人，我一定会尽快赶到你那里，像风一样。

看完信:康奈利斯王子......

女性幽灵：我的毒剑去哪里了？帮我找回来。
男性幽灵：我祈求宽恕，但没有得到拯救。
女性幽灵：听我说，罪人，听听我的忏悔。
男性幽灵：我们都说自己伤的多重，我们的贪欲多么明显，但仅仅是语言无法表达我的痛苦。

兔子在黑暗里走，前面有亮光投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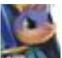
：我感觉到生命的迹象，在这片被屠杀和毁坏统治的土地上。腐朽的身体，举着烛台，带着王冠。这是个玩笑么？但愿不是。哎呀，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我现在只能感觉到愤怒和仇恨，我的同情心都已经不在了边说边往兔子靠近。

：挥剑你，走路的骷髅，立刻停下。你是谁？

：我不记我的名字了，你是谁？在这块土地上游荡？你来这里有什么目的？精灵和矮人会发现你，把你的血肉剥夺撕裂成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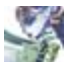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你想离开这里么？如果想要这样，就必须得到女王的许可。让我带你去她那里。转身，但为了报答我，我要求你同时跟女王说把我也带走。同意么？说着就慢慢的往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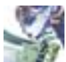
：你真贪婪，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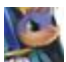
：现在跟我来，保持安静。不然，他们就会聚拢过来发现兔子没有跟上来，停下，转身，你在干什么？跟我的烛光靠近一点。
兔子上前。
：没有光，你就看不到那些鬼魂。
两人一同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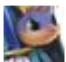
两人来到死界王宫
：多么奇怪的一把剑，出奇的锋利。一定是一把魔法剑。

：确实是，那些矮人从这里偷走宝石做成的剑，罪恶的强盗活着误闯进了冥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会拿着那把剑。如果你希望得到女王的原谅，那就乖一点，把剑交过来。我会让你和平的死去的。
：你就是冥界的女王？我是泰坦尼亚的王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希望您能把我送回活人的世界。
：一旦你来到这个世界，就不能活着离开。你是什么人根本不重要。你不小心的存在使你希望离开。这是死亡的世界，一旦你品尝过死亡之后，你就会喜欢上的。

战斗，击败女王。

：好吧，你走吧，你就算离开了这里，也会进入魔王的领域，他的女武神们总是在捕捉那些越境者。她们一定会抓到你的。
兔子转身离开。
：你会徒劳的哭泣的。但我一定要事前告诉你，那些被活着放到这个世界里来的人，都是等待着我的裁决的罪人。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找到安宁，即使在死了之后。他们命中注定要被历鬼撕裂，在这个地方永远的游荡。你会加入他们的。

：看着身后举着烛台的人，但我不是被送来这里的，我没有罪恶，也没有犯过罪。我只是醒来就发现自己在这里了。冥界的女王，我要走了。让我来证明给你看，这都是个错误。
：你短暂的生命不过是场梦幻，死亡会让你清醒。你的剑延长了你的性命，但你的灵魂将永远不得安息，永远带着蜡烛在这里飘荡，照亮穿越荒芜的道路。准备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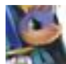
：于是我从冥界逃了出来，但就像女王警告的那样，我很快就成了魔王的囚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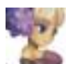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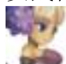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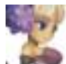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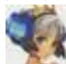
奥丁城堡。

往左边走，遇到矮人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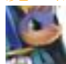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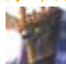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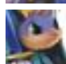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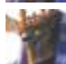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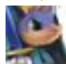
矮人：不是这边，往那边走，如果你想做什么傻事的话，我就切开你的喉咙。

：我对你们没有恶意，你们为什么要扣留我？
女武神：通常从冥界逃出来罪人都会被处死，他们的灵魂被遣送回原来的地方。你应该表示感激，格温多琳公主让我抓你回来的。

：这就是那个入侵者么？
女武神：是的。
：据说他有一个魔晶石做的剑，怎么不在他身上？
女武神：格温多琳公主把东西交给王了。
：格温多琳还是和往常一样仁慈，要是当时我发现了他，我就会把他立刻就地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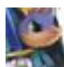
走廊的尽头，格温多琳拿着水晶剑。
：王座就在前面，王会对你作出裁决，现在，到这边来。

王座宝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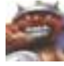
兔子走上前，奥丁在宝座上，两个公主站在右手边，格温多琳拿着水晶剑。
：我的女武神们为了这么点荒唐的事情引起骚乱。这就是那可怜的兔精灵，要见所有人都畏惧的魔王的人么？
：兔精灵？我是泰坦尼亚的王子，康奈利斯继续上前，北方世界的统治者，我没有任何给你们国家带来破坏或者灾难的意图，我只是要求能通过你的国土。
：我不能相信一个从冥界逃出来的罪人的话。
：继续上前，认真的语气：我没有犯罪。
：这是你说的......但我认识你带着的那把剑......格温多琳把剑举起来一点。
：这是我的王国赠给泰坦尼亚前国王的剑。嗯，不过你看上去也不像是在说谎。但如果你确实是一个没有罪的王子，那就用你的勇气证明给我看。嗯，这样吧，把我们最凶残的武士用作酒器的角拿回来，如果你能成功，我就相信你的故事。
： 我同意，我会证明的。

转身走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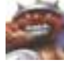
奥丁城堡走廊。
从后面追上来：我把剑还给你
兔子停下脚步，转身，接过来，背在身后。鞠躬行礼答谢。没说什么，继续走。
：你真的要去？大家都知道伯利根将军不喜欢兔精灵，那些城堡外面接到王的命令的人都会攻击你。父王总是让人们去执行一些明知不可能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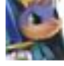
：谢谢你的关心，但我是泰坦尼亚的王子，为了名誉我会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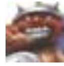
城堡顶层，伯利根将军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女武神往他的号角酒杯里倒酒。一口喝干。

：快点，再给我来更多的酒。
女武神点头惊恐的跑开。

：看到了么奥丁，女人除了用来战斗还有很多其他的用处。
矮人战士急匆匆的上来：伯利根将军，我们有危险。

：安静！你想干什么？
矮人战士没有来得及回话，兔子冲上来把他一剑砍翻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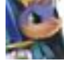
行礼：您一定就是伯利根将军，虽然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我是泰坦尼亚的康奈利斯王子，今天我来是要向你借酒杯一用。

愤怒的站起来：我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但你是个烦人的兔精灵，你要这个号角？等我拔下你的皮来换。俯身靠近兔子，兔子后退半步，不过你的毛很稀疏，看来得到了也没什么用出。说着就用铁锤砸下来。兔子闪开，拔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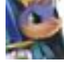
战斗。

击败伯利根将军，回到奥丁王座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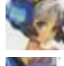
：兔精灵，不，泰坦尼亚的王子，我赞赏你的勇气，欢迎你成为我们王国的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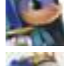
：冥界的女王，她也这么叫我，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你叫我兔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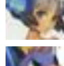
：像你这样被诅咒成为动物的人被称作兔精灵，这是一个强大的诅咒，即使是像我这样知道几千种魔法的人，也无法打破。

沉思：如果有人试图陷害我，我要阻止他。陛下，我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到自己的祖国。

：如你所愿，格温多琳，护送王子去拉格纳维尔王国的边界。

：遵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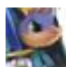
：感谢您的帮助，奥丁王。

走下来：我为我的行为道歉，我不知道你有如此惊人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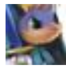
：不，谢谢你的热情款待。
格温多琳答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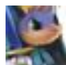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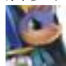
兔子转身走出一段距离。自言自语。

：好像我离开自己的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终于可以回去了。回到我的国度，泰坦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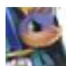
回到泰坦尼亚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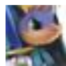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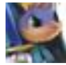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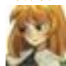
市民：曾经被人们敬仰的埃德蒙多国王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但最近衰落了。罪犯和魔法师在城市里横行，就好像他们统治了这个城市一样。
市民我看到康奈利斯王子在街上走。
市民听说他在这个城市风气败坏的角落出现，好像是变了个人。
：人们看到过我？这不可能，难道有人在假冒我？哦

埃德蒙多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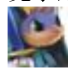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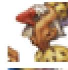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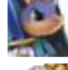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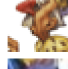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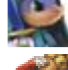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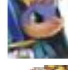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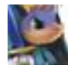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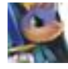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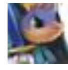
：我成功的潜入了，但这样子要我怎么和父亲见面呢？
脚步声。
：有人来了，我要躲到柱子后面去。躲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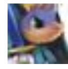
：这个小恶魔，他计划取消和我的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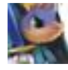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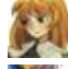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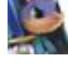
惊讶的：这是我？怎么回事？
：我想如果到了那个地步，我就要粗暴一点。否则我们假冒王子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咬牙切齿：看来就是他在背后造成了这一切，我要杀了他！
国王走进来，兔子赶忙重新躲藏起来。
：康奈利斯!你在这里啊,康奈利斯。你决定了么？
：是的，父王，我要和那个森林里的女孩断绝关系，
：什么！？
：很好，现在就去告诉她，在你更改主意之前。为了政治上的考虑，我打算让你和奥丁王的女儿结婚。
：听您的吩咐。请原谅我的冒昧，但我想要从你那里要一些这么做的回报。
：你要什么？
：皇家的神秘力量......
结巴的语气：不存在这种东西。走吧，快去吧，别浪费时间了。
：哼不满的走开。
等王子走远。

：他怎么会发现我们的神秘力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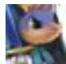
兔子跑出来。
：父王！
惊吓的：你......你是谁？
：请听我说，我是你的儿子，康奈利斯，真正的泰坦尼亚的王子，那个人是假冒的。
：你是小丑么？不要拿我当傻瓜，你这个野兽。
：自从我们上次分离之后我变了，我说了我要放弃我的地位的。
：你怎么知道的。转身走开几步。
：我是您真正的儿子啊。父王，您一定要相信我！
：不，你不可能是语气变软，你在说什么啊，什么......等一下！非常吃惊的，你怎么得到那把剑的？
从背后拿下剑：有人给我的，在冥界的一个恐怖的声音告诉我这把剑属于我们皇家，
：我不会认错这把涂满了鲜血的剑的。......从冥界......哦，不，这不可能。突然转身大叫，侍卫！侍卫！来把这个被诅咒的剑拿走，离我远远的！
：父王，怎么了？
：你说谎，不管你是谁。
侍卫进前。
：父王，等等！我对天发誓我就是康奈利斯，你可问我任何关于我的事情，我能证明。我会回答任何问题。
：把他扔出去，现在！立刻！
侍卫上前攻击，兔子跳闪开。父王............
侍卫追过去......

回到都城大街上。
独自徘徊：真是耻辱，我这么孤单。被自己的父亲这样对待，真的像冥界的女王说得那样，无力挽回么？摇头，叹气，不，我不能放弃，我深爱着公主，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个假冒者说他要去见莱薇特公主，他一定在艾丽特森林。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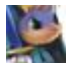
到森林深处，四处寻找。
：以前我都是走同样的这条路遇到她的，现在这里......啊，他在那里！
听到声音，转过身来：啊，你迟到了，我一直在等你微笑着说。
你是谁？你是说你知道我会回到泰坦尼亚么？你一定就是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人！你想得到什

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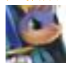
：我不能就这么简单得告诉你。，摊手，故作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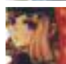
拔剑：我的剑和意志一样坚韧，我会强迫你告诉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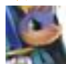
：你现在可以么？闪光，康奈利斯王子变成了莱薇特公主，是我啊，王子，怎么了？你的爱人就在你眼前，为什么不给我背诵一首诗呢？要我摇着你入睡么？

：公主？发生了什么？

：看来陷在疯狂的爱情里迷糊了人的判断力，走近兔子，但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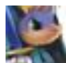
：不，这是个谎言，你不是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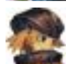
：被宠坏的天真的白痴--你这样的人，让我觉得狂暴，你应该被杀，同时你依然被爱情瞎了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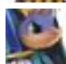
极端愤怒的：闭嘴！你不可能是她！拔剑，战斗。

击败莱薇特，莱薇特变回真身，一个灰色披风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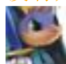
：这把剑真是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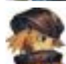
：你是谁？显然你不是莱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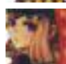
：厄......我是明威，她的同胞哥哥。

：她的哥哥？是的，我觉得感觉上有些类似。你为什么要诅咒我？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冥界？回答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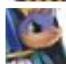
：冥界？我不知道，不过确实是我在你身上施加的兔精灵诅咒。我怎么能把亲爱的妹妹交给你？没有方法可以让你恢复人类的外形了，忘了莱薇特吧。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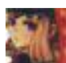
：你！

：如果你想的话，杀了我吧，如果你可以用沾满了她兄弟的血的双手拥抱她的话。

：明威，你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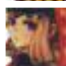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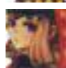
：莱薇特过来了，兔子，你打算怎么办呢？哼哼哼，你要让她看见你这个样子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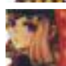
：啊，莱薇特。我不会忘记这件事情的，逃走。

过来，看见明威：啊，明威，发生了什么？你受伤了。

站起来，走开：没什么，不用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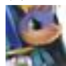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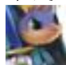
：你在干什么？对我躲躲藏藏。你的行为很可疑，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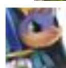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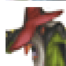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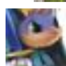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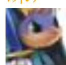
扭头：看看是谁在说这些？是你一直在秘密的和那个白痴见面！
：他可不是白痴，康奈利斯是一个绅士。
：他最近没来看你了吧？不是么？
莱薇特伤心的扭过头去。
：忘了他吧，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我确信他一定有原因。沉默。转身走到明威面前，把我的锁链还给我，别再不告诉我就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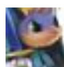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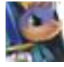
明威把锁链交给莱薇特，莱薇特接过来。走开。
：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到处挥舞锁链，学会和平安静的生活。
：你清楚的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和平的生活的。我有一些牵挂。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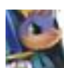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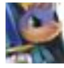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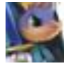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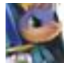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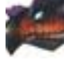
泰坦尼亚王城

侍卫：咳，你是个哥布林么？我要把你投到监狱里去！
哀伤的：监狱？像现在这个样子到哪里也都无所谓，我和在冥届的时候一样孤单。
市民：好像这些国家之间的战斗还在继续，很多人死了。
市民：他们说魔王奥丁的女儿也战死了。
：那个关心我的女孩？死神啊，你应该把我这个悲惨的生命拿去抵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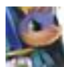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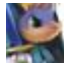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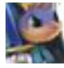
王城街道。
：王子！
：我听见什么了么？有人叫我王子，但是，我不是王子了。我不过是一个野兽。
从后面走近,我是厄泽，宫廷的魔法师，我是一个魔法师，所以我能认出你身上被施加的魔法。
：魔法，魔法，魔法，所有你们这些施放魔法的人都应该被火刑处死。
：王子殿下，请冷静。我想帮助你，但我自己的法力不足够完成这个任务。国王对我的话不理不睬，
转过身来：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如果你这么在意，趁早断绝这个念头。
：我不想回答你这些粗鲁的言语。但我有一个聪明的计划，我想和你分享。走近，王子，你知道韩德尔，那个生活在雪覆盖的山顶的龙么？

：韩德尔......我听过这个名字。据说他无所不知可以预见未来。
：那么博学的龙，应该知道你的诅咒的一些事情。但是，向龙问话是一件使认畏缩的事情。仅仅是和他们见面就很恐怖了。慢慢的走开，请忘记我的话吧，我不该提起这件事情。
：不，我们去吧，有希望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我这空洞虚无的生命得到结束。走开。
厄泽抚摸着长长的白胡子看着。

云端

：哦，全知的龙，思想之王，所有人都畏惧的，我向你发问。韩德尔，出来见我，回答我的问题。
恐怖的，威慑力的声音：你永远也不会找到他的，渺小的韩德尔猎人，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即使你找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也不会找到他。
一条龙？你不是韩德尔？
：我的朋友很聪明，但也很容易受骗。他无视我们关于和人类打交道的警告，结果卑鄙的死去了。龙的鳞片可以抵挡普通的剑千万次的攻击，但那些宝石为材料由矮人打造的就不同了。那剑刺穿了韩德尔的胸膛，让他毫无颜面的死去。
：这把剑是在冥界的时候有人给我的。我不知道韩德尔的任何事情。我来这里是要问你，我这个被诅咒的灵魂应该去向何方。
龙：安静，弑龙者，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夺走了贝利亚的灵魂，偷我们的蛋，杀死韩德尔。看到你拿着这把邪恶的剑，让我的血液因为愤怒而沸腾。
：等等，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浪费口舌和我解释，飞起来，我会让你见识你的死亡。我，龙王瓦格纳，将要摧毁你！地狱的火焰将会把你消灭，趁你还有时间，祈祷吧。
兔子，低头，无奈，把剑。

跳到龙的头上，击败瓦格纳。

站在龙的头上：瓦格纳，你要带我去哪里？
：你本有机会用那个邪恶的剑杀了我，但你没有。被饶命对我来说是很羞愧的。但我感受到了你的真正的天性。我不能原谅那些使用这个武器的人，也不能原谅那些制造这个武器的人。但就只有这一次，我会对你表示怜悯。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你会告诉我关于我的诅咒的事情？
：我想你已经听说了魔王奥丁的敌人被消灭的事情。你的外貌是因为在瓦伦丁废墟残留的徘徊的诅咒。
想：公主的王国。如果明威说的是实话，那这些就都明了了。

：许多人在大灾难中存活了下来。但都被变成了兔精灵，我听说兔精灵联合了起来，正在试图解除诅咒。

：所以我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样子？我因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你往下看。下面的不毛之地，曾经就是瓦伦丁的首都。妖精们现在占据了这块地方，和魔王奥丁的战争是有原因的。兔精灵们生活在地下，你因该直接去问他们。

降落在地面上。

：现在我什么都不欠你的了，无名的兔精灵。

：我的名字叫康奈利斯，谢谢你瓦格纳。

：不要误会，我复仇的心还在酝酿，我不会原谅任何使用这把剑的人的。如果我们再次遇见的话，不要对我大意。保重。飞走。

兔精灵村落附近。

四处张望：嗯，我下面应该怎么走呢？我该怎么进到这个城市里去呢？啊，这里还有一只。
前面一只女兔精灵。

追上去：你，请等等。
女兔精灵，停下转身。

：我不认识你，你不应该这样到处走动。

：我是泰坦尼亚的康奈利斯，我在找兔精灵村落。

：啊，这挺有意思。从另一个国家来的兔精灵，我是梅罗，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我听说你们正在寻找打破诅咒的办法。

略微惊讶，侧头：你从哪里听说的？我们都保密的......但你也是兔精灵，如果你帮助我们的话，我想我也可以帮助你。

：请让我尽力帮忙。

：我能在这个秘密的问题上相信你么？还没有其他人知道。

：我发誓，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好吧，我来告诉你。没有能把兔精灵变回人形的魔法，除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瓦伦丁王国制作的魔法硬币。如果能找到所有的硬币，就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当然，我们的愿望是打破在我们身上的诅咒。

：收集所有的硬币？一共有多少硬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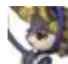
：我们都在尝试，但我真的不知道。要收集整个国家铸造的所有硬币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啊，

不，我们不能站在这里谈话。很快会有战争的。魔王的军队和妖精的军队会在这里战斗，请跟我来。我们秘密的城市就在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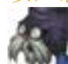
跑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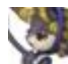
兔精灵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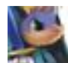
：新来的，我应该让你帮助我们收集所有的硬币。记住这个国家铸造三种魔法硬币。这是瓦伦丁金币。这是精灵币，上面刻着莱薇特和明威的母亲的头像，看。最后，这是纪念币，用来纪念施加在所有这些硬币上的魔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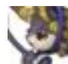
年轻的兔精灵：觉得这个地下城市如何？很难到达这么深的地下。其他国家都在争夺上面的陆地，所以，请把这个地方保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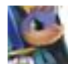
：我该怎么办。我受不了了，莱薇特公主怎么能自己就走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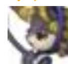
来到兔精灵村落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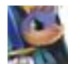
：等等！这太危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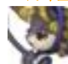
：你应该回去了，我必须走我自己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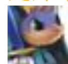
低头，丧气的，抱怨的：我真不应该告诉你魔炉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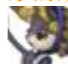
看天：它可以炼制纯粹的魔法，瓦尼亚和埃瑟为了它发起战争。公主一个人跑到战场去，就是为了阻止使用它。啊，我很紧张。莱薇特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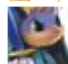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莱薇特公主？

转身走开几步：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不管如何，瓦尼亚和埃瑟在附近为了结晶魔炉而战斗。为什么公主要在这样的时刻出去呢？

：因为以前的瓦伦丁老国王又回到了这个世界。魔炉还是活着的，虽然看上去好像是在休眠。但是那个人可以操作魔炉，就像他在大劫难中所作的一样。

：就是这个灾难，让这片土地被摧毁，这里的人民被变成兔精灵。什么样的国王会希望自己的国家的毁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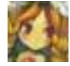
：魔炉毁了瓦伦丁。那个恶梦也许会再次变成现实。唯一一个能阻止瓦伦丁王的人就是莱薇特公主。她了解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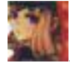
：我有魔法剑，不要担心我。我会帮助解救公主的。走开，沉思，悲伤的，啊，莱薇特，即使我们见面了，你也不会认出我。但我会保护你的，即使你不认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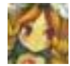
魔炉战争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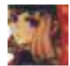
跟着莱薇特，帮助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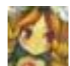
莱薇特跑着跑着突然摔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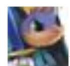
：我肯定现在你意识到逃跑是没有用的了。妖精女王走上来，把那个戒指还给我，我承诺过要保护它。我不能让任何其他人拿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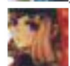
趴在地上：这个戒指，它可以控制魔炉。我一定要制止魔炉。他现在就在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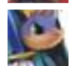
：你说的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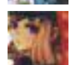
：魔炉的控制者，戒指的主人，瓦伦丁，不能再让他控制戒指和魔炉了。悲剧会再次上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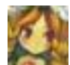
：你不过是在找借口把戒指据为已有。这就是你应该得到的。发射弓弩，击中莱薇特。莱薇特惨叫，被轰飞，摔下来，戒指掉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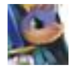
赶到：莱薇特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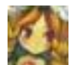
：兔精灵，我请求你，拿走这个戒指。

：戒指？低头看到戒指，拿起来。

：保护好，不要交给任何人。说完晕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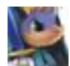
：走到兔精灵面前,听着，把戒指给我，举起弓对着兔精灵，这个武器是一个魔法弓，只要一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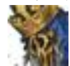
：你伤害了公主，你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我不会和你计较，闪开。

：别把我当傻瓜，我不怕你，小兔妖。我不会原谅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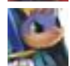
击败梅塞蒂斯，梅塞蒂斯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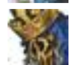
：她晕过去了……收起剑，跑到莱薇特身边，莱薇特公主，你还好么？
瓦伦丁王站在莱薇特的身边，全身腐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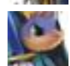
：我知道了，我的孙女还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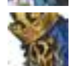
：兔精灵，不要过来，带着戒指逃走。

：你就是那个我帮助过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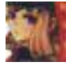
：我一定要谢谢你，我成功的逃回了这个世界，没有被那个苍白的女人抓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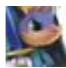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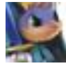
：看到他头上的王冠那个王冠，你一定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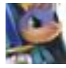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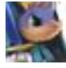
：我就是瓦伦丁的王。魔炉是我的心肝宝贝，Titrel，我的王权，突然攻击兔精灵，兔精灵猝不及防被击倒，戒指掉落。

拾起戒指：这个戒指终于又回到了他的主人手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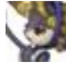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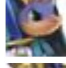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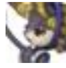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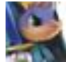
：爷爷，请您想想这一切。
：你和你的兄弟逃脱了这个诅咒，你们无法想象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痛苦和折磨。奥丁也不懂，妖精也一样，所有的泰坦尼亚人都不懂。他们必须亲自看看地狱！
：你要这个世界终结么？
：好好看看我，我所要的，就是一切的湮灭！是的，这个世界的死亡。就像预言所说的，打开通往地狱的门。时机终于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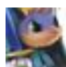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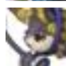
：听起来这些理性的想法都是来自你那干枯的骨架，走上来。
：该死的兔精灵，你觉得你有一把可以在泰坦尼亚四处耀武扬威的魔法剑就可以让你成为英雄了么？小心你的言辞！跪下，白痴，我是你的王!
把剑：你从来不是我的王。
瓦伦丁王还想再次攻击兔子，被兔子用魔法剑反制，戒指掉落。兔子捡起来。
：白痴，介入我们的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的，你记着。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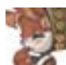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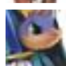
兔子走回莱薇特身边。
：公主......把戒指递给她。
莱薇特接过戒指。
兔子一声不响的走开，突然摔倒。
莱薇特把他抱起来谢谢你，谢谢你兔精灵。
，心想：莱薇特公主，我想看看你，这是我啊，康奈利斯，啊，我不行，我这个样子她不可能爱我，我不能告诉她，我应该闭嘴，忍受这份痛苦。但是要这样多久呢？

兔精灵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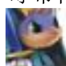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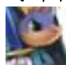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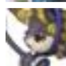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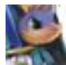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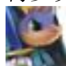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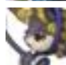
兔子回来，四处走走。
：啊，你在这里，你一醒过来就跳下了床，你感觉怎么样？我想你需要休息。
：急切的口气：公主，公主怎么样了？
：莱薇特公主把你带回这里。
：她人呢？
她现在不在这里，她急着要走。
兔子，失落。

：如果我们连到底有所少硬币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收集到全部呢？
：勇气有很多种，我们需要的是大海捞针的勇气。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寻找着。

：哦，你是新来的？你真地去过魔王的国家么？直到不久前我还是格温多琳公主的仕女。
：哦，那不是她么？真高兴她还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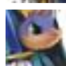
年轻的兔精灵：哦，你现在好多了。我听说了瓦伦丁王的事情。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国王，但自从他开始铸造那些硬币之后他就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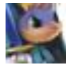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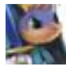
兔精灵村落。

：发生什么了？
年轻的兔精灵：梅罗，快跑，哥布林入侵了，他们来了，快跑吧。自己跑了。
梅罗目瞪口呆，突然哥布林跳了出来，惊叫。
哥布林：啊，让他逃了。那个懦弱的毛球。让我们把所有的硬币都拿走！这附近一定有一些。
哥布林玩刀，抵着梅罗：别动，小兔子，不然我就切了你的耳朵。
哥布林：不，还是拨了他们的皮做成皮毛大衣比较好。
兔子突然跳下来，一剑砍死了拿刀指着梅罗的那个哥布林。
哥布林：不！不要！
：这是兔精灵的领地，滚出去，哥布林。
哥布林：你说什么？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是瓦伦丁的臣民，我们拥有这片土地。
：别瞎说！
：[color=orange]不，这是真的，那些内心邪恶的兔精灵变成了哥布林，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解除咒语，硬币必须是别人自愿给与的。偷来的不起作用。
哥布林：我们知道，毕竟，是我们的国王诅咒了我们。但瓦伦丁王命令我们这么做的。
：瓦伦丁王？
哥布林：这不是我们的主意，但我们不能看着只有你们兔精灵能变回人形。如果我们像瓦伦丁王所说的把硬币都投到熔岩里面去，就能等着欣赏你们哭泣的面容了。退出。
兔子追上去：等等！
梅罗哭。
返回来：梅罗，你还好吧？
跪倒在地继续哭：哦，你不能让他们这么做。如果我们丢失了硬币我们就永远不能恢复到我们以前的模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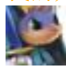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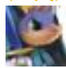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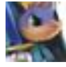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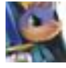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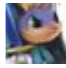
出战炎之国熔岩洞窟，追上哥布林取回硬币。

熔岩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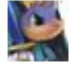
：又是你？你老是来干扰，那些愚蠢的哥布林把什么都说了。
走上前：你是国王，不是么？你为什么要选择让你的百姓受苦呢？

：那些硬币是我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很好，让我来跟你讲个故事，转身，开始讲述，很久以前，有一个仁慈的国王，有着强大的力量，为了让他百姓高兴，他把他的力量转化成钱，这样所有的人就都可以分享，但结果他怎么样了呢？并没有得到繁荣，国家被叛逆者攻击，摧毁。不但没有人哀悼我，我还被说成是一个疯狂的独裁者，诅咒了我自己的国家。
：难道不是你用魔炉造成了你的国家的灾难么？
摇头：无所谓了，现在，国王的力量和有道德的灵魂都被熔铸到了这些个硬币当中，等这些硬币在熔岩里融化之后，我的力量就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这些愚蠢的哥布林......哦不，我应该让这些过去，我是一个宽大的人，我还有希望。施展魔法，变出了一只龙蛋。这只是一个蛋，但不要小看他，就像预言里说的，这就是那个将要毁灭我们所有人的龙的蛋。在瓦伦丁的预言里，他们把这个叫做蛇，啊，龙，利维坦。
：龙蛋？瓦格纳说的那个人就是你。
：我的愤怒将会把世界燃烧，我把我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你，把王冠带在蛋上面，我相信你这个恶魔般的凶残的自然，孵化吧，利维坦，展示你的力量施法。
蛋开始孵化，蛋壳破碎，利维坦飞了出来，头上顶着蛋壳和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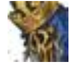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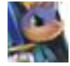
利维坦落在了地上，闭上了眼睛。
：我在那里被困的时间太长了，冥界的珠宝，他们压制了我的力量，我在那里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我的力量一点点地消逝，你到底是谁？
：我是泰坦尼亚的康奈利斯王子，
：啊，我知道了，埃德蒙多的儿子，以前我没弄懂你为什么会带着泰坦尼亚的那把神秘的剑，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个弑父的剑交给你了。
：弑父的？
：他一定没有告诉你。他杀死了他自己的父亲，加隆王，抢夺了王冠。
：我父亲不可能这么做的。我的爷爷是在我们的国家被恶魔野兽攻击的时候被杀死的。情绪低落的，但我的父亲看到这把剑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恐惧，啊，那个声音，那个给我这把剑的人，他知道我是谁。不，这不可能，他不可能是我的爷爷。
：加隆王一定哭湿了他墓穴，他不但杀死了他自己的百姓，也被自己的儿子杀害。
：啊，我想到过，被攻击之后，我的父亲成了国家的救世主，戴上了王冠。你说我的爷爷就是那个恶魔野兽？这太荒谬了。
：他使用了泰坦尼亚皇室一直流传下来的神秘力量才能变身的。为了对付我的强大的军队，加隆做出了一个决定。我的军队在他的脚下被碾碎，我们被四处驱散，没有时间愤怒。摇头叹息，野兽在王国的领域内持续狂暴了好几天。
：我的父亲为了拯救国家，杀死了野兽。
：赞美埃德蒙多，如果他没有声称他自己也知道那个神秘力量，我就会入侵泰坦尼亚了。你的国

家将会很容易被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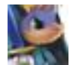
：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顽固的原因。

洞窟剧烈震动。

：这个震动是一个预兆，事情不妙，如果炎之国的王昂尼克斯撞见我们，就麻烦了。把王冠重新带到利维坦头上，抱起利维坦想走。

：等等，你要去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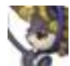
：跳到涤罪净化灵魂的火焰里去。我们暂时再见了，直到世界死亡的那一刻。离开。

：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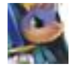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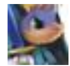
兔精灵村落

：都在这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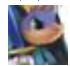
年轻的兔精灵：我看到了，我心情很放松。康奈利斯，谢谢你所作的一切。我代表所有的人。

：如果是我丢了硬币，我也一样会担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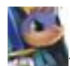
年轻的兔精灵：你说你是从泰坦尼亚来的，你暂时不要回去，现在城堡附近的城镇状况很糟糕。

：什么？

年轻的兔精灵：你没听说么，城堡那里出现了一条龙。

：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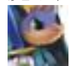
年轻的兔精灵：王国挑选了一个女人来作牺牲，泰坦尼亚的王漠视这一切，整个国家都处在惊慌之中。

低落的走到一边，思考,我的父亲是残忍的。

回到泰坦尼亚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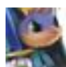
市民：听着，你应该逃离这个国家。政府要垮台了。国王把无辜的人奉献给下水道里的龙，连贵族和政敌都被拿去喂那个东西了。

魔法师肮脏的害虫，那些兔精灵和哥布林让我的研究无法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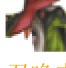
思考：后街有了这些看上去很可疑的魔法师之后更加危险了。

市民：有段时间了，你从雪山安全的回来了。我的药用完了，这真是个噩梦。顺便一说，我在那边的小街道看到一个像是国王的人，诶，也许只是我的想象。

王城小街道

：啊，那是我的父亲和厄泽。

：请原谅我，厄泽。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作了。

：为了你的牺牲而懊悔吧，你太固执了，不能把变身魔法书交给你，我别无选择，只能把我的龙召唤来了。

：请把书还给我，我不能让那种事情再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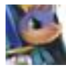
：和这个比较起来，加隆王所受的苦什么都不算。

：求求你了，别说了，那些血不会消失的，我父亲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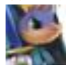
：那就别紧张了，你的痛苦很快就会结束的。我要把加隆王从冥界的世界带回这里来。

：然后你要怎么做？重新立他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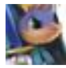
：就像预言里说的，他会成为导致世界终结的伟大力量。他应该自称末世之兽，他将要统治世界。拿出戒指，然后有了 Titrel 戒指，我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上前：厄泽，你是这一切的幕后人。

：好啊好啊，康奈利斯王子，我很惊讶看到你能从冥界返回来。但看到你能和瓦格纳交手依然幸存让我更为惊讶。

：你带来了这一切。

：如果加隆王能像他孙子这么幸运就好了，时间近了，我们的王和主人，加隆要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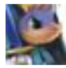
：现在我终于懂了，我懂了为什么加隆王给我这把剑，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要求我，请结束我的生命，加隆并不想重复他过去的暴行，命运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摧毁你的邪恶阴谋。

：胡说，王等待着他的使命，无人能阻止我们。消失。

：康奈利斯，真的是你，请原谅我，我被欺骗了。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了。瓦伦丁的公主来找你，结果被龙抓去了。

兔子掉头就跑。

：龙在下水道里。

：莱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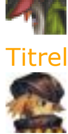
莱薇特危险，赶快到地下的水路去。

下水道迷宫中心

：王子，我很吃惊，你持续的逃脱了我给你设下的所有陷阱，但这里是终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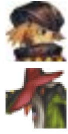
声音从背后传来：这事情和你无关，兔精灵，你这个可怜的康奈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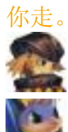
：明威，你还活着。

：你以为你可以杀了我，因为我干扰了你的计划，但很不幸，魔法师，我会让你遵守诺言的。现在把我的那一份给我，把泰坦尼亚皇家的神秘力量交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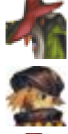
：你这个愚蠢的青蛙，你不配得到这些力量。退下，除非你想也变成他那个样子。不要忘了 Titrel 戒指在我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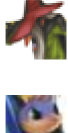
：哼哼，你仔细看看，真正的戒指在哪里呢？

拿出戒指：什么？你这个肮脏的流氓无赖，你会后悔的！

上前：明威，请听我说，莱薇特，她，她被献给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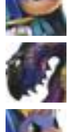
：你明白了？她是你的同胞妹妹，不是么？我忠实地仆人，贝利亚龙就在前面，面前放着供奉的莱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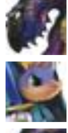
：你这个恶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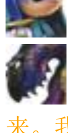
：我不管别人如何，但如果你反对我，我就在这里杀死那个女孩。如果你把戒指交给我，我就让你走。

：我知道了。

： 嗯？

：康奈利斯，我把你的伤治疗好了，去把莱薇特救出来。
兔子跳过去，朝龙那边跑。

：去面对龙？

：你那里也不要去，我来做你的对手。

：看来你是不会把戒指给我了。

：我刚好赶上。
贝利亚往莱薇特那边爬，莱薇特被锁链绑住挂在下水道顶上。

：退下，龙，不要碰那个女孩。

：让开，小家伙，接近的人，会面对我的毒牙。厄泽命令我的。

：为何一个高尚的龙要为一个愚蠢的魔法师服务呢？

：他用魔法控制了我的心，我不能反抗他。如果你有这样的力量，那就把我煎熬的灵魂解救出来。我再也不想忍受了。躲藏在这个发臭的下水道里，攻击无辜的人类，如果你同情我，现在就杀了

我。

杀死贝利亚。

飞过来：他太成功了，这不是什么好事。
落在贝利亚的身体旁边：他不会死的，醒来，贝利亚！
贝利亚挣扎着起来。

：你现在不能死，怎么了？服从我！

后退：你的言辞什么都不算，我的心脏被刺穿了，你的咒语被打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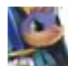
：你这个不要脸的野兽，

：是的，在我死前我被重新赋予了自由。魔法师，你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契约到此中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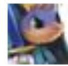
：等等......

：我的死快来了，让我们一起吧～
咬死了厄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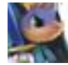
泰坦尼亚王宫。

：父王，魔法师和他的龙一起去了死界，泰坦尼亚得救了。

：康奈利斯，我没有权力再作王了，我要让渡我的王冠，让你成为王。

：百姓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会诚服于一个兔精灵。现在不是示弱的时候，父亲，您必须对您的行为和您带来的混乱负责，您从来都不配成为王，但您必须努力做到无愧于您的血统。向人们敞开你的心，告诉他们您可以做到公正仁慈。这是您的儿子最后的期望。请做一个好的王。行礼，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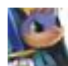
：康奈利斯，你去哪里？

：和其他兔精灵一起生活叹气，我必须要把对她的感情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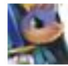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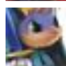
艾丽特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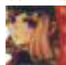
：莱薇特公主，我应该告诉你，从我们在森林里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要永远的爱你。是的，我就是康奈利斯，我的心没有变。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切。转身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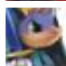
：我的兄弟明威把你变成了兔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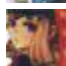
：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原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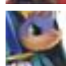
：康奈利斯王子，我们在一起好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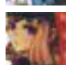
：不要把爱和同情混淆了，现在的我已经配不上你了。虽然这会让我心碎，但我会把你忘记，让你重新找到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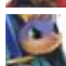
：这不是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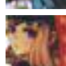
：你会后悔的。兔子虽然这么说但一步都没有离开。

走过来，从后面抱住康奈利斯： 不，康奈利斯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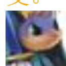
转身向要抱莱薇特：你看，我的手臂这么短，都不够抱住你了。

：不， 你从来没有这么紧紧地拥抱过我。

：我没有王宫了，我也没有家。

：如果我能和你在一起，我就不需要其他的保护。
兔子转身，有点伤心。

再次抱住康奈利斯：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你都还是同一个人，康奈利斯王子。我的爱不会改变。

：我心里的失落和绝望被高兴和爱所取代，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变回人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有丢失。把爪子放在莱薇特的手上：莱薇特公主，我发誓，我会让你的生活里充满爱和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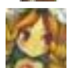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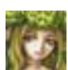
妖精王国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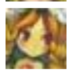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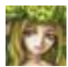
玲滩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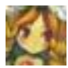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公主，你去哪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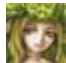
：你还真是顽固，老东西。继续的往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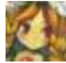
：等等，梅塞蒂斯。女王落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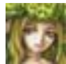
：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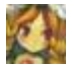
：你要去哪里？带着我宝贵的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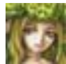
：抓青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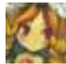
：嗯，我知道，一定要消灭那些吃小妖精的怪物。但你应该把这件事情留给士兵去做，亲爱的。

：我就是想提高我用这个弓的能力，这样我才能到战场上去帮助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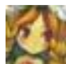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我不能带着你和魔王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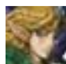
：不，为什么不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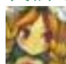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你还年轻，你要学习这些：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战斗之前，你不能强烈的要求去参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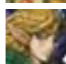
：那......那我们为什么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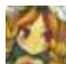
：我们在森林里诞生，我们不能没有光晶，那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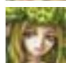
：梅尔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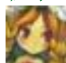
：光晶是自然产生的魔法元素，在森林以外很少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们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很多，我们才得以繁盛。魔王对我们宣战，为了抢夺我们的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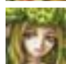
：这就是他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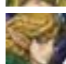
：我们最大的宝贝，魔炉，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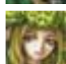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进攻？

：哈哈哈，梅塞蒂斯，我应该把我珍贵的弓交给你。当我不在的时候，保卫这个国家就是你的责任了。

：是的，我懂了。那么......我就出去打猎了～高兴的，飞走。

：天哪，我真担心那个孩子有没有听懂一点我跟她说的话。

：这是个问题，她不知道她的地位，不懂得什么在等待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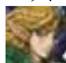
：梅尔文，你是她的堂兄，她把你当作哥哥，拜托，帮助她成为一个好的女王。

稍微沉默，鞠躬行礼：如您所愿，我会用任何可能的方式辅助梅塞蒂斯公主，这是我的责任。

梅塞蒂斯在森林里猎杀了几只青蛙。

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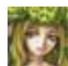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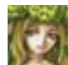
士兵：陛下，魔王发起了攻击，我们的士兵被压制，有些在前线丢失了。

：我们的守护龙在和奥丁的巫师战斗中不利，我们没有选择必须撤退。陛下，请下令。

士兵的声音传来：魔王攻过来了士兵一个接一个死在魔王的链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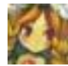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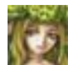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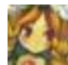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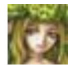
恐惧的大叫：这么大的魔晶武器！后退到女王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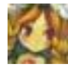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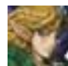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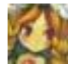
小兵上来保护女王，被杀死。

：很久不见了，阿珐莉娅。上一次你非同寻常的机灵，成功地把魔炉从我身边抢走。
：魔王奥丁......
：你还是这么美，是的，我很遗憾，但我还是要把你完美的脖子扭断，就像踩在百合花上一样。
：我不会把魔炉给你的，你必须要用暴力来抢，但我不能允许你继续你的暴力和小气的行事方式而得不到惩罚
：随你怎么说，你试图欺骗我对我没有用处。拿出链锤，：看着这个蓝色宝石，贝勒邪眼的力量。
女王吃惊的呆立。
把链锤举到面前，闪着光辉：女王，接受失败。有了这个，我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绝对的统治者。去哀悼妖精种族的死亡吧。

玲滩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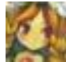
镜子一样的地面，柱子上缠绕着蓝白色荧光的花，头顶花环的女天使雕像矗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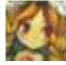
仕女追上来：公主，请让自己平静下来。
女王倒在地上，周围很多小兵，梅塞蒂斯走上前，吃惊，哭泣。
：妈妈。
：安静，认真地听我要跟你说的话，这很重要，梅塞蒂斯，你不能丧气，抬起你的头，检查前面的路，你是，下一个妖精女王。这个国度很快就会处于危险当中。如果那个魔法釜--结晶魔炉如果吸收了所有的光晶，我们的森林和我们的人都不能存活下去了。这个国家需要一个领袖，你要让这个国家重新振作起来，把魔炉从魔王奥丁手里抢回来。如果你尊重我的话，你就要选择王权之路，而不是复仇，做一个女王。把这样的重担交给你这么年轻的人确实很难，但我知道你可以的，妈妈信任你。
大哭：妈妈！
：我不行了，梅塞蒂斯。哦亲爱的大地，带我走吧，我回到我来的地方去，我把我的名字交给你，我敬爱的天堂，我是阿珐莉娅，我得真名叫：Fimbulvetr。这个糟糕的冬天会和我一起消失。
死去，化作粉红色的光球飞散。

仕女：梅塞蒂斯公主，我们有很多伤员，没有病床和药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为难的：厄............这个............那个............
：我们把南边的皇家别馆开放用来容纳伤员。我会通知法师加快治疗药物的生产。梅塞蒂斯公主，希望这些足够对付情况了。
兴奋的：哦，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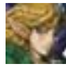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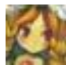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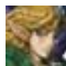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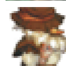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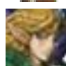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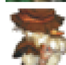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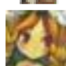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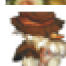



仕女：知道魔王要来让我很紧张。
仕女：你觉得那个女孩能担当得起女王的责任么，在这个战争的时刻？
仕女：她的堂兄梅尔文倒是很可靠，他本应该占据这个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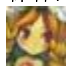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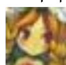
：你就是梅尔文的影骑士吧？
：请原谅，我不太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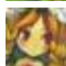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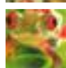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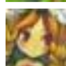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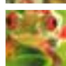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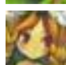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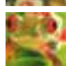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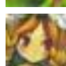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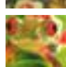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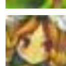
独角兽将军：女王陛下，我以我的角发誓，我会为了阿珐莉娅女王战斗到最后一刻。
：谢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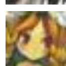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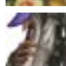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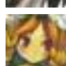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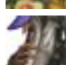
矮人：女王，我非常的不高兴。过去，前女王和矮人为了魔炉战斗，我们被击败后离开了工厂，变成了树矮人，但那些逃离的森林的矮人加入了奥丁，制造了更多的武器伤害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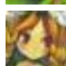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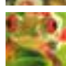
：你刚刚失去母亲没多久，也许你需要一个休假。
：但是梅尔文，我......害羞腼腆的，楚楚可怜。
：让我来处理政府的事情，人民们会没关系的。
：你的意思是女王成了你的负担？
：绝对没有。
仕女：梅尔文，军械士长想要和你讨论些事情。
：我立刻就去，对不起，我要走了和仕女转身离开。
：他如愿的控制了军队。
：和妈妈说的一样，我什么都做不好。
：梅塞蒂斯女王，请控制您自己，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对。梅尔文的行动让人起疑心，他的内心燃烧着野心，他似乎在准备什么计划。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我们不能让事情继续这样下去。让我们和曾经给阿珐莉娅女王服务的法师谈谈。贝尔多，著名的法师，抓住过龙，去过冥界。我们这边也最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专家。我不相信他能在这片土地上掀起反叛，但谁说得清呢。如果这个国家在阿珐莉娅女王死后崩溃了，魔王奥丁就真的赢了。我听说贝尔多撤退到了森林里的某个地方，如果您能去拜访他，他会很荣幸的提供帮助的。
梅塞蒂斯点头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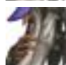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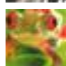
在森林里找到贝尔多，说服这个法师加入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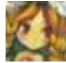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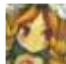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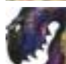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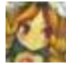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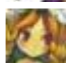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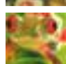
森林深处的小湖
：贝尔多真的住在这里么？
一个青蛙跳过来，梅塞蒂斯吓了一跳，把弓弄掉了。
：哦，不，我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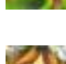
：怎么了?
：你这个笨青蛙，我把妈妈的弓弄掉了!
：这难道是我的错么？这个池塘里很多青蛙。
焦急的要哭：哦不，我找不到了。
：这个池塘有些地方很深，我可以潜水去找，恩，但我如果我帮你了，你怎么回报我。
：那......那我就再也不射青蛙了。
：看来我是在浪费时间掉头就走。
：嘿，我知道了，我满足你的一个愿望，但就一个。求求你了能帮我找回弓么？又要哭。
：好的，就这么定了。去找了。
心想：多么贪婪的一个小青蛙，他也许会有什么愚蠢的不知所谓的愿望。

：梅塞蒂斯公主，你在这个沼泽地里干什么？
：真及时，我在找你，我忠实地法师，贝多尔。我有个要求，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嗯，我两难，我现在是梅尔文王的忠实的仆人。
吃惊，生气：梅尔文不是国王，别弄错了，我才是女王。
：不，他很快就会成为新的国王。召唤来贝利亚，：过来贝利亚，把这个小女王吃掉，让她从此消失。化成烟雾散去。

贝利亚步步紧逼。青蛙突然跳了出来。
：这是你丢掉的弓么？
拿过弓立刻飞走。
：咳！谁来救我！
贝利亚大吼一声扑上来，青蛙跳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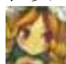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击败贝利亚。
：我不能让你回去，准备战斗准备释放魔法，青蛙跳上来打断。
：这是什么？这个青蛙，让我中毒了！看来要等等了消失。
：逃跑了？

：厄爬起来，：那是一个魔晶武器么？你太厉害了，我的鳞片都被弄坏了。
结结巴巴的 ：你，你还要再来么？
：我不会了，放下你的武器，我必须遵从那个法师的命令，如果他走了，我可以享受片刻的自由。
放下武器：对不起，我不知道，我......
：你在对一个威胁过你的生物表示同情么？年轻的女王，你的心真好。听我警告，在你的花园里有反叛的烈火在燃烧。叛乱已经开始了。
：一定是梅尔文。
：你必须现在就行动，不然，就来不及了。
立刻就飞走了。
：等等，你答应我的诺言呢？跳着追上去。

心想：妈妈，我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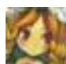

森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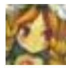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女王，真高兴我们能再见面，我根本不知道梅尔文已经说服了贝尔多加入他。
仕女：陛下，这下严重了，梅尔文夺取了政权，宫殿里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害怕他的影骑士，有些人逃走了。
仕女：请安心得休息，这里的人都是忠于你的
心想：可是人这么少我能怎么办呢？

仕女：这场叛变真是有深思熟虑的，梅尔文太聪明了，他一定是在阿珐莉娅女王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

矮人：请保持希望，女王。我们抓到了一些背叛的人，其他人逃脱了。但我肯定其他人会加入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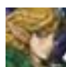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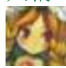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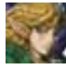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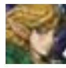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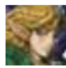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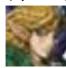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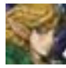
矮人：玲滩的贵族一半都支持梅尔文，剩下的一半还没有决定，梅尔文控制了宫殿，派出军队来抓您。
仕女：虽然我们人少，但我们都是忠实于阿珐莉娅女王的女儿的，好像有些人把自己锁在了王宫的侧殿中继续战斗。

焦急的：有人能做些什么么？求求你们了，做点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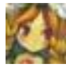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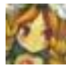
：你真是糟糕青蛙走上来，：你总是指望会有人来帮你，如果你想做女王的话，这样可不行。你必须带头，否则就没有人会跟从你。
：青蛙！你...........你，你很对。转身面对众人：我要回到宫殿去，愿意跟着我战斗的，跟我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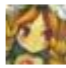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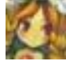
镇压叛乱，夺回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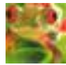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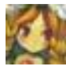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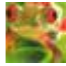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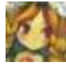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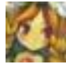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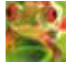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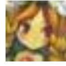
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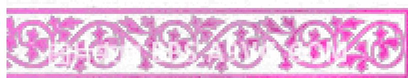
：不要无畏的挣扎，你被完全包围了，你那少数的几个支持者被消灭只是个时间问题。放弃吧，你不是一个领袖。等我当了国王，如果你选择遵从我，我会让你活下去的，因为我还欠前任女王一些人情。
：我拒绝。
：那我就没有选择了。
梅尔文将军......士兵上来报告。
：怎么了？
士兵：是，是一个青蛙，我不能理解。那个讨厌的生物出现在王宫里，部队陷入混乱。
：我真是什么都不能指望你。士兵退下。
梅塞蒂斯心里疑惑。
：试图弄清楚我做过的事情是徒劳的。你拿的那个宝石弓非常的强大，但是小心，你不是唯一一个有魔晶武器的人，奥斯华!
奥斯华走上来
：为什么不试试 Belderiver 的威力呢？就用女王来试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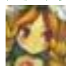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击败了影骑士，回到宫殿，里面好多青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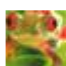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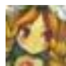
仕女：陛下，反叛被镇压了，
：梅尔文哪里去了？
仕女：他战斗到了最后，返回了天堂。
仕女：有人汇报说影骑士被一个死神抓走了。
：我知道了。

：嘿！
：啊！
：别杀了这里的那些青蛙，他们都是妖精士兵，这个药可以让他们返回原型。递上药。
：你把梅尔文的士兵变成了青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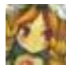
：是的，我在他们喝的水里面放了一点变形药。
：现在你的后援都来了，是时候兑现你的诺言了。你现在看到的我是一个青蛙，过去我曾经是人，不过好像我的诅咒有点与众不同，我尝试过了，但那个药不能把我变回去。就我所知，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妖精能吻我，就可以打破这个诅咒。你是妖精皇家血脉，所以我觉得你很强大。
：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的希望，伸嘴就要吻梅塞蒂斯。
：厄......我不能......青蛙继续摆好姿势等着。
：我不能把嘴唇放在一个泥泞的有毒的青蛙嘴上。
：妖精女王要食言么？
：我，我要准备一下，给我一点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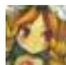
士兵：陛下，剩下的反叛者都被抓捕了。
：那些只是听从指挥的人应该被原谅。至于那些带头的将领，只要他们宣誓对你效忠，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减轻惩罚呢？
：是的，我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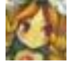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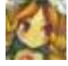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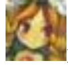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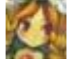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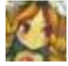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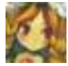
：你准备好了么?
：没有，还没有。
：真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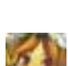
仕女：梅塞蒂斯女王，放心的休息吧，王国的混乱已经退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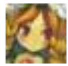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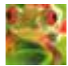
仕女：陛下，您以前很喜欢猎杀青蛙，现在您到哪里都带着一个青蛙。
：是啊，真是痛苦。无奈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啊，这个很难解释。
仕女：嗯？

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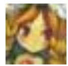
：嘿，我只是需要轻轻的吻一下，闭上你的眼睛就好了。
：啊，好吧，你是对的。
突然震动，青蛙摆好了姿势又被吓回过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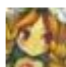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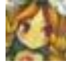
仕女从身边飞过
士兵：陛下，快！
：怎么了？
士兵：有一条龙，我们被攻击了。
：是贝利亚么？贝尔多的仆从。
士兵：不，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条龙，快逃离宫殿吧，它已经很近了。大地继续震动，又有仕女从身边飞过，逃走。
走到前面，几个仕女在抵抗。
仕女：陛下，快逃走。火焰扫过，仕女们都被吹飞
：你可以用愤怒的剪暴风雨来冲洗我，落下来，在梅塞蒂斯的面前，：但我连一片闪光的鳞片也不会损失。像你这样的小孩子？女王？真是笑话。
：我，我是女王。
：那记住这个，记住你的土地所承受的罪恶，那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你的剑伤害了韩德尔，我们这个种族唯一倒下的龙，他的死现在将变成你的。把那个影骑士带到我面前来。让我来告诉他，当一个低等种族对抗龙族的时候，正常的应该发生什么结果。
小声地回头问矮人：韩德尔？他在说什么？
：为了让女王认识到 Belderiver 的力量，梅尔文命令他的剑士杀死了贤者龙韩德尔。
：什么！？

转身对龙：影骑士已经不在了，他和他主人都被杀了。
：妖精是有名的说谎者。为什么我要相信你?告诉我谁能把一个可以杀龙的剑士击败？如果他不在，我会给你时间。把他带来见我，我叫瓦格纳，我住在雪山山顶。如果你不尽快来见我，我就会再来找你的。那个时候，我会用我的火焰让你的森林闪闪发光。飞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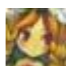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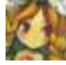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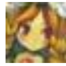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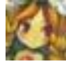
：我们怎么办呢？影骑士已经不在了。
：作为女王，我必须帮助我的国家，我去那山上，再给他解释，飞走。
：陛下！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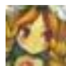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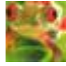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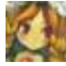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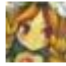
到瓦格纳等待着的山顶上去亲自解释。

山顶，大雪纷飞
：瓦格纳。
：你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影骑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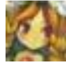
：我跟你说了，他不在了，我击败了他。
：哈哈哈哈，你？在我面前颤抖？你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站都站不稳，
：你没看到我手里的魔晶武器么？我妈妈给我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有胆子，孩子，居然给我展示杀死了我的朋友的武器。你也许不能伤害我的一片鳞片，但你却是激怒了我。你说你击败了影骑士，很好，让我来试试你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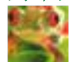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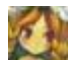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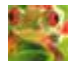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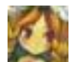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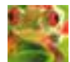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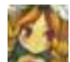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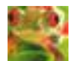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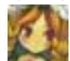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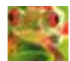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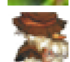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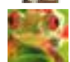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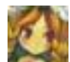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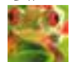
战斗

：不要发怒，冷静下来，瓦格纳。影骑士已经在冥界了，我们永远也不会伤害龙的。
：你这么说的轻巧，你把聪明高贵的龙当作狗一样使唤。
：哦，那条龙。
：像你这么冒失愚蠢的女孩，永远也成不了女王。但你的武器确实很厉害，我可以相信你杀死了影骑士，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些魔晶武器确实是对我们的极大威胁。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威胁。别以为一切结束了。
：我保证不会把这个弓用在邪恶的方面，
：很好，那么，你打算怎么用？
：去战胜魔王。
：好，你们这些愚蠢的宝石拥有者应该自相残杀。飞走。

：这不可能......青蛙走上来
：啊？青蛙？
很冷：你的魔晶武器无法匹敌魔王的贝勒，发抖 ：青蛙生来就不是经得起这种寒冷的地方的。但我很高兴你安全了。
：你跟着我来的？
青蛙冷得不行了。
放下武器上去照看：小青蛙？

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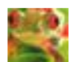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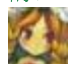
：战胜魔王的贝勒的方法？嗯，那个杰出的工匠，布罗姆，他制作了你的弓和 Belderiver，也许他可以锻造出更加强大的武器。但是梅尔文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冥界去了。
：如果他还活着，我们能把他从冥界带回来么？
矮人：这个主意真可怕，那个世界非常的可怕，贝尔多也不愿意去。贝尔多现在也找不到，要把布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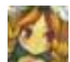
姆带回来是不可能的。
：你真的要和魔王的贝勒作战么？
：青蛙？你好多了。
：我终于重新恢复温暖了。我差点就陷入永远的冬眠了。
：很好，我救了你的命，我俩之间的亲吻的条约就取消了。
：但这是不一样的，我从来没有要求你救我，你自己愿意救我的，你给我许诺了一个吻。
：什么？！我根本不该救你。
：好吧，作为回报，让我来告诉你关于贝尔多的事情。他是被人们称为三贤者之一的法师，这三个人现在一定在一起，享受庄严的时刻，我知道他们用来作为总部的地方。
：什么地方？
：泰坦尼亚王城的下水道里。
：青蛙，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三个法师之一的厄泽把我变成了青蛙。
：那我们原谅贝尔多的背叛，让他来帮助我们。向泰坦尼亚派遣信使。
矮人退下。
：啊，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

泰坦尼亚王城

魔法师：你想知道三贤者的故事？我曾经听命于他们。许多年前，魔王奥丁，隐藏了他的身份，给三贤者当仆人。我也偶尔让他帮过我的忙。但是他欺骗了三贤者，偷取了宝石的秘密。三贤者很愤怒，但我是相当的震惊。我是说，这是个曾经给我扫地的孩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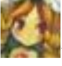
：并没有多少人能活着到达冥界，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呼吸那里的忧郁压抑的空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哼，你觉得你什么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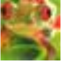
：据说冥界外面有洞穴构成的迷宫，无法知道方向。即使你作出地图，女王都可以让地图失效。
：好像魔王奥丁知道从这个世界过去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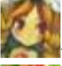
：所以女王觉得他的存在是一个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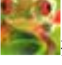
仕女：梅塞蒂斯女王，我有点紧张。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人类的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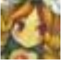
泰坦尼亚王国的士兵带路：这边，陛下。

一行人跟在后面：真奇怪，我给泰坦尼亚的国王写信告知了这次来访。为什么带我们走这条小路而不是直接去到王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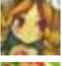
：厄泽，三贤者之一，是国王的亲密助手。这种不敬也许是他的主意。我们肯定被玩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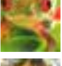
停下 ：我同意原谅他了，贝尔多为什么还要欺骗我呢？

摊手：他没觉得有什么罪过，他也不想要得到你的祝福。我觉得我们应该掉头回去，在还没有后悔之前。

：我想只要我们跟他说清楚，他会理解的。当他给我母亲服务的时候，很忠诚。

：但他诚实么？

：你也怀疑他？

：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义务为你效忠或者保护你的。

：你还真是一个大嘴青蛙。你干吗要跟来。自己飞到前面去。

：陛下！和仕女追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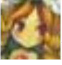
：因为我担心你

爆炸声，仕女惨叫，被士兵击杀。青蛙追上来。
梅塞蒂斯用魔法弓杀死了士兵。
矮人被另一个士兵绑走。
又有士兵跳出来攻击梅塞蒂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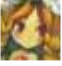
在王城的街道战斗，救出矮人马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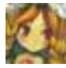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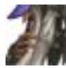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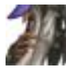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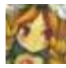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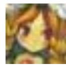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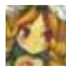
下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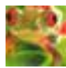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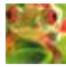
：陛下！贝尔多也在。

飞过来：贝尔多，我们来做个交易，就像我的信使告诉你的一样。我会原谅你的罪，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放了马修，告诉我去冥界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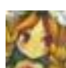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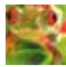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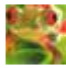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公主，你的勇气，你充满野心的本性和你的纯洁都很明显，但你是一个很差劲的领导。你鲁莽,注意不到重要的事情，容易被欺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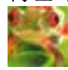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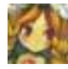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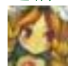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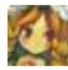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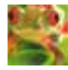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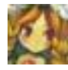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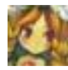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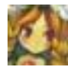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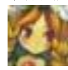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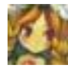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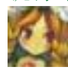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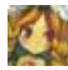
：所以你不会帮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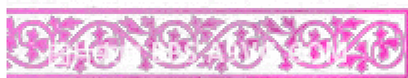
：让魔王和妖精相互残杀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我还有其他要从事的任务。在那之前，让我给玲滩带来更多的一点混乱和迷惑。让我们听听你的真名。不要动，你动，矮人就死了。贝利亚，过来，吃了这个小妖精。
贝利亚迟疑，后退。
：怎么了？你不懂么？你不能反抗我！施展魔法，贝利亚惨叫。
：你怎么能强迫别人为你服务呢？
：龙被贤者奴役是他们的荣耀，转身面对龙：我会继续把你的心脏和魔法绑在一起。又一次攻击，贝利亚受不了倒下了。
：你这个没用的笨蛋，现在，上！
贝利亚趴在地上不吭声。
：白痴，你怎么感违抗我？还想再作法，梅塞蒂斯用魔法弓攻击他，打断了。
：我收回我的条件，我不再打算原谅你，举起弓对着他：这样的结果更好。
：哼，没用的畸形儿。消失。
放下武器：贝利亚?
：不用担心我，我关心人类，这就是我的命运，别担心，妖精。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追上去。

远处。
：嗯，思库迪还没有从炎王家里回来。
突然走出来：厄泽正忙着对付泰坦尼亚的王。真幸运你们三个分开了。
：大胆！青蛙！
士兵们走过来。
：哈哈，厄泽命令你们来的，对吧？敌人很快就要来了。她来了，这个邪恶的妖精诅咒了这个王国。
梅塞蒂斯飞过来。
：停下吧。

击败贝尔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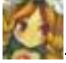
：投降吧，贝尔多。
贝尔多用瞬间转移魔法跳到梅塞蒂斯的身后，准备攻击。却没发现青蛙在他的后面。
：我不能让你那样做，施展魔法，把贝多尔变成了一个老兔精灵。
：怎么样啊，法师？现在，你再也不能使用魔法了。这是兔精灵诅咒，你再也变不回人类了。

：什么？你是……瓦伦丁的……话没说完，青蛙突然跳起攻击，贝多尔晕了过去。
梅塞蒂斯走过来。
：我，我好像做得有点过了。但，即使我是个青蛙，我还是成功的使用了那个魔法。
：青蛙……
：那个皮包骨头的兔子就是贝尔多最后的形态了，看到了这个，我也满足了。走吧，在他醒过来之前。
蹲下来：看看你……
：法师被击败了，干得好，女王。小心，我还有可能让你中毒。
抚摸了青蛙。
：等等
低头吻了青蛙。
闪光~
明威坐在梅塞蒂斯的面前，梅塞蒂斯很吃惊。
站起来：梅塞蒂斯女王，谢谢你。伸手把梅塞蒂斯拉起来。
：你，你是，
：我是瓦伦丁的王子，虽然我最终得以向你显示我的真面目，我必须和你说再见了。松手。
：什么？
明威走开。
：不，等等。我，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成功。
：你是来这里复仇的么？
：什么？啊，当然。
：你有作为女王的责任，我同样也有我的责任。我想要保护你，但我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你还是犹豫不决。但你会成为一个好的女王的。这让我想到，你应该一个人继续。走开。
：等等，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明威。我们会再见面的走了。
：明威……………………




回到玲滩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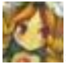
：对不起，这次我不会让我们被抓住了，哦，有什么事情出错了么？

心想：老爷爷，我不能带你去冥界了这次，我把你留在这里你会生气么？

贝尔多，兔精灵形态，双手被绑，后面有仕女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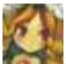
：兔精灵诅咒，我永远也不会变回人形了。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仕女：不要怕，我会确保他不能逃跑的。

：贝尔多，你带我去冥界。

：好啊，我无所谓。

看到一个小青蛙。

：明威？我真是愚蠢，他现在变成人了，但是......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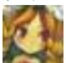
独角兽将军：陛下，我乐意为了国家战斗到死，充满骄傲和荣誉，但我的圣骑士部队在魔王的魔晶武器下死伤惨重，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计划就进攻那样会......很难。

梅塞蒂斯让贝尔多带路来到冥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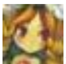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在死亡女王的国度里了，这里已经是冥界了。如果这就是你要的，现在放我走吧。

：现在你理解那头龙的感受了？我会让你跟着我直到我们找到布罗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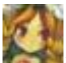
停下，回身：梅尔文命令我把他带到这里来，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不问问那边那个灵魂呢？

：什么。

前方不远处站着一个灵魂。

：它会回答我们？走上去，小心翼翼的：对不起，可以问个问题么？你认识布罗姆，那个被带到这里来的工匠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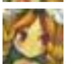
灵魂没有反应。

：......,......没动静，

突然灵魂转身，吓了梅塞蒂斯一跳：在宫殿里，那个设计了珠宝武器的矮人，女王把他留在了那里。

贝尔多趁机悄悄的逃走了。

：谢谢......听上去布罗姆是安全的，贝尔多？找不到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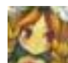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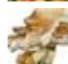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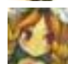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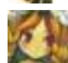
：好啊，我不害怕，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到。飞走。

逃跑中：我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在有死神到处猎食的地方公开的闲逛？如果他们发现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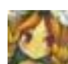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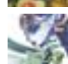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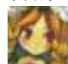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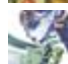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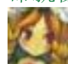
死神出现：好像最近在死亡深渊里游荡的白痴特别的多，你们这些被诅咒的灵魂也敢毫无畏惧的进入

女王的领地。
贝多尔颤抖着，被死神的镰刀劈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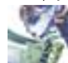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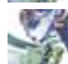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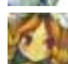
战斗，在死亡女王的宫殿里找到布罗姆，然后离开冥界。

宫殿里，布罗姆在凿水晶，梅塞蒂斯飞过。
抬头看看：哦，幻觉......走过去仔细看，：梅塞蒂斯女王！是你！
：真高兴我找到了你。
：你也被送到这里来了？你在击败了梅尔文的反叛之后不是成为了女王了么？
：我来这里救你出去。
：什么？女王，来是为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需要你的帮助。跟我来两个人想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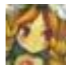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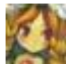
死亡女王出现。

：啊！
：你们这些小东西真是讨厌，布罗姆你不能逃走，你要继续为我打造完美的珠宝。这是你生命的目的。
：我是梅塞蒂斯，妖精的女王，奥德特女王，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统治谁和我无关，这里是人类的灵魂的归宿，这个地方对你们妖精来说毫无意义，你们的生命就像薄雾。你这个贼偷走我的东西，我要做的，就是把你们这些爬进我这里的虫子们踩碎。
：看来和你对话没有意义。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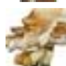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的水晶弓击中了奥德特，两个死神出现，护驾。
：你怎么敢用那个使人作呕的红宝石射击我。
震动。
：怎么了？
一个灵魂飘过来，在奥德特女王耳边说些什么。
：加隆很不爽，为什么他要现在有所行动？用更多的锁链，把他控制住。灵魂退去。
：死神们，跟我来，别在这个东西身上浪费时间。女王和死神一起消失。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们安全了。我们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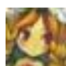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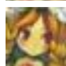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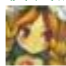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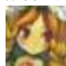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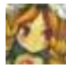
回到妖精宫殿

：你要我再制造一个魔晶武器？你是要我再锻造一个 Belderiver 么？对不起，虽然是女王的命令，我还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不，布罗姆，你可以做到，而且不需要把灵魂出卖给死神。
：这不可能，我无法制造和贝勒一样巨大的魔晶武器。
：不需要很大，只要能和魔王的贝勒战斗就可以了。
思考：我无法制造一个和贝勒一样强大有破坏性的武器，但一个可以打破贝勒本身的魔晶武器......很难设计啊，但很有意思，让我们试试看。
梅塞蒂斯微笑。




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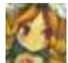
：听说你安全了我送了一口气。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不测，我无法和你的母亲交待。
自言自语：保持紧凑，同时尝试增强独特的性能，如果我关注要点......啊，梅塞蒂斯女王，我没注意到你，对不起。
士兵：听说您安全了我送了一口气，难以想象你去了冥界，但你把布罗姆带回来了。
树矮人：女王，我太高兴了，布罗姆还活着。他作为矮人和工匠的能力一定可以很好地为您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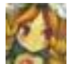
思考，：魔王的军队行踪奇异，不，现在还不行，如果我们过早的行动，我们会落入圈套。
：布罗姆。
：我知道我们时间不多了，但有一个问题。在我离开的时间里，炉子的火熄灭了。那些被用来制造魔晶武器的光晶在他们纯洁的时候会更加强硬，为了把水晶变得强硬，就必须重新纯化他们，但即使我们踩风箱把腿踩断了，就现在我们这个贫弱的的火焰，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火必须从源头来。我说的是在这个世界创立之前就存在的火焰，最强，最纯的火焰中诞生了火属性的生命。
：这火是......
：是的，在炎之国。我很清楚炎之国的所在地，以及他们保存这个火的地方。我要暂时离开我的工匠的岗位，原谅我。要走。
：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但，我们不能派一大队人去偷火。

炎之国熔岩洞窟，梅塞蒂斯要去昂尼克斯的宫殿，偷取源头之火。

来到宫殿

：就在那里，火之源布罗姆上前用自己的手杖引了火种：这应该就够了。

：周围没有人，这里不是炎王的宫殿么？

：啊

：他在照料他的伤口，炎王和他的助手休憩在沸腾的岩浆里，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Belderiver把他伤的很重。

：奥斯华还活着？

：真巧，你是布罗姆。

：你是谁？

：你认不出我，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是委托你制造的第一个魔晶武器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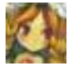
：什么？

瓦伦丁王走近，布罗姆和梅塞蒂斯后退，梅塞蒂斯举弓。

：那个火炬，上面是源头之火么？再一次的，你在没有我的允许的情况下去动那些珠宝，嗯，我的骨头里都快被驱虫蛀满了，但我还是记得，你，是你，告诉了矮人如何处理这些珠宝的秘密。

退后：女王，跟我走，逃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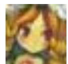
逃了一段路。

：那是谁？

：我不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但是，他是瓦伦丁过去的王，那片曾经被我称作家的地方。他显然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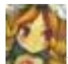
瓦伦丁王出现在梅塞迪斯和布罗姆的前面。

：你怎么能对你的前主人如此的无理。我深深的后悔让你活下来。

上前：让出路来，瓦伦丁之王。

：那个从我的熔炉制造出来的石头一点也不能让我害怕，布罗姆，这个宝石制品也是你的杰作之一么？很好，让我给你一个最后的礼物。

利维坦飞过来。

兴奋的，可爱的语气：一个宝贝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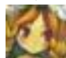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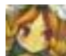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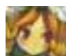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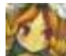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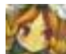
：一个带着皇冠的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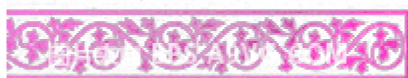
：你应该很清楚这个王冠的力量，这个新生儿有着我的力量，消化了火的源头。

：什么？
瓦伦丁王转身对利维坦
：现在，我的小幼兽，吞吃了这些人，在昂尼克斯的部队到来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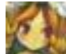
战斗。

从炎之国回来之后，布罗姆把自己关在了皇家兵器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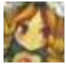
宫殿里一片混乱，
士官：我要做些什么？
：召集自愿的部队，几乎没有时间做反击了，马修，让那些树矮人进入要塞，让他们为我们制造武器和铠甲。让他们做到最好，不要输给魔王的矮人们。
：是。
：我去跟圣骑士说，告诉他们的领袖应该做什么。仕女领命退下。
：陛下。
：布罗姆，你在这里，完成了么？
举起新的弓：这是我一生的杰作，有了这个，我以后就洗手不干了。
：布罗姆。
：我有一个请求，我能休息一段时间么？不能看着我的作品战斗很痛苦，但我听说奥斯华，Belderiver 的持有者，还活着，他的生命处于蹒跚之中是我的错，也许他不愿意见我，但我想到他哪里去。
：我知道了，做你想做的吧。不要担心这个武器了。我会让我胜利的消息大声的清晰的传遍这个土地。
：请拿去这个致命的弓，我把它以前的名字，Tasla，去掉了，新的名字叫 Riblam，这是老矮人话里面`刺穿的']的意思，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摧毁其他魔晶武器能力的魔晶武器。
弓交给了梅塞迪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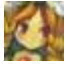

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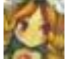
：巡逻兵报告，魔王已经启动了魔炉，士兵们报告了毁灭的迹象，附近的森林正在恶化,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吸收我们全部的生命光晶。
：做决定的时候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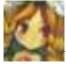
仕女：请让我报告，领主们准备好了武器和盔甲，部队可以出动，我们等待您的命令，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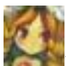
：让我们给魔王一点颜色看看。

树矮人：谢谢您允许我成为工匠，这是我的荣幸，我很长时间没有锻造过了，但我的技能没有生疏，我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

独角兽将军：我以我的角起誓，我将击退魔王军队的任何进攻。
：我对你的行动报以厚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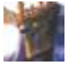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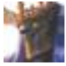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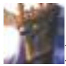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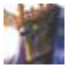
士兵：请允许我报告，埃瑟注意到了我们最近的行动，他们开始集中。
：做得好，请继续跟我报告新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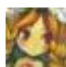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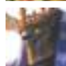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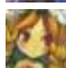
前线总部
：陛下，军队集中好了，女王陛下在我们出发前有话要说，都注意听了。
一开始有些结巴，后来就很流畅：在前女王死了以后，你们都很担忧。谢谢你们跟随我，信任我，我们妖精依赖那些生命光晶存活，我们从天堂得到我们的姓名，我们的工作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生机，我们也不能在没有这个大地的祝福的情况下生存。魔王反对生命，他让光晶染满鲜血，用暴力蹂躏我们的土地。我们感到了土地的愤怒，我们要用愤怒的地震来回答。我们不用害怕。飞起来，：这是我的母亲的弓，融入了新的力量，它将可以将魔王的邪眼击碎。那些在这里牺牲的，那些我的母亲的祈祷者，那些证明了自己的名字的人将会保护我们。我们要把魔炉拿回来。我们要告诉魔王，它低估了我们的决心。愿这片大地以妖精之名保佑我们！
士兵们欢呼。
：梅塞迪斯女王，你成了一个很高贵的女人了，就像之前的女王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一个人，心想：我不是我妈妈，我在战抖，我的恐惧高于我的仇恨，当我想到杀死了我的妈妈的恶人就在附近，我的胸膛里的心脏跳动得如此之快，但它开始了，属于我的战斗正在爆发，明威，请祈祷我能成功。

击败埃瑟，拿回魔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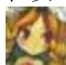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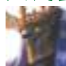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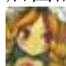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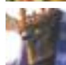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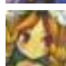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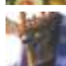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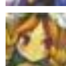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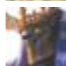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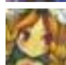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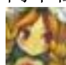
埃瑟前线总部。

矮人士兵向奥丁汇报：陛下，我知道您不想听到这个消息，但事实是，敌人的军队更强大。
：你要我们撤退么你这个懦夫？懦夫的眼里敌人的数量永远比实际的要多，继续，像一个真正的拉格纳维尔战士那样战斗，直到最后。把你的生命交给我们国家的奋斗中......啊！
梅塞迪斯带着人已经来到了奥丁面前。
：很好，很好，你就是女王的女儿，我们战争胜利的关键落到了我们衣袖里了。
仕女上前：准备为我们女王的愤怒付出代价吧！
取出贝勒把两个仕女打死，：如果你想要挑战我，那至少也要带上四到五个士兵。
梅塞迪斯伤心的看着两个死去的仕女。
：你不攻击我么，你在哆嗦，真丢人，一个像你这样的小孩子想要攻击我，你的年轻不能让你得救，你会跟着阿珐莉娅进入死亡的怀抱。

：厄，不要用你肮脏的舌头侮辱我母亲的名字，你，你......哭了。
：你哭了。
心想：我不能看上去丧气，就像我妈妈说的，我必须抬起头来看着前面。我最亲爱的弓，我的Riblam，借给我力量！
：在一个小女孩面前表现得如此失败，我的部队变弱了。但这次战斗会让一切改变的。

战斗




贝勒被击碎，水晶在耀眼的光芒中飞散。奥丁贵在地上，：我的贝勒，为什么这个最强大的魔晶武器会被一个小小的弓击破。
跟上来：成功了，陛下！
仕女：杀了他，梅塞迪斯女王！
：他那曾经可怕的面容，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等待被处死的老人，只要一击，为我的母亲复仇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但这样让你死去的话，你就是一个殉难者，我不会让你从战死里得到荣耀。你的继任者会继续寻求得到魔炉。所以你必须做出决定。抬头看着我，如果你选择永远放弃，那么不要再来我们的国家，永远呆在你的北方国度，我就饶你一命。如果你选择死亡，我们就会入侵你的国家，你的人民会在你死后丢失更多。跟我发誓，奥丁，跟我发誓从此消失！
：嗯......我发誓......
后面的妖精部队窃窃私语。
：不要企图欺骗我。
：我丢尽了脸面，如果我违背誓言，我的人民的骄傲和荣誉也会消失。
：女武神们，你们是这誓言的见证。现在下去通知奥丁的军队。
：去吧......
：前魔王，放下控制魔炉的戒指，带着你的军队，离开这个地方。一辈子都记住你的誓言。
起身，转身，留下戒指：告诉我你的名字，来自玲滩的女王。
：我叫梅塞蒂斯，阿珐莉娅的女儿。只要我活着，我的武器就会一直对准你。
两个仕女押着奥丁离开。
拾起戒指，看看，收好。对部队：我们的财宝回来了。我们长久的苦难终于结束了。我保证，和平会回来的。保护好魔炉，向那些为了我们的胜利奉献出生命的人送去祷告者。

：多么光辉的领袖，把奥丁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我们都为你骄傲。那谈判是一个聪明的政治

行动。你看到士兵们的面容了么，没有人再敢带着轻蔑或者自大来看着你。骄傲而功绩卓越的梅塞蒂斯，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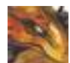
黑剑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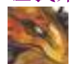
云端，剑影闪过，金龙低下了头。

：和我想得一样，试图躲避一个人的命运就如同试图阻止星星。即使是那些可以预见未来的人也不能逃离他们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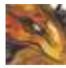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迟疑？我有好几次都失去了防守。

：不要担心我，你的拜铎河之剑是独一无二的武器。我的时间结束了。用我的死来确认你对这个力量的拥有权吧。取下我的首级，向妖精的首领宣布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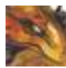
：你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个国家造成的转身走开几步，：但不是他们雇佣的我，我的父亲特地让我来杀你的。

：他不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一个叫做埃德加的人。

：那没什么意义，那不过是一个抛弃婴儿的人的名字。我只有梅尔文这一个父亲，虽然我是人类，但他把我当作亲生的养大。

：不要忘了那个，当时间到来的时候。

：你的语气总是像是无所不知，让我来停止你的舌头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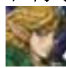
：影魔威胁到黑暗。去找寻鸟儿，那就是你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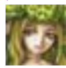
奥斯华变身影骑士，跳上龙的脖子，刺下去，把龙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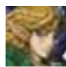
：哼，和梅尔文说的一样，只要拜铎河之剑在我手里，即使是龙也畏惧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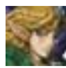
回到玲滩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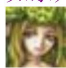
和梅尔文在一起，面对阿琺莉娅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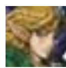
：问安，阿琺莉娅女王，这是所用的魔晶武器中最强大的剑，它甚至超过了魔王的武器，贝勒的力量。

：我听说这个剑的力量足以阻挡诅咒。

：厄？嗯......转身对奥斯华，：很好，你退下，奥斯华。奥斯华鞠躬行礼退下。

：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我们不会被伤害，这可以允许我们进行那些本来是非常危险的活动，比如杀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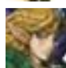
，吃惊，慌张的：你做了什么？谣言是真的么？韩德尔......被杀了？

：这个惊人的剑可以像切黄油的一样切穿龙的被甲的皮肤。如果我们可以批量生产这样的剑，哪些小国就会对我们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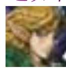
阿琺莉娅陷入思索。

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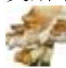
：女王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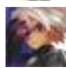
：那个，布罗姆,女王大大的表扬了你做的剑，但她迟疑不愿大量生产。这让人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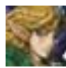
：你不害怕么？我自己很害怕，这把剑的诅咒已经杀死了很多人。变成了鬼魂。奥斯华将来的命运如何？

：不要看上去这么阴郁，布罗姆。奥斯华不会有事情的。他是真正的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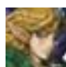
奥斯华突然走过来

：哦！

：梅尔文，信使在召唤你。

：我马上就去。

奥斯华点头退下。

：布罗姆，我建议你不要把你自己牵扯近来，对你没有好处。走开。

：我根本不该造这个剑。它会撕裂天空，让大地破碎。




宫殿

仕女：魔王的女儿是邪恶的，他们带领女武神们高兴的屠杀所有遇到的人。
仕女：让我们和这些恶魔作战实在太勉为其难了。

独角兽将领：死亡的奴隶，我们不应该利用你这卑鄙的力量，独角兽和圣骑士可以对付埃瑟的威胁。

矮人：拜铎河之剑的持有者，你是我们的骄傲和高兴。在妖精和矮人的战争之后我们被冲散了，那些逃走的开始给魔王奥丁服务，剩下的都给抓来给妖精作苦功，我们离开了意味着一切的锻炼工厂，但现在，终于到了让女王意识到我们的力量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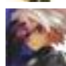
仕女，惊慌的：别靠近，他们说这个剑是被诅咒的。

：奥斯华，不要太信任梅尔文，他毫不考虑你，我会证明的。

：不要谈论梅尔文，我不想听到他的坏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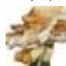
花园
布罗姆跑来找到一个人的奥斯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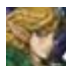
：奥斯华，我一定要说出来，听我说，这是关于你的剑的命运。

举起剑看了看，：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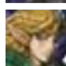
：我深深的后悔，不该把这个剑给你，这把剑会把它的使用者带去冥界，在那里失去灵魂。那些山上游荡的亡魂，他们是以前的拜铎河之剑使用者。同样的命运等待着你。
梅尔文带着士兵从后面围了上来。

：布罗姆！！！我跟你说了这对你没有好处。现在你的不情愿会拖累这个国家战争的努力，但是，我本性不愿意让我的朋友的血浸透我的手，我要把你送到冥界去。死神会照顾你的。对士兵：把这个叛徒带走！
士兵上来把布罗姆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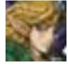
：梅尔文将军！现在让你无所畏惧的骄傲，也必将是把你带到死亡。

对奥斯华：他害怕这个剑的力量，疯掉了。别担心你自己，还是说，你自己也开始看不起这个剑了？

：我，我只想能够继续为您服务。我会遵守你的命令。

：啊，奥斯华，能有这么忠实的一个儿子我很幸运。现在跟我来，我有一个只有你才能完成的任务。

两人边走边说。

：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搜查......

潜入城堡调查埃瑟

魔王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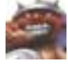
奥斯华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人，跳到天花板上躲藏。

大吃大喝，怒气冲冲的，：魔王将会听到这个，然后因此愣住。奥丁，你这个胆小鬼，拒绝我的提议，却用女武神发起偷袭。

：这样对付妖精是一个胆小的行动。

：就是！我们只要在前线把那些长翅膀的虫子踏扁就可以了。你们！你们都是胆小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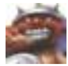
：伯利根将军，我觉得您可能更合适领导这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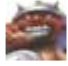
：你这么想？你是在奉承我，思库迪。你真的这么想么？

：当然，确实是这样。奥丁是一个无力的人，只有您才能统治这个国家。突然觉得有人偷听，：嗯？谁在那里？

：什么？有人躲在这里？

奥斯华跳下来，走到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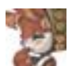
：你小子是谁？你想和我们一起喝酒么？啊？如果不是，就别来打扰。
奥斯华转身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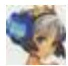
：等一等，你刚才在偷听我们，站起来，走过去，厉声责问：你是谁？说！不然我就敲碎你的脑袋直到你的名字落出来为止。话音未落铁锤就砸下去。奥斯华跳闪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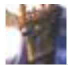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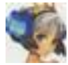
击败伯利根将军，来到王座前，奥丁不在。

心想：他是在追寻魔炉。那个将军说的是实情，入侵就快来到来了。突然感觉有人，跳到王座后躲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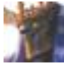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公主，这衣服很合身，格温多琳一身普通女孩打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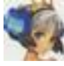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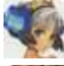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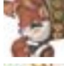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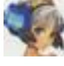
：真的吗？我不知道父王会不会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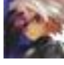
从后面走来：格温多琳，你干吗穿成这样？走向王座：作为奥丁王的女儿，考虑到在战场上的形象，你应该从你的姐姐那里学点什么。

：对，对不起......

仕女急匆匆的上：陛下，伯利根将军......欲言又止。

：那个笨蛋又在干什么？跟仕女出去。

：他没有注意到，这是母亲的礼服。我怀疑他永远也不会记住了。
：对不起，我不应该把这个衣服拿来。
摇摇头：不，米瑞斯，不用道歉。能穿我母亲的衣服我很高兴，只是......
：格温多琳公主。
：我们走吧，我必须换上我的盔甲了。
走开

奥斯华跳出来，捡起掉在地上的一根蓝色羽毛。
：格温多琳，魔王的女儿，被人们称作奥丁的巫女。难道是她？她和我听说的很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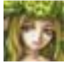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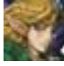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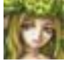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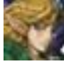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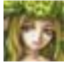

回到玲滩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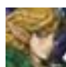
仕女：他们的奇袭失败了，埃瑟的士气一定很低。
仕女：奥丁看到他的军队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如此的害怕一定会觉得非常恐惧。
仕女：他们说贝尔多法师在下一次的战争中将会召唤一条龙，我们军队的防线将是不可贯穿的。

独角兽将军：剥夺了勇气的奥丁巫女就和一般的弱小女孩一样。我们通过杀死格莉卓娜，女武神的领导，证明了这一点。
仕女：奥丁巫女和我们的决心和力量无法相提并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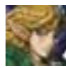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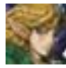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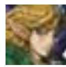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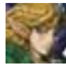
矮人：为什么，奥斯华，我还是无法相信布罗姆是个叛徒。
矮人：我听说过你的力量，展示给我们看更多，展示给我们看拜铎河之剑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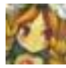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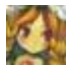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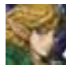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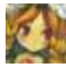
独角兽将军：不要站在我的影子里，我的精神会被毒害，和你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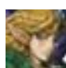
宫殿，梅尔文带着战士们站在女王下面。
：我们准备好了，奥丁那个畜牲，一定会吃惊的。
行礼：陛下，请重新考虑大规模生产魔晶武器的提议。
：我们有了贝尔多的龙，我们也有了你的剑士。如果我们可以拿下魔炉，我们就会有足够的生命光晶来维持自己了。我们再也不会需要......那个一直在破坏我们的毒了。
：嗯......真是愚蠢，我亲爱的阿姨，你充满了天真的想法。你难道不懂么？魔晶武器是和奥丁战斗必须的东西。
：管好你的嘴，梅尔文。我不能允许王权在我们臣民面前被这样批判。

不服气的，然后冷静下来：请原谅我的无礼，我为您想得太多了，不仅仅是作为家臣，而且是作为您的家人。我说得太直白了，鞠躬行礼。

花园

：那个女人看不到大局。
奥斯华走过
：奥斯华，你现在去那里？
：是的。
：你必须展示那把剑无上的力量。
奥斯华点头走开。
：多杀点人，别出错。咬牙切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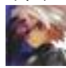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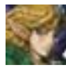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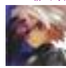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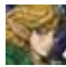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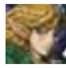
梅塞蒂斯带着弓走上来，矮人爷爷跟在后面。
：梅塞蒂斯公主，你真的要去战场么？
：当然，我要跟我妈妈证明我作为领袖的能力。
：她不是已经让你留在后方照看城堡了么？这也是领袖的职责。
：让梅尔文在这里看守堡垒，继续走，突然发现梅尔文就在前面：啊！哦，梅尔文，你好。
行礼：请梅塞蒂斯公主把战斗交给我，安心等待我们将会看到胜利。
：不，我也要去。
：如您所愿，公主，请这边来，对梅尔文：梅尔文将军，请不要生气。
矮人和梅塞蒂斯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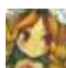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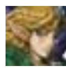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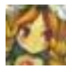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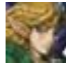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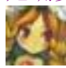
思索：如果阿珐莉娅有所不测，这个小鬼就是下一个女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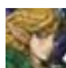
魔炉战争前线
奥斯华展示他统治性的力量以及拜铎河之剑的威力。

战场上，突然死神出现
死神：奥斯华，把你的生命献给死亡和黑暗吧。
：你是谁？
死神：我把被选中的人带到冥界去。人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到我，然后哭泣悲叹，死亡。一个契约把你的生命牵到冥界的奥德特女王手中。
：我不知道这样的契约。
死神：你仿佛掌握着黑暗，只有那些快要死的人才有这样的力量。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人为了得到那把剑的致命力量，抵押了你的生命作为交换。

：不，不可能是梅尔文干的......
死神：时间到了，赐予你力量的，也正在让你的思想和肉身腐烂。现在，就按照契约的规定，把你的灵魂交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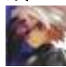
战斗，击败死神，回到玲滩宫殿
：梅尔文......
大声，愤怒的：你，你在干什么！在你四处闲逛的时候，埃瑟已经进攻了。你可以看见，我们已经被彻底的击败了，阿珐莉娅女王被杀了。我的名声都毁了。
：对不起。
：别擅自走开，你这个白痴。
：梅尔文，有死神来找我。
迟疑：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强大，就你而言，我成功了。事实上，你有足够的力量拒绝死神。不用担心，你一定要相信我，奥斯华。

哭腔，突然出现：梅尔文，怎么会这样？
：梅塞蒂斯公主。
：皇家侍卫在哪里？你说了我可以把一切都交给你。你都作了什么？为什么你不保护我的母亲？
：发生的事情确实很不幸，您这么激动我毫不惊讶，阿珐莉娅女王目标太过显眼，我们没能拯救她确实很没有面子。语气从悲伤突然转变为正常：从这一刻起，我将协助梅塞蒂斯公主重建国家。
低声，倔强的，：我也许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助。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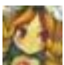
蔑视的：哼，你还真是傲慢，未来的小女王转身对奥斯华：如果阿珐莉娅听从了我的劝告，她会从战争中幸存。魔炉现在被偷走了。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等等......这是一个转机，皇权是由上帝的裁判来赋予的，王冠还在等待着它完美的主人......

宫殿

战士：我必须立刻汇报。
：发生了什么？
战士：圣骑士被攻击了，发生了武装叛乱。
：不用汇报了，梅尔文已经在处理了。

：怎么了，Balderiver 的持有者，你看上去很阴郁。
：没......什么，怎么了，我觉得有点头晕眼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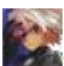
：你一定是梅尔文的影骑士。
思考：梅塞蒂斯，如果我杀了这个女孩，梅尔文的计划就完整了。还是......我最好还是等梅尔文的命令吧对公主说：：请原谅，我不舒服。

独角兽将军：又是你，我叫你滚开。
：你为上一个女王战斗么？
独角兽：当然，这是骑士发过誓的责任。
威胁的语气：那么，当心我的黑暗力量。

宫殿，梅尔文对仕女们下达命令：：把这封信送给贵族们，和叛乱者战斗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
奥斯华走过来。
：奥斯华，说明一下情况
：是，反对的圣骑士们都把自己隐藏起来了，现在没有人公开的反对您了。
：干的好。那些固执的贵族依然坚持着感情上同意让阿珐莉娅的女儿统治的主意。但有些人已经表达了让我来实际管理事务的想法。我控制着军队，但我在浪费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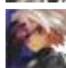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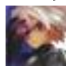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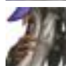
：梅尔文将军，您行为鲁莽！
：告诉他们我们将要面对所谓的革命，我们会打破他们的决心。如果我们可以消灭那个女孩和在城堡里的她的军队，大众就会跟随我们。

仕女：值得尊敬的是，一个法师和龙曾经发誓保护女皇。
：你说贝多尔，我不清楚他的动机，他是个棘手的人。不用怕，我有可以击败任何龙的战士。
：梅尔文将军，我们的世界里存在这样的战士么？
：胆小鬼，别嘲笑我，我的人就在这里奥斯华上前，矮人后退。
：去吧，奥斯华。

走出去，没多远，觉得胸口剧痛，：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我见过死神，我的身体越来越笨拙咬牙挺过来，：但我必须照梅尔文说得去做。我还可以做到的！

去森林，说服贝尔多法师加入梅尔文的反叛力量。

森林深处

：贝尔多。我是梅尔文将军的人，他是前女王的侄子
：奥斯华，杀龙的人，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了。
：贝尔多，妖精王国最伟大的法师，我来问你，你是对一个国家效忠，还是对一个个人效忠？
：嗯，这就是你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梅尔文看来已经决定了。这会很有趣。但是，我是个局外人，在这个时机被信任让我很麻烦。走开几步，：在事情稳定下去之前，我最好还是远远的看着。
走进，举剑指着贝尔多：你怎么可以袖手旁观让这个国家陷入内战。
Bel 笑：我希望你没有打算用那把剑来威胁我。召唤来龙。
：让我来帮助你容易一些做出决定。您觉得支持哪一边会更加有利呢。跳起来攻击龙。
：混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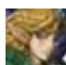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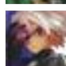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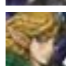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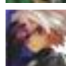
击败龙。

独白：控制着龙，法师听从了梅尔文的命令。但这个诅咒继续让我的身体变弱，我的拜铎河之剑并不在全力，而革命也将要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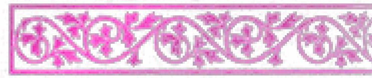
玲滩花园

战士：军队摇摇欲坠，我们该怎么办。到处兵荒马乱。
仕女：他们有援军，宫殿已经被包围了。
矮人：我想在这样的形势下，随机的攻击会是不错的策略。
仕女：我们的革命失败了，梅尔文将军去哪里了？我们逃命吧。
士兵：逃到哪里去？我们无路可逃了。

宫殿里

捂着伤口，靠在柱子边上坐着，气喘吁吁的：那个小丫头怎么可能比我强。
走过来：梅尔文，是你么？我的眼睛光泽暗晦，我看不清。
：那听上去好像你的时间也不多了。你这个没用的傻瓜，这么就崩溃了。我本应该再找个替代品接过你的拜铎河之剑的。
：替代品？梅尔文，你真的......拿我的生命去交换拜铎河之剑了么？
梅尔文笑。
：不，这是谎言，我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梅尔文不停的笑。
：回答我，梅尔文！伤心，绝望的。
咳嗽：你，你只是一个物品，只是为了让我成为国王的工具。
吃惊，后退：不......

士兵的声音传来：他在这里，在这边！
：你不能逃走，梅尔文，叛徒！
：啊，看来我的生命快到头了。哦大地，我的身体归于您，哦天堂，我的灵魂向着您上升，我自称梅尔文,我的真名是 Nidhogg。我是啃噬白杨树根的人，我总是拒绝命运。死去，化作粉色光点飘散。
：我，我的生命有过任何意义么?趴到在地。
士兵的声音：不要动！拜铎河之剑持有者，不要动！
士兵们正要围上来，死神突然出现。士兵：那是什么？啊......死神！跑开。
死神：可怜的屠夫，我追踪的生命只不过是个幻觉，你的绝望让我高兴，你的身体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腐烂。但你真正的命运在你死后才会开始觉醒。现在，让我把你放入死亡冰冷的怀抱中。挥舞镰刀，血光。

冥界

鬼魂：我记得那把剑，我的骨头上还有受伤的痕迹，我怎么能忘记。
鬼魂：奥斯华，你杀了我。我会永远恨你，无论你已经被多么的诅咒。
鬼魂：奥斯华，看看你的手，上面还染着我的血。
鬼魂：奥斯华，我一直在等，等你落入这个深渊，等你终于体会到女王的天诛。
鬼魂：你杀了很多人。你杀死了那么多人......
：闭嘴！

：所以，梅尔文告诉了你。
一瘸一拐的走过去：布罗姆？我到底是谁？求求你，我必须知道。
：梅尔文曾经跟我说，他把你从一个偏远地方诱拐来的，离文明很远的地方。那里只有你，一个快要死的男人，和年轻的母亲。
：我父母怎么样了？
：我听说他们死了，听上去很残忍，那个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把很多人送来冥界，我们对他们感到悲伤。但你的故事，是极端的不幸。
：我不要你的同情。到了这个时候同情也帮不上我。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我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东西。
：奥斯华......
走着走着突然倒下：颤抖不能停止，并不是我怕死，但我没有人爱，没有人可以真心回报。生活空虚，仿佛根本不该降生到世界上。这，才是我最恐惧的。梅尔文，如果我不知道你对我的真实感觉，我会满意的作着你的奴隶死去的。全部都为了你的荣耀。但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蓝鸟出现在面前。

：小鸟？出现在这里？太奇怪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我认识这个鸟，蓝鸟飞走。

：哦不，飞走了，是幻觉么？但当我看见它的时候，我感到希望，如果我还能再看到，也许我可以确认。我要找找。也许，它会给我继续生存的力量。

寻找冥界的出路。

圣地，奥斯华看到死亡女王，直接冲上去就砍。来回好几下，根本没用。

：怒气消了么？奥斯华？

变身影骑士，继续砍，还是没有反应，女王大笑。

：这没用的，那把剑蕴藏的是我的力量，正如那个契约所写。它永远也不能伤害到我。

奥斯华收起变身。

：许多人都把灵魂抵押给我，用于换取现世生活中的力量。我对他们都不感兴趣。但，你，奥斯华，你不一样。好像你可以让我得到娱乐。但如果你要反抗我的话，我就要教训教训你了。我会挖出你的内脏直到你想我祈求宽恕。啊，不过不用担心，在我对你厌倦之前，我不会让你去死的。

一个灵魂出现，向女王报告事情。

：什么？你打断了一个重要的对话。

灵魂在女王耳边窃窃私语。

低声地：那个不要脸的笨蛋，如此的不开化。仔细听着，我亲爱的奥斯华，有一个人很快要来。我想要你帮我消灭他。如果你照做了，我就不再折磨你。

转身走开：如果你想，杀了我好了。

：我的奥斯华啊，如果我冒犯了你我道歉。亲爱的，求求你了，我可以除去虐待你的身体的枷锁。

：什么都没变，只不过我开始为一个新的主人服务。从一个野心勃勃的谄媚者变成了一个冥界的女王，你要杀什么人？

：你的剑远远比那个接近中的邪恶的珠宝小偷要强大。你的名字会于世长存，奥斯华，作为杀死了魔王奥丁的人。

战斗。

奥斯华冲上去。

：放下你的剑，我接受失败。会从这里离开。

：你真的觉得我们在这样战斗过之后我还会让你活着走掉么？让我来告诉你在战场上那样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影变身。

：等等，这就是你表示对妖精女王的衷心的方式么？

收回变身：不，我不再和那个地方有什么联系了。

：你在冥界，但你还活着。我不该追究你是怎么被弄到这里来的。影骑士，如果你放弃，我就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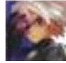
你从这里带走。我知道一个可以让我自由的进出这个王国的路。还是你宁愿......变成女王的仆从在这里腐烂，这是你的希望么？
沉默：我没有人可以依靠，你的条件，我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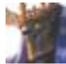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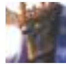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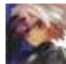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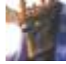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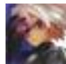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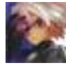



魔王城堡。

矮人：哦，影骑士，你也和我们这些矮人一样背叛了妖精王国么？
：不。

女武神：影骑士！你！
女武神：冷静！你没有听说么？他是国王的客人。
女武神：但是他杀了那么多......
女武神：影骑士，请你走开。

野蛮人战士：影骑士！我要杀了你，举起你的剑！
：好啊，我们要决斗么？
野蛮人战士：厄......

：哦，影骑士，一个国家的王已经承认了你所持有的力量，你是不是该听听我的要求。
奥斯华转身要走。
：等等！太无礼了。厄，我可以补偿你。我会把我的一个城堡给你继承，那城堡有点小有点老，但却是我的要求的一个合适的奖励。而且，我还会奖励你一个魔法枪。也许你在战争中见过了，但它确实是一件艺术品。它比其它任何的魔晶武器都要有价值。
奥斯华摇头。
：你这个固执的傻瓜，这还不能满足你么？那我的女儿怎么样？我的女儿格温多琳会让你感到满意么？
思索：格温多琳，那女孩叫这个名字......抬头对奥丁：你要我干什么？
：啊，现在你有兴趣了。我有一个目标交给你，瓦格纳，生活在雪山顶的猛烈的龙。既然你已经杀了一头龙了，这个也不会太难吧。
：如果我帮你杀了这头龙，你就把你女儿给我。
：我发誓。
：你寻找的是什么？要我不问原因就把它杀了么？
：你不需要知道。
：一定有什么隐秘的动机。但很好，我接受你的要求。走了几步又想起来，：别忘了你的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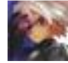
雪山

云端

：你在哪里？出来，瓦格纳！

瓦格纳几乎落在奥斯华头顶上，奥斯华闪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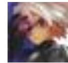
：你这个无礼的白痴，谁在叫我的名字？

：你在这里......

：那把剑，你是玲滩的拜铎河之剑持有者么？

：我不认识你。

：但我听说他被妖精击败，送到冥界去了。

：死亡也是可以被克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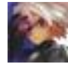
：奥斯华!

：看来你确实认识我，但这个我不关心。举剑：我只想要你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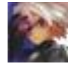
，大笑，飞起：影骑士，我因为期望而颤栗。

：什么？

：你不懂，我等这个时刻等了多久了。看这里，你记得这个地方么？贤明高贵的龙，韩德尔，毫无缘由的在这里被杀。

：是的，我杀了一条蜥蜴，我还要再杀一个。

，愤怒的大吼：烧烤你的骨头也不足够。你的影子将再也不能落在大地上。回到冥界去，面对无尽的苦痛！

：我会结果了你的，瓦格纳，你的死将给我的生命带来一丝希望的光明。你要和你的朋友在死亡中会面。去沉睡吧，永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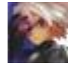
瓦格纳被击倒，戒指掉落出来。奥斯华捡起戒指。

走上来。：那个戒指是我的，拿过来，它属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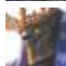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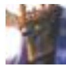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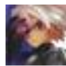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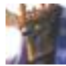
：你只不过要求我杀死这条龙，我们没有提到过任何的戒指。

：你对它的价值一无所知。奥丁步步紧逼，奥斯华后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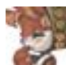
：现在，还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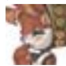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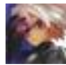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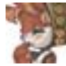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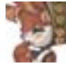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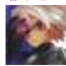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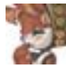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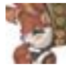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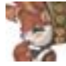
：如果你还想再跟我打一场，我不在意。但这一次我就不能保证你能活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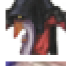
：你！

：我完成了我的诺言。轮到你兑现我们交易的条件了。
转过身去：我生来为王，我必须继续表现得像王。虽然我的对手也许很无礼和粗鲁，但我确实做出了一个承诺。我不能食言。枪，城堡，和另一样东西，都是你的了。
奥斯华不说话了。
：格温多琳在沉睡，我因为她不遵从我而给她下了个魔法作为惩罚。唤醒她的人可以得到她永远的爱。这个魔法会强迫她那样做。
：你怎么能把你的孩子当作一个物件来处理。
：她是我的女儿，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现在走吧，我的女儿在森林的老城堡里睡着。

老城堡阳台
格温多琳睡在床上，奥斯华走过来。
：她在这里。走过去，看着格温多琳,：我看到的那只鸟，原来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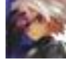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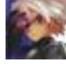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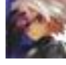
强作勇敢，结结巴巴的：你要干什么？我不怕你，只要我在这里，我就不会让格温多琳小姐被人利用的。如果你轻视我作为她的看管人的身份的话，我会让你付出代价。也许我看上去是这个样子，但我事实上要强大得多。

奥斯华看着床上的格温多琳，无语。
：她不会醒的，不管你盯着她看多久。
：我知道，一定是这个咒语。
：是的，但如果你亲吻......啊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哦？这就是怎么唤醒她的方法。走过去。
追上来：不要啊！格温多琳公主违背了奥丁王的命令，为了救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人。所以她才被惩罚。无论她自己怎么想，她的命运都是会爱上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但，这太残酷了。
：确实是这样的。
：啊？你不亲她了么？但你来不就是为了带走格温多琳公主的么？
：我希望她会爱上我，但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心想：人不是物件。
：哦。
：但看着她这样还是很伤我的心。我一定要找到别的方法来打破奥丁的咒语。
：你真是太......
突然魔法师在一团烟雾中降临。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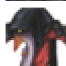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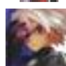
：好像我还不算太迟。闪开，懦夫！发动魔法攻击，闪光。
格温多琳被劫持，奥斯华倒在地上：格温多琳......
：告诉奥丁，泰坦尼亚的三贤者得到了她的女儿。带着格温多琳飞走。
虚弱的：等等......

泰坦尼亚王城。

救出被绑架的格温多琳。

下水道迷宫。
：我一直在找你，法师。
：拜铎河之剑，我在奥丁的城堡里见过。你一定是奥斯华，Belderier 的使用者，贝多尔跟我说过。锻造一把可以破坏世界的命运的剑。
：格温多琳在哪里？回答我，不然我就用你畏惧的这把剑杀死你。
：你想想，我确实告诉了她的父亲宝石的秘密。他打开了通往冥界的道路，但他依然设计针对我们。我们没有注意到他的欺骗还真是让人震惊。只有不懂得什么是害怕的人才会欺瞒贤者，我不会原谅他的狡诈的。拜铎河之剑的持有者，让我问你，你意识到了宝石的重要性了么？
：别再岔开话题借口拖延，回答我！
继续说自己的：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会产生生命光晶。如果这光晶不能返回大地，新的生命就不能诞生。那些宝石是生命的要素结成的水晶，他们以死者为食。但现在已经太迟了，就像预言所说的。这个世界的死亡不可避免。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我们要让预言实现，并找到两个王来统治之后的世界。我们会制造猛烈的混乱的漩涡，为他们提供舞台。
：你说你要毁灭世界？摇头：你疯了。
：你不能理解。我的同志厄泽在不合适的时候死去了，他为了预言献出了生命。但他不会看到他们了。如果我可以摧毁奥丁，我就可以安详的把我的灵魂落入任何邪恶的手中。即使这意味着使用那个无罪的女孩的生命。
抢白：我不会允许的。冲上去砍，法师化作烟雾躲开。
：冷静，我的孩子，贝尔多告诉了我关于你的一切。我把你的家人找来了这里，来个大团圆。细细享受吧。
鬼魂出现

击败法师，奥斯华把剑对准他的喉咙。
：奥斯华，等等，那女孩不在这里。
：在哪里？告诉我
：她在炎之国。和昂尼克斯，炎王在一起。

：为什么在哪里？
：啊，让我来告诉你。奥丁决定要让炎王成为这个女孩的未婚夫。奥丁总是用他多变的言辞来诱使人犯错。但为了要把炎王吸引到我们的领域里来，女孩被用作了诱饵。奥丁真是残酷，用咒语来迫使他的孩子爱上他所选择的人。她的心也许已经是属于昂尼克斯的了。好了，我告诉了你全部了，饶过我吧。
奥斯华转身走开。
，心想：你这个笨蛋，准备用法术从背后攻击。
：你把她叫做诱饵，你一定错把我当作好人了。转身一剑刺死了法师，：我不能让你这么邪恶的人继续存活。被人利用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完全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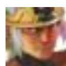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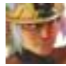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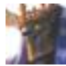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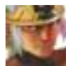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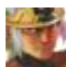

泰坦尼亚王城。

市民：嘿，听着。直到最近，城市里有一条龙。我们为它敬献活人。但有一天它突然消失，所有的事情都恢复了正常。有传言说是康奈利斯王子杀了龙。哦，你不认识康奈利斯王子？我知道了......
市民：炎之国？......哦，在这里的南边。他们说那里有火做成的猛兽。
法师：咳，你，你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所包围着。你充满了秘密和失望。我只是一个生活在小巷的可怜法师，但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继续这样下去，你会毁了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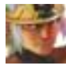
炎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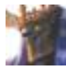
奥丁在往里走。
女炎魔：站住！
：闪开！
女炎魔：你!你是什么人?
奥丁二话不说直接锤死一个，另一个闪开：难道你是......请等等，奥丁王。来人啊，阻止他！奥丁继续往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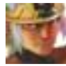
：奥丁王，很荣幸在这里亲眼看到你。请原谅我的仆人们。
：他们没有干扰到我，昂尼克斯王，毕竟，我们是对等的，不是么？我今天来是因为我听说我的女儿在这里。
：是的，泰坦尼亚的贤者把我的宝贝给我带来了。她得到了最高的尊敬。我也没有打算把她还给你。
：没有真正的贤者会自称贤者的，他们不过是三个无赖。
：这些所谓的无赖告诉我当心你的国家。
：是吗？真有趣。所以他们企图用一个女孩来影响整个国家，这真是疯狂。还是说炎之国的士兵真的要入侵我的国家？这将会带来预言中的战争。

：你真是聪明，但格温多琳公主是那么的纯洁。我不能相信她是你的女儿。她燃起了我心中的烈火。你的女儿应该和我一起看着世界落入废墟。

：你也许是永生的，但却是如此的不成熟。对于一个自称炎王的人来说这令人毛骨悚然。我应该把你这团火苗掐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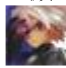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魔王会关心他的女儿，踏上这片命运已定的土地。让人欣慰的是你施加在你孩子身上的魔法，将会让她归属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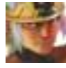
：哈哈，你知道这个魔法？那就随你的便吧转身，：谁知道呢，也许你真得可以得到你想要得。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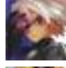
：你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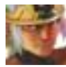
熔岩洞窟，从昂尼克斯手中救出格温多琳。

圣殿，格温多琳躺在石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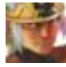
：格温多琳,走过去：你还在睡，我来的及时。

：你这个残忍的家伙，不要再接近我的女王一步，你这个不良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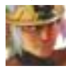
：你的女王？嗯？

：当她醒来之后，由于那个魔法，她就会成为我的人。她会在这里找到新的生活，加入我的宫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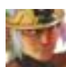
：我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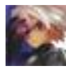
：她会成为昂尼克斯--这块烈火燃烧之地的统治者--的新娘，她来作我的新娘会让我的名声更加精彩。当然，她同样也会喜欢这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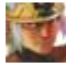
：你和奥丁，你们这些有权力的人都是真正的自私者。如果你是想得到一个有助于你得到力量的工具，上别处去寻找。把格温多琳还给我。

：什么？你是一个身穿闪亮铠甲来救美的骑士么？哼。看看你自己。我可以闻到像影子一样跟随你的死亡的恶臭，这让我作呕。这是冥界那个跛扈的泼妇的味道。我，炎之国的王，觉得它很讨厌。我的愤怒从胃里翻腾上来，让我来向你展示我真正的形象，就如同在预言里描述的那样。变身成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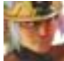
击败昂尼克斯。

半跪在地上：我会后悔，但如果我必须把她交给你，我还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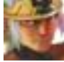
从背后用剑抵着昂尼克斯：你一个指头碰到她，我就会在你叫出声音来之前把你化成灰尘。

：厄，我不能相信这些。你没有权利把我们分开。你会像一个恶贼一样带走她么。我的感受会怎么样？站起来：我的灵魂随着野兽燃烧。这个野兽名叫爱情，我不能试图拴住它。 我怎能忍受这样的感觉？把她输给你，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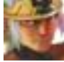
：你的话恰恰就是我的想法。

：去啊，亲吻她，唤醒她，但她不会爱你。咒语只是让她睡眠。魔王奥丁来告诉我，但并没有可以控制她的心的咒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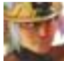
：这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唤醒她的原因？因为你知道她不会爱上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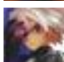
：是的，她醒了，她就会逃跑。如果是那样，我还不如把她留在这里，睡着，处于我的控制之下。

奥斯华笑。

：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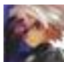
：我知道了，她的心，不能被操控，好，炎王。我为我的无礼道歉。我希望能缓解你的一些心痛。如果昂尼克斯王需要，我会为你挥剑战斗，但只有一次。这就是我全部可以做的。

：不要以为你可以用这样的誓约来恢复我的荣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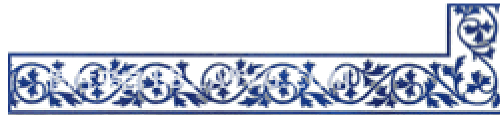
：那就记住一件事情，只要我还活着，我不会让你靠近她。




回到老城堡阳台。

：当你醒来的时候看到我，你会怎么想？会恨我么？会永远的逃走么？这样的沉思没有意义，我不能再回到过去那样的自己，无论你会怎么反映，即使那反映会给我带来痛苦，坐在床上，格温多琳身边：我都想看到，我都想看到你眼睛里我印下的样子；我想听到，我想听到你那柔软的唇说出我的名字。而且，如果，就一会儿，能有微笑点亮了你的脸庞，都将可以激励我继续活下去。没有人还能控制着我。从现在起，我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事，这一切，是为了你。

俯身亲吻格温多琳。





命运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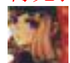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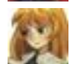
艾丽特森林

莱薇特和康奈利斯手牵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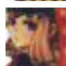
：康奈利斯，你握着我的手好紧。

：对不起，我禁不住要把你紧紧地保持在我身边。但我很快要走了，我父亲在等着。你能在这里再见我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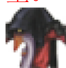
：我会等着的。

：你的诺言给我力量，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别放手，走开。

走过来，：哼，我不赞同。

：明威，你怎么敢......你在这里多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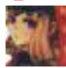
：一定要我把他变成青蛙你才会放弃么？醒醒吧，他是王子，我们只是流浪者，你的爱无足轻重。

：呵呵，你不需要嫉妒，明威。瓦伦丁王的血脉在你们俩身上流传，你们都是最后活着的继承人。你应该恢复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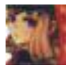
：闭嘴，思库迪，去告诉厄泽我的计划会成功的。

：是转身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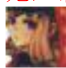
：国王?哼，他们需要我们这些可怜人？他心怀背叛，我们祖父的王权的鲜血淋漓。我可不这么想......

：求求你，别这么说我们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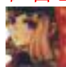
：莱薇特，你似乎已经忘记了她加在我们身上的诅咒。

扭头：我没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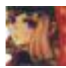
：不，你忘了。拿出文卷，：现在，把这个再读一遍。读我们母亲写下的预言！写的很清楚。一个不可避免的诅咒和死亡会降临在我们俩身上。痛心疾首的，：我们的母亲，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的她，希望死亡将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先放弃了我们的母亲，她不可避免的会诅咒我们。

：我们要是不放弃，那个疯狂的国王会把我们一样都处死。我本应该选择这样的。至少我们不用在自己的母亲施下的诅咒下受苦。

：这并不意味着她预言的诅咒会变成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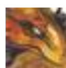
：哦？你现在也能看见未来了？和母亲，和韩德尔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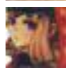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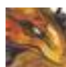
：对不起，莱薇特，我说得太激动了。我们走吧，拿着这个。把文卷交给莱薇特。
莱薇特不愿意走，明威迟疑了一下，自己先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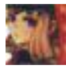
展开文卷：我亲爱的孩子们，最终，一个不可避免的诅咒颤抖,：......诅咒和死亡将会落到你们俩身上。妈妈......后面还有一句,：魔炉和它的最后一块水晶石，将给我们带来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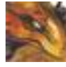
雪山云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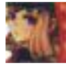
：为何打扰我的睡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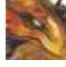
：你拥有预知未来的天赋，我想你寻求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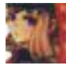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我不能帮助你。无论我说什么，妖精和人类都会误解我的话，从而失去了他们的希望。我已经不再注视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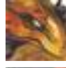
：我是瓦伦丁王的血脉，我听说你和皇家关系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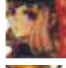
：绵羊和人类关系密切，但只是被当作食物，而不是朋友。我们龙也是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成为人类的朋友。我知道了，你是莱薇特，我预感到你的到来。我想使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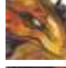
：如果你知道我要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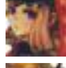
：就像你妈妈说的，诅咒和死亡包围着你自己的死亡，这没什么好害怕的。没有生命可以逃离死亡。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世界被密封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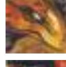
：如果你知道我的命运，你就知道讨论我的死亡毫无疑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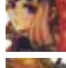
：对，就是这样。

：请告诉我未来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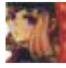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记录在了预言当中。我不用再添加什么。该走的路，你的导师会指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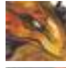
：我的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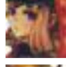
：死亡不能被避免，但命运可以重新定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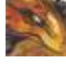
：您的意思是命运可以被改变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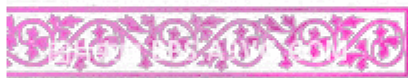
：我因为向导的身份而存在，虽然这没有什么回报，但我必须为了我的目的而服务。直到预言所说的，从妖精王国而来的影骑士取走我的性命。

：啊！

：如果你想的话，拒绝命运吧，这就是你的死所传承的责任。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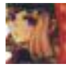
：你还会再次来到这里，那个时候，我的朋友会招待你。现在，请离开。我自己的末日也快到了。即使是罪人在他们被处死前也可得到祈祷的时间。请不要打扰我的安眠。





兔精灵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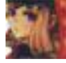
兔精灵：哦，莱薇特公主，如果我们知道您要来，我会备下茶水。您还在森林里的城堡里么？哪里离什么都很远。

：那是个不错的城堡，但像是一个监狱。
兔精灵：每个人都需要相信，你和明威是瓦伦丁毁灭的唯一的幸存者。

：莱薇特公主，您最近学习了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复习一下我们国家的历史。在我们的祖先来到 Erion 之后创建了瓦伦丁，我们奇异的能力在魔法和技术方面华丽的展示着，我们繁荣起来，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在我们的黄金年代，我们控制了超过整块大陆的一半......被莱薇特打断。

兔精灵村落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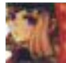
：我们以前说过，关于这片土地有好几个预言，它们都提到了世界的终结，由于五个灾祸：怪兽，烈火，冥王，魔炉，和龙。关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预言也很类似。

：我和明威小时候就学过这些预言了。

：莱薇特公主，我没有如何解救你们俩的答案。

：科瑞尔先生，

走上来：任何的导师都是含糊不清的，他们会为自己的言语自圆其说来安抚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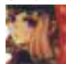
：思库迪。

：这是你认识的人么？

：在瓦伦丁的第一个时代在这大陆上开始之前，关于这片土地的预言就已经长久流传的了，它们比从相对未开化的国家传来的传说故事要准确的多。

气愤的，敲拐杖：你怎么敢荒谬的攻击我们国家的智慧。

：我的国家的加隆王，在一首史诗里列出了这个预言。关于这场大灾难的真相可以在这些诗句中发现。

：这些诗在哪里？我想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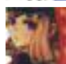
：圣诗已经散落流失了。其中一个章节口头流传了下来，然而，这是非常含糊的。

：如果你不懂，最好就承认你不懂，所有的智者都尊重诚实。如果你继续你的愚蠢行为，你永远也不会发现你寻求的答案。

：你不是在寻求争论，你就是想要打一架。哦，我感到头晕眼花。

：小心，愤怒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达你大脑的血量。

转身：那么我尊敬你丰富的知识。告辞了。

：先生！转身对思库迪：这不好，思库迪。

：我只说真话。圣诗预言的事件的到来是真的。

：有什么办法能读到全部么？

：只有加隆王知道全部的诗篇。但加隆在冥界被囚禁。

：嗯，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去到冥界。

：是的，我确实可以。

：我想知道真相，如果史诗说到了毁灭。

：我会把你带到那里，把史诗交给你。但不要忘记，如果你钓鱼，那就要先在勾上下饵。

：你要什么？

：我这么老的人的要求只不过是一个小事，我要一本书。如果我可以借到变身之书。

：这是我祖父写的一个本魔法书。这是我的王国的宝物，不是我的，不能给你。

：我只要借阅一小段时间。

：我知道了。

：那我们走吧，在我们都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

冥界，去到监狱见加隆王。

痛苦绝望之地

：你为什么不协助我？就这样消失？

：就像你许诺的，我确实借来了我要的书，但却丢失了兔精灵诅咒那一章节。这样的话，我不能对你目前的形式提供帮助。

：书页被拿走了？肯定和明威有关。

：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女王抓到了我们，她不会放我们走的。国王的监牢应该就在附近。

：我闻到了温暖的血液，我是感觉到了活人么？

：哦，泰坦尼亚的王，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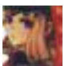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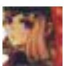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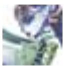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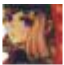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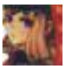
：走开，你这个妖魔，我已经拒绝了你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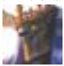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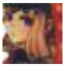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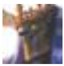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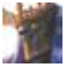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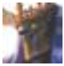
：伟大的王，虽然你不愿意，但有一天我们会释放你的。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不同。

：我们来问你关于 Erion 最伟大的史诗的文字，关于这个世界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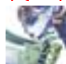
：血液的气味流过你的血管，我记得。

：我是莱薇特公主，来自瓦伦丁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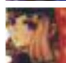
：他的......孙子。
：请告诉我基于圣诗的预言。
：你希望得到什么？
：我希望能反抗命运，逃脱那个将会导致我死亡的诅咒。
加隆王大笑。
：不要，死神会听见的。
抛下一个纸卷：这是我头脑里和手上唯一剩下的了。自己去找寻余下的吧。
莱薇特捡起来。
：我会梦想着你拯救世界的，震动：啊，那个自称皇家的尸首，她又来折磨我们了。
出现：安静，加隆，我不记得我允许人来参观我的监狱。
：冥界的奥德特女王。
：你说你是从瓦伦丁来的，关于那个名字的记忆让我愤怒。你们把那个罪犯叫做王，他偷走了我的眼睛，爬出地面。
：什么？我的祖父？
：你的粗鲁还在继续，把你肢体撕碎都不足以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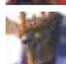
从女王那里逃离出来，莱薇特被两个死神在圣地围住。
：死神在集结，我们被完全包围了，你这个愚蠢的丫头，我们不能追逐，让女王愤怒，啊，那是......
死神被锤死，奥丁走上来。
：在这个死亡的国度，我错把你当成了我的爱人，你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女儿，莱薇特。
：奥丁，心想：这个人让我母亲发了疯。
：从破裂的灵魂里诞生的生物，如果你们不离开我们，我就把你打进坟墓。
死神：罪人奥丁，你永远也不会被宽恕。
：我警告你了，白痴。死神消失，女王出现。
：又是你，奥丁。
：对，就是我，你这个腐烂死尸的女王。我应该拒绝吻你的手。不过在你的宫廷里，我还是应该约束自己。
：你偷了我的宝石，一个贼怎么能说自己约束了自己？
：冥界的水晶很有用，就这么放着浪费了。拿出大水晶球：驱散黑暗，光芒透射，你无法击败

我，我将亲手把你的棺材钉上。

后退一些：别以为你能和平的死去。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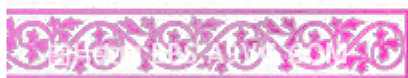
转身，对莱薇特：我们走，莱薇特。

：别靠近我，如果你来救我的话，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后面的死神跃跃欲试。

：死神们越来越烦躁不安了。但他们没有颤抖，不会自动羞耻的离开，让我带你去到冥界的出口。

莱薇特还是不愿意，被奥丁强行带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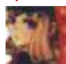
：原来那个女孩是奥丁的女儿，嗯，我也要快点逃走了。烟雾，消失。

回到兔精灵村落。

兔子：自从大灾难之后，巨大的风暴袭击我们的土地。
兔子：似乎魔炉附近有大量的能量存在，也许是因为魔炉依然在活动。
兔子：我怀疑我们的国家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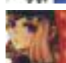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国家历史课，噩梦降临到大地上，之后很快，埃瑟和凡尼亚开始了魔炉战争。埃瑟在和我们的战争中被消耗殆尽，凡尼亚击败了他们，埃瑟的军队撤退了，但在发现了 Titrel，妖精用来控制魔炉的戒指之后，两个国家都开始了长期的战争试图控制这个区域。嗯，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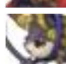
：……

兔精灵村落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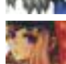
梅罗跟科瑞尔说了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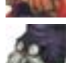
：她跟那个法师去了冥界？这太危险了，我很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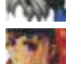
：啊，他也许还在附近。

：她自从回来之后就一直看上去很沮丧消沉。

走上去：我斗胆问一下，您为何如此受惊吓？

：我的祖父，瓦伦丁之王，从冥界逃出来了。

大惊失色：已死的王？怎么可能？

：我的祖父对魔炉很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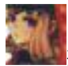
：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定是说预言里提到的那个魔炉。
：这是世界末日的开始么？
：我不知道。要猜测逃离的冥界的王的意图实在是不可能。
：你如此的有智慧，你知道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场毁灭么？
：父亲？
：嗯，一个戒指可以控制魔炉。
：戒指？我祖父带的那个？
：就是，Titrel 戒指。如果用那个戒指来中止魔炉，就没有人可以再开启它，王也不行。
：戒指现在在哪里？
：在妖精王国，魔炉也在哪里 。我要潜进去，拿回戒指。
吃惊：你说什么？同时，，吃惊：莱薇特！
：我宁愿和死亡作战也不愿等着被诅咒的命运来带走我。
：我知道一个人可以魔法般的把他自己送到那里去，如果我问他的话。
：如果你被发现，所有的兔精灵都会被当成罪人标记。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任何人牵扯进来。
：在影子里行动并不能把确保你长期的对妖精隐藏自己。
：那时我的锁链就会保护我。

去妖精王国，重新取回 Titrel 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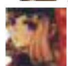
玲滩宫殿
：站住！你怎么敢在我妈妈出去打仗的时候来入侵宫殿。
：哦不，梅塞蒂斯公主。什么……是你。
：爷爷，怎么了？
：一个小偷击败了骑士偷偷潜入宫殿。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小偷。
：我知道。你拿了我们的什么东西。把我妈妈的戒指立刻还给我。
：什么？是 Titrell 戒指么？
：这个戒指处在这场灾难的中心，它属于瓦伦丁。这个令人心烦的的宝贝不应该出现在妖精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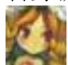
里。

：似乎背后还有故事？但你错了，戒指的合法拥有者向我们投降了，它就是我们的了。

摇头：瓦伦丁王在大灾难中死去，你的谎言太明显了。

摇头：我没说谎，戒指是给我们的女王的，是瓦伦丁存活下来的王子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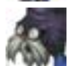
吃惊，心想：啊，王子，不会是，明威？对梅塞蒂斯：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把戒指还给你们。
转身就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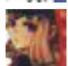
：你哪里也去不了。追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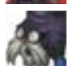
：侍卫!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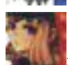
击败梅塞蒂斯，回到兔精灵村落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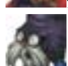
：莱薇特!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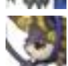
：我们都很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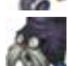
：先生掏出戒指。

：我们不能被人看到，快，我们要藏起来。

把戒指收起来：所以，这就是可以停止魔炉的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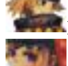
：这里整个区域都是战场，现在，没有人会来搜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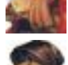
：父亲，王真的在试图制造另一场灾难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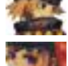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王的想法，但如果王希望使用魔炉来再次暴行的话，唯一能阻止他的，就是一生中认识他的人，这将会是莱薇特公主。
莱薇特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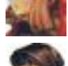
：但是，我不能看着公主受这样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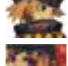
走上来：我不能相信我听到的，我给你那个锁链并不是为了让你当一个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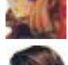
：明威......

：你知道那个戒指有多么危险么？让我拿着，莱薇特，把戒指给我。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双胞胎，没有任何事情你可以瞒得过我。

：你说思库迪在妖精王国有朋友，不是么？

：如果那个锁链让你的行为如此无礼，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拿走？

莱薇特不说话，看着明威。

：别那么看着我，我只是担心你，尴尬的笑。：对不起如果我让你伤心了。

：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呆着好么走，梅罗和科瑞尔跟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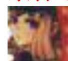
心想：我总会拿回戒指的。但首先，我怎么才能让那些总是嘀咕 Titrel 事情的老家伙闭嘴呢。

兔精灵村落

兔子：公主最好呆在村子里，我看到奥丁的女武神们在天上。她们一定是在巡逻，她们一定正打算发动另一场战争。

：你的锁链，公主，是第一件魔晶武器，一个著名的矮人工匠铸造了它，国王特别要求给你的母亲打造的，公主。那时候的国王是一个伟大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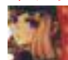
：但是，祖父，祖父他从母亲那里拿走了锁链，交给了我。

失落帝国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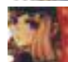
莱薇特看到两个葛布林仓皇逃窜中。

：哥布林，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神秘的出现：这里风被自私所污染。笨蛋们为了我的坟墓里的宝贝而发起战争。我离开之后，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更加粗暴更多争吵的地方了。

转身向声音的方向看去：啊…………啊恐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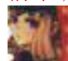
：有一段时间了，不是么？莱薇特。上一次，我在这里丢失了性命。

：爷爷……

：怎么了我的孩子，你在战抖。我想我的外表并不重要，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你的王回来了。

：……

：你曾经为我跳舞，安慰我，那是你的责任，记得么？那么你还在犹豫什么？像从前一样在我面前下跪，表现出尊敬。

：是……走上去下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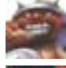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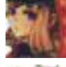
：现在，你记的谁在指挥你了么？很好，很好，你是一个遵守我的命令的好孩子。我会让你和以前一样为我工作。我们要重新拿回魔炉。净化这个老朽的世界。

：啊......祖父，请原谅我。
：什么？你敢违背我？就凭你！
莱薇特不知怎么回答，战抖。
：似乎我需要用鞭子提醒提醒你。
：祖父，求求你。
：你这个笨蛋，现在跟我来。
莱薇特起身，没有跟上去，平静的语调：魔炉必须被停止，这样没有人可以控制它。
：什么？不，你不会有 Titrel 戒指吧。戒指在哪里？你有么？咄咄逼人的。
：我不会告诉你的，即使你杀了我。
：你，你这个狂妄的孩子，但，我不能这样浪费时间，我会迟一些再来惩罚你。走开。
心想：我，我必须冷静下来。祖父很着急，因为他觉得我可以把魔炉熄灭。我必须先赶到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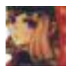
战场
在瓦伦丁王赶到之前停止魔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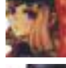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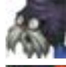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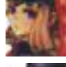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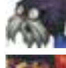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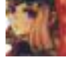
埃瑟前线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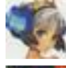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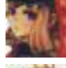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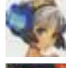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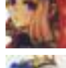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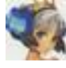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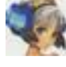
：好，全部都注意归位。我们在这里等待，同时维持阵型。再检查一下人员。矮人战士去了。
女武神上前：伯利根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走到这里却要停下等待？格温多琳的军队已经在战斗中了。离这里并不远。
：闭嘴，别跟我上课，公主前进的太快了。我们要慢慢前进。我们要节省力气，如果我们现在太急，等下就不能对敌人冲锋了。不要担心，我的战士们。王的骄傲和乐趣就是战斗，我们的胜利基本是保证了的。
女武神：但是伯利根将军......
：你真是烦人，好吧，你先走，我会赶上的。我们快到了，告诉他们不要保守。
女武神们出发。
矮人战士：伯利根将军，您也要出发了么？
：别这么忙，你这个白吃，英雄等待着戏剧性的出场。
矮人：但上一次战争中我们就没来得及，大公主格莉卓娜结果......
：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把矮人一锤击杀。
突然看到莱薇特，追过去。
：你又是谁？你又在这里干什么？
：魔王的知己......不要挡路！
：这算怎么会事？莱薇特继续往前跑。

又追上去：嘿，等等。
莱薇特扬手就是一击。
：厄……
：别打扰我。
：你，你怎么敢！

战斗，击败伯利根将军。

来到魔炉上：亲爱的魔炉，你这个被忽视的孩子。现在，听从戒指的。听着戒指的主人的声音。沉睡吧，让这一切都停止。不要让一个齿轮继续转动。
闪光，魔炉安静下来。
：现在，即使我的祖父也不能控制魔炉了。……那边是谁？那是奥丁，似乎战争正朝着这别袭来，士兵们在靠近。我必须在他们看到我之前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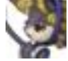
路上突然看到康奈利斯兔子晕倒在地。
科瑞尔带着几个兔精灵走过来。
：先生！
：莱薇特公主，你安全了。我听说你跑走了的时候，我把那些决定要来拯救你的人集合了起来。
：这片区域不安全。如果有兔精灵在这里被抓到，他们就会发现进入城市的入口。
兔精灵：有人来了！
：快，快走，藏起来。我会把他们吸引开给你们一些时间。
：但是……
：快！

莱薇特朝另一个方向跑。
：女人，站住！看到莱薇特，追上来。
停下：你是……你使用魔晶武器，一定是个高级军官。
：我是格温多琳，我是高贵的王家血脉。
：魔王的女儿？心想：哦，她算是我半个姐妹。
：你又是谁？现在轮到你回答了。
莱薇特没说什么，逃走。
：站住！

回到兔精灵村落。

兔精灵：看到您安全的回来我们送了一口气，我还是很紧张你当时很有可能被发现。

：真高兴什么都没发生。所有人都在四处乱闯，父亲回来的时候受了伤，但他很坚强。 我担心你们大家。现在我真是大大地送了口气。

：梅罗......

：你做到了莱薇特公主，魔炉被封闭了。

：你看到那个带剑的兔精灵了么？

：他还在这里，他只是在休息。你不需要担心他，至少在我看来他没事。

兔精灵村落附近，莱薇特公主给科瑞尔看戒指。

：这么小的戒指，却是末日决战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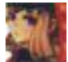
：先生。

：魔炉会保持安眠么？也许，也许预言也会出错。你永远也不要把这个戒指给任何对力量有渴求的人。

哥布林上，大叫：嘿，她在这里！

：什么？
一大堆各布林围了上来：真的啊，这样我们就不用麻烦的到底下去了。

：你，你们要什么？
有哥布林要冲上来，被莱薇特打飞。
哥布林：等等，听着，瓦伦丁王命令我们过来的。

：我祖父?
哥布林：公主殿下，王现在很狂怒，呵呵呵呵，按惯例，不遵从王命的惩罚是绞刑或者钉死于十字架，你不用担心，王是一个和蔼的人。他说了，如果你把戒指还回来，他还会宠爱你。

：莱薇特公主！

：我不会让他得到戒指的。
哥布林：不能杀了她。那就偷了戒指，就像从小孩那里偷糖果一样。更多的各哥林围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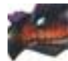
：他们人太多了，快跑。
哥布林：安静，老家伙，用刀子击倒科瑞尔。莱薇特把附近的哥布林驱散，走过去。

：不用管我，把戒指藏在无人能够找到的地方。
莱薇特击退围上来的各布林，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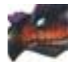
哥布林：别让她逃走了。

雪山，保护 titrel 戒指不遭到任何邪恶的染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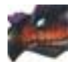
莱薇特来到山顶，看到韩德尔的尸体。

：正如你所看见的，他的灵魂和星星在一起了，宝石持有者，你为何在这里？如果我对你的回答不满，你就不用离开这座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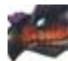
：我在等你，我在等韩德尔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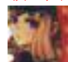
：我的名字叫瓦格纳，你是谁？我必须知道，否则我不能帮你。

：我是瓦伦丁的莱薇特公主。

：你是那个建造了毁坏灵魂的魔炉的人的亲戚。那个镶嵌了宝石的锁链......

：韩德尔上次跟我说，从妖精王国来的影骑士会很快接过他的性命，他早就知道，但他遵从自己的命运死去了。然后他提到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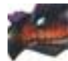
：它因为那个宝石而死！不要随意的把它的死轻描淡写。你觉得我们就只是蜥蜴，不懂的流泪么？看上去你不懂我的朋友的死是多多深深的让我心痛。它刺穿我的心，你这个瓦伦丁的女巫。我要粉碎你的骨头，喝了你的血，但这都不能给我带来和平。我诅咒在这里遇到你这件不幸的事情。

：瓦格纳，请等等。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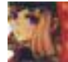
：不要这么粗暴，女孩，让我来展示给你看看一个真正的龙的能力。

：你可以取走我的性命，但请您先听我说。

：我不会在意你的祈求。

：我停止了魔炉，以阻止大的灾难。韩德尔告诉我再来这里。

：啊？你说什么？你停止了生产你所使用的这种宝石的魔炉？

：现在没有人可以控制魔炉了，这个戒指是唯一可以重新开启魔炉的东西。

：如果你说了实话，那么以后就不会有新的宝石被制造出来了。

：魔王和哥布林都在找寻这个戒指，请帮助我，我来是想要把戒指藏在无人可以找到的地方。

：你是说瓦伦丁皇家希望给自己挖掘坟墓？我从没有想到我会听到这样的话。但，不存在真正对任何人都无法触摸到的地方，无论戒指埋在哪里，只要时间足够，矮人们总会把它挖掘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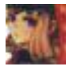
：那你建议怎么做？

：让我把戒指拿走。我是瓦格纳，天空的统治者，即使是末日决战场的野兽也无法在云端接触我。奥丁拿我也没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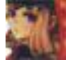
：为什么？

：我们很久以前缔结了条约，为了回报他的勇猛，我给了他我的血。他的强大的力量的来源，是他血管里流动的龙血。这样一来，奥丁的力量不能伤害到我。现在，把戒指交给我。张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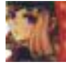
莱薇特把戒指抛到龙嘴里。吞下去。

：请小心，除了这些王以外，还有很多人在寻求这个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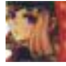
：这是我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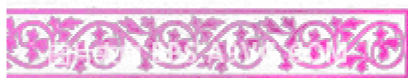
：谢谢你

：如果奥丁在寻找你，我建议你远离这座山。我总是在这一带看到魔王的女武神。

：我无法躲避他。这事情必须最终得到了解。也许我是瓦伦丁的皇族，但是，我也是奥丁的女儿。

：什么？

独白：和预言说的一样，我会被埃瑟方面抓住，作为破坏了他们的胜利的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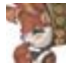
 

魔王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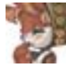
矮人战士：没这么快，你不能逃走，你这个犯人，你没有自由。

女武神：你也许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你依然不是格温多琳公主的对手，伯利根将军会亲自监督你的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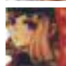
：你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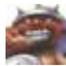
：我来这里挣点钱，让我帮助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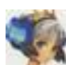
：不，你不能。如果他们发现你我的关系，你就永远也走不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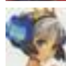
：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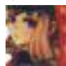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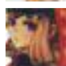
：即使你的父亲都放弃了你，我还是会处死你，偿还你给我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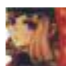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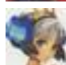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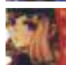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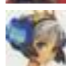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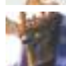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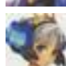
：侮辱一个无助的犯人？你还真是一个高贵的勇士啊。

：你说什么？小心我就在这里把你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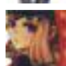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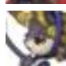
：你真的是我父亲的女儿么？

：我从来没把他当成我的父亲。
：走，闪开。

雪山，莱薇特逃命中。
矮人：我看了这个女巫，在这边，来抓住她！
：我被包围了，我没法逃脱了。
追上来，：跟我来，
：你......两人逃走。

：你为什么帮助我？
：你的死刑将会让我的父王极端的悲伤，这让我为难，但我的父王爱你。所以，请不要痛恨他。
矮人又追了上来：请公主殿下让开。
：退下！让她走！
又来了一些矮人：伯利根将军被击溃了！公主疯了！
：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矮人：陛下。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对那些反对我的人......
：这个女孩为了你而拯救我，她救了我，你的女儿......
：别说了。别再说了，那些士兵如果听到你的话，会看不起我父王的。
：格温多琳，你意识到你做了什么么？
：我的心里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些。
奥丁沉默。
：大家听着，我是反抗王的命令的叛徒。在这个女孩逃走之前，任何人都不得通过，包括王。
矮人：太不尊敬了......
举起枪：再往前一步，我就刺穿你。转身对莱薇特：这是你的锁链，现在，走吧，转身继续看着众人。：快走啊莱维逃走。

兔精灵村落附近

：我很高兴看到你安全了。
：科瑞尔先生怎么样？
：他还在床上，昏迷不醒。他有时候会叨念一些世界末日的事情。

：哦，先生......啊？注意到前面有个法师在考问米瑞斯。

：你最好说实话，奥丁在他女儿身上施了魔法......

：是的，厄，求求你，你弄疼了我。

上前：你在干什么？放下她，思库迪！

放下兔子，兔子坐在地上哭，转过身来：啊，公主，这和你没有关系。变身消失。

：米瑞斯，是你。

：是，莱薇特公主，我被驱逐出了城堡，我在回家的路上。

：那个法师想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当我告诉他我是从城堡里被驱逐出来的时候，他突然就看上去很怪异。

：被赶出来了？魔王奥丁那里发生了什么？

：格温多琳公主，我的主人，因为反对王而被放逐。

：什么？她去哪里了？

：她将被监禁在大森林里的老城堡里。

：那个女孩。哦，请原谅我米瑞斯，这都是我的错。她牺牲了自己来救我。

：莱薇特公主......

：不，我不能这样袖手旁观。跑走。

：哦，莱薇特公主......

森林，去老城堡帮助格温多琳。

老城堡外围

奥丁站在石桥上，女武神上：我们已经把格温多琳公主带来了。

：啊，做得好，剩下的交给我，你们回去。女武神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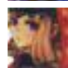
：现在，终于只有我一个人了，出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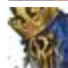
跳下来：你知道我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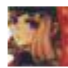
：很高兴看到你安全了，莱薇特。

：如果你是真的感到轻松了，你就不会处罚关心你的女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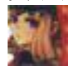
：我知道你在挂念格温多琳，但王不能对违反法律的人免除处罚。

动情地：即使是这样，你不是她的父亲么？你怎么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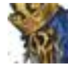
：你看到他真实的一面了？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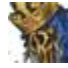
奥丁转过身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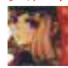
：爷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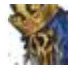
：啊，这个破布包裹的妖怪，这就是瓦伦丁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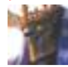
：奥丁，你真是毫无教养，论到无礼，没有人比得上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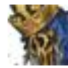
：对于一个杀死自己女儿的恶魔我不需要讲什么文明。

：是的，的确，我是魔鬼，我用这双手扼杀了我亲爱的孩子。这些手指勒索着那柔软的脖子直到哭声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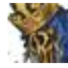
：哦，妈妈......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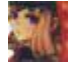
：我甚至不容许雨水滴落在她身上。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她么？你是不是理解，我的爱不能阻止我向我的愤怒屈服。她曾是我的一切。每个人都把我当作亲子的杀手，像恐惧野兽一样恐惧我。我确实是一个疯狂的王，我失去了全部的沉着和冷静。是你把这些从我心里偷走，连同我的女儿！

：丢失她的痛苦还在伴随着我。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和奥德特那脆弱的骨头交战。

：我们要在这里继续战争么？很好，让我们再来一战。不是么？莱薇特！

：什么？

：不要担心，我亲爱的，如果你听从我的话，我就不去打扰地下那些人的安眠。

：啊！

，指着奥丁：看着，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莱薇特，你因该痛恨他，把这个野兽绑起来

莱薇特颤抖，突然扬手攻击了一下奥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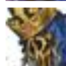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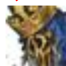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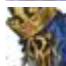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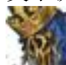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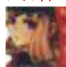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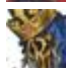
：停下，莱薇特，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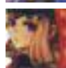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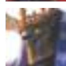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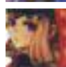
击败奥丁

，笑：看来魔王对自己的女儿不能那么残忍啊。为什么不让我来扮演残忍的角色呢？作为我的宝贝的代价。走上去。

走到两人中间：住手，爷爷。

：你在干什么，莱薇特！

突然伸手把瓦伦丁王抓住，：我在等你接近我，莱薇特，后退。
：你，你只是假装受伤。
：没有人能在经受魔晶武器一击之后完全安然无恙。但我的手上还有足够的力量捏碎你，瓦伦丁。让我给我的爱人复仇。
：她是我亲爱的女儿，世界上再也没有像她一样的人了。
：如果你那么爱她，又怎么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如果她对你有一点点爱的话，那她对我的爱就都是谎言！
：这样是足以去死的罪恶么？
：我让她受苦了......即使是这样，她为什么不诅咒我的名字？为什么她没有乞求星星把我击倒？
奥丁沉默，把他放了下来。
掏出一卷文书：我知道了，虽然她知道她会死，她祈祷我可以被赦免。她只是想她的苦难有一个终结。
：那是我母亲写的？
：我因为愤怒而瞎了眼，在愚蠢的冲动下行动。我本可以拯救她。哭腔，：这双手......我用这双手杀了她。指着奥丁：杀了我，奥丁，粉碎我的骨头直到没有痕迹留下。我杀死了我亲爱的傻瓜。阿啊啊啊，直到我的心被彻底摧毁我都不会得到安宁。
转过身去不想再听：你说你爱她，但你的话听上去空洞。滚，你应该永远的经受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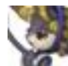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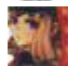
老城堡阳台，格温多琳躺在床上，莱温特和奥丁站在一边。
：每个国家都有王制定的法律，违反不能不被惩罚，公主也是一样。
：你和我祖父一样，只有当一个宝贝丢失了之后你才意识到它的价值。谁是真正爱你的人？
：......事情不会更糟糕，你不用担心。
走到床边：格温多琳，小姐姐，我祈祷你可以遇到一个对你好的男人，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你自己的善良而受更多的苦。我会为你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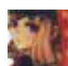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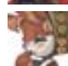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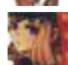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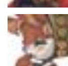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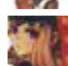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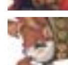
莱温特母亲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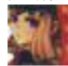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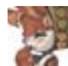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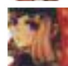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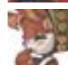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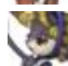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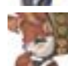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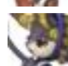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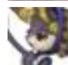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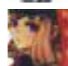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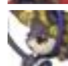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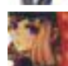
：我最亲爱的儿子，
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的你：
你的母亲已原谅你。
我的女儿，
走吧不要犹豫，
让你母亲的爱给你力量。
我的父亲，
您女儿对您的爱没有改变，
一直在你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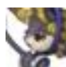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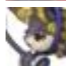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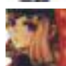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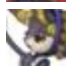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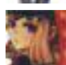
对那些会伤害这个世界的人，
我祈祷你的灵魂会被医治。

回到兔精灵村落。

：先生怎么样了？
：他一点也不好，但他拒绝医生，把自己锁了起来。我想他在写些什么。我很担心他。
：科瑞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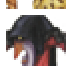
：我很抱歉，米瑞斯，我没能救出格温多琳。
：请不要道歉，这不是你的错。公主。
：魔王奥丁在她身上下了咒语，我无法打破。
：我会去老城堡......
：米瑞斯......
：我喜欢她，我尊敬她，也许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

兔精灵村附近
：米瑞斯。
：我要去老城堡了，去照看格温多琳小姐。
：请照顾好她。
：当然，我会尽力保护她。
：请小心。
：你也小心，他们可能还会回来。
：一切都好，请不用担心。
米瑞斯走。
转身问女兔子：你们说的'他们'是谁？发生过什么事情么？
：你不在的时候，哥布林回来偷走了我们全部的硬币。
：我祖父一定是这件事情的幕后人。
：但一切都好，那个拿着闪闪发光的剑的家伙把我们的钱都拿了回来。
：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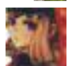
：他从泰坦尼亚来，现在又回去了。
：泰坦尼亚......他说了他的名字了么？
：他叫康奈利斯，他很强大。高兴的。
：康奈利斯王子！大吃一惊，心想：不，康奈利斯被下了兔精灵诅咒？谁会做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变身魔法书！丢失了几页。
：明威在这里么？
：自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
：泰坦尼亚，康奈利斯王子......

在泰坦尼亚王城寻找康奈利斯王子打听真相。

埃德蒙多王王室

：陛下，告诉我你的秘密!
：如果我说过，我就说过一千次了。这事情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果你继续顽固，你的国家的牺牲会越来越大。
：厄泽，你!
：这个国家的士兵都是没用的胆小鬼。
：发什么什么？思库迪？
：是瓦伦丁的公主，她正过来。
：多么大胆啊，她不就是康奈利斯王子的女朋友么？陛下？
：她和明威都是瓦伦丁皇家后裔，但她们也是奥丁的野种。
：真是阿，一个被诅咒的血统。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女孩，奥丁就毁了。
：小心她的锁链。我们把她带到贝利亚那里去。
：如果她面对龙，她一定会受伤。
：不要紧，只要她能活着。她来了，作你应该做的吧。消失。
对埃德蒙多王：闭上你的嘴，如果你敢说什么的话，你知道后果。
埃德蒙多王，丧气的。
走上来，跪拜：我是瓦伦丁王的孙女，莱薇特，泰坦尼亚王，请原谅我的鲁莽。

：你来做什么？

：据我所知，康奈利斯王子在泰坦尼亚但是被诅咒了，请允许我见见他，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在泰坦尼亚走漏秘密是犯罪的，但王不是没有心的人，我们没能保密在康奈利斯王子身上发生的事情。然而，据说真爱可以做到其他方法做不到的事情。王会仁慈的满足你这个小愿望。走到莱薇特面前，：请允许我护送你到王子那里去，跟我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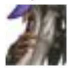
莱薇特跟着厄泽走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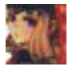
心想，得意地，：她落入了我们的陷阱。

击败法师和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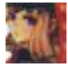
：见鬼,贝利亚，他不够卖力。

：但我们还是可以抓住她了，因为这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转身问被吊在下水道顶上的莱薇特，：感觉怎么样？瓦伦丁的公主？还是我应该称你为奥丁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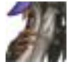
：没有锁链你就没有力量。

：一定是你把康奈利斯王子变成兔精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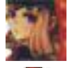
：这是你的兄弟要求的。

：明威在哪里？

：他应该假扮成了王子的样子，在调查国王的秘密，但是......

：我们应该直接用贝利亚威胁他，而不是现在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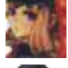
：不要这样，贝尔多，不要这么悲观。

：王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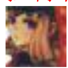
：暗黑魔法，把加隆王变成魔兽的。这是一个可以让使用者得到冥界的力量的神秘技能。

：似乎瓦伦丁王也曾经研究过。他的努力都被记载在了变身书当中。这些参考都很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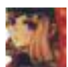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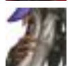
：现在，如同圣诗所说，加隆王会成为我们的向导。末世决战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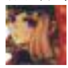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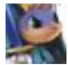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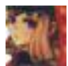
：没有人会在末世决战中幸存，整个世界会被毁灭。

掏出一个文卷：你看到我拿着的圣诗了么？这是最后一个章节，答案写在这里了。念到，：两个控制末世之战的无冕之王将会统治复苏之后的世界。

：你是在说世界会被拯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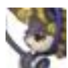
收起文卷：你还没懂么？这个史诗告诉了我们如何在世界被净化之后如何掌握控制权。

：不可能！
：思库迪你说得太多了。
：她只能活到我们决定怎么处理奥丁为止，现在，让我们把你陷入睡眠中。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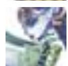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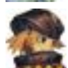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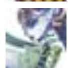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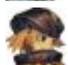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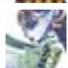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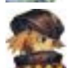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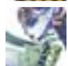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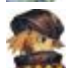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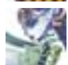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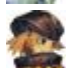
黑暗中，康奈利斯王子的声音：莱薇特公主？
：厄……
：你还好么？你没有受伤么？很好。龙死了，法师消失了，一切都正常了转身离开
：等等，你，你是康奈利斯王子，不是么？
兔子跑开。
：康奈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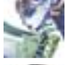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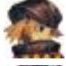



兔精灵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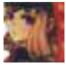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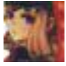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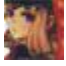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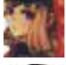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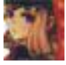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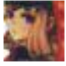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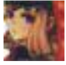
：听说康奈利斯是泰坦尼亚的王子我很惊讶，担谁在他身上施了兔精灵咒语呢？

冥界圣地

：希望您一切都好，陛下。
：那些死神到底都在干什么？让入侵者来到这个地方？
：那些蠢货是侍卫？恐怕你要习惯欢迎那些盗墓者来偷走你的珠宝了。
：你可能可以调戏我的仆人，但你的咒语不能欺骗我，魔术师。
：美丽的夜之女王，请控制您的愤怒。
：如果我能把你的血擦在我的脸上，我会更加的美丽。
：和所有的活人一样，我有一些期望，但如果你听我说，我可把您的担忧在此时此地消除。
：担忧？
：如果我能借来你的军队，我就可以把那个珠宝贼的灵魂给您带来。
：不是试图拿我当傻瓜，我不会允许这种会最终导致世界终结的行为发生。
：那么奥丁就可以继续的为所欲为，多么的不幸啊，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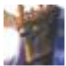
：你到底想要什么？
：让你的恐怖军团在 Erion 出现一小会儿，就说有个魔法师偷了你的眼睛，把死者叫了出来。等魔王被干掉之后，你就可以惩罚我们。
：嗯，你愿意放弃的生命来和魔王作战？
：能为您服务，我就心满意足。
：哼。
：很多死者都怀着对奥丁的恨意。我要求借用这些愤怒的灵魂。

兔精灵村附近。

：明威！
：康奈利斯还真是个让人另眼相看的男人。我开始后悔欺骗，诅咒他了。
：真的是你，你怎么可以做这么邪恶的事情。
：你不懂我的地方还很多。我逃脱了给那个老家伙服务，但我把你变成了替罪羊。当他惩罚你的时候，我躲了起来。
：我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悔过。
：但我不能保护你。
：明威......
：时机到了，好好珍惜你的日子，妹妹。
来自冥界灵魂在明威耳边闪现。
：那是什么？
：那个不直爽的女人，它看来遵守了诺言，送来军队进攻了。她相信了我的话，但如果她看到我神秘的力量，她会改变主意的。如果死神从这边来的话，我会很容易潜入的。
：我听说变身书从泰坦尼亚消失了，不，不会吧......
明威跑走，莱薇特想追，摔倒。
：明威，等等！

追上明威阻止他使用魔法力量。

魔王王座

：这场骚乱，这都是你干的？明威？

：我想你可以看穿我的伪装。

：从来没有我的士兵带着面具的。

：这是个错误，不过，我相信这一切会结束，在我是用我的王牌之前。

：王牌？

冲上来。：明威！

：莱薇特，是你。

：明威，请不要使用那个力量，求求你。

：你干吗要跟着我，让你保留那个魔晶武器真是个错误。现在是时候让你知晓一个秘密了。莱薇特，是我，是我毁了瓦伦丁。

：什么？

：那个时候，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我们的父亲，如果我不知道他的战争计划，知道他根本没有机会，我就不会让魔炉暴走。

：你......

，悲伤的：我不知道这会导致如此的毁灭，你被魔晶武器保护，逃脱了诅咒和灾难。我也逃脱了，因为，我躲在魔炉的阴影里。我亲眼看着王国变成废墟。

：而我被宽恕了，一如你所安排。

：你的口气仿佛你理解了我。为了救我的父亲，我毁灭了整个王国，你能想象么我的痛苦么？我还记得你看着我说的话。

画外音：你做的很好，叛徒，现在，魔炉是我的了。

：那时候附近有士兵，我不能叫你我的儿子。

：你不记得了，不是么？你根本不在意，你的眼睛和心里都充满了对魔炉的贪婪。

：不，这就是你把戒指交给阿珐莉娅的原因？

：我宁愿妖精拥有它然后再交给你。这一定会伤害埃瑟！

：你！

：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偿还我的罪。我应该被诅咒，我该死，如果我是唯一一个因为我母亲的诅咒而受苦的人，那就这样好了。

：停下！明威！

：但我会带着你和魔炉一起去我的坟墓的。试着用用你的魔法吧，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超过这个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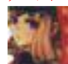
黑魔法的力量。

变身六眼魔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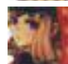
奥丁战到筋疲力尽，明威恢复人形，全身是血靠在墙角，莱薇特在他身边。

：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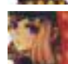
战抖着，：我的骨头，疼，变身中断了，我无法完成这个魔法，不要干扰，莱薇特，母亲希望我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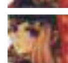
：不是的，听我说，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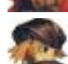
：别担心我，走，快逃走。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害怕我们的祖父会杀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发誓，发誓我们不爱我们的母亲，当着她的面。她哭了，但不是因为伤痛，对于我们选择了生存而不是在他手中死去，母亲是高兴的。她知道，她无法逃脱死亡。如果我们跟在她一边，我们也会死。

：不是这样的，我们抛弃了她，我们没有动一根手指去挽救她，所以她会在死前诅咒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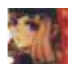
：祖父把这个藏了起来，这是她写给我们的备忘录的第二部分。递给明威，明威接过去看

：她写下了她的爱，对我们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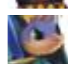
：这，这不可能是真的。哭：我，我抛弃了她。

矮人士兵上，对奥丁，：您安全了，陛下。
矮人：他们在那里，杀了他们，在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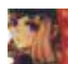
：等等，那两个是......说不出来。
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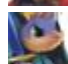
：看来这就是我俩的终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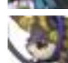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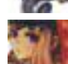
跳出来,:这边来后边是通往兔精灵村落的传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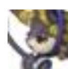
村子外

：康奈利斯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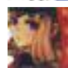
：你一定在担心明威，他走了，我们找不到他。但我肯定他还会出现的。

气喘吁吁的跑来：你们看到我的父亲了么？他受伤很重，但他跑走了。

：科瑞尔先生。
几个人四处找了找，发现他倒在地上。

：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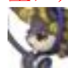
：哦，莱薇特公主，我终于得到答案了，我一定要告诉你把文书交给莱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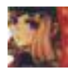
：先生，请休息

：不，这很重要，听我说，就像法师说的，史诗详细的说明了通往世界终结的道路，但这不是成为王的道路，那个道路已经被看见了，在我们国家的预言里。这条道路是必须被避免的。

：先生！

：即使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后果还是很可怕。两个人可以从世界终结中幸存下来，莱薇特公主，只有两个人会被放过......倒下。

，哭：父亲~

：科瑞尔先生。

画外音：这个文卷里有细节，请尽最大的细心，避免末世降临。也许，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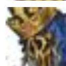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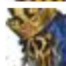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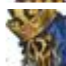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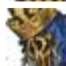


末世之章



：厄，暗黑魔咒依然在影响着我，我知道这会发生，但我的心脏被污染了。我无法承受，像一匹狼，我的饥饿吞噬着我的核心，莱薇特，即使是你在我对人肉的渴望面前也不安全，这是我的终点了。但我不能就这样腐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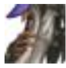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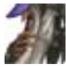
站在魔炉上：到这边来，利维坦。魔炉打开，利维坦进去。
：现在，睡吧，要梦见吞吃一切。走下魔炉，：贪婪的念头再次点燃了这个魔炉，它应该知道谁是主人，即使不通过戒指。现在，听我的声音，是时候把审判带给大地了，我就是带来毁灭的人魔炉起了变化，：吸收这个大地上所有的生命光晶。现在，消灭这个世界的空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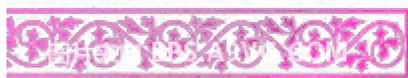
走过来：多么可怕的景象，这就是瓦伦丁王剩下的躯体么？
：明威，你还活着？你还在躲藏，懦夫。
：你又好多少？从冥界逃出来。
：太粗鲁了，难以相信。你分享着我的高贵的血统。
：哦，我们非常的相像，我们都贪图力量，
：力量？你能拥有什么力量？
：让我来给你看看暗黑魔法的力量，让泰坦尼亚再次复苏！
：不可能！
：我要把你宝贵的魔炉变成碎片！
：你要战斗到死么？
：是啊，有点悲伤，不是么？这个胆小的摧毁了自己国家的王子，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它了。变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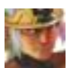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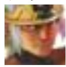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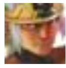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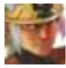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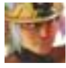
冥界，痛苦绝望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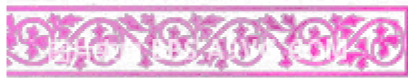
：又来了，又有人召唤出暗黑魔法的力量。停下。我的血在沸腾，但这种期望激起了我内心的小小的快乐。我的心越来越黑暗。厄，他们来了。那个女人让部下来继续拘禁我。
死神：加隆王，我们的女王，那个给你戴上脚镣的人，被送到黑暗里去了。没有人会再来干涉王您的自由了。

：那么就听从我的，守墓的人，如果你希望黑暗的力量继续下去，那么就遵从你周围的阴影，从现在起，带领死亡军团，往泰坦尼亚进发！
死神：但我们无法离开，女王封锁了道路。
：什么？
：放心，加隆王，有一条路可以逃脱。
：你是谁？
：我是你卑微的仆人，我的外表变了，但我的衷心不变。我是贝尔多贤者。您是否意识到，死神可以跨越生死的界限。作为冥界新的权力，您所要做的，就是命令他们。
转身对死神，：死神，给我带路。让我们之间的憎恨放下，进入活人的世界，我们就可以吞吃生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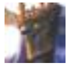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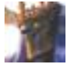

炎王圣殿

：怎么了？
仕女：大地在崩塌。
：什么？
仕女：殿下，海平面上升了，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土地陷入汪洋只是时间问题。
：预言开始了。
仕女：昂尼克斯王
仕女：殿下，我们怎么办？
：没有回头路了，我们要向内陆进军！
仕女：但是预言提到了我们的死亡，当我们遇到世界树的时候。
：不存在世界树！那故事只不过是一则寓言，我们要把森林烧光，证明那些预言都是假的。告诉所有炎之国的人，控制世界的时刻到了！




魔王王座

女武神：奥丁王，以这样的速度......
：加隆控制了冥界？我们有军队么？
女武神：我们的步兵被完全消灭了，女武神的军队......没来得及说完。
跑进来报告：大门被攻破了，敌人已经进入了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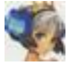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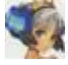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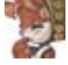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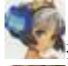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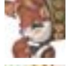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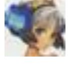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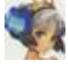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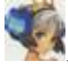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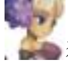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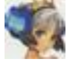
：啊，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我造贝勒就是为了这个，如果我还拥有它的话......
女武神：他们来了！我们必须保卫王！

死神兵团击败女武神。奥丁击杀了一些，但更多的涌了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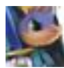
：这么安静，我再也听不见战争，我应该是唯一剩下的。任何战士遇到如此多的死神，都会心虚。在许多死神的士兵中看到格莉卓娜的幻影：等等，这是格莉卓娜，你在这一片混乱中迷失了么？我从来没有对你做过任何父亲应该做的事情，一次都没有。如果我可以为你而死，我会觉得满足。似乎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格莉卓娜，你高兴么？你如此的可爱，我的孩子。死神上前，结束了奥丁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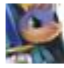



老城堡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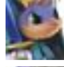
：像预言的那样，死亡取得了胜利，从阳台上，你可以看到死亡军团覆盖了山脉，延伸很远。那些恶灵很快会到达这里。
：拉格纳维尔王国一定已经......
：公主，保持冷静，我们必须从这里逃走了。我知道你一定在担心奥斯华，他出去收集情报。
：诶
：格温多琳公主，这边来，他会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米瑞斯，我很抱歉，请拿来我的枪。
：格温多琳公主......
换上战斗装扮：我要跟着奥斯华。
：不，你不能去。
：不要怕，我是女武神，如果敌人太多，我会飞走。现在，走吧。
老矮人：公主！
：如果我们要见面，让我们在雪山山顶再见。他们要来了，快！
大家进入往兔精灵村落的传送点。
正要走，看到格莉卓娜的魂魄：什么？不，格莉卓娜？你是来找我的么？
独白：击破王冠！不要忘记在史诗提到的你的责任！消失。
：格莉卓娜？
死神军团出现，格温多琳飞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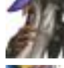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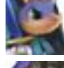
：这是六眼魔兽。和这样的东西拼命可以被认为是战斗么？两个回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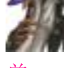
：明威，是你么？你使用了秘密魔法？回答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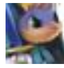
：是的。

：谁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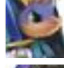
跳下来：请让我介绍自己，我是厄泽的知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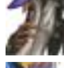
：你是他们中的一个，你说的是实话么？这真的是明威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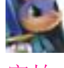
：确实是，他使用了秘密的技能，为了停止魔炉，但他知道得太少了。也有一个咒语可以控制六眼魔兽

：控制它？这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方法，我父亲就不必被迫杀死祖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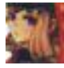
：在加隆王事件之后，你的父亲让我们研究了这个魔法。我们的工作成功了。

：我父亲？你打算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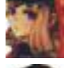
：愚蠢的问题不值得回答。如果你打算阻止我，你就会成为我忠实的仆人的牺牲品。

：明威，我能感到你，你在这件事情里是无辜的。举起剑，：我的父亲也用这把剑和魔兽战斗。我不害怕，等着，我不会让你受苦。

击败六眼魔兽。兔子倒在地上。

：康奈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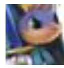
，恢复了人形：他没死，他很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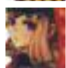
：明威，你受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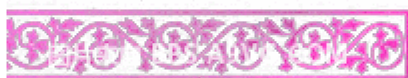
：这是报应，莱薇特，你感觉不到么？就是现在，魔炉还在吸收着这个世界的光晶。我没能摧毁它。太迟了，大地的根基已经死了，Erion 正在陷入大海，你还记得文书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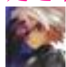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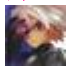
：妈妈留下的？

：也许，摧毁魔炉是错误的选择，她告诉了我们的。也许她试图告诉我们如何克服这个危险，'魔炉用最后一块石头指引方向'如果核心被翻转，里面储存的生命光晶就可以被释放。那也许能拯救我们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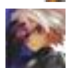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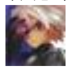
清醒过来：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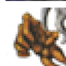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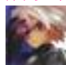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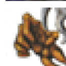
：别显得你关心我，康奈利斯，你也快要死了。但谢谢你，我可以恢复到我自己的身体。
，哭：明威。
：别担心我，妈妈在另一个世界等着我，她一定会惩罚她这个坏儿子的。这是你懦弱的兄弟的最后的要求：做到你的责任，走吧。
莱薇特抱起康奈利斯，迟疑了一下，走开。
：结束了，即使到了现在，我还在向着她的面容，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她还安全，梅塞蒂斯。我希望，我可以在最后看你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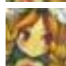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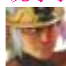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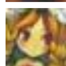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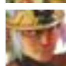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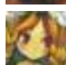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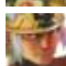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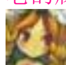

：我感到一些不好的东西。贪婪的傻瓜，你是不是通过向那个女人出卖自己的灵魂而获得了力量。就是这个死亡的力量继续在折磨着我。
：虽然女王不在了，你又是什么人物，可以带领死神？
：加隆，泰坦尼亚之王，你没有权利呼喊我。
：你这样的躯体，这一定是放弃灵魂的人的下场。
：啊，奥德特,多么可怕啊。我心里充满了恐惧，她的影子都可以让我害怕。
：我不能允许你的尸首在这世界继续溃烂。我会把你送回地狱。
：这是终点，这里就是地狱新的家。预言说，你现在是我的仆人了。预言也说我现在是不可能被击败的
：什么？
：有一个皇家的秘密。唯一能杀死我的，是一个有皇家血脉的人，和预言指出的一样。虽然你是影骑士，像你这样的普通战士，永远也不能杀死我。

击败加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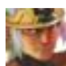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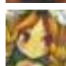
：怎么了？我的心在哭喊，为什么是你，只有泰坦尼亚的......啊，谁是你的父亲？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
韩德尔的声音唤起回忆：别忘记了那个......
：但一只龙曾经跟我说过，我父亲名叫埃德加。
：埃德加!我曾经希望他会从他兄弟埃德蒙多手里抢走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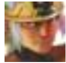
：泰坦尼亚的王权？
：但他选择了拒绝我，和那个女人结婚。他怀着对我的怨恨离开，我知道他有一天会来取我的性命。所以我秘密的杀死了他。
：啊！
：嗯，埃德加的儿子逃脱了。那这就是必然的了，杀我的人会是皇家血脉。命运再一次的玩弄了我。
消失。
：埃德加，他让我逃走，去妖精王国，所以我并不是被绑架的，而是被发现的？就像梅尔文所说，我只是一个工具。但当他第一次发现我，养育我的时候，那里一定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泰坦尼亚要沉没了，这个王国要死了。




梅塞蒂斯杀死了一个冲上来的炎族士兵。
：森林，在燃烧。还有人么？我的国家还有人余下么？
：啊看到明威，跑过去，丢下弓，扑到在他身边：不，不可能，明威，是你么？哭：你这个骗子，你说了我们还会再见面。
走过来：啊，女王，你在这里，你的森林都变成灰烬了。
：昂尼克斯！
：这世界在燃烧。
：别这么自以为是。如果这个世界如果预言所说的那样完结的话，你也不能从中幸免。
：预言？大笑：确实都是在按照那首诗进展，但那个所谓的要来阻止我的世界树在哪里？那东西不存在。看看这个被烤焦的土地吧。我不知道你的预言说的是哪一棵树，但它明显并不存在于这里。那都是些衰老的腐朽的学者的胡言乱语，他们的话错了。火焰笼罩了世界，就和起初世界开头的时候一样。
：就算国家被摧毁了，我的母亲也从没有放弃，我不会停止射击我的弓箭，我会像一个女王一样行事，直到最后。
昂尼克斯变身野兽。

击败昂尼克斯

：不可能，预言里不是这么说的。炎王，要死了？
也受了伤，趴在地上咳嗽：妈妈，对不起，你的王国，被毁灭了。我终究，还是没什么用。我不能像你一样。流泪，挣扎着伤痛，开始祷告，：哦，最亲爱的大地，请把我带走。这个生命现在就要回归与您。上天，我向你交还我的姓名，我是梅塞蒂斯，我的真名叫，Yggdrasil。消散。

：那个名字……不可能。yggdrasil--世界树。火焰被世界树所阻拦。所以，你就是预言中一部分，梅塞蒂斯。我太愚笨了，没有预见到这样的事情。但，小女王，预言还是不那么正确，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并无……一人可以生还……化为黑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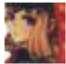



莱薇特跑到魔炉边上，瓦伦丁王站在魔炉上，继续收集着这个世界的光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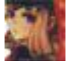
：闪耀的光柱从天上完全的粉碎了这片土地，深渊把一切吞噬。

跳上去：爷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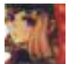
：怎么？是你，莱薇特。就连你也在这最后的时刻来向世界说再见了，命运也不能中断这个血统。

：爷爷，请停下吧。妈妈不会希望这些的。[/color]

攻击莱薇特：你是我亲爱的女儿背叛的产物，你恰恰就是我落到地狱里的原因！你懂么？

：那就把我的生命取走，拿走我的生命就好，为什么要惩罚整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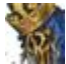
：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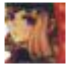
：爷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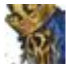
：你要我也掐断你的脖子，让那个恐怖的体验来一次么？你太像她了。别看着我，我已经够疯狂的了。别担心，我会把所有的人和我一起带走。带到世界的终点。

击破魔炉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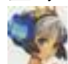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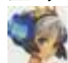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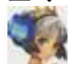
：熔炉的核心还在，但系统损坏了，他不能再移动或者发射光束，莱薇特，你还什么计划？
莱薇特趴在地上喘气。

：魔炉是我的，别的人都不能控制它。如果有人尝试，他们会深深的后悔。因为我在魔炉上施加的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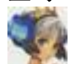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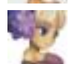
无力的：什么？

：晕过去了？嗯？我不能原谅你的插手，你……想下手，又无法下手，：为什么你在这里，用她的身躯，太可悲了，我空洞的眼窝甚至不能流出泪水。走到魔炉上，：太糟糕了，莱薇特，我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和我自己一样，你的继承只不过是前任荣耀的躯壳。现在，出来吧，利维坦，你觉醒的时候就是现在，出来吧！长成的利维坦冲出魔炉。




格温多琳和利维坦飞在一起：这就是当初那条小龙？这个长度足以包围整个大陆。
蓝鸟：大蛇之王......
：我姐姐曾经跟我提起过利维坦。
蓝鸟：预言和星星一样不可扭转。
：这不可能，仿佛要用一桶水来熄灭一座火山。太难了。
利维坦张着大嘴，喷射光束摧毁世界。
格温多琳落在利维坦的身体上，蓝鸟：大地就像一块方糖那样在碎裂，溶解。
：啊，雪山也崩塌了。米瑞斯，布罗姆，对不起。
蓝鸟：利维坦会吞叱这个世界，包括你最后的宝贝。
：奥斯华......
蓝鸟：不要忘了，砍下王冠。
：王冠，姐姐说的。
蓝鸟：细心看......
：王冠卡在它的角上，那就是了......

斩断龙角

利维坦落下去，蓝色的羽毛飘散，格温多琳也落下去。
：我的翅膀坏了，我不能飞了，我不能。
蓝鸟：闪电般的一击，整个历史上，没有向你这么勇敢的人，对于一个女武神，这是伟大的荣耀。我看着你长大......
：鸟儿，我一直以为你是我自己，你听上去像是我的姐姐......
蓝鸟：我就是你，我们血脉相连，我分担我的妹妹的痛苦声音变成格莉卓娜的，变成格莉卓娜的幻影。
：格莉卓娜！
：这一切都和史诗相吻合，我为你十分骄傲，我可以放心得走了，格温多琳，再见，我们会在世界的尽头相遇。
：格莉卓娜，那个时刻不会远了。在我死去之前，我希望我可以点亮天空，告诉他我的感受，我最亲爱的奥斯华......




阁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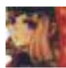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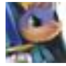
艾丽丝，合上书：整个世界怎么会就这样消失了，这只是一个故事，哦，但爷爷非常喜欢这些书，对吗？苏格拉底（黑猫）？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死了，这很悲伤。放下书，擦擦眼泪。：等等，这是那些兔精灵提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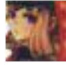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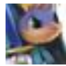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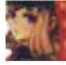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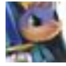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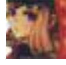
硬币之一，你知道么，从图案上看，这是瓦伦丁的符号。把封面上的硬币拔了出来。
：兔精灵，亲爱的兔精灵啊，让我把这些硬币给你，谢谢你的故事。现在，你就可以成为人类了，对么？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失望的，：好像真的会发生一样黑猫喵喵的叫。：怎么了小猫咪，我就是想那么说说而已，我把书的装饰物弄坏了，我会让爸爸弄好的。
妈妈的声音传来：艾丽丝，你又在阁楼里了么？下来吧，蛋糕做好了。
艾丽丝：哇哦，蛋糕，我来了，妈妈~对黑猫，：苏格拉底，你来么？猫没有反应，：好吧，随便你。
艾丽丝：妈妈，你猜我在爷爷的书架上找到了什么......
黑猫看看四下无人，走开。
壁炉边出现传送点，康奈利斯进来，拿走硬币，莱薇特也变成了兔精灵，又带拿来一本书。



奥斯华接住格温多琳，落到地上。

：很好，你还活着，当我看到你在下落的时候，第一次的，我祈祷我能救你，身体不行了，：厄，我想我经不起这样的行动了，大地震动，：是那个魔炉，它还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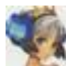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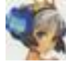
：康奈利斯!
爬起来：我没事，那魔炉怎么样？
：我停止了它，但没有破坏核心。它从这个世界吸收的全部光晶都被用掉了。这样一来，明威所说的拯救，就......

抱着格温多琳蹒跚的走过来：朋友，还是敌人？倒在他们面前。
：啊？格温多琳。过去看：她还活着，他们都还活着。
格温多琳手上的戒指闪光。
：啊？这个戒指，是 Titrel，为何在她手上?拿过来：这是命运么？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戒指回到这里。抬头看看魔炉：但是，炉子已经没有力量了。思考：啊，科瑞尔先生，我终于懂了，还有一些力量，水晶就在这里，在我们的魔晶武器上，这个刀刃就是水晶的，如果我把它们变回生命光晶，它们就可以驱动魔炉。
：不要，莱薇特，如果你用了魔炉，你会被诅咒。
：康奈利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一步，回头看看奥斯华和格温多琳，：他们就是史诗中提到的无冕之王，他们会是人类全部的祖先，而这双带着戒指的手，就应该是预言里的救世主。
：莱薇特......
：大地在崩溃，我们要快点了。

站在魔炉上：我必须把魔法流逆转。魔晶武器，献出你们自己，释放出生命之源。四件武器（弓不在）化作光辉飘散，：把世界的灵魂还给世界，我在这里要求 Erion 的复苏。让生命的种子滔滔不绝。遵守戒指的意志。魔炉，你不再是被人们憎恨的东西，此刻却是万物之母，充满了希望。

魔炉复苏，释放出生命光晶。
莱薇特中了诅咒变成兔精灵。

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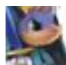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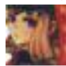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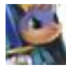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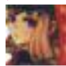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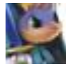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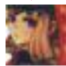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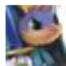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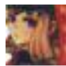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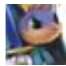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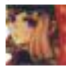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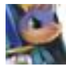
：我们看过的所有地方，这片土地都被毁灭了。这比冥界还要糟糕。
：我么是仅有的幸存者么？
：我不清楚，但，我们能从这一切幸存下来，是个奇迹，也许......
：厄......流泪。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吧。

：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是否会有一个地方能接受我们？在我们如此深深的伤害了这个世界之后？
：格温多琳，等等，好像发生着......什么事情，格温多琳！
两人走到高高的悬崖边。
绿色铺盖着整个大地，向四处蔓延。
：似乎新的世界诞生了，格温多琳，我们在见证一个奇迹。两人的脚下，新的植物在发芽。：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须保持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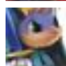
高大的世界树下，埋藏着属于梅塞蒂斯的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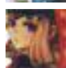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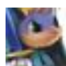

洞窟

：我们终于收集了所有的硬币，我爷爷制造的所有硬币都在这里了。
：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试验一下了，望天，祈祷，：魔法硬币，在经过了千年的苦难之后。如果你们都在这里，请回答我的召唤。
王：聪明的人啊，是否需要我用歌唱来赞美你们，是谁把这所有我的王国的硬币收集到一起？
：啊，这个面容，这是我的爷爷还是一个和蔼的人的时候的样子，是我，你的孙女，莱薇特！
：他听不见你，这只是从过去而来的一个影像。
王：谁收集了这么多的财富，并不重要，这样高尚的成就，值得一个我的伟大力量赐予的伟大祝福，听我的声音，高兴起来。我会达成你任何的愿望，但只有一个愿望，务必仔细思考。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当然，我希望打破我们身上的诅咒。
：等等，莱薇特，你真的要这个愿望么？我们这些被诅咒成兔精灵的人，可以永远的活下去，在无尽的虚空中，用这样的身体。我们可以永远的活下去，相爱，就用我们现在的样子。
：我们的灵魂会继续，即使在我们的肉体消失之后。这个诅咒是永恒的，我们的灵魂永远不能回归大地。
：但如果我们变成了人，我们会在百年之前就死掉了。
：康奈利斯，与其活着但永远被诅咒，我相信能过自然的生活，融入其他的人群中，会更加的高贵。
：是的，我同意，数千年来，我们看尽了其他人的生活，即使在繁荣的年代，我们也不能说人们是高兴的。
：世界充满了痛苦，和末世支前一样，但太阳总是会升起，总有道路可以走。
：是的，世界没有被毁灭，而且......

：奥斯华和格温多琳的后代延续至今，他们的灵魂永存，在这片他们拯救的土地上。

：瓦伦丁的血脉也应该被传承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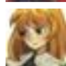
：康奈利斯… 两人点头同意。

：瓦伦丁之王，我们决定了，听着你的硬币的持有者的声音，打破这个诅咒，让我们恢复人形。

王：欢庆吧，跟随而来的，你可能害怕你的力量会丢失，但那力量还会继续存在。听着我的声音，那些一起奋斗过的人们，你们的努力比任何的魔法都要强大，尽情享受你的新生活吧。

硬币和王消失，兔子变回人，康奈利斯抱着莱薇特。

：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我永远不会让你离开，我们的生命会一起延续。

fin



GBA《名侦探柯南》小说

最爱 lenneth

A9VG 回顾组最爱 lenneth 原创,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前言：

"不在场证明——暗号；作案手法——教义。一个充满神秘的黑暗组织，今天围绕谜题卡片发生了一系列对侦探的考验事件，连少年侦探团也遭到了莫名的考验！唯一看透真相的是一个外表看似小孩，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名侦探——柯南！"

正文：

在黑暗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实施计划。。。'斯芬克斯的。。。复活'。"话音刚落那个人便打开了桌上的台灯，只见书桌上到处散落着纸制的卡片和人物照片。

"从此时此刻起。。。斯芬克斯再度复活！呵呵哈～哈！"

这几天学校正好放假，柯南变得很清闲，没什么事可做～正在一个人发呆时，电话铃响了。原来是阿笠博士打来让新一去一趟米花町防灾中心，说是有急事。"真是的，大概是博士又不知发明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反正正好闲来无事，柯南在叨唠了一句后就起程前往了防灾中心。

在防灾中心

"噢，正等着你呢，新一"博士见柯南来了，急忙起身上前打了个招呼。

"博士，叫我来。。。有什么事吗？"柯南倒也不罗嗦，开门见山地问道。

"那个，其实是。。。我的研究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了。"博士平静地答道。

"啊？"博士这么一说这反倒让柯南吃了一惊。'博士的发明居然会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即使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也没可能发生的事啊～'柯南暗暗地想道。

博士似乎并没有察觉出柯南的神色有一丝异样，继续说道："是关于街道的灾害防范对策，我开发的，也许是最好的安全防护系统。今天有个测试，我想让新一你来看看我的开发成果。"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只要不是次品就很庆幸了，博士。"柯南叹了口气答道。

"喂喂，就算是敷衍我也好啊，说两句好话又不会少两块肉吧。。。真是不给面子。"博士在听到柯南这么说后显然有些沮丧。

"哈哈哈。。。对了。。。博士，叫我来就为了这事？"这调侃了一下博士后，柯南的心情好了不少～但根据他对博士的了解，显然阿笠对他还有所隐瞒。

"到底是新一啊！其实还有一件事，这里有一个包裹放在邻居你家的，但是那里没有人住，所以就寄放在我这儿。"

"恩，那么，那个包裹呢？"柯南显然也对这个包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竟对于一个长期失踪的人来说，谁会寄东西给他呢？

"放心吧，我开发的安全防护系统好好地帮你保管着。"博士此刻显得非常得意，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发明很有信心。

但不料话音刚落，警报声便突然响起："安全防护系统发生异常情况。"

"不会吧～"阿笠博士慌忙返回座位查看电脑，企图从中找出发生故障的原因。看得出他的神色很尷尬。。。前面的豪言壮语现在都仿佛成了笑话。

"拜托，我就知道会这样。。。"斗大的一滴汗珠从柯南的脸颊上滑落，在他看来阿笠博

士还是以前一样，做出的东西总是令人提心吊胆的＝＝|

随着警报声逐渐响彻整个防灾中心，引来了一名正在留守的公司职员。

"阿笠博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全防护系统全部失控了。请快点让它停止！"

"全部失控！"阿笠博士惊讶地喊道，显然目前的局势超出了他的想象。在慌忙查阅了一下电脑后，阿笠博士认为可能是中央控制装置出了问题。需要直接前往将它关闭。

"原来是这样～那么就快点将它关闭吧，我的事可以先放放。"在得知了系统发生故障的原因后，柯南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通情达理。可是情况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博士在起身时不慎扭到了腰，痛得哇哇直叫——而且防护系统的也在此刻再度提升了戒备级别～形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了！

"不，不好了。我去叫人帮忙！"防灾中心的职员见状不妙后立即跑出门外寻求支援。只听'砰'地一声，大门随即被铁闸结结实实的封死了。安全防护系统果然不一般>_<

"喂，博士～那个中央控制装置在哪儿？"在眼看无法脱离后，柯南决定自己亲自去解决问题。

"那要快啊，新一。要不然那个包裹也有可能被破坏啊！"博士似乎猛然想到了还有这件事。

"！！里面有我的包裹！？博士，你。。。"

"好了，好了。快点去吧～"

在突破层层阻碍后，柯南终于成功关闭了系统防护装置，并在一只机器狗的背后取回了阿笠博士所说的包裹。

"这是？我的包裹。。。工藤新一收。。。这的确是我的包裹，但是是谁寄给我的呢？"柯南仔细端详着这个包裹，心里不断地在揣摩'是父亲和母亲大人？。。。不会！他们决不会这么做～这不等于向外界透露我还生存着吗？。。。那还会是谁？'一个接一个的人物从柯南的脑中闪过～'难道是黑衣组织！？'正在努力思考着的柯南此时突然发现了包裹背面的一行小字"斯芬克斯"！

"斯芬克斯？难道是。。。那个斯芬克斯组织？"柯南的思绪又被拉回到一年前，'记得那时有一个盗贼组织在所有案件在还没解决的情况下就消声灭迹了。好像就是这个叫斯芬克斯的～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

回到防灾中心门口，阿笠博士已经在那等候多时了。

"噢，新一！真是麻烦你了！"

"恩，对了。博士你的腰没事吧？"柯南毕竟是个关心他人的好孩子，仍惦记着鄙视前面受的伤。

"噢，前面休息一下好多了。"阿笠博士小声地回应了一下。"

"反正回去有灰原来帮你按摩吧！"柯南见博士没什么大碍后再度调侃起他来了。

新一的那张嘴有多厉害，博士不是不知道。所以他立马转移了话题："哈哈哈。。。我的事就先说到这。。。你的包裹好像没什么事，那么里面是什么东西？"

"恩。。。"柯南抬头想了想，答道："邀请函和两张票？"

"上面写什么？"

"唔，什么呢。。。'阁下在侦探界在下早有耳闻。恕我卤莽，侦探主题公园的邀请函以及两张票还望您笑纳'［２７　１０　６６　１２　１６　４６　１９　２　６０　１３］恭候大驾。。。斯芬克斯。"

"侦探主题公园的邀请函？还有这数字是什么意思。。。？"显然，出于侦探的习惯。柯南已经开始了他的思考。

"新闻上也出现过的那个？"阿笠博士应和道，要知道在信息收集方面，他可是个高手！

此时，包裹里的谜之卡片引起了柯南的注意，"恩？这是什么？还装了 4 张奇怪的卡片。。。"

"噢，你拿着的可是令人怀念的东西啊　。"博士凑过头来看了看，说道。

"令人怀念？"

"是啊，这是新一你还没出生前的事情，这是很久以前，风靡一时的谜题卡片。"
"谜题卡片？对了？这么说。。。"博士的一番话仿佛又让柯南想到了什么。。。
［元太："又不是 3 号啊。"
光彦："没办法啦，一位数的卡绝版了。"
步美："真想快点收集到１００张卡片啊。"
光彦："啊！不是有１０１张卡片嘛？"
步美："对！"
元太："这，难道真有吗？"
步美："只要把１００张卡片上的问题全部解开就可以得到了。"
光彦："单单收集这些谜题卡片就已经够呛了。。。还要把所有问题解开，不是更麻烦。。。"］
"对了，我想起来了，光彦和步美他们也在收集。那就不单单只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了！"柯南此刻显得很兴奋。
"最近又开始发售了，和以前不同的就是这次上面有了号码。"博士插了一句。
"恩。。。"
见柯南若有所思，博士继续说道："对了，记得好像。。。一个叫斯芬克斯的盗窃组织总要在案发现场留下谜题卡片。于是，孩子们就模仿他们买来卡片玩怪盗之类的游戏，的确是风靡一时。"
"斯芬克斯！？"阿笠博士的话顿时让柯南惊出了一身冷汗。
"怎么了，新一？"博士不解道。
"在这个包裹的背面。。。有斯芬克斯的字样。。。"
"什么！？"看来折回又轮到博士大吃一惊啦，"也就是说，寄给你的人是斯芬克斯组织。。。可是，斯芬克斯组织在２０年前就应该消声灭迹了。。。"
"恩，正好２０年的话，今天早上刚好过了刑事追诉期。"此时柯南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冷静。
"唔。。。对了，那时的报纸上说组织内部出现了纠纷，还报道了斯芬克斯组织由于内部矛盾而消灭。"博士现在能做的估计就只有将自己所知道的通通告诉新一。
"唔。"
"即便如此。。。为什么要寄包裹给你？"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柯南在听了后仍然低头沉思。是啊，为什么一个盗贼组织会平白无故去给侦探寄邀请函呢？
正在两人为此事苦思冥想之时，那个前去求援的职工回来了。
"没事吧？"
"没事～新一。。。啊，不！这位柯南小弟弟帮我停止了系统。。。"博士本以为这件事可以就此作罢，但没想到那位职员的下一句话让他差点为此丢了饭碗。。。
"你说什么！？这个系统。。。小孩子也能够解除的吗！？"那位职员显然有些惊讶和气愤
"这，这。。。啊！对了！这只是演习，演习！稍微感到有点意外吧。"博士的随机应变能力倒也不差。
"啊？"
见对方有点纳闷，博士接着说道："这个小学生是来做测试演习的。。。就是这么回事！哈哈哈哈。。。"
'好冷啊～'柯南在一旁听得真哆嗦（笑～）

第一章完

故事拉回到最初的那个场景，那张书桌前。
"给那些名侦探发邀请函了吗？"那个迷之声再度响起。

“发了，这么说，正依照计划。。。”随后又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附和道。
“呵呵呵，就让我来试试你们，直到我爽。”汗。。。看来那名男子对于侦探这个职业的怨念非比寻常。
“。。。。。。”

在侦探主题公园门口
小兰一家人也来此游玩了。“是这儿，给爸爸邀请函的侦探主题公园。”
‘和我收到的邀请函是一样的啊～’看着小兰手里的门票和请柬，柯南心里又产生了一丝疑问。
“今天是开幕前的活动。因此，可以好好地玩了！”小兰依然是一脸灿烂的笑容，看得出她对今天的活动期盼已久了。
正在她们准备入场时，突然一只电子猴跑了过来，“带上谜题卡片了吗？唧～唧～？”
可爱的东西对女孩子来说可是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小兰自然也不例外。此刻她的注意力已完全被它吸引了过去，“这是什么？好可爱！！”
‘猴型机器人’柯南暗暗地想道
这时，一名接待员也闻讯赶了过来，说道：“这位小姐，今天的侦探主题公园，只让持有邀请函的人入场。。。”
“要邀请函啊！？邀请函的话带来了。。。”说完小兰就从包里掏出了前面给柯南看的请柬交给了接待员。
“哎。。。真的啊。。。真是抱歉，请入场。”接待员显然没有料到他们会持有邀请函，有点吃惊，随后她把众人带到了一扇涂漆得像谜题卡片的大门前。
“之前送上的谜题卡片就是钥匙，用这个卡片在这个谜题锁上一划。。。”
只听“喀嚓”一声，接待员已为柯南一行打开了大门。
“那么，请在侦探主题公园里尽情地享受快乐的时光吧。”说完那位招待员小姐便转身离开了他们。
刚步入会场，小兰就被眼前的气氛所深深地感染。“哇～除了我们以外被邀请的人也有好多呢。”
柯南才不会留意这个呢～在他看来斯芬克斯会邀请哪些人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重点。
“欢迎光临，各位侦探，我是这间主题公园的所有者——门城张治，今天招待各位，不为别的～只是想让各位优秀的侦探们体验这里的娱乐设施。这样子侦探公园。。。才算是真真正正地完成了。邀请函，是我们发出的挑战。”随着一名绿衣男子登场发表演讲，所有的疑问都基本解开了。或许“斯芬克斯”只是他们用来宣传的一个幌子。
“接下来，介绍今天大驾光临的特别嘉宾——人称沉睡的小五郎的毛利小五郎先生！！”（好拗口>_<）在门城先生的召唤下，一个熟悉的身影上台了。
“爸爸！？”小兰惊讶地看着台上的小五郎，显得不知所措。
“啊。。。啊。。。咳咳，我，就是那个天下闻名的名侦探。。。毛利小五郎！（大叔果然够自信＝＝）这里的娱乐设施据说。。。能使身为侦探的各位都或多或少产生疑惑，这听起来的确相当有意思。不过，我出马的话，这就是骗小孩的玩意了。哇哈哈哈哈！”台上的小五郎意气风发，在台下的小兰却觉得很丢脸。。。这个大叔～哎。。。
之后柯南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在穿过了一间又一间带有谜题的房间后，柯南和小兰终于来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虽然有些困难，但真的很有趣呢。”小兰感叹道。
“恩，确实。”柯南再度扮出天真的模样。对于扮小孩，我想没人比他更有心得了吧^_^
“明明说的是‘针对侦探的较量’但事实上却是。。。唉，骗小孩子的玩意。”
“白痴，人家不过叫你关西的名侦探，你就洋洋得意了。”
“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洋洋得意了！！”
此时，他俩的背后传来了一对熟悉的声音。小兰扭头一看，这不是服部跟和叶嘛～没想到连他们也来了。

和叶看到小兰自然也十分高兴，于是连忙上前打了个招呼，"啊，小兰！？好久不见呢～"

服部也见机将柯南带到了一旁。

"怎么啦，服部？"柯南见他神秘兮兮的样子，不由地问道。

"虽然不太清楚，有个叫斯芬克斯的送来了邀请函，和叶看到了就缠着我～带她来～难得到东京一趟，本来想要找你的。。。可是你那的电话根本打不通，只有电话答录机！"

"喂喂。。。谁都会偶尔不在家吧？再说，那个邀请函也送到我那儿去了。"柯南急忙解释道。

"恩，不过这早就可以猜到了。"

'既然知道了还找我干嘛～'柯南觉得他的举动相当可笑。

服部似乎也看出了柯南的意思，继而说出了他的疑惑。"可是呢。。。刚才，在这的ＸＸ人ＯＯ人。。。今天被找来的全都是侦探。"

这点倒和柯南不谋而合，正当他们准备继续交换看法时，一名公园的工作人员从屋外走了进来。招呼大家必须分开，以单独的一个人作为行动单位进行余下的活动。小兰听了后很是为柯南担心，随即询问了那位职员："请问，这个小孩还是小学生，一起走应该可以吧？"

"哈哈哈～别担心"不料服部听了后反而笑了起来，"这小子有我带着！"

"是嘛，那么你也认为可以嘛？"在征求了一下柯南的意见后，小兰最终同意了他与服部同行。

待其他人走远后，他俩又继续攀谈了起来。

"反正，斯芬克斯也好，谜题卡片也好。。。此后谜题都会解开吧？这个主题公园。"服部很是得意，在他眼里或许没有他和柯南破解不了的案子。

"谜题卡片的宣传也是。。。集合了侦探到底打算作什么呢？"柯南并没有理会平次，又开始了他的推理。

"不用谜题卡片就打不开的谜题锁。。。恩，这也是如此吧？"在两个人反复思考中，服部突然注意到了眼前的一道奇怪的大门。

"这是，与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有很大的差异。。。什么讯息。。。"柯南跑上前去，在大门的门锁上发现了一行小字："解开谜题卡片的谜，把门打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正当两人又一次陷入沉思时，在大门的另一面传来了和叶跟小兰的两声尖叫。

"。。。她们，在这个设施里也太吵了吧。"服部和柯南一脸的无奈。

不过小兰跟和叶终究是他俩最重要的人，总不能放下不管。在经过了一阵犹豫后，平次打算独自去帮助她们。结果。。。我们可怜的柯南小弟弟又只能孤零零地一人行动了>_<

在解决了所有谜题后，柯南来到了一间很宽敞的房间。毛利小五郎也在那坐着～

"喔，柯南！你也来了，哦。。。啊？小兰怎么了？"大叔果然不出所料，又喝了很多酒，以至于柯南在很远处就能闻到他那一身的酒气。。。

"什么？还没有来？"经毛利这么一说，柯南才猛然发现原来小兰一行并没有抵达这。这回他可急了～要知道小兰她们可是比他先行出发的。

"看来，我要出去找一下才行！"柯南此刻可谓是懊恼不已，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跟着小兰一起走，要是她真有什么不测的话～恐怕柯南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正当柯南准备离开时，他们背后的门开了。原来是和叶跟小兰也到达了这里。

"这里的设施，还真是讲究呢。"

"的确是，不是普普通通的游乐设施。。。"

看得出她俩仍沉浸在前面活动的喜悦之中。柯南也顿时送了口气～

"小妞们，没用的话就省省吧，你们看不见我的手枪吗？"这时一个神秘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那，那是！！"柯南见状显得非常紧张。但是和叶她们似乎并不以为然，还在谈笑风声，"手枪看起来像真的。"

'不是。。。像是，那根本就是真的。。。要是模型枪的话，枪口会堵起来的，而空气枪的枪口更小'柯南由于曾经跟父亲学过开枪，所以对于枪械来说他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好了，给历经万难来到这里的侦探最后的问题，用侦探全部的知识。。。将着问题解开让我瞧瞧，弄错的话～小姐们的性命就。。。嘿嘿嘿！没人敢保证安全了！〞面具男得意地笑了起来，随后拿出了一张谜题卡片。

〝什么？游戏还在继续吗？搞什么！有够麻烦的。〞毛利小五郎似乎仍然没有一丝清醒的迹象。

柯南在旁边一看，急了～这可关系到小兰她们的性命啊！于是对着大叔大声吼道：〝叔叔！那把手枪，是真枪喔！！〞

〝吵死了！！你给我闭嘴！说些什么。。。根本就听不懂。〞毛利依然不为所动。。。

〝那么跟小姐们告别吧。。。〞

〝知～道啦！无聊的把戏都叫你们别演了。。。可是，这个。。。真是搞不懂。〞

看到这样的状况后，柯南不得已再次射出了麻醉针。

卡片的谜题出奇得简单：〝１年爬２０阶然后下降１０阶，以此方法爬到一个１００阶的金字塔顶端需要几年？〞

〝答案是９年！〞柯南不假思索地答道。

〝了不起的解答！〞面具男肯定没想到自己的谜题会被人这么快地破解～惊叫了起来。

〝那么，请放了我女儿她们。〞柯南继续用毛利的声音说道。

〝。。。。。。〞

正当面具男犹豫之时，平次忽然从旁边的一扇门冲了进来，直扑他而去～〝你不要太过分了！！〞或许是由于事出突然～面具男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这样被服部制服了>_<

〝什么嘛，这么简单地就被解决掉了。。。〞平次似乎还觉得很不过瘾。

只听〝砰～！砰～！〞两声，天花板上的彩球顿时分成了两半，无数的纸片从天而降。。。一旁的两名侍女也从台阶的两侧走了上来，〝恭喜～恭喜～！〞

〝什，什么啊，这是。。。〞平次感到非常不解。而毛利小五郎也适时地在此刻苏醒了过来，汗。。。

〝喂，服部！〞柯南跑到平次的面前询问道。

〝什么？〞

〝刚才那个男人。。。不知跑哪里去了？〞

〝恩，利用骚乱顺利地逃跑了，你也注意到了吧？那把手枪可是货真价实的。。。〞

看来服部也注意到了这个非比寻常的情况，〝是的。。。〞柯南答道。

〝那家伙，是何方神圣？〞看来事情还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

〝这里真的只是主题公园吗？不。。。没道理这样的，记在邀请函上谜一般的暗号。。。还有消失的手枪。。。是谁为了什么目的来考验侦探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第二章完

场景切换回幕后黑手那。

〝谜题卡片。。。好像变成相当有趣的事件了。〞影之男缓缓地说道。

〝可是。。。没问题吧？〞他身旁的女人显得有些担心，大概是由于柯南他们的表现有点超出了她的想象。

〝什么，我们这边掌握这秘密呢，干得不错吧。〞影之男并不以为然，反问道。

〝虽然我们的作战计划没有失误。。。可是给他的计划不太可行。。。〞影之女依然十分担心，看得出他们与那个面具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知道吗？〞

〝！？〞

〝那家伙的计划是成是败都没有关系，事件与侦探。。。只要能够准备这样的组合就可以了。。。〞影之男解释道。

〝的确。。。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可是这次的目的，真的有必要试试他们吗？〞对于

自己身边这个男人的计划，影之女似乎觉得有些多余。
"当然有必要，如果是优秀的侦探当然最好。。。不是的话也无妨，只不过多加一个人卷进这个事件而已，这个计划优秀的侦探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也要靠着些谣传吧。"听了她的话后，影之男冷冷地答道，显然他对自己精心策划的整个计划有着绝对的自信。
"我明白了。跟目标 1 一起标记起来。"

在毛利侦探事务所
"爸爸！！今天 1 点，委托调查外遇的顾客会上门，要好好地招待喔。"
"吵死了！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大人居然被自己的女儿关照，毛利似乎显得相当气愤和不耐烦。
"那么，我要出去了！"小兰说完转身便要出门。
"等等，小兰姐姐，你要去哪儿？"柯南满脸疑惑地问道。
"嘿嘿，好地方喔。柯南。"自从上次去主题公园后好久都没见小兰如此快乐了～
"什么好地方啊！"毛利在一旁不屑地说道，"。。。在中华街有空手道与中国武术的练习比赛。"
"啊～"
"今天就只有一个案子哦，哪是名侦探的工作嘛。"小兰适时地开起父亲的玩笑来。
看见毛利有点不是很高兴了，小兰也及时打住，"好了啦～不开玩笑了，要好好地工作喔，那么我出门去了。"
"吵死了，快点给我走吧！"
"路上小心，小兰姐姐～"
"恩，再见。"
在送别小兰后，柯南也开始盘算起今日的行程。
"今天只有外遇调查吗。。。这样的话，我也去踢足球好了。"
"啊，柯南！"园子突然从楼下出现叫住了柯南，看得出她有点着急。
"咦？。。。怎么了？园子姐姐？"
"恩，小兰。。。在吗？'园子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小兰姐姐刚刚出门了。"
"唉～呀，今天真是不走运。"
"怎么了？"
"就算跟你说了也没用。。。"园子似乎根本没把柯南放在眼里，不过随后她转而一想，对柯南说道："给我听着！阿真真是的。。。拒绝了我的邀请，前往中华街参加空手道的练习！反正都要去中华街就一起去吧，我都这么说了。。。他说是要去练习又不是要去玩。。。不用那样的方式说话也可以吧！真是的！！"
'哈哈哈哈哈。。。'柯南一听乐了，但总又不能不理睬她，"园子姐姐去中华街也有事吗？"
"是啊，一位叫王先生的点头之交送来了邀请函。。。对了。。。那是奇怪的邀请函呢，里头还有谜题卡片放在一块儿呢。。。"园子叹了口气继续说道："王先生真是的。。。难道把我当小孩子了？卡片就给你吧，我不想要～你喜欢这类东西吧？"
柯南上前接过谜题卡片一看"１３　３９　４６　５４"上面也标了一排数字"。。。。。。"难不成，柯南敏锐地感觉到此事有些蹊跷。
"啊，本打算如果阿真不能去就来邀请小兰的，真是白跑一趟。"园子又发起牢骚来了。
"说起来。。。小兰姐姐也说要到中华街参加空手道的练习，毛利叔叔是这么说的。"
"小兰也去了，怎么回事？想一起来的话就来吧。如果能跟我这么说该有多好。。。阿真。。。好像在躲我的样子。。。"园子顿时显得非常消沉。
"我，我说啊。。。"柯南可没想到一贯开朗活泼的园子大小姐居然也会闹情绪，急忙想要安慰她。
"不可原谅！"可还没等柯南把我说完，园子突然怒火中烧，"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了。。。两个人偷偷摸摸地见面，绝对不可原谅！！我要跟踪小兰！！"

"跟，跟踪！？"此时的柯南浑身直冒冷汗。。。

"正是！要是两个人单独碰面的话。。。"

"碰，碰面的话？"柯南慌忙询问道，生怕她到时会做出什么傻事。

"到，到时候的事到时候再想！无论如何要追上小兰，才刚出门吧？应该还来得及的！！好了，走吧！！"园子的回答倒也像她的一贯风格，让人捧腹。

"呃，我也要一起去吗！？"柯南现在想得可是如何离开这位大小姐>_<

"别拖拖拉拉的！你不是喜欢干这样的事吗？扮侦探之类的游戏。"

"不是，那是。。。光彦和元太擅自。。。"柯南试图辩解～可是现在的园子可是谁的话都听不进了，"别说那些小事，走了！！"

"喂喂。。。怎么变成这样了。。。"我们的柯南同学看来又要玩他擅长的侦探游戏了～笑

经过一番艰苦的尾行。。。小兰的反侦察能力还真是很强——园子她们终于来到了中华街。

"看来，这里就是碰面的地点了。。。"看园子那架势还真有点怕人。。。

在渭水楼前小兰正独自一人站着，好像在等什么似的～

"。。。果然跟谁约好碰面。"园子见状愤愤地说道。

"也不一定就是跟京极哥哥啊。。。"柯南试图缓和一下目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其实他自己也有点担心～因为小兰看上去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大约１０分钟，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了小兰的身边。

"小。。。小兰。。。背叛我？？！"看到这一幕，园子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她难以相信她最好的朋友小兰居然会去抢她的男友。

"一，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柯南现在想必也在努力说服自己>_<

但正在此时，由于接受不了眼前的的事实，园子突然一个人跑了上去。。。

"园子小姐！？"京极根本就没有想到园子会在这里出现，不由地吃了一惊。

"连柯南也。。。"小兰看了看站在远处的柯南显得十分失望，但她马上回过神来问道："怎么啦，你们两个。。。"

"。。。。。。。"园子默不做声

"啊！我知道啦！柯南，你是跟着我来的吧？而且连园子也。。。怎么办呢？京极先生？"小兰一脸无奈

"没有多余时间了，在去道场的路上再解释清楚～好吗？"看大家都不做声，阿真再次征询了一下大家的意见，"你们两个如果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

"京极先生没问题的话，我就没问题。"小兰笑着回答～好像整桩事都和她无关似的。。。

'小兰真是的。。。跟阿真看起来那么亲密。。。'园子心里叨唠着，"我明白了，把话摊开来说清楚吧！"

"？"

"？"看到园子的反应如此强烈，京极和小兰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于是，双方就开始了一番简单的交流。。。

"咦！？你以为我跟京极先生在约会吗！？"小兰感到非常惊讶，她实在没想到这次的活动会被他人误解为约会。

"哈哈哈哈。。。"园子此时的心情倒是很好，但也不觉有些尴尬。

现在轮到小兰不卖账了，她继续追问："因此一直跟到中华街吗？"

"不，不是的！本，本来就有计划要来中华街的。因此就想法跟你一起来。。。结果听说。。。你们两个刚好有事要到中华街。。。"

"是一路跟踪小兰姐姐来的呦！"

"谁，谁要你多嘴。。。"不料柯南在一旁插了一句，让园子显得很是气愤，眼看就要被她给圆过去的话又被柯南给搅了。

"好了，既然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我们要上路了～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中国拳法道场。。。一个叫做王师傅的人开的道场。"

一听到王师傅这个名字，柯南猛然想起了园子之前所说过的话，"喂，喂，园子姐姐～王师傅会不会是。。。"

"王师傅？对！难不成人称王师傅的是这位王先生？"经柯南这么一说，园子似乎也想到了这回事。

"我在中华街要办的事。。。就是应邀参加王先生的晚宴。"

"园子也认识王先生吗？"小兰压根就没想过不习武术的园子居然也会认识在中华武界赫赫有名的王师傅。

"恩，虽然认识。其实也不太熟。。。在以前家里的宴会上。。。"

接下来，园子向大家讲述了她和王先生认识的经过：那是在一次铃木家的晚宴上，有一个喝醉酒的色老头想要调戏园子，结果被碰巧经过的王先生给制服了。绫子姐姐告诉她这个人是中华街上了不起的人物，无论什么事找到他都能解决！但其心脏一直不好。。。

"呵呵。"小兰听完笑了，"果然，园子跟京极先生还是很有缘的呢～不多给京极先生一点信任是不行的。"

"恩，恩。。。"园子嘴上答应，心里却在想着'我是一直都信任着阿真的啊。。。可是。。。刚才却没有沉默着走开。。。'

一行人在结束谈话后，继续前行。最后在一个拐角处看到了一座陈旧的寺庙。

"这儿是王师傅的道场。"小兰兴奋地说道。

于是大家便准备敲门拜访，可刚到了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一阵争吵声。

"。。。可是王师傅呢，不要做出不利于您自己的事。"一个男人恐吓道

"典伊先生。。。不要做出不利的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听他们的对话，很显然这个人应该就是柯南他们要找的王先生。

"呵呵呵，王师傅果然快人快语，订金５００万怎么样？如果那样，明天就送到您这儿吧。"

"唉唉，请回吧。"

"哎呀，真是失礼了，５００万还太少吗？"

"。。。。。。"

"如果一，一千万呢。。。"那个叫典伊的男人此时已变得一脸严肃，看来他对王先生有些不满了。

"闭嘴！！你以为用钱可以得到信用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大部分的中医却在使用。。。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所卖的是什么样的药吗？"

"我只是卖人们想要的药而已。"那个人只是冷冷地答道。

"够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快点离开这里吧！！"王先生已不想再听他多说了。

"恩。。。"'看来比传闻中的还要顽固啊！'那个男人心里暗暗吃惊。"算你行，我暂时先告辞。可是，我也不会就这样放弃！"在扔下了这样一句话后典伊转身离去。

"唉呀唉呀。。。让你们看到难堪的场面了。"王先生此刻已经注意到了站在门前的柯南等人，显得很不好意思。

小兰见状连忙上去打招呼，"好久不见了，王师傅。"

"真是好久不见了。"一旁的阿真也向王师傅行了个礼。

"呵呵！身体还好吧！"王先生和阿真看来已经是老熟人了，"恩？这位不就是铃木财阀的二小姐，对么？"

"是的，我是铃木园子。今天非常谢谢您的邀请。"园子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说起话来也是必恭必敬的。

"邀请？。。。是指晚宴的事吧。"王先生想了一想～说道。

看到王先生似乎没有把她当回事，园子觉得很尴尬。"王先生真是的。。。您就不要再装傻了。"

"呵呵呵，失敬失敬，人多饭吃起来才香～很乐意邀请你们吃饭喔。那么，毛利小姐和京极先生马上去道场吧。"看来对习武之人来说，切磋技艺总是最有吸引力的。

"好的，请您多多指教。"小兰对于这次练习可是期盼已久了啊～自然十分高兴。

"好的，那么来吧，你们二位也要见习吗？"王先生倒也没忘了柯南和园子。

于是一干人等都进入了道场，开始了正规的练习。

小兰这次的训练内容是模仿王师傅的动作，要知道王先生的实力可非比寻常，几个回合下来小兰就已气喘吁吁了。

"王师傅！非常感谢你。"小兰答谢道

"还需要雕凿一番，但是素质相当不错，再说京极也。。。"

只见在场地的另一边，京极已经将一个叫李圆的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了。

"说来惭愧，在我这里没人能够胜过京极啊。"王先生感叹道

"有王师傅，您在啊。"小兰觉得王先生实在太谦虚了。

"呵呵呵，真是的，我已经上了年纪，人家都叫我把医生与训练工作交给年轻人，自己去隐居。"王先生倒也不忌讳提到自己的岁数，"唉，先不管我的事，要是有像京极一样的人。。。来接手道场的话，我就可以安心去隐居了。"

而此时在一旁被阿真打败的那个李圆正痛苦呻吟着。

"李圆！你没事吧？"一个穿着红色服装的女子上前想去搀扶他。

"不要帮他，香花。。。"王先生见状连忙呵止，"因为修炼不够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李圆啊～要学学京极先生啊！"

"。。。。。。。"

"爸爸，您不必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吧。。。"在他旁边的香花显然看不下去了，"李圆相当地用功呢。"

"没有女儿帮忙的话，就站不起来。。。这如果是努力用功的成果的话，也太丢人了。"

"。。。已，已经没事了，小姐。"李圆顽强地自己站了起来。

"今晚的宴会。。。你的身体撑得住吗？"

"小意思，已经没有问题了。"在回答了小姐的话后，李圆看了看小兰她们，"啊，大家都是要参加今晚的宴会吗？"

"啊，可是。。。方便吗？"小兰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今天是父亲的生日。"

"那晚宴是由我负责打点的，请务必要来。"大概是惟恐再次得罪王师傅，李圆非常礼貌地邀请众人赴宴。

"这样的话，真是高兴呢。。。是吧，京极先生。"小兰扭头向阿真征询意见。

"是啊。"

"啊，当然。见习的两位也请一起参加吧！"李圆临走前才想起还有园子和柯南>_<

'不过我本来就被邀请了。。。'园子对于被他人的无视而感到有些许郁闷。

之后小兰和京极分别去了自己的更衣室更衣，在屋外等了很长时间的柯南觉得十分无聊，于是决定到处走走，在路经一桩红色房子时，从里面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老是这样的话，不论等到何时。。。都没办法娶到香花小姐了。"

'咦？刚刚的，的确是。。。被王师傅拒绝的那个典伊的声音。。。'出于对此事的好奇，柯南偷偷地移动到屋边进行窃听。。。

"这样也是好事吧，李圆先生。"

"。。。。。。。"

"迎娶香花小姐而继承道场。。。这是你所希望的吧？"典伊那家伙言辞犀利，瞬间就点中了李圆的要害。

"像我这样，能继承王师傅的拳脚吗？"李圆显然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

"娶到香花小姐。。。这是必然的结果吧。"

"王师傅是不会把女儿嫁给我的，王师傅认为我仅仅是一个不成材的弟子而已。"

"别告诉别人！"典伊突然变得神秘兮兮的

"？"

"王师傅直接跟我说的，他正在考虑让李圆先生你来继承道场喔。"

听了典伊的话，李圆吃了一惊，"不，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而是真的！今天这么说了。"
`。。。。。。`柯南听了后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按下午王师傅对典伊的态度，没可能会把继承道场的人选告诉他的。
"可是，事实如此。"典伊接着说道。
"你，你说什么？典伊先生。"李圆还是很难相信王师傅会将如此重要的女儿和道场托付与他。
"竟被这样子说。连正常求婚都不敢说出口的家伙。。。是没有资格的吧。"
"而且我经验还不够，这是没办法的。"李圆显得有些无奈。
"不，这种事越快越好。"
"。。。真是这么回事吗？"
"大体上就是这么回事，不明事理的人～王师傅是不会认可的喔。"
"这么说也是。"
见李圆马上就要上钩了，典伊马上提议道："那么今天的晚宴可以吧。"
"今，今晚？"李圆似乎有些准备不足
"是啊，你还有不满的地方吗？"
"今。。。今天，王师傅心情不太好。"
"呵呵。。。这种事的话跟我典伊商量吧。"那个典伊似乎很有信心
"有什么好方法吗？"
"用这个药吧。"
"药，药！？。。。什么药啊？"
大概是为了消除李圆的怀疑，典伊此刻表现得非常镇定自若，"呵呵呵，不用担心，这个药说起来只是精神安定剂之类的东西，用王师傅喜欢的花熬出来的。"
"花做的药？那种东西有效吗？"
"当然有效，花会使心情很好稳定下来，如果能往王师傅的杯子里放一点，这个香味一定可以让王师傅的心情放松下来。"典伊不慌不忙地答道
"花的香味能够安定心情，这种事我听说过。。。也许是意料之外的好事。"李圆喃喃地说道
"就这么决定的话，接下来就看晚宴的准备了。。。解决事情的方法与继承道场的工具你都有了。"
"正，正是，真是谢谢您，典伊先生，该怎么谢您呢。。。"受了典伊那么多帮助，李圆觉得很不好意思。
"不用客气，要谢我的话嘛。。。帮我准备我的席位，可以吧？李圆先生盛装的样子，我也想看看呢。"
"哈哈哈，小事一桩。那么，就在会场碰面了。"李圆和典伊告别后从正门离开了。
`。。。。。。'在屋外的柯南现在开始考虑起他们前面所说过的话，"所谓王师傅很喜欢的花。。。记得园子之前刚和我们说过。。。难，难道是！？"想到这～柯南似乎恍然大悟！"不好了。。。"
柯南正准备马上离开那，而此刻刚换好衣服的小兰却突然出现叫住了他，"啊！柯南，怎么了？在这种地方。。。"
"啊，小兰姐姐。。。"柯南刚试图解释，却被典伊发现了！
"在那里。。。做什么？"
"啊，没有。。。刚好。。。走过而已。"小兰解释道
可典伊才不会相信她的话呢，"呵呵。。。你都听到了吧？"
"啊？什么话。。。什么事？柯南？"小兰感到一头雾水。
"你没有知道的必要！"典伊此刻的语气非常强硬，"没办法了，给我暂时睡一觉吧"说完他就拿出了一个喷雾器。
"危险！小兰姐姐！"柯南大声喊道并打开了手表，可是无奈有小兰阻挡，麻醉针无法准确地瞄准典伊。。。

就这样，他们两人由于双双吸进了氯仿而昏迷不醒。
"等所有的事都办好之后，再来收拾你们！呵呵呵～"
在不知过了多久以后，柯南才逐渐从睡眠中苏醒。但此时，他却发现他俩已经被典伊关在了一间密室之中，要想脱身的话，就只有靠自己了。

在破解了四圣兽的机关并击倒看守后，小兰和柯南急忙向举办晚宴的会场跑去。。。
在另一方面，大家都已到达会场准备给王先生祝寿。
"各位，今天是父亲的寿辰，大家都应邀欢聚一堂。。。真的是非常感谢。"女儿香花首先发表祝词。
"。。。接下来要祝福，王师傅能够永远健康。。。让我们举杯庆贺。"
"小兰她们不知怎么了？好慢呢。。。"园子和阿真都有点为柯南他们担心。
"那么　！干杯。。。"还没等李圆把话说完，只听"砰"的一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兰和柯南赶来了。
"园子！没事吧！？"
"小兰！？"看到小兰能够平安抵达，园子又惊又喜。
在看到大家正准备喝酒，柯南急忙大声喊道："那杯酒不能喝！！王师傅！！"
"怎么回事啊？"王先生感到很不解
"我被园子姐姐叫来阻止的！"
"哈！？"被柯南这么一说园子有点摸不着头脑。正准备向他问个清楚时，已被麻醉针给弄昏了>_<
"园，园子～你怎么了？"小兰连忙上去搀扶
"来得正巧呢，小兰。我正想要阻止王先生。"柯南接着说道："你那杯酒是不能喝的喔。。。王先生！还有，李圆先生。。。你被。。。典伊先生给骗了。
"给骗了！？"李圆显得很惊讶，"典伊先生只是给我建议而已，说什么欺骗。。。"
"李圆先生。。。你从典伊先生那拿到了某种药吧，只为了给王先生喝下。。。"
"你，你怎么知道。。。"李圆完全没想到他和典伊之间的谈话会被第3者知道。
柯南也不搭理，"你从典伊先生那里拿到的药，那个既不是放松心情的药。。。也不是稳定情绪的药。都不是。。。"说道这，柯南故意顿了顿，"只是毒药而已。"
"！！"大家在听到"园子"这么一说时，都不禁吓了一跳。只有典伊一人仍在一旁暗暗冷笑。
"说什么傻话。。。有什么根据。。。"
"虽然拿了药，可那是用花制成的用于稳定情绪的药！"李圆也解释道
"李圆先生！典伊给你那个药的时候，说是王师傅喜欢的花，是吧？"
"是，是的。"
见李圆承认了，柯南继续开始他的推理："今天碰面的时候，道场上绣着的刺绣。。。以前在我家的宴会上碰面的时候。。。胸口也有着铃兰的刺绣。"
"你，你说铃兰，怎么了？"李圆似乎仍不理解园子想要表达什么，"我，我知道那是师傅喜欢的花，正是。。。从典伊先生那里得来的药。"
"李圆先生也许不知道。。。但是熟知药性的典伊先生不会不知道吧？"柯南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了典伊。
"。。。。。。"
"由铃兰提炼出来的毒素对心脏会产生作用。。。"
"。。。。。。"现在典伊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
"典伊先生！如果是熟知药性的你的话。。。想要把那毒素提炼出来。。。也是可能的吧。"柯南有些不依不饶
"那，那样的事。"李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转而向典伊问道，"典伊先生。。。是真的吗！？"
"。。。。。。"
"从铃兰里提炼出来的毒素。。。可造成与心肌梗塞死亡时的相同症状，通过解剖虽然

可以找出毒素。。。但是知道王先生心脏不好的事的话。。。照理说谁都不会去怀疑～只有非自然的死亡才会被解剖，不是吗？知道那件事的有典伊先生与李圆先生。。。还有碰巧听到的我们。。。让李圆先生去当执行犯。。。之后，就打算将他灭口～是吧？？"说到这，柯南习惯性地推了下眼镜。

"呵呵呵呵！这家伙的话，稍微是个威胁。。。可是要操纵他也太简单了！"典伊倒也并不惊慌

"可，可恶。。。"

"呦，不要动喔！"典伊此刻突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小刀，将一旁的的香花一把抓住～显然他打算以香花为人质准备逃跑。"我是不太想用粗鲁手段的。。。"

"小姐！！你竟然。。。典伊！你太卑鄙了！"见到心爱的人被劫持，李圆已经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

"会被骗是因为你头脑太简单了！"

"竟敢。。。竟敢。。。"

"呵呵呵，可是计划失败了。。。喂！"说完典伊就召唤出了一群喽罗。

"李圆先生！这里交给我们！！"

"香花小姐麻烦你了！！"在一边的小兰和阿真见状连忙冲向门口，挡住了他们。

"感激不尽！"

"这家伙。。。想逃跑吗？！"柯南也紧随李圆一起追了上去。决不能让任何一个犯人逍遥法外！这是柯南作为一个侦探的信念。

在一路踢昏众多打手后（汗。。。）柯南终于追上了劫去人质的典伊。

"切。。。"在精心布置了打手后，居然还会被人追上～典伊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我看还是放弃的好，大叔。"柯南奉劝道

"恩？你一个小孩能做什么？"

"我可不是一个人喔？"柯南对着他做了个鬼脸

"什，什么？"

就在这时，李圆突然从典伊的身后出现并一脚将他踢飞>_<

"香花。。。"

"你第一次叫我的名字。"香花显得有些惊讶，但看得出更多的是喜悦。

"那家伙是我看好的男人啊！"原来王师傅也亲自赶了过来，"可是，想得到我女儿，修炼还欠火候，要努力进取啊！"

"谢谢，王师傅。"李圆直到现在终于了解了师傅的真正想法

而在另一方面，小兰和京极也成功击退了敌人，但园子却因为他俩的互相恭维而吃起醋来。

"小兰真是的，你当真。。。果然是。。。对阿真心生爱慕吧？"

"你，你说什么呢。。。"听到园子那么说，小兰觉得很吃惊。

"可是，像是今天早上。。。小兰跟阿真约好碰面的事，明明可以一开始就说明。那样不就好了嘛。。。把这件事隐瞒着，两个人碰面。。。"

"哈哈哈哈。"小兰顿时乐了。

"有什么好笑的！！"园子生气咯^_^

"抱歉～抱歉，我说啊。。。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小兰把今天约好与阿真见面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园子。原来，京极是想请教小兰应该送什么礼物给园子过生日，给她个惊喜～（这两个人真是。。。。。。。）

在用过晚宴后，一行人正准备告别离开，却碰巧在门口遇到了一个人——毛利小五郎

"啊？爸爸！怎么了，来这里？"

"啊？你们说些什么，我在工作啦！"毛利觉得小兰的这个问题显然有些多余

"工作？啊，今天那个委托人的？"小兰没想到天这么晚了，父亲还会在工作。

"真是的，外遇什么的太累了，所以不做了。"

正当父女俩聊得正欢时，王先生走了过来主动询问："难不成。。。这就是你那位有名的侦探父亲吗？"

“啊，我爸爸叫毛利小五郎。”小兰马上跟王师傅介绍道，“爸爸，这是道场的。。。”
“我是！名侦探，毛利小五郎，我女儿承蒙您关照了。”毛利似乎并没有在意小兰，只顾自己说道：“对了，有位姓王的老人，您认识吗？因为中华街这个地方，我还不算是太熟悉。。。”
“啊，爸爸。。。王先生。。。”
“噢～找姓王的有什么事吗？王先生对于毛利会来找自己感到有些意外。
“您认识吗？‘毛利问道
“当然认识了，我在中华街有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王先生非常有自信地答道，“刚才您说起调查外遇的事？”
“恩，不可以泄露喔。事实上王先生的太太委托我调查外遇的事，听说。。。那些姓王的男人是个长须的武术高手。关于年纪。。。对了！刚好跟您差不多。。。！？”毛利此时好像有点省悟过来，“啊！难，难不成。。。”
“。。。爸爸真是大傻瓜。”在一旁的小兰觉得既可气又好笑。
“难道，您是王先生吗？”
“的确，在中华街开道馆姓王的只有我一人。而且，我的妻子在１０年前也已经死了，她是从那个世界来委托您调查我的情况吗？”忘先生略带幽默地说道
“啊，不。。。那，不会有那种事。”
“咦？那么说。。。今天的委托只是个谎言了？”
“恩，只存在一种可能：那位委托人。。。之所以说谎～只是为了来见我吧！哇哈哈哈哈！人太有名就是这点麻烦！！”那个白痴小五郎又自己ＹＹ起来了～汗。。。
“咦？大叔的胸口口袋。。。难不成？”柯南敏锐地发现毛利那似乎有张卡片，“叔叔，胸口口袋里插着。。。是谜题卡片吧？给我嘛～”
“啊，啊。。。给你，给你，这种东西就变成委托酬劳了，真是的！倒霉透了。。。”小五郎显得很不满
在接过了叔叔的卡片后，柯南马上查看了起来，“‘１３　３９　４６　５４’这，这个！？与从园子那里拿到的是相同的谜题卡片！”柯南愈发感觉此事有些蹊跷。“以我为收件人送出的谜题卡片。。。服部。。。叔叔。。。然后是园子。。。说谎的委托人的谜题卡片。。。有点什么令人在意。。。”

第 3 章完

“哼！计划好像进行得很顺利。”看这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放的银行袭击案，影之男悠闲地说道
“是啊”
“很好！那么，我们的计划也顺便一块儿。。。”
“。。。按照计划都安排好了”
“你还在犹豫什么，有必要吗？”影之男呵斥道
“。。。。。。”
“不用担心，谣言要是真的话，那样就好了。。。”
看着影之男自信的样子，影之女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如果不是那样。。。”
“孩子迷失在危险地方。。。是常有的事吧？”影之男说罢哼了一声，看来他一定又想到了什么阴险的计谋。。。

在经历了一天忙碌的学习后，帝丹小学的学生终于迎来了放学，在校门口。
“再见，柯南”
“明天见！柯南，灰原”
“再见”
“那些家伙是怎么了？平日里总是说一块儿回去吧。”柯南对于步美等人今天这么早就和他告别感到很不解。

"他们想对你保密，等解决了案件后。。。再讲给你听，让你大吃一惊吧"灰原倒是很了解那帮小鬼。

"啊？"

"说是收到了委托少年侦探团解决案件的委托书。"

"委托书！"柯南可能从没想过他们能收到什么委托。。。

"'是啊。。。解决幽灵病院之谜。。。寻找财宝吧。。。'委托书里好像是这样写的。"

"啊？那个是什么？"

"说不定，是谁的恶作剧。"灰原对次事似乎毫无兴趣，"啊。这次就拜托他们了。。。你偶尔让我们看到你惊讶的样子，也没什么吧。"

在听完灰原的话后，柯南略感有些无奈，"是啊，而且那些家伙为了避开我而回来了。"

"在意吗？"

"拜托，我可没空陪小孩子玩耍。"柯南说罢，摆了摆手。

"确实啊，报酬就是谜题卡片，骗骗小孩子正好。"

在听到谜题卡片 4 个字后柯南惊讶无比，"谜题卡片！！？"

"。。。怎么了？"灰原注意到了他那反常的神色

'又是这个。。。'柯南窃窃私语，"那么，灰原~那委托书里。。。有斯芬克斯的字样吗？"

"啊。。。没看到。"

"其实在这之前，在工藤新一公馆收到了有人用斯芬克斯的名字寄来的谜题卡片。。。"对于灰原，柯南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知的事告诉与她

"斯芬克斯就是。。。20 年前那个盗贼集团吧？"看来灰原也对此事略有耳闻，"确实。。。背叛了组织然后自杀了。。。一个叫门城的人。。。我还记得。"

"了解得还真清楚啊。。。"

"我对'背叛'这个词语非常敏感呢。"

'拜托'柯南此时感到很冷，不过转而又担心起步美她们来，"就算那样，那些家伙也很令人担心啊。。。那儿是叫幽灵病院是吧？"

"恩，说起来幽灵病院，附近只有一个这样的地方。。。现在已成废墟的——大正馆病院。"说到这，灰原停了下来~询问道："你打算去那里？"

"是啊。。。我有点事情要调查一下。。。"

就这样，他俩也随步美她们之后赶到了幽灵病院

"这里吗？"

"是个。。。很显眼的位置呢。"灰原点了点头

"是啊，要是普通人的话，不会靠近这个地方，是吧？"

在另一方面，元太他们似乎陷入了困境。

"喂喂。。。这，这个病院的谣传不会是真的吧？"在黑暗中，步美似乎有些担心

"那，那首歌吗？"光彦回应道

"恩，而且啊。。。以前死了的医生。。。至今还在找寻患者，不停地走来走去。。。"

"我，我们还是快点。。。"被步美和光彦这么一说，元太慌了神，"找，找到财宝后。。。出，出去吧。"

"你不，不怕吗？元，元太？"没想到元太此刻还在想着要找到财宝，光彦感到很吃惊

"哇！"正当两人交谈时，一旁的步美忽然大叫了起来。

"别吓人啊，步美。。。"

"怎么了？步美"被步美这么一叫，更加深了元太二人的恐惧。

"刚，才。。。有个穿白衣服的人"步美带着颤抖的声音说道

"。。。。。。。"

"谁，谁也没有啊？"

"一定是错觉啦，步美。"两人安慰道

"但是，我真的看到了嘛！"

"因为你老是一个劲害怕害怕的。。。！"

"呜，啊！？"光彦话音刚落，另一头的元太此刻也叫了起来
"怎么了？"这时轮到步美有些不解了
"出，出现啦！！"光彦也看到了那个白色的黑影
"哇～啊！！"步美的叫声随即响彻整个病院
"！！！！"
"那个是。。。步美的声音！。。。看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呢？"灰原警觉地说道
"走吧，灰原！！"事不疑迟，柯南顺势拉起了灰原的手一起向病院跑去
在到达病院后，柯南打开了眼镜跟踪器，发现好在众人都带这ＤＢ徽章。在联系到步美她们后，灰原决定和柯南分开寻找。。。

在一路躲闪，摸索后，柯南终于成功找到了光彦，元太和步美
"好可怕呀！你们两个好过分哦，丢下我就逃了！"步美在看到柯南来了，竟撒起娇来。
"对，对不起啊～步美。"元太和光彦此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原谅他们吧，两个人都反省过了。"
"恩。。。"
"。。。就算那样这个房间也。。。"在安慰好了众人后，柯南似乎对这个房间产生了兴趣，　　　　"恩？。。。这张报纸'负伤的银行抢匪在逃'这个是。。。昨天的报纸！？"
正当柯南若有所思之时，天花板上突然滴下了一滴水
"血，血啊！"光彦尖叫了起来
"哇～谣传是真的啊！"刚刚平静下来的步美此刻又哭了起来。
"冷静下来，步美！"柯南急忙安慰道，"但是谣言到底是什么啊？"
"向浑身血迹的恶魔献上活祭时，就会降下血雨。这个就是病院不知何时开始流传的恶魔之歌。"
"这个不是单纯的谣言吗？"
"但是。。。死掉的老鼠就是活祭品吧？"
"。。。血也滴下来过。"
"那么，那个是。。。恶魔的叫声。。。"元太他们３个还是对谣言深信不疑
唉～看来为了消除众人心中的疑虑，只有先拿出点证据来，柯南在看了看手上的"血水"后说道：　　"元太，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血，而是混有铁锈的水。"
"哎？"
"什么？是那样吗？"
"那么，那个谣言。。。"
"所以我说这只不过是个谣言。。。只不过有些巧而已"柯南此时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太好了！"在得知了真相后，步美终于如释重负，"但是，柯南来得这么快。。。你就在附近吗？"
"因为担心你们，我和灰原凭着徽章信号找过来了，！！灰原，没有来吗？"此刻柯南才刚刚留意到与他分散找寻步美他们的灰原并不在这。
"哔呖呖呖呖。。。"就在这个时候，柯南的徽章响了
"灰原给我的信号！"
在另一边，灰原似乎受了点伤
"呜。。。太大意了。。。地板突然裂开掉了下来。。。"灰原艰难地爬了起来，不过没走两步又倒了下来。。。
"痛。。。不过我还没有到走不了路的地步。。。本来想来救人。自己倒先受了伤。。。自己都搞不懂是来干什么的了。"
在自嘲了一番后，灰原拿出了徽章，"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取得联系吧。"
在成功和柯南取得联系并打算将自己的所在地告知时，两个假扮"幽灵医生"的人突然闯了进来
"那帮孩子怎么样了"

"呵呵呵，没事哦，我一个也没看到，是不是吓跑了？对了，你那里呢？"一个戴眼镜的人说道

"那个地方。。。不会被发现吧。。。真是办事不顺。。。换个地方吗？"

"不用不用，我们虽然没有被看到过脸，却在被通缉中，携款潜逃危险性很高。。。不是大哥这么说的吗？"听他们的对话，貌似是一对兄弟。"何况那群小家伙完全把我们当作幽灵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这里当作据点了，是吧？而且就顺着他们编造了一个奇怪的谣言。"

"恩，是这样啊。。。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再去确认一下。"说完，另一个人转身离去

"咳。。。大哥就是太小心了，第一次听说那么小心谨慎的银行强盗。"

"什，什么！？"在另一头通过灰原的无线电徽章，柯南他们完全听到了他俩的对话。

"银行强盗！？"步美她们显然是吓了一跳，失声叫了起来

"笨蛋！！不要出声啊！"柯南连忙阻止，但无奈为时已晚，灰原被另一名强盗发现～形势岌岌可危！为了拯救她，我们的少年侦探团出击！

沿着罪犯留下的痕迹，柯南他们一路追赶，最后在塔顶遇见了处于绝体绝命状态的灰原。

"你死心吧，已经无路可逃了！"

"是这样吗？"看到赶来救援的柯南一行，灰原顿时送了口气，"该死的好像是你吧。"

"哈哈哈，小妹妹你真会开玩笑。"

"开玩笑我可不在行，还不算太晚。。。名侦探。"

"什么？侦探！？"那个强盗显然吃了一惊

"久等了，灰原！"

"用你最擅长的足球把他干掉！"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后，犯人终于倒在了柯南的脚下。

"成功了————！"步美第一个欢呼起来

"银行强盗正好都不在了！"

"没事吧，灰原？"光彦这个"护花使者"自然不忘询问一下灰原的伤势

"没事，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你们，现在还不是开心的时候！"此时只有柯南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犯人应该还有一个！！"

"呜。。。"没想到话音刚落，灰原已被另一个强盗持枪劫持了。

"看来。。。是群毛毛糙糙的小鬼。"

"放开灰原！！！"元太大声吼道

可是犯人根本没有理会他的意思，继续说道："你们这群小鬼玩得很开心嘛～乖乖到一边去！不然的话。。。这个小姑娘就要。。。"

没办法，为了保证灰原的安全，柯南他们只能按照犯人的意思，退到了栅栏边

"可恶，灰原被做人质的话。。。"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塔顶忽然刮起了大风

"呜—————————！！"

"恶魔的叫声！"元太惊叫了起来

"这，这不可能！恶，恶魔是不存在的！"光彦马上进行反驳

"哈。。。！？"柯南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不，没有这回事！叔叔，这里果然是幽灵病院啊。"

"啊？哼，对你们来说就是那样的！"

"向浑身血迹的恶魔献上活祭品时，就会降下血雨。听过这个谣言吗？"柯南依然显得很自信

"真有趣啊，恶魔的活祭品～说的就是你们吧，或者说是。。。这位小妹妹？"

"或者这个。。。怎么样啊？"柯南接着他的话说道

"什么？"

"去吧————！！"说是迟那是快，柯南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地上的砖块踢向了一旁的蓄水池。水花四溅，犯人的身上沾满了红色的"血水"

"啊！！！？这个是。。。血吗！？怎么回事！？"强盗惊慌失措起来
"哎？谣言是真的吧？"趁着犯人有些失神，柯南随即打开了手表上的瞄准器，将麻醉针射向了他。
"！？。。。啊。。。"只听到"扑通"一声～犯人终于不支倒地。
"好哎！！"看到这一幕，大家都不由地喝起彩来
"而此时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_<被柯南击中的蓄水池突然塌了下来，将灰原他们压了下去。不过好在大家最后都没受伤。而被盗走的银行存款也在水池里发现了。。。之后不久，警方开车赶到，带走了罪犯～事情得以圆满解决！顺带一提：少年侦探团所得的报酬——谜题卡片的号码为'２　３　１３　１５　１７　３８'
在回家的路上，灰原和柯南都认为这次事件疑点重重～少年侦探团的遭遇决不是个偶然！而故事最后会发展成怎样，请看最后一章。（做个广告——）

第四章完

又是那张熟悉的写字台>_<
"那个男人好像决定出演那个电视节目了。"
"哼！在宣传报道中，认为自己的学说被强加扭曲了的，机器人工程学博士吗？"那个影之男似乎对此有些不屑
"是的。"
"他打算通过出演节目把自己的主张公布于世。。。但是。。。这样的话，能顺利进行吗？"
"因为这件事和本次的计划无关。。。"影之女在一旁也若有所思的说道
"是这样啊。那家伙在电视上说什么都不要紧。"
"哦，原来有别的目的。。。"
"毛利小五郎，被称为沉睡的小五郎的那个名侦探。。。哼。。。！这次，我们所准备的最为精彩的节目，真的能使人难以入眠吗？"
"。。。。。。"看着旁边近乎疯狂的男人，影之女也无话可说
"真让人期待啊！哈哈哈哈哈。。。"

时光飞逝，一眨眼就到电视节目录制的日子了。
"爸爸，是现场直播！你要精神点！"
"说什么傻话，当然没问题！不管怎么说都是洋子小姐一起演出。"每次只要一提及冲野洋子这个名字，毛利总是神采奕奕
"喂喂，真的不要紧吗！对吧！柯南？"
柯南倒是显得要比小兰乐观得多，"因为叔叔经常上镜头，没什么可担心。。。反倒是。。。觉得这个电视台有点奇怪？"
"怪？恩，由于我也不常来电视台。。。电视台哪里怪我也说不上来。。。"小兰四下观望了一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啊。。。是这个吧，一定是高科技大楼搬走的事吧？因为连机械材料几乎也没落下。"
"被这么一说。。。总感觉人好像少了点。"
"今天可能是我们摄制组。。。在这幢大楼的最后一次拍摄了。"
在听父亲解释了自己的疑惑后，小兰的心情似乎也好了很多，"那么，没必要过于精神吧，爸爸！"
"所以我就说没关系嘛！"
看着有趣的父女俩，连柯南都禁不住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啊，初次见面。我是。。。研发机器人工程学的浅井义治。"一个中年男子突然上前向他们做起了自我介绍，"节目组决定今天由我和你们一起出演这个节目。。。也许会给你们添很多麻烦，请多多关照！"
"啊，彼此彼此、我是。。。"

还没等毛利自报家门，浅井就接着说道："名侦探毛利小五郎，久仰大名了。"

"唧唧"此刻一只电子猴也适时地蹦了出来。。。

"啊。。。？这是，那个。。。叫什么的机器？"毛利显然对这种东西并不感冒

"哈哈哈，它是今天的主角艾德柯。"

"啊？主角不是洋子小姐吗？"毛利的眼中依然只有冲野洋子>_<

看到父亲有些失礼，小兰马上埋怨道："爸爸，你够了吧～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未来的宠物！和艾德柯一起玩耍吧！'"

"是、是的是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毛利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浅井博士，时间快到了。"

"啊，吉良～已经这么晚了，对不起了，诸位。由于要准备一下，先告退了。。。"和柯南一行告辞后，浅井就和自己的助手吉良走了

"我们也差不多该回演播室了。。。"小兰提议道

"啊，已经这么晚了啊。。。"在看了一下手上的表后，毛利也点头示意大家一起进去。

到了晚上１８点，节目准时开始了直播

"在节目前先播放ＣＭ：'你想体验一下当侦探的乐趣吗？那就请参加侦探主题公园！体验一下悬念和冒险的惊心动魄！！'诺大的银幕前播放起了一段"广告"＝＝

"这是这么回事，浅井博士？"主持人洋子小姐用甜美的声音问道："艾德柯不会是只有这种程度的宠物机器人吧？也就是说，还有可能有新的创新吧？"

"那是当然的！由于和人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就能和周围的人保持亲近的关系。"浅井博士充满自信地回答道

"能不能具体点，比如到底会做什么事？"

"使用有视频功能的手机。。。就能提供一系列的游戏。通过艾德柯眼睛的画面收短信或传给艾德柯短信。。。由艾德柯来读给你听之类的事都可以办到。"博士此时似乎越说越起劲，"当然也装上了ＡＩ机能，可以通过程序命令来让其行动。"

"啊，啊。。。毛、毛利先生，明白吗？"听完博士的讲解后，洋子显得很吃惊。这也是节目主持人的一种惯用伎俩＝＝

"不，我。。。不太懂高科技物品。。。"被洋子小姐这么一问，毛利显得非常尴尬

见在座的两位都还没弄懂，浅井便召唤一旁的电子猴过来，准备亲自演示一下，"艾德柯，到这边来。"

"唧唧，有什么事吗？唧唧！"

"说，说话了？！"洋子再度装出惊讶的样子

"事实上操纵艾德柯的方法十分简单。"

"是吗？这里想举办一个使用艾德柯的活动～叫做'和艾德柯一起玩吧'的游戏"

"那就让我们一边说明一边进行游戏。。。"浅井继续说道："一方由我和助手吉良搭档。"

"另一方就从演播室的各位观众里选出！"冲野洋子大声宣布道

"。。。。。。"随即，观众席里顿时炸开了锅，显然大家都想提前尝试最先进的电子宠物系统。

在经过一番紧急的磋商后，洋子提议道："好不容易请来毛利先生做我们的嘉宾。。。就请毛利先生的女儿和。。。她可爱的伙伴组成一队吧！"

"哎？我和柯南！？"

"哎，运气真好！可以使用最新型的视频手机了！？"在用惯了阿笠博士发明的东西后，柯南终于可以尝试一下其他高科技物品了。。。

"由于艾德柯原本就是宠物机器人，这样也可以很好地证明即使是小孩子也可以玩，本来使用视频手机后就可以和艾德柯进行交流了。。。"说罢，镜头转向了直播室内的大屏幕

"在座的各位观众请看，手机的画面将在大屏幕上"浅井博士继续向观众们讲解道："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两人一组。一人通过一部特制的手机向持有信号器的另一人发出指令，让其准确找到地图上的艾德柯就行了。"

经过商议，当然是由我们聪明伶俐的柯南小朋友负责指挥小兰玩"抓猴">_<

通过柯南细微严谨的判断，小兰他们自然获得了游戏的胜利。
"哈哈哈～我输了。。。是啊，因为具备了高度的交流机能，所以才可以这样和艾德柯一起玩。"
"真是非常有趣的机器人啊～电视前的各位观众。。。你们一定对艾德柯很感兴趣吧。。。"
还没等洋子做最后演讲，在一旁的浅井便抢过镜头，"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艾德柯的精妙之处不仅仅是。。。通过电视向人们传达信息。"
"？？？？"
"艾德柯，ＳＨＯＷＴＩＭＥ"
"唧唧！！随着浅井一声令下，在直播室周围的电子猴都纷纷行动起来。
"浅、浅井博士。。。"洋子对博士此刻的怪异举动感到十分困惑，"这怎么和剧本不一样啊！？"
"不。。。是根据剧本刚刚的关键词启动了某个程序。"浅井嘴角泛起了一丝令人不解的微笑，"艾德柯里安装了传感器，这是一感觉到人。。。就立即靠近的一个程序。"
"那个。。。是那个高度交流能力吗？"洋子小姐已经慌了神。
"哈哈哈！！没错，我为了这次的演出。。。在艾德柯里还装了新的机能。"
"新的机能？和普通艾德柯不同吗？"
"洋子小姐，还是不要靠近艾德柯为妙。"浅井警告她道
"。。。。。。？"
"我为艾德柯添加的机能是。。。接触传感器后引爆。。。炸弹！"
"！！！！！"博士话音刚落，观众席里就产生了恐慌。
"也不要太慌张，只要与艾德柯保持一定距离不靠近的话，艾德柯的传感器就不会有反应。也就是说，只要你们不动，就不会有事。"
"到、到底是为了什么做出这种事！！"毛利此刻显得很激动
"真是暴躁的家伙，好吧！这是。。。恩？"
大屏幕上忽然出现了一段影像：
"终于找到了，艾德柯！"浅井的助手吉良正在追捕前面游戏时用到的电子猴。
"。。。吉良。。。通过艾德柯，你应该听到了"浅井连忙拨通了特制的手机想与吉良取得联系，"已经没有必要抓了。不。。。应该是不可以抓了，因为那个艾德柯里安置了炸弹！一碰就会爆炸，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回来。"
"又是这样，这次我不会再被骗了，我要抓艾德柯！"
就在此时屏幕上的影像消失了。。。
"什么！？"
"洋子小姐，吉良的信号器怎么了？"看到这种情况，浅井也感到有些吃惊
"哎？啊、哦。。。"在重新调试了一下大屏幕后，影像再度传回，"！！消失了。。。没有吉良的反应了。。。"
"！！！！！"这个突发状况显然进一步加剧了观众们的恐惧
而导播也及时地切断了节目的电视信号，以免事态的扩大。
"展示一下你的本领吧！"原来此刻影之男也在收看这档节目
"这种情况下。。。怎么逃脱。。。"
"就算是沉睡的小五郎这样的专家也没辙吧，睡着的话就无法逃脱了。哈哈哈。。。"对于现在的局势，影之男似乎很满意
"但是。。。用出乎我们意料的方法把案件。。。"
"。。。即使是这样。。。你们也是无法跳出我的五指山的！"
"。。。。。。"
画面切换回演播室
"我再说一遍，要想活的话就不要动！如果不想变成吉良那样的下场。。。"
"真是的。。。活在无法信任别人说的话的世界里真是件悲哀的事啊，这也是大众传媒。。。恩？"

正当浅井在感叹吉良的可悲下场时，一只电子猴走了过来，"哔哔哔～警告！警告！我们没有危言耸听，我们没有危言耸听，会爆炸的，会爆炸的。"

"啊。。。我不记得设置过这种程序！"

"会爆炸的！！"说罢，电子猴就自爆了

"这。。。这不可能。。。！"博士显然对艾德柯的意外之举感到震惊，于是匆忙地离开了演播室。。。

"演播室的各位，这次的爆炸只是原来威力的十分之一，如果想保住性命的话，所有人都在原地不要动。不可能有人能逃脱我的眼睛。。。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成为人质了！我们已经命令电视台，如果想保住人质的生命就准备 3 亿元现金，限时 6 0 分钟！如果到时钱还没准备好的话，我想人质的生命可能会有危险！"一只电子猴跳上主持台向大家宣布道，看来这次事件或许另有黑手！

" 6 0 分钟？"毛利大惊失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准备 3 亿元是不可能的！！"

'千万不能把浅井博士跟丢了。。。'在观察了周围的地形后，柯南果断地选择从通风口突破重围！

在一路避过了众多的艾德柯后，柯南来到了一楼的会客室

"虽然逃了出来，但还没有找到停止艾德柯的方法。"

正当柯南为此烦恼不已时，口袋里的视频手机掉了出来

"这是。。。人质所在的演播室。"通过手机的屏幕，可以清楚地了解会场内的一切动向。因为这是艾德柯可以看到的图象。

"可以用这部手机！把音量调大。。。"

"。。。就可以保证演播室的人的生命安全，警察也差不多该到了，但是慢吞吞的演讲会让人烦躁，因此把废话省去，看看重要的方面吧。。。"

"这、这是。。。"通过艾德柯的眼睛，柯南看到了一个相当灰暗的房间。

"这个演播室和有人质的演播室是两个演播室，我在提出赎金要求后马上就启动了炸弹的定时装置了。。。如果这个炸弹爆炸的话，这家电视台，就会被炸成碎片！"犯人通过艾德柯宣布道

'混蛋。。。！竟然设置了两个炸弹。。。'眼见形势比想象中得还要糟糕～柯南也有些急了。不过他很快又冷静了下来，"刚刚演播室里所对应的手法是。。。人质想逃的话，就会被发现。。。这肯定是从监视录象那里看到的图象！也就是说。。。"在翻阅了一下地图后，柯南似乎明白了犯人的作案地点。"至少，那时候犯人所在的地点是。。。能看到监视录象的地方，就是。。。警卫室。"

既然情况已基本明了，为了人质的安全～柯南马上冲向了警卫室。

在警卫室里，"坐、坐下，艾德柯！"

"不行了！解除程序不起作用了，只要破坏艾德柯的耳朵，不管是输入还是解除都不可能了。"面对没有双耳的电子猴，浅井博士显得一筹莫展，"而且耳朵还起天线的作用。。。这样的话。。。控制系统也完了！""离爆炸还有 5 ， 4 ， 3 。。。"

"啊！来不及了。"柯南急忙冲了上去将身边的垃圾桶踢向了艾德柯。

只听"砰"的一声，电子猴炸成了粉末。

"呃。。。"

"哇——！"

"不、不要紧吧！？"看着倒地的博士，柯南询问道

"唔。。。我、我并不。。。打算。。。做这种事。。。"浅井奄奄一息地说道，"我、我只是想在大众传媒中得到。。。片言赞赏。。。还、还有。。。艾、艾德柯已经停不下来了。。。"

"叔叔！刚刚爆炸程序的解除密码是！？'坐下'这样就好了吗？"

"是的。。。而且。。。还会让机能全部停止，但是。。。如果不是我的声音的话。。。"

"知道了！！"柯南显然是看到了一丝希望

"而且，还有一部艾德柯。。。声音输入装置的耳朵被破坏了。。。也就是说。。。机

器无法接受解除密码。"
柯南此时回忆起之前在演播室时，艾德柯是有耳朵的，所以那些应该可以停止工作。。。
"唔。。。艾、艾德柯。。。对、对不起。。。没想到这件事。。。被利用了。。。"
"叔、叔叔！振作点。。。！"
"。。。昏过去了。。。总之这个人的声音。。。"柯南调试了一下自己的蝴蝶领结变声器，"这样就有可能让有耳朵的艾德柯的机能停止了。"
"恩？得到大众传媒的片言赞赏，真的是这次事件的目的吗？"此刻，柯南突然发现了博士身上的一张留言纸'我无法认同大众宣传的批判和。。。自己学说的主张会构成犯罪。。。'
"看来，利用这个的犯人。。。应该另人其人！但是犯人到底在。。。这和浅井博士本身无关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和犯人有关系这是可以确定的。"想到这里，柯南走到了监控银幕前，"犯人在这间警卫室监视，浅井博士是预先知道的？还是和我一样通过推理来到这的。。。总之，是被来到警卫室的犯人干掉的。。。但是，至少在我来这里的途中，犯人应该在这里监视过演播室。"
"那时候。。。"柯南又回忆起了前面吉良抓电子猴的那一幕：
"又是这样，我这次不会再被骗了，我要抓艾德柯！"就在吉良抓住艾德柯的一瞬间，信号中断了。。。
"的确那时，吉良所在地是。。。"想到这，柯南不由地惊出一身冷汗，"这警卫室的前面！！对了，的确有被破坏的艾德柯。。。但是，没有吉良的尸体。。。"
"被浅井博士处理了？但是为什么？在哪里？不对！还没有人能确定吉良的死！艾德柯爆炸的同时，它的摄像机也坏了。。。而且，那时只有吉良信号器的传感器消失了，还不能说明吉良死了。。。"
"难道吉良是犯人？"柯南进一步推理道，"但是，没有一点证据。。。而且也许就在什么地方。。。"
"恩！？"此刻屏幕上出现了一名警察推车经过，"交赎金吗。。。唔唔。。。没有时间思考了，犯人为了收取赎金会到大厅里来。。。但是。。。那么多钱一个人怎么拿出去啊？３亿元的话，箱子的大小差不多。。。３２ＣＭ＊３７.5ＣＭ＊３０ＣＭ，即便除去箱子的重量也有３０ＫＧ以上。。。"柯南越发觉得不可思议
"！！。。。可恶！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的屏幕都被破坏了，根本就拍不到犯人的样子。。。"正在苦思冥想的柯南此刻好象又想到了什么。。。"对了。。。！犯人事前把行动线上的监视录象机破坏掉了，也就是说。。。恩！？演播室的大屏幕上面显示着什么。。。有什么在动。。。恩？手机的画面也显示着什么。。。"
通过视频手机，柯南得知赎金被取走了～并且犯人将装有炸弹的艾德柯的位置告诉了警方。
在广播大楼外，警方正在忙碌地搜索着犯人的踪迹。
"唔。。。马上要确认炸弹的放置地点！"目暮警官指挥道
"只有这个有一定数量，拆弹组已经分头找了。"
"如果犯人说的是真的，就是不得了的事了！。。。不得已！总之，在第一时间给我快点处理！要十分小心！"就算是经验老到的目暮警官遇到这样的局面也不免紧张起来。
画面切换回警卫室。
"为什么？为什么要告诉警察艾德柯的位置。犯人是。。。打算怎么将那么多钱运出去？事先破坏的监视录象机。。。赎金３亿元。。。把艾德柯的位置告诉警察。。。"看着手上的地图，柯南突然恍然大悟，"对了。。。是这么回事！我懂了。。。犯人所在的位置，还有运走３亿元的计划！"
随后，他马上以工藤新一的身份打电话告诉了目暮警官炸弹的正确位置宾并请他与其保持联系。
"从正面的大厅开始。。。把破坏的监视录象机位置在地图上连起来的话。。。从大厅到监视录象机能去但拍不到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第５号演播室！而且我的推理没有错的话，犯人。。。就是那个人！"

又是通过通风口＝＝柯南来到了第５号演播室。

"坐下！！！"

"！！！！"

"很危险的哦，万一炸弹落下来。。。"柯南用浅井的声音说道，"你准备把炸弹拿到其他地方去？"

"。。。因为就这么放在这里是很危险的。。。我想送到郊外安全的地方，在那里再进行拆弹。。。爆炸后就不会产生破坏了。"影之男虽然对有人能到达这感到吃惊，但也还算镇定。

"原来如此！想的真周到啊，把电视台里配置的艾德柯和炸弹组合起来的话，不要说是人质了，连警察也会陷入危机状态吧"柯南一针见血地反驳道。

"。。。。。。"

见影之男不作声，柯南继续说道，"怎么只处理到这点数量的炸弹啊，你是拆弹组。。。的吗？拆弹组的人数应该很多吧。。。即便看到了不认识的人谁也不会注意的！"

"。。。。。。"见有人识破了他的运钱方法，影之男的神色顿时变得很慌张。

"何况要把大型炸弹运出去，至少要安排一个禁止进入的地方吧。"

"浅、浅井。。。你还活着。。。"影之男总算人出了这就是浅井博士的声音>_<"利。。。利用你是我不对，怎、怎么办？现在你想两个人。。。合作吗？你的目的无非是通过电视能让你讲话嘛，而且钱也到手了。这也。。。不是自私的话吧？"

"呵呵。。。现身吧。。。吉良！浅井博士对于利用艾德柯这件事，到最后还是很懊悔。。。"

"你。。。你在说什么？现身吧！"影之男对于博士用第３人称称呼自己感到很费解。

"我就在这里。"

"哈！小、小孩！？"

柯南此时却是一脸自信："喂，叔叔！你脚边的炸弹里应该有赎款吧？"

"你说什么傻话啊。。。"

"一万元纸钞的大小是１６ＣＭ＊７.５ＣＭ。。。厚度约为０.１ＭＭ～１００万是１ＣＭ，这样１０扎叠起来就是１０００万。。。也就是１０ＣＭ，把钱纵向放两叠～纵向放五叠的话。。。一亿元！３亿元的话，只要照这样叠三层。。。长宽高是３２ＣＭ＊３７.５ＣＭ＊３０ＣＭ和这个炸弹的大小大致相同。"

"唔。。。"吉良显然没想到眼前的小孩居然会如此厉害。

"在炸弹里装钱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

"。。。真聪明啊，小鬼。"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放弃吧！"柯南奉劝道

"唔。。。对我来说，只要有这些纸钞我就不打算放弃。"说罢，吉良从上衣里拿出了一个遥控器，"如果按一下这玩意，所有的艾德柯都会爆炸，小鬼你那么的聪明，应该知道吧？如果这种数量的艾德柯一起爆炸。。。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哈哈哈哈"

"。。。那你就试试？"柯南毫不在意他的威胁

"。。。什么？"

"刚才你听到了吧？我说'坐下'那时和全电视台的喇叭是相连的浅井博士的声音。"

"什么。。。？"

"那是让艾德柯机能停止的密码。"柯南微笑着说道，"现在，艾德柯应该已经全部停止了。"

"哼。。。太天真了！'坐下'只对有耳朵的艾德柯有效，你来这里之前就应该会知道了。。。对没有耳朵的艾德柯这句话没用！"

"。。。啊，叔叔我知道呦，艾德柯的耳朵起输入装置的作用。而且。。。还兼有天线的功能。"此时，柯南伸手指了指吉良手中的遥控器，"也就是说，用这个开关无法引爆炸弹。。。连控制也不行！"

"可恶。。。"

"但是，叔叔你能从那么多艾德柯中。。。安全地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什么？"

"。。。。。。。"

"对！为了想杀浅井除了没耳朵的艾德柯以外。。。在这里事先安置了炸弹。也就是说，没有耳朵的艾德柯是为了来束缚住警察从而为自己开辟逃生线路的幌子！"

"。。。！"见自己最后的秘密都被柯南识破了，吉良只得使出杀手锏："哼哼哼。。。！让你看看我用来威胁的。。。东西！"一个已启动的定时炸弹被吉良拿了出来。

"。。。！"

"在案件发生后，这个计时器就开始一分一秒地流逝。。。这可不是幌子。"

"。。。反正你一开始就打算引爆炸弹了。"柯南不屑道

"哼哼哼。。。但是只有你一个，我要亲手杀了你！"

见自己处境凶险，柯南果断地使用了手表麻醉针将吉良击倒。不过由于第 5 演播室被其他炸弹的爆炸波及导致无法脱出，为了保住人质和自己的生命～柯南决定亲自拆除炸弹。。。

事情的最后，自然是圆满的结束了。柯南根据吉良身上的炸弹分解图成功排除了危机！

第二天中午，毛利侦探事务所

"电视的声音开得太大了！"毛利手持报纸抱怨道

"有什么关系嘛～"

"反正有空。"元太和光彦并没有理会他

"苯、笨蛋！！我要在这段时间里收集社会的情报！！"

"叔叔。。。赛马情报才是最大目的吧"柯南早就看透了毛利>_<

此时，电视新闻里报道了昨天发生的案件

'这次的事件。。。大众宣传虽然报道是浅井博士的那个叫电波 J 的东西。。。其实浅井博士自己也是受害人之一。的确，电波 J 计划是浅井博士自己策划的，但利用这个计划的吉良才是这个案件的真正犯人。。。伪装成在电视台内被炸死，让周围的人都认为自己死了。。。设计成浅井博士成为犯人并勒索赎金。而且，为了销毁知道计划的浅井博士和伪造自己死亡的证据。还计划想要把电视台引爆。。。'在看到了新闻后，柯南自然免不了总结一下。。。

由于很少看到柯南一个人发呆，小兰关切地走过来询问道："怎么了，想得这么入神？啊，看了电视之后又想起来了吧，很可怕吧？"

"恩，恩～好害怕哦～"柯南又装出一副小孩的摸样>_<

"但是，你不是做到了吗？"

"啊？恩。。。还好啦，我可不想再有这样的经历了。"

"好不容易能上电视。。。"

"以那样的样子。。。"

"上电视不行吧。。。"步美、元太和光彦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很羡慕柯南的。

"柯南一上电视就这样！"

'这正是我想说的。。。'在听了众人的评价后，柯南只能无奈地苦笑。。。

全剧终

永远的龙骑士

苏罗非萨

虽然很不可思议，这个故事来源于我做的梦，因为太悲伤，醒来的时候很难过......我想把它写下来......别鄙视偶~~~~



永远的龙骑士

序章 诞

那年，是亚特兰蒂斯大陆纪黑龙飞舞之年第二年的春天。

夜。马克丹帝国王宫里一片寂静。寂静的连人们呼出的气息，都似乎被紧绷着。

突然一声婴儿宏亮的啼哭声撕裂寂夜，破空飞去。随之王宫里气氛立即暖和了起来，响起一片低低的喧哗："生了！平安的生下来了！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马克丹帝国现任国王艾弗逊•朗•鲍利威尔•马克丹高高抱起刚刚在神官的圣水盆中沐浴过的婴儿，高兴的大声赞叹道："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你们听这哭声，多么嘹亮！"

那婴儿似乎不怎么喜欢被抱得这么高，一边哭叫，小小的四肢一边在空中拼命的舞动。

孩子的母亲从帷幔中伸出手来："艾弗逊！"她无力的呼唤。

艾弗逊忙把孩子送到她怀里，小婴儿刚一靠近母亲的胸膛就本能的大口啜吮起母乳来。

"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母亲欣喜的泪流满面。

"当然了。"艾弗逊坐到床边，抚摸她的发，柔声道："这是我们马克丹家的孩子嘛。"

母亲却仍然满脸泪痕，伸手抓住他的手："可是......可是这孩子......真的可以被承认吗？背负着这样命运的孩子......"

艾弗逊反握住她的手："真神看到咱们两人是真心相爱，亲爱的，放心吧。"说着站起身来，双臂抱胸走到窗前。

窗外，金星已经沉入大地，大地一片昏黑。

艾弗逊凝视着窗外的夜，沉声道："这孩子是生在大陆纪黑龙飞舞之年，而黑龙又是兽族中最强大的战士，这孩子将来也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能者的。——嗯，我就为这孩子起名为'令人敬仰'吧。——亲爱的，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母亲欣喜的抽泣着："我很喜欢……艾弗逊……我很喜欢……这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位'令人敬仰'的人的……一定会的！"

艾弗逊走回床前，握住她的手，轻轻抚摸孩子的头。

窗外的太阳慢慢升起，曙光慢慢照进王宫，映照着孩子粉嫩肉红的小脸，慈祥的父亲，和因欣喜而哭泣的母亲。



别鄙视偶

一章 战

二十五年后，大陆纪白云飞扬之年第七年的春天。

亚特兰蒂斯就是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传说中的神秘的第八大块大陆——大西洲。在这块土地上，有许多国家和种族。比如近年来一直纷争不止的马克丹帝国和克宛公国，不问世事的席坦地下国和位于索额拉群岛的索额拉联绑合众国等。

战士，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职业，在亚特兰蒂斯上，做战士的人数仅次于劳动者。想做战士不需要询问出身，不需要保证人，只要身体强壮而且不怕出远门，谁都可以成为战士。战士的最低级别就是"士兵"，如果干得好了实力提升了，就可以升级为"战士"，再往上升就资格握剑了，所以称为"剑士"，剑士再向上，就有资格乘马或是其它乘坐物了，所以可以称为"骑士"，而比"骑士"实力更强的，大家便会敬称为"龙战士"——是可以与兽族中最强的"龙"一较高下的战士。而想要得到"龙战士"这称号，就得由这个战士所在的国家的神官、行政长官、吟游诗人以及德高望重的战士共同决定你是否有资格得到。

而"龙战士"却不是"战士"这职业中最强者的称号。战士中的最强者，是连兽族最强的"龙"也可以降服于跨下的"龙骑士"。

因为"龙骑士"这称号，要获得不单要本国认同，还要亚特兰蒂斯上绝大多数人民赞成才可以得到。所以在整个亚特兰蒂斯的历史上，获得了"龙骑士"这称谓的，几千年来也只有区区数个人而已，比如马克丹国的开国之君罗依德•马克丹，克宛公国的开国之君巴尔•蒙非拉特和七百年前的索额拉联绑合众国拯救了索额拉某小岛的勇者罗比列卡洛•索尼等。

可以说，对于整个亚特兰蒂斯而言，"龙骑士"这称号，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但是众多普通战士穷极一生的努力，连"龙战士"这称号的边也沾不到，更别说成为"龙骑士"了。

而现今的亚特兰蒂斯上，谁又是最强的龙战士呢？无论你问哪一个国家的战士，他都能立即回答你："是马克丹的凯蒂！"

马克丹第一战士——"龙战士"凯蒂，是个公认的天才。虽然是一个女人，却有着男人也不及的非凡剑术。据说，早在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龙战士"的称号，而且从那之后，所向披靡，但凡长剑出鞘，就从未输给过任何人。

但她虽强大，真正令人生畏，却是她的威严。传说从未因为个人原因挥动过手中长剑。她的座佑铭就是："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马克丹帝国！"因此哪怕败于她手，也令人无从怀恨，是现今当之无愧的亚特兰蒂斯第一战士。

那么第二呢？



傍晚，维罗尼卡山，拉兹山崖。

"凯蒂？切！一个女人而已。"一个身材比一般人高出一个头还要多、扛着一把又宽又长的巨剑的克宛战士慢慢举步上山。走从树丛，战士正打算坐在山崖旁他常坐的巨石上小憩一会儿，却不由顿住了脚步——一个身材修长、穿着马克丹王家骑士铠甲的青年战士正站在他的"凳子"上，向山崖下凝望。

"喂！你！"巨剑战士喝道："你是什么人？干嘛站在我的凳子上？"

那战士回头，一眼就看到他身上铠甲的标志，立即抽出了长剑，俊俏的脸颊一股傲气："克宛公国？就是敌人了！"

巨剑战士怒喝："我是在问你是什么人～！告诉你，我是克宛......"但他已经没时间把话说完了，因为那青年战士已经当面一剑刺了过来，巨剑战士忙挺剑招架："铛~~~~~~~"一声巨响，两把剑狠狠撞在了一起，巨剑战士手腕一麻。

这家伙力气好大！巨剑战士心中暗惊，但这念头还未及在心中转一下，那青年剑士第二、第三、第四剑又接连刺了过来，巨剑战士杖着剑大，勉强架住，却不免落了后手，腾不出手来还得一击。

这样挨打不行！巨剑战士在那青年一剑刺出之时，后退一步，也一剑向对方劈去。就算两人同时中剑，巨剑战士也会因为对方的剑较为窄而薄而受伤较轻。

果然，那青年战士不敢与他硬拼，回手将他的大剑挡住，巨剑战士好容易这才与那青年剑士扳成了平手。这小子真是厉害～！见鬼。虽然力气不比他大，但速度与用剑的技巧全都比他更胜一筹，每次巨剑战士遇到险情，都是仗着自己丰富的对敌经验，以及自己的那不同寻常的大剑才化险为夷。那青年战士的表情也逐渐讶异起来，那表情好像是很是吃惊，居然还有人能在自己的手上过这么多招。

呸！巨剑心中的怒火又令他长了三分力量。他不要讶异，他只要胜利！

山崖之上，落叶纷飞，尘土飞扬。两剑相交的火花四下飞溅，"当当"之声不绝于耳。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西沉地平线，金星已在照耀巍峨的维罗尼卡山。

巨剑战士已有些两眼发花，剑也有些握不稳，开始气喘吁吁。见鬼......这家伙，不知道什么是疲惫吗？亏他还一直自以为自己才是亚特兰蒂斯第一战士呢......一个马克丹的无名小战士都能把自己打得这么狼狈不堪......

他一分心，那青年战士立即看出破绽，一剑又快又准直指向他的咽喉。

来不及隔挡了！巨剑战士想也不想回手用力就向那青年劈去。玉石俱焚吧......

血，顺着巨剑战士的脸颊缓缓流下。

两个正在交战的战士身姿就像两个凝固的雕像。连声音，都似乎同时被封印了。

青年剑士的剑遥指向巨剑战士的身后，而巨剑战士的大剑却只砍在了不相干的地上。

好险......好险......多亏最后的一瞬间，青年战士因为惧怕他的大剑而手抖了一下，剑才只从巨剑战士的脸旁划过。

慢慢的，两人收回自己的剑。巨剑战士一个趔趄摔倒在地。那青年战士转身便欲走。

"你等等～！"巨剑战士气喘吁吁的大叫，"我，我是克宛公国......第......第三骑士军......第十二......第十二骑士团副团长......我叫阿克兰......多尔姆斯......你......你到底是谁？三年后......我必找你雪耻！"

"我是马克丹皇家骑士军第一军将军源利•朗。"那青年回过头，傲然看他，一张月白风清的脸颊在星光下显得更加坚毅而俊俏，"你是阿克兰•多尔姆斯是吧？我记住了。"他略顿，又道："你是第一个和我单打独斗还能支持这么长时间的人，杀了挺可惜的。"

说罢，青年战士再不回头，大步向山下走去。

可恶，巨剑战士一拳狠狠砸在地上。这家伙不知道什么是累吗？现在已经站都站不起来了啊！

可恶，可恶！杀了挺可惜的？那么刚才，那家伙是故意留手的吗？

彻底输了！

可恶！

让我慢慢来~~55555

二章 识

阿克兰一脸懊丧的回到暂驻扎地，就见他们团的众队长们都把头盔摘掉了，一脸肃穆的在看地图。

"怎么还不开饭？"他大声问，立即成功的成为了全团的焦点。他又四下环顾了一番："奇怪查理那小子怎么不在？还有扎克......"

话音未落脑袋就被立于他身后不远的正团长多东戈打了一下："你就知道吃！查理和扎克的小队......"他顿了一顿才低沉着嗓音回答："差不多被全灭了。幸存的伤员也已经送到就近的联络点就诊。"

阿克兰吃惊的跳了起来："什么？是谁干的？"在他与那个源利比剑的时候，他的团员正在被人杀害吗？

"除了她，还能有谁？"小队长克拉克疲惫的回答，"当然是那个马克丹第一战士——龙战士凯蒂啦。"

"那个混蛋！"阿克兰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整个小屋都似乎跳了起来，"咱们和他们无冤无仇，她干嘛突然攻击咱们？不是说她从未因个人原因拔剑的吗？真是浪得虚名！"

众人一脸不可思议再次齐刷刷向他望来，多东戈更是哭笑不得："咳咳……我说……阿克兰，你不是当真的吧？"

小队长简结结巴巴的问："副团长……咱们……咱们这一次行动的目的，你不会还……还不知道吧？"

小队长斯本赛道："如果是阿克兰的话，真的有可能……"

果然阿克兰茫然："哦？是什么？"

众人立感头晕目眩。

多东戈又咳嗽起来："你……你居然不知道咱们克宛公国已经向他们马克丹帝国宣战的事吗？咳……咳咳。马克丹的现任国王艾弗逊•马克丹近十八年来的决策失误越来越多，大概是人真的老了，唉！两年前他们疏通河道却令上千人死亡的重大失误，导致他们国家内部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内乱。要是没有那个凯蒂在中间碍事，战争的规模本来可以扩得更大些呢！——不过也无所谓了，因为他们现在也已经是两败俱伤了，这正是咱们灭掉马克丹帝国，扩大咱们克宛公国版图的最好时机啊！——所以咱们这次的行动，就是在半路拦劫——最好是活捉在围城战之后从地道脱逃的那个国王、他的王后和他的那个王位继承人。"

阿克兰脸色难看，克拉克在一旁补充："他们很可能会会向孔格尔帝国以及那亚帝国求救！毕竟是联姻国嘛。"

阿克兰终于忍不住大声打断他道："住口！这样的做法，怎么能称得上是战士！"

多东戈道："喂喂，这可是国家之间的大事，怎么能用战士精神来横量呢？"

阿克兰沉默。多东戈又道："阿克兰，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这种性格，你才只能做一个小小的副团长。要不然，以你的实力和剑术，你至少也是一个参将了！"

阿克兰听到"参将"这个词，立即想起："啊，难怪那家伙一见我就开打，根本不听我说话……"

"谁？"多东戈问，留意到他脸上的剑伤，"你和什么人打架了？"

阿克兰道："是啊……打完架肚子总是特别的饿，我都给忘了。我刚刚遇见了一个马克丹人——马克丹人的剑术实在是厉害！那家伙看上去年青青的，还自称是马克丹皇家骑士军第一军将军……叫做'源利•朗'……靠，你们干嘛都这表情？"见众人的表情已经完全震惊状，阿克兰小有点受惊。

"我……我想问一句，"斯本赛举手道，"你和那战士比剑……最后谁胜了？"

阿克兰理所当然道："当然是我——输了，不然我记他名字干嘛？"

简忙问："你输了，却没有死？"

阿克兰怒道："因为那家伙说，我是第一个能和他单打独斗支持这么长时间的人，杀了我……他#

￥的！谁要他可惜！少瞧不起本大爷！三年之后必定超越你！”他勾起伤心的往事禁不住破口大骂。众人却不理他胡言乱语骂些什么，只管自行讨论。简道：“这么说来，是对方手下留情？”

克拉克道：“可能吗？阿克兰团长这么厉害吗？”

斯本赛道：“如果是阿克兰的话，倒真有可能......”

简啧啧叹息：“真是没想到啊......阿克兰团长居然这么厉害......”

克拉克道：“嗯......这么说来的话......到是听过个传闻说他有土人的血统......”

土人，也是生活在亚特兰蒂斯的一个种族，多半身材高大，而且耳聪目明。

简道：“嗯嗯......即使他败于对方手里而战死，也能死得瞑目了......”

阿克兰一抓揪起简的衣领：“我只是小败......小小的败了一招而已，为什么要死！？”

简忙道：“不不，你千万不要去死，你可是我们克宛公国的骄傲！”

说完这句话，众人——连同多东戈，全部面色凝重向阿克兰举起手来齐刷刷行个军礼。

阿克兰也顾得奇怪，伸手摸摸简的头：“吃了毒蘑菇了？是什么形状的？我看看能找到解毒药不。”

多东戈拍拍他的肩：“就知道你小子根本一点自觉没有，像在梦中捡回一条命。——你知道你今天是败在谁的手里？”

“源利•朗啊！”阿克兰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放开简。

多东戈点头，回头扫了眼众队长，道：“源利•朗的全名就是——”他拉长了音调，和众队长齐声道：

“源利•朗•凯蒂•马克丹！”

阿克兰吃惊的瞪大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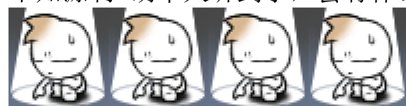
多东戈继续道：“现在你明白了吧？你是在和亚特兰蒂斯第一战士——龙战士比剑，而且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只受了轻伤的人！”

“你......你是说......”阿克兰终于反应过来了，不由脸色发青，浑身发抖，“你是说，我是在和一个女人比剑从下午打到天黑，还被她用剑在我帅气的脸颊上划了一道！！！他#￥*的啊——”一转身就冲向屋外冲天狂吼：

“源利•朗——你给我记住——这种耻辱——总有一天——我要你千倍奉还——”

魏巍的维罗尼卡山一遍又一遍的回应他的呼喊：千倍奉还——千倍奉还——

不知源利•朗本人听到了，会有什么感想？



三章 遇

维罗尼卡山脚下，树丛深处。

身材修长、面容俊俏的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源利•朗•凯蒂•马克丹正抱着她的剑靠在树旁浅憩。回想起那几声傻里傻气的吼声，直到现在她还不禁莞尔。

树丛微微骚动了一下。源利的右手立即无声的按住了剑柄，轻轻将剑抽出少许，待得树叶"哗啦"一声轻响，源利立即柔身而上——待看清来人急忙收回剑锋："怎么是你？吓我一跳。"

来人是马克丹帝国的宫女芭芭拉•丹。

芭芭拉已经吓呆了，见她收了剑，腿一软竟一跤坐倒在地："公……公……不，源利将军……芭芭拉以为将军要杀自己……"

源利淡淡然笑："怎么会？你又不是敌人。"随手将剑插回剑鞘，突然又警觉："芭芭拉，你怎么知道我走的是这条路线？我没给任何人提过啊。"

芭芭拉呆了一呆，才道："芭芭拉怎么会知道？芭芭拉根本不知道啊。芭芭拉……芭芭拉只不过是和大家一起逃出来的罢了……然后又碰巧……"

四个月前，克宛公国攻打到了马克丹的首都赛阿，围城战打了将近三个月，克宛才攻下马克丹的首都，岂不料进入之后才发现赛阿有地道，硕大的一座首都几乎已经空无一人，包括国王、王后、和马克丹的第一王位继承人。

"是这样，还真巧啊。"源利笑笑。又坐回地上。

"是啊……真巧……"芭芭拉似乎颇有心事，踌躇半晌才终于鼓起勇气道："公……将军大人！"

"嗯？"源利抬头看她。

"将军大人有什么要去地方吗？"

"怎么？"提起自己的公干，源利警觉的收起笑容。

芭芭拉搅着手指道："芭芭拉……芭芭拉想自己是不是能帮得上什么忙？"

"你能帮什么忙？很危险的。"源利抱紧自己的剑，"行了，我要休息了。"

"不……不是……"芭芭拉小心翼翼的道，"当时，芭芭拉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先逃跑了……芭芭拉是个胆小鬼……芭芭拉……"

源利抬眼望着静默的天空："这又有什么不对？你和我又不同。我了无牵挂，而且我是将军，而且听说你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不是吗？"

芭芭拉急道："可是芭芭拉还是逃跑了啊！芭芭拉背叛了大家……"

“这怎么能叫背叛？”源利淡然笑笑，“地道不就是让人逃跑用的吗？我们不是也全都逃了？”

“将军大人不一样啊！”芭芭拉急道，“将军大人是为了遵从国王陛下的命令……国王陛下也是，为什么居然会让将军大人置身于这样的危险境地……”她又忍不住为源利打抱不平。

“你住口！”源利猛地站起身来，目光剑一般直刺向她：“做臣子的，怎么能对自己的君主如此乱发议论？你哪来的资格？”

芭芭拉急道：“可是小公主就不一样……”

源利“刷”的抽出长剑，芭芭拉吓得连连后退。源利直视着她的眼道：“我存在的意义——我源利•朗存在在世上的意义，就是为了保护父王，保护母后，保护公主，保护马克丹帝国，我的名字‘源利’，是我父王亲赐与我的，就是为了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令人敬仰’的人。无论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以任何理由，我都绝不能容许任何人玷污我的名字，也请芭芭拉•丹不要玷污我的名字！”

芭芭拉又惊惧又敬佩的看着源利，急忙跪下叩拜行礼：“请将军大人宽恕芭芭拉•丹失言的过错！”

源利望向远方，怔怔的沉默了半晌，才点了点头：“我宽恕你的过错。你起来吧。”她收回长剑，又重坐回树旁，握着剑，仰望树梢偶尔透出的星光。

芭芭拉道：“谢将军大人。”站起身来，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又轻轻的道：“将军大人！”

源利转头看她。

“芭芭拉还是希望能帮助将军大人什么忙！”芭芭拉道，“实际上，芭芭拉有一个亲戚，就在维罗尼卡脚下不远处。军长大人可以和芭芭拉一起到那里休息！”

源利略为沉思：“以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过？”

芭芭拉吱唔了半晌才道：“以前芭芭拉就算有提到……将军大人又怎么会记得？”

“我不能去。”源利摇头，“你要去的话，就早点上路吧，免得迟了被追兵发现踪迹。”

芭芭拉灵机一动：“将军大人，其实，芭芭拉一个人上路真的很害怕。将军大人，听说很多国家都要趁咱们战败落井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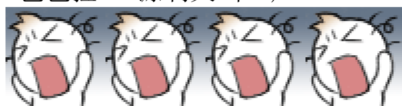
“你想我陪你一起，好令你有点安全感？”源利哭笑不得，“早说嘛，何必兜这么大个圈子？”她站起身。

“将军大人肯陪我吗？”芭芭拉却更不安了，“为了芭芭拉这样一个小小的、不足道的宫女？”

源利伸手轻轻按在她肩上：“芭芭拉，国家不就是由你、由我、由许多不足道的人共同构成的吗？”她把剑别在腰间：“哪个方向？芭芭拉，别发呆了。”

芭芭拉仍站在原地，用力咬着自己的下唇，双手紧紧的搅在一起，微微发抖。

“芭芭拉？”源利又叫一声。



四章 陷

“就是这里吗？亮着灯呢。”源利问。

“嗯……嗯……是啊……”芭芭拉心不在焉的回答。越是接近那栋房子，她的脚步却越是缓慢，“将军大人……芭芭拉……”

“怎么？”源利停住了脚步问她。

“不……没什么……”芭芭拉说着，推开大门走进房子。

虽然亮着灯，可是整个房子却空荡荡的。

源利站在门口警觉的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芭芭拉不敢回身看她，轻轻道：“将军大人……你知道吗？”

“怎么？”

“其实芭芭拉希望将军大人不要理会芭芭拉……但是……但是将军大人知道芭芭拉的弟弟吗？”
源利不开口，手按在了剑柄上。

“芭芭拉的弟弟叫乔伊，是一个不大爱说话、个性有点阴沉的孩子，那是因为芭芭拉的双亲在乔伊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芭芭拉一直都和乔伊相依为命，芭芭拉不能没有乔伊，乔伊也不能离开芭芭拉……”她抽泣起来。

源利大步上前，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扳过来正面自己：“所以你就背叛了马克丹帝国！”

芭芭拉终于大声哭道：“芭芭拉不是故意的～！芭芭拉是没有办法的！”

源利松开她的肩膀，转身面向空的房间大喊：“出来！卑鄙小人！马克丹的源利•朗已经在这里了！”
楼上的阴影处慢慢出现了几个人影：“果然名不虚传，是个铁汉！”

“应该叫‘铁女’才对……”另一人接口。

源利“刷”一声抽出长剑，顺声向楼梯的阴影处望，只见楼上影影绰绰站着四五个人，皱紧了双眉：“单凭你们几个，就妄想留住我？”

她话音未落，身后芭芭拉“啊”一声短呼，忙转头，见芭芭拉正被几个克宛王家骑士按住嘴、扭住双臂，大声喝道：“你们做什么？我不是都已经来了吗？”

楼上先开口那人道：“我们是答应饶了她弟弟的命，可没说过会留她活命。现在你可是抢手货——你肯定知道你们的那个老糊涂的国王在哪里，我可不想把你再让给别人！”

芭芭拉泪流满面，无助而绝望的看向源利。

源利又回过头望向楼上的人，楼上的众人也同时抽剑在手，却没有一个人敢先向她动手，一时间两

边的人全僵在那里。

“呜……”芭芭拉发不出声来，手脚并用用力挣扎，那些骑士当然很容易就制住了她，眼见拖出了屋外就要就被害，源利突然旋过身，一剑双快又准刺向左边抓着芭芭拉的那位骑士。众人突经此变，还未及反应，源利的长剑早已穿过那骑士的喉咙，又抽出，转向右边那骑士刺去。右边那骑士同样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已然毙命。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纷纷拔剑，楼上的骑士大吼：“拦住她！”但又怎能拦得住？源利长剑过处，血花飞溅，一把扯过芭芭拉风一样从人丛中直穿而出。

楼上的克拉克等人急忙跳下却还是慢了一步，大骂：“怎么不拦？”

一个小骑兵忙回答：“报告队长大人，因为我要死了！”他喉咙有一个血洞，鲜血正从那里向外喷溅着。

克拉克把剑扎在地上，用力扯下披风：“先止住血！简，快来帮我！”

但是已经太迟了。

“可恶啊！”克拉克跳起来一把抓起插在地上的剑就向源利追去。

“等等我们！”简在后面大喊，“你一个人能做些什么！”

“追就是了！”斯本赛道，“这一路上我设下了许多陷阱，就算是最机敏的狐狸这次也必定难以逃脱！”

他话音未落，就听见面前有女人“啊！”一声尖叫，斯本赛激动的大叫：“中了！”

果然，前行不远，就见源利侧对他们蹲在地上，听见有人走近立即转身站起，却不见芭芭拉的踪影。

斯本赛正感奇怪，克拉克已经一剑向源利刺去，却被她轻易一招招化解，正欲举剑反击，斯本赛大喊：“凯蒂你不想救乔伊了吗？”

源利剑锋一侧，简一把抓住克拉克的领子向后猛拖，克拉克的脖子上已经划出一道血痕，不过不深，不足致命。

克拉克刚刚从鬼门关兜个小风，惊魂未定，斯本赛上前一步道：“乔伊关在哪里可是只有我们知道，时间长了，说不定会给活活饿死！”

源利不禁犹豫，突然地下传出声音：“不！不要管我们！将军大人请快点离开吧！”

原来地上有个深坑，芭芭拉刚才正是失足落进了坑里。

斯本赛怔道：“这里怎么有个坑……”

简惊讶：“啊？不是你设下的陷阱吗？”

源利冷冷的道：“既然我已经来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放人？你们这样不觉得愧对战士的精神吗？”

斯本赛脸一红，咳嗽一声道：“当……当初讲好的是你被俘，我们就放人，可是……可是现在你却逃了，当然就不成立了！”

芭芭拉带着哭腔急道："不要！将军大人！芭芭拉已经做错了事，不想一错再错啊！"

源利不去理她，道："如果我受俘，你们也要依战士的精神保证他们姐弟的安全！"

克拉克怒道："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谈条件，你这个杀人狂！"

源利双眉一挑，长剑竖起。斯本赛忙又拖住克拉克的衣领向后拖去，道："我以真神、战争之神以及战士荣誉起誓，只要你受俘，我们立即放了这对姐弟，绝不再为难他们！"

芭芭拉在地下大叫："将军大人！比起我们姐弟，将军大人身负的职责更加更要啊！"

源利沉声道："我源利•朗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守护马克丹帝国，我不容许任何人，随意戕戮马克丹的子民！"

说着，源利长剑回鞘，顺手解下丢在地上，转身伸手从坑中拉芭芭拉上来。

居然没有人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芭芭拉重新站回地面上，简才反应过来，忙叫："镣铐！"一个小骑士从腰上解下手铐向源利走去。芭芭拉拉扯着源利的衣角，泪流如洗。源利却不看她，只是向那骑士伸出手来。待得那骑士把源利的双手向背后反翦着铐住，斯本赛道："你弟弟被关在白森林里，你现在往白森林的北出口走，去和他会合吧。"

源利淡淡的补充："和你弟一起去席坦地下国吧，到那里你们就安全了。"

克拉克仍然怒不可遏，走过来一拳正中源利的脸颊，道："你以为自己是谁，神官？！"芭芭拉惊得一声尖叫。

血顺着源利的嘴角滑下，她却紧闭了双唇，一声不出，眼中闪动高傲的光芒。

众人不再理会芭芭拉，推拉着源利又齐向来路返了回去。

——芭芭拉，国家不就是由你、由我、由许多不足道的人共同构成的吗？

芭芭拉无力的跪坐在了地上，泣不成声：

"将军大人......公主......公主殿下......"



五章 源

“啊？源利•朗是马克丹第一公主？”阿克兰又一次吃惊的瞪大了眼睛。这一日他的眼睛总是瞪来瞪去，多东戈若不是知道他有土人族的血统，几乎以为他的先辈是青蛙。

土人族和人族一样，也是生活在亚特兰蒂斯的一个种族。土人族通常身材高大，耳聪目明。

“是啊。凯蒂•马克丹比马克丹现任的继承人出生早六年呢。听说她的名字‘源利’就是艾弗逊马克丹为她取的，在马克丹的俚语中就是‘令万人敬仰’的意思。”多东戈道。

阿克兰搔搔头：“团长，我听一个朋友说过，马克丹帝国的传统是家族会把继承权传给家族里第一个出生并长大的孩子，叫做‘第一顺位继承’，不是吗？怎么我见到源利的样子……”

多东戈点头道：“是啊——一般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是也有一种情况例外。”

“例外？”

多东戈道：“马克丹帝国是一个帝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血统的国家，所以马克丹人在决定‘第一顺位继承’的资格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会把血统不纯正的孩子排除在继承权外。也就是说，只要孩子的父亲或是母亲有一方地位太低，就算孩子是第一顺位出生，也仍然是没有继承权的。”

阿克兰想了老半天，才若有所思：“这么说来，源利的母亲……”

“对，是个宫女。”多东戈道，“所以无论凯蒂•马克丹怎样优秀也好，也不可以继承王位，她天生没那个资格。”他仰天长出口气，“也许这就是她虽贵为一国公主，却宁愿选择成为一个战士的理由吧！”

“因为战士只讲战士的精神与实力……”阿克兰若有所思。

多东戈伸个懒腰：“你我都应该庆幸自己是克宛公国的子民呢！——马克丹帝国这么落后的传统也早该改改了。”

阿克兰道：“是该改改了……可是团长，”他又搔搔头，“你就是为了要和我谈这些，才把我硬拉来这里的吗？”

多东戈看白痴一样的表情看他：“当然不可能是啦！”

阿克兰不解道：“那……那咱们二半夜跑到这么黑不垃圾鸟不生蛋的鬼屋还把灯点着到底是为虾米捏？”

“等人啊！”多东戈理所当然的回答。

“等人？援军？不是说这次行动是秘密的吗？”阿克兰问。

“我说是在等援军了吗？”多东戈白他一眼。有时真觉得和他沟通很困难，“你不是说过，前几天你与凯蒂•马克丹打架是在这离这里不远的拉兹山崖的吗？”

阿克兰仍然不解：“是啊，怎样？”

“所以我找了一个女人……让那女人前去劝降凯蒂。”

“劝降！？”阿克兰又瞪大双眼，“是去自杀吧！”

多东戈不能适应和"青蛙的后代"对视，别开目光咳嗽一声："放心吧，是一个马克丹的女人，而且凯蒂认识。"

"认识的女人？马克丹人？"阿克兰惊讶的看他，"你怎么认识马克丹的女人的？"

多东戈挺起胸膛道："以我男性的魅力！"（阿克兰不可思议的上下反复打量他，）"——哎，我开玩笑的，不用这么认真吧。——是好不容易抓到的。"

"抓？"阿克兰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安排下了两个计策，一是让那女人去诱降凯蒂•马克丹。如果成功，就带她来这里，就由咱们两个人单独接待她，以表示咱们克宛公国的诚意。"

"那......那要是不成功呢？"阿克兰心中的不安扩大了。

多东戈皱眉："如果不成功，就由那人把凯蒂带到离这不远的另一处房子，那里克拉克、斯本赛和简的小队在那里埋伏，还设下了诸多陷阱。如果真这样都抓不到凯蒂，只能说真神真的不站在咱们这边了！"

阿克兰越听越怒，一把抓起了——铠甲没有衣领——改抓腰带："你......你又用这样卑鄙的伎俩！"

"你又想用战士精神来衡量国家大事了是不是？"多东戈试着挥开他的手，却挥不动，只得也紧抓着自己的腰带免得被他揪断。

阿克兰大声回答："咱们本来不就是战士吗？多东戈骑、士、先、生！"

"别忘记你的职责，阿克兰•多尔姆斯副团先生！"多东戈也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无论你做任何事，你都是为了克宛公车的国家利益！"

"正因为咱们无论到哪里都代表着克宛公国，才更不能做这样卑鄙的事丢咱们克宛骑士的脸，不是吗？"阿克兰毫不让步。

"那多尔姆斯骑士先生觉得怎样做才不卑鄙？"多东戈也火大了，"大家一起光明正大的打一架，让，凯蒂把我们全杀了——就像杀查理和扎克的小队那样，然后就您一位能和她打成平手，让大家都来尊敬您、称赞您？"

阿克兰慢慢放开双手。

多东戈提了提快被他拽掉的腰带："别傻了阿克兰，你不单是一个骑士，还是一个军人，不要一天到晚只用战士的精神来衡量一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根本不能和战士与战士之间的决斗相比：一旦有什么闪失，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死掉，成百上千的人家破人亡，你怎么连这也想不通？"

阿克兰转身，一拳砸在墙壁上。

多东戈拍拍他的肩膀："你还年青......不......或许，你本来就不是做军人的料......"对于阿克兰这种而言，"国家"恐怕是一个太过沉重的字眼。

然后又叹息："有些人年纪青青就当国家第一将军......有些人却一辈子只怕也只是一个小副团长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咋就这么大捏？"

阿克兰莫名其妙，正要询问，有人从远方上气不接下气连呼带叫跑到房门前："团长......团大人！我

们......我们捉到了......”

多东戈忙跑到门前打开房门，声音有些颤抖：“——凯蒂•马克丹？”

那战士连连点头：“团长大人，副团长大人，我们......我们捉到源利•朗•凯蒂•马克丹了！我们......捉到亚特兰蒂斯第一战士了！”

多东戈激动的向天空划个三角：“真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阿克兰的唇角不停的抽动，却说不出一句话。

多东戈正欲折返驻地，却又停了脚步，转头看了阿克兰，沉思片刻，对他道：“阿克兰，你就先别回去了，有件事，我想只能托付给你。”

“什么？”阿克兰心不在焉的回答。

多东戈从腰上摘下一把钥匙，道：“是这样：当初我为了令那个马克丹女人听我的话，就扣了那女人的弟弟做人质，关在白森林的一栋小木屋里。现下承诺已经兑现，应该把那个孩子放出来了，只是我怕别人去会忍不住杀了他，所以只能托付给你了。你把那孩子放出来之后，顺便告诉他他姐姐在白森林北面等他就好了。”说着，把钥匙递上。

“白森林里的小木屋......”阿克兰把钥匙接过，顺手挂在他那把大剑的剑柄上，“我知道了......”他回答。

多东戈见他答应，再不停留，转身拉着那战士便向驻地跑去——像是怕他再改主意从背后追上来似的。
阿克兰根本没心情留意他，也根本没事情做这些事情，他也很想跟着多东戈回驻地，去看看他们把源利•朗怎么样了——但是......这毕竟是团长的命令......

算了！还是先去把那个孩子放出来吧。反正多东戈是要从源利•朗的口中探知出马克丹国王和他的那个王位继承人的下落嘛，源利在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吧。

王位继承人......唉。源利的妹妹想来手腕一定很细，也一定很美丽、很干净吧？

因为她只怕从未拿过比餐刀更危险的东西，也从未像他们这些战士经常拿性命做筹码，站在烈日或是暴雨中和人决斗吧！

阿克兰突然苦笑，伸大手搔搔自己的脑袋。阿克兰你在想什么啊，人的命运就像是谢了的花瓣一样，会落在飘着香气的书页里，抑或是落在烂泥里，几乎是刚落下的时候就注定好了不是吗？再怎么挣扎，也不过是在窗口飘舞一阵而已。

还是先去找那个孩子吧......

在阿克兰胡思乱想的时候，和多东戈一起折返驻地的那个小战士正在抗议：“为什么说我们，会忍不住杀了，那个马克丹的孩子呢？我们才不会，玷污战士的荣誉呢！”

“你闭嘴！”多东戈喝道，“我还以为你挺聪明呢。我若是不这样说，阿克兰就会和咱们一起回去然后一路上都会啰里八嗦胡说八道叽叽歪歪不着边际的用他那战士精神来衡量咱们所背负的整个克宛公国的重任把我的聪明才智讲得一文不值你受得了吗？”

“我受不了！”小战士回答，“跑着路，还说这么长一句，不喘气，我实在受不了！”

接着一声惨呼，有重物被踢飞的声音。

六章 错

“混蛋......到底是哪个木屋？”阿克兰在白森林转了 NOPQ 圈之后，终于忍不住骂出了口。他觉得多东戈根本就是在整他，白森林说大也不大，但转上一圈也是颇花时间的，他已经找过了十七八个小木屋，还是没有找到多东戈说的那个马克丹的孩子。

“可恶，早该把木屋的地理位置以及是叫什么名字问清楚的，至少该问清楚是男还是女......”阿克兰自言自语。——其实叫什么名字和地理位置多东戈固然没有告诉他，可是是男是女多东戈给他说过，是他自己忘记了。

啊，又是一个小木屋。希望这真的是最后一个小木屋了。阿克兰加快步子走到近前，清晰的闻到了一股烧烤的味道，肚子立即不争气的惨叫起来。见鬼，他一天都没吃饭了。

小木屋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白白净净、看上去就是贵族子弟的女孩正端着盆走出来好像要去洗涮，一眼就看到阿克兰，瞄了一眼他闪亮亮的铠甲，脸色顿变，手一颤，整盆的水全倾拔到了地上。

门内听到声响，便有人问：“梅梅尔，出了什么事？”

梅梅尔颤声回答：“是......是克宛的骑士......”

房间刹时大乱。

阿克兰低头想看看自己胸前的克宛公国王家骑士标志，但是看不见，只得作罢，咳嗽一声道：“对啊，我是克宛公国的骑士，过了维罗尼卡山就是我们克宛公国的领土了嘛。”

房中一个老者的声音响起：“梅梅尔，召引这位骑士先生进来，我要见他。”

梅梅尔颤声道：“王......主......主公......您不能......”

房中的老者回答：“该来的怎么也躲不掉的。梅梅尔，召引这位骑士先生进来！”

阿克兰听说可以进房中歇歇脚，很是高兴，得寸进尺的道：“那顺便请我吃早饭怎样？”

梅梅尔脸色更是难看，房中的老者却道：“你进来吧。”

老者的声音似乎有着一种不容反抗的威严，阿克兰进了屋居然乖乖的坐得笔直，不敢造次。

房中的摆设十分简陋，仅几件家具，一看就不是久住之地。

房中除了那位声音十分威严的老者之外，还有一个一看就是贵族出身的妇人，和一个沉静婉约的小姑娘，一头如夕阳般灿烂的金发微微颤抖，一脸忧伤的看着阿克兰。

好美丽的姑娘！阿克兰也不禁多看了她两眼。梅梅尔一脸快要上断头台一样的表情走过来，在阿克兰面前摆了一副餐具。

看到餐具，阿克兰实在忍不住，什么吃相也顾不得了，只管张口大嚼。

那老者先开口："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只有剩下一点烤獐子肉，骑士先生可不要认为我傲慢。"

阿克兰塞得满口都是肉，含混不的回答："怎么会？您能请我吃这一餐饭可是救了我一命了。我还以为你们不会招待我们克宛人呢。"

那房中众人一怔，阿克兰继续道："你们……是从山那边逃过来的马克丹人吧？"

那贵妇有些紧张得浑身颤抖："你……您……不是前来……追杀我们的骑士吗？"

阿克兰用力吞下一块肉："也并不是所有克宛人都这么好杀吧！我们才不会对普通的百姓出手呢，我也是有战士尊严的。"

梅梅尔听他这句话，一下子放松的几乎站也站不稳。那老者瞪她一眼，她急忙抱起盆子跑出门去了。

那贵妇却仍不放心，追问道："那请问……阁下来白森林是做什么的呢？"

阿克兰道："找人啊。"

"谁？"那老者和那贵妇同时问道。

"一个马克丹的孩子。"阿克兰道，又有点为源利鸣不平，"哼，是为了你们马克丹的叛徒。"

"叛徒？"那老者提高了声音，一脸受辱的表情。

阿克兰理解他的心情。无论哪个国家出了叛徒，都是整个民族的耻辱。更何况是马克丹这种帝国。

"不知道！"阿克兰回答，"反正是女人。"他说着，大嚼着一块大大的肉，"情有可原～！是为了她的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的人才这样做的。"

"妹妹？"那贵妇回头向那美丽的少女看了一眼。

少女立即反驳："不！姐姐是绝不会做这种事的！"她嗓音甜美酸软，就像山泉一般，阿克兰又忍不住看了她几眼，却见她毫不畏惧直视自己："骑士先生，请您再多说一点那个叛徒的事好吗？"

阿克兰耸肩："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我的团长说……啊，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克宛公国第三骑士军第十二团副团长阿克兰•多尔姆斯！"他站起身，那老者也站起身，互相见以骑士之礼，然后阿克兰又坐了回去继续道："我只是听我团长说，是个好不容易才抓到马克丹的女人，再让这个女人回去陷害……你们马克丹最重要的……公主……唉～！"

身为马克丹第一公主，却只能拿着剑，冲在战场的前锋线上，为她的将来会成为一国之君的妹妹卖命……他心中又是一阵烦躁，胃口顿失。

"为了什么，为了她的妹妹？"那老者紧皱双眉，沉声追问。

"不知是弟弟还是妹妹……我……我没听清～！"阿克兰把餐具放回桌子上，没心情吃了，"要是我听清了，也不会这样转来转去找得这样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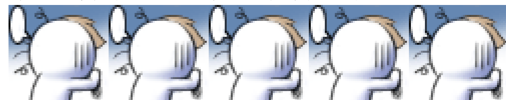
“您来这白森林……就是为找那个女人不知是妹妹还是弟弟的人？”贵妇急问。

阿克兰拍拍挂在剑柄上的钥匙：“我讲得似乎太多了。”他站起身，向天空划个三角：“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愿真神保佑你们。”

房中的三人也同时站了起来，向天空画三角：“也愿真神庇护您。”

阿克兰转身推开房门走了出去。还还得继续找那个马克丹的小孩。

咦，刚才，那老者也用骑士礼向他回礼的，那老者应该是马克丹的王家骑士喽？居然忘了问他的名字……算了，早点完成任务，就可以早点回去驻地了。——不知道……源利现在怎样了？



阿克兰出门后，木屋中的三人重又坐下，一阵沉默。

“叛徒……”那老者恨恨哼了一声。

“不！不会的！”那个美丽的少女又站了起来，“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姐姐是不可能做叛徒的！”

“现在什么都清楚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那老者也站了起来，“真亏我如此信任她，将这样重要的任务交付给她……看看我做了什么？我居然相信了一个叛徒，一个卖国贼！”

“陛下……”那贵妇想开口，却又不知该劝说些什么才好。

那美丽的少女踌躇道：“我绝不相信姐姐会做出这种事……姐姐……说不定……有什么苦衷……”

“有什么苦衷！”那老者勃然大怒，“就因为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那个下贱的女人，所以她没有资格‘第一顺位继承’，她一直都为此耿耿于怀——一直为此嫉妒你！——是她叫那个骑士来杀你的……一定是这样……你没见那个骑士走的时候拍着他的剑柄？还说‘让这个女人回去陷害你们马克丹最重要的公主’不是指微薇薇安是指谁？”

“父……父王……”美丽的少女声音有点悲凉。

那老者在房中踱来踱去：“哼！我早听人说，她一直怀疑她的母亲……那个卑贱的女人是我下毒害死的，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陛下……请您冷静！”那贵妇终于忍不住也站起了身，“马克丹人人都知道源利•朗•凯蒂的母亲是自己得了热病病死的，没有理由一直在母亲身边日夜守护、寸步不离的女儿自己却反而不知道啊！”

那老者一时语塞，贵妇又道：“就算凯蒂……凯蒂她真的叛国了，可是那个骑士却连薇薇安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就跑来杀她，不是太奇怪了吗？”

老者也踌躇起来：“难道其中另有什么隐情？”

美丽的少女趁机道：“父王，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咱们首要的事是要快点离开这里，若是再来别的骑士，咱们就危险了！——毕竟像刚才那个骑士那么笨的人，整个亚特兰蒂斯恐怕也找不出几个！”

“好吧。”老者伸手抓起桌旁的剑，“那咱们现在就按原计划，继续向北方移动！”

薇薇安突然想起："那……梅梅尔呢？她还没有回来呢！"

"不等她了！这么久都不回来，搞不好已经逃走了！更何况……"老者伸手慈爱的抚着美丽少女的发，"马克丹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就还有希望！——不要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了！"

贵妇点头道："你父王说得对，薇薇安。"

少女颦起双眉，忧郁的望向河的方向，然后点点头："我明白的，父王。"

七章 叛

阿克兰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木屋放了那个叫什么乔伊的马克丹小 P 孩儿，立即折返驻地的小屋，离得老远就看到简和斯本赛在门口值勤。

简和斯本赛却同时抽出了长剑："口令？"

"什么？"阿克兰只关心着屋里的情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口令错误！"简的剑尖直指着他。

阿克兰伸手想拨开他的剑："别闹了，先让我进去。"

斯本赛却立即将剑架在了他胸口："口令！"

阿克兰有点烦了，转头看他："你们这是干嘛？"

"这是团长的命令……"简毫不让步，"副团长先生，口令！"

阿克兰退了一步，双手叉在腰上，寻思是不是多东戈给他说过，而他却早已丢到维罗尼卡山的哪个阴沟里去了，却听身后传来动静，转身见克拉克正锁了几个衣衫破烂、又干又瘦、哆哆嗦嗦、目光呆滞的马克丹小孩，也不看他，只径自走到简和斯本赛面前道："口令：克宛万岁！"

斯本赛道："口令正确！"让到一边。

阿克兰叫住他："喂你……你捉这些马克丹小 P 孩干什么？"

克拉克回头看他，犹犹豫豫的动了动唇，终于还是没有回答，就进门去了。

阿克兰心中顿生强烈不安，跟在他后面往门里走，却仍然被简和斯本赛仗剑拦住："口令！"

"克宛万岁。"阿克兰心不在焉。

"口令错误！"简和斯本赛异口同声。

阿克兰不可思议抬起头："什么？你们说什么？"他心烦意乱，哪有闲功夫在这儿和他们二人胡搅蛮

缠，“怎么克拉克他说就正确，我说就错误！”

简和斯本赛被他的气势所震，同时后退一步：“因为……这是……这是团长大人的命令……团长级的口令和我们……和我们不同……”

屋里陡然传出一声尖叫。

阿克兰整张脸都抽搐起来：“你是……你是故意不让我进的是吧？”

二人又不禁同时后退了一步：“因……这是……团长大人的……”

屋内又是一声惨叫。

“少给我来这套！”阿克兰再也按捺不住，伸手向背后拔下他那把专用的大剑，“让开！”

二人举着剑的手同时颤抖，却仍然不让路，斯本赛吞口口水道：“团……团长大人有令……如……如果有人对不上口令而……而要硬闯的话……就……就按判国罪……”

“我判国！”阿克兰大声怒吼，“是你们他%￥的背叛了我好不好！”

“我还不是为了防止你做错事？”多东戈的声音从房中响起，说完最后一个字时已经出得门外道，“阿克兰，你又在耍什么宝？”

“我耍宝……？”阿克兰大声回答，“我正想问你在做什么！”

多东戈不停步走到他面前，直盯着他的双眼，道：“把剑收起来，阿克兰•多尔姆斯副团长先生！”

阿克兰和他对视片刻，终于无奈的把大剑收了回去。

多东戈慢慢围着绕着圈子：“不是我不相信你，你瞧你都做了些什么？为了一个敌人，为了一个马克丹人，你居然向你的战友拔剑！请问你还有什么面目回到家乡，去面对克宛公国，面对咱们的大公和咱们的国民！”

阿克兰抬眼看他，据理力争：“我……我只想知道你对源利做了什么！难道就真这么见不得人，怕被我知道吗？”

多东戈皱起双眉：“做什么也是为了克宛公国！”长叹口气又低下声音，“阿克兰，记得我不止一次的对你说过，战场上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只有活人和死人！”

克拉克也从房里出来，多东戈转身对简和斯本赛道：“去马房把马牵来。”简和斯本赛应声而去。多东戈又转头对犹自郁闷的阿克兰道：“你留下吧。”说着拍他的肩，“要看住房里的那个女人，别让我失望，那么今天的事，我就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

阿克兰矗立不语。多东戈和克拉克待简和斯本赛把马牵来，一起翻身上马，急驰而去。

众人都已走远，阿克兰还在独立。

——做什么也是为了克宛公国！

——你还有什么面目回到家乡，去面对克宛公国，面对咱们的大公和咱们的国民！

那他要用什么来面对战士的荣誉呢？他觉得自己已经没脸面再做骑士了！

突然发现少发好大一段

推开门，阿克兰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屋里一片昏暗。但他已经清楚的嗅到房中的血腥味，还有一种异样的焦臭味。

"源利？"他叫。黑暗中似乎有人影在晃动。

却没有人回答。

"源利，你在吗？你还活着吗？"阿克兰声音有点发颤，继续在暗中摸索。蓦得一拍大腿，暗骂一声笨死，忙从身上摸出火石，打着火光，点亮角落里常备的蜡烛。屋里顿里亮堂起来。

"源利......"阿克兰重重一震，蜡烛脱离他的手掉落到了地上，立即熄灭了。

"怎么，竟没胆量面对你同胞的行为的后果吗？"源利•朗的语音仍然是淡淡的高傲，只是明显沙哑了很多。

阿克兰闭了下眼，又用力睁开，匆匆拾起蜡烛，手忙脚忙的重新点燃，急步上前："天......天那......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

真的是她吗？那个在维罗尼卡山上与他斗剑的面容娇好、傲气十足的战士吗？——他的战友怎么会忍心，将一个女孩子折磨成这个样子！？

她如星的美目不知被多东戈他们用什么东西剜去了一只，黑色的血浆染满她玉般的脸颊。

她身上的铠甲早已不知去向，白色的紧身衣上满是鞭痕，和被烙铁烧出的焦黑。

她那握住剑柄会令她的敌人心惊胆寒的双手，指尖上也全是已经变黑的血迹。

阿克兰把蜡烛放在地上，小心的捧起源利的手，手指颤抖几乎哭出声来——她几乎全部的指甲，都被不知什么工具，硬生生从她的手指上剥离了下来。

阿克兰一拳砸在地上："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多东戈•诺！"他跳了起来，握紧背后的大剑就向屋外冲去。

"阿克兰！"源利叫道，只喊了一声她就气喘吁吁，"你......你是阿克兰先生对吗？"

阿克兰听得她的呼唤，心里稍微冷静下来，忙又转身大步走了回来："对......要先把你解开......"伸手拔下自己的大剑，狠狠砍向铁链，却只听"当~~~~~~~~~~~~~~~~~~~~~~~~~~~~~~"一声巨响，震得阿克兰手腕都麻了，再查看那铁链——却只有头发丝细的一条小小痕迹。

"这......这他￥%的是什么材料啊？"阿克兰不可置信的看看自己的大剑。

"说是什么......你们克宛......公国的传国之宝......用来锁重要犯人......的'天赐神锁'。"源利回答，话音中还带着一丝调侃，"阿克兰先生......"

"就叫我'阿克兰'。"阿克兰皱紧双眉，又提起源利的镣铐。

“阿克兰……”源利放缓声调，声音轻轻颤抖，“阿克兰，就算我求你……请您放了那些孩子好吗？”

“孩子？”阿克兰的注意力一直只放在源利身上，没功夫去注意其它，经她提醒四下一看，又吃一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好几个马克丹小孩子缩在那里，被绳子串着捆起，一双双大眼惊恐而呆滞的望着他，但却没有人哭，也没有人说话。

地上，还有两具小孩的尸体。

“这……这也是多东戈·诺干的？”阿克兰颤声问。

源利笑了一下，脸上却刻着深深的哀伤，像哭：“这是我的错……”她的声音中，透着无奈与愁苦，“我身为马克丹的第一将军，却居然不能保护马克丹的子民……”

阿克兰摆手道：“这种状况下能保住命已经不错了。”他说着很快割断了那些孩子手脚上的绳子。那些孩子却似乎还被无形的绳子捆缚住一般，仍然蹲在那里不动。

阿克兰一个一个的把孩子们从地上拉站起来：“跑啊！”他喝，“怎么不跑？”

那些孩子却不动：“凯蒂不走，我们也不走。”

阿克兰一怔，源利用力道：“你们……你们怎么说这样的话？你们看看地上，你们伙伴的尸体！快走！离开……离开这里！不要再说这种任性的话了！”

孩子们呆滞的望着他们，仍然不动，像了无生气的木偶般重复着：“凯蒂不走，我们也不走。我们不能背弃国家的英雄自己逃走！”

阿克兰最不会应付小孩子了，大手把脑袋搔来搔去，又转回头向源利发出求救的目光，却只听到她强忍痛楚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

“好吧……”片刻的沉默之后，源利终于道，“阿克兰……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当然可以，不过要怎么做？”这该死的虾米虾米锁，要怎么对付呢？阿克兰又走回她身边。

源利将手上的镣铐抬起来，道：“抓紧链子好吗……抓紧。”

阿克兰不明白她的意思，紧紧抓住她镣铐上的链子。源利立即开始用力向下拽着自己的双手——不行，她深吸一口气，又狠狠向下拽去——

“你在做什么？”阿克兰吃了一惊，手不自觉就松了。

“别松！”源利颤声道，“帮帮我……求你……别松！”

阿克兰心弦颤抖，又抓起链子，用力向上提起，别过脸去。源利转动着自己的手腕，用力向下蹭着手双……结实的铁箍划破了她的皮肤，鲜血流下，倒是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双手开始下陷……源利咬紧了牙银……紧闭了双眼……蓦得大叫一声，双手终于从那个该死的“天赐神锁”中挣脱了。

阿克兰感觉手上猛然一松，再回头看那镣铐，只见上面还挂着源利的皮肉血迹，一甩手将那镣铐远远丢开再不想看，一语不发扯下自己的披风，撕成布条，慢慢敷上源利的双手。

源利紧闭着双眼，用力的深呼吸。手上忽然一疼，好像有东西在触碰，下意识的一缩，睁眼见

是阿克兰，抿着双唇小心的帮自己包扎伤口，淡淡一笑，放松了神经："看上去你很粗线条的......想不到还有这样细腻的一面呢......"

阿克兰小心翼翼的包扎着，道："是啊......我还会做饭呢。"

"你？"源利抬眼看他的脸，不可思议的问，"做什么？"

阿克兰抬看她一眼，确定她不是在嘲笑自己，才道："啊，是我们家乡的名小吃......盖浇饭。（囧 TL......其实是我们学校门口的那一家......真怀念啊真怀念......请四川兄弟姐妹们包涵......）——是我妈妈生前最拿手的活计呢，我继承了。"

"是吗？"源利挑起双眉，"看不出来啊......好吃吗？"

"那还用说吗？"阿克兰挺了挺胸膛，"没有入选王家军队之前，什么事也得自己动手才行，这可是一个战士的基本生存之道。"

源利有点失落道："啊......我比你好命呢！从来没有自己动手做过东西吃......"她抬起头从窗户的缝隙望着外面点点的星光，"吃母亲亲手做的饭是什么的感觉？——真想尝尝你从你母亲那里直接继承来的手艺呢！"

"会有机会的。"阿克兰包扎好她的双手，轻轻放下，"只要咱们活下去......会有机会的。"

源利抽回手，不语。被血浆与伤痕粘满的有些扭曲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无法言语的疲惫与悲伤。

阿克兰看她的表情心头一痛，却说不出一句劝说的话。源利已经伸手向自己的足踝："这次是脚......帮我......阿克兰。"

然而，脚却比手更难处理，因为手的形状大体来说还是很流畅的一条曲线，而脚踝却有一个脚后跟抵在上面。源利试了许多次，弄得自己一脚一腿全是血，却还是无济于事。

"这......这样不行......"源利擦去额边的汗，"阿克兰......你......"她犹豫了一下，"能不能帮我找把剑......或刀......"

"应该有。"阿克兰说着，不敢看她血人似的模样，在屋里翻找。一般来说，他们有任务要出远门，总会带有后备的武器装备的。

果然，拉开箱子，其中的一个里面备有几把剑和几套铠甲。

阿克兰翻出其中的一把，背对着递给源利。

源利却犹豫着没有接。

阿克兰等了半天，有点着急了，回头问："怎么了？"

源利犹豫着抬着看他："阿克兰......我若接了，你......就是叛国了，你知道吗？你要考虑清楚啊！"

阿克兰沉思了半刻，扶着源利的肩膀道："喂源利，你觉得，什么是值得你骄傲的？"

源利立即直起脊背："是我身为马克丹的子民这件事。"

阿克兰摇摇头："我......我则是以我的战士身份为荣。"他坐下，"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难道就一定要牺牲战士精神的荣耀来换取吗？为什么不能两者兼得呢？难道'国家'这个字眼带给我们战士的，就一定要是血或是肮脏的回忆才行吗？"他又突然站起身，坚决的道："不......我决不想带着这样的耻辱感苟活一辈子，哪怕会被真神议会厅判处死刑！"

源利轻轻笑笑："啊，失礼啦......我并没有看轻阁下或是侮辱阁下的意思......"说着，伸手抓过剑柄。源利的手指上已经没有了指甲，再轻的碰触也会令她感觉痛楚，冷汗直流。

"没关系......"阿克兰看她的表情道，"要我帮你吗？"

源利苦笑着摇头："你......帮不了我......"她说，"请你......走开一点......不要看向这边，可以吗？"



八章 别

阿克兰疑惑的点点头，转过身走开几步，正面对着那些马克丹小孩儿。那些小孩儿们本来呆滞的直直看着前方，却突然同时露出惊恐的表情，互相靠得更紧。

虽然源利说过让他不要回头看，可阿克兰看这群孩子的神情，还是忍不住回过了头，脑袋"嗡——"一声巨响，几乎站立不稳，但也没时间站稳了，他大步流星抢到源利身侧："你......你不能......你居然这样做！"

源利用他递给她的那把长剑，为了令脚的宽度可以减小到正好通过镣铐的圆环，而切下了自己左脚的脚后跟。

血如泉涌。

"不要管我......"源利痛得一头狠狠撞在了立木上，甩手躲开他抢夺自己的剑，"我......我必须要赶在你的队员回来之前离开......你......你明白吗？"

"难道没有其它办法了吗？"阿克兰紧紧握她手中长剑的剑刃，根本没感觉手掌心已经是血肉模糊，道，"即使不用这么做也可以的办法......"

源利狠狠将剑从他手中抽中，带着自己的血，混着他的血，颤声道："我想不到，没时间了......阿克兰，不要阻止我！"她抬头直视着阿克兰，眼中，仍然是不容玷污的高傲，和执着——近乎无理的执着。

阿克兰慢慢松了手，深深的吸着气，再次扯烂披风，撕成布条："'诺'那家伙......是为了我们克宛公国......你是为了你们马克丹帝国，而你们的那个叛徒是为了自己的弟弟......究竟你们谁错了？"

源利看着他熟练的手，沉默了很久，才淡淡的道："没有理由或是信仰，就不会有生存的意义......想要活下去......就这一点，任何人也没有错......"好痛......她闭上眼，"所以......不要想了......本来就......"她说不下去了，喘息片刻，又拿起剑——混蛋，没有了指甲了手指一直在发抖，根本没有握剑的力气。她双手齐上，用力握住剑柄......还有右脚的脚后跟要切。

阿克兰不忍看她的这副惨状，微微向一边别开眼，道："而我……而我在遇到你之前，从来没有败过……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才是亚特兰蒂斯第一战士……而那天……被你饶恕的时候……真是讨厌透了……"他紧攥双手成拳，"我以我不败的战士精神为荣，我只想……我只想要一场没有战争……没有国家……也没有阶级的堂堂正正的决斗……把你狠狠的打翻在地……让所有人知道，我才是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我才是……"他感觉到源利已经褪下了脚镣，急忙将准备好的布条为她包上，"没有国家……没有战争……没有阶级的最公平的决斗……"

源利回答不出话来，只能勉强笑笑，咬牙抓起铠甲穿在身上，又以剑撑地，吃力的站了起来，浑身的巨痛令她一阵头晕目眩，身体摇摇晃晃几乎摔倒，一定要守护国王的意志令她又复清醒，心中只是默念：要快。——对，没时间耽误了，一定要快。

神志回复之后，源利发现自己居然是被阿克兰小心的扶在手弯处，所以刚才才不至于跌倒，抬头看了眼他咬牙切齿的表情，不由好笑："好歹你也……也是个军人吧……怎么……晕血吗？"

阿克兰笑不出来，也无法解释。

他怎么向她解释，自己心理这种痛苦的感觉，到底是来源何处呢。



已经是后半夜了，尽管还有星星在天空闪耀，四下里却越来越昏暗。

源利掂起脚尖，在山道上狂奔。

她完全算不出自己已经走了多久，有时感觉世界都在梦中，有时却又因巨痛而清醒。快些、再快些……她不知道她为自己争取了多少时间。

脚下一顿，源利终于失去平衡而重重跌倒在地。

可恶，脚抽筋了……她用力蹬着双腿。拜托，要坚持住——在父王、妹妹与王后平安之前……

远方突然传来马蹄声。源利心头一紧，一种绝望的无力感在心中泛滥开来。已经……没办法了吗……

"源利——"随着马蹄声传来，一个粗喉咙大嗓门的声音也一并传来，"源利——"

是阿克兰。源利心中一宽，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可是，奇怪的，源利的心中，代替了绝望的阴寒，一种异样的暖流在心中悄悄蠕动。

根本不必源利·朗出声招呼，阿克兰遗传自土人血统的锐利目光已经在暗夜中看到了她的所在，调转马头便向她飞驰而来："你……你在这里。"他翻身下马，气喘吁吁。

"那些……孩子们呢？"源利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回答。

"都安全了。"阿克兰回答，扶着她站起来，"来上马吧，这可是我们克宛公国的良种千里马呢。"

源利有点嫌恶的皱起双眉，阿克兰不待她开口拒绝便抢她在前面道："喂，现在可不是计较是

克宛的马抑或是马克丹的马的时候吧！”

这个源利当然知道，但心理就是不舒服。她有点别扭的上了马：“无论如何......谢谢您了......”

“叫我‘阿克兰’。”阿克兰不在意的挥挥手，“怎么样，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源利抬眼望向远方，抿起唇沉默了片刻，道：“对于你的国家而言......你也已经是个叛徒了......你明白吗？”

怎么，一上了马就开始向他摆起马克丹第一将军的臭架子了吗？阿克兰皱眉：“我都说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决不会后悔的。”

源利长长的叹了口气：“反正以后恐怕也不会再见了......就这样吧......”她喃喃自语。

“什么？”阿克兰抬头看她。

源利道：“其实......我大概就是在二十五年前的这个季节出生的。”她的眼光似乎飘到了远方，“二十五年前——是大陆纪黑龙飞舞之年第二年的春天，万物复苏，传说中的黑龙也在这个时候外出寻找战斗的敌手......”

阿克兰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打断她道：“啊，这个传说我也听过，说是‘每百年必有能者兴’......”大概？为什么是大概？难道堂堂马克丹第一公主，连自己的生日也不记得是哪天了吗？

源利抬手一挥，打断了阿克兰，阿克兰被她的气势所阻，居然不敢再接口。只听源利继续道：“而我的名字‘源利’也是我父王亲自为我取的，在我们马克丹的俚语中，就是‘令万人敬仰’的意思......”

阿克兰忍不住插口：“这个我也知......”他见源利有点不悦的扫自己一眼，聪明的住了口。

“我想说的是，”源利继续把话说完，“因为这个名字，所以我才成为马克丹第一军将军，成为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因为我绝不能辜负任何一个马克丹人叫起我的名字时，对我怀有的期望！”她转头看向阿克兰，“而你呢？你又为什么成为战士？”

这......话题转变太快了吧？阿克兰不知做何反应才好，只能呆道：“这......我......我是想成为......”

源利疾声道：“如果如你所说，是想要有一场没有种族、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和战争的公平的决斗，”她“刷”一声抽出长剑，傲然道，“现在就可以！”

“啊？”阿克兰彻底蒙了，完全不能跟上她思维的跳跃性，难怪常听人说，女人的心就素那海底的一根小针，“你现在怎么可以？你看看你身上的伤！”

源利·朗大声回答：“只是一点小伤而已，我骑在马上，没问题的！”

“怎么可能？！”阿克兰也有点怒了，“我都说过不下一百次了，我要绝对公平的、堂堂正正的决斗啊！我绝不能和受了重伤的对手战斗，我绝不能进行这样无耻的战斗！”

“不用为我费心，阿克兰先生！”源利却依然坚持，“源利·朗·凯蒂·马克丹随时都可以进行公平的决斗！”

阿克兰转身就走，走出大约四五码远才又回过头来指着源利大声道：“下次再见到你时，才是我们之间任何一人的死期......而不是现在！”他拍着自己的胸口，“阿克兰·多尔姆斯以自己的战士精神为荣，请你不要玷污它！”

说完，阿克兰便又转过身前行，再不回头。

源利急道：“回来！阿克兰！——你想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吗？”

阿克兰疾步如飞，瞬间就消失在了暗夜中。

“你……什么也不懂呢……”源利颤声道。

眼睛好痛，脸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流动……源利抬起没有指甲的手指轻轻触碰——啊，是眼泪，把血都冲下来了……哈哈，她还以为自己早就不会流泪了呢……

“马克丹只会有死去的英雄……不会有活着的传说啊……”她用力捂住伤眼，捂住泪水，血迹流动在她的手心里，顺着手的缝隙缓缓流下脸颊。

阿克兰……早点遇到你就好了……

九章 离

真是反复无常，难怪人常说女人是最难取悦的……
阿克兰低着头慢慢踱着脚步。

希望自己以后娶的老婆不会这么奇怪……他想。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能时而夸奖夸奖他的剑术……一起在草地上吃吃烤肉什么的，也就可以了……

他幻想着那样的情景，幻想着坐在火堆对面的那个微笑的女人……

却突然浮现出源利·朗那张月白风清的脸颊，带着淡淡的傲然的微笑。

阿克兰用力甩头。怎么会想起她呢？要是说娶老婆的话，在白森林小木屋里看到的那个贵族小女孩不是更合适吗？漂亮、优雅而又高贵……

可是……她长得什么样来着？

明明记得她很漂亮，声音也很清脆好听，可是之后呢？

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反而是源利·朗那张与自己分别时，沾满血迹、充满疲惫与悲伤的脸庞，又清晰的冒了出来。

不对！他在心中暗叫

他只是在想着要如何打败她而已！

总是想着她、总是记挂她，全都是因为他在想着要如何打败她而已，他只要堂堂正正的决斗！

没错！就是这样！

阿克兰深吸口气，抬起头，大步向回走。

他们驻扎的那个小木屋，居然灯火通明，还有好几匹有着明显克宛公国血统的皇家骑士马，立在一旁无聊的吃吃草。

阿克兰走到门口，想了想，卸下他那把大剑与身上的铠甲，随手丢在地上，从容的推开门走进木屋。

屋中，克拉克、简、斯本赛、多东戈等人一言不发，一脸肃穆的看着被挣脱的手铐脚镣，听见门开的声音，一齐抬起头向门口望来，见到是阿克兰，多东戈猛得扑过来一拳砸在他的鼻梁上。阿克兰没有躲闪也没有招架，被打得鼻血直涌，头晕眼花。

斯本赛和简急忙上前，一左一右架住多东戈，大声道："别这样啊，团长大人！也许有什么原因呢，先问明白吧！"

"没这个必要！"多东戈怒吼道，"多尔姆斯，我知道你这家伙是个固执的混蛋，但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会叛国！你这个丢人的叛徒！"他用力挣扎着，"你的剑那？为什么不拔出你的剑！把我们都杀掉，去向你新认的马克丹女主子缴功去吧！去啊！"

阿克兰皱眉道："多东戈·诺，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你以为我会害怕你用神圣的真神之审判来制裁我吗？"

多东戈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你以为我不会这样做吗？你的剑呢？剑呢？"他似乎刚刚注意到，阿克兰的剑与铠甲都不在了，慢慢的有些冷静。

阿克兰也很愤怒的大声吼道："我不会和你决斗！我也不想再做这无聊的军人！如果国家的尊严一定要如此肆意凌虐一个女孩才能得到，那这样的狗屎皇家骑士，我宁愿不做！"

一直没有出声的克拉克突然大声道："那她肆意的杀害我们的兄弟，我的队友，你又可以忍受可原谅？阿克兰副团长，你知不知道......"他伸出双手，颤声道，"你知不知道......他们就在我面前死去......就在我面前，我眼睁睁看着剑从他们的胸口穿过，离我那么近，而我却不能救他们......难道他们没有父母、没有妻儿？阿克兰·多尔姆斯副团长大人！"

阿克兰大声道："对！谁也救不了他们，从他们向源利拔剑的瞬间开始！想要杀人就必须先要有死的觉悟！如果说硬要怪谁的话，如果咱们克宛不先莫名其妙去管人家的家务事......"

克拉克也冲上了前来："你的意思是他们活该啦？"

"不要这样！"简突然一拳用力砸在阿克兰的下巴上，然后用力转身面对克拉克和多东戈，"好了！不要......不要这样......原本......原本......大家不是挺好的吗？"

原本一切都是很好的......

斯本喃喃自语："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到底......是哪边错了呢？"

——没有理由或是信仰，就不会有生存的意义......所以......不要想了......本来就......

"——本来就......没有人有错。"阿克兰突然明白了源利·朗脸上那种无奈和悲伤，"也许......这是信仰的冲突，是生存的冲突......"

克拉克似乎无法相信以阿克兰这个单细胞生物，居然也能说出这么句有哲理的话来，惊得怔了一怔，随即终于忍不住泪下："是！的确如此……其实我早知道，不是那个女人……不是凯蒂的错……可是……可是总要有人，为他们死负责吧……"斯本赛拍拍他的肩。

多东戈深吸口气，拾起扔在了地上的"天赐神锁"，慢慢的道："无论怎样，是你硬拽掉了她的手铐，助她逃跑，这是不争的事实……"

阿克兰抬手打断他道："啊，诺团长大人，不是我想推卸责任，是她自己挣脱了手铐，也是她自己切掉自己的后脚跟挣脱脚镣。但是，切掉后脚跟的剑，却是我亲手递给她的。"想起源利无声的负痛，他用力闭上双眼。

众人骇然。

片刻沉默。

克拉克结结巴巴的道："我……就算很尊敬她这个铁汉……"斯本赛小声道："该叫'铁女人'才对……"多东戈打断他们："就算我们很尊敬她这个了不起的'龙战士'，你亲手将剑递给她……你还是……你还是……"他不忍心说下去了。

阿克兰觉得世界有点恍忽。

"那么……"多东戈低声道，"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话……阿克兰·多尔姆斯先生，我以金星的名义，解除你皇家骑士的身份。"

众人沉默。

阿克兰也沉默。

他又忽然想笑。明明就是抱着这样的觉悟回来的，可是直到多东戈说出口，他居然还有点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

拼了十几年的命，才混到现在。

为了"多尔姆斯"姓氏的尊严，他咬紧牙关，支持到现在。

可是，同样是为了尊严，战士精神的尊严，他居然就这样轻易放弃了这一切。

阿克兰微微苦笑，他甚至一点也不觉得可惜。也许从一开始，他便走错了路。他根本不适合做一个皇家骑士。

这么想着，阿克兰推开克拉克，举步向门外走去。

"站住！"多东戈却突然叫住他。

阿克兰转过头，多东戈扬着手中的镣铐："至少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龙战士'往哪边走了？"

他皱起眉。

多东戈道："她给的消息是假的……不然干嘛让你看着人？而你却……而你却……你这混蛋！"他越说越怒，又想冲上前打人，简见情形不妙，急忙抱住他的手。

斯本赛小心的道："既然...既然你已经放她走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与马克丹的逃亡兵正面交锋了......多尔姆斯先生......请您......请您看在同是克宛公国公民的尊严上......"他越说越小声。

公平？对一个浑身是伤是血的女孩说来吧，公平的决斗吧？阿克兰微微闭眼："她往白森林的方向走了。"

多东戈点了点头，随着阿克兰的身后走出了木屋。

门外，阿克兰的大剑和他的大号铠甲，在地上微微反射着星光。

斯本赛走到多东戈面前，小声道："团长，真的让他回国吗？他这行为，按'真神的法典'来说，应该是叛国......"

简大声道："团长大人，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去追那个'龙战士'要紧！"

克拉克沉默。

多东戈点点头，看着已经远去无踪的阿克兰的背景，道："不错，还是先去办正事要紧。阿克兰......反正也已经追不上了......"他深吸口气，拔出剑向天空一挥："克宛公国皇家骑士军第三军第十二团，向白森林进发！"

十章 伤

夜。
金星即将落下。

一小队人马——大约三骑，正急匆匆行走在这夜色中。打头的是个贵族模样的老者，时不时令同伴停焉，前行看一看情况。

片刻，老者有点不耐烦了，抱怨道："还是薇薇安见地的对......要是梅梅尔还在就好了！有她给咱们探路，咱们也好有个照应。"

另一匹马上容颜绝美的少女不安道："父皇......还是皇儿我来吧！"

老者忙道："这怎么能行？这种事情，哪是一个公主应该干的啊！只怪那个梅梅尔，哼，生来就笨手笨脚，要不是看在她父亲的面子上......明明只是一个下人，居然还要咱们等她！"

树丛一隅突然传来一串轻微而急促的声响，似乎有什么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接近。老者的身体一僵，"唰"一声抽剑在手，少女转身道："父王、母后！这边！这边！"

二老回头，这才惊觉，忙与那女孩一同隐身到树丛中翻身下马，凝息不动。那贵妇难以克制自己浑身颤抖，只得又向后多退了两步。

树木的树叶与草木之间磨擦而发出的飒飒声响越来越近了——听这匹马的脚程非常的快，而且每次落地与下一次落地的声响都越来越接近这里......最坏的情况......老者忍不住不安的向身边的少女看去，用力摆手，示意少女再向后退得远些，突然只听"唰啦"一声响，树丛中间窜出一个骑着马

的骑士模样的人。那人放慢了马速，四下打量了一翻，策马到三人藏身处不远的地方，翻身下马，似乎有些勉强的单膝跪下，行的却是马克丹的皇家骑士之礼：

“第一骑士军将军源利·朗·凯蒂·马克丹，向父王、母后及小公主请安！”

老者有点恼羞成怒，站起身分开树叶走上前道：“源利，你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大还是这么不懂事？你觉得这样突然出现很好玩儿吗？”

源利急忙道：“不……微臣不是有意的，只是情况太过紧急，微臣不得以才只好未经许可……”

老者打断她道：“情况紧急？怎么，你良心发现了，现在又觉得后悔了么？”

源利听出他话中之音，想抬头却又忍住：“请父王明鉴！微臣对父王及马克丹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那少女从树丛中走出道：“父王，你怎么还是不相信姐姐的为人呢？姐姐绝不会种事呢！”

那老者急忙转过身道：“你怎么出来了？很危险，不知道吗？”

那少女淡淡笑道：“才不怕呢！有‘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在这里嘛！对不对，姐姐？”

源利仍不抬头：“事实上，父王预见的非常正确，这里的确非常危险，多逗留多刻就多一分危险，请父王母后及小公主尽早离开这里！”

那老者闷哼一声道：“怎么，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是不是？连克宛的几个小小不入流的毛头小兵也要怕？”

源利忙道：“不！皇家骑士出身的父王陛下自不必惧怕任何人！只是……只是……这是为了小公主着想，小公主越早离开，对整个马克丹而言越好……”

老者面色稍和，道：“那么？你呢？”

源利道：“我会再设法将那些克宛骑士引到别处去。”

老者点点头，慢慢走近她，道：“唉，倒也真辛苦了你了。不过也只有你，才能胜任这样艰巨的任务。”

源利道：“为马克丹竭心尽力乃是我们为臣子的责任，父王陛下。”

老者柔声道：“等我们都平安回国了，我会再……”他话音一顿，目光在她身后定住，突然大怒道：“源利！原来我始终是看错了你！”

源利一直低着头，不明白老者为什么突然大怒，一时彷徨无措。那少女也不明白，急道：“父王你……”

老者一摆手打断了那少女的话头，大步走到源利身后，伸手揪过她骑的那匹马，喝道：“这可不是马克丹的马吧？——这明明是克宛公国特产的良种千里马！只有克宛公国的皇家骑士才会配备这样的马！你从哪来的？”

源利一时犹豫，紧握双拳，微微颤抖。老者大步走回她身前，大声质问道：“说！——马克丹可没有因说谎而玷污战士荣誉的骑士！”

源利无可奈何，道："是……一个克宛皇家骑士送我的……"又急忙抬起头道："但他只是……"

那老者不待她讲完，突然飞起一脚正中她的脸颊，那只伤眼的眼眶伤口迸裂，血如泉涌，源利一时间脑中只是嗡嗡巨响，待微微回过神来，只听那老者怒斥："……我还不怎么相信，真没想到，哈哈！瞧瞧我都干了什么？把我们的安全交给了谁负责？一个叛徒，一个奸贼！——怎么，还和人家混得很熟，嗯？"

源利浑身颤抖，手掌用力按着伤处，只是摇头，一句辩解的话也说不出口。

"父王！"少女颤声道。

那老者听而未闻："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败类？叛徒！居然是我生的好女儿！丢人！当初我真是给夜精灵迷了心窍，怎么会看上那种血统低贱的女人？果然下贱的东西生出来的也仍然是下贱的东西！"

"父王！"少女带着浓浓的悲音颤声道。

源利的双手又不自觉的紧握成拳，又用力松开，用力得连手上的血管都在抽搐，血滴落在地上，也许混着她的泪水。

那贵妇这时才从树丛中走出来，道："陛下，源利只是骑了一匹克宛的马……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啊，也许……也许这其中还有什么……什么内情……"她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话很没说服力，便中断了。

那少女带着哭腔道："父王！您不应该这样说姐姐……您……"她声音有些哽咽。

源利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因疲惫而产生的沙哑，低声道："不管怎样……父王……还是请您……早点……"

"行了！"那老者用力摆手道，"你还要再把掌握到的我们的行踪，告诉你那些克宛主人么？"

少女终于无法忍耐了，大声哭道："父王……您怎么能这样……您太过分了……我永远会原谅您的！"说着突然转身向树丛中自己的坐骑跑去，翻身上马，扬鞭策马绝尘而去。

那贵妇急叫："薇薇安！——薇薇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也急忙追了上去。

那老者吼道："跑吧跑吧！看我平时把你惯的！越来越不懂规矩……我堂堂马克丹……"边这么说着，边大步流星向自己的坐骑走去，终于也翻身上马，追了上去。

源利慢慢站起身。

她要这样用力的按着自己的脸，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哭出声来。

不是因为被戳瞎的那只眼睛，伤口裂开了。

是比那，更加痛，更加痛的伤处，就这样被血淋淋的撕开了。

——当初我真是给夜精灵迷了心窍，怎么会看上那种血统低贱的女人？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败类？叛徒！

——果然下贱的东西生出来的也仍然是下贱的东西！

她抬起头，望着天空，闭上眼，深深的吸了口气，慢慢的呼出。

多美好而清新的晨间的清风啊……带着些许春天的芳香。

二十五年前的春天，自己就是在这样带着芳香的清新的晨曦出生的。

虽然自己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出生……以及为什么要活下来这样的问题——就算想过，也一定是"为了马克丹帝国"这样的答案，不会有其它。

因为是马克丹人，而骄傲着。

现在应该是为自己的骄傲，做最后一件事的时候了。

——为自己的出生这种无法弥补的错误，画上一个句号吧。

她转过身，沾着自己的血，在路边的巨石上随意划下文字。

——愿生生世世世俗不再论血统。

子子孙孙永不记出身……

"……那边有声音！"

有人声，远远传来。

真是能喳呼的克宛人呢……她收起剑，翻身上马，调转马头。

——希望阿克兰不在这些人中。——对，他把马给了自己，所以他是不会骑马追来的……

"有人影！"有人兴奋大喝。

源利轻轻一踢马腹，马轻嘶一声，纵身向树丛的另一侧深处跃去。

——为什么……要出生呢……

金星终于沉入了地平线，大地一片昏黑。

十一章 决

阿克兰正借着天空微弱的一点点光源，沿小道向维罗尼卡山的拉兹山崖走去。
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是在拉兹山崖。

——克宛公国？就是敌人了！

阿克兰不禁微笑。啧！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就算是克宛公国的骑士，也不定就是敌人吧！不过——不过他的确是她的敌人。

——你是阿克兰・多尔姆斯是吧？我记住了。

而她则是源利·朗·凯蒂·马克丹。

突然远处响起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由轻微到剧烈，急促的传来。

阿克兰竖起耳朵，他有着的那部分土人的血统令他可以清晰的数出马匹的个数。

是一匹马在前面跑，而后有十数匹马在后面追。

还夹杂着一些大呼小叫的呼喝之声。

那......不是斯本赛他们的声音吗？

阿克兰下意识的伸手到身后一抓，却捞了个空。他收回收手，有些茫然。

对了......他的大剑和他的铠甲，都已经被他丢掉了......

更何况，他现在也不再是克宛公国的皇家骑士了......无论斯本赛他们再狙击什么人，也应该和他无关了......

马蹄声越驰越近了，一匹马打头，几乎是从他的面前急趋而过，向拉兹山崖的方向去了。

那匹马......那匹马......

阿克兰突然兴奋起来，几乎无法呼吸。

那是——那是他的马！

或者说——那曾经是他的马！

是他送给源利的马！

刚刚跑过去的——正是源利！是她本人！

阿克兰跋脚就追了上去，跑了几步，却又不仅苦笑。

他就算跑得再快，又怎么能够跑得过克宛的良种皇家骑士马呢？何况他就算追上去了，又能怎么样呢？他曾与她约好，下次见面，就是两人赌命决斗之时......

他们分开才几个时辰不到......这么就到了"生死攸关"之时了？也未免太快了吧！

阿克兰自嘲的搔搔脑袋。

可是，心底的那种兴奋的感觉，还是难以拟制。

想见她......想见她一面，想对她说话......

可是……说什么好呢……有什么理由这样追上去呢……

正左右为难之时，斯本赛、克拉克和多东戈他们，也各自率着自己小队所剩无几的几个队员，顺着源利去的方向急趋而去。

"这次跑不掉了……"这是简的声音，一连追一连抽空说了几个只言片语，滑入他的耳朵。

如果真的被他们抓到，又不知会怎样折磨源利呢……阿克兰想到这里，心头就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咬。

"见鬼！"他骂了一句，还是拔脚追了上去。

现在，正是一天之中最黑暗的时间。亏得阿克兰以前经常到拉兹山崖上看风景，顺着记忆中的路线和马蹄声，他鼓起力气大步向他们去的方向追去。

山崖。等等——这条路的尽头……不是只有拉兹山崖而已吗？

没有通路，没有地道，就只有一条山崖而已啊……

源利，你带着我的战友们来这条死路上干什么？

阿克兰的心底渐渐涌起一阵不安。

又前行了一段距离，一阵阵金铁交鸣之声便慢慢传入耳中。离得太远，前面的情况还一点也看不到，就只听得到声音。

打起来了么？他心里更急。源利身上受这样重的伤，她能支撑吗？

越来越近了……离声源越来越近了。从天边微微透出的霞光，令他更容易分辨地形，也跑得更急更快了许多。伴随着克拉克和斯本赛的讥讽呼喝之声，还有多东戈前后左右的布置："刺她的脚！就是这样！——千万不要让她过桥……"却听不到源利的任何声息。

桥？

他之前就经常到这里来看风景，还很高兴，在来这里驻扎的头一天，就发现了这么一个好地方，可以安安静静的睡午觉。

山崖上，有花，有树，有一块伸出山崖一大截的巨石，他就经常坐在上面向下望着风景。

却没有桥。

阿克兰突然想起，在头一次见到源利的时候，她就站在山崖边的那块大石上，向着山崖下方凝望。

难道在那里，源利就已经考虑，要不要在不得已的时候，利用这个山崖上的这块巨石来做些什么事了吗？

从阿克兰心底最深处，一种浓重的不祥的预感，一点点向外渗透、蔓延。

源利你不要死，你不能死！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对说你啊！

不要，不要啊！

"不要啊——"阿克兰终于大吼出声，猛得从树丛中冲出。

天边曙光乍现，令他可以清晰的看见——

那座"桥"，连着那块巨石，以及三分之一山崖，就在他的面前，断裂了。

在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那声巨吼，所有人都在回头看他的时候。

也是几乎所有人都集中在山崖的一侧——那座"桥"的附近的时候。

那根本不是什么桥，只是用绳子几块木板临时支撑起来的架子，就是那块巨石，在支撑的那座"桥"的全部的重量。在天明的时候，任何明眼人都绝不对踩踏上去的架子。

它是怎么断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向下坠。

也包括她。

也包括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

也包括源利·朗·凯蒂·马克丹。

无声无息的坠了下去。

在看到他出现的一瞬间，她沾满血浆的脸上，漾起一阵浓浓的悲伤，却又非常爽朗的冲着他笑了。

就像春天的阳光那样绚烂。

在所有人都在撕心裂肺的大声的凄惨的哀号的时候，源利带着那浓浓的悲伤，冲着他爽朗的笑着，无声无息的一同坠了下去。

太阳渐渐从东边升了起来，温暖着整个巍峨的维罗尼卡山。

——我大概就是在二十五年前的这个季节出生的。二十五年前——是大陆纪黑龙飞舞之年第二年的春天，万物复苏，传说中的黑龙也在这个时候外出寻找战斗的敌手……

——我的名字"源利"也是我父王亲自为我取的，在我们马克丹的俚语中，就是"令万人敬仰"的意思……

——因为这个名字，所以我才成为马克丹第一军将军，成为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因为我绝不能辜负任何一个马克丹人叫起我的名字时，对我怀有的期望！

"哈哈……"阿克兰慢慢走上前，"假的……假的吧？一定是假的吧？"他无力的滑坐在了地上。

"拜托……谁来叫醒我……谁来都行……克拉…斯本……"他用力揪住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指关节

发着惨淡的白色，“拜托......”

——吃母亲亲手做的饭是什么的感觉？——真想尝尝你从你母亲那里直接继承来的手艺呢！

“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他又跳了起来，狠狠的一拳砸在了地上，不，这样不够。他又砸一拳，不......这样也不够——远远不够发泄他心中的苦闷与痛苦。他用力的砸，一拳又一拳，用力的向地面猛砸，一遍又一遍的大吼：“可恶！可恶！可恶！”直到他粗糙的皮肤磨破了，不断的向外流淌着鲜血。直到指骨已经失去知觉，手指再也无法握成拳形，他才慢慢用另一只手捂住了那只受伤的手：

“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杀我的战友......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啊......为什么......”

“难道......这就是战争吗......是我对‘战争’这种事的觉悟还不够高吗......”

“为什么一定要死不可呢......”

——阿克兰！——你想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吗？

“是不是在那时......你就已经知道......不会再有命......与我相见了呢......”

“我们明明约好的......下次相见的时候......”

“我会把你给我的耻辱......千倍奉还的......”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

“千倍奉还啊......”

维罗尼卡山上，一个体型壮硕的大汉，脑袋用力的顶在地面上，正在失声痛苦。

可是这一次，那个能打败他的人，却再也听不到了。

终章 典

十年后。

大陆纪柴獾入水之年第七年的春天。

复兴的马克丹帝国，在原来因战争被摧毁的赛阿遗址之上，重新修建起的新的首都“新赛阿”，万象更新，一片繁荣。

而原赛阿里的标志性建筑“马克丹广场”不但得到很好的修复，而且还变得比以前更宽广，更壮阔了。

今天，广场上一大早就聚集了从马克丹全国各地赶来的各个种族和各个职业的人们，大家都穿着自己最豪华、漂亮的衣装——吟游诗人或是舞娘们拿着自己的乐器，唱着跳着从远方赶来；商人们都用马车或是骡车拉载着自己家藏的、或是从各处收集来的好酒来给大家分发——只有今天，他

们的服务全是免费的。

因为今天是"新·马克丹"的国庆之日。

广场的正中间，是一个被高高的帷幔围起的巨大物体，它比马克丹广场上任何其它的建筑物都要高，占地也非常的广阔，只是被布幔围得结结实实，一点光都没有透，两侧还有卫兵把守，好奇的人们想偷偷掀起一角偷看都没机会。

布幔正中围的是什么呢？人们疑惑的目光转向新赛阿的当地人，但看当地人茫然的表情就知道，他们同样是一头雾水。

大家正喝着酒东一句西一句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攀谈、猜测着帷帐之下的内容物之时，突然"咚——"一声巨响，毫无准备的马克丹人惊得杯子几乎脱手掉落，但也立即同时反应过来：

"啊，国庆的礼钟响啦！"纷纷放下手中的酒壶或是正在弹奏的乐器，一齐向广场上集中过来。

接着，又是"咚——咚——咚......"礼钟连响，一共二十四下。

二十四是个吉利的数字，至少马克丹的民风俗这样认为的。

几乎是在礼钟响起的同时，几乎马克丹全国的钟表或是馨瓮，都在同时跟着响了起来。这是每年只有一次的典礼，那咚咚当当的钟鼓之声不绝于耳，远远传了出去，就连远在马克丹国界边境的维罗尼卡山脉上栖息的那些鸟儿们，也同时被惊得飞了起来，高高的环绕着山头飞翔，久久不敢还巢。

新赛阿的人们也在这二十四下礼钟鸣响之时，几乎全部聚集到了马克丹广场上，高声吹着口哨，用力鼓着掌。等一会新任的女王出来演讲之后，整个马克丹一年一度的庆典，就要开始了。

钟声渐止，待人声稍息，马克丹帝国城堡的阳台两侧，二十四个低音长号吹响，三十六面皮鼓敲动。在低音长号和皮鼓的十二个小节告一段落之后，十八位小号手单手叉腰，同时吹动。

广场上几乎是随着号音的响起，不约而同的安静下来。数万人的广场，瞬间针落可闻。

城堡阳台的布幕缓缓被拉开，首先走出的，是两位老资历的宫女，由她们的手牵动，一位容颜绝美、衣着艳丽、珠光宝气却只显雍容华贵的妇人慢慢自布幕之后走出。

那妇人便是不久前才登基的马克丹新任女王了。她似乎有种天生的亲民气质，只往广场上一站，四下环视了一周，广场上所有的马克丹人，便都有种"新女王看到我了"的感觉，而倍感荣耀。

可是荣耀......会是这样容易得来的东西吗？

广场上一位身材比其它人高出一个头不止、脸颊的一侧还有道浅浅剑伤的高大战士，当所有人都幸福的看着女王的时候，只有他，带着浓浓的伤感，遥望着新女王。

新女王环视广场一周之后，轻启丹唇，清晰的道：

"我，非常感激——"

她顿了一顿，继续道："我，非常感激，我的勇敢的、善良的诸位马克丹的臣民们，能在百忙之中抽空，赶往新赛阿，前来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国庆盛会......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对于我们所有马克丹人而言，都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八年前的今天，马克丹帝国，又重新站起来了！"

马克丹广场上刹时欢声大作。

新女王耐心的等广场上的人稍微安静之后，继续道："虽然，我们，马克丹人，不喜欢战争，但是若是战争来临，我们也绝不会逃避，我们，每个马克丹子民，都不会逃避，我们会拿起我们的武器，无论是刀、剑、弓、枪亦或是法杖，我们会无所畏惧，投身战斗！于是，我们战胜了敌人，我们迎来了胜利！带着马克丹的骄傲，迎来了只属于我们，马克丹人的，永久的荣耀！"

掌声，口哨声，欢呼声，又同时飞扬起来。

女王的面容上却看不到丝毫欣悦之色，待众人的欢声稍微变轻，她的声调却突然哀伤而低沉下来："但是......战争毕竟......是残酷的。我们在战争之中，也失掉了......失掉了很多东西......比如......马克丹子民的，宝贵的性命......"她又提高了嗓音，"这，不得不令我们，在谴责敌人的同时，也反思我们自身，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触怒了真神，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劫难？"

马克丹广场一片寂静。

女王顿了一顿，似乎对接下来要说的话有些没有把握。立在她一侧的宫女，回头看了她一眼，用力向她点了点头，新女王微微笑笑，也向她回点了下头。

"那个不是芭芭拉·丹吗？"立于高大战士一侧的一个中年男人突然道，立即被旁边的女人制止："嘘——别出声！"

新女王似乎又有了勇气，大声道："曾经......我有一个姐姐，她的名字叫源利......"

她话音未落，广场突然哗然大作

"源利·朗·凯蒂·马克丹？"

"怎么......怎么会突然提起她？"

"老国王是不许提她吗？"

"她还活着吗？"

"那位传说中的强者，'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

"那不是禁忌的话题吗？"

"马克丹的荣耀......"

"要是还活着就好了......"

女王分开双手，向下一按，压下众人的议论之声，继续道："我的姐姐，源利·朗·凯蒂·马克丹，真神议会厅公认的勇者，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在那场战争中，不幸役没，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她话音未落，整个马克丹广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发出失望的叹息声。

果然......她最后还是......身材高大的战士用力闭上了眼。

“果然是战死了……”

“真是的……我还以为……”

新女王不得不摆动双手，以再次压下众人的议论，大声道：“可是……我的姐姐光荣战死，却没有得到任何嘉奖，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马克丹骑士所应得的荣誉，甚至先王对她的事迹，至死也只字未提，大家……都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

“她出身不好！”一个大喉咙的男人大声回答。

众人“唰”的齐声回头，直直的望向这个“勇士”。

新女王却只是冲那“勇士”点点头表示嘉许，大声道：“是的，她出身不好。我姐姐的生母，是王宫中的一名宫女！”

众人哗然。

王宫贵族中的子弟们的出身，这可是禁忌的话题，新女王却当着这么多马克丹民众的面，就这样讲了出来，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新女王却不理会众人怎么议论，继续道：“但是……你们真的认为，一个人的出身，有这么重要吗？”

众人同时一惊，随即一静。

新女王深吸了口气，继续道：“我的姐姐，是个因为血统不纯正，而被剥夺了‘第一顺位继承’权的第一公主。我的父亲，因为厌恶姐姐的出身，而一度厌恶着姐姐，甚至于怀疑姐姐正直的为人，和她那高贵的战士精神，曾经以为……以为姐姐背叛了他，而说出过分的话，做了过分的事，间接导致姐姐的战死……最后……真相被……查明时……他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因为先王固守的思想，使他不愿意以帝王之身，向……向卑贱的姐姐认错……”新女王的声音有些哽咽，说不下去了。

下面的马克丹广场上的民众更是早已沸腾了：

“我说嘛！龙战士凯蒂怎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我早就听说过传言，老国王因为自己的过失逼死了龙战士凯蒂，所以才下令不许再提她……原来真的吗？”

“靠，这老家伙有病啊，居然逼死了亚特……”这位仁兄还未说完，就被旁边的人眼明手快捂住了嘴。

新女王紧咬下唇，待众人议论告一段落了，才又缓缓的道：“在我刚登基的时候，我曾经单独一人，前往‘真神的审判厅’，敞开我的所有心扉，与真神沟通。我大声询问真神，一直以来，马克丹的传统，真的都是对的吗？于是真神反问我：孩子啊，血统纯不纯正，到底是什么人的错？为什么我们会因为血统不纯正，就被轻易剥夺原本应得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出身不够高贵，就无法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应得的待遇？我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事，难道就真的，是完全正确吗？”

众人惊诧的不知如何以对，甚至有人小声议论道：“女王……不会疯了吧？”

马上被人打断：“认真听！真神是这样教导女王的，必有他的道理！”

女王似乎早已料到众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双手用力的互握在一起，却依然大声道："十年前，我的姐姐，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十，源利·朗·凯蒂·马克丹，用生命的绝响，引开了追兵的主力，为了给我们争取到宝贵的喘息时间，才得以令我们做出最后的反击，才有今日新兴的马克丹帝国......你们有谁，能否认这一点吗？"

"不能！"有几个人大声回答。

女王继续道："你们有谁，在提到姐姐的时候，能不恭敬称呼她为'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吗？"

"不能！"许多声音大声回答。

女王继续道："你们有谁，能够检举出姐姐，生平所做过的，任意一件令人厌恶的过错吗？"

沉默片刻之后，更多声音大声回答："不能！"

女王大声道："你们有谁，能随便说出一个实际存在，憎恨着姐姐的人吗？"

这次众人却没有半点犹豫，马上齐声回答："没有！"

女王大声道："姐姐，她难道不是，就像真神示喻我们的那样，向我们证明，一个人的才能，与血统无关的吗？"

"也许，"女王继续道，"也许真神就是因为，我们无视了他的喻示，所以才降怒于整个马克丹，而令我们经历这场劫难的呢！"

众人静了片刻，又喧哗起来：

"有道理啊！"

"强就是强！与血统无关......"

"难道说，要是那老家伙早点明白这个道理，凯蒂她就不会死了......"

新女王大声压下众人的议论道，"真神，曾指引我说，孩子啊，我们每遇到一个人，是不是不先问他是否有才能，而要先问他是否有血统？是不是不先问他是否有学识，而要问他是否有血统？是不是不先问他是否是勇气，而问他是否有血统？是不是不选问他是否有品德，而要先问他是否有血统？我的孩子们啊，你们真是认为这样是必须的吗，是应该的吗？"

新女王每问一句，广场就会有人大声回答一句："不是！"随着女王越问声调越高昂，回答"不是！"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的声音，到最后一声"不是！"的时候，几乎是整个马克丹广场，万人同声。

新女王继续大声道："姐姐她，就是在用生命，向我们暗示'神喻'，这是'真神'在指点我们，我们，已经被这种不合理的风俗，束缚得太久了！现在，是我们，应该抛弃，这阻碍马克丹前进脚步，古老传统的时候了！"

"今天！"女王趁着群众情绪高涨，紧接着说道，"我——马克丹第十三女王，温蒂·朗·薇薇安·马克丹，在今天，大陆纪柴獾入水之年的第七年，新·马克丹的第八国庆日，正式宣布：

"从今日起，如若再有，因'第一顺位继承'，而被剥夺权利者，有资格向当地的真神议会，提出

控诉！而如有，因‘血统’或‘出身’问题，而被剥夺了相应权利者，同样可以提出控诉！”她伸手按在胸口，“就让真神，来审判是非吧！”

马克丹广场上的群众炸开了锅：

“什么？这么说来，是不是第一个出生，也无所谓了？”

“这个日子我盼好久了！他%的如果我当年是女王在位该多好！”

也有人惊呼：

“不！女王！您不能这样！这是有违……有违传统的！”

却马上有人大声喝止他：

“胡说！这是真神的指引！”

也有更多人大声说出真相：

“不！这是‘亚特兰蒂斯第一龙战士’的遗愿！”

许多声音高叫：

“我们不能违背真神的喻示，我们不能否认‘龙战士’凯蒂的功勋！”

“对！”女王突然大声道，广场上渐渐沉默，只听女王清亮的声音，继续大声道，“对！为了记念这条法令的颁布，从今日起，‘新马克丹广场’，将正式改名为‘万民敬昂广场’！”她稍微停顿，“‘万民敬昂’这名字，是我父王，为姐姐亲自命的名字，就是希望，她将来，会成为一个，能够‘令万民敬昂’的人，而姐姐她，做到了！”

女王挥动手臂，立在广场正中央那巨大的被布幔严严遮盖住的东西，开始一点点的露出它的真面目，女王则继续倾吐着她高昂的嗓音：

“我们，受取了马克丹‘真神议会厅’的提议，以及克宛公国‘真神议会厅’的认可，正式授予，‘龙战士’源利·朗·凯蒂·马克丹——”新女王深深的吸了口气，声音与落下的布幔同时响起：

“为亚特兰蒂斯，第六位‘龙——骑——士——’称号！”

“啊——”广场上同声惊呼。

那大大的布幔落下之后，里面，赫然是一尊巨大的源利的雕像！

依然是那样傲然的表情，凌厉的眼神，修长身躯，只手放于剑柄，似乎只待敌人再踏前半步，就会毫不留情的在他的身上，开出一个血洞！

那雕像的底座正面，除了写着源利的诞卒何日生平事迹，还刻着她平生那句最著名的座佑铭：

——我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保护马克丹帝国！我绝不容许任何人，随意残害马克丹的子民！

还有一个大大的称号：

亚特兰蒂斯，第六龙骑士，源利·朗·凯蒂·马克丹

"是'龙骑士'......"

"是'龙骑士'！真的是'龙骑士'！"

"马克丹的荣耀！亚特兰蒂斯的荣耀！"

"'万人敬昂'战士！"

"'龙骑士'，源利·朗·凯蒂·马克丹！"

"万岁——"

广场上众人突然自发高呼：

"源——利——"

"源——利——"

"源——利......"

一呼百应，声振四方。

那个身材高大魁梧的战士，却在激动的人群中，缓缓挤到偏僻的角落，回过头眯起眼睛，向那尊巨大的雕像望去。

似乎依稀，又看到当年那个与他战斗的战士身影，那张月白风清的脸颊，清澈动人的双眸。

——你是阿克兰·多尔姆斯是吧？我记住了！

而她则是源利·朗·凯蒂·马克丹。

"你果然没有辜负你的名字啊，源利。"

那战士说着，轻轻叹息，转过身，慢慢从小道走出广场，走出新赛阿的城门，向着远方连绵的山脉走去。

阳光洒遍绿野，河流浸润沃土。雄壮的维罗尼卡山上的万年积雪的山峰，在半天空中画出一片纯净无垢的白。

后来，没有人再见到那位高大战士了。



再后来，大家又听到一个新的谣言，说早在新女王登基之前的两年，一个住在马克丹边境上以打猎为生的老猎人，无意间在通往拉兹山崖的一条小道上，发现一块有用血写着"愿生生世世世俗不再论血统、子子孙孙永不记出身"字样的大石，遂报告当地真神议会，当地真神议会立即将那大石保护了起来，后来又被移送到了首都新赛阿的真神议会厅。经神官们的鉴定，血字的年代为马克

丹内乱之后两年至三年的时间，其笔记为马克丹王族特有，于是大神官长得出结论，此大石为真神的对马克丹的启示，于是将其安放在了马克丹真神之审判之间。

至今那块大石仍在那里，静静的见证着马克丹一段被改变的历史，亚特兰蒂斯一位传奇的英雄。

--fin--------------------

"铳墓"---男人之间"浪漫"的友情世界

路飞斗索罗

Was it my fault? Did we comit a fault?
I can't remember where
And when we parted so that
I remain my mind on you at the last stage...............

对于这部作品.......我想说的有很多很多......
苦于一直找不出个时间来.........
作为我心目中永恒的经典........
我一直是把它深藏在我的心中........
每每回忆起来..........
都有不同的感触..............
男人之间伟大的友情...........
是那种在外人的眼中毫不理解的友情.........
却在我的脑海中升华..........
震撼着我的心灵..............

第一章

吗........
我们,错了吗............
记不起........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就算变成这样......还是.........

一个柔弱的少女........在深夜里疯狂地奔跑着........她的眼中充满着无助与恐惧....撕心裂肺的呐喊声响澈整个夜空.....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的刺耳.......突然.......黑夜中冲出一名男子.........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只是手持着两只巨枪...........一瞬间的工夫.....就把追逐少女的怪物们全部消失.............
少女还惊魂未定..........睁着大眼睛努力辨认眼前这位救下她的男人..........
"这个人是..........布兰顿.希特.........."

这个少女的名字叫美加.......她的母亲曾经是眼前这位男子的旧友..........曾经多次他救过自己母亲的命....而如今.......他又一次救下了自己的命..........
而追杀自己的..........就是本市中最大的黑帮组织米雷力的首领哈利下达的........
而这个叫做布兰顿的男人........那个曾经被叫做"死神"的男人........不........他现在的名字是...........BEYOND THE GRAVE.................

叫美加的少女是逃到这个城市中对布兰顿寻求帮助的.........不过她已从时冈博士那听说........布兰顿已经不能算是人类了......而布兰顿......却也在漫长的岁月中失去了记忆.............而他心中唯一能够记起的.........还是不能背叛..........

远处的一幢摩天大楼中........一个白发苍苍的男人透视着玻璃.........看着这个城市的一切.........他叼着雪茄.....
两只手不停的揉捏着.........不过从他的眼神中能够看出.........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想到这

里........
他的嘴角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第二章

在这个充斥着垃圾的街道中..........
死亡近在咫尺..........
没有未来..........
也没有希望............
但我却觉得很好...........
那时候的我,觉得那很好...............

一个肮脏的城市..........到处都充斥着死亡的气息...........毒贩....流氓.....野狗........妓女.....许多和罪恶沾边的东西这里都有.............
在这样一个罪恶的都市当中.........却有一家还算安宁的小酒馆......

而有这么五个小混混........却把这里作为自己的据点............哈利....布兰顿....以及肯尼...内森....乔休斯....这个五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为了能在这样一个城市中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定期向这里的老大上缴贡金......虽然日子过的很辛苦.......但他们却感到幸福............

布兰顿情窦初开........对小时候便认识的少女玛利亚心寸好感.......两人情投意合...不过却遭到了玛利亚父亲的强烈反对.......为了能够在一起.......他们经常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跑出去约会........
因为女人的缘故.....哈利和小混混狄度产生了冲突........尽管他们在和狄度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不过狄度的哥哥...人称狂犬的拉特却在这时出现在这个城市中........当他得知了他弟弟被侮辱的消息后....显得怒不可遏.........他拿起手中的枪...径直地冲到小酒馆去找哈利他们报复..........可这个时候...布兰顿和哈利都不在酒馆........可怜的肯尼....内森....和乔休斯.......惨遭在拉特的毒手............

第三章

突然间全都消失了..............
留下的只有一点点的记忆.........
在没有自由的地方下着雨..........
这场雨.....
仿佛要把我们的生命也洗去..........

天空中下着大雨.........可反倒给这个肮脏的城市洗刷下......能让它干净一些...............
可布兰顿和哈利的心情..........却比这瓢泼的大雨还要猛烈和痛苦....他们在面对杀害他们朋友的人....却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只能像野狗一般地到处乱串........
实力的差距让他们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却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为了他们的好友......为了被那个传说中的恶人.........这场战斗他们不得不打........即使要面临着死亡...........

而这时候..........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救星.........有名的黑社会组织米雷力的干部沃肯突然出现在布兰顿和哈利的面前.....
他此行的目前本来是要救首领的好友乔斯达的.......可不幸的是.........乔斯达已经被拉特杀死

了………而这个时候……..布兰顿和哈利也要将面临被杀…………沃肯的及时出现救了两人的小命…..拉特死在了枪法极准的沃肯的枪下....
"没用的小鬼...."
冷冷地抛下了这么句话后....沃肯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而两人……..却像丧家之犬一样跪倒在那里……….而雨………..却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好象是为死去的人送行…….下的越来越大…………….

不久…………这个城市就又消失了两个人…..布兰顿和哈利....两个被注定被命运所牵在一起的人.....

生与死就像是邻居.....
谁都能夺走....谁都能给予.....
就像这雨......
不分彼此地,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第四章

安魂的钟声回响在天空………..
后悔的钟声……..
或许这些钟声……….
在暗示着我们的未来…………

乔斯达走了………就这样永远的走了……….可他身边的人………他最最亲爱的女儿…….玛利亚.....却变成了一个孤儿…..在邻居们送葬乔斯达的墓地里……….又依稀看见了另外两个孤儿………布兰顿和哈利……..他们变的从此没有了着落…..没有了儿时的伙伴…….没有了前进的方向…………他们也来为挚友们送行……….脸上看不见泪水…….可是他们的心却在滴着血…………..

在葬礼上玛利亚看见了一个人……….一个身材并不高却显得异常高大的男人……..他的身边簇拥着一堆的人……..像众星捧月般围绕在这个男人的周围…………玛利亚并不知道………….这个慢慢走近他的男人……….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组织的首领………..人称 BIG DADDY-----老爹

分手的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尤其是对哈利这种有远大抱负的男人……….这个城市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是他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因此……..他要离别了…………离开这个他生活了 20 多年的城市……..尽管这个城市无比的肮脏……..可哈利还是对这个城市充满了感情……….显得有些依依不舍………….他邀请布兰顿和他一起出去闯荡………布兰顿爽快地答应了…………毕竟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他唯一还存在的挚友了……..

沃肯的出手相救极大地刺激了哈利的神经………他决定也加入到那样的组织里……….也许那里……….才是适合他发展的地方……

好友之间的告别………也许没有那么多冗长的语言………..也没有离别带来的泪水……….有的……..只是对彼此的祝福…………….
三个命运中的人…………暂时的离别……………却造就了未来戏剧般的相会…………..

第五章

米雷力...........
这个城市最大的犯罪组织...........
就算误入歧途.............
我也会为了留在组织里而磨练我的本领.....
因为那里有我不可替代的同伴................

哈利的优秀注定了他在哪里都是那么的受欢迎.............他的才华能够让他适应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色............所以很快....他在米雷力...........这个城市最大的组织里..........迅速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过首先........他得从最底层做起...........在组织所属的小事物所内当起了讨债人..............

命运确实就是这么地可靠..........两个彼此思念的人之间的线总是会连在一起........无论是在天涯海角.........
哈利和布兰顿就是在毫不经意间地重逢了.......彼此见面是如此地开心........把曾经经历过的所有不幸就抛在了脑后....享受相见的一瞬对于两人来说是最快乐的............即使有可能只是暂时的...........

哈利向布兰顿介绍了他的两个新朋友............一天到晚总是在不停地吃的波布...........以及李...........两人话语不多......但都是实干性的..........所以深受组织里的人的欢迎.........哈利对他们也充满了好感........
似乎是有意的..........哈利递给了布兰顿一张写有玛利亚学校地址的纸条..........两个人确实是很久没有见面了...
"玛利亚现在住在老爹---也就是我们组织首领的家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玛利亚已经站在了组织的顶点....成为老爹家族里的成员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身份悬殊啊......""
布兰顿听到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甚至有些站立不稳........不过..........对玛利亚的思念一天都没有减少的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再见她一面...........

怀着这样的决心.............他终于在学校的门口和他朝思慕想的玛利亚见了面................

第六章

米雷力有哈利..........
米雷力有玛利亚.........
我的一切都在米雷力........
这种想法使我面对抗争......
为了守护一切...........

也许是命运的干扰........让这两个有情人终究不能如愿.......组织内下达了不准和玛利亚见面的命令.......作为组织里的一员...尽管布兰顿百般的不舍.........但还是遵从了组织的命令...........
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吧...........首领老爹亲自邀请布兰顿到他的家里做客.........还和他一起钓鱼........谈心........
对于整天在杀戮中生活的布兰顿来说........这样轻松惬意的生活是他从来就没敢奢望过的..........不过他何尝不想过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哪怕是只有一天也好...............

在和老爹的谈话中...........布兰顿了解到了老爹之所以不让他和玛利亚见面的原因......并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同时.........他也从老爹的话里知道了创建组织的原因及宗旨..............

保护..........
保护自己的朋友.......
保护自己的家人.......
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人....

布兰顿深深地领悟出了这其中的道理……………

组织举行的宴会上……..大家有说有笑….开开心心………殊不知这其中蕴藏着杀机………之前早就有人密报…..在宴会上老爹有可能会遭到袭击……….尽管李已经提前做出了判断…….制服了一群杀手…..不过还是没有挡住杀手最后的子弹…..那把锋利的枪口正对准了老爹的头颅…………
"砰!"地一声枪响…………悲剧发生了………..不过倒下去的并不是老爹………….在最危难的关头……..布兰顿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射向老爹的子弹…………

在逐渐消失的意识中….浮现于布兰顿脑海中的………..是玛利亚和哈利的身影…………

第七章

那男人静静地开了枪……..
闪光又夺走了………一个灵魂………
米雷力的布兰顿.希特…………
人称为"死神"的男人……………

5 年后…………….
是金子总有一天会发光的……….布兰顿凭借着优异的表现…迅速在组织中确立了自己的崇高地位………..并且深受部下的爱戴……..
在沃肯的指导下……..布兰顿成为了米雷力的招牌杀手………….让其他组织的人听了他的名字都闻风丧胆………不久…..江湖上就流传出了布兰顿是死神的化身………….

而哈利…………也凭借自己出众的能力………迅速提高着自己的地位………….并且在经济方面的能力使他成为家族当中的有力候补…………..

"狂人"杀手九头文治………..一个嗜血如命的男人………….受组织的命令……….把枪口对准了哈利……..不过在战斗当中………九头文治被哈利的智谋和布兰顿的英勇深深折服………决心加入他们的门下……….做誓死的部下………
"以后就请多关照了…….大哥…….."
命运的车轮又一次向前转去………………

第八章

永不背叛组织和家族………….
等待叛徒的是………
死……….
这就是铁律………
这就是米雷力………….

一切都那么地顺利成章………在又一次的宴会上…….老爹公布了新的家族成员-----哈利…布兰顿……….自加入组织的这一刻起…………他们的信念就必须坚持--------永不背叛…………….

宴会举行的大厅内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那是沃肯的女儿对哈利的一见钟情………..而哈利为了更加接近家族的上层…….于是拼命地向沃肯的女儿献着殷勤……

沃肯在宴会上见到了他阔别多年的老友西德………两人一见面后就一述清肠……….好象要把这么多年发生的事情都一骨脑地灌进对方的脑袋里……….不容片刻地歇缓……..不过通过谈话…………沃肯感到了西德的话里透着一丝的悲凉……不过老友自己不说……..沃肯也不好问……….不过他却把这张充满着苦闷的脸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原来事情的原由是西德的儿子安迪杀了个人……….但那却是组织的客人……这对于组织来说就是天大的罪孽……..是一种磨不去的耻辱…….安迪必须以死来偿还才能洗刷掉自己的罪名………..
铁的定律…………
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打破的!!!!!!!!!!!!!!!!!!!
西德深知这一点………但爱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西德还是放走了自己的儿子……….却想用自己的死来替组织赎罪………….
在黄昏的夕照下…………两个老友又坐在了一起……………两个人各自点上一支烟…………各自想着心事……..
不过没有过多久………两个人还是开口说话了…………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开心地谈着天………..
可是沃肯还是举起了手中的枪………..但还是下不去手………….
"砰!"地一声………….西德没有做任何的挣扎………….倒在了地上………….
代替沃肯开枪的……….是布兰顿………….
这就是………….无奈的铁律………….

第九章

那个男人出现在布兰顿的面前………..
那个男人挡在米雷力的面前………….
那个男人就是………
布拉德.沃………….
呼唤腥风血雨的男人……………

曾经被称为传说中的男人回来了………..带着他的怨念………..带着他的仇恨…………也许这个世界…….又将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迎接他的………是黑帮组织闪电的干部----卡农.巴露肯……….这个人面上带着不怀好意的微笑……….直接把布拉德带到了一个实验室里………….
在那里………迎接他的………….是眼前看到的一片恐怖的地狱……………..
死去的狗在实验玻璃里做着疯狂的挣扎……….是药物的作用又使它重生……….而重生的代价……..确实变成了一个残暴的怪物…………….

卡农向布拉德说明了情况…………..原来他想用这种刚研制出来的武器来对付米雷力………….这种新技术能使死去的东西复活…….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拥有了不死的身躯………而把这项技术研制成功的………是被他们组织劫持而来的时冈博士………….

米雷力作为这个城市中最大的黑帮组织………..嗅觉是如此的灵敏…………他们查到闪电将会对米雷力采取行动……..于是就派遣哈利和布兰顿处理此事……

还是相会了……….一个被称为能带来腥风血雨的男人……….一个被称做"死神"的男人………在这样一种命运的安排下…相遇了…………而此时………..嗜血的布拉德也感受到了来自布兰顿身上的那种王者的气息………..

残忍的布拉德杀死了他的部下……….并对他们的尸体注射了药物………..使他们成为了不死的战斗兵器………

而在另一边………..卡农与另一个男子见了面……….双方感觉上很友好……….而卡农………向这名

男子发出了合作的邀请…………一起来制造杀人的兵器…………

而这名男子的名字叫-----------巴拉德巴德.李………………

第十章

布拉德.沃和卡农.巴鲁肯…………..
会把这个城市变成战场………
这种把一切都卷进去的想法………..
米雷力不允许…………
布兰顿.希特不允许…………….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闪电的速度会这样快……….真是和他组织的名字一样啊………….尽管米雷力全力作好了防御……….但由于闪电的前期准备的太好………米雷力也开始招架不住………

战火蔓延到了整个城市………..局势变得无法收拾…………满街都充斥了像打不死的怪物一样的生化士兵……..他们就像是丧尸一样……….打倒了又再爬起来……..前仆后继……….像是永远也消灭不完………

而通过九头文治和他们的战斗……….才让哈利想明白………..他们这次的对手是怎样的强大…………而闪电又为何有那样充满自信的眼神…………..而当他回醒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太迟了………..

而在另一方面……….得知了李的秘密的哈利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两个人碰面了……….

刀与枪…………友人间的战斗………..再度开始…………..

而命运的齿轮……..又向着新的方向行驶…………………

第十一章

为什么我会在组织里……….
为什么我会扣动扳机……….
我在非人的生物面前喊叫……….
这就是米雷力………
这就是铁律…………….

阴谋论者总有他失策的那一天………就是像命中注定的一样……..总会降临在这些人的头上…….
布拉德和卡农都失策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会栽在高科技的手里…….原来这些他们注射药物用来杀戮的生化士兵们…….所有比正常的人类强化了不少……..而且当时拥有不死身……….却新研究出来的技术总是存在着缺陷…..他们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杀人武器在一星期之后就全部死亡了…….这让布拉德和卡农非常震惊…………

不过复仇的火焰还是燃烧了布拉德的心………..他决定把自己当做实验体………..向布兰顿发出致命的一击……….
可是不幸的是……….尽管他已经十分的强大了………..可还是倒在了布兰顿的枪口之下………..
一切的怨念也不得不在不甘心之中化为了乌有………….

而在另一方面..........哈利和李达成了共识.........而在哈利的说服下........李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哥哥........
也许是利益的驱动能够把人变成恶魔吧...............

战斗进行的白热化..........闪电还在做着最后的抵抗........而米雷力也是倾入全部兵力与之对抗..........而结果就是......双方在这次战斗中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从中获得利益的...........只有一个人而已............
那个人就是...........在阴谋计划中趁乱取得了实验室的技术............并且把时冈博士掌握在手中的那个男人..........哈利.麦克道威尔....................

历史的脚印又在向着它不该去的方向前进着.............................

第十二章

花费三年得到的东西............
是希望...........
还是后悔?.............
但我们还是会继续前进..........
决不停步...........

不知不觉地过了三年时间.............

布兰顿在米雷力的成就已经和他的前辈沃肯不相上下..........他所率领的 TRUE GRAVE 和沃肯率领的 OVER KILLS 已经成为米雷力的两大暗杀集团.........而作为布兰顿本来.......受到了来自组织内部从来所没有的爱戴.........并被认为是米雷力的标志性人物而景仰着............

与此同时...........哈利也在迅速地提高着自己在组织内的地位.........靠着自己的强硬手腕.......把和组织作对的大部分其他组织都给镇压了下来...........而他的阴谋却在一点一滴地滋长着.......
他依靠波布与李的力量在对组织家族进行秘密的调查........而他具体的什么阴谋........什么人都不知道........就算是和他最为亲密的波布和李.............

哈利不仅在事业上顺心.........而且在爱情上也得到了收获...........
自从那次宴会中.......哈利和沃肯的女儿雪利就一见钟情..........之后便迅速地坠入爱河..........陷入疯狂地热恋当中.....但作为雪利父亲的沃肯..........却在暗中极力反对两人之间的交往..........也许...........这个还算是精明的老人........察觉到了一丝的不安...........

由于布兰顿和哈利在组织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老爹的青睐........决定让他们两人进入组织的高层.........
玛利亚这时在老爹心目中的位置已经无可替代.......所以老爹就把他的意思告诉了玛利亚........并有意想让他们两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更令老爹难以置信的事.......尽管他一直把组织内的一切活动对玛利亚守口如瓶.......但聪明的玛利亚还是知道了老爹的真正身份.....以及组织的所有行为......
"他认为双手沾满了鲜血的自己已无法给你带来幸福...........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希望能让你得到幸福.........布兰顿就是这样的男人........"
玛利亚在老爹和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当老爹把这些话说完后........玛利亚实在抑制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而老爹.......却不知用什么办法来安慰玛利亚...........

另一方面.........由于哈利控制住了时冈博士..........让他对技术进行再次实验........而时冈博士却在

这个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由从前的不稳定到如今的能使生化战士们半永久性的活动的新阶段…….这个消息让哈利大为开心……..尽管他对时冈博士隐瞒说制造大量生化士兵只是要对对米雷力有敌对倾向的组织采取必要行动………但在哈利充满着饥渴欲望的眼神中…….时冈博士感到了莫名的恐惧……………

第十三章

她渴望内心的宁静………..
她渴望幸福……..
但我没法对其回应………
因为她要的东西……..
在路的另一边…….

又一个人死了………死的是那么的不明不白……..杀死他的人是九头文治………..而这一切的主使者……则是被这个人招入米雷力……..并一手提拔起来的哈利.麦克道威尔……….

他隐约觉察到哈利有背叛组织的企图……..但当他被哈利抹杀的那一刻……….所有的罪名都被他一个人染上了…….
还有一个人觉察到了哈利的野心……..不过因为怕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他只能把这个想法埋藏在自己的心底…….永远不会把它公之于众……..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没有能力向哈利下手了…….这个人就是……….沃肯…..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即使相隔的并不远……….可为了获得永久的幸福………玛利亚还是忍不住向布兰顿做出了告白……..
"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杀手….""
抛下了这句话……..布兰顿一丝不敢停留地离开了房间………..而留下的………..只有伤心欲绝的玛利亚………和那止不住的痛苦的泪水…………

布兰顿深知…….老爹对玛利亚的感情…….已不仅仅是父女那么简单……..而真正能够给玛利亚带来幸福的……..只能是老爹……….而他……..选择了这条道路……..就永远没办法回头…………
而他现在只能做的………..只是把对玛利亚深深的思念和爱…………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向上爬吧…….布兰顿……..为了我的野心和自由……""
这是哈利留给他的话………..
"大哥……请不要背叛…….""
这是九头文治给他的最真挚的忠告………'
"我不会背叛……..绝不会背叛……"
这是布兰顿对自己许下的铁的承诺…………

第十四章

我们曾经是挚友………
曾经一起欢笑……
曾经是同伴……….
曾经发誓一起向上爬……..
哈利.麦克道威尔…….
我要将你…………..

米雷力今日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
组织的首领老爹和组织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干部哈利在同一天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婚礼...........这对于整个米雷力来说........再没有比今天更好的日子了............
哈利和雪利...........老爹和玛利亚............两对新人走上了婚礼的殿堂..........感受到的是彼此的幸福....

半年后..........
玛利亚突然怀孕了...........
这个消息对于老爹来说是再高兴不过了...........可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布兰顿来说...........也许是他最痛苦的喜讯.........
当消息传到他耳中的时候.......他莫不做声........微微地低下了沉重的头...........

老爹决定让出首领的位置..........这让所有组织的目光都落在了哈利的身上...........因为凭借着这些年来哈利在组织的功绩.....他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首领的宝座自然是实质名归............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老爹选出的继任者居然不是哈利.........而是阿尔扎克.迪诺.............

哈利通过波布的窃听手段打听到了老爹和布兰顿的一些重要谈话..........原来老爹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丝毫的怀疑.........但却总是对自己怀有一份不安的感觉.........
不过让哈利真正感到不安的............却是来自布兰顿的话语............
"哈利绝对不会背叛的..........但是.......我绝对不会饶恕破坏组织.........破坏铁律的人.......不管他是谁.........老爹这样子生活下去.......我也会像老爹一样生活下去.........我的工作就是.........埋葬背叛组织的人........?
这时的哈利才恍然大悟过来............原来并非一切的美好...........都是向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

过了一阵子.........那个新当选的首领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倒下了......如此的蹊跷.........如此的让人难以理解.......也许事情的真相.........根本就不需要让人知道..........
当布兰顿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点上一支烟...........埋着头想着事情...........
布兰顿约哈利一起去为肯尼他们扫墓.........毕竟对于这几个老朋友......哈利和布兰顿已经很久没去看过他们了.......而他哈利听到肯尼的名字的时候........他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

从墓园回来的路上........途中经过了哈利和布兰顿小时侯的孤儿院...........他们两个人的童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想起了一起捉弄其他孩子的事........想起了当初一起逃课出去玩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两人不禁相视而笑............感慨岁月的消逝...........
哈利说出了想要买下这座幼儿时期带给他快乐的孤儿院时............布兰顿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种笑容............也许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阳光打在米雷力大厦的电梯上........透过光的反射.......显得格外刺眼............两个人在电梯里一言不发.........好象都有着难以启齿的心事...........
最后还是哈利打破了这尴尬的宁静...........
"把老爹干掉!"
这句话仿佛是晴天惊雷一样........打得布兰顿有些站立不稳............他用近乎恐惧的目光盯视着这个他一直最亲近的挚友......
"那个老头的什么'调和'的思想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了..........对一心往上的我们来说......他只是个障碍而已.......而且.....如果把老头子干掉....."
他微微地向布兰顿凑近了些........
"玛利亚也会成为你的女人....."
"砰"地一拳..........布兰顿深深地打在哈利的脸上........他愤怒地把枪对准了他的好友的脸上........牙齿咬的咯咯作响.....哈利叹了口气.......无奈地低下了头........而这时......枪也从布兰顿的手中滑落........

布兰顿也叹了口气...........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不敢去看眼前发生的事情........直到被哈利的呼

唤声叫醒.........
这时........黑森森的枪口却对准了布兰顿的脸上..........
"布兰顿........................"
"砰!!!!!!!!!!"
一声........两声..........三声..........九声............
伴随着从上升的电梯处落下的无数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布兰顿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向下坠去...........一直地坠去............

最后回荡在他脑海中的.........只有童年时的记忆............和哈利一起奔跑在草原上的情景............而那兰色的天空.........也与他梦境中的别无二致.................

第十五章

布兰顿.希特死了.........
粗糙的空气弥漫入米雷力...........
这是...........
时代更替的窒息感吗................

布兰顿的死给组织带来的确实背叛组织...........动用资金.........并企图谋杀组织人员的罪人.........而执行组织铁律的人.....正是哈利.麦克道威尔................

没有怀疑布兰顿的死究竟属实...........也不敢去怀疑真伪...........就连老爹也不敢...............
在布兰顿的墓碑前.........哈利简单地向老爹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而老爹........则是默默地听着这一切........
哈利还用玛利亚来威胁老爹..........让他不要再追查此事.........而他现在也没有要老爹命的打算.........因为........他还有阴谋要利用老爹的权威...........

此时的米雷力实质上已经是哈利的天下..........他靠着他的威力镇压下了所有反对的声音..........就连他的岳父.........贝尔.沃肯也同样如此............米雷力已经是他只手遮天的地方............而那条老爹定下的铁律.........也同样随着曾经的米雷力而消失...........而如今的米雷力............已是哈利制造阴谋的死亡地狱................

实验室发生了事故.............暴走的怪物们杀掉了一半以上的研究人员...........而时冈博士感觉到事情到了已经无法控制的地步..........于是...........他又唤醒了那个曾经被称做"死神"的男人..............
火焰中传来了枪声..........那些个刚刚还很猖狂的怪物们不一会就纷纷倒地.........而当一切都素清了之后........这个手持双抢的死神与时冈博士一起消失在烟雾之中...........

老爹和玛利亚已在米雷力没了话语权............只有默默地过着委曲求全的日子...........
而拗不过玛利亚的再三追问...........老爹于是他所有他知道的都告诉了她...............

第十六章

老爹.............
您在读我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这是我的选择.............

我不后悔............
决不后悔..............

实验室毁后.........这里由新的负责人接管.......而这里的实验又将开始.......不过........这次的实验不在是死人的再生.....而是向活人的改造发展........这也许...........对社会才是一种回报吧.........

时冈博士交给了老爹的一封信.........是布兰顿生前托付时冈博士交给他的...........
老爹从信中的内容得知了原来布兰顿早已察觉到了哈利的阴谋.........只是他仍然坚信着朋友...........坚信着他不会做出背叛组织的事情..........但如果那一切真的发生的话.........他决定用自己的双手来了解这段恩怨........所以他在见哈利之前偷偷地来到时冈博士这.........服下了药物.........并且告诉博士.....在必要的时候....把他叫醒...........

老爹看完书信后老泪纵横...........原来布兰顿对自己.........对这个组织的良苦用心..........他感觉到了欠布兰顿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决定把时冈博士需要的一切都交给他.........但条件是不准让布兰顿复活.........他已经承受的实在是太多........也许就这么永远的沉睡下去对他来说是最幸福不过...........

玛利亚知道了一切的真相后........来到了米雷力的总部找哈利报仇.........老爹及时地出面地阻止了她......并向她和盘托出布兰顿还活着的消息........玛利亚听到后..........喜极而泣..........
而老爹在安顿了玛利亚的藏身处后..........独自一人来找哈利复仇...........哈利当看到老爹的时候.......对他进行了百般的嘲笑........而老爹却告诉他说..........他所做的一切布兰顿都非常清楚..........而这时..........刚才还在飞扬跋扈的哈利突然之间像失控了一样..............
"不准你叫这个名字!!!!.........都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他.........你........是你夺走了他..........要是没有你....我早就出人头地了...........他!.........他也不会........."
哈利还是残忍地向老爹开了枪..........并对着他早已僵硬的尸体继续开着枪..........这时的哈利..........早已变成了恶魔........他不再具有人性...............像鬼嚎一样尖叫着...........
"我要毁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女人............"

在隐藏的仓库内的卡车中..........静静地躺着布兰顿的身体.........不...........那个叫布兰顿的男人已经死了........而现在眼前的男人...........他的新名字是..........BEYOND THE GRAVE..................

第十七章

13 年..............
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内心的漫长岁月.............
但是有一个男子停止了岁月的流逝..........
没有变化........什么都没变............
男子只是继续沉睡着.............

13 年后............
米雷力的一切都改变了.............
由哈利所领导的米雷力............
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人间的地狱.................

通过出售生化武器.............米雷力聚敛了巨大的财富............米雷力的势力膨胀到了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强大到富可敌国...........而曾经哈利的部下波布和李...........也都服用起了药物.........成了超人........和九头文治.......贝尔.沃肯并称为米雷力的四天王............

而同时..........哈利对老爹的残余还是紧追不舍...........在打探到玛利亚和他们的女儿美加的住处后..........派杀手前往杀害他们母女.........
在逃亡途中玛利亚终究没能逃脱掉命运的掌心...........而美加却在管家的誓死保护下逃离了哈利的魔掌............
"去找布兰顿.希特.........他一定会保护你的............."
这是玛利亚在临死前对美加说的最后一句话.........

天空像死掉了一样阴沉沉地..........没有一丝的生气...........而可怜的美加........却开始了她寻找布兰顿的逃亡生活.........

第十九章

男人和挚友再会.............
但是两者之间已有了深深的伤痕..........
生死两分...........
没有交叉点了............

美加得知了一切的事情时..............GRAVE 的记忆也开始一点点地恢复...........
在一天夜里..........GRAVE 来到了米雷力举办的宴会上..........而这............恰恰是哈利为他所布下的陷阱.........其实哈利早就打听到布兰顿没有死..........那个在黑夜里持着双抢屠戮怪物的人称死神的男人..........哈利想到了除了布兰顿不会有别人........不过他更加惊奇的确实布兰顿是如何又重生的................所以他今晚布下陷阱让布兰顿上钩......想一探究竟.....

夜风潇潇............月黑风高.............
这样的夜晚最适合杀人不过............
出现在布兰顿眼前的...........是哈利和称为米雷力四天王的人.............

哈利和另外三个人走了...........剩下的布兰顿.........和想试试超人身体效果如何的波布............
而结果可想而知...........波布倒在了布兰顿的枪口之下..........

天近黎明...........人约黄昏...............
望着从远处赶来的美加............布兰顿确立了自己生存的意义..........
守护美加............以及...........米雷力...........

第二十章

"大哥"............
这个令人怀念的称呼.........
是战斗的诱饵..........
是空虚的咆哮..............
但是他们不会回头............
为了各自的信念.............

波布的死成了米雷力的一个谜............因为大家都不相信所谓的他是患脑血栓而死...........但被曾经的"叛徒"杀死.....这件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公之于众的..........
哈利从布兰顿的复活猜测到了时冈博士并没有死...........而且知道布兰顿的复活也是他一人所为............因此哈利为了追剿两人.........在这个城市布下了天罗地网............誓死也要找到两

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布兰顿把美加带到了玛利亚曾经生活过的住处...........在这里...........曾经的点点滴滴逐渐在布兰顿的脑海中浮现..........他的记忆也在一天天地恢复............而就在这个时候............九头文治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战斗一触即发............九头文治还是像从前的一样勇猛...........而布兰顿也丝毫不敢放松............经过一番苦战............九头文治还是倒了下来............
布兰顿疯狂地对着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九头文进行着痛打...........一边脑海中也回忆起了从前和九头文相处的日子.........

"大哥.........请不要背叛..........."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给这里笼罩上一层悲凉的气息...............而这边..........九头文已失去了知觉......
美加哭喊的声音打断了布兰顿的思绪..............而在这时.........从布兰顿嘴里传出了喃喃的细语............
"我是...........绝对不会背叛的..............."

第二十一章

起跑的时候...........
与恩人相逢............
那是............
家族...........
结局是...........
残局和悲鸣...........
悲伤摇撼着整个城市............

九头文失踪了...........而由于波布的死............米雷力的情报网一时陷入了瘫痪状态............连寻找九头文的工作也进行不下去............

布兰顿把美加托付给了曾经在米雷力所属事物所工作的一个好友.........然后就孤身一人前往米雷力的总部...........他需要和哈利做个了断..........
而与此同时..........李来到了事物所..........杀害了布兰顿的朋友........并强行将美加带走............
而当布兰顿赶回到这里的时候.........一切已经都不在...........只剩下朋友被残忍的撕裂的尸体........以及墙上用血写着的"米雷力"的字样.............

布兰顿感到伤心欲绝............在这样一个被血所染红的小屋内...........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就在同时............失踪了的九头文又出现在了这个城市中.............为了强化自己的身体..........他找到了库洛克博士........

第二十二章

身为"僵尸"的男人............
身为"强化超人"的男人.............
两个非人的怪物怀着只有人才有的激情战斗..........
那是............
破坏者们的黄昏..............

仇恨的火焰在燃烧着...........愤恨迁怒在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女身上..........这不是一个男人的做法.........而此时........李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替好友报仇............为那个一天嘴里都在不停地吃东西的波布报仇.............因为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可爱的姿态了.............
仇恨...........在愤怒地燃烧着...............

地铁站..........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行人在了...........对于李和布兰顿来说...........是个最适合了结双方恩怨的地方.....
战斗打响了..........被强化过的李勇猛无比.........布兰顿渐渐感觉到了吃力...........好在时冈博士及时出现.......带来了对付强化人专用的弹药...........
李就在这样不甘心的失败中在地铁站的空气中化为了尘屑..............
而时冈博士也在不小心中送了命..........

只剩下布兰顿和美加两个人了............
"我一定要保护好美加..........即使再次献出我的生命......"

而这时布兰顿其实并不知道............他的生命只剩下了短短的十天而已..........

第二十三章

为了真爱的东西...........
两人看到了爱...............
为了曾经爱过的女人的女儿..........
为了心爱的女儿..........
这才是他们的"米雷力"................

为人送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在那个布兰顿再也熟悉不过的墓场...........他又亲手埋葬了一个好友........和玛利亚.....老爹.........管家他们一起..........

看到了太多的人失去了生命..........美加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她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尤其是眼前这个无数次救了自己的男人.........
她极力地规劝布兰顿不要再去寻仇了..........可布兰顿并没有答复她...........因为他和哈利之间..........不得不作出个了断..........关于他们俩个人宿命的了断................

米雷力中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由于"叛徒"的影响..........米雷力中四天王中的三人已经失去了.........所以组织内要求弹劾哈利的呼声很高...........在米雷力的高层会议上.........哈利无情地杀死了所有异己的人..........

而这边..........已经年迈的沃肯在和女儿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后...........独自一人静静地来到了布兰顿藏身的地方.......并且亲手解散了一手创建的 OVER KILLS..............

为了能和布兰顿有个痛快的了结...........沃肯私下里也进行了超人强化.............不过和布兰顿的战斗却并没有他想象般美好.........他的结果照其他三人来说并没好到哪去............
"布兰顿.........拜托了......."

沃肯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带着许多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曾经幸福过的世界...........在他弥留之时.........脑海中浮现的是雪利微笑着的脸庞......看到的..........是女儿美丽的身影...........是幼时的雪利........是和哈利约会时的雪利...........还是婚礼上十分幸福的雪利.................
"雪利..........雪利............"
枪响了............

第二十四章

就像往玻璃杯里倒酒一样..............
男人们............
往弹夹里加满了子弹.............
代替干杯的是枪声...........
代替拥抱的...........
是子弹................

哈利的野心顷刻间崩溃殆尽................他一手缔造的僵尸王国被布兰顿在一夜之间毁灭.............
因为这是时冈博士最后的遗愿...............

米雷力的部下们都已经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已经失去了左右手的哈利再没有任何的依靠..........为了怕米雷力的人伤害到他和他的家庭...........只有像丧家之犬一样东躲西藏...........在原 OVER KILLS 部下的掩护下和妻子转移到安全之所.......
可就在逃亡的路上........哈利还是被米雷力的杀手们追赶到了...........在致命的一枪下...........雪利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替哈利挡住了这一枪.........
雪利在哈利的怀中含着幸福的微笑离开了人间..........离开了她深爱的男人...........
哈利曾经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而如今又失去了自己的妻子........悔恨扑满了他的心间........而喉咙却像烈火一般燃烧........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事隔 13 年的男人的眼泪..............

布兰顿在作好了一切后...........是该和米雷力.......该和哈利.麦克道威尔做个了断的时候了...............
这时美加却知道了布兰顿已经失去了身体的再生功能了........她拼命地阻止布兰顿........让他不要再去复仇了......这一切能改结束了.........但.........这一切的一切.........却是布兰顿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因为..........这就是他的宿命...........
"你要好好活下去.........今天...明天.......以后.......直到永远.........."

将美加安置好后.......布兰顿只身来到了米雷力的总部..........等待在那里的不是他想见到的哈利..........而是之前消失掉的九头文治........
"差不多.......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双方又一次命运的战斗打响了..........这是宿命的战斗.............

布兰顿走进了哈利的办公室..........在这里.......他看到了哈利桌子上的照片.........里面是他,哈利,肯尼,内森,乔休斯........那也许就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间吧.............
布兰顿的左臂突然像碎裂了一样掉在了地上...........

而在总部的大楼下............九头文治在他那心爱的小猫的呼唤声中停止了呼吸.............

第二十五章

失势的男人...........
没有未来的男人............
能回忆起来的.......
只有那时的话语..........
曾经的誓言........
而为了那个誓言........
两者再度邂逅了.....

由于研制出了专对僵尸怪物的子弹...........怪物已经在这个城市被肃清了............而这时哈利驱车向着那熟悉的街道驶去...在驶过的街道上.....向车窗外看去........一切的都显得是那么的熟悉........这曾经.........就是他们一起快乐的时光......想到这些..........哈利的嘴角边露出一丝不经意的笑容...........

布兰顿知道了哈利的去处........于是也跟着前往..........在途中....布兰顿找回了失去的所有记忆........记起了曾经和哈利他们的美好时光.........记起了曾经偷偷地约玛利亚.........记起了加入米雷力..........记起了不要背叛.........

那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布兰顿.希特..........""
"哈利.麦克道威尔......"

清晨的第一道阳光透过车窗.........打在了哈利的脸上.......显得格外耀眼...........哈利随即被晃醒...........而这时.....他却看到了久违的身影........他曾经的挚友.........

布兰顿用枪指着哈利的脑袋...........什么也没有说..........哈利也一动不动.........静静等待着审判的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布兰顿缓缓地扣下了扳机...........
可是里面..........却并没有子弹............

哈利放声地大笑.............布兰顿也笑了起来..........两个人像孩子一样..........没有搀杂任何的杂质.........就这样纯真地放声地笑着...........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岁月...........

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再度邂逅的两人.........
他们的笑声..........回荡在清晨的空气中.................

最终章

做错了吗?...........
我们错了吗.............
有太多地方不对头..........
就算是这样..........
还是...........

相遇的两人找了一家小酒馆安静的坐下............这酒馆就像他们当年的驻扎地一样...........因此又让两人想起了当年的时光.....和肯尼.内森,乔休斯一起...............

在交谈的过程中.........哈利平静地拿出两把枪...........
一把.........是那时电梯中布兰顿指向哈利的那把枪...........
而另一把...........是那时哈利射杀掉布兰顿的那把枪...............

两人又像当年的那样...........互相地把枪对准了对方...........然而开枪后倒下去的.........却并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人.......是来自窗外的米雷力派遣来杀掉两人的杀手...........

整个酒馆变成了血染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布兰顿始终用自己的身躯挡在哈利的面前...........他要保护......不会让自己的挚友受哪怕一丁点的伤害.........但尽管是这样...........哈利的白色大衣还是被鲜血所染红........

酒馆在爆炸声中轰然倒下............而随之倒下的.........还有这两个人............这时的布兰顿和哈利..........身上已被射满了弹孔...........血像决堤了一样从两人的身体里流出..........
美加的及时赶到........制止了杀手们的又一轮射击...........但这时.............两人已经动弹不得.......

哈利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到了布兰顿的身旁............他想在临死前再最后用双眼来看看他曾经最挚爱的好友.............同时希望布兰顿能够亲手了结他的生命...........这是对布兰顿的一种补偿............也是他死前唯一能为他做的.........
但面对着这个眼前曾经杀害了无数人........包括老爹..........玛利亚...........甚至是他自己的男人............他却下不去手........用力的摇了摇头...........

"是我...........做错了...........没有选"米雷力"..........而选择了"哈利"..........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要我对你开枪..........我做不到.......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你............对哈利.麦克道威尔开枪........."
听到了这句话...........哈利这个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对不起.........布兰顿.........对不起.........."
这是哈利第一次说出忏悔的话语...........

"回想起以前的那段日子...........回到那个无比自由的岁月............"

"回家吧..........哈利.麦克道威尔..........."

"你也是啊..........布兰顿.希特............""

两人手里的枪同时举起................

而这...........也是黑衣与白衣的男子最后一次呼唤对方的名字.............

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一望无际的蓝色的天空下.............两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在草原上肆意地奔跑着.........他们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显得无比幸福...............两人手牵着手...........迈向远方............

"布兰顿............我会抓住你的手.............永远不会放开......................."

The End



由于看的年代实在是太久了
有些剧情也记不太清了
所有我是有回忆+翻阅有关资料的方式写的这篇文章
如有雷同…………纯属不幸……………………

《最终幻想战略版》剧情小说 reload

lightwave

战士持剑在手
拥石于胸
逝去之记忆铭刻于剑
精锻之技巧凝练石间
一切之一切
自剑伊始
以石继延
如今，来述说这故事吧......
关于黄道十二宫的勇者传说

序章 风雨故人来

这一天伊瓦利斯如往日一般，有朝阳自东方冉起。天边积郁灰云似远还近地跟在朝阳身畔，犹如等待吞噬每一分阳光。只是阳光在被吞噬之前，万籁俱寂的早晨里这世界依然平静，水滴自枝头滑落，掉落在波光粼粼的河流，激起涟漪片片。落叶在风中缓缓飘落，宛如乱世中的人与事。古老的石墙和破败的村庄在战后的清晨里拖曳出长长的影子，如泣如诉，低声吟诵战争的过往和如今。
寂静之中，一队骑士出现在村庄附近。他们身穿长袍披风，头盔覆面，跨下陆行鸟脚步匆匆又方向坚定。他们自远方而来，朝远方而去，踏过村庄和草地，踏过河流与密林，踏过山野河涧，踏过战火残骸。此时若从天空俯瞰，这些人就是地平线上一条笔直的线，朝着远方勇往直前。
带队的骑士脸庞隐藏在头盔里，只有一双眼眸带着坚定望向远方，只是晨光中这位骑士似乎浑身微微颤抖，在为什么事而激动。
队伍行进途中，这位骑士稍做停顿，同队伍中的几名同伴交谈寥寥数句，便改跟在队伍后方。其余骑士则加快脚步，朝目标继续风驰电掣，陆行鸟的脚印在地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步痕，蜿蜒伸向远方。
骑士们前往的远方隐有雷声阵阵，他们辞别阳光，渐渐奔入积云阴影之中。所有人都知道今天将发生什么，却并不知晓以后会发生什么。
历史路上的人看到路而看不到未来。
风雨之中，带头的骑士双手渐渐变得坚定，露出的双眸目光也渐而冷酷坚决。

××××××××××

奥本诺斯修道院的教堂中央，一位面容恬静的少女正在默默祈祷。少女身穿惹眼的贵族服饰，双手合十默默重复着同一句话语。教堂的神甫站在一旁静立等待，在神甫身边还有一位蓝色长裙的俊朗女骑士。神甫和女骑士都是以尊敬的姿态面对少女，可见少女的身份并不简单。
“神啊，请用你的神力救救伊瓦利斯的子民吧......”
在少女不断重复的祷告中，时光静静流逝。教堂巨大的天窗玻璃印有无数华彩花纹，洒落少女脸上。神像前的少女脸上略带悲伤，似乎在为什么担忧。但少女身边的女骑士似乎更有担忧的理由。
“奥维莉亚公主殿下，我们应该尽早动身。”
被称为奥维莉亚公主的少女没有转身，反而更加低下自己的头：“阿格莉亚斯，请再稍等一会......”似要为伊瓦利斯民众多祈祷片刻。
“已经很久了，护卫队的人已经到达，那些佣兵并非善类......”女骑士阿格莉亚斯面带难色，向公主解释道。
身边的神甫此时也开口劝说公主：“公主殿下，不要让阿格莉亚斯难办，请快一点吧。”
所有人都在催促奥维莉亚，奥维莉亚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公主正要说话，从门外进来三

名男子，他们没有敲门就径直走到公主面前。这三名男子看似都是骑士，为首一人身穿褐色铠甲，面容苍老冷漠，眼神冷酷。背后两人中有一人约十六七岁，身穿淡紫色铠甲，神色也颇淡漠。三人当中为首的年长骑士口无遮拦地大声抱怨道："怎么回事？都已经等了快一个钟头了！"
年长骑士的举动激怒了站在公主身前的阿格莉亚斯，她知道这群佣兵分明藐视一直未受皇室重视的公主殿下。女骑士对为首的暗骑士怒叱道："在公主面前不得无礼，加夫加里安！"
阿格莉亚斯的强势态度让暗骑士加夫加里安不敢轻视而对，跟随加夫加里安的两人随即单膝跪地行礼，暗骑士自己也低头表示屈服："不要激动，阿格莉亚斯，毕竟我们接到的也是紧急任务......这样总可以了吧？"这般解释看似屈服，其实只是在坚持己见。
阿格莉亚斯对暗骑士依然不满："想不到为人称道的北天骑士团里也有你这样的无礼的人存在。"
"我们对边境护卫队长你已经够礼貌了。"加夫加里安讽刺地回应女骑士的指责，谁都知道"边境护卫队长"这种称呼带有蔑视，"我们只是受雇于北天骑士团，并无服从你的义务。"
"你这无礼之辈......"
阿格莉亚斯对这等回答也没办法，正要说什么，一直低头祈祷的公主已站直回首，面容安详："我知道了，我们出发吧。"
出言解决矛盾之后，公主与神甫互相行礼。
"愿主与你同在。"
"老师请多保重。"
两人话别声音未落，教堂大门被人猛然撞开。
一名受伤骑士捂着伤口蹒跚而至，若不是神甫及时扶助，恐怕就要摔倒在红地毯上。
"阿格莉亚斯队长，有敌人......"
神甫悚然一惊："莫非是高尔塔纳的人？"
阿格莉亚斯没等神甫说完话已抢身冲出教堂，站在一旁的加夫加里安目送女骑士匆匆离去，对着身边的紫色铠甲少年揶揄道："总得做点什么才有钱赚，你说是吧拉姆萨？骑士就该在这种时候保护少女嘛。"
被叫做拉姆萨的金发少年缓慢坚决地摇头："我已经不是骑士了，现在我和你一样都是佣兵而已。"
"说的也是......"加夫加里安并不在这话题上继续纠缠，带领两名佣兵朝教堂外走去，"走吧，干活去！"
目送这些人一个个离开教堂，奥维莉亚公主捂住胸口轻声叹息，神情无奈又麻木。
"神啊......"
教堂外大雨滂沱，雨中站立的骑士们拔剑而视。率先冲出教堂的阿格莉亚斯首先看到对方披风上的黑狮子纹章，惊讶之声脱口而出："果然是高尔塔纳的人？难道他疯了，想要挑起战争？"
紧随阿格莉亚斯走出教堂的暗骑士加夫加里安环视战局，似乎全没听到阿格莉亚斯的担忧，只是对身边的佣兵勉励道："全都是些蠢货，和我们一样为了钱拼命的家伙。拉姆萨，咱们干掉所有人吧，为了赏金......"
"这里的局面应该由我控制！"被雨水打湿头发的女骑士猛然回头，试图修正加夫加里安的言论。
"没有用的，女士。这里是战场！"加夫加里安拔剑出鞘，率先开始朝来袭者攻击。

××××××××××

教堂的厮杀声渐高，奥维莉亚独自站在教堂里痛苦万分，面对杀戮和争夺，身为伊瓦利斯公主的她又无能为力。教堂的烛火在风雨声中飘摇不断，奥维莉亚觉得自己就仿佛这风中的烛火，冀望喘息却无法得到。
一道闪光乍起，奥维莉亚猛然抬头，听见隆隆雷声滚过耳畔。随着雷声响起，教堂后门被人轻轻推开。卸去骑士装备的年轻剑士缓步走入教堂，脚步印在鲜红地毯上，落地无声。
奥维莉亚意识到自己陷入危险，扭头要跑，却跑不过剑士的脚步。只是转眼之间，剑士已贴近公主抓住奥维莉亚手腕。公主的呼救声在被雷声淹没，也被教堂外的厮杀声淹没。
奥维莉亚无法挣脱剑士的束缚，只能任由剑士带着自己不断靠近教堂后门。
"真是麻烦的公主殿下"年轻的剑士终于不耐烦奥维莉亚的不断挣扎，低头出拳将公主打昏。
昏迷前的奥维莉亚只听到一句话，这句话仿佛讽刺她刚才的祈祷。
"要恨，就恨你们的神吧......"

年轻剑士将奥维莉亚带出修道院的同时，修道院正门的战斗已基本结束。如同年轻剑士所想的那样，这些佣兵骑士的战斗力远远不及北天骑士团的佣兵。几乎所有人都被杀死在教堂门口，尸体横七竖八。意料之中的牺牲没能给年轻剑士带来任何感伤，他将公主放在陆行鸟背上，甚至还抽空回头看了一眼闻讯追来的阿格莉亚斯和拉姆萨。随后年轻剑士驾着陆行鸟穿过教堂后的小溪扬长而去。
"混蛋，停下！"
阿格莉亚斯眼睁睁望着公主被人劫持却无能为力，即使声嘶力竭也无济于事。
"你觉得我会停下吗？"年轻剑士回首又看了站在小溪边的两人一眼，眼神冷漠而坚决，只是这目光好像落在拉姆萨的身上。
和低头悔恨不已的阿格莉亚斯不同，拉姆萨望着陆行鸟远去的背影，用只有自己才可能听见的声音自言自语道："那家伙是迪利塔......你，还活着？这怎么可能？"
雨声渐大，天色冰冷阴暗，拉姆萨毫无所觉。拉姆萨知道那背影主人带给自己的不止是回忆这么简单，还有许多改变。
这所有一切都从一年前开始，那一年拉姆萨十六岁。

第一章 弱者

英雄王迪利塔之名最初出现于"狮子战争"前一年。
这一年是所谓的"五十年战争"结束之初。"五十年战争"如其名所表，起于五十年前伊瓦利斯国王德纳蒙达二世不满邻国奥达利亚的支嗣继承王位展开。奥达利亚的君主狄旺努三世暴毙后，王位为其堂弟万洛瓦六世所篡，直系子嗣未能继承王位。伊瓦利斯国王德纳蒙达二世正是狄旺努三世的叔父，战争因此而来。战争表面的借口下掩盖着伊瓦利斯觊觎奥达利亚附属国泽尔泰尼亚的真正目的。战争初期伊瓦利斯因准备充足而不断击获胜，战局进展良好，甚至一度即将打入奥达利亚首都布拉。战局最关键的时刻，德纳蒙达二世因病突然死亡，导致伊瓦利斯全军混乱，奥达利亚因此展开反击，战争进入为期两年的胶着期。随后这种平衡又因伊瓦利斯邻国罗曼达对奥达利亚的军事支持被打破，在两国夹击之下，伊瓦利斯唯有依靠大陆最强的北天骑士团和南天骑士团不断抵抗，新国王德纳蒙达四世甚至亲自率军出击，终于成功挺过两国夹击。罗曼达因黑死病流行而撤军，战局重新回到伊瓦利斯和奥达利亚的互耗局面。
在五十年战争中真正成为英雄的，恐怕只有伊瓦利斯的南天骑士团和北天骑士团。不管是"雷神"西多法士•奥尔兰度率领的南天骑士团，还是被称为"天骑士"的巴尔巴尼斯•贝沃尔夫率领的北天骑士团，都成了让伊瓦利斯未能彻底战败的真正英雄。最终奥达利亚也是因为天骑士巴尔巴尼斯不断从中周旋，才下定决心签署和平协议。惧怕天骑士的澳大利亚人，就如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不过来。这些星辰中，想必也有奥达利亚的君主一颗。
签署停战协议之后，为五十年战争付出沉重代价的两国都陷入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其中以支付巨额赔款的伊瓦利斯更为惨烈。经济崩溃的国家无法支付战后士兵报酬，大量骑士被解雇。无数骑士对国家的怨恨化作个人行动，伊瓦利斯国内开始盗贼横行，国内局面一时动荡，尤甚战争时期。
拉姆萨和迪利塔就在这动荡时期进入士官学校成为见习战士。
拉姆萨站在士官学校的礼堂中央，环顾四周同学，周围议论声不绝于耳。现如今正规军正缺人手，见习学员恐怕也要加入前线战斗。学员们窃窃私语，正在讨论附近的局势。拉姆萨和迪利塔这对朋友也在说同样话题。
学员传递的的消息里最显赫一条便是官方运送的货物被"骸旅团"所劫持，对此拉姆萨也同样征询迪利塔的意见："连续不断的作案意味着什么？"
"我只知道加利昂努的领主拉古公似乎亲自来伊古洛斯。"迪利塔看似无意地说出新闻，表示他对这些动向其实非常关注。
面对这种消息，拉姆萨表现出了一个年轻人应有的惊讶："贝斯特达拉•拉古公？皇后的亲哥哥？他来做什么？"
"不仅如此，兰贝利领的艾尔姆多亚侯爵也要来......"
"这可是大新闻。"拉姆萨兴奋起来，"为什么没有官方消息？"
"大人物的到来等于大行动的开始吧？保密呗......"迪利塔分析道，"但现在伊瓦利斯没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北天骑士团全都出动了人手也不够......"
拉姆萨身为贵族，自然多少听说过一点内幕，点头附和道："没错，见习战士都要叫来帮忙，看来

确实是要大干一场。"
一声咳嗽把礼堂内的议论声彻底掐灭，身穿北天骑士团披风的骑士长官进入礼堂，将拉姆萨的预言说成现实。
"诸位，大家都知道现在加利昂努地区一片混乱，尤其是'骸旅团'更加嚣张！如今我们奉命围剿'骸旅团'，来清扫这些叛国者。伊古洛斯城的一些骑士和其他力量也会加入到围剿行动中来，而诸位的职责，就是维护城市的安全！"
口沫横飞的骑士刚做完战前动员，已经有人前来汇报，似乎有盗贼潜入市区。北天骑士团的骑士手一挥："诸位，现在就有战斗的机会了，请加油吧！"这一声命令，将拉姆萨等人送进了生平首次真正的实战中。
巷战比想象中容易，拉姆萨是这么认为。
拉姆萨和迪利塔在城市搜索中很快遇到骸旅团成员，这些盗贼成员不多，但多半充满自信。看到拉姆萨和迪利塔这样的见习战士，盗贼们发出一阵哄笑。
"这就是来对付我们的小子吗？"
嘲笑过后，拉姆萨不为所动，双方立即展开白刃战。
贝沃尔夫家族武勇闻名于世，拉姆萨本就是贝沃尔夫家的小儿子，和家族养子迪利塔一样受到天骑士教诲，盗贼们并不知晓。直到两人挥动手中宝剑之后才有盗贼发现情况不妙，却为时已晚。
拉姆萨和迪利塔在战斗方面堪称天才，两人的剑术和战术都远超常人。剑光不断闪动，寥寥数人的盗贼命丧街头。
拉姆萨的激动心情很快随战斗结束消失，手握长剑的少年眼前堆满尸体，许多尸体上伤口是拉姆萨亲手造就。第一次杀人，即使被同伴称赞，拉姆萨心中还是充满矛盾。
"为什么要去当盗贼呢？应该有很多正常的谋生手段吧？"
不知为何，迪利塔没有回答拉姆萨的问题，两人沉默着结束了生平首次实战。接下来要匆匆赶往伊古洛斯城，那里才有他们的主要工作。其实这并非第拉姆萨首次见到生命逝去，一年前在自家的豪宅中，拉姆萨曾经历人生中第一次生离死别。
那一天父亲的话，他一生都能记得。

××××××××××

贝沃尔夫家的卧拉着厚厚的窗帘，只有一道罅隙留下少许夕阳残霞射入房间。两名中年男子和一名少女面对床上的老人静默而立，各怀心事。房间中央大床上的老人用仅存的精力打量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面容安详，他知道自己已时间无多。能在最后的时刻看到子女都相伴身边，老人觉得人生已无太多遗憾。
两名中年男子中的一人身穿战甲，脸上尽是武勇英姿；另一人身穿长袍，留有长须，一看便是身份显赫的官员。只是比起床上那病中萎靡老者，两人在气势和威严上又差了不少。毕竟老者就是五十年战争中堪称无敌的北天骑士团长巴尔巴尼斯•贝沃尔夫，哪怕只是躺在床上，哪怕重病缠身，他也是这世上最受尊仰的强者之一。五十年战争里战功无数，伊瓦利斯贵族最高荣誉"天骑士"的拥有者，如今也被岁月战败，成为病痛的俘虏。
即使是在病痛之中，巴尔巴尼斯依然不忘询问战况，他首先询问战士模样的男子："......现在战争进展如何？"只是老迈苍白的天骑士声音颤抖，这让站立床边的十几岁少女掩面轻声啜泣。
骑士模样的男子颔首回道："已在采取行动收复兰贝利城，赶走泽尔泰尼亚的奥达利亚军队只是时间问题。"
官员模样的男子也接道："送给莱欧纳尔的秘信也已收到回音，那边的领主同意了您的计划。"
两人的话让床上的老人稍感安慰，老者发出轻声的叹息："很好......长久以来的战争......终于要结束了。"
老者的声音虚弱已极，让静立一旁的少女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父亲......"
面容安详的老者安慰少女："不要哭，我的女儿......"却又怎能止住少女的哭声？少女更加忍耐不住，掩面呜咽。
老者知道自己劝说无用，转而对一旁的两个儿子说道："扎尔巴古，戴茨达戈......我的儿子们......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拉姆萨，虽然不是同母所生，你们也要好好照顾他，毕竟他也是我的血脉......"
两名儿子低头承诺，这让床上的老者觉得略微放心。随后战士模样的扎尔巴古有些不满地嘟囔道：

"还没回来吗？都这种时候了……"
话音未落，一名身穿学生服装的少年匆匆跑入房中。
"父亲大人！"
大儿子戴茨达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给少年："小声一点儿……"
老者没有责怪拉姆萨的鲁莽，只是招呼少年走到自己床头："你终于来了，我的儿子……让我来好好看看你。"少年一头金发，有些像年轻时的自己——老者伸出手，轻轻抚摸少年的头发："听说春天你就要去士官学校学习了……拉姆萨你知道，我们贝沃尔夫家族世代从于伊瓦利斯皇室，世代都是背负荣誉的战士。你不要辜负了这个名字，遇到问题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要始终保持骑士的正义与荣誉的心……正如贝沃尔夫之心！"
少年拉姆萨看着已如风中之烛的父亲，点头道："我明白，父亲！"
老者继续说道："迪利塔是个好孩子，你们多加亲近对你有好处……士官学院已经同意接收他为学生。呵呵，我还能想到校长惊讶的脸……你要好好待他，让他成为你忠诚的朋友……"随着不断诉说，老者的声音越来越虚弱。拉姆萨紧紧握住父亲苍老枯瘦的手，低头靠近父亲仔细倾听。
"照顾好艾尔玛……成为一个出色的……骑士……拉姆萨……"
声音渐小，老者甩开拉姆萨握着自己的手，叮嘱成了最后诀别。窗外阳光已逝，时代已终结。这一天伊瓦利斯的最高骑士天骑士巴尔巴尼斯病逝于自己家中，身边三子一女目睹了自己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拉姆萨牢记父亲的话，这些话在他今后的人生里，不断指引他前进的方向。

××××××××××

想要到达伊古洛斯，必须经过曼达利亚草原，拉姆萨和迪利塔在经过草原途中遇见了一伙盗贼，这些盗贼似乎正在袭击一个落单骑士。
骑士似乎受了些伤，被一群盗贼团团围住，数名盗贼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正要结束骑士的生命。路过的拉姆萨和迪利塔吸引了部分盗贼注意，骑士因此得到了一丝喘息机会。
"我们应该怎么办？"迪利塔习惯性询问拉姆萨。
"不管怎么说，先救人再说。"拉姆萨没有丝毫犹豫，"不能败坏北天骑士团的名声！"
"我也这么认为！"迪利塔拔出佩剑，与拉姆萨并肩而立，两人眼前是为数不少的盗贼。
那名受困骑士比想象中状态更好一些，拉姆萨和迪利塔首当其冲突破盗贼包围，将围住受困骑士的盗贼断开，凭着两人的精湛剑术汇合了受困骑士。随后三人开始突围，经过首次战斗后的拉姆萨行动果断迅猛，巨大的潜力让人叹服。
战斗很快结束，拉姆萨已经学会不再去看盗贼尸体，直接询问起受困骑士的情况。疲惫不堪的骑士在岩石上稍作休息，起身向拉姆萨和迪利塔致谢。这位名叫阿尔加斯的年轻人原来并非骑士，而是一名见习骑士，乃是艾尔姆多亚侯爵的骑士团侍从。五十年战争期间著名的领主"银发鬼"艾尔姆多亚侯爵此次亲自率领骑士团参加"骸旅团"剿灭行动，却在草原地区受到盗贼团偷袭。侯爵被擒，只有阿尔加斯一人有幸逃出。
"请问两位如何称呼？"
"拉姆萨•贝沃尔夫和迪利塔•海拉尔……"
"什么？你就是著名的贝沃尔夫家族？"阿尔加斯听说拉姆萨乃是著名天骑士家族成员，脸上顿时现出兴奋神色，"请一定要帮助侯爵大人！"
见习骑士一时间的激动热情让拉姆萨不知所措。三人之中倒是迪利塔最为清醒，他劝说阿尔加斯道："要冷静！现在侯爵生死难料，我们最先应该做的是到伊古洛斯汇报情况，再做定夺。如果盗贼只是要求赎金，侯爵生命就没有危险，如果侯爵已被杀害，我们现在怎么做也于事无补。"
迪利塔的冷静让阿尔加斯折服，见习骑士直了直疲惫的身躯，朝着伊古洛斯城的方向道："那么我们是否现在就要动身？"
前往伊古洛斯参加守卫的队伍就这样多了一个见习骑士，一行人匆匆赶到伊古洛斯。凭着拉姆萨特殊的身份，三人在城中会议室见到了拉姆萨的大哥，负责伊古洛斯城的领主戴茨达戈。
和一年前没有任何变化，拉姆萨感觉自己的大哥好像从未苍老过，也从未年轻过一样。从内心之中，拉姆萨也希望自己能有大哥这种稳重和自信。会议室内的谈话从拉姆萨最近在士官学校的表现开始。
"我已听说你在战场上的首次表现，那些老资格的教官都对你评价很高。你做得很好，没有辱没贝

沃尔夫家族的名声。"
面对来自大哥的赞赏，拉姆萨表现得十分低调，只是小声点头说道"......谢谢。"
戴茨达戈淡淡一笑："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喜欢听这些话。"
拉姆萨没有在这个话题上跟兄长继续争论，而是把话题转移到了刚才汇报的情况上："大哥，侯爵被绑架，这件事......"
"扎尔巴古已经带人前去搜索，你不用担心。"戴茨达戈打断拉姆萨的话，继续说道，"何况盗贼团应该是有所需求，不会轻易伤害侯爵生命。"
阿尔加斯猛然起身，向戴茨达戈请求道："请救救侯爵大人！请阁下给我一百名士兵，让我去营救侯爵大人！"
戴茨达戈是何等人物？只是淡淡看了阿尔加斯一眼，带着一丝警示的口气对见习骑士道："我刚才说过，这件事并不需要你们担心。"
"但是......"
"注意你的身份！"戴茨达戈猛然呵斥道，"阿尔加斯，你甚至不是一个骑士。这里是伊古洛斯，这里的事由我做主！"这句话说到了阿尔加斯的要害，年轻的见习骑士颓然坐下，一言不发。
"我希望你们能留在伊古洛斯继续防卫工作，毕竟这里不是那么危险。"戴茨达戈继续对弟弟说道，"我想骸旅团还没有胆量来这里嚣张。好了，你们可以回到队伍中去了。"
既然领主大人送客，三人依次朝戴茨达戈行礼退出会客室离开长官府邸。伊古洛斯城风景比起士官学校那边更加秀美，只是三人心情并不轻松。阿尔加斯在走到河边的时候忽然开始自言自语，其实是说给另外两人听。
"如果刚才只是我自己，根本不可能见到戴茨达戈卿......这就是阶级。其实我的家族也曾和贝沃尔夫家族一样显赫，但在五十年战争期间，我的祖父被敌人捉去，为了活命，他出卖了自己的同伴。但被他出卖的同伴活了下来，于是我家族在战后被驱逐出领地......你的哥哥根本不了解我。"
拉姆萨和迪利塔都不知如何接续这让人不安的话题，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呼唤。听见这声呼唤，迪利塔猛然抬头，眺望远方。
"哥哥！"
不远处站着几人，其中一人赫然是拉姆萨的二哥扎尔巴古，扎尔巴古身边站着的少女则是拉姆萨的妹妹艾尔玛。和两人一起的还有一名黑发明眸的少女，这少女在相貌上和迪利塔有几分相似。刚才那声呼唤正是出自少女口中。
兄妹重逢，迪利塔上前拥抱住自己的妹妹蒂塔，互诉离别日子经历。
"在学校还好吗？"
蒂塔犹豫了一下，在谁也没察觉的情况下脱口而出："很好，同学们都对我很好。"身边的艾尔玛静静看着这对兄妹，脸上挂着恬静的微笑。
扎尔巴古看见拉姆萨，眼中也有几分赞许："听说你的事了，想必父亲也会以你为荣，还有迪利塔也一样。"
就好像面对大哥夸奖时一样，二哥的称赞也没能让拉姆萨做出雀跃表情。金发少年静静看着二哥，等他把所有话都说完，拉姆萨知道扎尔巴古想说的一定不止这些。
扎尔巴古朝众人挥挥手，似要离开，脚步却慢得出奇："诸位，我真想和你们多说一会话，可是我必须去抓那些该死的盗贼去了......"
拉姆萨目不转睛盯着二哥，他知道重要的内容在后面。
走了几步的扎尔巴古忽然回头，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不经意地说道："骸旅团要求的，是赎金。"这一句话迅速撩动焦急的阿尔加斯，见习骑士急忙追问道："什么？这群下流的混蛋只是想要钱吗？"
"很难想象，这些人想来劫持贵族要人，这一次劫持领主却只是要钱。"扎尔巴古看似沉吟地摇头叹息道，"我们打探消息的间谍似乎在东部贸易都市失去了联络......"接下来的话扎尔巴古不用详细说明，几名聪明的年轻人已经懂得这种暗示。仿佛为了让拉姆萨明白自己的用意，扎尔巴古还多添了一句："城市的防卫工作是不是很无聊啊？我的拉姆萨弟弟......"
说完该说的话，向来重视效率的扎尔巴古径自离开了，蒂塔和迪利塔也抓紧出发前的短暂时光边走边聊，性急的阿尔加斯去做战前准备，一时间河边只剩下艾尔玛和拉姆萨兄妹两人。河畔微风风静静吹过两人发际，拉姆萨感觉到妹妹注视自己的目光中有话要说。
"其实刚才蒂塔说同学对她很好是在说谎......"艾尔玛低头说，"在学校蒂塔总是被人捉弄，因为出身

低下……"
拉姆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艾尔玛脸上的忧郁一扫而过，少女很快露出微笑："不过哥哥放心，我会好好保护蒂塔的！"望着拉姆萨年轻的脸，妹妹继续说道："但是哥哥也要加油哟，不要被'贝沃尔夫'这个名字给限制住了，要做好你自己！"
听到这样的说辞，拉姆萨也露出微笑："你说话的口气好像妈妈……"
辞别了艾尔玛，拉姆萨和迪利塔他们汇合，匆匆离开了伊古洛斯。因为拉姆萨身份的关系，出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这让身为见习骑士的阿尔加斯大为羡慕。
"啧啧，身份不同就是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这几个年轻人已经下定决心用自己的手去挽救艾尔姆多亚侯爵。伊瓦利斯山雨欲来的风暴没有人知道，他们也不想知道。此时的拉姆萨和迪利塔并不知道自己要创造的历史和身边创造历史的人。
队伍在草原和沼泽中快速行进，拉姆萨开始靠近贸易都市，也开始首次靠近真相。

××××××××××

营救侯爵的计划其实几乎等于没有，但毕竟已开始行动。拉姆萨带着众人匆匆赶到贸易都市多尔塔，多尔塔的街道繁华热闹，拉姆萨和迪利塔却专门挑僻静处行走。两人的方法很快有了结果，在贫民窟的角落北面，拉姆萨看到一名骑士胁迫另外一名骑士的场面。其中一人高大威猛，看似在向另外一名骑士逼问什么问题。高大强壮的骑士不断向前，另一名骑士后退至角落甚至重重跌倒，仿佛对那高大骑士有强烈惧意。
拉姆萨赶来的时候，高大强壮的骑士已结束逼问，他转身只是淡淡瞥了拉姆萨等人一眼，发现北天骑士团的标志就迅速离去。高大的骑士动作果断坚决，不给拉姆萨任何说话或战斗的机会。自从离开士官学校，拉姆萨还是首次遇到这样的人物。拉姆萨朝骑士离去的方向多看了几眼，再收回目光正好看到阿尔加斯抓住另一名骑士。
被刚才离去的威猛骑士逼问良久，这名倒在地上的骑士已经有些虚弱，阿尔加斯抓到这样一个俘虏正要表示喜悦，迪利塔忽然惊呼一声。
"怎么了？"拉姆萨问。
迪利塔看着强壮骑士远去的方向，向众人解释道："我好像曾经见过那个人，他是五十年战争期间组织的民间团体'骸骑士团'的团长，维格拉夫●佛尔兹！"
"你说什么？'骸骑士团'？你是说……"拉姆萨立即想到了那人的身份，顿时紧张起来。
迪利塔叹了一口气："没错，他就是骸旅团的团长。据说在五十年战争末期，维格拉夫率领志愿者组成骸骑士团，后来战争很快结束，这些人没有收到任何封赏被无条件解散，看来维格拉夫自己还是没有放弃他的军队……"
两人说话间，阿尔加斯已将倒地的那名骑士抓住。如今所有突破都在这名敌人的口供上，三人找了一处民宅专门审问这名骑士。
审问气氛并不友好，阿尔加斯脾气比拉姆萨想象中更为暴躁。面对这名可能来自贫民的骑士，阿尔加斯不断拳脚相加，询问的不过就是那几个反反复复的问题，包括维格拉夫的身份，以及侯爵的藏身之处等等。
这些问题都没有人回答，骑士就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任凭阿尔加斯不断殴打。
"好了好了，够了。"拉姆萨看不下去了，出言阻止阿尔加斯，"你这样打下去也问不出什么。"
阿尔加斯也打累了，停手喘气的时间里不忘恫吓骸旅团骑士："我告诉你，你们这些下贱的盗贼，你们的唯一下场就是被北天骑士团剿灭！如果你识相的话，赶快告诉我们侯爵的下落，我们可以额外开恩留下你的一条小命！否则你们就等待地狱业火的煎熬吧……"
躺在地上呻吟的男子倔强地扭头："我们……我们不是盗贼！"
"不是盗贼？绑架，勒索……你说你们不是盗贼？"阿尔加斯缓过来了，继续用膝盖猛烈撞击男子的头部。
"贵族就像你这样吗？"骸旅团的骑士冷笑道，"在战争中我们为国家出力，我们战死，我们浴血，我们得到了什么？现在的我们就像国家抛弃的垃圾一样，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跟贵族不同？出身还是地位？阶级到底是他妈什么东西！"

“绑架又勒索，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吗？”阿尔加斯继续嚷道。
男子愣了一下，很快低头小声说道：“绑架并不是维格拉夫阁下的意思。”
这句话让三人都吃了一惊：“什么？”
“我们绝不会绑架一位战争中的英雄，还只是为了钱......”男子昂头说道，“并不是维格拉夫阁下的意思！”
“那是谁？”拉姆萨追问道。
男子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出了大家想听到的答案。
“是古斯塔夫。”
迪利塔接过话头：“你是说骸旅团的副团长，古斯塔夫•马格里夫吗？”迪利塔的解释让拉姆萨立即明白了问题所在，一旁的阿尔加斯却发出冷笑：“不还是你们这些盗贼干的好事吗？”
阿尔加斯继续动手殴打骸旅团骑士，这次依然是拉姆萨阻止阿尔加斯：“算了，住手吧。”
拉姆萨两次阻止阿尔加斯打人，那名男子也感到这位贵族和自己以往见过的略有不同。在阿尔加斯的一再追问下，即使坚持想要达成理想社会消灭阶级这样的伟大目标，男子还是说出了古斯塔夫的藏身所在。这一次阿尔加斯没听懂，拉姆萨和迪利塔反倒露出会心的笑容。
“原来是在‘沙鼠地窖’吗？”
“沙鼠？那是什么？”
迪利塔站直身体，稍微活动手脚准备出发，同时给阿尔加斯解释道：“你是外地人，当然不知道在多尔塔北部的沙漠里才有沙鼠生活。泽克拉斯沙漠是唯一可能藏身沙鼠的所在。”
拉姆萨在这方面的知识也不及迪利塔，忍不住追问道：“在沙漠里不是没有任何村庄城镇存在吗？”
“有一个地方。”迪利塔充满自信转身离去。拉姆萨和阿尔加斯紧随其后，三人迅速离开贫民区。

在沙漠中唯一的据点里，拉姆萨第二次见到骸旅团长维格拉夫。这一次见面的形势很微妙也很古怪，拉姆萨跟着迪利塔走进大屋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始料未及。
数名骸旅团成员的尸体躺在地上，两名男子正在对峙。其中一人额头宽大，神情端正，身材高大魁梧，正是骸旅团的团长维格拉夫。另外一人手持长剑站在距维格拉夫两剑距离的位置，眼神中带一丝惊惧和坚决，剑尖指向维格拉夫胸口。在眼神慌乱的男子背后，一名银色长发贵族被捆在地面，近似于昏迷之中。
魁梧高大的男子就是维格拉夫，从他的喝斥中也能听出对方男子的身份：“古斯塔夫，你为何不放弃自己的愚行？”
“你的理想已经离现实太远了！”古斯塔夫回答道，“这个世界如此现实，我们需要的是食物和水，还有大量金钱。如今这些东西你给不了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去拿！”
维格拉夫向前逼近一步，一把拔出佩剑：“你这样的做法只是徒劳，解决不了问题！”
古斯塔夫虽然带着一丝恐惧，依然摇头拒绝团长的说教：“算了......你要说的话如果说完了，我们就再见吧！”
古斯塔夫紧握手中长剑，朝维格拉夫的心脏刺去。谁知团长身手比古斯塔夫想象中更快更迅速，一剑刺出扎到的只是人影。
用力过猛的古斯塔夫身体前倾尚未调整，维格拉夫已从侧闪中调整好身体，疾风一般刺出一剑。剑锋迎着古斯塔夫的胸口深深没入骸旅团副团长体内，剑锋上立刻染满血迹。
维格拉夫拔出自己武器的同时，背后响起一阵脚步声。原来是拉姆萨和迪利塔他们到了。
三名算不上骑士的骑士看到维格拉夫，立即亮出武器。一时间小屋内气氛突然紧张，拉姆萨和迪利塔目光紧紧盯住维格拉夫的长剑，只有阿尔加斯一直试图冲过去救走侯爵。
双方只沉默了几秒，维格拉夫率先开口道：“绑架侯爵并不是我的本意......”说话间却依然将手中长剑指向侯爵的要害，这动作让阿尔加斯不敢上前。
“我们可以带回侯爵，条件是必须让我安全离开。”维格拉夫手中长剑慢慢逼近侯爵的颈部，似乎并不把这几个见习骑士放在眼里。
维格拉夫的提议充满诱惑。拉姆萨和迪利塔看到房间里的尸体之后都暗中盘算，就算三个人一起拼命，也未必能打得过这位传奇人物。现在维古拉夫肯主动放人对大家都是好事。迪利塔拦着冲动的阿尔加斯，三人僵持片刻之后，维格拉夫开始慢慢朝门口挪动脚步。
拉姆萨牢牢盯住维格拉夫，骸旅团长每走向门口一步，他就朝昏迷的侯爵靠近一步。四个人围绕房间墙壁一步一步保持距离变换位置，很快维古拉夫走到门口，拉姆萨也成功扶起艾尔姆多亚侯爵。

撤至门口的维古拉夫迅速转身离开。阿尔加斯试图追击，被迪利塔出言拦住："算了，还是先救侯爵。"
侯爵身上没有伤痕，只是异常虚弱。三人抓紧时间送侯爵去休养，随即马不停蹄远离沙漠赶回伊古洛斯城。在这里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遇到骸旅团再次袭击。
让拉姆萨郁闷的是回到伊古洛斯城之后发生的一切。当三人回到城市中央的戴茨达戈卿宅邸报告任务时，一向温和从容的拉姆萨大哥却严厉喝斥了他。这让所有人救回侯爵的开心瞬间冰冷。依然是在会客室里，这一次的问候决没有上次来时那么温和。
"是谁做主的？"戴茨达戈厉声追问拉姆萨，"是谁认为士兵不应尽职尽责而擅自行动的？"
"是我！"迪利塔先于拉姆萨高喊道，"是我让拉姆萨跟我一起去的！"
拉姆萨也拼命往自己身上览责任："不是迪利塔，是我！"
两人的行为让戴茨达戈颇感无奈，正为难间，自会客室外传来一个声音，那声音异常和蔼："算了，戴茨达戈卿，不管怎么说侯爵已被救回，结果总是好的。年轻人急于建功立业可以理解，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短发华服的男子出现在会客厅门口，身上洋溢一股慑人的贵族神采，即便身为拉姆萨这样贵族名流，看见这位男子出现也禁不住低头行礼。
"拉古公阁下！"
贝斯特达拉•拉古身为整个阿朵卡夏王朝中权力最高的人之一，其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气度和雍容，让在场的年轻人无一不为之折服。拉古公出现在会客室门口，只有戴茨达戈的一人能够立即说出话来。其余人都在震惊和叹服之中，能见到这国家权力最大的人物之一，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和震撼。
"拉古公，您这样只能骄纵他们，要知道错误和正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戴茨达戈没想到拉古公会为拉姆萨等人说项，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拉古公没直接回答戴茨达戈，反而面对单膝跪地的拉姆萨，扶起金发少年。
"你就是戴茨达戈卿的弟弟拉姆萨吧？"拉古公用慈祥宽容的目光注视年轻的贝沃尔夫家族老幺，赞许道，"你看起来和巴尔巴尼斯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唔，我也觉得让你这样的小伙子守城实在太委屈了，不如我们给你换一下工作如何？"
拉古公用轻松的口气转移了话题，戴茨达戈如何能听不懂主公的意思，立即咳嗽一声道："算了......既然已经下达了攻击令，那么我也允许你们选择一个目标进攻好了。记得好好表现，不要让我失望！"
拉姆萨没料到竟然还有如此峰回路转的情况出现，跟着迪利塔和阿尔加斯谢礼离去。
年轻人的脚步匆匆，转眼之间三人已经踏过了戴茨达戈府的大门，从会议室外隐隐有说笑声出来。
拉古公负手站在窗口，看着拉姆萨等人渐行渐远的背影没有说话。倒是身边的戴茨达戈忽然躬身一礼："我......很抱歉。"
拉古公回首看着自己的老朋友，面容之中渐渐萌生出一股豪情，这才是真正接近权力巅峰者应有的脸："你无需道歉，戴茨达戈卿。古斯塔夫死不足惜，艾尔姆多亚被你弟弟救了，他也会照我们说的做。一切都未改变。我们的优势仍将继续，一直到所有人都按我们部署的去做......"
戴茨达戈躬身道："我知道了，国王应该挺不了多久了，我们要加快部署......"
拉古公再次回身凝望窗外朵朵白云："一切就靠你了，我的老朋友。"
戴茨达戈看着拉古公的背影，继续重重低下自己的头。贝沃尔夫家族的长男站在北天骑士团实权拥有者的背后，他看见两人的背影被窗外阳光拖成长长一条，阴暗绵长正如他要走的路。

××××××××××

以北天骑士团的名义首次出战，拉姆萨心中格外激动。在沙盘地图上挑了又挑，他最终选定一个位置。
"咱们就来这里如何？"拉姆萨询问迪利塔和阿尔加斯，却忘了贵族提出意见时平民是不会有疑问的。迪利塔和阿尔加斯都未主动提醒拉姆萨这一点，三人一同把目标定在魔法都市加里兰多南部的盗贼小站。
获得指挥权的拉姆萨选择了在雨天进攻盗贼小站，雨夜弧光闪过之后，雷声在平原之上连绵不绝。拉姆萨并不知道此时有一位女剑士正站在窗口思考着骸旅团的去路。布置所有人完成了对盗贼小站

的包围之后，拉姆萨拔剑遥指小站唯一的出口。
“骸旅团的盗贼们，你们的灭亡之日就在今日！”
盗贼们没想到竟会这么快遭到北天骑士团的反击，仓惶组织迎击。站在拉姆萨背后的阿尔加斯持剑首当其冲，超过了其他战士：“拉姆萨，让我们杀死这些卑贱的盗贼吧！战斗！来战斗！”
拉姆萨不赞成阿尔加斯这种狂热态度，但战况已开，众人都无暇继续讨论是非。迎面而来的骸旅团成员站在小站周围频频放箭，让拉姆萨等人略感头疼。所幸有阿尔加斯的冲锋，吸引大多盗贼目光。这位见习骑士率先杀死一名守卫弓箭岗位的盗贼。
剑刃溅出鲜血之时，防卫的盗贼们神情更加松动。
随着阿尔加斯的脚步，北天骑士团的成员步步紧逼，逐渐收割战场上的敌人生命。
拉姆萨很快将首领模样的女剑士逼到角落，回首战场少年发现这里只剩下她一个活口。看到自己亲手造就的遍地尸体，拉姆萨忽然觉得一阵无力袭来。
“算了，你放下剑，我们不杀你。”
女剑士咳出一口鲜血，看拉姆萨的眼神倔强：“继续杀吧！你们这些人，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人过？！”
溅了一身鲜血的阿尔加斯走到拉姆萨身后，高声叫道：“杀了她！拉姆萨，赶快杀了她！她是贵族的敌人，她是贝沃尔夫的敌人，她是人民的敌人。这样的人你不杀了她，将来总有一天她会杀了你！哈哈，赶快杀了她！”
拉姆萨已习惯阿尔加斯的这种狂热，他未言语，反倒看向自己的朋友迪利塔。迪利塔看到拉姆萨的目光，也有些迷茫地摇头：“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她......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吗？”
自称叫米路达的骸旅团女剑士听到迪利塔的这句话愣了一下，站在拉姆萨身后的阿尔加斯也愣住了。
“我们无权决定她的生死......”迪利塔做出这样的结论，“拉姆萨，她并不是动物......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无权杀死她。”
迪利塔的话让拉姆萨不断点头，却引来阿尔加斯的怒叱：“你们疯了吗？你们在对这个盗贼仁慈？你们这是背叛，你们这是......软弱！”
米路达艰难起身，在阿尔加斯和拉姆萨争执中慢慢走出布满同伴尸体的战场。阿尔加斯想要阻止，碍于整场战斗由拉姆萨指挥无计可施。走出北天骑士团的包围之后，米路达回首望了众人一眼，眼中依然带着仇恨与不甘。
“没想到贵族也会同情我......可我不必你们同情！你们这些卑劣的贵族，这种把戏！我们永远是敌人......”
金发女子消失在密林深处，拉姆萨望着米路达不见的方向，雨依然淅淅沥沥，站在拉姆萨身边的迪利塔也是一脸迷惑。
拉姆萨轻叹一口气：“我们......我们这样做......”
没有人知道是非对错，每个人心中都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一天的夜晚，雨中三个少年望着远方看见了不同的方向。

××××××××××

伊古洛斯城还是老样子，凯旋归来的拉姆萨第一时间回到哥哥府邸打算相戴茨达戈汇报战况，却发现站在府邸门口的卫兵比以往更多且面色凝重。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金发少年和迪利塔脚步匆匆。
见到病床上的戴茨达戈，拉姆萨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因为自己和迪利塔等人急于建功立业，少了协助防卫工作的伊古洛斯城遭到骸旅团残党的袭击。骸旅团的干部高拉格罗斯带人袭击了戴茨达戈卿的府邸，企图暗杀指挥剿灭骸旅团战斗的军师，却没有成功。圣骑士扎古巴尔及时赶回救下了自己大哥，却失手让对方劫持走了迪利塔的妹妹蒂塔。
三人看望了尚在病榻之上的戴茨达戈之后，迪利塔首个失去理智冲出宅邸，深知蒂塔就是迪利塔唯一亲人的拉姆萨赶忙紧紧跟着。
“迪利塔，你冷静一点。”
已经穿过中庭的迪利塔猛然转身，冲到拉姆萨面前。迪利塔的声音因愤怒焦急而扭曲，他的面容中带着从未有过的失控：“冷静？倒不是你妹妹被劫持了！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里，你知道第他啊在哪里吗？”拉姆萨反问道，“你这样只能浪费时间......”

迪利塔因拉姆萨的失言更加愤怒，猛拽住贵族少年的衣领：“浪费时间？她是我唯一的妹妹！”
两人目光对视中，拉姆萨正想说点什么，比如刚才戴茨达戈所说的“蒂塔就是我们的亲妹妹”之类的话来安慰迪利塔，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嘲讽的声音。
“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贵族永远不会和平民一样。”
拉姆萨回头看见阿尔加斯站在门口，双手环抱看戏一样望着自己和迪利塔。阿尔加斯的一句话让迪利塔和拉姆萨同时投出愤怒的目光，可见习骑士好像并不在意。
“你什么意思？”拉姆萨怒目阿尔加斯。
阿尔加斯似乎决心要跟这两人划分好立场，尤其是在战斗方面才华横溢迪利塔。迪利塔在之前几次战斗中显露出来的天赋让贵族出身的见习骑士心存嫉妒。阿尔加斯继续说道：“如果我是拉姆萨的哥哥，我绝不会在乎一个平民女子......”
阿尔加斯的话点燃了迪利塔的怒火，少年向前一步冲到阿尔加斯面前，一拳将见习骑士打倒在地。阿尔加斯并不还手，只是擦去嘴角血迹冷笑：“野蛮的平民，永远成不了贵族！拉姆萨，我们才是一路人，这个贫民小子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拉姆萨也被阿尔加斯的挑衅激怒了，但在局面变得更坏之前拉姆萨首先拽住还要动手的迪利塔：“够了，你们都不要吵了！”
阿尔加斯冷笑不断：“嘿，你看看他，他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跟贵族中的贵族在一起呢？拉姆萨我想你哥哥们也是这么想的，赶快离开这个人吧......”
“随便你怎么说，我们始终是最好的朋友，是兄弟！”拉姆萨在关键时刻保持了贵族的冷静，没像迪利塔一样动手，但也已相当愤怒。
“我也信任拉姆萨！”迪利塔挣扎了几下，没能越过拉姆萨继续揍阿尔加斯，抛下这句话转身离去了，留下拉姆萨一人面对阿尔加斯。
拉姆萨看着这个张口闭口将贵族放在嘴边的见习骑士，扭头不愿看他的脸：“你走吧，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阿尔加斯笑着走进拉姆萨：“不要这样，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
“我不会再重复自己的话了。”拉姆萨一字一句地说道，“给我滚！”
自觉无趣的阿尔加斯只好转身离去，在离开之前，见习骑士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忽然转身喃喃自语道：“刚才我从你哥哥那里偷听到了什么，好像那个可怜平民的妹妹被关在瑞凡纳什城，你们倒是可以试着去救她，哈哈......”
拉姆萨看着阿尔加斯离去，脑海中只留下一个地名。又看了一眼迪利塔离开的方向，贵族少年快步追上去......
不管阿尔加斯提供的情报正确与否，拉姆萨和迪利塔都必须一试。营救侯爵的行动让两人对自己的力量稍有自信，加上有士官学院的同僚们帮手，一行人确定了路线之后即刻朝瑞凡纳什挺进。
想要到达目的地，必须穿越莱纳利亚高地。高地下面就是著名的法文海姆平原，众人到达高地顶端时已接近日落。吩咐队伍停留一夜的拉姆萨和迪利塔双双走上山坡，站在树下遥望远方。经过阿尔加斯的事之后，两人不约而同变得有些沉默。落日余辉照在两人身上，留下一层金色涂层。
拉姆萨看着远方感叹：“明天越过平原，就能达到瑞凡纳什了。希望我们能来得及......”
拉姆萨提起这个话题，让迪利塔脸上一阵黯然：“是啊......这样美丽的希望，蒂塔应该也能看到吧？”
“不要担心......蒂塔一定没事的。”拉姆萨试图安慰好友，却被迪利塔的话打断。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想错了一些东西......”迪利塔看着自己的好友说，“很久以来，我都忘了自己的身份，摆错了自己的位置......”
拉姆萨知道迪利塔在说什么，他摇头试图劝解迪利塔：“还在想阿尔加斯的那些话吗......”
迪利塔摆手阻止拉姆萨继续说下去：“不要试图安慰我，也不要试图劝说我。拉姆萨，有些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只要你肯努力......”
没有看拉姆萨的迪利塔凝望夕阳，低头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说给拉姆萨听：“努力并不能改变一切，我现在才明白。如果我肯努力，贵族是不是就能接受平民呢？如果我肯努力，我妹妹是不是就不会有那样的命运呢？别天真了拉姆萨，努力只是人的一厢情愿罢了。我没有力量，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软弱的人......”
这一次拉姆萨真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注视自己的好友，一直到迪利塔低头捡起一片草叶吹起调子。

婉转的音乐在空旷的高地上回荡，除了悠扬之外还有一些孤单。
"还记得你父亲交给我们的草笛吗？"
拉姆萨也扯下一片草叶，跟着吹来。有了和声的调子变得不再那么孤单，两人的目光随着乐声不断传远，在平原和高地之间流动。世界在这一刻静谧而温暖，两人的乐声在这世间交叉前行，却不知前路，一直到繁星漫天。
两人并不知道，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在站在一起仰望星空。
次日从高地上下来的拉姆萨等人遇到了意外的敌人，女剑士米路达竟然出现在平原上。
看见拉姆萨和迪利塔，曾经战败过的女剑士脸上也布满阴霾。
骸旅团也有人知道这两位最近剿灭行动中的名人，有人尝试询问米路达的意见："已经不能逃走了，要投降吗？"这样的提问遭来米路达的强烈拒绝。
"宁愿战死也不要向贵族投降！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米路达狂热而忠诚的态度让骸旅团成员感到一阵振奋，最初遇到拉姆萨等人的胆怯渐渐消失，许多人紧紧握住武器。
"我们不想战斗，"迪利塔说，"我只想知道蒂塔哪里去了，维格拉夫把她带到哪里去了？"
米路达知道迪利塔口中的"蒂塔"就是前几天被抓回的那个奥贝耳普家族少女，她拒绝向迪利塔吐露任何消息："贵族小姐吗？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她不是什么贵族小姐，她只是我妹妹！"迪利塔大喊，"你们抓她当人质没有任何作用！把蒂塔还给我！"
"不可能！想想你们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因为你们这些贵族失去更多。我们的土地，粮食，还有尊严，都被你们践踏了，没有一样属于自己。现在你们想要把东西要回去，休想！"
无话可说的时候只有战斗，拉姆萨举剑带头冲向米路达。经过数次战斗的洗礼，拉姆萨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个优秀剑士。手中剑锋挥动，不断有骸旅团战士在拉姆萨手中蒙神召唤，很快就只剩女剑士米路达一人，这局面好像似曾相识。
拉姆萨试图重复一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却又觉得有些希望似乎永远不能实现："真的有必要这样战斗下去吗？到底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你真的知道吗？"
米路达仿佛没听到拉姆萨的话，只是径直朝金发少年冲去："虽然不是你的错误，但你的无知也是一种罪！我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最后！"
"嗖"的一声，一支箭钉在米路达胸口。站在队伍中的弓箭手为了拉姆萨的安全，不得不出手射杀骸旅团女剑士。箭射中目标，米路达的神情一滞，捂着伤口缓缓软在地上。
"哥哥……哥哥……对不起……"
垂死的米路达似在呼唤什么人，她口中的哥哥让拉姆萨想到这些人都如迪利塔一样，有着亲人朋友。为何一定要灭亡才能解决问题？少年走近呼吸慢慢垂弱的女剑士，低头依然看见一双充满愤怒不甘的眼睛。拉姆萨觉得自己的双眸似乎有一点湿润，即使是敌人，坚持的信念也足以让他动容。
"为什么呢？迪利塔……"拉姆萨回头问自己的朋友，试图寻找答案。
迪利塔低头给米路达阖上不瞑的双眼，摇头叹息："我也不知道……"
沉浸在无奈中的两人都不知道，已经有人悄悄逃走，把米路达的死讯传至骸旅团长那里。

××××××××××

米路达死讯传来之际，维格拉夫正跟绑架蒂塔的骸旅团干部高拉格罗斯争论。蒂塔被绑在风车磨坊的角落里，一双惊恐的眼眸看着两个魁梧男人不断争论。软弱的少女并不知道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她唯有静静等待。
"为什么要绑架这个女孩？"维古拉夫高声喝问高拉格罗斯，"难道你不知道她是无辜的吗？"
年轻的骸旅团干部试图解释："我需要一个人质帮我逃走……"
"那么你现在应该放掉她，你已经逃回来了！"
"别像对待古斯塔夫那样对待我！"高拉格罗斯退后一步，却不妥协，"我们需要一个贝沃尔夫家族的人帮助我们逃走！这个女孩就是最好的人选！"
维格拉夫摇头："不，你逃走了，天涯海角也还是逃亡。我们应当面对贵族的挑战……"
说话间，一名负责侦查盗贼突然出现在门口，说出了一句足以改变维格拉夫下半生命运的话。这一句话让维格拉夫当时呆立当场，完全失去了同古斯塔夫争论的能力。

"米路达战死了……而且那帮人就要追过来了，我们怎么办？"
妹妹死了？
妹妹死了！
维格拉夫刚才还想能否跟贵族谈判，此刻忽然觉得自己竟然如此软弱，甚至不能保护自己唯一的妹妹。就是那些看似动摇的贵族，他们不断用各种把戏拖延时间，现在他们终于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对骸旅团发动彻底的攻击了。
革命的理想没有达成，妹妹就这样死了！维格拉夫猛然转身，高声喝道："高拉格罗斯，你组织撤退！我留在这里跟这些人战斗。"维格拉夫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把自己的妹妹杀死，如果有可能他更想给妹妹报仇。
维格拉夫出去迎战拉姆萨等人，高拉格罗斯独自一人在磨坊里静默片刻，猛然抬头看向惊恐的蒂塔："对不起，我不能死，我一定要逃走……"

磨坊外，拉姆萨终于再次见到骸旅团的团长，维格拉夫依然如之前那般高大魁梧，只是神情中似乎有着一股愤怒哀伤。看到年轻的士官们组成军队来讨伐自己，维格拉夫似乎明白了什么。
"是你们杀死了我的妹妹吗？是你这个见习士官学校的学生？"
拉姆萨此时终于明白米路达临死之前所说的哥哥是谁了，他有些吃惊："天……那个女孩竟然是你妹妹？"
迪利塔见到维古拉夫独自出现，立即想到自己妹妹可能也在这里："我妹妹呢？我的妹妹蒂塔在哪里？"
迪利塔并非贵族，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得出他没有家徽。迪利塔一开口问蒂塔下落，维古拉夫已知道高拉格罗斯抓错了人，但此时双方已是仇恨颇深，单凭语言无法化解。手中长剑一亮，骸旅团长脸色木然："释放那女孩不是问题，这事本就和她无关……但是在这之前，你们是否应当偿还我妹妹的血债？"
拉姆萨和迪利塔也拔剑出鞘，两人并肩逼近维古拉夫。不管为了北天骑士团的荣誉或是蒂塔，两人都有奋力一战的理由。
维古拉夫战艺精湛，无奈骸旅团已到了穷途末日，战意不足。拉姆萨更是经过连日征战进步斐然，一时间把武勇著称的骸旅团长逼得步步后退，甚而无法反击。拉姆萨和迪利塔利用维古拉夫后退的机会，各个击破其余骸旅团盗贼，转眼只见就只剩下维古拉夫一人面对众多见习战士。
"看来真的是无法报仇了……"尽管处于劣势，维古拉夫一样冷静干脆，他退到角落试图撤离战场。
"你哪都去不了，维古拉夫。"拉姆萨高声喝道，"赶快放了蒂塔。"
拉姆萨的话让维古拉夫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住脚步，忽然问出不相干的话题："你想知道绑架艾尔姆多亚侯爵的人是谁吗？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好哥哥戴茨达戈卿！你的另外一个哥哥扎尔巴古也知道这件事。"
"你胡说！"拉姆萨怒喝，"哪有这么荒谬的事！"
维格拉夫冷笑道："两只狮子将在国王死后争权，一只白色的拉古公，一只黑色的高尔塔纳公。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要确定贵族们的方向。没有方向的贵族都是危险，都必须除掉。所以拉古公相信了戴茨达戈的话，绑架了艾尔姆多亚侯爵！"
"你撒谎！贝沃尔夫家族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你只看到了你自己的事……很多事你根本不知道呢，年轻的小子……"维格拉夫见自己所说已经有了效果，转身利用魔法消失在众人眼前。
拉姆萨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纷乱的情绪，虽然疑问在心中已经产生。金发少年和挚友在磨坊里搜寻蒂塔的下落，得到的却是失望。两人确认蒂塔确实不在这里之后，迪利塔有些悲观地抓住拉姆萨："我妹妹在哪？为什么这些事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
拉姆萨此时只能想到一个地方，那就是阿尔加斯所说的瑞凡纳什城。没有多少时间了，两人必须马不停蹄。

北天骑士团依然是伊瓦利斯最强大的骑士团，骸旅团的所谓防线在骑士团眼中并不值一提。已经攻陷所有防线的北天骑士团此时已经包围了瑞凡纳什城的骸旅团火药基地。高拉格罗斯此时正在这里跟北天骑士团对峙，他手中的唯一筹码，就是依然神情惊恐的少女蒂塔。
北天骑士团带队的正是骑士团长扎尔巴古，随同的还有阿尔加斯。两人站在骑士队伍中注视高拉格

罗斯的一举一动，从骸旅团火药基地的面积来看，这里的爆炸极有可能异常危险。正是因为这样，扎尔巴古没有发动进攻命令。

拉姆萨和迪利塔赶到的时候，对峙正进入到最激烈的阶段。一方面高拉格罗斯疯狂的叫嚣要跟北天骑士团同归于尽，一方面扎尔巴古正在犹豫是否要发起进攻。

赶到火药库门口的迪利塔一眼便能看见被挟持的妹妹，此时北天骑士团与骸旅团的激烈争执已无插嘴余地。圣骑士扎尔巴古站在队列最前方，手中骑士剑指向高拉格罗斯："逆贼，你们的灭亡就在今日！"

剑拔弩张。

迪利塔知道这种箭绷于弦的场面里，任何矛盾都可能一触即发。少年冲到两队人马中央，大声喊道："蒂塔妹妹！你们住手！"

"离开吧，平民。"跟在队伍中的阿尔加斯高声叫道，"这里没有你们的事！"

"那是我妹妹！"迪利塔接近崩溃地喊道，"你们住手啊！"

高拉格罗斯站在火药库门口不断怪笑："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同归于尽啊？只要点燃火药，大家就一起死！你们还不离开？"

"不要开玩笑了！"扎尔巴古用同样的高声喝道，"北天骑士团什么时候曾被敌人威胁过？"

"离开！"高拉格罗斯叫道，"你们都离开！"

扎尔巴古猛然转身，长长的骑士披风在空中划过，还有他的手。

"全体开始进攻！"

这一声命令仿佛地狱之召唤，让迪利塔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军团两端都已陷入极度混乱，嘶喊和风声混在一处，将世间万物绞碎。迪利塔昂头高呼道："不要！"却不能让任何人把目光投向软弱的自己哪怕一分一毫。

阿尔加斯举起手中弩箭，朝着拉姆萨和迪利塔的方向狞笑了一下。

"遵命，尊敬的扎尔巴古阁下！"

阿尔加斯特别强调了发布命令者的名字，这让拉姆萨感到由衷的不寒而栗，一种不详的感觉冲击少年心头。拉姆萨仰头看着站在高台上的阿尔加斯，几乎是本能地跟着迪利塔一起喊道："请不要......"

北天骑士团的总攻已开始，前进的骑士们听不见拉姆萨和迪利塔的喊声。扎尔巴古也没扭头看这两个孩子，依旧挥剑命令部下前进。

"嗖！"

无论谁的喊声都好，也不能阻止阿尔加斯手中弩箭射出。

下一秒钟，箭中蒂塔胸口。一朵鲜血的花开在蒂塔胸口，少女身体瞬间僵硬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口，蒂塔望着自己高台下的哥哥，有些迟疑地伸出一只手。似有千言万语，却无力诉说。

"迪利塔......"

一声轻轻呢喃是蒂塔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声呼唤，相隔吊桥迪利塔依然能听见妹妹的呼唤，也能看见蒂塔伸向自己的手。前方无数北天骑士团骑士蜂拥在吊桥附近，迪利塔冲不过去。望着妹妹缓缓倒下，迪利塔颓然跪倒。

世界忽然苍白，面对软弱的人，面对无能为力的人。迪利塔看着自己的妹妹渐渐失去生息，一时间竟茫然无措。

后面有骑士向扎尔巴古汇报搜索到骸旅团首领维古拉夫的踪迹，扎尔巴古吩咐阿尔加斯一声，转身匆匆追击去了。战场上只剩下阿尔加斯站在高地继续不断吩咐骑士们放箭，数名骸旅团盗贼被射伤。高拉格罗斯也不得不因伤退回到火药库之中。

同样无法阻止一切的拉姆萨看到了一切，他看到哥哥仿佛没有看见自己的离去，也看到阿尔加斯对战况得意的笑容。不管什么人，在此时都仿佛陌生得不曾相识。拉姆萨感觉自己好像在经历一场幻觉盛宴，甚至连迪利塔都不再回答他的呼唤。奔跑和呼喊让少年觉得自己浑身软弱，冲到吊桥旁，拉姆萨高声质问阿尔加斯。

"为什么？为什么要放箭？为什么要杀死蒂塔？"

"这也是你哥哥的命令。"阿尔加斯站在高地上，看着这个从未觉得自己高贵的金发小子冷笑道，"北天骑士团的荣誉，不能被一个平民女子牺牲。"

"她是迪利塔的妹妹！"

阿尔加斯看着这个毫无自觉的贵族小子，一股妒意冲口而出："妹妹？她只是一个平民女子，和城

里随处可见的卖花女人、妓女没有区别！只是一个下贱的平民而已！”
“你……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无辜者的血不能白流，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拉姆萨的话让阿尔加斯更加狂笑：“不要欺骗自己了，你这个贝沃尔夫家族的小孩。这些对你们家族来说只是小事罢了。多少人都必须活在你们所领导的北天骑士团保护之下，与之相比，被利用又如何？你们家族给与，软弱的平民得到了保护，他们就要付出。一直以来难道你不也是在利用迪利塔吗？”
“我利用迪利塔？”拉姆萨扭头看了一眼正慢慢站直身体的迪利塔，忽然想起自己从小到大和迪利塔在一起的种种经历，竟一时间无法反驳阿尔加斯的话。从一开始让迪利塔被父亲收养，这难道不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
迷茫的拉姆萨想不到什么更好的言论反驳阿尔加斯，却发现迪利塔已径直朝阿尔加斯走去。此时的迪利塔双眼血红，步履坚定冰冷，拉姆萨试图阻止自己的朋友，却被迪利塔一把推开。
“阿尔加斯，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拉姆萨，你不用着急，下一个就轮到你……”
拉姆萨知道刚才阿尔加斯的一番话迪利塔也听到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看着迪利塔穿梭在骑士团的阵容中慢慢靠近阿尔加斯。
从士官学校起迪利塔就是剑术天才，自认贵族的阿尔加斯试图让其他骑士阻止迪利塔的进攻，却发现那些骑士并不认同自己这个所谓的“贵族”。从一开始阿尔加斯自己也不过是个软弱的人罢了。
迪利塔疯狂如自杀的进攻没有人敢阻拦，阿尔加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生平应写入辉煌的一场指挥战斗只能以这样的情形收场。迪利塔不断逼近阿尔加斯，最终一剑刺穿了这个做了一生贵族梦的骑士胸口。
贝沃尔夫家族的人参与了内讧，这让其余北天骑士团的人不得不尽早撤退。战场上没有什么活人，只剩下拉姆萨和迪利塔站在吊桥旁。吊桥一边是蒂塔的尸体，另一边是阿尔加斯的尸体。刚才还在紧绷如弦的地方，现在只剩两个活人和两个死者。
迪利塔慢慢走过吊桥，有什么东西飘落在他脸上，有些冰冷。原来是下雪，天上开始飘下片片雪花。寒冷的春天还有雪花飘落，迪利塔不知道这是不是送给妹妹的悲悯眼泪。低头抱着住蒂塔尸体，迪利塔跪在军火库门口，仰头狂啸却发不出声音。
贵族和平民之间永远有一道鸿沟，迪利塔知道自己软弱到竟然没发现这道鸿沟。一直到妹妹死去，迪利塔才明白自己永远也走不过这条裂痕。然而此时所有的后悔都晚了，迪利塔只有抱着妹妹的尸体无声哭泣。
拉姆萨站在远处看着迪利塔，他不知该如何上前劝说自己的朋友。扎尔巴古发出攻击命令的瞬间记忆犹新，这一切的罪责到底是在贵族身上，还是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资格承担一个贝沃尔夫家应有的责任？自己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罢了……
两人似乎都忘了有人还活在军火库内，忽然一阵毫无征兆的震荡从地下迅速向上扩散，最终成为一道热流，将拉姆萨眼前的一切都摧成一片白色。
军火库爆炸了，高拉格罗斯从内部点燃火焰，打算跟北天骑士团同归于尽。
吊桥一侧的拉姆萨眼看连锁爆炸不断产生，想要冲过去救回迪利塔，却因更大的爆炸被掀翻在地。火光盛起吞噬了迪利塔和拉姆萨眼前的一切。拉姆萨昏迷之前最后看见的，是迪利塔被淹没在火光中的背影。
那背影离自己好远好远，遥不可及。

第二章 玩偶

一年前曾远离自己的背影如今又带着奥维莉亚公主远去。这一次拉姆萨看着背影，心中百感交集却不知该向谁诉说。雨声沥沥，少年站在奥本诺斯教堂后面的小路上，心中不知该想些什么。转身看到一脸懊悔的女剑士阿格莉亚斯和神甫西蒙，拉姆萨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
倒不用拉姆萨发言，暗剑士加夫加里安已经看出少年有心事，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认识那小子？”
拉姆萨摇头，倒不是不想承认，只是想起那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拉姆萨觉得心中一阵烦闷。
阿格莉亚斯低头辨认陆行鸟的足迹，下出结论：“带着公主，他跑不了多远。”
“打算追击吗？”加夫加里安注视满脸认真的女剑士。
“吾等侍奉公主，必当竭尽全力！”
暗剑士摇头：“算了，这可不在委托书的协议里。”

加夫加里安的反应早在女剑士意料之中，阿格莉亚斯昂头收起佩剑，骄傲地道："这事本就与你无关，你甚至不是一名骑士。"说完女骑士又安慰了西蒙神甫几句，就要骑上陆行鸟追击劫持者。
此时一直沉默的拉姆萨忽然开口道："请带上我！"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拉姆萨身上，加夫加里安显然看出了什么："你果然认识那个人吧？你们只见究竟有什么关系？"这种质问得到的依然是沉默回应，拉姆萨并不愿意提及过去一年的种种经历。
"算了，随便你了。"加夫加里安挥手放弃劝说，"记得不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哭鼻子就行。"
事已至此，阿格莉亚斯率队追击挟持公主的犯人，加夫加里安带着其余佣兵走自己的路。拉姆萨跟在阿格莉亚斯队伍当中，心中回想的是一年间伊瓦利斯风云变化和自己的风雨飘摇。
失去了迪利塔和蒂塔的拉姆萨已离开家族庇护一年有余，不再相信自己所信仰的一切，少年毅然改用母姓成为一名佣兵。伊瓦利斯的阿朵卡夏王朝因国王欧姆多利亚的病逝而变得愈发风雨飘摇，外戚和皇室正统继承人之间的争夺更加趋于表面化。一方面是拉古公利用皇后哥哥的身份暂时控制了政权，拥立第三王子奥利纳斯为王；另一方面则是拥有皇室正统血脉的高尔塔纳公受到多数官员的拥戴。在两位皇子死去之后被收养的公主奥维莉亚此时成为众人的争夺焦点。
此次拉姆萨等人被雇用来保护公主就是拉古公的意思，拉古公显然意识到高尔塔纳想要得到和拉古公同等的地位，就必须得到王子或公主中的任意一人。因此才匆忙命令骑士团雇用佣兵转移公主到安全位置。现在出现绑架公主的事件，所有矛盾焦点都集中在高尔塔纳身上。如果让人选择最有理由绑架公主的人，便只有高尔塔纳这位黑狮子的拥有者。
拉姆萨一行自奥本诺斯修道院失去公主的行踪之后，辗转来到曾首次与维格拉夫会面的贸易都市多尔塔。出人意料的是在多尔塔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不仅遇到敌人伏击，还碰见了已经跟他们分别的暗剑士加夫加里安。
有暗剑士的协助，伏击也变得不堪一击。顺利击败敌人后，阿格莉亚斯跟暗剑士汇合了一下两人的情报，得出一个唯一结论，那就是挟持公主的人唯一可去之处只有高尔塔纳领地中最为坚固的要塞比斯拉要塞。这个结论让众人都觉得心中有些不寒而栗，比斯拉要塞易守难攻，如果公主真被送到那里，眼下这些人恐怕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拉姆萨的运气比预料中稍好，一行人顺着通往要塞的路猛敢之后，竟在一个山涧附近发现挟持者的身影。只是情况比拉姆萨预料之中更为复杂，北天骑士团的人将公主和绑架者逼入一条吊桥，情势略显微妙。
拉姆萨这一次终于看清了，那绑架公主的人就是迪利塔。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脸，只有眼神和穿着变化不小。迪利塔身穿正规军用的骑士铠甲，却不知他投奔了哪一家？拉姆萨陡然看到自己的朋友没死，心中一时恍惚竟不知说什么好。一年来的辛酸苦辣和生活磨砺让拉姆萨忘了自己当初想说什么，正如许多人在前往理想的路上忘记理想一样。
北天骑士团正对迪利塔喊话，言辞了无新意，无非是承诺交出公主饶迪利塔不死。拉姆萨既好奇北天骑士团如何能这么快追踪到公主下落，也担心迪利塔安危。局面微妙，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不知该如何出面，两人决定静观其变。
"小子，交出公主你就可以走了，我们以北天骑士团的名义发誓……"
面对骑士们的承诺迪利塔发出冷笑："然后你们亲手杀死公主吗？别做梦了！"
北天骑士团隶属拉古公，一直以来也是拉古公照顾公主，包括这次拉姆萨等人被雇用带领公主离开奥本诺斯修道院也是拉古公的意思。迪利塔一番话让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顿时陷入迷惘，两人不知迪突然冒出的绑架犯为何会有这般说辞。
拉姆萨正要提出自己的疑问，北天骑士团一方的长官见有人追来，立即对拉姆萨队伍中的暗剑士加夫加里安笑道："原来是你呀，你来了正好，赶快干掉这些人吧！"
加夫加里安的回答更让拉姆萨吃惊，暗剑士朝骑士团长官微微躬身道："虽然不明白为何事情会演变成这样，不过我接受您的请求！"
事已至此，拉姆萨顿时明白了加夫加里安的作用。倒是一旁阿格莉亚斯尚还不解："加夫加里安，难道你要背叛我们？"
"背叛？您恐怕搞错了，尊敬的女骑士。"暗剑士拔出自己嗜血的剑，"从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不伤害公主地绑架她，不过现在你们发现了这个秘密，只好杀人灭口咯。"
这样的解释让阿格莉亚斯明白了一切问题的所在："绑架原来是北天骑士团的人策划的？"
加夫加里安持剑向前一步："反正要成为皇帝的公主是个大麻烦，我的工作就是不让她活着。"虽然

口中说得坚决，在奥本诺斯教堂门口一役中见识过阿格莉亚斯实力的暗剑士依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在等北天骑士团的攻击命令。
处在包围之中的迪利塔看似并不紧张，看到拉姆萨目不转睛盯着自己，少年终于开口说话。
"又见面了，看来这次应该是你帮我了......"
在众人炯炯注释中，迪利塔高声喊道："拉姆萨，咱们又见面了！请你用自己的智慧想一想，如果'高尔塔纳'绑架了公主并将她杀害，是否一切都将归罪于他，摄政王的位置是否也将永远与他无缘？照此推断，这次绑架对谁最有利，是不是立王子为王的摄政王拉古公？你的天才哥哥戴茨达戈想必也参与了这次计划。你有分辨是非的智慧，你同意我的推断吗？"
迪利塔的追问条理清晰，拉姆萨尚未作答，加夫加里安已经给了他标准答案。
"这小子说得没错，我们干掉他吧拉姆萨。"
拉姆萨听到暗剑士的话缓缓转身，少年的目光温润而坚定，他作出自己的抉择。
"又一个权力的牺牲品吗？你们还要再创造一个蒂塔出来吗？绝不！这一次绝对不会再出现牺牲者了！但是迪利塔，你难道在为高尔塔纳工作？"
迪利塔耸肩："别傻了，我只为自己工作，我就是不希望公主成为牺牲品。"
加夫加里安对这种说辞嗤之以鼻："小伙子，你也一定是为了钱吧？"
"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所有事都扯上钱吧？"迪利塔的言辞比想象中更锋利，刺得暗剑士脸上一阵抽搐。
"你的意思是说，你只是一个忽然出现的，想要保护公主的人？别开玩笑了，说出你的雇佣者吧！你的消息是从哪里听来的？"
奥维莉亚公主也开始疑惑，公主终于没能忍住沉默："你到底是谁？"
迪利塔低头悄悄摸住剑柄，低声答道："一个普通人......"
阿格莉亚斯此时已跟拉姆萨带队逐渐逼近北天骑士团，女剑士手也靠在剑柄之上，面容坚定："公主殿下，我们一定会救你走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有杀害皇室成员的举动！"
"皇室血统才是她真正的死因！"加夫加里安终于打算跟拉姆萨等人撕破脸了，大声吼道，"不管是谁，能给我带来利益的我都会利用。你们这些人又懂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利益，只有哦属于你自己的利益！"
话说到这般地步已无余地，阿格莉亚斯拔出圣骑士之剑，举剑向天，这动作正式宣布两队人就此开战。拉姆萨知道此时已不能再插进去任何回旋的余地，率先朝北天骑士团队长冲去。
剑锋相交，拉姆萨不知是自己变强了，还是敌人太弱。手中的剑已不是昨日少年懵懂的剑，守在队长身前的骑士被拉姆萨一剑砍杀，拉姆萨谨慎地靠近敌军首领。阿格莉亚斯在一旁牵制自大的暗剑士，迪利塔则帮拉姆萨斩杀了两名骑士。
保护弱者则不能心存犹豫。拉姆萨手中的剑不似一年前那般软弱，少年手握坚决之心，将骑士队长一剑刺倒在地。加上迪利塔的奋力搏杀，战局转瞬之间已近尾声，只有暗剑士凭着过人技艺负伤逃走，其余北天骑士团派来追杀公主的无一幸免。
肃清战场之后，拉姆萨终于和迪利塔面对面，此时公主已躲到阿格莉亚斯身后。女圣骑士有足够理由不信任迪利塔，拉姆萨却还一厢情愿想着自己和朋友的往日情谊。只是此时的迪利塔和自己所认识的那个少年已不相似，现在的迪利塔更加成熟内敛，仿佛有着千言万语都藏在心中，一如当年的痛苦和行踪。
"真高兴你还活着。"拉姆萨衷心地说。
一句话勾起迪利塔对往事的伤感，少年低头沉默了一下才说道："是蒂塔......"
"什么？"
"被蒂塔救了......"迪利塔语焉不详，却也让拉姆萨无法追问。两人相视静默良久，迪利塔终于提出问题："不要追问我的事了，你们有何打算？公主还是跟着你们比较安全。"
拉姆萨没想到这许多问题，被好友一问顿时语塞："这个......"
"北天骑士团一定会派人追击，你们已成拉古公的心腹大患。"迪利塔冷静地分析道，"皇家也不可靠，高尔塔纳更是不可信任。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路可以走，你想过吗？"
一番追问让拉姆萨不知所措，佣兵生涯也未曾让他想过如此多的问题。提出问题的迪利塔此时已上坐骑准备离开，没等拉姆萨回过神来，迪利塔对他挥挥手："后会有期。"竟就这么扬长而去了。
迪利塔一走，阿格莉亚斯和拉姆萨也开始一筹莫展。拉姆萨为了公主殿下已同北天骑士团翻脸，家

族的力量也就无法运用，加上各个势力虎视眈眈，究竟该何去何从？
两人相对无言了片刻，倒是神圣骑士出身的阿格莉亚斯想到一个去处。
"我们可以去莱欧纳尔城，那里是教会势力，德拉克劳枢机卿的领地，格雷巴多斯拥有独立的主权。或许他们可以帮助我们......"
阿格莉亚斯如此信任教会自有其理由，在五十年战争期间，教会目前的第二主教阿尔冯斯•德拉克劳曾是著名骑士。如今时光匆匆，骑士已经成为格雷巴多斯教会的二号人物，五十年战争后的教会也逐渐成为中立态度最为明显的机构。在国内除了皇室之外，权力之大影响之广也只有教会。莱欧纳尔城被誉为正义与和平之成，位于伊瓦利斯南部。
纵看整个伊瓦利斯，恐怕也只有莱欧纳尔才有可能容纳公主藏身吧？

××××××××××

通往莱欧纳尔的路并非坦途，拉姆萨一行人必须经过城塞都市萨兰多。对伊瓦利斯全境并非十分熟悉的拉姆萨正为如何进入城塞发愁，却意外发现在城门口竟然有小规模战斗发生。
一群佣兵将一名长发青年团团围住。青年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身穿工作服一般的衣裤脸，色苍白，留着短辫。面对这一群围攻者青年似乎面无惧色。
"穆塔斯迪奥，只要你交出'圣石'，我们就能保证你父亲平安无事！否则的话......"
被称为穆塔斯迪奥的青年跳上墙头，高声喊道："回去告诉你们的路德维奇子爵，如果想要得到'圣石'，就别动我老爸一根汗毛！"
穆塔斯迪奥的话激怒了围攻他的人，为首者挥手让包围圈缩小："既然你选择这样......兄弟们，抓住他！"
拉姆萨并非首次见到这种场面，这般似曾相识让少年忍不住拔剑而出："我们反正要通过那里，帮手吧！"
阿格莉亚斯刚受过拉姆萨恩惠，又推崇骑士精神，自不会反对拉姆萨的行为。女圣骑士紧跟拉姆萨身后，两人说话间已到穆塔斯迪奥身边。
战局因这两名真正战士加入瞬间改写，名为穆塔斯迪奥的青年眼见强援从天而降，精神大振。三人合力，倒让围攻穆塔斯迪奥的人莫名慌乱。尤其穆塔斯迪奥竟然使用一种威力巨大的远程武器，当场射杀一名骑士。
片刻之后战场上不再有敌人，拉姆萨撤回自己高举的剑。那被围攻的青年浑身松懈席地而坐，大口喘气对拉姆萨道谢："多谢你们的帮助，要不刚才就完蛋啦......"
"不客气。那些人为什么追你？"
穆塔斯迪奥喘了几口气，吐字比刚才更为流畅："他们是巴特商会雇来的打手。"
阿格莉亚斯对大陆掌故颇为熟悉，惊讶地脱口而出："巴特商会？那些贸易商贩？"
"如果只是普通的商人就好了......"穆塔斯迪奥收起自己造型独特的武器叹息道，"他们还从事走私、贩毒，甚至奴隶贸易和暗杀，是个什么都干的组织。"
拉姆萨没想到一问之下竟然问出这些来，又随口问道："那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穆塔斯迪奥没正面回答拉姆萨，反而问起金发少年："你知道什么叫'机工士'吗？"长发青年似在转移话题，拉姆萨却一脸茫然。倒是身边的大陆辞典阿格莉亚斯脱口而出："据说'机工士'是驾驭古代超文明的一种存在......当圣•阿乔拉还在世的年代，机械和人类共存，天空布满飞艇。最后那个时代结束，没有人真的能证明它们存在过......"
穆塔斯迪奥打断阿格莉亚斯，语气坚决："文明真实存在过，我们的故乡就挖到很多。而我们'机工士'都能驾驭这些远古科技！"
"但是那些商人为什么要追杀你......"拉姆萨意识到穆塔斯迪奥似乎并不打算说实话，继续追问。
这一次穆塔斯迪奥仍未回答，只是拉着拉姆萨的手迫切地问道："听说你们是要去见德拉克劳枢机卿？他可是五十年战争里的大英雄，莱欧纳尔的人民都景仰他。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他能挽救国家，也只有他能挽救公主......那么你们能不能带上我一个？"
"为什么？你还没说他们为什么追杀你。"阿格莉亚斯和拉姆萨一样好奇。
穆塔斯迪奥摇头："......我现在还不能说。"
"那就不能带上你！"
"求你了......相信我吧......"

此时一直一言未发的奥维莉亚公主忽然开口道：“阿格莉亚斯，就带上他吧。”原本还在坚持的阿格莉亚斯见公主已开口，便不再反对。听说自己能跟着拉姆萨等人一同拜见德拉克劳枢机卿，穆塔斯迪奥兴高采烈跟在众人后面。一行人穿过城塞都市萨兰多继续向莱欧纳尔挺进。
前往莱欧纳尔的阻力自从与商会打手一战后轻松了许多，一行人且行且息走了几日后，莱欧纳尔的轮廓已能在山坡上远眺见。山坡上依然有五十年战争期间残留的废墟，拉姆萨建议队伍在这附近休息。
一路奔波之后，奥维莉亚公主依然忧心忡忡。眺望远方城堡影子，奥维莉亚忽然问阿格莉亚斯：
“你说……德拉克劳枢机卿大人能帮助我吗？”
阿格莉亚斯从未考虑过这问题，公主的提问让女圣骑士略感意外，也觉得微微心酸。这位公主殿下自被野心家视野包围之后，受到无数磨难，仍能保持一颗宁静之心，不知是多少不为人知的苦痛造就。
“德拉克劳枢机卿大人一直忠心皇家，在拉古公和格尔塔纳公的争斗中也始终保持中立。我坚信他不会将您交给那两人中的任何一人，那样有违正义的信条。”
阿格莉亚斯的安慰并未让奥维莉亚放心，公主只是悠悠叹息：“希望如此……”
阿格莉亚斯继续安慰道：“以枢机卿大人在教会的地位，应该也可以让您加入到教会中去……”
奥维莉亚低头揉捏手中细嫩树叶，待手中树叶随风飘走后才对女圣骑士说道：“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不是公主。从我出生开始，到病重的国王收养我，我一直都只能看到修道院里的小小天空。如今或许我并不该抱怨这些……可人们不断死去，只因为我是公主，这真让人痛苦万分。”
“请不要责怪自己，这是那些想要利用您身份和地位的人，是他们的问题！”阿格莉亚斯继续试图安慰公主，却总觉得自己言辞如此无力。
奥维莉亚摆弄手中树叶，低头不语，显是明白这道理又心中无奈。过了片刻，公主忽然话题一转：
“当我在奥本诺斯修道院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儿。她也是从小在修道院长大，我们曾经谈论过彼此的经历……现在想想，这样的经历真的很有趣吗？”
“您是说那位贝沃尔夫家族的女孩艾尔玛小姐吗？”阿格莉亚斯记忆出奇地好，竟然能记起那位公主好友的名字。
只是随口一句话，在废墟断墙后的拉姆萨听得已然心头巨颤。转眼间时光匆匆，一年多就这样过去，妹妹她还好吗？自己和妹妹同在一块土地上，去感觉相隔千山万水。
说起艾尔玛，奥维莉亚的脸上渐渐绽放笑容：“她是我唯一的朋友……”这笑容却很快消失，公主更加担忧自己的命运：“我依然不放心，枢机卿德拉克劳是不是也想要利用我呢？”
这一次阿格莉亚斯真找不到任何安慰公主的话语了，只能沉默无语。
善解人意的奥维莉亚为了不让女圣骑士为难，故意尝试吹动手中树叶，无奈未受过专门训练，吹不出任何响声。
一直默默站在废墟后的拉姆萨走出来，撕下一片树叶给公主示范。
“应该像这样轻轻的吹……”
奥维莉亚抬头看见这个为自己选择对抗之路的少年，落日的阳光正从天边洒来，把拉姆萨和奥维莉亚的脸上都照出一片光辉。公主照着拉姆萨的方法轻轻吹动树叶，果然有悠扬的回升从山坡飘荡远方。
“啊，我成功了！”
奥维莉亚的兴奋和快乐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这些人围着沉浸在快乐中的公主静静沉默。不管前方的路有多么艰难，也希望这样天真的女孩不要再被欺骗和利用所摆布。成为大人物们的玩偶，便再也不会有学吹笛声这种快乐。在一旁看奥维莉亚的欢笑，拉姆萨心中仍存深深忧患。
当天夜晚，拉姆萨独自一人去找穆塔斯迪奥。
“还是不肯说为什么吗？”
“对不起……现在不能说。”
拉姆萨决定放弃追问，即使众人面对巴特商会的首脑路德维奇子爵时，他也不在坚持追问。正如拉姆萨有自己的理由成为佣兵一样，穆塔斯迪奥也应该他属于他的理由。

××××××××××

拉姆萨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保护公主奋战之际，有人已在败退之后退回到伊古洛斯。暗剑士加夫加

里安前往戴茨达戈府邸竭见拉姆萨的大哥，拉古公手下最为得力的军师戴茨达戈卿。
戴茨达戈工作的所在相当朴素，天才军师正在怒斥暗剑士。
"尽快把奥维莉亚公主带回来，至于阿格莉亚斯那群人，一个不要留都杀了！"
加夫加里安冷笑一声："那拉姆萨呢？"
面对这个提问，戴茨达戈陡然起身，语气冰冷："拉姆萨......这个人让贝沃尔夫这个名字蒙羞，也阻碍我们的计划。当初我让他离去，本是希望能够磨练他，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没想到现在......"
暗剑士语带讽刺："这小子强烈的正义感来自于他的父亲吧？"
"就算是又如何？"戴茨达戈语气渐转冰冷，"父亲过于溺爱他了......你再看吧，如果他能服从我的意志就无所谓，如果不能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嘿嘿，这是亲哥哥说出的话吗？"加夫加里安怪声怪气地揶揄道，"真是让人作呕啊......那么枢机卿怎么办？有这个那个老家伙在，就算是拉古公恐怕也无法太过张扬吧？"
戴茨达戈对暗剑士的讽刺毫不在意，冷静地道："为此我已早有准备，你不用担心。"
"是不是我知道的越多，你就越难办呢？"
戴茨达戈猛然转身，一双冷眼如冰锥刺入加夫加里安的骨髓："既然你明白这些道理，就小心一点！我随时能要了你的命，你明白吗？"
拉古公手下重臣认真起来并不好玩，暗剑士慌忙摆手："别别......我可不像你那个弟弟那么顽固，我是您忠实的仆人呀......"
"那么就别再犯错！"
戴茨达戈所指的错误是奥本诺斯教堂一役，那一次竟然在两方势力混战中让公主丢失，实在有失暗剑士之名。想到当时出现的那神秘年轻人，暗剑士不由紧皱眉头："说起来你到底派了什么人去绑架公主？怎么好像有人插了一脚的样子？当时我们在多尔塔居然受到伏击......"
戴茨达戈对一切仿佛都胸有成竹，淡淡道："似乎有人伏击过我们派出去的人......不过这没什么，现在奥维莉亚和阿格莉亚斯都在明处，想要得手依然容易。"
"希望如此......"
加夫加里安带着一丝不安告退，两人的谈话正如历史上的无数次谈话一样，淹没在其重重迷雾里。

××××××××××

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抵达莱欧纳尔的众人仰望城墙前，古城沧桑的容颜上有教会千百年来辉煌与磨难并重的历史，望着城门口的格雷巴多斯教守门者，阿格莉亚斯高声说道："我是圣骑士阿格莉亚斯•奥克斯，请敞开大门吧，我们也是前来朝拜圣阿乔拉的虔诚者！"
比想象中轻松，莱欧纳尔的大门缓缓打开，众人被迎进去，带往德拉克劳枢机卿的府邸。
比想象中更华贵的府邸中，安详的老者原本笑容满面，随着阿格莉亚斯等人的讲述，脸色慢慢严肃。
"我已经知道你们的现状，随后我会派人前往福奈拉尔教皇所在的圣地姆罗德揭发拉古的阴谋，让公主殿下远离阴谋与邪恶的困扰。"德拉克劳枢机卿作出承诺。
阿格莉亚斯仍有无限忧虑："这件事真的能让教皇大人出面吗？"
"不必担心，还有我在。您也要坚强起来，否则公主也会感到不安。"德拉克劳温言安慰女圣骑士，"不如你们两位暂时留在我的城堡里，直到圣地方面传来消息为止。"
阿格莉亚斯躬身行礼："衷心感谢猊下的帮助。"
枢机卿大人对女圣骑士还礼："愿圣阿乔拉与你同在，我的孩子。"还礼完毕德拉克劳又转向面带忧虑的穆塔斯迪奥："我的孩子，你还在担心自己的父亲吗？我即刻会派人前往机工都市，摧毁巴特商会。"
"啊，万分感谢......"
面容慈祥的枢机卿微微摆手："没什么，但你能告诉我为何他们要追杀你父亲吗？"
穆塔斯迪奥即使面对枢机卿的询问依然摇头："对不起......我不能说......"
面带洞悉一切智慧笑容的老者笑了："没关系，我大概知道是为了什么......"
说毕，枢机卿从教会长袍下取出一枚闪闪发光的水晶，水晶巨大无暇，红色光泽映在每个人脸上，透出众人的惊奇和不解。如此巨大美丽的水晶，拉姆萨完全不懂为何会成为枢机卿的谈话重点。
"这是什么？"拉姆萨还没提问，阿格莉亚斯已率先问道。
面对水晶，枢机卿的脸色也略有激动："你可曾听过'黄道十二宫勇士'的传说？"

“在教会里听说过，是个不可思议的传说。”阿格莉亚斯如实答道。
德拉克劳的语气逐渐严肃：“正是……这传说此时就在你的眼前，这是教会告诉你们的真实！”
阿格莉亚斯低头不语，倒是一旁的奥维莉亚公主对教会传说如数家珍：“传说在久远之古昔，大陆与今日不同。曾有十二位勇士守护大陆，战胜恶魔之王。经历恶战之后，勇士们送恶魔重回地狱。十二位勇士各获一块水晶，上面铭刻黄道十二宫星图，他们被称为‘黄道十二宫勇士’。从此之后，无论何时，只要大陆陷入黑暗，必有十二勇士挽救民众。”
“殿下知道得相当清楚，胜过我来解释。”德拉克劳枢机卿赞道。
“是奥本诺斯修道院的西蒙神甫告诉我的，他说是圣阿乔拉和黄道十二勇士拯救了伊瓦利斯。”
德拉克劳举起手中水晶，奇异红光照在每个人脸上：“我们把它们称为‘圣石’，就是‘黄道十二圣石’。”
“没想到竟然真的存在圣石！”奥维莉亚赞叹道。
“他们说这圣石有超越魔王的力量，因此才能帮助十二勇士打败魔王。我也能感觉到其中的能量波动，但这些石头对我来说也只是水晶石罢了。”德拉克劳枢机卿微笑道，继而问穆塔斯迪奥，“小伙子，在机工都市也发现了一样的石头吗？”
看到枢机卿也拿着圣石，穆塔斯迪奥终于说了实话：“是……机工都市有巨大的文明遗址，有无数破败的机器。只要拿着圣石走近那些机械，它们就会重新活动！”
德拉克劳缓缓理出头绪：“这么说，商会就是要抢这些石头了？”
穆塔斯迪奥点头：“我不知这些石头能做什么……但巴特•路德维奇似乎想用这东西打造武器，我父亲告诫我绝不能把石头交给他，结果他们就抓了我父亲！”
“不必担心，穆塔斯迪奥。”枢机卿语重心长，“教会将派人前往机工都市解救你父亲，抢回圣石。”
此时一直沉默的拉姆萨忽然对穆塔斯迪奥道：“我将和你一起前往机工都市。”
“啊……谢谢！”穆塔斯迪奥对拉姆萨的决定喜出望外。
既然事情这么定下来了，拉姆萨决定不在莱欧纳尔继续逗留，立即跟机工士等人一起动身。女圣骑士阿格莉亚斯对拉姆萨行礼道：“十分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紧随女圣骑士的致谢，奥维莉亚也走到拉姆撒面前。
“我也希望自己能分担大家的忧虑，可惜……拉姆萨，保重。”
拉姆萨叹了口气：“你已经比任何人做的都多了。没关系，我只是去帮迪奥，很快就能回来。”
辞别奥维莉亚的拉姆萨跟随穆塔斯迪奥离开莱欧纳尔，此时城堡沐浴在落日余晖中。想到上一次看到夕阳时还在教公主吹叶笛，拉姆萨唯有感慨人生无常。既然公主已安顿，眼下最重要的是寻回穆塔斯迪奥父亲行踪，或者说亲眼见证一下巴特商会的覆灭，毕竟枢机卿大人已派人前往机工都市。
机工都市位于莱欧纳尔西部的伊瓦利斯西南半岛，穿过沼泽和海湾，一行人在最快时间内匆匆赶到机工都市高古。
有穆塔斯迪奥带路，进入机工都市倒不困难。这座城市比想象中更让人惊讶，从未见过这许多机械集结在一处的拉姆萨也忍不住赞叹，遥想科技文明兴盛的时代。唯一让人意外的是城市里一切井然有序，决然不似发生过一场争斗，同时也见不到任何巴特商会的人。
“很奇怪，这里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过……”穆塔斯迪奥环顾四周自言自语，最终下定决心，“不如我一个人去打听一下，贫民窟附近应该没有商会的人，还算安全……”
人生地不熟的拉姆萨同意了，在街头等候穆塔斯迪奥打听消息归来。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拉姆萨没有等回年轻的机工士，夜幕渐渐降临。头顶的天色也开始变化，雨淅淅沥沥洒下，继而顿作倾盆。天空中一道紫色闪电划过，阵阵雷声让拉姆萨想起曾经重逢迪利塔的那日。
雷声渐远，雨声依旧。黑暗中似乎有人慢慢靠近，拉姆萨猛然抽剑面向黑暗处。
“你是他的朋友？”
“谁？”拉姆萨持剑靠近黑暗一步。
黑暗中的来者终于露出面孔，这是一张拉姆萨曾经见过的脸，凶恶中带一丝暴戾，紧随那人身后，不少人推搡如粽子一般的穆塔斯迪奥走出。
“对不起，拉姆萨……”
此时拉姆萨终于看清来人的长相，这人竟然就是巴特商会的头目路德维奇子爵。路德维奇脸上有胜利的笑容，挥手之间他的手下已在痛打穆塔斯迪奥，每一拳都殴出几滴鲜血。刚打了几拳，一干手

下又拖出一个更虚弱的中年男子。
“父亲……”穆塔斯迪奥痛中叫出那人身份。
“我很实际的。”商人表情诚恳地面对穆塔斯迪奥，“交出圣石，告诉我们你把那玩意藏哪了，我就放了你父亲。”
“不要告诉他们圣石在哪里……”贝斯洛迪奥咳嗽个不停也不忘阻止拉姆萨和儿子。
路德维奇脸色骤然狰狞：“是么？那么要不要试试？”
穆塔斯迪奥看得出这位商会首领是认真的，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选择了放弃：“那么……算了，石头就在拉姆萨旁边的烟囱里。”
听到圣石下落，路德维奇渐渐露出笑容：“这才对嘛……拉姆萨，听到没有？挖出石头，交给我！”
拉姆萨俯身寻找了一下，真的找到一块巨大的水晶，黄色的光芒照在少年脸上，却让少年觉得这石头并非善物。遵照路德维奇的话，拉姆萨准备交出圣石，同时也不忘提出自己的要求：“放了他们……”
“交出石头！”
拉姆萨坚持一下之后就不再强硬，扔出手中石头给路德维奇。接过圣石的子爵脸上笑容渐渐扩张成狂喜，抱住黄色水晶石大声笑道：“哈，黄道十二圣石之一总算到手了。这一次枢机卿大人一定会夸奖我嘿嘿……拉姆萨和迪奥你们干的也不错嘛，我真想夸奖你们几句，不过现在你们应该安西才对。”
撂下这几句让拉姆萨和迪奥回味深长的话，路德维奇转身离去了。从子爵背后涌出更多杀手，这些人无一例外阴着脸抓着武器，冷冷盯着穆塔斯迪奥父子和拉姆萨。
拉姆萨手持武器和这些杀手保持距离。金发少年此时脑中想的并非是自己和机工士父子的安危，而是刚才路德维奇那句话中的“枢机卿大人”。难道说和蔼温和的德拉克劳竟然也是一个心机重重的阴谋者？穆塔斯迪奥所遭遇的埋伏也是这位主教大人所赐？
雨声阵阵中，一道白光闪过，沉思中的拉姆萨意识到自己必须先摆脱困境才能再做打算，他一个箭步贴近穆塔斯迪奥。
出剑，救人。一瞬间拉姆萨从一个妥协者化作战斗的艺术家，瞬间杀死一名试图靠近穆塔斯迪奥的杀手。
一出人命，双方的僵持立刻撕破脸。拉姆萨毕竟久经考验，又有著名武家贝沃尔夫战艺在身，几个商会等闲杀手哪里是他的对手？拉姆萨此时经过北天骑士团一役更添几分决断，瞬间就断送了杀手团的前途和性命。
事实证明，从一开始巴特商会就低估了拉姆萨，也低估了穆塔斯迪奥。
将迪奥父子两人救下后，拉姆萨带两人到安全角落休息。穆塔斯迪奥的父亲贝斯洛迪奥尚未完全恢复，已在担忧：“我们倒没什么……可路德维奇子爵拿走了圣石，会唤醒城市中许多威力巨大的武器。德拉克劳枢机卿也会利用它，他们都是一伙的！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
未料穆塔斯迪奥却并不担心，只对自己父亲狡猾一笑：“这个问题您不必担心。”说话间机工士竟又从衬衣里拿出一枚黄色圣石，与刚才拉姆萨交给路德维奇的那枚别无二致。
“你……你做了个假的？”贝斯洛迪奥又惊又喜。
“嘿，他们现在应该正在气的发疯！”
圣石虽无恙，拉姆萨却更担心另一件事，面对机工士父子他说出自己的忧虑：“如果德拉克劳枢机卿也是巴特商会同伙，公主殿下现在恐怕已经很危险了……”
“我，我不相信枢机卿会这么做！”年轻的穆塔斯迪奥对教会依然抱有信任。
拉姆萨则不同，少年的多次磨难让他明白这世界的真实和复杂，沉思片刻拉姆萨说出了自己看法：“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德拉克劳为何要收集圣石？最近几年伊瓦利斯深陷宫廷斗争漩涡，人民面对这些巨大灾祸。如果德拉克劳收集成了黄道十二宫圣石，他则又可能重现十二勇士传说。这样一来就能控制整个国家。如果德拉克劳对圣石有兴趣，也就说明他对这个国家的权力宝座很有兴趣。”
贝斯洛迪奥显然比儿子更清醒，知道得也更多，点头同意拉姆萨的推断：“这个年轻人说得没错，我们绝不能把石头交给”
谈话说到这里似乎也该结束了，拉姆萨开始准备动身：“那么咱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救回阿格莉亚斯和奥维莉亚公主，你们觉得呢？”
“没错……”穆塔斯迪奥想起待人温柔的公主，便不再坚持枢机卿无罪的论调，“既然对方从陆路回程，

我们不如走水路，应该可以尽快提前赶到。”
水路行进的方式比原先预计更为顺利，一行人经过短暂航行后在莱欧纳尔北部港口城市下船。此时伊瓦利斯已是战争山雨欲来，码头周围静悄悄的，只有一个拉姆萨完全没想到的人在等他到来。看到那人的影子，拉姆萨的心不知为何竟又有些激动。
“迪利塔，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要小看‘我们’的情报网……”仍目的不明的迪利塔显得比拉姆萨更有自信，也更从容，“我来见你，只是想说一件事。”
“什么？”
“回去吧。”迪利塔看着自己曾经的挚友，口气坚决，“回到伊古洛斯城，回到你大哥身边。不要管这些事，不管是公主的事还是圣石的事。”
迪利塔所知道的远比拉姆萨想象多，金发少年悚然一惊：“你什么都知道？迪利塔你这是什么意思？”
“从拉古公手下救出公主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我能完全解决整个事件！”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迪利塔也了解拉姆萨，知道这样的谈话不会再有进展，转身准备离去：“你不需要明白。你无法帮助奥维莉亚，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等一下！迪利塔，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在计划什么？”拉姆萨在后面高声叫道。
迪利塔转身，一年前清澈的眸子如今已冰冷凌厉：“不管是拉古还是高尔塔纳，还是你的哥哥……这些人都是一路货色。我现在想要做的，也仅仅是推翻这个残酷的现实而已……”不管拉姆萨是否听懂自己的话，迪利塔忽然转换话题说道：“拉姆萨，我们会再见面的……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说完这番话的迪利塔再无留恋，转身离去，留下金发少年一人站在码头遥望朋友远去的背影。这样看着迪利塔离去背影已多次，拉姆萨已渐渐明白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挚友开始变得不同，至少两人所走的路已不相同。少年迷茫地看远方，心中隐约又响起小山坡上的竹笛声。

××××××××××

拉姆萨急行军赶回莱欧纳尔的同时，几个原本看似并不相干的人物在德拉克劳枢机卿的府邸碰面了。面目慈祥的枢机卿大人为首，其身边陪站着另外两人，一个是暗剑士加夫加里安，另一个则是刚抢回了假圣石的路德维奇子爵。这三个人站在一起，分别代表了三种势力和主张。
“这么说你打算以公主为诱饵来获得圣石了？”加夫加里安照旧语带嘲讽，即使面对的是枢机卿这等大人物。
路德维奇也是商会领袖，对这种讽刺反应异常激烈：“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笨蛋当初让他跑了？”
“那可不是我们的错！”加夫加里安毫不危惧这位巴特商会首脑，手按在剑上露出满脸杀气。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德拉克劳枢机卿出面打圆场，只是脸上渐渐阴沉的表情和他的身份略有不符，“我会按照约定将奥维莉亚交给戴茨达戈。但是加夫加里安，你也必须给我干掉那些知道绑架内幕的人，一个不剩！我拿到圣石，你们用公主做饵，这样大家的目的就都能达到。”
“是个不错的提议，不过……”暗剑士故意作出为难模样，“我怕万一……”
政治嗅觉灵敏的枢机卿如何看不出加夫加里安的心思？老狐狸冷笑一声：“我会给你安排足够的人手，而且也会给你准备足够的筹码，你觉得如何？”
“那自然最好。”暗剑士笑道，“我总比某些人可靠一点。”
被这句话讽刺的路德维奇子爵勃然大怒：“你敢嘲笑我？”
德拉克劳枢机卿未给两人继续争吵的机会，挥手让暗剑士离去：“加夫加里安，去干活吧，不要让我失望！”
看着加夫加里安离去的背影，路德维奇子爵第一次尝到被藐视的滋味，他略有不甘地追问枢机卿大人：“大人，为何要把事情交给这个不可靠的家伙……”
路德维奇子爵的话说到一半，空中一道寒光在他眼前掠过。路德维奇子爵带着十二万分的不可置信看到一把匕首扎在胸口。疼痛和麻痹中这位巴特商会首领才想起来，五十年战争期间似乎也有一位英雄领主就是眼前这个秃头略胖的老者。
五十年战争的英雄出手杀死一名商会领袖，无论从技巧还是身份上来说都足够了。
德拉克劳枢机卿脸上的笑容依然和蔼，就是在路德维奇眼中有些模糊。

“失败太多次的人要负起这个责任啊，路德维奇阁下……”

××××××××××

拉姆萨终究晚了一步，当他离开港口城之后，首先遇到了独自逃脱的阿格莉亚斯。女圣骑士武技强横，却面临信仰被击溃的危险。一见到拉姆萨就抓住他的手大声痛哭：“德拉克劳那个老狐狸，他本就跟拉古公是一伙的！这个人欺骗了我们！”
拉姆萨来不及安慰阿格莉亚斯，听说奥维莉亚即将被公开处刑，拉姆萨决定闯一次莱欧纳尔南部的处刑场去救公主。
晴日午后的处刑场冷清得几近肃杀，拉姆萨带人行色匆匆直奔行刑广场。在高高的斩首台上，被捆成一团糟的奥维莉亚跪在木板上，正低头等待刽子手断绝希望的一刀。
看到刽子手还没动手，拉姆萨明显松了一口气。
“幸好赶来了……”
行刑者看到拉姆萨一行人出现，竟然放下手中屠刀，扯掉面罩露出本来面目。山羊胡和一双残暴的小眼睛，加夫加里安又一次出现在拉姆萨面前。
这一次不仅有暗剑士，刑场周围缓缓走出大批伏兵，甚至连那高台上的公主都撕掉伪装，露出真实的佣兵面孔。彻头彻尾的陷阱让拉姆萨立刻陷入包围之中。
“怎么样，小伙子？”
拉姆萨看了看周围的人，手紧紧握住剑柄：“真的公主在哪里？”
“在城堡里面，不过你最好先说出圣石的下落。”
“圣石？”拉姆萨装傻。
“别装了！你从枢机卿大人手中偷走的圣石，现在还回来！”
少见持剑傲立：“那你要先打倒我！”
经过无数战斗磨练，拉姆萨此时对暗剑士的技艺已不陌生，两人交手虽处在下风，却也不至很快落败。你来我往几招之后，加夫加里安稍占上风，开始洋洋得意。
“怎么样小子？如果你现在回心转意回到伊古洛斯城，你的哥哥们会原谅你的，哈哈！”
拉姆萨将手中的剑握得更紧一些：“不，我不会再犯一样的错误！”
“错误？你在开玩笑吗？你是贝沃尔夫家族的人，你有你应当做的事。有些事命中注定，你也无法更改，不要继续犯傻了！”
“为了个人理由发动战争吗？这和恶魔有什么区别？”
加夫加里安举剑朝拉姆萨缓步靠近：“没有任何牺牲能完成什么事业？没有牺牲这个社会甚至也无法进步，历史都无法继续！你看看伊瓦利斯吧，这个腐败堕落的国家，必须有人来改变这一切。你的哥哥正作出尝试，这样也是错误吗？”
“这不是看蒂塔死去束手无策的理由！”
“忘掉那件事吧！那不是你能左右的，你是贝沃尔夫，你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拉姆萨一瞬间陷入沉默之中，甚至连高举的剑都渐渐垂落。暗剑士的话仿佛刺进少年内心，他开始喃喃自语：“是这使命让蒂塔死去的吗？是我们杀了她，为了私欲……恐怕也包括我自己。看来我被蒙蔽了太久……”一时间拉姆萨竟陷入悲伤之中，无力再战。
拉姆萨的意外举动让加夫加里安惊奇，生性多疑的暗剑士没有贸然动手，而是后退几步观察拉姆萨。等到暗剑士确认面前的少年并非作伪后，他毫不犹豫一剑刺向拉姆萨的要害。
既然戴茨达戈卿说可以不得以而为之，就杀死这个少年吧！
便是此时，让加夫加里安恐惧的事发生了。
暗剑士之剑刺出的瞬间，少年拉姆萨陡然抬头，一双眼中的迷茫和悲哀都已消失。加夫加里安看似完美无瑕的一剑被拉姆萨轻松躲开，少年甚至还反手在暗剑士的手臂上留下一道伤痕。
“这么强？”加夫加里安心中一惊，扭头就撤，“我先走！”
解决了暗剑士的陷阱之后，拉姆萨迅速带领众人进入城堡。

××××××××××

拉姆萨进攻莱欧纳尔之时，奥维莉亚公主并不知情。地下室紧锁声音和秘密，只留下孤独的公主面

对一个曾经绑架过自己的年轻人，年轻人的脸孔拉姆萨必然极为熟悉，因为他属于蒂塔的哥哥。
拒绝进食的奥维莉亚和迪利塔在这里僵持似有一段时间了，公主面前是餐盘和食物，只是丝毫未动。
“你不能一直不吃东西。”迪利塔仍在尝试，可公主不为所动。
这一次迪利塔换了一种口气：“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死儿悲伤，事实上他们也许会很高兴。所以你不能死，快点吃东西吧。”
“我知道你跟枢机卿是一伙的，可是如果你不把我交给拉古，你想把我怎么样？”
迪利塔面对这位冷静的公主，自己似乎也十分冷静：“我会吧你带到应属于你的地方，仅此而已。”
“你也是在利用我吗？我才不是你们的玩偶！”
“如果你想要生存，就没有其他选择。”
“你说什么？”
迪利塔和公主的谈话因枢机卿的到来而中断了，德拉克劳还带着一个中年威猛的骑士一同进入地下室。中年骑士看到奥维莉亚，立即问德拉克劳道：“她就是公主吗？”
德拉克劳枢机卿没有回答中年骑士的问题，倒是笑嘻嘻靠近奥维莉亚开始问候这位可怜的公主：“你还好吧公主殿下？如果你再听话一点，我是不会把你关在这里的。”
中年骑士看到枢机卿称奥维莉亚为公主，更加确定眼前女孩身份。在众人尚未察觉之际，抛出一句足以让伊瓦利斯所有子民震惊的话。
“嗯，做为公主的的替代品，她显得太像真的了......”
陌生骑士的这句话让奥维莉亚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她用惊恐的眼神看着这个并不和善的访者。从刚才的那句轻描淡写中，奥维莉亚听出一丝让人极其不安的味道。
德拉克劳看着奥维莉亚的眼神依旧慈祥，只是口气更加讽刺：“我说沃玛鲁夫•汀杰尔，她还不知道真想呢......”
“我明白了，真是可怜的姑娘......”陌生骑士的语气里实在找不出可怜她人的成分。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奥维莉亚着急了，她隐约觉得这人并不简单。
被称为沃玛鲁夫•汀杰尔的骑士靠近奥维莉亚，用清晰缓慢的语速说道：“你并不是奥维莉亚本人！”
“什么？”
沃玛鲁夫站直身体，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真正的奥维莉亚公主早就死了，你不过是个替代品罢了。”
“你撒谎！”尽管并不相信来人所说的一切，奥维莉亚还是觉得对方可能知道某些秘密，这种不详的预感让少女恐惧又绝望，开始放声哭泣。
“我没有撒谎。”沃玛鲁夫看着几乎哭倒在地的公主，说话依然毫无感情，“你并不是奥维莉亚•阿朵卡夏，那些反对皇后的老议员们创造了你，为的是有一天你能坐上皇位，赶走真正的王子......老家伙们杀掉了皇后的两位儿子，当然表面上他们都是病死。然后这些人让你成为公主被收养，等到先皇病死，你就是新的皇帝。可惜皇后生出了第三个儿子奥利纳斯——虽然没人能确定这是不是真的王子，反正拉古会一直在他姐姐身上种种子，为了让她成为真正的皇太后。现在来看，那些元老们的计划算是破产了。”
“你撒谎！这不是真的！”奥维莉亚依旧哭喊，内心却已动摇。
“你是不是公主对我们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确实当你是公主殿下......”沃玛鲁夫冷冷说道，“我们对你的要求，也不过是继续做为‘公主’而存在罢了。”
“你们到底想要我怎样？”
“继续当公主罢了......”骑士淡淡说道，“还能怎样？”
“没有人能控制我，我的生命是自由的！”
沃玛鲁夫笑了，笑容从容：“如果拉古抓住你，肯定会杀死你吧？而我们只想帮你戴上皇冠。”
奥维莉亚的哭泣渐渐停住，少女抬头望着壮硕的骑士：“你们是什么人？”
沃玛鲁夫淡淡一笑：“我们既不跟拉古结盟，也不替高尔塔纳卖命，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们而已......现在算是暂时的合作者而已。”
眼看沃玛鲁夫就要把自己的底细和盘托出，德拉克劳忽然插嘴道：“算了，让她冷静一下吧。一旦她真正想通了，也就不会拒绝我们了。”枢机卿大人声音依旧充满祥和。
沃玛鲁夫点点头：“你说得对。我们走，迪利塔。”
骑士和枢机卿走了，曾经绑架过自己的少年也走了，留下奥维莉亚独自一人颓然坐在地上，全然不

顾这是冰冷的地下。此时公主的脑海中一片混乱，究竟何去何从，究竟应该怎样？从小在修道院长大的少女此时也陷入绝望和迷茫之中，犹豫不定......

××××××××××

与此同时，拉姆萨也要面对严峻的挑战。
莱欧纳尔城堡后门看似缺乏守卫，实际伏兵众多。拉姆萨试图独自一人打开城门，却遇到了刚才受伤撤退的加夫加里安。
"拉姆萨，你想从这里走出去，必须打倒我，来吧！"
这一次两人的正面较量便只有这方寸之间，拉姆萨和暗剑士的剑刃都几乎能碰碰到对方的脸了。城门外部队被包围，拉姆萨知道自己必须在段时间内决出胜负，出去解决问题。否则面对众多伏兵，自己的队伍......
带着这样的想法，拉姆萨手中剑化道道白光，攻得暗剑士连连后退，不断格挡。
挡着挡着加夫加里安感觉似乎有什么问题不对劲，低头一看才发现，手上剑柄部分似有裂纹缓缓延开，顿时一个可怕的念头自暗剑士脑海中冒出。
"天！武器破坏！"
待到发现为时已晚，拉姆萨的剑将暗剑士手中武器断成两截，手中再无武器发挥暗剑术的加夫加里安想要逃走，却发现城门未开，自己真的陷入到绝境之中。
这一次拉姆萨也不打算留情，让加夫加里安活下去意味着更多人会死去。就算为了这种交换，拉姆萨也坚定了握剑的手。
厚厚的铠甲被利刃划开，年纪毕竟已大的加夫加里安受不了拉姆萨的一再重创，终于不支倒地。
拉姆萨并未乘胜追击，只是看着这位曾风云一时的北天骑士团名人叹息一声，等待他重伤自然死亡。
加夫加里安在地上不断挣扎，如同被他杀死的无数人死前。可惜此时只有一名金发少年，隔着重重城门观摩他的死亡。
时间静静流逝，暗剑士的呼吸终于停住。拉姆萨收回目光，一脚踹在城门开关上。
隆隆声中，城门缓缓落下！
城堡内几乎空无一人，只有枢机卿大人手持圣石站在大堂中央。面容依然慈悲的艾尔冯斯•德拉克劳。
拉姆萨看到这位权重之人，脚步顿时停下，他大概能想到这位秃头胖子的自信从何而来，因此所有人都未贸进。拉姆萨并不是路德维奇，他没忘这位枢机卿大人也是五十年战争期间的英雄。
"加夫加里安看来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强大......当然或许只是运气问题。总之你现在让人很惊讶，拉姆萨，你的贝沃尔夫血统果然不同凡响。"德拉克劳面对整齐的队伍，口出狂言，"我们不会再被你干涉了！我最后说一次，留下石头滚快，我则我将毫不怜惜地杀死你！"
"奥维莉亚公主在哪里？"拉姆萨显然更关心这个。
德拉克劳脸上尽是一片祥和之色："她已经不在这，已经被带去泽泰尼亚了。她最终选择了我们来帮助她，而不是你。"
"你撒谎！"
德拉克劳这等人物只有一个好处，就是面对何种指责都能无动于衷。枢机卿笑得依然敦厚祥和，言辞却一点也不含糊："公主殿下显然开始为自己考虑，她并不信任你，于是选择我们，毕竟我们能将她送上皇位。我看你也加入我们好了，你可以像你的大哥一样获得显赫地位，然后我们一起改造这个世界，你看如何？"
看着这个从头到尾都在伪善的枢机卿，拉姆萨脱口而出说出自己的心声："我从未想过要改变这世界！"
德拉克劳愣住了，一声荣华的他不理解年轻人的想法。
"我不希望有人因为某些所谓贵族的私欲痛苦死去！你以为真的有人可以主宰别人的生活吗？我不是那种愚蠢的人！"
德拉克劳愣住之后，随即大笑起来："你也拥有圣石吧？你知道那是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掌握绝对真理的力量吗？让我展示给你看吧！"
枢机卿掏出那块他号称毫无用处的圣石，炽烈的光焰自水晶中冉冉腾空，洒在圣堂每寸角落。一股肉眼可见的波纹在空中荡漾，拉姆萨不自觉地后退数步，不知该如何应对。

光芒越来越强，终于将所有人视野屏蔽。拉姆萨紧握剑柄，知道即将发生可怕情形。果然不久之后光芒淡去，一头肥硕巨大的怪物出现在拉姆萨面前！
"吃惊吗？"德拉克劳化身的怪物嗓音低沉，"用你们的生命让我兴奋一下吧！来，让我聆听你们的恐惧尖叫，还有痛苦哭泣！"
面对如此怪物，拉姆萨和阿格莉亚斯都有颤抖感觉。两人在颤抖中相视一眼，并未继续后退。
"真理不是强大，是正义！生命不是玩偶，是奇迹！"
拉姆萨高高跃起，跳上圣堂祭坛，一剑刺中怪物肩头。那怪物发出一声低沉嘶吼，手中不知名黑色液体喷涌而出，几乎要洒在拉姆萨身上。
"不动无明剑！"
阿格莉亚斯手中剑光闪动，道道剑光化作寒冰阵阵落在怪物身上。不净王发出一声痛嚎，伸向拉姆萨的巨爪转而招呼女圣骑士。
阿格莉亚斯想到公主就是被眼前这人出卖，心中愤怒终于找到发泄之处，正要举剑迎上。不净王背后的拉姆萨已一剑砍怪物肩头，一股黑血汩汩流出。
"圣光爆裂破！"
变身后的德拉克劳枢机卿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两人没有畏惧自己变化成的不净王，反倒迎头杀来，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强大。一轮轮猛攻之下，不净王肥硕的身躯不断后退，动作也开始迟缓。
拉姆萨并未放过穷途末路的不净王•究古雷因。随着两名骑士的合力强攻，不净王的黑色血液终于快要流不出来了。
拥有强大力量的不净王难以置信："我，我是不朽的......"说话间身体上已漏出缕缕光芒，仿佛圣石透过伤口照出。
"我，我不能死，我要等到它重生......"
这是德拉克劳枢机卿在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继而一道更强的光芒自天空中缓缓绽放，点亮了一场强烈的爆炸。
爆炸过后，只有一块完整的黄道十二宫圣石静静置在断垣残壁中。拉姆萨看着这块圣石心中充满矛盾：受到万民景仰的领主是个阴险的小人，可这件事说出去不会有人相信。杀死枢机卿的罪过将是面对无数异端审问官追杀。
唯一能做的大概只有追寻奥维莉亚下落这件事了，少年看着走近自己的阿格莉亚斯，心里这样想。下定决心的拉姆萨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玩偶，少年朝着自己的队伍挥手，果断又坚决。
"我们走！"

××××××××××

奥维莉亚的行踪并不隐秘，几日之后泽尔泰尼亚城堡之中，秉承皇家贵族血统的高尔塔纳公站在竭见礼堂里带领随从接见风尘仆仆赶来的迪利塔，正是这个人带来了高尔塔纳梦寐以求的奥维莉亚公主。
一名年长男子站在格尔塔纳公身旁群臣队伍中，这名男子目光锐利，神态威严，正是曾和天骑士巴尔巴尼斯齐名的南天骑士团团长西多法士•奥尔兰度，号称"雷神西多"的当世最强武者。
高尔塔纳公的身材和拉古公正成反比，略显肥胖的男子身穿华贵服饰，威严直慑人心。此时迪利塔刚进入竭见厅，他用目光扫过诸位大臣，目光在一个看似软弱的大臣身上停留片刻。
看自己已将气氛营造得接近完美，高尔塔纳沉默片刻后首先发问道："就是你救了奥维莉亚吗？"从这个贵族皇家继承人的口气中，丝毫不见他对公主殿下的尊敬。看到这等连伪善都懒得粉饰的人，迪利塔心中略为镇定，这样人的更容易对付。
"我是迪利塔•海拉尔，隶属于格里姆斯男爵的黑山羊骑士团，我接到男爵的命令营救公主，如今已完成任务！"
一个大臣在旁边喃喃自语："海拉尔？似乎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高尔塔纳毕竟是宫廷老狐狸了，很轻易地忽略了这个问题："格里姆斯在上个月镇压暴乱的战斗中死了......现在的黑山羊骑士团好像没头儿。那么公主殿下呢？"
一旦确信自己拥有优势，高尔塔纳的优雅谈吐也上来了，从直呼名字改成公主殿下。
一个大臣接道："正在睡梦之中......殿下吃了很多苦啊。"
西多法士•奥兰多仔细观察眼前的年轻人，也出言询问道："我听说你还带了一个俘虏？"

迪利塔挥手让人将俘虏带进来，这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年轻人貌似有诸多不满，只是身上无数伤痕让他不得不屈服在迪利塔的威严之下。
"快说，你为什么要绑架公主？"迪利塔站起来，走进那俘虏。
"为了阻止高尔塔纳公摄政......"
"是谁的命令？拉古公吗？"
"是高尔塔纳公亲信中的一人，他想要加入拉古公旗下。"青年男子不堪迪利塔的逼问，颤声答道。
此时一个大臣慌忙跳出，大声喊："道这怎么可能！你住嘴！"
高尔塔纳此时显示出一方领主威严，沉声喝止那名大臣："继续让他说！"
那名大臣沉默了，一双惶恐的眼睛盯着格尔塔纳，又不断飘向被捆绑的年轻人。这位大臣如此的眼神和慌张，让迪利塔嘴角轻扬一丝冷笑。
"快说！"
"说出来你会放过我吗？"
迪利塔仰头看了一眼高高在上的格尔塔纳，从领主的眼神中领会意思之后，低头喝道："好吧，我向你保证......你说出他是谁就行。"
那名囚犯顿时朝着刚跳出来的不安大臣喊道："就是他！格尔宛奴大臣！"
迪利塔立时逼近格尔宛奴，双眸冰冷严酷，气势骇人："是皇后收买了你吗？"
"荒唐，我什么都不知道！"
迪利塔没给格尔宛奴大臣更多机会分辨，一个箭步已至大臣面前。高尔塔纳众多手下中，只有武人身份的西多法士看见迪利塔出手瞬间。迪利塔只拔刀一记斜斩，格尔宛奴已惊呼着血溅红毯。
一刀斩杀格尔宛奴，迪利塔收起武器朝高尔塔纳致敬："反叛是机严重的罪行，请高尔塔纳公恕吾独专之罪！"
未等高尔塔纳公说话，迪利塔又进言道："高尔塔纳公阁下，如今当务之急应是派遣南天骑士团进驻首都！既然对方想要通过绑架公主的罪名让您退贤，我等也可先一步控制奥利纳斯王子和皇后，进而推举奥维莉亚公主为新皇！"
迪利塔所言真正击中高尔塔纳的，正是后追加这两句。以高尔塔纳的心机和运筹，怎可能不知权力斗争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己的致命弱点，倘若奥维莉亚公主落入拉古手中，自己大义上的名分岂不是荡然无存？
低头看这台阶下的年轻人，高尔塔纳公的眼中并没有年轻人无畏冷静的目光，却看到了权力和希望。唯一的翻盘机会，已不能犹豫！

时年值伊瓦利斯与邻邦奥达利亚五十年战争停战后第二年，原国王阿朵卡夏•欧姆多利亚之兄长达科仕马达•高尔塔纳忽然挥军闯入首都莱萨里亚，以阴谋绑架并企图杀害公主奥维莉亚•阿朵卡夏为罪名，将皇后鲁维莉亚•阿朵卡夏捉拿并囚禁。数日内迅速推举奥维莉亚公主为伊瓦利斯新皇，高尔塔纳自任摄政王。皇后兄长拉古公闻讯立即宣布，只有小王子奥利纳斯•阿朵卡夏才是王朝合法继承人，自己做为王子监护人才应是摄政王。随后拉古公以奥利纳斯王子之名率领北天骑士团进军囚禁皇后的贝斯拉要塞，企图救出被囚禁的皇后。高尔塔纳迅即以奥维莉亚公主之名排出南天骑士团誓死捍卫王权。
是年，曾同以狮子为标记在五十年战争期间捍卫国家的两支军队，开始为了各自领主的权力进行战争。黑白狮子旗飘扬的年代，史称"狮子战争"......

第三章 勇气

贝斯拉要塞位于伊瓦利斯中部，此时这里已被南天骑士团填满，高尔塔纳的众多幕僚和要员们聚在此处商讨形式。此时距狮子战争开战已有一段时间，面对战争无人轻松。曾被拉姆萨救过的艾尔姆多亚侯爵，南天骑士团长西多法士•奥尔兰度，加上高尔塔纳公的其他重臣等人全都聚集于此。
首先是一位大臣汇报战况："我军损失目前约两万人，对方也差不多，战争总计死亡士兵四万人左右。此外我军还有大约二十万的伤员。"
艾尔姆多亚侯爵亦显忧心："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目前税收毫无来源，领地食物短缺，我们库存已消耗过半......"
"拉古方面也面临同样问题，他的领地因为干旱少雨，农作物几乎毫无收成。"另一名官员说道。

南天骑士团长奥尔兰度终于发言："更严重的问题是动乱和饥荒，根据奥兰的报告，现在约有二十万难民正在朝首都莱萨里亚移动。"
"哈哈，很好！看来拉古即将面临很大的麻烦了……"此时竟然有人笑出声来。
奥尔兰度怒气顿发，大声喝斥道："这种事能开玩笑吗？我们也面临完全相通的状况！大量难民朝我们涌来，现在正是开始和谈的最好时机！"
听南天骑士团长说要和谈，高尔塔纳公不禁郁闷无比："我明白你的立场……但是，我们绝不能停止战争。增加百分之三十税收，确保谷物粮食的低价供应，同时也要密切关注难民状况。"
"拉古也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们不能谋求和平谈判吗？"奥尔兰度坚持道。
高尔塔纳对这位战功无数的骑士团团长真正发怒了，高声喝道："够了！没有和平的可能奥尔兰度！必须彻底打垮拉古！"
"国家的存在是因为人民吧？我们的存在难道没有人民支持就可以了吗？"奥尔兰度激动地站起来，高声反驳道，"五十年战争已经让农民经受太多痛苦了，再继续增加税收只能让他们绝望！前线的士兵同样因为粮食缺乏正在受苦，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都不能继续这场战争了！"
高尔塔纳闻言更是怒气勃发："精神上？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胆小鬼的？"
奥尔兰度没有被高尔塔纳的怒气吓倒，言辞更加激烈："五十年战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现在呢？现在我们为了什么？"
南天骑士团的团长在这种场合反复驳斥自己，让高尔塔纳更加恼怒："你是说这场战争没有正义可言了？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谈论这些神圣的东西了？这场战争就是为了我我们的人民，我们绝不能允许像拉古那样阴险的人霸占国家，领导人民！我们因此而战！"
这时有人来劝奥尔兰度："主公是对的啊团长，或许再没多久战争就结束了嘛！我们可不希望看到人称雷神西多的您变得软弱。"
"很快就能结束？怎样结束？你的乐观让自己眼盲吗？"奥尔兰度对那人高声喝道。
"你这是在侮辱我吗？"对方明知打不过奥尔兰度，也要装模作样强硬一番。
"够了！"高尔塔纳喝止双方，"奥尔兰度，我对你太失望了。这样下去你只会毁灭自己！"
"……"
见双方都重新坐下，高尔塔纳宣布道："我不想重复自己的话了。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人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马上离开。明白了吗？奥尔兰度阁下！"
南天骑士团的战前会议便在这般总结中落幕。随后爆发的首次会战就在首都附近的平原上。因两军实力相当，损失也都极其惨重。战局继而进入僵持阶段。
随后的会战频发，曾经闻名一时的"银发鬼"艾尔姆多亚侯爵也在战斗中意外身亡。
拉姆萨得知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

思度良久，拉姆萨认清了战争现实。既然迪利塔号称要改变时代，打算努力去做些什么，拉姆萨也不允许自己闲下。民众无力阻止战争，这命运的齿轮着实残酷。听闻迪利塔不久之前已接手黑山羊骑士团成为团长，皆因"救助公主有功"。拉姆萨知道自己从前好友又离目标近一步。只是经过德拉克劳枢机卿那件事之后，少年对教会和隐藏其中的更多事实开始怀疑。战争之外更可怕的存在……经过考虑，拉姆萨决意前往莱萨里亚，向二哥扎尔巴古述说当前复杂事态。
漫漫归乡路并不坎坷，经过几日颠簸，拉姆萨回到伊瓦利斯首都莱萨里亚。时值扎尔巴古去图书馆查阅典籍，拉姆萨顾不得等候和礼节，匆匆赶来。
拉姆萨进门时，风吹动图书馆内书页翻动，一派蓬勃气派景象。扎尔巴古置身其中，似毫无察觉依然低头看书。
"你来了，找地方坐吧。"
"我很吃惊你居然在这里而非前线，艾尔玛也在这里吗？"
扎尔巴古头也不抬继续看东西，没有回应。
"二哥，能不能阻止这场战争？"
"这是妄想。"圣骑士依未抬头。
"可是这场战争究竟有何意义？"拉姆萨说起这话题开始激动，"贝沃尔夫家世代肩负保卫人民的责任，而不是抢夺王位这种事！你看现在……"

“你什么都不明白！”扎尔巴古还未抬头，只是口气开始暴戾。
“你才不明白呢！这场战争是某些人暗中操纵的！”拉姆萨激动起来，开始不分场合说出事实，“有人正在利用拉古和高尔塔纳他们！”
扎尔巴古的头终于抬起，圣骑士目光中带着万分惊讶，直视拉姆萨：“利用？你在说什么？”
话说到这份上，拉姆萨也不做任何保留，直言道：“我知道得并不详细......但是戴茨达戈想要绑架公主嫁祸给高尔塔纳，有人却极力将公主送给高尔塔纳。如果当时公主被杀，恐怕高尔塔纳早被当作叛国贼被除掉了。”
“戴茨达戈计划了绑架案？”扎尔巴古啪地一声合上手中书本，一步步紧逼拉姆萨，“拉姆萨，你在指控自己的亲哥哥参与这种阴谋吗？”
“你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吗？”拉姆萨后退中不忘反问。
拉姆萨的言行让扎尔巴古暴跳如雷，圣骑士大声骂道：“你这个蠢货！你居然不相信自己的亲人吗？赶快滚，滚回伊古洛斯去！”
面对二哥的态度，拉姆萨冷静中也有慌乱：“你不相信我？”
“我怎么可能相信一个不尊敬大哥的混小子？我曾经非常照顾你，因为你也拥有一半的家族血统。现在看来我错了，你的另一半血统糟透了，你根本不配当贝沃尔夫家的人！”
两人争执已到定点，就要爆发，忽然门外有人闯进。一名骑士匆匆赶来，看了拉姆萨一眼后向扎尔巴古汇报道：“大人！前线报告雷神西多已率军队突破多克拉！”
扎尔巴古闻言大惊：“什么？我以为他们依然会退守贝斯拉要塞，看来我们必须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快去通知所有的均摊长官，我们会议室见！”
“遵命，大人！”
扎尔巴古头也不回地随骑士离去，看都不看留在房中的拉姆萨一眼。这让少年颇感无奈。原本计划再谈论一下德拉克劳主教和圣石的问题，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既然首都已没什么自己可做的事，拉姆萨决意悄悄离开。
从后门向外走出才几步，欢快的少女从背后追上。
“等一下，拉姆萨哥哥......”
“艾尔玛......”
艾尔玛比上一次看见时更美丽几分，脸上的神气表情让拉姆萨毫无办法。这个妹妹有多厉害，只有他最清楚。
“你想不跟我打招呼就走？”
“我只是讨厌说‘再见’......”
拉姆萨的话让少女一阵难过，艾尔玛微微垂头：“你不会再回来了，是吗？”这个问题如此尖锐，让少年不敢正面回答，也不敢直视妹妹的眼睛。
“迪利塔还活着，并且救走了公主。”
“什么？”拉姆萨的新话题成功让艾尔玛转移重点，“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拉姆萨低头认真沉思：“我一开始认为迪利塔是想要加入高尔塔纳那方面来对抗我们......但现在他似乎加入了更为复杂的势力里面，就是那些人阻止了杀害公主的计划。”
艾尔玛双手捧心：“戴茨达戈哥哥真的参与了绑架一事吗？”
拉姆萨沉重地点头：“是得......我确信他有自己的理由，但我并不知道原因。”
“那么蒂塔呢？”艾尔玛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忍不住问道，“蒂塔她......”
少年无奈地摇头：“蒂塔没有活过来......”他看着低头流出眼泪的妹妹，轻声说道：“艾尔玛，认真听我说。我不知道是谁隐藏在迪利塔背后，不过现在他很危险，这个人似乎想利用这场战争。”
“是说迪利塔背后的那些人吗？”
“我不知道......”
“你要和他们战斗？”
“......是吧。”
刚才还在哭泣的少女忽然停住啜泣，抬头用坚定的目光看着自己兄长。这种目光拉姆萨不止一次见到过，只是现在给他感觉不是很妙。
“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战斗。”艾尔玛语气坚决。
“......你在胡说什么？绝对不行！”拉姆萨慌了，战争绝不是闹着玩。

艾尔玛有她自己的理由："我必须亲自证明你所说的是真的。"
"不，不行！"拉姆萨依然拒绝，却预感到自己的说辞对妹妹似乎没什么用。果然才说完艾尔玛已过来抓住他的肩膀不住摇晃："我不想看到另一个蒂塔。"
"艾尔玛……"说起蒂塔，拉姆萨的口气不再那么坚决了。艾尔玛的双眸清澈干净，贝沃尔夫家族的幺女就这样静静看着自己的哥哥。风从两人之间吹过，少女的头发在空中荡出一片金黄，拉姆萨在这金黄色中感到了一丝温暖和安慰。
真让人开心，妹妹还是善良的……
拉姆萨看着艾尔玛坚决的眼神正要说些什么，一个声音忽然从远处传来："是拉姆萨•贝沃尔夫吗？"年长的老者带着数名骑士快步走到近前，拉姆萨看清了对方的服饰，心中猛然一沉。果然还未等拉姆萨肯定自己的判断，那老者已开口说道："我是异端审判官扎尔摩•路斯纳达。如今吾等将抓捕异教徒之汝，并施以异端审判！请服从吾等并随吾等离去，任何反抗都将受到神之惩罚！"
骑士们拉开架子包围拉姆萨和艾尔玛，这些人目露凶光，手持武器，看起来都并非善类。
"异端审判官？"拉姆萨一时间忘了自己做过什么，有些不解。
"哥哥，快走！"艾尔玛推了拉姆萨一把。
老头扎尔摩大声喝道："汝无处可逃！抓住这名异端，杀掉也可！"
"开什么玩笑！"
拉姆萨迅速出剑伤人，飞快逼近异端审判官扎尔摩。几名骑士尚未来得及动手，年老的异端审判官已被拉姆萨一剑伤了胸口，神职华服也被毁了一半。
扎尔摩见势不妙，发动转移魔法消失在空气中，留下一群骑士围攻拉姆萨："杀，杀死他！"
"没用的。"拉姆萨面对这些教会派来的骑士，亮出身经百战的架势。此时的少年已再无犹豫和迟疑，拉着妹妹艾尔玛倚墙而立，且战且退，没有人能成功伤到这兄妹二人。骑士们尝到围攻贝沃尔夫家族的两人的苦涩果实。
肃清敌人之后，拉姆萨终于理清事实："这些人应是教会派出的……冲着德拉克劳的事而来。难道这些人不知道黄道十二圣石的事吗？难道有人隐藏在迪利塔和格雷巴多斯教会背后……"
艾尔玛抓住拉姆萨句子中的关键，显出惊讶神色："圣石？你是说传说中的'黄道十二宫圣石'吗？它们真的存在？如果是真的，可能我还见过……"
"什么？在哪里？"
"那你答应带上我一起了吗？"
"不要说笑了！你没看见有多危险吗？我不能带着你一起。"
"哦……那我还是不告诉你我在哪里见过吧。"
拉姆萨急了，抓住妹妹肩膀哀求道："求求你告诉我吧……这不是游戏也不是玩笑，你可能会因此而死！"
艾尔玛任性又理智地甩开哥哥的手："现在说这些太晚了吧？刚才我已经和你这个异教徒一起对付教会的人了，现在我也是异教徒。戴茨达戈会不会因为顾全家族名声而除掉我呢……"
艾尔玛的分析不无道理，拉姆萨一时语塞想不到什么办法反驳，只能继续引导妹妹："这个……还是不行啊。你去向二哥扎尔巴古解释一下，然后请求教会宽恕。"
"我看到那个石头是在奥本诺斯修道院。没记错的话，石头上有处女座的标记。"
"处女座……不能让它落在教会的手上。真是太谢谢你了艾尔玛，现在你去找二哥扎尔巴古吧。"
艾尔玛狡猾地眨眨眼睛："是哦……你怎么去奥本诺斯呢异教徒先生？在教会势力范围内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拉姆萨瞬间发现自己上了妹妹的当。
"还是需要我吧？嘿嘿，带上我吧。"
"……真是被你打败了。但是只能到奥本诺斯，到了那里你就必须回来。"
"成交！"

××××××××××

有了艾尔玛的帮助，前往奥本诺斯修道院的路变得轻松许多。拉姆萨对这个地方和艾尔玛一样熟悉，就是在这里少年再次见到了往日挚友，也是在这里，公主奥维莉亚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重回奥本诺斯，拉姆萨却发现气氛大为不对。修道院地下图书馆的大门敞开，一股淡淡血腥味道在

空气中弥散，拉姆萨和艾尔玛跑进图书馆，发现重伤倒地的神甫西蒙和满地尸体。
"西蒙！西蒙先生！"
艾尔玛跑过去查看老神甫的伤势，西蒙似乎受伤很重，但神智仍清醒。听到艾尔玛的呼唤神甫慢慢睁开眼睛："艾尔玛......你，你怎么......在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
西蒙喘了一口气，说话依然不连贯："这里......太危险了......快逃......他们是为了......处女的......黄道圣石而来......"
"果然！"拉姆萨站起来，遥望地下入口，"艾尔玛是对的。"
"那可圣石是皇家世代流传的宝物......当奥维莉亚公主来这里生活的时候，他们把圣石一并带来做为皇家身份的证明。"
"他们是谁？现在是谁要抢石头？"拉姆萨隐约觉得这才是战争背后的真正阴影。
西蒙看了一眼拉姆萨："你就是艾尔玛的哥哥拉姆萨吗......不要深入这件事了，你会被杀的......"
拉姆萨听见地下室内隐约有声音传来，证明那里确实有人在查找圣石下落。少年对西蒙神甫的警告毫不在意："我现在已经是教会通缉的'异教徒'了，正是因为圣石的原因......请你快告诉我，到底幕后的是些什么人？"
西蒙此时说话已比刚才连贯，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回答拉姆萨道："教皇和他的教派试图恢复他们的地位和权力。首先，他们先利用战争消耗拉古和高尔塔纳的军事力量，一旦战争开始，消耗的将不止是这两个领主的实力，也是整个伊瓦利斯帝国的实力。"
"为何还要收集黄道十二宫圣石？为了重现黄道十二勇者传说吗？"
"当然......那是为了获得民众的信任。"
拉姆萨低声说道："据我所知，德拉克劳枢机卿已因圣石的力量堕落，成为传说中魔王卢卡维的仆从。这些所谓的圣石是必须被毁灭的邪恶力量！"
神甫西蒙看着拉姆萨的目光中透出丝丝欣慰："你和你的哥哥们完全不同......简直和你父亲巴尔巴尼斯公一样。或许......你能毁灭他们的......野心......"话还没说完，因伤势过重西蒙已昏死过去。
拉姆萨低头查看了一下西蒙伤势，旋即面向地下室入口的大门道："艾尔玛，你留在这里照顾西蒙，我下去追那些人。"
"我要和你一起去。"
"不能留下西蒙一个人在这里！你们赶快找个地方藏起来吧。"拉姆萨劝妹妹。
看看已经昏迷过去的西蒙，艾尔玛知道自己也有责任："好吧，你们小心。"
拉姆萨掏出怀中的天蝎座黄道圣石交给艾尔玛，沉重的水晶让少女差点没端住。拉姆萨交代妹妹："小心拿着这东西，如果我没回来，一定要把它扔到大海里去，知道了吗？"
艾尔玛拿着圣石有些伤心："真难过......不能帮多帮你一点。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是个男孩......"
拉姆萨摩挲妹妹的秀发，语气无限温柔："别傻了，你现在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呀。"
"哥哥......"
拉姆萨也想多跟妹妹说几句话，但时间明显不够，他拍拍妹妹肩膀吩咐道："照顾好西蒙。"转身钻入地下图书馆的更深层入口。
拉姆萨未曾想过奥本诺斯修道院地下竟有如此宏伟建筑，深深的图书馆似与这朴素修道院不符。拉姆萨觉得教会似乎隐藏更多秘密，自己正一步一步接近真实。
深入地下图书馆不久，拉姆萨发现来者竟是教会神殿骑士，带队的骑士自称名为伊兹路德•汀杰尔，帅气的年轻人。
"没有想到你居然在这里，异教徒拉姆萨！把圣石交给我们！"
"为何不把你的交给我们呢？"拉姆萨守住出口，拔出武器，"这样你们就能活着出去了。"
伊兹路德隔着书架高声喝道："为什么一定要忤逆神圣的教会？做为贝沃尔夫家族的成员，你也违抗自己兄长的命令，你到底为何会这么做？"
"正因为我是贝沃尔夫家族的后代，我才反对他们！"拉姆萨回答响亮，"这个名字不应成为私人争名夺利的工具，而是为了维护正义！我父亲是为了阻止敌国侵略保卫人民而战。贝沃尔夫从来不会为了所谓皇室而战，只会遵循高贵的正义与荣誉！"
神殿骑士脸上露出笑容："很好，那么我们应当携手同战才是！我们的理想如此相同。拉姆萨啊，格雷巴多斯教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这是圣阿乔拉所提倡的世界，是一个'神'的世

界。你知道吗？人们从来也不信任皇室和贵族，而我们正为伊瓦利斯国家的未来战斗！”
拉姆萨此时已非懵懂少年，他仰头反问道：“挑起战争的是你们教会，战争也是神所希望的吗？”
伊兹路德并不在意这话题：“变革总有牺牲！衰败颓废的皇室和权贵要付出代价，这是为了人民！现在为了人民加入我们吧，就像你的朋友迪利塔那样。”
“听起来还不错，尤其是你以人民为借口的时候……但是你们真正想的不过是拥有恶魔的力量，以此建立军队控制民众而已。”拉姆萨经过德拉克劳一役之后，再也无法对教会产生任何信任。
“恶魔的力量？这些石头是圣石，是神圣的！我们要利用神的力量来保护人民，怎么可能是恶魔？”
拉姆萨摇头：“你知道德拉克劳枢机卿堕落成恶魔卢卡维仆从的事吗？如果那还不是恶魔的力量，我也不知那是什么。”
“分明是你抢走圣石杀了枢机卿大人，你在胡说！”
谈话到此为止，双方再次兵戈相见。神殿骑士据说十分强大，此次一见之下竟也不过如此。拉姆萨很快逼得伊兹路德退无可退，眼见战斗就要收尾，神殿骑士忽然祭起一个转移魔法，瞬间消失于拉姆萨面前。
“不好！”
拉姆萨想到一楼还有妹妹在，立即回到地面一层。
“放开我！”
伊兹路德果然抓着艾尔玛离开了，拉姆萨终于明白教会这种转移魔法距离不远。眼见妹妹被神殿骑士抓走，拉姆萨快步追去。
神殿骑士竟有援兵，一个拉姆萨绝对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众人面前，拦住拉姆萨面前。这人带着许多回忆，让人无比意外。
“在这里，拉姆萨你的对手将是我！你与教会为敌，必将毁灭你自己！我也可以祭慰米路达的在天之灵了！”
前骸旅团团长维格拉夫身穿神殿骑士的重铠出现在拉姆萨面前，这个变故让金发少年震惊不已。
“维格拉夫，你居然还活着！”
“不行吗？”
“你成了教会的走狗，你的信念呢？你被弃它们了吗？”
面对拉姆萨的质问，维格拉夫侃侃而谈：“可笑，你怎明白实践梦想有多困难……拉姆萨，无论你的信念如何伟大，不能实现还不是狗屁？如果实现才是最重要的！力量，强大的力量是这个世界生存的准则之一。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没有力量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你说我是肮脏的走狗？说吧，你可以蔑视我，但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胜利者。我将不会再动摇了！”
拉姆萨举剑猛劈过去：“是吗？”
拉姆萨此时心中只有妹妹艾尔玛的安危，手中剑锋坚定又锐利。此一别两人各自走过千山万水，少年也想确信自己是否真有实力对抗神殿骑士。
剑锋交错，银光四射。拉姆萨不断逼近维格拉夫，几乎将神殿骑士斩杀当场。
“不能在这里……我是黄道十二勇士的一员，我不能……”
维格拉夫信奉力量的同时也开始变得怯弱，眼见实力不如拉姆萨转身便走。拉姆萨追到教堂外的空地上，却看见伊兹路德带着昏迷的艾尔玛匆匆离去。
“维格拉夫，你没事吧？”
“我没事，你快走。”
伊兹路德见势不妙，留下维格拉夫独自飞奔而去。剩下被拉姆萨伤得虚弱的维格拉夫一人拦住拉姆萨去路。
“我不能这样就去见米路达，我不想死……”
一颗圣石自骸旅团团长胸口滑落地面，瞬间绽放湛蓝光芒。拉姆萨意识到有些事要发生，后退了一步没有逼近。那被维格拉夫求生意志激发的圣石冉冉升空，一个飘渺的声音在空中若有若无回荡。
“神圣之石的持有者，向吾许下愿望吧……”
维格拉夫猛然抬头，注视空中光波流转的圣石：“这就是圣石的秘密？”
“垂死的愤怒与不甘，唤醒吾之奇迹，现在许下汝之愿望……”
“不要！不要唤起它的力量！”
“救我！”维格拉夫毫不犹豫，完全不顾拉姆萨的阻拦。

一阵白光撕裂众人视野，圣石光芒汇入维格拉夫体内。维格拉夫在白光萦绕下不断膨胀变形，一如当初德拉克劳唤醒圣石的模样。
白光过后，青白色皮肤的怪物呈现世人面前。双角巨大的羊头怪物站在拉姆萨面前，声音激动又畅快。
"这就是圣石的力量，多么伟大多么让人激动！不仅是力量，还有数个世纪的知识在我脑海中翻滚。以后再见吧，拉姆萨！"
拉姆萨还未来得及阻拦，白羊座圣石幻化之怪物已狂笑消失。留下少年独自一人紧握剑柄站在教堂门口不知所措。
"这是......"
一个颤抖的声音自背后传来，将不知所措的少年拉回现实。拉姆萨转身看到西蒙颤抖着走出教堂，赶忙冲过去扶住老人。
"西蒙......你还好吗？"
重伤的神甫从怀中掏出一本厚厚典籍，交给拉姆萨："拿着这个......《盖尔摩尼克圣典》。"
"这是什么？"
"是圣阿乔拉的信徒所写......曾一度流失......我在地下图书馆里发现了它......上面记录了关于黄道十二宫勇士传说的全部细节......"
"不要再多说了，你在流血！"
"没关系，我是个罪人......我早就知道教会的阴谋，却什么都没说......仔细看看这本书吧，粉碎他们的阴谋，救回艾尔玛......"
说出自己的愿望，西蒙眼中光辉渐渐黯淡下去："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拉姆萨，你真的是和巴尔巴尼斯年时一模一样啊......"
老神甫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拉姆萨抱着这位曾经知道教会阴谋的老者，浑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局面让自己如此被动，尤其妹妹被抓走，接下来的线索应当如何？埋葬了西蒙之后，拉姆萨下意识去人物混杂的贸易都市多尔塔寻找线索。
多尔塔正在下雨，一名神秘的术士在雨中找到拉姆萨，告知了少年若想救回自己妹妹，必须带着那本所谓的《盖尔摩尼克圣典》赶到冯伯汉姆领的里奥冯斯城。此时拉姆萨才意识到，西蒙给了自己一件多么重要的东西。传达讯息之后，那名术士立即离开了，留下拉姆萨一人在雨中发呆。
看来自己应该好好读一读这本所谓的圣典。
《盖尔摩尼克圣典》所存年代相当久远，作者是圣者阿乔拉的第十三门徒盖尔摩尼克。这位第十三使徒在传说中是出卖了圣者阿乔拉的人，他写的书居然保存至今，这让拉姆萨大为惊奇，好奇心也更为强烈。
历史和真实往往完全不同，拉姆萨看到这本十三使徒写成的默示录之后，竟然看到一个和传统传说截然不同的版本。
伊瓦利斯历史上的黄道十二宫勇者传说乃是说上古时代一位野心家召唤出魔神力量，却反被杀害后，出现十二名以黄道十二星座为标记的勇者，以神圣力量击败恶魔。自此黄道十二勇士传说流传民间，成为伊瓦利斯最古老的传说之一。而格雷巴多斯教世代传诵的圣者阿乔拉故事中，传说这位神之子年少时以预言使人们避免瘟疫，为人民尊崇。成年恰逢后伊瓦利斯的统治者召唤恶魔，民间盛传圣阿乔拉将收集十二颗黄道圣石击败恶魔，随后这传说真得以实现。
战胜恶魔后的圣阿乔拉及其追随者引起当权者的恐慌，为大国神圣帝国尤多拉和当时的教派所围剿。加上第十三使徒盖尔摩尼克的出卖，最终被抓获并处决。但因为圣阿乔拉是神之子，他的死触怒了天神，降下神罚毁灭了神圣帝国尤多拉和当时第一大教派。圣阿乔拉的灵魂则送往天国，成为真正的神之一员......
与教会传说相反，《盖尔摩尼克圣典》所描绘的圣阿乔拉则是一个普通人类，不仅拥有人之常欲，甚至还是一个爱好安逸和平的人。其所创立的新兴宗教格雷巴多斯教也并非完全出于正常考虑，而是做为敌国间谍搜集情报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才被剿灭。圣阿乔拉确实曾经试图搜集黄道十二宫圣石。而号称出卖了圣阿乔拉的十三使徒盖尔摩尼克其实是尤多拉帝国派往调查阿乔拉的间谍。唯一与格雷巴多斯圣典中一致的描述是，后来古代的姆罗德地区确实在阿乔拉死后因为巨大的自然灾害沉入海底，这也是历史上的重大疑点。
这本由盖尔摩尼克撰写的圣典在窥见教会部分真面目的拉姆萨看来具有一定真实性，历史也许并非

都会留下真实的痕迹，唯有勇气与信念才能探求真实。如今拉姆萨终于知道了恶魔竟也跟教会有关，他不禁更加担忧妹妹的处境，也开始担心这世界的未来。
遥望远方，少年收起圣典继续前进。勇气之路自此踏开。

××××××××××

成为废墟的教堂是五十年战争期间产物，泽尔泰尼亚地区曾是两国战争争夺的重点，如今这里再受战火侵袭，人迹稀少，只有一位华服女孩坐在废墟一旁草地上，双手环膝，脸上犹有泪痕。
迪利塔找到这里的时候，如今已该被称为女王的奥维莉亚正擦去脸上泪迹。迪利塔看见女王，紧绷的脸略有轻松："原来你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到处找你。你这是怎么了？哦......对不起我失礼了，我不该对一位女王用这种口气说话。"
奥维莉亚低头小声反驳道："不要这样......"
"我最崇高的女王陛下......"迪利塔故作恭敬地弯腰鞠躬道，"托您的福我才......"
奥维莉亚虚弱地抗议道："我说......请你不要这样。"
大概是从奥维莉亚身上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影子，迪利塔终于低头认真道歉："对不起，我道歉......"
已是女王的奥维莉亚并不愿意正视迪利塔的揶揄，将头低的更深："你现在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你知道我并不是奥维莉亚，我对你已经没有价值。我甚至没有什么意义继续活下去......"
"是的......你不是奥维莉亚，甚至你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名字和身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贵族还是平民。"迪利塔并不否认这些。
"那么我这些年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为了成为一个替代品吗？真是讽刺......一个人安静生活在修道院的时候，我经常想身为公主为什么要过那样的生活。那时我总认为自己多受一点苦就能让伊瓦利斯和平，就完全值得了......现在看来这些悲伤和孤独的经历则完全是一场幻梦......"
听到这般表述，沉默半晌之后迪利塔在公主身边坐下。
"你和我有相似的经历......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不幸生活，被人利用......那些人还假惺惺地跟我说'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回报'，都是一派胡言！只有那些上位者才有可能得到回报，甚至不用付出什么，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法则......大多数人不得不老实遵守，甚至毫无怨言。"
奥维莉亚抬起头，凝视身边的男子。
迪利塔语气一转，声音陡然高亢："可是休想让我也屈服于这一切！我绝不会再成为旁人的玩偶，我要利用他们！每一个曾经利用过我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
奥维莉亚看得出这名骑士心中也有无限痛苦，忍不住问道："你打算做什么？"
迪利塔伸出双手，轻轻扶在公主肩膀，凝视公主双眸："相信我，奥维莉亚，我将简历一个符合你想法的国家！我将让你的生命发出夺目光辉，我将守护你到永远！所以请不要再继续哭泣了，好吗？"
奥维莉亚愣住了，片刻之后轻声问道："我可以信任你吗？真的可以吗？"
迪利塔用力点头："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以我死去的妹妹蒂塔之名起誓......所以，请不要再哭了......"
出生至今颠沛流离的奥维莉亚首次见到真心关爱自己的人，少女望着迪利塔的认真，心中充满矛盾。一切矛盾在迪利塔以自己死去妹妹名义起誓的瞬间飞速崩解。奥维莉亚生平首次能够找到一个温柔又强大的人依靠，这种感觉让她不由自主投入迪利塔的怀中。
"哭吧，尽情的哭吧......也许你还能哭，而我的眼泪早已流干......"
迪利塔抱着如今的女王陛下，静静凝望远方，不知此时拉姆萨是否跟自己一样在遥望未来？
给我勇气吧，蒂塔，让我继续努力走下去......

××××××××××

拉姆萨的运气并不太好，也不算太坏，离开莱萨里亚北上之后就遇到南天骑士团围剿逃兵的行动。这场意外的战斗让拉姆萨遇到了奥尔兰度的义子奥兰•杜莱。这个占星术士看上去和拉姆萨一样并不喜欢这场战争。两人没有因狮子战争的缘故战斗，倒让人欣慰。
"战争看似永无完结之时......"占星术士奥兰•杜莱对拉姆萨说，"你的哥哥们还用剑指着我们，所以和平绝无可能。"

拉姆萨摇头否定了奥兰•杜莱的说法："战争并非拉古和高尔塔纳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些全都在另一股势力操纵之下，他们才是真正的敌人。如果你能见到南天骑士团的奥尔兰度先生，请转告他。"
"为什么是奥尔兰度？"奥兰•杜莱很奇怪白狮子方的人竟要传话给义父。
"我父亲曾经说过，他是父亲唯一的挚友......"
"明白了，我会切实转告义父的。"
拉姆萨大感意外："你相信我的话？"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何要搜集黄道十二圣石......如果是为了人民，我不会干涉。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想义父也不会答应。他将以雷神西多的名义击败他们。"
拉姆萨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并不简单："你知道教皇的计划吗？"
"一点点，但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还会继续追查下去......或许你知道的更多一些。"
"如果有确实的证据，可以停止战争吗？"拉姆萨瞬间天真了一下。
奥兰•杜莱惊道："你已经有确实的证据了吗？"
"盖尔摩尼克的默示......"拉姆萨忽然想到，这东西教会必然不会承认，天真的热情顿时冷下来，"不，还没找到哦啊。"
奥兰•杜莱也不相信拉姆萨已经获得教会阴谋的证据，没有追问只是挥手离去。
"你不是孤军奋战的，拉姆萨。没有人知道战争会否停止，但我将是你的朋友！"
两人在暮色中挥别，却不知已为将来的重逢打下重重伏笔。
辞别占星术士之后，拉姆萨遇到了一次意外的袭击。
在要塞城市的住宅区父亲，拉姆萨被一群暗杀集团的人团团包围。其中赫然有那个曾经吐露过自己妹妹行踪的术士。这名术士年纪不大，手段却让人惊讶。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拥有超过神殿骑士的实力罢了。"天冥士玛拉柯•伽尔忒纳哈对拉姆萨高喊："异教徒，你的终点就是这里！"
此时出现了让人意外的状况，一名暗杀队伍中打扮与天冥士相似的少女忽然尖叫一声"救命"，开始朝拉姆萨这边猛跑过来。
拉姆萨犹豫了一下，冲过去拉住少女，一剑斩杀妄图刺伤自己的忍者。"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寻找艾尔玛！"少年心中如此笃定，勇气是他最强的武器。
天冥士的妹妹是天道士，玛拉柯的力量虽然独特，却也只是和自己的妹妹拉珐平手而已。对上拉姆萨这等经历过无数战争考验的强者依然不能获得怎样的优势，片刻之后暗杀队伍只剩天冥士一人独撑局面。
"可恶！"撂下一两句狠话，玛拉柯转身逃走。
敌人退走，拉姆萨带着拉珐来到僻静角落，询问详细的情况，这位天冥士的妹妹对拉姆萨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和哥哥的身份。两人都是伊瓦利斯北部冯伯汉姆领主盖尔卡拉尼斯•巴林顿大公麾下的暗杀者者。这位号称武器王的巴林顿大公是个秘密拥兵，试图在乱世里寻些机会的人。
显然巴林顿的目标也是皇冠，训练暗杀部队也是出此考虑。拉姆萨觉得眼下势力更加混乱，千头万绪中似乎隐约能见到黑幕背后的蠢蠢身影。只是要怎样才能揪出这黑影，又怎样才能救回妹妹？拉姆萨找不到答案。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拉姆萨问眼前的姑娘，"我必须赶去里奥冯斯城救我妹妹，你呢？"
"我要去救哥哥......"
"你们怎么会为巴林顿做事的？"
拉珐身体颤抖了一下，似在回忆往昔往事，神情之中有愤怒和痛苦："我们都是五十年战争期间的孤儿，巴林顿一手杀害了我们的家人，又收养了我们。最初我还很敬仰他......"
"我听说巴林顿在战时建造孤儿院培养杀手，看来此事不假。"
"还有更可怕的......"拉珐闭上眼睛，浑身因激动而颤抖，"杀死我们全部家族的人，留下我和哥哥被他利用......还有......他是个禽兽......"
拉姆萨听出了一丝阴暗的味道，正要说些什么，忽然黑暗中传来一声咒骂："听着拉姆萨，赶快去里奥冯斯城，否则你妹妹就没救了！"原来声音竟从一只青蛙口中发出，似是魔法操纵的一种。
"你敢碰艾尔玛一根头发试试！"拉姆萨怒气勃发。
"拉珐你也要来，否则拉姆萨的妹妹一定会死！"
"可是......"

"我没有跟你们商量，这是命令！"传话结束后，那青蛙化成一缕烟雾消散于夜色中。
拉姆萨和拉珐对视一眼，两人连夜出城。

××××××××××

拉姆萨和拉珐抵达里奥冯斯城之际，冯伯汉姆地区的领域盖尔卡拉尼斯•巴林顿正在自己府邸接见一批人。这些人身穿重铠，面色倨傲凝重，竟是神殿骑士团的沃玛鲁夫和维格拉夫等人。双方气氛并不融洽，尤其巴林顿大公的态度恶劣，似乎极轻视眼前的神殿骑士。
"各位光临这里，喜欢这里吗？这里的每一分设计都为战争而生，比起那些华美的城堡强多了......话说现在伊瓦利斯强者为王......"
"说重点吧。"沃玛鲁夫看不惯这胖子自我吹捧，打断道。
"看来你们相当急躁。"巴林顿充满自信地起身，"那么咱们开诚布公好了，可以合作吗？"
"什么意思？"
"如我所说，强者为王。现在最有实力的难道是南天骑士团和北田骑士团吗？都不是吧，应该是神殿骑士团的你们才对，你们握有圣石力量......"
巴林顿的话让沃玛鲁夫心头一震，没想到这看似愚蠢的领主竟也知道秘密？
"圣石含有巨大魔法力量，根据古老传说所言，古代姆罗德城的陷落跟它们有关......"
沃玛鲁夫大笑："哈哈......想不到您这样的领主也会对传说有兴趣。"
"你是说你不相信这些？"巴林顿笑眯眯看着神殿骑士团长，"据说德拉克劳枢机卿的死就跟这些石头有关嘛。"
"死于疾病的枢机卿大人啊......"沃玛鲁夫忍耐着继续打哈哈。
巴林顿步步紧逼："哦？那么你们为什么执着于贝沃尔夫家的小儿子？指着他是'异教徒'。"
"我们神殿骑士从不过问异端审判的事。"
巴林顿这次没给沃玛鲁夫留面子："你是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算了，我们帮你努力回忆吧......叫玛拉柯进来！"
巴林顿喊来的玛拉柯还带着一人，竟是奥本诺斯修道院一战中挟持艾尔玛逃走的神殿骑士伊兹路德。
伊兹路德脸色沮丧，看见沃玛鲁夫一躬到地："对不起，父亲......"
沃玛鲁夫知道事情已无可抵赖，冲过去挥手一掌将儿子打跪地上："没用的东西！"
此时有人进来汇报拉姆萨等人入侵城堡，巴林顿挥手让玛拉柯前去对抗，自己则继续跟神殿骑士谈判。
"你到底想要什么？"沃玛鲁夫的耐心几乎到了极点。
"我说过了，我想要帮助你们。"巴林顿以为形势尽在掌握，好整以暇地坐下，一副胜利者姿态。
"如果我拒绝呢？"神殿骑士团长终于开始失去耐心。
巴林顿眯起眼睛："那么我就揭露教会的阴谋行径，你看如何？"
"你拥有圣石也无法证明什么。"
"是啊......"巴林顿密切注视眼前的男子，"如果加上那本盖尔摩尼克留下来的羊皮书呢？不管拉古，高尔塔纳还是帝国的那些老不死们恐怕都会有兴趣吧......"
"那东西在哪？"沃玛鲁夫双眼紧紧盯着巴林顿。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巴林顿的藐视举动彻底让沃玛鲁夫愤怒，神殿骑士团长回首吩咐维格拉夫道："去，出去，跟在刚才那个巫师后面，我要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巴林顿没想到如此局势下沃玛鲁夫仍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由怒气上升："不要轻举妄动！别想怎么样！局势可对你们不利！"
沃玛鲁夫看着维格拉夫匆匆离去，猛然逼近巴林顿大公："局势？你以为像你这样软弱的人类能干什么？"
沃玛鲁夫的话有些奇怪，跪在一旁的伊兹路德觉得有些惊慌，正要询问，却见空中凭空掠过几道闪电，房间光线也渐渐黯淡。
巴林顿也感觉到不妙，转身从背后的窗口跳出，同时召来一群士兵包围沃玛鲁夫等人。"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神殿骑士团长脸色凛然："想要动武？很好，我来亲自给你们展示圣石的力量......"

下一个瞬间，死亡的惨叫自房间内响起！

××××××××××

天冥士和天道士兄妹两人再次相逢，也再次摆开战斗姿势。拉姆萨站在拉珐背后，看到这对兄妹便能想起自己的妹妹，这种想念让他心急如焚。
“玛拉柯，停止这一切吧，我们一起离开！”拉珐依旧试图劝走兄长，换来的却是玛拉柯的大声反驳。
“你也知道我们平时怎么对付背叛者！你将会和你的新朋友一起走向灭亡！就算你要逃走，也是过着躲避追杀的悲惨生活，我可不想那样！大公已经向我承诺过，这次工作完毕，我们就可以自由了！”
“你相信那个人？你知道那只是谎言！如果我们现在不走，一辈子都会继续是他的奴隶！”
“我相信大公！只要杀了这个人拿走圣典，就能够获得自由！”
拉姆萨看着这个试图杀死自己的人，心中依然只想着一件事：“艾尔玛在哪里？”
“我知道你担心她。”玛拉柯冷笑，“把书给我，我就放了你们所有人！”
拉姆萨有些动摇，身边的拉珐却阻止他道：“别相信他。巴林顿拿到他想要的东西后会毫不犹豫杀掉你我的，绝对不能把想要的东西给他，这样他们也不敢动你妹妹！”
兄么之间太过熟悉让玛拉柯无法再向拉姆萨承诺什么，双方只有开战一途。拉姆萨早已熟悉天冥士的那一套，再也不会中招。这一战毫无悬念，拉姆萨又一次将玛拉柯逼到死角。
看到身边拉珐的哀求目光，拉姆萨心中一软，没有追杀下去，反倒放了一条生路给玛拉柯。天冥士也不领情，转身便走。
妹妹天道士追着兄长身影跑入城中，门口又留下拉姆萨一人思考如何寻找妹妹。忽然城堡内电闪雷鸣，没多久跑出一名浑身浴血的骑士。那骑士的脸因恐怖扭曲，大声呼喊着“怪物”之类的词，显是受了强烈刺激。
拉姆萨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飞步向城堡里冲去。
“千万不要出事，求求你了妹妹……”
少年这样祈祷，虽然那个神已不再是他心中的神。

拉姆萨的运气实在不太好，没有找到妹妹，却因为狭路相逢碰到维格拉夫。自从上次在教堂外落败之后，维格拉夫似乎又强大不少，两人一见面，拉姆萨也知道自己不拔剑绝无可能了。
“又见面了，拉姆萨。”维格拉夫端起自己手中的骑士剑，“来吧，我们来打一场。”端起骑士剑的维格拉夫发现拉姆萨只是静静望向自己，顿觉自尊心受到侮辱：“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真可怜……”拉姆萨拿着武器慢慢靠近维格拉夫，“为了复仇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恶魔之王卢卡维，如果米路达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复仇？”维格拉夫狂笑道，“现在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复仇了，我还要让这个世界以混乱和恐惧为终结。不过这都无所谓了，拉姆萨，现在让我来亲手解决你！”
“这石头是恶魔的石头……”拉姆萨恨恨地说，“什么黄道十二勇者，都是谎言！”
“对啊，神的奇迹之类都是谎言，是政府和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地位伪造的故事！”维格拉夫带着一腔不满高声喊道，“你没有理由谴责那些创造奇迹的人，因为人们总是软弱到希望有‘奇迹’发生。无止境的抱怨，散漫的懒惰……这些就是民众的真实一面！政府不过是复位他们不安全感罢了，只是这样民众就很满足，这些人满足于被利用。‘神’不过是他们精神依恋罢了，然后他们就可以不用付出任何努力，什么事都等到神来帮助他们。”
“你不也在依赖所谓的‘奇迹’吗？”拉姆萨一语直中维格拉夫要害，“你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你这个软弱的人！”
“少废话，那是因为人类不可靠！”维格拉夫持剑冲上。
两人第三次交锋就此展开。拉姆萨手中武器幻化成道道银光，瞬间扑灭维格拉夫妄图近战的愿望。维格拉夫虽然强悍，对拉姆萨的剑仍有一定惧怕心里。拉姆萨正是出于这等考虑，几个迂回招数之后，一剑将维格拉夫砍翻在地。这是拉姆萨第三次打败维格拉夫，仍毫无悬念。
维格拉夫发现不妙，手持圣石迅速逃走了，没逃多远就转身停住脚步。
“你又要逃走吗维格拉夫！”
“我们还是来做个了结吧……”维格拉夫掏出圣石，这个动作让拉姆萨心中悚然一惊。曾如此熟悉这

个动作。
圣石力量瞬间发动，阵阵波纹在空中荡漾，恶魔的身躯于光辉中现身。这是白羊座的恶魔仆从，除了声音依仍是维格拉夫之外，它已和人类没有一丝关联。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实在不好意思了，让您久候。"维格拉夫的声音中带着优越，魔神随即又召唤出无数下等仆从。
拉姆萨回头看了一眼跟自己一同进入城堡的同伴，深吸气率先迎面而去。
"来吧，维格拉夫，和你的失去的信念一起走向毁灭吧！"
维格拉夫怎也没想到，拉姆萨早已与魔神交过手，自己无论怎样召唤下等仆从，又或袭击拉姆萨等人，都未能产生任何效果。金发少年在挪腾闪避之间，双眼始终毫无畏惧，这与维格拉夫期待的人人心中充满恐惧相去甚远。
维格拉夫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样充满勇气？"
"不需要有改变世界的心。"拉姆萨一剑次入白羊座魔神体内，冷静地回答，"只要有爱就有勇气，你已经不会明白了。"
同样身为圣石拥有者的拉姆萨似拥有神奇力量，武器刺入恶魔体内发出道道波纹。白羊座的魔神低头审视自己身上伤口，满脸难以置信。
"他们......只是普通的......人类......"
一道绚烂光华闪过，瞬间化成灰烬的恶魔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块白羊座圣石。拉姆萨弯腰捡起圣石，并没有说话。身后的同伴们却更觉得跟随拉姆萨乃是正确选择，这少年有让人钦佩的勇气和打败恶魔的实力。

××××××××××

城堡中被禁锢的艾尔玛知道兄长会来解救自己，牢房里已没没什么看守，牢房外隐隐传来惨烈的呼喊声和兵戈交锋之声。惨叫声从隐隐约约扩大至此起彼伏，让艾尔玛觉得恐惧。
哥哥已经凄厉到如此地步了吗？少女心存疑问，正要靠近门口听个仔细，牢房大门被撞开，一名受伤骑士冲进牢房。
骑士身上伤口巨大，血液汩汩流出，艾尔玛还未抓住骑士的手说些什么，骑士已对少女喊道：
"有......有怪物......快跑吧......太危险了......"
重伤骑士不及艾尔玛给自己包扎伤口，歪头死去。艾尔玛将骑士尸体在地上摆正，侧耳倾听门外惨叫声的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奔逃走。
巴林顿府邸地牢出来即是大堂，艾尔玛经过大堂遇到重伤的伊兹路德。神殿骑士正靠在墙壁一侧痛苦喘息。
"你还好吧？"艾尔玛并不恨这绑架自己的神殿骑士，走过去轻声询问。
"我的，我的剑呢......"伊兹路德用尽力气摇头，"必须要......必须要击倒他......唔，为什么好黑，我什么都看不见！"
"不要担心，已经不需要战斗了。"少女安慰伊兹路德。
伊兹路德听见艾尔玛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告诉你的哥哥......那些石头......真的有着'恶魔的力量'......那个人......那个人不是我父亲......这魔力让他变成了魔王的暗黑眷族......咳咳......"
"请不要再说话了......"
伊兹路德没有听从艾尔玛的建议，继续说道："拉姆萨说的是真的......这世界面临灾难。如果不杀死他的话......告诉每个人，没有时间内战了......必须联合起来......我，我的剑呢？"
艾尔玛在心中叹气，温言安慰道："不必担心，我哥哥已经杀了它......尸体就大厅的另一侧。所以你不要担心，不用继续战斗了......"
"真的吗？太好了......对了，石头......石头放在我的衣服里面。交给你的哥哥吧......"
艾尔玛照着话从伊兹路德衣服里找出石头，放在自己口袋中："我一定会转交给他的！"
"好累......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
伊兹路德•汀杰尔说完最后的话后，便安静死去了。艾尔玛看着年轻人渐冷的尸体，心中无限悲伤。无论伊兹路德曾经做错过什么，他是个一心希望这世界变得美好的人。这样的人一个一个死去，艾尔玛低头轻轻抽泣。
艾尔玛的哭泣声细微，依然引来另一个神殿骑士。神态威严的男子缓步走入大堂，不是别人，正是

伊兹路德口中不是自己父亲的沃玛鲁夫。
"哦，你还在这里啊，我会把你送往天国。"
艾尔玛看到这名残暴的男子，心中紧张步步后退，沃玛鲁夫也不着急，一步步跟进。两人对峙之际，城外传来一声让沃玛鲁夫熟悉的惨叫。
"哦？白羊座居然被杀了？看来你哥哥真有恶魔都不曾有过的好运……但是现在你嘛……"
沃玛鲁夫正要杀死艾尔玛，怀中的圣石竟开始剧烈震动，这变故让神殿骑士大为惊奇。
"为什么处女座会有反应？你……你不会是……"
靠近艾尔玛仔细端详，沃玛鲁夫忽然激动了。
"很好！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我已经找了你整整一百年了！连做梦都想着你呢！"沃玛鲁夫狂喜着抓住艾尔玛，"我不会杀你，不必害怕。来吧，跟着我走！"
一拳将少女打晕，沃玛鲁夫扛着艾尔玛施展魔法离去，却未曾注意艾尔玛怀中的圣石掉在地上。

××××××××××

拉姆萨赶到城堡内部之际，正看到巴林顿大公手持火枪对准天道士拉珐即将开枪。天冥士玛拉柯已倒在妹妹怀中，看似心脏应停止跳动不久。
"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的孩子……"巴林顿大公一脸惋惜地叹息道，"我抚养了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杀死我吗？"
"你这个杀人犯！"拉珐已泪流满面，抬头注视这个衣冠禽兽，"你杀死了我父母，现在还杀死了我哥哥……"
"你们兄妹的感情真让人羡慕啊……"巴林顿假惺惺地也跟着抹眼泪，"兄长为了救妹妹挡住子弹……嘿嘿，早知道真应该把你们解决掉！"
拉姆萨来了，巴林顿也不慌张，对着赶来的少年冷笑道："你就是拉姆萨吗？你们都别轻举妄动，要是想救刚才中弹的孩子，就让拉珐把石头给我！"
圣石呈现在众人面前，拉珐一时间成了众人焦点。就在巴林顿以为圣石即将入手之际，一个黑影静静靠近大公，一把扭住领主大人的脖子。
细微的骨节断裂声之后，巴林顿大公被从屋顶抛下，这位拥兵自重的领主就这样惨叫一声死去，至死还坐着王家的美梦。
"喂，女士，可以把那石头交给我吗？"
这般优雅的声音，让拉姆萨和拉珐同时大吃一惊。出现在屋顶的男子银色长发，面容俊秀，竟是传闻已经战死在平原地区，死去多时艾尔姆多亚侯爵！
"你怎么会在这里？"拉姆萨意识到事态可能不妙。
拉珐迅速将圣石揣入怀中，这个动作让艾尔姆多亚有些不满："不要这样吧女士，把它给我。"
"不要给他，拉珐。真正的艾尔姆多亚侯爵早在平原会战的时候死去了，这个一定不是真的！"
"拉姆萨吗？"艾尔姆多亚侯爵看了少年一眼，"异教徒啊……我还应该感谢你呢，当年的那件事。我虽然不会像沃玛鲁夫那么粗暴，可你最好还是要明白一点，如果把石头交给我，我或许可以让沃玛鲁夫把你妹妹还给你。"
"艾尔玛她在哪里？"提到妹妹拉姆萨立刻急了。
"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请把石头给我。"
拉珐以目光征询拉姆萨的意见，少年瞬间犹豫了一下，随后作出决断："不，绝对不要把圣石交给他。"
"你打算放弃自己的妹妹咯？"艾尔姆多亚冷笑一声，"我以为你是来救她的呢。"
随后这位侯爵向后退了几步："我本不想动粗，但是现在似乎没办法了……你们两个，去拿圣石吧。"
守候在侯爵身边的一对美女神情冷漠，看似纤弱的她们刚才悄无声息杀死巴林顿之后，脸上无一丝情绪波动。拉姆萨深知只有杀人无数的人才有可能做到这样，立即抢到拉珐身边守住少女。
"尽量不要杀人……"
心中默念信条的少年以轻逸的姿态打伤两名美女杀手中的一人，艾尔姆多亚似乎很重视这对姐妹花，立即挥手："算了……我明白为什么它们会输了，我们暂时撤退吧。"
拉姆萨并不占据有利位置，只能看艾尔姆多亚撤离没有办法。侯爵大人临走之前还撂下一句话：
"你不可能是那种对妹妹见死不救的人。去我的都城吧，即使明知那里是地狱你也会去的，对吧？"

所有的敌人都撤离了，战场迎来片刻的安宁。经过漫长又凄凉的一夜，朝阳照在屋顶。拉姆萨回头看见拉珐守护着兄长的尸体，心中微感酸楚。
“哥哥……看，日出。我们一起看过多少次日出啊……我一直都说想要旅行，远离这场战争，可是现在……哥哥……”
拉姆萨再次转过身去，心中无限想念妹妹艾尔玛，无论如何也要救到妹妹……
毫无征兆中，一阵熟悉的能量波动在空中蔓延。拉姆萨回头看到拉珐怀中那块圣石竟发出眩目的光芒，拉珐也被这股光芒吸引，从怀中掏出圣石。
曾经熟悉德拉克劳和维格拉夫等人发动圣石的状况，拉姆萨心中大为恐慌。难道拉珐因为玛拉柯的死伤心，因此引发圣石力量？难道拉珐也要……拉姆萨不敢继续想下去，他有勇气面对敌人，却无勇气面对朋友。
“你也对哥哥死感到难过吗？”少女眼中透着温柔，看圣石的神情安详。
“不，拉珐，它是……”拉姆萨还未说完，拉珐手中圣石已跃上空中，洒出无限光辉。道道魔法光辉在在空中照耀玛拉柯的尸体，光辉炙热强烈，渐渐汇聚成一道光柱冲破天际。
“这是什么……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
让人惊异的一幕发生了，本已死去多时的玛拉柯竟然蠕动了一下，甚至发出呻吟：“唔……唔……嗯……”
还未等拉姆萨和拉珐做出反应，玛拉柯已坐直身体：“拉珐……这是哪，发生了什么……”
“哥哥！哥哥！”
拉珐的兴奋与开心已不能用语言形容，少女猛扑在玛拉柯怀中。
“哈哈，别，别这样……疼……”

玛拉柯的复活让拉姆萨重新审视这些圣石。刚刚复活的天冥士仔细回忆自己刚才的感觉：“似乎有某个声音在呼唤我，我从未听过这种声音，也不知道是谁……它只是说‘回到正确的意志那里去吧’……”
拉姆萨越发不懂了：“这石头到底蕴藏怎样的力量？”
“应该不是神制造的东西。”拉珐发表意见，“也不像是卢卡维他们为了入侵这个世界而造的东西……”
“应该是远古就一直存在的东西，只是根据使用者的意志不同而发挥威力。”
对圣石的讨论无法深入，皆因众人都没有切实的根据。现在最重要是分析形势，考虑如何解决当前问题。
“神殿骑士不包括后来的艾尔姆多亚的话，最初来的有三人……”熟悉巴林顿军情的玛拉柯说，“就三个人，干掉了整个里奥冯斯的守军，太可怕了这种力量。”
拉姆萨低头沉思：“维格拉夫被我干掉了，另外一个伊兹路德也死了……剩下那个应该是抓走我妹妹的人。”
“他们会不会回到圣地姆罗德？这些人接受的应该是教皇的命令吧？”
对此拉姆萨倒有自己的见解：“你这么看？我觉得未必，我怀疑教皇根本不知道圣石的秘密。维格拉夫也是偶然召唤出白羊座威利阿斯的力量……伊兹路德是因为和恶魔战斗才死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更深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天冥士兄妹似乎明白了。
“有什么更为隐秘的力量控制了现在的战争和整个局势……那力量比教会更强大。教皇这一次应该不会是单纯想要利用圣石来欺骗民众……”
“你的意思是说教皇也被利用了？”天冥士倒觉得这个推论很有可能。“是那个叫沃玛鲁夫的人抓走了你妹妹。”
拉姆萨收起武器，眺望远方：“或许他就是隐藏在幕后的主角。”
“你打算怎么做？”
拉姆萨瞬间下定决心：“我要去见迪利塔，去泽尔泰尼亚。”
“就是那个现任的黑山羊骑士团团长？”
拉姆萨点头：“迪利塔也被神殿骑士和教会控制着，我想他应该知道一些真相。”
“一起同去吧。”玛拉柯拍拍拉姆萨的肩膀，“前途未卜，我们一起好了。”
少年回头看着天冥士兄妹，默默点头。在这属于巴林顿的城堡里，新的一天和新的旅程就这样开始。
此时战争已蔓延到伊瓦利斯全境，新的局面已开始。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战争僵局让双方都陷入资源

耗尽的边缘。拉古公决意在一次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以获得王位。因此北天骑士团下达总动员令，前线的八成士兵开始朝贝斯拉要塞集合。按照拉古的预想，如果能一举攻破要塞，势必对高尔塔纳造成沉重的打击。以要塞为踏板，泽尔泰尼亚境内也不成问题。战争中至关重要的时刻日益迫近。带着种种无奈和希望，拉姆萨再次上路。上路前拉姆萨再次祈祷，却是以妹妹的名义祈祷。在这失去神和信仰的路上，请亲人和正义给自己勇气，让自己勇往直前。

第四章 爱是一切

泽尔泰尼亚境内的一所教堂里，拉姆萨跪在神像前静静祈祷。背后教堂大门发出轻微响声，身穿骑士团长华服的迪利塔走近拉姆萨，看见这一幕忍不住嘲讽道："一个异教徒居然在教堂里祷告......真是可爱的胆量。"
拉姆萨起身回首："你来了。我没有多少时间闲聊，请你坦率的告诉我，为什么教会高层们会派你到高尔塔纳那边去？"
"辛辛苦苦来这里就是为了问这个？"迪利塔面色坦然，"好吧，我告诉你。我的任务就是暗杀高尔塔纳和雷神西多。"
这才是让拉姆萨真正感到震惊的发言，少年脸色巨变："你说什么？"
"你小声点。"迪利塔态度依然平静，"这可算是机密计划了......我们一直努力煽动民众布满情绪，引发起义或反叛。南北天骑士团都会因此不断削减实力，不过这显然不够，所以才需要异常这样的战争......"
"原来一直以来的暴乱都是你们的计划吗？包括这场战争！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
迪利塔看着这个天真的朋友，笑了："这些仍然不够。按照计划......在战争中拉古和高尔塔纳两个人都必须去死。两个骑士团的首领也必须要死。南天的奥尔兰度和北天的扎尔巴古，还有戴茨达戈......失去了这些领导人，自然战争就会轻易结束。"
"然后教会出来当好人吗？"拉姆萨一针见血。
迪利塔摊手："民众到时候会无条件支持教会的，也只剩下教会了。他们还会看到黄道十二勇者传说。"
"可是那些石头是......"拉姆刚想说什么，却发现迪利塔的目光冷了一瞬。
"现在你才是教会最大的妨碍......"迪利塔口气有些危险。
"......难道你也在搜集圣石吗？"拉姆萨自圣坛附近后退了几步，神色警觉。
"我可不是为教会工作。"迪利塔轻描淡写地化解两人之间的紧张，"不用担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利塔没有再看拉姆萨，转而低头凝视教堂的彩色玻璃："如果逼不得已的话......我大概也会杀掉你。"尽管口气依然淡漠，拉姆萨还是感觉到语气中的一丝颤抖。
拉姆萨也不想看这个老朋友的脸，他把头低下。
迪利塔尽量让自己口气轻松："你不用担心，我们虽然理由不同，但至少目的相通。只要我们的目标还一致，就不会是敌人。"
"我们可以联手吗？"拉姆萨其实对此并不抱希望。
"不行，她还需要我。"
"她？"
"公主或者说是女王......不过一旦她被控制住，称呼就不重要了。反正教皇一派的最终计划也不过是建立傀儡政权。"
拉姆萨对迪利塔的言辞异常敏感："你也是在为自己的野心利用奥维莉亚吗？"
"我不清楚......"迪利塔似乎打算结束谈话，"不过......"
"不过什么？"
"我愿意为了她，付出我的生命。"迪利塔扭头说道。"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两人的谈话因门外一阵骚动中止，有人在教堂外高声喝道："拉姆萨，你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安静的走出来！"
拉姆萨挠头："这个声音好熟悉。"迪利塔比他更为熟悉，苦笑道："这是异端审判官扎尔摩•路斯纳达吧？"

“出去吗？”拉姆萨看着迪利塔，“跟我在一起你会很麻烦。”
“无所谓了。”迪利塔跟着拉姆萨并肩走出教堂，面对门外异端审判团。扎尔摩看见迪利塔略显惊讶：“黑山羊团长海拉尔，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已经看见我了，绝不能让你 i 回去。我们上吧拉姆萨！”迪利塔抽出佩刀，对准异端审判官。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教皇和神殿骑士们的阴谋……如果你解释，他们或许会撤退……”
迪利塔冷笑一声：“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小心迎战吧！”
异端审判官觉得自己被深深藐视了，大声喊道：“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迪利塔？你在帮助顶级的现行通缉犯！你一个小小的黑山羊骑士团长，居然敢违逆异端审判官吗？”
迪利塔嗤笑一声：“我又不是不认识你，正因为认识才要这里干掉你啊，亲爱的扎摩尔大人。”
“你这个大胆狂徒！你是在亵渎神的威严吗？你想与神为敌吗？你一定已经堕落成异教徒了！”
“呸！渎神？神的威严？你这个无知的蠢驴，除了说对自己有利的话还会干什么？利用神的名义控制人，你们这些人渣！”
扎摩尔的话真正激怒了迪利塔，年轻的圣骑士手中刀光一举收割一条生命。血光四溅中迪利塔宛如魔神走来，步步逼近扎摩尔。
异端审判团的骑士们轰然围上，实力却不像他们的信仰那么强大。拉姆萨和迪利塔两人并肩前进，无人可挡。
“啊……神啊，请你惩罚这个邪恶的人吧……”
扎摩尔最后的哀嚎尚未结束，迪利塔已经一刀穿过他胸膛。剩余的异端审判者也被杀得七七八八，留下拉姆萨和迪利塔两人面对教堂门口无数尸首。
迪利塔对生命的逝去无比麻木，目光都未在异端审判团尸体上停留多久，问拉姆萨道：“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有两个理由来泽尔泰尼亚。”拉姆萨对迪利塔如实相告，“一个是来见你，另外一个是要见奥尔兰度伯爵。”
“雷神西德？”
“是，我想跟他合作揭开教会的阴谋。”
“怎么合作？”迪利塔眯起眼睛。
拉姆萨对此倒很有信心：“握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解决这问题。”
“那本盖尔摩尼克写的默示录圣典吗？”迪利塔竟然知道得很多。
“差不多……当我遇到奥兰•杜莱，也就是伯爵义子的时候，他向我承诺如果我拿到证据，他们就能阻止教会高层的阴谋。”
“这样啊……”
迪利塔沉思之际，一名女魔导士宛如鬼魅出现在他身旁。拉姆萨惊讶之余警觉地望着女孩，手始终紧握武器。
“没关系，这是自己人。教会从圣姆罗德派了几个人来帮忙，她就是其中之一。”
“帮忙？”金发美丽的少女摇头，“说是监视还差不多吧？”
“算了，不用这么直接……”迪利塔笑着放松话题，“她知道所有的一切，也是高尔塔纳军中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女孩盯着拉姆萨年轻英俊的脸，：“你就是那个年轻的勇士咯？我的名字是巴尔玛弗拉•拉楠度，很高兴认识你。”
“你来做什么？”迪利塔对这位女孩跟自己朋友搭讪并不在乎，只是单刀直入。
“北天骑士团已经开始移动了。”
“贝斯拉要塞吗？”
“奥尔兰度刚刚离开了比斯拉要塞，现在是高尔塔纳在领导军队，还包括你的黑山羊骑士团。”
迪利塔点头：“看来晚了一步，局势终于无可避免了。”
“我不会放弃的。”拉姆萨现在比起以前更加坚定，也更沉稳，“我会去劝说奥尔兰度伯爵，避免再多的伤亡。”
“那么又要说再见了。”迪利塔看着自己的老朋友，“你小心保重。”
“你要活下去，迪利塔。”
“你也是……”

时隔许久，两个朋友的手再次握在一起，却代表分别。两人抬头仰望教堂穹顶，钟声在此时响起。
拉姆萨看着这个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朋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在心中默默祈祷所有人的安全，然后匆匆离去。
目送拉姆萨离去，巴尔玛弗拉问迪利塔："你就这样让他走了？"
"我知道他会做什么，无所谓了。"
"你这是在利用他吗？你唯一的朋友。"
迪利塔扭头注视巴尔玛弗拉，目光中带着少许痛苦和挣扎："你给我闭嘴！你又知道什么？"
"男人们的计谋真让人受不了。"巴尔玛弗拉默默扭头。
"动身吧，多说无用！"
迪利塔和美女魔导士匆匆离开教堂，钟声回荡在两人背后。

××××××××××

被誉为"即将改变狮子战争局势"的贝斯拉要塞一战即将开始，一切计划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拉姆萨带人赶到要塞附近的时候，正看见几个神殿骑士正朝朝风中撒出什么事物。这些人看到拉姆萨都意外地起身相迎："哟，这不是拉姆萨么，真不想在这里碰到你。"
说是迎接，神殿骑士们亮出的都是兵器而非鲜花。
"居然是神殿骑士，你们撒了什么东西？"
"这个！"为首的神殿骑士巴尔克•芬佐尔扔出小玻璃瓶，瓶子在地上破碎之后，液体化作一股绿色浓烟，显然是毒药。
"如果把这个散布到北天骑士团阵营里，你说会发生什么呢？所有的士兵都因为恶心难受而无法继续战斗！"
"教皇到底想干什么？"
"嘿，如果北天骑士团的人因为这个失去战斗能力，南天救回很容易攻占要塞。这样的机会难道不是除掉奥尔兰度和高尔塔纳的最好机会吗？当然吸入了毒气的拉古就更容易干掉了......"
"现在大家应该高兴。"神殿骑士巴尔克微笑道，"战争啊，无聊的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教会将是权力的中心，你们的这些贵族即将退出舞台！"
命运之神没有眷顾神殿骑士，曾经连魔王仆从都能打败的拉姆萨轻松战胜了放毒的神殿骑士们。在神殿骑士撤退之后，拉姆萨意识到整个战争的高潮似乎都被人所控制了。
局面相当不妙。
如同拉姆萨所想的一样，迪利塔回到高尔塔纳身边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军令调来奥尔兰度伯爵。这位剑圣大人在进入要塞之后即刻遇到骑士们的武器欢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怀疑我是同谋？"
高尔塔纳的出现解释了西多法士•奥尔兰度的疑惑："你居然和教会的人一起共谋对付我！"
"胡说！这是教皇的阴谋！"
"阴谋？"高尔塔纳冷笑，"虽然没你的骑士团我不太可能打赢战争，但是现在真可惜......来人，把雷神西多大人带走！"
奥尔兰度被骑士们带走，不知何时迪利塔出现在高尔塔纳身后。脸上表情虔诚的迪利塔身边还有一个美女，自然是巴尔玛弗拉。
"大人，您的决断异常明智！"
"继续你和教会的接触吧。"高尔塔纳做出慈祥宽和的表情看着迪利塔，"想要颠覆拉古的势力，还得教会多帮忙宣传。"
"教皇和高层们已有决断，请不必担心。"
高尔塔纳知道眼前的年轻人是个战术天才，点点头道："我将马上颁布任命状，你将成为南天骑士团的团长，也将被册封为圣骑士！"
"衷心感谢您的好意！"
高尔塔纳亲热地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迪利塔，接下来可就要靠你了，不要让我失望。"
"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迪利塔的脸色丝毫没有变化。

迪利塔成为圣骑士的同时，贝斯拉要塞附近的北天骑士团营地里，无数中毒的士兵倒地不起。圣骑士扎尔巴古前来前线视察，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多数骑士说不上一句话就昏迷或是死亡，只有在远处营房里的戴茨达戈还摇摇晃晃，看似中毒不深。
"将莫斯风古斯胞子中的毒素抽出，再散播在空中……"戴茨达戈虚弱中一语道出，却因体力不支几欲倒地。
"大哥！"
"不必担心，我还挺得住……倒是大公阁下在哪里？"
一个虚弱的声音字阵地上方传来，扎尔巴古跑上阵地最高处，看见倒地气喘吁吁的拉古公。扎尔巴古跑过去问候："拉古大人，您没事吧？快叫医生过来！"
步履蹒跚的戴茨达戈也跟过来："……您感觉如何？"
"心口刺痛，很难过……不过休息一下应该没什么事了……"拉古公说话声音听起来倒无大碍。
戴茨达戈瞬间站直，脸上的表情一变："那问题就麻烦了……"
"你说什么？"拉古公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好友兼幕僚。
下一秒钟发生的事让圣骑士扎尔巴古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戴茨达戈瞬间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拉古公胸口。拉古公还未看清事实已痛叫出声。
"啊唔……啊啊……你，你这是……"
扎尔巴古自震惊中恢复，想要阻止大哥："哥哥，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拦着我，扎尔巴古！"戴茨达戈扭头看了自己弟弟一眼，继续让匕首深入。
"你……你背叛了我……我以为你杀了巴尔巴尼斯是为了自己在贝沃尔夫的地位，原来你……"
拉古公的话说到一半已中断，戴茨达戈将深入的匕首猛抽出大公胸口，一股鲜血喷洒地上。看到拉古带着不甘断气，戴茨达戈才放松下来。
"大哥……难道是你投的毒？"
"呼……不是，不是我……是为了让我们贝沃尔夫家族能登上伊瓦利斯之巅的盟友……"
"可是这种阴谋！"
戴茨达戈猛然转头，紧紧盯着自己弟弟："拉古公战死在战场上，我们家族继承了大公未完的遗志……"
扎尔巴古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可是……"
"没有可是！"戴茨达戈看着紧张的二弟，干脆利落地说道，"随便把匕首塞给一个战死的士兵手里，就说是高尔塔纳派来的杀手。你明白了吗……"说完不给圣骑士追问的机会，戴茨达戈已经昏死过去。
扎尔巴古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从来就不认识大哥。

混乱还在继续。
为了阻止两军对垒造成更大伤亡，拉姆萨释放了贝斯拉要塞的储水，洪水隔断了正在厮杀的两军。因为投毒事件而痛苦的两军得以暂时修整。
进入要塞的拉姆萨听说了奥尔兰度伯爵被捕的消息，带着赶来的奥兰和巴尔玛弗拉一同前往牢房营救剑圣。
巴尔玛弗拉本身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营救异常顺利。拉姆萨很快见到了这位父亲唯一的挚友。
"接下来要怎么办？"剑圣奥尔兰度问拉姆萨，"孩子，你长得真象你父亲。"
巴尔玛弗拉警告奥尔兰度："高尔塔纳明日要公开处决阁下，就算为了自己的生命，请赶快逃走吧！"
"明白了，我会跟拉姆萨一起去揭露教会的阴谋。"
"父亲，请让我跟你一起去。"奥兰请求义父。
奥尔兰度摇头："你要赶去泽尔泰尼亚保护奥维莉亚的安全，如今他是王位继承人，你要尽力保护她。"
"……明白了。"

战争的真正高潮不会只有一个。就在拉姆萨救走剑圣奥尔兰度同时，高尔塔纳正在愤怒地注视着洪水中断的战斗。这位领主越来越有皇家的脾气了。
"这是谁干的？"
迪利塔快步走进来，朝高尔塔纳单膝跪下："阁下，是您在叫我吗？"

“赶快集合所有士兵，向北天骑士团发动总攻！”
迪利塔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因为有洪水，我们无法挺进。”
“他们也不能，这就是我们的机会！”高尔塔纳试图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他们以为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突然袭击，一定可以彻底击垮他们！”
迪利塔耸肩：“我不这么认为。”
“你说什么？”
迪利塔没有再回话，只是默默转身，反手一剑刺穿高尔塔纳身体，他的动作安静娴熟，仿佛演练过无数次。
“啊啊......你......你......”
迪利塔抽出武器，让鲜血在地面上汩汩成河，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没人希望你这种猪成为国王的。”
剑锋犹在滴血，迪利塔转身叫道：“进来吧！”
两个人安静地走进会议厅，前面一人是巴尔玛弗拉，后面的一个竟然是雷神西多。仔细观察才能看出他和真正的西多有细微区别，竟是个冒充的。
迪利塔面容平静，横剑在那“奥尔兰度”面前。
“知道吗？你不会白白牺牲的......”
化妆成雷神西多的格雷巴多斯教徒躬身行礼，也显得平静如常：“一切都遵照圣阿乔拉的旨意......”
迪利塔不再说话，举剑刺入假奥尔兰度胸膛，一幕完美的暗杀戏码就此完成。巴尔玛弗拉站在一旁静静看着这个坚决又阴险的男子完成一切。
“真正的奥尔兰度已同拉姆萨一起逃走。”
迪利塔看都不看地上的尸体，点头道：“很好......希望拉姆萨能珍惜这短暂的休息。”

战争的双方同时失去最高领导人，按照最初计划教会开始出面调停。但因贝斯拉要塞一役中双方实力都未受损，教会的调停失败了。而此时对战局有所了解的拉姆萨追随妹妹的踪迹已经来到兰贝利领。
少年的目标是教会的圣地姆罗德，中途无数困扰，想着妹妹安慰的拉姆萨一一解决。
能温暖自己心的人只剩下艾尔玛了吗？少年这样想着，脚步不停。

××××××××××

扎尔巴古发现兄长戴茨达戈最近行踪神秘，自从拉古公“英勇战死”之后，原本握有北天骑士团重兵的贝沃尔夫家接收权力只是瞬间的事。随后戴茨达戈拒绝了教会提出的停战调停，似在等待什么。
自从上次暗杀拉古公事件之后，圣骑士扎尔巴古对兄长的行为已不如往日那般信任，有秘密客人来访戴茨达戈，扎尔巴古决定偷听一次兄长的谈话，看看大哥还隐瞒了什么。
仔细聆听，来人竟是神殿骑士高层，据说在神殿骑士团权力仅次于团长的罗法尔•沃德陵。身穿苦修袍的神殿骑士站在华贵的戴茨达戈府中，显得与这环境格格不入。戴茨达戈显是早就料到会有此次来访，态度温和中也带着少许强硬。
“看来贵方是打算拒绝我们教会的调停了？”罗法尔对拉古的不愠不火没有太强反应，只是淡淡问道。
“没错，拉古公的意思是同意整个伊瓦利斯......除了这条路，直到奥利纳斯王能够真正处理政务之前，我们都不会停战。只要有贝沃尔夫存在的一天，我们就不会放弃。”
神殿骑士阴恻恻地反问：“阁下认为是谁谋杀了拉古公呢？”
戴茨达戈完全不为所动，反而质问神殿骑士道：“你这是什么话......拉古公不是被南天骑士团的人谋杀的吗？或者......您的意思是说教会杀死了拉古公吗？”
对方明白戴茨达戈的意思：“这么说阁下明确表示不愿合作了？”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很容易就消灭你们神殿骑士团的势力。”戴茨达戈淡淡描述道，“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罗法尔嗤笑一声：“我们？哈哈......你知道那些投散北天骑士团阵地的毒药吗？”
“我想那些毒药来自于莫斯风古的胞子吧......”
神殿骑士微微一笑：“没错，除非摄入大量毒药，否则你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戴茨达戈脸色微变，没有说话。

罗法尔仔细观察戴茨达戈的表情，继续说道："一般人仅会发生好像伤寒一样的症状。一般来说都可以救治，除非持续摄入……直到病入膏肓。"
戴茨达戈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躲在门外的扎尔巴古心中暗暗吃惊，身上不断冒出冷汗。圣骑士隐隐觉得自己知道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大秘密。
果然那名神殿骑士罗法尔像是偶然想起一般又说："对了，阁下父亲好像也是死于伤寒。"
"你到底想说什么？"戴茨达戈这般深厚的城府也终于忍不住了。
罗法尔看似满不在乎地说道："如果因为这种毒而死的人，即使尸体掩埋之后，毒性仍然还会扩散，您也知道这一点吗？"
"……"
罗法尔觉得自己所加筹码已差不多，话锋一转道："这些都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其实这次我带来一份来自教皇大人的礼物。"说完不容戴茨达戈反驳，罗法尔自怀中已掏出一样神奇的事物。散发奇异光泽的水晶放在桌上，流光在戴茨达戈脸上扫过一道道波纹。
"这是……"
罗法尔笑容诚恳又亲切："这就是黄道圣石了，我从圣•姆罗德带来的。为了展现那个人的诚意，希望您能笑纳……"
被人抓住把柄，又有厚礼相送。戴茨达戈陷入沉默之中，大约算是默许了神殿骑士的所谓交易。站在门外的扎尔巴古听得浑身发冷，转身蹑手蹑脚离开伊古洛斯，朝着父亲的墓地奔去。

××××××××××

追寻妹妹足迹的拉姆萨来到兰贝利城之时，艾尔姆多亚侯爵正同神殿骑士团的首席沃玛鲁夫坐在壁炉前讨论形势。艾尔姆多亚侯爵一直是格雷巴多斯教的虔诚教徒，如今跟随神殿骑士也在情理之中。
"死了两个了……还有一个同伴没有出场，摩羯座的灵帝会在哪里降临？"艾尔姆多亚对前途似有忧虑。
沃玛鲁夫毫不在意："不用担心它，它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躯体。"
"什么？它已经发现了？"
"是，是圣石自己选择的身体。一直都是它们选择我们，石头选择身体。"沃玛鲁夫说道。
艾尔姆多亚望着窗外的破败城堡喃喃道："果真如此的话，现在我们应该开始准备召唤'血涂的圣天使'了……等到那时，我们就不必通过石头和身体这样的媒介也能随意出入这个世界了。不过现在有合适的身体接受'圣天使'吗？不要告诉我就是那个女孩……"
沃玛鲁夫口气坚定："仅仅只有一具躯体适合接受'圣天使'……就是那个女孩。现在我们只需找到通往死之都姆罗德的路就可以了。"
两人正在谈话，杀手姐妹进入房间汇报拉姆萨的行踪。"他已经来了，我们已经引诱他进入城堡，接下来该怎么做？"
"该报报仇了。"艾尔姆多亚准备出击，"等他很久了。"
沃玛鲁夫提醒艾尔姆多亚："你要小心，他很强，甚至打倒了白羊座威利阿斯。"
"别担心，你只要花心思寻找通往死之都的路就可以了。"
两人交代完毕，艾尔姆多亚带着姐妹杀手前往大厅迎战拉姆萨。
此时拉姆萨正在城堡内部慢慢搜索，见到艾尔姆多亚立即亮出武器："艾尔玛……艾尔玛在哪里？"
"打败我再说吧。"
艾尔姆多亚过高估计了自己实力，双方投入战斗片刻之后，拉姆萨已让他气喘吁吁。银发侯爵盯着少年，心中实在不明白这小子为何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算了……看来这个身体无法击败你，到地下墓地来吧，你妹妹在那里……"
最后一句对拉姆萨的作用毋庸置疑，艾尔姆多亚进入地下墓地的同时，拉姆萨也毫不犹豫跟上。最终侯爵在两具棺木中间停住了。
拉姆萨意识到了艾尔姆多亚想做的事，但已来不及阻止了。手中圣石射出光辉的同时，一个更为庞大可怕的魔神降临在众人面前。
"这里全都是死者的灵魂，是我发挥力量的地方！"变身成魔神的艾尔姆多亚发出咆哮，"也是你的葬身之地！"
恰好伊兹路德的姐姐梅莉亚特•汀杰尔追踪拉姆萨来到墓地，亲眼目睹了侯爵变身的女圣骑士幡然

醒悟：“圣石的力量？弟弟难道是因为……”
“就是这样！”拉姆萨持剑奋力抵挡两姐妹化身的魔神狂攻，“你弟弟发现了真相，所以没活下去！”
“神啊！难道说父亲……也知道？”
“当然！”
只是瞬间的交流，原本认定拉姆萨是杀弟仇人的梅莉亚特转而拔剑为拉姆萨的正义而战，也为兄长的仇恨而战。
女圣骑士的剑和拉姆萨的剑织成一道复仇风景，切碎艾尔姆多亚的一切美梦。侯爵身上的伤痕渐渐增加。
一定要赢，一定要活下去，艾尔玛还在等着自己！少年在心中不断激励自己，终于彻底断绝了艾尔姆多亚的一切生机！
光辉闪烁交织这位曾经伟大领主的死亡，拉姆萨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待到空中缓缓落下那颗人人争夺的圣石之后，梅莉亚特将之收入手中，拉姆萨看着女圣骑士说：“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弟弟……甚至维格拉夫都不知道圣石的秘密。我可以肯定，可能连教皇都被沃玛鲁夫利用了。”
“这些怪物并么有传说中那么强……”梅莉亚特沉吟道，“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拉姆萨摊手，“如果他们愿意，我觉得他们可以毁灭所有的势力，就好像在里奥冯斯那样。但是他们没有疯狂利用这种力量，我想一定有什么理由……”
“或许不能方便使用这种力量？传说中卢卡维是一个无敌凶猛的怪物。”
梅莉亚特将手中圣石交给拉姆萨：“这个给你，还有一颗摩羯座的圣石，沃玛鲁夫好像交给了戴茨达戈领主……”
“给了我大哥？为什么？”
“我也想知道……”
拉姆萨陷入沉思之中，自己是不是应该回去一趟看看大哥和二哥了？

××××××××××

泽尔泰尼亚领的都城里，奥维莉亚正在自己房间难过得浑身发抖。就在刚才受伤的奥兰•杜莱闯入她的寝室，对她说出了让人震惊的事实。
“并不是义父杀死了高尔塔纳公，也不是共犯……义父已和拉姆萨一起逃离了要塞，他们一起为了粉碎教会高层和恶魔的阴谋奋战……”
“那么是谁杀死了高尔塔纳公？是谁？”
奥维莉亚未等到奥兰回答，门外士兵已闯进寝室抓住奥兰。迪利塔出面解决争端，命令所有人离开寝室。
让奥维莉亚真正震惊的是迪利塔和奥兰的对话，迪利塔说出了让人吃惊的事实——原来高尔塔纳公的死是迪利塔一手策划，栽赃给奥尔兰度也是迪利塔亲手炮制。
“为什么要这样做？”奥维莉亚猛然起身，质问迪利塔。
“我要让你成为真正的女王。”迪利塔看着被自己俘获芳心的女子，口气坚决，“我告诉过你的。”
“你只是在利用我，你骗人……”
迪利塔抱住奥维莉亚：“看着我，奥维莉亚，你不相信我了吗？”注视女王的双眸，迪利塔的口气略微松动：“我现在想要跟奥兰单独谈谈，你回自己的房间好吗？”
“你……不要伤害他……”
“好的，我保证。”迪利塔伸手发誓。
奥维莉亚并未回到自己房间，而是站在房间外偷听两人谈话。结果谈话的内容让人大吃一惊，迪利塔居然开始劝说奥兰为自己工作。
“我必须打倒北天骑士团建立奥维莉亚的王国。当然，也必须除掉教会的那些废物，我才不是他们的走狗！”
“你到底想干什么？”奥兰•杜莱觉得自己根本看不透这个年轻人。
迪利塔说出了让奥维莉亚和奥兰都震惊的话：“我将成为正确的一方……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完全符合正义。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普通的见习战士，成为骑士，最后掌握世界。这样清晰明白的人生，不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所谓‘英雄’么？”
这些话如冰锥刺入奥维莉亚心中，女王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最终忍不住逃回自己的房间，即使在床

上痛哭，依然忍不住身体颤抖。
迪利塔并不知晓奥维莉亚偷听自己谈话，他依然淡淡看着眼前的占星术士，正要继续说些什么，背后的巴尔玛弗拉忽然掏出匕首朝迪利塔走来。
"我知道你是教会派到我身边的间谍，如果我背叛了教会，你就来杀死我是吧？"迪利塔面对巴尔玛弗拉手中武器，异常平静，"你现在来动手吧，用力刺进来......"
看着迪利塔面容平静靠近自己，巴尔玛弗拉忍不住尖叫一声。无论如何，这一次教会交给的任务她恐怕真的无法完成了......冷静残酷和温柔，种种情绪都在这一个男子身上出现，这是巴尔玛弗拉至今从未想过的。

××××××××××

伊古洛斯充满拉姆萨的回忆，阔别多日这里依然如故。只是拉姆萨从这里的安静嗅出一丝不安，进入哥哥府邸的门口少年瞥见一只陆行鸟正在低头啄食，是扎尔巴古的坐骑。心中隐隐觉得不妙的少年跑进大厅。
"扎尔巴古，你疯了吗？"官邸中戴茨达戈看着步步逼近自己的圣骑士，高声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哥哥，你还有脸自称贝沃尔夫吗家族的人吗？"扎尔巴古看着自己兄长咬牙切齿。
"你是说拉古公？他迟早要死的！你想想，他没有我们的帮助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像他那样挑起战争的人本来就错了！"
"杀死拉古的确没什么！但是父亲......这绝不可原谅！为什么你要杀死我们的父亲？！"
"你在说什么？"
"拉古临死前所说的我本来并不相信......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切！哥哥，你为什么要杀死父亲？"
两人争吵引得门外骑士闯进："戴茨达戈卿，怎么了？"
拉姆萨进入房间时，正赶上戴茨达戈率领众多部下意图围攻扎尔巴古。戴茨达戈毕竟是政治老手，瞬间就恢复了冷静："扎尔巴古疯了，你们赶快抓住他！"
老三及时赶到给了扎尔巴古最强有力的援助，圣骑士对弟弟说道："拉姆萨，你是对的！我们的哥哥挑起战争，杀死领主，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这个可耻的人，不可原谅！"
"你这个蠢货！"戴茨达戈对扎尔巴古吼道，"为什么不乖乖服从我呢？只有强者才能制弱者的规则，这才是我们的职责！即使是皇家失去了力量也必将没落，我们要做的只是获得家族应有的地位罢了！这才能证明我们拥有力量！你为什么不明白呢？"
"你的心中已经没有正义感了。"扎尔巴古剑锋指向兄长，"贝沃尔夫的名字象征勇气和信念，如果你已不配拥有这样的名字！"
"正义？哈哈......你以为这就是人民支持你的理由吗？没有我的那些手段，你怎么可能会被称为英雄？你有今天的地位，应该感谢我而不是轻视我！"
老大和老二的谈话终于彻底决裂，拉姆萨扫视周围的骑士，默默站在二哥身边。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一致。
扎尔巴古常年在战场上磨练，区区几个骑士也无法阻挡北天骑士团长的强大技艺。愤怒的圣骑士杀死了所有拦在戴茨达戈面前的守卫，靠近自己的兄长。
"用你的生命向父亲谢罪吧！"
扎尔巴古重剑挥出，戴茨达戈身上裂开一道无药可救的伤口。伊古洛斯的领主捂着伤口垂死挣扎几下，带着愤怒和不甘叫道："蠢货！如果......如果没有和你的阻碍......伊瓦利斯就是我们的了......是我们家族的了......"
强烈的怨恨和不甘自戴茨达戈体内涌出，汇入胸前圣石中。圣石再次自动从拥有者身上滑落，又冉冉升空。拉姆萨明知发生什么，却无法制止，只能看魔力之光席卷众人视野。光辉散尽，山羊状的愤怒灵帝现于这众人面前。
"这就是圣石......我明白了！"戴茨达戈化身成愤怒的灵帝，兴奋不已，"我告诉你，确实是我杀了巴尔巴尼斯。家族曾经有过爬上权力顶峰的机会，都被他放弃了，那个白痴老头！因此我杀了他......毒药是强者最好的敌人，不是吗？"
一道光芒自灵帝手中闪过，扎尔巴古瞬间被恶魔击倒，甚至来不及说出一句话就当场死亡。愤怒的领地扭动山羊脖子，注视拉姆萨。

“下一个就是你了，拉姆萨！”
对于拉姆萨来说，同魔神们战斗已不是新鲜遭遇，即使这暗黑眷族是自己哥哥变化也无区别。少年看着大哥戴茨达戈幻化的怪物，默默念诵艾尔玛的名字。
妹妹......请保佑我，我一定会救你出来......
哥哥......你在这里安西吧！
愤怒的灵帝并非拉姆萨对手，交手片刻后灵帝体力已渐不支。落败的灵帝化作一阵烟雾消散空中，只留下圣石熠熠生辉。拉姆萨收回圣石，环视惨烈战场，这里长眠他的两位兄长，少年终于意识到夕日荣光的贝沃尔夫家族似乎终于走到了光辉尽头。
“这就是我们家族最后的结果吗......现在只剩下艾尔玛了，请一定要等到我来救你！”
离开伊古洛斯的拉姆萨匆匆赶往圣•姆罗德的大圣堂。来到之时却发现这里已没有任何生气，圣地的活人几乎都被神殿骑士杀光，甚至连自己的二哥扎尔巴古的尸体都被骑士们挖出来充当战争傀儡。不仅没有找到艾尔玛的踪迹，拉姆萨还要面对神殿骑士的合力围攻，甚至扎尔巴古的尸体。
再次亲手杀死自己兄长的无奈和痛苦让少年心中充满愤怒，对亲人的爱成为支撑他的唯一力量。扎尔巴古的力量此时已不足以和拉姆萨对抗，在拉姆萨剑下，扎尔巴古也和大哥一样化成粉末消散空中，得到彻底安息。
“沃玛鲁夫，我不会放过你！”
对着扎尔巴古消失的方向发下誓言，拉姆萨继续追踪沃玛鲁夫的踪迹。在大圣堂中央祭坛附近，拉姆萨见到濒死的教皇。教皇被神殿骑士挟持杀害，此时只剩一口残气。
“奥，奥本诺......”
曾是狮子战争真正黑手的教皇嘟囔了一句之后终于死去。拉姆萨带领众人离开教会圣地，重新奔赴奥本诺斯教堂。据说在教堂地下书库的最深层，有着能进入让人惊异之路的入口。

××××××××××

奥本诺斯修道院，拉姆萨首次守护公主之所在，拉姆萨再次重逢迪利塔之所在。这里发现了《盖尔摩尼克圣典》，这里送走了老神甫西蒙的生命，这里夹杂了太多回忆。起始于终结，过去和未来。重新回到奥本诺斯修道院，拉姆萨闻到了阴谋尽头的味道。
神殿骑士团因拉姆萨的打击不断削弱，沃玛鲁夫因此才决意将兵力集结，用来打开死之都通路。神殿骑士剩余力量似都集中于此，拉姆萨首先遇到宵小阻拦，清理之后于地下五层遇见神殿骑士罗法尔。
圣石拥有者们号称拥有永恒生命，拉姆萨却不信这套，依然击败了罗法尔。魔神都无能为力，神殿骑士又如何？然而罗法尔临死发动了死之都召唤，将拉姆萨等人送入死之都•姆罗德。
上古时期姆罗德与今日教会圣地不同，乃因神罚陷入毁灭沉没于地下。罗法尔发动咒语瞬间切裂周围一切，将众人带入无尽黑暗中。
“这里将是你有去无回之路......”将死的罗法尔看着拉姆萨，口气里竟带着一丝揶揄，“我毁掉入口，你就只能继续前进了......下面有你的妹妹在等你......去吧......”
罗法尔用尽最后力气毁掉入口传送器，留下拉姆萨一行人只能继续深入。
死之都•姆罗德充满黑暗气息，死者悲鸣和各种隐约嘶吼在空中飘荡。拉姆萨早已认不出方向，只凭手中圣石感应寻找目标。
神殿骑士最后防线就在死之都，无数拉姆萨见过的面孔拦住去路。拉姆萨此时心中已无杂念，只想夺回妹妹。神殿骑士在拉姆萨阵阵冲击下节节败退。
一层一层，一幕一幕，拉姆萨头也不回。
拉姆萨终于击溃几乎所有敌人，来到尽头。飞空艇墓场上，悬空飞舞的碎片残骸伴随一艘破败飞空艇，有人正在飞空艇上祷告，拉姆萨终于见到自己最大的敌人沃玛鲁夫。沃玛鲁夫此时正对平躺地面的艾尔玛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
“沃玛鲁夫•汀杰尔，到此为止了！赶快把艾尔玛还给我！”
沃玛鲁夫回头看见拉姆萨一行，心中明白其余神殿骑士都已战死。眼看拉姆萨率众来袭，沃玛鲁夫脸上笑容渐渐涌出。
“伟大的‘血涂圣天使’主人啊......圣•阿乔拉死去这么多年，无数血为他而流，可明显不够。下面我将用这少年的血献给您，让您得到最彻底的觉醒！”

掏出怀中圣石，沃玛鲁夫化身成魔神朝拉姆萨袭来。此时血涂圣天使尚未觉醒，拉姆萨怎样都可以对付眼前这名敌人。众多魔神的锤炼让少年果断出击，片刻间即控制了局面。
只是无论拉姆萨怎样呼唤，艾尔玛都似沉睡不醒。
沃玛鲁夫所唤醒也不过是黑暗眷族中一员，拉姆萨很快击败对手，留下垂死魔神径直走近艾尔玛身边。
"艾尔玛，艾尔玛......"
拉姆萨呼唤声中，艾尔玛竟真的缓缓醒来！已化身统治者海修马利姆的沃玛鲁夫绝望地发现，醒来的真是艾尔玛本人，而非什么圣天使之类。
少女缓缓坐直身体："哥哥......是拉姆萨哥哥吗......"
"我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统治者海修马利姆耗尽力气嚎叫，"我将奉献自己的血和生命，献给'血涂的圣天使'！"双手击破自己胸膛，血液喷薄而出。
此时一道光芒自统治者海修马利姆体内爆出，另一道蓝色光泽自艾尔玛头顶不断下落。光芒闪耀之中，艾尔玛的头发竟然变成全白。
圣•阿乔拉出现了。
此时更为惊异的景象再出现，兄妹之爱让艾尔玛和拉姆萨心灵相通。圣•阿乔拉身体不受控制，在空中蓝色光泽照耀下。圣•阿乔拉和艾尔玛竟分裂成两人。
"艾尔玛，你没事吧？"
"我没事......哥哥，我们必须杀掉阿乔拉......快！"
拉姆萨目光转向那位传说中神话人物，神色坚决："恶魔之后是天使吗？教会可耻的谎言......"
此时圣天使已化作真正形态，天空中蓝色光泽洒遍，白发的美丽女性躯体站立空中，周围环绕无数恶魔仆从。
"接受制裁......弱小的......人类。"圣天使阿尔提玛声音优雅。
即使面对魔时也未曾胆怯过，拉姆萨此时更是首当其冲，正面一剑砍向圣天使。剑起剑落，剑光自圣天使胸口切开一道长长伤口。更多血汩汩流出。
"我们渺小，可我们还有彼此！"
又一剑。
圣天使外表光鲜，内里虚弱之极。拉姆萨奋战不久，圣天使即受伤后退至空中。更多华彩自空中洒落，圣天使因流血和他人的血终于彻底进化。隆隆声中，宛如圣光的淡蓝辉影光耀万道。仰望捂着面容崩溃的圣天使，拉姆萨隐隐感觉到自己最后终于接近真实。
缓缓化身，露出骷髅一般外甲，这是血涂圣天使阿尔提玛。
拉姆萨此时已经明白盖尔摩尼克所写故事中为何人类最终会受到神罚，也明白了教会尊崇的神是何等面目。历史的传说和见证的真实交织，少年手握武器，继续正面与血涂圣天使周旋。
这种时刻已不需要语言，拉姆萨默默战斗，在不为人知的黑暗深处。
没有了家族，没有了名誉，没有了世人敬仰的目光，没有了贵族光环，甚至没有了多年挚友......拉姆萨依然奋战。
为了和平，为了弱者，为了他人的正义，为了名誉......
拉姆萨在十字架的圣光之中屹立，手持长剑，怀抱圣石。黄道十二宫的勇士传说是真是假？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坚持，是真是幻？不能允许这种存在降临人间，不能让神殿骑士的野心毁灭他人生活。
如今吾等即为黄道十二勇士！剑与石来证明！没有恐怖，没有凄苦，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
只有爱。只因爱是一切。
高高跃起在空中，拉姆萨将手中佩剑深深刺入血涂圣天使体内。
血涂圣天使发出哀嚎，宛如圣石吸收的不甘和怨恨："更强的力量......更强......啊......"
下一刻，不可一世的神迹也宣告毁灭。火光自血涂圣天使体内点燃，包围一切，燃烧万物。
炽烈光焰自地心冲天而起，吹散一切，最终消散空中。
拉姆萨凝望破灭的偶像，心中一片平静。
——终于......尽力而为了。
——父亲，我真的做到正义与荣誉了吗？您是否满意？
——不管是迪利塔，还是其他人，都应该会好好活下去吧？
....
....

……
…
光焰吹散死寂的飞空艇墓场，传说中的真神未能降下神罚，却寂灭在金发少年手中。
最终一切归于沉寂，一切归于宁静，一切仿佛从未发生。

尾声 真实

拉姆萨于奥本诺斯修道院爆炸行踪不明后不久，迪利塔终于利用教会与贵族之矛盾成功掌权，并娶女王奥维莉亚为妻，登上王位统一全境。自此平民成为英雄王的故事为万民传诵，结束狮子战争的伟大功绩更让人所景仰。
雷神西多之义子占星术士奥兰因守护女王奥维莉亚得以幸存，后根据亲身经历耗时数年写成《杜莱白书》，描绘真实历史中的拉姆萨与迪利塔，更揭露教会阴谋。新教皇即位期间，奥兰公布《杜莱白书》，后因拒绝收回著作被教会囚禁，后以异端名义处以火刑。
《杜莱白书》被教会封存禁锢数百年。
贝沃尔夫家族兴旺三百年，至狮子战争期间彻底没落。戴茨达戈与扎尔巴古战死，硕果仅存的小儿子与幺女亦死于奥本诺斯修道院的奇异爆炸中。隐约有人传说曾见过这对兄妹，却未能证实。
…………
历史再度向前推进数百年。
掌握了权力，推动了时代，战胜了敌人，又能如何？
生者，逝者，掌权者，苟且者，胜者，败者，显贵者，贫贱者，能者，弱者，执着者，卑怯者，拥有者，失去者……战火纷飞时的城墙依旧，那些人却随风而逝，纷纷逝去的人们留下历史之碎片。
往昔的历史让迪利塔英雄王之名为人敬仰，如今历史成烟，烟消云散。且让吾等讲述另一个勇气传说。还英雄以真实，赐过往予真相。
黄道十二宫之勇者传说。默默无闻之英雄拉姆萨，吾等将一直赞颂你的英姿，直到永远。

Lair 同人文·最后一期培训班

彩虹泪珠

......大祭祀在讲坛上的演讲一如往常，殿下或坐或站的人群都在认真聆听，珍惜和平的时光。忽然穹顶崩裂，电光火石从天而降，耀眼的白光和雷霆的嘶鸣笼罩，瞬间让坚固威严的神庙变得摇摇欲坠。人们慌乱着叫喊着挤向出口，只有勇敢的天龙卫士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戴上头盔，从地狱里牵出死神的坐骑--他们的龙，飞向天空，开始战斗。天地太过明亮，龙不习惯这样的环境，于是它们用敌人的血肉和被烤焦的身躯上散发的浓烟布满天空遮蔽阳光。阿希利亚的王城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了，战斗持续到夕阳不堪血色的重负沉没入海，城墙上，身披铁血的勇士们燃起一排篝火，为当日在鏖战中牺牲的同伴们送葬......

阿希利亚旧王国史 13：1

“起床了，懒虫，要迟到了！”安安把手伸进被窝，在她弟弟小照的腰上挠痒。
“姐......你别......” 小照想要躲开，但在被窝里扭来扭去总也躲不开姐姐的手指，那跳动的酥痒的感觉很快把小照唤醒。
“快起来吧，早饭都做好了......要不要姐姐陪你去？”安安起身走回餐桌边，坐下。
“知道了......”小照爬起来，穿好衣服，洗漱完，也来到餐桌边坐下。今天，安安姐姐做了新的可可蛋糕和水果盘，还有小照一直喜欢的掺了蓝莓酱的酸奶。“姐姐放心，我自己去就行了。学校就在原来的神庙里，我以前经常偷跑去玩的。”小照很自信的回答。

摩堪和阿希利亚之间的矛盾已经持续了很久，这矛盾开始的原因，都已经演变成了神话传说，所以一般的老百姓也就不再去追究那源头的细节。唯一确确实实能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矛盾的，是连年不断的战争。摩堪的都城离前线比较远，一直以来也没有遭到过阿希利亚的直接的攻击，但不断地为前线输送战士和补给的责任还是要负担的。一些人去了，历经寒暑再次回到家乡，带回来伤痕，荣耀，以及关于神龙和阿希利亚辉煌王城的传说。另一些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却暗暗地给这个国家注入无尽的悲伤和思念。安安和小照的父母，便属于这后一种情形。双亲都是战士中的精英，这既是一种寻常家庭所不能企望的幸运，也是带来寻常家庭所不能承受的痛苦的根源。还好安安是个懂事的女孩子，一个人默默的肩负起了家庭的责任。父母可能是再也回不来了，但小照还需要人照顾，如果父母能够在为国捐躯前的最后一刻交待些什么事情，那一定是希望小照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为他们报仇。为了小照，再苦再累，安安也要在战乱的国度里把这个小家庭支撑下去。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国家长老院在新的一批青年培训学校开班的时候，把小照的名字列了进去。

青年培训学校不定时的招收一些有天赋和背景的年轻人进入国家神庙，接受皇家龙骑士和大祭祀们的教育和严苛的训练，发觉他们的潜能，希望这些人能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或者身披盔甲指挥军队走向前线，或者手持权杖朗诵经文为国祈福。然而频仍的战事就如同深不见底的大海，无论多少优秀的人才被推过去，都很快被吞噬消灭，往往连一个有力的水花都掀不起来。青年培训学校入学的限制年龄也越来越低，从一开始的 26 岁（这样经过两年的学业和两年的实习，正好是 30 岁，摩堪人认为男人真正成年的岁数，在一切按照祖制严格运转的岁月里，没有任何三十岁以下的男性可以担当军队或者神职的领导职位的。）降低到 22，然后是 20，然后是 18，最后，所有 16 岁以上的男性，都成为了可以招收的对象。

这一年，小照正好 16 岁，安安比他大三岁。

"去了要好好听话，努力学习，将来也可以给我们家争光。"安安姐姐嘱咐道，其实这句话，这样的意思，几天以来她一直都在跟小照说。
小照很懂事的点点头，吃完早餐，准备收拾自己的餐具。
"放那我来收拾，你快去吧，别第一天就迟到了。"安安又在一边催促。
"......好吧，那我走了。等我晚上回来给你讲学校的事。"小照抱住姐姐的脖子，用脸蛋轻轻的蹭了蹭姐姐，然后飞快的跑出门去。
安安一直注视着门外，直到小照的身影完全消失。她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回头看了看旁边墙上悬挂着的父母的画像，微笑着，擦了擦忍不住溢出的眼泪。一会儿，她也要去工作，以前，小照还能有空闲帮忙送点东西打打零工，现在，家里的支出，全要靠她一个人了。也许，学校里的训练会很累吧，小照的胃口，一定会比平时更好，晚上要多做一些好吃的，安安对自己说。

学校设在都城正中央的神庙中。以往，普通老百姓走过这里都是需要低头快步保持静默的。那些被招收得以进入国家青年培训学校的学员们却可以每天早上穿着统一的贵族服饰，神气的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门廊前走过。不过小照是感受不到多少这样的气氛了，学校不再发放统一的服饰，也不会在这样紧张的时刻天天搞什么列队仪式。所有的学员在规定的时刻从都城的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点起了人数，便开始训话，上课。

小照这一批的班有上百人，小照来的确实不算早了。神庙的门厅里已然挤满了乱哄哄的人群，大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也有一些二十多的。小照看了看四周的人，这些将来的同学。有一些人和他差不多的打扮，很寻常的百姓的孩子模样，当然，他们的背后的身份至少也和小照类似，都是贵族或者精英军人的后裔。也有一些人一看就是达官显贵的出身，他们穿着自家缝制的豪华外套，甚至披着象征自己家族荣誉的绶带，有人会跟边上的孩子炫耀自己的宝剑或是勋章--虽然这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有人则在大喊着战斗和复仇的口号，激动异常；也有些人不屑于和身边平民为伍，独自高傲的站在一边。小照没有跟什么人说话的愿望，也没有人过来主动搭理他。

"肃静！肃静！"终于，教官从门厅深处一个不起眼的偏门走了出来，他奋力从这一百来个孩子中拨开道路，挤到前面，走上讲台——平时是神庙的僧侣们主持普通老百姓祷告的地方——用无奈而疲惫的眼光扫视了一下面前这群孩子，小声嘀咕道："这是国家婴儿院么，这样的孩子怎么能去指挥军队......"教官重重的咳嗽了几下，努力让自己恢复庄严的神态："欢迎来到国家青年学校，你们是这个国度同龄人中的骄傲，是国家的希望。参加保卫国家的战斗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你们的责任与众不同，你们不单要拥有常人都拥有的力量和勇气，更要拥有他们所不具备的智慧和谋略；你们的眼睛不但要看见眼前的敌人和长矛，更要看穿战争的形势和未来；你们拔剑不是为了击倒一个虚弱的对手，而是要让千军万马跟随你剑锋所指冲向胜利。你们都有很好的家庭出生和巨大的潜力，但很显然，现在的你们还达不到国家对你们的期望，所以，在这里，你们将接受最正统最严格的训练，当你们带着国王的祝福踏出这里的时候，你们将全部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将领。让阿希利亚在你们的脚下颤抖！"

几个身着华贵皇家服饰的孩子开始高呼国王万岁、龙骑士必胜、把阿希利亚烧成焦土之类的口号，大多数孩子都不知所措，但很快他们就跟着开始高呼，小照觉得自己似乎也别无选择，也攥起拳头，加入激昂的欢呼中。

教官伸手示意大家安静，接下去他继续介绍学校的安排。虽然学校的目标和宗旨一如既往的崇高，但表面工作确实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做了。比如以前都会在第一天颁发给学员的制服，现在取消了，城里几乎所有的纺织厂和蒸汽织布机都在赶制前线需要的战旗和军服。他刚刚说的那句"当你们带着国王的祝福踏出这里的时候"在以前也是有着明确的含义的：学员们应该在神庙中一直封闭住宿，直到被认定他们可以成为真正的将领得到国王的认可的那一天，才会再次盛装走下神庙前的大台阶。而现在，国家既无多余的粮食来统一供给，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安排住宿--那老旧的学员宿舍已经成了弹药库，存放着留作都城最后保卫战的军备。所以，小照他们得以每天回家，只需要早上按时来，晚上完成课业再走就可以了。

“你们每天的课业分成两部分，你们将要研习历史地理和我们摩堪王国伟大的文化，同时，你们也要学习格斗，击剑，兵法，以及驾驭龙的技巧......”提到龙，孩子们明显来了兴趣，叽叽喳喳的声音开始在下面传播。
“安静！”忽如其来的一声咆哮，同时还有重重的金属砸在木质讲台上的声音。小照和大多数孩子都被吓了一跳，小照这才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讲台上已经多了一个人。明显这是军队里的人，全身上下都穿着铠甲，胸前的纹饰让人觉得恶心，又有一些恐怖。头盔还在讲台上摇晃，开来刚才便是他将头盔砸在讲台上发出的声音。在他的眼光的扫视下，孩子们很快恢复了安静，出奇的安静。

教官吞了吞口水，努力整理被打断的思路，然后继续说道：“......你们会被分成两个班，一个班研习文课，由我和其他祭祀负责。另一个班跟着这位......凯将军......学习军事，当然，凯将军很忙，他的部下会更多的带你们。两个班交替轮换。好了，你们现在都从右手的门进去，马上我们就开始第一天的学习......”

孩子们推推搡搡的往右边的门挤过去。小照看着这厚实的木门，既不是大厅的正门，也不对外，所以这门并不宽大，但看上去却意外的结实。没有华丽的雕刻或者金丝勾边，粗糙的黄铜包裹着门边和四角，中间还有胳膊那么粗的铁条加固。感觉这扇门随时准备的不是迎接来到神庙里虔诚的祈祷者，而是在神经质一般的等待着刀枪炮火的冲击，门又厚又重，似乎并不愿意打开自己给来访者展示门后的精彩，而是一心永远处在关闭的位置上，阻挡面前可能出现的一切。小照想伸手摸摸那门上的铁条，但他站定不下来，被身后的人推挤着滑了过去。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被这张开的大口所吞没，教官和凯将军在最后用力关上了门。

“你们真的觉得把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拉来培训有用？您会让这些孩子去......”教官问道。
“决策的事情不是你该问的！好好上你的课！”凯将军的回答让教官不敢再多说什么。

小照的班先上军事训练的内容。看来凯将军真的很忙，即使在开学的第一天，他也没有在简短的开学仪式训话之后多停留一分钟。几个高大魁梧的战士走上前来，把孩子们分成小组，列队训练。第一天的内容简单的无聊，既没有武器的影子，也没有实战格斗，更没有关于龙和龙骑士的任何内容。而孩子们在操练的间隙谈论得最多的，恰恰是那神秘的龙。对于龙的见识，越是贵族皇戚的孩子越是粗陋，虽然他们的衣服上装饰着很多的龙纹。他们大多只见过平日偶尔盘旋在都城上空的一两只飞龙的大概轮廓，至于全副武装的龙骑士到底是什么样子，更是一无所知。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从前线将领家来的孩子，曾经见过威武的龙骑士整装出发和满天火光的战斗场面，这为他们迅速在孩子群里赢得了地位。

有人碰了碰小照，“你见过龙么？”
“没有。”小照老实的回答。的确，小照的父母虽然都是王国的精英龙骑士，但从来没有带他去过前线，小照一直在都城生活，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后来，和妈妈姐姐在一起，等爸爸回来，再后来，和姐姐相依为命。
“我想你也没见过......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呢?”
“龙骑士......”
“哇，那你怎么会没有见过龙?难道你从来都没有跟到龙穴去看看？”
“没有，我，我从来都只在家帮家里人干点杂活。”
“哈哈，原来是个胆小的乖宝宝，这可不行，现在大家都要要战斗！战斗！”说着孩子们调皮的作出示威的架势。“一定是你妈妈把你宠坏了吧？”有人在旁边开玩笑。
“不许胡说，我妈妈也是龙骑士。她虽然和疼我，但可从来不会宠我。”小照显然对这样的评价很不满意，但很快，他又意识到这样去辩解虽然可以让别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肃然起敬，但对自己，却是在引发痛苦的回忆。
有些懂事的孩子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龙骑士这样的职业，在和平年代是没有女性介入的先例的。是连年不绝的战争把女人终于卷了进来，即便这样，能够晋升到龙骑士这样的地位的女性，在摩堪王国里也还是极为稀少的。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孩子的父母，居然都是龙骑士，不禁让人赞叹钦佩。

"这么厉害，那晚上你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接你？到时候也让指给我们看看。"有人凑过来插嘴说。
周围的孩子们用期待的眼光盼着小照给出肯定的回答。
"我父母都牺牲了......不会有人来接我......"小照低着头说。
大家有些不知所措。
幸好集合的命令及时传来，大家都暂时忘记了这些对话，重新投入到枯燥的队列训练当中。
小照却开始想一个问题，是啊，父母虽然从来不希望自己成为战士，但也从不在生活中娇纵溺爱自己。被人宠的感觉，那是从安安开始照顾这个家开始才有的吧。比如睡懒觉这个毛病，就是后来在姐姐宽容下才养成的。

孩子们说过的话如同过眼云烟，下一次解散休息的时候，大家的聊天对象又换了。越来越多的阵亡将士家庭的孩子的身世被挖掘出来，令小照不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很乐意谈起自己父亲或者母亲牺牲的故事，这些，他和安安姐在生活中往往都会故意避开。于是小照慢慢也变成了一个听众，他觉得，听着其他孩子眉飞色舞的说起这样的事情，和自己默默的回想的感受完全不同，甚至是轻松而满足的。

第一天的学校生活在不断交替的操练和聊天中度过，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大家就都被放了出来。小照这才看到，原来绝大多数同学真的都是有人来接的。有些明显是父母，有些应该是大户的仆人。如果小照早上来得早的话，因该会看到同样多的人送孩子们第一天来上学的场面。

教官和几个战士从神庙二楼的小窗望下去，看到大台阶和台阶下广场上乱哄哄的人群。教官苦笑着摇了摇头："这真的是在训练精英战士么？这是一群孩子，少爷，公子。找他们，还不如现在军营里的随便一个低级校尉。"
"而且似乎那些将军们并不关心这一批孩子。"一个战士接过话茬，"据说军方完全没有给这一期的训练班提供真正的龙练习的计划。"
"那还训练什么？难道现在的将军们都不骑龙，该骑犀牛了？"另一个战士讽刺地问道。
"谁知道啊，反正我们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了。"教官转过身来，从窗口边踱开，"这批孩子里有好几个王国重要人物的独子，这不太寻常。我劝你们操练的时候放松一点，别弄出什么事端来......"教官一边说，一边冷笑着扫视几个战士。战士们似乎感觉到什么异样，但又完全理不出头绪，相互茫然的看看，耸了耸肩。

大台阶和广场上的人群逐渐散去，小照看看天，也才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以往常的经验，姐姐一定还在工厂干活。于是他决定先去工厂，陪姐姐一块儿回家。

炸药工厂。如果可能的话安安并不想在这个弥漫着硫磺和硝石气味的地方工作，安安的针线活很不错，但战场并不需要精美的绣花和栩栩如生的纹饰，蒸汽机驱动着的巨大机械织布机纺出的扎手的粗布反而更和时宜。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炸药工厂的工资更高一些，安安才可以保证小照的衣食不会比父母在的时候差出太多，至于她自己，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姐姐，姐姐，我下课了～"小照老远就喊着往工作间跑。小照到工厂的时候正好赶上安安这一批工人下班，不然他可不敢擅自往里闯，被监工抓住的惨痛教训他还是记得的。
看到小照居然来工厂找自己，安安非常的惊讶："怎么这么早？我还以为要学很久呢，本来打算回去做饭等你的。"从市中心的神庙到这里要走蛮久，这意味着小照早就下课了。
"第一天没什么，就是操练......"小照回答。
"那累么？"安安听说是操练，又有些关切。
"不累，中间休息的。"
"行，既然你回来这么早，跟姐姐去买点吃的吧，顺便也和姐姐说说你的同学，还有那神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除了去门厅祷告，还从来没有进到里面过呢。"

++

++
++

......摩堪并不甘心第一波攻击的失败，他们转而攻击我们的运输舰队。或许他们天真的以为在里我们王城较远的地方击败一只毫无防备的货船就可以让我们因为缺乏补给而投降。可惜，他们连这样的机会都无法把握，他们忘了我们的烽火遥遥相望千里，没有任何敌意的举动可以逃出我们的视线；他们忘记了我们的天龙卫士可以在大陆的任何角落作战，距离不会削弱我们的决心。更重要的，摩堪如此的举动激起了我们抗争到底的怒火，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满足于防御，在这场避无可避的战争中，阿希利亚必须掌握先机......

阿希利亚旧王国史 14：1

第二天的便是文课，关于摩堪王国和这片大陆的历史文化内容。

教官捧着一摞厚厚的书走了上来，大致扫视了一下下面的孩子们，便开始了漫长的讲述。这样的讲述通常都以"几千年前......"这样类似神话般的格局开头，所带来的效果大致也便如同老奶奶嘴里缓缓哼出的童话歌谣一样，让听者很快进入半梦半醒之间。

教官从这个世界的创生说到王权的建立，从天地的分离说到大陆的形成，从上古无所不能的君主说到当今万人崇拜的皇族，等到大半个教室的孩子都爬倒在了课桌上，终于，教官开始讲述这片大陆上的两个王国，阿希利亚和摩堪的文明的差异。

"阿希利亚是一个原始而野蛮的文明，他们拒绝教化，不思进取，但却阴险狡诈，嗜血好战。"教官从牙缝里挤出了一连串复杂的形容词来批判这个摩堪战争中的敌人，孩子们很多都不会拼写这些冗长冷僻的单词，但即便只从教官扭曲的表情和困难的发音上，也足以体会出个大概的意思。"比如，大家都知道，在今天的摩堪，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机械和蒸汽动力的基础上的。你们在都城行走，每天都可看到头上那些交织密布的蒸汽管线。这是我们的祖先的伟大发明，一种完全我们自己制造的，可以被我们控制的能量。这力量比任何的古老生物或者自然力都要强大，正是有了蒸汽和机械的帮助，我们才能在广阔的大陆上建立起这个宏伟的城邦王国。"教官说的满面红光，声音提高了很多，一些孩子被从睡梦中惊醒。

"反观阿希利亚，即便在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依然单纯的依赖于生物和魔法的力量。他们似乎永远都相信，只要嘴巴里念叨着他们所崇拜的邪神的名字，田里就会长出丰收的庄稼，散落的石块就会自动的堆积成堡垒。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世世代代以来，我们摩堪王国进步迅速，而他们则一直停留在蛮荒的低级文明状态。"教官的语气略带嘲讽和鄙夷。

"但越是不开化的民族，就越是野蛮好战。他们从来不去想想如何设计出一台动力水车，却总是企图通过战争来抢夺我们领土的水源。可笑的是，他们的军队里至今还充斥着猪，牛，狼这些低等的生物，而这些生物的背后，还有一些......"教官接下去要说的是那些阿希利亚的随军巫师，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大串更加生僻而晦涩的形容词来贬低这些在他看来完全无用的巫师，但话却被小照打断了。

"但我们也需要龙骑士的，龙......还是很有用的......"小照忍不住查了一句嘴。

教官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责难显得很生气，"你明显没有认真在听我说，我有说龙么？我说的是那些低等的生物和骗人的魔法！谁都知道龙很有用，要不然，还训练什么龙骑士？"

课堂上传来一阵笑声，虽然很多人只是因为在一场波澜不惊的课堂上终于有了一点点交锋的刺激而感到轻松，小照却有点被大家嘲笑无知的感觉。

“教官，我曾经跟父亲去军营呆过几天，我们的军营里也还有一些犀牛，战兽之类的东西，还有天上飞的，很大很大的那种......那种......”一个孩子站起来提问，似乎他也多少不能接受机械完全取代生物的观点，但一时间他也忘记了这种被他形容为很大很大的天上飞着的生物的名字。

课堂上又传来一阵零落的笑声。教官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让这孩子坐下：“你说的是浮游兽，对吧？其实你们看，战兽，浮游兽，这些生物已经没有人再知晓他们本来的名字了。你也找不到它们的野生种了，这个大陆上存活的所有它们的同胞，不是在为我们战斗，就是在为我们的敌人战斗。这种连名字都没有，也没有野生种群的东西，根本不配叫做生物，它们不过是会吃草流着血的机械而已。总有一天，它们会被彻底消灭的。当然，龙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我们以后还会仔细说。”教官补充道。

“总之，虽然我们也依然在利用这些原始的生物，但这并不是我们生存和战斗的基础了。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蒸汽和机械为根基的新文明，而那些蠢笨的阿希利亚人，却一直完全的生活在魔法和传说的阴影之中。”教官显得有些激动，但他很快克制住情绪，继续比较两国的差异。下面的话题集中在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上，这话题对台下十几岁的孩子们过于深奥，刚刚醒过来的孩子们很快又回到了梦乡之中。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天，直到教官开始介绍摩堪的图腾。

教官的助手搬上来几尊神像。和遍布大街小巷的神像相比，这几尊无疑是太渺小了。无论是什么来历的人，只要在摩堪国内生活过，便一定会接触过这些神，这是摩堪人日常祈祷和崇拜的对象。虽然体积很小，但讲台上这些神像的做工却是格外的精致，五官，表情，发饰，衣着都细致入微。仔细品味，确实感觉要更加的神秘权威。教官开始一点一点的讲解这些神的来历和图腾的意义，并让大家相互传看。这些东西唤起了孩子们的一些生气，课堂不再死气沉沉。

但唤起了小照注意力的并不是这些神像本身的细致做工，而是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小照觉得类似的偶像，自己似乎以前在哪里见到过。那图腾的表情和大街上常见的模式确有细微但明显的差别，但此刻挑动着小照神经的并不是这种差异，而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见过这样的神像么？”小照忍不住问边上的同学。
“没有，没有这么精致的。”同学摇了摇头。

“无论你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你们都不可能见过这些神像。”教官似乎听到了小照和同学的对话，他颇为得意地说，“这是王室保存的最为正统最原始的我们摩堪国的祖先神的图腾，只有在这里，你们才能看到我们摩堪国万世传承的精神。而那些外面街头巷尾的，杂货铺里放着的，甚至包括你们有些贵族家里供奉的，都不过是这些的仿制品的仿制品。从那些仿制品上，是体会不出我们王国伟大传统的真谛的。”

小照依然觉得自己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非常类似的，同样精致的神像。他想提问，但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没来头的说自己见过，肯定又会被同学和教官嘲笑。

“当然，这些神像虽然精致，但的确是小了点。不过，这块大陆上最大的神像也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身为摩堪国的臣民，我一直为此深深的自豪......”
“我知道！是在东南海湾的四方神像！”有个孩子急忙抢着说。
“很好！我正是要说这个。”教官高兴得连连点头同意，“那是这片大陆上有史以来最大最坚固的人造物。我国的祖先把它的外表雕刻成这里的图腾的形状，时时刻刻监视着各个方向的敌人，赐予我们这片土地安宁。现在，那片土地里阿希利亚王国边界很近。虽然凭他们那渺小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攻破这个堡垒的，但我们还是有义务要保护它免遭战火的侵扰，不能让大陆上最高贵的神像受到

阿希利亚蛮族肮脏血液的玷污！”教官激动不已。

接下去的时间里，教官开始回忆他曾经拜访那尊巨型神像的经历。他一辈子也就去过那么一次，还是在他晋升为国家大祭祀之前。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这一生最为重要的一次旅行，花去了他整整三年的时间。那其中经历了多少坎坷艰辛，雨雪风霜，只有他自己知晓。等他终于获得了国家大祭祀的地位，终于在繁忙的公事中得以休息下来，准备再从容得去游历一次的时候，这神像，和周边的地区却都被宣布成为军事禁区了，像他这样的文职人员，一概不得再接近了。教官的这一段讲述非常生动，完全没有之前那种口号式的宣传的感觉，甚至几次，他的眼睛里都有泪水在打转，学生们听得也格外认真。

但小照依然在努力的思考自己的问题，这些神像的熟悉的感觉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小照没有去过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真的曾经见过和这些神像类似的东西，那一定就是在都城的某处......

这一天的课，小照便带着这个解不开的谜团度过了。放学回家的路上，小照特别留意路边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神像。但怎么看，都和课堂上的那些有巨大的差距，平时倒还不觉得，在课堂上见过那些所谓的"正品"，再加上教官神乎其神的描述之后，小照也不由的觉得这些街边的神像粗陋不堪，似乎不值得高贵的人去崇拜。沿着曲曲折折的街巷，小照转了很远，把平时常去的附近的几条街都转完了，始终也没能发现一个印象中类似皇室正品的神像。时间太晚了，小照不得不放弃继续的寻找，赶紧往家跑。

安安焦急地在门口等着，有了昨天的经验，安安今天还特意跟人换班，回来的比较早，结果在门口等了个望眼欲穿，汤都重新热了两次，才终于看到了远处小巷里灯光下小照的身影。

"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安安有些嗔怪。
"嗯......没什么......今天是文课，那个老教官特别能啰嗦......"小照回答的有些心不在焉。
安安还想问，但看小照有些愁眉不展的样子，就没再多说什么，"赶快来吃饭吧。"
"哦，倒是真的很饿了。"

吃饭的时候，安安照例问小照课上的内容，但和昨天不同，昨天的小照是问一句答三句，巴不得多长几张嘴，马上就把白天的见闻都描述出来。可今天，小照却是问三句才能答一句，还会答非所问。几来几去之后，安安放下刀叉："小照，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想什么呢？跟姐姐说。"

"没什么......"小照看了看安安，马上又意识到自己这个反驳完全的没有说服力。在安安姐姐的目光前，小照知道自己什么也隐藏不了。
"我在想一个东西，今天上课的时候教官给我们看的。他说的很神秘，说所有人都不可能见过，但我老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似的......"小照只好老实交待。
"咳，吓死姐姐了，我以为多大事情呢。什么宝贝东西大家都没见过就你见过？那姐姐我有没有见过？"安安又重新拾起刀叉，往自己盘子里夹了一些沙拉。
"神像，就是大家都拜的那个神像。"小照答道。
"神像？神像有什么？大家肯定都见过啊，姐姐我每天上班路上都要祷告的呢。"
"不是路上那种，教官给我们看的是木雕的，大概就......就这么大。"小照伸手比划了一下，大约一肘的长度。
"这么小啊，街前婆婆家卖的那种？"
"姐......"小照很不满意，"当然不是那种随便都可以买到的。教官说是皇家正统的宝物。"
"哦，那我们是应该没见过了。"
"可是我就是觉得很熟悉，我一定在哪里见过，所以我放学就出去找......"突然，小照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原来......就为这个，你放学跑出去玩了......害姐姐一个人在家等。"安安作出生气的样子。
小照笑着撒娇求姐姐原谅。
安安当然也没真的怎么怪他，严肃的表情坚持了几秒钟，就重新恢复了平时大姐姐的甜美。

“不过你说这么小的宝贝神像，我记得我们家似乎真的有那么两个，你等等……”安安忽然记起了什么，她起身走去卧室里。小照在餐桌上伸长了脖子，想早一点看到姐姐能从卧室里翻出什么东西来。

几分钟后，安安有些吃力的抱着两个神像走了出来，她把这两尊神像放在餐桌上，瓦斯灯的光把神像照的通亮。

小照呆住了，他可以肯定，这就是他白天在记忆里搜寻了大半天的“似乎在哪里见过的”东西，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是在自己家里。面前这两尊神像和白天看到的一样的精致，表情和纹饰的感觉也一般无二。不同的是，这两个神像是石雕的。

“怎么啦，看傻了？”安安用手指在小照眼前晃了晃。
“姐……我们家，为什么会有这个？”小照吃惊的问。
“诶，你这孩子……这不是什么皇家宝物，这是爸爸以前带回家来的从前线得来的战利品。当然，他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拿出来过。可能你最后一次看他们的时候还是很久以前的小时候，所以，你也记不清了。”安安解释说。
“……教官明明说是我们王国的宝物。”小照一边嘀咕，一边用力抓起其中一个仔细端详。这石质的分量远远超过白天在教室里传看的木质神像。如果不是这分量的原因，小照也许会决定把它们带到学校去，跟大家炫耀炫耀自己父亲的光辉战绩，顺便也给那个罗罗嗦嗦的老教官看看，敌人那里，其实也有这种神像。
“好了，看完了还让姐姐收起来吧。这是爸爸留下的不多的东西之一了。再说，等我们小照长大了，也去跟敌人作战，说不定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看的神像带回来。”安安又把神像抱回了卧室里，收藏好。
既然解开了心头的迷，小照便也不再去多想。

++
++
++

……天龙卫士在搜寻失踪的运输船的时候发现了摩堪王国的海军基地--四方神像港。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人类所能想象的最为巨大最为坚固的要塞。要塞被雕刻成他们所崇拜的神的模样--这模样和我们阿希利亚的主神一般无二。但若人的本性邪恶，单靠崇拜善神也无法拯救。同样的石雕神像，在我们阿希利亚最多不过常人大小，在这里却如黑云压顶，面目狰狞，连眼睛都要大过我们王宫最大的厅堂的天顶。它们昼夜不眠，射出金色的刺眼的光芒，撕裂天空，让扫过的任何物体都瞬间化为烟云。但我们的天龙卫士无所畏惧，在黑夜里，他们把战火，混乱和恐惧充满这个摩堪王国防线最后的依靠。邪神畏惧天龙卫士的力量，闭上了眼睛。龙轻松的进入它们的体内，破坏了所有摩堪人引以为自豪的动力机关，中止了他们运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庇护摩堪了……

阿希利亚旧王国史 15：4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课业慢慢步入了正轨，军事训练的强度也有所增加。然而十几岁的孩子们是很容易为了一个莫名的目标而兴奋的，大伙儿倒也练得格外起劲，小照也不例外。这一来，安安的负担便也跟着稍微增大了一些，要多缝几件衣服，多烧几个好菜。不过安安并没有丝毫的怨言，看着自己的弟弟，也是这个世上剩下的唯一亲人每天都很开心都有进步，她也就满足了，何况，小照还会不断的从学校带来新的见闻和传说，安安作为一个本分的从不关心政治的女孩，虽然并不总是能听懂，但看到小照在饭桌上说起这些事情时严肃而认真的样子，就很高兴。连续一段时间来在给

父母祷告的时候，安安都会把小照的表现，尤其是那些进步的表现在心里跟爸爸妈妈反复念叨，希望他们能够满意自己儿子渐渐长大成人的变化。

可惜这样的激情澎湃的日子没有坚持太久，摩堪海军和四方神像军港遭到沉重打击的消息开始在都城里蔓延。起初只是只言片语，皇家很不乐意看到这样的消息在私下散布，便以谣言传播为由抓了一些人。但随后这消息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皇家的监管也不如以前那么严厉了，这等于变相默认了传言的真实性。神庙里的学校也不能置身事外，孩子们开始在休息的间隙叽叽喳喳的讨论起这方面的事情。

"听说不打了？要和谈了？"有人问。
"流言吧，不过好像我们的军队的确打了败仗......"
"不会吧，我昨天听说了跟人家说肯定不可能呢。"孩子们七嘴八舌的交换着街头巷尾得到的消息。
"是真的，最近的天气不合适继续作战，所以我们要和谈。我偷听人家跟我爷爷报告战况听来的。"这孩子显得很有自信，他确定自己获得信息的渠道是可靠而独一无二的。
于是有一群孩子立刻围拢上去，试图从他这里打探到更多的消息。可惜，他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么几句，没几分钟，孩子们又散开。
"那我们还在这里训练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事实上这么迟才有人提起都多少让人惊讶。孩子们陷入了几秒钟的思索，然后立刻争先恐后的给出自以为最佳的回答。
"我们还是可以去守边！"
"我们可以等等再打！"
"我觉得谈判也需要人手的！"
"其实，我觉得和谈还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为下一次反击作准备。"有个大一点的孩子很轻蔑的看了看周围其他的同学，"你们都不懂。"
争论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自然也没有结果。有人问小照则么看，小照耸了耸肩："随便，不用上课的话，我还可以回家帮姐姐忙。"
那孩子无法理解小照居然可以有这样置身事外的想法，就如同小照此时也无法理解同学们如一窝无头苍蝇在一个没有开口的玻璃瓶里拼命乱撞寻找出口的心态。

教官在一片混乱中走进来，站在讲台上。他还没有来得及把书翻倒今天要讲的那一页，就被下面孩子们的提问声打断了。

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要求教官说说情况到底如何，无论教官怎么解释，孩子们也不愿意回到枯燥的历史和政治里去，他们一定要知道前线的战事到底如何了，和谈是不是真得快要来了。

无可奈何的教官最后只有缴械投降。他不得不沮丧的告诉大家，是的，我们最大的军港沦陷了，海军被消灭，这个仗是没法打了，至少，眼下是没法打了。

课堂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

"我绝不投降！"终于有人爆发了。教官很惊讶这么大的孩子会把投降跟和谈混淆在一起。
"既然要打，就打到底，怎么又会要和谈？"有孩子忍不住说。
"就是，过几天，我也要上战场！我绝对不会跟那些野蛮人和谈！"孩子们的心思总是简单而直率的。教官在上面看着这帮热血沸腾的孩子们，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觉得恐怖。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站起来，似乎有意见要发表，"我祖父告诉我，"这是他常用的开场白，出生贵族阶层的他习惯用家族的意见来作为他自己每个观点的开头，这使他有一种得到坚实的依靠的感觉，"每一场战争都是由原因的，要停止战争，就必须终结这个最初的原因，屈膝投降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
"说得对！说得对！"这番话引起了很多孩子的共鸣，大家嚷嚷着表示支持。
"阿希利亚人是罪恶的源头，是他们把恐怖的火山带到这片大陆上来的！只有消灭他们，才能终止灾难！"这番话再次激起下面孩子们的高昂的情绪，有人甚至爬到了桌子上带头高呼。

小照的感觉和刚才听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辩论时完全不同。现在小照的眼前只有一个意见，传入他耳朵的只有一种声音，在许许多多的同龄人面前，小照觉得内心得到了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可以不论原因，可以不论正确还是错误，只要是同龄孩子集体的狂热的行为，就可以立刻获得认同。小照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这狂热的行为当中。在这样的环境里，谁也无法故作正经。孩子们的情绪又是如此的容易传染，他们需要发泄，默默的听历史或者严格古板的操练都不足以让他们身体里活动的欲望得到释放，而此时此刻，大家无疑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对于小照而言，这样的疯狂举动之所以让他感到舒服，还有一层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原因：报仇。虽然从来没有明显的表露出来过，安安姐姐也不过多的在他面前主动提起这样的事情，但被阿希利亚人夺去父母的仇恨，一直都在小照的心底暗暗涌动，积攒，酝酿。

课堂上彻底乱作一团，这个时候，恐怕只有凯将军亲自来砸桌子骂人才能收拾得了了。

教官平静的看着下面，仿佛是一群刚刚可以舒展开翅膀，刚刚学会喷火的幼龙，随时准备尝试着离开龙穴，去征服天空和大地。

当然他们也并不知晓外面的危险。

阿希利亚人犯下滔天罪恶，罪恶引来上帝的惩罚，于是上帝在被阿希利亚人污染的土地上布下火山和熔岩，而摩堪的美好家园则被蝗虫一样流浪迁徙的阿希利亚人破坏，从而引发了双方世世代代的仇恨和战争。这正是教官几天以来反复给孩子们灌输的战争史的起源。显然单纯的孩子们依然完全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就如同祭祀们和皇家所期望的，这样的思想将把人民引导成合格的士兵。

教官并没有试图去阻止这些孩子的疯狂行为，此刻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的，是关于这历史的另一种说法。

上帝并没有带来火山，相反，是火山为这片大陆带来了上帝。无论是阿希利亚人，还是摩堪人，在这样的自然神力面前都无能为力，恐惧，很快便占据了所有人的心。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人们各自拼命寻找着解脱的办法。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教派开始流行，阿希利亚人更多的相信了上帝惩罚世人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希利亚开始走上了遵从先哲训导，崇拜神灵的道路。而摩堪人则觉得，自己终究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降伏这罪恶的火山，于是，蒸汽和机械的力量得到无上的推崇。然而无论阿希利亚人怎么虔诚的祷告，无论摩堪人怎样试图用自己的技术去压制，火山依然年年给这片大陆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双方开始相互怨恨，阿希利亚人指责摩堪人对神灵不敬，用肮脏的手和野蛮的人力去破坏神降给人间的遗迹，以至他们的祷告永远无法被上帝接受。摩堪人也不甘示弱，同样指责是阿希利亚用罪恶的咒语把地狱的妖魔不断的引来人间，企图用这些邪魔外道的法术控制大陆，所以摩堪人每每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征服火山却都无功而返。既然谁也没有办法说服对方，那就只有战场上分个高下了。

在摩堪的皇族和某些位高权重的贵族中，这样的说法是一直流传着的。身为皇家大祭祀的教官自然也知道。但他更清楚，这样的说法从来不会向军队或者百姓们提起的。

孩子们似乎终于注意到一直在讲席后沉默着的导师，喧闹的声音开始慢慢小了下来，大家返回自己的座位，有人从桌子上跳下来，重新坐好。部分孩子显然以为教官要生气了，他们的脸上露出一丝的慌张。

教官并没有生气，他也刚刚把自己的思路拉回课堂上来。在这么多人面前走神想到秘史可不是什么好事，如果说漏了嘴，这里可是有好几个孩子的父亲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要了他的命的。

‟你们刚才的表现……”教官停顿了好一会儿，还是想不出什么更合适的词，‟……很好。国家为拥有你们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只是，下次可以把体力多留到军事课上去……”孩子们被逗笑了，教官的心

也才放松下来。

小照多少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心里积攒的复仇的想法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于是继续小声地跟身边的同学嘀咕这些事情。今天在他边上的孩子是个贵族出身，虽然没有什么亲人在战争中遇难，但可能是因为从小的家教，他对阿希利亚也是充满了仇恨。两人接下去就再也没有听课，不断交换着如何继续战争，以及在未来的战争中亲手消灭阿希利亚的想法。

终于又到了下课放学的时间，教官收拾好东西，回到楼上，负责军事训练的战士们也刚刚回来。
"看来，关于和谈的传言竟都是真的......总是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但愿这一次，是真的休战了。"其中一个战士说到。
"我听说凯将军已经准备动身前往阿希利亚的王城谈判了......"有人补充。
"现在这个局面，再打下去，恐怕你我都要被送上战场，难道你愿意？"很显然，靠在墙角的这位战士对于在都城后方训练孩子们这份工作非常满意，既安全又威风。
"听说海军已经全部被消灭了......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情况下，你我去了，也是被阿希利亚的畜牲们咬死的下场吧。"这位战士在不愿意上前线这一点上感觉找到了知音。的确，自从四方神像港被夜袭之后，摩堪再也没有在任何一次的会战中占到便宜，眼看着战线离都城越来越近，曾经从阿希利亚手里抢过来的土地又都一寸寸的被夺了回去，现在主动提出议和，好过死撑到玉石俱焚。
教官一直凝视着窗子外面夕阳下的都城，没有说话。
有个战士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咳，老学究，你怎么不说话？"
教官慢慢的扭过头来，看了战士一眼，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幽幽的说道："你们的生死于我何干......"
"嗨，你这老家伙，怎么说话呢......"，战士显然对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举手做出威胁的样子。
教官头都没有回："如果真的战事吃紧，你们会被拉上前线，然后这里会立刻补充几个新的战士，谁也不会记得你们的姓名。我也可能随时被拉到前线去做个什么神父或是记录员，这里也会马上有人来顶替我的位置......"
战士们被这样的话说的莫名其妙，谁也没有理解教官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
教官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倒是这些孩子，可能不用再来了。这是神的恩德啊......"
战士们面面相觑，如果孩子不来了，他们又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老家伙，你到底要说什么？"
"是啊，上面不是说这次的班要培训半年么？虽然这已经是压缩得很短了......"
"即使真的停战了，我们也同样需要新的力量补充到军队里去，天知道阿希利亚那帮杂种什么时候又会打过来。"战士们七嘴八舌的发表自己的意见。
教官苦笑了一下，嘴角的肌肉微微的抽搐："你们还当真以为这个班和以前的一样，是用来培训年轻将领和高官的？"
一个接一个而来的意外已经超出了这些战士的思维能力，他们不再快言快语的接话，而是用谨慎而渴望的心态期盼教官把迷一个个揭开。
"嗯......既然反正要求和了，这事情应该也不用继续保密下去了。或许过几天我们就不会再在这里见面了，告诉你们倒也无妨。"教官拉开圆桌旁的一把椅子，坐下。
"你会放心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些孩子去统领么？"教官指着其中一个战士问。战士茫然的摇了摇头。
"你呢？你？你会么？"教官挨个问过去，大家都无话可答，只是拼命的摇头。
"那就对了"，教官笑道，"傻瓜也不会。别把军部当成是笨蛋，他们可不是迂腐的只知道遵守祖制的人。难道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会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合适担任前线的指挥官？培训贵族骑士，闲的时候玩玩可以，真打起仗来，还不是谁最能挨刀谁命最大谁爬得快。"
"可是这个学校没有停过啊，你我，我们几个，都不是第一次来给他们上课了。"有战士插话道。
"没错，开头是真的。那最初几年不断的降低年龄要求也是真的，因为确实所有适龄的男子都已经推倒战火里去了。何况，那个时候，贵族的实力还很强大，他们当然要维持自己宗族的权利，宁可让自己的孩子提前接班，也不愿意把位子留给身边成年的没有身份但战功卓著的那些人。也确实有那么几个少年早成的家伙为皇家贵族维护了名誉。
"但战争终究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贵族越杀越少，踩着尸体堆爬上来的草根将军还是越来越多了。你们都知道凯将军......"

有战士立刻插嘴："凯将军可不是世袭贵族，那可都是一条龙一条龙杀过来的，当年我......"有人从后面推了一下他，让他住嘴。
"没错，现在军方的最高统帅就是个草根将军。"教官的言语里透着不屑，"他们当权之后，从这个学院里培训出去的人也就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地位了，当然，学院的地位也差了很多......"教官边说边从老化的圆桌边上撕下来一条风化脱落的漆皮。
"据说上一批 18 岁的孩子，大部分被送到前线后，都是从马夫做起，有幸去到龙穴里打杂的，那就是很高的优待了。"
这个情况战士们都是第一次听说，虽然他们在这个学院干了很多年，但也从来不被允许过多的问起学员们出去之后的情况，偶有提起，只是个别混得特别好的例子。而且最近年把以来，战事胶着，噩耗不断，也没有人愿意过多地去打听前线的人的近况，有时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来欺骗自己比面对坏消息要容易很多。
"前线并不需要那么多贵族马夫，所以这个学院也停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年，军方突然又要求开始招收新的学员，而且，出人意料的把年龄限制又下降了两岁。这一切，只是因为将军们和皇室贵族逐渐挑明的矛盾......"
"矛盾？"有战士问到，显然他是越来越糊涂了。
"哼，军队被一帮双手浸透了鲜血一路杀过来的人控制了，但国家的后方和战争机器还是处在贵族们的势力范围内。那些军人在前线可以呼风唤雨，到了这都城，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这里，还是皇家的地盘。将军们在前面拼杀，贵族们在后方支援，起初倒也默契......"教官顿了顿，"可最近年把以来，战事不利，将军们有火没处发，就天天责骂贵族们贪享安逸，工作不力。而这些贵族也早就窝了一肚子火，既然你敢这么说，我还真就敢这么做。我就不理你了，我看你们在前线自己玩去。"
"这......"战士们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所以，军方一直在想办法要收服这些做惯了老爷的贵族们。"教官突然冷笑了一声，"哼，要不是他们在前线被打得喘不过气来，恐怕早就掉头带兵先把这个都城给踏平了吧。不过如今他们腾不出这个手来，于是想了这个下作的手段......"
"用这些孩子？"一个战士问到。
"你倒还不算太笨，"教官抬头看了他两眼，"军方想囚禁一些贵族的少爷做人质，但却又因为自己在都城的势力实在薄弱，不是贵族的对手，所以几次谋划都胎死腹中，没有泄露出去让皇家察觉已经是万幸了。最后，他们退而求其次，想到了这招，利用我们这个长老院名下的培训学院的名义，把贵族家里的剩下不多的男生都给招进来，里面也混杂着一些将军们自己的孩子。装模作样的培训一段时间--好像上头本来说是半年？其实也许根本就是随时需要随时就会来把人拉走--然后就统一拉到前线去。到了那里，怎么把其中有人质价值的孩子挑处来集中处置，就由不得这些常年坐在皇宫大院里的老爷们了。"
"可笑这些贵族居然完全没有识破这个伎俩，他们还真的以为现在前线还需要他们家里十几岁的小毛孩去领导。"教官摇摇头，"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也许再过一个月，这帮孩子恐怕就全都要进前线的战俘牢房了。"
战士们听得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半晌，有人问："这都是凯将军的主意？"
"应该不是......"教官的语气也不很确定，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多半是他儿子的意思，当然......他是知道的......"
"这么说起来，从开学之后，凯将军的确再也没有来过这里......"有战士说。
"少将军可比他父亲要冷酷的多，也难揣测的多......好了，就当我今天发疯了，跟你们胡说了一通。反正停战之后，这些孩子也就没用了，他们可以回家，你，我，也都可以回去休息了。这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

教官和战士们默默地走出神庙，战士们的脸上多少都还带着疑惑和惊讶，这里还是皇宫的范围，谁也不敢大声议论刚才的话题。

教官的脸上倒是显出一丝轻松，也许是因为终于把这个秘密说了出来，也许是因为他真的为那些贵族的孩子不会遭到厄运而高兴。忽然走了几步的他又突然停下，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是的，他不应该高兴得这么早，这样的所谓的和谈不是第一次了，和谈失败的先例也数不胜数了。那些头脑简

单四肢发达的战士想不到这一点，他怎么会也想不到这一点。多少年来，他就是靠着小心谨慎和严密的思维才混到现在的位置的。教官开始在心里责怪自己刚才在楼上战士们面前的得意忘形。如果，和谈失败了，这个班还要继续下去，怎么办？如果那几个大大咧咧的战士有人管不住嘴把事情说出去了怎么办？当然，也许，这次的和谈会很顺利，而大家都是在神庙和皇宫周围做事作了很久的人了，都应该知道看好自己的舌头吧。

教官回头看了看天，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今天似乎也没有月亮，天气稍微有点凉。前面的路边的街灯居然也凑巧坏掉了，只有隔上好一会儿才闪过一丝昏黄的光，忽悠又熄灭了。教官紧了紧披在肩上的长袍，继续快步的往前走，不久，便消失在了巷道的黑暗中。

++

......卑劣的摩堪人，他们假借和谈的名义，把我们的将领骗到无人守护的营帐中，乘机刺杀了我们天龙卫士团的首领。我们的战士都列队站在城墙上，以轻松的心情期盼着从营帐里传出和解的声音，期盼着从远处的海面上升起和平的曙光。但我们错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善良差点换来了灭顶之灾。从营帐里传出的是摩堪人恐怖的笑声，从天边海面飞来的是他们的龙骑士军团。从这一刻起，阿希利亚人再也不会抱有任何的幻想，我们会用最残酷的战争回答摩堪人的无耻行径。从此刻起，到最后一个摩堪人倒下，最后一寸摩堪的土地化为黑尘为止，我们不会停止进攻......

阿希利亚旧王国史 16：2

......我们上当了，阿希利亚人并不希望和平。他们在和谈的营帐里突然下手，同时刺杀了我们的凯将军和他们自己的首领，然后把这一切怪罪到我们头上。阿希利亚人的愤怒已经完全被这流氓把戏点燃了，除了将战争进行到底，没有其他出路。学院里那帮孩子先不要放走，另有用处......

一封寄回摩堪都城皇家祭祀团加急信件

小照最近的表现让安安有些担心。以前的小照很温和，话也不多。但自从和谈反反复复的留言在都城里传开之后，小照变得容易激动了，说话的语气比以前更冲，言语里也总是提到战斗，报仇，国家之类的词。

这一天安安回来的比较早，其实今天炸药工厂本来还要加班，安安陪着笑脸哄了监工好久，终于得以早些脱身，因为今天是小照的生日。安安特意烤了一个蛋糕，准备了比平日丰盛的多的菜肴，在家等小照放学。

傍晚，小照按时下课回到家，一进门，看到桌子上堆的满满的美味，还有一个看了就让人忍不住想要扑上去的大蛋糕。那香味把小照迅速的勾到了桌子边上，他二话不说，伸手就要去抓，仿佛再慢一秒，口水就要管不住滴落下来。

安安拍了一下小照的手背："没规矩，先洗手，换衣服去。"
"姐姐~"小照故意拉长声音撒娇，"今天为什么这么多好吃的呀？"小照虽然把手缩了回来，但并不愿意离开眼前这一桌美味半步。
"笨，上课把你上呆了，今天是你生日。"安安笑着说，"快去洗手吧，然后来吃蛋糕。"
小照跳到安安面前，扑上去抱住安安，吻了一下安安的脸颊，"姐姐真好。"然后便以旋风般的速度冲向水池，然后又飞一般的跑回来。
终于可以下手了，小照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每一盘菜都很和自己的口味，都同样的诱人。为

难了半天，小照最终还是决定先啃一口蛋糕。
“喜欢么？”安安笑着问。
“当然喜欢……”小照鼓着嘴，含糊不清的回答。
安安看到小照这么开心，自然也是非常的满足。
过了一会儿小照才发现，姐姐一直坐在旁边看着自己，没有动刀叉，小照转头看着姐姐：“姐姐也吃呀～”
“嗯，姐姐当然要陪小照一起吃的。今天在家忙了挺久，姐姐还真的饿了呢。”安安说，的确，和监工磨完嘴皮，老早跑回来，安安一点也没有闲着，里里外外的跑，直到这一桌子菜都做好。
“姐姐真厉害，可以像变魔术一样突然弄出这么多好吃的。”小照说。
“姐姐今天可是特地赶着跑回来的哟。姐费了好大劲才让工头同意把今天的进度放慢。”安安一边细细品味自己烧的菜，一边回答。
“你说你放慢了今天的进度？”小照放下手里的盘子，问安安。
安安漫不经心的回答：“对啊，要不然怎么有时间回来给你烤生日蛋糕呢？”
“那就是说本来规定的任务没有完成了？”小照继续盯着安安问道。
“工头同意了呀，再说那些炸药的味道，姐姐我……”安安说着说着，感觉气氛不对。她扭头看过去，小照挺直着身子，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她不放。
“……怎么了？”安安很莫名。
“姐姐，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小照严肃地说。
“姐……哪里做的不对了？”安安小心翼翼的问道。
“姐，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么？”小照俨然一幅大人的模样，这话和语气都让安安听出了一些炸药厂监工的感觉。
“那个……”安安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我们的战士们在前线作战，他们很需要我们在后方的支援，姐姐你多工作一天，我们前线的胜利就可能快来到一天。”小照一字一顿的说。
安安能听得出来，这不是小照自己的语言，他是在背诵，大概是今天上课才学到的一句话。但那语气和表情又分明在说，这就是小照内心真正的想法。
小照接着继续他的宣讲，大抵都是这几个月来在同学之间听来的和教官灌输的内容。有些地方记得不那么熟练，但并不妨碍他随意而兴致勃勃的发挥。安安目瞪口呆的坐在一边听着，她其实什么也没听进去，只是在痴痴的望着小照不停跳动的嘴唇。安安的心里浮上来一种平静而压抑的恐惧感，慢慢的，慢慢的扩散开来，掩盖了她心目中一直珍惜的那个小照的形象。
安安很想开口辩解一句姐姐不过是想早点回来给你过生日，但却又则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开口机会。
越说越起劲的小照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停了几秒钟，然后开始背诵一首诗：

“英雄从灰烬中直起身来，
把缰绳牢牢抓在手中，
那龙已经准备好重新投入战斗。

天空才是他们的领域，
在云层之上，
龙才可以完全张开它的翼，
英雄的视线才能遥及天边。

保卫身后的家园，
独力阻挡前方恶魔的军势。
这个世界正在陷入死亡，
除了他无人可以阻挡……”

小照背得并不熟练，而且还有几处小小错误，以至破坏了押韵。但这些字还是重重的落在安安的心上，一直穿透层层的遗忘，翻起了她心底潜藏多年的悲伤。

安安低下头开始悄悄的哭泣，她不敢大声。

小照终于从高亢的情绪里回过头来，安安姐的眼泪让他多少清醒了一些。他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身子软了下来，脸上僵化的表情也慢慢恢复成十六岁的孩子的样子。

“姐姐……姐姐……你不要哭啊……”小照从旁边轻轻的抓了抓安安的手臂。安安既没有躲开，也没有反应。
“姐姐……姐姐，我错了。我不该说这些，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小照嘟着嘴努力解释。
安安抬起头看了看小照，伸手把小照拢在怀里，什么也没说，慢慢的抚摸着他的背。
“姐姐不要生气了……”小照半撒娇半恳求的口气。
“姐姐不生气……今天是小照的生日，姐姐高兴呢……”安安擦了擦眼泪。
“姐姐，姐姐，”小照从安安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我们把蛋糕吃完吧。”说着他用手抓起一块，想要递到安安面前，突然又觉得不对，于是拿起刀叉，重新切了一小块，放到安安面前的碟子里。
“你吃吧……姐姐去休息一下……”安安摸了摸小照的头，站起来转身离开了客厅。
小照呆呆的坐在桌前，不知所措。

夜里，小照很晚才睡着，因为吃得太多。安安则是整晚都没有睡着，辗转反侧的她最后干脆从床上爬起来，跪倒在父母的灵位前祷告：“爸爸，妈妈，我想小照是真的长大了。那一年爸爸您离开我们时念给我听的诗，今天小照也会念了。那语气和神态像极了您，不同的是，他还没有您那样强健的身体和无畏的目光，他还需要人照顾。妈妈，您交待过我，尽量不要再让小照卷入战争，也许我当初绝不该答应他去这个什么学校。现在，我应该怎么办？爸爸，妈妈，安儿应该怎么办？”

事以至此，安安的祷告和眼泪都不能阻止小照每天按时的去到神庙里的学校了。

前线果然传来了和谈失败的消息，这个结果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是这批孩子潜意识里期望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伤害，一心只想着把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完成他们心目中崇高的“征服”。

今天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个新的教官，他更年轻，看上去更精干。不像原来那个老教官啰嗦，但也不会像他那样偶尔还开开玩笑说说自己的故事。现在，课堂的每一分钟都是严肃而充满了热情的。

有坐在窗子边上的学生很快便发现，外面场地上上军事课的战士们也都换了，老的脸孔一个都没有出现。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和谈失败了，我们不得已要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新教官的声音略带悲痛，“你们知道和谈为什么会失败吗？”他提高声调，问台下的孩子们。
孩子们显然不知道，他们听来的大多还是没头没尾的传言。不过教官也并没有等待孩子们做出回答，他并不想听到乱七八糟的各种版本的答案，他需要做的，是把正确的答案及时、充分的灌输下去。
“因为我们被阿希利亚人暗算了！”教官的声音已经转化为悲愤的语调，“他们设计把我们的将军骗过去，然后就下令刺杀！”
孩子们立刻就炸了锅。
最近以来几乎快成为每天例行公事的课堂暴动又开始了，总是先有几个大孩子带头喊口号，然后大家跟着疯狂的呼应，直到精疲力竭。
或者直到原来那个老教官用尽浑身解数把气氛平静下来。
但现在没有人这么做了，新的教官显然对于眼前狂热的气氛十分的满意，他微微的笑着，点着头。
“把战争进行到底！”他甚至亲自带头开始高喊。
孩子们自然立刻转过来跟着他。
“把每一个阿希利亚人都喂给血龙！”他的脸上青筋暴露。
每一个孩子都扯大嗓门，努力的表现自己，每一个孩子都不愿意输给他身边的伙伴。

外面的军事班进展到了关于龙的部分。孩子们兴奋不已，都以为终于可以见到这种传说中神奇的生

物了。可惜，被拉到孩子们面前的，只是几个龙的模型。
"这个……"负责讲解的战士也有些尴尬，"现在战事吃紧，一切要优先照顾前线，所有的龙都在前线战斗。我们就先用这些模型熟悉一下龙的基本构造。"战士说完，小心翼翼的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面前的孩子们。
没有孩子对这样的解释表示怀疑。
战士松了一口气，走到最左边的龙模型前。
"这个是冰龙，边上的是风龙。它们的体积比较小，当然……一口咬死人还是不成问题的。"战士摸了摸模型露在外面的牙齿。"它们用火球攻击，在空中行动特别敏捷。不过，这些小东西皮比较薄。"战士故意敲了敲冰龙脖子部分的外皮。这模型是空的，在他的敲击下发出类似破损了的大鼓的闷响。"所以，以后你们上了战场就会看到，我们用这种龙，都是三个或者四个一队，集体出击。"

孩子的眼里充满了渴望，他们巴不得立刻涌上去仔细的摸一摸这些龙，虽然这只是模型。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过得等我讲完。"战士摇摇头，走到中间。
"这个是火龙，这是川龙。很明显，它们体积大一些，攻击力也更强。他们的行动虽然没有冰龙那么矫健，但也足以在你来不及反映的瞬间绕到你背后给你致命一击。事实上，它们一旦被驯服后，最为忠实于自己的主人，它们可以忠诚的保护你的生命，直到它们自己死去。龙骑士的坐骑中最多的，就是这两种龙。"战士有点得意，他似乎想起自己以前在战场的龙，"当然，你也必须好好地对待它。"

"它吃人吗？"有孩子兴奋的问。
"吃，当然吃。"战士回答说，"记住，以后在战场上如果感觉你的龙累了，就多让他们吃几个阿希利亚人，你的宝贝立刻就精神了。"孩子们放声大笑。

战士又踱步到最右边："这是血龙，暗龙，和最可怕的--斗龙。"这几个龙非常的巨大，前面的孩子们要努力托起下巴才能看到全貌。这些大家伙的面目也更为狰狞，即便只是空皮囊的模型，依然透露着天空霸主的野性和威严。"这些家伙喷出一个火球，就足以让一头犀牛变成烤肉。而当你驾着……比如火龙，想去攻击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大家伙的皮是那么的厚，你根本烧不出个印子来。"战士的眼里也对面前这个巨无霸充满了敬畏，"它们速度比较慢，不过，它们也不需要快，慢慢的一爪子下来，城墙也无法抵挡。"
"只有王国最高等的精英战士，才有资格骑乘这个等级的龙。"战士最后补充道，说完他仰头看了看斗龙的脑袋，显然，他也没有驾驭过真正的斗龙。
"好了，你们都过来自己看看吧……"话音未落，孩子们疯了一般的拥挤过来，瞬间就把战士推到了后面。

此刻没有人注意到他，所有的孩子都在争先恐后的摸着眼见龙的肌肤。有些孩子试图爬上比较矮小的冰龙和风龙的脖子，战士也没有去试图阻止。

教室里，例行的闹剧已经结束，新教官在慷慨激昂的念完了今天的内容之后准备结束他第一天的教学。
"还有什么问题吗？"新教官问大家。
孩子们窃窃私语。
"还有没有问题？"新教官再次提高声音。
"请问……"有人站起来，"……那位……那位以前的……"孩子们齐刷刷的抬头看着他，然后很快都把目光从他的身上转移到新教官的身上，大家都在期盼着新教官给出答案。
"哦，那个老……老先生啊，他身体不行了，回去休息了。从此以后我就是你们的教官。"

++

……我们的军队离摩堪都城已经不远了。摩堪全部的力量都收缩到都城附近，试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城市的防御很严密，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摩堪都城的运转几乎全部依赖于蒸汽动力，而提供这动力的蒸汽工厂就嵌藏在离城市郊外不远的一个海边峡谷中。只要破坏了这个蒸汽工厂，胜利就唾手可得了……

……蒸汽工厂的防御远远比我们预料的要更加严密。那峡谷地势险峻，我们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完全无法施展，航道狭窄曲折且多暗礁，军舰无法进入攻击。即使要在夜间利用小队偷袭，也很难想象可以躲过如蛛网般交织密布的探照灯和与之配合的火力群。无论是谁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无论成败，都将是有去无回的。阿希利亚需要英雄，勇敢地站出来……

阿希利亚旧王国史 17：1

安安和往常一样继续去炸药工厂上班，最近工厂的活没有以前忙了。倒不是因为前线的需求降低，而是因为工厂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原料了。

但每天还是要按时去的，随时有活，随时都要全力的开工。比如现在。安安在工作台前忙得不亦乐乎。

突然，工厂里所有的机械在同一时间发出了难听刺耳的磨擦声，就像原本一直运转灵巧的关节突然间都生了一层厚厚的绣。蒸汽动力管道的阀门发出断断续续越来越弱的嘶嘶声，仿佛一个躺在病床上努力要留住最后一口气的老人。随着最后一缕蒸汽的白烟在空气中消散，机械轰鸣的工厂慢慢安静了下来。一些部件还靠惯性多坚持了一会儿，最终也在几声让人闹心的吱吱呀呀之后陷入了沉寂。一切都陷入死寂中。

工厂的工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都呆住了。不一会儿，监工开始大呼小叫的让人检查动力系统。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蒸汽管道里再也喷不出一丝热气，工人小心的打开管道接缝处的检查口，从里面只滴出几滴温水。

“是工厂把蒸汽断了？”工人扭头过来说。
“胡说！”监工异常愤怒，“你以为大家都和你一样白痴吗？在这样的时候断了蒸汽？给我一段段检查，往上检查！”
工人无奈的转回身去，继续检查越来越冰冷的管道。然而每一个阀门和检查口被打开，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预期之中的泄漏或者阻塞，确实是蒸汽被断了。

监工想发火，想大骂这些没用的工人一顿，但又找不到理由。正在这时，外面走进来一个军官打扮的人，把监工喊了出去。

工人们都离开了自己的位置，挤向门口，大家都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安安也跟了过去。

那个军官并不想让工人们都听到他要说的话，于是又把监工拉远了一些。
“岛上的蒸汽工厂被破坏了……”
“啊！？”监工大叫一声，又赶紧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有多严重?能恢复么？”
军官微微的要了摇头，“四个发生器全部被炸毁了。据说是被偷袭了，真不知道什么怪物能做到这样……”

“妈的……天天都在吹什么牢不可破，还不是说被端就被端了……”监工骂骂咧咧的说，“那这个城市？”
“现在全都停了，备用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接过来，但保持全部工厂的运转肯定是不行了。”军官摊摊手。
“好……很好，那么，”监工转头看了一眼栅栏后面那些工人，“这些人怎么办？”
“男人留下，女的放了吧……”军官说。
“行……行……”监工像在回答，又像在自言自语。
军官拍了拍监工的肩膀，转身离开。
“等一下……”监工突然在后面喊住了军官，“那现在这个城市，还有多久……”后面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两人都知道其中不祥的含义。
“……愿神保佑吧。”军官看着远处的天空，给了个不算答案的回答。

安安被从工厂放了出来，街上安静的出奇，除了到处在巡逻的士兵，安安几乎看不到其他的人。回家的一路上，安安也几次被查问，哨兵催促她赶紧回家，不让多问一句。

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讯问，安安在家里坐立不安，她很担心小照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也会很快回来。

皇宫的会议大厅里，军部的人和祭祀团的一些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长桌的一半边都空着，没有一个皇室贵族出现。学校负责文课的那个新教官也在。
“真的就没有希望了么？”一个年轻的将军模样的人问道。
“不可能了，少将军。”一个士官回答：“没有动力，我们的防御系统都无法工作，完全依赖龙，我们不是阿希利亚的对手。况且……在这个大陆上，我们只剩下这一个城市了。”
“走吧，少将军，我们可以……”有人建议。
“不！”少将军斩钉截铁的否决了这个提议：“他们杀害了我的父亲，又把我们逼到这个境地了，我绝不苟且偷生，我绝不……”
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再说什么，但所有人也都清楚，在孤立无援动力断绝的情况下，要面对整个阿希利亚的大军收住这个孤城，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
少将军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城里还有多少人可以作战？”他问身边的副官。
“三万？也许五万，如果把老弱的男人也都算上……我们已经下令把能拿起武器的男性都集中起来了……”副官回答。
“好……”
“但是……少将军，我们没有足够的龙了……”这句话补充的有些画蛇添足。
“废话！我不知道吗？”少将军怒发冲冠。
是的，没有机械的话，至少要有龙可以依赖。现在，前线的军队全面崩溃，龙骑士损失也很惨重。没有龙，就失去了天空。浮游兽可以毫无忌惮的把摩堪都城的整个天空都填满，然后在一瞬间把城市炸成齑粉。没有空中支援的步兵，除了给敌人增加屠杀的快感和用来炫耀的战绩，毫无实际意义。但是少将军绝对不会放弃，他发誓和城市共存亡，他要求所有的下属也这样。

突然有人推门闯入：“少将军，我们抓住这个人，企图逃走。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这个东西。”
士兵一边说，一边递上来镀金的金属片，上面镶嵌着红宝石，用只有高级官员和神职人员才看得懂的古文字写着：“代行王权”。
被士兵押着的人穿的破破烂烂，脸上故意涂了灰，看上去像是一个寻常日子里街上乞讨的家伙。
少将军晃动着手里的牌子，冷笑着说：“丞相大人，您就准备这样混出城去，然后凭借这个牌子讨个职位，再混回来么？”
那人也知道自己无论怎么装扮，能骗过小兵，但在天天共事的这些人面前，是毫无用处的：“你们都疯了，要这个牌子，你自己留下就是。快放我走，我可不想在这里陪你们送死。”
“谁都不能走！我们要和摩堪同生共死！”
“笑话，我的孩子都已经走了。你也不看看，陪你留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一个我们贵族身份的

人么？”
“嗯......让我来想想，这里坐着的好象的确是没有......不过，”少将军转身挥手示意了一下那个教官。
教官点点头，起身出去，不一会儿，带着士兵，押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孩子走了进来。
“儿子？！”丞相大惊失色，“你......你怎么会，我不是跟你说了今天放学后不要回家直接走......”
少将军上来狠狠地抽了丞相一个耳光，打断了他的话。
“你还当真以为他们是来上课来了？”
“你这个卑鄙小人！”丞相气得发抖。
“如果我没弄错，他是你家里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了吧？您为国家作了不少贡献......”
“够了......你，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没什么，我只是以最高军事首领的名义下命令，所有人都必须为这个国家战斗到底，如果有人想要鬼点子不遵守的话......”将军顿了顿，“我们就想办法让他们遵守！把孩子带下去。”
教官示意士兵把孩子又拖了下去。
丞相这才意识到，从头到尾，他的小儿子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没有喊他一声，这让他感觉不寒而栗：“......你们，你们把我儿子怎么了？”
“你说那小鬼？我嫌他们在一起太吵，就下手帮几个老是带头的好好管管他们自己的嘴巴。”
丞相气得大叫一声，猛力挣脱了身边两个卫士的手，朝着将军冲过来。
将军抬手，轻描淡写的用剑刺穿了丞相老朽的身体。

“少将军，消息已经都传出去了。我们确认所有在我们手里有人质的贵族都没有离开。现在他们的家都被控制了......”有人上前来汇报。
少将军点点头。
“少将军妙计，若不如此，这帮老不死的家伙肯定早就跑出去投降了。”那个教官说到。
“别低估他们，等他们意识到孩子救不出来以后，该自己逃命的还是会自己逃命的。加强对他们这些人的家的控制......”将军补充道。
“我这就去办。”教官答到。

“你们都出去吧......”将军回到自己的位置，靠在椅背上，“......准备作战。”

大家都静静的离开。将军独自一人坐在大厅里，擦拭着宝剑上的血迹。

小照已经两天没回家了。

都城戒严了，安安只有白天可以出门。出门也没有什么意义，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只有在指定的供给站才能领到一些粗面包和水。安安想去神庙附近打听小照的消息，但无论从哪个方向，每次当神庙出现在前面街道尽头安安的视线里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突然从不知道什么地方窜出来，告诉她立刻掉头回去，神庙和皇宫都禁止百姓接近。安安哭过，闹过，甚至和士兵打起来，但无论如何，她再也不能接近神庙半步。

家里还有不少平日结余下来的食物和酒。但安安一点也吃不下。虽然自从懂事以来，安安的生活总是和战争有关的，但这个熟悉的都城从来没有如此的安静过。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每次太阳重新升起的那一刻，这个城市都又会重新被忙忙碌碌的人们所激活。人们始终在工作着，在尽着自己的责任，大家都有一个期盼。这一次不一样了，活力和希望仿佛都消失了，和小照一样突然就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

工厂也被戒严了，安安看到有人往里面运武器和盔甲，但这里一样有士兵守护，不让身为女孩的她接近。安安没有事情可干，也没有熟人可以交谈，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自己家附近的几条街道，每次走远一些，总是会被人当回来，仿佛整个城市已经被分成了若干的互不联系的区域，没有可能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

安安转了几圈又回到自己的家门口，一队巡逻而过的士兵在这里休息，安安发现他们都抬头看着南

边的天。安安顺着他们的目光也往南边看过去，除了蓝天白云什么都没有。这个都市背靠着海，两边都有高山拱卫，唯独南边的山开了个口子，顺着这个方向出去，就是大陆的平原。

“看什么看！没事不要瞎转，回去！”有个年轻的士兵发现了安安，对她暴躁的吼到。
“算了算了……”他身边的一个老兵示意这个年轻的士兵不要去管这个路过的小女孩：“留着点劲，马上就有你发泄的地方。”
安安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她想问问这个老兵，知不知道神庙里的学校的事情。
老兵转过身来看了看眼前这个小女孩，摇了摇头：“没听说过……又好像很多年前听说过……怎么？”
“我……我弟弟在那里，我好几天没见过他了。”安安一着急，就什么都说了出来。
“能去那种地方……你弟弟难道是个什么贵族？”老兵说，“别着急，这城市现在连个蚊子都飞不出去，你弟弟肯定还在这城里的某个地方……”
巡逻小队的长官喊大家起来整队继续巡逻。

安安想跟上去继续问，又觉得不可能有什么答案。她又抬头看看南方的天空，依然还是单纯的蓝天白云。

又过了两天，小照依然是音讯全无。

安安瘦了，看上去也很憔悴。昨天晚上她又没有睡好。毫无主意的她起床，头发也没梳，就这样披散着靠在门边，无聊的，傻傻的看着南边的天。

今天天气似乎不太好，天边有零散的乌云。慢慢的，后面又有更大片的乌云跟着升上来，乌云很浓，完全挡住了天边的阳光，偶尔从裂缝里投下白色的光柱，像一把把天神的利剑扎在大地上。

那是阿希利亚的浮游兽集群，在无数龙的护卫下，正朝着摩堪都城缓缓飞来。

++

……这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对摩堪都城的最后的攻击。浮游兽满载着炸药，如狂风夹杂的冰雹一样洒满这个邪恶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阿希利亚英勇的战士骑着高贵威猛的龙从云层中冲下，带着愤怒的天火，将这瓦砾中的每一个角落再重新翻起，用烈焰炙烤，直到全为焦土。摩堪的王族是如此的卑劣低级，他们将城市中心的军火库伪装成学校和神庙，并将许多贵族的后裔囚禁在此作为人质，以逼迫他们继续为已经崩塌的王国政权卖命。阿希利亚的勇士们睿智的看穿了这个拙劣的表演，神龙用利爪穿透墙壁，口吐火柱将这个最后隐藏的军火库毁灭在响彻云霄的爆炸声中，摩堪罪恶王族的子嗣无人幸存，这爆炸声是阿希利亚胜利的号角……

阿希利亚旧王国史 18：3

这不是一场战争，摩堪军部期望的街头血战并没有发生。虽然阿希利亚的步兵军团已经把都城的南面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并没有发起任何的地面攻击。阿希利亚人明白，面对这最后的一座孤城，巷战是最没有意义，损失也会是最大的。面对已经几乎完全失去防空能力的摩堪人，只要一刻不停的轰炸，迟早可以全部消灭他们。至于这个城市，在阿希利亚人看来不过是邪恶思想和歪门邪道的中心，什么都不要留下，恰恰是他们的愿望。战争已经结束，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收尾的，是屠杀和毁灭。

摩堪的龙骑士们勇敢的冲向天空，但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少了，也无法得到地面火力的有效支援。龙

在天空的背景下显得那么渺小，如同一块石子被扔进大海。石子拣起一圈水花后，便永远的消失在茫茫大海里，摩堪的龙在半空中成为十倍于自己数量的阿希利亚天龙卫士的靶子，许多道火光击中这个无处可躲的目标，绽放出残酷的礼花，那龙便从世界上消失了，化作纷纷的血雨，洒在摩堪都城这个大坟场上。

浮游兽的动作缓慢，防御也很差，它们背上背着的炸药，在平时是狩猎它们的龙的最好的目标。运气好的话，一个血龙吐出的大火球就可以把这庞然大物炸得粉碎。但今天，阿希利亚的浮游兽的没有任何的压力，身边盘旋着的，都是自己一方的龙，驾驶浮游兽的士兵轻松的选择目标，来来回回的反复轰炸。他们甚至让那些无事可做的天龙卫士加入自己的游戏中，允许他们从浮游兽的背上抓取自己喜好的炸药筒，俯冲下去，比一比谁能更准确地击中也许一个正在惊慌逃命的摩堪人。

皇宫里一片混乱，少将军早也已经停止了对部下的命令。没有战士可以召集，事先准备用来做最后殊死一搏的那几万步兵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不能出城作战，也等不到敌人进来。街道和广场上所有大大小小的营帐都成了最为显眼的目标。

不过，少将军相信谁都没有逃走，军人，祭祀，贵族，百姓，谁也没有逃走，此时此刻，即便他下令城门大开，也不会有傻瓜从城门出去了。所有的人，都按照将军的意愿，即将成为都城的殉葬品。

将军步履蹒跚的往皇宫后面地下的龙穴走。

“少将军！少将军！”有人跑过来：“少将军，您不要这样，将军被他们用计陷害了，难道您还要这样去送死吗？”
少将军扬起手中的剑，想要处决了这个说丧气话的家伙。两人对视了几秒钟，他又放下了剑：
“滚......我不杀你，阿希利亚人自然会杀了你们这些败类的......”说完，少将军推开他，继续往前走。
“少将军......”那人又从背后赶上来：“我们还没有完蛋，大门不能走，我们还有秘密的地下通道。跨过东面沙漠的高地上，还有我们摩堪的一个老村子在，我们祖宗的遗迹，都还没有被阿希利亚人发现。我们还可以去那里重整旗鼓。但我们需要您的领导。”
“东边的沙漠？”将军冷笑了一声，“与其让我难看的死在那些杀人蜂当中，还不如让我飞上天，拉几个阿希利亚杂种陪葬。”
“少将军，你已经是担当国家首领的成人了，不要再这么冲动固执......”那人用恳求的语气。
少将军摇了摇头：“我已经管不了什么了，这城市很快就会成为地狱火海。如果你真的要逃，就赶紧逃吧，趁我现在不想把力气浪费在你这只能唠唠叨叨的老东西身上。”
那人站着没动。
“滚！！”少将军厉声喝道。
那人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跑开。
“等等......”少将军突然想起了什么：“如果......如果你真的到得了那个村子的话，去遗迹里找一个和我同姓的婆婆，告诉她我父亲的死，告诉她，我尽力为父亲报仇了......”说完，少将军跑进了龙穴。
“是......”那人呆呆的站着。
“先生！先生！您还在这里？”有士兵跑上来：“少将军他......没答应？”
那人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
“那我们快走吧，在耽搁，恐怕那个地下通道的都要被炸没了。早说了没有人可以说服少将军的，您是他的十几年的导师也没用。换了别人，可能都被他一剑砍死了......”

地下的龙穴里。少将军走到他的坐骑前。那血龙低下头，让少将军亲吻它的上颚。

少将军单膝跪在龙的面前，默默的作最后的祈祷。祈祷完，他准备上前，解开龙后肢上的锁链。

那血龙突然用力，仰天长啸，挣断了铁索，然后走了几步，赴倒在少将军的身旁，轻轻的呜呜。

少将军略微吃惊了一下，立刻就翻身骑上龙背，他的手没有立刻去拉紧缰绳，而是重重的拍了几下

血龙的脖子，这是一种骑士对龙亲密的奖励的动作："好伙伴，到最后，还是只有你最懂我。走，我们再去杀几个阿希利亚人！"

刚刚跑出皇宫，正在一片瓦砾的街道上一边躲避着不时从天而降的炸药，一边慌忙逃命的几个战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龙吟，这声音很熟悉，但从没有这么恐怖。他们停下回头观望，那位先生打扮成普通士兵混在中间。

少将军的龙奋力震动翅膀，冲向献血淋漓的天空。

安安不再理会什么不准接近神庙的警告，她一定要把小照找到，带他逃走。现在的摩堪都城，挖地三尺也找不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呆在家里也是等死，不如出去拼命试试运气。都城里的卫兵们要么已经被炸死，要么都在自寻出路，也没有人再来管神庙和皇宫是否可以允许老百姓接近。事实上，作为城中央最显眼最重要的目标，大家都巴不得早点离开那里。

安安在瓦砾堆里艰难的行走。路都快要完全认不出来了，因为街道两边已经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建筑，到处都是碎砖碎石。城市里火药味弥漫，烟尘让人看不见远处的任何东西，被阿希利亚的龙和浮游兽挤满了的天空又没有任何的阳光可以用来指示方向。安安凭借着大概感觉和记忆，往神庙的方向摸索前进。

小照和他的同学们被关押在神庙地下的仓库中已经好几天了。开始还有简单的饭菜供应，但从昨天开始，小照他们就再也没吃到过东西，地下仓库的墙脚渗出一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水，孩子们也开始忍不住抢着喝。这地下仓库很深，小照他们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但他们可以感觉到，整个大地都在振动，四面的墙和头顶的天花板也都在发抖。整个地下仓库仿佛随时都可能散架。

今天也没有任何的战士下来管教他们。孩子们刚刚被关进来的时候闹得很凶。士兵们打骂都没有用，直到其中最大的几个孩子被拉出来割了舌头，孩子们才被吓傻了，都乖乖的闭上了嘴。

四面八方都在震动，头顶和脚下也不例外。虽然孩子们非常害怕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又会招来士兵的残酷刑罚，但人的本能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大家都意识到，这个地方不能呆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在下一秒钟，整个地下仓库就会塌下来，变成一个大大的墓穴。孩子们开始想办法要出去，回到地面，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地面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但这仓库唯一通向上层的门被锁住了，孩子的手可以从铁栅栏门的缝隙里伸出去摸到那重重的铁锁，但却没有办法打开它。有些孩子试图用力推开这个门，但大家的力气都不大，乱哄哄的也没有办法团结协作。没有人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小照在人堆里被挤来挤去，一会儿离门很近，一会儿又被推到仓库深处，几乎看不见一丝光线。

"小照~~~~~~~小照~~~~~~~"安安在神庙的废墟堆上声嘶力竭的喊叫着。她正站在平日里让她感觉神秘崇高的神庙正厅里。只不过，现在这里已经看不出任何的往日的模样，碎了一地的砖石，每一个都有精美的花纹雕饰，但已经无法还原成整体的美丽。神像的基座还在，上面要么什么都没有了，要么还连着一只半只脚。安安每走几步都会踢到某个神像的某个部分。安安曾经幻想过很多次，这个全城最庄严的大厅里，到底有多少神像，每一个都是什么表情。现在，一切都化为梦境，安安身在其中，但却看不到它们任何一尊，安安随时都会碰到它们，但却永远弄不清自己触碰了它们身体的什么部分。

"小照~~~~~~"安安还在坚持着，这地方已只有安安独自一人。她好累，嗓子很干，声音也喊不大了。

忽然头顶传来空气撕裂的尖啸声，一股热浪从头顶冲下来。

安安没有抬头看，她也没有时间抬头去看，她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火球，有阿希利亚的龙就在周围。她奋力往边上跑，扑倒。

巨大的爆炸声和冲击的气浪让安安一时眩晕了过去。

火球没有击中安安，但它击穿了几层地板，融化了地下仓库的铁门和锁。

挤在最前面的好些孩子瞬间变成了黑炭。那些在高温下碳化的灰保持了几秒钟人的形状，然后被从上面滚落下来的石块砸中，散了一地。

后面的孩子们等烟尘散去，睁开眼睛，惊奇的发现前面的门没有了，有光线照下来。于是大家欢呼着一起冲向出口。

小照也跟着跑了出来。

安安恍惚中听到许多孩子的叫声，挣扎着又爬了起来。

"小照......小照......小照！！你在这里吗？"安安赶紧往孩子们涌出来的地方走--她的腿扭伤了，跑不动了。安安拼命的寻找，希望下一个出现在视野里的能是自己的弟弟。
"......姐姐？姐姐！！"小照终于从下面爬了上来。
"小照......太好了......太好了，姐姐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太好了......"安安把小照抱过来，不停的抚摸他。
"姐姐，我怕......"小照又累又饿，终于又回到了姐姐的怀抱里，他开始哭。
"不怕了，不怕了，姐姐带你走。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安安很清楚，现在不是让感情战胜理智的时候。

和小照一起出来的孩子有几十个，大家惊慌失措的叫喊着四散逃窜。

这动静和声音很快就惊动了神庙上空盘旋着的几个阿希利亚天龙卫士。他们的长官低头看看了，对大家打了个手势，几头龙一起俯冲了下来。

地面上已经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掩蔽的物体，在这样的恐惧之下，孩子们甚至都忘了去躲藏，只是一味的大叫着哭喊着奔跑，摔倒，爬起来，继续跑。

但孩子怎么可能跑得过空中掠过的龙，更躲不开流星一般的火球。

阿希利亚的天龙卫士恣意的屠杀着这些孩子。

安安知道这样跑是肯定跑不走的。她拉着小照，就近找了一个半人高的断墙，躲了过去。安安祈祷着在这烟雾弥漫的战场和昏暗的光线下，敌人不会发现墙角阴影里的他们姐弟俩。

安安是个本分的女孩，她从来没有接触过龙，不知道到龙的视觉是多么的锐利可怕。

屠杀渐渐到了尽头，已经听不到孩子们的叫声了，只剩下那些依然斗志高昂的龙，还在神庙周围转圈。

安安正要抬头看看情况，一团阴影从断墙后面绕过来，安安稍微抬起的目光，刚好落在两个沾满了鲜血的龙的利爪上。安安感觉怀里一直在抽泣着的小照似乎突然身体变得剧烈颤抖。

这是小照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龙，龙的背上，还坐着阿希利亚的天龙卫士。

这一瞬间世界陷入了沉寂之中，安安转过身去，紧紧地把小照搂在怀里，她自己也在不停的发抖，但却无论如何她还是不想放弃。小照从姐姐的肩膀上看过去，死死的盯着龙的眼睛。

天龙卫士犹豫了一下，似乎想命令他的坐骑转身离开，但龙并没有立刻顺从，它张开了血盆大口，喷出火焰......

龙转身，扑打翅膀，扭动着庞大的身躯离开地面。它的翅膀掀起的风，把墙角那一堆已经分不清安安还是小照的灰烬，吹散在摩堪费都的空中。

++

后记

开始写这篇同人的那天晚上，刚巧本文的主角之一安安在线上，大家在聊天，于是我就这篇文章的开头请教她本人的意见，我草拟了三种开头给她选择，除了这里最后采用的，还有两个是：

2：

“我也不想的…不自觉就….原谅我吧…”，安安侧过身去，在被窝里抽泣。
小照转过身来从后面抱住安安：“没关系，我心里也一直爱着姐姐的。其实刚才…小照很舒服呢…”
安安牵过小照的手放在自己胸口：“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小照没有回答，只从背后轻轻的吮了一口安安的耳垂。
“我去做早饭吧…”安安羞涩的推开小照，起身穿衣服。

3：

“起床！”安安的皮鞭重重的抽在小照的身上。小照拼命咬住嘴唇，不敢叫出声来。
“把这个戴上！”安安把一个新做的项圈扔到小照面前，项圈上缠着两朵刚摘的玫瑰，花瓣上的露水和茎上的刺同样显眼。那露水很快便和小照脖子上渗出的血水融合在一起。小照爬下床，吻了一下安安的高跟鞋。
“很好，懂事多了么。”安安笑道。

安安比较过后跟我说：小照会很喜欢 3 那样的场面，但她自己就有些为难。由于小照当时不在场，最终我还是照顾了安安的情绪，采用了本文开头那样最稳妥的写法......小照，对不起了><

++++++++++++++++++++++++End++++++++++++++++++++++++

圣斗士同人：一个假冒的教皇；两个极端的面孔。一次无奈的抉择；一个不朽的传奇……

xiaoyao1



姓名：撒加（saga）
年龄：28 岁
身高：1.88 米
体重：87 公斤
生日：5 月 30 日
血型：AB
出生地：希腊
修炼地：希腊圣域
必杀技：银河星暴、幻龙魔王拳、异次元空间

12 宫篇

一、双子座的黄金圣衣

我在这个时代出生在希腊，和许多孤儿一样，我从刚生下来就没有看见过自己的父母。和我相依为命的，只有我的双胞胎弟弟：加隆。

在我 5 岁那年，我和弟弟在一位老人的指引下，来到了位于雅典城外的雅典娜神殿的遗迹，听说那里有象征光明和正义的 8 8 件圣衣，只要穿上这些圣衣，就可以拥有让天空破碎，大地崩裂的力量。我和弟弟是孤儿，儿时并不知道圣斗士是做什么的，只想要自己也拥有那样惊人的力量，这样，就没有别的孩子欺负我们了。于是，我们就这样，在雅典城郊的某地开始了改变我们一生的全新生活。

成为圣斗士的训练就像是来自地狱的惩罚，艰苦的程度是一个平常人难以想象的。5 年过去了，我瘦弱的身体变得很强壮，似乎和我 12 岁的年龄很不符合。教皇告诉我双子座的黄金圣衣就在奥林帕斯山脚下，但是想要接近那里是非常困难的。我的师父和教皇都不让我去那里，或许，他们认为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可我自己却不这么认为。5 年的魔鬼训练把我锻炼成了我们那一带最强的孩子，就连和我一起训练的弟弟加隆都没有一次能打赢我。

在一个平常的夜晚，我偷偷地跑了出来，只身向着奥林帕斯山跑去．．．．．．

那里的确是个危险的地方，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摔下悬崖。幸好我经过了 5 年的训练，超常的臂力救了我的生命。身上擦破了许多地方，但是我都没有理会，因为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异常耀眼的黄金的光芒。我顾不得身上淌着的血，拼命朝发光的地方爬去。

付出自己努力而得到的东西是很珍贵的，特别是孩子。我抚摸着眼前的黄金箱子，那里面就是我这 5 年的目标——双子座的黄金圣衣。我抱着圣衣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等我回到修炼地时，天早已大亮了。师父站在我回去的必经路上等着我。我抱着沉重的黄金圣衣，看着师父严肃的脸，不由得把头低了下来。

“撒加，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师父严厉地问我。

“师父，对不起，但是我把它拿回来了。”我把圣衣向前推了推，想让师父看看我的成果。

“撒加，圣斗士是不能够违抗命令的，你这么做是故意的吗？”

“……”我把头低得更低了，想不出还有什么借口来掩饰我的错误。

“……算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听我的话的，只要你决定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撒加，你还年轻，希望你除了鲁莽，更多地拥有智慧，圣斗士并不是四肢强健的莽汉，保护雅典娜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今天你靠自己的力量拿回了自上次圣战到现在还没有人拿到过的双子座的黄金圣衣，就要肩负起作为圣斗士中最高级的黄金圣斗士的责任，无条件效忠教皇和雅典娜，这 5 年你已经学会了我所有的东西，你的弟弟虽然没有你强大，但是在我的徒弟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作为师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了。”师父忽然间这样说让我有种想哭的感觉。

“师父……”我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抬头望着师父，才发现他已经没有 5 年前我刚见到他时的那种活力了。

“作为圣斗士是不能随便哭的，撒加，让我再次看看你的实力；一个黄金圣斗士的实力！”师父摆出了战斗的架势。

“师父，我不能向你挥拳。”我还是第一次和师父对战。平时训练都是和加隆练习的。

"撒加，拿出你一个人去找黄金圣衣的勇气，使出你的真实实力吧。要是你不敢，我就会杀了你，雅典娜不需要懦弱的战士。"这次师父看上去是认真的。

"那...我来了，师父。"我很无奈，为了生存，为了成为真正的圣斗士，不得不向自己的师父出拳。

我使出了自己最得意地绝招：银河星暴。周围的山都倒塌了，让我一瞬间看不到师父。我努力在漫天的灰尘中寻找着师父的身影。

......我傻眼了，师父倒在不远处的地上，身边已经血流成河了。

"师父，你，你没事吧？！"我飞快地跑过去，扶起师傅。

"撒...撒加...你...你的实力...已经...超越我了...记住...以后要...多一点...智...慧...好好照顾你的弟...弟..."师父还没有说完就倒下了。我拼命地叫着，哭着。5 年的光阴，最后杀死自己恩师的竟然是我自己。我的拳头不停地朝地上打着，任由地上的碎石把我手上的皮刺穿。

"哥哥，你杀了他。"加隆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的身旁。

"加隆...我是个罪人..."我没有抬头，只是看着师父的尸体。

"哥哥，这不像你啊，有实力就能生存，是他自己不强大，和你有什么关系？"加隆冷漠地说着。

我早已习惯加隆的冷嘲热讽，他生来就像是一个恶魔。可他是我的弟弟，我只能让着他，劝说他，也许他的性格和我们从小就是孤儿，从小受人欺负有关。平时我可以让着他，但是今天，面对着自己恩师的死亡，他竟然这么冷血。

"啪"一声响亮的巴掌落在加隆的脸上。"加隆，不许你这样说师父，全是我的错！"我对加隆的话很生气。但很快这种生气被悲伤淹没了。

"呵呵，撒加，别以为你是上帝，我们是双胞胎，流的血是一样的，在你内心深处有个恶魔，这个我知道的。"加隆倒在地上，但是嘴还是那么硬。

"别说了！"我发出的吼声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总有一天你会了解的。哥哥。"加隆被我这一吼也镇住了。

"回去收拾一下，我们安葬好师父就到圣域去。"我背起地上的黄金圣衣和师父的尸体，扶起加隆，朝我们的驻地走去......

二、善与恶，我和弟弟

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圣域，这里很大，但却很破旧，巨大的石柱上都留有战斗的气息。圣域给我的感觉很震撼，很庄重。

教皇来迎接我，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教皇。他很高大，听说是上一次圣战残留下来的战士。

"撒加，你终于取得了黄金圣衣了，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圣斗士了。"教皇说话了。

"是的，教皇，我会谨记师父和教皇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黄金圣斗士。"我第一次说话这么小心翼翼。

“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双子座的黄金圣斗士了，你的任务是要好好守护双子宫，不能让眼前的敌人通过双子宫。明白了吗？”

“明白了，教皇。”

“唔，带你弟弟到处看看吧”

“是，教皇。”

教皇走远了。加隆又开始不安分起来了。

“撒加，教皇老了，你可以用自己的实力来替代他的。现在这个圣域里只有 2 个黄金战士，一个是你，一个是上面的人马座。以你的实力……”

“住口！”加隆还没有说完，便被我喝止住了。“不许你再有这种非分的想法，要知道，你还不是圣斗士，你该做的是好好练习。”

“哼，少来了。”加隆很不服气，但是对我这个哥哥，他还是没办法的。

来圣域有 1 年了，我在这 1 年间，除了自己训练和陪加隆训练，还经常去帮助雅典城里的孤儿和老人。小时候的记忆让我对他们很同情。而加隆却依然到处捣乱，他也被我打过好几次了，可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我出手都不算狠，久而久之，就造就了加隆那邪恶的怪脾气。这家伙，要不是我弟弟，我一定将他关进大牢。每次看见人马座的艾俄罗斯和他弟弟艾俄利亚那样的和睦，我总是很羡慕，为什么我的弟弟这么像恶魔？这么不务正业？加隆，你要何时才能成熟？

在我来到圣域的第 3 年，又来了好几个星座的黄金圣斗士，枯燥的圣域生活稍微有了些年轻人的气息，不再像以前那样死气沉沉。我从来没有让加隆出现在其他的黄金圣斗士面前，生怕他多嘴。作为圣斗士，效忠女神是无条件的。

由于我平时经常帮助别人，所以在年轻的黄金战士中口碑比较好。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加隆那个混小子老毛病又来了：“撒加，以你现在的威望，应该快点夺取圣域，杀了那个老不死的教皇，他已经老了，该让位了。”

“你胡说什么？住嘴！”我已经厌倦了去教训加隆了。

“哼，我会一直在你耳边嘀咕的，你本来就是恶魔。”加隆这句说的很轻，但还是被我听见了。当然，加隆又没有逃过我的一巴掌。这小子，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但是要是真的由我来掌控圣域，会怎么样呢？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想法。

三、邪恶的心，我终究是恶魔？

在我 15 岁时，女神降临圣域了。教皇把我和艾俄罗斯一起叫到教皇大厅。

“我叫你们来是因为你们是圣域新一代黄金圣斗士里最年长的 2 位了。平时你们的威望很高，口碑也很好，我了解了一下，你们都具有领袖的气质。女神已经降临圣域了，新的圣战已经不远了。在这里，我要确定新一代教皇的人选。我已经老了，圣域需要新的首领。我决定把教皇的宝座传授给人马座的艾俄罗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教皇果然是要叫我们商量这件事。早先已经有风声了。

“我服从教皇的安排。但是我想我的实力是不会输给艾俄罗斯的。”我对于教皇的决定有一点点地不满，但是也没有办法。

“撒加，论实力，你的确和艾俄罗斯不相伯仲，但是我始终感觉到你体内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由艾俄罗斯来担任教皇的工作吧。”

“是，教皇，我没有意见。”我假装平淡的说着。

回到双子宫，加隆看我的脸就知道了结果。他又不失时机地唠叨起来：“撒加，我早说过实力决定一切，你的实力比人马座强，就应该得到权利。女神现在降临了，去把女神和教皇杀掉，这个地上世界就是你的了。”

我飞起一拳把加隆打得趴在地上。“加隆，你再说一次看看，身为女神的圣斗士，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我这次决不饶你。”

“何必这么假装正经？我从小就知道在你心里有一个恶魔存在着，去把女神和教皇那老糊涂杀了吧，靠我们 2 个肯定能夺取天下的。要是你不敢，我这个做弟弟的可以帮你一把，反正圣域里除了教皇没人知道双子座的圣斗士有 2 个人。”加隆坐在地上捂着脸厚颜无耻的说着。

“加隆，我再也不能任由你不管了，我要把你这个恶魔打进水牢，永远都不要出来。”我歇斯底里地大吼着。

可是加隆虽然被我打入了水牢，但他却死不悔改：“撒加，你这个伪君子，我会永远在你耳边嘀咕，直到将你心中的恶魔唤醒，证明我才是对的~~~~~~”

我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水牢。

回到了冷清的双子宫，我忽然开始呼吸困难了，感觉仿佛要死了一样，豆大的汗珠从我头上滚落下来。我支持不住了，晕了过去……



我醒了，却发现我不再是我自己了，头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成灰色，从双子宫的大理石墙壁上的反光，我看见自己的眼睛血红血红的，狰狞的面孔仿佛是地狱来的恶魔一样。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疯狂地在地上滚着。可我发现慢慢地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了，在我失去意识的霎那，我听见了加隆通过意念传递给我的话：“撒加，你是恶魔，是邪恶的化身。哈哈哈哈哈哈…”

当我的意识清醒时，我已经在教皇观察星象的星楼了，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怎么上来的，我就已经站在教皇背后了，但是我好像恢复正常了。而教皇却似乎吓了一跳。

"撒加，是你啊，今天的决定对于要强的你一定不满意吧？"教皇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想知道，论实力，我比艾俄罗斯强，论威望，我也不差，为什么不选我？"我又开始冒汗了，我知道等会要发生什么了。

"你还记得白天我怎么说的吗？我感觉到你体内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说白了就是你体内有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东西。"

"……"我开始呼吸困难了，我知道，那恶魔又来了，老天，真的被加隆说中了。

头发的颜色又开始变了。这次我虽然有自己的意识，但身体却不听我的了。

"嘿嘿，不愧是教皇阿，竟然被你看穿了我的秘密。"另一个声音诡异地开始说话了，这明显不是我的声音。

"撒加，你怎么了？头发怎么会变颜色的？"教皇看到这样的情况也惊呆了。

"虽然老糊涂了，但毕竟是教皇，是圣斗士的领袖，眼力还是不差的。"另一个声音说道。

"你，你到底是谁？"

"嘿嘿，你快死了，没必要知道。"说完，"我"一拳打穿了教皇的心脏。

"哇~~~~~~我果然没看错，你不是撒加，是邪恶的化身..."教皇惨叫着倒地了。

"我"穿上教皇的法衣，戴上他的面具："嘿嘿，谁让你平时一直带着面具的，就让我来代替你做这个教皇吧。"接着，"我"从星楼里找了把匕首，来到了雅典娜神殿。

"我"快速地穿越了教皇大厅到神殿的走廊，重重地推开神殿的大门。看见雅典娜正在摇篮里熟睡。"我"举起匕首，对着女神的心脏用力地刺了下去。但是匕首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外力阻止了。

"你想干什么？教皇？她是女神阿。"原来是艾俄罗斯。

"唔，别管我。"另一个声音又开始说话了。而"我"的手再一次握住匕首朝着女神刺了下去。但是这次，女神被艾俄罗斯飞快地抱走了，同时，艾俄罗斯的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啪"，面具掉了，"我"急忙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唔，别看。"

"原来是你，竟然冒充教皇。"艾俄罗斯看来还是看见了"我"的真面目。

"既然被你看见了，你就得死！"另一个声音阴险地说着。"我"使出了一记光速拳，将艾俄罗斯从女神的神殿打了出去，虽然下面是悬崖，从这里掉下去九死一生。但是"我"依然派出了山羊座的修罗去解决艾俄罗斯，并且声称艾俄罗斯是叛徒，是他要杀死女神。

回到教皇大厅，我坐在教皇厅的宝座上，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闭着眼睛，用意念和另一个声音说着话。

"你到底是谁？怎么会在我身体里？"

"嘿嘿，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是一体的。"

"胡说，我就是我自己，15 年间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你的存在。"

"嘿嘿，那是你唯一不如加隆的地方，他很早就感觉到了。"

"为什么要杀死女神和教皇？"

"嘿嘿，那还要解释吗？当然是征服世界了，只要得到雅典娜的盾和权杖，就能称霸世界了。刚才都是你，害得那根权杖被艾俄罗斯那小子拿走了。"

"还好被他拿走了，你的野心不会实现的。"

"嘿嘿，我的野心？我的野心就是你的野心阿，光逃避是没有用的，接受事实吧，我们是一体的。"

我正要反驳，门卫来报告说修罗回来了，艾俄罗斯受了致命伤，走不远了。

我打发了那个门卫，叹了口气，将身体蜷缩在教皇宝座里......

四、空白的 13 年，暴风雨前的平静？

在我做教皇的第 3 天，我解散了所有的黄金圣斗士。我需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我是恶魔，还是普通人？现在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来到星楼上，面对教皇的遗体，我跪了下来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将面具摘下，深藏在面具下的那张脸再次露了出来。看着大理石的地面上的倒影，我仿佛根本不认识眼前的那张脸。蓝色的头发，和蔼的面容，和我此刻的心情好象完全不符合。这些天发生的事就好像儿时做过的噩梦，可是很遗憾，这些却是不争的事实。我落下了泪水，自从师父死后我还是第一次流泪。我感叹命运的折磨，后悔我所做的一切。

"怎么了，有什么好哭的，我们一起征服世界不好么？"那个让我厌恶的家伙又一次来骚扰我。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已经别无选择，我会做个好教皇，但是你征服世界的野心，我是绝对不允许的，雅典娜会惩罚你的。"

"嘿嘿，总有一天我会做给你看的，到时候你就理解我了。"他阴笑着走了。

我真的很无奈，我输给了命运，输给了自己，输给了贪欲，我输得彻彻底底，甚至连自己的弟弟都被我害死了。在这一刻，未来就好像是灰色的，没有一点色彩......

圣域的圣斗士都离开了，只有我一个人整天徘徊在教皇大厅，仿佛一具行尸走肉，没有以前的朋友在身边，没有人和我说话，只是一个人。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是黄金战士，再也没有敢摘下面具，那个恶魔也没有再骚扰我。或许这些看似平静的日子，只是暴风雨的前兆而已，我相信终有一天，雅典娜会站出来，为了这个美丽的地上世界而战斗，我等着......

13 年就这样一晃而过，我长高了，成为了 1.88 米的大个子。但是我的心却始终停留在无穷的悲痛和后悔之中。我在这 13 年中没有一天不在忏悔中度过，我所犯下的罪孽，即使打入地狱也不冤枉。

我一个人踱步在教皇厅的宝座前，忽然，我的呼吸又开始变得困难，这种感觉虽然很久没有过，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这种感觉的。我意识到，他来了。

头发的颜色很快变成了灰色，虽然我没有摘下面具，但我很清楚我的眼睛此刻是血红的。

"你终于按乃不住 13 年的平静生活了？又要出来犯错了？"我通过意念质问"我"。

"哼，你不知道事态的严重，都是你的乌鸦嘴，雅典娜真的还在世界上，并且已经长大了，正率领 5 个青铜小鬼准备向圣域挑战呢，看你做的好事，把黄金战士和白银战士都解散了。"

"你的阴谋终于要被女神识破了，我也不会饶过你的。"

"哼，我不和你争论，现在我要召回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圣斗士，嘿嘿，女神就快死了！"

"快死的是你自己！"

"闭嘴，这段时间你就给我好好呆着，不要阻挠我！"

我只是觉得自己的意识已经很微弱了，但是我却清楚地感应到"我"通过小宇宙向世界各地的圣斗士发出的召集令。我知道，决战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五、善与恶的正面冲突

邪恶占据着我的整个心灵，原来的我只能在恶魔的背后看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我"派出去的黑暗圣斗士和白银圣斗士都出乎"我"意料地败在了 5 个青铜小鬼的手中。"我"在这段日子里不停地思考，终于决定要派出黄金圣斗士去把那些害虫收拾了。

天蝎座的米罗是个忠诚的战士，那次"我"派遣他去消灭仙女岛的叛贼，他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就叫他去收拾那些小鬼。"我"让门卫叫米罗来教皇大厅见我。

出乎"我"意料的是艾俄利亚先来了。

"教皇，听说你想出动黄金战士去解决日本的那群小鬼？"艾俄利亚很直接的问道。

"你已经知道了，我想派米罗去。""我"话音刚落，米罗就推门进来了。

"教皇，我来了，有什么吩咐吗？哦？艾俄利亚也在阿？"米罗说话也很直接。

"很好，都来了，我想让你们知道，现在在日本有一群小鬼和一个小女孩自称是雅典娜，想要来挑战圣域，我之前派出的黑暗圣斗士和白银圣斗士都被他们击败了。所以现在，我只有出动黄金战士了。"

"教皇，我服从你的命令，但是收拾一群青铜小鬼就派出黄金战士，让外面知道了会笑话的。"米罗像是提醒"我"。

"我也知道，但是能够打败白银圣斗士的小鬼看来很不简单，派出黄金战士也是不得已的。"

"我知道了，我米罗用圣斗士的名誉担保，一定完成任务！"米罗信誓旦旦地说道。

“等一下，米罗，让我去吧，教皇，我也算是黄金圣斗士，作为叛徒的弟弟，我在这 13 年里早就想有所表现了，拜托了，教皇。”艾俄利亚的忽然请命让我有些意外。不过“我”思考了一会儿，决定同意他的请命。

“好吧，那我就让你去，记住，一定要全部杀了他们！”

他们走后，“我”笑着，认为这次一定能够彻底清除那些青铜害虫了。但是，“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星期后，发生了让“我”震惊的一幕。

“砰”教皇大厅的那扇厚重的门被艾俄利亚一拳打碎了。他就像是只愤怒的黄金狮子，这些年的磨练已经把他培养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教皇！我要见雅典娜！”艾俄利亚有点失去理智了。

“雅典娜是女神，一般的人是不能见的，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这个教皇说。”

“哼，教皇，雅典娜早就不在圣域了，不用演戏了。”

“你胡说什么？你果然是叛徒的弟弟，我看错你了。”他似乎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呵呵，叛徒？哥哥不是叛徒，真正的叛徒是你这个恶魔！”

“艾俄利亚，你怎么这样和教皇说话呢？快点退下！”就在艾俄利亚和“我”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外面进来了。“我”的嘴角动了一下，看来“我”可以崭时回避了。

从门外进来的是处女座的黄金圣斗士，被人们称作最接近于神的男人：沙加。沙加和艾俄利亚发生了正面的冲突，看他们的架势，好像是准备千日战争了。两股小宇宙的巨大能量冲突着，“我”感觉到地面在震动，屋顶的灰尘不断地往下面落。千日战争的时候，战斗的双方是看不见别的东西的，他们眼里只有敌人。“我”的食指缓缓地指向了艾俄利亚。他们的小宇宙已经到了极限了，巨大的能量将他们俩人弹开，而“我”就在这个时候，看准了时机，对着艾俄利亚发出了双子座的圣斗士独有的绝技：幻龙魔王拳。这种拳法是通过刺激敌人的小脑，让对方的思维陷入了半瘫痪状态，从而使对方无条件的效忠自己。而解开这种拳法的唯一办法就是杀死眼前的敌人。

“艾俄利亚，你肯发誓效忠于我吗？”“我”得意地问艾俄利亚。

“唔~，愿意。”艾俄利亚支吾着说。

“看来你的思想还没有全部被我占领，呵呵，不过没关系，只要你受到攻击，你就会丧失仅剩的一点理智，全力杀死眼前的敌人的，哈哈哈哈哈~~~~~~”“我”的笑声回荡在空旷的教皇厅里。

一个星期后，女神终于来到了圣域。“我”找来了矢座的白银圣斗士：“你去迎接我的贵客，那个小女孩和 4 个青铜小鬼从日本赶来了，你用你的绝技让那个假冒的女神在我眼前消失，知道怎么做了吗？”

“知道了，教皇。我这就去。”矢座转身就出去了。

整个教皇大厅就剩下“我”一个人。

“正义是不会输给邪恶的！”我忍不住另一个自己的所作所为，通过意念对着他吼道。

"你别管我，我会征服世界的，嘿嘿，女神现在已经来到圣域了，这可是个好机会阿，我这边有 11 个黄金战士，而她那边只有区区 4 个青铜小鬼。你说谁会胜利呢？哇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雅典娜只有 4 个青铜战士，但是我相信正义的力量是不会输给邪恶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反驳另一个我，实力的悬殊让雅典娜只有在理论上有胜利的可能。我的心开始不平静起来，暗自替他们担心这场战斗。而那个恶魔强烈的怨念让我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我只能在黑暗中徘徊着。



六、双子宫的小试牛刀

那些青铜小鬼通过白羊宫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但是继而又通过金牛宫就好像让"我"有点意外了。被称作黄金战士中最勇猛的阿鲁迪巴竟然会败在 4 个青铜小鬼手中。现在也不是多想的时候，4 个小鬼都在双子宫的门口了，"我"一定不会收下留情的，要将他们彻底消灭。女神已经中箭了，只要杀了残留下来的 4 个青铜小鬼，这场战斗就以"我"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哇哈哈哈哈哈哈"想到这里，"我"又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在"我"布置的迷宫下，仙女座和天鹅座的小鬼都晕头转向了。但是天龙座和天马座却依靠天龙座的双目失明，没有被"我"的迷宫迷惑，穿越了双子宫。也罢，他们就算前进，2 个人要面对那么多的黄金战士是一点胜算都没有的。

"我"对着仙女座和天鹅座的小鬼放出了"我"的另一个绝技：异次元空间。"我"想把他们打入异次元，永远都在里面漂移，永远都回不来。可是"我"似乎想错了，仙女座的小鬼有条锁链，他竟然用锁链挣脱了"我"的异次元空间。看来"我"的确是小看他们了，能突破金牛宫也算是有点实力的人物了。

"这是 88 件圣衣里最强的旋转星云阵，没有人能突破的，不怕死的就来吧。"仙女座的小鬼嚣张地说道。

仙女座摆出了据说是圣衣中间最强的防守阵，呵呵，可是双子宫里的"我"也只不过是个幻像而已，他是无论如何也攻击不到"我"的。"我"大踏步地走进了他的防守阵，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毫发无伤相当吃惊。

"怎么可能？锁链竟然毫无反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嘿嘿，受死吧，仙女座。异次元空间~~~~~""我"再次放出了异次元空间，并且这次加强了小宇宙，"我"要把他彻底打进异次元。

就在仙女座快要永远陷入异次元时，一个强烈的小宇宙打破了"我"的冥想。小宇宙似乎从很远的地方向我攻击的，双子宫的幻像消失了。"我"通过自己的小宇宙和意念，拼命地搜索着那个攻击性小宇宙的来源。

是女神吗？不，不可能，心脏中箭的女神不可能发出这么具有攻击性的小宇宙的。是五老峰的天平座黄金战士吗？不，也不是他。"我"的冥想带"我"来到了一个位于地中海的无名火山口，这里是受伤的圣斗士疗伤的地方，是他！是凤凰座的青铜战士，他被誉为是最强的青铜圣斗士。然而在"我"发现他的同时，也感到凤凰座的小宇宙渐渐变弱了，看来他又回到了休眠状态。

"我"的冥想又回到了双子宫，仙女座的小鬼还没有走出去，呵呵，也够傻的。

"哥哥................"仙女座自言自语地说着，看来凤凰座和仙女座有过短崭的交流。

"嘿嘿，没有趁刚才的间隙逃出去吗？这次你没有机会了，我要干掉你！""我"笑着。

"不会的，我一定要击败你，我不会辜负哥哥的期望的。"

"我"顿时感到仙女座的小宇宙和刚才的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小宇宙正在逐渐接近第 7 感，也就是黄金战士的境界。"我"似乎真的小看他们几个了。

"星云锁链~~~~~~~~"仙女座发出了他的绝技，那根锁链直接通过黄金圣衣朝"我"的面具飞来，"我"急忙站起来。

"啪！"面具掉在地上，"我"竟然在双子宫败给了一个小鬼，哼，算了，这次就崭且放过他吧，要是他们有能耐能到达这里，"我"一定会尽全力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掉的。与此同时，"我"招来了卡妙，让他去对付被"我"打到天平宫的天鹅座，至此，"我"开始有些认真起来了。

七、教皇间的对决

巨大的火焰钟慢慢烧到了双鱼宫的地方，时间不多了，那些青铜战士竟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到达了双鱼宫。那种信念真的很让人佩服。而我，就在刚才，也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控制了自己的身体。那个恶魔的力量越来越可怕了，就算现在能做回原来的自己，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控制自己直到雅典娜复活。我决定，就算失去自己的生命，也要让雅典娜活下去。这，就是身为圣斗士的使命，也是圣斗士的荣耀。

我坐在空荡荡的教皇大厅的宝座上，看着前面那扇沉重的门。等会儿打开它的会是他们中的那个呢？我该怎么说呢？13 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我不指望雅典娜能够原谅我，但是最起码我要为雅典娜做些什么。身上背着"教皇"这个压得我透不过气的头衔，我知道我在这场战斗之后必然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无法面对女神，无法面对我的后辈们，也无法面对我的战友们，到现在，已经死了 5 个黄金战士了，这是我无法推卸的责任......

就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候，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响声，教皇大厅的那扇厚重的门被打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穿着天马座圣衣的日本男孩，我记得很清楚，他的那件圣衣是我亲手给他的，我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星矢。



“是星矢吗？你终于到这里了。”我站了起来，慢慢地脱下头盔，摘下那张罪恶的面具。

“教皇，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一定要把你带到雅典娜身边，只有 30 分钟了。”星矢的脸上还稚气未脱。

“以我的力量，是不能拔除女神身上的黄金箭的。”

“什么？整个圣域只有你才能做到阿，不要推脱了教皇。看我的天马流星拳！”星矢向我挥拳了，拳速很慢，我也没有闪躲，只是一想到这 13 年来我的所作所为，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了。

“教皇？”星矢可能被我的眼泪吓到了。

“星矢，我也很想救雅典娜，可是，我这个教皇......算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在教皇大厅的后面，有座雅典娜的巨像，她的右手上有象征胜利的胜利女神，左手上拿着雅典娜之盾，想要救雅典娜，只要拿到她左手上的盾，将盾发出的光芒对准雅典娜就可以了。快去，为了女神，你必须分秒必争。你明白了吗？”我边说着边流汗，我知道，那个恶魔又来了，星矢就算能够突破 12 宫，但是想要面对那个恶魔，是肯定没有胜算的。我尽力地让星矢赶快去雅典娜的神殿。

“教皇，你没事吧？”

“没事，快，快去，别管我！”我的头发开始变颜色了。

就在星矢准备向神殿跑的时候，我的身体又变成邪恶的化身了。

“慢着，谁，谁让你去雅典娜神殿的？”“我”站起来叫住了星矢。

“教，教皇？你的头发......”

“嘿嘿，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我”边说着边用光速拳打向星矢。

“哇~~~~~~~~~”

“嘿嘿，你以为我会让你去雅典娜的神殿吗？真是幼稚！”

“教皇，你，你不是让我救雅典娜的吗？而且你不是对你的所做作为忏悔的吗？”星矢挣扎地站起来。

“哼，圣域里能活动的青铜就你一个了，只要杀掉你，我就胜利了。我的圣衣阿~~~~”“我”撕开了教皇的礼服，穿了 13 年的虚伪的衣服终于离“我”而去了，双子座的黄金圣衣从遥远的双子宫飞来，覆盖在“我”的躯体上。

“教皇？原来你的真面目是双子座的黄金圣斗士。最强的 12 个黄金战士之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星矢握紧了拳头。

“快死的你没必要知道，我这就送你去另一个世界。”“我”对准了星矢用了异次元空间，可是，“我”强大的小宇宙被某种力量阻止了。可恶！星矢并没有飞进异次元空间。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呜......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差一点就成功了。”“我”跪在地上，责怪另一个我。

“你不能再错下去了，在女神获救前，我不能让你杀死星矢。”另一个我说道。

“住口！要不是你三番五次地阻挠我，我早就支配这个大地了。好吧，既然你不让我杀死星矢，那我就

破坏他的五感，让他形同废人，哈哈哈哈哈。""我"狂笑着破坏了星矢的味觉。

伴随着一声声的惨叫声，星矢倒在地上，"我"和他的战斗没有一点悬念，被破坏 5 感的星矢现在形同废人，已经没有攻击力了，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双鱼宫的火焰已经很弱小了，看来这次战斗"我"胜利了，嘿嘿，13 年来，"我"终于得到了地上世界的统治权，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就在"我"得意的时候，星矢这小子竟然从地上站了起来，并且向我挥出了天马流星拳。

"嘿嘿，这么慢的拳速，对于身穿黄金圣衣的我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就在"我"刚说完这句话，我就开始后悔了。星矢的拳越来越快，似乎达到了光速，我开始看不清他的拳头了。

第一次，星矢的拳第一次打中了"我"的身体，"我"被这突然的一下打得弹了出去，圣衣的头盔滚落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星矢虽然没有了 5 感，但是他挥完拳感觉到"我"倒下后，竟然往雅典娜的神殿走去。

"哼，怎么能让你到那里去？""我"一拳生生地打在了星矢的腹部，他又一次倒在地上。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得意，星矢竟然从背后抱住了"我"，在那一瞬间，"我"只是感到自己的身体飞出了教皇大厅。巨大的火钟出现在"我"面前，双鱼宫的火焰看上去很快就要熄灭了，只要再坚持一点点，我就胜利了。

星矢的这下绝技看来是用尽了他最后的一点力量，"我"和他同时摔在地上，可他却似乎爬不起来了。

"嘿嘿，这想必就是天马回旋攻击了吧，但是很遗憾，对我似乎没什么用啊。""我"走到他身边嘲讽他。

"完了，你，太强了......"说完，星矢就晕了过去。

"星矢，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杀死你，把你们统统杀死，拿命来吧！"在"我"挥拳的一刹那，"我"看见那个被星矢打落的双子座头盔正义的那张面孔流泪了。

"哭什么？有什么好难过的？难道说我就不能支配大地吗？依靠自己的实力征服世界有什么不对？天界的宙斯，海界的波塞东，还有冥界的哈迪斯都对这个地上世界虎视眈眈，像沙织那样的小女孩有什么能力来和他们战斗？我才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救世主阿，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谁来阻碍我我就要他的命，不管是谁！"说罢，"我"正要对着星矢使出我的绝技，却发现自己的右手被一股攻击性的小宇宙崭时封印住了。

"是谁？是谁在碍我事？""我"疯狂地在教皇大厅里叫着。

天色已经很晚了，一个身影从教皇大厅的黑色角落里走了出来。并且，他的小宇宙很具有攻击性。

"凤凰座的一辉，是来带你前往地狱的。"那个男人开始说话了。

"凤凰座？你不是和沙加一起消失了吗？怎么你还活着？哼！不管了，阻止我的人，我都要送他们下地狱。"

"我可以下地狱，但是这次要带你一同前往。"一辉很镇定地说道。

"嘿嘿，又来一个笨蛋，那我就让你们在黄泉路上结伴吧！""我"也很快镇定了下来，不过是多来一个青铜小鬼而已。

"哼，那我要看看我们是谁先下地狱。凤翅天翔～～～～～～～"一上来就使出了自己最得意地绝技，不愧是攻击性的小宇宙。

"我"被重重地打到了天花板上，又重重地摔在地上。凤凰座见我倒在地上，急忙跑过去呼唤形同废人的星矢。而他万万想不到"我"会这样若无其事地站起来。

"没用的，他的五感全被我破坏了，再怎么叫他也听不见的。""我"来到凤凰座的背后说道。

"什么？接了我的凤翅天翔还能没事地站起来，你难道是不死身吗？"凤凰座看见我大吃了一惊。

"你那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对别人或许有点用处，可是对我未免有点太可笑了。""我"很满意自己的实力，也很满意自己的身体。

"有没有用再试一次就知道了。凤翅天翔～～～～～～～"

凤凰座的功夫的确要比星矢强一点，但是同样的招数对"我"使用第二次是没有用的，面对着他的攻击，"我"一步步向他走去。看见他的惊讶，"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我说过了，你的那点招数对我是没有用的，就用你自己的绝技来攻击你自己吧。在双子宫你破坏了我的好事，现在该还了！""我"不紧不慢地将身上的凤翅天翔如数弹了出来，凤凰座被"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面罩被打飞了，教皇大厅的地板现在到处都是血。可是"我"还是低估了那些青铜小鬼的能力。凤凰座像先前的天马座一样，挣扎着站起来了。

"既然凤翅天翔对你无效，那就用精神攻击来打倒你吧。"

"什么？精神攻击？有意思，那就来吧，看看是你的凤凰幻魔拳厉害还是我的幻龙魔王拳厉害。"

说罢，我们同时使用了精神攻击。似乎是"我"赢了。凤凰座遵照"我"的意思打断了自己的左手，又接着拧断了天马的脖子。嘿嘿，看来胜负已经分出来了，"我"得意地看看天马的尸体。就是这一看，把我吓了一跳。天马的头还好好地长在他的脖子上，难道是"我"看错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教皇？终于醒来了吗？"一辉在一旁不冷不热地说着，"不过你的幻龙魔王拳也很厉害，要不是先前我打断了自己的左手，恐怕星矢的头真的要被我打下来了。"

"看来精神攻击我们不分胜负阿，不过要是比身体和小宇宙的话，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想死的就过来吧！""我"摆出了自己最厉害的绝技的架势，看来不得不用那一招来解决他们了。

一辉不知悔改地还是使用了凤翅天翔，"我"根本不想再看他。在教皇大厅的废墟中，我使用了银河星爆，凤凰座也许看到了星星碎裂的样子。满天的飞沙走石模糊了"我"的视线。虽然"我"看不清楚，但听见撕心裂肺的惨叫和身体重重摔在地板上，以及大理石地板破碎的声音后，"我"知道凤凰座被我收拾掉了。

当"我"重新看见前方的时候，那个天马座竟然蹒跚地往女神神殿的方向走去。就在"我"想要追上去的时候，凤凰座那小子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挡在"我"面前。"我"不得不感叹他们的生命力，要是换作别人，受到银河星爆的攻击肯定再也站不起来了。没有办法了，为了"我"的野心，"我"这 13 年来的准备工作，"我"又一次使出了银河星爆。而这一次，凤凰座完完全全地被"我"打倒了，他没有再次站起来，甚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我"抬头看了看星矢。可居然看见了他背后有无数的小宇宙。是雅典娜吗？是女神在帮助他们吗？"我"在这 13 年来第一次感到了恐慌。

星矢将他背后的小宇宙燃烧到了极致，挥出了天马彗星拳。顿时，"我"被那愤怒的一拳弹得很远。身体陷入了僵硬的状态，一下子很难从地上爬起来，"我"的意识在被打倒的一瞬间也变得模糊了......

八、撒加，终结邪恶的生命；恢复原来的你

当我再次恢复知觉的时候，星矢已经消失在"我"的视野了。"我"赶忙向女神的神殿飞奔过去，可是，已经晚了，星矢手里拿着女神的盾牌，将"我"的光速拳全部弹开，"我"也又一次被弹开。盾牌在瞬间变成黄金色的，光芒万丈地照向圣域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失去意识的星矢拿着盾牌胡乱照着，耀眼的光芒鬼使神差地照到了雅典娜的身上，黄金箭在金光照到的瞬间，开始从尾部慢慢地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了，愤怒地看着眼前因体力不支而倒地的星矢。银河星爆发狂似的将星矢打得血流不止，可是光让这个可恶的小鬼流那几滴血，又怎么能解除"我"的心头之恨呢？"我"大声地朝着午夜的天吼着，内心的恶魔被完全唤醒了。星矢在"我"的攻击下，已经奄奄一息了，只要"我"再多使用一次银河星爆，以星矢现在的状态肯定会下地狱的，哇哈哈哈哈哈哈，"我"疯狂地笑着......

"够了，撒加，你已经失败了，投降吧！""我"正要挥拳解决星矢这个坏我事的混蛋时，雅典娜带着残存的黄金战士和青铜小鬼们来到了这里，并且试图攻击"我"。

"唔......我说过我才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雅典娜算什么？我要连你们一起收拾掉！""我"说着就扑向雅典娜。

可是女神的权杖在"我"攻击的瞬间把我弹开，并且使我的黄金圣衣脱离了"我"的身体。可恶，都是这个小女孩，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女孩让"我"支配世界的梦想破碎了。"我"又一次扑向女神，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对准女神的心脏挥出了光速拳。但就在这电光石火间，"我"的左手不听使唤地飞快地握住了女神的权杖，用力地朝着"我"的心脏部位刺去......

"我"瘫坐在地上，无力地看着胸口的致命伤。"我"的头发开始变颜色了，它恢复了本来的颜色：像地中海一样的蓝色。"我"尖叫着飞出了撒加的身体，属于我的时代，结束了，那个天使般的男人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撒加！"雅典娜扶起我，"撒加，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圣域需要你啊！"

"雅，雅典娜，我就是那个 13 年前想要杀死你的人。但是请相信我是正义的，这样的局面，不是我的本意......请相信我......"我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祈求着雅典娜的谅解。

"别说了，撒加，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了。"雅典娜流下了眼泪。

"谢，谢谢，我......不行了......战斗......终于结束了......能够获得雅典娜的......宽恕......我已经.......很满足了，对，对不起，雅典娜，对不起，兄弟们，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还没有说完最后的一句话，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或许，这就是对我罪恶的一生的最好的解脱吧......

冥王篇

一、故地重游！作为哈迪斯的冥斗士

不知道在死亡的国度睡了多久，也不知道圣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傍晚，我和在 12 宫的战斗中死去的黄金战士们一同被一个身穿黑衣的人从死气沉沉的坟墓中唤醒。

黑衣人开口说话了："已经死亡的黄金圣斗士们，我是冥王哈迪斯的使者，是我把你们从无尽的黑暗中唤醒。死亡之国的恐怖相信你们都知道了吧。哈迪斯大人这次决定，要是你们在 12 个小时内进入圣域，并且把雅典娜的首级带回来，那么你们就不用在这黑暗而恐怖的死亡之国继续睡下去了，哈迪斯大人会

给你们永恒的生命，让你们再次返回人间。怎么样？条件还算好吧？我只给你们半个小时考虑，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你们就在坟墓里永远睡下去吧！哈哈哈哈......"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雅典娜的圣斗士，无论条件有多么诱惑人，我们决不能背叛女神。而我，在 13 年前想要杀死女神，并且在 12 宫的战斗中令自己的战友们自相残杀，这已经是莫大的罪过了，现在要我们去刺杀女神，这种事情我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就在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的时候，13 年前被我杀死的上一代教皇从我们身边走过，和那个黑衣人说话了："我史昂，以圣斗士教皇的身份，发誓从现在开始效忠冥界之王哈迪斯，请赐与我们永恒的生命吧！"

我们都惊呆了，上次圣战残留下来的战士，并且作为圣斗士的教皇，史昂怎么会这么说？

"呵呵，很好，我现在赐予你们 12 小时的生命，要是你们完成任务，哈迪斯大人就会给你们永恒的生命的。"黑衣人看起来很满意。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史昂教皇竟然服从了哈迪斯。

黑衣人走后，我第一个冲上前去质问史昂教皇："教皇，我们都是雅典娜的圣斗士，你为什么抵不住诱惑，这样还算是教皇吗？"

史昂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哈迪斯的亲信后，向我们解释道："撒加，你们先不要急，听我说。243 年一次的雅典娜与哈迪斯之间的圣战就要打响了，而这次圣战的取胜的钥匙就是在圣域雅典娜神殿的那座巨大的女神像。和我们圣斗士一样，雅典娜也有自己的圣衣，而上次圣战到现在经历了 243 年的岁月。女神的圣衣早就化为石像了，让女神的圣衣重新苏醒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用雅典娜的血。各位是圣斗士中最强的黄金圣斗士，这次我们借助哈迪斯的力量回到圣域的任务就是要让雅典娜的圣衣复活。然而我们这些亡者在完成任务的途中，可能会遭遇残存的黄金战士的全力阻击，甚至会被烙上鬼畜不如的骂名，你们想清楚了吗？我们的时间不多，只有 12 个小时。"

我听了教皇的解释，惊呆了。我相当后怕，幸好 12 宫的战斗中潜伏在我身体里的恶魔失败了，不然，很难想象今天这种局面会怎么发展。

卡妙，修罗，迪斯马斯克，阿布罗迪都表现出坚定的表情，我朝教皇点了点头。教皇满意地看着我们，向我们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黄金圣斗士们，出发！"

回到圣域，这种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场景让我很怀念。但是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我伤感的，我们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并且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

教皇先派出了迪斯马斯克和阿布罗迪去和穆战斗。可是实力强劲的穆没花了多少时间就把他们俩重新打回了地狱。出师不利的我们并没有泄气，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回到雅典娜身边，尽快让女神的圣衣复活。

我，卡妙，修罗撕开了裹在身上的黑布，露出了哈迪斯的冥衣。

"卡妙，修罗，还有......撒加，连你们居然也抵受不了哈迪斯的诱惑，加入哈迪斯军了吗？"穆看见我们显得相当诧异，或许在他心中，我们三个是不会受这些东西诱惑的。

"是的，快让开，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修罗装作不耐烦地说道。

"唔，我不能让开，守护这个白羊宫是我的责任。"穆显得很顽强，但是这种顽强是徒劳的。修罗还没有

等他说完，就用圣剑向穆劈去。但是穆也不是没有实力的圣斗士，他用瞬间移动避开了修罗的攻击。但他却没有想到，身旁还有个卡妙埋伏着。

"看我的钻石星辰......用这冻气解决你。"卡妙说完，穆的身上瞬间都结冰了，强烈的寒气让我也感到有些冷。

穆被重重地弹到了白羊宫的石柱上，我走上前去，俯视着他说道："怎么样？决定让开还是要继续作无意义的抵抗？"

"撒加，连你也沦落为哈迪斯的走狗了？真的是这样吗？"穆和我想的一样顽强。

"哼，那又怎么样？我们只是发现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曾经背叛过雅典娜一次的我，在此时此刻是多么想说出实情。但是我们的身后有数个黑影，他们都是正规的冥王军，雅典娜的圣衣这件事是绝不能被他们知道的。而我，在穆的眼中，又一次沦为了"叛徒"。

"看错你了，撒加！"穆说着就用全力向我挥出了光速拳。

我用一只手将穆的拳挡开"穆，看来我以前高估你了，你的实力就这么点？"我毫不犹豫地用了异次元空间，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将穆送到那个世界去，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到雅典娜身边。而看着自己的战友不得不和我们自相残杀，我的心里流出了血泪，是痛苦的血泪，是无奈的血泪，为了圣战的胜利，穆，对不起了。

穆倒在地上，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内心。我急忙转过身，要是现在被看穿的话，那我们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我决不能再在这里停留了，我决定用银河星爆来为我们 3 人打开前进的道路。

"够了，撒加，我崭时封住了穆的行动，你们快前进吧，穆由我来解决。"教皇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找了个借口让我们前进了，而穆这个强大的黄金战士，也总算保住了。教皇，不愧是圣斗士的领袖，谢谢你。

在通往金牛宫的路上，我回头看了看倒在地上的穆，心里说着："穆，一定要坚持住啊，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阿！"

二、重回双子宫，再次面对流着同样血液的兄弟

我们 3 个穿过了无人把守的金牛宫，看情况，阿鲁迪巴可能被那些正规的冥王军打败了。可是我们的时间只有 12 小时，能够尽可能多的节约时间是再好不过了。我在通往双子宫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很久以前星矢他们突破 12 宫的辛苦和焦急的心情。上天是公平的，或许这次老天是想让我也体会一下那种感觉吧。

就快到达双子宫了，这个地方是我以前把守的地方，现在应该是无人守护的空城。但是就是这样一座空城，在这样一个诡异的夜晚却拥有一股强大而熟悉的小宇宙守护着，会是谁呢？该不会是那个男人吧？！我只觉得心脏咯噔一下，说不出是激动，还是别的感觉，毕竟这样熟悉的小宇宙，在这 13 年来我是第一次感觉到。难道曾经那个连神都敢欺骗的人还活着？一连串的疑问让我不自觉地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双子宫还是那么雄伟，和 13 年前的一样。但是常年的无人把守让神殿看起来很破旧。我慢慢地走了进去，卡妙和修罗跟在我的后面。

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我最熟悉的双子座黄金圣衣，而在圣衣下面的那个男人，也同样是我最熟悉的，他果然还没有死，那个曾经连神都欺骗的人。

"撒加，双子宫原来是你的地盘，双子座的圣衣原来也是属于你的，你应该知道前面的那个人是谁吧？"修罗问我。

"恩，眼前那个男人我要和他好好聊聊，你们先走一步吧，这里交给我来处理。"我死盯着双子座圣衣头盔上那张被面具覆盖的脸，让修罗和卡妙 2 个人先走。

"知道了，撒加，你自己小心啊！"卡妙说完，就和修罗向前方跑去。

我和那个男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站了许久，我先开口了："13 年前，你在那以人类的力量绝对无法逃出的水牢中失踪，本来以为你受到了神的审判，已经死了......"

"该接受神的审判的人不应该是你吗？撒加！"他打断了我的说话，"想杀害雅典娜，夺取圣域的野心失败后，你不是受到天谴而自寻死路了吗？没想到现在成为了哈迪斯的走狗，又要来杀害雅典娜，撒加，你真是罪大恶极！"

"住口！当初是谁在我耳边不停嘀咕，害我滋生那种邪念的？你不是至死都在恨我和雅典娜吗？而现在你为什么穿着双子座的黄金圣衣守护在这双子宫，是谁准许你这么做的？拿掉你的面具，老实回答我，加隆！！！"我用严厉的语气朝加隆大声吆喝。

"当然是得到雅典娜的允许的。在你把我关到水牢之后，每次在我就快被淹死的时候，我总能够感到一股温暖的小宇宙在守护着我。就是这股小宇宙，我才能活到现在。而在海底神殿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雅典娜温暖柔和，是女神将我邪恶的心灵彻底感化了，我要以双子座的黄金圣斗士的身份在这双子宫守护，邪恶的人是一步也不能通过的。"加隆一点也不着急，他慢慢地解释这 13 年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邪恶的人一步也不能通过？哼哼，别说傻话了，修罗和卡妙刚才不是安全通过了吗？"我嘲笑加隆说道。

"不见得阿，曾经是双子座圣斗士的你应该知道，这个双子宫可以随着守护人的意志变成一个迷宫的。"

"什么？难道你......"我被他这样一说，一下子愣住了。

"没错，他们 2 人永远也不能逃出这个迷宫一样的双子宫了。"

"原来如此，看来你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守护这里了。不过到现在才刚刚发誓效忠雅典娜未免有点太可笑了。而这个双子宫的迷宫也只要打倒你就可以解除了。"我很快镇定下来，"拿掉你的面具，让我看看这 13 年来你改变了多少？"我一拳将加隆的面具打飞，可是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幕又一次让我惊呆了，加隆的面具后面竟然什么都没有，"这种招式对我是行不通的！"我又将那件圣衣打散，可是，连圣衣竟然都是空的。我一下子明白，原来双子宫的迷宫和这个双子座的圣衣都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加隆，到头来还是只会跟着我学。

"加隆，难道你只会处处学我？哼，你的这种招式对我这个双子座的圣斗士是行不通的，接招！！"我的银河星爆穿越了十二神殿，直达教皇大厅。我没花多少功夫就看出了加隆的所在地，为了这次的任务，我毫不犹豫地对着自己的亲弟弟放出了自己的最强绝技。好不容易知道加隆没有死，可我却不得不向他攻击，在银河星暴发出的同时，我下意识地留了一点力量，希望他不要死。

双子宫的幻象在瞬间消失了，出口呈现在我面前。加隆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他还活着，我

真实地感受到自己弟弟的小宇宙。加隆，你竟然抛弃了邪恶的心，发誓效忠雅典娜，并且在我不能守护双子宫的情况下代替我死守着这个宫殿。加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你会改变。以后，就全看你的了......

我流着眼泪，慢慢走出了双子宫，修罗和卡妙也刚刚走出来。他们似乎看见我的眼泪了，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我摇摇头，示意没什么。作为圣斗士，我们必须抛弃一切感情，我用手抹了一把眼睛，继续向着没人守护的巨蟹宫跑去......

三、初战近似于神的男人

我的脚踏上了通往巨蟹宫的最后一阶台阶，迎面扑来一股阴气，这种气息只有在被称作死亡之国的冥界才会有。我放慢脚步，慢慢地走进了巨蟹宫。卡妙和修罗也对视了一下，跟着我走了进来。

果然，迎接我们的是黄泉的入口，传说一旦落入这个洞口，就证明自己已经彻底进入死亡之国了。就在我惊呆的同时，从地下伸出无数只还未彻底腐烂的手臂，它们疯狂地朝我身上扑。

"这，这到底是谁制造的幻影？"修罗发怒似的大声叫道。

"可恶，这些东西杀不完！"卡妙看来也很恼火。

我用小宇宙通过异次元想要寻找制造幻象的人，可是很奇怪，我的小宇宙竟然完全找不到那个人。曾经的我在 12 宫的战斗中把骚扰我的一辉找了出来，刚才又把躲在教皇大厅的加隆找了出来，但是这次完全没有目的。而就在我拼命寻找的时候，我的前方又出现了无数的腐尸。我用一个银河星暴将前方的道路再一次清理干净了，但是，不找出那个制造幻象的人是没有办法完全让这些东西消失的。

我们就在这巨蟹宫好想呆了好几个小时，这次的幻象不再是腐烂的尸体了，取而代之的是佛陀，而我们竟然在佛陀的手掌心里。到这时，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个制造幻象的人了。恶灵，佛陀，能制造这些的除了那个人就没有别人了。他便是被称为 12 黄金圣斗士中实力最接近于神的处女座的沙加。只要知道对方是谁，就可以展开攻击了。一记银河星暴，从狮子宫呼啸而过，将后面的处女宫打得粉碎。而我知道，沙加是不可能就这样被打败的。而接着发生的事，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沙加从处女宫还击了，天魔降伏的威力将半个巨蟹宫变成了废墟，我们 3 人被这股强大的力量震得被压在废墟下。此时，我示意卡妙和修罗崭时封闭自己的小宇宙。

"卡妙，修罗，你们趁现在把自己的小宇宙封闭，让我们身后的黑影感觉我们死了。"

"撒加，何不趁现在把他们收拾掉呢？这是个好机会阿！"修罗狠狠地说。

"不行，那样会搞砸的，要知道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很重要的，不容许有任何闪失。不过悄悄地混入他们中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忽然想到一条计谋。

"撒加，你的意思是......"卡妙用询问的口气问我，我点了点头，修罗和卡妙就迅速将正在寻找我们尸体的冥王正规军的其中 3 个给暗杀了。

"现在我们已经切断自己的小宇宙了，穿上他们的冥衣，凭那些喽罗的实力是肯定不会察觉的，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赶到雅典娜身边。"我指挥着下一步的战斗，"我们赶快去向那个带头的胖子报告，就说找不到撒加他们的尸体。"

卡妙和修罗会意地点了点头，我们 3 人朝那个带头的冥斗士走去......

四、3 对 1 沙罗双树园的死斗！

通过了艾俄利亚镇守的狮子宫，终于到达了刚才被我打成废墟的处女宫了。我没有感受到沙加的小宇宙，但是我很清楚，沙加是不会这么容易死的，他一定和我们 3 人一样，将自己的小宇宙切断了。

天色很黑了，似乎到了深夜。我跟随着那个带头的冥斗士往处女宫深处走去。忽然，无数的怨灵从黑暗的角落里飞出，攻击着我们。我感觉到处女宫最深处的那个黑暗角落里肯定有人。

“邪恶的亡灵们，让我沙加来引导你们，再次回到死亡之国吧！”是沙加！他果然活着，“在你们死之前教你们一件事，我手上的念珠一共有 108 颗，代表了你们 108 个冥斗士，而现在已经有 11 颗珠子变色了，也就是说，你们来圣域的冥斗士中间已经有 11 个人死亡了。”

“什么？这么说巴比隆他们全都死了吗？不对，就算他们死了，那还差 3 个人，这 3 个人是谁呢？”那个带头的胖子直嚷嚷。而我朝修罗和卡妙看了看，我们很清楚那多出来的 3 个人是谁。

“这很重要么？你们反正都要死了”沙加不紧不慢地说道，那些鬼魅魍魉再次袭击了我们。可是这对我来说仅仅是糊弄小孩的招数，我依靠自己的小宇宙将沙加的法术封印了起来。

“哦？是你封印了我的法术么？”沙加一下子就看出是我阻止了他。

“哼，那些碍眼的东西只能骗骗小孩罢了。”我嘴上也毫不示弱地还击了沙加，可是我的心却再一次流下了血泪，因为我从此时感觉到，沙加有相死的念头。

“对了，在巨蟹宫中一度消失的小宇宙就是你的，真有你的，你果然还没死。”沙加认出了是我。

“你也一样没死呢，快让开！”我边说边冲了上去。那个领头的胖子疑惑地叫着那个本来被我们杀了的冥斗士的名字，可我才懒得理他。卡妙和修罗也从人堆里冲了出来，向着沙加奔去。修罗的圣剑，卡妙的钻石星辰，还有我的异次元空间一起打向沙加。

“轰~~~~”处女宫顿时飞沙走石，本来就已经是废墟的宫殿又坍塌了一大块。然而沙加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在自己身体的周围设立了防护墙，我们 3 个的全力攻击只是微微地擦破了他的皮而已，真不愧是被誉为实力最接近于神的圣斗士。

“虽然自甘堕落，但毕竟还是黄金战士，我太小看你们 3 人的实力了。”沙加擦完血说道。

“什么？黄金战士？这么说那三个人是……”带头的那个冥斗士看来很吃惊听到“黄金战士”这 4 个字。

“脱下你们借来的冥衣，显出你们的真面目吧！”沙加手掌里发出一股耀眼的光芒，我们的冥衣顿时变成了碎片，沙加真的很强，我和沙加一样大时，或许也没有像沙加那样的实力。

“啊！你们果然是……撒加，卡妙，修罗！”带头的冥斗士尖叫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会穿着他们的冥衣？不但杀了我们的同伴，还隐藏了自己的小宇宙，你们对哈迪斯大人的忠诚到底有多少？”

我听烦那胖子的唠叨，一下子把他弹到地上：“我劝你们还是快逃吧，取雅典娜首级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撒加，少装了，你们真的要杀雅典娜？”沙加听见了我的话，似乎很出乎意料。

“对！”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真的？”

“没错！”

“好，我明白了，现在你们是真正地沦为哈迪斯的走狗了，那我......虽然人称实力接近于神的我也没把握打赢 3 个黄金圣斗士，通过吧！”沙加的回答让我呆了一下，但是任务的重要让我尽可能地想节约时间，我没说什么，带着修罗和卡妙向出口的方向走去。

“嘿嘿，哈哈哈哈，这就是被称作近似于神的人啊，真好笑，黄金圣斗士也会怕死啊，我们也一起通过吧，冥斗士是不杀胆小的人的。”带头的那个胖子猥亵的笑声让我听了很反感，不过他马上就要死了。

“撒加不是劝过你们让你们快逃了吗？看吧，有 6 颗念珠的颜色变了。”沙加站了起来，堵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哼，饶了你还说什么大话？”带头的那个人越来越嚣张了。

“不准你们这 12 只臭脚来亵渎 12 宫的神圣阶梯，死吧！”沙加的天魔降伏威力还是很惊人的。6 个冥斗士一下子就死了。

“慢着！现在没有别人了，可以告诉我真相了吧，撒加！”沙加叫住了我，这是在我预料中的，虽然此时我很想说出真相，但是，为了本次任务的顺利完成，我不能说！

“好，我说。我要取雅典娜的头！”我口是心非地回答了沙加。

“哦，原来如此，你一定有什么心里话不敢说出来，算了。不过我沙加发过誓的，要死守处女宫的。你们随我来......”沙加转身向处女宫的另一边走去。而他转身的同时，我看见他的双眼睁开了。

“去哪里？”我问道。

“去坟地！”简洁明了的回答着实让我吓了一跳，这样的回答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刚才的想法：沙加有想死的念头！

沙加打开了处女宫尽头的那扇沉重的铁门，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广阔的花园，在花园的正中央，有 2 棵巨大的树，也算是标志性的东西了吧。我做了 13 年的教皇，却从来不知道这里竟然有这样美丽的花园，更不知道它就在处女宫里。我仔细端详着花园中央的 2 棵大树，曾经，佛祖释迦牟尼传说就是死在 2 棵巨大的树下的，而沙加，这个被誉为近似于神的人就是佛祖的转世。没错了！那 2 棵树就是沙罗双树了，以我们 3 人为对手，沙加早就有想死的念头了，所以选择自己的墓地来和我们战斗，沙加，难道你真的想要去死吗？

修罗先使出了他的圣剑，但是被沙加跳过了。还没有等沙加落地，卡妙的钻石星辰已经出手了，沙加的右脚被打了个正着。我走到沙加的背后，对他用了异次元空间，但是依靠沙加的实力，他没有被我的绝技打入异次元。

“呼，一次对付 3 个黄金圣斗士，随时都有可能送命的。”沙加半跪在地上擦着汗。

“沙加，怎么了，已经认命了么？”修罗似乎在激发他的斗志。

忽然，我觉得全身好像被绑住一样，动弹不得。

“这是处女座的最高功夫，天舞宝轮！现在你们想要攻击我或者是防御和逃跑已经不可能了，这是攻守一体的战术。”沙加的实力果然厉害，只是一招就可以捆住我们 3 人。我挣扎着，想要冲破这种外力。但是无论如何，身体就是不听我使唤。

“现在你们已经毫无胜算了，想要打倒我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沙加似乎在提醒着我什么。

“沙加，你不会说的是那个方法吧？”我的不好的预感又来了，今天似乎一定要发生些什么。

“没错！就是很久以前被雅典娜禁用的黄金圣斗士们的终极的黑暗战术——影子战法！”终于说出口了，那个黑暗的战术，作为圣斗士，特别是黄金圣斗士是绝对禁止使用的。

“影子战法，如果用了这一招，我们就......”修罗知道使用这种战术的后果。

“哼，已经彻底沦为哈迪斯的走狗的你们还犹豫什么？要不要动手随便你们，我现在要剥夺你们的 5 感了！第一感，剥夺！！”沙加的念珠一晃，我们被重重地甩在地上，身上的冥衣也随之破碎了。

“沙，沙加，你真的希望自己死在影子战法下的话......”我缓缓地站了起来，似乎已经没有触觉了。

“等，等一下，使用影子战法虽然能够赢得这场战斗，但是我们......”修罗和卡妙想要阻止我。

“你们 2 人还不明白吗？打从进入这个沙罗双树园开始，与其说是沙加想赢我们，倒不如说他更想死在自己预期的墓地，他早就知道自己会死在沙罗双树下了。而且现在想要打倒沙加，就必须使用那个战术。”我尽力说服着他们。

“可，可是使用了影子战法后......”卡妙也站了起来。

“我们就无法再恢复圣斗士这个光荣的称号了。而且死后也会被打上鬼畜不如的骂名阿。”修罗替卡妙补充说道。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再拖下去你们的 5 感就全没了！第二感，剥夺！！”沙加发动了第二波的攻击。

和前一次一样，我们又重重地被摔了出去。这次，我似乎不能说话了，但是还好，我还可以通过意念和卡妙还有修罗交流。

“雅典娜的圣斗士一向是为了正义而战的，而且雅典娜最讨厌武力......”卡妙吃力地说着

“三名黄金圣斗士为了打倒一个人而使用影子战法，即使是为了正义而战，也是雅典娜绝不容许的。”修罗也在犹豫。

影子战法的确是中阴暗的战术，即使要我去收拾哈迪斯，也未必会使用它。况且，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自己昔日的战友和兄弟，此时此刻，我真的很想说出实情。但是我克制住了，史昂信任我们，才让我们来完成这个任务，绝对不能搞砸！但是面对沙加的攻击，我到底该如何去选择？如何去面对？

“第三感，剥夺！！”沙加又一次攻击了我们。我的体力开始渐渐不支了，要站起来似乎也变得很困难了。

自己的感觉已经越来越迟钝了，面对沙加的攻击，我显得毫无办法。在我这一次站起来时，我决定了，决定了使用影子战法！

“你们 2 个还不明白吗？我们是为什么来到这 12 宫的？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无论如何，我们

都要回到雅典娜的身边阿！”我劝说着修罗和卡妙。

“可是，撒加......”修罗还想说什么。

“难道你们忘记了吗？为了达到目的，完成这次任务，我们不是早就觉悟要抛弃圣斗士的名誉了吗？不是早就向教皇发过誓了吗？”我打断了修罗的话，沙加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情同手足的战友，但是我们是雅典娜的圣斗士，为了这个地上世界，为了雅典娜，我只有选择牺牲自己的兄弟和战友。

“对啊，必须赶快到达雅典娜的身边。”卡妙似乎觉悟了。

“反正已经死过一次了，即使被烙上叛徒之名也无所谓了。”修罗看来也被我说服了。

“不错，为了这个世界，为了爱和正义！”我点了点头。

“第四感，剥夺！！”

五、被震撼的圣域

我竭尽我最后的一点力量站了起来，我的身体感觉不到疼痛，但是我的心却犹如在油锅里一样。13 年前，我杀了艾俄罗斯。12 宫的战斗中，又是因为我，绝大多数黄金战士都死了，包括现在在我身旁的修罗和卡妙。而现在，我竟然又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又一个战友。难道我这一生注定就是个错误吗？再多的眼泪也不足以宣泄我的悲哀，沙加，我只是希望你能谅解我，谅解修罗和卡妙。

我缓缓地举起手，修罗和卡妙也很配合地站到我的背后。

“终于觉悟了吗？但是你们必须在我出招前出手才能得救，小心，我要出招了。”沙加看见我们的架势，看上去很欣慰。我真的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悲哀，这样做不仅杀了沙加，还违背了雅典娜的禁令，心里真的很复杂很复杂......

“ATHENA EXCLAMATION！”我们 3 人异口同声地叫出了这 2 个自神话时代以来从没有人叫过的字。3 人强大的小宇宙集中到我的双手，强大的力量让我有些支持不住，但是我必须坚持，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绝对不能功亏一篑！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手对准了沙加，我感到自己的手在颤抖，眼睛里的泪水和心理的血泪同时流了出来，真的很羡慕修罗和卡妙，他们被剥夺了视力，看不见这让人心碎的画面。“沙加！原谅我！！”我用意念对着沙加叫着。

强大的小宇宙化成了一个光球，朝着沙加打去。沙加似乎在微笑着，我闭起了眼睛，不忍心看着沙加就这么逝去。大地在颤抖，沙罗双树的花瓣纷纷飘落，地上的花草、昆虫顿时灰飞烟灭。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虽然我的脸不再是 12 宫的战斗时的那张脸，但是我此刻却感觉到自己比以前占领我身体的那个恶魔还要邪恶。我是个罪人，雅典娜必定不会宽恕我的。12 宫时是我个人的错误，可是这次却拖累了修罗和卡妙，我真的很恨自己，恨自己无能，恨自己只能依靠这种黑暗战术来打破沙加的天舞宝轮。但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沙加离开了我们，而我们，再也不能挽回什么了。

沙罗双树园，如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美丽的花早都化为灰烬，大地龟裂，成为生命的荒漠......唯一残留的就是那沙罗双树的枯枝......

我流着泪，对着空旷的夜空，悲凉地说道：“对不起，沙加，对不起，我把实情告诉你......”就在我刚想开口时，忽然看见了来自冥界的妖蝶飞进了沙罗双树园，原来到现在还在监视我们，哈迪斯真是狡猾！我带着卡妙和修罗回到处女宫，刚把门打开，没想到迎接我们的是穆，艾俄利亚，还有几个青铜小鬼。我和穆对视着，穆看似平静的眼睛里其实埋藏着无比的愤怒。我把沙加的念珠交给穆，让他好好收藏。

可就在我们交接的同时，艾俄利亚像一只发怒的狮子吼道："拿开！"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愤怒的光速拳就落在了我们身上，我已经感觉不到痛楚，只是每一次的倒地，让我都很艰难地才能站起来。我很理解艾俄利亚的愤怒，要是我们角色互换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只是我们已经没时间给他发泄了，我出手将艾俄利亚的光速拳挡了下来，可是此时，米罗又出现了......

"你们一步也别想离开这里！我米罗决不能原谅你们！"米罗的热血脾气在此时爆发了，就算他和卡妙是好朋友，但是现在他的心里只有仇恨。14 针的猩红毒针刺穿了我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我也顾不得了，迅速发出了光速拳将米罗弹开，并且修罗和卡妙也很有意识地站到我的身后。

"我们已经没有体力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如果谁还想阻止我们，那他的下场和沙加一样！"我用意念对他们警告道。

"可是，撒加，你好象忘了什么吧？"艾俄利亚不慌不忙地说着。

"这边也有 3 个黄金战士！"米罗补充道。

我一惊，难不成他们想和我们正面用影子战法交战？这太乱来了，这样一来整个圣域将会变成废墟。

"是很乱来，影子战法相撞会有什么后果？除非你们想要自取灭亡，不然也不会这么做吧？"穆发话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哼，什么都毁灭的话正合我意！"我知道穆想阻止我们，但是我们已经没时间了，和沙加的一战花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别无选择了。

"混蛋，那就来吧！"艾俄利亚大声叫道。

"ATHENA EXCLAMATION！"这 2 个词语今天再次响彻整个圣域。强大的力量让处女宫的石柱几乎全部倒塌了。整个圣域都被这万丈光芒所照亮了，天空就如同白昼一样明亮。但影子战法的对决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恐怖，双方的力量呈现平衡状态。但是我们谁都不能动，一旦平衡被打破，那造成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在我们的四周，我吃惊地发现 4 个青铜战士正在试图将这巨大的光球推向天空。

"停手阿，星矢！你们会被这股力量吸进去的阿，快住手！！"修罗用他还能说话的喉咙拼命喊着。而我也感觉到对面的 3 个黄金战士也在劝阻星矢他们。但我知道，青铜战士们是不会罢手的。

果然，他们又一次做到了，只是这一次，他们自己也被卷了进去，我希望他们活着，这些年轻的后辈们已经超越了我们，在即将打响的与哈迪斯战斗的圣战是绝对不能缺少他们的。

六、雅典娜的觉悟

我无力地瘫在地上，已经没有一点点站起来的力气了。米罗走近我，他一定会杀了我，但是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有到雅典娜身边，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啊。就在米罗准备下手的同时，我听见了雅典娜的声音。但是她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晕了过去......

我被重重地甩在了地上，醒了过来。原来我来到了雅典娜的神殿，雅典娜就在我面前，旁边是加隆，真正的加隆，不再是幻影了。

"加隆，把那个东西拿给撒加。"雅典娜说话了。

“是。”加隆拿来了一个盒子，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加隆把它递给我，没有说什么话就转身回到女神的身边了。我很高兴看见了加隆，看见了一个洗心革面的加隆。

我打开了盒子，一下子惊呆了。盒子里的东西竟然是我 13 年前想要刺杀雅典娜的匕首。我看着雅典娜，不知道此时此刻把这东西给我是为什么。

“撒加，这就是你 13 年前想要刺杀我的工具。”雅典娜说话了。

“我，我知道，可是为什么要给我？”

“当然是要让你用它来把我杀了。”雅典娜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来吧，杀了我你们就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尽管动手吧！”

“雅，雅典娜，你真的......”还没等我说完，雅典娜就握着我的手将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喉咙。

“雅典娜！！！！！！！！”所有人甚至还来不及阻止，雅典娜就倒在血泊中了。

等我回过神，好几下重拳将我再次打倒在地上。我挣扎地站起来说道：“慢，慢着，你们听我说。我们要回到雅典娜身边是为了要用雅典娜的血让沉睡了２４３年的雅典娜的圣衣复活！你们看见了吗？这座雅典娜的石像就是她的圣衣。”

“等等，撒加，你说的都是真的吗？”穆问道。

“是的，我们致死都是雅典娜的圣斗士，从没有想过要背叛女神。眼见着圣战将至，而雅典娜没有圣衣是绝对不可能打赢哈迪斯的。而这个秘密，只有身为教皇的史昂，也就是穆的师父才知道。正好昨天夜晚，哈迪斯的亲信让我们杀害雅典娜。而教皇就将计就计，让我们假装要来杀害雅典娜，其实我们是为了女神的圣衣而来的。你们明白了吗？”我流着泪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在场的所有人。

“撒加．．．．．．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了。”米罗第一个向我道歉。

“不要紧，要是换成是我，我也会尽全力杀了自己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雅典娜的尸体保护好。我和修罗还有卡妙就前往冥界，你们跟在我们后面，这里就交给史昂吧，相信他就快来了。加隆，穿上双子座的圣衣，一起去！”我说完，就带着他们 6 人朝着地上冥王城出发了．．．．．．

七、重回死亡之国

地上冥王城被一片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我和修罗，卡妙 3 人推开大厅的大门，潘多拉就坐在上面的椅子上。

“你们竟然在 12 小时内将雅典娜的尸体带了回来，快点将布拉开，让我看看她的尸体。”潘多拉阴森森地说道。

“等一下，哈迪斯说过如果杀了雅典娜，他就要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我希望哈迪斯能够亲自来检验雅典娜的尸体。”我故意这么说，在寻找着机会。

“住口！哈迪斯是神，怎么能出现在你们这些狼狈不堪的人的面前，我看过就可以了。”潘多拉一口回绝。并且一下子拉来了布，我着实吓了一跳，但我很快镇定下来。

“这些血是什么？”潘多拉问道。

“当然是雅典娜的血。”我回答。

“只有血不能当证据，尸体呢？”潘多拉不依不饶。

“在途中消失了，可能是直接去见哈迪斯了吧！”这句话我说的是实话。

“别动，否则我一掌下去，你的脑袋就搬家了。”修罗趁着我们对话时，溜到潘多拉的身后，挟持了她。

“可能的话，我们不想伤害女人，快带我们去见哈迪斯！”我说道。

“你们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见哈迪斯？”潘多拉狡猾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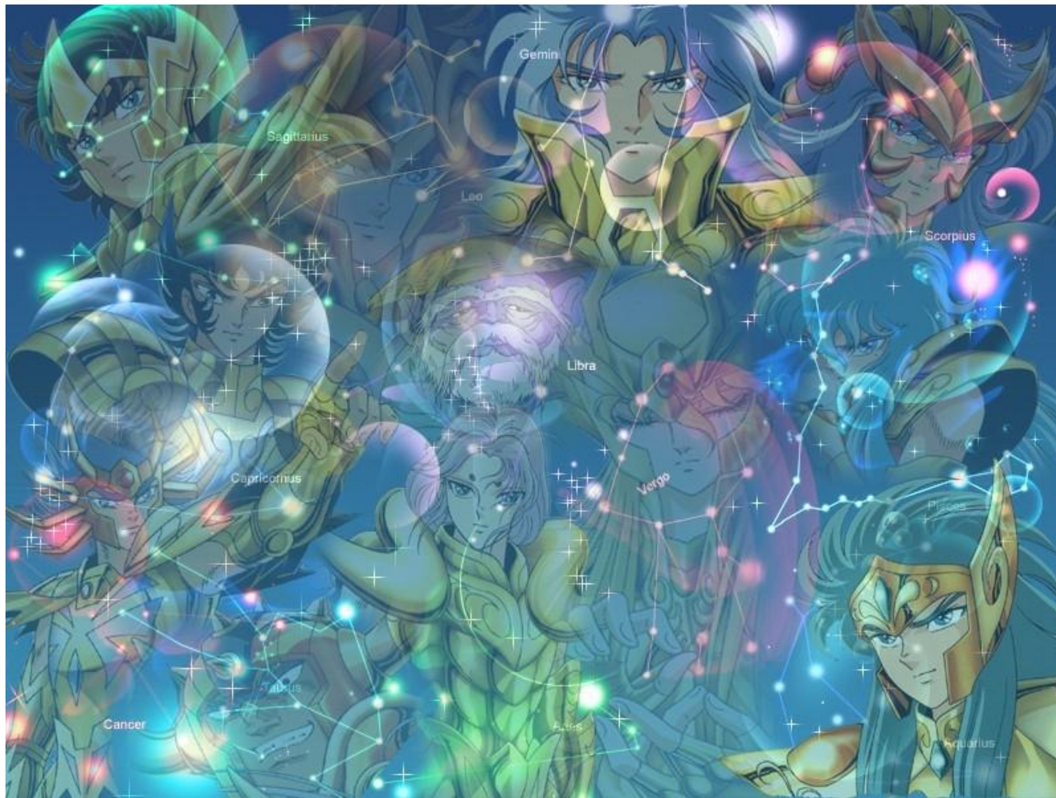
“当然是要他的脑袋！”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原来如此，不愧是雅典娜的圣斗士！我一直到刚才都没有怀疑你们。但是你们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

还没有等潘多拉说完，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象要消失一样，浑身上下一点力量都没有。“呜，你用的什么手段？”

“哼，我可没做什么哦，愚蠢的东西，你们忘了现在还能动是因为哈迪斯大人赐予你们崭时的生命吗？忘恩负义的亡者们，堕落无限的地狱，去永远地受苦吧！哈迪斯大人赐予你们 12 小时的生命，将随着黎明的到来消逝了。”潘多拉幸灾乐祸地说着。

就在此时，天花板的玻璃碎了。4 张熟悉的面孔跳了进来，他们还活着，真好！星矢扶起我，我看着星矢说：“我，我们这些圣斗士没能留下什么东西给后辈的你们，但是请你们记住，至少，你们继承了我们的灵魂……”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消失，从脚开始蔓延，直到最后一丝头发化作灰烬，我，再一次回到了死亡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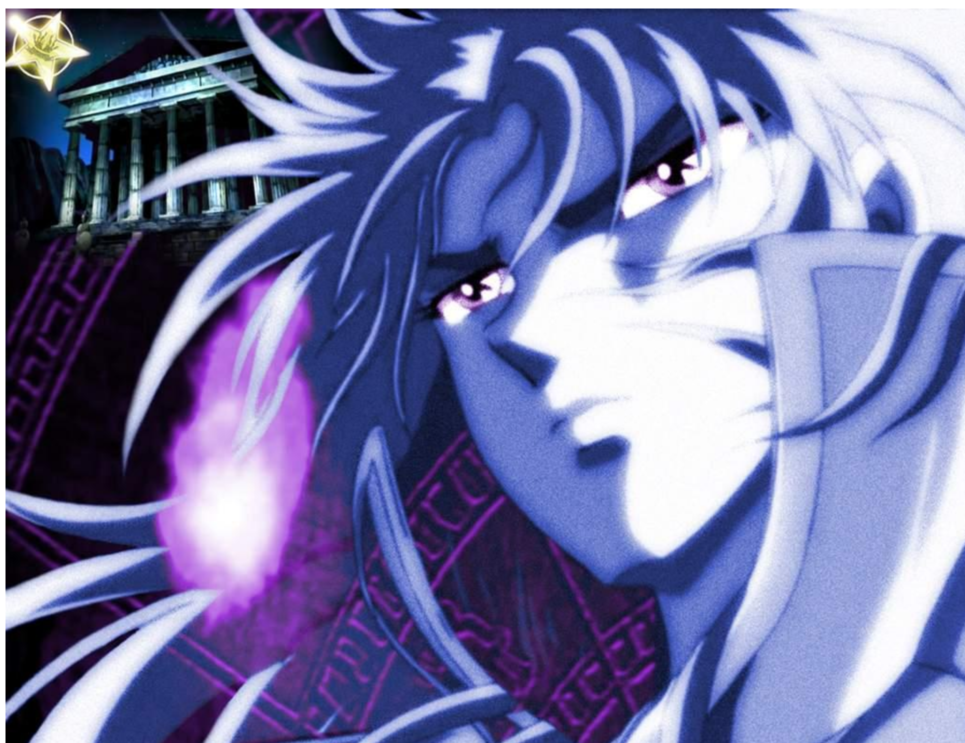
八、集合在叹息之墙前的黄金战士

我再次从沉睡中醒来，双子座的圣衣穿在我的身上。我的面前有一堵很壮观的墙，它叫做叹息之墙。传说只有太阳光可以破坏。我的身旁，死去和或者的黄金战士都到齐了，我明白接着要我们做的事。我微笑着，作为雅典娜的圣斗士，我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但是此时此刻，能烧尽自己的小宇宙为那些青铜战士打开胜利之门，我感到无比的光荣。

12 个黄金战士，自神话时代以来，第一次集合在叹息之墙前。艾俄罗斯拔出了黄金箭，将方向对准叹息之墙的正中央。我燃烧起了自己的小宇宙，身旁的兄弟们也一起燃烧着小宇宙，或者说是燃烧着自己的身体，燃烧着自己的生命。我们面带微笑，12 个黄金战士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就要诞生了。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黄金圣斗士，也很庆幸自己拥有这么些值得信任的战友，作为雅典娜的圣斗士，作为一个生下来就没有父母的孤儿，我为自己，也为同伴们感到骄傲。抛弃过去的冲突，抛弃过去的所有不愉快，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并肩作战吧！

艾俄罗斯的箭飞了出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的形神俱灭而哭泣。在我们脸上的，只有灿烂的笑容和无比的自豪。在叹息之墙破碎的瞬间，我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雅典娜温暖的小宇宙笼罩了世界。也许没有人知道此刻在地狱的最深处发生了什么，但是能够为这个我曾经生活过的世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

在我的身体消逝的瞬间，我微笑着……



（全文完）

龙背同人——被遗忘的剑

白河愁归来

被遗忘的剑

一、交错

毕驳跳跃的火光安静地蔓延在这么一个偏僻的村庄中，金色的火星升腾翻滚，裹着一团团热气飞上天空。东方破晓的鱼肚白也被完全掩盖在这火光之下。让人抬头间只看得见黑暗阴沉的天空。
他楞楞地看着这里的一切。倒塌的房屋，班驳的路面，和一地的尸体。尸体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有着明显的灼烧的痕迹。墙上洒满了鲜血，碎裂的肢体随处可见。地上零乱地倒插着些武器，看上去给人诡异又恐怖的感觉。

在他的面前，是一块碎裂的盾牌，帝国军的盾牌。盾是背面朝上的，溅满了血迹。可以想象是被连人带盾一起劈开的。类似的痕迹还有很多。他仿佛能看见当时的情形，同时穿这可怕的现实，看到这村庄五年前的景象。
这是他出生的地方。

村边的一口井，浅滩上的鹅卵石，村东头的‟鬼屋”......都封存着那一串串无邪的欢笑。他不用再去搜索什么，契约者的灵觉告诉他自己是这里唯一的活物了。就连地下的老鼠也在高温火焰的炙烤下......

他只能是木然地走着，似看非看地望着周围的一切，没有哀伤，没有悲痛，甚至没有仇恨，只是木然。

然而，这里还残留着一个契约者的气息。气息里的怨恨和疯狂让他感到可笑：
呵呵，这种感觉，算是什么？对世界的怨恨？小孩子的玩意儿。既然如此，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恐怖，呵呵呵......

！！

凯姆的心头突然一揪，跨下的安吉尔好象也有同样的感觉，仿佛自己的灵魂在瞬间被人捕获了。那种钻心的疼痛让他长大了嘴，想要呼喊出来，可是，他失去了声音。

疼痛又倏地消失了，直如来时一般突然。那种从压力下被毫无征兆地解放带来的真空感却更让他难受。

到底是什么，这种感觉......

‟怎么了，心。”

背后一阵劲风袭来，让他知道是索尔来了。良久，他才回头看着自己这位白色的同伴，或者说，契约对象。仿佛龙一般身体上覆盖着白色的鳞片和羽毛。鸟一样的头上偏偏长了一对扭曲的龙角。眼睛却是一如既往地闭着。

“没什么。”

“这种感觉，最近空气里好象越来越强烈了。”

“的确，让人很不舒服的怨念。”

“唔？有人！”

的确是有人，却是从凭空出现的一团黑火中步出。随即，地上的尸体们仿佛感应到了什么，开始散发出黑气，渐渐颤抖了起来。

心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但那眼神也确实令那人停下了脚步。

“不好意思，我并没有想干什么。”那声音却是出奇的温和好听。但隐藏在台词下的，却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暗示。

在这个战乱不休的年代，无数的亡魂怨灵徘徊在天地之间，本来只被当作旁门左道的明命法师们却是如鱼得水，势力增长了很多。而随着本身修为的提升，对亡灵的控制当然是越来越熟习。然而要像这样没有特意施法而仅凭自然散发出的气息就能驱动死者，这份实力即使是契约者也是不能忽视的。

“他叫凯姆。”那人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一句让心略微感到不爽，当然，他知道那人指的是谁。

“知道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哦？那么是我多此一举了，那么，不打扰了。”那男人微笑着消失在了黑色的火焰中。

他为什么要来告诉我这些呢？到底，是什么目的。

然而，被那法师影响到的尸体们却凭借本能朝他这个唯一的活物围了过来。

他缓缓抽出了卷在腰上的鞭子，一条银色的长鞭。

刹那间，整个视野里全是一片银亮的龙影翻滚咆哮，仿佛愤怒的海潮狂卷向周围的一切。死灵们的躯体在这撕裂大气的海潮中迅速化为了乌有。待龙影消失，整个村庄已是一片残砖碎瓦，仿佛遭遇了一场内陆的海啸。而他，也已消失在了天际。

二、昔爱

在一片绵延的群山中坐落着一座安静的古城：瓦尔基里。这里曾经是一处宗教中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蜕变为一座普通的山城。虽然整块大陆已经被天使教会折磨地气息奄奄，这座城市依旧保持着她往昔的深沉与从容。整洁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房屋，高耸的庙宇尖顶，街上缓缓步行的人们，街边打着瞌睡的小贩......然而，当你仔细观察，就可以轻易察觉人们眉头锁着的忧虑和步履间迈出的沉重。

没有人能逃得出战争的摧残。

心就像每一个经过的外地人一样，默默地啃着自己的路向前。那件打着补丁的灰色斗篷更让人无法看清他的面目。当然，在这里，也没有人愿意向这类被外面的战争驱赶着来到这里的流浪汉投去一瞥。在内心深处，瓦尔基里人只是希望战争能尽情的焚烧着外面的大地。只要不到这里来就好了，

只要不到这里来。

所以，在一点干粮和一瓶酒之外的施舍或同情，都是不可能的。

心完全了解这一切，他来这里，并未曾想得到什么，只是，来看一个人。一个或许在最后自己又不想去见的人。

雅诗。

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和她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记忆中的那场大雨冲刷着路面，一天一地的水。他打伞经过时，发现她正看着大雨，犹豫着。之后，她望向了他。雨幕模糊了他的视线，让他看不清她的眼神。她只是看了他一会，看着他慢慢走近，突然冲入雨幕中。他也没有叫住她。

记忆中的那轮夕阳下，他和她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目不旁视，仿佛身边的人根本不存在一样。之后的路口，两人一左一右，转身得那么决绝，让他在一瞬间错以为这以后两人的生命再没有交集。他没有回头。她也没有，他想。

记忆中的那弯残月下，她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仿佛断了线的木偶，眼中是一片迷离的死气。周围是欢歌笑语的人群。而他出现了在她身旁。那一晚，她的眼神让他错以为时间回到了他们刚认识的那一年，清澈，愉悦，期待。然而他知道，时间是不回往回走的。

没有回去的路了，他想。

也许互相只是人生画卷上不可磨灭的一笔色彩，可是，过去终究是过去的了。没有强求的余地。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强求的人。在最后一道门前转身离开也不是一次两次。只是，那"不甘心"也只是永远被他死死地压在心底。或许，当这些情感没有宣泄的出口而郁积太久之后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但是他已经懒得去管了。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看什么都是灰暗的色调吧——呵呵。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我了，我是心，契约者心，我的力量无坚不摧，我的心再没有缝隙。哼哼——

雅诗！！！

那、是她。

三年了，昔日俏丽的短发如今柔顺地披在肩头。曾经锋芒毕露的双眸也仿佛蒙上了一层纱。她缓缓地转过脸来，只是望着他。那双眼睛里，惊讶，欣喜，疲惫，遗憾，之后仍沉淀成一种故人重逢的喜悦。只是这已不再重要。那之前的一连串变化已经告诉了他一切。可是，这是他想要的吗？他突然想起来他忘了其实他是什么都没想要的。

是啊，原来我，什么都不想要。

什么都不能要？......

然而他的嘴角，还是不自觉地挂上了柔软笑容。

"你，""你，"

两人又重归沉默，注视着对方，之后，又是笑，笑弯了腰。那样笑，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大家都还小啊……

他笑得特别开心，他当然看见了她左手中指上的戒指，但他就是想笑，把多年了积在心灵深处的灰尘都笑出来，笑吧。

总算止住了大笑，她捂着肚子道："找个地方坐坐吧。"

"好，也好。"他也是上气不接下气。

"最近还好吗？"他很自然地问道。

"恩。我很好。倒是你。"她端起茶呷了一口。这里就是她现在任教的小学。也许是这里的气氛适合她，也许是这份工作适合她，她没有再离开瓦尔基里，而是就这样安顿了下来。在这样的世界里，人民心里期盼的，也就是这样的生活吧。

"我？老样子。被军队开除后就一直到处乱逛到现在，反正我还可以在街头卖画啊。"

她当然知道在这样的世道还有几个人能安心地坐下画张肖像，这些年来的变故已经全写在他的眉宇之间了。就算他比当年还要喜欢封闭自己的内心，这点却是瞒不了她的。而且，所谓的被军队开除，实际上应该说是被当作逃兵追杀吧。虽然现在联合中没有一个国家有心思对付天使教会以外的人，但万一碰到了，他的性命就是悬在刀口上了。这么多年来，他是怎么过的呢。

他笑着看着她，然后继续微笑。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一见面两个人还是能感受到对方心里的想法，呵，真是神奇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两个人就是不能在一起呢？而且，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再也不可能了。

"其实，"她似乎准备了很久才说出这句话，"我明天就要结婚了——他是个好人。"

"恭喜。"他的笑容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

她楞了会，才回过神来，露出幸福的笑容，"明天来参加我的婚礼好吗？"

"恩，一定。"

"要来哦。"

"我都说了一定来了，你啊。"

相视一笑。

靠着粗壮结实的树干，他缓缓坐下，抬头接着被树叶隔开的夕阳，闭上了眼睛。

怎么了？就这么放弃吗？

别闹了，索尔。

真的吗？别忘了，我最清楚你现在在想什么了。

那就你该知道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呵呵，小小年纪就说这种话了，心？

果然是越老废话越多啊，索尔。

哼，那离开了这里，你又想干什么呢？

他低头转着新娘送的一朵花，

去看看那个叫凯姆的疯子好了。

三、傲慢

阴沉的天空中，诡异的电蛇蜿蜒扭曲，远处传来一阵阵闷雷，给人一种暴风雨似近实远，又似远实近的感觉。

令人胸闷的压抑感郁积在喉头，不吐不快，偏偏却又什么也做不了。在这诡异的苍穹之下，一道白影无声地掠过天际。

心和索尔正循着凯姆和安吉尔的灵魂所散发出的气息飞去。感受灵魂散发的气息，一经发现便会被锁定，无论对方逃到天涯海角，心也还是可以凭着灵觉找到他。这，就是签定契约后他获得的能力之一。

呵呵，找他还真是简单啊。

没错，那种强烈的血腥和疯狂，即使再远也可以轻易地感受到。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步呢，索尔？

那，恐怕......

也是，在这样的世界上，能让人疯狂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凯姆，我的能力，可远不止锁定你的位置而已啊。

"哥哥，"芙蕾欲言又止。

"？"凯姆转头望向她，眼中浮出少有的温柔。

"恩，没什么。"她别过脸，望向远方变幻的雷云。那里，好象有什么东西过来了：是一个小黑点。

黑点迅速变大着，慢慢能看清那恐怖的轮廓了，而此时，凯姆和安吉尔也同时感到了强烈的不安，空气里疯狂的因子又一次稠密起来。

随着那条丑陋而诡异的黑龙的接近，龙双翅切裂大气的声音也同时震动着众人的鼓膜和心灵。那仿佛是一种来自远古和混沌的力量，原始而具毁灭性。

视野猛地一暗，那是龙掠过了众人头顶。当光明重现，眼前出现的，竟是那个男人。而那黑龙，则安静地停在了一旁，那黑色的双瞳用耐人寻味的眼神扫着众人，说不清是蔑视，还是恐吓，亦或默然。不时龇出的利牙让人觉得它正勉强地压抑着灵魂里嗜杀的本性。

尤巴鲁特。

故人的重逢，彼此在对方眼中搜寻到的却只有敌意。也许，在那不祥的黑龙与尤巴鲁特一齐出现的瞬间，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芙蕾，由我来保护。"那声音，竟是如此沙哑阴暗。

你！"凯姆，我回来了，把芙蕾交给我吧。"他温和地伸出手，嘴角上却写满了轻蔑。

......！

"你，没有能力和资格保护她！而我，才能给她幸福。"

凯姆望向身后，芙蕾咬着嘴唇，低头颤抖着，突然，她毅然决然地抬起头："不！"

尤巴鲁特嘴角的轻蔑依旧，仿佛这个答案他早已料到。而他的手，却缓缓从身后抽出了长剑。剑身反射着闪电的邪光，闪耀在凯姆的眼中。

安吉尔也发出了沉雄的巨吼，仿佛把凯姆心中的愤怒也一起喊了出来。

可是，就在凯姆踏出第一步的瞬间，从灵魂深处透出的窒息感又一次曼延全身，心脏在那一刻几乎停顿了，这种感觉，在一个月前也曾有过。就好象有个人在远方掐住了他的心脉，而那个人有时给人的感觉却有仿佛就在他体内。

这个，到底是什么！！

尤巴鲁特却没有给他任何喘息或思考的机会，一连串的重击随着豆大的雨点一齐倾泻了过来。

满眼都是剑光，尤巴鲁特的剑。他的破绽一如以往那样明显而致命，可是，那完全超越人类界限的力量和速度已经弥补了一切。而此时的凯姆，只是凭着战斗的本能在盲目地招架着。被剑风带起的泥浆和雨水一起让可见度降到了最低，唯一清晰可见的就是那雪亮的剑光如烟花般绚烂地爆发在眼前。

不可能！！！——

凯姆集中了一切力量向烟花中最明灭不定的一点刺去——

烟花在那一瞬间暗淡了下去，尤巴鲁特的眼中充满了惊疑和恐惧，可是，那只是一刹那。

！！！心中的窒息感又一次袭来。窒息感那零乱的节奏让人完全无法适应它，凯姆的身心都已经到了极限，于是这一剑，在最后的一刺竟突然软了下去。

"喝！"尤巴鲁特一声断喝，起手一剑撩了上来，凯姆慌忙撤招回防，气息却也因此有了凝滞，此消彼涨之下，尤巴鲁特一剑更比一剑狠，第三剑竟将凯姆弹飞了出去。

在飞出去的瞬间，时间仿佛变慢了许多，凯姆清楚地看到尤巴鲁特眼中闪耀的红光，那是——

触地的痛感让他回到了现实，习惯地转头望向安吉尔，

不！！——

安吉尔已经被那黑龙压在了身下，脆弱的脖子在黑龙的撕咬下仿佛随时都会折断——

黑牙下撕裂的身躯，利爪下淋漓的鲜血，破灭的幸福，崩坏的未来，无尽的奔波，封印的绝爱......一切的一切，都是，黑——龙——！

那股窒息感突然消失了，但他已经无心去察觉这些，有的，只是悲痛和愤怒，以及，狂暴的杀意！

他张大了嘴，尽管无法发出怒吼，但仿佛这样也能稍稍发泄一下胸中的火焰。

杀！

黑龙突然放弃了安吉尔，一跃上空，之后，凯姆的视野被绝望的红莲充斥。

突然一道黑影挡在了他的面前，扑鼻而来的是中人欲呕血腥和焦臭味，可是，在那么一刹那，凯姆却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安全。

一声悲惨的龙吟，安吉尔倒在了火焰中，她硕大而恐怖的头颅就堪堪倒在了他身旁，恍惚间，他好象看到了她的笑容......

暴雨继续冲刷着大地。

静静地靠在红龙伤痕累累的脖颈上，他仰着头，任由雨水冲击着他的脸颊。

在想芙蕾吗？他觉得此时他最先就该记挂的，只有芙蕾一人，可是现在，他的心里，不知究竟是一团乱麻还是空空如也。过去的岁月残忍地在他的脑海中迅速翻页，那刷拉刷拉的翻书声几不可闻，却又有如雷鸣般震耳欲聋。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随着又一阵巨翼拍打翅膀的声音，越来越近，他眯着眼望向不远处，一只纯白的半龙半鸟的怪物飘然落下，接着，是它背上的那人。沉重的雨点一点页浸不透他破旧的斗篷，那人一步步地走来。

随着他一步步的接近，那陌生而又熟悉的窒息感也一阵阵的袭来。

是你！

尽管身体里的那根弦已经崩断，凯姆的剑依旧倔强地支撑着他站起，恶狠狠地瞪着来人。身后奄奄一息的安吉尔几次挣扎着想咬要爬起，却始终无法把身体撑起一丝一毫。

凯姆深吸一口气，举起了剑——

唰一声破空脆响，他的剑飞向了空中......

四、反抗

“那个女孩，就是圣女？......”
“是啊，天哪，圣女被劫走了，怎么办，万一神喻被打破了......”

“打破神喻，帝国军再怎么样也不会做出那种事吧。”

看心对眼前的态势完全不放在心上的样子，维尔德雷颤抖着一步步走上前，“女神是维持世界最后的封印......女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这个世界，世界的话......”

心只是用嘲讽的眼神看着这个因过度激动而表情狰狞的老头，冷冷地撇了撇嘴："不要和我说什么世界不世界的，"他转过身看着一边的凯姆，"再说，女神如果被杀的话神神谕马上就会降临在下一任女神身上，这个规则，怎么也无法打破是吧。"

凯姆的双眼依旧埋在额发的阴影下，长剑插在面前的土里，一言不发。

"除非你想告诉我女神会自杀。"

维尔德雷一抬头，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咽了口唾沫，那本显狰狞的脸又一下子缩了回去，不再言语了。

而心却兀自缓步走向不远处的小山丘，一边道："可是，一个依靠封印的力量维持的世界是不是就意味着其本身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既然是这样的世界，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呢？呵呵呵......

"可惜，"他突然又转向了下面两人，"在这个世上，还是有不得不去守护的人啊。"

凯姆慢慢抬起头，注视着那个人，或许，他的目光已穿过了心，投向那诡谲变换的天际。

而此时，心也低头望向凯姆，微笑。

红龙和白鸟在天空齐齐划过，俯瞰大地，仍是那么美丽，可是一想到那无处不在的战火，就让人把残破的尸体，焦黑的城壁的虚影重叠在了这片美丽祥和的土地上。神也是用这样的角度在看世界吗？所以神才不理会这个世界的岌岌可危？

"天使教团已经摧毁了森林和沙漠两大封印，剩下的海洋封印也迟早被他们毁掉，所以......"心沉吟道，转头望向凯姆，发现他也正看着自己，眼神里的坚决和杀意仿佛沸腾了起来。

"现在直接去海洋封印，说不定就能和天使教团正面对抗，得到芙蕾的消息，对吗？"

"......"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三个封印存在的意义除了稳固女神的最终封印外，另一个用处就是分担女神的负荷。已一个女人来承担这个悬崖边的世界，那个女人的痛苦你能想象吗？"

"......"

"拖得越久，芙蕾就越危险，"

"......"

"所以，直接决战！"

凯姆的眼中透出一丝怀疑。

"我的能力，你不放心吗？已经感觉到了，就在那里，联军和帝国军集结了所有兵力，准备开战了。"他手指向遥远的东方，随即索尔一个加速边闪至天边，云海被狂乱的气流卷起巨浪。凯姆一时楞了下，随后嘴角牵出一丝每次大战前习惯性的，残忍的笑。

让心意外的是，安吉尔很快就追了上来，而那强劲的气流更是差点将索尔掀开。

他侧脸看了看龙背上的男人，那几乎无法抑制的残忍的笑容令他心中一震，而此时，心里听到了索尔的声音：

这个男人，已经被杀戮的欲望控制了吗？

呵，恐怕是吧。缔结契约后契约对象的阴暗情绪会互相影响看来是真的啊。

那你有什么反应吗？

呵，是不是有点厌世啊，索尔。

呵呵，随你吧。相对你们人类而言，我们几乎是永恒的存在啊。

所以这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了吗？

......

怎么不说话了，哈哈。

决战在即，严肃点，心。

哦？哈哈哈，太好笑了，索尔你居然会说这种话啊！

你不要命的话，我还要。

索尔......

地上的斗气越来越浓密，索尔一个筋斗扎了下去，穿过云层，广袤的荒野上，两边的军队已经集结成了一个个方阵——

联合军率先擂起了战鼓！

冲锋！！

大地都在颤抖，地面大片大片的银色盔甲反射着正午太阳的强光，令心几乎睁不开眼睛。那万马奔腾，刀剑相击的场面，不禁加速了他的心跳。可是，突然间，一个诡异的魂波荡了过来，这是——

索尔一个仰身，止住降势，回身一看，那是——

在帝国军后方的山谷中，一个百米高的石巨人正缓缓站起，它动得很慢，但配上那硕大无朋的身躯却让人相信那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怎样巨大的力量。

塞库洛普斯！！

"凯姆，你对付它，军队我来解决！"

凯姆点头策龙而翔，可就在这说话间，一道光束从塞库洛普斯胸口射出！时间仿佛变慢了，那光柱悠悠压来，联合军士兵静静地看着那圣洁的白光，甚至没有了惶恐，之后，连同脚下正片的草地一起，永远地消失了！

塞库洛普斯依旧是那么不紧不慢地发射着死光，焚烧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幸存者仅余的理智。联合军的阵线崩溃了，而此时，塞库洛普斯也停止了扫荡，因为在它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讨厌的红影。与此同时，帝国军进军的号角吹响了：

从上头上仿佛黑色洪水般倾泄下来的，不是士兵，而是一群群噬血的魔物！

这样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很多次了，帝国军以没有智力的魔物为先锋冲击敌人的防线。那些魔物完全不知恐惧为何物，只是凭着原始的本能撕杀联合士兵，可以在瞬间将没有准备的人类军队冲垮。之后帝国军再从原处以魔法重炮进行无差别的轰击，击溃联合军。

心从索尔的背上一跃而下，迅速淹没在了黑色的洪流当中。但那只维持了一眨眼的工夫，刹那间，以心落脚的地点为中心，半径五米内的大哥布林全四散飞去。而此时其他的魔物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心的长鞭又一次次无情地扫荡着魔物的阵线。即使是被称作没有智商，这些大哥布林也还有着生物求存的本能。当它们发现眼前这个瘦削的人类拥有着可怕的力量时，便慢慢停下了冲锋的脚步，而是在长鞭范围之外站定。虽然后面的大哥布林依旧是闭着眼冲上来，但也只是造成了包围圈外围的小骚乱而已。可是，身处包围中心的男人却没有丝毫的犹豫。随着手上长鞭发出淡淡的白光，长鞭竟然蜕变成一条骨鞭，再次飞扬了起来。

嶙峋的骨节不比光滑的皮鞭，轻易撕裂了魔物强壮的身躯，鲜血喷洒间，灰袍男子沉默地挥着骨鞭，缓缓地吞噬着帝国军的冲锋军团。

地面又一次震动了起来，是巨魔。

心看也不看，将身后的哥布林赶出十米以外后飞身而起，腾挪间已跃过巨魔头顶，回身一鞭，那巨魔的头颅已在血雾中如炮弹般射下第二个巨魔，在它的胸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血洞。

落地前清空了地面，心飘然着地，笑道："凯姆，你不是很好奇我的能力吗？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工夫看呢？"

五、魂裂

面对眼前那矗立于天地间的石巨人，安吉尔的火球和利爪显得那么无力。而塞库洛普斯在发射死光的同时，身上还不断分裂出石蝙蝠来干扰安吉尔。

冲！眼看塞库洛普斯的手臂挥来，凯姆策龙收翼俯冲，闪电般从塞库洛普斯腋下穿过，一剑斩在那僵硬的巨石上。从剑身穿来的反激力量之大令凯姆的虎口顿时震裂，鲜血沿着剑刃流下，被气流带着在空中拉出一串瑰丽的血珠。

可是凯姆根本没有理会这种疼痛的时间，豪不犹豫地再次挥剑，剑身上顿时暴出滚烫的铭文，随着剑刃周围的空气一阵波动，一串火球打向塞库洛普斯的后颈。那火球一个更比一个块，最后的一个火球迅速撞上前一个，合成了一个更大更炽热的火球，而之后这一幕又反复上演，最终在第一个火球触及塞库洛普斯前的一瞬间，后面巨大的火球呼啸着撞了上去，刹那间，塞库洛普斯颈背上那一点爆出刺眼的白光，仿佛一个小小的太阳在燃烧喷薄。

空气剧烈地震动着，仿佛是塞库洛普斯无声的怒吼。当光焰散去，塞库洛普斯的伤口仍兀自"嘶嘶"地冒着青烟，可是，它的行动仿佛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驱使着成堆的蝙蝠围攻了过来。黑压压的蝙蝠阵仿佛一支支快箭，不把安吉尔钉死在这天幕中便不罢休地射来过来。

没有时间为塞库洛普斯那惊人的抗打击力惊讶，凯姆的视线已被蝙蝠们封锁了。

凯姆！
堪堪避过一道死光，安吉尔又被如影随形的蝙蝠包围了起来。无论她如何扇动翅膀，大团大团的蝙蝠仍就前赴后继地冲上来。那些蝙蝠一附上红龙，张嘴便咬了下去。小小的石蝙蝠当然无法对龙产生什么影响，但安吉尔却清楚地感觉到由那微小的创口传来的阵阵酥麻：

凯姆，是石化毒！

摆脱它们！

说得简单！！

安吉尔几度加速，又不断爬高冲低，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敌人的骚扰，同时，越来越多的蝙蝠却咬了上来。随着石化毒的增强，安吉尔的动作也僵硬了起来。几次都是擦着死光躲开攻击的。

没有时间了，安吉尔！召唤陨石雨！

可是......

没有可是了！

呵呵，好吧，人类。
安吉尔减缓了飞行的速度，任由蝙蝠们如附骨之蛆般扑上来，凝聚着所有的体力——

一声沉闷却又洪亮的龙吟，天空刹那间变得昏暗了，接着，地动山摇，就连大气也仿佛被什么东西挤压着，一种传至灵魂深处的震动让人不经意地屏住了呼吸，接着，当他们抬起头，却发现：

不知何时遮满晴空的乌云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旋涡，周围的云气随之急旋，在那旋涡的中心，却发出了刺眼的亮光，越来越亮！

"轰！"一声，那只记载于预言书上的末世情景真实无比地显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从旋涡里穿出的，是一颗颗燃烧着的陨石！陨石有大有小，一些小的燃烧到中途变湮灭殆尽，有的则在半空中爆开，化作一蓬火雨，而那些巨大的陨石则一边剥落着高温的外壳，一边加速下坠着。

联合军队里已经有人精神崩溃了，无数的人抱头鼠窜，哭天抢地，整个战场处于一片骚乱之中。
凯姆却闭上双眼，一剑刺天，一手指地，嘴里无声地念叨着什么——

陨石雨开始已安吉尔为中心汇聚过来，而在他的头顶，慢慢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红色魔法阵，而一颗颗的陨石在坠入魔法阵后竟被吸收得一干二净！同时，凯姆手中的长剑也发生了变化，慢慢变长、发亮。安吉尔皮肤的褶皱也开始发出夺目的火光，周身的蝙蝠纷纷脱落湮灭。而当最后一颗陨石被吸收时，他手中的已是一把长数十米，熊熊燃烧着的白热火剑了！

血世红莲剑！！

一人，一龙，一剑，化作一道璀璨如星辰爆发的光轨，射向塞库洛普斯的额头！

在那一瞬间，世界仿佛变成了黑白色的，有幸目睹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塞库洛普斯巨大的头颅是怎样裂成碎片，之后整个身体随之土崩瓦解的。

安吉尔停在了空中，凯姆大口地喘着气，随之呼出的，还有血。只是那血已经成了朦胧的血蒸汽，一团

团地从他口鼻冒出。而安吉尔此时也已筋疲力尽，血舞从皮肤的每个褶皱散发出来。远远望去，实在让人不敢想象他们体内血液的温度。

而此时，他才有空暇望一眼地面的战场。他惊呆了——

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双手抱天，从他身上，隐隐能看见有白色的闪电放出，那闪电碰到一个哥布林后，那哥布林便无法动弹，同时从它身上也放出同样的闪电，射向其他魔物，仿佛一盘可怕的多米诺骨牌，一个倒下，印发了一连串无尽的坍塌。很快，整个战场的魔物全都置身于这莫名的电网中，停止了动作，之后，停止了呼吸，颓然倒下！

漫山遍野都是魔物的尸体，没有伤口，没有打斗的痕迹，一切，在安静中发生和结束。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帝国军后方战线的冲锋号角再一次吹响，这次，冲锋的全是正规的士兵！

又一次地动山摇的进攻，心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看了一眼天上正和狮鹫群缠斗的索尔，叹道："你们，消失吧"

再一次地，他高举双手，突然！就在那闪电触及士兵的一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撕裂感逆向地朝他自己传了过来，还没来得及收手，那闪电竟以正常速度的数十、数百倍蔓延了开来，将整个帝国军队联系了起来。

于是，一股灵魂的逆流如山洪暴发般朝他压来。没有丝毫抵抗的余地，心就被完全地淹没了。耳边，又或者脑海，还是内心深处，充斥着无数灵魂撕心裂肺的哀号和呐喊。在那一瞬间，他仿佛经历了千千万万人的痛苦，几千几百年的怨念在眨眼间根植到了他的心中。那种感觉，灵魂是要被生生撕裂了吗？
讽刺啊！被撕裂的竟然是我！！！

他大喊着，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发出声音，因为突然间他的世界变得寂静了，敌人的军团近在眼前，明晃晃的利剑和枪头，那是，死神的请柬。身体，已经不能动了，意识和思维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在他身后，是因共享同一灵魂而坠落的索尔，一样奄奄一息，却已鲜血淋漓。契约者心，死于斯。
突然，视野里的阳光被什么遮盖了。之后，一道巨大的红影俯冲了下来，巨翼和利爪冲破了帝国军的阵型，是安吉尔！

世界的声音又回来了！

龙背上跳下一个人，当然是凯姆。他挑衅地拿剑指着已跪倒在地的心，嘴角挑起一抹不屑的笑。可是，那姿态也只维持了两秒钟，他身体猛地一震，长剑差点脱手，连忙已剑拄地才稳住身子，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这时，心才发现凯姆身上全是被烈火灼烧的痕迹，发梢也焦黑蜷曲，皮肤寸寸开裂，眼中亦布满血丝。

"呵，你也......"心颤抖着站起，与凯姆背靠背站定，看着一步步逼近过来的帝国军，一齐扬起了不羁的微笑。

六、天意

这是一个山洞，阴暗而逼仄，仅容两三个成年人坐下而已。

而这时，围圈而坐的三个人却久久地陷在沉默里。凯姆用备用的纱布包扎着自己烫伤的双手，心合上双目做着深呼吸，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痛苦中完全解脱出来。而做在三角形顶角的，便是那只与心有过一面之缘的明命法师。

"我叫但丁，如你所见，明命法师。"

然而对但丁的坦白两人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就在不久前，两人还准备做毕生最壮烈的一次反击，却突然被脚下的黑火吞噬，眨眼间来到了这个山洞里。这里离战场不远，还依稀能听见那仿佛远在天边的厮杀声。但风却冷酷地带来一阵阵焦臭和血腥味，提醒着两人。

"开门见山，我想你们也很想知道帝国军的底细吧。"

两人依旧是没什么反应，但周围好象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我们明命法师多年来一直从事使役死者和亡魂的工作，简单来讲，就是从神那里抢来灵魂供自己使用。所以，从有明命法师四个字起，我们就已经是被神抛弃，甚至憎恨的一族了。

"人和神斗，结果可想而知。大多法师都没什么好下场，人们对我们的看法也一直是畏惧和鄙夷的混合。但是，正因为与神抢夺灵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和神的交流也是最多的。"

说到这里，两个人才抬头望向但丁。因为，在这番话里，反复提到的一个字就是"神"，难道......

"几乎每一次与神的接触，都是以明命法师的死为结局。但长久以来，我们的前辈们却把他们和神对抗时的一切都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不仅帮助我们更好的驱策亡灵，也让我们知道了很多掩盖在这世界背后的真相。"

......

但丁环视了下四周，仿佛要确定是否有人在偷听般，良久，才徐徐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而某一天，神突然厌倦了这一成不变的世界。神打算毁灭整个世界的时候，看到了大地上跪地求饶的人类的可笑模样，于是，他给了人类最后的机会，同时也是开始了一场死亡的轮回。

"将下神喻，用封印的力量来维持世界的存在。而那个封印，便是在女神的子宫之中。那是以一个女人终生的幸福为代价来维持着的世界。"

"这些谁都知道。"心的语气异常冰冷。

"然而，即使是这样看着人类小心翼翼地供奉着脆弱的女神也难以排解神的无聊了，于是，现在，神再次把毁灭世界提上了他的日程表。"

！！

"你说——"

"想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是神。"

！！

"你们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但这已是事实。那个天使教会神秘的主教，虽然我也没有见过，但确实是在执行神的意志。他到底是神还是神的代理人现在还不清楚，但分别已经不大了。

“正因为是神，他知道任何人的心理弱点，他可以利用这无所不知来控制所有的人。而当这些人甘愿做神的奴仆之后，神给了他们比以往强大得多的力量。这，也就是天使教会和帝国军的真相。”

“难道说，正是因为那些人的灵魂都受神的直接操纵，我才无法破坏他们的灵魂？”心突然找到了那灵魂逆流的来源，“神的力量，果然了不起啊，呵呵......”

看着心的冷笑，凯姆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和但丁对视着。

“要救你的妹妹，只有阻止神。”

凯姆仍然一动不动。

“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你找我们又有什么目的？”

“目的？哼，作为被神玩弄的人，向神复仇又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做这些对你的复仇又有什么帮助。”心的语气又回复了最初的冷淡，仿佛已经没有耐心再听但丁说下去了。

“呵呵，呵呵......”但丁长身站了起来。开始解长袍上的纽扣。两人看着他将扣子一颗颗地解开。

“这就是目的！”但丁突然掀开了黑袍，露出来的，竟是——

他的身体竟然完全是一团人形的，却比没有星月的夜晚更深邃的漆黑。那是，绝对的黑色。

“就在一百天前，我在刺探天使教会主教身份的时候被神反向追踪到了，知道了吗？

两个人的呼吸突然停止了。

“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形神全灭了。幸亏在了解前辈们的经历后吸取了教训，我把我的灵魂分开封印了起来。所以，现在我还可以集合余下的灵魂停留在这个世界上和你们说这些废话！

“可是，还有三十天，再有三十天，我这剩余的意识也会永远的消失！！也不能说我是低估了神的力量，只能说，我也只能做到这里了。神不仅毁灭了我的身体和一部分灵魂，还下了咒印，一旦我的灵魂再次出现便立即狙杀。懂了吧——”

“可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神的力量啊......”那灵魂逆流的撕裂感已深深刻进了心的心底，每当想起就仿佛重新体验了那种痛。比死还难受的痛。

“所以我在找，我在找力量足够强大的人，来做最后一搏。能够阻止神，世界就还能存在，你们重要的人也就还能存在，不能的话......”

“所以找我们契约者？”

“没错。”但丁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重新穿好长袍，他又缓缓坐下，看着两人道：“而且，你们是目前我找过的最强的契约者。”

“呵呵，不敢当！”心仰过身，拉远了和但丁间的距离。
“信不信由你，当然，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安心地等着世界毁灭的那一天。说不定我还有机会看到哦。”

凯姆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忽然，三人觉得大气中似乎有什么不对，接着，一阵强烈的震动让三人倒得七荤八素。

天，要塌了吗?

如果仅是一场地震或是山崩倒也没什么，可契约者的灵觉告诉他们，天，好象真的要塌了!

奔到洞口一看，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红色——

不远处的修罗平原正升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强光，烈风，爆炎，无数毁灭性的灾害同时在那片战场上爆发了出来！那战场上厮杀着的军队的下场是可想而知了。可是面对这样的阿鼻地狱图，三人似乎完全被剥夺了想象和思考的能力，只是傻傻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在自己的脚下。

蘑菇云的温度渐渐降低，由白炽转为浮动着金黄的暗红，继续向高空爬升。而此时的天空，也被染成了鲜红色。

紧接着，又有几颗金亮的流星划破天际，坠向遥远的天边。接着，脚下传来了沉闷的震荡声，半晌，鼓膜才感受到了遥远的大气震动。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蘑菇云仿佛邪恶的巨人矗立在伤痕累累的大地上，睁着独眼嘲笑着世界，肆意发泄着杀戮的欲望。

这时理智才回到了三人脑中，可在这之前的一刹那，破云而出的巨影又一次夺走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那是——浮游在空中的岛吗?

巨大的浮游岛压向众人的视野，三人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完全超越了常理的存在。

“轰！”又是一阵巨响，一颗流星从岛上射向地平线——

罪魁祸首！！！

那么，天使教会——女神——

芙蕾！！

凯姆跃下山崖，稳稳落在龙背，便朝那岛屿冲去。

“等一等！唉——”心刚要呼唤索尔，背后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

不可能!

他缓缓转过身，面对着那个人......

七、夜莲

“走吧。”淡淡地说了一句，但心整个人仿佛都完全变了一样。

待但丁完全消失在那团黑火中，心才缓缓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人。

一身性感的银色皮装紧紧勒出了她完美的曲线，从上到下，没有一处可让人挑剔的瑕疵。除了，那张脸——美艳而不羁的轮廓勾勒出一张集野性与高贵于一身的面孔，只是那从左眉角直拉至右颚的刀疤让人不寒而栗，就这样把那倾国的姿容毁于一旦。

"小弟，近来可好？"

心的嘴唇变得惨白，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八年前，布罗里斯公国。

"最近的日子还真是不太平啊。"罗尔懒懒地大了个哈欠，用肩膀搡了搡边上的心。

"是啊。"

望着宫墙外隐隐可见的火光，耳边仿佛环绕着一片喊杀声。最近因为兄弟会的做大，已经俨然有威胁大公的势头了。外面三天两头就有这种小打小闹的恐怖事件，虽然直接物质上的损失还不大，但公国里却是人心惶惶，经济似乎也跟着萧条了下来。几次出宫都可以看见路上的百姓背着他们这些御林军窃窃私语。任谁也能想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就要开始了。只是，宫里对这些的反应似乎还是跟不上节拍。朝内大臣们的上奏似乎仍然把目前的情况定义在个别不满分子煽动人群的小打小闹而已。然而，作为军人，却常常能从风中嗅到躁动着的杀气。

破格提升为御林军副指挥的一个月来，感觉时间总是在加速飞逝着。这当中当然少不了总指挥的提拔，但似乎也有着某些难以开口的因素。或许......而且，着样的话，离那个人又近了点了呢。

"喂，看！是夜莲！"

顺着罗尔的手指的方向望去，是她！那近乎女神的存在，是每一个士兵梦中的美人。融野性与高贵于一身的女武神，夜莲。

而此时，夜莲仿佛也往两人这边瞟了一眼，罗尔当即就兴奋地要喊出来了。

"白痴。"

夜莲对巡逻的卫兵吩咐了两句，就领着背后两名暗夜骑士离开了。而罗尔则是盯着她消失的拐角张望了半天，从回过神来，看了看一边的心，突然很委琐地问道："听说夜莲对你有意思啊。"

"怎么可能！"随便打发下罗尔的无聊，心却想起了夜莲那有意无意中对自己的关心，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在意啊，难道真的......算了，夜莲怎么可能......再说，雅诗还在等我呢。

"咦——有可疑哦,听说这次还是她出言提拔你的哦。"

"谣言止于智者——你这个白痴。"没心情和罗尔继续贫，心长身想要离开。

"心，你还有个初恋情人吧？"

......

站在那冰冷的大门前，心犹豫了。或许也不能说是犹豫，那种忐忑又矛盾的心态他也已经很久没有尝过了。深深吸了口气，徘徊在鼻腔内的是陌生的柚木的香味。手指刚抬起，又犹疑地放下。门后面，就是

夜莲的办公室了。

怎么会突然传我来？有什么事吗？还是说......废话，当然是有事从叫我来的，可是，这是和夜莲第一次单独会面啊，会不会——几乎无法控制地，脑中就浮起了朦胧的画面，甚至连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呸呸呸，这是在干吗啊！

再次深呼吸......好，敲门。

"咚咚咚。"

"请进。"

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办公桌前披阅文件的夜莲，那专注的神奇，实在，令人陶醉啊！

"心副指挥，"

"在。"

"这次让你来，其实是想——"
那个"想"字被特意拖长，从夜莲那富于磁性的嗓音中说出，一下子就把心的胃口调了起来——
劲风扑面！

啊，劲风扑面？什么？！眼前，竟是那冰冷的枪尖！

夜莲的极光枪？！

来不及想太多，从一次次修罗场中爬出所形成的本能完全超越了大脑思考的速度，带着心闪电般跃出了夜莲的攻击范围。

这到底——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还没回过神来，夜莲已收起了那令人胆寒的长枪，面容也回复了方才的平静与威严。但在这威严后面，似乎还有着平常难得一见的,温柔？

"不愧是御林军的副指挥，我对你的身手很满意。"夜莲点头微笑，"其实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你对这一个月来的工作有何认识和体会，算是当作一种考核吧。"

考核？用不着这样吧......

听了心的工作体会后，夜莲的心情竟然看上去挺不错的，保守地赞赏了两句后，心便行礼告退。

"哦，对了，心，"

她竟然直接说我的名字？！

"下次和我说话的时候，最好不要想一些多余的东西，"

啊，果然刚刚的失神被看出来了！

“我，会有点失望。”

那最后一句里竟透出一股不易察觉的失望和哀伤......

那最后一句话的语气，是我的错觉吗？

晃了晃脑袋，却让头脑里那团麻缠得更乱更紧。我到底在干什么啊！

努力站定，调匀呼吸，直到整个人恢复了往常的镇定，从继续迈步向前。

“心！——”

“罗尔？在宫里不要大喊大叫的。”心无奈的回过头，之间罗尔正气喘吁吁的奔过来。

“有，有行动，在斯宾赛大教堂！”

“什么？！”

斯宾赛大教堂，作为公国皇家祭祀和礼拜的专用场所，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一天 24 小时由御林军轮番职守，每队 42 人，几乎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可现在居然是在宫中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叛乱分子侵入并且在里面公然宣讲集会，这简直就是开国以来未有之耻辱。所以当心带队赶到时，大教堂已经被卫兵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到底是——”

八、业火

俯身避过那染血的刀刃，心回身横斩，任凭鲜血洒上他被烈火熏黑的脸颊。蒸腾在周遭空气里的热流卷着火星和烟灰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睛。火焰中幢幢的人影仍在进行着最后的厮杀，叛乱者们一个个倒在了血与火的地狱中，身上染满了御林军的鲜血。心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大教堂正门走去。这里的战场仿佛已经与他无关了。

这，到底算什么！

他缓缓提起剑，看着剑刃上那被火烤干了的血迹，嘴角却挂上了一抹惨淡的微笑。剑在面前画过一道弧线，擦着他的腰腹，贯入背后一名叛乱者的身体。毫不犹豫地抽出长剑，完全不在意背后那喷溅的鲜血将自己笼罩，心用力甩去剑身的血滴，布出教堂。

围在外头的士兵么见有人出来，先是不安的地躁动起来，之后看清楚是心后才有人上前迎接。可是，当迎接的人走上前时，才发现心全身上下仿佛刚从血池里出来般，竟然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到底该不该在踏前一步。可是心依旧埋头走来，一把推开了兀自犹疑的士兵，提着被血污沾满的剑，走出包围圈。

背后的斯宾赛大教堂则在冲天的巨焰中屹立不到，那黑色的巨大影子在火焰中不断跳动，里面发出仿佛来自地狱深渊的沉闷吼声。皇家的圣地，此时却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般，狰狞地俯视着地上的人群。而士兵们的背影，也在闪耀的火光下挣扎不定。

这时，心的面前不远处传来一阵整齐而威严的脚步声，士兵们在回头确认了来者身份吼自觉而安静地让

出了通路。只有心自己站定在这通路的正中，一动不动。
脚步声停在了他面前。

那华丽却又暗无光泽的沉黑铠甲和巨大披风上绣着的纹章，说明了来者的身份：暗夜骑士团。

而当骑士再次朝两边让开，走出的，便是那女武神，夜莲。

夜莲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到心的左边，望着烈焰中吼叫着的大教堂，朗声道："暗夜骑士团，剿灭叛党。"

那队沉黑的铠甲没有任何的回音，只是如黑色的旋风般眨眼间卷入了大教堂中，隐没......

夜莲没有看边上那没有一丝活气的心一眼，只是冷冷叹道："作为士兵，这样的任务还会很多，因为世界就是这样。"

残月挂住枯树的一梢，将冰冷的月华倾倒在世间。心默默地坐在城外的一条小河边，望着水中的月儿，苦苦一笑。

昨天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当他冲进教堂，却发现里面的叛乱分子无一不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手里的武器有农具，有平常的刀具，也有杀死卫兵后缴获的一些还能算武器的东西。但他们眼中，除了对御林军的恐惧，剩下的却是绝望后孤注一掷的惨烈和绝决。仿佛这世间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无论是家中的妻小，还是每天的日出月落，什么都没有了。甚至没有任何交涉的过程，他们就这样嘶喊着冲杀了上来。战斗根本就是单方面的屠杀，很快，冲上来的叛乱者都被剿灭了，可是，那叛乱者仿佛怎么也杀不完一般，一波波地冲上来，那悍不畏死的战斗作风却一点点让御林军们失去了作战下去的意志。局面从一边倒慢慢扳平，成了一场没有目的的单纯厮杀。随着火舌疯狂吞噬着整个建筑，人们的心仿佛也被什么东西吞噬了，只是机械性地杀啊杀啊，好像只有残忍地将对方身体斩成碎块才能发泄胸中的火焰。也许，在这样一个腐朽的公国中，每一个人的心都早已被扭曲了。每一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麻木地走在昨天走过的路上，连脚步的节奏都已经固定。眼神里是混浊的惶恐，仿佛随时都会失去这样行尸一般的生活。没有所谓的希望和绝望，以为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写着未来门牌号的门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王公贵族们以一种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心态病态地享乐着，度过不安而空虚的夜晚，只让冰冷的阳光照在他们疲倦地榻上。欺压与剥削似乎也变得毫无乐趣可言，只是盲目地重复着对生灵的折磨而已。面对兄弟会在城内燃起的一把又一把反抗的火焰，他们甚至忘却了要去惶恐，单纯地派出镇压部队后，又开始了逃避。

士兵们把自己隐藏在闪亮的盔甲之后，屠戮着起义的人民，至于面具后的表情，没有人感兴趣。作为暴力机器的一环，只要还能杀人，就够了。

这就是所谓的世界么？这样的世界，如果自己是神，都会挥袖整个拂个干净吧。不是为了惩恶扬善，只是终于厌倦了吧。当初离开瓦尔基里，离开雅诗，到底是为了什么？一遍遍踏着敌人或战友那陌生的尸体前进，到底是为了什么。怎么自己感觉，手上的剑，竟越来越迟钝了呢？

雅诗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小心点啊。"

仿佛自己不是去从军，而是出了趟远门。没有"我等你"之类滥俗的告别，

"小心点啊。"

心只能够微笑，这种情形下，到底该用什么表情才好呢？

为什么自己明明开心得越来越少，笑得却越来越多呢？

看着转角雅诗最后一抹倩影，他竟然会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没有悲伤，没有不舍，好像自己真的只是出去旅游一样。

没关系的。

她的微笑。

"一个人？"

背后那撩人的嗓音，是夜莲。可这次，心却没有力气去行礼，甚至没有力气去紧张，去遐想。

夜莲一声不吭地坐在边上，清冽的月光掠过水面，拂在她脸上，褪去了往日的英姿与艳丽，还原出一个朴素的女子。

"这样的世界，我们到底算什么。"

夜莲并没有对心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而惊讶，她将一缕垂下的发丝捋回耳后，轻轻道："什么也不算。"

"这样的，还要持续多久。"

"世界末日吧，"她叹了口气，幽幽地转过脸望着心，"又或许，到有人改变它。"

"谁。"心只是随口了问了一句，有气无力。

"任何人，只有有人站出来，世界从会改变。"

"那个人站出来，然后我们把他砍倒。"

"那个人站出来，然后我们把剑给他。"

"！"他瞪着夜莲。

夜莲微微笑着，望着他。

若不是那天去河边散心，他大概不会碰到同样愁苦的夜莲，也就不会知道那隐藏在腐朽后面的惊涛骇浪。

即将要推翻这个大公了！整个暗夜骑士团和少数御林军，以及一部分被策反的军队，都加入了这次兵变。也许是夜莲说的太快，让心觉得一切仿佛是在梦中。真的，可以改变么？

夜莲默默地点了点头。

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了？

如果说心还有什么怀疑，那么当夜莲幽幽地望着他的同时，缓缓解开了衣衫的一刻，心的大脑轰的一下再没有呼吸以外的声音了。

这，这怎么会——

犹疑着，惶惑着，但身体却渐渐迎了上去，两个人，缓缓倒入红色的大帐中，上下翻覆的，是雪白的肢体。心停留在夜莲的身体里，狂吻着夜莲身上的每一寸，〝夜莲，我们一起，改变它吧。〞

〝嗯，心。〞夜莲热烈地回应着他，眼角却流出不为人察觉的悲哀与绝望。

九、契约

没有一次，离死亡这么近过，甚至心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死亡在身上吻下的点点刺青。那黑色的刺青逐渐剥夺着他的五感，周围仿佛被某种冰凉的东西抽成了真空。想动，却动不了，甚至连〝想〞也变得无比吃力，自己的感知仿佛一池被拔了塞子的水，飞速地形成一个漩涡，往心中某个神秘的地方喷流着。指尖，手肘，肩膀，慢慢地，能感觉到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这，就是死吗？

我，我还不想死啊。

整个身体被抽空，完全不属于自己的感觉，原来这么可怕。

以前战场上的他，从没有象如今这般倒下。甚至连剑下颓然倒地的敌人的眼神也没有时间看仔细过。
原来，是这样啊……

这几个月来，心都和夜莲保持着暗中的交往。每一次的谈心，每一次的亲吻，都刻在心灵深处。夜莲那美丽的胴体，让他流连忘返。而谈话间论到世界的看法，两人又是何其相似。渐渐地，两人都被日日夜夜构思出来的〝未来〞打动。

也许，世界真的能变成那样也说不定。

当这想法出现，仿佛每一天的日出也有了新的看头。可以说只是小人物的臆想，但当心平时仔细其观察，却发现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实在很多。对目前世界的不满甚至憎恨，那种强烈渴求变革的心情，不是和自己，和夜莲一样的么？

让我们来做出改变吧。

这样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而夜莲那方面也联系到了不少改革派的王公大臣，改革的狂风暴雨，正在这浑浑噩噩中酝酿着。

而当举事的这一天，为了发表发动兵变，心听从夜莲的建议把御林军的一半抽调出城，执行〝特殊任务〞。虽然御林军中也有不少改革派的，但毕竟还是保守派权贵的人为主体。行事多有不便。而当心发布这项命令后，理所当然有很多人表示怀疑。但慑于心累积的战功和平日的威严，最终还是执行了。

但心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城外迎接他的，竟然是一个血淋淋的陷阱。即使是御林军，被有心算无心，面对魔法炮的轰炸和设下的种种歹毒陷阱，御林军还没开始反击便已损失了一半的兵力。敌人也忌惮困兽之斗，并不与御林军正面对抗，而持续从远处，高处射击，单方面的屠杀下，御林军的挣扎没能持续多久……

有多久没有经历过这种绝境了呢？周围的战友一个个不甘地倒下，这，到底是怎么了？

当然没有人能够回答。

但是，心却在中箭后的一瞬间，看到了远处山坡上一个沉黑的身影：暗夜骑士！

怎么，会……

身体，冰凉了。

可是，意识却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嘿嘿，可怜的人啊……

谁，谁在那！

呵，死的滋味，怎么样啊？

你，是谁。

索尔，非人之物。

魔物吗？

呵，在人类眼里，就只有人，牲畜，和魔物吗？哈哈，真不愧是人类啊——

那，你，到底是谁。

说过了哦，索尔，灵魂之兽。

灵魂，之兽？

呵呵，人类，你不需要知道太多。

什么？

我问你，想，活下去吧？

什么意思？

想活下去，对吧？

想。

我被囚禁在这地下八十年了，我，也很想出去呐，哈哈哈哈。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

签订，契约吧。

契约？！

共享灵魂，升华力量，签订契约吧。

呵，契约，是要付出代价的啊。

呵呵，和我签契约的代价么，就是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有情欲了......多么迷人的女子在你面前也和白骨没有分别，你，再也无法对女人动心了......

失去情欲？而已吗？呵呵，我求之不得呢！

嗯？

索尔，签订契约！

王宫中，大公的头颅已经滚出了大殿外。宝座上，曾经的亲王搂着夜莲火辣的身躯，笑道："夜莲啊，从现在开始，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

"......"夜莲的眼中，却游离着莫名的哀伤和绝望。

不理会夜莲异常的冷淡，他继续道："呵，这还多亏你这美丽的身子啊，小小媚术就把心呐小子耍得团团转了，哈哈哈......他恐怕还不知道，他天天给御林军统领敬的酒，全是慢性毒药吧。还帮我们铲除了宫里不少的障碍，真是辛苦他了呢......"

"那么，您说的改革......"

"改革？这是政治，不是唱戏，改革这种事，怎么可能凭一时的热血就办得成呢？自古......"

还没等他说完，夜莲如蛇般滑离了他的怀抱，站在他面前，柔声问道："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改革本来就不存在呢？"

"聪明，我的——"

他已被一枪钉在了王座上，与这龙椅成为了一体。血沿着椅子滴落在华丽厚重的地毯上，让人心惊。

我，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杀了心？！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此时的夜莲，整个人仿佛被掏空了，连之前的绝望和哀伤也没有了，动人的脸颊透着冰冷的死气，却也附带上了邪气的美感。她诡异而僵硬地转过身，望着刚刚屠戮过的大殿和周围一个个始终沉默的暗夜骑士，歪着头，垂着发，活似断了线的美丽人偶，这也让本已血流成河的大殿更形阴森恐怖。

她一步步地走下王座，看着周围的一切，周围的一切，始终不变那可怕的表情，直到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大殿门口。

外面正是正午的大好太阳，光芒刺得她只能看出一个黑魆魆的轮廓，那是——
待得她适应了那强光，从发现，他是

心。

而此时的心，浑身却散发着惊人的血腥味，以及，那屠城而来所代表的强大力量。正如他此时的眼神，倨傲，冷漠，嘲弄。

即使是神鬼莫测的暗夜骑士团，在契约者的面前也是如纸片般无力，连同那从不褪下的沉黑盔甲一起四

散在大殿的血泊中。心微笑着挑断了夜莲的手筋和脚筋，撕裂了她贱着血花的衣衫，将她温柔的平放在大殿的地毯上，目光在那耀眼的胴体的每一寸游移着：

"城里已经一片混乱了，残余的保守派，所谓的改革派，御林军残党，还有那个什么可怜兄弟会，已经打成一团了，这，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吗？"

他微笑着，夜莲发现他的笑从没有如现在这般阳光，和煦。他小心翼翼地用手中的断剑，在她的脸上画上了长长的一笔！

"当某些幸运的人冲进大殿，看到那美丽性感的女武神象现在这样展示着她的一切，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样说着，心已经远去了。

大殿上，那精致的娃娃依旧一派死寂。

可怜的女人啊？你这美丽的肉体就要这样被人践踏了吗？不可惜吗？

......

你会怎样死呢，女人？

......

他们会就这样让你死吗？嘿嘿......

......

签订契约吧。

十、封印

一滴泪，竟悄悄滑落在他脸颊。

我，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流泪......面对雅诗，再痛，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过泪啊......

惊异于自己的失控，心僵在了那里，任高山上带着蘑菇云中灼热气流的风拂乱了自己的衣衫。只是，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女人，伤痕累累的女人。

她终于笑了，是那种唯有和他在一起时才有的单纯的女儿家的温婉笑容。这笑容，当年不知给了他多少勇气和力量；这笑容，当年不知让他有多么窃喜着唯有自己才能享受美人的如此笑靥；这笑容，当年不知多少次让他在敌人刀下爆发潜力活了下来，只为再看看那笑容。

这笑容，如今如涟漪般在那被一刀两断的容颜上荡漾开来，却丝毫无损于她的动人。

心的眼泪，一直，一直，那么地流着，嘴角抽搐着。他知道，自己只能死在这里了。

死，不过如此。

她拿起了一把剑，华丽的剑柄，华丽的剑鞘，抛给了他。

他接住了。

她转身走了。

直到她的长发消失在山峰后面，他才低头注视起了那把剑。那是他荣升副指挥使时她赐予的宝剑，削铁如泥，寒气迫人。只是这剑，在一次战斗中竟然折断了。他还记得当他把断成两截的剑交给她看时她的神情。她只时温柔地抚摸着剑身，抬眼道：

"我来帮你修好，你先用原来的剑吧。到时候别忘了来我这拿。"

"是。"

"别忘了。"

他的泪水风干了："索尔。"

一道白电射向空中的要塞。

空中都市内。

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着另人不安的脚步声，心匆忙地朝前跑着。一个人都没有，满地都是尸体和血迹，以及那一片片触目惊心的焦黑。他分不清哪些血是帝国军的，哪些又是凯姆的。他也不愿去想象凯姆是如何疯狂地浴血而战，一寸寸地前行着。前面，有很多的灵魂，或者说，很多的人，但是并没有在战斗。可是，他仍然能感觉到凯姆魂魄的律动。

怎么回事？！

他再一次飞奔了起来，跃过尸山血海，残矛碎盾，终于眼前一片开朗：

大殿。

一股浓重的哀伤和绝望弥漫了开来，士兵们骚动了，某种不祥的感觉快速地浸透了他。他冲上前去，拨开众人，却只看见，

一个美丽的红衣少女静静地靠在水晶墙上，那么安静祥和，从那优雅的长裙起，曼妙的曲线钩过她的双腿，小腹，直到胸口那同样安静插着的匕首。红衣服更红了，湿润的红，趟过人们的脚边，也趟过凯姆的脚边。

凯姆甚至迈不出一步，就被地上那不断游走的红线死死禁锢在那一尺见方的地方。
少女身边，跪着一个金发红袍的小女孩，大大的眼睛因为过度的惊恐和绝望而病态地突出着，嘴里更是低声念叨着：

"爱我吧……爱我吗……妈妈……爱我……妈妈……妈妈……"

凯姆的背影仿佛石化了一般，一动不动，甚至没有了呼吸时自然的颤动，什么都没有了。

身后的士兵们更加骚动起来了。

"怎么回事？"

“我在哪，这是哪？”

“咦，我，你们是谁？！”

“我，我，——啊，我的手，我的手在哪？！”

随着这一声惨叫，人群沸腾了，他们四散开来，有的捂着头不知在喊着什么，有的抱着自己的伤口发出绝望的悲鸣，有的连滚带爬着离开大殿，却被外面的修罗地狱图吓得魂飞魄散。

一时间，疯狂与绝望由血红细胞载着扩散全身，配着女孩那神经质的叨念，每个人都在崩溃的边缘颤抖！

“呛——”一声清越的长剑出鞘声响起，凯姆已仗剑冲入了那堆失去控制的士兵当中，完全被杀戮的原始欲望驱使着砍杀了起来。他每一剑都用尽了全力，无数人即使穿着盔甲仍被劈成两瓣。他一剑刺入一个年轻士兵的肚子，又将剑高高举起，那年轻人绝望地在空中挣扎着，四肢无助的舞动着。随着他的每一次挣扎，都有大量的血液裹挟着内脏碎片倾倒在凯姆的头上——

凯姆纵剑前斩，那人便如断了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砸在透明的水晶墙上，又弹回地面，知在墙上留下了一大滩不断淌落的血迹。

凯姆再次高高地举起剑，在他的面前，是一个断了一只手的士兵——

可是他没能斩下，因为他的剑已被骨鞭缚住。

“呀——”

也许是出于阻止凯姆的滥杀，也许是出于找回凯姆的理智，也许是出于唤醒凯姆的心，可是，随着两人的剑刃一下下在各自身体上留下可怕的伤痕，随着一道道鲜血随着剑刃划出的弧线飞溅而出，心已经同样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癫狂中，只是沉浸在与凯姆这完全不顾性命的厮杀里。两人所在的战圈已被鲜血浇透，泛着泡沫的血泊倒映这两人扭曲的面容，而这鲜红的面容又在下一秒被某只脚踏个粉碎......

当两人的布满缺口和卷刃的剑锋再一次撕咬在一起时，一个女性尖利的悲鸣如箭般刺入了每个人的心脏。可是，耳朵却听不见一点声音，仿佛那可怕的鸣叫时来自灵魂本身。配合着那女孩在这混乱中益发清晰的喃喃低语：

“妈妈......爱我吧......爱我啊......不要......妈妈......妈妈......”

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所有人捂着几乎要爆炸的头颅，滚倒在尸体间，如着了火一般在血泊中翻滚着，挣扎着。扭曲的肌肉和发白的手指骨节，无声......

世界，崩坏了。

一片废墟中的广场上，心，凯姆，索尔，安吉尔，玛娜，维尔德雷。

可悲的神谕降临在了安吉尔身上，红龙，竟然是下一代女神，守护这个世界。

维尔德雷念着那讨人厌的咒语，一道白光，周围绕着三重流动的古老文字，射向了红龙。接着，那文字仿佛锁链一般从透至尾在安吉尔身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突然深深扣入了安吉尔的皮肉内。

龙在悲鸣。

腥臭的龙血沿着咒语嵌入的伤口滴落，打在地上。

凯姆扑了上去，他尽力张大臂膀抱着龙，龙挣扎着想再看看这个渺小的人类。

心能感觉到那两个灵魂此时的痛楚和震动。他们，在说着什么吧......他只是克制着伤口传来的剧痛坚定地站着，看着。

龙，终于化作了一道白光，飞向天际，飞向女神城。怀中空无一物的凯姆缓缓站起，朝玛娜看了一眼，那女孩便怯生生地走了上去。

他转过身，往前踏了两步，又停下，回头望着心。

那个眼神，是感激，是怜悯，抑或什么都不是？

还没等心捉摸清楚，他已转了回去，在停步的玛娜头上拍了一下。女孩一个踉跄，呜咽着跟上，一步步走远。

心。

他跨上了索尔洁白的脊背，在一片片羽毛飘散中，冲天而起。

——<终>——

仙境传说外传

鸡翅膀

注 1:此文乃某论坛早前(貌似是早很久之前...)拜托我试着帮那里的某 MTV 计划写小说,后来被搁置了的副产品...Orz.....

注 2:由于没强制要求帮忙...所以这完全是兴趣作...偶本人没啥写故事经验...所以有任何文笔上的问题还请大家指出(如果真有人看的话...Orz).....

注 3:文章很长...总体分两大部分,序章和正章,而这两大章也分了很多个小章节...序章和正章之间有很大联系(废话!)...但也可以看成是两个独立的故事来阅读.....

注 4:以↑的注 3 完全是为了可以让自己偷懒而找的借口(Pa 飞...- -),因为正章故事暴长(已经有了大致构想...)而序章才写了 80%,时间有限...所以估计正章要无限期拖阿拖阿拖...而序章会尽快完成...倒是可以保证序章和正章虽然有联系,但就像上面说的,可以作为独立故事来阅读...而正章在那之后也会尽快开始计划开写...(果然还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

注 5:正如↑说的...文章还没全部完成,所以难免会有些小错误...有心看的人如果发现文章里的错误希望可以顺便帮忙指出,谢谢~~

注 6:本文的男女主角名字...呃...应那论坛某 MM 版猪的要求所取用的...不关偶的事...- -

注 7:由于偷懒的关系,故事背景设定当然是尽量参考和采用 RO 游戏本身的故事设定...但是里面的魔法咏唱咒文偷用了不少 TO 系列的...后文也借用了一些 VP 的设定...不喜 54 或者笑过就好...请勿喷...谢谢.....>0<

--偶 素 分 割 线---

现有章节标题:

第十节 寻找,命运的女神

第十一节 试炼,命运的考验(还没开工...- -)

序章

第一节 缘起,命运的相会

这是一个由神族,人族和魔族构成的世界.神族高高在上,统治着神界那片净土;魔族占据着魔界,而人类,则生活在神族和魔族之间的这片大地上.然而魔族,一直虎视眈眈着人类生存的这片大地,因为在三族之间,人类的能力最弱,他们一直想一举进攻占领这片大地,并以此作为侵略神界的根据地.也许神族发现了魔族的野心,这些年来,他们通过某些方式暗中教会了人类各种各样的能力,在那之后人类进一步的通过自己的智慧,让那些技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进而分化出了各种不同的战斗和辅助职业,整个种族的能力不断的在提高,也因为这样,三个种族之间就一直的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创世历 1209 年,在沿海的一条名叫伊塞利亚的小村里,一个少女静静的坐在海边,金黄色及肩的头发随着海风轻轻的飘扬,她双眼望着远处那无尽的海平线,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思考,只是静静的坐在那里出神,任凭海水轻抚着她的双脚.然而,一个清脆声音把她的思绪拉了回来:"咛咛,你又一个人在这里发呆啦?" 说话的原来是她的好朋友萍萍,"整天发呆小心以后会找不到男朋友哦~" "我才没有发呆啦~"咛咛半转过身来,嘟着小嘴巴说:"我只是比一般人更喜欢看海罢了~!" 说完又转过身去.萍萍无奈的笑了一下,飘了飘她那头深褐色的长发说:"我还要帮老爸去买东西,先走咯~等一下办完事再回来找你~" 说着就往村子里面走去了.回过身来的咛咛继续享受她的海风,然而当她出神的凝视海面的时候,突然看到远处的海面上浮着个东西,刚开始还以为那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垃圾(汗...- -),但等到靠近点一看,才发现那原来是一个人,咛咛马上站起来,冲到浅滩那边去,把那个人拉回到岸边,手忙脚乱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好这时萍萍办完事回来,她远远的就 "咦~~~" 了一声,接着冲到这边来,边走边问:"这个帅哥是怎么回事啊?" 咛咛见萍萍来了,就像见到救世主一样,赶紧把萍萍拉了过来,边拉边给她说了发现这个人的经过,萍萍听完,"咚" 的敲了一下咛咛的脑袋说:"那你怎么还不赶紧救人啊?" 咛咛摸着自己被敲的脑袋,哭着脸说:"要怎么个救法啊,我甚至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的说~" 萍萍听完,几乎没晕倒过去,不过她也早就习惯了咛咛的这种冒失性格了,她顺手又敲了一下咛咛的脑袋, "你不知道人是不是还活着就拖回来吖~???" 说完她把手放到那个人的鼻子上去探了探鼻息,然后又侧着耳朵在他的胸口那里听了听心跳,接着回过头来对咛咛说:"他还有心跳呢,赶快来帮我做急救~!" 咛咛摸着被连敲了两下的脑袋,看到萍萍在七手八脚的解开那个人的衣服,她脸一红,大叫着:"萍...萍萍!你在干...干...干什么啊~~~" 萍萍没好气的说:"要赶快对他做人工呼吸啦~!在那以前要保证他的呼吸道畅顺,所以他的身体尽量不可以有东西绑着." 接着她把那个人的头向后仰,并把他的背部微微的抬起,然后双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并对咛咛说:"等一下我对着他的肚子压两下后,你就配合我的节奏把空气吹进他口里." 咛咛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指令显得不知所措:"吹...要怎么个吹法啊???" "那还用问么,当然是嘴对嘴的吹啦!-3-" 咛咛听到这里,俏脸刷的一下子红了起来,摇着手说:"那...那可是我的初吻啊~~" 萍萍听了,"咚"的一声又敲了一下:"现在可是救人啊~这不是 Kiss 啦,只是人工呼吸而已,快点啦,不然可能真的要死人了~!" 咛咛一边摸着被敲三次的头,一边十万个不愿意的俯下身来,嘴里咕咕的说:"那你自己怎么不来做啊~" 话刚说完,突然发现身后传来一股强大的杀气,偷偷转头一看,发现萍萍正面露凶光的盯着自己,赶紧回过头来,打岔着说:"那个...我要怎么做呢~呵呵...呵呵呵~~" 萍萍心想:"救活了人再来慢慢的教训你...- -+" 于是正色道:"你用手捏着他的鼻子,我这边压两下后,你就深呼吸一下,把空气吹进他的口里,然后我这里再压,就这么循环." 虽然听完明白是明白了,但是咛咛的脸还是红得像西红柿似的,心里就像是养了一只小鹿似的扑通扑通的乱跳,她可是第一次这么靠近父亲以外的男性啊!可是当她贴近那个人一看,发现他一头银色的头发被海水弄湿了散乱的粘在脸上,正好是咛咛喜欢的类型.这下子咛咛的心跳更加的加速了,定定的望着他,直到萍萍用力推她她才回过神来...

经过一轮抢救,那个人咳了几下,吐出了几口水,慢慢的转醒过来.他微微的张开眼,一手捂着头,一手撑着沙地,想坐起来,但显然他还没恢复过来,一下不稳就要往旁边倒,咛咛赶紧扶着他,边把他的身子扶直边

说:"你没事吧,你才刚醒过来,还是不要乱动比较好." 那名男子依然捂着头,好像头部受过什么打击似的,他紧凑着眉头,向咛咛望了一眼,说:"这里是...?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萍萍这时候探过头来:"这里是伊塞利亚村,是这位咛咛看到你浮在海面上把你救起来的." 咛咛听了,不好意思的红着脸低着头. "话说回来,"萍萍继续说,"你是谁?为什么会晕在海里的?最近也没听说有什么暴风雨啊~" 对于生活在海边的萍萍她们来说,显然对天气的变化是很敏感的.那名男子听了萍萍的问话,似乎在很认真的想这个问题:"我...我是...我叫做...呜....." 他突然双手捂着头,双眼瞪得很大,并显出很痛苦的表情:"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很痛!头很痛!!啊啊啊~~" 一轮惨叫过后,那名男子再一次的晕了过去,咛咛和萍萍一脸问号的对望了一下,最后决定把他先带到长老的家里.

第二节 转动,命运的齿轮

长老的屋子里,村长和咛咛她们正在争论着什么,而门口正围着一群看热闹的村民. "难道你要把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人就这样赶出村子吗?" 咛咛激动的伸手指着躺在不远处的银发少年说. "我们村子本来就不欢迎外人,村里的古训告诫我们,他们会给我们的村子带来灾难." 村长边说,边拨弄着他那撮花白的胡子. "这家伙看起来就不象是个普通的人,绝对会是个麻烦!" "是啊是啊,一般人会突然出现在那里的海域么?" 围在村长身边的几个村民在附和着. "难道因为这样你们就要见死不救吗?" 咛咛一点也不肯退步.

这时候,在旁边一直没吭声的萍萍见咛咛不太像平常的她,拉了她一下,并且对村长说:"那么最少,在他恢复过来以前让他留在村子里行么?当然,我和咛咛会负责照顾他的." 说完对着村长笑了一下, "不然啊,以咛咛的脾气,我看她会一直跟你纠缠下去的哦~" 萍萍平时也经常帮村长不少忙,听她现在这么说,他也一下子为难起来.正在这时候,一直昏迷在床上的银发少年醒过来了,口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他挣扎着坐起来,向周围望了一下,发现整个屋子的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一时搞不清状况的他着实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把身体往后退了一退,谁知道床的后面并没有靠着东西,害他差点没摔下床...勉强镇定下来的他,试探性的开口说:"那个...请问发生了什么事,这里又是哪里?我又为什么会躺在这里的?" 屋里还是一片寂静,大家依然望着他,银发少年不知所措,只好苦笑着又问了一句:"那个..." 就在这时候,还是萍萍首先打破这个沉静:"我说你啊..." 她一边说,一边往银发少年那边走去, "就算你失忆..." 话没说完,她已经走到银发少年的面前,举手就往他头上敲下去, "...也不用把不久前的事情也给我忘记了吧!" 说完她双手叉着腰,弯着身子盯着银发少年看.这时远处的咛咛赶紧说:"你就别再敲他脑袋了~要是他又忘记了怎么办?" "反正他现在都经忘记了,再敲也不会忘记更多的啦~" 说完又想再敲一下.银发少年摸着刚被敲完的脑袋,赶紧说:"等...等一下...我想起来啦~~" 萍萍的手停在半空,望着银发少年,银发少年说:"我晕在这附近的海面上,然后是被你们救起来的,是不是?" 说完像小孩子一样笑着望了望咛咛和萍萍.萍萍听完,收起了她的铁拳,满意的点了点头,但还是补充了一句:"准确来说是被那边的咛咛救起来的,虽然她还不知道人是不是还活着就要去救..." 咛咛听完,不好意思的红着脸低着头大叫着:"萍萍!!!" "然后..." 少年继续说:"然后你们问了我一些问题,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们问的是..." 说着他开始沉思起来,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他那张认真的脸,刚才的那些嘻皮笑脸好像是假的一样. "你们问的是...我是谁,还有我为什么会在那里...我....." 说完他又开始现出痛苦的表情,咛咛看见赶紧赶过来,抓着他的手说:"好了,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村长这时候开口说话了:"看来他还是会为本村带来很大的麻烦啊~" 咛咛听了,站起身来大声的说着:"村长!!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这么说?他会有什么麻烦啊?" "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就已经是一个大麻烦了,我有责任保护村民的安全,不能让全村的人都冒这个危险." 村长说完,神情严肃的望着咛咛.

这时候,一直没吭声的长老突然叹了一声,他拄着拐杖站起来,村长和另一个人赶紧过去扶着他.长老迈着蹒跚的步伐来到银发少年的面前,眯着眼睛看着他,然后又是意味深长的叹了一声,嘴里喃喃的说了一句 "该来的还是要来啊..." 然后对村长说:"就让他在村里呆到身体恢复为止吧." "但是...长老..." 长老伸手阻止了村长要说的话,然后笑着对咛咛和萍萍说:"你们刚刚许下的承诺会遵守的吧?" 咛咛和萍萍听了,大喜过望,一起笑着说:"是!!谢谢长老!!" 说话之余萍萍仍不忘也顺手按下银发少年的头,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搞不懂在这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汗...- -b)

咛咛和萍萍领着银发少年从长老的屋子里出来,届时已经是晚上,天上洒满了大大小小的星星,由于靠近海边,那些星星都显得格外的明亮和清晰,咛咛大大的伸了一下懒腰,满心欢喜的一边望着星空一边走着.

这时银发少年支支吾吾的开口说:"那个...请问可以告诉我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只知道我似乎被允许暂时在这里住下来了..." 萍萍听了,正想伸手又敲他一下,看到远处的咛咛好像早料到她要干什么似的,正嘟着嘴巴瞪着她看,萍萍笑了一下,对着咛咛吐了一下舌头,然后对银发少年说:"你还真的是悠闲啊~也不知道我们俩为了你到底费了多大的力气,尤其是咛咛呢,差点都要跟村长翻脸了." 然后她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银发少年说了一遍,银发少年听完,万分感激的看着她们俩,正想开口感谢,突然萍萍一伸手挡在他的面前说:"你就不必感谢我了,我只是在帮我的好姐妹而已~所以呢~~" 说着,她推了一下咛咛, "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她好了~" 银发少年真的是完全被眼前这个叫萍萍的褐发少女打败了,他红着脸看着眼前这个清秀可爱的金发少女,少女也许感觉到他的视线,害羞的低着头,赶紧随便找个话题说:"那...那个~我们以后该怎么称呼你好呢~~" 银发少年下意识的用手抓了抓头,突然笑着对她说:"我的命是你们救回来的,名字,就取你们喜欢的好了~" 咛咛听了,悄脸涨得更红,萍萍这时候又推了她一把,笑着说:"既然他那么说了,你就给他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咛咛想了一下,像是下定决心似的抬起头来,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说:"那么我们以后就叫你做啷啷好吗?" 银发少年望着这位少女,就象是接受了她的笑容似的,他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名字:"好的,真是个好名字呢,谢谢你~咛咛~!" 两人深情的对望着,就在这时,"那个...抱歉打扰一下两位..." 萍萍的大脸突然出现在他们两人的脸中间,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他以后要住哪里呢?" 两人被突如其来的萍萍打断,赶紧红着脸别过身子. "我家那边只有两个房间,但是我和老爸都住了,所以呢..." 说完拍了一下咛咛的后背,"你那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住么?就让他住到你家里去吧~" 咛咛听了,涨红着脸摇着手说:"这...这怎么...怎么....." 不等咛咛说完,萍萍就说抢着说:"嗯,就这么决定了~!" 啷啷也红着脸,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也许为了驱散这种尴尬,他随口问了一句:"咛咛你没跟父母住一起么?" 咛咛听到啷啷这么问,笑容突然从她脸上迅速的退去,萍萍一脚往啷啷的脚面踩下去,啷啷"哇~!" 的一声叫了起来,正想找萍萍问罪,咛咛这时已经恢复了正常,她用那特有的笑容说:"我的父母在一次出海的时候遇到暴风雨,如今已经不在这里了..." 说着她背过身去,望着大海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在我身边的,每当我坐在海边面对着大海的时候,这种感觉就特别的强烈.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还活着的,活在这片大海的某个地方,同时,也活在我的心里~!" "咛咛..." 萍萍的脸上也不禁现出同情的眼神.虽然咛咛依然用她那特有的笑容在说着这一切,但是在刚才那一刹那,啷啷可以感觉到,在那份灿烂的笑容里,明显的带着几分的忧伤,他刚想说点什么,咛咛突然转过身来,"但是~" 她再一次的笑着,眯着眼睛走到啷啷的面前,抬起头来望着这个有着一头如星光般的飘逸银发的少年, "现在我不会再感到孤独了,因为..." 她伸手拉起啷啷的大手,边笑着边往家里的方向跑去. "因为现在有你进入到我的世界里来了~" 咛咛在心里这么说着.

第三节 消失,命运的出航

那天之后,咛咛和啷啷就开始了他们俩的新生活.没多久啷啷的身体就完全恢复了,于是每天早上,啷啷就出海去打鱼,咛咛则提前给他打点好一切,可谓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两人的生活都过得很开心也很充实.闲时萍萍也会过来帮忙,三个人有说有笑,乐在其中~!虽然关于啷啷的记忆仍然没有什么恢复的迹象,但是看来啷啷也并不在乎那些了.

然而开心的日子总是不会长久.一天早上,天气晴朗,啷啷照常出海打鱼,咛咛目送他远去之后就回到屋子里去忙其他的家务.过了中午,远处的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片的乌云,咛咛望着那片乌云,不禁开始担心起啷啷,只盼啷啷可以快点回来.半小时之后,乌云已经覆盖了整个天空,并且开始刮起了大风,海面上的波浪也越翻越高,远处闷雷滚动,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这时萍萍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过来,边跑边喊:"我刚刚从老爸那里听说了,这两天天气异常,很可能会刮一场今年以来最大的暴风雨啊,啷啷呢?不会已经出海了吧?" 这时咛咛已经快要哭出来了,听到萍萍这么说,干脆 "哇!" 的一声哭着扑到萍萍的怀里,边哭边说:"怎么办?怎么办啊?" 萍萍望着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也只能无奈的一边安慰咛咛,一边祈祷啷啷可以在天气变得更恶劣之前赶回来了.又过了没多久,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雨就开始哗啦哗啦的下了起来.萍萍赶紧扶着咛咛回到屋子里去,咛咛回头看着那怒吼的大海,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讨厌和害怕这片从小陪伴着她成长的大海,除了那一天,它吞噬了她的父母的那一天. "难道它要再一次从我的身边夺走我最重要的人..." 咛咛的心里突然浮现出这句话,她越想越害怕,她害怕再一次的变得孤独,她害怕那种失去最重要的人的感觉,也害怕她的心灵再一次的受到伤害.她突然站起来,冲到门口,一把打开了门,狂风顿时夹带着雨水从门口涌了进来,才一下子,就已经把咛咛的脸和身体完全的打湿了.咛咛用手挡着暴风雨,一步一步艰难的走出了屋子.萍萍被咛咛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赶紧也跟着冲了出去,一把拉住咛咛的手,

尖声说:"你要到哪里去啊?" 咛咛边挣扎着想挣脱萍萍的手,边叫着:"他现在一定需要人帮忙的!我要出海去找他!" 萍萍一把把她往后拉了过来,双手抱着她:"你疯啦!现在这样的天气,别说出海了,你连走到海边去都难啊,要是连你都遇难了,那你叫我该怎么办啊?" 咛咛又是挣扎了好一阵子,直到筋疲力尽,然后双脚一软,跪坐在地上,对着天空放声大哭了起来.萍萍这时也只能抱着她的肩膀,陪她坐在那里,任凭雨水淋着她们那娇小的身体.

暴风雨过后的天空总是特别的明净,然而在一个小木屋里,咛咛却因为淋了一整天的雨而发着高烧,卧病在床,萍萍正在旁边照顾着她.(作者:话说萍萍也淋了雨,为啥她没事的...- -) "呜...呜....." 似乎在做着恶梦,咛咛表情痛苦的抓着被子,满脸大汗的呻吟着.萍萍取下敷在咛咛额头上的毛巾,心痛的看着咛咛,发现脸盘里的水已经不凉了,于是拿起脸盘给咛咛到附近的井里去打水.

就在萍萍离开后没多久,咛咛微微的张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脑袋就像打翻了一锅粥似的,感觉整个人都混混噩噩,而且全身没力,嘴唇发干.她重新闭上眼睛,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幕暴风雨的情景,唧唧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就像一块树叶一样翻滚着.她的脑袋突然清醒了,她想起了遇到暴风雨出海未归的唧唧,心里突然犹如刀割般的绞痛.她勉力的从床上撑起身体,摇摇晃晃的往门口走去...

打水回来的萍萍呆呆的站在门口,望着空空的床,不禁双手一松,脸盘"筐噹"一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另一边,独自走了出来的咛咛身上披着一件衣服,摇摇晃晃的来到唧唧平常出海的那个海滩,呆呆的站在那里,思绪翻腾,回想起往日与唧唧的种种生活点滴,眼眶不禁再次开始湿润. "你果然来这里了啊." 身后声音响起,原来是萍萍找到这里来了.只见萍萍一副担心的样子来到咛咛的身旁,扶着她的肩膀:"你病还没好,站在这里吹海风会加重病情的." 咛咛好像根本没听到萍萍的话,依然呆呆的望着海平线出神,萍萍试图把咛咛带离这里,这时咛咛突然转过身来,泪眼翻滚,声音颤抖的抓着萍萍的衣袖:"唧唧他...唧唧他不会有事的吧?他会回来的吧?唧唧他..." 萍萍无言以对,只能抱着咛咛,任由咛咛在她的怀里痛哭.就在她们转身想走的时候,萍萍看到远处的海边上,有一个熟悉的人影在晃动,她拍了拍咛咛的肩膀,伸手指着远处:"咛咛,那...那个....." 咛咛缓缓的转过头来,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透过翻滚的泪珠,一个高大而亲切的人影马上映入她的眼帘. "唧唧!"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冲出萍萍的怀抱,拖着虚弱的身体,半跌半走的往那一头跑去. "唧唧...唧唧....." 咛咛边走边喊,渐渐的开始跑了起来.发现了咛咛和萍萍的唧唧,先是吃了一惊,但随即露出温暖的笑容,也往咛咛的方向走去. "唧唧!唧唧!!" 咛咛一下飞扑到唧唧的怀里,接着又是一阵的哭泣, "死唧唧!笨唧唧!既然没事干嘛不早点回来啊!" 咛咛抽泣着,边说边用她的小拳头捶着唧唧的胸口. "对不起,要你担心了...我回来了~!(ただいま~!)" 唧唧伸手抱着咛咛的肩膀,柔声的说着. "你这家伙啊..." 身后响起萍萍的声音,话没说完,跟着 "咚~" 的一声,头顶已经被萍萍狠狠的敲了一下."...还真会叫让人为你担心的啊!" 唧唧伸手摸着阵阵刺痛的头顶,笑着对萍萍说:"挨了这一下才让我真正的有了'我回来了'的感觉啊~~" "不过,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 萍萍说着,不禁也轻轻的哭泣了起来.

第四节 真相,命运的离别

平安归来的唧唧再一次的恢复到往日的生活中去,只是经过那场意外之后,咛咛和唧唧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有意无意之间变得更加的亲密起来.

尽管跟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唧唧看上去还是像以前那样的亲切和开朗,但咛咛也注意到,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有时会露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好像若有所思,那副神情里竟带有几分的成熟,和他平常充满稚气的样子相去甚远,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咛咛想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她只希望唧唧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找她倾诉,不要放在心里.就这样日子又过了几天,一天夜里,月光皎洁的悬挂在夜空中,咛咛半夜起来,走过唧唧的房间,发现唧唧不在,她有点担心,于是到外面去找唧唧.深夜的屋外格外的寂静,咛咛听到附近的树林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于是往那边走去. "但是...王子..." "好了别再说了,再给我点时间..." 那是唧唧的声音,但听起来却带有一股威严的语气,而另一把声音她似乎没听过,是一把浑厚的男子的声音.走过几个矮树丛的时候,咛咛的衣服不小心卡到了一根树枝,发出 "沙沙沙" 的声音,树林里的人立刻警觉的叫了一声 "是谁!",紧接着从阴暗的树丛里窜出一个人影,透过月光,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人影正是有着一头如星光般美丽银发的唧唧,然而此刻的他,却正露出恶魔般的眼神望着来者,在月光下竟

像是闪耀着凶光,咛咛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所吓,不自觉的往后退了一步. "原来是你啊." 看清在他面前的是咛咛之后,啷啷笑着说, "大半夜的你跑来这里干什么啊?" 说话间他的神情已经恢复到往日的稚气少年,刚才的那个眼神就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咛咛惊魂未定的看着啷啷,身体还在发抖, "抱歉我没想到你会突然跑这里来,刚才吓到你了吧?" 说着伸手抱着咛咛的肩膀.咛咛稍稍镇定下来,抬头望着啷啷说:"刚刚你在和谁说话吗?" 说着望了望森林里面,但除了他们两之外,显然这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没有啊,因为睡不着,所以我跑到那里去欣赏月光了." 啷啷答道, "话说回来..." 啷啷继续说, "大半夜的你也跑出来干什么了?" 咛咛听了,一面委屈的说:"我半夜起来,发现你不见了,担心得很,所以就出来找你了...我怕...我怕你会就这样的又一次消失在我的面前....." 说着说着,泪水竟控制不住的就要往外流.啷啷听了,一挽手把咛咛抱在怀里,一边安抚着咛咛的头,一边说:"不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 咛咛听了,伸手抓着啷啷的衣袖,嘴角轻轻的微笑着,露出一面安心的表情.

"我说你们啊..." 某天早晨,三人围坐在外面的桌子边上吃早餐,萍萍正对着他们两看了又看,然后歪着头一面疑惑的表情问:"你们最近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啊?" 咛咛边咬着面包边问:"什么什么事情啊?" "总觉得你们这段时间的亲密度在急剧上升的说...难道..." 说着,萍萍突然转成一面奸笑的表情, "难道你们背着我做了些什么好事情...- -+" "噗..." 啷啷在旁边喷出了正在喝的茶,随即啷啷和咛咛异口同声的说:"哪有做什么好事情啊?" 说完两人对望了一下,脸红的低下了头.萍萍坐在对面,还是疑惑的望着他们,嘴里喃喃的说:"嗯~果然是可疑啊~~~- -+" 说话间,啷啷的神情突然变了,他大声的喊着:"危险!快离开桌子!!" 说完一把抱着旁边的咛咛就往后跳,萍萍也敏捷的往旁边扑了出去,与此同时,一把大剑从天空直插下来,剑身上部直没入地面,桌子马上应声断成了两半.正当大家惊愕的望着断开了的桌子时,一个黑色的人影从天而降落在大剑的旁边,一手把剑从地上拔起来,直盯着一边的啷啷.只见这人身材高大,一身黑色的铠甲包裹着全身,身上微微的散发着黑雾,以至于没办法看清楚他的脸,只能隐约感觉到从他脸上透出的那股锐利的眼神,还有他那全身上下散发着的强烈杀气.啷啷一见他,并没感到多大的意外,只是直视着对方的眼神说:"果然是你,深渊骑士团团长拉姆斯!居然追到这里来了!" 那个被称做拉姆斯的男人一直一言不发的盯着啷啷,这时才开口说:"你果然没死啊,萨麦尔王子,看来当时的那一击没能让你葬送大海啊." 说着环顾了一下周围:"难怪一直没能感觉到你的魔力,我都差点以为你真的死了,原来你躲在这种地方当缩头乌龟啊?还跟人类的女人鬼混了起来." 说罢 "哈哈哈哈哈哈哈!!!" 的大笑. 这时,刚从地上爬起来的萍萍一面怒容的往拉姆斯走过去,边走边生气的说:"我说你啊,你怎么一声不响的就砸烂别人家的东西啊....." "危险!别走过去!!" 啷啷话没说完,只见拉姆斯瞥了一眼往这边走来的萍萍,右手一挥,把萍萍打出老远,晕倒在地上,嘴角还微微的渗出血丝来. "萍萍!!" 咛咛见萍萍晕倒在那边,哭喊着往那边跑了过去. 啷啷见状,怒吼着:"拉姆斯!她们跟这件事没关系的,别对她们出手!!你要找的人是我而已!!" "哼,你是怎么了啊,身为魔族的王子,居然会去维护人类的女人,难道你连魔族的尊严都忘记了么?" 拉姆斯轻蔑的丢出这句,然后双手握剑:"果然你和你父王一样,不过是个软弱的胆小鬼罢了!不过这些都没关系了,因为你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 说完一剑挥出,劈头就往啷啷砍去,啷啷一侧身躲过那一剑, "不许你..." 说着一个窜步往拉姆斯的身边窜去,然后一跃跳起, "...说我父王的坏话!!!" 说完一腿就往拉姆斯的头上踢去,然而拉姆斯只用左手一挡就接下了他这一腿,啷啷一面惊愕,还没做出下个反应,拉姆斯把手掌一合,抓住了啷啷的右腿,然后一转一挥,就把啷啷远远的甩到树林那一头去,啷啷一下撞在树干上,吐出了一大口血,颓坐在地上,看来伤的不轻. "啷啷!!" 在一边照顾着萍萍的咛咛见啷啷受伤,不禁担心的叫着.拉姆斯扛着大剑一步一步的往树林那边走去,啷啷捂着伤口,勉强的撑起身体,握紧双拳又往拉姆斯冲了过去,拉姆斯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魔力,周围随即卷起了一片风沙,只见他大剑从下而上的一挥,一阵耀眼的剑光卷着一股强大的气流劈头盖脸的就往啷啷席卷而去.啷啷一下躲避不及,正面承受了这一击,整个人被打得飞进了树林里,周围的树木也被这招的余波震的七倒八歪,拉姆斯扛起剑,继续往树林里走去.当他看到满身是伤的啷啷躺在地上的时候,轻蔑的笑着:"呵呵呵呵,伊斯利亚王族的力量也就这种程度么?你现在这个样子,连你那个胆小鬼老爸都不如呢!" 说着他高举起剑, "现在就让我送你去见你的父王吧!" "可恶!!" 啷啷半躺在地上,口里咒骂着.

这时,一道闪电劈在啷啷和拉姆斯之间,拉姆斯警觉性的往后跳开.闪电过后,出现一个身材魁伟的剑士,穿着一身灰白色的铠甲,一头淡紫色的短发,背上背着一把大剑,正眼光锐利的盯着拉姆斯. "达纳托斯..." 半躺在地上的啷啷痛苦的叫着. 被称做达纳托斯的那位剑士眼珠转动的往后望了一下, "抱歉我来迟了,王子你没事吧." "嗯...还好,还能走动..." "这里就交给我吧,请你尽可能的远离这里." 说着拿过背后的大剑,双手紧握,摆好了进攻的姿势. "嗯,抱歉,交给你了..." 啷啷说完拖着满是伤痕的身体往咛咛和萍萍的

方向走去.看到走远的唧唧后,达纳托斯回头直视着前方一面怒容的拉姆斯说:"哼,没想到堂堂深渊骑士团的团长居然会去做叛军的走狗啊!" "可恶!!达纳托斯!!!" 一直从容不逼的拉姆斯这时候居然激动了起来---与其说是激动,不如说是带有几分的害怕.只见他再一次的爆发出强大的魔力,挥动大剑就往达纳托斯冲去,达纳托斯用剑往上一挡,轻松的挡下了他这一剑. "哼!就凭这种程度的力量就想跟我对抗?" 说完双手用力往上一推,推开了拉姆斯的剑.拉姆斯被推得一下子失去平衡,达纳托斯趁势把大剑横着一扫,就往拉姆斯的半腰处横扫过去,拉姆斯双脚不稳,只能勉强往后一跳,总算是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但剑尖过处,还是把他胸口的铠甲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怎么了,刚才攻击王子的那股气势到哪里去了?" 达纳托斯挑拨道:"不用刚刚的那招来攻击我么?" "达纳托斯!你这家伙!!" 拉姆斯受不住达纳托斯的挑拨,开始咆哮着:"不要小看了本大爷我的力量啊!!" 说完魔力爆发,而且比刚才的那次要高出好几倍. "达纳托斯!我要你后悔对我的出言不逊!!看招!!!" 说着大剑一挥,一道剑光夹带着一股旋风就往达纳托斯那头劈去.达纳托斯面对着这股迎面而来的冲击波,既不躲也不避,只是嘴角微微的露出一个笑容,口里喃喃的说了句:"哼,修炼还不到家啊..." 说着双脚一沉,魔力凝聚,双手握剑往后一摆,接着说:"这一招..." 说话间大剑往前一挥, "...应该这样用才对的啊!" 一道剑光顿时迸射而出,跟拉姆斯的那道剑光相撞在一起,发出耀眼的光芒,由此而产生的冲击波把周围的树木全部吹倒了,地上形成了一个大坑,然而最终这两股能量却互相抵消掉,拉姆斯全力使出的那招被达纳托斯轻易的化解了.可是当拉姆斯还在惊愕之余,却见在另一边的达纳托斯仍然处于出招状态,只见他冲着拉姆斯说:"还没完的呢!" 说着大剑往回一挥,又是一阵剑光迸射而出, "什...什么!二连击!!哇啊啊啊~!!!" 拉姆斯一下闪避不及,正面中了这招,被远远的打出了森林,整个人直往海边的方向飞去.达纳托斯扛起剑往拉姆斯那边走去,只见拉姆斯身上的铠甲被这招的威力震碎了不少,他挣扎着用剑撑起身体,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一面不忿的望着达纳托斯.达纳托斯来到他的面前,俯视着他说:"回去跟你的主人说,有我达纳托斯在,谁也别想再动王子一根汗毛!王子他早晚会夺回他应有的东西的!叫他等着瞧吧!" "可恶!达纳托斯你给我记着..." 说罢拉姆斯一举手,身边出现一只黑色的马,他勉强翻身上马后,一阵黑光闪过,凭空消失在海边了.

看见拉姆斯已经离开,达纳托斯收起大剑,来到唧唧的身边,单脚跪下说:"属下来迟,害王子受伤了,请王子原谅!" 只见唧唧抱着肩膀说:"别这么说,你不是也救了我们了么?我应该还要感谢你呢!而且,关于这个,你刚才也已经道歉过了." "不...这是属下该做的,请王子别这么说." 达纳托斯就像是受宠若惊似的,低着头连忙说道.这时候,一直昏迷的萍萍也慢慢的转醒过来了,只见她微微的睁开眼,嘴里咕嘟着:"嗯...什么...什么王子...啊~脸好痛~~><" "萍萍你没事吧?" 咛咛见萍萍醒过来,赶紧把她扶起坐在地上. "那个死大块头对女孩子怎么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啊,居然出手打女孩子的脸,还打这么大力,要是把我的脸打歪了嫁不出去要怎么办啊..." 说着伸手摸了摸有点红肿起来的右脸.咛咛和唧唧苦笑着互望了一眼,看见萍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应该是没甚么事了. "对了,刚才迷迷糊糊的听到你们在说什么王子不王子的,到底是什么回事阿?" 萍萍说着望了身边的人一眼,看见跪在一边的达纳托斯, "哇~" 的吓了一跳, "怎么又来了一个白色大块头啊?刚刚的那个黑色大块头呢?" 说着警觉性的用手护着脸,环顾了四周一下,发现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破破烂烂的,咛咛的房子也被弄的摇摇欲坠,远处的树林里树木还倒了一大片. 萍萍看傻了眼:"我晕倒了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说着望了咛咛和唧唧一眼,明显是想跟他们要答案了. "这个...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啦..." 唧唧苦笑着. "所以我才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嘛~!" 萍萍不爽的一下敲到唧唧的头上.

"你这家伙!!!" 在旁边一直不吭声的达纳托斯这时突然叫了起来:"居然敢打我们的王子大人!!!" 说着伸手就要拔剑.唧唧连忙伸手阻止,微笑着说:"没关系的." "但是...王子..." 达纳托斯依然觉得应该给萍萍点教训.萍萍显然吓了一跳,但随即又问:"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王子王子的,到底谁是王子啊?唧唧?" 咛咛听了也一面不解的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啊?唧唧..." 唧唧听了面有难色,反而达纳托斯在后面正色道:"不得无礼!在你们面前的,是我们魔族伊斯利亚王族第 36 代正统继承人萨麦尔.F.伊斯利亚王子,区区人类女子最好给我说话小心点!" "达纳托斯,她们俩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对她们也得礼貌点." "是...王子..." "等等等等...魔族王子???唧唧???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萍萍满脸疑问的瞪着眼望着唧唧, "这个...唧唧...是...魔族的王子?" 咛咛也惊愕的向唧唧望去,只见唧唧低着头一声不出, "唧唧!" 咛咛叫了一声,那眼神就象是希望唧唧跟她们说 "不是" 一样. "没错..." 然而唧唧就像是下定决心似的开口说道:"我是魔族的王子,伊斯利亚王族第 36 代的继承人,名字是萨麦尔.F.伊斯利亚." "不...不..." 咛咛自言自语的说着,边说边摇着头. "我的父王是路西法.F.伊斯利亚,是现任的伊斯利亚王国的掌权之人." 唧唧继续说着. "相信你们也知道,如今三族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在人类不断壮大的今天,有部分魔

族的人认为应该趁人类还没完全发展起来之前尽快铲除他们,而以我父王为首的相当部分的人还是主张不要发动战争的." 说到这里,唧唧的神情突然变了,只见他双手握拳,激动的继续说道:"但是,在王室里也有不少反对父王主张的人,其中以我叔叔,撒旦.F.伊斯利亚为首的反对派尤其激烈,他们到处动摇王室里的人的决心,并且煽动群众的情绪,还暗中聚集各处反对派的人民,最终一举发动政变,推翻我父王,夺取政权." "怎么会..." 萍萍听到这里,不可置信的说道:"但王室里会有军队之类的组织的吧,怎么可能那么容易的就被攻下来."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时在后面的达纳托斯插口说道:"你们刚刚见到的那个人,我们国家的最强军队---深渊骑士团的团长,他也是反对派的人,因此他们掌握着绝对的兵力..." "那么你呢?" 萍萍望着达纳托斯问道. "我是宣誓一生效忠我王,直属于路西法王的贴身护卫." 说着他露出自豪的神情,然而这个神情却转瞬即逝,他紧接着面露痛苦的说道:"但是...最后我还是没能保护好国王....." "这不是你的错,你就别再自责了...达纳托斯..." 唧唧用悲伤的表情望着达纳托斯,然后接着说道:"那时候我和父王正在接待室,当撒旦领着大队人马冲进来的时候,虽然我们马上召集了士兵护驾,但他们显然都不是深渊骑士团的对手,而我也在那时候被撒旦打成重伤,虽然达纳托斯拼命的保护着我和父王,但寡不敌众,形势很快的就一面倒的对我们不利...就在这时候...父王他....." 说着,唧唧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双眼流下了两行泪水.看见神情痛苦的唧唧,达纳托斯也不禁露出愤恨的表情,但是他仍然强忍着,用颤抖的声音接上唧唧的话说道:"国王他在这时候突然对我说,要我带着王子安全的逃出这里,说完他就利用接待室里王室专用的秘道把我们送了出来,自己留在那里拖住敌兵了.然而没想到在出口处还会有伏兵,我只能挡住他们,让王子自己一个先逃出来,毕竟重伤的王子那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应付任何的敌人.在那之后,我就失去了王子的消息了.于是我开始到处的寻找王子的下落,但也许由于王子伤得太重的缘故,我完全感觉不到他魔力的波动.直到前一段时间,我突然在这附近的海域感觉到王子的波动,但很快的就再次消失了,于是我在这一带海域进行搜索,最后发现了这里."

咛咛和萍萍听得入神,不时为他们两人的遭遇或紧皱眉头,或双手握拳,而咛咛,除此以外似乎还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好了达纳托斯...剩下的,就由我来说吧..." 当达纳托斯的叙述告一段落以后,恢复平静的唧唧接着说道:"当我逃到海边的时候,看到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我登了上去,拼命的往前划着,不知道划了有多久,也不知道划了有多远,而这时候从后面追上来的,就是拉姆斯.接下来的,就像之前拉姆斯所说的那样了,我被他的必杀打中,小船完全的被打得粉碎,我也因此而沉入了大海,失去知觉之前已经以为要到此为止了,但后来再次醒来之后却发现在这里的海边被你们两救了起来." 说着唧唧感激的望着她们两,温柔的笑了笑, "但似乎受到当时那一下的冲击,让我丧失了记忆.而我再次恢复记忆,是在那次暴风雨之中." 说着,就像是要回忆起遥远的过去似的,唧唧微微的抬起头来望着远处. "在那天,当我坐在小船里的时候,天色突然昏暗了起来,接着开始刮起了大风,而海浪也随着风势的加强而越翻越高,我想赶紧把小船划回去,但巨浪让我无法控制船身.这时候我的脑袋又一次的痛了起来,我觉得我好像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后来雨越下越大,风也越刮越猛,巨浪一个又一个的翻过来,小船被巨浪抛的翻来翻去,我坐在小船里拼命的抓着船边,感觉已经撑到极限,快要不行了,心里想着这次大概要死在这里了.就在这时候,我突然觉得体内有一股力量要涌出来,身体变得很温暖,接下来我就失去了知觉,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离小屋不远处的海岸边上了.当我撑着身体站起来的时候,我的眼睛一阵眩晕,脑袋里不停的闪过各种各样的记忆片段,过去的种种回忆都在这一瞬间一股脑儿的涌了出来." 说到这里,达纳托斯补充道:"这大概是因为王子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体内的魔力下意识的被引发出来保护自己的结果吧,那应该也是我突然感觉到王子魔力波动的原因了...魔力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和身体的状况有联系,之前的王子由于受了重伤,魔力一直恢复不过来,那段时间在你们的照顾下他的身体虽然开始慢慢的康复,而魔力也渐渐的开始重新凝聚,但由于失去了记忆,同时也忘记了如何运用魔力,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魔力的恢复速度.而在那次暴风雨里,由于王子遇到危险,潜意识里为了保护自己而使出了这段时间积聚的魔力,然而在还没完全康复的情况下这样的过渡使用魔力,使得他现在的身体非常的虚弱,但大概也正因为那次意外和王子当初被拉姆斯追杀时的情景很像,由于那个刺激,加上使出魔力时的冲击,反而使得他的记忆恢复了." 一口气说到这里,达纳托斯语带企盼的望着唧唧说:"王子,请你再次考虑,跟我回魔界吧,如今的人民被撒旦统治着,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我们需要一个领导人带领人民重新站起来,推翻撒旦的军事统治.你是伊斯利亚王族的正统继承人,难道你不想重新夺回你父王的基业吗?而且..." 说着达纳托斯望了一下咛咛和萍萍, "而且我看,再过不了多久,撒旦就要向人类发动战争了..."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唧唧激动的抓着达纳托斯的肩膀问道. "嗯,是真的,这是我这段时间回魔界所得到的消息.撒旦在那之后到处征兵,不断提高军事力量,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啊.这期间也有人想要反抗撒旦,但由于没有核心,缺乏组织性,只能在各处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反抗活动,很快的就都被军队镇压了下来." 唧唧听了,双手紧紧的握

着拳,指甲几乎陷进掌心里,神情激动的喃喃自语道:"撒旦,你这混蛋..." 说着他看了看咛咛和萍萍,然后紧咬着下唇,眉头深锁的想了一会,接着抬起头来,先是用温柔又带有几分歉意的眼神望着她们说:"对不起了..." 然后转身用坚定的眼神望着达纳托斯说:"我们回去吧,回去阻止撒旦的阴谋!不可以再让他为所欲为了!" "王子..." 达纳托斯高兴的望着他.

"唧唧..." 这时,咛咛叫住了唧唧. "抱歉之前隐瞒了你们这么久..." 唧唧低着头说. "不,没关系..." 咛咛赶紧摇头. "但你刚才不是..." 看见咛咛这么说,唧唧不解的问道. "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我也想了很多...其实不管你是人族还是魔族,唧唧就是唧唧,对我来说是不会变的,而且...我对你的感情,也不会因此而改变的..." "谢谢你...咛咛..." 唧唧感动不已,轻轻的抱着咛咛. "所以,请你把我也一起带走吧,可以吗?" 唧唧听了,大吃一惊,他把怀里的咛咛拉了出来,双手抓着她的肩膀,望着咛咛的双眼,只见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殷切和恳求,唧唧赶紧别过对望着的视线,语气坚定的说:"不可以!这趟回去是很危险的,不能把你也卷入到这里面去!" 咛咛听了,双手抓着唧唧的衣袖,语气激动的说:"我早就有所觉悟了,所以请你把我也带去,好吗?我..." 说到这里,咛咛突然停了一下,她红了红脸,微微的低着头,然而很快的,就像是对自己下了决心一样,她再次抬起头来望着唧唧:"我不要再离开你的身边了!" 说着两眼开始微微的湿润.唧唧听了不禁面有难色,内心似乎有点动摇,但他仍然忍痛说道:"这是我们国家内部的问题,我不能把你也卷入到我们的内部纠纷里去.那里和这里不同,没有一定能力的话,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命的!" "但是..." 咛咛仍然想坚持,但唧唧不等她说完,就打断她的话说道:"抱歉,只有这件事,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你的,请你原谅我..." 说完抿着嘴痛苦的转过身去,对达纳托斯说:"我们走吧..." "是!王子!" 达纳托斯应道,一挥手,就像拉姆斯消失时那样,一道黑光出现,唧唧和达纳托斯走进黑光里. "我一定会阻止撒旦发动战争的,然后我会再次的回来这里来,所以,请你在这里等我吧." 唧唧背着咛咛,语气温柔却又带有几分坚定的说了这句话. "唧唧!!!" 咛咛的泪水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她边哭喊着唧唧的名字边往那道黑光跑去. "达纳托斯..." "是...王子..." 达纳托斯就像是明白唧唧的意思一样立刻作出了回应,对着正往这边跑过来的咛咛轻轻的一挥手,一股劲风顿时往咛咛的方向吹了过去,把咛咛吹得半跪在地上,接着一转身,和唧唧一起消失在黑光里了. "唧唧!唧唧!!!" 望着消失在眼前的唧唧,咛咛只能跪坐在地上,一遍又一遍的哭喊着他的名字.

第五节 决定,命运的选择

过了一会儿,村子那头传来了喧喧哗哗的人声,看来刚才战斗所产生的巨响连村子里也听到了. "这...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先到达的几个人被眼前的这片狼藉吓得呆立在当场---破烂的屋子,坑坑洼洼的地面,七倒八歪的树林,还有,跪坐在地上哭泣着的少女,以及在旁边安慰着她的友人...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们一下子无法想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的人群开始聚集在这里了,看到这幅景象,都在旁边叽叽喳喳的低声交谈着.这时候人群分开,村长快步的走过来,看到这等状况,也不禁大吃一惊,发现在一旁哭泣的咛咛和正在安慰她的萍萍之后,他急步来到这边,用带着责备的语气问道:"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眼泪哭干了的咛咛就象是没听到村长的话似的,依然呆呆的望着唧唧消失的那个方向.萍萍虽然也受了不小的打击,但她显然比咛咛要坚强,只见她虽然双眼湿润,但总算是忍住了没哭出来,她睁着一双通红的眼睛望着村长,嘴唇轻动但说不出话来.村长见了她们这状况也不禁大感惊愕,于是吩咐几个村民先把她们扶到长老的屋子里去再作处理了.

长老的屋子里,咛咛总算是镇定了下来,但仍然一副精神恍惚的样子.在一旁的萍萍已经基本恢复了常态,她在向村长和长老叙述着当时的情况,临到最后,村长说:"果然不明来历的人会给村子带来灾难啊..." 说着用严厉的眼神望着咛咛和萍萍,萍萍被这眼神盯得低下了头. "不听我的劝告,任性的收留了那个身份不明的少年,你们看现在村子都被弄成什么样子了?" 村长仍然严词责备着她们两. "可是..." 萍萍激动的说,"唧唧他也只是为了保护我们两而已啊!而且他也因此而受伤了." 听到唧唧两个字,咛咛的身子震动了一下. "但是村子是因为他才受到袭击的,这点是没错的吧!" 村长依然咬住这点不放. "可是..." 萍萍无言以对. "关于这件事,你们两打算怎么负起这个责任啊?" 村长见萍萍反驳不上,进一步的逼问道. 长老在旁边看着这一切,一语不发,只是眯着那只剩下一条缝的眼睛,让人猜不透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负起责任?她们都还只是小孩子啊,你让她们哪里有能力去负这个责任啊?" 说话的是村长的夫人. "而且这次也没有造成什么人命的伤亡,也没有损坏到村子里的什么重要东西,你就饶了她们吧..." 夫人为她们求情道. "能力..." 咛咛的脑袋里不停的回响着这个词. "那里和这里不同,没有一定能力的话,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命的!" 唧唧当时的话语一遍又一遍的在咛咛的耳边重复着. "没有一定能力的话...没有一定能力的话..."

突然,咛咛觉得她那缥缈而没有方向的思维变得清晰了起来,本来那副神情恍惚的样子也变的有了精神,长老看到咛咛的这副样子,眼睛微微的睁了一下.只见咛咛突然站了起来---这一举动着实吓了在一旁争吵着的萍萍和村长一跳,她眼神坚定的说:"如果没有能力就会丧命的话,那么,只要我有能力就没问题了吧!就可以留在你身边了吧!" 这没有由来的一句话弄得萍萍和村长面面相觑,然而长老却在旁边露出一个不为人意的微笑,轻轻的点了点头.这时候,咛咛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村长,深深地一鞠躬说:"对不起村长,给你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村长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只是定定的看着咛咛,萍萍也不解的望着她.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决定要离开村子,到城市里去学习职业技能就职了...为了能够继续留在他的身边....." 听到这里,萍萍总算明白她的意思了,虽然她知道咛咛也许曲解了唧唧的话的含意,但她也知道,只要咛咛决定了的事情,再怎么劝她也是无济于事的.萍萍只是无奈的笑了一下,她拍了拍咛咛的肩膀,笑着说:"不是 '我',是 '我们' 哦~!我也会跟你一起去的." 咛咛听了,惊讶的看着萍萍,萍萍看到她这个反应,"咚" 的一下敲到她的头上去:"你这算是什么反应啊?难道你想说把我留下自己一个跑去追唧唧吖?他也算是我的朋友啊!再说..." 说着对着咛咛打趣似的笑了一下说:"少了我在你身边还不知道你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我必须好好的监视着你才行~" 说完两人会心的笑了一下. "谢谢你,萍萍..." "还给我说客气话~!" 接着举起手来作势又要敲下去,咛咛赶紧缩了一下头,两人 "呵呵呵" 的笑了起来.

被突然冷落在一旁的村长这时候还是重复着那句话:"责任...你们打算要怎么负起这个责任啊..." "呵呵呵呵...责任么..." 这时候,在后面一直不出声的长老突然笑了笑,他拄着拐杖站了起来,来到咛咛的面前,只见他睁开那眯着的眼睛,从细缝里露出的眼神闪着异样的光彩.他看了咛咛好一会儿,然后笑着问:"小娃子,你决定要这么做了么?以后不会为你的选择而后悔么?" "嗯!" 咛咛坚定的点头答道:"绝对不会后悔的!" "嗯...很好..." 村长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说:"那么你们听着,我现在就宣布对你们的惩罚..." 咛咛和萍萍两人听了,愕然了一下. "对于这件事,咛咛你必须负起的责任是..." 说着笑了一下, "给你们的这段关系做一个了结." 咛咛听了,先是错愕了一下,随即明白了长老话里的意思,笑着应道:"是!长老!!" "而萍萍..." 说着转向萍萍那边, "你必须在这一路上保护好咛咛的安全,两个人共同进退." "是!交给我吧!" 萍萍爽快的答道. "对于这个处理,村长你还满意吧?" 长老笑着问村长. "是,当然满意..." 村长一脸无奈的说. "呵呵呵呵呵..." 长老又一次笑着,喃喃的说:"该来的还是要来啊..." 然而这句话,大概只有长老自己能听得到了.

那之后的几天,咛咛和萍萍都分别在自己的家里收拾着东西.咛咛的屋子在那次的战斗里被弄得破破烂烂的,所以这几天她白天回去收拾,晚上就到萍萍家里去和萍萍一起睡.每天晚上,萍萍都等咛咛睡着了自己才睡,她看着咛咛这一面天真可爱的睡相,回想起唧唧离开时咛咛当时的那个心情---虽然她也许不能完全的体会到,但她明白那绝对不是马上就能重新站起来的创伤.然而咛咛能够那么快就振作起来,并且下定决心的作出了这个决定,可见相比于以前她所认识的那个喜欢发呆的小笨蛋,现在的咛咛真的是成长了.想到这里,萍萍不禁伸手去撩起咛咛那从侧面垂落下来的几撮金发. "嗯...唧唧..." 熟睡中的咛咛轻唤着. "唧唧...不要走...唧唧..." 说着眼角渗出了一颗泪珠,沿着脸颊滑落下来.萍萍伸手为咛咛擦去脸上的泪水,轻轻的说:"放心吧,我一定会安全的带你见到唧唧的!一定..."

然后第二天的早上,村口,众人都出来为她们两送行,萍萍的老爸拍着女儿的肩膀说:"身为我的女儿,你一定要负起责任好好的保护好咛咛哦!但是自己也要多加小心,要是敢失败了跑回来,你就给我等着瞧吧!" 说着举起了他那只粗壮的右臂.咛咛在旁边看了,苦笑着在心里想:这还真的是典型的有其父必有其女啊...-0- 这时候,村长的夫人走到咛咛的面前,轻轻的把咛咛抱到她的怀里,抚着她的头说:"你们这一走可要自己多加小心啊..." 说着放开了咛咛,把一个袋子递到咛咛的面前说:"这是村里的人收集给你们的一点钱,你们带着在路上用吧." 咛咛连忙摇手说:"这怎么可以..." "好了你们就带上吧,这是我们大家对你们的一点心意." 说着把袋子塞到咛咛的手里.咛咛接过袋子,感觉无比的沉重,她双手抱着袋子拿在胸前,不禁再一次的眼眶湿润. "啊...怎么会这样子的...已经跟自己说好了,不会再哭的了...现在怎么..." 她赶快伸手擦去脸上的泪水,露出一副笑脸望着大家,深深地一鞠躬,然后和萍萍两人转身走出了伊塞利亚的村口了.

第六节 就职,命运的再会

离开伊塞利亚的咛咛和萍萍如今正向着中央之城普隆德拉前进.普隆德拉是卢恩---米德加尔特王国的中心,经过高度开发,成立了斯楚瓦尔兹贝特共和国.在城中有很多的设施,如大教堂,武士公会,训练中心等,在市中心还有一个可以容纳很多人的中央大公园.每年一次的竞技场比武大会,吸引无数的战士到这儿来寻求名望和财富.据闻英雄察尔斯(这谁啊...- -),已经连续两年赢得冠军了.

至于她们为什么会选择了前往中央之城呢?那是在她们离开村子没多久之后的事情.离开村子之后,她们在附近的一条小村庄里停了下来稍作休息,突然萍萍问咛咛说:"呐~咛咛,你说你要就职,那么你到底打算当什么呢?" "嗯?" 咛咛转过正咬着面包的脸望着萍萍, "嗒射莫?(当什么?)" 她边吃边说着.突然萍萍一面杀气的把脸靠到她的脸前面:"你该不会要跟我说你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吧...- -#" 咛咛被吓得一口吞下了口中的面包,连忙摇着手说:"不不不...我...我想好了的啦~呵呵呵~~" "真的?" 萍萍的脸靠得更近,继续逼问道. "当...当然是真的啦~" 咛咛连忙答道. "我要去就职服事." "服事?" 萍萍不解的看着她. "嗯!服事!我在想,既然要留在唧唧的身边,我就要当一个即使唧唧受伤了我也可以马上为他治疗的人." 萍萍听了,无奈的低下了头,嘴里喃喃说道:"这根本就没有足以保护自己的战斗力嘛...还好我跟了过来的说...- -b" 不过她转而微笑的看着咛咛:"但这也的确像是你会选的职业就是了!" 说着她拍了一下咛咛的肩膀说:"既然这样我就去就职剑士吧,这样我才能更好的保护好你呢!" "嗯?" 咛咛再次转过脸来,仍然是咬着满口的面包...萍萍突然感觉到脑袋里有什么爆裂的声音,她咆哮着两个拳头抵着咛咛的头在中间用力的钻着,边钻边吼:"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给我认真的听啊啊啊啊啊!!!" 咛咛哭着脸求饶道:"啊啊啊~~新必杀吖~~对...对不起...以后不敢啦~~ ~><~" 少女的惨叫声响绝这条小村子的每个角落.....

故事回到好不容易抵达中央之城普隆德拉的咛咛和萍萍这里,两个少女站在巨大的城门之前,正在惊叹大城市里各种各样和伊塞利亚所不同的生活风气和淋漓满目的巨大建筑.(作者:话说乡下人进城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0-||) 城门的守卫看到她们两,叫住了她们:"两位小妹妹,第一次来普隆德拉吗?" "小...小妹妹???" 萍萍听了,不爽的重复着. "嗯!我们是来这里就职的!" 咛咛倒是没所谓的兴奋回答道. "就职啊...这么年轻~还真的是努力呢~!" 守卫眯着眼睛笑着说. "普隆德拉是一座开放城市,大家都可以随便的进出,不需要办什么手续的,嗯...那么..." 说着他突然直起身子说:"欢迎你们来到卢恩---米德加尔特王国的中心城市---普隆德拉." 说完又笑着对她们说:"希望你们在这里的生活愉快." "嗯!谢谢你,守卫叔叔!" 两个少女满心欢喜的说道. "叔...叔叔..." 年轻守卫突然黑下了脸,但他还是强装笑脸的说:"那个...我还只是 '哥哥' 啦..." 然而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那两个少女早已进入了城门,消失在人群里了.大门的另一个守卫看着,死命的强忍住笑意别过脸去,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进到城里的咛咛和萍萍走在大街上,被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所吸引着,尤其是咛咛,一下子扑到这边的摊位去,一下子粘到那边的商店门口,萍萍感觉自己就像是拉着女儿去逛庙会似的,不过她也对这充满新鲜感的大城市挺有兴趣就是了.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傍晚,萍萍只好提议找个旅馆先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再来进行就职的事情.晚上,咛咛躺在床上,望着窗口外的月亮,幽幽的对萍萍说:"呐,萍萍,不知道唧唧的祖国是不是也像这里一样这么的多姿多彩呢?" 萍萍转过身来看着咛咛,月光正从窗口射进来,照在咛咛的脸上,把她那稚气未脱却又带有几分成熟的脸映照得更加的动人. "嗯,一定是的!" 萍萍轻轻一笑,肯定的答道.

第二天早上,咛咛和萍萍从旅馆老板娘的口里得知,要就职成服事需要到教会那里找神父马勒西斯,而就职剑士需要去城里的剑士公会进行登记.咛咛和萍萍谢过老板娘之后就出发了,离开前老板娘送了一份城市地图给她们,对她们说:"这个城市很大,你们把这个带上吧,祝你们就职顺利." "谢谢老板娘!" 两人谢过老板娘之后,打开地图就往门外走去了.通过地图她们发现,教会和剑士公会分别在城市的南北两头,萍萍先把咛咛带了去教会,然后自己再往剑士公会走去,并且相约顺利就职之后,傍晚在中央公园的喷水池那里会合.

傍晚的中央公园,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小石子铺成的路面,喷水池 "哗哗哗" 的往外淌着水,周围疏疏落落的看到有人在散步,或坐在旁边的长凳上休息.咛咛穿着一条乳白色的长裙,一件紫色的长袖外衣,上半身披着一件乳白色的披肩,中间系着一个羽毛型的别针,正靠在喷水池的旁边等萍萍. "抱歉我来晚了~~" 只见萍萍匆匆的从公园的另一边跑来, "手续弄了很久,然后穿这身衣服又不太习惯,害我弄了好长时间~~" 说着看了一下咛咛,萍萍眼睛一亮的说:"哈,这身衣服还挺适合你的嘛~!你穿起来好漂亮哦~" 咛咛红着

脸说:"才没有啦~哪里比得上你的衣服好看啊~萍萍你穿着好帅啊~" 只见萍萍穿着一条紫褐色的长裙,一件褐色的长外衣,胸口,两肩,手肘,手腕和手面各有金属护甲包着,肩上披着一件土黄色的披肩,腰后别着一把剑.萍萍见咛咛这么羡慕,苦笑着说:"帅是很帅啦,但是这身衣服好重的说,穿也不好穿,很花时间..." "习惯了就好的啦~" 咛咛笑着,笑容灿烂.萍萍看到这久违了的笑容,心里也算是放下了一块大石. "今天我听我的师傅说了,当我们的训练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可以选择到城堡里去申请加入十字军.不过据说选拔条件很严格,能通过的人不多,但是我还是打算去试一试.毕竟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到魔界去,要想顺利到达那里战力越强还是越好的.而且,有了更高的目标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去拼搏嘛!" 萍萍神情认真,一口气说下来.咛咛听了,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说起来大神官今天也跟我们说,我们服事的目标应该在于以后进阶成为牧师上的,我刚才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嗯,那么我们一起努力吧!" "好的!一起努力吧!" 傍晚的中央公园里,两人在这喷水池旁暗下了决心.

时间流逝,某天,教会里,一个长发及腰的金发少女双手合十跪在地上,面前的大神官庄严的问着:"迷惘的人啊,你在期待着什么?" "更加强大的力量,以安抚求助的灵魂." 少女朗声道. "好,可是为了这个,你必须接受某个试炼.力量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自己去赢取的." 接着地上出现一个传送阵. "去吧." 神父说. "这前面有你必须通过的试炼." 少女站了起来,毅然的步入到传送阵里.一阵光芒闪过,她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幽暗的空间里,环顾了一下四周,她开始迈着不安的步伐往前走着.没走多远,她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她感觉到前面有人正往这里走来.脚步声越来越近,等到看到一个人影从黑暗里走出来之后,少女惊讶的瞪大了眼睛. "是谁...有谁在那里吗?" 那人开口问道. "啷啷..." 少女吃惊的叫道. "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好痛苦...好痛苦啊..." 就像听不到少女的呼唤,被叫做啷啷的人继续说着:"为什么要杀了大家...为什么会憎恨大家..." 少女定定的看着他,只见他的双手双脚都被铁铐锁着,正神情痛苦的瞪着没有焦点的眼睛望着前方. "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啷啷吗?" 少女开始怀疑. "这个世上的心灵没有和平的吗?这个世上只有绝望的吗?" 啷啷继续凄绝的说道. "不是这样的!" 少女一口否定了啷啷的话语. "我来拯救你!痛苦的人们,还有想被拯救的人们..." "这样的事你做得到吗?" 打断了少女的说话,啷啷丢下了铐在手脚上的铁铐,少女吃惊的看着对方. "这世上有恶意之道.第一,在天空中下毒,这样人们为了生存而进食之时,毒就会侵入到身体之内.就是说生存本身就是污染身和心的事情." 说着走到少女的面前, "你也已经被污染了,在你心里的是什么?自我牺牲?伟大博爱的心?什么都不是!在你心里的只是自我的满足!只是想要被人所爱,想要被认为有用的私心而已!" "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 少女捂着耳朵,一边摇头否认一边跪坐了下来. "你不满自己在啷啷有困难的时候帮不了他吗?不满由于自己的能力不足而被啷啷丢下不管吗?"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少女开始哭泣着. "没有...没有这种事...我...我....." 突然周围一黑,少女发现自己正被刚才铐着啷啷的铁链锁在墙上. "真想看看啊!看看你那只有自私的内心!这个不知道拯救别人价值的人!" 声音在周围响着,但是却看不到说话的人在哪里.少女低着头,自顾自的说着:"我...确实...我只是想着自己的事情,我...我根本拯救不了别人,根本救不了啊..." 说着眼里渗出了一滴泪水,滴在地上,地面立刻发出了耀眼的光芒,锁着少女的锁链突然全部断开,化作无数的羽毛环绕着少女,向天上飞去,羽毛散去之后,再次睁开眼的少女发现自己跪在教会里,耳边传来了几声清脆的鼓掌声,定睛一看,大神官正在教坛前轻轻的鼓着掌说:"恭喜你安然无恙的通过试炼了.认识自己的弱点,就是你必须要通过的试炼." 少女睁大着眼睛看着大神官. "那么,向世上的人伸出你的援手吧!" 大神官伸开双手,向少女说道. "是!" 少女站了起来,向大神官回以一个灿烂的笑容.

"恭喜你通过试炼了!咛咛~" 看到咛咛身穿一身深紫色的连衣裙,胸前戴着一条挂着神圣十字架的项链走出来,萍萍高兴的上前祝贺道. "呵呵~谢谢你,萍萍,你不也顺利的通过了十字军的选拔考试么!我怎么可以输给你呢~" 只见萍萍穿着一身灰白色的铠甲,身后披着一件斗篷,左手拿着一块几乎有半人高的大盾牌,腰上挂着一把片手剑.她竖起大拇指说:"当然~我们约定过了的么~!一定要一起通过进阶考试,然后向魔界进发~!" "嗯~说的也是呢~!" 咛咛向萍萍微微的一笑. "不过..." 萍萍突然露出一脸认真的神情,咛咛看了不禁也被感染得认真起来:"不过?" 然而萍萍突然把盾牌往地上一放,整个人软了一下说:"不过这身铠甲和这个盾牌还真的有够重的啊...><" 咛咛听了,几乎没倒下去,只好苦笑着说:"这个...习惯了就好的啦~~ ^^b" 萍萍没好气的看着她说:"我记得我刚就职剑士的时候你也这么说的..." "啊?是么?呵呵呵呵呵..." 咛咛赶紧别过脸去装傻笑道. "哼~!算了,不说这个..." 萍萍再次恢复认真的神情, "我们先休息几天做一做准备,然后就启程往魔界出发吧." "嗯!啷啷现在也许正需要人帮忙呢,我们要赶快了." 咛咛也用力的点头说道.

画面转到抵达魔界的咛咛和萍萍那里,(读者:转这么快?这不是明摆着的偷懒吗? - -# 作者:没错...偶就是偷懒...- -+) 当她们看到周围满目苍然的景象,不禁呆立当场.只见到处都是颓垣败瓦,状况可谓惨不忍睹,咛咛不禁伸手捂着口说:"怎么会..." 萍萍也深叹道:"好过分..." 突然萍萍发现身后有动静,马上警觉的说:"小心!" 接着身后串出一个东西,萍萍反射性的抬起盾牌一挡,接着往前一推,把对方推开,拿开盾牌一看,发现那是一团黑色的东西,从形状和动作判断,应该是一种动物. "这...这是什么东西啊?" 咛咛说道. "不知道,但不可以大意啊!" 萍萍拔出她的配剑.对方再一次的发动攻击往这边扑过来,萍萍这次不挡反避,一侧身,敌人从她面前擦身而过,萍萍趁势一剑挥下,把敌人一分为二,被砍开的敌人马上化成无数的小黑点消失了.然而才刚解决完这只,另一只又不知道从哪里突然串出来,直接就往咛咛身上扑去. "危险!!!" 萍萍对着咛咛大喊. "嗯?什么?哇啊啊啊啊啊~~~" 才反应过来的咛咛看到迎面扑来的敌人,赶紧举起双手大喊:"Ho...Holy Light!!!" 说着双手发出耀眼的光芒,正好迎上扑面而来的敌人的身体.敌人被这一招远远的弹开,接着也化成小黑点消失了. "嗬?干得还不错嘛~" 萍萍对着咛咛竖起了大拇指说. "吓...吓死我了~~" 咛咛却是惊魂未定的答道.然而萍萍警觉性的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说:"先别被吓着啊,看来我们还要忙上好一阵子呢..." 说话间只见周围走出了一大群那种敌人,把她们团团的围在了中间. "要去咯!" 说着萍萍握着盾牌的左手往后一扬, "看招吧!回旋盾击!" 一挥手,把盾牌用力的砸出,盾牌高速的回旋着往敌人卷去,敌人赶紧跳开,然而躲避不及的敌人被击中后无一例外的化作了黑点.另一边,咛咛也开始了攻击:"Holy Light!转生术!" 可是敌人的数目实在是太多了,无论她们怎么攻击,数量始终都没有显著的减少. "可恶,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萍萍咒骂道.看到萍萍开始疲累,咛咛赶紧给萍萍施与治愈术. "Cure!" "谢谢,咛咛,但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萍萍环顾四周. "难道要用那招..." 她在心里犹豫着. "但是那招对于魔力的消耗很大,万一那招也不能完全消灭它们,那么我们就危险了..." 萍萍再次环顾四周. "要用吗..." 虽然心里在不断的挣扎着,然而敌人似乎并没有打算给她们犹豫的时间,开始慢慢的收窄包围圈.就在这时候,一股强大的剑光突然从她们的头顶闪过,直接攻击在她们面前的敌人身上,那一块的敌人连同地面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咛咛和萍萍惊讶的抬头往上望去,只见在身后的屋顶上站着一群人,在他们的前面站着两个人影,其中一个扛着大剑的身材魁伟的重剑士正神情威武的俯视着这下面,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少年,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服装,一条深红色的围巾遮去了他的嘴巴和下半边脸,一头银色的头发在微风中轻轻的飘动着,发宇间露出的眼睛正用锐利的眼神盯着她们. "啷啷!!" 看到这少年的咛咛不禁大声的叫喊着.

第七节 宿敌,命运的决战

认出是咛咛和萍萍,啷啷和达纳托斯也不禁大吃一惊,他们两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会在魔界这里再见到这两个女孩吧,可是现在不是重逢念旧的时候,刚才的敌人被达纳托斯的一击消灭了一部分,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留了下来,他们两从屋顶上一跃而下,分别落在咛咛和萍萍的左右, "交给我吧!" 啷啷在咛咛的身边轻轻的说了一声,身形一闪,就像一根离弦的箭似的串进了敌人之中. "看招!无影之牙!" 只见啷啷双手舞动,以快的几乎看不清的动作挥动着他两只手上的双手倭刀,敌人在这阵剑舞之中纷纷应声而倒.另一边,达纳托斯如巨人般的伫立在萍萍的身前,斜眼看了一下萍萍说:"让我来吧,躲到我身后去." 说着大剑挥舞,又是一阵剑光迸射而出.萍萍听他这么说,当下心头一股怒气就往脑门冲上来,她在后面吼道:"什么?叫我躲到你身后去?我还没弱小到要靠躲在别人背后保命的程度啊!" 说着双手握紧了剑和盾牌就往外冲去,咛咛看到萍萍又犯老毛病了,只好叹了一声:"唉...又来了啊~~" 接着举起双手对着萍萍念动咒文:"嘿!加速术!天使之障壁!天使之赐福!" 只见萍萍身形突然加快,被敌人击中的伤害也减低了很多,萍萍边回避着敌人的攻击,边对咛咛说:"Thank You~!" 达纳托斯见萍萍只是一味的回避而不攻击,完全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正想出手,突然萍萍大声喝道:"别出手!我自有办法应付!" 达纳托斯见萍萍这么说,嘴角轻轻上扬的笑了一下,把剑往地上一插,干脆挽起双手看她要怎么收拾局面了.

过了一会,萍萍已经被一大群的敌人团团的围在了中间,没路可逃了,只见敌人正蓄势待发的要发起攻击,萍萍只是轻轻的一笑,把剑高举过头,魔力凝聚,在旁边的达纳托斯感觉到她魔力的波动产生了变化,不禁松开了挽着的双手,在另一边的啷啷感觉到萍萍不断高涨的魔力,也吃惊的往她那边望了过去. "贯穿大地光华般的素白啊,降临吧!于这罪孽的大地之上,刻下神圣的圣痕!" 萍萍微微的抬起头来,眼睛里光芒闪耀. "觉悟吧!违反自然存在的罪人们,沐浴于大地的圣光之下,接受我等神圣的制裁吧!看招!圣十字之审判!!" 说着萍萍把剑往地上一插,地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发出耀眼的光芒,围住她的敌人完全的被

包围在这光芒里,能量不断的从十字架的范围里喷射而出,在这里面的敌人发出痛苦的呻吟,渐渐的消失在这阵光芒之中.光芒消失过后,萍萍把剑从地上拔起来,一面得意的看着达纳托斯,张口正要说话,突然达纳托斯一剑往萍萍的方向刺去,萍萍吓得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然而只见剑锋在萍萍脸边擦过,接着身后传来一声惨叫---原来后面有一只怪正想偷袭萍萍.达纳托斯走过萍萍的身边,说了一句:"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大意啊." 萍萍听了火大,正要骂回去,可是达纳托斯接着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战士只有在战斗结束之后才能放下他的剑,赶快拿起你的剑来!" 说着侧过头来对着萍萍扬嘴一笑:"一起大干一场吧!" 萍萍转怒为笑:"这还用你说吗?" "哼!" 两人快速的交换了一个眼神,拿起剑再次冲进敌人里了.

在啷啷和达纳托斯的协力下,很快的就把围攻的敌人歼灭了.四人重新聚到一起,啷啷开口就问:"咛咛...萍萍...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的?" "这个..." 咛咛有点扭捏似乎难以启齿,萍萍一把拍到她的背上去,笑着说:"这家伙老是闹着要来找你,所以我就陪她跑一趟咯~" "什么...我哪里有闹着要..." 咛咛赶紧辩驳道. "哎呀哎呀~不用不好意思么~哈哈哈~!" 萍萍继续打趣. "无论如何,这里现在很危险,刚才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所以你们还是赶快离开的好." 啷啷好心的劝说着她们两. "怎么会...我们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所以..." 咛咛听到啷啷这么说,露出一副难过的表情. "如果你们受伤了,我可以给你们治疗,你们战斗的时候,我也可以帮你们施加辅助魔法...所以...所以..." 说着咛咛伸手拉着啷啷的衣角,语带哭音的说:"所以请你不要觉得我是个碍手碍脚的人,让我留在你的身边..." 说到这里,泪水已经止不住的开始往下淌.萍萍见状,赶紧对啷啷说:"刚才的战斗你们也看到了吧,虽然我也许没你们干得那么好,但是作为普通的战力我还是有自信可以胜任的." 说着望向达纳托斯, "你该不会要跟我说我刚才一点也帮不上你的忙吧?" 达纳托斯被她这么一说,立刻为难了起来,只好敷衍着说:"的确...从刚才的战斗里可以看出你们两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而且..." 说着达纳托斯认真了起来:"那个作战很快就要实行了,这个时候能有多一点战力加入我们也是好的." "可是...怎么可以把她们两卷入到这么危险的作战里?" 啷啷依然反对. "放心吧王子,从刚才的战斗里可以看得出,她们两在这段时间里也成长了不少,相信她们有能力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是吗?" 说着望了一下萍萍和咛咛. "当然了!" "嗯!" 萍萍和咛咛赶紧一口答道. "既然达纳托斯也这么说了..." 啷啷想了一会儿. "王子,达纳托斯大人,你们没事吧?" 这时候,刚才在屋顶看到的那群人也纷纷走到这边来了. "嗯?他们是?" 带头的几个人看到咛咛和萍萍,奇怪的问道. "我来给大家介绍,她们两是我的救命恩人,咛咛和萍萍.并且从今天开始,她们两就是和我们一起共同作战的伙伴了." 听到啷啷这么说,咛咛和萍萍大喜过望的看着啷啷,接着转向众人,深深地一鞠躬说:"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哪里~!王子的恩人就是我们的恩人~" 人群里有人豪爽的高喊着,众人也为她们两的加入而高声欢呼.

晚上,反抗军基地里,啷啷和达纳托斯正在为咛咛和萍萍讲解作战计划.原来他们打算几天后就要开始对撒旦占领的城堡进行奇袭. "因为兵力相差悬殊,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的避免和他们产生正面的冲突,我们的目标只是撒旦,必须紧记这一点." 啷啷指着摊在桌面上的城堡平面图说. "这里,根据侦查人员的消息说,撒旦每天都会有一段时间是一个人独处在这里的." 说着啷啷指着城堡里的一个小房间说. "这就是我们实行奇袭的最好时机.但是这周围的守卫不少,到时候我们的诱敌队会在这附近制造混乱,引开守卫的注意力,然后我和达纳托斯和其他的几个队员就会趁这机会一口气突破这里,冲进这个房间,咛咛..." 啷啷突然看了咛咛一下,笑一笑说:"还好你来了,到时候的援助就拜托你了,结合加速术的话相信我们的突破会更加的顺利.而萍萍..." 说着向萍萍望去:"这期间咛咛的护卫就全靠你了." "交给我吧!我不会让任何人接近咛咛的!" "好!作战流程大致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这几天就请大家好好的休息,以最好的状态参加这次作战吧!"

隔天夜里,咛咛一个人坐在基地里的一块空地上抬头望着夜空, "虽说是魔界,但这样抬头望着夜空,满天的星星跟人界也没什么两样嘛..." 咛咛心里这么想着.这时候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咛咛循声望去,只见啷啷正往这边走来. "嗯,第一次来魔界,让我见识了很多也想了很多,以前的我一直认为,魔界是一个布满了可怕魔物的地方,但是这两天在这里跟大家相处下来,虽说是魔族的人,但大家也都会有欢笑,会有悲伤,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抬头看着星星,让我感觉到,虽然所在的世界不同,但是大家都是一样的." 说着咛咛看着啷啷笑了笑. "谢谢你,咛咛..." 啷啷由衷的感谢道,接着走到咛咛的旁边坐下来. "也许父王也是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一直反对对人界的侵略...如果这就是父王的意思,那么我更加要打到撒旦,继承父王的遗志!" 啷啷越说越激动,咛咛伸手握住他紧握着的双手说:"我会一直在你背后支持你的..." "咛咛..."

然后,作战当天,在集合点的反抗军部队里,侦查人员回来报告说:"报告王子,目标已经进入了预定地点." "好!大家把手伸出来!" 唧唧对着大家发令. "嗯?伸手??" 萍萍不解地问. "这是我们魔族即将进行决战前的一种仪式,现在正好适合使用." 达纳托斯解释道. 大家各自伸出右手,叠在一起,唧唧眼神坚定,朗声宣誓道:"我等!现在将前往决战之地!相信吧!我等刀刃将不会碎裂!相信吧!我等决心将不会受挫!就算无法常伴左右,钢铁般的心终将同在!立誓吧!我等就算大地即将崩裂,也会存活下来!并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完毕,大家的手往下一压,各自分开,唧唧转身宣布:"作战!开始!!"

城堡的某建筑前,四个穿着铠甲的骑士团守卫如往常般看守着入口,两队守备军不时交叉着在附近巡逻. 突然,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声,一队守备军的队长大声的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一个士兵快步的走过来:"报告!城堡外面发现有反抗军,看样子似乎要往这边发动进攻." "什么!你们,跟我来!" 说着两队守备军赶快往侧门走去.这时候,早已潜入并且躲在城墙上的唧唧一行人静静的看着这一切.等到守备军走远后,唧唧说:"好!趁现在!咛咛~" "是!" 咛咛退开两步,伸出双手,念动咒文:"嘿!加速术!" "谢谢!咛咛!你们在这负责好监视的工作,明白吗?然后..." 说着,只见唧唧转过身来,身形一闪,以肉眼所不及的速度一下闪到了四个守卫的面前. "你..." 那几个守卫还来不及把话说完,剑光闪动,四人已静静的倒在了地面上.接着唧唧扬了扬手,其余几人也迅速的来到入口那边,一起往内部冲进去了.

来到小房间面前的唧唧一行人,小心的推开了房间的门,只见撒旦站在房间的正中间,地上画着一个神秘的魔法阵,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芒.看到进来的唧唧一行人,撒旦似乎并不感到诧讶,反而语带讥笑的说:"终于来到这里了啊,萨麦尔王子,辛苦你了,看到你还活得这么好,我真的好高兴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唧唧一面怒容的瞪着撒旦:"可恶..." "看来上次让你受的伤已经康复了啊...还真不容易呢...不过,好不容易保住的小命怎么就这么的不懂得珍惜呢?非要来这送死,你父王泉下有知只怕要为你而哭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家伙!" 这次连达纳托斯也被惹火了,但是他不敢轻举妄动,从进入这房间开始,他就感觉到一股极不稳定的魔力源在暗处鼓动着,相信唧唧也同样发现了这一点,但是... "住口!撒旦你这叛徒!还我伊斯利亚王国的和平!" 随行的几个人这时候禁不住挑拨,一起冲了出去. "别去!危险!!" 唧唧赶紧阻止他们,但是已经太迟了. "首先是你们啊?哈哈哈哈哈!!" 只见撒旦手一挥,一股气流带起一阵劲风把冲过来的几人全部吹得往后飞去,接着一张手,面前顿时出现几根冰箭,手再往下一挥,几根冰箭以快绝的速度飞出,瞬时贯穿了那几个人的身体. "可恶!撒旦你这混帐!!" 目睹了这一幕,唧唧的犹豫完全的消除了,他吼着往撒旦冲了过去, "慢着,王子!可恶..." 眼见劝阻不及,达纳托斯也只好扛起大剑跟在唧唧的后面冲上去了.一场决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八节 暴走,命运的传承

看到唧唧和达纳托斯冲了上来,撒旦用一面无奈的口吻说:"哎呀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的仪式很快就要完成了,现在怎么可以让你们打扰我呢,先到一边去等等我吧." 说着手一挥,又是一股劲风往唧唧和达纳托斯吹了过来,但他们两毕竟不是一般的角色,两人各自提气,运用魔力形成了一个保护屏障抵挡住了那股劲风,紧接着唧唧飞身跃起,把右手上的倭刀刀刃往撒旦射去,达纳托斯在后面挥动大刀,一股剑光也顿时迸射而出,两个攻击同时向撒旦袭去,然而还没等碰到撒旦的身体,就被地上的魔法阵筑起的能量墙给挡住了. "什么...怎么会这样..." 唧唧一面不敢相信的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切,而达纳托斯却是神情严肃的盯着撒旦说:"果然是那样啊..." 这时候撒旦得意的看着达纳托斯说:"哦~~看来你好像明白了什么啊." "真的吗?达纳托斯..." 唧唧也转过头来看着他. "嗯...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这恐怕是用于魔力增幅的魔法阵..." "有这样的魔法阵的吗?" 唧唧吃惊的问道. "撒旦本来就是宫廷魔法师,而且还是魔界百年难遇的天才,相信这点你比我清楚吧,所以要是他的话,能开发出这样的魔法阵并不值得奇怪..." "你们的话我可都听到了哦." 撒旦笑着说:"首先要谢谢你对我的称赞,不过这个魔法阵跟你的理解有那么点不太一样..." 说着撒旦阴险的笑了起来:"这个魔法阵的作用并不只是魔力增幅,而且还带有魔力吸收的效果." "什么!?" 唧唧和达纳托斯惊讶的叫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吃惊吧!这可是我费了多年的心血研究出来的辉煌成果啊!" 撒旦张开双手疯狂的笑了起来,接着说:"我在这个国家的周围都设了相应的魔法阵,只要在这范围里发生的任何战斗,他们的能量都会被吸收并且通过魔法阵转化成魔力传到这里来." "什么?!这么说难道在城市里到处散布魔物,挑起战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终于发现了啊!没错!那一切都只是为了让我能够不断的吸收更多的魔力!不然的话,以你们的那种小规模的反抗组织,我只要

稍微认真点就能够把你们一举全灭了,你以为你们还能够每次都逃得掉吗?" "可恶!撒旦你这混蛋!!!" 唧唧按奈不住满腔的怒火,正想冲上去,却被达纳托斯伸手拦住. "那么你刚才说的仪式又是什么回事?!" 达纳托斯喝道. "哎呀哎呀,原来你注意到了啊." 撒旦故作吃惊的说:"既然被你听到了,那也没办法了,我就告诉你吧.伊斯利亚王族历代的王位继承人在继位之时都必须继承先祖留下来的强大魔力,而这只有王位的正统继承人才有资格继承,那么我为了能够有能力跟你们抗衡,就只好另外想办法来提高自己的魔力咯.后来有一次,我偶然得到一本古老的魔法书,里面有记载一个失传已久的仪式,那是历代的高级魔法师用于引发并超越自己潜力的一个秘术.然而这个秘术有一个最大的瓶颈,那就是在仪式里施法者必须让自己的魔力达到最大的极限,然后在保持着那个极限状态下进行仪式.仪式的时间很长,长时间保持着那种状态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 撒旦一口气说到这里,然后望着唧唧和达纳托斯. "所以你就..." 唧唧大概猜到撒旦接下来要说什么,狠狠的瞪着撒旦. "没错,所以我就开发出了这个魔法阵." 被唧唧逼视,撒旦仍然没有一点的罪恶感,只是理所当然的说:"但是那群平民和所谓的反抗军即使再怎么努力的战斗,他们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魔力也并不足以维持我进行仪式的所需.不过..." 说着地面突然开始晃动,撒旦神情兴奋的说:"不过还真的感谢你们啊!哈哈哈哈哈哈!多亏你们今天的奇袭,才能让我的仪式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啊!" "什么!难道我们被他利用了!" 达纳托斯一面不可置信的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多次的调查我的行动啊. '每天有一段时间会呆在这里' 那是我故意让你们看到的,好让你们在这段时间来袭击我,这样在你们的作战里我才能够吸取到足够的魔力来进行我的仪式啊,加上刚才你们在这里的战斗,如今这个仪式终于要完成了!哇哈哈哈哈哈哈哈!!!" 撒旦疯狂的笑着,地面的魔法阵发出的光芒越来越刺眼. "你这家伙,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一切也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吗..." "哼!现在才发现已经太晚了!" 紧接着撒旦被魔法阵散发出来的光芒所覆盖,以至于完全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仿佛从房间的四面八方传来.

振动继续的持续着,而地面的魔法阵渐渐开始出现裂痕.裂痕越扩越大,最终布满了整个魔法阵,最后就像玻璃碎裂似的一下子全部碎了开来.随着魔法阵的碎开,包裹着撒旦的光芒也渐渐的退去,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魔力出现在房间里,感觉到这股魔力的唧唧和达纳托斯现在就觉得自己好象跟一只猛兽被困在一起似的.外面的咛咛和萍萍也感觉到了这股异常强大的魔力,不由得抬头看着城堡上面,咛咛担心的说:"他们不会有事吧..." "没事的,放心吧!" 虽然嘴里这么说着,但萍萍也不禁一面忧虑的望着城堡的入口.另一边,唧唧和达纳托斯看着渐渐出现在消散光芒里的撒旦,不敢轻举妄动,只见撒旦慢慢的睁开眼睛,抬起头来,看看了自己的双手,接着伸出右手张开五指,对着唧唧和达纳托斯,一用力,一股压力就往他们袭去.唧唧和达纳托斯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所吓,来不及防御,两人被打得往后直飞,撞在后面的墙上.撒旦又看了看自己的右手,脸上渐渐的显露出兴奋的神情,最终开始放声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棒了!这股压倒性的力量实在是太棒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望着在对面刚站起来的唧唧和达纳托斯说:"你们两就来陪我好好的玩一玩吧." "别开玩笑了!!" 说着达纳托斯扛起大剑,凝聚魔力,一挥剑,一股剑光就往撒旦射去.却见撒旦只是举起左手,一道屏障就把那股能量挡在了面前,然后他右手在空中比划着魔法阵,嘴里念着:"古代传承的净化之炎,落下吧!回应我的呼唤,解放我的力量!继承灼热之火的意志,把大地的一切燃烧殆尽吧!" 念完后他的右手往前一伸,手掌前出现一个鲜红的魔法阵,并同时大吼:"降临吧!绝命的火焰!" 唧唧和达纳托斯见情况不妙,赶紧往窗口外面跳.就在同时,天空出现一条巨大的火柱,直直的打在刚才的那个房间里,房间的屋顶顿时被打得不见踪影,地面也被打出了一个大洞,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均被这高温的火焰所燃烧着,除了一个人---撒旦.他的周围包裹着一层屏障,如今半浮在空中---大概是利用了风的魔法吧.他来到掉在城堡旁边的唧唧和达纳托斯的头上, "叽叽叽" 的笑着说:"哎呀,这可不行啊,怎么这么快就挨不下去了,游戏才刚刚开始呢!" 话刚说完,他突然发现倒在地上的唧唧身形一闪就不见了, "哦~~" 撒旦对唧唧的这一行动倒也并不在意,只见唧唧突然出现在撒旦的身后, "受死吧!撒旦!!" 唧唧大吼着:"看招!无影之牙!!" 却见撒旦不躲不避,只是轻轻的笑了笑:"哼,太天真了." 只见唧唧的刀刃所砍之处,还没接触到撒旦的身体,刀锋就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什么!物理障壁!而且这种强度..." 达纳托斯也不禁惊讶. "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吧!" 撒旦一挥手,把唧唧弹了开来. "Wind Cutter!!" 被弹开的唧唧赶紧做了防御姿势,然而这阵风却像是无数的刀刃般穿过唧唧的身体,虽然防御后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但是外伤也着实不轻.唧唧被这一击打得直接飞到了另一边的草地上.

这时候原来在入口前面待命的咛咛和萍萍听到了这边的骚动,也赶了过来,看到受伤的唧唧躺在了草地上,咛咛大叫着,来到了唧唧的身边. "危...危险...别过来..." "先别说话,我来给你治疗!Cure!" 一阵绿色的

光芒闪过,唧唧身上的伤治好了不少,他站起来,正想说什么,却被萍萍抢白道:"可别想叫我们先逃哦!我们不是一起战斗的伙伴吗?这可是你说的哦!" 看来唧唧心里在想什么全都被萍萍看穿了,唧唧只好无奈的别过了头去. "这家伙就是撒旦么?怎么长的一副穷酸样子.看上去就不像是什么好男人啊..." 萍萍自顾自的说道. "......"(唧唧) "......"(达纳托斯) "......"(撒旦) "......萍萍~~" 咛咛苦笑道:"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吧,而且说别人坏话也不要在他本人的面前说啦~" "这也不是问题的重点吧,这两个家伙怎么一点紧张感也没有啊..." 唧唧一边心里想着,一边无奈地低下了头. "喂喂喂~小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可不能当作没听到哦~!" 只见撒旦一面不悦的盯着萍萍说. "嗯?那又怎样?" 萍萍倒是不以为意,这更让在旁边的唧唧看的心惊胆跳,达纳托斯在另一边也无奈的摇着头. "为你的出言不逊付出代价吧!" 撒旦怒吼着:"Fire Ball!!" 萍萍随手抬起手上的盾牌挡在面前,火球全被盾牌挡在了另一边,而萍萍却边挡边转过头来对唧唧说:"唧唧,你叔叔怎么这么的开不得玩笑啊,跟你一点也不像的说..." "......" 唧唧这次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被无视的撒旦恼羞成怒,大吼着:"对你客气点你居然就给我不知好歹!我这次一定要让你后悔!!!" "嗯?我们不是在打仗么?你干嘛对我客气了?" 萍萍一面天真的看着撒旦,在旁边的唧唧和达纳托斯苦笑着,现在心里大概也有点同情起撒旦了吧.然而撒旦高涨的魔力立刻把他们的那个念头打消了,只见撒旦仍然用右手在空中比划着魔法阵:"让一切消失于恐惧之中,嘶鸣吧!极限的暴风雨!回应我的呼唤吧!飞舞而降的疾风之子!用你的意志讨伐我们的敌人吧!" 右手一伸,一个绿色的魔法阵出现在他的手掌前. "起舞吧!妖精的旋风!!" 天空顿时乌云密布,周围的空气开始急剧的流动着,渐渐的形成了一股回旋向上的强大气流,达纳托斯立刻对大家叫道:"危险!快逃!!" "哼!逃不掉的!" 撒旦轻蔑的笑着.只见乌云低下骤看就像是向地面伸出了一只"手",然而仔细一看,却发现那是伸向地面的龙卷风的一头,紧接着地面的气流也越卷越急,最终形成了另一股龙卷风,跟天上的那股交接在一起,顿时威力大增,在地上的唧唧等人抵受不了,纷纷的被这股龙卷风卷起,抛出老远.

"嗯....." 清醒过来的唧唧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站起来,看到自己被抛到了城堡的外面去,环顾四周,发现这里是王宫后山的禁区,以前小时候经常因为跑到这里来玩而被父王责备,但现在显然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拖着受伤的身体慢慢的往前走着,看到达纳托斯躺在不远的那头,他赶紧走过去,摇了摇达纳托斯:"达纳托斯,你没事吧?达纳托斯!" "嗯...王子..." 睁开眼的达纳托斯看到唧唧满身的伤痕,赶紧问道:"王子!你身体没事吧?" "嗯,还好了,只是受了点外伤." 唧唧苦笑道:"但是咛咛她们就不知道被抛到哪里了...这里的魔力太混乱了,不太好感应..." "让我来试试吧..." 达纳托斯站起来,闭上眼,聚精会神的感应着. "咛咛小姐在这前面的不远处,而萍萍小姐也在她附近的地方." 说着达纳托斯往前指了指方向. "好厉害啊,在魔力这么混乱的地方居然还能这么准确的找到她们的波动." 唧唧吃惊的称赞道. "那是因为我以前为了找你而经常在世界各地追寻着你的魔力波动,久而久之这方面就变得很敏感了." 达纳托斯说着,然后催促道:"我们还是快点走吧,我怕撒旦随时会找到这里来,到时候我们就危险了." "嗯!" 过了一会,被救醒的萍萍也支吾着坐了起来. "嗯?这里是?" 看到大家都围在她的身旁,萍萍不禁好奇的问. "这里是王宫的禁区地带,我们被撒旦的那个魔法全卷到这里来了." 唧唧解释说. "还好这附近都是很软的草地,我们才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不过虽然我用治愈术给大家紧急回复了,但是伤害再这样累积下去也不是办法的,毕竟治愈术也不能百分之百的完全回复啊." 咛咛担心的说. "可恶!难道就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撒旦了吗?" 唧唧气的双手握拳. "王子...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倒是有个提议." 达纳托斯转过身来,神情认真的望着唧唧说. "嗯?什么提议?" 唧唧回视着达纳托斯问道. "还记得刚才在房间里撒旦说的话吗?关于王族继位的那些话." "嗯!记得!但那不是撒旦为了拖延时间才编出来的谎话吗?" 唧唧不解的问. "不是,那是真的.本来这件事是应该在你的成人仪式上由路西法王告诉你的---告诉王族的下一任继承人.但是还没到你的成人仪式就发生了那件事,所以路西法王也就没有机会告诉你了." "父王..." 唧唧听了,大概又一次的想起了往事,不禁低下了头. "王子!振作点!现在没有时间伤感了!" 达纳托斯提醒道:"现在告诉你的就是那件事的重点.明白了吗?" "是!" 唧唧神情认真的回答,达纳托斯点了点头,继续说:"这个禁区就是封印历代先祖遗留下来的魔力的地方,在这前面有一个神殿,历代的国王在继位之后都要到里面去举行仪式,继承魔力,但是因为在神殿的入口有守护者和多重封印守护着,只有正统的继承人才能够进到里面去,所以里面的情况如何除了国王之外都没人知道." "那么你的意思...难道是..." 唧唧疑惑的看着达纳托斯,达纳托斯却神情认真的回答说:"没错,王子,就是你想的那样.继承先祖遗留下来的魔力,然后与撒旦对抗,打到撒旦." "可是现在的我...可以吗...?" 唧唧仍然犹豫着,然而达纳托斯这时候竟然也迟疑了起来.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就资格上来说你无疑是符合条件的.但是...因为那是一股非常强大的魔力,所以历代的国王在继位之前都必须接受一系列严格的修炼,以确保自身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那股力量.虽然这并不是你的错,但由于发生了那件事,王子你并没有接受过那些修炼,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我也不敢确定

你能否很好的控制那股力量..." 唧唧听了,心里更加是犹豫不决.咛咛和萍萍由于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完全听不懂达纳托斯在说什么.

"哈哈哈哈哈!找到你们咯~!原来你们都躲到这里来了啊~!" 这时候,天上突然响起了撒旦那阴险的笑声.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游戏都还没有结束,这就想中途退场啊?真要好好的惩罚一下你们才行哦~!" "可恶!这么快就找到这里来了!" 达纳托斯赶紧拿起剑准备迎击. "王子!没时间犹豫了,赶快下决定吧!这里就由我来帮你顶住!"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但那似乎是和我们的性命相关的事情呢!也算上我那份吧!" 说着萍萍也拿起盾牌挡到唧唧的面前. "天使之障壁!天使之赐福!" 咛咛在后面给达纳托斯和萍萍施加辅助魔法,然后转过身去对唧唧说:"唧唧,虽然不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相信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支持你的!" 说着笑容灿烂的对着唧唧轻轻一笑:"我们的性命就都交给你了!" 听到大家对自己的莫大期望,唧唧的疑虑消除了,他眼神坚定的对大家说:"我明白了,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的!这里就暂时拜托大家了!" 说着转身就往神殿的方向跑去. "嗯?想跑?没那么容易!Fire Ball!!" 发现跑开的唧唧,撒旦发动魔法,漫天的火球顿时像雨点般的往这边飞砸过来. "别在这里妨碍我们!" 说话间,达纳托斯大剑连挥,剑光不断的往天上飞去,把火球一一拦截了下来. "哦~~原来这招还能这么用啊~!" 萍萍看得连连称赞. "但数目这么多,你这样打也不是办法吧!看我的!" 说着,萍萍左手往后一摆一挥, "回旋盾击!" 盾牌立刻旋转着往撒旦飞去,虽然这攻击仍然被物理障壁挡开了,但也总算打断撒旦的咒文咏唱.然而还是有几个火球拦截不了,直往唧唧的方向飞去,就在这时候,咛咛赶紧伸手对着唧唧念动咒文:"危险!加速术!!" 唧唧突然身形加快,一下子就轻易避过了那几个火球的攻击,像一根离弦的箭似的往神殿的那头飞跑过去了.

这是一座宏伟的神殿,在入口的两旁分别摆放着两尊飞龙的石像,正在张牙舞爪,犹如两座守护神般看守着这个神殿的入口.来到入口处的唧唧看了看这两座石像,正想继续前进,突然石像的眼睛闪了闪,发出一股深沉的声音:"来者何人?" 唧唧呆了呆,但没想多久,马上朗声道:"伊斯利亚王族第 36 代继承人,萨麦尔.F.伊斯利亚." 石像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是在核对唧唧的身份吧,然后说:"嗯,请进." 听到它这么说,唧唧马上往入口冲进去.后来他回想起来,那两个应该就是达纳托斯所说的守护者吧,如果在入口强行冲进来的话,大概会被判定为入侵者而遭到那两个石像的攻击了.而且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小时候每次被发现偷跑到这里来玩都会被路西法王严厉的教训了,因为要是不小心误闯这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一路往前来到内部的另一个入口处,发现那里有一道很像是屏障的障壁,闪着彩色的诡异光芒.唧唧试着伸手去触摸它,但他的手还没碰到那道障壁,就像被强大的电流击中似的,整只手被弹了开来,看来要是强行突破的话,估计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可是现在没时间在这里停下来了,唧唧心里不禁这么想着,伙伴们现在在外面拼死抵抗,在这里耗费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危险,既然自己是正统的继承人,那就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安全的通过这里的,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跟自己有关的一切事物,唧唧在心里跟自己这么说着. "生日快乐!萨麦尔!" 突然,唧唧的脑袋里闪过最后一次跟路西法王庆祝生日的情景. "这条项链就作为你的生日礼物送给你咯!" 回忆里路西法王取下他脖子上的一条项链,微笑着套在唧唧的脖子上,唧唧看着这条闪着蔚蓝光彩链坠的项链,高兴不已的对路西法王说:"谢谢你!父王!这真的可以吗?" "呵呵呵!当然可以了,这早晚也是你的东西嘛!记住,这可是我们伊斯利亚王族的证明啊,你可要片刻不离的戴在身上,千万不可以弄丢了哦!" "是!我明白了!父王!" 回忆渐渐淡去. "项链啊..." 从回忆里回过神来的唧唧不禁伸手从胸前拿出那条从来不曾离开过自己的项链,回想起事发的当天,路西法王把自己叫到接待室里就是要跟他说跟项链有关的事情,就在那时候,撒旦领着大队人马冲了进来,还来不及说什么,唧唧和达纳托斯就匆匆忙忙的逃了出来. "难道..." 唧唧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把项链从脖子上拿下来,放在手心里,果然链坠开始发出幽蓝的光芒,不远处的一面墙上有一个地方也像回应似的闪着同样的光彩.唧唧走到那里,把链坠对着那个发光的地方,链坠发出一道蓝色的光线射到墙上,本来拦隔在入口前的那道障壁马上就消失不见了.来不及高兴的唧唧马上收起链坠,继续往内部前进.有了链坠的帮助,一路上基本通行无阻,最后来到一个有着七块水晶的大堂里.这里面的光线很充足,跟一路进来的那种昏暗的气氛完全不相配,一点也看不出这里是神殿的最深处.在大堂的正中间,摆放着一块巨大的黑水晶,周围有六块小水晶围着---虽然说是小水晶,但每一块也最少有一个人那么高.唧唧来到黑水晶的面前,发现在座基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小孔,大小正好和链坠相等.唧唧从项链上解下链坠,把它放到小孔里,突然链坠发出耀眼的蓝色光芒,整个大堂开始震动,周围的六块水晶也同时发出光芒,紧接着光线不停的在六块水晶之间有规律的窜动,地面渐渐的开始发出暗紫色的光亮,形成一个图案,仔细一看,发现这是一个由光线组成的六芒星阵图,六块水晶正好处在这个六芒星阵图的六个角上,而黑水晶则处在正中间.水晶的光线越来越强,大堂的震动却反而

变得越来越微弱,最终完全的静止了下来,只见六块水晶的顶端分别往大堂顶上的同一点射出了一道光线,唧唧抬头一看,发现原来在大堂的上面还有另外一块水晶镶在顶上,位置就在黑水晶的正上方.六道光线同时射在顶上的那块水晶上,就像折射般的聚集后形成一道更强的光线直往正下方的黑水晶射下来,黑水晶顿时完全的笼罩在耀眼的光芒之下,唧唧完全的睁不开眼,只能隐约听到黑水晶传来了碎裂般的声音.

另一边,在外面仍然和撒旦纠缠中的达纳托斯等三人,这时候已经开始撑不下去了,虽然有咛咛的治愈术治疗,但也不禁有点招架不来---实际上要不是有咛咛在旁边治疗,他们早就倒下去了.另外就是,撒旦一直也只是好像在玩弄小动物般的跟他们在打着,并没有使出真正的实力,这也是他们能够撑到现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子好慢啊...怎么还没出来呢...我们这边已经快到极限了..." 达纳托斯边支撑着站起来边看了看后面说. "唧唧还没好啊?继承那个什么魔力要这么长时间的么?" "也许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再支持一会儿吧..." 已经从达纳托斯口中听说了继承魔力的事情的萍萍和咛咛这时候也不禁担心了起来.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如果只是一味的这么被动,早晚会支撑不下去的,我们必须要主动反击才行." 达纳托斯边说边思考着. "这我也知道,但要怎么反击啊?我们的攻击都被他的物理障壁给挡掉了,完全起不了效果..." 萍萍抗议道,但达纳托斯转过面来对她们说:"抱歉,你们两可以掩护我一下吗?我用那招来试试看能不能打破他的物理障壁." "那招?" 萍萍不解的问道. "嗯...因为发动需要点时间,所以我很少在实战里用它.等下我会先咏唱一段咒文,这段时间就拜托你们掩护一下我了,咒文咏唱完了之后,咛咛你给我施加一下加速术,然后我再发动攻击." "是!" "明白了!" 说着两人来到达纳托斯的面前摆开了防御阵势,而达纳托斯则在后面双手握剑,闭上双眼开始咏唱:"天空的光辉降临于我身上,黄泉的大门在此为我而开,祈求于神的名义之下,我愿以代行者的身份献出自己的身体,请赐予我使用那力量的权限吧!" 突然间达纳托斯的魔力异常的高涨,脚下出现一个蓝色的巨大魔法阵,天空顿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达纳托斯睁开双眼,把剑高举过头:"降临吧!众神之怒!!神之雷!!!" 紧接着一道狂雷击在达纳托斯的身上,引起了一片尘土. "达纳托斯!!!" 咛咛和萍萍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所吓,不禁惊叫了起来.撒旦在半空看到达纳托斯被雷所击, "哈哈哈哈哈!" 的讥笑道:"你脑袋里在想的是什么啊?居然把上级的雷魔法引到自己的身上去,活得不耐烦了么?哈...嗯?!!!"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尘土里突然飞出一道带着雷电的剑光,直往撒旦而去,撒旦反射性的伸手用物理屏障抵挡,然而攻击虽然是挡下来了,但是周围的雷电仍然在劈哩啪啦的不断麻痹着他的手,他赶紧把手一挥,把那道剑光挥到另一边去. "这...这个是带上级雷属性的属性攻击!?可恶!!你这家伙!!!" 撒旦又是愤怒又是惊讶的看着那片尘土.一阵风吹过,尘土被风吹散,只见达纳托斯全身劈哩啪啦的缠绕着丝丝的雷电站在那里,又是意外又是得意的说:"本来这招虽然能够通过吸收上级魔法而让自己的攻击附带属性,也因此而能够使用一些特殊技能,但实际威力并没有增加多少,现在看来似乎正好能够用来对付你啊.嗯...虽然我本身不是魔法师发不出很厉害的大魔法就是了..." 说着达纳托斯摆好了姿势, "但现在看来似乎也足够了.咛咛~!" "是!嘿!加速术!!" 咛咛赶紧双手一伸,给达纳托斯施加了加速术.达纳托斯身形一闪,边往撒旦冲去边提升自己的魔力,等到来到撒旦的前面不远处的时候突然纵身跳起,把魔力凝聚在剑上,大吼着:"这就是结合了雷属性的变化技!看招吧!雷神剑!!" 说着一剑往撒旦直刺过去.撒旦由于达纳托斯被施加了加速术,一下子看不清他的动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弄得有点措手不及,但他毕竟不是省油的灯,赶紧一伸手,张开了物理障壁,把这一剑挡了下来,然而就像之前的攻击一样,虽然剑是挡下来了,但是附带在剑上的雷电仍然在不断的透过物理障壁袭击着他,而且这次的雷电比刚才的那一击要来的更加的猛烈.发现情况不对头的撒旦赶紧伸手比划着魔法阵,打算发动魔法把达纳托斯打开,然而在下面看到这情况的萍萍马上反应道:"休想得逞!!看招!!回旋盾击!!" 说着把盾牌一扔,回旋着就往撒旦那头飞去,被打断了咏唱的撒旦 "切!" 了一声,回过头来,却发现这头的达纳托斯魔力越来越高. "给我破掉吧!!这个见鬼的障壁!!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达纳托斯吼叫着继续不断的提升魔力,只见障壁渐渐的出现了裂痕,而且越扩越大,最终 "啪" 的一声粉碎开来,而达纳托斯的剑在撒旦的脸上擦了过去,把撒旦的脸划出了一道口子.

"成功了!" 咛咛在下面看到这状况,不禁高兴的叫了起来.然而退回来的达纳托斯却一面严肃的说:"还是没用啊..." 萍萍不解的问道:"为什么啊?不是成功的打破了他的物理障壁了么?" "光是为了打破他的物理障壁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而且..." 还没等达纳托斯说完,撒旦就在那头边擦着脸上的血边说:"就你们的能力来说这还是干的不错的嘛,值得好好的夸奖一下.但是,别以为你们打破了我的物理障壁就已经是赢了,这东西,不管破掉多少个我都可以随时再弄出来,光打破一个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还想说为了奖励你们而要稍微认真点玩呢,你们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恶!就是这么回事了..." 达纳托斯一面不岔的看着撒旦说. "那...这该怎么办啊...我们这边已经是尽力了..." 发现到状况

的不利,萍萍终于开始忧虑起来. "唧唧..." 咛咛则担心的看着后方神殿的方向. "好了,余兴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让我们认真的来玩玩吧!" 说着撒旦第一次伸出双手,开始念动咒文:"制裁的时刻已经来临,回去吧!回到虚无的对岸..." 达纳托斯听到这段咒文,不禁咒骂起来:"可恶!想把我们一举歼灭吗?" "...亡魂的月刃,体会吧!无垢断罪的意志!记住吧!制裁的光芒!" 说着撒旦的脚下张开了一个深紫色的巨大魔法阵,只见撒旦露出阴险的笑容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逃过这一次的攻击呢,哈哈哈哈哈哈哈!退散吧!制裁之......" 然而话还没说完,远处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撒旦惊愕的望着那边, "这...这是什么?禁区...王子...难道!?" 说着,他恶狠狠的望了一眼眼前的达纳托斯:"可恶!难道你们..." 达纳托斯看到这光芒,不禁惊喜的说:"成功了吗?王子..." 然而他看到急急往那边飞去的撒旦,正想阻止,却被撒旦先发制人:"到了现在怎么可以让他继承那魔力!你们这群家伙给我记住!我先解决掉他再回来好好的收拾你们!Fire Wall!!" 突然一股夹带着火焰的旋风把他们重重的包围了起来,达纳托斯等人无奈之下只好眼看着撒旦往神殿的方向飞去. "一定要赶上啊!!" 三人心里只好如此祈祷着.

光芒还在持续着,唧唧从指缝间看到黑水晶的裂痕越来越大,当裂痕布满了整块黑水晶之后,只听到 "啪" 的一声,整块黑水晶破碎了开来,光芒的亮度瞬间剧增后随即迅速的消去,一个黑色的小瓶出现在唧唧的面前.那个小瓶呈上窄下宽的椭圆形,中间刻着伊斯利亚家的家纹,光芒消失之后,它轻轻的落在黑水晶的基座上.唧唧出神的凝望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拿了起来. "这就是封印了历代先祖魔力的瓶子吗?" 唧唧自言自语道,突然感觉到大堂异样的震动了起来, "这不是刚才解除封印时的震动..." 唧唧心里这么想着, "难道...撒旦已经发现了这里了吗?可恶!" 想到这里,唧唧一手打开了瓶子的封印,一股黑色的魔力顿时从瓶子里如爆发的火山般喷涌了出来,把唧唧团团的包围了起来, "什...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唧唧在里面不知所措的挣扎着,发出痛苦的叫声.另一方面,撒旦来到神殿的上空,俯视着下面:"就是这里吗?" 正想飞下去,突然入口那两个石像又开口问话道:"来者何人?" "罗嗦!" 撒旦无视它们正想直接飞过去,谁知道那两个石像突然动了起来,从基座上一跃而起. "入侵者,排除!" 说着一爪就往撒旦爪去,撒旦敏捷的躲开了它们的攻击, "区区两个木偶也想阻挡我吗?消失吧!Wind Cutter!!" 紧接着无数的风之刃就如传说中的镰鼬般从撒旦的身后飞出,直往两座石像飞去,受到攻击的两座石像瞬间被分解成无数的碎块.然而刚刚解决掉了这两座石像,撒旦就感觉到从神殿里传出了一股异常强大的魔力,并且还在不断的膨胀之中. "可恶!来不及了吗?那么,你就跟这座神殿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说着撒旦飞到了神殿的上空,伸手念动咒文:"古代传承的净化之炎,落下吧!回应我的呼唤,解放我的力量!继承灼热之火的意志,把大地的一切燃烧殆尽吧!" 一个鲜红的魔法阵出现在他的手掌前. "降临吧!绝命的火焰!!" 紧接着一条巨大的火柱从天而降,直接打在神殿之上,整个神殿顿时被打得四分五裂,周围的树木和神殿的碎片在火焰的高温之下燃烧着. "哈哈哈哈哈哈!消失吧!消失吧!!想要反抗我的人统统都给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容易挣脱了束绑赶到神殿这边的达纳托斯等人,看到这等情景,不禁呆立当场.咛咛双手捂着口边摇头边说着:"不会的...不会的....." 说着双脚一软,跪坐了下来. "嗯...等等..." 然而达纳托斯却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定定的看着那堆废墟. "怎么了?你发现什么了么?" 萍萍边安慰咛咛,边不解的问道. "这个波动...难道是...但是..." 达纳托斯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又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嘛?你不说我们怎么会明白啊?" 萍萍不满的抗议道. "在那里面,我感觉到了王子的魔力波动,但是...又不太像是他的波动...这种感觉...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 萍萍越听越不明白了.就在这时候,在燃烧着的废墟里,突然卷起了一股黑色的旋涡,越发膨胀的魔力使得众人不约而同的往那边望了过去,而撒旦更加是瞪大了眼睛,全身发抖的望着下方,因为从他的角度望去,正好可以看到一个全身散发着黑色魔力,飘着一头银白色及地长发的人站在那黑色的旋涡中间,透过那个旋涡,他可以感觉到,那个人正用一双如野兽般---不,甚至可以说是如恶魔般的眼睛瞪着自己,被他的这双眼睛盯着的撒旦,感觉就像是被死神抓住了般的动弹不得.

"就是你吗?就是你用这火来烧我的吗?" 那人开口问道,然而撒旦却只顾着发抖,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或者说不敢回答他的问题. "是吗...果然是你吗!那么...你就为你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吧!!" "哇啊啊啊啊啊!!别...别过来!!!" 撒旦这时候才知道反应,吼叫着边走边伸出双手来:"制...制裁的时刻已经来临,回去吧!回到虚无的对岸!亡魂的...嗯?!!" 然而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却发现那个人已经不在刚才站着的地方了. "哪...哪里去了!??" "在这里啊..." 听到他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后面,撒旦吓得赶紧转过身来,然而就在他一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的脖子已经被对方一手掐住了. "这样子看你还怎么念的出咒文来.哈哈哈哈哈哈哈!!" "呃...呃啊啊啊..." 被掐住脖子的撒旦只能无意义的挥动着手脚,一点办法也使不出来. "那...那个人...难道是....." 咛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一向善良温和的唧唧居然会做出这种事

情."嗯...根据他的波动来判断,那的确是王子没错.但是...可恶!看来现在的他要继承先祖的魔力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啊...如今他正被那魔力本身控制着他的身体和意识.再这么下去,要是他继续提升魔力的强度,恐怕会因为控制不了那股魔力而暴走." "暴...暴走...!?在那种强度的魔力之下!?" 萍萍不禁全身发抖,不敢继续想下去.就在这时候,抓住撒旦的唧唧盯着撒旦的脸说:"我看腻了你这张恶心的嘴脸了,给我消失吧..." 说着一把丢开了撒旦,提起手上的倭刀就往撒旦砍去,然而撒旦这时候仍然保持着一点意识,一伸手,用物理障壁把刀刃挡了开来,唧唧看着被挡开的刀刃,一面不悦的盯着撒旦说:"障壁啊...干得不错嘛...居然还想做垂死的挣扎,那我就让你死的更加的痛苦吧!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说着径自提升魔力,可是情况却显然不像他预想中的那样,他突然全身冒出一股黑色的魔力,就如一个圆球般的包裹着他的全身,在旁边的撒旦看到这等情景,吓得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拔腿就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时侯从黑球里却传来唧唧一阵阵痛苦的吼叫声.一旁的达纳托斯大大的顿腿说道:"糟了!来不及了..." 话还没说完,只见一条黑影从黑球里窜出,瞬间窜到了撒旦的后面,紧接着刀光一闪,只听到 "啪" 的一声,撒旦自豪的物理障壁连同他的身体一起被这阵刀光一分为二,撒旦甚至连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反应时间都没有,瞪大的眼睛里只看到一只银发的恶魔站在自己的面前,望着自己的眼睛里闪着鲜血般的红色光芒,如今正面无表情的看着自己.然后他看到那只恶魔把手伸到了自己的面前,红光一闪,一股高温的火焰随即烧遍了他的全身---正确来说他大概也只能感觉到他的上半身了,或者说他早就已经没了知觉,因为在他被砍开的那一刻他就应该已经死了,只是一切发生得太快,因此在他失去意识之前还能看到那么一点点最后的光景,然而他最后看到的,也不过是恶魔在肆虐他的身体罢了.

第九节 解除,命运的归还

在一旁的达纳托斯等人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不禁吓的目瞪口呆.之前还把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撒旦,在这压倒性的力量差距之下,也只能落得被唧唧秒杀的下场.然而旧的问题才刚解决,新的问题显然又无情的摆在他们的面前了,击败了撒旦虽然很好,而且这也是他们原先的目的,但现在在那边处于暴走状态的唧唧该怎么办呢?连他们束手无策的撒旦都被他一招解决,能力不足的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咛咛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点,她用颤抖的手抓住了萍萍的手臂,脸上一副忧心的表情望着远处一边吼叫一边四处破坏的唧唧,用快要哭出来的声音说:"难道...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让唧唧恢复的方法..." "你问我我也..." 萍萍边说边用手握住咛咛颤抖的手,大概想要让咛咛稍微镇定下来,然而在这情况下,她自己的身体却也不禁不听使唤的开始发起了抖来."达纳托斯先生,你知道这么多事情,一定也知道让唧唧恢复的方法吧?呐!一定知道的吧!?" 听到咛咛语带哭音的提问,达纳托斯不禁别过了脸去:"抱歉,即使是我也不知道这情况下该怎么做才能让王子重新恢复神志..." "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就像是被从身体里抽出了最后的一丝力气,咛咛双脚一软就坐到了地上,呆呆的望着远处继续四处破坏着的唧唧."抱歉,都是我不好,明知道王子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修炼,就让他去冒那个险...如今出现这样的结果,都是我的错..." 说着,达纳托斯一面悔恨的低下了头."难道你们两这样就打算放弃了么?这一点都不像你们的作风吧?" 在这近乎绝望的情况下,萍萍反倒振作了起来."抬起你的头来吧,达纳托斯,那不是你的错,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那是不得已的选择了,而且那也是唧唧自己选的路来的.再说要不是唧唧毅然作出了那个决定,我们现在也许早就被撒旦全干掉了.所以..." 说着她低下头来,伸手轻抚着坐在地上哭泣着的咛咛."所以你也别这个样子了...振作起来吧,我们好不容易才打败了撒旦(作者:话说...是你打败的么...orz...),怎么可以到现在才放弃呢?就差最后一步了,只要能让唧唧恢复,那所有的事情都会圆满的结束了!所以,不要放弃,总会有办法的!" "我是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这毫无根据的信心了,虽然明知道是安慰的话,但也不得不泼你冷水,现在这情况,我们的确已经是毫无办法了..." 尽管达纳托斯冷冷的回答着,但似乎比刚才也稍稍的振作点了."我们不是来帮唧唧的吗?怎么可以到了现在才弃他不管啊?" 萍萍依然不放弃的说着."当然不能弃他不管了,如果让他继续这么破坏下去,伊斯利亚王国,不...整个魔界最后都会被他破坏殆尽的,必须要想办法阻止他..." "阻止他是指..." 萍萍不解的问道."刚才不是说没办法让他恢复的吗?" "嗯...的确是没办法让他恢复过来,所以...只能想办法把他封印起来了...虽然我也不想这样,但再这么放任他下去,魔界就要完蛋了!" 达纳托斯痛苦的说."封...封印??" "没错,就像历代的先祖封印自己的魔力那样,利用同样的方法,把王子连同那股失控的魔力一起封印到那个'封魔瓶'里..." "封魔瓶?" 萍萍不解的重复着."详细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根据古文的记载,应该就是历代先祖用于封印自己魔力的容器,估计应该在遗迹的里面,由于刚才的战斗,现在应该在那遗迹的废墟里吧." 达纳托斯一边说着,一边用头指了指远

处那早已成了废墟的遗迹残骸.

"不行!!" 还没等萍萍对达纳托斯的话做出反应,咛咛已经在地上大声的反对着了. "不行!!不能这么做!!不能把唧唧封印!!" 咛咛边哭边说:"一定还有办法的吧!萍萍你刚才不是说的吗?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还有办法的吧!!所以...所以..." "请你别再任性了!理由我刚才就说了,现在已经是毫无办法了!王子是先王交托与我照顾的,要不是到了这境地,我也不想用这会违背先王嘱托的方法啊!!虽然我并不是王族的人,但作为宣誓效忠先王的护卫,我也不能眼看着历代先祖建立起的基业就这么毁在王子的手上啊!!" 说着,达纳托斯咬紧了牙,邹起了眉头,就像是要为自己下最后的决心似的. "但是...但是..." 咛咛用她那双泪眼瞪着达纳托斯,尽管只是在做无谓的抵抗,但她显然并不打算让步. "但是...你刚才不也说吗?唧唧只是被魔力控制了,所以...所以...只要把那股魔力驱赶出他的身体,那他不就可以恢复原状了吗?" "对哦,这么说也有道理啊,虽然我不也不是很懂了,但只要把驱使他失控的根源分离出他的身体的话,那他不就有可能可以恢复过来了吗?" 萍萍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也赶紧追问达纳托斯,然而达纳托斯那严肃的神情还是没有改变,他只是定定的望着远处的唧唧,依然语气冷淡的说:"没用的,虽然理论上是可行,但是以你现在的能力,根本就没可能可以净化出那股那么强大的魔力,更别说如今的王子正处于暴走状态了." "怎...怎么会这样..." 咛咛听了达纳托斯的话,似乎开始动摇了. "明明是为了帮助唧唧,一直以来才这么的努力,心里只要想着这一切都是为了唧唧,无论遇到多么辛苦的修炼,都可以坚持下来,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好不容易再次的相遇了,但是...但是如今...在他最需要人帮忙的时候,自己却一点用场也派不上...我怎么这么没用...每次都是在拖累大家...我..." 说到这里,咛咛眼眶泪花打转,再也说不下去了,萍萍赶紧蹲下抱着咛咛的肩膀安慰她. "........." 看着咛咛伤心欲绝的在一旁哭着,达纳托斯紧抿着嘴一直盯着咛咛,远处不时传来唧唧到处破坏的爆炸声.

过了良久,达纳托斯再次开口了:"咛咛,你愿意为了救王子而做任何事情吗?" 听到达纳托斯突如其来的发问,咛咛想都没多想的就回答说:"我愿意!" 达纳托斯转过身来正视着咛咛,一改之前那冰冷的态度,神情认真的盯着咛咛说:"我不是开玩笑的,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愿意为了救王子而做任何的事情吗?" 听到达纳托斯再次的发问,咛咛也扶着萍萍的肩膀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呼吸,用袖子擦干了眼角的泪水,眼神坚定的回望着达纳托斯说:"我愿意!" 就像是为了回应咛咛的决心,达纳托斯满意的点了点头说:"好!很好!" 萍萍这时候插嘴过来问道:"达纳托斯,你这么问,难道你有方法可以救唧唧了?" "可以算是有吧..." "可以算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萍萍不满的责问道. "方法是有了,但是成败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达纳托斯再次回到了严肃的表情,萍萍对于达纳托斯的这个解释显然并不满意,继续进一步的追问道:"看我们,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啊?你那个方法到底是什么?" "净化!" 对于萍萍的追问,达纳托斯只简单的说出了这两个字. "净...净化?" "但你刚刚不是说..." 听到达纳托斯的回答,萍萍和咛咛同时反问着.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以咛咛你现在的能力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 "所以?" 萍萍重复着达纳托斯最后的那两个字. "难道,你要我去找教会的大神官?" "不...无论如何,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单以人类的能力来说都是不可能办得到的,所以,必须要找拥有更高神圣之力的人来进行净化." "比大神官拥有更高的净化能力的人..." 咛咛听了,站在那里苦苦思索着. "难...难道你是指..." 萍萍就象是想到什么似的,但显然她所想到的事情连她自己都觉得吃惊,所以说到那里,嘴巴张着,却硬是说不下去. "看来你想到了啊,没错,就是你们那一切能力的根源,如今三大势力的第三方势力,那高高在上的神族的人." 尽管达纳托斯把萍萍说不出的话说了出来,但听到这话的萍萍似乎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神族?你是说神族?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吗?" "这么羞耻的事情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了!身为魔界子民居然要去求助于神族来帮忙!要不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不可收拾的地步..." 达纳托斯说到这里,咬着牙别过了脸去.听到达纳托斯这么说,萍萍才想起如今魔界和神界正处于敌对的关系,要让他们做出找神族帮忙的决定,看来的确是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了.

然而明白归明白,但毕竟这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是以萍萍不禁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达纳托斯问道:"单凭我们...真的有可能可以请到神族的人来帮忙吗?我们甚至连到哪里可以找得到神族的人都不知道...而且就算退一万步来说,真的让我们找到了神族的人了,但就如你刚才说的,他们真的会肯帮我们么?帮他们的敌人渡过难关...这...真的有可能可以做得到吗?" "........." 听到萍萍的话,达纳托斯的内心似乎也对自己刚才的话而产生怀疑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再次开口说:"虽然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不负责任,也有点强人所难,但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们说 '你们是否愿意为了救王子而做任何事情' 的原因了." 说着他看了看咛咛,只见咛咛依然神情坚定,眼神没有带有丝毫的动摇的说:"我明白了!我一定会找到找到神族的人回来救唧唧的!请交给我吧!" 萍萍听到咛咛的回答,吃惊的问道:"你是认真的吗?去找这连在哪里

都不知道的神族?" 不过话才说完,她就苦笑了一下说:"好了好了我明白了,现在这样就算我再怎么说你也不会改变主意的了吧,但是别想一个人蛮干啊,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萍萍~~" 咛咛感激的看着萍萍.随即萍萍就把视线集中到远处的唧唧身上,接着问达纳托斯说:"那唧唧要怎么办?不能就这样放着他不管吧?刚刚不是说这样继续下去整个魔界都要被毁掉的吗?我们这一去可不知道要多久啊,毕竟是去找完全没头绪的东西..." "关于这点...我会想办法的了..." 说着达纳托斯开始把身上的铠甲解除了下来.只见在那身健硕的肌肉之上,布满了一道道特殊的纹章. "这是路西法王当年施加在我身上的封印.我的灵魂本来可以分裂成愤怒、悲哀、憎恨、绝望、苦恼几种形态,而自己本身并没有实体,当年与路西法王的一战落败之后,路西法王赋予了我这个身体,并把我的灵魂封印到了这个身体里,让我的能力可以籍着灵魂和肉体的结合而继续得到发挥,而我也在那个时候宣誓效忠于路西法王." 说着达纳托斯望向了远处的唧唧:"如今我要把这道封印解除,这样我就可以发挥出我的所有能力.当我的灵魂冲出这个肉体之后,我会迅速在王子的周围张开结界,把王子困在里面,虽然我不知道这可以把他困得了多久,但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来尽可能为你们争取哪怕多一秒的时间的,而剩下的就靠你们了,在这段时间内希望你们可以找到解救王子的方法." "怎么可以这样?" "这样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萍萍和咛咛担心的看着达纳托斯,然而事态显然并不允许他们再做任何的犹豫了,就在达纳托斯凝聚魔力的期间,远处的唧唧似乎发现了这边的异样,转而往这边冲过来了.

就在这时候,达纳托斯往后一伸手,在咛咛和萍萍的背后打开了一个闪着黑光的洞,并对她们说:"等下我一张开结界,你们就马上进到里面去离开这里." "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就这样把你留在这里?" "没时间犹豫了!请求是我提的,最少让我也为你们做点什么吧!" 就在他们说话的期间,正往这边冲过来的唧唧发出了一股能量波,达纳托斯发现不对头,赶紧把大剑往地上一插,总算是勉强化解了这一击.但这一行动显然触怒了唧唧,他吼叫着加快了冲过来的势头.达纳托斯用手结出了六芒星阵图,并且念动咒文:"冰封的苍蓝使徒,挥舞紫电之锤的雷神,慈祥温暖的大地,生于黑暗深渊的使者,我以契约者之名,在此联结你们,转化为阴之力吧!" 说着身上的纹章发出了耀眼的红光,达纳托斯张开眼睛,与此同时,第二波的攻击迸射而出. "封印!解除!!" "轰!!!"

爆炸卷起了漫天的尘土,使得咛咛和萍萍一下子看不清周围的情况,但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如此强大的爆炸就在身边,她们两却毫发无伤,定睛一看,发现在她们的前方有一道淡紫色的障壁为她们挡去了刚才那一击所产生的冲击.等到周围的尘土散去,达纳托斯已经消失在她们的面前,取而代之的是在不远处地上的一个淡紫色的巨大魔法阵所产生的结界,和在结界内的一个多边形结晶体,而在结晶体的正中间,正是还维持着挣扎姿势的唧唧.咛咛和萍萍定定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当她们回过神来,正想走近结界的时候,周围突然响起了达纳托斯的声音:"别走过来!这个结界是以施法者的身体为代价而施放的封印术,因此所产生的能量很强,随便靠近会有危险!" "以...以身体为代价的封印术!?" 咛咛吃惊的看着眼前的一切反问道. "我说了别为我担心了,王子的魔力很强,要停止他的活动这结界必须不断的维持在高能量的状态之下,我不知道我还能维持多久,所以你们还是尽快争取时间离开这里吧!你们还有只有你们才能做得到的事情的吧!" "我明白了!那你也多保重了!在我们回来之前可千万别先挂掉啊!" 萍萍终于明白了她们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她咬紧牙转过了身,拉起咛咛的手就往远处的那道黑光跑去了. "哼!谁会挂掉啊!" 当黑光的入口消失的那一刻,她们似乎听到了达纳托斯最后的这句话隐隐约约的传了过来.

第十节 寻找,命运的女神

穿过长长的通道,咛咛和萍萍终于在前方看到了从出口透射进来的光线,等到一穿过出口,迎面吹来的正是那熟悉的海风和味道,呈现在眼前的,是那即使闭上眼睛也能描绘得出来的码头和一艘艘破旧的渔船,(村民:你小子居然敢说"破旧"? - -#) 一切的一切对她们来说都是那么的熟悉,是的,这里正是她们出生并生活了十多年的村庄--伊塞利亚村. 看到这一切,咛咛着实吃了一惊,而萍萍却在心里想:"哼,那家伙还挺贴心的嘛!" 然而刚经历过一场生死大战,现在一放下心来,两人就不由得身体一软,倒在海滩上昏迷过去了.

过了许久,首先睁开眼的萍萍看了看躺在旁边的咛咛,然后转过身来正面躺着,眼睛往周围扫视了一圈,最后固定在正前方的天花板上,脑袋里迷迷糊糊的想着:"熟悉的房间...熟悉的天花板...熟悉的气味...这

里...难道是..." 想到这里,她突然清醒了过来,想要撑起身子确认状况,然而显然她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以至于只能半撑起身体,不过那也足够她看清这房间的样子了. 然而无论是房间里的书桌,还是旁边椅子的摆放位置,甚至是桌面上那面镜子的歪斜角度,都在给她传达着同一个信息:这里正是她的房间. "是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两倒在村子里的海滩上,如果被人发现了的话,会把我们送回到我家里来那不是肯定的吗...毕竟,这家伙的家已经..." 说着转过头来看着躺在旁边的咛咛,只见咛咛的口在喃喃的说着什么,萍萍看了不禁面露忧伤:"即使做梦也还在为啷啷担心吗?" "嗯...嗯...不行...我..." 萍萍听了,心里越发难过,刚想伸手去抚摸咛咛的头发. "我再也吃不下了...啊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好幸福啊~~>0<" 说着嘴角还流下了一行口水...萍萍感觉到脑袋里响起了劈哩啪啦的声音,伸出的手也变成了握紧的拳头:"你~~这~~家~~伙!!!" 接着双手一把楸起了咛咛的衣角就开始拚命的摇:"起来!!你这家伙!!!给我起来!!!!!!!!" "嗯~~" 睁开眼的咛咛看到喘着大气的萍萍,脸露笑容的说:"啊,萍萍,早上好~☆嗯?你怎么了?满头大汗还双眼发红的..." 看到她这样子,听到她这声招呼,想发飙却发不出来的萍萍强压着郁闷说:"都什么时候了,你那在做的什么梦啊!" 咛咛听了,一脸幸福的说:"啊啊~我这个啊~我这是梦到了..." "说话之前先擦干了你的口水再说...- -#" "呃..." 咛咛听了赶紧伸手用衣袖把口角的口水擦干净,然后萍萍说:"赶快起来去洗把脸吧,我想去找我老爸确认一下状况." "那我的梦呢?" "那东西怎样都无所谓啦!" 萍萍转过身刚想走出去. "啊!" 刚下床的咛咛又叫了一声. "这次又怎么了啊..." 萍萍没好气的转过身来问了一句. "这里是萍萍的房间,我怎么会在这里的??" 萍萍听了几乎没摔死,不耐烦的说:"行了啦!你赶快给我去洗脸就是了!!我说迟钝也该有个限度啊!!! - -#" "咿咿~~萍萍今天早上好吓人的说~~><"

梳洗好的两人刚准备走出大门,就看到萍萍的爸爸远远的走来,边走边用洪亮的声音说:"哦~醒来了吗?感觉怎样?身体还好吧?" 一边说着一边却走到了咛咛的面前,笑嘻嘻的看着咛咛的脸,咛咛感到不知所措,只好答了一句:"嗯...那个...已经感觉好多了,谢谢叔叔关心~!" 这时萍萍却在旁边黑着脸抗议着:"我说老爸,一般这时候应该先关心你女儿才对的吧?难道你就不管你女儿死活的吗?" 萍萍老爸转过脸来"哈哈哈"的笑着说:"你没那么容易挂这点我这个做父亲的可是比谁都清楚的啊,而且你临走前我不是交待过你要保护好咛咛的吗?要是她有什么事你也别想我会放过你呢!哈哈哈哈哈!" 萍萍听了又是不甘又是委屈的说:"你在说什么啊?我有好好的保护着咛咛啦!你都不知道这一路上有多危险,好几次我都以为我们死定了!好不容易回到了这里,然而你却...你却..." 说着竟然眼睛里泪花打转,咛咛看了吓了一跳,打从她认识萍萍开始,即使她跟男孩子打架都不曾流过眼泪,这十多年来看到萍萍哭的次数用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来,咛咛赶紧尝试打圆场的说:"那个,我说...萍萍是真的有很努力的在保护着我的啦,要是没有萍萍,我想我连普隆德拉都到不了的说,所以呢..." "唉呀唉呀,我说嘛,难得的父女重逢怎么就把女儿给气得哭了呢?" 这时响起了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划破了这尴尬的局面,循声望去,原来是村长夫人笑咪咪的走了过来. "我说呢,昨天晚上大半夜急得满头大汗的走到我们家来敲门,结果却连话都说不清楚只会不停的重复着 '女儿...救救我女儿...' 的人又是谁呢?" 萍萍老爸听了"刷"的一下子红了脸,赶紧别过脸去说:"咳!别说多余的话!" 萍萍听了破涕为笑,"笨蛋老爸!" 说着一拳就往老爸的胸口打去. "哈,没见这么久你那脑袋还是一点都没变啊,看来唯一变了的就只有这力气又变大了." 说着揉了揉那被打的胸口. "别说了啦,你女儿都快变得嫁不出去了啦,你还哈哈哈的笑着,一点都不为你女儿的将来担心!" "那,事情办完了吗?" 老爸一改那张嘻皮笑脸,认真的看着萍萍和咛咛两人. "关于这点..." 萍萍和咛咛两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老爸看到她们这样子,也猜得到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了.首先打破沉默的是咛咛, "我们想先去向长老打听一些事情,到时候我们会把详细的情况告诉大家的了."

长老家里,大家围坐在一起,气氛却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大家都沉着脸,听着咛咛和萍萍交互叙说着这段时间里她们所经历的事情.众人听得胆战心惊,只有长老倒是好像早已看破了一切,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应,只是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等到她们的叙述告一段落,众人都默不作声,屋子里一片死寂,甚至能够听得到长老在摆弄他那撮花白的胡子的声音. "所以," 咛咛清脆的声音划破了这死寂的气氛,她走到了长老的身前,接上了刚才的话, "长老你什么都知道,所以,你一定会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得到神族的人吧." 说着她满怀期待的看着长老. "再怎么说这也太胡闹了吧!" 村长首先提出抗议. "神族乃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你们现在不但要去打扰他们,甚至还要他们去帮魔族脱离危机?不行!这绝对不行!!" "但是,刚才不是也已经说了么?再这样下去,不但魔族,连我们人类也会有危险的啊!" 咛咛在努力的尝试着说服村长,但是村长仍然反对着, "就算魔族脱离了危险,也难保证他们不会来侵略我们吧!就那样干脆让他们灭亡不就好了吗?" "所以不就跟你说了吗?如果让啷啷这样破坏下去,魔族灭亡后就会轮到我们了啊!"

"......" 村长这次沉默了,咛咛再次转向长老, "长老,如果你知道的话,就请你告诉我们好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达纳托斯先生阔出生命为我们争取的时间,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掉的,他现在随时都有可能支持不了,所以..." 长老再次拨弄他那撮花白的胡子,然后缓缓的转过头来望着窗外,他轻轻的叹了口气,用平静的声音说:"正如村长刚才说的,神族乃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族,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一切,人类至今为止都没有人看过他们,那是因为他们的所在是在比人类世界更高的次元上,单凭我们人类的肉体,是不可能到达得了那里的." 长老一口气说到这里,停了一停,转过头来看着咛咛.咛咛听完长老的话,受了不小的打击,但是她似乎并没有要放弃的打算,长老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她的眼睛一直都闪耀着坚定的光芒,就像她当初决定要离开村子的时候一样.长老欣慰的轻轻笑了一笑,这一笑很轻,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过这动作吧. "但是..." 长老说了这句后,再次把视线从咛咛的身上,移到了窗外. "但是?" 咛咛惊喜的看着长老,然而长老依然保持着他那平淡的语气在说着:"很久以前流传着一个传说,有一个女武神由于触犯了神界而被流放到了人界里,后来她把自己关在一个高塔之上,如今那个高塔似乎还耸立在某个地方." "那么说..." 咛咛大喜过望,长老再次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他看着咛咛的牧师装胸前挂着的十字架,自言自语道:"牧师么,这难道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说着他转身走到屋子里,过了一会拿着一个信封走出来,边走边说:"咛咛,你是在中央之城普隆德拉就职的么?" "嗯,是的." "是神父马勒西斯给你就职的么?" "嗯嗯,长老你是怎么知道的??" "呵呵呵..." 长老并没有回答咛咛的问题,只是说:"关于这个传说,详细的情况你就回去普隆德拉找马勒西斯神父询问吧,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就把这封信交给他,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 咛咛接过信,疑惑的看着长老,但是长老显然并没打算再多说什么了,只是"呵呵呵"的笑着走回屋子里去.咛咛和萍萍虽然还有很多话想问长老,但是现在显然不是那个时候,两人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往普隆德拉去了.

这次咛咛和萍萍直接在邻镇坐马车到普隆德拉,一到了城里,她们就马上赶去教会找神父马勒西斯.神父看到咛咛,高兴的说:"这不是咛咛吗?很久不见了,上次听说你成功当上了牧师,还没来得及给你道句恭喜,就听说你有要紧的事又马上赶着离开了普隆德拉了.现在看来,事情是办完了?" "不...实际上..." 咛咛听他这么说,反而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最后她还是下定了决心说道:"实际上,这次我们回来,是有点事情想要找您打听一下的." "哦,是什么事情呢?如果我可以帮得上忙的话,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我们来是想找您详细打听一下关于女武神传说的事情的." 神父一听,脸色突然就变得严肃了起来,他看着咛咛说:"这件事情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为什么想要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呢?" 咛咛听了,不禁觉得奇怪了起来,她反问马勒西斯神父说:"那个,这个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传说么?" "嗯,所以我才会问你为什么想要知道更加详细的情况呢?你们现在知道的有多少?" 咛咛越来越觉得奇怪,只好说:"根据长老告诉我们的,那是一个由于触犯了神界而被流放到了人界的女武神,并且她把自己关到了一个塔里面.然后他就说,想要知道更加详细的情况的话就到这里来问你了." "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了,你们还想要知道什么呢?嗯?等等,你说你这件事是从一个长老那里听来的?并且是他让你来这里找我问详细的情况?" 马勒西斯神父似乎发现了什么,开始追问咛咛:"你们说的那个长老是谁?还有你们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咛咛和萍萍四眼相对,满头挂的都是问号,然后异口同声的说:"就是雷穆拉斯爷爷啊,难道神父你认识他吗?" 接着咛咛又说:"我们想要知道的是,那个女武神把自己关着的塔在哪里,可能的话,我们有事情想要拜托她.说起来..." 说着咛咛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从背包里拿出一封信,并且递给马勒西斯神父说:"长老还说,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就把这封信交给你,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 神父接过信封,拿出信来快速读完,然后叹了口气说:"果然是他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会让你们来找我了." 说着他收起了信,然后笑着问咛咛说:"他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咛咛越来越搞不懂发生了什么回事了,只是回答说:"嗯,他健康得很,而且精神也很好,谢谢您的关心.那个...请问..." "是吗?呵呵呵,那就好,那就好!" 神父边笑边说:"好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你们想要知道那个塔的位置是吗?鉴于教会的情况,首先,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去找那位女武神吗?"

咛咛和萍萍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经过简略的给神父说了一下,神父听完,看来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意外,只是深深地感叹了一句:"难怪退隐的他会再次出手,原来是这样啊..." 然后神父转过头来对咛咛和萍萍说:"本来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教会里的最高秘密,即使是在教会里也只有极少数的相关人员知道它的真实性,而流传在外的传说也只提到了事情的表象,也就是你们所听到的那些内容.根据你们所说的内容,我们是不可能把教会的最高秘密透露给你们的." 说到这里,神父停了停,咛咛和萍萍不禁露出为难的表情. "但是,我相信雷穆拉斯先生的判断..." 说着神父淡淡的笑了一笑, "所以只是这次,我会破例把你们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们的." 咛咛和萍萍听了,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紧绑的神情也放松了下来.只是萍萍不解的问道:"为什么是雷穆拉斯爷爷就可以了呢?他到底是..." 神父咪起眼睛来看着萍萍说:"你们有听说过贤

者.雷穆拉斯这个名字么?" "贤者..." "雷穆拉斯??" 咛咛和萍萍重复着,两人不禁对望了一眼,然后同时摇着头.咛咛说:"我们只知道,雷穆拉斯爷爷似乎本身并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但是打从我们出生开始就已经住在我们村子里了,并且一直担当着村里长老的位置,村里的人都很尊敬他,平常是一个整天喜欢 '呵呵呵' 的笑着,而且什么事都知道的一个老爷爷." "原来如此,原来这就是他在那之后的生活吗?呵呵呵~" 神父听了,欣慰的笑着, "你们两不知道那也是没办法的,毕竟那是在你们出生前几十年的事情了...你们要找的那个塔叫做乙女之塔,是我们教会的圣地,当时雷穆拉斯先生作为贤者,一直担当着我们教会的最高顾问,并且负责圣地的管理和研究工作." 咛咛和萍萍听了大吃一惊, "原来雷穆拉斯爷爷还有这样的过去啊~" "嗯,他真的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啊,凭着他的智慧,不但给我们教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意见,还给我们当时教会的体系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方案.可以说,没有雷穆拉斯先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 玛勒西斯神父的话语间充满了对雷穆拉斯的崇敬. "但是这样的雷穆拉斯爷爷又为什么会到我们这么一条边远的小渔村里当起了长老呢?" 咛咛不解的问道. "呵呵呵,这点我就不知道了,自从那次他从大家的面前消失之后,他就一直都没了消息,直到刚才才又从你们那里听到了他的行踪." "消失了?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又为什么要离开教会?" 萍萍追问着. "毕竟这是他老人家的事情,我也不方便说太多..." 然后玛勒西斯神父望向远处,就像是在搜寻过去的记忆似的说:"我所能告诉你们的,也只能是整件事情的一些点滴,因为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情况,如果你们想知道详情的话,不妨去问问他老人家本人吧." 说着三人都坐了下来,然后玛勒西斯神父开始缓缓的叙说着.

"在传说里大家都只知道,乙女之塔是关闭着女武神的塔,但是在几十年前,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乙女之塔由于被认为是诸神从创世历之前就遗留下来的超古代文明遗迹之一,而一直作为我们教会的圣地而由教会守护着.当时仍然年轻的雷穆拉斯先生作为贤者兼超古代文明研究学者而来到我们教会,请求准许他对乙女之塔进行研究.对于贤者.雷穆拉斯的大名我们教会当然早有耳闻,但是即使是这样,对于雷穆拉斯先生的要求,我们仍然很难答应,毕竟那是我们教会历代守护着的圣地,不可能随便允许外人进出,更加别说要对其进行研究了.然而我们自己在过去,其实也为了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它而曾经有对它做过一些调查,但最后当然是毫无结果,毕竟那是由远远高于我们智慧的超古代文明所建造的,我们当时光是研究怎样打开它的大门就费了很长的时间,进到里面去更加是连一层也登上不了." 玛勒西斯神父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口气,就像是在感叹那远远超越现代的超古代文明的智慧似的.咛咛和萍萍听得入神,听到这里,萍萍首先提问道:"那个塔的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你们连一层也登不上去的?" 神父听到萍萍的提问,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但是他却没有直接回答萍萍的问题,只是说:"由于有过之前的研究历史,所以对于塔内的神秘我们也很好奇,在雷穆拉斯先生再三的请求,并且发誓不会对遗迹做出任何破坏行为的前提之下,我们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而相对的,作为对此的交换条件,我们也请求贤者.雷穆拉斯先生可以作为我们教会的顾问而对我们教会提供一些见解和帮助.对于能够得到被誉为智之贤者的雷穆拉斯先生做我们教会的最高顾问,可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了,而且如果雷穆拉斯先生作为我们教会的最高顾问,那他就不再是 '外人' ,而是 '自己人' 了,当然也就可以拥有自由进出圣地的权限,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助智之贤者的智慧来进一步了解遗迹的秘密,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对于这一点,想必雷穆拉斯先生也早已想到了,所以他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从那之后,雷穆拉斯先生就在教会里住了下来,虽然也许对他来说,教会顾问只是他利用来进行研究的途径罢了,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怠慢这个顾问的工作,相反的,他一直都很诚恳的辅助着教会的运作,并且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改变了很多教会里不完善的地方.而其他的时间,他就完全的投入到了圣地遗迹的研究工作去,甚至于用上了他所有的休息时间.圣地离这里并非很近,他常常一去就是好长一段时间,每次回来,都看到他拿着大叠小叠的文件回来,然后一关到房间里就是好几天不出来,我们当时真担心要是没人送饭给他的话,大概他会连饭也忘记吃的吧..." 说到这里,玛勒西斯神父微微的咧开嘴, "呵呵呵" 的笑着. "但是,每当教会需要他的时候,不管他把自己关的多紧,都会出来给与我们帮助,而且无论是多么困难的问题,只要交到了他的手上,最后都总能迎刃而解,真的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啊..." 当神父说这句话的时候,任谁都能听出,他对雷穆拉斯先生的敬仰到底有多么的深.然而对于咛咛和萍萍,倒是做梦也没想到,那个整天眯着眼睛 "呵呵呵" 的笑着的长老,居然会有这样不平凡的过去.

"有一次," 玛勒西斯神父继续叙说着, "当雷穆拉斯先生从圣地回来后,兴高采烈的拉着我说,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就可以上到塔顶上去了.说着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彩,并且不断的感叹着这个塔的构造有多么的神奇,超古代文明的智慧有多么的伟大,然后又像小孩子似的开始在那里幻想着,到底塔顶上面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呢等等..." 当神父说这些的时候,就像是在回忆着昨天的事情一样的清晰,并且不像刚开

始叙说时那样的面无表情,每当说到雷穆拉斯先生的趣事的时候,总是咪起眼睛轻轻的微笑着. "而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说 '这次去就要解开塔顶秘密' 的那次旅途.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到现在也没法知道,只知道根据在圣地周围守备的卫兵们的报告说,那次在雷穆拉斯先生进到塔里的三天之后,突然看到一道闪光击落在塔顶上,闪光里似乎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张着翅膀,身披一身天蓝色铠甲的人降到了塔顶里.在那之后没多久,就看到雷穆拉斯先生匆匆的从塔里冲出来,并且兴冲冲的说 '原来真的存在的!女武神瓦尔基里原来是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说着他又拿了很多食物和要了一些药品,接着又冲回到了塔里.在那之后又过了很多天,仍然不见雷穆拉斯先生从塔里出来,大家都很好奇到底在塔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由于雷穆拉斯先生经常在塔里一消失就是很多天,再加上在教会里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乙女之塔是禁止一般人进入的,所以大家都没有太过的在意.然后某一天,整个乙女之塔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当众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只见雷穆拉斯先生已经倒在塔外,而塔下唯一的入口也被一道银白色的结界封印了起来.当卫兵们把雷穆拉斯先生救醒之后,只见雷穆拉斯先生冲到入口那里,但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没办法再次打开那道大门.然后他就开始对着塔顶大喊着:'为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关闭起来?为什么不肯再一次的接受别人?难道你要一直被过去所束绑么?' 当然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在那之后,他每天都到塔底下站着,一站就是一整天,但是当我们在几天之后接到报告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在圣地里找了很多天都没有找到他,而当我们回到教会里之后,我们到他的房间里去,发现所有跟乙女之塔有关的研究资料都随着雷穆拉斯先生一起消失了,在他的桌面上只留下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让我们停止继续对乙女之塔的研究,并且关于这件事,要我们对外流传出这个女武神的传说.而雷穆拉斯先生本人,自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听到过任何跟他有关的消息了.虽然我们刚开始对于雷穆拉斯先生的要求也很怀疑,但是当我们再一次到现场去调查之后,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手段,都没办法突破得了那个光的结界,后来结合守卫们的报告,我们就决定不再对这件事情进行深究了."

玛勒西斯神父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喝了一口茶,把目光从那遥远的过去拉回到了面前这两个听得入神的小女孩身上,接着又回到了刚开始的那种缓缓的语气说:"怎样,这就是我所能告诉你们的所有事情了,正如我刚开始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这件事情的表象,进一步的细节,大概也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才知道了.不过,这也并不影响你们的目的吧." 说着神父望着她们两笑了笑. "嗯,我们所要知道的,只是这个乙女之塔的位置罢了,关于雷穆拉斯爷爷的过去,我们有机会会亲自去问他老人家的,等所有的事情都告一段落之后." 咛咛说到这里,和萍萍两人会心的对望了一下,接着一起点了点头. "所以,请您告诉我们乙女之塔的位置吧,玛勒西斯神父." "但是那个塔的入口如今已经被那道光的结界封印了起来,就算你们去了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的话,光在这里我们什么也开始不了,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去一趟,只要到了那里的话总会有办法的." 咛咛微笑着,但是语气坚定的说道.玛勒西斯神父斗不过这个小女孩,只好自叹了一下说:"好吧,既然是雷穆拉斯先生的委托,我也没有道理在这里为难你们,我相信他老人家的决定,也相信你那坚定的眼神." 说着他站起来走到内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说:"耸立着乙女之塔的圣地就在普隆德拉北面的伊斯鲁德岛的一座山上,你们拿着这封信到那附近去坐船就可以到达那个岛了." 说着他把盖着教会蜡印的信封交给了咛咛,并且叮嘱说:"记住,假如你们真的进入到了那个塔里,要记住一句话,这是当时雷穆拉斯先生去塔里研究的时候经常说的话:'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我所能说的就这么多了,毕竟他才是唯一的一个登上了塔顶的人." " '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这是什么意思呢..." 萍萍不解的重复着,但是显然玛勒西斯神父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是他所能说的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他也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咛咛拿着信封,吸了口气,然后充满干劲的说:"我们在这里想再多也没用,好不容易抓到的线索,就让我们亲眼去看一看吧!" 说着转身对着神父深深地一鞠躬说:"玛勒西斯神父,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时间,您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说着萍萍也转身深深地一鞠躬.玛勒西斯神父微笑着满意的点了点头,心里想:"雷穆拉斯先生阿,我觉得我也开始明白您为什么会在退隐之后这么多年还出手帮这两个小女孩的另一个原因了,即使没有您的亲笔书信,我想我也会帮助她们的吧.呵呵呵~"

秒速 5 厘米游戏剧本 明里篇

hjpotter

新海诚老师的电影《秒速 5 厘米》的结局已经非常完美，请大家容忍我这篇狗尾续貂的拙作。电影只能有一个结局，但是游戏作为第九艺术，可能有不止一个结局。
人生也只有一个结局，但是在不同时期作出的不同选择，却可能让你的人生改变。
原作中贵树作出了‶新的决定″，但是‶新的决定″，也或许不止一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永远也不会褪色。
谨以此剧本献给所有喜欢《秒速 5 厘米》的朋友，希望大家能把握住人生的每一个选项。，

人必须要不断往前走。
所以，人不能畏惧改变，即使改变会伤害到自己。
但是，往前走的方法不止有一种。
就在心与记忆即将沸腾的瞬间，小田急线的特快列车挡住了我的视野。
缓缓落下的樱花花瓣，如同记忆的碎片一样，唤醒了我身体里沉睡多年的感觉。
「是樱花飘落的速度哟。秒速五厘米。」
如果两个人的心以秒速 5 厘米的速度远离，那么在 14 年后的今天，两颗心的距离，就如同北极和南极那般遥远。
她，会是那个人吗？如果是的话，这已经是个相当的奇迹了。
当电车过去的时候，我应该如何选择？
1.　等这列电车开过之后就向前走
2.　把握住自己能把握的东西。

把握住自己能把握的东西。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曾经因为那段远离的感情，毫无理由的伤害了许多人。或许‶无可奈何″只是我的借口，以那段感情为借口浑浑噩噩的生活或者或许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我看着徐徐飞舞下来的花瓣,飘落的速度还是秒速五厘米。
但是，现在的花瓣，并不是过去的花瓣。
现在的人生，也不是过去的人生。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也不能决定未来，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握现在的每一个选项。
我不再犹豫了，望着被列车挡住的道口，警铃声淹没了周围所有的气息。
我要找到她，不是过去的她，而是现在的她。
当列车驶过后，我毫不犹豫的冲过了铁轨。
等待着我的，是人生新的篇章。

贵树「明里,等一下啊」
我飞速的跑过铁轨，速度大约是每秒 10 米。
周围的空气仿佛被我的身体撕裂一般，在这寂静的大地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以及湛蓝清澈的天空和缓缓飘落的樱花。
听到我的话，她猛的转过头，紧接着，本来惊讶的眼睛瞬间恢复了光彩。
CG01-秒速 5 厘米的相逢
明里「贵树君」
她的嘴唇缓缓蠕动，念出了我的名字。

刹那间，心中久违了的暖流，又重新在我身体里流淌了起来。
我跑到她的身边，大口喘着气。此刻空气的味道，仿佛也有一股沁人心扉的甜蜜。
或许当时把那封信交给她，一切都会不同，我这么想着。但是我无力改变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当时无法在一起。但是，现在，是我可以把握的。
我望着她，心脏好像要胀破一样急促地跳着，紧张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明里嫣然一笑。
明里「贵树君，还是和以前一样哦」
她不经意的用手一扶头发，我看到她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镶有小宝石的戒指。
巨大的异样感迅速麻木了我的身体，我艰难的向她一笑。
明里「怎么，难道贵树君不认识我了吗？不过我想那是不可能的把」
明里沁人心脾的笑容把我带回了现实世界。我连忙收拾起自己破碎的心情。
贵树「当。。。。。。。。。。当然了，我怎么可能忘记明里呢」
我不好意思的低下头，羞涩的笑着。
就在这时，我们不约而同的脱口而出。
「樱花飘落的速度，还是每秒 5 厘米」

我们并肩走着，一起来到了一家叫罗萨克的咖啡店，10 多年没见的明里，身上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人很多都不禁回头一望。
贵树「这么有魅力的明里，难怪。。。。」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踏进了店门。
店员「那妈斯爹，欢迎光临」
留着马尾辫，有些古怪的店员把我们带到了座位旁。
坐在似曾相识的座位上的我们，仿佛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虽然过去的时光不可能再追回，但是现在的时光，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汉堡套餐。
明里恶作剧般的从纸包里取出了薯条，摆成了恐龙的形状。
她高兴的抬起头。
明里「看，贵树君，剑龙有 10 米长哦」
贵树「是哦，我们当时可几乎把所有的恐龙长度都记下来了，好像是我记住的比你多把」
明里生气的撅起嘴。
明里「不是啦，明明是我记住的比较多啊」
贵树「那，你能记住梁龙的长度吗」
明里「呃。。。。。。不公平啦，都隔了那么长时间怎么可能想起来」
贵树「哈哈，还是我比较厉害把」
明里「贵树，还是喜欢欺负人啊」
就这样，我们一边谈着无关紧要的小事，一边任凭时间流逝。
话题逐渐转到了现在的我们身上。
明里「那么说，现在的贵树是自由编程者啦，真的好厉害啊，我就知道，贵树一定没问题的」
我不好意思的摸着头。
贵树「其实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啦，不过是写写代码的小工作罢了」
明里「那也很厉害啊，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岩州工作，直到现在才来到东京」
说完她沉默不语，另一只手无意识的抚摸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或许是触及这个话题的时机了。
我怯生生的抬起头，刚想开口，明里就抢先说道。
明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他调职来东京，我应该是爱他的，他应该也一样爱我吧」
说完话，明里默不作声，周围变成了一片死寂，残酷但无情的现实再次打击了我。
我张开口，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无数个瞬间在我眼前闪过，漫天飘落的樱花，教室的情侣伞，大雪纷飞但又无比温暖的候车室，樱花树下明里温暖的嘴唇，田边的小库房，以及分隔两人的车站。
我仿佛又触及到了明里那温柔而灼热的灵魂。

但是过去永远是过去，现实只能是现实。
明里「贵树君，已经有了重要的人吗」
她温柔的对我笑着。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为了追逐明里的虚幻的背影，我伤害了无数的人。对我说「有点痛苦」的水野，问我「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吗」的补习班的女孩，以及向我表白「谢谢你一直陪着我」的澄田。我的心突然变得绞痛，为了自己不切实际的幸福，我却让她们失去了本应该得到的幸福。或许象我这样自私的人，是不配得到幸福的把。
我低下头，沉默不语。
明里看着被回忆折磨着的我，轻轻伸出手，握了我的手一下。
明里「我相信贵树君，一定没问题的」
我不知道她的信心从何而来，但是这份温暖，确实让我已经破碎的心得到了一丝慰藉。
在交换手机号码后，我们走出了店门。
我们一路上彼此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走着。
有的时候虽然知道前面等待着的是悲哀，但是还是要一直向前。
走到了樱花盛开的岔路口，我们停了下来。
短暂的幸福之后，就是无尽的悲伤。
虽然不情愿，但我们不得不分手，如果还挂念着这份感情，或许对我们两个人，都是一种伤害。
1. 放开手，自己走自己的路
2. 不要放弃，去追寻可以得到的幸福

不要放弃，去追寻可以得到的幸福。
其实，在大多时候，幸福都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触手可得的，但是我们总会给自己找一些障碍，然后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逃避现实，我在过去，逃避了太多本应该得到的幸福，用「或许那封信如果送出的话」这样的话来逃避现实。
不管过去我是否愿意去争取触手可得的幸福，那已经没有意义了，但现在，即使幸福再虚无缥缈，再遥不可及，难道我还要用这个借口来逃避，再次回到那浑浑噩噩的日子里吗。
贵树「不，我不愿意」
我坚定的抬起头，听见了自己心中的呐喊。
我，不会再彷徨了。
即使不会成功，我也不会再犹豫了，即使那会对我们，以及其他人造成伤害，但是，我...再也不能回避自己的真实情感了。
贵树「我要把握住自己能把握的——现在」
我转过头去，注视着明里。
明里忐忑不安的望着我，随即垂下头，轻轻抚摸着垂下的秀发。
我咽下口水，能传达我的感情的方法，只有一种，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本应该在 14 年前喊出的话。
贵树「我。。。。」
贵树「喜欢明里」
贵树「我喜欢以前的明里，但是，我也喜欢现在的明里，从再次见到你的那一刻，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贵树「即使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是，我想让你相信这份力量」
泪水似乎无法抑制地向外流淌，仿佛内心巨大的冰块融化了一样。我抬起头，任凭泪水恣意的流淌。
当我再次正视明里的时候，发现她早已泣不成声。
明里「好迟啊，贵树君」
她捂住脸，泪水从她的指缝中渗漏出来。
明里「已经太迟了，贵树君，很感谢你能说出来，但是我不能破坏已有的幸福，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能为了这种自私的感情去背叛另外的人，所以。。。」
她飞快的从包里取出一张婚礼请柬，递到我的手上，头也不回的跑开了。
CG02-离别
我的时间似乎停止了，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似乎不是停止，而是身体中的时间齿轮又重新运作了起来。
我，找回了失去的时间。

即使付出多大的代价，人，还是要不停的往前走。

明里「
梦，又是这个梦。
14 年来，这个梦，反反复复的不经意的出现。
这一切简直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寂静的雪夜，尚且年幼的我们，站在樱树下仰望缓缓飘落的雪片。
在那一刻，我们的灵魂，仿佛接受了洗礼。
每次做完这个梦，鲜活的记忆，都会让我感受到当时的美好。
或许当时在候车室里写完信，直接交给他的话，一切都会不同。
这时，我看了一下在身边呼呼大睡的未婚夫。
他的睡脸很安详，也很快乐，连日来对工作和婚礼的操劳使他身心俱疲。
我真的爱他吗？我扪心自问。
我静静地闭上眼睛，让自己的心化作一片空白。
仅存其中的，是最深的思念。
但是这思念，却让我痛苦不堪。
如果继续保持这份感情，就表示我要和现在的一切决裂，父母，同事，朋友，爱人，现实的一切，或许都会不复存在。
就像当初没有把信交给他的勇气一样，现在的我，或许也没有与这一切决裂的勇气。
我，真是个软弱的人啊。
我坐到窗边，望着已经泛白的天空，轻轻抚摸着旧信封。
我好像又感受到了，当初两个人炽热的心。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总会有一些最真挚的东西，永远不会变化啊。
樱花飘落的速度，依旧是每秒 5 厘米。
明天，就是结婚的日子。
」

醒来后，我的头昏昏沉沉的，好像宿醉一般难受。
乌云密布的天空，仿佛是我心情的写照。
我打开窗，呼吸着清晨特有的空气，思考着昨天不经大脑思考的对话。
我居然，在她马上就要结婚的时候，说出那种让她难堪的话。
或许我，用这种方法，使我的身心得到了解放，但对于明里来说，这或许反而会是一种伤害。
我，还是不能认真的为别人着想啊。
我拿起电话，决定为昨天的行为道歉，虽然这样是在欺骗我的灵魂，但这样，至少能使明里得到幸福，牺牲自己使别人幸福，似乎也是很高尚的行为。
贵树「。。。。。。。。。。」
电话打不通，明里没有开机。
我走出了家门，想收拾起自己七零八碎的心情。
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走着，呼吸着阴天独有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雨的味道。
贵树「似乎要下雨啊」
话音刚落，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打在每个过往的人身上。
雨的速度，大概每秒有几百米。
贵树「得快点找个躲雨的地方」
我在如注的雨幕之中，拼命奔跑着。
但我发现，我的脚并没有把我带向我想去的地方。
我来到了昨天的铁道。
在铁轨的对面，有一个同样被雨淋得精湿的人。
期待与不安...坚信与疑虑...心中有无数说不出的感觉...
压抑着心中杂乱的情感，我一个劲向前跑着。
我们隔着铁轨相望。

她就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谁，又似乎在拒绝着谁。
越是靠近她，就越能感受到那种冰凉的气息。
明里「不要再靠近了，求求你」
在铁轨前，我停止住了脚步。
冰凉的雨渐渐抽走我的体温，寒冷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
贵树「为什么，你会在这儿」
贵树「昨天说了那么多让你难堪的话，真的很抱歉，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忘记把」
贵树「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不能因为这个，就破坏你的幸福」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这段话说出口的，我只能感受到，那种心被撕裂的难受，原来说谎，是这么痛苦的事情。
明里摇了摇头，我看不清她脸上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明里「对不起，其实，我也一直喜欢贵树，不管是过去的贵树，还是现在的贵树」
明里「我是个软弱的人，没有勇气去拒绝别人，所以你再对我这么温柔的话，我怕我会犹豫」
明里「我没有勇气，去改变现在的一切，我也没有勇气，去背叛那些爱我的人，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所以即使牺牲自己也无所谓。」
她的声音。
含著泪水，哽咽的声音。
嘴唇与双眼。
都在颤抖著。
明里「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注视着她的双眼。好想用我身上的温度，使她不那么痛苦。
贵树「你怎么可以，把所有的痛苦都自己承担」
我只说出了这一句话。
因为我，没有能力去帮助她。
「真的是没有能力吗？还是，只是你不想这么做」
我脑海中的声音问我。
我是不是又在逃避，用明里和那个人结婚就可以得到幸福这个假象，来麻痹自己，给自己再一次的缺乏勇气找借口。
牺牲自己，真的能给其他人带来幸福吗？
如果这样的话，或许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幸福。
无论我作出什么行动，都会伤害到很多人。
但是如果我不做出行动，还会伤害到更多的人。
现在，已经不可能不伤害到任何人而解决问题了。
我的心情已经确定了，只是，我缺乏跨出这一步的勇气。
我该如何去做
1. 转身离开，留给明里幸福
2. 抱住她

抱住她
CG03-雨的温度
我在瓢泼大雨中，紧紧抱住了明里。
明里在我怀里拼命挣扎，最后趴在我怀里大哭了起来。
雨拼命降落到地下，溅落在地面上的雨滴窸窣作响，水流划过脊背，带着刻骨铭心的寒意。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冷。
因为，我能感觉到明里心里炽热的温度，就如同 13 岁那年一样。
在这臂弯里面，那小小的空间内，温柔回转在已冻结的身体里。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即使随着时间流逝，也永远不会褪色的东西。
明里「为什么」
她抬起头问我。
明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温柔，我马上就要嫁给别的男人了」

我把她抱得更紧了。
贵树「错过的时光，永远不可能追回，但是只有此刻，我想与你在一起，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不管实悲伤还是喜悦，我都会和你分担」
即使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还是有一些最真挚的东西，永远不会变。
贵树「我喜欢你，明里」
这时，我感到心中有一股巨大的暖流，涌向我身体的每个毛细血管。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两个人的。
明里注视着我，用她异常明亮的眸子注视着我。
明里「我也喜欢你，贵树」
向相反的方向漂泊了 14 年的两颗心，终于又有了共鸣。
此刻，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事情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和她在一起。
时间飞速地流逝，但是我们丝毫没有察觉，只想继续拥有对方身上的温度。
但现实，始终是现实。
我们，终于要分开了。
我张开嘴，想说些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这时明里，交给我一个已经湿漉漉的信封。
明里「好想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明里「即使已经过去了 14 年，但是，我还是要把它交给你」
明里「不管是过去的贵树，还是现在的贵树，都一定没问题的」
交给我信后，她头也不回的跑走了。
这时铃声剧烈的响起来，栏杆放下之后，一列电车疾驰而过，将明里的背影撕的粉碎。
电车经过后，明里已经不见了。
我找了个偏僻的角落，拆开了信封，读了起来。
每读一句，都能感受到她当时炽热的心。
最后，信的末尾用新的笔迹写了一句话。
从今以后，我还会一直喜欢贵树君的，所以，请你忘了我。
我看着她的信，握住了我的拳头，向着墙上狠狠地打去。
一遍又一遍打着，鲜血浸湿了我的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发泄我的情绪。
贵树「难道就要这样下去吗？」
我静静的想了一夜，直到太阳升起，昨日的阴霾，似乎全然不见。
明明喜欢对方，却要分手。
只想着不要伤害别人，可受伤害最深的，却是自己。
明里这样下去，绝不会幸福。
当时，我只想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成为明里可以依靠的力量。
我想要有守护她的力量。
现在，我拥有这种力量了吗？
但我想，不管我是否拥有这种力量，我都要试着去做，因为我已经在心里作出决断。
我，不会再犹豫了。

明里
「梦，还是一样的梦。
同样的雪夜，同样的樱花树，同样羞涩的两人。
无数次在我的梦中出现。
这个梦，还会在我脑海中停留多少时间。
我不知道。
当我惊醒的时候，已经是婚礼当天的凌晨了，再有不到几个小时，我就要踏入教堂了。
我应该怎么办？
看着远道而来贺喜的宾客的笑脸，父母自豪的神情，以及未婚夫温柔的表情，我是否应该接受这一切？
当我过去把与贵树的恋情告诉几个朋友的时候，她们都笑着劝我别太当回事，我当时也想，或许是这样。
但是，当贵树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一切的记忆，都被唤起，或许当时的爱情太过浅薄，太容易被时间所遗忘，但是，昨天我从贵树身上感受到的温度，绝不是虚假的。

我，喜欢现在的他，我对自己说。
那份感情，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但是其中最真挚的部分，一直完好无损的保存在我的心里。
当然，我并不讨厌现在的一切，亲友，父母，未婚夫，但是如果我继续留恋这一切的话，只会让大家，受到更深的伤害。
望着窗外缓缓落下的樱花，我坚定了我的想法。
或许太过幼稚，或许太过荒谬，但是这是我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好想回到过去，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无力改变过去，但是，我不能错过现在的选择。
我，不会再犹豫了。
我拉开窗，轻轻抚摸春天特有的清新气息。
今天的清晨，似乎格外的美丽。
」

我迟到了。
我向着教堂飞奔，马上就是婚礼开始的时间了。
我能阻止这场婚礼吗？
我能夺回明里吗？
不管怎么样，总有人会受到伤害。
但如果停滞不前，则会让人们受到更大的伤害。
所以，我要不断前进。
为了已经失去的时光。
为了把握现在的时光。
为了创造未来的时光。
我不能停止奔跑。
我的肺仿佛快要胀破了一般难受，但是我还是不停的奔跑。
我的手，紧紧握住明里给我的请柬。
50 米，30 米，我距离教堂越来越近了。
能听到神圣的歌声缓缓响起，难道已经开始了吗？
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对我来说，却没有那么幸福。
教堂门上的两个天使在向我甜蜜的微笑。
我来迟了吗？
我吐出嘴中的粗气，用力撞开教堂的大门。
我，没法改变现状了吗？
我不顾一切地冲进教堂。
但是，我一定要做到我能够做到的。
这样，我才能正视我的人生。
贵树「明里！」
我呼喊着她的名字，我用尽身体里的力量大叫，所有在这里的人都能听见的大声，用足以让世界撼动的声音喊着。
我抬起头，看着惊讶的人群，人们纷纷站起来，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我顿时发现，新娘居然不在。
明里，她在哪儿？
看起来像是明里父亲的人严肃的问我
明里父亲「你知道明里在哪儿吗，请让她出来参加婚礼好吗。大家都等的不耐烦了」
新郎暴怒地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领子。
他愤怒的朝着我大吼。
新郎「明里在哪儿啊！不是你把她拐走了把？把她交出来，你这个男人」
周围的人们议论起来，我成了一个不自然的存在。
我无言以对，默默的看着这陌生的一切。

就在这时，窗外有个穿着洁白礼服的身影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
是那个熟悉的身影，我全身的细胞都振奋起来。
那个身影，向着我大喊，我听到了我的名字。
明里「贵树，快来啊」
我再次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我的身体在沸腾。
我的血液在燃烧。
我的灵魂在咆哮。

1. 呆在这里
2. 破窗而出

破窗而出
我一把推开新郎，破窗而出。
他呆呆的望着我的背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踉踉跄跄的跑到她的身边。
在教堂圣洁的光芒照射下。
在肃穆的歌声中。
在她脸上的，是无比灿烂的微笑。
是我认识的，那熟悉的微笑。
在我的眼前，正站着一个喜欢我的女孩子。
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将重新走在一起。
CG04-逃跑的新娘
明里向吃惊的人群深深鞠了一躬。
明里「对不起了，大家，这场婚礼我要翘掉了」
明里轻轻的握住我的手，我也回握她，一股温柔的力量传遍我的全身。
明里「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和所有爱我的人。我要和贵树君在一起，这种做法或许很幼稚很荒谬，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才是对大家最大的伤害。我曾经非常软弱，错过了应该得到的幸福，但是最后的机会，我绝不会错过了，否则我会一直后悔。」
明里「我会为我的行为作出补偿，但是，请让我选择自己的人生。」
明里深深鞠了一躬。
明里「总之真的很抱歉」
我也跟着明里深深鞠了一躬。
教堂里的人群骚动起来，有人拍手叫好，有人用手帕擦着眼泪，有人愤怒的砸碎了另一扇窗户，神父死命的拉着他的腰。
随后我们一起抬起头，彼此闪闪发亮的眸子中映出对方的身影。
明里「快上来啊，贵树」
我跨上车的后座，抱紧明里的身体，明里的栗色的秀发有一股温暖而甘甜的气息，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闪出华丽的光芒。
自行车疾驰而去，速度之快像是要把过去的事情都抛弃。
或许我们以往的人生，作出了无数次错误的选择，但是，只要不停的前进，我们总会有勇气，来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并不能确定，这个就真的是正确的选择，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
我们现在，很幸福。
明天，将是崭新的一天。

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耀眼的阳光让整个世界充满了绚丽的色彩。
骑着自行车飞奔的新娘与后座上的男人，这个奇妙的组合引起了街上行人纷纷的议论，我们丝毫不在意，一直不停地向前飞驰。
整个世界，都仿佛在我们身后。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贵树「你穿这种衣服，骑这么快不要紧吗？不过，确实很漂亮啊」
明里用后脑勺撞了我一下。
贵树「好疼啊，为什么要撞我啊，很危险啊」
明里「我现在的速度，可是每小时 60 公里哦」
明里「我真的，做了许多错误的事啊，即使速度再快，或许也无法弥补那些过失」
明里「但是，我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也不会再逃避」
明里「因为，我们在一起」
贵树「我一直，都是一个软弱的人。
但是，从今天开始就不一样了。
为了保护你，为了让你安心
我必须要努力。」
我紧紧抱住明里。
明里「贵树，一定没问题的」
在这个摄人心魄般的美丽的世界上，我们紧紧靠在一起。
我再次感受到了，两颗紧紧靠在一起的心，带来的那种温暖。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完美结局，当你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就必须摧毁另一样东西，你所能做到的，不过是作出选择。
我们或许得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向前走。
未来是否是一片坦途，这，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此刻在一起，以后的困难，我们也会一起克服。
车子突然停住了，明里跳下车，提着裙子，不顾一切的向前奔跑。
明里「好险啊，差点赶不上啦啊」
我不明所以的跟着跑上去。
紧接着我就明白了。
明里跑到轨道的另一侧。
栏杆已经放下，已能隐约看见远处的电车。
穿着洁白的礼服的美丽的身影，带着前所未有的光芒，和一直没变的优雅的微笑。
不同的事情，是已经流逝的时间。
相同的事情，是依旧幸福的感觉。
明里「是樱花飘落的速度哟。秒速五厘米」
明里「贵树君，明年，也一起来看樱花把」
话音刚落，风驰电掣般的电车就分隔了我们两人的身影。
如果心的距离足够近，即使相隔万里也不会分开。
更何况是时速仅仅 200 公里的电车呢。
我向着电车的方向，深情的望着。
因为我知道，那个人一定会等着我。
一起走过，以后的道路。

1. 走开（选这个的人，系统自动执行木马程序^_^）
2. 迎接未来

迎接未来
在电车经过的那一刻，栏杆升起的那一刻，我以宇宙中最快的速度冲了上去。
在铁轨的中央，我感受到了她温柔的嘴唇。
CG05-过去，现在与未来
雪一样的樱花以秒速 5 厘米的速度飘落。
地面被樱花覆盖，染成一片素雅的白色。
如果两个人的心，以秒速 5 厘米的速度沿着地球表面远离，当 14 年后的今天，在达到最远距离的那一刻。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从下一刻开始，两颗心会以秒速 5 厘米的速度，逐渐接近呢。

后记：这个结局，真的完美吗？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完美结局。
根据某漫画"等价交换"的说法，想要得到什么，就必然会失去什么。
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完美的，那么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或许就是悲惨的。
我很喜欢新海诚老师原作中那种带有淡淡的忧伤的结局。
但是我还是想让贵树，能再次拥有把握自己人生的机会。
为了保持原作中的那种感觉，所以没有加入一些调节气氛的对话，实在是和我写作的风格有差别啊，经常要压抑住冲动。。。残念。
结局有点象 DQ8，其实我就是照着这个来写的。但是国王出招那段，实在是不好联系啊。。
O(∩_∩)o...。
写的时候一直在听斋藤纪子的 樱-新的季节，发现很适合作 ED 哦。
最后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缺乏勇气，就错过能改变人生的选项。

战神 1：复仇

xiaoyao1



序章

“奥林匹斯的众神已经把我抛弃了，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我爬上了全希腊最高的山，十年来我内心所受的悔恨已远远超过自尽的痛苦，雅典娜指引了我杀死了仇敌阿瑞斯，但是却没有能够指引我从心魔中走向光明。错手杀死我妻子和女儿是我这辈子永远都无法抹去的罪恶，现在只有死亡或许能够给予我宽恕、给予我解脱。

我闭上眼睛，向着悬崖迈进了一步，随着我的踏空，身体变从这座全希腊最高的山上坠落了。任凭凌冽刺骨的寒风如利刃般割着我的皮肤，任凭巨大的气流从我的脸颊逆流而上，让我几乎窒息，现在我想要的，就是解脱。

从高山上下落是个漫长的过程，临死前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回忆起十年前的一幕和几个星期以前那场对阿瑞斯的死斗，或许，战胜了战神阿瑞斯是作为一个斯巴达战士最后能够值得夸耀的荣誉了.......

一、初遇阿瑞斯

战神阿瑞斯曾经拯救过我的命。十多年前，我驻扎在外的斯巴达军队饱受庞大的野蛮部落的不断骚扰。斯巴达人虽然个个都是真正的战场上的雄狮，这些雄狮们可以随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斯巴达。但是无奈人数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在和野蛮部落的战斗中渐渐处于下风，他巨大的战斧即将朝我的头劈来，情急之下，我朝着阴霾的天空用足了全身的力气大喊：“阿瑞斯～～～帮助我击败我的敌人，我的生命将无条件属于你！”阴霾的天空不再阴霾，从密布的乌云中射出了一阵金色的光芒，野蛮部落的的众人都以各种惨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而仅仅在这之前，他们还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野蛮人部落的首领吃惊地举着巨大的战斧望着这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一切，而我的嘴角也在此时微微地向上翘起......

天上飞过的怪鸟带着一把熊熊燃烧的屠刀飞到我的跟前，锁链缠绕在我的两只臂膀上，钻心的疼让平时凶狠残暴几乎无视皮肉外伤的我也不得不大叫。但是疼痛所带来的并不是痛苦，而是一把锋

利无比的混沌之刃，燃烧着奥林匹斯的烈火的利刃。我顾不得受伤的疼痛，马上从地上站起来将手中的双刃甩了出去。野蛮部落的首领在不费吹灰之力下脑袋搬了家，血淋淋的头颅掉落在牺牲的斯巴达军人的尸体群中，我朝着地上死去的弟兄们喊道："勇士们，你们看见了么？野蛮人的头颅已经被砍下，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对斯巴达构成侵扰，我将会以斯巴达的名义征服希腊的所有城市，为了死去的你们，为了伟大的斯巴达！"

就在我说完，闪着金光的天空突然出现一个窟窿，战神阿瑞斯的真身出现了，我诧异地看着这位平时，甚至这辈子都可能无法邂逅的奥林匹斯战神缓缓降临在这片斯巴达的土地上。当他与地面接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大地的颤抖和奥林匹斯神的伟大。

"奎托斯～"阿瑞斯发话了。

"阿瑞斯，我的生命从今天起就是你的……"我双膝跪地，怀着无比崇拜的心情对阿瑞斯说道。

"奎托斯，我会让你变得更强，甚至无敌～"阿瑞斯说完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让我变得更强，变得无敌，但是流着战士血液的我只要能变得更强，多么艰苦的事我都会选择去做。这将是斯巴达的荣耀。

二、一次错手，一辈子的痛

混沌之刃不愧是奥林匹斯战神的神器，面前的敌人从来没有从刃下逃脱的。将敌人劈成两半或者刺穿他们的心脏几乎成为了我机械式的动作，我开始变得嗜血。军队的军人们都惧怕我这种神赐予的力量，从来没有人敢反抗我。回首看看一路征服的村庄和城市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人的生命，在我的刀刃下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哪怕是在我出生的村落里的那些熟人……

村里正在兴建雅典娜的神殿，用来祭祀女神雅典娜祈求和平与安详，几乎整个村的人都开始反对原来的守护神------战神阿瑞斯。长年的战乱让原本和平的小村日日夜夜变得鸡犬不宁。但是我的主人阿瑞斯怎能容忍村里的人去祭祀别的神，于是，我的下一个使命就是将这些背叛阿瑞斯的人赶尽杀绝。

"战士们，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以神的名义去审判这些背叛阿瑞斯神的愚蠢的人们，让他们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为了阿瑞斯，为了我们的荣耀，去吧，战士们，去摧毁它！"说完我就将手中的火棒猛地扔向了我出生的村庄。

整个村里的人面临这支斯巴达，甚至是全希腊最强大的军队毫无反抗之力，我的部下都因为不敢反抗我而将自己最熟悉的人都杀死了，他们流下了悲痛欲绝的眼泪，而我用眼角朝他们瞥了一眼，吐了口痰，心想：哼，这些懦弱的混蛋，清除这些败类有什么好哭的。边想着，我已经来到了神殿门口，遇见了神殿的祭司。

"奎托斯，进入这个神殿将预示着所有的一切都将毁灭，包括你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祭司企图劝阻我，但是我是阿瑞斯的战士，无数的强敌都死在我的刀下，面对着这神殿里手无寸铁的背叛者们，我怎能轻易放过他们，在鲜血中沐浴将会带给我无尽的快感。我一把推开祭司，径直向神殿内走去。

神殿内烟雾缭绕，我挥舞着手中的混沌之刃，将门边的几个守门人无情地砍死，又将面前意图上来阻止我的人从胸口把他劈成了 2 半，鲜血洒在我的身上，浓重的腥味加上缭绕的烟雾让我有些迷失了自我。我没有看清躲在角落里的 2 个人，混沌之刃毫不留情地砍向那两个人。但是她们的叫喊声把我从混沌中叫醒了，她们不是别人，是我最爱的妻子和女儿。血液从她们的伤口中不断往外流，我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一点都没有办法挽救，我简直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女儿倒在妻子的怀中已经死亡，妻子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用痛苦的眼神看着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她的眼神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无助。我狠狠地把手中的屠刀插在地上，低着头，面对着她们跪了整个晚上，任凭外面战火怎样地燃烧着，我也终于明白我的那些士兵杀死自己熟人或者亲人的时候为什么会痛苦流涕。后悔、痛苦、内疚让我在这个晚上生不如死。我缓缓抱起妻子和女儿的尸体，将她们放在身边祭祀用的圣火中，但是没想到这一刻阿瑞斯却出现了。

"奎托斯～"阿瑞斯的脸此刻看起来是那么的可憎。

"阿瑞斯，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非常生气地质问着阿瑞斯。

"奎托斯，你杀死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阻扰你成为一个优秀战士的人，接下来的日子里你将会变得无敌，所有人都会惧怕你。"阿瑞斯得意地说着。

"原来是你，阿瑞斯，这一切都是你预谋的！"我此刻的心情顿时将所有的悲痛都转化成了憎恨，朝着阿瑞斯疯狂地大吼。

"奎托斯，我这么做是想让你变得更强，你会感激我的。"阿瑞斯说完就从火焰中消失了。

"阿瑞斯，我会让你为今晚你所做的事付出代价的，我会杀了你来报答你所做的一切。"我对着圣火歇斯底里地叫喊着，我拿起手中的混沌之刃，将圣火打了个稀巴烂。

我缓缓站起了身，妻子和女儿的骨灰此时竟然朝我身上飞来，将我原本黝黑的皮肤染成了灰白色，犹如一个死人。我吃惊地看着我的皮肤蜕变，第一次，我亲身领悟到了后悔这种感觉……

"你将永远带着你妻女的灵魂，不管你走到哪里，永远都不会褪去。"祭司边说着边发疯般地狂笑着。从这一天起，我被人们称作"斯巴达之魂"。

三、迈向复仇之路

阿瑞斯自从那个晚上开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背负着滥杀无辜的罪名不断寻找着阿瑞斯的踪迹。可是每次都一无所获，我的军队已经被我解散了，他们的家人都因为我的命令而死，我没有颜面去带领这样优秀的军队，现在在我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杀了阿瑞斯，为自己的家人报仇。

十年了，我心中的悔恨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忘，反而随着一年年的累计与日俱增。而我这种恒心仿佛感动了上苍，就在我搭船去雅典的时候，我幸运地得到了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指引。

"奎托斯，阿瑞斯已经背叛了奥林匹斯众神，我的城市雅典正在沦为阿瑞斯的战利品，现在是你报复阿瑞斯的最好时机，如果成功，神将会宽恕你过去的一切罪过。"雅典娜对我说着。

"雅典娜，我将遵照你的旨意，只要神能够宽恕我。"我拜倒在雅典娜面前，我从心里感谢这位曾经被我亵渎的女战神能够不计前嫌地来指引我。然而就在雅典娜消失的同时，我乘坐的船上出现了许多来自地狱的灵魂，看来，战火已经烧到了这里了，我在远处的甲板上看见了海蛇许德拉的脑袋。

"我会送你们回地狱的！"我迅速解决了眼前阿瑞斯从地狱派来的骷髅士兵，向许德拉的脑袋奔去。我要拯救这艘船，因为我还要靠它去雅典收拾阿瑞斯。

船上的人看见我都像看见鬼一样，他们大喊着："离开我，斯巴达的恶鬼。"每当我听到这样的叫声我都有一股莫名的怒火油然而生，我会将这些口无遮拦的懦夫送去地狱参拜哈迪斯，不过我的过去确实让这些无能的平民不寒而栗。就在我穿越船员的房间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海蓝色的光芒，接着是一个浑厚的声音开始说话了。

"奎托斯，在你面前的路还很长，你需要神的力量来帮助你完成你的任务。来，接受这个神给予你的礼物吧。使用它，奎托斯，以奥林匹斯之名！"老头子说完就消失了，原来他就是海王波塞冬。我只感觉到身上一股沸腾，像是被什么东西侵入一样。紧接着，我就能够像波塞冬一样使用"海王的愤怒"这个魔法了。身边的地狱杂兵几下子就被这神赐予的魔法给送回了地狱。我爬上了梯子来到了海蛇许德拉出现的地方。看来这里的人完全没有能力对付这海中的怪兽，就连船长也不例外。当初我要上船时这老头字死活不肯，结果因为我凶狠地威胁他才勉强答应让我搭船到雅典。真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老家伙，现在即将沦为许德拉的口中之食也真是活该。

"哦，不，天哪，我们肯定不能够从这里逃走了，救命啊～"老头子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海怪一口吞了下去。紧接着这怪物似乎看见了眼前的我，不断地朝我咆哮。本来我仅仅是想把这畜生赶走，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要让这个畜生葬身在爱琴海中。我拿起手中的刀，很快将海龙的几个小头打晕了。趁此机会，我迅速爬上桅杆，对着最大的那个脑袋放了我刚刚得到的魔法-------海王的愤怒。那个头当然不是神力的对手，一下子就倒在桅杆边不省人事。这时我用混沌之刃，将那怪物利用桅杆从眼睛到口腔一下子刺穿，而海蛇许德拉也就这样横躺在我的面前。我看着许德拉的尸体，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嗜血如命的我，犹如魔鬼一般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神话中海洋的恶魔就这样被我虐待至死了。



我进入到怪物的口腔里，那个老头子还在喉咙口挣扎着往上爬。他看见我似乎看见了上帝，说道："求求你，救救我，感谢神让你来救我。"

"我不是回来救你的。"我冷冷地对老头子说道，扯下他脖子上的钥匙，一脚把他踹下了许德拉的

喉咙。

“哦，不～～～～～～～～～～～”老头子的惨叫声在许德拉的口腔中回荡。但是我丝毫不怜悯他，我很清楚的记得他拒绝我上船时的那副嘴脸。

我用钥匙打开驾驶舱的门，里面躲着几个女人，她们似乎害怕极了，见到我就像是拉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朝我扑过来，原来，在驾驶舱的深处也出现了地狱的杂兵。我用混沌之刃将它们解决，驾驶着船往雅典的方向继续前进，拥有几个女人也让我在行进的过程中并不显得枯燥。可是无论我喝多少酒，带多少女人上床都不能忘记我内心深处的伤痕。短暂的快乐过后就是无穷无尽的痛楚。我一把推开甲板上的门，对着雅典娜的雕像问道：“雅典娜，雅典娜，我已经忍受了十年了，究竟我还要忍受多久才能够获得解脱？”

“这是你最后一次的历练了，奎托斯。就在你现在和我说话的同时，我的哥哥阿瑞斯正在雅典城中为所欲为，战火已经被他燃起，你和我都没有退路了。”雅典娜的雕像面无表情地说着话。

“这就是你想要得到的么？雅典娜？如果我把阿瑞斯杀死了，是不是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你完成这次任务后以往的罪孽将会得到神的宽恕，神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奎托斯。所以，不要犹豫了，去吧，去杀死我的哥哥阿瑞斯吧。”雅典娜说完，雕像也恢复了原来的沉默。

我呆立在雕像前，任凭雨水击打着我身体。转眼间，雅典城已经近在咫尺了……

四、血洗雅典城

船舶停靠在了雅典城的城外，但是我已经感受到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了。到处都是阿瑞斯派来的妖魔，我刚进城就遇到了 3 个巨人。虽然身材比例相差悬殊，但是它们并不是我的对手，阿瑞斯想要让我变得勇猛无敌，我想他是做到了。

我进入了一幢破旧的大楼，就在我想要穿越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光芒。我知道，这又是神来指引我了，或者说是，来要求我做什么了。这一次，是唯美女神阿布罗迪。

“奎托斯，神对你目前的表现非常满意，但是仅仅靠你目前的实力是不行的。这间房间里埋伏了一只美杜莎蛇妖，你把它的头颅取下给我，我就会赐予你新的魔法。这同样是神带给你的礼物。奎托斯，好好争取吧。”

我在木箱的后面找到了企图偷袭我的美杜莎，它的双眼射出了恐怖的石化光线，我朝后一个翻滚躲过了它的攻击，并马上将手中的刀刃朝着它的脖子飞了过去。鲜血再一次喷洒在我的身上，美杜莎倒下了，在地上做着垂死挣扎。我砍下它血淋淋的头颅拿到了阿布罗迪跟前。

“很好，奎托斯。你不愧是斯巴达最优秀的战士，雅典娜没有选错人。现在我将赐予你美杜莎石化的魔法，好好利用吧，后面的敌人会越来越强大的。好好使用它，奎托斯，以奥林匹斯之名！”

阿布罗迪说完就消失了，我再次向先前一样，全身一阵不适，接着就得到了一个新的魔法。此时，

正好眼前出现了 2 只牛头怪让我试试新的魔法。消灭它们后，我朝着这栋建筑的出口处奔去。



我看见了雅典城的城门，被撕碎的旗帜依旧随着夜晚的微风飘荡着。远处有一个巨人正在烈火熊熊的雅典城中肆无忌惮地大搞破坏，没错，那就是阿瑞斯，金黄色的头发，一身闪闪发光的铠甲，每一个细节都告诉看见他的人他就是不可一世的战神。我愤怒地从远处看着他大搞破坏，不禁恶狠狠地小声说道："战神，看看你做了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你所做的事，这座城市将会成为你的坟墓。"说完，我就向雅典城内进发了。

街道上已经没有人能够居住了，到处都是妖怪和四散逃跑的平民。而我的混沌之刃此时已经分辨不清平民和妖魔了，一刀飞去，倒在我面前的有老百姓也有杂兵。虽然他们看起来有些可怜，但是我不是来拯救这里的老百姓的，他们的生死和我无关，我只要取一个人的性命，那就是阿瑞斯。况且，就算我不杀他们，他们也难逃被妖魔杀死或者吃掉的命运。无辜的平民，他们只能怪自己为什么生活在雅典这座人间地狱中。



我到达了雅典的广场，显然这里成为了大多数平民的聚集地，他们看见我似乎比看见那些妖魔更加害怕。没错，过去我就是个杀人如割草的魔鬼，然而这一切都拜阿瑞斯所赐。"滚开，离我远点，我知道你做过什么，你是恶魔，是怪物，滚开～～"我的遐想被一阵辱骂声打破，让我回到了现实中。我沿着街道来到了一座看似是祭祀神殿的地方，奥林匹斯最高的神------宙斯出现在我的面前。

"奎托斯，你在不断的战斗中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会赐予你奥林匹斯至高之神宙斯的力量，用它来打开眼前的胜利之门。使用它，以奥林匹斯的名义使用它吧。"宙斯说完就消失了。我爬上了神殿的楼顶，对面有一个雅典的士兵紧紧抓着通往前方木桥的把手，没有木桥，我就不能通过了。

"喂，你，给我放手，我必须过去，快点放手。"我朝着他大喊。

“不，我不能放手，那些怪物太可怕了，如果我不放手它们就过不来。太可怕了，这简直是噩梦……”

“哼，幼稚～”他身为一个男人却这样无能已经把我恼怒了，雅典不愧是我当年斯巴达军队的手下败将，他们的士兵都像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我用刚刚得到的宙斯的光弹将那个娘娘腔士兵打了个稀巴烂。木桥也终于放了下来。

“奎托斯，哦，感谢神让你找到了我，整个雅典现在就指望我了，我会指引你的，啊～～～～～～～”我过了桥碰到了雅典城的祭司，她看上去有点疯疯癫癫的，但是我却要依靠她来掌握击败阿瑞斯的关键。就在她想要说话的同时，一只怪鸟从我头顶飞过将她抓走了。阿瑞斯，又是你。你阻止不了你死亡的命运，等着吧。

我沿着怪鸟飞过的路线跑着去救那个女祭司。路上一个正在挖坑的老头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停下了脚步。

“哈哈哈哈，干得很好，我的孩子，雅典娜这次算是选对人了。奎托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是个真正的勇士。”老头子说话非常怪异，他居然认得我并且一点都不害怕。

“你是谁？”我非常吃惊。

“奎托斯，你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人了，雅典娜这回干得很好，但是你要记住，在我挖好这个坑之前你绝不能先死掉，明白了么？好了，现在你就不要问太多了，我有我的工作，你也有你需要做的事。”老头子说完就继续挖坑了。

“是谁让你在这里的？”我仍然不死心。他知道得太多，究竟是何方神圣。

“我的孩子，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对你今后有大用处，你以后就会知道了，好了，现在不要再妨碍我了，珍惜你的时间吧，别忘了你的任务。”老头说完就不再理我了。我对着他打量了一番，也没有再多问什么，就继续赶到祭司那里救她了。

“救我，奎托斯～～～”穿越了一条长廊，我看见祭司被悬空绑在悬崖上。我用混沌之刃割断了绑住祭司的绳子，在地面上接住了垂直落下的她。

“和雅典娜说的一样，你是来拯救雅典城的。但是已经晚了，想要拯救雅典城已经晚了。”祭司模着我的头，似乎在查看我的过去。我只感觉到一阵疼痛和头晕。

“把你的手从我的脑袋上拿开～～～！”我像只野兽一样对着这个祭司咆哮着并一把将她推了个踉跄。

“天啊，雅典娜怎么会选中你的？”祭司似乎看见了我的过去，看见了我这个恶魔的过去，显得很吃惊，但是她仅仅是个祭司，必须绝对的服从雅典娜，于是她紧接着说道：“既然是雅典娜选中的，那我也无话可说。奎托斯，凭你现在的力量远远不是战神阿瑞斯的对手，一个人类是战胜不了神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一样东西能够帮助你杀死神。潘朵拉的魔盒，潘朵拉的魔盒能够帮助你战胜阿瑞斯，从这扇门走出去可以到达沙漠，那是取得潘朵拉魔盒的必经之路，也是你唯一可以走的路。

但是记住一点奎托斯，曾经也有许多勇猛的战士去寻找过这个魔盒，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

我头也不回地丢下祭司就踏上了寻找潘朵拉魔盒的路。哼，没有人回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他们无能还是怎么的。从出生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就算是当年被野蛮部落首领把大锤子放在我的脑门上我都没有害怕过。

五、寻找泰坦之路

房间的尽头是一座雅典娜的巨大石像，石像上的门通往城市的下水道，并且直接和雅典城的入口想通。穿越了这泥泞不堪，满是妖怪的肮脏的下水道，我便来到了失落的沙漠。沙漠的入口非常雄伟，两扇大门仅仅地关闭着。从门外我已经依稀感觉到沙尘暴形成的漫天狂沙了。"失落的沙漠……哼～"我看了看门上刻着的字，接着打破了门锁，进入了这看似渺无边际的失落沙漠中……

"奎托斯～～"一个声音让我的脚步停住了，我转过身，雅典娜的雕像再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奎托斯，你现在必须在茫茫沙漠中找到潘朵拉的魔盒。拯救雅典的关键就是这个一千多年以来从没有人类打开过的魔盒。"雅典娜再次对我下达了命令。

"雅典城的祭司告诉我要去寻找这个盒子，但是，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个东西存在这么？"我将信将疑地问雅典娜。我并不相信那个祭司，她看起来神经兮兮的。

"奎托斯，魔盒当然是存在的，并且这个对你来说是个非常强劲的武器。"雅典娜平静地对我说。

"祭司告诉我说我拥有了这个盒子就能够得到战胜阿瑞斯的力量了么？"

"盒子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想得到它就要穿越这失落的沙漠，找到守门的塞壬女妖，杀死她并且打开沙漠尽头的门，然后继续向前走直到找到一个泰坦巨人，在他的背上有着潘朵拉神殿，潘朵拉的魔盒就在那神殿中。"

"居然还有泰坦巨人活着。"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吃惊，宙斯原来没有杀死全部的泰坦巨人。

"那个最后的泰坦巨人就是宙斯的父亲克拉诺斯。宙斯打败他后就让他在这片无尽的沙漠中永远背负着潘朵拉神殿。去寻找他吧，奎托斯，祝你好运，斯巴达最勇猛的战士。去吧，以奥林匹斯之名。"雅典娜说完就消失了，就和以前一样。我望着眼前这片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沙漠，迈开了我的脚步，为了替家人报仇，为了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我必须穿越这人类几乎不可能穿越的沙漠。



沙子吹进了我的双眼，眼泪让我睁不开眼睛，而最糟糕的是此时眼前却出现了牛头敌人。我看不见眼前的情况，只是用双刃乱砍一气，但是显然牛头怪物已经非常熟悉沙漠中的气候了，它轻而易举地闪过了我的攻击，并且还对我进行反击。我的左手被砍伤了，疼痛让我一下子把混沌之刃丢在了地上，鲜血如注，把土黄色的黄沙染成了红色。而我仿佛是呼吸到了血液的味道，顿时感觉到浑身来了一股劲，战士的灵魂在这一刻复苏了，我看清楚了牛头怪在沙漠中的位置，用右手把混沌之刃的另一把刀向牛头怪物的脑袋砸去，那畜生被砸得没了方向，我连忙朝着牛头怪的肚子上猛踹一脚，让它倒在地上，接着跳上它的身体，用混沌之刃对准这怪物的咽喉用尽全力刺了下去。我身上的鲜血已经分不清楚是我自己的还是那怪物的，我只感觉到自己在鲜血中沐浴仿佛浑身就充满了力量，我舔了舔左臂上的伤口，朝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自言自语了一句："哼，我果然是个嗜血的恶魔～～！"

我在这片沙漠中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杀了多少来自地狱的妖怪，在我的面前终于出现了传说中的塞壬女妖。在希腊传说船上的水手们听见她的歌声会情不自禁地朝她走去，而迎接这些水手的无疑是死亡。今天我亲眼目睹亲耳所闻了塞壬美丽和妖娆的外表以及她勾魂的歌声，但是很遗憾，我不是开船的水手，我是个杀人成性的斯巴达战士。面对着塞壬的歌声我丝毫没有迷失自我，我挥起书中的混沌之刃，对准塞壬的脖子砍了下去。塞壬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坏了，还没有等她来得及做出反击，脑袋和身体已经说再见了。我将塞壬的头颅按在了巨大的石门上，随着石门的打开，召唤泰坦巨人的号角已经就在不远的前方了，我早已习惯了沙漠恶劣的能见度，将刀上的血水往地上一洒，就踏上巨大的祭坛，祭坛的尽头是无穷无尽的滚滚沙尘，在漫天狂沙前便是用黄金包裹其表面、用水晶来点缀的号角了。



我走上前，吹了吹上面的尘土，用尽全身的力气吹响了这号角。果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眼前来回翻滚的狂沙顿时向两边飘去，中间形成了一条空旷地带。当我第二次吹响号角时，泰坦巨人-------克拉诺斯巨大的身躯出现在一望无际的沙海中，我见到过阿瑞斯庞大的身体，但是我有生以

来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巨大的巨人，作为前一代的天神，克拉诺斯确实给人一种丝毫没有反抗之力的压迫感。当他从祭台前经过的时候，我用混沌之刃勾住了他身上的铁链，纵身一跳，从泰坦的脸颊旁滑翔而过，巨人的皮肤简直比岩石还要硬朗，我可以想象，当年集合所有十二个泰坦巨人的那股力量是多么的可怕，就连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东西的我也禁不住寒了一下。

要爬上泰坦巨人背上的潘朵拉神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那座神殿的位置比我在远处看见的高度要高得多，而且可以落脚的悬崖也非常的陡峭，有好几次要不是因为有混沌之刃的帮忙，我可能就摔下悬崖，被泰坦巨人一脚踩死了。我花了三天多的时间，终于爬上到了潘多拉神殿的入口处，而迎接我的，是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烧着人类尸体的小妖怪。

六、众神的试炼

"啊～奎托斯，斯巴达人，你终于来到这里了么。"烧尸体的小妖怪用及其猥琐的声音说着。

"给我把神殿的大门打开～"我对着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小妖怪用威胁的口气说道。

"我可以给你打开门，但是正如你所看见的，到处都是斯巴达人的尸体，这些人活着的时候和你一样都是勇猛无比的战士，但是现在他们却将永远地在冥河边徘徊，一年又一年，无数的勇士都想要得到潘多拉的魔盒，但是他们进去不一会儿，尸体就被这些会飞的小东西带了出来，而我会把这些尸体丢进火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立刻选择离开这里。但是我知道要想让你这样的人走回头的路是不可能的，我看得到你的决心，祝你好运斯巴达人。"看门人说完就拉动机关，将神殿的大门打开了，我用眼角瞥了一眼这个看门人，就跳下火台，向门里走去。

进入大门后首先迎接我的是月亮女神阿尔提弥斯："奎托斯，你已经拥有了一些神的力量并且能够将它们运用自如，但是显然这些还不够，想要完成使命就必须要有新的、更强大的力量。我现在赐予你阿尔提弥斯之刃，运用它吧，去完成你的挑战和使命，用它来铲除眼前的一切敌人，去吧，奎托斯，以奥林匹斯之名。"

我得到了阿尔提弥斯巨大的神刀，紫色的火焰在利刃上燃烧着，眼前的敌人已经变得非常弱小了，美杜莎一条条地被我斩成几段，来自地狱的杂兵一个个都被我腰斩。阿尔提弥斯之刃比起阿瑞斯的混沌之刃要更为强劲有力。

潘朵拉神殿的妖怪远远要比雅典城的多，神给予的试炼果然是非同凡响，难怪在神殿门口会有那么多的尸体，如果没有雅典娜、阿布罗迪、阿尔提弥斯的帮助，恐怕我也早已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了。

神殿的长廊上都是巨大的蜘蛛网，我穿越了 2 条长廊来到了阿特拉斯的大厅前，我再次看到了一大片斯巴达人的尸体。尽管作为战士出生的我对于这些肢体分离的尸体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但是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大片斯巴达战士的尸体我深深地震撼了一下，我知道我应该对于这些战士的死亡负上全部的责任。十多年前，我是斯巴达最年轻、最勇敢的统帅，直到我遇上野蛮人部落并且与他们战斗。巨大的人数差异使得我们这些以勇敢著称的斯巴达战士占不到一点点的上风，看着一个个同胞被野蛮人砍得支离破碎，我感到一阵阵的悲哀，以至于后来我自己也被野蛮人的首领打倒在地。但是这场战斗如果输了，那么整个斯巴达就将沦为野蛮人的战利品。那个时候为了得到这最终的胜

利，即使出卖灵魂也在所不惜。于是我对着天大喊："阿瑞斯～～～帮助我打败我的敌人，我的生命将无条件属于你。"但是在阿瑞斯降临之后，我那个时候到底变成了怎样的魔鬼，一场战役胜利的代价原来是这样的惨痛……这些斯巴达战士就曾是我部队里对我最忠心的，他们想改变我让我变回正常人而来到这里企图得到潘多拉的魔盒。但是，仅仅凭人类的肉身和人类的力量怎么会成功……

穿过了阿特拉斯的大厅，我来到了波塞冬的神殿外围。天花板上布满了关着士兵的笼子，而神殿入口的文字说明了想要进入波塞冬的神殿就一定要燃烧一个活着的人作为代价。于是我拉动了旁边的扳手，其中的一个笼子掉在了地上。

"噢～感谢神，感谢神派你来救我们出去。快打带笼子，我们可以离开这鬼地方。"笼子里的士兵以为我会放他出去，哼，太天真了。

"神是不会宽恕我们的。"我冷冷地对笼子里的士兵说道。

"嗷，不，快放我出去，你还在等什么。"士兵有些急了。

"哼～"我不屑地哼了一声，把笼子朝机关推去。

"嗷，你一定是疯了，快放我出去，斯巴达人，不，别把我弄到那里去，你这个疯子，不～"士兵歇斯底里地叫着。

我把他推到了一块凸起的石坂上，走到了开启大门的机关前。

"哦，不，别这样，不要，我不要死。"

我拉动了开关，两旁的火焰一齐喷射在这个可怜人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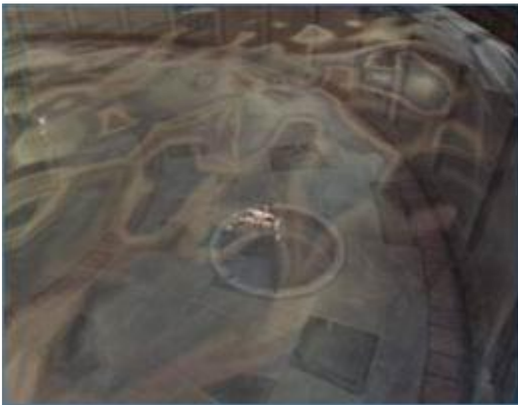
"嗷，不～～～～～～～～"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前方神殿的入口开启了，我的嘴角微微的向上一扬，朝着里面奔去。



巨大的波塞冬石像前就是传说中波塞冬的三叉戟。周围除了我站立的走廊全部都是水，看来想要征服波塞冬神殿我应该先把这三叉戟从水晶石中拔出来。想要把这神器搞到手可真不是件容易得事，我用了吃奶的力气，身上的青筋几乎全部凸了出来才勉强把三叉戟从水晶中拔了出来，接着我就跳

入了旁边的水中。神奇的是我并没有因为长时间没有露出水面呼吸而感觉呼吸困难，反而可以在水中来回自如地游泳，看来这些就是三叉戟的威力了。

迎接我的是一段长距离的游泳，并且在水中充满着各种锐利的东西和呼啸而过的木板，只要一不小心就会永远留在这鬼地方。我来到了一个浅水区，这里看似很平静，但是就在我想要通过的时候，从地底下冒出了许多类似地狱犬的小狗，我没有太在意，这些小狗看上去太弱小了，根本不会成为阻碍我的东西。但是很明显，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后悔没有在一开始就把这些畜生消灭。那几只小狗在一瞬间真的变成了守护地狱的三头犬了，这看上去和先前的小狗根本联系不上，还没等我拿出手中的刀，它们便一股脑儿向我扑来。这些畜生撕咬着我的身体，巨大的疼痛和悲惨的叫声响彻了整个房间。但是在这时候我还不能死，我用头朝压着我正面身体的地狱犬的头撞去，接着对着狗的腹部用膝盖猛地顶了几下，这只狗明显是疼得抽噎了。这是个翻身的好机会，我连忙从地上站起来，在这些狗群中使出了波塞冬的怒吼。顿时，整个世界清净了，眼前的畜生们都已经去见哈迪斯了。我从身上撕下了一块布，将伤口简单地包扎了一下，继续踏上了前进的路。



又是一段长距离的游泳，前方似乎是波塞冬神殿最后的一间房间，我拉动了房间内唯一的机关，巨大的石柱从水里缓缓升起，原来在石柱的下方有入口可以进入，我连忙跳入水中，钻进了这个入口，而石柱也在我钻进入口的同时降了下去。看来我是通过了波塞冬的挑战，因为水的颜色慢慢变成了血红色，出了这根类似升降机的石柱，迎接我的是一座哈迪斯的石像。



哈迪斯的神殿看起来远远要比波塞冬的神殿要阴森，这里是冥界之王的土地。地狱之火在我身边燃烧着，不断涌现的杂兵不断地死在阿尔提弥斯之刃下。我爬上哈迪斯的雕像，扳动了上面的机关，顿时从哈迪斯雕像的双眼中射出了一道金色的光芒，把神殿尽头的房间照的通明，与此同时，许多火球从那间房间的深处滚了出来。我跳下石像，向那件房间奔去，看来在那里又有新的挑战等着我了。

房间里滚出来的火球比我想像的要大许多，我左右来回地躲避着火球，直到我来到房间尽头的那扇门前。又是通过了一条狭长的走廊，我来到了哈迪斯神殿的顶部，通过那些高空平衡木拉动了另一端的机关。一排梯子从高出降了下来，并且神殿内有一扇暗门似乎打开了。我顺着梯子爬了下来，来到了暗门内的房间里。



房间里有一扇巨大的，被锁住的木门，门的另一边似乎有什么东西不断撞击着这扇门，而正对这扇木门的是一个发射火焰弓箭的装置。我跑到了装置边，拉动了扳手，一枚带着火焰的弓箭离弦而出，对面的木门被射碎了。果然，是一头巨大又穿着盔甲的牛在不断撞击着这扇门。从外表看来，这一定是冥界判官米诺斯的儿子------米诺陶。这个房间，原来就是关押米诺陶的地方。

"奎托斯，杀死眼前的敌人，我将给你新的力量。"在房间内响起了冥王哈迪斯的声音。看来，这也是挑战的一部分，我拔出了阿尔提弥斯之刃，指着米诺陶，而米诺陶也朝着我凶狠地吼叫着，这畜生的口水不断滴落在地上，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米诺陶叫嚣着朝我狂奔而来，我用混沌之刃勾住他的双角，一个腾空跃上他的脊背，紧接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拔出背上的阿尔提弥斯之刃对准他的头部砍了下去，但是他似乎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阿尔提弥斯之刃和盔甲中迸发出了耀眼的火星，就在我用手挡住眼睛的时候，米诺陶将我一把从他的背上抓了下来，然后我就感到全身一股闷痛------我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米诺陶想用他的蹄子来踏我，我一个翻滚避开了他的攻击，接着再次用混沌之刃勾住他的双角，这一次我没有跃上他的脊背，而是将混沌之刃往地上猛地一拉，米诺陶防备不及，头部就像我刚才一样，重重地和地板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受到攻击后的他看来有些闷，在原地捂着头不停地摇晃。而我正好趁此机会，爬上了火弓箭发射台，用最快的速度发射出了一支箭，并且不偏不倚地击中了米诺陶。熊熊的烈火加上弓箭的威力，米诺陶身上的盔甲一片片地掉落在地上，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原来米诺陶只是一只骷髅一样的牛怪，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心脏在跳动，当然，我也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我用混沌之刃打断了他的肋骨，趁他疼痛之际，用阿尔提弥斯之刃将他的双脚钉死在地上，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够移动了。我再次爬上了弓箭发射台，拉动了机关，一支离弦箭射中了米诺陶的心脏，将他的身体钉在了墙上。米诺陶的挣扎越来越无力了，吼叫声也渐渐减弱，当他最终垂下脑袋的时候，冥王哈迪斯出现在了我的前方。

"做的很好，奎托斯，你的力量是如此与众不同。你击败了米诺陶，但是这样的力量比起对抗阿瑞斯来还差了少许。现在，我将属于我哈迪斯的冥界死亡的灵魂们赐予你，你可以运用它们来击败接下去的敌人，来接受这个新武器吧。前进，奎托斯，以奥林匹斯之名。"身为冥界之王，哈迪斯说话的口气比起前面几位神来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随着冥王的消失，眼前的路也打开了。

走了很久很久，我来到了一个房间，这里有一个眼睛状的机关，我跑上去拉动了扳手，那只眼睛发出了一束光芒，通过了外面的环形长廊，直射在一尊雕像的额头，看来这就是宙斯的神像了。神像被光芒照射后，从地底下缓缓升起，我知道，我已经通过了海王、冥王的挑战了。我跑到了石像的脚下，用混沌之刃插在了石像上，这样我的身体就能和石像一起离开这里。

七、潘朵拉的魔盒

随着宙斯神像的升起，我再一次看见了天空，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及其陡峭的悬崖群。



我来到了悬崖边，一只蝙蝠怪正在啄食死者的尸体，它看见了我就像看见死神一样拼命叫了起来。我看着这只畜生丑恶的嘴脸，恶恶地说道："看看你这肮脏的东西，我知道你的主人是谁，滚回你主人那里去，去告诉阿瑞斯我已经不再属于他了，告诉他他即将成为我刀下的一个丑恶的灵魂。我会找到潘多拉的魔盒，让战神为我曾经因为他而失去的东西付出代价的，快滚～！"

那只野兽听见了我的威胁逃一般地丢下地上的尸体逃走了。看着这东西的身影，我口中不禁碎碎念道："阿瑞斯，等着瞧，你培养的无敌的战士会回来要了你的命！"

记忆中的噩梦再次被唤醒。那天晚上，我的刀上沾满了亲人的鲜血，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他们全是斯巴达人，而我却对着自己的民族兵戎相见。

"奎托斯，随着你妻子和女儿的死去，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束缚你。"那时候阿瑞斯的嘴脸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惨痛的记忆让我不敢再想下去，眼前还有许多路要走，我来到了悬崖深处，这里看似是一座古墓，里面到处都是尸体，墙壁上还有悬崖的地图，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知道接下去该怎么走了。

穿越了悬崖后的古墓，一条石头的走廊通向一座庞大雄伟的神殿，那里便是潘朵拉魔盒的所在地了，我加快了步伐，踏上了神殿神圣的阶梯……



神殿内部果然是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三座神的雕像高高在上俯视着下面金色的箱子。我走上前去，波塞冬、哈迪斯、宙斯的雕像同时发出了声音：“打开它，奎托斯，好好利用这个武器，以奥林匹斯之名。”

原来潘多拉的魔盒就在这金色的箱子内。我用力拉开了箱子的盖，一道银色的光芒照射出来，等我适应了这强光后才看出，原来是雅典娜。

“奎托斯，干得很好，但是你必须把潘朵拉魔盒带回雅典城，如果没有这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战胜阿瑞斯的。”雅典娜说完，银色的光芒也消失了。我拉动了金色箱子边的拉手，整个平台就犹如升降机一样往下移去。原来，在这座储藏潘多拉魔盒的神殿的最底下，就是潘朵拉神殿的入口。我拉着潘朵拉魔盒，一步步缓慢地朝出口拖去。



就在我快要走出潘朵拉神殿时，一根巨大的雅典城的石柱朝我飞快地飞了过来，还没等我来得及闪躲，石柱已经刺穿了我的腹部，将我钉在了神殿尽头的墙壁上。强烈的痛楚已经让我没有将石柱拔出来的力气，我只感觉到自己的鲜血不断地流向体外，眼睛所看到的景象越来越模糊，但是我依然看得见阿瑞斯派来的蝙蝠怪把我好不容易得到的潘朵拉魔盒夺走了。我绝望了，身体里的血液剩下不多了，妻子和女儿的身影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意识慢慢地褪去，我的四肢慢慢地失去了力量，眼皮在渐渐往下落。终于，我的灵魂在这一刻离开了我的身体，我感到自己在往下坠落，不停地坠落……

八、逃离冥界

也不知道坠落了几天，我终于在身边看见了可以落脚的地方，下方有一个老头子正拉着一根类似

骨头的平台的边缘，哼，这是个好机会，我还不能死，现在还不能去参拜哈迪斯。我看准时机，用混沌之刃勾住了那个老头子的双脚，踩住他的身体往上爬。

"哦，滚开，我不想掉下去。"老头子拼命拉住我的腿。

"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我丝毫不客气地用脚蹬他的身体。

"又是你！！"老头子似乎认识我，我朝他的脸一看，哼哼，真是冤家路窄，这老头子不就是船长么，这次又落在我手中，看来你注定是要死了。

"再见了，船长。"我俯下身对他说了一句话，就用力对着他的头蹬了一脚，这该死的老头子惨叫着落入了底下的血池地狱。

冥界的路看上去像是一根根巨型的骨头，凹凸不平并且狭窄，稍微不留神就会坠入下面的血池。然而这里虽然是哈迪斯掌管的地盘，但是地狱杂兵却始终不断地涌现，看来地狱真是个"好地方"，能够让我大开杀戒，满足我渴望鲜血的嗜好。



行走了一段骨头路，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非常高的高山，上面布满了滚动的刀。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没有什么路可以走，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这座刀山，或许，这些依然是神给我的试炼。

刀山转动的速度比在下面看时要快多了，我刚爬上去就被滚动的刀割到了大腿，我疼得从刀山上摔了下去。从地上站起来后，我尝试着用阿尔提弥斯之刃砍断那些滚动的刀，但是这些看似薄弱的刀原来根根都是硬骨头，受到阿尔提弥斯之刃的攻击居然什么事也没有，看来混沌之刃出场的时候到了。我看准了刀滚动的时机，用混沌之刃勾住了上一层的岩石，一个飞跃就上了上一层刀山。刀山非常的高，想要顺利爬上去确实不容易，但是杀死阿瑞斯的信念一直在我脑中浮现，阿瑞斯不仅仅夺走了我亲人的生命，更是在不久前又把潘朵拉的魔盒从我手里夺走，现在不杀死他已经难解我心头之恨。



爬过刀山后，我的身体已经是遍体鳞伤了。但是等待我的，是希望之路。在我面前掉下来一根绳子，冥界是个极低的世界，一切外界的东西都不可能到达这里，而绳子在这时候掉下来很明显是神想让我离开这里了，我顺着绳子往上爬着。

终于到达了绳子的尽头，我从坑里跳了出来，这里的场景是这样的熟悉。没错了，这里就是我在雅典城遇见那个挖坑老头的地方，而那个老头，正在一旁赞许地朝我笑着。

"奎托斯，我才刚刚挖好这个坑你就已经从下面上来了。"老头子皮笑肉不笑地朝我说着。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对于发生的一切非常吃惊，这个老头就象是命运之神派来的使者，居然对于将来的事了如指掌。

"恩，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是奎托斯，现在你必须快点了，雅典城已经沦为阿瑞斯的战利品，现在需要你来拯救。"老头子故意在回避我的问题。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我仍然想问个明白。

"雅典娜知道怎么挽救人类，去完成你的使命，奎托斯，完成后神会宽恕你之前的所有罪过。"老头子打断我的话。

"等等……"我刚想继续说，但是老头子这时候竟然消失在我的面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有活人会这么人间蒸发。这老头要不是冥界的人就是天界的人，已经没有比这可能性更大的答案了。老头说得对，他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我必须赶快赶到阿瑞斯那里。

穿越了祭祀神殿，我看到之前指引我的祭司倒在血泊中。我跑上前去推了推她："喂，你还活着吧。"

"奎托斯，不，已经太晚了，阿瑞斯征服了雅典，没有希望了，这场战斗阿瑞斯已经胜利了。"祭司看来伤得不轻，但是我可没有时间去为她治疗什么的，我必须赶快赶到阿瑞斯身边。

经过了沙漠、潘多拉神殿、冥界的试炼，接下来就是我期盼了十多年的最战斗了，我已经感觉到自己体内热血沸腾了。我放下了祭司，来到了神殿外，阿瑞斯正在嚣张地对着苍天怒吼。

九、阿瑞斯之死

“宙斯，看看你的儿子做了什么，你把你的万千宠爱都给了雅典娜那个丫头，但是现在她的城市已经沦为我的地盘了。看看我手中的是什么，潘多拉的魔盒也被我得到了，你觉得我用它来征服奥林匹斯怎样？”阿瑞斯嚣张地朝着天上吼着。当他回过头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就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这歇斯底里的表演。

“啊～奎托斯，你果然从冥界逃回了人间。什么都阻止不了你的脚步么？”阿瑞斯轻蔑地对我说着，然后立刻回头再次对着天上咆哮：“这就是你唯一能做的么，父亲？你找了个渺小愚蠢的人类来挑战你的儿子-----战神？”

我趁他发疯之际，用“宙斯之怒”将他吊在手中的潘朵拉的魔盒打了下来，然后立刻冲过去拉开了潘朵拉的魔盒～

1000 年以来，潘朵拉的魔盒终于被一个人类打开了，封印着的各种力量都涌了出来，漂浮在我的周围，我顿时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地膨胀，渐渐地，渐渐地，就已经和阿瑞斯一样大了。我不用在仰视阿瑞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祭司和雅典娜再三要求我找到潘多拉的魔盒了，原来这就是原因，这就是战胜阿瑞斯的关键。

“奎托斯，即使是现在的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你终究是一个人类，就像那天你恳求我打败你的敌人一样。”阿瑞斯不屑的说道。

“我已经不再是那天的我了，你创造出的怪物、无敌的恶魔回来找你了。”我双眼迸发出凶狠的光对着阿瑞斯说。

“看来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怪物，什么是真正的无敌，奎托斯。你最后的命运就是死亡，谁都改变不了。”阿瑞斯说话的同时，他的背上长出了如同蜘蛛一般的六根长刀，原来这就是战神的真面目，不过我依然会杀死他。



阿瑞斯举起手，顿时手上出现了一把战斧，他背上的六根刀一样的刺朝我的身上打过来，我向后翻滚了一下，躲避了这轮攻击，但是没想到这仅仅是阿瑞斯的声东击西，紧接着迎接我的就是那把巨大的战斧。我连忙拔出阿尔提弥斯之刃，挡住了战斧的攻击。我站起身，对准阿瑞斯召唤出了哈迪斯的军团。满天的灵魂围绕着阿瑞斯，不断地侵蚀着战神的身体，而我此时翻滚着来到阿瑞斯身边，使出了波塞冬的怒吼，顷刻间，哈迪斯军团的灵魂们和波塞冬的电击将阿瑞斯打翻在地，我冲

上去，趁着阿瑞斯被冥王军团纠缠的时候拉住了阿瑞斯的头发，将他的头猛地往地上撞，鲜血横飞，阿瑞斯身为一个神已经被人类打得血流满面了。但是阿瑞斯身为战神，也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对付得了，他用背上的刺将我甩了出去，并且将我打入了异次元空间，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面前就是十多年前我杀死自己妻儿的神殿，我一脚踢开大门，果然她们俩还在里面。

〝奎托斯，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什么地方？〞妻子和女儿居然说话了，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但是我知道阿瑞斯想击垮我的内心，让我再次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阿瑞斯，我会保护她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夺走她们，悲剧不会上演第二次！！〞我对着空荡的四周大叫着。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一会儿，从地下，墙壁里出现了我自己的身影，他们就像十多年前的我一样拿着混沌之刃扑向我的家人。我拔出阿尔提弥斯之刃，咆哮着冲向我的影子：〝滚开，你们这些怪物，离我妻儿远点～！！〞手起刀落，一颗颗人头掉落在地上，每一次对我自己的影子出手我自己都会有一股钻心的疼，但是我必须杀死一切威胁我妻儿的东西，我已经失去她们一次，绝对不能失去第二次，阿瑞斯的阴谋不会得逞！一记波塞冬的怒吼，整个神殿坍塌了，我身边自己的影子随着神殿一起消失了，同时，我自己也疼的倒在了地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起来。

〝你看见了么阿瑞斯，我保护了她们，你不可能夺走她们第二次！〞

〝你真以为你守护了她们，那么，现在我就要夺取她们的性命。〞阿瑞斯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而此时，在我手上缠绕了十年的混沌之刃开始脱离我的身体了。双刀在空中来回地飞行，最后对准了我的妻女。

〝不，阿瑞斯～〞我跑上前去，想要阻止即将发生的事，但是只见混沌之刃飞一般的朝我的妻女飞过去。热血喷洒，阵阵惨叫声中，我的亲人就这样第二次被战神夺走了，我瘫坐在地上，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我朝着天用尽全身的力气叫喊着，直到我的喉咙叫哑了。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腾空而起，超越了时空，我已经回到了雅典城和阿瑞斯决战的地方。阿瑞斯奸笑着站在我的面前，他嘲讽我：〝怎样，奎托斯，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过是一个人类，还想要挑战战神？〞

我跪坐在地上，始终不能从刚才发生的一切中摆脱。阿瑞斯走到我边上，举起手中的战斧，对准了我的脖子。

〝奎托斯，站起来，别忘了你该做的事。〞雅典娜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我抬起头，雅典娜的石像就在不远处，石像的手里有着一把金色的剑。我站了起来，朝雅典娜的石像走去，与此同时，阿瑞斯的战斧劈了个空。



我得到了那把剑，对着阿瑞斯一阵猛砍，想要发泄我心中的怒火。阿瑞斯被我疯狂地砍得只有招架的余地，根本没有机会反击。渐渐地，阿瑞斯感到了体力有些接近极限了，战神的动作慢慢变得缓慢，阿瑞斯大口地喘着粗气。而此刻的我心中只有愤怒，仍然拼命地对着阿瑞斯发动攻击。阿瑞斯的动作明显缓慢了，我趁机把剑放在了阿瑞斯脖子前。

"奎托斯...记住...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是我救了你的命。"阿瑞斯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企图向我求绕。

"我不会忘记，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事。"我双眼盯着阿瑞斯说道。从我的眼睛里射出了令人惧怕的目光。

"我...我只想把你变成一个无敌伟大的战士，奎托斯......"阿瑞斯仍然在狡辩。

"那么......你成功了，现在这个无敌伟大的战士将要夺走你的性命。"我说完，就将金色的剑刺入了阿瑞斯的咽喉。阿瑞斯惨叫着，神的血液染红了爱琴海，阿瑞斯倒下了，掀起了巨大的海啸。一个奥林匹斯的主神，死在了一个凡人的手上，得到了该得的报应。我终于为妻子和女儿报了仇。阿瑞斯的肉体化成了一点点发光的碎片，向着天空飘走，我转过身朝着雅典娜的石像走过去。

尾声

"雅典娜，你说过杀死阿瑞斯就会让我忘记过去，从心魔中解脱的。现在，我完成了神给我的任务。"我在石像面前祈求着雅典娜。

"奎托斯，你做的非常好，你击败了阿瑞斯，拯救了整个雅典城，奥林匹斯的神们都非常高兴。但是我只是答应你神会宽恕你过去的罪过，却从来没有说过可以让你从自己的心魔中解脱出来。"雅典娜面无表情的话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

奥林匹斯的众神已经把我抛弃了，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我爬上了全希腊最高的山，十年来我内心所受的悔恨已远远超过自尽的痛苦，雅典娜指引了我杀死了仇敌阿瑞斯，但是却没有能够指引我从心魔中走向光明。错手杀死我妻子和女儿是我这辈子永远都无法抹去的罪恶，现在只有死亡或许能够给予我宽恕、给予我解脱。

我闭上眼睛，向着悬崖迈进了一步，随着我的踏空，身体变从这座全希腊最高的山上坠落了。任凭凌冽刺骨的寒风如利刃般割着我的皮肤，任凭巨大的气流从我的脸颊逆流而上，让我几乎窒息，现在我想要的，就是解脱。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当我落入水中后，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地上升。

"奎托斯，神说过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站在自己一边的人类，你决不能死。阿瑞斯死后，奥林匹斯神的席位有了空缺。去吧，奎托斯，带着这把雅典娜之刃，到达奥林匹斯的山顶，你将成为新的战神。"原来是雅典娜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我的命运原来还没有结束，奥林匹斯山上或许又有新的挑战和试炼。神，原来早就知道了一切、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雅典娜把我带到了奥林匹斯山顶，我走进了前战神阿瑞斯的房间，在战神宝座的两旁有两座铜像。一座是米诺陶，另一座是阿瑞斯。我走到铜像前，上下打量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道："哼，阿瑞斯、米诺陶，属于你们的时代结束了。"我用雅典娜之刃将两座铜像打得粉碎，用刀在阿瑞斯的名字上划了几下。属于我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我缓缓走上战神宝座的阶梯，坐在了原本属于阿瑞斯的宝座上，属于我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秒速 5 厘米 AFTER 花苗篇 星空下的约定

hjpotter

本文为原创同人剧本。
献给所有喜欢花苗的朋友。
当她从朝阳照射下的冲浪板上站起来的那一刹那，很多人就喜欢上了这个坚强的女孩。
在写完明里篇以后，也想试着写写有关花苗的故事，希望不要受到更多的非议啊（笑），花苗的 FANS 可是很多的。

人必须要不断往前走。
所以，人不能畏惧改变，即使改变会伤害到自己。
但是，往前走的方法不止有一种。
就在心与记忆即将沸腾的瞬间，小田急线的特快列车挡住了我的视野。
缓缓落下的樱花花瓣，如同记忆的碎片一样，唤醒了我身体里沉睡多年的感觉。
「是樱花飘落的速度哟。秒速五厘米。」
如果两个人的心以秒速 5 厘米的速度远离，那么在 14 年后的今天，两颗心的距离，就如同北极和南极那般遥远。
她，会是那个人吗？如果是的话，这已经是个相当的奇迹了。
当电车过去的时候，我应该如何选择？

1. 等这列电车开过之后就向前走
2. 把握住自己能把握的东西。

等这列电车开过之后就向前走
我轻轻抬起头，看着那无比湛蓝清澈仿佛快要融化的天空，让我的大脑变为一片空白。
随后我毫不犹豫的迈开了步子。
对明里的记忆，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但是，沉浸于过去的幻想中，只会让人止步不前。
我需要向前走，哪怕这会破坏我过去所拥有的一切。
后面有着呼唤我名字的轻微声音，但是我没有回头，而是愈发坚定的向前走去，漫天的樱色花瓣无声飘落，地面也全都被樱花覆盖染成一片淡淡的白色。
前方迎接我的，将是崭新的生活。

贵树「呼，好热啊」
刚下电车，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股久违的夏天的气息。头顶上火红的骄阳肆无忌惮的把自己的热量辐射到大地上，柏油马路软绵绵的，甚至能让人在上面留下足迹，不知疲倦的蝉大声鸣唱着，让人们的心情无比烦躁。
又闷又热的我低头看着自己身上崭新的西装，郁闷地继续沿着海边的步行道走着。
几个月前从原来公司辞职的我，刚刚接到了新单位的面试通知，但是能接到日本太空局的邀请，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
小女孩「一蹴君，快点啊」
小男孩「等等我，小翼」
一群嬉闹着的孩子快速从沙滩上跑过，我不禁扭头望去。
在我面前的，就是久违了的大海，天空和海面一样湛蓝，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一道一道泛着白沫的浪向着沙滩涌来，一阵阵微风吹拂着整个海岸，让人心旷神怡。
我的心情一下子变的明快，情不自禁的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
向着天空与海洋相接的地方远眺。

一道道湛蓝的波涛，向着岸边飞快地涌来。
在浪的顶端，站着一个女子。
她以优美的姿势驾驭着海浪，身体随风伸展，任由冲浪板在波涛中穿梭，仿佛能将整个世界收入眼底。
CG01-浪的顶端
我的目光不禁被她所吸引。
白色的浪翻滚着，逐渐消失，那张久违的脸，是那么熟悉。
心与记忆沸腾的瞬间。
我应该怎么做
1. 走开，还是应聘要紧（你去死！）
2. 大声叫出她的名字

大声叫出她的名字
贵树「澄田！」
我不顾一切的向着海面跑去，周围的人都用吃惊的眼神望着我。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叫着她的名字。
海浪将她缓缓推近，近到我能看清她睫毛上的水珠。
她忽闪着迷惑的大眼睛，但是在看到我的那一刹那，从她的眼中射出了五彩的光芒。
两个人的记忆沸腾起来。
清晨的弓道场，黄昏的乡间小路，星空下寂静的高台，偏僻的小卖店，将天空分割的火箭，无数险些表白的瞬间，以及分别时坚强的笑容。
花苗「我一直都喜欢远野。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当时勇敢说出那句话的花苗，是何等的美丽。
现在，她就站在我的面前。
花苗「真的是远野君吗」
我微笑的点了点头。
在分别后 10 年的今天，我们再次相遇。
这时，我感觉到了身上一阵冰凉。

一小时后
花苗「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
她害羞地吐着舌头。
我的西装，已经完全被海水浸湿了，面试八成也泡汤了。
我努力让自己一片混乱的大脑平静下来。
花苗「那个，能够再次与远野见面，真的很高兴，所以有点激动。」
那也用不着浑身是海水就扑到我身上把，我刚想这样吐槽，但舌头有点不听使唤。
贵树「那个，我也非常高兴啦」
我朝他浅浅的一笑
充满活力的女店员飞奔而来。
店员「欢迎光临，两位！PEACE！」
说完她摆出表示和平的 V 字手势。
花苗丝毫没有犹豫。
花苗「酸奶」
她飞快地决定，然后等待着我的决定。
我也不甘示弱，立刻选择了美味牌咖啡。
花苗「远野同学还是喜欢咖啡啊」
她的手无意识的摆弄着手机链。
贵树「你还不是一样，好像酸奶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贵树「不过说起来，你选择的速度比以前快多了」
话说回来，我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花苗喜欢的饮料的呢？我又偷偷看了一眼这个当年我不能去关注的女孩。
现在的她，也和以前一样漂亮，或许更漂亮了。

乌黑的长发自然的垂下来，散发出阵阵大海的清香，阳光打磨出来的古铜色健康肤色，明亮而坚定的眼睛，再加上无论何时都自信的微笑。这和我印象中过去那个羞涩的花苗不太一样，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并不讨厌现在的花苗。
花苗「话说回来，远野为什么会来这儿呢,，难道是来度假的？」
贵树「不是啦，我一直一个人住，所以也没有度假的习惯」
贵树「我其实是来找工作的。。。。。」
我的心紧绷了起来。
贵树「完了。。。。约好是两点的，肯定泡汤了」
花苗「是吗？你去哪家公司面试啊，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啊」
贵树「日本太空局」

夏日的阳光还是和往常一样毒辣，身上的海水已经蒸发，而且流了很多汗，残留的盐分让我的身体愈发难受。
花苗只顾着拉着我走，我也不便多问，只能任由她控制我的步伐。
我们来到了一处很华丽的建筑群前。
花苗「到了，进去吧」
面前庞大的招牌上写着「日本太空局」几个字。
花苗笑着跟门卫打了个招呼后，径直拉着我往里走。
门卫看着我们，轻轻地点了点头。
贵树「难道你认识这里的人？」
花苗神秘地一笑。
花苗「嘻嘻，或许很熟也说不定哦」
当我们进入前面的大楼时，一个白发老头以迅雷不及掩而之势冲到我们面前。
老人「小花苗，你竟然又偷跑出去了，现在可是上天的关键时候啊，你是想气死我吗？」
说完老头就注意到了被花苗紧紧拉住的我。
花苗「对不起啦，大木博士，只是稍稍冲一下浪啦，天天训练都要累死啦。对了，我的朋友，远野君找你有事哦，你们两个慢慢聊把」
说完花苗向我作了个鬼脸，一溜烟的跑进了旁边的走廊。
我尴尬地看着面前的大木博士。
大木「难不成你就是远野君」
我望着大木博士的眼睛，点了点头。
大木「哼，还真是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啊，算了，八成也不是你的错，跟我来把」
我战战兢兢的跟着大木博士走进了一件大的夸张的办公室，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里面的陈设相当简单，基本上没有什么奢华的东西，反而是入小山一般堆积的书随处可见。
贵树「那个，请问一下，澄田她到底是做什么的？」
说起来，我还没问花苗的职业。
大木「什么，你们不会是第一次见面把，她就是这里的宇航员啊，过几天就要乘着我亲自设计的「信长一号」上天了，呵呵，到时候一定要全世界的人好好看看我的宝贝飞船」
我吃了一惊，那个羞涩的花苗，居然成为了宇航员。
随后的时间里，一边和大木博士一边闲扯，一边糊里糊涂的成为了太空局的一名程序员，我能应聘成功的原因，似乎是太空局发现了我在原公司与太空局合作的一个项目上表现出的潜力，在我辞职后，原公司与我闹矛盾的组长就向太空局推荐了我。
一边在心里默默感谢原组长，我结束了面试，向着大门走去，真是疲劳的一天啊。
然后我发现了从大门的柱子后面探出头小心翼翼看着我的花苗，当她发现我的目光时，吐着舌头不好意思地从柱子后钻了出来。
花苗「那个，远野君。。。」
我抢先说道。
贵树「一起回去把，如果顺路的话」
贵树「前辈有照顾新同事的义务把」
花苗略带羞涩但又很可爱的笑容，消除了我身上的疲累。

我们一起向着海边的步行道走去。

花苗「梦
又是这个梦
缓缓流逝的晚霞
被染成金黄的世界
象天边的云的颜色般羞涩的少女
身边默默走着的少年
划破天际将天空分割为光与影两个世界的火箭
以及，那永远不会停止的思念
从梦中惊醒的我，缓缓披上一件晨衣。
从在机场与远野同学告别，并吐露心声的那一刻，我就决定要赶上他那永远望向远方的目光。
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好，我默默对自己说。
重新回到学校的我，不顾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拼尽自己的全力，考上了那所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航空大学。
我希望，当我飞上天的时候，远野同学会看着我所在的天空。
临行前，姐姐温柔地抱住了我，然后对我说
「现在，是属于你自己的故事了」
我自己的故事会怎样，我也不清楚。
或许在他的世界中，我永远不会成为主角。
但是，我会一直带着对远野同学的喜欢之情，变得更成熟坚强，然后总有一天，能够正视他温柔的目光。
带着对远野的思念之情，我再次进入了梦乡」

在太空局工作了几个星期，我对这儿的生活也熟悉了。
下班的时候，偶尔能遇到澄田。
贵树「咦，澄田，现在才回去啊」
在拐角处遇见了在路上徘徊的澄田。
澄田「嗯......远野同学也是才回去？明天就要上天了，所以稍微晚了点」
贵树「是啊，那就一起回去吧」
贵树「明天，要加油啊」
花苗「嗯」
也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总是这样奇妙的相遇，然后一起踏上回家的路。
我们在海滨的步行道上并肩走着。
清爽的海风一阵阵吹来，空气中弥漫着大海的气息。
清澈而明亮的月光洒遍大地，即使没有路灯，也能很清楚地看见脚下的路。
在我身边的花苗看起来很高兴，走路的样子也轻快了许多。
我们来到了一家附近的便利店。
店中正放着正流行的 J-POP，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美味牌咖啡，花苗也以同样的速度抓起了酸奶，仿佛竞赛一样冲向收银台。
贵树「好快啊，」
花苗「嘻嘻，远野君也是一样啊」
我们一边小口啜饮着纸杯中的饮料，一边漫步走着。
花苗「那个，远野君，能借我点时间吗？」
我扭过头看着她，微红的面颊带有些许羞涩。
花苗「有个很好的地方，想让远野君看一下」

贵树「哇」
我忍不住高声叫起来。
久违的灿烂星海，红色、绿色、黄色，各种色彩的恒星闪耀着，层叠的云朵间，绚丽的银河如光柱般横贯整个夜空。

CG02-星空
我们沐浴在这神奇的光芒下,吹过的风带着绿草的清香，轻拂着我们的面颊。
城市灿烂的万家灯火与星光交相呼应，真是个美丽的夜晚。
这里，是离海边不远的一座破旧的教堂，从这里看天空，有着绝好的视野。
我扭过头来，看着身边的花苗。
皎洁的月光从层叠的云朵中穿过，照射在花苗的脸上，使得花苗平静的笑容变得更加美妙，我呆呆地看着她。
花苗察觉到了我的视线，我急忙不好意思的别过了头。
劲吹的风让我逐渐恢复平静。
贵树「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啊，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美丽的星海了」
花苗「我很喜欢这里，这里能让我感到平静，也能让我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是指?
我不禁问出了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贵树「澄田为什么要做宇航员呢？」
花苗「可能。。。是为了让远野君看到把」
层叠的云朵逐渐堆积起来，遮住了月亮，让世界变得有点黯淡。
花苗站起身来，向着远方眺望。
花苗「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远野」
花苗「远野，真的对我很温柔」
花苗「我不顾一切地，想让远野的眼中出现我的身影，哪怕一次也好」
花苗「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远野，总是看着更远的地方，我们都仰望着同一片星空，却看着不同的地方」
花苗「我清楚的知道，远野不可能喜欢上我，但是，我还是一直，无可救药的，喜欢着你」
花苗「我，真是个傻瓜呢」
天上的云越来越密集了，挡住了灿烂的繁星，周围的空气变得潮湿而沉闷。
花苗「我会当上宇航员，也是希望远野在望着天空的时候，能看到我的身影」
花苗「那样，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中了呢」
风儿吹过，吹动我的头发和衣服，摇曳着我的心。
我，早就知道了这个少女的心思。
但是我，没法作出回应。
因为我，一直在看着其他的地方，哪怕那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
我的内心，一直在强烈的拒绝她。
虽然，我已经从对明里的思念中摆脱了出来。
但是，现在的我，没有喜欢花苗的资格。
我只能用尽量温柔的眼光，看着她。
贵树「对不起，澄田」
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花苗「远野，真的好温柔啊」
话音刚落，滚烫的热泪从花苗眼中盈眶而出，天空也恰到好处地响起一声惊雷。
紧接着，倾盆的暴雨就从天而降，打湿了我的身体，更打湿了我的灵魂。
看着花苗娇小的身体，我愈发的难受。
1. 紧紧地抱住她
2. 走开（BAD ENDING）

紧紧的抱住她。
CG03-说不出的思念
花苗「远野，为。。。为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紧紧的抱着她。
雨滴从天空中落下，透过衣服流淌在肌肤上。
冰冷的雨水流过肌肤，让我因寒意而不停颤抖。

然而我的臂弯，正拥抱着花苗温暖而灼热的灵魂。
温柔游走在冻僵的身体里，抚慰着心灵的伤痛。
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小于 5 厘米，但是我，依然说不出该说的话。
在我怀里的花苗，似乎也明白了这一点，她的肩膀微微颤抖。
花苗「远野，拜托你了，请你。。。不要再对我这么温柔」
花苗静静地啜泣，我已经沸腾的血液也渐渐冷却下来。
慢慢地，我的手松开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冰凉的雨水，将我的身体冻结。
我能做的，难道只是加深花苗的痛苦吗？
贵树「对不起。。。」
我几乎要把嘴唇咬出了血，但是只能说出这句话。
花苗「有的时候，最温柔的话语，却会伤人最深」
花苗「所以，请不要再这样温柔的对我了」
花苗「再见，远野君」
她微笑着说出了这句话，然后扭过头，飞快地跑走了。
我的脚像是冻结在地面上，无法移动。
只有用目光，追逐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我一个人昏昏沉沉的走在路上，任凭雨水恣意地洗刷我的身体。
湿透的衣服，仿佛是囚禁我身体的镣铐。
我一直以来走的，是一段孤独到无法想象的旅程，在真正的黑暗中独自前行，就连一个氢原子也很难碰到。
我，没有去追逐幸福的权利。
还是说，我只是欠缺去追逐幸福的，一点勇气。
或许我欠缺的，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勇气。
无数的人，只是因为欠缺这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勇气，错过了应有的幸福。
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吗？
我回到家中，躺在床上，丝毫不在意自己湿漉漉的身体。
耳边...只剩下持续不断的大雨的令人痛苦的声音...
只剩下胸中、随着心跳而来的痛楚。

花苗「一直以来，都做着相同的梦。
依旧是一如往常。
一直、一直地，
重复着相同的景色。
但今天的梦，似乎与往常不同
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下，那个熟悉的身影走来
梦中那个熟悉的身影，向我吐露了他的心声。
在这一刻，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梦，始终是梦。
现实，永远是现实。
在醒来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心中巨大的失落。
或许哭过后会好受一些，我对自己说。
或许我永远也没法赶上远野的目光。
我甚至，从没有接到过他的短信。
但是，我希望在我飞上天的时候，远野的目光，能有一刻注视到我，哪怕一刻也好。
即使我们并不能在一起，但是，即使这样，我也一定会，无可救药地喜欢着远野，不管是明天、后天以及将来。
我含着泪水，进入了梦乡。
明天，就是上天的日子。」

贵树「啊，头好疼啊」
我一边捂着还昏昏沉沉的脑袋一边爬起身来，扭
飞船，应该已经顺利发射了把。头看了看表。
我打开电视，电视台的女主播正用甜美的声音报告发射的情况。
女主播「。。。。现在，信长 1 号正顺利的进入轨道，发射一切成功。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第一位女宇航员的情况。。。。」
飞船发射的情况似乎一切顺利，花苗，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坚强许多。
我刚想去冰箱里拿一片吐司做早餐，电视上就传来了花苗的情况。
女主播「NASDA\宇宙开发事业集团这次与太空局合作发射的飞船，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回收一颗通信卫星，但是因为紧急情况，回收卫星的器械出了故障」
女主播「因为时间紧迫，决定采用人工方式来回收卫星，美国已有过先例，这次将担任回收任务的，就是本国第一位女宇航员-澄田花苗」
我的心脏，突然以平常数倍的速度跳动。
屏幕上出现了花苗的脸。
比起平常的花苗，此刻的她，似乎显得异常的紧张。
她要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
而我，却在不停的逃避。

1. 勇敢的说出自己的心意
2.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BAD ENDING）

BAD ENDING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对自己这样说。
我们生命的轨迹，注定不会重合，所以我，不应该再去关心花苗的事情。
我缓缓走到窗边。
窗外的樱花，早已谢掉。

1 个星期后
花苗与信长 1 号，再也没有回来。
在起飞当天，花苗进行卫星回收作业的同时，一艘来自克克星的飞船，将花苗与信长 1 号带走了。
虽然非常荒谬，但这确实是真实的事情。
据说原因是---花苗，来自寂静岭。
FIN
勇敢的说出自己的心意
花苗现在，需要我。
这不是她一个人可以承担的重任。
如果我真的喜欢她的话，就不能逃避。
如果这一刻我不做些什么的话，一定会后悔。
我下定了决心，冲出了家门。
向着花苗所在的天空，狂奔不止。
盛夏的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热。
与昨天的雨截然不同，太阳散发出足以烤化地球的热量。
但现在的我，已不会有一丝犹豫。
我在软绵绵的路面上不停地奔跑，面前的路，仿佛也宽广了许多。
大地的热量不停地蒸发着我体内的水分，让我的肺更加刺疼。
但我绝不会停止脚步。
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低下头喘着粗气。
至少要让花苗，明白我的心意。
只要一点也好，我想让花苗至少得到一点幸福。
我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太空局的大楼。

我粗暴地推开了中央控制室门前的守卫，一头撞进了房间里。
包括大木博士在内的人们惊讶地看着我。
大木「远野君，你怎么会来」
大木「现在正是作业进行的关键时候，请不要捣乱」
我努力从地上撑起自己的身体，向着通讯设备大声叫道
贵树「花苗！」
贵树「花苗，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我声嘶力竭的大声喊叫着，至少，要让她听见我的声音。
面前的大屏幕上，正全神贯注进行回收作业的花苗，身体突然颤动了一下。
贵树「我在看着你，一直在看着你所在的天空」
贵树「我喜欢你，花苗」
我，终于可以正视自己的灵魂。
随着心意的吐露，我感到身体里停止多时的巨大齿轮正在徐徐的重新转动。
我，找回了失去的时间，即使付出了无数的代价。
花苗虽然穿着宇航服，但是面罩下的脸，却渗出了细细的泪流。
下一刻，卫星就紧紧地被她抓在手上。
CG04-羁绊
响亮的欢呼声响彻整个控制室，不，整个国度，整个世界都为止撼动。
电视上的女主播激动地大喊「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而我的目光，却只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
即使两个人的距离犹如地球与太空那般遥远，但是紧紧靠在一起的心，也不会远离半分。
更何况，飞船正以每小时 5000 公里的速度，向地球飞快地驶来。

GOOD ENDING
几天后
我们并肩坐在家乡的神社山岗上。
一切的开始，与结束的地方。
放眼望去是浩瀚的星海，织女星、牛郎星、天津四，各式各样的星座都清晰可见。
吹拂着甘蔗叶的风，孕育着些许凉爽的感觉，天空感觉升高了一些，云朵的边缘变得柔和了。
黎明即将来到。
久远的记忆变得如此鲜活。
但是与当时不同的是，
现在，在我身边坐着的，是我喜欢的女孩子
从今以后的岁月，我们也将一起度过。
我从口袋中拿出手机，坐在我身边的女孩不解的看着我。
我静静的按下了发信键。
这时响起了一阵悦耳的音乐声，女孩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机，随即抬起头来，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
我微笑着对她说。
贵树「这是，只发给你一个人的短信」
话还没说完，我就感受到了肩头温柔的冲击。
花苗紧紧抱住了我。
CG05-2 个人的约定
就在此刻，火红的朝阳从地平线的远端冉冉升起，海上的一道道白色浪花闪闪发光，整个世界沐浴在光的海洋中。
天空刹那间变得蔚蓝，星辰还未褪去的天空，闪烁着绮丽的色彩。
这，就是两个人一起看到的天空吗？
世界，原来如此美丽。
我们，在这光中紧紧相拥。
FIN
ED:

星空下的约定
漆黑的天空，孤独的晚风 LONELY WIND
望向遥远的星空
一个人的旅途，注定不会轻松
金黄的沙滩，遥远的彼岸 FURTHER DISTANCE
白色的浪花顶端
交错的心意 达不到的视线

在星空下相遇的我们
望向不同的方向
说不出的心意，只能埋藏在胸膛
梦中的场景，永远不会淡忘

在无尽的星空下，望着同一颗星
与你在同一个星球上出生 多么令人高兴
没有收信人的短信，没有终点的回忆
Don`t stop my heart
即使未来如此残酷，也能勇敢作出回应

蔚蓝的海面 黄昏的校园 SWEETY NOTE
天边火红的晚霞
两个人的宇宙 被银河割断
夏日的风景 虚幻的梦境 HONEY DREAM
冉冉升起的朝阳
全世界的光芒 与两人重叠的身影

在星空下邂逅的我们
分享彼此的心跳
不同的轨迹，掩饰不住害羞的微笑
向着看不见的远方，一起跨过命运的长桥

在无尽的星空下，望着同一颗星
与你在同一个星球上出生 多么令人高兴
没有收信人的短信，没有终点的回忆
Don`t stop my heart
即使未来如此残酷，也能勇敢作出回应

在无尽的星空下，许下同一个约定
两个人在一起，未来也能清晰可见
只发给你的短信 两人永恒的羁绊
Melody belongs to us
属于我们的清晨 变得如此宁静

后记：花苗在新海诚老师原作中的戏份，丝毫不比明里少，写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压力（笑）
我是想把花苗的性格，描写成比起 10 年前更成熟的，现在这样应该也很可爱把。
有关在飞船上捉卫星的部分，好像写的有点夸张，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处理方式，但是不是让花苗显得有些太伟大了呢。。。
至于 BAD ENDING，不喜欢的就无视把，第一次写多结局，还掌握不好。
给这首 ED 的歌词押韵真的很费功夫。。。不会谱曲，有时间就学学把,写歌真的很难囧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永远也不会褪色。
大家的支持和批评就是我的动力。

秒速 5 厘米 AFTER AS1 雪樱

hjpotter

秒速 5 厘米 AFTER 的第三篇同人作品登场了~~，本篇主要对电影没有明确说明的部分进行了补完，讲述明里与贵树分别后的故事。

这是个象往常一样清新的清晨。
冉冉升起的朝阳将整个世界照射得光彩夺目，每个角落都充斥着灿烂的光芒。
空旷的车站上，只有明里与贵树两个人，不安，紧张，两人紧紧咬住嘴唇，说不出话来。
「贵树君，从今以后也一定没问题的，一定！」



明里用尽全身的力气，打破了沉默，勉强从嘴唇里挤出了这几个字。
朝阳照射下的粼粼湖面，反射出金色的光芒，将明里的美丽衬托的更加夺目，但是苍白的脸庞，却失去了平时的血色。
明里轻轻把手放在车窗上，随着一声尖锐的鸟叫，电车开始缓缓移动，两人的手，在一瞬间的重合之后，向着相反的方向离去。
下一瞬间，疾驰的列车就带走了贵树的身影。
明里静静地凝视着列车远去的方向，列车就象一条长蛇一样在雪白的山峦之间盘旋，渐渐变成了细小的黑点，直到彻底看不见，驶向未知的远方。
而耳边，还不断回响着贵树最后喊出的话。
「明里你也要保重！我会给你写信的！也会打电话！」
口袋里的紧紧攥着的信，已经被手心的汗浸的透湿，工整而秀丽的字迹也随着信纸的潮湿而变得模糊，信中饱含的思念也随之蔓延。
「还是没能把信交给他啊，我真是个笨女人啊」
明里在心里默默说道。
昨天的雪，恐怕是明里自出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雪，原野全部被昏暗的白雪覆盖，窗外的暴风不断发出令人绝望的呜咽，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回去了，但是明里的心里，却一点也没有焦躁的感觉，反而，小小的希望随着足以令人窒息的幸福等待不断发展壮大。
因为，心里总有种声音一直在说：贵树君一定会来。
在等待贵树的漫长期间，明里一边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一边写下了这封包含着无比沉重的思念的信，就好像是在播撒希望的种子。虽然没能最后交给他，但是
「不管贵树将来会走多远，走到什么地方，哪怕是走到世界的尽头，我一定还会继续喜欢你」
明里轻轻从口袋里取出信，用两只手紧紧握着，反复地念着信的最后一句话，温热的眼泪，已悄悄从面

颊流下。
「在我们两个人的面前，横亘着对于我们来说过于巨大的人生以及茫然的时间」
想到这里，明里的心脏突然感受到一种无法名状的痛疼，仿佛一直堆积的感情突然爆发出来一样，眼泪不自觉的大量涌出，沾湿了明里洁白的衣领。
明里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她失声痛哭，
冬日的朝阳，虽然并不灿烂，但总是用尽全身的力量，提供给人们一点小小的温暖。
「以后，又是一个人了，真的好孤独啊」
走在上学路上的明里默默想着。
不知不觉中，又走到了昨天的樱花树处，明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面前仿佛出现了贵树挺拔的身影。
明里轻轻用手指触碰嘴唇，上面还停留着当时温柔的感觉。
当时贵树嘴唇的柔软与温暖，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
第一次感受到贵树君灼热的灵魂，那是仿佛能包容整个世界一样的温暖的灵魂。
这种无比温暖仿佛两颗心融化在一起的感觉，是终生难忘的记忆。
「以后一定也一样」
明里安慰着自己。
「这绝不会是永别，我一定会再次与贵树君见面的，到时候，我一定会变得更成熟，成为一个能配得上贵树君的女孩子」
「因为，贵树君一定没问题的」
想到这里，明里不由得害羞的笑了，刚才的悲伤情绪虽然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心中油然生出的小小希望，却令明里感到一丝暖意。
突然，一粒冰凉的东西降到了明里还微热的面颊上，明里不由得抬起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
周围的一切景色都仿佛停止了一样，唯一舞动的，就只有那些白色的精灵。
是雪。
一个个洁白的精灵,唱着欢快的歌曲从天而降，为世人带来安详与欢乐。
明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呆呆的看着这个纯白色的世界，仿佛一切都变得朦胧，唯一真实的只有眼前参天的樱花树。
雪花穿过交错的树枝无声地飘落下来。
依然是秒速 5 厘米。
「好奇妙的樱花」
明里惊讶的叫起来，不顾周围人们惊讶的眼光。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永远也不会变化。
被纷纷扬扬落下的雪花包围的明里，轻轻低下头，缓缓地向着樱花树许下了愿望。
「希望能与贵树君一直在一起」
即使知道希望如此渺茫，但是还是要如此的希望着，希望奇迹的发生。
「因为彼此喜欢着的两人，心绝不会远离一厘米」
虽然街上的行人因下雪而带来的寒冷都纷纷加快脚步，风也突然开始怒号，无情的从人们身上夺走一切热量，但是明里瘦削的身体，却因充满着希望，而无比温暖。
下一秒钟，明里就随着学校的预备铃声飞快的跑起来了，穿着白色外套穿过雪花的明里，仿佛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了一体，飞速踏过白茫茫的路面。踏着积雪的柔软的声音，如同一首温柔的小夜曲，回荡在明里耳边。
「以后，一定也没问题的」
「因为他是贵树君啊」
如此坚信着的明里，一步一步的，踏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的道路。

转眼之间，又到了属于樱花的季节。天空碧蓝如洗，白云轻飘飘的在空中游荡，随着争相飘舞的樱花瓣的落下，人们的焦躁情绪也达到了高潮。



「对不起，请让一下」
「啊，抱歉啊，不小心踩到你了」
「就不能注意一点吗」
明里费力地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手擦着头上的汗，整理着凌乱的头发，踮着脚努力探着头望着分班的结果。
「あ。。。。え。。。啊，还是 B 班啊」
硕大的布告上，2 年 B 班的一栏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缓缓飘落的樱花瓣悄悄落在人们的肩上，背上，睫毛上，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些。
周围的人群，有的欢呼雀跃，如同中了大奖一样高兴。有的叹息，仿佛遭受了世界上最痛苦的失败。还有几个女孩子抱在一起痛哭，泪水将她们的衣襟沾的精湿。明里缓缓转过身，想快点离开这紧张的氛围，但是不小心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一屁股坐在樱花瓣铺成的粉红色地毯上。
「好疼啊」
明里一边抱怨，一边站起身来，周围的樱花瓣受到震动，散发出一阵阵幽香。
就在这时，一只男生的温柔的手伸了出来，随即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
「对不起了」
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上带有一丝腼腆，目光却没有一丝迷离。
明里红着脸把手放在他的手上，男孩轻轻将明里拉起，直视着明里明亮的眼睛。
「真的是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他身子前屈，微微掬了一躬。
明里急忙摆着手，羞涩地回答道
「啊，那个，我也有责任，你不用自责啊，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虽然有点突然，但是，能问一下你是那个班的吗」
「呃，3 年 B 班」
「真的吗？那以后请多多关照了，我们同班哦」
「不，我才要请你多多关照呢」
「筱原明里」
「涓川健一」
互相掬了一躬，看起来有些滑稽的两人，同时呆呆的看着对方，然后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起来，响亮的笑声响彻整个校园。
一阵轻快的风吹来，女生们拼命按住自己的裙子，而粉红色的樱花花瓣也随风飘落，伴随着欢快的笑声，将这个喧嚣的世界染成了梦幻般的颜色。
时间随着这幅梦一样的画卷的展开缓缓流逝。

「明里！啊，好像又大了啊，真的好不甘心啊，你到底一天喝多少牛奶啊」
只穿着体操服的明里感受到了胸前异样的触感，红着脸转过头来，面前是同班同学兼篮球队队友健原燕。
燕一脸严肃地叫道
「明里，一个人偷偷的变大可是违背友情的哦」
明里急忙采取行动，拼命捂住燕的嘴不让她发出声来。
「求求你了，别说那么大声啊，男生都听到了」
周围打闹着的几个男生脸瞬间变红了，其中也包括健一。

接触到健一目光的明里脸上突然象发烧一样通红。
燕努力挣脱开明里的手，从后面紧紧抱住明里。
「脸红了啊，好害羞啊，明里」
「才。。。才没有呢，我只是跑步有点累罢了」
明里捂着发烫的脸，努力逃出了燕的魔掌，冲向教室，但是又差一点被路边的石阶绊倒，被赶上来的燕再次紧紧抓住。
「哈哈，这次逃不掉了把，最好要老实交代哦」
明里躲在燕的背后偷偷望着喧闹的男生们，本来悸动的心突然生出一丝不安，随即不安的情绪逐渐扩散到全身，明里的表情顿时黯淡了起来。
「贵树君，能收到我的信吗？」


明里不自觉的想到，早上迎着朝阳寄出的那封还带着体温的信。
那薄薄的粉色信封，真的能不远万里，将人们的思念传达吗？
「前略，贵树君收
你好吗？春天已经到了，这里的樱花还是与往年一样漂亮，飘落的樱花瓣就象雪一样，而且，樱花飘落的速度，还是秒速 5 厘米哦。
刚到了新的环境中，一定很难适应把？何况是种子岛那么远的地方，旅途一定很辛苦把。不知道种子岛的樱花开了没有，希望贵树君看到盛开的樱花树时，不会感到寂寞，一定要努力交到新朋友啊！但是我知道贵树君一定没问题的。
分班的结果刚出来，我与篮球部的队友燕分到了一班哦。篮球部的训练真的很辛苦，这封信也是我在晨练途中的电车上写的，贵树君到了新的学校里，有没有参加新的社团活动呢？
听说种子岛的海非常漂亮，我也很想去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一天能实现这个愿望呢。我想贵树君能理解这种感觉把，因为贵树君是最了解我的人。
电车马上就到站了，先写这么多把，希望贵树君能尽快给我回信，我每天都会打扫好信箱，等待着贵树君的信。
祝 身体健康
明里
」

时间飞快地流逝，转眼之间，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就到来了。
天边的云仿佛被烤化的铁一样，被阳光照射成耀眼的红色，而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木则泛着清新的绿色。
盂兰盆节快要到了，弥漫的暑气足以让任何一个行人喘不过气来，知了拼命地无休止地鸣叫，让人们的心情无比烦躁。
夕阳西斜，明里一个人孤独的行走在小路上，被余晖拉长的影子显得无比孤单，被汗浸湿的水手服紧紧粘在身上，又热又难受。
三个月过去了，贵树回信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信的长度也越来越短。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收到贵树的信了。
无论是梅雨季节的清晨，还是放学后的傍晚，明里每天经过信箱时，都会充满希望的打开信箱，然后又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
经过信箱时，明里依然满怀希望的望向信箱中，但是这次也不例外。


[今天一定会来把。。。。。。。哎，还是没有啊]
家里的信箱，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信寄过来。
[贵树君，他，难道真的把我给忘了吗]
明里捂住脑袋，努力不去想这件事。
[不行，不能这么想，我要相信贵树君，因为，贵树君一定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把你忘了呢？]
脑袋里有个声音在提醒明里。
这时明里的脑中，出现了贵树与另外一个女孩子欢快地走在夕阳照射下的乡间小路上的景象，女孩穿着黄色的外套与短裙，轻轻挽住贵树的手臂，紧紧的靠在他的身上，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仿佛得到了这世界上的一切。
夏日的夕阳像是被驱赶着一般快速下沉，明里的世界，顿时失去了色彩。
[贵树君，怎么会]
明里浑身无力，强迫着不听使唤的身体蹒跚地向前迈着步子，交错的树枝将夏日的风景撕个粉碎。
胸口无比沉闷，每呼出一口气，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突然间，大滴大滴的眼泪如潮水般涌出。
即使拼命想忍住，泪水还是不断从面颊滑落。
明里呜咽着，无力地靠在路边啜泣。
与贵树在一起的每一处记忆，都只会给自己的心带来更多的伤痕。
[我再也看不见他的笑容，听不见他的声音]
难道连最真挚的情感，也跨越不过时间与空间的巨大鸿沟吗？
[薄薄的信纸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但就是跨越不了这微不足道的几千公里]
明里抓起身边的手帕，轻轻地拭去脸上的泪水。
手帕？
明里猛地转过身来，从湿漉漉的眼眶中看到了尴尬的笑着的健一。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看到明里在这里哭的，我只是偶然经过这里]
健一支支吾吾的辩解着。
[谢谢你，手帕等我洗干净之后再还给你]
明里收拾起悲伤的心情，面带如同往常一样的微笑说道。
健一不好意思的摸着头笑了，然后用尽量轻松的口吻说道
[呃，明里的家也是往这边走吗？一起走好吗？]

两人并肩漫步在鹅卵石铺成的散步小道上，周围的树枝随风摇曳着沙沙作响。
两人持续着日常的对话，学校的事，同学的事，新出的 CD，刚上映的电影，COMIKET 上的新刊。。。。。。

路越来越狭窄了，健一的肩好几次不经意的碰到明里，每次接触，都会让明里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脸颊也不经意的被晚霞映成红色。
[你知道吗？校长戴的居然是假发啊]
[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啊]
[是啊，为了隐藏，他一直是用胶水粘上的，直到有一次他在厕所拼命想把假发拽下来的时候，刚好被八云看见了]
[校长为什么要脱掉假发呢？]
[这个。。。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假发脱毛了把]
[哈哈，真的好丢人啊]
不知不觉中，悲伤的情绪已被丢到九霄云外，而夕阳也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东方天空的一轮明月，青白色的光辉静静地洒在樱花树上。
明里望着从交错的树枝间望着月亮，光芒笼罩在明里的身上，模糊的光芒让明里变得比平时更加美丽。
[那个，明里刚才为什么要哭呢]
[难道，是因为喜欢的人？]
明里默默的点了点头，不知不觉中就说出了贵树的事情。
[贵树君，是我第一次喜欢上的人]
从分别到重逢再到分别，被白雪覆盖的广阔田园上，寂静的雪夜的崭新的足迹，缓缓飘落的樱花，柔软而温暖的嘴唇，以及没有送出的信。
。。。。。。。。。。。。。
[我想，贵树君是不是把我忘了呢]
明里缓缓吐出最后几个字，胸口如同被压碎般痛苦。
突然刮来一阵凉风，明里不由得身子一颤，打了个哆嗦。
这时明里的肩部感受到了一股温热的力量。
健一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了明里的肩上。
明里不禁吃惊的叫了一声，然后红着脸望向健一，健一急忙移开不好意思的目光。
突然间，本来漆黑的天空就绽放出了绚丽的光芒。
无数的花火争先恐后地涌上天空，肆意的在漆黑的舞台上书写着短暂的青春。
整个世界顿时被巨大的光辉所笼罩，黑夜变成了白昼。
就连月之女神，也被这绮丽的色彩所感染，连同天边闪烁的星光，一起谱写着壮丽的乐章。
两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默默的看着这壮丽的景象。
优美的乐曲不断在天际奏响。
[我想，贵树同学应该还是喜欢着明里的]
健一静静地说道。
[只是喜欢的方式不同了把]
一颗流星从夜空划过，转瞬即逝。
明里紧紧咬住泛着血色的嘴唇，口腔中渗透出铁的味道。
[对不起，但是，我也喜欢上了健一君]
[喜欢着贵树的我，却说出这种话来]
[我，是不应该喜欢上别人的，但是我却喜欢上了健一君，我真是个不忠的女人啊]
天空中灿烂的光芒倒映在明里的眸子中，健一转过头来，望着明里异常美丽的眼睛。
[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总有充当卑鄙小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忠于自己的心]
下一秒钟，明里就紧紧地被健一拥在怀中，手臂的力度紧到让明里无法呼吸。
天空忠闪过一道强光，最巨大的花火冲上云霄，将天边的星辰染上了一层红晕，美丽的星屑从天空散落下来。
在这个星星都仿佛要坠落的夜晚，没有人能够欺骗自己。
[我，也喜欢明里啊]

万籁都不复存在，只剩下交换着彼此心跳的两人。
明里，奏响了属于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音符。
会演奏出怎样的旋律呢？

18 岁的明里独自站在滕川的站台上，不经意的轻拂垂到肩上的秀发，乌黑的长发被夕阳的余晖染成了美丽的金色。



小口轻啜着袋装牛奶，甜丝丝的味道在唇间游走。
芦湖岛电车开始移动，窗外的景色飞速的流逝，这不禁让明里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第一次离开父母，虽然有些兴奋，但更多的是感伤。
以及与健一君分手的时候。
两人相对而望，直到新干线疾驰着，带走明里的身影，直到残留的影子消失殆尽，不留一丝痕迹。
曾经如猛兽一样残忍的电车，现在却如温顺的绵羊一般听话，慢慢地靠近千羽谷车站。
天边沉甸甸的白云被晚霞映红，仿佛要坠落一般，明里走在坡道上，轻轻地伸出手，夕阳的感觉真的好温暖。
紧接着，明里注视到了路边的邮桶。
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瞬间被点燃，然后又瞬间熄灭了。
[好像，又想起他了啊]
明里默默的回忆着，与贵树君的记忆，可能是一生都难以忘却的。



薄薄的信纸，曾经寄托着最深切的思念。
红色的邮桶，曾经装载着沉甸甸的温柔。

明里不禁感伤起来，就在这时，后面有一个清脆的声音高喊着明里的名字。
[等一下啊，明里先辈]
从背后飞奔而来的是明日香，明里加入的社团 CUM 研的学妹，之所以说是学妹，是因为她还只是个高中生。
穿着制服的她摇着明里的手臂，及腰的长发快乐的摇摆着。
[前辈去参加社团活动吗？]
[是啊，一起去把，话说回来，你不是只是为了见春人把]
[啊，讨厌啦，先辈怎么老是说这种容易令人误解的话]
明日香捂着绯红的脸蛋，与明里并肩走进 CUM 研的社团活动室，其他几名社员正埋头盯着屏幕上的画面，在云的彼端，只有紧紧拥抱着的两人以及湛蓝的天空。
当温柔而充满希望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电影结束了。
[真是不错的电影啊]
春人伸了个懒腰，扭过头来看到了明里。
这时在后排坐着的一位高大的陌生男子站了起来，将座位让给了明里。
[谢谢]
明里微笑着说道，不禁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啊，三上，你这就要回去吗？]
春人用慵懒的声音说道。
[是啊，社团那边还有点事，以后再聊把]
说完，男子向明里伸出了宽大的手掌。
[初次见面，我是三上达也]
[我是筱原明里，请多指教了]
不习惯握手的明里偷偷的感触着手心的温度，目送着三上的背影。
握手的瞬间，好像有触电一样的感觉。
以后的大学生活中，也能经常与这个人见面吗？
明里偷偷的笑了。

2 月确实是很冷的季节，但是天气还不错，云层很薄，有几处甚至能看到蓝天。
27 岁的女子明里与父母依依不舍的站在岩舟的站台上。


[怎么不住到正月再走呢？]
母亲担心地问道，她的面颊已被冻红。
[快要结婚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嘛]
[对了，你也要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哦]
[嗯，没问题]
望着不再年轻的父母，明里心里涌起了浓浓的乡愁。

[以后，就不能经常与父母见面了啊]
明里在心里偷偷想道。
而小小的岩舟，也突然成了可爱的，不愿离开的家乡，毕竟这里是自己生活了 10 余年的地方。
自己曾经害怕，甚至厌恶这个地方，想来真是可笑啊。
[一定要经常打电话啊，如果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的话，一定要跟家里说]
母亲紧张的叮嘱着，父亲也依依不舍的盯着自己。
明里强忍住涌上来的泪水。
[没关系，等到婚礼的时候就又能见面了，所以不必为我担心]
[太冷了，快回去把，小心着凉了]
明里温柔的拥抱着父母。
话音刚落，逐渐驶来的两毛线列车的警笛在远处响了起来。

两毛线列车向着东京的方向疾驰，车厢很空，只有明里一个人（不是国家炼金术师的待遇。。。。），明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小说读了起来，手指上的结婚戒指随着书页的反动而闪闪发光。
明里老是无法集中精神，索性丢下了小说，呆呆的望着窗外飞速流淌的风景，窗框上结着霜，收割完稻子后空空荡荡的田原被大雪覆盖。
[昨天晚上，梦见了以前的事情。
梦里的我和他，还都是孩子。
尚且年幼的我和他，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寂静夜晚，站在樱树下仰望缓缓飘落的雪片。
一定是那封信的缘故把。
昨天我在为搬家整理东西时，找到了这封曾经的信。
装在曲奇罐中的沉甸甸的思念。
等待中的不安与寂寞。
心与心的交融。
]
明里笑着摇了摇头
[我一直在想什么呢。结婚前日满脑子想的都是其他男人，这有点不忠吧。
但是没有关系，要说有什么可抱怨的话，那种小事 3 天都说不完。
但是我想，他应该会一样爱我，因为我也一样爱他。]
明里幸福地想着
[但是对于贵树的回忆，也是我自身重要的一部分。就像吃下的东西会化作血肉一样，这已经是我心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了。
如果那雪变成樱花该多好。
如果当时是春天该多好，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平安的，住在同一个城市，在归途中像那样观赏樱花。如果那时是这样的季节，该多好。
可惜，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彼此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希望贵树一切都好。]
太阳缓缓从云层中探出笑脸。
眺望着远方阳光照射下的光彩夺目的雪山，明里祈祷着。

[好慢啊]
从新干线下来的明里不满的嘟着嘴，呼出一口热气，气体顿时变成了白色的雾。
12 月的夜晚，真的很冷。
明里一边四处走动着，活动着快冻僵的腿，一边欣赏着周围美丽的景色。
东京的夜空总是明亮得让人费解，一座座高楼在明亮的夜空的映衬下如同一个个巨大的黑影，仍有人在工作的窗口透出美丽的灯光，不停闪烁的红色航空警示灯就仿佛在呼吸一般，东京塔散发出的美丽光芒照亮了整座城市，匆匆走过的行人不断吐出充满活力的气息。
自己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有看到如此美丽的夜晚了，明里默默思考着。
就在这时，后面高大的身影轻轻的拍了一下明里的肩，明里转过身去，开始带着幸福的笑容不断抱怨起来，男人接过明里的行李，两人挽着手臂行走在东京的夜空下。



[不久以后，就要改名叫三上明里了，真是个好听的名字]
灯火辉煌的城市中，只剩下两人幸福的笑容。

四月的天空碧蓝如洗，东京的街头被樱花装点的灿烂夺目。
明里站在阳台上，轻轻向蓝天伸出手，一片樱花瓣飘到了手心上。
秒速 5 厘米。


[看哪，好漂亮的樱花]
明里兴冲冲地冲进屋里，对着未婚夫高兴地展示着手中的花瓣。
达也扶了一下滑落的眼镜，对着明里微微一笑，然后继续咀嚼着明里刚煎好的蛋。
[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没什么，只是去看看以前住过的地方]
[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要注意别太累着自己哦]
[没关系的，今天也会拿出我的绝招来做菜的，敬请期待把]
[加油哦]

明里漫步在东京的街头，曾经无比熟悉的世田谷，也与自己的记忆有了很大的差距。很多没有见过的高楼的窗户，都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芒。

14 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
但也有一些没有变的东西，例如道路两边盛开的樱花。
沁人心脾的香气弥漫着。
一阵微风吹过。
樱花花瓣飘落到路边的水洼中，荡漾其了一阵阵波纹。
水中映出的，是清澈湛蓝的仿佛快要融化的天空。


真是个温柔的季节。
盛装打扮的春天，依然是那么美丽。
几个小学生一边欢笑着一边打闹，从明里的身边快速跑过。
好像当年的自己啊，明里轻轻感叹着，向着铁道走去。
伴随着飞舞的花瓣，明里缓缓走过铁路，白色的凉鞋踩踏在混凝土的地面上，发出动听的清脆响声。
一位男子与明里擦肩而过，很快，铁路的警报铃就开始鸣响，响声带着春天特有的温柔气息。
当列车快要经过的时候，明里的心中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昨日的梦境的场景回荡在心中。
[昨天，做了一个梦。
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梦。
在梦里，我们还只有 13 岁
在梦里，一片被白雪覆盖的广阔田园里。
仅仅能从远方，些许的看到些灯光。
刚刚积起的雪地，只有我们走过的痕迹。
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能再次一起赏樱花。
我和他，毫不犹豫地
这么想着]
于是明里缓缓转过头，望向栏杆的对面。
对面的男子也缓缓转过身来，两人视线交错。



下一瞬间，在这心与记忆沸腾的瞬间，
小田急线的特快列车就挡住了两人的视野。
雪一样洁白的樱花花瓣纷纷扬扬的飘落。
奇迹般的白色碎片，缓缓地从深邃的遥远的彼方飘落。
秒速 5 厘米。
地面被樱花覆盖，染成一片素雅的白色。


后记：主题歌的部分，确实隐藏着很多东西，在写作的时候差不多看了 30 多遍，偶尔不知道应该怎么下笔的时候，只要再看一遍就能生出新的思路，而且每看一遍也都能发现新的内容，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啊。（好像也能说明我看的不仔细。。。。。汗一个）
明里成人后的部分，主要参照了小说版《秒速 5 厘米》，新海诚老师的文字功底也很深厚，自然真实而不做作，真是让人羡慕啊。
我想这篇故事，作为 2 部正篇的番外篇更合适，可是一不小心就写多了，字数和正篇差不多了 5555，看起来正篇其实还有许多要补充的地方，如果能把这个故事补充完整，我想把《秒速 5 厘米》AFTER 做成游戏，还要努力啊。
大家的支持和批评就是我的动力。

怅望樱花云水谣

jjz

就这样远去了，那个落英缤纷的故事。

时光，似上野公园那茂密的樱花，被夕阳撩拨为一尾风干的鱼，永远不曾游走，在干涸的记忆里保持着沉默的姿势。

这就是樱战啊，汇聚了太多的华丽，终又扑向盛大的死亡。

我该用怎样的笔墨去描绘那些此情可待的故事呢？又该带着怎样的表情去回忆一段云淡风轻的过往呢？是小樱的嘴角盛放的那一抹淡淡的微笑？亦是神奈的一次挥拳？也许是橘的冷若冰霜，或者是堇的不屑一顾？总之，绕城的湖我会把他画的蔚蓝，剧院里落地的窗帘我却一定描的洁白。因为呀，只有那些淡然的颜色，在配的上樱花的芬芳。

故事很复杂，那么化整为零吧，从起点追溯起。

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太正时代，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已进行了五十余年。

随着西洋文化和日本传统文化的交汇融合，帝都·东京逐渐成为现代化建筑鳞次栉比，蒸汽铁道、地下铁道纵横交错，马车、人力车、蒸汽车川流不息的繁华都市。然而，这也是一座有着怪物和咒术等非现实存在的魔幻都市。为了对抗从地底出现的强大魔物"降魔"，陆军成立了由将校中的灵能者组成的特殊部队——对降魔部队，成员即"二刀二剑"的 4 位继承者：米田一基，持有"神刀·灭却"；山崎真之介，持有"光刀·无形"；藤枝菖蒲，持有"神剑·白羽鸟"；真宫寺一马，持有"灵剑·荒鹰"。四人仅凭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手中的神剑与魔物作战，史称"降魔战争"。激战的结果，陷入绝境的对降魔部队被迫使出最后的手段——利用"魔神器"发动"破邪之血"。魔神器即日本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三种祭器：剑、珠、玉，可以成为魔力的增幅器。继承真宫寺家"破邪之血"的一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魔神器将降魔们封印，而山崎真之介也在此战中失踪......

不要被这些缭乱的字符看的木讷，因为这些事件将会像绵远层叠的溪流，不断的破折，不断的浮载。它们使这个故事，不，该说是这首诗，有了最黑暗的开始。

那么接下来,就该是主角们的粉墨登场了。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像焚烧了秋冬的荒草，依然会长出这四季的枯荣。不是很悲伤吗？越是漫不经心的了解，分别后就又是痛苦的刻骨铭心，可惜波浪来的时候，我没有撑帆，悲伤就这么肆无忌惮的吞没了我的心脏。

太正十一年，以妖僧天海为首的邪恶组织"黑之巢会"蠢蠢欲动。仇视近代文明的天海为了复辟德川幕府的统治，率领手下的死天王葵叉丹、弥勒、修罗、罗刹，操纵着利用古代咒法生出的魔物——魔操机兵在帝都展开了破坏活动。为了对抗这新的威胁、守护帝都和民众，在花小路伯爵的大力支持下，新的政

府直属对降魔组织——帝国华击团（简称"帝击"）·花组成立了。在米田一基、藤枝菖蒲的领导下，花组集结了 6 名具备高灵力的少女：真宫寺一马的女儿、灵剑·荒鹰的继承者真宫寺樱；神崎财阀总帅忠义的孙女、精通神崎风尘流长刀术的神崎堇；俄国革命的勇士、曾有"食火鸟"之称的玛丽亚·橘；自幼就因超常的灵力被与世隔绝、年仅 10 岁的法国贵族千金爱丽丝；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失去亲人、精通机械的中国少女李红兰；以及桐岛流空手的正统传人、身高近 2 米的桐岛神奈。同时，基于山崎真之介留下的设计，由神崎重工完成了对降魔用灵子甲胄"光武"。以银座大帝国剧场为基地、平日以歌剧团面目出现来掩人耳目的花组，在魔物出现时就会变为守护帝都的战士，驾驶光武与敌人作战。

太正十二年春，苦于战力及协作性不足的花组来了一位新队长——海军少尉大神一郎，初代《樱花大战》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在大神的领导下，花组成为了一个精诚团结的集体，顺利的达到了妄图以发动"六破星降魔阵"来毁灭帝都的天海，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迎来了太正十三年的元旦。但是，率领着黄昏三骑士的叉丹再次出现，并召唤出了被封印的降魔。藤枝菖蒲体内的最强降魔——杀女也于赤月之夜苏醒，并盗走了保存于大帝国剧场地下的魔神器。得到魔神器的叉丹召唤出了幻魔城，妄图以灵子炮毁灭人类。面对空前的威胁，米田发动了最后的王牌——空中战舰三笠，打开了幻魔城的大门。突入幻魔城的花组在经过激战之后终于打倒了叉丹及其真身魔王撒旦，拯救了人类，而真身为天使长米迦勒的菖蒲也含笑升天了。恢复和平后，花组随即专心从事歌剧团的演出活动，以带给重建帝都的人们以勇气和希望。大神则回到海军，赴南美参加演习去也......《樱花大战》的剧情到此完结。

尝试过两根手指压着铅笔的两端吗？尖的一端会有刺心的痛。但是，我的这支铅笔，两端都是尖的。

我记得当时很想哭，硬逼着自己哭，可我忘记了，虚假的眼泪再怎么惊心动魄，依然是堂皇的凋零。我终究没有流下什么眼泪，可看着屏幕上，回放着的片段，心就像空旷的春天，被狠狠地割开了一道绚烂的伤口，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像是雪花覆没了我，一片一片的遮去了我的快乐，然后，哗的一下，泛滥成灾。

转过青夏、跳过金秋、渡过残冬，幸好，那时是春天。

《樱花大战 2》的故事从太正十四年春、大神从南美归来重任花组队长开始。在他们面前是新的敌人——以陆军大臣、古代阴阳师后人京极庆吾、鬼王为首的"黑鬼会"，手下是由金刚、木食、水狐、火车、土蜘蛛组成的"五行众"。而花组方面也补充了两名新队员，来自欧洲"星组"的意大利贵族少女织姬和沉默的德国少女蕾妮，而菖蒲的妹妹——藤枝枫则代替了死去的姐姐成为帝击的副司令。在与黑鬼会的战斗中，魔神器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为了不让樱重蹈父亲一马的悲剧，大神毅然毁坏了魔神器，决心以花组自身的力量来守护和平。此时的京极利用发动叛乱来转移人们视线，令降魔复活，并召唤出了以帝都的怨念为能源的究极兵器——武藏，帝都再次面临危机。乘坐新·空中战舰三笠的花组突入武藏内部，以二刀二剑仪式封印了降魔，鬼王（复活的真宫寺一马）也摆脱了京极的控制，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女儿。最终，魔操机兵·新皇和京极被消灭，帝都又恢复了和平。而大神则再次离开花组，以海军留学生身份远赴巴黎留学......《樱花大战 2》的剧情到此结束。

我看着一幅幅纠缠不清的过去如青葱的藤勒紧了我的脚踝

时间有被折断的声音，很轻，像那一朵樱

压抑的心因为这次短暂的完结而变得释怀，踏实的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黝黑色的粗壮的电线杆，那种仿

佛无止尽延续的感觉，好像空寂的野外的街头，那几盏孤独跳跃的灯。闭上眼，淡淡的阳光贴在我的眼眉，好吧，就这样睡去，枕着一窗的春光。

这样的惬意，使你想到了什么呢？初恋，爱情，生活，快乐，这些被阳光晕染的无比明媚的词，不要告诉我你不会联想到巴黎，慵懒的大街，漫无目的走着的车子，阳光像一朵好看的花伞，不是江南的那种木制的典韵，而是一种属于花的色调，飘逸的云用街头艺人的手法在这把无垠的伞上抽丝剥茧，阳光便从一层一层云棉里投下优雅的线条，此时，一杯咖啡，一束鲜花，已胜却人间无数。

前文提到的黑暗的开始，发展到了这里，转眼是浪漫的承接。像是我们夜半梦醒，触碰不到而无限感伤的虚词。

我首先接触到的，是《樱花大战 3，巴黎在燃烧吗》，当然了，这是一款游戏。因为就动漫而言，当时是很难找到资源的。

故事延续着二代大神赴巴黎留学的线路，进而将故事背景设置到了巴黎，所以这个故事脱离了前二代的范围，成为了单独的存在，可以看成是一枚夹在我的记忆中的闪光的春天。既然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注定了创造新的高度。的确，樱战 3 达到了一个顶峰，无论是画面还是剧情，这么多的震撼以如此紧密的方式轮番轰炸我的眼球，想象一下，当时我是怎样的痴迷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游戏的后半段，当整个巴黎被毁于一旦，巨大的生物将触手笼罩了巴黎的天空时，此时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文笔有限，我是表达不出那种激昂的感觉的。

经典带来的感动铸就了一个名词，叫做永恒。就像很多年后的今天，虽然对于樱战的热情已经退去，但那份感动，是永久不变的。

最后，以苍凉的口吻，来总结樱战给我的感受吧。

如果用诗比喻，我想，这是一首无题，像悲伤了一个世纪的巴山夜雨，阴霾而疯狂的涨起秋池

或者，我添上几笔，就是一幅明朗温润的画了。不必说画中人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不必寻画中景的旖旎风光，大气磅礴。光是这落笔的一处飞白，就以勾勒出那属于樱花的烂漫

可能我删掉几笔，那就成了一支简短而悠扬的歌，从夕阳的发间穿过，带走了漂泊的云；从湖面的涟漪上吹过，卷起了离别的浪

其实，无论我怎样的比喻，都显得画蛇添足。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比喻。

樱花大战

樱花渲染的战争

必定是凄美与精彩的

好像一朵花开的时间

周而复始的从盛开，迈向了凋零..........

秒速 5 厘米 AFTER AS2 海与恋的季节

hjpotter

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秒速 5 厘米 AFTER》系列第 4 篇，这一篇主要是从小狗卡布的角度来写花苗与贵树相遇的过程。
顺便为没看过前几篇的朋友贴个索引。
这两篇是明里和花苗篇的结局
http://bbs.a9vg.com/read.php?tid=899853&fpage=1
http://bbs.a9vg.com/read.php?tid=887093&fpage=3
这是明里篇的补完
http://bbs.a9vg.com/read.php?tid=908492&fpage=2

（一）



好冷啊。
潮湿阴冷的海风不停地夺取着我身体中仅存的热量
我静静的趴在潮湿的沙滩上，一动不动。
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又饿又难受。
周围寂寥无人，漆黑的海面暗淡无光，只留下寂寞的气息。
[我，果然是被抛弃了啊]
[妈妈，到底在哪儿呢？]
我努力想在沙滩上立起身子，但是还是失败了，只在沙滩上留下一个浅浅的痕迹。
极度的疲劳和饥饿不断侵蚀着我的身体。
好困啊。
我闭上眼，正想沉沉的睡去。

或许这样，能让我忘记所有的疲劳和饥饿。
脸上，突然有种冰凉的感觉。
我不解的睁开眼睛。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正望着我，她露出天使一般的笑容，美丽的眼睛在月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喂，小狗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不是来散步的把]
她用白皙细腻的手指抚摸着我的鼻子，好舒服的感觉。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汪！]地呜咽了一声。随后无力的趴下了。
她好像明白了什么一样。
[小狗狗，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我无助地望着她，低声呻吟了一下。胃中的空虚感刺激着我全身每个细胞。
女孩用温柔的动作抚摸着我的身体，随即露出灿烂的笑容，从包里取出了一个香喷喷的东西，这大大勾起了我的食欲。
[小狗狗，你喜欢吃香肠吗？嘻嘻，不用说，一定喜欢啦。来，快点吃把]
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我，顿时疯狂地冲着香肠咬去，全然不顾香肠外面的塑料外套。
[哈哈，慢点吃啊，这里还有很多哦，你要的话可以都给你哦]
女孩一边看着我吃饭一边用修长的手指轻轻梳理我身上的毛发，本来杂乱无章的毛发在女孩井井有条的梳理下竟然也在月光的照射下散发出了光泽。
[喂，小狗狗，你的毛好漂亮啊，既柔滑又温暖，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低下头，静静的用前腿摩挲着女孩的膝盖。
[你没有名字吗？啊，对不起，你难道是被抛弃的吗，不对，真是失礼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没有主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来我家好吗？]
我听懂了她的话，望着她充满期待的眼睛，响亮的吠了一声。
女孩绽放出欢快的笑容，紧紧抱住了我，虽然有点喘不过气来，但我很喜欢她身上温暖的感觉。
[卡布，我是花苗，从今以后，就请多多指教了啊]
我用舌头轻轻舔着花苗柔软的面颊，花苗一边笑着一边抱起我在海边的沙滩上奔跑，清凉的海风吹拂着花苗的裙角，白色的浪花不断拍打着软绵绵的沙滩，明亮的月光静悄悄的为本来一片漆黑的大海披上一层银装，红色、绿色、黄色，各种色彩的恒星闪耀着，绚丽的银河如光柱般横贯整个夜空，远方的灯塔的光芒回旋着，与远处轮船的悠远的汽笛声回应，绘成了这幅美丽的画卷。
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无比绚丽的光芒。
我蜷缩在花苗温暖的怀里，与这个美丽的夜晚融为一体。



（二）
午后的阳光真的很温暖，我蜷缩在自己的窝里，伸出舌头，无聊的打着哈欠。
突然有一只白色的蝴蝶飞过来，落到了我的鼻尖上，好痒啊，我不由得晃动起我的脑袋，试图赶走她，可是那只蝴蝶似乎很喜欢我的鼻尖，不停的在我的脑袋周围盘旋，试图登陆。
我的睡意被这位不速之客打断了，正在我试图全力与它作战的时候，蝴蝶却踏着优雅的舞步向着不远处的美丽花朵飞去，倩影慢慢地消失在花丛中。
[搞什么嘛]
我不由得吐槽道。
与此同时，花苗的妈妈抱着一大堆湿漉漉的衣服走进院子里，开始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挂到绳子上。
[天气真不错啊，衣服应该会很快干掉把]
她望着耀眼的阳光说道，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对我点了点头。
我不禁想起了刚到花苗家的那天晚上。
[求求你们了，这孩子真的很可怜，他没有其他家可以去了，请你们允许我留下它把]
花苗紧紧将我抱在怀里，向父母苦苦哀求着，但是母亲似乎看起来很不乐意的样子。
[小心传染上细菌，我们家不能收留这种来路不明的野狗，赶快扔掉它]
花苗的母亲不耐烦的望着我，我感到一丝凉意，赶忙蜷缩在花苗的怀里不敢动弹。
难道我又要被抛弃了吗。我不敢多想。
[就留下它把]
就在这时，旁边的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子静静地说道，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看起来很成熟，比花苗大几岁，我想应该是花苗的姐姐把。
[我马上就要离开家了，花苗一定会寂寞把，我想花苗多一个朋友也没什么不好啊]
她的话虽然不多，但是每一个字都很有说服力，不知不觉中花苗的父母也被她所感染，终于同意收留我了。



[谢谢你，姐姐]
花苗欢呼雀跃地抱着我冲进姐姐的怀抱，将我挤在两人之间，我的身体被软绵绵的感觉所围绕。（杀必死。。。）
花苗的姐姐温柔的抚摸着我的耳朵。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请多关照哦，卡布]
我听懂了她的话，响亮的吠了一声，然后舔着她的手。
[呵呵，好痒啊，卡布]
我兴奋的在院子里奔跑，流离失所的我，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望着花苗幸福的微笑，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道道暖流缓缓流过，好温馨的感觉。
这，可能就是家的感觉把。
我回过神来，夕阳已经西斜，院子周围高大的槐树上，乌鸦不停的鸣叫，噪音不断刺激着我的耳膜。
花苗，应该快回来了把。
我直起身子，望着小路的尽头，在那里出现了一个飞奔着的模糊身影。
我一边响亮的吠叫一边向着远方飞奔，一头扎进了少女的怀中。



[卡布，我回来了]
花苗紧紧把我拥入怀中，越肩的秀发散发出一阵阵幽香。
[一起去散步把，卡布]
花苗牵着我在安静的田间小路上漫步，说实话我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
身边不断旋转的巨大的白色风车投下的影子，将世界分隔成了光与暗 2 部分，走在阴凉的地方，迎面吹来一阵阵带有乡间独特气息的晚风，我身上仿佛也凉爽了很多。
向左转进入海边漫长的小路，布满火红的晚霞的天空仿佛正在燃烧一样，路边野生的百合花也仿佛穿上了金色的外套。
突然间，花苗朝着远方眺望，随即拉着我快速奔跑了起来，不明所以的我加快速度，跟上花苗的步伐。
花苗东张西望，牵着我走进附近的小树林里，对着我作出了[不许出声]的手势，我马上就理解了她的意思，小心翼翼的趴在花苗脚边的草丛中，从灌木丛的缝隙间望去。
花苗的姐姐正与一个男孩子偎依在草坪上。周围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着两人幸福的面容。
迎着晚霞，花苗的脸被映成了红色，她张大着嘴，呆呆的看着草坪上那对快乐的情侣。
树林里传来鸟儿们归巢的嘹亮的鸣叫声，欢乐的旋律回荡在林间。
过了许久。
[马上就要开学了把，属于樱花的季节已经到了]
男孩子望着天空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忧伤。
此时的天空已被染成复杂的紫色。
花苗的姐姐轻轻一甩及腰的的长发，站了起来，依然美丽的面容却带着几分忧郁。
[小林，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啊，半年都不能再见面，真是寂寞啊]
[没有办法啊，福冈与名古屋相隔太远了，不过这么长时间都看不到你冲浪，还真是遗憾啊]
[在大学里我也会继续练习的，到了夏天，我一定能够乘上短板征服海浪的，到时候还要两个人一起去海边哦]
[一定会的，站在海浪上的你是最漂亮的，仿佛能聚拢世界上全部的光辉一样闪闪发光]



[讨厌啊，别这么说，我会不好意思啊]
[啊，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把]
[好吧，晚上电视上有 KANATA 的个人 SHOW 啊，听说还会有她的新单曲公布呢，我可是 KANATA 的超级 FANS 啊，如果能见她一面就好了]
[奇怪了，那为什么姐姐的衣着风格与发型与黑须彼方小姐相差那么大呢]
花苗小声嘀咕道。
[如果不是你有喜欢长发和运动型的奇怪嗜好的话，我真的想改变造型，成为 KANATA 那样成熟的完美女人啊]
花苗的姐姐一边感叹一边给出了完美的解答。
[可是我觉得你比彼方要漂亮啊]
[哼，即使你夸奖我，我也不会高兴的，再说，你不是更喜欢 KALIN 吗]
[不，即使是 KALIN，也比你差远了，你比她们两个人都要来的漂亮]
花苗的姐姐假装生气，快步离开了树林，小林急急忙忙的跟在她的身后，随着一阵阵发动机的轰鸣，两人的影子就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
(注：KANATA 与 KALIN 都是著名的模特儿，同时也参与艺人的工作，两人是好朋友。)
归途的夜空中，悬挂着一轮圆圆的明月，如同白昼一般，映射着空中的流云，在狭窄的乡间小路上投射出我与花苗的身影。
[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啊，卡布]
[汪]
[真的是很好的感觉啊，如果有一天能试一下的话，真是羡慕姐姐，啊，我在说什么啊]
花苗用双手轻轻捂住自己因羞红而发热的面颊，晃着脑袋沉醉于其中。
少女的心思真是很难让人（狗）理解，我不解的摇了摇头，随即继续享受着乡间海边独有的清凉的海风与幽静的海浪声。



（三）
天气一天一天炎热起来。
虽然只是初夏，但是刚刚学会鸣叫的蝉，已经耐不住寂寞，嘈杂的叫声再加上潮湿的空气，真是令人烦躁。
我静静的趴在树荫底下打着哈欠，阳光从交错的枝叶间渗下，晃得我眼睛很难受。
转眼间，属于樱花的季节就过去了。
与花苗姐姐的离别，现在想起来还有点伤感。
在那个晴朗但是刮着大风的日子，花苗的姐姐登上了去福冈的飞机，在小小的机场候机室里，对话时断时续，花苗的姐姐一直在哭泣，但是在临上飞机的那一刻，她却趴在小林的怀里幸福的笑着说
[来年，也一起看樱花把]
随后，飞机就慢慢远去，直到成为一个小黑点，随着卷过大地的北风消失在湛蓝的天空中。
回去的路上，道路两旁所有的樱花树都盛开了，漫天的樱色花瓣无声飘落，鸟儿悠扬的鸣叫声回荡着，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秒速 5 厘米]
背着巨大的旅行包的男孩子吐出了几个令人莫名其妙的词语，然后就跟着他的父母匆匆离去了，我甚至都没有看清他的长相。
[真是个怪人]
我默默回想着他说的话，紧接着就挣脱了牵绳的束缚，在铺满樱花瓣的路面上奔跑起来，就好像在白色的高级地毯上一样舒服。
[啊，卡布，别一个人走丢了啊]
[我奔跑的速度到底是多少呢？肯定不止 5 厘米吧。]
我一边想着这些奇怪的事情，一边望着象雪一样缓缓降落的樱花瓣。
整个世界如同梦一样洁白无瑕。
不知不觉中我已进入梦乡，醒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
[花苗还没有回来啊，我想去散步啊]
我一边不满的嘟囔着一边爬起了身。
升入三年级后，花苗的生活比起以前来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
确切的说，在她平时与我的交谈中，越来越多的提到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远野同学。
[呐，你知道吗，卡布？今天班上新来了一个转校生啊]
[汪？]
[不是漂亮的女孩子啦，讨厌，卡布你好色啊，是一个男孩子啦]


[那个，远野同学和别的男孩子相比，真的不一样啊]
[汪？]
[那个，怎么说呢，他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很好听，还有他比起一般人，似乎沉稳的多，你看，一般人转学到这么远的地方，都会因为紧张而吐字不清把，起码我就会，呵呵]
花苗害羞的吐了吐舌头。
[但是远野同学不一样，为什么同样年纪的他，能象这样毫不紧张的站在大家面前讲话呢。他以前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裹在黑色学生制服里的他，心中到底有什么啊，我好想知道啊]
花苗捂着羞红的脸颊幸福的微笑着，然后小声嘀咕道
[如果能象姐姐那样就好了，啊，讨厌，我在想些什么啊]
从那以后，几乎每天带我去海边散步的时候，话题都会或多或少的提到远野同学。



当然，今天也不会例外。
花苗回家换好衣服后，就带着我踏上了海边漫长的散步小路。路边盛开的文殊兰映着夕阳的红色。
我们在海边的细沙上留下三行长长的足迹，花苗还是向往常一样开始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卡布，今天，我跟远野君说话了哦]
[汪？]
[远野君看上去很酷，实际上却是个相当温和的人哦，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就交到了很多朋友，而且不止是男生，他对女生也很温柔呢]
花苗望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的几重帆影，白色的帆船随着缓缓起伏的波涛轻巧地掠过蔚蓝的海面。
[卡布，你说，远野同学会不会喜欢运动型的女孩子呢]
[汪？]



[或许我也应该练习一下冲浪了，说不定能变得象姐姐一样美丽呢，毕竟我们的 DNA 是一样的啊]
[好，决定了，我一定要与远野同学考上同一所高中，然后开始练习冲浪，如果我站在海浪顶端的身影能被远野同学看到的话，他会不会也说我象[聚拢世界上全部的光辉]一样啊，真是的]
花苗捂着绯红的脸蛋，又进入了自我陶醉模式。
我向花苗摇着尾巴，如果我们狗喜欢谁的话，很容易就能让对方知晓，相比之下，人类还真是害羞的动物啊。
[好，快走把，卡布，陪我一起去再买一盒酸奶]
我兴奋地与花苗一起在海滩上奔跑了起来，天空中如同光柱一样的银河将灿烂的光芒撒向海面，银白色的波涛不停地敲打在雪白的沙滩上，一如既往的清凉的海风让人觉得神清气爽。海风不经意的刮过花苗苗条的腰际，刚没过膝部的白色短裙在风中飘摇着。
（四）
这是属于海，浴衣，向日葵，花火与试胆大会的季节中的平凡的一天。
但是，
完了，真是糟糕。
世界上可能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就连吃到一半的牛肉香肠被抢走也没有这来的糟糕。
我与花苗失散了。
我失魂落魄的走在林荫道上。
刚才在海边散步的时候，花苗放开了我项圈上的绳子，许久没有自由奔跑的我开始得意忘形起来，在沙滩上恣意的狂奔，又突然被周围烤香肠的味道吸引，等到我察觉的时候，已经见不到花苗的踪影了。
我使劲的嗅着硬邦邦的柏油路面，可是根本闻不到花苗的味道，周围充斥着的饭菜香味也严重影响了我鼻子的灵敏度。
作为一只狗，我似乎很失败。
夕阳渐渐的下沉，我的身影不断的被拉长，脚步也逐渐缓慢了下来。
晚风吹过大地。
这风就好象来自天涯海角,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它一样，孤独地刮向世界的角落。
现在的我，就好像这孤独的晚风一样无助。
呜，难道我又要过流离失所的生活吗。
我现在才感受到，花苗的怀抱和我的小窝，竟是如此的温暖。

我的身体越来越疲惫，就在这时，一个男孩走到我的面前。
他伸出手，抚摸着我的脑袋。
[你怎么了，狗狗，难道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
我感到很舒服，所以没有对他产生敌意，我一边欢快地摇着尾巴，一边观察着他。
他是个与花苗差不多大的男孩子，有着削瘦的脸庞和白皙的皮肤，眼睛炯炯有神，或许是花苗的同学也说不定呢。
[来我家把，先给你弄点吃的，再待会去找你的主人好吗？]
我听懂了他的话，响亮的吠了一声，然后绕着他转起了圈。
[好啦，狗狗，跟我走把]
他有点粗糙的抚摸着我身上的毛发，然后走在前面，我紧随着他走在狭窄的路上。
来到男孩子的家门口的时候，他没有直接走进家门，而是有些犹豫不决地走向门口的信箱，仔细在里面翻找着。
[不是。。。也不是。。。。还是没有啊]
他有些忧伤的叹了口气，望着天空中紫色的夕阳。
[明里，该不会是把我忘了把]
[我们就像处于宇宙中不同的两颗行星上，就连通信，也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让对方收到自己的心意吗？]



说完，他就头也不回的走进了家门，我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小心翼翼的跟在他的身后，从厨房中飘出的香气让我精神一振，口水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夜色渐渐袭来。
蔚蓝的天空已泛出几点星光。
我一边努力消化着胃里多的不像话的食物，一边跟着男孩子在海滩上寻找着花苗的身影。
男孩子的母亲的热情招待实在让我受宠若惊，他们全家似乎都非常喜欢狗，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养狗，很奇怪啊，不会是刚刚搬来把。
潮水开始渐渐退去，沙滩上还有点湿漉漉的，空气中充满了海水的潮气，我用力的用鼻子在海滩上嗅着，但是只是徒劳，很难寻找到花苗的味道。
[没关系的，小狗，一定能找到你的主人的]
男孩子安慰我说。

我本来有点沮丧的心情渐渐振奋了起来。
就在这时，我看到远方有一个白色的模糊身影在高喊着我的名字。
[卡布]
[卡布，你在哪儿啊？]
是花苗。
我的身体如同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去，速度大概是秒速 20 米，快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疯狂的向着前方大叫，花苗惊讶地转过了头，眼中闪烁着奇异的色彩，紧接着，我就被花苗紧紧的拥入怀中，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感觉。
[对不起，卡布，都是我的错，才会让你跑丢的，真是对不起]
花苗小声呜咽着说道，几滴晶莹的泪珠滑落到了我的身上。
[不，其实都是我的错。]
我虽然很想这么说，但是我并不会人类的语言，于是，我只能尽力的用我粗糙的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花苗面颊上的泪痕。
[别再离开我了，好吗，卡布]
[汪]
我飞快的舔了花苗的鼻尖一下，向她撒起娇来，花苗高兴地抱着我在沙滩上转起了圈。
[澄田同学，这只小狗是你的吗？]
男孩子从远方走过来，微笑着对花苗说道。
花苗突然一下子手足无措，脸变的通红，说话也开始结结巴巴，我甚至能听到那近在咫尺的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啊！远。。。远野同学，你怎么会在。。。。在这里啊]
[我在散步的时候，无意间遇到了这只叫卡布的小狗，就带着它在这附近寻找它的主人，真没想到是澄田同学你的狗呢。]
花苗红着脸低下头，左手无意识的将裙角叠来叠去。
[澄田同学每天都和卡布来这附近散步吗？]
[嗯]
[我也很喜欢这个海滩啊，既幽静又凉爽，而且还有很舒服的海风]
[是啊，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都会带卡布来散步哟]
[那么长时间了，好厉害啊]
[嘻嘻，没什么啦，倒是远野同学你刚转学到这里来，还适应吗？]
[还好啦，已经基本上适应了。我准备参加弓道社的社团活动，澄田同学有参加社团活动吗？]



不知不觉间，两人坐在已经干了的沙滩上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我兴味索然的趴在花苗的身边，望着远处的星空。
一阵阵海风刮过，天空中片片云朵飞快的流动着，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脑袋，月光照向沙滩，投射出两人的黑色身影，四周静悄悄的，只能听到两人快乐的交谈与不时发出的欢笑声。

回去的路上，花苗一直沉浸在甜蜜的回想中，我们顺路又一次光顾了便利店。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在狭小的店内投下白色的光，朴素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货物，略显老旧的收音机里正放着前几年的一首老歌。
[One more time　季节よ　うつろわないで
One more time　ふざけあった时间よ]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略带悲伤的旋律，于是咬着花苗的鞋带，催促她快点离去。



花苗又买了两盒酸奶，一口气喝光之后，用手指擦了擦残留在嘴角上的奶痕，突然呆呆站着，停止了行动。
我顺着她的视线向前看，远野似乎也刚从便利店里买了东西，现在正倚在电线杆上编写着短信。



我刚想跑过去，就被花苗制止了，只能悻悻的从远处看着远野的身影。
周围静悄悄的，耳边只能听见甘蔗摆动的声音和昆虫的鸣叫声，远野一个人静静的盯着绿色的手机荧光屏，手指在键盘间飞快的移动。
[明里，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凭借狗的敏锐耳朵听到了这句话，可是我根本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发完短信后（或许并没有发出），远野就头也不回的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此刻的天空没有一丝流云，明亮的月光如同白昼一样，将狭窄的小路变成明亮的街巷。
花苗从运动包里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液晶屏幕，然后失望地把手机丢进包里。
[要是收到远野同学短信的人是我的话，该多好啊]
花苗自言自语道。
[说起来，远野同学还不知道我的邮件地址呢，怎么可能给我发短信呢。]
[马上就要升学了，如果能与远野同学考上一所高中的话，说不定就能。。。。]
花苗转过头来，脸上带着几分羞涩，但是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卡布，说起来，你今天好像丘比特一样神奇啊，真是谢谢你了]
[汪]
[我想，我喜欢上了远野同学，从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哦，不准告诉其他的人，啊，你一定在嘲笑我把，卡布，讨厌啦，不许跑啊]
我轻快的奔跑在明亮的田间小路上，花苗紧跟在后面，在这个属于海与恋的季节，整个世界仿佛都充斥着欢快的笑声。



后记：前些日子看了《我们俩的田村同学》的外传后，突然想到从其他人的视角来描写整个故事也很酷，于是就借助卡布的力量来完成了这个故事，谢谢了，卡布君。
由于对狗的习性不够熟悉，所以写的时候难免有疏漏，如果有错的话请大家多帮忙指教。
不知为什么，大多数狗见到我都会低吼。。。。所以我一直没能近距离的接触狗，就连《任天狗》我的烧录卡都不能玩，看来我是跟狗没什么缘分了（笑）。
谢谢一直以来支持《秒速 5 厘米 AFTER》的朋友们，你们的支持让这个故事的世界更加完整。

生化同人小说---《Annette 自述》

生化戦士

实际上从 2003 年就写好草稿了，只因长时间来各种各样的事情耽搁了很久。
虽然有很多地方可能会与现实脱节或者有不符合常理的地方也可能会有错别字，还望各位读者们笑纳。

下面开始正文：

我出生于底特律，家庭状况并不是很好。父亲是擦洗汽车的工人，母亲在餐馆里做洗碗之类的工作。虽然收入并不高，但日子基本上过得下去，我的降生给加家庭带来了欢乐，父亲为我起名为 Annette。

在我六岁那年，我踏入了小学的大门。到了 3 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对我人生产生很大影响的人-------- Douglas 先生。他是一个 30 岁左右，十分和蔼的中年男子。他的眼睛胡子包括那低沉的声音都很像我父亲，使我一见到他就产生一种亲切感。他给我们讲述世界上很多奇妙的事物，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无所不谈。我对他所讲的东西很感兴趣，也很喜欢他的温和大方，所以我天天期盼他早出晚归。Douglas 先生似乎也很喜欢我，经常找我聊天。或者在下课时给我讲述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奥秘，甚至经常送我点小礼物，比如说发饰什么的。他在我眼里就像我人生中的另一个父亲一样。

有一天，我应邀到他家里做客，他的房间有很多关于动植物学的书籍以及动物标本。在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黑乎乎的像望远镜一样的东西，我记得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东西，可一时又想不起来。Douglas 先生对我说明道：〝这叫显微镜，能看到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他又对我说：〝世界上有生命的定息几乎都是由细胞组成，甚至连一片树叶……〞说着，他从旁边的植物上剪下了一小叶片，安放在显微镜上，〝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细胞的，但是用显微镜就可以看到。〞他将显微镜调整一番后让我凑上去看，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些从没见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你所看到的就是叶子的细胞〞Douglues 先生解释道。我对这些东西产生了很大的兴趣，Douglas 先生则很大方的将这个黑乎乎的玩艺儿送给了我。

墙上贴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他的全家福照片，Douglas 先生说：〝这是数年前的照片了，瞧~~这是我妻子，他是我儿子，这个是我女儿。〞我问：〝家里为什么只有您和您太太呢？〞〝我儿子在外地读高中，一年回来不了多少次的。我的女儿……〞边说着，边低了低头。〝很不幸，在她 3 岁那年，遇上了车祸。虽然当时我们非常难过，痛苦。但是我明白，人死了，只不过是到另一个世界去而已。虽然留在人世间的躯体会产生变化或遭受毁灭。但灵魂永不消失永远不变，因为灵魂永远存在！我想她在另一个世界也许过这比我们更幸福的生活吧。〞Douglas 先生的眼神多少还是显得有些忧伤，但比那更多的是严肃与认真。虽然目前的我无法完全明白他的话，但明白的那天早晚会来到吧…………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升入了中学。中学期间我在生物与化学学科方面取得了异常优异的成绩，所以跳了级。最后以这二门科目取得了全级部第一的优异成绩给我中学时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后来在高中时化学虽然并不是最好，但生物学一如既往地遥遥领先，和中学时一样提早毕业了。能够提早毕业是件好事，我将好消息告诉了我的笔友时，但她却告诉了我一个更令人惊异的事情--------一知名大学中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化学天才，年仅 10 岁就以每科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据说她的身份来头不小，是出身于一个叫什么〝亚西福特〞的显赫家族，虽然我对这个叫〝亚西福特〞家族并不清楚，但我知道我和那比起来我也许只不过是个平庸之辈罢了。

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打算先在家里休养一个阶段之后再去找工作。不久，Douglas 先生的儿子回家来看望他的父母了。他叫 Carer 据说他刚刚被一个大型企业公司录用，月薪的数目令人震惊，听说是

搞一些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开发工作。我们认识后就开始攀谈起来。他在中学大学时的专长也是生物方面，化学方面比我要弱一些。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告诉我录用他的是一所名字叫做 Umbrella 的制药公司，据说是著名的跨国企业。"我认为你会做得比我更好，何不也试试看呢？"他劝说我也去那儿工作，我有些疑心：一个纯粹的制药公司为什么能发给员工这么多钱。可在那笔诱人的月薪面前，我心动了。于是通过他的介绍，我十分顺利地通过了面试。我被分配到了莱肯市的子公司，他则在另一处分公司工作。

新生活开始了，不过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和另一批人一起被上层委托了别的工作。我们这些人都得住在宿舍里，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工作是将一些不常见的细菌或病毒的寿命作用效果和实验数据都填到报告书上，整理好交上去，天天如此。虽然和我的专业十分对口，这些或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可我心里有些奇怪： Carer 当时说这是一所制药公司，可为什么还要研究这些，难道是打算开发新药物吗？为什么还要搞得这么隐蔽，上层人员肯告诉我们的也并不多。我问过 Carer，而他只是轻松地笑了笑："这不好吗？能发挥我们的能力，那就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这是件好事，无需在意这些微不足道之处"我稍微犹豫了一下，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于是就安下心来继续一如既往地工作。虽然感到怪怪的，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

就这样，很长时间过去了。我和研究主任 Willam・Brikin 相爱结婚，不久后我们有了一个女儿，给她取名为 Sherry。Sherry 8 岁那年，我开始帮 Willalm 一起研究一种叫"T"的病毒，实验研究结果表明"T"是一种可以促使生物的生命力和新陈代谢速度增至非常高的病毒。它向蛇毒一样依靠血液的流动而扩散至生物的全身，然后病毒会与生物的细胞结合成为 T 病毒细胞。由于能力欠佳，"T"的繁殖量没有预期的好；也由于"T"会使生物的新陈代谢变得非同寻常得快，从而使生物的表皮快速地脱落，生长......T 还有一个令人惊异的特点------可以令死去的生物复生并由 T 本身自行控制，这些"死而复生"的生物们将会获得顽强的生命力，并会变得极具破坏力。于是，本来就比较忙碌的生活因为对 T 投放于更多精力而变得更加忙起来。忽然有一天 Sherry 的老师和我取得了联系，告诉我："你的女儿的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但她似乎与大家不太合群。希望你能多和她交流一下......"这是我才意识到，自从 Sherry 降生以来，我和 Willam 几乎从没抽出时间好好照顾过她。由于我们的工作原因，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没有回家过夜，甚至连双休日也不例外。 Sherry 曾数次要求我或 Willalm 陪陪她。但我们实在是太忙了，总是给她："对不起 Sherry，我们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每次看着她那失望的眼神时，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我经常在想，我究竟在做些什么，我整天忙忙碌碌究竟是为了什么？作为一个母亲，没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我还配为一个家长吗......？为此，我一直感到很矛盾，可是工作的忙碌是我几乎没有闲暇再深入地考虑了。

过了 3 年，我和 Willam 被暂时调到阿克莱山地研究所进行一段时间的别的工作。在那儿工作不久后，我请了一段时间的长假，准备好好陪陪 Sherry，另外也确实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好在顺利地得到了公司的许可。过了几个星期，我接到了 Willam 的电话，同时得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阿克莱山地研究所发生 T 病毒泄漏事件。那儿的研究员们都变成了丧尸。不过好在她离开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幸免于难。最后研究所被莱肯市警察署的 STARS 成员们炸掉了。Umbrella 总部很快就在离莱肯市警察署不远的一片地区开设了地下研究所，地点极为机密几乎不为人知。为了能够顺利进行研究，Willam 贿赂了莱肯市警察署署长。让他来给那些给我们公司及我们的研究带来麻烦的 STARS 的调查进行阻挠。

Sherry12 岁生日那天，Willam 也请假回来给 Sherry 庆祝生日。也就是这天， Sherry 的脸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笑容。看到她这么高兴快乐，却也同时增加了我的自责，真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像这样多抽出点时间来。就在她生日当天，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Willam 送给了 Sherry 一个项链，将照片放到了项链中。这样一来当我们不在的时候，Sherry 也不许不会那么寂寞，会有一种我们都在她身边的感觉吧。真没想到，整天因为工作忙得没头没脑的 Willalm 也有这么细心的时候。

一天，我忽然想起我又很长时间没去看望 Douglas 先生了。于是我动身去往底特律，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不在家。他的邻居告诉我他住院了，病情好像不轻。我十分担心，立刻赶到了他邻居所告诉我的医院，查到了他的病房。我轻轻地推门进去......好几年没见，可我还是一眼将他认了出来！此时的 Douglas 先生已是满头白发，脸上增加了不少皱纹。我悄悄地来到他身旁，握住了他那已变得发干，却依然温暖的手。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发现是我，立刻流露出喜悦的神色。"孩子，这么多年来，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都没变啊"他的声音有些小，但尚能听清楚。"对不起 Douglas 先生，这么长时间都没能来看你......"我充满歉意地说道。他轻轻地笑了："你并不需要道歉，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所以照顾自己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我和 Douglas 先生谈起了我这几年以及现在的情况，由于公司严禁员工将工作内容等偷漏给外部人员。所以工作内容方面不该说的事情我守口如瓶。他听完后，满满地开口了："孩子，听好------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却是为了活着。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件好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照顾你的家庭，不要太过忙于工作而忽视了你的女儿。她需要你和你丈夫的关爱，要知道，一个缺少父爱母爱的孩子，身心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得到顺利地发展，你们一定要好好爱她......"正在这时， Carer 进来了。我立刻站起身来："Carer，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Carer 见了我仿佛吃了一惊："Annette！你依然......"他猛然好像注意到了什么，把刚到口的话咽了下去。"你依然这么一副有精神的样子，太好了。"正巧护士进来了，很客气地说道："对不起，病人必须获得充分的休息，你们可以改个时间再来吗？"我们只好暂时告别了 Douglas 先生，离开了医院。"嘿！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我听说阿克莱山地研究所出事了，而那时候你和 Willam 也在那里工作，我还以为你们也遇难了呢，看到你没事真是太高兴了。"Carer 的惊讶神情依然不减刚才。我将情况简短地向他陈述了一遍。"你工作方面依然一切顺利吗"我问，他略带眉飞色舞地神情回答："一切都很好，听说 Willam 在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我被调来你们的新地点来协助你们了。""是吗？那好极了！"

第 2 天，我告辞了 Douglas 先生，临走前，他告诉我说："孩子，不要担心我，记住我曾经对你说过的--------人，死，了只不过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已。虽然留在人世间的躯体会产生变化或遭到毁灭，但灵魂永不消失永远不变，因为灵魂永远存在！"告别 Douglas 先生之后，回到家里陪 Sherry 度过剩下的假期后，来到了新建的地点继续以前的忙碌工作并适应这个新环境。近期，Willam 在进行一种新的病毒的开发，暂且命名为 "G"。在"T"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其他细菌及病毒结合之后会产生新的效果，阿克莱山地研究所的病毒泄漏事件表明"T"只能变出一些普通丧尸之类的东西，而这次处于开发阶段的 G 从目前情况来看表现将会比 T 要出色的多，由于这段时间 Willalm 变得极其忙碌，所以与莱肯市警察署署长------艾尔斯联系见面等事就交由我来处理了。我曾经和他见过一面，他是个狗熊般肥胖，长着咖啡色胡子的中年人。他总是睁着那么一双色迷迷且给人一种不怀好意的感觉的眼睛，说实话真让人感到恶心！不过他的确是个相当不错的内应，他的职权几乎可以限制并控制警察们的一切行动。我毫无疏漏地按期给他的银行账户里打上给他的"报酬"，而他也尽所职能地为我们打好掩护工作。我们在这里的一切都得以顺利地进行。Willam 日以继夜地工作，G 的开发也快临近了尾声。不久后 Willam 终于完成了 G 的开发，与此同时，公司总部向 Willam 要求其上交研究结果，但 Willam 并不愿意就这样乖乖地把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就这么交给任何人。于是，Willam 将做出的第一支"G"样本藏入了 Sherry 的项链中。过了不久，听说警察署那边出事了。听说城市中出现不少从未见过的怪物，并且出现大量丧尸。甚至出现很多丧尸围攻警署，警察与市民们皆有伤亡不轻。与此同时，公司总部下达最后通告，警告 Willam 如果再不提交 G 的话，他们将采取武力强行回收，而 Willam 却再次拒绝。我对他的做法表示不理解，劝说过他服从公司的命令，但他依然坚定地回答："我不会把 G 交到任何人手中去的！"面对他坚决的态度，作为他妻子的我，也只能支持他了。

终于，我人生中的恶梦降临了。一天，我正在工作，忽然听到一阵枪响。是从 Willam 办公室那里传出来的！我不顾一切地向 Willam 办公室奔去，途中我听到了杂乱的脚步与电子门启动的声音，但当我向声音传出的地方望去时已没有任何人影。当我匆匆赶到 Willam 面前时他已身中数弹地倒在桌子旁。真不敢相信公司上层的人为了回收 G 而采取如此狠毒的手段，悲愤交加的我对他说："Willam 你坚持住，我这就去给你拿些药品回来！"他伤得很重，虽然我明知身受重伤的他也许活不了多久，但我一定要救活他！我发疯一般地奔跑，脑海中一直闪荡着 Willam 那万念俱灰般的眼神，"你一定要坚持住，

Willam！”......当我拿着急救药品匆匆赶回他的办公室时，发现 Willalm 不见了，在他刚才倒下的位置留有一个注射器，我捡起来察看，发现了残余的紫色液体，如遭雷劈般的痛苦刹那间穿过我的脊髓。Willam......Willam 他给自己的身体注射了 G。当我重新清醒过来时，立刻捡起掉在一旁的手枪冲了出去。我一路追寻，赶到了地下水处理厂。远远地就听到了一阵阵惨叫声，然一阵机枪扫射声之后又听见“喔啊-----呜”一声恐怖的长啸。难道说 Willam 他已经......？又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传来，我急忙追上去。下水道......到处都是血，几具武装特种部队打扮的士兵的尸体赫然跃入我的眼帘。我打开第一道铁门时，迎接我的是从出生至今为止所听到过的最惨的叫声。Willam，他一定在那里！当我循着刚才的叫声赶到那儿时，Willam 早已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G”散落了一地，一群老鼠们趴在上面贪婪地吸食着的场景。完了，一切全完了。

我在地下工作厂里找到了一部电话，好在线路依然能接通。我给 Sherry 打了电话，告诉她家里已经不安全了，并让他躲到警察署里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也没有多解释，更没有将 Willam 的事情告诉她，仅仅告诉她快去警察署。挂上电话后，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当我醒来时，感到有些头痛。这是哪儿？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也许是我无意地走到这儿，然后昏倒在这儿的吧......我昏睡了多久，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没有感到饥饿或者口渴，只是感觉在这之前的一些细节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当我清醒之后，正准备离开这儿时忽然走进来一个人，难道又是来抢夺 G 的吗！？我的神经顿时紧崩了起来，将枪指向了那个人：“你一定也是 Umbrella 派来抢夺 G 的吧？告诉你，我是不会把我丈夫的东西交给别人的！”这时，我看清了这个人的面孔 -------是一个看起来 20 岁左右的很年轻的大女孩，梳着马尾辫，穿着红色夹克衫。我感到怀疑：Umbrella 会派出这么一个看起来如此稚嫩的年轻人来夺取 G 吗？但又丝毫不敢大意。她好像思索了一下，问道：“丈夫？这么说，你就是 Willam 的妻子，Sherry 的母亲 Antter 吧？”我大吃一惊：“你是怎......怎么知道这些的！？”她一脸严肃地说：“不要管这些了，Sherry 现在就在下水道中，我正在四处找她。我需要你的帮助，这里十分危险，我们得尽快找到她！”“噢不！，Sherry 会成为它们的猎物的！”我焦急万分。Willam 会打她的主意的！”我近乎绝望地大叫。面对她那一脸的疑惑，我将整件事情经过告诉了她。“由于他要使自己的后代繁殖下去，所以他要先选择一个寄生宿主。”我继续说道，“而这个寄生宿主和自己的基因越是相近，那么后代就会越优秀。而 Sherry 就是最合适的宿主，Willam 全是从本能中知道这一点的。”说到这时，我忽然听到了一阵凄惨的喊叫，是 Sherry 的声音！与此同时，我眼前的这个马尾辫说道：“是 Sherry！快，你从这边找！”我忙打开门冲了出去。

不知什么时候这片地方已积满了及腰深的水，我来到了通往处理厂通讯室的夹道时，从左边电梯那儿下来 2 个人。就在短短的一刹那，我注意到了那个手持手枪的东方女人，她是来抢夺 G 的！我转身就跑，听到她追来的脚步声，我朝后面连放 3 枪，只听一个男人声音“ADA，小心，啊！”一道蓝影飘过，将那个女人扑到了一旁。而救他的那个男人代替她中了我的枪。我又开了几枪后跑了出去。通风道的风扇是停着的，我爬上梯子穿过通风道，来到了处理厂工作间的 2 楼躲了起来。那个女人果然追了过来，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我躲在这儿。我看准机会开了一枪，子弹不偏不稳将她手中的枪击落在地。“别动！”我狠狠地说着，我用枪指着她，慢慢靠近。“我知道你是 Umbrella 派来的间谍想来夺取 G 病毒，但我是绝对不会把“G”交给任何人的！你叫什么名字？”“Ada・Wong。”她冷静地回答。我猛然想起在阿克莱山地研究所短暂工作的时候，一个叫 John 的研究员将 1，2 楼的电子锁密码设成了“JOHN,ADA”。虽然事情已相隔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依然记得很清楚，原来她就是 John 的那个女友。通过简短的交谈，我告诉她 John 已经在那次事故中变成了丧尸时，她的表情显得十分惊讶也很失落。我略带得意地说：“想得到“G”的人都得死，你马上就可以和他见面了。”正当我打算扣动扳机结束她的生命时，忽然发现她的脖子上竟然挂着 Sherry 的项链！我大吃一惊：“这是我女儿的项链！你是怎么得到的！？”她依然从容不迫地回答：“那是她不小心掉落的，就暂时由我来替你女儿保管吧。”我正准备伸手去夺项链，她却猛然抓住我持枪的右手，我们俩扭打起来。她冷不防打出一拳，我被打得人仰马翻，并跌入了一楼的大水池中。我挣扎着爬出了水池，走到门外后却发现原本及腰深的水不见了，道通往研究所的门刚才一直是由一股强劲的水流阻挡着，而现在那股水流已经消失了。难道是那个马尾辫找到 Sherry 并代她离开了这里？这条路只会通往研究所，她们俩一定失去了研究所！

直觉驱使着我支撑起已疲惫不堪的身体来到了乘坐缆车的地方。不过缆车不在这里，一定是她们俩先乘坐缆车过去了！我立刻来到操纵台前使缆车回来。乘坐缆车到达了对面，我远远地听到了通往地下的工程车的轰鸣。我穿过狭窄的过道，发现几只丧尸倒在血泊里抽搐着，它们已经死了。我爬上梯子穿过工程车的控制室，来到了工程车的放置地点。果然工程车已经降下去了。但我清楚地听到了从下面传来了枪响，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如果是她和 Sherry 的话她们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我来不及多想，迅速跑回工程车操纵室，将随身携带的钥匙插入了控制台。不久后，工程车重新升回地面，可我在工程车旁发现了一些血迹，难道是她和 Sherry 出事了！？我忙过去查看，竟然发现了 Willalm 的衣服碎片和很多血迹......她竟然杀了 Willam，不可原谅！我悲愤交加，立刻乘坐工程车来到了研究所。我必须赶快找到 Sherry，我已经失去了丈夫，不能再失去女儿了。我来到警卫室，却发现门是锁着的。于是准备去员工宿舍去找，也许 Sherry 会在那儿呆着。可到了员工宿舍之后，却发现这儿也不是什么安全之地了-------我在墙角边发现了 Carer，他直挺挺地躺在那儿。"Carer......"我走上前去，他的左手握着一个已经没有汽油的油桶，右手紧握一根铁棒，他的身体上方的通风道里，有好几根植物的触手在上面绞动着。我深知由 G 培养出的植物性 BOW 那完全的生命力与其毁灭力。看得出来 Carer 临死前已经是尽全力了，可他非但没能顺利烧毁那些触手，反而命丧黄泉。我身边的人一个个的都离开了，我这些年来究竟都作了些什么......？Douglas 先生如果知道我和 Carer 他们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的话，还会承认我是他当年疼爱的学生吗？会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吗......？我悲痛地离开了员工宿舍，从衣兜里掏出仅存的 G 样本，紧紧握在手中，"我将继承 Willam 的遗愿，发誓不会把 G 交给任何人！"

当我找遍了其他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发现 Sherry 时，准备去动力室那边去找找看，虽然 Sherry 在那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只有那儿没找了。我乘坐电梯来到了动力是所在的楼层，在拐弯处我忽然发现了那个曾和那个女间谍在一起的男人，他那深蓝衣服的后面赫然写着"RPD"3 个字母，是莱肯市警察署的警员。一股不知由来的恨意涌上心头，并使我扣动了扳机。"砰！"子弹打偏了，他回过头来，惊异地看着我。通过简短的对话，我发现他至今还不知道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是个间谍，他死活都不肯相信："不，我了解她，Ada 不是那种女人"，真是个天真至极且愚蠢的家伙！我甚至都有点开始同情起他来了"不，那是真的。" 我压着心头那股杀人的冲动，向他继续说到："她是为了夺取 G 病毒才来到这里的，她是个间谍，而你却一点都没想到吧！？"看着他那迷茫且又不愿相信的眼神，我觉得他既然这么愿意相信那个间谍，那么就让他也一起从这世界上消失吧！"你现在唯一的路就是死！"我狠狠地说道并再次瞄准了他。忽然，他头顶上方的通风管的丝网掉落，随后落下一个身穿绿色衣服的巨人，是 Tyrant！我见过，能够遵从一定命令的头脑简单，但却四肢发达的家伙！一定是上头派来夺取 G 的，此地不宜久留，我转身就跑回了电梯，随后听到了枪响。就让 Tyrant 来替我解决那个傻瓜吧。我深知 Tyrant 的破坏力与惊人的生命，那个傻瓜警察岂能是它的对手？估计他到死也不会明白他一直是和一个间谍在一起！

不知不觉中，我像幽魂一般地回到了 Willam 的办公室，在办公室的入口前，我发现了那个马尾辫！我立刻来了火，对她吼道："你竟然杀了我的丈夫，我绝不会原谅你！从此以后，我要继承我丈夫的伟大研究！""你冷静点！"马尾辫一连焦急地对我大声说道，"Sherry 她被寄生了，情况十分危险！""你说什么！？"此时此刻，我对她的怒气立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你必须赶快找到解药，否则她就会......就会......""什么！？你说 Sherry 她被寄生了？她在哪儿？"我忙问道。这时，又是一声天丝网掉落声穿入了我的耳朵，同时传来一阵怪声，我忙跑了过去。一个通体红色的大怪物从通风道中跳了下来，正面对着我。我定睛一看------是 Willam！他居然还没有死，"Willam......你还活着？"一丝惊讶与感动划过，可随后而来的是一股强劲的力量伴随着剧痛穿过我的整个身体。眼前溅起一片红......我发觉自己倒在了地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是那个马尾辫。"Willam 他还活着，他比以前更强壮了"我依然没有从激动的状态中恢复，哆哆嗦嗦地说道。"快告诉我如何取得血清！"马尾辫那焦急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时，我才意识到 Willam 已经离去。Willam 他的身体还活着，但是他作为人类的精神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恢复了意识，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清单，并告诉了她要按照这上面要求的步骤去做。我的头无意识地歪了一下，视野中出现了 G 样本，已经跌碎在一旁了。望着那碎裂的试管与流出来的 G，我却忽然犹如大梦初醒，在一刹那意识到自己长年来所作的一切所谓的努力与研究是多么的可笑而又无意义，是我们一行人将祥和的人间变成了地狱，长年来我们做的是多么罪恶的事情，太多无辜的人因为我

们那疯狂而又愚蠢的行为失去了他们本应该得到的，本应拥有的美好事物。包括 Sherry，这 12 年来，我几乎很少和 Willam 好好照顾她。我们只顾自己的追求目标与梦想，忽视了她，让她忍受了长年的寂寞。使她没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从小接受到应得的父爱母爱，我对不起她......。

"快救救她"我知道自己已活不成了，拼尽气力向马尾辫说着，我知道她一定会代替我好好照顾 Sherry 的，她一定会帮助 Sherry 躲过劫难，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完全相信她并十分愿意将 Sherry 托付给她。"虽然我不是个好母亲，但是请你告诉她：我爱她......"我用最后一丝气力说完了我要说的话。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疼痛也在慢慢地消失。神啊，求您原谅我们这些罪人吧，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们所作的这些事多么的愚蠢，罪恶。求您宽恕我们。求您能让 Sherry 的生命中，走进一个能代替我和 Willam 来弥补我们曾该给她的一切的人吧。爸爸，妈妈，Douglas 先生，Carer， Willam，Sherry......我所认识的，所爱的人们最后一次飘过我的脑海。我已彻底感觉不到任何疼痛，身体变得很轻很轻，向空中飘起......

昏昏茫茫......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起："人，死了，只不过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已。虽然留在人世间的躯体会产生变化或遭到毁灭，但灵魂永不消失永远不变，因为灵魂永远存在！"

笔者后记：虽然人人都有欲望，理想和追求目标，但如果有了家庭，就要以家庭为中心。要知道，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与家庭息息相关。不要为了自己的私人欲望等等将家庭的诸般事情置之不理。否则，你就会成为悲剧的制造者，会使无辜的人因为你受伤！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责任心，请你不要随便组建家庭。既然组建了家庭，就请你抱起那颗责任心。你，不再仅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整个家庭。记住：没有什么，比你的家庭更重要！

天诛 2 同人

独孤剑客



第一话

官府的间接坐事不理,让山贼占领了幽谷村子.

税收没了,官府急了.

于是派出忍者解决这个问题.
花最小的代价.

东忍流于是派出 2 个新晋升的弟子.
白发口布男力丸,和红装二刀流彩女.
(做事先,火大啊,刚写出点 FEEL)

(回来继续写)
力丸和彩女到达村子附近开始兵分 2 路包抄.
既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能让无辜的村民发现.
潜入对于忍者来说,是基本功.
要有地形图,和很强的方向感.

别指望那时有 GOOGLE 地图和百度知道.
连 GPS 卫星导航都没的.
没手机没小灵通.
只有一张官府的村子地形图.
还没标明敌人位置的.

靠气吧.
靠的强弱来判断与敌人的距离.

长刀抽出来的时候就有一名敌人中招.
忍杀的特点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中招者也只有配合送死的戏份了.
发现目标,对待时机,跑位,出手,一气呵成.

彩女在这方面不输给力丸.
她人小力气不小,身手更加敏捷迅速.
二刀流的真谛就是眼花缭乱干净利索.
一刀中则二刀接,接二连三,死,有时对于彩女的刀下之鬼,并不是那么痛苦.
敌人身体被彩女的刀接触的那一刹那就完全落入彩女二刀华丽表演的节奏中去,身不由己,好在过程只是

一瞬间,就拜拜了.

解决一个就赶紧搜寻下一个吧.
在被敌人发现前解决战斗,就是忍者的风格.

不是怕正面交锋,而是没有必要.

默默无闻的暗杀是力丸彩女从小接受的训练.
被敌人发现是可耻的.

但是,凡是都有例外.
关键时刻,还是要正面交手.
不过时候灭口就行了.

于是力丸对头目一,彩女遇见头目二.
一号头目用娴熟的飞刀戏耍绑住的少女.
这样的行径被力丸看到了:"欺负一个女流之辈,很师太啊!"
"你是什么人?"一号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样子.
"你不配知道."力丸拔刀..
"火大啊!"一号说着突然一刀直取少女咽喉.出手很快,刀很准.飞刀脱手而出.
人影一闪比刘翔还快.
叮的一声,力丸已经穿梭到少女跟前一刀击落飞刀.
"身手很快啊!"一号略现惊讶.
这时力丸已经解救下少女,少女感激道"大侠,你叫什么名字啊?"
一号也很想知道.
力丸隔着口布道:"我只是一个影子.我没有名字."
"那我就叫你无名吧"一号说着连珠射出几把飞刀,同时抽出腰间的铁烟杆袭向力丸:"爷爷刀小从不杀无名之辈!"
"啊~~~"少女尖叫声中,力丸已奖她挡在身后,手腕抖处长刀已将飞刀一一拨开.
只是刚拨开飞刀,铁烟杆已经化作疾影暴打力丸上中下三路要害.
力丸一少反抱少女,一手翻转长长刀挡开烟杆,身子已经避开.
少女趁势向门外跑去.
力丸终于可以全力对付一号了.

"这真让人兴奋啊!"一号得瑟起来,展开猛攻.
力丸锐利的眼睛已经看到一号的小动作.
一号的烟杆攻击是虚,左手隐藏动作才是杀招.
是什么?
会是什么呢?
快使出来吧,力丸热血沸腾了,这才是他期待的战斗.

待续.

九阴白骨爪!!
对不起,这不是<射雕英雄传>。
是烟玉。
它砸到地上爆出一团催泪迷烟时，力丸才知道是烟玉。

眼睛看不见了？
正好干掉力丸。

这是一号的心思。
他觉得力丸太大意了，于是自己就得意起来。

他跃到一旁，怒刺力丸。
这一刺还隐含了几个变化，不等招式用老刺点都会转变，好叫人防不胜防。

即使力丸不中烟玉，恐怕也很难在这么近的距离躲开这一刺吧......

开始为什么这么一点距离的刺击，过了 2 秒还没击中？
为什么眼睛突然模糊，还很呛？

刺空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身体不能动了？

声音也发不出来？

我每次看贴都回贴的啊，灌水也遵守版规的啊，为什么会被禁言了啊？

问答无用。

眼睛恢复视觉后，一号就看到力丸挽了个刀花，潇洒非凡的把刀往背后一插。
刀入鞘的声音很悦耳。
整套动作可以打 10 分。

但是他为什么收刀了那？

为什么他的眼神好像在说"你已经死了！"

？？？

胸口为什么有一个洞，洞里为什么流着血？

我挂了？

不会吧？

倒地。

一号罪恶的一生就此句号。

力丸搜了搜一号的尸体，几把飞刀，长三寸七分。几枚烟玉，做功粗糙了点，和自己身上携带的东忍流的不是一个档次啊，山寨货啊......

第一话完。

第二话

彩女看到从庙堂跑出来的妇女，潜伏到庙堂门外看到了力丸干掉三贼一号头目的关键时刻：

对方的烟玉放出的烟力丸先是用忍术"龟息"逼开，又立即也放了一颗东忍流烟玉。
一号中了烟玉后，力丸迅疾给了他一刀。
就这样。

彩女看到这就离开了。
她往山里跑去。

很快就发现了巡逻的山贼。

杂兵暗杀就不用多说了。

直接二号头目战！！

草料房前，彩女身后突然出现的 2 号头目，骑着马。

"小姑娘，这里可不你来玩要的地方啊。"2 号头目说着已经站在地上。

高大的身材配一把巨型石头锤子。

力量型 BOSS 啊，彩女嘀咕道。
这样的人，做山贼可惜了啊。

"一个人说什么呢，大爷陪你聊，哈哈哈哈。"2 号笑起来很 2。
"陪聊？不，我是来暗杀你的。"彩女故意一本正经道。
"呵呵，暗杀我？口气不小啊。可是，我已经发现你了啊"2 号笑得很 2 依旧。
彩女华丽的抽出刀来，在双手上舞弄着刀花："你错了，看到我时，你就必须死掉啊。"

"是爽死么？哈哈哈哈"2 号说着突然一锤挥舞过去，风声疾劲。

"太慢了，太慢了！"彩女身形迷离，如鬼似魅。
2 号把锤子挥舞得狂风大作，可就是沾不上彩女的身影。

"要我？"2 号怒了。

草料屋被砸塌。
扬骑漫天尘土。
看不到彩女了。

这就是所谓的暗杀？

彩女现身，婀娜的身影款款从烟尘中只出来，双刀已经插在深厚的刀囊。

2 号愤怒的看着她，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拖大的走过来。

2 号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多处麻木了。
才发现自己身体上已经多了好几处刀伤。

这是彩女之前用鬼魅般的身法留下的刀口啊。

蜂舞乱杀！

彩女缓缓走过 2 号身边。
"什么？不好！"彩女忽然感到巨大的压迫感，身子本能的一窜。
石头锤正好挥过彩女刚才所站的地方。

2 号巨大的身体肌肉暴胀，彩女的"蜂舞乱杀"只伤到 2 号皮肉，她低估了 2 号。

暴走了啊终于。

彩女重新亮刀，摆好了准备恶战的架势。

"嘿嘿"2 号扔了石锤，拔出了身边的武士刀："很久没人逼我用这把刀了啊……"露出兴奋的表情。

刀，居然是把难得一见的好刀。

"看刀！"

2 号的身法居然变快了。

直线冲刺斩是。

十字交叉挡。彩女稍微一接武士刀就迅速移动。

而这次武士刀竟能八方游走，直逼彩女灵活的身形。

彩女绕着 2 号转，不时用双刀格挡才能全身而退，可恶，被他反攻了。

哼，蜂舞乱杀！！
彩女再次施展绝杀。

2 倍速蜂舞乱杀。

2 号的伤口越来越开裂了，彩女的目的就是和 2 号比速度和灵活性，不能再次击中同一处伤口，就要让他伤口因为剧烈运动而迸裂。

果然 2 号伤口迸裂不说，头还有点晕了。

开阔的空间加上彩女迅捷的速度，2 号渐渐不能招架了。

彩女突然欺到 2 号肋下，一刀刺入 2 号拿刀的手腕，一刀刺入 2 号的心口。
拔出刺手的刀刺入 2 号颈脖，拔出刺心口的刀同时翻身反跃到 2 号肩膀上一刀插入 2 号头顶，这 4 刀一气呵成。

拔出双刀蹬飞出去轻盈的落地，舞刀挥血，还刀入鞘。

力丸这时出现。
"彩女。干得漂亮。"

彩女似笑非笑一下。

向山下走去。
力丸看了眼倒下的 2 号，跟着离开。

第 2 话完。

第 3 话

鸽子,一只白鸽飞过.
不是吴宇森的,也不是诸葛亮的.
是东紫云斋的.
东忍流的鸽子.
信鸽.

屋子,一间普通的屋子.
屋子里却摆满了各种难得一见的东西。
别指望是什么限定版手办和各种主机和正版碟.
只是些忍者才使用的暗器和忍具.

黑衣白发,坐着装填一个手里雷.
门口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力丸,师傅召集."
他说话的时候贴在门口的墙壁,却不现身.
力丸连忙放下手里雷,站起,转身走出门外.
那人已经走在前面了.
力丸紧紧跟随.

东紫云斋在自己的屋子前的走廊上坐定.
那人和力丸、彩女单膝跪候在屋子前的空地上。
气氛凝重。
一只白鸽奄奄一息的躺在东紫云斋面前。

不过大家的目光很快被一把刀吸引住。
十六夜。
这是东忍流首座佩刀。
现在传给了力丸和彩女的师兄，龙丸。

力丸脑袋任何就开始发热，什么都没听进去。
一会就看见龙丸站起来，一挥手，彩女就跟着走了。
力丸马上也跟上去。

三人施展轻功飞速离开了忍村，向远处各出茂密山林的城堡赶去。

看样子是主公的城堡告急，浓烟、火焰和兵马交锋之声......

守卫城堡的官兵遭到不明身份的红衣忍者偷袭，他们打开了城门，放进了邻国的部队。
而带领敌国军队的，竟是城主的叔叔。
叛变！

敌军一层层向城堡内部推进。
被突破的区域全部换上了敌军和红衣忍者的守卫戒备。

一场豪雨。
仿佛老天也为这场杀戮哭泣。

一名受伤的女子好不容易逃出城门。
就看见雨中疾速接近的 3 条人影。
"呀灭逮！！"女子瘫倒在地。
"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龙丸，当然是龙丸一行人。

力丸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看了眼龙丸，龙丸正打量四周。
"力丸、彩女，你们潜入城堡，务必救出主公一家。"说完自己跃上城墙，利用飞爪狗绳向城堡后壁掠去。

力丸彩女一个从正面一个从侧面进去了。
再也没人看到他们出来。

因为一个小时后，他们从城堡外的秘道口出来了。
就力丸和受伤的城主以及总管 3 人。
据说城主夫人已经遇害，而年幼的公主已经被城主的叔叔掳走。
而彩女和龙丸下落不明。

望着身后被大火烧毁的家园，刚刚失去亲人的城主扶地痛哭。
力丸对主公发誓，一定找回公主，手刃杀害夫人的凶手。

乡田城大将柳生这时赶到。
他简短汇报了下情况。
城内敌军已经被歼灭。敌方忍者也已经全部被暗杀。
力丸想他怎么知道是被暗杀的呢？
因为忍者的死相来看，全部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一刀毙命的。
柳生还说遇见了佩带东忍流十六夜的忍者首座龙丸，已经去刺杀敌人主帅了。

听完力丸就暗自离去了。

第 3 话完。

第 3 话花絮

城堡每一层的飞檐上都有红衣忍者在风雨中把守.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一个强大到可以继承东忍流的首座的男子龙丸会在这漆黑的夜幕中凭借风雨的掩护来到他们身后.
没有出刀.
龙丸手腕和脚尖都隐藏着锋利的刀器.
加上他擅长的拳脚功夫,足以空手杀敌.
伴随一阵疾风合作一道闪电,龙丸就可以潜伏到敌人的身后,一招必杀.
直到城堡的绝顶,龙丸看到一个戴着高帽、白色面具和华丽歌舞服的人在跳舞。
杀气。
是杀气!
龙丸本能的疾速抽刀，眼前刀光一闪，面前的舞者在刀光中一分为二。
继而出现在龙丸眼前的是一个穿着蓝色轻便战场甲的女人。
她自称是阳炎座首领。

香我美。
希望龙丸和她合作，夺取天下。
遭到龙丸拒绝。
呵呵，你再考虑考虑吧。
香我美转身从屋顶另一侧跃下。
跳崖？
这么高的地方啊！
龙丸感到惊讶。
正要跳下去追击，身后不知道从哪里落下一个人。
听到铁链挥舞破空的声音。
自称青龙的武士出现了。
龙丸抹了抹脸上的雨水，对方就攻击了。
左手硬接一招，牵制主对手的锁链刀，龙丸右手快速从腰后拔刀反手一挥，就抹破了对方的脖子。
青龙翻身跌落。
龙丸甩去了刀上之血和雨水，快速还刀入鞘。
一个倒立，抓住屋檐已翻身跃入檐下窗内。
于是遇见了柳生......

青龙的尸体跌落到离屋顶数十米的地上没一会，就有一个大汉从半空落下，压在青龙尸体上。
这人就是号称玄武的阳炎座四大主将。
后来香我美问他如何失手时，他说遇到了东忍流的女生，武功了得云云，被香我美一顿臭骂，但是念在玄武的哥哥青龙战死，玄武又从小有点二愣，也就没再追究。

不过这次阳炎座损兵折将，看来是对东忍流轻敌了。

而力丸，共在这次城堡逆袭战中，暗杀掉十八名阳炎座忍者。

第 3 话花絮完。

第 3 话 补完

城堡内部燃烧的走廊内.
敌军的卫兵巡逻着.
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驻扎的士兵,不可小看.
所以必须全部暗杀.
力丸想.
管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子背后一刀捅.

恶劣环境中,忍者的行动力和隐匿性超越了武士.
而可怕的忍术更是让力丸神出鬼没.
火焰吡啵的声响也给力丸的行动带来了方便.
燃烧的火焰在力丸的刀上翩翩起舞,而敌人的身体就是火焰的归宿.

太可怕了,火焰中白发的死神.

完.

第 4 话

最近许多人看了电影赤壁,也看了 E3 游戏斩,真是刀光剑影,三大主机携带各大作品打得好不热闹.

这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冷静.

一场大雨,一片军营.
一个人.
力丸暗杀潜行.

我还记得第一次踏足那一关时的紧张和兴奋.
不时雷电交加的光影声响把我置身于战国时代的那场血雨腥风中去.

身上就一瓶 HP,几枚手里剑,一把忍者刀.
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地形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敌人.

远处不时有刀剑交锋的撞击声.
耳边是风雨无情.
压迫感在自然气候和黑暗环境与未知的敌人的交织下油然而生.

地很湿滑泥泞.
雨水也总是让视线模糊.
力丸需要冷静.
他靠着忍者独有的方法,潜行在这片战场中.

敌人的气越来越近......

阿嚏!

靠!
力丸打了个喷嚏。
关键时刻怎能感冒?

好在风雨声和隐隐雷声掩盖住了这个喷嚏。

这鬼天气，敌人的军士抱怨到。

然后他就发觉自己不能动了，叫也叫不出，雨水仿佛停止运动一样，因为一走强劲有力的手已经从身后遏制住了他的咽喉。
痛苦。
痛苦很短暂。
就在一个闪电的同时，力丸的刀从敌人的身后绕上来在他脖子上一抹。
痛苦结束了。

力丸把敌人的尸体拖入一边去，继续前行。

眼看着力丸干掉一个一个敌人，不远处的彩女也趁机除掉了几个忍者。
刀上的血很快被雨水冲干净。
随着双刀的闪烁，一间小屋子前的士兵被干掉。
彩女放下举起的双臂，旋转着刀漂亮的还入腰后的刀鞘中去。
屋门推开，小公主得救。
敌军本阵就在不远了.
黑暗中突然飞出 2 枚高速旋转的手里剑.

2 名守卫来不及躲闪就摸着脖子倒下了.

雨水晃动中力丸现身来到军帐入口.
里面似乎没什么动静.
力丸正准备冲入,头顶上方有破风之声.
暗器!

一片飞刀钉在力丸脚前,刀刃一半没入土中.
力丸暗吸一口冷气,还好不是小李飞刀.

驻足,抬头,高大的数上跃下一团人影.
对方自由花样高台跳水版的动作落下,十分漂亮的着落.
戴着朱雀面具的长发男子,手持一柄东方长剑.

对方不待力丸开口,挽个剑花迎面便是连绵不断的剑招.

力丸步法骤开一连矫捷的身法躲开对方的攻击.
趁隙出刀.
2 人刀剑交锋势均力敌.

可是力丸救人心切,哪有功夫和对手鏖战?
朱雀男发觉力丸身影奇变,神出鬼没,一时竟也无法击退力丸.
随着力丸的杀气突长,朱雀男卖个破绽,跳出圈外.
你很好很强大.今天就不陪你了,希望下次可以分出胜负.
说完朱雀男就飞鸟投林来得快,去得更快.

力丸也无暇理会,转身冲入军帐.

些特!
军帐内除了尸体还是尸体.
有叛军叔叔的,还有貌似敌人大将的,和几名士兵的.

我来晚一步......
穿过军帐，听到远处随风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循声而去。

悬崖。
天上雷电交加。
崖下惊涛拍岸。

龙丸一脸怒容，手上的十六夜积蓄着雷霆万钧的力量。
一丈之外，香我美握着弧长大太刀，披头散发，全身也是贯注真气。

彩女放下背上的小公主，驻足在悬崖外的山路上。
力丸赶到。
彩女把小公主交给力丸，自己却跑入悬崖准备相助龙丸。

力丸刚想喝止彩女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龙丸和香我美同时出招，惊天动地！
剑气撞击产生巨大的气浪。
雨珠受不住这 2 股气浪的冲击向四面八方暴射开去。

彩女根本无法再前进半步。
力丸转身保护住小公主，用自己的后背承受住雨珠的急射。

冲击过后，悬崖无法承受。
倾斜。

断裂。

龙丸和香我美再也不能站稳，双双跌下悬崖，淹没在怒海狂涛之中。

彩女爬起来踉跄地跑断崖处趴在悬崖断裂处放声呼喊着龙丸的名字。

狂风暴雨中，隐隐只看到龙丸的一根束带飘荡在海面上。

时候的调查证实：乡田城主公的叔叔被敌军首领在利用完后处决。
而香我美也在利用完敌方首领后格杀之。
一切的阴谋背后是香我美唯我独尊的野心。

龙丸下落不明。
东忍流暂时由力丸负责。

乡田城开始重建。

第 4 话完。

第 5 话
龙丸的身份。

在丢落悬崖的时候，龙丸被一块巨头擦中，失去知觉。

谈话香我美被海浪卷走。
天亮的时候，2 个人被冲到了另外一处的海滩上。
香我美先恢复了知觉醒来，发现了龙丸仍生死未卜。
她摇摇晃晃的走到龙丸身边。
阳光早已经把风雨的痕迹晒干。
看着倒地不醒的龙丸，香我美探了探他的鼻息， 还活着。

人工呼吸。
香我美的胸脯贴着龙丸的胸口给他做起了人工呼吸。

这一刻，她不是阳炎座的女魔头，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正在急救她的最强敌手的女人。

一只海鸥飞过，遮住了阳光。

龙丸睁开眼睛了。
他看到模糊的香我美。
他说，我在哪？你是谁？
香我美很意外。
不过随即她就告诉龙丸，我是香我美，你的主人。

玄武、朱雀还有号称白虎的矮小中年和一只白色老虎。
香我美把龙丸带到他们面前时，大家都很惊讶。
因为龙丸戴着一只鬼面具。

黑色忍装束。
黑色打结的蒙面巾。
黑色的忍刀。
一头白发，英气逼人。
力丸在左。

少女的活泼打扮。
红色的忍直到短打。
兰色的大蝴蝶结刀包上交叉绑着两把小太刀。
彩女在右。

东紫云斋在中。

乡田城城主和大总管在忍的里。

安全。

绝对的安全。

这时，一只信鸽到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信上的东忍流探子的情报，说是最近白岩山出现了天狗忍者，绑架了不少山里的居民。

而派去调查的军士，没一个回来过。

城主说，还是麻烦东忍流一趟了。

东紫云斋示意力丸前去调查。

力丸领命。

白岩山。
一个天狗忍者扛着一个山民。
扛不动了，把人丢地上。
山民哀求。
天狗挥着镰刀威吓。

山路上一条人影无声无息的逼近。

山民看到了天狗身后的人影，惊呼！
天狗警觉时，胸口已被刀锋穿透。
黑色忍装束。
黑色打结的蒙面巾。
黑色的忍刀。
一头白发，英气逼人。
当然是力丸。不是贡丸啊，没吃午饭的回避。

解救了一个山民后，得知山顶可能驻扎着天狗忍者。
于是力丸开始使用加长的狗绳。
要想潜入敌人的巢穴就只能剑走偏锋了。
从最险要的地方攀爬上山！

穿越云雾。
力丸终于爬到了山上。
然而山顶还要前行一段距离才能继续攀爬。

潜行不久，果然看到 2 个天狗忍者在交谈，他们完全没有防备身后悬崖这个方向的力丸。

力丸摸出一枚手里剑，突然起跑，冲刺，射出手里剑。
突然的接近让天狗促不及防。
一个天狗才拔出刀力丸的刀已经刺入他的心脏了。
同时那枚手里剑在山壁上折射入另外一个天狗的脑门上。

2 人还没倒地，力丸已经去远了。

来到十根擎天石柱处，突然感到十分强大的气。
力丸小心的四处张望时，一头巨熊已经在力丸身后了。

熊爪一闪。
力丸就地一个前滚翻，顺势抽出忍刀。
熊爪在忍刀上刮出火花。

力丸半跪在地面对黑熊。
震天的熊吼。
直破云霄。

天狗们一定知道有人袭击了啊。
如果不干掉熊就没机会用狗绳爬到擎天柱上去了啊。
如果天狗来到这，就会很棘手了。

怎么办？
白度知道。
倒！

熊是没耐性的。
于是熊扑向力丸。

力丸躲，在擎天柱之间穿梭。

熊撞毁擎天柱。

力丸在逐渐相互撞击倒塌的擎天柱上展开轻功。
在千钧一发之际借助狗绳飞上了最高的一根柱上。

稍微一站稳，熊的撞击就动摇了这根柱子。

力丸回旋身体大力甩出狗绳抓住对面悬崖上的一棵大松树。
嗖的一声就过了半空。

天狗忍者的身影在山顶上忽隐忽现。

力丸象蜘蛛侠一样操纵着狗绳巧妙的回避了敌人，攻上最高点。
画面重放：力丸当蜘蛛人时发出了带着诡异弧线的手里剑，每一枚都不可思议的射中在山间跳跃穿梭的天狗要害。

所以当力丸来到山顶大屋子时。
敌人的首脑还有出现。

力丸进入屋子。
看到许多被捆绑的百姓。
放人。

最后一名山民，为了感谢力丸多说了几句台词，一直坚持到天狗忍者的首领出来，给了他致命一刀才结束罗嗦。

啊哈哈哈哈，东忍流的忍者，你放走了我的人，我就把你的命留下作赔偿吧。

巨丑，巨恶心的敌人。
戴着长长的天狗鼻。

还在力丸面前杀了无辜者。

力丸很突然的揭下了自己的蒙面。

哦！是个帅哥啊。天狗嘿嘿笑道。

力丸用冷酷到冰冰凉，透心凉的语气道：
影忍现身，意味着什么，你该明白了吧。
说完双手握刀，举起齐肩，刀口直指对方。

架势不错啊！
天狗也挥舞着自己的链索镰刀，围着力丸慢慢走动。
力丸的刀口也始终随着天狗移动。

这时一条红影从山下跃起。
力丸和天狗同时抬头而望。

那红影在空中被阳光吞没。

机会！

力丸趁机前冲刺击。

卑鄙！天狗连忙出刀应敌。

这时红影已经重重的落到套购背后。
却不是彩女是谁？

力丸的刀已经纠缠住天狗的锁链刀。

天狗突然奋力挣断锁链，急旋风般回身就是一击。

却只见红影向旁一晃，再一晃，就不见了。

天狗再回首看力丸那边，也不见人。

抬头......

交叉的 2 提人影在自己身前闪了一闪。

这就是东忍流的 2 人协作忍杀之天舞闪电。

第 5 话完

第 6 话了。

有人会觉得暗杀描写不多，没有天诛的风格和气氛。
是的，我没有将脑海中的景象合理转化为文字的那种火候。

失败啊。

难道玩天诛的人就是这么不善于表达么？

是的，忍者不善于表达，善于行动。
刀光一闪，力丸又干掉一个敌人。
他用手托住敌人的身体慢慢放倒在地。
然后再小心翼翼的前进。
每一步都悄然无声。

力丸好像是行走在一个城堡之内，博士可以从窗口看到外面的情况，这应该是很高的楼层了。

时间应该是深夜。
走道上有蜡烛台。

偶然会遇见巡夜班的守卫。
那时力丸就会从对方意向不到的角度下手。
刀入敌躯如切豆腐般利落。

一路前行，终于来到似乎最高一层。

猛地拉开仿佛最核心居室的门，却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男子静静坐在榻榻米上，没点灯，中借着微弱的星光肯定一个轮廓。

那人也只看到力丸的轮廓和一柄闪着寒光的刀。

一直低着头仿佛在打瞌睡的长发男子突然抬头。
一双暗红的眼睛在星光下格外恐怖。

鬼阴！
力丸喝出对方的名字。

鬼阴慢慢起身，狞笑道：
东忍流忍者，受死吧。

力丸以刀护体：
觉悟！

鬼阴猛扑而来。
手里闪着冷光。

力丸刀锋急晃，身形骤变。

电光火石，2 人在暗室中斗得不可开交。

城内秘道，城主已经在贴身侍卫保护下撤退。

大树繁枝，天空一轮圆月，风吹过，树叶中隐隐现出一个纤细身影。
她蹲踞在树干上，注视着脚下的城。
树在山上。山在城旁。

虽然听不到声音， 不过当看到鬼阴从城楼最高的窗户里被打飞出来时，山颠树上的彩女还是大吃一惊。
而力丸，正在窗口向下看时，门口又出现了一个鬼阴。
力丸只能再打。
东忍流的忍术允许很厉害，开始谁又知道这个流派会有力丸这样的刀法高手呢？
于是鬼阴又一次被打飞出去。
彩女 2 次分神，导致失去了城主一行人的踪影。
不行，彩女飞身跃下山去。

力丸看不到鬼阴落下去的情况，因为屋檐挡住了视线。
这次力丸看着门口，果然不一会，鬼阴又一次出现在门口。
披头散发，血红的眼睛。
力丸头皮发麻。

鬼阴嘿嘿一笑，又义无返顾的冲向力丸。
冷汗。
背脊发凉。
力丸只能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左手一掌击向鬼阴，紧接着是一打手里剑。
然后双手握刀就是一套连环杀招。

鬼阴双腿连环踢将手里剑尽数踢开。
面对鬼阴鬼魅般的身法，力丸的刀全部落空。

力丸只能欺身贴近鬼阴缠斗。
这是拼命的打法啊。
鬼阴终于在力丸的贴身紧逼下被力丸以背靠住撞在墙角。
鬼阴正要出手格杀力丸，却不想突然腹部一阵抽搐。
竟被力丸一刀贯穿丹田。

落地的彩女刚追想城主消失的方向没几步，就看到一团火球从城上落下。
着地，爆炸！

彩女转身望上去，看见力丸一手扶着窗口，一手捂住肚子。

鬼阴被击败了，死了么？
火焰化作灰烬。

力丸示意彩女自己没事。
彩女一点头，继续追击城主一行去了。

第 6 话完。

第 7 话

力丸一步一步小心的扶墙而走。
刚走到下一层就听到有许多武士家丁在楼下的声音。

点背啊。
刚才那一刀先刺入自己身体再穿透鬼阴，虽然巧妙的移开了自己的要害，可也是重伤。

看来不能从正常途径离开了。

走廊上的窗户翻出去就是宽大的屋檐。
力丸只能铤而走险。
如果不负伤简直是小意思，不过现在身体情况，很难再飞檐走壁。
力丸只能俯身爬行在屋檐上。
到了屋檐边再用狗绳漫漫降落到下一层的屋檐。

武士们已经冲到了顶楼。
力丸下降到一半了。
地面很近了。
可是地上站了不少人，举着火把，只是没人想到望屋檐上照。

饶到后院方向。
没什么人，力丸缓慢降落。

身后有脚步声。
力丸奋力抛出狗绳勾住外墙，手一松人就随着绳子飞上了屋檐。

翻墙而出。

走得有点狼狈。
不过没人看到，无所谓。

血迹。
武士追寻着血迹追出来时，力丸早已经不知去向了。

彩女一路奔跑，却还是没追上目标。
突然一股气逼近。
彩女收住脚步，四处张望。

树林中慢慢走出一个人来。
龙丸？！

不，他很象龙丸，一样的身材一样的打扮，可是他戴着一只青面獠牙的面具，而且他的气完全和龙丸不同。

会是谁?
冒充龙丸的敌人么?

还没灯彩女求证，对方突然加速冲了过来。
突袭！？

彩女怒。
对方在距离彩女五步时从身后拔刀。
刀光一闪。
彩女受伤了!

好快的刀!

彩女的手臂上渗出一道血线。

哼!

双刀出鞘。

面具男反手握刀全神贯注。

气氛突然十分凝重。

几次高速交手后，2 人又相距十步。

彩女又多了几道伤口，而对方的面具也终于出现一条裂缝。

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彩女心中默念。

可鬼面具终究没有裂开。

对手看来很生气，要出绝招了。杀气渐盛。

彩女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没底，突然觉得好害怕。

对手看到彩女的这个表情，忽然停止了攻击的欲望。

机会来了。
彩女回过神来抓住这个机会：
蜂舞乱杀！

一个彩女幻化成好多条红影飞饶鬼面具周围。
鬼面具抵抗时还是迟了一步，可他居然还是奋力化解了彩女的绝杀。

只是当彩女一击不中，退跃到十五步外时，鬼面具一分为二了。

还来不及看清楚，他突然转身离去，身法之快，形同鬼魅。

敲多嘛逮！

彩女本想去追，可是已经完全失去他的身影了。

此时力丸出现。
彩女一瞥，力丸，你受伤了！
没事的。遭到埋伏了么？
嗯。

2 人交谈着。
树叶飞舞……天空……明月……

复数不明身份气高速逼近。

力丸、彩女同时感应到了后方有复数敌人靠近。

力丸的伤势恐怕不能让他应付追踪而来的敌人。
从接近的速度上可以判断是忍者。

树林中逐渐出现远远的人影，移动速度明显高出常人。

力丸不得不利用土遁躲在地里。
彩女主动出击，迎向敌人。
双方眼看就要接近……
来者的确是褐衣忍者，他们发现彩女后立即射出手里剑。
彩女只有先尽力躲闪。
无数手里剑擦着彩女的身旁呼啸而过。

敌人骤然被彩女躲避过手里剑雨后杀进射程之内。
双手的小太刀刀光耀眼，数名忍者立刻中招。
一刀必杀个个都是被。

余下忍者马上四下散开包围住彩女。
他们纷纷拔出刀来，一时间彩女演变好对付。

突然有两名忍者遭到偷袭立马毙命。
包围出现破绽时彩女也第一时间发动攻击。
偷袭者太强大了，出其不意的杀招让忍者们不战而怯。
刀光血影。
彩女化作一条萦绕左右的红影飞速在忍者之间划过。
配合着偷袭者的夹击，忍者们全部被清除。

偷袭者抖刀甩去刀上之血，跪地拄刀不住喘气。
彩女双刀旋舞着回刀入鞘，连忙扶起这人。
力丸是也。

力丸摘下面巾，吐出一口鲜血。
彩女马上给力丸一个白色方瓶。
力丸仰头一饮而尽，脸上终于恢复了些气色。

彩女，我要闭关几天，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知道了，力丸你就安心养伤。我会追查此事到底的。

说完力丸就盘腿打坐。
彩女随即离去。

一柱香时间后，2 名褐衣忍者出现，他们把现场情况记录下来。简单掩埋了下同伴的尸体就走了。

力丸不知道何时上到大树上，此时重重落到地上，拍起一些树叶。
之后力丸就消失了几天。

第 7 话完。

第 8 话

雾隐山劳工被解救后。
阳炎座终于派出鬼面丸，也就是失忆后的龙丸。
这次的目标是乡田城的货船。

海风中飘着海水的咸味。
龙丸一到，这股咸味中马上就夹杂了血腥气。

没有警报，布防在海边的乡田城武士就全军覆没了。
连镇守大船的老将也被一刀毙命。
这是乡田探子的回报.

彩女决定亲自去夺回海船.

力丸还没音讯.

天王山.
大批从海船上夺取的劳工和货物被转移到此.
并且在山上修营扎寨.
动静不是一般的大.

于是在天王山养伤的力丸提前出关.

阳炎座的忍者和来自东方的火枪使在刀王王大海的率领下驻扎在天王山.
本来是万无一失的.

可是却惊动了在这闭关修行的力丸.

功力大增的力丸在摸清了大概情况后喜出望外.
他立功了。

这是上天赐给力丸的机会.

没有惊动一个忍者，也没有给火枪使开一枪的机会，力丸杀到了关押劳工的地方.

就在力丸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任务时，王大海破门而出.
他气急败坏啊，居然在毫无警报的情况下让力丸这个白头发的忍者潜行到他的鼻子底下.

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大海最想知道的就是力丸如何杀到这来的.

疾如风，静如林，掠如火，不动如山.　力丸沉声道.

不愧是东忍流的忍者啊.
看刀!
王大海出刀了.
刀光亮起如行云流水.
刀风凌厉如裂骨寒风.
王大海的身形如鬼魅.

力丸紧守"风林火山"诀，见招拆招.

2人竟然从天王山顶一路打到山脚下.

沿途所到之处梁断亭塌.
而所见一路上被力丸暗杀的敌人尸首，王大海更是惊怒交加.

2人战到山脚处时，体力终于透支.

他们各自摆着守势，不再进攻，都暗自调息.
谁先恢复体力，谁就可以先发致人.

但是一柱香时间过去了，2人都没有出手.

王大海虽然鹤发童颜，但是毕竟年岁较大，而力丸也到底先是一路杀敌，此时2人势均力敌，却又都疲惫不堪.
恨不得可以躺下来睡上一觉.

第2柱香要点的时候，王大海率先放下了刀，只见他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瓶子，打快瓶塞就往嘴里送去.
力丸眼尖，看到瓶子上写着朱红小字是"海南龟鳖丸".
看着王大海很受用的表情，力丸也以刀支地，从自己怀中摸出一个用紫菜包着的饭团来.

２人各自食用，虎视眈眈对方.

嘿嘿，王大海笑了，他看到力丸把饭团从面巾下塞进去那样子很是别扭，于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老朽身经百战，今天算是服了你这小娃娃了.

鸡同鸭讲.
力丸听不懂王大海的话.

又过了一盏茶时间，２人调息完毕.

各自运气一会后.

力丸率先恢复精神！

老啦，到底是老啦.

于是王大海死.

第８话完.

第 9 话

海浪声在岸上很远就可以听到。
起伏的小山丘，埋伏着武士和火枪手。
彩女要一个人突破这，到海边的大船上去。

镇守这条从乡田领夺取的大船的就是天王山守将王大海的儿子，王小海（汗）。

因为晕船，这会王小海正在船内睡觉。
等他差不多睡醒，准备到甲板上透下气时，就遇见了彩女。

小海望了下船到码头到海岸，肯定守卫全部被干掉了，这一惊非同小可。
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女孩做掉了所有的守卫？

彩女也打量着这个浑身刺青的愣头青，表示怀疑。

不过瘾啊，彩女对这次防线突破觉得很不过瘾。

那就来试一下刺青 BOSS 的实力吧。

彩女右手一拈，扇形叠着三枚手里剑。
手一扬照着刺青男飞去。

刺青男的身手却不象外表那么呆：单手连探以空手入白刃手法摘下三枚手里剑。

彩女笑。
双手连舞：一梭子手里剑朝刺青男飞去。
怒啊，这简直是戏耍！刺青男只能躲闪。
啊......没打到！彩女觉得可惜了。

这时猛男已经扑了上来。

刀光拳影密集对轰。

大家乱按攻击键就行了，别按怀手柄就行了。

刺青男打出北斗神拳了！
彩女的刀被拳头击中刀身侧面撞飞出去。
不过彩女飞得比刀还快。

一下子活生生的彩女就在小海面前消失了。
小海跑到船舷上看，除了海，哪有人啊。
落水也有关有个水花吧？

真实的情况是：彩女纵出船落下时，双手抄住半空的刀，迅即飞出狗绳抓住船身，然后就贴着船身用壁虎游移动......

从船的另外一侧上船。
看到刺青男在远端船边还在东张西望。

暗杀吧，别在和他正面交锋了。彩女想道。

一只海鸥划过船的上空。

刺青男警觉的转身。

彩女就地一滚，滚到船舱里去了。

刺青男冷笑着进入船舱。

可是昏暗的舱内并无异常。
没有比有更可怕。

明明就是暗影掠动，就是不知道到底停留在哪。
呀！
刺青男踏到铁蒺藜了。

紧接着是暗器破空之声。
听声辨位......
好不容易躲过暗器，一转身就是一团刺激眼鼻的气体。
嗷！
呼啸声中刺青男还中了毒针吹矢。

完全失去防御力之后就是被彩女在身周跳、闪、腾、移中分别以刀划过身体四肢。

啊~~~~~惨叫声中，刺青男寻着亮光冲上甲板。

嘿嘿！彩女已经亭亭玉立在甲板上，旋转着双刀。
（当年玩天诛 2 谁没少戏弄过王小海呢？把他打到海里还会游泳，追你到天涯海角呢）

刺青男捂着眼睛跌跌撞撞到船边，彩女大喝一声飞起一脚就把刺青男踢出船外。
刺青男长呼着落入海里......血腥很快引来鲨鱼一顿美味。

第 9 话可以完了。

砰！
一发子弹穿过彩女的左肩，带着鲜血离开彩女的身体。

岸上，一个男子举着长长的火枪，枪口冒着白烟。

他见彩女中弹后马上装填子弹。

镜头剧烈摇晃：彩女怒吼着快速冲向抢手。

距离太远了，枪手熟练的装填好子弹，举枪、瞄准......

在抢手身后是陆续赶来的增援！！

砰！枪声又响。
彩女勉强用刀抵挡了一枪，这时对方已来不及再装子弹了，因为彩女的刀已经划过了他的咽喉，刀锋带着他的血离开他的脖子。

彩女忍痛继续冲锋。

增援部队纷纷挺起长柄铁枪和刀剑......

彩女一个人的奔跑仿佛和增援部队一样剧烈有力。

她很快冲入人群中，刀锋如匹练水银泄地。

敌人的鲜血接二连三飞溅而出......

彩女尽管出刀如风，奈何终究寡不敌众......彩女只能运用轻灵的身法在敌群中翻飞腾跃......

惨烈、暴力美学......太凄美了......刀剑易躲，子弹难防......

本来就受了枪伤的彩女 HP 流失极快......红血了......

不能死......彩女在内心不断呼唤着逐渐失去意志的自己。

一条暗影潜入乡田城。
他对这城的结构熟门熟路，只见身影神出鬼没，守卫全无知觉中，经过一连串碟中碟式、波恩的身份式、007 皇家赌场式和潜龙碟影式潜入后，他已经出现在城主房间外了。

主公，力丸见参。
力丸回来了。

看着眼前的力丸，松之信喜出望外。

你......你的伤势没事了吧？

完全恢复。

简短汇报了自己的行踪后，力丸从松之信口中得知了彩女的去向。

糟糕！
力丸大惊。

他已经在路上得到情报，有一支百人部队开往海边去了。
本来想回来和彩女商议后再作计划，没想......

力丸告别松之信后又是一串碟中碟式、波恩的身份式、007 皇家赌场式和潜龙碟影式潜行后离开了乡田城。
回到了忍村。

他拜见了师傅，得到允许，穿上了忍甲。

......

回到海边，近百人的包围之下，彩女已经浴血奋战了一刻钟。

除了了不能死之外，彩女还要把见过她的敌人人全部消灭，这是东忍流的原则。

这时我脑海中回忆起投名状 3 大男主角被包围、赤壁上赵云身陷长坂坡的画面......

在这个时候、终于、此时......任何词汇都不能描述千钧一发之际，身披东忍流忍甲的力丸，赶到时的情景。

疾速杀到的力丸，在百人之外，突然放慢脚步，他出刀时便有血雨腥风，切人如切菜......

彩女虽然还没看到力丸，但是突然压力大减，看到远处不断有人倒下、惊恐、散乱......

凭借 2 名上忍，歼灭百人军队，这已经是很夸张的事了。
为什么这事从没被公开？
又为什么没有详细记载？

废话啊，都被力丸和彩女灭口了啊。

这是天诛啊，不是无双......楼主发什么疯啊......

力丸彩女终于站到了一起，这时周围已经没有活人了。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基本就是这个景象了。

一把火烧尽万骨枯。

也就是这把火。
香我美决定派龙丸屠村。

敌人在东忍村。
全部歼灭。

龙丸收到写着以上任务的纸条，戴上鬼面具，出发了。

第 9 话完。

第 10 话
城下町。
乡田城的蓝甲武士活跃地区。
枪兵、刀兵、箭兵聚集。

虽然午后人少，但是明媚的阳光下和风轻舞，真是的犯困的辰光。

而就是这睡意最浓的时候，大家都不想上班，想着午睡或者喝杯下午茶，或者聊聊天，打打牌。

杀手不是这样想的。
这是他工作最佳时机。

这些平时训练有素的武士，在龙丸眼里，不构成威胁。
但是打草惊蛇就算输。

记得这关是不能被发现的。

于是……

闪利的刀锋一出即收。
人去远，中刀者才倒下。

有时根本不知道龙丸的侧位一刀流有没有击中敌人，要过一会看他倒不倒才知道。
天诛 2 里最潇洒的一招。

啊！！弓箭手在独立的哨塔发现疾速奔驰的人影将自己的同事一个个击倒时，连忙张弓搭箭……
他为什么不先拉响警报呢
嗖——

箭才离开弓弦就一分为二瓣……龙丸的刀已经比弓箭先投掷过来了。

十六夜方贯穿弓箭手的咽喉，龙丸的面具已经出现在哨塔上。
拔剑、收剑依然是一气呵成。

站在哨塔四顾。
满意离去。

彩女没等伤势完全好转就和力丸一起出动了。
因为城下町失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乡田城。

兵分两路：力丸赶去忍村，彩女赶去城下町。

阳炎座的忍者才接受城下町不久，脚还没站稳，彩女就到了。
同样是东忍流的暗杀，彩女绝对不比龙丸逊色。
刺刀见红，抽刀断命。
是复仇之刃，也是正义之刃。
怒意连舞的二刀流，身无彩翼双飞燕，心有灵犀一点通。
街头巷角，轻舞飞扬，激洒鲜红杀阵。

搞定收工。

忍村没有警报。
经历百战的老忍者们全部带刀巡逻。
东紫云斋若有所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暴风雨前的寂静啊。

杀气遮天。

外面为什么如此安静？

屋门从外面移开。
面具。
鬼面具。

龙丸么！你终于来了。
18 年前我亲手杀死你的父亲后，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
拔刀吧。

原来 18 年前，东紫云斋收养了死在自己刀下的对十的幼子，就是龙丸。
把龙丸抚养大，教他本领，传他忍术，让他继承东忍流，希望有朝一日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替天行道的自己的衣钵传人。
然而命运弄人。
如今的龙丸阴错阳差，还是回来取自己的性命了。

龙丸逐渐记忆起什么来。可惜已经晚了。

东紫云斋的话激发了龙丸的潜能。
他放手和自己的恩师全力一搏。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恢复记忆啊，他只是被香我美利用。
这是龙丸生平最艰难的一战。
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击倒东紫云斋的。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东紫云斋，龙丸头很疼，他掏出香我美给他的散利痛咽下。

记忆模糊的碎片让他内心混乱。

随着屋外的惨号，龙丸警醒过来。

师父！！
是力丸，他终于也到了。
合上师父未瞑目的双眼，力丸无比愤怒。

刀光一闪，力丸已经急刺龙丸。
被轻易化解了。

杀招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连绵不断。

龙丸全部一一化解。

同样的招数。

力丸暗惊。

2 人分开。

龙丸缓缓摘下面具。
你的武功为什么和我的一样？

龙丸！
真的是你！
你不记得我了么？
你杀了师父！！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可恶！！叛徒！
力丸身形暴闪——紫电！

啊~~龙丸没能防御住，被击飞在地。
呼~的一声力丸的刀锋已经落在龙丸头上。

还是下不了手！
还是不能理解龙丸的背叛。

龙丸低着头在喘气，见力丸突然住手。
废物！
龙丸反手提刀向上一斩。

噗呲一声，力丸的右眼立时喷血。
他以手按住伤口，跌倒在地。

门口落下一人，正是香我美：龙丸，任务完成就走吧。

龙丸看了一眼力丸出到门外。

力丸挣扎着站起，要劈香我美，无奈新伤在身，力量溃散，被香我美轻轻一挥手上的军鞭即倒。

2 人随即身形一闪就去得远了。

彩女这时已经赶到，被 2 人冲退在一旁，她看到龙丸时大惊失色。

力丸跌跌撞撞的追出来。

龙丸他……杀了师父……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彩女不要接受这个事情。

我要去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彩女说完头也不回的追去了。

师父......力丸留下来处理后事。

估计天诛 2 龙丸戳师是最让人震惊的了吧。

天诛 2 最终话

天诛

中国有桃花岛，机关重重，乃武林四大高手黄药师的居所。
外人不得指点，无法进出桃花林。

日本就有樱花谷。
除了美不胜收的樱花，还有阳炎座的忍者。

如果是菜鸟忍者进去闯关，是会死得很冤枉的。

现在彩女正一头冲进这片樱花谷，她要追踪龙丸，问他 10 万个为什么。

龙丸和香我美在樱花谷的山顶巨型樱花树下......

木叶隐：樱花的花瓣以超自然的旋转出现在樱花谷。
轻若微风，香气迷人。
樱花谷的阳炎座爪牙们死也没想到，这就是传说中东忍流彩女的必杀奥义--花之乱舞。

樱花乱舞穿越了樱花谷后，飘散在巨型樱花树下。

彩女怒气冲冲的从樱花花瓣旋转的花影中现身。

香我美手一加刀便被龙丸以少推住香我美的握刀的手。
让我来。你先走。

力丸和忍犬出阵。
彩女没有被龙丸杀死，她也没向龙丸出手。

阻止香我美是东忍流当务之急。

樱花山谷穿越，竹林急行。

风过竹林。林中气数十面埋伏。

力丸和彩女用忍犬作 GPS 潜入竹林。

定点清楚行动开始。

暗杀了数十名敌人后，林海深处的 BOSS 现身！

阳炎座四大护法之白虎使和他的野兽白毛虎。

力丸和彩女抽签：彩女 VS 白毛虎。
力丸 VS 白虎使。

美女与野兽之战在虎哮刀吟声中激烈开打。

而白虎使的细雨电针剑法和力丸的一刀流恶战。

另一方面，龙丸和香我美在主战船炎魔号上装点物资，准备进攻乡田城。

在他们的秘密码头入口，浑身是血的力丸彩女的身影一闪即没。

炎魔号终于完成了武器弹药的装备，开始起航。

龙丸和香我美在炎魔号之颠亲密的交谈着。

彩女已经秘密潜入炎魔号。
力丸也已经收拾了码头的敌人，急速回乡田城。

船终于航行到距离乡田城不远的海面上。

乡田城紧急军事会议政治召开。

乡田城的海军已经在港口随时可以出发。

炎魔号上发射了第一炮轰击乡田城。

在下次事件中浴火重生的乡田城在经受了炎魔号一炮后，依然矗立不倒。

力丸向城主立下军令状，要取下敌军总大将香我美的首级，期许以最小的牺牲，结束战争。

炎魔号之后的海面上大小战船无数逼近乡田城海港。
乡田城海军战舰出发。

力丸全副武装出现在乡田港口。

双方的火炮齐射。

力丸在无数战船之间以轻功穿梭，如入无人之境。

炮火和箭雨中，力丸登入阳炎座的一条大船。

船上几名忍者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力丸送入了地狱。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船头传来：身手进步了，东忍流小子。

是他。朱雀。

嗖的一下飞刀又见飞刀。

力丸奋力挡下。

这一刀，竟然带着强烈的黑暗之气。

朱雀的眼布依然蒙住双眼。

但是力丸却感觉到他正十分虎视眈眈着自己。
而朱雀此时身上所散发着的气，却异常的强大。
仿佛才杀完 1000 人的样子。

口胡！

力丸放手冲了上去。
连续的假动作和忍术。
全部被朱雀轻易瓦解。

然后就是朱雀惊涛骇浪般的反击。
朱雀这次没有用剑，但是他全身都是武器。

如果不是力丸穿着忍甲，估计已经负伤多处了。

你也杀了不少阳炎的忍者吧，你的杀气很重。朱雀调侃力丸。

力丸举刀注视着朱雀，不寒而栗。

你能暗杀得了我么？
话音未落，朱雀忽然不见了。

他在力丸身后出现，他的剑不知何时已经在手，一剑刺穿了力丸的身体。

见龙卸甲……！

力丸的盔甲突然散落一地。

是空蝉术。

哪逆？朱雀惊讶之中，力丸也一刀穿透了朱雀的身体。抽出刀，朱雀倒下。
力丸用狗绳飞越上炎魔号。
炎魔号内部，阳炎座的忍者遭到彩女的暗杀通缉令。
暗器共血液齐飞。
彩女已经杀红了眼。
敌人的气急剧减少。
彩女眼看就可以冲上甲板了……
几名临阵脱逃的忍杀被凌空砸飞。
巨大的身影一夫当关。
玄武！

彩女一不做二不休，连续晃出几个分身想快速通过。

不想玄武张开双臂挥动双锤，封死了彩女突破的所有角度。

海面上的炮火轰鸣，让彩女只想尽快结束战斗。

从敌人身上搜刮到的暗器全部向玄武飞去。

玄武用身体接受了大部分的暗器，血肉横飞。

他没有还手。

他不忍心向彩女出手。

彩女一咬牙......二刀流的剑气乱舞......

玄武死。
双锤落。
土地躯体依旧矗立。

彩女静静的从玄武身旁走过去。
这一小段距离却仿佛出奇的漫长......

乡田城的独眼龙柳生率领一支精锐小队冒着箭雨、炮火抢攻上炎魔号。
阻挡他上船的敌人纷纷死在他的双刀之下。

可是炎魔号十分庞大，柳生他们边走边杀......

突然，柳生的部队遭到不明袭击......

龙丸出马了。

凭借着对炎魔号的熟悉，龙丸的突袭十拿九稳。

柳生的部队遭到毁灭。

他们都是敢死队员。你的命，我来取吧。柳生出现在龙丸身后。
剑气，凌厉的剑气。
龙丸没有转身。
他不能给柳生任何的机会。

无想转身！
龙丸忽然之间就已经面对柳生了。
鬼面具。
柳生看不到龙丸的表情。

龙丸的刀已经在手，反手握刀。

柳生的双刀也摆出无敌的姿势，那是攻防一体的架势。

燃烧的箭矢不断飞来，落插在 2 人四周。

船板上着火的火焰把 2 人包围。

火越来越大，一直到看不到 2 人。

彩女终于来到甲板上。
她一路向船首跑去，跨过死难者的遗体，有乡田军的也有阳炎座的......

船首前部的大广场上，烈焰之中，绝世剑气升华。

彩女赶到时，隐隐约约看到柳生倒了下去，看到龙丸摘下面具。

龙丸~~~~~！彩女怒吼着飞扑到火海之中。

彩女！！龙丸惊异之中不得不挺刀应战。

这是同门之战，也是爱恨情仇之战......彩女对龙丸的爱？还是恨？

龙丸呢？
他对彩女又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是小师妹？还是......

彩女的眼泪击败了龙丸。

十六夜和彩女的双飞燕同时飞向天空。

龙丸终于跌倒在船舷旁。
（游戏玩到这，相信大家也很激动，龙丸已经回忆起一切，死在彩女的手上，是他唯一的对自己的救赎）
朵朵朵三响，十六夜和双飞燕落下。
彩女就近抄起十六夜飞踏一步......
刀抵住了龙丸的咽喉。

弑师、屠村、助纣为虐......彩女完全可以一刀结束龙丸。
可是她没有。
弑师、屠村、助纣为虐......龙丸一把抓住刀锋送入了自己的心口......

......
大家都需要冷静......

力丸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进入了镜头。
彩女面无表情的把十六夜抛给力丸，然后和他擦肩而过......

力丸微微转头看了下彩女，握紧了十六夜继续前进。

香我美能歌善舞。

她又在一个人跳舞。

这更象是她的生命终结之舞。

没有人打扰她，也不再有人陪伴她了。

力丸拔出了十六夜......

全文完。

梦花园 PixelJunk Eden 同人

ewhr32dc



“小姐，天色晚了，我们是不是……”缶娜跟在你的身后，跑的气喘吁吁。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套裙，腰间扎了一条粉色的丝带。跟着你一路小跑让她的额头上渗出了点点的汗珠，她头上的长发挽了两个发髻，也用粉色的丝带缠着，丝带和头发一起披在她的肩背上。

缶娜真的是累了，她跪坐在地上，脚压在身后，双手撑在胸前，抬起头望着你，像一只垂耳小白兔：“小姐……小姐姐，真的该回去了。”

可是那天你特别的兴奋，似乎要把这一辈子的精力都马上花掉才满意。唔唔，你摇了摇头，并没有理会缶娜的恳求。你环顾四周，像在逛琳琅满目的首饰店，虽然这里不过是一处闲弃已久的花园。很快，一串青藤勾住了你的目光。青藤在偶尔拂过的晚风摆弄下微微的摇晃，中间有一块木片，上面覆盖着墨绿的藤叶。不知道多少年前留下的一个旧的秋千，曾经在上面欢笑的人儿可能已经离开这里很远很远，早把它忘记了。不过你还是决定过去探望一下这个大玩具。缶娜低下头叹了口气，只好也跟着过去。

你轻轻一跳，坐在了藤叶铺垫的木片上。两旁的青藤和头上错综复杂的枝条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推我。”你得意地命令道。缶娜撅着嘴，极不情愿的慢慢悠悠的推着秋千，藤条的摇摆比在风中自然的飘摇还要慢。

你当然不满意这样的推法，于是你转回头，对着缶娜鼓着的小嘴亲了一下：“好妹妹，用点力推嘛……今天晚上回去我伺候你洗澡，还不行么？”缶娜的眼睛里闪过一瞬的亮光，不过这次主仆倒换的花招似乎也不管用了，缶娜还是撅着嘴，慢慢的扶着秋千，好像哄小孩睡觉的摇篮一样越摇越慢。

“好吧好吧……”无可奈何的你只有投降，“……就摇到太阳下山，等太阳不见了，我们就走。天也没有完全黑啊，嗯？我发誓！”你指着远处山坳后面的夕阳。只剩不到一半的太阳还在山上了。缶娜皱了皱眉头，看了看你指去的方向：“这次不许再反悔咯，下次发誓恐怕就是对着月亮了……”

“保证不会——”你故意把声音拉得很长。缶娜毕竟是你的仆人，再累也只能顺着你的心思。她在你的身旁开始用力的推动秋千，你的裙摆荡漾的也越来越高，你笑的很开心，仿佛如此的时光稍纵即逝。

缶娜看着前方越来越小的夕阳，只盼着最后一丝红色快点消失。

你头上的枝条发出了几声清脆但细小的断裂声。可惜夹杂在枝叶摩挲的声响中，你没有察觉，况且，

那时你的耳朵里，除了自己发出的笑声，也容不下其它的声音。

红色的半圆越来越细小，最后缩成了一条红线，又凝成一个红点，然后突然的熄灭在了远山的背影之后。"我说话算数的，最后一下，我要飞起来的感觉——"你大声地嚷嚷，缶娜没有多加思索，顺从的依照你的意思，用力的从你的身后托了一把。

你听到耳边传来啪的一声，整个身子真的飞了起来，比你预想的飞得更高，更远，但却没有给你带来更多的快意。失去了藤条牵扯的身体一下子被漂浮的恐惧所笼罩，本来无拘无束的心好像被铁丝紧紧地绞住，你闭上眼睛尖叫着，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被抛到夕阳消失的那个山坳里去了。

缶娜在纷纷下落的叶片里呆住了一秒钟，马上反应过来，朝着你被甩出去的方向追了过去。她想接住你，不让你受伤。可是你在半空中被吓得手脚乱扑腾，缶娜根本没法抱住你。你的身体在空中划完了抛物线，像死神的镰刀的弧刃。缶娜也跑到了你就要落下的地方，但又茫然不知所措。你重重的砸在缶娜的身上，把她推倒，你也跟着落到了地上。你的双膝磕在地面，仿佛有千万根钢针从那里扎了进来，剧烈的痛感穿透骨髓直达你的大脑，将你的意识完全麻痹......

缶娜躺在你的身边，她的头撞在了树桩上，半个身子的套裙被染的血红。

我坐在轮椅上，有人在后面推着我。我们进到一个宽敞的屋子里面，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东西也没有，满眼的雪花点，好像米缸里爬满了黑色的小蚂蚁。那人推着我在这让人感到空虚烦躁的雪花点里面走着，走着，走了很远，一直走到一个玻璃窗前。窗子边上有一张床，床上也是空空的，白色的被子随意的铺散，一角搭落在地上。屋子外面一定是阳光明媚，因为窗子看上去很亮，事实上是太亮了，亮得我根本看不见外面。忽然我发现窗子下面有一只塑料花插在地上，一朵黑色的玫瑰，离我不远。我想起身去拿，但没有知觉的下半身让我无法行动。我在轮椅上用力挣扎，终于从轮椅上翻了下来，刚好趴在那朵塑料花的面前。我小心翼翼的伸出双手，把花拿过来，放在自己的唇边，开始对着花儿自言自语。那个给我推轮椅的人一直站在我身后，我没有回头看，只是感觉到有个影子一直守候着我。慢慢的我说累了，便抬起头休息一下。四周开始变得有了淡淡的颜色，我终于从逐渐褪去的雪花点里看清这个房子，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厅堂，墙壁上的红色慢慢的从缝隙里渗透出来，是浓烈的落日余辉混杂着褐黄的泥土的感觉......

自从那次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梦便一直反复的在我的黑夜中浮现。我从来没有明白过在梦中我对那朵塑料花说的究竟是些什么，甚至连我用的什么语言都无法辨认。我也从来没有看清过到底是谁在背后推着我，那感觉和现在在我身边照料我的那些仆人们都不一样。我好多次的尝试着暗示自己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但每次醒来却都只记得同样的情节和遗憾。于是我无法理解梦里的种种意象，为什么会有塑料花，为什么那窗外如此的明亮，为什么在梦的最后有颜色涌出......唯一让我能和现实联系起来的，只有那个实实在在的轮椅。

我摔在地上的姿势并不如我小时候常常幻想的仙子降临那样雅致，巨大的冲击力击碎了我的腿骨。虽然家里重金请来的医师用神奇的医术保住我终不至于被截肢，但碎裂的神经再也无法恢复，我的双腿失去了知觉，好像两团烟，就那么飘散了，我再也无法指挥他们，他们也不再向我传递任何的感触。我没法站立在两团虚无缥缈的烟云上，于是从那之后，我的身体无奈的陷入了这只轮椅之中。

相比不能自由自在的走动，不能站立的痛苦更让人难受。如果我从来就没有双腿，那我的心情一定会好很多，我就不会品尝到那种自己的意志流失在身体之外的虚空之中的悲凉。虽然我并不能在站起来，再迈开步子，但在外界的刺激下，这样的想法还是会常常的产生。那些该死冲动从不理会我意志的阻拦，固执的冲出我的大脑，寻找他们想要指挥的目标。然而我残缺的身体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来到一个本以为可以展示自己能力的地方，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连回音都无从反射。于是他们在迷惑的失望中落下，落入我心里的泪池里，激起苦涩的涟漪。

我并不是一个从来就爱哭的女孩。我父母说，甚至我生下来的时候都没有哇哇大哭，直到接生婆拍了我几下之后，我才开始和其他孩子们一样干嚎起来。从一开始，我的生活中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感伤或者难过的事情，连需要用眼泪逼迫对方就范的机会都不多见。我的家庭足够富裕，公主一般的满足着我一切可以想象的欲望。衣食住行总有家里的仆人们伺候着，无需烦恼。我还有一个亲妹妹一般的贴身丫鬟，缶娜。从我记事起缶娜就和我一起玩耍，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明确的。人前她总是会叫我小姐，但私下里，我们慢慢开始姐妹向称。幸福的家庭和缶娜的陪伴使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中，其实和所有常人一样，有湿润而阴雨连绵的地方。只不过，他们帮我遮挡和分担了。

缶娜的死，就好像推倒了一直档着泪水涌处的那道坝，让不知不觉积攒了多年的泪水，有了奔涌而出的缺口。

我不敢去抱怨上天对我还有什么不公，即便他夺去了我的双腿，因为就在那同时，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地方，上天夺去了缶娜的生命。晕过去的我没有看到当时最后的场景，等我醒来，缶娜早已动也不动的躺在了花丛之中，她身上还穿着那件一样的白色套裙，系着一样的粉色丝带，上面没有半点血迹，她的头上蒙着半边的银纱。我百般纠缠家里人告诉我缶娜究竟是怎么走的。他们不愿意说，那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用哭声和眼泪抗议，或者是祈求怜悯。谁也没有料到我那么能哭，包括我自己。我的眼泪刷刷的往外流，流过我的脸——好像暴雨洗刷的窗玻璃一样——母亲后来告诉我的。不停的冒出来的眼泪几乎都要超过我眼睛的容量，那样子吓坏了我父母，他们只好决定把当时的场景告诉我。可是忽然我又反悔了，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猜得到那半边银纱的下面肯定有不祥的蹊跷，但我是否能够接受银纱揭开后的面容，我不确定，我什么都不想看。旧花园从那之后也都关闭了。我再也没有踏入缶娜和我最后的乐园半步。发生在缶娜身上最后的悲剧，到现在对我也依然是个谜，我不想解开的谜。

虽然我阻止了即将从父母口中说出的话语，但我总也阻止不了那些苦咸的眼泪。我白天也哭，晚上也哭，睡着了都止不住。事实上只是流泪，没有人听见过我夜晚的哭声，但早晨醒来后的枕头总是湿透了的。透过一层薄薄的泪帘，世界的色彩被洗淡了，世界的轮廓也被溶散了，恍惚中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我不想再看我的周围，一切都都让纱蒙上吧，只要留下光暗，只要还有简单的黑白，就够了。

然而很快，我苦涩的眼泪开始变的带有血腥味，也许我心里的血管也破裂了，血混入了那一汪泪渊。



你躺在床上，侧身睡着。天气还不是很凉，几层薄薄的被单都被你踢到一边，唯独留下一个绣着黑色花瓣的大靠枕，抱在怀里。床很宽大，你蜷缩起来的娇小身躯看上去愈发显得孤单。缶娜离开你之后，你再也没有允许其他的丫鬟把手搭在你的腰间，虽然那曾经是你最熟悉的休息的感觉，好像船儿下锚一样把你的心思固定在这温柔乡里，不论她白天飞走多远。你吩咐她们不要关上一旁的落地窗，让风从窗口溜进来，拉着你身上睡裙的蕾丝边，和窗纱一同柔柔的起舞。灰蒙蒙的大眼睛也不再流泪了，睡着的你看上去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轮椅停在床和落地窗之间，每天到了晚上，仆人就从这里把你抱到床上休息。然后她们悄悄的退到屋子远端的角落里，祈祷小姐可以平安的度过每一个夜晚。远远的看着就好，没有谁再得到你的宠幸，可以在你的耳边用如兰的暗香送来哄你入睡的夜曲。月光和星辉轮流摇曳着你的侧影，梳洗你身后的长发。她们从那边可以朦胧的看到你睡梦里的一举一动，无论是瞬息的微笑，调皮的乱摸，萌动的翻身，还是伤心的抽泣，从恶梦里醒来的惊悚，紧张的颤抖，都被她们一一纪录在彻夜不眠的目光里。当然，你从来没有注视过她们，你睡得很香甜，即使睁着眼，大屋子的墙角那边也是一片黑暗。自从你的生活变得依靠轮椅以来，她们对你的照料更加的无微不至，生怕疏忽过一丝的不祥。

轮椅的影子和墙上的挂钟时针一起缓缓的画着圆弧，你抱着靠枕，呼吸恬淡而均匀。今天晚上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这是什么地方，黑乎乎的一片。我诧异的看着四周，四周全是死寂。我分明看得见自己伸出的手，但不知道这光线是从什么方向照射过来的。我怕这样虚无的黑暗，我能感觉到它就像酸水一样腐蚀着我的灵魂。于是我想逃，我惊讶的发现自己居然站起身来，双腿不知什么时候恢复了原貌。我也没有多想，便开始在这片黑色里奔跑。

跑了一会儿我停下脚步，倒不是因为累了，其实我很享受这样跑动的感觉，毕竟好久以来都只能是坐着。但在这茫茫无际的墨团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离开了刚才发现自己的地方。没有参照，连前后左右的无法确信。我伤心的坐下，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一个光点出现在我面前，那光点蹦蹦跳跳的靠近我，绕着我转了几圈，然后在我面前停下。我揉了揉眼睛，看清这东西好像是个小兔子，站着的小兔子，长长的白耳朵背在身后。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跟这么个小精灵说话，仔细观察下，我发现她有着精致的五官和手脚，也许真的是一个小兔子精灵。她也没有开口，或许她太小了不会说话，只是转过身去，一蹦一蹦的跳开。她不时地在半空中翻个圈，回头看看我，好像要我跟上。

我于是起身跟在后面。管她呢，在这么严丝密缝的漆黑背景下，随便去什么方向和什么地方都不去，也许是一样的。

不过小兔子显然不是这么想的。她也许是这块黑暗世界里的常客，她熟知这里的地形，她知道要带我去哪里。经过一段无法估计长度的奔跑之后，我的视野里终于出现了新的景物，在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置身于一个怪异的花园里。只有那么几棵怪异的植物，一些还是浮在半空中。每一棵植物都闪烁着属于自己的单一而纯粹的色彩。小兔子精灵望着她面前的一棵花茎，出神。我没有感到任何风，或者空气的流动，但这花茎却在自顾自的摇摆，好像无聊的人给自己营造快乐。

我觉得她也许是想跳上去，她太微小了，只有我项链的挂坠那么大。我猜她一定是觉得这株花茎高不可攀，于是伸出手，想帮帮她。

她立刻察觉了我的意图，跳开。原来她可以贴在花茎上站住。我呆呆的望着她，她也对我做了个笑脸，虽然那表情细微的几乎无法捕捉。然后她继续沿着来回晃悠着的花茎往上跳，直到她站立在最高处的一个花骨朵上。我这才发现，在她的更上面，悬空的挂着一朵五叶花。没有任何的枝条支撑着这花。小兔子的目光痴痴的望着它，似乎很想得到它。

她从花骨朵上高高的跳起，那一下吓得我摒住了呼吸，我怕她会够不到那么高然后摔下来。不过我的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自作多情。她稳稳的落在花心，飘落的姿态是真正的花精仙灵才可以做得出来的——至少我相信如此。花瓣开始快速的旋转，似乎从花蕊的中间打开了一个通道，小兔子被吸

了进去。我伸出手指想去试探那个奇妙的五叶花，没想到却被它狠狠的电了一下......

我试着活动一下被电麻的手指，才意识到不过是自己牵自己的手扣的太紧，一晚上抱着大枕头，把手指压麻了。

我松开手，在床上乱摸了一阵，勉强坐起来。

"醒了？"旁边立刻就有声音问我。

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点了点头。



你显得有些魂不守舍，直到你被抱回轮椅上，你还是一幅若有所思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早餐的时候父母关心的问你，可你摇摇头说没什么，只是忽然有些伤感。就在大家快要散开各自忙碌的时候，你突然大声地说："这附近有没有花园？我想出去转转......"

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让你父母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为难的互相交换眼神。自从那场悲剧以来，家里谁都不想再主动提起花园的事情，现在的你，也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在花间招摇了。

你似乎猜出了大家的心事，于是继续恳求："只是要听听那里的声音，闻闻外面的味道，家里有些闷。"

这么一说似乎也是，行动不便的你也的确很久没有提过出游的要求了。

母亲蹲下身来，抚摸着你的手，算是表示同意。

于是全家忙忙碌碌的准备，你在周遭纷乱的脚步声的中央安安静静的等待。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只是可以确定，过一会儿，你就可以去到某一个久违的花园了。

这个花园和给你留下伤心记忆的地方隔得很远，应该说是在这个城市首尾遥望的两端。当然坐在轮椅上被搬来搬去的你早就晕晕忽忽不辨东西了，直到你耳畔的喧嚣和嘈杂都渐渐远去，你开始听到活泼的鸟儿的歌声的时候，而推你的轮椅的脚步也开始放慢的时候，你才反应过来，某个花园，到了。

仆人弯下腰凑近你的耳边，想告诉你这个你已经了然的事实。你稍微侧了一下脸，抢先对她说，到了，你能感觉出来。

这是一个露天的花园，花园的主人似乎没有刻意去雕饰这里的生态，而只是把本地的花草集中了起来。这个季节里，鸢尾的黄花正在盛开，花瓣上点缀着橙红的碎点。野百合绽放着迷人的流穗。绣球莲密密麻麻的挤在枝头，从粉红色的花珠上开出淡紫色的五角星，这样的颜色搭配曾经是你最喜欢的组合之一。梅花草的花丝好像海里剔透如玉的白珊瑚，包裹着亮黄色的花蕊如同散落的珠宝。

风铃杜鹃十几朵小花一串的挂在树上，害羞的收紧着玲珑的裙摆，在风儿吹拂下彼此推搡，虽然没有声音，但总有迷人的甜味随风散开。

当然这一切你都不在意，就像你说的，只要听听那里的声音，闻闻外面的味道，就好了。

仆人又探身过来问你，要不要在哪些花儿面前停下。你摆摆手说不用了，就这样慢慢的走，不要走重复的路就行，也不要再跟你说什么。

仆人小心的说知道了，然后就不再多嘴。她的目光留连在四周草木上，你的目光始终停滞在自己的身上。你看上去非常的安静，没有特别的兴奋。过一会儿，你伸出双手，让手指从靠近自己身旁的草丛和花间掠过，似乎想感受到什么。

她不得不加倍小心，拿出自己不那么杰出的预见能力，给你安排一条安全的路线，防止你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让带刺的花茎扎伤。

看着你的手不停在路旁的花草上拂动，她忍不住打破了你定的规矩，问你，要不要给你摘一朵什么花拿着。你的脸上闪过一丝的不快，不过立即就又消失了。你说不用了，感觉这样不停的流过指尖的感觉很好，若是一直拿着，那和在屋子里捧着塑料花发呆也没有区别了。停顿了几秒钟，你忽然扭头发问："这些花里面，你有看到小兔子么？"

"小兔子？"她被这个没头脑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花园里有不少叽叽喳喳的鸟儿，但好像没有看到兔子或者猫。

没有得到回答，你觉得可能是自己问得不够清楚，于是补充了一句："就是......很小的兔子，会在花上跳来跳去的，小精灵一样的？"

这个孩子般幼稚的问题把她逗笑了，她努力收住笑声，凑过来说："小姐，是不是我推得太慢让你睡着了，这不，你都梦见花精了。"

你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摸了摸椅把上她的手："没事了，我瞎想的。继续走吧。"

她推着你继续绕着小路在花园里闲逛。你看上去很满意这许久没有沉醉其中过的花草世界里，不知在这样淡淡的香径上走了多久，天色好像暗了下来，不是太阳下山的余晖，而是阴沉沉的感觉。你摸过身旁沾湿的叶片的手传达给你了相同的信息。

"下雨了，我们回去吧，小姐......"仆人在后面说。

不是什么大雨，偶尔有几点凉爽的雨珠落在你的脸上和手背上而已，那纤细的，软绵绵的拍打的感觉反而让你回忆起一些些以前自由自在的乐趣。你像是一架被覆盖上了绒布珍藏在密室里的钢琴，虽然一直精心呵护着演奏出动听曲调的能力，但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敲打那些缤纷多彩的弦了。你觉得这些大大小小间或落下的雨滴，似乎是天堂伸出的拯救你的寂寞的手，挑逗着你肌肤下隐藏的悸动。

可惜你身后的仆人很快撑起了雨伞，那雨伞莹白透明，丝毫不会阻挡雨云下淡漠的光线，但却阻断了你手背上跳动的乐趣。

你叹了口气，弱的连自己都听不见。

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虽然什么也看不到，阴天的光线总是不好。我在回忆

着之前的那个梦，那个带我来到梦中花园的小兔子精灵。我还想回去再找到她，看看她到底在那多五叶花的花心里面干了些什么，也许，我也能钻进去，只要不再被电到。

我松开十指紧扣放在胸前的双手，不断的暗示自己希望把这个梦境继续下去......

我果真又出现在那个梦花园里。眼前的景象和之前有所不同。所有的植物都长得更大了，有些之前还只是悬空的石台的地方，也冒出了新的嫩芽。小兔子从五叶花的花心蹦出来，飘飘悠悠的落在旁边的叶子上。她在这些刚刚抽出的枝条上来回跳跃，似乎是想让我注意到这些欢欣的变化。我当然很快就理解了她的意图，朝着她微笑，表示我也看到了，这个花园变得更加繁荣，当然令人喜悦，说不定，这都是她的功劳。我想问问她。但又不好开口，不知道她会不会人类的语言，她也没有主动说过话，而且她这么小巧，要是我突然说话把她吓坏了，可就不好了。

我决定还是老老实实的呆在一旁微笑着看她的表演。她从一片花瓣上跳起，但没有飞远，而是绕着那个起点画着圈。我很惊讶，于是凑过去仔细的看，原来从那小兔子的身上，牵出一根银白色的丝线，附着在花瓣上。转了两圈之后，她摇摆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小兔子挂在花瓣下面，丝弦若隐若现，偶尔会留下一道金色的弧光，像透过雨雾弥散着光晕的闪电。丝弦摇摆勾勒出的轮廓，如同一滴悬着的大露珠，小兔子好像挂在花瓣上荡秋千。

秋千......我心里一紧，我想掉头跑开，双脚却粘在一团漆黑的地面上无法挪动。我想闭上眼睛不去看那来来回回扰动的银丝，它们让我想起那些勒手的藤条，但我的眼睑却变得透明，即使我努力的把它们合上，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兔子挂在不时闪烁着光彩的丝线下舞蹈。我想大声地喊告诉她这很危险，但却叫不出来。小兔子似乎面带得意地笑容看着我，很享受这样的悠闲。

忽而她又加大了摇摆的幅度，绕出一个完整的圆弧，在她上升的最高点，啪的一声，丝线被扯断了。

我觉得有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膝盖那里传上来。人们说快要去世的人的眼眸里会永久的刻下最后时刻的景象，也许我那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双腿里面，也永远的注满了最后一刹那的伤痛。

丝线断开的地方好像流星一样撒落点点莹光，断裂的线头在丝线的弹力拉扯下收缩卷曲，缠绕出纠结的纹路。小兔子沿着抛物线的轨迹飞了出去，一点也不惊慌，在空中依然保持着优美的姿态。几秒钟后，她落在一个较远较高的平台上，顺着那个平台的植物爬上去，有另一朵五叶花。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她只是要利用丝线跳到更远的地方。我自嘲的摇了摇头，谁有我这么傻。

她朝着那朵五叶花跳过去，和之前一样迅速的消失在了花心里。我没有敢再伸手去触碰它，而是小心翼翼的把脑袋凑了过去，那花心好像一个钥匙孔，我居然可以看到里面发生着的一切，一个万花筒般奇巧的世界。

原来每个五叶花的花心里面，都有一个和我现在所在的类似的花园。

而且，那里面的花儿，也都没有开放，新芽，也都没有生长。我看到一个个孢子的空壳，镶嵌在粗糙的树干或者坚硬的石块上，有些竟然也漂浮在空中。空气里游荡着成群的花粉团，好像周末午后小镇里无所事事的闲人们，毫无目的的逛着，随意的相遇，随意的散开。小兔子站在地上，我好奇她下面要做什么。

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窥视。小兔子敏捷的跳跃着，爬上一个平台，那平台有十几个她那么高。在平台的最高处的边缘，她再次表演了她那像抛撒水袖一样变出丝线来，然后在空中环绕的杂技。那闪烁着弧光的丝线割过空气中漂浮的花粉团，花粉团瞬间爆裂开来，好像节日里缤纷的烟花，只不过这些烟花不会转瞬即逝。它们像羽毛一样以几乎察觉不到的速度落下。小兔子牵扯着的弦再次划过它们，它们就如被被磁化了一般，朝着最近处的孢子的空壳集中过去。花粉沉积在壳里，幽幽

的闪着亮光。

小兔子不停的继续跳上跳下，在各种可能的位置荡着秋千，把路过的花粉团一个个全部打碎。漫天飞舞的花粉很快把附近的孢子空壳填满了，饱满的孢子好像挂着露珠在晨光下诱人的大草莓。果然小兔子禁不住它的吸引，跳了上去。

小兔子落在闪闪发光的孢子的正中央，然后立刻又被弹开。孢子化作影子，淡淡的消失了。从它所在的地方，却生长出新的枝条来！好像一团滴在白纸上的墨汁，不知谁在一旁吹了口气，墨汁立刻延伸开去，在不经意间分叉，弯折，直到最后再也跑不动了，于是懒洋洋渗入纸间，朝四周参差不起的扩散开去，铺展成枝头的一朵花，一粒果。

我恍然大悟，原来小兔子就是这样一点点地把花园里都休眠成了孢子的花儿们重新绽放出来的。我从花心的孔里看着她一路攀爬跳跃，收集越来越多的花粉，魔术一般催生出越来越多的美丽。起初我的眼睛还能轻松的了解整个空空荡荡的花园的大致结构，不一会儿，这里充斥的花草枝叶已经让我的视线不堪重负，锁住这个便丢了那个，稍微缠绵于其中某只一下，便会被旁边的窈窕身姿挤过来打扰。那些不断生长出来的花枝搭起一段段天梯，让小兔子可以跳到离开起点非常远，非常高的地方。在那些角落里，她收集着一种皇冠般耀眼的果实。我一时间看不透这又有什么目的。

收集了三四颗皇冠果实之后，这片小天地的颜色变的低沉下来，灰蒙蒙的，不一会儿竟然下起了雨。我眨了眨眼睛，确信自己没有看错，这个花心里的隐秘世界也和外面一样，有天气的变化。那雨水淋漓的线条似乎给小兔子的跳跃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她的动作幅度小了很多，要再去到遥远的地方，变得艰难了。

她蹲在一簇宽大的花叶中，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几分钟之后，那雨，或者是因为风，改变了方向。不是如同我的世界里那样倾斜的风雨，而是完全的和地面平行。她却显得很高兴，看来她一直在等着的就是这样的雨。她从花叶上跳起身来，在强大的气流托扶下，跟随着雨的方向漂流过去，直到她落脚在一个之前无论如何也跳不到的远端。我由衷的赞叹眼前这只不如我巴掌大的小精灵，她的聪慧和勇气让我自愧不如。

她靠在石壁上望着上方，我努力的往上转动眼球，虽然依旧看不到全部，但我看到那熟悉的闪烁着的光芒，一定是来自上面还有一颗皇冠果实。小兔子耐心的等待终于盼来了风向的又一次改变，这一下，居然是往上的。我可从来没有体会过站在往上倾注的大雨中是什么感觉。不过她倒是很高兴的在风雨的推举下，白云一般的飘了上去，渐渐的离开了我的视线，无论我怎么调整姿态，也还是无法从这个小孔中看清里面的全貌。我相信她一定拿到了那颗高高在上的皇冠果实......



仆人推着你在院子里散步，当然，她在散步，你不过只是散心。忽然你撒娇说要玩捉迷藏。她不敢同意，首先这里也没什么可以躲起来的地方，其次老爷夫人也决不会允许你脱离大家的视线。你犯了大小姐脾气，缠着她不放，最终她只好同意，不过那是因为你提出了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方案：

“你们在院子里找个地方站好就行，不用很远，站好之后就不要发出声音。我凭之前对你们响动的

记忆来找你们。”

大家只好听从了你这个幼稚的安排，把所有挡路的东西都搬开，然后各自在院子里傻傻的站好。

脚步声很错乱，你的表情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认真再听，也许是听也听不出什么门道，不过你看上去很自信。等大家逐渐都安静下来，你大声说：

“我开始抓咯！”

你小心翼翼的转动轮椅，朝着心里的目标移过去。

这时有人打了个喷嚏。他捂住鼻子，但声音还是大的足够让所有人都听到。抬起头来，他一脸的无辜，似乎在说自己绝对不是故意要帮小姐作弊。其他人表情各异的看着他，齐刷刷的眼神分明都在说一个意思：你完了，小姐马上就会转过去找你的。

可是你没有转过去，你甚至完全没有理会那声音的意思。你瞪着灰蒙蒙的大眼睛，嘴角泛起一丝狡猾的微笑，朝着离你最近的那个丫鬟挪过去。那丫鬟的表情从惊讶慢慢的变成浅浅的恐惧，你呆呆的望着前方的样子确实有些吓人，像恐怖故事里摄取了生命力的玩偶，一个典型的废弃的宅院后的黑洞洞的井口，让人不敢直视。不过你看不到自己，所以也没什么感觉。直到你的轮椅贴着丫鬟的身边擦了过去，你才反应过来你对的不是那么准。不过你很快明白过来，转过身，抱住了她。

你得意地大笑，炫耀自己胜利。那丫鬟一个劲的夸赞小姐你好厉害，一边看着你的眼睛，不过已然看不出刚才那样的诡异。其他人面面相觑，但又不敢说什么。你让丫鬟到一边歇着，然后随意的转了两圈，朝着下一个目标，专注的前进。

那个一开始就打喷嚏的家伙，直到最后一个才被你摸出来。你得意地告诉他，这是为了惩罚他的不矜持。

小兔子在老地方等着我。看到我过来了，她从身后不知什么地方拿出好多个皇冠果实，这一定是她之前一次次进入五叶花世界里积攒下来的。她把这些果实埋在地上，或者像变戏法一样把它推进一些花茎里。然后，那些花茎就开始长大，窜出新芽，本来光秃秃的地上，也冒出新的枝条来。

原来我的梦花园就是这样一点一点鲜活起来的。我真想把眼前这个小家伙捧起来亲吻一下，可她总是躲着我，我不敢动作太大，生怕弄坏了这份属于我，但是由她精心照料着的景致。于是我怎么也抓不住这个指头大小的家伙。

这花园和我几个月前第一次在她的引导下进入的时候的样子已经大为不同了。原先的那几株柔枝香草，已经快要被新长出来的繁华淹没了。半空中还有几个五叶花悬着，我想小兔子接下去一定会把它们一一走完。

我一如往常的从花心的小孔里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随着飞舞的丝线和舞蹈般的跳跃，小兔子熟练的来到皇冠果实旁边。距离稍微有些远，她稍稍停顿，然后估算好角度，跳了过去。

这颗很容易，我撇了撇嘴。

事实却不是那样。一个咖啡碟一样的东西飞快的冲了过来，跳到半空的小兔子来不及闪避，一头撞了上去。那个咖啡碟被冲击的后退了一点点，可怜我的小兔子却是完全失去了控制，像被狂风卷起的风车一样不住的打转，落下。经过一支宽大的叶片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像往常落下时那样立刻

抓住身边的东西，看来她是晕过去了。

也许那个时候我大声地喊叫了，谁知道，不过花心世界里的她反正也是听不见的。这一次意外让小兔子之前努力的攀爬全都白费了，她晕晕乎乎的转着圈从最高处一直下坠，最后落到了地上。听上去着陆也不是那么顺利，我听到好似玻璃弹子掉在金属上的声音，很清脆，好在并不大声。她摇了摇头，两个垂着的大耳朵好像拨浪鼓的串珠一样前后甩着，很是可爱。她回了回神，又继续重复刚才的路线。看来，不拿到那个皇冠果实，她是不会罢休的。

和那个挡路的咖啡碟怪物作战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那东西的身体外面有一层壳，里面却像个果冻。我看到它每次被撞击之后都会摇摇晃晃。壳在小兔子反复的冲击下越来越松，麻烦的是这样的撞击她也无法承受。于是我看着她反反复复的爬上去，冲撞，旋转，落下，再爬上去。我恨自己这样无聊的在一边观看，却无法帮上一点点的忙。我只有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她能受得了这样的折腾，而那个不知从何而来得咖啡碟，最好赶快碎掉。

终于我看到有一块碎片从怪物的身上剥落下来。看来只要坚持，那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它只是固执的坚守在小兔子和皇冠果实之间，不会自动离去。小兔子蹲在离它很近的地方观察着，看上去似乎是在思考。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飞快的跃起，从碎片脱落的那个缺口冲了进去，一口咬在中间那个果冻似的核上。

咖啡碟啵的一声爆裂了，好像一个从内部被吹过了的肥皂泡。原来那里面包裹的也都是花粉颗粒。散落的花粉被附近的孢子贪婪的吸纳，从那里长出一颗新的兰草，刚好可以让小兔子爬过去摘下果实。

我欣喜的笑了，觉得眼前的色彩似乎又明亮了一些。



一年来，这个梦一直断断续续的在我的夜里出现，最近的进展越来越快。仿佛一场电影，一步步的积累情绪，走向高潮。我眼前的光也越来越亮，从模糊的光感，到足以区分的明暗交替，到像清晨浓雾中模糊的轮廓——那时已经足以让我依靠这不完全的视觉去赢得那场捉迷藏游戏。我忘了去数那个小兔子一共在我的梦里摘下了多少颗皇冠果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然而在所有的花枝都在她的努力下重新招展起来的时候，蒙在我眼睛上的那团黑暗同时也神奇的消散了。我从梦里醒来，转过头去，看见窗栏前月光笼罩下的轮椅，镂空的白纱窗帘微微的起伏，轮椅上放着一朵鲜红的玫瑰。

我好像触了电一样弹起身来，甚至都忘了我的双腿并没有随着我的视力奇迹般的复原，结果我失去平衡，从床边翻了下去。

“小姐！”屋子的那头传来惊慌失措的叫声。

那夜里当值的女仆差点被最严厉的家法处置，因为她的“疏忽”让我又摔着了胳膊，虽然只是淤青。

不过最终她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因为我的眼睛完全复明了，这无疑是全家最大的喜事，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去扫兴。我看着所有人的笑脸，目光却一直在他们的背后搜索。我找遍了家里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始终也找不到那个让我心中枯萎的花园重新充满春意的小兔子。

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去找，那里是这一切不幸和梦境的源头。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害怕，但这略微的恐惧反而让我的心更加有力，我支开身旁的人们，然后和当年一样，从小径悄悄的溜开。

花园依然很美丽，我顺着眼前的景物凭着淡淡的记忆来到那时我荡秋千的地方，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扯断的藤条的痕迹。我想摸一摸上面崭新的藤叶，但我无法自己站立起来。几乎每一片土地都被落叶和小草修饰过很多次了，我一直担心会看到的血迹也压根没有踪影。那次天昏地暗的哭泣之后，我曾经以为视力再也不会回到我的身上。不知道这份失而复得的光明，能不能帮我找到梦中那只在花园里荡秋千的精灵。

缶娜，我的好妹妹，我知道那就是永远不愿离我而去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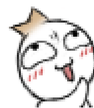


我是 shinobi

独孤剑客

序言

玩一个系列的游戏 N 多年，就会成为这个游戏的控。

面临打不开的思路，和狂热的爱好驱使，终于决心写一写第一人称的穿越文了！

第一话

我是 shinobi

PS3 被称为"神机"前几年，我入手 PS2，为得就是玩在电脑上模拟 PS 游戏的《天诛 2》的续作：天诛 3。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打穿了 PS2 上的天诛 3 后，我梦中得到一个被禁断的忍术秘技。
这条秘技就象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一样，在醒来 N 个小时后还清晰在目。
于是我打开 PS2 碟仓，放入天诛 3。
很快就等到标题画面，我凭借着良好的记忆，在手柄上输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3 红！
PS2 三红了！！
主机开始冒烟，电视画面扭曲......
SHIT！
我眼前一道白光闪过......我就失去了意识......

就好像睡了一觉，做了一个梦，等我被巨大的仿佛浴室淋蓬头水声吵醒时，我发现我全身精光的躺在一个无法想像的环境。

一个山洞。
一张石床。
光线从洞顶渗透下来，可以看得清楚环境。

我看了下自己的 JJ，还在......我确定自己是活生生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如同梦幻。

一阵风吹过来，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过很快我就看到石床附近的石桌上有一套黑乎乎的叠放整齐的衣物。

有的人，生来就是要经历奇遇，创造奇迹的。
他的生命因此生，他的命运为此而改变，他的旅程受到召唤而被安排就绪。

当我拿起那套衣物时，我突然懂了《大话西游》中至尊宝了解到自己就是孙悟空时，戴上紧箍咒时

的心情了。

我告诉自己要淡定，要冷静。
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一场梦，这只是一个游戏。

我甚至不会正确穿着这套衣服。

但是我还是穿戴整齐了。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体验成真了。

天诛 3 力丸的服装推参！

我很感谢父母给我一副健康强壮的体格穿省长套传说中忍者的装束。

我拿起石桌上的忍者刀时，泪流满面！
以前无论我多么喜欢天诛，都不舍得在网上花几百元买的忍者刀啊。
是该拔出来感受一下这刀机是做梦还是发神经了......

左手抓住狭长的刀鞘，右手握住细长的刀柄，用力、拔......
刀锷离开刀鞘的一瞬间，我完成了穿越时空的时差转换，耀眼的刀身发出的光芒仿佛在那一刻，注入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于我，灵魂附体！！

我张大了嘴巴大声呼喝了一下......拖着长长的尾音久久不能住口......

我感觉刀上传送给我无穷大的力量，让我的......靠，JJ 硬了......倒！

唰！
刀锋全部出鞘......

不知道是刀牵引着我的手还是我挥舞着刀。
刀法我掌握了伐？
身法我掌握了伐？
步伐我也掌握了么？

咧嘴一笑。
我彻底忘记了不现实的穿越是究竟怎么一回事。
我已经融入了这个的环境。
我还刀入鞘，仿佛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
也经受利一次灵魂的洗礼。

我很自然的把衣领上围着的黑色口布拉起，遮盖住我的下半张脸。
是，该出山的时候了。
刺眼的阳光和茂密的树林，加上大自然清扬的和风。

先前听到的，必是前面不远处大瀑布的水声吧。

我兴奋的背着忍者刀向瀑布跑去。
轻快的步伐毫不费力，身轻如燕的感觉好得掉渣。

越跑越快，我想知道我究竟可以有多快！
风声在耳边呼啸，瘾还没过足，我就到了瀑布跟前......浅流中脚下很滑，还没来得及摆 POSE 我就跌出了瀑布之颠......哦买糕啊~~~~~~~~~~~~~~~~~

自由落体。
我没玩过蹦极，所以也没玩过自由落体，现在我正头下脚上的以重力加速度多少多少的速度下坠。
本该慌乱的我却出奇的镇静，我甚至可以看清楚周围的一切。
这时听到脑海中一个声音在念......
对了，就是这个调调，我马上跟着念：
临......
兵......
斗......
者......
皆......
阵......
列......
在......
前......

第一话完

第 2 话

我是 shadow

冲到水面里后我就又失去知觉了......
醒来时已经在岸上了。
身旁还倒着一个白发男子，哦买糕的，看样子他就是力丸的影武者替身啊！
不过他已经挂了，难道是被我砸死的么？
罪过啊！
象不象《龙狼传》的剧情？

他穿着一身短靠在瀑布下修炼，最后被我意外的天外飞仙砸死？
于是我成为了他——力丸的替身？

内外是不是应该去执行本来应该他去实行的任务？
这是不是我穿越时空的目的？
想不通啊。

简单的埋了他后，我开始在这寻找出路，因为我饿了、累了、困了。
我顺着河流走，希望可以走出这片森林。
我回忆游戏中的剧情，似乎应该先去越后屋。
不过我现在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应该先找到市镇，然后好好吃一顿日本料理，再洗个汤，睡个觉啊。

被灵魂附体的时候，我似乎也笔下载了 GPS 导航功能。
因为就作为一筹莫展的时候，本能的方向感觉醒了。酷！

我脑海中仿佛打开一幅全景彩色 3 维地图，我一兴奋，加快了脚步。
树木飞快的朝我迎面撞来......
我的身体比我的意识更快一步做出反应......
酷到家了，这不是《波恩的身份》中的身体记忆么？
我越来越快，越来越高，不知不觉中已经踩踏着树木在林中穿梭飞跃了。
我的手很自然的抽出随身携带的忍者狗绳，抛出去，拉紧，荡漾......

一口气，我跑出了森林。

脚一软我就摊倒在地上了。

这上想到着应该按 L2 键选择道具栏中的饭团之类的补充 HP 啊。
可惜我身上道具袋中没食物。

这样下去，不用到越后屋，我就饿死了啊！

于是不自然的在身上乱摸，居然摸到衣服夹层里好象有东西......搞了半天才掏出一个包裹得很严实的东西。
打开再说。
寿司？饭团？
玩骨头住千乱的玩家就知道那是兵量丸了。
得救了！
吃！
难吃死了。
但是 HP 正徐徐恢复。

ＨＰ恢复完毕.
刚要起步，几道风声落地.
周围就多了几条全副武装的忍者人影.

是敌是友？
我头皮一麻，右手已经抬起，抓住了肩后的刀柄.

这时一个忍者开口了，叽里咕噜的，我没听懂，但是我的灵魂附体懂了.
于是我被带到了越后屋附近.

原来他们是东忍流的下忍啊，嘿嘿嘿嘿.

我说一起行动吧，他们说他们只负责情报手机什么的，不参加军事打击什么的说完就闪了，真是来无影，区无踪啊.

我体内的附体灵魂这时温度上升.
我也兴奋起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类似机主不在服务区，你所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的尴尬.
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附体灵魂突然当机了.

没轻功没速度了啊！
力气还是有的，毕竟２０多年的饭不是白吃的啊.

但是如果我这时临阵脱逃会怎么样？
不行！
既然我这么喜欢天诛，又怎么样会背叛这次奇遇呢？
于是我抛出了狗绳......

和游戏中的庭院一样，只不过真实就是真实......
所以我不敢擦那么高的墙上跳下去，我是借助狗绳爬下去的。

脚踏实地后，我还是很紧张。
临敌会怎么样呢？
可惜我没看到敌人。

屋子，门。秘道。
我朝最近的屋子走去。
门应手而开，还是没有人。
看到传说中的秘道口，不过地上并没有厚道的放着爆弹，炉火上也没烧什么东西，只是一锅水。
我甚至还等水开了、凉了，喝了呢。

然后才开始爬进秘道，爬了半天，果然在一个仓库内重见光明。
仓库里东西真多，能拿回未来就发了......
可惜现在带了也没用。
开门出去吧！
门居然上锁的！

英雄无动武之地？！
正准备用刀解决问题上四，通电门外的脚步声。
我立马靠墙隐密。
门开了，一个果然如同游戏一样打扮的武士走了进来。

我屏息……
犹豫着难道就这样出手干掉他？
武士似乎已经拿到了他要的东西，转身了……
ＳＨＩＴ！
本能反应也好求生本能也罢，我冲上的同时拔出了刀，一刀捅进了他的后心……
这是游戏，还是梦？

第 2 话完。

第 3 话
我是 ASSASSIN

潜入这种事，电影看得多了，天诛玩得多了，自然有感觉。
亲自穿越，完成起来还是更加灵活多变的。
这是游戏，这是游戏……我一直这样告诉自己。
背紧紧靠住墙壁的时候，我给了墙壁力量，墙壁也给了我反作用力，就是这种力量，让我充满了斗志和干劲。

我以尽量少的和敌人接触，来通过我所要到达目的地的途径。
万不得已时，才给他们致命一击。
我的入戏之深，和技术之纯熟，让我句得自己生来就是 ASSASSIN 的命格。
我不知道是体内的陌生灵魂在操控着我，还是我在利用着这样的无敌附体进行着天诛。

我终于找到了必玩游戏还过瘾的体验。
目的地就在眼前了，拉开门，就要进入 BOSS 战了么？

手一抖，门就保卫拉开了……

血腥！
御代官已经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2 名侍卫死得更壮烈。

是谁干的？
我第一反应。

鬼阴？
我的第 2 反应。

冲到房间对过开门。
果然看到了月影下的墙头，因为警觉到我的出现而回头的鬼阴。

果然是假鬼阴啊！

不过他一闪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应该马不停蹄的回到乡田城！！

BUT，乡田城怎么走啊......

这时嘈杂的人声接近......
我应该离开了啊。

狗绳出击！！
上墙再说！

终于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胡乱前进了一段路后，我遇到了埋伏......

几个忍者从路的 2 旁翻着筋斗出场了。
我并没有出奇的反应在他们还没站稳时给予偷袭......

等他们站稳时，我的刀也拿好了。
挡我者，死！

我隔着口布说出这几个字时，自我感觉很酷。
不过他们更酷，一句话都没说，就同时向我进攻了......

靠啊！正面对决果然表示强项啊！
我很快就中了刀，绝望出现的速度快到惊人。

最后一刀后我感觉到身体内部一个破碎的声音！

啊~~~~~~~~我情不自禁的发出惨叫！

然后就全身蜷缩的倒在了地上......

就在我的脸亲吻了大地的同时，我的眼前一团白气模糊了视线。

然后我就又站了起来，不过已经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没死，甚至连疼痛也没怎么感觉就又复活了。

一定是"空蝉之术"自动发动了啊！

逃了，不管了......我判明方向后，一路小跑......

我告诉自己，我是刺客，不是剑客......一击不中，全身而退！

跑到上气不接下气，我才停下来。突然看到远远的城堡。
那会不会是乡田城呢？

喜出望外。
我终于要回家了啊......

第 3 话完

第 4 话
我是力丸

乡田城比我想像中的雄伟。
也似乎十分熟悉了。
结合天诛千乱和天诛 3 的回忆外很快就进入了乡田城。
但是，城内的路，果然是迷宫一样啊。
我是不是应该先暗杀了眼镜男？
好吧，就先找到他来祭刀吧！

可是，我没有补充装备，没办法通过全是武士的走廊。
变身术也完全没感念啊！
倒！
甚至连抓一个武士来换装都没机会。

一筹莫展啊！
这时眼镜男和土地同事出现了......

密室，只有到密室才能暗杀他，顺便夺过即将到来的忍者袭击！
觉醒吧，力丸的魂！！

焦虑中，体内仿佛真的有了变化......

从游戏中指定的地点跃下，感受到身轻如燕和落地无声的境界。

然后就是隐密、观察、潜行。
掠过武士的背后时我的心对要跳到嗓子眼了。
但是我顺利的进入到了杀人密室。
我已经和力丸合而为一了。

眼镜男的背影出现在密室中，我上去一脚踢翻他，大摇大摆的左手叉腰，右手提刀......

解决掉眼镜男时，那种快感真是赚翻了。
这时密室外准时响起乡田城武士的惨呼。
这帮猪，来得真快啊。

游戏中我出门解决掉忍者和直接赶去见松之信都是一样的。
我当然直接去见主公啊。

进入秘道！
浏览了一下陈列室。
另外央倒门外有关有一名忍者的。
距离那么近，应该不会象游戏中那样容易得手的啊！
果然，等我气定神收后一开那门，咦——没人。

一路上都没人，我就是走马观花了一下，就到了松之信的居室外。
开门见山！！

松之信和大总管都在，看到我简直是惊喜交加！

我也很惊喜，忘记行跪拜礼了。

松之信也没介意，大喝：力丸！你回来啦！

BINGO！我回来了，主公！
这才行礼。

大家"第一次"见面，难免话比较多。

说得投机时，身后嗖的跳入一个人来，吓得我半死！

阿杨梅！
松之信高呼（他总是大呼小叫）。

我激动得连忙转身，这就是我玩天诛 N 年，梦中情人彩女啊！

嗯？彩女似乎对我的这个眼神和表情产生了怀疑。

当主公帮我回答了力丸失踪的缘由后，彩女质问我，凭什么证明自己就是力丸时，我如梦初醒，恢复淡定，转过身来，不去看他，只是淡淡道：
我就是力丸，影武者的说。

彩女似乎被我雷到了，标准追问。

可其实我已经脑充血，恨不得拥抱彩女......5555555555

第 4 话玩完。

第 5 话

我是懦夫

因为走捷径，所以才能在敌方忍者赶到前安全抵达天守阁。
而之后的忍者全部被彩女解决了。
我这个冒牌货到底要坚持到什么时候？
难道要我去石灰岩洞窟送死么？
不行，一定要让彩女去完成这个任务。

于是我把本该我去完成的任务透露给了彩女。
她当然还是怀疑我的身份。
我顾及她已经当我是影武者力丸，而不是真正的力丸了。

我决定先下手为强，我告诉她，我不是力丸。
我只是力丸的影武者。

但是当我准备告白时，她已经出发去石灰岩洞窟了。

彩女，那是陷阱，你不能去送死啊！

几名下忍将我带到石灰岩洞窟。

因为前途未卜，我决定带领他们一起进入。

他们看着我，觉得这似乎不复合规矩，我告诉他们，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最多我担保他们不会因为这样，而进小黑屋。

果然，敌人的岗哨都已经被瓦解。
踏过敌人的尸体一路前进。
线路我早就在游戏中玩得烂熟了。
但是自己亲自行走其间还是很吃力的。

随着推进的深度，我越来越担笑彩女的安危了。
如果我留在这，也许可以伏击鬼阴。
但是说不定鬼阴已经......
没再多想下去，我一定要救她......

爬上最后一个制高点，我们一路小心谨慎，因为马上就要接近石灰岩洞窟的核心了。
打斗声！！
我向下忍们使了眼色，他们几个起落就冲了进去。

我作为压轴角色醉红一个出现在石灰岩洞窟的广场上。
彩女正和假鬼阴战斗，我方下忍包围着。

谢天谢地，我终于没有来晚。

假鬼阴抬头看到了我。
我朝他一笑，朝下忍们做了个手势，假鬼阴在下忍的合体攻击下受到牵制，彩女果断的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
漂亮！我大声喝彩。

彩女转身看到了我。
但是她的表情却是大惊失色的......

怎么了，彩女？
一片冷锋忽然贴在我的咽喉上......
糟糕！
我救下了彩女，自己却直接暴露在真鬼阴的偷袭之下了！

因为刀锋并没有如游戏中立即割破我的咽喉，我猜想是想女王做人质，于是我第一反应就是举手投降。

对不起，彩女，我给东忍流丢脸了。

鬼阴带来的忍者突然发射暗器......可怜我的下忍就这样被秒杀。

彩女双刀防御。

鬼阴果然用我要挟彩女放下武器。

我的眼神再一次向彩女示弱。

彩女看上去很不舒服。
我宁可她选择牺牲我这个冒牌货，而不想她受到伤害。
可是我的身体选择投降。

七枝剑。
鬼阴眼彩女献出到手的七枝剑。

我暗喜，只要鬼阴得到七枝剑，就复活出力丸了！

可是彩女居然为了我放下了武器。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听到鬼阴抽出了我的刀。
杀我？
我脑子一片空白......

接着就看到我的刀飞向了彩女......

我不知道我可以有多快......

我不顾一切的飞扑下去，我要救彩女......

彩女躲过了这一刀，就地一滚抄起自己的双刀，飞向鬼阴......

我扑到地上，拾起刀。

彩女已经和鬼阴交手了。

没事就好！

这时我的脖子上有液体流淌下来。
我伸手一抹，血。
我歪着脖子看了眼鬼阴和彩女的方向。
然后就眼前一黑......

第 5 话完

第 6 话

我是鬼武者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忍村力丸的房间了。

没死是命大。

几天后，我基本可以到处走动了。
知道是彩女击退了鬼阴救了我。
但是因此没有召唤出真正的力丸。

七枝剑已经被妥善保管了。

但是，菊姬公主却被天莱众绑架了。

彩女已经收集了情报前往救援了。

我是来不及去支援她了。
不过我体内的小宇宙突然燃烧起来。
在这股力量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七枝剑。
......

石灰岩洞窟内，我回忆着鬼阴曾经召唤出力丸的咒语，利用七枝剑，希望可以召唤出力丸。
怎么样也该尝试一下。只要不召唤出冥王......

......
咒语起，七枝剑真的漂浮到空中。
我喜出望外，继续！
时空之洞被打开，让我来打开鬼神童子的封印！！
什么？？念错了啊......
灵光一闪，七枝剑落地......

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曼！
还是不对......

克塞，切来拜访！
为什么会念出这个台词？

真相只有一个！
还是错......

邦德，詹姆斯邦德！
倒......

我的大脑一定是被灌了糨糊啊，明明应该记得口诀的啊，可是读出来的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吸气，呼气！

有了！
波野波若蜜~~~~~！

时空之洞产生了涟漪。
BINGO！
我成功了！

身体忽然浮起......
升高。

时空洞中一个不明物体喷出......
然后我就被吸了进去......

奇异空间的流光异彩！
我以为我会回到未来......
结果因为，这不是大话西游，我被无情的退了回来。

七枝剑没了。
从时空之洞被召唤出来的谁谁谁也不在。

我觉得手臂凉飕飕的，一看，哦卖糕的，我被换装了啊！

从头到脚。
口部也没了，还有个小马尾辫。
刀从后肩换到了后腰上。

我需要冷静！

龙丸见参！
我变成龙丸了啊！

第 6 话完。

第 7 话

逆袭

天莱集团的阴谋遭到打击后，退守般若寺。
我潜入东忍流本部。
我用龙丸的用户名还能进入东忍流的秘密网站。
得知了彩女的动向。
再打印出通向般若寺的地图。
离开时，想借用下力丸的道具屋里的东西，却发现东西已经被取走。
无奈，打开尘封已久的自己的部屋。
不知道那么多年装备好能用么......

我怕死，所以穿上了造型老土的忍铠甲。
真的是武装到了牙齿，才出发。

般若寺。
门口躺着巨大的尸体。
从伤口来看，是被彩女干掉的。
这是天莱 6 人众的般诺。
彩女的身手真是硬，看来我是没机会要她了啊。

好吧，潜入般若寺行动开始！
其实我也知道既然彩女先到了，沿途的敌人自然是被解决的了。
我所要做的就是，别迷路，别失足掉下深渊就 OK 了。
龙丸的身体充满爆发力，稳定性也好优秀，我意在行先，自是如入无人之境。

古迹游玩。
我随手出刀成风，留下龙丸到此一游的痕迹。
这时，依稀听到不远处传来声响。
去看看。

狗绳在我手中如同蜘蛛侠的吐丝结索，几个起落我就到了声响处上方。

看到彩女了。
她才解决掉一头黑熊。

接下来的路很难走的。
时间长了，我自己也记不清楚。
有关帮助彩女，应该不再出错。
于是我先彩女一步，纵了出去......

大佛殿上。
我终于等来了彩女。
她看到我很吃惊。
我不知不觉，完成了游戏中龙丸本该完成的戏份。
再见！

离开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怎么会按照游戏中既定的情况行事的呢？
奇怪......

半道上，突然杀出程咬金。
我的刀第一时间出鞘。
对方是——始末屋阵内。

东忍流的忍者铠！你到底是谁呢？阵内拦截了我的去路。
死！我威胁道。

阵内摆开了架势，手扶在刀柄上。

我突然用左手从身上取出一枚爆弹砸向阵内。
我这一连串动作堪称神速，没想到爆弹还在半空，只见刀光一闪，爆弹一分为二，哑火着地。
真 TNN 的快啊！

这是一个劲敌，我，应该把他留给铁舟的。
慢，他出现在这，是不是因为铁舟被抓了啊。

我收刀，慢慢后退，右手摸出烟幕弹。
今天我公务在身，回头自然有人收拾你。
碰！

走先！

奔跑一阵后，突然感到有人尾随。
急忙收住脚步。
SHIT！
是一条大白狼！
还有天莱 6 人众的神乐 MM。

不应该遇到的啊。
恭喜全乱了啊。

神乐对我的出现也很意外。
你也是东忍流的么？

我也是？还有谁？
彩女被发现了么？

龙丸！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转身就看到力丸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力丸......？你复活了，果然。我想他就是我用七枝剑召唤出来的吧。

力丸一直朝我走来，我感觉不对头。
这时已经晚了，他突然出刀，那一刀无论角度还是速度都无法作出有效防御了。
我中刀了，不过通道刀势突然中断。
狼忽然向我们扑来。
力丸倒下......
另外一条身影飞向白狼。
刀光连闪，白狼落。
又是力丸！
2 个力丸！
我再看倒下的力丸，已经露出真面目，原来是天莱 6 人众的易容师。

力丸已经和神乐对上了。
好极了，力丸终于复活了！
我也该走了，神乐绝对不是力丸的对手。

再见了，力丸！
再见了，彩女！

第 7 话完

第 8 话
天诛

我从一个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还留在天诛时代。
不过我终于变回自己。
游戏始终是游戏。
而当游戏成真，那就不大好玩了。

天莱事件平息后一个星期。
我穿着和力丸一样款式的忍者服，佩带着和力丸一样造型的忍刀，刀是象龙丸那样佩带在腰后。
围在脖子上的是《shinobi》那样的长长的红色围巾。
头上？
短发，好不容易染成白色而已。

我决心加入东忍流学习忍术。
从未来穿越时空过来的人，多少有点让人惊为天人的优势的。
能够在力丸和彩女的直视下面不改色，也算是我的本事了。
终于还是松之信大叔点了头，我马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如果是得意的坏笑，估计马上就会被彩女干掉吧？

我的身体很好的复制了先前被他们几个忍术皆传附体时的 DNA，所以修炼成功，说不定比他们强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是不指望这些的。

我只希望可以等待天诛 4 时代的到临，到时候就可以不买 WII 也可以参与到天诛 4 的世界中去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天诛千乱的剧情提前上演了。
我将在力丸的直接指挥下，逐一完成天诛千乱计划。
我预感到我将有一个女搭档，我能不能阻止她被害的命运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现在，我是一名真正的忍者了。
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就是：
重返！
越后屋......

完。

空之浮游瓶和面包

sly6

PS：几年前无聊听音乐被启发所写的小故事，最后决定开始将这些杂乱的故事整理成小说。下面 3 则便是，文笔很烂，所以请将就看。

——

《空之古兰斯》一曙光女神的宽恕。。

启发曲----->http://www.youtube.com/v/q4Pge-hkMo4&hl=en&fs=1

‟如果你的伤痛我可以治愈的话。那么，我将赐予你永远得不到痛苦的水晶屏障.....



离山顶似乎还有一段距离，脑海里一直回想着这句话———被世人流传下来的，称之为‟解脱之叹息”的名句。为了找到此名句的拥有者，我攀越了无数的山岭越过了无数的森林。途中差点被美杜莎变成石头，也被塞任几乎迷惑于深海中，更险遭泰坦剁成肉酱。幸运的是，被仇恨和痛苦的力量所包围的我，居然勇敢的挺了过去。‟是该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我喃喃地自语着，脚下的路越来越陡，我已经知道自己离这座山的顶峰不远了。



终于，我走到了山顶，也看到了传说中的圣地－－－被银白色的大理石所铸成的神殿。一种奇怪的力量将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神殿里面走去，我似乎知道自己离解脱的时间不远了。终于，我在尽头找到了名句的拥有者－－－一座女性雕像。双手拿着泉水水瓶的她，似乎静静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合上自己的双眼，等待着她的回答。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眼泪都流干了，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

。。。。。。。

“如果你能听到我心中所想，请帮助我，我的女神。”

。。。。。。。

“我受的背叛和痛苦远比我得到的真诚和幸福多得太多。”

"。。。。。。。。。。。。。。。。吾接受你的请求。不过，请记住，一旦决定，就再也无法回头。"

"是的，我已做好准备。"

"如果你的伤痛我可以治愈的话。那么，我将赐予你永远得不到痛苦的水晶屏障。"

泉水水瓶的瓶口慢慢对向我，从里面我看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光。光流慢慢从瓶口流出来，那种极其耀眼又纯净的光。。。。

我笑了:"一切都结束了。"

整个人渐渐失去知觉。。。。

太阳又一次出来了，照射到一块巨大水晶似的冰块上，同时闪烁着奇妙的光。这种耀眼的光芒连太阳都几乎不可以与其媲美。一个男人在冰块里面发出令人感觉到幸福的微笑。。。



就这样，痛苦和仇恨被冰封了。。。

男人得到了曙光女神的宽恕。。。。

“如果你的伤痛我可以治愈的话。那么，我将赐予你永远得不到痛苦的水晶屏障。。。。。。。。。。。。。。。。但是，这样你也失去了再次发现幸福的机会。所以，好好活下去吧。”



GRAVITY
歌：坂本真凌
Been a long road to follow
Been there and gone tomorrow
Without saying goodbye to yesterday
All the memories ahold
Still there left
Oh hath the tears deluded them?
Maybe this time tomorrow
The rain will cease to follow
And the mist will fade into a more today
Somethings all the way up there keeps going
Am I going home?
Will I hear someone?
Singing solace to this silence
Zero gravity
Would take less
Is somebody there beyond this sadly aching feat
Still the road keeps telling me to go on
Something is pulling me
I feel the gravity
Of it all 。。。。

"pain and sadness are always remain,the only way to deal wif it, is to be strong...''

《空之古兰斯》（完结）

《空之阿罗伊》第 1 章——银河铁道

启发曲----->http://www.youtube.com/v/sdGdTDkTX68&hl=en&fs=1

“快回去了，冷。。。”在灌木旁拾了些柴火，匆匆回到铁道站把火生起来了。



“很冷吗？”乘务长从列车窗探出，对我笑了笑。

“为了看那道光，结果跟你跑了 3 个晚上还要受这种罪。。。。好～冷～啊～。”

“其实，我很少带别人去看苍之光的。除非是请我喝过一年酒的人,呵呵。”

“哈哈哈，我不觉得有待你过什么。”

“我们有缘吧，年轻人，你的脾气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像。所以我不介意带你去看一次，不过就一次。”

微弱的火光映着我和乘务长的脸，我抬头看他的时候，他的眼里闪着惆怅。。。。。。。就这样，两人沉默地度过了两个多小时。。。。。。。。。。。。

“对了，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在恒星的光石群之间。上车吧，再过一个小时这个铁道站就会慢慢被光石吞噬了。”



火车头的蒸汽喷了出来，慢慢地，不规则地离开了这个我认为非常漂亮但是却很冷的地方。窗外的恒星发出一种银白色的光辉，和周围流动的星互相照应，像水流一样缓缓地流动着。火车里老旧的收音机播放的是乘务长年轻时候爱听的情歌，不时的也可以听到他在跟着旋律哼唱着。我一头倒在座椅上，将头仰望向天空，慢慢看着被惯性所导致的星河流动。火车就在没有轨道的银河里漂浮着，没有方向地前进。



似乎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可以感觉到放松，觉得没有什么负担，因为陪伴我的只有无声的叹息和周围的星流。不知不觉地，感觉好轻松。。

池水如镜般模仿起天空的蔚蓝，公园中栖息的水鸟给予其生命。

光与影，表与里，毫无矛盾的两相依偎，我们偌也能如此。。。

透过某个人，透过某件事，思念会紧紧相繫吧。对在远方的你，我能说的只有这些而已。

悲伤的昨日在泪水的彼端有朝一日会化为微笑。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能更加喜欢另一个人，不勉强自己也没有关系的。

一再的争执，大自然的强大威力，夺去我们的安身之处。无法沉眠的你，言语是如此空洞虚幻。

沉默的希望，崩坏的梦想，有朝一日会成为过去。因为珍惜当下，因为能更加珍惜当下，别再惊惶了。

雨的气味，风的气味，虽已都与那时不同。在我心中的你，如今也在向我诉说着。

悲伤的昨日在泪水的彼端有朝一日会化为微笑。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能更加喜欢另一个人，不勉强自己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珍惜当下，因为能更加珍惜当下，别再惊惶了。。。。。。。。

"喂，快醒醒！"乘务长急促的声音把我吵醒了。

"恩？。。怎。。么了？"。。。。。。。。



柔和的淡蓝色光辉就在我睁开眼睛的一瞬间把整个银河系照亮了，那种从来不会有过的平静感慢慢透过星流渗透进了这座古老的火车里。……

“妻子生前一直想看苍之光，现在我已经为她了却了心愿了。”乘务长苍老的脸上闪出的是幸福的微笑和热恋中的笑容。



〝你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吗？〞他转过头来问我。

〝恩～我也找到了。〞心里面感觉着透明的光温，我喃喃地说道。。。。。。

池水如镜般模仿起天空的蔚蓝，公园中栖息的水鸟给予其生命。

光与影，表与里，毫无矛盾的两相依偎，我们偌也能如此。。。

透过某个人，透过某件事，思念会紧紧相繫吧。对在远方的你，我能说的只有这些而已。悲伤的昨日在泪水的彼端有朝一日会化为微笑。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能更加喜欢另一个人，不勉强自己也没有关系的。

一再的争执，大自然的强大威力，夺去我们的安身之处。无法沉眠的你，言语是如此空洞虚幻。沉默的希望，崩坏的梦想，有朝一日会成为过去。因为珍惜当下，因为能更加珍惜当下，别再惊惶了。

雨的气味，风的气味，虽已都与那时不同。在我心中的你，如今也在向我诉说着。

悲伤的昨日在泪水的彼端有朝一日会化为微笑。因为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能更加喜欢另一个人，不勉强自己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珍惜当下，因为能更加珍惜当下，别再惊惶了。。。。。。。。

感受到光芒的温柔的我，向你约好了。。。。。



下次，和我一起去坐银河铁道吧。。。。。

《空之阿罗伊》第 1 章——银河铁道

《空之阿罗伊》第 2 章（FIN)——心已飞向你..

启发曲----->http://www.youtube.com/v/Wx8Hi9C2Mjc&hl=en&fs=1

夕阳下的波哥根似乎总有一片怀旧的色彩，站在小镇石板门前的我把手上中的照片放入土黄色的挎包里。沿着石板的小路，渐渐融入了这个安静的小镇。



除了房顶的橘黄色，小镇的墙壁都被漆成白色。石板路发出清脆的敲击声，也许是我的步伐太沉重的缘故吧。（笑）波哥根的小朋友们似乎都不怕陌生人，几乎都对我报以善意又调皮的微笑，那种只有小孩子才拥有的纯真笑容。

走过几条小巷，累到暴的我索性坐在石板路上拿出水壶休息。



“那位异邦人，你有什么事？随着苍老的声音望去，一位头上包着乳白色帆布的老婆婆坐在一扇古旧的木门旁。老人淡绿色的双瞳和蔼的看着我，让人感到放松。

我从挎包里拿出那张发黄的照片，递给了她。“你好，我想问问您曾经见过这个人吗？”
老人对着照片沉默了几分钟，抬起头看着我，缓缓说道：“这个年轻人。。。。。。为这里做了一件很大的事哦。”
“什么？您。。。您。。知道他?”我的心突然紧了一下。
“你是来寻找‘诸神的黄昏’，对吗？”
“嗯～”
她微笑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淡蓝的石头：“终于让我等到了。。。你就是他要所说的人吧～～这个是他曾经托付给我的东西，现在该给你了。我老了，无法为你带路了，你需要自己加油~~记住，只有在诸神黄昏的那天，你也许才能看到想要的东西。”
“谢谢您！！”我点头道谢，小心的把石头放入衬衣口袋里。就这样，匆匆告别了老人，再次踏上旅途……



那曾被你守护着的往昔时光，一定还会再次重现，
一直深信不疑的等待着。
你那看似甜蜜的谎言，一定又会再为我微笑，
一直深信不疑的等待着。
梦想总会实现的吧，在这蔚蓝的天空下，
无尽延伸无限开阔。
心已飞向你....



因为距离"诸神的黄昏"的时间比较近，这个小镇已经开始停留在夕阳的时间下，黑色的夜晚渐渐了无踪影。

终于找到了一家旅店，怀着疲惫的心情走入了房间。放下背包，倒在床上几乎就是 3 个小时。也许梦是一个虚幻的实物，似乎看到了那个家伙的微笑，在夕阳下一起笑着，跑着。

醒来的时候，时间已经是晚上 10 点，伸了个懒腰慢慢走到阳台，看到的还是傍晚的光景。（笑）



记得那个家伙曾经说自己想要成为赏金猎人，结果却一事无成，最终却来到这片土地。"但是现在的人，又会在什么地方呢？"看着这个被海风常年光顾的小镇，眼中闪烁着惆怅。从衣袋中掏出那块小石头，淡蓝色的光辉和夕阳的颜色相互辉映....

第二天，走进了小镇的中城，这里的似乎热闹了很多，。大家都在不停的讲着，笑着。过往行人都向我示意友好，我也对着大家示以微笑。



“大姐姐，要买点花吗？很便宜的，只要两个可鲁特。”突然感到背后有人扯我的衣服。回头一看：一位小女孩，棕色的头发，那种小萝丽才有的笑容。她手上的花朵形状极为奇特，像小鸡的翅膀，淡白色。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花的人，因为她实在太可爱了，还是付钱买了一朵。看着我滑稽的表情，小女孩笑着说：“这些花在水流之口复苏之后才出现的，很难找得到，一定会给你幸福的。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约束咲。^_^”“呵呵，很奇怪的名字，不过我会好好保留的，谢谢咯。”



时间似乎过的很快，我在这个看似很小的镇上差不多逛了快一个礼拜了。明天就是"诸神的黄昏"了，线索几乎一无所有.似乎感到有那么一点的失望，我和那个家伙的距离似乎越来越遥远了。如果在明天还是没有结果的话，我也许等不到下个奇迹的出现了。

一百年只有两次的奇迹景观，一次被那个家伙看到了，这次也许不是我吗？…………………



那曾被你守护着的往昔时光，一定还会再次重现，
一直深信不疑的等待着。
你那看似甜蜜的谎言，一定又会再为我微笑，
一直深信不疑的等待着。
梦想总会实现的吧，在这蔚蓝的天空下，
无尽延伸无限开阔。
心已飞向你….
那时失去了你的我，一定是感觉到还忘不了你，
而留下了泪滴。
如梦幻般群集的繁星，一定是感觉到仍无法分离，
而留下了泪滴。



现在的我几乎被这座历史悠久的小镇迷惑了，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傍晚的时段还是晚上。明天的"诸神黄昏"，我能看到你吗？..........



一个人坐在废弃的教堂里，心情似乎很复杂，想起以前和的一切，忍不住抱住自己的头。"我到底是怎么了？当初我也没有阻拦啊，那家伙自己就跑出来了。"心里面不断的问着自己难道是自己的失误？为当初所做的决定感到后悔吗？

抬头仰望着教堂的顶端，橙色的光也可以穿透到玻璃中直接照如教堂的内部。

就在那一刻，时间似乎停住了，视线转移到了教堂左边的一副壁画上：金色的天空下站一个熟悉的背影，还是像当初在一起时那么健康有力，背影周围全是淡白色的花朵，那种花的样子非常古怪。

我似乎想到了什么:"这些花很难得才可以找到的，一定会给你幸福的。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约束咲。^_^"

…………………………



夕阳映着我的汗珠，我气喘吁吁的跑到了中城。环顾四周，街上几乎没有人，静悄悄的。镇上的人都在家里准备明天"诸神的黄昏"所要的祭祀用的东西。



我在那个地方转了很久，妄想可以找到她，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旅店。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受，似乎整个人都开始陷入了自我封闭的区域。

早晨，阳光十分的耀眼。但是镇上静悄悄的，大家似乎都在家里祈祷。

波哥根最耀眼的奇迹要出现了，下午 5 点整的"诸神黄昏"..........

在街上一个人漫步的我，似乎没有方向。石板依旧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但是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到达那个地方。



海风渐渐刮了起来，我的头发像稻草一样被吹得乱七八糟。顺着风的足迹，我走到了港口。

浅蓝色的海水夹杂着新鲜的盐味，我坐在港口，似乎没有打算，看看手上的表，已经是下午 3 点整了。

"呵呵，大姐姐，你也来采花吗？"细小的声线传入了我的耳朵，回头一看正是那个卖花的小萝丽。由于我过分的激动，站起来的时候脚一滑，整个人跌倒了海里。（那种滋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笑）

看着狼狈的我，小女孩哭笑不得，上岸后我迫不及待要她告诉了我花的生长地.......



....

时间一秒一秒的在过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终于喘着粗气在这里停下了。



"多米尔遗迹"——波哥根古老的历史发源地,破碎的石门透露出淡淡的悲伤，还有地上的青苔与一些杂草。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似乎可以体会到你当时来这里的心情。当初就那样让你走掉，我似乎也有错吧？虽然我不能保证你能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出现，但是我想知道你当时来这里的心情。真的很辛苦呢，一个人跑了那么远。呵呵.....

穿过了这片幽静的石域，一片耀眼的绿色与橙色的阳光相映。。。。。



我习惯性的拿出手表，时间是 4：45 分，自己的心似乎越跳越快了。这个时候也终于看到了那种奇怪的花朵，这里几乎到处都是，从绿色的迷宫一直延伸到尽头。我一直就这样跑着，当时也没有管到底有多累，尽管脚很酸，脚没有停住一直向尽头跑去。不时的抬头仰望天空，那种景观让我感到惊讶，天空被染成一片金色，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闪烁着橙色的光芒。

"诸神的黄昏"………





终于我由于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衣服已被汗水湿透。
记得这个时候，在我眼前的绿色突然消失了，似乎听到了水流的声音。
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山地，清澈的水流从高出规则的向下流出。
“呵呵，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再熟悉不过的声线传入了我的耳朵。
“真的是你吗？”我感动眼眶里有一股液体在围着瞳孔打转。
“对不起啊。。。辛苦你了，让你跑到这里来。。。。”
“我一直在找你。恨不得找到的时候给你一拳！！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能说什么，但是我希望你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我现在很开心，过去一切就不要再提啦，我当初真的没有白认识你，你真的来了。”
“和我回家吧，这里毕竟不是你的故乡。”看着那个家伙，还是那么自信满满的表情。
“我。。。。。。恐怕要一直在这里。。。。对不起。。。。。”
“为什么？。。。你。。。”
“呵呵，知道你怎么找到我的吗？看看你口袋里的东西。”
突然想到自己的衬衣口袋，我将手伸进去，取出的是那块淡蓝色的石头。“这个。。。”
“以前坐银河铁道时从苍色光芒里取出的结晶，没有这个我和你是无法见面的。当时我发过誓的，要和你一起去坐银河铁道，但是。。。。。。无论怎样。。。现在能在这里看到你，我也满足了。”
那个时候，听完那个家伙的话，突然感觉自己要开始另一段新的生活....
“啊....诸神的黄昏快消失了。100 年才出现两次的奇迹，第一次是我一个人，第 2 次是你和我一起看到了。呵呵，我很开心。。。。。。我还有最后的一个请求。。。”
“什么？”

"能为我保管好那块石头吗？"

"嗯。。。。。。。。。。"我发现金色的天空慢慢的在消失，周围的一切都在转为模糊。

"要好好生活下去，不要勉强的笑，该流泪的时候要流泪啊。"

"......................恩...........呵呵，我知道。"我微笑的点点头，似乎现在做的只有这个了。

一切的一切，都在这块土地上慢慢保留了下来.....



一直被橙色夕阳所包围的波哥根终于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在"诸神黄昏"后的迷人夜晚。

那天晚上，我好好的在旅店睡上了一觉..........



”用生命来交换水流之口的异邦人，波哥根人将永远记得您。”这是一块石板上的文字，用来纪念拯救了整个镇的那位少年。

读完后，我再次踏上了自己的旅途…………………



那曾被你守护着的往昔时光，一定还会再次重现，
一直深信不疑的等待着。
你那看似甜蜜的谎言，一定又会再为我微笑，
一直深信不疑的等待着。
梦想总会实现的吧，在这蔚蓝的天空下，
无尽延伸无限开阔。
心已飞向你….
那时失去了你的我，一定是感觉到还忘不了你，
而留下了泪滴。
如梦幻般群集的繁星，一定是感觉到仍无法分离，
而留下了泪滴。
你一定不会出现对吧，在这晦暗的天空下，
想着你的心在最后，渐渐粉碎慢慢崩坏。

我一定会引吭高歌吧，在那遥远的天空下，
随波逐流四处飘荡，怀着这颗心向前而行。
梦想总会实现的吧，在这蔚蓝的天空下，
无尽延伸无限开阔。
心已飞向你....

心已飞向你....

《空之阿罗伊》（完结）

秒速 5 厘米 AFTER 四季

hjpotter

本文为《秒速５厘米ＡＦＴＥＲ》的第５篇。

引　　　子

随着人生车轮的不停转动，季节也在不停更迭。

随着岁月的流逝，同一扇窗中，却能看到不同的景色。

或是朝阳照射下含苞待放的花朵。

或是吹走夏日暑气的凉爽清风。

或是轻轻落到额头青丝上的红叶。

或是阴沉沉灰蒙蒙的皑皑白雪。

不管你愿不愿意看到，窗户中的景色，无时无刻都在微小的变化着。

可能这种改变，会让你觉得困惑。

即使你沉浸于春日的片片樱语，冬日的皑皑雪意，秋日的朗朗夕空，夏日的丝丝海风。

并且逃避自己喜爱季节的离开，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漆黑的屋子里，停留于回忆中不可自拔。

但时间的齿轮，还是要不停转动。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冒险，虽然时间和空间像一条巨大的鸿沟阻碍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但是我们决不能畏惧前进。

所以，幸福地享受现在的季节，满怀希望地迎来下一个季节，而不是一味地沉浸与过去，那么，你所期待的景色，必然会出现在窗前。

SEASON1 樱语



「好，掀裙子成功」

勇人兴奋地向着其他人摆出了某电玩游戏中代表胜利的姿势。周围的兴高采烈的男生向勇人大声叫好，女生们则捂住了自己因害羞而微红的面颊。

但是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与勇人青梅竹马的小凛大声哭泣起来。

「讨厌，人家最讨厌勇人啦」

小凛眼中闪着泪花，怒气冲冲地冲过勇人的身旁，用力地一把拉开教室的门，将刚进门的班导师手里大摞的书本撞的满地都是，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勇人变得不知所措，用手轻轻触摸着被小凛打过还微微泛红的微热的面颊，呆呆地看着周围吃惊的同学。

本来喧闹的教室突然鸦雀无声，众人的目光集中到勇人的身上。

刺眼的目光让勇人无所适从，脑海里一片空白，疼痛的感觉也消失了，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

棒球部的训练已经开始了，在鬼面监督的高声训导下（34 岁，未婚，似乎把多余的精力都用在虐待队员们），棒球部的社员们沿着有点破旧的操场一圈又一圈的跑着，4 月的天气的确很适合跑步，随着令人感到惬意的微风一阵阵地吹过，雪白的樱花瓣就如同雪一样地纷纷扬扬地飘落，覆盖在跑道上，以及校园的每个角落，大家就仿佛在樱花瓣铺成的地毯上奔跑。

「好了，现在休息 5 分钟，为了有一天能冲进甲子园，都给我鼓起劲来」

勇人一头扎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享受着久违的氧气，然后走向旁边的洗手池，随着龙头的拧开，清凉的水浇在勇人的头发和脖子上，好舒服的感觉。

「勇人，你和小凛到底怎么了？很奇怪啊，平常她不是这样啊？」

坐在勇人旁边的翔太好奇的问道。

「她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啊」

勇人没好气的回答道。

「只不过是跟平常一样普通的掀裙子嘛，为什么她今天会那么生气呢」

「谁知道呢，她的事情我才不关心呢」

「快点啊，每人 30 个伏地挺身，你们要磨蹭到什么时候？拿出你们最真挚的热情来奉献自己的青春把！」

勇人不情愿地抬起头，望向湛蓝澄澈的天空，这时有一架喷气机带着长长的尾巴从天空中划过，本来一尘不染的蓝色画布般的天空被白色的长线分割成两个部分，即使飞机渐渐向远方飞去，白色的轨迹也没有消失，反而笔直地延伸向前，随着天际逐渐拉开。

部活动结束后，勇人和翔太走在回家的路上，寂静的道路上只能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声。

「没有小凛还真是有点寂寞啊」

翔太把手臂搭在后脑勺上，无意的从口中冒出这样一句话。

「才不是呢，没有她更好，起码比以前安静多了」

勇人马上反驳了翔太，但是勇人马上在内心里问自己，真的是这样吗？

两个人在泊油路上默默地走着。

虽然这条马路靠近小田高速路与新干线，但是一点也感受不到那边的喧嚣，相反，却环绕着报春鸟悦耳的鸣叫声，再加上道路两边数也数不清的樱花树，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感觉。是一条很适合情侣散步的路。

就在这时，勇人的视线仿佛注意到了什么，连忙推了一把翔太。

「喂，你看」

勇人们的视线集中到后面的 2 个与勇人们年龄相仿的小学生身上，穿着粉红色外套的女孩与留着短发的男孩并肩走在被樱花瓣铺满的林荫道上，女孩一边笑着一边甩动头发，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灿烂的光芒，仿佛一幅油画一样，两个人的身影被完全包裹在充满光明的世界中。

「前面的两个人，是同班的明里与贵树同学吗？」

「好像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好，似乎都是从外地转学过来的，又不怎么喜欢运动，经常能看到他们一起去图书馆」

「他们两个，该不会是恋人把，看起来感觉很好的样子，有点像你和小凛啊」

「胡说，我和小凛才不是那种关系呢」

恋人，这是个勇人从来没有去考虑过的词汇，让人想想就觉得脸红。

正在这时，明里与贵树从勇人们面前经过。

明里向前快步跑了两步，然后转过身来，说出了令人迷惑的话语。

「贵树，你知道秒速 5 厘米吗」

「哎，什么，不知道啊」

「真是的，贵树你偶尔也要自己思考一下嘛，据说樱花飘落的速度，是每秒 5 厘米」

「是嘛，明里知道的还蛮多的嘛」

明里开心的笑了起来，然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随后突然快速跑了起来。

「啊，等等我啊，明里」

两个人奔跑的身影逐渐远去，勇人和翔太一言不发，各自默默的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勇人走过铁道，恰好在此时，铁道的警铃开始鸣响，响声带着春天特有的清脆声音，勇人连忙快速穿越铁轨，当栏杆放下时，勇人不经意地回过头，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小凛微小的身影，穿着白色连衣裙，手中提着小提琴的盒子的她，脸上似乎还带着泪痕，她不经意地抬起头，就在两人目光交会的一刹那，小田原线的列车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将小凛白色的身影从勇人的视网膜里抹去。

「要等等她吗」

脑海里有个声音提醒勇人说。

当勇人正在犹豫不决时，列车已经驶过，然而铁轨的对面，小凛的身影已消失不见。

勇人独自踏上了回家的道路，本来喧闹的路上此时寂寥无人，夕阳的余光照射到勇人的身上，漆黑的影子显得无比孤独。

接下来的几天，勇人与小凛形同陌路，仿佛彼此之间互相不认识。

这样的日子虽然安静，但是寂寞的感觉也不知不觉中，侵蚀着勇人的心。一旦离开喧闹的人群，孤独就仿佛影子一样紧紧缠绕在身上。

午休的铃声响了，小凛一言不发地拿起自己的便当盒，静悄悄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变得热闹起来，同学们懒洋洋地离开座位，有的冲向福利社，有的铺开桌布，和朋友们一起吃起便当，勇人却仿佛与世间隔绝一般，呆呆的独自坐在座位上望着窗外飘忽不定的流云。

「你们还没有和好吗？」

班长乃梨子热心地问道，她轻轻向上一推眼镜框，镜片下的眼睛中射出闪亮的光芒。

「她的事情我才不关心呢」

勇人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一边回答着。两只花猫懒洋洋地躺在房顶上晒着太阳，时不时地打个哈欠。白色的樱花瓣与绿油油的新草交相辉映，树下已有不少铺着漂亮的桌布互相欣赏便当菜色的学生。但是春天的明媚气息，似乎与这个冰冷的角落无缘。

「呵呵，夫妻之间吵架还真是麻烦呢」

「都跟你说了不是什么夫妻了」

勇人感觉到有些厌烦，就回过头来，把视线扫向到班上的同学们，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几个身形显得格外扎眼。

「快点啊，贵树，时间来不及了，你总是这么慢啊，不等你了啊」

「等一下啊，明里，稍微慢一点啊」

两个亲密的身影并肩走出了教室，教室中残留着欢乐的气息，不知为什么，勇人突然觉得很不舒服。

「啊，真是不爽啊」

勇人抱着脑袋，大声叫了起来，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

「嘿嘿，这个主意应该不错。好，就这么办。」

「你又想干什么坏事啊？」

翔太不解地问道。

「瞧我的好了，让你看看本大爷的本事」

勇人毫不掩饰脸上的兴奋，快步跑到黑板前方，随手从粉笔盒中抓起一根白色粉笔，在黑板的正中央画下了一把大大的姻缘伞，用平假名写下了贵树与明里的名字。随后退后几步，欣赏起自己的杰作。

「OK,大功告成」

教室里变得更嘈杂了，同学们一拥而上，一边看着勇人的作品，一边发出开心的笑声，勇人带着自豪的笑容，站在一旁神气活现地望着大家。

「画得不错嘛，勇人」

「是那两个人啊，他们没有在交往把，啊，光是想想我就脸红了」

随后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一边聊天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瞄着教室的门口，抱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主角的登场。

不知情的明里轻轻推开门，像往常一样默默地走进了教室，抱着刚借来的书本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一开始并没有发现黑板上的字迹，直到一个女生小声提醒她时，她才抬起头，注视着黑板。明里的脸瞬间变的通红，甚至连指尖都变红了，她急忙拿起黑板擦，想要擦去黑板上的字迹，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却因为害羞而停下了脚步，拿着黑板擦的右手也轻轻垂下。

同学们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开始兴高采烈地议论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主角登场了。

「明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贵树推开教室的门，走了进来。一开始，贵树望着站在黑板前的明里，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随后就发现了黑板上的字，显得有些震惊。

「好戏登场了！」

坐在勇人后面的翔太兴奋地说。周围鸦雀无声，甚至能听到吞咽唾沫的细小声音。

事情与大家的想象多少有些差异，贵树拿起黑板擦，无言地迅速擦掉黑板上的字迹，然后紧紧攥住明里的手，头也不回地两个人一起跑出了教室。

大家开始一波又一波地起哄，教室里重新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勇人的心里却被另外的事情占据了。

「真是不错的感觉啊」

勇人自言自语道。

贵树与明里牵着手一起奔跑出教室的场景，一直停留在勇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整个下午，勇人都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思考着，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的风景，完全无法静下心来上课，老师所讲的内容也全然没有放到心上，直到心中模糊不清的身影渐渐成形。

从教室向外望去，天空一片昏暗。即便是白天，外面的大楼和公寓也都点着灯光。非常遥远处的大楼上面，霓虹灯一闪一闪地亮着。

紧接着，大滴的雨粒就从天而降，织成了如注的雨幕，潮湿的空气与雨滴降落时嘈杂的声音让人感觉心烦意乱。

班导师啰啰嗦嗦地说完了最后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随后就宣布了班会的结束。

还没等勇人作出反应，小凛就抓起自己的书包，飞似的跑出了教室。

勇人急忙站起身来，向着小凛离开的方向跑去，追逐着小凛残留的身影，但是小凛孤单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如注的雨幕中。

「可恶啊」

勇人不顾一切地冲进了雨中，即使撑着伞，很快身上也被淋了个透湿。勇人索性收起伞，伴随着雨滴打到地面上溅起的水花开始奔跑起来，在雨中搜寻着小凛的身影。

雨中弥漫着白色的雾气，让人几乎看不清周围的东西，阴冷的风不断吹打着勇人已经湿透的身体，被雨水沾湿的衣服贴在身上，渐渐抽去了残留的体温。

「呼，好冷啊」

勇人把身体蜷缩在便利店的屋檐下，不住地打着哆嗦，手指甚至已经冻得几乎要失去知觉了。

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倾盆的大雨似乎洗刷掉了这世上的一切。

但是勇人此时的心中，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念头。

「所以，我不会再犹豫」

这样想着，勇人猛地站起身来，再次不顾一切地冲进了雨中，继续寻觅着。

时间不断地流逝，单调的雨声逐渐变得细小直至消失不见，街上的行人也逐渐多起来，下班与放学的人群逐渐占据了街道。

不知不觉中，勇人来到了铁道口，此时正好有一列电车经过，悦耳的铃声不停地在空中回旋，带着春天雨后特有的清新气息。

随着电车的逐渐远去，栏杆缓缓地抬了起来，铁轨的另一面，出现了一个捂住嘴巴非常吃惊的身影。

勇人的双腿不由自主的行动起来，速度快的连自己都感到吃惊。

勇人害羞地把目光移开，不敢正视对方，脸也因为紧张而憋得通红。

他的嘴中，只说出了一句话。
「对不起」
本来有些迷惑的大眼睛中瞬间流淌出了晶莹的泪水，小凛一把抱住勇人的身体，开始嚎啕大哭。
在铁轨中间哭泣的两人相当引人注目，但是过往的行人都报以善意的微笑。
哭泣的声音渐渐变得微小，两个人羞涩的抬起头，相视而笑。
无数被风吹落的白色樱花瓣散落在水洼中，将大地染成一片梦幻般的颜色。
世界似乎也变得晴朗起来，雨过天晴的天空中，一轮彩虹正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SEASON 2 雪意



「好想变成男孩子啊」
加奈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足球部活动室里，呆呆地想着，窗外的天阴沉沉的，仿佛雨随时都会降下。
一只懒洋洋的灰猫在窗外的屋顶上慢慢地踱步经过，随即跳进了同样灰蒙蒙的灌木层中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了与空气一样阴沉的气息。
灰蒙蒙的充满泥泞的老旧操场上，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十几个模糊的身影不停地移动着，咆哮着，与这个灰色的世界融为一体。
「从小，严厉的母亲就想要把我培养成一名优雅的淑女，所以对我进行各种培训，不停地严格要求我，比如料理，插花等被认为是传统女性应该掌握的技能，一心想要把我培养成大和抚子式的女性。
当然了，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任何会让母亲认为「不够淑女」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留着像男生一样的短发，参加完足球社的活动后穿着满是汗水的衣服回到家中，自豪地脱下衣服赤裸上身。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当然了，母亲肯定不会允许我这样。所以我只能留着过肩的长发，与人说话的口吻也要尽量温柔，就连社团也只能参加文艺部的，加入足球部时，也是欺骗了母亲才得以成为足球部的经理人，本想离我的梦想更近一步的，可是．．．
我一直想要像男生一样踢足球，所以一直偷偷的在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练习，可是这个梦想离我实在太过遥远了」
加奈叹了口气，站起身来，从一尘不染的柜子中拿出一块块雪白的毛巾，整齐地排列在长凳上。
部活动结束了，狭小的活动室里瞬间变得喧哗起来，充满了欢声笑语。满身是蒸汽与泥泞的队

员们接踵而至，一边互相嬉闹着一边开始换衣服。

「喂，经理人，在这里呆呆的站着，不是想看我们换衣服把！」

一名队员笑着提醒加奈，加奈才连忙面红耳赤地慌慌张张地从活动室中走出去，一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不小心「砰」「啪」地碰掉了好多东西。

加奈刚走到走廊上，空气中弥漫的雨意就瞬间爆发了，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将泥泞的地面打湿，虽说还是 2 月底的天气，但是雨俨然取代了雪成为了季节的主题，天空好像被灰色的盖子盖住了一样，不停地将寒冷的冬意带给人们。

雨以秒速 5 米的速度接连不断地降落到这个阴沉的世界上，加奈小心地打开窗户，一股厚重的雨水气味飘了进来，伴随着刺骨的寒风，就好像自己要被吸出去一样，加奈不禁打了个哆嗦，赶紧把窗户拉上，呆呆地望着铅灰色的天空。

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换好衣服后走出活动室，有的看了看天色皱了皱眉头，有的则毫不在意地奔入雨中，任凭冰凉的雨滴浸湿自己的衣服。

「再见了，加奈」

「这么大的雨，一个人回去没关系把？」

「嗯，没事的，明天见」

队员们陆陆续续的走光了，加奈叹了口气，默默地回到了空无一人的活动室，开始整理起这个杂乱无章的地方。

半小时后，雨依然没有减小的迹象，加奈来到鞋柜处，但是整洁的鞋柜中，却没有伞的踪影。

「完了，一定是上次带回家忘记带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如果冒雨回家，一定会被妈妈训斥，可是如果晚回家的话．．．」

正在加奈苦苦思索的时候，从后面传来了一个男孩子的稳重的声音。

「加奈同学，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呢？没有带伞吗？」

加奈回头一看，同班的足球社社员贵树从身后走来，朝她微微一笑，敏捷地换上了室外鞋。

「嗯，没料到会下雨，以前带回家的伞忘记带回来了」

「哦？加奈一直都很稳重，也会忘记这种事情啊」

「嗯．．．」

「那个，如果不介意的话，就用我的伞把」

「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如果就这么回家，贵树君也会淋湿的把」

「没关系，我家离得很近的，倒是加奈如果淋湿的话，发型会很难看哦」

「嘻嘻，那好把，谢谢你了，贵树君」

「不用谢，那我先失陪了」

贵树微微笑着一挥手，随即奔跑着冲入了漆黑的如注的雨中，转眼之间已经不见踪影，这时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街角的霓虹灯透过雨幕闪烁着绮丽的色彩，给这个阴暗的世界注入了一丝活力。加奈整理好自己的长发，然后打开伞，进入到冰冷的雨中，虽然风很冷，但是紧紧抓住还残留着贵树手的温度的伞柄，却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早已经做好饭了。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女孩子不要回来这么晚」

母亲面带愠色，不满地嘟囔道。

「可是今天下雨啊」

加奈不由得辩解道。

「下雨就能当作借口吗？我看还不如辞掉足球部经理人的职务，加入插花部或是茶道部更好，算了，快点去换衣服把，菜都要凉了」

「是」

加奈回到房间，将书包随意的一甩，一头扎到床上不想动弹。
「好像想贵树君那样生活啊」
加奈望向周围，不管是充满和式风格的壁画还是花瓶中娇艳欲滴的花朵，都让她感到无比的厌倦，明亮的房间里充满了压抑感，甚至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
「我愿意拿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来交换自由的生活，可是，这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啊」
手边湿漉漉的雨伞，也仿佛在哭泣一样。
「加奈，快点」
从餐厅中传来了母亲不耐烦的叫声。
加奈只得不情愿的坐起身来，走进了餐厅。

第二天的天色还是阴沉沉的，午休的时候，加奈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听着周围的几个女生闲聊。
美代子突然神秘地向四周一望，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说。
「喂，我这里有个重大的消息哦」
周围的女生全都好奇地将耳朵凑了过去，陷在攒动的人头中的美代子显得格外兴奋，她望着周围兴奋的一双双眼睛，一个字一个字说道。
「你们听说了吗，远野贵树同学要转学了」
顿时周围爆发出一阵吃惊的声音。
「啊，不是嘛」
「美代子肯定在骗人啦」
「你是从哪里听说的呢，难道是老师那里」
美代子对自己的新闻产生的效果非常满意，骄傲的望着身边喧嚣的人群，自信满满地说道。
「刚才，班级导师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了远野同学转学的事，好像是因为父亲调动工作的原因，要跟父母一起去鹿儿岛哦，还让我安排欢送会的事情，好像这几天就要走了」
「呜，不是把，我还有重要的话要说呢」
「远野君怎么能转学呢，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把」
人群逐渐散去，有几个女生带着快哭的表情抓着美代子问着什么，剩下的人脸上多少有点惋惜，但是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了，只有加奈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贵树君要转学了吗」
窗外的天色更加阴沉了，外面的雨越变越大，伴随着一阵阵冷风的刮过，玻璃上挂上了细小的冰柱，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雪意。
下午的课加奈时不时地注视着贵树，贵树一直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的风景，完全没有静下心来听课，似乎在期盼着什么。
班会一结束，加奈就连忙跑向社团活动室，准备做好训练前的准备。但是到达活动室的时候，活动室里却只有监督大川老师一人，他嘴里叼着香烟，轻轻吐出一个烟圈，尴尬地朝着加奈笑了笑。
「真是不好意思，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好的，我不会说出去的，倒是大川老师在这里干什么呢，马上就要开始训练了啊」
「咦，加奈不知道吗？今天因为下雪，训练停止了，不过明天的训练照旧」
「是这样啊」
加奈打开窗户向外望去，早晨来时还充满雨水味道的空气，到了傍晚却突然弥漫着雪的味道。那是比雨更加空明澄澈的味道。仿佛能够净化自己的心灵一样的无数白色的雪絮飞舞着飘落，把整个世界染成一片纯洁的白色。
「好漂亮的雪啊，好像樱花一样」

加奈不禁惊呼道。
「对了，贵树君要转学了，他的更衣柜有时间要整理出来，准备留给别的同学」
大川老师抬起头，又缓缓地吐出一个烟圈，被窗外吹进的冷风瞬间卷走。
「好的，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嗯，雪这么大，路上小心啊」
加奈向着鞋柜的方向走去，但是走到一半又回过头来，仿佛是脚带着身体一样，不由自主地走回了教室，加奈透过窗户玻璃往教室里面望去。
贵树君一个人静静地呆在教室里，正出神地望着手中紧紧攥着的信，信封是粉色的，上面的字迹很可爱，像是女生写的。
加奈推开门，走了进去，把注意力集中在信上的贵树并没有发现加奈。
「那是什么，是情书吗？」
加奈不由得问道。
「不是的，加奈怎么这个时候还呆在学校里呢」
「突然想起来忘了点东西，昨天拜托你真是不好意思了，一直没时间向你道谢，对了，伞还给你，真的多谢了」
「没关系啦」
「听说你要转学了，是真的吗？」
「是啊，这几天就要走了」
「是父母的关系把，是要去鹿儿岛吗，真的是好远的地方啊，离这里有几千公里把」
「是父亲的工作调动，以前也调动过几次的，在东京待了几年，算是时间比较长的一次了」
「还真是有点寂寞啊，那足球队的活动也不能参加了，我一直很喜欢看贵树君踢足球啊」
「谢谢，加奈没有想过自己试一下吗」
「我吗？恐怕不行把，如果我是男孩子就好了，那样的话就可以」
「对足球的爱应该是与性别无关的把，我相信加奈也一定可以踢得很好的，只不过是缺乏一些去实现的勇气把」
这是，仿佛被一束温暖的光包围着一样，加奈的心中充满了希望。虽然外面的狂风一直不停地刮着，但是温暖的光芒仿佛驱走了身上的寒冷，让加奈的心中洋溢着兴奋的心情。
「对了，就是这个，谢谢你了，贵树君」
加奈一把抓住贵树的手，高兴地叫道。
「这个是什么啊」
贵树一脸不解的问道。
「这个嘛，就是．．．．．．。」
加奈凑到贵树的耳朵边小声解释道。
「哦，我明白了，那好吧，我会为你加油的，你一定要努力啊」
「谢谢了，贵树君现在有什么安排吗」
「我要去岩舟见一个朋友，大概要很晚才能回来，稍微有点晚了，我必须马上走了」
「那么远的地方吗，真是辛苦了，祝你好运，对了，你要见的人，不会是写信给你的那个女孩子把，是你的女朋友吗」
贵树的脸突然红了，说话也开始结结巴巴的。
「才．．．才不是呢，只是普通的朋友啦」
「ＢＩＮＧＯ！被我猜中了哦。好了，那我回去了」
「嗯，再见了」
与贵树君分别之后，加奈冒着大雪和彻骨的寒冷回到家中，怀着兴奋的心情一头扎到了床上，

畅想着明天的一幕幕场景。

「就看明天的了」

加奈握紧了充满勇气的拳头，信心满满地说道。

这时的雪已经不单单可以用大来形容了，皑皑白雪铺天盖地般的飘落。世界仿佛被裹在一张白色的被单里，甚至连几米外的景物都看不清楚，变得一片朦胧。狂风不停拍打在窗户上发出令人讨厌的呜咽声，随之带来的是彻骨的寒冷。

「贵树君没有问题把？嗯，如果是贵树君的话，一定能够见到自己要见的人的，不要放弃啊」

加奈望着窗外一片肃杀的景象，出神的想着。

第二天一大早，雪就已经停了，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探出头来，照耀着地上的积雪，反射出像湖面一样粼粼的光芒。

足球队开始了惯例的训练，除了缺少了贵树以外，一切都还算正常。大川老师继续用他那独有的大嗓门呵斥着懒懒散散的队员，因为是大清早，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打着呵欠，从昨晚就没人涉足的雪地里逐渐出现了星星点点的脚印，然后逐渐成为了平整的雪路，一切都顺利进行着。

「好了，现在开始分组对抗赛，都给我卖力一点，马上就是大赛了」

大川大声地喊道，队员们分成两队，各自占据一个球门，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这时，从操场的一隅闪出一个苗条的留着短发的身影。

那个身影飞快地跑着，一眨眼的功夫，就灵巧地从远山脚下把球抢走了。

几乎所有看到她的队员，都张大了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加奈，你的头发怎么了？」

大川老师用手摸着其实没几根头发的脑袋，惊讶地喊道。

加奈没有回答，立刻转过身来，带着球快速向球门前进。

有几个队员反应过来了，连忙开始追逐加奈，以充沛的体力著称的边锋田村从侧面逼近加奈，试图把球断下来，但是加奈灵活地把球往侧面一磕，做了个假动作晃过了他，转身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只留下田村呆若木鸡的背影。

加奈继续高速带球前进，出现在面前的是身高１８０公分的后腰木下，木下把重心放低，阻断了加奈前进的道路，准备断球。但是加奈灵巧地一晃，随后与佐佐木做了一个二过一配合，巧妙地闪过了呆在原地的木下，然后接到佐佐木的传球开始进犯球门。

这时留守在球门前的只有冷静的后卫，外号「老鹰」的加山。

「即使你是加奈，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加山冷静地吐出一口白气，一甩头发冲了上去，做出了飞铲的动作，在雪地上留下一道漂亮的滑行轨迹，向着加奈铲去。

加奈没有躲过这次铲球，她的身体像一只美丽的大雁般飞向空中，迎着耀眼的朝阳。然后掉下来重重地摔在积雪上。身上的衣服被积雪浸湿了，与汗水混杂在一起。她拍拍身上的雪，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从雪地上站了起来，自信的笑着。

队员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着。

「加奈的技术真不错啊」

「是在哪里训练的？」

「这个新发型很适合你啊」

短发上的汗水仿佛勋章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加奈带着像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自信地说道。

「我已经与贵树君商量好了，要代替他出战大赛，前些日子我偷偷地将自己的名字加进了参赛名单里，只是不敢告诉大家。只要我努力训练，我想还是能尽力不拖大家的后腿的」

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大川老师发话了。
「父母那边没有问题吗？」
「我想只要我努力与他们沟通，他们一定会理解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竭尽全力，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请大川老师允许我加入球队把」
大川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他摆了摆手，大声朝着大家喊道。
「继续训练，不要停下！」
加奈欣喜若狂般的回到了球场上，在洁白的大地上，大家一起跟随着足球优美的抛物线奔跑着，划出一道道白色的轨迹，踢散泥浆，疾驱而行，任凭汗水挥洒。　　空气中的雪意，也在不知不觉消失殆尽，球场上队员们的喊叫声，如同经过洗炼的优美旋律一般，让人心旷神怡。

ＳＥＡＳＯＮ３　夕空



一只黑猫悠闲地踱步走过写有「三枝」的名牌的房门口，向四周望着，在墙头上无聊地打着哈欠。
「贵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把」
我转过头来，不耐烦地看着我那满脸鸡婆表情的母亲。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啦，我们还是先吃饭把，哥哥肯定有他自己的事情」
「可是确实很可疑啊，你看，他每天早出晚归，基本上连人影都看不到。即使是在家里的时候，也时不时的异常兴奋起来，而且在镜子前面呆的时间足是原来的一倍以上，把衣服整理得一个皱褶都没有，头发也梳理的乌黑光亮．．．。。他不会是有女朋友了把？不出我的意料之外的话，那个女孩子一定是那种喜怒无常的类型，但是应该长得很可爱把，否则也…」
我无言以对，只见母亲愈加兴奋，在屋子里喋喋不休地继续幻想起来，５分钟以后，她的想象就已经延伸到２０年以后了。
母亲虽然已经快要４０岁了，不过看上去却非常年轻，拥有水果般丰腴体型的她经常被人错认

为是我的姐姐。

而我的哥哥贵树，也相当受女孩子的喜爱，常会有满脸通红的同班的女孩子来向我支支吾吾地打听有关哥哥的事情。

照这样看来，母亲的猜测倒是有几分可能。

就在我不断胡思乱想的时候，从厨房中冒出了滚滚的黑烟，我不由得掩住耳鼻蹲下，直到黑烟散去，我的双眼被烟熏得流泪不止，并且一个劲的咳嗽。

「对不起啦，由美」

母亲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而厨房中锅里的菜，早已经变成一堆可怕的残骸了。

话说回来，母亲迷迷糊糊的破坏力还真是强大。

「我回来了，这是什么味道啊，妈，你不是又把菜做糊了把」

哥哥风尘仆仆地踏入家门，顿时皱起了眉头，捂着鼻子换下了鞋，走进了起居室。

「不好意思啊，贵树，菜稍稍有点做糊了，晚点开饭行吗？」

「好吧，反正我不饿」

冷冷地扔下这句话后，哥哥就头也不回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将房间的门重重地拉上。

母亲向我使了个「我说什么来着」的眼色，随后便啪嗒啪嗒地走进厨房处理那团黑漆漆的浆糊。

我一个人斜躺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电视里无聊的新闻节目，附近的那只令人讨厌的野猫又开始四处游荡，准备趁人家不防备的时候完成自己的晚餐大业。这只野猫浑身漆黑，几乎看不见一根杂毛，因此周围的人都认为它不吉利，一看到它就把它赶得远远的。

黑猫被香味吸引，跳到我家的院子里，警觉地向四周望了望，与我的视线相接。

「出去」

我挥起手来，大声斥责着它，黑猫瞪了我一眼，轻快地跃上墙头，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

母亲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走进了起居室，将盘子放下后，凑到我的耳边说道。

「喂，我有个不错的主意」

我侧过头好奇地望着母亲，她因兴奋而涨红的脸几乎都能冒出热气了。

「由美，从今天开始，你来跟踪哥哥怎么样？来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女朋友了」

「什么！」

母亲紧紧捂住我的嘴，把我刚要吐出的字眼生生地推回去了。

「小声点啊，会被贵树听到的」

「那个，跟踪，难道指的就是那种「跟踪」吗」

我想象起各种各样的电影片段，穿着风衣的侦探，双手拿着大张的报纸鬼鬼祟祟地紧紧跟在对象的后面，偶尔还会撞到电线杆子上（这就免了吧），最后还要掏出枪，从三头六臂的坏蛋手上把公主抢回来，与公主进行盛大的婚礼。

「听起来很有意思把」

母亲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我的思维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中，开始想象起来跟踪哥哥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被史莱姆偷袭啊，从飞空艇里掉下来啊什么的），最后我坚定不移地得出了结论。

「抱歉，我拒绝」

「太好了，什么，你拒绝」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却要搭上那么大的风险，我当然不会去做了」

我把头扭到一边，拒绝着母亲殷切的眼神。

「难道你要妈妈冒着被邻居发现的危险，去跟踪自己可爱的儿子吗，呜，想象一下邻居们的冷眼把，帮帮你可怜的妈妈，一位母亲关心自己的儿子，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不要，要关心的话你自己去关心把，别跟我扯上关系」

「那好吧，这个月的零用钱额外增加两万元，算作行动的经费，怎么样」
母亲不得不使出了杀手锏。
我不禁想起了商店橱窗里的那个上个月刚刚摆上的惹人怜爱的巨型熊玩偶，每次我经过的时候，它都好像在说「把我带回去把」一样盯着我，但是我每次都只能难过的躲开它的视线，如果加上这两万元的话．．．．．．
「好吧，我答应了，你可要说话算数啊」
我拍着胸脯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金钱果然是罪恶之源啊。
「太好了，那从现在开始行动正式开始，加油把！还有，每天要向我汇报消息哦，由美」
母亲像个小孩子一样欢快地跳起来。
「什么太好了」
我们俩僵硬的回过头来，哥哥正疑惑的打量着我们俩，他轻咳了一声，把眼镜向上轻轻一推。
「饭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他不耐烦的抱怨道，随即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剧。我坐在他身边，慢慢思考着明天行动的程序。

时间　下午４点１０分。
距离　２０米。
情况还算顺利。
从走出学校的大门开始，我就鬼鬼祟祟地跟在哥哥的背后，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老实说我根本就没有跟踪的天赋，况且跟踪这种事情与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神气的名侦探简直有天壤之别，实际做起来完全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几乎每个经过的行人都要带着怀疑的眼光扫我一眼，我默默忍受着众人刺眼的目光，蜷缩在一根老旧的电线杆子后面，观测着哥哥的下一步举动。
岩舟是个很小的城市，因此道路也非常狭窄，对于跟踪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磨难，只要一不留神，目标就可能从你的视线中消失，特别是在目标察觉到自己被跟踪的情况下，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哥哥比较迟钝，并没有发现我的身影。
虽然秋天已经到了，但是天气依旧酷热，一点也没有秋高气爽的感觉。太阳已经大大西斜，所以双眼也可以直视那澄澈的暗红色的光芒。美丽的光芒将巴士站上老旧的座椅、脏兮兮的柏油路面、简陋的购物中心的墙面、还有我全身上下都染成同样澄澈的暗红色，连同烧红的铁一般的晚霞，一起构成一个美丽的梦境。
就在我陶醉于夕阳的光芒之时，哥哥已经与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他的背影如同一个小黑点一样，即将消失在远方。我连忙拖着越来越长的影子沿着铁轨追了上去，脏兮兮的列车一如往常地扬起掺杂尘埃以及油臭的气味，随即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我慌慌张张地追踪着哥哥的身影，哥哥拐了个弯，走进了市立的医院，手里好像还拿着些什么东西，好像是很大的花束。
我的疑心更重了，跟着走进了医院，当我迈进大门的时候，顿时被一股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呛到了。我不停地打着咳嗽，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等到呼吸顺畅之后就重新站起身来，开始继续跟踪哥哥。但是很沮丧地发现自己的跟踪失败了——哥哥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医院的深处。
我开始在医院里探头探脑地寻找起哥哥的身影，虽然这座老旧医院的规模不大，但是为了节省空间，建筑结构很复杂，想要在这种如同迷宫一般的建筑物中，从探视时间攒动的人群中找出哥哥的身影，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于是我放弃了寻找哥哥，开始在医院中漫步，除了弥漫的消毒水气味之外，医院的其他部分都显得非常安详，花坛中盛开着姹紫嫣红的各式花朵，大波斯菊随着秋风摇曳，让人心旷神怡；摇着

轮椅的白发老人安静地坐在窗边享受午后温暖的阳光；时不时有嬉闹的小孩子从我身边快速地跑过，伴随着护士的斥责声；走廊中飘过一阵阵饭菜的香气，以及人们看到来探望自己的亲友之后，露出的会心的笑脸。我坐在长椅上望着窗外渐渐下沉的夕阳，在余晖的温暖中，不知不觉中眼皮已经开始打架。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身前一闪而过，哥哥哼着小曲轻快地向着大门走去，压根就没有注意到坐在长椅上的我，我立刻转过头，望向哥哥来时的方向，只有一间病房的门没有关上，哥哥一定是从那里出来的。

我立刻打起精神，向着那间病房走去，我小心翼翼地向病房里探出脑袋，只见病房里的女孩子望向我，起初她有点惊讶，随后就露出了羞涩的笑容，她的头发在夕阳的照射下，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是三枝由美同学吗」

女孩亲切地称呼着我的名字。

「是啊，我是由美，但是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呢」

「这个吗．．．嘻嘻，这是秘密。那个，如果不介意的话，不如进来坐一会把，我的腿是在篮球部的活动的时候扭伤的，没有办法下床迎接你，抱歉了」

我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房间，坐在病床旁边的扶手椅上，病房虽然很小，但是很整洁，花瓶中静静躺着的花朵散发出一阵阵幽香，椅面在夕阳的照射下，略微有些温热，让人感觉很舒服。

「我是和你同一所学校三年Ｄ班的筱原明里，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明里向我掬了一躬，我也连忙回礼。

「初次见面，说起来，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了，嗯，大概我们在学校里见过把，有可能数次擦肩而过，但是没有记住彼此的面容罢了」

此时我的心里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难道我的名字是哥哥告诉她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明里莫非就是．．．

我偷偷看着明里清秀的面容，明亮清澈的双眸闪闪发光，白皙的皮肤好像丝绸一般光滑，挺直的鼻梁周围稍稍有几颗雀斑，乌黑的秀发随着窗口吹入的晚风轻轻摇摆，红润透明的嘴唇微微蠕动，晚霞仿佛将明里美丽的身影全部笼罩着，溶入樱色的光芒之中。

「好漂亮啊的女孩子啊」

我不由得在心里暗暗赞叹道。

照这样看来，哥哥喜欢上这样的女孩子，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而且明里的性格似乎也很温柔，和妈妈预想的一点也不一样嘛。我不禁暗自赞叹起哥哥的眼光。

「那个，我的脸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啊，不，对不起，没什么」

我回过神来，慌忙解释道。

我们彼此望着对方，突然「噗嗤」一声同时笑了出来。

「你看上去好奇怪啊」

「你也是啊，哈哈」

被晚霞映成红色的狭小病房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我们两个人无拘无束地交谈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悄悄流逝，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愈发亲密了起来。

就在明里被我的笑话逗得乐不可支的时候，我在不经意间撇到床头柜上织到一半的毛衣下压着的一封粉红色的信件，上面写着几个娟秀而清晰的字。

「贵树君　收」

明里察觉到了我的视线，急急忙忙地一把抓过毛衣下面的信封，藏在怀里，捂住羞红的脸，不敢正视我。

「那封信，不会是要送给男朋友的把」
我有意试探着明里，此刻我已经基本能够认定，明里说不定就是我未来的嫂子。
「才．．．才不是什么男朋友呢」
明里语无伦次地解释着，通红的脸颊甚至散发着一阵阵蒸汽。
「好啦好啦，不用继续解释了，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把紧张地挥着手的明里按回到病床上。
「快到吃饭的时间了，我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把」
「好的，一定要再来啊」
明里微微笑着，向我摆着手。我在向她告别后，就步伐轻盈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刚一回到家，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拉进了厨房，等到我把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之后，母亲竟然兴奋地跳了起来。
「呀，这可怎么办呢，发生这么大的喜事，竟然没什么准备，好吧，今天晚上就做红豆饭了」
注：红豆饭为一般家庭发生值得喜庆的事情时所食用的食品.
「随便你了」
我没好气地看着兴奋的母亲，回到了起居室里，坐在哥哥的旁边心不在焉地盯着电视上浓妆艳抹的女演员。
哥哥似乎心情不错，一脸放松的表情斜躺在沙发上，还时不时地哼起小曲，看起来与女朋友在幽静的病房里见面真的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啊。
「今天心情不错嘛，发生什么好事了吗？不是跟女孩子有关吧」
我有意试探着哥哥。
哥哥转过头来，有些诧异的看了我一眼，我发现他的面色有些微微泛红。
「跟你没有关系把」
他冷冷地回了一句，扭过头去继续看着电视。
「喂，不要害羞嘛，跟我讲讲她的事情把」
「不用你多管」
尽管我用尽各种招数，可是还是没能从哥哥嘴里撬到有关明里的事情，但是哥哥却不知道，对于这件事情我所了解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他的想象了。

第二天的天气有些阴沉，云彩密布天空，很难见到太阳露出的笑脸。放学后我如同昨天一样，沿着老旧的坡道朝着医院走去。天气有些闷热，不一会我就热得汗流浃背了，一边用手擦去额头上流下的汗水，一边踏入了医院的大门。
在去看望明里之前，我先去旁边的花店里买了一束鲜花，正在我双手捧着鲜花走出花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哥哥的身影。
哥哥轻轻推着轮椅前进，在轮椅上坐着一个女孩子，我一开始以为是明里，就想要躲起来，偷偷地吓唬他们一下，但随即我就发现那个女孩子并不是明里，她有着雪白的皮肤，乌黑的长发好像瀑布一样垂到腰际，静静地坐在轮椅上，偶尔亲昵地与哥哥交谈几句，其余的时间只是默默地看着前方。两个人看起来相当般配，大概任何人看到他们两个，都会当作一对感情很好的恋人把。
我躲在旁边的有些枯萎的灌木丛中，由于过于吃惊而手脚无法动弹，哥哥这么快就把明里抛弃了吗？难道那个女孩子是他的新女友，他每天以看望明里的名义来医院，实际上只是为了与这个女孩子幽会吗？
熊熊怒火在我的胸腔中燃起，我再也按捺不住了，猛地跳起来，用手拨开头上的树叶，大声地吼道。

「喂！你们两个给我站住！」
哥哥与轮椅上的女孩都愣住了，呆呆地望着我。
「那个，由美，还没有向你介绍把，可能你已经知道了，她就是．．．」
哥哥回过神来，忙着向我解释，但是我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还用得着解释吗，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明里每天都期待着你，而你却在这里与这个女人鬼混。你难道就没有考虑过明里的感受吗？亏她还精心准备那么可爱的信给你，一番好意最后换来的却是你的无情的抛弃！」
「明里？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啊，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哥哥装作很疑惑的样子问道，仿佛这件事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认识！事到如今你居然还想抵赖！」
我愤怒地把鲜花扔向他们，花束重重地砸到了那个女孩的怀里，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喂，我说，你到底是谁啊，你是贵树的什么人，可以这样跳出来随便指责人啊，你那象乌鸦一样聒噪的声音很烦人，知道吗？」
轮椅上美丽的女孩气势汹汹地向我质问道。难道哥哥把她也蒙在鼓里，脚踩两只船吗？我被女孩的气势吓住了，一时没能作出反应。
「由美，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误会了？我每天来医院看望的只有里香一个人啊。还有里香，说话的时候不要这么咄咄逼人的嘛，刚才被那束花砸到，没有问题把？」
哥哥慌慌张张地在我们之间辗转，试图消除一触即发的战意。
「带我离开这儿把，贵树，哼，不要跟这种无知的小女孩浪费时间了。」
女孩一边说着，一边神气活现地捋了捋自己乌黑的长发。
「由美，你先回去，回头再跟你解释把」
哥哥慌慌张张地扔下这句话，推着轮椅向着医院的另一面走去，女孩从轮椅上探出头来，向着我挑衅般的做了个鬼脸，随后消失在灌木丛的后面。
我坎坷不安地朝着明里的病房走去，双脚如同绑着铅块一样沉重，短短几步路竟然走了二十分钟，具体怎么解释我还没有想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必须要为哥哥犯下的错误而道歉。

「有关家兄的事情，真的是非常抱歉，明里一定可以找到更合适你的人的，不要在那个混蛋身上再浪费时间了，他根本不值得你为了他的事情而伤心，请你忘掉他和他的新女友，开始新的生活吧」
在脚踏入明里病房的那一刻起，我就低下头，看都不敢看明里一眼，双手合十摆在头顶，反复不停地道着歉。
「欢迎，由美同学，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到时候就就可以一起上学了，能见到你很高兴，但是为什么要道歉呢？跟你哥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和他认识吗？你说的我几乎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啊」
明里惊奇的看着我，手中握着织到一半的毛衣。
「明里，你用不着把悲伤藏在心底了，在我的面前哭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会帮你保密的。是我没有约束好家兄贵树，全都是我的错，真的对不起了」
「贵树？那个．．．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呢，我没有跟其他人讲过他的事情啊」
明里害羞的扭过脸去，对我的歉意视若不见，桌子上粉红色的信封鼓鼓囊囊的，想必里面有厚厚一叠信纸把，我愈是看这个信封就愈是对明里的遭遇感到不公平。
「那个．．．其实这封信用不着寄出去了，实在是抱歉了，我还是帮你烧掉把」
「啊，千万不行」
明里一把从我的手里抢走了信，就像母鸡保护刚出生的小鸡那样将信紧紧抱在怀里。
「不行，这封信是送给我最重要的远野贵树同学的，不会交给任何人的」

「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哥哥他已经．．．等等，你刚才说的人的名字是？」

「远野啊，远野贵树同学，我在东京的朋友，啊，当然不是男朋友了」

当明里说出「男朋友」这三个字时，脸已经红的象熟透的苹果一样了。

「在东京的时候我们是小学同学，本来约好上同一所中学的，但是．．．自从我转学到岩舟以来，几乎每个月都与他通信哦，贵树是个非常温柔的人，还记得．．．」

天气逐渐晴朗起来，在夕阳的映照下，明里露出一脸幸福的笑容，望着手中被晚霞染红的信，轻轻垂下了头，害羞地向我一点一点讲述着有关远野君的事情。

我呆呆地望着明里被夕阳映红的美丽的面颊，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个世界上重名的人还真是多啊。

「真的是非常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都是我的疏忽造成的，请你们原谅我把」

我向护士咨询后，来到了里香的病房里。解释了好一会，总算把整件事情解释清楚了。我垂下头，在哥哥和叫里香的女生面前不断重复着道歉的话。

哥哥既好气又好笑的看着我，无奈地摊开了手。

「妈这个人还真是八卦啊，你也是，居然跟着她胡闹，不过在那么远的地方，居然也有叫贵树这个名字的人，真是没想到啊」

里香坐在病床上饶有兴趣的盯着我看个不停，我有点害羞，刚想躲开她的视线，没想到里香突然噗嗤一声笑了起来，随后便捶着床大笑起来.

「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简直就像推理小说一样，还真的会有重名的人被搞混的事啊，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太搞笑了，哇哈哈哈哈．．．」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狂笑不止的里香，不知不觉中，我们好像被里香感染了一样，在狭小的病房里开怀大笑起来，笑声回荡着，在夕阳的余晖照射下显得熠熠夺目。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没有关系，话说回来，你们班的导师还真是啰嗦啊」

「是啊，我最讨厌男人啰啰嗦嗦的了，特别是象沧田老师这样的」

第二天明里就回到了学校，下午放学后，我飞快的冲向教室门口，拉着明里的手快速走了起来。

「由美，稍稍慢一点啦，我才刚出院呢」

「如果不快一点的话，位子就会被占光的，再说还要去接里香呢」

「听起来人很多的样子，那家餐馆真的有那么受欢迎吗」

「嗯，新开的中华餐馆「爱家」在学生中的人气超高，据说只要去晚一秒钟，就连包子皮都见不到了」

「嘻嘻，那我们得赶快了，还有，谢谢你请我们的客，有点不好意思啊」

「用不着谢啦，这场闹剧其实归根到底都是我的错，当然应该我请客啦，好啦，快走吧，哥哥应该快到里香的病房了，我们去医院门口迎接他们把」

「啊，稍稍等一下」

在经过一个红色的邮筒的时候，明里停下了脚步，她从书包中小心翼翼地掏出那个粉红色的信封，塞到前面的投信口中，信封显得很沉重，仿佛里面装的不是信纸，而是装载着沉甸甸的温柔。

「你的男朋友，远野君，还真是幸福啊，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子的关怀」

我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快步向前走去。

「等一下啊，由美，还有，其实不是男朋友的．．．」.

在夕阳金黄色的神圣光辉的沐浴下，我们沿着小路欢笑着，奔跑着，笑声就像那金黄色的光芒一样，铺满了整片晴朗的天空.

SEASON　4　　海风



天气依旧酷热，午后火红的骄阳透过绿油油的树叶照射下来，形成星星点点的光纹。因为是在炎热的鹿儿岛，即使是在室内，气温也相当高，人多的地方甚至弥漫着一股汗的味道，或者说，是夏天的味道。

随着夏季补习结束的铃声响起，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恢复了生机，夏天的味道占领了学校的每个角落。

因为这所学校相当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虽然教学设施很陈旧，但是在家长中的评价相当高，是鹿儿岛数一数二的学校。即使是在这种学校里，拥有「文学少女」之称的绘理，也是相当受人注目的女孩。

「喂，那边的两个人在干什么呢，不会是在告白把」

「被告白的那个女孩子好像是一班的佐佐木同学，呜哇，果然从这么近的距离看显得更漂亮了」

明亮的黑色长发编成整齐的三股辫，略显奢华地在腰际摆动着。眼睛是显眼的双眼皮，胸部很大，身材也很好，就外表来看，绘理绝对是个无可挑剔的女孩。

「拜托了，你还没有男朋友的把，佐佐木同学。如果可以的话，请和我交往把」

隔壁班的铃木同学还是一脸紧张地坚持着，嘴唇微微颤动着吐出一个个词来，小声嘟哝着。

绘理冷冷地望向远方，鼓着脸看也不看他一眼。

终于，铃木同学放弃了。

「对不起，打扰你了」

他无精打采地吐出这几个字，一脸悲伤地垂着肩消失在走廊的末端。

「喂，佐佐木又拒绝了别人的告白，这是第几次了啊」

「好酷啊，这就是现在大城市里流行的「傲娇」吗」

「我看根本是冷酷把，居然有这么铁石心肠的女人，说不定会落得象竹林公主那样的下场哦，这种只傲不娇的女孩子居然会那么受欢迎，男人真是瞎了眼了」

「呜，铃木君可是我们的偶像啊，看着他被甩，就连自己也仿佛能感受到那种心灵被刺痛的感觉」

走廊上的人们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绘理转过头来，用冷峻的眼光扫着周围的人群，很快人们便嘟嘟囔囔地纷纷散去，宽阔的走廊上只留下绘理一个人孤单的身影。

「真的很对不起」

绘理在心里默默地说道，紧紧地咬住下嘴唇，忍住即将流出的泪水，当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之后，便向着社团活动室——文学部走去，名义上是个社团，其实去掉挂名的幽灵社员后，就只有绘理一个人了，也就是说，文学部可以算作是绘理的私人空间。

午后强烈的阳光透过纯白色的百叶窗帘照射进来，不但没有让人觉得不舒服，反而有一种心头暖暖的感觉。摆满了巨大而陈旧的书架的文学社稍显狭小但却并不拥挤，与绘理苗条的身躯相当融洽。咖啡的香味弥漫了整间部室，绘理小心翼翼地将精致的杯子洗好，整齐地摆在桌子上，同时从书包中掏出家政课上考好的小点心，象一个勤劳的家庭主妇一样忙碌着。

「打扰了」

「欢迎」

绘理微微弯下腰，提起裙子，行了个古典式的屈膝礼。

推门进来的是文学社的顾问——澄田老师，一位运动型的健康美女，从福冈的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所学校担任数学老师，却鬼使神差地当上了文学社的顾问.

「呀，咖啡的味道好香啊，点心看起来也很好吃，绘理真是心灵手巧啊，我就不客气了」

「请用」

穿着红色运动装的澄田老师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到最舒服的一个座位上，开始享用午后的茶点。

绘理平静地坐在对面的座位上，开始翻阅《川端康成短篇集》中的《夏季的友谊》。

「那本书是川端的作品吗？你该不会想要把它撕成细小的纸条，然后一点一点地品尝把？」

「当然不会了，我可是正常的人类啊，即使文字有着各种各样的味道，我的胃也是承受不了的」

绘理冷静地回答道。

「是吗？我倒是觉得能够品尝出各种各样的书的味道的话，才更像一位「文学少女」啊」

「请不要把小说和现实混淆，不过这本书的味道，我倒是能感受的到」

「是吗，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有点甘甜，但是也有点苦涩，但是如果吃下去的话，会有暖洋洋的感觉。用食物来比喻的话，应该是午后点心时间的咖啡和点心把」

「啊，原来如此」

「《夏季的友谊》虽然是很短的作品，但是在阅读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被少女们之间美好的感情所吸引，那种夏季独有的友谊，虽然短暂，但是却像那合欢花和百日红一样，每年夏天都会绽放，将美好的友谊化作思念之情，永久地保存在少女的心房中把。梦有破灭的一天，但是两人之间的友情，永远也不会消失，就如同苦涩中带着甘甜的咖啡把」

「嗯，是吗，我有个妹妹，也很喜欢川端的作品啊，而且，她和你一个年级呢。说到这里，今天铃木君被你狠狠地拒绝了啊，你今天的心情好像不怎么样啊，是不是被这件事影响了呢」

「我没事，请老师不要担心」

绘理优雅地微笑着，垂及腰际的三股辫被夏日的微风吹动，如梦幻般摇曳着。

「那好吧，你可不要勉强自己啊，还有，那件事，还是应该对父母说一下」

「嗯，有机会我会说的」

离开文学社后，绘理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了附近的海崖上，扶着因阳光照射而有些温热的栏杆，出神地望着海面。

梅雨季节已经过了，所以有着少有的好天气，无比清澈的蔚蓝天空中没有一丝杂云，甚至让人怀疑天空是不是被水蓝色的油彩重新涂写了一样。太阳直射海面，泛出粼粼的金光，与碧蓝的天空相接，一道道混合着阳光颜色的浪花在海面上翻滚着向岸边冲去，在到达金黄色的海岸之际，突然化作白色的宛若梦幻般的泡沫。在这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之上，不时有几只带着夏日气息的海鸥飞快地掠过，扑打着白色的翅膀，在骄阳的照射下显得稍稍有些耀眼。

鹿儿岛的海面一如既往的美丽，不管在什么季节，都能散发出其独一无二的魅力，大海露出迷人的微笑，会让人情不自禁的与这那摄人心脾的无尽的蔚蓝融为一体。空旷的海面上，一阵阵清凉的海风摄过绘理的面颊，华美的三股辫随着微风摇曳着。

无尽的蔚蓝之上，只有一个穿着黄色紧身衣的娇小身影，站在冲浪板上傲视着天空，随即与冲浪板一起在波涛中穿梭。

她的身影天衣无缝般地融入绚丽无比的光之海洋中，看似柔弱的身影，却能凌驾于巨大的海浪之上，在午后清凉的海风吹拂下张开双手飞翔着，仿佛能将全世界的光辉收紧眼底。不过在到达浪的顶端之前，她的身影就从冲浪板上滑落了下来，随后从海里钻出来，趴在冲浪板上咳嗽着。绘理情不自禁的翻过栏杆，想要在更近的距离欣赏她美丽的身影，却一不小心一脚踩空，指尖绝望地从栏杆上滑落，然后随着「噗通」一声巨响，绘理的身体就沉入了碧波之中，身体感到一阵冰凉，阳光透过海面直射着自己的眼睛，身体却一点劲都使不上，气也马上就喘不过来了，只能绝望的任由自己的身体缓缓下沉，被深蓝色的未知世界一点一点地包围。

「早知道当初就去学游泳了」

这样想着，绘理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间，嘴唇上有一种温暖的感触。

绘理缓缓地睁开眼睛，看到一张惊慌失措的脸庞。

「呼，你没事真是太好了，突然从那种地方掉下来，真是太危险了」

眼前的女孩子抚着胸口，长出一口气。

绘理从金色的海滩上慢慢坐起身来，用手指抚摸着自己的嘴唇，温暖的感觉还残留在唇边。

刚才难道是！

绘理转过头望向她，只见女孩子的脸「唰」一下变红了，她急忙摆着手，不停地解释着。

「我...我刚才真的以为你要死了，所以急着想要救你，才...请...请你不要误会啊」

她慌慌张张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绘理忍不住一把抱住了她。

「喂...」

女孩子的脸更红了，想要摆脱绘理的怀抱，但是绘理死死地抓住她不放。

「当然没关系啦，我怎么可能生自己救命恩人的气呢，再说，你那么慌张，不会是第一次把」

「呜...」

看起来是说中了。绘理打量起面前的女孩来，残留着水滴的垂肩短发，可爱而明亮的黑色眼睛，长期沐浴阳光的健康小麦色皮肤，以及紧身衣下有点单薄的胸部，浑身上下充满了海与阳光的气息。太阳慢慢西斜，天空中还残留着一丝蔚蓝，与橘黄色混合在一起，真的是好美丽啊。

「那个，不好意思，能不能放开我呢，我们俩的身上都是湿的，这样说不定你会感冒的」

这时绘理才感到些许寒意，清凉的海风吹过两人的发梢，两个人都不由得缩了缩身子。

「还没有向你道谢呢，我是一班的佐佐木绘理，今天多谢你救了我」

「嗯，不用谢啦，我是二班的澄田花苗，请多关照啦，说起来，难道你就是文学部的佐佐木同学吗？」

「是啊，你难道就是澄田老师的妹妹把，叫我绘理就好了」

「好吧，那也请称呼我花苗把」

傍晚被夕阳染红的海滩上，两人手拉着手站起身来，开始整理自己湿漉漉的衣服。

「绘理是第一次坐摩托车吗？」
「是啊，行驶的时候被海风吹着，感觉很舒服啊」
「嘻嘻，我也这么觉得」
街上虽然已经变得昏暗，仰望天空，片片云彩随着摩托车的飞驰向西缓慢移动，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现出金色的光芒，世界渐渐被夕阳的画笔刷成了光与影两种颜色。迎面吹来一阵阵带有乡间独特气息的晚风，让人身上凉爽了很多。
绘理静静地趴在花苗苗条的后背上，虽然身上的衣服还有些潮湿，但是花苗的身体却能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让人不知不觉间就能觉得安心。
摩托车的速度逐渐减慢，停在一家便利店门口，这时门口有一个男孩子看到了我们，冲着花苗打了个招呼。
「晚上好，澄田同学」
他向着花苗微笑着，温柔地说道。他有着修长的身材、稍长的头发、以及稳健的步伐，表情十分沉稳。
「啊，远野同学，晚上好」
花苗的声音有些颤抖，羞涩的向着远野君打了招呼。
「我已经买完东西了，就先回去，不打扰你们了」
「好的，路上小心啊」
说完后远野君就推着那辆卡布摩托车走出了小店，沿着田野间的小路疾驰而去。
绘理望向花苗，她几乎是满面通红，双手捂着脸不知道在小声说些什么，于是绘理绕到她的背后，一把抱住了她。
「绘里，啊，不要这么抱着我啊」
「嘿嘿，关于这个人的事情，你可要从实招来啊，一点也不许隐瞒，我会把你的事情写成非常美味的食物的」
傍晚的便利店旁，在昏暗的日光灯的映照下，两人倚在摩托车上小口啜饮着酸奶，花苗满脸通红的小声讲述着有关远野君的事情。
「......请绘理不要告诉其他人啊，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绘理陶醉地站起来转了个圈，眼睛闪闪发光。
「真是美妙的故事啊，单恋中的少女，清纯而狂野的初恋，恋恋不舍的害羞目光...多么美丽的诗句啊！就像海涅的「乘着歌声的翅膀」中的那样
「紫罗兰轻笑调情，
抬头向星星仰望；
玫瑰花把芬芳的童话
偷偷地在耳边谈讲。」
现在的你，不就像紫罗兰与玫瑰花那样，散发着自己独有的芳香，在无尽的星空下默默地思念着那个人吗」
「别叫那么大声啊」
花苗死死地拉住了绘理，奋力制止她的疯狂举动。
「写成小说的话应该不错，《浪花顶端的少女》这个名字怎么样？驾驭着滔天巨浪的美丽少女，向着所爱的人的心灵奔涌而去」
「不，一点也不好，绘理为什么那么喜欢取笑我的事情啊」
「当然是因为因为我喜欢你啊」

「请...请不要说这种容易令人误会的话，如果让别人听见的话,说不定会...」
花苗不安地望向四周，幸好周围只有暮蝉的低吟声。
「对了，关于绘理的事情，我想知道的更多，今天中午的时候，你拒绝了铃木同学把，因为绘理有男朋友了吗？」
绘理轻轻摇了摇头，望着夏日空中清晰可见的白色银河，缓缓地说道
「理由，其实我也不清楚，虽然在看到对方伤心的时候自己也会难过，但是就是觉得「不能接受对方的告白」，具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事情,我根本就没法确定」
悄然降临的夜色笼罩了大地，眼下的城镇闪烁着各种各样的灯光，白色的巨大风车不停地转动着，与风儿亲密地打着招呼，各种各样的虫鸣声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如同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音乐会一样。

一阵阵海风吹过，脚下绿油油的夏草随着风儿的节奏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散发着令人宁静的清香。
「是吗，可是绘理看上去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子，我还以为绘理把一切都决定好了呢」
「其实，明天的路在哪里，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就好比要去东京的事情一样」
「我多少听姐姐说过一些，绘理想要去东京的大学吗？」
「我还不能够决定，虽然还没有对父母说过，但是家里人应该也会反对我去东京吧。他们一直想让我留在鹿儿岛，上一所普通的大学，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去到东京的话，说不定有一天能写出更美味的作品」
如果说对东京的印象的话，有黑社会横行的神室町；所有人都穿着时尚的涉谷；到处播放着动画和游戏歌曲的秋叶原；街角随处可见的流浪歌手；不断骚扰女孩子的酒吧星探；市内二十四小时不断发生的犯罪活动；高耸入云的东京塔；对于遥远的鹿儿岛的女生所能了解的，差不多就是这些。
「东京，怎么说的，虽然稍稍有些向往，但是也有些害怕」
「嗯，我其实也一样，所以才拿不定主意」
「未来，还真是让人琢磨不定啊，不光是远野君的事情，未来的进路也是一样。妈妈平时也总是催促我早些决定，但是姐姐劝我不要着急，还说我很像当年的她呢，嘻嘻」
「不是把，那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澄田老师也曾经象我们一样吗？」
皎洁的月光在柏油路面上投射出两人亲密交谈的黑色身影，欢快的笑声被微风带到田间的每个角落。

午休的时候，伴随着舒伯特《小夜曲》的优雅旋律，绘理正趴在文学部唯一的桌子上奋笔疾书，五十张一叠的稿纸随处可见，纸上布满了有些零乱的铅笔字迹。
突然，有一个冰凉的物体触到了绘理的面颊，绘理带着不满的表情转过头望着来访者，澄田老师微笑着举起了手中的三明治和饮料。
「我说，你多少也吃点东西把，饿着肚子可是写不出什么好文章的哦。话说回来，我那个不成器的妹妹甚至一顿能吃三碗饭呢，能吃下三碗饭的女高中生，或许除了她就没有别人了」
绘理接过澄田老师手中的食物，将双脚很不规矩地放到椅子前端，把下巴放到膝盖上，用这个几乎快要走光的不雅姿势坐在椅子上。
突然小夜曲的旋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喇叭上刺耳的广播声。
「三年二班的澄田花苗同学，请去学生指导室」
刺耳的男人声音在广播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
「不好意思，让老师您费心了，说起来，我最近一直在忙于写花苗的故事，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尤其是那方面的事情，刚才的广播是有关她进路决定的把？」

「那方面是指那方面啊」
澄田老师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自从和你认识以来，花苗确实比起以前更加坚强了，但是，只差一点的距离，确是最难缩短的，这和我当年很像啊，不管是未来的进路决定，还是向那个男孩子告白，她都还缺乏那必须的最后一点勇气」
澄田老师微微叹了口气，望向窗外的蔚蓝天空，用小到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
「我，也是有故事的人啊」
「嗯？老师你说什么」
「不，没什么，说起来，你的事情怎么样了，与父母商量过了吗？」
绘理轻轻点了点头，嘴角浮现出一丝苦笑。
「父母听说我想要去东京上学的事情后，非常生气，根本就不给我辩解的机会。平时他们就已经对我在写作上投入如此多的精力不满了，认为这完全是浪费时间......总之，他们认为我过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或许，我根本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抱有任何幻想，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那样生活就好了」
绘理沮丧地把刚写好的那张稿纸粗暴地揉成一团，丢入了废纸篓中。
澄田老师平静地望着绘理，脸上浮现出怀念一样的微笑。
「你们两个，还真是象当年的我啊」
「我记得听花苗说过，老师当年也象我们一样吗」
「有些地方差不多，不过，你们应该比我要幸运，或许，要比他幸运的多」
澄田老师随手从桌子上拿起那本《川端康成短篇集》。
「老师所指的他，是指川端老师吗，那位能够写出洋溢着世界各地的奇异味道却又不失宁静精致的和风的美味料理的大师？」
「就是那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却遭受了比其他人多得多的不幸。他其实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葬礼的行家』，从小他的亲人就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不断地为亲人奔丧，参加了无数的葬礼，这种孤儿体验让他成为一个自闭的人，所以他才说自己
『把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渺小的躯壳里，为此而感到忧郁与苦恼』，即使在以后的人生里，他所走的路也要比起其他人坎坷的多。」
刺眼的太阳光线透过绿油油的树叶射入屋中，将澄田老师神秘而优雅的笑容衬托得更加迷人。
「但就是这样艰难的人生，反而激发出了少年时期的川端对于文学的喜爱，在来到东京之后，受到当时现代文坛的影响，从而开始大施拳脚，走上了文学之路」
「好厉害啊，老师居然知道这么多，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呢」
「呵呵，人不可貌相嘛」
澄田老师站起身来，把那本《川端康成短篇集》放到绘理的手上，一边走出房间一边说道
「说起来，那篇《信鸽》你还没有看过把，今天有空就看一下把，花苗也很喜欢那篇文章哦，预备铃马上要响了，先回去上课把」
「好的，让您费心了」

随着带着泥土与青草的芳香的清爽晚风断断续续地吹入，绘理静静地躺在床上，翻看着《信鸽》，修长而白皙的手指在书页上不停地跳动着。
突然，从手机中发出的《T-WAVE》的优美旋律打断了绘理的思考，她急忙抓起手机，按下了通话键。
「绘理，晚上好」
「花苗吗，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话筒那边传来的声音愈发坚定了起来。
「明天早晨，可以来看我冲浪吗？」
「嗯，可以是可以，但是为什么非要明天早上呢？」
「理由嘛...算了,不管怎么说,请你一定要来啊」
说完花苗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该不会是从澄田老师那里听说了我的事情，想要鼓励我把」
绘理无奈地笑了笑，随手抓起书继续翻读着。
「真像是红茶蛋糕的味道啊，信鸽其实就是两人友情的见证物，虽然容子因为家里的情况不能与千枝子一起去东京求学，甚至提早进入社会。但是两人一起努力的岁月中所结下的友情之花，也会被不远万里飞回的信鸽所传递，两人之间的羁绊，即使不远万里也会紧紧地连在一起。最后令人感到愉悦的两人又能一起求学的美好结尾，让美好的梦想蔓延开来。正象红茶蛋糕那香甜的味道不经意间在口中化开一样。真不愧是川端的作品啊」
绘理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合上书页，在皎洁月光的照耀下轻轻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绘理就急急忙忙地跑向了约定的海边。
天上的星辰还没有完全褪去，天空，大地，碧海与被诅咒的公主（这个忽略把）都是一片灰蒙蒙的，仿佛一点生气也没有，潮水开始上涨，海岸边回响着巨大的涛声。
绘理走到沙滩上，静静地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这时，一辆白色的车子停在了路边，车中传来了悦耳的 J-POP 音乐声，澄田老师停好车子，从车中下来走到绘理身边。
「如果是在东京的话，听见这样的涛声的机会很少，但是在不同地方听到的涛声，感觉可能不会一样哦，这是花苗让我转告你的」
绘理转过头来，望着穿着红色运动服的澄田老师。
「花苗在哪儿呢?」
「在车里换衣服，马上就会出来了，那篇《信鸽》你已经看完了把，对你写的小说有没有什么启发呢？」
「嗯，已经看完了，真的是个很美味的故事啊。小说还差一部分没有写好，总觉得有点难以下笔，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
这时花苗夹着冲浪板从车里走了出来，脸上带着紧张而又认真的表情径直走到花苗面前。
「有关志愿的事情决定了吗？」
「关于志愿的事，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决定了，」
看着花苗突然间充满生机的脸庞，绘理不由得暗暗羡慕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绘理，请你去东京把，那里才是你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
花苗冷不防吐出了这句话。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去东京啊，好吧，如果非要我去的话，那你也要向那个男孩子表白哦」
绘理本来想将她一军，没想到花苗自信满满地回答道。
「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成功地在海浪上站起来的话，你就要去东京，而我也会向远野君表白，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也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要从这里开始一点一滴做起。」
说完花苗就骄傲地挺起了胸膛，心情雀跃地冲向了大海。
铅灰色的海中只有花苗孤单的身影，她不停地在与浪搏斗着，但总是一次次地摔落下来，即使是这样也毫不气馁，而是又一次爬上冲浪板，向海浪发起挑战。
就在这时，一阵清凉的海风伴随着海鸥的叫声掠过，让人精神一振。天空让人感到升高了一些，蓬松的白云显得更加柔和了。
下一秒钟，天空就刹那间变得蔚蓝，星辰还未褪去的天空，闪烁着更加绮丽的色彩。

紧接着火红的朝阳从海天相接的地方冉冉升起，突然间变得蔚蓝的大海上泛着一道道闪耀着朝阳的灿烂光芒的白色浪花，整个世界沐浴在光的海洋中，整个巨大的蓝色世界变得无比耀眼，让人目不暇接。

虽然绘理曾经很多次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却从未觉得它们有如此的美丽。

就在这时，处于海洋的中心的少女爬上了冲浪板，又一次发起了冲击。

花苗深呼了一口气，感受着冲浪板的浮力，一边在波浪间穿梭一边直立起上半身，向着天空飞翔。就在这一刻，仿佛全世界的光芒都聚集到了她的身上。

伴随着海面上绮丽的光芒，花苗再一次向天空伸出了双手，站到了浪的顶端。

处于世界的最高点的花苗向着观众优雅地掬了一躬，在蔚蓝的舞台上翩翩起舞，美丽的身影与整片光芒四射的海洋完美地融为一体。

绘理甚至都忘记了呼吸，她张大着嘴，眼睛中闪烁着喜悦的色彩，然后迫不及待地掏出纸和笔，沙沙地写了起来，记录下了花苗光芒四射的身影。

「那孩子真的很努力啊」

澄田老师欣慰地说道。

「绘理，有关未来的事情决定好了吗？」

「嗯，她那么努力，我也不能够输给花苗啊，虽然父母不同意，但是我还是要自己想办法，通过打工和写作赚取生活费用，去东京读书，来尽量充实自己，就算只在那里工作，也能学到不少的东西，从而写出更美味的文字，我可是『文学少女』啊」

绘理微笑着站起身来，望向天空中遥远的深处。

车里的广播播送着新闻。

「Ｈ２火箭将于今晚于本岛的火箭发射中心发射．．．这将是本岛发射的第...」

「老师，帮我提醒花苗一下，晚上向远野君告白的时候，记得顺便看 H2 火箭升空哦，这可是难得一见的」

说完之后，绘理就飞步向着学校走去。

两人美丽的梦想也轻轻地，与带着清晨海潮气味的海风一起飞过光辉四射的绮丽海洋，一直到达那遥远的地方。

后记：

因为假期准备日语二级考试，这一篇不得不拖了很长时间，而且比起预计的篇幅要长上很多。

在篇幅的控制上，好像很惨痛的失败了，第一篇与第四篇的篇幅差了接近一倍，其实本来计划每篇 3000 字，可是写着写着就写多了，算了，听天由命把。

第一，二篇取材自动画第一部分，第三篇为全原创，第四篇取材自动画第二部分并作了部分补充（主要是把动画中只提了个名字的佐佐木同学融合进去）。

春季篇所用的场景或许是在小学中很常见的把，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不知道 10 月的今年的 5 の 2 有没有）。

冬季篇最后的场景有点热血，绝对不是受《闪电 11 人》的影响（写的时候还没出），话说这游戏居然要出那么多续作，汗一个。

秋季篇中的人物"里香"没有过多的描写，其实就是那部作品里的人物嘛，大家都熟悉。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是喜欢傲娇的人物，期待 10 月的 TXD 动画（虽说小说个人认为一般）。

写夏季篇时引用了川端康成的作品，其实川端康成也有不少以"四季"为主题的作品（比如古都），阅读的时候确实能感受到人物的感情与自然美融合在一起，好像身临其境一样美妙。因为对《文学少女 8》有部分怨念（详细见我为七濑鸣不平的帖子），所以就让绘理客串了一把学姐，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__^*) 。另外，因为我每天下午都去海里游泳，所以对海的描写特别有感情（很

多想法都是在海里完成的）。
本来这个系列到这里就应该完结了，可是最近对《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的那种格调很感兴趣，想把明里篇重写一下（婚外恋。。。），预计在不久后推出把。
谢谢一直支持《秒速 5 厘米 AFTER》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也能喜欢这几篇故事。

华——献给我逝去的游戏时光

★Sammi★

奉上小说一篇，这篇文其实春节期间就写了，还投过稿，不够没被采用。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过当然经过了修改还有美化……希望还能入得大家的法眼。=v=

本文未经过作者的同意请勿随意转载，谢谢合作。

华

——谨以此文献给我逝去的游戏时光

By 少棠

秦睦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感觉每个人的目光都在向他看来。

不过那不是看他。而是走在他旁边双臂紧紧抱着一个巨大的白色包装盒，笑容灿烂得一塌糊涂，高兴得连头发都快要飘起来的女孩。

盒子上三个大大的字母：Wii。

他无奈地说：“喂，这个还是满重的，让我帮你拿好吧？”

“不了，还是我自己抱着吧。”她侧过头对他笑了笑，他只好摊开手，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不过还真是很少能见到她这么高兴呢。这也难怪，存了几个月的钱，终于买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主机。

秦睦送她上了公交车，她抱着 Wii 对他做了个“Bye bye”的手势。目送着公交车绝尘而去。秦睦露出一个微笑。

Part 1

在那天之前，少棠从来没有想过会走进那个地方。

她只记得那一天是初秋，天气微凉，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心情非常的郁闷。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她直接拎着书包就走出了校门，在街上无所事事地闲逛。经过那条小巷时，她看见了那扇用厚厚的帘子遮起来的小木门。记得听谁说过，这是一家游戏室，然后少棠就不知道怎么的，鬼使神差般地一掀帘子就走了进去。

真的是鬼使神差。后来她不止一次地这么想。

一进去，少棠就感到脑子"嗡"的一声，有些不知所措了。首先映入眼帘竟是几张麻将桌，几群中年大婶或中年大叔"砌长城"砌得正欢，见她进来，一道道目光纷纷"刷刷"射过来。少棠愣了几秒，才问：这里不是玩游戏的么？

这时一个看上去 20 来岁、瘦瘦高高的年轻男人从角落里的帘子后走了出来，玩游戏的？进来吧。

少棠如获救星，连忙两步并作三步地冲了过去，原来帘子后还有一间小房间，打扫得满干净，和印象中鱼龙混杂、乌烟瘴气的游戏室不同。四台 TCL 大彩电加四根长靠背椅摆得整整齐齐，只有一台电视机开着，看来就是这个年轻男人在玩，他帮她打开另一台电视，问，你是第一次来吧？喜欢玩什么类型的游戏？RPG？

少棠在长椅上坐下，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仍然感觉浑浑噩噩。我......不知道。

那你自己看下游戏碟，挑一个吧。他递过来一个硕大的光碟包，少棠翻着这些陌生的光碟，他在旁边给她介绍了几个游戏，她却都只是摇了摇头，直到翻到了最后几页——

她看见了那张碟片，上面有一个穿着月白色衬衫和短裙的女孩，寂寞孤清地站在月光之下。

那时侯，她上高一。

就是这样，她没有想到自己那一天会误闯进那里。而她更没有想到，自己从此疯狂地喜欢上了那个游戏。

《零 Zero》。这就是那个游戏的名字。

当时程安阳——就是那个年轻男人，那里的店主也有些惊讶，你要玩这个游戏？这可是一个恐怖游戏。
恐怖游戏？好啊， 就要这个了。少棠竟然对他笑了笑，有一种终于挑中想要的东西的感觉。他点点头，帮她把游戏碟放上，把手柄递到她手里。她从来没有拿过这样的东西，但觉得沉沉的握在手里很舒服。

你教我怎么玩吧。她转过头去，他果然还在看着她。

好，我先帮你选一下开始菜单吧。他拿过手柄。

开场画面一出来就吸引了她，她安静地盯着画面，偶尔听到外面传来"砌长城"的人发出的吵嚷声。这之后他一直耐心地教她基本操作，然后坐在旁边，看她不熟练地进行着游戏，告诉她接下来的流程是怎样怎样。这样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她意识到她该回家了。

没关系，你把档存在这张记忆卡里，下次再继续来玩就可以了。他拿过一张标着"3 号"的记忆卡，帮她存档。她点点头，结了帐，离开了。

第二次去是一个星期之后了，吃过晚饭后，她背上书包，再次来到了那个地方。由于时间还比较早，她进去的时候麻将桌还没有摆起来，他正一个人坐在桌边吃晚饭。他对她笑笑，就像是老熟人一样，

她也微笑了一下，就径直走进了后面。

还是接着上次的玩？他问，她点头，我自己玩，过不去的地方就问你吧。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这个人有一种很温和的感觉，让人没有距离感。

那次她一直玩到晚上十点。而那之后，这里便成了她频繁前往的地方。在冰室邸里的探索过程中，她渐渐被《零 zero》这款游戏深深地感染了，她喜欢里面诡秘幽静的氛围，喜欢忧郁美丽的女孩深红，喜欢用相机杀死怨灵的爽快感。通关之后，她又马上开始接着玩第二周目。后来没多久，程安阳给她拿来了《零 红蝶》，于是二作交替进行，她也很快从刚接触游戏的菜鸟变成了《零》系列达人。

游戏室里常去的都是男生，最初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堆大老爷们中间竟然出现了一名女生，且是 20 岁以下的——会在这里出现的女性只有打麻将的大婶们，而且她还玩的是那时侯被称为"PS2 上最恐怖的游戏"。少棠记得那时游戏室里还有人拿这个打赌：谁敢在半夜 12 点玩《零》的，我给他 50 元！不过少棠是不可能半夜去玩游戏的，所以一直没有人去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后来大家都习惯了，见她进门，就有人喊：玩零的女生来啦。她熟视无睹，走到空位上，自己开机，放碟，拿记忆卡，完全自助式服务。

店主程安阳亦十分注意这个特别的女孩，她每次都挑人比较少的时间来，除了和他打打招呼之外，遇到过不去的地方来问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地坐在靠里的位置玩游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偶尔会对旁边玩实况足球的男生说：你能不能把声音关小一些？有时候没有机子了，她便说去外边转一会儿再来。有一次她出去之后，他到外面去买东西，看见她独自一人向巷子口走去，背影是那么的沉静与寂寞。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她又来了，脸上仍是淡淡的笑。他有时也和她聊几句，或者谈《零》——她可能是除了他以外，这个游戏室里唯一会认真玩这个游戏的人，或者谈一些别的。一般都是他问，她回答，脸仍专注于电视屏幕。他知道她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她住在姑母家，她在县一中读书，别的就没有了。

他的母亲和姨母也常在店张罗，她们也逐渐和这个女孩熟络起来。因为只有少棠会在玩完游戏之后，把电视关上，游戏碟拿出来放回原位，手柄放好，再将 PS2 关机。别的男生玩完游戏都只是大大咧咧地把手柄一扔，她们还得去收拾。少棠回家的时候经常很晚，她们便叫她留下吃饭，但她每次都笑着拒绝了。

那女孩看起来应该满乖的，不过怎么会喜欢玩游戏？有一次，她走之后，姨母说了一句。

他说：那只是爱好罢了吧。

爱好？像你这样？爱好得工作都没了，整天侍弄麻将馆和游戏室？他母亲又免不了数落他一顿。他默然。

打穿红蝶时是晚上，当结局动画开始播放时，一切都安静下来，周围实况足球的嘈杂声也消失不见，只是那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的声音从屏幕里传出来。少棠吃惊地看着女孩将手放在姐姐脖颈上，画面在眼中逐渐氤氲成血色一片。然后女孩似乎清醒过来，难以置信的眼神，姐姐被扔下虚，红色的蝴蝶缓缓升起，伴随着一声"谢谢"，撕心裂肺的呼唤声……然后定格。主题歌《蝶》响起了很久，她仍呆坐在那里，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震撼"这个词的含义。

回家的时候快十点了，她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自己在路灯下拉长的影子，仍沉浸在那场凄美迷离的杀与被杀中，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约定，生命，亲情，绝望……她不停地思考着这些问题。

回到家中，径直走进房间，倒在床上。眼前仍是一片深深浅浅的红在浮动，深红色是蝴蝶，浅红是女孩脖子上淡淡的勒痕。

以及，那个人说的话：这首歌很好听吧？我也很喜欢呢。

少棠越来越着迷于《零》，她逐渐对那个地方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与依赖感，除了那个寄人篱下的"家"以外，那里和网吧似乎是她唯一的去处，但是现在她已经很少去网吧了，去也是查看一些与《零》有关的资料。高一就这样过去了，马上就要进入高二了。暑假，少棠在游戏室消磨了大部分时间，炎炎夏日里，很多时候就躲在游戏室玩《零》。假期就剩下一周的时候，她想再回味一下《红蝶》的剧情，于是早上 10 点就去了。那天没有人玩游戏，程安阳正在打麻将，是和哪些人一起少棠完全没有注意到，因为她只看见，一个有着披肩长发的年轻女人就坐在他旁边，手亲昵地搭在他肩上。

少棠心里微微跳了一下，仍是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来啦。他漫不经心地对她打招呼，里面没人。

她点了点头，走了进去，放上《红蝶》的盘，让自己专注于那幽美清凄的剧情中去，努力想要把刚才看到的一幕从脑海中挤出去。奇怪，有什么好想的，神经兮兮。她对自己说。

直到后来，她不经意间间从帘子的缝隙向外面看去，瞥见年轻女人将头靠在程安阳肩膀上，半眯着眼，一副怡然的神情。她看不见程的表情，但是完全可以想象——

她摸了摸自己的短发，突然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击倒最终 BOSS，再次目睹了一遍让她日夜牵挂的结局之后。她站起身来，和往常一样把东西收拾好，自己拿过帐本结了帐。

我把钱放在这里了。她没有回头看程安阳，只听见后者应了一声，好的，慢走啊。

她走出门，知道自己以后都不会再来这里了。

《红蝶》的感动与震撼也渐渐平息，只在心底留下一道无法拭去的幽幽的痕迹。

PART 2

高二了。少棠选择了文科，根据期末成绩的排名，她进了实验班。她在学校里一直显得很低调，但是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她不喜欢太过压抑的实验班的气氛，但是这所高中除了文科实验班，其他的文科班都非常烂，她也不想和一堆混混学生整天呆在一起。在新的班级，她也没有多少朋友，大

家都专注于学习，她也落得一个人清净。她对每个人都很和善，但是从来不会对别人敞开心扉，她喜欢在自己的世界里天马行空般翱翔，比如说，在上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鸡肋的理科课时，在下面写关于《零》的同人文。或是在下面看游戏杂志。自从不去那里之后，她开始每期买游戏杂志。

那段时间她写了很多关于《零》的文章，并且成为了网上一个《零》的论坛的版主，她在网上和许许多多的人谈论《零》，这个令她着迷的游戏。同时，班上的班主任老师，亦是英语课老师发现了她过人的英语水平，让她做了科代表；她的语文老师亦发现她写得一手优美的好文章，非常欣赏她，她于是将语文老师布置的周记写成了《零》系列随笔。用笔来诠释自己的内心想法，是她唯一的几个爱好之一，由于父母一直闹不和，她从小就比较沉默寡言，而且懂事得比较早，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过去经历的一些不快的回忆随着她的成长也逐渐消逝了，她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惯于将自己的感受在纸上展现出来。

偶尔，会想起那个地方，还有那个人。

但是亦只是会淡淡地想起，忆起自己曾经在那里度过一段时光，好似掠过心头的一缕轻风。

就这样，满好的。她想。

直到高二下学期，她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零》的最新作要发售了。

从知道发售日期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在矛盾着。她当然期待着这部作品，而且这次一代的女主角深红会归来，在她心里面，早就把这个女孩子当作自己的小姐妹一般了，仿佛她真的存在于世上一样。但是，想玩到本作，只有去那个地方……

她又不想打破自己给自己下的禁令。

7 月 28 日，是《零 刺青之声》的发售日，那时候她已经拥有了一台自己的二手电脑，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一些纪念前两作的话语，放上天野月子的《蝶》，听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放学之后，她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街上闲逛了一圈。一切又好象回到了一年多前的那天，最终她还是一步一步挪到了那条小巷子口。她静静地站了一会，终于决定走进去。来到熟悉的那扇门前，她却惊讶地发现，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家杂货店。

怎么会这样？这么一想，我似乎是很久没有来过这一带了呢。

少棠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店铺，心里涌上一股悲凉的感觉，那感觉像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家突然间坍塌了一样。她默默地转过身去，终于承认这个地方对她来说的重要性，风拂过她齐肩的头发。

后来，少棠在网上看见了《零 刺青之声》的结局。当她看到怜说：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害怕……她的心被什么狠狠地刺了一下，眼泪马上不断地涌了出来，她捂住嘴，没有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

暑假里，少棠一直过得很颓废，每天麻木地在烈日下到学校去补课。每天都听到老师说：马上就迈入高三了，同学们要好好努力，作好迎接苦战的准备云云。她仍然心不在焉地在下面翻阅着游戏杂志，看《刺青之声》的攻略和剧情小说，或是在纸上写下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新的学期很快就来了。开学典礼那天，少棠给班主任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说她生病了想请个假。然后她准备去网吧消磨掉时间，她常去的网吧就在离那条小巷不远的街边，那里聚集了数家大网吧，附近还有几家快餐店与饮料店，被学生们戏称为"娱乐消遣一条街"。就在她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在背后喊她，喂，小姑娘。

她转过头去，却发现——那是程安阳的母亲，以前在游戏室里对她十分友好的阿姨，她甚至都还不知道少棠的全名。

蔡姨。她有些惊讶地走过去，蔡姨很亲切地对她笑着说，果然是你啊，你很久没有来玩游戏了呢，我们的店就在几个月前搬了。

搬了？她这才回过神来，在哪里？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喏，就在这条街的尽头呀。她指了一下，我带你去吧。少棠跟着她来到街道尽头，果然看见了那道熟悉的布帘子，她的心一下子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我竟然都没有注意到呢，她对蔡姨笑了笑，鼓起勇气掀开帘子走了进去。

里面比原来的店要大一些，不过游戏室仍用帘子隔开，长椅、电视和四台 39001 型 PS2，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与亲切。少棠面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在心里说了声：好久不见了，意识到那个人并没有在。她又查看了光碟包，发现大都还是原来的老游戏碟，当然也没有她想要的《零 刺青之声》。

游戏很久没有更新了吗？她转过头问。

是啊，安阳出去工作之后就好久没有买过了。蔡姨一边整理麻将桌一边说。

哦。她低低地应了一声。

你想要什么游戏吗？我让他下次回来的时候买吧。

啊，不......不了，谢谢。她连忙摆了摆手，我下次再来，蔡姨。

她走出门，说不清是失望还是松了一口气。不过重新回到这个地方，让她觉得自己单调乏味的生活又开始复苏，她决定自己买《刺青之声》来玩。但是在当地是没有这些东西卖的，而且由于已是高三，周末都要补课，她也没时间去邻近的城市买。不过这难不倒少棠，她在论坛发了求助帖，很快就有人愿意义务支援她一张碟。

一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寄来的游戏碟。吃过晚饭后，她带上碟去了游戏室。

秦睦会去那家游戏室，完全是个偶然。那天晚自习百无聊赖的时候，朋友提议去玩 PS2。

PS2？秦睦起以前 PS 盛行的时候，自己也曾经沉迷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就再也没有去过了，听说后
来 PS2 就出了。那就去看看吧，他说。

十分钟后，秦睦和朋友来到了游戏室，他掀开帘子，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女生在玩游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秦睦不由得多看了两眼，似乎还有点熟悉——她是谁呢？似乎在哪里见过？秦睦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

是从隔壁的文科实验班走出来的，经常从秦睦窗边的座位经过的女生。大多数时候，她都是一个人半背着书包，随着放学吵嚷的人群默默地经过窗边。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见到她。

喂，那个女生好象是文科实验班英语最好的女生呢。朋友小声地对他说，以前她经常来玩恐怖游戏，后来有很长时间没来过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又来了。秦睦看着那个握着手柄全神贯注看着电视屏幕的女孩，这才想起一个经常在学校告示牌上出现的名字——

实验班的女生怎么会来玩游戏？

秦睦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朋友选了一盘游戏，在她旁边的位置坐下来。秦睦跟着坐下，这下可以看见她玩的游戏了。少棠正在和一个 BOSS 进行一场恶战。

"这是什么游戏呀？看上去满有意思的。"秦睦在旁边问了一句。

《零 刺青之声》。她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和风式恐怖游戏。

哦，你不害怕吗？

有什么好怕的。她仍是没把头转过来，向屏幕上的怨灵发出致命一击。秦睦又看了一会儿，这游戏满有意思的啊，还有碟吗？我也玩玩。

没有了，这碟是我自己买的。她转过头来看了秦睦一眼，不过这里有这个系列的前两作，你可以拿来试试。

秦睦马上另外开了一台机子，放上了《零 Zero》，结果没多久就被吓得差点从垫子上跳起来。满恐怖的啊。他说。少棠转过头来笑了笑，男生还怕？喂，你不应该往那里走，要往这边......

就这样，秦睦认识了少棠，一个有些特别的女生，那之后他也常常跑去玩《零》，二人很快成了朋友。

PART 3

重新回到《零》的世界中，少棠感到非常奇妙。新认识的男生秦睦是个长相很普通、但是人还算不错的人，最近他也常常来玩《零》。二人熟悉之后，他还不时在游戏时向她求救，这让她有一些自

豪感。她想起以前自己总是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情景——我总是一个人在路上前行，不是吗？

秦睦在她的影响下也喜欢上了《零》，现在游戏室里经常是他们两人并排坐在一起，分别玩《零》的不同作品。秦睦在班上人缘好，拉了不少男生来玩游戏，还有一次秦睦叫了班上几个女同学来玩《零》，结果她们此起彼伏地发出分贝惊人的尖叫声，还说，这是什么游戏，太恐怖了！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叫她们来过。

放学之后，秦睦也常常等少棠出来一起走——很巧，他们两家离得很近，二人常常是一边走，一边讨论游戏。少棠喜欢听动漫歌曲，而秦睦正好是个动漫迷，于是他借了很多动漫音乐 CD 给少棠，作为道谢。这也逐渐引发了一些流言，但是少棠并没有放在心上，她只把秦睦当作朋友。而且——前几天玩游戏的时候，她听到蔡姨说，程安阳要回来了。

虽然仍不太知道该怎样去面对他好，但是她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与多虑了，她决定让这一切顺其自然，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对吧。

程安阳回来的时候是晚上，开始少棠没有注意到，后来听到外面蔡姨的声音：车不挤吧，你姨妈马上过来。接着是一个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声音在应着，她知道是他回来了。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升温。过了一会他走了进来，是你啊，对了，我这次买了很多新游戏回来，其中有《零》的最新作哦。

她对他笑了笑，尽量表现得自然，我已经在玩了啊，是自己找的碟。

哦，是吗。他走过来在少棠旁边坐下，饶有兴趣地看着屏幕，这次讲的是什么样的剧情呢？
少棠就慢慢地给他讲述本作的剧情，她的声音平稳而镇定。天知道她是多么的努力，才做到这样的。
秦睦在旁边问，你们认识？

是啊，他才是这里真正的老板呢。少棠说，心里已经慢慢平静下来。

大概因为都是男生的原因吧，秦睦和程安阳很快就熟了，两人还经常约着一起出去踢球。少棠还从秦睦那里听说了不少关于他的事，比如说，他和以前的女朋友分手了。这种时候，少棠就装成很随意的样子说，唔，是么。

这天玩《刺青之声》的时候，秦睦说，我们一起协力把任务全 S 级搞定吧，现在有两张游戏了，我们可以同时玩了。少棠说，好呀，虽然我并不需要和你合作，自己一个人就 OK。

切，他低声说，不过二人还是很快展开了合作，将任务分工，谁打出了一个 S 级，就把记忆卡拿过来存一下档，两人不亦乐乎地把记忆卡交换过来交换过去，还比赛看谁先完成任务。最后终于达成了全 S 级，看着共同的努力结果，两人都非常的高兴，秦睦还请客买了几杯冰淇淋来分给游戏室的人。

看着这一幕，程安阳在旁边笑了笑，这次回来之后，这个女孩似乎变得开朗了许多呢，大概都是拜那个男生所赐吧。

秋天渐渐来了，那天是一个阴天，乌云沉沉地堆在天上，让人感觉有些压抑。少棠一个人在游戏室玩《刺青之声》，她每次来都会带上几份不同的攻略，便于自己深入研究。这时候，她感到好象有

人走到了她背后。她转过头去，看见一个有些腼腆的小男生正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她认识他，他和她是同一个学校的，读高一，也是游戏室的常客。他长得文质彬彬、满可爱的，所以身边经常有几个女生围着转，她只知道他和他的外表一样叫什么"彬"，但她从来不和游戏室其他男生说话的 。

有什么事么？她在那个小男生几乎准备逃走之前问了一句。

呃，那个......不好意思，我也想玩你那个游戏，但是我没有攻略......他的脸红了，声音也细细的，和想象中一样。能不能把你的......呃，借给我看一下？

少棠看着他紧张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一下，回忆起她刚来这里的那段时间，有几次程安阳玩《红蝶》的时候，他好象也在旁边看吧。看结局画面的时候，他还看得特别认真，那时候他应该才上初中吧。

没关系，我拿一份放在这里吧，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去看。说完，她拿出一份攻略，把它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

谢，谢谢！他不好意思地摸着头，忙不迭地道谢。少棠微微一笑，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我哦，又继续她在眠之家的历程。

好的，我下次来玩，拜拜！小男生出去了。少棠突然觉得心情开始放晴。

没多久之后，是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和往年一样，少棠准备签个到就离开，秦睦一早就去游戏室了，在那里等她。穿过大操场的时候，那里正闹哄哄地在为接下来的 1500 米长跑比赛作准备，一堆运动员推推搡搡地挤过来，一个穿蓝色球衣的男生不小心撞到了她。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撞入眼帘的是一张满脸歉意、年轻并略显稚嫩的脸，少棠微微愣了一下，随即马上笑了，是你啊。

他也认出了她，脸上的歉意还没有消减，不好意思啊，呵呵。对了，谢谢你借你的攻略给我。

没关系啊。她笑笑，看见他穿着跑鞋，就问，你要参加比赛？

对啊，我以前还算个长跑健将呢。他得意地笑了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去那边登记号码了。

嗯，加油哦。少棠目送他一溜小跑向裁判席跑去，忽然决定再留下多呆一会。

少棠找了一个人少的地方，站到跑道的一角，双臂抱着书包，思绪飘飞到小学的时候，自己也参加过一次田径比赛，但是却在半路上摔了一跤，结果跑了个倒数第一，还糊得满身都是泥巴。

"砰"。发令枪的声音把她拉回了现实，远远地，她看见一袭蓝色球衣从起点线向这边跑来，当他经过自己面前时，少棠轻轻对他挥了挥手，露出一个微笑。他看见了她，似乎有些惊讶，不过马上就换成了一个自信的表情，还对她做了一个"V"的手势。之后每一次他经过自己面前，少棠都会向他挥挥手。看见他一直遥遥领先，直到冲过最后一圈的终点线之后，有人上前来扶他，他却摆了摆手，双手撑住膝盖，大口大口的喘气。她还看见他转过头来往这个方向看了一眼，虽然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但那应该是非常欣慰、非常快乐的笑容吧。她突然感到心情前所未有的灿烂，好象厚厚的云

层被拨开，豁然开朗，阳光透了出来。她转过身，向校门口走去，嘴角始终挂着一丝笑容。

她感到自己正在慢慢地改变。

少棠最讨厌的季节就是冬天，随着气温的降低，这种时候她总感到一种绝望。手脚冰冷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在讲台上复习那些已经复习过不知多少遍的东西，少棠只觉得脑袋发胀，闷得想要吐出来。很快就要到寒假了，以及......自己的生日。虽然不喜欢冬天，但少棠是水瓶座，就出生在严寒的冬天，她常想，也许这就是我常常觉得心冷的原因吧。那段时间她一直在存钱，希望能早日拥有一台自己的 PS2，但是现在看来是赶不上自己的生日了。

生日那天少棠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收到了父母遥远的祝福电话，她和往常一样去上晚自习——那时候她和秦睦都是在唯一不补课的星期天去玩上一天游戏——秦睦却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在晚自习的时候悄悄塞给她一个大大的礼盒。她有些犹豫，她很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也很多年都没有收到过礼物了，但是秦睦嬉皮笑脸地说，咋们什么关系，就不用客气了吧。她打开礼盒，里面是一个很漂亮的哆啦 A 梦的台灯——她很喜欢哆啦 A 梦，她捧着台灯，心里是一股复杂的感情，还有温暖的感觉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最后，她很郑重地对秦睦说了声：谢谢，这是我好多年来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天空还飘着点小雪，少棠却感到眼角有温暖的液体快要溢出来。当然，她忍住了。

那么，我们去玩会游戏吧。秦睦摆出一副天下无敌的笑容，我请客哟。

他们就去了游戏室，正好那个小男生也在，他热情地向少棠挥了挥手，那次运动会之后，他们就熟识了，他还非要把自己在比赛中得的奖金拿出来，请她喝奶茶。由于他的原因，少棠和另外几个和他关系好的男生也成了朋友，现在游戏室里常常是一派谈笑风生的热闹景象。

我生日的事，要保密啊。她低声对秦睦说。

OK。在这里过生日，你应该会很高兴吧。秦睦手里还帮他提着那个装台灯的盒子。

少棠笑了笑，没有说话。不过，看着游戏室里一张张熟识的笑脸，心里确实感觉暖暖的，一种温和的东西仿佛让冬天也变暖了。

寒假，在不补课的时候，少棠和秦睦仍常常去玩游戏，那时侯秦睦在玩《真·三国无双 4》，少棠则迷上了《生化危机》系列，玩了《爆发》之后又开始狂玩生化 4。有时二人还玩玩《捉猴 3》这样的休闲游戏，再对战一下 DOA2，不过秦睦输的时候比较多，少棠笑着说他肯定是只注意看美女去了。天气太冷，他们就经常裹着毛毯玩，蔡阿姨还给他们拿来了电暖炉。

在那期间，那四台饱经风霜的 PS2 曾经因超负荷工作一度陆续罢工，直至最后全线瘫痪。有一次去到那里时，正好两个玩实况的男生在尝试起码读盘至少二十遍未果之后离开了。整个房间变得难得的空荡，程安阳对少棠和秦睦无奈地摆摆手，看来是要拿去大修了。看着四台熟悉的 PS2，少棠忽然觉得心里面很不好受，仿佛好朋友生病倒下不再醒来了一般。

再试试吧，少棠说。于是他们坐到最里边一台 PS2 面前放上了一盘 DOA2，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屏幕上马上出现了读盘成功的画面，而且游戏玩起来很顺利，没有任何卡壳的现象。程安阳惊讶地说，这台机子已经好几天不读盘了，怎么......少棠笑笑说，也许 PS2 也是认老朋友的吧，见我们来

了便带伤上阵的吧。（的确，后来游戏室新添的两台 7 万型 PS2 就一点不认她，一有点问题她和秦睦是绝对弄不好的，只有程安阳来它才会变得服服帖帖。）很久以后想起这件事来，少棠竟然有种眼睛酸酸想流泪的感觉。

PART 4

记得那年春节过后，突然接到少棠的电话，喂，明天和我去买 PS2。

你攒够钱啦？秦睦惊喜地问。

恩。得了一些红包，再加上我自己存了一些钱。从少棠的语气中，可以听出愉悦和欢欣。

第二天，秦睦陪着少棠揣着一笔"巨款"去了邻近的城市，买回了一台 70006 型 PS2。少棠并没有过度的兴奋，只是一直用幸福的眼神看着店主帮她试机，回去的时候她就和今天一样，紧紧把 PS2 抱在怀里，她还给它取名为"阿二"，说这样亲切多了。

我也终于成为"有机一族"了。她脸上洋溢着笑容说，曾经还觉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奢望啊。但是只要努力，什么都会有的。

秦睦点点头，知道她回家以后也只能把 PS2 藏起来，也许要等到高考之后，才能让它重见天日吧。但他知道，这份沉甸甸的幸福感一定会一直压在少棠心头，让她感到无限温暖的。

那之后进入了高三下学期，高三级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人人自危，所有人都在为了高考而奋战，仿佛能闻到空气中的火药味。说中国的高考像核战争，这比喻确实非常确切。秦睦的英语不太好，他一直在恶补，少棠也经常帮他额外"补课"，她看起来憔悴了许多，但是每个星期天下午，他们还是会一起去玩一会游戏，仿佛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直到现在，秦睦还常常想起少棠给他写的同学录——

那张纸上面，整洁地写着：

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
谢谢你一直陪我玩游戏，你让我觉得我在这条道路上，不是孤独一人的。
真的很谢谢你。
Thank you。
让我们都保持一颗热情的心，无论是对待游戏，还是对待生活。
珍重。

秦睦默默地注视着这几行字，回想起少棠生日那天，她略微红肿的双眼。

我当然也想一直陪你玩游戏啊。永远永远，就像《红蝶》中那对双子说的：

约好了的哟，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也知道，谁不也不可能一直陪谁啊。

而且，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偶尔让我撞见的注视着他的特别的目光，那家游戏室的店主，除了他，我没有见过你用这样的目光看过别人。包括我。

我也假装没有看见，你一个人的时候，拿着扫帚默默地帮他打扫游戏室，脸上带着满足的神情。

还有你听到我提起他的事时，刻意伪装出来的不自然的神色。

其实我都知道。一切都知道。

高考的那几天秦睦已经记不清怎么度过的了，只记得自己因为难以入睡而留下的桃子般红肿的眼睛。走出最后一科的考场时，天开始下雨，但是广大刚刚脱离苦海的莘莘学子却豪不在意，在雨中狂奔着，任凭暴雨冲刷着自己。身后，一大群撑着伞的家长在追。秦睦是理科生，所以和少棠不在同一个考点，他掏出手机给少棠发短信：最终战作战成功。你呢？

很快收到了她的回复：我也还好。虽然达不到 S 级，不过还是应该能顺利通关的。

填志愿的时候，秦睦不顾母亲的反对，全部填了省城的学校。因为他知道，少棠不想考到外省去，而且她不久就要搬去省城，和她母亲住在一起。他所能做的，就是祈祷省城的某所本科大学能录取他，以及，在少棠搬家之前，尽量多地陪她一起玩游戏。

那段时间秦睦和少棠基本上每天都呆在游戏室，秦睦在玩《最终幻想 X-2》，整天练级练得不亦乐乎，少棠则似乎已经成了一恐怖游戏重度沉迷者，在玩《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和《寂静岭 3》。每次，少棠都会买来一堆零食，和游戏室的人一起吃，而秦睦则负责下午出去买盒饭，两人在游戏室里吃着盒饭，交换各自的新进程和新发现。秦睦想起寒冷的冬天他们裹着毛毯玩游戏的情景，心里面有一点温馨，又有一点清冷的感觉。

搬家的前一晚，少棠去了那条熟悉的街，远远地望着尽头那扇挂着帘子的门，酸、甜、苦、辣、咸齐齐涌上心头。终究是要离开了，这个承载了她太多回忆、太多快乐记忆的地方。自己还是走过来了，刚开始是独自一个人，而后来，慢慢地，慢慢地，路上陪她一起走的人多了起来。她知道，自己会永远感激那些陪她走过一程的人，尽管，他们最终要去的目的地并不相同。

天是灰灰的，她的心情却已不再灰暗，她告诉自己，要快快乐乐地上路，背包里有她的阿二陪她。她就这样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那个方向，仿佛注视着自己的圣地，她的长发在风中“哗啦哗啦”地飘扬。

而她不知道，在她的背后，也是一个远远的地方，有一个男生也一直站在阴影里看着她，一直到夜深，目送着她离开这个充满他们两个人记忆的地方，暗自发出一声叹息。

离开那天，她坐在车上，看这个自己生长了 18 年的小县城渐渐地离她远去，在心中默默地与自己的过去说了声，再见。她想，她会永远珍惜在这里留下的回忆，特别是高中三年的回忆。

后来她收到了省城重点大学的通知书，而两天后，她接到秦睦的电话，得知他也考上了省城的一所

本科大学。他是唯一和他在一个城市读书的朋友。二人都进入了新的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

还在回学校的路上，就收到了少棠的短信：我现在正和我妈一起打网球呢，太好玩了！什么时候你也来，咋们一起对打。连标点符号都似乎在欢快地跳着舞蹈。

哈哈，别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变成"独臂杨过"了吧。他一边回复，一边想象少棠捂着手臂，抬都抬不起来的样子。他还记得几个月前，少棠在电话里坚决的语气：生化要在 Wii 上面出新作，我要买 Wii。
而今天早晨，还在迷糊中接到少棠打来的电话：喂，快起来了，陪我去带 Wii 回家。他的睡意一下子没了，说，你的钱攒够啦？

是啊，都攒齐了。和过去类似的对话。她的语气仍是云淡风清，但秦睦知道，她肯定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吧。

秦睦抬起头，透过窗玻璃看了看天，太阳正明晃晃地挂在空中，向地球放射出它灼热的光芒，今天又会是一个好天气。

（完）

《暗黑破坏神》同人

苏罗非萨

为了已死的，与仍然活着的

老掉牙的题材了是不......55555......别嘲笑我...... 

一章 苏醒

醒来的一瞬间，我的头痛的就像烈开一样，口干舌燥的令我连太阳穴也一跳跳的痛。

——这是怎么了？

我想伸手揉揉自己的脑袋，却似乎浑身一点力气也没办法使出。我张口想喊，口唇动了动了，却连声音也发不出来。我想睁开眼睛，可是眼皮也似乎有着千斤之重，只能微微挑动两下，怎么也张不开。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想想起点什么，可是脑袋就像一堆浆糊，反反复复就是"我还活着"这四个字来回蹦跳。

等到太阳穴感觉好了一点，耳中成群的苍蝇死了一大半，我终于听清，有两个人正在说话。说话的人似乎离我很远，却又似乎离我很近，讨价还价，商讨不停。

——讨价还价......

——这里不是菜场，少给我讨价还价！

脑袋又好像炸了一样剧烈的疼痛起来。我呻吟一声。这句话到底是誰说的呢......

——班主任。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

——全都是......因为那场模拟考试。

上高三下半学期以后......天天除了上学就是补课的日子早已腻透了顶，于是便时常谎称补课去玩网游。终于到了模拟考试这一天，看着卷子我一片茫然，当然只能选择作弊......结果......当场被抓。

模拟考试不同一般摸底考试，我们学校的模拟考试，是真的完全模拟高考的氛围来进行的。有人作弊，又是当场被抓，老师立即就告诉我说，要叫我妈来学校沟通沟通。

我当时就傻了。一沟通之下再发现我这两个月说是来学校补习其实都是在外面玩网游，我妈不揭了我的皮才怪。我赖在学校门口死活不走，老师大概也是被我逼的烦了，放言说你这街痞无赖活着也是浪费国家资源，我一时情绪激动，就真的跑上六楼楼顶，纵身跳了下来。

其实我真实的想法不是想自杀，而是想要用我的死来惩罚这个万恶的教育者。我很想看看我脑浆在他面前横流一地时他后悔的表情，可惜居然没看到。

事实上跳下来的一瞬间我就已经后悔了，高速下坠时，眼看着地面迅速接近，我突然回想起，其实我还有好多要做、想做，但却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去做的事，好多好多。

——真正被惩罚的人，大概是我。

我的手脚慢慢恢复了知觉，我一边呻吟一边伸手抚摸自己的脑袋，我的手便被一只有些颤抖的年老之手握住："我的孩子，"听声音像位上了年纪的女性，"你终于醒了，我愿主保佑你。"

听到她这样说话我怔了一会。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她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不懂，可是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清楚的理解她的含义！这......这太奇怪了......我慢慢睁开眼，已经数百度的近视令基本上什么也看不清。当我终于看清了这张脸......

"妈呀！"我骇然的尖叫一声，却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这......这个老女人的脸，本来应该是眼睛的地方，现在却只有两个空旷的黑洞！连个遮盖的皮肤也没有，她整张脸的皮肤都因为这个巨大的创伤而产生了严重的变形。我对人的外貌没有什么特别的爱憎，但突然在如此近的距离里看到这样一张脸，我想是个人都会有点害怕的吧。

那个盲眼的年老女人却似乎并不明白她才是令我恐慌的原因，见我惊慌便更靠近了一点，伸手在我额头上抚摸："好了我的孩子，"她低哑的嗓音似乎拥有魔力，"你已经安全了，不会再受到伤害了。"

我别开脸，尽量使我的声音平静一点："我......我没事了？"我问，四下里打量我所身处的环境，吓得几乎跳起来，"我这是在......哪里啊？"

绿草！

荒石！

牛棚！

鸡窝！

火堆！

还有几个......勉强可以归为"房屋"的破茅草堆！

我的目光茫然回到最先这老女人身上，才发现，之前我的视线光被她骇人的外貌吸引去了，完全没有留意到她这身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紫色长袍，腰间是用一条用金线绣着繁锁花纹的腰带扎个结牢牢缚住......
这到底是哪里啊？

我用力挣扎着跳起来，从矮的砖墙向外望去，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草原！

——这......这难道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村庄？

我用力咬下嘴唇，痛......不是做梦！

我怎么会莫名其妙跑到草原？难道是被传说中的"人贩子"贩过来的？

当时我躺到地上，或许还流了一地的脑浆，怎么会有人贩子看中？被肉贩子看中还有点可能......

我用力敲头，难道......之前跳楼，全是我想象出来的？其实我本来就是个少数民族人，不过我患上了书上常看的"妄想性精神分裂症"？

——不......不会的，这么倒霉的事，一定不会轮到我身上的。

想是这样想，可是我又没来由的觉得内心阵阵发寒，忍不住用力紧紧了领口。

——领口......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我自己，又忍不住一声怪叫。

如果我从小就生在某少数民族草原的村落，那我身上这身校服又是从哪来的呢？

——难道是我精神分裂的太厉害，以至于出现了严重的幻觉？

我用力闭起眼，再睁开——怎么还是这样啊？

完了......这么严重的症状......搞不好会被送到疯人院里关起来......

那个盲眼的老女人似乎也察觉到我的情况不大对，跟到我跟前，道："我的孩子......"我吓了一跳，当然绝对不能让她知道我有这么严重的妄想性精神分裂症，所以我立即打断她："我没事，我没事，啊哈哈，我好的很......"

大概是我声音太大了吧，引起周围人都向我侧目望来。一个身穿红围巾的女性大声道："如果没事了，就帮我们喂喂鸡啊溜溜牛啊，我们这里不欢迎不干活的人！"

我回瞪着她，郁闷透顶。我刚刚才从精神分裂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怎么就可以让我接下这么沉

重的活计！有没有点同情心啊......但我聪明的没有发表的我的意见......因为我注意到她身上穿着厚厚的......那该叫什么？锁链甲吧，她腿上还绑着绑腿，胳膊看上去也是硬梆梆的......一看就不是个善主。

我又觉得头有点痛......这......这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人穿着锁链甲呢？

那女人看到老看她却不动，似乎动怒了，大声吼道："快点去喂鸡！"我吓得跳了起来，连忙跑到鸡舍。

鸡舍那站着一个胖老头，穿着件有点褪色的黄色毛皮长大衣，看上去是这"村子"——如果还能称之为村子的话——里最有钱的家伙。

和那个一脸恶相的女人不同，老头看上去笑容满面的，似乎比较好接触。我装作不经意的对他道："这年景......混日子不大容易啊。"那老头立即向我微笑："那可不是！"他声音有种古怪的高昂，"只要你选择在我这里挑选防具，我还可以给你打折！"

"啊......呃？"我茫然，"挑选......挑选什么？"

那老头诡异的笑着走向我，吓得我连连后退，他快步上前拉起我的手，道："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自己，尊贵的客人，我是基德，是这里最有威望的商人，我会用我手边所有的所有质地优良、物美价廉的防具和武器来帮助向你这样的迷失者。相信我，我可是这广袤的罗格草原里，你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了！你看看我这件锁链甲，虽然它看上去有点老旧，但它可非常坚固，我敢保证，两天之内，它是绝对不会坏掉的！你再看看......"我落荒而逃。

等我再回头望他，那个"最有威望的商人"又抓住了一个非常性感的猎人打扮的女孩子兜售起他的商品，我扶着牛鹏的柱子喘个不停。突然有个听起来很甜润的女性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又吓了我一跳："请原谅基德吧，我的朋友，自从'那场灾难'里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儿子舍弃了他逃跑之后，他就觉得只有金钱才是最可靠的朋友。"

"那场灾难"？我回头，看到一个穿着暴露，骨子里透着一种野性的可爱女性。她的脸上看不出年龄，虽然她表情很温和，但眼角眉稍却又都写满了风霜，裸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也挂着浅浅的伤痕。

——伤痕......

我又有点毛......难道......他们......是一群......反政府武装分子？

那我到底是里面的什么人啊？我用力的抓着头发，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呢？？

灵光一闪。难道我是被他们挟持来威胁政府的人质？？

我又一阵发寒......那他们还在和政府谈判么？我又再次四下打量这个简陋的村庄，除了我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个"汉人"了......果然是因为谈判破裂，都被撕票了么？

"嗨，我说......"那个外貌温柔的女性一开口，吓得我几乎没跪下来，但她之后的话又让我松了口气：

“如果你闲着没事，可以帮我们喂喂这几头牛吗？”

“好的好的！”我立即满口答应。能不答应吗？惹火了他们可是可能会死 D~~我矮身钻入牛栏。

刚刚把草丢给牛，那个温柔女子又走了过来：“嘿！听我说，你这样放草牛可是不会吃的。”

我有点小挫败的嘟囔：“我……没喂过牛。”

“应该这样！”她走过来亲自示范给我看，道，“我看，你似乎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吧。”

“呃……”我立生警觉，“不不不不不，我家穷的很，穷的要命，一天三顿吃白菜，逢年过节的才能尝一小小口咸鱼干……我家好穷，好穷好穷。”我冲着她用力点头。

她回过头看了我片刻，有点不信任的道：“看起来你和我们不大一样，你从哪里来？”

“我……”这又是想套我的什么话呢？我肚里打着小九九，“我……我……我猜我大概……是失忆了，”我半真半假的用手捂着脑袋，“我头疼……我……想不太起来了。”

她点头：“我听阿卡拉说，救你回来的时候，你头上裂了好大一条口子，还好被她发现了……”却又有点奇怪的望着我：“呃，失忆？那你还记得‘过’什么什么吃咸鱼干的事……”

我大声打断她：“这、这、这是失忆的一种，叫做……叫做……叫做……”我顿了顿。叫做什么来着？局部……间歇……选择……“对！选择性失忆，选择性的，嘿嘿嘿嘿。”我干笑。

她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真的有点不正常吧，怪异的看了我几眼，不再发问。到是我还有一箩筐的问题要问她：“你说……‘阿卡拉’救了我回来？”阿卡拉……怎么总觉得这名字无比耳熟，却又有种怀念的苍老感……

她点头：“她原本是‘僧院’里的女教士，地位很高。她们这些教会里的舍身人都有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无论你伤的多重，只要你还有一口气能来到她面前，她就能医治你的伤口，挽救你的性命。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她从危难之中拯救回来的，她就像是慈母，是我们自‘那场灾难’之后，这唯一家园里的精神支柱。”

僧院……我眯起眼，耳熟……太耳熟了……是什么鼎鼎大名的恐怖组织？为什么这么耳熟？我搔搔脑袋。这个女人比我想象中的话多呢，看是不是还能再问出点什么来。“那……您呢？”我装出一副天真可爱的表情，“你又是誰？”

“我？”那女人微微挑眉，“我叫恰西，从我们的族落流浪到这附近已经有些年头了。”她一边说，一边把草继续丢给牛羊，“我原本是为了教会的信仰而加入僧院的……誰想到‘那一日’，世界……世界整个变样了。”她很是不安的挥舞着双手，“整个僧院都被邪恶的火炎包围燃烧，那些……曾经是我们的战友，居然突然反过来攻击我们……”她有些激动的说不下去，我呆呆的望着她，她看了我一眼，继续道：“‘那场灾难’里活下来的人不多，我们都是逃出来的。”

我还欲再问，身后那个冷俊的女人的声音又高昂的响起：“嘿！我觉得现在可不是聊天的时候。—

—那个瘦子，干巴巴的那个！不用看了就是你，有空的话去帮我们喂鸡！”我呆呆的应了一声，急忙又跑回鸡舍那边，抓把豆子，就听身后恰西和她争论些什么，恰西说什么我听不太清，可是那个女子的声音却非常的高昂：“那可没门！不干活就没有饭吃，你知道我的姐妹们，我的罗格们，光这个月又少了多少么？——这营地如果不是我们拼命赚钱养你们......”

这地方是罗格营地么......我喃喃自语，脑中灵光一闪，手指都哆嗦起来。

——罗格营地？

——僧院？

——恰西，阿卡拉，基德？

我僵硬的脖子慢慢转过头，看着那个大嗓门的、气势高昂的女人，轻声问：“对......对不起......我......我会干活啦，不过......不过能不能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叫‘卡夏’？”

那个女人高傲的上下打量我一番，有些爱理不理的点了点头。

我一时只觉天悬地转，一跤坐倒地。

——这里......这里......

——我的天那......这里是“暗黑破坏神”的游戏世界！

难怪觉得又熟悉却又似乎很苍老......在我开始玩网游的时候，这游戏已经是老掉了牙，所以我也根本没仔细玩过，所以一时间才怎么也想不起来......

可是......可是......

——天啊！圣母啊，上帝啊，如来佛祖啊！只是考试作个弊......不用这么大动干戈的惩罚我吧......

——让我回去啦......

二章 危难

天色暗了。

之所以说“天色暗了”而不说“天黑了”，是因为这里没有明显的白天黑夜之分，到了晚上，只是“天色”有点“暗”。住在营地里的那些佣兵会把营中的篝火燃上。到篝火熄灭，就算是过了一天。

其实时间的流逝在这里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只是饿的受不了了才想起要吃，困的受不了了才想起要睡，卡夏、恰西、阿卡拉他们的作息时间全都不一至；至于那个奇人基德，我甚至从来没见他休息过，有人就会被他缠着不停的兜售他的各种商品，没人的时候，他多半就会一个一个咬自己赚回来

的金币，那表情就像是吻着恋人的手。

不过他虽然不招人喜欢，胆子又小，却依然不会让我太厌烦。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卡夏，我在她眼里完全就是个废物。我不会喂鸡，不会喂牛，不会打水，不会割草，不会煮饭，不会缝衣服，连搭把手生火都经常弄的一团糟。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错，因为我真的从来没做过这些事，可是在卡夏眼中，这一切都是令她忍无可忍的万恶之罪。

每当卡夏斥责我时，恰西一定会出来阻止。恰西温柔而娴淑。虽然外表看上去有点点可怕，但其实她是这里脾气最好的人，从来没有骂过我或其它任何人。

阿卡拉那个家伙......虽然大家都很尊敬她，但我注意到，如果没有事，从来没有人会主动和她搭话。大家对她的感觉都是又敬又惧的，和我差不多。所以纵然她是这里最博学的人，也可能是我唯一的救星，我却仍然不敢和她谈起我的来历。

以前听恰西说过，要去别的城市一定要通过"僧院"，可是"僧院"从很早以前就被一些不知什么东西占领了。换言之这个罗格营地基本上已经与世隔绝了，还在营地的人，都在努力为能与远处搭上线而一直努力。卡夏一次又一次向僧院发起进攻，却一次又一次的败北。现在，还敢赌上性命愿意穿越僧院去远处报信的勇者也越来越少了，整个营地都被一种越来越浓烈的无力感——甚至是绝望感渐渐包围，就连恰西都不大愿意和我聊天了。

"我去吧。"一个身着蓝色斗篷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我认得他，他好像叫瓦瑞夫，是个商队里的领导者——一个马夫。因为他的商队除了马，没有人可以让他领导。

众人的目光都向他望来，那眼神有点像是以前看的动画片里为勇者的送行的家属。接着，众人的目光又同时转向阿卡拉——毕竟她才是这里的领导人。后者缓缓摇头："不行，这太冒险了。"

"我也是一名合格的罗格，"瓦瑞夫故做轻松的耸了耸肩膀，"我可以像平常那样，以商贩的身份作伪装，接近'安达利尔'，说不定就可以借此杀了她......"

卡夏不耐烦的打断他道："你可不是我们这里唯一的罗格，亲爱的瓦瑞夫，但你可是我们这里仅剩的可以找到'鲁•高因'的补给商。如果我们的勇者能在僧院开出一条血路，而没有一个人能带领我们走正确路线的穿过沙漠，那才是真正的绝望。"

瓦瑞夫有点失望的用力搓着手心。有个低沉的嗓音插入了他们的讨论："如果有人可以在僧院开出一条血路的话......但又如果，没人能做得到呢？"

众人向那个声音望去，脸上都显出奇怪的神色。说话的人侧身斜靠着基德的商队的马车轮子，身着一身难民常见的、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褐色长袍，把自己全身都几乎包在了长袍之中，棕褐色的皮肤，一头银发，齐茬的络腮胡子。我不知道他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这里的，看大家的表情，似乎这个问题也根本没人知道。

卡夏冷漠的回答："听你的口气，你根本不信任我们罗格勇士！"

那个神秘的人敲了敲手中的长烟斗，露出一个些许奸滑的笑容："是啊，或许你们还有能干的勇士

能够令你们穿过僧院到达沙漠，但更大的可能是你们永远无法穿过僧院。据我所知，因为与世隔绝，你们所剩的补给似乎也越来越少了。”

营地里一时沉默。

沉默的气氛让我想睡，我打个哈欠。——游戏么！无论 NPC 怎样要求你“快点”，无论你怎样在野地里浪费时间，当你杀入 boss 面前时，该活的人也一定可以救到，该死也一定会挣扎着对你说完最后一句话。何况就算 game over 了，也可以从头开始么。我根本不怎么关心他们现在的困境，我只关心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去。

那人站了起来，道：“其实方法也并非完全没有，我或许可以帮你们穿过僧院。”

“你从哪来？外乡人。”阿卡拉问，“你是穿过僧院才到达我们的营地的吗？”

那人摇头：“我刚从‘崔斯特瑞姆’归来。”

——“崔斯特瑞姆”！

这个名字似乎隐含着什么恐怖的魔力一般：基德后退了数步；恰西伸手掩住了口；瓦瑞夫的眼睛突然瞪的大的有点恐怖；连卡夏那一直高傲的环在胸前的双臂，也突然垂了下来。然后，众人的眼光一致望向阿卡拉。

我侧过头，令我的视线可以绕过那个褐袍人，看到阿卡拉的手指也似乎正在微微的颤抖。她开口，连声音也没有了平常的镇定：“告诉我，朋友，您是否‘赫拉迪克’的门徒？”

那人没有回答，只是吸了口手中的烟斗，道：“只要你们肯付我一点酬金，再给我一个勇士，我的法力可以帮助我们躲过安达利尔的耳目，直接到达最接近安达利尔的地方，并且杀死他。”

阿卡拉的声音有点激动：“‘崔斯特瑞姆’的情况如何？”

“比我，比你，比你们，比所有人想象中都要糟糕。”那人的声音低沉，“‘它们’在那里进行血祭，在我赶到的时候，那里只有尸体，和一群因恐惧而扭曲的灵魂。”

营地里又是一阵沉默。

我听的有点不耐烦。他们这些人说话怎么这么啰嗦？不直接说“我估计你不行”，还非要多啰嗦几句“或许你可以，但或许你不行”，让我想起沙翁笔下的那些人物，短短的一段思想矛盾，要念好几千字的独白，古代人真是时间多啊。——不过，现在算“古代”么……我有点拿不准。

一直没有开腔的恰西站出来道：“嘿，我说，我们应该给予他资助，他或许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转过头对那人道：“勇士，如果您需要资助，可以从我打造的装备里随意挑选，我不收您的费用！”

“如果你受了伤，”阿卡拉道，“我会义务帮您治疗。——不过这并不是什么资助，这只是出自对我们修道会的信念的贯彻。”

那人点点头，卡夏又重新抱起双臂："我的手下都是能征善战的勇者！但我们不会白白帮助别人，这可是规矩。"卡夏道，"如果你需要罗格，我可以从我的手下中挑出合适的人选……不过你还是要与我们签订契约，费用……收你一半好了。——不过他们如果死亡，你可是要付全额的丧葬费。"

"我认为我可以。"瓦瑞夫搓着双手小声插口。

"前提是如果我还活着的话。"那人调侃道，"好吧，我也要与你们签订契约：如果我帮你们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你们就付我五万金币，怎么样？"

众人又是一阵沉默，阿卡拉有些为难的紧握着自己的双手："五万……可是……我们……"

那人打断她道："我认为你们应该出得起这样的价钱，不是么？"他回头，向一直往后缩的基德望去。

基德那心痛到扭曲的表情，卡夏和阿卡拉的表情却都是一副"好在我们有这样一只肥羊"似的，令我想笑。然后他们同时点了点头，那人继续道："还有，我希望可以自己挑选我认同的跟随者。"

卡夏点头："好吧，我的队伍都在这里，外乡人，你可以在他们之中随便挑选你认为合适的人选。"

那人回过头，伸手向我一指："那个孩子，如果我邀这个孩子同行，要付你多少佣金？"

卡夏吃惊的瞪大了眼，从上到下的打量我："如果……如果是这个孩子，不要钱，白送给你好了。"

我用力撅起嘴。什么嘛，白送？我一文不值？我就没用到这个地步？我也站起身，大声道："那正好！反正我对你也讨厌到了家！想想从此都可以不用再看到你，我真是高兴！"卡夏用力白我一眼，恰西也道："如果……如果是这个孩子，我认为你应该仔细考虑……他又瘦又弱，而且他似乎并没有战斗的经验……"

战斗的经验？我连打架的经验也没有。我皱眉，那人回答道："你说这个孩子是白送给我，看来我真是选对了人。"

"又一个基德。"我小声咕哝。那人却立即回头，扫我一眼。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瓦瑞夫问。那人摇头："没有你，我的朋友，你要在这里，等待僧院的大门趟开。如果那天到来了，你就带着我们事先说好的费用，记住是'全额'，到'鲁•高因'去，我会在那里等你。"

瓦瑞夫很是失望，那人把烟斗在一根柱子上磕了磕，回头对我道："我的行李在那里，背上它，我们出发了。"

虽然对"僧院"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一无所知，但我还是急于摆脱这个讨厌的地方，和这个讨厌的卡夏，所以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立即提起他的行李，小跑着跑到他的身边。

"记住，是'全额'，五万金币。"那人强调，声音清澈而浑厚，他的双眼也闪动着一丝妖异的光芒，

“如果我会受到你们愚弄，我会以主的名义，诅咒你们。——别忘记我有力量令‘屠杀修女’从僧院消失的话，我就也有同样的能力令你们当中的某人消失！”

说完，他便转过身，迅速走出罗格营地的大门。而我，则一步三回头，从营地里众人诧异、甚至是恐惧的目光中，慢慢步出营地。

三章 误会

一出营地便突然觉得冷。在营地里一直也没有感觉到，旷野的风这么大。野风吹动长草发出很大的声响，掩盖了我，也掩盖了那个褐袍客发出的一切声响。

正因为风大，才静的令我恐惧。空旷的野地，只有那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我回头，营地的火光已经渐渐被长草所覆。

我再次回头，却见他已经停下了脚步站在我面前，灰色的双眸泛着妖异的光，冷冷的看着我。

我有点不明所以，试探着问：“你……你想上厕所？”所以看我碍眼？

他皱了皱眉，慢慢向我逼近，比我高出将近两个头的身高迫的我不断后退，冷冷的质问我：“你是……什么人？”

“啊？我？”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告诉他呢？实话实说他会相信么？会不会当我神经病……

我还没考虑好，他却已经很不耐烦，我眼前一花，身边空气突然起了变化，似乎烟雾，迅速开始凝固成了白色物体，我好奇的盯着它看，却觉得这东西的外形越来越恐怖，好像死人骨头……我有点害怕，后退了几步，背后却似乎也有着什么。我回头，见我周围居然全是这种冰冷的死人骨，围成了一个巨大的骨状牢笼，将我困在中央。

“喂，你你……你要干嘛？”我又惊又惧，从骨牢的缝隙里抓他的身影，他有些不屑的望着我，冷冷的道：“我不知道你给营地的那些老实的人们下了什么诱惑之术，可是你休想瞒过我眼睛！你身着的是异族的服饰，你说的话也不是中土的语言！当大家都为‘迪亚波罗’的邪恶势力而恐惧，只有你，一脸漠不关心的表情！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眯起眼睛，“恐怕，你也不是‘人类’中的一员吧？”

“我怎么就不是人类啦？”我惊恐的大叫，他冷冷的声音中透着一丝令人无法反抗的气质：“那就拿出证据来！”

证据？我又急又怒，都当人当了十几年了，从来没试过向别人证明我真的是个人，一时间哪想的出来证明方法？我一时口拙，他手一扬，固在我四周的骨牢便迅速开始收紧，我惊叫：“你要干嘛？”

“杀死你。”他冷冷的回答。

“杀人犯法的！你草菅人命，你会被抓起来枪毙的！”我口不择言的大叫。他只是冷笑：“那也要证明你是人类。”

骨牢已经收缩的紧贴在我身上了，我叫道：“我不是人类还会是什么呢？你见过我这样的兔子么？你见过我这样的驴么？你见过我这样的大闸蟹么……”我有点喘不上气了。

骨牢的收缩突然停止了，那人皱皱眉，似乎也有点犹豫：“也有可能，”他回答我，“你是与‘迪亚波罗’一起来的魔族。”

“魔……魔族？”我吃惊。天那，“暗黑”讲的是个啥故事来着？不是一个风流少年和众 MM 鬼混的故事？我脑袋飞速的回忆着：“哪里有我这样不上相的魔族？你长没长眼睛！快点放开我！我是人类，普普通通高三学生而已！”

“高三？”他又眯起眼。哇～～～这个白痴“古代人”根本不能理解何为“高中”何为“三年级”啊……惨了惨了！骨牢又开心收紧了！我急忙解释：“那你凭什么就认定我是魔族？如果我不是，你杀错了怎么办？”

“杀错也抱歉了。”他冷冷的眯着眼睛，“为了人类的安全，就当你是被我杀错的吧。”

“不要啊……”我已经被勒的眼冒金星，用尽我所剩的最后一口气大叫，“我会怨恨你！我会诅咒你！我要诅咒你永永远远受良心谴责永远得不到原谅与……救赎……你……你不得好死……”说完最后一个字我的耳中也已经蜂鸣作响，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身体上所加的压力却在这里突然消失了，我失去了重心猛然跌坐在了地上，差点被夹死……我用力的大口吸着气，慢慢自地上爬起来，头昏眼花的，就见他冷冷的、好似看着一只快被做成烤肉的羊一般的望着我。我突然便觉得胸口一阵火烧般的剧痛，似乎有烧红的铁直接烙在了心脏上一般，痛得我满地打滚，嗷嗷大叫。头发却又突然被用力抓了起来令我面对着他。

我痛的没力气说话了，只听到他冷笑着道：“我不杀你，我的朋友，只要你身上有这个烙印，你就是我的奴隶！你休想逃离我的视线，或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作恶。”他顿了顿，又眯起眼继续道：“无论你做了任何一样事，令我发现你真实的身份，我的朋友，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送你回你的老家！”

我哆嗦着拉开我的衣领，看了眼胸前，却发现我扁平的胸部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十字形烧伤，形状有点似武侠小说里的飞镖。我抬头，又惊又惧：“你……你到底……誰给你的权力，这样对待我？”从小到大，除了妈妈，还没人打过我呢，“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我再也不能忍受，大哭出声。

在我断断续续的哭声中，隐隐似乎听到他冰冷的声音继续：“想用哭声来迷惑我么？这可不是个聪明的做法！你应该学得聪明一点，我的朋友！”

而我，根本不想反驳他的话，这接连的委屈，只是令我无法克制的号淘大哭。

——天啊！圣母啊，上帝啊，如来佛祖啊！只是考试作个弊……不用这么大动干戈的惩罚我吧！

——我要回家啦……

四章 通名

长草早已覆盖了罗格营地的火光，四里看不到太阳或是月亮的踪影，但天色仍然没有到白天是我唯一清楚的。

那人说完了那些话，便不理我，转身继续赶他的路。我赌气不理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抽抽咽咽的站在原地哭。那人渐行渐远，高挑的身高终于也被长草覆盖，四周寂静的风吹过耳迹，都振的鼓膜发痛。

我突然害怕起来，身体和自尊受伤，都不及一个人被单独留下那种孤独无助来的恐怖。

"先生！"我大叫，"你在哪里？"我在长草中凭借浅淡的、对那人最后离去的方向的记忆，漫无目的的寻找他的踪影，"别、别丢下我一个人！"

一个壶从空中划了一个小半圆，落在我面前。"去打水来！"那人的声音仍是冷冷，突然就立在了我面前。这时我看到他，却似乎看到亲人一样，急忙跑到他身边："你......你不要丢下我！"

他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不少："我没丢下你。"但随即，他语气就又硬了："把壶拣起来，去打水。"

只要他不丢下我，我什么都乐意做的，我转身拣起水壶："到哪里打水？"我一边擦脸一边问。

"跟我来。"他道，转身便走。这次我可不敢再追丢他的身影，急忙追上去。走了一段路程之后，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旷野中央，赫然是一口石砌的水井。我不用他吩咐便跑上前去。水井大概是由于长期无人使用的原因，水满的都从井里溢了出来。我挽起袖子，旋开水壶的盖子，把水壶压在水井里。

"咕噜......哧切默的。"

一个近在耳边的怪声吓我一跳，好像有人在说话，我抬起头，突然从水井的一侧跳出一个全身鲜红、矮不咚咚的怪"人"，瞪着一双金色的凶恶的大眼，突然向我扑了过来。

我身罗格营地里出来，除了那个褐袍人之外还从未见过其它人，这里哪怕是突然跳出一个普通人也会把我吓得半死，何况跳出来的竟然是个此等怪样的"人"。我大叫一声，扔下水壶便向后仰倒，接着我眼前一闪，似乎有个火球突然自我眼前乍现，与那火红的怪"人"迎个正着，那怪"人"发出如同鸡一般的一声惨叫，被那火球炸的向后飞了出去。

我惊慌失措，四脚着地，就想逃跑，却听那人怒喝一声："趴着别动！"我四肢一软便又软倒在地，只听耳边不断传来"咕噜"、"切默的"怪声，和火球爆炸时的声响以及惨叫声连成一片。我四周不断的有火光闪耀，复又熄灭，就像身边无数个爆竹爆炸。

我抱着头，一动也不敢动，听着耳边的惨叫声不绝，终于肩膀被人用力踩了一脚："别在叫了！我耳朵都要聋了！"

我惊起，才发现原来尖叫声最大的是我喊的。我慢慢抬头四下张望，一阵反胃，只想呕吐。——我身边，横七竖八，倒下的全是那些红色怪"人"的尸身，他们的血溅的我周围的土地都是一片暗红色。

我张大了口，用力呼吸，胃里阵阵翻腾，却又有点吐不出来。却听那褐袍人冷冷的声音自我后方响起："去，把水打满，我们还要继续赶路！"

我四肢发软，哪还站得起？便又哭叫起来。那人突然吼了一声："够了！"我惊得收了声，他不耐烦的道："这一天里你哭了多少次了？从来都没见过像你这样爱哭的蠢货！——快去把水打满！"

之前他说要杀我，我还以为他只是吓唬吓唬我，不会真的这样做，现在看来，他是真的会动手。我哪还敢反抗？哼哼唧唧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尽量不去看地上横流的尸身与鲜血，走到水井前。似乎是那个褐袍人故意为之，水井里没有溅入一丁点血污，还是那么清澈冰冷。水壶在水面上，随着井水的溢出而慢慢漂动。我又伸手，把水壶压下水，冰冷的井水令我清醒了不少。

待水打满，我心情也镇定了许多，那人走上前，便一把将水壶抢走，道："跟上来。"不再多说二话，又向前走。

"去……哪儿？"我有点心惊胆战的问。

"僧院。"他头也不回，冷冷的回答。

这回答和没回答没什么两样，我还是不明白他到底是要去哪，他却继续道："穿过僧院之后，就去'鲁•高因'。"他顿了顿，回头看我，继续道，"如果你真的不是魔族的话，你就可以留在那里。"

我不敢与他对视，我害怕多看他一眼，他那双灰色的眸子就会突然吃了我。我是魔族？我倒觉得他更像一个恶魔。我试着和他交流："我说……你……你看看我，我这瘦小、柔弱、胆怯的狼狈样子，怎么可能是一个有背景的人呢？你说是吧，哈哈哈。"

他冷冷的道："当初'巴尔'也装作一副被人背叛的可怜的样子来到人界，现在你看看，"他伸手一指，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是刚刚打水的地方，我不敢多看，急忙收回目光，"这就是那'可怜的巴尔'为人类带来的罪業！"我打个哆嗦，他突然回头，冷冷的道："而你，你又是谁？'巴尔'的手下'阿克姆'？'巴拉特'？又或者是他的兄弟，'墨菲斯托'？"

"我谁也不是！"我急忙辩白，"我说，你可能认错人了。我姓何，因为我生日在夏天，所以我爸爸给我起名叫'夏生'，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我……"

"'赫拉森'？"他挑了挑眉，"真奇怪的名字。"我撇撇嘴，他继续道："告诉你也无妨，我是'赫拉迪姆'的'塔•拉夏'。"

"'赫拉迪姆'？"我不解。其实他的名字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期盼他能多解释一点，他却又默不做声了。我道："啊，想起来了！"他突然回头向我瞪视，我又一哆嗦，他道："想起什么？"冷冷的向我逼进，"想起什么？"

看到他这骇人的表情，我呐呐不能成言，胸口却一痛，如火烧一般，他左手，几缕火炎在他指尖跳跃。

"住手！——你住手！"我委屈的又哭叫起来，"咱们……咱们不是好好的在聊天吗？你……你凭什么突然欺负我！"

他指尖的火炎突然消失，眯起眼睛，半晌才道："你想到了什么？"

见他没有向我道歉的意思，我恨恨的在肚里咒骂了一句，口气很恶劣的回答："我听过阿卡拉提到这个称呼。"他皱眉，有点不可思议的道："就是这样？"

我耐不住性子，发泄般的叫道："没错！就是这样！不然你以为是怎样？"他手一抬，我条件反射的向后一缩，却见他只是转过身，冷冷的道："走吧。"

我心中默念我所知的所有脏话，跟上了他的背影。

五章 火球

天亮的时候，我们开始休息。

可以从旷野里偶尔出现的、破败的房屋的残垣上，看得出这附近原本应该是一个恬静的村落。拉夏随便推开一所屋子的房门：窗边一张床；靠门边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其中两把椅子有点歪歪斜斜的，还有一把椅子横倒在了地上；桌子上有三个餐碟，刀、叉都搁置在里面；还有三个杯子，里面原先是否有盛过什么都看不出来了，有两个都被碰翻在桌上，还有一个到没被打翻，勺子还在里面没有取出来。

再正常不过的摆设，却令我脖子后面阵阵发寒。

我似乎看到，当时住在这里的一家三口，正吃着饭，突然看到或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以至令他们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就这样扔下吃了一半的餐点匆匆逃离。我很想问问拉夏这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看他那张冰冷的脸，我吞了口唾沫，把到嘴边的疑问一起咽了下去。

拉夏似乎并不打算上床去，他拉了拉床单，背靠着床板坐在了地板上。我有点不知所措的站了一会，看他没有意思要给我下命令，便学他的样子也坐了下来。

地板潮的厉害，我走到柜子前拉开柜门，想找件衣服、单子之类的垫一下。柜门一拉开，却对上一双金黄色的大眼泡，接着，那个全身火红的小矮子就从里面跳了出来，我一点防备没有，惊的大叫一声，下意识的伸手一挡，却听耳边"碰"的一声巨响，我整个人都向后飞了出去，撞到墙壁才停了下来，我闷叫一声，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只听身后却再没有别的声音了，似乎怪"人"就那一个。

等我站起身，转头去看，只见刚刚还是柜子的部分现在已经烧的焦黑，里面伸出那红色怪"人"的一只脚，也已经黑的差不多了。拉夏双臂抱胸，立在旁边，双眉紧锁。

“谢谢你……”我捂着脑袋上被撞出的大包向他道谢。看这红矮子一脸凶狠的表情，如果拉夏没有出手，搞不好，我已经被他抓伤了。“不过……不过尽管如此，你也没必要杀了他啊！”我继续道。

拉夏回过头，灰色的双眸泛着浓浓的寒意，冷冷的盯着我，慢慢向我走过来。我倒吸一口冷气，伸手抓起胸口伤疤处的衣襟，讨好的冲他笑道：“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太……太……太感激了，我……当做牛马……以……以报……”他突然扬起手，我尖叫一声缩起脖子，却还是被他抓住头发，用力向前拽到柜子前那堆散发着焦臭味道的尸体前，冷笑着问我：“你还能说，你是人类？”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用力挣扎道：“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放开我！放开我！”

他冷冷的道：“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要问问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魔法？‘赫拉迪姆’，还是‘费杰利斯’？”

“我学魔法？？”我高叫，“我从来没学过什么魔法！你到底……你到底想说什么？放开我！”

他根本不松手，冷冷的道：“如果你没有学过魔法，那你怎么样杀死这个沉沦魔的？”

我愕然：“什……什么……什……什么‘沉沦魔’？”我又仔细向那个红色矮人望去，“原……原来……不是人类……”我突然反应过来，暗骂自己笨到了家，当然应该是“怪物”啦！这是游戏里嘛！

那个冷俊声音的主人却还是没有一点要松手的意思，嘲讽的对我道：“哈哈，以为自己杀的是个人类吗？终于暴露出你的本性了吧？”我口拙，突然明白“有口难辩”四个字是怎么个写法了。

胸前他烙下的伤疤又再次如灼火般巨痛起来。我尖声惨叫，他缓缓抬起手，一道冰冷的光束从他指尖慢慢凝聚。

不知道他接下来又要怎样折磨我，我用力挣扎，下意识的伸手向他脸上推去。我觉得手心似乎有点辣辣的痛点，他一别头向旁边闪了开去，抓着我的手也松开了。只听得“轰”一声炸响，我突然想起塔•拉夏在水井边杀死的那些怪物，那些炸开的火球和烧焦的皮肉。这次他要这样杀死我了，我想。

我凄惨的长呼一声，向后仰倒，等着死亡到来的时刻。啊，天是如此的蓝，草是如此的绿，生命是如此的美好……我却要连续两次体验死亡，我——我恨这个世界！！

肩膀突然一痛，似乎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我尖叫一声又跳了起来，睁眼只见拉夏的身体周围，一圈蓝蓝的……啊，那是冰！一圈冰棱子似的东西，正围着他身体盘旋。刚刚，我就被那不断飞溅而出的冰花打到了肩膀。

拉夏冷冷的道：“怎么，放弃了？用你的魔法继续攻击我啊，拿出你的真本领来！只是这种初级的火球术，根本伤不到我一根皮毛！”

我叫道：“你在说什么啊？你也精神分裂，看到幻觉了吗？”

“幻觉？”他挑眉，伸手一指房间一角那个“沉沦魔”焦黑的尸首，“这也是幻觉？”

怎么他老是抓着这具尸体说事？我实在不得要领："那......那不是被你杀死了吗？"

"我杀死？"拉夏的表情，就好像我突然冲着他跳起了脱衣舞，"这是你杀死的沉沦魔！"

这回轮到他跳脱衣舞了，我惊的跳起老高："我杀死？"

他用力压下双眉，看来他似乎明白了我们之间的误会是产生自哪里了。他一字一顿，沉声慢慢道："它从柜子里跳出来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你用火球术，将它烧成焦炭！"

我顾不得胸前的伤疤还在作痛，急忙低头看自己的手。——我用火球术？我用火球术？我向一侧伸出手，使劲......什么也没有啊。

我收回手捂住胸口，听拉夏继续道："刚才，在我揪住你头发的时候，你不也向我使用了火球术吗？"我抬头看他，更是惊异。我想起刚才手掌的那一下辣辣的刺痛。我又向一侧伸出手，脑海中出现了水井旁的那一幕。

"呼......"轻得几乎被人忽略一声轻响，一团明亮的火炎从我掌心飞出，向手掌的前方飞出。我惊得收回手，那团火炎随着我的动作突然缩小了许多，却没有消失，仍然向前飘动，直到碰到了墙壁，才发出"碰"一声炸响。我眼前一晃，因为火球较小的缘故，墙壁没有损坏，只是黑了一大块。

"这......这......这......真......真......真......真的是我！"我又惊又惧，结结巴巴的道。塔•拉夏冷哼一声，我又突然有些兴奋，抬头对他道："喂，看到吗？火球术耶！我会用火球术！"

对啊......这里是游戏嘛！我是一个"玩家"，怎么说也应该会点"打怪升级"的本领才是。我又伸手对准墙壁，又一团小小的火炎向墙壁飞出。

六章 火球

胸口的伤疤不痛了，我回头看向拉夏，见他已经解除了冰封甲，眼神有些复杂的望着我。他身后的墙壁上有一个大洞，大概就是我刚刚自卫时用火球炸出来的吧？我突然有点过意不去，低声对他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会使用魔法，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没受伤吧？"然后又觉得这句话问的很废，他怎么会受伤呢，他这么强。

他用力抖动了一下长袍，我尖叫一声缩起肩膀，却听他道："你翻翻房间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值钱的东西？我又有点瞧不起他，慢慢挪动脚步走到柜子前，看了看那具黑尸。那双金色的大眼仍旧瞪着我，好像随时都会跳起来咬我一口。

我有点害怕，试着和他商量："非要翻人的柜子吗？这样不好吧，不告而取......"拉夏很不耐烦的大声打断我："快一点！"

我缩了缩肩膀，只得翻开柜子。刚才怎么没有一下子炸死你。我恶毒的抱怨。

其实房间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无非十个铜子，几件烂掉的衣服。拉夏对那些烂掉的衣服一点不感兴趣，谨慎的装起了那十个铜子。房间已经被我烧成这样了当然不能再住人，于是我们又得赶路。

——被我烧成这样的，是被我。我有些得意，频频回头去看，被拉夏喝了一声，急忙回头乖乖赶路。前行不久我开始觉得累了，所幸我们又找到了间房屋，拉夏仍是像之前一样靠坐在地板上，我举着手掌，颤微微的拉开柜门，却没有再看到沉沦魔从里面跳出，松了口气，拿了一条单子铺在地板上。

拉夏似乎很疲倦，靠在那里便不动了。我却很兴奋，有点睡不着。过了好久也没办法平静下来，只好试着对拉夏道："塔•拉夏......喂，拉夏，你睡觉了么？"

我叫了好几声，他都没有回答，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正打算放弃，他却突然开口道："如果你还不觉得累，就去这附近转转，看还能找到点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慌忙道："我......我很累了，只是有点兴奋......你能和我说说话么？"

"抱歉，我也很累。"拉夏没有一点感情的回答。

我只得作罢。但无论我怎么努力的闭紧双眼，就是睡不着，于是只得看着自己的手傻乐。我记得拉夏曾经让火炎在指尖燃烧的，我也想试试。谁知手掌一张开就是一个火球"呼"一声向我的脸飞来，我尖叫一声，火球消失了。

拉夏突然坐正了身体，我吓了一跳，他那双灰色的双眸跳动着即将发怒的讯息。我急忙缩回角落里，假装我很乖。

过了好一会，拉夏突然开口，声音难得的和缓："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坐起身，想知道的太多，一时不知从何问起，他的眼神从和缓开始慢慢变得不耐烦，我语无伦次的开口："火球......火球魔法......呃......这里......魔法......是不是很平常的技能啊？"

"算是吧"他冷冷的回答，"不过也并不是平常到像你这种人也能轻易掌握的。"

什么意思啊，"像我这种人"......我懒得跟你计较。我咳嗽一声，继续道："这是很高级的法术吗？"

"高级？"拉夏差点笑出来，"所有新入我们魔法会的学生，第一个要学习的攻击魔法，就是火球术。如果三个礼拜之内无法学会这个魔法，视之为没有天分，开除魔法学会籍。"他顿了顿，继续道："大部分新入门的法师都是一个礼拜就能完全将这门法术运用自如，也有少部分一天之内就可以掌握。"

我又咳嗽了几声，心中的得意感荡然无存。原来我仍然只是一个普通人，到了哪里都是一样。拉夏皱起眉看我一眼，声音又突然严厉起来："不过，连咒语也没学过，就可以咏唱魔法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他才对我的疑虑越来越重。我委屈的道："为什么不用学习......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我们那边......"（*准确的说是"我们那边的游戏里"*）"本来就不需要'学习'魔法的，只要职业合适，谁都可以随手使用......"

拉夏冷笑一声："'我们那边'，'我们那边'！"

我立即噤声。拉夏继续道："告诉我，朋友，你是怎么使用魔法的？或者你本来就是一个魔法使用高手；或者你与魔鬼签订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契约；抑或者，你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员？"

我的胸口又开始有些隐隐作痛。我急忙躺下，假装要睡觉，希望这个姿势可以令他放松对我的警惕。拉夏却似乎并不打算深究我是真睡还是假睡，也许他是真的累了，胸前伤口的疼痛持续了没多长时间，便慢慢消失了。于是，我也在又惊又有点兴奋的心情中，慢慢睡着了。

七章 信念

也许我睡的太死了，拉夏叫不起醒我，所以才用脚踹我的肩膀的，我想。醒来后打了水，把人家家里剩的那点值钱东西翻了个底朝天，便继续赶路。

在真正的游戏里，我一般都是和拉夏同样的举动，路过一切能拿的全部台风过境一扫而空，感觉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当我真的身处游戏世界之中，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站在这片土地上时，却又觉得乱翻别人的家、乱拿别人的东西实在是有点恬不知耻。可是一想自己现在反正也是游戏中嘛，东西不拿白不拿，拿了也没人会责怪你......所以伸手去翻人家箱子、拿别人财产的时候，我总有一半理所当然感，一半恬不知耻感......真是相当矛盾。

四下里仍然是晕黑的，看不到太阳或月亮。本来在营地里呆着也没觉得特别怎样，在野地却渐渐的越来越恐慌。——还好，我不是独孤一个人，有塔•拉夏在我身边。

虽然他根本不会主动开口跟我谈天，但好歹偶尔也会回答我的提问。我曾向他问起为什么没有太阳，他当时顿住了脚步，有些戒备的回头望我："你是指'神'的意志？"我惊讶，给他解释说是天上会发光的天体，他皱了皱眉头，回答我："'太阳'是'神的意志'，我们的魔法书上都是这么写的。"他转过身，一边继续赶路一边道："天会亮，是'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全能之神'用他的意志为我们带来光明。当'神'的意志衰弱，天色就会相对暗一点。当'神'的意志无法眷顾，那个地区就会被恐怖的黑暗包围。"他停顿片刻，沉声道："很快你就能领略。"

没有太阳，我也就没办法辨别方向，虽然拉夏说，我们是在向东走，但我对这个说法比较怀疑。为什么要向东呢？我还正想和他拉拉家常，说说我在"东方"的家乡......"因为邪恶的势力，最早是从东边出现，慢慢漫延到西方的。"拉夏冷冷的回答。我立即噤若寒蝉。

在长草丛中我看到一个性感猎人打扮的女性，在罗格营地也是经常见到的那种，大概是在外面吹久了风，肤色有点发青。在野外看到人类让我有点小激动，我伸手试着向她打招呼，她一回头，我还没看清她的长相，塔•拉夏就突然出手了。我耳边连续听到一阵低低的风响，一片冰棱便把那女猎人扎成了刺猬。

"你干嘛？"我向拉夏怒目而视，拉夏却似乎早知我有此问一般，轻轻摆摆衣袖，冷冷的回答："不要看到人形就以为是同伴，这些是魔族。"

"魔族？"我怔，拉夏冷冷的走上前，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拉起她的头，摆正脸令我看清——"她"那尖耳与充满死气的脸色，还有与沉沦魔一模一样的，妖异的金色双眸。

“长得很像人啊……”我有点惊魂未定，然后又有点为这个可怜的魔族 MM 鸣不平：“好歹她也是女孩子，你把她杀了就算了，还这样揪着她的头发，你很残忍耶。”

他挑眉，我急忙后退：“我不是……不是想替她说话，只是……只是……我觉得……她……的确长的很像人类……”

“所以你才同情她？”他眯起眼睛，明显是不信任我，不过也似乎懒得追究了，因为从四周的长草丛中，钻出了躺在这里的女魔成群的“同类”。

我畏缩的向拉夏身侧靠去，却被他一把推开：“你的火球术呢？展示出来让我看看！”

原来他还是不信任我，一定要我亲手杀死这些魔族，以证明他们不是我的同伴么？那些女猎人杀气腾腾的向我扑来，我急忙抬手自卫。她们都发出类似女人的尖叫声，倒在地上。

我有些犹豫了。她们真的是魔族吗？

拉夏见我住了手，冷哼一声，手臂一扬，我眼前便突然被亮光晃的睁不开眼。但那并不是火炎的光辉，当然也不是冰的——冰是不会发光的，而是来自巨大的闪电的光芒。

那闪电似乎会自动搜索目标一般，轻松的就从一个恶魔身上转移到另一个。那些性感漂亮的女恶魔发出凄历的惨叫，仍旧发出焦恶的臭味，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我不忍心多看，闭上眼睛，捂住了耳朵，直到惨叫声结束。我的手被拉住，用力甩开一边，我抬头，对上拉夏那双冰冷的银色双眸。

他不开口我也知道他想说什么，便抢在他前面道：“仅仅因为你的一面之辞，我就一定要这样残杀她们吗？夺走她们的生命来证明我的人性？你……你怎样折磨我也罢，我……我……下不了手！”

拉夏哈哈大笑，我又羞又急，和他争辩道：“你认为我说话很可笑么？你们这些掌握了强大力量的人，就知道毁灭和残杀，难道从来就没想过被杀死的人，她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或者还有亲人？”

拉夏止了笑，回过头冷冷的道：“晚上吃的羊肉，怎么没想过羊也有亲人？你这些歪理，怎么不去对那些野外的狼说？看看它们会不会听你所说的，放弃去吃那些无家可归的鸡，任凭自己饿死？”

我结结巴巴的反驳道：“动……动物是动物，可是……可是人是人！人是有智慧的，高等的存在……”

拉夏冰冷的打断我道：“人就算有智慧，可是我们仍然是动物！抛弃生物间‘弱肉强食’的法则就无法生存的动物而已！不要把人类看得太高！”我怔住，拉夏继续道：“正如你所说，人类是‘高等’的存在，可是如果出现了比自己更加高等的生物，又将怎样？”我无言以对，拉夏也不必我回答，立即接下去道：“人类，将被奴役！正如同人类奴役着其它所有生物那样！你无法违背，我也无法违背，这就是整个自然界里不可忤逆的生存法则！”

我茫然，拉夏深吸口气，慢慢的道：“如果，人类与魔族，只有一方能在这场劫难中获胜，成为万

物的主宰，我希望那一方是人类！如果这样的想法也有错，那就否认这整片大陆，数万万人类的存在！”他眯起眼睛，向我靠近，“你......是这样想的吗？”

我用力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拉夏转过身，我便继续跟上他的脚步。

“根我谈什么人性......哼。”拉夏不屑的哼道。

我不敢接茬。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卷入了怎样的争斗之中，陷入了怎样的战争涡流。

自己该信任些什么，又该摒弃些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不安，与迷妄。

“走快点！”拉夏对我磨磨蹭蹭明显感到很不耐烦了。我应了一声，加快脚步追上他的步伐。

现在，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追着他的背影走而已......

——这是我唯一确信的。

八章 分界

待我察觉到我们所处的地方开始越来越荒芜，是我一脚踏在一个骷髅头之上发出响彻云宵的尖叫声之后的事。塔●拉夏的那表情，一看就知道，他连把我摁在水沟里淹死的心都有了——不管我到底是不是人类，我都在挑战他的极限。

我不经大脑的反应，为我们招来了又一批成群的魔物。虽然拉夏自己也可以轻易解决，但他似乎根本不在意我的死活和怪物的死活，只是非常沉迷的用法术令怪物死时掉落的金钱和物品自行飞到他的手中，让我自己用拙劣的法术清场。这家伙根本靠不住，我咬着牙想。现在我已经可以很好的掌握火系、冰系、闪电系甚至是“骨系”的法术了——只要是我见过的，拉夏用过的，我都可以通过回忆和想象加以使用。

等世界恢复清净，拉夏捡起最后一个戒指，我怕他发难，急忙解释：“我踩到骷髅了......”我指指脚下。拉夏却只淡漠的扫了一眼我的脚下，似乎我踩到不是还挂着腐肉和头发的头骨，只是一个西红柿。“你最好习惯脚下的任何东西，小子。”他有些鄙视的道，“在我们的前方，你踩到的东西只会越来越令人厌恶。”

“不可能会习惯的吧......”我小声咕哝。拉夏继续道：“不过也可以肯定，我们没有走错路。”他抬起头向远方眺望。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在草地蒸起的淡淡的薄雾中，隐隐可见一座尖塔的建筑，横在两座山的山麓之间。
“那个就是......”我试探着问，拉夏马上肯定了我的猜测：“盲眼修女会，现在已经是安达利尔的要塞了。”拉夏眯起眼睛，“她在等，等这里残存的神圣的气氛消失，等所有的修女和罗格都屈服于自己，等她的魔王‘迪亚波罗’平定了东方，这里就是统治全部人类的最后的舞台。”

我郁闷的问："为什么......强大的魔王自己过不来，却只过来了几个小卒？"

拉夏冷冷的道："这大概是弱小生物的幸存法则吧。"我不解，拉夏顿了半晌，才继续道："有了战争，强大的战力必须为了自己的种族与别族作战，而弱小的却可以安稳的待在后方。战争结束后，强大的战力几乎都消失殆尽，唯有弱小的战力活下来，重建家园。"拉夏声音低沉下来，"——可以说，强大的战力，天生就是要为保护同族的弱小战力而牺牲的。"

我兴奋道："啊，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庄子》的上面也是这样写，庄子是个名人，有天他和他的徒弟们路过一棵长得很丑的歪脖树，又粗又大，看来已经非常老了。徒弟们说：这棵树真难看，一点用处也没有。庄子却说：正因为它没有用，所以才能活的久啊！"

"哼哼......"拉夏冷冷的笑了几声，却没有如我所想的嘲笑我或是讥讽我，只是道："快点跟上。"
（0_0）
（0_0）
这一日直到僧院的脚下，拉夏才停下了脚步。僧院附近的魔物明显增多，只靠我一个顶着一百五十度的轻微近视根本应付不过来，拉夏却只挥了几下手，就尸横遍野。

我们僧院的边上的树丛中休息，拉夏往身上所有的水袋里装满清水，然后就凝望着不远处僧院的大门深思。我是累坏了，今天走的路比平时要多好多，越靠近山麓路也越崎岖，为了跟上拉夏那两条长腿，累的我 HF 都没了。（注：HF：半条命）我用力捶打着双腿，道："穿过了这个修道院，就能到达......什么......沙漠都市了吧？"都市耶，温暖舒服的床，热气腾腾的肉汤，温柔善良的美女帅哥......

拉夏却冷冷的道："我如果是你，就什么也不问，早点睡觉。明天，可能就没机会休息了。"

我脖子后面一阵凉意升起，立即翻身就枕。——明天恐怕就没机会休息了？天那......我不要啊......不过为了能早点脱离这个恶鬼的魔掌，明天再苦也得咬牙支撑过去......我努力让自己什么也不想，平静的入睡。

——我如果是你，就什么也不问......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只是问"穿过了修道院是不是就能到达沙漠都市"而已。

为什么不能问呢？

睡不着啊......

——难道说......

我突然睁开眼。

——是啊，我真是太天真了……罗格草原是处到这世界的最"西边"，这个世界的邪恶最早是从"东边"出现的……换言之，那个沙漠都市的状况……比起罗格营地怕是只差不好吧？

我用力敲敲脑袋，逼自己不要想太多。不会这么糟的……不会的……我用力闭紧双眼。

——不会的……灾难总会过去的……

——总会过去的……
（0_0）
（0_0）
僧院的大门，死一般紧闭着。

可以听到山麓里传出的风声，如同洞箫，带着低沉的呜咽，从耳边擦过。

我打脚跟起往头顶上感觉到寒冷。

塔•拉夏伸出双臂，用力向外推动大门。

——大门砰然开启。

我打了个冷颤，门内有些腐臭的热浪，随着大门的开启扑面而来。

"真的……非进去不可吗？"我小声问。

不过看拉夏的脸色就知道我完全是白问。他的神色没有一点犹豫，如同看惯了生死的验尸官，只是低声说了一句："以这里为分界点……"

"什么？"我抱着一丝希望问。

拉夏深吸一口气："安适的日子，要结束了。"

我顿落无底深渊。

——安适？哪里安适了，何时安适过？我担惊受怕的日子难道还少吗？自从跳楼坠下，我受到的惩罚难道还少吗？我用力咬着嘴唇，忍着快要落下的眼泪，有些负气的跟上拉夏的背影。我招谁惹谁了？怎么倒霉的全都是我呢？

一个轰然响起的巨大火球把我的神志招回拉夏那张含着怒气的脸："我不是提醒过你，要随时留意身边吗？"——你几时提醒过了？"注意力集中一点，如果你不能和我一起到达'鲁•高因'，我可不会为你掩埋尸骨！"

我又打了个冷战，这才注意到僧院的阴暗中，无数双金色的瞳眸正带着戏谑望着我们。

——我可不能死在这里。我抬起手，手掌上慢慢出现跳动的火苗。——对，以这个门为分界点，我

要活下去，不再想什么和平共存的可笑愿望了。我以一个网游玩家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活着穿过这里，绝不能像一个无名的 NPC 那样，死在路边，让以后的玩家捡我掉出的装备！

大群的沉伦魔，从阴暗里跳了出来。

我和拉夏几乎同时抬手，绚烂的花火，自我们两人的指尖爆发。

九章・僧院

塔•拉夏的心肠一定是铁做的。我想。

这座僧院里已经完全堕落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那些修女和罗格们一个也看不到，这里只剩成群的沉沦魔、一些直立行走的野兽、一些美艳的魔族弓箭手、一些直立行走的羊人，甚至还有一些会用背后的鲜刺扎我们的豪猪。

这里之前一定有过不少次恶战，到处能看到尸体，砖地和墙的缝隙里，渗着深浅不一的大量斑驳的血迹。这里的空气非常不好，闷热，而且到处都是恶臭。尸体的臭，便溺的臭。

不过，刚开始我以为魔物对僧院的浸染就这么多，结果我又错了。穿过庭院、进入僧院正门后不久，我的耳边就总是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我以为那是小石子之类落在地上的声音，当我真正亲眼看到了，才知道那居然是一群会走路、会攻击我们的骷髅兵。在我原本的生活中，骷髅这玩意就算拿来吓唬小孩子恐怕也没有几个会害怕，不过那些毕竟不会动，和这些成群结队、以怪异的姿势拿着刀或弓箭攻击你的骷髅根本就是两回事。它们根本没有感觉，不似其它魔物被打伤至少还会惨叫一下，它们即使断了手和脚也没任何反应，然后会拖着残躯拿着武器继续向你攻击。我差一点又要哭喊，但幸运的是我的身边还有塔•拉夏。他非常熟练的运起冰冻魔法，用冷气将它们团团包围，然后冻住，接着用闪电将它们的残躯击成大小不一的粉末。

我被他的强大和熟练惊的有点呆，居然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崇拜。——不对不对，我用力摇头，都是因为他我才被卷入这个恐怖的混沌世界里来，怎么可以傻傻的对他产生什么好感？！

除了以上说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与环境，这里还总是回响着男人的悲鸣。有时那声音近的似乎就在身边，可是仔细寻找，又完全看不到任何活着的人类。

终于我忍不住问拉夏："这......这到底是谁在惨叫？"

拉夏非常自然的回答："那不是人，只是死后仍然记着生前所经历的巨大痛苦的、徘徊在这里的死灵。"

"它......它们不会突然出现吧？"我变色道。看看这四周阴森森的石墙，多么符合欧美恐怖片的气氛。

拉夏冷冰冰的回答："你已经见过它们了。"他伸手向地上的碎渣滓一指，"那些都是因仇恨与痛苦而留恋人间的亡灵。"

我无法相信："可是……它们刚刚还想攻击我耶！"

拉夏不大耐烦的皱起眉："那不然你以为它们会攻击谁？"我摊摊手："正常来说，它们不是应该去攻击把它们害成这样的人……或魔，报仇才对吗？"

"正常？"拉夏的表情似乎是被我的幼稚吓到了，"有'正常'的亡灵会替自己报仇么？亡灵如果可以替自己报仇，那这世界上还会有人作恶吗？这世界上还需要法官和卫兵吗？——你脑袋里装的到底都是什么？稀粥，还是水草？"

我哑然。拉夏的表情似乎在扫盲一般："无论是人或是魔，当它死亡了，它的思维就停止了。它不会为自己报仇，也不会为任何人报仇，它只是牢记着生前的痛苦的愚蠢亡灵，只能徘徊在死去的地点，如果它们可以附着在什么物体之上，那它们也会无意识的攻击任何活动的东西。懂了吗？"

他最后那句问的非常大声，好像我是白痴一样，我不高兴的大声回答："知道了、知道了，总之它们都是敌人，一点也不值得同情，要全部消灭光！"

拉夏没有接我的话，转过头继续在前面走。他好像想在这里找到点什么似的，每一间房子都会踹开来看一看。而我以为我以上见到的就是挑战我的恐惧的极限了，可是我又错了。当我踹开一扇房门的时候，我又被里面蹲着的一只快有我一般高矮的巨大蜘蛛吓的魂飞魄散。没得说这只蜘蛛当然又是拉夏亲手消灭的，待蜘蛛流出黄色粘液倒下之后，拉夏很是不屑的瞪我一眼："有时我真怀疑你是不是个娘娘腔（小受）！"

我原本吓的腿都软了，听到他这句话，却又不得不努力从地上爬了起来，道："我本来就是女生啊！"我指着那只蜘蛛的尸体："而且……而且，这蜘蛛这么大！"无论什么人第一次见到恐怕都会被吓到，干嘛老是摆出一副"你真白痴"的表情来教训我呢？我真是受不了了！这家伙比卡夏还讨人厌！

拉夏的眉毛有些不受控制的抽动了几下，瞪着我的脸，把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似乎被吓到了一般，硬生生的收回目光，看也不看举手消灭了一只想趁他分神攻击他的小沉沦魔，继续前面走。

我心情很不好，很是不愉快的踢踢踹踹的跟着他，却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炸药桶，那桶倒下来的时候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我以为我会被炸成粉沫，等我反应过来却已经被拉夏拎在了手里，不知他是否用了什么瞬间移动或是时间停止之类的魔法，离那个炸药桶相距已经有了大约十来米的距离，爆炸的热浪虽然仍然扑在我的脸上，可却丝毫伤害我不得。

炸药的光芒消失之后，拉夏随手将我丢在地上，却没有像平时那样讥讽我，只是冷冷的说："不要随便靠近木桶。"

我"哦"了一声，很是想问他刚才用的是什么魔法，看他脸色不虞，终于还是没能问出口。

十章 庭院

强大的如同塔•拉夏这样的人也还是会累的。他清理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干净的房间，把房间角落放的数本书都给拆了，铺在地上，把书架放倒，做成一张小小的餐桌。房间外面那些魔物不停的敲打

着墙壁，似乎不知何时就会破墙而入。我们所能休息的时间，就只墙壁所能承受的这么一点点。

拉夏吃东西不多，但他总是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也不怎么见他上厕所，不知道那些水都喝到哪里去了。

"法师使用魔法是要耗费精神的。"拉夏注意到我总是盯着他的水瓶，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淡然回答，"吃食物是为了补充体力，当然法师也需要补充体力，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是补充我们的精神能量。"他晃了晃手中的水瓶。

"这水就够了就了吗？"我指着他的小瓶子发问。

"这水是整个'暴雪大陆'上都会有的，来自地脉深处的井水。"塔•拉夏看也不看我，淡漠的回答，"这是连'迪亚菠罗'也不得不使用，所以无法被污染的唯一之物。"他顿了顿，又道："因为野外都已经成了魔物的活动场所，所以现在这样的水，在城市里可以卖到天价。"

"城市里没有这样的水么？"我有些奇怪。

"那些都是肮脏的。"他有些不屑的回答。——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他今天似乎温柔了许多？——他叹了口气，眯起双眼，沉声道："就连迪亚菠罗也无法污染的水源……却被城市里那些白痴的人们用肮脏的污水浸染透彻……也许人类根本不必等暗黑破坏神来毁灭，就终会有一天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之途。"

我有些讶然道："你好像很幸灾乐祸似的。"

他的手剧烈的颤抖了一下，几乎捏不紧瓶子而令那瓶子落下。他用力把瓶子放在地上，抬头瞪我，灰色双眸又开始闪烁妖异的光芒，这是他即将发怒的标志。

"我错了！"我立即大声道，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已经悔的心肝脾肺肾痛，努力向后退到墙角，"我没有怀疑你信仰的意思，我也没有怀疑人类的意思……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错了！"

拉夏却没有发难，双眸慢慢变的有些哀伤，那眼神突然让我良心很不安，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重大的错误，他却并没有追究，我也不敢说话，我们都沉默，一时之间只听门外越来越大的吵杂之声。在我越来越不安的时候，拉夏站了起来，淡淡的道："走吧。"我早就在等他这句话，急忙跟着他站起身，拉夏却不急着拉门出去，先是在门口站定了，抬起一只手来，冲着门外，才冷冷的对我道："开门。"

我侧身猫在门边，手握着把手，听他下令，便立即用力把门拉开，一阵寒风"哧哧"作响，擦着我的耳朵席卷而去，门外的怪物低哑的斯吼与悲呼不绝于耳。我缩在门后，过了好一会，觉得声息渐渐平静了，才敢探出脑袋一看门外的光景，胃里又开始翻涌起来。

这场景，用"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来形容，再也合适不过了。

虽然我知道，如果不是拉夏抢得先机，我毫无防备的从房间里走出来，立即就会被怪物层层围住，变得腹背受敌，生死实属难料，但看到那些怪物死去的惨状，还有些怪物受伤虽重，一时却不得便

死，只是低低悲鸣，我又实在于心不忍，只得转过头不看。

一转头，却见拉夏嘴角含笑——当然是讥讽的笑，斜着眼睛冷冷的看着我，我也不想再辩解，随便他怎样想吧，只低着头跟着他继续赶路。

这僧院真不知是怎生建的，除了下楼梯，就是下楼梯，下下复下下，下下何其多，似乎深入地底早已不知几千米深，拉夏走在前，推开一扇大门，眼前却突然一亮，习惯了在地底靠着烛光摸索的我，但觉满眼生金，晃的睁不开眼睛。待适应了光亮睁眼一瞧，吃了一惊，难怪如此光明，我们已经出了僧院，来到一处庭院之中。庭院虽然比外面刚进来那一个又破烂不少，但眼见四周青山环绕，头顶青天白日......这个，灰天无日，长出一口胸中闷气，却也很是舒服顺畅。

庭院正中有一口水井，拉夏打开腰上挂着的盒子，拿出大堆的瓶子开始装水。——拉夏的这个盒子我一定要提一下，太神奇了，明明看上去很小，四四方方，但什么东西都装的下。他一路上捡的金子、宝石、戒指、胸饰、漂亮衣服、铠甲、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还有这装水用的数十个瓶子，全都放在里面，而且不管放进去的先后顺序如何，拉夏要用东西的时候顺手就能拿出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魔法。虽然我很好奇那盒子到底能装多少东西，但见拉夏往里放东西从未皱过眉，估计可能内容大过无限，也不想发问去白碰钉子。

拉夏装好了水，便靠着水井平地坐下，大概是想休息一下。我早就想休息，但他不发话我不敢坐，这会见他坐下来了，我急忙也跟着坐下，但见他抬着望天沉默片刻，突然冷笑道："果然是个建牢狱的好地方。"

我一怔，再次打量四周，这才发觉，这庭院被山峰包围的只在头顶正上才能看到天空，四周山壁厉如刀削，几乎是直上直下，上面虽然长有一些灌木，但山势太陡，小如黄雀之类大概歇歇停停的能飞出去，其它大一点的诸如鹰雁之类只怕双翅长伸便毫无用武之地，没有可以滑翔腾跃的空间，生着活翅也是难以逃出。我站起来绕着庭院转了几圈，除了我们来时开的那一扇门，别无出路，想是我们来时经过的僧院，其实是贯穿了其中一座山腹，来到这山腹之中。虽然塔•拉夏魔法无边，但这险要之地却决非人类力所能为之，必是浑然天成。我不仅长叹一声，人常言"巧夺天工"，其实天工之巧，哪是人力所能比拟？之前我一直觉得"要到外界去必须穿过僧院"这个说法茫然不解，此时此刻站在此处，才终于明白。不过这里没有出路，到了这里的人要怎样才能穿过山去呢？

我还没发问，拉夏听到了我的叹息就已经开口解释，带着平时的那种不耐烦的口气："穿过山去'鲁•高因'的路径在来的时候的一个岔路的另一条岔道上，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解决'安达利尔'这个女魔头，只有送她回地狱，罗格草原才能真正得到安宁。"

好吧，我承认，我把这事差点忘记了。我脸一红，拉夏突然站起身，转过身，冷冷的面对着我，吓我一跳，但他的眼神却看的并不是我，而绕过了我，穿向我的身后。我转过身也看向身后，但见身后乱石一堆，杂草丛生，什么也没有啊！

正想着，却见拉夏已经越过我的身子向那堆乱石走了过去，站在石前，冷笑道："想用乱石堵住入口，阻止敌人侵入么？那恶魔的臭味却是怎样也隐藏不了的。"说着，伸手从怀里腰内侧抽出一根淡黄色的小木棍。虽然是淡黄色的，却向外透着一股紫气，连我站在他身后也能隐隐看到紫色的光芒。拉夏用那小木棍一指那堆乱石，我一点防备也没有，耳边就突然轰然一声巨响，吓的我跳起老高，急忙伸手掩耳，早已迟了。四周浓烟四起，我又急忙伸手去掩口鼻，却又没觉得呼吸困难，放

下手来四下一挥，那烟尘根本没落在我身周，拉夏好整以暇的站着，他身前似乎有个巨大的看不到的屏障一般，把烟尘挡在身周之外，因为他站在我面前，也就顺带保护了我。

待硝烟渐散，原本乱石所在之处，隐隐露出一个洞口，黑沉沉的，似乎一个怪物大张着巨口，等着食物靠近，便会突然暴起，一口吞下。

我有些害怕，缩紧了肩膀，拉夏也不回头，冷冷的道："休息够了么？"

他这句话自然是问我，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休息是永远休息不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只希望可以永远躺在床上过日子，那多舒服。但明显拉夏并不打算给我这个机会，根本不等我回答，就继续道："跟我来，我们去端了'安达利尔'的老窝。"

十一章 魔女

在罗格营地里，偶尔听到基德与恰西、卡夏他们聊天的内容就已经知道，安达利尔是一个"性感、妖艳、致命"的魔女。

可真的站在这里看到安达利尔，我才真的明白，我和他们的审美观差别有多么巨大。

这个女人，她的身高足足是我的三倍，一身肌肉有棱有角，虎背熊腰，面目狰狞，眉眼含怒，高大威猛的矗在这里，好似一座铁塔，何来"性感、妖艳"之言？

我吞一口唾沫，后退了数步，那魔女便自她的座位站了起来，一开口说话，更是震着整个房间尘埃飞扬："哦，来自罗格营地的朋友！"

我惊讶的高呼："你会说人话！"

塔·拉夏回过头，瞪了我一眼，那魔女便似乎被我惹怒了，大吼了一声"去死"，一排绿色的巨大光球便向我迎面扑来。

我惊的呆住了，还在考虑要怎么应对，却已经被拉夏一把推的摔倒在地打了好几个滚。待我灰头土脸的从地上爬起来，拉夏早已和那魔女战在了一处，满场飞舞着各种色彩的大光球，整个建筑也被这两"人"震的摇晃不定，我所能做的，除了抱着脑袋东躲西藏之外，就是帮着拉夏除去在他身边窜来窜去的那些害事的杂兵。

又花了大约一天的时间，我们才来到这个监狱的最深处，门扉外面上写着名字"审判之间"。我还以为打开门里面会是乌烟瘴气，遍地腐肉的可怕地狱，谁知道无非是一群魔鬼有模有样的围着"审判之桌"团团而坐，好像模仿人类的审判法庭的姿态，正中央，坐着的就是这位"性感、娇艳、致命"的安达利尔"小姐"。

原本我应该害怕的，可是看到这群魔鬼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却实在忍不住发笑，他们真像是一群猴子。人与魔都有着这样的共性，很难说大家不是由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

我正胡思乱想的高兴，突然耳迹划过一声凄厉的惨叫，我急忙伸手掩耳，却依然被刺得耳膜巨痛。同时，"审判之间"也剧烈的晃动起来，同时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飓风，似乎整个僧院的污浊之气都被其吹散。我站立不稳，又被摔的满地打滚。晃动与飓风大约持续了一两分钟吧，我还以为房间要塌了呢——要知道我们现在可是在地下室，要逃都无处可逃——房间里却突然安静了。

讽刺的是在晃动停止的时候，我才突然回忆起以前在书本上看过的有地震的应对办法，比如躲在坚实的桌子底下之类的，于是我立即爬向那张巨大的"审判之桌"的下面打算躲一下，脚却被人狠狠的踢了一下：

"出来，你这没有出息的傻瓜。"那个踢我的人很是不耐烦的命令。

那人自然是塔·拉夏。既然他是我的"主人"，我自然是要听他的命令的——何况现在也的确没有躲在桌子下面的必要了。我有些尴尬的又退了出来，问："安达利尔呢？"

"回到她来的地方了。"拉夏冷冷的回答，"把这些金子捡起来，还有那些发着金光的东西都一起捡来给我。"

虽然剧斗刚结束，他的声音却丝毫听不出疲惫。我站起身，举目四望，已经看不到任何活着的生命，遍地都是尸体。从僧院的外侧回廊一路杀到这里的我当然已经不像当初一样被怪物或人的尸体吓到，但让我在那些残骸的身上找些什么"闪着金光"的物品，我依然觉得不舒服就是了。

"只要金色的吗？"我问，拉夏在喝水，冷冷的哼了一声。我又问："这个看上去很亮，真的不要吗？"拉夏冷冷的嗯了一声。我仍然不死心："那送给我可以吗？"拉夏狠狠的瞪我一眼，却不自然的睁大了眼，有些惊讶的看着我手里捏着的那件外衣。

那件外衣是件普通的皮甲，却比一般皮甲轻盈，隐隐含着一丝黯亚的乌光，针脚细密，触手柔软，就像这皮甲仍然是活在动物身上一般，令人拿起就不舍得放下。

"这种是极品。"拉夏低声道，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道："你......你说过的，这件送我的。"

其实他并没有承诺过我，但他却没有与我争辩，只瞪了我一眼，冷冷的道："你可以拥有它，我只希望你会爱护它，毕竟像这样的装备，并不是时时都能捡得到。"

我连连点头，跑到厅外，把身上这件穿了许久、已经染满了血迹的校服脱掉，把皮甲穿上，扎紧腰带。——呀，真舒服！软的好像妈妈的手温柔的在抚摸我一般，轻盈的似乎我已经托的飘了起来，似乎四周的室温也跟着改变了，变的不冷也不热。——总之一切都因为这件衣服而变的顺心起来。

我走回厅里，问："这件装备比黄金装备还要高级吗？"拉夏看了我一眼，很不耐烦的回答："我已说过这是极品装备，我们一般叫它做'暗金装备'。"他又把从地上拾来的东西一件件丢到他那个神奇的盒子里，我突然注意到，他腰上的盒子也是和我身上这件衣服一样的色彩，黯亚的黑金色。

我伸手指道："这个也是'暗金装备'么？"他冷冷的回答："对。"却不想多说，顿了一顿，沉声道："现在，通往东方'沙漠之都'鲁·高因的通途已经打开，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到哪里？"

他的声音有些犹豫，我搔搔脑袋："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不愿意......你就打算把我一个人丢在......这......这里？"我指指四下成群的尸体。——虽然说已经习惯，但要是没有塔·拉夏，只我一个人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待在这里的。

拉夏双眉微微挑动，用力甩动披风，冷冷的道："那就跟上来吧。"说罢，大步向"审判之间"的深处走去。我紧紧了腰带，一溜小跑跟上他的步伐："通途在哪里？来的时候我怎么没看到？"

"我已经说过，在来的路上的一条岔路的另一端。"拉夏又不些不耐烦。的确他说过......但我忘记了。我没话说，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岔路却只向审判厅的内部走去，也只能跟着他。

走得内厅，眼前却豁然一亮。一个淡蓝色的光圈贴墙而立，蓝色光波围绕着光圈中心缓慢的流转。"传送门？"我立即叫出这东西的名字。塔·拉夏看我一眼，我解释道："我见过它。"

拉夏没有多问，似乎觉得见过这东西应该是平常事。他指给我看这个光圈："过去，在那里等我。"

我想不想便进入了门中，眼前一花，似乎在公园坐海盗船一般头晕目眩，便看到眼前的景色已经变了。原先是面对着墙壁的，现在眼前却突然空旷，这是一处拐角。猛然改变了景色令我很不适应，以至于我根本搞不清自己在什么位置，面对着什么方向，又应该向哪条路走，我只能在原地等待拉夏过来带我离开。

胸口突然隐隐作痛，以往都是在我忤逆了那家伙才会得到这样的惩罚，可是这次我什么也没干，他说什么我听什么，乖的不能再乖了，干嘛要这样对我？我对这家伙的残暴异常愤怒，转身就想骂人——

但当我回头想寻找那家伙时，才突然明白他的那句"先过去等我"是什么意思了......在我身后，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漆黑——别说塔·拉夏的身影，就连我穿过的那个蓝色的光圈，也无影无踪。

我心中一怕，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怎的，胸前的伤处痛的越发厉害了。漆黑的房间只有小小的壁灯照耀着走廊，影子映在墙上忽明忽暗，晃动不止。所幸安达利尔回地狱之后，整个僧院的妖魔秽气一扫而空，房间虽然阴暗又很潮湿，比起之前却令人感觉安全温暖许多。

我捂着痛处，轻声呻吟，靠在墙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听塔·拉夏的语气，他分明并没有打算丢下我啊！他还说要带我一起去沙漠都市鲁·高因不是吗？为什么突然就不见了呢？我很是委屈，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因为跟在拉夏的身后我很安全，所以一路上我根本没注意过经过了哪些道路，现在就算那家伙说要放我自由，让我回家，我又该向哪里去呢？我肯定会饿死在这个深不见底的迷宫中的！

想到这里我不单是委屈，又生出许多恐惧。原本在罗格草原上曾经被他丢下过一回，不过他马上就回来找我了，而且那里毕竟离罗格营地还不是太远。可是现在我要怎样回到罗格营地呢？我越想越委屈，便越哭越大声。

"安静！我的上帝......我真是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爱哭的傻瓜！"

这个声音自我左侧响起，我想也不想便立即跳起身，跑上前去，纵身一跃，扑入他的怀中："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不再哭了，请你不要丢下我！"

他微微一僵，伸手拨开我的双臂，后退一步道："我早已说过，我不会丢下你。"虽然他语意很不耐烦，声音却温柔的另我有些不适应。

我泪流满面，抽泣不止，委屈道："可是......可是我刚才都看不到你！"

他并不停步，越过我的步伐走到了我的前方："那种临时的传送门每次只容一个人穿过一次，我以为你是知道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

我用手背擦着脸，负气道："我怎样知道呢？你又没有告诉我。"

"你也没说过你不知道。"他冷冷的回答。

和他争斗我永远也是输，我又拍拍胸口，诉苦道："那你又干嘛平白让我挨痛，我最近一直很乖。"

他回头看我一眼，看我指的是胸口的伤痕，他冷笑道："那不是我刻意的，忘记了么？你是我的奴隶，如果你有一天想逃走，那么这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找苦头。"

"知——道——啦！我根本没忘记。"我负气的回答，"所以我就特别想不通，你干嘛突然丢下我。"

他不再回答，而我也知道了他的答案。他"不会丢下我"的，正如他所承诺。

我莫名有些高兴，明知道不应该。

这边的道路明显感觉出与那条路不同，去的时候下楼梯多一些，而这边更多的是向上走，以及大量曲折的弯道。我的眼睛也明显感觉到来自自然的光芒，因为漫反射而使得通道越来越亮。脚下的沙土也越来越多。

突然，我听到风声，虽然很轻微，但我却依然忍不住雀跃："有风！"

"快到出口了。"拉夏冷冷的回答，似乎轻车熟路。再走一段时间，风声越来越响，眼前越来越亮，而且脚下的沙土也越来越厚，几乎看不到长着苔藓的青砖了，每一脚下去，都踩在沙上，发出吱哑的声响。又转过一个弯，眼前愈发大亮，通道两旁燃着烛火已经显得可有可无。仅管我不知道路，但看到这样的明亮，谁都猜的出最多再转两个弯，一定就到出口了。

不知是谁建的这僧院，不但曲折，还很人性化。就在这个转弯处，又是一口水井，凉丝丝的冒着冷气，平静的卧在墙角。

我欢呼一声，急忙扑上前去，我知道拉夏一定会在这里补给水分的，我也喝坏了，伸手抄起井水吃了几口，果然拉夏便从那个神奇的小盒子里面拿出大堆的瓶子。我转头向光源处望去，看到飞舞的尘土在缝隙处透过的光源里上下翻舞。

"我们到了？"我兴奋的问。

拉夏冷冷的笑了几声，回答我道："不，我的傻瓜。我们才刚刚要上路。"

使命召唤 4——双狙人

圣光之翼



注：本文载于<电子游戏软件>VOL238 期(08 年 21 期)，特此注明
by：翅膀

两个人，两条枪的故事！

“跟紧了，兄弟，在前面的敌人绕到车后面时我们要冲到对面的楼上！”
米勒队长轻声吩咐我说，他的声音虽然很小，但却非常有力。我们趴在军用卡车底下，从车轮间的空隙注视着外面来来往往的敌军。这些身着俄式装备的中东佬从打扮到举手投足都冒出一股浓烈的兵油子味道，加上他们手中五花八门的各色武器，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从廉价市场雇来的佣兵，虽然平时这帮乌合之众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在眼下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不要招惹他们为好。正在一回神的工夫，米勒队长捅了我一下，“嘿，走着！”原来刚才还在车前面交谈的敌人已经分散开缓步走到了路边，前面刚好没有敌人目光注视这里，米勒队长迅速爬出车外，起身一个箭步冲到前方吉普车的后面，我也赶忙紧跟着他冲了出去，就在冲到队长身边的一刹那，突然脚边踩到了一个小石子，带起一阵轻微的擦地声响，“坏了！”路边一名手持 AK-47 的敌兵猛地一回头，什么也没看到，但刚才的声响很明显让其注意到了吉普车这边，嘴里嘟囔

着听不懂的鸟语朝这边缓缓探过来。我心里一阵惊恐，刚要举枪却被队长按住了，他很清楚这时开枪的后果，只见他将手慢慢滑向了腰间的匕首，刚握到剑柄，一只麻雀飞到了刚才那石头子上带起了又一阵"啪哒啪哒"声，那名敌兵"哦"了一下转身走开了。而这边，我和米勒队长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沁透了。

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镇，曾经是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一座繁华小镇，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而且还曾居住着苏联最大核电站的上千名科学家与工人。但在 1986 年 4 月的一声巨响，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彻底毁灭了这里所有的东西。因为强烈的核辐射，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死去。在这之后政府下令完全封闭这个受污染的地区。在今天，这座早已沦为死城的镇子成为了盗贼与恐怖分子活跃的乐园，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要前往市中心广场执行狙杀"目标"的计划。

我和搭档的米勒队长从镇子几公里外的市郊跳伞降落，趁着黎明的夜色摸进了城外的一所农场，并不断躲避着敌军的眼哨向市区前进。米勒队长是我军校时代的教官，毕业参军后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严厉又稳健的行事风格让我从学生时代就对其钦佩不已，他是我的目标与榜样。而今天的特殊任务，也是和他最后的一次合作，任务结束后他就要光荣退役，回到家乡陪伴自己的老婆孩子，过起他向往已久的清闲日子了。所以今天的行动我格外的珍惜，暗下决心一定要成功，而且，我们两人一定都要活着回来。

"普莱斯！"队长叫着我的名字，"你从右边过去，我们一人一个都包圆了。"顺着队长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高一矮两个兵油子在一扇木栅栏门口并排站着岗，离我们隐藏的草丛只有一百多米，他们前面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在这种距离和环境下，是不可能避开他们绕过去的，而且他们有两个人，弄不好的话甚至会惊动不远处的装甲部队，那就不好玩了，因此将他们悄无声息地干掉是最好的选择。我抬起 M21 的枪管，瞄准了右边那个大个头的脑门，多年的军事训练让我对枪的把握十分娴熟，虽然承认心理素质没有米勒队长那般老练，但对付这种场合还是绰绰有余的。只听队长一声令下，一颗子弹随着扣动的扳机呼啸而出，对面那位老兄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后脑朝下栽倒在地，旁边的矮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另一颗子弹应声放倒，整个过程不超过两秒钟，枪声在消音器的帮助下微如撕纸，两条贱命就这样在沉默中成为了我们的踏脚石。我和队长交换了一下眼色，轻声向着门后疾步而去。



M21 半自动狙击步枪

●枪长/1120 毫米
●口径/7.62 毫米
●精度/大于 2MOA
●最大有效射程/800 米
上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美军标准配备半自动狙击步枪，由 M14 自动步枪改装而来，拥有射程远、威力大、稳定性极佳等多种优点，并可加装消音器与消焰器，能有效隐藏狙击手的身形位置。此枪曾在越战中创下 1706 发子弹射杀 1245 名敌人的神话，至今仍被许多美军部队使用。

天空中的直升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从刚才起就一直在附近转来转去，迫于此我们的脚步放慢了许多，有时甚至必须要找掩体藏起来。〝见鬼！〞木勒队长咒骂道。虽然我们身着拟境迷彩，上身还裹着一层树叶伪装，但在飞机居高临下的监视中还是很容易露馅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心急如焚，刚才房屋中的〝钉刺〞对空火箭炮到是被我扛出来了以防万一，但不到万不得以肯定是不能使用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会，似乎没发现什么向前飞走了，我们趁着四周无人加速向前狂奔，城区的高楼大厦已经近在眼前了，突然队长猛地一下将我拉倒在地，我还没来得及纳闷眼前的情景就叫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十数名敌人在两辆步兵装甲车的伴随下朝着我们的方向缓缓走来，几名敌兵边走东张西望的样子像是在搜索着什么，我不知道这帮家伙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绝对不能被他们发现！就凭两个人两条狙击步枪对付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亡命徒，不消几秒我们就会去见上帝。找掩体已经来不及了，趴在草丛中靠伪装服〝装死〞成了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想着想着，敌军已经走到了我们面前，我趴在草丛中，屏住呼吸，领头的敌兵已经走到了我的侧前方，我低着头一动不动，时间仿佛都静止了，我能听见的只有自己越发加快的心跳声……一个……两个……三个敌人走过去了，装甲车带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开过去了，履带的震动声震得我头皮发麻，我瞟了一眼趴在我前面的米勒队长，多年练就成的屏气功让他看着就像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还真分辨不出他和旁边的草丛有什么分别。片刻之后，那些搞地毯搜索的敌军都先后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逐渐走远了，米勒队长轻声招呼我继续向前悄声前进，我赶紧跑到前面一辆废弃装甲车的后面坐了下来，大口地喘着粗气，队长和我对视了一下，都笑了，现在我算知道，和死神跳桑巴是种什么样的美妙感觉。

在卡车底下有惊无险地躲过敌军车队的视线后，我们在正午时分终于平安到达了市区。太阳高悬在半空中懒洋洋地照耀着这个破败的城市，错落有致的居民住宅楼因长年没有人居住而显得格外老旧，一屡屡的青苔无规则地长在布满灰尘的石灰墙壁上，水泥地的街道上乱蓬蓬的杂草似乎在诉说着这里的悲凉往事。做掉一个楼顶放哨的敌兵后，我们顺着一栋楼的楼梯绕进了市区内部，这里出奇的安静，除了几条正在吃尸体的狼狗外看不到任何人影。我们警觉地穿过一条条街道，越过一栋栋房屋，逐渐接近了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波列斯耶饭店，那里是我们的预定伏击地点。在离饭店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一阵由远至近的机械轰鸣声突然从身后的空中传来，米勒队长赶忙招呼我就地隐藏，随着轰鸣声呼啸而过，我看到原来是之前那架武装直升机向着广场方向飞去，看样子应该是来执行警卫任务的，现在不是招惹它的时候，等其飞远后我们一路加速跑赶到了饭店门口，下面，就是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了……

普里皮亚季镇中心的广场一如既往地空旷雄伟，与以往不同的是那里停着几辆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几个俄国军人打扮的家伙站在车前不知交谈着什么，一辆车后的箱子上摆放着几杆 RPG 火箭发射器，傍边随风飘动的小红旗显得格外醒目，看样子他们是在等什么人。而在离广场 1000 米开外的波列斯耶饭店顶楼，一杆黑洞洞的枪口注视着广场每一个角落，虽然之前看过很多次，不过刚才这杆经过特制的超远程狙击步枪从米勒队长的木箱中拿出来时我还是小小赞叹了一下，分成数个小部件的枪身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被组装成这样超过两米的大型枪械，实在是应该向设计者致敬才对。我们趴在顶楼面向广场的窗户口，这里视野良

好，没有任何障碍物阻挡视线，中心广场的情况在这里一览无余，实在是最佳的狙击地点，只不过，身边陈年累月的尘土味道似乎并不是太好闻，完成任务后还是趁早离开这里。正打个哈欠的工夫，狙击瞄准镜中出现了几辆吉普车向广场中心开来，原先那些谈话的人也都转过了身来，似乎是等的人来了，而我很清楚，我们此行的"目标"也来了。米勒也从望远镜中看到了这一幕，提醒我做好准备。此时刚才那架武装直升机也飞了过来，盘旋在广场上空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直升机上三连格林炮管及悬挂的反坦克导弹格外寒气逼人。广场中心，从几辆吉普车上下来了几名持械雇佣兵，东张西望地在观察着四周，这时，最后一辆停稳的车上走下来一名身着灰色皮大衣的人，与别人不一样的便装打扮和他那极为特别的光头表示着他的特别身份，没错，就是他！这个名叫扎卡洛夫的男人，就是我手中狙击步枪将要洞穿的"目标"。

扎卡洛夫，俄罗斯人，曾是前苏联时期赫赫有名的陆军将军，在美苏冷战时期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其过于激进的作风与极端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并不被军队高层所认同。直到苏联解体后，扎卡洛夫从政府军名单中消失了，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其"理想"的追求，暗中勾结中东地区的军阀，筹划着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且根据可靠情报，扎卡洛夫已经秘密掌握了前苏联时期遗留下的一小部分核武器，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将会对美国以及世界都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此次其在核辐射废弃区展开的活动，目的应该就是购置军火的交易，而此时，也是将其暗杀以绝后患的最好机会，这也是我们此行唯一的目的。只见从车里走出的扎卡洛夫手提一只黑色皮箱，甩到了插红旗子的车后挡板上，打开箱子向刚才接应的几个人挥了一下手，里面是用纸包裹的金条，对方看了一下后点头将东西放了回去，随后带着扎卡洛夫在车后面检验武器样品，并互相挥手说着什么。就是现在！我屏住气息，将十字瞄准镜的中心对准了扎卡洛夫的光头，右手食指放在扳机上，几秒钟后，这个恐怖分子头子就将被我送入地狱！就在我口动扳机的一刹那，我似乎从余光中看到了车旁边的小红旗微微飘动了一下......



"砰！"一声响彻天际的枪声震撼了整个中心广场周围的世界，扎卡洛夫在一片血光中应声倒地，成功了？！啊不！那家伙扶着被打断的左臂又慢慢爬了起来，眼中充满着愤怒的火焰！打偏了！是刚才突然刮起风的关系！我脑海中瞬时一片茫然，再来一枪？对！我刚要瞄准，米勒队长猛然对我大吼道："快逃！！"只见那架盘旋的直升机径直朝我们藏身的楼顶飞来，格林机关炮管已经开始了旋转，两侧的导弹也点上了火一触即发，"跑！不然就没命了！"我们扛起自己的 M21 飞速向后窗冲去，顺着预先设置好的绳索快速爬了下去，脚还没着地刚才我们藏身的顶楼就已经化为了一片火海，我跌跌撞撞地摔到地上，木勒队长一把拉起

我就向对面的居民楼跑，身后数架武装直升机从四面八方赶来，雨点般的火箭弹将整栋饭店夷为了平地，我们无暇顾及背后，没命似的逃进了居民楼内。还没等喘过气来，那些直升机从半空中空降了大批敌兵，朝着我们的方向边开枪边追了过来。我们快速穿过居民楼的窗户，借着建筑物的掩护朝预定接应地点奔去。半路上，我已经将自己咒骂了不知道多少次，虽然打断扎卡洛夫的一条手臂已经让他成为了终身残疾，但没能按计划杀掉他还是非常让我懊恼，米勒队长则一边安慰我一边笑着对我说："嘿，这老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这个狙击手的！"我苦笑了一下，继续向游乐场方向奔去。

"外面有敌人！"我们躲在一栋废楼门口的屋里，外面几名敌兵紧张地在搜索我们的行踪，我向外面探了一下头，发现这些家伙相隔都很近，我和队长对点了一下头，抬起枪管，两条狙击枪分别料理了左右各两名倒霉鬼，剩下的一个显然慌了神，端起枪朝着四周胡乱射击，可惜一枚我扔到脚边的手雷将其炸了个空翻 360 度。就在我们来到一个街巷口时，一声熟悉的轰鸣声从后边传来，又是那架阴魂不散的武装直升机！这次它看起来没有放过我们的意思，格林机关炮打出的子弹在地上掀起一阵阵致命的烟尘，不能再让它缠着我们了！想到这里，我抬起 M21 的枪管，收缩瞄准镜对准机头前面的驾驶仓就是一枪，飞溅出的鲜血染红了机仓的玻璃，见上帝去吧！一阵复仇的快感涌上心头，米勒队长见状也放松地收起枪管转身向后走去。"轰隆！"突然一声巨响，坠落的直升机在频死的驾驶员操纵下一头朝我们撞来，胡乱射出的导弹轰塌了一栋公寓的顶棚，这家伙想拉我们陪葬！我赶忙向后跑去，一阵混乱的尘土中，直升机总算在巷口停了下来，但另一个危机又笼罩在我们心头：米勒队长逃跑中意外摔倒，被直升机的残骸砸伤了腿，无法再继续行走。队长苦笑了一下，示意让我一个人先走。但是，在这个生死关头，军人的信念告诉我，战友的职责提醒我，我绝不能抛下队长不管！前有拦截后有追兵，如果我一个人走他就死定了，让我怎么向上司他的家人交代？更何况，在之如果没有他，我早就已经死了无数次了！不容多想，我扔掉一路陪伴我的 M21，检起一只地上敌兵留下的 AK-47，将手伸向了我尊敬的队长，他犹豫了一下，笑着骂了我一句："你这个混小子！"就攥住了我的手，我扛起队长，缓步继续向前走去。

穿过了能源工作者文化宫，我们终于到达了接应地点游乐场。说真的我真佩服米勒队长的枪法，就算伤了一条腿坐在地上也能百步穿杨，刚才几个从远处猫过来的敌兵竟然还没看到我们就让他用狙击枪都报销了，让在旁边端枪严阵以待的我羡慕不已。我将队长放在一个土坡的草堆上，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环视起这个空旷的游乐场来。这个曾经热闹繁华的游乐园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片荒芜之地，广场中央的摩天轮依然高傲地耸立在那里，旁边的碰碰车场布满了落叶与杂草，游乐场中胡乱丢弃的旧式汽车在长年的风吹雨打中显得锈迹斑斑，这里已经多少年没人来了呢？五年？十年？十五年？没有人知道。我们坐在草地上，享受着这难得的清静时光，我似乎有些困了，米勒队长也打起了盹。突然一声枪响再次蹦紧了我们的神经，从我们来的方向涌来了潮水般的敌人，空中几架武装直升机也仍下了绳索准备空降，看来扎卡洛夫是不准备让我们活着回去了。但我还不想死，队长一定也这么想。和他们拼了！我凭借着游乐场复杂的地形不断与冲过来的敌人周旋，几近极限的我手中的 AK-47 几乎是弹弹必中，尽量吸引着敌人的火力，米勒队长坐在草丛里运用着他那高超娴熟的狙击枪法，每一声枪响都会有一名敌人倒下，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分钟，眼看着敌人越来越多，我们感到要支持不住了，就在我以为我们都将要死在这里时，天空中飞来的数枚火箭弹将冲向我们的敌兵炸上了天，我们的援军来了！！直升飞机上冲下来十几名我们的同胞战友，愤怒的枪口将周围的敌人一个个放倒在地，我没命似地冲向队长，用尽最后的力气扛起他，顶着枪林弹雨冲到了我军飞机的跟前，在数名机枪手的掩护下几名战友将我们扶上了飞机，驾驶员踩下油门，飞机腾空而起，追击的敌兵及整个小镇越变越小，逐渐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中。我们得救了！看着躺在担架上的米勒队长，我们再次笑了，但这次，我们是发自内心的笑，是的，我们回家了！还有，扎卡洛夫你给我记着，下次见面时，你要失去的不只是一条胳膊，而是你的命！

（FIN）


图片来自 BBS.A9VG.COM
Picture From BBS.A9VG.COM

《战神 2》剧情小说

bambino

序章：

"踏在荒芜之原奋战狂暴，

头颅鲜血如奔涌之咆哮。

凄凄寒风止于战鼓号角，

残盔断剑犹无尽天棱间。"

——

黄昏时分，斯巴达的勇士们停止了战斗，满山遍野的尸身铠甲和整片平原在看不到尽头的血海中沦为了斯巴达人飞奔咆哮的舞台。

莱奥斯望着远方的落日，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手中的利剑此时只剩下半只剑刃。他的手还在微微颤抖。就在刚才，那个蛮族战士一刀就把自己的利剑破为两半，眼看着敌人的刀已经划至鼻尖之际，忽然间，眼前的敌人被纫成了两段，接着是下一个敌人，再下一个……。

天空霎时间变得血红血红，身边鲜血如刀锋般地溅向四周,他忽然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手中的断剑变得炙热无比，脑中别无他念，除了----杀戮……。
战士们渐渐涌向自己的首领，他们挥舞自己手中的武器，大声地呼喊着一个名字……。

"克里托斯！！！"

南风吹过海口、沙地和山岩，远远还传来响亮的斯巴达人胜利的咆哮。

"克里托斯……"

——

莱奥斯不太清楚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恍惚中他忆起战神阿瑞斯的身影，此刻那个洪亮的声音依稀弥漫在腥红的空气中。那个战神，操控天地之间战争之神，他究竟施了怎样的力量在自己身上，其他人都在首领身边静静地聆听着。莱奥斯仿佛置身事外一般，他的双耳已经不属于他，他努力地想听清楚首领说了些什么，抹去脸颊上的鲜血，莱奥斯此时开始接受一件事实，他已经再也听不到声音了，同时身体里的热气弄的他透不过气来。他现在只想好好睡上一觉。

远远地，莱奥斯看见首领高高地举起手中的链刃，"阿瑞斯！！！"、"阿瑞斯！！！"……

那把链刃的光辉异常的耀眼，闪的他无法直视，渐渐地昏睡过去。

——

莱奥斯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奇异力量已经消失地无影无踪了，这几个月来，随着克里托斯的军队走南闯北，虽然那股奔腾不息的躁动已经平息，但每当他举起手中的利剑时，对于杀戮的渴望便会瞬间从身体里的某处涌现出来。

克里托斯不停地命令军队进行屠杀和劫掠，斯巴达勇士们对于克里托斯的命令丝毫不加任何怀疑和顾虑。然而，近来，双耳失聪的莱奥斯开始感到厌倦，频繁地杀戮手无寸铁的平民让他感到痛苦和恶心。每晚入睡时，总是有个声音在拷问自己的灵魂，在梦中，甚至看到自己家乡、巨大的城邦一雅典，被无数的火球轰炸，整个城邦燃起熊熊烈火，人民自发的集结加入守城军队来对抗魔物和恶灵，然而抵抗在他们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燃烧的雅典，呻吟的同胞，最后竟是自己的妻儿被无数的恶灵杀害的情景让莱奥斯猛地从噩梦中惊醒。

毫无疑问，这一切让莱奥斯开始确定克里托斯的军队正急速地行进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而这条道路将直接导致雅典的覆灭。

沉重的负罪感让莱奥斯变得更加乖戾，他不打算忠告自己的首领克里托斯，也不想诋毁伙伴们心中的神灵阿瑞斯，沉默寡言的他开始盘算着离开这支军队，然而在斯巴达人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投降”、“撤退”这样的词语，莱奥斯自知无法轻易脱身，噩梦已把他折磨得无法入睡，甚至也失去了食欲和性欲。

他作出了决定……。只要首领战死，军队自然会撤回雅典，莱奥斯轻轻地抚摸着自己新的利剑。

“这把剑会刺向你的胸膛！克里托斯！”莱奥斯心中念道，“决不会让雅典毁在你的手上！！！”

——

村子里的火光几乎让莱奥斯看不清眼前的路，斯巴达人按照克里托斯的命令袭击了这个小村庄，然而杀光了村民后，头领克里托斯却离奇地失踪了，军队开始离开燃烧的村子，莱奥斯敏锐地感觉到克里托斯没有离开，他一定在村子里。他知道自己终于等来了刺杀首领的机会。他径直穿过火丛包围的村屋，冒着生命危险向礼拜堂方向靠近。手中紧紧握着那把利剑。

来到礼拜堂的莱奥斯有些犹豫，倒不是决心动摇，而是发现克里托斯异常的状态，他呆呆地站在礼拜堂门口，上身摇摇晃晃，口中喃喃自语，仿佛灵魂被抽走了一般，更触目惊心的是：克里托斯浑身的皮肤变得如同骨灰一般的惨白，背后还纹着犹如鲜血一般的烙痕。

面对犹如行尸走肉一般的克里托斯，莱奥斯下定了决心，他举起了利剑。

“克里托斯！这里就是你的终点了！！！”

然而利剑并没有刺进克里托斯的胸膛，心中的声音在千钧一发之际喝止住了自己的手臂。此时克里托斯背后的链刃放出了耀眼的红光，原来就对这对链刃心存畏惧的莱奥斯瞬间产生的念头就是立刻离开。他头也不回地飞奔着跑出了熊熊燃烧的村庄。火光一直照亮天空直到黎明的来临。在村庄外稀稀拉拉的军队发现自己的首领克里托斯不知所踪后开始集结起来直接启程返回雅典。

莱奥斯虽然心存疑惑，但总算庆幸自己幸存了下来，在这漫长的屠戮之旅后……。

——

现在，莱奥斯的双鬓已经泛白，原本强健的身体现在已经萎缩成瘦骨如柴般的憔悴，深深的黑眼圈映射出他艰难的生活。退出军队后，虽然不用血战沙场，但这十年来，噩梦却未曾离开过他的生活，家人的陪伴成了莱奥斯唯一的精神支柱，坐在窗前的他望着昏黄的天空，开始向女神雅典娜祈祷，让她为自己洗清罪恶。

四周悄无声息，莱奥斯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坐在栏椅中，双眼紧闭，心中祷告。奇怪的是：似乎有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莱奥斯猛地睁开双眼，原先昏黄的天空突然响起了阵阵惊雷，黑压压的云雾遮盖了雅典的天空，莱奥斯惊恐地睁大自己的双眼，刚才他明明白白地听到了轰天响亮的雷声。从遥远的天际边，一道火光划过黑暗的天空，砸在了雅典的城邦正中。

一个巨大的身影渐渐伸展开来，灰兰色的铠甲，巨大而又强健的肌肉，犹如烈焰一般熊熊燃烧的胡须。一双充满愤怒的双眼透出了无限的杀气。

他的躯体犹如苍山一样高大，双脚接触地面的一霎那，几乎令整个雅典为之颤抖，他双手操纵火球向城邦四处丢去，雅典瞬间化为了火的海洋，无数的恶灵和魔物从城市四周涌动出来，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将能看到的所有人全部杀掉，人们几乎来不及反应，就遭到了毒手，即便如此，守卫军依然运作起来，从城邦四周组织起来开始反击。然而在巨人强大的力量面前，雅典的反击显得微不足道。

莱奥斯看着眼前巨大的身影，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阿...阿...瑞斯！！！"。

莱奥斯明白自己的噩梦早已开始，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雅典需要被拯救，雅典需要力量，雅典需要......"。瞬间无数的念头在脑海中划过。

莱奥斯根本无法与敌人战斗，脆弱的他随即被解成了三块，在弥留之际，他仿佛忆起了当年在那个村庄时的情景，就在他的利剑即将刺入克里托斯的胸膛时，他听到的声音竟是......雅典娜！

"克里托斯！"

莱奥斯依稀看到了当年那个站在夕阳下为万人称颂的首领，他背后的链刃依然光芒万丈。

第一章：决裂

克里托斯毫不犹豫地将眼前阿瑞斯的石雕像击打的粉碎，自己手刃了阿瑞斯，拯救了雅典和奥林匹斯，可是还有人在为过去的战神碑功颂德。

"我才是战争之神，只有我能够主宰战争的命运！"。

已经拥有强大力量的克里托斯，坐拥战神宝座，然而依然无法战胜自己心中已经为之战斗了十年的噩梦，为此他不愿向宙斯和雅典娜低头，不愿向奥林匹斯低头。身体里流淌着斯巴达人的血液，克里托斯再次萌发了发动战争的念头，于是一支强大无比的斯巴达军队再次集结起来，克里托斯率领这支军队开始了又一次的远征，不同的是，这次他无需再依靠阿瑞斯的帮助，他自己可以解决一

切。

战无不胜的斯巴达人现在来到了位于地中海的罗德港，在港口两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势如破竹的斯巴达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入了城内，在火光的映衬下，斯巴达人越战越勇，很快战局就已经形成了定局。

克里托斯坐在神殿里，饶有兴趣地看着地面上的战况，他决定亲自出马来解决战斗。他站起身来向
外走去，雅典娜挡住了他的去路。

"克里托斯，够了，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令众神蒙羞。停止这一切，否则，我无法再帮助你。不要背叛我对你的信任，克里托斯！"雅典娜拉住战神的手，试图阻止他离开。

克里托斯猛地甩开雅典娜的手，怒道："我的所作所为不需要奥林匹斯来评判，还有，我不欠你什么，没必要听从你的命令！"

雅典娜望着克里托斯远去的背影，"你这样只能让我别无选择……克里托斯。"

——

来到地面的克里托斯不停地破坏着罗德港的一切，尽情的宣泄心中的怨恨与不满。远处飞来的一只雄鹰不停地在克里托斯的身边盘旋，不意间雄鹰的力爪抓向了克里托斯巨大的背脊，顿时，战神的全身仿佛被雷电击中一般，他感到自己的力量在不住地向外卸去，暗红色的战神铠甲仿佛变得沉重无比。

不仅如此，克里托斯的身体渐渐地变小，终于他变回了人形。

愤怒不已的他，大声地向天空吼道："雅典娜！这就是你的回答吗？我是战争之神，如果是这样，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罗德港的守军发现了克里托斯，试图偷袭的士兵们一个个的倒在自己的脚下，手握雅典娜赐予的链刃，克里托斯开始屠杀身边的守城士兵，穿过回廊来到火光通天的战场，一副令人难以想象的景象呈现在克里托斯的眼前。

刚才还矗立在港口海岸的青铜太阳神像，居然一步一步地向自己所在的方向走来，整个大地仿佛也在感受神像的逼近，震天的脚步声把克里托斯身边的那些兵士们吓得丢盔弃甲，四散逃去。巨大的神像的手掌干净利落地拍在了克里托斯的身旁，只见神像的双眼放出宝蓝色的光芒，硕大的手掌不停地想要击打克里托斯渺小的身躯。

克里托斯抽出背后的链刃，一遍躲避巨像的攻击，一遍思考对策，身经百战的战神，利用附近的投石器，飞在空中的他正好向神像发动攻击，虽然体形变小，但相对的移动速度更加灵活，巨像来不及防御就让克里托斯落在了自己的头上，闪闪发光的链刃"咻"地毫不留情地刺进了巨像的右眼。伴随着巨像的震天的哀鸣声，克里托斯被甩出老远。

——

宙斯的恐惧来源于古老的诅咒，就如同他亲手放逐的父亲，科洛诺斯当年做的那样。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自己做出的选择竟和父亲是一样的。

宙斯一直过分的压制阿瑞斯，他的覆灭几乎就是宙斯授意众神的结果。可现如今他另一个儿子开始令他坐立不安，桀骜不逊的克里托斯有着不亚于阿瑞斯的力量，宙斯非常了解他的这个儿子，他不会向任何人低头，即使是众神之神的宙斯自己也不例外。尽管雅典娜一直在掩盖克里托斯的种种暴行，但是宙斯对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

“他必须消失，没有人可以威胁身为众神之神的我，即使作为我的儿子……”

宙斯变身为了一只雄鹰，来到了战火连天的罗德港……克里托斯正在发狂一般地破坏着这座小城。

它的力爪猛地抓住伫立在港口的雄伟神像的肩部，顿时神像像是从遥远的睡梦中复苏一般，奇迹般地挪动了自己的双脚。

雄鹰紧接着向远处狂暴的战神飞去……

——

克里托斯和巨像依然斗得难解难分，虽然能够给巨像造成伤害，但始终无法给予它致命一击，一筹莫展的克里托斯，忽然听到了来自遥远天际的声音。

“克里托斯！”

“宙斯！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我自己能打败这个怪物！”克里托斯对着天空吼道。

“克里托斯，如果想要继续前进，你需要奥林匹斯的帮助，我的神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力量注入到奥林匹斯神剑中。现在，快去取你的神剑吧！克里托斯！”

克里托斯听得非常清楚。满腹疑惑的他远远望着从天而降的神兵力器“奥林匹斯之剑”直落在自己的前方。“为什么你现在又来帮我了？宙斯……”

虽然对于宙斯的好意有所顾忌，但眼看巨像依然生龙活虎地向自己发动疯狂的攻击，克里托斯还是把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注入到了奥林匹斯之剑里。最终，他奋力举起了神剑，拼尽全力向疯狂的巨像挥去，果然强大的奥林匹斯之剑几乎没有令巨像有喘息的机会，不一会儿诺大的太阳神巨像就瘫倒在了克里托斯的面前。

克里托斯大口地喘息着，神剑和盔甲的重量似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时胜利的兴奋冲混了他的头脑。

“看到了吗？雅典娜！你们看到了吗？奥林匹斯！这就是我的回答，我才是战争之神，我会让你们承认我的存在！”

慷慨激昂的克里托斯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原来巨像虽然瘫倒在地，但是依然使出最后一击向克里托斯拍去。已经筋疲力尽的克里托斯就算是察觉到也无法躲开了，更何况现在这个毫无防备的战神。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巨像的手掌死死地拍在了克里托斯的身上。克里托斯手中紧握的奥林匹斯之剑高高地飞落在他的前方，直插在地面上，耀眼的光芒刺激着战神摇摇晃晃地从地面上站了起来，而他身上沉重的战神铠甲开始一片片的剥落下来。此时，克里托斯努力想睁开自己的眼睛，却

发现自己的视线变得异常的模糊。

“要活下去就要拿回神剑！拿回力量！”这个信念支撑着战神慢慢地走向位于前方的奥林匹斯之剑，蹒跚的步伐，虚弱的身体，咫尺之遥的神剑仿佛触手可及，可是却怎么也无法靠近。几个斯巴达战士望着昔日英名神武的战神如此这般狼狈有些不知所措。

一直在上空盘旋的雄鹰此时飞到了虚弱战神的身边，一道白光闪过，雄鹰顿时变成了人形。宙斯顺手拔起奥林匹斯之剑，向克里托斯走来。

——

一身银白色的装束，强健有力的肌肉，双眼投射出直白的杀意。宙斯握着奥林匹斯之剑慢慢地踱向虚弱的战神。

此时的克里托斯脑海里回想起了宙斯先前的帮助，看着眼前从雄鹰变成宙斯的众神之神，他恍然大悟，自己中了宙斯的阴谋，现在自己变得一无所有，望着走向自己的宙斯，克里托斯满腔的愤怒却连手都抬不起来。

“为什么？”

天空不知何时变得混沌起来，电闪雷鸣夹杂在云雾中不住地倾斜自己的怒火。

“克里托斯，你太令我失望了，你以为我会让你为所欲为下去吗？别忘了我是奥林匹斯之王，像做神就必须按照我的规矩来，除了服从于我，你别无他法。现在你让我别无选择！”

奥林匹斯之剑瞬间插入了克里托斯的胸膛，滚烫的鲜血从战神的身体里喷涌出来，克里托斯已经无力抵抗，只是愤恨的看着宙斯。

“我的儿子，我本不想走上这条路的，是你选择了这条路，现在你的路到此为止了。那个诅咒也到此为止了！”

“宙斯、我会让你为今天所作的后悔的，你会为此付出代价，我说到做到！”克里托斯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

宙斯猛地抽出神剑，顺势一挥，顿时巨大的冲击波把罗德港几乎所有的生灵全部扼杀。刚才还激战正酣的战场瞬间化作了一片尸骸的海洋。随后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克里托斯的尸体则立刻被来自冥界的触手抓入了地府中。

第二章：结盟

大地之母盖亚一直注视着克里托斯，从宙斯授意杀害阿瑞斯开始。虽说阿瑞斯对于奥林匹斯的背叛毋庸质疑，但是宙斯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让盖亚很不满。加上他对于泰坦一族的放逐与迫害，盖亚把这份仇恨隐藏在自己的身体里，直到克里托斯的出现。

现在是时候让着预言实现了……

〝克里托斯，起来继续前进吧！斯巴达人，你的使命还没结束，只有懦夫才选择死亡，你是斯巴达人的勇士，起来战斗吧，克里托斯！〞盖亚呼唤道。

盖亚在哈迪斯的地盘上救出了克里托斯，但还是需要战神以一己之力来回到现世，哈迪斯的爪牙不停地骚扰战神的复活。然而依然无法阻挡斯巴达人成功逃出地狱。

盖亚心里明白：克里托斯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作为宙斯的儿子也好，作为战神也好。

——

克里托斯在得到了盖亚的帮助后，摆脱了哈迪斯的纠缠，回到了现世，但是已经吃过一次苦头的他不愿轻易相信盖亚的话。

〝克里托斯，想要击败宙斯，想要改变你的命运。你已经不再是战神了，你的力量已经离你而去。想要夺回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命运三姐妹所在的命运神殿，接受考验。让她们带你回到过去，来改变你的命运。〞盖亚巨大的身影浮现在克里托斯面前。

〝为什么你要帮助我，盖亚？〞克里托斯质问道。

一个流传千年的诅咒至此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大地之母盖亚，生出了天神尤拉诺斯，并娶之为夫，尤拉诺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众神之王。然而他生性残暴，刚愎自用，盖亚最终决定罢黜他，而用她和尤拉诺斯的小儿子科洛诺斯来代替尤拉诺斯成为新的王。科洛诺斯轻松地取下了父亲的首级，可是愤怒的尤拉诺斯在临终前怒目圆睁地瞪着他的小儿子诅咒他会遭到和自己一样的命运。

科洛诺斯非常担忧父亲的诅咒，他娶了自己的姐姐瑞亚后，将她所生的孩子全部都一口吞到肚中，瑞亚为此伤心不已，终于，瑞亚决定保护自己最后的血脉。

在她与科洛诺斯第六个儿子降生后，她用石头裹在襁褓了，骗过了科洛诺斯。而把儿子送往盖亚那里抚养。流落在外的小儿子长大成人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决定推翻科洛诺斯的统治。他把科洛诺斯肚中的兄弟姐妹救出后，联合起来将科洛诺斯废黜了。而他自己取而代之成为了新的众神之王，他的名字也被载入奥林匹斯的历史之中。

—〞宙斯〞

宙斯成为众神之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泰坦一族从奥林匹斯众神中驱逐了出去。泰坦一族在那次战争中几乎灭绝。所以泰坦一族从来都是宙斯的敌人。而现在泰坦一族的复兴就要依靠克里托斯的力量了。

宙斯放逐了自己的父亲，但是他自己不会永远做奥林匹斯的主人，总有一天他也会被人所取代。那个人也许就是他的儿子……

——

克里托斯猛地从梦中惊醒，了解了盖亚的用意之后，他决定踏上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他一把抓住身边跟随自己多年南征北战的副将说道：〝立刻回斯巴达城去，一场伟大的战争很快就会打响，

回去重整旗鼓，我会去追上宙斯了结他！"

话音未落，一匹金色的天马从天而降，停在了克里托斯的身旁。这是传说中的灵兽天马伯加索斯。克里托斯一跃而上，操纵天马向天穹深处飞去。

即使在空中，宙斯的爪牙也不愿放过克里托斯，魔物乘着狮身鹰头的飞兽哥雷芬追击着天马，克里托斯虽然失去了战神的力量但作为斯巴达人的力量还在，雅典娜链刃还在。

痛快地解决了追击的敌人，但是天马却飞入了一座山谷中，在降落时，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压住了天马，于是克里托斯不得不去找这只手的主人来解放自己的天马。不出所料，手掌的主人是泰坦一族中好称"百怪之父"的提丰。他当年在和宙斯的战斗中战败，最终被自己丢出的大山压在了下面。宙斯将他封印在了这里。

提丰对于克里托斯的到来显得很不屑和不满，不仅不愿帮助他离开，还向克里托斯发起进攻，斯巴达人料到提丰不会轻易让步，遂和他周旋起来，几个回合下来，克里托斯利用灵活的身手从提丰那里夺来了新能力"提丰之灾"。看到提丰不会善罢甘休，克里托斯索性暂时离开寻找他法。

——

来到峡谷外的断崖处，提丰另一只手掌呈现在克里托斯的面前。而且，手掌的中指处一个男人被绑的结结实实，一只白色老鹰专心致志地在啃食那个男人的肝脏。撕心裂肺的哀嚎声让克里托斯不禁停下脚步。

克里托斯慢慢地走到那个男人身边，老鹰享受完了美食抖动它的翅膀飞离了两人。

"战神……你还活着……"

"我早就不再听命于他们了。"克里托斯说道，"是谁把你困在这里？"

"宙斯……我只是想帮助人类而已。可是这在宙斯看来是一种背叛，作为惩罚，他把我送到这里，让我每日承受无法入睡，无法弯膝休息之苦，还要忍受恶鹰每日食肠之痛……"男人痛苦的倾诉，"究竟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还要忍受多久的痛苦！"说完这些，男人低下了头，他被咬得血淋淋的肝脏瞬间复原，毫无损伤。突然男人大声叫道："拜托了，斯巴达人，帮我结束这一切，结束我的痛苦吧，斯巴达人，拜托了！"

克里托斯一刀将绑住男人手脚的铁链砍断，又用提丰之灾击碎了锁链，终于男人掉落到提丰手掌下的火冢之中。在他悲鸣声中化作了灰烬。这时，盖亚的声音又浮现在克里托斯的耳边，斯巴达人得到了寄托泰坦的愤怒之力"泰坦之怒"。

依靠着"泰坦之怒"克里托斯成功让提丰的手指移开，救出了天马。继续向命运神殿前进。

———

骑在天马上的克里托斯很快就看到了命运三姐妹所在的罗德岛。四匹火马巍然屹立在岛屿的正前方，它们身后的链锁连接着马车，而马车后面则是罗德岛。

这时，天空中出现了无数的哥雷芬，它们似乎是保护命运三姐妹不受打扰的看门狗。克里托斯冲出了重重的空中拦截，顺利地降落到了拉克西斯神庙中。

当克里托斯来到中央的"时间的战马"处时，发现没有钥匙无法打开前进的大门。无意中，克里托斯遇到了一个老人他正关上那扇克里托斯想方设法要进入的大门。很显然钥匙在这个人身上。

"哈哈哈.......斯巴达的鬼魂，这样看来传说是真的，你到这里想要找命运三姐妹来杀掉宙斯，啊哈哈哈～～！"老人轻蔑的笑声让克里托斯感到愤怒。"我的责任是保护命运三姐妹，现在的你还想改变命运，想杀掉宙斯，哼哼！简直痴心妄想，你已经不再是战神了，你失去了力量，能够干什么？"

"少废话，让我进去，这样我还能让你活下去！"克里托斯嗔道。

"哼哼，我认为那不是用来让我选择的！斯巴达的鬼魂。"

老人体形强壮，克里托斯近身和他交战下来，占不到任何优势，于是使用提丰之灾就大大地提高了克里托斯攻击范围。最终有惊无险地杀掉了看门人。开启了大门。进入后，科洛诺斯忽然出现在克里托斯的面前，他赐予了斯巴达人新的力量"科洛诺斯之怒"。

得到钥匙的克里托斯成功地解开了战马的眼罩，随着他手中不断的抽打，原本规然不动的四匹战马居然开始挪动身体，巨大的马蹄激起的水花令整个海洋为之翻滚，战马发出震天的啼鸣。它们开始向前移动，只见整个罗德岛和神庙都被拉了过来。

第三章：拭炼

宙斯有些坐立不安，盖亚的行动出乎他的意料，现在他不愿再次直面他的儿子，更何况是在盖亚的庇护下，他决定做些什么。即使无法再次至克里托斯于死地，他也希望能给斯巴达人一个了断。

斯巴达城的上空乌云密布，守城士兵小心翼翼地检查每一个角落，在失去战神的保护后，斯巴达军队一直在严阵以待。可是他们还不知道等待的究竟是什么。

天空中突如其来的闪电击垮了斯巴达城的城墙。紧接着数以万计的闪电犹如磅礴大雨般地倾泻在斯巴达城的身上。城市几乎在一瞬间化为了废墟，无数的人试图躲开满天的闪电，然而一切尝试都是徒劳的，宙斯庞大的身躯践踏着斯巴达每一寸土地。他把整个斯巴达城变成了死都。

——

回到神庙后，克里托斯来到了命运女神之一的拉克西斯雕像面前。

"堕落的神啊，你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死亡将是你最后的终点！"神像这样警告道。

"死亡恰恰是我的征途之起点！"克里托斯从身后抽出链刃，毫不犹豫地向神像挥去，伴随着巨大的破坏力和声响，拉克西斯神像的头颅被击打得粉碎。经过"命运的中庭"后，克里托斯进入了罗德岛的森林－"被遗忘的沼泽"。

沼泽到处散发着尸体的腐臭，这里感觉不到任何生气。克里托斯不得不谨慎地向沼泽深处探去。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越来越近，正当克里托斯回头想看个究竟时，一把巨大的锤子几乎就要击中克里托斯的头部了，斯巴达人一个闪身躲过了攻击，顺势拔出链刃飞向跑过身边

的烈马。链刃插进了马的身体里，克里托斯被马拖着跑了一阵，终于找到机会抽出链刃，在一片被沼泽包围的祭坛上，骑马者和克里托斯照了面。

他的体形依然和当年一样强壮，不同的是在他身上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人类的气息。蛮族首领……当年险些让克里托斯遭遇滑铁卢的军队首领。要不是斯巴达人在关键时刻将灵魂卖给了阿瑞斯，当时战死沙场的就是克里托斯自己。

"很久没见了，斯巴达的灵魂！"蛮族人笑道，"就像你当年那样，我也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哈迪斯，现在我来到这里是要改变我的命运！没想到啊，阿瑞斯的仆人！没想到我还能得到这样的礼物，克里托斯！哈哈哈，你还记得那天吗？斯巴达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克里托斯斩钉截铁地回答。

"很好，今天我就要取下你的首级，斯巴达人！！！"蛮族人挥舞着巨大的锤子向克里托斯冲过来。

早有准备的克里托斯灵巧地躲开，还来不及抬头看，骑着烈马的敌人再次冲向自己，虽然斯巴达人再次躲过了被撞到的危机但是却被蛮族人的巨锤击中。

陷入苦战的克里托斯渐渐意识到敌人这次依然很棘手，即使时间过了十年也是一样。强烈的胜利欲望让斯巴达人出奇地冷静下来。利用"科洛诺斯之怒"很快蛮族首领就受不了电击，跌下马来，失去帮手的敌人此时任由斯巴达人宣泄愤怒。最终，克里托斯又一次提起了蛮族首领的头颅。

——

柏休斯隐身穿过了阿特洛波斯的殿堂，这里出现了召唤者，他们一直追着柏休斯，召唤出魔物来攻击他。柏休斯不得不应战，面对体形巨大的敌人，柏休斯利用自己手中的盾牌给予了他们致命的一击……

解决战斗后的柏休斯有些疲倦了，靠在墙边，望着满屋令人恶心的尸体，他感到一阵快感。离胜利又近了一步的快感。

在这漫长又悲惨的旅途中，噩梦和痛苦的现实交织着出现。然而柏休斯从未想过放弃，他始终相信一个伟大的使命等待着他来完成，这个使命就在命运神殿中，他只要接受这些拭炼就行了，他只需要完成这一切就行了。

不知睡了多久，柏休斯似乎听到了外面开始有嘈杂的声音，他立刻隐身翻身离开了殿堂。

"还没完呢……命运女神，我会完成的，一定会……"

——

克里托斯没想到这支地狱犬如此难缠，它紫红色的体毛就让人很不舒服，加上散发出的恶臭，克里托斯开始感到昏昏沉沉，努力地保持清醒。

地狱犬猛地向他扑来，两支前爪在克里托斯的胸前留下了斑驳的血痕，由于速度实在太快，克里托斯不得不认真对付这支畜生。在拧下地狱犬最后一个头颅后，终于它瘫倒在地化作一瘫泥水。

克里托斯从一进入这"欧律阿勒神庙"后，就感到很不舒服，这里总有些令人不安的东西等待着他。克里托斯拿起从地狱犬那里夺来的宝物"金羊毛"成功反弹了火球击碎了墙壁。

经过一番波折后，克里托斯开始找到弥漫在神庙四处的令人不安的根源。"欧律阿勒"那肥胖的体态和两支硕大的乳房让它自身散发出的恶臭变得相形见绌。克里托斯几乎不加思索就挥舞起了双链刃，向蛇妖发动一波波的攻击。

欧律阿勒虽然体态肥胖，但是动作异常敏捷，它总是用身体缠住身边的圆柱，然后双眼放出石化光线。面对这些，骁勇的斯巴达人一点都不陌生。他飞起链刃，直插入女妖的体内，把它狠狠地从圆柱上扯下来，随后直接拧下了她的头颅……忽然周围出现了无数的敌人，包围住了克里托斯。于是欧律阿勒的头就发挥作用了，随着斯巴达人疾风骤雨般地挥舞自己那闪闪发光的链刃，敌人化作石屑直至虚无。

克里托斯有些累了，眼花缭乱迷宫般的神殿和无穷无尽的战斗让他感到疲倦，可喜的是渐渐产生一个感觉：自己的力量开始回来了，与之相伴的面前的敌人越来越难缠。在这满是污泥，湿漉漉、粘糊糊，臭气熏天的地方，克里托斯很快就昏睡过去。

——

伊格拉斯从废墟中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映入眼帘的情景让他呆若木鸡。整个城内找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房子的建筑，除了废墟就是尸体。地上混杂着人血和泥水。原本生机勃勃的大地化成了了无生趣的泥炭和干裂的土地。整个城市仿佛变成了贫瘠荒凉的残骸。

伊格拉斯伫立在那里，两行眼泪悄无声息地流淌下来。

"立刻回斯巴达城去，一场伟大的战争很快就会打响，回去重整旗鼓……"他忽然回想了首领嘱咐过的话。

"我必须做些什么，必须……拯救斯巴达……"伊格拉斯摇摇晃晃地向废墟外走去。

让他感到惊异的是，他的前方，远远立着一只拥有金色翅膀的飞马，正在"扑哧、扑哧"扇着翅膀。

他当然不会忘记在哪里见过这家伙，心里一个声音催促着他……

伊格拉斯奋力地向它奔去……

——

柏休斯感到自己的体力快用尽了，这里的拭炼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艰难，终于在放弃前的一霎那，他到达了一扇巨大的铜门前，推开大门，柏休斯兴奋地穿过铜门，随着铜门在身后渐渐关上最后的一丝缝隙，柏休斯开始后悔。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没路了？"柏休斯大声的问道。整个房间里除了一个大水池外一无所有。

"命运姐妹们，为我指引方向吧！"声音回荡在空荡荡的房间中。"难道我的拭炼结束了？"

柏休斯瘫倒在地，有些绝望地望着水中倒映的自己。"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猛地起身跑向唯一的出口和入口，那扇铜门就如预想的一样，纹丝不动。

柏休斯彻底绝望了，不停地责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不是我的使命吗？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铜门慢慢地打开了，柏休斯反应慢了一些，纵是使尽全身力气跑向大门还是晚了一步，转身望着刚推开门进来的男人。柏休斯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战神、不，前战神。斯巴达勇士－克里托斯！"柏休斯心里念道。

"你刚刚关上了唯一的出路，斯巴达人。"柏休斯忿恨地说道，"等一下，难道这也是女神给我的拭炼？你们在看吗？命运女神？"

"好吧，前任战神，斯巴达勇士，克里托斯！让我们来完成拭炼，让我得以继续前进！"柏休斯下定了决心，要杀掉克里托斯。

隐身的柏休斯显然有些小看斯巴达人了，尽管身形隐遁，但斯巴达人总能知晓柏休斯攻击的方向，并事先做出防御或是躲避。并给予柏休斯反击。几个回合下来，原本就显出疲态的柏休斯已经遍体鳞伤。而且还失去了隐身的能力。

于是柏休斯决定拼死一搏，利用"美杜沙盾牌"，他成功防御住了斯巴达人的进攻，并给予他以沉重的反击。局面眼看就逆转为柏休斯有利了。斯巴达人忽然全身发出火焰，变身成为了恶魔般的火焰魔鬼。当链刃向自己飞来的时候，柏休斯已经惊呆了。倒在地上，望着自己的鲜血潺潺地从身体里流出。柏休斯挣扎着站了起来，举起了最后的武器"美杜沙之盾"。

可是，斯巴达人奋力一击，把柏休斯弹飞到房间尽头，只见他撞破了墙壁，身体径直插在悬在半空中的链钩。

随着一声巨响，链钩从天而降直插入地面。

顺着链钩，斯巴达人安然无恙地滑到了地面，手中拿着"美杜沙之盾"。

第四章：GREAT WAR

宙斯不会因为成功地篡位而高枕无忧，自己的行动虽然让盖亚非常不满。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干。泰坦一族必须离开奥林匹斯。现在的局面是：父亲科洛诺斯已经被自己击败，泰坦一族对于奥林匹斯的统治权已经归于新世界的众神。

"这还不够，科洛诺斯！我不会让你们有机会重整旗鼓！"宙斯试图发动战争彻底让泰坦一族消失。

然而，碍于盖亚的阻拦，始终无法对泰坦一族采取行动的宙斯心急如焚。

这时，泰坦一族却集结力量向奥林匹斯攻来。这一突如其来的攻势正中宙斯下怀，他率领新的奥林匹斯众神，从容应战。

体形巨大的泰坦族并不像宙斯想象的那样好对付，自己的两个兄弟哈迪斯和波赛东都陷入了苦

战。泰坦倾尽全力的反击让新奥林匹斯众神感到有些难以招架。

整个神界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中化作地狱一般的炼炉。到处都是火光，到处都是闪电，到处都是咆哮。

宙斯能够自由地操纵雷电，站在最高处的他，远远望见自己的兄弟哈迪斯被两个泰坦围攻，击倒在地。他挥手送出两道闪电，正击中其中一个泰坦巨大的身体，只见体形庞大的巨人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哈迪斯乘此机会将它的灵魂送到了地狱。

眼看着战事愈演愈烈，宙斯转身向身后一个暴风漩涡走去。这个漩涡呈现出混沌不堪的姿态，淡淡的蓝白色光芒从其中透射出来。漩涡连接着神界的天与地，空气中的水气渐渐地聚集到漩涡周围，暴风的剧烈程度越来越强。

宙斯显然很满意眼前自己的这个作品。他一把将自己的手伸进漩涡中，整个人瞬间被漩涡包围着，一道刺眼的蓝色光芒从他身上射出。伴随着宙斯一声怒吼，原本混沌暴戾的漩涡顿时化作了虚无，只见宙斯完好无损的站在原地，手里却握着一把金光闪闪的神剑——奥林匹斯之剑。

宙斯信心满满地走到神界最高处，将奥林匹斯之剑直插入脚下，只见刚才消失的暴风漩涡再次包围住神剑，只不过这次的漩涡更加令人战栗，巨大的云雾和烟尘围绕在它周围，水气化作了尘埃。蓝白色的光芒直通往天际，整个大地仿佛都被漩涡所吸引开始排挤、断裂。那道光芒消失后，漩涡也嘎然而止，瞬间出现了宁静的一幕，然而作为回应，从天而降的巨大光柱夹杂着蓝白色的混沌，笔直笔直地落在了地面上。刹那间，光柱激起了放射状的冲击波向整个大地席卷而来。

所有的泰坦都无法躲开冲击波带来的巨大能量，在整个神界变成一片焦土的同时，泰坦的时代结束了。

——

克里托斯挥了挥链刃，把粘在上面的血污抖落干净，回想起刚刚的一连串惊险跳跃，斯巴达人难免也心有余悸。正好几个米诺陶斯送到了家门口，在这潮湿阴暗的山洞中战斗区域显得过于狭小了。不过斯巴达人自然有办法找到敌人的位置并给予致命一击。

来到断桥，克里托斯已经可以看到对面命运女神的宫殿了，可是断桥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如何跨过这道深渊成了一道难题。克里托斯显然有些焦急，思索着对策。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从桥下慢慢地爬上来。吸引克里托斯的是他背上有两支巨大的翅膀。

"回去，你给我回去，蛮子……"老人说道。

瘦骨嶙峋的他看起来充满了紧张和不安。"快回去，你……只有我能跨过这道难题，只有我！"老人激动地嚷道。

"不是你，不是你！看到我的翅膀了吗？看到了吗！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伊卡洛斯……"老人转过身去。

克里托斯看着这个歇斯底里的老头，莫名其妙的他听着老头的话，渐渐怒火中烧。

"越过这道深渊是我的使命，不是你的！只有我能够过去，只有我！！！"老人愤怒地向克里托斯吼道，"不是你……堕落的神……命运女神不会让你这样的人来……"。

“给我闭嘴，老东西！我会越过这里，而且是用你的翅膀越过！”克里托斯反击道。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混乱中两人扭作一团跌落到深渊中。

急速下坠的他们在空中依然纠缠在一起，两人仿佛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地底洞窟中。这里到处是炭石和岩浆，仿佛是克里托斯熟悉的炼狱一般。最终强壮的斯巴达人折下了伊卡洛斯的翅膀，装在了自己身上，成功在地底洞窟中着陆。而伊卡洛斯则跌落到了更加黑暗的地狱中。

——

仔细一看身处的环境，克里托斯发现自己竟然落在了擎天神阿特拉斯的身上。作为泰坦族昔日最强勇士之一。现在阿特拉斯被宙斯囚禁在地底背负着整个天空。只见阿拉特斯移动手掌慢慢把刚才两人飞进来的洞窟给堵住了。

克里托斯不得不想方法让那巨大手掌移开让出洞口来好出去。

地形极其险恶的地底，到处充满了危险。费劲力气终于到达洞窟附近，击碎了阿特拉斯手掌上的锁链。让阿特拉斯的手掌移开了少许。阿特拉斯似乎也感到有些意外。用巨大的手抓住了克里托斯。

“是谁解开了锁链？是谁？”阿特拉斯低沉的声音在空旷的地底炼狱中回荡许久。“啊……你很强壮，但是你太小了，无论是作为勇士还是作为一个神，克里托斯！”

斯巴达人在阿特拉斯的手掌上瞬间被一群独眼巨人包围。凶暴的巨人同时向克里托斯冲来……此时的斯巴达人已经无所畏惧，他已经从自己的征途中得到了强大的力量支援。随着链刃在空中自由地飞舞击散出的火光让每一个试图接近战神的魔物都化作尘土。

“嗯……克里托斯，还是一样愚蠢啊！让我听听你想怎样向众神之王复仇呢？”阿特拉斯缓缓说道。

“我要拿回奥林匹斯之剑，并把它插入宙斯的胸膛！所以我需要你的力量来帮助我。我会拿回我的力量，战神的力量。”克里托斯大声回答道。

“力量……那个东西离我而去已经很久了。确切的说是从那之后，那场伟大战争之后！”阿特拉斯开始回忆那场惨痛的战争。

那时阿特拉斯作为泰坦的勇士，直接与哈迪斯展开了交锋，遗憾的是：在局面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他遭到了波赛东的背后偷袭，最终败下阵来……同时那柄奥林匹斯之剑强大的威力让阿特拉斯现在也唏嘘不已。

“看来，盖亚没有看错人，哼哼……克里托斯，我会把我最后的力量传授给你！”随即，克里托斯学会了“阿特拉斯地震”。

“阿特拉斯！我现在需要你指引我回到命运神殿，继续我的征途，我要快点杀了宙斯！”

“没有人可以帮你找到命运神殿和命运姐妹。你必须靠你自己，克里托斯！但是我可以送你一程，斯巴达勇士！”

阿特拉斯把手掌微微握紧向通往地面的洞窟伸去。最终将克里托斯送回了地面。

现在克里托斯又回到了刚才遇到伊卡洛斯的地方。只不过现在有翅膀的是克里托斯。

——

站在命运女神宫殿门口的克里托斯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离胜利不远了。虽然不清楚命运神殿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是现在毫无疑问他已经站在了命运三姐妹的地盘上了。心情亢奋的克里托斯大步地冲进了宫殿深处。

拉克西斯望着克里托斯的身影显得不屑一顾。虽然早就知道克里托斯能够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但是心中隐隐尤生一股不安。

"死亡将是你的终点！克里托斯！"

拉克西斯已经确定了克里托斯的命运，可是忽然她来了兴趣，想再捉弄一下克里托斯，与其让他死于他人之手，不如自己亲自来了解他。

——

伊格拉斯乘着飞马，不知飞了多久，他心里忐忑不安，强烈的风压让他几乎睁不开眼睛。

"去找命运三姐妹来改变斯巴达城的命运！"心中的声音这样告诉自己。

天空此时混沌不清，黑压压的云雾把整个天穹遮盖得严严实实。伊格拉斯试图控制飞马来减低飞行的速度，可是他甚至无法挪动自己的身体，更别说驾驭这匹神驹了。

忽然，飞马纵身向下急速降落，伊格拉斯死命地抓住飞马，经过一段漫长的滑翔后，终于飞马慢慢地降落在地面上。伊格拉斯慌张地从飞马身上滑落下来，不停地喘着气的他开始打量自己现在身处何处。一个闪神，那匹飞马便似完成任务般地再次向天空飞去。望着它远去的身影，伊格拉斯握紧了腰间的佩剑，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更加艰难的道路。

原来飞马将自己送到了一座气宇轩昂的宫殿内廷广场上，天空变得和刚才截然不同，蓝天白云，透彻的一无所有。

向远处眺望，仿佛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尖峰蔚然耸立。

"这里是？命运神殿？"他自言自语道。

第五章：解放

克里托斯浑身是血，由于双手必须紧紧握住机关来使石台不断上升，可是周围却总有一些骷髅不停地向自己攻击，更糟的是：头顶上的石块会慢慢地向克里托斯的脚下那块移动，虽然不愿去想，但是斯巴达人当然知道头上那块和脚下那块合在一起的话，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唯一的钥匙就是现在手里握着的机关，不停地转动它，以保持两块石头的距离。敌人当然不会

让克里托斯如愿以偿，它们举起大刀，齐齐地向斯巴达人劈去。

看着自己身上喷涌而出的热血，克里托斯不得不用最短时间来解决身边的敌人。虽然耗费很多魔力，但"阿特拉斯地震"对于敌人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轰天震地的响声伴着强大的火光，不消一会儿，骷髅都化为了尘土。克里托斯立刻回到机关迅速地转动。刚松了口气，一把利刃又向斯巴达人的背后刺来……

——

吸收了大量的绿色魂魄的克里托斯身体略微复原了，"可恶！"斯巴达人开始体会到现在的拭炼已经开始变得不同寻常了。就在刚才，拉克西斯的身影浮现在自己的面前，为自己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向庭外眺望出去，可以看到原本那尖峰已经展开一些，现在可以判断出那是一只鸟的石雕。

"是在那里……"克里托斯心想道。

望着地上的那具尸体，由于无法看懂东礼堂中间的咒文，克里托斯不得不找个翻译……

那个翻译一直拒绝把咒文译出，原来咒文表示："想要解放，就用鲜血来作为牺牲。"克里托斯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现在要去西礼堂解开另一个咒文。

刚进门就看到一个老者，嘟嘟囔囔地向礼堂深处的悬崖跑去……

"不会让你如愿的，斯巴达的鬼魂！"说罢，他一个纵身跳了下去。这个人一死就没人能翻译这里的咒文了。

克里托斯仔细看了房间的摆设，忽然发现自己左手边的波动空间，进入后，他居然回到了那个老头跳楼前的状况。于是克里托斯轻松地阻止了他自杀。

强迫他念完咒文后，把他的鲜血解放了出来。随着他的血渗入地板，远方海平面尽头的石雕像忽然张开了自己巨大的翅膀，一个凤凰的形象映入了克里托斯的眼帘。

"就像你寻求第二次生命一般，凤凰的涅磐标志着重生，让凤凰重生，它将会带你到命运神殿。"拉克西斯再一次出现为克里托斯指明了方向。

———

按照拉克西斯的指引，克里托斯进入了位于礼堂地下的"凤凰间"。

这里的热度几乎让人无法呼吸，炙热的岩浆在眼前翻滚，当火海组成的大浪向自己袭来的时候，克里托斯无从躲藏，只能忍受巨热的煎熬……然而浪头还没结束，一浪接着一浪，整个房间沦为了火海，克里托斯好不容易找到了掩体，可以推着掩体前进而避开火浪。偏偏这个时候，几个喽啰开始找斯巴达人的麻烦……

———

伊格拉斯在这里徘徊了很久，依然找不到出去的路，这里漆黑一片，他感到自己的心脏都要被撕碎了。不管自己怎么寻找，就是无法走出这黑暗的空间。焦急、紧张、忧虑、愤怒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伊格拉斯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命运女神！你们在哪里？救救我……救救斯巴达！"终于，伊格拉斯向黑暗乞求道。

突然……

"轰隆、轰隆隆……"巨大的声响让伊格拉斯猛地站起身来。忽然他的身后出现了光芒，一扇落地的玻璃让他得以看到外面的情景。

只见一只巨大的火鸟从地上喷射而出，惊天动地的啼鸣声让人不寒而栗。它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火焰包围。炙热的岩浆伴随着火鸟从地底倾泻而出，就算在庭内的伊格拉斯，也能感到那渗入心脾的灼热温度。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号角声。火鸟远远飞到了靠近石雕像的平台上。仿佛在等待主人的到来一般……

一阵急促的跑步声从远处的黑暗中传来，早已熟悉这黑暗的伊格拉斯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他紧紧握紧了自己的佩剑，蹲在地上等待着敌人到来，并给予偷袭。

脚步声靠近了，伊格拉斯一跃而起，拔出佩剑向对方刺去，不想却刺了个空。对方的反击立刻就到了面前，快速躲开的伊格拉斯明白对手不简单。几个回合下来，虽然看不见对方，但是伊格拉斯已经明显有些招架不住了。

"我已经走到这里了，我不会放弃，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伊格拉斯给自己鼓劲。

话音未落，一把熟悉的链刃刺穿了他的身体。两人双双飞出了黑暗的房间，撞破了落地玻璃。落到地上的俩人依然纠缠在一起。当看到对方的脸孔时。此时伊格拉斯仿佛明白了一切。

"克里托斯……我的……我的主人啊……"。

——

克里托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刚才在黑暗中较量的敌人竟是自己当年攻打罗德港时的副将伊格拉斯。

"为什么？为什么你到这里来？"克里托斯愤怒的问道，"我不是让你回去保护斯巴达了吗？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

"斯巴达……已经……已经不在了。"伊格拉斯低声抽搐道，"宙斯……宙斯他率领军队……毁灭了斯巴达……杀了……杀了所有人……我……我是……唯一活下来的……"。他的气息越来越弱。"我以为可以……可以通过……命运女……改变……斯巴达的命运……而现在……你是我们……唯一剩下的，我们……所信仰的……真正的战神。"

伊格拉斯在克里托斯的怀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克里托斯感到万念俱灰，家园、亲人、军队都离他而去了，自己经过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还是一无所有……

"宙斯！你这个懦夫，这就是你的规矩吗？你为什么不冲我来！！！"克里托斯暴怒地向天空吼

道。

大地仿佛也随着吼叫声开始颤抖，从海底爬出的章鱼怪斯库拉慢慢地爬上中庭，克里托斯仿佛完全不在意怪物的出现。沉浸在失望与悲痛中的战神，此时变得犹如行尸走肉一般。斯库拉轻松的用触手缠住了他，现在准备致斯巴达人以死地。

克里托斯现在闭上了眼睛，一心求死的他渐渐在越夹越紧的触手中昏死过去。

——

在恍惚睡梦中，克里托斯来到了已化为焦土的斯巴达城外。被自己亲手杀死的妻子慢慢向自己走来……

"对不起……我、我没有办法战胜一个神，我无能为力……你能原谅我吗？"克里托斯低声问道。

"克里托斯，现在胜利就在眼前，不是吗？想要得到它必须拼尽全力，甚至舍弃生命！"盖亚的声音从妻子口中传出。

"可是……可是我没法战胜神……"。

"不要放弃，斯巴达勇士！你以为宙斯会放过你吗？直到你死前，他是不会放手的，就算你死了，他的兄弟哈迪斯还会在地狱折磨你的灵魂！只有杀死宙斯才能结束一切！"盖亚激励道，"站起来，克里托斯！还有一场伟大的战争即将到来！"

"站起来！克里托斯！这场伟大的战争将会由你来领导！"

斯库拉的触手越收越紧，突然克里托斯猛地张开双眼，"恶啊……！！！"他使尽全力从触手中挣脱出来。

面对气势汹汹的斯库拉，战神仿佛换了一个人。克里托斯已经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现在奔腾着汹涌不息的仇恨和力量。确定目标的战神已经不可阻挡，轻松切下了斯库拉的双触手后，这只海怪痛苦的死在了复活的战神面前。

重生的火凤凰就在眼前，克里托斯望着自己熟悉而又陌生的雅典娜链刃。现在它的光芒久违般的耀眼……

第六章：命运

紧紧抓住火凤凰的克里托斯，感到极度的呼吸困难。火凤凰在空中盘旋了两圈后，笔直地冲上火鸟石雕像的顶端。迎面吹来的狂风几乎让克里托斯难以支持，更要命的是，火鸟身上灼热的高温，让战神痛苦难当。此时，强烈的复仇信念帮助克里托斯死命地抓住火凤凰。最终火鸟将克里托斯甩入了雕像的口中，自己则化为了凡尘。

落入水中的克里托斯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命运神殿。

回想起当初背叛自己的宙斯，顶撞自己的雅典娜，帮助自己的盖亚，指引自己的拉克西斯。克里托斯知道对于奥林匹斯来说，自己只是一个不被承认的斯巴达人，奥林匹斯的丑恶让他感到恶心。

杀死宙斯，结束神权的时代的时候到了……

战神敲响了悬在神殿两侧双钟，击碎了拉克西斯的头像，向神殿深处走去……

——

"你让他走这么远究竟是为了什么？拉克西斯……"阿特洛波斯笑眯眯地问道。

"这不是很有趣吗？一个堕落的神，一个斯巴达人，既然可以决定他的命运，何不由我们来亲自解决呢。"拉克西斯回答道。

"人类总是这样愚昧，以为可以与神对抗，即使成为了神，也有所谓的命运！"

"人类向神乞求为的就是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又岂至是他们的命运……"。

"如果命运无法改变，那么神的存在就是一种欺骗。"

"命运本身就是一种欺骗。既然人类相信命运，我们就制造给他们。哼哼哼……"拉克西斯笑道。

——

克里托斯来到了一个大厅中，已经没有前进的道路了，满腹疑惑的他发现，自己的正前方、左边、右边各有一面镜子。这里就是拉克西斯的王座。

拉克西斯果然从天而降。这次是真真切切的女神现身，全白的羽袍加上威严的权杖。拉克西斯缓缓地降落在克里托斯面前。

"你终于来了，克里托斯！"

"给我让开！"克里托斯厌恶地说道。

"我们期待现在这一刻很久了….."拉克西斯面无表情地说道，"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间的命运都由我们来掌握，是我们安排了伟大战争，是我们安排你杀死阿瑞斯，是我们安排一切。也是我们让你走到这里！"

"杀死宙斯不是你的命运，克里托斯！"拉克西斯嗔道。

"你再也不能控制我的命运了！！！我让你给我让开！！！"

"不要再对盖亚言听计从了，违抗我们的下场只有——死。"

克里托斯拔出链刃向拉克西斯投去，火光闪动，拉克西斯漂浮到空中，地面上的攻击无法伤害到她。接着女神开始向他发动进攻，拉克西斯权杖射出的光波击中了克里托斯，踉踉跄跄站起身来的克里托斯立刻翻滚来躲避拉克西斯的下一波攻击。尝试用链刃反击的战神却无法伤害到拉克西斯的一发一毫。

"哼哼哼哼……命运女神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拉克西斯得意地说道。

望着跌跌撞撞的斯巴达人，女神趾高气昂地在空中投出一个个光波，克里托斯陷入了苦战。

“现在知道违抗我们是多么的愚蠢了！”又向底下投出一弹的拉克西斯轻蔑地笑道。

忽然，斯巴达人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光波越来越接近了……只见克里托斯猛地使出“金羊毛”把即将击中自己的光波反射了回去，毫无防备的拉克西斯没想到斯巴达人还有余地，惊惶失措的她被打个正着。跌落在地。还来不及等拉克西斯抬头，双链刃已经飞到眼前……

倒在地上的拉克西斯怒不可遏。

“你无法与命运女神对抗的，克里托斯！你无法与命运对抗！”

拉克西斯不甘心认输，召唤出了阿特洛波斯……随即克里托斯被她带到了过去……

——

“这里是……雅典……”克里托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远处阿瑞斯巨大的身影正在和自己展开殊死的战斗。而自己现在则身处在当年最后结果阿瑞斯的雅典娜之剑上。

阿特洛波斯缓缓地从天际飞到惊愕的克里托斯面前。

“还记得这里吗？克里托斯，你和阿瑞斯生死决战的地方。现在你站的地方就是你用来杀死阿瑞斯的剑，嗯哼哼哼！”阿特洛波斯大声笑道，“我们可以改变过去从而改变未来，今天要死的不是阿瑞斯，而是你！啊哈哈……这就是命运的力量！”说罢，她开始破坏雅典娜之剑。

克里托斯明白一旦剑被破坏，自己就会被阿瑞斯在当年杀害，那现在的自己也就不存在了。

拔出链刃发了疯似的克里托斯向阿特洛波斯猛烈地进攻。虽然能够穿梭时空，但是战斗能力却不是这位女神的专长。最终，疯狂的斯巴达人保住了雅典娜之剑，也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阿特洛波斯不得不将克里托斯带回王座。两位女神此时都已恼羞成怒，开始联手对付克里托斯。

拉克西斯使用权杖在空中与战神周旋，而阿特洛波斯则游离与三明镜之间来偷袭他。此时，拉克西斯连续放出的光波一一都被克里托斯档回，早有准备的拉克西斯同样抬手将光波挡回，只见绿色耀眼的光波在空中与地面来回的反弹……阿特洛波斯悄悄地躲在克里托斯的背后，她放出的光波缓缓地飞向斯巴达人的背后……

腹背受敌的战神，渐渐落于下风。以一敌二，一心两用让克里托斯往往顾此而失彼。

在腥风血雨中渐渐冷静下来的斯巴达人，决定集中先解决一个敌人。他目标直接锁定了一直游弋在三明镜中的阿特洛波斯。

——

拉克西斯不得不落下来喘息一下，眼前的斯巴达人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无论自己倾泻多少的愤怒在他身上，他总是能够站起来继续与自己纠缠，更何况阿特洛波斯还在身边帮助自己。

隐隐感到不安的命运女神忽然很介意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人类向神乞求为的就是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又岂至是他们的命运……”

“难道我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了？”拉克西斯心中开始忐忑起来。旁边忽然传来阿特洛波斯凄惨的哀嚎声，克里托斯正在发了疯似地抽击着她的身体。

“不，不可能！我才是命运女神！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命运！！！”拉克西斯歇斯底里地吼道。

她“飕”地飘到克里托斯背后，紧紧地勒住他强壮而又血迹斑驳的身体，战神试图挣扎着逃脱……此时阿特洛波斯得以解脱，她缓缓退后从身后抽出了能够剪断命运的剪刀，猛地向动弹不得的克里托斯的头颅刺去。

“结束了，克里托斯！结束了！斯巴达人！”拉克西斯得意的笑声回荡在王座之间。

随着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哧兹”，阿特洛波斯惊惶失措地放开了紧握着的剪刀，拉克西斯做梦也想不到，剪刀刺中的竟然不是克里托斯而是自己。原来身手矫健的战神一个猫腰躲过了剪刀，而一直在其身后纠缠的拉克西斯成了靶子。阿特洛波斯还处在惊魂未定的状况中，克里托斯快步地向她冲了过去……

“人类向神乞求为的就是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又岂至是他们的命运……”拉克西斯现在开始后悔自己说了这句话。

——

离开了血战许久的王座之间。气喘吁吁的克里托斯丝毫感觉不到疲倦，此时血脉崩张的斯巴达人急切地找到最后一位女神科洛索。

没走多久，克里托斯就透过内廷的巨大玻璃看到了最后一位女神科洛索的庐山真面目。

暗灰色的皮肤，体形巨大而又肥胖。整个身体好像被束缚在一架巨大无比的纺织机里。足不出户的科洛索远远地望着克里托斯的身影。

”堕落的神啊！堕落的斯巴达人！停止你的脚步，停止你的暴行！”科洛索的声音穿过庞长的回廊，响彻整个神殿。

克里托斯丝毫不为所动，面对如涨潮般汹涌而来的敌人，越战越勇的斯巴达人所向披靡。无数魔物的尸体在他身后化为了尘埃。终于，无所畏惧的战神推开了决定他命运的“命运纺织间”……

到处穿织而过的雪白的生命纺线把科洛索死灰般肥胖的体态衬托的更加令人作呕。

克里托斯慢慢地走到科洛索的跟前，她身后巨大的波动墙吸引住了他的视线，先前在宫殿处为了救出那个无聊的翻译老头曾经也见过这样的波动墙，现在看来是拉克西斯为了帮助自己到达命运神殿而设的。无法移动身体科洛索根本无法向战神发动什么有威胁的攻击。等待这位女神的只有死亡……

终于解决命运三姐妹的斯巴达勇士，站在了自己的生命纺线旁，此时兴奋、紧张、期待、急切各种心情交织在心中。克里托斯微微颤抖的手准备开启那时空轮回的波纹……

最终章：弑父

宙斯终于松了一口气，自己手中紧握的奥林匹斯之剑终于刺入了克里托斯的胸膛。这一天他等了太久，等的太痛苦了。他当然知道盖亚所谓的预言和诅咒指的是什么。作为奥林匹斯的领导者，他决不允许任何威胁到他统治的人存在。

当然除了盖亚，抚养他长大的盖亚自从自己篡权夺位之后便一直对自己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在与泰坦的伟大战争后，她便离开了神庭。虽然已经没落沉沦，但是盖亚作为泰坦一族的领袖，是否会继续作乱，让宙斯不禁忧心重重。

现在自己终于手刃亲子，所谓的预言、诅咒自然不攻自破。想到这里，宙斯心中大石终于落地。

"你的路就到这里了，我的儿，诅咒也到此为止了！"宙斯试图拔出奥林匹斯之剑以便让斯巴达人尽快死去。

令众神之王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剑即将离开斯巴达人身体的一刻，宙斯猛地被人从身侧撞开。

"你！怎么会……怎么？"宙斯难以置信地瞪着撞开他的克里托斯。"难道、难道命运女神帮助你了？"

"他们被我杀了。"克里托斯淡淡地说道，"现在轮到你了！宙斯！"

惊惶失措的宙斯不愧为众神之王。短暂的惊恐迅速被他抛诸脑后，现在只能一战了。

"看来我低估你了，斯巴达人！"他面不改色地说道，"既然你走到这里，就让你看一下什么才是神的力量！"

——

克里托斯拔起原本插在自己胸膛的奥林匹斯之剑，诅咒般的回答道："求之不得！"

说罢，斯巴达人挥舞着神剑劈向宙斯。宙斯显然知道神剑的力量，躲开克里托斯的攻击后，猛地扑向他，试图夺下奥林匹斯之剑。两人立马纠缠在一起，宙斯腾身而起，只见两个人为了争夺神剑一起飞向天际。混乱中，克里托斯保住了神剑，落到了一处高崖上。

"可怜的凡人啊！你以为可以与神对抗吗？你以为可以与我这个众神之神来对抗吗？"宙斯变身为巨大的神形出现在高崖前。

克里托斯来不及反驳，周遭就出现了几个女妖，她们的悲鸣声克里托斯无法接近，只能捂住双耳。宙斯此时不停地投出闪电向克里托斯攻来。束手无策的斯巴达人，只能不停地躲避。情急之下，使出"提丰之灾"猛地向四周飘来忽去的女妖们射去。果然几个回合下来，女妖纷纷低下头来任人宰割。克里托斯一个个拧下她们的头颅，每个女妖死前都会声嘶力竭地发出最后一声悲鸣，震耳欲聋的尖叫几乎可以撕碎一切，宙斯也抵挡不住这地狱般的声音。不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了。

宙斯见占不到什么便宜，便化作人形与克里托斯战斗。

"我说过，宙斯！我会让你后悔的，我说到做到！"克里托斯握紧奥林匹斯之剑向宙斯挥去。

宙斯贵为众神之王，克里托斯的攻击显然不放在眼里。纵然拥有神剑护体，可是克里托斯完全无法伤到宙斯一分一毫。倒是宙斯的闪电击不一会就让斯巴达人浑身喷血。

有些支持不住的克里托斯放出雷电神力"科洛诺斯之怒"来对抗宙斯，宙斯没有料到自己父亲科洛诺斯的招数会出现。有些闪神的他居然被雷电击中。克里托斯乘机挥舞着奥林匹斯之剑砍向对方。中了几剑后的众神之王有些踉跄，克里托斯正想上前继续猛攻，不想被对方近身偷袭，神剑瞬间落在了宙斯的手中。

"克里托斯，不得不称赞你的表现！遗憾的是：你无法改变你的命运，因为你的对手是我，众神之王——宙斯！"

克里托斯拔出链刃开始与宙斯周旋，得到了神剑的宙斯变得不可阻挡，凌厉的攻势让克里托斯只剩招架之功。渐渐体力不支的斯巴达人慢慢低下了高昂的头……

"够了！够了！宙斯、我战胜不了你…..我战胜不了神……结束这一切吧，结束我的噩梦吧！"克里托斯慢慢转过身体，举起了双手。

宙斯缓缓地从天空降下，"哼哼哼，很好，克里托斯！现在让我来结束你的生命吧！"他举起奥林匹斯之剑，打算一剑刺下。得意洋洋的众神之王放松了警惕……

克里托斯乘着宙斯放松警惕之际，突然翻身推倒了轻敌的仇人，宙斯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斯巴达人就将双链刃直插入他的双手，顺手提起掉落的神奥林匹斯之剑刺向宙斯，大难临头的众神之王垂死挣扎般地用双手抵挡最后的攻击。克里托斯使尽全身的力气甩开宙斯的双手，将神剑插入了众神之王的胸膛。淋漓的鲜血从他的身上喷射出来。

"看到了吗？宙斯！看到了吗！这就是你的下场，这就是我的回答！"克里托斯狠狠地说道。

－－

"不，不要！克里托斯，住手！"雅典娜忽然出现惊惶地喝止道。

克里托斯面对雅典娜的突然攻击有些措手不及，只能先抵挡她的攻击。宙斯乘机从两人身旁溜开。

"你也敢和我动手吗？雅典娜！"斯巴达人怒不可遏地吼道。看到宙斯想要逃跑的他猛地握紧奥林匹斯之剑向他刺去。不想雅典娜挡住了神剑的去路，奥林匹斯之剑顿时刺穿了雅典娜的身体。即便如此，女神还是紧紧握住克里托斯的手，不让他追击宙斯。"我不想对抗你，克里托斯！我要保卫的是奥林匹斯！"

"我的儿啊……你不知道…..你已经开始了一场你永远无法胜利的战争！"奄奄一息的宙斯说罢抽身离去了。

"雅典娜！"克里托斯大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牺牲自己去救宙斯？"

"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为了奥林匹斯……"

"我要杀的是宙斯一人而已，不关奥林匹斯什么事！"

"宙斯就是奥林匹斯！他的恐惧来源于他的父亲——科洛诺斯……来自于那场战争……来自于你……他的儿子….."

"儿子……？不！不！我没有什么父亲！"克里托斯愤怒地说道。

“不！不要！克里托斯……一个儿子是不可以杀害自己的父亲的！”雅典娜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如果你杀了宙斯，位列于众神之上的神不会放过你，众神会保护宙斯，众神会否定你的存在……只有宙斯活着，奥林匹斯才能继续存在……”说完这些，雅典娜的身体渐渐化为星辰归于天际，一道绿色的光柱直冲云霄。

“如果整个奥林匹斯都否定我，那么，整个奥林匹斯都该死！神统治这个时代已经太久了，现在众神统治的时代就要结束了！”克里托斯望着散落满天般的星辰，慷慨激昂地说道。

——

这时，盖亚的声音在克里托斯的耳边响起。

“记住，克里托斯，你现在已经拥有控制时间的能力了……”

克里托斯回到命运神殿，重新穿过了波纹墙。这次他来到了一片火光连天的战场，映入眼帘的除了火光四射的战火，就是身形巨大的泰坦一族。现在他们正和宙斯率领的众神展开殊死的战争。

“盖亚！”克里托斯向着眼前的泰坦叫道。

“我们等你很久了，斯巴达的鬼魂！众神的力量太强大，我们现在无法战胜他们。”盖亚弯下身子望着克里托斯说道。

“整个奥林匹斯现在都在颤抖，阿瑞斯和雅典娜都死了！宙斯现在很虚弱，我已经拿到了神剑！现在，我需要你们的力量，改变奥林匹斯时代的时候到了，盖亚！跟我走吧！回到我的时代！一个伟大的胜利等待着我们！”话音未落，克里托斯便把泰坦一族从伟大战争的战场上带到了如今的奥林匹斯山。

——

宙斯坐在神座上，面对着众神，刚刚经历生死决斗的他显然还心有余悸。现在他要拉拢众神讨伐斯巴达人。

“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凡人比想象的要麻烦，但我们是神，我们统治一切。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团结在一起，兄弟们！”宙斯站起身来说道，“只有杀掉他才能消去奥林匹斯的隐患！我们拥有无穷的力量，我们拥有无上的荣耀，奥林匹斯会永生！”

突然这个奥林匹斯神殿开始颤抖起来，震落的石块纷纷从头顶坠落，众神纷纷走到外面一看究竟。

只见奥林匹斯山腰上，以盖亚为首的泰坦一族竟然卷土重来，向顶峰的神殿爬来。震天动地的颤抖仿佛整个奥林匹斯都在为之不寒而栗。

“宙斯！你的儿子又回来取你的性命了！”克里托斯站在盖亚的身上向天空叫嚣着。

他的手中挥舞着光芒四射的奥林匹斯之剑……

THE END BEGINS. . . . . .

Resistance 剧情小说

bbbbbb2

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进入了繁荣时代，世界进入了和平时期。没有出现大萧条，希特勒也没有领导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看似的和平时期却同样造就了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帝国—-帝国由沙皇统治，列宁发动的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了。
然而，新的威胁早已悄然（悄然？）出现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
（以下中括号中内容来源于网络）

[通古斯大爆炸（英语：Tunguska event），是 1908 年 6 月 30 日上午 7:17 分（UTC 0:17）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埃文基自治区的大爆炸，位于通古斯河附近、贝加尔湖西北方 800 公里处，北纬 60.55 度，东经 101.57 度，当时估计爆炸威力相当于 10～15 百万吨 TNT 炸药，并让超过 2150 平方公里内的 6 千万棵树倒下、焚毁。通古斯爆炸事件距今已届满一世纪，目前当地的森林与生态环境已恢复。
据报道，当天早上在贝加尔湖西北方的当地人观察到一个巨大的火球划过天空，其亮度和太阳相当，几分钟后，一道强光照亮了整个天空，稍后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附近 650 公里内的窗户玻璃震碎，并且观察到了蘑菇云的现象，这个爆炸被横跨欧亚大陆的地震站所记录，其所造成的气压不稳定甚至由在当时英国刚被发明的气压自动记录仪所侦测，接下来几个星期，欧洲和俄国西部的夜空有如白昼，亮到晚上不必开灯读书，在美国的史密松天文物理台（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和威尔逊山天文台（Mount Wilson Observatory）也观察到大气的透明度有降低的现象至少数个月。
根据更新的科学研究表明，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达到了 1000 倍的广岛原子弹，三分之一的沙皇炸弹。目前比较受接受的解释是一颗陨石的撞击。]

1921 年，俄国将自己完全独立于世界，闭关锁国，于边界建立了巨大的城墙“红窗帘”，其长度比长城还要长。
1923 年，异常的海流使得北美地区的海产品急剧增加，渔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不过，这股海流是...？
1926 年，从伏尔加河上游流下的液体杀死了所有水生动植物，当时科学家发现水中的氡含量竟超过常年含量 1000 倍。
1934 年，美国内华达州某矿场在地下挖掘到由特种金属铸成的某种建筑的一部分。很快政府就派出 FBI 探员向矿工了解情况。随后整个地区都被封锁，矿工在一切场合都拒绝回答本次事件的问题，只是说他们挖到了普通的铁矿。
1937 年，美国在阿拉斯加建立了大型军事基地。

1938 年，瑞典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冷的冬天，138 人被活活冻死。
之后，又有俄国制作生化武器并泄露的小道消息，有人携带不明生物头骨出境并最终死亡。
1942 年 2 月，一些业余飞行器爱好者在欧洲看到不明飞行物。

等等等等……..

这段时间，俄国某村庄一夜间变成鬼村的消息传遍世界。然后受灾的又变成了小镇，最后是城市被一扫而空。无论规模大小，从这些地区的调查来看从没有暴力反抗的迹象，通常只有 B，C（生物，化学）武器能够做到这一点。
1949 年的 12 月，它们爆破了"红窗帘"，惊人数量的奇怪生物一涌而出，截至到 1950 年 2 月，整个欧洲都被它们攻下，只有极少的幸存者。
这种生物被称为，Chimera……



Chimera 不但拥有比人类强得多的体能，还有比人类先进得多的科技。它们利用携带病毒的低级 Chimera 感染人类，并最终使被感染人类成为它们之一…
1950 年，被部署在英吉利海峡的一艘军舰受到攻击。据船员的通话来看，当时平静的海面突然出现异常，之后不明。有 17 具尸体漂到了海岸，经法医鉴定全部为自杀。
英国人因此对 Chimera 进行了防御，但是在 1950 年末，Chimera 直接挖通了海峡，从地底冒出，使英国人防不胜防。有一个靠近泰晤士河的地下军事指挥部甚至直接被挖通的地道淹成水世界。被打散的英国残军不得不撤退到前哨站与剩下的秘密军事基地并准备游击战。

收到消息的美国军队决定出军增援英国。然而为了避免暴乱，美国政府并未对军队及任何平民透漏半点关于 Chimera 的消息。1951 年 7 月 11 日，美国大兵们乘着航母来到英国东海岸，准备乘 VTOL（垂直起降飞行器）来到约克镇，随后与英国人在曼彻斯特会合。然而 Chimera 在约克设置了强大的 Stalker 防空炮火，并已重军把守。据后来研究发现，约克镇战役也使 Chimera 发动了它们的攻城武器 Goliath。
Nathan Hale，美军的一名中士，同样参加了这场不可能胜利的冲锋，但是他却拥有一些别人不曾有过的经历，或者说，有过这些经历的人，大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Hale 在经历敌人猛烈的防空炮火洗礼并降落后，与另一批美国士兵会合，从一个干涸的河床赶去巴士总站。然而，那河床里正有一群死亡精灵----Chimera 的小型携毒生物 Crawler 等着他们。所有被 Crawler 感染的人类都会陷入昏迷并逐渐变成 Chimera 生物，但是 Hale 却醒了过来...Hale 拒绝了赶来的友军的医疗，毅然前往巴士总站与 Winters 上尉会合。Winters 为了清空总站并将其作为美军的降落区，投入全部兵力攻占。Hale 与士兵们奋力撕杀，终于攻下了总站。就在 Winters 得以恢复他的指挥能力时，空中飞来了携带有成千上万 Crawler 的 Spire。顷刻间，所有美国士兵都被感染并晕厥......



Chimera 随后派出了 Carrier 回收被感染的人类，并将他们送到最近的转换厂。在转换厂，这些不幸的人们会被送进转换机器，加速成为 Chimera 的过程。
Hale 再一次醒来，已经在转换厂的车间里。他轻而易举地干掉毫无戒备，面目狰狞的 Chimera 工人 Menial 并寻找出路。他在转换厂中救出了尚未被感染的英国上尉 Parker---她就是本应与美军在曼彻斯特会合的部队指挥官。二人突破 Chimera 封锁，成功逃出了转换厂。
当然，Parker 自然对 Hale 有所怀疑：怎么会有美国士兵在转换厂行走呢？他怎么进来的？更主要的，她注意到了 Hale 那双时而闪着金光的眼球......



Parker 决定全面检查一下 Hale，Hale 却在 Parker 能说一句话前加入了曼彻斯特小队。
曼彻斯特小队的作战目的：收复英国人本要在与美国人会合时给美国人的货物。然而货物的抛锚地点被 Chimera 设置了防空火力---Stalker。这样一来，飞机无法接近，必须要地面部队慢慢推进。Hale 他们躲过 Chimera 设下的地雷陷阱，穿越一道道火线，终于来到了货物附近：Chimera 派了重兵把守，还带来了飞行器支援。Hale 成功地利用敌人武器子弹速度较慢的缺陷从远距离击破，终于迫使 Stalker 露出真面目---一台步行机器人。它装备了 1 管机载对人机枪，1 个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和一台防空炮，并有人类坦克一样的装甲。这样的一台机械怪兽怎么是只装备了 M5A2 的英国士兵对付得了的！虽说 Hale 缴获了敌人的武器，但仍拿 Stalker 没办法，只有找掩体想对策。Stalker 停止扫射了，选择了导弹攻击，"掩体"这个词已经没有了意义。
这时，一个耳朵长的英国人突然想起，他听说有人曾经通过攻击 Stalker 的能量核而摧毁它。立时，士兵们跳出掩体，全部火力全部集中到了 Stalker 正面上，Hale 拿着 Chimera 的突击武器借着掩护火力绕到后面，瞄准能量核一通连击---Stalker 终于因能量核爆炸而解体。



任务胜利了，Hale 他们终于得以靠近货物。Hale 看着这个巨大的油罐车，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感觉。Hale 突然看到了一个幻觉---一个巨大的 Chimera 正在向他吼叫。Hale 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这时 Parker 乘飞机来及时带走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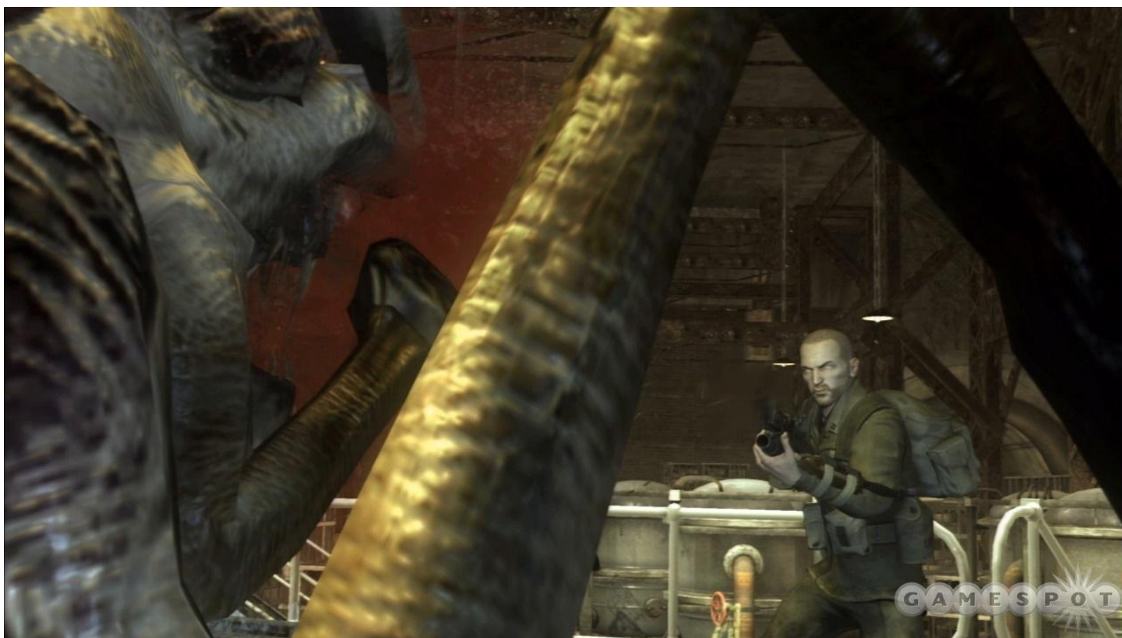
这个油罐车里装有的，是人类的希望---目前所知的 Chimera 最高级别生物 Angel，人们费尽心机终于捕获了一只。Angel 拥有强大的能力，它们有巨大的身躯，甚至可以像只大蝙蝠一样飞行，是所有 Chimera 的战地指挥官---它们能够通过某种心电感应和所有的 Chimera 联系并操纵---这无疑表明，Hale 已经流有了 Chimera 的血。

情报部门通知 Parker 在诺丁汉发现了 Chimera 的地道系统，于是 Parker 带着 Hale 和她最得力的手下 Cartwright 中尉去对地道进行封堵。Hale 经过战斗独自穿越了被 Chimera 管道封堵的山洞，成功与身处敌人封锁线内部的 Cartwright 汇合。Cartwright 对 Hale 的能力毫无称赞，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也不怎么喜欢美国人，不过 Cartwright 还是同意了 Hale 下去解决 Chimera 的工事。Hale 几经周折干掉了敌人部署的多挺重机枪，并解决了 2 只体形较大的 Chimera Titan。



这样一来，英军得以大举压上，很快填堵了出现的 Chimera 洞口。
任务结束后，Parker 决定带 Hale 去北指挥部做任务完成简报，那里可不是一个好地方，毕竟那里是英国人关押 Angel 的地方。
不出所料，等 Hale 一行人的飞机降落时，停机坪异乎寻常的安静说明了一切：这里已经被 Chimera 袭击过了。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有了心电感应，Angel 到哪里，Chimera 的大军就会开到哪里。
Parker 决定立即去保护 Angel 以免它逃脱。路上，一次 Chimera 的截击使得 Hale 与 Parker 的队伍分开。Hale 再次只身前进了。他恢复了主要电力，并在地图室看到了所有人类已知关于 Chimera 的全部资料：它们是何时进攻俄国，如何攻下欧洲，病毒临床症状……最主要的，他看到了 Angel 控制较低等的 Chimera 的能力。不过 Hale 的直觉告诉他：继续前进。
他终于来到了 Angel 的容器前，心中一股莫名的愤怒令他打开了容器。Angel 随即暴窗而出，Hale 立刻拿起 M5A2 攻击。Angel 多次尝试控制 Hale，也许是病毒未完全成熟，也许是 Hale 实在是有超人的毅力，每次控制都失败了。Hale 顶着 Angel 传来的幻觉，终于让它停止了活动。

密。



Hale 与 Parker 进行了会合。Parker 看到他身上有多处弹孔，而身体却没有受伤，这自然是 Chimera 惊人的自我再生能力所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Cartwright 带领的小队前往了萨莫赛特并陷入危险，Hale 自愿去援助。Hale 和 Cartwright 里外夹击了 Chimera 的队伍，成功会合。不过小队中的其他战士都壮烈牺牲，这令 Cartwright 心情有些低落。他抬头看了看 Hale 泛着金黄色的眼睛，一定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仍然把底下车库中一辆 Lynx 越野吉普的要是递给了 Hale，他从不在意细小的事情。



Cartwright 带着 Hale 飞驰向 Chimera 的一个聚居点，他们相信那里有人类未知 Chimera 的秘密。

“我们分头行动会更快找到 Chimera 的基地，如果找到什么不寻常的就吼我一声...也许应该说 当找到什么不寻常的...”

Hale 很快就又和 Cartwright 汇合了。正当他们郁闷于无所发现时，山头后面传来的 Angel 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跑到山头上，终于看到了一座 Chimera 的塔。不过这座塔更象是被挖出来的，而不是建起来的。这一点可以改变整个战斗局面：我们终于知道 Chimera 如此快速攻击的战术了。Hale 和 Cartwright 迅速蹦回车上，随着从塔中出来的一条管线走，想要向在南指挥部的 Parker 报告。

到达南指挥部的他们发现这里也被 Chimera 发现了。好在战斗刚打响没多久，Hale 立刻顶着枪林弹雨冲入了指挥部，Cartwright 则在外面拖住敌人步兵和 Stalker。Hale 到达了机库，所有的 VTOL 都准备起飞逃离：他们得知 Goliath 正在向这里推进。Goliath 是 Chimera 巨大的攻城武器，不但装甲坚硬，装备了多种导弹，还能够发射令人生畏的 Spire---几发这东西就可以感染所有人，当时 Chimera 在约克战役中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与美国人的战斗。

然而，敌人也潜入了机库并架设机枪准备袭击尚未起飞的飞机。Hale 则成了一号保卫手，干掉了所有敌人并保证飞机安全离开。



解决掉室内的敌人后，Hale 想出去支援 Cartwright。刚一出门，一台 Stalker 出现在了 Hale 面前。Hale 一惊，随后 Stalker 驾驶仓打开了，竟然是 Cartwright 驾驶的。Hale 自然进去操作武器。屋外有一群 Titan 和迫击炮，如此多的重型武器的确没有个装甲车是难打赢的。凭借 Stalker 的移动能力，Hale 和 Cartwright 成功消灭了它们并掩护部队撤离到卡帝夫。令人不解的是，Goliath 早已进入了 Spire 射程，却没有攻击。



Hale 站在飞机前看着一张地图，Parker 催他让他赶快坐进飞机。可是 Hale 决定离开。
那张地图标画的是所有 Chimera 的管线分布。Hale 在看到塔之后一直相信这些管线是为 Chimera 各个基地提供能量的线路，所以他决定跟着管线走，直到 Chimera 在英国的总基地。
事实证明，Hale 是对的。他从危机四伏的 Chimera 地洞中沿着管线走，终于来到了后来被官方命名为 C-3 的塔，这座塔离中心非常近，有重兵把守。Hale 再一次超人地使整个塔空无一敌，并继续沿着管线前进，终于来到了伦敦。
从没来到过伦敦的 Hale 看到 7 月的伦敦竟然大雪纷飞，不由得与 Parker 进行了联系。Parker 认为是 Chimera 以某种科技改变了整个气候---Chimera 适应较冷的气温。这些过于先进的科技都对我们人类不利。不过这里有一个好消息：Parker 再次联系了美军，美军派出了更多的军力到卡帝夫与英军会合。Hale 对 Parker 说，如果他们能够毁掉伦敦中央的 Chimera 塔，在英国的 Chimera 就完了。但是 Chimera 部署的众多 Stalker 却使战斗无法打响。这样以来，清理 Stalker 的任务自然又是 Hale 的。
还好，Parker 派 VTOL 给 Hale 送来了坦克，坦克的炮弹还是足以穿透 Stalker 的装甲的。很快，许多 Stalker 又被消灭了，甚至 Chimera 的 Widowmaker（顾名思义，寡妇制造者，就是有很强的攻击力，它能单独毁掉一支装备精良的步兵营）也拿 Hale 的坦克没办法。
坦克毕竟有它的局限性，Hale 需要进楼与外面复杂街道上的 Stalker 打游击了。幸运的是这样的战斗没持续很久，英美组成的盟军到达了，坦克部队开了进来，守城的 Stalker 几乎被消灭干净了。



盟军决定对主塔进行最后的冲锋，坦克穿过各大桥梁靠近主塔。最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周围的 Goliath 全部被转移向伦敦。为了暂时阻止 Goliath 前进，全部的桥梁就必须被摧毁。在完备的组织下，一座座桥被炸断。突然，几枚 Spire 扎向了 Cartwright 的小队，他们所负责的桥又成了 Hale 的目标。穿越布满敌人的地铁后，Hale 终于来到桥下，布置好雷管炸药炸掉了 Goliath 正在通过的桥。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一台 Goliath 已经过了桥。在这紧要关头，不知怎么死里逃生的 Cartwright 出现，和 Hale 干掉了和 Goliath 一起来的 Stalker，并又潜入敌人机库偷了一台准备和 Goliath 决战。

Goliath 这个巨大的杀人机器决不会因为 2 个人而发射 Spire，只得靠常规武器攻击。Goliath 毕竟太大，行动远不如 Stalker 轻快，Hale 和 Cartwright 终于得以抓住它的缺陷摧毁它。

Hale 和 Cartwright 驾 Stalker 来到主塔的一个入口。他们刚出驾驶仓，一个伏击已久的 Widowmaker 出人意料地攻击了他们。Hale 使用人类的先进武器：LAARK 火箭筒（还是爱因斯坦的杰作）成功击倒了它，而 Cartwright 却受了伤。



Cartwright 让 Hale 自己进入塔中，他看守这个入口。
Hale 终于进入了 Chimera 主塔，这里是 Angel 的老巢。Hale 继续沿着管线，并在战斗中与进入塔里的友军会合。塔中有 Chimera 最精锐的精英部队把守，就连 Hale 也差点失败。天上有了 Angel，Hale 就全力攻击，这种关头不能出一点差错！
终于，Hale 站到了所有管线的中心，全英国的 Chimera 能量来源---一个核反应堆面前。Hale 和士兵们艰难地清理掉敌兵，将反应堆的防护罩降了下来---只要毁掉这个反应堆，人类就能看到新的希望。
塔里剩下的全部敌人一拥而上，所有盟军士兵都在为有火箭筒的 Hale 提供掩护火力。Hale 瞄准了反应堆，按下了扳机......火箭射飞了......Hale 离反应堆是那么近，就连从没用过武器的平民也能打中。抬头一看，两只 Angel 从天而降，是它们控制了 Hale 的身体。
Hale 将 LAARK 进行了重新瞄准，这次，他瞄准了 Angel。他再一次按下了扳机...这发火箭打到了两只 Angel 中间的空白地带。
又打空了吗？
射出的火箭弹在空中停留，并从其中射出无数小导弹，它们击中了左右两边的 Angel，Angel 被炸成了肉块。
这次，是 LAARK 的空中刹车功能救了 Hale，不，是整个英国。
再也没有东西能够阻止 Hale 毁掉反应堆了，他愤怒地向反应堆发射着火箭，仿佛把心中所有的怨恨发泄到它上面。
反应堆开始不稳定了了，不断发出爆炸。Hale 和其他盟军开始从塔里撤离。
很快，反应堆发生了核爆炸，链式反应瞬间将 Chimera 主塔夷为平地。Parker 乘坐的飞机本想接 Hale，但这样的爆炸也只能让他们望而生怯。
之后，全城的 Chimera 都开始死亡，接下来，英国的 Chimera 塔也全部倒塌，也算是种链式反应了。终于，人类把英国的全部 Chimera 消灭了。之后展开的救援工作也很顺利，救出了 921 位躲藏在掩体或地下室的幸存者，其中 Cartwright 的女儿也在其中。
根据美国军方的作战数据，Nathan Hale 被列为于 1951 年 7 月 14 日于伦敦阵亡，然而那天的

事实是……
Hale 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伦敦市郊的雪地里，他在最后时刻找到了逃生的路并避开了大爆炸。天上一架美军飞机飞了过来，一群特种部队装扮的士兵走了下来。飞机上的番号是…XR 182。他们将 Hale 围住，想带 Hale 回去。
Hale 意识到了什么，于是他拿起一棵手榴弹。Hale 反复思考是跟他们走还是自杀。最后，他扔下了没有拉开铁环的手榴弹，和他们上了飞机，选择了残酷的未来。但是，他一定认为，这样做也许能拯救更多的人，毕竟，这是他 1 年前就决定了的命运……
飞机缓缓起飞，飞向了雾蒙蒙的远方……

2

我们是美国的精锐部队，知道我们存在的人为数不多。
1951 年 7 月 11 日，啊，看来又是普通的一天，上级派我们去早已受到我们观察的约克镇进行秘密行动：保护 Grayskin。
我们乘单独的飞机在蓝方降落地点的另一面降落，这里防空炮火不那么多。
话说约克是我们经过多次勘察决定的着陆地点，这里前几天可是很安静的，红方防空火力并不多，怎么今天就成了这样？
来不及多想，红方已经有步兵冲过来了。队友们开始压制火力，我赶去发报，毕竟我们的对手比我们要强大很多。



总部也进行了回话。真搞不清楚情报部门是吃什么的，就在前几天，有报告称 Cloven 潜入了约克镇，并吸引红方大股部队进入约克，他们也许是泄露了情报吧？
我们的人用高倍望远镜在钟楼上看到了红方 Goliath 进入 Spire 射程。我们来不及通知总部，总部更来不及通知蓝方。我们只得快速回到飞机上并秘密返回基地。
。Grayskin 现处于红方的一个转换厂中，我们随即赶往了那里。在那里，我们详细了解了红方病毒感染的资料。我们发现 Grayskin 在无线电通讯中与友军有联系，随即暂时放弃了对 Grayskin

的捕捉，毕竟如果我们暴露了，还是有点麻烦的。
Grayskin 前往了曼彻斯特，我们的飞机不能靠近那里，毕竟红方的防空火力十分密集。不过我们知道，Grayskin 与 Angel 的接触已经无法避免了。
暂时不管 Grayskin 了，我们发现了诺丁汉的红方地道，这样一来，我们的坐标网理论就成立了。
总部和友军取得了联系，友军于是开始向诺丁汉进发并调查红方地道。友军的调查很顺利，不过情报部门却通知我们红方进攻了 L770 地区的友军基地，Grayskin 也向那里前往。
我们确定了友军捕获的 Angel 在那里，Grayskin 之后的行为大大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算了，先不要管他了，Cloven 也来了，我们在 Grayskin 离开后迅速清楚了基地的数据，不能让 Cloven 再做什么节外生枝的事了。
Grayskin 再次单独行动了，我们再次决定抓捕。虽说如此，他还是碰到了友军。我们在他们之前找到了 Sequoia 6 型塔，Grayskin 对活跃的 Tharp 力场没有反应。
蓝军从友方基地撤离了，留下的痕迹可以忽略。XR 9 又成功摧毁了在集合地点的 Goliath Spire 发射器，这对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方便。
友军基地又遭到了攻击，他们急需撤离。他们撤离到 K5 地区并准备与蓝方会合。不过如果没有我们摧毁 Goliath 的 Spire 发射器，他们早就不能醒着出来了。



我们等待的机会终于又来了，Grayskin 单独行动，并且是向潘多拉方向前进。
有了空中监视，我们随着 Grayskin 进入了地道，地道里危机四伏，XR 6 小队也因此全灭。这次 XR 3 小队负责跟踪 Grayskin，我们希望能确定 Grayskin 的确拥有自我再生能力。XR 5 则提供情报来更好地捕捉。
Grayskin 进入了红方建筑 C-3，我们都已最警戒的状态前进，暂时停止对 Grayskin 的监视跟踪也是迫不得已的。
好消息也有，蓝方正向伦敦进发，后勤部队已经设立了临时指挥部。
Grayskin 再次回到了地面，他清理了潘多拉附近的防空火力，蓝方和友方同时对潘多拉发起冲锋。
Goliath 又来了，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做什么了。友方决定炸毁桥梁，我们只管我们的任务：
Grayskin 独立接近了潘多拉，这被认为是又一个安全捕捉的最好机会。本应进行捕捉的 XR 6 却

发现 XR 4 失踪了，我告诉他们 XR 4 最后的坐标，并再次错过了这次捕捉机会。
XR 4 实际上是在弯月下方守护收集小队，收集小队手中持有的圣器被我们称为"希望"，也许它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我们最后一次尝试拦截 Grayskin，但被红方的攻击阻拦了。我们认为 Grayskin 可能能够摧毁潘多拉，这最好不过，所以我们执行第二任务，呼叫了乌鸦准备撤离。我们仍然保护着"希望"，一有任何异常情况我们就准备使用它。
Grayskin 出现在 Tharp 信号扩大器周围，最终他毁掉了潘多拉。
"希望"暂时得以保存，剩下要做的只有最后一件事了：捕捉 Grayskin，这个 Abraham 计划的主角。
Grayskin 在城郊的雪地上被发现，我还有几名队友拿着枪下了飞机。Grayskin 似乎有自杀倾向，不过最后，他还是放下了武器，和我们走了。
我相信 Grayskin 能够加入 Sentinel，当然，作为一名军人，完成任务，是我唯一的使命。

3

1951 年 5 月 15 日，曼彻斯特…

Mendial 正在对一个人类士兵进行手动转换，这时英军援兵攻了进来，杀掉了 Mendial。
"有一个还活着！"
看到血淋淋的一幕，这个人心中百感交集："不，不！不，Jonny，这不可能！"

旁边赶过来的士兵问道："怎么回事！？"
"这…是他的弟弟…"
一个士兵举起了枪，打算结束这半死不活，已经一半变成 Mendial 的可怜虫，却被这个人的哥哥伸出手阻挡。
"他已经死了，不再是你的弟弟了！他是敌人！"
"我知道…我是说…我来做…"
他接过队友手里的手枪，他的"弟弟"开始吼叫，也许是作为人的痛苦？也许是两边共同的愤怒？也许只是作为 Chimera 的本性向人类吼叫？



总之，他开枪了…

记住这个失去兄弟的人的名字吧，James Grayson…



他离开了部队，孤身一人去摧毁 Chimera，摧毁每一个可以满足他复仇之感的转换厂。
他成为了英雄，摧毁了 25 坐转换厂。在伦敦主塔的倒塌后，却被英军因叛逃罪处以死刑。

在监狱里，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仍然坚持着锻炼，直到等到一个女人的到来。
她叫 Raine Bouchard，欧洲抵抗组织 Maquis 的成员。
Raine 和她的父亲一直在 Maquis 研究彻底击败 Chimera 的方法，而他们已经有了进展，发现了"血清"，并且需要 Grayson 的帮助来到转换厂里拿制作用的材料：他对 Chimera 的转换厂可是有研究。

Raine 需要他加入 Maquis，帮助她和她父亲深入 Chimera 基地找到更大的突破。而正好，Maquis 和英国军队也制定了 Overstrike 行动，打算摧毁位于巴黎的主塔并引起像在英国一样的连锁反应，夺回欧洲。



虽说 Grayson 有他的犹豫，但是面对能继续毁灭 Chimera，为自己的兄弟报仇，他仍然点了头：
“告诉 Cartwright 把我弟弟的夹克拿给我，我已经准备继续上战场了！”

Overstrike 行动的大致意图是：英国军队从多佛派出两队人马突进欧洲，和在卢森堡总部的 Maquis 会合，一起发动对巴黎主塔的进攻。
但是几个月以来，Chimera 一直很忙碌，忙于建设起沿整条海岸线的防线，其必不可少的就是放空炮。
Maquis 的情报人员称在鹿特丹附近的防线有个缺口，英国军队立刻决定突进。
第 1 队由 Cartwright 少校带领，Grayson 就在这队人马中，同时还有 Bouchard 和 Maquis 上校 Roland Mallery。他们打前锋。
第 2 小队由 Parker 上校带领，随后跟进。

这样...战斗就开始了。

也许是 Grayson 为了纪念弟弟，时刻提醒着他要报仇，所以他一直穿着那件属于他弟弟的皮夹克，但是他却那么，那么看重它...

“我们已到达鹿特丹上空，预计到达时间...”
一道光束打了上来，很明显这是 Chimera 的防空炮火。
“敌人放空炮火！大家跳伞，跳伞！”



“James，快跳！”Bouchard 对 Grayson 喊道。
Grayson 转头对 Mallery 说：“快下去吧，别怕。”
Mallery 很不友好地回应了一句：“你个 XXX。”随后 3 人跳了下去，飞机即刻被摧毁。

“第 2 小队，第 2 小队，我是 Cartwright，立刻反回多佛，区域里有敌人放空炮火。我重复，立刻返回多佛！”
但是无奈 Parker 只能继续前进，还没着陆的 Grayson 立刻和 Cartwright 联系，下决心破坏敌人的 3 台放空炮。

巨大的 Goilath 在城市中徘徊，Grayson 着陆后碰到了附近的 Bouchard，谈论的第一件事必然是鹿特丹怎么会这么快就被布置了放空炮---1 周前明明还没有的。
他们向前去和 Mallery 会合，杀死了出现的 Hybrid。
Mallery 很明显不高兴：“Raine 你怎么样？没事吧？Grayson 你要是让 Raine 受伤了我拔了你的皮！”



“与此相比，我的同胞正在像雨一样落下来，被当活靶子，都是你们 Maquis 情报部门吃干饭！”
“听好，士兵，你现在是在我的部队里，不是英军，所以你要听我的！现在我给你命令，守在这里，那里也不要去！我们去炸放空炮。”
“Mallery 你个…”
旁边的 Maquis 士兵端起枪瞄准 Grayson，Grayson 只有无奈地说：“你反映挺快，比你们的情报部门快多了。”

Mallery 一行人走了，把 Grayson 留下。这时一个英国士兵跑过来，对 Grayson 说：
“Cartwright 说他正在找你，他要你帮忙。”
“你确定他点名要我？他可是一直对我的‘叛逃’有偏见的。看来他确实碰到麻烦了。咱们走！”

“Cartwright，听说你找我？谁想像得到 Grayson 和 Cartwright 能再次一起作战呢？”



“别吐槽了，那架坠毁的 VTOL 里有 TNT，对炸放空炮肯定有帮助的，拖我上去拿…好的，我拿到

了！”
突然远处传来 Titan 的叫声，“哦，一只大猴子。”Cartwright 转身打算包抄，Grayson 则正面吸引火力，很快它就死掉了。

Grayson 和 Cartwright 再次分头行动，Grayson 在下水道里碰到了此前没有见过的 Boiler，雌性的 Chimera，有着巨大的头，进行自爆攻击。
“巨大的头吗…”Grayson 很快就知道了该怎么做。

Grayson 一路杀到了一台放空炮的冷却口，刚才的 TNT 就派上了用场。
正好 Bouchard 那里也传来的另两台放空炮被摧毁的好消息，现在只剩最后一台了。
这时 Mallery 开着小艇沿着海边过了来：“你过不过去炸炮了？”
“哼，没你我可能还真到不了那么远呢。”

两人到达了放空炮的换弹口，打算从里面进去。换弹口定时就要高速喷出弹壳，但是二人还是决定进去。
到了马上就要弹出的弹壳前，Mallery 太矮爬不上去，Grayson 只好拖他。但是他上去后却自己跑了，留下了 Grayson 一个人。Grayson 迅速跳到了旁边，逃过一劫：“我靠，Mallery 这个 XX”
之后 Grayson 自己爬了上去，看到 Mallery 灰头土脸地过了来：“要毁掉放空炮要两个人合作，我一个人干不干净，这次你别自己跑了！”
“哼，我看倒是你别丢下我。”

到了放空炮的能量源，四周被防护罩保护着。Mallery 拿出了他的武器，改装型 Auger（注：Auger 可以穿透墙壁），自豪地说：“我看你在盯着我的自动步枪，但是别妄想了，我把它改造得很完美，适合一个帝王！你有能力自己弄一个去！”
“帝王？但是你的身材的确让我想起拿破仑…（注：Mallery 和 Bouchard 都是法国人，而法国皇帝拿破仑很矮）”
“你个 XX！”
“随便你说吧…”

二人破坏了放空炮，却有一架 Chimera Dropship 飞了过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导弹。Grayson 自然不怕这个，对 Mallery 说：“把你背的那个 LAARK（火箭筒）给我，我把它打下来！”
Mallery 非常不愿意，但是见势只好给他。
轻松破坏了 Dropship 的 Grayson 和 Mallery 一起逃离了现场。

进入了大陆的英国军队继续推进，却发现本来在地图上写着莱茵河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了干枯的河床。随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河水全部流进了一个 Carrier 常常进进出出的转换站里。
听到这个消息，Bouchard 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了能搜寻制造“血清”的材料，而 Grayson 的第一反映则是又有东西可以炸了。



自从 1951 年以来，老式的 Chimera 转换站貌似就开始被遗弃了，Mendial 和 Grayjack 渐渐开始消失，常常能发现有 Drone 在拆老式转换中心，但是战场上的敌人却越来越强。新的 Chimera 是怎么出生的？也许眼前的这个转换中心就是答案的所在。



但是这个转换中心却是非常的大，Bouchard 主张不要破坏，有很高的科研价值，而 Grayson 则铁心了要看焰火。在前进的路上二人有了一些争执，虽然 Grayson 已经把 TNT 背在了背包里。

向转换中心前进的路上，一股地震把 Grayson 和 Bouchard、Mallery 二人分开，Grayson 只能孤身前进。无线电通讯中得知他们已经进入了转换中心，Grayson 加快了步伐。干掉了防守出入转换站的电梯的 Hammer，一种类似 Stalker，但用两只腿站立的机器人，之后下了电梯进入中心。

刚一下去，就见到 Mallery 狼狈地跑了过来。看到他只有一个人，Grayson 就意识到了什么。

“Bouchard 在哪里？”
“她被抓走了！被淹了！咱们赶快离开吧！”
“我们不能让她变成它们之一，我要救她。况且，这个地方我本来就要炸！”
“你没有看到，这已经不可能了！”
“Mallery，你个懦夫！”
Grayson 一拳打了过去，把 Mallery 打倒在电梯上。Mallery 赶忙升起了电梯：“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Grayson。你会像你的弟弟一样死掉！”
当 Mallery 选择了飞机，Grayson 选择了战斗。

二人的不友好更加剧了 Grayson 进入转换厂的信心。他不断用无线电和 Bouchard 联系：“Raine，能听到吗？”
“...室...不能呼吸...人...堆满了...不死不活...全部都是女...”
断断续续的讯号引导 Grayson 深入，杀了无数 Hybrid 和 Hag（一种飞行版 Boiler，可以使用超能力光波攻击）。
“...气体...不能呼吸...啊...它们给我注射了什么！...”
Grayson 有了不详的预感，但是他已经找到了转换厂的核心反应堆，他的 TNT 自然不会被浪费。

安装完炸弹后，Grayson 继续跟随管道和无线电信号寻找 Bouchard，最终在一个容器里找到了了她，当然，旁边有一群的 Boiler 是要提前消灭的。

“你怎么样，Raine？”
“还好，我还能战斗。给我把枪，咱们一起出去。我收集的原材料呢？”
“我没有时间找你的装备，快，走吧，Mallery 不会老等咱们的。”
Bouchard 打量了下 Grayson 的身体：“James，你没有做什么傻事吧？你的炸弹呢？”
“刚才在找你的时候丢了，快走吧。”
“好...啊啊啊，这是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我怎么没听到？”

一只 Angel 从天而降---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转换厂怎么会没有 Chimera 指挥官呢。
Grayson 利用 LAARK 轻松干掉了它，但是这期间 Bouchard 却貌似很痛苦。
“怎么了？头疼吗？”
“没，没事，我很好。”

搭车是最好的离开这里的方法，Grayson 找到了一台 Hammer。
出来的 Grayson 和 Bouchard 一起到了营地，和正准备离开的 Mallery 碰见。
Mallery 一见是 Hammer，抬头就打。还好 Bouchard 喊“停火”。



不过这时，巨大的转换厂焰火演出也开始了......



我们这里忽略 Bouchard 对 Grayson 炸掉转换厂而没有取得制造血清材料的责骂，以及 Mallery 趁机鄙视 Grayson 的对话。
无线电来了：“Grayson，我是 Cartwright。敌人建筑工地开出了 Earth Mover，目标是 Maquis 在卢森堡的基地，一定是我们的行动惊动了它们，让它们找到了卢森堡。你能不能来支援一下？”
“没问题，Cartwright，我现在就去！”

但是 Bouchard 和 Mallery 则不这么想，他们坚持跟着从爆炸的转换厂里出来的 Carrier，继续寻找血清材料。
“我知道你还在为我干的事生气，但是 Cartwright 需要帮助！”
“如果我不跟着这些 Carrier，Chimera 就不会被我们停下来，我和我爸爸的研究就毫无意义！”
“但是我刚才救了你一命，你就当还我人情吧。”

“哦，是吗？我要是不把你从监狱里带出来，你就会面对 7~8 杆处决手的枪眼。我们已经两清了，我不欠你什么。”
“我们不去的话卢森堡的……”
Mallery 在背后把 Grayson 磕晕在地：“看你救了 Bouchard，我就不杀你了。再见。”



“Gra…Grayson！你在吗？可恶，Grayson 你在吗？”
“…哦…哦…”
Grayson 被 Cartwright 的无线电叫醒
“我在，Cartwright，我的飞机被开走了，我可能要延误了。”
“你快点来！我们这里快顶不住了！快到地图上标着‘Chimera 建筑工地’的地方来！Earth Mover 必须被毁掉！”
“我想办法！”
Grayson 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了身旁的 Hammer……

Grayson 驾驶 Hammer 一路前进到达建筑工地，不过这眼前这被建造的是什么！
巨大的脚手架包围了一个巨大的东西，Dropship 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使用最大的想像力可能能想像到，这是一艘飞船。而且，它有许多许多……



想不了那么多了，Grayson 驾驶着 Hammer 一路凯歌，干掉了 Drone，Hybrid，巨大的 Titan，当然还有敌人操作的 Hammer：“我刚学会开这东西我就能踢你们的屁股了！”
但是，这样大张旗鼓的突破，还是招来了 Dropship 的攻击，并且这来自空中的偷袭还是成功了。

还好咱们的 Grayson 命大，爆炸并没有伤害到他本人。
Cartwright 得知这个消息后叮嘱 Grayson 要小心，Grayson 自然知道。
无线电也来消息了，是 Bouchard 的：“我们取得了血清的原料，正在赶回基地！”
Grayson 自言自语地说道：“哼，还好没白把我打晕。”

Grayson 得知本来可能和他会合的 B 小队已经全员阵亡，摧毁巨大的 Earth Mover 又成了他一个人的工作。很清晰，如果不摧毁 Earth Mover，卢森堡的 Maquis 基地将很有可能被推平。

这时 Parker 来电：“Grayson，我想我们的行动更大地警醒了 Chimera，它们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在卢森堡基地的事情。即使摧毁了 Earth Mover，Chimera 也会派大军进攻，如果 Goliath 出现我们就死定了。”
“放心吧，Parker，这个 Earth Mover 不炸白不炸。我就是死了也会炸掉它！”

愁于无路了的 Grayson 巧遇了 Chimera 的 Burrower 打透了一堵墙，但是里面留下的味道确实很恶心。Cartwright 无线电 Grayson 说：“哦，你碰上 Burrower 了？那玩意打完洞总会留点味道。那个味道是我感觉最恶心的味道了！注明：我吃英国菜=. =”

钻过“好闻”的 Burrower 洞，干掉里面的 Leaper 后 Grayson 最终追上了 Earth Mover。他单枪匹马干掉了一台守护的 Hammer，最后炸掉了 Earth Mover。

当 Grayson 从壕沟里爬上来，看到成群的 Dropship 已经载着 Hybrid 大军开向了卢森堡。正好 Cartwright 驾驶着吉普车到达了这里：“做得不错嘛，你这个‘叛徒’加‘青蛙’（貌似英国人管 Maquis 叫青蛙？）”
“哈哈”



二人赶快赶到了卢森堡基地，杀出一条血路后 Cartwright 去负责疏散撤离基地人员，Grayson 负责保护并将 Claude Bouchard 和 Raine Bouchard 撤离。
Claude Bouchard 就是 Raine Bouchard 的父亲，他一直在研究可以摧毁 Chimera 的血清。



Grayson 顺道到达了机库，无数的 VTOL 正在等待升空。他看到了 Mallery 正在指挥。
他上去你拳打在了 Mallery 脸上："这是为你打晕我的！"又是一拳："这是为 Raine。"
Mallery 倒在了地上，Grayson 转头离开，突然回头又一拳，将刚刚站起来的 Mallery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墙上。
"这又是为谁的？"
"不为谁，因为你是青蛙。"

随后 Grayson 解决掉小麻烦后帮助打开了机库仓门，继续前进。

Grayson 一路深入基地，救出了 Parker 上校。Parker 说：“我去找 Bouchard，你指挥部队撤离。”
“错，你去指挥部队撤离，我继续向前救那父女俩。”
“...你确定？...你变了，Grayson，不再是那个被我们判处枪决的 Grayson 了。”
“是嘛...”
“你说过不会再为我们战斗了。”
“哼，我帮你们只是因为 Cartwright 礼貌地请求我。”
“别嘴硬了，Grayson。祝你好运！”Parker 上了电梯。

杀出血路的 Grayson 终于在实验室找到了 Bouchard 父女。Claude 博士正在 Raine 身上进行什么试验，很快就能造出血清了。
“博士，Raine，该走了。”
Claude 博士说：“不行，我们花了那么多的牺牲，马上就能完成拯救人类的梦想了！再等下！”
“...”

抽取了 Raine 的血液，和原本的血清配料混合后，Claude 博士打算放进离心机做最后的沉淀：
“Chimera，由我来终结，我是...啊啊！！！”
背后钻出的 Burrower 将他从高台推下，让这位伟大的科学狂人离开了人世：“Raine...一定...一定...完成......”
“爸爸！呜呜............”
“走吧，Raine。”
“不行！我要完成我爸爸的遗愿，将 Chimera 灭绝！我马上就完成离心！”
“我也想摧毁 Chimera，但是现在你的生命要紧！”
“有 Hybrid 来了，保护我完成离心！”
“Bloody Hell！”

虽说遭到了不少麻烦，但是幸运的是，血清仍然完成了。二人最终和 Cartwright 会合并逃离。

拿着血清，Grayson 和部队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法国兰斯。这里是最后一个未被发现的 Maquis 营地。在这里，剩余的英国军队和 Maquis 最终一起汇合，并开始商讨拿下巴黎主塔的事。
根据 Bouchard 的研究，巴黎的主塔并非唯一摧毁欧洲大陆全部 Chimera 的入手口。在城市的西北附近，有一座 Chimera 建筑，Bouchard 称它为 Chrysalis Lair。这里是 Carrier 进进出出，转运感染病毒的人类身体的地方。Bouchard 认为，如果把她和她父亲呕心沥血制作的血清注射到 Chrysalis Lair 转换系统中，将会摧毁 Chimera 的全部转换系统，从此将不会再有新的 Hybrid 或是其它合成 Chimera 的出现了---毕竟全部的转换系统将被这个血清所感染，像病毒一样，通过离开 Chrysalis Lair 的 Carrier 传播，直至整个欧洲的转换系统瘫痪破坏。如果真的这样，这个行为将直接导致 Chimera 战争的结束，至少在欧洲。





Bouchard 和 Grayson 在大家的面前为谁该去注射血清而争论。目前的计划是这样：Cartwright 将带领大部队对巴黎主塔进行冲锋吸引 Chimera 大部队，另一人孤身前往并潜入 Chrysalis Lair，将血清注射到转换系统中。

Bouchard 执意要自己去，而 Grayson 则不信任她：她在波恩被救时行为就有点反常，后来 Claude 博士又在她身上做了试验，天知道发生了什么。
最终，Grayson 还是说了出来："她被感染了！不能让她去！"



Mallery 不耐烦了："感染你个头！Raine 怎么可能被感染呢！她为了击败敌人付出了那么多，你竟然不信任她！"
Mallery 一拳打向 Grayson，Grayson 轻松闪躲后回了一拳。Mallery 吃了亏，大喊："卫兵！把他关起来！"
身旁的卫兵一齐把 Grayson 拉进了小黑屋...



门开了，进来的是 Bouchard。
"你还来干嘛？反正已经是你去了。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我吩咐看门的过段时间就放你出去。"
"过段时间，到时候我也就追不上你了，不是吗？"
"Grayson，我真的是想帮忙..."
Grayson 一把捏住了她的脖子："你被感染了，就像我弟弟一样，你知道我该做什么。"
"你要杀我？咳咳...杀吧！"
Grayson 无奈地松开了手，转过头去："咱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Bouchard 捂着脖子，抬起头，她的眼睛闪耀出异样的金黄色："我本来就不是来谈话的…"她脱下了衣服，把手伸给了 Grayson……..

Bouchard 离开不久，Grayson 就听到门外有动静。他贴到门上，听到有人来。
推开门的竟是 Cartwright："我把卫兵干掉了，给你枪，说实话我也不信任她，朋友。"



Parker 也进来了，拿着血清："这个给你，万一你没找到她就用这个备用的。"

感谢二人的帮助，Grayson 终于得以出来追踪 Bouchard。Bouchard 决定走巴黎地下的酒窖通路：即使有 Cartwright 的调虎离山攻击，毕竟陆地上是 Chimera 的大军啊！不过这里是 Cloven 出没的地方，距离 Chimera 的人体储藏设备比较近。也许 Cloven 出没是为了更简单地获取食物？也可能是可以将更多人变成 Cloven？



到达了巴黎的 Grayson 发现这里和 7 月 14 日的伦敦一样，在 Chimera 建筑群中仍然能够看到的唯一建筑艾菲尔铁塔上已经落满了厚厚白雪---很明显在 9 月这不正常。不过这也更容易根据脚印追踪 Mallery 和 Bouchard。



很快 Mallery 被 Grayson 追到了，但是 Grayson 却被 Mallery 骗错了路，二人分开。Grayson 干掉少量 Chimera 驻军，遭遇到 Cloven 偷袭，终于走远路再次追上了 Mallery。这次 Mallery 竟然干脆扔手榴弹炸断了通路自己一人前进。Grayson 已经无法再忍，决心除掉 Mallery。

在酒窖里，Grayson 进距离接触了 Cloven。它们并非像情报里说的可能在和 Chimera 合作，而是有的战斗，有的躲避。他更发现 Cloven 具有完整的社会形态，有语言，有信仰...无论如何，Cloven 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势力，足以和人类、Chimera 三足鼎立---现在唯一的缺陷就是数量还不够，不过它们确实在逐渐增加。

他沿着酒窖到达了 Chimera 人类 DNA 储蓄所---这里全部都是被感染的人类，正等待输入 Chrysalis Lair 被转换，之后被 Carrier 带去转换中心进行简单处理即可，速度很快---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式转换中心被淘汰的原因吧！毕竟这样可以诞生可以耐高温的新品种 Boiler 和 Hag（均为人类女性转换而成）。
Grayson 为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毕竟成千上万的人的被感染的身体都在这里。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味地为弟弟报仇而简单地破坏转换厂的行为。

终于，他到达了地面，离 Chrysalis Lair 已经很近了。Grayson 从 Chimera 那里再次"借"来了 Hammer，一直杀到 Chrysalis Lair 门口。
他回头看了看他杀出的血路，回想到刚才看到的人类身体景象，再回忆以前所做的一切...
也许是一种仪式吧，他脱下了弟弟的皮夹克---从前对他最重要的东西。他的想法，大家自己应该可以略猜一二吧！



进入了 Chrysalis Lair，Grayson 看到了地上有 Bouchard 的衣服。
很快，迎面迎接 Grayson 的竟然是 Auger 子弹。Grayson 抬头，看到的是 Roland Mallery，但是他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他的眼睛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
"你被感染了！Mallery！"
"你带走了 Raine，我要你偿命！"
"不是我带走了 Raine，是 Chimera！你是被她利用了！你会变成它们中的一员的！"
"不，我是自愿的，我要以超过人类的形态而存在！"
"Mallery..."早已忍无可忍的 Grayson 终于向 Mallery 打去了愤怒的子弹，但是 Mallery 却能很快地自我修复："哈哈，子弹已经伤不了我了！"
"那我就不用子弹！"
Grayson 迅速躲过了 Mallery 的射击，进身与 Mallery 进行搏击。一番激烈的争斗后，Grayson 将 Mallery 的脖子扭断："你知道吗，Molly，我杀了很多的 Chimera，成百上千，但是我从来没有享受杀死 Chimera...直到今天..."

摆脱了人渣 Mallery，Grayson 孤身潜入了 Chrysalis Lair。Chrysalis Lair 的内部结构一反 Chimera 建筑的常态，不是金属构造，而更像是生物的身体：有血管、有气壁...
Grayson 干掉了守塔的两只 Angel，乘"电梯"Carrier 上楼继续前进。最终他来到了中心。
他开启了到达中心的开关，却涌来了水。
"呜，啊...咦？这水能呼吸！"
这时，有鱼形 Chimera Siren 来袭，干掉它们后，负责人类转换的巨大的鱼形 Chimera Mother 出现了。只差最后一步了，Grayson 使用出刚刚从 Mallery 手中获取的战利品---改装型 Auger，以强大的压制火力攻击 Mother。Mother 毕竟不是用来战斗的，只会使用光波攻击。吃饱了子弹后，它爆炸了。

终于，Grayson 关闭了起保护的激光器，得以将血清注射到 Chrysalis Lair 的"心脏"中。顷刻间，整个 Chrysalis Lair 的肉质结构瓦解，无数的 Carrier 携带着"血清病毒"四面散开，将"血清病毒"扩散到全欧洲。不过这巨大的爆炸也将 Grayson 弄晕在地...



“James，起来！”
“Raine？Raine！你怎么了！”

Grayson 回头看了 Raine，她已经成为了一个 Chimera，像一个大号的 Hag，但是很明显，这是一个指挥官级别的。



“我是 Chrysalis…”
突然，它发出了电波，企图以强力的心电感应使 Grayson 崩溃：“你认为你能抵抗，但是你错了。加入我们吧。”
Grayson 以超强的意志力逃离了电波：“加入你们？像我弟弟那样加入你们？哈哈，真幽默。我们的血清已经进入了你们的系统，多少 Carrier 已经带着血清离开了？它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播，整个欧洲的转换设备就会被毁灭！你们就不会再有‘新兵入伍’了！”
气急败坏的 Raine，不，Chrysalis，开始了与 Grayson 的战斗。
Chrysalis 可以制造出一层防护罩，保护自己，子弹没有作用。Grayson 利用场地里本来用于保

护"心脏"的激光器破坏了它防护罩。
再强的 Chimera 也只是生物体，无论是 Angel，Titan，Chrysalis，还是日后的 Leviathan 和 Daedalus。
Chrysalis 在被 Grayson 请吃 LAARK 大餐后终于从空中掉落。

"当时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该杀了你！
"我们不会死的...你们只是...我们的材料..."
"你父亲的血清奏效了，全欧洲的转换中心都会失效！"
"...我知道...Carrier 会死...这触动了进化..."
"你在说什么，Raine？"
"（由 Chimera 的声音转换成 Raine 的声音）它们不会死的，它们会进化...Carrier 死去只会造成新的品种，Spinner 的诞生...啊啊！！！"
Raine Bouchard 开始吼叫，已经完全是 Chimera 了，正如 Jonny 死前的吼叫一样。



Grayson 轻声地说："再见了，Raine......"

他又开枪了......

Cartwright 对主塔的进攻同样很成功，对巴黎主塔的摧毁造成了和伦敦主塔被摧毁一样的效果，产生了法国和德国地区的连锁反应，塔崩塌，Chimera 死亡。Grayson 的行动在开始也貌似很成功。

在战后的悼念会上，Grayson 将 Bouchard 的狗牌（兵籍牌）放在了阵亡的序列中。他从未提起在 Chrysalis Lair 里发生的一切。

Parker 走来："你找到她了么？我是说 Bouchard。"
"找到了...她死了..."
"不要让她的死改变你，Grayson。让死去的人安息吧。"

Grayson 打算离开，Parker 叫住了他：“等一下！我们清空了你以前的档案，我准备给你个职位。Grayson 少校听起来怎么样？”
“哈，像 Cartwright 那家伙一样吗？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正好 Cartwright 走来：“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找到了这个，Grayson，我想你是不是需要它。”

Grayson 看了看，是他弟弟的皮夹克。
“也许像某人说的，让死去的人安息吧！”Grayson 打算将 Jonney 的衣服放在阵亡序列中。
“留下吧，Grayson，你的弟弟会希望这样的。”
“也许吧！”



他重新拿起了夹克，对 2 人行了军礼，转身离开：“哦，对了，Maquis 那里空出了个上校的位置（应该就是原来 Mallery 的）他们说让我去，我可能会考虑哦~”

俄国、西班牙等地传来消息：无数的 Chimera 大型舰艇，就是 Grayson 在建筑工地看到的那种，成群地起飞，形成巨大的舰队，开向远方，目的地：未知。



美国 Liberty Denfense Perimeter（自由防线）计划并没有阻挡 Chimera Goliath 发射的成千上万的 Spire，其中搭载的不再光是 Crawler，还有 Spinner…
美国大片土地被列为灰色领域，美国 SPRA 派出 Specter 小队收集 Gray-Tech 并执行特定任务。
直到 1953 年 5 月，巨型舰队对美国本土从海岸两侧开始进攻，Chimera 指挥官是…Deadalus…

Grayson 后来的确参加了 Maquis，打了许多大仗。他在 1953 年 6 月 12 日（注：R2 中希克苏鲁伯决战日期附近）在华沙的一次危险任务中被列为失踪。但是难民中总有能看到有人敏捷地干掉 Chimera 和 Cloven，并被称为 Cloven 猎手。也许他并没有死？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出来，穿着我们眼熟的皮夹克：他的眼睛闪着金黄色的光芒……

4

远古的时候，在一个叫地球的星球上，两个拥有高度智慧的种族进行着殊死的激烈战争。其中一种消失的生物的资料目前并不为人所知，而另一种，被打败并在地球表面灭绝的生物，现在被称为…Chimera…

1951 年 7 月 14 日，伦敦市郊…
“我们得到 Grayskin 的 ID，正在展开抓捕。”
“如果目标拒绝合作或有类似 Shepherd 的症状就立刻消灭他，明白吗？”
“是的，长官！”
Hale 中士看到 X-Ray 小队的 VTOL 缓缓降落，准备好手里的手榴弹。X-Ray 小队的 Black Ops 包围了 Hale，Hale 半晌后放弃拉开铁环，和他们上了飞机。



刚上飞机的 Hale 背后被 Black Ops 打了一针，他立刻开始反击，但是被 Black Ops 的武器威胁所控制，这时刚才的针起了效果，Hale 渐渐昏倒。

再睁开眼睛，Hale 看到了一名自称 Blake 的上校，他告诉 Hale 他们正在前往位于冰岛的 SRPA 的研究所"Igloo"，对 Hale 进行检查。
一路在飞机上晕过来的 Hale 被剧烈的震动所惊醒，刚刚到达的 Igloo 正好受到 Chimera 大军的攻击。VTOL 上的机枪毕竟扫不过对方的 Goliath，很快 VTOL 被击落了。
坠机中只有生命力强的 Blake 和 Hale 得以生还。Hale 拿起 Blake 递过来的麦林枪开始步行前往不远的 Igloo---不是检查 Hale，而是在突发情况下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他们两个一路躲过 Goliath 和 Stalker 的火力攻击，扫清 Hybrid 和 Patrol Drone 后来到一个严密警戒的基地。Blake 正在申请一个终结密码，正好在基地中的 Malikov 博士也获救上线。
Blake 和 Hale 来到一个容器室，Blake 站在一台终端机前，再次申请密码。透过大门，Hale 看到里面电封着一个长相类似 Angel 的 Chimera。
Blake 直接接通了 Malikov，不过好像形势不容乐观，但是在 Blake 的强烈催促下，Malikov 指导 Blake 停止了封印发电机，可是不知道哪里不对，里面的 Chimera 竟然直接被放了下来。它撞开了厚厚的大门，击倒 Blake，从 Hale 面前飞走。Hale 奇异地听到它留下了一句话："它们正在呼唤我们呢...你听到了吗？实在是太美了..."这句话很明显不是通过声带发出来的，大概是类似 Angel 的心电感应吧。
Blake 大声对着通话机呼喊："我们遭遇了黑色代号！Daedalus 逃脱！所有小组准备到机房拦截！我重复......"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美，Malikov 很快告诉 Blake 和 Hale 所有前往拦截的小组都遭到歼灭。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撤退后再进行空中搜索了。
但是现在撤离都是一个问题，Malikov 和剩余的小队虽然已经撤退到一架运输机并开动引擎，但是地面的 Goliath 可不是瞎子。


摧毁 Goliath 的任务又是 Hale 的。Hale 抓起军火库里的 LAARK 火箭发射器向它的背部弱点开火。背后偷袭的 Hale 感觉这比开 Stalker 打 Goliath 还要容易得多，吃够 3 发火箭的 Goliath 开始爆炸并最终倒下。
敌人大批 Hybrid 涌向 Hale，在 Blake 和 X-Ray 的火力掩护下 Hale 冲上了运输机，运输机带着 Blake，Malikov，Hale 以及生还的士兵逃离了这里。
在运输机上，Blake 告诉 Hale 要带他去位于旧金山的 SRPA-3，一个 SRPA 基地，加入 Sentinel 小队。

2 年后，5 月 15 日，旧金山 SRPA-3…
Hale 在接受一次定期检查后睁开眼睛，昏迷中他仿佛听到 Malikov 博士和助手谈论 Hale 的情况不容乐观，他可能只有 19 个小时等对话。Malikov 博士叮嘱 Hale 一定要在完成任务后回来进行抑制手术---从而抑制 Chimera 病毒的发展。

这两年中，Chimera 终于发动了对美立坚合众国的攻击，Goliath 的 Spire 攻击使不少地区成为灰色领地。Hale 在几次任务中表现突出，升为中尉，指挥 Sentinel Echo 小队。

Warner 走到 Hale 面前说要一起去见 Blake。
这个基地一部分是水下的，Blake 正在一个水下指挥部。Hale 刚和 Blake 会面，紧张的气氛就涌上心头---Chimera 对旧金山发动了攻击。谈话间，一个巨大的章鱼形 Chimera 就撞向了指挥部的监视窗。Hale 受命立刻去关闭 Moon Pool 上的钢铁护甲来保护基地，路上发现不少地方已经渗水，并有 Chimera Fury---鱼形 Chimera 活动。Hale 小心翼翼地通过走廊，碰到了 Hawthorne，来到 Moon Pool 又与 Capelli 会合。Hale 迅速打开了控制护甲的 2 个开关，却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撞它。很快护甲撑不住了。这当然不是体形较小的 Fury 能干的，只是之前的那个章鱼形 Chimera。它冲开了护甲，水涌了进来。
“Chimera 派了一只 Kraken！”
人们迅速封闭了防水门向前。Blake 在耳机那边焦急地喊着：“目标被摧毁没有？”
Hale 也只能无奈地说“没有，目标仍然活动。”毕竟，那么大的敌人用常规武器无法解决。

Hale 向前救下了躲藏起来的 Malikov 博士，Malikov 告诉 Hale 想要击败 Kraken 只有利用新研制的脉冲加农炮。
2 人迅速前往拿取加农炮，中途碰上渗入的敌人也都被歼灭。
在一个控制室里 Hale 拿到了脉冲加农炮，这次 Kraken 再出现 Hale 就对其进行了迎战，Kraken 也被暂时击退。

Hale 和 Malikov 准备撤离，他们上了同向地面的电梯，但是，出了电梯，外面的世界不禁让 Malikov 做出这样的感叹："我的上帝啊！这是真的吗！？"



金门大桥上，Chimera 巨大的飞行战舰飞满天空，护航的小飞行器对地面做着一次又一次的轰炸...
Capelli 迅速前往操作附近的防空炮，但是受到了敌人 Hybrid 大军的阻截。Hale 立刻前往支援。
Hale 和一些 Black Ops 协力保护 Capelli 和大炮，终于，放空炮成功击中了一艘 Chimera 战舰，但是大炮仍然被来自战舰的反击炮火击毁。
Hale 和 Capelli 迅速保护 Malikov 上了 VTOL，Blake 迅速反应，定位跟踪上了受伤的战舰。
Malikov 突然发现撤离时没有一个人惦记着带上抑制剂---它们可事关 Sentinel 的生存。Hale 自告奋勇回到地下拿。干掉挡路的 Titan 和 Ravager 后 Hale 拿到抑制剂成功回到了地面。
前方就是 VTOL 降落的浮台了，可是这时没死心的 Kraken 冲出水面，Hale 只得重新拿起脉冲加农炮向 Kraken 射去。Kraken 吃饱这个曾经在试验中由于冲击波过大导致多人死伤的原子武器后终于永远沉入了海底。
VTOL 来接走了 Hale：被击中的 Chimera 战舰正在缓慢移动至加利福尼亚州的奥瑞克，其他 Sentinel 已经前往追击，Hale 必须去加入他们。

Hale 的车队来到了奥瑞克的森林里---这里已经成为灰色领地。突然前面的车队停了下来，路边被撕成两半的士兵的尸体也让 Hale 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前面停下来干什么！"
"前面有路障，正在清理中！"
"赶快上车撞过去！"

"…"
Hale 指挥 2 名 Black Ops 下车步行到前面。周围森林里异常的鸟叫表明了一切。
马路一面的森林里射出密集如雨的 Bullseye 子弹，人们奋力反击，汽车的爆炸与本来就不知方位的敌人使战斗一片混乱。





Hale 和几名 Black Ops 士兵杀出一条血路，抄了小道进入森林。这样的森林不禁让人毛骨悚然，除了偶尔出现的 Patrol Drone 外没有任何威胁。
如果你进展得太顺利，你就要走进一个陷阱了。

眼前突然惨叫起的战友令 Hale 也大吃一惊，随后被撕成两半的队友更是使军心大乱---这里爬满了 Chimera Chameleon。它们能够隐形，像铁血战士一样。



经历了多批 Chameleon 的攻击后，Hale 孤身生还来到了奥瑞克镇。这时已经能看到受创的 Chimera 战舰了。Hale 干掉来截击的 Hybrid，Titan 和 Steelhead 后看到许多的卵，这都是躲避了 Spire 攻击而不可幸免地被 Spinner---新的一种病毒携带者所感染的。这些卵之后会孵化成低等 Chimera Grim，只知道大批涌上前进行进身攻击。

Hale 小心避开这些卵，从背后关闭了 Chimera 设立的无人机枪 Hellfire 后受到大批敌人的进攻。

Hale 招架不住这么多敌人，只得后退。不过队友这时送来了火力支援---一台被我们控制了的 Attack Drone。Attack Drone 是 Chimera 的无人驾驶小型飞行器，比 Patrol Drone 大一号，携带重武器并拥有厚实的防护罩。

Attack Drone 一路为 Hale 开道与队友会合。

Capelli，Warner 和 Hawthorne 告诉 Hale 那个可恶的战舰无法用放空炮轰下来，她的装甲实在太厚，只能被击伤，而不是击落。

Hale 决定和队友潜入附近的一架小型 Chimera 飞船登上战舰，在里面安装炸弹并完全摧毁她。

进入后他们分头行动在战舰各处安装炸弹。

战舰里的建筑风格和当时伦敦塔里很像，但是很明显要更复杂，据说 Daedalus 逃脱后代替 Angel 成为了新的 Chimera 领导---他身体里的 Chimera 血统比 Angel 还要高贵---他拥有的 Chimera 技术也比 Angel 们的高。



虽说如此，Hale 还是成功找到了中控室并安装炸弹。他在中控室也了解到 Chimera 主舰队，正前往爱德华洲的特温福尔斯并和队友分享了这个消息。
Hale 在与队友会合撤离的过程中炸弹已经爆炸，在杀出血路后终于在战舰爆炸前逃离了她。

乘着 Chimera 小型飞船的 Sentinel 成员们自然是前往特温福尔斯启动之前设立起的"自由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两座防空塔。

在进入特温福尔斯后，Chimera 机警的 Stalker 机中了 Sentinel 的飞船。弃机步行的 Sentinel 成员们穿过了城市，看到的只有全城的卵和大批被转化的 Grim。
这里曾经是 Warner 家人藏身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不禁叹了一口气。Hale 安慰他到："我相信你的家人都移居到巴吞鲁日的避难所了。"

通过一个公园时，天上飞过了 Chimera 巨大的战舰---这艘飞船比在奥瑞克炸毁的要大得多，后来发现那就是 Daedalus 的主舰。它正在前往布莱斯峡谷，那里有 SRPA 基地之一 Station Genesis，许多试验都是在那里完成的：脉冲加农炮，甚至是 Project Abraham。布莱斯峡谷也有一个 Chimera 塔，而 Malikov 正在那里做研究工作。



虽说错过了重头戏，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战舰没有通过。
Hale，Capelli 和 Warner，Hawthorne 分别前往开启两座防空塔顶上的炮台。
遇到了点小麻烦的 Hale 小队击败了一只 Mother Spinner，并成功开启了炮台。
两座防空炮塔同时开启，炮口对向了战舰的方向。Blake 在耳机里下令："可以进攻了。"
无数的炮弹打向了 Chimera 战舰，漫天的大舰小船都被摧毁了。

Blake 那边传出声音："做得好，中尉。我们现在立刻要把你送回基地，你已经过时 4 小时没做抑制手术了。"
"抱歉长官，但是我要去布莱斯峡谷救 Malikov 博士。"
"这不是打赌，中尉！我不会以威胁一个 Sentinel 领导的性命来换一个科学家。你马上回基地，这是个命..."
Hale 不耐烦地挂断了通话，上了前来迎接的 VTOL，对里面的 Black Ops 们说："如果你们不想跟我执行任务，那现在就下去吧。"他回头和驾驶员说："目的地是位于布莱斯谷的 Station Genesis。"



Hale 带着小队来到了 Station Genesis。他在飞机上稳定地利用 Fareye 干掉了地面的敌人，安全降落。
看到主舰的 Hale 更加焦急，迅速开始行动。
带着士兵杀进 Station Genesis 塔的 Hale 遭遇了 Chimera Swarm。这群像杀人蚂蚁一样的杀人风暴吞噬了所有 Hale 身边的士兵。Hale 反应迅速上了电梯才得以逃脱。
几次遭遇 Swarm 并脱身后，Hale 终于遇到了 Malikov。
对面防弹玻璃里的控制室里就是 Daedalus，从 Igloo 脱逃的 Angel 形 Chimera，它正在开启这个塔。
Hale 又一次听到了来自 Daedalus 的心电感应："真可悲，你们竟然认为我们是应当被毁灭的疾病...实际上我们比你们高级得多！你们认为这棵星球是你们的出生地，但是它本来是我们的...你们来到这个世界前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天下。而现在...这将会是第二次！很快你们的天空将闪耀我们的星星，你们的土地将震动，只有那时你才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劫难..."
Hale 渐渐失去了知觉。

Hale 睁开眼睛，Malikov 正焦急地等待。
Hale 问道："他没杀我们？"
"也许是他想让他的制造者见证 Chimera 的究级胜利吧...咱们赶快走，我一路跟你解释！"

在前面的实验室里，Hale 看到了巨大的容器里有长相奇异的 Chimera。
"这时新品种的 Chimera 吗？"
"不不不，这是最初的 Chimera，我们将其成为"Pure Chimera"（纯种 Chimera）。我的所有病毒研究工作都是基于它们的 DNA。我最初在俄国的研究---你们所说的 Cloven---就是我失败的研究，我本来想将 Chimera 和人类合成起来，让人类有 Chimera 的力量，但是我失败了。
我两个最大的研究，一个是 Jordan Adam Shepherd，也就是现在你们所知的 Daedalus。"
"那另外一个是...？"

“我想你已经猜得到了，Nathan…”
将要上电梯回到陆地的 Hale 和 Malikov 发现 Swarm 封住了唯一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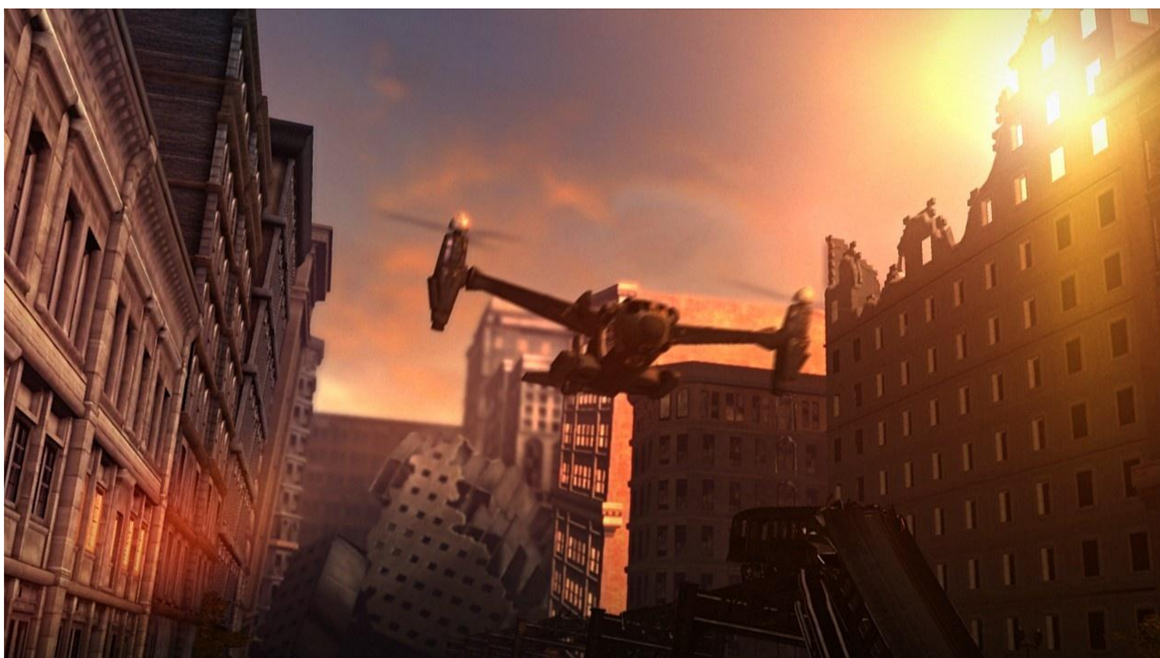


Malikov 建议 Hale 利用 Swarm 不敢进入的能量圈生成器来击败它。Hale 将 Swarm 引入关闭的生成器，然后 Malikov 打开它，将 Swarm 封在里面。之后 Hale 拿起旁边实验室里的脉冲加农炮攻击它。这样几次之后，Swarm 再也形成不了一阵杀人风暴了。

Hale 和 Malikov 乘电梯上楼，Malikov 又对 Hale 解释了一些 Chimera 真相：“这些塔的建筑设计在远古时代前就存在了，根据我的猜想，这些塔应该早在盘古大陆时就被埋在了地下。当时地球上发生了一场战争，纯种 Chimera 失败了，逃向了外层空间。在逃离之前，它们就打算重新夺回地球了。”

重回地面，和 Capelli 等人会合上 VTOL。Capelli 好像有点火，认为 Hale 应该听 Blake 的去做抑制手术：“这个臭老头值得你这样吗！听着，如果你真的变成 Chimera，当然这也不远了，我将是那个扣动扳机的，听见没？我连一秒都不会犹…”
Hale 掐住了 Capelli 的脖子：“接受你的服务！但是在那时侯来到之前，咱们还是一起工作的好！”他放下 Capelli 转头上了飞机。
Malikov 说在芝加哥附近，有不少塔在慢慢开启，正在积蓄能量。
英军那边的联盟正在重新巩固英国的占领权（Chimera 正试图夺回英国）并对欧洲大陆进行攻击。Parker 上校曾经发来报告称欧洲的塔开始被启动并打出光束，它的电弧与周围的塔相连。人们发现光束并没有任何攻击力，也许只是信息传送或能量传输，类似原来管线的作用，只不过更高级了，但是这样的东西总让人感到不舒服。

Hale 等 Sentinel 迅速带领 Malikov 到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附近懂得比较复杂的 Chimera 操作系统的也只有 Malikov 了，Sentinel 成员只能进行相对简单的操作---来关闭芝加哥塔。



在芝加哥，Hale 一行人再次遭遇了潮水般的 Grim 攻击，随后还有 Hellfire 机枪。
Hale 单独向前，其他人去保护 Malikov。
与一群美国士兵会合后，Hale 向前向塔发起冲锋。敌人有 Stalker，Attack Drone，Hellfire 等重火力坐镇，还有守塔的 Advanced Hybrid，手持 Bullseye Mark II---也就是在伦敦主塔里 Hale 遇到的。Hale 拿起 LAARK 开始攻击，再加上空中战斗机的支援，总算是攻下了这一城，碰到的 Chimera 自爆兵 Leech 也没造成太大威胁。准备继续前进的 Hale 和士兵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个巨大的 Chimera，有摩天大楼那么高，踩着巨大的脚步向他们走来。它没有武器，但手一抡就能毁掉一栋楼，LAARK 也无法穿透它厚厚的皮肤，它就是由不计其数的人转换成的 Leviathan。（不得不说，仔细看它感觉像某个使徒，做直立动作时都像初号机）



它一抡就毁掉了一台 VTOL，并开始对士兵进行攻击。
Hale 爬到楼上吸引它，它抓起 Hale 准备吃到胃里。Hale 机警地将 3 发 LAARK 送进了它的嘴。
Leviathan 将 Hale 抛远，穿过了一个天桥掉到了另一栋大楼。穿过天桥的同时，Hale 看到了 Black Ops 安装好的成吨炸弹油桶。Black Ops 告诉 Hale 来把 Leviathan 引过来，在天桥底下引爆爆炸物。
Hale 向它发射了一发 LAARK，它立刻转过来攻击 Hale。经过天桥时，预计的炸弹却并没有顺利起爆。Hale 立刻将 LAARK 射向天桥，瞬间产生巨大的爆炸，Leviathan 头部被炸出一个大洞，Hale 又向其中补了一发 LAARK，这个巨大的东西也应声倒下。

Hale 和其他 Sentinel 会合，带着 Malikov 进入芝加哥塔。Malikov 着手关闭塔，但是塔却被启动了。
"怎么回事！"Hale 问。
"另一座塔启动了这座！"Malikov 惊讶地回答。
"赶快关掉它！"
"一旦塔被启动我就关不掉了！"
"哪座塔启动的它？"
"冰岛…是他，Nathan，是 Daedalus…"



Hale 立刻带着 Sentinel 前往冰岛赫拉的 Igloo，那里附近被 Chimera 挖出了一个主塔。
任务计划是：Sentinel 潜入并摧毁所有放空炮，之后美军就发动大规模冲锋，杀掉位于那里的 Chimera 指挥官 Daedalus。毕竟 Daedalus 比 Angel 们指挥要强得多。
不合计划的是：Hale 已经深度感染病毒，相貌也发生了改变，皮肤变灰白，血管绷起，眼球变得越来越金黄。

Hale 一行人成功地炸毁了所有放空炮，解决掉附近的 Stalker 后大批部队就乘飞机发起冲锋。
冲锋很顺利，一气打到了主塔门口，但是突然大批出现的 Stalker 和 Titan，更不用说是

Advanced Hybrid 或者 Steelhead，则令美国人大吃一惊。他们只得立刻撤退到周围以防更大规模的伤亡。
Blake 建议 Hale，Capelli，Warner 和 Hawthorne 也撤退，但是 3 人目标又不是 Chimera 大军，而是 Daedalus，所以信心十足地潜入主塔寻找 Daedalus。
刚进入塔还没碰到守卫的 Advanced Hybrid，正在谈话的 Hawthrone 就被背后偷袭的 Daedalus 所撕成两半。Hale 猛烈扫射，Daedalus 则迅速钻回了复杂的建筑。
3 人继续向前，在一个茬口 Hale 下令分头行动，找到 Daedalus 后一定要等支援，3 人一起攻击。这个茬口下存放着还活着的人类士兵们---应该是没有在 Spire 攻击中幸免吧。
一路向前，Warner 先找到了 Daedalus："我发现目标了，立即请求支援！"
Hale 和 Capelli 迅速前往，Hale 先到了，却只看到 Warner 也被 Daedalus 杀死。Hale 在与 Daedalus 正面交锋中也被打晕，幸好 Capelli 及时赶到救下了他，送回战斗基地。
6 周后，Hale 才睁开眼睛。
这段时间里 Daedalus 启动了所有的塔，塔从顶部发出了奇异的光束，连通其它的塔。距离过远的则通过战舰作为媒介来连接。这样所有的塔就被连接到了一起。
Chimera 彻底击毁了美国的所有防线并开始占领美国，杀掉了 8 千万难民并开始攻击巴吞鲁日避难所---美国最后的家园。



情报部门认为，这段时间，Chimera 还在 Daedalus 的监工下于赫拉主塔复原一种 Chimera 先进武器：普罗米修斯，这个武器的威力可能是毁灭性的。
夏威夷的人们竟然在这段时间里全部神秘消失，没有抵抗迹象。
然而，一个转机使人们多了一丝希望：Daedalus 在普罗米修斯复原完成之前离开了赫拉主塔，前往墨西哥的犹加敦半岛，那里有希克苏鲁伯陨石坑。（以下内容来源于网络）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是一个在墨西哥犹加敦半岛发现的陨石坑撞击遗迹；希克苏鲁伯是一座位于其上的城市。陨石坑体地表不可见。距推测，陨石坑整体略呈椭圆形，平均直径约有 180 公里；造成坑洞的陨石，直径推测约有 10 公里，撞击后完全蒸发，释出高达 5.0×1023 焦耳的能量，相当于 100 兆吨黄色炸药，足以引发大海啸，并使大量灰尘进入大气层，完全遮盖阳光、改变全球气候，造成核子冬天。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形成，据推测是在 6500 万年前，与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的年代相吻合。物理学家 Luis Alvarezl 与其子－地质学家 Luis W. Avarez 认为此次灭绝事件的祸首即为天体撞击，证据就是全球年代与之对应的地层中皆有薄黏土层，以及于 1970 年代时，确认该黏土层的铱含量高达重量的 6ppb－地球整体地层的铱金属含量仅 0.4ppb，但陨石可含有 470ppb。陨石撞击造成的灰尘云在全球沉积，便形成铱含量极高的黏土地层。

既是使恐龙灭绝的陨石。

这极大地减慢了普罗米修斯的复原进度，虽说没有停止，但是一定减慢了。
人类则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再次请出了"希望"---钚裂变弹。
这次不再是 Hale，而是 Malikov 建议将原子弹放入盘旋于希克苏鲁伯陨石坑上方的 Daedalus 主舰中，与飞船中的反应堆一同爆炸，混合的爆炸半径足以摧毁所有附近的战舰，当然也包括 Daedalus。
派出的小队没有成功完成任务，毕竟那是 Chimera 主舰。现在只有看 Sentinel 能做什么了。

Hale 终于睁开了眼睛，这已经是冰岛赫拉后的第 6 周了。
Malikov 告诉他："当 Capelli 发现你，病毒已经扩散得很严重了。我保持了你的晕厥并寻找解药，但是我很抱歉..."
"我还有多长时间"
"3 个小时..........如果我们足够幸运..."

Capelli 向 Hale 介绍了目前形势和目标，Hale 决定利用最后的 3 小时与 Chimera 同归于尽。
首先要重新回收裂变弹，Hale 在遭遇巨大的 Chimera Marauder 和一群 Titan 后终于取得了核弹。接下来就是怎么再找一艘 Chimera 小型飞行器混进主舰。





Malikov 博士拿起钢笔，写下了最后的一封信：“......我给世界带来了 Cloven，带来了 Daedalus......我帮助了 Chimera 带来了人类没落之日......我不愿意被它们来决定命运......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为我准备了很多可卡因，非常多，我想这足够用了......”

Hale 与 Blake 和 Black Ops 小队会合后，他们向附近的一个 Chimera 前哨站发起攻击。果不其然，那里有一架飞行器。
Hale，Capelli，Blake 和活下来的 Black Ops 们推着核弹上了飞行器。突然 Hale 趴在了地上，听到 Daedalus 恐怖的召唤：“通过我的意愿，整个宇宙，将会重生！”Capelli 迅速将手枪对准了 Hale 的头，Hale 很快恢复过来：“我没事。”Blake 也制止了 Capelli。

顺利登上主舰，Hale，Capelli 和 Blake，士兵们分头行动，Blake 带队向反应堆前进安装核弹，Hale 和 Capelli 则负责前往控制室，控制并开启所有门等防御关卡。
Blake 等人被一扇门挡住了，Capelli 和 Hale 则分头行动，控制挡住核弹去路的大门。Hale 找到了安全控制室并打开了门，而等待 Blake 等人的确是 Chimera Ravager 和 Titan 的火力。
Blake 一行人全军覆没，也许这正是对他放出 Daedalus 的报应吧。



Capelli 告诉 Hale 从跟踪器上看 Chimera 正在移动核弹，很有可能是要将它扔下船，Hale 迅速追赶，终于追上了核弹。干掉护卫的敌人后发现核弹被它们放在了反应堆旁边，在反应堆上方，Daedalus 正在等待着 Hale。
“叛徒！你竟然为一个只会背叛你的种族战斗！”
Hale 不管那么多，拿起武器向他扫去。Daedalus 不怕子弹，Hale 手里的武器什么都伤不到他，反倒是 Daedalus 拥有的超能力将被破坏的墙壁残骸通过心点感应向 Hale 扔来。还好 Hale 躲这个还是可以的。
一群 Advanced Hybrid 冲来帮助 Daedalus，后者心电感应道“你们马上就能回家了！”
解决掉它们后，Daedalus 继续诱惑 Hale：
“如果你能看到我所看到的，如果你知道将会来临的未来，你就会尽力去达到那一边的！最后，世界上将没有人类，没有 Chimera，只有我们纯种的种族！人类拒绝我们，但我们不是真正的怪物啊。我们马上就带他们来，他们全部都要来，无论我是否被你打败，你们的天空将不再和现在一样！再也没有比死在同伴手里更悲剧的事了...你很快就能获得等待着我们的美好未来。”

意志坚定的 Hale 像从前面对 Angel 一样挺了下来，利用反应堆发出的高电压杀死了 Daedalus。Hale 本能地去检查掉在地上的 Daedalus 是否真的死了，却有一股强大的能量钻进了 Hale 的身体里---Hale 的孪生兄弟 Daedalus 在最后一刻将全部能量给了 Hale。
Hale 感受到了这股能量，手轻轻一挥就能将来袭的敌人隔空打成肉泥。
他迅速启动了核弹并开始逃跑。Capelli 启动了飞行器等 Hale 过来。
拥有了 Daedalus 的能量，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 Hale 神一般的存在了。一路上所有敌人全部死无全尸。
Hale 和 Capelli 上了船逃离，此时核弹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和电磁脉冲使飞行器失灵。
二人的飞船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很快，Capelli 醒了过来，没有受伤。他转头对 Hale 开玩笑地说：“你能不能学着正常降...”
Hale 的位置没有人
Capelli 走出飞船，Hale 正仰望着天空：天空是红色的，还挂着几颗不详的巨大星球：黑红色，有

一些支离破碎。
“Hale，这时什么？！”
“你听到了吗？它们正在呼唤我们呢...实在是太美了...”
Hale 转过身子，皮肤变得更加灰白，闪着金光的眼球告诉 Capelli 这已经不再是 Hale 了。他立刻抽出手枪对准这个“Hale”：“退后！”
“这...只是开始...”“Hale”的脸上闪露出诡异的笑容
Capelli 心头一震，再次瞄准“Hale”
“原谅我，长官，（能够与你共事，帮助你解脱）我很荣幸...”
Capelli 兑现了他的诺言，对准“Hale”的头扣下了扳机......

To be Continued

人喰いの大鷲トリコ同人--最后的守护者

·°☆茵·°

阴沉沉的天空，流云蔽日。离开村子两天的路程，一行人在断崖石壁上下马驻足。他们装束严整，但连日在这样的峭壁山道上奔走让所有人都显得疲惫。从一道高耸城墙的夹缝中穿过，来到悬崖边，前方已经再无路可走，只是察觉不出边际的荒地，其中隐约矗立着一些城堡。有微风从这片大地上吹过来，绵绵不断。断崖上残存着一处石桥的遗迹，很多年前人们可以从这里进入这片禁地。遗迹的乱石堆边立着一块碑，上面用古老的文字刻着：

============================

他来到过大地的尽头，
击倒了封神的巨像，
承受过穿心的利刃，
他拯救了她的生命，
但却无法挽回，
已经被扯断的爱情。

她醒来面对新生的恋人，
收集着风中的记忆，
她等到了他的回归，
让他重新牵起自己少女的灵魂，
但她已不再记得，
这一切努力的目的。

这里埋葬着如上所述的悲剧，
并以上古尊神哆冥之名义，
将此必终将滑向毁灭的悲剧之链，
钉死在其唯一安宁的环节上。

请不要打扰他们，
和他们的守护者。

=============================

"村长，这里就是一切灾祸的源头......"他挤过来，凑在村长耳边低语。

"......效仿我的祖先那样，把哆冥，那两个依然潜藏在禁地的罪人，以及那些吃人的爪牙，统统消灭，我都背下来了......"来此之前和途中一路上的争辩已经让村长很不耐烦，不想再听那些颠过来倒过去的讨论。

"杀了巫女，找到那个身上寄存着哆冥的魔力的男孩，我们就可以......"那人依然自说自话，兴致高昂，似乎有些失控。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天黑之前必须回到可以扎营的地方。”村长打断他的说教转身要走。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带这众人来到这里，以为可以有助于思考决断。但实际站在这片禁地之前，扑面而来悲伤和孤寂让包括村长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安和疑虑。几位事先支持重返禁地的同僚，此刻也不由自主的打起了退堂鼓。

唯有一个人例外。那人提高了自己的嗓音，并抢先一步扯住了村长的马的缰绳：“那么那些狮鹫呢？至少请允许我为村民除去这些害人的妖兽！”

村长没有说话。狮鹫吃人也是村子里一个眼下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似乎也就不算师出无名。村长翻身上马，背对着那人做了个手势，然后就合随行的众人们消失在尘土和树林中。其中一些人回头恶狠狠的瞪了那人几眼。

但村长的意思很明确了，那人深深的向着众人离去的方向鞠了个躬，然后转身看着悬崖下的禁地，开始思量具体的计划。他自己也不清楚眼前这片阴霾笼罩的禁地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力量。唯一的线索，只有那些体形巨大出没频繁的食人大鹫，它们理所当然的成为下手的起点。于公于私，除掉大多数的狮鹫并捕捉那么一两只带路，无疑都是最好的方案。之后，那位巫女和当年释放了哆冥的少年，往昔之剑，甚至哆冥本身的魔力，就都是会一一被牵入自己的布局之中了。

的确，要先除掉这些会飞的怪物。

================================

最后的守护者

================================

那人是村子里的祭司。禁地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代代相传的祭司负责管理。没有重大的缘由，村长和长老们也都不会随意过问的。如此的兴师动众，全是为了那些来历不明的狮鹫。

事情大约从四五个月前开始，有人传说看到巨大怪物在清晨和入夜的时候，在村子的上空盘旋。很快村子里开始丢失一些牲口，然后是人。

起初祭司和村子的长老会也都不相信这样的故事，他们坚持这些只是迷路走失而已，并强硬的压制着恐慌蔓延的速度。直到有一天，证物被实实在在的摆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

那是一杆沾满了血的标枪。明显那传说中的怪物在之前的夜里又来觅食了。不巧的是这次撞上了巡逻的士兵。大伙儿愤怒的和怪物作战，几根带着倒刺的一人多高的标枪从机关里射出去，结结实实的弄疼了它。它还是逃走了，但留下了血，和几根差不多有男人整个手臂那么长的羽毛。所有人都肯定的坚称，自己听到了那怪物负伤后往禁地方向逃去的惨叫。根据那些依然愤愤不平的战士的描述，一些见识广博的老者肯定这怪物应该是狮鹫。这下子证据确凿，没有什么还可以怀疑的。那片已经沉寂了千年的禁地中，的确有躁动正在酝酿。

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恐慌。只有那位祭司几乎高兴的要喊出声来。他压抑不住心中的狂喜，这是上天赐给他的机会。为了拯救村民消灭食人大鹫，禁地必须被重新调查。他也就终于有机会亲手把锁链套在哆冥的胸前了。

村民们的骚动持续了一整天，村长和长老们说破了嘴皮，终于让广场重新空了下来。然而他们也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回到议事厅，依然是一片烦躁。政务人员和神职人员们还在为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争论不朽。

村长疲惫的陷在高背靠椅里，用拳头支撑着几乎要掉落下来的脑袋，茫然的看着眼前不休的争论。他即听不进去，也无力插嘴打断。但争论却自己慢慢平息了下来，渐渐的只剩下一个声音在说话。

他就是那位村里的祭司。

"是的，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我应该坚持我家族的信念。但我的理智和眼前的事实却告诉我，这是唯一的可能！"他环视众人。村长微微欠了欠身。

"那么请允许我再解释一下，"这人走近村长的身边，转身对着大家："哆冥复活了，这些狮鹫便是它向我们复仇的开始。"

有人张口刚要反驳，村长摆了摆手，并示意让他继续说下去。

"没错，所有的卷宗都记载着我的祖先封印了它。但从来没有哪怕一句话肯定的说过，哆冥被消灭了。"

这一点众人无法否认。

"就连当年亲身经历了事变的艾蒙大祭司，在他穿下来的文字中，对哆冥的结局也是含糊不清。相反，他却多次的提到了'未来可能的复仇'。"

"我们村子里的人都从来遵守契约，从不打扰禁地。凭什么就又招来这样的复仇？"

堂下有人质疑。祭司在心里冷冷的一笑，开始复述早已在心里编织完美的理由："不错，我们没有任何这样的动机，但这不等于禁地里的人没有。"

"禁地里有什么人？"几个声音同时诧异的问道。

尴尬的冷场，议事厅里诡异的安静。

"那对男女都死了吧？"村长皱了皱眉头，打破沉默，"这本没有什么。当年艾蒙大祭司去禁地封印哆冥，不是因为哆冥复活。是因为我们村子里的一对男女擅自把这魔物给释放了。往昔之剑也不是为了封印哆冥才丢在禁地的，根本就是被偷走的。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只好......"

堂下的人群一阵骚动。这些细节只有很少的位高权重的人才知道。多数人心中关于艾蒙大祭司的传说都如哄小孩入睡的床头故事一般简单：邪神挣脱了封印，英雄自然而然的从天而降，击败了准备肆虐人间的妖怪，告诫后人从此不要再去招惹麻烦。所谓正史，大都如此剪裁。

"不过，那女孩好像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是死人了。男的最后也被我们的战士射杀了，不是么？"村长

问到，“你如何确信他们还活着？”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先反问大家，如果他们的确还活着，而且经历了这么多年，掌握了哆冥的力量，他们有没有理由回来向我们这些当年阻止了他们卑鄙计划的人复仇呢？”

如此的说辞到也勉强成立。祭司从四周的许多双眼睛里，读出了和刚刚的怀疑和不屑所不同的心思。此刻，无知的人们开始流露出恐惧和迷茫。

“这就是证据！”祭司让身边的侍从递上来一块灰色的石板。村长身边的一位长老和村长迷惑的对视，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长老试图上前阻止，被村长伸手挡住：“看看吧……”

人群围拢过来。大家惊讶的看到石板上闪烁着模糊的图像，有人认出这是禁地里的神庙。同时，还有两团黑影。其中一个的确看上去类似一个人的身形，另一个则难以明辨。

“我可以理解，遵照古训，负责监视禁地的你并不需要事事跟我们通报。但若果真如你所言，这样的变故……”村长抬起头来，看了看自己左右，“我们都蒙在鼓里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请原谅我的疏忽。这个景象已经是半年前的了。”

半年了？！人群又乱哄哄的炸开了锅。这时间刚好和妖怪开始出没的时间吻合。

“原谅我的疏忽。请听我解释。这块石板已经很久没有用了。事实上，大家看到的就是它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录下来的一点点禁地的情况。那之后，我也再没有看到更多的东西。那时侯我并不能从这些模糊的黑影里清晰的判断出什么，所以也没有打扰诸位了。”他向村长和长老们表示了一下歉意。

“原来你们一直在监视禁地！”下面有人喊道。
“你们早都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不行动？”
“若不是闹到怪物吃人，这些事情我们永远都不会看到吧？”
“那是，要不是今天有证据在全村人面前，他们连怪物的存在都不会承认的！”

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村长不得不再次开口解释。“艾蒙大祭司传下这块石板，并没有仔细交代过如何使用。据我所知，上百年来没有任何人看到过它向我们预示什么，我们自然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历代祭司也都不想打扰我们……不过无论如何，”他的目光回到祭司的身上：“你确信那团黑影真的就是当年的罪人？”

“这一点我不能确信，就如大家亲眼所见，影子非常模糊。我猜测，只有在哆冥苏醒的那个时候，石板才会受到感应。但这个瞬间很短，我不想给大家带来无谓的恐慌。”

他并不真正了解这块灰石板的构造，村长和长老们也不知道。艾蒙大祭司只是在石板上刻下了那个神庙和人影，并施下法术让它可以在哆冥再次苏醒的时刻显示出来。石板上的图像永远也不会变化，根本无法预示禁地里是否当真还有人活着。但关于图像显现意味着哆冥复活这一点，算是让他歪打正着了。

“但现在我可以确信了。这之后的半年来，越来越多的怪物从禁地里飞过来。这肯定是哆冥的妖术带来的后果。再加上那两个人影......能在禁地里复苏哆冥并想着对我们复仇的人，除了那对罪人，还能有谁？”

“都上百年了，那种地方，人怎么可能活下来......”

“那偷走往昔之剑的小贼曾经和哆冥融合过，而那个女的，如果在禁地中复活了，也一定是依赖了哆冥魔鬼的力量。这样的人活上一千年也不奇怪。”

大堂里一阵窃窃私语声。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认同我的推理了。”祭司自信的向人群发问。

有些人认同，更多的人只是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内幕弄的不知所措而已。

“好吧......既然没有人可以提出更......可能的......解释，那么，祭司大人觉得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一位长老问道。

“从眼前来说，除掉这些狮鹫，还村子本来的安宁，是我们必须做的。而如果各位愿意为未来......孩子们的未来......着想的话，”这样的借口实在太过于虚伪，他自己都不能一口气说完。祭司停顿了一下，咽了咽口水：“我们就应该立刻行动，效仿我的祖先那样，把哆冥，那两个依然潜藏在禁地的罪人，以及这些吃人的爪牙，统统消灭！”

这番大义凛然的宣讲把祭司自己榨出了一身的冷汗。他等待着大家的反应，村长的反应。他甚至有些不确信自己是不是有些求成心切了。

“我们去禁地。”村长站起身来，好像一尊平时仅供膜拜的百年石像突然活过来了一般。这个决定把大家吓了一跳。
“村长，就算这家伙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就这么过去......”
“没事，我又不是说这就去剿灭那些什么狮鹫和巫女什么的。我只是要去看看，大家都去看看。在这里争吵，也于事无补。”

人群交头接耳的散去，祭司站在原地，很久没动。直到村长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这轻轻的一拍，差点把他拍倒在地。

“都累了，回去休息吧。”村长吩咐。走开几步，村长忽然又回过头来，“关于禁地的那些事情，你可以先跟我商量商量再拿出来说的。”

===================================

禁地，神庙顶上的花园里。

她甚至不能确定那从天空的浓云中穿透下来的是不是阳光，虽然闪耀着金色，撒下来却感觉犹如注满了悲伤的墨，徐徐的在自己周围扩散，翻腾，沉淀。缓缓的风从她来到这个花园的第一天起就这

样无精打采的吹着，无论站在花园的哪一个角落都是如此，好像一只赶不走的幽灵在自己耳边不住的叹息。颤抖的绿叶和花瓣反射着碎落的光斑，躲都躲不开，看的人头晕目眩。

女孩很想随便找个地方靠下休息，但又讨厌就这样睡过去。她最近一直会做同样的一个梦。梦中总是黑夜，她光着脚在山路上奔跑。从两边的山脊上会涌出稠密的云雾，顺着山坡像软体动物那样蠕动下来，渐渐的把自己包围，吞噬。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模糊的身影过来，牵起她的手狂奔，像牵着风筝在冰雨的暗云中翻飞。女孩被带到一个石头砌成的小屋子里，身边挤满了人，石头缝里渗出泛着泡沫的血水。她很想出去，于是捡起一把刀，朝着身边的人捅过去。他们应该是感觉到了疼痛，就转过头，脸上却没有五官。从他们迸裂的胸腔里，喷发出一大堆的羽毛......

女孩确信这梦开头的一段是多少年前的那段痛苦经历的记忆。因为那次逃跑，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让自己复活，她的情人唤醒了远古的邪恶神灵。现在她们终于又能在一起了，可是，他的手，没有办法再把女孩的手腕紧紧抓牢。

“汪达......”女孩温柔的呼唤着他的名字。和这之前的千万次呼唤一样，绝望。

汪达却只能模糊的发出几声没有意义的咿呀。许多年过去，他还是那个头上长着奇怪的尖角的婴孩。女孩一直想教会他说出两人的名字，但自从自己在神殿的石台上醒来之后这许久，“墨诺”这个声音，始终还是没有从他的嘴里再发出过了。

时光，被崩塌的巨像骨骸无情的压住，任凭日月勾引风水推搡，也再不挪动分毫。女孩不会变老，她的小情人，也不会长大。

梦的后一段却让墨诺非常烦恼。血和刀这样的事物，是从不曾出现在她的生活之中的。墨诺不明白这样的结局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个已经与世隔绝的地方，又怎么回有其他人的存在呢。“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墨诺看着不远处的阿吉奥。阿吉奥的腿伤早已经好了，跑起来的身姿一如以往。它也丝毫没有衰老的迹象。这些年间，墨诺抱着怀里的汪达，在阿吉奥的向导下，也走遍了禁地里可以到达的每个角落。墨诺一个人看汪达在湖滩边的沙地上玩耍，看阿吉奥在草地上放肆的撒欢，看那些慢慢和沙尘融为一体的巨像遗迹。墨诺走过当年汪达走过的每一步足迹，但始终也找不到让怀里的婴儿长大的办法。

一个人可以为了爱情走多远的路？

墨诺不在乎，多远她都愿意继续走下去。问题是该往哪里接着走下去呢？没有任何声音可以给她指点。

==

大约半年前的一个夜晚。

“都准备好了。”少年对身后的人说，然后恭敬的行礼，退下。那人点点头，从长袍里抽出一把宝剑，走上祭祀台，拉下面具，对着遥远的禁地方向，口中念念有词。面具上杂乱的雕刻着一些曲线，完全看不出常人的五官。

约莫折腾了小半个黑夜的时间之后，他从祭祀台上下来，看上去精疲力竭，眼神迷茫。"没有成功么？"少年问道？
"不行，"他失望的把手里的那把剑丢在地上："虽然仿制的很像了，但还是无法如同真正的往昔之剑那样跟那头怪物产生强烈的共鸣。"

"这个小村子，多少代人都是这样遵守古训毫无意义的生活。我们守着强大的神力，却不懂得利用，居然还自己给自己划定了个什么禁区，不让靠近。"那人表情激动，"我要把它的力量释放出来，控制住，让这个村子成为天下最高的荣耀！"
"我们都支持你！"本来站在旁边围观的另一些少年都围过来。
"那，现在怎么办？"有人问道。
"其实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哆冥的复苏了，但是太飘渺，无法确定。"那人又拾起被自己丢在地下的剑："我必须得到机会进入禁地，也许，在更加接近的距离上，这个赝品就可以起到作用。"
"村长那帮老家伙不会同意的。"
"那些白痴一样的村民早只关心收成和自己的性命，他们也不会支持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想出个借口的......也会等待恰当的时机......"他面对着禁地的方向凝视，虽然在这样的夜里，如此遥远的距离，什么也无法看见。他在心里小声的嘀咕："随便来点什么理由，怎样的理由的可以，让我能名正言顺的踏上那块宝地......随便怎样的理由......"他不断的重复着这样的话语。忽然他觉得脸颊被什么东西擦过，一瞬间他相信自己看见了一根黑色的羽毛飘过。他禁不住回头在黑色的夜空中寻找。
"......有什么东西么？"旁边一位少年看见他奇怪的举止，忍不住开口询问。
他这才会过神来："没什么，没什么，禁地那边刮过来的风而已。天快亮了，大家都回去吧。过几天我们再做尝试。"
大家纷纷散去。禁地那边一年四季都往村子这里吹风，千百年都是这样。这风提示着众人禁地的存在。

在他觉得，这浅浅的风，就好像纱帘后面美妙少女伸过来的纤纤玉指，勾引的自己坐立不安。
===================================

禁地，神庙的石门前。

墨诺下马。这是她唯一从没有进去过的房间了。石门本身出奇的厚重，机关又似乎是从里面锁死了。阿吉奥也不太愿意靠近这个地方，小汪达更是会夸张的大哭大叫。于是许多年来墨诺都在进出花园的路途中刻意绕开。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阿吉奥散步似的自己就靠了过来，现在若无其事的站在一旁吃草。小汪达被从墨诺的怀里放到地上，也只是扭了扭身子，咂了咂嘴，继续睡着。

墨诺好奇的端详这个雕饰精美的石门。记不得多久之前墨诺曾经试着推过它，但显然沉重的石门完全无视少女的旨意。但这次，就在墨诺的指尖微微的触碰到石门上的花纹的那一瞬间，一道电弧从门的中心迸发出来，跳跃着裂开。墨诺吓的赶紧收回手臂，下意识的捂住眼睛。等明亮的白光终于散去，墨诺从指缝里偷偷的看见，石门从中间被切断，并微微的内陷，刚好空出了女孩可以勉强挤过去的缝隙。

神庙里面只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大厅，光从头顶透明的天窗照射下来。墨诺感到一些异样。她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忽然又明白过来。原来这神庙里没有风，已经习惯了被从不停息的微风吹拂的长发忽然失去了照料，全都安静而无力的趴在了她的肩背上。想通了这个缘由之后，墨诺放下心来，小

心翼翼的沿着螺旋的阶梯走下去。在大厅的底部，有一口干枯的井，和一百年前墨诺抱起小汪达的地方很像。墨诺控制不住内心的好奇，靠过去想看个究竟。

一百年来墨诺从来没有把小汪达一个人放在自己视线之外这么久，这么远。枯井漆黑漆黑的井眼此刻勾走了她所有的注意力。

墨诺跪在井口，低头朝下面张望。里面黑忽忽的一片，但感觉上并不安宁，像有潮水在集聚涌动。墨诺傻傻的看了好一会儿，想开口问下面有没有人。但她很久没有和人对话过了，这猛然之下要开口发问，又不知该如何措词。嘴唇不听使唤的摆了几个毫无意义的造型之后，墨诺放弃了。她笑着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很傻。什么人会躲在那样的地方呢？

视线离开了井口，墨诺的头脑也稍微冷静了下来。她记起小汪达还在外面的草地上。想到这里，墨诺赶紧转身准备离开。

那井口忽然间失去了宁静，黑色的气流尖啸着冲出深渊，把整个神庙都震的发抖。墨诺抬起的脚还没来得及跨上台阶，便失去平衡，跌倒在石板上。黑气很快充满了整个钟罩形状的神庙大厅，然后又急速的收缩合拢，凝结出有半个神庙那么高的人的形象。他的头上长着两只角。

“你......是......”烟气缩聚而成的怪物并没有眼睛，然而墨诺分明感受到这个东西正在用不容抗拒的眼神扫视自己。

“吾名为哆冥......”那穿云裂石的声音在神庙里激起恐怖的共鸣，“......是这片大地和苍天的之间所有灵魂的守护神。百年前封印吾之躯体的人类啊......为何此刻又将吾从永眠中唤醒？”

=================================
悬崖边上的围墙已经被完全推倒。祭司指挥着众人在这里开辟出了一块营地，用来谋划下一步的攻势。村长虽然默许了他的行动，但没有同意让村子里的战士成为他的手下。这也正是祭司本人所期望的。他指挥着一群“自愿者”，其中多数都是已经和他共同行事已久的那帮少年。

祭司和村长都对这样的安排相当满意。

虽然没有了石桥无法立刻进入禁地，但整个禁地的大致情形在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一览无余了。几十台弩机在这个绝好的位置架设了起来，等候着狮鹫的出现。
=================================
“我......我......你......”墨诺坐在地上被惊吓的不知所措。

“不......不是你......你是百年前为吾所祝福之人。那个曾将吾的从巨像的束缚中唤醒的人，如今身在何处？”哆冥认出了墨诺，向她发问。

墨诺结结巴巴的解释了一通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情，其实说来简单，就是这一百年来，什么都没有变。

“去把那孩子带进来......”哆冥命令道。墨诺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她觉得眼前这团会说话的黑烟可以让小汪达重新变回那个和自己相恋的翩翩少年，她决定听从哆冥的指示。

小汪达被放在哆冥的面前。他没有哭闹，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睛看。

"他体内仍然据有吾之魂魄，是以长出双角。"哆冥端详着百年来未曾长大的汪达，"吾魂魄碎裂，又为剑刃所镇压，故而此地时间停滞。百年前受吾恩惠的女人，你可能听吾所言，而偿汝所愿？"

"我……只要能让他长大，我什么都愿意！"墨诺兴奋得无法言语。自己等了一百年，终于找到了让怀里的婴儿长大的办法。接下去的路，又有了明确的希望。

哆冥开始解释这一切的原委，它拗口的措辞让墨诺听得似懂非懂。不过她大体上明白了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哆冥的灵魂再次被未知的因素唤醒，但一方面唤醒它的力量不够强大，另一方面浸入汪达体内的那一部分依然无法回归。哆冥已经让禁地里的时间再次恢复正常的流动，而小汪达会以更快的速度长大。等到恢复一百年前的身体，哆冥就可以重新从他体内取回失散的魂魄，完全恢复自己的神力。而汪达的记忆已可以复原，跟墨诺继续百年前没有走完的爱情。

这大约需要年把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哆冥残破的灵魂将暂时自我封印在一个青尊中，由墨诺保管。而为了保护柔弱的墨诺，哆冥会召唤十二只狮鹫，守卫禁地的安全。若有意外，也可以把失散的汪达，或者墨诺本人，带回青尊的旁边。

墨诺对此丝毫没有怀疑，只要能让汪达长大，一切都是好的。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墨诺抱着小汪达走出神庙，嘴里不停的念叨着两人的名字，"墨诺，汪达，墨诺，汪达，墨诺和汪达又可以在一起了～"

小汪达忽然开口，清晰的说出了两个让少女几乎要晕倒过去的字："墨……诺……"

================================

时间开始重新流动之后，墨诺的生活快乐了很多。小汪达飞速的长大，半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七八岁小孩的模样。看来哆冥所许诺下的年把时间，并非虚言。只是阿吉奥的身体很快的不行了，积蓄了一百年的衰老一下子爆发出来，它就不能再带着墨诺和汪达四处游荡了。有一天阿吉奥独自去了很远的地方，墨诺再也没有等到它回来。

伤心之余，让女孩稍微感到欣慰的是，她自己并没有迅速衰老的迹象。可能因为她的生命是哆冥的神力所重塑，故而不受时光的侵蚀。

那些被哆冥召唤出来的狮鹫，起初只是围绕在神庙的周围飞翔。不过很快这样狭小的天空就挤不下它们骄傲的翅膀了。它们开始探索禁地的各个角落。它们探索的越来越远，远到了那个村子……

墨诺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她只关心日渐长大的汪达，至于那些狮鹫，只要它们每天都有那么几只在自己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出现就好了。她到不是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这荒无人烟的禁地里，压根没有什么威胁。她只是觉得，那样的话，自己身边的青尊会比较稳妥。

================================

狩猎进展的出人意料的顺利。狮鹫虽然力量强大，但怎么也挡不住几十根长枪的射击。连日来，都有试图飞跃禁地边境的狮鹫被扎成刺猬，洒着血雨从天空中掉落下来。半个月过后，祭司指挥着手下，一共干掉了八只。剩下的开始老老实实的躲在禁地里面，不再飞过来了。

墨诺到底是心思细密的女孩，她很快察觉出了剩下的狮鹫叫声中的悲哀和愤怒。她带着汪达和青尊，离开了显眼的神庙，躲到了禁地更深处的城堡里。

食人大鹫的威胁不再，村民很高兴，村长也很满意。唯独祭司暗自叫苦。这样的话，自己本来计划的顺藤摸瓜找到哆冥和往昔之剑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祭司下令停止了攻击。他派人悄悄的从悬崖的峭壁上滑下去，在禁地里跟踪剩下的狮鹫的行动。

墨诺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已经在禁地里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她，怎么可能被刚刚进入这个地方的一些莽撞少年跟踪，而那些狮鹫的存在，也让祭司手下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她带着汪达和青尊一起继续躲避着。忽然有一天，从来都是忠心耿耿的跟随着墨诺的最后两只狮鹫，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开前一天夜里休息的地方。墨诺和小汪达百般诱惑都没有效果。无奈之下，墨诺不得不爬上城堡的顶楼，她想看看这两只家伙到底在干些什么。

从楼梯探出脑袋的那一霎那，墨诺就明白了它们不肯离去的原因。

顶楼的平台上，除了那两只成年狮鹫外，多出了一只刚刚出生的狮鹫宝宝。

看着眼睛还没有睁开的幼兽，墨诺决定，就在这里停留几天。

这个短暂的停留终于让祭司的手下得到了靠近的机会。那几天，关于墨诺和小汪达的消息不断的被报告到村长和长老会那里。这和祭司当初胡乱拼凑出来的推断惊人相似，于是他又得到了新的继续行动的理由。

==================================

早晨，墨诺起来，又想上天台去看看那可爱的小狮鹫。不想却被它的父母挡住了去路。它们不断的用喙和翅膀推搡着墨诺和汪达，逼迫他们立刻离开。几下来回之后。墨诺明白过来，这是它们预知到了什么威胁，希望自己赶快躲避。而它们会在这里迎击敌人，当然更重要的是保护那还不会飞的幼雏。

墨诺拗不过它们，而且，这么多天呆在一个地方，也的确是非常危险了。墨诺只好依依不舍的离开城堡，继续带着汪达往更偏僻的角落逃去。

墨诺离开后没有多久，祭司带着他的随从，还有二十台弩机，就包围了这座城堡。倘若可以随意飞翔，这两只狮鹫也许还可以抵抗一阵子。但护子心切的它们不愿意离开平台半步，几番射击之后，两只大狮鹫便倒在了血泊里。只剩下那只明显还是幼雏的野兽，躲在父母的身后，蹭着它们逐渐冰冷的身体呜咽。

“就是它了……”祭司暗自庆幸，本以为已经杀光了所有的狮鹫，断了这条线索，谁料到天上掉下这么个宝贝。控制这么个幼兽，远比控制大上好几倍的成年狮鹫容易，而它们与生俱来的归巢记忆，

则是一样的。

“你们马上把它......”祭司的命令还没有说出来，就被外面传来的另一个声音打断。

“恭喜祭司大人！”村长的忽然带着一大队战士出现在祭司和他的随从的身后。

祭司只恨自己怎么没在后面也布下二十台弩机好射死村长这帮家伙。

“我说祭司大人哪里都找不到人，原来是亲自来到禁地之中，斩杀了最后的几只怪物啊。”村长一面说着，一面让手下的人接管了城堡，当然还有那个依然在哭个不停的小狮鹫。

祭司咽下一口吐沫：“村长，您这是干什么......”

“征讨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您受累了，我来收拾这残局就好。”村长依然保持着文雅的语调，一边指挥着手下把祭司的人从城堡的每一个角落清理出去。

祭司看在眼里，但根本没有心情为手下们辩护，他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问：“可是这只幼兽......”

“就关押在这里好了，”村长下令，“祭司大人，您亲自进入禁地，冲锋陷阵，为我们村除去了这些祸害，功劳不小。现在跟我一起回去吧。”

================================

“村长，我们不能心软......”祭司当然不愿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计划就如此落空。他已经费尽了百般心思让哆冥复活，又亲手杀掉了被哆冥召唤出来守卫禁地的狮鹫。如今就剩下这最后的一只幼畜，他正打算用这只幼兽带路，把哆冥，那少女和小男孩一起搜出来，却被村长半路横插一手，自然是心有不甘。

“没必要了，”村长态度坚决，“你已经为村子除去了威胁，我们都很感激你。这最后剩下的一只幼兽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就把它关在这里，任其终老好了。你的任务结束了。禁地以后由村子里的战士把守就是了。”村长的语气已经和之前客客气气的劝说截然不同
。

“可是哆冥......还有那个巫女......”祭司气急败坏。

“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把手伸的太远。”村长斩钉截铁的态度容不得祭司再继续辩解。身穿盔甲全副武装的战士们走上前来，将祭司和他的一伙随从都拖了除去，然后关上了沉重的石门。

夜里，村落的祭坛。几个月前祭司带着他的跟随者们在这里屡次尝试唤醒哆冥的仪式，终于让自己的双手无限的接近了那传说中可以让人称王的魔力。但一切的努力都在今天白天的变故中烟消云散。

“该死的家伙，”祭司骂道：“我早就该怀疑到他，为何这么轻易的同意我们进入禁地，为何这么大方的提供帮助。原来他早就计划好要利用我们。”
“他知不知道我们的目的？”有人问。

"不清楚，但他根本不想……不，他是压根不敢触碰哆冥。年纪不大，心思却和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不死一样冥顽不化。他就只想利用我们除掉那些狮鹫而已。混帐家伙！"
"村子未来不能让他们这样的人荒废了！我们去再闯一次！"有人提议，立刻很多人跟着附和。
"不……不……"祭司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来硬的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听我说，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我能让那个小狮鹫自己出来，把村长的手下都杀掉。"祭司的脸在星光下扭曲着奇怪的笑容。

随后的几天，祭司都在屋里闭门不出。他在捣鼓一个人偶。根据之前他派遣到禁地各个方向的少年的回报，他知道这些狮鹫是在保护一个差不多七八岁的男孩子。现在这个孩子跟着墨诺、哆冥一起不见了。他的计划便是，造一个像那个孩子一般的人偶，想办法让那只狮鹫幼畜感知到，然后带着这个假的"小汪达"，冲破守卫，回到墨诺、哆冥藏身的地方。

他见识过这些神兽的威力，虽然还是个羽翼未丰的雏崽，但它的力量击倒那些身穿笨重盔甲的战士还是没有问题的。唯一需要的，是给这个小狮鹫提供一个诱饵，激发它的力量和本能。

差不多一个礼拜过后，这个诱饵的成品已经活生生站在了祭司的面前。

小男孩有着本地人典型的脸孔和肤色，黑色的短发。他的身上纹满了符咒，好让祭司可以操控他的行动。无论是祭司本人，还是那些声称看到过小汪达的人，都对这个诱饵的外貌相当的满意。

可惜，回报的人忽略了一个细节，造出来的人偶虽然惟妙惟肖，但少了小汪达头上的两只角。
祭司没有发觉这个问题，他没有亲眼见过重生的旺达。
但还是幼雏的最后一只狮鹫也没有见过墨诺或者小旺达，它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区分这个人偶和真人的地步。它只模模糊糊遵从着哆冥召唤它们时所赋予的本能意识：保护这个孩子，带他回家，是自己的本分。

"几天之后，让这个孩子混在给禁地看守们送食物的队伍里进去。我就不出门了，省得那帮老家伙又怀疑。"祭司吩咐道，"我在他的身体里刻下了咒语，那只狮鹫应该可以感应的到他……尽量把他带的靠近地牢一些。"祭司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完成了这一切的部署，祭司并没有休息，而是在长桌上摊开了大幅的禁地地图。他独自一人举着油灯细细观察着，直到最后，他的目光系留在地图右上方的一处湖堤。

============================

他多虑了。

混迹在队伍中的的小孩跨入禁地的一瞬间，囚禁幼兽的地牢里，就传来一阵拉扯铁链的声响。它开始躁动不安。它的灵性不仅仅告诉它需要保护的人又出现在附近，而且也告诉它，自己是这个人在禁地里最后的守护者。

它眨了眨眼睛。在阴暗潮湿的地洞里，它的眼睛似乎受了感染，不住的流泪，在鼻翼两侧留下黑糊糊的泪痕。在抗拒人类的捕捉时折断的双角，又稍微重生了一点点。被人类折断的幼嫩的双翼萎靡的趴在背上，虽然它用自己的舌头舔嗜了那伤口很多次，但飞翔对于它来说仍然是再不可及的梦想了。它小心翼翼的抬起前爪，在半空中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坚定的扣在了台阶边。

"嘎——"一只停在锁链边上啄食草籽的乌鸦被幼兽的动静惊吓，振翅飞出地牢。

那个人偶趁着战士们乱哄哄的上来抢饭的时机，溜到墙角躲了起来。这里地形复杂，村子里派来的战士只了解一些主要的通道，一个小孩子要藏起来偷偷的潜入，实在太容易了。他慢慢的接近关押着狮鹫幼兽的牢门。

小狮鹫在地牢里强烈的感受到人偶的靠近，越来越躁动不安。从下面传来的响声也越来越频繁、巨大。

"安静！"一个守门的士兵忍不住用长枪狠狠的敲了一下石门，一边不耐烦的咒骂。

安静持续了一秒终。

之后就是地动山摇的巨响，石门连同旁边的结构一起崩塌，看门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抬腿逃跑，就被一只厚大的鹰爪重重的扇向一旁。他横着飞了出去，炮弹一样撞击在几十丈外的通道砖墙上，浑身的盔甲承受不了这样的冲击，炸的粉碎。士兵的尸体滚落回小狮鹫旁边。

"它逃出来了！那怪物逃出来了！"远处值班的战士们看到这一幕，疯狂的大叫。

布置在狭窄通道两边的弩机已最快的速度转过头来，向着小狮鹫发射。

这一下巨大的响动也吓坏了那个摸着墙角转悠的人偶，它也立刻掉转头去，顺着走廊往外跑去。

小狮鹫锐利的眼神马上发现了这个男孩，它一边躲避着那些有成年人腰身那么粗大带倒刺的标枪，一边追着男孩也从走廊里往外奔跑。这一路上有那么几台弩机射中了小狮鹫，但丝毫不能阻挡它的冲刺，一些靠近走道的士兵甚至被它掀起的气浪扯了下来。

小男孩冲出走道，这才发现前面的木桥已经被破坏，他收不住脚，从边缘滑了下去。幸好下面有些杂乱的木梁伸出，被他机敏的伸手抓住，才免得直坠地面。小狮鹫也紧跟在后面冲了出来。被锁链和牢笼禁锢了这么些天之后，它又看到了天空和远处的夕阳，小家伙挺直了脖子，让稚嫩但威严的尖哮声响彻整个禁地的天空。

它低下头，轻轻的把依然挂在木梁上的小男孩叼了起来。

人偶遵照祭司的符咒的指示行动。他对眼前这只被人们视为食人魔物的狮鹫毫无畏惧，甚至主动的上前抚摸它的绒羽。小狮鹫蹲伏下来，用脖子蹭着人偶的身体示好。小男孩抓住狮鹫的羽毛，翻身骑上了它的脊背。天快要黑了，后面的士兵马上就会追杀出来，小狮鹫必须带着它守护的男孩立刻离开这里，寻找一个藏身过夜的地方。

================================

村长的议事厅里一片混乱，狮鹫逃跑了的消息给刚刚安定下来的人们重新带来了恐慌。

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夜晚的狩猎是不可能的，大家在忙碌的布置着天亮后的行动，以及必要的防备。

"祭司呢？把他马上给我叫过来！"村长喝令。"不……把他给我绑过来！"

一会儿传令的人气喘吁吁的跑回来："村……村长……祭司……他，人已经不见了！"

村长还没来得及大发雷霆，又有人挤过乱成一团的人群，神色慌张的凑上来："村长……您让监视的那帮祭司的跟班……也都……也都离开村子了……"

"见鬼……我就应该把他们跟那个什么狮鹫一起关起来！"村长骂道。"不能等了，召集战士们，连夜出发，必须赶在他们到达禁地之前抓住他们，不然村子就完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人依然一头雾水，"村长不是支持祭司进入禁地平息这场魔物之乱的么？"
"你还没看出来么？村长只是想利用祭司消灭那些食人大鹫，祭司想要的，其实是禁地里哆冥的力量……"

================================

这一切都在祭司的计算之中。就算村长带人出发的再早，也不可能在前往禁地的那条山路上找到他们。祭司吩咐了他的手下，提前往禁地东北角的湖堤那里去了。他要在那里掘开湖堤，把禁地淹成一片汪洋。这样，一来巫女和小男孩可以藏身的地方就少了很多，小狮鹫和他自己寻找起来都会快很多；二来毫无准备的村长一帮人也会被这宽阔的湖水挡在身后，不能再干扰自己的行动。

================================

禁地，神庙顶上的花园里。

温暖的阳光从天空中铺撒下来。和煦的微风吹过花园，小狮鹫懒洋洋的趴在石墙边，享受着这舒适的清晨。昨夜逃跑的路途中又有几只标枪刺中了它。好在都没有射中要害，小狮鹫得以最终带着那个人偶男孩逃到了这个地方。一夜过去，没有什么人再追杀上来，疲惫的小狮鹫和男孩都在晨曦的安抚下晕晕的睡了过去。男孩睡在小狮鹫的肚皮上，抱着垂下来的羽毛挡住光亮。

绕过叶尖的风拨弄着小狮鹫的羽毛，稍稍风干了那些流血的伤口。疼痛消去了很多，那两行泪痕也淡了不少。两只蝴蝶落在小狮鹫的喙上，轻轻的扑打鳞翅，带来一串淡淡的花粉香。

小狮鹫被这气味惊醒，迅速的抬起头，警惕的打量着四周。

四周没有什么可疑的动静。那两只蝴蝶缠绕着彼此飞开。不远处的树林里面，一头小鹿探了探脑袋，看到这个巨大的怪物，又警惕的收回身去。小狮鹫张开大嘴，从稚嫩的喉咙里发出两声抱怨似的呼噜声，就又低下头，合上眼睛，睡了过去。靠在墙角下的它看上去好像一片天使的翅膀，呵护着人偶男孩。

风吹过花园，和往常略有不同。今天的风，稍微带着点水花的咸味。

================================

“混帐！混帐！！！”马不停蹄的奔波了快要一夜一日的村长在悬崖边暴跳如雷。长老们和一大队士兵在后面面面相觑，眼前的景象把所有人看的呆若木鸡。哪里还有什么峭壁之下沙尘弥漫的禁地，眼前只有望不到边的碧蓝的水面。整个禁地只剩下几个高大的城堡的顶端还耸立在波涛之上，其余全部永远的被淹没在了这湖水之下。

“还发什么呆！”村长转过身来对着士兵们大吼，“回去找船……不！来不及了，给我砍树，做木筏，快啊！”

“这是要……去哪里？”有人很不知趣的上前问村长。

“去哪里？你白痴吗？”村长指着湖中心最大的一个半截城堡，“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个混蛋已经在哆冥身边了！”

那人战战兢兢的退了下去。村长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视着眼前的几个孤岛。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但他清楚，祭司既然设下了如此的障碍，就意味着他必然先有准备。释放小狮鹫，凿开堤防，他现在一定已经离哆冥不远了。随时，那个黑影都可能踏破自己的村子，给世界带来灾难。

但既然那黑影还没有笼罩在自己的头顶，人们就还有机会。

===================================

到正午的时候，天气热了起来，薄薄的羽毛无法再遮挡刺眼的阳光。人偶小男孩先醒了过来，他站起身，小狮鹫还在呼噜着。

他蹑手蹑脚的爬上小狮鹫的脊背，抱住一根扎在幼兽背上的标枪，然后一用力……

小狮鹫嗷的一声惨叫，把人偶男孩甩到草地上。它竖起全身的羽毛，怒气冲冲的看着小男孩，几乎要一口把他吃下去。

小男孩无辜的坐在草地上，傻傻的盯着狮鹫。狮鹫很快看到，在小男孩的身边，躺着一根带血的标枪。原来小男孩是要帮它把这些恼人的东西除掉，虽然说这样的手法太过激烈了一些。

小狮鹫立刻恢复了温顺的样子，它试着伸出舌头舔那人偶，在喉咙里弄出可爱的咕噜声，表示感谢。然后，它乖乖的在人偶男孩的身边爬下，把小男孩叼起来，放到下一处带着标枪的伤口边。

神庙顶上的花园里又传出一声小狮鹫的惨叫。

然后它带着小男孩继续上路了。它们攀越孤岛的城墙，游过水下的宫殿，凭着内心与生俱来的记忆，向墨诺带着哆冥和小汪达藏身的岛屿慢慢靠近。

人偶小男孩一路上不断的给小狮鹫找来食物——一大桶一大桶的羊油，同时不忘过一段时间就帮小

狮鹫除去一根标枪。这样，被关在地牢里已经瘦弱不堪的小狮鹫，居然越来越有活力了。

只是，每一次除去标枪的时候，小狮鹫总是忍不住的大叫。即便在这烟波浩淼的世界里，它的嘶吼依然犹如神灵的呼唤，可以传到很远很远。

这声音自然也就成了祭司和村长两帮人追逐的目标。

================================

"就是这里了，没错了。"祭司带着他的随从们登上了这个岛屿。半截的城堡矗立在水面，众人从一个洞穴里停船走了进去。小狮鹫的啸声最后一次传来，就是在这城堡的上层。

小狮鹫的身躯相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是异常庞大。整个城堡里能够让它行动的地方寥寥无几。祭司众人最后把小狮鹫和人偶男孩堵在了一个大殿里。大殿的里面是一堵石墙，再没有出路。小狮鹫立起身子，不住的用前爪在石墙上抓挠。

"很好，肯定就是这个石墙后面......"祭司深深的舒了一口气。小狮鹫只知道回巢，它们的巢，就是哆冥的藏身之处。

"你们去把下面的路守住，不要让人上来。"祭司吩咐手下，"这怪物已经没用了，杀了它。"

十几根长矛同时飞出。小狮鹫刚一倒下，那些祭司的手下就一哄而上，用一张大网把幼兽紧紧的裹住。

站在一边的人偶男孩看着小狮鹫被人捕杀，忽然一下子扑上来，把一个正在收网的少年推倒在地。

祭司疑惑的看着，人偶男孩跟他的手下扭打成一团。虽然这人偶只有孩子般大小，但内部的机械结构和法术所共同赋予的生命力确是不在一个强壮的青年之下。只是他不明白这样一个人偶为何会做出自己使命之外的行动。

"本来看在你立功不小的份上，不打算拆了你的。既然你这样，也就怪不得我了。"祭司念动解除人偶生命咒语，小男孩忽然间就失去了生机，身上的花纹渐渐退去，倒在地上慢慢变成了裹着机械的皮囊模样。

小狮鹫还在网里面垂死挣扎，它看到这番景象，扑腾的更加厉害了。

祭司不耐烦了，挥了挥手，更多的长矛穿透了它的身体。

"炸开这里！"祭司指着前面的石墙下令。

"停下！"一个女孩的声音从角落里传过来。

================================

众人转头看过去，声音传来之处站着一位全身白衣的少女，她牵着一个看起来七八岁的小男孩。男孩的头上长着两只犄角。她的另一只手上，握着往昔之剑。让人惊讶的是，她身后的墙上并没有门。

"哈！"祭司兴奋不已，"你这个巫女终于现身了。把剑交过来，把哆冥也交出来！"

"大人……"墨诺努力让自己一字一顿的把意思表达清楚，"小女子名叫墨诺，这男孩是我的恋人汪达。我不是什么巫女，我们只是因为触犯禁地，被在此囚禁百年。这剑于我们无用，大人需要，请就拿去……"墨诺把剑丢在地上，"我们也无意和哆冥神有所牵连，但他的魂魄现在仍然有一部分残留在我的汪达的身体里……就如你们看到的，因为这样，我的汪达无法长大，而哆冥的神力，也无法完全回复……"

墨诺的声音如恬静而诚恳，大殿里一片寂静。

"死到临头还要编故事！"祭司却丝毫没有被打动，他推开身前挡路的人，自己走上前去，捡起往昔之剑。墨诺把小汪达搂在胸前。

"原来他是有角的……看来他体内的确还是残存着哆冥的魂魄。这么说来那小怪物还真是弱智，连自己守护的人是真是假都分不清楚。"他抬手把剑指向墨诺："把孩子给我，我可没有耐性等他长大了，我需要他体内的哆冥魂魄！"

"不行，谁也不能动他……"墨诺抱着小汪达后退。

"哼，别挣扎了，我知道哆冥就在这石墙的后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从这堵墙里走出来的，但我可以把它炸开。整个禁地都被水淹了，所以你们才躲到这个地方来的，对吧？你还想往哪里退？"祭司一边说着一边步步紧逼。

"不……不好了……村长……村长他带人追过来了！"有人慌慌张张的从外面跑进来报告。
"不是让你们守住的么！？"祭司怒斥。
"都是战士……我们不是对手……"
剩下的人都面带恐惧的看着祭司。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得到了哆冥的力量，再来一百倍的战士也不是我的对手"祭司把剑指在墨诺的脖子上，"你看到了，我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没有耐心听再你的童话故事了，放手！"

"不！"墨诺紧紧的抱着小汪达转身想逃。祭司哪里能让这样近在眼前的唯一机会逃掉。他一剑刺出，往昔之剑从背后贯穿了墨诺的胸腔，她都无法喊出声来。祭司狠狠的抽出剑刃，墨诺的伤口没有流血，而是如同她的梦境里最后的一幕那样，迸裂，喷发出一大堆的羽毛……灰白色的羽毛穿过石墙，消失在另一边。

墨诺的身体倒在墙边，小汪达被祭司牢牢的抓住。

"把他们统统都抓住！"大殿下传来村长的声音。祭司带来的那些少年哪里是强壮的战士们的对手，很快就被一一制伏。"还是来晚了一步……"村长看到了墨诺和小狮鹫的尸体。

==============================

“住手吧！”村长对着祭司厉声喝叱，虽然事情已近无可挽回，他还是想做最后的尝试，“你已经太过分了，哆冥不应该离开这里！更不可能为你的私欲战斗！”

“不！”祭司挥舞着手中的往昔之剑，逼迫所有人后退。小汪达被祭司掐着脖子，无法发出声音，像布片扎的玩偶一样晃来晃去。“不，你们谁也阻止不了我，我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祭司举起剑，朝着小汪达的胸膛刺过去。

“快！快阻止他！”村长慌忙命令。身边的战士急忙冲上前去。

往昔之剑的剑锋接触到小汪达身体的刹那，一道紫黑色的光从他的身上喷发出来，形成一个半圆的球罩，把祭司和大家隔离开来。几个跑得靠前的战士被这光罩反弹开，剩下的都不敢再上前一步。

“完了......”，村长愤怒的跺脚，“我真不该放任他走这么远的......离开这个地方！”意识到眼前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村长下令大家尽快逃出这里。

小汪达痛苦的扭动着手脚。残存在他体内的最后一点哆冥的魂魄顺着创口流淌出来，附着在往昔之剑上。祭司看着这些黑色的灵魂一点点全部融入往昔之剑后，便把剑从小汪达的身体里抽了出来。

被丢在地上的小汪达身体渐渐变得透明，被一圈一圈的淡蓝色的闪光啃噬。他弱小的身体怎么能承受得了往昔之剑的刺激。几秒钟的功夫，已经完全失去实体的他像一个肥皂泡那样炸裂了，他的灵魂被炸得粉碎，顺着禁地那永恒的风吹向村落的方向。

“哼，这么不中用......”祭司皱了皱眉头，又把注意力回复到手里的剑上。他颇不急待的要尝试一下控制哆冥的力量。为了这一刻，他已经准备了很久。祭司紧紧握着剑，将它举过头顶，对着大殿最里面的石墙高呼：“哆冥，灵魂的守护神，听你主人的号令，打破牢笼吧，跪倒在这往昔之剑的光芒之下！”

石墙的背后传来一声哀鸣。

刚刚跑到大殿出口处的村长等人被这一声凄惨的嘶鸣怔住了，所有人都停下脚步回头看着。

石墙呼啦啦的崩塌，墨诺的身体抽搐了一下，已死的她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但一切都离她太远了，女孩被掩埋在乱石堆下面。一团模糊的黑影出现在祭司的面前。

祭司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依然高举着剑，喊到：“跪下，向我发誓效忠！”

“村长，快走吧，船已经准备好了。再晚我们就都得在这里陪葬了。”身旁的人催促道。
“不......等等......那不是哆冥......不对......那不是哆冥......”村长喃喃自语，身边的人满脸疑惑的顺着他的目光看进去。

“跪下，向我发誓效忠！”祭司愤怒的咆哮着。然而那团漆黑的影子丝毫没有听命于他的意识，只是自顾自的在挣扎，发出悲怆的哭泣声。

“跪下！”祭司越发的恼怒，他走上前去，试图直接用往昔之剑威胁那怪物。突然间那怪物伸出双手，把祭司一把握在手心，像磨面粉一样无情的挤压着。它的身体里依然不住地传出那凄凉的哭泣声。往昔之剑从祭司的手里掉落，他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徒劳的展示着变形的脸孔。

村长一群人呆呆的站在大殿门口，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得说不出话来。

蹂躏了很久之后，那怪物终于松开了双手，祭司的尸体摔在乱石堆里，已经看不出个人形。怪物慢慢的走到小汪达躯体消失后留下的衣服旁边，沉默了一会儿。

大殿门口的一群人好像被灌了铅水，一根寒毛也不敢动，仿佛僵直的站立了好几个世纪。怪物抬起头，发出一声长啸，女孩和狮鹫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让禁地的风增大了好多倍。那一瞬间村子里的人都感觉到了这股穿心而过的伤痛。怪味抬起头来，它的全身上下还是一团漆黑，唯独那脸变成了惨白色的。虽然失去了人的躯体和血色，大家还是立刻认出了眼前的她，就是之前已经被压死在石墙下的墨诺。

“这是......那个女孩？”
“她不是死了......”
“不是，似乎是她让哆冥注入了自己的身体......”
“难怪祭司无法控制她......”

怪物的眼睛里透出迷惑和悲伤的神情，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的恶意。她似乎在地上搜寻着什么。大殿里横七竖八的躺着一些战士的尸体，从他们破碎的盔甲里掉落出一些名牌，上面刻着他们各自妻子和孩子的名字，这是村里战士们出征前的习惯。

村长一群人慢慢的往前挪动，他们想回收那把往昔之剑。

怪物注意到了众人的行动，她并没有去保护那把躺在地上的剑，这对于她毫无意义。她缓缓的飘到大家的背后，低声地恳求：“把他还给我......”

“谁？”有人壮起胆子试探性的发问。
“他......”怪物丝毫没有伤人的意愿。
“他在哪里？”
“那里......”怪物侧了侧头，望向村子的方向。
村长明白过来，她是想要收回已经飞散的汪达的魂魄。

“莫不是疯了吧......”“那孩子死了。”“你这副模样，还要找他干什么？！”人们七嘴八舌的质问。怪物只是闷不作声。等嘈杂的人声安静下来，她又抬起头，说：“那里，把他还给我......”

这次，她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属于哆冥的光芒。虽然只是一瞬间，就足以让面前所有的人意识到她可能造成的破坏。墨诺融合在哆冥体内的心让两者都遭受了重创，她失去了复仇和找回汪达之外的一切记忆。哆冥失去了对自己魔力的控制。两颗心都还在抗争，稍一失衡，她依然可以让眼前的众人和宫殿一起被埋葬，甚至让几十里之外的村子也变成坟地。

村长示意大家安静，他想了一下，上前问道："他长什么样子？"
怪物没有立刻回答，左顾右盼了一阵子之后，她从地上捡起一个头盔，递给村长。那头盔平常无奇，只是多出两只犄角。"这样的孩子......把他还给我......"，她呜咽着说。

村长没有回答，转身往外走。众人走出大殿，来到被水淹没了一半的下层洞穴。有人带着几艘小船在这里等待着，他们是之后从村里赶来的。

怪物依然默默地跟在后面。她踏进水里，立刻有黑色的汁液从她的躯体上溶解下来，染的小船周围有如墨缸。

"你叫什么名字？"村长在岸边站住脚，回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怪物低头沉默了一下，从身体里掏出一个名牌，那是她刚刚从地上捡来的。她顺着名牌上已经有些刮花的字母，慢慢的念叨："忧尔坦...忧尔坦..."

"忧尔坦...我答应你，从今以后，所有长角的孩子，在他们七岁之后，都会被送到你的城堡里来。但如果你离开这个城堡一步，我们就无法保证什么了。"

从洞穴外吹过来一阵清风，她的面孔、身体被风吹走，渗透入城堡的墙壁之中。风在洞穴里游荡厮磨，带来的共鸣让所有人都听到巫女的哭声。大家都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赶紧收起缆绳，摇桨离去。

==================================

村长一班人的小舟划出洞穴。身后的木栏缓缓的升起，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看着渐渐远离的城堡，有人问村长："我们真的要听从那个巫女的吩咐，把以后所有头上长角的孩子都送过来么？"

"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她了？"村长回答。

"可是她已经疯了......至少是失忆了。而且也魔化了，我们为什么要跟她谈什么协议？"
"是啊，她连自己什么名字都忘了。从地上随便捡起一片名牌，就说自己叫忧尔坦。"

"可是有一件事情她没忘，她还是会凭着自己的本能收集旺达的灵魂——也就是将来那些头上会带有犄角的孩子......"村长叹了口气，坐下，"她既然能独自一人的在禁地活了上百年守着那婴儿等待机会，现在她已经失去理智了，又吸收了哆冥的魔力，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念头，你们觉得她会放弃？"

众人默然。

"可是这样要多久才能收集全已经飞散的魂魄？就算收集全了，旺达重生了，他们牵着手也不会认出彼此......"
"也许我们找个办法消灭她，才算是真正帮她解脱了。"有人建议。

村长摇了摇头："你们没看出来么？不去打扰他们，他们无意伤害任何人。你一旦下手，他们就会

为守护彼此而唤醒哆冥......倒霉的还是村子。”

无论对方是身体冰冷还是魂飞魄散，他们永远是彼此最后的守护者。

==================================

又百年之后。

“依蔻！依蔻！快点！”
祭司带着他的随从，在门外的烈日下焦躁的等待着......

时空之轮剧情小说

百目鬼

听说时空之轮 DS 已经出来了，这是在下三年前写的，当时还想去 UCG 应聘来着，现在想想幸亏没去成（偶本专业是工科的啦），文笔差的很，各位前辈后辈凑合看吧。另外大家帮我参考参考这篇稿子可以够投稿赚稿费的级别吗？

长篇

CHRONO TRIGGER

如果以观测者为参照物，那么空间和时间都是相对的，都会在各自的经验中产生不同的结果
——爱因斯坦

昨天是嘉鲁帝亚王国的千年国庆，同往年一样，集会的场所设在离克罗诺家不远的莉妮广场，据说广场中央有一座莉妮钟，只有在国庆之类的节日才会敲响，如果情侣能一起听见钟声将会获得一生的幸福。再加上是建国一千年，所以不光是托鲁斯的民众，还有大陆南方的帕莱利也来了不少游客，甚至隔海向望的伊利尔也有人不远万里参加庆典，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对平日只有练练剑术的克罗诺来说，是一次大开眼界的好机会，再加上这时广场上吃喝玩乐样样具全，所以昨天他回来的很晚。

“克罗诺，克罗诺，早上好，克罗诺！要睡到什么时候啊，该起床了！”吉娜一绉儿子的被窝，看时间马上就要到 8 点钟了。打开窗户，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迎面而来。

“啊～～莉妮的钟声是那样令人舒畅，昨晚兴奋的没睡着把吧？不过既然是建国一千年的节日，这也不算过分。”

“唔......不过分......就让我多睡一会儿......”

“好了！快点给我起床！”克罗诺知道如果惹妈妈生气可能一天都没饭吃，也就睡意全无了。

“对了，露卡昨天说要给你看她的发明，你别失约，不要太晚早点回来。”

露卡！发明！克罗诺瞬间打了一个寒战，前几天的高压锅事件刚把腿养好，今天她又会出什么花样呢？不过要是让妈妈知道放人家鸽子，可不止吃不上饭这么简单，没办法，硬赶鸭子上架吧。

村里人没有不知道露卡的，因为她总是作一些会爆炸的稀奇古怪之物，可以说是一流的爆破高手，却是最烂的发明家。克罗诺来到广场，听说游行要举行一个月，隔壁家的老奶奶又在唠叨庆幸 400 年前和魔王的战争获得了胜利，还有国王正为王女的顽皮烦恼之类的鸡毛蒜皮。克罗诺多老人的言词不太感兴趣，还是早点向露卡报道吧。因为克罗诺左顾右盼的找人，没注意正前方迎面而来一个

女孩，结果当然是撞车了，克罗诺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人：黄色的马尾辨，一身白色的休闲装，水汪汪的眼神里充满歉意和好奇，克罗诺扶她起来，但他感觉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气质，而且她还有些面熟，恰好此时广场钟声响起，仿佛是光为等他们两人的邂逅而鸣。

"对不起，～～没撞坏你吧！"，克罗诺表现得谦谦君子，生怕女孩被自己弄伤。

"我没事，是我太爱乱跑，唉......我的项链，我的项链？"第一次相遇的女孩子就给人家添麻烦，这可不是克罗诺的为人处事之道。随即帮女孩去找项链，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找的快，克罗诺在地摊边上处找到那条项链，马上还给了女孩。

"十分谢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您，这条项链虽然有点旧，但对我十分重要。我一个人来看庆典，你是本村的人吧，一个人看有点无聊，能和我一起逛吗？"看来她的要求还挺多的，克罗诺看她可怜巴巴的样子就答应了。

"我叫玛尔！请多关照！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朋友了，请问你是？"

"克罗诺，无业游民一个。"两个嘉鲁帝亚王国日后的大人物就是这么相遇的。
于是克罗诺做玛尔的向导，游山玩水的挨家闲逛，在刀匠博修地摊上，业主居然想买玛尔的项链，看老人家那么大岁数，玛尔虽不卖但给他看了一下，可他一看面露惊讶之色，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不敢要。难道真有什么玄机吗？克罗诺也没有当一回事。玛尔似乎以前没接触过庆典，对什么都有浓烈的好奇心，克罗诺陪着玛尔几乎把庆典好玩的地方都玩了一遍。对他来说，从小到大只有两个女性离他如此之近，一个是妈妈，另一个是露卡。......露卡！把赴约的事给忘了！赶快去，要不晚上就没饭吃了。看着玛尔不紧不慢的买巧克力又想买糖果，克罗诺的心都要碎了。露卡的展位在广场最北，展台周围里三层外三层，没等挤进去就听见露卡吆喝。

"诚招本世纪最有勇气的人，这是我的最新发明：传送门——简单的说就是站在这，然后就会被传送到那的梦幻般的装置。"即使加上肢体语，满头大汗的解释，下面也仿佛是一群南瓜似的没人言语。
露父塔班倒是赶紧说明版权出处："发明这个的是天资卓越，年轻有为我的女儿露卡！"
尽管父女二人一再把安全系数吹得很高，底下的人们依然是对传送无动于衷，本村人知道上去的话非死即伤，外村的对高科技基本持旁观态度。这是克罗诺象傻狍子一样招呼露卡，她终于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克罗诺，你啥子才来？这个冷场正等你救急呢！"

克罗诺真后悔话怎么没经过大脑："露卡，我上个月的腿伤刚见好，您看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这时在旁边的玛尔嘀咕了；"好像很有趣，让我来试试嘛，我想看看～～～"
克罗诺于心不忍，为了让玛尔免遭露卡的"毒手"。克罗诺只有按露卡的要求登上传送装置的左盘，一阵电流过后，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装置的右盘，这回底下的观众都感到惊叹不已报以热烈掌声，塔班高兴的都哭了——露卡的发明成功真是极数少见。克罗诺刚走下装置台，这时他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玛尔极有兴趣的想要自己亲身试试。

"好像很有趣，我也要来！"

嗯？克罗诺，你啥子时候结识了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孩？"露卡对克罗诺的媾女能力极为看不起。

"这……那个……是她自己跟来的。"还没等克罗诺同意，塔班就把玛尔送上传送台。

老头子还欲擒故纵："那么挑战的的是这位漂亮的小姐，你现在后悔还可以走。"这下她更不会走了。

"不，我想试试，克罗诺，你看着我呦."玛尔丝毫不知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那么各位观众，当这为漂亮的小姐消失后，请大家热烈的鼓掌！"

打开开关，增大能量，一切操作过程照旧，可这时玛尔的项链突然发光，传送器中冒出环形闪电，并形成一个不明原理的"缺口"把玛尔吸了进去。一阵闪光之后，众人睁开眼睛，玛尔只留下了她那串项链。大家都意外极了，好像是变魔术一样。

塔班也感到出乎意料："没想到还有这一手，露卡，那小姐呢？" 看见目瞪口呆的女儿，知道事情不妙。"那，那么如您们所见，一切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演出到此结束！"
等人走得差不多时，只有克罗诺和他俩了，"露卡，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女孩究竟怎么了？"
露卡沉思一会："那女孩的消失方式不是传送机的方式。那个空间漩涡，像是相连起了什么反应，也或许是……别的什么……"

克罗诺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好，毕竟人是他带来的，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跟玛尔的父母交代啊。克罗诺拾起玛尔剩下的项链，想不到此举招来非议。

"哦，真的要去救她吗！好小伙子！"塔班这老家伙真是老奸巨猾，自己惹得祸让克罗诺给他收拾，露卡倒是陷入沉思："那女孩我确实好像在那见过她。"作为一个男人，有时责任重于泰山，而且三个当事人只有克罗诺是最佳人选。露卡正了正黑边大号眼镜："好吧，尽管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搞不好你们都回不来。但是也只有试一试了，那条项链一定是关键。克罗诺，好好拿住项链，一定会发生相同的事。"

之后克罗诺拿着项链，露卡操作传送程序，又加大了能量。那个缺口一般的时空门又出现了，克罗诺被吸了进去。

"克罗诺，我找到原因会追上你的！"

克罗诺只是有一种被拉长的感觉，周围是黑是白一概不知，也没有时间的感觉，不知多久从时空门出来之后发现身在一片陌生的森林中，几个小魔族想要抢劫，哪里是他的对手。出了森林到了一村庄后愈发发现这里的房屋结构似曾相识那么熟悉，好像有点象托鲁斯周围的布局。来到酒馆打听，被一个士兵臭骂，说他们在前线拼死保家卫国，克罗诺却一概不知，那士兵正要大打出手之际，一个叫托马的冒险家出来调和，说克罗诺不是本地人，是来旅游探险的冒险家，那士兵才就此罢手，克罗诺请托马喝了一杯，同时打听现在的情况，原来这里是建国 600 年的嘉鲁帝亚。也就是 400 年前的克罗诺的家乡托鲁斯？！此时正处于与魔王交战的焦灼时期，南边的塞南桥被魔王拆掉了。听说此时的王后莉妮失踪很久，最近在后山被找到了。托马倒是认为王城旁边的教堂有古怪，来到嘉鲁帝亚王城，被士兵拦住误以为是魔王军的走狗，恰好这时所谓的"莉妮"王后出来解围，那位王

后还似乎得意洋洋的偷笑。克罗诺面见国王之后，国王说莉妮王后回来之后有些古怪，祖传发饰也不见了，并安排克罗诺到骑士团房屋休息。途中遇见大臣不知在干什么，还神经质的对人家大发雷霆，同时打听到莉妮王后的青蛙保镖不见了，莉妮王后变得更年轻了之类的事。在骑士团房间休息后，听见他们在开作战会议，并对王城附近出现魔族大为不解，而且有一个勇者萨依拉斯和其一名部下的失踪更加令军心不稳。早饭时发现骑士团长与厨师长的关系十分也不合。内忧外患真够多的了，终于见到王后。

"你来了，"王后看看四周，叫人退下。

"别害羞，过来啊。"这时克罗诺的处境十分尴尬。

王后莞尔一笑："噗哧，你终于来了，克罗诺。是我啊！为什么大家都称呼我叫莉妮呢?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只与你结伴玩了那么短的时间你却追来救我了。克罗诺，谢谢......"原来所谓的莉妮王后是克罗诺要寻找的玛尔，但不是任何人可以跟皇亲国戚轻易沾边的，克罗诺脑子里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没等再说什么，这时周围突然死一般的寂静，气氛好像不大对头。

玛尔的呼吸逐渐急促困难起来："怎么回事？我的心脏好像要裂开似的......救我，克罗......"

玛尔消失了！不是死亡而是象瞬间移动似的人间蒸发了，克罗诺一下子傻眼了，这回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的眼前。没办法，只好下楼找人帮忙，结果那个罪魁祸首露卡终于来了。

露卡上气不接下气，还摔了一跤："克罗诺！呼哧呼哧，看来好像还没事，那个女孩呢？"

"在我眼前凭空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你变得戏法就别闹了！"克罗诺十分埋怨道。

"什么？消失了！果然如此......那女孩消失的时候，我终于想起在哪里见过她了。这里好像是比我们王国更古老的王国，那女孩被误认为祖先了，其实她是我们时代的公主——玛尔帝亚公主！"

"什么？！"克罗诺这才想起昨天庆典国王讲话时候，旁边站着的就是玛尔，他责备自己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否则作为一介平民，他是万万不敢跟一国公主逛游园的。

"本应是这个时代的王后莉妮，她被抓走了，本应在之后被某人救出，但是历史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因为玛尔出现在这个时代，被误认为真的莉妮王后，所以就停止了搜救真正的莉妮王后，假如莉妮王后被杀害的话，玛尔就不存在了！但是还有机会，如果现在还能救出莉妮王后的话，历史就能恢复了。"露卡顿了一下说道，"大概是莉妮王后遇到什么伤害，作为后代的她才会消失了。总之，当前之策就是要找到这个时代真正的王后。"

两人商议觉得此地不易久留，要是告诉这个时代的国王事情的真相，一定会被抓起来，到时就算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克罗诺决定去城堡西面的马纳利亚教堂走一趟，托马告诉过他王后是在那附近失踪的，看看有没有线索。两人进入教堂发现了一个皇家纹章的发饰。露卡高兴极了："这不是嘉鲁帝亚王国的纹章玛？"

这时修女们发现事情败露，不由分说杀了上来。解决了几个魔族后，露卡得意洋洋摆起了 POSE,这时在她背后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怪物，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从天而降一只青蛙剑士救了露卡的小命。

“直到最后也不能麻痹大意，沉浸在胜利当中时会给敌人可乘之机。”他自己却在摆 POSE！“你们来此是为解救王后的吗？那些家伙的巢穴好像就在里面，你们愿随我前去吗？”
面对这违背科学常识的生物，克罗诺两人的嘴长得比青蛙还大：“你，你是……？克罗诺，你知道我受不了青蛙！”露卡打了一个冷战。

这时青蛙又发话了：“哼，既然我的外貌不能得到你们的信任，好吧，那我自己一个人进去，请自便。但是我一定要救出王后。”

“请，请等一下！”克罗诺深知在不知道前面有什么陷阱时，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露卡，你就忍忍吧。”

对她来说，能与青蛙接近得如此之近是最大的努力了，躲在克罗诺的背后：“不像是坏青……人啊嗯……那我就将就一下吧？你在我前面。我就忍……忍受一下与他同行吧！请问该如何称呼？”

原来青蛙叫做卡艾鲁，现在就是三个人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之后众人发现了隐藏的秘道，原来这座教堂是魔族的前哨站，它们专门绑架人类，然后化妆成其样混进城堡从事情报和破坏工作，并且莉妮王后确实囚禁在教堂里，而且又从多嘴的魔族嘴里得知王国现在的大臣是亚库拉乔装的，克罗诺本来就瞅那个老家伙不顺眼，真是意外收获啊！进入密室最深处的房间时，克罗诺偷听到假大臣亚库拉的声音：“准备好了吗？莉妮王后，向这个世界说再见吧！”

“住手！”还没等克罗诺伸手拔剑，卡艾鲁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剑挡住了亚库拉。

“是你们，你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

“卡艾鲁！”原来王后认识青蛙。

“王后殿下，请回避！我们要收拾这个怪物。”要不是一张青蛙脸，他这时何等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英雄救美。
假大臣叫嚣着一个也不能离开，变成了真身——大鼹鼠，青蛙三人组对大号鼹鼠，这种科幻情节露卡做梦也没想到。收拾大臣之后，卡艾鲁一行护送着王后回到城堡，国王终于与王后团聚，虽然离奇，但他们接受了露卡的说法，真大臣恼羞成怒，参上一本要建立法庭和刑务所。尽管王后极力挽留，但卡艾鲁好像有什么内情不愿留在皇宫：“未能保护王后陛下，在下无脸见人。”说完行了一个骑士礼，便走了。大家见莉妮王后平安无事了，都松了一口气。倒是王后把玛尔的事想起来了，露卡说玛尔在哪里消失的就应该在哪里出现，回到王后的房间，果不其然。

“嗯？这是那里？”

“玛尔帝亚公主！”克罗诺和露卡精神高度紧张……要是公主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他俩的脑袋都得搬家。

“克罗诺！好可怕……尽管没有意志，还是感觉到在一个冰冷的地方，死亡就是这样的感觉吗？”玛尔现在十分虚。

“玛尔公主殿下贵体无恙......”克罗诺深施一礼，他知道以后再也不能象逛游园时那般轻松自在的说话了，玛尔搀起他，慢慢的说：“好像被发现了呢，对不起，克罗诺，我不是有意骗你的。”她的语调很悲伤，“我是玛尔帝亚，父亲是嘉鲁帝亚国王 33 世，假如我之前告诉你我是公主的话，你就不会和我一起逛街了吧，克罗诺？”这不是明摆着吗，克罗诺心想，“所以我还是喜欢玛尔这个称号。既然真的王后已经归来，我们还是回去吧。”不管怎么说，

玛尔虽然任性有点大小姐脾气，但是有时候还挺明事理的。克罗诺和露卡的心算是落到肚子里了。在众人的祝福下，一行三人就要启程了。玛尔还不失时机的开起了祖先的玩笑，并祝国王王后生活幸福。出门时碰见卡艾鲁。只见卡艾鲁对玛尔深施一礼：“因为我在王后的身边，使她遇到了危险。我将离开。果然与莉妮王后长的很像，克罗诺，你的剑术素质很优秀。”之后便酷毙了的走人。露卡说要到来时的森林，在他们来时的时光罅缝前，她又拿出了精灵古怪的个人发明。
公主食指一点嘴边：“我们要怎么回去呢？”

露卡清了清嗓子：“恕我冒昧，玛尔帝亚公主殿下......”

“叫玛尔就行了！”生气的玛尔不亚于克罗诺老妈的厉害程度。

“那么，玛......玛尔，请看”露卡又不知发明了什么让人倒霉的东西，这时时空罅缝变大打开，玛尔对露卡的聪明才智褒奖有佳，换来的是更加得意忘形。

“露卡你真厉害，我虽然是个公主，但却什么都不会做。”玛尔看来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十分不满。

“按您说的做，我把这个时空扭曲叫时空门，这个门可以连接其他不同时代同一地点的门。一会消失或出现是因为时空门不稳定，所以用了远距离传输的的这个发明——制御器，来使时空门稳定。”有了它，大家就可以自由进入时空门了，之后露卡又讲了远距离传输影响原理之类的听的克罗诺和玛尔的头都大了，不管怎样，先回到自己的时代再说。返回现代，到了莉妮广场。露卡要回家查阅相关资料查明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时空门。克罗诺负责把玛尔送回城堡，令克罗诺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去就再也不能回家了。

刚进城堡，大臣第一个来接公主，并诬陷克罗诺是拐骗公主的恐怖分子。尽管玛尔公主帮他阻拦，但是在大臣的怂恿下，克罗诺还是被捕了。因 400 年前克罗诺他们救出莉妮王后而成立的法庭来审判克罗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辩护律师名叫皮埃尔，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个摆设。火刑，绞刑，断头台，大臣的意思仿佛克罗诺必死无疑。经过了一场闹剧式的审判陪审团以 4 比 3 的投票数定为有罪，三天后小命就不保了。就在囚犯要被带走的时候，玛尔公主冲了上来，后面跟着的就是国王。

“等一下，这个人并不是拐骗我的诱拐犯。爸爸......”玛尔的表情连法官都为之动容。

“不要闹了，玛尔。即使是国王和公主也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把剩下的交给大臣，玛尔你忘掉在街上发声的事吧。带他走！”国王似乎太想保护自己的女儿，可是这样只会加深彼此的代沟。

“克罗诺！！”

“我是冤枉的！玛尔公主！救我！”

法庭上象征公平公正的天平，可惜拿着它的人是王家贵族。克罗诺被关进了监狱，大臣还嘱咐狱长严加看守。他左思右想自己 18 岁的人生就这么交代了可不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有自己就自己的命了。深夜，在折腾烦了两个守卫后，一一撂倒了他们。越狱过程中在断头台底下解救了一个叫福里茨的小伙子，原来他是道具店老板的儿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况大善忽。逃到出口时，狱长见克罗诺逃了出来拔腿就跑要通知卫兵，刚跑上台阶一声闷响栽倒在地。一看，是露卡来了。不愧是克罗诺的青梅竹马。

"克罗诺，我来救你了，不管怎么说你能以自己的力量逃到这么远，还真有点小瞧你了......快，快点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二人迅速撤离。在一段浮桥上时，大臣派出了他的终极法宝——火龙战车，被机械知识天尊露卡轻松解决。而且还从大臣和士兵搭建的人桥上走了几个来回，痛哉！快哉！马上就要逃出城堡正门了，卫兵却把门堵个严严实实。眼看就没希望时，玛尔出现了，她还穿着在国庆时的礼服。以王家的威严吓退了士兵们。而坏事的母子——大臣也出现了，他还没被整够，宣布国王驾到。

"别再任性了，玛尔帝亚！以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时，首先想到你是一国的公主。"国王是真的生气了，胡子都支起来了。

"不对，在成为公主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不愧是父女，性格都是互不相让。
......"已经受够了！我要出城去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玛尔说着就拉着克罗诺的手往外跑，大臣暴跳如雷地命令士兵追赶。

"玛尔帝亚............！"

尽管父亲在后面喊叫着，但玛尔向往新生活的决心已定。逃出城堡后，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忙乱逃跑间慌不择路，逃进了护城森林一个死胡同里，正大家无计可施之时，还是露卡眼尖，发现有一个时空门，不管它是通向哪里的，现在也没第二条路可选了。玛尔也说不愿回到克罗诺有罪时代，听天由命，到时再说吧。大臣目瞪口呆的看一行人进入时空门消失了，让他长长见识！
传送之后卡罗诺他们来到一个科学似乎十分发达的年代：房间周围全是金属制造各种用途不明的物体，换气扇也在嗡嗡作响，屋子里的空气也透着一股腐朽和硝烟的味道，其他的房间可空空如也，好像根本就没有人居住过。

克罗诺看看四周："这里是什么地方？"

露卡研究金属制品的房屋结构："好像文明十分发达......"

"难道我们来到了外星！？"玛尔的想象力挺丰富。

露卡解读出了文字，原来这里叫班格圆顶屋，没办法，出去找找看能不能遇到其他人吧，外面天空昏暗无比，电闪雷鸣，黄沙大风中还夹杂着铁屑废品，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好像星球毁灭一般惨不忍睹，好不容易穿过风沙沿着公路到了另外一个叫托兰的圆顶屋。建筑物中的人们个个骨瘦如柴，面黄肌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情形十分之惨好像世界末日一般。向他们打听有关王国历时代的事也一无所知。玛尔恻隐之心顿生，为了给他们也给自己找食物，听说东南方的阿利斯圆顶屋有粮食，但要穿过 16 号废墟，路面情况也不容乐观。到达 16 号废墟之后，克罗诺消灭了一些剑枪攻

击无效的胶原体史莱姆，终于来到粮食的所在地阿利斯圆顶屋，有一个莽兮兮的小姑娘在门口看门。

“谁？大哥哥……还有大姐姐？”克罗诺从小女孩的看人举止看出，她是双目失明的。

玛尔爱怜的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玛丽……爸爸去找粮食了，马上就会回来。”黑黄的小脸提起爸爸顿时有了亮光，看来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这个村落最勇敢无畏的人。

这时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老人出来问道：“你们是谁？”

“我们是西边废墟来得呢？另外……”

“什，什么？！喂，这里有穿过废墟来得客人呦！”老人把克罗诺一行让了进来，所有人都凑到克罗诺他们的身边，他们的生活情况也如班格的人差不多。

长老接着说：“你们是能与那些变异体作战的人啊。你们好，我是信息中心主任的后裔多恩，这里地下有大型电脑和食物贮藏室，可是警备机器一直运转使我们无法靠近。”

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没有理由不为处在困苦之中的人们谋求出路。长老也说很久没见到这样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克罗诺说这也是被饥饿所驱使的。并嘱咐大家多加小心，要活着回来。走到地下仓库的时候遇见一只好像摆设品的老鼠，正当行进之中被地下室的守卫系统阻拦了。在摧毁守卫系统之后，终于到了食物贮藏室。扑面而来的是腐朽的味道和一具尸体。

“哇，这种味道是？”玛尔捏鼻子，作为公主她当然没有忍饥挨饿的时候。

露卡四处查看：“太残酷了，全都腐烂了……”

克罗诺查看了尸体：“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了……好像握着什么呢。”

“看上去是什么的种子。”

“这种地方能种植出什么东西呀？”

没办法，大家也只有拿起那个人最后的遗物种子，并且得知管架上的老鼠不是普通的摆设，抓到老鼠后得知打开总开关的方法。进入控制室的中枢之后。
又是露卡的专业领域：“这里是信息中心啊。好极了，这台电脑还活着！只要寻找空间的倾斜，也许能找到时空门的所在地。久等了，就在这里。这所阿利斯圆顶屋的东面——普罗米圆顶屋。”
属猫的玛尔也想操作，结果由于胡乱按键，调出了 A.D1999 拉沃斯之日的记录，画面上是蔚蓝绿色的星球，圆顶屋等高科技已经在当时存在了，本应是人类的光明未来。突然间地动山摇，地表崩裂一道巨大的裂痕，伴随熔岩从里面出来一个巨大的变异体，变异体向四面八方散射飞弹和光束，转眼间美丽的星球生灵涂炭。克罗诺，玛尔，露卡都惊呆了！这，是他们一千年后的未来！？

“这，这是……”

“拉，拉沃斯，给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就是这个？！”

“那，这里果真就是我们的未来！？残酷太残酷了，我不要未来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们的未来……”玛尔无力的瘫在地上，克罗诺终于明白了这里的人们为什么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露卡一想到外面的那个小姑娘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改变它吧。”克罗诺注视着屏幕中的拉沃斯，斩钉截铁的说道。
玛尔和露卡刚开始是一愣，继而都赞同克罗诺的想法：“……对，对了！去改变吧！就像克罗诺救了我那样，去改变这个未来吧！对吧？露卡，对吧？克罗诺……”

“的确……。幸亏我们能够通过时空门来到这个时代，那就大干一场吧。”

“好吧。玛尔，露卡！出发吧！为了孩子们！”
露卡提议那么先回到自己的时代对拉沃斯做一些研究吧！现在也只有如此了。目标，普罗米圆顶屋。回到一层，多恩长老他们都等急了，众人都围过来询问情况。他们对这里是自己未来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只对粮食有兴趣。这事也不能怨他们，换成谁没填饱肚子之前也不会有什么理想。露卡把种子给了他们说这就是全部粮食了，并说能量睡床不知能用到什么时候，所以要尽一切力量精心种植种子。玛尔还鼓励大家勇敢的活下去，真是个公主啊。多恩说与他们相比克罗诺更具有活力，克罗诺不忍心告诉玛丽他爸爸为了大家已经去世，只是简单的告诉了她的妈妈这个令人悲伤的事实。

“这是玛丽父亲用生命换来的种子，对不起，我们没来得及救他。”
男人的妻子好像早已知道这个事实：“是吗。他还是走了，不过他已经把最珍贵珍贵的的宝物留给了我——种子和这个孩子。”

多恩告诉大家要到普罗米圆顶屋要经过 32 号废墟，又给了停放在那里的喷射赛车的钥匙，到了 32 号废墟，刚启动喷射赛车，一大群守卫机器人拦住去路，正当要开战之时，机器人的老大乔尼出现了——一个赛车式变形机器人。声称要想穿过 32 号废墟必须用喷射摩托跟他竞速，哪有留着他的道理。克罗诺赢过他之后，顺利来到普罗米圆顶屋。在深处发现了一个机器人。

“这是什么啊？好像你家的那些仪器……”克罗诺捡起一块废铁，看看又扔了出去。

“别乱动！看上去坏了，不过……很棒……完全的人形机器人。”露卡大号眼镜又放出罪恶的光芒，

“说不定能修好。”

玛儿乱了阵脚：“修好？它不就会象其他机器人那样袭击我们。”

“机器人并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袭击人的，而是有人把他们做成那样的。”

“露卡真是了结机器人的感受啊……”

露卡之后发挥其天才般机械本领修理好机器人，打开开关，那堆废铁居然动了。

玛尔对新朋友极有兴趣：“早上好！”

“早，早上好，我的主人，请下命令。”礼貌参数调的挺高。

“我不是你的主人，我是玛尔。这是克罗诺，然后是修好你的露卡。”

“了解了，修好我的是露卡大人吧。”

“叫露卡就行了。”

“我做不出这种失礼的事来。”

“带上大人这种称呼也能作出失礼的事来，对不对？玛尔？”

之后得知机器人的开发代号是 R66—Y，露卡省得麻烦就叫他罗博。露卡说他们从王国历 1000 年通过时空门这种时空的扭曲来到这里的，要回时空门的目的也告诉了罗博，但是机器门无法运作。罗博告诉大家普罗米圆顶屋现在没有电力供给，只有到北边工厂的启动备用电源才行，玛尔被留在圆顶屋开门，剩下的人去启动电源。罗博解开了工厂的防卫激光栅栏，在右边的工厂区域深处利用机械臂吊装两个阻碍燃料罐。找到了通向左边研究所的警械门的密码 XABY，最后绕来绕去关掉红外线开关后，众人得以进入研究所的中枢，刚刚调试了几条电路，却引来了警报声。

罗博的屏幕显现惊叹号：“紧急状况，安全系统彻底混乱，赶快撤离！”

逃出时克罗诺和露卡差点被系统门给关住，幸好有罗博奋不顾身用身体卡住了关闭的闸门，好险好险。废话，它那堆破铜烂铁当然是干这个的了，电梯也没电了，手动爬上去吧。在地下一层门廊处，从传送口突然出来 6 个和罗博一摸一样的机器人。

罗博的电讯号露出笑脸：“是我的好朋友们。R-64Y,R-67Y,R-69Y。你们还活着，真是太好了。”说着便凑了上去，但却被其中一个一拳打飞。

“为，为什么？！”这回是大大的问号。

“你是废品，你这种家伙不是朋友！”

罗博的讯号十分不稳定：“废品……我是废品……”

“你忘了我们的任务了吗？要消灭所有入侵者。”

“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制造出来的吗？！”又是一个巨型惊叹号。

“叛徒！我们要修理你”罗博被机器伙伴群殴，但他始终没有还手，克罗诺想要上前，却被罗博拦住了，“请住手，住……手……”看着不断挨打的罗博被扔进了传送口的回收站，一言不发的露卡终于发飚了：“我要把你们的 CPU 统统短路了！”

解决了它们，从回收站里捡回罗博，他已奄奄一息，幸好他不是人类，还有办法，克罗诺和露卡拖

着重量巨大的罗博回到普罗米圆顶屋，露卡连夜修理，克罗诺和玛尔累得睡着了。

“修......修理......的了吗？” 正被修理的罗博语不成句。

“不要多说话！”露卡对罗博的不反抗举动十分生气。

“你们......真能改变......这世界吗？”

“用我们的力量，能作到哪里不知道，但是......罗博，修好之后你想作些什么？”

“我想......我想做得事？”

“是啊，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故障倒在这种地方，一定有许多想做的事吧？”

“向我问这种事的，你是第一个，露卡......”是呀，把机器人当工具当奴隶的大有人在，能把机器人当人看的人却寥寥无几，罗博幸运的遇到了其中一个。

第二天一早，大家整装待发，罗博说出了经过一夜深思熟虑后的梦想：“露卡。我也有想做的事情了，就是跟你们一起走。”

“哎，真的？！”

“我也想一直看下去，你们要做的事，将人类......不，将这个星球的生命引向什么地方去。”

想不到他还挺有大局观的，事不宜迟，四人从普罗米的时空门进入，结果并没有到达 AD1000 的时代，而是到了谁家的后院一样时间隧道似的地方。周围与以前传送时候的情景一样都是混混沌沌的，根本分不清上下高低东西南北，穿过几道门来到一个小广场，中间有一白胡子老者正在睡觉，克罗诺把他叫醒了。

老者睡眼惺忪：“哦，又有新客人了吗？”

“客人？......请问这里是那里？”

“这里就是“时光终点”所有的时光迷子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们来自王国历 1000 年。”

“我是从 A.D.2300 年的世界穿过时空门。”

“来自不同时间的人们，当四人以上穿过时空门时会发生力场扭曲。但是，这里有不少时空隧道，象你们这样突然出现的人也不少......”

“那么怎样才能回到我们的时代呢？你们来的地方不是有一些光柱吗？那就是其他次元的倾斜，与

这个时光终点的联系纽带。只要通过时空门就能来到这里”

老人指点大家到上面的房间去看一看，其中众人看到一个妖怪。这个混蛋让克罗诺在屋子里转圈象猴子似的逗它玩，不过为了使用魔法就当一把孙子吧。能使用魔法后，收拾了一下这个调皮鬼。出了房间，老人又把大家叫住。

“呵，果然拥有着远古人们才有的力量。是啊......很久以前。尽管你们看起来有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先回到你们的时代如何？最好快一点，你们在这里时间一长就知道这话的含义了。欢迎常来，我会为你们打开时间的通路。”克罗诺强烈的感觉到这个老人不简单，仿佛能够预知未来一样，没准以后都得经常跟他打交道。

经时光隧道来到了 AD1000 年，跟机器猫似的，众人是从橱柜里回来的，屋里正好有两个友善的小魔族。他们对克罗诺从橱柜里出来和会使用魔法大为不解，并告知这里是 400 年前人魔大战中幸存的魔族组成的村落梅迪那村，要小心痛恨人类的魔族。还招待大伙吃了一顿饭，可算吃到像样的东西了，在 AD2300 可是饿坏了。正当要走之时他俩还说在西之山的洞窟附近住着一位奇怪的老爷爷，他也许会帮助克罗诺。都说魔族吃人不吐骨头，也不尽然啊。问其为何如此，还说的一番颇有哲理。

“人类和魔族的战争是 400 年前的往事了，一直被过去所束缚也不是办法。但是，有我们这种想法的魔族并不多。”

在村里溜达了一会，原来本村的村长是魔王的手下比内加的子孙八世。就是那个特会拍魔王马屁混蛋三巨头之首，广场上正在举行魔王的祭奠。根本打听不到有关拉沃斯的事情，来到博修的小屋，原来他是莉妮广场卖刀剑的那个铁匠博修，买了他的一些收藏品，之后告诉大家想回托鲁斯村必须穿过北面的洞穴。到达海肯兰洞窟，克罗诺收拾了众多痛恨人类的魔族，出口处遇见魔怪海肯兰，他在临终时说拉沃斯是魔王创造的。

“原来如此，中世纪的魔王创造了把这个星球搞得乱七八糟的拉沃斯。如果用千年祭广场的时空门就会到了！”露卡分析了一下。

顺着水流，在托鲁斯附近的海域漩涡出来了。这回是到家门口了，经过数日的辗转，克罗诺终于可以看妈妈了。吉娜也收起平日的暴敛脾气，高兴的把儿子抱在怀里。

“克罗诺！克罗诺......太好了......妈妈听说你被判了死刑，真是的，不要让妈妈担心啊”此情此景谁不落泪啊。

“对不起，妈妈。让你担心了，......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在身要和同伴去旅行，你能答应我吗？”克罗诺紧记最果老人的提醒，在家住了几天，一行人踏上了改变人类命运的征程。

“在外面要注意身体啊，别给人家添麻烦，知道吗？”儿行千里母担忧。
克罗诺告别母亲后，因为王国的通缉灵还在，所以大家乔装绕路到了莉妮广场的时空门，转车到了中世纪托鲁斯后山。据说魔王军已经来到塞南桥上了，现在正是人类生死攸关的时刻，并有一说持有勇者的证明——勇者纹章的人出现了，由于国王军的战败，百姓和国王都把赌注押在了勇者的身上。大家到塞南桥视察战况，受伤的战死的比比皆是，骑士团长正为补给不足而大动肝火，返回身

到王家城堡，得知城内有不少伤员，而且国王也负伤了，国王说勇者少年寻找能战胜魔王的传说之剑已经到南方的大陆去了。

"根据嘉鲁帝亚的王国历史，有一个持神剑的勇者带着他的伙伴最终拯救了王国，王国才得以存在的，但是那个勇者的名字......唉，我上课的时候尽偷懒来着。"玛尔淘气的吐了一下舌头
厨师长得知弟弟骑士团长他们的补给有问题，有点违心的呕气，被招待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就在克罗诺要走的时候他偷偷把弟弟最爱吃的牛排拿来，"替我转告那个混蛋，一定要活这回来。"
唉......男人啊！到桥头把东西交给骑士团长后，他嘱咐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还没说完魔王军的总进攻就开始了。克罗诺众人参战，桥上遇到魔王三巨头之首比内加，大家把他打的抱头鼠窜。追到桥头，比内加召唤了一只合体骷髅怪物。当然不是实力强大众人的对手了，克罗诺也顺便解了塞南桥的危急战事。
到了桑德里亚村，在酒馆打听到由远古人制造的传说之剑格兰利昂沉睡在德那多罗山的深处，并有可怕的魔物守卫着。村庄里的人心很不稳定。克罗诺深知现在只有找到勇者打败魔王才能既拯救王国又拯救未来世界，神剑与勇者关系渊源。从旅店主人那知道勇者是出现在南面的帕莱波利村，在村长家看到村长委托冒险家托马找虹色贝。克罗诺照旧请他喝了一杯，离别后向南到了帕莱波利村，对于勇者是其村的小毛孩塔塔众说纷纭，而塔塔为寻找传说之剑到德那多罗山去了。酒馆里又遇见托马，似乎他总是在酒馆莉出没啊，他说已经查明虹色贝的所在地是某个不知名的小岛，但是村长的给的路费已经化光了，没办法，真是个酒鬼！克罗诺的钱也不多，再请他喝一杯吧。他说最近有个青蛙人老来这借酒浇愁，青蛙人？——卡艾鲁！这个时代认识的厉害人物只有他了，不如找他帮忙找神剑和勇者大家一起打败魔王吧。经过多方打听最终众人在青蛙森林找到了卡艾鲁的住处。那是个标准的绿色住宅，卡艾鲁正在看一本羊皮书。

"哦，是克罗诺啊，怎么，来学剑术的啊？"克罗诺告知他王国现在的情况，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

"什么......？！陛下受伤了......！？......是吗？！我无能为力，......抱歉让我一个人待会......"卡艾鲁一个人面对墙壁深深的自责，克罗诺本想劝劝他，无奈不知从何说起，
既然卡艾鲁不能帮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下去。还是继续寻找勇者吧，进入德那多罗山之后，遇见所谓的勇者塔塔，原来他只是个八九岁的小毛孩，正被一个拿木槌的怪兽追赶，根本就不是什么勇者吗！露卡用火魔法帮他解围后他还让大家赶快回去，可笑之至！克罗诺最终在山洞中看到一把石中剑，还有一个自称是风的小孩问他是否是来取神剑的，又从剑后出来一个一摸一样的小孩。原来是格兰与利昂两兄弟，他们是神剑的守护者，还嘲笑克罗诺无非是想获得神剑的力量，而不懂得如何应用它。克罗诺当然不服气，长这么大还没被小孩给教训过，格兰也向测验一下众人的实力。之后兄弟二人变身（有点象短笛）与大家对战，被战胜后似乎明白克罗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说以前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只有萨依拉斯，之后又使出了合体，又将其战胜后，他们俩变回小孩，并说应该能使他们恢复原状并找到合适的主人（他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格兰利昂吗，神剑喽）。之后拔出神剑，可是只有剑刃。
露卡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后说："这就是神剑格兰利昂？！可是，这把传说中的神剑......好像从很久以前就已经破烂不堪了......"

"乘风一路回到山脚下，试试看吧。加油啊，大哥大姐们！"两兄弟的声音从神剑中传出来，看来他们应该是神剑的灵魂吧。

从神剑的拔出口处吹出一阵强风，把大家伙儿吹出了德那多罗山。来到塔塔的家，这小子终于说实

话了，原来那枚勇者纹章是一根长得象青蛙的人在酒吧里丢的，（又是卡艾鲁），让他捡到而已，本想买个好价钱，可是一出村别人看到这个都称呼他为勇者大人，所以就骑虎难下了。他老爹也颜面扫地，呵呵。不过塔塔又有了下一个目标——乘坐传说中的豪华无双的超级飞船。

之后又来到卡艾鲁的住处，克罗诺心想都二顾茅庐了，既然拯救王国的勇者就是卡艾鲁，他没有道理不接受啊，而自己则是勇者的伙伴，想起来就沾沾自喜。把纹章还给了卡艾鲁。想不到又碰了一鼻子灰。
卡艾鲁的蛙脸看来十分不满："又来了？是吗......见到那个小孩了......但我已经对魔王无计可施，与魔王战斗需要神剑格兰利昂......"

玛尔调皮的说："早就知道你要这么说，我们已经把神剑取来了，不过没有剑柄......"
卡艾鲁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剑柄，遗憾的说："现在能运用格兰利昂的不是我，抱歉，让你们费心了。能够修复格兰利昂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露卡仔细看了一下剑柄："断剑......是格兰利昂的一部分啊！有一些古代文字，我可以看懂一些......这是......博......修？"

玛尔说："博修？难道是梅迪那村的......对吧，克罗诺？"

没办法，回到现代找博修去吧。博修看到这把剑大吃了一惊，问大家是何处得来的，露卡问为什么博修的名字会刻在剑上，博修转身意味深长的说："......那，说来就话长了......你们来访不是为了打听这件事吧。"

"正是这样，是格兰利昂！有可能修好它么？"

"如果能得到制造这把剑的原料，一种叫梦幻石，又叫赤辉石的原石的话，或许......"看来还是有救的。

"梦幻石？在哪里？"

"现在哪都没有了，在远古可是比金子都还要珍贵的闪着红色光芒的石头，但那已是远古时候的事了。"

"没问题，我们来想办法！"克罗诺想起了时之最果的老人说会给我们打开时间的通路，现在也只有找他去了。最果老人打开时间出口到 BC6500 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时代，由于传送口的位置不太好，大家是直直的掉下悬崖，幸好有罗博垫低。克罗诺环看四周，郁郁葱葱，高耸的参天大树，远处的火山也在隆隆作响，天空澈蓝无比，不少史前巨兽走来走去，与未来世界相比自然环境何等优越。

罗博支起天线："根据测量，这里的自然环境优越，适合动植物繁殖生长。"

"我们看到了！"众人异口同声。这时一大批绿皮肤带鳞的家伙包围了他们，露卡和玛尔都十分吃惊和好奇，不过他们可是很有敌意的，罗博击退了一批又来了一批，眼看危机之时，一位穿远古比基尼的女士从草丛中闪出，三拳两脚便解决了几个绿皮怪，克罗诺趁机率领大家成功突围。之后比基尼女士好像还没打够的意思，竟然冲克罗诺来了。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时，她竟象猫似的凑到克罗诺的跟前，来了个零距离接触......＃￥％※×

“很强啊……你叫啥名字？”女猫豆腐让克罗诺看个一清二楚。

“克……克……克罗……克罗诺……”克罗诺现在只有一个感叹：青春啊！活着真好！

“克罗，好名子，我叫埃拉，埃拉喜欢强大的男人，所以埃拉喜欢克罗。”埃拉他们语言尚未完全形成。

玛尔扯起高分贝大的嗓子：“哎呀！……放开克罗诺！”看来吃醋的女人最可怕。

露卡的眼神也不蕴不火：“明明很自大还能被喜欢啊，克罗诺”，不对吧，这里最自大的人不是你吗。克罗诺知道这样再过一会就要爆炸了，埃拉终于放开他，继续说：“埃拉喜欢，强大的人，埃拉都喜欢，无论是男是女。”

玛尔松了一口气：“什么，原来是这样啊.”

露卡提了一口气：“什么！我可没有这样的情趣！◎＃￥％※×”

“克罗你们是从哪里来？”

“嗯，那个，怎么说才好那！”克罗诺想也没法跟她解释明白。

还是露卡会解释：“从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很后面的明天……来的。”

“哈哈哈，你很有意思。埃拉喜欢有意思的家伙！你们来村里，我欢迎，举行宴会，喝酒！跳舞！痛快！”

“虽然我们非常非常想去，但我们在找一种叫梦幻石的石头。”

“石头？石头有很多，这里也有，那里也有，村里也有。要的话，给你一堆。来吧，依奥卡村，在这边，跟我来，克罗！”

没办法，现在这么找根本就是大海捞针，跟着埃拉到村里看看也许能有一些线索。埃拉的身手象狸猫猴子一样，连不知道累的罗博根本就跟不上她的步伐，只有绕道追她了。出了这座不可思议的山，到了依奥卡村，村里人说话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语言，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现在的人类受到恐龙人的威胁，二是有一种红色的石头酋长有。到了埃拉的家，原来埃拉就是酋长，看来这里还是母系社会时期。她说宴会已准备完毕了，没办法，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有参加的份了。晚上宴会，在篝火旁边，埃拉举起了酒杯：“大家听好了，有新的伙伴了。强壮的男人，克罗和他的朋友！”

“哦哦！！”

“来吧，喷可他，跳起来！”

伴随着远古的音乐村民跳了起来，伴着篝火，仿佛真的回到了远古时代。（废话，就是远古时代）

克罗诺想他们是来找梦幻石的，不能太耽误时间，并且玛尔和露卡都是女孩子，更应该少喝点酒，结果到处找不到她俩，原来他们已经喝得乱性了，跟村民跳上了，完全把梦幻石的事给忘了。罗博更是被酒给吸引住了，还研究其成分起来了。没办法。这时克罗诺看到只有一个原始人小伙子好像很郁闷，用敌意的眼光看着他。逛了一圈，克罗诺想问问有关梦幻石的事情。

"克罗，喝酒了吗？这是特别时刻喝的酒，叫做岩碎的鸡尾酒，口感好劲大。埃拉与族人与恐龙人一直战斗着，恐龙人的首领叫阿扎拉，非常聪明，依奥卡村大家战斗，不战斗的人在拉尔巴村，拉尔巴村什么地方，不清楚。拉尔巴人总是从恐龙人那逃跑，依奥卡，还有拉尔巴都想放弃，但是埃拉不会输，停止战斗的时候就是埃拉死的时候。呼，算了。今天遇到克罗高兴的日子，喝酒吃肉唱歌跳舞。"看来貌似快乐的埃拉也有苦恼，既然人家诚心邀请，哪有不受之理，克罗诺也大吃大喝上了。酒过三寻，菜过五位。

"对了，克罗。你们找的这个红色的石头吗？"埃拉把胸前红色的石头拿给克罗诺看。

"这个非常稀有，这个石头，强者的证明，在依奥卡村，最强的埃拉，所以这个埃拉的。想要的话和埃拉决斗，克罗胜了的话，这个克罗的。"
有二两酒垫底，克罗诺还真就没怕过谁。

"拿酒来！现在是宴会所以喝酒，克罗和埃拉谁喝的多胜负！"二人喝上了，克罗诺毕竟是个男人，不能让脸吧哒掉地上。

"行了，已经够了，你赢了，这个石头是你的了......克罗，真能喝，最后一杯为你的强大干杯。"正所谓"毕竟百年一场梦，何如一醉便成仙。"
由于昨晚折腾的太晚，大家到第二天中午才醒。罗博昨晚也尝试了一把，结果短路了。露卡只好边打酒嗝边修理，机器人还说那个黏液对人类有特殊作用，
过了一会儿，露卡大叫一声："完了！完了！时空门把不见了。"

"我靠，那我们怎么回去啊！"

"我可不想跟恐龙过一辈子......"

这时大家的酒都醒了，会场上足迹好像是来时袭击大家的恐龙人留下的。难不成是他们干的？克罗诺来到埃拉家，她还在呼呼的睡大觉，鼾声很响。叫醒她，这家伙还打着酒隔呢。露卡把丢东西的事告知了，埃拉暴跳如雷要找恐龙人算帐。在村里打听得知恐龙人确实来过，不过却没做什么破坏，就向南面的迷路森林走了。一行人追了上去，在森林路口看到了昨天的那个有敌意的年轻人。

"你怎么在这里？吉诺？"这个叫吉诺的人不敢看埃拉的眼睛。"回答！吉诺！"

"对，对不起，埃拉，吉诺偷走了克罗他们的东西。"克罗诺听的一头雾水。

"为什么那样？"

"吉诺最喜欢埃拉，埃拉说喜欢克罗，吉诺不喜欢那样。"啪的一声吉诺被埃拉来了一记耳光，埃拉的脸色气的铁青，玛尔赶紧劝住她。

“埃拉为什么打你知道吗？”

吉诺都要哭了：“埃拉不喜欢吉诺......”

“不是！埃拉最喜欢吉诺！所以不能原谅错误！”埃拉大声喊道，她可真够大胆的，旁边的玛尔都脸红了。

“埃拉......对不起，埃拉。对不起，克罗。”

“把东西还给克罗他们！”

“......不在，恐龙人抢走了......”

“什么，恐龙人，在哪？”之后埃拉叫吉诺回去看村子，望着吉诺的背影，埃拉意味深长的说：“如果埃拉死了或生孩子后，吉诺酋长。”

埃拉和克罗诺他们穿越了迷路森林，来到恐龙人的基地山洞，在山洞里上上下下钻来钻去。想不到身为人类的埃拉很是厉害，一般的恐龙人根本无还手之力。虽然恐龙人的进攻十分猛烈，它们的弱点是雷击，而克罗诺的魔法属性就是天。洞中深处，众人见到了阿扎拉

“这东西是......那些猴子把这种高度的东西。”阿扎拉拿着时空门把惊叹道。

“阿扎拉！”

“来了啊，猴子们，看来你们的身手和埃拉不同啊，”因为克罗诺会电击了，不轻松才怪呢，“告诉我这个装置事干什么的！”

“告诉你才怪！”

“看来得逼你们说了”阿扎拉一打手指，“出来吧！感电怪！”

真是名副其实的感电啊，既能放电又怕电，击败他之后，阿扎拉大吃一惊，想不到小小得人类力量这么强大，为了逃跑把时空门把扔到远处，临别还来一句。

“记住！这片大陆是我们恐龙人的东西！决不会让给你们猴子的！”

既然失物已经找回，并且梦幻石也已找到，克罗诺觉得还是抓紧时间为好，埃拉说希望大家还来喝酒吃肉。与埃拉和吉诺简短的道别后，返回来时的山崖，连时空转移都经历过，何况跳崖呼！途经最果，给老人看了看梦幻石，他却说石头有令人怀念的光芒，莫非这里还有什么内情，无所谓了，反正他老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到 AD1000 年的梅迪那村出口，直奔博修的住处而去。博修大为吃惊，为在哪里找到梦幻石而不得其解，露卡提出要帮忙修复。博修查了一下书柜中的古书说要修复格兰利昂不仅需要精制的梦幻石，还需要使剑活性化，他来使剑活性化，要露卡精制梦幻石，瞧她那得意忘形的样！大约过了半天的工夫，只见博修的屋子里发出一阵强烈的白光，神剑格兰利

昂终于复活了。老博修嘱咐要根据人心用剑，之后把闪闪发光重生的神剑交给了克罗诺，现在就只剩下用剑的人了——卡艾鲁！

倒车来到卡艾鲁居住的青蛙森林。克罗诺心想这会真是三国茅庐了，想当个英雄怎么就这么难啊！把崭新的格兰利昂交给卡艾鲁时，他的嘴巴张的更大了。但他说要好好考虑一下才行，让克罗诺一行人暂时住下。当大家睡着后，卡艾鲁想起了多年之前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往事。

原来，当年萨依拉斯告别国王和王后，为取得勇者纹章而要到魔幻森林去，同行的还有他的随从格伦。在剿灭一群魔族之后，终于遇到传说中的金青蛙，萨依拉斯用格兰利昂的神力三两下将其击退获得的勇者纹章。这就是现在这枚勇者纹章的来历,在他们回去的途中，那是一个风黑月高的晚上，真是冤家路窄，他俩遇到了魔王和比内加，要是萨依拉斯能用全力的格兰利昂也许还能有的一拼，可是因之前因对付金青蛙已经几乎损耗了格兰利昂的全部力量，以他俩现在的战斗力是远远不能击败魔王的，萨依拉斯为了掩护格伦逃走，独自冲了上去，魔王只是一击萨依拉斯便败下阵来，格兰利昂也是这时弄出裂纹而断剑的。看着好友萨依拉斯燃烧殆尽的尸体，只剩下好不容易得来的勇者纹章。格伦傻了，根本就无法迈开双腿逃跑。

“哼，怎么……你不过来吗？”魔王冷冷的说道。

“混……”格伦被吓的根本语不成句了。

比内加象哈巴狗一样献媚的说：“嘿嘿，象被蛇盯上的青蛙一样动弹不得了，可怜小子……魔王大人，让这个小子变成更适合他的样子，如何？”

魔王对这种欺负弱者的事根本毫无兴趣，消失在夜幕之中。于是比内加施展最恶毒的诅咒，格伦掉落到万丈山崖之下……变成了现在的卡艾鲁这半人半蛙的样子。

“已经 10 年了……现在的我……能赢吗？……萨依拉斯”卡艾鲁望着神剑陷入了沉思……第二天一早，经过一夜的认真考虑，卡艾鲁终于下定决心。

“我不知道能做到什么地步，总之试试吧……到魔王城去，那家伙很强，有信心吗？”作为克罗诺的前辈似乎有一些担心，但是经过这么多的实战，克罗诺的战斗力可是不容小觑的，更何况历史应是最后打败卡魔王了呢，卡艾鲁终于加入了队伍，怎么才能到魔王城呢？
在帕莱波利的酒馆打听到了魔王城的密道好象在东面的德罗多利山里。到达后，卡艾鲁摸着熟悉的岩石，旧景又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小时侯被人欺负的时候，年长他 5 岁的萨依拉斯总是帮他解围，并告诉他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多年以后，萨依拉斯参加了骑士团，并鼓励自己说剑术已经超过了他，又过了许多年当他被变成青蛙后，那枚勇者纹章好象是受萨依拉斯灵魂的指引似的随水流流到自己的身边。回首往事，卡艾鲁的心里象打翻了的五味瓶，很不是滋味。但是再怎么难过，也要对得起友人的嘱托，卡艾鲁举起了格兰利昂，高声喊道。

“吾名为格伦！今日在此继承萨依拉斯的梦想与希望，与这把格兰利昂誓将魔王粉身碎骨！”神剑也好象回应主人般发出了强烈的蓝色光柱，划过天际，就象当年神力十足一样，格兰利昂真正复活了。卡艾鲁手起剑落，魔岩一分为二，克罗诺一行人终于踏上征讨魔王的路途。从魔王窟出来到了一座

阴森的城堡门前，天空阴云密布，顶端有一个巨大的魔龙雕象，看来这是魔王城没错了。
进城后空无一人，而且有一只很讨厌的蝙蝠一直跟着众人，走到侧门居然发现克罗诺妈妈和村里人，甚至还有莉尼王后，原来这是比内加的幻术作祟。

“欢迎你，格伦，哦不，现在只是青蛙而已，这些家伙是萨依拉斯的替代品吗？但是魔王大人现在正在进行重要的仪式，没空陪你们。现在将由外法剑士索依索，空魔士玛由妮，以及万能的我来招待你们。前提是你们能将魔王城的怪物击倒再说。”说完便消失在中间的暗门里，瞧他那不可一世的嚣张态度殊不知自己要倒大霉了，城堡里的熟人都是魔物变化的，克罗诺他们轻松把这些杂碎解决了。

首先遇到的 BOSS 是索依索，从他的话语看来他还懂那么一点点骑士道，击败他之后，他好象还留有实力，一旦用起剑来与卡艾鲁不想上下，当然克罗诺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击败他临终前还说要对魔王忠诚，看来索依索十分具有剑士风范呢。在击倒另一个替身怪物之后，相对的空魔士玛由妮是一个不男不女非常讨人厌的家伙，原来就是一直跟着众人的蝙蝠，在一个亚空间战斗，以为用用戏法就能把大家吓住，有没有搞错啊，这帮人可是时空转移来的啊，什么没见过啊？相比索依索他好收拾多了。之后进入中央的暗门，比内加正收在门口，他哪里想到卡艾鲁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无力少年，所以又展示出另一项绝活——逃跑。这个笨蛋设置了一连串连猪都不会中的陷阱，害的克罗诺追了好长一段路，最后终于把他憋在一个没出口的房间里。来个瓮中捉鳖！

卡艾鲁把剑一亮：“你的末日到了！比内加！”

“呼哧，呼哧，嘿嘿嘿，但魔王大人要唤醒了黑暗之王了吧——拉沃斯！我的防壁能阻挡一切！”
为了安全，比内加来了个作茧自缚的防御，克罗诺还真就拿他没辙，还是露卡眼尖，用比内加自己的奈落陷阱收拾了他。来个彻底的作茧自缚！事不宜迟，假如魔王真的召唤出拉沃斯大家作的可就是无用功了，向下地道，来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走廊，不用看就能听到魔王的咒语声。

“打开吧，天与地的狭缝！将这片大地的生命置为......”克罗诺当然不能再让他念下去，虽然停止了魔王的召唤经文，但是却无法再接近其半步，他以以往的战斗经验告诉他，眼前这位与之前的三人截然不同，再接近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卡艾鲁更是感觉到了这种压迫力，大家作好架势，准备战斗。

“魔王！”卡艾鲁怒目而视不共戴天的敌人。

“那时的青蛙吗？”魔王根本没有转过身来，是傲慢，还是绝对的自信？！

卡艾鲁把格兰利昂一亮：“拜你所赐，还得到了这件东西！”

魔王沉思了一会，也许是在想为什么格兰利昂会被修好：“哦......格兰利昂，但这次没有其他人碍手碍脚就好了。”

卡艾鲁额头上流下一滴冷汗，他是完完全全清楚魔王的实力的，虽然这十年间他的剑术已今非昔比，但魔王的实力到底提升多少？对面的杀气告诉他，魔王的实力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黑风，又开始哭泣了......好吧......放马过来！”他转过身来，众人感觉到一股强近的风压，“如果对死亡已经作好准备的话。”

改变人类历史的宏伟战斗开始了，为了阻止拉沃斯复活，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友人的复仇。克罗诺认为历史是会按着它应发展的方向进展，可是他错了，魔王不愧是魔界之王，黑暗魔法把克罗诺打的只有招架之力，更别说还手了，幸亏神剑的力量超凡，而且大家 5 个人发挥各自所长才将形式勉强控制住。克罗诺做梦也没有想到 400 年前要迎战魔王的英雄之一就是自己，看这个形式平手都勉强，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恩......格兰利昂达到了这种程度......"魔王也感到吃力喘息道。

这时魔王身后的拉沃斯神像有异动，祭坛也好像微微震动，大家都停止了战斗。

"难道是拉沃斯？！"

"探测显示有强烈的重力波在我们底下，有可能形成时空门！"

"糟了，现在就从沉睡中苏醒了！"魔王的表情十分苍白，看来事态严重，其他人都把武器抓紧了。

"沉睡？不是你制造的吗？"

"愚蠢的家伙，我只不过是召唤出来而已，它从太古时代就存在于深层地中，靠吸收大地之力逐渐成长！"

话说半截，整个祭坛摇晃起来，那情形仿佛是巨人把房间踢来踢去，根本无法立足，也分不清上下左右，这感觉好像是在时空门里似的，大地在剧烈动摇，房间在不断坍塌，克罗诺等人发觉后面的出口被瓦砾堵住了，

"我们出不去了！怎么办？克罗诺？"玛尔显然是最慌乱的一个，可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可想，也没有时间可想。

"要是你们没有出现在这个时代......"没等魔王说完，一个巨大的时空门把所有人都吸进到了时间旋涡之中，克罗诺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克罗诺！克罗诺！起床了。"克罗诺隐隐约约的听到有人叫他。难道是妈妈，难道我回家了。克罗诺张开迷迷糊糊的眼睛，眼前竟是玛尔天真可爱的笑脸。

"要睡到什么时候啊？干活要迟到了。"玛尔打开窗帘，"莉妮广场的钟声真令人舒畅。克罗诺，今后不能得到父亲的照顾了，好好干活吧！"
克罗诺真是怀疑眼前的究竟是妈妈还是玛尔。她怎么这么象妈妈的言语和动作，好温暖，也好象继续来个回笼觉。

"克罗！克罗！克罗！克罗诺！"（*N 个），

"她不是妈妈，比妈妈还罗嗦............"

醒来克罗诺发现自己在埃拉的家里，原来刚才只不过是黄粱一梦。也是，身为平民的他怎么能和一国的公主住在同一屋檐下呢，还是面对现实吧。

"我们怎么会到这的呢？......"露卡头还在痛。

"埃拉想你们，看到你们倒在奇异山，所以埃拉一个人背着大家回到帐篷。"这事除了罗博只有这个大力女才能办的到。

"魔，魔王呢？"卡艾鲁激动的喊道。

埃拉垂涎三尺的问："这只青蛙好大。土产吗？埃拉吃了好吗？"

卡艾鲁鳃鼓涨的老大："笨......笨蛋！这不重要，长着一幅青白脸的披着斗篷的混蛋，没看到吗？！"

"没有，只有你们。那家伙比你还好吃吗？"

"看来魔王是下落不明了。"，克罗诺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活着，但是，如果不是魔王创造的拉沃斯的话，那拉沃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

"你们全身是伤，先休息吧。"埃拉说的没错，还是先养伤再说。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克罗诺刚刚醒来就看见吉诺和村人们拿着武器急冲冲的出村了，一问才知最近要和恐龙人决战了，这时有人来报，说北面出事了。埃拉无私帮助克罗诺很多，与情与理都得去看看。出门抬头一看，有一个红色的光点大白天的挂在天上，野兽们也到处逃窜，难道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来到阿尔巴部落，这刚刚发生过大型火灾，到处一片狼籍，部落的人怨声载道。说恐龙人都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不远处该村长老正在教训埃拉把恐龙人带到村子里遭殃。并告诫埃拉不要再反抗恐龙人，埃拉当然是全力反对了。

"胜利者生存，失败者灭亡。这是大地的选择，恐龙人也好，埃拉我们也好，我们都是生物。大家不能违抗这种选择。长老你们虽然活着，但已经死了。"

"那是埃拉你强壮......"

"不是！不是有力量才战斗，而是战斗才有力量！埃拉现在需要力量，所以普天蓝，普天蓝借我。"想不到根本没有教育，没有书籍的远古时代的埃拉能讲出这么深刻的哲学道理，好象这是鲁迅的箴言啊。原来她是要飞进恐龙人的总部帝兰城跟敌人决一死战，克罗诺一行一点都没有犹豫，露卡还提醒大家要是埃拉被消灭的话，可能就根本不会有人类这个物种存在了，到时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大问题。卡艾鲁似乎也忘记的埃拉的前仇旧恨，第一个跑进普天蓝的巢穴，埃拉看见大家来了很是感动，众人众志成城的乘坐普天蓝出发——目标帝兰城！普天蓝其实是一种哺乳类的大鸟，众人从空路抵达周围是岩浆包围的帝兰城，大家在机关重重守备森严的城里释放了不少人类俘虏，深处监狱遇到了吉诺，他是与恐龙人战斗的时候不幸被俘的，埃拉非常着急，从牢门缝隙钻了进去。

"吉诺回去，埃拉与恐龙人战斗，这是大地的选择，埃拉如果输了，吉诺依奥卡酋长。"
埃拉一拳打开监狱大门，吉诺也知道凭着这身蛮力埃拉也是轻易不会输的，何况还有更强的克罗诺

他们呢，似乎这家伙还打算等埃拉回去后表白呢，继续前进，又遇到了能放电的感电怪，如法炮制解决了它，最终众人在城最顶端遇见了阿扎拉。

“终于来了，猴子们，来个决断吧，是我们恐龙人，还是你们这些猴子能够在这片大陆生存下来！”看来阿扎拉也对这场日旷持久的人龙大战想来个了断。

“决定在于大地的选择，埃拉只有战斗！”这时从阿扎拉的身后门后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仿佛要把帝兰城震塌似的，众人吃了一惊。

“听到这可爱的声音了吗，到后面来让你们听个够！”阿扎拉嘴角浮现出一丝阴险的笑，便从后门迅速撤离，都已追到这里大家当然不能让阿扎拉再跑掉，随即也出了后门。

“我个奶奶，原来是一只巨型暴龙！这家伙体积也太大了吧？”露卡惊讶的说。

“红色流星，坠落大地，接着把大地染成火红的颜色吧！”阿扎拉仰望红色的天空，那颗即将要落下的陨石清晰可见，“即使我们注定要灭亡，也绝不会让猴子生存下去！来吧！”

虽说史前的恐龙十分强大，但是这只巨型暴龙也太难对付了，克罗诺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摆平它，一无所有的阿扎拉的野心失败了，苟延残喘的他似乎有所觉悟了：“啊啊......这么说命运选择了这些猴子们......呃......猴子们听着，我告诉你们，我们恐龙人向命运发起了挑战最后堂堂正正的灭亡！”

“明白......”埃拉对这个弱肉强食的原始世界规则再清楚不过了。这时强烈的红光越来越近，时间似乎不多了。

“开始了，火焰缠绕着巨大的岩石降临地面......炎热的火球烧尽万物，被烧毁的大地逐渐冷却，一切都会被冻结，冰川时代来临......哼哼，我等不是正适合来掀开这个时代的序幕吗......哈哈哈......”阿扎拉对本族的悲哀命运哀号，成王败寇，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埃拉的语言中，拉沃斯就是火，大事......”原来拉沃斯的名字的由来是这么回事。

“埃拉！”吉诺带着普天蓝从城下来了，这回有救了！

“大伙到普天蓝上来！快点！吉诺！快走！”现在的每一秒都是保命的关键。要走之时埃拉叫阿扎拉一起逃走，可是他说这是大地的选择，不容他逃走，克罗诺也深知对他邀请也是无用的，让他象一个战士离开这个世界吧。众人在千钧一发之际飞离了帝兰城，陨石正正好好砸在了恐龙人的基地，帝兰城瞬间夷为平地，地表被陨石砸了一个大坑，真是好险！

卡艾鲁恍然大悟：“原来拉沃斯不是魔王产生的，而是从远古时代就存在的......”。

“准确的说是一个外星生命体，也许可以趁现在消灭它，不过风险系数较大。”露卡分析道。埃拉可从来就没怕过谁：“拉沃斯？好吃吗？看看去！”克罗诺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一行人飞到帝兰城遗址，结果并没有发现拉沃斯，倒是有一个时空门形成了。

“拉沃斯很快向大地深处移动了。”埃拉敏锐的感觉告诉她，

“根据计算，这个时空门是拉沃斯的能量使时空倾斜产生。”罗博计算出了结果。
众人商议之后决定进入时空门一探究竟。经传送后到达一个远古山洞，外面白雪皑皑，冷风呼啸，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好像是 AD2300 的冬日版，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冰河时期？露卡吃了一惊：“时空历显示是王国历前 12000 年？！”

“大家小心，谨慎行事。”

出了山洞，还好没有在大风雪中迷路，大家来到一个像是祭坛的房间内，中央有一个纹章图案，众人进入图案区域后脚底发光，这时克罗诺，玛尔，露卡和卡艾鲁突然不见了。

埃拉傻眼了：“克......克罗，到哪里去了？！”。

“根据计算，刚才的闪光是一种传送光子......”

“◎＃￥％※×......”

一阵闪光之后，克罗诺他们出现在一个与刚才一样的祭坛上。
露卡正正眼镜：“这好像是一个传送装置......原理......”

“我......我们，在天上......”玛尔张着老大的嘴指着前面，克罗诺观察了一下周围，依山傍水，鸟语花香，自然环境甚是良好，只不过大地下面是一片深不可测的云层——天空中漂浮的大陆！远处另一块大陆上还有一座神秘的宫殿。

“我在骑士学院的古书上看到过这种魔法的记载，据说是冰河时期的人类会使用这种魔法使大陆漂移起来。想不到是真的。”卡艾鲁着实也吃了一惊。

一行人来到一个叫恩哈萨的村落，这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籍，村人的学术气氛非常浓烈，这可乐坏了露卡，经打听得知这里是魔法王国吉尔，是按着王国的领导者女王命名的，如阿扎拉所说的冰河时代人类的聚集地，并且在这的人们都会魔法，使克罗诺他们来的装置会识别该人是否有魔法的资质，原来如此，难怪不会魔法的埃拉和罗博传送不上来，村中遇到一个小孩，他说黑风来了我们其中一个人会死，被玛尔狠狠的掐了一下便含着眼泪逃跑了。克罗诺先回去安顿好埃拉和罗博，好家在他俩一个是体格健壮一个钢筋铁骨，风雪天不是问题。

之后剩下人等到下一站卡嘉鲁看看能否查到有关拉沃斯的事。在黑鸟号的停靠处遇到一个叫达尔顿的烦人鬼，说克罗诺是阻碍预言者的人，预言者？在卡嘉鲁得知原来这个时代还有不会魔法的人类存在，他们到不了吉尔这个天上人间，貌似社会体系完美法制完备的魔法王国一切并不是那么公平。而吉尔女王的下一目标是海底神殿，劳工就是地之民。同时得知整个国家知识最为渊博的人是时，理，命三大贤者，也许他们会知道有关拉沃斯的事情吧。到了宫殿，原来三大贤者因反对女王修建海底神殿而被放逐下落不明，但是终于知道一个惊天秘密：原来海底神殿的能量由来居然是拉沃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误打误撞来到公主莎拉房间，又遇到之前作出预言的那个小孩，原来他是王子佳基，这回捅的篓子可大了。还好这小子正为自己的预言困惑，没工夫制玛尔的罪，本来克罗诺想先问问莎拉公主有关拉沃斯的事情，但是女王陛下的传令不期而至。

克罗诺考虑了一下："看来我们有必要跟女王见一面，说明拉沃斯跟人类的利害关系。"

莎拉公主打开女王房间的钥匙是与玛尔一摸一样的项链，但是侍女不准克罗诺一行人通过，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于是用魔神器给玛尔的项链充上魔力后打开了女王的房门，进入王座大厅。

"谁？！你们是什么人？"女王见到众人如此无礼。

"女王......这些家伙就是我警告过你的带来灾难的人。"一个披着斗篷，遮沿帽挡住脸的家伙说着，看来他就是预言者了。

"什么，你们也是象贤者们一样来反对我的吗？达尔顿！赶走他们！"
达尔顿当然不会放弃这个献媚的机会，虽然克罗诺他们有一定的实力，但是面对人类最强的魔法时代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被束手就擒了。傍晚时分，公主和王子来探监，莎拉放出了克罗诺他们。

莎拉哀求道："你们能救出命之贤者吗？他被关在叹息之山，否则的话......"
这时天杀的预言者出现了："不能再让你们妨碍我了，就在这里消失吧。"莎拉立即挡在克罗诺的前面，佳基也顺从姐姐的意愿站在反对的一边。预言者眉头一皱，似乎要是真打起来可能要误伤公主，于是话锋一转。

"好吧，不过要借助你的力量，莎拉，告诉我你们是如何来到这个时代的......"作为交换条件克罗诺领着预言者到时空门的所在。

"原来是这，那么，莎拉，将这些家伙送回去后封印出口。"

"不，不行。"

"你要是不做的话这些人就没命了！"预言者斩钉截铁的说。莎拉为保众人性命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就范。在送走了克罗诺一行 6 人后，无力的她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对不起......"

虎口脱险的克罗诺他们回到了远古时代，封印的时空门根本无法作动，

"那个预言者为什么不杀我们呢？"

"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那个项链能打开的门上的纹章，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AD2300 的圆顶屋！"众人异口同声，卡艾鲁和埃拉满肚子问号。
通过下水道之后来到监视者圆顶屋，意想不到在这里竟然找到了理之贤者嘉修，不过他早已去世，在这里不过是他生前的影像而已。原来他是因吉尔的魔法动乱而被流放到这个时代的，知道的情况与露卡的猜想大致相同：拉沃斯远古时代就业已存在，王国历 600 年受魔王召唤短暂现身，AD1999 终于把地表变为自己的领地，但他还指出拉沃斯是吸取这个星球的能量成长的，现在在

死山不断的产卵生成分身，其本质就是在星球内筑巢的硕大寄生虫。他为监视研究拉沃斯建造了这个圆顶屋，为了消灭拉沃斯他一直潜心发明建造能够自由穿梭时空的飞船，但完成之际终因环境的恶劣一病不起含恨而终。飞船就停放在机库当中，希望有识之士能够利用其记录资料和研究成果代替他打败拉沃斯拯救这个蔚蓝的星球。

卡艾鲁为嘉修能有这样的觉悟与牺牲精神感叹不易，克罗诺认为不能让理之贤者的心血白费。大家乘坐时空飞船又回到 BC12000 的古文明时代，打算杀一个回马枪，但是通天道被封锁了，众人只好先到地上人的村落阿鲁格提走了一遭，地上人的生活跟 AD2300 的人们相差无几，不过一个是自然条件所限，一个却是自己同胞歧视而致。修建海底神殿的工人幸存者说：女王计划用魔神器安放在海底神殿想把拉沃斯的能量都吸取出来，命之贤者认为太过危险而被囚禁在叹息之山。克罗诺决定先救出贤者，一是如何对付拉沃斯大家还没有周详的计划，命之贤者必定有所高见；二是还莎拉一个救命之恩的人情，不能再让命之贤者重蹈嘉修的覆辙。事不宜迟，众人立即行动，通过有史前巨兽的古兽之巢之后来到耸入云间的叹息之山，费尽千辛万苦登上冷风呼啸人迹罕至的顶端。克罗诺正睛一看，山顶有一水晶，水晶中隐隐约约有人在，正欲上前看个究竟，不料有女王设有巨形守护神看守，好不容易将其击退后，大家终于将命之贤者解救出来，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命之贤者竟是修理格兰利昂的刀匠博修！
“我是叫博修，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女王的海底神殿计划怎么样了？”克罗诺将现状简短的告诉了他。

“原来是这样，女王的心已经变成这样了……”博修一跺手杖，“魔神器吸收的能量越多，女王就会更加迷失自我，在海底沉眠的不死之神拉沃斯已经将女王的人类之心吞噬掉了！”
这时浮游的地表一阵震动，因为封印解开山体即将坠落，众人几乎是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了山，叹息之山最后落入了浩瀚的冰海之中，其间博修那个老不修还不失时机的吃起埃拉的豆腐，后果可想而知……
下山后大家与博修开作战会议，老家伙担心海底神殿的作动会将拉沃斯唤醒，这时正巧莎拉公主来了。地之民都在惊奇高高在上的天之民公主会大驾光临，而莎拉不愧是一国公主，对同胞态度举止大方骆落温文尔雅。

“与某国公主就是不一样啊……”克罗诺佩服道，随即头上挨了两闷拳，

“克罗诺最讨厌了！！”

“我可不想年纪轻轻的就被判入狱呢，看在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你就不能给我省点心啊！”还是说正事吧，莎拉说海底神殿已经修建完毕，众人听后脸色大变。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卡艾鲁担忧的说。

“准确的说，还差一样。就是没有我的话魔神器就不能运转，我已经不会再让它运转了。”莎拉用魔法打开了通天道，“她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我不能离开她，请你们代我阻止她吧。”这时门外一阵嘈杂声，人见人厌的达尔顿来了。

“不能运转的话很令人头疼啊，是不是？莎拉公主。”
博修挡在公主前面：“达尔顿，让殿下自己作决定！”
达尔顿一阵狂笑：“真受不了老头子说教啊，闭嘴！”说时迟那时快，一发魔法弹击退博修，胁持住

莎拉公主。

“我们要回海底神殿，谁敢阻拦莎拉的小命可不保，先说好我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姐姐！”小佳基被一脚踹开，“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滚一边去！”没错，达尔顿就是这么一个卑鄙小人，克罗诺他们也不敢有大动作，生怕伤了莎拉，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带走公主。“老头子，没事吧？”埃拉扶起受伤的博修，“我没事，不过一定要救出莎拉，否则全人类，不，这个星球的全部生物都将有灭顶之灾......！”

克罗诺低头不语，即使是在面对魔王的时候他都没有犹豫过，毕竟在这个时代会魔法的强人太多了，他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

“克罗诺，我相信你。”玛尔在身后小声的说，克罗诺知道要是他自己一个人事无论如何走不到这么远的，不能让相信自己的伙伴失望！

“博修老爷爷，还是我们去救莎拉公主吧。”克罗诺十分沉稳镇定，仿佛不是那个吃过败仗的人说。

“什么？你们......要去吗？我甚至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就......”

“老爷爷不要这么说，您还帮我修复了格兰利昂呢，我欠你的人情。”，卡艾鲁把博修说的莫名其妙。现在多浪费一分钟莎拉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事不迟疑，克罗诺他们乔装返回天空王国，那些百姓还幻想着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丝毫不知女王的人类之心早已蜕变。到达王座大殿，里面已经空空如也，只见达尔顿一人在那发牢骚：“那个混蛋预言者都已经进去了，为什么我偏要在这么一个地方守着......！”克罗诺连招呼都没打就出招了，没有了预言者和女王的助阵，达尔顿只是肉脚一个，三两下就被打回老家，这小子向地下海底神殿逃去，正好也给克罗诺省了来回找的麻烦。
神殿深处，女王站在魔神器面前，“莎拉，把魔神器的能量开到最大。”

“可，可是......”

“莎拉！没听见我的话吗？！”

“遵命，母后。”

“哦哦，多么耀眼的光辉伟大的拉沃斯之力......”看来女王完全陷进拉沃斯的光环之下了，一旁的预言者表情依然是深不可测，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克罗诺进入海底神殿的深处，冲破层层阻挠之后又遇见了无赖达尔顿，他召唤的两只泥石怪根本不堪一击，而这时魔神器已经吸取了拉沃斯的能量，黑暗力量的气流已经污染了魔神器，女王本人中咒般的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什，什么......这么强大而可怕的气息！？难道这就是拉沃斯的能量？太恐怖了......即使得到了永恒的生命，那时如果成了一具尸体的话，身体啊子孙啊都成空谈了吗？”这小子凭着自己的魔法感觉到，看来他还算识时务，随即停止打斗逃之夭夭了。

罗博支起天线："根据探测，强大的重力波，次元严重不稳定，继续的话 5 分钟后将会爆炸......"
整个海底神殿都在动摇，照明也是闪烁不止，还有不少吉尔王国的臣民抱头鼠窜，看来是魔神器马上就要超负荷的征兆，此外还有拉沃斯！克罗诺一行终于赶在魔神器爆炸之前赶到祭坛大厅，卡艾鲁扯开蛙嗓："莎拉，你没事吧？！"

"你们？终于来了，啊！......"魔神器的运作与莎拉的集中力息息相关，看来快到极限了，"大哥，快把我们插在魔神器上！"博修给的梦幻石匕首说话了，克罗诺也想不了那么多了，一刀飞了出去，匕首因吸收了魔神器的力量而转化成剑。

"原来格兰利昂是这么形成的......！"卡艾鲁恍然大悟。
女王对眼前发生的事还没来得及反映，海底神殿的地面就开始震动，情形与中世纪与魔王战斗时一样。

"来了......！"预言者大叫一声。

"不，不行了，只有那把剑还不能停止它！"这时魔神器的功率已达到最大限，炉体发出刺眼的白光，克罗诺他们前面的地表突然凹陷，没等海水灌进来，时空迅速扭曲形成一个异空间，一个好象史前海龟的超巨型物体冲了上来，根本就不等人反应过来就用触手将众人打翻在地，眼看成俎上鱼肉之时，预言者终于发话了。

"等了多久啊......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遮沿帽一摔，原来是卡艾鲁要找的魔王！

"好久不见，拉沃斯！很久之前我就发过誓，要亲手将你消灭！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到了我实现誓言的时候了，接招吧！"

"原来如此，虚伪的预言者，你也会成为拉沃斯大人的盘中餐。"女王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魔王背后，后面还有莎拉公主。

"母后！请住手吧。这种力量只会给人们带来灾难，不要在继续了......！"

"滚开，莎拉，拉沃斯大人伟大的生命就在我的体内，你也是它的一部分。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即使阻挠的人是你也会被消灭！"女王的眼睛告诉莎拉，母后最后的那点人性已经荡然无存了。

"来吧，预言者！看看你有多么无力渺小吧！"拉沃斯一声嗥叫，魔王感觉到浑身的魔力大量消失，实力的差距显而易见。

"我不能输，一个人从黑暗中挣扎出来，接招！"全力一击对拉沃斯如挠痒一般，魔王被打飞出去，女王狂笑道："愚蠢的家伙！你那微不足道的力量对拉沃斯大人根本毫无用处！这是我的谢礼，好好接受这永恒的生命吧！成为拉沃斯大人的一部分！哈哈......"眼看魔王和莎拉就要被吸进拉沃斯体内，克罗诺用尽全力向拉沃斯使出杀招，这一击明显有所作用，彻底激怒了女王。

"愚蠢渺小的人类，去死吧！"克罗诺只觉得眼前一道亮光，连痛的感觉都没有就瞬间化为齑粉，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克罗诺慢慢恢复了知觉，感觉到有人在推他。

“克罗诺！克罗诺！快醒醒！求你了……”克罗诺微微的睁开眼睛，眼前是哭成个泪人的玛尔，还有露卡，大家也在。这里是山顶，不是海底神殿，怎么回事？

“太……太好了！大家……大家都在等你。”玛尔抹了一把眼泪。尽管到现在的旅程玛尔添了很多的麻烦事，但他怎么能让一国公主伤心流泪呢，克罗诺虚弱的根本说不出来安慰话语，只好向玛尔笑了笑，结果玛尔一头冲进克罗诺的怀里。

“不要，不要再离开我了，自己到那么远的地方……”玛尔又号啕大哭上了，这时众人识趣的走到了一边，让这对大难不死的有情人说说心里话。

“克罗诺不在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事……所以……那个……可是……克罗诺！你听见了吗？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克罗诺虽然看不到玛尔说这番话的表情，也不知道怎么一下会从海底神殿一下子来到这个不知名的地方，但是此刻他却知道自己是最幸福的，因为又这么多的人在乎他，守在他的身边，还有玛尔，本来这是他应该说的台词但一直苦于表达，仿佛一下子进展的让人不可思议。克罗诺拭干玛尔的泪水温情脉脉轻声的说道：“我很疼啊，你人道一点好不好……。”

挨了玛尔一巴掌后，克罗诺被告之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海底神殿他确实被拉沃斯消灭，其他人因此逃了出来，莎拉为救他们甘愿选择了留下，大家得以安全返回陆地，天空之城也因拉沃斯的苏醒毁于一旦，终究石沉大海，还引起了巨大的海啸改变了星球的大陆分布。地之民不计前嫌的收留了幸存的光之民。埃拉消灭了夺权的无赖达尔顿，正当大家无路可走之时魔王现身说时之贤者也许能让他复活，而最果的老人就是时之贤者哈修，三大贤者因反对女王，那时连同小王子佳基被传送到各个时代，魔王就是小王子佳基！

“原来如此，难怪你的魔力那么强。你能加入我们真是太好了。”克罗诺不无佩服的说。

“要是强的话就会消灭拉沃斯了。根本就用不到你复活了。”看来佳基对姐姐的死内疚不已。
之后最果老人把时之卵给了佳基，并说理之贤者嘉修知道用法可以使克罗诺复活，嘉修的机器人说需要向魔术师诺尔修迪恩•贝克拉制作克罗诺的人偶到死山配合时之卵才能有效。大家进入死山之颠，用时之卵引出日食，在异空间之中形成的当时时间冻结的瞬间用人偶替换下真的克罗诺，他才得以解救。
露卡正了正大号眼镜：“我真不敢相信，真的存在时间冻结这种超忽科学之外的现象发生在我们身上！”，

“下一步该如何走呢？拉沃斯的苏醒好像已经存在于各个时代了……”，

“走，找哈修去！”克罗诺相信时之贤者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一行人来到时之最果——时之贤者哈修告诉大家由于历史巨变，拉沃斯和海底神殿将要出现在各个时代，到时每个时代都将生灵涂炭，不过由于拉沃斯的能量过于强大，各个时空无法单独平衡它的存在，强烈的时空扭曲将各个时空的拉沃斯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最快捷消灭拉沃斯的方法就是到 AD1999 年直接干掉它的中枢，还可以不必与吉尔女王交手，莎拉说不定还有得救的可能。

“你们必须借用这个星球各个时代的人们，不，所有生命的力量进行战斗！保卫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家园！”一直睡眼惺忪的老头子此刻精神矍铄无比，看来这回将是与拉沃斯你死我活的大决战了，克罗诺也深知此遭可能是有去无回，老人嘱咐大家回到各个时代会有提升自己力量的事件发生：埃

拉回到原始部落去拿梦幻石的装备；卡艾鲁祭奠了在伊利尔北面公馆的萨伊拉斯的灵魂而提升了格兰利昂的力量；露卡把在天空之城发现的太阳石放在远古时代接受光照，到 AD2300 将其取回制成最强光枪；罗博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破坏了未来世界屠杀人类的自控系统，另一件是利用时空门把克罗诺的家乡南面大陆的沙漠绿化了；佳基收拾了仓惶逃跑一无是处的三个部下；而克罗诺和玛尔一组，成就了冒险家托马的名声，另外揪出了大臣这个妖怪，国王和玛尔两父女之间和好如初。回到时之最果，克罗诺想让玛尔回去，毕竟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生死大决战。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玛尔憋红了脸："假如我现在回去，父皇因为爱护我，一定不会让我跟大家一起战斗，但是嘉鲁帝亚王国的人民就会被拉沃斯消灭，所以......所以......所以我一定要战斗！自己的王国一定要自己来守护！我是一国的公主啊！"，

"那么保护公主就是骑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卡艾鲁突然出现行了一个骑士礼。

"就算我们回去也无补于事，我已经装备好了，科技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露卡举起了她的怪异光枪。

"我的梦想设定是要亲自见识到这个星球的未来。"罗博的天线一闪一闪。

"感动人的事以后再说吧，我可没时间等你们，否则我自己消灭拉沃斯。"魔王转过身冷冷的说。

"拉沃斯，强！埃拉，要挑战！现在！"埃拉又猴急上了。
克罗诺看了看大家，回想当初怎么遇到这些生死与共的伙伴们，此刻有千言万语也无从说起，没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是你们救了我，大恩不言谢，现在我们要打败拉沃斯拯救家园，我克罗诺用你们给的生命保证大家会全部活着回来！"

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目标锁定黑之梦，克罗诺一行人进入漂浮的海底神殿深处，整个建筑除了有女王一个人之外空无一人，在最里面，大家还发现了自己的人偶，看来女王完全把自己关在梦境里了。

"什么，你还没有死？这怎么可能，我亲手把你打成粉末的！"女王对克罗诺的复活满腹疑团。

"想知道为什么，就把莎拉还来！"佳基抑制不住怒火喊道。似乎莎拉已经不在人世了，对这个作茧自缚的女人也不用留什么情面了，没有拉沃斯的助阵吉尔女王只是一个普通角色，尽管魔力强大也不是佳基的对手，最后和魔神器和合体也不行，终于消失在空气之中。

"即使杀死你莎拉也回不来了......"佳基望着随风飘洒的灰尘哀愁不已。
女王临死前已经把拉沃斯召唤出来了，这个硕大的怪物出乎意料的只是模仿克罗诺以前的战斗经历，当然很容易就被挂了，佳基感到魔法的波动："这不是拉沃斯的实力，应该还有真身。"
众人进入巨大拉沃斯体内，一阵阵恶臭迎面而来，这可熏坏了玛尔和露卡，罗博用雷达检测到有生命脉动，大家顺着的拉沃斯体内异空间，被阵阵巨响的心跳声指引着最终找到导致这个星球灭亡的罪魁祸首——拉沃斯中枢部分裸露出来，仿佛是一个巨型外星人的样子，身上到处都插着营养输送管，见到克罗诺一行人狂叫不止，此刻每个人的国恨家仇汇集到了一起，

“不可思议！它的供养方式”，

“根据分析，它拥有这个星球生物诞生以来所有生物的遗传密码”。先不管露卡和罗博这两个科学怪人，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在我们生活的星球里面，真是不可饶恕！

“妈妈！保佑我吧！”

“拉沃斯！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克罗诺和佳基并驾齐驱打起了冲锋，这段不为世人所知改变星球命运的卓绝战斗打响了，拉沃斯不愧吸收了大地几千万年的精华，克罗诺开始只有招架之力，但是有这么多生死与共的伙伴还愁不赢，后期拉沃斯表露出真正形态，原来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外星生命体，而且把大家拖进时间的罅缝。

“克罗诺！机会！”

“受死吧，拉沃斯！”这个星球寄生虫终于被消灭了，克罗诺看着伤痕累累的佩剑，又看看大家。

“终于结束了，我们拯救了人类的未来......”说完便倒了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克罗诺就被卫兵揪起来，说处刑的日子到了。唉！那个倒霉的官司看来还没完，面见国王之后，人家还是认为克罗诺拐骗公主，玛尔当然矢口否认，国王问这段时间他们干什么去了，克罗诺和玛尔说不上来，这年头说自己时空转移准当成精神病，倒是国王一语道破天机，原来露卡为了给克罗诺洗脱罪名把各个时代帮助过的人用时空门请来了，吉诺，多恩，甚至还有中世纪的先代国王。呵呵，这下克罗诺真的成为英雄了，33 世国王亲自扶起他，并说自己以前有的事确实不对，而且当即决定马上举行游园会庆祝。晚上，还有不少魔族和平人士来庆祝晚会。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各位伙伴要返回各自的时代去了，并且由于拉沃斯的消失，时空力场逐渐减弱，也许以后就没法穿越时空了。埃拉和吉诺要回去结婚生子，卡艾鲁要担任近卫骑士保护国王和王后，罗博要担负重建未来的重任，佳基则要寻找生死未卜的姐姐。离别时总是让人感伤的，玛尔和露卡都哭了，连罗博这个机器人都流出了机油的眼泪。是啊，战友之情是一辈子不能忘怀的。克罗诺和玛尔好不容易劝注伤心欲绝的露卡，没注意自己家的小猫花花，钻进了时空门，妈妈在后面紧追不舍，

“克罗诺，叫你把花花看好，你怎么就是不听！？”

“妈......妈妈，快回来！前面是时......”话没说完吉娜和花花就消失了，时空门也关闭了。三个人当时就石化了。

“不，不好了！克罗诺！门已经不会再开了吗？！”

克罗诺站了半晌，回头神采奕奕得说，“没辙了，看来还得继续时空之旅！”

“去追吗？”

“可是时空门”

“时间机器◎，不是还在吗！”

“那还等什么，快走啊。”

一架喷气式飞机划破烟花点缀的夜空，等待在他们前面的，究竟是什么呢……

火焰之紋章同人小說 Long Live the Queen

pougu

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一早接到了首长突然要来的指示，アルビ城堡的上下官员都忙开了花，我磨磨蹭蹭地穿好衣装和盔甲，站在初秋的アルビ城堡门外的草地上，稍有些刺眼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之后随着一声马蹄的嘶喊，我看到了她 —— 她坐在一匹纯洁如雪的飞马上，那种白色和阳光混杂在一起刺入我的眼睛，让我几乎忘记了我身在何处，我不由得揉了揉眼睛，终于她像是传说中的人物一样越发清晰起来。一头如翡翠色的绿色长发用点缀着宝石的发箍拢在一起，精致的肌肤和映衬在一起的白色盔甲和白色天马一起给人以超然脱俗的感觉，姣好的身材在白色盔甲的衬托下显得优美而富有女人味，而高挺的鼻梁，让人怦然心动的双唇处处都显示着眼前这个女子的高贵优雅，她的那双眼睛，很久以后再来回想，或许就是因为我在当初第一面见到她的那双眼睛，那一份隐藏在无限柔弱中的只属于她的深邃，透过那对茶色的双目里的无限到底带给我多大的震撼？对于那个早上的我来说，并不知道。但是在她离开之后，直到好心的同伴前来提醒我，我一个人已经呆呆地在草地上站了一个上午，隨著這個瘋狂的行動我也隨之知道了了那个让我梦魂缭绕的女子竟然是那个只有在故事和公文中才会出现的クリミア女王 —— エリンシア。

"你长大以后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

我常常记得自己小时候母亲在自己耳边如此说着，于是我也把大事业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并向一起玩耍的同伴夸耀我是要一番大事业的人。可惜随着年龄渐长，我渐渐地明白，我的人生非但跟大沾不了边，几乎连和事业都扯不上什么关系。在國内爆發了和デイン的血腥戰爭以後，只是靠着家里和ルドベック伯的一点小关系，我在成人之后免於強制參入護國軍，而被转进了アルビ城堡成为了一名小官员，虽然是被称为官员，但是在这个丁点大的毫无油水的アルビ城堡里实际上却是一个人尽可欺的角色。毕竟无论是再卖力的工作，最后都只不过是领头上司的功劳，然而却因为一点点的小错，都可以被批评到体无完肤。有人说：生活就像*，如果不能反抗，那你就只能乖乖地躺下来享受，对于我来说，除了忍着牙关去忍受这无穷无尽的屈辱以外，对于大事业，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梦想。

尽管我原以为我就会呆在这个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小城堡里百无聊赖地度过杯具的一生，但是事实就像一记铁拳把我的幻梦打得粉碎，我不由得望了望城下密密麻麻的フェリーレ反乱军，而如今的我与这看似不可战胜的洪流之间唯一的屏障就只有アルビ城堡薄弱的那几层墙壁而已。

アルビ城堡是クリミア首都不起眼的近卫城堡之一，在血腥战争已经结束的现在，本来可以说是全国最安枕无忧的地方。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クリミア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爆发叛乱，而这个叛乱的首领居然还是对我恩重如山的ルドベック伯。

随着战事的逐渐升级，フェリーレ反乱军居然大舉進攻了クリミア首都，那个曾经率領著クリミア騎士団一騎當千的ルキノ將軍甚至被ルドベック伯活捉變成了人質，最後的結局淒慘到現在女王帶著為數不多的クリミア皇家衛兵只身逃到了我所在的アルビ城堡，而得知已經走漏的消息的フェリーレ反乱军以十倍於此的兵力將此團團圍住，然後城堡內謠言漫天，有說クリミア騎士团在フェリーレ屬地被策反，ジョフレ已經被部下所殺；也有傳聞說クリミア騎士团早就全軍覆沒，ルドベック伯已經自己登基稱帝，女王現在只不過已經是個擺設；甚至還有傳聞說ルキノ將軍受盡侮辱，現在她的無頭屍體被扒光了衣服，已經被掛在クリミア首都的城堡上示眾，而下一個會被這麼做的人就是クリミア女王。

アルビ城堡的流言就像春天的野火一樣四處燃燒起來，一時之間人心惶惶，那個素以慈悲為懷出名的クリミア女王卻深居簡出，絲毫沒有出來平息謠言的意思，或許——那個長著如此美麗動人雙眼的クリミア女王就連自己也處在無窮無盡的絕望深淵之中吧？

但是我知道，那些谣言对我来说都不是真的。

大約是在フェリーレ反乱军的三天投降期限的最後一天晚上，當我從擠滿了仿佛末日即臨只得在藉助酒精來忘卻絕望的酒館人群中好不容易逃出來時，我在自己破舊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張不知道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是誰塞進來的紙條，我在昏暗的路燈下翻開紙條，發覺上面寫著：〝如果你在明天清晨第一道陽光掃過地平線的時候打開アルビ城堡的后門，那麼我即以クリミア皇帝的名義允諾你三天以後即為アルビ城堡的執政官。〞我試圖用手指按了按因為酒精過度而已經造成視線模糊的太陽穴，然後一陣唔噎的夜風把我稍稍清醒。我不顧自己顫抖著的雙手，在路燈下再一次確認了這張紙條的內容，隨後我在這張紙條的最後發覺了ルドベック伯的簽名。

然后我明白了一件事，从现在到明天早上，这个看似容易的抉择将会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命运选择，而我现在离母亲所说的〝大事业〞也已经比我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人生都来的如此地近在雁尺，唾手可得。畢竟我的〝大事業〞將絕對足夠改變クリミア的歷史。

我現在是這樣地沉醉在陷入歷史的漩渦中，成為歷史的關鍵人物的快感中，以至於一個晚上躺在床上腦海中也是交替浮現著我一邊穿著華麗的執政官服，一邊接受アルビ城堡士兵的尊敬；以及我在如同海浪般湧來的フェリーレ反乱军中被淹沒，被切碎，像一個根本無足輕重的小草一樣被可悲的命運齒輪碾過。不，不是這樣的，我是一個長大以後要干一番大事業的人！而我現在，當時當刻，我已經長大了。

我偷偷躲开最后一夜在路上巡逻的士兵，因为连续通勤的缘故，所有的值班士兵脸上都显得如此的疲惫，再加上无穷尽的精神压力，在闪烁的火炬中他们的脸都像是老旧的橘子皮。當然也有幾個會攔住我，發覺我身上的クリミア徽章，也揮揮手放行了，在他們看來，這個在夜色中匆忙趕路的小士兵，實在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

我再次下意识地摸了摸了口袋，纵然当作〝执政官〞承诺的那张纸条已经被我仔细藏在了一个任何人

都找不到的地方。我却还是心虚不已，大事业大事业，我悄悄给自己鼓劲，当我终于绕到后门的时候，天边已经隐隐泛起白光。我最后给自己加了把油，在第一道阳光洒遍大地的时候，解开了后面的锁。

當我被五花大綁地帶進アルビ城堡的執政官室時，我覺得自己以這樣的方式來到這裡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所有路過的人都用著鄙夷甚至怨恨的眼光看著我，畢竟我現在的身份是クリミア的叛徒了。而想必那個可愛的クリミア女王也會咧開美麗的雙唇，下達立即將我處死的命令吧？

沒想到我的生命居然會以這樣的方式結束，明明我之前還以為自己可以幹出一番大事業來的，好吧，沒關係，至少フェリーレ反乱军已經通過了後門，現在アルビ城堡原本就脆弱不堪的防線都被整個撕裂，而現在唯一還在クリミア皇室控制範圍之內的也只有這個區區幾百人駐守的執政官城堡了。"女王陛下，这件事，问他就知道了。"將我當場就地捕獲的女性ベオク將軍領著我向女王陛下匯報，而現在，她憤怒地用手指向我，儘管我並不明白她到底要我說些什麼。

于是我便抬起头，想要在死前看清楚自己的宣判。然則，我看到的還是那個楚楚動人，令人夢魂牽掛的エリンシア女王陛下，看得出連日的勞累讓眼前的她憔悴不少，原本純潔白皙的肌肤也仿佛蒙上了一层阴影，她外表显得是如此的柔弱，看起来就跟一位剛剛涉世未深的公主殿下一樣。

"你是......负责后门警备的...？"クリミア女王用輕柔的聲音問我，那語氣彷彿不是在審問算是已經毀了クリミア皇室的罪人，反倒是像情人之間的暖語，讓我的心不由得抓緊了，我不知道眼前的這位美人女王到底打算如何處置我，但是我總覺得似乎死在這樣的女王口下，也未嘗不是一件壞事。"混蛋！你、你这逆贼！你居然敢内通叛军！？"我還沒說話，四周就已經響起了クリミア禁衛團的怒罵，對於我這樣的卑微的小人，又犯下了如此重大的罪孽，老實說，這樣的怒罵實在是太無足輕重了。

......

我看着眼前高贵而又庄重的女王，不知道心底里哪里生出了一股勇气："是啊，就是这样。我是为了祖国...为了クリミア的未来，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女王不过是个只会向デイン摇尾乞怜的狗！我的家人可是被デイン的那些杂种杀了哎！居然说要和他们携手，少搞笑了！！"

"住口！你这畜牲！看我立刻将你就地正法......"聽到我如此囂張的宣言，引起了クリミア禁衛團的公憤，果然已經有人怒而拔刀，準備向我下手。

好吧，我心裡想，我等待的就是這一刻，與其在城裡像螻蟻一樣被フェリーレ反乱军亂刀砍死，不如在這個地方用我的血給這個未經人世的女王好好上一課。

我闭上眼睛，等待那一抹冰凉，时间过得很慢，从小到大的事情像流水一样在我眼前划过，我心中

对着那个"大事业"狠狠地苦笑一下，原来这就是我的大事业，我的人生的最后关头还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啊。

然而，原来所期待的那一刀却没有出现，反而是耳边响起了天使般的赦免："等等！就算杀了他一个……也是于事无补，请先把他带到牢里去，听候发落。"

我這樣子睜大了眼睛和嘴巴，看著面前不可思議的女子，腦子里閃現的是爲什麼，她到底是真的仁慈到極限的天使？還是可悲到無藥可救的傻瓜？我不能理解，我無法理解，當我被同樣無法理解牢騷滿腹的禁衛團押解下去的時候，我用盡了力氣把臉轉向エリンシア，我想要看看她的臉，我要知道到底是什麼值得エリンシア留下我的性命。

エリンシア只輕輕一瞬和我照了個會面，卻朝我微微一笑，那個笑容像雕刻一樣永遠地印記在了我的心底，我覺得我心中的某些東西在那一瞬間崩潰了，那些對命運的執著，那些對理想的報復，那些人生中本以為無可會缺但是如今卻一文不值的玩笑。エリンシア的笑容像陽光一樣把我本無可翻越的冰山融化了，從她笑容里所傳達出來的是，是仿佛聖母般光芒四射的華彩。禁衛團在押解我的路途上不解恨地對我拳打腳踢，但是誰也沒有發現那個在路途上淚流滿面的我並非是因為肉體的疼痛而是因為發自內心的慟哭。

在天牢里的两天我一直处于恍惚的状态中，由于看守对我的怨恨我连食物都分不到，每天只能靠喝一些施舍给我的清水为生。肉体上的折磨使得本已模糊不清的意识更加溃烂，我常常做噩梦，梦中全是从小到大被人欺负，深受凌辱的惨痛回忆，那些回忆像不断来回播放的幻灯一样重复在我眼前闪回，甚至于不同的记忆交织在一起，将我整个人都摧残的体无完肤。但是，唯一令人欣慰的在每个记忆的最后总会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在最危难的时候将我拯救出来，透过那双眼睛我会看到里面是传说中的伊甸园，充满了幸福，仁慈和快乐的乐园，我所终身追求的天堂。那雙眼是如此的清澈透人，完全不帶有一絲邪惡，愛，我知道，那是エリンシア的眼睛，是我的女王，我的天使，我所愛的女人。
火焰燃燒的聲音漸漸響起，我知道這個處於執政官城堡最深處的地方都已經快免不了被迫入戰爭之中時，クリミア皇室的末日也已經是真正近在眼前的事實了。

牢门被吱吱呀呀地打开了，看不清楚的看守来到我的面前，将我的手铐打开，并交给我一张纸条，我一边耳鸣着一边听不清楚他所说的话，大约是因为形势告急，女王已经不需要再囚禁我了，并决定放我离开。我蹒跚着来到牢房的走廊，一边用手搀扶着墙壁，借着楼梯上忽明忽暗的灯火，我仔细看了看所传递过来的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明显带有女性秀美的笔迹。

"对你来说，希望我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女王呢？"

当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我因为过于哑口无言而张大了嘴巴……本以为噩梦而已经流干的泪腺再也控制不住再次潸然泪下。

我的女王，哦，エリンシア，我的女王。

我在心中一邊大聲喊叫著エリンシア的名字，一邊連滾帶爬地向樓上跑去，我的女王，我在心中的吶喊漸漸演變成嘶啞的叫喊，我腦子中一下子沒有了任何的思想，我開始像發狂了一樣拼了命衝向戰線，唯一的目標只是エリンシア，我想要保護她，我要保護我的女王。

當我來到戰場上，看到是一片人間地獄的景象，クリミア禁衛團和フェリーレ反乱军的屍體犬牙交錯在一起，戰爭已經徹底白熱化，フェリーレ反乱军多半是小瞧了クリミア禁衛團的實力，畢竟以如此優勢的兵力花了三天都沒有攻克最後的堡壘，想必那個驕傲自大的ルドベック伯也要氣的直跺腳吧。但是隨後，這些都被我抛到了腦後，因為我直接在天空中看到了我的女王，仍舊是如此的純潔，仍舊是如此的高貴，仍舊是如此的動人，她騎著初來時的那匹飛馬馳騁在天空中指揮著為數不多的禁衛團在最高的塔頂做著最後的抵抗。就在那個時候，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フェリーレ反乱军弓箭隊開始攻擊了，一陣箭雨之後，那匹飛翔在天的クリミア精神支柱也終於承受不住傷勢從空中墜落。“不！！！”我撕心裂肺地大叫著向那裡沖去，我隨手從屍體上抄起一把武器，我揮舞著劍抗擊著反應過來紛紛包圍過來的フェリーレ反乱军，我的エリンシア已經昏迷在地，我要保護她。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我从来也不知道自己的剑技能够达到如此的水平？还是敌人的动作在我看来都是仿佛慢动作般的迟钝，我屠杀着来自四面八方冲击过来的敌人，原本黑白的囚服居然被血染成了红色，到底是谁的血这时候已经不重要了，我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倒是一时之间逼退了敌人，但是我明白，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开始飘飘然站在那里，也没有注意到手臂腿脚和身体都已经遍体鳞伤，我现在不在跑，也不在叫了。我又回到了初次見到エリンシア的那個陽光明媚的午後，一切都已原谅，我的灵魂洁白如雪。我觉得我现在走在白色瓷砖的走廊里，觉得象走在阳光中一样，后面跟着一个武装的重装步兵。等待已久的冰凉穿进了我的胸膛。

我转头看着那张美丽的脸。我居然花了那么长的功夫才知道那绿色的双眼后面的深邃是什么样的笑容。哦，残酷的、没有必要的误会！哦，我这个背离慈爱胸怀的顽固不化的流亡者！我的大事业！我鼻梁两侧流下了带着悔恨的泪。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遠方傳來了クリミア騎士团衝鋒的號角聲，斗争已经结束了。我战胜了自己。我热爱エリンシア，エリンシア万岁！Long Live the Queen！

寂静岭同人小说——THE ROOM

sinlcl

看到大家讨论 SH，发一发自己受 SH 启发写的小说，写的不好，请多多批评指正

本故事包含轻度的恐怖、血腥、性暗示内容，不推荐 15 岁以下的童鞋阅读

上篇 囚

PART1

随着一阵战栗，我惊醒过来。

肩胛骨和腰椎上像被注了铅一般，阴寒刺骨，疼痛不堪。我扶着手边的沙发，勉强站立起来。

我揉了揉模糊的眼睛。客厅？我为什么会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我昏倒了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又是一阵寒颤。我使劲搓了搓胳膊，又笼起双手，对着手心哈了一口气，呼吸在空中凝结成白雾。为什么这么冷，现在应该是八月啊？

我环抱着双臂，走到窗前，外面阳光明媚。楼下的羊肠小道，走过一个年轻女子，穿着夏天的衣服。你知道，就是吊带衫，热裤，凉鞋......

奇怪，为什么家里这么冷？空调开了太大了？也不可能这么冷呀。我抬头看看空调挂机，风口紧闭，指示灯暗着。

对了，今天是星期几？我不用上班吗？我查看墙上的挂历，过去的日子用记号笔打了叉，今天是 2002 年八月 15 号，星期四。我又看了看挂钟，现在是下午 3 点，我应该正在研究所里。可笑的是，昏倒之前，我在哪儿？在干吗？我真的不记得了。

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头昏眼花。顺着头昏的趋势，我原地转了一圈，用木讷的眼神环顾四周：电视仍然是原来的电视，沙发仍然是原来的沙发，茶几也是原来的茶几，但我却感到这一切都很陌生。

老婆！老婆不会也晕倒了吧！我头晕地几乎无法直行，踉踉跄跄走到卧室门前。伸手转动把手，门锁上了。我用力敲门，嘴里高喊"老婆，老婆"。房里没有回答。

我扶着墙走回客厅，在茶几下面的小抽屉里寻找卧室房门的钥匙。我发疯似地翻着抽屉，小小的抽屉却像旅行箱一般塞满了各种东西：葡萄酒瓶的软木塞，开瓶器，护手霜，润唇膏，还有女人每月用的那东西......就是没有钥匙。最后，在抽屉最深处，我找到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你不爱我了。”

“她走了！”我急忙站起身，更感到眼前一阵模糊，头晕的程度已经让我几乎看不清东西。我半跪半爬地到了大门口——我要出去找我妻子。

当我的右手手扶上大门时，我惊呆了。刚刚过去的 10 分钟，已经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然而此时此刻，我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冲击。

整扇大门被冰冻着，白色的冰霜严丝合缝地覆盖在门和门框上，阴森的寒气从门下的缝隙缓缓渗透进来......就像冰山下某座古老庙宇的石门，无人可以撼动的样子。我用尽全身力气推门。纹丝不动。

几番努力之后，我放弃了，却发现右手被冰黏住。我咬紧牙，用力一拉，撕下一大块皮。

我看着鲜血淋漓的手掌，不知道是忍受不了手掌的疼痛还是这窒息般的头晕，我又昏了过去......

PART 2

......
“这么小的屋子，委屈你了。”
“我觉得小小的很可爱啊。开放式的厨房，我也很喜欢。”
“去看看卧室吧，虽然床还没送来，但是席梦思已经先送来了......”
“你好讨厌......老公，我爱你。”
“老婆，我也爱你......”
......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正躺在沙发上。我用左手搓了搓脸，头晕消失了，对寒冷的室温也稍微适应了一些。我的右手上缠着块毛巾，上面血迹斑斑，但还认得这是妻子洗脸用的那块粉色毛巾。是妻子把我扶到沙发上，并帮我包扎伤口的？“老婆，老婆”我又大声叫道，仍然没有回答。

我坐起身，双脚触地，只感到一阵冰冷，才发现原来我赤着脚。我跳着跑到玄关，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卡通棉拖鞋，是妻子的“电视鞋”——两只毛茸茸的粉色兔子。厚厚的棉拖鞋，阻隔了地面的寒冷。虽然身上穿的仍然是短袖、短裤，但此时我已可以勉强对抗寒冷的室温。

我环抱着双臂，打量着这扇被冰封起来的门。有人把我关在自己的房子里，用液氮冰住了我的大门？这实在太荒谬了。想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有想通。

我拿起茶几上的电话，听筒里连提示音也没有。我又从裤袋里掏出手机，完全没有信号。

这样的温度，我迟早会冻死。于是走到卧室门前，想从里面取些衣服。然而，我几乎把门把手摇落，门仍然紧闭着。

拿东西把门砸开吧，用马桶水箱的盖子一定能砸开。我走进卫生间，里面竟然出人意料的温暖。卫生间的气窗开着，从外面传入阵阵暖气。我意识到：在客厅里，所有窗户都密闭着，外面的温度被

隔绝了。

我在卫生间里暖了一会儿，没有拿水箱盖，直接回到了客厅。

我想打开一扇窗户，却怎么也打不开。

“他妈的，”我忍不住骂了一句，“难道窗也冻上了？”我心烦意乱，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对着窗户就砸过去。“哐”的一声，整扇窗的玻璃碎落下来，热风吹了进来。

我走上前几步，任由热风吹在脸上。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夏天的炎热也是这么美好。

忽然，一阵刺痛划过我的脸颊，热风变成了凛冽的寒风。我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瞪大了双目，眼睁睁地看着空空的窗框上开始结霜，霜变成冰，越积越厚。冰从左右两边开始向中间延伸，不到半分钟时间，就封闭了窗户的一半，中间留下一个梭子形的窟窿。又似乎由于残存热量的作用，冰窟窿收缩一下，又融化开一些，反反复复。不一会儿，终于残存的热量抵不过寒冷的侵袭，冰窟窿也闭合起来，窗户就这样被寒冰封死了。

我双脚发软，瘫坐在地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开始想，如果我是被囚禁了，那我可能会永远失去自由，因为人类不可能做出这样奇事，是有超常的力量在控制这个屋子。

PART3

受不了寒冷，我又回到卫生间，关上门，屋里的温暖让我平静了一些。

水斗的上面有个镜箱，我看着镜子里的脸——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我苍老了很多，皮肤松弛了，鱼尾纹和法令纹都清晰可见。我瘫坐到地上，右手架在马桶盖上，狠狠地敲了几下脑袋。

求救！对。求救。我站到马桶盖上，这样就可以看到气窗外面。外面是距离不远的另一幢楼。对面户户人家都紧闭着窗户，都在上班？我把头凑到气窗前，使劲高喊“救命！救命！”。没有回音。

我干脆拿掉水箱盖，站在了水箱上，这样就可以探出头俯视到下面的道路。我看到一个女孩从下面走过，我大声喊：“救命，楼上，4 楼，快抬头看！”那个女孩好像听到了什么，停下了脚步。我一阵兴奋，更大声的喊着。她只是左右张望了一下，又走了，直接走进了对面的大楼。

我略感失望，随即意识到，她好像是住在对面的楼里 4 层的女孩，她家的阳台正对着这扇气窗。等她上楼，或许能看到我。

我等着她上楼，可能就等了几分钟，但感觉像好几天。没错，她上来了，就是 4 楼的女孩，太好了。

她的阳台是落地大窗，窗虽然关着，但是没有拉窗帘。因为外面艳阳高照，屋里显得黑洞洞，看不真切。但我可以模糊地看到她走进了房，脱掉了凉鞋，打开了空调，我似乎能听到空调启动的声音。她脱掉了吊带衫和热裤，只穿了胸罩和内裤。慵懒地坐到沙发上，打开了电视。

我更使劲地大叫，喊了好久。她站了起来！她一定是听到了！

她径直朝阳台走来了。我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喊叫声都流露出喜悦。

她走到阳台的窗前。我拼命向她喊叫，甚至努力伸出了一条胳膊，使劲摇摆着。

她朝我这儿看了看。太好了，得救了。我松了口气，但手仍然不停摇摆着。

可是，她的眼神并没有停留在我这个方向，而是朝上下左右都打量了一番。随后，她左手拉起了窗帘，右手翻折到背后，解开了胸罩的扣子。她左手掩着即将掉落的胸罩，右手又拉起了另一半窗帘......

什么？她没有发现我吗？不可能，我这样声嘶力竭的喊叫，绝对不可能听不到。然而她的行为又显示着她确确实实没有看到我。

我筋疲力尽，一身的臭汗，爬下来的时候，滑倒在浴缸里。我无力挣扎起身，也不愿意起身。就这样躺在了浴缸里。

PART 4

不知躺了有多久，我爬了起来。我决定先砸开卧室的房门再说，说不定妻子还昏倒在里面。我拿着水箱盖，走出卫生间。

哐，哐，哐，门把手应声落地。我随手把水箱盖扔到地上，退后一步，对着房门就是一脚。“碰”，房门被踢开。

卧室还是那么温馨。奶黄色的窗帘紧紧闭合着，透射进来的光线柔和而恬静。衣柜、床头柜和双人床都是乳白色的，床上铺着淡紫色百褶边的床单。淡淡的、空气清新剂的清香漫布在房间里，是薰衣草的味道。室温也很舒适，没有客厅这么冷，也没有卫生间这么热。妻子正仰躺在床上。双手重叠放在腹部，双目轻轻闭着，长长地睫毛点缀着白皙的肌肤，嘴角似乎流露着微笑。

我侧身靠在床上，轻轻地握起她的手，把她的手靠在脸旁。一瞬间，眼泪如决堤一般，从我眼眶中倾泻下来......妻子死了。

她的头发仍然如瀑布般亮泽，她的皮肤仍然如婴儿般嫩白，她的嘴唇仍然如草莓般鲜嫩。但是，她死了。她的手像汉白玉般冰冷，早已没有了脉搏......

中篇 伴

PART 1

我轻轻地躺在她的身边，左手握着她冰凉的右手，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仍然紧握着她的手，不愿去想起——她已经死了。

你越是不愿去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越是萦绕心头不去。我害怕再过几分钟，我就会开始接受她已经死了的现实。于是，我开始和她说话。

我跟她讲起了我们的相遇，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向她求婚，我们搬进这件屋子……我一边说，一边笑，一边流着眼泪。

渐渐地，我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仍然握着她的手，她仍然安静地躺在我身边。我揉一揉肿胀的眼睛，爬了起来。

本来卧室连着阳台，装修时把它们打通了，这样卧室就大些了。窗户很大，窗下沿着墙做了一排矮木箱。其实只是一个狭长的大箱子，可以从上面打开，里面放着床单被褥。箱子上放着垫子和靠背，妻子最喜欢坐在上面，借着阳光看书。

我半跪在箱子上，拉开窗帘，并没有试图打开窗户，出不出得去，我暂时不在意了，我只是看着楼下的景致。楼下是小区的花园。我从来没有觉得这小小的花园竟然如此美丽。雨，对，下过雨了，地面是湿的。鲜花和树木被雨水冲刷的鲜嫩可人，几个孩子正在尽情嬉戏。

我回头看了看她，依然是那么美丽，像是甜甜地睡着了一般。我回到床前，跪在地上，抚摸着她的侧脸。我说："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你想让我永远陪着你。好的，亲爱的，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把她抱了起来，小心翼翼的走出房门，没让她的头或者手脚撞到门框。我把她慢慢放在客厅的沙发上，把她的双手像开始一样平放在腹部。她的脸侧向沙发外面，我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你会永远这么美丽。"——客厅的温度低，可以更长时间地保存尸体。

……

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没在挂历上做记号，我也没有在意日出日落。我只是陪着妻子说话，或者只是看着她安详的脸庞。

我穿上了羽绒服，可以长时间呆在客厅了。我在厨房了找到一箱方便面，冰箱里也有鸡蛋、牛奶什么的。如果慢慢吃，这些东西足够支撑一个月的。

我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呆这么长的时间，很可能已经疯了。但我知道自己没有疯：只要看着她的容貌，握着她的手，我的心就无比平静。这是种我前所未有的感觉，一种真正的平静，心如止水，什么也不想……我很满足，是的，我满足于这样天天陪着她。只要有她，就足够了。工作、研究、同事、朋友……这些对我来说都无足轻重。

PART 2

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受伤的右手，它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些天来，我感到手掌开始发痒，还伴随着阵阵刺痛。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清理过伤口，手上依然缠着那块粉色的毛巾。我的伤口可能已经溃疡，如果我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产生发烧的症状，感染将可能无法逆转。

我在厨房找到一瓶白酒，还有一卷崭新的纱布。我走到卫生间，在水斗里慢慢解开毛巾。

一股腐肉的恶臭，扑进我的鼻子。我手掌的皮肤已经溃烂不堪，紫红色的腐肉里渗出黄色的脓水。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把白酒慢慢倒在伤口上，居然一点也不痛，这表明感染已经很严重了。我明白，必须把表面腐败的肉割掉，不然整只手就会坏死。

我又来到厨房，找了一把小刀。回到卫生间，我把两条胳膊架在水兜边缘上，左手拿着刀，右手手掌展开。我根本不敢直视，但我明白，没人能帮助我，我必须自己完成这次手术。刀触及腐肉，残存的、早已坏死的表皮立即就破了，脓血和胶质般的腐肉涌出来。我打开水龙头冲了冲，再把坏死的表皮。一点点剥下来。这一系列动作，我没有感到丝毫痛楚，但是视觉上的冲击仍然让我颇感不适。

接着，我用刀慢慢地刮去腐肉。腐肉像浓稠的水粉画颜料，慢慢的，一层层被刮去。每刮一刀，我都要把刀上的腐肉甩到水斗里。当然，还是感觉不到疼痛。

终于，紫红的腐肉被尽皆刮去，露出鲜红的肌肉，血液的颜色也由暗红变成鲜红。我也有疼痛感了。

突然，一阵刺痛由掌心传来。我低头仔细一看，竟然有一条细小的白色蠕虫，正在钻入我的肌肉。头部好像已经钻了进去，细长的尾部正在疯狂的扭动。我用左手捏住它的尾部，把它拉出来，拿起来打量。它就像一条乳白色的蝌蚪，大约有 8 毫米长，头部是尖锥形的，很小，尾部又细又长。此时此刻，它正在我的指中，疯狂的扭动。

我立刻把它扔了，开水龙头把它冲掉。随即感到一阵恶心，呕吐在水斗里。

吐光了胃里的东西，我又检查了手掌，确认腐肉已经清理干净，也没有什么白色的蠕虫了，我用纱布一层层包上。

我来到卧室，从床头柜了找到一瓶抗生素，闭上眼睛干吞了两粒。不敢去想刚才恶心的一幕。

……

又过了不知多少天。

起初，我的手似乎好些了，纱布一直很干净，没有更多的脓水渗出来。但是这两天，那种蠕虫钻入时的刺痛又出现了。我没敢打开纱布，我害怕打开纱布会看到成千上万的蠕虫正在争先恐后钻入我

的掌心。

随着刺痛越来越频繁，我终于鼓足勇气，走到卫生间，打开了纱布。

没错，手心里是数十条蠕虫，正在往里钻。我发疯似地把它们拔出来，然而却始终拔不完。每拔出一条，另一个地方就又出现一条。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是从手掌里钻出来的，还是凭空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能更加快速地拔，想要超过它们出现的速度。

我不知道拔了多久，似乎拔得差不多了，但始终残存着几条还露着尾巴扭动。手掌上是密密麻麻的窟窿，像一个个扩大的毛孔。还有几条，我已经不想去拔掉了。水斗里全是这些蠕虫，大多数都死了，一些还在扭动。我把它们都冲了，随便找了块毛巾把手缠上了。

回到客厅，我跪在她身前，握着她的手，说："老婆，我大概很快就会来陪你，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真正地永远在一起。"

PART 3

不久前我吃掉了最后一颗抗生素，一觉醒来，我发烧了。发烧让我的神智变得不清醒。

我走到厨房，拿起菜刀，想要剁掉我的右手，左手举起，却又下不了手。

我开始砸东西，我砸掉了电视，砸掉了茶几上的玻璃。妻子就躺在沙发上，但她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用各种东西砸向窗户。看着一块块窗户像第一块那样渐渐被冰冻闭合。

我又跑到卧室。

我跪在地上，趴在床上，失声痛苦。沮丧无法抑制狂躁，我猛地站起身，拿起床头柜上的台灯，狠狠地向窗户砸过去。窗户碎了。

我等着窗户被冻上，但是，这没有发生……

这么多天来，我已经忘了要逃出去，我想就这样和妻子死在一起。此时，我发现卧室的窗户可能是逃出去的契机，求生的欲望又被燃起。我的手需要医治，食物也差不多吃完了。妻子虽然死了，但我还要活下去，对，我要活下去，我要逃出去。

我跪在矮箱上，探出头去，窗外是雨后清新的空气，地面湿漉漉的，树木花草被雨水润湿，孩子们在花园里嬉戏。

我向孩子们求救，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他们都走了。

我这才感到碎玻璃刺痛了我的膝盖，我爬下木箱，把玻璃碴从裤子上取掉。

等等……窗外这一幕为什么这么熟悉？对了，我陪妻子躺在卧室里的那次，在窗前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不，我每次从卧室的窗户看出去，都是这一幕。这美好的一幕就像一场电影，不断地重复播放。

我意识到，打破这扇窗户并不能帮助我离开这个房间。

我来到卫生间，爬上马桶，从气窗里望出去。对面的女孩，上楼，开空调，脱衣服，看电视，拉上窗帘。

我又回到客厅，客厅的窗外仍然是艳阳高照，楼下，对面楼里那个女孩匆匆走过。

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不知道过了几天，也没有在意日出日落，因为根本就没有日出日落……

三间房间的窗外，重复放映着三场电影，没有停歇过……

困惑，是困惑，守护着妻子的这些天来，我几乎忘记了去困惑。忘了去质疑这个不可思议的屋子，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现在，我再次被困惑侵袭。

除非有客人，否则我从不喝酒。现在，我只想一醉方休。我走到厨房，打开放酒的柜子，拿出一瓶洋酒，对着酒瓶就喝了起来。一直喝到头晕目眩，跌跌撞撞地回到卧室，睡觉了……

PART 4

……
"你为什么愿意嫁给我？我这么穷。"
"不为什么……"
"我想换个收入高些的工作。"
"不，我知道你的理想就是成为生物学家。穷，我不怕，只要我们在一起。"
……

我是被闹钟惊醒的。

我睁开眼，卧室的窗帘合着，柔和的阳光伴随着阵阵鸟鸣透过窗帘散布下来。我抬起右手，睡衣的宽大袖子退落下来，右手完好如初，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我拉开窗帘，窗也没有破，窗外是几个老人在花园中练功。

我急忙跑出卧室。客厅里一派整洁，电视里播着早新闻，地板洁净明亮，茶几上热腾腾的咖啡传来幽香。

厨房里，妻子背靠在料理台上，哼着她最喜欢的歌曲，看着早晨的报纸。

她看到了我，说："起来啦，土司刚刚好。不过，先要刷牙哦！"说着，甜甜地笑了。

我抑制不住眼泪，快步走上前，把她深深地抱在怀里。我的脸紧贴着她馨香的秀发，泣不成声。

她说："别哭了，别哭了，我知道你还爱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反复说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紧紧地抱着她。

……

突然，我听到大门外传来警笛的声音，呜……呜……。

接着，室温开始陡然降低。我转过头，看到大门上开始迅速结霜。哐，哐，哐，客厅的窗户一扇扇破碎，寒风直吹进来，残酷地呼啸着。

我抱她抱得更紧，头埋在她的秀发里，紧闭着双眼，深怕噩梦重新夺走她。

过了一会，大概窗户又被冰冻上了，风声听不到了，大门结冰的咔咔声也结束了。我还是不敢抬起头。

咚，咚，咚，我听到有个巨大的东西在砸我的门。我惊恐地抬起头，看着大门轰轰地震动。我抱着妻子，紧紧抱着她。

大门上的冰渐渐碎裂，"夸啦啦"地往下掉。"碰"的一声，大门被撞开，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带着眼镜，穿着白色衣服。一道强光从他的头顶上方射来，刺晕我的眼睛，使我看不清他的容貌。他伸手就拿住了妻子的肩膀，想把她从我怀里拉开！

我拼命抵抗，大叫着："你干什么？你碰我的妻子干什么？你别想夺走她！我爱她！"

那个男人说："你看看吧，她死啦！"

我低头看了看，我怀中抱的是一具干尸，眼睛塌陷，牙龈暴露。深红的皮肤紧紧包着头骨，稀疏的头发披在头上。

我把干尸推开，瘫坐在地上……

过了好久，一阵铭心刻骨的吼叫，撕开我的喉咙爆发出来……

下篇 复活

PART1

这声撕心裂肺的喊叫耗尽了我全身的力气，我虚脱了，昏了过去。

......
“老公，我们离婚吧，我不能拖累你啊！”
“别说傻话，你很快就会康复的，我会一直陪着你。”
“老公，谢谢你......”
“老婆，我爱你！”
......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仍然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还是感到有些冷，却不再是那种刻骨的阴寒，而是如春寒料峭般的清冷。

我站起来，电视、茶几、窗户......一切完好如初，大门也没有被冻上。

挂历显示现在是 2005 年 3 月，几号？我不知道。窗外是黑洞洞的一片，在微弱的路灯下，灌木丛似乎重新吐绿了。

老婆！老婆在哪里？我担心起妻子，又驻足不动。我渴望再次拥抱妻子柔软的身体，却又害怕再次触及那具干尸砂纸似的的皮肤。

突然，犹如鬼使神差一般，我走进了卧室。我走到了窗前，拿走了木箱上的垫子和靠背，打开了箱子的盖子......

妻子正躺在木箱里，或者说妻子娇小的身躯正摆放在箱子里，又或者说一具干尸被储藏在箱子里......

箱子的内部贴着一层隔温泡沫塑料。角落里，妻子的脚边，放着一个高压罐，罐子上写着 $N_2(L)$。罐口引出两根细管，细管围绕在箱子内壁，管上凿有数个小孔，液氮缓慢地从小孔吹出。这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可以长时间保存尸体的棺材！

妻子已经死了三年了，然而，我却始终不愿离开她。这个箱子，这是她身前最喜欢呆的地方，也是她身后的所在。研究所一个熟稔的同事，帮我每个月弄出一瓶液氮，用来保存尸体。

当我理清了这一切，我哭了。我跪坐在箱子前面，伸手握住妻子干枯而冰冷的手，微笑着，哭了。

PART 2

三天过去了。我一直陪在她的身旁。由于长时间握着她的手，我的右手有些冻伤。

我有些筋疲力尽，站起了身。

我先到卫生间，用那条粉色的毛巾包裹住右手。又到了厨房，在冰箱里找到一瓶牛奶，几片面包，胡乱吃了。

感到体力恢复了一些，我回到了卧室，再次坐在箱子前，默默地看着她。

我伸手抚摸她的头发，稀疏的头发又掉落了几根......

我终于抑制不住痛苦，大声地哭了起来......

......

不知哭了多久，一个声音传到我的耳中："老公，为什么要哭呢？"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睁开眼看着妻子，不，是直瞪瞪地看着这具干尸。它半坐在箱子里，握着我的手。干瘪的眼球、暴露的牙龈，表露出难以辨认的表情。

我惊恐地甩开它的手，坐在地上，倒退着往后爬。

"老公，"它又说话了，不，这不是人的声音，是如同金属撕裂般的噪音，"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它上半身探出箱子，双手撑在地板上，把头后仰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空洞的瞳仁转向下看着我。

"我回来了，你不高兴吗？"

它拖着干枯的双腿爬出箱子，"咚"一声，整个身子摔落在地上。

"你知道我会回来，所以你才一直守护着我，对吗？"

它用双手拖着全身，向我慢慢爬过来。指甲摩擦地板，发出尖利的噪声。

"现在，我终于回来了，因为你的爱，我复活了。"

它抓住我的腿，慢慢地直起上半身，全身的骨头"咯咯"作响。

"我爱你，老公。"

它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指甲透过衣服嵌进我的皮肤。黑洞洞的瞳仁正对着我惊恐的眼神。

"不，你不是老婆，不是，不是！"我摇着头，用脚踢开了她。

我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我冲出卧室，来到客厅，又飞快地打开大门。发疯似地冲下楼梯......

旋转的楼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耳后那个金属似的声音萦绕不去，"老公！老公！我爱你！"

我只是跑啊，跑啊，跑啊......

PART3

“救命！”

我猛地坐起身，鼻子了充满消毒药水的气味，病号服的后背上湿了一大片。

“你终于醒了。”一个护士对我说。

我没有搭理她，躺倒在床上，噩梦里的情形仍然挥之不去。

过了不久，来了一个医生。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对我说：“你总算醒了，我都害怕你会成为植物人。”

我茫然地看着他。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煤气中毒！你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我突然想问他：“我妻子呢？”但又想，可能他们还没有发现卧室箱子里的尸体，所以，欲言又止。

我问他：“我昏迷了很久吗？”

“快三天了。”

“我还要在医院呆多久？”

“再观察几天吧！”

我没有做声。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请你节哀顺变吧！”

他们发现她了！我瞪大眼睛看着他，问：“你们……你们把她怎样了？”

他低头不语……

我又躺下，心想：算了吧，我也应该让她走了。

“我叫护士给你送些吃的，你先恢复一下体力……如果你想去看看她，我就去帮你联系太平间……”

“不用了，让她安静地走吧。”

他叹了口气，走了。

……

三天后，我回到了家里。

我坐在沙发上，想看看电视。手拿起遥控器，却又放了下来。我害怕一打开电视，就看到关于我的新闻。"生物研究员在家中保存爱妻尸体长达三年"呵呵，从此以后，我大概会被当成变态看待了。

这时，门铃响了，我打开门，是同事来看我。

她是所长的女儿，很漂亮，很像妻子得病前的样子，健康、活泼。我们在所里很谈的来，液氮我也是托她弄来的，当然，没有告诉她是干吗用的。

"大小姐，你怎么来了？"我问道。

"来探望你呀！"

"可是，今天你应该在上班呀！"

"你放心，我找了借口，偷偷溜出来的。"说着，她随意地坐到沙发上。

"我的事，你都知道了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她。

"恩？什么意思？"她眨着大眼睛问我。

"我，还有我老婆。"

"什么意思？"她又问道。

"我老婆死了……"

"是啊，我知道啊。"

"但是我没有把她送走，我一直把她的尸体藏着。"

"什么啊，神经病！在哪里？"她跳了起来。

"不，现在她已经不在了。三年前，她得病死了，我一直在家里保存她的尸体，直到这次事故，她才被发现的。这些年，我托你帮我弄液氮，就是用来保存尸体的……"

她听到这儿，突然笑得前仰后合，倒在沙发上，捂着肚子，大笑不止。

我脸涨得通红，大声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止住笑，站起来，迎面给了我一个耳光，说道："真是个懦夫，良心上受折磨了是吗？你这样欺骗自己，可以好受些是吗？"

......

续篇 复活 2

PART 1

窗外下着雨，跃动的霓虹和流动的车灯，斑驳地透射进来。

酒店客房里弥漫着香烟的味道，在床上，我正搂着"大小姐"——所长的女儿。

"我们好上之前，你怎么解决'这里'的问题？"她说着，把手伸进被窝。

"不要问这种问题。"

"我很好奇嘛！她不是不能做吗？你怎么解决的？自己解决？这么长时间对着个活死人，你会不会有变态的嗜好啊？偷窥狂？"

"够了！"我有些生气。

"好了，别生气嘛。"她靠着我的胸口，不再说话了。

抽完一支烟，我坐了起来，说："我得走了，已经太晚了。"

"今晚别走了，等会儿我们去跳舞吧。"她搂着我的手臂，哀求我。

"不，得走了。不然，她又会发疯的！"

"哎，真可怜啊。病久了，就会这样神经质吗？"

"哼，我更可怜吧！"

"我就是说你可怜呀！......她还是不肯离婚吗？"

"就算她肯，你愿意嫁给一个抛弃重病妻子的、狼心狗肺的男人吗？"

"何苦呢，弄得大家都这么痛苦。她自己也痛苦......"大小姐凑到我的耳边，轻轻说，"我们帮她脱离

苦海吧……”

……

“伪装成煤气泄漏的事故吧。”

“不行，我家的煤气灶有防泄漏保护装置，火一旦意外熄灭，马上会切断煤气。”

“那就动橡胶管子。不能用刀割开，这样会被怀疑。对，用液氮！”

“液氮？”

“恩！用液氮冻结管子，再用打火机烫，反复几次，就能造成老化的假象。不能在所里做，给人看到就糟了。我帮你弄一罐液氮，你趁她去医院的时候带回家，做一根老化的橡胶管。然后，在上班前换上……不，不能这样。那天，你得在家里，一来，你得在家确保成功；二来，你也要有轻度的煤气中毒，这样就能避免嫌疑了。”

“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真让我有些害怕……”

“嘿嘿，以后，如果你敢背叛我，小心我杀了你。亲，爱，的……”说着，她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

PART 2

2005 年 3 月 21 号，我下班回家。

打开门，迎接我的是苦涩的中药气味。妻子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没有看电视，没有看书，只是神情呆滞地坐着，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回来了。

她木讷的样子让我感到反感，我没说话，径直走向卧室。

“今天，我大扫除了。”她说话了。

“哎呀，你不要做体力活，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停下脚步，不耐烦地说道。

“我发现了你藏在电视柜里的那种片子。”她继续毫无感情地说道。

“看到了又怎么样？”我大声嚷道，“你要怪我吗？你别忘了，我也是男人！”

她哭了起来，嚎啕大哭起来。

我于心不忍，走到她面前，蹲下来，握住她的手，说：“别哭了，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对不起。”

她抬起头，皮肤蜡黄而黯淡，双颊深陷，目中流露出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绝望神色。她抽泣着说："我......本来想......晒晒被子，就打开......卧室的大箱子......，里面是......一个罐子......还有......还有一根煤气管子！"

"我知道......你......不爱我了，很早......就不爱我了。我也知道......那个女人。你，你......你想杀掉我，对吗？"

我瘫坐在地上，巨大的内疚感压得我透不过气起来......

我呆呆地看着哭泣不止的妻子，想起了我们的相遇，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向她求婚，我们搬进这间屋子......

我跟着她哭了......

我单膝跪在她的面前，双手捧起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睛，说："老婆，你愿意和我一起死吗？"

她用潮湿的眼睛看了我好久好久，说："好的。"

......

PART 3

2005 年 3 月 27 号，我康复出院，但是妻子却不治身亡了。

我把想象当成了记忆："在三年前，妻子得病伊始就已经去世，而我守护妻子的尸体过了三年。"我借此来欺骗自己，来忘却自己曾有杀妻动机的事实，深藏自己的负罪感。

然而，"大小姐"来了，她无情地揭穿了我的自欺欺人......

"你当时是想和她一起死吧？我们计划是让你等她死了再进来。先打电话，再去闻煤气。但是，你连电话都没打，结果还是邻居发现，打的电话。"她口气中带着斥责的意思。

"对了，如果你是想和她一起死，那么，那些东西没用吧？没有被别人发现吧？"她手敲着沙发，着急说道。

我立刻走进卧室，打开箱子，翻开被褥，下面是液氮的罐子和橡皮管子。

我跪在箱子前，默默地流着眼泪......"找到吗？"她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我抹去眼泪，走回来，站在沙发后面。她正转身坐在沙发上，左腿平放，裙子退到了大腿根，长筒袜上面的白皙肌肤露了出来。我不觉皱了皱眉头。她左手手肘搁在沙发靠背上，头靠在手臂上，染成棕色的长发披在一边，用期待的眼神仰望着我。

“都在。”我冷冷地回答道。

“那就没事了，哈哈，完美犯罪！......恩，勉强算吧。“她高兴地说。

接着，她又说：“今天是复活节，你知道吗？你刚从鬼门关里走回来，有没有感觉像重生一样？哈哈，从今天起，你的人生又复活了！”

接着，她站起来，打量了一下客厅，说：“我决定过些日子就搬过来，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地在一起了。”

“这么小的屋子，要委屈你了，大小姐。”
“我觉得小小的很可爱呀。开放式的厨房，我也很喜欢。”
“去看看卧室吧......床虽然小，那张席梦思还是很舒服的。”
“你好讨厌......老公，我爱你”
“我也爱你......老婆。”

她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抱住我，而我却背着双手。

我的左手正拿着那根长长的橡皮管子，沿着右手的虎口绕了一圈......

补完篇 复活 3

2008 年 3 月 30 日，或许是这个日子，也可能不是。我和往常一样坐在卧室木箱前。

箱子里躺着大小姐，或者可能是妻子，或者两者都是。很多事，我现在已经很难想清楚，更别提做出判断了。

我听着细管吹出液氮时，柔和均匀的“呼呼”声，惊叹当时我竟然还有能力做出这么精确的装置。

我只知道我已经被研究所开除，这是最后一罐液氮了。

我还知道，“复活”什么的，都是痴人说梦。

人，一旦堕下地狱，是永世不得超生的......

钢铁之羽原创同人向剧情小说

amath

钢铁之羽 原创同人向剧情整合小说	
游戏名称	钢铁之羽(Iron Feather)
游戏类型	ACT
开发厂商	Konami
发售平台	NDS
发售日期	2006-01-18

纵然沧海变成桑田，
这片久违的樱树下，
你我并未改变，
这将是我的故事

里：这里，四周都是一环一环的走廊，通向哪里？这是哪里？我试图向前走动，到底是动了还是没有，景物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是谁？

婴儿的啜泣打破了破晓本应的宁静，和着几声鸟啼，就此，从星尘凝聚为光影，从光影化为存在，在颤动又轻柔的怀抱中，无所顾忌的传达自己的思绪。母亲将钢羽放在他耳边，一个转身，它宛若孔雀，七色摄人心。在存在与消逝中，时间草草打了一个结。

弗莱，或许是一个好名字吧。

13 年岁月过往，弗莱依旧出神得看着天空，白晃晃的云彩四处乱撞，道具屋的女孩，突然出现在弗莱的眼前："弗莱，"少女的笑靥胃在脸颊，背着手在一边搭话,"你也喜欢看天空吗？"也许吧，弗莱没有转头，只是报以淡淡的一笑，两人恣意横躺在暖风掠过的草坪上，奢侈享受下午温厚的阳光，草被吹拂地阵阵低头，像被无数的光压弯了般舒适。"你好，请问你们是这个村子的吗?"一个穿僧侣服的男子一旁出现，抖抖身上的灰尘，一脸诚恳和匆忙，略为拘谨，和闲适的风景格格不入。弗莱很快坐起身，迅速转为一副迎接外乡人的礼貌姿态，男子伸出左手，嘴角 20 度上扬，"失礼了，我叫怀滋"弗莱同样伸出手，显出与年龄不甚相符的从容，"我叫弗莱"，少女在一旁先是沉默，进而轻轻托额，又突然想到什么恍然大悟样子"对了弗莱，我是来叫你的，准备好了吗？""嗯，那个早就准备好了"弗莱满是自信，从身后拿出七色钢羽，逆着光看去，那个叫怀滋的男子，完全无法掩饰此时的惊讶，风瞬时从四周刮来，带动着三人的鬓角和衣襟。

"大叔，一起走吧"道具屋的女孩一同抓着他回村子，怀兹只是看着弗莱，进而无奈的挠挠头。
村子不大，低低矮矮的茶色房屋零星错落，没有什么村内村外的明显界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进入了村子，却不突兀，阳光从叶间被拆散，很快又在落地前重合。所谓的比赛是年年都有的竞技擂台，今年以为年轻的弗莱多少有些亮点。"进入决赛的是巴泽尔教练和小伙子弗莱"主持人很是激动，好像快把话筒吼爆一样的嘶声力竭，台下的村民抿嘴笑笑，看着主持人手舞足蹈。巴泽尔，就是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吧，一副很不屑的样子，反复擦拭着手里的刀。比赛如期开始，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弗莱轻松得胜利了。母亲过来在一边感慨时间飞逝，几个朋友早早驾着弗莱回家开庆功宴了。

家人一派祥和的享用着预备好的火鸡和其他平时并不多见的丰盛食物，一声，抱歉，打扰了，伴着沉稳的步伐，似乎莫名其妙的让这一切画上了休止符，怀兹就这样进来了，连门似乎也忘了敲，第一句话就让人不知所云。

"听说过捷尼西斯吗？"

他表情有些凝重严肃，又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冒失，接连补上一套熟练的自我介绍，弗莱的父亲好像并不陌生，"末世录上的那个传说吗"怀兹对此反应相当满意，但面部很快显得更为局促"就是那个捷尼西斯。我读到了最终章，不过上面有很多未解的迷。"怀滋咽了口唾沫，接续说下去"上面说，当七色钢羽出现的时候，世界将迎接大灾难，随后五个七色钢羽的持有者一起到红莲黄昏山，带领我们走向崭新的世界。恐怕"他转头看看角上开心吃喝的弗莱，若有所思，"他持有的就是七色钢羽吧，作为一直流传下来的文献，之所以没有很重视，可能就是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七色钢羽。""难道说弗莱是这个世界的终结者？"怀兹并未很快作出回答，整理了一下衣服，平静的说到"是希望吧，我们都有希望不是吗？请把弗莱交由我吧。"父亲母亲有些愕然，如此唐突的来客，骇人的说法，和仓促的请求让其显然无所适从。奶奶慢慢走过来，给怀兹递了一杯热茶，"事实上 弗来的爷爷事先已经来信说过 要我们招待这位怀滋先生"奶奶转过身去，对着弗莱微笑，弗莱也正起身看着这里"还是听听弗莱的意见吧""我一定要去。"弗莱单手握拳，自信不轻浮，如此的决心并不是自身的放纵，父母没什么太大的意见，似乎对弗莱的自力能力抱有极大的信任，奶奶也十分满意，稍稍点头。

匆匆忙忙收拾行装，弗莱一眨眼告别了 13 年来生活的种种，还会再回来吧，一定。

第一天旅程晚上很快到了，扎营露宿，火光一闪一闪，怀滋疲倦的身子明灭相替，双手搭在膝盖上，"还记得我们旅行的目的吗""嗯，不会忘的""那就好，要赶快找到其他的七色钢羽持有者"怀兹似乎心事很重，有些不自然，"不会，怪我吗，弗莱"弗莱一愣，盯着怀兹看了几秒，微笑着摇摇头，进而继续躺在一旁。

“大叔在说什么呀”虽然有些火光，但是如此突然的一记低音炮仍然让两人大惊失色，匆忙坐起，怀兹更是对大叔两个字颇有微言”我我我，不是什么大叔，我可是叫怀滋”“那你们在讨论什么有趣的事吧......七色钢羽，这不就有一个吗?”岩石上俨然一个体型剽悍笑容爽朗的年轻人，肤色并不偏于黑色，锤子平放在一边，很泰然的挠挠头“不够，事实上......算了，跟你说也没用”对这位不速之客怀兹没多少兴趣，可是他却依旧顾自满脸堆笑，“请带上我一起旅行吧。”“不是说了没时间了吗"怀兹无奈的摇摇头“对了，你是为什么来到着国家的？”“复仇，中间怎么来到全不记得了，我要找的人有七色钢羽，还是不行吗？”年轻人的表情从有些困惑马上恢复过来，又开始没心没肺的挠挠头，但这回答却着实让怀兹吃惊又有些惶恐，“我我我，可不会杀掉七色钢羽的持有者，而且......”“决不杀钢羽的持有者，这样行了吧？”怀兹略微松了一口气，拍拍胸口，看向一旁的弗莱，停了 4.17663 秒给了年轻人一个肯定的表情，“哈哈，心胸真宽广啊 不愧是七色钢羽的持有者。这是弗莱吧，我叫瓦奇，呐，我们出发吧”瓦奇从岩石上跳下，拉着弗莱就要走，突然想到这还是晚上，大笑着摆摆手。

里： 我继续往前踏步，走廊好像轻微的扭曲的一下，这样，何时是终点。该做些什么？我不知道。继续走下去吧。

为了必要的通行证，三人踏上了王城前的路，绿茵逐渐遮蔽了视线，弗莱轻轻一拨，艳阳的映射，或许不能用璀璨来形容，王城的光辉，是映照在每个诺斯塔尼亚人心中的。弗莱从树丛中猛然跳出，面对向往已久的胜地出神的远眺。气派的城池里屋舍鳞次栉比，城楼上银灰色铠甲顺着阳光开去像一面面镜子。顺利进入了王城，在负责发放通行证的大臣的房间，一个穿戴整齐的中年男子异常忙碌地奔徙，胡子掺有零星的白色，高高的帽子将头发牢牢包裹在里面，以几近奔跑的速度在屋子里不断变换位置，和一旁的众人不禁撞了了正着，“太忙了，国王怎么还不回来？你们是？”怀滋单臂垂至胸前，65 度角鞠了一躬，以极为正式的语气阐述了此行的目的。期间大臣依旧来回踱步，当听到捷捏西斯时，将手中的东西轻轻放到桌上，双手撑桌，静静听完，慢慢说出一句“捷尼西斯......真是辛苦各位了，那么，有件事情可否帮个忙 ？如果可以的话，去找骑士团长吧。”骑士团就在王宫的一侧，由于十分重要，所以也算是醒目，红黑色搭配的拱廊，充满了不甚冗余的骑士气质，期间行走的人们面目平静严肃又有生气，里间是一位面容清秀的姐姐，身着淡绿色镶边的银甲，头发盘起罥在一旁，入神的看着手中的纸稿，“是大臣允许你来得？好吧，在附近的洞穴有一个偷蛋贼出没，龟岛可能因此减产，劳烦你们了”乌龟洞穴，就是那个偷蛋贼所在的地方，果然，一个机械兵在那里肆无忌惮的破坏，不容分说，二人将偷蛋贼挑至马下，接近了断的一个刹那，那个机械兵竟拿出了七色钢羽，双目赤红，力量骤然增强。

“羽毛，好温暖啊，你们统统给我死”

“可恶，竟然这样对待羽毛”不知何故，瓦奇全身颤抖，三两箭步上去，硬硬一拳，机械兵再次到下 ，他取下羽毛，显出十分释然的表情，“就是这种感觉，朋友，你终于回来了”正当怀兹表情惊愕的想说出原来这羽毛是你的，之类的话时，那个机械兵再次站了起来，一拳闪过，并没有猩红的液体。

“这，是地狱吗？为何一点也不痛？”瓦奇的神志被惊扰得不轻，却不知，弗莱在这时，一剑将机械兵刺穿。

瓦奇在地上半天才摸清身处何方，站在弗莱身边不知如何是好，突然紧紧拥抱了一下，大发感慨，“弗莱，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里：我周围的景物渐渐移动，我找到了和我一样的影子，我想大声呼喊我的名字，名字？我好象没有那种东西。我在改变还是只有我没有改变。

如愿得到了通行证一行人紧接着踏上了前往诺斯港的路。

伊司南，是诺斯港边的小镇看来还未受到杰尼西斯的影响，宁静未被搅扰。 但是，商人们却因为道路被怪物堵死无法安心。这样子只好走山路了，众人绕了远路夕阳的脚下，面前的船舶，大海，还有面容憔悴不堪的水手，预示着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港口，一个粉衣金发的女孩想要去伊斯塔尼亚，可是船长因为海上的怪物不想出海，对于船长的行为面前的女孩显得极为不屑，众人同样无法出行，只得下榻港口的旅馆。昏暗的灯光下，弗莱听见有人在议论遇到了可怕的一角蟹，怀滋沉默半晌，把僧侣样的帽子甩倒了后面，"好像是有一支角，那个只在晚上出来的怪物，如果我们找到的话，说不定就能出航了。"

里：隐约，我们越来越近，我的指尖仿佛可以触及的到，但我却什么都做不到

众人沿着海边顺利找到这长着一只角的家伙，正当切下蟹角之时，港口见过的粉衣少女在一旁突然出现，撇下句，"把那个交给船长，明白吗？"转身便走，瓦奇挠挠头，一斜眼。几人回到港口，虽然一角蟹的角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促使船长终于想通，并承诺将几人送去海门，次日便登上客船。海门便是所谓"国家垃圾"的领地，在先前那个女孩拒绝缴纳入关税之后，弗拉等人也毅然对银发飘逸的队长说不，休利队长没有反而没什么意见，"是吗，和那个女孩一样。是想凭这个七色钢羽跟军队对抗吗？好吧，开个特例，让你们过去吧"怀滋一愣，微托下巴"他...很奇怪......怎么看都不象坏人呢。"过了海门，很快便是伊斯塔尼亚，而仅靠伊斯塔尼亚王城西北的，是著名的工业城市阿鲁巴，高高的烟囱接连着烟灰浸染的天空，刺鼻的气味让人质疑人们是如何繁衍生息的。在这里，机械兵表演很是盛行，众人也耐不住寂寞，在斗技场观看了一回传说中的机械兵大战。

与此同时，在阿鲁巴一个普通女孩的家里，"很久没有买新衣服了吧？"正促膝长谈的爷孙二人面前，一位一席蓝袍半遮面的男子从屋檐降下，左手一闪，将一袋钱掷到桌上，又一找游龙引凤，划窗而过，等二人回过神来人已消失多时。"是盗贼劳"女孩喃喃自语到"是劳吗，那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钱是从劳那里得到的，它是站在穷人边的。"

这边，稍作修整后，众人继续前行，虽然很快来到了梦寐的伊斯塔尼亚王城，但却被告知正在举行宴会不准入内，无奈只得又回到了阿鲁巴。

门口，站着一位身穿淡蓝色盔甲的士兵，在周身 5 步之内来回踱步，焦急的抱怨着西边灯塔被怪物侵占，众人自然不会在意为民请命，爽快的答应了这位可怜的士兵，某个似乎蜘蛛网一般不断纠缠的声音，在被期待又不被期待的境况下恰时的出现，此声音随即跟着身影一起闪进灯塔"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会帮助你们的，我叫伊露。西边的灯塔也是古代遗迹，既然士兵允许了，自然要去了，好了，走吧"无论是在这里等待很久，还是赶巧趁火打劫一厢情愿，弗莱能做的仅仅是拇指贴住食指放在额头上，无奈的摇摇头。

里：好像，有什么，朝着这里走来了。我有些慌张，不知所措。

灯塔顶端，偌大的圆形容器里，熊熊燃烧着仿佛来自渺远地壳的火，中间部分的圆孔南指，对古代文字一窍不通的众人没有任何发现，倒也不算徒劳，毕竟是帮助了别人，士兵不住的说着些感谢的话，瓦奇救世主般的拍拍士兵的肩膀。

瓦奇得到了赞扬后一路上下巴基本没有和上颚怎么接触，众人刚回到阿鲁巴，就发生机械兵暴动，似乎捷捏西斯的有着不小的影响。正在兴头上的瓦奇更是不能开着不管，几下收拾了这些破铜烂铁，伊斯塔尼亚的国王因为此事召见了各位，并授予了逮捕七色盗贼团的任务。

弗莱一行人乘船到了盗贼团的老巢无名岛上，接连 5 个人摆出了经过了千年洗礼仍然会让人捧腹的出场方式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窜入洞穴深处，为何五人组却叫七色这个名字，看来要经过一番上刀山的考验才能知晓，在深处，盗贼团的首领目光平视，等着众人，由于没有风，深蓝色的斗篷静在一边，四周的空气多少有些沉寂。霎时，突然手一甩，斗篷顺势一起，一落，七色钢羽俨然出现在劳身后。怀滋这次并没有摆出瓦奇那时的惊讶之情，隐隐吐出一句：看来钢羽的拥有者之间必然有着些羁绊，进而微笑着号召盗贼团的各位，"可否听我说一件事"

里：我触及到了他的指尖，很温暖，像一种我所不知道的感觉。我们十指逐渐合十，我们。

可能不论转速多少的大脑，面对如此的信息量都要思忖一二，劳就这么站着足有太阳爬过山尖所对的六十度角的时间，抵住下颚的指尖和蜡烛的光亮在墙壁上重叠出了各种形状。

“杰尼西斯吗......”

“决定了吗？”

“嗯，还有你们几个，我们去海门已经不易，你们暂就留在这里，继续为穷人们而战。”

剩下的盗贼多少有些难舍难分，但对于劳的决定没有多言，几人仅做了个击掌的动作。

怀兹想起还没有拿到去诺斯塔尼亚的通行证，一把拉住正要往外走的劳，劳好像知道他要说什么，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是这个吗？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那么你们准备一下，出发吧，今天是满月。”

海门作为国家重要据点，可谓戒备森严，对于劳如此单刀直入的行为，众人不免颇有微词，瓦奇更是对那个休利队长有所顾忌，“那，这个如何？”说罢，劳将外套一撩，露出休利队长的队服，众人还有想到为什么没有将同是银发的二者联系在一起，身后士兵已经蜂拥而至，劳随以休利队长的身份逃了出来，但必要的大浪潮迟迟未到。

午夜，零时，满月，这三者完美契合的时候，巨大的浪潮像草原被阵风压过般剧烈延伸，间歇略有光照的大海以海门为中心在眼睛开合的一瞬向两侧裂开，海底顿时变成了陆地，各位竭尽力量奔跑，可惜凑巧突遇上了一只章鱼巨兽，解决掉这个家伙后，所剩时间已经不多，海水很快将会回填湮没此地，到时，何人也难以脱身。

在生还可能性几乎为负的此刻，两根七色钢羽环绕着伊露，像从天而降，映着时隐时现的月光和跃跃欲试的海水，一切都显得如此华美。

“那是，融合模式！”怀兹一边狼狈的奔跑，一边不时的回头看

“没时间废话了，你们抓紧我”

一切沉寂。

里：我们，互相把握这彼此的体温，或冷或暖，在什么都没有的此时，我变得如此依赖除了我自身的东西，这种依赖，即使将来会成为我成为其他什么时的阻隔，我也不想就此放弃，我们，已经成为我们。

弗莱缓缓睁开眼睛，这里是诺斯港。

果不其然，伊露便是这第四个钢羽的持有者,对于没有公开身份的事情，伊露略一鞠躬，“是这样的，我听说钢羽是找来祸患的东西，所以不想公开，但是，你们一点也不象是坏人呢。我已经决定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继续和你们旅行下去的。”

威斯塔尼亚的国土，黄昏的昏，夕阳的阳，皆有些苍凉，有些静穆，凉风习习，四周的树木疲惫的伸展，已经没有争夺阳光的所有必要，土地黄扑扑的开起一道道口子，偶尔挤出点灰绿的草叶。这里是瓦奇的故乡，而且怀滋说，最后一个钢羽的持有者正在前面的村子等着众人，弗莱虽没有明说，但眉宇间显得格外期待。

在不远处的南部峡谷，迎风站立着一位年过半百却身着银甲英姿飒飒的骑士，单手托额，另一只手扶着插在土里的剑，喃喃自语，“没错，果然是这样，那么下一块石板应该是在西塔村......”

怀兹站在一边顾自微笑，突然冲到骑士身边，一拍他的身子，单手握拳放在嘴边伪装成话筒摸样，"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冒险王，弗莱的爷爷，最后一位钢羽的持有者，羽翼殿下！"

"传说中的冒险王！"

"弗莱的爷爷！"

"最后一位钢羽的持有者！"

如此的见解十分切中要害，每一段关键字都让人惊讶不已，除了弗莱外的几人更是一时间像被木桩钉住一样动弹不得，羽翼在一边呵呵憨笑，眼神突转，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了伊露。

"哎呀，弗莱，想想你小的时候哦还给你换过尿布呢，没想到现在这么气魄啊！"

伊露一时手足无措"那个......你不会连男女都分不清吧？"羽翼一副极其不真实的恍然大悟的摸样，但是仍就没放开手"噢噢噢，弗莱是男的"

"什么嘛，你分明是故意冲上来抱我的！"伊露涨红了双靥，抬手就打，羽翼被追的狼狈的跑来跑去。

回到村子，众人在酒馆里恣意欢饮，有的是久未团聚，有的是刚相识又要就此分别，不禁有些怅然。羽翼去了西塔村寻找基亚-水晶，怀滋一行人则决定去报告库洛大人——怀滋的上司。

里：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如此熟悉而又不敢碰触。我隐约听到了别离的字眼，却什么都做不到，无法回应你，无法传达我的思绪。

路上怀兹滔滔不绝的讲述着库洛大人的英伟姿态和各种传奇经历，不久便到了先史教会，一个为了阻止捷尼西思而创立的机构，教会的光之祭司，正是怀兹憧憬不已的库洛大人，他的手上持有一半基亚水晶。倘若拥有一整块的话，所诞生权利将席卷世界。塔口，库洛大人借助水晶的力量轻松秒杀了几只杂鱼后，众人正式拜谒库洛大人。库洛大人对于五个钢羽持有者聚集起来很是高兴，不断赞扬怀兹的质朴可靠，"这孩子"的称呼让怀兹也有些难为情，一直在旁边侧耳的库洛的弟弟，行迹多少有些奇怪。
正当众人谈到兴起之时，外面的守卫突然跑进来报告，威斯塔尼亚国王正率骑士团来讨伐。商讨后，库洛大人稍想片刻，准备施行缓兵之策，保存实力，先行一步，却被一个假面男拦住，假面男一把抢走了基亚水晶，并使用自如。无奈之下，库洛眉头一蹙，巨大的魔法阵缓缓展开，微一侧首，面对着表情凝固的怀兹，"这么多年，你，追随我，不，应该说陪着我，我很感谢，阻止捷捏西斯的事情，就交托给你了，我这里，先追随时间去了。"怀兹的唇角画出几近"库洛"的唇形，却已经什么都难以说出来，或者说什么，都听不清了。

假面男借机逃走，大家火速赶去羽翼所在的西塔村，一条条火龙在村里恣意肆虐，火光映的檀木般的天空一片猩红，树木枯倒的声音和人们的呼救声交织在一起，连同残垣断壁一并都烧成了灰。众人已觉大事不妙，浴火冲进西塔村，假面男正在逼迫羽翼说出基亚水晶的下落，羽翼断然拒绝，逃进木屋。解决完剩下的杂兵，木屋中，是奄奄一息的羽翼和假面男犹存的猖狂笑声。
猩红中羽翼的手在地上挣扎，紧紧握住拳头，弗莱左眼转着愁苦，右眼满是疮痍，双拳狠狠地锤向地面。

"弗莱你听着......还有各位......他已经知道了那块水晶在地下宫殿......快去阻止他。"羽翼的眼睛已有一些於青，魁梧的铠甲俨然成了累赘。

众人将羽翼抬到了还未失火的仓库，并使用了紧急津贴，但情况似乎并未好转。

"还记得当初旅行的目的吗？"羽翼勉强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挤出一丝话来。

弗莱右手抬起，狠狠拭过眼角，略带哭腔的回答了一声是的，眼泪又瞬时夺眶而出。

"好，那就好。"羽翼的双眼缓缓地合拢，双拳依旧紧握。天边，晃晃一颗流星坠下。

怀滋再也无法忍住，抱着羽翼，泪水从床沿流到了地上，木板上，已满是苍凉。

瓦奇俯下身来，拍拍怀滋的肩膀"现在没有时间悲伤了，假面男还等着我们呢"

"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连另一半也一起夺回来，可是，夺回来又有什么用呢？世界已经没救了！旅行到此结束了，你要是想骂我尽管骂，你要是想揍我尽管揍。"说罢，怀滋又痛哭起来。

"你错了，怀滋，"弗莱依旧低着头"爷爷致死不渝的，是勇气。你我，还有大家，肩负着整个星球的责任，"弗莱提高了声音"又怎么能说放弃？'是希望吧，我们都相信希望'不是你说的吗？那我们现在，现在只有希望，只有努力。至于是否能成功，能，我们一定能！"
怀滋左袖来回摆动，失去眼眶边的懦弱"没有勇气去奋争的人没有在着战争中获胜。对吧，大家？"怀滋慢慢站起，环望四周。

"嗯，是这样子。"伊露，瓦奇，还有劳，每个人都面罥微笑。

夜寐的黯然被七色钢羽点亮，羽翼的钢羽与弗莱的钢羽融合，他也想与大家一起吧，为了希望。

凄迷的风卷起漂泊的思绪，然而大家并不凄迷，也不漂泊，只是奋争，一步一步落实希望。把断点填实。

清晨的朝阳，还是如此明朗，照在弗莱的心里，暖暖的。

里：我嗅到了你离去的信息和事实，双手画出难以舍弃的符号，但你依旧如此。我继续比出再见，唇角呼出霜气般白色冷气，你回头看看，亮出"我必须要走了"一样的眼神，我再也无法做出任何挽留的动作，看着你从什么掠过，衣襟和背景逐渐合为一种颜色，我的心也再也难以睁开。

名副其实地奔走，久违的炊烟从头顶呼呼的转，像不能平息的内心，连想停下寻找些什么的意愿都燃烧殆尽。塔尼亚村，被地图都遗忘的村子。

在村长家，弗莱得知假面男也来过，并且目的地是地下宫殿。

没有意外蓊郁的枝条，也没有意料的残垣断壁，两千年前的记忆，如此安静的在这里沉睡，袅袅的流水，好鸟相鸣，宫殿外除了杂草稍稍蓬乱，连石阶都如此齐整，面前的某人更和这片静穆如此不符。
"可恶，竟然追到这里来了，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迅速的行动让假面男有些措手不及，慌忙跑进了遗迹。宫殿深处，宏大的石壁，无声的地板仿佛也在诉说着两千年前的辉煌，然而，多么久远的辉煌倘若不被珍惜，终将有毁灭的一天。面前，是高高的石台，石壁，水晶和假面男。

极端猖狂的假面男终究还是拿下了遮蔽丑陋的面具——库洛的弟弟，库亚。意图使用基亚水晶统治世界，完全无视捷尼西斯，对众人召唤出地底的愤怒的结果——终极魔神。

苦斗之后，魔物的悲鸣带同肮脏的触手一并沉到了地下，宫殿随即带着哀鸣坍塌，好像每一块石板都在悲愤的哭泣。库亚至死仍不悔过，那么毁灭便不是契机或偶然，而是命运，是自己注定的，与水晶一起，埋入可悲的深底。

此时，该到哪里。

不知道，没人知道。

弗莱几人热情即使没有退却，迷茫的境遇也足以让他们心灰意冷。出了南部废坑，俨然是一队骑士。

"可恶，竟然追到了这里，"弗莱拔剑欲起，不过对方好像并没有敌意，弗莱反倒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满面银须的骑士长南特，带领全体骑士单膝跪地，齐刷刷的一排膝盖与地面碰撞的声音。"请您救救我们的国王。"

随后出现的骑士兄妹单独如众人解释，原来威斯塔尼亚德国王被库亚蒙骗，库亚还对国王下了毒，众人即刻前往王城，怀滋的诊视后，确定国王需要雪山火绒花，那是永久雪山的圣物。可伊露却说，这个季节根本没有花，但是自己知道现在雪山哪里有，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

雪山山顶，余辉映雪，是一片金黄，烧的人眼热。在一处墙边，伊露用枪打开了冰壁，雪山火绒花在洞里绽放。

这里是和哥哥来的。

透亮的朝气还挂在花瓣上，圆形的露水映出伊露迷离的眼角。

7 年前，粉裙子的小女孩伊露蹦跳着来到了山洞前。

"哥哥，是花呢，好漂亮。"

"嗯，伊露。真不可思议，这个季节......这里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地方，这火绒花的花语，是结出爱的果实。"

"爱，什么是爱呢？"

"等伊露出嫁时就会明白的，那时候你会送给心爱的人"

"我才不要家人呢，要嫁就嫁给哥哥！"

哥哥笑语盈盈，轻轻抚下伊露的额头"很矛盾呢，这花语是结出爱的果实，可是这里只有我们知道，送花给我的，不会有别人吧"

突然，有什么机器转动的声音搅扰了二人，哥哥迅速站起身来，把伊露安置在一角，独自出洞，"等等，这声音，伊露，你在这里采花，千万不要出来。"

少年只身走出山洞，眼前三只机械兽正在逼近，少年单膝抚地右手轻甩，一个回力镖划空而出，怪兽瞬间灰飞烟灭。可是，机械兽一批又一批地出现，口中不断嘀咕"七色钢羽，杀！"

"竟主动攻击七色钢羽的持有者，这不可能。"

"哥哥"伊露依旧担心的跑了出来，险些摔在地上，机械兽更为疯狂了。

"等我回到村子叫人，哥哥早就不在那里了......"

"这里是哥哥逝去的地方，也是思念哥哥的地方。"

"可是，哥哥并没有死，我在与机械兵的战斗中，他们的头领，一个叫机人兵的，有着和哥哥一样的面容，这也就是我旅行的初衷"说完了这个，伊露怅怅舒了口气，眼睛里，无奈与悲凉。

弗莱慢慢采下一朵花，双手捧起，递给伊露，伊露眼神停在花瓣上，伸手接过。"送给我的吗？这花语，是结出爱的果实，"继而低头看看苍白的雪地"可是我的思念，什么时候才能结出果实"

里：周围仍是一环环的走廊，我能做的又归为行走，无助的行走，可能干脆什么都做不了。

国王对自己愚蠢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出于对国家发展，听信了库亚的谗言。如愿得到了通行证，众人越过地门，来到沙斯塔尼亚。又是一块静穆的土地，树木庄严地排开，张开绿色粗壮的臂膀，保卫着自己的领地，阻挡阳光和人类。这里名曰机械兵森林，实际就是机械兵的墓地，埋在地里的是零件罢了，机械同样与人类相同，有归为沉寂的一天。

不远便是沙斯塔尼亚王城，虽然临近红莲黄昏山，但看不出有什么极为特别的地方，也许只是表面现象罢了。此刻，王座间，正在召开军事会议，部下报告，机械兵已经在攻打其他两座附属城堡。对于突如其来的众人，军事大臣们言辞激烈，勒令叫人把五人带走。此时国王下令说，想听听这些人的故事。

再一遍陈述完了使命，沙斯塔尼亚国王同样显得很平静，“可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吗，默示录上不是说五个人吗？”弗莱低下头

“是的，羽翼殿下，也就是弗莱德爷爷，已经被假面男杀害了。”

“这样......对不起弗莱，又在你面前提起这事。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所说的希望。古代人留下的希望，存在于各地的四座古代之塔，若是都开启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们去找大贤者马吉那吧。”

刹那间，一个古代机械兵跌撞着冲了进来，从内部映出一个面目狰狞的男子，告诫各位放弃。伊露一下子便坐到了地上，那人正是伊露的哥哥。

不过听到了希望的字眼，有些彷徨的众人不觉为之一振，马不停蹄的奔至迪哈亚村。

在这位红色爆炸头架墨镜大贤者的帮助下，各位掌握了初级的古代文字并被耗其一生的瞬移装置片刻间送回了伊斯塔尼亚，这里，是劳挂念的地方。

被巨大的能量震昏，众人陆续醒来。却听到了不远处身着红黄蓝绿不同颜色铠甲的四位老骑士正在策划打倒国王，改变国家。

“单纯的想改变这个错误的世界，我喜欢这种单纯。”伊露嫣然一笑，劳仍是一番颇为不屑的样子。

正当骑士们说得眉飞色舞之时，一群魔物出现并将起包围。四人也不甘示弱，可刚刚抡起拳头......身子骨不听使唤，没办法，一行人只得上前解围。

几位老人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威武的影子，甚是激动，执意邀请大家去他们的村子，那早已经准备好了晚宴。

凭借老人赠送的手杖，大家顺利穿过了迷雾森林，回到了熟悉的土地，落木依然萧条。

第一个来到了西灯塔，给士兵打了个招呼后，来到了灯塔的顶层。熊熊的篝火依旧不息。弗莱输入了古代文字，骤然间迸射出了光柱，光柱的方向正是北塔，看来北塔的门已经打开了。却不知，塔下，伊斯塔尼亚的士兵，早就翘首以盼，众人像羊羔办被捕。

再次登殿，只是身份来了个转角，满脸赘肉连五官都装不下的国王正要惩治众人，灯塔的士兵冲了进来报告，不出所料北塔的门已经打开。为了解开北塔的迷题，国王给了众人一点自由。

如沙斯塔尼亚一样威严，生硬的石板更加沉默。却似乎隐含着什么，蓄满北塔每一寸墙砖。塔顶，微风划过，一片枯叶从侧窗飞了进来，轻轻的贴在生锈的台子上。国王和部下此时上了塔顶，迈进了火焰后，空旷的房间。黑暗中几双猩红色的眼睛在凝望着什么，寒意顿生。

国王的部下似乎看到了什么，重重跌到了地上，尖叫着跑了出来。国王还没感觉，傻傻地回头张

望。

众人出入房间，一群魔物已经将国王包围，劳前脚登地，右腿前顶，右手一个弧线，手中的弓盘飞出，一个怪物应声倒地，大家也一拥而上，救下国王。里层的房间很空旷，似乎什么也没有。突然，出现了与沙斯塔尼亚遇到的同样的古代机械，这里沉睡的，竟是传说中的战舰王——伊斯塔尼亚的先王。
战舰王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机械强兵富国，并告诫国王不要迷茫。

胖胖也明白了什么，走出房间。大家回到塔口，国王已经决定要改变国家了，此时红黄蓝绿四骑士赶到。在看到国王的转变后，同样立志要为国家战斗到最后一刻。

里：不寻找依靠就什么都做不到么？我不想这么认为，我必须有所改变。我感触到了我的移动，我的身心随着世界缓缓前移，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大家回到了伊斯港，劳突然说想去见部下们最后一面。

一大早，弗莱便被伊露吵了起来，迷迷糊糊又睡了起来，伊露满脸黑线将其强行拖至港口，正巧听到了军队要造反的消息，看来国王的改变大家还不知道。劳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船只,大家又来到了盗贼岛.很快，船在岸边抛锚了，意外的是，没有人来迎接，取代的是一群怪物。在盗贼洞穴的底层，几人已被怪物包围，神经绷紧。

你们几个，别放弃啊。

声音清晰的像清晨饿钟鸣。

短暂的叙旧告别后，在几位盗贼的帮助下，大家又回到了诺斯塔尼亚。怀滋望望天空，略微伤感的喟叹一声，“这里，很亲切把。”

“是的，很亲切。”

瓦奇似乎看到了什么，脸颊莫名的飘红，“看呐，弗莱，碰上熟人了,那个漂亮的大姐姐”迎面的正是诺斯塔尼亚的女骑士团长，面容丝毫不想满心欢喜的迎接熟人“弗莱吗，好久不见了，要是想回村子的话就抓紧回去吧，现在村子里没几人了。”团长冷冷的说到，转身便走。

“我说，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伊露用手指轻轻戳戳瓦奇。

“没...没有，怎么会，哈哈”瓦奇的两靥还是没褪色。

村外，和走的时候一样祥和，稀疏几声鸟啼，更觉安静。

里：存在，什么是存在呢。在不断前行的旅途中我不断诘问自己，然而，我所要的答案并未出现。

家中，王城的士兵正要求弗莱一家去避难，但家人担心弗莱，不停推迟。

“都说了多少遍了，随着接捏西斯的到来，村子里现在很危险，请快跟我们到王城去。”

“可是，儿子在外旅行，看到家里没人，会很寂寞的。”

“那就留张字条，叫他一起来！”

弗莱和怀兹走了进来，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面面相觑。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像他爷爷了。”奶奶将两杯热茶送到弗莱和怀兹身前，沟壑纵横的首抚过弗莱的额头，弗莱的眼睛表达出一种几近迸发前的凝固状态，“是这样的，我有话跟您说。”坏滋抢先说到

弗莱的父母听到羽翼的事情后不禁大为怅然，“大家这是怎么了？”弗莱的奶奶目光平和，再一次轻轻抚过弗莱的额头，“孩子，爷爷说过等到了时候就交给你这个，虽不是什么护身符，总会有用的吧。”说罢， 递给弗莱一个荷包。是古代咒文，上面写的是，勇气。

“快走吧，孩子，世界还等着你呢。”奶奶缓缓走到了窗台，入神的看着天空。

是呢

里：是呢

先后启动了另两走古代之塔，众人在地门见到了御驾亲征的威斯塔尼亚国王。南特为了为大家争取时间，单身阻挡千军万马，国王显得十分担心和伤感，不住的重复，南特，我的朋友。

“既然决定了就不要再犹豫了，大家走吧。”劳低声说，弗莱却还站在原地不动，回头张望。“走吧。”劳一把抓起弗莱的胳膊。接过国王给的咒文，大家又启程了。

里：感觉，好强烈。我知道了。

一路上，弗莱没有吭声。再次来到了永久雪山，开启了通往最后的塔的通路，湖底都市。在塔顶，众人开启了久违的机关，巨大的能量，压缩积尘千年的言语迸发，机械的声音。古代机械讲述了捷捏西斯会引起地下金属共鸣，致使机械兵暴走。魂的密度和纯度是相互矛盾的两个量，即密度高的地方，魂的纯度相对较低，而钢羽正是灵魂纯度的最高结晶，只有纯净的魂，才能引领新的世界。

等到了沙斯塔尼亚，俨然仅存一片废墟。劳模了摸地下的断垣。“这还是新的，应该破坏不久。”弗莱一把把剑扔到地上，怀兹没有多言，躬身捡了起来，弗莱接过剑，没有吭声，径直走进空城里。

原来国王为了抵御机械兵，将城中的附近村庄的人都搬进了地下通道。见到了身披战袍的国王，国王为给众人赢得时间，准备率领全体士兵上阵。此刻，红黄蓝绿四骑士，还有盗贼团的几位也赶来助阵。

里：我是存在的。

众人来到了哈鲁巴城堡，面对高耸的城墙和紧闭的城门，看来只有硬闯的份了。突然，城门缓缓打开了，两个疲惫的士兵以几乎爬着的姿态艰难开启了城门。

“这里不是已经被怪物占领了吗？怎么还会有人类？”

“因为坚信有人需要通过这里，有这种想法。所以一直撑到了现在。”

“辛苦了～”弗莱握住士兵的手“快回到同伴中去吧，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经过天门之后，便无法回头，也没有人想要回头，因为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禁断之地，地下的熔岩在暴涨，沸腾。猩红得像血液流淌在岩洞里，让人窒息。尽头，是空旷无人的房间，地面是灼热的铁网，正像是

“古代的竞技场，这里就是竞技场。我就是从这里赢得了机械的身体，你们这样挣扎是没用的，等待我的裁决吧！”房间中央显现出一个黑影，手挎嗜血的镰刀，黑紫色的斗篷低低垂下，还有冰冷的面部

表情。

是伊露的哥哥，不，曾经是。

只有刀刃相加。

再强大的机械身体也会被击溃。机械死神停驻片刻，在伊露的枪声后，猛地向后倒了下去，口中吐出股股黑血。"我……这是怎么了……对了，我，我是被操控了……"他艰难用镰刀撑起身子，"我刚才说得不完全对，黄昏山的装置是一个能量增幅装置，如果加上古代知识的力量，应该还有希望吧。"进而转头看看伊露，"对不起，请继续下去吧。"

妹妹。

哥哥的眼睛逐渐成一条线，手微松开，身子和镰刀一同滑落到地上。
"伊露……"劳担心地看着伊露。伊露躬下身子，将一朵花放到少年胸口，"走吧，大家还等着我们呢。"站起身来，没有回头。

红莲黄昏山。

五人站到了五个台型装置上。强大的能量立即贯彻全身，羽翼在背后张开，愈来愈大。

劳的披风被能量撕裂，

伊斯塔尼亚的王城残破的旌旗飘舞。故乡呢

盗贼团的各位浴血奋战，头也在努力，我们不能输。是的，我也要努力。

阿鲁巴的女孩家"他一定还在为穷人努力。"我会的

瓦奇精神绷紧

哥哥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还好，放心吧。

还有奋战的骑士团的各位。努力吧，我们。

伊露的裙角来回微摆

沙斯塔尼亚的众人，南特的斧子已经钝掉，奋力将一个机械兵摔到另一个身上，国王在城堡积极部署。大家……

雪山的山顶，血泊中的哥哥。哥哥，没什么对不起的，伊露，会永远惦念你。

里：我
我

里：体会了长久的寂寞
经历了许多

里：只有这样的努力
谢谢大家

里：如此便有了我的存在
我想要

里：所以

保护

里：让我燃尽最后的生命
大家。

里：让我
请

赐予你拯救星球的力量
赐予我拯救星球的力量！

“连我这个从未受到钢羽恩惠的我，竟也能感到如此强大的能量！”坏滋惊叹道，五人齐声怒吼，顿时，四座塔的光球放射出了撼天的能量。地球上，一道光注射了出去，连着希望，连着奋斗，连着勇气，一起射了出去，击碎了彗星。

里：谢谢
谢谢

天空，又变得如此明朗。机械兵节节败退，奋战中的各位......世界，又恢复了宁静。威斯塔尼亚国王望着天“看来他们成功了呢”

“是呀，国王。”

“南特～！”

一年后，人们为了各自的国家的建设而忙碌，坏滋这里正要记载这次发生的事。事皆又忙碌起来。在家中的一角，墙上多了一幅画，被擦拭的很新，笔触像是并不熟悉绘画的人所做，一个粉裙子的女孩追着一个白胡子的老骑士，拿着锤子的男子单手搭在笑得很灿烂的少年肩上，另两个穿着斗篷的和貌似僧侣的在一旁静静看着。

当然，每个人都有一根七色的羽毛在身后。

韵蒂堡战记正文＋易路尔评佐迪主线篇

易路尔达比多

各位好，时隔很久，我又回来了，这次将献上一份薄礼。

http://www.animecharactersdatabase.com/另外附一好网址，搜 ACG 女孩超有用

仅将本小说献给所有喜欢 ACG 的朋友，动漫朋友，游戏朋友，以及时刻玩着有很多女孩的游戏的那种人。其实是想献给太多的人。

好，废话少说，直接入正题！

文前说明

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与现实作任何联系，人物的特点、性格等请以佐迪正史为准

第 1 话 雨中的初中生

创世天宙，一个典型的多种族世界，自从创世天宙饱受外敌入侵后，一直着维持着战乱，所谓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一时间，弱肉强食，你争我夺。而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和多个空间相连接，集合上百种文化的厄迪星，体积足有 1116 个地球般大小的厄迪星名副其实成为创世天宙第一大行星，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和平的地方，由于各个种族的相互制约，相互来往，致使这里一直成为文化交汇中心，也是由于这里物产多样化，成为创世天宙野心家必须争夺的地带。

我的故乡厄迪星也不例外，战火很快就烧到这里，在长达 256 年的战乱里，人口也是处于第一位的厄迪星，人口数量从 15000 亿下降到 900 亿，随后由于星球环境日益恶劣以及天灾不断，最后剩下不到 50 亿，并且被外敌攻陷。新政府成立后，厄迪星不断有外来人入住。而本来的政府成为流亡组织，一直企图夺回领导权，而新政府控制力不够，最终形成了类似春秋战国般的状况，在强大的压力下，新政府不惜加大力度，经过 130 年的整理，总算回复到能居住的状态，然而情况还不大乐观，毕竟还是僧多粥少，人口增长总超过承受程度，不到 100 年，人口回复到 190 亿，这个数字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还没包括无户籍人员以及非人类生物。

故事就这样以我所在的地点亚原大陆的光舟市展开。

……

光舟市，一个厄迪星上典型新老结合的城市，也是全星球第一大城市，占地 36 万平方公里，人口 1 亿 2 千 8 百万，人口密度却不是第一，北面是冰月山脉，南面是偌殷海，气候四季分明，具有山地、平原、丘陵等等各种地形，最为特别的是这个城市具有袖珍国特色，即使切断外界的联系，依然能自给自足，这样的城市在厄迪星也不少，总数达 504 个。

光舟市的东南面有一个小港口，名叫宛府，因为曾经是旧城区最繁荣的地方，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所以被政府划分为特别经济区，可惜风水轮流转，早在 128 年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区域的经济日渐走下坡，最终变成了基层居民居住的旧城区，而故事的主角易路尔·达·比多就住在港口附近的一栋六层楼高的旧房子。这天，阿达睡得太阳升到一人高，还赖在床上，直到肚子呱呱叫才攀着床边的椅子，张开朦胧的睡眼，还一边打着呵欠，连洗脸刷牙都不予理会，胡乱在衣柜里抓起一堆衣服穿在身上，一溜烟跑到家对面的便利店买东西吃，眼睛刚好落到篮子里的面包，盯了一眼价目表，不禁嘀咕着：

"唉，面包还是 10 金一个，怎么就不能便宜一点！"

创世天宙计量单位是金，也是唯一的单位，由于社会依然动荡不安，物价一直降不下来，阿达这天刚好没吃饭，总觉得身体几乎站不起来，差点要晕过去的感觉。

阿达是一头黑色的硬发，圆脸蛋，弥勒佛的耳朵，平鼻子，嘴巴不大，却能含进自己的拳头，而且舌头能舔到鼻子。皮肤和女孩子一样地白，然而由于她手脚比一般男孩子短，看上去有点笨拙，性格稀奇古怪，但喜欢和任何人交谈。

"哈哈哈，小伙子，那也没办法，我们不是当官的，即使提了意见，作用不大。"

"嗯，阿姨说得好，那也只能将就将就。"

和店员谈话完了后，阿达手提着两袋食物回到家里，一些放进冰箱准备以后吃。然后爬到床上，打开电脑继续干他的活。由于阿达自己不大爱做饭，若不是出去吃，便买一大堆快餐食品呆在家里慢慢享受，沉醉在电脑世界里。

就在阿达刚打开电脑不久，天气骤变，密不透风的乌云将大地遮得像黑夜一样，一阵雷声吓得他差点把喝进口的柠檬汁吐出来。

"哗！临近清明节必定有这样的天气，不奇怪！"

阿达有个习惯，只要是下雨天，一定看着窗外大雨淋漓的灰黑天空，然后闭上眼睛深思，22 岁的那年，自己离开父母独自谋生，凭借着自己那一手勉强及格的文笔，找了一个杂志社投稿，每天拿着 1000 金工资渡日，只是他心中一直有一股焦虑，那就是若继续这样下去，不到一年，维持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了。而争取低收入保障的人不为少数，恐怕还没轮到自己。一想到生活所避，阿达顿时呼吸加快，愈加心急，看着电脑显示屏，越是冒起一股烦躁不安。

这个时候他会采取另一种办法，带上钥匙后疾步走下楼梯冲到路边，一个人仰首站在滂沱大雨中，伸开双手成四十五度角，做出一副恩赐老天爷天降甘露的姿势，雨水把他浇得像个泪人，打在眼皮上，灌进耳朵里，由于雨势过大，使得阿达无法呼吸，只能往回跑。

常言道，人的一生中会有几次改变命运的时刻，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大了某方面的作用，然而一次关键性的邂逅，却能改变一个人往后的时光，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问题是朝着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终于一个代表着这种邂逅的声音传进了阿达的耳朵。

“大哥哥，干嘛一个人呆在雨中？这样会冷坏的。”

闹得像落汤鸡的他一脸的颓废，一把绿色的雨伞架在头上，好比是家人迎接自己回来一样。阿达丝毫不敢抬起头，拼命用手背擦去脸上的雨水，折腾了几分钟后才说出感谢的话，由于眼前里还有雨水没清理出来，看到的景物都带有波浪的形状，于是使劲地把头甩了一遍，然后缓缓地抬起头。

首先映入视线里的便是一头火焰色的短发，鸡蛋型的脸，深黄色的瞳仁，从声音上听，对方似乎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她身穿一套绿色的长袖运动服，脚蹬一双小巧玲珑的蓝色水鞋，最奇怪的是手上戴着白色的手套，腰间横挎着一个单肩淡黄色书包。当时的天气春去夏到，温度大约 20 度左右，为何这个女孩子却是这副打扮。阿达口直心快，问：

“妹妹，你觉得很冷吗？为何要穿长袖衣。”

“......”

女孩没回答，只是收起雨伞后，用两手抓住伞柄，垂直地杵在地上。

“这雨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

“希望不要下得太久，不然回到家后早就过了吃饭时间。”

听到对方回答，阿达似乎觉得拿准了切入点，接着问。

“哦，家住得远吗？”

“......”

女孩又不说话，这使得阿达很难为情，答了十多分钟得话，他总是摸不准对方的心思，一会儿自己说了十多句对方就是不理会，一会儿话还没说完，对方便开口了。而这时候他发现女孩一直盯着自己的身子，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把几天没洗的衣服穿在身上，衣服上不但一团团漆黑的污迹，而且还散发着一阵臭味，对方肯定将他当作睡在路边的乞丐，阿达顿时想找个洞躲进去，只有一边苦笑，一边跑回家里，冲进浴室里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可当手卧在门锁上的时候，阿达的心中有着一股忐忑不安的心情，一个 20 多岁的男孩子竟然和 10 多岁的女生答话，给人一看就是动机不纯，于是背靠着门低头深思，肚子传出一阵咕噜声音，他抬起头看着钟表，时针搭在 7 的位置上。脑子里马上想到要吃饭，可是雨这么大，而且看势头还要下很长时间。

“今天不想做饭了，可是刚洗澡了。算了，算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阿达左思右想才勉强地走到厨房里，打开冰箱掏出几个鸡蛋和一些葱，瞧了一下电饭锅还剩一些没吃完的饭，干脆扔进锅子里来一个蛋炒饭好了，手刚按下电子炉的开关，传来了一阵敲门声。阿达马上心里感到困惑，打开门后那头焰色头发顿时让他愕然。

“您好，大哥哥。我在这里等了很久，听新闻报道说今晚到明天要刮 8 级以上的台风，港口的船全部停航。请问您能否帮我一下。”

“哦，是吗？嗯……你怎么找我帮忙？这栋楼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阿达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一下子想推了这忙，然而女孩的回答使得他十分吃惊。

“我敲了其他人家的门，可是都没有人理睬，估计是出去了吧，也真的太巧了。”

然而他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凑巧，而是这栋楼房已经年久失修，基本上其他的住户都搬出去了，而只有自己由于买不起新的房子又找不到新的住所，只能呆在这里，要是不走运碰上天灾，这栋楼房恐怕是岌岌可危。就在阿达考虑是否让对方进屋的时候，那个看上去娇小的身躯抽搐了一下，左手赶紧捂住嘴巴。

“呵欠！”

女孩的弱小喷嚏，立即打消了阿达拒绝的念头，二话没说打开门，让出自己的椅子给她出，而且顺手将雨伞挂在门边的挂物钩子上，然后坐在床边发呆。

这时候的阿达一动不动，隐隐约约地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声音还不断加快，眼珠子斜着往女孩身上瞄，视线一下子落到运动服的标志上，应该是某学校的校徽，这么说她应该是学生。

“大哥哥干嘛偷看我？想观察什么？”

女孩的问话令阿达不敢正视，拿做饭作借口跑进厨房去，谁知道女孩猛地跳起来，冲到放书的书柜前，眼睛左右地浏览书的封面，特别在一堆研究种族人文的书，她还想伸出去拿，可是又回过头来盯着他，仅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却让阿达找到了话题。

“这种书你还是不要看好，毕竟人类还不能接受其他种族的存在，他们是倚老卖老。”

“大哥哥又能理解书中的内容吗？”

女孩的话正好说到点子上，阿达心中那股演说家的冲动马上就崭露出来，左手摸着胸口，右手做出介绍的手势，胸有成竹地自称自己是一个包容多种文化，懂得换位思考的人，只是学了一点哲学和历史，却悟性不错。女孩看见阿达那副自诩为专家的模样，偷偷露出一丝微笑。

“那么大哥哥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厄迪星上究竟有多少种族？”

阿达觉得气氛向着预计的方向走，于是放心地发表意见，伸出十个指头，指出厄迪星上一共出现了 9 个大族，分别是人类、机器人、外星人、天使、恶魔、精灵、动物、妖精、神，除此以外还有无法从相貌上区分，却与上述种类有所区别的，一共有 255 个，其中有 66％是混血类型，所以算上混血应该是 10 个才对，而且由于现在各个种族已经相互通婚，实质上混血儿已经是越来越多。做了一番概括后，阿达接着将各族的起源、现状以及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边说一边拿出相关的图文给女孩看，用上摩登和幽默的词语，一下子逗得女孩托着脸呵呵地笑。

“所以呢，这些种族只能变成人的模样来忽悠忽悠人类这位老人家啦！”

“可是忽悠完后，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的。”

“那大可放心，生气没有用！人类要是追究起来，那是自打嘴巴；要是不追究，吃亏的是自己，这就叫做当断不断，两头不讨好！最后变成三明治了！哈哈哈。”

阿达看到女孩子的笑脸，总算松了一口气，回忆起旧时死党名言：和女孩子交往的最佳办法，那就是一个字，逗！平时多看幽默滑稽的艺术作品，使得他在这方面有点才华。正当阿达说到兴头上，女孩的一个问题使得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大哥哥，为何在你说的种族里，没有创世天宙·佐迪？”

“..............................”

佐迪一词出现后，阿达的思维顿时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口张得再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女孩敏锐地意识到话题敏感，将书包垫在膝盖上，低下头，有点显得不知所措。阿达察觉气氛不妙，借意到厨房里做饭，才打发了话题。不知什么缘故，他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销的时候，女孩竟然偷偷地躲在门后偷看，正好看到橱柜上有一瓶油炸的马铃薯条，竖起脚尖，吃力地伸手去抓瓶子，然后问：

“大哥哥，这个能请我吃一些吗？”

“哦，可以。哎，别这样拿，这些食物太油腻了，会弄脏手套的，脱下来拿吧。”

可是女孩没有把手套脱下来，提出将瓶子拿到外面去吃。这下阿达可就起疑心了，想搞清楚手套下遮住了什么秘密，故意装着继续做饭，等女孩回到房间的时候，他提了一面镜子放在厨房门口，正对着女孩坐的椅子，等着手套脱下的一刻，可是直到所有的饭菜都弄好了，依然端坐着，手贴着膝盖，这时候阿达发现女孩的手背比一般人的要鼓，正想多看一眼，发现女孩的视线往厨房看来，赶紧一手藏着镜子，接着把餐桌布置好，端上菜后，自个儿抓起碗筷吃完饭，筷子夹起一只金黄色的鸡腿时，女孩的眼珠子盯着那块鸡腿，弄得他浑身不自在，于是拿了一个盘子和一套刀叉，将鸡腿放上后送到女孩的面前。然后转过身去说：

“行，你吃吧，我不会偷看的。”

说完，继续狼吞虎咽地吃，阿达吃饭可是很有效率的，转眼的功夫就把两碗干饭、以及两个菜都吃光了，把餐具拿到厨房洗干净后，在书架上抓起一本书坐在书桌上看，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摩坦妮灵异体少女》，是介绍生物种类的工具书，其中有一页提到这种生物的一个分支，当遇到特殊的天气、地形以及接触某些特定的物品，身体就会长出一种类似水疱的结瘤，呈现荧光绿，面积有网球那么大，硬度可以媲美金刚石，而且和血管连接，若是碰上水，效果更明显，并且让具有杀伤力，注解里还指出这种情况在本体感受到威胁，或者充满敌意和战意的时候也会出现。

这一连串的特征无疑引起了阿达的思索，毕竟自己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对于某些细节可是极为敏感，他赶紧抬起头盯着密集的雨点，随后联想到女孩的手，总觉得手背显得臃肿，视线再回到书页上，顿时一股难以形容的感受涌上心头。他压住心里的紧张，一副正经地把书放回柜子上。可就在书放回到架子上的那一刻，书名映入了女孩的视线。

俗话说得好，事情的发展往往在一些巧合的小事上，女孩子发现阿达看到那本书后装镇静的表情，翘起双

手把手腕藏到腋下，闭上眼睛。然后阿达找了一个借口：

“不如这样吧，我家附近有一家旅店......”

“我的钱不够付房租。”

话还没说完就被女孩顶回去了。

“行，没问题，我帮你垫一部分好了！”

阿达掏出钱包清点纸币的时候，女孩背起书包，站起来鞠躬感谢阿达的款待，表示不能赖在别人的家里不走，然而他劝到外面台风横逆，还是不要出去冒险的好，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就不好了。女孩一声冷笑，说了一句让阿达愕然的话：

“若大哥哥是看过那本书的话，相信就不会为我而担心了。”

说完，女孩拿着雨伞疾步走下楼梯，而阿达站在原地，脸色显得呆滞，眼睛默默地盯着楼梯口......

当女孩走到大门的时候，早有四个和她同样打扮的女生在等候，她们发现女孩后赶紧扔下手中雨伞，一副紧张的模样：

“雨夕，我就知道你去找地方避雨，幸亏能找到你，不然惊动了上面就不好了。”

“实在对不起，因为刚才突然刮起台风，一时间老毛病复发。”

风随人，正如这位少女的到来，好比迅烈的飓风一般。

第 2 话 灵异体少女雨夕

五个女生走到楼梯的旁边，脱下右手手套，五只手手背上赫然出现了一个荧光绿的大水疱，啪地一声，水疱破了皮后流出很多侵蚀性的液体，把地面腐蚀了一个大洞，液体沿着洞的周围一直往下灌，好像在塑造一条通向地下的垂直通道。过了 5 分钟后，雨夕往洞口瞪了一眼，毫不犹豫地往下跳，其他四人跟随而来。五个女孩子从通道的另一头自由落体般往掉出后，正是下水道，而且早有一块枕垫让她们舒服地降落。

“嗯，应该是这里了，估计我们的运输艇快到了。”

话音刚落，轰隆一声响，她们眼前的墙壁裂开崩塌后，一艘黑色类似潜艇的船像海豚从水面跳起般冒出，舱门自动打开后她们便进去了。

“雨夕，很久不见了，我还是喜欢这样回家好。”

“拜托，你们这样回去，恐怕早就把港口给拆掉了。”

“不用愁，我们做好了善后工作，别人不会发现的。”

船里头的清一色都是 13 岁的女孩子，人人都是一样的打扮，各自坐在船两边的长椅上有说有笑，她们和刚才那四个女生都是雨夕的同级生，这时候雨夕说出了刚才和阿达见面的事情，立即引起其他女生的议论。

“哦，你终于去和阿达谈话了，怎么样？阿达是不是真像传闻说的那样？也罢，毕竟他的绰号就是佐迪的傀儡木偶。”

“啊，刚才她对着我的时候，既滑稽，又显得不知所措。”

雨夕表示离开时说了一句提示性的话，阿达才回过神来，呆呆站在原地。同学们问雨夕是否知道阿达那个窝囊废的过去，她简单地作了一番介绍，那个男孩在面对种种压力和自己的将来时，选择了一条复仇的道路，而且最为痛苦的是绝对不能让亲人和熟人知道，所以只能等到这些人都离自己而去。同学却说到阿达既然想依赖佐迪，恐怕就已经是一个死去活来的人。

“没错，这点对于曾经是真队长的知己来说，同样不例外，当时和阿达做最终决断的是露尔·希希。不过我觉得奇怪，他似乎一点长进都没有，对于依靠对象总是察觉不到。”

旁边的同学挨在雨夕的肩膀上，指出男孩天生有股迟钝，不然女孩的直觉就没有发挥余地，她也被这句话逗乐了。

雨夕的运输艇在 1 小时后到达了宛府港口以东 330 海里处，在地图上这里是一片汪洋，然而运输艇浮上水面时，却是一个人工岛屿，上面耸立着几十栋六层高的宿舍，艇靠进船坞后，雨夕看着艇后暗暗称赞：

“真不愧是改良型的，不但能潜水，而且丝毫不受台风的影响，果然是摩坦妮的歪脾气。”

雨夕这天不是去上学，而是学校放假，于是跑到光舟市的商业街去逛，结果遇上台风，只能坐学校的专用运输艇回来了。每一栋宿舍都有编号，雨夕宿舍在 08 栋 602，踱上六层楼梯后，从裤子口袋里抽出学生卡往门的感应器上刷，门自动打开了，是个八人住的房间，大约 40 多平方，走到写着静岗雨夕的双层柜子前，将书包的书放在桌面上，然后蹦到自己的床位上躺下，两脚挂在床边，回忆起阿达见到她后不自然的举动，露出一股无奈的苦笑。这时候房门吱咤地轻轻移开，一双金黄色瞳孔窥视着房间里的动静，雨夕从心灵感应上得知有一个躲在暗处的人在偷看自己，而且这人是这间宿舍的常客。

所以雨夕不予理会，继续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小休一会儿。谁知道，门啪地一声狠狠地砸在墙壁上，一个高速物体跃起，一下子压在她的肚子上，雨夕被这突如其来的“招待”压得双脚和上身顿时翘起，头抬起来后看到是一鲜红色的头发左脑门上扎成一束，上身穿着白衬衣，外套一件鲜黄色棉制背心，下身是一条乌黑的折叠裙，朋克式红蓝间隔袜子，深绿色鞋子。雨夕当即怒吼：

“麻晃！你怎么打招呼我不管你！但是这样压下来，你是不是想把我压死？”

“雨夕！别那么计较，我帮你修正一下身体不好吗？让你更加苗条！男孩子看到你那火爆的身材，顿时拜倒！哈哈哈！”

雨夕提到自己可没那个心思，没必要为了那些所谓的雄性生物去改变自己的形象，麻晃一屁股坐起来，装作一副专家的样子提到女孩子可不能一味地只顾着自己，适当地提升一下品位，好让外界接受她们。雨夕没听麻晃的话，一把扭过头去，谈起和阿达见面的事情。麻晃立即来兴趣，眼睛看着天花板，嘴唇添着手指尖问：

"又在骗我，若你不注意形象，怎么能吸引阿达那个好色之徒。"

"什么好色，完全两码事。他是被动漫圈子里的某些术语影响，露尔·希希向我说起阿达的往事，那种思想是环境造成的。"

麻晃用手指指着自己，再指向雨夕，最后指着整个房间，双手做出怀抱整个世界的姿势，表示佐迪之所以引起万千世界的瞩目，也是环境造成的。雨夕伸出大拇指赞赏她一针见血的见解。这时候雨夕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阿达每逢雨天不时会站在雨中，让雨水把自己浇个够，麻晃，你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没有读别人心思的能力，不过根据我的见解，以为前辈们留下的观察日记，估计是阿达对现实的无奈和默认。"

"可是，在雨中的阿达做出的姿势是对上天的感恩，流露出自然随性的笑容。"

说到这，两人不约而同的沉默，房间里静得可怕，最后还是由雨夕用一声微笑打破寂静，打开放衣服的铁柜，从里面取出一套深蓝色的泳衣，伸出大拇指指向门外，雨夕准备在下午和同学们一起去参加水球比赛，这项运动在她的学校甚至所住地都很流行。麻晃借意自己的家离这里太远，不能在这里久留。雨夕一下子看穿她是想赖在朋友家吃免费的饭菜，就把今晚自己和朋友们的聚餐事情说出来，若情况允许，能带上麻晃。麻晃乐得跳起来双腿夹住雨夕的大腿，一个劲儿地将这位好友抱紧。

"好啦！别抱了，等一下我打球的时候遇溺而亡，我的怨灵就一直呆在你的身边。"

……

雨夕穿上便鞋和麻晃离开宿舍，沿着人工岛屿的西海岸边，上面都站满了头发各异的女学生，她们身穿泳衣，年纪比较小的三三两两坐在岸边湿滑的石头上戏水，年纪大的伸手舒腿做准备运动，似乎等一下会有一场激烈的竞速赛。这时候雨夕的视线只落在一个地方，在海浪拍打的一块几米高的礁石上，一位少女闭上眼睛，双脚直立，不停地翻动手腕，海风轻轻吹拂着少女的夕阳光线般的淡黄软发，她轻轻张开自己那双密云般灰色的瞳仁，注视着远处海平面中的半个桔红色太阳。岛屿的上空却是一片灰色的密云，形似波浪，金黄色的眼光投影在云层上，形成了千万道金边，好比捆绑在云层上的金色链条。雨夕仰望天空，欣赏着大自然塑造的这片美景后，说了一句：

"时间到了，麻晃，还是老规矩，你先赶去场地，我很快就来。"

"比赛前还不忘记锻炼，拜托，雨夕。你怎么就不能懒惰一点，要做的事情总是排得满满的。"

“我这人，闲着就不舒服，想法就多，所以拼命找事情干。别说了，等一下我有什么杂念，训练的效果要打折扣。”

雨夕把外套放在更衣室保管后，用几分钟活动筋骨，往后退了几十米，原地轻跳几回，那个身体轮廓看上去有点怪异的 13 岁少女身躯在一阵清脆的跑步声跃起，在灰色的半空中翻滚几个圈，扑通一声嵌入水中。同一时间，站在礁石上的少女以眨眼的速度跃起，身上的连衣裙早早落在礁石上，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的泳衣。进入水中的雨夕身体处在水面以下 40 到 50 厘米的地方，双手伸直，手腕上的水疱状物体再次出现，那两个东西好像救生圈般，雨夕的手一直浮在固定的高度，丝毫不需要活动。而双腿拍打的程度只是脚跟以下的部分垂直移动，从来没露出水面。可是，这样的一种游泳方式，竟然可媲美海豚的速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雨夕的出发引起在场所有人的轰动：

“水中火箭和潜艇导弹出击了！大家还不去偷经验！快！”

水中火箭是雨夕的外号，因为她在水中加速度可以达到 10 米/秒，而最高速度则是每小时 510 公里，而那位外号叫做潜艇导弹的少女名为山城米夕，和雨夕并称摩坦妮双夕，两位小女孩都是游泳好手，米夕进入水中后，皮肤呈现和海水同样的颜色，而且毛孔里不断冒出气泡，两人的速度不相上下，已经达到每小时 150 公里，而其他人只能远远落在后面。雨夕运用摩坦妮特别的声音和米夕对话：

“还以为你今天会做座上客。”

“不行，我可不甘心跟在雨夕的后面吃浪尾。”

雨夕一股兴奋感涌上心头，两人并排直线往前冲，几分钟后，海面上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海上山脉，这是厄迪星著名的天然景点，外号叫做海峡迷宫的华壑地带，面积 62319 平方公里，到处是被海水和雨水侵蚀的山，纵横交错，接近水面的部分有着大小不一的溶洞，四通八达，远看光秃秃的山峰，上面长满翠绿的灌木，山峰的狭缝里还长满了青苔。表面上看去像小波逐流的水面，在水里看过去是暗礁成群，在这样的地方游泳不但危险，而且看上去连绵不断的山群，很容易让人迷路。

可雨夕和米夕进入这么一片地带后，以快艇式的速度，海豚般的敏捷，在大小山峰中左穿右拐，好比一个出色的驾驶员开着一台车子，干脆利落的驶越每一个弯道。此时，迎面正好有一堆凸出水面的尖石，高度足有 5 米，两个女孩同时下弯身躯，像两条海豚般利用身体弹性跃出水面，连续几十次的跃过阻拦在面前的尖石群，两人再次对话：

“还不赖，看来我要超越雨夕还需要时间。”

“恐怕米夕早就超越我了，你这么说我会感到受宠若惊。”

说完，她们呆在水里捂住嘴巴偷偷地笑，倒是米夕拍着雨夕的肩膀，说后辈们已经在比赛场地等得不耐烦，要再不赶去，留下一个坏印象是不妥的，倒是雨夕哈哈大笑地指出等得不耐烦的人是自己的朋友麻晃才对。

华壑地带中有一个四面环山、中央是水的湖泊，名叫天眼湖，面积 18000 平方米。周围的山都是矮个子，山顶上空地多，从上面可以把整个天眼湖的尽收眼底，而现在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是身穿泳衣的女孩子，她们聚集在这究竟干什么？原来今天下午是雨夕所在的学校举行别开生面的水上运动会，届时与学校结为友谊伙伴的其他学校，也会派出代表参加。麻晃坐着雨夕学校的专用水上交通工具到达会场，由于她没换上

泳衣，所以特别引人瞩目。

“真是的！雨夕到底搞什么飞机！现在还没来，结果人人将我当作频临绝种的动物来看！”

话音刚落，整个湖泊的山上都传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西边山中的溶洞口，出现了两道水花，好像飞机在天空穿过留下的痕迹，麻晃还没反应过来，所有的女孩无一不走到悬崖边，腾空跃起，空中翻滚几周，像无数利箭般垂直插入水中，几乎没什么水花，充满跳水运动员的职业风格。麻晃看着成千上万的人在一瞬间跃起而下的情形壮观得不得了，心有余悸之时，湖泊面上都是黑压压的人头，并且迅速地往东西两个方向靠拢，分成左右两群人，加起来足有几万人，大有两军对阵的势头。

接着，这些女孩子把双手伸进水里，抱起一团球状液体，做出各种球类运动员的姿势，有些当作篮球准备投射，有些单手捧着做排球发球的姿势，更有一些当作手榴弹准备扔出去。此时，湖泊中央的上空掉下一个体积好比油罐车大小的水滴，在湖里溅起 1 米高的浪花。顿时，两边持水团的女孩子戴上潜水镜。突然，西边那群人排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将自己手中的水团变戏法般化成一枚炮弹的形状，一下子扔到东边的人堆中，那个人正是雨夕，在她旁边的人就是米夕。这一扔可不得了，水团到达的地方浪花四起，不少人被产生的波浪掀起。

“啊，想不到这一次是雨夕姐姐先发起攻击！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刹那间，整个湖泊里充满溅起的水花，足有十多米高，而各式各样当作炮弹的水团满天飞舞，一场别看生面的大水战由此爆发，而女孩子也是争先恐后的向对方发起攻击，甚至有被整个打得离地几米高，然而这种看上去似乎很野蛮的游戏，包括雨夕在内的女孩子却是脸上充满欢乐，似乎是另类的泼水节。

“发现雨夕前辈！大家抓紧机会报复！”雨夕由于是第一个发起攻击的人，结果对方大部分人都追着这个出头鸟来扔，弄得她的眼睛进水，几乎睁不开。这时候的雨夕回想起阿达呆在雨中的情形，心里产生了一种共鸣。

第 3 话 不速之客

“雨夕！你们学校老是搞这些野蛮游戏，出来以后人人变成辣妹子。”

“麻晃，那你们学校天天搞的所谓活动，身体碰撞的剧烈程度不就比我们更厉害，你们把人类的运动学过来后用更暴力的手段来玩。”

运动会结束后，雨夕和麻晃一起坐船回学校，路上她就不停地在好朋友的耳边嘀咕。

“好啦，麻晃说个不停，无非是自己不能玩，要是你也乐在其中，说高兴还来不及吧。行，今晚就来我们坐做客。”

“嗯！还是米夕懂我的心意，下次我回到学校后一定向水类运动发展！”

结果，这话引得船内全部女孩哄笑，麻晃是学校的常客，基本上和她见面的女生都从雨夕那里打听到这个赤发丫头是旱鸭子。

三个小女孩回学校后，雨夕和米夕去更衣室取回衣服，麻晃呆在宿舍等她们。雨夕和米夕带着自己的舍友进入宿舍，舍友们表现出一种依依不舍的神情。原来是雨夕和米夕用赚的钱买了一间房，学校里有一套半工半读的优惠政策，那就是允许学生在课余时间里去找一些工作，或者帮学校干一些事情，例如米夕就在学校开了一个文具店，为学生提供文具，所以学生们能力上早早地成熟。而在校的学生由于种族背景，全部都是寄读生，但有一个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学生自己有住房，可以改成走读生。麻晃一听到她们能不住在学校羡慕得不得了，在她眼中，学校里那些少得可怜的娱乐场所根本满足不了自己。

“麻晃，我觉得你还是呆在学校比较好，你的心太散漫了，学习不认真，到时候找不到工作可不要哭鼻子。”

“不怕不怕！实在找不到工作我报名去拿枪好了。”

麻晃的话是暗语，意思就是去当兵。雨夕听到这话低头深思，米夕提到今天约大家去看新房子，不要说一些题外话。女孩们换上便装，到学校的专用码头搭乘专线客船。在学校东面 200 海里有一座海岛城市，是雨夕所在的势力新建造的，为了方便管理，城市不改名字，只是添加了一个编号 163，所以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城市。当客船靠岸后，麻晃迫不及待的冲出去，弯着腰，两手指贴着下巴地观察城市的外观。说起来这座城市不但样子奇怪，而且附近的环境也怪异。城市上空浓罩着一团紫色的云彩，云层上方凸现出重重山峰，但云层下方丝毫看不到这些山的腰部，雨夕指出那是因为在建造这座城市的时候就是将海岛上的这些山拦腰砍断，上面的部分搬到云层上空，下面的部分作为城市的地基。

麻晃顺着雨夕指的方向往前看，呈现在眼前的都是高得贴天的高楼大厦，色调以米白色为主，窗户玻璃采用淡绿色，这种颜色的玻璃在阴天的时候会显得特别明亮，弥补城市中光线不足。

“雨夕，你们真的是会向天要空间，楼房高度全部超过了 70 层了。“

“当然，这个城市是住宅型的，南边有一条特殊的桥，连接着另一个城市，上班到那里去，下班到这里来。”

“城市职能划分清晰哦，不过这样一下，对面那个城市到了晚上不就是空无一人了？”

雨夕提到那样就更好了，届时整个城市都会用防护盾密封起来，好处挺多，最关键能节省能源。麻晃不禁感叹到来自佐迪的女生就是不简单，米夕赶紧用手捂住她的嘴，指出这个词在厄迪星可是犯禁忌的。自从易姬事件爆发后，厄迪星上无论是哪个政府都对佐迪进行了封杀，只是想不到最后演变成国家火拼，不过也好，最终佐迪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她们三人走到车站，正好一列高速列车进站，站台上所有的女孩不约而同的往雨夕和米夕身上望去，两个女孩子当即伸出手热情地打招呼，然后缓慢地走入车厢，麻晃得意地摸着下巴，看来自己的朋友是个名人，然而她的心里却有一种莫明的羡慕。因为雨夕不像明星名人到处张扬，其他人也没显得好奇，只是像老朋友见面般相打招呼便算了。这个时候雨夕突然问了一句：

“麻晃，你不是艺术系的吗？最近在外面发表了如此多音乐美术作品，点击率总能获取排名，回复堆满邮箱，很快就要变成大名人了！”

“什么大名人，我为了删除那些垃圾信息弄得头昏脑胀，而且妒忌、盲目追风、借题发挥者大有人在。”

麻晃的埋怨话引得雨夕弯起嘴角冷笑，似乎在暗示名人也有名人的烦恼，倒不如平平凡凡自得其乐。发现雨夕自得其乐，麻晃一肚子的不服气，当即就张开说到等哪天有机会，把雨夕的画像摆在自己的网页上，到时候自己的这个朋友就一天到晚被短信骚扰。雨夕听后更是不屑一顾地说不用多此一举，很快就会有特殊的客人上门拜访。

“是不是易路尔·达·比多？就那个窝囊废不值得引起重视，难道是比较有分量的大人物？......”

麻晃停顿的一刻，雨夕连连点头，看来自己的朋友悟性还不错，一点就通。

“让我瞧瞧，C11 区 5 栋 9707！，雨夕，你是不是脑袋中风了？居然买第 97 层。”

“卖房子的人不断地赞这个高度好，可以把整个城市的尽收眼底。”

麻晃心里就觉得好笑，那是整栋楼房的最顶层，不但景色优美，而且打开窗户后全年不用开空调。雨夕也知道麻晃在笑什么，自我调侃地指出摩坦妮少女不大喜欢人工做出来的风。

“可惜，创世天宙却是人为而诞生的，这不是讽刺吗？”

米夕一看话题不对头，赶紧插在两人中间，提醒她们应该留着吵架的力气去吃饭，麻晃听到吃饭的字眼，唾液不动声色从嘴角边冒出，雨夕清楚那个馋嘴猫等得不耐烦，所以早早预订了一间名餐厅的饭菜，并且送餐上门。

当她们来到雨夕的住所时，麻晃顿时傻了眼，因为楼房的电梯像弹子机的通道，进去的人都被液态包裹成一个球体，然后扑通一声被通道底部的垫子往上弹，那个速度可是一般电梯的 2 倍以上。麻晃顿时脸色发青，这玩意儿怎么能坐进去？雨夕可不管，和趁着麻晃担惊受怕的时候，米夕一把将她推进这个弹道式的电梯，顺道把眼睛给蒙起来。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顶楼，麻晃觉得身体在原地没动，睁开眼看见楼房道路都在自己脚下的时候还半信半疑。

雨夕的房间并不大，占地面积 40 平方米，卧室和浴室、厨房连在一起，而客厅和走廊像个 L 型，淡黄色的墙壁，灯射出的光芒也是淡淡的橙色，木质家具。俨然像古典式旅馆的房间。麻晃看见饭桌上的饭菜一下冲上去抓起碗筷拼命地把食物送进嘴里。

“怎么回事，你在拉多鹿难道每天都是吃粗茶淡饭。”

“雨夕你不明白，我们那里有好吃的又怎么样？左一个热量过多，右一个不合标准，拉多鹿做医生的人太多了，口中老是唠叨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干脆像植物那样光合作用多好！”

正当雨夕和米夕坐下来拿起汤匙的一刻，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在她们的头上响起，麻晃顿时整个跳起来，气急败坏地指着雨夕一顿臭骂。

“雨夕，你个混蛋！居然买一间装有警报器的房间，是不是想把我的耳朵给报销了？”

“没关系吧，居安思危，我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享受。麻晃，你应该把这些气话对着阻碍人家吃饭的混帐东西说。”

“那么，我赶紧通知拉多鹿过来支援好了。”

这些十多岁的小丫头一起走进卧室里的床铺了，原本软绵绵的床，像一扇自动门把左右分开，然后衣柜里的全自动衣架伸出三套与她们的身体尺寸相当的战斗服装和武器装备，最妙的地方是她们伸开双手，摆出十字架的姿势，机器将衣服像套子一样套上，短短一秒把所有东西都穿好了。而床下面则是一条滑梯式的通道，她们一个挨着一个，像水上乐园坐滑梯一般，直冲入城市的地下。原来整个城市的防御系统等设置在底部，这是为了腾出更多地上居住的空间。

当她们从天而降的时候，就到达了基地的终端，出现在眼前的都是头戴绿蓓蕾，身穿贴身战斗服的女兵，各自忙着手上的事情。这时候通信荧光屏传来信息，只听见一句激动的措词。

“各位姐妹们，我不说什么客气话，套话，官话！总之大家给我活着回来！然后将那些入侵者打个落花流水再回来！”

荧幕里是头顶大毡帽，身穿双排纽扣式鲜绿色军官服的蓝发黑眼少女，名叫科扎露·索柏美，担任部队总指挥，以前和雨夕是战友。

“嗯，我们会尽力而为！”

雨夕抽出绑在腰间皮带的补给水瓶，用敬酒的方式高高举起，预祝胜利，科扎露也拿出一只水晶酒杯，倒满酒，给自己的部下送行，两人互相举杯时神情阔达，完全不像上下级的关系。她们这次干杯可引起在场所有士兵们的兴奋，立即那些神情活泼的女孩们议论着这一次战斗用多长时间取得胜利，雨夕看到同僚们口中都是胜利的口吻，立即指出她们的这种不正确思想，所谓三军未行，先想败局。

“可是，雨夕姐，为了保证士气高昂，应该不提失败才对？”

“那么你们应该是心中保持求胜的斗志，但也要有可行的方案才行。还有一点！我今天特意请了外援，这位是我在拉多鹿认识多年的同学，暮里麻晃，别看她平时贪玩图乐，心不在焉，一旦走上战场，脱胎换骨。而且她特意去音乐学院学了 3 年！要是这场战役打赢了！她为我们免费开一场个人演唱会！”

这一下，士兵们全部伸出两个手指做出胜利的姿势，科扎露不禁用手掌捂住额头，想不到最后提升士气的竟然是靠听偶像唱歌，其实她心里也明白，毕竟年纪还不成熟，追星心理还是有的。雨夕把米夕叫到跟前，让麻晃与其一起出击，暗中吩咐她们用尽一切办法率领部队把敌军拦截在华壑地带。然后自个呆通过基地里的秘密通道到达总指挥部，室内除了科扎露便空无一人。她们两人这时候都伸出两个手指，指尖贴在太阳穴的位置，类似蜡烛发光时的球状光体包裹着她们。雨夕说了一句暗语：

“意不在颛臾，实在萧墙之内。”

科扎露回应了一句。

“请君入瓮好办事。”

两人马上心领神会，科扎露暗中告诉雨夕，城市里的防御部队有一部分安排妥当，现在只差将计就计，倒是雨夕提到不必多此一举，自己亲自去交涉一下就能摆平。

“该不会是你还没数一二三就开打吧。”

雨夕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的一刻，她弯起嘴角冷笑，特意把头朝下，让头发遮住眼睛。

当时是晚上 8 点，和住宅区一桥之隔的商业区和工作区按照摩坦妮的做法，已经用保护网整个密封起来，远远看去就像透明的大圆碗倒扣在城市上空，雨夕到达的时候，天上下着滂沱大雨，海中翻起的水，所以连接两地的桥梁也收起来了，这时候雨水浇满雨夕全身，渐渐地她的身体像融化了的冰雪一般整个掉进波涛汹涌的海中，露出了手腕、脚腕上的水疱状物体，以海豚速度的 10 倍，贴近城市地基部分。

雨夕选择了城市的排水口逆流而上，通过地下下水道返回城市的上部，就在她准备到达地面的时候，探测到有高热物体在地面上很有规律的移动，似乎是具有战斗力的人员。雨夕心想：科扎露估计得不错，希望这次的关门打狗能顺利实行。这时候，雨夕收到了科扎露的消息。

“敌人准备利用城市的能源引爆，而且她们也是依靠这个维持身体，进去后尽快把负责引爆的人员干掉，然后把敌人的终端核心给切断，那么对方就完全失去战斗力。我们也只有这个空挡了，拜托了！”

雨夕从科扎露的描述中大概摸清对方的来头，心中有了底，于是沿着下水道一直摸到提供全市能源的核心装置，整个装置由 20 个反应炉组成，远远看去像沙漏，高 55 米，直径 34 米，每一个装置之间有一堵端口墙壁，两面伸出十二条管道连接反应炉的两端。雨夕计算出装置开关位置后，从身上拿出一挺贯穿力可打破 1 米厚钛金的液态强攻枪，嗖地几声枪响，几颗椭圆形的子弹冲破地面穿透了端口墙壁，那 20 个大家伙轰隆一阵就停止运作了，但这也等于暴露了自己，雨夕正想撤离的时候，天花板一声巨响裂出大洞，刷地一声，无数长枪短炮的口子对准了她，随后一个声音朝着雨夕训斥：

“就是这种投敌分子坏我们的大事，一定要将她们全部消灭！统统取缔！对付叛国者不必留情！”

雨夕不禁觉得这声音挺熟悉的，在她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头顶鸭舌帽，戴着耳机，口对话筒，蓝得发紫的头发，绿宝石的双眼，耳边扎起两束辫子的 12 岁女孩，她赶紧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喊：

“阿坝？是你吗？是不是外面的人欺负你？雨夕姐替你教训他们！”

“雨夕，你少在那里装孙子，擅自和外人接触，而且泄漏我们的秘密，难道这还不足以让你死？”

雨夕抬头发现一艘长 100 米的小型战舰，顶部站着的女孩与脑海里浮起的完全吻合，只是换上了一套军装，上身披上大衣，腰间扎着黑色腰带，依然戴着鸭舌帽，只是眼神冰冷得似乎要放出寒气，她叫做坝，单看名字雨夕就知道来自柏拉姆，那个地方的女孩子就是典型的佐迪式名字，名字像编号和密码。雨夕举起双手，口中提到要杀要剐随便。坝顿时露出牙齿地发笑，一个跃起，背部长出一个喷射装置，落到雨夕的面前，戴着皮手套的右手立即化成一挺死光枪。

“既然雨夕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

第 4 话 秘密的道出

在这关键的时刻，雨夕的后方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炮火声，刹那间无数像大水滴的子弹在这片城市的上空倾盆而下，雨夕趁着敌人忙着应付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利用身体上的水疱喷洒出特殊液体作掩护，迅速后退，原来是科扎露安排的部队以及麻晃的援军。坝猜出对方早有准备，施行另一套方案，吩咐所有的士兵将引爆装置设定好，索性来一个玉石俱焚，因为她的部队大多数是部件组装，被破坏的肉体和精神完全可以由新的替代，所以完全不顾一切。雨夕那边也清楚这个情况，所以尽量避免刺激这群肉体炸弹般的少女，运用摩坦妮特别的液态喷射系统，那些喷出的液体像无数坨黏液，软绵绵似的，碰到炮火散开成更小的一团，小黏液之间又粘在一起，结成一张网盖下去。

“雕虫小技！雨夕姐的战斗力看来还退步了！”

坝的右手生出一团温度超越 10000 度的火焰，那些黏液网状物一下子化作蒸气，她命令士兵对准产生气体的地方打出一种像雪球般的弹药，蒸气接触后立即形成无数旋风，积小成大，夹杂着弹药往对方刮去，并且一边刮一边将弹药甩出去。雨夕顿时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得意的飘忽弹技能，想不到坝不但会这个，而且做得更胜一筹，不禁一阵惊叹：

“想不到碰到大麻烦了，阿坝，你进步了不少！”

“雨夕姐，麻晃姐，你们可不要逃，让我好好地教育你们！哈哈哈！”

坝飞身跃起，一团白光包裹着全身，对准雨夕和麻晃攻击，光芒所到之处无不将地面打得坑洼一堆，破碎的瓦砾残骸，烟火四起。雨夕和麻晃也毫不示弱，使出各自的得意招式还击，可是只要她们的攻击接近坝，那个女孩的身体总能发出一阵绿光将攻击全部抵消掉。坝乐得呵呵大笑，口口声声指出两位前辈一点都不争气，刚才的攻击好比抓痒。

“两位前辈，现在我觉得你们不值得教育，还是送去废物处理场好了！”

坝得意地一笑后，松开皮带扣，把身上的衣服使劲地往后扔去，露出自己那身进行了强化的身躯，银光闪闪的全身护甲，脸部由液态金属包裹着，像面具一般露出眼睛，左眼变成荧光绿色，右眼变成荧光紫色，脸庞还出现两道半月形的痕迹，两人感到坝的气息十分怪异，说时迟那时快，她的双手像生化人一般变粗变长，拼命地让雨夕和麻晃身上浇黏液，不但让她们全身无法动弹，而且液体碰到她们的身躯后还产生冒出热烟。

“岂有此理，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些都是两位姐姐的得意技能，对不起，妹妹抄袭了没告诉你们，哈哈哈哈。”

麻晃显得一脸的慌张，心里却想着用一切办法挣脱，然后灭掉眼前这个强化少女。

"虽然棘手，但还是能应付。"

雨夕露出一副自信的笑容，坝却弯着头冷笑，她事先把引爆装置控制器安装在自己的身上，打算先干掉雨夕和麻晃，然后再引爆。可是这时候雨夕却表现得信心十足，估计留了一手，所以坝索性直接引爆。这时候，一丝微弱的红光射向坝的左胸，恰好切断了她控制装置的开关。

原来是米夕在远程利用红外线武器掩护，眼看失去获胜机会的坝当然不服气，命令部下再次引爆，可惜的是那些炸药在她和雨夕纠缠的短短时间里，让科扎露的潜入部队轻松拆掉了，而负责警卫的敌兵也被解除了武装。雨夕看到这情况，对坝劝解：

"坝，听话好不好，我知道你非常讨厌外界的人，也很讨厌我们讨好他们。"

"别说了！你们都是坏蛋，连瓦姐姐也是那样的混蛋！连故乡柏拉姆都不顾了！不过也没关系，现在我不受她控制了！现在就是我说了算！先把你们这些崇洋媚外，装作前辈的家伙消灭！"

"不是！瓦姐姐是另有打算，她知道你偏激，而且在外地饱受欺负，所以才送你回来！但又不能直接送，怕敌人看穿，所以借着攻打摩坦妮，这样才把你送回来，你懂不懂？"

可是坝的心充满怨恨，哪里听得进去，就在她准备继续发动攻击时，突然眼睛的光芒减弱了，身体摇摇晃晃，眼前的一切渐渐模糊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米夕身穿飞行装降落在她们的面前，提到幸亏来得及，而且坝那个丫头竟然把自己的能源系统与城市的核心能源装置连接在一起，干脆将计就计。

"幸亏来得及，不然我和雨夕都变成了蒸气了！"

雨夕等人将敌人的部队全数俘虏，关进拘留室，特意将坝带到科扎露的面前，这个 12 岁的丫头醒过来后，眼神依然充满煞气，对着前辈们总憋着嘴，口口声声地自己从来没背叛过故乡。雨夕却指出她的行为就是叛国投敌。

"一个连祖宗都不认的人当然是投敌叛国！"

坝听了就觉得纳闷，因为她明白雨夕口中所说的国就是创世天宙·佐迪，确实自己的故乡和佐迪都是单性别的国家，只有女孩子，但不能因为相似就说是有亲缘关系。雨夕这时候将坝所在国度的具体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而科扎露更是拿出无数图文资料让坝看清楚，甚至将坝的出生年月日等相关资料拿出来，她吓得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你们都没有来过柏拉姆，怎么会知道！"

雨夕是将坝知道和不知道的都说出来了，所以小丫头才那么吃惊。

"还有你不知道的吧，看看这本是什么书？"

科扎露将一本绿色封面的书丢到坝的面前，上面写着《创世天宙和雨田由真》的字眼，坝立即提起这本书是一个叫做易路尔·达·比多的人编写的一部小说，外界一直将这书列为头号禁书，屡禁不止，甚至有泛滥的现象，里面提出创世天宙的所有女孩子都是雨田由真的后代，而柏拉姆当初以为这个作者是个*狂，但后来

这书解开的秘密越来越多，自己也有点半信半疑了。米夕便指出，若一本书只是谈女孩，顶多算一本*小说，泛滥也只是说明社会风气不好，当作道德问题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为什么这本书越说下去却引出越多的黑幕，甚至后来引得创世天宙里的各个地方都三令五申地禁绝此书。恐怕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本书里揭开了外界故意隐瞒地真相，以及许许多多他们在创世天宙的阴谋。而且一旦这些东西泄漏出去，那些人将无地自容。

说完，雨夕为小丫头穿上衣服，坝发现那些都是刚才战斗时扔掉的，最使她在意的是雨夕完全按照坝所属部队的要求着装做，里面不少的打扮要求其实是根据柏拉姆的习俗制定的，一个从来没去过的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最后雨夕竟然用柏拉姆的方言向坝道歉，甚至提起了柏拉姆的一些价值观和思想。恐怕眼前的这些人必定和柏拉姆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心中的怨恨顿时化解了，雨夕知道单凭这些还不足说明一切，以后还得继续和坝沟通，然后把小丫头的军帽双手递上。

“这是帽子，柏拉姆的规定，军人的帽子一辈子都不能让别人帮忙戴，否则就是不自强，这个含义恐怕在军徽上也是有体现的。可惜有些人却理解错了，以为是要强和变强的意思，完全误解了。”

这话说到坝的心里头了，雨夕说的确实是柏拉姆面前的现状，小丫头立即抱紧雨夕，痛哭流涕。倒是麻晃看到这情况，按耐不住。

“啊啊啊，雨夕这水疱女又在惺惺作态地安抚后辈。”

“哦，那也比你这个连装都不想装的无耻生化女要好！”

……（光舟市）

“哦！果然不出我所料！什么建立新秩序，都是口号，不要当真！当真就是书呆子！”

那位和雨夕在雨中邂逅的阿达此时此刻正在街上买报纸，只见当天的头条上写着新政府今晨调动部队，对不服从的地方进行镇压，他只要拿起书刊肯定要发表一番演讲，所以附近的人都认识他了，不过真正让其他人知道易路尔·达·比多这个名字的，却是在另一个地方。买了报纸后的阿达赶紧跑回家里，报纸往电冰箱顶一扔，跑到卧室里将身体收缩后，衣服就刷地一阵子掉到地上，从衣柜里抽出一套黑色西装，恭恭敬敬地打扮，但令人滑稽的是经常理短发的阿达装模作样的用梳子梳理头发，那头硬梆梆的头发让他左右摆弄，最后还是一根根地竖起来，一阵纳闷下拿来一杯清水浇在头上，这下子头发更是像一堆尖刺般。

“行！可以了！这样更符合我的形象。”

然后阿达跑到自己的桌面上，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堆演讲稿，装进公文包里，抽出另一个袋子，哗啦一声将书柜上专门研究人文的书硬塞进袋子里，便匆匆忙忙地赶下楼去。门口停靠着一辆磁悬浮摩托车，他坐上车后按一下油门，那个机器伸出一个透明的水滴式车盖，像一枚火箭般扬长而去，阿达上车后得意洋洋地拿出通信器：

“哈哈，阿真，想不到你居然愿意借静岗雨夕给我，当初我被她的举动吓坏了，怎么过了那么长时间，嘴巴上还整天挂着兄长的字眼。”

“那有什么不妥，女孩子应该有一分天真和淳朴才好，但也要为你这个窝囊废考虑，所以她的内心是稳重成

熟，而且她的嘴巴也不差，要是吵架你还吵不赢。”

“感谢你的提拔，对了，还有其他人来了吗？”

“这些就要靠自己去发现，就好比找工作，自己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永远都不能成功。”

“那好，事成后你就不能再推辞了，再见。”

挂上通信器后，阿达按动了一个绿色的按钮，摩托车的两边伸出两叶飞机翼，尾部伸出两个喷射孔，一阵火焰喷射，这台变形飞机直冲云霄。大约过了 20 分钟缓缓下降，此时在漫无边际的海上出现了一座移动城市，上面的房屋顶部都装满了通信设备，远远看去像一座浮在海面的白色宫殿，这座城市是厄迪星上覆盖范围最广的电台，名叫众芯。前些日子他去应聘一份电台说书员的工作，电台答应每天给 40 分钟让他在故事栏目讲故事，于是阿达就将自己精心创作的小说编写成演讲稿，而且为了让听众明白，他还特意把很多设定和参考资料摘录下来，留下网页让听众们去查阅。

当阿达用一副认真的态度走进电视台里，顿时就引起别人的闲言蜚语。

“哦，*演讲员又来了，虽然是找不到工作，但也不应该为了那点钱出卖自己的伦理道德。”

“就是呀，整天都是女孩子挂在嘴边，干脆去做娱乐新闻的报道好了。”

阿达就知道那些男工作人员说闲话，不予理会，而女工作人员看见他就好像遇到瘟疫似的，远远躲开在一边，背地里还指责电视台的高层，怎么让这种人进来工作。终于，他忍受不住心中的不满，怒吼到：

“我现在说什么了？既没说敏感的地方，也没说出*的字眼，怎么就能惹你们非议？若真的如此，那你们就活该被那种人统治，哈哈哈哈！”

阿达张开口就狂笑，吓得别人以为他压力过大变疯了。

趁着这个空隙，阿达拔腿跑进演讲室，关上门后，摸着胸口深呼吸，赶紧让心定下来，把稿子和资料粗略浏览了一番，把嘴移到麦克风前，开始讲故事。一如既往地说了不到 2 分钟，观众就开始提意见，由于他的故事里女性角色特别多，所以收听的不少人有某种不良的嗜好，不停地问阿达对女孩子到底了解多少，或者问一些类似娱乐新闻的东西，当然阿达也会一一回应，但最让他感到心烦的是那些女听众，总是唠叨阿达口中的女孩子这方面不妥，那方面不对。而每次他就用强硬的语气说现在是他在讲故事，跟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本来这是他自己的建议，让听众提意见，这样就能更好地修改稿子，编出最精彩的故事，谁知道却引来了许多反对声音。

“啊啊，我们不能怪这位年轻人，毕竟年少气盛，不懂得世间人情。而且，他写的某本书似乎还是禁书呢，恐怕是见不得光的内容吧。”

阿达听了这话心里就觉得好笑，明明创世天宙是别人佐迪自己独立创造的地盘，现在这些外来者不但霸占了，而且居然装作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真的是厚颜无耻。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主人公叫做静岗雨夕，她的外表是......。”

阿达替故事的主人公粉饰了一番后，提到这个小姑娘出生后，就面临着一个乱世，接着提及一些童年的事情，随后话锋一转，讲述了一场雨夕参与的战役。从他提起雨夕的名字开始，议论的声音便慢慢减少了，最后鸦雀无声。因为今天阿达说的故事和厄迪星的情况如出一辙，无论是哪个政府在厄迪星当政，都对某种女孩子特别忌惮，恐怕明白人都知道那就是闻名于世的佐迪。这都是得益于发生在 300 多年前的易姬事件，而易姬事件的主谋就是现在坐在演讲室里的阿达，现在他口中说的那个女孩和易姬事件里的某个人物特别相似，这能不让人好奇吗？这时候阿达心中还是得意洋洋地想。

“看来听众的悟性极差，我只是将佐迪女孩的特征拆开来讲，竟然就当另一回事，害得我今天要照搬才能领悟，愚蠢透顶！”

这时候，一个大概是 10 多岁的女孩子问：

“那么请问阿达，你这个故事是参考哪个文献构思出来的？”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个提问一下子让阿达手足无措，要是瞎编一个文献，别人查出来后，马上就会对自己进行批判。要是说自己认识雨夕，那么等于默认自己和佐迪的关系，要知道在厄迪星提起佐迪，等于犯了政治错误，那时候不是被政府通缉，就是被其他组织追杀，易姬事件就是因为佐迪少女实行毁灭仪式，导致了那次大灾难，何况自己还是主谋，恐怕最后不但死于非命，而且遗臭万年。这时候对方第二次提问，阿达已经慌得手心冒汗，脑子里乱成一锅粥。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演讲室。

“应该是参考了《摩坦妮灵异体少女》，我说的没错吧！那本是他的一部随笔，由于不出名，所以作者不好意思说出口，若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去他家借阅一下。”

那个说话的人正是雨夕。

第 5 话 苗 头

“摩坦妮？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

然而雨夕刚说完不久，马上就有另一个激烈的声音冒起了。

“摩坦妮？该不会是创世天宙第二十三区间的摩坦妮吗？要是这样真不得了啊！”

立即整个演讲室都是一片吵杂声，不少人立即转变态度，询问阿达是否参照该国度的背景做设定。这时候雨夕通过心灵感应让他不用避讳，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结果，马上就有几个男孩亮出了自己的资历，然后问：

“不知道易路尔先生在摩坦妮是否有朋友？能不能介绍给大家认识？”

阿达心里更是在坏笑，这群好色之徒一听到创世天宙里那二十多个地方，立即露出本来面目。这下子可好了，时来运转，阿达随口说到自己根本没去那些地方，只是通过一些资料了解一下，然后拿来做小说的背景。这扫兴的话一出，那些人还当真了，立即回复以前的态度，正好演讲的 40 分钟也用完了，他堂而皇之的收拾稿子准备回家，这时候门啪地一声打开了，电视台的编导一副笑脸地让阿达回到座位上。

“易路尔先生，别急着走，我们有些事情想和你商量。”

“还有什么要走吗？编导先生，是不是我今天闹得太厉害，你要辞掉我。没错，今天确实让你们难做了，希望你能将我该得到的钱给我，我就不再有其他要求。”

阿达显得心浮气燥，手指像弹钢琴般不停地敲打桌面。

“实不相瞒，刚才你说的故事，我们电台粗略的统计，竟然有 320 万人在收听，而刚才那位少女说出摩坦妮后，更是番了一倍。”

编导好话不断，希望阿达能留下来继续演讲故事，但他心里明白，手上的内容根本无法长期说下去，依然坚持辞职，也说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结果编导却显得很宽容，表示只要阿达手上有题材，可以一直做下去，若到没有的那一天，可以进行协商。看来他知道干货远比夸夸其谈来得实际，更能让人接受，可是也得询问当事人才行，起码雨夕同意了才能继续讲下去。阿达再次听到雨夕的心灵感应：

“行，没问题，我准备了一些朋友们在摩坦妮的日常生活和闲事，你可以拿去说，甚至讨论。不过，若是额外的收入，我们要一半。”

“就算是你们拿七成，我拿三成，我都没怨言！”

“还是对半分，不然你心理上接受不了。”

阿达双手放在桌面上垫起下巴，口中念念有词。说雨夕的形象完全和学生时代的她脱节了，谁知道这话却让对方不满，雨夕提到自己除了面对外人，面对自己熟悉的人都从来没变，倒是指出阿达自从和佐迪少女接触后，脑袋里尽是些不伦不类的想法。

“是，我也是凡人一个，完全不想那不可能，只是不要做出来就好了，可惜的是，外面的人不但做了，还做得很露骨。”

“还对那个人如此长情？这样做值得吗？人可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

“不对，时间只是假象。”

“那是因为你心中有执着。”

阿达说不过雨夕，继续趴在桌面上小休一会儿，回想起自己在小学就认识的青梅竹马咏仪·塞丽，自从她改嫁后，自己的心里一直悔恨莫及，最后即使如愿以偿，得到的却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每次去墓地里拜祭总是两眼泪汪汪。这时候，雨夕问阿达这些日子是否有空，他听到雨夕要和自己相聚，马上就来劲头了。

“是不是阿真要有所行动了？太好了，亿万次的期待等的就是这一天。”

雨夕却说这是佐迪的事情，阿达明明是厄迪星的人，怎么热情比她们还高。他马上笑话女孩子就不会懂得什么，雨夕心中顿时不爽，指出阿达不过是心中有所抱负，理想达不到，始终不甘心而已。

……（厄迪星政治中心的锦博市）

和光舟市相比，锦博市的面积根本不值得一提，只有 1984 平方公里，60％的地方是山脉园林，整个城市的衣食住行由市内八个固定的补给基地进行，完全自给自足，走进这座城市给人一种悠闲和宁静，当地没有图书馆，却有叫做书篮子的地方，需要资料就在电脑面前输入书名或者是书号，然后显示器将书的内容整齐地列出，市内除了办公地点和开会的场所，一律没有娱乐场所和商业区。

在一棵梧桐树下，一位年纪约 19 岁的青发金瞳的少年正在进行一项城市规划，他的女秘书炎泽利绪悄悄地走近她后，放上一张纸条，默默地在一边等候。少年的笔正好画在纸条上，眼睛一瞪，似乎才回过神来。看见纸条上写着肉弹已失败，请再接再厉的字眼，少年顿时就往后背靠椅子叹气：

“意料之中，佐迪不是那么好对付，怎么现在还有这种轻敌之人？莉绪，你怎么看？”

“也不算是轻敌，只是求胜心切，低成本想有高效率，可惜对方的算盘珠子不是由他们拨动的。”

“所以一通算盘打下来，亏得最惨。姜先生，这是半年里开会的人员，请你过目。”

“我的老知己啊，在这里就不用那么客气，直接唤我阿僚可以了。”

莉绪的橙色瞳孔不自然地往左方看去，右手来回地摸着右眼边一束翡翠色的辫子。阿僚马上让她改掉这个坏习惯，因为说谎的时候千万不能有任何举动，否则对方会利用犯罪心理学上的推断，得知她在说谎。莉绪却提出，人的道理怎么能放在不是人的生物上，阿僚听了后乐得大笑。两人正说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中国式青年，黑发黑眼黄皮肤。在远处东张西望，看见阿僚后马上疾步跑过来，拉过椅子坐下后向他吐苦水，

“哈哈哈，怎么回事啊，蒋老兄，这个月我还以为你不来这里发泄呢。”

“你不明白啊，那些外来的租客实在可恶，我去收租金，居然来了一幕租客耍无赖，真的是杨白劳比黄世仁还凶！”

阿僚知道这位唤做老兄的蒋湖鄱在埋怨什么事情，表示一国之主也不是圣人，碰壁后发泄不满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应该静下心来总结经验，这样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湖鄱听到阿僚的劝告心里就憋气，在他的印象里，阿僚从来就是一个懂得在办公桌上研究课题，做出规划的纸上谈兵者，一旦遇到什么难题，总会去找莉绪这个贴身秘书，若她不在，自己才老老实实地去找资料，莉绪就好像他的一根拐棍。所以今天湖鄱终于忍不住了，不屑一顾地指责阿僚总是靠莉绪，什么事情别人问起来，他都叫莉绪回答，阿僚心里就觉得湖鄱幼稚。

“一个领导找到人才辅助，哪里需要自己亲力亲为？”

"这次不能不亲力亲为，听说那个人回来了，消息非常可靠！"

阿僚得知易姬事件的主谋回来，便不屑一顾地指出某些充满好奇和多管闲事的人少作一些评论，少说一些废话，世界就会少一些纠纷。湖鄱发现阿僚不听自己的话，马上搬出一堆正义的道理，指出易路尔作为厄迪星的头号背叛者，理应将其逮捕后公开宣判，给创世天宙开一个先例。阿僚却指出易路尔的罪行无非就是挑起了创世天宙的全面战乱，他就大胆地指出这是迟早的事实。

"阿僚，别说得那么直截了当，你也是厄迪星的人，为何和那个易路尔说出相似的话。"

"我只是说事实而已，其实没有他，全面战乱也会爆发，社会矛盾重重，仇恨怨气积累太深，况且有一个证据越来越让人重视，那就是创世天宙的归属。"

说到这，湖鄱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到创世天宙是属于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岂容佐迪独自霸占，况且试观万千世界中，有哪个种族想成为独裁者的，最终不是被消灭。然而阿僚却指出那些找尽证据想证明污蔑佐迪的人，最后找到的证据却是证明创世天宙属于佐迪的事实，这和自打嘴巴有何两样。湖鄱想拿出父母和故乡来说服他的时候，阿僚一个手掌挡住。因为自己的父母根本就不是厄迪星人，只是后来为了家族的利益过继给妈妈的世交，这才和厄迪沾上边。而且早把家族的人移居到其他世界，所以创世天宙中的动乱没他的事情。

"湖鄱兄，该不是你们的种族和佐迪产生纠纷了？恐怕这才是你忌惮那些女孩子的原因。"

"我忌惮什么，就佐迪那些乳臭未干的丫头，保证将她们打得落花流水，我倒是想看看她们哭鼻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正说着，阿僚将一堆由传媒拍摄的佐迪专题报道资料递给湖鄱，然后让莉绪端来两只杯子，一壶冰橘子茶，指出那是外界的传媒接触佐迪后一直以来收集的真实资料，湖鄱看见图片里最小的女孩只有 7 岁左右，双脚站在瓦砾堆里，身上的白色裙子破烂不堪，一身脏兮兮，全身斑斑血迹，可眼神里却隐隐显露出仇视和怨恨。而很多媒体接触佐迪的女孩，最后得到的只有一句话：不用你们可怜！而年纪大的大部分都表现得从容不迫，在枪口面前显得从容不迫。阿僚不禁叹气：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战乱中的孩子更早觉悟。"

"可能是少数吧，多数都是胆战心惊，不敢面对镜头。"

"信不信由你，为何连一个年纪那么小的女孩子都懂得外界的人是侵略者，恐怕这里面的乾坤可就多了！哈哈哈。"

听阿僚说了那么多，湖鄱觉得他想利用刚才的资料让自己不要去惹佐迪，可现在佐迪已经在厄迪星上发展壮大，不担心不行。湖鄱反问阿僚：

"换做是你，该怎么对付佐迪。"

但阿僚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对付。因为现在的佐迪天时地利人和皆得，政治上有易路尔提出的奉由真而拒外敌，军事上运用一国两体制的办法，解决了以往遗留的问题，经济上运用多元地理，做到自给自足。

湖鄱立即捉住阿僚在文化上的空洞，提到佐迪最喜欢抄袭其他世界的文化，阿僚反驳到她们是喜欢多姿多彩的事物，本着学习的态度，然后拿回故乡用，而外界却是利用自己的文化来洗佐迪少女的脑子，用心上险恶。最后湖鄱显得不耐烦，站起来转身离开，表示自己的好友竟然诸多忌惮，令他非常失望，头也不回就离开了。

“蒋兄，我还是奉劝你一句，发动战争者总是要吃亏的！”

“胡说，那么佐迪也发动了不少战争，为何她们却没吃过亏？”

莉绪看着远去的湖鄱，口中冷冷地说出弱智领导的字眼，阿僚立即哈哈大笑，指出任何人都有不足的地方，走出了熟悉的圈子，教授也变菜鸟。这个时候，阿僚一边喝茶一边询问莉绪有关佐迪的情况。莉绪指出在光舟市附近发现了佐迪附属的摩坦妮建立了一个城市圈，配备了守卫部队，而且刚刚把湖鄱派过去的部队击败了。

“哎，就懂得先下手为强，结果却让我们丢了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先生说的是代号为坝的女孩子？”

阿僚的本意让这位丫头充当武器试验员，因为阿坝从身体结构到精神思维不但对佐迪有针对性，而且握有其他部队的机能和技能。莉绪听后便低着头说阿坝是佐迪兵工场大姐头长津美崎·芙亲自培养的战士，当然与众不同，可惜是个半成品。话音刚落，立即引起一个人的反驳：

“半成品是可以培养的，与其要一个没潜力的成品，不如要一个拥有无限潜力的半成品，不是来得更实际？”

莉绪被这个中途插入的声音所惊讶，猛地回头看时，一位灰发少女正在远方慢条斯理地向他们移动，双脚悬浮离开地面，一股风乘托着，冰蓝的双眼时刻显得呆滞，右边耳朵戴上了耳档，上身衬衣打领结，外披橙色拉链式背心，下身配套的裙子和灰色的长袜以及白色红线的战斗靴。莉绪一眼认出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的伊原陆奥，不禁说：

“想不到阿僚居然巴结上大头领的心腹，看来你这次真的是有备而来。”

“莉绪别误会，我和陆奥的头目鸣海阵现在是同盟关系，以后是不是朋友还不知道。而且这一次我是真心诚意请陆奥来帮忙。”

陆奥二话没说向阿僚毕恭毕敬地鞠躬后递上一份作战计划书，这个举动令莉绪为之心动，因为陆奥在佐迪的时候，从来没给任何人鞠躬，她叛变后即使作为鸣海阵的部下，对着主子也是低头，但不弯腰。但这次面对着阿僚竟然第一次鞠躬，实在令人大为不解，但莉绪多少猜出陆奥似乎萌生另投主子的想法。阿僚立即站起来紧握着她们的手，表示以后大家是盟友，不能相互猜忌。然而莉绪心中却只有一个想法：阿僚在团结上做的工作永远都是白费功夫，因为那些人是同床异梦。

（光舟市阿达的住所）

“阿真，今天特别要跟你报喜，电台的那些经济利益者听到收听率上升，估计我的腰包会有更多的军资金！哈哈哈，等我以后有成就了，你们这些同学一定要来哦！”

这时候的阿达坐在书桌前翘起二郎腿，满脸堆笑地看着眼前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和自己最好的知己，人称世间万物总和的真·雷帕迪，这位连万千世界地位首屈一指的宇宙创世纪特比鸟都刮目相看的人，在某一年来到了阿达的故乡，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他和真举杯畅谈，成为知己。因为阿达是个从来不碰烟酒的人，甚至亲人、上司、朋友也不例外。能够让他这样端起酒杯的人，真是第一个，而他也是和佐迪的朋友见面时，才开怀畅饮。阿达接着说，但这一刻，立即把刚才那种飘飘然地自大口吻收起来，用严肃谨慎的语气说：

"新政府似乎对我们有所动作了，不过有不要紧，他们是各怀鬼胎，不会齐心合力的。"

"但他们被我们逼急了，现在有联合的必要了，阿达，你还是小心一点好，毕竟实力上你是远远不够成熟的。"

但是，阿达这时候却拿起自己放在书架里的书，翻开其中的一页，冷笑着回答：

"他们这回是死定了，骨子里头出问题，用什么药都救不了！"

"但你不也是一个漂亮的窝囊废吗？你和他们对战，我估计一开打就失败了。"

然而阿达哈哈大笑，指出这样的一个窝囊废不是很好吗？用来欺骗对手是再好不过的工具了。

这话让真连声大笑。

第 6 话 新的拜访者

这时候，成功收复入侵敌人的雨夕回到基地里，首先是感谢这次和她一起出动的战友，准备了丰盛的战利品来款待，与科扎露等人在士兵当中一起分享胜利，战后不忘提醒大家再接再厉。而在战斗中俘虏的阿坝被雨夕带在身边，丝毫不当她是外族人，这让小丫头心感温暖，于是拉着雨夕的手说：

"雨夕姐，我们能不能开一个先例，代表柏拉姆的一部分人和你联盟？"

"好，那么小就继承了露丽卡前辈的战略思想，不错！可惜我们这边才刚刚安顿下来，不如这样吧，你住在我的家里，其他人我让米夕腾出一部分住所来，如何？"

麻晃听后嘲讽雨夕又在拉家常增加人情，米夕却说这是执行佐迪的和解政策，两人相互辩论。雨夕摸着阿坝的头，像大姐姐呵护小妹妹一般，指出在外流浪的小孩子想家了，她们就应该去迎接这些小孩子回家，这是天性，自然而然做出来的，不用别人教。

"好，大家也累了，各自回岗位去休整，准备下一次的战斗！"

全体士兵敬礼后回岗位去了，雨夕等人带着阿坝回到新房子里，米夕提到新房子的第一个客人，竟然是来自所谓敌方的小丫头，她们换下军服穿上便服后，想到阿坝没有便服穿，于是建议麻晃和米夕一起去逛街，好歹给小丫头找套漂亮衣服。来自阿坝的国度是个强调实际和实力的地方，单文化十分单一，工场气息十分浓，不喜欢宣扬个性，缺少活泼生动的气氛。所以这三个少女领着阿坝进入城市里热闹非常的街道里，小丫头充满好奇心，眼睛不时地盯着好玩的东西，甚至拿在手上比划比划。而城市里都知道这三个美少女是少有名气，又添加了一个身穿军装的丫头，能不吸引其他人的目光，给小丫头热情款待。

当她们路过服装店的时候，阿坝更是双手趴在玻璃橱窗，对一款童装大感兴趣。于是她们走进店铺里和老板商量，谁知道却遇到了科扎露，这让阿坝感到奇怪，总指挥应该呆在部队基地里，整天研究军情，怎么跑到商业街来。科扎露便说老板到自己的店铺视察，这哪里不妥了。麻晃暗地里偷笑，科扎露让店员把小丫头中意的衣服取出来，进更衣室试穿。阿坝想也不想，就地脱下了军装，露出了里面的贴身衣，这下科扎露倒是来兴趣了，因为这种衣服是真·雷帕迪的紧身衣的出处，柏拉姆在这种衣服上做得非常精致，功能多，但薄得和人皮差不多，阿坝很乐意提供这种衣服的有关设计程序。科扎露趁着小丫头摆弄衣服的时候告诉雨夕，新政府开始动作了，而且直指摩坦妮建立的城市。

“那么对方的兵力多吗？具体情况怎么样？”

“听说是新政府蒋湖鄱的所属部队，雨夕，你怎么看？”

雨夕对这个人并不陌生，那是自己离开佐迪的故地，远赴外界学习时略有了解，这个人和易路尔·达·比多都来自厄迪星，当时自己进入厄迪星后真的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所刺激，上至高官权贵、下至地痞流氓都以我行我素的态度生活着，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已经是很糟糕的情况了，而且还要窝里斗，结党营私，四分五裂，所以创世天宙的暴乱最先在这里爆发不足为怪，也正如阿达所说，能在这么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活下来的人，绝对是乱世中的英才。

“雨夕，你在想什么？该不是这人是来自某个特别的地方？”

“对，实不相瞒，这个人应该是来自厄迪星的，因为我的一个旧人曾经提起过这个名字，果然这个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太多了。”

既然是雨夕认识的人，科扎露暗地里将这次的情况说出来，根据情报人员的消息，蒋湖鄱在亚原大陆北部港口城市楠昆秘密出动了一批潜水艇，为数约为十多艘，不停地在华壑地带附近警戒，看来对方已经发现了摩坦妮的据点，雨夕觉得此时应该静观其变，正因为对方不知道她们的虚实，所以才做出这样试探性的举动，估计这一次对方依然利用了某些人员才敢如此大胆地靠近。

“你是说对方仍然使用了被同化的佐迪少女，真不愧是老办法，就懂得以毒攻毒。”

“因为这种办法在他们看来效益最大，风险最低。没关系，正好多让流浪的孩子回家，然后交给添宵和蕾幽斯处理就可以了。”

于是她们把坝带到新住所后，马上回到总指挥室内商议对策，她们估计到敌人除了运用海上部队外，应该还有空中部队进发，只要把空中部队打败了，其他的就好办了，所以眼下只有一个任务，把对方这两个部队的来头搞清楚。

而这个时候，湖鄱离开了锦博市，迅速坐着自己的专机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在亚原大陆西边，相隔衡琴海的雅涂诺大陆南方第一大城市戴信市。一回到自己的据点，湖鄱单独地和派出部队的指挥通过显示通信联系，荧幕上出现了两位身穿军装的少女。右边的身穿白色水手服、头戴大毡帽、天蓝色瞳仁和短发少女，名叫米蕾尔，左边则是身穿飞行员灰色制服，深蓝短发，淡红瞳仁的少女，名字是雅琪维蕾。湖鄱虽然嘴巴上快言快语，但军事上却十分保守，时刻离不开自己的智囊团。

"两位，阿坝作为弃子十分成功，现在我们已经通过特殊仪器找到了摩坦妮据点的所在地，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完成。"

"是，总指挥。请问，若我们能顺利拿下据点，该怎么处理。"

湖鄱胆子没有野心大，其实他的小算盘里只是想在一场小规模的战役上战胜佐迪，然而第一次就出师不利，还丢了一个有潜力的人，只能用弃子的说法来蒙混过去。最终，再三考虑后，湖鄱命令米蕾尔和雅琪维蕾将阿坝带回来。

身处在战舰上的米蕾尔接过命令后，不由得露出一阵苦笑。离开了自己的房间。舰上的士兵们看见她苦笑的样子，恐怕又得执行没胜算的任务，于是一些老兵上前，一把将米蕾尔推回房间去，然后说出心中的想法。

"我们该抛弃这个没有用的主子，听说故乡传来了新消息，咱们的前辈重新掌权了，侍神爱丽斯·罗莉借助外人的力量，正在一点一点的取回我们的领地。米蕾尔指挥，应该要转换立场了。"

米蕾尔也明白湖鄱成不了气候，然而自己的部下好不容易有一个安身之处，一旦背叛了现在的上司，不知道又要花多长时间去寻找落脚地，这时她的心腹将官指出了佐迪的第二代执政露丽卡·妮拉曾经与她们的故乡结成联盟，并且许下诺言，只要能证明与佐迪的血缘关系，便会得到援助，可现在露丽卡已经去世了，佐迪换了一个叫做式神野望的坏家伙当政，恐怕到时候不认帐。

条条出路都没法兑现，海军少女们连声叹气，米蕾尔干脆往后倒在床上，谁知道却被一个硬物凸起腰部，猛地让她疼得滚到一边，一个士兵从床铺里抽出那个物体，眼睛里露出了一股希望。那是一本红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海博妮水生型少女》，看到作者是易路尔·达·比多后，立即握拳锤手心。

"这个作者不就是写《创世天宙与雨田由真》的易路尔？听说他和佐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去找他不就行了吗？"

"是啊，他已经来到了厄迪星，今天我在广播上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士兵还将当天阿达所说的内容大概说了一遍，其中就把主人公的名字说了出来，米蕾尔一听到静岗雨夕的名字，顿时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嘴里就在喃咕着作者居然敢兵行险着，倒是士兵们问她为何对一个名字那么在意。

"因为我见过这个人，大家试想一下，一个本来很让外界在意的人物，居然堂而皇之的将大家最为禁忌的东西挂在嘴边，而且他说出忌讳的话题后，听众反倒没有减少，这里面必定大有文章！"

"指挥，若我没记错，作者还提到了摩坦妮这个字眼。"

米蕾尔忍不住冷笑，似乎一切冥冥中早有安排，于是她下令所有战斗人员原地警戒，自己却换上了潜水装备向着光舟市的宛府港口而去，当时战舰所处的深度是 2000 米以下，水压的强度便不言而喻，而她却像在平地上散步一般，丝毫没有任何阻力，装备就好像她的皮肤。然而，米蕾尔似乎急着要和作者见面，一团蓝色的液体包裹着整个装备，刹那间以时速 4000 公里以上在漆黑无光的海底高速移动，不到 15 分钟就来到了宛府港口，远远看见阿达所住的那栋残旧的楼房，米蕾尔用左手搓了一个水团，手指轻弹之间，水团飞到了空中，天朗气清的苍穹积满乌云，一阵电闪雷鸣后，豆大的雨滴倾盆而下，走在路上的行人纷纷地躲避。米蕾尔模仿雨夕的举动，通过下水道靠近阿达的住所，随着雨势加大，视野收窄，这位少女一个空翻跳上了阿达所在房间的阳台，卸掉了潜水装备，换回海军水手服，悄悄地躲在书房里。

而阿达当天完成任务后回到家里准备演讲稿，编故事做设定，刚好他准备替其中一个角色做详细的设计，于是从书架里抽出一本和米蕾尔床上一模一样的书，打开后正好翻到一页图文介绍，然后拿出一个画册准备将图上的样本画出来，转身去取画笔和米蕾尔碰个正着，这位海军少女身高 2 米 30，自然把阿达这个身高只有 1 米 60 的矮个子撞得整个往后翻。一个突然出现的人竟然和自己做的设定图如出一辙，顿时又惊又怕，米蕾尔忍不住哈哈大笑。

“外界的男孩子怎么就这么窝囊，看来不是女孩子强，是你们弱。”

“不愧是海博妮的少女，性格阔达，身处水中却不拖泥带水。”

阿达转变的态度以及简短的说中了对方的特点，这点让米蕾尔感到满意，上下打量着这个比自己矮一截的小个子，然后眼睛瞄准了他的演讲稿，正好露出了静岗雨夕的字眼，米蕾尔心里立即猜出阿达必定和雨夕见过面，恐怕对手就是这位叫做静岗雨夕的少女。

“对了，你怎么就断定我来自海博妮？”

于是阿达将以前在海博妮旅游的经历道出，并且说出了其背景起源、古往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以及最近的情况，他指出海博妮的少女特点就是样子十分相似，主要原因是她们的样貌取自元首级人物爱丽斯·罗莉，而爱丽斯当时作为侍神加入佐迪，曾经侍奉过主神冰坂蓝原，犹丽西斯和柳恩彤，与堂本琉，星路尤菲两人是亲密好友。阿达正想说下去，立即被米蕾尔捂住嘴巴，她伸出食指摇晃，表示有些事情知道就可以了，不必说出来。

“请问你找我有何贵干？”

“不，只是来做一个人情，我想你现在急着需要证明你那套系列丛书的证据吧。”

然后米蕾尔用手指指向了阿达书架上的书，他心里清楚得很，对方摆出这样的话语，无非就是想做交易。阿达便开门见山地问米蕾尔想干什么直接说，不用再磨蹭。

“能不能叫你的那位摩坦妮公主让出人工都市？意思就是让出她们的大本营？”

阿达一听这要求立即变脸，虽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让一个种族让出老窝那是极端过分的事情，于是他引用戴莫卓天使少女不惜炸毁故乡对付外敌的例子指出，失去故乡意味着断别人的根，这事情无论放在哪个世界都是错误的。然后米蕾尔拿着阿达的禁书《创世天宙与雨田由真》说事，提到她们和摩坦妮同

属佐迪，那么家里人相互让出地方，不算过分的事情。

这时候阿达眼珠子一转，立即想到一个钳制的办法，而且这个想法和他心中的一个政治纲领是十分吻合的，看来该是时候亮出这张牌。

“不过呢，说句实话，既然这位指挥官认为自己是佐迪的后裔，那么请你老老实实地承认雨田由真的地位，那么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随后阿达立即取出一幅宣纸字画，上面只是写了七个字，字体是他故乡的汉字，米蕾尔是一个经常在外的指挥官，外族的语言也懂得几种，根据佐迪和阿达的特殊渊源，对汉字尤其熟悉，看到那七个字心中顿时就发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个窝囊废竟然是耗子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那个字画上就是佐迪的老祖宗雨田由真的墨水画，下面写着奉由真而拒外敌。这句话是抄袭阿达故乡中某个人物的一个建议，而这个建议的采纳者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第一英雄，而阿达是非常强调和喜欢拿来主义，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自己，无疑就是要有样学样，于是米蕾尔一脚踩在阿达的椅子上，膝盖顶着手臂，一副藐视的模样：

“拿到一个正义的口号和依靠便飘飘然了？得意的时候还是把尾巴夹起来好，这样做对你最有利，是吗？”

可是，阿达却一脸的严肃，丝毫笑不出来，然后用手拍着自己胸口的表示，政治上不正确，道义上不正道，根本上不对，肯定是打不赢的，而且他抬起头后，眼神放出锐利的目光。

“按照你的见识和经验，一个只靠利益维持的种族，能取得胜利吗？能长治久安吗？能斗志昂扬吗？难道现在的人都已经不懂得道理，要我这个窝囊废来说这些浅显的道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位漂亮的指挥官，你不会不懂吧。”

米蕾尔知道阿达这语气是倚老卖老，因为他的故乡和种族是创世天宙的外来人中最有资历的，兴旺五千万年而没有被灭，即时现在是穷途末路，但依然顽强地坚持。可是，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根本上，而且抓住了要害。这时候阿达弯起嘴冷笑，说：

“难道道理会因为出自一个窝囊废的口就变质了？请你们各位记住，在万千世界中起作用的是道理规律，不是某个种族和生物，若我说错了，请你指出来。”

说完，阿达问米蕾尔要喝什么饮品，自己好去拿来。米蕾尔伸出手掌表示不用了，转身离开后留下一句话：

“与其说是性格定命运，不如说是价值观定命运，骨子里头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阿达长叹一声，回答：

“或许就是那样吧！”

第 7 话 对抗的开始

米蕾尔转身后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阿达住所的上一层，通过特殊能力观察房间的情况。她离开后，阿达继续在编写演讲稿，谁知道又有一个人出现了，不是别人，正是和她一起出征的雅琪维蕾，这位空军指挥

见到阿达后，毕恭毕敬地鞠躬，似乎当他是一位演讲家，然后说：

“易先生你好，我想向你借阅一下那套系列丛书。”

开头问候的字眼引起了阿达的心动，因为现在的易路尔不是他真正的姓氏，而按照雅琪维蕾的话，他应该是姓易，阿达闭上眼，手拿着笔悬于纸上，沉默十多分钟，才开口说话：

“看来你是摸透了我真正的过去了，道出你的真实意图吧。”

“要让别人认祖归宗，那就应该让她们真正了解自己的祖宗是谁，只要是真实可靠的，没人能和现实对抗。”

雅琪维蕾这话短小精湛，一句话提出了阿达要做的事情以及还有哪里不足。看来事情刚开始就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但麻烦可以留着以后解决。雅琪维蕾便闭上眼微笑着指出，若要别人相信自己的言论，就得提供有力的证据，不然最终西洋镜插穿的那一天，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面对这种反责的语气，若是以前的阿达早就气得跳起来指着对方臭骂一顿，说出若那个事情世上只有一个目击证人，那怎么给证据，死无对证后干什么都无济于事。阿达忍住心中的怒火回想一下，现在也不是讲证据的时代，不能在这问题上跟对手纠缠。

“我的那些设定能随便跟你吗？况且好像你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说的是假话。”

话锋相对，阿达多少感到对方是故意来找茬的，于是打了一个官腔，提到若是演讲稿没准备好，明天可能就要丢掉饭碗。这时候雅琪维蕾的口气更硬了，一口咬定阿达借助这些机会在广播台上大谈*内容。一听到这个阿达顿时双目圆睁，满嘴粗话：

“干什么了你，我现在只是谈一些风俗文化，怎么和那种不三不四的话题扯上关系，难道我提及自己的母亲就等于恋母吗？”

怒气未息的阿达立即从门后抽出扫把，像赶垃圾似的驱赶这个大放狂言的少女，倒是这个时候，雅琪维蕾突然软下来了，嘴唇沾着右手手指，表示刚才冒犯了阿达实在抱歉，至于他说的事情，以后再考虑。

而躲在楼上偷听的米蕾尔忍不住叹气，看来雅琪维蕾直觉上察觉有人暗地里在偷听，所以突然改了态度。

两人离开后，阿达匆匆忙忙赶完稿子，心里显得忐忑不安，只想到前些日子来探访的雨夕，可是对方根本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想说明情况也不行。这时候他偶然想起以前易姬事件中的召唤仪式，其中有一个办法是可以和外界取得联系，只要让雨夕感应到自己在这里就可以了。阿达按照书上的介绍，取出四个分别是红、蓝、绿、无色四个类玻璃器皿，材料是采用类似玻璃的莫穆材料，分别装满水，然后跪在地上合起双掌，竖起食指，念出了一堆奇言怪语，随后坐在地上着急着等待，过了 10 分钟后，他听到了雨夕的回应。

“你要找的人在这，有什么急事？”

“雨夕，刚才两个女军人来找我，估计是来自海博妮和库露蒂，她们好像要对付你。”

阿达凭着记忆力，将她们的样子用纸画出来，加以修正后让雨夕看。这时候阿坝在雨夕的身边，她立即指出这两人正是湖鄱的部下，并且是来者不善。

“哦，想不到米蕾尔和雅琪维蕾投靠了蒋湖鄱，难怪最近那人变得趾高气昂，我看他才是抓住鸡毛当令箭。”

听到雨夕说出对方的真名，阿达显得如梦初醒，因为这两人也是他的同学了，只是想不到她们不但样子变了，而且身高也改变了。雨夕思索了一下后猜出对方试探阿达的原因，估计是想趁机脱离原来的主子，或者趁哪里出现空挡捞一把便宜。阿达听后十分气愤，直骂米蕾尔和雅琪维蕾应该拿去接受鞭笞之刑，危机存亡之际居然做起卖国贼，倒是雨夕指出这不是她们的错，等于说一个被收养的孩子，等他长大后才获悉亲生父母是另有其人，要接受也得有一个过程。然后阿达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暗自地想到自己当年的好友都有职业了，而现在自己也找到工作了，起码可以挺起胸膛做人。就在这刻，雨夕却向阿达提出了一个要求：

“能不能把米夕也添加进去了，我顺道也会把她以前的经历发给你，这个节目你应该继续做下去，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敬业精神坚持下去。”

雨夕的话是一语相关，意思是只要阿达能坚持下去，她们也会坚持下去，起码在实现那个伟大的目标前，不会灰心丧气。随后，阿达问以后该如何应付这些人。雨夕指示他工作继续做下去，有关佐迪的东西，除了军事机密外，其他的都可以说。然而阿达心领神会，意思就是以后说话得绕一些圈子，最好是半真半假，假话里藏真话，多用一些佐迪才能理解的暗语。阿达顿时哈哈大笑，表示自己可是个外行人，怎么能对付那些精干的职业人。

“阿达你不是自我吹捧，忽悠别人是天下一流的。”

“那也得看情况，要是别人威胁我，以我的忍耐力是抵抗不了的，还是那句，尽力而为！”

雨夕冷笑一声后，留下了三个字后说再见了，三个字的意思就是绕圈子。

一个月后，锦博市上聚集了厄迪星各个方面的知名人士，以及各个地方势力的代表在这个城市最大的会议室永顿宫开会，这个能容纳 20 万人的会议室一天之内最多进行八次会议，最长的一次开了 12 小时。

“哦，这位不是姜僚先生吗？我们又见面了！”

“各位客气了，我只是这个地方的管理者。”

阿僚和工作人员将会场布置完毕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公寓，莉绪早早准备好一套礼服，他刚拿起衣服，莉绪先挑起话题。

“一位国家领导人居然卑躬屈膝做递茶水的工作，以后必有出头之日。”

“怕什么，我的民族里也有一国之君到别人的国家当奴隶，屈膝是略，抬头是实。莉绪，你应该听过这个典故吧。”

莉绪清楚他指的是越王勾践，于是她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说：

“看来你和易路尔果然是老乡，不，应该是和易达杰才对，姜先生。”

莉绪说出了阿达的真实姓名，而阿僚摸着头发苦笑，看来自己怎么装孙子，还是被识破了。莉绪却用同样的语气说阿僚不也是照样画葫芦得知她的情况，他马上伸出双手否定，自己那时候只是猜出莉绪在装孙子，但真实情况是一点都不知道。

"请先生尽快吧，我怕外面那些达官贵人等不及了。"

于是阿僚在莉绪的陪同下走进会场的一个角落上，安排了一个特邀顾问的座位。两人刚坐下，立即就被一位代表当头一棒。

"呵，又一个易路尔·达·比多！"

这话是一箭双雕，易路尔在佐迪的事情被公开后，由于他一直和这种世界议论最多的雌性处在一起，不少人就指着他开骂，说这个马屁精就像个小白脸，阴声怪气，娘娘腔，男子汉顶天立地的血气方刚荡然无存，而且由于阿达喜怒无常，又经常失业呆在家里，什么窝囊废、神经病等蔑称是多不胜数，还挂上了世界最没用的人这个带有羞辱性的称号，最后阿达不但不以为耻，而且又挑了复仇主义的头，所以这个人已经是臭名昭著，跟遗臭万年不远了，而代表们把阿僚和这个人说在一块儿，意思很明白。阿僚默认了这种奇妙的渊源，或许来自那个星球的人，几乎得不到好评的。他把头一低，一边浏览一边研究对策。

"各位，佐迪又回来了，经过上次易姬事件后，我们不可避免地让佐迪在创世天宙扎根，相信下一步她们将会实行当年二度穹所谓的星燃计划。"

阿僚这时候正好浏览有关星燃计划的事件，当他看到星燃两字竟然解释为燃烧的星星，忍不住咯咯地笑，莉绪也明白他讽刺什么，闭上眼睛微笑。刚才那位耻笑阿僚是第二个易路尔·达·比多的代表指出一个小小的顾问，既然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就不该在一旁偷笑。于是，阿僚站起来指明原因：

"不，我不知道这份文件是谁编写的，但一看就是对易达杰不了解，实不相瞒，我那时候曾经在他的故乡呆了一段长时间，获悉了易路尔·达·比多的真名，了解过其人的过去，明白他喜欢用哪些字眼来做暗示。"

阿僚指出星燃的意思取自《尚书·盘庚上》，原句是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不可扑灭，意思就是说一个小的火星，却能最终把一片草原全部烧着。现在佐迪就是到处埋火种，时机成熟后一口气将外界的侵略者合围。这话当即引起了代表们的激烈反响，其中一部分人大骂佐迪如此狂妄，一定要将其迎头痛击，阿僚继续解释：

"对！没错，所以我们应该对症下药，星燃计划既然是按照星火燎原的意思，那么我们必须掌握三点！"

然后阿僚让莉绪列出了一张表，上面是三部分内容。第一点，既然让小火星燎原，那么必须要找准爆发点，不能让敌人在燎原之前就给灭了，所以佐迪必定选择一些外界人对那些地方了解是一无所知，而佐迪却了如指掌的地方，列举了当年佐迪戴莫卓天使少女苍羽焰灵的一系列行动，并且将其行动特征规律总结出来。第二点，既然要烧得广，烧得旺，那么必须借助强有力的着火物，所以佐迪必定会在那些地方积累人力和物力，他就把佐迪有史以来最大的行动整整有条的罗列出来，运用图文数据推断出哪些地方最适合安插佐迪的线眼。第三点，着火最好有风力相助，必须有一种东西推动佐迪去干这个事情，那么必定是一个让她们坚持到底的理念和信仰，还有斗志。三方面总结起来就是人力资源、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

“而我们最近发现阿达在广播台说书讲故事，我觉得他就是在做意识形态的工作，控制舆论，争取支持。”

经过阿僚的梳理和精准的分析，代表们明白得不能让阿达在国际舆论中得到优势，表示他们会用各种方法，甚至派遣谈判员反驳他的言论，后两者，就由一些专门处理佐迪问题的人员全职处理，甚至不惜加大力度和成本。最后阿僚还提到无论阿达出什么书，一方面要禁止，另一方面要将这些留下作为证据，因为这个人擅长用假的表达方式传达真实的信息。

阿僚说完后趴在桌子上休息，莉绪偷偷地把嘴附在他的耳边上。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佐迪是想将创世天宙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提醒那些代表们应该万分注意这个。”

“作为一个参政者，真实情况不能放第一位，若我用你说的告诉他们，对方一定觉得我立场是在佐迪一方。恐怕只有阿达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因为他是个历史记录员。”

阿僚的言论发表后，当即就引起了剧烈的争论，大家的意见也分成了好几派，一部分觉得他的看法是危言耸听，固执己见，很快便离开会场而去，另一部分觉得阿僚的想法有一定道理，纷纷和他交换意见，甚至决定会后详细再谈，剩下的一些持中立观望态度。阿僚看见自己的老朋友湖鄱前些日子还慷慨陈辞要打倒佐迪，今天开会的时候却是犹豫不决。心想：唉，我看他还是成不了气候，不如劝一下。阿僚坐在湖鄱旁边，给老朋友出主意，让他辞退最高元首的职务，然后带着家族以及财产，到厄迪星附近新兴的星球去开发产业，因为厄迪星是个烫手的山芋，各个势力时刻争斗，根本没有安定的日子过。

可是湖鄱总是放不下，毕竟厄迪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阿僚的建议等于叫他放弃最有发展前途的头号大城市跑到一个乡下的县镇去，自己不会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阿僚见此，不得不引用一个更为现实的例子。

“你看别人伊月曾歧，曾经是享誉一时显赫家族的后代，由于看不见形势，百年老店同样倒塌了，现在他观念转变过来了，重新兴旺起来。”

湖鄱一听就火冒三丈。

“伊月曾歧算什么！你看他居然投靠了佐迪，背叛了自己的故乡。阿僚你是怎么回事，居然拿卖国贼来给我做例子，是不是要我效仿这个反面人物？”

“不不不，我也只是作个比喻而已，现在哪里还有正义和邪恶，都是靠拳头说话，即使是我们这个地方，那些人都是面和心不和，到口的肥肉，谁会再给别人？在厄迪星，你的拳头不是最硬的，而一旦别人的拳头比你硬，难道倾巢而出，玉石俱焚吗？”

这话更让湖鄱犹豫了，阿燎拍着他的肩膀，自己只是对老朋友给个建议，最后拍板的不是自己。说完，支持阿僚的代表们赶紧邀请他和莉绪到宴会室聚餐，希望能和这位年轻的顾问商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那天阿僚深夜 2 点才回到住所，然而他没有一丝疲惫的感觉，或许平时就过得比较悠闲，而且接待应酬的事也是忙多了，早就习惯了。不过阿僚依然选择好好休息，洗完澡后躺在床上立即便入睡。

……（第二天早晨）

虽然昨天很晚回来，但是阿僚依然按照平时的时间起床，发现工作人员并没有为他准备早餐，于是穿好衣服后便是找莉绪。原来是莉绪让她们不要那么早打搅阿僚，担心上司没有充足的睡眠。

“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吧，我先去散散步。”

阿僚沿着走廊走向外面，却听到工作人员的宿舍里传出了音乐声，于是悄悄地靠在门边，发现门没关好，于是轻轻推开门，发现身穿女侍装的女孩们都围在显示屏前，她们发现阿僚进来后赶紧排成一列，九十度鞠躬，连连道歉，恳求不要辞退她们。

“不，这是小问题，是莉绪叫你们这样的，放心好了。你们在看什么？”

“哦，这个节目叫做《音乐之河》，是由一群年轻女孩举办的音乐节目，作为同龄人，我们十分支持，而且确实办得不错。”

随后他的视线落在显示屏上，发现荧幕上，一位焰色头发深黄眼睛的 13 岁少女正拿着麦克风演唱一首歌曲。

俗话说得好，失而复得，佐迪给厄迪星带来的冲击是一波接一波！

第 8 话 潜龙欲动

“世界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魔法。太空是，充满扑朔迷离的神秘，混沌是堆积未知的因果。”

“魔法都市中的天文台，我会在那里等你，科幻城市中的魔法阵，我问你想要什么。”

阿僚竟然跟着银幕里的少女一起唱歌，那一头若蜡烛燃烧般的软发，玛瑙般的黄睛，给这位少年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这些女服务生问他干嘛如此投入，阿僚表示昨天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于是下意识地想唱一下歌曲轻松一下，然后关上门离开，但他的心跳却越来越快。

“雨夕，原来你也来了厄迪星，这真是……。”

阿僚的心中有股莫明的盼望。

……（365 年前）

早在旧世天宙时期，外界的人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接触来自佐迪的女孩，然而由于佐迪一词最早出自苍羽焰灵之口，并且开始传播出去，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当年与焰灵一起战斗的，留有天使和佐迪混合血统的博雷德尔，是和佐迪接触的第一人，并且在他身上留下了如何接触佐迪少女的经验，随后较为著名的有普雷默斯、艾科斯、浅仓继等陆续和自称拥有创世天宙所有权的佐迪接触，应该说自从博雷德尔的挑头后，形势就对佐迪产生有利的影响。

俗话说命中注定，姜僚当年所住的光舟市正是易姬事件的案发地点，连连发生事情令所有人都惶恐不安，唯独他却有独到的见解，然而一直到事件结束，他的意见都不被采纳，因为处理事情的相关人员以及当时的最高决策者都认定这不过是一个在校学生凭借一些理论和异想天开的思维得到的结论。在易姬事件途中，随着阿僚年龄上和心理上的成熟，他很快预料到动乱将降临厄迪星，于是提出让家人离开厄迪星，起初家里人都不大愿意，他可是用尽了自己所知道和学习到的知识和推论，最终说服了家人，果然在他们家离开5个月后，厄迪星遭受了灭顶之灾，大部分的人在这次灾难中死去。

......（现在）

阿僚回想起那段往事，心中更多的是无奈和惊心动魄，竟然连迎面而来的莉绪也视而不见。

“僚，干什么？心不在焉的想起什么伤心事？”

这次是莉绪第一次称呼他的名字，阿僚心中却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感觉。说起来，还是通过莉绪自己才渐渐地看清楚佐迪的真面目，从相遇到现在的名为上下级关系，实质是要好的知心朋友。莉绪便偷偷地跟在他的背后，阿僚走进电子图书馆里的阅览室，利用那每秒钟能运算几万亿次超想象运算能力的计算机引擎，输入了静岗雨夕的字眼。出来的结果让他眼花缭乱，然后检索最早出现这个词的地方，大概也就是10天之内。然而，就在这短短的10天里，出现雨夕或者是雨夕这名字的浏览量，挤进了厄迪星的点击前50排行榜。阿僚以最快速度地找到最高浏览率的网址，该网址是一个娱乐团体叫做22-YDB工作室，主要和众芯影视传媒公司合作，主要以播放音乐和演唱歌曲为节目，配套有艺术作品介绍。这时候他偶然知道易路尔也在这个公司里工作，负责的节目《另类少女的故事》。看到这个阿僚不禁自我调侃：

“不会是凑巧吧，刚好看到雨夕，这个小丑又出来跳梁了？”

阿僚凭借感觉和佐迪出现的规律，马上断定佐迪已经回到了厄迪星，并且是以阿达的出现为信号，看来这地方短暂的和平日子即将结束。

“呵呵，果然又在找雨夕的资料，难道我给你的还不足够吗？”

莉绪清楚自己的上司为何对雨夕如此在意，因为当年阿僚就把她和雨夕混淆了，当时他离开厄迪星和家人去了附近的C35号人工星球后，正好有一天为了参加一下宴会，特意到了理发店去把自己的仪容整理一下，结果却发现了和雨夕头发颜色、发型相同的莉绪在理发店里和老板交谈，甚至眼睛、脸部轮廓、身材也大体相同的，忍不住上前喊出了雨夕的名字，而莉绪似乎也在寻找这个人，也向四周察看，结果却发现阿僚看着自己，他发现自己认错人了，赶紧鞠躬道歉，然而莉绪却拉着他的肩膀，表示她们之间应该有缘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相互认识对方，从此她们俩的关系越来越好，最终发展到现在，也因为莉绪，阿僚决定重新返回厄迪星。

“没有认错吧，真的是那个来自摩坦妮的静岗雨夕？”

“是又如何？莉绪打算怎么对待她？不过你的心思我心知肚明，不是好意就是歹意。”

莉绪叮嘱阿僚不要自以为是，不然自己可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我觉得你不应该如此在意才对，因为论实力，雨夕在你下面。恐怕你是担心我对雨夕有某种情感，到关键时刻会对你的行动产生阻碍。"

阿僚话还没说完，莉绪眼睛刹那间通红发亮，左右脸庞各出现两道红色痕迹，右手发青，一把抓紧他的头颅，再次叮嘱其不必把话说透，不然她会找另一个人取而代之。

……（众芯电视台休息室）

"怎么样，雨夕，我办的团队还不错吧，今天雨夕帮我们唱了一首歌，这是你的报酬。"

"麻晃，还真想不到你居然是 22－YDB 负责人。"

20 天前，麻晃回到自己的居住地，立即给雨夕发去了一封邀请信，面对好友的邀请，雨夕自然没有拒绝。于是麻晃获悉雨夕同意后，马上坐着航水装备拉着雨夕，顺道把米夕、阿坝拉到自己的居住地拉多鹿第 122 号居住区，位于焰津大陆北部的龙基登山脉靠海处，东西北三个方向被山峰包围，南边有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乍一看上去，确实是个好的地形，可一旦你发现这个地方，总是浓罩着黑色的云彩，山脉上的植物都是紫色，而唯一的河流源头居然流出荧光绿的液体，恐怕谁都会恶心得呕吐，确实在拉多鹿 122 号居住区，空气中有不少多余的物质，一旦人靠近这里，身体立即就会出现不良反应，甚至发黑，最后死亡，和黑死病没什么两样。

偏偏麻晃和雨夕靠近这个地区，却丝毫无事，最奇怪的是麻晃长期呆在这种环境里，皮肤不但不发黑，还是雪白无暇的。

"哦，看来拉多鹿确实经过改良后条件变好了，总比我以前来的时候简直就是废料处理场。"

她们离开电视台后坐着摩坦妮小型两栖水艇沿着入海口逆流进入居住区，黑糊糊的天空下四周的山上是拉多鹿特有的紫树林，散发一种外人吸入后马上中毒的气体，但本地居民却平安无事，整个居住区的建筑以银灰色为主，造型是底部逐渐向顶部缩小的塔式建筑，窗户用一种白色的晶体填充，并且能发出微弱的光芒，发出的光芒也只有同类建筑能反射，所以居住区的光线一直很充足。船停靠在码头后，四人缓缓地朝居住区走去，但沿途却不见一个人，麻晃提到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不是上班就去上学了。

"那就奇怪了，你是怎么溜到外面去上班的？"

"那些搞化工、漂染等等的工作，既不干净又是闷活，对于好动的我来说不合适，至于菲纳玛吉等前辈，她们是例外，不能和我们同日而语，最后就是我不喜欢学医，所以跑出来干娱乐事业！"

倒是阿坝立即指出麻晃不敬业，一点传承的想法都没有。麻晃也反过来说阿坝只是个见习风纪委员，根本不称职，两人正吵得热闹，米夕却发现路边一个小山丘上，一个穿着白色连帽衫、蓝色扎脚裤的 11 岁红发赤眼的小女孩躲在石头边，她们往前走，小女孩就跟在后面。倒是阿坝发现小女孩，一口气奔到对方的面前，雨夕她们看见后也跟着过去，阿坝依旧身穿柏拉姆的军装，跑过去后小女孩立即抬起头，雨夕和米夕吃了一惊，小女孩额头上竟然嵌入了一块晶明透亮的绿色矿石，这倒是引起了阿坝的兴趣，麻晃知道小女孩是谁，赶紧上前解释：

"不好意思，想不到在这里碰上她，这位小女孩叫做松歧凉缝，是我们这里的神童，9 岁已经取得几个从业

资格证，现在主要是干油漆。凉缝，阿坝，你们两个干嘛相互看着对方那么久？”

原来阿坝是被凉缝的头发和额头上的矿石吸引，而凉缝却是对阿坝的衣着和那一身的装备感兴趣。

“你额头上的矿石叫什么名字？还有你的头发似乎内有玄机。”

“不如这样吧，你把衣服和装备的情报告诉我，我就把矿石和头发的秘密告诉你，怎样？”

“那凉缝你要说话算话才行！”

“嗯，可以！”

麻晃发现两个小丫头竟然碰巧地相互熟悉起来，也是好事。接下来她们来到凉缝家附近的休闲街道，两个小丫头独自去闹了，她们找了一个茶间谈话。

“今天特意感谢你们摩坦妮双夕的协助，干杯。”

“呵呵，不用客气，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别说套话了。”

麻晃将一杯葡萄酒一饮而尽后开始说正事。

当时，拉多鹿 122 号居住区是利用了当时处在龙基登山脉的废物处理厂，当时这个山脉归在焰津大陆是三不管地带，周边的势力都会将没用的地方扔到这里来，所以这个山脉早就由于受到污染，什么生物都不能存活。所以拉多鹿才选择了这个地方扎根，可是新政府成立后，焰津大陆上的各个国家纷纷对这片土地虎视眈眈，只是由于对方没派出军事力量干涉，所以拉多鹿才不予理睬，可最近山脉附近连连出现了不明生物，只要拉多鹿派出警戒部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米夕指出最近新政府和地方势力频繁接触，前一段时间已经在摩坦妮附近搞小动作，而在这个紧张的时间段上，又对多年占据龙基登山脉的拉多鹿虎视眈眈，恐怕背后有更大的举动。

“那有什么办法，最近佐迪被式神野望把持着，真·雷帕迪、迪比鸟等人又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艾科斯等人也只是小胜利，估计他们也是躲起来集聚力量，等候时机反击。”

“说得对，所以敌人抱着侥幸的心理，打算启用新的办法，像星燃时代那样，将我们这些新长出的芽连根拔起，而且不排除更多的使用怀柔同化政策。”

雨夕指出了最典型的便是真·雷帕迪和天陵成就、伊月曾歧等人的政策、相互承认对方的地盘，通过交流等各种对对方有利的办法，争取支持的同时。麻晃这时候却说到真为何要便宜对方，哪有侵略者来了后还承认他们占领的土地。雨夕指出这是政治手段的其中一种策略，叫做权宜之计，当年某个种族就曾经提出了经权之道，有些东西是要按照规律去办，但有些不能按常规去做。麻晃还算是能理解，说：

“哦，那就是以后有什么不妥，随时还能翻脸！”

“说得好，就是这么一回事！”

雨夕给麻晃建议，现在可以进行战备工作，但要秘密进行，表面上装作一副不予理会的态度，这样才能蒙骗敌人，等对方按耐不住后，就迎头痛击。然后雨夕趁热打铁，表示自己愿意留下来帮助麻晃，打算让米夕先回去摩坦妮，以防老家势单力薄，但米夕选择留下，提到老家有科扎露，平时战备功夫到家，并不会因为没有了她而全军战斗力下降。

另一边，阿坝到了凉缝的家后，凉缝让她在客厅呆着，自个儿跑进睡房中，等她出来后阿坝顿时有种熟悉感，原来凉缝穿上了一套和阿坝款式相似的风衣式紫色军装，头戴一顶拉多鹿式的帽子，外形酷似棉帽，像个圆柱型，身上的装备运用拉多鹿的特殊材料和弹药，更引起了阿坝的兴趣，两人很快互相交流，并且谈及对方故乡的事情。这时候凉缝说了一句：

"若外敌侵犯你的故乡，你会抵抗吗？"

阿坝义无反顾地表示一定反击，然后凉缝继续说。

"那么佐迪被入侵，你会不会去救？"

阿坝年纪虽小，稚气未脱。但思想觉悟快、想法多、加上她所在的时期是佐迪露丽卡时代，这位第二代的执政立即联盟摩坦妮等势力，继续了前一代执政二度穹的政策后，还增加了许多配套的计划，甚至慢慢解密佐迪以前的历史，阿坝通过自己的上司瓦了解这个本来是她老祖宗的佐迪，所以她低头思索一番后，用沉重的语气说：

"我记得当年二度姐姐曾经率部队拯救柏拉姆的婴儿，数目不下 200 万，而露丽卡姐姐就更不止这些举动了，虽然现在是式神野望执政，但总有一批神秘人来协助我们。所以佐迪有危难，我不去救援，就是是非不分。"

凉缝听到这话后，嘴唇弯起来笑，抓住阿坝的手，指着额头的矿石说：

"这个石头其实是二度姐姐救我的时候下的保护伞，然后露丽卡姐姐更是对石头加了护身咒语，若我不去救她们的故乡，也就是忘恩负义。"

于是两个小丫头跑去找雨夕她们，麻晃看到凉缝那一身的军装，立即拍着她的肩膀伸出大拇指。装着说凉缝真的是年小思想大，而且最想不到的是加入了部队，按照拉多鹿的传统做法，除非是有特殊原因，女孩子 15 岁以上才能服役。阿坝提到凉缝额上的矿石很漂亮，麻晃说那个矿石叫做绿野仙踪，也叫做若生石，因为石头好像有灵性和生命似的。阿坝引用柏拉姆的一个传统，就是可以给自己改一个新名字，原来的名字保留起来作为身份编号。阿坝就把矿石的两个名字合而为一，新名字叫做绿野若生，还交上了一位同龄的好朋友，脸上欢喜万分。然而就在这一刻，麻晃却收到了居住区传送给每一个居民的信号，意思就是有外敌入侵，整个居住区的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麻晃，不介意我们这些盟友和你们一起商讨吗？"

"哈哈哈，有人来增援我们是十分欢喜啊，而且还捎带了新的盟友。"

麻晃乐得各自拍着若生和凉缝的肩膀，一块去准备应付眼前的敌人。

俗话说得好，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为何回复和平不久的厄迪星再次燃起战火，因为盖在战火上的是一张纸。

第 9 话 演讲家出场

确实，麻晃收到的消息不假，就在当天晚上 9 点 10 分左右，在拉多鹿 122 号居住区西北方，出现了三个敌军的海上战舰群，南边河流的出海口，大约 120 艘潜艇伺机等待着进攻，而围绕着居住区，一直向东南方面延伸 2300 公里的龙基登山区，数队利用具有地形保护色的部队也悄悄地靠近居住区，按照常理，应该先由空中部队进行侦察，以及对地面实行轰炸，然后水陆并进，足可以将这个只有 180 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打个支离破碎。可是，战争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而且对方也不会让你如愿以偿。就是在居住区上空的那片厚而密的黑云里却藏着诸多的秘密。

"雨夕，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天地可是天然屏障，无论是卫星定位还是其他侦察仪器，都会被云层里的特殊气体干扰，显示屏上全部是雪花纹。"

"也对，不然你们这里早就被天上的钢铁飞鸟炸得千疮百孔。"

麻晃和雨夕这时候换上战斗服来到了居住区的防空基地里，上战场了还不忘相互调侃一下，若生和凉缝被米夕领着去做后勤工作。当时负责居住区防务的是穹澄伊里，这个刚刚初中毕业的 15 岁女生，几乎没人见过她，甚至传言已经被外敌收买或者被谋杀，所以部队里一直建议将其削职，可是每逢提出弹劾后，故乡总收到伊里的回复，这事情麻晃一直想查个明白。

"报告麻晃长官，敌人从东南面的小路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海上部队准备对我们实施空袭。"

"哦，先下手为强！那好，先挑拨者可恶！用天空之塔攻击！"

命令下达后，矗立在居住区里的那些尖塔式的建筑，底部露出喷射器，好像火箭似的，对准敌人的海上目标呼啸而去，海面上一阵蘑菇云升起后，战舰群几乎损失殆尽，那些庞然大物速度极快，对方根本反应不过来，一部分被防空武器击毁后，竟然化整为零，变成体积小，速度更快的子母弹，一部分掉进海里去，一部分就在空中散发出无数雨点般密集的光弹，剩下的战舰恐怕就在劫难逃。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掉进水里的竟然像追踪器一般，直朝潜艇奔去，也是数目巨大，对方措手不及，短短的 10 分钟将敌人西北面的海上力量全部摧毁。雨夕显示屏上看到这连锁性的攻击，反问麻晃：

"怪不得你故意让我从南边进来，原来是别有目的！"

"别那么计较嘛，能要对方一把，就得有诱饵，下一次我做你的诱饵好了。"

接下来她们就要应付在山区前进的敌人，或许是对方获悉拉多鹿已经将西北方的敌人全数歼灭，陆上的部队进入山区后便停止前进，雨夕觉得敌人过于脆弱有点不妥，和麻晃商议后由拉多鹿负责应付山区敌人，她则观察西北面的海域以及南边的出海口。就在雨夕和麻晃分开后，敌人的陆上部队开始实施远程攻击，采用爬行式的人车合一大型武器翻越崎岖的山路，然后那些庞然大物伸出运输带将战车等战斗人员运送出

来。

当然，拉多鹿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看准机会发起攻击，对方使出了像泡泡一样的光线防护网，把每一个战斗人员以及战车包裹起来，敌人一边防御一边对居住区实行狂轰乱炸，拉多鹿也如法炮制，放出大量光源防护盾，双方进入相持状态。而在后勤部运输物资的若生，脑中萌生了故乡的某种战法，跑到米夕的面前，从背包里取出了几十瓶弹药的样本，让她将这些弹药成分交给拉多鹿。

"米夕姐，这弹药是我在以前的地方收集研究出来的，只要装在任何武器上都能发挥作用！"

"那好，立即试试，就地取材是我的专长！"

凉缝一把将样本拿过来，用眼睛观察了几分钟后，连连点头。拉着若生向驻守在各个火力点的战斗人员分发样本，大家对这位 12 岁的丫头献出的样本心存疑惑，倒是一些敢于尝试的年轻士兵采用了凉缝的战术，把弹药成分加入后，她们发现的轨迹竟然像波纹一般，能走弯路，而且慢慢化成浆糊状，一下子击穿对方的防护网，看似软绵绵的光弹，竟然将比钛合金更为坚硬的三层装甲砸破，经过这一阵奇型弹药轰炸后，敌人顿时惊惶万分，来不及撤退得都被炸得四分五裂，乐得士兵们拼命地捏若生的脸。

"真不愧被誉为创世天宙军火库的柏拉姆，总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拿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法达到意想不到的战果。"

"这些还是低级产品，高级产品都在瓦姐姐和长津大姐手上，要是拿到那些好东西，估计开炸得更壮观。"

雨夕知道了这个事情，心里对若生的战法十分赞赏，应该说刚才两轮短暂的攻击，基本上把敌人消灭殆尽，但一向沉稳的她猜出事情没那么简单，于是赶紧让麻晃通知所有的战斗人员，依然保持高度警惕。

正所谓同类人容易察觉对方的存在，在这个弹丸之地外，无数不能用肉眼发现的漂浮微小生物正盯着这块地方，毕竟战斗者散发着一种叫做杀气的东西，而雨夕脑中的潜意识也是察觉到有一股惊人的杀气靠近，使得她心中有一种不安。提出一起与麻晃找指挥穹澄伊里，得到赞同后她就赶回基地里，麻晃马上将雨夕的建议向伊里提出，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抵御敌人，这使得麻晃起疑心。

"伊里以前不是这个模样，为何最近几个月人变得十分乖张？老是不让别人见面，总用其他方式与我们联系。"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直接去见伊里吧！我总觉得心中有股不安。"

正好，好话不灵，坏话一说就灵！短短的三秒里，整个居住区出现了密如雨点、乒乓球一般的白色球体，这些球体仿佛像生命探测仪，找准哪些地方有抵抗的人员，顿时一哄而上，并且能穿越任何障碍物。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把拉多鹿的部队打个措手不及，处在第一线防卫的士兵死伤不少，接着这些球体向其他武装人员发动攻击。

雨夕对于这种攻击方式感到颇为眼熟，终于回忆起来。在创世天宙里，有一个人只懂得寄生于他人身上，在这人眼里，没有一样东西属于自己，只懂得拿别人的东西来养活自己，后来她和易路尔见面后，这种思想更加明显，最关键的是这人和易路尔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在印象中，雨夕特别深刻。

“麻晃，我们是不是碰上了小野寺依？”

“啊，那个病毒女？像一头丧心病狂的野兽，到处摧毁别的东西，杀戮其他人。”

一想到这个疯子，麻晃全身颤抖起来，猛然想起米夕身边带着凉缝和若生，决定让雨夕去保护她们，然而雨夕相信自己相处多年的同行，而自己离开麻晃后，万一有什么闪失，随时丢掉一个知己。雨夕意味深长地指出佐迪面临的问题多起来，虽然大家都不怕牺牲，但随着敌人越来越难应付，现在就需要像她们这样有分量有经验的人。

最后两人一起去总指挥室，她们刚离开所属的防御基地，一路上的情况吓坏了她们，发现沿途所有的参战人员都被那些白色球体袭击，不少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反击就被杀死，负伤或者还在抵抗的，那些球体一窝蜂地挤上去，最可怕的是它们可以利用现成的尸体，通过聚集变成新个体，或者完全占据宿主的身体和灵魂，所以基地里的拉多鹿士兵这下子全部成了别人的傀儡。

“雨夕，麻晃，你们想去救伊里？不用费力气了，伊里已经被我俘虏后，送到外界去了！”

那些被控制的士兵似乎在传达雨夕口中所说女孩的意思，雨夕一向知道小野寺依是态度凶，胆子小，做事鬼鬼祟祟，仗势欺人，这些被她控制的所谓傀儡不会构成威胁。雨夕向麻晃打出了援助的眼神后，自己伸出双臂挡在面前，两个手腕立即长出篮球般大小的水状物，只听见一阵海啸般的声响，那两个水团瞬间化成直径几米多的大水泡，向着总指挥室的方向砸去，她们看准机会，跟在水泡的后面。

“你们逃不掉的，我的好部下，用你们的密集攻击将这两个不识趣的家伙打个灰飞烟灭。”

“想得美，看我的！”

麻晃伸出两个手指往水泡里注射了一些糊状物，一把抓住雨夕投进水泡里，这两团液体贯穿能力高得可怕，无论是什么挡在前面，统统被撞开。一口气冲进了总指挥室里，发现伊里四肢被白色病毒球捆绑，贴在墙上动弹不得，脸部发紫。麻晃猜出必定是小野寺做的好事，驱散了病毒球后救起伊里。就在这时候，那些入侵的球体渐渐散去，被控制的士兵的回复正常。

“麻晃姐，你们那里的入侵球体是不是散去了？”

“是的，凉缝，你竟然那么快就分析了她们的构成结构，研发了抗体激素。”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也有若生的功劳，要不是她列出了一堆应付病毒的武器，我还无从下手。”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雨夕这一边就镇定下来。而远在海面上指挥这些病毒小野寺依，得知第一轮进攻失败了，实施第二步计划，命令所有的寄生病毒接触拉多鹿刚才击败的敌军残骸，这些球体像一窝蜂似的粘在上面，利用病毒拆分技能，将物质分解后，一部分同化了，一部分通过改造装配，变成利于病毒使用的物质，然后它们把敌人的三艘旗舰并排后相互连接，合成一艘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指挥室以及所有的装置。然后将舰上所有的尸体作为病毒的容器，塑造了一大批听从于小野寺的新式士兵，分列在指挥室的两旁。

一切准备就绪后，小野寺迫不及待地进入了这艘新改造的战舰里，地面上出现了一团白色的浆糊状物体，白色球体相互间粘合后，浆糊物浇在上面，渐渐地化成一个身高 165 厘米，样貌大约是 15 岁的少女，身

穿着一套黑色的哥特式花边套装，黑色的木鞋，白色手套，老是将左手食指搁在下唇边，

“我的好部下，你们好像没卖多少力气，从对方的实力和数量来比较，我们拿下这个地方不该如此艰难？”

“主人，虽然是如此，但是静岗雨夕她们可不是等闲之辈，我们还是用持久和游击战术，多消耗她们的体力……”

部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小野寺打断，悔气地让士兵执行第二步计划，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让她火大的声音从远方不明地带传来。

“嗯！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是个急功近利、不体恤部下的人，那这仗是肯定打不赢的！”

这话传到小野寺的耳朵里，顿时让这个 15 岁的丫头气急败坏，不顾仪态地伸出手指指向天空破口就骂。

“什么，又是那个超级窝囊废在乱放屁话！难道他想用由真来命令我吗？废话！我才不听那个徒有其表的傀儡。”

“唉，这话说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觉得我们俩的话谁更可信？当然是我借助由真的名义直接说你是混蛋来得便当嘛！”

……

而在拉多鹿的防御基地里，女孩们也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麻晃开始还不知道是谁，但她发现雨夕低头后轻轻弯起嘴角微笑，马上意识到在厄迪星上，老是以历史见证人著称，整天抱着一堆演讲稿，到处在宣扬或者评论时局的某个人，这个人对于她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倒是若生和凉缝不大清楚，问雨夕是否知道这个装成是说书人的冒出者。

“不用担心，这个人本事是没有，但嘴巴可是不错的，起码说出来的话有道理，一般人不能驳倒。”

而组织新有生力量后的小野寺立即就从口里说出了那人的名字。

“易路尔·达·比多！你算什么，摇几下舌头就以为能打败别人？而且我看你只有逃跑的份。”

“呵呵呵，连一个正义的口号都没有的人，有什么资格说这些？我只是记得这个地方的人不是赵构之流，至于赵构之流在厄迪星也有，以后必为我的刀下亡魂！哈哈哈哈。至于我嘛，故乡有机会，我一定会让这种人下跪。”

这话就是指桑骂槐，当年小野寺在二度穹时代，由于被敌人强大的武力和咄咄逼人的恐吓下，最终屈服，而且口中不断说出求饶的话。小野寺也毫不掩饰地指出阿达遇到那个情况，也会卑躬屈膝，因为他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怕死之人，两次死亡不是靠别人赚钱买安乐死，就是借朋友的手来自杀。两人话赶话，争吵得十分激烈，最后小野寺把阿达最令人愤慨的一桩坏事道出，就是厄迪星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他竟然不管故乡的同胞死活，立即逃走了。这时候阿达声嘶力竭地怒吼：

“你是什么人！敢这么评价！我告诉你吧！”

阿达立即指出当年厄迪星被攻打，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和佐迪的交锋，那根本不是反抗侵略，而是要保住自己抢来的地盘。第二次和外敌交战，更不是反抗侵略，而是争权夺利，抢地盘的列强之争霸战，不具备正义性反倒是充满侵略性的战争，当然不会参加。就退一步讲，那也是厄迪星人到处树敌，尽干见不得光的勾当，最后遭受这等厄运，那是自作孽不可活！

"你要是再不相信！可以去五个地方查阅！第一个是犹尼休的《万千世界纪事文集》，第二个是基米·卡瞳的博览书店，第三个是犹德西的天宙档案密室，第四个是佐迪的书林馆，第五个......那就是厄迪星光舟图书馆！一个最多禁书的地方！最后你得知真相后，别忘了感谢我！要是你不敢查阅，只是听信现在那些人口中所谓的真相！那么，证明你不敢面对真相！一个不敢正视自己错误的人，永远没出息！"

这番话说中了小野寺的心结，气得眼睛充血，变得整个像鲜红的西红柿，顿时将自己那一身漂亮的衣服撕开两半，露出了里面紧身式战斗服，准备吩咐士兵们捉阿达，而且要将他千刀万剐。此时，在拉多鹿 122 号居住区上空的黑云突然散开了一个直径几公里的洞，无数灿烂的金光投射到地上，然后一个左臂夹着书籍的男孩出现在金光投射的地方，而那本书的书名叫做《创世天宙对战论》。

"哦，很好，又有一个大展我理论的机会了！"

那人不是其他人，正是易路尔·达·比多，也就是姜僚口中所说的易达杰。

第 10 话 易路尔的抬头

阿达的突然出现，确实让双方都感到吃惊，倒是雨夕在显示屏上看到手持书籍的阿达，心中却有一个想法：你到底想干什么，现在不是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难道依然要自己亲自出马才放心。然而，士兵们报告小野寺的部队竟然开始第二轮进攻，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朝着阿达的方向过去。雨夕她们原本以为敌人会暂时往后退一下，然后进入僵持阶段。想不到阿达的出现竟然让小野寺恼羞成怒，这无疑不是一个大好时机。

"只是阿达的战斗力到底是什么程度，自从上一次易姬事件后我和他很久没见面了。

麻晃从雨夕口中得知阿达后，一直怀有疑心，发现他竟然出现在前线，立即说：

"那个窝囊废出来干什么，是不是脑袋充血一时热血沸腾冲昏头了，跑出来充英雄！"

"没关系，既然她们将目标锁定在阿达身上。我们暗中配合就可以了，或者他能给我们创造歼敌的机会。"

麻晃对雨夕的决定还是持怀疑态度，然而当她们发现小野寺的部队真朝阿达进攻时，才马上让部队对围攻之敌进行炮击。可惜的是小野寺从来是个喜欢用人海战术实行疯狂进攻的家伙，而且对着阿达这种恨之入骨的人，更会火得眼红。铺天盖地的敌人再次朝着这个弹丸之地进攻，这时候的阿达闭上眼睛露出自信的笑容后，翻开书的其中一页，口中念出一堆词：

"日满则蚀，月圆则缺，潮起潮落，难逃其规！"

话音刚落，海面上涌起波涛，卷起的巨浪达几十米高，翻江倒海般朝敌人扑去，小野寺知道阿达在利用《易经》使出夺天地之法，命令所有的部下按照水分子的结构排列，敌人的部队发出一阵蓝光，将高度与天相接的巨浪一一挡回去。顿时阿达的脸抽搐起来，汗流满额，这并不奇怪，利用天地之法操纵上亿立方米的水，所需要的集中力和承受力是无法想象的，阿达的脑中呈现出这么多体积的水，甚至连哪个部分在移动都得了如指掌。而小野寺则更聪明，看到阿达使出如此大的劲头操纵水源，她只需要使出干扰和负重技能，分散集中力的同时让他承受超出一般情况的压力，即使是一流的高手也会因为负重过度身体跨掉。看到这情况的雨夕知道阿达顶不住了，暗中联络了总部，将自己所属的部队调到这里来，然后在基地里使出天地之法，雨夕的手腕再次肿起，长出四团液体悬浮在半空，合掌伸出两个食指后浑身发出绿光。

小野寺察觉到雨夕在暗中协助阿达，等于分散了注意力，于是她对居住区发动第二轮进攻，依然采用人海战术。最让大家想不到的是雨夕就地取材，竟然抽出大海中的水在居住区的上空塑造了一个半圆形的防护墙，随后加入了摩坦妮特制的液态药物，好像人的免疫系统一样，靠近的敌人纷纷像中邪似的，从空中掉到地上。原来雨夕对症下药，既然对方使用的是能侵蚀一切病毒，那么不如构筑一种能化解对方生命结构的防护盾。麻晃也趁着这个时候，命令守卫部队采用炮击，将大量对抗病毒的药物散布到上空，结果却引得小野寺大笑：

"我说麻晃就是懂得帮倒忙，好，咱们也就地取材。"

小野寺命令一部分部队强行突破的同时，让其他的部队全数接触药物，通过快速提高自身的抗药性，然后再次冲击雨夕的防护墙，果然敌人利用病毒抗药性，进入防护墙后，利用装配来改变液态的结构，生成更多的病毒士兵，慢慢地穿透，眼看要突破的时候，阿达知道情况不妙，马上翻到介绍操纵技能的书面上，粗略地浏览了几个要领后，把右手两个手指成 40 度角指向防护壁里的病毒，两眼发出金光。怪事发生了，那些新长出来的病毒士兵竟然往后退了，而且还陆续地攻击自己的同僚。小野寺看到这个顿时心中更加恼火，阿达这个小丑就是懂一点绝技就出来卖弄，对着熟悉操纵法的她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双方都在暗地里斗法，对战场作战人员便减少了集中力，而且雨夕一方的指挥还有米夕、麻晃等人，加上阿达的协助，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小野寺的部队，她们发现敌人的部队数量虽然多，但几乎没什么队形。在基地里的米夕和麻晃商量，派出三分之一的部队，以 20 人为一组，用锥形队形往敌人投掷散射弹，若生偶然想到柏拉姆特制的子母反应弹，赶紧从自己的身上掏出样本，递给米夕。

"米夕姐姐，我们这种弹具有一网打尽的效果，扔一些出去好好招待那些没头脑的敌人！"

凉缝知道这种利器后，心中冒出另一个想法，从腰带装备包里掏出了一种新式的染料 C29-Fil，这种东西不但能做染料，稍微添加特殊元素，就能变成一种摧毁病毒的高效药物，正好拿小野寺的部队做实验，米夕伸出大拇指。

"说得好，小野寺那个混蛋平时就不爱惜同伴，这些部队都是她通过侵蚀得来的，数量多，但不足为惧！"

小野寺发现第二步计划还是进展不顺利，正打算使用第三步，凉缝和若生的结晶从各个火力点射出，那种碰到目标后能一变十，十变百的神奇弹药，刹那间让敌人的数目锐减，这一幕就好像人体里的细菌被抗体吞噬一般。米夕问凉缝，对方可是著名的病毒高手，为何对着用来涂墙的油漆染料却不堪一击。凉缝指出这种染料有一个秘密，就是遇到生物后，会生成一种难以消化的物质，好比人的肝结石一般，然后生成的物质遇到生物体会和组织结构相抵触，最终出现了上述的一幕。

“说实话，若不是雨夕的朋友突然出现，敌人不会蜂拥而上，这种弹药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个人，无意中帮了忙。”

凉缝赞美的话引起雨夕的冷笑，说起来第一次和阿达见面时，他的那种幼稚、目中无人、自大自高的态度，和刚才那种迎刃而上的勇气，似乎完全不匹配。这时候阿达发现友军开始反击，立即转守为攻，操纵海水像龙卷风一般直卷入小野寺所坐的指挥舰。小野寺觉得阿达还没有跟她叫板的能力，两手轻轻一拂，两阵像割开天地的风刀将水龙卷打得四散分离。心里嘀咕着这次让阿达得逞了，下次一定要加倍奉还。

谁知小野寺正想撤退，方圆 10 公里出现了无数颜色各异的球体，有着眼睛的花纹，悬浮在半空，将她以及她的部队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这东西看着怎么那么眼熟？难道是传闻中的......”

阿达顿时回想起佐迪有一个号称无孔不入的部队，人称莫勒盈孢子情报机关，据说机关里的每一个成员一旦出手，没有不成功的，他立即就露出了欢喜的表情，而雨夕也猜出是孢子部队，但到底机关是派什么人来增援，却无法察觉。

“小野寺依，故乡正式下达对你的逮捕令。还有是要求静岗雨夕、暮里麻晃、山城米夕协助我们逮捕。”

“这声音！哦，哈哈哈！想不到蕾幽斯的心腹居然亲自来了。”

“啊！蕾幽斯的天下夜明的政绩！太兴奋了！夜明·伊秋理竟然亲自出马！”

阿达得知佐迪智囊团里的全能高手伊秋理无疑极度高兴，小野寺那种程度根本不是这位智囊的对手。本来就浮躁的小野寺面对着伊秋理心里更是惊惶，按照自己的预计，这时候的伊秋理应该和蕾幽斯在一起应付再次进攻佐迪巢穴的外界联军，根本抽不出时间跑到远在他方的厄迪星。所以小野寺的心里还抱有侥幸心理，不断地安慰自己，眼前的伊秋理不过是孢子替身。

然而，当孢子部队发起攻击，将小野寺残余的部队大量歼灭的时候，这位自以为是的女孩才意识到大祸临头。小野寺赶紧把剩下的部队集合到身边，构筑了防线后打算撤退。伊秋理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命令所属的孢子队员展开了六张多次元透视墙，从六个方向将小野寺的部队密封在居住区附近的海域。

这下子了，小野寺感到没救了，而且阿达远远对着她喊：

“王八蛋！臭丫头！这次我看你还目中无人！”

小野寺正想反过来臭骂阿达，雨夕她们借助阿达的海水操作，对这个密闭空间倾泻特殊液体，这个病毒少女顿时变成瓮中之鳖，最终将她连同其爪牙掩盖在波涛之水中，全部失去战斗力，小野寺本人更是被弄得腹部胀起，像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孢子部队将这些败兵之将通通送到海边的地上，小野寺躺在地上不断地吐出药水，眼睛几乎睁不开，这时候一个身穿天蓝色女仆装的少女缓缓地走到她的跟前，天蓝色的瞳仁与短发，加上衣服的颜色，特别引人瞩目。雨夕、米夕和麻晃赶紧离开基地，上前伸出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对这位上司敬礼。

“夜明指挥，让你亲自出击，真的十分抱歉。”

“不，小野寺依潜逃在外 20000 多年，我们这边也牺牲了不少同伴，今天终于把这个魔头逮住了。”

阿达作为胜利方也沾沾自喜，拿着自己的书跑到她们面前露出一副友好的态度，本来将阿达恨之入骨的小野寺看着他后，垂头丧气地说：

“阿达，你赢了，我果然是一个只懂得摧毁别人，不懂得珍惜的人。为人上的失败导致我最终的失败。”

阿达和小野寺在易姬事件前认识的，当时这个女孩只要看见阿达，不是恶作剧，就是恶语相讥，借助易姬事件疯狂地散布病毒，四处破坏，在她离开厄迪星前，阿达叮嘱一番话，提醒这位精神上严重弯曲的少女，只要她懂得珍惜，自食其力，故乡还是会让她回去。而逮住了小野寺的伊秋理，宣读了处理书。

“故乡下达了判决，小野寺依犯通敌罪、滥杀罪、破坏国家机密等多项罪名，依法判你进入冥界忏悔！”

冥界，意味着判死刑，这个只有十多岁的女孩顿时脸色发白，惊惶失措，孢子队员马上将她四肢固定起来，准备执行死刑。面对着昔日的故友，阿达赶紧上前抱紧她，低声在耳边说：

“去冥界不是判你死刑，是让你改过自新，你听过科克纳尔死亡之地没有？那里是佐迪少女安息的地方，名为阴曹地府，实为灵魂聚集地，你还有机会转生回来！去了科克纳尔后，好好地跟真哥哥道歉！真哥哥没死！他只是去抵抗另一波敌人，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阿达的话令小野寺神情激动，外界一直流传着佐迪的实际指挥真·雷帕迪已经被其养女门纳斯·索露伊杀害，怎么会到了另一个地方，他知道小野寺不相信，但一时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只能不断地安慰。

“小依，真确实是在科克纳尔，外界通过特殊渠道进攻我们不死计划的基地科克纳尔，这其实不是判决书，是征兵启事。故乡正式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前往科克纳尔协助真，你愿意吗？”

伊秋理的话令小野寺赶紧跪下磕头，表示愿意服从。

“阿达，我终于明白你说的话，确实......你是不想我走你的老路。”

阿达立即转过身去，装着不服气的样子提到自以为是的小野寺他才不会关心。麻晃这时候向伊秋理说起伊里被控制的事情，她立即解释伊里的行为是自己的主意，因为长期在外，平时又不爱说话。所以大家误以为她不是佐迪的元老，这样的人很适合作为诱饵。正说着，拉多鹿的士兵搀扶着伊里来到伊秋理的面前，这位天蓝色短发的智囊立即向作为诱饵的伊里表示歉意。

“不，是夜明长官给我报答故乡的机会，以前的所作所为恳请故乡的前辈们原谅。”

“别提什么前辈，我们是一家子，迎接亲人回家是应该的。”

伊秋理让士兵带走小野寺后，翘起双手提醒阿达刚才不应该将科克纳尔的事情说出来，这样很容易走漏风声。他马上为自己的过失连声道歉，雨夕心想：阿达以前若是遇到这种问题，必定据理反驳，现在的他逐渐老道起来了。随后伊秋理补充了一句，恐怕阿达也是出于好心才说了不该说的话，这点情有可原。

“伊秋理，佐迪的不死计划已经被敌人察觉了？”

“是的，唉，毕竟被发现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外界那些死神们、冥地头头、魔界首领勾结起来，消灭佐迪的同时占领新的地方扩充他们的地盘。”

伊秋理向在场的说起了与佐迪存亡息息相关的不死计划，这个利用死体循环再用，被阿达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计划，终于不可避免地被外界知道了。科克纳尔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次大战的爆发地。雨夕上前问：

“我听说未紫·梨梨、菲纳玛吉、露拉崎、早乙女佳娜都先后击败了侵入的先头部队，而且由真也派爱可丝成员的出面干涉，应该能守得住。”

“难说，完全消灭敌人是不可能的，但它们一辈子也得不到那种长生不老的法术，因为根本就没有。”

阿达对雨夕也清楚这些内幕吓得舌头打颤，伊秋理一面正经地说本来这些是不该让他知道的，看在大家的份上才勉强透露一些出来，殊不知阿达这个滑头竟然轻易说了出来，嘴巴根本守不住秘密。

“好好好！伊秋理说得有道理，那我以后就装疯卖傻算了。”

伊秋理瞪了阿达一眼后，转过身去扔给他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有什么行动，先通知佐迪的指挥们。至于特殊计划，少说话多做事，事后给个交代就可以了。阿达从纸条上的内容明白伊秋理表面上是责怪自己，但实际上是认同，不过规定他以后应该和佐迪的高层人物先打个招呼，除非是紧急情况，允许先斩后奏，这样一来，他这个史称是佐迪的第一傀儡人物便脱胎换骨，变成了参与者。

小野寺被逮捕后，敌人的行踪完全消失了，看来是告一段落。雨夕问阿达准备去哪里，他顿时感到有点害羞，断断续续地说回家去休息。倒是雨夕提出了邀请：

“不如现在这里呆一会儿，等我和米夕处理完善后工作，和你一起回去。”

对于这意外的邀请，阿达无疑是惊喜万分，其实刚才自己的冲动确实给朋友制造了一个莫大的麻烦，只是她们懂得将劣势变优势才化险为夷。但就在那一刻，阿达的心中对雨夕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第 11 话 新政府的干涉

“想不到伊秋理竟然穿着那种衣服过来，真的让我吃惊不少。”

“她穿着那种衣服过来不是很合你的意吗？”

阿达顿时愣住了，这种衣服在动漫领域上确实是个热点，可这个想法只有内行人知道，在他眼中雨夕是个不大喜欢文化艺术的女孩子。阿达自然而然地双手架在后脑勺调侃这位看上去只有 10 多岁的雨夕，伸出自己的右手，手腕来回转动，眼珠子盯着每一根手指，不屑一顾地指出搞艺术创作可是个辛苦事儿，很多干这行的很多都得挨饿。话还没说完，雨夕一肘砸向他的胸口，然后瞬间掉落了几张画纸。眼明手快地捡起来一瞧，心中一股莫明的兴奋涌上心头。

原来画上竟然画着雨夕的全身、半身、侧身等像，并且做了注解，看来是为了阿达以后的演讲工作作准备。但不知道怎么的，阿达兴奋了一会儿后立即警惕起来了，悄悄地靠到雨夕的身边指出她轻率地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公诸于众，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厄迪星经过大灾难后才刚回复过来，马上出现了佐迪与外来人的冲突，是不是该缓一下。

“不用担心，他们入侵创世天宙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第一，经过我们漫长的接触，渐渐地分裂成几拨人。第二，他们一口咬定我们拿不出证据来，那么我就应该拿出更为遥远的证据。”

“可是拿出来又怎么样？那么遥远的事情，知道的人肯定是少数，难怪他们认准死无对证这理。除非能得到更多的证明人，若是来自敌方的重量级人物再好不过。”

说到这，阿达想起呆在科克纳尔的真，盼望着在未来的哪个时候也能转变为领导千军万马的指挥官。雨夕看着他摸着下巴在思考，必定就在想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背对着指出在脑中过场景谁都会，要下功夫将之变成现实才是最实际的。阿达见好友又在唠叨，心中确实有一点不爽，可是好友是真心对自己提出意见，若是那种想沾自己便宜的马屁精，巴不得一边弯腰讨好一边大放赞美之词。阿达便把手做出请雨夕离开的意思，雨夕也没说什么，和麻晃告别后打算回到船上，他这才意识到等一下还要坐船回去，赶紧转变态度希望雨夕能让自己沾一下边。

“阿达，你该时候学会自己处理问题，老是让别人帮忙可不行，你忘了队长的告诫吗？”

“是的是的，依赖性太强，做事没耐心等等，啊……。”

就在阿达唠叨的瞬间，雨夕的手刹那间伸长，一把抓住他扔船舱里扔，和朋友道别后蹦到驾驶座上，打开驱动器，从出海口离开。

……（摩坦妮 163 号都市）

“哈，雨夕什么时候收编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哼！动机不纯！思想不干净！一边反省！”

若生二话不说一拳往阿达的脸庞上揍去，顿时整个人在后座椅子上翻了一个跟斗。倒是米夕抚摸着若生那头人造头发，好奇地问关于柏拉姆少女的身体问题，根据她在有关书籍上了解的，柏拉姆居民的头发都是功能线。若生连连点头说那是事实，而且有 40％是数据线，剩下的 60％是其他正常和非正常功能的线，所以能有多种用途，甚至拿去卖都能卖些钱来。

“好了，阿坝别胡闹，哎哟，干嘛还打我？”

“人家有新名字了，叫做绿野若生，证明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有什么事情必须和我商量。”

阿达显得忐忑不安，上一次若生企图在雨夕的居住区实施爆破，等于捅破了一个娄子，这次又将一个多年的叛徒捉拿归案，无疑又捅破一个更大的娄子，厄迪星的新政府恐怕已经暗地里策划好许多的方案来对付佐迪的入侵，所谓拔掉新生的芽。可是雨夕把头低下后说出完全相反的话，敌人不会对她们施加压力，反

而会把注意力放在争权夺利上，因为新政府虽然最大限度地集合了各个方面的名人，然而这群人各怀鬼胎，同床异梦，都想把佐迪的利益自个儿吞下。阿达劝雨夕不要过于乐观，因为形势渐渐朝着对佐迪有利的方向发展，把那群人逼急了，他们就会死死抱在一起对付佐迪。

"不对，雅姬不是已经告诉你了，那些人在创世天宙以外还有地盘，就算他们在这里失去了一切，也能回到那些地方上，只是受了沉重打击后，恐怕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回复过来，剩下的那些才是你口中所说的热锅上的蚂蚁。"

回到摩坦妮的城市后，阿达拿着自己的资料到一间较为经济与实惠的酒店住下，经过了一场激烈的对战，阿达预订了一份商务晚餐，并且准备到洗澡房里好好洗掉一身的疲劳。谁知道他刚坐在窗边的椅子上，雨夕竟然能打开上了锁的门，并且拿着衣服和资料出现在他的面前，她换了一身便装，显得尤为青春。阿达正想开口说话，对方将衣物放到写字台前后说：

"我和你是多少年的同学？还计较这些？算上学生时代、工作时代、乱世时代、和平年代，都不知道轮回了多少次，难道你是担心别人以为咱们俩是热恋中的情人？"

这话说得阿达吓得不敢正视雨夕，脸刷得一下红得像西红柿。然后，断断续续地回答：

"你的同班同学姜僚也来到厄迪星，就一点都不在意？"

"在意干嘛，我觉得阿达你更在意才对，又一个老乡冒出来，大有和你一争高下的势头。"

说起来，阿达和阿僚也有一面之缘，可是这一面之缘使得他非常难堪，说起来阿僚的家族可是厄迪星显赫一时的名门，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家里人分别担任了各个社会中的上层要员，并且利用手上的权力、物力，为家族建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可以说是在金钱、地位等等方面都达到顶峰的一群人。

两人见面的时候，阿达在厄迪星上由于和当时的当权派不和而出名，阿僚则刚刚成熟起来，负责接管家族的事务，他们在当时厄迪星最高级的宴会厅相遇，阿达刚好投靠了佐迪，手上有一笔可观的财富，便打算在这个最豪华的地方宴请自己的好友，但阿僚凭借着家族的实力，也要求在这里举行宴会，最令人诧异的是他要邀请一群来自高等学府的同学，其中就有雨夕。结果，阿达是出名的倔强脾气，阿僚又是以从不认输闻名。两人在柜台前由于意见冲突，顿时吵起来，相互指责对方的不对，基本上除了动手外，什么对抗的方式都用上了。当时阿达知道阿僚是故乡最为闻名的姜氏大族的后裔，显得又失望又不满，因为他在很多报道上得知这个家族的人虽身居高位，但做事低调，从不张扬，从老祖先开始就这样，而且名声还不错，几度想接触，谁知道却碰到阿僚这个坏胚子。阿僚也知道阿达不过是个小康家庭出身的窝囊废，他之前做得一堆引人发指的行为，包括报复自己的父母，仇人，找机会闹乱子的事情极为痛恨，怎么也忍受不住这个得志的小人。

最后，他们经过酒店的负责人调停，宴会厅分开两半使用，但更令阿僚气愤的是入席后，由于雨夕当时在佐迪的学校成绩优秀，于是被故乡以留外界为名派去深造，而阿达通过改变身体进入了佐迪的学校读书，两人早就成为了同班同学。于是阿达见到同学当然要打招呼，显得蛮亲热的样子，结果阿僚怒火中烧，觉得他在搭讪雨夕，要求阿达不要阻碍雨夕吃饭，结果又发生冲突，幸亏两边的人及时拉住他们。最终，他们两人对对方都是耿耿于怀。

"阿僚得知我和你是认识的，又气又紧张。以你的感觉，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该不会你们两个在读书的时候培养了感情，所以阿僚找上门了？”

可是雨夕却说自己是用对待任何人的方式来对待阿僚，根本没想不到他居然对自己情有独钟，这句话却勾起了阿达的心思，曾几何时自己在心上人的心目中也是如此，经过一番的追求才脱颖而出。雨夕知道这话令阿达想起爱人咏仪，不自觉地转身离开，然而阿达猛然冲上前拉住她的手。

“雨夕，别这样，阿仪的事情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事情，是环境造成的，不用介意。”

“阿仪对你确实是无可替代，甘愿忍受 78 亿年的折磨。”

78 亿年这个数字是按照阿达所在的故乡使用的计算法，在创世天宙里的 1 年等于公元的 10 万年。阿达不禁叹气地说出自己当年的誓言，一个只能活一百多年的人类是无法体会宇宙那种浩瀚无边的意境，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也能活得像宇宙那么长的时间，就能体会它的意境。雨夕却指出阿达无论活多少年，性格依然不变，他立即摇头否定雨夕的观点，若自己还是保持着以前那种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神经过敏，估计早就进了精神康复中心。说着说着，雨夕和阿达走在一起，她悄悄地背对着对方，两人背部贴在一起，头部往后靠在他的脊梁上，这使得阿达越发紧张。

“怎么了，你不是对阿仪忠贞不二？被我这样的身体接触就显得不知所措，难以相信你在这几十亿年不对其他女孩起色心。”

“雨夕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若是不相信可以去医院检查，我犯了前科的话你们应该会知道，而且一定大肆宣传说什么世上最专一的男人也堕落了这样的话题。”

说起专一，雨夕这些日子也领教过，自从阿达的爱人死去，除了佐迪这个依靠对象外，他确实对其他世界的女孩子没一丝兴趣，这个可是得到佐迪大部分居民的认同，并且有专门人员负责全面追踪，所以阿达有什么不轨行为，佐迪马上就会知道，要不然也不会有傀儡木偶的不雅绰号，

“不过，我倒是妒忌阿仪，竟然有那么长情的人陪着她。”

表面上阿达觉得雨夕在说风凉话，其实同样作为女孩子，这是很正常的，雨夕也出外接触过数以千计的男孩，可以说除了极个别的特殊例子，其他的男孩子基本上经过一番接触后就能猜出对方是哪种性格，现在碰到阿达这个特例，感到意外是理所当然，也充满了好奇。

……

就在 5 小时后，锦博市的会议室再次热闹起来，原来是各国首脑得知小野寺依率领的部队在龙基登山脉全军覆没后大为震惊，看来佐迪终于转防御为进攻，并且继上次创世天宙大战后发起了第四轮规模庞大的反击。会议上相当一部分的代表强烈要求暂时联合起来，把佐迪的势头镇压下去，然而这只是解燃眉之急，只要佐迪对他们不构成威胁，这群人又会开始明争暗斗。

而在会议室的休息间里，阿僚和莉绪正坐在椅子上，品尝着浓郁喷鼻的红茶，室内用留声机播放着古典音乐，莉绪看着书，不禁自我调侃，讽刺那些整天开没意义会议的代表，阿僚不屑一顾地指出那是例行公事，算是对自己国民的一种交代。

“不会吧，你们这些男人除了名誉、地位、财富，还会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人们的利益还不是被你们这些所谓政治家榨干用尽。”

“那你们这些女人又懂什么？爱情？认同？快活？还是生育后代？到头来什么都不懂。就凭借所谓女人的直觉来决定一切事情？”

砰地一声，莉绪将手上的书合起来，使劲地摔在桌面上，双眼发出慑人的绿光，阿僚的脸部顿时被强力的气流压出很多酒窝，一股无形的力量深深地掐住他的脖子。

“就凭你这块料不足以跟我叫板，或许我跟你说也是白费心思，说句难听的，你可能连战胜易达杰都成问题。”

说到这，阿僚的眼睛也放出一股红光，全身凝聚着能量对抗着莉绪的进攻，整个房间刮起了无数的旋风，所有的柜子、书架等等刹那间不是东倒西歪，便是拦腰折断，可是阿僚的反击一下子就被莉绪压下去，一阵气流冲击，他整个人往后倒去，倒在地上，似乎身体几个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

“果然是能和佐迪叫板的少女，难怪外界那些头儿都得对你敬畏三分，也难怪别人说我和阿达相似。”

莉绪收回能量后，反倒露出一副忧伤的表情，走到破碎的窗户边，当时外面正下着豆大的雨，雨水刮在她的脸上，沿着泪槽顺脸庞而下。阿僚被她这么一叫板，害怕得不敢靠近。

“不是他们怕我，而是觉得炎泽利绪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罢了，你若是看不出这一点，岂不是侮辱了你们家族的实力。看来你和阿达在那一点上还是有点差距，起码在他眼里，对任何人都要平等，又由于爱情专一，所以除了相等的礼遇外，不会再多多余的事情。”

“难道阿达就懂得和一堆看上去像女孩的生物相处得好，就被捧上天了。”

莉绪冷笑了一声指出，若创世天宙是属于佐迪，那么在这个世界里，确实是得她们的心，就是得到天下。阿僚对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怎么会不知道，只是莉绪是在说他没有实际行动。这时候阿僚看着零乱的房间，联想到创世天宙其实经过那些外来入侵者的种种掠夺，已经和外面的万千世界没什么两样，有些地方还由于战乱、开发过度荒废了，但佐迪依然坚持着要回这些土地，无论相隔多少年后依然旧事重提，恐怕其中必有原因。

……（会议室）

“听说最近易路尔·达·比多回到了厄迪星，自从那个人背叛了故乡后，只要他出现在这里，必定有诡异的现象，这次他竟然敢堂而皇之的在广播电台做节目，老是说和佐迪有关的事情。这个投靠佐迪的叛徒，一定要逮捕！”

就在代表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在锦博市的上空出现了一座浮空的陆地，远远看去俨然像一座战斗堡垒，外部是由能源驱动器形成的一道球形防护盾，整个堡垒到处写有古怪文字的，而在堡垒的核心位置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密室，四面冷冰冰的钢铁墙壁，地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导管，这些管子无一例外通向室内中心中的一个神秘少女的肉体，她动作就像狩猎猎物的猛兽一般，双脚半蹲弯曲，双手下垂，每个手指生出金

属般利刃，身上穿着灰色橙色线条的战斗服，尖而硬的银发，青蓝色瞳孔朝 45 度角望去，张开嘴在笑。

“找到了，就是这里，呵呵呵呵呵。”

少女生硬的笑声中似乎还带着一种被压迫的感觉。

第 12 话 卷土重来

在议论阿达回到厄迪星的问题上，代表们一致意见认为，趁着这个头号背叛者到广播台上班的时候将其暗杀，这意见刚提出不久，顿时就有代表提出异议，目前创世天宙大量流传着阿达所著的《创世天宙与雨田由真》，一时间许多人议论纷纷，一旦作者被杀，那些怀有不同目的人士，一定会拿这个作借口，要求在厄迪星上分一杯羹，那么他们现在到手的利益很有可能再次丢掉。就在大家都想不到好建议的时候，阿僚却从外而入，领着一位灰色长发、樱花色瞳仁的 18 岁少女进入会场，身高约 1 米 79，身穿灰色红边的拉链式军常服，头顶大毡帽，额头上的头发轻轻遮住眼睛，皮带腰间卡住一个很特别的装备，进场后呆在门口不动，翘起戴着白手套的双手，穿着褐色皮靴的右脚脚尖时而左右移动。紧跟在后面的就是莉绪，由于她们两个不属于代表，而阿僚却带在身边，立即有人对此不满。

“姜先生，请你不要让外人在这里。”

正在说话的是新兴势力的代表扎福迅，样子看上去 21 岁左右，黄发灰眼，灰发少女顿时抬起头，用一副杀人的眼神瞄准他。其他代表们看到少女的表情也不敢帮腔，因为这个看上去只有 17 岁的少女就是佐迪的第二号叛逆者灰羽藤益，别看这位不起眼的女孩，创世天宙里的人类势力与类人类势力中她都曾经效力过，而且手上有一批从佐迪投诚过来的战姬，在维持治安、管理内政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不过依然有不识趣的人在讽刺她：

“哦，一个一味指出其他人剽窃她们国度的少女，大家想到一起去这种事情很平常，趁着不被外界孤立，赶快改变你这种态度。”

“没有政治头脑的家伙，正因为想到一块去所以才要防止对方剽窃，你这种艺术家和表演者就只懂得围观，所以你们那里的人也只懂得围观，不会亲自去做事情，说句实在的，哪一天你们都攻击，别人都是围观你怎么灭亡。”

讽刺藤益的人黑风·拜翁克，正如他的名字一般，留着一头光亮的黑发，金色的瞳孔，总是找机会留意在场的每一个人。藤益知道这人是出名的袖手旁观者，丝毫不予理会，与莉绪靠在一起，两个女孩子一同靠在门边异口同声地叹息。阿僚这时候则对着扎福讯喝到：

“扎福迅先生，请让你的部下桐生亚丝婷立即离开会议地点。”

“什么，扎福迅，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

话音刚落，几阵急促的脚步声，从会议室的各个门口涌出一千多穿着灰色战斗甲服装的持枪武装士兵，枪口对准了代表们，其中有十多位代表站起来，疾步聚集在扎福讯身边。黑风看见这个架势，心中不由得产生恐惧。

“意见有分歧就是大麻烦，不如诸位直接投票决定，是否对处在龙基登山脉的拉多鹿少女用兵？”

一听到要动武，阿僚马上职责那位张口就要发动战争的人。

“扎福讯，你犯傻了是不是？现在我们刚占领厄迪星，好不容易将大家安顿下来，现在要做的是恢复秩序，让居民们安居乐业，这样才能收买人心。”

“姜先生，我们看在你在锦博市主持会议工作几百年，各方面的协调服务无微不至，所以才给你面子。但请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盲目的乱加意见。”

说完，扎福讯命令士兵威迫代表们作出决议，胆小怕事的顿时软下来，按动桌面上的按钮投出赞成票，不少代表们见风使舵，迟迟不敢决定。扎福讯当然非常不满，把头一扭作出暗示，士兵们举起枪，几声枪响后，一部分犹豫不决的代表们纷纷倒在血泊里，溅出的血洒在地面上，让其他代表吓得面如土色，嘴唇颤抖，陆陆续续地按动投票按钮。莉绪和藤益看见这等血腥场面无动于衷，反倒是翘起双手，摆弄一下头发，表现得事不关己。阿僚则问她们：

“莉绪，你不是说他们这伙人是各怀鬼胎，现在却被扎福讯用这套办法联合起来，一时半会恐怕难以散伙。”

“不用担心，制造一些混乱就可以了。”

藤益话刚出口，几个闪亮的“东西”从会议室外投进，一声巨响后整个会议室白光一片，场面混乱不堪，代表们趁着这个机会冲破武装士兵的拦截，从各个通道口匆忙离开。莉绪和藤益赶紧拉着阿僚混入人堆中，扎福讯被突然袭击吓了一阵子后，扯破嗓子命令士兵对在场的所有人格杀勿论，可是代表们早就逃之夭夭，于是他赶紧联系了自己的部下亚丝婷，将代表们的专机全部炸毁。于是在会议室上空那个庞大的战斗堡垒，亮出了几十挺口径８米多的投射炮，准备向机场上的专机实施打击。就在这时候，地面上出现无数白色圆圈，圈内的土地像升降梯似的快速下沉，将数千台机动人型武器送至地面，这些大家伙背部的驱动器释放出能量构筑了一道防护网好让代表们安全上专机。阿僚三个登上专机后不禁问起来那些防护部队隶属于谁，藤益指出除了陆奥外，还会有什么人想得如此周到。

“哦，陆奥果然早有准备，让她们逃掉了。”

呆在堡垒核心中，名叫亚丝婷的少女给扎福讯报告状况。

“什么？让他们逃跑了？你干什么去了？不能有漏网之鱼！命令部队歼灭守护那些护航的机动兵器！”

“呵，对方是伊原陆奥的部队，我们还没把她们消灭干净，那些人早就逃得远远的，不如从另外的地方派出部队拦截，我在这里牵制她们。”

扎福讯无奈之下，陪同盟友在武装士兵保护下撤出锦博市，然后登上亚丝婷的战斗堡垒。扎福讯进入堡垒后，发现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十分枯燥，好比一个大型的电脑机箱，不时能看到一些外露的导管和装置，

守卫的士兵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着，扎福讯和一干人等进入核心后，看见亚丝婷正在一台畸形电脑前查询资料，电脑连接着一张只有一条桌腿的电脑桌，整个桌子像工字型，总是面带微笑。

"阿亚！刚才你为何退缩，是不是怕了伊原陆奥？我告诉你，那人没想象中那么可怕！就是一个较为文静的马屁精，她做的那些事情一般的顾问都能胜任。阿亚！你有没有听我说话！阿亚！"

亚丝婷这女孩有个坏习惯，不管别人说什么话，她只会忙自己的活，扎福讯面对着她肯定多数发火，这次也不例外，顿时抽出随身的一挺能使用多种能源的枪炮，毫不犹豫轰过去。刹那间，几十个卫兵挡在亚丝婷的面前，抵消了炮弹，但全部被炸飞倒地。扎福讯对此无可奈何，毕竟这个怪丫头对他可是功不可没，甚至协助他在几娜尔大陆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招揽了一批心腹干部。亚丝婷盯了一下倒地的卫兵，用手指敲了一下键盘的某个地方，医疗队便把那些卫兵送去治疗。亚丝婷依仗着自己的部队具有强大的可修复、快速补充等优势，从来不爱惜部下，这使得扎福讯的手下对她十分有怨言。部下们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扎福讯知道以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向其他势力叫板，考虑先和新兴派势力联合起来，集合十多支主力部队先拿周边的地区开刀。这时候亚丝婷却接到了来电，来电者正是刚才与他一起对抗藤益的黑风。

"扎福讯阁下你好，刚才多亏你的协助，我们才击退了藤益这个自视过高的女人。"

"呵呵，刚才没打死你真的是遗憾，今天你又想去占哪家的便宜？"

黑风的势力在厄迪星上实力属于中等水平，地处萨雅西大陆东边的治界河三角洲，而且领土较少，大概 15 万平方公里，只有扎福讯地盘的 8%。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敢太得罪其他人，他得知扎福讯打算向周边地区开刀，而其中有一块地方是肥肉，名叫蜀乾峡谷，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一个无政府管理的地区，实质上暗受佐迪第十四号背叛者，代号为 PIYO 空的遥控，聚集了不少出色的军工企业，连连大战的厄迪星令这个地区的人能大量向外兜售武器，加上有陆奥的财力、物力支持，一直能榨取高利润，可以说厄迪星的军火交易额，蜀乾地区占了 40%。现在的状况是一轮大灾难过后，很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于是大家都起了贼心想抢地盘，这么一个好地方，谁不想要？于是黑风希望通过让出某些利益，在这块肥肉上分得一杯羹。

"蜀乾地区？那是个战略要地，我想在军事上搞合作，恐怕放在哪个政府都不适合吧。"

"政府？适合？阁下也不是不知道，厄迪星名为成立了新政府，实际上是群雄割据，各自为政，而一些地方的草头王更是阳奉阴违，各怀鬼胎。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当然，我也明白阁下是想把领导权抓在手里，那么我们先接受你的领导，去攻打蜀乾地区，你看如何？至于条件，我已经叫手下列好了一份协议，希望阁下能过目。"

亚丝婷将协议投影在室内，扎福讯浏览了一番后，觉得黑风这人大有阴谋，他的根据地地少人不少，而且军事方面不大重视，水平不高，所以像这种地方想成为军事强国或者对外扩张，一定要走少数精锐路线。根据协议，黑风希望能取得蜀乾中的 3%领土，看上去他要的地方都不是军工企业所在的地方，甚至扎福讯只要发起军事攻击，就能占领那个弹丸之地，但是一旦让他参一脚进去，就会得寸进尺，极有可能黑风立即把手上的土地出租出去，让军工企业进驻，或者把土地以一个理想的价钱卖出去，转化为资本进驻当地的军工企业，等于把握了控制权。所以对着黑风递过来的协议，扎福讯是考虑再三，然而亚丝婷往协议上瞪了一眼后，不屑一顾地说了一句：

"他给什么甜头都不同意，把到口的肥肉分一口给别人，笨蛋一个。"

黑风通过显示器听到这句话脸上露出一阵诡异的冷笑，心里却是暗地里在诅咒这个女孩，扎福讯想不到亚丝婷第一次提出建议，赶紧帮腔，提出若是黑风能亲自派出部队协助他们，战后可以让他的资本在蜀乾峡谷的企业里占据 20%的份额，这问题就是掐黑风的软肋，他所建立的势力军事力量不济，所以才用其他手段来占便宜，扎福讯也知道他这个软肋，所以故意拿出来刁难。谁知道黑风却厚着脸皮，面带笑容的说：

“好，阁下什么时候发起战争，我的部队将会在前一天与你汇合，只是希望到时候你们不要食言，不然……”

扎福讯点头答应后双方交换了备忘录等资料，黑风看过文件后也满意地告别。这时候扎福讯马上让亚丝婷去调查黑风，看看这个所谓的艺术家上哪里去找枪杆子，自己回到地盘上去做军事动员。

另一面，黑风被亚丝婷气了一下，心中有点不爽，可是他早有自己的算盘，依然坐在椅子上洋洋得意，从柜子里掏出一把珍藏多年、只有中指长度的微型手枪，外界都不知道他本人是个武器收藏家，喜欢读军事著作，只是谁叫自己只得到一块如此糟糕的地盘。一边玩弄手枪的黑风一边让部下将智囊团的成员带进他的秘密小房间。其中为首的是个 13 岁的小丫头，天蓝色头发像丝一般松软，红色的瞳仁里赫然有一点绿光，身穿一套青红色的战斗服，右手拿着一顶洛丽塔式的睡帽。

“想不到伊蕾拉居然喜欢这种玩意儿，下一次我多收集一些送给你。”

“主人，这叫做物轻情意重，既然是好东西，那就应该物以稀为贵，这次我们就偷偷地跟在扎福讯后面，等他以为猎物到手后再来一个黄雀在后。”

黑风三次点头赞同，然而他心知肚明，自己手上的部队是不值得一提，还是要去找现成的，伊蕾拉似乎早有准备，从帽子里取出一张资料盘，黑风看着盘里的名单后心中有着无限的惊讶，因为其中有一人就是扎福讯的手下亚丝婷，另外有两人正是蒋湖鄱的三军指挥米蕾尔与雅琪维蕾，恐怕这些人的上司还不知道这情况。

“她们怎么会被你挖角了？不可能，据我所知这些人和她们的上司关系暧昧，甚至有一腿，不会因为小小的诱惑就会叛变。”

伊蕾拉得意地把头晃了两下，说出女孩子的心思可是很细腻的，一旦那个男人无法满足她们的需求，关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久而久之会让原来的关系面目全非，黑风觉得她有一定道理，但总想不到用什么条件让她们叛变，毕竟自己在以前也用了重金厚禄等等手段，依然无法收买这些类似于佐迪的少女。

“那就是你们不懂得窍门，所以我才来指点一下。”

伊蕾拉玩弄着那顶睡帽，躺在沙发上伸了一阵子懒腰，她那张小嘴吐出了收买的窍门：对着佐迪或者类佐迪的少女，必须收买一群人。原因在于佐迪的人才培养和构成上的特征，那就是精英离不开辅助，辅助的人与统帅的水平相差不远，甚至是平起平坐，而且有一种连带的正面效果。为何连伊原陆奥那样一等一的人叛变后，依然要在佐迪拉一帮人过来，也是这个道理。然后伊蕾拉用一个手指顶起睡帽，转动帽子。冷冷地说了一句：

“创世天宙的女孩，默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低，不然做不到和男孩子正面对抗。”

“呵呵，所以她们对着其他女孩子总会略胜一筹？”

在易姬事件中，佐迪少女和来自不同世界的同类交手，竟然最终战胜其他对手，这个事情令世界大为震惊。黑风也略有所闻，所以才对伊蕾拉这类创世天宙土生土长的少女刮目相看，黑风站起来命令装撒娇的伊蕾拉，立即去策反名单上的人，准备给扎福讯一个意外的打击，她点头后把睡帽一甩，刚好盖在头顶上，心中不由得鄙视黑风。

“你这个猪脑袋，竟然称呼我们做女孩子，看来你的智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第 13 话 争端再起

自从在龙基登山脉与雨夕相遇后，阿达不时与之联系，相互交换意见。就在那天后的第三天，他得到雨夕的允许，趁着摩坦妮的女生外出游玩的时候，自己跑到商店街去买礼物，自从上一次在广播台播放了雨夕的故事后，观众的收听率逐渐上升，获得的报酬也相应增多，是原来的 10 倍。

结果他来到商业街后，马上有人认出，毕竟在全星球最为权威的广播台做节目，而且是个新兴的热门，算是小有名气，那些人看法也是各有褒贬，阿达表现得很随和，来自别人的冷眼和嘲讽，当作没不知道，而一些热情请教问题的支持者，特意邀请其进入某个小餐馆里，一边招待一边交流，阿达交流的时候取出一个备忘录，收集意见，并且作出解释和建议，由始至终都是一种诚恳的态度，这令支持者们异常地欢喜，因为一般情况下天王巨星、社会名流、富商权贵都是几乎一个样：我是上天眷顾的佼佼者，本人十分忙，不是任何人都能见我，摆出一副高姿态的势头，令一部分支持者狂热追捧，也令一部分支持者和外人极度反感。最后阿达赠送了小礼包给支持者，忙着去商店街挑选礼物。

随后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住所的楼梯口暗角，前脚刚踏进去，天空顿时乌云密聚，黑压压地把天地遮得昏暗，密密麻麻的雨从天而降，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阿达记得那天和雨夕相遇时也是下着如此大的雨，心中有股莫明的感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使得他自言自语，他是个写小说的人，又是一个性情中人，更是一个自我陶醉的人，所以不时会自言自语：

“啊，记得在异空都市上学的时候，雨夕一直就不大引人瞩目，平常没什么特别的举动，然而正是这种平凡才露出不平凡。”

在这点上，雨夕和自己的心上人阿仪如出一辙，可惜的是当年他所在的整个年级所有人，很晚才认识雨夕，从相貌上看，她比自己可是小 12 年，所以一直对阿达用尊称，只是那天雨夕突然称呼自己做哥哥，并且在相貌上弄出了一些差别，几乎认不出来。就在阿达自我陶醉的时候，脚下的地面突然冒出一阵绿光，好像高速地掉进一个时光隧道般，一屁股地坐在一个硬物上，疼得他哇哇大叫。

“哦，这就是雨夕说的易路尔·达·比多？果真像传闻那样是一个没一技之长的人。”

阿达往四周一看，才发现已经进入了一首潜艇的内部，四周都是坐在椅子上盯着自己的女孩子，一律都是

穿着绿色的运动服，水鞋，背着斜肩书包，年纪大约 13 岁左右。她们发现阿达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充满好奇心，其中有一位女孩和同伴窃窃私语：

“阿达一定是拿着礼物去拜访某个人，据说他在佐迪里很想和某些出名的人见面，我们摩坦妮最出名的莫过于雨夕和米夕两位前辈，恐怕......”

阿达得知那些小女生竟然猜出自己想拜访什么人，脸色顿时紧张起来，不是抓头发的痒便是不停地摸下巴，女生猜出阿达的想法更是赶紧把嘴巴贴在同伴们的耳朵边，一下子整个船的女生都两两交头接耳，他心里倒是想：拜会自己的老同学罢了，为何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无奈，他只有闭上眼睛，把礼物死死地抱在怀里，生怕别人想偷吃，这个举动更是让那些女生们乐得捂住肚子笑，或许她们觉得世上还有这么迟钝的男孩，看见别人在议论当作是在背后说闲言蜚语。

直到船靠岸后，阿达才松了一口气，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雨夕在学校的宿舍地址，按照约定是在人工岛屿上的学校见面，然而他这么一来，闹出更大的动静了。走在路上的，呆在宿舍的，游走在海边的，甚至正在教学楼课间休息的女生统统冒出头来盯着这个男孩，原因就是阿达为爱人守墓的事迹在佐迪那边闹得纷纷扬扬，24 亿年每逢清明节就去拜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人即使爱人已所嫁他人，他还是不死心，竟然等到爱人过世后与其进行一场特别的婚礼，将一个已死之人娶过来，而且还要在礼堂上亲吻，阿达所作的一切永远让人那么费解。

“大家看，那个专一到迂腐的情种来了，不知道说他是傻瓜还是妒忌有那么一个痴心的人，谁做阿达的爱人恐怕都得辛苦一番。”

“当然了，专一的男人有好有坏，我看还是优点多于缺点。”

现在的阿达巴不得赶紧跑到雨夕的宿舍里关上门，谁知道在这个时候，迎面跑来一个光着脚丫的初一女生，穿着与其他女生一样的运动装，一把扯住阿达的手往宿舍那边跑去，灰发灰眼圆圆的脑袋瓜，身体看上去有一种飘渺感，若隐若现似的，他们俩奔上一栋写着 08 的宿舍楼，走到 602 的房面前指着大门。

“哦，原来雨夕住在这里？”

他们俩打开门，雨夕和舍友们坐在中间茶几上看书，殊不知她们竟然都在看阿达写的以佐迪为参考的系列丛书，害得他刷地一下脸红得厉害。

“哦，来到了？阿达害羞什么，这是史实又不是意*小说，写实性的小说在我们这里也算是个热门题材。”

阿达顿时显得拘谨起来，慌忙地将礼物放在书桌上，掏出一大叠一次性杯子，将饮料斟得满满地送到她们的面前，装模作样地坐在雨夕身边，不敢正视。双手一直搁在膝盖上，心中琢磨着说什么话题，倒是雨夕先说话：

“阿达，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有，我打算开两个新篇，一个是写蕾幽斯，一个是写野望，不过搜集资料可是非常困难。”

“这两个人写起来难度不少，需要我透露一些内幕吗？”

阿达知道自己的嘴巴守不住秘密，立马将这个建议推掉了。不知道怎么的，阿达竟然问起雨夕故乡的问题，从军事、经济、政治等等方面一一问到，还特别的问了一下社会问题的情况，当听到某些问题的具体情况后，他总是略抬起头，摸着下巴在思索问题。雨夕斜眼盯了一下后，心中就想：问这些情况，难道是为了做游戏？

“阿达，你是不是想推出什么新游戏？到处去取材和做设定。”

“是的，只是我想不明白为何连良姊都会感兴趣，说实在，她是我见过的最不合逻辑的战姬，整天都是杀，不是实战中，便是模拟世界里的。”

这番话雨夕听着就不舒服，用了一句话来讥讽阿达的无知。

“奇怪了，良姊应该和你比较亲，她的原名叫做梁源郸，该不会连老乡都不认识了？”

阿达听后猛吞了一把唾液，在佐迪里有一部分女孩和他关系不错，原因是她们的外表、姓名、风俗习惯等与阿达的故乡吻合，说起话来对方容易接受，若不是她们，还难以和其他种类的女孩子打交道。得知自己无知的阿达立即用手托着脸庞，指出雨夕和以前大不一样，可爱天真荡然无存，换之而来的是老道和成熟。雨夕闭上眼拿起杯子，坚持自己从来都没有变，同宿舍的人纷纷拿出证据。

“阿达，人皆有两面，一面是显性一面是隐性，你对我的显性性格太在意，忽略了隐性性格。是不是，大哥哥。”

雨夕装小孩子称呼了一声大哥哥，阿达整个人一阵颤抖，感觉一股寒气从脊梁上升起。这时候，阿达发现刚才那个光脚丫的女孩跳上雨夕的床后，一直盯着自己，赶紧和雨夕说起悄悄话，打听小丫头的情况。雨夕不慌不忙地说那个女孩叫做比阿特丽斯，在故乡领养的孩子，按照佐迪的规矩，每个成年后的居民必须在一段时间里照顾一个小孩，这是由于佐迪单性别和人口计划出生的特征造成的，所以必须有人充当孩子们的监护人。

“真不愧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雨夕，听说你在这个月里总是去电视台表演，我担心对方会有所动作？”

“不，没关系，反正我和麻晃都是那段时间出外留学和工作的特别成员，外界早就知道我们的存在，只是想不到影响力有那么大。”

阿达就在想雨夕是何等聪明的女孩，这不过是谦词。当打听到雨夕所说的电视台竟然就是自己上班的地方，更是露出一副欣喜的样子，看来以后有这个靠山在，自己位置做得更稳。

“阿达，听说你和佐迪的很多名人都是同学，果然有享不尽的艳福。”

“啊，这位同学你可千万别乱说。那时候我在那个班级是非常不爽，每一个人的成绩不但好，而且都跟我拉开了一大段距离，强烈的对比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说得很对，可惜每一次宣布成绩后，阿达总是自我调侃，还乐在其中，毕竟觉得和世界排名前几十的人掰手腕，输了也是虽败犹荣。”

雨夕一下子说中阿达的心思，弄得他只能苦笑。然而，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温暖却欣慰百倍，在那一届的学生中，和他见面便谈得来的，只有雨夕，所以相处的时间最短感情却很深，毕业后也有一段时间联系，可惜的是在外敌第二次大规模入侵创世天宙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

“雨夕，那段时间你去哪里了？是不是以出外留学工作为名做其他事情。”

“不完全是，有一段时间在外面的世界游历，增长见识，然后到二度穹失踪前夕回到创世天宙，接着我便加入了露丽卡发起的战姬盟军，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和很多老同学见面了，后来也获悉伊原陆奥等人的背叛。”

阿达当即站起来提到陆奥现在也在厄迪星，这次是对付她的大好机会。雨夕顿时捂住嘴巴和舍友们偷着笑，阿达这人自己没本事，却十分好胜，正应验了一句老话：顺数第一和倒数第一都是世上最好胜的人，可当看见他手握拳头，带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那种表现，雨夕却从心底里自我暗示：我也该把这种势头重新拿回来。雨夕看了一下时间，记得晚上要和麻晃主持一个节目，想到让阿达去做客串嘉宾，然后把比阿特丽斯叫过来。

“今晚你带着小比和我一块去，只是到时候不要漫无边际的谈，要是说错话，那以后你就没机会登台了。”

......（锦博市）

“你真的要去找雨夕？”

获悉雨夕在众芯传媒公司出演，阿僚密锣紧鼓地准备一切，迎接这位学生时代的知己，看着阿僚那副欢喜的样子，莉绪心中起了一股不明的妒忌，所以才发出刚才的质问。

“是的，我和她在中学就是同学，一直到外出找工作，相处 16 年，每逢盛大节日到来，她总是第一个拜访与问候我，为人不爱出风头，出身平凡，没什么背景。”

莉绪肚子里觉得好笑，雨夕呆在摩坦妮已经是莫大的出身背景，而且出身于佐迪的摇篮异空都市，只是她对着阿僚特意留了一手，不让其知道真实情况。阿僚收拾好东西后，转身盯了莉绪一眼，发现人家一脸地不高兴。莉绪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从而且当时还由于她极像雨夕，阴差阳错地认识了，却一拍即合，莉绪依仗着自己的身上各种本领与其特殊背景，让阿僚的家族在新的地方重新成为新贵，控制了一方的地区经济、政治等大权，继厄迪星后卷土重来。也是通过她，自己才发现了雨夕的真面目。阿僚走到莉绪的面前，轻轻地抚着她右手手背，将其紧紧地合在自己的手心里。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但你的大恩无以为报，是我对不起你。”

说完，便匆匆离开，莉绪抬起头，手心按在额头上。心想：希望阿僚你不要后悔就行了。

......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佐迪从书中的某位主角，来自摩坦妮的静岗雨夕。”

麻晃得知阿达也来客串一下，赶紧做了临时的调动，让雨夕和他一起登台，举行一个现场讨论会，分享作者的心得，以及当事人的幕后事情和日常生活习惯。无疑，现场的观众更是追着雨夕不停地提问题：

“请问静冈小姐是否清楚其他几个类似于摩坦妮的势力？”

“有一点了解吧，今天我就给你们揭开一个秘密，我们这个组合的领头人麻晃，她就是来自于拉多鹿的本土居民。”

此话一出，当即引起全场的哗然，不少人希望麻晃亲自澄清这个事实，麻晃马上用心灵对话骂雨夕将她的背景给捅出来，其实她们俩是一唱一和，都是得到了家乡的批准，才能对外公开身份，为了证明来历，两个小女孩特意使出了拿手绝活，雨夕拿起面前的一杯清水浇在右手手背上，立即冒出一个鹅蛋般大小，坚硬无比的水疱状物体，麻晃用右手一使劲，五个手指头赫然变成锋利的爪子，两人拿出变化了的手让在场的观众亲自触摸。观众们团团围着，拿出摄像器材拍摄。雨夕还特意说了一番话，希望世人不要排斥她们。

这下子可不得了，在电视上看到的支持者发现自己的偶像被这般拍摄，当然沉不住气，纷纷拨通热线请求雨夕她们能多停留 2 小时，让支持者们赶到现场来一睹其风采，于是雨夕她们来到了广播台专用露天表演台，让强烈的灯光将附近照得如白昼般，更意外地是，雨夕偷偷吩咐阿达将比阿特丽斯、若生、凉缝三个小丫头领出来，她们换了一身童装，尤其是凉缝额头上的宝石，令狂热的支持者大叫：

“哗，实在太妙了，不但有美少女，还有萝莉！”

弄得全场像漫展开 COSPLAY 表演般，摄像头统统对准了这群来自少女圣地的人。如此难得的场面，阿达自然也来沾一下光。然而，在远处的人群中，一对充满嫉妒和仇恨的却指向了他，突如其来的一阵巨喊闹出了更大的风波。

“易路尔·达·比多！不，是易达杰！你怎么会在这里？这算什么意思！”

一个身影从人群里直奔出来，二话不说冲到台前，那人正是阿僚，他盯了一下若生几人，又看着雨夕，心中有一股莫明的不安，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出来。阿达先是被突如其来的责骂吓呆了，然后瞪着阿僚得意洋洋的说：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雨夕和我是青梅竹马，而且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你长。”

这句话看上去语气平淡，无疑在往火海里浇上更多的油。

第 14 话 第一次交锋

“胡说，我看你是妒忌雨夕跟我在一块儿，是人都知道你易路尔就是一个喜欢和女孩子呆在一起的花心公子，这件事情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你自己也有所爱之人以请你赶，所紧离开。”

“凭什么，雨夕想和什么人在一起是她的事。而且，你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别人出名了却冒出来假装是青梅竹马，恐怕你才是一个投机主义者！”

两人相互毁骂，甚至到人身攻击的地步，围观者更是有一部分争着上前说出各种虚假的理由靠近雨夕，而这时候，支持者们坐着各种先进的交通工具靠近舞台，现场一度混乱不堪，麻晃看准时机向雨夕打眼色，然后拉着阿达，六个人找空隙跑到广播台的地下停车库，急忙登上麻晃专用喷气式飞翼车，支持者看见她们趁机开溜，怎么会善罢甘休，看着停车库里那么多现成的汽车，不惜砸破防盗锁，骑车从后追赶。

“今天晚上实在太热闹了！居然有那么多人尾随而来。”

“雨夕姐姐，为什么那些人都喜欢哗众取宠？”

雨夕纠正比阿特丽斯的看法，指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社会压力使得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只是表达的方式和选择的对象不一样。麻晃决定扔几个烟雾弹迷惑尾随者，比阿特丽斯却提到自己懂得幻术，这次正好可派上用场，这个小丫头在手掌上连续画出十个奇怪的符号后，方圆十几公里的地方一下子变成怪石嶙峋的山水低洼地带，提示雨夕继续往前开，不必顾虑会撞上物体。

而尾随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怪石地带，慌不择路，前面的突然停下来，被后面的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碰了一鼻子灰的他们还想继续前进，不顾一切地越过那些冒出水面的山石，当他们发现碰上障碍物的时候，居然没有任何反应，大声地高呼：

“立体影像罢了！我们一起继续去追逐雨夕！”

谁知道话这边说出来，那边发生了意外，一台飞艇被卡在石缝边上，这下可好了，来了一个连锁反应，支持者们的飞车像扎堆似的，堆在一块儿像个垃圾山似的，纷纷指责对方没有看清楚情况，相互毁骂。倒是若生等三个小女孩看到外界的人相互攻击、不顾仪态的做法乐翻天。

“哈哈哈，看来阿达说对了，那些人聚在一块儿也没用处，各怀鬼胎注定无法团结起来。”

“哦，很好，看来起作用的果然是真理啊！”

摆脱了追随者的她们正打算回家，却收到了科扎露的消息。在锦博市发生了一场冲突，新兴势力以扎福讯为代表，发动了武装威胁，杀了一批政要的代表，接下来公开对外开战，矛头直指蜀乾峡谷，希望雨夕赶快回来商议对策，并且让麻晃一块儿来，因为之前她给伊里送去了消息，决定两派联合。阿达赶紧很识趣地说自己回老住所去了。

“嗯，也好，顺便请示一下真队长也是好事。”

阿达吓得舌头打颤，雨夕拿个手指戳得他的脸庞凹下去成了一个小酒窝，当时外界都以为真在俯冲门大战中战死，他的尸体还被公示了 36 天。

“这件事确实让我相信队长战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佐迪竟然在科克纳尔的附近搞了一个死亡之地，我的心中顿时想到了队长是不是想用艺术作品里死人的概念，来实行一个惊人的计划。想到这，我就觉得队长的死充满了漏洞。”

回到宛府港口的住宅后，雨夕表示阿达要换一个住处，最好便是把家设在地下水道旁边，走出船舱后的他对着雨夕却久望不回头，对于一个长年没见面却总能理解自己的老同学，心中除了欣喜和意外，更产生了一种依赖感，雨夕似乎也明白阿达在意什么，特意歪头斜着眼盯着，麻晃发现这两个人有点暧昧的眉来眼去，赶紧一把捂住雨夕的眼睛，一边乐着逗阿达别打什么歪主意，提醒他专心做事。

“我们一辈子都是你的死党！哈哈哈！”

看着远去的雨夕，阿达想起阿仪临终劝他改娶其他女孩子，心中彷徨，捂住半边脸，显得犹豫。

……（摩坦妮 163 号都市指挥室）

“伊里姐，身体回复得挺快嘛！”

“作为你们的前辈，这点本事还是宝刀未老。”

大伙坐在会议室里通过投射仪器研究情况，从收集的情况来看，扎福讯估计会在 1 小时后发起攻击，先把蜀乾地区周边与其接壤的地盘占领，然后挥军直接攻击该地方，事前蕾幽斯已经通过伊秋理拿到内幕消息，黑风等一些墙头草估计也趁火打劫，所以特意派了其他人员去监视，必要的时候行动。而雨夕她们的任务就是让扎福讯拿不下蜀乾峡谷，形成持久战，然后通过潜入手法放入线眼，并且要将其他势力的线眼除掉，佐迪方面已经派出尼娜可拉率先行动。雨夕提出问题：

“可是从地形来看，即使我们搭载深水高速装备，也只能从峡谷北边的水涧进入，而且峡谷四周水深只有几十米，敌人很容易会察觉。”

“雨夕说得好，敌人也是这么想，他们清楚佐迪会出手，所以想来一招黄雀在后，我们的任务大概可以分两条线：一，若是尼娜可拉先到，佐迪负责潜入，你们就是去对付顺手牵羊的敌人。二，若是你们先到达，将计就计，抛砖引玉。”

随后科扎露表示这次行动动员了 1200 人，其中一半是拉多鹿那边过来的，都是少数精锐，也包括麻晃。雨夕看着麻晃那个轻佻的样子，心里就嘀咕着她那不正经的性格还算精锐，麻晃也看出雨夕这个老朋友，伸出两个手指，用指关节掐在她的脑袋瓜两边使劲的钻。

“雨夕，你这个脑袋秀逗的，别忘了我的很多方面都在你之上！”

自露丽卡提出联盟后，佐迪里的各派加大交流的力度，雨夕和麻晃很早认识并相互切磋，然而性格稳重，内敛斗志的雨夕对着性格外向、喜欢表现自己的麻晃却是输多赢少，后来雨夕才发现麻晃做事很有自制能力，该做什么的时候脑子里就想什么，所以集中力较高，学习和实践效果强，自然比雨夕进步要快。麻晃逗着雨夕的同时，也说了一句深沉的话：

“可是啊，我几乎都是险胜雨夕，她可是一个出错率极低的对手，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雨夕趁机捏着麻晃的脸庞，叮嘱她等一下别操之过急，不然立即将其送去军事劳教。

……（宛府港口）

这个时候，阿达回到家中后按照雨夕的吩咐搬到特意准备的地下秘密住所，然后换了一身便装，两手插到裤兜里，装模作样地走到附近一家小餐馆里就餐。刚好碰上餐馆里没一个客人，他大摇大摆的进去后，发现有个长着一个向上竖起、淡黄色硬发，眼珠红蓝相间，身高约 1 米 7 左右的男服务生，正在擦桌子。他就用一种吆喝的语气说：

“唉，老板出去采购货物，打算开新铺呢！”

服务生听后也用一种消遣的语气，拿起桌布在手里玩弄。

“啊，听说新铺很有吸引力，老板想要那铺，恐怕得和其他租户扳手腕。”

随后阿达说了一句：

“租户要提价，恐怕老板收购不成啊。”

“那也没办法啊，价高者得，市场规律也！”

阿达马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取款凭证，塞到服务生的衣袋里，拍着对方的肩膀，希望能多多关照。对方马上心领神会，悄悄地暗示阿达在约定的时间里前去签约。

然后阿达继续大摇大摆地走出餐馆回到自己的住所，原来雨夕吩咐工程队在他的住所下设计跳跃式的门口，好像魔法传送门一般，能直接到达秘密住所，为了避免被别人发现，还特意用了佐迪特制的通信器材。他打开电脑后，又在密谋着第二步计划，输入了五组密码后，显示器上突然黑糊糊一片，随后渐渐地显示出一组奇怪的文字，阿达随后从电脑旁书桌上抽出一张只有 3 厘米厚的银色板块，对准的显示器投进去，只见荧屏中央裂开一道口子，将板块吞进去。奇怪的文字变成了佐迪语的字体。大概的内容如下：

演讲家：

听说你和我要做交易，实在非常意外和欣喜，我的要价和条件都列出来了，你若是答应，敲一下键盘，若是不答应，点击一下鼠标。

署名：被虐狂

阿达看后二话不说，按一下回车键，在署名的下方出现了成交的字眼。

……（蜀乾峡谷北方的群岛）

另一边，雨夕她们采用了摩坦妮和拉多鹿联合打造的新型水中装备，仅用 30 分钟行走了 4800 公里，名副其实的水中火箭，而且装备厚度比棉衣还要薄，并且配备反侦查、多样式隐藏等精密仪器，一路上经过很多势力的地盘，依然没被发现。她们到达后，敌人的步伐也不迟，群岛东边 250 公里处，同样有水中不

明物靠近，雨夕使出了摩坦妮特有的技能，液态同化，类似于变色龙的道理，只是换在了身体结构上，让全部战斗员处在海水里，在岛上取出一些海藻放在身边，加上隐藏仪器，敌人便很难发现。这时候探测仪器上陆续出现更多的不明物，大概有一万多左右。

“估计大家都是在等待机会，不知道尼娜可拉会用什么办法来打破僵局呢。”

“谁知道啊，而且对手还是阿空，这个深不可测的老兵，背叛后是敌人炙手可热的利刃。”

而在蜀乾地区里，坐镇在地区总指挥部，雨夕称呼其为阿空的 PIYO 空，已经利用她们部队的超群武器系统察觉到有人靠近，只要下令使出一些毁灭性打击武器，别说雨夕那 1000 多人，就算是百万大军，估计不用几分钟就消灭干净，但毕竟是同行，不会轻易得手，倒不如观望一下。阿空身着贴身拉链式灰绿色军装，大毡帽下是一头紫罗兰色的软发，四肢、肩膀、胸部、腰间都有银白色的护甲，一双深红色的丹凤眼，却总是不完全睁开，翘起右脚，左手食指习惯性地贴在嘴唇边。在她的左右两边站着两位全身着装甲的少女，身高超过 1 米 90，左边橙色头发、蓝宝石眼睛的名叫鹿岛日高，右边的深褐色头发，深黄瞳仁的名叫安玖美志留，当时两人被陆奥拉拢过去的，事后日高在镇压和维持外来者的统治中表现不错，美志留则是负责训练部队，也有亲自出击，而且是个通才，前后治理各式各样的地区达 2650 多个，颇有政绩。虽然没立什么战功，但被公认是苦劳甚多，陆奥询问地方事务和情况，多数会找她来谈。至于阿空，陆奥比喻她既是一个具备一流战力的战士，又是一个移动的兵工厂，加上阿空为人体恤士兵，讨厌花言巧语，务实，安守本职，所以一直为陆奥所依靠。

阿空从情报得知扎福讯这次准备做得前所未有地充分，武器装备甚至能和蜀乾地区抗衡，因为对方的兵力是自己的十几倍之多，而以前敌人之所以无法攻占蜀乾这个弹丸之地，无非是武器技术差距太大，现在这个优势由于扎福讯启用了亚丝婷，逐渐被缩小，恐怕这次很难应付。就在此时，扎福讯的部队提前了 15 分钟发动了对蜀乾地区的攻势，顷刻间，密集如雨的各式炮弹从天空各处倾泻在这片弹丸之地上，顿时硝烟四起，方圆几公里都是浓浓烟火。于是日高负责开启防御系统，组织峡谷各岗位的部队抵御，美志留率领攻击部队进行大型类人兵器武装化，分成两边，一边守在峡谷周围，一边应付扎福讯的联合军。而联合军的一方，由于战前扎福讯的解说和推荐，由亚丝婷作了思想工作，按照其作战思路进攻，先以弹幕战打头，寻找机会破解对方的防护系统，一下子给阿空的防御部队造成巨大的压力，前所未有地陷入僵持。

雨夕她们得知那边开打了，马上抛弃隐蔽物，像海豚在水中畅游，以每秒 400 米爆炸性速度，从北边冲击，打算从峡谷被水淹没的部分突入。她们这一行动，随后赶到的不明物尾随其后，雨夕用分析仪器查到对方不是尼娜可拉的部队，那就肯定是浑水摸鱼的第三方敌人。这时候雨夕马上命令所有人对尾随的敌人发起攻击，麻晃马上反驳，这样一来不但没机会突入，而且还暴露了自己。

“我就是要她们知道腹背受敌，这样就不能全力对付我们。”

“可是，扎福讯也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到时候......。”

雨夕叫麻晃大可放心，那些人眼中盯准了蜀乾峡谷这肥肉，有人浑水摸鱼他们不会在意，加上摩·拉行动队的人数微不足道，更不会在意。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怂恿黑风、扎福讯他们以为得手了，说白了就是忽悠敌人。”

“那蜀乾峡谷那边怎么办？”

“那边由尼娜可拉处理，至于她们具体想干什么，没跟我们交代。”

行动队队员回过头来迎击，谁知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对方似乎害怕被她们发现一般，立即掉转头往回跑，不停地跑，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这使得雨夕百思不得其解，对方即使硬碰，十比一的人数，雨夕她们也是吃不消的。麻晃不知道自己人在搞什么鬼，唠叨着雨夕。

“既然这样，我们按照原定计划进攻，麻晃！你负责掩护，我们要一口气冲进这个堡垒！”

守候在外的美志留得知雨夕朝蜀乾峡谷而来，已经把部队布置完毕，等候着这群后辈来踩圈套。

看到亚丝婷开战后就不断地大规模轰炸蜀乾峡谷，盟军的指挥顿生怨言，这种战法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小儿科，小部分的人质疑亚丝婷的能力，甚至有人抵触命令，采用其他战法攻击，看到这种情况的她右手托着脸庞，憋着嘴，眯上眼，埋怨到：

“唉，那些混蛋又不听我的命令了，我们的有着数量上的优势，只要再猛烈轰击 10 分钟，对方就支撑不住了，一下子就能拿下，要是这时候改变战法，等一下陆奥派援军来到就有麻烦了。”

亚丝婷头朝电脑桌上看去，露出了一张涂鸦，上面写着一个好友送给她的外号：创世天宙第一被虐狂。

第 15 话 以人借枪

亚丝婷看着那张涂鸦，眼珠子盯着探测器上的敌我双方，发现峡谷北面有异常情况，通过特有程序过滤筛选，发现美志留和雨夕准备开打，在键盘上敲动了几下，由她率领的主力部队不约而同对着北面地区发射了数万发的子弹，雨夕等人发现这阵密集的弹雨赶紧散开回避，美志留的部队也措手不及，想不到敌人会突然改变攻击路线，一下子让三分之一的部队受到重创，雨夕下意识地感到机会来了，不理会其他人继续往前冲，美志留命令部队继续原地防御，提防敌人再次偷袭，自己率领七百人精锐拦截雨夕，谁知道刚才尾随雨夕浑水摸鱼的“敌人”从西北面高速突击，这下可好了，霎时间美志留不知道该对付谁。麻晃不予理会，抢在雨夕之前继续往前冲。美志留清楚她们选择水路潜入峡谷，于是通知日高建立防护门阀，把守在各个出入口，做到滴水不漏。

“雨夕，敌人还是守得那么紧，怎么办？”

就在进退两难之际，刚才那数万尾随之敌竟然毫不顾忌地直扑向美志留的防御线，雨夕想到这下有办法，命令部队采用水中漩涡弹，目标锁定在这群人身上，利用桌球碰撞的道理，拿他们做敲门砖，她们全体潜入水中，一起将 2000 多枚液态漩涡弹倾泻出去，顷刻间一阵爆炸，好比旋风卷起海水一般，威力强大，产生的冲击波还让峡谷深处产生剧烈振动，一时间由于液态弹里有特殊成分和拉多鹿的特制生化黏液，对方的防御系统一下子失灵，数万敌人很快就成了炮灰，然后麻晃利用爆炸的瞬间，就地取材拿他们的肉体做生化炸弹，又是一连串地爆炸震荡，经过两次剧烈轰炸，蜀乾地区北边的防御工事一时间陷入混乱，美志留的部队受到更多的重创，有六成兵力丧失战斗力，雨夕命令部队再次前进，找到一个刚炸开的小裂口，顺利地潜入。

“阿空，对不起，雨夕她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防御基地，请你迅速围剿！”

阿空接到通报后，命令日高率领基地里的部队，先把裂口堵上，回复防御系统，然后关门打狗，她刚才通过视频仪器获悉雨夕的部队虽然潜入了，但轰炸武器用光了，只能通过释放能量自体引爆。阿空从座位上站起来后，召集了各种防卫士兵的指挥，命令她们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入侵的雨夕等人，然后吩咐美志留加派力量抵御扎福讯的联军。这时候指挥室的显示屏上出现了陆奥的影像：

“阿空，抱歉，让你死守那么久，我已经派出雅丝·塔鲁比协助你，12 分钟后到达。”

这时候，前线攻击部队发现有一部分敌人开始推进，脱离了大部队，阿空立即想到对策，从基地里抽出了一部分士兵，提示她们进入基地的弹射通道，发射肉盾型火箭，内置散射炸药，瞄准入侵的敌人战艇和空中武器。一下子整个峡谷喷射出无数大小不一，类似铁塔的东西，像针刺一般，一下贯穿了为首一艘攻击舰，从底部直插向上，随后一声巨响，一艘长一千余米的战舰拦腰断开两截后炸得支离破碎。而且火箭能抵御一切的弹药，密如雨点的弹幕接触后顿时被火箭外的能源防护圈全数抵消。至于战斗机、人型兵器之类的，不是被撞开几块，就是被炸得灰飞烟灭。

更可怕的是，一旦被这些火箭接触过的东西，必定释放出很多能量，而火箭内置的散射炸药，好比子母弹，继续攻向敌人，打了亚丝婷的部队一个措手不及，她的部队训练有数，及时调整后重新振作，可其他的部队就不走运了，殃及的几乎有 44%。这时候有人向她发难了：

“阿婷，你刚才为什么只顾着自己的部队，不援助我们抵御攻击？”

“你们是不听命令才引火烧身，阿空准备了多种战术应付我们前进的，所以要远距离压制她才行，你们就是不听。况且连我也挂掉了，谁替你们打蜀乾地区？”

亚丝婷一下子把话说得极难入耳，那些指挥们怎么会吃这一套，顿时臭骂扎福讯，当然，之前亚丝婷就已经要求扎福讯，必须跟盟友说清楚，不能擅自行动。弄得扎福讯敢怒不敢言，马上去做协调工作。亚丝婷命令部队后退，重新组织进攻，她是想看看雨夕等人能否闹出动静来，再伺机进攻。

入侵了蜀乾峡谷的雨夕等人马上转过势头来，因为进入了基地后等于打城市战和巷战，她们的优势发挥出来了，这是在敌人的地方，丝毫不用顾忌，拦截她们的防御部队非死则伤，一路上打杀过的地方让敌军士兵尸体堆满每个角落，血液飞溅，血肉模糊。麻晃更是捷径也懒得走，大搞爆破，炸得千疮百孔。

“雨夕，我们是不是要生擒阿空？”

“不，佐迪没吩咐我们这么做，只是叫我们尽可能地接近阿空。说句实话，我们两个人一起联手都打不赢阿空。”

“哈哈哈，两位小朋友，要上哪里去？”

狭路相逢，正好这时候日高堵住她们的去路，麻晃摆着胸口，叫雨夕赶紧去见阿空，自己就来对付日高。麻晃也明白自己打不过日高，利用手上的兵力牵制她，激烈地对攻。

雨夕赖麻晃这个死党，得以找出阿空的指挥部，正想靠近，却遭到了阿空的亲属卫队包围，为了掩护雨夕，手下的士兵和卫队火拼，她破门而入，阿空正坐在指挥椅子上，眼睛盯着这位后辈，守卫的士兵环列在旁，掏出武器对准雨夕。

"对不起，毕竟阿空姐是长辈，佐迪交代我有东西要交给你。"

雨夕这时才说出作战的最终目的，从腰间的袋子里取出一个投影器，立即映出两个女孩的影像，其中一个是她的得意门生阿瓦，另外一个就是投靠了雨夕，后来改名绿野若生的阿坝，这两个人是阿空经手的后辈，曾经得到她的精心栽培，然后向阿空列出了一段话，大概的内容是提及她背叛前后的事情，署名是长津美崎。

"阿空姐，佐迪承认对不起你，见死不救才导致你的背叛。"

"不，当年的情况不全是佐迪的错，我已经明白你的来意，这段话其实是一封劝降书对吧，虽然不知道是谁想出这个办法，也不清楚他究竟对我了解多少，但是里面的内容大致真实，可惜我是不会投降的。"

雨夕接着说佐迪也明白阿空不会轻易投降，那么恳请她做另一件事情，当作是一笔交易，报酬就是美崎会赠与阿空四个最顶级的兵工场，包括能供给 50 年物资，这些地方对于外界来说都是战略要地。阿空问求她办什么事，雨夕取出一张指甲大小的方形磁盘，阿空用右手上的读取数据功能，浏览着内容，反问：

"有那么好的事情？虽然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心思我明白。"

"为了证明佐迪的诚意，我愿意做人质。"

阿空听了后不禁微笑，难道雨夕就不担心自己永远不能离开。这位 13 岁的少女却紧握拳头，表示自己死后，依然还有很多后辈继承她的遗志，这时候日高也把麻晃抓获，送到指挥室里。阿空立即将刚才的事情说出来，日高高兴得叉腰拍着这两个后辈。

"看来你们得暂时接受我的统领，记住要听话，不然日高姐可是要发脾气。"

"是是是，我怎么敢在老虎背上拔毛，嘻嘻嘻。"

押走了雨夕和麻晃后，阿空和日高商量，这个事情可以让陆奥等人知道，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这时候，陆奥和指挥部联系上，得知雨夕的目的后，连连点头，指出既然对方亲自送上门来，那就要将计就计。日高问陆奥，是不是隔岸观火，敷衍佐迪。

"不，我们要真心诚意，尽力去做。故意让对方觉得佐迪收买我们。"

"陆奥，那样不大好，我们会有杀身之祸。"

陆奥指出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对她们有利，这样发展下去，不少人甚至是她们的上司便不敢重用佐迪和类佐迪的少女，不重用无法对抗佐迪，重用担心背叛，这样磨下去就会发生事情，到时候见风使舵，她们取渔翁之利。最后陆奥捂住嘴巴，嘴角轻轻弯起，心想：某人以为自己是多尔衮，想和李自成谈条件。

所谓好事不断，这边内部的动乱摆平后，那边陆奥的援军到达了，这下子扎福讯傻了眼，还真被亚丝婷说中了，于是赶紧转变策略，让她带着其他部队往南推进，侵占其他地方。发现援军到来后的联军，看出扎福讯想开溜的举动，马上进行谴责。第二次被骂的他心中更憋气，冲进指挥室里看着亚丝婷揪住她的头发，接二连三地扇耳光。

“王八蛋，又让我难堪，下次再干不好我继续会教训你，看你还有利用价值，不然早就扔进垃圾堆里。”

亚丝婷不但没有生气，居然当作没一回事，重新坐在椅子上，看着那张涂鸦，心中冒起了一个念头：我看是时候了。过了一会儿，她收集到雨夕等人进入蜀乾峡谷后，似乎和阿空等人进行了密谈，密谋着什么。亚丝婷当即命令士兵随同她离开指挥舰，回到自己的那个战斗堡垒里，干脆发脾气不指挥战斗。扎福讯感到非常意外，赶紧派人去找她，可是亚丝婷就是不予理会，另一面他忙着和联军的指挥们商议对策，抽不开身，吩咐自己的手下秘密注视着亚丝婷。

亚丝婷的警卫兵发现这个情况，立即报告：

“桐生长官，扎福讯阁下派出人来监视你，我看是不是要提防一下。”

“说得对，你带领 60 人，给我将那些人好好耍一顿，最好能放出一些假消息，就是说我有抗拒命令的情绪，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再跟我汇报。”

打发了部下后，亚丝婷回到堡垒的核心处，两脚一张，坐在一个方块上，四周密密麻麻地数据线跟她的全身连接在一起，这时候扎福讯刚好和指挥们达成协议，以后的战斗亚丝婷作为辅助力量参加，但有一定的指挥权力，随后想和亚丝婷联系，谁知道却被她的手下所敷衍，第三次被气得憋气，马上要士兵通知亚丝婷，这次战斗结束后，将对她实行长时间的关闭。亚丝婷通过自己控制的士兵得知这个消息后，忍不住笑着说：

“他终于说出那句话来了，看来阿达的预言还真不假，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于是亚丝婷张开干扰系统，切断了和扎福讯的联系，然后输入一段密码式的字符，过了一会儿，传来一个声音：

“意想不到我们会成为盟友，这块蛋糕你能保证全部吃下？”

“没问题，不过不能拖延太长，只要你们能下定决心，几娜尔这块蛋糕就能吃下 39%，剩下的依靠以你们那位面不改色、深藏不露的主人的实力，不在话下。”

……

说回蜀乾峡谷里头，雨夕和麻晃成为人质后，阿空把她们和所属的部队隔离了，表示会好好招待盟友，提供一间舒适的房间给她们俩，并且允许两人在基地里走动，但不能超出基地的范围。雨夕经过一场大战后，自然要休息一下，找了一个储存物品的空地坐下，解开衣服让身体透透气。麻晃倒是感到郁闷，自己独个关在房间里，脱下战衣一扯被子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正在休息间，突然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传来，一下子涌出一百多个基地防御士兵，身上都因为负伤而被绷带

缠裹，得知雨夕的部队杀掉了她们不少的同伴，显然要来报复。雨夕也知道对方的来意，缓慢地站起来，严肃地来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并且脱光上衣，露出上身，喃喃地说若她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可以将自己活活打死，但希望不要连累部下。对方的士兵们可傻了眼，不明白雨夕为何轻易让别人虐打自己，但既然她说出口，对方就不客气了，人人轮着上前对着这个 13 岁少女的身躯一顿暴打，最后被一个比自己高 22 厘米的士兵来了一记飞毛腿，一下子将雨夕踢飞，在空中翻了一个跟斗才掉下来。

虽说雨夕不是人类，但对方也不是善类，暴打后她已经内外伤皆是，上半身更是臃肿一大片，上眼皮被揍得瘀血集聚，胀得压着眼球，她竟然还站起来，摸着给她一脚的士兵那只负伤的右手，问：

“对不起，是不是阿姐打疼你？害你要重新修理，然后领导又会臭骂，最后被自己的上司责骂，写检讨？甚至被关押流放？”

那个士兵更吃惊了，雨夕居然说中她的心思，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看着雨夕好像对待亲人般抚摸着自己的手，那个士兵心中不禁打碎五味瓶。雨夕指出自己和那位士兵都是由真的孩子，佐迪的后代，就该用对待亲人的方式看待。这下子，那些士兵都转过头去不敢看雨夕，而踢雨夕的士兵摘掉自己的头盔，露出了一对精灵的长耳朵，一副 12 岁小女孩的模样，黄发黄睛，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反过来紧握着雨夕的手，两行泪水沿着脸庞滴在两人的手背上。

“除了......阿空长官......她们外，雨夕姐是......第一个这样安抚我的人，......我......刚才......呜......。”

“没关系，小孩子发脾气闹别扭很正常，不懂事而已，以后不要这样就可以了。我看你存活的很短，可已经长得比我还高，以后会很有出息。能告诉我名字吗？”

“登......登台......露雪，对不起，其实我这个身体已经被破坏了一次，看来是上天预测我以后会干错事，特意惩罚我。”

露雪一边哭一边抱紧比自己要矮得多的雨夕，看上去身材魁梧的她，心理像个小学生般天真和脆弱。其他的士兵心中不忍，纷纷低头道歉，陆续散去。雨夕一边安慰露雪一边想到另一个问题，随着创世天宙的局势转变，佐迪重新掌握主动权，很快就会转守为攻，像露雪这种人将会越来越多，如何安置她们，让其转变为佐迪新的战斗力，就是迫在眉前的难题。现在作为人质的她不能和总部联系，只能先做思想工作。

阿空的亲属卫队很快获悉了露雪和雨夕接触的事情，立即向阿空报告，指出雨夕很有可能动员意志不坚定的士兵叛离。

“没关系，这样做也对我们有利，起码能将一些战斗包袱扔给佐迪，自从我们投靠外敌后，每一天的消耗都不少，政府官员们对我们有意见，为了维持开支，几次加大税收，外来移民和新居民对我们更有意见。”

说到这，阿空抬头仰望，一种想家的念头在脑海里再次浮起。

第 16 话 “人质”联合

雨夕带着露雪回到房间里，看着麻晃睡得像死猪一般，干脆转过身来，关上门在后，坐在椅子上谈心。露雪不经意地说出了部队的一些情况，由于长年的战事，没有哪个同伴是不进行改造，自己的身体改造率几乎接近 90%。每一次医疗室里都是伤员，听到她们对战事的厌恶、伤感的对话，心中总像在煎熬。

“这个情况我也听说了，几次写了建议书，希望故乡能和佐迪磋商，可现在佐迪由式神野望把持着，而实质性的领导十六夜蕾幽斯又不知踪迹，现在只能见一步走一步。”

“我听说过雷伊姆的事情，从心里由衷地佩服她，最终能替真·雷帕迪报仇雪恨，我也羡慕她能和真在一起。”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雷伊姆成长得快，具备一定的实力，而且有那种不屈的斗志，但其实幕后是有很多前辈和同辈协助，至于那些人是看在真的面子上才给予援助。要不是最后真破例出现，雷伊姆连同她的根据地，估计就那样被毁灭了。”

从雨夕的语气来看，佐迪是比以前要强大得多，可是与入侵者的实力还是差很远，低头叹气，两个手指头不停地对碰。谁知麻晃突然从后抱住露雪的腰，失重往后倒下，露雪压着麻晃，麻晃的手摸着她的肚子，乐着说：

“雷伊姆实力不够，孤军作战罢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出击，别说什么外界最强联军，就是宇宙创世纪亲自到来，也要败给我们。”

雨夕解释麻晃是乱吹风，但平心而论，佐迪有足够的实力将侵略者全部驱逐出去，也是有条件能做到，毕竟这些人在创世天宙呆不下去，最终会回到以前的世界或者跑去其他的世界。看着露雪那双精灵长耳，雨夕指出露雪不该跟着阿空，而是归雅丝·塔鲁比管才对。说到这，露雪心中更为不安，偷偷地附在雨夕的耳朵边说：

“雅丝姐担心我被人侵犯，所以送我来阿空姐这里，不知道雨夕知道那些事情不？”

雨夕作为老一辈的佐迪少女，虽然看着那些背叛了故乡的同胞一向怀有偏见，直到故乡安排她外出后，增加了修养，增长见识才改变观念，但最使得自己彻底改观的还是由于五个人，分别是真雷雅姬、长野魅加子、夜明伊秋理、神森馨欣和夏露维·雅露凡，特别是雅姬，居然搞成视频拿回故乡给她们看，至于魅加子更是受害者之一，幸亏当时穿了特意订造的衣服，所以那些色狼才没得逞。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外界大多数的种族都要通过男女交配才能诞生新生儿，所以成年男子过一段时间就会物识成年女子，结婚和结婚前为这个工作做准备，随着科技发达，通过体外受孕的方法更多。

“我记得当年我出生的时候雅丝姐用类似召唤术的东西，让一根木头化作光后，光子组成了我最早的身躯。”

“哦，那也是一种诞生的办法，说句实话，佐迪的诞生方式无不和外界的某些地方是如出一辙，只是我们强调人口控制。”

说起来，露雪记得刚出生后不久，雅丝带着医护人员帮她做全身检测，录入一大堆资料，最后还在身体上

陷入了一组数字，好像条形码那样。雨夕一下就看出那是佐迪独有的人口标记法，对于管理人口流动、防范外敌渗透起了极大的作用。看来陆奥等人投靠了外敌后，不但没有丢掉这个办法，而且还进行了加倍的强化。

“露雪，那么你们的这些规定，外人知道吗？”

“不知道，陆奥头领每一次对我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十分强调不能对任何人说，为此她还和很多人顶撞了，曾经被暗杀过，但我们的陆奥姐可厉害了，不但把外界的人镇压着，连反对者后来都对她唯唯诺诺。”

说到兴奋处，露雪还把外界那些女孩子的情况说了一遍，表示自己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类型的同类，性格各异，还问雨夕会不会对某种类型特别反感。

“以前是有的，但现在没了，毕竟某人说得好，一方水土一方人，外面的世界我们了解和明白就可以了，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评论。”

“对不起，雨夕，不，你还是前辈，应该称呼你做阿姐。今天实在说了太多了，等一下集合时间到了我不在，阿空姐又要对我做思想工作，拜拜！”

露雪离开后，麻晃又在一旁唠叨雨夕竟然和敌人套近，别被那种后辈的天真迷惑了，提起若生就是一个典型。

“那凉缝就是好孩子吗？”

“那当然，不过她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老喜欢摆弄化学物品，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搞新玩意。”

“那就表明凉缝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初生儿，只是暂时不能照顾她们了。”

……

雨夕和麻晃一呆就是 4 天，科扎露和伊里呆在根据地迟迟等不到她们的消息，心中愈感不安，直到后来伊秋理把她们作为人质的任务交代后，两人才进行其他的工作。到了第 5 天上午，露雪随同十多名士兵，再一次来找她们，是阿空的邀请。两人被带到蜀乾峡谷地下仓库里，她们走进里面时，发现整个仓库齐刷刷地站在整装待发的士兵，看样子都是年轻的新兵，面对着新兵们的阿空首先提到自己在 2 天前已经把雨夕和麻晃的部队全数释放，还把科扎露和伊里的发给她的信函递给她们。

“请问阿空前辈想我们干什么呢？”

“不用我啰嗦吧，当然希望你们能协助拿下几娜尔，放心，我不会让你们去送死，只是有些地方你们去，会比较有利。”

阿空用手臂放出整个几娜尔大陆的地图，指出扎福讯等人的地盘是在大陆的北、中、东、南四个部分，雨夕和麻晃的任务就是辅助南线的攻击，雨夕听后笑了一下，指出几娜尔是厄迪星 36 个大陆之一，占地 84 亿平方公里，南部的面积是几娜尔大陆的 17%，几乎 9 亿平方公里，而且地形复杂，其中有不少坚固的防御地带，现在仓库里不过只有几百人，难道叫她们这么一丁点人就占那么大的地方，岂不是说梦话。阿空

赶紧伸出手摇晃，指出等一下出发的时候，还会有两支部队前来，分别是绯月佳澄与日南零间，大约是 4 万人。她们听到这两个人后顿时紧皱眉头，因为佳澄与雨夕，麻晃和零间是同种族，听到零间的名字，麻晃还特意臭骂了一顿，雨夕叫她别生气后，自己也提出意见：

“4 万人是什么概念？难道全部都是人型兵器？要是兼顾各兵种的配置，顶多里面有 3000 辆。对方在南部的驻军就人型兵器已经是 12 万，各方面我们都是超出十比一的劣势，而且对方的作战人员，也不是脑袋养鱼的笨蛋，这仗怎么打？”

“那爱可丝的部队怎么样？你们就算学不了百分之百，百分之一总做得到吧。”

爱可丝可是创世天宙公认的特种军，虽然目前还不明确这支部队隶属于谁，但从来令人畏惧，在她们的战历里，敌人不是实力高出一大截，那就是数量悬殊，尤其是几十场著名的战役，在数量是一比一百多以上，各方面都是不相上下的敌人，居然在爱可丝面前都是败得非常之惨。麻晃顿时忍不住：

“爱可丝是爱可丝，我们是我们！怎么能相提并论，变态不能和普通人相比！”

“雨夕，现在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最尊敬的前辈夏露维·雅露凡，就隶属于爱可丝，而且是教官。”

在爱可丝里能担当教官的人都有潜规则，必须是战无不胜、实力力压群雄的人，而且不能被揭穿身份，一旦暴露，为了保存实力，就会将这个人遣散。阿空的话无疑表明夏露维已经暴露了，而且更是在暗示爱可丝隶属于佐迪。

“自科鲁温败露后，其他的数位教官也一一被揭开神秘面纱，无敌战神已经不复存在，雅姬说得好，世代交接是必然的事情，夏露维没了，还有后来人。”

阿空摆明指雨夕应该做这个后来人，雨夕心中固然忿忿不平，按照背叛者们在几娜尔以及后来增添的兵力，足有 1291 万，例如按照佐迪做样板，每一个士兵只需一大约 3 立方米的补给胶囊，就能应付补给、修整等问题，而且拥有快速与分量兼顾的集体补给系统，一个足以应付 100 万人连续 720 小时之用，而且可以通过弹射跳跃空间式的通道，直接把这些士兵发射到战场上，主帅可以通过一台精密的仪器可以了解整个战争的状况，所以阿空她们完全有可能抽调兵力协助。雨夕或许猜出阿空想索取更大的利益，马上开门见山地问：

“阿空是不是嫌到口的肥肉不够多，那你还想要什么，但不能太过分。”

阿空把大毡帽往下一拉，遮住眼睛，将一份武器清单丢给雨夕，在原来四个兵工场的基础上，增加 1376 个武器种类，2023 个武器技术，陆奥会动用 390 万亿金当作购买的款项，暗暗地指出蕾幽斯可是很需要这笔钱，而且只要佐迪答应，她们会放烟雾弹来忽悠蕾幽斯的敌人，至于南线的进攻，到时候会抽调 200 万兵力协助雨夕。

“1000 万占领整个几娜尔，连同维和、治安等人员，够吗？”

“我想雨夕应该知道够不够，话不必说得那么白。”

雨夕和伊秋理进行单独跳跃距离沟通，罗列了阿空的条件，伊秋理看后转给了蕾幽斯。当时正是雷夜孢子

之战前夕，在远方收到这消息的第三代执政蕾幽斯，当时已经万事俱备，开战前夕在自己的房间里穿着她到外地去打工、任职当天那套女仆式的服务生装，深蓝色的头发上带着女仆头饰，用淡紫色的看了一眼后，立即回复：可以答应。麻晃听了后不免悄悄地对雨夕说：

“怎么回事，女仆店长是不是仁慈到迂腐了？居然拿馅饼来砸背叛者，能砸晕吗？”

雨夕看了后二话不说传达了蕾幽斯的意思，阿空罕有地弯起嘴角冷笑，指出这位执政还真懂得做人情，马上命令零间和佳澄的先头部队出发，然后把露雪叫出来，叮嘱她好好做协调和后勤补给工作，暗中告诉露雪，要是有什么不懂，尽管问雨夕和麻晃。露雪担心那样做使得零间、佳澄两人不高兴。阿空叹气地说她们若真的那么心胸狭窄，那么败给佐迪就是天意。

“阿空姐，难道你真的最后要回佐迪自首？不能，你回去一定被判死刑。”

“死刑？没关系，死在故乡总比死在其他地方要好。露雪，明白吗？作为佐迪少女，最可悲的是不被故乡认可。”

阿空言下之意其实暗示露雪积极靠近来自佐迪故乡的雨夕，起码有什么不测，可以通过这条线回故乡去。说完，阿空命令亲属卫队将她们三个人送出。

1 小时后，以陆奥为首的背叛者组织由 PIYO 空等六人为最高指挥，正式向扎福迅的新兴派发动攻势，总兵力达 1310 万，这是对方始料不及的，而且亚丝婷宣布不指挥联军后，更是如此。不到 20 分钟，这支千万大军所倾泻的弹药足够将入侵蜀乾峡谷的所有敌人灭掉几次，联军猝不及防，在原来损失了 44％的有生力量后更遭到重创，于是零间、佳澄从峡谷南部推进，美志留在北部推进，联军一看不妙，三面受敌，担心被包抄后路，不顾三七二十一往后撤退，全线崩溃。扎福迅一看这情况没救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后撤，这时候亚丝婷却给他一个提示，将北，中，南的一半地区空出来，坚壁清野，构筑一堵防御地带。陆奥派出了多个知心的骨干来攻打几娜尔，不是一时半回能打发走的，必须放弃一些地方，进行长时期的防御战。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按照联军的总兵力来说也接近 1000 万，龟缩在一个地方以逸待劳，寻找机会反击是正确的。然而扎福迅以及盟友们当然不会满意，无视了亚丝婷的建议。这一下，她就彻底地改变立场了。

“露雪，想不到你们也采用这种常服？”

“是的，当时是冰湖姐提出的，后来陆奥姐一再坚持才得以维持。”

露雪不用上前线，于是换上了一套纽扣式的黄色军装，腰间轧皮带，戴着一顶配备微型电脑的头盔。雨夕也有一种怀旧的心思，所以看着这种衣服会比较怀念，说到科技发达的世界就是衣服过于古怪和单调，所以才复古经典。

“不过真想不到阿空居然叫我们负责二线工作。”

她们三个人挤在情报组的一房间里，配备了 3 个通信兵，10 个警卫兵，任务就是处理占领区的工作，接受原创世天宙的佐迪居民以及类佐迪居民，对她们进行思想工作，甚至动员起来做武装力量。三人正忙着，露雪收到了前线的消息，零间和佳澄采用双箭头战法，一半力量纵向渗入，彻底摧毁敌人企图组织纵向防御的企图，然后另一半采用齐头并进的驱赶式进攻，不到 5 小时，已经向前推进 12000 公里，由于阿空没有下任何限制，她们用尽了一切的攻击方式，甚至比核弹更为厉害的诸如连锁反应弹等等，若是没有特

殊防御措施的地方立即夷为平地。雨夕获悉后忍不住心中的怒气，指责到零间和佳澄这么做，根本没有人道主义，嘴巴上说接收原居民，实质上玉石俱焚。

“不行，露雪，我要跟佳澄通话。”

“恐怕不行，不如先通知佳澄姐的属下，让她们立即转达。”

然而，雨夕的心情佳澄怎么会不知道，这位远在作战前线、摩坦妮昔日的元老通过自己的专用通信器材给雨夕通话，露雪收到信息后赶快给雨夕接通。在显示屏上，佳澄依然穿着在摩坦妮的淡绿色为主调的战斗服，只是番号和军徽都换，依然留着鲜绿色的短发，深蓝色的眯缝眼。雨夕看到这些更不是滋味，昔日这位前辈性格沉稳，为人刚烈，遭到其他人的排斥，最终在陆奥的劝说下投降外敌。

“雨夕，我已经知道你想什么，难道佳澄姐还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要对自己的同胞报复？”

“前辈爱怎么说都没关系，反正您已经做出来了，而且也有说不出的苦衷，作为后辈我不敢对您有什么评价。”

佳澄翘起双手，闭上右眼，歪着头指出自己这次使用的武器和战法都是来源于佐迪，要是那些人是佐迪的原居民，应该早就懂得怎么应付了。

真的是一言惊醒梦中人，雨夕对佳澄的话是又惊又怕。

第 17 话 够格拿下创世天宙吗？

战乱的厄迪星在经历了 100 年和平日子后，再次爆发了战争，以伊原陆奥为首的背叛者组织与以扎福讯为首的新兴势力以蜀乾峡谷为导火索，以后的历史书称这次战争为蜀乾·几娜尔大战，战争的前期 PIYO 空、日南零间、绯月佳澄、安玖美志留、雅丝·塔鲁比以及静岗雨夕，暮里麻晃以三箭头分南、中、北三线推进。其中南线进展一直很顺利，雨夕、麻晃、零间、佳澄采用两前两后步伐，势如破竹，再加上部队具备的多功能兵种、多次元战术发挥出全能的优势，敌人的防御跟不上她们的这种打法，武器极度单一和片面，7 小时后南部地区基本上被背叛者战姬军拿下，中部和北部由于新兴联军拼死防御，陷入了僵持阶段。

占领了南部地区后，麻晃跟着露雪负责留意前线，并且照顾伤员，而雨夕被佳澄安排去占领区管治安，更安排了一项特别的工作，将创世天宙的原居民找出来，给予安抚和照顾。

本来雨夕是可以搭乘由佳澄派出的专用艇前往占领区，可她一再坚持自己是个战姬，搭乘一般的空运工具就可以了。临走时，佳澄还特意留言，只要雨夕有什么困难，或者遇到难题，可以直接跟她汇报，甚至遇到突发事件，可以先斩后奏，两人的关系完全像上下级一般。雨夕换上了佳澄所属部队的制服登上运兵飞机，由于穿的是士兵服，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女孩不是自己人，直到后来其中一个士兵收到消息，最近有叫做静岗雨夕的摩坦妮少女作为人质被关押后，从面部特征认出雨夕来。开始的时候，那些士兵都是挖苦雨夕，甚至人身攻击。雨夕丝毫不予理睬，到达了占领区后忙着执行自己的任务。

“啊，那个人不就是静岗雨夕？不是应该呆在监狱里吗？”

“我看是陆奥特意安排她做这些工作，人质就是要忍气吞声，不像我们。”

雨夕下了飞机后看着被炸得坑坑洼洼的龟裂大地，以及灰蒙蒙的天空，心中想着这种程度的轰炸已经能把地面炸沉几十米，换而言之，在地面上的生命肯定是灰飞烟灭，哪能还有存活的机会。她又想到原居民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很有可能利用防御工事结合身体的结构，在空袭前躲进某个地方。于是雨夕从装备袋里拿出一瓶特殊的液体，浇在地上后伸出双手，地面出现了一个绿色光圈后，有无数水珠落在她手背上的水疱状物体，以水波纹扩散出去。其他士兵看见雨夕运用摩坦妮特有的生命探测技能，顿时更为坚信雨夕就是来自于异空都市的佐迪少女，那种办法和《摩坦妮灵异体少女》书中的描述是一样的。过了一会儿，雨夕似乎听到一些类似佐迪生命的反应，赶紧撒腿往左而去，跑了几分钟后来到了一片沙地前，突然停住了脚步。从后面赶来的士兵不知怎么回事，刚想往前走，雨夕赶紧往她们身上扑去，将其按倒。沙地上突然冒起几门火炮扫射。

“果然没猜错，她们是利用了佐迪特有的堡垒避难。”

雨夕张开嘴从口中吐出一块透明物体，利用一个角划破手指，她特有的摩坦妮碧绿的血液粘在那个小物品上，顿时变成了血红色，透明的物体也化为红色，产生一种类似声纳的音波，立即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绿光圆柱型，雨夕走到中央后，就被传送到地下去。

到达传送点后，不出雨夕的所料，那是一个类似于蚂蚁穴的阶梯式地堡，每一层都有隔离门隔开，核心的地方通常在最低层。

“好了，不要躲起来，我猜到你们埋下了重兵等待入侵者。”

雨夕话刚说完，一阵震耳的脚步声，在传送点的四周围了一圈的守卫士兵，命令她脱下头盔验明身份，当她们获悉是来自佐迪母乡的老一派居民，赶紧让出一条路，全部脱下头盔，看样子都是 18 岁左右的年轻少女，这些女孩子也从口中吐出一块透明液体，滴血验证。雨夕看后微笑着说：

“看来各位都是得到队长的血水晶，实在非常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可惜的是我这次是被作为人质派来这里的。”

年轻的女兵得知雨夕现在是背叛者组织的人质后，都震惊得睁大双眼，在她们眼中背叛者不但被剥夺佐迪的身份，而且列为头号卖国贼，等于当这些人没出生过，怎么现在居然作出这种交易。雨夕也说其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要是一一讲明白恐怕得几天的功夫，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将佐迪的居民全数送离敌占领区，这个工作在 60 亿年前进行，中途经历了几次阻碍，总体上还是有所成绩。现在在敌占领区里，已经有 19％的原居民回到佐迪的势力范围，而剩下的 11％都是有任务，或者作为线眼留下的，碰到特殊情况也会撤离，所以这个工作接近尾声了。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佐迪就会正式对外宣战。但现在要做的是保存实力。诸位，你们一定要活下去，这是二度穹前辈最后的遗言。”

而在这时候，一位士兵却表示有一个不利的情况，那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居民还是不承认佐迪是她们的祖先，那该怎么办。这种问题也有先例，雨夕说只能规劝，若实在不行，估计会强行带走，这是阿穹的另一位好

友藤原冰湖的最终指示，当时她以为即使不带回佐迪也没关系，后来获悉外界那种洗脑式的思想灌输，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不能让蒂蕾雅那一代人的悲剧再次发生了，所以你们先离开吧，一路往几娜尔南边的桃胜海走，到达海边后自然有人接应。"

原来雨夕趁着呆在蜀乾峡谷的一段时间里，暗中向科扎露提出，背叛者军队大规模攻击几娜尔，必定会产生了一大批难民，夹杂着佐迪的原居民，应该给予她们提示，以及派出船队拯救，只要能把人收回来，地盘就让给陆奥。只是雨夕心中担心阿空等人出尔反尔，并没有知会。

雨夕疏散了堡垒里的士兵后，又立即跑到其他地方，然而接下来碰到的就对她不友好，甚至是敌对。发现雨夕靠近地堡马上亮出防御武器攻击，幸亏她连滚带爬的回避能力出色，不然早成马蜂窝了。得知对方不让她靠近，打算强行进入，找出了对方的入口后，雨夕利用传送通道机能，强制把自己送进地堡里面。不过对方也是猜到她的举动，马上组织所有的防卫力量反击。同样，进入了地堡后变成了类似巷战的局面，雨夕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全副武装的士兵端起武器怒吼到：

"我们不承认佐迪！你立刻给我滚！"

"我现在终于明白蒂蕾雅的心情，今天我一定要带你们回去，既然如此，那我只能硬来！"

雨夕眼睛、手背发出慑人的绿光，抽出枪支，眨眼功夫打穿了冲上前的几十名士兵的膝盖，溅出无数鲜血，她们倒在地上疼得咬牙切齿，因为弹药下了摩坦妮特有的药水，不但产生麻痹作用，而且负伤者神经一旦接触到药水，会产生剧痛。毕竟对方依仗着人多势众，不把雨夕放在眼里，接二连三发起攻击，但很快她们意识到不妙，由于空间狭窄，人多占不到优势，要是使用大型火力武器，最终是误伤自己人。雨夕看准机会射击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士兵，然后引诱对方攻击，让她们自己人打自己人。20 分钟的功夫让地堡里的几百士兵全部丧失战斗力，雨夕给她们全体注射了昏迷剂，利用空间传送技术将俘虏的士兵送到地面让同僚接收。

就在雨夕打算前往其他地堡的时候，却察觉到一股不明的杀气，进入地堡后发现里面一片血腥的状况，到处铺满血迹，士兵们东倒西歪，缺手断脚。这种情况让雨夕紧皱眉头，看来出现了让她棘手的敌人了，这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佐迪，在我还没死之前不是天下无敌，你们想拿回创世天宙？还没够资格！"

呐喊的声音让雨夕更是额头冒汗，似乎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这时候，隶属于她的士兵们进入地堡后，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连串咔嚓地声响，全部身首异处。一阵混杂着水声的脚步声传出，一个身高约 2 米 90，身穿淡绿蓝线条战斗服，翡翠绿短发、橙色眼睛，左右脸庞有两道血红伤痕，额头露出一颗蓝光的软体状物质的少女，手持一挺长 70 厘米，枪口像切刀的武器，瞄准了雨夕的头部，这人就是阿僚身边的莉绪。

"佐迪拿回创世天宙跟资格没有关系，倒是你变成了可怜虫，得不到万千世界的承认，却变成过街老鼠。"

"给我闭嘴！雨夕你这个缺乏排泄系统和生殖系统的缺陷品，才会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可以扬眉吐气，低能儿的自大让我呕吐。"

佐迪由于是量产人口的特征，加上战争的需要，身体结构在这两方面确实有先天不足后天缺陷的弊端，但事实证明这两点并没有造成负面影响。不过，既然作为女孩子，她们也非常讨厌别人以这两个方面来对其人身攻击。所以，雨夕听到这话后，顿时双目冒火，用极度不礼貌的手法，指着对方的鼻子说：

“哦，你们为了生育后代而交配，那个场景也让我呕吐，果然具有性欲的莉绪，不知羞耻地拿自己的*欲来攻击对方，甚至当作是高级生物的象征，这点实在让人不堪入目。”

这一来一回，让莉绪又气又羞，咧嘴咬牙扣动扳机，密如雨集的月牙型弹幕一下子把雨夕的战斗护甲给割裂了，看准对方回避的空隙，用带有残影的高速移动，汇聚能量一拳朝对方的肚子轰去，这一下有如千斤锤子出击，将雨夕的内脏打得翻江倒海。这还不算，莉绪那踢出旋风的右脚将雨夕整个踢至浮空后使出一记光刃剪刀脚，横着往对方的右边下巴扫去。雨夕飞出几十米远后翻滚了一段路跌在地上，由于摩坦妮少女内部体液组织发达，被莉绪这么几下重击，顿时组织受到很大的损伤，体液不断从口中流出。莉绪看着雨夕那副狼狈相奸诈的弯起嘴角坏笑，一口气冲到对方面前，朝着胯下又是一脚，这下可不得了，雨夕连鼻子、眼睛都掉体液了。

“雨夕妹妹，你不够我打就别开骂，顽固的低能少女。”

雨夕趁着这个机会把泪水、鼻水连同口中流出的液体一并甩到莉绪的脸上，然后臭骂：

“你就是疯狂地虐待我到死，还是改变不了局势，等佐迪在创世天宙站稳脚跟，第一个被宰的就是你这个思春少女！”

雨夕以牙还牙一拳狠狠揍在莉绪的胯下，由于莉绪比雨夕要高出一米多，所以对下段攻击特别没办法防御，被打得整个跳了一下，雨夕趁机滚出几米远。偏在这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哇哈哈哈哈，果然是外界来的女孩，自己性欲过猛就说吧，居然拼命殴打同类发泄，实在是不行，果然最狠毒就是女孩子的心，。再笑一次，哇哈哈哈哈！”

这种厚颜无耻到惹人大发雷霆的笑声，创世天宙里只有一个人才会那样，雨夕捂住肚子勉强支撑着身体微笑，调侃那位半路杀出的狂笑者，指出莉绪不是笑声就能打败的。

“对！没错！莉绪是隐藏 BOSS 啊，一下普通攻击就能将我们打成红血，所以要滴水不漏才能赢！”

“哦，原来是易路尔·达·比多，每次见面总被你的幼稚惹得我笑，这次想断多少条肋骨？”

阿达换了一身银黑色紧身衣，最为特别的是脸蛋居然变尖了，头发松软得很，还呈现灰褐色，眼睛圆大了不少，至于那张平时看上去有点凶巴巴的脸，现在变得平和、冷静，身体轮廓居然苗条起来。雨夕顿时说：

“那么快就用杀手锏想秒杀莉绪，别妄想了。”

阿达不管三七二十一，抽起激光枪把扳机扣死了扔向莉绪，这样枪就会不断扫射，然后一拳往地面轰击，拔出几十座锋利的石柱，石柱子被扫射后变成大大小小的石头砸向莉绪，对方很轻易地便化解了他的攻击，这时候阿达右脚一跺，石头的攻击轨迹改变了，然后地面喷出火柱子来，他利用光的高温让火的威力更强，

石头瞬间变成了类似岩浆的状态，借助光和火的配合打出了一种出乎莉绪意料的攻击轨迹。

“噢，真不愧是隐藏 BOSS！我使出了那么多重合招式和技能，她的血槽居然不动！很牛！”

雨夕也知道刚才那连串的攻击对莉绪来说，即使全部命中，那不过替她抓痒罢了，阿达所集聚的能量和莉绪有着天渊之别，可以说两者是天和地比。阿达眼明手快，一把抱紧雨夕离开了地堡，并且扔了一大堆烟雾弹和干扰器，免得莉绪跟踪。这时候，另一群身穿淡绿色战斗服士兵进入地堡。看见莉绪后全体敬礼：

“你们把这些尸体带回储存库处理。”

“是的，请问炎泽指挥还有什么吩咐？”

“将已经得手的东西全数运回，命令部队撤退。”

莉绪摸了一下被雨夕攻击的地方，刚才的怒气居然一下子没了，脑海中回忆着阿达出现的那一刻，自言自语：

“阿僚怎么就没有阿达那么有拼劲？”

雨夕在阿达的协助下逃离后向佳澄汇报了莉绪的出现，得知这个情况后佳澄表示要求陆奥另外派人盯住这个危险人物，这时候阿达作出一副震惊的样子说：

“雨夕，你和莉绪是不是有仇？每一次见面都骂得那么难听，一口都是那些猥琐的用词。”

雨夕脸红了一阵子，一下往阿达的头揍去。表示女孩子对骂不关男孩子的事情，而且她们也不是在说*东西，只是莉绪不识好歹居然骂佐迪少女是性无能，子虚乌有，人身攻击，所以要还以颜色。

“莉绪，记得她出现在异空都市的时候，还以为她是好人，谁知道却是外界来的间谍。”

看着阿达感兴趣的样子，雨夕露出一阵奸笑：

“噢，见到实力强的女孩子就感兴趣，我看你又开始想色色的事情。啊，对了，我说一个事情给你听，就是莉绪为什么特别对人身攻击的话特别恼火。就是因为她……。”

阿达听后吓得舌头打颤，然后乐得哈哈大笑。

第 18 话 筹码交易

“莉绪，今天回来后你就不舒服，怎么回事？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

“滚！不用你管！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回到住所的莉绪躲在浴室里不出来，整个脱了个精光，躺在地上让水不停地浇，这时候她闻到外面有一股香味儿，用浴巾包着身体走出来，房间里空无一人，桌面上放着一碗玉米忌廉汤，几块油炸面包，还有一碗香喷喷的鳗鱼饭。看着那些自己最爱的食物，莉绪知道是阿僚准备的，因为只有他清楚自己的饮食习惯。饭碗的地下还有一张纸，莉绪坐下后拿起来看，上面写着在未来的几天，组织决定先铲除黑风等人的势力，莉绪以为那是阿僚为了逗她高兴，而特意下定的雄心壮志。

“算了，我们还不至于此，以后还有机会向佐迪挑战。”

但实际上，阿僚并不是在说空话，自得知背叛者战姬军在几娜尔发起攻击后，他就料定厄迪星再起争霸战，现在自己也是没有地盘的，一直在锦博市和莉绪寄居，加上得知阿达已经大展拳脚，自己也该亮出实力来，不能便宜了那个背叛厄迪星的混蛋。但他知道自己的那些朋友是靠不住的，于是暗中拉拢了湖鄱的部下米蕾尔和雅琪维蕾，对于这个不争气的死党，阿僚是爱恨交织在一起。然而，莉绪却一而再的提醒阿僚，必要的时候就放弃这个死党，因为湖鄱野心小，胆子更小，态度有一点凶，虚有其表，可惜阿僚看在蒋家和姜家是十几代的世交，有些事情不能做绝了。

不过阿僚也留了一手，除非湖鄱公开和他作对，或者大家的立场不一样了，他对这个死党就没什么好顾忌的，所谓政治斗争没情分可言。于是，阿僚也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之前通过鸣海阵认识了陆奥，每隔一个月就要拜访一次，面对这位佐迪第一号背叛者，从来不苟言笑、不露出真情感的人，其实远比其他人要好相处，外界不过是把陆奥给神化和丑化了，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参与了创世天宙无数的血腥镇压。

“阿僚，你又要去见伊原陆奥？这人不是善类，现在虽说是脱离了佐迪，而且陆奥的党羽多，你和她的交情还不算深，不会看上你的。”

“你说的有道理，但正因为她不是善类，所以我们才有利益交易，陆奥不会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莉绪，你好好地养伤。等以后有了自己的地盘，你就不用再受气了。”

……

“雨夕，没事吧？真想不到你遇到了炎泽莉绪那个高级混蛋。”

阿达带着雨夕回到占领区的战地医院里，就四处地找军医给她看伤势，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睛死死地盯住雨夕，甚至不时地问医生有关伤势的情况。雨夕看着阿达那副紧张的样子，心中有股不明的好感，自称是通才的阿达其实对每个知识领域都是一知半解，粗枝大叶，说说概念、方法还可以，具体操作是一塌糊涂，用他家乡的话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每一次阿达的态度都是很认真的，即使面对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甚至一句话都听不明白，他依然端正态度，一面倾听记忆，一面提出问题，这个作风一直都没有变。

“看来阿达真的没有变，变得倒是我。”

雨夕自言自语，阿达听到她说什么，马上解释到其实大家都没有变，只是经历了事情多了，变老练罢了。

“不过雨夕你真的很厉害，莉绪那套攻击，你挨过后居然还能站起来。”

“我们只是利用了身体结构的特点，加上抗打和承受训练，才逃过一命，要是普通人，恐怕被莉绪打成几块了。”

刚说完，雨夕一阵呕吐，阿达赶紧抚摸着她的背部，让其器官顺畅一些。雨夕苦笑着说可能自己的组织结构被莉绪打得乱套了，等一下只要运功疗伤，整理一番后就能恢复元气，阿达听到运功的字眼，感到一阵的熟悉：怎么雨夕会得知自己故乡的某些上等战斗技能。

“这个你该去问源鄣，是她早有安排，所以我们很早就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不必灰心，你老祖宗的东西还有用。”

这一句老祖宗更让阿达回想起在厄迪星与朋友们见面的事情，这个他恨之入骨的地方也是改变命运的地方，所以易姬事件中他本可以借助少女仪式释放毁灭能量，别说厄迪星，就算是银河系估计也灰飞烟灭，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就是被朋友们说中他的心思，要是选择了毁灭，等于把认识好朋友的岁月都定位为阴暗面，这才是他真正放弃的原因。

“阿达，战况如何？”

“依然是僵持着，但南线我们已经拿下了！估计很快就能分出胜负，米夕带着若生她们从南线往北推进，她听说你被扣押后，不知和我通了多少次消息了，我赶紧独自去摸清情况。”

阿达通过投影器将米夕的建议放出来，她们的炮兵部队将会在南线朝北对敌人进行炮击，届时会需要大量的远程武器，从 35000 公里外射击。当时阿达问米夕，要是敌人事先察觉，开动了防护盾该怎么办。米夕提到那就该是盟友该想的办法，因为米夕的部队只有 39 万，而且还要掩护收回的居民约 3866 万，已经由 163 和 122 两个居住地调出运输飞机、船只，但还是不够用，只是最令人诧异的是就在她们为运输工具不足而犯愁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的协助，南部地区桃胜海的海边出现了数量惊人的箱子，里面居然装着 7400 只运输飞机，5600 艘运输艇，加上自家的，一次就全数运走了，而米夕只是收到一张写有 V 型标志的卡片，上面写着不必答谢的字眼。

“行，这样一来，几娜尔大陆的同伴全数撤离，可以放心地进攻！雨夕，要不要和米夕汇合？”

“也好，我也想和米夕商议下一步的对策。”

……（南部海滨某城市）

雨夕和阿达赶到米夕的驻扎地，得知知己挨揍的情况，米夕慌得跑出驻地后，双手捧着雨夕的脸，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两个女孩子拥抱在一起，雨夕更是摸着米夕的后脑勺，低声地说害好友担心，实在过意不去。

“阿空和莉绪是不识好歹，我现在就给故乡发信息，要她们派出部队来给这两人颜色看看，至于莉绪若是让我逮住，一定要虐待这个欠揍女，让她不停地吐脏水。”

“不要这样，我不希望小米被仇恨蒙蔽，虽然她和门纳斯一伙人是十分可恶，但终有一天会收拾他们。”

米夕问麻晃在哪里，雨夕说麻晃还呆在后方，谁知道她刚说完不久，一个“物体”从天而降，一把骑在雨夕

的肩膀上。

“时间恰当好处！雨夕，你一个人单独行动，当然打不赢莉绪那个混球，只要我们一起行动，一定会将那个畸形莉绪打得失态！”

阿达自己也见过莉绪，但丝毫没发现莉绪是个畸形，问麻晃是怎么回事。麻晃一脸地坏笑，卖关子地说这个还是不要提起，否则被说变态就不好了。谁知道米夕一语惊人：

“莉绪之所以畸形，那是因为她的泌尿系统畸形了，说得难听一点，她是女孩子，但要像男孩子般站着排泄，因为排尿口长在前面了。”

阿达听后顿时猛吐了一把，笑得直跳眼眉。

“那岂不是和双性人差不多？哈哈哈，哇哈哈哈！果然坏蛋就是坏蛋，连身体也坏了！”

然而除了阿达，三个女孩子都不约而同保持沉默，他笑了一会儿后也闭上嘴保持沉默，因为连同莉绪在内，这四个女孩子都算是畸形，雨夕的体液异常多，身上长水疱，米夕一遇到水机能会改变，皮肤变色，甚至冒气泡，麻晃更夸张，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能任意改变，基因突变速度惊人，具有一般生物没有的化学能。经过易姬事件的阿达对非人类的态度完全改观，重新拾起并坚持佛学所说的众生平等，反对歧视，毕竟自己受到的歧视也不算少，名为人类，实质待遇和非人没区别。

“所以你才会以反面教材的面孔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甚至在易姬事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野望说得好，阿达扮坏蛋不在行，因为骨子里头不是那种人。”

麻晃听到这个声音脸色突变，往后一转发现一队女兵，为首者身穿一套厚甲战衣，类似深海潜水衣，淡红色的长发，鲜绿色的瞳仁，好像从地狱出来的绿眼恶魔般，她便是随同佳澄一起作战的零间，麻晃自然看不起这个叛逆者，身体突变向其发起攻击，只见零间右手一挥，无数类似泥巴的东西缠绕着麻晃，动弹不得。

“暮里小妹，火候不足，回去练习练习再和我打。”

“真想不到你和赤池妮悠居然是潜入死亡之地的间谍。”

“噢，你说对一半，妮悠可是中立的，我发现她呆在外界已经跟疯子没区别，所以才领着她进死亡之地，想不到居然有意外收获。”

雨夕获悉零间进入了佐迪最为神秘的地点，一定是抓住了什么软肋。零间看出这群后辈的想法，叹了一口气，说出自己想隔岸观火，最后顺势倒在一边，可惜每一次都不能如愿。雨夕对这说法感到奇怪，既然是作壁上观，无论谁取胜，只要不参一脚进去就行。

“给你们带个好消息吧，进攻死亡之地的敌人已经被打败了，那个地方利用了死灵术实施转移，看来那些杂种断不了佐迪的根，还赔进去许多战斗力。我想对于你们来讲，这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消息！”

死亡之地保住了，意味着佐迪的战斗人员轮回机制的最终完成，这样一来，通过诞生、死亡、复活这三合

一体的联系，佐迪可以实现兵员循环再用，甚至能复活很久以前的同伴来获悉某些黑历史。零间看着阿达后翘起双手得意洋洋地指出，要不是这个人当初提出引入和偷换概念，估计这个机制就连定位都无法解决。阿达也学着零间的话说：

“说对了一半，偷换概念背后还有一个词，那就是经济学上提到的信息不对称，我只是将这个东西拿出来对付他们罢了。”

“你还有一半没说吧，就是一直坚持的战略，以守为攻，把南宋陈亮的说法倒过来用。”

零间一手抓住阿达的头颅，用中指来回按着脑袋瓜，用威胁的口吻叫他以后少说些话，不然哪天自己不高兴要其脑袋粉碎，吓得阿达脸色苍白，不敢抬头。倒是雨夕出面警告她：

“阿达不是你的部下，请前辈别管得太宽。”

“吓唬他一下罢了，看在以前曾经同校的份上。”

雨夕拍着阿达的肩膀，叫他提起精神来。

“我和她们要商量下一步作战，还不知道要打多长时间，你就呆在这里等消息吧。”

雨夕微笑着伸出大拇指作出胸有成竹的模样，这个微笑来得特别亲切，阿达想到她还是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动作。

零间将最新的战况报出，由于敌人南部战线全面崩溃，担心被两面夹击的敌人往后撤退 11000 公里，把中、北部地区让出了几乎一半，同时米夕率领的炮兵部队朝撤退中的敌人进行远程打击，遭到重创后的敌军正在休整，趁这个机会追击。雨夕觉得己方的部队也需要休整，担心从后追击出现不测。零间也明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是再让敌人喘过气来，拿下几娜尔估计又要花几个月的时间，麻晃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

“不如这样，学佳澄那样，用佐迪特有的战法，让敌占领区扔生化武器，既能干掉敌人，战后他们也无法在几娜尔居住。”

“麻晃，这招太狠毒，我们不能学外界那些丧心病狂的变态。”

“不对！雨夕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既然我们占领了这个地区，当然是为了安顿自己的居民。我们就说这样的气候不能居住，要改造成适合佐迪居住的环境，这样一来那些外来人绝对承受不了，只能灰溜溜地退出！”

米夕觉得这办法好，而且强调佐迪的敌人从来就是不宣而战，就算用这种战法也无可厚非，雨夕这时候则看着零间的脸色，这位前辈也明白什么意思，只要自己同意，其他人也会赞成。

“为了早些结束战争，那我同意就是了。”

正当零间想将这个决定汇报给陆奥，对方已经发来消息，几娜尔的一切事务让零间等人全权负责，里面还

提到这些人居然敢威胁她的外交大使，绝对要严惩。商议后雨夕也向异空都市发去信息，异空都市再次派遣尼娜可拉将居民接回故乡去，不愿意走的已经和藤益交涉，对方愿意让她们留在几娜尔。这时候零间向雨夕提议，希望尼娜可拉带 3 座现成的造兵工场，她希望把原居民武装起来，这样就有足够兵力消灭以及防备外敌，作为回报，零间说出在焰津大陆周边的海域里，分别有 5 个自给自足的秘密海下据点，每一个能容纳 150 万人，本来是她们打算作为攻击焰津大陆的桥头堡，现在转给麻晃，或许以后会用得上。

"日南前辈，你该不会给我们一些破旧玩意儿。"

"破玩儿？要真是那种东西，为何新政府拼命地找？而且里面就有现成的人居住着，470 万中包括你的好友伊田无影，要不要让你听听她的声音。"

麻晃一听这名字就慌了，当年自己的这位好友来不及逃跑所以被俘虏的，换而言之，零间是拿俘虏来做交换，那些据点等于是关押所。零间却叫麻晃别理解错，那些居民差点被敌人杀掉，后来是自己提出这些人能留给陆奥充当部队战力才保住了，最后被送到这里来，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现在该让佐迪去接收了。说完，特意投射出无影的映像，是一位有着 13 岁少女脸蛋，红棕色的长发，青绿色的小眼，见到麻晃后激动得哭了。

雨夕获悉这情况后找了美崎，暗地里恳请她再提供 3 个造兵工场，这位褐发黑眼的 18 岁少女呆在她的住所里，用尽接口推辞，这时她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信件，美崎看后弯嘴一笑，马上同意提供。

"美崎，有什么好消息那么高兴？"

"呵呵，以后再告诉你。"

美崎拿着信件当作扇子乘凉，心中想着：聊天小子居然懂得在这个时候送大礼，心思还不错，呵呵。

......（送给美崎的信件内容）

小芙：

几娜尔这块比萨饼只要让我吃到，那个人就会回来了！相信 300 个工场还比不上她吧。

厄迪星的演讲家

第 19 话 膝盖下的"聘金"

面对着背叛者和佐迪的联合部队，新兴势力的部队可是招架不住，只能往后退一步。可惜的是雨夕她们可没让敌人喘息，米夕率领若生等人远程轰击倾泻炮弹，随后零间和佳澄联合起来对几娜尔的气候、地质实施改造影响，整个天空弥漫着灵异气体，地上被生化液体给弄得乌烟瘴气，这还不止，美崎送来的造兵工场就更神奇了，这些移动式的工厂，不但能对部队进行休整，而且将收回的居民全体武装化，那些人平时也有接受训练，马上能派上用场。而敌人这边遭到不断地打击，精神和肉体上已经不堪重负，结果还要被

灵异体武器和生化武器搞得头昏脑胀。

“可恶，那些战争丫头居然使用非人道武器，难道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

“呵呵，自己也使用的人没资格批评别人。”

呆在大本营里的扎福讯马上和盟友联系，然而得到的都是使得他失望的消息，自使用了灵异体和生化武器后，可以说几娜尔整个空间的一切，除了佐迪和类佐迪的人，其他生物都不能适应的，资源更不能用，这两招可是非常得狠。偏在这时候，陆奥的外交使藤益给他一个下马威。

“怎么了，扎福讯阁下，你在锦博市会议室里不是很有气势的吗？为何现在像狗急跳墙般着急？”

说句心里话，扎福讯的联军在数量上和陆奥的联军相当的，然而从阿空发起战争，到现在才 68 小时，可以说败局已定。他彻底被那种多次元集合式的连锁战法所震惊，难怪当年露丽卡积极奔走，劝说类佐迪联合起来。现在别人是宰割者，扎福讯低头不语。可盟友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心存侥幸的立即在本土搭乘空中交通工具逃离，而剩下的纷纷给藤益发出信息，愿意和谈，这等于是投降。可惜的是，对方可不这么想，陆奥密令她接收整个几娜尔大陆，斩草除根。藤益追问扎福讯的意见，他明知陆奥不肯放过自己，口头上还是恳求说出自己愿意投降。

“那好，请你搭乘专机离开厄迪星吧，我们会安排你的去向，你和你的盟友都将如此。”

这一下扎福讯又气又惊，立即中断了通信，命令心腹赶紧准备专机溜之大吉，口中念叨着：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这只老鼠哪里能逃出陆奥的手掌心，人称情报天才的她预见能力非同一般，早就猜出这群头目的意图，暗中调拨秘密行动队，布下陷阱等他们上钩。

“呵呵，老鼠要逃跑了，正好成为猫猫的午餐。”

这时候的亚丝婷起了反叛的心思，通过中枢电脑神经，给所属的部队下达命令，跟踪扎福讯等人的行踪，给背叛者·佐迪联军发出信息，透露了敌方头目的行踪，随后命令部队将扎福讯的势力范围内一切地要员抹杀，从而控制整个地盘。另一方面，扎福讯带着心腹逃往大本营的地下飞机场，前脚踏进就被亚丝婷的部队所拦截。

“阿婷居然在这个时候背叛我！这个欠揍的丫头，看着来！”

扎福讯脱下外衣露出里头的战斗服，眼睛发出耀眼的蓝光，抽出一挺激光枪，对准上前拦截的士兵射击，一会儿他的四周倒下了不少士兵，而这时候从其他出口涌出更多的士兵，而在远处的专机上，亚丝婷穿上士兵装，指着专机说：

“你不是很需要这个吗？赶紧过来抢呀，呵呵呵呵。”

“我料到你会这样，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手！”

扎福讯撇下自己的心腹，从背部长出一台喷射器，妄图从天空离去。亚丝婷伸出两个手指，指尖发出白光后，他的喷射器顿时起火爆炸，重重地跌在地上，烧伤的背部露出了金属外壳，依然不死心，喊到亚丝婷的部队里个个都是挨揍的蠢蛋女兵，拦不住自己。亚丝婷半睁开双眼，张大嘴巴呆呆地发笑，士兵们陆续往前靠，扎福讯心里就感到可笑，从背后抽出两挺口径为 60 厘米的光炮，对准眼前的士兵又是一阵乱轰，又被炸飞撞开的数百个。就在扎福讯自以为是的时候，他顿感一阵恶心，只听见身体发出一阵爆裂的声音，四肢全部断裂，胸膛爆出一个大窟窿，亚丝婷吹了一声口哨，刚才被他干掉的士兵居然慢慢地爬起，损坏的地方恢复过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

话还没说完，扎福讯的头颅出现裂缝，啪地一声支离破碎。亚丝婷很满意士兵们的表现，摸着她们的脸庞，乐呵呵地说：

"脑袋生锈的家伙，你根本不是在打我们，而是在打你自己。扎福讯，你丢性命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有伤害返还。"

而企图逃离几娜尔的头目也被全数逮捕，连同投降的一块儿被捉住。而敌人前线部队的指挥们获悉头目被背叛者部队消灭，而所在的地盘被生化武器和灵异武器所污染，全数往北突围逃窜。至此，几娜尔大陆基本上落入了这些女子部队的控制下，整个战争持续 74 小时。陆奥得知后让阿空连同自己的另一位大使蕾丹·威曼担任几娜尔大陆的最高行政长官，遵守约定将雨夕和麻晃释放。蕾丹是陆奥属下六位参与人类事务的部下之一，身穿深蓝色黑线的军服，深绿色过肩秀发，她那双橙色的瞳仁不时盯着陆奥，其他的五位分别是灰羽藤益、奥奇琳·柏莉、安姆·洁美露、西尔比纳、普多兰。这六个人负责陆奥的一切内务和接待工作，平时一律规定场合着装，藤益是灰、蕾丹是深蓝、奥奇琳是紫、安姆是黑、西尔比纳是橄榄绿、普多兰是深黄，陆奥这时候换回最常用的白色蓝线军装，戴上一副银边眼镜。

"陆奥，为何要让我去厄迪星？那个星球不是已经放弃了吗？"

"不，我让你去看着一个地方，亚原大陆上的光舟图书馆，你知道那个地方意味着什么？"

闻名于创世天宙的光舟图书馆以书类齐全而著称，而且也是世上禁书最多的图书馆，万千世界的很多黑历史都能在这里找到，加上宇宙创世纪特比鸟等人都曾经光临，更让这地方充满神秘感，但自从易姬事件发生后，整个图书馆无缘无故的消失了，很多人以为在战火中被烧毁了，其实是另有隐情。蕾丹指出易姬事件中阿达利用了少女仪式的力量，虽然没摧毁厄迪星，但基本上将表面的一切都毁灭了，估计图书馆也不能避免。陆奥轻轻脱下眼镜后说：

"那我告诉你最后阿达被露尔·希希说服后放弃了这个念头你信不信？"

这句话再加上陆奥脱眼镜的动作，让蕾丹为之一惊，因为陆奥说话有一个特点，只要说一些禁忌的话，她一定会脱眼镜，这个暗示只有背叛者之间知道。蕾丹明白露尔·希希和阿达之间那种不寻常的关系，两人相互为对方报仇，易姬事件前后两人更是同居，后来获悉希希出于多种原因喜欢阿达。所以阿达完全有可能被她说服。蕾丹似乎察觉到一个惊天动地的阴谋，因为一直以来，易姬事件被认定是创世天宙战火重燃的导火索，既然阿达能 30 多次制造事件，报复仇人，也不差把那个恨之入骨的故乡给毁了。蕾丹咽了一口唾液后慎重地问：

“若真的不是他做，那岂不是对佐迪有利？”

陆奥连连点头，指出外界经常拿这件事来抓佐迪的软肋，一旦被揭发，双方的形势会发生重大改变。然而蕾丹希望再透露一些消息时，陆奥不断摇头死也不肯说，这下子她明白陆奥的用意了，接受了任务。

“蕾丹，要不要派人辅助你？”

“噢，辅助？看来这次你用我去恐怕是另有原因？”

陆奥稍微用手指托了一下眼镜框，露出一副蓄势待发的眼神。

……（几娜尔南部地区驻地）

“已经捉到头目了？想不到陆奥前辈抢先了！”

露雪将扎福讯等人的消息公布后，雨夕也意识到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于是和米夕、麻晃收拾一切准备离开，却意外地碰到了阿空，她特意赶来，看着露雪的身体完好无损，心里是一万个欣慰，雨夕问她是不是特意来接露雪回去。

“这也是一个原因，不过有一个人不知道你们需要不？”

啪地一声，一个铁箱子从天而降，打开后发现亚丝婷居然坐在里面，雨夕见过这个她，赶紧上前双手捧着那张呆笑的脸庞，从美崎获悉，亚丝婷在外界饱受精神打击，弄至神经失常，动不动做出激烈的举动，长期被关押在监狱里，遭受不同程度的毒打，现在除了一点清醒的意识外，整个人思维几乎是颠三倒四。感叹到：

“阿达说得没错，外界确实太复杂了，真想不到一个正常人最终变成这副痴呆状。”

“说得好，我早就说了，那些外来者在这里建立的所谓美好社会，就是一个将人压得不成人形的社会。”

大家回过头来发现阿达缓缓地走来，亚丝婷看见阿达立即站起来，眼睛中露出一种期待的眼神。阿达顿时满脸堆笑，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大盘金砖状的蓝色晶透的物品，足有一百斤重，特意用红色镶金托盘装上，这时候阿达突然双脚跪在地上，毕恭毕敬地像臣子一般将物品端在亚丝婷的面前。说：

“我愿意用自己 500 年的全部积蓄作为你的聘礼，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那黄金就作为信物。”

这话一出，全场吃惊，麻晃把脸一沉立即说阿达居然想学石田三成说服岛左近，她可知道献上东西值钱，那是从创世天宙的一个著名的矿山出产的苍夜冰石，年产量只有 100 斤，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并存，在科技、军事、建筑等方面均有极大用途，价格为每斤 600 万金，阿达居然连续 500 年将石头全部买下来，估计用了 3000 亿金。亚丝婷看着石头显得爱不惜手，拿着手上比划，随口说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都吓呆的话：

“嗯，阿达是个好人，这个给你。”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有好人卡的卡片放在阿达的头上。

"阿婷你的脑袋残废了？那要是有人出更高的价钱，你岂不是要叫他圣人？"

阿达继续指出苍夜冰石在刚出土的时候，就被人认为是一块染色的石头，提到一点价值都没有，纷纷给予嘲笑，最后获悉这种石头居然能释放出比原子弹更为夸张的能源后，那些人又看风使舵地称赞，最后提到这石头最早被蓝天使先驱者苍羽焰灵使用，深信亚丝婷与之也是相配的：

"我清楚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你的人生价值，为了故乡的前途，你不惜跑出外界锻炼，你对故乡充满期待，所以才时刻微笑，也正因为如此，你对故乡也是尽心尽力。就凭借这些！我的朋友值这个价钱！甚至是有过之而不及！"

看在眼里的雨夕知道这是阿达的真实做法，在以前他就是那么一个人，要不交朋友，一交就是推心置腹，所以一旦朋友背叛或者失去，情绪波动异常大，负面情绪写在脸上，最终酿成阿达交朋友总是左看右看，时刻观察，从不深交，而亚丝婷这些人是他的同学、同事兼同伴，认识多年，十分可靠，才露出真情实感。亚丝婷经过阿达的一番话后，思维似乎有点回复过来，说：

"又在说夸大的话，但都是真实的心里话，那好，我接受你的招聘就是了。"

阿达神色严肃地磕头，雨夕猜出亚丝婷的背叛绝对有他的参与，不然以阿达那种性格，只会给对自己有功有恩的人才磕头。靠在亚丝婷的耳边问到底怎么回事，当亚丝婷说出被收买的事后，雨夕不禁叹息那句俗话，只要对方中圈套，计策不怕老。随后阿达对着雨夕说：

"以后阿婷就跟着你们了，多一个帮手也是好事。"

战争结束后，他们一起回到 163 号居住地，说起来阿达还是第一次进雨夕所居住的地方，说来雨夕知道他至少帮了两次忙，名义上呆在光舟市，实质上还是能暂时去其他地方。一场大战后无疑要休息一下，可是看起来大家还不算很累，毕竟经历了无数战争岁月的佐迪少女，比起一般人要强得多。于是她们一行人回到部队宿舍里，恰好科扎露和伊里呆在雨夕服役时所在的宿舍里，站起来热情迎接她们的归来。

"我就猜到雨夕会选择这里休息了，毕竟在家不大方便。"

科扎露用手指指着阿达，他顿时明白怎么回事，脸刷地一下通红，若生等三个小孩子从外而入，由于没见过亚丝婷，她们露出排斥的眼光。倒是阿达自告奋勇上前指出：

"这位就是美崎提起过的桐生亚丝婷，阿婷姐的才干令美崎都为之钦佩。对了，阿婷打算以后怎么办？"

亚丝婷不以为然地说到她和她的士兵一直呆在移动堡垒里，找个地方躲藏起来就行，或者临时搭建一个居住地也不难，结果若生走上前希望亚丝婷也帮她弄一个。阿达却叫亚丝婷不必听若生的话，小孩子那些过家家的话不能相信，恼得若生一脚踢他的屁股。亚丝婷立即讽刺阿达乱说话，然后蹲下对若生说：

"没问题，你和同伴们找好地方后告诉我，就可以立即动工！"

若生拉着凉缝和比阿特丽斯，只要自己有了地盘，就要加紧时间养精蓄锐，这样就能帮雨夕一臂之力。

“你还养精蓄锐？我看到时候被敌人穷追猛打后吓得尿裤子才对！哇哈哈哈！”

搞得若生紧握拳头追打阿达，雨夕看着他们俩倒是开怀一笑，然而科扎露知道雨夕选择在这里休息有另一番打算，低声地问：

“我们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来？对方会怎么样？”

雨夕什么都没说，只冷笑了一声。

......（某不明地点）

这时，陆奥身穿白色军装去会见主子，有着一头黑色硬发，一对红眼睛，身披黑披肩，身穿白色军礼服的鸣海阵，他是在创世天宙外来联盟政权中的一位成员，当时陆奥并不打算成为他的部下，但意识到陆奥等人的价值后，决定使出非常手段进行收编。获得这些背叛者辅助后，他的势头迅速抬升，最后加入了政权中的决策委员会，握有实权。

“陆奥，为何在厄迪星做出这等事情不告诉我？”

“对不起，主人。因为是星球上的小型战争，不必让您操心。”

“我知道是阿达回到厄迪星，所以才劳驾你出手，这一次他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厄迪星又再一次陷入无底的战争深渊。

第 20 话 争夺馅饼

当陆奥拿下整个几娜尔后，整个厄迪星为之震惊，而和阵联盟的阿僚感到时不与我，于是把矛头指向了黑风所在的萨雅西大陆，面积是 95 亿平方公里，这块大陆拥有最多的水资源，河流达 170 多条，其中最长的治界河达 76500 公里，有 4000 多个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的湖，雪山 6000 多座，占大陆面积的 35％，本来是厄迪星上环境优美，最资源丰富的大陆，经过战火洗礼后，大部分资源被榨干，湖变成了干涸的黄土，雪山大部分成为枯黄的烂山头，一片颓落残败的境地，只有沿海的几十个地方免遭不测，现在成了一片无人问津的地，黑风呆在这里与其说没竞争对手，不如说捡到一个烂摊子。

之前黑风之所以联合扎福讯就是想图一条出路，结果却被亚丝婷识破，回到总部后心一直闷闷不乐，伊蕾拉一眼看出他的心思，这个人只是想在乱世里分一块地盘，然后寻找一个有用的靠山，很有刘表那种苟存荆州于乱世的感觉。

“主人，不要灰心嘛，在原来这个地方发展也不错。”

黑风听后顿时发牢骚，他知道伊蕾拉为了讨自己欢心，就懂得说一些甜言蜜语，双手紧握后像拜见高官一般追捧自己。久而久之黑风就很反感，终于这一次他收起笑脸，一副正经地训斥伊蕾拉，连连拍桌子骂这个自从投靠自己后却毫无建树的丫头：

"难怪当年洛斯只是安排你做个闲差，果然是徒有虚名，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最终被真·雷帕迪灭掉。"

伊蕾拉一把转过身去，一脚踹开大门一溜烟地跑了，黑风却乐得捂住脸大笑，因为他当年和洛斯一同入侵创世天宙的时候，就对这个生性天真，童心未泯的同僚不满，加上洛斯轻率的性格，黑风时刻指责他乱说话，但意外地是当年背叛者陆奥等人归降后，竟然没人选择辅助他，而自己最期待的伊蕾拉却选了洛斯那个轻率鬼，心中越加不服。现在这个讨厌的人不在了，自己明目张胆地和伊蕾拉交往，只是这个女孩行事乖张，尽量显得自己没本事，一味地讨好黑风，暗地里才认真的做事。

伊蕾拉这么一闹，黑风明白过来了，赶紧换上衣服跟在她的后面，发现伊蕾拉来到了军队的营地，左看右望后，一个劲头儿奔向更衣室，换上专用的战斗服后拎起一个电脑主机般大小的行李包，走出更衣室后再往四周瞧瞧，抖动了一下身子，这时背部发出一阵浅黄色的光芒，一对钢铁银色翅膀展现在黑风的面前便冲天而去。黑风自我调侃地摸了头发，双手握成拳头，一股白色能量缠绕全身，也跟着飞上天空。

最终黑风跟着伊蕾拉来到了某个山林区里，眼前的景色使得他为之一震，四周都是枯萎植物、黄土沙尘的荒地中间，出现了一片郁绿的山水，灿烂夺目的鲜花，树上挂满让人嘴馋的水果，清澈见地的水中不时有鱼群来回游动，而在四周的荒地上，身穿红、蓝、黑军服的人员正在做调研工作，她们将收集到的资料送到伊蕾拉的面前。黑风正想上前问怎么回事，一只带着黑手套的手从后拍他的肩膀。

"主人？让你来到这些荒地上实在抱歉。"

"阿刃，这没什么，我可不像所谓高官权贵般十指不沾。"

这位名叫 TYP-SILAB 刃是黑风的近身警卫，身穿一件黑色的短袖外套和超短裤，手臂和小腿都被银色装甲包裹，留着一头过肩的黑发，紫色的瞳仁隐隐发光。阿刃解释伊蕾拉时刻在开荒，才能维持地区里的供应补给，但现在她改变想法，决定增加面积，为以后的扩张做准备，与其去花力气去攻打其他地区，不如改造萨雅西，起码在这片土地上，她们是一家独占。

"是啊，自从我得到了你和伊蕾拉后，将萨雅西的残余势力都驱除了，十分感谢。"

"谢意不敢当，只是希望主人成为一方霸主后，能给我们一个安身之地。"

交谈之间，突然身影一前一后的出现，黑风警觉性的往后跳了一步，抬头后看见是两位身穿一红一蓝制服的少女，她们的头发、眼睛与着装保持颜色一致，红发少女头戴蓓蕾、短袖上衣和短裤，膝盖手肘装有黑护甲，加上手套和乌黑发亮的战斗靴，以及那双看透世俗的眼神，已经够慑人的，黑风还看见她背后有一柄长 2 米多的直刀，腰间皮带卡住两挺长 65 米的银色手枪，蓝发少女的打扮与她相似，不同在于换成长袖衣长裤，上衣略过腹，头戴一顶像大面包的帽子，前方还有一片半园的毡，背着一根口径 60 厘米的火炮。

"你们难道是上野上佳和雷莫巴？阿刃，你去哪里找到这两个人？"

"不是我，是伊蕾拉找来的，至于我也是她找来的，红眼睛是上佳，蓝眼睛是雷莫巴。"

黑风看到远处的伊蕾拉和工作人员商讨事情，心中愈发高兴，他过问有关开荒的事情。雷莫巴指出萨雅西受到大量的污染，积累了化学等垃圾，目前已建了十多个废物处理站，先把环境整理一番后按照规划开发，开始是较为辛苦，一旦功能系统单位完成后，带来的效益是前所未有的。黑风知道自己所占的地方发生巨变后，心情格外地好，感到伊蕾拉终于愿意为自己效命，满心欢喜地拜托阿刃，在事情结束后，自己要好好招呼这几位少女。

送走黑风后，她们将情况告诉了伊蕾拉：

“很好，那位大人要降临这里，我们总得将家打扫干净才行。”

上佳听后不大明白，因为降临一词通常形容圣人或者天界的神来到人间，她马上联想到大邪神式神野望等人，伊蕾拉提到背叛者终于出手了，而且选择了厄迪星为第一个对象，接下来在创世天宙发动第四次攻势。雷莫巴听后感到奇怪，伊蕾拉一下猜出她的举动，冷冷地说：

“外界对佐迪发动的第三次攻势早就结束了，鹿明路·雷方率领的部队在进攻十六夜蕾幽斯孢子巢穴时，全军覆没。其他的部队也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

“蕾幽斯？就是那个在餐厅工作的服务生？听说陆奥前辈提起她的时候就毫不忌讳的表示十分佩服这位后辈。”

伊蕾拉指出当时是陆奥最早看出蕾幽斯的意图，那就是充当一个强有力的傀儡，有事的时候能独当一面、遇事可先斩后奏，没事的时候做线眼，充当盾牌，吸引外敌的注意力，是一个两手的准备。若不是这次鹿明路气势夺人，恐怕蕾幽斯还能潜伏很长时间。

“伊蕾拉前辈，那是蕾幽斯狡猾，什么事情都吩咐伊秋理去办，事后毁灭证据，当然捉不住她的把柄。”

“不对，你们搞错了，伊秋理也是两重身份，平时充当中间的媒介，一旦有事，她是直接决策者。所以不是蕾幽斯下命令给她，而是她吩咐蕾幽斯干什么。”

伊蕾拉的话让上佳露出一副不忿的样子，难怪陆奥那么看得起蕾幽斯，果然如传闻说般无懈可击。

“你们不用担心，蕾幽斯等人暴露后，有一段时间都不可能出现，还有一个消息，佐迪成功守住了死亡之地，看来那些异空都市的少女们成功地干好了两件大事。”

雷莫巴知道死亡之地的重要性，那是可以让人复活以及利用死魂的地方，一旦佐迪能成功运用，等于拥有不死之身和不死部队，请教伊蕾拉该怎么应付。可是伊蕾拉却露出一副得意的模样，让她不用担心，等解决了黑风再说不迟。说完，伊蕾拉领着她们三个进入一个山洞，洞里经过部队的改造后成为地下基地，储备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为日后的战事做准备。

“来，今天介绍一个人给你们认识，她是和姜僚在一起的炎泽莉绪，也是当年门纳斯刺杀真·雷帕迪的其中一位成员。”

莉绪从山洞的仓库里走出来，依旧穿着和雨夕对战时的战斗服，只是身高回复到一般情况下的 1 米 91。伊

蕾拉询问莉绪有关几娜尔大陆的事情，以及雨夕等人的事情。获悉佐迪也对厄迪星动手后，上佳紧握右手拳头，露出不服输的样子，喊到自己丝毫不惧怕佐迪，莉绪却说与雨夕交战时，发现她们的实力不算差，起码按同一时间段来算，已经很有出息。现在应该扩充自己的力量，再找机会和佐迪对决。雷莫巴说：

“对了，那个夸夸其谈的易路尔·达·比多回来了，几娜尔的战役他和米夕也参战了，这个人要留意吗？”

“我已经派人盯住了，他这回变聪明，利用社会舆论做基础，宣扬创世天宙和雨田由真的关系，即使我们除掉这个人，依然不能改变别人谈论雨田由真，但陆奥不会袖手旁观，估计她会开展另一种攻势。”

伊蕾拉说话时那种随便让上佳有点不解，为何这种做事老是懒散成性的人居然被陆奥给挖过来当人才看待。只听见伊蕾拉说了一句：

“认真你就输了，黑风经常那样说的，上佳。你的弱点就是凡是太较真，有些时候该装糊涂就装糊涂。”

刚说完，雷莫巴马上打了呵欠，伊蕾拉看后乐得大笑，似乎有人明白她说什么了。

......（锦博市）

“莉绪，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已经和伊蕾拉接触了，接下来该轮到你做工作。”

莉绪那天晚上在用餐的时候和阿僚聊了一会儿，偶然获悉他真打算在厄迪星上抢一块地盘，出于多年的交情，她决定联合陆奥为首的背叛者，而吩咐阿僚要去见名叫伊柯斯·索密利的人，它会交代怎么做。阿僚收拾好东西，通过莉绪的空间通道，进入了一个漫无边际的异空间，在漆黑一片的天空和灰白的光滑地面下，摆放着无数张手术台，阿僚仔细一看，上面全部躺着相貌在 10 岁到 20 岁之间的*少女。

“搞什么鬼，为何这个人和阿达的嗜好那么像？”

“像？我想你搞错了吧，对于一个可男可女的生物来讲，何必去垂涎她们的肉体？”

这话顿时吓得阿僚不知所措，因为之前莉绪已经告诉他，和佐迪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真·雷帕迪其实是一个连性别都搞不清的人，现在突然来了一个雌雄同体的伊柯丝，甚至连名字听上去都像女孩子。

伊柯丝留着一头深红色的短发，亮丽松软，眼白是淡红色，瞳仁颜色和红葡萄酒水色的相似，更不得了的是居然拥有一张与真如出一辙的脸蛋，甚至连打扮上都是穿着紧身衣、戴手套穿靴子，看上去像男人，整体趋向女性化。阿僚觉得匪夷所思，它移过一张椅子让阿僚坐上。

“莉绪把一切说好了，想不到你和阿达居然来自同一个地方。”

“是的，我为故乡出了这么一个人而感到羞耻，这个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样样犯规，不惜将同胞往火坑里推。当然，他和原名叫薛施邺，后来改名叫雅西雪的女人都是混蛋，害得厄迪星人所剩无几。”

伊柯丝指出当年天灾爆发后厄迪星还有 900 亿人，阿僚却指出那 900 亿人都不是厄迪星人，是移民，真

正厄迪星人其实只有 60 亿，早在 1984 万年前，厄迪星迎来了第一个外来人，随后由于厄迪星人的各方面劣势凸显，而且存在很多的劣根性，在易姬事件前只有 1 千 3 百万左右。当然，厄迪星人也有移居外星球的，但根据各地的资料显示，基本上被同化了或者离开创世天宙到其他世界谋生。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伊柯丝先生，根据我想知道的，阿达投靠了佐迪后，雅西雪跑到哪里去了？"

"雅西雪被阿达刺杀后，先去见了一下宇宙创世纪特比鸟，后来投靠了反复无常的小人雄志源去了。"

阿僚听后十分高兴，紧握拳头咬牙忿忿地指出这两个罪犯迟早要收拾，然后提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伊柯丝能支持自己成立政府，并让世人承认他所建立的是厄迪星唯一合法的政府。

"噢，原来是这样，根据我手上的资料，你和阿达都是纯正的原居民，现在雅西雪的政府倒台，权力是真空状态，可是现在包括你的死党蒋湖鄱在内的很多人，都想争夺最高领导权，他们会同意吗？"

"没关系，我的任务就是让厄迪星重归一统，至于我的家族有自己的产业，即使我两手空空回去，安度余生还是足够的，所以我的第二个请求是恳请伊柯丝先生能保证我的家族安全。我有阿达和雅西雪都没有的政治资本，姜氏家族是厄迪星人最早的创始人之一，而且由始至终都没有被灭族，若你不相信可以排查，厄迪星存在了 5000 万年，我的家族也存在 5000 万年，作为见证人是最好不过。"

伊柯丝在和阿僚接触前已经让莉绪去摸底里，他说的不是假话，甚至在万千世界里的很多书籍都有提到厄迪星的姜氏家族，被誉为长盛不衰的不倒翁。伊柯丝用食指搁在嘴唇下，质问阿僚为何要找它帮忙。阿僚提到在创世天宙里，只有伊柯丝最为熟悉真，真又和佐迪、阿达关系密切，所以只能请它帮忙。阿僚走上前单腿跪下：

"我明白先生已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兴趣，又频繁地遭到追杀，所以我只是请你暗地里指点，不会泄露你的行踪。"

伊柯丝不禁冷笑一番，提到阿达对着自己的某些好友时也有这样的承诺，只是想不到居然言出必行，意思很明显，试探阿僚是不是真心。和阿达做对比的话阿僚可是听莉绪说得最多，多少有一些反感，现在又听到，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在所难免。伊柯丝闭上眼睛后说：

"那好，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造化了。"

"是，多谢先生的指教！"

......（佐迪 163 号居住地）

"阿达，那么快就走了？你不是应该在少女天堂多呆一会儿？"

麻晃早就知道阿达这个好色鬼的嗜好，但这次他却说有正事要办。米夕一下子说出阿达回去应该是准备新的稿子，不然编辑要找他算帐去。倒是麻晃指出厄迪星很快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那个时候人人都顾着自己逃命，还会去从事文学创作等那些东西。

可是阿达却胸有成竹地说：

“这个事情无论何时都得进行，否则......便宜了那些人，对我不利，对佐迪更不利！”

第 21 话 78 亿年的纠结

“阿仪，我再来探望你了。我数数看有多少个年头，好像有 78 亿个了，呵呵。”

阿达离开佐迪 163 号居住地，前往一个勾起他万千种情绪的地方，位于异空都市的边界上。那里的天空总是灰蒙蒙，在一座小土山上有一副大理石棺材，里面躺着一位少女。当日，阿达身穿黑色的西装，手拿着一束佐迪特有的鲜花——散落姬，一种白得发光的花，他将这种花堆满了整个大理石棺材，心中回想起令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每一次对着棺材里的少女，阿达先是露出一副见到老朋友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后立即伤心落泪，晤面痛哭，哭的时候绝对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睛。

“自从那天你嫁给了利伯涛，我彻底失望了，只能说天意弄人，若是当年能一直跟你联系，恐怕不会这样了。我这份迟来的爱，终究比不上的。”

本来阿达和阿仪从小学开始就认识了，早熟的他年仅 7 岁提出想和阿仪交往，当时对方没放在心上，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久而久之发现阿达认真的样子，才感到惊讶，开始的时候阿仪因为阿达那种直接的表白弄得很不好意思，甚至逃避。后来却发生了转机，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甚至阿达邀请她吃东西。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阿达在毕业后居然没索要阿仪的家里电话，以致于从此失去联系，12 年后才重新见面。适逢同学聚会，失而复得的他于是赶紧重提旧事，当年的青梅竹马也开始物识自己的另一半，并且对方似乎已经不认得自己，这个时候阿达感到时不与我，趁着一次约会向阿仪表白，然而自从那一次以后，阿仪再没有消息，即使用任何方式也联系不上，随之而来的就是阿达离家出走，逃往佐迪辖下的学校读书，两人再一次失去联系。

可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阿达在新学校一次实习会上，居然遇到了前来应聘教师职务的阿仪，这时的她已经和过去判若两人，性格开朗，善于应酬，变为一位成熟的女性，而自己却还是那副样子。宴会上，阿仪的一个举动让阿达失魂落魄，将一张结婚喜宴的请帖递给他，希望邀请这位老同学出席，这个打击给阿达造成前所未有的打击，硬着头皮参加婚宴的阿达最终在喜宴上做出了令全场人不解的举动，当众人举杯庆贺新人喜结良缘的时候，他马上站起来举起酒杯后狠狠地摔在地上，怒气冲天之余是声泪俱下。因为，自己心爱的人不但不是自己的新娘，而且新郎居然是自己仇敌之一利伯涛。

“那个混蛋！简直玷污你的纯洁！后来我获悉那是雅西雪，不，是薛施邺的伎俩，我就发誓！总有一天要他们一个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可惜的是阿达根本不知道阿仪当时得了怀迪博勒综合症，当时是一种绝症，得病者身体比普通人要更快地虚弱，器官衰退。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其实阿仪暗地里知道阿达的情况，这是因为阿达的不少好友也是阿仪的好友。阿达通过朋友获悉这个情况后，决定拜访真·雷帕迪，而真告诉阿达，这种不是绝症，而是因为创世天宙环境造成的过早衰老，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换成佐迪特有的身体就可以。阿达经过佐迪的改造，觉得真没有骗自己，这时候阿仪的病情出现恶化，双脚不能走路，呼吸困难，身子非常虚弱，住进医院。阿达赶紧去医院，正好伯涛不在，他将真的说法告诉阿仪，可惜的是他这位心上人却怎么都不答应，心急

如焚的阿达这时候再次将对阿仪表白：

"我非常后悔当年没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不然结为夫妻的应该是我们才对，但我接受现实了，这么多年来你还记得我这个朋友，非常感谢。只是现在真的是攸关你的生命。好了，阿仪，别那么固执。"

"阿达，感谢你的关心，只是你这样关心我，那么外人会怎么看？我们不能结为夫妻只能说有缘无份，至于病，我们都是人类，生老病死是本有的。"

这时候阿达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那么我们能不能下一辈子做夫妻？"

"那就看天意吧。"

要是阿仪答应阿达，本来就不用死了。然而阿达还是比较幼稚，他不知道身为别人妻子的阿仪要是接受这份恩惠，伯涛的脸无法搁下去，甚至让他怀疑自己的忠贞。最终，7 天后阿仪不幸去世，葬礼上伯涛就是百般阻止阿达祭奠，这让他极为气愤，事后更是不让阿达去见阿仪的父母。此时此刻，阿达终于忍不住这口气，找个机会将过去的一切讲给阿仪的父母知道，甚至将二老照顾起来，本来阿达很久前和阿仪的父母见过面，甚至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当时爸妈挺喜欢儿子的这个心上人，关系一直很好。偏在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伯涛也得了怀迪博勒综合症，家里人怀疑是阿仪给传染的，于是两家感情越来越差，最终伯涛在临死前和阿仪解除了婚姻关系，这正好成全了阿达，他凭借佐迪这个坚固的后盾，将自己和阿仪的父母接到佐迪的管辖区内好生照顾，一直到他们去世，这一刻阿达决定要做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要和阿仪举行一次婚礼，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他竟然娶一个已死之人，那么到时候该是哭还是笑。可是阿达我行我素，故意趁着伯涛还在生的时候，暗中派人把阿仪的遗体送到了异空都市，进行了一番的防腐粉饰后，改成用大理石棺材装，每到忌日就去拜祭，就这样延续到现在。

"当年岳父岳母已经默认我和你的关系了，所以临终前将你托付给我。但没关系，即使阿仪你变成什么我都愿意接受。今年的忌日特别一些，你知道吗？我的新书已经准许在创世天宙发行，而且现在集中精力筹备佐迪的史书系列，到时候我要把朋友们的事迹一一记录在案，让那些随意编写和篡改历史的混蛋自打嘴巴！"

说到这阿达忍不住掉泪，用左臂拭去眼泪后，却说自己应该用欢喜去迎接新的开始。

"总有一天你复活后，必定邀请真，特比鸟等一起参加我们的婚礼，让万千世界的能人名流见证！"

说完，阿达脸色重新回复那种遭到世人排斥的阴沉脸色，离开这个治愈他心灵的地方。可就在阿达离开后不久，一个熟悉的身影接近这块墓地。不是别人，正是雨夕，今天的她特意换了一身仿照真制作的万能紧身衣，色调是淡绿色为主，背对着棺材自言自语地说：

"咏仪，你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难道真那么铁石心肠？"

棺材里传出了一阵声音，盖子像自动门般打开，那个阿达守候了 78 亿年的身躯竟然动起来了！过肩盖耳的乌黑长发，黑眼珠的眯缝眼，小鹰鼻和樱桃小嘴，脸上总是目无表情，那是因为她和阿达一样，笑起来可能不大好看，都不爱笑。

“我的出现只会添乱，不能在一起就是现实，阿达由始至终都不接受而已。”

阿仪也是身穿佐迪的万能紧身衣，背部的拉链只拉到脊梁的位置，在她那一身略有点黄的背部接近颈的位置上，赫然出现了佐迪少女特有的烙印，这个封印意味着阿仪接受了佐迪的身躯，所以雨夕才说她一直隐瞒什么。

“想不到他一直都没有变，可惜的是我已经变了。”

雨夕转过身来指出所有人都变了，真正没变的只有变化。阿仪知道雨夕在替阿达说好话，轮到她背对着雨夕说和阿达做朋友是很辛苦的，这个人是非分得太清，表里如一，有时候热心和善良的程度到迂腐固执的地步，有点死脑筋的感觉。

“阿达对你的态度可是真的，就算不是事实，一个男孩心甘情愿地为了你假装 78 亿年，这足以证明不是一般的专一。”

“可正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为了某个事物不顾一切，这种人很容易误入歧途，而且对某个人太专一，会忽视其他人的感受，甚至加大他对每一个人的态度差距。”

雨夕走上前指着阿仪的胸脯说她既然接受了佐迪的改造，等于默认了阿达当初的建议，其实心中很在意的。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是那个态度，那不如我们试试好不好？我看阿达所谓的 78 亿年专一，在恩情面前会不堪一击。”

“那也好，起码你和他现在关系最好，若是阿达能娶你，我也会祝福你们。”

“但我相信，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后会有期。”

或许大家都是女孩子，阿达对着阿仪从来都是显得害羞拘束，说话吞吞吐吐，甚至有点恭敬，但雨夕刚才的话丝毫不给阿仪留余地。阿仪看着雨夕离去的身影却在想：为何你不和她在一起，平心而论，雨夕她们比我更了解你。

回到光舟市的阿达将还没完成的演讲稿赶起来，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珍藏多年的旧相册，映入眼中的第一张相片是在学生时代照的，班里的同学那都是有来历的，包括人称佐迪四大执政的二度穹、露丽卡·妮拉、十六夜蕾幽斯、梁源郸；派出傀儡作为元首，自己是幕后掌权人，人人听到她的名字都极为反感，人称最可恶的大邪神式神野望等等，当时她们坐在一起照相。这段回忆让阿达十分欢喜，因为当年自己考进这所学校后才发现是佐迪开的，而学校有个潜规则，名为男女共读的学校但从来不招男生，最后阿达是狠下决心变性，修正身材，穿着女性校服进入这所学校学习。这段往事从不外传，除了当年的同窗好友，外人根本不知道。

“是的，我都已经换了身体，要是再和阿仪在一起，恐怕也不妥吧。”

相片掉了一地，阿达只有弯下腰去捡，正好捡了一张自己和露尔·希希的合影，令他回想起易姬事件的事情。重新振作的阿达一边学习一边了解家乡的情况，获悉当年的仇人一跃成为厄迪星的最高领导人后，自己马

上向佐迪的最高决策层反映，表示反击的时机到了，列出了仇人们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作为最高元首的雅西雪，指出这个人向来与自己不和，喜欢说三道四，私结党羽，仗势欺人，才干甚至有时连他都不如。这样一个人上台，绝对让厄迪星陷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情况，更为关键的是雅西雪一派和外界串通，加入列强的争霸战瓜分地盘，势必引起反抗。那时候只要自己再回到厄迪星，那个女魔头一定会赶尽杀绝，就趁机告雅西雪一状。阿达还胸有成竹地说自己策划了暗杀仇人的计划，到那时厄迪星一乱，必定爆发新的战争，佐迪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回创世天宙。

果然，阿达回到厄迪星后，利用某些死亡事件，替潜入厄迪星的同伴做掩护，旁敲侧击地评击雅西雪的政府发动侵略战争，惹得仇人们四处搜捕阿达和佐迪少女，而阿达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修养，反过来让雅西雪等人自打嘴巴，甚至说出当年自己因一点小事遭到这些人的迫害。本来，阿达想借助这次回故乡的机会，索性将整个厄迪星都灭了，在他眼中，自己所在的种族已经陷入不可救药的地步，表面上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实质上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挥霍奢华、自以为是等等，加上频繁的战事和天灾人祸，对于熟读历史、不时研究政治的阿达来说，深深意识到危机四伏，最致命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的故乡居然伙同侵略者一起对付自己的朋友，在情理公私上都把厄迪星推上绝路。阿达心中萌发了最后一次希望，联合一批有识之士联合署名，请政府撤回部队，整顿内政，公开向佐迪赔礼道歉，只要能这样，相信还来得及。可惜的是仇人视自己为眼中钉，大部分都因为人云亦云，以及阿达过去的不光彩事情，责骂这个卖国贼。

面对这种弯曲的看法，阿达恼羞成怒，与其故乡被别人灭掉，不如自己来抹杀，没通知佐迪便擅自发起少女仪式，通过释放能量来毁灭厄迪星，然最终被希希说服，放弃了该念头。想到这，阿达回忆起希希当时与自己的承诺，只要替她报仇，她就替自己报仇，事后两人都兑现了承诺。只是想不到希希因此喜欢上阿达，回到佐迪的他由于不听命令，而且和希希有暧昧行为，被软禁。从此呆在异空都市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孤岛上，开始了 10 亿年的软禁。想起易姬事件，阿达不断地自言自语：

“若不是给希希情面，那个看见就冒火的地方早就灰飞烟灭！”

经过 10 亿年软禁后，阿达性格上依然没变，只是心境平静多了，正因为这样，他在软禁期间阅读大量书籍，甚至自己搞起一些小发明小创作，为的就是等软禁期结束后继续有所作为。

……（5 年前）

“易路尔·达·比多，可以离开这里了，有人保释你。”

当时呆在孤岛里的阿达对此感到又惊又喜，只是想不到保释他离开的人竟然是野望，这时候的她架空了权力机构，任命蕾幽斯作为象征性的元首，而自己集合了一批亲信掌握实权，学生时代阿达老是遭别人的毒打，野望替他出头，所以很多人骂她的不是，而阿达不但装着没听见，而且指出骂野望的人是百般污蔑，颠倒是非。

“不知道野望有什么吩咐？”

“你该改口称式神总领，至于要你干什么，到了厄迪星自然明白了。”

听到厄迪星的字眼，阿达再一次笑了。

……（现在）

阿达整理完稿子后，打开电脑查阅资料，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飞镖，背后挂着一张厄迪星的地图。说时迟，那时快，他顺手一捻，往后抛出那枚镖，正好刺中了地图上的萨雅西大陆，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笑脸。拿出一个黑色的皮包，将一些形状古怪的器材放进去，脱下便服换上了佐迪战斗型的紧身衣。接下来阿达一手搓自己的脸蛋，一手扯头发，结果头发越扯越长，长得过肩，脸蛋居然发生变化，变成蛋形，鼻子尖起来，嘴巴缩小，整个看上去像 16 岁的少女，阴气十足。随后拿着黑皮包走到下水道前，口中念念有词，水面涌起一阵水泡后，一艘单人潜水艇浮出水面。

“雨夕，这次该轮到我亲自出击了，有些事情你们不大方便做。黑风那伙毛贼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偷吃，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第 22 话 兵力计划

雨夕和麻晃在几娜尔参战后，阿达也积极查看着厄迪星上各种人物的去向，当获悉黑风想在萨雅西搞小动作的时候，立即前往调查，查出伊蕾拉拉拢了上佳、刃、雷莫巴、莉绪四个人，企图在萨雅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阿达的想法是让佐迪全盘接收厄迪星，怎么会让他们得逞。于是，他利用软禁期间建立一个仓库，存贮了各种先进实用的器材物品，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自己能马上前往现场，而且软禁时期还每天早起早睡，调养身体，按照佐迪的方式锻炼技能，提升战斗力。今天驾驶的潜水艇就是自己设计的成品，速度能和目前最先进的类型媲美。

不到 15 分钟，阿达从亚原大陆跑到 59000 公里外的萨雅西大陆，在里大陆的 200 海里处，将潜水艇抗骚扰的仪器打开，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对策，一般情况下某支部队若驻扎在一个地方，必定设下重重防御系统，例如范围极广的结界，或者是无形的防护墙，只要有人接近。要想靠近虎穴，必须不被这些障碍所干扰。阿达通过电脑获悉，显示器上打出了萨雅西的地形，其中分别用七种颜色覆盖了整个大陆，意味着有七层防御系统。

“现在要做的是分析能量的成分，然后再找机会突进去。咦，那是什么？”

在显示器上发现了十多个黑色区间，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分析不了该地方的结构，这一下引起了阿达的怀疑，改变方向前往黑色区间，靠近后发现这一带地方水质拥有一种吸收光能量的因子，所以周围是漆黑一片。然后砰地一声巨响，似乎潜水艇撞上什么硬物，分析器利用触物光线描绘出一个类似海底城堡般的深海仓库。阿达摸着下巴，摆出一副侦探查案的模样，这么大的地方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决定换上潜水衣，然后将潜水艇设定为自动航行系统，留下一封电子邮件，将目标设定为雨夕所在的 163 号居住地。阿达手中凝聚了一股水团，水团靠近仓库边后，和墙壁相互融合后就能自由出入。

仓库里就像一个大迷宫，走廊通道七上八下，除了一些通风口外，什么都没有。突然，一阵让他感到不适的气味直冲鼻孔，而且味道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气味好像在哪里闻过，难道是……”

阿达一下意识到这是佐迪用来保存尸体使用的气体 AV－9，顿时意识到大事不好，朝着气味传出的方向找去，尽头有一扇蓝色的门，上面画着一个墓地的标志，他心中遭到一股莫明的冲击，这种仓库只有在死亡之地才会有，代号叫做 SIT-OPLIY，当年自己自杀后，佐迪带着他的尸体进入了这种地方，先保存起来，然后用死灵和咒术作为引导的钥匙，将死者复活，达到佐迪人口循环再用的目的。

阿达当即冲上前推开门，立即被眼前的情形弄得恶心呕吐。

门后是一个类似流水线作业的工场，右边有二十多个储油罐般体积的储物桶，里面装的东西可是不堪入目、散发出浓烈气味的少女尸体，从 8 岁到 19 岁都有，有些手脚被切去，皮肉外翻，内脏被挖空，有些严重变形，血肉卷成一团，更有一些血肉模糊，断头裂开。桶的一侧装上输送带，源源不断地将尸体运进中央的一个发出各种光芒的机器里，那种机器能将来自各种世界的能量调和在一起，尸体运进大机器里进行几十道工序后，一具残破不堪的尸体像下了仙术那样，变成皮肤光滑，完好无缺的样本，头发等外部特征回复过来。每个机器在不远地方对应着光圈，每处理好一个尸体后机器将样本送到光圈里。然后进入整合的程序，这时候在光圈的四周出现一些空间洞，洞里出现无数作业用的机械手臂，从背部替少女样本注入能量，头部安插中枢思维等，随后按照需要进行不同的改造，例如若是天使、恶魔、精灵那样的会注入相应的因素，甚至带有魔法属性的血液等等，若是机器人、生化人那样会进行身体修正，注入活动，自我增殖的机能。当这些完成后进入最后的阶段，将准备好的衣服与装备按部就班替样本穿上，然后套上防护胶囊，存放在仓库里。就这样，一个战姬型的士兵塑造完成了，原料可以用尸体，也可以用其他东西。

“怎么有人那么快就获悉那种制造方式。”

“怎么就不可能获得？易路尔·达·比多，很久不见了！”

一根枪对准阿达的后脑勺，他很识趣地举起双手，身后一位穿着深灰色战斗服，黑护甲，白色碎发，浅青绿色瞳仁，身高约 2 米 22 的 22 岁少女吩咐另一位同样打扮，赤发咖啡色眼睛的 21 岁少女将他身上的武器全部搜出来扔掉，仓库里的守护士兵拿出武器上前包围。阿达根据声音和举动猜出是谁，轻蔑地说：

“雅丝姐姐和坎妮斯恩姐姐，老校友见面就拿着枪来欢迎我？”

“别装弟弟了，阿达，你改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至于为何能拿到佐迪的技术，还是自己去想吧。”

阿达嘴唇弯起，身体砰地一声散出烟雾后在几米远的地方出现，展开了防护盾，两位少女称赞到他进步了不少，可惜的是火候不够，却想吃掉大鱼。阿达摇头冷笑，指出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的道理，自己做事从来是釜底抽薪，只有那些笨蛋才步步为营。

“好，为了奖励你的进步，让那些小朋友跟你玩一下。”

坎妮斯恩拍了两下手掌，整个仓库下了一层隔离网，目前阿达的实力无法突破，意味着被困死在这里。然后雅丝把手放嘴巴里吹口哨，储存在胶囊里的战姬兵全部睁开眼睛，把仓库出口堵死后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雅丝示意那些战姬兵不要用武器，就和阿达切磋拳脚功夫。

“干嘛这等放水？你们会后悔的。”

“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利用价值，是死是活看你自己的造化。”

阿达想不到雨夕栽跟头后自己也栽跟头，与其等死不如拼命。二话没说和战姬兵对打，阿达知道这些样本应该和佐迪有关系，于是改变攻击来源，将几种能量合在一起，尽量先回避和防御，经过一轮切磋后，阿达发现这些战姬兵的实力还不怎么样，自己有机会能打赢的。于是放手去干，一顿拳打脚踢将一百多名战姬兵打得不是倒在地上起不来，就是捂住被击打部位不松手，痛得咬牙张嘴，阿达见此露出笑容，自己的锻炼没有白费。

“小妹妹们，起来吧，挨揍是很正常的事情，调整状态就能赢。阿达比你们挨的揍更多，他都可以进步到这程度。”

雅丝冷笑着鼓励后辈们上前进攻，战姬兵们顿时眼神变化，杀气腾腾的样子，让阿达紧皱眉头，额头出汗。这时候看准一个战姬兵出拳的空隙，对准其下巴就是一脚，对方只是仰起头一会儿，便回复正常，他心想：就那么一句话增加实力？应该是雅丝利用音波提升了她们的战斗力，用化解法应该行得通。于是伸出两手用解能量技能，驱除战姬兵身上附带的保护能源，然而却发现根本她们身上根本就没添加什么。反倒对方看准机会给了他脸庞一拳，顿时阿达整个有点晕，为何刚才软弱无力的小妹妹，一句话后拳头像千斤铁锤般。阿达释放全身能量，使尽力气往战姬兵身上轰去，意外发生了，对方完全化解掉攻击，还特意在被攻击的部位抓痒。

“怎么回事，难道我连杂兵的血槽都打不动？”

这时候大约是 10 岁，身高 150 厘米的战姬兵对准阿达的肚子使出一记发青光的重拳，打得他肚子整个凹下去，吐了一地的黄水。阿达倒在地上像中风般，嘴唇不断地颤抖。

“啊啦，算不错了，能坚持 30 秒，吉蕾莎，留他一条性命。”

那位战姬兵妹妹脱下头盔，流出一头青得耀眼的硬发，像个凤梨般，青色瞳仁露出的是一副被控制的模样。阿达顿时震惊，吉蕾莎可是自己上学的时候认识的，年纪比自己要小很多，当时他上高一的时候，吉蕾莎才上小学五年级，是地地道道由佐迪量产的人，理应生活在异空都市里，为何跑到这里来，阿达想到刚才看到的一切，立即意识到一定是雅丝将其杀掉，再变成背叛者们的部下，毕竟她和坎妮斯恩已经被陆奥挖过去了。

“一定是陆奥！只有她才做得出，兵力不足杀小孩子来补充。”

谁知吉蕾莎的手臂刷地一声伸出一柄银色的斧刀，架在阿达的脖子上，用小孩子那种幼稚的口吻说：

“大哥哥不要动，再动我就干掉你。”

吉蕾莎对准脖子一下剁下去，阿达眼前一片漆黑，晕倒在地，问雅丝该怎么处理。

“阿达比以前有用，而且懂得利用雨田由真来控对抗政敌，策略上确实到家，可惜的是战斗力欠缺，却偏偏呆在最前线，英雄主义的错。”

……

3 小时后，阿达才凭借着意志力醒过来，眼前看到的是一片被染红的云彩，漆黑的地方露出闪闪星群，远方一轮残阳露出半边脸，直起要来看看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林，只是叶子的颜色有点异常，颜色接近黑色，他发愁这是什么地方，随之听到一阵喧闹的声音，站起来往传出声音的地方冲去，谁知冲出林子后竟是一个悬崖峭壁，吓得他差点掉下去了。

"哗！这是什么地方？竟然有这种地方？"

呈现在阿达眼前的是一座被夕阳光芒照耀的城市，金属样色结构的房子，建筑间横穿直插的管道、道路、空中输送通道，远远看上去更像一个工业区，整个城市的外围被一堵厚 15 米、高 33 米的围墙包围。阿达正发愁怎么进去这个地方时，不远处有一根柱子，上面穿着一条钢缆，挂着一个吊钩，围墙上也有柱子，钢缆绑在两个柱子之间，他意识到这是空中滑行通道。二话没话扯住吊钩，双脚离地，整个人像 L 形状一下滑到对面去，谁知这钩子可没有刹车，砰地一声撞到柱子上，阿达从三十多米高的墙壁上掉下去，幸亏他利用技能软着陆，不然摔个半死。

可是当一着地后，立即被镇住了，墙壁后的这座城市竟然有着很多人，而且这些人都和吉蕾莎的年纪打扮相似，这些战姬小妹妹看见一个人掉进来后，认定是入侵者，话也不说上前将阿达暴打一顿。

"怎么回事，我连这里是哪都不知道。"

"这个人是易路尔·达·比多，就是那个专门佐迪系列小说的作者，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说话的人正是吉蕾莎，那些小妹妹才停下手散去，吩咐其中的几个把阿达押进自己的住所里严加看管。阿达表现得像吉蕾莎的前辈似的，进入屋子后套近乎。吉蕾莎的住所只有 20 多平方米，采用电子自动门，一扇透明的窗户，室内放了几张书桌和睡觉用的胶囊床，还有一些日常用家电，左上角落是浴室，独立卫生间。这种感觉使得阿达想起自己的好友天广红夜，她可是真身边一位亲密的战友，也是住在这种纯战姬气息的地方。吉蕾莎让其中两个战姬兵看守阿达，自己和剩下的在书桌上看书，阿达知道这些是她的同室舍友，于是说

"吉蕾莎，自从我毕业后，再也没见过你了，真想不到你这么早就成熟了。"

"大哥哥忘记自己是俘虏了吧。"

"是，我是俘虏，所以还是不说话了。"

呆在一旁的阿达看见吉蕾莎的书桌上放着一堆画纸，无奈地说自己呆在这无聊，能不能给他一些画画工具。吉蕾莎顺手将画纸一堆彩色笔扔到他的面前，拾起笔的他不假思索在画纸上忙起来，眼睛不时地往吉蕾莎看去，同伴们感到这个人似乎对她有种下流的眼神，冲上去警告阿达别乱看。然而当画纸掉落在地上时，才发现原来阿达将吉蕾莎当作自己的模特。

"大家不用为我担心，阿达在读书的时候就有这个画画习惯，特别爱画女孩子，最近还替自己画的角色添加故事和做出漫画绘本，正打算出版。"

同伴们对阿达这种艺术创作者不屑一顾，在她们眼里，这种人除了耍耍笔杆子，让读者在精神上为之一振外，没什么实质性的贡献。阿达也心知肚明，以前露出一副不服输的模样，现在的他爬去拾起画纸，继续

作画，在画纸空白地方，画了一个奇怪的机器，随后拿笔量度画中人物的高度，画出一挺长 90 厘米的枪，看守的战姬兵顺口说了一声：

"吉蕾莎，画中的人很像你噢，而且还特意为你设计武器。你这个武器用什么驱动？"

"有机生物能，我连驱动系统都画出来，参考美塞特的驱动来源来设计的，毕竟让小说有人看，太假了不行。"

美塞特的字眼对吉蕾莎来说十分亲切，现在听到阿达提起她的故乡，心中有份认同感。阿达继续说这种武器有三大特色，驱动能源由自身提供，适合美塞特善于有机和无机的转化；攻击能量具有自身特色，能创作出多种战法，敌人一时难以把握；协同作战便利，全兵种能实现武器交叉使用，但敌人即使缴获武器，也因为身体机能、战斗技能、联合战法不一样，而无法使用，让对方没任何便宜可占。吉蕾莎抓住驱动系统的问题问阿达参考了哪种机器，他赶紧一一道来，甚至连机器的型号，机能等等说得一清二楚。

"哈哈哈，一时口直心快，把想到的东西都全盘供出了。"

吉蕾莎双手捧着脸庞，听得津津有味后，下意识地把他手上的画稿记录在脑子里，把隔壁的同伴叫到旁边，附在耳朵里说。

"这个人有用处，你能不能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按照计划散布一些假消息。"

"你当真把阿达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情报？不要被他骗了，那种写小说的材料是用来哄外行人的。"

吉蕾莎这个 10 岁的女孩笑而不语，而且笑容带有几分老练。

"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对于阿达的东西我们只需要抽象继承就可以了，你看《创世天宙和雨田由真》那书若是全盘虚构，怎么能吸引那么多人看，我觉得阿达手上似乎握着一个重大的秘密，甚至能作为一张皇牌打出去。"

最强的牌谁都有，看怎么个打法。

第 23 话 萨雅西的争夺

"有个好差事你去不去做？"

"我现在是俘虏，要干什么还由得我选择？"

阿达对着一个早熟的女孩，就会用这种无所谓的笑声回敬。话音刚落，吉蕾莎从床上蹦起，一只手扯住阿达的左耳往外面赶，疼得他哇哇大叫。阿达直嚷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清楚，怎么如此暴力。他们俩走到一栋标有红十字的楼房里，走进大门后发现战姬兵排着长长的队去窗口取药，分成左右两边，左边的身体完好的，而右边的全是负伤的，突然几个医务人员推着一辆病床从一侧推出，看来是个急救的病号。阿达正看

着，吉蕾莎又一手拉着他冲进电梯，到了四楼住院区。整个楼层空旷得没有一堵墙，安置了很多病床，之间的间隔还不够半米，有些伤员没有病床，只能靠墙站着或坐在地上，手中拿着注射液的瓶子，简直是人满为患。这时候吉蕾莎冷冷地指责阿达：

“自从创世天宙爆发了新一轮的战争后，这种人满为患的情形各个地方都有。”

她的话暗中指出阿达当年因刺杀仇人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事件，结果引得全部的伤员看着阿达，眼睛露出一股怨恨。他一脸的愧疚，不敢抬头，话语带有赎罪感。

“都是我的错，要是当年我不急着杀仇人，就不会……，就不会让事情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

吉蕾莎再一次挥起铁拳往阿达的肚子轰去，整个人跪在地上起不来。

“只是……，若大哥哥不去杀那个混帐妖女，我……会打得你更重。”

阿达开始以为吉蕾莎埋怨自己发动战争，造成生灵涂炭。但听到这话，反而觉得莫名其妙。吉蕾莎从军装的裤袋里抽出一张士兵证，上面印着厄迪星旧政府的徽章，顿时让阿达目瞪口呆，意味着易姬事件里曾经作为雅西雪的爪牙。吉蕾莎提到当年阿达通过召唤让佐迪少女降临在厄迪星上后，雅西雪为了对付佐迪和他，决定征集一支少女部队，自己当年就是那样被强行入伍，雅西雪死后部队解散才幸免于难。听到仇人的名字，阿达一副蔑视的脸色，指出雅西雪不过是一政治无赖，所谓治国才干都是吹出来的，当年他某次考试成绩比雅西雪还要好。

“大哥哥，你和那个人因为什么结仇了？”

“还不简单，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课堂上老是看着她，结果引起反感。然后那个人联合班上的人集体来排斥我，她和我一样，都是类似路易·拿破仑·波拉巴的人，或者是三国演义里的刘禅，垃圾中的极品因为偶然一个机会鸡犬升天了！”

阿达说这种人只会给世界添乱，最终自取灭亡。说完，情绪低落地坐在地上。吉蕾莎上前问，现在医院无法应付这么多病人，该怎么办。阿达想了一下后提出建议，腾空一些没用的仓库，或者划出空地来，利用板房搭建临时医院，先解燃眉之急。

“这建议不错，那么大哥哥帮我们送伤员出去。”

“还是先去把地方腾出来再说。”

吉蕾莎用手指指着窗户让阿达去看，一看就吓一跳，医院四周的楼房地面像自动门般打开后，建筑群全沉到地下去，一堆活动板房重新升起来。阿达还没反应过来，医务人员搀扶着伤员进电梯里，一楼四周不知什么时候安置大量的急救车，几分钟将人全部送走，剩下最后躺在床上的更来得神奇。竟然利用传送办法将重病号送走。整个房子只剩下阿达和吉蕾莎。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为了试探我？”

“不，我只是希望大哥哥再帮我一次。”

阿达犹豫了一阵子，摸着后脑勺说自己连这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应该最清楚才对，你还是不是厄迪星的人？"

电梯门打开后，一名身穿黑色护甲式军装，头戴绿蓓蕾的女军人反驳阿达的话，他看见这位有着清水蓝般透亮长发，看上去令人产生畏惧的枣红色的女军人，马上说出对方的名字：

"哦！你不就是那位名叫梨目海乃的美塞特大将。我听说过你，赢过不少战役，而且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将。"

"阿达，是不是露尔·希希告诉你的？行，你不用解释，不管她有没有说，现在我想让做一件事。"

吉蕾莎看见海乃赶紧过去抱紧她的腰，似乎女军人是她的监护人。

"阿空取得了几娜尔这块土地实在让人羡慕，不知阿达能不能将萨雅西给我们？"

阿达一听这些人在自己的故乡里瓜分土地，虽说是朋友，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其实厄迪星人也是创世天宙的外来人，只是霸占了这个星球后用种族来命名，不还别人等于侵略，还了别人无法在创世天宙呆下去。可转念一想，自己的身体已经和佐迪沾上边了，厄迪星给了佐迪也能沾光。

"海乃，那你想我怎么帮你？"

海乃指出要占领萨雅西不是难事，但关键是黑风一伙在阻挠，之前已经发动了几次进攻，但被伊蕾拉、上佳、雷莫巴、阿刃几个强有力的对手杀伤己方不少的部队，阿达知道这几个都是硬骨头，凭借自己那一丁点的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反过来请海乃提出建议。

"你的任务很简单，切断她们和黑风的联系，你牵制伊蕾拉那几个人，黑风让我们来对付。"

"黑风虽说是艺术家，但实力没那么低，况且我一个人怎么能牵制那几个战力。"

海乃闭眼思索了一番后，决定让阿达跟随进攻萨雅西西面攻击部队，一旦发现这几个目标人物，盯住不放，随时将所在的位置向她们通报。吉蕾莎提醒阿达，要是对方逼得太紧，赶紧撤退，实在不行可以发出求救信号。这时阿达却显得信心十足，摆出一堆道理，觉得能不能打赢是一回事，敢不敢打是另一回事，就算自己和上佳几个人同归于尽，也够本了，海乃却讽刺阿达能让她们负伤已经很出色了。

......（黑风的总部）

"上佳，你说什么？陆奥的部下居然敢进攻萨雅西，恐怕又是那个名叫梨目海乃的有机少女。"

"是的，听说这一次她们还特意集结更多的部队来进攻，估计是以前的十多倍。"

黑风和海乃交战数次，每一次都略占上风，让对方的部队伤亡惨重，几次下来自己凭借武力也能杀掉数千战姬兵。有点轻视这位在以前被称为猛将的海乃，雷莫巴这时候将阿达到了萨雅西探情报的消息说出来，

黑风顿时张嘴开骂：

“那个乱说话的愤青！在厄迪星上到处散发佐迪是创世天宙最古老的种族，老子我才不信，阿刃！那个废物就交给你处置了！”

“你说谁是愤青呢！黑风·拜翁克，像你这种以艺术为主，不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的人，还活在世上干嘛，赶紧死在美好的幻想中更好！”

阿达利用传话技能在萨雅西的大陆上空设置了一片扩音网，只要一说话，全个大陆的人都听到。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将目标人物拖出来拉到光天化日下，让对方在众目睽睽下无地自容，黑风得知阿达当众拿他来做众矢之的，气愤之极，吩咐阿刃立马搜索，找到这个口出狂言的混蛋格杀勿论。倒是上佳提醒他不要中挑拨，派出一些部队去就可以了，因为海乃的先头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侵入萨雅西。雷莫巴建议阿刃对付潜入的部队，上佳和自己狙击登陆部队。

这时候阿达顺利进入萨雅西大陆的东北部山区，制作了许多假象到处散播黑风的坏话，所以当敌人通过探测器发现如此多的目标，都得花上一段时间才能分辨真伪。接着，他趁着这段空隙找到敌方一个兵力较少的山中据点，看准在警戒的敌兵，开枪射杀，换上敌方的军装混入据点后，将一个特有感应器安装在隐蔽角落，按动按钮后，海乃的侦查部队收取信号后传递给狙击部队，将据点歼灭。敌人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调动足够的兵力围剿阿达，可惜又迟了一步，他决定双管齐下，安置假目标的同时，利用隐蔽技能隐藏自己，争取宝贵时间。

“阿刃，阿达不是没有战斗力吗？怎么能杀掉你们的士兵？”

“可能是他在异空都市锻炼的结果吧，听说为了获取战斗力，亲自变性了。”

听到阿达居然变成不男不女的东西，黑风更是百般嘲笑，其实心里略有担心，而阿刃获悉这次陆奥恐怕是下狠心来剿灭她们，将萨雅西围了个水泄不通，增多了 15 倍的兵力，于是请求黑风，若实在战不下去，一定要撤退。谁知，黑风却说出一番令她诧异的话。

“不用担心，伊蕾拉设定了很多防御系统和陷阱，海乃兵力是多，但也得花很长时间才能破解，这个时候让雷莫巴炮击没登陆的部队。剩下的利用萨雅西复杂的地形慢慢磨死她们。”

“主人，海乃这次用 10 多倍的兵力进攻，以前的办法不管用，如此大的兵力压境应该固守，不能浪费炮弹进攻。”

“阿刃你懂不懂？兵不在多，人之调遣，况且对方不知道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哪里，告诉你吧，伊蕾拉帮我建造了很多兵工场，若没有后备力量怎么敢做出如此大的举动，听我的没错！”

然而伊蕾拉一贯就是个爱拍马屁不做事的家伙，阿刃心里明白得很，怎么会心甘情愿为黑风效劳。而另一边的消息是围堵阿达的部队遇到挫折，不但捉不住目标，还反过来暴露行踪。阿刃无奈下请示黑风该怎么应付：

“主人，那接下来干什么？”

黑风觉得阿刃连阿达都捉不住，讨厌她的失职和部队的无能，随口一声：

"海乃的部队一下子不能打败，先去解决窝囊废！"

阿达的骚扰工作完成后，引导友军一边登陆一边歼灭敌方部队和据点，1 小时内占领北部和东部，黑风的部队各方面都处于劣势，自然节节败退。获悉阿刃、上佳和雷莫巴上前线指挥时，阿达觉得这是个机会，决定要会一会，便跟着潜入部队寻找这三个人的踪迹。

3 小时后，阿刃、上佳、雷莫巴眼看海乃的登陆部队攻到阵地外的几十公里处，自己的部队伤亡很重，三人一合计，决定汇合在一起，集合最后的兵力实施突围，向黑风的总部下命令，却得不到回复，联系伊蕾拉也是这样。

"不能再等了，海乃的部队一旦围上来，我们就完蛋了！"

"伊蕾拉不是说准备了很多后备兵力吗？雷莫巴你干嘛不去开动她们？"

雷莫巴叹了一口气说，新造的士兵如同布娃娃，根本没意识，连基本的思维设置都没有，上佳却指出伊蕾拉带着她去观摩时，新造的士兵战斗力很出色，怎么一下子变了死物。阿刃叫她们别指望那个马屁精，下令立即向东南突围。然而当她们准备离开据点时，方圆几十公里都被海乃的部队包围。三个人掏出武器和入侵的战姬兵开打，毕竟实力不俗，不消几分钟，附近的区域都是尸体。这时她们发现战姬兵中出现了阿达的身影。

"不错不错，能一睹三位的以一当百的势头，本人十分佩服。"

战姬兵又再一次发起攻击，这时候阿达利用技能来干扰三个女孩，一下子加重三人肉体和精神上的负担，雷莫巴是三个中白兵战最弱的，而且以炮战为主，遭到一轮肉搏后先倒在地上，上佳比阿刃要年轻，经验不足，被阿达干扰后无法集中精神，连连遭到攻击后也倒地不起。只有阿刃最顽强，阿达眉头一皱，利用瞬间移动一下靠近她，阿刃以为他要近身进攻，谁知阿达竟然用黏液沾手上，一把抱住阿刃的脚，为了挣脱她使出绝活，将自己的身体利刃化，企图击伤靠近自己的人并且决定宰了不知用什么招式的阿达。然而，就是她在几秒钟里把注意力转移到阿达的身上，头部、胸部和背部连中几百发子弹，机能遭到极大的破坏，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战姬兵顺势将三个女孩捆绑起来，海乃和吉蕾莎就在据点外等候，看见遍体鳞伤的她们问：

"三位战姬，你们投降不？"

看着战死的同伴，三人不约而同的说。

"我们的同伴都死了，那我们活下去还干什么，不投降！"

话刚说完，海乃的战姬兵一拥而上，捉起冷战系兵器对她们一阵毒打，将其打得皮开肉绽，脸部肿黑，露出内部组织，阿刃那个强化的身躯上半身多处裂开，雷莫巴很多部位被打得几乎要断裂，至于上佳是人类结构，更是惨不忍睹，多处流血，血液滴在眼睛里，睁不开了。

"既然如此，将她们交给阿空姐，一定会有效。"

“就算你怎么改造我们！我们都不会效忠你！”

说起来，眼前的女孩都是阿达的同学，只是诸多的原因造成现在这个局面，他上前求情：

“海乃，都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别做得那么狠行吗？”

“伊原前辈得不到这三个人，她对我更狠。”

……（黑风的总部）

“伊蕾拉，别这样嘛，有事好好说。”

“嗯，那你为何不对着洛斯说？”

原来伊蕾拉故意故弄玄虚地弄出了一批“后备兵”，让黑风放松警惕，并放出他企图占领萨雅西的消息，让背叛者派出部队压境后发动政变。黑风这才意识到伊蕾拉的企图，便责问到：

“洛斯，又是那个人，他进攻佐迪是咎由自取，至于被雄志源惩罚是他不走运。”

“不过没你的栽赃陷害，不至于如此，至于他进攻佐迪是为了让我争取功劳。”

黑风当即耻笑伊蕾拉的幼稚，哪个阴谋家会一怒冲冠为红颜，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然而伊蕾拉却拿着这句话说既然如此，自己也不可能效忠于他。

“所以我对你早有准备，死吧！”

黑风双手一挥，整个总部变得飘渺化，景物都弯曲起来，四处积累了极大的能量，伊蕾拉的身躯慢慢地肢解分化，脸色灰白。他指出这种异空间最适合对付来自于茵特斯的游离少女。可就在黑风得意之际，他突然口中吐血，身体能量不断地向体外泄露，冥冥中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正在扼杀他的身躯。黑风惊慌失措，自己的力量源泉足以能翻江倒海，为何对着伊蕾拉却不堪一击。

“世上有一句叫做善假于物也，你在释放异空间和能量的同时，我已经将这些都据为己有了。可惜，你选择了一个最难以捉摸的敌人做对手。”

实质上是伊蕾拉利用游离少女那种不稳定的状态，将整个萨雅西当作身躯的一部分，将黑风卧在手心里，并且时刻观察留意他整个身体的运作，最后便是就地取材，将别人的地利化为自己的地利，她们那种跳跃式和离奇式的战法往往将很多看上去异常强大的家伙在瞬间秒杀，也因为她们是不稳定，从来没人能确切分析其身体结构。伊蕾拉让黑风灰飞烟灭后才叹了一口气：

“其实你也不差，害我装孙子装了几千年才干掉你。”

第 24 话 群雄逐鹿

秒杀了黑风的伊蕾拉将总部炸毁后前去汇合海乃、吉蕾莎，看见上佳那三个战姬被打得不成人形，嘴唇发出一阵舌头尖舔牙缝的声响，埋怨自己部队生擒技能还没过关，却看见阿达也在场，他疾步跑到伊蕾拉的面前，二话不说伸出手来。

“还是戴上手铐地好，免得你们担心。”

“开玩笑吧，以你今天的实力，那种玩具是套不住的。看在以前洛斯与你有交情，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伊蕾拉命令吉蕾莎率领少数部队关押着阿达，自己将这个消息告诉陆奥，顺带请示该如何处置萨雅西大陆的统治权。海乃将部队一分为二，一半负责该大陆的守护工作，另一半进行战后的处理。

吉蕾莎将阿达押进附近山洞据点的一间暗房中，随后士兵们将上佳、雷莫巴、阿刃也扔进来。看着三个当年的同学，阿达不禁上前看着那伤痕像花斑的少女身躯，心如刀割，想伸出手去安抚。雷莫巴转过头去，似乎不受这份好意，上佳无奈中带有一种哀伤，心中埋怨着自己为何如此不堪一击，而阿刃则说他是不是被性情中人的情结所触动。阿达听到这话手赶紧缩回去，雷莫巴被这个举动引得说话：

“阿达，我看你对着男孩负伤没那么热情。”

弄得他吓了一跳，低头看着地面，羞得不知所措。上佳接着雷莫巴的话说：

“他是对着熟人才这样，看来传闻阿达拜少女模型的事情是真的。”

少女模型也叫做手办，根据动画等艺术作品中某些角色仿制出来的，随着技术和材料的发达，人造皮肤等出现，模型的仿真度逼近真人。当年替阿达报仇的露尔·希希、在易姬事件中和他共同作战的战友，还有协助过自己的好友，帮他一定请好师傅塑造一尊一比一比例的少女模型，然后放在一座祭祀堂里。每逢到了认识那个女孩的那天，他一定去参拜，五体投地，这种行为让外界极度反感，而被她塑造成模型的女孩，无一例外来自佐迪。阿达听到上佳提起这事，用了另一个观点来说：

“在我的故乡里，有一句成语叫知恩图报，拜自己的恩人没错吧。而且你们都知道我是个专一的，有一种类型的女孩对我好就足够了，其他的没兴趣。跟她们不熟悉，不好说话，就这样！”

“我看不是那样，该不会你小时候和女孩呆得时间太久了，习惯成自然。”

阿达见阿刃将学校的往事说出来，更羞得脸红又冒烟，这时一位看守的士兵将门打开成一条缝，丢进三个瓶子，里面盛满了青色的液体。阿达认出那是美塞特的治疗剂，马上将瓶子塞扭开，送到那三人的嘴里。她们也心知肚明，一饮而尽。过了一会儿，外面的士兵又进来，吆喝着要处理一些垃圾，两个看一个，把她们四个抓出房间后，扔进一台处理废物的运输车里，对于回复了体力的三个战姬，这样做等于放她们离开。阿达一下想到必定是海乃暗中帮忙，四个人装成死尸躺在车里一动不动，当车子进入处理废物处理场后，趁着车子装卸的空隙逃出，一直北上。

“阿刃，你们三个打算去哪里？”

“阿达，那你想去哪里？”

他说出自己打算回光舟市，目前佐迪很需要理论支持，所以要尽力发掘一些证明创世天宙是佐迪创造的证据，然后公诸于众，外界就再也没有呆在创世天宙的借口了，刚说着，阿刃一下子将他打昏在地。上佳低头说：

“对不起，光舟市你是回不去了，我们送你到另一个地方去吧。”

上佳和雷莫巴跟阿刃打了一下眼色后利用瞬间移动技能离开萨雅西，阿刃从背后拿出一个黑色布袋将阿达套进去后，一直朝厄迪星最北面的大陆加能大陆出发，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无人区，因为温度处于零下 100 度以下，除非有特殊体质，否则进入这个地方，全身由于寒冷变得异常脆弱爆裂而死。

昏倒过去的阿达在 2 小时后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淡蓝色的冰山中，寒风凛冽，灰暗云层露出金边，阳光像道道利剑照射在这片无人大陆上。

“奇怪，这里难道是加能大陆？我怎么来到这种鬼地方，阿刃、上佳、雷莫巴上哪里去了？”

可是阿达看着四周的景色发呆，自己那个身体竟然丝毫感觉不到一丝的刺骨，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个 11 岁的女孩，身穿一套白色棉军服，头戴棉帽，颈间套着一条厚围巾，黑色皮手套和雪地靴。腰间的皮带挂着物品袋、透视望远镜、特殊材料制水壶，两肩的武带装下吊一排弹夹袋，背后还有军用背包，手拿一挺长 120 厘米、实弹能量二合一攻击能源的冲锋枪。他顿时认出这是人称冰蓝少女雷伊姆·艾丹特蒂的战友科多雪儿，立即问候这位小小年纪参加起义军后转战各地的小战姬。说到这，科多雪儿一片愁眉苦脸，提到自从发生了真雷事件后，自己也想和那位传说中佐迪少女的祖先见面。听到这要求，阿达安慰小妹妹，塑造了创世天宙的真无处不在，即使这次面对着自己女儿的刺杀，终究也能逃过一劫。科多雪儿听了女儿的字眼头上冒出一个问号，张大嘴巴做出一个啊的口型。然后阿达偷偷地附在她耳边将一个极大的秘密说出来。

“真有一段时间变性了，为了要体会真正的女孩子，而且......还特意做了手术，产下一个女婴，那个人就是门纳斯·索露伊，后来被伊柯斯收养了，训练成刺客杀害真，根本和雷伊姆没关系。”

科多雪儿对阿达的话震惊不已，这是很正常的，若是世人知道真居然有一个自己产下的女儿，不仅是佐迪最大的新闻，也是万千世界最爆炸性的新闻，她再三质问阿达是否有证据证明。于是阿达抽出一盘投射录影视频，然后拿出一瓶血清，口中念出了二十八个字：

“原、新、合、变、真、伪、生、灵、武、离、妖、元、虫、魂、改、天、物、机、混、怪、兽、星、空、异、化、动、强、魔！八方万千，化无穷为唯一！”

刚念完，血清倾倒在储存盘上，盘子发光后变得像圆桌般大小，出现了一个赤发红眼的少女，那个正是女性化后的真，躺在手术台上，双脚张开，旁边有一位男孩，样子和真一模一样，就是阿达口中所说的伊柯斯，这时候真躺在床上汗出如雨，不时喘气。只听见伊柯斯叫真不要使劲，尽量放松。科多雪儿眼睛朝真的胯下看去，顿时吓得舌头打颤，真竟然和女孩子一样长出产门，慢慢地一个头从产门钻出，接着便是一个沾满血的雪白身躯，从外形来看，足有 10 斤重。伊柯斯说：

“行！等一下替你把脐带剪掉就可以了。真，你的行为令我震惊不已，何必要做得这个份上。”

“针刺不到肉不知道疼，既然做过男孩，那我也做一回女孩，那么不是能更好地了解创世天宙里的孩子吗？”

生产后的真体力依然充沛，不需要补充什么，抱起那个新生的女婴拿到经过处理的浴缸里清洗，然后抱在怀里不断地哄。看到这科多雪儿吓得捂住嘴巴不敢看。阿达接着说，正因为门纳斯是真的心头肉，所以对这个人也是防范，然而遗憾地是由于门纳斯全盘继承真的身躯，所以它是个中性人，不具备雌雄两大特征。至于真为何要和伊柯斯关系密切，那是因为后者在女性问题上指点了他不少地方，因为伊柯斯也很特别，是雌雄同体。阿达叹气地说：

“是的，我也明白你们很难接受，可现实是不会理会你的感受，只能怪万千世界为何出了那么多怪胎！是这个世界有问题！”

阿达明白科多雪儿一时不能接受真生育的做法，只能恳求她先把这个秘密藏起来，其实自己也不想说出来，可现在是到了关键时刻，有些东西要跟佐迪少女交代清楚才行。

“实不相瞒，雨田由真都是根据真造出来的！这就是为何佐迪从头到尾实施量产的秘密，至于具体的录像保存在这！这是创世纪特比鸟亲自录下的，一共分 10 段，所谓的佐迪少女神话其实就是一个制作生物的过程。”

阿达低头将视频盘交到科多雪儿手上，请她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将视频公开。他明白雷伊姆以及其朋友一向有早熟觉悟早的优势，而且是最忠于真的，就算有什么变故，不会改变她们的想法。

“小雪，你是不是一个人到这里来？”

科多雪儿提到自己按照真的提示和异空都市联络，故乡让她带着小股部队呆在厄迪星。

“阿达哥哥又打算在这里干什么？”

阿达胸有成竹捶着胸口把自己要将创世天宙属于佐迪的事实公诸于众，科多雪儿却伸出手指指着他的额头，提起阿达口中时刻念到要完成故乡的统一大业。

“哈哈哈，那是过去而已，现在知道厄迪星不是属于我们的，还统一干嘛，现在是物归原主。既然你们是创世天宙的主人，那厄迪星还会是谁的？”

随后阿达将真和雷伊姆一起为统一故乡所作的努力复述一遍，除了用宏亮的声音强调正义性，做图文解释时双手挥舞，做出一连串生动的动作吸引对方目光，慢慢地，和科多雪儿驻扎在一起的其他士兵陆续来到阿达演讲的地方。当阿达拿出最新势力划分图的时候，在场所有人惊呆了。当时创世天宙按照真的决议，元老派留在异空都市里，其他地方划分为二十八地方，分别给予佐迪的分支派别统治，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雷伊姆所在的爱姆亚第七区间，整个地图都被涂成红色，意味着佐迪把整个空间都拿下来，所以外界把佐迪占领的地区叫做泛红。

“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雷伊姆在阳源光地的保卫战成功了，在捷芙琳等老前辈的协助下，进入第七区间的敌人由于补给缺乏，大部分退出，剩下的弹尽粮绝，全数被灭。所以！佐迪正式全面收回第七区间。”

说完，阿达拿着一面红旗插在第七区间上，同时拿着画笔将创世天宙莎碧思第二十五区间涂成红色，宣读了一份条约。

“宙主星刻新届和真履行莎碧思条约，通过交接仪式，由魂凛白星接管第二十五区间。换而言之，有两个区间佐迪已经成功收回了。”

面对着阿达一番豪言壮语，战姬们自然抱着一堆疑问，甚至有人怀疑他在虚报情况。对此，阿达将几份协议文件呈上，其中有雷伊姆和白鸟薇帆递给故乡的领土情况汇报，人口统计表等等资料，并且指出协议上身份鉴定的标志，将一瓶装有真·雷帕迪血清的样品倾倒在文件上，立即文件化作透明色赤字。然后阿达用刀子刺穿指尖，让自己的血滴在文件上，文件丝毫没有任何变化。阿达说到这些事情本来可以公开，可是担心外界会趁机窜改，所以一直没有公开。

“各位，若是再不相信，可以去一下上述两位同僚驻防的地方，我有没有骗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科多雪儿拨通了通信器，这时候驻守在第七区间边界上的是雷伊姆的好友谷山高灵，她得知是科多雪儿的来电后，呆在自己的指挥椅上翘起腿得意地叙旧外，还特意将摄像头对准外面，她们知道若是第七区间有敌人存在，信号会有干扰，需要装上反干扰器材。现在自由通信，没任何阻挠。阿达指出这是异空都市做出的努力，命令姬神做出防护措施，其他重要机构也派出有关人员在当地驻扎。

“各位，说句难听的，要是佐迪觉得外人占领创世天宙她们获得的利益更多，为何要协助各位？肯定就是各位成为创世天宙对佐迪最有利，最有实惠，而且不止利益上的实惠？按照情理来说，各位的故乡遭到不测的时候，谁伸出最多的援手？若各位的前辈和佐迪不是同一个祖宗，恐怕呆在异空都市的女孩不会对你们格外在意。”

阿达一连三次反问在场的人，并且替她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假若佐迪真的反口不认她们，大可以等拿到空间的统治权后，再向佐迪抗议，到时候佐迪就算有异空都市都要两败俱伤，这样做她们更不划算。此时，阿达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

“大家闹了那么多年，最伤心的莫不过佐迪里的那几位母亲级别的人物，天天看着自己的孩子不是自相残杀就是被外人杀戮，科多雪儿，自从你归入佐迪后，星宙是不是天天来找你，待你像亲生女儿一般？”

科多雪儿对这个事情印象深刻，立即低头沉默，双手放在膝盖上，恐怕他说的话是事实做出这副表情。随后阿达把自己认识雨夕等人的事情说出来，表示若她们有困难，这些盟友一定会帮忙，而且都在厄迪星上驻扎了。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让他气愤的消息却意外地传到了，这时阿达的通信器响起了，传来了真的声音。

“阿达，出大事了，外界联合起来声讨你捏造事实，厄迪星上的各派人物串通一气反对你，包括你的同乡姜僚，还有一个摸不清来头的人物，总之小心在意！”

阿达听后藐视地弯起嘴角，那群各怀鬼胎的苍蝇一旦自己出现就会装作一副团结的模样，稍微抖擻一下精神心想：来吧！与其四处寻找和自己为敌的人，不如现在来得干脆！这次一定要赢！

（死亡之地）

“真，你刚才和阿达联系上了？”

“是的，干什么呢，莉雯？”

真呆在死亡之地的深谷里，旁边是身穿白色祭祀装的祭祀少女艾莉雯，手持一柄黑色战戈。

“你为何不告诉阿达那个神秘人的身份？”

“不，不能说，若是说了，那么阿达永远摆脱不了现实的阴影。那个人没有他想象的那样。”

第 25 话 旧爱对决

原来阿达收到消息，陆奥的上司鸣海阵联合了厄迪星上的其他势力，以讨伐卖国贼为名，正式发起争霸战争。而在鸣海阵的总部里，却出现了一位特别的人。

“哦，真想不到这次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次阿达遇到大麻烦了！”

端坐在专用座位上的阵手中握着水晶杯，眼睛盯着正前方一位黑发黑眼的少女，头扎马尾装，一双细长的眼，样子和躺在异空都市里的咏仪极度相似，身穿一套黑色贴身战斗服。站在阵旁边的陆奥走下台阶去伸出手和这位黑发少女做礼仪性的握手，对方拒绝伸出手来，脸上一副看不起陆奥的表情。

“阵大人，这位便是阿达一直痴心一片的厄迪星人顾咏仪，异空都市里存放的咏仪名叫咏仪·塞丽，是一个仿制品而已。”

“哦，这还真是不得了，这样一来就能揭穿阿达那个所谓的纯真童话。”

这时，陆奥用戴在头上的耳机和阵对话，指出使用这种办法对付阿达，搞不好变成门纳斯刺杀真的结局。阵则指出顾咏仪能困扰一个男人长达数千个世纪，一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况且阿达老是鼓吹自己专一，这下可是戳穿西洋镜的最好机会，一旦成功，这个人将被佐迪抛弃，到那个时候，佐迪再也找不到一个得力的第三方支持者。陆奥却分析到这样做佐迪根本没损失，况且她们还可以趁机利用阿达的书籍大肆宣扬外界抹煞佐迪的历史。

“陆奥，你多滤了，现在万千世界的舆论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就凭创世天宙那一州之地，只会被大流所吞没。”

“嗯，说得对！阿达那个小市民出身的人，是不能和大人抗衡的，我这次特意来取这个无耻小人的人头，所以不用劳烦鸣海大人出击。”

咏仪旁边显出一个黑影，同样是黑发黑眼，头发长得盖住耳朵，额窄脸尖，眼神极像见钱眼开的势利小人，看着坐在座位上的阵骨子里头就看不起。

“哦，利伯涛先生，久仰久仰，麻烦你对付阿达实在抱歉，为了弥补不足，我特意叫了两个帮手协助你。”

阵大拇指与食指掰得啪一声响后，另有两个人从室内走进，正是阿僚和莉绪，两人上前后一起跪在地上施礼，阿僚当时靠着莉绪和陆奥搭上关系，然后攀上鸣海阵这座大靠山，阵站起来邀请莉绪、陆奥、阿僚三位坐在旁边的贵宾席上，却让陆奥搬来两张不大像样的椅子给咏仪和伯涛，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立即惹起波涛不满：

“鸣海大人，按照规矩，我们才是厄迪星原居民，阿僚的家族名为厄迪星名门望族，实质上和不少其他人种甚至非人类通婚，所以阿僚的姜氏家族已经混杂了其他血缘。”

阿僚听到这番离间同胞之情的人十分气愤，殊不知这时咏仪发表一番附和的言论，处处赞同伯涛的论点，这个举动令莉绪十分在意，转过身贴在阿僚的耳边说，若是阵委派他们一起出击，可以适当做出一些敷衍行动，最好分开来干。阿僚不明莉绪的看法，指出阿达喜欢咏仪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有些人抓住这段往事来攻击阿达，这时应该大力联合阿达的旧情人才对。可是莉绪却指出这个办法的低劣不可行，理由是若阿达获悉咏仪已不是当年那个天真活泼的人，获悉当年自己的梦中情人居然成为反对派的爪牙，成为敌人，无疑打击是巨大的。

“莉绪，既然是如此，那么你还要反对？不用看，这个一定是打击阿达最好的办法。”

“可是你细看一下就有问题了，为何佐迪少女和阿达那么好，关键是多年的人情世故，咏仪和阿达相处了多少年，不够十个手指头，而那些人却是上百年的时间。若是按照人情交厚论，阿达其实对她根本不在意。你是男人，当然理解不了。”

莉绪决定跟阿僚打赌，伯涛和咏仪在阿达面前会不堪一击。这时，阵具体讲述了这次的任务，佐迪现在气焰嚣张那是因为获得了有力的证据，所以现在要先拿下亚原大陆的光舟市。阿僚明白阵的目的是把握有最多机密的光舟图书馆捏在手里，这样不但能对付佐迪，而且能对付其他派别。这时候，咏仪和伯涛与阵到餐厅就餐，陆奥将他们送出后，眼睛向莉绪打眼色，瞳孔里射出一丝无色光线，莉绪脑子里获取了一条信息，大概内容是让他们从西线往南推进，咏仪，伯涛由东线推进，目的明显得很，光舟市处于大陆偏东的位置，这个档案要地佐迪不会轻易放弃，阿达和他们碰见就是迟早的问题。

“到时候阿达若是遇到咏仪，遭到打击后情绪低落，无心恋战，自然离开厄迪星。假如阿达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话，你们发出信号支援咏仪，但要按兵不动。”

莉绪似乎察觉到陆奥有什么更深一步的目的，可一时想不起来，唯有和阿僚按照吩咐先离去了。

2 小时后，以鸣海阵为首的背叛者战姬军在锦博市发出宣言，将其定为首府，然后命令阿僚和伯涛分两线占领整个亚原大陆，阿僚的死党湖鄱靠着旧友的关系，二话没说就投靠背叛者，这样北部地区直接归阵所有。而阿达现在在厄迪星最北部的加能大陆，要返回光舟市，路途非常遥远。

“什么，鸣海阵居然趁着我不在亚原大陆进攻光舟市，这个混蛋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便宜他了！”

“阿达要回到光舟市不是难事，我们利用物质传送通道就能回去，只是你一个人回去，没其他人支援怎么行？”

阿达两个手指摸着下巴思索后，露出自信的笑容，因为他深信呆在 163 号居住地的雨夕早就获悉这些情况。正说着，科多雪儿造出了通往光舟市的入口，阿达临走时多口问了一句：

“对了，雷伊姆什么时候和真结婚，要通知我一下。啊，科多雪儿你干嘛踩我！”

“活该，喜欢队长的可不止她，阿达的嘴还是不成熟，尽说一些别人不爱听不亲民的话。”

阿达这时盯着科多雪儿，侧着头指出大战在即，希望有一群人协助自己，回想在龙基登山脉的时候联合雨夕，麻晃对抗时自己首次援助好友，一个人对抗小野寺的大军，大有英雄本色。科多雪儿却说到大英雄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力挽狂澜、独当一面，或许这一次是让阿达彻底脱离依赖性的好机会。

“阿达，希望你听了这个消息后镇静，你的老对手利伯涛带着你的旧情人顾咏仪进攻光舟市。”

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让阿达整个人双脚跪在地上，难以相信自己 78 亿年所作的努力就被这么一个消息给冰消瓦解了，科多雪儿也知道对着阿达千万不能提起那个名字，否则即使是再正常的阿达也会发神经，这个人是他永远的痛。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还要逃避吗？难怪菲科斯说你永远赢不了她。”

故乡熟悉的谚语好比无数针刺进阿达的心，他一直坚信自己的信念，然而现实却是一生难以战胜的东西，他一直宣扬世上没有赢不了的人，但对着菲科斯却永远一败涂地，或许故乡的人对着她就只有输的份。

“只要放弃你的执着，一切都迎刃而解。”

这个提示在阿达的脑子里像灵光一点通，发现世事不过如此，只是他感到今天的科多雪儿精神上有股不明的动机，或许是急着赶回光舟市，阿达没在意。等他离开后，一个身穿修女式连衣裙，灰色长袜，乌黑皮鞋的灰色长发少女出现在科多雪儿背后，用带着蕾丝手袜的手摸着小女孩的头发和脸庞，灰色瞳仁凝视着阿达离去的方向。

……

“还有 20 分钟，估计就到光舟市，故地重游的感觉不好。”

回到光舟市的阿达站在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上，人称藏有最多禁书的光舟图书馆。远远看去，这座图书馆就好像一座大型迷宫，楼房统一建六层高度，红转色的外墙，从高空看下去，楼顶的形状有些成曲尺型，有些是凹型，有些是凸型，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央四周象征性的平房，采用灰白色外墙，外墙上都长满了爬山虎，屋子里没人居住，也没有虫鸟爬在上面，楼顶形状刚好是四个汉字的字体——手不释卷。四周被松林包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大理石铺砌的大路，路的中间部分用特殊建筑材料塑成公路，可供大客车进入，因为图书馆建在冰月山脉中，四周环山，鸟语花香，幽静的环境和图书馆相衬极致。

阿达走到平房前，心情惆怅，那四个平房在图书馆最初建立时，是用作工作人员的宿舍，住在里面的四位

分别是他的外公、舅公、叔公和太公，最早在太公的倡议下建成图书馆，后来随着规模越来越大，书籍种类增多，名气大增，阿达随后和四位老人家介绍自己认识的朋友，包括当时的宇宙创世纪特比鸟到馆内参观和交流，万千世界知名人士的来临让老人家万分惊喜，而特比鸟等人闻知他们在学术界的名声远道而来，将一些极为珍贵且绝版的书奉上，让四位老人家爱不释手，或许是他们的善心，最后决定将图书馆捐献给国家，改名光舟图书馆，光舟意思是光明之船，寓意书本知识将每一位读者带向光明前途。

"外公、舅公、叔公、太公，我回来探望您们，看来这里依旧保存得很好，那时候我真想不到您们说走就走。可惜我是个不爱读书的人，浪费了您们的心血，只懂得拿着小聪明去卖弄，还口口声声地说学到知识都拿去写小说了，根本没用。"

虽然阿达不喜欢读书，但舅公看得出他喜欢问问题查资料，于是和外公一起，让他用看电子版的书，或者重新编写，让书本的内容有趣一些。有时候阿达遇到一些比较偏门的书找不到，叔公一下就能提供给他。阿达在异空都市大学毕业那年，拿着毕业证回光舟图书馆，那时候自己有所想法，想明白为何外公他们能在社会上有所成就，后来在母亲的一次对话中才知道，外公等人真的如《三国志·吕蒙传》中所说，每天捧着书本，大量阅读，真正摸懂摸透才去教会别人，而自己口口声声地说不能死读书，要重视实践，却孤陋寡闻，一知半解，粗枝大叶，经常被人反过来讥笑，才转变观念，当然四位老人家获悉他学有所成后，意外地欢喜，毕竟这个不爱读书的人已经转变过来。可岁月无情，阿达回来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在中午一次研讨会上去世，当时四个人刚开完会，聚在一起讨论新书的内容，外公说有点累，想休息一下，其他三位老人家也觉得好，一起躺在沙发上休息。到了晚饭时间，还没见他们出现，后来家人找来后，才发现已经去世了。

"不过也好，毕竟您们能安详的去，我在异空都市被软禁 10 亿年，虽说没能全部弄懂这里的书，但尽力做到反复思考，若是您们能有 10 亿年，估计创世天宙的书都能看完几十遍。现在我终于明白建馆时要用那四个字，或许我现在也能对得起这四个字。"

说完，阿达两泪纵横，跪在地上叩头，转过身去。闭上眼睛默默等待着那个人的出现，橘红的太阳被山峰挡住，夜幕准备降临，图书馆四周吹起寒风，远处一个身披大衣的女子朝着他走来，那个正是他为之守候 78 亿年的顾咏仪。阿达呆滞的眼睛里露出一股无奈，先开口说话。

"78 亿年了，看来我还是不能改变你。不，应该说你已经变了，却以另一种身份去接近我的朋友，只可惜这种把戏不管用。"

"依旧是那么固执，你还有没有羞耻心，遭到拒绝还一味地不放，这还不算，居然弄一个复制品来继续。以前你就是这样，喜欢的人用尽一切办法获悉对方的消息，能不能顾及对方的感受？"

说到这，阿达放大声音说那是因为看在同学的份上才如此执着，若是那种表达方式比较直白，自己能改过来。咏仪低头说自己也不是以前的自己，至于阿达已经让她产生反感。

"阿达你只是一直不接受第一印象不喜欢自己的现实，所以才用了 78 亿年来在复制品面前祈祷。"

这番话让阿达的心流血，咏仪完全将他的真实想法说中了，一个为之守候 78 亿年的人到头来是抗拒自己，得而复失的滋味作为一个重情的人，或许真如科多雪儿说的那样，这段爱情理应割断。

"但我有一点要澄清！那个不是你说的复制品，她是另一个跟你很像的人，只是这一次我懂得如何去爱她，

她也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所以我们终究在一起。”

“给我闭嘴！阿达你刺激我是吗？我不想再陷入你的幻想之中，你这样做我很讨厌！”

这句话应该是最好的答复了，阿达弯起嘴角冷笑，心想：对着现实大家都输了，就当 78 亿年买个教训。然后他问咏仪还有什么事要说，若是没有，自己可要离开了。

“创世天宙佐迪丛书在哪？”

“果然你还是不相信我说的，不要以为那本书里面有我的出现就是假的，等真相大白的那天，恐怕那些人全部背负罪名。”

正说着，在阿达的四周陆续出现人的身影，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到处大火弥漫，火焰冲天，看来是咏仪的人来毁灭证据，这下子他闭上眼睛，感到一切已经成定局，自己和咏仪之间无法挽回。便道出了真相：光舟图书馆里的书早就通过其他方式转移出去，就在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对于阿达的回答，咏仪露出她那种讥讽小人得志的笑弯嘴脸。

“你该不会说是到了异空都市或者是宇宙创世纪那，这等谎言谁会信？”

“不，咏仪你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你会犯普通的错，只要你烧了图书馆就足够了，那个人根本不用考虑烧的是什么。”

咏仪似乎还没了解到怎么回事，看到眼前的阿达，她心中冒起杀意，干脆将这个人连同图书馆一起埋葬，双手藏在背后。而长期和佐迪少女呆在一起的阿达对别人产生的敌意和杀气特别灵敏，发现旧爱人双手做出诡异的动作，当即知道咏仪要来武的，先做好准备后用一种蔑视的态度贬低咏仪，她也毫不客气地说男人都是一个样，只要碰上新的女人，就会忘记旧的，一旦没有利用价值的话，就会抛弃。

“前半句说错了，应该是专一男人不会理睬不喜欢的类型。咏仪，别跟佐迪较劲，因为在女孩范畴上，你远远比不上。”

其实佐迪在女孩这个范畴上，不止阿达的旧爱不比上。

第 26 话 割 舍

“比不上？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对佐迪少女阿谀奉承？”

“我说再多都没有用，不如我就用她们的东西来证明给你看，如何？”

阿达的言下之意自然是展示自己的战斗力，咏仪之前也有所听闻佐迪少女最擅长打仗，可是阿达从来没参与过任何一次战役，这样的一个能厉害到哪里去？这时，他圆睁双眼盯着咏仪，吃劲地咬紧牙齿，伸出手指最不礼貌地指着旧爱的鼻子，痛斥她借着身份背景，靠近佐迪，不时说一些坏话，更为过分的是竟然跑

到众人面前，摸黑自己的知心好友。

“我不允许你在希希她们面前说三道四，说句老实话，就这一点我就可以恨你入骨，你是什么人！希希和我那几亿年的交情，你没资格议论！”

说着，阿达做出一副难受的样子，用手指堵住耳朵后，怒目而视。眼睛的瞳仁放出慑人的红光，继续包裹着全身，将佐迪的雌性形态切换出来，咏仪看着阿达那个身躯不由得吃惊，自从易姬事件曝光后，一条令世人震惊的消息传出，当年为了对付仇人，寻找生计。阿达不惜做了三件不该做的事，第一是将自己和家族的关系永远切断，不承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却承认佐迪的祖先雨田由真是自己的父母，将原名更改为易路尔·达·比多。第二是为了得到佐迪的承认，前所未有的接受佐迪潜规则，用自杀博取信任，满足对方只要死人不要活口的要求。第三，为了不让仇人占任何便宜，更是为了重新锻炼和学习，不惜动手术变性，进入佐迪的学校读书。自然，阿达的这幅模样，让咏仪确信那个传言是真的。

“做一个不伦不类的混蛋，总比以前那个无用的窝囊废要好。”

“看来你这个卖国贼已经厚颜无耻，注定要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说罢，咏仪眼睛也发出一股绿光，脱下大衣后露出一副改造型的身躯，关节位置为金属般银色，黑褐绿线条的强化衣。阿达立即紧皱眉头，意识到昔日的旧爱就和仇人一样，找到了一个大靠山。

“想不到仇人投靠了雅奇路·施卡西，你却投靠雄志源那个墙头草，那个混蛋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装作一副旁观者清的姿势摆弄是非。”

“那创世纪就是一个自以为是世界创造者，却逃避责任。假惺惺地跪在地上认错，摆弄作秀。”

“那也总比其他人连作秀都不愿意做，况且你凭什么说他就是作秀？”

咏仪也用同样的语气反问，阿达知道再说什么也不管用，世上有太多放不下的人和事，但关键时刻是不允许犹豫，过去不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将来，该是时候为自己确定一个将来！阿达猛抬起头，手中凝聚一团红色激光，以千分之一秒的速度打在咏仪的耳边，伸出一个手指往上扬，意思是叫她立即离开，下不为例。谁知对方二话不说同样用激光朝他太阳穴打去，幸亏有防护能量抵御。既然旧爱将自己视作敌人，再也不用说什么话。

进入图书馆放火的人聚集在四周，同样身体放出绿光，身穿强化衣。阿达翘起嘴角坏笑，心里头嘲笑这群好看不中用的垃圾，紧握右手的拳头往地上砸去，霎那间整个图书馆被高到贴天的火焰包裹，熊熊烈火朝着这群爪牙扑去，烧得它们手舞足动，眨眼变成灰烬，提醒咏仪，自己要杀她，就是这么简单。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走吧！永远不要让我看到你，就当作没认识顾咏仪这个人！”

“我也是！世上根本就没易达杰这个人！死吧！”

终于，那个为之守护 78 亿年的身躯朝守护者使出致命一击，可惜的是早就落入了引火烧身的技能陷阱里，咏仪的身躯顿时火光冲天，所有的热量都涌到这个身体上，任凭她使出怎么样的办法都无法脱身，脑海里忽然出现一道回光返照的映像，和阿达相处的时光以及曾经见到的佐迪少女像过电影似的在脑中徘徊，这

时一个黑色的窗户中，咏仪发现阵和伯涛竟然和雄志源这个长相诡异，绿发桃色眼、不男不女的人妖相遇。提到咏仪不过是他们为难佐迪的工具而已，现在的阿达已经和佐迪少女的感情越来越好，她这个过时的工具最后就是要榨干利用价值后扔掉就行了。

阿达借助记忆技能插进咏仪的脑海里，指出这些人说得话，到底是真是假，她心里最清楚不过。无奈之下，咏仪长叹，泪如雨下，恐怕自己也是屈服于现实之下，若当年她愿意接受阿达的建议，何至于要投靠那种小人。

“可惜我不是战胜现实的人，这……唉。”

“其实我也赢不了现实，但是菲科斯曾经说过，人不能对着现实低头，一低头就会输了，所以我才意识到一点希望。”

很快，咏仪的身躯渐渐在烈火中消散，或许是临死前的善意，悲叹自己无奈的一生后，问了一句：

“阿达，要是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选择我吗？”

这话一出，阿达冲进火堆里抱紧那个快要消散的身躯，眼泪顿时涌出，毕竟性情中人，骨子里头还没麻木。旧爱人的逝去，好比将阿达的过去也全部带走了。

最终，这个拥抱或许就是旧爱对他最后一点宽容，随着震耳欲聋的房屋倒塌声，整个光舟图书馆淹没在火海中。远远看去冰月山脉，就像一个火炬般。阿达也化作烈火，离开了这片地方，永远地告别他的过去。后来厄迪星将这片土地改名为逝去的回忆，意思就是人将过去割舍。

……

而这时候阿僚和莉绪沿着西线进攻推进，湖鄱则在北部负责后勤补给。阵配给的兵力大概是 700 万左右，而面积有 128 亿平方公里的亚原大陆，仅有这点兵力远远不足的，况且伯涛那个家伙在东线注定要把事情搞砸的。所以出发后，莉绪安排阿僚守在锦博市，观察整个战局。她独自来到锦博市西边 650 公里一个废弃的石油化工厂，在这片土地上，只见她手指尖朝天，地面发出让人烦躁不安的隆鸣声，无数圆筒形的“大容器”冲破泥石拔地而出，每一个都有十多扇门，打开后一阵干冰白雾喷出后，一个接一个身穿类宇航服装甲、全身式火力的士兵疾步集合起来，一会儿整个空地上都是黑压压的人头。莉绪露出自信的笑容伸出右手紧握。

“让那些小看我们的人吓得屁滚尿流！10 天之内，我要整个亚原大陆有我们的军旗飘扬！出发！”

一声令下，士兵们背部伸出喷射器，化作飞火流星冲天而去，剩下的由莉绪安排她们前往其他地方，启动埋藏着的沉睡士兵。此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声音，让莉绪情绪产生了波动。

“炎泽莉绪，对着佐迪这个亲戚，不用做得那么狠吧。燕邻她们也不遗余力联合伊柯丝顽抗，你们被灭族是已定的事实，而佐迪却存活了下来，心有不甘是理所当然。可你不应该联合侵略者来攻打佐迪，况且那位叫做静岗雨夕的后辈，可是完全参考你造出来，那不是为了抄袭，而是为了延续你们的后代。”

“创世纪你别说漂亮话，你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对你塑造的生命从来都不管的！所以才酿成那么多的悲剧，

可现在创世天宙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插手，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个声音就是世人都非常清楚，塑造万千个世界的宇宙创世纪，全名为撒凯休涅·贝多路安达·埃比克·迪比特·特比鸟，拥有一头任何随意变颜色的长发，特意将长发扎得成一条狐狸尾巴，整个人看上去像一位阴声细气的男生。这位神秘人物自从经过创世天宙的事情后，开始反省以前的行为，它以前总有一个观念，那就是不应该干涉塑造出来的世界，可是真·雷帕迪却说，正因为是塑造出来，在顾及自然发展的同时，确实需要特比鸟去操一下心。经过几番思想剧烈斗争，特比鸟才决定一改常态，协助自己的儿子埃比克·迪比鸟，让万千世界联合起来，相互交流信息，增加沟通，减少摩擦，并亲自在会见万千世界的代表时跪下，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脱掉了一向戴着的黑色眼罩，搞不清楚性别的人原来没有眼球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团能看到万千世界任何角落的视觉器，创世纪的举动让万千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反对者支持者纷纷出现，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现在佐迪才存活 100 多亿年，我们这些可是这数字的几十倍，却让她们爬到我们的头上，谁都知道所谓的佐迪有哪个部分抄袭万千世界的？尤其是我们！”

“那抄袭有什么不妥？若你们的文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为何佐迪要吸收过来？为何当年你们被排挤？莉绪，你现在能生产那么多战斗队员，甚至是少数能将佐迪战姬再利用的人，还不是暗中盗取了佐迪的机密，用之自己身上，若佐迪和你们没关系，为何她们的东西套在别人身上行不通，套在你们身上却行得通？”

特比鸟更指出佐迪参考了别人的文明后，从来呆在自己的空间里安守本分，也从不欺负参考过的国度，叹息以前莉绪所在的地方也能做到，为何现在却变得这等心胸狭窄，恐怕是妒忌、排斥等负面精神的影响。

“莉绪，你不爱听就罢，转告水原玲流，都是我的错，你们要怨恨就怨我身上，别冲佐迪去。世间有很多东西不值得留恋，像佐迪那样摆脱世俗，自得其乐。最后也不妨是一个好的去处。等佐迪光复创世天宙后，我给玲流她们再塑造一个新的故乡，行不行？请你考虑一下。”

特比鸟留下的话意思就是让莉绪别纠缠在过往的事，要改变思想。等特比鸟离开许久后，莉绪充满反感的脸充满愁色，曾经对佐迪痛下重手的她开始内疚，以前还能口口声声地指责外界，可现在沾满血污，而且创世纪的诺言是否兑现，还是未知之数。在这之前还是得拿下根据地，再作计议。莉绪更换为战斗形态，叮嘱士兵尽心尽职后，自己奔赴前线。

莉绪通过启动隐藏的士兵，手上的部队由 700 万增加到 4300 万，开战不到 2 小时，她的部队往前推进 5 万公里，等于亚原大陆中轴线的一半。当时占据着亚原大陆的是和阿达同乡的人居多，他们面对着莉绪的部队附偶顽抗，推进遇到了阻滞。

……（交战前线）

“炎泽莉绪不就是老化石吗？她们到死都不肯承认被世界淘汰？给我狠狠地打。”

莉绪赶到某据点前，远处敌人正对着莉绪的部队大肆攻击，由于对方火力猛烈，一时无法推进，己方死伤无数。那群敌人不断对她的同伴施予报复，对尸体和伤员拳打脚踢，子弹射穿身体溅出的血飞出老远。

“呸，我看这些女兵也不怎么样，哈哈哈。”

这时候莉绪发现冲锋的同伴和敌人交战处于下风，被大量杀掉，心中燃起一股愤怒，既为了同伴的牺牲，更是要这群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什么是强手。当士兵们看到莉绪后信心大增，她捻起一挺 70 厘米长的连射枪，背靠着小山坡，反手拿枪支砰砰地一阵响声，眼前 200 多名敌军顿时脑袋开花，丝毫不用看目标。由于莉绪的部队从地面推进，敌人还以为她们没有空军，立即出动空中部队。看着敌人出动战斗机等空中武器，莉绪心里觉得好笑。

"哦，一点耐心都没有，地对空武器出击！"

莉绪的部队清一色亮出四肢的远程攻击装置，人人都化成为一台集合火箭炮等威力的"炮台"，刹那间犹如顶天柱般厚度的激光眨眼的功夫穿透天空，冒火的残骸散落在战场上，敌人被这种气势磅礴的攻击吓得目瞪口呆。莉绪这时候亮出自己的空军部队，对方见此也用地对空武器还击。可使他们心惊的是任何弹药碰到莉绪的空军全部给抵消掉，难以理解为何用同样的战法，效果却天渊之别。莉绪抓紧机会让空军朝敌人的阵地一阵轰炸，无数蘑菇云后敌军一片狼藉。

"只学到皮毛，学不到精髓。连基本原理都搞不懂，活该。"

莉绪通过扩音器说出这话后，天空出现了几个光球，一阵电磁摩擦的响声后，光球产生原子弹般连锁反应，将方圆一千余公里范围内爆散，一会儿莉绪的空军被毁掉三分之一，还有一部分被重创，丧失战斗力，坠毁的战舰砸到地上，发生巨大的爆炸后，将莉绪的地面部队炸得又是遍地尸体。一个少女的得意笑声在天空回荡。

"道理谁都会说，所以我们学到精髓也不告诉你，炎泽利绪，这等惨状你又怎么解释？"

说话的人是厄迪星原居民朱丘岚，当年和阿达的仇人联合起来，现在是小人得志，联合了一批原居民，企图东山再起。对于这群没落的人，其他人巴不得全部干掉，这样厄迪星名副其实变成了某亡族的遗留领土，实质就是领土上的空白，这样便能明目张胆地争夺这块肥肉。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再说话，朱小姐！"

这时被击毁的战舰周围伸出无数的导管，像血吸虫般将头部刺进战舰，那个大东西发出心跳声，表面变成蜜蜂窝的正六边形纹理，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无数微粒像皮肤复原般修复整个战舰。地面上战死的士兵尸体每个被一根导管插进背部，伤痕愈合，血液倒流回体内，重新拿起武器站起来。远在自己老巢的丘岚看到眼前一幕，脸上看上去颇镇定，但手握紧，手心出汗。心中冒起了一个让她毛骨悚然的想法：死而复生，死者利用，这明明是死灵术等办法，为何炎泽利绪能运用得如此熟练，难道是死亡之地出了问题。莉绪知道自己的部下复活后必定会对敌人产生精神上的极大打击，于是抬起头露出她那双橙色的瞳仁，一双历经无数战火的战神之瞳。

"现在的年轻人太可恶了，居然不把前辈放在眼里。死者操生不是某人的专利！"

话刚说完，听见丘岚发出一声疼痛的叫嚷，原来是她的总部受到袭击，莉绪却弯起嘴角坏笑。

所谓刀不能出鞘，一出鞘就要杀人，而莉绪的那把刀早就不耐烦了。

第 27 话 “出使”贝美欧

“炎泽莉绪！你有种！咱们走着瞧！撤！”

“我当然有种，不然被整的就是自己了！要滚就快滚，丢了性命我可不负责。”

丘岚忿忿不平地离开了亚原大陆后，反对者是树倒猢狲散，剩下的也是兵力孤少，在莉绪数量惊人的大军压制下，除了光舟市所在的东南部外，其他的基本上被莉绪控制了。而身处后方的阿僚似乎也有所动作了。

当湖鄱获悉自己的死党居然在亚原大陆发动前所未有的凌厉攻势后，顿时坐立不安，赶紧命令自己的三军最高指挥前来商讨，米蕾尔和雅琪维蕾到达后，湖鄱马上板起脸孔，因为那位陆军的指挥老是迟到。两名指挥坐下后，外面传来一阵靴子声音，一位身穿橄榄绿野战服，腰间配枪，头顶平顶帽，有着一头棕色、貂毛一般光滑的短发，天空蓝瞳仁的陆军少女匆匆进入湖鄱的房间，敬礼后两手在后跨立，名叫飞鸟愁子。

“愁子，今天不错，希望以后更能准时，坐下吧。”

湖鄱顿时来脾气了，张口就在破骂阿僚那个不纯的杂种竟然依附着鸣海阵，爬到自己头上撒尿，一边骂一边用眼睛盯着三位指挥，她们都低头看着书桌上的资料。湖鄱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赶紧调整心情，头朝下，双手垫起额头，心里一想到阿僚和阿达都是和自己一样，都是黑发黑眼黄皮肤，为何这两个同乡却手轻轻一翻，根据地、人才、靠山统统到手了。这时湖鄱终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相告：以他目前的实力能不能像阿僚那样在厄迪星占有一席之地。

“原来首领担心的是没地盘？你多虑了，就凭借我们三军合起来那接近 1000 万的兵力，驻扎在大陆的重要地点，还愁别人不听你的？”

愁子将部队驻防的分布图摊在桌子上，表示雅涂诺大陆的军事力量薄弱，加上经济实力不足，难以长时间的支付军费。所以，她们达成协议，利用强大的武力，仿效 PIYO 空的做法进驻大陆各地，当地势力为了镇压反对派，无疑利用她们的部队，为了巴结还特意送礼示好。然而湖鄱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民愤，叮嘱她们别闹得太僵。米蕾尔却指出这种长期驻扎的方式也不大合适，起码她们的驻地偶然会遭到袭击，而且居民们不时上街抗议，要求外驻部队撤离他们口中所说的领土。湖鄱一拳捶在桌面上，怒斥那些混蛋才是入侵厄迪星的外来人，被赶跑的应该是他们才对。然后他眉头一抖，示意三位指挥，伸出右手，左手在右手的手腕上做切割状，暗语的意思就是让她们斩草除根。这时雅琪维蕾则说了一句让湖鄱更在意的话：

“这样，要不要利用鸣海阵，毕竟他和伊原陆奥比较熟悉。”

“不，阿僚已经投靠了他们，阵和陆奥那是一唱一和的贱男女，不要依靠他们，就用你们的力量办。”

三位指挥明白用意后站起来离开，她们一离开，湖鄱就命令自己的心腹派特工尾随监视，一旦有什么异常情况，不用通报，立即抓拿实施“斩首”，可是他根本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那么突然。

在部队驻防地里，士兵们像往常一般站岗巡逻，随后到换岗时间，接替的士兵排好队进入防地，就在面对面交接的时候，新"士兵"的指尖嗖地一声，将一条比头发还要细的东西射进原班士兵的身体里，防地里的士兵统统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替换的领头兵向后扬手，身穿同样制服、编号、番号的"士兵"将放倒的士兵尸体处理掉，回到岗位上继续执勤。然后这些人遇到驻防地里的士兵都如法炮制。在不到 2 小时里，雅涂诺的各个军兵种驻地里，这些新"士兵"将旧的人员处理掉，她们随后密切注视着湖鄱安插在部队的人。

而呆在总部里的湖鄱似乎不大放心，决定要找三位指挥再商议一下，命令自己的蓝衣卫队准备一下。卫队是愁子她们从三军中挑选，不但忠心，而且战历丰富，可是当他打开门看见眼前的卫兵后，马上往后退，举起枪对准卫兵射击，并发动自身的特殊能力。

"原来的卫兵哪去了，你们是什么人？"

"呵呵，被看穿了？不过没关系，你死路一条了！"

话音刚落，湖鄱口中突然吐血，双目反白，特殊能力被一股莫明的力量压制，并且倒灌回身体，他整个像抽搐般倒在地上，为首的三名卫兵脱下她们的头盔后，那三张脸孔映入他的眼后心中越发不安：中间那位有着橄榄绿色的头发、土黄色瞳仁，脸稍尖，宛如猎豹的眼，右边是海军蓝般头发，水汪汪乳白色大眼，脸蛋接近圆。左边酷似猛火地深橙色头发，长着信天翁般的紫灰眼睛，眼角睫毛稍浓，额前有一束白发。

"你们，难道是......陆奥的三军总参谋长博妮露·戴姆、仓岛蓝然和伊仲纱织？为何......在？"

湖鄱还想抵抗，发动浑身的气功企图还击，可是对方早就摸清他的底细，指尖对准其穴位发出刺针，贯穿皮肉骨，从另一边飞出。奄奄一息地湖鄱恐怕有太多的东西不明白，艰辛地张开嘴问：

"你们，不是在远方战场吗？你们怎么会懂得武功这种战斗技能？"

"我们为何懂得你去问阎王吧！"

一阵咔嚓声后，湖鄱的身体四分五裂，四肢被切断，死状难以入目。蓝然伸出手将湖鄱的尸体化掉后，和其他两人率领着蓝衣卫队走出总部，卫队分列两旁，过了一会儿，一位身穿紫色军常服，头顶大毡帽，耳边戴通信器的红发蓝眼年轻军官向卫兵们敬礼，她就是陆奥六位贴身军官之一的奥奇琳·柏莉，面对外人的时候，她们六位的身高会调整至 1 米 80 以下，但面对着自己人，回复至 2 米以上。

"三位辛苦了，对着那些形形色色的外人，我们总被压低身高，而且还被说只有脑子聪明一些，没有任何战斗力。"

"奥奇琳别介意，天宙的人类和外界的人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奥奇琳询问愁子等人的去向，纱织指出那三个人聪明得很，获悉背叛者的部队入侵雅涂诺前，早就安排好一切逃往其他大陆去了。奥奇琳将阵攻占亚原大陆的消息说出来，陆奥已经派出蕾丹前往祝贺。戴姆听到阵的名字有点气愤，或许是她长得可爱，年纪在背叛者中最年轻，所以阵不时向戴姆搭讪。奥奇琳看出戴姆的不满，安抚她不要心急，陆奥已经有所行动，要抛弃现在的主人，寻找新的靠山。走上前伸出手在戴姆的手心上写了一个古怪的符号，蓝然心里为之一惊，在很多人眼里，那位女性可是从不考虑别人的处境，利用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力量奴役着创世天宙，甚至万千世界。

“陆奥什么时候把她给挖过来了？若是这样的话，恐怕连阿达都要恐惧一番。”

“龙基登和蜀乾两次战役都有参与，但关键是他发表了论述创世天宙起源的书籍，在宣传攻势上占尽优势，雨田由真这张牌还真难对付。”

然而奥奇琳却指出众口铄金的道理，现在支持这一结论的除了自己人，外界那是少之又少，正因为只有一点人亲眼目睹，万千世界不承认。这样她们就有机可乘。要堵众人的嘴，阿达估计会让雨田由真现身，奥奇琳用手挡住嘴巴给纱织说悄悄话。

“难道外界要篡改历史？”

“只要由真不敢离开异空都市，阿达一天都说不清楚。可一旦由真出现在创世天宙，手段可就多了。”

戴姆意识到陆奥可能杀掉由真，将自己不安的想法道出：

“可万一由真是我们的祖先，这大不敬的罪加在我们头上，岂不是两头不讨好？”

说到这，奥奇琳不得不将坏消息透露，那就是阵的部队到达光舟图书馆后，发现整个馆都烧了个精光，事后一直没有发现阿达的旧爱人顾咏仪，恐怕是两人在图书馆里相遇甚至发生战斗，现在这个藏着最多黑历史的地方一旦被烧毁，外界在创世天宙不必再忌惮什么了，接下来那伙野心家肯定有所动作。这时候，陆奥从远方通知她们，外界联军达成协议，决定向创世天宙增兵，打击以雷伊姆和蕾幽斯为主的爱姆亚、孢子部队，因为死亡之地的失败，雷伊姆重新杀出阳源光地，在第七区间的攻势前所未有般凌厉，而之前反佐迪联军在攻击蕾幽斯的故乡时，遭到合围，全军覆没。听到这个消息，蓝然闭上眼睛，心想：十六夜蕾幽斯吗？不愧是第三代执政，又是一个让外界心惊肉跳的名字。

而此时的阿达离开了光舟图书馆后，猜出亚原大陆不久就会落入外人的手上，新一轮的列强争霸就要开始了，二话没说直接赶去雨夕的居住地，因为自从在萨雅西被吉蕾莎掳走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自己还没回过神来。失去交通工具的他运用特殊能力长途跋涉，之前又和咏仪打了一仗，到达居住地的时候累得靠在海边的岩石上休息了，突然他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见到了，那个找雨夕姐姐的人。”

一个身穿潜水衣，头戴潜水镜的 9 岁小女孩领着一堆同龄人出现，一头翡翠绿的软发和眼睛，圆圆的脑袋瓜，阿达立即反问她为何知道自己要找雨夕。

“我是雨夕收养的孩子莉娜达斯，只要有人找她我当然知道。”

阿达猛吐了一把，佐迪的女孩允许收养孩子，一般来说要超过 16 岁才行，雨夕才 13 岁竟然弄一个回来，恐怕是某人改动了法律。莉娜达斯接受了目标人物二话没说蹦进海里，从水路进入居住地的基地里。这时候，雨夕等一行人在会议室开会，麻晃看见她来了，赶紧领着凉缝等三个小孩子，让她们一块抖着乐去。然后拉着一位同样的红发、粉红色瞳仁的少女。

“对了，我们来了一个新帮手，这个就是我的好友伊田无影，是我的跟班。”

无影很恭敬地向在座的人问候，当她看到米夕的时候，不禁喜出望外，原来她们俩都是当时被外界俘虏的战俘，事后经过同伴们一番努力，让一部分逃出虎口，剩下的逃不出来，已经遇害了。两人曾经在一个监狱里见面，再次相逢两眼泪汪汪。这时候科扎露发话了：

"目前的形势可不容乐观，握有人质牌的外来人，获悉陆奥来到厄迪星后，纷纷在创世天宙的每个地方发起战争，再次抢占地盘。现在陆奥拿下 3 块大陆，其他的 24 块大陆，除了加能大陆，悉数被人霸占了。我估计阵随后会搞一次会议，名为商讨对付佐迪，实质确定自己在厄迪星的统治地位，毕竟他手上握有背叛者这张皇牌。"

雨夕也明白那些人都是以前的长辈，实力非同寻常。伊里这时候却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但并不是无法挽回，我们决定要做一个惊人的举动，阵之所以那么嚣张，除了背叛者外，还有阿僚的姜氏家族为后盾，给人一种是厄迪星原居民的正统思想，那么我们就拿阿达来做文章，让他出去称厄迪星是佐迪的领土。"

"不能那样吧，对方肯定抓住阿达这个卖国贼的罪行对佐迪大肆攻击。只是，若厄迪星是佐迪的领土，他的举动岂不是变成物归原主？"

雨夕提出这个就是关键，只要有足够的证据亮出来，对方就会处于尴尬地位。决定后雨夕将阿达带进基地里的储物室，旧朋友见面自然有一番寒酸，这时她感谢阿达在潜入萨雅西的时候将情报送出，能让她们提早商议对策。阿达显得不好意思，摸着后脑勺说到其实自己原本不打算发的，担心被敌人截获后反过来利用。

"成熟了不少嘛，科扎露和伊里有事要找你，进去吧。"

关上门后，阿达看着换上军装的两人，心中自然严肃起来，房间昏暗，对方那双能发光的眼睛更让他担忧千万别做多余的举动，他赶紧单腿跪下，像下属等候上司发布命令那样。伊里对科扎露说阿达是个例外，没必要做礼仪工作。科扎露却说可能是他脑中那种友谊起作用，对着承认自己的好友，他愿意下跪。

"阿达，我们不多说什么，交给你一个任务。看到那个银色箱子了吗？把这个东西带去贝美欧大陆，送给肖彭·尼尔巴。"

阿达听到这名字脸部勃然变色，这个坏家伙可是创世天宙鼎鼎有名的罪犯之一，以贩卖人口出道。当年就把为数不少佐迪少女卖到各个地方，幸亏后来有伊佐未紫叶等人拿赎金赎回。伊里提到这个人在厄迪星发迹了，将贝美欧大陆纳入自己的地盘，现在他正准备参加阵举办的厄迪星首脑会议，估计想成为其中一个大陆的行政长官，将自己过往的黑历史"洗白"。阿达怎么会让他得逞，自告奋勇地说出自己手上握有肖彭的犯罪记录。科扎露却说肖彭即使被抓住软肋，也不会承认贩卖人口的罪行。

"所以只需要将那个东西带去就可以了，若进入大陆后有人不让你入境，将这个亮出来。"

阿达从科扎露手中接过一枚黄晶制成的盾牌，感到好生面善。突然他站着的地面像一扇自动门般打开，连同箱子一起掉进一个类似导弹的喷射装置里，一阵震耳欲聋的声响后，装置像水上飞逸船冲出基地，以 1800 公里时速飞奔，外面是翻江倒海般颠簸，可里面却像平地般稳定，阿达心想定是雨夕研究的新武器拿

他做实验，自我调侃地说老朋友真是待他不薄。

4 小时过后，装置速度开始减慢，然后似乎碰到一个硬物，弄得阿达在里面翻了一个跟斗，这下可不得了，哗啦一声不知从哪里丢下一堆铁箱，其中一个箱子还被撞开盖子，阿达定睛一看，银光闪闪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武器芯片、强化零件等等，他脑子里似乎感觉到接下来要干什么。轻轻打开装置顶部的门阀，刚打开的一霎那，一个黑影蹦进来后，他马上意识到科扎露给的盾牌是干什么的。

一伙人在抢地盘，佐迪能袖手旁观？答案是否定的。

第 28 话 多古娜的"刺杀"

阿达发现跳进来的人打扮是专给机器人穿的薄膜衣，全身配置装甲和武器，颜色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这种打扮在创世天宙就只有一种，那就是在外界有着很大名声的维涅兹武器姬，是佐迪的其中一个分支，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兼有处理政务等能力，可由于她们的性格缺陷，有时候沦为统治工具和犯罪分子等不良人士的帮凶，眼前的这些维涅兹少女恐怕是充当防卫部队的角色。为首的警卫兵看着阿达的脸，又盯了一下箱子里的东西后。二话没说手伸出机枪对准他，再有两个警卫兵进来后，丢出一套手镣脚镣，套在阿达的身上，将他连同箱子全部带离装置，阿达被扛在卫兵的肩膀上，大吵大嚷：

"你们搞什么飞机？不要总是像三无少女那样，动手不动口啊！"

这时候阿达环视了四周，发现这是一个海上的岗哨点，每个角落布置了防御士兵，恐怕这是大陆周边的警戒区。他呆在上面还不老实，趁着对方把箱子拿起来的时候，双腿一蹬，踹开士兵的手，眼睛放出激光把手镣脚镣切断，打算跳进海里。可惜对方反应迅速，几十号人前后围堵，焦急之际阿达利用自己学到的技能，右手手腕收进前臂后变成一挺火炮，一下将面前几个卫兵的轰了个肠穿肚烂，她们弯下腰用手捂住身体上的窟窿，两脚微微分开后退两步，以 20 倍癌细胞的速度将身体回复过来，亮出胸膛里的内藏式火力，将阿达打得在空中翻滚一轮后再掉在地上，被重创后自然吐出一堆气话：

"可恶，皮多肉厚装甲硬，血量火箭式回复！"

阿达在不敌对方的情形下回想起科扎露的话，既然箱子是献给对方的物品，等于是用作收买的贿赂款，于是阿达赶紧让对方不要动手，那些没收的东西愿意献给卫兵们。这话一说，对方立即改变态度，武器收回去，也放话了，拿守卫职责做接口怎么都不愿意收。这时阿达亮出那枚黄晶盾牌，卫兵们马上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其中两个将一箱电脑芯片取走后，其他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这时远方使进一艘巡逻艇，艇上的巡逻兵将那些箱子全数搬上船后，向他打出手势，意思就是跟着她们走。阿达自言自语：

"原来雨夕不愿意做这种收买别人，卑躬屈膝的工作。所以才叫我来，没关系，装孙子我还算到家。"

刚走上艇，阿达又被别人当作速递包果扔进一个黑箱子里，巡逻艇开足马力朝贝美欧的海岸开去。自从尼尔巴接管了这片聚集了众多黑道人物的大陆后，为了应付其他派别和对抗外来势力，他收编了很多维涅兹

少女，在海岸线上修筑防御基地，沿线安置探测仪器，让这些处理信息极度强大的警卫构筑了一张保护网，严格监视大陆内的所有人，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火拼，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每年从厄迪星的蜀乾峡谷购入大量的武器，甚至是战斗人员。并极力搞好和日高的关系，最近更是拉拢阿空和美志留。

要进入贝美欧必须经过重重设防的关卡，阿达担心检测仪器把自己给测出来，心里十分惊慌。这时候船只进入关卡的检验站，巡逻兵捧着大箱子放在检测仪器上，快要到藏阿达的箱子时，其中一名故意将箱子倾斜开来，部件哗啦一声洒了一地，这一下可不要紧，负责守卫关卡的守备兵赶紧跑过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当她们的视线落在那堆银光闪闪的部件上时，好像被诱惑一般，将芯片部件握在手心里爱不释手。

"这是从佐迪兵工场弄来的上等好货，姐妹们若是喜欢，尽管拿去用。"

负责押运的巡逻兵立即上前向守备兵示好，那些守备兵用头盔上配备的镜片分析器仔细观摩了一番后，头盔伸出驱动装置，将芯片收进脑袋瓜。

"真舒服，佐迪的那些大姐姐还真懂得享受。"

说完，守备队长用手往后一扬，守备兵让出一条道放行。

通过关卡后经过一片树林后，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到处高楼林立，灯火通明，交通车水马龙，井然有序，马路上的行人穿着时髦，身体看上去十分健康，一片繁华的景象。阿达本以为这里应该被巴尼尔弄得乌烟瘴气才对，看来那个犯罪分子成功利用维涅兹来"漂白"，这是黑道分子经常使用的伎俩，先用不干净手段起家，然后通过洗黑钱等方式，摇身变成正当商人。押运的巡逻兵找到一处军事区，跟门口的哨兵交涉后将箱子交割，转由军区部队运送。她们将箱子装进地下运输车直接运抵 2000 公里外的尼尔巴总部登宏布尔，该总部的原型是个地堡，由于尼尔巴要躲避仇家的追杀，进入贝美欧后一直找地方躲起来，从不抛头露面。即使后来夺得领导地位，暗地里安排人员将仇家斩草除根。

"头领需要的东西已经运到了。"

"哦，真的吗？失而复得，我真是太走运了，赶紧运进来！"

这位样子看上去像 70 多岁老伯的人，实际年龄不到 30，一直韬光养晦的他装作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让不少后辈栽倒在自己手上。

尼尔巴迫不及待地要一睹自己追求那个宝物，双手凝集着两团黄色的烛火，脸部的皱纹、老人斑、眼袋统统消失，斑白的头发回复到以前的鲜红，一双无奈的绿眼充满了欲望，然后命令警卫将整个房间布置成美术馆的架势，铺上红地毯，用窗帘挡住外面，自己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当警卫将银色箱子抬进房间中央的时候，尼尔巴赶紧喝退警卫，在他眼里，箱子里的宝物不允许任何人染指。警卫兵从来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的脾气，纷纷在外面议论着。

尼尔巴身穿黑色西装，特意戴上白色手袜，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的密码锁。那一瞬间，他感到女神从天而降，眷顾着自己。箱子打开的一瞬间，银光把整个厅堂照亮，甚至在室外几十米远都能看到。一尊身高 1 米 90，银光透亮，15 岁般少女的全身像呈现在眼前，尤其是那双类似石英的眼睛发出耀眼的红光。

"费尼丽·米琉，你逃到哪里我都能抓回来。"

费厄丽就是传说中的佐迪电镀石英姬，当时外界的侵略军入侵创世天宙，她由于来不及撤退被俘虏，面对着严刑拷打，百般凌辱，依然不肯屈服，终于有一次费厄丽假装屈服，伺机逃跑，却被逮住。为了杀鸡儆猴，外界决定拿她来开刀。面对胜利者的嘲笑，费厄丽显得垂头丧气，当执行者准备在临死前戏弄她一番时，这位年仅 15 岁的少女，一把将行刑人的右手手腕整个咬下来，扔到当时的主谋尼尔巴身上，顿时引得他火冒三丈。

"失败了居然还没那么嚣张！我就拿来你帮佐迪打上失败的烙印！"

尼尔巴特别喜欢艺术品，想起古代罪犯处决后示众，这时他想起佐迪少女很有动漫作品中的气息，于是脑中冒出一个极其毒辣的办法，将费厄丽塑造成一尊经过电镀处理的少女像，而且最让人发指的是要在她死之前完成这个处理，他觉得还不够，应该要加上一些装饰品，于是决定先把费厄丽的眼球挖出来，用透明的、经过处理的石英取代。

"你个变态！我......我......一定将你千刀万剐，啊......！"

咔嚓一声，两个眼球从头部拔出，活生生的将石英塞进原来的地方，那种疼痛让人看一眼都觉得心惊肉跳。接下来在上面浇上一层钛金属液，别说被这些液体包裹后休克，那 1725 度的高温浇在一个女孩子身上那是什么感觉？简直就好像活人跳进岩浆里！费厄丽的喊声几公里外都能听见，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那个被浇的身躯居然还在动，尼尔巴立即让人把滚得发烫的液体浇在费厄丽的头部，让她彻底说不了话，甚至看到这，连他的部下都掩面失色。可是这个人却好像董卓那种人，喊声只会让他越来越兴奋。

最终费厄丽在电镀工序进行了三分之一后彻底失去生命气息，而第二天，由她塑造的电镀像挂在一个能集合上百万人的广场上，双手被捆绑吊起在空中，同伴几番想夺回尸体，最终无法实现。

"嘻嘻嘻，什么佐迪少女，连一个小小的电镀都抵御不了，果然是垃圾！"

"哦！原来当年就是你想的酷刑。好啊！你居然这样对待我的朋友！"

一阵爆炸声，大门被轰得粉碎，十多名警卫兵被击飞倒在房间前。阿达以武装盔甲的形态出现，一手持枪瞄准尼尔巴，对方赶紧展开魔法护盾抵御。

"可恶，你们干什么去了？竟然让一个外人找到我的住所。等一下，这人不就是那时候对佐迪歌功颂德的易路尔·达·比多？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找到我的住处，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说完，一堆全副武装的警卫兵挡在阿达的面前，而尼尔巴张口奸笑正打算离开的时候，少女像在万分之一秒的速度从石英眼睛里射出光芒，嗖的一声将面前的警卫兵胸部打出一个大窟窿，打伤了尼尔巴的胳膊，他的内心一股严重的恐惧。由费厄丽塑造的电镀像像活人般活动，身体像液态金属般化作银色装甲。

"费厄丽·米琉，想不到你 6000 年后还没死！"

"嘛，其实早就有人发现了，幸亏她们没说错来，你不是听到传闻说电镀姬的像到了深夜会流血泪吗？那个传闻弄得你惶恐不安。"

尼尔巴被击伤胳膊，使出魔法就有一定的困难，他见势头不妙仓皇而逃，费厄丽从后追赶，可惜的是警卫兵纠缠不放，阿达马上上前掩护，她才得以追赶尼尔巴。眼前费厄丽穷追不舍，尼尔巴决定施展炼金术，让费厄丽身上的金属产生异变，间接改造对方的身体结构。

"幸亏我早有一手，你永远都是失败者，被人操纵的傀儡娃娃！"

费厄丽哪有心思听尼尔巴的说教，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合并在一块儿后发出一个咒语符号，对方的炼金术竟然失灵了。在尼尔巴眼中，费厄丽是个很浓气息的科幻系战姬，应该不懂得魔法。可惜的是费厄丽来自佐迪多古娜混血一族，全能通才就是最大特色，哪有她们不懂的，除非是她们不知道而已。费厄丽趁着化解炼金术的空隙，从手中扔出一颗子弹，瞄准尼尔巴的头颅。这个狡猾的家伙不予理会，他在日常生活中设置了一个魔法结界，抵御一切的攻击。谁知这枚子弹一下将魔法结界击得粉碎，并贯穿他的太阳穴。尼尔巴倒在地上，看着费厄丽后低声下气地她为何懂得炼金术。

"那你又为何懂得电镀？道理是一样的，学来的。只是我学得不精，况且为了证明我将你给打败了，得将你的尸体带回佐迪，顺便要粉饰一番，就用炼金术改造一下吧！"

尼尔巴一听就知道她要报被电镀的仇，死期已到的他只能发出临终前的绝叫：

"你个复仇战姬！果然，失败者只有是被蹂躏的份，只是今天换作是我罢了！"

可这个黑道分子最后却被费厄丽的手化成的刀断喉而死，对着这个曾经疯狂虐待自己的人，费厄丽却给了他一个忠告。

"深陷于丛林法则那套弱肉强食的你，到死都理解错了。"

另一边阿达应付那堆警卫兵可是吃不消，即使被砍为两半，射得身躯支离破碎，有着维涅兹血统的警卫兵不一会又回复过来，渐渐地被包围了。这时，警卫兵似乎受到了尼尔巴被杀的消息，赶紧停下手，一下子散去。费厄丽回来找阿达，面对着死去活来的老朋友，阿达忍不住失声掉泪，费厄丽对于一个男孩掉泪还是不大适应，调侃了一句：

"对着美女才下泪吧，其他人恐怕就不会这样了。"

"我的朋友为了故乡赴汤蹈火，其他人我不管，起码我就被感动了，毕竟我连自己的故乡保不住。"

其实真正的厄迪星很久前毁于自己人的内乱中，后来迫不得已，入侵创世天宙，霸占了最大的星球，改名为厄迪星。阿达获悉这段历史后，才得知那个长盛不衰 5000 万年的故乡，其实早就没了，不得不承认他的种族在群雄竞争中彻底落败了，到了创世天宙苟活残存。倒是费厄丽说：

"你还是不是我朋友，那么没志气。我们佐迪面对万千世界的围攻都能存活并且壮大起来，你可别给我们丢脸。"

随着尼尔巴的死亡，贝美欧大陆又陷入了混乱之中，他所建立的部队群龙无首，四处逃离，由于阿达和费厄丽势单力薄，趁混乱逃离，打算找雨夕商量下一步的事情。可她们俩前脚离开，有人后脚就进来了！

“哈哈哈，老朋友你真聪明！有阿达这个愣头青在，我们要地盘那叫做不要白不要。”

原来逃离了雅涂诺大陆的三个女指挥，趁着投靠湖鄱的时候暗地里招兵买马，盯准机会抢地盘。消息灵通的雅琪维蕾，早就摸到佐迪要对付尼尔巴。于是，三军联合起来共 880 万兵力隐藏在贝美欧大陆的北面 500 海里水上山脉，当大陆上的人群急着逃难时，她们乘虚而入。而大陆上的守卫部队发现她们部队的番号后，竟然选择放弃抵抗。而尼尔巴的残党眼见主子不在，赶紧联合其他派别，妄图重新瓜分贝美欧。可当他们看见那密如蝗虫的战姬空军、漫山遍野的战姬陆军，顿时作鸟兽散，可惜的是早被原来佐迪的原居民组成的武装力量给围歼了。

陆军指挥愁子占领了大陆的总指挥所后，立即命令部队实行戒严。

“飞鸟指挥，外面有一位自称是神蔚依久的守备军指挥想和您见面。”

“呵呵，依久来了，那我们的安全就有保证了！”

一位有着耀眼黄发，火红色眼睛的 14 岁少女身穿黑色武装警察服饰，向愁子敬礼。愁子也举起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敬礼，问依久为何发现阿达入侵却视而不见，这时依久思索一番后说：

“我的部下曾经向鹿岛日高效力，估计被她那种贪污腐败给感染了，偷偷收下了阿达走私来的高效率芯片。而且半路还杀出来一个费厄丽·米琉，想不到她 6000 年后，不对，应该是 6000 万年后突然复活。”

突然复活，愁子听到这字眼肚子里就觉得可笑。

第 29 话 会 议

“雨夕，这太过分了，一场辛苦为谁忙？为何我们每一次都被这样！”

在 163 居住地指挥室里，麻晃知道再有一片地盘落入别人的手里，心中颇有不甘，雨夕可是心里有数的。让麻晃不要心急，现在除了陆奥那些背叛者，其他人的立场还没清楚，说不定是异空都市派来的间谍。从阿达的信函里她们获悉阿刃、海乃被陆奥等人拉拢，估计她们另有打算，是可以争取的对象。雨夕看着眼前的厄迪星地图，36 块大陆看来已经各自有占领的人，接下来恐怕就会出现新一轮的争夺战。麻晃问雨夕为何大家都要抢着争夺这个创世天宙第一大行星。

“那是因为这个地方拥有通向创世天宙各个区间最便捷的通道，而且拥有黑历史最多的光舟图书馆，可惜书籍早就被我们转移了。现在他们借死无对证，重新发起对佐迪的歼灭战。他们要拿厄迪星来做榜样，重新实现多世界共同支配创世天宙。”

麻晃叹息正因为有阿达存在，所以才拿厄迪星来开刀。这时，士兵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背叛者的头领鸣海阵将要在锦博市举行一次新的首脑会议，会议上还明确表示将锦博市定为联合政府新首都。这边消息传来，那边阿达和米琉来到了居住地。雨夕赶紧派士兵接她们进来，当阿达获悉那群强盗开所谓的会议，顿时气得跳起来，破口大骂：

"那堆臭小人，不但有了贼心，贼胆还亮出来了。他们想干什么？九合诸侯？统一天下？"

"阿达，你别说了，我在回来的时候，发现你的同乡姜僚散布对你不利的消息。"

米琉掏出一份报纸，头条就刊登着易达杰统一厄迪星的野心暴露，主要内容指出了三条：借助学生时代大肆和佐迪的主要首脑人物，利用同学关系勾结；在冲突期间，协助佐迪少女安插人员进创世天宙的每个角落，疯狂贩卖少女人口，最后并直接参与佐迪的军事活动，卖国求荣。证据更是列出了一大堆，包括日记本等等，最显眼的也是三个东西，第一就是他写的小说里都有佐迪是创世天宙的主人，奉由真而拒外敌的反动标语；第二，家中老是挂住一副对联，上面写着三国尽归司马氏，天宙全属佐迪姬，公开叫嚷要武力统一。第三，就是阿达的得力战友静岗雨夕，就是他要统一天下的野心，因为雨夕二字读作玉玺，玉玺是古代帝王行使权力所用的大印，一个渴望最高权力的人时刻把"玉玺"带在身边，那不想得到天下会想得到什么，最后还罗列了佐迪为了争夺创世天宙做的种种劣迹。看到这个报告，阿达气得头顶冒烟，把报纸撕裂抓成一团，踩上几十脚。指着窗外，臭骂阿僚必定是利用莉绪抄自己的家底，颠倒黑白。

"哦，想不到雨夕在阿达心中居然有那么重的分量？平时发现你们俩见面少，交谈也少，这是怎么回事？"

雨夕只能将自己出外留学的那段经历道出，那时候应该是组建战姬联盟的时候，阿达是为佐迪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所以知名度越来越高，引出了自己故乡的人不满，他们当中有的借助昔日同乡之情，希望能分一杯羹。可是到手的肥肉怎么能分别人一口，他就以厄迪星已经站在侵略者一边为由，拒绝任何厄迪星人和佐迪接触，可是阿达自己是那么做，并没阻止好友，后来她才认识了阿僚。麻晃指着阿达的额头，说他居然敢撒谎，提到厄迪星人全部灭亡。

"阿达没说谎，确实在易姬仪式后，厄迪星遭到了严重破坏，全部人口被灭。阿僚那种人虽然是厄迪星人，但经过世世代代和外族人结合，基本上血统已经很淡了。即使他是厄迪星人，创世天宙的厄迪星那是佐迪的领土，他们只能离开，没理由呆在这里。"

"可是，雨夕，我担心外界还是坚持虽然这里是佐迪的领土，但实质上是他们经过一番经营的，死口不还。"

对于麻晃的担心，阿达得意洋洋的说：

"不用担心，你看我的故乡怎么做？你是比原来的主人建设得更好，但终究那是抢来的！等国力增强后，我的故乡还不是一样要回来！甭跟他费口舌，自己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原则问题是不能谈的！能谈就不是原则！记住吧，这是我故乡某位大人物说的！你用这话来对付阿僚，他同样也无话可说。"

说到这，阿达又把那张写有奉由真而拒外敌的字画拿出来，觉得这太过瘾了，现在轮到他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亚丝婷咯咯咯地笑，说阿达又在做着自己是最高领导人，大权在握的美梦。这时他突然冒出一个奇特的想法，决定要去参加首脑会议。雨夕猜出阿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决定自己陪同他一块去。

"不行！雨夕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况且阿达是什么人，没资格要雨夕做他的保镖。"

这时和雨夕一直是同窗好友的米夕显得急躁，一味地劝她别跟阿达一起冒风险，上次雨夕独自去几娜尔作战，自己一直呆在家里，时刻祈祷，几乎睡不着觉。麻晃露出阴险的笑容，说米夕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希望有一个伴侣陪伴。阿达脱口而出，叫雨夕和米夕赶快回故乡申请两两配对，到时候可以进行神圣仪式。

结果被麻晃一拳将他整个打倒在地上。

"一听到那个仪式，阿达这只禽兽就想入非非。"

"那我也是想早点结束战争，那么大家都能尽快让外界承认！我们一定赢！甭管管仲、陆逊、赵普、薛仁贵、庞培、亚瑟王等人来都要败！"

说到这，科扎露指出阿达不识趣的尾巴翘得高高的，却被他一番正义之词反驳，现在佐迪是反侵略战争，邪什么时候都赢不了正。伊里却连连点头赞同，为了坚持正义的信念，即使敌人比伟人还要强大，那都要战，毕竟主导世界的不是某个伟人，而是历史趋向和规律真理。

……（锦博市开会大堂）

当日的首脑会议，参加的人数大概 30 多人，毕竟一个大陆一个主人，加上随同人员，估计还没到 200 人。阵作为会议的发起人，早早就坐在主席台的位置上，由陆奥的二位心腹安姆·洁美露和普多兰陪同，洁美露穿着一套耀眼的黑军装，帽子与她那头豆灰色、双马尾发型的秀发，还有那双珍珠白的瞳仁，全身的黑色装备和饰物，给人一种小恶魔的模样。普多兰在深黄色双边纽扣型的军装下，留着黑褐色的头发、黄褐色的瞳仁，也把头发扎起来，像一条野马尾巴，整个人的感觉就是一头有着野性、不服输的小野兽。或许是她们的模样比较另类，在场的首脑自然给予藐视。这时候阿僚和莉绪从外而入，安排人员入座后，斟茶递水，放置文件等。

"阵，莉绪这种人怎么能在这里？赶紧离开！而且姜僚不过是个没落家族的后裔，他不能参加这次会议。"

"怎么不能？姜先生可是厄迪星人，你们在厄迪星召开一个没有厄迪星人的会议，岂不是自欺欺人？"

莉绪当即为阿僚抱不平，她是暗中向在座的人示意，应该给他一个席位才对。就在众人想反驳莉绪的时候，阿达和雨夕到达大厅门前，正好看见西尔比纳和她的护卫队，他赶紧整理衣装，甚至拿出镜子比划比划。然后才伸出手，向这位赤褐色过肩长发、青铜色眼睛，身穿充满战士气息的橄榄绿黄边军装的少女握手。西尔比纳伸出戴着皮手套的手，温和恭敬。阿达用一副成功人士的口吻说自己终于有足够的本钱来见她这位官宦权贵，欣赏着对方的打扮。倒是西尔比纳提醒他别得意洋洋，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雨夕也和她握手，低声问一句：

"在我印象中，前辈可是敦厚宽和，想不到现在还是。"

"不，我已经变了，而且我们是敌对关系，别再称呼前辈。"

知道阿僚和阿达来了，阵立即走下座位热情款待，骨子里头是你死我活，但表面上还是要装作不动声色才行。他们俩答谢后，阿僚和莉绪站在陆奥后面，雨夕猜出对方已经把姜氏家族拉过去，接下来必定会对阿达加大批斗力度，暗中叮嘱他听到任何侮辱性的言语都不能激动，实在忍不住用手去抓桌子。重要人物都到齐后，陆奥的另外三位心腹藤益、奥奇琳、蕾丹也身穿军装，六个人连同陆奥一起分列在阵的旁边。忽然，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一位有着深红色软发、紫红色瞳仁，脸上保持着奸诈笑容的女宪兵进入会议室。阿达一看见这位身穿灰绿色特有军装，头顶钢盔的女孩，立即一个手指指出去说：

"哦，库理幽你个马屁精！今天又去忽悠谁了？"

库理幽捂住嘴巴偷笑后率领着护卫队将会场的出口保护起来，并用通信器吩咐周边的部队加强治安，然后站在雨夕的旁边，叫阿达坐下好好开会。首脑们看着这伙不大正经的家伙，更是对会议的内容不感兴趣，其中几位还冒出退席的想法。这时候，阵站起来哈哈大笑，指着眼前的人说那些胆小鬼只敢派替死鬼来，这种人没资格和他享有统治权，立即遭到所谓首脑们的强烈反对。面对这种情况，阿达用右手托着脸庞，左手的四个手指很有节奏地"弹奏"桌面。

"阵，为何易路尔能出席你的会议？该不会是暗地里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阵也知道阿达不在自己的邀请名单里，可这个人和佐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之前攻打亚原大陆时，不但拿不到黑历史的书，还丢了咏仪这枚棋子。这时，伯涛冲进会议室，一个箭步上前抓起阿达，幸亏雨夕在一旁，一掌将这个不速之客推出一米远。伯涛获悉咏仪在光舟图书馆与阿达相遇，并且死亡后，恨不得将这个丑小人杀之而后快。阿达听从雨夕的话，坚决忍耐。可雨夕却用心灵术让他对着伯涛大骂，直至对方情绪失控。

"哦，原来是伯涛你这个小人，别以为依靠了雄志源我就怕你，贱人永远是下贱，你是何等人，居然想做厄迪星的最高元首，甭想了！"

"阿达你不知羞耻，三番四次缠着咏仪，弄得我经常被人说三道四，你还是人吗？没节操。"

阿达顿时跳起来张口就骂，唾液像水花般洒到伯涛的脸上，自己是看在小学同学的份上，看见咏仪身体日益变差，好心相劝，然后指着他这种儿女情长的人不足一提，精明细算的阵不可能收下这种垃圾做自己的部下。陆奥示意伯涛不要在纠缠阿达，等会议过后再发动战争不迟。可伯涛的性格就是小市民心态，阵不过利用它牵制阿达，现在咏仪没了，这个小市民等于是碍事者，这时库理幽出手了。

"主人叫你闭嘴，还不回去？若再胡闹，就别再出现。"

"什么？好啊！居然过河拆桥！我今天就......。"

伯涛话刚出口，库理幽将皮带边的手枪拔出，正中太阳穴，那个依仗自己爱人企图学阿达那样攀上顶峰的跳梁小丑最后微微张开嘴自叹，为何得到了雄志源那种与宇宙创世纪平起平坐的大靠山，最终还是逃不过一死。阿达心里却嘲笑伯涛的幼稚，自己投靠佐迪前早就死了，而且一个老是泄密，只顾自己的人，没有哪个领导会喜欢的。说到这，阿达突然装作肚子疼，示意雨夕自己要上厕所去压惊，二话不说匆忙推开门离开，雨夕尾随其后。库理幽看出她们俩想溜走，对着微型对讲机说：

"各宪兵队员注意，立即对雨夕、阿达进行监视跟踪！"

她们前脚离开，宪兵们从后跟上，人数超过几百人，战斗力比不上库理幽，但足够纠缠着她们俩，一会儿的围追堵截，已经将出口包围着，并且设置了黑魔法阵，所有人呆在这地方一时半刻用不上特殊能力。就在她们逃到大门前的一段走廊上，宪兵们前后堵截，一拥而上，阿达和雨夕背靠背拿出随身武器还击，十多名宪兵应声倒地后，两人一口气把旁边的一扇门撞开跑进杂物房，然后用柜子、铁架顶住门。

"雨夕，我们利用通风道逃出去，想不到我们竟然用这么窝囊的办法逃走！"

可惜门和柜子等杂物弱不禁风，他们还没来得及爬进通风口，宪兵们抢着进入，阿达急中生智，拿出一枚烟雾弹炸得整个室内乌烟瘴气，阿达让雨夕站着自己的腰跳上通风口溜走，宪兵们七手八脚把他压在地上，途中还遭到反抗。这时候的他想起在萨雅西被吉蕾莎打败的情形，不禁叹息自己不该来前线拖累朋友。正当面前那十多个宪兵想活捉阿达的时候，突然她们露出被精神控制的表情，陆续地倒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后都不动了。接着有一个宪兵队长走进杂物房后迅速关上门，脱下钢壳，露出灰色长发，淡蓝紫的眼睛令阿达露出一股惊喜。

“十波冶子？你怎么在这里？”

“说来话长，你明知道这里是陷阱竟然还过来？陆奥她们在这里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暗地里已经遵从鸣海阵的命令，决定对厄迪星进行大清洗。”

这时，刚才的宪兵似乎清醒过来，冶子马上伸出右手，露出她烈索理恶魔少女特有的使魔封印，宪兵们马上疼痛难忍，捂住肚子、脖子等部位在地上呻吟，冶子将封印一一烙在她们的胸部，顿时眼睛里出现了烈索理的特有恶魔符号。冶子念念有词：

“从今天开始你们侍奉的是真·雷帕迪，是它忠实的战士。”

“是，一切听从主人的吩咐。”

随后冶子抽出一套宪兵服和装备，叮嘱这些宪兵们掩护阿达离开锦博市。可是当阿达问冶子为何不离开时，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吃惊：

“你一定要离开，否则那个人降临后，你就再没胜算了，回去后联合雨夕，好好想办法对付那个人。”

“到底是谁要与我们为敌？我连咏仪都能放下，还会有谁能对付我。”

“有，就是你的宿敌！”

一个可以让阿达永远抬不起头的人，到底是谁？

第 30 话

听到宿敌二字，阿达猛然想起一个人，冶子发现他愣住了，命令宪兵赶紧带走这个没什么战斗力的人。

雨夕依靠着通风口，从楼房一个出口跳到地上，逃离了干扰范围后一边运用飞天技能逃离一边通知故乡做好应对措施。这时候，阿达那一伙人也逃出会议大楼，向她挥手。

“阿达，什么贵人协助你逃离了？”

“是十波冶子，真想不到她竟然和库理幽沾上边了。”

两人逃离锦博市后借助冶子提供的宪兵骗过了守卫部队，选择偏僻区域北上，长途跋涉地来到了亚原大陆最北边的楠昆市，一个废置了的港口。雨夕事先在这里存放了一艘摩坦妮潜水艇。阿达感谢宪兵的协助时，

突然一阵银色光影，冶子出现在她们面前，原来冶子就是烈索理恶魔少女的灰阴使魔，只要她将任何生物纳入自己的控制后，能共享对方的一切数据，甚至拿来充当转移的媒介。冶子和雨夕见面后，表示自己带着好消息前来。

"迪比鸟已经击败了反创世纪大军，在万千世界聚会上列出了侵略者在创世天宙所做的一切罪行。另外还有秋山风间一行明白事理的人支持佐迪，现在我们扭转孤立的形势。"

"太好了！我们这边有冶子加入，实力绝对强得多。"

"还不止我，故乡陆续派人来厄迪星。毕竟是大决战前夕，万千世界顶不住我们的舆论，终于前所未有的要实行毁灭创世天宙的计划，这次敌人的数量惊人，几乎和整个万千世界开战。"

阿达却拍着胸口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他们日后发现自己所作所为是可耻、遭到批判时，只有后悔悔恨的份。冶子被阿达坚持正义的口号所逗乐，解释口号是十分重要的，但终究还是要真刀真枪才能把对方打败，不然就变成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家伙。进入潜水艇后，冶子马上举起双手伸懒腰，靠在座椅上闭眼休息，雨夕看着她入睡的样子，深表同情：

"想不到冶子为了接近迪比鸟和库理幽，充当了宪兵，每天忙着捉异端分子，累得很。"

"若生还不是专门为了统治特意塑造的人工宪兵，不过抛开这个身份来讲，那个小丫头确实严于律己，性格有点天真幼稚，若是用于正面，必定是个模范。"

这时通信器响起，雨夕接到来自异空都市的消息。

"是雨夕吗？我是奈加也，很久不见了。上一次和你一起作战感觉非常爽，将那些自称身经百战的臭男人打得一败涂地。我们现在赶往厄迪星，很快就来支援你们！"

"哦，原来是奈加也，你带了多少援军过来啊！要多带几个英雄过来！不然对付不了陆奥，这次你可以将那个大混蛋陆奥打击一番！"

奈加也一听到陆奥的名字，心中越发兴奋，自己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来超越这位同辈，当年眼睁睁看着陆奥叛变，奈加也用尽一切口吻，将那位昔日的好友骂得一钱不值，或许真是由于她的毁骂，所以外界一直将陆奥当作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小人，谁知却帮了大忙，陆奥成功地借助这位同辈的口吻装无能，暗地里却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绊倒。说句实话，万一哪一天奈加也和陆奥正面交锋，估计还不是对手。可奈加也从不考虑这个，宁愿战败也是要上。

雨夕知道故乡派援军来，接下来就是要让援军安全到达，奈加也收到米夕的消息，她和无影已经离开厄迪星赶往护航。

"雨夕，我们必须选定降临点才行，你看看这些地方如何？"

擅长于就地取材建筑基地的亚丝婷将自己设计的降临装置以及具体位置画成图纸拿给大家看，麻晃拍着认真工作的亚丝婷，指出她回归佐迪后，情绪出现了好转，亚丝婷听到这话后第一次感到忧伤，思索着在读书的时候，阿达奉劝她不要去万千世界，特别是厄迪人的故乡仙时世界，那些地方情况复杂，三教九流的

人都有，搞不好碰上骗子、大混蛋、地痞流氓等，被欺负还不算，骗财骗色什么都有。雨夕也看出亚丝婷在外面的世界受尽委屈，甚至被冤枉关进监狱，所以才害得她从原来时刻面带微笑变成整天傻笑痴笑。

“等一下，一，二，三，四，五。不够啊，记得我上一次易姬事件中，佐迪每一个系都给我派人来了，怎么这一次只有五个？”

“说明这次问题不大，没必要 28 个系都出动。”

然而阿达却指出阵那边除了陆奥，还有库理幽等七个人，加上阿空、零间、佳澄等人，已经达到 15 人。背叛者一口气来那么多，恐怕当中别有原因。他的脑中冒起一种不好的感觉：

“要是她们学露丽卡的二十八少女聚会，那么接下来还有 10 多个人没到。”

阿达的话引起了雨夕的注意，她赶紧和科扎露商量，请故乡严密注视着陆奥等人的行动。

可就在这一刻，一个意外的人来到了居住地，指挥室里飘落了一阵天使的白羽毛，地上光圈出现的地方，一位长着雪白翅膀，金发深绿眼睛天使少女，身穿佐迪传统战斗服，米琉认出这位是在二度穹时代闻名的结城双子，立即询问她来此的目的。

“异空都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事件，式神野望叛变了！率领着自己的亲信，挟持了天央蔷薇，和雨田由真分庭抗礼，自称自己才是佐迪的真正祖先。”

麻晃听到这话马上跳起来，一口破骂那个嘴巴缺德，手脚更是没人性的野望终于露出了狼子野心，好像要抡起大板砸死分裂分子。双子提到更糟糕的事情野望不知道耍了什么花样，不但得到爱可丝的协助，而且声称要将外界罗列的佐迪战犯交出来，包括在远古时代的蒂蕾雅等人。听到要将佐迪守护故乡的灵魂人物交出来，阿达也忍受不住，伸出手指指向远方，这种人必须杀之而后快。

“真想不到在外敌重新入侵的节骨眼上，陆奥她们还没能捉回来！又来了一个新的叛逆者！”

雨夕想到故乡必须出动为数不少的兵力对付野望，所以陆奥才敢在这个时候聚合其他人来厄迪星。双子将异空都市派出的援军数目告诉大家，故乡派出了包括她在内的 6 支部队一共 2700 万人支援。雨夕吩咐亚丝婷立即进行接驳工作，掩护援军安全降落在佐迪的居住地上，让麻晃等回到原居住地整顿，一场大战迫在眼前。

而这时候，经过库理幽和陆奥的做法后，各“首脑”们都毛骨悚然，阵命令陆奥宣布他才是厄迪星的元首，在会议室外听到这个消息的阿僚是愈发悲愤，莉绪安抚他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

“这时候，我宁愿让阿达来做厄迪星的元首，也不想让外人插手。”

“哦，难道你觉得阿达写的东西是真的？”

阿僚发愁地说若阿达书上写的人是真的，那总该露一下面。莉绪见他思想变得那么快，双臂垫在后脑勺上侧头指出他们俩以前可是结下大怨，阿僚说私怨是自己人的问题，现在遇到外敌要一致对外，自己总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和阿达的仇人一样犯糊涂。

“哪个人来证实创世天宙是佐迪的，你才会相信？是不是雨夕？我知道，你和阿达过不去主要是因为她，夺人所爱确实可恨。”

“开始是那样的，后来从顾咏仪与利伯涛身上，看到我和阿达同是天涯沦落人。或许我在雨夕心中，就是普通朋友一个，我很在意，但别人不一定在意。话说回来，你丝毫不介意我认错人，有时候被你骂成窝囊废，不懂得体会女孩子的心。可是，你对我才最用心，所以......，我对你的好感越来越......多。”

阿僚脸渐渐变红，一把抓紧莉绪的左手，只要厄迪星的事情结束后，他就回到家里，不问世事。莉绪却用手指头往阿僚额头一弹：

“想和我谈恋爱？你连雨夕都泡不到，还想泡我？哈哈！但是我喜欢你这种委婉的真心话。对了，有一个人或许你见面后，会知道厄迪星的真实情况，这个人的话你也会相信。”

阵登上元首宝座后，立即亮出武力统一的手段，立即藤益等这六位人型的指挥做动员工作，陆奥安排阿僚做交接仪式，让他成为自己智囊团的一员，一来能控制这个厄迪星唯一的合法后裔，二来有了这个宝贝，他的元首就显得“正当”。

陆奥赶来向阿僚宣布任职书，莉绪觉得机会来了，让他赶快签了任职书，随后和陆奥密谈。

“一切都准备就绪，终于可以和雨夕做一个了断，你也能和奈加也做个了断。”

“我们俩的目的是一样的，怎么。还是不肯对现实低头？”

“那为何你又不低头？”

陆奥说莉绪是明知故问，她得到这个回复后，长叹一声，转手扬手离开。

“嗯，彼此彼此罢了，放心吧。那个丫头不会坏了你的大事，至于我的事情也请你保密。”

和莉绪告别后，陆奥运用空间技能，回到自己独有的隔离空间内，这是佐迪少女一种习惯，能防止外人偷听，然后让想见的人进入，神不知鬼不觉。陆奥用手点击前方，出现一道圆形出口。一会儿，9 位身穿白色军装身材魁梧的少女走出，披棉衣，头戴类防毒面具头盔，长皮靴，白手套。她们分别从卡在腰间皮带的包中抽出一枚徽章。陆奥立即单腿下跪问候：

“真的是委屈诸位前辈了，由于我的无能，劳驾您们出动了。”

“嗯，我们会叫那位大人保护你，不必担心。”

此时传来了阵的声音。

“陆奥，我终于找到你的把柄了，居然趁着我得意的时候私底下培植党羽！你也够厉害的，我派出那么多人调查你，每次都无功而返，这次要我亲自出击！”

陆奥让那 9 位少女先行离开，阵换上贴身战斗服，头发变黄，眼睛变红。陆奥似乎不将他放在眼里，慢条斯理地取下耳档的一霎那，阵立即发起攻击，然而根本不是打向陆奥，而是像在和透明人打架，四面出击，全身的神经绷得百分之百的紧张。陆奥是隶属佐迪埃米涅物造姬，最擅长利用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攻击来自任何角落，铺天盖地。陆奥不慌不忙地变出一张椅子，还有一壶热茶，几块蛋糕，悠闲地一边喝茶一边品尝蛋糕的美味，丝毫感觉不到她是怎么发动攻击的。给人感觉陆奥在看阵在自我表演武术，打得满身是汗的阵却露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心里越发兴奋。

"陆奥，你用了那么长时间都干不掉我，说明实力好不到哪里去！现在轮到我攻击！哈哈哈哈。"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让人感到幽默，阵使用空间扭曲，试图靠近陆奥，谁知却依然呆在原地。而陆奥想到自己还要去前线鼓舞士气，用完下午茶后站起来，将自己的那套白色军装取出，系了腰带，扣上纽扣，穿靴戴帽，悠闲地很。手指一点，画出出口，准备离开。阵怎么让这个装悠闲的女孩离开，使出自己的必杀技翻天覆地。将整个空间拆得七零八落，可出口依然还在。

"好啊！陆奥，打不过就逃走！"

阵此话一出，身体马上出现了一条条切割的裂缝，像破碎的玻璃般扩展出去，整个人化成无数的小肉颗粒，血散满了一地，然后全部着火，烧得灰飞烟灭。临死前阵冲着陆奥说：

"背叛者是永远得不到归宿的！伊原陆奥！我看你最后也是死在街头没人管！哈哈哈哈哈，我在地狱等你！"

"鸣海阵正式检验出得了幻想症，说出来的话不可信。"

陆奥对死者又一次用她那种判断式的口吻做告别。

此时，在厄迪星的各个大陆上，背叛者的大军正开始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势，采用一惯手段，若是具有佐迪血统的女孩，一律将其捕获后实施改造收编。而剩下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驱逐，若是在固定时间内不离开，格杀勿论。这种极端的行为无疑引起反抗，可是这个时候阵已经死亡，陆奥完全将罪责推在他的身上。只要陆奥出现在哪个战场，哪里的人都闻风丧胆，不到 2 小时，背叛者占领的大陆上除了她们的部队以及被收编的人外，其他的不是逃离就是被杀光，整个厄迪星浓罩在一片血腥杀戮中。陆奥在厄迪星上空看到这种情形面不改色，口中念念有词：

"干涉我们内政的人全部视为敌人。"

说完，陆奥将整个锦博市悬浮在空中，接着上面的建筑全数抹掉，建成一座汉白玉的神坛，亲自走到坛的中央，随后藤益连同刚才 9 位军装少女，一共 28 人分别排成两列，分列左右，由陆奥牵头，一律戴上黑色眼罩，从头到脚换成灰色军服装束。这时，云朵化成灰色，遮盖着整个天空，正对着坛的上空投下一道金光，金星四散后，一个隐隐约约的身影在她们面前，正是在加能大陆中抚摸科多雪儿的灰发灰眼少女，这次她那头长发更是长至臀部，取而代之是一套灰色短外套，黑色内衣，下身是灰色长裤，白色战靴，依然戴着蕾丝手袜，只是肩膀上有对金属护甲。陆奥等人立即跪下左腿，高声宣誓：

"恭候菲科斯·菲坦迪大神降临，我们的主人是现实之神！"

菲科斯伸出左手手心向上，让陆奥她们起来。然后，这位从来说话不顾别人感受，只会将现实摆在众人眼

前的少女，走到神坛边上，转身望去。短短的一秒钟里，她的身后那篇天地出现了密如蚁蝗的部队。

当厄迪星的天空化作灰色之时，阿达也在雨夕的居住地看到了这一幕，神情惊讶之余变得有点疯癫，说出一句话后整个人都发呆了。

“来自现实的使徒终于到了，她要将整个世界都回归到现实中去。这个人就是现信山第三号姬神菲科斯·菲坦迪。”

这次真的是出大事情了！阿达似乎要面对一个只有百分之零胜率的敌人，就好比能融化整个万千世界的女神。

作者本话：要大家等那么久实在不好意思，本故事最难对付的 BOSS 出场（其实不算 BOSS），对着现实你就输了，就是来自这位菲科斯·菲坦迪，不过想不到她的名字好像和某 RPG 游戏的人物差不多，但事先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名字完全是灵感爆发爆出来，一直找不到给她出场的机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出场。构思成型于 5 年前，拥有绫波丽那种和谐全世界 N 次的能力，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没人能逃避她，包括本人在内其实在构思怎么赢她的设定上都经过无数次修改。这个女孩确实太牛，牛得离谱，牛得变态。

至于为何是排第 3，那是因为现信山中还有代表善和恶的两位姬神，其中善排行 2，恶排行第 1，但并不代表她是排第 3，实力不如 1，2，其实不然，从现信两字可以看出玄机，现信山这三个字使用毛笔写的，按照古代从右向左读的习惯，现信的意思其实是信现，就是信仰现实，相信现实，为何？因为姬神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和东方尤其是中国思想很吻合。所以菲科斯是姬神中信仰者最多的，性格是务实，从实际出发的。

其实本来最早想替她改 1 号，毕竟受 EVA 影响，三号使徒第一个就被干掉了，不过算了，还是用 3 号比较好，竟然是因为一加二等于三，既然亚当和莉莉斯最强，两人加在一起就更牛！1＋2＝3！其实她旁边还有陆奥等人，等于加了 28 只使徒给他。看来不要说赢，打平已经走运！

第 31 话 我要挑战现实！

厄迪星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而野望的叛变对于佐迪来说已是大麻烦，现在菲科斯的敌对更是雪上加霜。

雨夕一行人获悉菲科斯集合了所有的背叛者在锦博市，其中必定是野望从中作梗，企图利用现实之神的力量来删改创世天宙过去的历史，然后强迫佐迪接受创世天宙是万千种族共通缔造的所谓事实。

“想不到菲科斯也抵挡不住外界那种众口铄金的功夫，她一定是被侵蚀了！”

阿达凭借自己对菲科斯的了解，做出这样的判断，言下之意是要和她决战。立即被雨夕指出是自寻死路，

现在菲科斯得到了陆奥和莉绪的帮忙，别说靠近她，就算是隔着几万公里来侦察，恐怕都会被察觉。

“哈哈哈哈，想不到阿达居然那么想念我，好！那就给你一个见面的机会！”

菲科斯稀罕的笑声吓得阿达整个蹦在地上，不知所措，整个人抽搐地看着前方，仿佛克星降临。雨夕知道菲科斯利用现实之技，那是一种利用存在的究极技能，只要是现实中存在的，或者要拿现实做依托和媒介的，菲科斯都能利用。警惕的雨夕马上让大家展开隔离空间，切断和现实的一切联系。菲科斯看到这群紧张的后辈，冷冷地说自己在决战前不过是找阿达这个老朋友叙旧。

“菲科斯姐要和阿达叙旧，我们怎么敢反对，只是到这里来，是不是野望姐的吩咐？”

“现实不是摆在面前了？我不需要再解释了，今天只说闲话，阿达！来！”

菲科斯话音一出，雨夕等人感受到一股来自黑洞般的冲击力，迫使她们无法动弹，而阿达惊慌之际被现实之技塑造的空间通道吸收进去，到达了菲科斯所在的浮空神坛。他看到 28 位背叛者当即指着为首的陆奥大骂：

“哦！你个忤逆的臭娘们！今天让现实做了你的帮凶，没所谓！历史会还一个真相给大家，是金子总会发光。”

然而阿达臭骂陆奥后，其他二十多位不但没有愤怒，倒是看到幼稚的阿达那番言论后各自偷笑，库理幽笑得最欢，他自然不把这个马屁精放在眼里，立即给予藐视的眼神，谁知这位恶魔少女张口把手指搁在嘴唇变，提到今天的阿达有点不受规矩，自己的手有点痒痒了。顿时阿达感到一股寒气逼人，紧密碎步往后退。

“哈哈哈，超级胆小鬼！我是马屁精，但实力还是有点，不然那些大人物会让我拍他们的马屁？”

这时候阿达看到新来的 9 个少女中，觉得好生面善，却认不出来。有一人留着纯白的软发，荧光绿的瞳仁，头顶还有两根翘起的毛，嘴巴还有两颗昆虫的虎牙，他顿时感到那个人似乎来头不少，应该是来自玛露莎虫姬的，因为她们的特色就是头顶有两条翘起的毛，嘴巴有虎牙。印象中玛露莎比较有名的人物，即使是享有盛名的执政都在他的记录中，那么唯一没记录的应该就是她们那位虫后之皇，阿达失声地说：

“难道你是零多琳？真的是难以置信，最团结的分支，头领居然是背叛者！”

“很稀奇吗？我们就有别人没有的本事。阿达，你看看我是谁？”

旁边那位少女散发出一阵天使的羽毛，头发由灰变橙，瞳孔发出金光。阿达顿时吓得跳起来，这位就是曾经指点修罗天使苍羽焰灵的浅草桥音绪，而且当年发动毁灭故乡计划的真灵天使美菲·伯背后也是得到她的指点和支持。既然这两位都是被佐迪视为盟友，甚至帮了大忙的人，那么接下来那七位，甚至在座的人，恐怕背后都有数不尽的秘密。倒是菲科斯显得很大度，用手指变出一张椅子让阿达坐在一边，让陆奥端上一壶绿茶，邀请这位时刻指责她过于现实，口吐伤人之话的 13 亿年老同学。

“菲科斯，你真的要与佐迪为敌？”

“我们今天不说这个如何？你不是一直想和我对抗的吗？喝一口茶暖一下身子，然后作个热身运动，我们比

试比试。”

听到菲科斯要和自己切磋，阿达几乎惊吓得致命，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被现实之神所吸引，每一次都是讨厌或者崇拜她的人前来讨教。唯独这个被称为宇宙没用的人的易路尔·达·比多，菲科斯却是情有独钟，觉得他身上有趣的东西不少。菲科斯站起来转身，不知从哪里取出一套灰色的战斗服，感叹到自己不知道多少年没披上战衣作战，现在都是呆在后方处理一些事务。阿达看出菲科斯那副认真的模样，回忆以往的所作所为。把心一定，自我肯定地想：也好，今天是时候和现实分出胜负！坚持自己的信仰！

陆奥她们立即移动到神坛的四周，28 人都发出颜色各异的光柱，将神坛四周与外界隔绝，菲科斯身体发出一阵白光后展开防护结界，战衣瞬间穿在身上，身边出现了无数的空洞，几十块强化部件一一装在身上。阿达看到菲科斯那副拼命的架势更心寒，一般情况下的她都是穿着普通衣裳，伸出几个手指足以将对方摆平，今天全副武装宣扬实力，看来是要给雨夕等人一个下马威。

“来吧，阿达！不用客气，下不为例，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你和我决斗已经成为现实。”

菲科斯这句挑拨性的话大有玄机，只要出现现实的字眼，那句话就具有相当的破坏力，无论你是生物还是死物，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阿达顿时被一股强大得媲美宇宙的力量压在自己身上，全方位的朝身体挤压，危急之际阿达展开防御结界，塑造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空间。菲科斯笑着指出他总算有一点自知之明，懂得要隔离现实之技的环境，然而还是不够成熟。菲科斯右手紧握拳头收紧，阿达立即再次感到刚才那股挤压，猛然想到呼吸之间吸进了外界的空气，看来得需要排出那些东西，然后重新塑造一个身体。

可惜菲科斯是何等人物，阿达的想法早就猜到了，她猛一抬头，无数从地面爆起的白光条朝着他的封闭区间轰炸，无疑来不及重塑身躯。阿达被菲科斯无形的现实能量抓紧头部，拼命往下压，意思就是向现实低头。

“不行！绝对不可以低头，低头就输了！”

万千世界中不知多少人就是被这一招所击败，当菲科斯命中对手后，就会将万物生灵面对残酷现实的那种无奈、绝望等等一口气呈现在眼前，身体随之就会向能量妥协，渐渐四肢无力，全身软绵绵地像被子似的。菲科斯是满脸的不满，深深地叹息到自己所期待的人竟然就那么脆弱，根本没资格改变现实。这话传入阿达的耳朵后，双眼气得冒火，咬牙切齿地怒吼：

“放屁！面对现实我是誓不低头！菲科斯·菲坦迪，你最大的悲哀就是永远都控制不了自己，一个一个改变现实的人出现，令你不能如愿！”

阿达的身体隐约出现一股燃烧的火焰，借助这团热能将自己的身体烧个灰飞烟灭后将火焰转化为自己的身体，伸出一条燃烧的灼热锁链一把捆住了菲科斯，她看着阿达的那种绝地反击，点了两下头后用拳头挡住嘴巴，用日语说了一句：

“非常有趣的家伙，你令我有点认真起来了！”

这位现实之神的笑声也令阿达张口大笑，用中文说了一句：

“对着现实我放声大笑！虚伪的假象在真相面前开始支离破碎！”

菲科斯伸出十个手指，在空中聚集了密如雨点，微小如飞盘的透明物体，全方位朝阿达砸去。阿达转而利用召唤术，只见他身后纷纷出现了雨夕等人的镜像，最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有菲科斯和陆奥等人的镜像，在他头顶的镜像是一位长得很像真·雷帕迪的 16 岁女孩，标志性的赤色过肩长发，水汪汪的大红眼。阿达大声叫到若外界知道她们曾经是自己的同班同学和共事的同僚，不知道有什么想法。阿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菲科斯等人无法为外界效力，这时他心中涌起的是另一个更大的念头。他趁着菲科斯把外界一切都隔绝的时机喊出来：

"有机会我们再一起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那样的生活既美好又充实！"

一句来自真实内心想法的话深深地刺痛了陆奥等人的心，或许那位在她们心目中永远是老好人，不受注意的变性男生，喊出了她们那段回忆。镜像中的人物就是全凭这个人才相互认识的，现在昔日的同学竟然沦落到刀锋相见，最伤心莫过于是那位策划人。阿达发现这招有效，进一步加强力量，通过思维传导冲开菲科斯设下的封闭空间，和雨夕等人联系上。陆奥一看这下不妙，立即命令其他 27 位同伴，一起朝阿达发动攻击。陆奥等人的实力不亚于菲科斯，29 个实力超群的少女那种攻势一下压到他的身上，再生的身体立即支持不住，火焰慢慢地减弱。

"糟糕，还没联系上雨夕，叫她们赶紧迎战，菲科斯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对付，还没用上三招就招架不住，又得去冥界修炼！"

刹那间，阿达所在的位置被一股天蓝色的光芒包裹着，利用空间转移将他送走了。菲科斯猜出有贵人相助，命令陆奥等人集结部队，马上对厄迪星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军事占领，一举歼灭雨夕等人。

重新回到指挥室的阿达诧异之际，一位神秘少女出现在大家面前，有着深蓝色的短发和双眼，身穿天蓝色的短衣外套和超短裤，腰间扎着红色的皮带，双手叉腰，对着阿达就臭骂他看到宿敌就分外眼红，以为自己用一段所谓的长时间就能一举战胜现实之神，太不自量力。

"你，难道就是来自佐迪少管所的莓原柚奈？对了，是野望将你收服后送到少管所的！"

"什么少管所？是问题少女学校，师父现在要进行一场特殊的战役，你们是不会了解的！现在我们要对付菲科斯以及她背后的人才对！"

柚奈口中所说的师父阿达估计就是野望，他就恃着自己和柚奈的关系不错，翘起双手说野望果然很有才干，将这么一个任性的女孩驯服得乖巧听说。立即惹得柚奈一脚将阿达踹到墙边，踩着胸膛，拉着他的脸一阵坏笑地怒吼：

"是不是想让我调教你一番？有着几千万年的同学关系就想骑到我头上？"

"被你调教也不错，若是外人和路人，我懒得喷他们一句！厄迪星人劣根性之一，小圈子，熟人和陌生人温度差大，地方观念强！"

在一旁看的麻晃摸着头说阿达和柚奈的关系还真是比想象中的要好，居然已经亲密得可以大说胡话。雨夕微笑着说总比在外面听着那些冠冕堂皇的屁话、套话，耳朵都要起疙瘩了。

“各位前辈，菲科斯集合背叛者已经发起攻击，现在我们必须远离厄迪星，在附近的卫星组织力量抵抗。”

“雨夕，米夕和莉娜达斯怎么还没到，你不是去通知她们了吗？”

说到这，雨夕也感到奇怪，柚奈似乎感到不安，让雨夕赶紧带着其他的居民离开厄迪星。突然，指挥室的荧幕投射出一段录像，上面正是米夕，莉娜达斯牵着她的手，眼睛出现奇怪的符号，两人身穿军装后，向着她们低头道歉。

“雨夕，对不起，我们在战场上见吧，毕竟我还是放不下那个心头大石。”

阿达见此立即上前力劝：

“米夕，不要对故乡眷恋了，那些人根本不认你这个后裔！莉娜达斯眼睛里的符号是不是菲科斯的姬神封印？”

科扎露指出莉娜达斯已经被现实之技洗脑了，估计由于她年纪小不成熟，容易实行远距离的控制，恐怕若生等人都不能幸免，佐迪安插在厄迪星居住地的人全数被对方控制。雨夕知道菲科斯这一招来得确实毒辣，先去掉羽翼，再砍掉得力助手。她临走前对米夕说：

“好朋友，何必对自己的身世耿耿于怀？我知道你是在佐迪土生土长的外来人，即使形态思想和我们百分之百一样，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我们并没有排斥你，相信决战过后，我们依然是朋友，再见！”

而在荧幕另一边的米夕，只是将莉娜达斯的头抱在怀里，口中念念有词：

“莉娜达斯，或许经过这次决斗后，一切都会有答案了。”

……

在柚奈的建议下，雨夕等人唯有放弃居住地的一切，先撤离厄迪星，这时候阿达猛然想起菲科斯既然佐迪接受外界那个公认的事实，一定会有所动作。他立即想起在和顾咏仪对战中化为灰烬的光舟图书馆，他马上意识到外界占领了厄迪星，一定会在这重建一个新的，然后堂而皇之的将他们认为"正统"的历史安置在内，迷惑万千世界的人。

“雨夕，你们先离开吧。我要回到光舟市去，不能容许某些人删改历史！就是因为这群混蛋，搞得我的故乡人人没有自知之明！”

“是图书馆对吧，伪造一段历史然后蒙骗所有人。明白了，只是你一个人行吗？”

“没关系，我做好同归于尽的觉悟，只是你们一定要赢！”

阿达毕竟是个历史痴迷的执着者，不惜兼顾其他学科。然而当他获悉历史也有假的，自己多年从事历史修编的工作，最后竟然编出一部假的历史，对于他那种追求真相，容不下谎言的性格和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最后他选择离开故乡，去寻找真相。麻晃最懂得幸灾乐祸，说他最喜欢在关键时刻做英雄。倒是雨夕觉得去光舟图书馆，或许会摸清菲科斯背叛的原因。于是同意阿达的行动，和朋友们集合部队准备迎击。

“别说什么同归于尽，最后决战要见到你的身影！”

雨夕的话给予了阿达极大的鼓舞，心想：该时候自己独立完成任务，这样才能脱胎换骨。

……

当阿达重新回到光舟图书馆所在的地方后，果然发现有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在修葺图书馆，正打算将一批批书籍运进去，他利用远视距技能一下就看到了一堆写有佐迪历史标记的书籍，通过改造过的头脑读取里面的内容，完全将佐迪与万千世界的事情颠倒过来，最荒唐的是提到佐迪竟然是来自万千世界的背叛者，占山为王。

“易路尔·达·比多，欢迎欢迎，我们等你这个背叛者等得不耐烦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一场为真相而展开的激战即将来临。

第 32 话 故乡的追捕令

阿达抬头看见一个人站在一栋六层高的屋顶上，一张瘦脸，头发前侧有点卷，立即不屑一顾地讥讽：

“哦，还以为是什么响铛铛的人物，原来是卫胤期这个专替别人粉饰的伪君子。”

“那也总比你这个真小人要来得好，起码外界说我是尊重历史的人士。”

这番话惹得阿达捂住嘴，拼命地跺脚，笑得眼泪都流出，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说出这等话，连小孩子都骗不了。胤期却说阿达被众人所指骂为叛逆内奸，一个忤逆的人说出来的话就像傻蛋在装疯卖傻，不足为惧。说到这份上，阿达自然说出故乡那种众口铄金的愚昧想法，以为人多势众就能将黑说成白，白说成黑，却不清楚这些建立在虚言假话基础上的言论，只能骗自己，骗不了别人。胤期反指阿达总是装另类，特别在意自己，不随大流，不尊重民意，注定要被社会抛弃。

“没关系！要是被一个乌烟瘴气的故乡抛弃，那倒是一个好事，总不像你们那样满身污秽糟粕。”

“你看你看，疯子就是顾着说自己，不理会别人，我们故乡怎么出了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两人骂得非常激烈，而阿达已经注视到附近有人埋伏，估计设下圈套等着自己上钩，看来自己就算把图书馆里的书都烧掉，外界依然能弄来大批的伪书来为侵略行为掩饰，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胤期那伙人的书籍改动过来，将原本真实的情况写上去，让他们自己打自己耳光。胤期也明白只要阿达一天存在，就会散布对佐迪有利的舆论，终有纸包不住火的一天，今天就来一个斩草除根！胤期瞧瞧示意手下准备杀掉阿达。

“你懂得先下手为强，那我也来一个后发制人，只要你这个卑劣记录员死在创世天宙，那我就大有文章可作！”

胤期见此不再绕圈子，一声令下，四周出现了无数身穿黑衣服，戴着墨镜的杀手。阿达一个箭步直接奔去图书馆里，发现里面的摆设完全与光舟图书馆原来的一模一样，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这时候阿达口中念出咒语，空中出现了一本发光的大书模型，抽出一支毛笔，运用轻功在空中书写内容，运用投射雕刻将文字射进图书馆里的所有书上。胤期知道阿达在重新修编历史档案，当然不会让他得逞，自己也变成一张巨型宣纸，随手拿出一支笔，将写出的内容侵蚀阿达的书。谁知阿达写出来的东西一到了书上就怎么也抹不掉，他写的内容一碰到对方的字，马上化为流光四散。阿达指出胤期的幼稚之处，创世天宙的史书经过固定方式才能编成，这是特意为了防备篡改者所用的加护。

胤期意识到这点才拿出毛笔，仿照对方的字体继续干扰。被胤期这个烦人的苍蝇纠缠，阿达决定先把这个混蛋宰了，再继续写书。左手一挥抽出一柄刺杀者的月形刀，一阵密集的月光蓝刃朝着胤期砍去，看着这些招式，他没一分的紧张，不慌不忙地对准月光蓝刃，像捡石头般夹在手指间，顺势往回扔。当胤期看见阿达紧皱眉头，脸上露出怒气，更是得意忘形的扔掉穿在外面的衣服，露出了里面的紧身衣，整个人像女性的轮廓，变得阴声细气的娘娘腔，下身和两腿空无一物，明显地把生殖器切除，阿达歪着嘴嘲笑：

"我还以为你干什么去了，原来是沦落到去卖身做人妖，哦，不是人妖，是阉人！哈哈哈哈。"

"阿达，你甭装蒜了，创世天宙可为歹毒，不用佐迪的身躯能力会慢慢衰退，就是所谓的佐迪提早衰老综合症，我当时就不明白为何你扯破脸皮，拼死要去变性，一旦得到佐迪的身躯，那么在创世天宙的实力就会与众不同，这就是地利。"

阿达听后咬了一下嘴唇，重新构思战术，从手里凝聚了两团一红一蓝的光芒，口中念出了太极的一正一反，一阴一阳的字眼。胤期对阿达这个一知半解的人颇感到可笑，连易经都没背熟抓住鸡毛当令箭。然而阿达冲着他的自以为是怒吼到：

"你是什么人，以为获得地利就可以取胜？回去再读兵书，重观战略！从你刚才的那句话就算定胜利女神不会眷顾你。说的话一堆破绽，这样还能赢那才叫天理不容！"

胤期看出阿达那种说不过别人就撑大嗓子喊的虚张声势，先退到一边继续删改，让喽罗们先上。阿达懒得和他们纠缠，伸出十个手指头，从指尖发出无数绣花针，将这些人编成拉线木偶，直接去对付那只阉人。胤期二话不说将自己那些手下统统斩尽杀绝，通过媒介转移将伤害返回给阿达，战况激烈，奇招百出，整个图书馆里打得吹起旋风，满天飞舞的书籍和书页，接下来他们更是利用一切来攻击对方，随手抽起图书馆里的书架、装饰，甚至一把将一堵墙扔到对方面前。

"怎么样，阿达，我的思维不亚于你，看招！"

胤期发动记忆窃取，竟然塑造了一批假的佐迪少女，其中包括雨夕等人，阿达知道情况不妙。要是花大力气杀胤期，自己没多余的精力修复原有的史书，于是他决定兵行险着，在书籍上赫然写上卫胤期死于自己之手的内容。胤期一眼认定阿达企图利用时空法，造出一个假的时间段，然后弄假成真。他情急之下把眼睛对准阿达的毛笔，那支笔顿时化成灰烬，自己手上变出一支新的笔。

"我看你怎么办！哈哈哈，我们打拉锯战吧！"

"拉锯战，作梦吧，你这种三流货色速战速决就可以了！"

阿达悍然拔下自己的一束头发，咬破手指，将血液沾上头发，当作毛笔了来写。这时胤期当然要阻止，决定利用血肉控制法，大肆将对方的血液抽过来。阿达觉得机不可失，将真送给他多年的宝物血水晶溶解进血液，利用采用血继反应。胤期感到身体一阵不协调，随后鼻子、嘴巴、耳朵都出血了，身体膨胀开裂。他惊慌之际摸着胸口，脚跪在地上，眼睛几乎要蹦出眼眶，大叫自己也有了佐迪的血统，为何却出现相反的效果。随着一声巨响，胤期被炸成无数血块烂肉，飞出图书馆。确实在身体上他们是势均力敌，但是刚才阿达压破手指写血书是用另一种办法，通过体液露出体外，采用肉身融合环境，再利用字体投射化作攻击来打胤期，阿达算准胤期不知道佐迪少女要通过真的验证，获得信物才能存活在创世天宙，来自其它世界的人即使知道，抢到那个信物，由于身体结构不吻合，遇到信物会出现反效果。

一场剧烈的对决后，饱经故乡折磨和误会的阿达，忍不住叫出他的常用话：

"厄迪星人劣根性之一！冤假错案多！屈打成招！"

一阵苦诉后，他坐在凌乱的地上重新捧起书籍，拿出笔认真书写，虽然不少人称呼阿达是傻子，写每一个字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可是又有谁知道不是他不想写得快，而是这位佐迪的记录员根本不会写草书等其它字体，只懂宋体和楷体。借着他从头部拉出数据线，将朋友们、仇敌们等一一进入创世天宙的各种人物，一一记录在案，做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然，他的工作量也不大，只是将最后的部分修改完毕就可以了，其它的已经在他那几十亿年的岁月里整改完毕。既然是写史书，最后脱离不了自己。这时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粉饰一番，或者退一步只记录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可是阿达思索一番后，一起笔就写出了自传的第一句：世上最没用的人。将自己过去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甚至他变性前后的情况，毫不保留的列出，他还特意列了一个小插题，连自己的嗜好和起因都写上，完全地自我剖析。或许他是怀着各种心情来完成这最后的章节，毕竟这时一本独立完成，没有任何粉饰，不受任何人的主观意志阻挠的一部史书，虽然书上描写的那 200 多亿年发生的事情和浩瀚的宇宙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总算开了一个头。这时阿达抽出剩下半块的血水晶，闭上双眼，去见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真，丛书编好了，剩下就看你了，我已经知道，只要我一天存在，故乡的追捕者必定陆续有来，况且有一天万一他们打不过，假意认定我为领主，然后堂而皇之的进入创世天宙，阿僚也是他们的替罪羔羊。"

"是的，姜僚的资料我查过了，他的家族确实经历了 5 千万年，最早的要数姜波威。当年是仙时世界派来创世天宙开拓领土的，当年的委任书、计划书等等，甚至家族的族谱都查到了，已经公诸于众。阿僚已没办法在创世天宙呆下去，一切都是徒然。"

阿达问真怎么处理这个人，真提出向姜氏家族提供政治庇护，让他呆在创世天宙的边境上，若执意要离开的，自己会劝导他和他的家族去其它地方避难。

"不过阿僚老是说要和你一战，那你怎么样？"

"拒绝他吧，就当我认输，这个人深受我故乡的影响，我们谈不来的，由他去吧。真，将史书给雨夕，我要走了，请你多保重！"

"愿创世天宙保佑你。"

说完，阿达切断了自己的生命源泉，身体渐渐虚弱衰老，一下子就满脸皱纹，头发斑白，还不断地咳嗽。趁着这最后的时光，他蹒跚地一步一步走到远处，远远看着在冰月山脉下的光舟市，天色渐渐变红，抽出一瓶花雕酒，拿着一个大酒碗，满满地斟上，右手举起酒碗后大喝一声：

"创世天宙！为了我朋友未来的胜利而干杯，我本来从不碰烟酒，今天例外！"

抓起后一饮而尽，抬头仰天大笑，说到天命难违，自己就已经逆天而行了。怀着一阵自信的笑容，倒在草地上，再一次去冥界接受轮回。这时候秋风阵阵，无数落叶掩盖在阿达的遗体上，似乎只有创世天宙来给他送行，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枯叶慢慢地渗透进那个一身是老人斑的身躯，渐渐地皮肤回复成雪白，样子回到他刚刚来到创世天宙时的模样，当风再次吹起时，遗体消失在深秋的黄昏中。

......（厄迪星附近的卫星基地）

雨夕一行人通过监视器看到自杀的阿达，表现得十分震惊，麻晃更是一边苦笑一边郁闷，骂那个人怎么那么想不开。亚丝婷指出阿达不想她们背负思想包袱，外界一直借阿达痛批佐迪收留叛逆者，现在他们就完全没有借口进攻创世天宙。米琉更说出一旦阿达死亡，外界一定趁机诬陷他的著作不真实，野心就会暴露出来。

"那个人到死不会让别人捉到把柄的！所以才能全身而退。"

"呵呵，起码易路尔·达·比多还是有点用！"

这时雨夕已经和奈加也的援军汇合，实力有所补充。可是菲科斯却把若生和米夕那群人拉过去了，雨夕露出一丝的笑容，手中抽出阿达编写的《创世天宙史记》，只要有了这本书，还是有机会取胜，但仍旧处于劣势。这时一阵轰隆的爆炸声响起，原来是菲科斯的部队向她们发起攻势。恐怕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但在她们看来这不重要，关键是在创世天宙外，那群数目惊人的新侵略军，已经缓缓地朝这里来了。雨夕等人围成一圈，伸出右手，手掌叠手掌。

"若是阿达是说真话，估计我们真的能逆转。"

"奉由真而拒外敌，返故乡而聚同伴！想不到阿达这句对联居然说出了真理。"

"哈哈哈，曹孟德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起码还有刘玄德那伙人，想把我们拿到火上烤！"

"既然如此将那孙仲谋灭了！让他当不成皇帝！"

朋友们之间通过一阵笑话做最后的动员，而在她们身后，无数的战姬搭乘着密如蚂蚁般的战船等待着虎视眈眈的敌人。脱离厄迪星上升到宇宙空间的菲科斯看着雨夕那群后辈们，丝毫没一丝的在意，问身在一旁的陆奥准备得如何。

"在大人你和阿达交战的时候，我们已经安排完毕了。只要等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发起进攻。"

"呵呵，还用等我的命令？直接攻击就可以了，所谓兵贵神速，制敌先机。"

菲科斯让陆奥将控制中的米夕和若生，率领其中的一部分部队出去打头阵。雨夕这边知道情况后，命令所有人将《创世天宙史记》拷贝过来，然后朝着菲科斯的部队将内容化作攻击。只见那些宋体字一部分化成极光，一部分在厄迪星的范围内形成一条"银河"，菲科斯看到后顿时露出兴奋的表情，看来她所感兴趣的人使出了漂亮的一招，米夕等人看到这情形后，迷惘无奈的眼神一下改变过来了，原来她们都被菲科斯的现实之技所控制。清醒过来的她们立即被雨夕的部队进行回收收编。看到这一幕的背叛者们无疑紧皱眉头，现实之神如此强大的力量竟然被一本书所破解。她们的心中无疑有了一阵心寒，不能让后辈们捡了那么大的一个便宜。以陆奥等人为首的部队立即远远地朝对方的阵地里狂轰乱炸，谁知任何炮弹接触到那些"极光"，通通被反弹回去。菲科斯连连点头，手指搁在嘴唇上：

"阿达总算没让我的掉眼光，让后辈们知道什么是现实吧！"

于是，她们率先运用特殊技能将那些挡在面前的极光摧毁，双方立即交火，厄迪星附近的空间全是战姬们扔出的弹药，有激光的，有实弹的，五颜六色般在太空中飞舞，驾驶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冲入敌阵，炮轰来犯之敌，一连串的爆炸，流光四散后不知多少个生命消失，随着机器声、运输物品声，调集部队的信号等，由后面补充上来的战姬们又一次冲锋。雨夕进入交战区间后，在同伴们的掩护下，直接奔向自己昔日的前辈绯月佳澄所在的部队。获悉雨夕突击自己的部队，佳澄显得异常兴奋。

"想和我打？好，劳烦各位先去招待一下这位可爱的后辈！"

佳澄的队伍立即对雨夕的部队进行合围，雨夕集中兵力从一点上突破，将挡在面前的敌军击溃，直接打到佳澄的面前。

"姐妹们，今天一定要和绯月前辈做个了断。"

双方进入对方的视线范围，两双眼睛瞬间流露出无数的甜酸苦辣。

万事总有解决的一天！

第 33 话 黎明前的揭幕战

雨夕和佳澄在混战中发现对方后立即将身旁的敌人快速地消灭，大家伸出双手，手背长出两个网球般大小的水疱，绿色激光轰向对方，相遇的一瞬间产生冲击波将对方往后推了几百米远。佳澄的士兵看到雨夕的实力进步得与她们平起平坐，纷纷抢出来拦截，雨夕的士兵也不甘示弱。

"嗯，不错不错。不枉我辛苦了那么多年！"

佳澄的赞叹引起雨夕的愤怒，横手指着这位前辈，要她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到冥界向众多的姐妹道歉。面对着后辈的指责，佳澄脸色平淡，似乎她做的一切别人无可非议，雨夕面对着这个厚颜无耻的前辈，也不想多说什么。两人的对战一触即发，创世天宙的特有战法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激光武器等高新科技强而有力的攻击，还是魔法玄幻的飘渺攻击，甚至是借助大自然异空间能量，在这些战姬们的手

上都能顺手拈来，往往是抖动手指的关节，武器就会实体化，一场对战中摧毁对方的武器或者自己的武器被毁了无数次，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负伤更是家常便饭，不时被砍掉手脚，或者组织结构被严重损毁，可是她不但精神上能坚持，肉体上好比能借助整个创世天宙的一切物质，空气、水分等等接近身体后就能复原，只是佳澄能做得更精，在身体被损伤的同时就能回复过来。如果说万千世界的天时地利要看老天的脸色，那么创世天宙的天时地利恐怕是遏制对方和靠自己来发动。

"现在明白为何外界总是敌不过佐迪，果然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

莉绪和阿僚躲在厄迪星的远方观看这场精彩的决斗，莉绪得到玲流的指示，静观其变后坐收渔人之利。可是，事情不会依照他们的想法发展，创世天宙的祖先、人称万千世界的总和，总是穿着红色紧身衣、头戴护目镜、身体不俱备任何性征的真·雷帕迪，从创世天宙的冥界死亡之地赶来。莉绪看到真后，惊得手足无措。

"玲流不可能和你联系上了，她正在和雨田由真交锋。"

真打开一个镜子，将对战的画面传过来，阿僚见到这个外表像男孩、身躯却是女孩的轮廓、胸部微微突起、屁股有点翘的赤发越眼的怪物以后，禁不住心中的震惊，真果然如传闻中的那样，是个不折不扣、具有似是而非特色的物体。等到真将阿僚整个家族史，以及涉及的文献资料扔到他的面前时，感到万般的无奈，对方已经抄出自己的家底。

"莉绪，对不起，我最终还是帮不了你。是的，当时我们家族确实是由故乡任命来到创世天宙的，厄迪星是佐迪的领土。啊不，应该是创世天宙本来就是佐迪的。虽然不大相信，但是连宇宙创世纪等人都出来澄清，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再多说一句吧，犹德西也公开了所有的秘密档案，已经向佐迪投降了。我想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吧，恐怕即使创世天宙原本属于佐迪是事实，外界也不会承认的，我们还是用拳头来说话吧。"

说完，真叫他们赶快离开，接下来万千世界联军的铁蹄又要进入创世天宙肆虐，却补充了一句：

"莉绪，特比鸟说看到你们被万千世界所排斥，心中不忍，所以才让佐迪承继过来，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们的自私，我们还是你们的亲戚。"

莉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撑地，脸色灰暗，这时候真的背后出现了一位与它特征极度相似的女孩，留着橘子色软发，翡翠色的双瞳，身穿青色的连身衣，褐色短靴，看到莉绪后赶紧扶起，然后抱紧她的腰，一头扎在怀里。这个生命就是真通过怀孕生下的门纳斯·索露伊。这情形让阿僚想起故乡那种亲情，两个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却待对方像亲人那样。抬头感叹：

"一方水土一方人，然而世间万物总有共通的地方。"

"阿僚，我已经对你的家族实施了保护，要不要来佐迪寻求庇护？"

对于真的建议，阿僚思索再三婉言拒绝，表示自己的家族迁离故乡后，只是偶然回去看看，跟故乡没任何利益冲突，应该不会为难他的家族。只是提到现在的仙时世界真的是问题矛盾一大堆，加上领导者不善，社会秩序混乱，恐怕是要真的在创世天宙吃一点苦头，才会反省。

“真想不到阿达居然没骗我，当时我就觉得雨夕和莉绪对着他特别的不一样，原来都是那种人。”

“要不要我跟你拉个线，知会一下雨夕。”

“啊，不用了。雨夕是不会喜欢我的，相比之下我欠莉绪的太多了，得照顾她才对。”

门纳斯用她那天真的口吻说起以前的事情，本来两人相处得很好，就是后来受到侵略者的利诱，才做出那么多无谓的事情。提到今天那些人能利用佐迪的亲缘关系来煽风点火，明天更可以玩弄万千世界的亲情。

“要是在外面住得不舒服，莉绪姐姐回去异空都市吧，大家还是把你当作前辈。”

这时另一个意外的人宇宙创世纪特比鸟也出现了。

“还是故乡好对吧，要是你们没能力办到，那我重新塑造好了。”

在特比鸟面前趾高气扬的莉绪现在是一脸的伤心，真叫她别放希望在背叛者身上，因为自己已经另有安排。

“这个你不妨去再看一下战场的情形。”

另一边，背叛者和佐迪已经战得难分难解，雨夕和佳澄在太空战到厄迪星的地面上，而整个星球早已经被战火毁得七零八落，两人身边除了龟裂的大地，烧着的残骸外，只有战姬们血淋淋的尸体，可当她们挥动死灵的召唤旗时，这些尸体又重新蹦起来，像没被杀似的，重新投入战斗。由于大家都是佐迪，共同拥有了创世天宙的眷顾，不老不死。

“大家都是不死的，这个消耗战真够麻烦的！”

雨夕埋怨的时候，一阵声音令她喜出望外。

“什么？不死难道就不能活捉她们吗？这群忤逆的混蛋，捉住她们后要送去炼狱接受无限的轮回！”

话音刚落，上空出现了无数团光芒，普降了一场盛大的“流星雨”，每个流星被一股强劲的能量包裹，隐约能看到少女的轮廓。佳澄一看就皱眉头，这些是佐迪特有的恒星之器皿，等于一座容量极大的兵工厂，看来对方秘密地从各个地方选调精锐部队合围背叛者。雨夕的身边降下两位少女，她们正是阿达以前的好友天广红夜与露尔·希希。

“佳澄，陆奥收到消息，佐迪方面调动部队来合围我们，兵力比我们多要出几百倍，还是先撤退吧。菲科斯提到真和特比鸟亲自出击，这样下去情况不妙，还是和野望合流吧。”

收到消息的佳澄马上命令部队突围，雨夕怎么会放过她们，穷追不舍，但毕竟增援的部队还没到，对方很容易地就突破防线。菲科斯运用神换领域，连同陆奥等人转移走了。

“可惜，又被她们跑了！”

麻晃显得愤愤不平，倒是雨夕想到正义的口号是拿到了，但实力还是有差距。这时希希告诉大家，外界侵略军先头部队很快到达厄迪星，这次来特意组织防御的，由于时间不多了，必须要加快步伐进行。

……（某与外界隔绝的异空间）

“到了这里应该安全了吧。”

“菲科斯，你看那些后辈们怎么样？”

菲科斯不停地摇头，感叹到她们还没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大有进步是应该肯定的，起码比想象中花的时间要少。正说着，她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身影，整个轮廓和真如出一辙。菲科斯领头站在中间，陆奥等 28 人分列两旁，全部跪下右腿，左手横架在胸前。

“背叛者众人见过创世天宙的主人。”

那个庞大的身躯张开它的嘴唇轻轻地放话：

“什么创世天宙的主人，老化石一个罢了。各位，真的委屈你们了。恐怕经过这一次后，你们真的变成反复无常、只为自己效力的背叛者。这样吧，野望已经在交叉精神领域取胜了，你们就去她那里避一下风头。怎么那些后辈就没你们那么有出息。”

“欲速则不达，主人既然愿意等了 100 多亿年，难道就不能再等下去，无论经过多少岁月，外界都不能把我们侵蚀。”

主人问菲科斯，刚才她说过后辈不争气，到底是什么原因，菲科斯立即改口，指出雨夕等人跟她们的距离已经不远了，恐怕经过接下来的大战后，会成长得更快，取代自己。主人听后不禁伸手摸着下巴：

“呵呵，菲科斯什么时候学会说假话。”

“我会说假话那是早有的，只是这样做，会让我的实力打折扣，所以以前尽量不说罢了。”

“那就劳烦你们去支援野望了，后辈误解你们了。”

“误解？公道志在人心，我们相信真实。”

说完，那 29 个少女化为金光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主人思索一番后，自言自语到这个地方也不能再使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陆奥她们。

……（被破坏的厄迪星上）

战斗结束后，苏醒过来的米夕带着一阵的歉意来到战场找刚经过一场血站的青梅竹马。

“雨夕，我……我……。”

“立场不坚定？嘛，算了吧，也不是第一次，要和割断以前的联系，那是不实际的。”

雨夕说不忘记自己本来的故乡，这才是米夕的优点，不忘本的人才值得自己去交往。看着一身血污，筋疲力尽的好友，米夕二话不说就搀扶着她到临时搭建的战地医院，细细地检查身体各处的状况，像个贴身保姆似的，小心翼翼包扎着每一处的伤口，然后当她看到雨夕的嘴角擦损后，心血来潮回想起以前的事情，脑中浮现雨夕说自己总是忘不了过去。是的，人不能否定过去不存在，然而过去不能决定未来的，米夕这一刻毅然决定要选择一个新的未来。

“米夕？算了，嘴角的伤让我自己来吧。”

“不用了，让我来吧。不要动哦，人家……可能会不小心的。”

米夕半蹲在雨夕的面前，故意使用了凝固技能，让雨夕动弹不得，她马上意识到米夕想干什么，心中有股抗拒，脑海中回荡着某个人说的话：

“怕什么！一方水土一方人，创世天宙里就只有一种性别的人，喜欢自家人有什么错？一个跟你一起长大、吃饭、工作、学习，几乎什么都一起的人，她比你的亲人、朋友更了解你，为何不能在一起，甭听外界的什么伦理道德，那是在别人的物质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套在你们身上不管用！”

雨夕这时只是在心中说了一句话：

“用不着阿达你个啰嗦鬼来提醒，毕竟是曾经犹豫，但是道理的本质是互通的，或者从你身上就能说明一切了。”

雨夕终于做了一生中的最重要决定，破除米夕下的技能，双手抓紧她的腰，往后轻轻地推，两人的脸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两张樱桃小嘴在短短的一瞬间相互接触，舌头尖相互纠缠在一起。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所吸引，麻晃看着雨夕的行为却笑不出来，嘴巴成一直线，一股不忿涌上心头。最后只是冷冷地说：

“终于都开苞长花了，看着她们我只有祝福的份。”

可雨夕真的是耳朵灵，这边和米夕进行着少女禁忌的爱情，那一边用心灵对话叫麻晃别垂头丧气，再怎么说都不能忘记这个在外认识最长时间的好友，然而麻晃指出雨夕不专一，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哪能分一半给其他人。倒是雨夕反驳到这哪门子的思路，两个从小相互照顾，长达上万年的邂逅，那已经不能用普通的爱情、友情、亲情等人情世故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要通过超时空的道理才能形容，那就好比一种由天地塑造又能不受约束的羁绊。

“那是知己的最高境界了，只是我觉得很幸运，这样的人对于我来说，不止一个。阿达的故乡不是有句话叫做人为知己而死，既然都能为知己献出生命，还有什么不能献出？”

雨夕的话让麻晃茅塞顿开，她低着头，一屁股坐在雨夕的背后，背靠背，脑勺贴着对方。

那天她们和其它佐迪少女将厄迪星临时修葺了一下，竖起板房，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上渡过一个晚上。大伙都几个人堆在一起，背靠背，或者拿战友的身体作枕头，雨夕则用手搂住米夕和麻晃，靠在墙壁上睡。经过战火洗礼后的厄迪星格外的宁静，毕竟整个星球只剩下她们存活。大战前夕就是如此地安静，害得雨

夕反倒紧张得睡不着，当她正想起来的时候，突然米夕张口说梦话：

“雨夕，你既然当我是朋友，那就让我摸一下，不准外界的混蛋玷污你。”

手不自然朝她的双腿摸去，另一边麻晃抓紧雨夕的肩膀，脸在手臂上来回地擦。

“行了，行了。等这次大战结束后，机会多得很。”

雨夕将她们搬到一起后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地盖在上面。然后走出营房，正好天上出现了罕有的流星雨，那是创世天宙特有的信号，拿这种奇观作为战争的号角。

“雨夕，怎么，兴奋得睡不着觉？别说你，我也是热血沸腾。”

“菲蒂莉姆？想不到是你的部队负责最后的防务，斗志激昂是好事，双方交战勇者胜嘛。”

与夜色相对的日光黄齐耳秀发，有一双铁青色眼睛的菲蒂莉姆，向雨夕打招呼后，用手往后方扬了一下。板房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战姬们行动迅速，说话间排成一个个整齐的方队，雨夕、菲蒂莉姆立即整理着装，佩戴好武器归队，正好她们之间夹着米夕等人，这时一个手指往她的背部轻戳，雨夕回头一看，原来是莉娜达斯等小一辈的战姬兵。

“佐迪这次干嘛要如此劳师动众？记得从蒂蕾雅前辈开始，战争动员做个集合就算了，何必搞检阅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毕竟这次动员的人数太多了，要统一调配指挥，据说检阅完毕立即开往战场。”

“哦，原来学斯大林那样，那还是多此一举。”

天空映出了佐迪的祖先雨田由真的影像，这位任何方面都取自于真·雷帕迪的赤发红眼少女，向所有的战姬行九十度鞠躬，将创世天宙的前途托付给她们后，伸出手指指向远方：

“我们的敌人在那里！”

最终话 大家的去向

“莉绪，今天一定要将你打个落花流水，竟然敢这么侮辱我！”

万千世界组成的联军已经进入创世天宙，其中负责进攻厄迪星的是被莉绪击败的丘岚，正当她的部队接近厄迪星的区域时，莉绪早就布置好一切等待敌人的来临。双方在宇宙空间相遇，丘岚查出莉绪的部队在攻打亚原大陆的时候，大约有数百万，而现在粗略计算才还不到十万，其它的不知道上哪里去了，似乎是设下什么圈套，看着莉绪的部队一动不动，她的心更为疑虑。

“难道那个身体有病的臭女人故意引诱我深入？不能上她的当！”

命令部队在远距离发动炮击，可当炮弹刚刚从炮管里飞出，莉绪的部队早消失得无影无踪。惶急之下，丘岚找来负责联合部队协调的人问了一番，提到为何迟迟没有部队增援。被问的人指陆奥已经派出部队前来接应，10 分钟后到达。商议间，一个声音传到丘岚的耳里：

“啊啊，这就是在万千世界中我们的同类？不会吧，笑死人了，这等废物敢和我们媲美，真丢脸。”

“嘛，别跟这种女人计较了，你要知道这是她们的天性，改不了的！”

“什么人！竟敢在背后指指点点，我看你们这些鼠辈是不敢抛头露面了！”

“啊，让你看了又怎么样，到头来输的人还是你，雌性人类，你们不是万物之灵吗？有本事就挖地三尺找我们出来，笨蛋！”

丘岚听出是一群女孩的声音，气得两眼发红，但是她以为这是对方的激将法，却不知道在短短的对话之间，一张大网盖在这只进入陷阱的鸟上。

“报告，有不明能量在我们的附近出现。报告，我们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

听到这个消息，丘岚才发现中了对方的孤立策略，赶紧命令异空间部队立即进行时空接合，准备撤离。然而当她发现在这个闭锁空间里的四周出现无数的不明部队后，吓得全身出冷汗，想到只有那种生物才能运用这种办法将对方围歼。此时此刻她突然感到死亡逼近，发疯似的命令部队集中在一点上突围。可是这种挣扎无济于事，只见不明部队的真面目都是具有少女形态的人形武器，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能源连锁，构筑了一张重叠了无数防御层的障壁。丘岚不以为然，让部队对准这些只有 1 米多长的玩具使用高热能弹药，好比一个微型太阳砸过去。

面对这种攻击，她们不约而同伸出双手，手掌部分快速凝聚能量，慢慢地无数个光球结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状物，高热能量碰到网后就好像水穿过过滤层，每穿过一段就被吸收大部分，直到被完全吸干为止。丘岚忍不住喊出了那个震撼万千世界的词：

“又是佐迪少女！为什么同样是雌性，我们的实力和她们差别那么大？”

“什么雌性雄性，睁大你的人眼看清楚！但是你已经没这个机会了。”

说话的人正是雨夕，她就在这千千万万战姬中，然而声音在封闭空间里重复地回荡着，似乎代表着同伴的心声。她们将手中能量一起扔向这群入侵创世天宙的侵略者，好比上帝要惩罚充满罪恶的大地，丘岚的部队在这团媲美太阳的热能中还不到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就已经灰飞烟灭。

“雨夕，我感谢你的多管闲事。”

“莉绪说什么客气话，丘岚侮辱你就等于侮辱我们。”

远在观看的莉绪对这群抄袭自己的生物，最终还是表达了歉意，当雨夕问她接下来想干什么的时候，莉绪

却不辞而别。

"莉绪太过分了，就说一句话打发我们。"

"算了，麻晃。要她接受我们还是需要时间，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战役迎接我们！"

莉绪离开后，回到特定的空间去寻找自己的主子玲流，这位刚和由真大战一轮的世界级别的女神，见到莉绪后翡翠色的眼睛显得迷惘。

"对不起，我最终还是......"

"别说了，莉绪。我知道怎么办了，看来我们该时候和佐迪并肩作战。"

莉绪听后有点吃惊，玲流抖动着自己的焰色头发，意味深长地说：

"恐怕这也是创世纪的愿望吧，或许正如他说的那样，很多东西只能用实例去证明，若是坚信自己的信念，那就不用再想什么。"

"是的，我明白了。"

雨夕用不到 30 分钟成功地围歼入侵的敌人，让同伴们的士气高涨，然而她深深知道恶战还在后头，现在要做的就是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她马上命令全体部队由奈加也率领，和其他主力合流，意味着要放弃厄迪星。

"雨夕，你为何不和我们一起离开？"

"哦，上级给了我秘密任务，只能让我一个人去。"

向同伴们详细解释了一番后，雨夕独自一个留下，她化成一枚"流星"降落在荒废的厄迪星上，来到了阿达在光舟市的住所，这栋旧楼房在经历了大战后，奇迹地屹立着，周边都是硫磺大火，楼房对着的海早就干涸了，天空一片灰黑。雨夕保持着流星状态一步一步跨上残破的楼梯，到达天台。这时六道冲天金光降下，在天台地面形成一枚六角星，雨夕站在中央。金光散去后出现了六位身穿军装少女，她们的打扮、眼睛、头发和陆奥身边的藤益等六位心腹如出一辙，只是手袜和额头上上有着奇怪的符号，雨夕伸开双手，六位少女将无数的发光书页送进她的体内。

"这是下一步你需要的资料，幸亏还来得及。"

"没什么，你们不用介意，只要能拿到，迟一些没关系。"

"雨夕怀疑我们的实力？不用担心，我们起码跟了藤益前辈很长时间，若学不到她们的精髓，真的是辜负她们的栽培了。"

雨夕笑了一下，看着成为废墟的光舟市，心中回想起她厄迪星的某个雨天。

“怎么？触景生情想起了易某人？说起来他这次居然不让外界抓住把柄，选择了自杀。现在外面都说阿达畏罪自杀。”

少女的话让雨夕冷笑：

“畏罪自杀，不是正中他的策略吗？我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干下去就行，不然就亏待他的一片苦心。阿达不会让别人抓住他的把柄，不然他早就死无数次了。”

“其实他对你有没有爱意？”

说到这，雨夕的回答却让在场的人很意外：

“有，当然会有。都做了无数次同班同学和同事，你说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都是那种环境下的特定产物，正如阿达喜欢阿仪，他最终不会选择我。”

“所以你才选择了米夕？”

“哎，看来再让你们搜集情报，恐怕连我和米夕什么时候一起睡觉都被搜到，那时我得上娱乐新闻的头条了。”

雨夕的话让少女们哈哈大笑。

......

在 8 个月后，第四次创世天宙大战爆发，达到最大规模和范围，佐迪方面任命魂之战姬梁源郸为总指挥，对抗敌军，随后更是爆发了最大的战役创神之战，交战双方的兵力已经无法统计，而雨夕等人被任命为佐迪的主力军之一奔赴前线，和麻晃等人在创神之战中表现并不凸出，因为主要负责二线支援，或者是进攻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据点。17000 年后，佐迪由第五代执政门纳斯担任，进入了全盛时期后转守为攻，收复失地。命令雨夕等人重新挥军进攻厄迪星。

那时候的厄迪星早已经被侵略军改造成一座军事据点，由于之前的缘故以及是创世天宙第一大星球，敌人特意加派重兵防御。然而在经历 17000 年后的雨夕，早已经成为了佐迪中少数赫赫有名的战姬，仅仅以 2200 万的兵力将驻防厄迪星的 14 亿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即使后来敌人增兵达 30 亿，依旧无济于事。

......（17000 年后的厄迪星光舟市）

“撤退！撤退！啊！......”

在一个基地的门前，残存的敌人用尽火力对入侵的佐迪战姬进行还击，但是在基地外面，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敌兵的尸体，战姬们踩着血淋淋的肉体冲锋，面对着这些身体被打得破烂不堪，却依然能战斗，甚至回复的怪物，敌人只有怕的份。

“要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赎罪，一个都不能放过！”

为首一位身穿浅绿色厚护甲，护镜为深黄色的战姬最为勇猛，一路过关斩将，她经过的地方后敌军是尸横遍野，血如涌泉。一直传到一间牢房的面前，一枪打破大门后，一个黑色硬发，圆脸蛋，弥勒佛耳，平鼻子，雪白皮肤，嘴巴在打呵欠的男孩弯起双脚，头靠在膝盖上。他抬起头看着眼前的战姬后露出自信的笑容，战姬发现他后脱下头盔，露出火焰色的橙发，深黄色的瞳仁，她也不禁弯起嘴角。

“总有一天你们会回来的。”

“那么你也是再出现了。”

......

至此，厄迪星重新落入了佐迪的手里，阿达总算完成了物归原主的任务，按照常理他这个外人已经不能呆在创世天宙了，但原来的故乡仙时世界又容纳不了他，为此佐迪算是破例了，允许阿达继续在光舟市呆下去，但不能再使用佐迪的形态。重新修建了光舟图书馆，由阿达负责编写佐迪丛书，而他依然放不下对雨夕等人的友谊，用了不少心思写了很多小说，一一描述自己的朋友。后来雨夕、麻晃等 22 位战姬分别担任了光舟市所在亚原大陆的部队总司令，阿达有机会就去找她们，关系还不错。只是经常被误以为是闯入军事禁区的间谍，被关进黑屋子。由于她们都不属于人类，在阿达编写的传记中，被命名为二十二韵人众。韵在佐迪里的意思就是非人类。而和雨夕秘密街头的六位少女，先后在二十二韵人众下担任官职，她们其实是佐迪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另一批成员。后来被阿达命名为六蒂女，蒂就是人类的意思。而阿达和雨夕在厄迪星发生的那段邂逅，后来《创世天宙·佐迪志》命名为韵蒂堡战记，堡的意思是联合，整个战役含义就是非人类和人类联合起来的战役。

当然，阿达回到厄迪星后，依然热衷于去电视台搞节目。

“哈哈哈，各位听众，让大家久等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

阿达话音刚落，电话就响个不停。

“我要麻晃的限定版 CD！我要亚丝婷的编程工具！我要......”

原来听众听到阿达的海报上宣传的通知，只要赶在某个时间段打通电话，就能获得赠品。他答应将雨夕等人的一些珍贵物品相赠，这下看到如此多的支持者，当然乐得跳起来，急急忙忙地跑去仓库准备将赠品拿出来。谁知道却跑进了一个奇怪的房间。阿达进去后发现门被反锁，然后面前出现了 28 位头顶大毡帽，身披军装大衣，脚蹬高筒皮靴的女军官。为首的那位正是雨夕，旁边的麻晃则是一脸地坏笑。

“阿达，这是什么来的？”

麻晃拿出一堆模型，那些玩意儿全部都是仿照雨夕等人做出来的，阿达看着这些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一阵装疯卖傻后说不知道。亚丝婷露出一惯的呆笑后，说这没关系，只要来一阵严刑拷问，就会想起来了。

“各位长官，我......我只是想......”

这时候雨夕等人的眼睛放凶光，露出奸诈的笑容，十个指头紧握发出咯咯的骨响声，随后房间传出了剧烈的拳脚声和某人的尖叫声。

后来，阿达和雨夕等人在一起公开活动中，趁着难得的机会，拍了一张合照，倒是这张相片他一直都没公开，就放在床边的柜子上。照片里，他和比自己高 40 厘米、身穿军官服雨夕面对面站着握手，整个人很有满足感，似乎意味着他得到佐迪战姬的有力支持。

米夕在那次战役后，就和雨夕分开很长时间，直到后来由于调动，才重新见面。两人见面后，感情越来越好，后来她们和科扎露一个部队后，只要打完仗，雨夕和米夕就会呆在一起说悄悄话，弄得科扎露担心会影响其他人，特意叫她们找个隐蔽的地方再做那种事情。至于科扎露不久后又和她们分开了，可是一旦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还得千里传音跟她们俩商量，似乎三人已经变成铁三角，离不开其他两人的协助。

莉绪和玲流自从和佐迪结盟后，也参与了第四次创世天宙大战，终于将曾经压迫她们的人打得落花流水，随后被真安排在异空都市里居住，特比鸟重新替她们塑造了空间后才搬离，但时常回来看佐迪，不过莉绪似乎对雨夕那次攻击她有怨言，空闲的时候就找雨夕决斗。后来莉绪去找姜僚，替他澄清在创世天宙做的一切。后来还结婚了，邀请雨夕等人出席婚礼，和阿达冰释前嫌，后来姜僚也参加了阿达和阿仪的婚礼。

至于在韵蒂堡战记期间出现的绿野若生等人，后来组成了彩音兵团妙斯莉，负责在外线战役，专门将战争转移到敌占领区，不过由于经验等不大足够，有时还是需要雨夕等老一辈战姬支援。但后来表现与众不同，甚至打出创世天宙，是佐迪少数几个能离开创世天宙却不输给外界的兵团之一。

而为难雨夕等人的陆奥等背叛者，事后以外界孤立她们为借口，投靠了式神野望，在第四次创世天宙大战中，以第三方的姿态出现，装作一副权衡利弊的样子后，选择了中立态势，却暗地里铲除以前欺负过她们的人。一直到创世天宙统一的前夕，她们才投降，后来得到了真的特赦，写出了回忆录，将一生的事情告诉后辈后，就被派到边境上镇守，继续去应付那些企图入侵创世天宙的人。

而一个对阿达影响最为深刻的人菲科斯·菲坦迪，在韵蒂堡战记后与陆奥等人分开，前往支援式神野望，一举歼灭了入侵佐迪精神领域的敌人。随后出战第四次创世天宙大战，这位向来以现实压倒众多对手的神在参与战役后不久，就要去对付企图利用时空战术来战胜佐迪的敌人。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应该说没有她的存在，估计敌人早就通过删改过去和改变未来这些手段来铲除佐迪。最令人注意的是菲科斯后来到了阿达的故乡仙时世界，将当年建议入侵创世天宙的主谋一一揪出，这位现实之神在仙时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无敌，不但将真相还原，最后让姜僚成为仙时世界的领导人。

......佐迪是什么？佐迪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以少女形态出现的东西。佐迪在创世语的意思为似是而非。

又到了阿达评佐迪的时间了。

第一讲：天宙起源

这里先引用一句话：要谈创世天宙，就不得不谈女孩，要谈女孩就不得不谈佐迪。

在历史的长河中，相对于和平而言，就是动乱。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乱极入治，治极入乱。

在万千世界发展史中，创世天宙刚好处在一个十分特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万千世界发展程度分成四种，第一种是超级发达的程度，第二种次级发达，第三种是发展中的程度，第四种刚好出现并且落后的程度。就在这时候，一块新的空间出现在万千世界面前，就是创世天宙。所以为何这块空间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事情，那就是对于万千世界来说，这是一块真空地带。

终于世界的领导者，好奇的冒险家，研究家，专家，野心勃勃的政客等等三教九流，达官贵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进驻了这块真空地块。

对于创世天宙的出现，一般流行着两种说法。也是这两种说法的分歧导致了长达 260 亿年创世天宙的动乱。

第一种认为创世天宙是万千世界创造者宇宙创世纪特比鸟塑造的。证据是来自《万千世界缔造者的真实记录》，应该说该书的修编者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位便是万千世界的代表者犹尼休，是一个行遍各个世界，真实记录各地事情的历史学家，每当表达一个事件，必定引注所有涉及到的文献，不管是野史还是正史，回忆录还是交谈集。善于揭露真相，所以是享有前所未有的好口碑，不过也因此得罪不少权贵和统治阶级，以及企图隐瞒真相的反对者。

该书中的描述是创世天宙是在身处异空都市的特比鸟塑造的，每天他阅读大量的书籍，然后由一位叫做真·雷帕迪、搞不清楚性别的人在交流意见，从黎明开始两人就在异空都市周边的地区，开天辟地，塑山造海，并且画成图纸，详细测量等等。外界多数捉住这一点来说创世天宙是特比鸟的，这样说有什么好处？因为万千世界有个潜规则，只要是特比鸟塑造的，就是属于大家共同拥有的，而特比鸟自己也有一套默认的原则，那就是他塑造完的空间后，是不会继续管理，特比鸟有自己的地方呆着。

可这样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它自己会呆在哪里？外界公认是呆在异空都市，可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不可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它发生了不寻常关系的四河真町等人，当时距离创世天宙出现还有几千亿年，根据她们的口述和记录，那时候特比鸟经常呆在另一个叫做世纪小居的地方，甚至在创世天宙出现了 20 亿年后，这个地方在异空都市出现前就存在，证据可以从特比鸟的不少友人中见到，最早见到异空都市字眼的是在特比鸟的宿敌毁灭者 W-X36 上，当时特比鸟结识到真·雷帕迪后十分欢喜，不停地在大家面前推荐这个人，两人关系越来越好，时刻在异空都市见面。而其他的文献都有这个特点，可以百分之九十的肯定异空都市必定由于真的出现才出现的，证据可以通过特比鸟的儿子迪比鸟写的《我父亲的往事中》找到，自从真出现后，特比鸟向他提起自己有了一个新居住地，不时把照片带回来，相片上的地方和异空都市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想象异空都市那时还在建设中。

不过异空都市到底是真还是特比鸟建造的无法得知，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特比鸟的个人来得出结果，特比鸟自创了一个专业叫做世界创世纪学说，甚至连易达杰，后来改名易路尔·达·比多都去报读了这个专业，专门负责教会别人如何塑造一个世界，里面牵扯到的知识量和实践是惊人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特比鸟有让真去读这个专业，然后看着他来做。应该说创世天宙和异空都市是真在特比鸟的指导下塑造的。这样讲应该就说得通。

这下我们得出结论，创世天宙和异空都市完全是一位专业导师指导学生得出的功课，这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特比鸟指导的学生那是车载斗量，不然也不叫万千世界。这些学生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雄志源，相当一部分以后成了佐迪的对手。

第二种说法是创世天宙和异空都市是真塑造的，证据大致和上述的差不多。

所以，创世天宙的 260 亿年的内乱，极有可能原因会很意外，也简单得不得了，那就是学习和实践中学生之间产生的妒忌！！！或者是种族之间，世界之间的妒忌，排斥，或者生存等问题引发的，意思就是说眼红别人的。或者干脆就像霸占领土那样，把别人现成的东西抢过来等等！！我个人估计逃不过这些原因了。

那么创世天宙有什么特别，在特比鸟口中说到那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世界，相反偏偏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稀奇古怪的地方，到底有什么玄机在里面？请看下一讲天宙特点

第二讲：天宙特点

说起创世天宙，我们不得不从名字上入手，到底创世天宙是谁命名的，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了，但肯定不是易路尔·达·比多。因为易路尔出生在旧世天宙 1984 年，实质是创世天宙 12801600000 年，前后相差 100 多亿年，就算他用时光机去了过去，没任何资料证明 100 多亿年前出现了这么一个人。

创世天宙名字分成三部分，创世的意思自然是宇宙创世纪的字眼，天为天地，宙为宇宙，整个意思串起来的话就好像是由宇宙创世纪塑造的以天地和宇宙为特色的地方。可是，我真的要严重说明，若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就不对了。好比格林斯潘说：若你觉得好像听明白他说什么，那么一定是你理解错了。

创世，按照字面理解，创造新的世界，所以关键在于创造新的世界要做什么，这个才是关键。创造一个新世界，按照特比鸟在的创世专业提到，首先要做到定规矩和引入概念。什么叫做引入概念，做个比喻，任何世界都有存在和不存在的概念，存在在世界中占有一定的空间或者数值。说白了那就是让这个世界的很多因素从无变有，那就叫做引入概念。定规矩就好比上帝创造世界，盘古开天辟地那样，春夏秋冬，星期一到星期日那样。

说到这，大家似乎已经明白创世是什么意思了，那就是表明这块新的空间有着一个极大的特色，很多东西都能容纳，都能从无到有，如何做到？引入概念！可是无休止引入，可不是好事。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定规矩。其实这还不算是本质的东西。真正的应该是引入概念和定规矩就好比一个事情的正反两面，很多时候引入别人的东西，多数是因为比自己好或者超前，或者值得参考。而定规矩实质就是排斥，那样东西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那就要定规矩，好比防火墙那样。其实在这里命名者已经默默地向创世天宙灌输了一个精神，一个一分为二，一正一反的精神。这个精神和阿达的故乡某个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出自道家的思想。

而天和宙也是体现了这个精神，古人有云，天地之间等等，在古代由于人类的接触局限，所以庞大的空间都称为天地，诸如很多名句都有天地的字眼，甚至是游戏，例如吞食天地，天地指代一切。而宇宙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了，代表的是空间以及时间，尤其是现代人使用得比较多。最多的表达在于宇宙大爆炸等名词。

天地代表的是古人、有限的、玄幻等题材里的概念，宇宙代表是现代，未来，无限的，科幻等题材里的概念，本来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范畴。然而命名者却偏偏安在一起，甚至连起来。似乎冥冥中道出，虽然两个不同的东西，但精神上，范畴上的定义是互通的。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有着极大的哲学思想在里面，而且又是有着道家很浓的气息，因为道家很明显的特征是太极图，一黑一白，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两者谁多了不行，谁少了也不行！缺了一个更不行！两者虽然不同，但是同一个物体里的东西。所以我总觉得

命名者是不是曾经和老子见过面，甚至可能是他的敬慕者。

所以创世天宙的意思应该是一个可以引入概念和排出概念，有着一正一反两种特色，无所不能又无所能的地方。特比鸟给的解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既然是如此神奇的地方，那么居住在里面的人，世人唤作佐迪的未知物体又是什么呢？

请听下一讲：佐迪由来

第三讲 佐迪由来

说起佐迪，万千世界不禁对那种长着女孩模样，但是实质不知道是什么的生物有着千百种的感想，有人说这群是疯狂的少女，企图改变男性主导的地位，塑造一个新世界。有人说她们其实是被世界排斥的物种，自以为是，和万千世界格格不入等等，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承认佐迪曾经让外界注目，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佐迪。

全名为创世天宙·佐迪，佐迪的命名来自于创世语，ZODI，有人读作撒蒂，有人读作祖迪，都没关系。可是，一旦你将他的意思理解错了，那就有大麻烦了。佐迪是什么意思是，用中国的一句话就完全能解释了，似是而非。什么叫做似是而非，做个例子，有个女孩长得很像绫波丽，但她是不是绫波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套在佐迪上道理也是一样。她们长得很像女孩，但是不是女孩？不是！可惜的是外界不少人被自己的先入为主，定向思维所干扰，一口咬定就是雌性生物。

理由有两条，第一根据外界搜集的资料《雄志源的人和事》中提到的，当时这位人称万千世界捣乱者的人见到佐迪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哦，若不是男性，那恐怕是女性吧。"

这句话不知怎么回事，一直被认为是准确性很高的话，可是这个人从人品和学识来说，算不上特别聪明，可能他说过这句话，但基本上应该是被利用来进入创世天宙的一个借口罢了。有点像跳梁小丑的举动。

另一条比较有权威性的是出自《有个世界叫做创世天宙》，里面提到了那个万千世界的代表犹尼休在进入创世天宙后，遇到了一位叫做雨田由真的佐迪少女，然后当时她是*出现，犹尼休看到后赶紧转过身去，然后说："对不起，原来你是一位女性。"大家想想，这样的话造成后来种种悲剧的恐怕就是他。就是因为你说错话，搞得误导了万千世界。可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上述两条都是漏洞百出。尤其是后者，还被当作一部史书来看。

因为上述两本书都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作者不是犹尼休，而且和外界的关系不错，作者所在的国度都和佐迪为敌，敌人的话不大可靠吧。而且后者更有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竟然称呼佐迪为少女，那时候佐迪是公的还是母的都没搞清楚，你称呼人家做少女，不妥吧。但不管怎么说外界就是一口咬定犹尼休搞的鬼，若是上述两本书都不可靠，那外界觉得哪里最可靠，应该是创世纪自己说的或者犹尼休自己的回忆录。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大家还是能在犹尼休的回忆录找到了蛛丝马迹，大概的内容如下：

犹尼休见到雨田由真后，上下打量，从头到脚趾细细观察，当他看到由真的不俱备任何性征后，二话不说就走人了。万千世界觉得是他在胡弄玄虚，似乎知道由真的秘密，所以不敢公开。其实不是的，犹尼休既然都能敢把自己的私生活写出来，100％剖析自己。这里提一句，外界说起他的私生活，真的像谈家里事一样，从不避讳。所以万千世界里有关他的书，YY 他的书那是一箩筐。说个露骨的，为了证明那是真的，他还特意放视频，甚至在众目睽睽下来证明。所以佐迪那些秘密，在他眼里不算什么。
可是记载就那么少，在这里我只能给大家一些猜测性的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可能是犹尼休发现由真的所作所为和自己差不多，所以什么话都不说，默认了。

因为事后，连他自己也承认喜欢雨田由真，可是犹尼休看样子是个男性，所以喜欢那就应该是女性才对。这点外界觉得有可能，但其实是荒谬的，而且是外界自打嘴巴，犹尼休和特比鸟，一样都是没性别的生物，一个没性别的生物说喜欢某个搞不清楚性别的生物，你能拿得准？

第二：犹尼休自己也觉得难以下判断，所以走了。

这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极高的，甚至就是史实，犹尼休发现由真和自己差不多呢，而且什么特征都不明显，他也觉得很难下定义，既然不好断定，那干脆不说。

第三：外界把他们之间的沟通理解错了。

这个其实和第二是一样的，或者是第二点得出的结果。做个比喻，犹尼休就是一个万千世界里没性别的终极人物，雨田由真就是创世天宙的 BOSS，搞不清楚性别的人，一个没性别的和一个搞不清楚性别的在那里沟通，有性别的人能那么容易理解？恐怕不行！

但最后这个事情由雄志源散布出去了，其实雄志源说的那句话被人改动了，正好验证了他被人利用的事情。不过后来它确实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甚至也对佐迪下手，才会一败涂地，连性命都丢了。因为雄志源将这个事情说出去后他是这样说的。

“哦，既然这样，那佐迪还会是什么？”

这样一来答案就很多了，不过正好达到他的目的，有人肯定会理解错，更多的人是好奇，这样一来许许多多带着好奇心想去创世天宙看个明白，这一点才是雄志源险恶用心所在。

但是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外界为何认定佐迪是女性，这个结论一直得不到解决，也只能说一些猜测性的意见，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拼凑而来。

当时雨田由真根据真·雷帕迪塑造出来的，世人都知道真·雷帕迪是个典型搞不清楚性别的人，不过呢他总会以一种样子是 16 岁的特征出现。所以由真的样子保留在 16 岁左右，至于为何是 16 岁，史书无记载，特比鸟曾经提到，塑造雨田由真用了 16 年时间，可能是因为这个才定义为 16 岁。

我们可以这样想，假如雨田由真是 16 岁，那么按照男女 16 岁的特征来看，若是男孩子肯定身体下面有明显的性征，可是由真没有男人的性征！那么按照外界的思维来看，肯定不是男的！为何又是女的？可能

他们的结论来自于胸部，毕竟身体发育是有早有迟的，当时由真的胸部是平的，就是大家所说的飞机场和洗衣板，但是别人说女大 18 变，谁知道她以后会不会发育哦，难说。而且还有就是可能是由真发育不好，胸部没长好也是有可能的。

俗话说得好，历史喜欢开玩笑，现实喜欢忽悠人，真相其实很雷人。根据上述情况，由真的性征＝绝对不可能是男性＋特殊情况可能是女性＝应该是女性那样的荒唐结果。

虽然上述的推测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见，可是我们从后来外界对佐迪的一系列称呼，似乎感到上述的内容不无道理。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佐迪就那样被外界打下了雌性的烙印。

可是，外界依然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另一个误区，到底是什么？请看下一讲：是不是人？

第四讲　佐迪是不是人？

说起佐迪是不是人类，绝对大多数人不假思索的说，不是！这也是受到易路尔的小说影响，因为我们发现佐迪没一点符合人的条件。现在我们先来看有哪些不符合。

第一：身体另类。

说出来可能大家不相信，看上去简直和人类一模一样的佐迪少女，身上有着骇人之处。根据佐迪少女的一句流行话：一不卖萌，二不卖肉，三不卖身，四不卖 YIN 我们就可以看出。不卖萌，不是不想卖萌，而是不用卖，为何？因为她们的样子就很像艺术作品的那样，尤其是像动漫和游戏那样，给人感觉就是画出来的，做出来的。怎么能眼睛是人类的两倍大，瞳仁最大的像宝石那样。头发、眼睛、体毛等颜色，人类有的她也有，人类没的她也有，说句实话，佐迪少女中有 70％，皮肤是其他颜色的，怪吓人的。后来是通过手术和遗传基因改变，才变得和人类相似。二不卖肉，不卖肉，很多人以为是不露出皮肤，其实是错的，这里必须要理解一句的谚语，当时最早外出的佐迪少女，听闻外界生物生孩子，意思用了引用了阿达故乡的一句话，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用肉来形容后代，所以不卖肉是她们不生孩子！为何这样？因为佐迪是每一个生命都是造出来的，根本不需要生育！所以佐迪是不卖肉，去做肉！三不卖身，那是由于她们的身体和创世天宙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只要处于创世天宙，就能多一些东西，就因为这样她们的身体是有优势，但是她们也不是长生不老的，到了一定时间要去修理，佐迪有专门的机构提供身体给她们换，甚至可以占用别人的肉身。所以是不卖身，可买身！四不卖*，不是不卖 YIN，是卖不了！为何，这点也是让外界舌头打颤的原因，佐迪少女由于生育后代不用胎生，更不用交配等方式，所以她们是没有性器官的。胸部是有形无实！所以是不卖 YIN？吃饱撑！你们需要，她们不需要！

第二，表现形态古怪，精神古怪

说到佐迪少女的形态那就值得大说特说，应该是说没有她们变不出的形态。比较接近人类的精灵、妖精、机器人、天使等等，和人类完全相反的就更多不胜数。似乎她们想以什么形态出现就可以以什么形态出现。最夸张的要数十六夜蕾幽斯，真雷雅姬等人，一时是青春少女，一时是比泰坦巨人还牛 B 的生物，一时比病毒还要小的微粒，孙悟空还没那么厉害！难道是她们懂得千变万化？不是，这是佐迪的本质注定的，似

是而非。由于他可以学得很接近，甚至是等于学习对象。然而由于她学得再像，毕竟不是那个东西，迟早有一天会脱离。一旦她们佐迪的本性露出来，就有可能扬弃学到的一切。这也是佐迪能在一瞬间转变观念，脱胎换骨的能力所在，至于思想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基于上述两点，万千世界坚持佐迪不是人类。

然而，另有一派的坚持佐迪是人类，理由是根据犹尼休的人类新解释。因为随着万千世界发展，多种族多元化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为了给一个新定义，为了平衡各族的地位。犹尼休提出了新的观点，什么是人，就是具有生命意识形态的东西。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笼统，可是当你仔细想下去就会发现这句话十分有弹性，具有生命意识形态，那意味着不但囊括了从单细胞到高等动物，而且还包涵了文化艺术作品中的式神、神仙等等的，有人立即就说后者不是，可是犹尼休没有说生命意识形态是现实那种，还是艺术作品那种，而且万千世界中新生命的出现意味着有新的生命意识形态存在，天使等物种就是例子。换而言之，佐迪的出现也是代表它独有的生命形态，就好比电脑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程序和数据组成的，你人进去后不能化为数据就不能存在。或许以后出现比佐迪更难以解释的生命形态都是可能的。

分析了两派的意见，那么大家应该能得出结论，佐迪到底是不是人，应该说要分开来看。佐迪绝对就不是万千世界所说的人类，但是按照犹尼休的观点，那么佐迪就很应该是人类。后来由于人这个词容易引起分歧，后来才用生命取代。

所以在佐迪里，相互称呼，或者用词都是用女孩，而不是用女人，若是你对她们或者说到某些话题用女人这个词，佐迪少女会十分生气，因为她们很多都不是万千世界说的人类，因为你将她们的概念搞错了。相反你称呼她们为雌性生物，对方还不会生气，因为事实上她们确实很难符合人的范畴。

根据上述五讲，各位听众对佐迪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将会为你铺开一个存在了 260 亿年的种族，怎么在她们出现的期间成为万千世界的风暴眼。

敬请留意下一讲。 佐迪神话传说——偶然和大势所趋

第五讲　佐迪神话传说

一天，宇宙创世纪特比鸟在研究生物形态的时候，真来到了它的面前，当它看到特比鸟那身雪白的皮肤，那个类似人形的轮廓，便将其数据记录下来，然后活动身体，渐渐形成了一个和特比鸟一模一样的身躯：细嫩的四肢，胸部和臀部稍微凸起，瓜子脸，过肩的头发。而特比鸟看到真的样子后感到一阵的有趣，于是拿出了泥土利用自己的手艺塑造了一个模块，随后照样画葫芦造出了第一个佐迪的生命。此时，特比鸟说：

“这个人物源自真·雷帕迪，但它和你有着区别，我们只留其真，不留其虚，真字保留，叫做真雨由白。”

而此时真却说这名字不好读，再三思考感到这生命好像它分离后的结果，于是将雷字一分为二，名为雨田，至于其出生源自于它，由字有此意思，应当留下，取名雨田由真。由真，有由自真·雷帕迪而生的意思。

《佐迪传说·神话序章》

我想所有人看了上述的那段内容，并且说佐迪最早的祖先雨田由真就是这样出来的。估计大多数人都会喷饭。有没有搞错！居然那么马虎，草率地塑造了一个人形出来就当作是祖先，你哪条道理。对了，你还别说，佐迪的出现就是那么偶然！可是又是那么必然。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到底偶然在哪里，必然在哪里。

不过我觉得不用那么啰嗦，只要把必然说清楚了，那么偶然就不必再解释了。

我们来想想塑造雨田由真的两个人，分别是宇宙创世纪特比鸟和万千世界的总和真·雷帕迪，这里要顺带说一下真为何被叫万千世界的总和。

实际上真是一个一个不具备属于自己任何因素的生命，所以到来的时候甚至连特比鸟也没能察觉到。说白了，真是一个无性生命，他后来所具备的特征无一不是参考别人的，最引人注意的是，真·雷帕迪可以记住自己接触过的人的一切，甚至是没接触的都能在无意中模仿并记录下来，就好像能察觉天宙中哪个生命诞生了，哪个生命又消失了。所以被世人称为世间万物之总和。

至于名字的由来，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说法，不过流传得最广的说法便是易路尔·达·比多的佐迪系列作品，每一个作品都提到了一个红发赤眼，头戴护目镜，无论什么时候都穿着红白色紧身衣的少年，名为真·雷帕迪，正是由于这部问世，才使得这个生命被世人用真·雷帕迪命名，真在创世语的读法类似汉语的 ZHEN，意思是被遗忘的人，因此这名字应该是创世纪特比鸟察觉他的存在后给予的名字代号。雷帕迪在创世语的意思便是指挥、队长的意思，读音为 RAPERDY，看来这个姓氏是真加入佐迪后创世纪特比鸟才给予的，证据就是后来佐迪少女都喜欢用队长称呼真，这个称呼既是表现其身份，也是对真的一种尊称。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一个拥有全世界知识量的人，和一个能塑造世界的人，肯定这两个人关系是怎么样呢？一个喜欢塑造的人必定要参考以往的世界，温故而知新，而一个想了解世界的人，必定要拜访创造世界的人。特比鸟那是塑造了很多世界的人，真是见识了很多世界的人，那么塑造一个雨田由真算什么，举手之劳而已。我看特比鸟在塑造雨田由真前就塑造了无数个标本，至于真也是见过他塑造无数个标本，所以说雨田由真的出现那是必然的结果，或者早晚有一个类似的样本出现。正如某位伟人形容拿破仑，即使历史上没这个人，也会有类似的人出来担任他这个角色。

说到这，我们就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大势所趋让雨田由真出现。当然，这个话题太广了，一个原因就能说出一大堆东西，又抓不住关键。在这里我们就不如这样理解，例如万千世界里有男女平等这个话题，那么到底能不能平等呢，当然有很多地方不但说出来，而且还做了出来，但不够彻底，那么最好就有一个地方是为了证明这个道理是否正确而存在的，而且最好这个地方没有基础的，一切重头开始。那么创世天宙的价值作用就可以从这话里面透露出来。

对，若创世天宙是为了验证而存在的地方，那么雨田由真就是为了验证而存在的人。说到这里，我们不免对特比鸟塑造创世天宙和雨田由真的企图打上一个大阴谋，它打算将这两个东西当作是实验场和试验品，特比鸟这样做太不应该了。当然，特比鸟的真实目的是怎么样，我们只能去问他，可惜是他不会告诉你。但是，我们从他的言行入手，发现他有一句话说的频率是最多的，那就是出自阿达故乡的一句话。叫做针刺不到肉不知道疼，粤语叫做针吾不到肉吾知痛。意思就是什么地方都要亲自体会才行。当然，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阿达自从去了佐迪后，家里总写有一句话：了解拿破仑不一定要成为拿破仑，但是我选择了成为拿破仑。这句话时刻被真挂在嘴边，真去他家一定去看看这个话。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些蛛丝马

迹。

不管怎么说，雨田由真和创世天宙出现在万千世界里，可是他们的出现却十分波折。请看下一讲：创世天宙的黑历史。

第六讲　佐迪的黑历史

佐迪从古世天宙元年一直到新世天宙 130000 年，前后经历了 26 万天宙年，其实这个数字被佐迪的偷换概念所蒙蔽，在创世天宙的 1 年，其实等于公元的 100000 年，因为佐迪按照 100 进制，1 分钟等于 100 秒，1 小时等于 100 分钟，1 天有 100 个小时，1000 天才等于 1 年。若是异空都市这个时间差会越大。所以佐迪一共延续了 260 亿年，不过算上异空都市的话，估计更长。要不计算佐迪以后的种族，恐怕这个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难怪阿达借用织田信长的话，万千世界岂有长盛不衰者，如若有，乃吾之所见佐迪。

在这 260 亿年里，要说最血腥最令人发指的应该从古世天宙 20 年到 10000 年。

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可是偏偏就是原因太简单了，所以才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什么原因？被新事物吸引，万千世界里大概有那么几种人。第一，开拓者，仿效大航海时代，到处寻找新的空间，结果发现了创世天宙，这群人也分成几种，一种类似殖民者，是来抢地盘的。一种就是来抢东西，强盗！一种就是来赚钱的，剥削阶级！真正为了冒险和研究新事物的，少数。第二，来访者，探望新世界的人，也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以友好的态度前来问候的，另一种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第三，就是侵略者，抢夺者。或者是在原来的世界呆不下去，来到创世天宙的人。这样看来，第一批进入创世天宙的人几乎都是不速之客，来者不善，这样一来肯定要出乱子。

而佐迪一边情况如何？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糟糕透顶。为何这么说，那么我得从佐迪的形成道出其中的秘密。假如说人类所在的宇宙是经历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单细胞到高级生物，乃至于到人类。那么创世天宙的佐迪就好比这些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生物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同一个起跑线出发。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拥有人类外形的佐迪生命体，却好像单细胞，甚至是无机物那样，没有意识，只有感觉。那会是那么让人脑残的事情，样子是高级生物，可是思维就比单细胞还差，上述两种劣势共有的更不少了。或者是头脑比人类更发达，可是身体像单细胞生物。这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这只能说明创世天宙的诞生方式有个严重的不妥。或许这应该是真和特比鸟的过失。没错，他们是把雨田由真塑造出来的。可这是一个塑造出来的生命，肉体上精神上根本没经历过那种漫长的演变得出来，这个就是佐迪的一个致命伤，他们不懂得区别，分类，保留优秀的，排除不利自己的。之前说过佐迪拥有很强的引入吸收能力，他不管你是什么生命意识形态，见到就取过来用。这样的话恐怕就会变成不管是非不分，什么垃圾渣滓都吸收过来，完全没有辨别是非优劣的看法。而大家都知道进入创世天宙的第一批人都不是什么善类，那么可想而知。会有什么结果，果然创世天宙首批就被这伙人给同化了。由于佐迪那种极其脆弱的属性，外界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个落后得不得了，又有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当中的一些不良分子就开始起了异心，决定灌输创世天宙是万千世界一部分的谣言，给佐迪定位于是万千世界的一员的想法，彻彻底底归入万千世界的系统，大肆的抢占地盘，甚至蓄奴等等。由于创世天宙是新场所，没有任何基础，更

没有人去约束他们，人一旦没有了约束就会胆大妄为。所以佐迪一开始遭到入侵者所谓宿命论等思想枷锁控制，更有不少沦为对方的道具，奴隶，帮凶，爪牙等等。

应该说佐迪是可悲的，以最脆弱的形态面对着最凶悍的来犯者，那么结果能不悲惨？结果在古世天宙刚刚开始到 50 年，也就是经历 500 万年开始，创世天宙正式沦为外界的殖民地，而且外界觉得佐迪是一种从没开窍，从没进化过的生命，大有利用的可能。于是干上了类似人口贩卖等肮脏交易，真的可以说无恶不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 9000 多天宙年。正好是 9 亿年左右，刚好符合一个物种进化的时间。所谓物极必反，佐迪当中也不是全部都是猪脑袋，有一部分是很有悟性和头脑的，在这漫长的 9 亿年里，不但有了一个很好的肉体，而且拥有相当高的觉悟精神。她们以守护故乡的必死觉悟，来挽救创世天宙这位母亲。

这个人，万千世界都非常熟悉，甚至说她就是挑起一切战争的罪犯，可是佐迪却当她是灵魂人物，一直身处佐迪战姬陵园的佐迪首批生命的其中之一。

这个人就是华燧，也就是日后的蒂蕾雅·爱道伦，佐迪物源灵长族。由于这个人的出现，让外界对创世天宙渐渐关注起来，也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佐迪开始卷入一场无休止的争斗中。

那么华燧，蒂蕾雅·爱道伦到底用什么办法来挽救创世天宙，她又做了什么让外界那么恨她。接下来下一讲将会为你揭晓。佐迪的血泪史。

第七讲　归属问题

万千世界将佐迪少女看作是矛盾体，好比日本人那种菊和刀的关系。其实，他们都是以偏概全。坦白地说，别说是佐迪，就算是万千世界里各种生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每天做着不想做却要去做，想做而不去做的事情。外界是不能逃避这个责任，因为创世天宙是出现在他们后面，而不是前面。应该说建立这种矛盾关系的万千世界对创世天宙的悲剧有一定的责任，不能说是全部，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然而外界却一味地坚持没有一点责任。是的，若他们不入侵创世天宙，那么确实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他们已经入侵，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负上责任。换个角度，作为佐迪既然是创世天宙的居民，那么她们也要负上创世天宙被入侵的责任。是的，我们不能说谁正义谁错误，既然佐迪是学习了外界的东西，不加以区分就全部吸收，这是她们应该接受的教训。在这点上，佐迪为数不少的成员都赞成，但我们之前说了，若是外界不入侵，那么一切都好说，一旦入侵，那么性质就完全变化了。

可能外界有所不知，创世天宙的形成那是有着复杂漫长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空间就真的是一切皆无的情况，那么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东西？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怎么增加法，这一点上创世天宙的祖先雨田由真用了一种极其特别的方法，进行模拟转化实体，听上去比较抽象，其实很容易理解。这时候雨田由真在异空都市仿效当年真和特比鸟塑造自己的办法，不断地塑造后代，最后形成了佐迪特有的人口量产化。这批人将会是创世天宙的第一批居民，然而真相是她们就是第一批牺牲品，语出惊人，为何一个世界的塑造要用命来换？没错，这就是创世天宙空无一切的特点，由于里面没有能利用的东西，必须加进去，这时候自然有人会问，为何不直接往里面扔土壤，水分甚至太阳进去。诸位应该没忘记前面说的话吧，创世天宙是没有任何东西，甚至连无形的东西都没有，没有时空概念，没有运动的概念等等。那么要怎么才能有。

有人就会提到，让佐迪少女进去后，变出来就可以。说得精彩，说得妙，事实还真的是如此，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既然你变了那样东西，意味着你本来的那个东西就消失了，这就意味着牺牲。这时相信还有人会提出，干嘛要牺牲她们，去外面的世界搬回一些东西来就可以了。这位仁兄似乎挖出了重点，若是佐迪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世天宙用过人家的东西来建造，外界就是想这样，这是给他们入侵创世天宙的最好借口。

可是事实就是佐迪没用过外界的一点东西，就是按照上述的办法来塑造创世天宙，但是大家应该还有疑虑，那就是雨田由真呆在异空都市里，她是用异空都市里的东西来塑造佐迪的后代！那么创世天宙的归属很自然落到了真的身上，真可是万千世界的总和，这样又给外界一个借口，既然它是代表全部，那么创世天宙很应该是大家共同拥有的才对。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雨田由真和真·雷帕迪的关系，前者根据后者造出来的，意味着两人有血缘关系。创世天宙和异空都市是真为了由真等佐迪的成员而塑造，看上去就好比父母留给子女一批财产那样，跟外人没关系。若是按照这个说法，创世天宙和异空都市那就是私人拥有的，甚至有激进人士说是真自私的产物。作为万千世界的总和这样做太不应该了，可是我们转念一想，特比鸟塑造一个空间后，就不管了，按道理来说这个空间应该是它的才对，因为是他亲自做的。所以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亲自做这件物品的人是不是拥有者，是造给自己，还是帮别人造？

在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说真塑造异空都市是为了佐迪而不是为了外界，证据就在他从来不对外界公开，而且他只让特比鸟一个人知道。而且特比鸟在事后也肯定地说异空都市自己只是指导，里面用的一切都是真亲自挑选的。或者冥冥中真就觉得特比鸟会仿照它而塑造雨田由真，因为塑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不但有规律，还要有生物，生物还要教给它们太多的东西，所以异空都市只是这个空间的一个小地方，随着人口增加，必定需要更多的空间，到时候让空间里的生物自己去扩充。到这时候真也学特比鸟那样，将异空都市给了雨田由真。这里要澄清一下的，特比鸟指导其他学生也是同样做法，不存在不公平的对待，后来很多人说特比鸟偏心，那是子虚乌有的捏造。说到这，我们好像要揭开另一个大秘密。那就是特比鸟的学生会不会猜出真的这些举动？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一定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特比鸟其他学生在它的指导下做出什么样的世界，但是他们一致的表现那都是很吃惊，为何吃惊。因为他们丝毫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更认为真不能独立完成。因为他们当中无一例外的借助了他人的帮忙，有些是相互之间帮忙的。这就好比地球上发现了一块新大陆那样，人人都对这块大陆起了心思。所以才出现了之前的那一幕。那么万千世界对这块新的空间采取的态度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根据上述的那么多啰嗦的语言，佐迪一致认定创世天宙是她们的，不是外界的。至于创世天宙是否和外界交往，那是她们的事情，不屑外界来管。可是，她们想的太狭隘也太天真了，创世天宙就是一个新的空白，趁着还没定型的时候站稳脚跟。怀着各种各样目的人进入了这个地方，才造成了后面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

于是一边是坚持创世天宙是她们故乡的佐迪和一边是入侵的万千世界的人，终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这场争夺涌现了佐迪首批引人瞩目的人物，其中就有蒂蕾雅·爱道伦等人。

那么这场争夺创世天宙，或者叫做守护创世天宙的争夺胜负如何？请看下一讲两个极端。

第八讲　两个极端

终于在古世天宙 10000 年，佐迪终于开始动作了，她们集合了为数惊人的部队，让外界大吃一惊的情况下，狠狠打击了入侵者。让整个创世天宙浸泡在战火和血腥之中，当时创世天宙的发展程度按照两个指标来计算，按照科技的指标，大概发展到近代情况，出现了火枪、大炮等等武器，而按照魔法等指标，已经有魔法，仙术等范畴，发展程度已经有学院等一线培训机构，这阶段我们称为古世天宙阶段，或者叫做远古阶段。这次出击的部队里，就有蒂蕾雅·爱道伦。

可以说外界在这次打击下，被吓破了胆。因为佐迪少女就好比抗体那样，蜂拥而至，视死如归，要将他们这些入侵的病毒驱赶那样。结果导致入侵者的人口在这次大战后下降了 55%，当然佐迪一方也是死伤惨重，入侵者发现佐迪竟然模仿他们的军队锻造了自己的抵抗部队，感到十分恼火，于是重新整理后再和佐迪决胜，这下轮到佐迪失败了，毕竟佐迪在军事上和外界相差很远，可是她们有个特点，总能人数众多，而且间隔很短的时间又来捣乱，而且交战次数越多，越难对付。于是外界知道要消灭佐迪，必须揭开她们的秘密。终于在特比鸟的一位学生建议下，外界获悉了她们的秘密。创世天宙是佐迪少女用自己的一切塑造出来的。换而言之，好比她们的源泉和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能用人工办法做出兵员，然后武装起来。知道这个秘密后，外界就想到了一条绝好的办法。没错，就是以毒攻毒，艺术作品中人类对付异类常用的办法。而负责人就是那位学生，也就是后来佐迪的最大仇敌之一狱帝塞恩斯。他命令将全世界原本在创世天宙诞生的佐迪少女统统抓来，利用咒术等等进行全面改造。当时，入侵佐迪的主要是十三个种族，有些佐迪少女已经向他们的文化靠近，所以样貌上丝毫看不出是佐迪特征。塞恩斯和种族首领商量，改造后整编成部队，放在周边范围保护他们，然后利用佐迪人工做人的办法，在某个特定空间，大量产兵员，从小就将她们练就成杀人不眨眼的士兵。这样拼凑了一支大军后，结果将佐迪压制下去。为何这样，第一从实力上，佐迪是比较吃亏的。她们没有好好的军事系统等等，没经过学习，第二就是这些都是自己人，自己人不好下手。可是这些被控制的同胞没把佐迪当自己人，见着就砍。最终佐迪失败了。塞恩斯见这个办法好，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对付佐迪，并且压制着其他反对自己的人，并自称狱帝，决定要主导创世天宙。然而他依稀知道佐迪不会善罢甘休，下令要对蒂蕾雅等人赶尽杀绝，可是无论他杀掉蒂蕾雅多少次，对方还是能出现。这样他就起了另一个心思，佐迪是依靠创世天宙，那么若是将创世天宙变回原来的空无一物，或者通过毁灭方式来一次大清洗。自己就可以再通过其他手段塑造新世界。

为了阻止塞恩斯的野心，蒂蕾雅用尽心机，尽量地保存实力，可是对方的部队很多是自己人，通过一些特定的办法总能将她找出来，又无法说服她们归降。苦无办法的蒂蕾雅下定决心，无论谁都无法阻止自己，也是她开了一个先例。对着被控制的同伴痛下杀手，久而久之，她的杀气越来越盛，而获悉很多同伴忘记自己是佐迪，或者被杀害后，她的心更是极度偏激和迷惘，最终导致她极度排外，动不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一次战役里，众多精神压力让她失控，当战役结束后，她附近的地方全部都是尸山。人人叫蒂蕾雅做杀戮狂，拿当时最强的部队围攻她，起码得牺牲几百人才能捉住她。

而另一边，塞恩斯等人为了争权夺利等，大肆量产佐迪人口，因为她们有很多好处，又不必动用自己的老本，十分划算。这些佐迪的士兵每次死伤严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是常见的事情。例如有一次攻击蒂蕾雅的部队，双方 10 人，杀掉对方几万人，自己方也死了几万人，惨不忍睹，不堪入目。就是因为这段极度黑暗的历史里，佐迪成为最好战，最血腥，最疯狂的种族。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有个问题，为何真不帮忙，明明他是佐迪的祖先，雨田由真上哪里去了？她们俩也面临着危机，因为创世天宙的暴露，让真陷入了万千世界指责的境地，纷纷说他偏心佐迪，他也时刻犹豫

着到底是不是该学特比鸟那样，做局外人不管。而我们也知道，雨田由真可是佐迪的命根子，第一位祖先，前面也说到塞恩斯要毁灭创世天宙，雨田由真不可能坐视不管的。可是那时候由真的能力那真的如同婴儿那样，塑造人口对她的消耗很大，由真刚刚接管过创世天宙和异空都市，一切都很陌生，还没有机会学习就遇到这种大难题。

然而最终真选择了要回创世天宙，因为犹尼休的一句话，世上哪有不关心自己子女的父母？既然佐迪按照它塑造的，那么很应该回去才对。可当时万千世界不知道异空都市和创世天宙是他独立完成，目击者也只有特比鸟一个，这种事情暴露出来的话，很难得到外界的信服。外界一致认为创世天宙是属于特比鸟的。事后，特比鸟也知道众口铄金的问题，干脆不说话，像以前那样逃避，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说他对，是因为不能干涉世界，好比大自然那样，世界有自己运行的规律。说他错，是因为明明是你塑造的，你不管谁去管。

但是真的举动似乎让特比鸟察觉到什么，最后因为真的回去，佐迪扭转了局面，那么到底真回去后情况怎么样，特比鸟察觉到什么。请看下一讲：灵仆的祈祷

第九讲　灵仆的祈祷

在创世天宙里，有一种爱情得到了升华和宣扬，那就是异种族的爱情，根据《创世天宙·佐迪志》的记载也是如此，然而大家都会想到创世天宙刚开始就发生了连年大战，若是发生爱情，那只能是患难见真情，没错，就是这么回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佐迪开始对外界的人有了区分。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到佐迪好感的第一批男孩，竟然不是人类，那会是什么？答案是一堆叫做灵仆的东西。

说起灵仆，这个名字已经找不到出处了，也找不到他们来自什么地方的任何史料，而根据字面解释，似乎是什么灵的仆人，具体是什么灵史学界也有多种说法，但不管是哪种，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做了什么，是怎么样的？据说灵仆的种类有点像宠物小精灵（口袋妖怪），十分可爱和天真，而又像数码暴龙那样，一旦触发什么机关，可以变一个模样，最主要的是他们像召唤兽那样，随时隧地都能出现，要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才能发现它们，没有死亡，只会消散后变成一堆光，然后会再次出现。为首者是一只叫做迪西洛的四不像，像树熊那么大的体积。这个小家伙带着同胞们在创世天宙里最大的海上建造了一个大岛屿，旁边挨着最高的山脉。这群小东西时刻留意着佐迪的去向，不时会伸出援手，特别是迪西洛像粘糖似的缠着蒂蕾雅。这里我们适当引入一下这位人称杀戮狂的少女，这样对后面迪西洛的举动比较容易理解。

根据《创世天宙·物源灵长列姬传》，蒂蕾雅本名叫做华燧，因为当时她最早出现的地点是夏皇大陆，也就是阿达的祖先入侵创世天宙的所在地。所以一开始她的模样是黑发黑眼皮肤略黄，身高三尺五寸，合现在的 1 米 75，佐迪一尺等于半米，一寸是 5 厘米，所以后来阿达和她十分谈得来，因为文化上有共通语言。蒂蕾雅由于帮当地的农民改良土地，呼风唤雨，被看出是佐迪后，进入山林里奋起抵抗，一直到消灭赛恩斯，她化身为战姬奋勇作战，然而不懂得运用策略，开始一直吃苦头，后来得到了其他同伴樱月司浓等人的配合，才最终成功。

当时，为了避开追杀，甚至是为了麻痹敌人，她改掉自己的名字，甚至是身体，其实相对她来说，哪个模样都既是真面目，又不是百分之百的真面目。以致于后来外界提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蒂蕾雅的形象就有数

百个之多，不过出现得最多的，应该是黄发紫眼，耳朵略尖的那个状态，身高 1 米 98，这时候的她游历各地，收集情报的同时储存实力，为了麻痹敌人，她加入了外界塑造的部队，并且亲自到了他们塑造兵员的地点，当她看到后辈年纪小小就变成杀人魔，心中又气又悲，多次想提早攻击，都被好友阻止才放弃。

加入敌军的蒂蕾雅按照自己好友贝多路安达·信仰的建议，用另一种价值观，世界观来教导后辈，并且在战法上将自己的心得公布，这样做有一定风险，后来她和敌军交战，尤其是和雪丝比利亚的战斗，几乎陷入劣势。可是，由于那种宽厚，正义等等价值观在这些投敌的同伴里发挥作用，以致于后期越来越多主动投靠蒂蕾雅，这才是最终获胜的关键，得人心，甚至连赛恩斯多年的手下都反叛他，其中蒂蕾雅做的思想工作可是不少。这时期，有一天她被命令率领一支部队进入迪西洛的岛屿，本来按照上级意思来搜刮这里的资源。可是蒂蕾雅一贯不赞同侵略做法，为了交差，她特意联合了一批同伴，用肉体做出资源献给上级。而随后某国领主看中这里，联合很多人企图霸占这个富饶的地方，是蒂蕾雅率领部队将他们打走。经过两次事件后，迪西洛深深对她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决定要支援她们，在随后的几场战役中，迪西洛对蒂蕾雅的敌人狠狠打击，对她不时指定迷津，提供补给，在一场防御战中，蒂蕾雅为了保护帮自己挖地道的迪西洛，身中十多剑，其中 2 剑直接贯穿身体，终于这只小家伙做出一个惊人的创举，将蒂蕾雅娶回家，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救命之恩，这个说得过去，第二个很让人脑残，迪西洛说蒂蕾雅是女孩子，男孩子和女孩子谈恋爱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们仔细想想这是很大的难题，蒂蕾雅当时身高接近 2 米，迪西洛才 0.3 米，做她的宠物还差不多。一个是人的模样，一个是召唤兽的模样，至于其他的更不用说了，两个差别那么大的生物，在一起生活那是很困难的。而且蒂蕾雅不那么想，她真的将小家伙当作是宠物，在她眼里，迪西洛就是个小朋友，这种思维一直在佐迪里有所延续，后来为何佐迪总会将外界的很多人比作小朋友，就是源于此。小朋友加上宠物，可能是对方想找个能依靠的人，又生活在一个孤岛上，所以面对着迪西洛的种种身体接触，蒂蕾雅从来就没干涉。因为根据史书和文献，灵仆是依靠环境而生，天地就为父母。所以实际上它们是没父母的，得不到亲人的爱。而蒂蕾雅属于佐迪物源灵长，两者相似，并且是造天地的人，这在后来迪西洛知道蒂蕾雅的身份后，感情更是激烈。所以在迪西洛眼中蒂蕾雅就有三种身份，第一是提供居住空间的人，好比是母亲，第二是个保护自己的人，就是长辈，第三是个依靠对象，是知己。三种关系交织在一起，造成小家伙对她特别有好感。

直到蒂蕾雅获悉对方是这样的想法，她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允许他们留在创世天宙，这个举动意味着佐迪收留了外人，那么一定会引起争议，所以她做出第二个决定，灭掉赛恩斯，但不驱赶外人。这个做法后来引起很大争议，不过佐迪的人都说那是为了留一个退路，别把事情做绝了。

就是这样，迪西洛协助蒂蕾雅一直到战胜赛恩斯为止，最后蒂蕾雅用尽创世天宙的力量消灭了大魔头，然而因为使用过度，创世天宙面临崩溃，她就和所有的人修补创世天宙后消失了，这个举动更令迪西洛大惊失色，终于意识到无论战胜与否，蒂蕾雅都必须要牺牲。他忍不住了，每天以泪洗脸，甚至毁灭创世天走让蒂蕾雅重新出现，而最终他决定要去找创世纪特比鸟。大家就会问，怎么不去找真·雷帕迪，他才是创世天宙的塑造者。其实在这里迪西洛才叫做聪明，试想一下，赛恩斯等人和真都是特比鸟的学生，一群学生进了另一个学生的地方捣乱，叫被捣乱的学生来主持公道，恐怕不妥。要是学生发生矛盾，老师来处理，那就妥当了。

迪西洛一见到特比鸟，马上将事情来龙去脉哭诉，特比鸟这次不知道为何板起脸，十分生气，说死了人就让他来复活，那世间不就乱套了。在这里其实不算是复活，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将创世天宙的物质还原了，蒂蕾雅就会回来。只不过为了让创世天宙维持平衡，让里面的生物有一个栖息的环境，蒂蕾雅就一定要牺

牲掉。接着，迪西洛说出了赛恩斯之外的帮凶还存活着，依然赖在创世天宙，并且指出了好人早死，坏人迟迟不死的怨恨，特比鸟更火了，名义上主持公道，实际上要他开杀戒，违背自己的原则。接下来迪西洛为蒂蕾雅说的好话，特比鸟一下就顶回去，指出那个杀戮狂的种种行为。可是迪西洛列出了种种原因后，最后加上一句：整个创世天宙是正气不足，邪气十足，利字当头，争权夺利。这样的世界，不知道创世纪会怎么想。这句话其实是意中有意，外界之所以在创世天宙如此猖狂，那就是因为没约束，将他们的坏习惯带进来了。暗指不但创世天宙，万千世界也是如此，正气不足，邪气十足。所以特比鸟就说：这些道理是谁教会你的？迪西洛说那是古今中外的规律真理。说到这特比鸟呵呵大笑说：我知道是谁教你的，那个人真的用心良苦。

那个人是谁？谁那么关心创世天宙，很多史书上写的是雨田由真，没错，确实在幕后，雨田由真是有协助过，但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她还在学习中。那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能有那个觉悟，那个知识量说出上述那番话的人，又和佐迪很有关系的人，那还能有谁。绝对就是真·雷帕迪！后来史书也证实了迪西洛就是真弄进创世天宙的。原来迪西洛等人是在特比鸟塑造空间时的孪生产物，懂得塑造土地等等，却不懂得塑造空间，因为他们是偷偷地溜到特比鸟的课堂上偷听，所以懂得这些东西，每到一个地方建造了自己的安乐窝，可惜的是每一次他们都被借用空间的夺去了安乐窝。最终来到创世天宙，它们建造的安乐窝非但没有被夺去，而且创世天宙收留了它们。特比鸟后来获悉它们的存在后，故意不理睬，每次他们被夺去后也表现得没所谓，毕竟不是自己的地方。但这次后，他们的情绪波动很大，这就引起了特比鸟的注意，因为他们，和真，包括自己，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可这一次三者都大发脾气。正正验证了一句话，凡事亲自体会才知道苦。真和迪西洛的举动让特比鸟为之一震，想不到亲自体会世间甜酸苦辣会是那么得刻骨铭心，终于他沉默了，让迪西洛离开后。他有了一个想法：既然万千世界和创世天宙都有人为的因素，那么自然规律克服不了的问题，就应该由人为因素来解决了。这话说到根本上，一个世界自然诞生的，那么就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可是创世天宙存在人为的因素，那就应该换一个办法，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办法不能硬套。

终于创世纪放下了他的旧观念，提到自己也该去实践，做出决定，让创世天宙具备自然性，蒂蕾雅等人可以摆脱牺牲的轮回约束，第二，将曾经破坏创世天宙的人，要他们提早衰老。

第一场争夺，最终以蒂蕾雅的无私守护取得特比鸟的支持，佐迪最终胜利。可是，特比鸟一插手，万千世界可就坐不住了，接下来他们干了什么？佐迪一方会有什么反应？请看下一讲：变本加厉

第十讲　变本加厉

外敌遭到如此大的打击，更被宇宙创世纪特比鸟摆了一道，自然恼羞成怒，发誓一定要铲除佐迪，夷平创世天宙。为此，外敌做了几个重要的举措。

第一：重新制定计划，针对佐迪的特点，大量引入科幻，奇幻等等因素进入创世天宙，并且从土壤等环境中切断佐迪和创世天宙的关系，换成是外界的物质因素。

第二：实施迁移，将外界的人口迁入创世天宙，增加比例，改变控制佐迪的办法，从取现成的转变为就地生产，并且加入外界的因素，身体上用外来基因控制佐迪基因，达到保持自己的本性同时最大限度利用佐

迪的特性。

第三：改变以往的统治办法和推进办法，实行较为宽松的，一定自由的办法，以步步为营，逐步侵蚀，在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大保持，小改变的办法，同化佐迪。

第四：去其羽翼，联合特比鸟颇为看重的学生犹德西等人，打击创世纪同时砍掉佐迪的盟友，对留在创世天宙的佐迪少女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上述四点，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如果是之前他们用硬的办法来治佐迪，那么这些软办法更是做得隐蔽。最为关键的是第二点，这点一直困扰了佐迪很多年，因为它给佐迪带来一个极大的难题，那就是这些种类都有她们的血统，甚至是留着同样的血液，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山城米夕、伊田无影、萨法尔、露娜蕾尔等等这些人，由于制造者不是真，混有外族的基因。所以佐迪少女其实分成了几类。

第一，相貌派，就是只有相貌融合了外界的特点，骨子里还是佐迪的特点，起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这些人以老一辈的佐迪少女为主，蒂蕾雅、苍羽焰灵、二度穹、藤原冰湖等这些为代表。

第二，加强派，融入和发展佐迪的特色外，吸取了外界的特点，以天广红夜、玖月奈加也等为代表。

第三，就是另类派，也是土生土长派最大特色的一个分支，她们不和佐迪一起，也不和外来人一起，和加强派的特色相同，甚至更为突出，以永宜●希丝姬、犹塞伦等为代表。

第四为蜕变派，可以说就是在创世天宙出生混有佐迪以外血统，甚至借助佐迪的血液在外地出生。这派以雷伊姆、科多雪儿、真雷雅姬等为代表，她们完全没有佐迪的任何特征，甚至世界观等等完全不像佐迪，但由于和创世天宙和佐迪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

第五为亚种派，以炎泽莉绪等人为代表，根据佐迪而孪生的产物，当时为了对付佐迪，自从敌人入侵创世天宙后，免不了有人口贩卖等等，好比当年非洲黑奴，可是大家都知道佐迪一旦离开创世天宙，能力大大削弱，提早衰老，再加上不能生育等等原因，让外界十分恼火，觉得佐迪有所准备，让他们不能得逞，所以做了手脚，利用亚种来满足目的。至于这种人的状况，除非像炎泽莉绪那种有出息的，否则一生极其悲惨。

第六为原型派，也叫做原种派，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名字，模具派。以水原玲流为代表，佐迪的原本模板，她们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不过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和创世纪有关，我们不免要问是怎么回事，之前我们说到，特比鸟参考真塑造雨田由真，那么之前创世天宙有没有那么做？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诸位就容易理解，既然特比鸟能造出一个雨田由真，那么第二，第三个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你要知道作品肯定参差不齐，肯定有次等品，失败品或者废品。试想一下她们和由真是同类，肯定有同样或类似的经历，那么看到创世天宙那么好，看到那些人从佐迪身上挖掘来源，迟早把她们给挖出来。于是妒忌，仇恨，好奇等等心理都来了。这里恐怕有人会问，佐迪既然参考她们，她们是参考谁，恐怕也有人说参考万千世界里的东西，岂不是所有东西都和佐迪有关？但是诸位，前面我也有说过，特比鸟只塑造空间，不塑造其他，其他东西是出自别人之手！这样似乎挖出另一个秘密，特比鸟不是说不塑造其他东西吗？是的，但是他为了研究很多东西，却塑造了很多模板，这样就有出处，而且我们还能得到另一个阴谋，肯定有人鱼目混珠，虚造身份，混入上述这些派别中。所以为什么第五，第六种外敌那么在意，就是利用价值是最大的，只要我在佐迪里安插线眼，就能斩草除根。

其实还有一类，不过这一类在佐迪只有一个人，相信大家很熟悉，就是易路尔·达·比多，由雄性转变过来，这种外界叫做人妖派或者叫做变性派，但在佐迪倒是有个很古怪的名字，灰色派。为何这么说，我们做个比喻就可以了！吕蒙和鲁肃在东吴江东化中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江东士族，流亡北派，淮泗将领的过渡角色，那么阿达就是佐迪的联系角色，因为他就有这个特点，和上述几派人都说得上话，但和任何一派都沾不上边！

这样一来，大家有头绪了吧，这几种人的数量都不少，就好比前南斯拉夫那样，三个种族各占三分之一，学过历史或者行政学等的读者，恐怕都知道这样的地方不好统治。也知道了外敌为何要在人口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是严重推崇了英国当年的殖民方式，引起对方的内斗。

而第三，第四点其实就是第一，第二点的延伸，对自己有利用价值，或者暂时不会引起对抗的，放一下，具有威胁的，立即铲除。在这里大家会问我为何不说第一点，那一点比第二点更重要。只要我把地方都改变了，创世天宙实质上越来越小了。但我们仔细想想会觉得这一点有两个障碍。

第一：很难办到，你看当年创世天宙成型的时候就用了 200 万年，而且牺牲了蒂蕾雅等人才成功的，现在你要把她们建立的系统整个推翻，然而塑造新的，那得消耗多少东西？当然有恒心迟早能做到，外界觉得那样赔本了。

第二：把柄到手，其实后来第一点要办到困难慢慢减少，但这样做，就好比重新划分国界，等于你把创世纪特比鸟划定的疆界重新来改，这样不就等于露骨地把侵略行径露给别人看，特比鸟若是看到这样的情况还不记录下来，他和真的关系那么好，开始倡导正义。这把柄外敌让佐迪抓到手，那可就不得了。好比当年英国在中国画出麦克马洪线，你看引起了多大的反响。

这个难题也摆到佐迪的面前，因为这个情况让她们左右为难，四面受敌，内外交困，几乎把最后的要塞异空都市也丢掉了。那么，佐迪还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四条刺向她们的利刃。请看下一讲：第 11 讲 釜底抽薪

第十一讲　釜底抽薪

当时外界实行新政策后，一直进展得很顺利，创世天宙大部分空间已经落入外人手里，佐迪由于叛徒的出卖，同伴分崩离析，加上实力上的差距，大战过后没来得及回复元气，又再一次面临危机，这时候佐迪的祖先雨田由真已经进入成长期，实力有所提升，但仍然难以和万千世界抗衡，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本来她很想请出蒂蕾雅等人，然而蒂蕾雅她们经过了几万年的消耗战，战力大不如前，加上万千世界发展迅速，她们早落伍了，文化等各方面跟不上，最让人头痛的是外敌用尽一切办法要除掉佐迪的根基雨田由真，并且捉拿蒂蕾雅这些上古时代的"战犯"，发疯地寻找异空都市。异空都市是佐迪的命根子，是绝对不能丢掉的，为此，雨田由真做出了一个决定，让蒂蕾雅等人一边学习一边镇守着异空都市的一草一木，并运用她们物源灵长的特点，积累最多的战略物资，能让异空都市无穷无尽的产出物质，同时扩大异空都市的范围，一直到战争结束，异空都市的范围足够容纳所有的佐迪少女，好比创世天宙的另一个面那样。随后在异空都市设下两道防御层作为堡垒。这只是防御方面，另外必须要派出一支部队，实行坚壁清野，任何物资都

不留给敌人。久而久之，他们补给就出现空缺，然后切断补给，呆在异空都市里的佐迪少女就可以趁空隙出动，慢慢地夺回地盘。因为自从外界变化策略后，佐迪方面已经有所动作，必须运用号召力让呆在创世天宙的同伴们返回异空都市集合，于是派出了一位极为有名的人物，叫做真雷雅姬，说起雅姬，就一定想到她的返乡计划。

真雷雅姬，人称佐迪的模板姬，她的任务就是潜入外界收集资料，并且辨别流放在外的同伴，分批地送回佐迪，性格千变万化，让人捉摸不透。那么雅姬运用了什么办法让那些不同派别的佐迪少女返回创世天宙，并且在异空都市集合。没错，用的就是釜底抽薪。何谓釜底抽薪，根据孙子兵法上的解释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这样说还不能算准确。作个比喻，假如说孙权为了在江东地区得到支持，巩固他的政权，采取了东吴江东化的策略，那么雅姬让同伴返回家乡用的就是佐迪还原化。何谓还原化，根据佐迪的概念，在普通情况下以人类形态出现的少女，大家都知道佐迪的特点是似是而非。那么雅姬用的办法就很简单了，这个办法不但有效，而且外界即使知道秘密，到最终都无法解决，应该说佐迪能坚持到打败外敌统一创世天宙，雅姬有不可抹杀的功劳。她对着女孩们只需要抽丝剥茧地将对方身上的所有因素去掉，最后剩下的原貌就能判定对方是不是佐迪，对方不是佐迪，因素被取走到一定程度后必定不存在了，而佐迪却不会这样。所以雅姬用一个万千世界都想不到的反方向思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雅姬最厉害还有另一点，她可以装进对方的任何因素，却不被影响，最要命的是她取得了一个意外的人帮忙，W-X36，这个东西和宇宙创世纪特比鸟有着特别的宿命，他对特比鸟很多不负责的行为颇为愤怒，又有自己的私心，希望和特比鸟一起管理万千世界，利用佐迪这个特比鸟特别看重的种族做跳板，学斋藤道三那样，利用自己的女儿嫁给信长那个大傻瓜来达到夺取尾张的手段。它看到雅姬后，决定和她联合起来，伸张正义。一个普通的女孩为何让特比鸟的宿敌那么在意。就在于雅姬的姓氏上，真雷，明眼人一看就看出这名字的玄机，那简直就是取自真·雷帕迪的名字。真可是特比鸟最在意的人，因为它曾经说过，真的见识在自己之上。本来 W-X36 没那么在意，可是随着真和特比鸟日益友好，还在一起塑造创世天宙后，他感到自己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现在机会自己送上门来了，得赶紧抓住才行！

一开始，W-X36 看到雅姬那种笨拙地举动，心里偷着乐。可是看着雅姬越学越好，能装下很多知识后，它彻底改观。似乎意识到自己为何比不上特比鸟，原来是缺乏坚实的基础，没有对万千世界作一个详细的了解。于是他也跟着雅姬学习。终于两人关系非常亲密，W-X36 丝毫不嫌弃雅姬是个模具，当成是真的女孩来看待，并且道出了一个自己的心结。当年他只要知道特比鸟塑造的世界里有不好的现象，就会出来找茬。煽动某些人进行干涉，特比鸟碍于自己的原则，不和他计较，事后 W-X36 发现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部分情况都是把原来的世界搞得更乌烟瘴气，只能说他们两人的作风不一样。终于有一次他获悉创世天宙的情况，就对特比鸟提出了异议，说这个地方的主人竟然扔下孩子不管，一定会出大事，偶然说了万千世界也太过分了，居然想趁着创世天宙这个空白期来巧取豪夺。这次他竟然猜对了，而且特比鸟事后将他这些闲话告诉了真，却没告诉他是 W-X36 说的。事后，真十分感谢说这句话的人，有机会一定要报答。雅姬将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后，W-X36 更是放弃了自己的私念。明白到特比鸟为何尊重真·雷帕迪。最终，他决定协助佐迪，一直到佐迪统一创世天宙后期，这个秘密才被揭开。

两人秘密商议后决定做三件事：开辟一条新通道，将同伴走这条道路回异空都市；利用 W-X36 的身份，接触万千世界，雅姬后来推荐了一位佐迪少女，名叫邹亚丽。她和后来的长野魅加子，长期身处万千世界，取得了不少有用的情报。最后，当然了开辟第二线阵地，在佐迪边境上和外敌交锋。当然雅姬和 W-X36 遇到了很多危险，最终有一次她们俩不幸身亡，雅姬具有佐迪体质，摆脱了死亡。而 W-X36 就没那么走运，为了救它，雅姬决定将自己作为容器装下 W-X36，从而挽救了它的性命。W-X36 重新塑造身体后，对雅姬装下自己后那一段回忆印象深刻，最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其实自己是企图利用佐迪向特比鸟叫板，让真佩服自己，这下自己彻底地感到羞耻，可是雅姬并没有嫌弃它，最终 W-X36 做了一个最重要的

决定，更改姓名为达毕雷·凯克撒。而经过这次危机后雅姬觉得自己连累了它，决定回佐迪去，不再依赖达毕雷，请他帮自己最后一个忙，就是让外界觉得她们俩都死了，那么外敌就会放松警惕。自那次后，达毕雷再也没见到雅姬，也没收到她的任何消息，但时刻留意着创世天宙的情况，不时给予援助。一直到创世天宙统一后不久，佐迪全体突然不知去向，外敌趁着这个机会再闯入创世天宙，却发现空间里空无一物，而达毕雷却在不久后在一次万千世界种族的展览厅里找到一尊佐迪少女的模型，竟然就是雅姬的像，当即热泪盈眶，激动得抱紧模型。这时候他的脑袋里出现了雅姬的回忆，更是获悉了佐迪最终的去向。于是，他收拾好行装，去寻找雅姬。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佐迪其实也很懂得人情世故，竟然找到了一个仅次于真和特比鸟的人物来做大靠山。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单凭雅姬还不能摆平外敌，那么佐迪还用了什么办法来对抗外敌？而她们用了什么办法，惹得外界十分愤怒，要灭掉佐迪才罢休呢？请看第十二讲，破坏天使

第十二讲　破坏天使

事情发生在古世天宙 97000 年的一天，在一个面积有欧亚大陆般大小的浮空陆地上，发生了一场奇怪的火灾，整个大陆边缘起火，很快到蔓延到各个地方，短短一刻钟，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淹没在火海里。这个就是创世天宙著名的艾西富大火，前后燃烧了 44 个小时，大陆上所有的建筑树木等等化为灰烬。在大火发生的前一天，每个角落上都写了一个告示，说出了明天会有硫磺大火发生。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是恶作剧，然而当无数生灵被火烧死后，人们才如梦初醒，要寻找原因捉拿凶手。

到底是什么人那么狠毒，竟然不顾生灵涂炭是来释放这把大火，让 6 亿人被烈火洗礼。这个人就是本篇的主角，名字苍羽焰灵，绰号叫做苍蓝的修罗，外人称呼她做复仇天使，蓝眼，蓝发，蓝色指甲，甚至体毛也是蓝色的。她可以抖出一双无限延伸的天使翅膀，身体能冒出一股不明的蓝色火焰。就是这个样貌只有 19 岁的女孩，就是这场灾难的真凶。我们都知道自从外敌入侵创世天宙后大肆破坏，占领地盘。由于佐迪节节败退，加上叛徒的出現等等不利因素，已经全面龟缩在异空都市附近。面对着敌人的得寸进尺，佐迪不免出了激进派，坚决认为要教训甚至是攻灭一些地方。应该说激进派一定程度上延伸了蒂雷雅的做法，就是对于敌人坚决打击，并且建议佐迪对创世天宙实施坚壁清野，让外界无法占到任何便宜。这个做法一直遭到佐迪另一派温和派的反对，她们主张敌人是要击破，但从外界移民来的普通居民是无辜的，不能滥杀无辜。然而情况越来越恶劣，虽然外敌对佐迪的步伐有所减慢，然而由于外敌侵占了创世天宙大部分地区，导致佐迪失去大片土地，人口拥挤地呆在异空都市，而异空都市为了应付长久的战役，刚刚才开始积蓄物资，突然而来的人口爆炸性问题成为一个大麻烦，眼看着外人大肆掠夺资源，而自己的同胞却难以维持生计。终于，有着天使血统，夹带物源灵长的焰灵不顾佐迪的反对，私自离开异空都市，回到创世天宙的第十四区域，一手上演了火灾的悲剧。事后，获悉是焰灵所为的敌人决定从焰灵的出身入手，获悉她是佐迪天使系少女，十四区域就是她的故乡，于是派遣了同样血统的霍吉等人对付她，让佐迪自相残杀，因为霍吉等人深受外界影响，思想上无法认同焰灵的做法，然而她们一起联合起来居然败给焰灵。在这时候，焰灵看到外界竟然将霍吉等人编入他们的神话传说中，说是神的使者天使，因为着魔了所以被神惩罚，被放到人间里，后来由于诚信悔改，允许其保留天使的模样，完全颠覆了佐迪本来的史实，气愤的同时意识到自己没好好守护创世天宙，辜负了蒂雷雅等人的苦心。

在这里，我要替焰灵说句公道话，其实不是她的责任，而是创世天宙和万千世界的实力相差太远，而且佐迪经过上一次的大战后，消耗很大，要维持创世天宙的平衡已经不容易了，大家要记住创世天宙很多东西都要人为控制的，而且创世天宙做个比喻就好像三国时期的一个州，万千世界就是中央，综合国力是长期处于劣势，直到后来才慢慢改善，为何温和派反对战争，佐迪不能再出現大消耗，不然创世天宙没有佐迪维持，迟早会崩溃的。外人一直没理解这个道理，蒂雷雅等人的作用就是令创世天宙即使被打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都不至于崩溃而已，但是创世天宙要回复正常，靠她们是不够的，再加上积蓄物资，组建部队反击，休养生息，培养后代等等，佐迪是短时间里面临一堆负担，不被拖垮真的是走运了。这时候若发动战争，除非异空都市不被发现，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可是，面对敌人的咄咄逼人，若不阻止一下，他们就会有恃无恐，甚至迟早发现异空都市。于是，才出现了焰灵的行动。

果然一把火把敌人烧怕了，焰灵还获悉了外敌再度入侵创世天宙变本加厉地将佐迪少女洗脑同化，让她们贴贴服服，更是气愤。于是她决定将坚壁清野战术升华，到处实施破坏，让敌人建立的秩序混乱不堪。然而一个意外发生了，一位名叫博雷德尔的天使少年恳求苍羽焰灵不要破坏世界，因为他深受其害，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选择在创世天宙扎根就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就是水土问题，有人肯定会说水土不服那是正常的，过一段时间适应了就好。但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既然是佐迪生活的地方，那么环境一定是按照她们的特性来塑造的，这就大有文章了，第一，佐迪是单性别，而且后来趋向于女性，那么进入创世天宙的外人会有什么影响，就拿博雷德尔来说，他是在创世天宙出生的，可是他的样子只要仔细一看，十分别扭，男不男，女不女。为何会这样，环境造成，佐迪的水土有一种特性，可以让进入创世天宙的男女一定喝她们的水，或者吃这块土地种出來的东西，男孩和女孩性征会退化，变得不伦不类，能力上也是如此，由于佐迪不需要生育，水土无法让外人的性征发育，结果令她们不孕不育。这个秘密到后来外人才知道，想不到佐迪的地方竟然能让他们断子绝孙。能力上也是大减，除非经过特殊处理，或者不碰佐迪的一草一木。这也是导致外敌花费大量的心思和物资在彻底改造创世天宙的环境上，由于人力物力过多放在这里，导致后期被佐迪拖垮的一个原因。看到博雷德尔的情况，焰灵开始是不以为然，然而受到良心的责备，她确实是激进派，但不是糊涂虫，知道像博雷德尔这种人由于受到佐迪水土影响，自己的能力大为下降，甚至提早衰老，在入侵佐迪期间，很多外人就是得了一种提早衰老症，外形没什么变化，但是器官组织快速衰退，这里也可以说一下，易路尔·达·比多等人也受到这种影响，特别是易路尔，一个无病无痛，正常的男孩年仅 32 岁就过世，就是得了这种佐迪提早衰老症。为了让焰灵停手，博雷德尔答应帮她一臂之力，更是请出了很多意外的人来帮忙，特别是黑羽荆棘等这些有着很浓外族气息，但原本却是佐迪的天使，因为博雷德尔有很好的佐迪基础，他的姐姐美菲·伯就是佐迪变来的天使。然而对于博雷德尔的病，焰灵却无能为力，办法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他彻底质变，意思就是让博雷德尔变成佐迪少女，那么意味着变性，可以说这是创世天宙一次划时代的性别观大挑战。人类经常说男女平等，但实质上根本在说空话，性别歧视处处存在，而变性人更是为人所不齿，但最后，博雷德尔选择了变性，更是后来协助焰灵在新天地大战后战胜了强敌。博雷德尔变性后能力马上回到爆发性的提升，看到真相后，同意了焰灵坚壁清野的战术，或许他知道矛盾不可调和，而焰灵答应将战术降低要求，不毁灭故乡，只是战火洗礼是避免不了，事后再重建好了。

这时候焰灵知道敌人绝对不会放过她。于是做了三件事。第一，各安插一个线眼进主要敌人中，一共是四个。第二，将佐迪的真正史实采用小说的形式在敌人的占领区秘密流通，因为佐迪少女有一个阅读特点，只要内容是和她们相似的，或者是同类，都会十分有兴趣阅读。而且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目的，看看敌人怎么反应，若是她们对这些书疯狂地禁止流通，那就证明他们做了亏心事。第三，通过让被同化的同伴觉醒，乡土等因素说服她们联合起来，焰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果然，外界看到焰灵的小说后大肆禁止流通，并且开始加紧对佐迪少女的同化。第四，就是联合荆棘等人，为大战做准备。当时外敌就是勾结起来打败她

们，所以现在要拆散他们的同盟，而自己则争取最多的中间力量。

古世天宙 98023 年，新天地大战爆发，人类，神，天使，魔鬼联合起来，企图像上一次那样在十四区域战胜佐迪，结果一开战就失利，首先是在战术上，双方都在拼魔法，法术，科幻等，但四大种族是各用各的战法，这种办法在开始入侵创世天宙的时候，由于佐迪还不成熟，当然无法破解，但是这次焰灵早有准备，她不但精通四大种族的各种技能，而且还懂得综合运用，例如用魔法作为启动能源，比起科幻更有优势，而采用科幻的办法来释放能量，减少由于魔法使用者集中使用魔法消耗自身精神的缺点。开战失利后四大种族才联合起来，一起对抗，然后企图利用策反等计策，让佐迪再次出现叛徒，谁知道佐迪这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荆棘等人一起反叛。荆棘等人手上的兵力可是战场上总兵力的 3 分之一，一下子佐迪以双倍兵力优势攻击，加上焰灵本来就是一个强悍的猛将，杀到对方血流成河。加上士气高涨，一下子形势急转直下。最后焰灵等人纷纷将数位主谋斩首后，消失在战火弥漫的战场上，整个战役还不到半天就结束了，因此不少人将这场看作是山寨版关原之战，因为也是一群人叛变后立即分出胜负。原因除了焰灵事先准备，战术运用恰当，强劲的说服工作外，主要还是水土问题，毕竟那是佐迪的故乡，这里有一点要补充，那就是整个战场上，佐迪是可以得到随时随地得到能源补充的，只要她们张开翅膀，让光芒投射到翅膀上就可以回复过来，好比高达 W 零号那样。而敌人那边开战 2 小时后，补给出现了严重的空档期，守护故乡令佐迪士气高涨，而且时间选得好，佐迪搞了一轮破坏后，已经将对方弄得烦躁不安，敌人没有静下心来总结经验，而是像个复仇者那样追着焰灵报仇。

事后，博雷德尔，请求焰灵隐瞒他变性的事情，并且还原为男孩，可是这样做意味着博雷德尔迟早会老死。他之所以变成佐迪少女为了赎罪，现在任务完成后，他可以放下一切。但奇怪的是最后博雷德尔并没有病死，事后焰灵才知道博雷德尔是近似天使的翼人和天使的混合体，在他们这个特别的种族里是有一种无性别因子，所以他们也是没有任何性征的，至于为何让人家认定是男孩，说出来就比较可笑，竟然是由于厕所的问题，当时博雷德尔有能力自己去解决小便的问题，就自己上厕所去，可是自己是没性别，不知道上哪边好，于是他打算走进女厕，谁知道里面的人见他模样长得像男孩，大叫色狼变态，吓得他一溜烟跑进男厕去，男厕里的人见到他后若无其事地继续方便，从此他开始将自己当作是男孩，但是令人讽刺的是，博雷德尔这个种族比较怪，泌尿系统在胯下，不能站着尿尿，所以我觉得他为何首先选择进女厕，也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可以说，博雷德尔的有两点很像女孩，第一是皮肤很白，比女的更白，第二，他的声音简直是阴声细气，典型的娘娘腔。而且身体轮廓也有点趋向女性，臀围比胸围要大，有点倒三角。对了！大家马上想到博雷德尔很像伪娘，应该说是半伪娘，因为他无性别。

因为博雷德尔是没性别，竟然逃过了佐迪的提早衰老症，不免让人想到世事无绝对，某些身体上的缺陷，竟然让博雷德尔因祸得福。外敌被这对性别搞不清楚的组合打得落花流水，更恼羞成怒，他们要怎么样对付佐迪？请看下一讲：第 13 讲　背叛者

第十三讲　背叛者

在佐迪里有那么一群人，某些史书艺术作品里，她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等等的代名词，心狠手辣、血腥冷漠，然而在一些书本却说她们尽忠职守，廉洁奉公。她们是最具有争议的人，曾经和佐迪的灵魂人物蒂蕾雅等人对抗，和千千万万的同辈，后辈激烈冲突。在创世语里，她们被叫做埃林露高，埃林露高的意

思就是背叛者。

古世天宙 100000 年，创世天宙进入第 100 亿个年头，然而，这只是腥风血雨的进一步升华，被苍羽焰灵打败的外敌对佐迪又恨又担心，意识到佐迪又慢慢地在崛起，可是一直找不到佐迪的巢穴所在，到处被佐迪骚扰。在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对抗下，他们决定用最卑鄙的策略，利用种种手段对佐迪进行分裂诱降，她们深深知道进入异空都市的佐迪派别林立，一定有叛徒。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再对统治区里的佐迪居民实行以毒攻毒，一定事半功倍。这时外敌加强了警惕，首先抽调优秀人员来创世天宙，增加自己的人口比重，重新建立环境，扬弃佐迪的环境因素，最后就是维持稳定。可是它们发现这样做非常困难，而且事情总是做不完，于是他们有了另一个心思，就是最好这批叛徒既能熟悉佐迪和熟悉万千世界的规则，又懂得揣摩他们的心理。所以策反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终于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在古世天宙 102568 年，以伊原陆奥为首的佐迪少女公开叛变，投靠外敌，便是日后的埃林露高。协助外敌统治创世天宙长达 130 亿年，虽然万千世界看不起她们，但是都承认从没见过长盛达 130 亿年的统治阶级。甚至连阿达都借用织田信长的话，天下之大岂有长生不灭者？但埃氏众女却长盛 100 亿年，实为罕见。

本来按照历史常理，类似于这种酷似刘备、侯景、王世充等反复无常的小人，又等同于希特勒、汪精卫这样一类的人，不要说 100 亿年，100 天恐怕都存活不了！为何却那么长青？她们做了什么？

首先我们先搞清楚陆奥等人的出身，按照犹尼休的《万千世界·创世天宙志》陆奥等人出身于佐迪 28 分支上，分别是埃米涅等国，但是很多史书上都说这个记录不正确，而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阿达的《创世天宙佐迪·背叛者列传》，可一看大家都傻了眼，关于她们的出身竟然有几个版本，而且前后不乏矛盾之处，而且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字眼都不用生于哪里，多少年，而是用出现的字眼。这就大有文章了，所以很多人都说阿达刻意隐瞒某些真相，后来人称世界博学者基米·卡瞳却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七分实三分虚的三国演义里也有赤壁之战这个七分虚三分实的东西。难道阿达的传记就没有？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唯独阿达的《创世天宙·佐迪志》是十分实。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其实看看成书的时间就知道了。《创世天宙·佐迪志》成书时间是新世天宙 110000 年，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古世天宙 130000 年时，由于犹德西等人擅自将创世天宙改名了，但佐迪依然用创世天宙名字，所以佐迪决定在这一年改年号，将古换成新，所以实质上这本 100％真实的史书成书时间是 140 亿年后，那时候创世天宙佐迪已经完成统一了，而且所有的史料都公开了，一些黑历史也明文记录上去。而在 140 亿年前，那时候阿达什么史料都没有，怎么能写出真实的史书呢！到后来秘密档案公开，他才恍然大悟。可是我们都知道，阿达的自传三部曲韵蒂堡战记，易姬仪式，以及佐迪学生时代，有伊原陆奥等人出现的。怎么可能陆奥背叛后又跑回异空都市？不可能。问题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阿达编写的小说那个时间轴是哪里？可以说，除了韵蒂堡战记最后的一段提示外，三部曲找不到任何一个时间点，而且三部曲都有一个怪异的地方，可以套在很多时间段上都说得通！因为佐迪少女的人物其实有很多的时间段是空白的。有些相隔几万年，有些相隔几百万甚至上亿年。有点像三国时期的史书那样，空白多得很，问题一大堆。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阿达的自传里看到，他曾经被软禁了 10 亿年，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而且谁知道他是一次，还是几次？三部曲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的。所以其实我们看阿达的《创世天宙·佐迪志》，那些事件相隔时间很长，所以这部史书是百分之百真实，那是作者所知道的那部分是百分之百真实，然而作者不知道的或者是还没知道的，那部分就很有玄机。

根据《埃林露高回忆录》中有那么几个地方，可以看出她们的身份。第一，在对蒂蕾雅的谈话中，她们经常会说对打的事情，根据使用的武器等方面和蒂蕾雅对付赛恩斯的时候比较相似的，陆奥她们应该至少在古世天宙 85000 年前就存在了，而且她们当时还和蒂蕾雅处于敌对关系，那么时间轴更是大大向前推移，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陆奥她们应该是和蒂蕾雅出身同样的时代，甚至是作为敌人交战。第二，从这样

看来，她们极有可能是当年侵略者对付佐迪所制造的产物，后来根据她们在敌占领区的行为，比较清楚侵略者的意图等等，甚至极有可能离开过创世天宙，因为犹尼休的记录中，有着她们去万千世界的记录，每一条都能找到证人证明。第三，她们应该很早就接触了佐迪其他各派的情况，后来佐迪少女很多回忆录中，都提到她们见过这些人，时间最早的在古世天宙 90000 年。可能是为了日后的背叛做准备吧。

不管怎么说，陆奥等人终于还是背叛了佐迪，成为头号卖国贼。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主要做了几个事情。第一，帮助统治阶级稳定秩序，所谓乱世要靠拳头说话，陆奥等人于是建立了后来让人谈之色变的埃林露高国防军，简直好像当年二战时期，欧洲见到纳粹德国那样。严格遵守统治阶级的命令，包括陆奥在内的人，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而且最恐怖不是在于血腥，而是在于取兵源，她们用尽办法把佐迪少女捉过来，分门别类，反抗的杀掉后再利用变成国防军，至于不反抗，马上扔到兵工厂里，由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的 PIYO 空进行一番改造，其中一位叫做灰羽藤益的背叛者就说。我们需要的是大量听话的，不大聪明的杂兵，让小部分聪明人去控制大部分笨蛋就可以了。所以埃林露高国防军真正的指挥人数少得可怜，官和兵的比例 1：5000，最高到 1：100000 左右，而且有一个规定，最高权力只能有 28 个人。刚好就是陆奥带去的 27 个，加上自己，所以等于陆奥等人瓜分了所有的部队，军权是前所未有的集中。第二，将这支部队规范化，配套化。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知道打仗拼经济实力，这么一套军队，给任何政府都是巨大的包袱，那么怎么办，陆奥的其中一位心腹奥奇琳说，不如用某位伟人的办法，自己搞补给生产，这样好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又不必依赖政府，敌方一定会赞成。所以国防军有着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几乎等于一个移动的国家那样。第三，软硬兼施，两面三刀。

若陆奥她们只懂得以暴易暴，枪杆子硬压，早就像第三帝国那样完蛋了。她们其实做了很多务实的工作，第一，治安改善了，听到这个大家要发难了，怎么可能，难道居民奴化得秀逗了。这一点都是多得陆奥的功劳，她们有一个特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请示，人家说这算什么！我都懂得请示，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做做秀而已。其实，陆奥这才叫聪明，或者叫狡猾，试想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很简单，就是代表政府的意思，就好比臣子做事的时候说一句，这是皇帝的意思，陆奥就照着样板说，这是政府的决定，把统治阶级拉下水，把他们变成主谋，而且只能用他们的话才能压制住那些人，试想一下曾经是佐迪背叛者们擅自行动，会有什么不利，大家心知肚明，一旦政府来个军队不服从指挥，扣一下罪名下来那就麻烦了。所以，偏偏就是她们把占领区的治安维持住了。可以说后来不少人说实话，她们确实恶贯满盈，但是管理手段，政治才干等等，都是无可挑剔的。第二，由于秩序稳定了，统治者站稳了脚跟，必定要铲除反对者，包括佐迪在内，陆奥她们是很高兴的，可以增加自己的兵力，又可以趁机把反对自己的人借助政府的手除掉！这个手段让很多佐迪处决不了的仇敌被她们解决了。第三，由于陆奥能力，政绩，善于伪装，以及埃林露高的独立性。统治者们开始对她们信赖，尤其是直接和间接杀掉了佐迪三位重要人物，让统治者们更离不开她们这支拐杖。

但已经有人认识到这样做非常不利，甚至提出控制埃林露高国防军，反对者提出三点。第一，没收国防军的补给来源地等资源，由政府提供军费。第二，要求其裁军，另外建立部队，减少国防军数量。第三，要求陆奥等人必须呆在政府所在地，不时回来登记。这样做目的当然要严格控制国防军，达到最终淘汰她们。算盘打得很好，可是人人都有算盘，打法不同而已，侵略者有他们的算盘，陆奥等人也有自己的算盘。于是陆奥派蕾丹去做工作，答应了对方的要求，而且来了一招以退为进。她们 28 个最高指挥全体辞职！大家又问，难道陆奥秀逗了，不懂得曹操说不能没兵权的道理，她们一旦没了军队，还不是被人鱼肉，你说对了！陆奥就是要这样，果然她们没了部队，国防军裁减消息一传出去，整个社会起哄了，很多人找她们算帐，陆奥她们每天都在逃难。然后不少组织提出要严惩国防军士兵，事情似乎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统治者们马上意识到不妙，陆奥等人以及国防军没了后，他们的统治就完全崩溃，甚至被推翻，这时候，估计他们意识到死路一条，为何？很简单，不把陆奥她们找回来，他们到时候估计成过街老鼠，可能命都没了。

他们的部队不可能长期镇压暴动，而且他们的统治区里，有很多外族人，这些人就是打倒现政府，组建一个他们自己人的政府。可是陆奥等人回来，迟早过分依赖她们，哪朝一天她们突然政变，怎么办？不过他们宁愿活得长一些，还是把陆奥等人请回来。暴乱很快就压制下去了。

就是这样背叛者登上政治舞台，一直做了 100 多亿年，直到佐迪重新夺回创世天宙，可是面对她们这些人，佐迪最后的态度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尤其是陆奥等人，这样的卖国贼当然要大开批判，而且要严刑处决，甚至连阿达都指着她们破骂。可就在处决的前一天！她们所在的监狱里，阿达却出现了，手里拿着让世人震惊得跳起来的证书，那个证书是什么？竟然是特赦令！不会吧！这真的历史上最大的奇迹，卖国贼竟然得到特赦？而且还是那个骂得她们最臭的人去颁布。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惜，我失望地告诉大家，正史没记载，野史是口胡，艺术作品更是乱说。唯一有一点值得怀疑的是，在处决前 56 小时，真·雷帕迪和阿达通了一次电话，就是问阿达懂不懂写文件通知，阿达说当然会，真让他写了一份模拟特赦令的文书，说是自己写了一部回忆录，请他帮忙琢磨琢磨，这个特赦令是在书里的。当然阿达很爽快地写好了。过了 20 个小时，真托阿达带了一些丰盛的食物，让陆奥等人进食，让她们写遗嘱等等。阿达就进去后，将回忆录送给她们，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就算是卖国贼，好歹是自己人，阿达还是比较善良的。将回忆录书拿给她们看，然后走了。谁知道！她们一看那些书的内容就吃惊了，就是写她们的！然后每一本书只要写着特赦令的那页全部掉出来，上面就写着她们的名字。好耐人寻味！然而第二天，陆奥等人全部不知所终，去了哪？不知道，阿达的史书也没记载！

背叛者最后就是这样消失了。可是很多人都认为，特赦令有着更多的秘密！为何要让阿达来写特赦令，真为何要他来写，这些都永远是历史的谜团。或许有一句话会让大家得到答案：难道有人天生发誓做一个坏蛋？天生就是做坏蛋。

第十四讲　三重诞生

乱世的争夺有一个要点是必须经历的，乱世出英雄，乱世出最多的人才，对于万千世界要占领创世天宙，除了其他因素外，人口十分重要，佐迪要对抗外敌，除了丰富的资源和补给，也必须有实力，也就是有一个强力的革命队伍。而且佐迪在丢掉创世天宙大部分地区后，人口锐减，除了前大战留下来的人口，若不是异空都市还没被发现，不久后估计异空都市就被外界攻陷。

那么面对人口锐减的办法，佐迪采用了集合了种种因素，最后采用了当时进入异空都市的易路尔·达·比多的方案，名为《佐迪少女人口计划书》，提出了计划人口和控制，集中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最主要的一点是控制出生率，阿达参考了故乡对人口规划的方案，进一步系统化和特色化。因为佐迪这个种族每一个人，都是人为做出来，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从诞生到死亡之前都可以控制。那么阿达的计划是什么呢？那就是将人口规范化，抽出一部分特意作为战斗人员来培训，然后其他按照各种职能分类来培训。不但在训练上这样，而且在肉体上就那样设计，所以日后佐迪的诞生地就是一道风景线，根据阿达的传记，诞生地里有类似羊水的池子，并且有储存人口的胶囊仓库，一个生命放在这些胶囊里加上培养水，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甚至达十多万年，最厉害的时候达到一百万年以上。这些存储在佐迪有生力量的物品，在阿达的建议下量产化，规范化。而且阿达还提出了制定类似计生部门的机构，严格控制人口和物力，甚至在增加人口上设置了种种规定，任何人等要提出生产人口，一定要通过层层审核。这个计划就是后来的阿达在小小说《易

姬仪式》的诞生计划，于是就引起了另一个计划——性婴计划。

这个计划就由另两个人执行，分别就是佐迪第一代执政二度穹，以及她的宿敌藤原冰湖。说白了这个计划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借"鸡"生"蛋，但是这个借很有巧妙，这时候大家看过真雷雅姬的介绍后就明白怎么回事，佐迪以流动人口为借口，适当派出人员离开异空都市，潜入创世天宙，甚至离开创世天宙，收集消息，就好像现在的华侨那样，第一批人出去熬，这些人当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其他三位执政，以后我会为大家陆续介绍，当然佐迪也有要伪装一番，这个就是关键问题了，要怎么才能让对方觉得不是来自佐迪。这个决策是很艰苦，风险极大，后来就有出现伊原陆奥那些背叛者。佐迪一直忧虑的是派出去的人被利用，甚至最后变成叛徒。但这个时候，阿达把想法反过来了，不是她们会不会叛变，而是佐迪要分清楚敌我友，最后补充了一句，与其怀疑自己的同伴，不如干脆让她出卖。一出卖有什么结果？阿达就拿孙权在赤壁之战前的决策做例子，先把事情提出来，看看佐迪少女有什么反应，只要她们一动作，各人的立场不就表达出來了吗？所谓日久见人心，那时候再区别对待，雨田由真一定不能表态，或者等到最后才能表态。既然敌人懂得分化佐迪，佐迪也可以实行统一战线，联合大多数，只要对方不是威胁到根本利益，可以暂时联合起来。所以我们这里看来阿达还是有点用，不是他设计了多好的计策，其实这些计策佐迪里的不少人也提出了，关键在于没有人主动提出来，这时候阿达却主动提出来，这时候他已经脱胎换骨，放弃了原来的肉体和精神，全心全意为佐迪服务。这个才是他遭到故乡追杀的原因，成为自己人的阿达提出的建议才会被佐迪采纳。至于最后佐迪问要是不断有背叛者怎么办？阿达说只要佐迪一天没有被灭，她们就有顾忌，甚至说得难听，就算佐迪灭亡了背叛者也得不到好下场，为何？品德上没有人敢收留，所谓背叛者永远得不到信任，等到创世天宙被侵占后，那些人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当然，这个话还是有漏洞的，例如范文程这种人就是特殊，这时候阿达成熟了很多，提到那就让背叛者觉得背叛佐迪得到的好处要比背叛其他人要少！那么这种人为了利益自然会摇摆不定，最后阿达提出，我们要这种人守中立就可以了。等到形势一扭转，那么自然就看风使舵。最后他建议佐迪以自强为不息，只要对方打不断佐迪的根，佐迪就一定可以赢。于是佐迪赞成阿达的看法，一点一点的派人离开异空都市，另一边让雨田由真渐渐摆脱异空都市的依赖，最后更是不知道她呆在哪个地方，所以佐迪日后异空都市渐渐地转变了作用，成为了政治中心，但不是核心。所以在这里佐迪其实做好了迁都的计划。佐迪终于都成熟起来了，阿达也是有点长进了。

最后一个就是星燃计划，就是策反上述这些人员像某位伟人那样，遍地开花，成立根据地。大家觉得佐迪这样做实在欠妥，应该要慎重考虑，怎么能一哄而上。其实大家总结上述所说的，就会明白佐迪为何要摊分那么多的地方。没错！就是让你顾不上，效仿的彭越骚扰项羽楚地的办法，然后据守在险要的空间，一个字！烦死侵略者。是的，这些派出去的，只有后来二十八分支实力是成功的，其他都没有成功。这让外界大肆说佐迪听说阿达的建议，甚至胡乱效仿伟大。可是我们后来知道，这 28 个分支地盘是越做越大，最后竟然让佐迪出乎意料之外，在决战之前占领了创世天宙 10%的地盘，十分之一没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宇宙级别的空间能占领十分之一，那可是大大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史书上记载，在创世天宙入侵的势力中，没一个能占领超过 1%。我们不敢说这是失败，失败了能占到那么大的地盘？因为当时决策的时候，是很多人赞成的，举几个人就可以了，四大执政，苍羽焰灵，真·雷帕迪的几个心腹，天广红夜，露尔·希希等等。这里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地理上的数据，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是的，很多地方爆发了起义，建立根据地后失败了，可是我们后来查看 28 分支的地盘，可以看到其实她们后来扩张的地盘，获得的地盘都在曾经起义过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可以总结出爆发起义的地盘很有规律，就像围棋那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佐迪就是做围棋那样的战术，只要在创世天宙这个大棋盘上能存活一片，适当时候可以做一些弃子。我们可以引几个数据：

第一，就是阿达自从去了佐迪后，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深，但是对其中一条李代桃僵的计策及其反感，一旦提起肯定十分生气，说二度穹和藤原冰湖那些人一个就够了，还要多少个？是的，这里要提一下，二度穹

以及藤原冰湖后来因为星燃计划而牺牲的。而且阿达还说若一个民族要时刻牺牲自己人来获得存活的时间，那离灭亡不远了。可是阿达提到这段历史，即使十分生气，马上又会沉默不言。看来牺牲战术是成功了，所以阿达才又生气又沉默，所以我们看阿达看过的孙子兵法，唯独在李代桃僵上写着下贱之策。从这里可以看出阿达还是不习惯有人牺牲。

第二，当时背叛了佐迪的伊原陆奥等人，根据她们的回忆录，每逢提起二度穹和藤原冰湖，都要找个隐蔽的地方说，而且每次都吐出一句话：二度前辈和藤原前辈真的用心良苦。

第三，二度穹和藤原冰湖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很爱护小孩子，二度穹本来就是做保育员，藤原冰湖在幼儿院任职。可是一旦对着敌人，她们从来都是嫉恶如仇。同样对小孩子，是佐迪的和不是佐迪的，态度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星燃计划的一些特点。

第四，自从实施星燃计划后，敌人有一种神经质的行为，总对婴儿起疑心，这是因为事后有很多史实证明他们抚养的孩子当中都有后来参与起义，甚至进入了 28 分支的势力，纷纷觉得佐迪是借腹生子，其实不是的，没错！佐迪后来也能像人类那样生孩子，但是方法和过程完全不同性质，那是先用技术将婴儿雏形植入腹内，本来就是一个生命，不过换一种方式出现罢了，一切都是意料之中。

这里我都要说一些黑历史，事后佐迪也有公开了自苍羽焰灵的计划后，陆续都有针对外界的事件，佐迪毕竟被严重的复仇心理所遮蔽，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她们难免有过激行为。不过难得的是她们最终一一公开，其实阿达完全可以粉饰一番，可以说他之所以没那么做，有正义，良心发现的方面，这是不可否定的，另一边他权衡利弊后觉得公开黑历史和承认错误，比不承认和隐瞒错误的好处、利益要多。更能得到别人的同情和了解，更能对付敌人的虚伪。这里是要特别提醒，佐迪百分之百的公开和记录历史，有多方面的原因组成，但你说她们完全没正义感，没良心，那又不切实际。当然也不是完全很正义。所以我们也能从佐迪这种似是而非，一时一个样，充满矛盾的自身中，看出万千世界的一些现象和本质吧。后来性婴计划、诞生计划和星燃计划后来被佐迪称为三重诞生。

当星燃计划实施的 10 亿年后，随着 28 个少女的宣誓，佐迪的 28 块根据地出现了，可是变数出现了。到底是什么？请看下一讲：佐迪列国

第十五讲　佐迪列国

自从，新世天宙 20000 年开始，在一个神秘的地方，每逢到了一定的时候，必定会有 28 位少女集合在这里，然后伸出右手叠放在一起宣誓。没错，她们就是来自星燃计划成功后所建立的佐迪 28 附属国。最终目标以统一创世天宙为己任。

当时，世人十分不解佐迪为何要做这种二元政治的举动，好比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一样，要是到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该听谁的？我觉得佐迪不是在搞二元政治，反倒是有点一国两制的影子，证据来自于阿达向当时的执政露丽卡•妮拉的建议，提到以自己的故乡为特色，设立特别行政区，然后细节上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立一些特别权利。当时这个方案提出后，引起了众多的质疑，而且外界一直借这个污蔑阿达搞分裂。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这 28 国和佐迪有着哪些特色。

第一，人口实行自我增殖和购买，这一点看上去不可思议，人口竟然能购买，那和贩卖人口有什么区别？所以外界一直对她们的举动大肆批判，说是万恶之源，与万千生灵为敌。可我们仔细想想就知道为何是这样了。没错，星燃计划是成功了，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相信这些起义的佐迪少女，还是势单力薄的。那么这时候，为了以防对方攻击，确实是要找一个靠山。她们选择佐迪的过程是曲折地，因为这些人跟佐迪有着隔阂，她们暂时不承认佐迪是自己的祖宗，只是看到佐迪被压迫，跟她们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才慢慢靠近，要她们认同佐迪还是需要时间，应该说这些国家的建立，是她们其中一部分和佐迪之间相互沟通理解的结果。所以，佐迪给了她们第一个支援，人力上的支援，其中在 28 国购买的人口中，很多是当时星燃计划中，二度穹在创世天宙救回来的性婴，这一批人在异空都市长大后自然回国去，其中很多人和露丽卡是同学，后来这位执政的外交政策之所以那么成功，都是那时候积累的人缘。

第二，实行 28 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每逢遇到重要会议，也就是说 28 国之中，掌握最高权力的一共是 28 个人，这 28 个人按照紧急程度来划分的，若参加会议的时候 28 位都到齐，那就意味着事情是最为重要的，随着数目递减，紧急程度越低，意味着有些事情不需要全体到齐，或者通过。然后她们对着佐迪统一按照 4＋4 体制，也就是设元首、侍神、统领、卫司，一对应佐迪四大组织姬神、爱可丝、MGIA、物源灵长，适当时候佐迪和她们进行沟通，下面有执政、列姬兵长、界护、特使分别掌管内政、军事、人事、外交。不过最让人不解的是外交上 28 国除了和佐迪其他 27 国联系外，几乎不和外界沟通。开始的时候，外界没怎么注意，可当这 28 国越来越大的时候，外界就惊惶不安，决定利用万千世界的优势，企图将她们纳入自己的体系了，展开强烈的外交攻势，说她们这不对那不对，总之就是一句话，一定要按他们说的规矩办事。应该说，开始的时候确实这一套比较管用的，因为佐迪一直有个心病，就是怕得不到外界的承认，宁愿学孙中山那样，放弃一些权利，换取外国的支持，可是后来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佐迪才派出了露丽卡来协助她们。露丽卡就是一句话：独立自主，自立更生。外界说什么，放什么屁，不管！另一方面积极备战，防止敌人进攻，重视教育，防范外界的精神攻击。

第三，名义上的国家，实际上是超级跨国组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们从来没有国徽这些国家象征性的东西，只有文字上的代号。这使得万千世界讨论她们的时候，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就乱安一些标志。后来 28 国觉得外界乱用 LOGO 来形容她们，于是也弄了一个共同的标志，可是这 28 个标志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为何？因为为了证明政权的特点，每个标志上都有一个少女侧身像图案，而且内涵不足，经常被外界恶搞，可是偏偏这么些势力却把外界打得满地找牙。而且从很多文献和书籍来看，基本上国内的居民，上至最高元首，下至平民学生，除了在正式场合或者对外的时候，其他情况下是非常随和的。有时候执政等人在一些普通的饭店用餐，和老百姓一起坐地铁，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特点，不少人才觉得她们不具备国家的性质，反倒像一个组织。

除了这些以外，其他还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例如货币流通一律采用金为单位，这里的金不是指黄金，而是用金做单位名称，可是不是纸币，而是类似信用卡的东西，然后食物、衣物等等，按需要生产，要是整年都没需要，工厂不会开工的，一般情况下自己要多少自己生产，要别人生产按照制度付钱。最吸引要数一些福利制度，外界不少人知道后眼红得不得了，例如住房公积金，在阿达的韵蒂堡战记里就有提及，举里面一个颇有名的人物静岗雨夕为例，雨夕当时的工资月薪是 4000 金，那么是多少？假如兑换成美元，那就是 24000 美元，然后住房按照工资的 200％给予，最高的甚至 450％，就是 48000 美元，8000 金。靠！高得吓死人的福利，还不包括其他。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的，当时是战乱时期，像雨夕这样的战姬随时会死的，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她死后房子有人买就会出让，所以是这么回事，顺道一提，雨夕所在的地方地价是 3000 金一方，意味着雨夕买一间 70 平方米的房子，不包括其他费用，210000 金就足够了，一个月 12000 金，不到两年就买了房子，而且包装修等等全包服务。

正因为这种种的不一样，所以当其他地方发生诸如经济危机等情况，28 国是一枝独秀，获悉佐迪搞这种二元政治，外界终于按奈不住，发动了第二次创世天宙大战，矛头直指 28 国，露丽卡感到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于是，露丽卡争取成为下一任佐迪执政，打出了一个后来十分有名的口号，这个就是阿达在韵蒂堡战记里说到的奉由真而拒外敌，收同伴而保天宙，并且提出了政治纲领，尤其是在对外各派佐迪少女的做法上，运用了某位伟人的思想，求同存异，提出只要是愿意保护创世天宙的，佐迪愿意与之联合。当然，这个口号确实最早是阿达提出的，然而实际的操作是由其他人完成的，所以阿达实际上只有寸功，那就是提案的发起者。然而，佐迪是需要这么一个没什么分量的人来第一个提出口号，意思就是连阿达这种程度的人都能提出这种建议，那么其他人必定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露丽卡当选执政的当天，就给了阿达一个电话，说他终于成为佐迪的毛玠，而阿达的回复是三国尽归司马氏，天宙全属佐迪姬，意思就是他希望看到佐迪一统天下，而不是几分天下。说自己想做鲁肃，当自己的朋友能统一故乡，那时候只要她们给一张小小的请柬，自己已经觉得面子十足。最后他提醒露丽卡，外敌不能卒除，天宙可以复兴。当天，露丽卡坐着轮椅发表演讲，后来她被称呼轮椅之执政。这里顺带说一下，就是佐迪的最高执行者并不是雨田由真，但由真是佐迪的最高领袖，她可以自己亲自主持国政，也可以交给其他人去做。在佐迪里，执政就是最高执行者，这位执行官在上任当天是可以搞一些个人特色，甚至可以展示自己的智囊团。例如二度穹上台带着黑色的眼罩，露丽卡之后的十六夜蕾幽斯是穿着女仆装，梁源郸则是拿着死神的镰刀和生死薄，门纳斯·索露伊当天是出现红色的月亮。然后露丽卡积极奔走 28 国，倡议成立佐迪联盟，实质上是军事同盟，开展强而有力的攻势。而外界获悉后也串通在一起，成立反佐迪联盟。

佐迪联盟和反佐迪联盟正式出现，一直延续到大战结束，那么到底佐迪和反佐迪怎么交锋，还有就是佐迪这次能成功统一创世天宙吗？请看下一讲，第 16 讲 纵横交锋！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佐迪列国会在以后的分支介绍里一一给诸位介绍，所以大家不必担心。

第十六讲　联盟对决

上一讲提到，佐迪联盟和反佐迪联盟在这个时期正式形成，另外还有一股新兴势力兴起，他们以第三方出现，外界将其比喻为美苏争霸以及第三世界兴起的情形，其实反佐迪联盟和第三方的性质基本相似，他们不是不满反佐迪联盟单独支配世界，而又同时反对佐迪，于是很快就串通起来。佐迪联盟刚刚组建起来，根基不稳，反佐迪联盟决定对内部成员进行说服工作，以她们是万千世界的子民为目的，让佐迪联盟的居民转而投靠她们。导致一部分人口流失，露丽卡对此早有准备，她利用了真·雷帕迪确认佐迪少女的信物血水晶，使用了：

妖术，仙术，幻术，咒术，魔术，
魔法，高科技，生化技术，灵异技，基因改造，
道术，法术，血继术，献祭，召唤法，
怪力技，忍术，空间技，异变，天地之法，
反物质螺旋，虫姬转生禁忌阵，N 感传承，人机合一，精神力
特殊能力，气功，操纵术

上述为 28 国使用战斗技能的暂用名，其实她们的战斗技能并不是固定的，不过为了方便起见，各位读书也可以用其他名字。

一共 28 种技法配合上 8 种力量源泉
神祇之力，源泉之技，WXZ－POWER，爱可丝－FINAL，斗魂之灵，堡之眼，守之驱动，同心同体

露丽卡使用了这 36 种东西后再加上雨田由真的因子，制造了一种叫做惑姬之石，这种石头能附在佐迪少女的身体上，产生强而有力的能量，好比是身份验证那样，她自己额头上的宝石就是这种石头的第一颗。露丽卡将这种石头分派给异空都市的居民以及 28 国居民，作为身份的象征，然后和雨田由真商量具体的操作。这样一来，佐迪联盟不但可以保住自己的人口，而且反过来抑制了在前一时期，敌人利用亚种以及假冒佐迪少女的计策。派出石头后，露丽卡大刀阔斧进行联盟工作，派出了千叶海米等人进驻 28 国，不时交换意见，将各自为战的她们团结起来。趁着反佐迪联盟攻打其中埃雪拉的机会，联合多古娜、摩坦妮、拉多鹿给予支援，反败为胜。其中摩坦妮的部队指挥，就是韵蒂堡战记里大家都熟悉的静岗雨夕，拉多鹿就是暮里麻晃，多古娜则是费厄丽·米琉，所以阿达的三大自传里的事件时间是不合正史的，雨夕早在韵蒂堡战记之前就出名了，米琉确实是被电镀了，但时间不是在韵蒂堡战记里，而是在这个时期，而且在这次战役中已经获救。阿达和她们的关系确实很好，但不是通过这些途径认识的。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推倒韵蒂堡战记里的情况，所以本人觉得阿达在三大自传中遇到的应该是和她们同名同姓的甚至是性格等都及其相似的仿制品或者是克隆体，证据就是佐迪的名字制度，采用的是姓名加编号的暂用名制度，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她们本来是没姓名的，只是为了方便记住，都采用这一制度，例如静岗雨夕的全名应该叫做摩坦妮 O-13 QQRTTH12595112523419 静岗雨夕，在摩坦妮叫静岗雨夕的有多少人？2200 万人！最夸张的是第三代执政十六夜蕾幽斯，有多少人同名同姓？16 万亿人！！编号是固定的，但是名字本人是可以随便改的，于是佐迪有了名字崇拜，看谁的名字越多人用，就是越被人崇拜。所以我怀疑阿达在自传三个不同的时期见到的静岗雨夕都不是同一个人。也是这种暂用名制度，弄得外界头晕。

接下来露丽卡通常用几种关系来说明问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说利害，软硬兼施，她深深明白到这些被外界感染了的同伴仅仅用守护故乡来无法说服她们回来的，必须综合分析。露丽卡各方面毫不逊色，人称一岁的天才，就是出生 1 年后把人家 25 岁前做的事情做完。是创世天宙独一无二的天才。最难得的是她人际关系也不错，提倡团结和气，不搞派别斗争，非常得人心。一直到露丽卡被暗杀前，反佐迪联盟处于劣势，开始他们以为露丽卡不过是效仿苏秦那样游说，却不清楚 28 国性婴计划的成功样本，这个秘密一直到陆奥等人揭开后，反佐迪联盟才惊慌失措。面对着露丽卡这个天才，用尽办法都无法离间挑拨露丽卡的盟友，于是决定兵行险招，利用他们仅存在佐迪里的线眼，万般筹划，决定趁着露丽卡前往开会的期间，将其暗杀，因为露丽卡虽然是天才，但是身患残疾，双脚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然后放松对 28 国以及佐迪的压迫，让佐迪的外来压力减少，那么旧矛盾就会重新凸显。露丽卡为了联盟，自然亲自做说服工作，这样就在新世天宙 35788 年，露丽卡在出席会议途中被众多敌人安插的敢死队围攻，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她感叹到好不容易团结了大家，正准备杀掉反佐迪联盟的首领，却功亏一篑。但是露丽卡的死在正史上描写得比较离奇，当时写她坐在轮椅上去世，见于阿达所著的《创世天宙·佐迪志》，但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时露丽卡是佐迪的核心人物，怎么会坐在轮椅上去世？阿达的解释是她深深知道自己就算抢救也来不及，而且这样做是为了后来的头领会议，在会议上，28 国正式确立以佐迪为首的对外方针，正式将佐迪列为最惠国，这里的最惠国意思是最优惠的待遇国，也就是对待佐迪的态度是一等，其他势力都是二等。当时谁也不知道坐在轮椅上的露丽卡其实已经死去，好比诸葛亮吓退司马懿的木人。会议过后，反佐迪联盟大肆进攻，佐迪和 28 联手打了很长时间的拉锯战，终于取得胜利，但是并没有把反佐迪联盟的主要人员捉拿，是后来式神野望将他们一一杀掉，这里留到后面再说。

这里我们只有一个问题，露丽卡是何等聪明的天才，不会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按照常理，一代执政被人暗杀，怎么说也该抢救一下，怎么什么都不做就立即移到轮椅上等死？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她已

经知道自己会被杀，说得更深一些，她似乎不放过一切机会来促成联盟，甚至是自己的死。因为她知道有些事情只要自己死了，那就好办了。后来的引诱敌人进攻阿达在正史里就有提到这个原因，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后来外界在描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到前线的指挥官们和佐迪部队交锋时，佐迪总喜欢将他们的指挥官和士兵分开，然后指挥官们总见到 28 个发出不同光芒的少女，像 RPG 游戏里的勇者们集合一样，由一个额头镶有宝石的少女率领，这个少女由始至终都是双手下垂，以坐姿出现，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直到他们死去或逃走。这个特征和露丽卡是何其地相似，所以很多佐迪少女都说她没有死，甚至阿达在给这段历史做注解的时候还说到，从露丽卡的身上似乎看到二度穹和藤原冰湖的去向，因为她们虽说是消失在战火中，但是后来根本找不到尸体。

不管怎么说，露丽卡在她的外交生涯中成功完成了联盟的任务，她提出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族平等，制定法律，建立道德体系，提出并运用多次元多元化作战，求同存异等精神，一直延续下去。由于她是一个通才，能联合大多数，作为佐迪沟通的桥梁是十分成功的。

不管露丽卡是死了还是失踪了，她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继承人选定了，暗号是月光下的照耀。
那么到底谁是她的继承人，月光下的照耀到底是指谁？请看下一话！孢子女仆！

第十七讲 孢子女仆

月光下的照耀，写成英文就是 Shining of the moon，由于露丽卡说的暗语太深奥了，根本就找不到规律，或者说根本就是一句敷浅的话。于是大家没那么在意，可是，当一封神秘的任命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送到了一家餐馆里的时候，大家才如梦方醒，原来拐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而且他们还不知道其实在任命书到达前，这个人已经做好了很多准备功夫，正如俗话说的凡事预则有，不遇则废。

那么到底这句暗语该怎么破译？关键在于 moon 这个词，月亮代表的是什么？时间！意味着是晚上，整句话意思可以理解为月亮照耀的时候，继承人就会出现。可这是大海捞针！佐迪少女那么多人，随便弄个来继承？没那么简单，各位读者可以留意这句话，可能这个规律比较难发现，明明可以用什么什么 moon，为什么偏要用 Shining of the moon，大家看一下，一共有多少个字母？十六个！对了，你猜对了，其实露丽卡是用英文说中文，她不能直接提示说十六，但又要符合出现的时间，所以就用了这句话。那么到底出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说，看每一个词有多少个字母，7，2，3，4。大家也知道，可是我们还没弄明白 16 是代表什么！

其实，一旦我们把这个人的身世弄出来，一切其实很简单，而且和这句话是同一回事，那么这个人的出生日期是多少呢？我们姑且把整个天宙 260000 年用同一个公元来算，那么这个人出现在创世天宙的 1616 年 16 月 16 日 16 时 16 分 16 秒！说到这很多人猜到是什么规律，7 个 16！没错，那句话暗语的 16 应该是这样理解！！4 个 16 是什么，我们也看看这个人在哪里出生！创世天宙第 16 区域 16 号星球第 16 大陆的 16 号都市！这个城市后来被命名为鸿莫市，看看！范围大大缩小了！3 个 16 是什么意思？样貌 16 岁，名字里有十六的字眼，打扮含有 16 的意思，问题出现了，打扮有着十六的含义，怎么讲？难道穿着 16 件衣服？不是的，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任命书为何送去餐厅，我们就要知道那是什么餐厅。为何不送其他地方？原因肯定只有一个，必定是餐厅里的某种人的打扮可以包含 16 的意思，是怎么包含？可能有人就会说，会不会是映射衣服的穿着者。这位老兄，你还说真说对了，没错！这个 16 是要联想到衣服的穿着

者才能出现的 16，继承人穿着的衣服，必定是参考某个人物的，而这个人物的名字里有 16 这个字眼！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谜题，2 个 16 是什么？我们之前就说过，佐迪有很多人叫同一个名字的，那么怎么才能保证任命书不被冒牌货拿到，大家可要知道佐迪当时有不少线眼的，肯定有人出来拦截，万一弄个假继承人上去，岂不是有大麻烦，所以很多人根据佐迪编号来找这个人，可惜到最后都找错人了。而当我公开这位继承人的身份号码的时候，可能诸位都会感到雷。

号码是：MOLEYI-LEUOSI SOTM 6666666666

大家发现什么了吗？她的身份证里有 16 个字母！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SOTM 的字眼正是暗语四个词的头一个字母，这时候有人要跳出来，还差一个 16 啊！阿达你忽悠人家！什么！你眼睛看清楚，后面 10 个 6！人家说那是 10 个 6，不是 16，那你就真的不懂密码的这东西！其实后面的 10 个 6 就是接头暗号，谁也想不到接头暗号就是身份证号码！何谓接头，就是两个人集合到一起才能算接头完成，那就是等于叫你把 10 个 6 中出现的数字 10 和 6 集合在一起，10 写作汉语就是十，6 自然就是六，集合在一起就是十六！

这时候我们反过来想暗语的意思，月光照耀下，这是什么时间，既然之前是 16 个 16 集合到一起才能找到秘密，这四个词也应该是集合起来联想才行，给人感觉那就是一个晴朗的夜空！没错！这句暗语从头到尾都强调一个字！夜！这个人肯定有十六和夜的字眼，说到这估计大家都猜到是谁了。这个人应该在前几讲里出现过的。

这个人就叫做十六夜蕾幽斯！！

正是这个在餐馆里打工赚钱，上学靠奖学金，老是来不及换衣服，穿着校服进餐厅，又穿着女仆装进学校的女孩，成为了佐迪第三代执政，也正是因为她为了赶时间来不及换衣服，竟然穿着女仆装发表演讲！结果绰号就是女仆之执政的蕾幽斯，在外界反过来赢得不少人的尊重和佩服。

在她眼里，只要进入创世天宙的人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在外人占领的地区，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权贵富商，都知道甚至要去拜会她。也正是因为她，让企图入侵异空都市的敌军全军覆没，大家可以想想创世天宙每场战役交战双方部队都不是小数目，假如一方被另一方打得全军覆没，那是什么概念！

那么到底蕾幽斯用什么办法来取得上述成绩，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孢子又是什么，第三时期为何会成为佐迪和外界实力对比的转折点，请看下一讲：另类暗战！

第十八讲 雷夜之战

新世天宙 56789 年，外界对潜伏在占领区，以蕾幽斯为首的孢子发起攻击，并且要一举歼灭其老巢，然而在战役开始前，主帅蕾幽斯却说出了一句话：给我回去，不然要你灰飞烟灭。警告他们立即撤退，在劝诫无效下，双方发生激战，这次也被世界认为是第三次创世天宙大战，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进军孢子的老巢时，双方交战的时间不超过 16 小时，而在 16 小时内，入侵的部队全军覆没。稀里哗啦的这场大战就结束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要从蕾幽斯潜入开始，说个老实话，外界对于她的评价还是挺高的，这要从为人上说起，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她的记录，举几个人就可以了。第一个是东方星家，后来改名叫做十方雷夜的少年，他是创世天宙 10 大富豪的养子，是蕾幽斯是青梅竹马，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录说蕾幽斯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忍耐，很懂得换位思考，周到体贴。工作态度认真，做事尽职尽责，敬业精神很重，常常累病。这和她的孩童时代是分不开的，当时蕾幽斯出生后父母就不在了，一直寄养在孤儿院，所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蕾幽斯 4 岁的时候就已经懂得自理了，就最让人感到耐人寻味的是，蕾幽斯的孤儿院是星家的家族赞助的，星家 6 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孤儿院，看到正在做家务的蕾幽斯，当时大家年纪相当，星家十分好奇，对于深居豪宅的他来说，蕾幽斯的行为很特别。于是两人一起干，直到长大后他才明白社会中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或许是一见钟情，星家自此对她念念不忘，后来知道蕾幽斯的出生日期后，更是有种说不出的缘分，没错，因为他和蕾幽斯的同一天出生，两人的父母曾经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看来蕾幽斯对自己来说，还是个世交朋友的后代。后来蕾幽斯去哪里上学，或者在哪里上班，星家总是盘根问底。根据史书记载，星家喜欢蕾幽斯至少有三条，包括诸多人在内。第一条，蕾幽斯有种处于污泥而不染的作风，不会受身边的人影响，外界进入创世天宙后，由于前两次大战佐迪都无功而返，于是他们开始享受"胜利"果实，整顿占领区，稳定社会秩序。然而，和很多统治者一样，渐渐地开始将他们的那一套潜规则拿到创世天宙，最终出现信任危机、社会问题爆发，社会有着严重的不公，暗地里勾心斗角，但是蕾幽斯根本没参合进去。用她那套处事方式赢得很多人的尊重，举个例子就能说明，蕾幽斯开的餐馆，无论是低层人士，还是豪门，都会到她的餐馆就餐，除了诸多因素外，最关键是在这里用餐，没有任何歧视，价格公平合理，俨然是社会上一股清新气息。第二条，蕾幽斯很懂琢磨对方心思，总能把她打交道的人看透看清楚，例如对着 70％的客人，她能够知道他们一个月甚至半年里想吃什么，讲究些什么。第三条，那就是蕾幽斯的能力，难得的全才，样样精通。说蕾幽斯全能很多人不赞同，就是一个在餐馆里当服务生，见过无数的客人是对的，但不可能样样精通。可现实证明，每天都有那么一部分客人，来到她的餐馆后，点菜后一直坐到下班，为的就是请教她问题。包括高层人士，最难得的就是某地方的国家元首，为此蕾幽斯动用了前所未有的做法，临时建筑了一个奢华的移动餐厅，来接待这位政要。

说到这，很多人就要问，为何蕾幽斯能那么牛，可是当阿达的《创世天宙·佐迪志》发表后，以及星家的雷夜之战回忆录发表后，世间才恍然大悟。其实蕾幽斯真正出生的地方是异空都市，也就是说她是纯佐迪血统的居民，为何又能出自人类的胎生？那是因为孢子的关系，孢子在佐迪里有这么一个特色，只要将这个东西扔进类似羊水的液体中，那么就像发酵那样，越长越大，最终变成一个人形。那么佐迪将蕾幽斯最初的形态孢子保存起来，然后通过特殊途径让其他生物接触并吸入。那么给人一个假象，好像是生出来的。接着，蕾幽斯那种全能天才，其实有水分的，主要是两个，第一，既然能寄生是人家身上，佐迪完全可以先将蕾幽斯培育成人形，教给她很多东西，然后变成孢子扔出去。所以为何她那么早熟，其实是早有准备，在异空都市里就已经学会了。另一个方面也是很简单，那就是她来到外界后学会的，但是根据史书记载，蕾幽斯学习能力比较另类的，或者说得难听，其实是很笨的，为何？举个例子就可以了，例如蕾幽斯不知道什么是制衣，于是星家带她去制衣厂参观，看了一遍后，还是不能领会，最后她竟然和工人一起做，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才明白过来。也就是说蕾幽斯要学会某个东西，她就是用最笨的办法，亲自体会。其实这是最快的办法！也就是这个办法令她成长得很快，说出来东西很有实用性和实践性。但是我们似乎解开了另一个秘密，那就是说蕾幽斯很熟悉的东西，肯定是她体会过，做过的，那就麻烦了，你要知道蕾幽斯来自佐迪的，佐迪是典型的战姬世界。所以后来根据星家的回忆录来看，蕾幽斯很不喜欢人家说她的过去，尤其是几个字眼她有特别的回复，甚至会揍你。

假如你问蕾幽斯有没有杀人，她肯定说没有。假如你问蕾幽斯对性知识那么熟悉，是不是做过，她肯定打死你。假如你问蕾幽斯为何那么熟悉阴谋诡计，她会说不知道。最后你问她为何那么同情反角，是不是你

也做过反角，她一定保持沉默。

就因为有着这些经历，蕾幽斯以一个全新的姿态进入外界，不但扭转了佐迪的劣势，而且给人一个什么架势呢？那就是佐迪就算走投无路，她们有另一个办法来存活，那就是彻底潜伏在万千世界里，并且做得比外界要好。所以为什么外界后来知道蕾幽斯是来自佐迪的十分紧张，坚决要灭掉佐迪，才发动了雷夜之战，可是现实告诉大家，最后雷夜之战的结果是侵略军全军覆没，而侵略军那边其实同样也有类似蕾幽斯这样的孢子存在，为何败得那么惨。我们可以看看雷夜之战的过程：

第一阶段：交锋阶段

按照万千世界黑历史表露，当时侵略军出动了 10 亿部队，而佐迪志的作者阿达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因为当时蕾幽斯的防地里孢子部队超过 260 亿，外界不可能以劣势兵力进击，而且黑历史上说到的编制和装备也不准确，理由就是按照黑历史的资料看的话，别说攻打蕾幽斯的防地，就是蕾幽斯的先头部队都打不赢，绝对不可能那么少。可又有另一个问题，蕾幽斯的部队超过 100 亿的，可是万千世界战后怎么算都算不出那么多，这里我会为大家提供数据。开战前夕，蕾幽斯播放了一段录像，警告外界不要入侵创世天宙，不然格杀勿论。那段录像就是蕾幽斯在跳舞，跳舞的地方是一间咖啡厅，那个咖啡厅其实是蕾幽斯的私人宿舍，餐厅的名字就是叫做 Shining of the moon。当然，外界并没有理会她的警告，决定先下手为强。而蕾幽斯率领着一部分部队做诱饵，堂而皇之的出现在眼前。让敌人百思不得其解。而蕾幽斯在史书上的记录她说了另一句话：没关系，今天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明天就会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出现，随后蕾幽斯消失了，一直到灭掉对方总指挥的时候。按照计划，敌人要进攻蕾幽斯的防地，中途已经被孢子坚壁清野，要进攻补给线太长，必须建立防御阵地，补给点等，第一阶段就是蕾幽斯不能让对方在防地附近建据点，争夺战十分激烈。这一阶段，孢子部队处于劣势，因为敌人知道佐迪向来喜欢以守为攻，防守反击，这次他们也如法炮制。选定一个地方后就按兵不动，转等佐迪来进攻。这一次他们成功后耻笑蕾幽斯，没想象中那么厉害。唯独总指挥鹿明路·雷方大为疑惑，按照蕾幽斯的作风，她不可能忽略了这一点。

第二阶段：僵持阶段

虽然敌人是建立了桥头堡，但是未能进攻蕾幽斯的防地，这一阶段有点像静坐的战争，就是双方保持着一种暗攻，这一阶段其实是叫做互相试探，都在打听对方的行动。这一阶段，孢子的一个独有能力出现了，只要是在创世天宙里，她们都能运用孢子看到这人的一切，假如不想被偷看，那么就要开动相同的屏蔽能力，所以这一阶段很有趣的，你去偷看人家，人家来偷看你。其实我都在想和蕾幽斯接触的人有没有被她偷看。不过按照蕾幽斯的作风，应该偷看过。看来她是传说中的偷窥狂。

第三阶段：转折阶段

应该说由于三件事情的发生，战争出现了转折点。第一件事，苍峰岚开溜。就是在战争开始不久后，鹿明路召集大家商议对策，有一位叫做苍峰岚的指挥跟他提议，不要过分依赖孢子，结果由于意见不合，岚大发脾气说失败了就全完了，不要拿人家的命来赌一盘。被所有人痛斥后，他觉得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带着自己的部队开溜，这个事情没有引起注意，但我觉得是一个征兆，那就是说敌人内部出现不和，久而久之，随着战争的僵持，日益消耗过大，蕾幽斯总是在背后搞小动作，敌人开始浮燥，相互指责，最后就是鹿明路将意见不合的人不是杀掉那就是驱赶，才平息了问题。第二件事，七夜远恋的回归，这个人和蕾幽斯是同一辈的孢子，当时投靠了外敌，相持阶段，由于一直没有战果，远恋被责骂，于是选择最终回到孢子去，而东方星家的姐姐东方夜神也在这个时候回归，她们一回来，蕾幽斯翘起双手微笑，似乎胜券在握。第三件事，身体异常。在前两件事情发生后，敌人的部队里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总是在做梦的时候梦见

佐迪孢子少女，天天如此。很多人不以为然。可是，就在这一天的16时16分16秒的时候，令世人都为之恐惧的一刻到来了。蕾幽斯露出一副凶脸，向所有敌人发出抹杀令，鹿明路气得指着蕾幽斯大骂，说她能把自己怎么样，蕾幽斯的回答是就能把你给怎么样！话音刚落，他本人的口中伸出一只手，当场把将其人给杀掉了，贯穿头颅。随后，敌人就和外界失去联系了。

第四阶段：结束阶段

3小时后，入侵蕾幽斯驻地的敌人全部消失在探测器上面，而他们所携带的一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好和开头那样，稀里哗啦地，这场战役就结束了。事后，蕾幽斯不知所终。几天之后外界得到这一消息后，疯狂地谴责佐迪惨无人道。然而由于蕾幽斯的出现，让他们永远无法在创世天宙过着舒适的日子。

当时，这个消息传到阿达的耳中时，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雷夜之战的结果，与其说蕾幽斯在智慧上战胜对手，不如说是为人上战胜对手，胜负在开始前就已经出来了。而当时，有一位曾经刺杀蕾幽斯多次，最后不成功的人，名叫梁子奇，他留下了一句话是：一着棋高难对敌，几番算定总成空。

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到底蕾幽斯在战前做了什么，子奇又为什么说这句话。请看下一讲：深谋远虑

第十九讲 为人之道

蕾幽斯应该说是为佐迪准备了一条特殊的路，那就是万一创世天宙被攻陷了，走投无路怎么办。那唯独的办法就是融入万千世界，那么必须适应万千世界的方方面面。还有，就是外界一直对佐迪有偏见，觉得佐迪闭门造车，佐迪即使要独立生活，不理会外界，但依然要留意万千世界的动向。于是，在这个想法驱动下，蕾幽斯成为了这方面的先驱。而占领区的敌对者获悉她的这个想法，自然要想办法同化，要是同化不行，灭掉蕾幽斯也行，总之对佐迪赶尽杀绝。与其说蕾幽斯潜入作战，不如说生活适应的对抗。

蕾幽斯用了什么办法来战胜他们，很简单，就是洞悉人性，洞察人心，要融入一个地方，就是取得对方的认同，得到认同的办法也就是得到对方尊重。那么蕾幽斯做了什么让人们如此尊重他，他的对手又是怎么在这些方面败给她，接下来我们就用对比法来说明问题。

第一，蕾幽斯的开餐厅最大特点就是没有歧视，就算是刁客也被蕾幽斯的忍耐力弄得不好意思，试想一下蕾幽斯那时候要应付的是来自万千世界的各种种族，要是她有歧视，能获得如此多的人尊重。在回忆录中，星家提到蕾幽斯最大的特色是任何客人来到餐厅里，她用同一的态度来对待，尤其是非人的种类，她用整套招呼人类的办法来对待。她觉得吃饭就是大家放松的时候，辛苦工作后的一个休息，只要在这个时候给上一个亲切的慰问，大部分人还是感到欣慰。而且大家也知道蕾幽斯即使从不好的方面说，她要对付敌人必须要让对方消除警戒心，那么不往好的方面做，能让对方放松警惕吗？大家马上跳起来，蕾幽斯这样做岂不是变成古今中外的圣人？对任何人都没有歧视？这是她的故乡陶冶出来的！在孢子界里，正如有人幽默地说，那都是同一个厂出品的！蕾幽斯的孢子状态和其他孢子少女是一模一样的，由于什么都一模一样，当然能公平对待，她的这个思想很浓的，甚至她不时的说为何人类要区别对待，明明都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嘴巴，一个鼻子。说到这我们觉得蕾幽斯好像原始社会里的居民那样，保持着那种思想。所以蕾幽斯为什么不愿意人家提起她的往事，就是因为她开始的时候就是被这种思想所困惑，或者也可以说因

为这种思想而碰壁不少。可是，万千世界对她这种想法，开始也是排斥，但后来越来越多人接受，原因就是蕾幽斯的故乡和思想很像大同社会，对于形形色色，区别对待的万千世界来说，无疑是一股新社会风气。

第二，蕾幽斯不以利益为主，说到这很多人就要说蕾幽斯在作秀，商人怎么能不谈利益？可惜我要告诉大家，蕾幽斯就是能不谈利益。为何？有条件，有想法，有优势，有道理，有什么条件呢？其实经过后来蕾幽斯的复述，大家就能发现蕾幽斯的餐厅有以下特点。第一，出货入货自己摆平，有自己的原料产地，加工厂等等，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做事不求人，自成一派，管理方式也是有自己的一套，我想这时候马上有人说蕾幽斯这么干是不懂做生意，这样做成本很高！其实不是的，老实告诉你，这些做生意的本钱，那就是异空都市的多余价值！说句难听一些，就是蕾幽斯做什么生意，她直接问异空都市要就行了，是无本生意！无成本跟有成本对抗，你说哪个有优势。有想法，不用说的，就是蕾幽斯孢子思想观，有什么优势呢？孢子的特质就是无孔不入，简直就是天眼那样，寄生在任何地方，甚至你的肚子里！可以看到任何地方，甚至你的隐私。说到这大家可能要跳起来，蕾幽斯简直就是偷窥狂加变态狂，这个我们后面解答，这里先卖一下关子。有道理，什么道理呢？那就是蕾幽斯这个人，是非搞得很清晰的，这个我们可以举她曾经和一位法律界的人士叫做富田哲新，当时这个人在同行里被叫做混蛋，总是钻法律空洞，是非不分，有一次蕾幽斯和协助同伴打一场官司，正好哲新对蕾幽斯有所听闻，想打败她。于是运用自己的才干，硬是把蕾幽斯拉下水，后来事情真相大白，他不但身败名裂，还丢掉了饭碗，碍于外界庞大的压力，决定重判这个人，但蕾幽斯在法庭上指出量刑过重，甚至将涉及到的法律都一一列出，比法官还清晰。对法律条文倒背如流，在场不少听众大声叫好。大家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冤假错案，落井下石等等肯定有的，但蕾幽斯能坚持自己的原则，那种是非分明确实让人大为赞赏，加上一个女孩子能在众口铄金的时代，保持这样的理性实在难得，难怪星家那么喜欢她，甚至为了她发脾气，一提到蕾幽斯就任性听不进人家的话。有优势在哪里？这里我们就要说孢子在时空观上其实有水分的，要知道异空都市一切都和外界不一样，在时空上也是有这个原因的，也就是说蕾幽斯的孢子能力可以使得不同空间时空因素出现偏差，例如蕾幽斯在异空都市呆了 5 小时后，理应外界也过了 5 小时，但是她能做出调整，变成异空都市过了 5 小时，外界变成了 5 小时以上或者以下，相反她改动异空都市的时空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另一个秘密，为何蕾幽斯总能适时提供食物，特别是在人流特别大的时候，她总能应付得来，除了她自身的才干和经验，这点也是离不开的。所以我怀疑佐迪在一开始就已经在时空上动手脚，所以后来才会有时空战。

第三，蕾幽斯为人能做真实的人尽量做，这无疑又是她为人上的一个亮点，可是大家想想，蕾幽斯这名字可是引来杀身之祸的，暗杀她的人更是多不胜数，可就是那么一个人，偏偏只要是杀她的人，都会被指责。为何？就是蕾幽斯真实，说蕾幽斯真实很多人不赞同，这要从蕾幽斯的任务和做法上了解才行，她的任务无非两个，第一，监视进入创世天宙的所有人，包括自己人。第二，一旦有对佐迪和创世天宙做出不轨行为的人，一律抹杀。这个不轨行为主要是进攻佐迪的故乡，以及屠杀佐迪的居民，蕾幽斯一律不放过。但是做法上，蕾幽斯奉行的是付之行动，那就是说虽然对方有这个想法，但只要他没实施，还在密谋阶段，那就不作处理。她和后来的菜乃蕾绪做法不一样，蕾绪的做法较为偏激的，所以蕾幽斯是四面受敌，稳住同伴，寻找失散的同伴，对抗敌人，又要区别对待敌人。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联合太多数，坦诚就是最好的办法，可是全说真话不行，那怎么办，蕾幽斯的做法是根据对象有保留的说真话，谁都知道这样做怎么能得到对方的帮助，可是那个时候，外敌陶醉在占领创世天宙后的胜利之中，各种不正风气流传得很盛，有点像一个鼎盛的社会开始走下坡路那个时候的感觉，能够有人说真话，那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七夜远恋通过暴露佐迪没生殖系统等特点，故意刁难甚至曝光蕾幽斯的缺陷，达到将她孤立甚至借刀杀人，可惜的是蕾幽斯通过自己没性功能的真话，给予反击。在这事件中，她唯一一次真情流露，沮丧、哭泣都来，这些被远恋骂为作秀的神情居然得到社会的同情，更是害得远恋等人因为污蔑他人而臭名远播。所以，蕾幽斯的有保留地说真话，的确是一个颇有圆滑的做法。

最后一点，蕾幽斯的忍耐，务实，宽容。她的忍耐可以让心理变态的人都为之震惊，其实这里不是说蕾幽斯打不还口，骂不还口，而是她某些举动太正常了，让人觉得不正常，她对每一个人都是同等待遇，一般情况下不会按什么坏心眼，和很多人没有利益冲突。务实也是她的一大特点，我们举蕾幽斯开办培训机构就可以说明问题，前面提到蕾幽斯实践的方式就是自己亲自体会，所以他说起话来，真凭实据，资历经验给人是十分扎实，她的培训机构拥有最多的视频录像，最难得的是蕾幽斯上课很喜欢当场示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当时占领区不少人愿意跑去她的机构上课，另一方面她自己开餐馆的，提供食宿很在行，当时最有钱的萨伯家族，家族里有三代人都是蕾幽斯的常客。与其说蕾幽斯宽容，不如说她做事的度把握得很好。这里可以举苍峰岚、梁子奇为例子，岚之前很看不起蕾幽斯的，自己也是刚愎自用，听不进人家的话，最后在商场上他被击败了，倾家荡产，最后来到蕾幽斯的餐厅里，一边吃饭一边哭个不停。之前蕾幽斯给了他提示，自己就是不听。现在后悔莫及来求助，本来蕾幽斯不予理会，后来碍于一个男人哭成这模样，碍于情面，出资协助，所以后来岚重新恢复产业后，答应做一个人情。其实这样的人何止他一个，蕾幽斯深知道做人情所起的作用，把人际关系搞好，就能分化敌人，这才是敌人为何最终惨败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其实阵营里很多人的立场已经改变了。根据史书记载，岚这些人最后还是愿意卖人情给佐迪，蕾幽斯按照约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我觉得雷夜孢子之战很大程度是人际关系战，心理战。蕾幽斯成功用为人向善的举动赢得了这场佐迪和外界的关系战，证明了佐迪一样有能力在万千世界外存活。这才是最大的意义。而当中很多人，自己是人，但为人上比蕾幽斯，蕾幽斯只是个孢子，但是为人上却胜过不少人，这是一个对人类的绝好讽刺，是该让他们反思。

雷夜之战后蕾幽斯消失了，可是有关她的传闻和野史，确是一大堆。而由于蕾幽斯的出现，让外界惊慌失措，它们觉得不能再让佐迪有喘息的机会，于是创世天宙最大的战役，创神之战爆发了。那么创世天宙和佐迪到底在这个战役里表现如何？请看下一讲：魂之战姬。

第二十讲　魂之战姬

新世天宙 59712 年，在雅诺比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叛变事件，叛军接二连三攻击星球政府的重要机构，为此政府数次出动部队镇压，叛军大败，逃到一个叫做流星山谷的地方，附偶顽抗。政府军一时无法攻下，决定抽调精锐部队攻克，为数大约是 58 万。可就在这支大军攻击山谷的 1 小时内，随着一场大雨的发生，潜伏在里面的叛军对他们进行一场虐杀，政府军全军覆没，无一生还。吓得政府拼命掩盖着这桩丑事，可惜纸包不住火，3 个月后消息泄漏，雅诺比星政府被推翻，整个星球陷入一片混乱中。
我们的主角就是叛军中的指挥，人称魂之战姬的梁源郸，又名橘园良姊。说起这个人，她的身高尤为引人瞩目，只有 1 米 59 左右，比佐迪中最矮的分支玛露莎还要矮。可惜偏偏就是这矮个子是后来佐迪联盟军的总指挥。说起来这位魂之战姬的称号和战绩有点不相衬，因为终其一生的战历，超过半数是败绩。在《创世天宙•佐迪志》中，经常能看到败绩、战败等等字眼出现在源郸的传记里。所以外界一直对这位第四代执政的能力是怀疑的，而源郸的为人更是低调，一直呆在军队营地里，闲着就练习，自我提升，在异空都市里就一直呆在赤河御场墓地，所以后来被称为墓地之执政。

然而，唯独有一位名将之后对这位战姬另眼想看，这个人外界都很清楚，就是陆稚达，父亲叫陆至庭。同样和易达杰来自仙时世界，祖上世代为军人，后来过继给父亲的老战友马义世，改姓马。这个人开始也不大引人注意，因为他担任的角色负责治安，看守战俘，后来几次准确预测源郸的行动而受到瞩目，最后以交换人质的办法和佐迪达成和解。可是世人怎么想不到，两人其实是亲戚关系，源郸的父亲陆智超和稚达的父亲是兄弟，所以源郸是堂姐，稚达是堂弟。可是，世人知道源郸可是拥有堂堂佐迪战姬血统的人，怎么可能有父亲？所以很快就知道答案，智超不是源郸的亲生父亲，史书上记载，源郸随着母亲梁思鸣进入陆氏家族后，坚持不跟父亲姓。结果被家族说为忤逆，可是源郸那时候才 8 岁，说出一句：我身上没有这个人的一个基因！凭什么跟他姓？可是我的肉体那可是我母亲给的！要姓跟母亲姓。结果因为这件事，闹得和家里非常不和，倒是稚达的父亲觉得另有原因，性格较为宽和，最后源郸 9 岁跑到二伯的家里生活，至于智超用了什么手段娶了源郸母女，史书上没任何记载。随着后来智超处处和佐迪对抗迹象来看，估计原因有两个：第一，应该是政治婚姻或者阴谋打算，一旦自己的妻子和佐迪有关系，等于有人质在手。第二，从佐迪自己人身上容易找到对方的一些情报，对付佐迪更有利。总之出于阴谋的打算，智超迎娶了源郸的母亲。

应该说这是源郸的转折点，她利用陆氏家族这个极好的招牌作为掩护，偷偷地跟着稚达跑到了义世那里，稚达这个义父对她确实意外地好，随后进了他的部队服役。我们查一下佐迪志一书中，就会发现源郸服役的时候由于个子矮，别人不大看得起她，而源郸对其他人也是不予理睬，自己忙自己的活。大约过了 3 年时间，源郸不好意思一直依赖义世，好好地答谢了他一番后不辞而别。随后她辗转各地，一共 90000 天宙年，合计是 90 亿年，这段经历是源郸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这个期间她曾经在数千支部队中服役，由于她酷似阿达故乡的人，再加上陆氏家族，矮个子，担任的一直是士兵或者低级军官等等，很多人以为她不是来自佐迪，不值得一提的人。另外，源郸在服役期间建树没多少，老是打败仗，错误犯不少，只是碍于她态度认真，做人不张扬，有些部队还是有人情味，那么没人情味，立马就赶她走了。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源郸的伪装技术可是很到家的，所以要进入某些部队，她之前要做很多功夫。后来稚达获悉这段经历后，说了一番话。

一个能做到这程度的人，怎么会老是失败？估计另有苦衷吧。

相信读者也觉得跷蹊，源郸既然能为了加入某个组织用尽心思，为何加入后表现却那么差？恐怕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去达到某些目的吧。说到这，大家估计都能猜到她为何这么做，和蕾幽斯潜入占领区估计是差不多的目的。所谓知己知彼，自己清楚了，要知道别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见面。可是，军队的秘密可是少数人知道，要熟悉对方这个系统，恐怕作为一个杂兵的源郸是办不到的。要是你这样想就错了，源郸能成为四大执政之一，她的能力要和其他三位是实力相当的，所以我觉得到了佐迪的高级人物，她们的能力已经没什么区别了，没使用某个技能不代表她不懂那个技能。根据佐迪志•高级人物列传，四位执政以及她们的智囊团有不少的交流，所以我一直坚持阿达的三大自传中真实的成分不少的，只是时间轴等等的因素和正史冲突很大，矛盾很多，当然阿达我们又不能请他来问一下，他是故意这么做？还是自然而然做的？我们都知道阿达的《创世天宙佐迪志》没准确的时间轴，人家《三国志》都还有一个曹操传为主，研究起来很麻烦，而且有很多事件放在几个地方都说得通。

在这段时间里，源郸把入侵创世天宙所有的军事力量摸了个透彻，这对于她后来回到佐迪后筹建防御体系很有帮助。可能由于前三位执政等人物非常引人瞩目，所以没多少人留意她这个老是失败的战姬。这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打算回到佐迪的源郸收到消息，雅诺比星的星球政府，决定对稚达所在的地方燎皇发动攻击，达到统一全星球目的，当时政府军所向无敌，之前燎皇的盟友先后被消灭，而稚达的义父义世先后三次和政府军对战，都以失败告终。源郸决定回去支援，当时政府军总数为 139 万，燎皇是星球上

最弱小的，领土面积只有 70000 平方公里，当时义世出动 13 万人，扼守在这个四面环山的唯一出入口流星山谷，当时世人料定燎皇是输定了。源郸来到后，见到义世和稚达，稚达也十分怀念这位堂姐，面对着这场一定输的战役，义世叮嘱两位后辈带着一部分力量从唯一的港口逃走，自己留下来，可是最后源郸只是将稚达送走，单独留下，临走的时候，她说了那么一番话：

没关系，你赢不了的人我帮你赢！

很有自信，当时稚达以为堂姐在安慰他，当船开动的时候，更是不愿意离开。他知道留下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当稚达到了指定的避难地，在旅馆的电视上看到政府军主力全军覆没的消息后震惊不已，似乎堂姐实现了她的诺言。自那一刻，可以说他整个人完全改变了。

经过这次战役后，星球政府陷入混乱，随后被各地的地方势力灭掉。燎皇成功存活后义世才将稚达接回来，并加入了以后对佐迪的作战。那时候，他才知道堂姐来自佐迪。

源郸一战而闻名，吓得外界跳起来，之前创世天宙和万千世界积累的矛盾一触即发，于是万千世界决定向佐迪叫板，要一次算总帐。率领前所未有的大部队要断佐迪的根。那么佐迪这边该怎么应付？请看下一讲：最强集合

第二十一讲　最强集合

面对着史无前例的大战，佐迪这一边正式邀请了回归的梁源郸，也就是魂之战姬，作为第四代执政，可是，回到佐迪的源郸却一口气躲进赤河御场不理事，这时候一群好友就力劝，搞不明白她为何不接手。源郸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最高指挥权，佐迪全体都要服从命令，包括雨田由真在内，大敌当前是不能有内讧的。获悉这个情况后，由真答应她的要求。

早在源郸出外的时候，就已经不断在内部工作，把握佐迪各派的心理。她认为思想上是第一步，所以在她担任军事主管的时候，做好了一套体系。佐迪居民从诞生开始就注入战斗的血统，从懂事开始，源郸亲自给所有居民讲述创世天宙面临的形势，强调守护故土的思想，由于源郸小学开始接受军事训练，自己以身作则，所以当她要求佐迪全体加强接受军事训练时，基本上没什么人反对的。佐迪有一套完整的训练系统，很多年纪很小的居民除了特殊情况外，小学就进行初步军事训练，战斗是必修课，很多人生前交代身后事。应该说源郸在军事上主要做了如下事情：

1. 一改混乱多样的体系，制定 10 进制 11 级别的部队编制，按职能、功勋、服役时间三合一体来确定人员的晋升等。这个在二度穹时代就已经在进行了，在露丽卡成为执政后开始运用并推广到埃米涅等地方。例如源郸由于没什么功勋，大多数情况下又不在佐迪的部队里服役，所以她的朋友官职都比她要高得多。编制上源郸成为执政后可以组建自己的嫡系部队，就是最高的 11 级集团军，指挥叫做列姬兵长，人数有多少？1000 亿！所以其实在露丽卡时代，她的那 28 位同学担任了这个职务，手上握有惊人的 2 万亿军团，一个吓死人的数字。

2. 战姬服改革，源郸决定参考春秋战国时代赵雍的做法，在衣服上做一个统一的标准，首先采用具有科幻色彩的贴身衣做战斗服，然后在内外涂上一层滑膏状的缓冲层，减少摩擦，而在手套、靴子等其他物品上，

源郸采用比头发丝更细的数据线，连接身体上各个地方，为了能最大程度地使用攻击能源，换取信息等，在武器装备使用上，采用罗盘式转换模式，采用投射实体技术，达到战姬出行只需要带上自己就可以，其他随时像召唤兽那样变出来，然后将人形兵器战、舰队战中涉及到的器具可以利用服装外面那层缓冲层贴上去，做到随时能更换装备。至于常服方面也有统一规定，不能搞另类，但允许不同部队设计各自的标志等，标志也不能过于显眼。为了平衡，源郸从古今新旧的军服中各取其长，整合起来，达到佐迪新旧人物融合的目的，而且军服上体现军阶主要用在徽章上，而不体现在军服上，减少阶级性。这就为何贵为执政的源郸和一般战姬兵衣服上一样的原因。

3. 个性和共性相互协调，另外在训练系统上，源郸在各个部队都呆过，而且不少时期在基层，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士兵，也清楚她们最需要什么。回到异空都市，源郸将自己学到的所有战术以及战争理论转变为书籍资料，而且重在实践，在佐迪的军校里，实践课超过半数，而且很多时候是先去训练，一边训练一边讲述今天的课程，十分强调实用性。在源郸眼中及格的战姬只需做到一点，那就是个性和共性把握得最好，上战场等正式场合，必须给人严肃，非正式场合应该平凡，平和。其实，在军服等方面，佐迪异空都市和其他分支还是有区别的，这不是源郸自己打自己嘴巴，而是做事有弹性，因为异空都市以外的地方还是不一样的，不能生搬硬套。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源郸熟悉各派别的文化和语言，甚至连名字都改了，例如她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橘园良姊，小名叫做霍特高，其他的更不用说了。所以在佐迪里，她的称呼是五花八门的。

4. 灰色人名册：这个也是源郸时刻带在身边的名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姓名。目的就是将佐迪全部战斗人员掌握在手里，但最耐人寻味的是不但活人，死人也记录在案，其中包括蒂蕾雅等人，这让人感到这根本不是什么名册，而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生死簿。其实这里面是玄机的，要知道佐迪在实施了安息地，也就是死亡之地的办法后。对于死者可以复活，或者叫做再利用，形成了一套生老病死的循环系统。到这个时候，佐迪人口已经固定下来，没增加没减少，若是需要增加和减少，必须经过佐迪的层层审批，最后甚至获得雨田由真的批准，才能调整。其实，这名册的作用还不止这样，试想一下，佐迪每一个人口都在源郸的把握之内，意味着什么？没错！那就是外界间谍和特工失去潜伏在佐迪的一切可能性，试想一下源郸可是踏遍佐迪的任何军事机构或者相关的结构，意味着她甚至或者能和其他同伴战友具有相同的战斗力。后来根据史书记载，源郸和阿达的朋友全部都接触过，蕾幽斯、穹等人实际上已经跟她打过交道。所以我严重提出，阿达隐瞒了史书里很多人之间是老朋友的关系，因为史学界推测，假如阿达的三大自传记载的关系网是属实，那么很多关系都能解释清楚，可以说这是源郸手上的一张王牌。

因为做了这四件事情，源郸重新把佐迪的军事系统和体制整理了一遍，为的就是接下来的最大战役。为此，源郸总结了前三位执政的经验，以及各个时期的特点，决定提出二元主次政治，也就是将之前起义的 28 分支，以及已经回归的佐迪少女划分为外行政区，而异空都市以及周边范围为内行政区，源郸把自己的同僚安插在外行政权，留一部分在自己身边。每天都留意各个地方的情况，甚至出去交换意见等等。在总体战略上，源郸主张坚守阿达提出的以守为攻，并且全力夺取固守被誉为创世天宙的血液的第七区间，最后请出已经隐居的蒂蕾雅等人，重新担任指挥，让雨田由真进行战争动员，力求在士气、团结等因素做到最佳状态，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可能有些事情是鲜有人知的，佐迪志中引回忆录里，跟随着源郸的一群老战友公开，其实这位执政人生中 60%多的时间呆在军营里，佐迪士兵中有 40%曾是她的舍友，直到后来才清楚。而呆在军营里的源郸除了基本训练外，只要有人来请教，她一定抽出时间来教导，或者有求于她，除非手上确有紧急事情，源郸很乐意帮忙。不少后辈因为一些琐碎事来麻烦她，例如军装要改动等等事情，她总是认真对待，要是办不了会用记事本先记住。

至于源郸既然被称为魂之战姬，那么战斗力应该是出类拔萃的，在佐迪里应该是排行很前才对，可是我们

仔细翻资料后却发现，有关她的对战记录却少之又少，所以大家很难判断源郸在佐迪里到底实力去到哪里？不管她的实力到哪个程度，总之创世天宙最大的战役创神之战，最后胜利者是佐迪。那么这场大战的前后发生了什么？为何这场战役之后，佐迪确立了统一创世天宙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请看下一讲：创神大战

第二十二讲　黎明决战

创世天宙第四次大战，也被外界称为创神大战的战役正式爆发，时间是发生在新世天宙 75742 年，也是创世天宙 205742 年，外界倾前三次大战兵力的总和攻击佐迪，并且长驱大进打到异空都市的附近。

当时，为了隐藏异空都市的真正地点，源郸和众多的军事将领商议，决定以伪造或者以半真半假的〝异空都市〞复制品，安置在周围。因为形势异常恶劣，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重新建造一个新异空都市，而让旧的那个充当靶子。另外，源郸采取龟缩的办法，将 28 附属国等全体佐迪居民，坚壁清野后安置在异空都市周边以及 28 区间的周边。集中最大力量对抗，据说当时佐迪人口包括所有派别在内，一共有 15000 万亿，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天文数字。但是异空都市居然能供给这么多人的吃喝，一直延续了 2000 多小时，直到异空都市解围。可想而知，源郸为了这场战役事前准备了多少功夫。

在大战打响前，源郸获悉稚达随同外界联军一起，于是秘密调动伊奈尾阳莉等人，伏击稚达所在部队，将堂弟扣作人质。并且要他好好记住佐迪是怎么样去打败那些人的，在这些战役中有几次对战是亮点：

第一，和博一飞的对决，由于稚达和源郸的关系，外界认为一定要请一个熟悉两人的军事家才能对抗，于是邀请了稚达的师父一飞帮忙。确实，源郸碰到一飞后，知道这块硬骨头不好啃，避开锋芒转而攻击其他部队，一飞连续取得胜利，外界随同这位老师父连破佐迪的防守线。可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飞和源郸周旋了 8 个月后，突然患上绝症，2 个月后病逝。为什么这样，原来源郸运用了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办法，早就猜出一飞的身体不好，而且只要他取得胜利，外界必然加重其指挥权，等于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等于源郸用疲劳拖死一飞。所以一飞临死的时候收到了稚达的信件，显得高兴。说对方用一个意想不到的战术来赢他。外界一直对源郸这个拖延战术嗤之以鼻，然而他们太幼稚了，在战场上对战，就是要做到物尽其用！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其实源郸在几十年前就知道稚达有一飞这个师父，而且才能、阅历堪称军界的明星，自己对着他恐怕胜负参半，即时赢也占不了便宜。源郸心中冒起一个想法，用老死的办法来拖延，这招果然奏效，等一飞老态龙钟的时候，要想对付源郸已经力不从心了。很多人会说，佐迪太无耻了，无限复活，不老不死。大家有听过前面的故事，也知道佐迪的不死计划是有破解的办法，外界也有这个机会去抄佐迪的死亡之地，可惜的是人家的不死之地没攻陷，自己的不死军团却伤亡殆尽，这里以后在分支线上会提到。

第二，对辛德路•葛里加的对决，这人和源郸有着同样的身体条件，甚至被万千世界誉为战神，当时获悉辛德路进入创世天宙，源郸赶紧出发，因为她知道对付这个人牺牲颇大，不如自己亲自和他对打。当时两人在源郸仿照赤河御场的宏场建筑群对打，可以说双方将古今中外的招式都用上了，外界多次提醒辛德路不要跟源郸纠缠，可是棋逢敌手，尤其是源郸是个女性，一方面他心里有所蔑视，另一方面佩服有这样一个女孩跟他势均力敌，甚至略占上风。这时辛德路问了源郸为什么而战的时候，她的回答是只要人人稍微能换位思考，就能明白是同一回事。至此，辛德路做了一个让外界惊人的决定，竟然认输了，随后消失在

创世天宙。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在各个方面都胜过源郸的战神竟然会认输。而阿达在史书里提出的原因是辛德路中了源郸的釜底抽薪之计。源郸到底抽走了什么？阿达的解释是战神失去了正义，而守护之心令大家势均力敌。是的，很多人说实质上根本没有所谓正义，这里的话我觉得应该道家的思想解释就说得通。没错，违背规律的人必然失败，可是所谓众生平等，任何人不能牺牲人家来成全自己，阿达所说的正义，估计就是这个观点。至于守护之心，佐迪方面是守护创世天宙，而外界则是守护迁入的人，是那种良心发现的善类。

第三，对夏季皇司的决战，当时创神大战处于节骨眼上，双方僵持，源郸大胆提出集中精锐部队，先拿对方的硬骨头开刀，选中了皇司这个号称变化多端的猛将做目标，当时稚达在异空都市目睹全过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源郸最后驾驶单兵型的战斗机在离皇司的旗舰 1900 公里外，发射了一枚子母式反应弹，当时皇司的旗舰周边还有十多个护卫编队，竟然没人能拦截下来，攻击轨道刁钻的程度甚至在该弹直接命中皇司所在的指挥室，据真实纪录表明，其实反应弹贯穿了前面几十米的几层装甲板，在进入旗舰前还突破了层层防护系统，而在弹药爆发的一瞬间，散出的弹药无一例外击中护卫编队的舰艇等兵器，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源郸到达发射地点前，早有大量敌军对她进行堵截，所以她需要同伴的支援和配合，突破重重拦截后，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其实那时候战斗机已经受损，开始下坠，是在这种状态下发出的致命一击。更不可思议的是，稚达竟然说出这场战役简直就是几十年前一场模拟战的散装光盘，当时他总是看到堂姐练习某些古怪的东西，然后有一次竟然布置了一个同样的场景，来了模拟演戏，里面的一切和对战皇司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最后发射的那一击打偏了，当时他对源郸最后只有一架战斗机突围的做法十分不解。而源郸回答是只要剩下一架就足够了，稚达马上明白过来了。皇司死亡的消息传来后，稚达老是重复一句话：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是意料之外，一切又是那么理所当然！补充到：就是为了赢一次，牺牲那么大。胜利怎么能不眷顾她，又有哪个人愿意学她这样？很多人说那不过是所谓高手录像，是的，源郸也喜欢打游戏。但原因不是那样，应该像稚达所说的。1. 源郸不怕失败，持之以恒，这种人胜利迟早会得到。2. 源郸懂得隐藏失败，所以外界不知道她曾经努力。3. 源郸战斗力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任何时候都是最佳状态。4. 源郸每次都全力以赴，所以她一定能一击必杀，一击即中！ 5. 源郸时刻等待或创造机会，所以奇迹一定会眷顾她！

至于其他的战例多不胜数，当时比较活跃的还有前面提到的伊奈尾阳莉、荧凤炎煌、御逢瑛鸠、亚新加娜、星路尤菲等等。总之外界攻打异空都市周边长达 2000 多小时后，弹尽粮绝，不得不后撤。为日后的大决战做了充足的功夫，而决战中，有一场战役堪称经典，也就是日后创世天宙里提到最多的俯冲门、点金原包围战，也叫做保卫战。据说此战过后，佐迪奠定了创世天宙的主导地位，也是这次战役后，外界彻底失去占领创世天宙的能力，直到全部被赶出去。当然，这场战役之所以那么出名，离不开阿达的小说对这个战役浓墨重彩的描写。应该是，小说和现实没什么出入，大体真实。

第二十三讲　战姬之魂

上一讲提到的俯冲门、点金原包围战，发生在创世天宙 205744 年，也就是异空都市解围后两年，该战役命名出自三国三场战役，分别是夷陵之战、合肥新城之战以及五丈原之战，由于当时刘备攻击东吴时所处地势高，荆州为低，大有斜坡的模样，于是取俯冲门，而俯冲门在创世天宙里其实是一个交通枢纽，可以进出其他空间，而进入门前的区域有大量宇宙风，会让进入的交通工具加快速度，很有滑翔机的感觉。

点金原则是创世天宙最大的悬浮大陆，面积达 365 亿平方米，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是佐迪的圣地，包括二度穹在内都踏足这块土地。包围战取自合肥新城之战，当时东吴和曹魏为了合肥先后争夺五次，打得难分难解，而当时佐迪在该战役里也确实陷入包围之中。外界联军眼看吃不掉异空都市，决定以退为进。而源郸认为异空都市其实熬不了多久，不如主动出击，让后方稍微喘一口气。当时，据宇宙创世纪表示，联军数量堪比佐迪的 100 倍以上，就单单远程射击让佐迪吃不消。但这只是片面，真正对战的时候，远程攻击没那么有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创世天宙，尤其是宇宙战，双方接触靠的是类似星界徽章的时空融合，也就是说找到人家的所在，然后用跳跃性的空间位移后两军对垒，而不想让对方接近，也有两个办法。一，自己的部队隐蔽得好，或者像游击队那样四处跑，人家摸不到你的准确位置；二，时空断裂和错位，也就是在对方想接近你的时候进行干扰，让对方的位移出错，到不了目标所在地。史书中提到佐迪第一轮由梁源郸、刘倪、曹蒙鄢、孙轩天四个人所属部队发起攻击，而联军则由加路顿等 12 个兵团以 1 比 3 的优势兵力进击。然而双方交战后外界才发现佐迪的战斗理念完全不一样，例如战斗中使用的能量佐迪已经完全采用魔法召唤型，设计上武器更为微型和轻巧，然后利用能源转换储蓄，可以将魔法能、空间能变为储存占用面积小，各能源兼顾的一元弹夹袋。弹药充足霸道，一个单兵的攻击武器多种多样，往往敌人不是被佐迪密集的弹幕消灭，就是由于比佐迪更快耗尽弹药和能源，出现空档给消灭。交战 4 小时，联军的先头部队大败，佐迪损失 44 万人，联军损失 700 多万，多么悬殊的数字！

面对佐迪的强劲攻势，联军采取齐头并进突入，分割包围佐迪。然而他们碰到第二个难题，好比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在怪树滩被诸葛亮捉弄那样，发现佐迪无论士兵还是指挥官全部都同样的打扮同样的装备，人人都戴上眼罩，封上嘴巴！总指挥在哪？完全猜不出来！甚至用探测仪器测试，得出每一个佐迪士兵都有梁源郸的身份反应！这就怪了！找不到打击目标等于变成盲头苍蝇。最后联军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是佐迪的部队就痛宰。这时，一个引诱他们最佳的诱饵出现了，雨田由真竟然亲临战场，由空灵血舞等人护卫。联军认准了由真的真实性，就在决定突袭杀掉这个号称命根子的佐迪祖先时，更吓人的一幕出现了，敌人发现被杀的佐迪士兵模样竟然和由真一模一样，陆续暴露相貌的佐迪士兵无一例外不是这样，简直全部都是由真的复制品。让所有目睹这一切，包括远在遥控的雄志源等人哭笑不得。其实众人是有所不知，佐迪由于其本质，伪装的程度是登峰造极，除了伪装不伪，什么都伪！但这又不算伪装，因为佐迪本来就是不具备任何特征的东西，后来的模样不过它学习得出的结果，一旦还原就成了"无"，所以外界联军败给佐迪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感觉被佐迪要了的联军大开杀戒，佐迪也不甘示弱，战争全面爆发，也是非常得惨烈。就点金原战场上，尸体铺了一层又一层，至于灰飞烟灭的更是数也数不清，堪称万千世界的最大血战。

在获悉雨田由真也参战后，联军决定迂回进攻异空都市，接下来便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一直与佐迪为敌的亚种派和模板派以四河真町、鸣原理奈等人为首，与雷伊姆等人拦截联军，佐迪的兵力出现翻倍的增长，而之前苍羽焰灵甚至包括蒂蕾雅等人也出现了，惹得外界叫嚷着一次把佐迪连根拔起，杀个精光。源郸很不屑的说了一句：佐迪的数量太多了，你杀不完的！这时，最打击敌人的状况出现了，佐迪运用不死计划的死亡之地让所有人不死，其实不是不死，而是将死这个概念排斥掉，或者叫做偷换掉，让死亡变成一种状态，然后雨田由真和创世天宙的天人合一，让全体佐迪少女无限复活的同时，每一个人都进入 Identity 状态，也就是同心同体状态。同时，真•雷帕迪，特比鸟等人也出现了。联军眼看处于劣势，气愤地说到他们手上还有佐迪的人质。这时，被源郸暗暗释放稚达开出了一个让世人都惊讶的条件，佐迪只要愿意安置他故乡的所有居民，不但承认佐迪的地位和黑历史，而且释放全部人质。立马很多人都说稚达脑袋坏了，轻信佐迪那群奸诈的女孩。这时候源郸命令部队继续作战，自己亲率嫡系部队进军稚达所在的星球，当然，面对昔日的堂姐，稚达知道没胜算，然而继续抵抗，将他们保家卫国的精神显露出来。源郸见此不但没有恐惧，而且十分高兴。表示答应稚达的条件，并且让自己部队的运输舰将他们一起送走，这下稚达的二叔陆智超不干了，决定集合所有力量企图消灭稚达和源郸，这时堂姐弟俩联手轻松击败了二叔，继续前进，一直到了创世天宙和其他世界接壤的地方，源郸提醒他们不要再走了，留在这个宽阔的缓冲地带，这里有

足够的补给能一直生活下去。然而稚达却说自己要回到真正的故乡去，有朝一天以一个特别的身份回来，和佐迪签订停战协议。

这下子，马上出现连锁反应，联军中不少部队用各种理由撤退，纷纷和佐迪接触，希望能和稚达一样得到宽恕，源郸也不是笨蛋，早就摸清对方底细，对于类似稚达的就答应，而随波逐流或是另有企图的，不是拖延就是拒绝。最后这部分的有一些唯有靠自己逃离创世天宙，逃不走的一部分给佐迪强行驱逐，剩下的则是为了和其他种族的争夺逃生工具而遭灭绝，或是被佐迪歼灭。创神大战到此正式结束，联军强攻佐迪不成功后被稚达的举动彻底瓦解，也证明了阿达说外界最终会失败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这群人是同床异梦，第二，以利益勾结在一起的和以志向联合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前者就会慢慢地分崩离析。

在 300 年后，稚达接过义父的班子，称为部队最高统帅后，由源郸的心腹护送到异空都市，签订停战协议。本来按照规矩，应该是由负责外交的露丽卡等人负责，然而最后佐迪的代表还是选中了同样是军事统帅的源郸，她说自己不去，堂弟不会签订协议。
剩下的日子佐迪逐步收复失地，并最终完成了统一，而源郸呢，继续回到赤河御场，她再也不用战斗了，不过毕竟是战姬，开始热衷于模拟战。据说后来佐迪出品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游戏，很多都有她的指导。而面对当时外界听到她的部队而闻风丧胆的时候，源郸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们不是怕鬼吧，而是怕魂。”

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最能让对方知难而退，那就是灵魂，也就是精神支柱，信仰信念。外界正是在佐迪身上看到这个维持了 200 多亿年的信念屹立不倒，最终知难而退。也证明了世上有东西是时刻在变，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创世天宙 200000 年，佐迪这支最庞大的少女部队，终于解散。标志着佐迪的战争史最终结束。

佐迪的主线篇正式讲完，一共 20 多讲，可能有点啰嗦，还是感谢看完或者看过的读者。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圣斗士：天蝎座米罗同人

xiaoyao1

姓名：米罗（MILO）
性别：男
年龄：20 岁
身高：185CM
体重：84KG
生日：11 月 8 日
出生地：希腊
修炼地：米罗斯岛
必杀技：猩红毒针

那一刻，我穿上了黄金圣衣，是为天蝎座的黄金圣斗士。但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注定了要死亡，就像前一代的黄金战士一样，这是宿命，也是……责任……

从希腊的修炼地回来了。同样在希腊，圣域和修炼地就像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残酷的修炼可以想象，却永远都想不到有多恐怖。

初来圣域，我只有 7 岁。没错，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教皇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位天神。但我知道，教皇离死亡不远了，他的小宇宙，呈明显的衰老状态。

我被教皇领到了天蝎座神殿。他转过身，对我说："米罗，这便是你要誓死守护的圣地，作为黄金战士，你绝不能让眼前的敌人跨过这天蝎宫一步。为了保护雅典娜，你要有必死的觉悟，明白吗？"

不愧是教皇，连说话都带有不可侵犯的傲气，即使他的小宇宙有多么衰老。

"是，我米罗遵循教皇的命令，誓死守护天蝎宫！"

"很好，243 年一次的圣战临近了，雅典娜就要转世了。作为黄金战士，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

教皇离开了天蝎宫，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神殿里，闭着眼养着精神，连着几天的步行，对还是一个孩子的我感到有些累。

在我慢慢平静下来后，宫殿里袭来一股寒气，让我感到很冷，但同时也感到有一股很强的小宇宙出现在宫殿里。

“谁？是谁？”我猛地站起来，丝毫不敢松懈。因为经历了魔鬼般的训练，对于这样强的小宇宙是很敏感的，对方肯定是具有黄金战士般的境界。
从柱子后面走出来一个有着墨绿的的长发，蓝色的眼睛，像冰一样的年轻的战士，也穿着金光闪闪的黄金战甲。墨绿的头发散着，却不失高雅。

“你是……”
“我是水瓶座的卡妙，你是新来的吧？”那个看起来和我一样大的男孩说话了，他似乎比我先来这里
“请多指教！”
“请多指教，我是天蝎座的米罗！”我伸出了手

就这样，来到圣域的第一天，我便交了个朋友，水瓶座的卡妙，他是个可爱的家伙，外表冰冷，却有着一颗炙热的心，听说他还受了个徒弟。

平静之中，总会有波折。没过多久，人马宫的战士艾俄罗斯背叛了雅典娜，背叛了教皇。听教皇说他竟然想要杀死刚刚转世的雅典娜。我虽然很难相信这是事实，但只有 7 岁的我除了接受还能做些什么？艾俄罗斯大哥比我大 8 岁，平时象天使一样，他经常照顾我们，说他会背叛雅典娜，也许圣域的每一个圣斗士都无法相信。难道，这样热爱大地，热爱生命，热爱圣域的大哥会成为叛徒？

终于，有消息传来，艾俄罗斯大哥被摩羯座的圣剑惩罚了。修罗大我 3 岁，他有着能斩断一切的右手，被称为圣剑。我从心里希望艾俄罗斯大哥能逃出这里，希望有一天，真相会大白。

最近奇怪的事接二连三，在艾俄罗斯逃走的同时，圣域内的另一位大哥，双子座的撒加也神秘地失踪了。奇怪的是双子宫里仍然有小宇宙保护。但我们确实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同样象天使一样的撒加。同时，教皇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让人永远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感觉到他的小宇宙和我刚来时完全不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唉，最近显得有些乱阿……

教皇解散了所有的黄金战士，我也回到了修炼地，继续练习我的必杀技。

十三年过去了，听说圣域也没有再出什么乱子。我长高了，成熟了，二十岁的我回到了圣域，因为教皇发出了集合的命令，其他的黄金战士都会回来吗？我也很久没有看见卡妙了。

一见到教皇他就让我帮助双鱼座的阿布罗迪去摧毁仙女岛。岛上的白银战士真的很弱小，我没有忍心杀他，让他回到圣域向教皇认罪。可没想到固执的他硬说教皇是邪恶的化身，是恶魔。我生气了，虽然教皇的脾气变得很不好，但是作为圣斗士怎么可以这样说教皇呢？我使出了猩红毒针。第一次，第一次向别人使出这招。白银战士痛苦地倒在地上。我还是没有杀他，回去之前，我摧毁了仙女岛，后来听说阿布罗迪收拾了那个白银战士。我们完成了刺客的任务。

教皇没隔多久又派我去刺杀在日本的青铜小鬼。我听了 10 名白银圣斗士被他们杀死的消息，正准备说话。旁边的艾俄利亚主动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没错，十三年前，艾俄罗斯背叛后，最痛苦的恐怕就是他了。面对亲生哥哥的骂名，艾俄利亚早就有立功的心愿，他要用他的誓死效忠来弥补兄长的罪过。可我隐约感觉到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我的脑中掠过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教皇，到底是不是 13 年前那个带我第一次踏进圣域的那个教皇？我没有说，也没有问，我要等待，或许那些青铜小鬼有什么证据，他们拥护的那个小女孩到底是不是雅典娜？我希望艾俄利亚也不要杀死他们，可是现在看来有些不可能，毕竟黄金战士和白银战士的实力有着质的差距。

我的预感灵验了。艾俄利亚真的没有杀死他们，而他们却带着那个叫沙织的小女孩来到了圣域，像教皇宣战了。带头的那个叫星矢的已经闯入了狮子宫了。

我自那次在教皇的房间里与艾俄利亚见面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真的放过那几个青铜小鬼的。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卡妙从我身边走过，他没有笑容，13 年的岁月让他成为了一个气质非凡的男人。他对我说："米罗，我要去天平宫解决冰河，如果万一我失手了，请你无论如何都不要让他死，也不要让他继续前进好吗？现在只有你能够帮我这个忙了。"卡妙像是在恳求我，我点了点头，目送着卡妙往天平宫走去。

我听卡妙提过冰河，卡妙是他的师公，两个人也就这么个关系，可对于从小就是孤儿的圣斗士来说，这样的关系就如同亲人一样，我不明白卡妙的用意。那几个青铜小鬼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很多。

二十分钟后，卡妙回来了，说道："米罗，记住我刚刚说的。"

"我知道，可冰河也许是你最亲近的人了，你为什么......"

"米罗，若他现在继续前进，肯定会死在修罗的手里，这样还不如由我这个做师公的来引导他。"

卡妙停了一下"米罗，倘若冰河复活，并且还想前进，你一定要帮我阻止他"

"卡妙......"

卡妙走出了天蝎宫，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这一场战斗，也许是毫无意义的。教皇在圣域的威望已经越来越小了，几乎每一个黄金战士都能感觉到他的邪恶。远处处女宫的火熄灭了，我开始变得有点热血沸腾了，马上就要来到天蝎宫了，他们竟然把处女座的沙加也打败了，真的很不简单。

天马和天龙来到了天蝎宫的门口。两个实力很弱的小鬼，只用了一根毒针，就倒在地上乱叫。

就在我准备结果他们时，冰河抱着仙女座的圣斗士出现了。他掩护着星矢和紫龙走出了天蝎宫。卡妙说的话我对冰河说了，可他依然执迷不悟。我决定了，要用男子汉的方式让冰河死，卡妙，原谅我。

冰河的顽强让我有些意外，卡妙说的没错，他心中有一个弱点。正是这个弱点，让他无法一心一意地战斗。就这样，我用完了 15 针毒针，这是第一次。冰河倒下了，不久就会死亡，我很佩服他，他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值得尊敬的敌人，虽然他只是个小鬼。

冰河的意识模糊了，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出口爬去。我再一次犹豫了，到底那个叫沙织的女孩是不是女神？还是教皇骗了我们 13 年？我疑惑了，点了冰河的星命点，帮他止住了血。冰河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问我为什么要救他，我只说我想看结果，想看看到底谁才是邪恶的化身。冰河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没有畏惧死亡，我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圣斗士。我感觉到卡妙通过意念在感谢我。感谢我让他重新认识了冰河。

我的视线，在一片血色的天蝎宫中模糊……

那些青铜小鬼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教皇的真面目被揭穿了。原来双子座的撒加在这十三年间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教皇的身份君临圣域了。撒加，曾经和艾俄罗斯一样对人温和的你为什么是邪恶的化身？为什么要陷害艾俄罗斯大哥，还骗了我们十三年？我失望，后悔，后怕。撒加的野心，险些让我们这些圣斗士错杀了掌管圣斗士的女神雅典娜和这一群女神身边真正的圣斗士。作为一个前辈，作为一个黄金圣斗士，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作为补偿，我们几个残留下来的黄金圣斗士帮助青铜战士修好了他们的圣衣。我用我的血，让冰河的圣衣得到了重生。卡妙死了，冰河告诉我说卡妙为了教会他最强的绝技，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我面对着好友的离去，战友的牺牲，心真的很痛。帮助冰河修补圣衣，也算是我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一种补偿吧。

雅典娜与波塞东的战争终于展开了，这场战斗是圣战的前哨而已。我和沙加，艾俄利亚他们几个残留下来的黄金战士被命令守护圣域，一步也不准离开。可是看着星矢他们一次次用生命去抵挡敌人，我实在按耐不住了："穆，我和艾俄利亚两个人冲进去，没理由打不赢海斗士 7 将军的，为何要我们这样呆在这里？"

"一切都是天平座老师的安排，教皇没有了，雅典娜还不成熟，老师就是圣域的指挥着，没有人可以反抗他。"穆还是用和平常一样的语调回答我。

我不知道老师是怎么回事，甚至还以为老师老糊涂了。就在我们几个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在一刹那看见人马宫和水瓶宫飞出了 2 道金光。"谢谢你，卡妙，还有艾俄罗斯大哥，你们代替我们做了我们做不到的事，谢谢！"我从心底感谢他们。

"看来尽管老师吩咐过，但还是压不住艾俄罗斯他们的意志啊，谢谢你们！"原来穆的心情是和我们一样的．．．．．．

星矢他们又一次救了雅典娜，这让我觉得我们黄金战士真的很没有用，每次都是青铜战士跑在战斗的前线，而我们却躲在圣域里。也正因为这样，星矢他们的圣衣又一次破碎了，而且依靠我们的血已经不可修复了。可就在此时，圣域仿佛被黑暗笼罩着，预感告诉我，可能要出大事了。

圣域墓地里黄金战士的尸体被偷走了，而不速之客也已经在白羊宫和穆对上了。圣战终于爆发了，冥王哈迪斯从黑暗中苏醒了。老师告诉我们，这次的圣战是最后一战了，所有的黄金战士都会灭亡，因为这是作为圣斗士摆脱不了的宿命。我就在天蝎宫的大理石地面上徘徊着，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闯入 12 宫要取雅典娜性命的竟然是撒加，修罗，还有我的好友卡妙。他们竟然会背叛雅典娜投靠哈迪斯。尽管撒加先前杀死过教皇，但那时是被恶魔附身所造成的罪过，而现在这个撒加，竟然是十三年前的那个天使般的撒加。更令我想不通的是卡妙，这样一个有正义感的

男人，现在却沦落到为了短崭的生命而去效忠哈迪斯，到底是我看错了人，还是其中有什么隐情？“总之，决不能让他们到教皇的房间去！”我这样对自己说着。

阿鲁迪巴的小宇宙消失了，居然有人可以在瞬间打败被誉为黄金战士中最勇猛的阿鲁迪巴。不过这也难怪，现在我们的对手是撒加他们 3 个实力超强的黄金战士。或许到最后，我的命运会和阿鲁迪巴一样，死在自己守护的宫殿里，但是这就是圣斗士的荣耀，圣斗士的光荣。想到这里，又一股强大的小宇宙出现在圣域里，并且好像已经在教皇的房间附近了，天蝎宫之后的宫殿都已经成为了空城，而雅典娜就在教皇的房间。我来不及多想，飞快地奔入教皇厅。

幸好雅典娜没有什么事。“雅典娜，我刚才感觉到有小宇宙来到教皇厅，有什么情况吗？”我问雅典娜。

“米罗，没什么，那个人是我们的同伴。”雅典娜似乎很惊奇我的出现。

那个人？是他？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个人的样子。就在我想要向雅典娜确定那个人时，只听见门外一阵轰鸣。我拉开教廷的帷幕，果然不出所料，那个人就是他，这个曾经连神都欺骗过的男人，双子座撒加的弟弟，加隆！我走上了去。

“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点离开这里！”我用命令的口吻狠狠地说道。

“我是不会走的！”加隆看起来很坚定。

经过几个来回，我开始失去耐性了“你如果再不走，那我只有赶你走了！”我作出了猩红毒针的架势，而加隆依然没有想要离开的样子。

我被他惹火了，向没有穿任何圣衣的加隆使出了必杀技，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立即响彻教廷。

“米罗，你在干什么？加隆已经发誓效忠于我了，快住手。”雅典娜显然听见了外面的打斗声和惨叫声，她跑出来质问我。

“雅典娜，这个人曾经是个连神都敢欺骗的人，之前的战斗让太多的人流了太多的血，就算我承认他，艾俄利亚，穆，沙加这些活着的圣斗士都不会原谅他的。”我第一次这样顶撞雅典娜。

“雅典娜，没事的，我死不了的，米罗，你来吧！”加隆的话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加隆没有还手，依靠他的实力，应该和我打得难分难解才对，要是他认真起来，我还有可能输给他，可为什么他不还手呢？我的良心在斗争，眼前的这个加隆，到底是正义的战士，还是邪恶的化身？

“怎么了米罗，怎么不放了？还有 3 针，我一样不会躲也不会闪的，好不容易获得雅典娜宽恕的身体，怎么可以连一个敌人都没有收拾就死掉？”加隆挣扎着站起来吃力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加隆原来是为了给自己赎罪，所以才这样站着不还手的。我万万没想到，这样的加隆，竟然在我们最需要援军的时候，选择站在了我们一边。

放完了最后 3 针，我替加隆止住了血。先前那邪恶的，污秽的血流尽了。现在在他体内的，是忠诚的血，忠于雅典娜的血，我转过身，准备回天蝎宫了。

“米罗，将雅典娜单独留在‘敌人’面前，你放心么？”加隆似乎有点好转了。

“这里已经没有敌人了，现在在这里的是我们的同伴，双子座的黄金圣斗士加隆。”说出这话时，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我也听见加隆在哭泣，暗中，我在鼓励他，希望他能在圣战中好好表现。

撒加他们已经冲进处女宫了，他们用了自神话时代就被雅典娜禁用的影子战法：雅典娜的惊叹。这样做等于是自动抛弃了圣斗士的头衔，抛弃了作为圣斗士的荣耀，并且证明了他们已经完全地沦落为哈迪斯的冥斗士了。我没能想到撒加他们会变成那样的人，这个蓝发碧眼的男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从死亡之国特地回到 12 宫，为的就仅仅是这 12 小时的生命吗？

我飞快地冲进了处女宫，撒加他们已经被艾俄利亚打得趴在地上了。可我毫不犹豫地一下子就放出了 14 针毒针。我承认我是个喜怒溢于言表的人，不像穆一样。我不能容忍他们使用这种黑暗战术杀死自己的同伴。我要为沙加报仇！

“安达列斯！”我发出了最后一招，可没有想到撒加竟然在我之前使出了银河星暴，我被弹开了，重重地倒在地上。当我再次站起来时，他们居然又摆出了雅典娜的惊叹的架势，准备对付我们。

“我们必须在 12 小时内到达雅典娜身边，如果有谁要阻止我们，我们不惜再次使用影子战法。”被沙加破坏了 4 感的撒加通过意念对我们说道。

“撒加，你好象忘了什么吧？”艾俄利亚不慌不忙地说。

“这边也有 3 个黄金战士。”看见撒加很疑惑，我随即补充道。

“这太乱来了！”撒加显然有些意外。

“是很乱来，但是我们是女神的圣斗士，不惜一切要阻止你们刺杀雅典娜！”沉稳的穆也终于忍不住要发作了。

我知道我们只能这么做，没有退路了。AE 和 AE 相撞了，平衡的 AE 间的力量，没有造成毁灭一切的破坏力，但我们知道，我们走上了不归路。

短崭的平衡后，我们都发现其中的力量似乎有一点不平衡了。原来是一直站在旁边的青铜圣斗士在努力将这股力量送到天上去，希望将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几个青铜圣斗士，每一次的战斗冲在最前面的总是他们，身为黄金战士的我们一直都感到很惭愧。而现在，他们为了压制影子战法的破坏，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要将这股力量送上天。“快跑，你们会被卷进去的！”我大声地叫了出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巨大的能量球被送上了天，而青铜圣斗士们都随之一起消失了。我只能在心底里祝福他们平安无事。

我们 3 个好不容易站了起来，我走到撒加的面前。他们 3 个已经没有体力了，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我准备解决他们时，雅典娜的声音在处女宫的废墟上响起了："米罗，请不要杀他们，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我有话对撒加说。"

"他们是来杀你的，雅典娜！"我很不解地大声叫了出来。

"米罗，艾俄利亚，穆，我要拜托你们！时间不多了。"雅典娜看来不容许我们质疑了，我们很不情愿地把他们 3 个抬到了雅典娜神像的前面。可是雅典娜竟然拿出了 13 年前撒加刺杀她的那把匕首，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将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喉咙。我发狂似的用力掐住卡妙的脖子，卡妙也无力抵抗。

这是，撒加带着泪水向我们说出了真相。我们 3 个还有加隆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原来撒加他们依然是女神的圣斗士，使我们错怪他们了。可是女神自杀了，这样的战斗到底算什么？心情真的很复杂，撒加告诉我女神没有真的死去，并让我们跟着他们一同前往地上的哈迪斯城堡。

哈迪斯城内，我们 3 人向号称冥界三巨头之一的拉达曼迪斯挑战。可我们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最信赖的必杀技竟然在他面前那么微不足道。拉达曼迪斯说这里被狡猾的哈迪斯部下了结界，我们只能使出平时的十分之一的能力。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弱小，这次我们死定了。在我还有最后的一点意识时，我记得我们被扔到了冥界......

当我再次醒来时，身体已经在第八狱中的寒冰地狱了。穆和艾俄利亚也醒了过来。那些看守我们的冥斗士看上去很惊恐，这里似乎没有结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们。

我来到了号称冥界尽头的叹息之墙前，这座墙果然名不虚传，造得很有气势。我们 3 个和老师，沙加汇合了。老师分给我们每人一件武器，可这些东西对于叹息之墙来说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天平座的武器一件件地碎了，可那座该死的墙壁始终没有裂痕。老师精疲力竭地告诉我们可能只有用太阳光才能破坏这巨大的墙壁，可这里是冥界的尽头，怎么会有太阳光呢？沙加说集合黄金 12 人的小宇宙，或许能依靠黄金圣衣的光辉，制造出太阳的光芒。也许世界上是真的有奇迹，就在沙加刚说完，我们的黄金圣衣开始共鸣了。

死亡战士的灵魂，在这一刻复活了。阿鲁迪巴，迪斯马斯克，艾俄罗斯，修罗，卡妙，还有撒加。我，艾俄利亚，穆，沙加和老师与他们一起，不管 13 年的恩恩怨怨，不管先前是谁对谁错，在这一刻起，我们共同燃烧了自己最强，最后的小宇宙。我知道，那一刻，我穿上了黄金圣衣，是为天蝎座的黄金圣斗士。但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注定了要死亡，就像前一代的黄金战士一样，这是宿命，也是......责任......

我们 12 人的小宇宙集中在艾俄罗斯的黄金箭上，向这地狱的尽头，发出了自神话时代以来，最初，也是最后的一箭。我在黄金箭放出的一刹那，感觉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在我肉体消失的前一刻，我听见了叹息之墙被破坏的声音。我笑了，其他的黄金战士也笑了，笑得那么灿烂......

死亡将生命吞噬，我们化作星辰闪耀在夜空。肉体随着叹息之墙而毁灭，但灵魂，依旧属于这个时代，依旧会守护雅典娜，还有那几个青铜小鬼。

天蝎座，在那个夜晚，很明亮............

（全文完）

作者 ID 索引

人间二十年	4	454	alick126
曾经岁月--那年我们年轻	4	112	amakusa1999
钢铁之羽原创同人向剧情小说	3	1358	amath
知足而常乐，11 月 9 日，我的拳皇 10 周年	4	53	anan
逆转思维--从游戏看策划-MINI GAME 篇	2	358	anotherone
音乐游戏之我见	2	226	ashin
《战神 2》剧情小说	3	1209	bambino
Resistance 剧情小说	3	1233	bbbbbb2
小谈下手机游戏	2	839	bioboy
《寂静岭》系列浅析	1	431	caoye2000
玩生化 4 想到的——散谈游戏乐趣的缺失	2	624	clear_wave
漫谈游戏与动漫——幸福的童年	4	442	clear_wave
逃れられない恐怖——かまいたちの夜（镰鼬之夜/恐怖惊魂夜）系列总结	1	683	d_aniki
《寂静岭 起源》漫谈	1	536	dante 帆
给《啪嗒砰》找点碴	1	531	darkten
《啪嗒砰 2》：过去、现在、将来	1	734	darkten
漫谈本人 PS2 上游戏时间过百小时的游戏	4	194	destinywo
迷失中前进 Or 前进中迷失-也谈 FF12RW	1	297	deus
杂谈《维纳斯与布雷斯》	1	313	deus
无韵之绝响--<<斑鸠>>REVIEW	1	748	deus
我的 PS2 小结帖	4	83	deus
再见，月夜-我的“忍”之路	4	315	deus
《三红姬之后第二弹》あなたがいるのそら《纪念 FC 娘》	4	303	diablo12
《零 project zero》通关感想	1	251	dualshock
零之三作横向比较	1	400	dualshock
大神？大神！	1	681	dualshock
我的生化 3 情结	4	140	dualshock
PS2 一周年	4	199	dualshock
从大宇双剑评论中国武侠游戏.	1	379	ewhr32dc
《异度装甲》原声碟回顾	2	181	ewhr32dc
游戏厂商的形象博弈	2	304	ewhr32dc
梦花园 PixelJunk Eden 同人	3	1080	ewhr32dc
ffta 同人外传 火之红	3	37	fakewings
传说之极道——《如龙》细评	1	7	fengarea
纵是一死也倾城: 如龙 (yakuza)	3	418	finalwish
游戏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像我这一种男人	4	436	fitboy
最高级别的调味品-游戏音乐(人物篇-下村阳子)	2	159	fsj007
最高级别的调味品-游戏音乐(人物篇-桜庭統)	2	162	fsj007
最高级别的调味品-游戏音乐(人物篇-光田康典)	2	167	fsj007
最高级别的调味品-游戏音乐(人物篇-崎元仁)	2	171	fsj007
最高级别的调味品-游戏音乐(人物篇-岩垂德行)	2	174	fsj007
最高级别的调味品-游戏音乐(人物篇-植松伸夫)	2	177	fsj007

激情燃烧的岁月	4	22	gashaki
自己的游戏经历	4	128	greyheart
包机房杂感	4	280	greyheart
《侍道》系列漫谈	1	79	HADES
永恒的 NEVER LAND—我的奈巴情结	1	184	HADES
灰色的皮鲁埃特舞蹈——浅谈《狩魔猎人》	1	776	heavensmile
They live in Arkham——《batman arkham asylum》访谈录	1	964	heavensmile
从《马里奥银河》来看新时代双打游戏的发展----2P 模式	2	669	hjpotter
从 level-5 的成功来看中小型游戏公司发展之路	2	671	hjpotter
手指游戏 谈谈那些奇思妙想	2	774	hjpotter
秒速 5 厘米游戏剧本 明里篇	3	969	hjpotter
秒速 5 厘米 AFTER 花苗篇 星空下的约定	3	1000	hjpotter
秒速 5 厘米 AFTER AS1 雪樱	3	1010	hjpotter
秒速 5 厘米 AFTER AS2 海与恋的季节	3	1026	hjpotter
秒速 5 厘米 AFTER 四季	3	1133	hjpotter
我的 GAME 生涯	4	143	hongwei-yf
日本游戏真的已经落后于欧美游戏了吗?	2	771	jdoll
怅望樱花云水谣	3	1022	jjz
寂静岭同人小说:《重返寂静岭》	3	83	john
游戏。记忆。人	4	14	jokerzeng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纪念我的十余载游戏历程	4	363	justforally
FF7DC 部分名词人物解疑 及 FF7 部分相关关键词回顾	1	137	kaoruyuzuran
樱花烂漫时---《樱花大战 V》赏析	1	908	kaoruyuzuran
fate/stay night 通关感想	1	658	kevinenzo
枪与剑的现代美学~~~我和《鬼泣》有个约会	4	222	khala
从《天诛》从同父异母的兄弟《忍道・戒》回顾整个系列	1	85	kululu
成长中的神——尼奥	1	98	kululu
《铁拳 NINA》详细评价和心得体会	1	144	kululu
《战神》美式动作游戏的战神	1	191	kululu
[生化危機同人]Chris 報告書	3	307	kyosquall
游戏人生	4	393	kyosquall
游戏在中国—最后的思考	4	166	legionsquall
一个在校大学生的游戏生涯及游戏感悟	4	190	legionsquall
《最终幻想战略版》剧情小说 reload	3	811	lightwave
梦的二十年——记某骨灰级 TV 玩家的游戏情结	4	170	lingboaa
恶魔城系列副武器渊源	1	394	loverboby
死神来了	2	121	loverboby
我们是快乐的单身汉	2	339	loverboby
难以割舍的情怀	4	39	loverboby
真实な侍の道へ...侍道 2 漫谈+攻略备忘	1	102	Luoxiqofy
异度传说 解惑书	1	157	luoxiqofy
火焰的气息 龙战士 V 简介	1	556	luoxiqofy
2004 动漫改编游戏漫谈	2	7	luoxiqofy

好人 坏人	2	253	luoxiqofy
Chain Mail--流行り神第 0 话剧本	3	17	luoxiqofy
变......雨......不变	4	16	macapplegood
关于 ZOE2 中的 Jehuty 在埃及神话中的文化背景的猜测	2	141	magicdias
Persona3 风格小说[Blues]	3	281	magicdias
是什么让我们陷入狩猎与被狩猎的深渊——怪物猎人系列回顾	1	941	mechina
街机仔们的快乐生活	4	416	mechina
“一锅营养丰富的关东煮”-写在《ROGUE GALAXY》通关后的一点感言	1	19	michine
世界和我，关于游戏世代的回忆碎片	4	482	mrworm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3	254	playxp
火焰之紋章同人小說 Long Live the Queen	3	1336	pougu
我的生化危机编年史	4	359	pougu
GTA 同人——我的一生	3	175	ps42
最终幻想 12 同人小说	3	171	pupu99
关于日本的某些细节	2	598	raiya
大陆游戏史上的十大惊天骗局	2	964	rakehell
来自新世代的“嘘嘘”声	2	319	rayan
我的 2D 游戏情结	2	736	redrocky
龙之睛、虎之翼-浅谈游戏中的反派角色	2	846	rex...
RPG 会成为历史吗？	2	619	r 土 p 豆 g
梦的流淌 —— 我的游戏生涯	4	185	r 土 p 豆 g
日经 KEYMAN 系列之 CAPCOM 篇	2	854	saiiscool
论游戏的启发性	2	683	sankoas
ROCKMAN ZX REVIEW	1	212	sasuyo
DQ 系列攻击咒文考	1	447	sasuyo
MY WAY TO THE GAME	4	50	shadowden
寂静岭同人小说——THE ROOM	3	1341	sinlcl
空之浮游瓶和面包	3	1108	sly6
为了你卡	4	339	snowhell
影之心 2 的点点滴滴	1	170	squall8112
十年、十七岁、还有……Final Fantasy VIII	4	350	squall8112
《逆轉裁判》與現實法律	2	581	squllroina
借你耳朵听游戏	2	230	stanhjd
闲扯塞尔达传说	1	498	Stormxx
DQ8 回顾：永无止境的传说	1	517	Stormxx
电子游戏四十年——电子游戏的视觉与创意	2	372	THX
我的怪物猎人之旅!!	1	201	TJ16
成为保罗•马尔蒂尼—评《北欧女神传 2》	1	295	tj32rui
独自等待	2	499	tj32rui
传统与创新	2	507	tj32rui
煽情游戏——由应援团想到的一篇文字	2	555	tj32rui
游戏爱情的代入感个人解析	2	677	tosin

我的游戏史	4	41	tsorochi
流逝的感动--缅怀那不复存在的岁月	4	320	unveils
散谈第五弹：从战争机器开始……	1	249	vegaonly
散谈：好游戏的标准	2	512	vegaonly
散谈第二弹：从一个魔兽 RPG 开始想到的……	2	517	vegaonly
散谈第三弹：其实我本来是想写浪客剑心的……	2	521	vegaonly
散谈第四弹：四叶草死了，谁干的？	2	528	vegaonly
散谈第六弹：光荣，你堕落了吗？	2	533	vegaonly
SF 作品中关于未来宇宙战争设定的一个问题：舰载机	2	629	wfwfang
我的游戏生涯——写在 26 岁生日之前	4	287	wh1982
浅谈历代 DQ 作品——写在 DQ8 即将发售之际	1	71	wish919
我的游戏历程	4	294	wzh100
FF 名刀的故事	1	55	xdemonangelx
FF 以及我的游戏生涯	4	19	xenoleader
任天堂与 RPG 的历史漫谈	2	1030	xeoleo
大众网球一小时玩后感+评论	1	181	xiaoyao1
日版圣斗士冥王哈迪斯篇简评	1	253	xiaoyao1
战神 2 玩后感	1	441	xiaoyao1
汪达同人：因为爱	3	140	xiaoyao1
圣斗士：水瓶座卡妙同人	3	249	xiaoyao1
生化危机 4：艾达同人剧情小说	3	564	xiaoyao1
圣斗士同人：一个假冒的教皇；两个极端的面孔。一次无奈的抉择；一个不朽的传奇	3	887	xiaoyao1
战神 1：复仇	3	979	xiaoyao1
圣斗士：天蝎座米罗同人	3	1568	xiaoyao1
吾辈的 PS2 通关游戏	4	79	xiaoyao1
东京市容、文化和生活	4	505	xiaoyao1
家用机上的格斗游戏	2	333	yagami
羽翼下的惊天阴谋——DQ8 之“里剧情”	1	752	ydy135
宿命 无尽的轮回---影之心	1	215	yichijian
本世代最好的 10 大游戏引擎	2	934	yippee123
对游戏生涯影响最大的 10 款游戏	2	1108	yl04160731
星之海洋 3 最终幻想 X 异度系列以及其他乱七八糟杂感	1	570	yuuu
说说掌机 SRPG 的游戏性	2	1023	yx5456
光枪 2.0 和鼠标 2.0	2	584	zaqwe
贝里克传说漫谈	1	62	zealot
回忆永恒不灭～～（心跳回忆全人物结局鉴赏）	1	28	Zelda
诸神之黄昏★北欧女神之神的对立面★	2	88	zellshadow
RPG 主角	3	79	zent0r
魔女之后，战神之前——动作游戏的进化和沉浮	2	1145	zephrous
铁拳菜鸟的感受	1	560	zhouxun2005
生化危机 4:HUNK 同人小说	3	167	zhrwk
私的 PS2 史	4	108	zhrwk

光阴如水，辉煌不再——评龙之世纪-起源	1	978	zlmind
无罪的叹息——恶魔城	1	13	zxzx
心灵的恐惧--深入了解寂静岭	1	167	三度冲击
奥特曼系列回眸	1	813	三英战大蛇
《战国 BASARA2》细评	1	279	依克西昂
追忆曾经的感动，《暗黑编年史》完全回顾	1	455	依克西昂
成也风云败也风云，次世代主机大战之我见	2	260	依克西昂
韩国游戏市场概况	2	687	依克西昂
PLAYSTATION 编年史	2	1150	依克西昂
永远的世嘉，献给多年来热爱和支持世嘉的朋友们	2	1187	依克西昂
有故事的人	4	267	依克西昂
我过手的 PS2 游戏	4	66	冰舞
《寂静岭》2 的救赎	1	247	刀快人不快
随笔随想随写一则	4	225	列车员
关于几款超人气动作游戏!	2	651	单细胞生物
土星曾经最辉煌和最暗淡的 5 道光环	2	988	可类丝播
我的 XBOX 游戏情结	4	147	叶欣
18 年的购机心路历程	4	299	叶欣
新时代的美妙香摈～点评<王国之心 2>	1	141	圣光之翼
全新的猎人，全新的世界，感受＜怪物猎人 2＞的点点滴滴	1	286	圣光之翼
" 忍 " 字头上一把刀～浅谈游戏中的忍者	2	83	圣光之翼
TVgame 之双打游戏浅谈	2	363	圣光之翼
使命召唤 4——双狙人	3	1203	圣光之翼
雅乐最强音——《大神》游戏原声专辑评析	2	203	夕亭
浅谈电影和游戏在改编之外的交互影响	2	654	夕亭
驱动<战争机器>齿轮的次世代核能:<虚幻引擎 3>技术解析	2	595	安布雷拉精英
怀念我的快乐 KOF 岁月	4	55	宫小路瑞穗
北欧同人：世界树	3	323	小马飞起
KOEI 的大航海时代游戏与真实的大航海时代	2	26	帝国皇帝
浅谈 ACG 亚文化属性的造成	2	622	帝国皇帝
寂静岭同人	3	272	帝国皇帝
自己的游戏历程	4	25	帝国皇帝
勇者斗恶龙 4 漫谈	1	262	幻翼 ff
日本和欧美的游戏开发文化差异	2	759	彩虹泪亭
Halo,Halo 2 游戏的人工智能设计讲座	2	888	彩虹泪亭
美国专利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以及对游戏业的影响	2	1051	彩虹泪亭
我的留学生活	4	323	彩虹泪光
今夏全部的游戏：《仙剑奇侠传四》	1	372	彩虹泪帘
关于游戏测评的测评	2	539	彩虹泪影
花痕·Okami 同人	3	283	彩虹泪影
Ralph Baer，电子游戏之父访谈	2	424	彩虹泪晶
完美化困境：创新的动力	2	476	彩虹泪晶
不堪重负的索尼第一方游戏软件	2	293	彩虹泪珠

Lair 同人文·最后一期培训班	3	863	彩虹泪珠
真实的边缘：游戏的画面表现力	2	724	彩虹泪痕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上世代的游戏	4	115	彩虹泪痕
游戏 HUD 的进化	2	557	彩虹泪瞳
网络之于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	2	662	彩虹泪绘
构建《刺客信条》中的游戏世界	2	871	彩虹泪绘
抵抗：天使的召唤	3	584	彩虹泪绘
家用机即时战略游戏的发展	2	604	彩虹泪缳
分析游戏机厂商的蓝海策略	2	286	彩虹泪羽
游戏的心思+游戏的手感	2	913	彩虹泪羽
甜点，我要吃你	1	760	彩虹泪花
回顾 E3 大展走过的 12 年	2	449	彩虹泪菱
早期 CRPG 游戏史	2	436	彩虹泪雨
mini E3 2007 review	2	588	彩虹泪雪
九十九夜的诺言，以及次时代无双类游戏的进化。	1	290	彩虹泪霜
EA 传记	2	398	彩虹泪霜
玩具性游戏：游戏定义的外延与分歧	2	483	彩虹泪韵
年少记趣 少年趣记	4	59	德州响尾蛇
高贵？恐怖？？探询吸血鬼.	2	134	忘了时间的钟
ICO,迷失在古堡的灵魂	3	55	忘了时间的钟
我的三国游戏史	4	213	忘记密码了
游戏——我心中的魂	4	12	手冢许
日出之都，日落之国.......	3	421	斯特拉斯
游戏战斗系统-行动顺序机制的探讨	2	602	无名咒术师
关于游戏评价机制的几点想法	2	548	日攻的大几几
论 ACG 女孩	2	658	易路尔达比多
复评日本家用机和街机	2	667	易路尔达比多
论游戏的题材和元素	2	674	易路尔达比多
2D 到 3D 的按键操作	2	940	易路尔达比多
韵蒂堡战记正文＋易路尔评佐迪主线篇	3	1371	易路尔达比多
电玩是通向虚拟世界其中一个方式，让别人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	4	227	易路尔达比多
我的启蒙游戏——吞食天地与洛克人以及和 CAPCOM 扯上关系	4	284	易路尔达比多
回首	4	282	暴走之苍炎
从北欧神话到《北欧女神》	1	130	最爱 lenneth
GBA《chobits——人形电脑天使心》回顾＋漫谈＋全结局鉴赏	1	147	最爱 lenneth
GBA《名侦探柯南》小说	3	725	最爱 lenneth
搬家时翻出了 16、17 年前的日记……	4	427	月亮步
专业精神	2	552	木方十四
百年孤独	4	248	木方十四
大四下半	4	292	木方十四
文化区版本《最终幻想 7 核心危机》攻略笔记	1	320	朱厚照
荒诞的寓言体游戏--《时空幻境--braid》浅析	1	768	朱厚照

仙剑 4----凤凰花前歌一曲苍浪剑赋	1	798	朱厚照
从 DEMO 说说职业进化足球 2010 的几个革新点和新的问题	1	916	朱厚照
PSP 的现状和所要面对的问题	2	312	朱厚照
游戏的一辈人	4	205	朱厚照
变形金刚乐评及背景音乐下载，变形音效下载/影感/游戏想法	1	307	李其
寂静岭归乡官方日记翻译（Elle 和 Wheeler）	1	668	李其
Dead Space 死亡空间 --寂静血腥的外太空之旅	1	999	李其
生化危机*爆发的老百姓刻画	1	1044	李其
我的音乐关键词（二，游戏音乐）	2	238	李其
恨 * 爱	2	349	李其
恐怖有益健康（恐怖电影恐怖游戏私人简评）	2	778	李其
从战神 2 看历史上的续作们	2	1209	李其
两口子游戏史	4	233	李其
我的 RPG 世界 BOSS 战畅谈	2	1021	柯莉特
星之梦	3	50	桜樹
淡淡的风雅——谈谈霸王丸与《侍魂》	1	403	横扫千军
俄罗斯方块的故事	1	96	殺破狼
一款原创作品应该如何生存？——聊聊《代码世纪》	1	75	水石
两个人的世界——感受《汪达与巨像》	1	177	水石
回眸这个复杂、紊乱的 2005	2	10	水石
[12 国记同人] 將 離	3	13	泡泡璐
暗黑时代的救赎——《恶魔之魂》世界观探秘	2	99	深衣
FromSoftware 与他的奇幻宝藏	2	961	烘烘牛
我的忍道，天诛之路	1	656	独孤剑客
天诛 2 同人	3	1047	独孤剑客
我是 shinobi	3	1091	独孤剑客
圣斗士星矢系列回顾	2	1079	王下七武海
蓝龙剧情小说	3	454	琳斯雷特渥克
生化同人小说---《Annette 自述》	3	1041	生化戦士
龙背同人——被遗忘的剑	3	915	白河愁归来
漫谈中华民族的侠文化	2	155	白鹿苍狼
游戏是否成功的一个思考，垄断了玩家的游戏时间就成为了经典？	2	613	白龙
时空之轮剧情小说	3	1305	百目鬼
一款被遗忘的游戏——解释《玫瑰法则》	1	991	真！黑死蝶
针对<如龙>剧情和各种细节的全面解剖	1	981	米加勒
鉴赏早期西方绘画艺术中的四天使	2	20	米加勒
谈谈日本神话中的"八歧大蛇"	2	47	米加勒
FFXII，你为什么不能正着转？ 谈游戏按键自定义	2	886	紫雨飞燕
九个永恒－我的 PS2 时代	4	131	绝影刀
就像小时候爬煤堆一样---从 FC 到 360---我的游戏人生	4	242	绯 fl
跨过它们的尸体——一些给我印象深刻的 BOSS	2	641	缅怀世嘉
《天地之门》一 通关感想	1	194	苏罗非萨

FFTA 同仁……我不猥琐……	3	120	苏罗非萨
生化同仁（丫丫）小说 这不是一块豆腐	3	152	苏罗非萨
新鬼武者武侠同仁——醍醐的花见	3	188	苏罗非萨
龙背同仁+游戏心得	3	201	苏罗非萨
永远的龙骑士	3	749	苏罗非萨
《暗黑破坏神》同人	3	1172	苏罗非萨
经典赏析之《马克思佩恩 2》	1	756	菜鸟评游戏
忍道漫漫——忍者龙剑二十年	1	413	贪婪水鬼
welcome to silent hill,we've been expecting you	1	155	超杀杀鸭炒饭
浅谈次世代:个人的次世代主机大战解析	2	277	路飞斗索罗
记念曾经幕末浪漫剑客的传说	3	158	路飞斗索罗
铳墓---男人之间"浪漫"的友情世界	3	792	路飞斗索罗
游人小说----我的生化"情结"	4	87	路飞斗索罗
我的 PS2 游戏"史"	4	421	路飞斗索罗
武将，风云，录	2	1025	邪魔天使改
难以忘怀的 SS 情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4	289	邪魔天使改
[真侍魂烈传]侍魂编年史	1	574	银牙白虎圣兽
震撼魔界的露出度，《恶魔战士》世界大披露	1	703	银牙白虎圣兽
从《大神》畅谈 ACG 中的神兽鬼怪	2	49	银牙白虎圣兽
麒麟艺术	2	149	银牙白虎圣兽
浅谈 PS2 上 3 款跟美女有关的麻雀游戏	2	446	银牙白虎圣兽
惊爆草莓同人 KUSO 文	3	130	银牙白虎圣兽
光莉给哥哥的 E-MAIL	3	134	银牙白虎圣兽
我通关 2 次以上的 PS2 游戏	4	123	银牙白虎圣兽
浅谈游戏中的超强必杀技-居合斩	2	119	陆行鸟之羽
杂谈 从游戏看如何提高女生的好感度	4	63	风间火月
在屏幕前实现自己的体育之梦	4	5	飞吧!大喜鹊!
擦去记忆上的灰尘——黑色的永恒之旅《异域镇魂曲》背景回顾	1	952	马克西姆!
傻瓜级别语言解释任天堂蓝海战略	2	284	马甲雷
不仅仅是一份感动——《教父》The Game	1	242	马龙·白兰度
那一瞬的风景——《鬼武者》“一闪”系统的发展	1	567	鬼鬼的刀刀
《EVA》中若干迷题的补完	1	930	鬼鬼的刀刀
怪物猎人莫成怪物累人——关于游戏健康进度观	2	685	鬼鬼的刀刀
仙境传说外传	3	942	鸡翅膀